中華大典

民俗典

口頭民俗分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民俗典・口頭民俗分典./白化文總主編;
王娟本分典主編.—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477-0008-2

Ⅰ.①中… Ⅱ.①白… ②王… Ⅲ.①百科全書—中國
②風俗習慣—中國 Ⅳ.①Z227②K8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19776 號

中華大典・民俗典・口頭民俗分典

出版發行: 北京同心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南小街 6 號樓 303 室
郵　　編: 100010
電　　話: 發行部:(010)65255876　65251756
總編室:(010)65252135
制　　版: 江蘇鳳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87×1092　1/16
印　　張: 158.75
字　　數: 5038 千字
印　　數: 1500 套
定　　價: 2360.00 圓(共 3 册)

ISBN 978-7-5477-0008-2
9 787547 700082 >
定價:2360.00 圓(共 3 册)

同心版圖書,版權所有,侵權必究,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　　任：于永湛

副 主 任：伍　傑
　　姜學中

工作人員：

編　　審：趙含坤
　　崔望雲

秘　　書：宋　陽

封面裝幀設計：章耀達

《中華大典·民俗典》組織機構

《中華大典·民俗典》項目領導小組

組　　長：馮俊科

副 組 長：孫向東　龐　微

組　　員：張　蘇　韓方海　趙靖雲
　　初小玲　劉霆昭　解璽璋
　　劉連書　郭*洪新　郭　坦

項目負責人：郭　坦　齊　穎　王小雲

《中華大典·民俗典》編輯部

主　　任：齊　穎　王小雲

工 作 人 員：翦　萌　鍾　明　王　芳

特約責任編輯：胡雙寶

特約責任校對：饒王行

公案部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而披戴，後人求共庇蔭，因與一頭之地；雨霽，當別，因共爭鬬，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丞相薛宣劾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自致縣。』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縑主稱冤不已。宣曰：『然，固知當爾也。』因結責之，具服，俾悉還本主。

又　沛郡有富家公，資二千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困，思念惡聲爭其財，兒判不全，因呼族人爲遺令云：『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與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兒大，姊不肯與劍，男乃詣郡自言求劍。謹案：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聲，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強梁，聲復貪鄙，其父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不當以劍與之乎？夫劍者，亦所以決斷也；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活，此女聲必不復還其劍，當聞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以見伸展也。凡庸何能思慮強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弊女惡聲溫飽十五歲，亦以幸矣。』於是論者乃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

又　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皆懷任，數月，長婦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同到乳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甚自悽愴，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乃伏。

唐・張讀《宣室志》卷五　樊宗諒爲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羣盜縱橫，入里中甿殷氏家，掠奪金帛，戕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爲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姓姚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甿，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爲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譟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劫殷氏財也。卽召姚氏子，訊其所自，目動詞訥，卽收劾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冤魂之所假歟？時大和中也。

唐・康駢《劇談録》卷上《袁相雪換金縣令》　李汧公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蹏金一瓮，里民送於縣署，沿牒將至府庭。宰邑者喜於獲寶，欲以自爲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爲土塊矣。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爲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鞫案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焉。宰邑者爲衆所擠，摧沮莫能自白，既而詘辱滋甚，遂以爲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汧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盃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嘆，或云效齊人之攫，或云有楊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爲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判官親懿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閱瓮間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卽本實在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工，詎中舁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卽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皆爲宰相。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第七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幷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

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窘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幷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詣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幷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一《明政》　尚書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約割家財不平，求公治之。公曰：『汝異居三年矣，前政何故不言也？』章曰：『嘗以告前太守，反受罪。』公曰：『若然，汝之過明矣。』復撻而遣之。後半載，公因行香，四顧左右曰：『向訟兄沈章，居於何處？』左右對：『祇在此巷中。與其兄對門居。』公下馬，召章家人並彥家人對立。謂彥曰：『汝弟訟汝。言汝治家掌財久矣，伊幼小，不知貲之多少，汝又分之不等。果均平乎，不平乎？』彥曰：『均平。』詢章，曰：『不均。』公謂彥曰：『終不能滅章之口。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室。更不得入室，即時對換。』人莫不服公之明斷焉。

又後集卷四《羊童記》　封丘縣東富村吳德家小兒牧羊於野，一日爲人殺，奪其衣，莫得其人。家爲童作齋七，忽有小童坐於靈席上，食其所享祭物。家人驚問其故，兒曰：『汝家之童，常時與我戲於野。童曰：「我家人今日有聚會，共汝同去。」我與之同來，方食，外有哭聲而入者，童指曰：「彼殺我也，吾怕之，不欲見。」乃去。「詢其所指者，乃童之姨壻也。由是吳德訟於官，求其人殺之贓驗明白，遂伏罪焉。

又《卜起傳》　卜起，東都人也，庇身於百司，以年勞補計仕路，中銓，注授瑞州高安尉。起哀其從弟德成無所歸，邀以同行，遊吉與虔，出大庾嶺，經韶，下泝江。德成慕起妻白氏既美艾，日夕思念，無計得之。德成私意謂：舟浮江中，可以害起。一夕晚，德成與起共立舟上閑話，德成伺其不意，推起墮江，德成詐驚呼救之，至明日，方得起屍。德成謂白氏曰：『無舉哀，今身落萬里之外，兄又溺死，方乏用度，別無人知，我承兄之名，到官，且利其俸祿，終此一任，可以歸耳。』白氏大哭，德成引劍示之曰：『子若不從，當爲刃下鬼。』白氏默默自恨，但暗中揮涕。德成乃室白氏，白氏不敢拒，思欲報德成，無以爲計。是時起之子方七歲，德成愛之如己子。不久官滿，欲挈白氏入京，乃泊家於嶺上。德成又授楚州山陽簿，方往嶺外挈白氏，德成謂白氏不念舊事，乃教其子爲庠學生，任秩復寓家於楚。德成入京，去甚久，一日，其子忽問其父，白氏泣下曰：『且非汝父也。』子驚曰：『何以言之？』白氏云：『今德成乃汝之讎焉，殺汝父者也。汝父起官嶺外，下湍江，爲德成推墮溺死矣，詐代汝父之官，今七八年矣，我痛貫肝膈。我常欲報之，私念婦人之謀，易爲泄露，無所成就，即汝父之仇，終身無報焉。今子已十五歲，可成大事，汝能報之，吾死無怨。』子乃同母詣府，具陳其冤，公吏入都追德成，押而歸，具伏。事成，上其事奏太宗，降旨法德成於楚州，仍與其子一官。母不先告，連坐，其子訴訟，乃獲免焉。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八《乘氏疑獄》　興仁府乘氏縣豪家傅氏子，歲販羅綺於棣州，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嫗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怨自絞死，傅子不知也。一旦，遇之於乘氏曰：『我爲養母所虐，不可活，訟于官，得爲良人，脫身來相就，君能納我乎？』傅子喜，慮妻妬不容，爲築室于外。明年，復往棣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牽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語籍籍，妻始得知之，懼其夫以鬼死也。傅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欲殺之。先具酒殽，使夜飲而伺於外。傅坐室中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刃徑趨西邊，且至，手誤觸燈滅，暗中剚刃而出。暨燭至，則傅子流血洞腋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劾以殺夫及兄，且鞫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孺吉與諸傅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爲疑獄，上諸朝，時宣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爲如何也。任信孺說。

又乙志卷一六《何村公案》　秦棣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釀酒，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半夜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有兵甲，意爲凶

盜，即擊鼓集鄰里，合僕奴，持□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不備，幷其徒皆見執。民以獲全火盜爲功，言諸縣。縣既知之矣，以事諉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以征，遂趨郡。棣釋巡檢以下，而執三人，取麻紵通纏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索，三人者皆死。棣兄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懼，即丐致仕。明年，棣卒於郡。又明年，楊原仲願爲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杻械琅璫至階下，一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固不知事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此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閱實大駭，趣書史端楷錄竟，買冥錢十萬同焚之。趙不廛聞之李次仲。

又丙志卷一二《僧法恩》 紹興十年，明州僧法恩坐不軌誅。恩初以持穢跡咒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冀因是幸富貴，約某月某日奉以爲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則逃入海。時郡守仇待制愈已去，通判高世定攝事。羣凶謂事必成，至聚飲酒家，舉杯勸酬，相呼爲太尉。未發一日，其黨書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方退，又一人來，迨午未間，至者益衆，而所問皆同，且曰：『欲圖一事，可成否？』包疑焉，紿最後者曰：『此非君五行，在吾術中有不可言之貴，視君狀貌不足以當之，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問者喜，走白恩，與俱至包肆。包下帷對之再拜曰：『賤術何所取，而天賜之福，今乃遇非常之慶。家有息女，不至醜陋，願得備姬嬪之列。』即延入室，導妻子出拜，置酒歌舞，使女勸之飲。包敬立良久，託爲買殽饌，亟出告之。世定趣呼兵官，即日悉擒獲。獄成，恩及元惡纔於市，餘黨死者數十人，陳尸道上。是夜，路都監出徼巡，見一人展轉於衆屍中，乃杖死而復甦者，掖起詢之，云：『初入市就刑，但知怖懼，不復記省。方杖脅一下，神從頂間出，坐屋簷上，觀此身受杖畢，乃冥冥如夢，不知今所以活也。』都監曰：『汝既合死，那得活？』舉足蹴其傷，復死。世定用是得直秘閣，包生亦拜官，郡人合錢百萬與之。

又卷一九《朱通判》 紹興九年，邕州通判朱履秩滿，攜孥還家，裝貲甚富，又部官銀綱直可二十萬緡。舟行出廣西，朱有棋癖，每與客對局，寢食皆廢。嘗願得高僧逸士能此藝者，與之終身焉。及中塗，典謁吏通某道士求見，自言棋品甚高。朱大喜，亟延入。其人長身美鬚，談詞如雲，命席置局，薄暮不少倦。遂下榻留宿，從容言欲與同行之意。道士曰：『某客游于此，常扣人門而乞食，得許陪後乘，平生幸願也。』朱益喜。及解維，置諸船尾，無日不同食。別一秀才作伴，皆能痛飲高歌，頗出小戲術娛其子弟，上下皆悅之。相從兩旬，行至重湖，會大風雨，不能進，泊于別浦，飲弈如初。二鼓後，船忽欹側，壯夫十餘輩突門入，舉白刃嘯呼。朱氏小兒爭抱道士衣求救，道士拱手曰：『荷公家顧遇之極，不得已至此，豈宜以刃相向？』命以次收縛，投諸湖，明旦分掣財貨以去。縣聞之，遣官驗視，但浮尸狼藉，莫知主名。而於岸側得小歷一卷，乃羣盜常日所用口食歷，姓第具在，凡十有七人，以告于郡。事至朝廷，有旨令諸路迹捕，得一賊者，白身爲承信郎，賞錢二百萬。建昌縣弓手數輩善捕寇，因蹤跡盜。海客任齊乳香者，請于尉李鏞，願應募。西至長沙，見人賣廣藥于肆，試以姓第呼之，輒回首，走報戎邏執之，與俱詣旅邸。一室施青紗廚，列器皿甚濟，訪其人，則從後戶遁矣，蓋僞道士者也。獄鞫於臨江，囚自通爲王小哥，乃同殺朱通判者。其徒就獲他處者十人，道士曰裴三，秀才曰汪先，皆亡命爲可恨。鏞用賞升從事郎，調饒州司法，與予言。

又丁志卷七《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荊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爲奇貨，即捕張置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法安得有犬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矍然，不謂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蹲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游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典，來訴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符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

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然郇王女及吳氏俱至八十。

又《大庾疑訟》　大庾縣吏黃節妻李四娘，素與人淫通。乘節出外，挈三歲兒奔之，與俱逃。行未久，兒啼不可止，乃棄草間。縣手力李三者適以事到彼，見兒宛轉地上，心不忍，抱之歸，家人皆喜。節還舍，失妻子，求訪備至。李三居數里間，正挾兒爲戲而節來，即告其鄰，共捕執送縣，窮鞫甚苦。李誣服云：『家無子，故殺黃之妻，沉尸于江，而竊兒以歸。今既成擒，甘就死不悔。』獄成，且詣郡，正械立廷下，陰雲忽興，雷電皆至。李杻械自解脫，兀兀如癡。稍定，則推吏已死，背有朱書字，似言獄冤。諸吏二十輩皆失巾，邑令亦怖慴。良久，呼問李所見，但云：『眼界漆黑，不知所以然，獨長官坐青紗帳中耳。』令恐悔，亟釋之。而四娘與淫夫終不獲。時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黃節、李三幷此兒至今無恙。

又卷一〇《新建獄》　豫章新建村民，夏夜羣輩納涼。有自他所疾走來，以手掩腹，叫號曰：『某人殺我！』奔趨及其家即死。家訴于縣。縣捕某人訊之，自言此夕在某處爲客，與死者略无干涉。鞫不成，悉逮納涼者二十輩，分囚之，使各道所見。皆曰：『實聞其言如是，他非所知也。』縣令必欲得其情，箠掠不可忍，乃共爲證辭以實之。引某人參對，不能勝衆，強誣服，仰天而呼曰：『某果殺人，不敢逃戮。若冤也，願天令證人死於獄以爲驗。』不旬日，獄疫暴起，凡十人相繼殂。縣令知其然，又畏凶身不獲，竟不釋，此人終亦死。

又卷一一《蔡河秀才》　鄉人董昌朝在京師同江東兩秀才自外學晚出遊，方三月開溝，亂石欄道，至坊曲轉街處，其一人迷路相失。兩人者元未嘗謁宿假，不敢驟尋，遂歸。經日始告于學官，訪之於所失處，無見也，乃移文開封府。府以付賊曹竇鑑，鑑到學，詢此士姓名，曰：『孫行中，字強甫，束帶著帽而出。』鑑呼其隸，使以物色究索。衆謂江東士人多好遊蔡河岸妓家，則倣其結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隸在某妓館，妓用五更起赴衙參，約客使待己。妓去，客不復寐，見床內小板戾上烏紗帽存，取視之，金書『強甫』兩字宛然。客託故出門，遍告儕輩。伏于外，須妓歸，幷嫗收縛送府。始自言：『向夕有孫秀才獨來買酒款曲，以其衣裘華潔而舉止生梗，又無伴侶，輒造意殺之，投尸于河。斥賣其物皆盡，只餘此帽，不虞題誌之明白，以速禍敗。冤魄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誅。昌朝說。

又卷一三《漢陽石榴》　紹興初，漢陽軍有寡婦事姑甚謹。姑無疾而卒，鄰家誣婦置毒，訴於官。婦不勝考掠，服其辜。臨出獄，獄卒以石榴花一枝簪其髻。行及市曹，顧行刑者曰：『爲我取此花插坡上石縫中。』既而祝曰：『我實不殺姑，天若監之，願使花成樹，我若有罪，則花即日萎死。』聞者皆憐之，乃就刑。明日，花已生新葉，遂成樹，高三尺許，至今每歲結實。

又支甲卷一《淑明殿馬》　顏亮正隆中，泰安守不室里始到郡，款謁東嶽廟，遍禮羣祠。至淑明寢殿，地有流血，大驚，躬率從吏周行檢視，見后塑像一指折，血淋漉弗止，而首飾臂釧及供床黃白器皆亡失。即捕典掌者繫獄訊治，雖加以峻刑，終不得其實。後因月旦再詣廟，備牲幣奠享，炷香敬禱曰：『后宮嚴閟深固，詎容穿窬可入。今獄久不決，必累無辜，唯神至聰極明，願顯示誅殛，以快民意。』祝罷回車。明日晚，闇卒走報云：『殿西廊素壁間舊繪馬四匹，早忽不見，山下人盡聞馬足響而不睹其形。久之，各銜一人至：一僧、一童行、兩胡奴。』不室里急策馬往，先謝神威，然後驗問。四囚絣械廡下，如有物執持者。是時有女眞千戶阿失打，虐斂所部，誅求貨賄。其二人無以應命，與竹林寺僧同謀，自殿屋山翼鑽瓦斷椽，經旬日始靳得達，故外人莫知。藏其物於僧所，童行與聞之。于是具奏虜廷。亮令杖殺千戶，兩奴放爲良黔，竄僧童於遠裔。

又卷三《劉承節馬》　浙西人劉承節，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於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攜廣香同坐，相與問從所來，欲買客香，取視殊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出篋發示之，中蓄銀可百兩，客密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杖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紿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塗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謀具食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鬬，而寡不敵衆，幷子僕死焉。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尸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於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之車前，局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是必有冤訴。』遣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凝立，滿地血點，腥觸人，四尸在穴，肢體尚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坐殊死。

又卷一〇《艾大中公案》 紹興三十一年，葉伯益爲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豪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籍人家貲，甚者污瀦其室。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資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以牛車竭其魚塘，得人骨頭顱幾百數。又嘗呼兩匠合大木爲巨凳，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殺匠以滅口。所爲不道，大率皆然，凶桀強獷之狀，足以滅族。一時無不稱快。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楊遷深道出首方晝寢，夢一吏喏於庭，稱索本州崇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沒案祖要照證公事。楊未及答而寤，不知所爲，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皆無其事。以夢甚了了，不能自已，遍詢老吏，乃有知向來本末者，命檢牘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楷書者繕錄，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乙志所載宣州何村公案，蓋是寃死。若艾氏之罪，情法相當，豈得尙有訴訟幽冥之間，當必有故，特世人未知耳。

又支乙卷九《王瑜殺妾》 江東兵馬鈐轄王瑜者，故淸遠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峻刻，略不知義理所在。居於建康，嘗延道人嚴眞于家，使之燒金，怒眞跌宕失禮，多所求索，諷親校飲以酒，至極醉，揮鐵椎擊其腦殺之。婢妾少不承意，輒褫其衣，縛於樹，削蝶梅枝條鞭之，從背至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置兩頰而加訊杖；或專捶足相指皆滴血墮落，每坐之雞籠中，壓以重石，暑則熾炭其旁，寒則汲水淋灌，無有不死，前後甚衆，悉埋之園中。妻鄭氏亡，妾何燕燕濟其惡，顓房擅愛，僞作正室受封。紹興五年九月，妾李遭撻委頓，瑜捽付後院，自遍鎖其門。李氣息僅屬，心念此家殺人多矣，何得全無影響，便恍恍若有值遇，門忽豁開，天未明，負痛徑出。謂主人見之，均爲一死，洎過堂門及外門三重，皆無人焉，遂奔歸其家。瑜方覺，遣卒還追躡。李父挾女詣府。時總領使者趙從善攝府事，聽其訟，呼廂官往究質，得兩夕前燕燕手殺一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輩監守瑜，而執燕出，下獄鞫治，盡得衆尸，械繫兩人而上其獄。慶元元年四月，詔削除籍，編置朱崖。燕杖死於市，瑜至萬安軍死。

又支丙卷一《江陵村儈》 江陵民某氏，世以圈豕爲業。有村儈居五十里外，每爲鉤販往來，積有年矣。民長子嘗攜銀券，其直百千，幷一僕，出鄉間貿易，經宿不歸，浸淫至累月。荆土市廛子弟，多因挾貲在手，飲博浪游，耗折父錢，無以反命，不敢歸，或迤逦適他境者，民蓋用此疑厥子，不深以爲憂。村儈者以冬月農事畢，牽豬過其門。留少憩。別一僕視其挽索，驚曰：『此我家大郎所自搓者五尺，安得在汝手？』五尺者，土人稱挽畜產繩絛之名也。儈色變，抵云：『昨於某處大路上拾得之，誰人無此物，何爲誤認？』僕以告主人，強拉儈偕往昨處。方舉手指畫，聞林莽間尸臭異常，掩鼻就視，則厥子與僕兩尸跧仆敗溝內，雖暴露過盛夏，而枯骸不損，略不爲狼狐齧啖，的的可識。遂執儈以還。始言因見其有所窘，乃醉以酒而殺之。歷日已久，意謂無由發覺，豈料用一索之故，自投寃網，今無所逃矣。竟伏刑於市。

又《員一郎馬》 荆門軍長林縣民蹇大，居郭北七八十里間。有一女，納同里鄒亞劉爲贅壻。鄒愚陋不解事，薄有貲業，且常爲人傭，跋涉遠道，在家之日少。蹇據其屋，耕其田，又將致諸死地而掩取其產。少年李三者，數至蹇氏，浸浸與女通。蹇常諷之曰：『苟能殺鄒郎，以女嫁汝。』李欣然承命，特未得間。紹熙四年秋，城人員一販牛往襄陽，鄒輔行。畢事南還，蹇遙見員生跨馬，鄒負擔在其後，急呼語李，使持刃出迎之。纔相值，奮斫員背，墜馬死。繼又戕鄒，亟舁置道側。是時適無人行。里正稍稍集會，倉卒之際，莫知凶變所起。員之姻家爲義勇部將，所居距彼數里。員馬既失主，徑趨其門，與廄駒相踶齧。部將出視，驚曰：『此是員一郎馬，吾恰見其騎而歸，安得到此？必有故。』卽詣前塗訪測，見二尸，認其一爲員，其一尸衆識爲鄒。固已略聞陰計，徑往嚇蹇曰：『汝何得白晝殺人？』蹇面赤聲嘶，不能答，李正在焉，遂皆受捕。明年春，獄成，蹇、李以謀殺，女因與人姦致夫於死，皆當伏誅，以殺時無證具奏。予姪孫伋僉書判官，見其故。已而去職奔母喪，至七月，覃赦下，此三人正典刑及漏網皆不及知。原是事因馬而覺，天理昭昭，當不但已也。

又卷三《王武功妻》 京師人王武功，居巖枞葉本作『㚔』。巷，妻有美色。緣化僧過門，見而悅之，陰設挑致之策而未得便。會王生將赴官淮上，與妻坐簾內，一外僕頂合置前云：『聰大師傳語縣君，相別有日，無以表意，漫奉此送路。』語訖卽去。王夫婦亟起合，乃玉蠶百枚。剖其一，中藏小金牌，重一錢，以爲誤也，復剖其他盡然。王作色叱妻曰：『我疑此髡朝夕往來於門，必有異，今果爾。』卽訴於府縣。僧元無名字及所居處，已竄伏不可捕，獨王妻坐獄受訊，但泣涕呼天，不能答一語。王棄之而單車之任。妻囚繫累月，府尹以曖昧不可竟，命錄付外舍，窮無以食。

僧聞而潛歸，密遣針婦說之曰：『汝今將何爲？且餓死矣，我引汝往某寺爲大衆縫紕度日，以俟武功回心轉意，若之何？』王妻勉從其言。既往，正入前僧之室，藏於地穽，姦污自如。久而稍聽其出入，遂伺隙告邏卒，執僧到官，伏其辜。妻亦悵恨以死。

又《西湖庵尼》　臨安某官，土人也。妻爲少年所慕，日日坐於對門茶肆，睥睨延頸，如癡如狂。嘗見一尼從其家出，徑隨以行，尼至西湖上，入庵寮，即求見啜茶。自是數往。少年固多貲，用修建殿宇爲名，捐施錢帛，其數至千緡。尼訝其無因而前，扣其故，乃以情愫語之，尼欣然領略，約後三日來。於是作一齋目，列大官女婦封稱二十餘人，而詣某官宅邀其妻曰：『以殿宇鼎新，宜有勝會，諸客皆已在庵，請便升轎。』即盛飾易服珥，攜兩婢偕行。迨至彼，元無一客。尼持錢犒轎僕，遣歸，設酒連飲兩婢，婦人亦醉，引憩曲室就枕。移時始醒，則一男子卧於傍，駭問爲誰，既死矣。蓋所謂悅已少年者，先伏此室中，一旦如願，喜極暴卒。婦人不暇俟肩輿，呼婢徒步而返，良人適在外，不敢與言。兩婢不能忍口，頗泄一二。尼畏事宜露，瘞死者於榻下。越旬日，少年家宛轉訪其蹤，訴於錢塘。尼及婦人皆桎梏拷掠，婢僕童行牽連十餘輩。凡一年，鞫得其實，尼受徒刑婦人乃獲免。

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上《王尹判道士犯姦》　開封吳氏，早年喪夫，其子尚幼。因命西山觀道士黃妙修設黃籙，投度亡夫，百日之內，妙修常在孝堂行持。吳氏妙年新寡，其春心難守。妙修揣其意，每於聲音間，寓詞挑之，令吳氏擇吉日，以白絹爲橋，當空召請，能置亡魂。吳氏感此言，時與妙修議論此事，情意狎昵，遂諧繾綣。妙修往來無間。其子劉達生，得知其用意，設計杜絕。吳氏忿怒訴府，論子不孝。王府尹曰：『據汝所陳，一子當置重罪，能無悔乎？若果不悔，可買一棺來請屍。』吳氏欣然而出。府尹密使人覘之，隨所見聞報覆。須臾，回報，言：『吳氏笑謂道士曰：「事了矣，爲我買棺入府，取兒屍。」道士欣然自得。』少頃，棺舁至府庭，府尹差人捉道士，送獄鞫勘，供招：『只因達生拒姦之事，故妄訴不孝以除之。』吳氏所供亦同。府尹釋達生，重治道士於法。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二《曾魯公責妓訟官吏》　曾魯公尹天府，前致以不辨善惡而去。公至未三日，有倡妓訟官吏宿其家。公得牒，審其意在譖毀。公殊不形聲色，唯命檢閱有無胎孕。既得驗狀無有，始責以故欲穢污衣冠，重刑而械之。都下善良翕然稱頌，小人畏縮。旋即執政焉。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祖傑》　溫州樂清縣僧祖傑，自號斗崖，楊髡之黨也。無義之財極豐，遂結托北人，住永嘉之江心寺，大剎也。爲退居號春雨庵，華麗之甚。有寓民俞生，充里正，不堪科役，投之爲僧，名如思。有三子，其二亦爲僧於雁蕩。本州總管者與之至密，托其訪尋美人，傑既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蓄之。未幾有孕，衆口藉藉，遂令如思之長子在家者娶之爲妻，然亦時往尋盟。俞生者不堪隣人嘲誚，遂挈其妻往玉環地名以避之。傑聞之大怒，遂俾人伐其墳木以尋釁。俞訟於官，反受杖。遂訴之廉司，傑又遣人以弓刀眞其家，而首其藏軍器，俞又受杖。遂訴之行省，傑復行賂，押下本縣，遂得甘心焉，復受杖。意將往北求直，傑知之，遣悍僕數十，擒其一家以來，二子爲僧者亦不免。用舟載之僻處，盡溺之，至刳婦人之孕以觀男女，於是其家無遺焉。雁蕩主首眞藏叟者不平，越境擒二僧殺之，遂發其事於官，州縣皆受其賂，莫敢誰何。有印僧錄者，素與傑有隙，詳知其事，遂挺身出，告官司。則以不干己却之。既而遺印鈔二十錠，令寢其事，而印遂以賂首於是官，始疑焉。忽平江錄事司移文至永嘉，云據俞如思一家七人經本司陳告事官司，益疑以爲其人未嘗死矣。然平江與永嘉無相干，而錄事司無牒他州之理，益疑之。及遣人會問於平江，則元無此牒，此傑所爲，欲覆而彰耳，姑移文巡檢司追捕一行人。巡檢乃色目人也，夜夢數十人皆帶血訴泣，及曉而移文已至，爲之悚然。即欲出門，而傑之黨已至，把盞而賂之，甫開樽而瓶忽有聲如裂帛，巡檢恐而却之。及至地所，寂無一人，鄰里恐累而皆逃去，獨有一犬在焉。諸卒擬烹之而犬無驚懼之狀，遂共逐之，至一破屋，嗥吠不止。屋山有草數束，試探之，則三子在焉，皆惡黨也。擒問不待捶楚，皆一招即伏辜，始設計招傑。凡兩月餘始到官，悍然不伏供對，蓋其中有僧普通及陳轎番者未出官。普已賫重貨入燕求援，以此未能成獄。凡數月，印僧日夕號訴不已，方自縣中取上州獄，是日解囚上州之際，陳轎番出覘，於是成擒，問之即承。及引出對，則尚悍拒，及呼陳證之，傑面色如土，陳曰：『此事我已供了，奈何推托？』於是始伏，自書供招，極其詳悉，若有附而書者。其事雖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賂者，尚玩視不

忍行。旁觀不平，惟恐其漏網也，乃撰爲戲文，以廣其事。後衆言難掩，遂斃之於獄，越五日而赦至。夏若水時爲路官，其弟若木備言其事。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一《蕭卞異政》 蕭卞，貞祐中爲壽州。一日，楊津巡邏回，忽馬前一黃犬，掉尾馴擾，且走且顧，如欲導人者。卞遣二卒隨之，徑至西河岸窘井中，垂頭下視。卒就觀之，井垠有微血，一屍在內。即馳報卞，呼地主守護之。犬又導入城，望見一客店，鳴吠不已，如有所訴。卞呼主人者至，主人識此犬，云是朱客所畜，數日前，僦舟西河，引此犬去。今犬獨來，何也？卞即拘船戶，偕至縣，令主人者認之，認是船戶，主固問朱客所在，未加拷訊，隨即首服。又有周立，采薪州西新寺灘，爲虎所食。立妻泣訴於卞，卞曰：『吾爲爾一行。』率僮僕十餘輩，馳至新寺灘，叢薄間見一虎帖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驅執者。卞以一矢斃之，剖其腹中，環故在身。

又卷二《陳守誠感》 陳大年，字世德，吉州人。太和中，刺吾州。時秋旱，蝗自南而北，世德祭於石嶺關，遂不入境。死囚馬柏兒移勘更數州，已十三年矣。陳已決其死，止待署字矣。陳夜禱星下：『決囚無復疑，尚慮有冤。今旱已極，囚果不冤，明當大雨，如冤，則雨且止。』以此卜之。明日大雨，遂決此囚，是歲大熟。

又《范元質決牛訟》 范元質令平輿，函頭村彭李家兄弟皆豪於財。彭李三水牯生一犢，數日死，棄水中。鄰張氏水牯亦生一犢，李三爲牧兒所誘，竊張犢去，令其家水牯乳之。張家撻之，遂告張曰：『李家犢死投水中，今所乳君家犢也。君告官，我往證。』張憩之官，元質曰：『此不難。』命汲新水兩盆，刺兩牛耳尖血瀝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犢子，亦刺之，犢血瀝水上，隨與張牛血相入而凝，即以犢歸張氏，縣稱神明。元質名天保，磁州人。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二《屠劊報應》 鎮江一民，以屠劊致溫飽，嘗淫人之妻者，不可悉數。其妻有美色而淫，每坐肆中賣豬肉。鄰人潘二者，以木梳爲業，善歌，每歌淫詞以挑之，遂與私通。一夕，其夫出外買豬，行未十里許，忽忘取他物，急還家，呼妻不應，啓關視之，則與奸夫潘二者正酣睡。其夫遂斬潘二首而去。其妻不知也，既覺而驚異，亦不聲言，乃以奸夫肢體，碎之以食豬，拭去血痕，暑不彰露。逾月，其夫復歸，因醉而問曰：『向日你與奸夫同睡，被吾殺之，汝知之乎？』妻曰：『我不知也，豈有此事，勿亂言也。』夜半，亦殺其夫以飼豬，以燈籠置于門側，呼其婢曰：『你主人出外，何不開門？』婢曰：『不知。』出門視之，遺燈尚在，意謂主人出也。明日，此婦坐鋪自若。更一月，隣人咸疑夫之不歸，且潘二之無踪跡。衆來詢其婦，婦以他辭答之，倉皇失措，遂聞之官，其婦伏誅。此亦報應之一端也。

又，溧陽奉安湯子剛淫佃客之妻，凡租米及逋負皆置之不問。過數年，佃婦色衰，且諸子長大，子剛索其積年舊逋，佃客無從而出。諸子怒，思與母雪恥。一日，伺子剛出門，持長柄斧追而殺之。後雖聞之官，以正其首謀者之罪，亦何補于事矣。此豈非報應也。夫以婦人之淫亂，固自關于其家前人之作惡，所以報之耳。或以勢利威脅，無故引誘而淫污人之婦，則其夫家百世祖宗，皆受恥辱，冥冥之中，安得無報應乎？或以勢強人之女爲妾，雖若比淫人之婦稍輕，然非情願，終亦不免得罪于造物矣。

又《金陵二屠》 金陵二屠者，嘗以同出買豬，情好甚密，遂爲結義弟兄，往來無忌憚。一日，弟與兄妻曰：『吾無妻，凡寒暑衣服，皆得藉嫂氏，破爲補綴，垢爲洗濯。他日得娶，當報吾兄。但今冷守空房而不能耳，若得嫂全吾一宿之願，吾妻異日亦當侍兄。』婦乃以是言備陳其夫。夫令其妻與之通，意必弟娶不負信也。後弟娶，兄亦求奸，不從，遂持尖刀往刺殺之；復自刎，不死，乃爲地方所獲。聞之官，審供其情，各證其罪，悔無及矣。

又卷三《老儒遺文》 先人于延祐戊午時，在嘉興幕府，聞宋末一老儒，以某郡知府而致仕歸，無子，養子承其業。年幾七十，妾始生子。老儒病，以所居之田宅析爲二，俾各受其半。未幾，復召其妾語之曰：『吾歿後，養子必利其財以害親子。』乃作一絕句付其妾，俾以蠟紙裹封細小瓶中，愼勿令人知。紿曰：『祭糧罌當隨槨埋于墓左，他日有患，以此驗于官。』居數年，養子果以親子非父所出，併母逐之。後妾引其子告于官。有知府者，昔與老人同學，詰其妾曰：『老先生爲人有學識，性緘密，此事關係甚大，何獨無遺文耶？』妾曰：『屏去左右，當請具之。』遂遣吏卒同此妾啓視之，果得一罌，有詩云：『七十餘年一點眞，此眞之外更無親。雖然不得供溫凊，也是墳前拜掃人。』知府驗之，果老儒之親筆也。養子遂伏誅。

又《蜈蚣毒肉》 鷄肉與蜈蚣有冤，春夏秋三時，切不可過宿，殺

人。燒炙之味，夏月不宜置。露宿，當謹蓋藏。嘗有某處孝婦，養老姑甚謹，姑好食燒肉，孝婦每得肉置火上熟，必以竹簽插壁，陰候火氣過，然後奉姑。一夕食肉暴卒，姑之女有訴于官，曰嫂氏有私通，懼姑覺，故進毒殺其姑。孝婦不勝拷掠，誣伏其罪。未幾，審囚官至，識其情疑之，再令買肉置故處，夜半視之，惟見蜈蚣毒蟲羣食其肉。官以啗死罪囚，囚食亦死。孝婦由是得免，姑之女反伏誅。其置肉時，適夏月也。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母子重見》　信州富室趙氏，居家養母。娶妻一年，母偶往候親戚，夜有劫賊殺趙，劫其財，擄其妻。官捕寇不獲。其母寡居二十年，鄉稱曰趙安人。宋咸淳，建昌軍葉茂卿赴省，暮至其鄉，一老人曰：『前途店遠，此有趙安人家可寄宿。』茂卿過其家，叩閽人爲一宿之託。安人見其面貌類亡兒，納之。令老僕請入內廳，待之以酒饌，意甚勤，渠但只垂淚不止。茂卿意疑爲鬼，然不敢言，食畢，出宿。天明，安人又具早食相延，苦留數日。臨別，安人以芝楮三十束爲贈，祝之曰：『回途千萬見過。』諸僕亦皆有饋贈，葉喜出望外。至古杭，中省殿第四甲進士出身，授撫州樂安主簿。歸，遂賈匹段等物，回途再訪，送與安人。甚喜，留數日，相與如一家。因閒步後花園，見供養畫眞一軸，問曰：『此爲何人？』安人曰：『此吾亡兒也，年十九歲爲寇所殺，媳婦爲寇所擄，今不知存亡。』不覺淚如雨下。葉又問：『媳婦何姓？』曰：『姓魏。』某年某月日生，身體之長短，面貌之何似，歷歷言之，且言媳婦孕五月而失。葉聞之，附於心，驚曰：『吾母即是已！』遂泣別而歸。葉回建昌，歸拜其父葉仲二，開宴款客月餘。葉以趙安人之言告其母魏氏，母掩其口曰：『汝休說，若謂此人知，必見殺，其似此必殺多人矣！』後葉簿參州，首以斯事稟復於太守。守差都監請葉仲二筵席，葉至，押赴司理院勘問是實，斬首於市。幷爲申朝，改正姓趙，以其母同歸信州趙安人家。二十年間姑婦存亡之別，再得團欒，以至祖母與孫相慶，天也。

又後集卷二《鬼雪子冤》　宋咸淳甲戌，吉州趙師櫟任京湖憲司檢法官。一夕，獨然燈在閒室中，書擬黃其姓者身死事，方疑貳間，忽聞窗外有似老嫗聲，持一紙在隙間而進，視之，寫云：『我兒委被藍某殺死，分屍作兩段，一在草潭內，一在岸上，得彭某用土掩埋，至今尚在。今所檢之屍生鬚者，乃是趙百七屍身。我兒無鬚，更無皁衫也。』看畢，字跡即滅。趙大驚，次日稟使長，力平反此事，追行凶人藍其姓者出官，一一伏罪就刑。

又《馬傷投牌》　黃松江守建安日，有官馬一匹，在天洲竹林內啗竹所生之筍，爲掘筍人將鍫就腹上一槩。此馬中傷，直走州前屈牌下嘶鳴。門子是以事聞，黃侍郎命牽至廳下，問曰：『汝爲何人殺傷？既能投牌，豈不能自識行凶之人？』令縱馬聽其所往，公差使人躡其蹤。馬直入天洲竹林，則掘筍之夫尚在，叱之曰：『爾不怕我，又復來此！』遂爲捕事者禽之。馬復歸，死於牌下。黃侍郎將犯人枷送院，欲加以重刑，都廳力爭，豈可以人償畜命，後罪止加編配。

又《摸鐘辨盜》　陳襄述古知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遞置後閣祠之，引羣內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內逐一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計遂定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

明・陳洪謨《治世餘聞》下篇卷一　李興在陝，曾辯一獄，人亦稱之。有楊二官人者，係大辟，久不決引，稱係冤不已。查得本犯先年方十餘歲，與一女子通姦，因殺死巡檢夫婦。連其父及其嫂錄之，嫂訴：『舅姑及夫俱亡，止遺妾與夫妹同居。夫妹年方一十六歲，一日與妾閒步後園，忽見牆外一少年騎馬過，此人貌美，妾不合稱之曰：「姑若得此爲配，一生足矣。」夫妹與妾曰：「斯何人也？」妾曰：「此即東門楊二官人。」既還室，越月餘，有故翁舊識一巡檢任滿攜妻孥回，遇日暮來投宿。妾以翁故留之，以夫妹併宿妾室，却以姑室居巡檢，而以其子居於外。不意是夕爲人殺死巡檢夫婦。今蒙審，敢吐實以告。』李審女，其語亦如嫂言。李又審楊二官人：『汝何彼時已伏，今又稱冤？』楊二官人訴曰：『某一時年幼，素亦未嘗桎梏，又不勝箠楚，含冤承認，實不知情。』復問女曰：『汝與彼相處月餘，何無暗識？』女曰：『貌固不能識，但曾捫其左膊上一肉瘤。』李乃驗楊無有，叱衆且退。乃囑有司集女家左右前後四鄰四十戶共取結狀，供楊有無通姦殺人情詞，連人解院。有司即集衆鄰取供呈解，李覽俱證楊二因姦殺死人命。李怒衆曰：『汝等扶同，不詢源委。彼既行姦黑夜，豈由告報諸鄰？汝等何據而知？』即叱左右去衆之衣，面縛，令鞭其背。密視之，見一屠者左膊有塊。李遽呼之前曰：『汝

知死乎？殺人者汝也！』屠知情眞事實，泣曰：『已知。』李曰：『汝何殺死巡檢？又何得而姦其女？』屠曰：『是日其姑嫂在園相戲時，我因盜彼園中筍，耳聞其聲，卽潛伏於草莽中。俟其旣回，至夕，因假楊二官之名入以求姦，相處月餘。一夕復至其處，見二人同宿于牀，某不勝忿怒，謂其又私他人，歸取屠刀殺之。初不知其爲巡檢夫婦也。』李曰：『何不當時自首？』屠曰：『固畏縮苟延耳。』乃坐法，而出楊二。此亦折獄龜鑑，故記其略，不以人廢之也。

又卷三 御史張智，涞水人，稱貨於鹽商某頗多，因同道御史陝人劉堯往淮、揚，囑其支鹽。劉未允，智乃與鹽商謀，置酒於城外鄭家花園，請堯餞別。且宿戒伺酒酣出妓，令二三光棍作緝事校尉緝出，挾其必從。後如某謀，逼勒要銀千兩，方免聞官。堯無計，智佯曰：『我與某處商人相厚，令其出銀，淮、揚准其支鹽就了。』堯以爲然，遂出銀千兩得釋。智分其半，商人至淮倍獲，且出入無忌。堯慮有礙前程，遂引刀自刎而死。科道交章劾其故，乃眞智等於法。

明・葉權《賢博編》 常州一士夫之兄極惡，歲暮謂墓僕曰：『可尋事來，爲過年費。』僕四出無所得。卒至郊，有葬者，棺好而無持服之人，疑有故。夜發之，乃一少婦，衣飾如生，當是大家妾暴死者。羣僕舁至小船中，設四盒，縛一鵝於上，若訪親者。薄暮，遇貨船，故撞之，傾屍於河，鵝撲撲飛水面。大呼大船撞覆小船，吾娘子溺水，因縛商撈尸，延明日始得，果一婦人死矣。商大窘，願悉貨贖罪，幷船戶所有盡擄之。商倉猝竟不知婦人實已死者也。其人後爲巡按訪察，緣弟官免，至今買冠帶，駕樓船，出入鼓吹，虎視鄉里。

又 吳江毛圖南進士爲余言，其妻父沈給事中，嘉靖初遇大獄事。有劉某者曉妖術，始從流賊反，後充南丹衛軍，復脫走。途間遇山西張指揮寅，謫嘹哨將之戍，兩人貌相似，劉賊因謀張殺之，代其行。已又夤緣得放歸山西，以其術遂有張之室，舉家惑焉，唯他人則皆知非張也。賊旣代張，乃就一寺作妖法，有活觀音出現，四方施舍至巨萬。馬御史者，從他省過山西，求觀焉。先是，賊設盆水於門外，來觀者洗面目方許進。馬疑之，洗一目，留一目。比入，以洗目觀則爲觀音，以原目視則唯一人步罡作法耳，無他也。馬密訪，悉知始末。及至京，卽差山西巡按。適有一人知賊事，從借貸，不滿，意舉首於馬。馬乃窮治，得其實，將置極典，賊大窘，盛行賄。是時郭武定侯方有寵，賊求救於武定。武定書與馬，乞不問此獄。馬併武定書奏之。武定懼罪且不測，盡力爲之主，因賂上左右，爲言馬御史實誣妄，陷良人。上怒，遂拿問。科道省寺交章救，俱詔下獄，加以拷掠，首人死酷烈下。事無證，移文南丹衛，武定先使人抵伍矣。刑官爲詰馬御史曰：『汝且安知其非張指揮，而坑其一家乎？』馬御史竟反坐，卽謫戍南丹衛。諸言官悉罷譴，文臣爲之奪氣。賊先釋出，乘駿馬洋洋行天街，後以妖術陞參將，善終。此獄嘉靖中名大獄。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二 有孀婦與子同居者，一無賴貸之金，久而不償，孀婦向其家索負，而令其子守家，子僅數歲耳。無賴謬謂孀婦曰：『家貧不能償負，願得他假以踐夙約，盍少待。』孀婦許諾。無賴卽馳至婦家，謂其子曰：『汝母在吾家，欲往探親，令汝取床頭首飾匣來。』其子信之，持匣與無賴偕行。中途熱甚，謂其子曰：『溪流潔清，可滌煩也。』遂偕浴於溪中，誘其子抵中流，推而溺之。無賴密藏其匣，佯爲無從稱貸者，於邑以歸，謝孀婦去。婦歸，索其子不得，哀號者竟夕。明旦其子從外來，謂無賴詒我共浴而溺我，水中若有物扶吾背者，泅而流十餘里，始傍岸得救。孀婦鳴之官。無賴謂其子已死，猶挺然強辯，及見此兒，卽便頫首。

又 興寧有姦夫姦婦謀殺親夫者，夜半移屍棄於仇家之塘中，里人葉大者道遇之，畏事不敢發。明日，姦婦指告仇家，以爲殺其夫也，而無證，獄久不決。興寧莊尹鞫而疑之。是夕，夢一神人引一戴草笠而着木屐者至前，謂尹曰：『尹欲決疑獄耶？詢此人卽得矣。』覺而思之，豈有里隣中姓葉者知情乎？旦日執葉大至，一訊卽得。

明・江盈科《雪濤閣集》卷一四《才吏》 凡爲吏，非有才不能見奇立功名，然有才而無器以持之，銜長矜世，則其才適足以賈忌，故才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

滇中偰維賢，色目人，登萬曆丁丑進士，官楚中節推，極有吏才，發奸擿伏，頗擅神稱，然性嚴酷，好以行能加人，卒以取敗。余聞其聽斷二事，有足法者。

一婦人乘騾歸省其母，比回，日暮，將渡小溪，偶一黠漢跨驢至，詒

婦曰：『爾所乘騾，性未必馴，若中流跳踔，爾且溺沒。我驢馴甚，請付爾，我乃乘騾，萬一跳踔，我能制之。及岸，而騾者仍騾，驢者仍驢，庶可無患。』婦人信之，遂更乘焉。未及岸，而黠漢策騾逸去。婦所跨驢如跛鱉，追之莫及。歸以其事告夫，夫不謂黠漢之狡，而疑婦有他事也，輒鞭之。明日訴于偰君，求出妻。偰一無所問，但曰：『啓釁者，驢也。盍牽來我治之？』其人以驢至，輒命左右繫于廊柱，禁其水草，凡三日而縱之，命一健卒迹其所至，驢往黠漢家，卒因執之。偰審其人，遂輸服，騾果在其所，竟杖殺之。

又一人被兄匿其祖父遺貲數千金，訴于偰。偰命開具祖父以來家貲，既至，收而藏之，置不問。一日密授其數于獄中盜，陰令投牒曰：『某器某器係我盜得，今寄某人兄所。』偰收其牒，命卒執某兄赴縣與盜質，指牒曰：『某器某器，今皆在爾所，皆盜寄也。爾罪與盜等，應死。』其兄遽曰：『器誠有之，然某器吾祖遺也，某器吾父遺也。』偰曰：『器出爾祖爾父，有何憑據？』其兄曰：『兩世分書見在，何謂無憑？』偰命取分書驗之，乃曰：『我固知爾祖爾父有此遺爾，爾何得不分給爾弟，而獨擁之乎？』遂剖爲兩股，兄弟各得其一，而以重法繩其兄。

明・馮夢龍《情史》卷一八《張灝》　仁和張灝，與姻家婦八娘私。乘其夫出，約以夕至。鄰人江十八知之，詐爲張狀，先往求合，婦嚴拒。江素無賴，持佩刀以行，即舉刀斫之，攜頭擲怨家李縫工後垣。灝隨入八娘家，見屍橫流血，驚走，爲巡者所獲，送官。邑令劉洪謨，鞫知姦情，又衣有血跡。灝不勝拷掠，誣服。第無首，獄尚未決。是早，李縫工起，見女首，亟累土埋之。爲鄰叟所窺，鳴之錢塘令。令嚴訊縫工，竟不知首從何來，姑繫之獄。劉公每以灝事不決，怏怏於中。萬曆己亥夏，禱之城隍。神語曰：『俟旦日，君有所往，獄自明矣！』及旦，劉偶以他事至江口，見羣鴉舞江沙，旋繞不去。劉數之，得十八，默念『殺人者，得非江十八耶？』數日後，閱門夫冊，有江十八名。竟械之至，一訊而伏。訊女首所在，云拋擲縫工家。遂移文錢塘，灝與縫工俱免。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七　上海沈公雲初爲國子學正時，夢一婦人囚服再拜曰：『妾名迎春，冤入死獄，惟公生之。』寤而不知所謂。及丁艱起復，再夢如之。既而授汝寧判，到任與諸僚公宴，忽上司委一獄詞來勘。宴畢，守謂公曰：『有犯婦迎春事，公初政，當一鞫之。』公愕然，道前夢，皆以爲異。遂白其冤。計得夢時，此婦尚未獲罪也。

又　張公天衢，弘治中令封丘，有布商失布，莫可按，曰：『偶置石狻猊上而失之。』公命輦狻猊來鞭之。闔門，罰入觀者以布，察所輸布號而得盜，人號『斷石公』。或殺人而匿其尸，久不決。公訊之，適風起堂上，命隸隨風跡之，得匿尸。坐其人，釋誣者，更號『斷鬼公』。

又卷二八　封丘黃公紱爲四川參政。過崇慶，忽旋風起馬首，擁不行。公曰：『即有冤，且散去，吾爲汝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于城隍，夢神言西州寺云。因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且起，率吏兵至寺，盡繫諸僧。一人壯而兇，詰之無牒，視之，額有巾痕。公曰：『是盜也。』訊之，盡得奸狀。蓋利投宿人妻女，殺之而沉于塘，群分其橐，妻女隱窖中，恣淫毒。盡按律殺僧，毀其寺。

又　黃岩謝公鐸，布衣時，嘗月夜游澄江浮橋，徘徊久之。忽橋下有隸卒曳一婦人登橋去，公尾其後，見一貴人候于途，令曳至曲巷民家門首，呼曰：『錢清事已發，明日午時取勘。』門內應諾，已而不見。公心知爲神也。明午偵之，見竹工負物入門，倏流血仆地。公憶所聞，語之曰：『錢清事已發。』竹工瞠視曰：『是矣，是矣。』遂死。閱數年，授學至山陰，聞富民錢清有妾被殺，適有織工至，執于官，拷掠誣服。公告以所見，富民曰：『是矣。有黃岩某公以造竹器至于此，自妾死，不復至矣。』乃白于官，釋織工。蓋竹工嘗與妾通，利其財殺之也。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七《冤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詼謔。因喪偶，往求媒媪。遇其鄰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媪曰：『適睹尊鄰，雅少麗，若爲我求凰，渠可也。』媪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爲若圖之。』朱笑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討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膚取實，究無端緒，惟媒媪述相謔之詞，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搒掠之，五毒參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是冤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爲，婦實不知之也。』問：『何憑？』答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證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

也；即不予，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餘，決有日矣。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努目視令而大罵曰：『如此憒憒，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頹然並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昏官若動，即便誅卻！』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標也，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無人色。及問其人，則宮標也。搒之，盡服其罪。蓋宮素不逞，知其討負而歸，意腰橐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知之。喚其母鞫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羈留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婦；婦感朱義，遂嫁之。

又卷一二《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賴頻頻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姑慚，借端出婦；婦不去，頗有勃谿。姑益恚，反相誣，告諸官。官問姦夫姓名。媪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阿誰，鞫婦自知。』因喚婦。婦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媪，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譁辨：『兩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詆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婦終不承。逐去之。婦忿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淄邑孫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到，公略訊一過，寄監訖，便命隸人備磚石刀錐，質明聽用。共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備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犯者，又一一略鞫之。乃謂姑婦：『此事亦不必甚求清析。淫婦雖未定，而姦夫則確。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爲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趨起，恐邂逅抵償。公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媪婦並起，掇石交投。婦啣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即立斃之；媪惟以小石擊臀腿而已。又命用刀。婦把刀貫胸膺，媪猶逡巡未下。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媪嚴梏之，遂得其情。笞無賴三十，其案始結。

又《新鄭訟》 長山石進士宗玉，爲新鄭令。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步，賃手車一輛，攜貲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貲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旁無人，奪貲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遙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覘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爲賊，縛見石公，因言情狀。問張，備述其冤。公以無質實，叱去之。二人下，皆以官無皂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遣役嚴追之。逾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問金所自來。甲云：『質衣鬻物。』皆指名以實之。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喚入問之：『汝既爲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爾當知之。』鄰曰：『不知。』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曖昧。』甲懼，顧鄰曰：『我質某物，鬻某器，汝豈不知？』鄰急曰：『然，固有之矣。』公怒曰：『爾必與甲同盜，非刑詢不可！』命取梏械。鄰人懼曰：『吾以鄰故，不敢招怨；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實劫張某錢所市也。』遂釋之。時張以喪貲未歸，乃責甲押償之。此亦見石之能實心爲政也。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四 時敏，字子求，邑人也。中崇禎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晚節頗不滿人口。然賦性明察，有吏治才。嘗知固始縣，有二鄉人入城，維舟一處，一爲賣米者，一爲賣菜子者，爭一栲栳，至相撲擊。其栲栳本賣菜子者物也，遂訟於官。時乃宣言於衆曰：『此事不必審人，即審栲栳足矣！』於是命隸取栲栳杖之，時觀者如堵，不解所以。迨杖下而栲栳破，有菜子自縫中滾出，賣米者乃叩頭服罪，一時頌令神明云。有子求同榜進士盛王贊者，吳縣人也。嘗爲蘭谿知縣，有兩民爭一犢成訟，盛乃使牽兩母牛置於旁，而篩掠其犢，一母牛作觳觫狀，遂得實，歸其主。其明察與時畧同，而晚節托跡空門，固窮以死，頗稱矯矯焉。

清・袁枚《子不語》卷九《真龍圖變假龍圖》 嘉興宋某爲仙游令，平素峭潔，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監生者，奸佃戶之妻，兩情相得。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游他方才免于難。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本錢，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相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事，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于轎前，迹之，風從井中出。差人撩井，得男子腐尸，信爲某佃，遂拘王監生與佃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置之于法。邑人稱爲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

又一年，其夫從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己妻業已冤死。登時大慟，號控于省城，臬司某爲之申理。宋令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游人爲之歌曰：『瞎說奸夫害本夫，眞龍圖變假龍圖。

寄言人世司民者，莫恃官清膽氣粗。』

又卷二《冤鬼戲臺告狀》 乾隆年間，廣東三水縣前搭臺演戲。一日，演包孝肅斷烏盆。淨方扮孝肅上臺坐，見有披髮帶傷人跪臺間作申冤狀。淨驚起避之，臺下人相與嘩然，其聲達於縣署。縣令某着役查問，淨以所見對。縣令傳淨至，囑淨仍如前裝上臺，如再有所見，可引至縣堂。淨領命行事，其鬼果又現。淨云：『我係僞作龍圖，不若我帶汝赴縣堂，求官申冤。』鬼首肯之。淨起，鬼隨之至堂。令詢淨：『鬼何在？』淨答：『鬼已跪墀下。』令大聲喚之，毫無見聞。令怒，欲責淨。淨見鬼起立外走，以手作招勢。淨稟令，令即着淨同皂役二名尾之，視往何處滅，即志其處。淨隨鬼野行數里，見入一冢中。冢乃邑中富室王監生葬母處。淨與皂將竹枝插地志之，回縣覆令。令乘輿往觀，傳王監生嚴訊。監生不認，請開墓以明己冤。令從之。至墓開未二三尺，即見一尸，顏色如生。令大喜，問監生。監生呼冤云：『其時送葬人數百，共觀下土，并無此尸；即有此尸，必不能盡掩衆口。數年來何默默無聞，必待此淨方白耶？』令韙其言，復問：『汝視封土畢歸家否？』監生曰：『視母棺下土後即返家，以後事皆土工爲之。』令笑曰：『得之矣。』速喚衆土工來，見其狀貌凶惡，喝曰：『汝等殺人事發覺矣，毋庸再隱！』衆土工大駭，叩頭曰：『王監生歸家後，某等皆歇茅篷下。有孤客負囊來乞火，一伙伴覺其囊中有銀，與衆共謀殺而瓜分之，即舉鐵鋤碎其首，埋王母棺上，加土塡之，竟夜而冢。王監生喜其速成，復厚賞之，并無知者。』令乃盡致之法。

相傳衆工埋尸時，自誇云：『此事難明白，如要得申冤，除非龍圖再世。』鬼聞此言，故借淨扮龍圖時便來申冤云。

又卷二二《夢中破案》 曹州劉姓，以典當爲業。虞城張某，爲經理其事，已二載矣。少有蓄積，歲暮欲歸，主人留至元旦，乘一青騾去，相訂上元日返曹州。至期不至，劉因遣人促之來。至其家，則云：『未嘗歸也。』兩家致訟，控至撫按，勒限飭縣捕拿。延至六月矣，公差惶遽無措。一夕，訪於城南，見有老人偕一年少相謂曰：『月色甚佳，何不向涼亭一行？』曹州南城十數里，舊有涼亭。公差私議：二人於此時往，倘城門閉，何由而入？心異之，遂先至彼相伺。未幾，二人果至，聽所言，皆鄰里間瑣事。有頃，少年忽云：『城內劉姓事至今未明，余心竊計，乃西門外賣餅孫姓，利其財物，因而害之也。』翁問故，少年云：『餅店在此已數載，今春倏閉，是以疑之。』翁叱云：『此事大有干係，何得妄語！』意甚拂然。旋云：『夜深可歸矣。』公差尾其後，行甚速。至南城，門已閉，見二人從門隙入。差亟呼司閽啓鑰入城，則兩人尚在前行。至小弄，少年與翁別，入門，門亦未啓也。復隨翁行二十餘家，亦未啓扉而入。差大驚，叩其戶，半晌翁出，持紙捻，披衣，極困憊之狀。差曰：『適聞與少年涼亭看月，何遽睡耶？』翁神色遲疑，曰：『看月有之，乃夢中事也。』差復脅之往詣少年，少年出亦如翁狀，乃拘入縣署，述夢中語。次早遣二人至某村，迹孫姓所居，則青騾宛繫門首也。因鎖拿到縣，一訊而服。遂起贓，問抵償焉。

此乙巳夏間事。曹州守吳忠誥，向爲綏德州牧，與嚴道甫善，告道甫也。

又卷二四《長樂奇冤》 福建長樂縣民婦李氏，年二十五，生一子，越六月而夫亡，矢志撫孤。家只一婢、一蒼頭，此外雖親族，罕相見者，里黨咸欽之。子年十五，就學外傅。一日，氏早紡績，忽見白衣男子立床前，駭而叱之，男子趨床後沒。氏懼，呼婢入房相伴。及午，子自外歸，同母午餐，舉頭又見白衣男子在床前，駭而呼，男子復趨床下沒。母語子曰：『聞白衣者，財神也。此屋自祖居至今百餘年，得毋先人所遺金乎？』與婢共起床下地板，有青石大如方桌，上置紅緞銀包一個，內白銀五錠。母喜，欲啓其石，而力有未逮。乃計曰：『凡掘藏宜先祀財神，兒曷入市買牲禮，祭而後起之？』兒即持銀袱趨市買豬首，既成交，乃憶未經攜錢，因出銀袱與屠者曰：『請以五錠爲質。』更以布袋囊豬首歸。道經縣署前，有捕役尾之，問：『小哥袋內盛何物？』曰：『豬頭』。役盤詰再三，兒怒擲袋于地曰：『非豬頭，豈人頭耶？』傾囊出，果一人頭，鮮血滿地。兒大恐，啼泣。役捉到官，兒以買自某屠告。拘屠者至，所言合，并以銀袱呈上。經胥吏輾轉捧上，皆紅緞袱，及至案前開視，則緞袱乃一血染白布，中包人手指五枚。令大駭，重訊兒，兒以實對。令親至其家，啓石坑，內一無頭男子，衣履盡白，右五指缺焉。以頭與指合之相符，遍究從來，莫能得其影響。因繫屠與兒于獄，案懸莫結。

此乾隆二十八年事。

又《續子不語》卷一《治妖易治人難》 漢陽令劉某，性方鯁，治祝由科邪教過嚴。有奸民上控撫軍，撫軍戒飭之。公抗言抵觸，撫軍怒曰：『若果才能，有沔陽州某案，若能審辦乎？』劉唯唯。先是，沔陽有金桂姐，受黃氏聘。及婚期，彩輿迎至家，則兩新婦齊出。簪珥服飾，聲音體態，無不相肖。因之未敢成禮，仍以兩女歸金，金父母無從分別。于是，兩姓俱以人妖莫辨訴官。由州至撫，案懸半載，俱未能決，故撫軍以之難劉。劉稟請提案至撫軍公署候審，并請臨審時借用撫軍寶印，撫軍許之。臨期公喚兩女，隔別細鞫，并其父母庚甲、產業、陳設，一一盤詰。及核供詞，如出一口。公乃喚二女至案前曰：『觀汝二人，原是一胞雙生。若并斷與黃家，恐爾父母不肯。吾今特設一鵲橋在此，能行者斷合，否者斷離。』乃鋪白布如橋，從儀門直接公座，命二女行布上。一辭不能，盈盈淚下；一則欣欣然，喜形于面。公叱淚下者逐出署外，喚喜者登布上。此女如履平地，步至公前。公暗擊院印，從頭擊下，兩旁覆以網，乃現爲狐。投之江中，于是案結。撫軍大悅，奏升漢陽府知府，從此遐邇歌龍圖再出矣。

漢陽有茶客，攜重資歸。中途爲盜所追，奔至漢川，求救于逆旅主人。主人沉吟至再，曰：『誠若是，則此處非君所宜栖，可速投某武孝廉家，庶保無虞。』引至孝廉家，孝廉兄弟爲具酒食，掃卧榻，囑曰：『倘夜間有動作，但安眠，毋輕出視。』客寢矣，兄弟秉燭待盜。盜果踪至，彼此格鬥，被孝廉殺其四，餘三盜逾垣逃。天明呼客起，赴縣呈報。詎知客出未幾，府差早至，將孝廉兄弟鎖去。蓋黠盜僞作茶客，先以謀財害命，連夜赴府擊鼓求救。故劉公發差，就近將孝廉兄弟拘到問供。孝廉兄弟陳述顛末，請釋一人保家。公不許，并下于獄。盜返入孝廉家，將其家口盡殺而逸。及公覺，急釋之，已無及矣。

又卷二《蔡啞子》 常州有生而不能言者，蔡姓，逸其名。世居郡北青山莊，家貧行乞，人皆呼爲『蔡啞子』。啞子無他技，諸乞兒莫善也，獨有許道士待之厚。久之，許道士死于朱家村，尸有重傷。許氏鳴朱某于官，鍛煉成獄，擬大辟。或曰朱某實斃之，死誠當；或曰恐有冤。然莫知的耗。一日，蔡啞子至朱家村。村人曰：『啞子來，與爾食。』蔡啞子忽張目大言曰：『我爲朱氏雪冤而來，勿暇食也。』村中老幼驚駭。時朱氏以許道士一案，家產蕩然，計無所出，謂啞子曰：『事關人命，汝無戲言。』啞子曰：『到官，我自能白之。』于是，朱氏族衆及鄰保數百人，共拉啞子入城。太守李公適坐堂皇，詰訊啞子。啞子曰：『殺人者，許雨公也，與朱某何與？』歷言情事鑿鑿，因即簽拘許雨公。雨公方與群輩避暑瓜棚賭錢，拘至，一訊而服。立出朱某于獄。初，雨公與朱某爭客行不遂，故設計拉許道士于僻所殺斃之，輿尸朱某門，事甚秘。然獨不避蔡啞子者，以其生而不能言也。朱某感其再生之德，往乞隊中作謝。諸乞兒曰：『噫！啞子死矣。』蓋即朱某出獄之日云。

又卷五《唐公判獄》 保定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命小婢出視，嘵然而仆。公自啓簾，則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仇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辨百端，終以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階下。』『鬼從何去？』曰：『歘然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牆。』因即越牆處尋視，雖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賄捷盜所爲也。』公沉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又卷六《換尸冤雪》 京師順承門外，有甲與乙口角相鬥者，甲拳傷乙喉，氣絕仆地。時天已晚，路上人將凶手縛置營房，以尸交兩營兵看守，待明早報官。會天雨雪，一卒老病畏寒，向年壯者云：『我歸家添衣服喝酒，略耽延便來。』年壯者許之。其人久而不至，年壯者亦買酒取暖，醉睡帳房。早起尋尸，尸隱不見。方驚愕間，年老者亦至，曰：『我已報司坊官，即時來驗矣。』年壯者曰：『尸竟遺失，官來無可驗，我二人罪大奈何？』老卒沉思良久，曰：『我有一計，某處荒地前有人舁一棺來，似是新死之人，尸尚未壞。我與你打破其棺，扛尸來此以冒抵之，庶可免罪。』年壯者以爲然，依計而行。少頃，官來驗尸，則額角上有長釘一條，流血被面，問凶手，凶手曰：『我實失手打死此人，并未加釘釘額，且此尸面貌并非我所毆之人。』官不能斷。正喧嚷間，有一男子大呼而入，曰：『此事與甲無干，我乃被毆仆地之人。初時氣絕仆地，既而蘇醒還

家，實未死也。』官始將凶手放釋，而查問荒地扛棺來厝之人，細加推究。釘額之尸，姓劉名況，以染工爲業。妻與人奸，乘劉醉，與奸夫釘殺之也。乃釋甲而置奸夫于法。旁觀者曰：『尸非可換之物，而兩營兵奇計如此，此非營兵之愚也，乃暗中鬼神之巧也。』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爲雷擊，縣令明公晟往驗，飭棺斂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爾買火藥何爲？曰：以取鳥。詰曰：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曰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鞫之，果得因姦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爲此人？曰：火藥非數十斤，不能爲僞雷，合藥必以硫黃，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黃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訾買硫黃者誰多？皆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知之。又問何以知雷爲僞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苦草屋樑皆飛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雖迅烈，然復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婦先歸甯，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斯人而後婦可鞫，此令可謂明察矣。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二《龜頭有痣終須發》　昔一富人，通於孀嫂，爲族所訟，法當刑訊。而婦尚孕，官令族長拘養，俟產後解審。其人商之名訟師，師詣其處，月餘無他事。惟日赴浴堂洗澡，後遇一賣腐乾傭，同浴而出，師會其鈔，邀留茶室，極其綢繆，餂其姓氏居址而別。密令孀婦貼身婢轉教主母，記熟供詞。及庭訊，婦依師教，誣指賣腐乾傭某，通而成孕。即提訊問，傭堅不承，婦乃質以龜頭有痣爲證。驗之而信，加以嚴刑，遂誣服，杖責完結，男女二名斬罪並脫。原呈猶求賣腐乾者赴上臺翻控，師已在百里外辦一莊房，水田廿畝，白金百兩，許以一婢嫁之，器用皆備，載往該處安居，其人喜出望外，誓無翻悔。若非有此異相，終於賣腐乾而已矣。安得此驟發也哉！

又卷四《滴血》　乾隆初年，松郡城有七十二老人生子者，其弟訟之，以老人不能生育也。華邑侯陳公，謂其兄晚年得子，必賴弟姪撫長教誨，令酌給財產，以結惠愛。兄允之。弟反抗顏，以滴血定案爲言。公曰：『書雖載此，但不必盡信。』其人固爭之。公諭先以爾父子試之。滴其長不就，公曰：『何如！』其人利欲熏心，忿爭之曰：『尚有次子。』再滴亦不就。又滴其幼，又不就。乃滴其兄父子，就。陳公怒，籤提弟婦刑訊之，供出所私：一賣肉，一賣腐，一賣菜，皆居西外。拘之到案，訊之皆服，滴之各就。長，賣肉子；次，賣腐子；幼，賣菜子。所私均予杖責，子各歸宗，咸具收領備案，原呈削髮爲僧。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一三　江西鄱陽縣民葉佐恩，娶同縣徐姓寡婦陳氏爲妻，生一子，曰福來。佐恩死，遺腹又生一子，曰福得。陳氏不能守，贅同縣嚴磨生爲壻。磨生與陳氏居葉氏者五年，始偕妻挈其前夫之二子以歸。葉佐恩所遺田二畝，歸嚴磨生耕種，以養其二子。屢荒於水，衣食不贍，而福來亦已九歲矣。乃送至坑下村徐茂拐子家，使學習裁縫，每年與錢三千四百。未幾，又送福得至坑下劉光裕家，爲之牧牛。其地距嚴氏所居曰車門湖者四十里。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磨生至坑下村接福來，福得回家度歲。二十六日晨起，蓐食而行，福來負藍布袋，內盛洋錢一、銅錢千；福得負白布袋，盛米數升。行至坳上亭遇雨，而磨生又發痰病，乃於亭中少息，適遇雷細毛者擔兩籮而至。雷亦坑下劉氏之傭，自劉氏歸其家，其所居與嚴相近也。磨生曰：『我病不能興，當使二子從君先行，我小愈即至。』乃以錢米並置雷之籮內，雷與二子俱行。至鴛鴦坽，語二子曰：『我與若至此分路，若可坐此，待爾翁偕歸，我去矣。』反其錢米於二子而歸。而磨生猶卧亭中，久之病愈，雨止，天亦薄暮，乃走間道徑歸其家，已逮乙夜矣。問其妻，知二子未至。次日使嚴復仂走問雷細毛，知在鴛鴦坽相失，求之鴛鴦坽左右，無有也。上灣林有歐陽六毛者，言於二十七日遇二稚子問途，約略指示之，然問途之後亦不知所之。又有汪同興者，啓布肆於路旁，言二十七日，有二稚子因饑餓向汪索食，汪飯之而去。問飯畢焉往，不知也。問有見者無，曰：『有歐陽發仂者適在肆中，二子出亦出，或當見之。』二十八日，乃始得二子之屍於陳公坂，福來傷於顙，傷於耳，傷於咽喉；福得並傷於腎。錢米俱在，無所失。陳公坂距車門湖二里而近，莫知爲誰所殺。或曰歐陽發仂也，或又曰歐陽絲林也。於是嚴磨生乃以歐陽發仂、歐陽絲林殺其二子控於官。而葉氏之族則曰：『是嚴磨生利其故父所遺之田，而自殺之也。』亦控於官，

訟久不決。光緒四年，余親家翁彭雪琴侍郎巡江至饒，嚴、葉皆具牒訴於行轅，發饒州府訊之。六年夏，侍郎至江西省垣，中丞以下咸迎候於滕王閣。而嚴磨生之妻陳氏，又以前事訴，前馬者斥之，則自投於江。侍郎急命拯之起，受其牘，言於中丞。而豫章諸大吏久知其事，咸疑嚴磨生實殺二子，謂二子年幼，必無讐殺者；若利其有，則何以錢米俱在？是其繼父殺之無疑也。故當侍郎未至之先，已命移其獄至省中治之。而鄱陽令汪君以誠者，賢令也，初下車，歎曰：『境有此獄，而卒不得殺人者主名，上爲大府憂，焉用縣令爲？』時案中人證咸羈管縣中，汪君密使偵者於諸人一舉一動一語一言，隨時伺察。至是年五月，民間傳言彭侍郎巡江且至，將親臨郡城審斷冤獄，而歐陽發仂聞之，卽自疑，頻向丁役探問消息。是月十六日，侍郎至。先是，有浮梁沈可發，私刻木印，僞造執照，自稱曾在侍郎營中，侍郎提審得實，卽以軍法斬之。而歐陽發仂愈懼，其夜夢中囈語，連稱不好者再。汪君得其狀，知殺人者必歐陽發仂矣。乃於密室供城隍神之位而禱焉。夜夢至一處，聞屍臭而不見屍，有一人以身覆之，視之歐陽發仂也。及旦，躬率諸囚詣神廟而訊之，謂歐陽發仂曰：『爾實殺人，神已告我矣。』發仂雖不卽承，而神色大變。越日，又訊於城隍廟，諸囚皆號哭，求神明昭雪，歐陽發仂無一言。夜將半，則大呼曰：『吾不敢欺神明，請吐實。』蓋鴛鴦垇距車門湖尙三十餘里。二十六日之夜，二子宿於鴛鴦垇之社廟中，明日前行，遇歐陽六毛而問途焉。又前行，飯於江同興布肆。而歐陽發仂見其幼稚可欺，欲誘至他處而賣之，乃追及之，而與之同行，且請爲導。導至己家，宿之牆外土室中，雖其家人無知者。二十八日平明，復招之偕行，行至陳公坂，則離車門湖近矣。福來已識之，登山而望見其村，不肯與歐陽發仂強挽之，則大罵，乃痛毆其頭面，又扼其吭而死。福得走且呼，曰：『殺吾兄矣！』蹴以足，傷其腎，亦殺之。發青白二布袋，見錢與米，棄之地不取，蓋恐以此爲人所蹤跡也。汪君鞫得實，卽馳白侍郎，侍郎時在焦山自然庵，讀之狂喜。手批其牘，有云：『數年鬱結，爲之頓釋。望空遙拜，爲兩冤魂叩謝賢令君。天下多覆盆，而有司安得如此盡心歟！又不禁感慨繫之。』其年侍郎來吳下，知余有筆記之作，以全案示余，乃錄其略如此。

清・丁柔克《柳弧》卷三《趙德轍破殺妓案》　昔年有趙德轍者，漢陽同知也。值除夕四鼓，將朝賀。行至某僻巷，忽聞有呼冤聲甚慘，左右皆聞之。時皆守歲，路無行人，惟前有數人舁一櫃疾馳。趙呼之止，欲啓視，舁者不可，云內皆某行銀錢貨物也。趙愈疑，定欲啓之。正開鎖時，忽又皆聞呼冤一聲，衆亦駭。立啓視，以火燭之，上蓋破絮，下則一女屍，已支解數段，血肉狼藉，美貌依稀可辨，覺美豐絕倫。趙及觀者皆大駭，立拘舁者至署，刑訊之，案遂破。先是，此女幼入青樓，及長成，色藝冠絕，名噪甚。五陵年少，無不見而顚倒，爭纏頭，女皆力拒。鴇怒，時鞭之。女曰：『吾無當意者，須吾自擇之。否則，雖鞭死，不從也。』鴇無已，請使女擇焉。一日，見一蜀客，女許可。鴇大喜，言明梳攏五十金。酒闌人散，二人歸房。鴇穴而窺之，則見兩人正襟危坐，無稍涉謔浪態。鴇大疑，愈窺之。至四鼓，女忽長跪垂淚，告曰：『妾江夏人，薄命花也。自幼爲人拐賣，輾轉墮入溷中，非妾願也。妾之傾心於君者，非圖一夕歡，欲爲終身計耳。』客曰：『家有妻，奈何？』女曰：『願爲箑室。』客太息曰：『卿聲望如此，其如余無多金何？』女曰：『毋憂也。妾係某鄉人，尙有叔某，爲諸生。君若寄一信與叔，叔必訟於官，必出吾而責鴇，則事可諧矣。』鴇時尙窺穴，聞見歷歷，怒火中燒，切齒不已。二人枯坐至曙，女再三珍重，客亦慨然允諾，遂行。鴇俟客行後，卽縛女，痛箠之，身無完膚，僅一息。復以百沸水灌其頂，女遂死。此臘月二十七日事也。復支解其屍，匿於櫃。因計除夕少行人，欲舁而沉之江，不意忽遇趙公，而鬼呼冤二次也。二日後，女叔及蜀客亦到。趙立回大憲重辦之。此案聞殺鴇共五人，而趙公從此得青天名矣。

又《江北姦殺案》　江北鄉民某，有子六歲，其妻與人私。一日夫歸，猝遇之。妻大懼，夫固長願，反慰之曰：『此亦世間恆有之事，但吾在家時，爾可命其踪跡稍疎，吾亦不究也。』其妻始而懼，繼而慚感，終則疑矣。告於所私，亦大疑，兩人不安甚，遂密謀欲殺之。未幾，夫爨於廚，俯身拾柴，妻驟以繩自後套其頸勒之，復由窗遞繩於奸夫，用力共縊之，夫遂死，夜藁瘞秫田中，人無知者。夫有姊自遠路來，詢其弟，妻曰：『於去歲前已去江南爲佃矣。』問：『何縣？』答曰：『不知。』問歸時，亦曰：『不知。』姊疑甚。適妻至廚下治雞黍供客，子具訴於姑。姑大駭，再三窮詰之。子方六歲，復垂泣言之鑿鑿。次日，姑卽鳴於官，官至，去其秫，掘之，則屍已六閱月

而不腐，縊痕宛然。遂辦如律，斬其奸夫，而淫婦凌遲處死焉。

又《平江縣案》　陳仲衡觀察言：湖南平江縣鄉民某，家小康，一妻一女。有甥某，幼失怙恃，孑然一身，依其舅。舅自幼以女許甥爲婦，是母舅而兼外舅者也。婿忽欲從軍，翁曰：『女已及笄，爾遠出，須預約歸期。逾期，吾女當另適。』婿諾之，以三年爲率，遂去。閱四年未歸，翁別許之，固本鄉之紳戶也。嫁有日矣，婿忽歸，篋金三百交於舅。舅遷女於己室，而以女室讓其婿。夜各歸室，翁謂其妻曰：『此事宜若何？』妻既利婿金，復涎紳富，曰：『殺之可也。』翁亦以爲然，曰：『殺之將何如？』妻曰：『四更後，吾等家無長物，輦輜重出，此等草屋何足惜，付之一炬，則淨絕根株矣。』謀既定，皆熟卧矣。女在牀後聞其謀，潛起，叩婿門而告之。婿驚曰：『似此將奈何？』女曰：『逃之。』婿曰：『逃將安之？』女曰：『吾有一姨，距此十餘里，且投之，再計可也。』並竊取其金偕亡焉。翁四鼓起，索婿及女，不得，大駭。妻曰：『必逃之嬸家矣。』翁有弟婦已嫠，而獨居里許外。於是同撾其門，良久始啓。翁聲言匿其婿女，大索之，不得。嬸坐一櫃，不少離。翁欲視，不可；再四強之，亦不可。翁大怒，命其妻守之，呼數佃來擡其嬸，而舁櫃至家。啓視之，則一僧也，而已死矣。復大駭，惶惑無出。謀於鄰。鄰曰：『夜間以一棺斂之，即言女死，何不可？』翁喜，如其計，並僞延僧超薦之。女之後婿聞之，怒曰：『無有妻死而不告，遽斂之理』。鳴於官。時復有僧控其徒出不歸。官微聞僧異，亦啓棺視之，則即翁延超薦之僧之徒也。官與翁四路索女及婿，皆不得，至今去如黃鶴云。

又《清河命案》　太守某江北人，家素封。忽欲進都，攜一美妾，其二僕乃兩佃戶也。太守囊二千金而行，至表兄某處辭行。表兄亦素封，信宿而去。至清江，妾忽病，太守以路程窵遠，且攜妾難行，又係熟店，遂留妾於店調治而獨行。並云：出都後，擬仍由清江回家也，遂去。去貳日，忽一僕奔回至妾處，告以途中主忽遘疾且殆，欲妾去船中伺應，蓋行運河也。一僕奔回表兄處云：『主因無錢，命小人回至尊處，立俟借銀一千兩。』表兄疑之，忖曰：『去未多日，何二千金皆揮霍盡也？』且無信函，姑應之。夜間，表兄忽見此太守披髮至，曰：『余已被二惡僕殺矣，今一去清江拐余妾，一來尊處騙君銀。』表兄泣問之，則一夢也。時正三鼓，表兄大疑，輾轉不寐。次早，表兄僕私告曰：『昨晚余約某佃至煙館，我見伊手金鐲燦然，大疑，問之，伊如鬼迷，私告曰：「余二人已殺老爺矣，金鐲即老爺物」』云云。表兄見與夢符，乃首於官。正辦間，而清河縣亦來提此僕矣。先是，太守行後，行運河，二僕利其貲，密謀於船戶，船戶不可。一僕復涎其妾，以刃要挾船戶，船戶懼，亦姑應之。夜間遂殺其主，沈尸於江，瓜分其銀，並與船戶銀五十兩，船戶不收，二人強委之而去。一則欲騙其妾，一則仍欲騙表兄銀也。船戶俟二人去後，命其子撈其屍，日夜奔至清河縣首之，故清河縣來提也。訊供驗尸畢，二人凌遲處死，並挖心設太守位祭之。

又卷四《紀文達戲謔》　編修某，紀文達公之門人也。相貌甚陋，而一大糟鼻如渥丹，家綦貧。一日，紀公謂之曰：『爾想發財否？』對曰：『富人所欲，安得不想。』又問：『爾想鼻子不糟否？』編修曰：『已成痼疾，醫治多年，恐未必醫得好也。』紀公喟然曰：『天下事只要人肯做，萬無做不到之理。我有門生某，現爲雲南學政。伊宦橐倬倬，且專能治糟鼻。你若不辭辛苦，我爲介紹，請他借爾銀貳千兩，兼代你治糟鼻，此不一舉而兩善皆備。』編修大喜，固懇之。紀即親筆信一封，編修告假出京。間關就道，萬里跋涉，歷盡艱險，兩閱月而後到。到即投刺，據閽者曰：『我家老爺非紀大人門生也。』編修已駭絕。及主人出，則主人之鼻更糟，編修愈駭。談次，言兩袖清風，並不同門。及拆信，則大封套內有小封套，小封套內復有小封套，如此十餘層後，抽出白紙一張，上書十四字云：『有緣萬里來相會，糟鼻子見糟鼻子。』

又《江船命案》　金陵克復之後，有兩髮酋漏網，一老一少。薙頭後，各有黃金貳百餘兩，誓爲善士矣。兩人謀欲至漢口，合夥爲商賈。在沙市外江雇一船，同行船戶沔陽人，一妻一子，子尚幼，食乳於懷。行至峯灣地方，少者見船戶妻美，時時調戲而勾引之。船戶妻私告其夫，夫怒甚而忍之。少以語老，老者怒曰：『既改行爲善，何得想人妻女？若再如此，是無路走矣。』少者佯諾之，而思之不釋。一日，行至石首地方，因風大泊焉。地孤僻無人，少者忽持刀向老者曰：『能助吾，則甚善，否則毋多管。汝呼，則先殺汝，洩亦先殺汝。』老者懼，不敢過問。少者遂先殺船戶，復殺其夥，皆棄尸於江。來後艙尋婦人，婦人手抱兒大呼救命數聲，共投於江。時月黑風凄，江深水漲，岸無居人。老者怨少者，少者

曰：『事已至此，且拭盡血跡，我二人得一船，亦可解嘲也。』於是，少者劃櫓，老者持舵，遂解纜放之中流。而二人不諳行舟事，未數里，碰一木牌，振振有聲。木牌上人正爲葉子戲，一人曰：『我木牌不怕撞，恐爾船也。』言未畢，又連碰數次。木牌人喝曰：『爾是何船，夤夜開行何處？』一人曰：『此人似非駕船者，全不在行。』少者心虛，入艙欲與老者商量偕逃之計。而船首無人，且風大水激，更碰之不已。牌上人大怒，大聲叱之。見無人答應，一人曰：『先風大時，仿佛聞人呼救命聲。』遂一躍上船，惟見一老者。衆人問船戶何在？老者不能答。遂揭其艙，見血跡未乾。執問老者，老者以實告。而遍覓少者不得，一人在舵底水中覓得之。大呼曰：『在此矣！』遂並執之而鳴於官，論抵如律焉。

又卷五《通州婚變案》 通州鄉間某姓，家素封，僅一子，愛之甚篤。一日，爲子娶婦某氏，亦大姓也。迎親之日，賓從雲蒸，酒肴霧霈，粧奩之麗，陳設之精，極形富貴。合巹後，見玉人一對，花燭輝煌，父母大喜，賓朋亦嘖嘖稱羨。酒闌客散，三更時忽聞新郎大呼救命，闔宅驚起，則新房係在樓上，而樓已從內鍵矣。人叩其門，則婿大呼：『已割我一刀矣！』衆大駭，遂隔門問之。婿言：『伴婆從牀下出，解去女裝，乃一男子，而媵婢亦通同一氣，現三人縛我手足，刀加於頸。』蓋新婦來時，即商同姦夫扮成伴婆而潛於牀後也。衆聞言大怒，欲破扉入，則婿又大號『救命』，並曰：『不但內已釘死，且箱櫃移積門內。萬不能開。』在父母心切愛兒，投鼠忌器，在奸淫謀持質子，騎虎勢成。於是，飲食皆繩繫而上，並喝令其子先嚐，否則不吃。如不與飲食，其子勢必餓壞，動輒以刀脅之，便溺皆聚房內，一妻一婢，甚至互相看守，迭爲宣淫。奔告女家，女之寡母云：『生女不肖，今已嫁之，聽憑處死不問也。』遂鳴之官，官亦怒，遣役來，亦不得入。相持數日，闔州譁然。父母冤苦填胸，親鄰齊動公憤。遂再四誑言，許以女從奸夫而聽其去。又數日方開門而出，子已枯瘠如柴，父母抱之大哭。衆遂同縛奸夫淫婦於官而重懲之。夫理之所無，爲事之所有，千古至今，惟淫之一途，窮神盡相，異想天開，一往直前，求若所欲，雖聖賢不能勸，刑罰不能威，鬼神不能懼。此等事，特濫觴之一斑耳。

忠臣部

《呂氏春秋》卷一一 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行無高乎此矣。

又卷一九 荊人與吳人將戰，荊師寡，吳師衆，荊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將者，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荊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鄢、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荊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

又 荊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返，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

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唐・康駢《劇談録》卷上《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書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國器之，許於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祗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陰沉，涉旬霖瀝，賀拔恚任員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京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羸駒就門告別。閽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適對之。賀拔恚遂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公覽書歎曰：『丈夫處世，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以僥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得家蓄美饌。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關不接，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拔回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賢聯騎而至，閽者具陳與賀拔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之，留飲數杯，遂闕祗接。既負吹噓之意，甘從遣斥之罪。相國稱歎。逾時，云此事眞古人之道，由茲貴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拔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逾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而終始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吐蕃尤甚，恣其倔強。宣宗欲致討伐，遂於延英殿先問宰臣。公首奏興師，請爲統帥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犬戎列陣平川，以生騎數千伏藏山谷，既而得於諜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帥衣緋茸裘，繫寶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驍將。白公誡兵士無得應之。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馳快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矢，皆中其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踣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鬬歐之狀。蕃將士卒但呼譟助之。於是脫緋裘，解金帶，奪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既大戰沙漠，虜陣瓦解，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勝計。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爲內地。宣皇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必殄兇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相進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鎖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歎皇風。指揮貔武皆神算，開拓乾坤是聖功。四師有征無汗馬，七關雖戍已弢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膻。穹廬遠戍煙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崔相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方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煙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又卷下《鳳翔府舉兵討賊》　巢寇攻陷宮闕，近京藩鎮悉無兵備。時李相鎮蒲津，鄭相國鎮岐下，既聞車馬播遷，俱有勤王之念。鄭相國率賓僚將校共巡城壘，雉堞池隍，悉皆毀塞，計其修築之功，萬旅月餘未竟，而賊鋒方盛，立虞奔軼。明晨復召從事大將，坐於內廳，詢以謀計，咸以巨盜方熾，未可枝梧，衆議且欲從權，俟兵集乃圖收復。相國曰：『諸君勸某臣賊乎？』於是歛然而倒。左右扶之不及，爲地甃所傷，面首皆破。洎日午達于明旦，口喑尚未能語，是時關輔征鎮，咸已歸款，唯鳳翔信耗不通，賊議興師致討，有奔來者具述其事，於是監軍與僚佐代爲表章，使兩騎馳至京國，賊徒覽之大喜，遣王懷順將百餘人厚齎綵繒金玉，以申慰勞之意。既而開筵以待懷順，宴席施設，侔於曩日，列坐行觴，將陳飲饌，樂工纔合管絃。文武軍吏及聲妓一時慟哭，監軍從事雪涕止之，良久方定。懷順與來者皆駭愕相眄，就食乃問其由。時吏部孫侍郎亦在幕中，對曰：『相國自鎮此方，恩及萬物，聽政之暇時命音樂與將吏交歡，遽及風疹所侵，今辰不赴茲會。衆聞絲竹聲，不覺悲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悽傷。相國聞之曰：『我知億兆人民之心未厭唐德，賊勢雖甚，竊據宮闕，滅亡當在旦夕。』於是密飛羽檄告於鄰道會兵。旬朔間，邠涇洋隴及沿邊藩鎮，俱以銳師來集。既而神策守鎮軍士，聞風亦至麾下。一旦，賊中遣千餘人，大索糧糗，于時烽候已嚴，偵邏殊密，雲旗霜刃，森羅於百里之內。賊入界大驚，俱就擒戮。有後殿者，奔以狀告，兇黨無不奪魄。陷京黔庶，亦思奮勇。俄而蒲關晉絳幷汾澤潞及河北三鎮，並舉雄師，翕然響附，相國仗節訓兵，援旗誓衆，摧鋒督戰，累剗兇渠，首運奇謀，終摧巨孽。其後請朝，庸蜀復秉化權，匡國濟時，終始一致，文經武緯，何

謝古人。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相國有焉。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呼延贊》 呼延贊以武勇爲衛士直長，自言受國恩深，誓不與契丹同生，偏刺其體作赤心殺契丹字，涅以黑文，反其脣內，亦刺之。鞍轡兵仗，戎具什器，皆作其字，或刺繡雕刻朱重爲之。召善黥之卒，橫劍於膝，呼其妻，責以受重祿，無補報，當黥面爲字，以表感恩之意，苟不然者，立斷其首。舉家皆號泣，以謂婦人黥面非宜，願刺臂，許之。諸子及僕妾亦然。嘗延一舉子，亟走不敢還顧，贊曰：『是家心與我異，卒不留之矣。』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鞭、幞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乘烏騅馬，緋抹額，慕尉遲鄂公之爲人，自稱小尉遲。母姓李，拜鄭州靈顯王像爲舅，自稱甥以祭。子病，割股肉以爲羹食之。數子亦有勇力，日夕課其擊劍、馳射、槍鬬、蹶張、挽強，持箠梃相擊撻，殆無完膚。幼子纔百晬，服襁褓，持登城樓，擲於地不死。人問其故，曰：『聊試其命耳。』爲忠佐都軍頭，每至直舍中，內侍近臣多環繞之。贊取佩刀刺胸出血，召從吏濡墨爲書，奏言乞捍邊殺虜。內侍或戲曰：『何不割心以明忠？』贊笑曰：『我非愛死，但契丹未滅，徒虛擲其軀耳。』出刺保州，奏太宗曰：『臣服飾奇異，所過必觀者壅遏，願勑郡縣發卒遮迾清道。』上笑而不許。至團練使領軍頭。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孔道輔以直言得館職》 孔公道輔以剛毅直諒名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爲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兗州日，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仁宗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

又《蠅不集屍》 皇祐末，洞賊儂智高陷橫山塞，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白郡守陳珙，乞爲之備。珙曰：『智高來要招安，豈敢作過也！』宗旦知其不用，賊必東下，遂以糧料院印作移文，具陳賊狀，俾沿江郡縣設備。既而城陷，賊執之，宗旦叱罵不絕于口，被斮于市，時方盛夏酷熱，青蠅旁午，不集其屍，賊亦異焉，命瘞之。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一〇《曹太守傳》 曹覲，字覿道，東魯人也。以詩禮名家，中高第，行義恢偉，所至有美聲。皇祐年，爲康州刺史。會蠻獠儂智高乘天下久太平，二廣無武備，泉邑泛舟，旌旗鐃鼓，震川而下。守令倉卒不暇支吾，皆棄城竄伏山谷。獠賊若入無人之境，所至燒屠，居民流散，被其害者甚衆。惟公謂左右曰：『刺史吾職也，義不可去。使吾得數百人，抽腸濺血，必破此賊。』乃募城中兵民願行者，誘以重賞，無一人應者。

賊壓境，舉州官吏潰散，惟一主簿泣在公旁，公曰：『汝有家宜去。汝死於賊，親孰依倚？可急去避禍，無留也。』主簿又泣曰：『公以一身，又安能禦賊？願公避之。今避者非公一人也，公何苦若是！公以一身死賊，無益於事。』又泣告。公曰：『吾受命守此州，安可臨難而自免？豈有天子吏避賊者乎？子有親，急去，無空守吾也。』比至，主簿泣而去。洎賊入府，公乃厲聲謂賊曰：『天子封汝等官，歲以繒絮幣帛加賜與汝，汝等以歲入朝貢，朝廷亦甚嘉美汝等，何敢無故輒離巢穴，剽掠郡縣，殺害民吏，驚恐邊幅。一旦天子怒，命一將將兵數千，斷汝歸路，汝等俱死銳兵之下。雖欲歸誠，安可得也！爾等可相率醜類，亟還巢穴。』公乃瞋目振怒叱之。兵少却，公怒罵不止，竟爲亂兵所殺。至死大罵不息。

公之生子方數月，賊入府，妻乃遁，棄其子於府後竹園中。後三日賊過，其妻還視其子，尚呱呱然泣於草中，乃復乳育之。天子加美嗟歎，以重爵加其子，欲延納之，旌其忠以大其門。

後贈公之詩者甚衆，惟魯公參政之詩，格老氣勁，傑出衆詩之上。詩曰：『款軍樵門日再晡，空拳猶自把戈鈇。身垂虎口方安坐，命若鴻毛竟敗呼。柱下杲卿曾斷骨，袴中杵臼得遺孤。可憐三尺英雄氣，不怕山西士大夫。』

又後集卷一〇《馬大夫傳》 向時軍寇王則以異術惑衆，一旦蟻聚，盜據彼州。時賈侍中鎮北門，日夜憂慮。自度：邊城矻立，固若石壁，卒不可破，攻之則勞日月。急引兵環之，未有破取之計。有從行指呼吏馬君璧曰：『城堅池深，雖萬卒不可力取，願得侍中一言，當入其城，伺其便，手殺元兇，他皆可說而降也。』侍中大喜，臨砌遣之，丁寧告戒曰：『壯士立功在此一舉。』

馬君至城，浮渡河水，呼守城者，俱睡。乃束身上城，見軍賊，與之對坐，首道朝廷恩信：『吾奉侍中旨，君今束手出城，侍中爲請於朝，君

亦不失五品官，一生富貴。若更託迷，天子詔一將提兵數萬，晝夜兼攻，子之身膏劍戟，肉餧狗彘。』言甚悄直，賊頗遲疑，不應。君知賊終不聽，乃復曰：『吾受侍中密旨，他人不可聞，願辟左右。』領兵救至，乃引馬君去而殺之。

議曰：馬君眞壯士也，惜乎不持寸鐵，入危賊若入其家，而無取憚。志雖不就，子孫嗣蒙顯賞，功書竹帛，亦足垂名萬世。勇哉！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五　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爲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一日小疾不出，正晝一軍之人盡見承君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爲淮陽土神云。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第三　林中書彥振攄，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坐上，時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嚮彥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勿顧，悉命殺之，迄無他。及宣和歲庚子，魯公以弗合罷，而北征將興，上積聞攄殺狐幷使北二事，乃召之守北門，將付以北伐事，爲黏沮罷，遂落節鉞而歸。使北者，始聖旨與遼人聘問往來，北使至我，則閤門吏必詣都亭驛，俾使習其儀，翌日乃引見，懼使鄙不能乎朝故也。及我使至彼，則亦有閤門吏來，但說儀而已，不必習而見。攄時奉使至北，而北主已驕縱，則必欲令我亦習其儀也，攄不從。因力強，不可，於是大怒，絕不與飲食。我雖汲，亦爲北以不潔污其井。一旦，又出兵刃擁攄出，從者泣，攄亦不爲動。既出卽郊野，乃視攄以虎圈，命觀虎而已，且謂：『何如？』攄瞋目視之，曰：『此特吾南朝之狗爾。何足畏？』北素諱狗呼，聞之氣阻。攄竟不屈還。

宋・洪邁《夷堅志》支甲卷一〇《褒忠廟》　乾道元年六月，郴盜李金、黃谷犯道州，破寧遠縣，焚官民居室皆盡。湖南安撫使檄衡、道、郴、桂四州都巡檢使王政會合他將兵討捕，至邑下，寨柵未立，政出於軍中，恃勇輕敵，單騎馳鬬挑戰，遂爲所擒。初欲活之，政肆罵不屈，乃斬首，棄屍路旁。方盛暑，同死者血肉狼藉，臭穢腐爛，政屍獨不壞，蠅蚋螻蟻亦不集。然雖營營擾擾，勢若欲前，如爲物所驅，莫能進。死處距其官舍二百里，所乘馬奔而歸。家人疑有變，走問之，收拾遺骸，尚猶可識。帥以忠義之節上於朝。詔贈廣州觀察，推官其親屬五人。就戰地立廟以祀。賜額曰『褒忠』。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忠顯自經》　忠顯公劉斡，字仲偃，建州人，嘗守眞定。金國之入眞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金人慕其名。未幾爲金使得，欲用之，斡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其親信謂曰：『金人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卽咬指血扯衣襟書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罪也。』付歸報諸子，卽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絛自經。燕人慨然歎曰：『劉相公忠臣也。』

又《忠愍罵賊》　宋靖康，金人渡河，將抵京都，宋以吏部侍郎李若水奉使議和。金帥粘罕不從，若水罵之，粘罕擊之，若水氣絕仆地，良久乃甦。粘罕遣兵士監視之，仍饋飲食，若水憤氣不食，粘罕怒囚於囹圄。其母張氏聞之曰：『吾子死於難矣！』粘罕猶不忍殺之，諭之至，至再。若水數其失信五事，罵聲愈厲，粘罕卽圜兵下敲殺之。若水至死罵聲不絕口。金人相謂曰：『南朝之士死義者，惟李侍郎一人矣。』若水死年三十五，謚忠愍。

又《寧死不降》　李庭芝守維揚，咸淳癸酉，大元兵破江南諸郡，獨揚不下。時軍心離散，公雖欲固守而不可得，遂與姜都統收親兵萬餘保泰州。揚州陷，泰州亦潰，大元軍遣千戶一人謂李曰：『如何不降？降後卽還兩淮地面。』姜曰：『彼紿恩相也，無非一死，何不爲朝廷一戰而死！』言訖自刎。李後亦遇害，千戶取其首懸於問明橋。近有自揚來者舊客將莊某云：『至元丁丑年，省官在設廳茶飯，伶人戲侮此事，卽嘔血而死。』

又《出戰遭虜》　李震，汴人，宋靖康年間爲一小校。金人逼城，震領所部三百人出戰，殺七百餘騎，援兵不至，遂爲所擒。金人問曰：『南朝皇帝在何處？』震曰：『我官家要你問做什麼？』金人乃綳弔於街市淩

遲之。震罵不絕口，剝皮將盡，但未破腹，尚有氣，尤大罵，仰首向天而死。

又《舉家自焚》 尹穀字耕叟，號務實，長沙人。早年以詞賦教授諸生，歲登其門七八十人。後登第仕荊湖間，改官宰邑，歸仍授徒。德祐乙亥，除衡州守，迓吏及門，潭已被兵，李肯齋芾招入郡幕。德祐丙子正月朔，城降，公積平生付身於庭，具衣冠望闕再拜，謂其弟岳秀曰：『吾弟可急去，不可使吾尹氏無後。吾受國厚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既死，弟將安往，願俱死。』舉家四十餘口，老幼環坐，婢僕席地，鎖門縱火自焚而死。

又《負御容死》 宋靖康元年，王稟爲宣撫司統制，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爲多。及至城陷，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鬬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之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後粘罕得其屍，令張孝純驗之，既實，向屍大罵，率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又《不拜金臣》 宋張孝純守太原，金人侵城，孝純被執至金帥粘罕前，遂令下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金國大臣，某是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至於此，惟有一死耳，何相窘拜耶！』竟不屈。粘罕不能強，囚歸雲中。

又《石上釘撅》 宋靖康亂，大金丞相粘罕圍太原。有保正石竝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爲竝敗。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竝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竝，命釘之於車，刺刃於股，將欲支解之，竝終不屈。粘罕異之，徐謂竝曰：『爾若降我，當命爾爲官。』竝罵曰：『爺是漢人，寧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撅，更不移改。』遂被其害。

又《奉使辭樂》 宋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報謝使，虜錫宴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宴，不許。請徹樂，如告哀遺留，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徹樂，有死而已，不敢卽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徹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讌南使，敢不卽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報禮，何物卒徒，乃敢非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縻鼎鑊中。已辨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九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使臣死虜，亦常分耳，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鐘朕之毛遂也。』遂除權侍郎。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六 練公子寧死國時，有侍媵抱其幼子匿民間，展轉入閩，爲人傭保。至六世孫，爲新寧陳孝廉掌書記。萬曆戊戌，孝廉計偕入浙。有江右生同舟，先一夕，夢練公持刺謁己，心異之。比入舟，書記侍側，雅皙不群，指問何姓，曰：『姓練。』生心動，叩之曰：『得非吾里中丞後乎？』練不答而流涕滿面。生詰得其狀，亟以百金爲贖。孝廉不受，遣練；練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恆。且九族赤矣，歸將疇依？』生益賢之。歸家，具白當事，以幣來聘，授之衣巾，令奉公祠，官爲置田宅。

《名山藏》云：『子寧有後在長樂。天啓中，叙忠臣之後，官其孫。孫夢公諭之曰：「汝勿做他家官。」亡何，其孫死。』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九《悟主》 梁文康公事武廟，當秦王請塞上沃地，嬖臣朱寧、江彬爲援，公獨當制。草上曰：『高皇帝令：此地不以封，非有愛也。地廣饒，產善馬，士卒刁悍，易生戎心。奸萌縱諛，不利社稷，王受地，毋傾德，毋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謀不軌。』上覽之，大駭曰：『不意可虞若是，其勿與。』上欲自稱威武大將軍，而以彬副，召公草制。公奏曰：『制不敢草，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制，是臣名君，臣不敢草。』上手劍睨曰：『不草齒此。』公免冠伏地，流涕請死，不敢奉詔。上不能強，擲劍嘆息而起。予嘗爲樂府云：『如何聖天子，乃稱大將軍。當制不敢草，嫌以臣名君。皇帝拔劍起，不草卽誅爾。免冠伏殿前，淚流請就死。剛哉古大臣，不辱朝廷體。』

清・鈕琇《觚賸》卷四《程公引》 程汲字公引，其先本徽人，以行鹽寓居揚州。明末全家罹難，汲方十二歲，兵劈其首，仆久復甦。迨於既壯，身長八尺，狀貌魁梧，惟自頂及頤，創痕尚在。顧生產已盡，漂泊江湖間。適大賈方姓者，自楚反吳，汲附其舟。方呼與奕，奕甚善。飲之酒，酒盡數斗，神猶卓然。方心異之，因相約爲兄弟，假以萬金，仍使行鹽以繼前業。汲悉散其金，結交當途貴客，康熙戊午，以太學生入貲，得杭州府同知。蒞任之明日，自持帚筆大書署門曰：『官居佐貳，不受民詞。』往時頗以碁酒自豪，至是楸枰杯勺，悉皆屏絕。凡讞上之獄，必孚而輸，臨以權勢不爲屈，誘以賄賂不能通，訟庭之肅，等於憲府。未幾方姓者至，將理舊逋，嘉其室冷如冰，太息而去。閱三載，以卓異聞，遷河間府太守。旋陞直隸巡道。已巳皇上南巡，命于中丞扈從，汲以巡道護理巡撫事。鑾回之日迎候，舟車倉卒不備，因削秩歸。乃還揚州故居，踰歲而歿。其沒也，門無賓客，室無媵婢，懷無子女，積無帑藏，孤燈總幃，老婦啜泣而已。觀其列騶樹戟，距布衣北行時，僅十有一載耳。勃然而興，奄然以逝，當是槐下淳于，重成一夢也。

又續編卷二《簡公雪冤》 蜀中簡公謙居，天姿絕人，凡有記覽，過目不忘。康熙辛亥，視學江南。江南財賄所都，前學使者無不藉營金窟，公至力反其弊，勢挾利誘，屹不爲動。每發榜後，進諸生而面誨之，某某解題中款，某某用古入化，並不攤卷於案，皆能背誦其文。余亦在列，所目覩也。試蘇州，題中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寫『上』爲『尙』。公呼是生問故。生曰：『憲名未敢正書耳。』公怒曰：『汝將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己，貴乎立品。即小可以見大，即窮可以徵達，推此意也，他日徼倖立朝，則婢膝奴顏，汝必安爲之矣。』跪生於庭，立令改正。又數年，公補粵西右江道。北地崔維雅者，傾險人也，向與公同官，屢有干請，公薄其爲人，不甚應之。是時陞任粵藩，護理院事，遂以故巡撫郝公與公有交，借事誣奏，繫公於獄。公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其明日之午，維雅方啓門視事，忽狂呼曰：『簡公來矣。』倉皇亟趨下堦，伏地叩顙不已，復起立，投帽脫衣，反手面縛。左右扶入內室，乃絕。維雅疏下部議，白公無罪，而公已歿，天下莫不冤之。

孝子部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三 九江太守武陵陳子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 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又卷一一 王祥字休徵，瑯邪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入其幔，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

又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乃仰天歎泣，脫衣上冰卧之。有一童子，決僚卧處，冰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即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此與王祥、王延事同。

又 新興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事曾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樹庭。

晉・王嘉《拾遺記》卷六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爲曾。家財巨億，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於是。不先親而食新味也。爲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畜雞犬，言喧囂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瓶，則甘泉自涌，清美於常。學徒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

又 張掖郡有郅族之盛，因以名也。郅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爲憂，雖夜如晝之明也。以淚灑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醎，俗謂之『醎鄉』。至昭帝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曰『孝感鄉』，四時祭祀，立廟焉。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二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傍卧，時夏日多蚊蟲，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蚤去，嚙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一〇 順陽南鄉楊豐與息名香於田獲粟，因爲虎所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搤虎頸，豐遂得免。香以誠孝，至感猛獸爲之逡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貸之穀，旌其門閭焉。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 昆明池中有塚，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常違父語，若東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葬於陵屯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據盛弘之《荆州記》云：固城臨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洱北，墓將爲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陰縣佷子，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於渚下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聽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餘石成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

唐・趙璘《因話録》卷二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人見血，則一日悦暢。敦儒嘗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公名問已光，又在班列，往往賓客至門，值公方受杖責。

唐・李冗《獨異志》卷中 吳隱之兄坦之葬母設祭，每祭，慟絶，至第七祭，嘔血而死。

又 隋劉君良累代義居，兄弟四人同氣。大業末，天下饑饉，其妻欲勸分居，乃竊取庭樹中鳥雛置諸窠中，令羣鳥鬥競。舉家怪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亂，戰爭之秋，禽鳥尚不相容，況人乎？』君良知其計，中夜遂攬妻髮，大呼曰：『此乃破家賊！』召諸兄弟，哭以告之，而棄其妻。雖居三院，而共一廚。

又 唐儀鳳中，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著鞋。到直省之所，即席地籍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家必衣衰絰，號慟無時。國朝奪情，惟通得理。

又卷下 唐賈直言，德宗朝父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其父於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曰：『生死莫期，不復相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令直言封之，啓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子孝妻義》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

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美，併集其家。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四　資州資陽縣支漸，熙寧中喪母，既葬，廬墓，日三時號泣，肘行膝步，負土成墳。有雙白雀徘徊松葉上。明年，有馴鹿助漸上土，又有異烏，一目如丹，每漸哭，烏亦悲鳴。夜有二貍，環呼墳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羣烏翔集，中有一白烏，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漸年七十，每號慟，哭泣如雨，日食脱粟，不盥手洗足，所衣苴蔬，碎爛不易，鬚髮蓬亂，久皆斷落，見者爲之悽愴。鄰舍句氏子，自娶，棄其父母，觀漸至行，因大愧感，迎其親，供奉不怠。後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漸白髮再黑，四齒已脱復生，步行輕捷，飲食如少年，人以爲至孝之感。神宗詔賜漸粟帛，付之史官。元祐八年，范祖禹奏乞優與旌奬，以勸孝悌，詔以爲資州助教。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四《磨刀勸婦》　裴亞卿言，爲童稚時，侍其祖母文安君。聞語居宣城之日，隣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其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訴我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四鄰皆知其曲，然後我與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怡顔柔語，晨夕供侍，及市珍鮮以進飲饌。姑不知其然，即前撫接，頓加和悦，幾月矣。復乘酒取刃玩於燈下，其氣憤憤，呼其婦語之曰：『汝姑日來於汝若何？』曰：『日來視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復扣刃問之，婦即懽然曰：『姑今於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愼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養爲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而娶婦，正爲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歸我家，我每察汝恃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造此刃，實要斷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姑貸汝兩月，使汝改過怡顔，盡爲婦之道，於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婦戰懼，淚如傾雨，拜於牀下曰：『幸恕我此死，我當畢此生前承順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婦姑交睦，播於親黨，有密知此事者，因竊語之。聞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調御，轉惡爲良，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八《丁公藤爲酒》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即瘥。』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遇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瘥。

又《叡明母病》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沈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筯，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於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必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便心中介介然，即痢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欲手自戮其屍，既而曰：『洿吾刀。』乃止。

宋・洪邁《夷堅志》丙志卷一五《周昌時孝行》　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絕費力，招數醫治藥，略無小效。紹熙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洎罷就寢，抽身潛起，妻謂其登廁耳。乃懷小刀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腹取肝啖母，以報產育乳養之恩，望上眞慈□，□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刀，忽聞有聲自後叱喝，且以杖擊其背。驚而回顧，寂不見人。□□貼在地，取視之，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拜謝。俟明旦，以進母，積痾頓瘳，方具所見告妻子。

又丁志卷一五《吴二孝感》　臨川水東小民吴二，事五通神甚靈，

凡財貨之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當爲雷擊死。』吳乞救護，神曰：『此受命於天，不可免也。』吳雖下俚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姊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塡然。吳益慮驚母，趣使閉戶，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也。』母子至今如初。

又支乙卷六《英州野橋》 先公謫居英州，無祿粟以食，日糴於市。郡人或云：『去城七十里曰東鄉，有良田。』於是空旅裝買百畝，令季弟景徐往驗校。方冬獲稻，而先公忽被疾，遣僕走報。徐弟得信，時已黃昏，急馳馬歸。行半道，馬忽踣局縮栗，若有所畏，馭者曰：『必有虎在近。』適月色朧明，遙望數百步外叢薄中，果有一虎弭耳而過，馬蓋已見之。徐亦怖，然思親念極，強加鞭。將屆城五里許，值斷港，無船可渡，臨淵上下，得橫木徑水中，謂爲野橋，遽踐之，甚滑，不可移足，乃跨之而進，手所托處，黏膩如飴餳。暨到家，東方明矣。他日再經彼處，元無所謂橋，蓋曩夕蛟螭睡熟，以故人履其背而不知覺。咸謂誠孝所感，得濟港善還，且免搏噬之害，其危如此。

宋・王銍《默記》卷下 光州有村民畢姓兄弟二人，養母傭力，又雇二人擔糞土，得錢以養母盡孝道。一日，至食時雇者不至。兄弟惶惑，夜無母飯，不知所爲。遂各擔籮遍村求售擔物，無有也。念母過時未食，茫然四顧，力乏枕擔於杏山觀前左。忽一道士自觀中呼二人，問其困睡狀，起對以曲折。道士曰：『我政欲淘厠，汝能從我？』至觀中，因指示其處。二人共淘之，皆若器皿；既視之，皆金器，兩擔光彩爛然。二人亟尋適來道士，已不復見。問觀中無此色人，因擔以示觀主，聞之於官。太守曰：『此汝得之物，官難取也。』盡以給之。二人變其業，盡以置田，遂爲富人。教子讀書，京中進士第。京生二子，之才、之翰皆爲郡守。天之報施昭顯如此。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二《富家翁愛其弟》 大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於村者。親既終堂，其兄甲不忍羣雁異飛，而友愛其弟乙甚厚。乙安樂之，未嘗有違言。久之，乙既有室，不令，日咻其夫使叛其兄。乙牽于愛而聽之。而甲之所爲，無不善者。欲開釁隙，而無其端。於是甲有善馬，愛之甚至，雖親舊求借，輒以他馬代之。乙欲激其怒，乘甲之馬出，杖折其足。甲歸而見之，且喻其意，謂其僕曰：『去之，而新是圖。』甲復有花藥之好，列檻數十，皆名品也，且其手植焉；灌溉壅培，不倦其勞。乙又將緣是以激之，乘間鋤而去之。甲曰：『吾欲去是久矣，而未果也。』因犁其地，而殖之穀。乙悟其非，且將悔之，而其室未厭也。甲既鰥處，而有愛妾，若將終身焉。處之側室，未嘗一與家事。其婦踵門而數之，詬罵毀辱，無所不至。妾不能堪，而訴其主。甲曰：『吾之過矣』，因逐其妾。其婦聞之，媿汗浹背，且曰：『妾不幸，不及事舅姑，而無以爲學，以至于此。而不知伯氏之德量如是之寬裕也。』乃正冠帔，而拜于庭，以謝不敏。卒爲善婦，以相其夫，而肥其家。若甲者，可謂賢矣。求之古人，若張公藝可以配之。當世且言，偶忘其姓氏。懼其湮沒而無聞也，故書其大概，以俟太史氏。

宋・羅燁《醉翁談録》卷一《刁氏夫人賢德》 刁氏夫人，伊川先生之母也。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通今古。丹徒君夫人父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嘆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嘗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出，夜出秉明燭。』由是日暮則不復出。

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鞭扑奴婢，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

夫人見道傍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使抱而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而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乃還其父。嘗大寒，有負炭而鬻者，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愼勿爲此，勝則貧者困之。』

夫君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

夫君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夫君之弟以解椽毗陵，聚口甚

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夫君歸，問其故，歎曰：『良轉運財也！』

夫人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就丹陽，賃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以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

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戚間紛華相尚，無所見矣。

夫人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之曰：『在當求得，苟失亡矣，汝如是悲泣，亦將何爲？』

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耳。』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焉。

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榮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伊川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史。夫人好文，而不爲詞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時，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以夫君覲親河朔，夜聞鳴雁至，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旅空房，欲寄回紋信，誰能付汝將？』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二《劉政純孝》　洺州人劉政初，幼有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經旬復見。及病，晝夜奉醫藥，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至於再三。母死，負土城墳，鄰願助之，不受。禽鳥哀鳴，集於墓樹。廬墓側終喪。守臣以聞，世宗嘉之，授太子掌飲丞。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赴水救母》　蘇頌知婺州日，其母魏國夫人方乘舟而來任所，公往迎迓。偶泝湘江，水暴迅，舟横欲覆，公哀號，不懼水漲，赴水救之。未及，舟忽自正，及夫人甫出抵岸，舟乃覆。信知孝誠所感，神物護持，方能至此。

又《身代母死》　何從世居溫之北鄉清源。宋建炎間，大盜羣起，遇人必殺，清源皆逃於蒙山。未幾盜至，衆多被害。間有不殺，則執而掠問珍寶所藏之處。從世母亦爲所執，從世哀痛，不忍母死於盜之手，乃往盜所，長揖曰：『鄉人所藏珍寶惟我可尋，母實不知，願以身代母，共汝尋之。』盜乃釋其母而執從世。引盜數處皆無所得，始知其紿己，因聚箭射之，俱不中體。賊問其故，具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憐其孝，遂釋之。

又《割股行孝》　葉二，宏溪村民，以補漏爲業，孝於母。母疾，割股以療，偶血污衣襟，弟婦曰：『伯衣有血。』其弟知之，謂是瘡破。疾未愈，繼又鑿腦取髓，遂暈去。及醒，見頭上有些髓，取和粥以進，母疾隨愈。踰年出外訪親，一夕，母夢告以折足，驚覺。次早三步一拜歸家，見母果登梯失足，醫治勿藥。後母卒，刻木爲像，置之擔頭，隨寓供養。

又《剔肝行孝》　新喻長宣里人羅裳，事母至孝。一日母感微疾，藥石莫救。於是焚香告天，剔肝和粥以進。橫刀胸間，劃之深寸許，凝臍湔血，刃悉推卷，取香鑪火灰敷，血立止。復誓曰：『有如母疾不已，當易是刃。』往視其母，則其疾良閒，累夕卽如平時。

又《取腦行孝》　王羽，宋乾道二年〔母〕病革，夜半登樓，焚香叩天，祈母病愈，以利刀取腦調羹進食。繼有神人以火炬燭之，母病隨起，壽年至九十。官爲保申旌表門閭。

又卷二《誠心有感》　建安翁生傭書於劉氏。一日，有客訪劉，留與翁同館。時暑月，客院一油絹紗褂於房內，出市宿留，晚歸則衫已失矣。客堅疑翁竊之，劉亦爲然。翁雖欲辨而終不能明。閩閒風俗有試盜術，以香油鍍煎，候沸用當三銅錢投中，令盜以手撈取銅錢，若眞盜則手立燋爛，非者無傷。劉家依上安備，令翁如之。翁見鍍油滾沸，氣焰薰蒸，欲伸且縮，曰：『某以傭書爲生而養老母，且日不給，若賠一衫還，非惟貧無所出，抑且終身是盜。雖言非盜者撈油者手不能傷，設若燋爛，何術以養母？願以輕紗扇盛紙錢而化，如紙與扇俱焚，衫則我盜；紙化扇存，我非盜也。冀天地神明鑒之。』須臾，紙化盡而扇纖毫無損，人猶不以爲異。旁觀者堅從臾以其手撈錢，翁度不能免，乃曰：『既如是，願以左手撈錢，萬一燋爛，尙留右手可以傭書贍母。』其時油正滾沸，以手投油，撈上銅錢，悉無纖損。

又後集卷一《心詞保母》　浙中陳少卿，事親以孝聞，一朝母疾，求醫不效，不遑安處。夙夜思之，人事旣盡，豈若禱之於天，不過一誠而已，遂發誠心，夜半求禱上天，願求妙藥以療母疾。少頃，金盤有聲，果蒙天賜四十九粒。太夫人服之，卽獲勿藥之喜，少卿喜而不

勝。經歷四五年間，太夫人又病，少卿仍舊虔禱於天，了無感應，朝夕憂懼。次早，自撰青詞而自寫之，卽召羽衣設醮而祈禱焉。既而道士伏壇，須臾，興而言曰：『上帝甚喜少卿青詞至誠至孝如此。』少卿問曰：『其言如何？』對曰：『喜見中有一聯云：「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臣子之請。」如今太夫人病，三日安樂，更延一紀之壽。』其後果應。

明・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卷一《王溥》 溥，貴溪人。父名晉，母葉氏，生溥及漢。元亂，陳友諒據江西，兄弟俱從諒，漢任宣慰，溥守建昌。至正辛丑，漢爲胡大海所獲，及太祖破江州，溥亦自建昌來降，拜中書右丞，仍鎮建昌。初，溥父早世，兄弟二人奉母傾側亂離中，相與避兵貴溪之桃源山，無何，兵至倉卒，母子相失。後溥從陳氏，日夜思母不置。及洪武庚戌春正月，忽夢母若告以所在，比寤號泣，因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岩非穴，水土之際，朽骨無依，游魂飲泣。』溥益大慟，上疏太祖曰：『臣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兄弟，而父棄諸孤，蚤恃母以長，中罹世變，母死亂兵中十有八年，上不以臣無似，推恩褒崇，假寵于母甚厚，念去鄉日久，倘賜之告得歸展丘墓，伸烏鳥私情，臣不勝大願。』太祖惻然聽之，仍勅賜祭以歸。溥還鄉，乃率家僮詣母舊時避兵處，伐木入山，遍覓之不得，夜號三日，禱告山靈曰：『不得母骸，誓不復歸。』適居人吳誨能告溥曰：『昔賊兵劫里中，有老嫗病不能行，自投井死，其君母耶？』溥乃披榛棘得廢井，俄而一鼠自井中跳入溥懷，復入井，溥掘井索之，遂得遺骸，乃具衣棺，卜地葬焉。人以爲孝感所致云。

又《張鈞》 鈞，石州人。正德間舉于鄉，以親老不忍求仕。其父名赦，太學生，安鈞之養，隱居自樂，泊如也。歲辛丑，北虜寇石州，城破，赦爲虜所掠，驅之北去。鈞自外至，索父不能得，號哭幾絕，收泪覓乘馬，自荷短刀馳入虜，謀奪回父，道中流矢，裹創，奮往不輟，比至父所，父已死賊刃，血淋灑布地。鈞大哭，跪而飲父血皆盡，刎死父傍，土人哀之，爲殮其屍。又相州于博，二歲而孤，母撫之，至十八歲有孝行，時博家城外，從城中經師受書，虜至城下，執其母以去，博追之，取大石擊賊，賊怒，殺博，博罵不輟口，賊剖其心，心自膛內躍起，若將擊賊者，賊相顧駭愕，母乃乘間脫去，遁而歸。同時若相州學生張承相，因虜至，負母逃，被執，叩頭求免母，虜俱殺之，抱母死。掾吏張永安，父被虜執，永安持挺擊殺二賊，父逸去，賊發憤于安，剚刃其腹，重創死。噫，若四子者，剛柔之用不同，然其爲子死孝，則一也。其志可悲，行可風矣。久之，撫按錄其事以聞，世廟詔表其閭曰『孝子』。

明・李中馥《原李耳載》卷上《尋親誠感》 原邑趙孝子，名威晉。其父好黃冠術，遇全眞雲水，無不以禮下之。孝子方五歲，父出訪道不歸者三十餘年矣。孝子日夕哀慕，始猶盼歸，愈久愈杳，銳意尋親。或謂行踪已遠，茫茫世界，尋何益也。孝子曰：『以此爲難，則父終不見，是我棄父也。道場多在東南三湘、五嶺，不能遇，誓不反。』遂孑身遠涉，從武當山始，遍歷諸場將三月，思他適矣，忽臨一山僻小菴，內止一老道，向投宿。老道曰：『君語音似山西人。』孝子曰：『師何以知之？』曰：『余亦太原縣人，雲遊數十年，愛山菴僻靜，聊此寄跡。』孝子細詢年齒里居，不覺大慟，曰：『吾父也，若非此遇，又往他方，轉誤矣。』其父因問故鄉親族，存者無幾。自言旦夕就木，旋里無庸也。孝子泣懇始還。闔邑奇之，邑侯屈五靖旌其門。初訪卽至武當，將行乃投一宿，非誠感，安能巧合若此也！

又《死孝死忠》 同譜解首趙念懷，名之璽，樂平人。家世科第，爲少司馬紱之子。居父憂，山賊大熾，名紫金梁者，從贊皇突出念懷所居高樂里，因守父柩不敢避。賊脅之取金，凡刀錐、燔灸、繩絞、弦柞之刑，無不受。父官顯宦，囊橐蕭然，賊不滿慾，牽出砍之。念懷泣言：『願柩前受死，庶魂魄相依。』遂復牽入。一賊舉刀劈額，其賊首止之，云：『果有隱藏，豈見妻妾子女盡死，而終不言乎？彼亦孝子，生死任之，無手刃也。』念懷暈絕柩傍。俄甦，求勺水不得，蓋僕從逃散盡矣。里隣素感其德，憐其舉家被刃，將爲檢斂殘骸，斂瘞遺骸，詰朝入視，見其未絕，乃舁之別室調理，半載獲痊。匍匐赴省，呈籲少司馬邺典。中丞爲之疏請，父得旨祭葬如例。戚友唁之，念懷備陳慘毒，言：『鰥寡孤獨四窮民，一身頃刻兼之。』從此不事進取，乞恩，除澤州廣文，晉國學助教，轉戶部員外郎，郎中。闖逆陷京師，死之。生死之際，忠孝之間，如念懷者可謂皎皎矣。過其閭者，無不感歎。

明・李樂《見聞雜記》卷六 吳孝子名璋，字廷用，吳江人。年十一

歲而孤，母陸氏守節。永樂癸卯，命選天下孀婦給事內庭，陸以例行。宣德丙午，隨親王分封廣東韶州，改封江西饒州。孝子棄家徃來二藩，時母子不相知者二十年矣。孝子哀痛不已，誓欲求見。正統丁卯，啓本情甚懇切，王憐而許之，遂得。入見養贍所而陸已病篤，不能言。孝子計無所出，退而焚香籲天刲，股作糜以進。陸啖之遂甦，於是母子相勞，苦抱持以泣。王聞而召之，賜白金五兩，綵段一疋，獎諭而遣之。陸竟以舊疾卒，於旅舍舁，襯歸塋先兆哀慕終身。初，徃韶州舟中設觀音像一軸，朝夕禮拜，求見其母。誠心懇惻，哀聲可掬。將至廣，偶患痢，一日百餘起。昏瞶中，猶諄諄呼娘，不置頻，同行僧蘊空護視得無恙。及抵韶，而陸已移江西矣。遂與僧別從陸路。徃饒州奔馳沙蹟間，兩足俱腫，自脛及指，分分皆裂，不復能進，乃卧野寺廊。間有道人自言姓焦，鮮囊取藥傅之，隨傅隨愈，明日兩足完好如初。一日行，過嶺有黑蛇從草中嚙其足，即昏瞶倒地，復見前道人至，以藥塗之，即於嚙處抽出黑涎尺許而愈。宿一孤村，有婦人出，留甚殷勤，具湯沐浴方登榻而婦人求薦寢，孝子曰：『吾半死枯藤，豈有春意？』力拒之。出門而路上雪深一尺，徬徨風雪中，勉強前進憩一枯廟中。忽見焦道人冒雪而來，撫之曰：『爲母忘軀若是乎？眞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飢寒，天明尋路而行。及至饒，扣王府門訪問，則母果在也。啓本求見，不允。屢啓屢不允，乃就府東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傍。帖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江右士夫憐而與交，贈詩文以慰之。孝子素善銀工，其業極精。府中諸內史見而悅之，求造器飾，遂有爲之地者，復具啓以進。中有云：『危嶺草深幸脫命於毒蛇之口，寒更雪擁幾失身于婺婦之門。』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王大賢之，遂允其請。子孫爲尚書者二人，京堂藩臬者數人，至今科第不絕。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一四　閻順，霍州人。自幼兩足跛，不能行。永樂初，縫鞋爲生，以養父母。父母終，葬祖塋，蹣跚而出，就食臨汾，去霍三百里。然每遇寒食，則必強行歸霍。拜掃墓所，不敢廢也。一日至趙城，有人指而言曰：『汝可起行，不跛矣。』順如其言，果能起行，如無病者。回視所指之人，則已亡矣。

又　連江倪神保幼失父母，常念罔極莫報，與妻林氏共禱于天，欲得木之連理者刻親像以祀。徧求山中，至石芹，得之，乃拜祝曰：『此木果可肖吾親，當自動者三。』祝畢，而木交股搖動，及三而止。取歸，肖像，哭奉中堂，飲食供奉，出告反面，一如事生。

又　文安王公原，父珣，貧甚，困于里役，棄家避去。原長而知之，辭母尋父，周旋齊魯者數年，茫無踪跡。一夕經田橫島，宿土神祠，夢入古刹，日近午，就廟僧乞食，僧與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復澆以羹，曰：『此肉汁也。飯味苦，今甘矣。』因曰：『如來眞個來，好去還須去。』既寤，思之未得其解。忽一丈夫排門攜杖而入，公以夢告之，其人曰：『吉日當午者，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于寺中求之。』公如言，由齊至豫，渡淇水，至輝縣，入夢覺寺，至禪堂。住持法林問其故，哀而食之。有來供晨炊者，林指示曰：『此亦文安人，汝桑梓，試詢之。』公因叩之，珣呼原乳名，不覺欷歔，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原以頭觸地，牽父衣向林而號。林強之行，仍口占以贈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如今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比。』歸爲父子。有司聞而嘉之，爲免徭役，以壽官榮之。

又　大理趙公重華，父廷瑞，以醫術遊中州，訪異人，遂留無錫山中。父出時，公方七齡，後至二十，母歿，乃葬其母，嫁其妹，請郵于郡守而出。題壁曰：『少小遺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潸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榜其背曰：『萬里尋親。』而續寫里系及父年貌。所歷州郡，遍榜街衢。以萬曆戊寅冬至武當，過太子岩，岩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廿二日，雲南趙廷瑞朝山至此。』公讀之，哭且慟，其月日適同。於是書其後曰：『萬曆六年十二月廿二日，雲南趙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濠、潁、東涉淮、泗，無所遇。至三茅，禱于神，夢玄帝鈎簾而坐，謂公曰：『汝父未死。』覺而爽然。過毘陵，遭盜，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可百歲許，問曰：『孺子何來？』公具以告。僧曰：『汝父不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公至寺，遇父，鬚髮皤然矣。華心動，曰：『吾父也，神告我矣。』廷瑞曰：『吾離家十七年，所遺兒甫七齡，存亡未可知，焉能至此乎！』華具述其故，出所囊路郵示之。廷瑞始驚，相攜而慟，遂與同歸。茅鹿門

作《趙氏客遊述》。

又 親病須非時之物，而有求必得者。羅公嗣興，母病思菱，時菱始花，公入水呼神，而得三菱。

方公克勤，母病思菱，時菱未花，公入水泣，索而得菱，歸以食母，母病立愈。

周公炳之母病，思食獐，四求不得，悲痛切至。夕忽有獐入其室，殺以啗母而愈。

吉水易公誠楚，父嘗盛夏思冰，公泣天致禱，已而大雨雹。又嘗病瘍，醫云須兎髓和藥，求之於野，見群鷹攫一兎，得之，付醫而疾瘥。

永樂中，高郵董公璘，母病思鱖，以非時不可得，詣鎮江，禱於神，命漁者舉網，得二鱖以歸。

富順黃公璿，祖母病渴，思螺湯，時天寒水凍，公往田中，忽於水下得螺四十枚，作湯以進，而祖母病愈。

朔州衛軍吳順，父病思食雉，禱於神，而雉飛入其室。

正德間，偃城徐公聰，母病思櫻桃，時春初，非時，聰泣禱而行，彷徨林薄間，得以歸，母食之愈。聰後爲醴泉教諭。宣德。

蘭溪趙公漢，盛夏父病，思蝌，籲拜瀫灘，蝌浮溪上，持歸奉父，父疾以愈。

鄢陵夏公塘事親孝，父病，醫者云須斑貓。塘哀號求之，有燕銜斑貓墮几上，用之而愈。

又卷二六 天啓中，有宋連璧者，樂安人，以俠行聞里中。性至孝，父得異疾，臍出綠汁日數升。有道士過其家，曰：『得乳熊肉可療。』璧遂走秦中，入幽菁伏莽，得熊餌，窺熊出，刃其二子，惶遽墮崖下，傷兩趾，而持乳熊不釋。夜宿破廟中，聞戶外屐聲，有熒火而入，則曩道人也，曰：『吾待汝久矣。』出藥傅兩足，立愈。復授以符篆一冊，曰：『善用之。四十年後會於蕪湖之市。』璧至家，父食之愈。後父卒，乃理道人所贈書，遂能隱形驅風雷剪紙爲士馬。客御史游公可任幕，崔、魏銜游公，以匿妖妄報。緹騎逮公，幷逮璧，至河西務，璧謂緹騎曰：『我野人，不習豪家，煩諸公致詞中貴，無我索也。』遂遁去。與游公之淮上，取一符付之，令歸楚，曰：『急則焚之。』時璧變姓名爲張思任，於是朝捕亡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去潛常熟某公家，某公方與烏程隙，璧曰：『烏程，國賊也。』卽變性名李抱眞，上書劾烏程。上怒，執斬西市，至則桎脫遁去。於是朝捕亡者李抱眞，而璧之家不知也。璧憶道人約，至蕪湖，僦居三年。一日，聞牆外大呼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璧，曰張思任，曰李抱眞，可速出！』璧大駭，其人已排闥入，卽前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緣，故付以書，奈何與黨錮事，爲逋逃客耶！』璧惶恐，長跪，願隨入山。道人曰：『不可，爾姑還。』因還家，妻已亡，子方璧去時纔周歲，見不復識。棲古廟中，其弟聞而疑之，啓扉相見，以語其子。留數日去，不知所終。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報仇三孝子》 報仇三孝子，一曰黃卿，字慶錫，新會人也。其族有盜魁景賢者，嘗殺卿祖父母、叔祖父、父與叔父三人。卿年十二，乞官兵往捕不獲，獲其一妾一女。某帥甚寵之，於是景賢因妾以求撫，請輸金五千，歸就昆弟假貸。帥許之，使數十騎偕往。景賢偉軀多力，虬髭鬚，虎臂，日從數十騎奴，帶刀執弓矢，招搖里市。時時過卿貸金，卿欣然許諾，僞與結歡除宿怨。景賢信之，遂留卿家飲食。卿乃陰約同仇數人，伏前廂室中反鍵之。一日景賢至，值酷暑，念卿文弱，所服侍僮一小僮無他，乃解衣簡所貸金。小僮陰出啓扃，卿乘間以匕首刺景賢，中腹，景賢創甚，走呼殺人，殺人。伏者跣跗而出，共斫景賢。卿麾之，自割景賢首，剖心取血，祭其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其母居隔一巷，卿懷景賢首詣母，未至，首重墮地，途人大驚恐。卿笑曰：『此盜渠景賢也。』左手持頭，右手探懷中辭授令曰：『景賢殺吾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銜之十有二年，今得報之，願歸死司寇無憾。』令念某帥金未償，恐得罪。將加刑卿，卿曰：『刑所以威不服，吾誅大仇自詣，且卽死，又何刑爲。』問：『有同謀夥乎？』曰：『無有。』問小僮，曰：『主刺殺之，吾割之，無他人也。』令解卿至廣州，卿喜曰：『卿得報仇，以見先人於地下，死有餘歡矣。』下獄久之，卿以己無子，請釋其無辜親叔父，代己養母，有司許之。尋遇赦乃免。一曰李兼貴，字伯鸞，亦新會人。有大盜呂昌雄者，以小嫌導官兵殺其一家。兼貴尋於黃岡伺昌雄，白日格殺之，持其首，瀝血二十里，走端州。有司以其壯士，奏授一官，兼貴固辭不可。一曰宋元亨，字應乾，程鄉之貢士也。

其父爲總兵楊乾所害，元亨乘間卽軍中刺殺乾，有司繫之，予貽以詩云：『雄刀三載箭中鳴，報怨而今事已成。何必君恩頻見赦，千秋人識子崔名。』

又《廣州二孝子》 廣州二孝子，一曰曹麟，字聖瑞，番禺五鳳莊人。其父以渡江遇盜自溺死，麟號哭水濱十晝夜，聞者哀之。麟曰：『吾生不能得吾父之骸骨，吾其死以求吾父之骸骨乎？』遂抱其母木主，沉於江而死。

一曰龐時倬，南海弼唐鄉人。丙戌冬，聞敵兵將至，泣告其師曰：『吾父性剛，兵至必將遇害。父苟遇害，則吾以死殉之矣。』師哀其志，然亦未之信也。比城拔，其父被俘執索金，果大憤罵敵兵。兵將殺之，時倬哭請代死，兵不從，竟殺其父。時倬伏屍哭踊，徐以衣衾覆父，投井而死，時年十有三歲。論者謂二子者，以其父母之身，還之父母，皆可謂不失其身。而龐生當兵未至，先能決其父之不屈。父子天性，夫豈偶然？然其年甚小，則尤異。

又《梁孝子》 梁孝子名煌晳，別號生洲，東莞人。其所爲孝，率本中庸，無有奇詭絕人之行，惟母病刲股，稍爲人之所難。然而刲股非古也，或以爲天倫之間，有市心焉。而孝子以爲親之遺體，固後於親者也。親疾苟瘳，夫亦何所愛焉。性之所至，身斯至之而已矣。孝子嘗患背癰，痛楚垂死，謂其弟曰：『吾行矣，人死固如是乎？吾左足大趾，初一點寒如雪冰，漸漸延及五趾。由下而上至脛膝，右足亦然。乃指其臍曰，寒至此，中氣當絕矣。』其弟曰：『古人言，死生之際，正宜用力。』孝子閉目須臾，乃曰：『無可用力，但念老母在堂，情不能割，中心焚如，不覺火從臍起。臍中之熱，直驅兩足之寒。』其母趨至，孝子遂力疾起，曰：『兒無恙，寒氣退盡，兩足仍溫矣。』已而病如脫，癰亦旋愈。噫嘻，斯乃孝子性之所至也。蓋性冷則身不可得而熱也，故生而若死。性熱則身不可得而冷也，故死而復生，不忍舍其親以死，斯不死矣。肱可刲也，癰可生也，而不可以死也，其斯以爲孝子之孝也。孝子大母沒，水漿不入口，杖乃能行，父沒亦如之。母沒哀慟過傷，里人爲之罷舂，未朞而卒。

又《一味孝子》 孝子何珍，字嵩山，高明人。幼喜讀書，以父母不見爲恨，遂絕意功名，每日必慟，不兼味。人稱一味孝子。

又《永安黃氏三孝子》 永安黃氏三孝子者，父曰黃讓，子曰啓愚，曰啓魯，永安縣琴江中鎮社人也。讓字遜齋，年十六，父母連沒，讓廬墓三載。其兄爲賊所得，讓罄私橐三百金贖之。未幾，賊葉千復掘讓父母冢，質其骨，責贖千金。讓不能措，乃不告妻子，身自質賊，易其親骨，使從者懷歸。子啓愚、啓魯聞之，哭不自勝。假貸親友無所得，啓魯乃走賊壁，呼曰：『吾家所有者田耳，非家長操書券，田不得鬻，願質我而歸父。』賊然之。歸讓，讓間行，又爲他賊黃允所執。葉千以讓久不至，乃以繩貫啓魯鼻，又貫其踵倒懸之。啓愚聞其事，哭盡出血，晝夜不絕聲。諸壘賊哀之，卒歸其父與弟，於是讓以策干督府吳桂芳，謂歸善之古名，長樂之琴江，其地阨塞，多連峰沓嶂，凶人之穴也。去其縣各二百餘里，賊一哨，民無所歸命，不如遂縣之，以安集其民，然後出兵四討，賊不足除也。桂芳以爲然，遂上其事，其後卒縣永安者，讓之策也。隆慶四年，檄林天賜城永安，以讓爲巡方。讓以軍法部勒其傭，均勞逸，時餱糧，平板幹，稱畚築，四閱月而畢，藩臬大夫旌其功者再。是年，率子啓愚、啓魯爲知縣陳哲將鄉兵，攻破劉漢江賊，殺漢江。明年，破蘇允山賊，生擒允山，啓愚爲賊所傷死。又明年，督府殷正茂大舉討賊，讓散家財，募死士百人，從監軍道顧養謙爲衝鋒把總，與永安知縣陳立中至各巢說賊，各以精銳相從。至南嶺，賊江萬松據險抗師七日，讓說之，以身質於賊，誘出賊黨，官兵遂乘間而入。啓魯以父在賊中，率所募壯士，大呼先登，賊盡披靡，斬十七級，奪讓歸。啓魯身被數創而死。讓前後率兵剿賊，如泥山、簾紫嶂、施坑、南嶺等巢，皆爲所破。凡斬渠六首，生擒一百五十，賊帥二，說下賊巢四，降賊衆一千七百四十八，還被俘者一百二十八，當事屢加厚賞。讓爲人謙退，志在報發冢之讎，不在軍功也。每有功，不肯自上，推與同事者，以冠帶哨官終。久之，巡按御史有敎，訪孝節之士，邑人咸上言，御史異之，授以義民冠帶。讓辭曰：『讓遭不辰，禍及先人丘壟，破產贖骸，子職常事，何孝之足云？至於待罪行間，賴天子威靈，大將指麾，殺賊以雪家恥，不勝幸甚，敢言功績乎？非分之榮，義不敢受。』卒不受冠帶。御史益異之，記郡縣禮獎。初啓愚戰死，知縣陳哲葬而表之。及啓魯死，至萬曆十九年，邑人乃請於縣，爲啓魯建祠，讓享年

八十一，連舉鄉飲大賓，以考終。三十六年，有詔旌其閭，樹坊於永安縣，曰一門三孝。讓工詩詞，善書。

又卷九《孝感》 鍾寶潭先生景星，東莞人，甘泉高弟子也。嘗輯濂溪、明道、白沙、甘泉四先生論學精言，爲《宋明道學四書》，又註釋甘泉《心性圖說》，學者多傳習之。以宋李竹隱、明林南川與先生爲東莞三理學。性至孝，父歿，欲繪遺容，默禱之，父見夢畫工，一筆而肖。其後楊復所先生欲葬其父肖齋公，未得吉兆，堪輿使先生卜之。先生曰：『枯龜何知吾將卜之吾父。』是夕夢肖齋盤膝斗嶺之墟，左右指曰：『左列六十四，右列七十二。學問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人丁則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復指坐席下曰：『茲實祥也，吾其歸乎。』先生遂以斗嶺定議，是皆孝思之所感。非二先生聞道，安能通於神明若此？

又《終養》 東莞林公烈，以戶部郎督賦江西，奉其父大橋公以行。或曰：『故事，使者不隨家。』公曰：『吾豈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哉。』已而大橋公卒於行署，公得視飯含，人始嘆服。香山黃公佐，督學廣西，聞母疾，即日疏乞致仕。方校《士懷集》，棄官竟歸。南海倫公以訓，年十五舉鄉試第七人，年十九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予告畢姻，遂侍母者七年，會兄御史公以諒告歸養，公乃出而供職。後官南京祭酒，迎養太恭人邸中。一日太恭人有歸志，即上疏奉板輿歸。弟以訛，年十八舉進士，官至武選郎中，例請歸養，亦遂不復出。或諷之，則曰：『隱居以求其志，吾蓋遵孔子法也。』海陽林公大欽，廷試第一，授編修。尋以母老乞歸。東莞陳公建，爲教諭數年，擢陽信知縣，以母老告歸。東莞劉公存業，舉進士一甲第二，授編修。簡充經筵官，未四載，疏乞歸養。時功令非六年不得請，孝宗以其至孝，特詔許之。後以母命趨朝，踰年復上疏乞歸。孝宗御覽其疏改容，復許之。踰七年，武宗登極，趨赴闕，復充經筵官，纂修孝廟實錄。公不獲已，垂涕行，遂卒於官。之數公者，皆嶺嶠偉人，其道可以濟天下，才可以致公卿，乃以養親爲念，脫屣軒冕，是眞可以爲世之貪位而忘親者之鍼砭也哉。

又《孝子粟》 揭陽有周孝者，幼時問其母曰：『我當何名？』其母曰：『吾欲名汝以孝。』孝喜曰：『甚善，吾能孝，即無讀書亦可矣。』家貧，躬耕以養，每晨具衣冠拜母乃出，暮歸復然。歲大旱，鄉人念惟孝可以動天，請於縣令，禮致之，孝至。禱焉，天大雨，民以有年，因稱爲孝子粟。覺浪丈人云：『自古忠臣孝子，莫不以愚魯而成。當王祥臥氷時，彼惟知有母？不知有身與夫天地造化也，而天地造化卒爲之逆施，以答其誠，所謂其愚不可及，吾於周孝亦云。』

又卷一九《孝子墓》 孝子墓凡二，皆在永安。其在縣北牛塘大山頭之下者，孝子黃讓所葬。在縣西林田張八嶺者，讓子啓愚、啓魯所葬。父子三孝，故皆稱孝子墓。讓墓無碑碣，然永安人無不知爲黃孝子墓者。大均嘗過之，書於石曰：『父孝子，子孝子，牛塘與林田，兩墳隔十里。牛塘不封樹，行人罔不指。』啓愚、啓魯墓，有石書曰：『大明孝子黃啓愚、啓魯之墓。』石廣二尺，長三尺五寸，左右白堊刻二鶴二兔。壇砌方磚五，花石方圓大小不一。父子事載永安志，墓則予所補書云。

清・褚人穫《堅瓠八集》卷三 朱明春秋時，刺客朱明幼喪父，膂力絕人，使氣好鬥，母撻之即止，臨終，將所服之襖，所持之杖遺媳。語明曰：『我死之後，爾或剛狠生事，爾妻穿此襖，持此杖來諫，即同母也，毋逆我。』明受教，後每與人競，妻穿衣持杖前喝曰：『毋得起禍。』明遂納氣而歸，雖挫於人不較也。

清・袁枚《子不語》卷二四《董觀察》 董觀察名榕，官贛南道時，所屬上猶縣某村，素被山瀑衝沒田廬。公爲相度開河，引水入江，居民安堵。又改佛寺爲濂溪書院，規模一新。亡何，丁太夫人憂，哀毀過度，欲以身殉。扶櫬返里，至滕王閣下，維舟受唁。大吏親來撫慰，觀者無不謂董公眞孝子，眞好官。次早，方欲解纜，忽家僕等驚覓觀察不得，急報守土官，沿江打撈，俱無踪迹。經一晝夜，尸竟逆流至豐城縣沙岸上。驗視之，猶白衣麻帶，面目如生。乃具殮送至舟中。月餘，公舊僕某偶至上猶，土人告以感公開河之恩，立廟祀公。僕欣然走至廟中，拜覘神像，則儼然公之面目。詢立像時日，即公墮水夕也。

清・毛祥麟《墨餘錄》卷一《韓佩華斂母尸記》 咸豐庚申四月十三日，粵逆陷蘇郡。嘉定距蘇不百里，聞警紛如，咸擬遷避。賈人韓佩華，賃廡東鄉，將奉母以去。母曰：『我老矣，復何懼？況此數椽屋，俱去，將誰守也？』韓百端譬解，堅不肯出。五月五日，賊騎薄城西，韓揮妻子

出東門，留身侍母。母怒其留也，始泣別。賊入城一晝夜，忽去。近市富室，均被焚掠。韓家貧居僻，幸而免。六月五日，賊復至，自是踞城歷三載。韓屢履險探母耗，卒無計能出。居頃，鄰有陷賊逸出者，傳言母已死。韓痛絕，思得母骨以殮，而賊窟海深，無路可入。時商旅不通，黠者牟利，每間道走上海，販貨市賊，漸與其酋狎。辛酉夏，韓介之賂酋，始得入。隨身束一布袱，意人骨無多，檢得，可提攜以出也。至家，房廊悉毀，而母之寢室獨存，板扉又固閉，心異之。及入室，見一切安置如故。母尸則踞地倚壁間，首垂偏左，膚革乾縮，手交叉，捧胸乳，膝曲若趺坐，形如十餘齡小兒。旁有一貓，雙睛閃睒，向韓長嗥者三，聲甫絕，即跳去。時韓以袱小不克裹尸，正無措，忽一賊至，手持匹帛，視之，即引入城者。促令伏地，乃以母尸束韓背，遂得襍負而出。至鄉，韓妻用絹潤溫酒，揉臂，臂直，摩脛，脛亦挺。韓初預製一棺，僅如箱，乃屏不用。另市棺及衣履，備禮殮焉。同治紀元，嘉城克復，邑人先後歸里，聞其事，咸異之，且多其孝，請於朝，旌爲孝子。童詒孫茂才，與韓同里，悉始末，因爲之記。嘗閱沈荀蔚《蜀難叙略》云：『成都數百里外，屢有廬舍如故，入則什器帷帳宛然，而人臘或坐或卧，蓋經冬餒死者也。』韓母毋乃類是。惟歷四時，遍寒暑，且當壑無完柩，郛罔遺室之際，而韓母之寢與尸竟無恙，得非孝之所感，有默相之者乎？噫，異矣！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五《詠蓼莪泣涕》　《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爲泣涕，悲不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按讀《蓼莪》詩三復流涕者，世知有王褒事，不知又有此事也。

又《右台仙館筆記》卷一　馮孝子，佚其名，太倉州之老閘鎮人。少孤貧，傭耕以養母。亂後無田可耕，乃行乞於市。得錢則市酒肉以進，而歌俚曲以侑之。同治六年，母卒，乞得義塚地，并其父柩合葬之。日則仍出行乞，夕即於墓旁宿焉。每日必攜數石以歸，環墓成垣，自結草廬，寢處其下。後數年，無病卒，鄉人即葬之於其所廬處。知州方公傳書立碣表之，曰『馮孝子墓』。《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極盛，而開卷即載潁考叔事，表純孝也。余研經餘暇，偶掇拾見聞，成斯筆記，而首以馮孝子事，亦庶幾左氏之義夫。

又　殷懷鄉，江浦人。少孤，有母及諸弟，無恆產，傭力以養。耕作之暇，輒入山刈薪，至夜分始休。明旦入市易甘脆奉母，日以爲常。年三十，始娶婦，教之事姑，婦亦婉娩聽從。無何歲大荒，無所得食，乃謂婦曰：『俱死無益，不知嫁汝，得銀錢可以養吾母及吾弟，汝亦得生路，一舉而兩利也。』婦不可，殷曰：『此吾意也，非汝負我。且吾母得存活，即汝所以報我也。』婦乃從之，母及弟卒賴以全。後母死，負土成墳。諸弟成立，皆爲婚娶。或勸續娶。泣曰：『吾婦歸我，無失德，且得母歡心。昔以貧故棄之，今復娶，是負吾賢婦也。』卒不娶，獨廬於墓側以終。按《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饑，賣妻臧氏與孔景行，以其貲養母。是鬻妻養母，古人有行之者。然郭巨埋兒，論者謂不可爲訓，然則鬻妻養母，於義似亦未安也。或曰是蓋舍其輕且小者，全其重且大者。然此婦既得姑歡心，或母知婦見出以己之故，涕泣不食，則去婦而轉不足以養母；又或婦守從一之義，知事難兩全，慷慨自殺，則未能養母，而適以殺婦。且歲饑乏食，非如水火盜賊之變起猝然者也，委曲圖全，豈遂乏術，而計必出此乎？殷委巷細民，未聞大道，能割愛爲此，亦復大難。然以事而論，則徐孝克與郭巨同一不可爲訓者也。

又　陳元紹，順德人。家少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驕蹇殊甚，不修婦職。陳責之，輒反脣。父母戒陳曰：『和氣致祥，愼勿爾也。』陳恐傷親心，亦曲忍之。會陳父病，湯藥皆母子經理，婦若無其事者，陳固心銜之。及父病愈，陳薄責婦，婦怒曰：『誰無父母！小恙非大事，何便作踐人家兒女哉！』陳聞言，忿不可遏，揮以老拳，婦亦攘臂與爭。母出排解，陳偶一舉手，誤擠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請罪，母麾之出。陳驚懼不自安，竟亡去。月餘，自廣州貽其弟書曰：『兄無狀，不可爲子，惟有逃罪海外耳。重洋萬里，無望生還，書到之日，即死別之年矣。』父見書大駭，自至省訪之，不得，託人於外國招工局詢問，亦無其子姓名，或云已於上月自澳門出洋矣。陳擠母仆地，事出無心，不孝之小者；長投海外，永絕天倫，不孝之大者。如陳者，其至性頗亦過人，惜其不學無術也。

又卷五　童元發，嚴州淳安人。其地皆山也，山多猛獸。元發父自城

晚歸，中塗一熊突出攫之，仆焉。同伴者狂奔而免，糾衆還救之，熊始去，而元發父碎首刳腹死矣。奔告其家，時元發甫弱冠，日持匕首哭父死所，欲得熊而甘心焉，或數夕不歸。母匿其刃，禁不使出。元發哭愈哀，月餘復竊刃而逃，村人徧尋之不得，自是蹤跡杳然矣。而數十里內，山中居者恆隱隱聞哭聲，或夜靜，聞霍霍磨刀聲。去其鄉五十里，有地名葉家坂，居人以獵爲業。一日入山，見一獸，人面而獸身，以敝衣蔽體。衆異焉，發火鎗擊之，不中，獸奔，衆逐之。獸呼曰：『吾童元發也，勿傷我。』衆人素知其名，呼與俱歸，元發騰躍而去，捷於飛隼，俄頃不知所往。於是遠近皆知元發不死，且喧傳其異矣。元發母聞其事，思念甚切。一夕，忽聞扣門聲，啓之，則元發闖然入，曰：『兒今得報父讐矣！』氣咻咻喘不止，汗淋灑如雨，肩一物擲地，腥臭不可近，燭之，熊也。母驚喜，鄰舍畢集。時元發去家已一年餘矣，問其所歷，曰：『自入山後，日伏巖穴中。饑則采果實，或掘黃精白朮食之，寒則集槲葉松毛爲衣。數月後，覺身體輕捷，且生氄毛，如猿猱然，踰坑越谷，無異平地。日夕禱於山神，願報父讐。昨宿枯廟中，夢神告曰：「殺而父者，去此不遠，東行十餘里，沿澗伺之，可得也。」如其言，果見熊飲於澗。剚刃其腹，應手而斃，遂負之歸。』聞者莫不歎異。翼日，熟而祭於其父之墓，幷具牲醴，酬神於山。嗣後飲食衣服仍復其舊，身亦重墜，與常人無異，惟徧體之毛，竟不脫落。余門下士王夢薇曾於同治十一年見之淳安市上。其人頎而長，年可三十許，肌理黧黑，兩顴毛毿毿然，視其手臂亦然。人皆曰：『此童孝子也。』惟神識不甚慧，問之多不答，如聾聵者。識者謂積慘傷其心也。粵寇之難，近村多被焚掠，而童孝子一村獨無恙。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常州孝子坊》 常州府城內有孝子石坊。髮匪陷郡時，以大砲轟擊數次，卒不倒。而石堅且大，皆縱橫錯落於其上，竟有歪斜而搖搖欲墜者。其下爲通衢，過者恆惴惴，議毀之數次，屹然不動。亦不知孝子爲何如人。一日請乩問及此事，乩曰：『此常州一轎夫某也，某父好樗蒲，轎夫每日得錢，必供其父博資，深恐不得歡心。夏日則代父揮扇，冬日則在桌下抱其足，此大孝子也。坊石從此與天地終古，斷不得倒，君等可傳告勿慮也。』天之重孝如此，至今坊石猶存。

孝女部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一 漢時，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毒治。孝婦不堪苦楚，自誣服之。時于公爲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詞，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卽時身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雨，歲大熟。長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標，又緣旛而下云。』

又 犍爲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爲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尸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貰，年三歲。乃各作繡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不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尚書，乃遣戶曹掾爲雄立碑，圖象其形，令知至孝。

又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養姑。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有欲犯之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姑。太守聞之，捕殺盜賊，賜妻縑帛，以禮葬之。

又 後漢南康鄧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終無怨言。時伯考怪而問之。元義子朗，時方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

姑，反爲此禍。』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旁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一〇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旰，能絃歌爲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尸俱出。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陳留蔡邕字伯喈，避難過吳，讀曹娥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見而不能子，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二《李少師賢妻》　太子少師李公諱肅，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留守、齊王貴盛，兼鎮河陽。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即賢懿夫人所生，王之適也。數歲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妻之。雖非賢懿所出，以其聰敏，多技藝，齊王與賢懿憐惜之，過於其姊。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美容止，迨神仙中人也。性賢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惰容。夫貴，封清河郡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衆，與夫別院。李公院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知姬妾稍違夫指顧，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畜女童曉音律者，盛飾珠翠綺繡，因捧觴祝壽，幷服玩物同獻之。或辭以婢妾衆多，即復擇其常常者，歸己院焉，執事稍久，嫁之。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於中堂之側，令小蒼頭探之。既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迎引，歸夫人院，備果酒時新物，語及前代事，夫愛而憚之，未嘗敢失色於前。李公嘗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既至，值戍卒竊發爲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餘萬貫，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惡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中一櫻桃園不得，因而有隙，常欲中傷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興盜用官庫物以買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鞫之。獄甚急，垂餌虎口爾。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側。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辱、禍福、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悽苦，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慚悔甚，即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爲論雪之，且言：『有妻張氏，即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主聞之駭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即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降王東丹非命而死，北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柩，送歸北虜。既歸私第，憂沮不知其計，止於外廳，獨坐久之。夫人訝夫如是，命侍人請之。既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稱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小。』又涕泣嗚咽，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當效兒女輩啼泣也。』李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送東丹喪。東丹，朝廷密害之，北虜已知之矣。某不憚遠役，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爲君計者，戎虜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其戎王左右，及獻馬虜主，萬全必歸。非惟速歸，兼恐厚得回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爲私禮。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迴，賜名馬百餘匹，別賜駝百餘匹，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留，悉進之。由是遷官，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時爲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身脫之，來謝於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與免其過？既來謝，又何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今夫人問，須言之。此思綰者，雖賤類，審觀其狀貌，眞亂臣賊子，恨未有朕跡，不能除去之，故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周祖素知公名，與之歸闕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之力也。且婦人之悋財與妒忌，悉常態也，以不妨忌疎財者，皆難事。況非治世，叩馬面數權貴，推陳古昔傾陷良善，禍不旋踵，報應之驗，雖大丈夫負膽氣輕生者，亦憚爲之，況婦人、女子者歟。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之舉案如賓者何人哉。不其賢乎。不其賢乎。與夫飾粉黛，弄眉首，蠱惑其金夫竊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跡，可爲女訓，母儀者甚多。余眼昏

足重，心力減耗，聊舉其殊尤者，紀之於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磨耳。余客於李公門下且久，故聞其事甚詳。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三《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議，請定律，當斬右止者反棄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時建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具臣矣。史稱文帝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即除數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稽滯不決者哉！所謂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宋・羅燁《醉翁談録》卷之一《事姑孝感》 姜詩妻事姑甚謹。妻嘗泝流取江水以奉姑，詩以後時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日市珍羞，使鄰母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聞之呼還，孝養愈謹。其子後因沒水而死，妻恐姑傷，不敢言，而託以遊學。未幾，舍側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躍雙鯉，以供姑之膳。得非孝之所感乎？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一三《緑窗遺藁》 新喻傅汝礪先生若金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君高朗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女工。晡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説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悦。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愼所擇矣，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孝道。死之日，母大慟。既瞑目，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爲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爲將奈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既，復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後三日寓殯湘中。及序其遺稿云：「故妻孫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女誡》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爲近體五七言。語皆閒雅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爲，又恆毀其稿。家人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紝組紃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因出其稿，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特爲編集成帙，題曰《綠窗遺稿》，序而藏之。」』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八《某氏婦》 某氏婦者，順德人，其夫以貧弗克娶，夫之母自鬻得四金，以與之娶。婦入門知之，哭曰：『夫以婦故，而令母自鬻以娶婦乎？得婦而失母，婦以夫故，而令姑自鬻以嫁夫矣。得夫而失姑，是皆不孝，然安所得金以贖姑？』請於父，貸得四金，使甲往贖。甲匿金紿以被竊，婦痛哭兩日，計無所施，即自經。鄰里聞之，執甲至婦屍所，震雷暴起，擊甲死。火燔甲衣，金出於袖，婦聞雷聲復甦。屈子曰：『噫，雷之能死人而又能生人也，有如是哉。乃援琴爲霹靂之操曰：一聲儵兮雷轟，聞之者兮一死一生。嗚呼噫嘻兮，雷乃救人，人可救兮。雷何獨私於孝婦之身。』

又《墜樓婦》 有林氏婦者，新會塘下村林子昭之女也。適鄰村某，寇至，婦與其稚弟在樓中，樓高六七丈，甚堅。寇攻樓未下，欲焚樓，女曰：『姊弟俱死，則父嗣絕矣。』負其弟於背，從樓上覆身墜地，頭面迸裂而死，卒存其弟。過者稱其樓曰『孝烈樓』。予爲之銘曰：『婦一墜樓，節孝俱至。一完婦身，一全父嗣。負弟於飛，賢姊有翅。免孤毀傷，杵臼不易。背有鬼神，矢石皆避。前有梁媛，後有林氏。以墜樓傳，仁義之事。』

又《割股婦》 有李昌期妻者何氏，東莞人，鄉貢士何漢臣女也。舅姑有疾，刲股煉糜以進，疾尋愈，鄉人嘉異之。夫逝，守節三十年乃卒。宋咸淳十年，邑令袁夢冊爲立孝婦坊。景炎二年，旌表門閭，賜束帛。元初，重建孝節坊。永嘉梅時舉曰：『昌黎嘗辯鄂人旌門爲非禮，嗚呼，人有不愛其身？起親疾於垂死，乃以不孝律之，俾與好勇鬬狠同科，爲善者懼矣。』仲尼曰：『有殺身以成仁，親親仁也。』苟可報罔極之深恩，緩終天之鉅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寸之膚何愛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雖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慮其因毀滅性，則自古皆有死，鮮聞以刲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説，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襁褓已知有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笄而嫁始知有舅姑，由疎而親也。事至親而不自愛其體膚，非人情所難。由疎而親，雖體膚不敢愛，

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玄齡妻剔目，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爲夫爾。史尚夸詡爲奇節，如何氏爲舅姑刲股，當進於房、李一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頒洞，何守志堅厲。嘗裝遣族女之孤者，傾囊笥，捐簪珥，絕無靳色，是不惟知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哉。

又卷一九《孝女墓》　孝女畢氏，番禺畢村人。甲寅夏，兵往花山剿賊，掠得之，殺其父母，繫女以行。女中夜抽刀殺兵，割截肢體棄池中。天明，衆從女索兵，女紿以上山射生未返，一日見斷屍浮出，問之，女曰：『是兵殺吾父母，吾故殺之以報讎，死今無憾。』其帥欲釋之，諸將不可，乃射一矢以死，隨殮之葬於山麓。予銘其墓曰：『古有龐娥，亦有緱玉。手刃親讎，白茅無辱。女不共天，以讎爲肉。大卻大窾，批導惟欲。割之折之，遊刃於族。散棄大軋，髓於溝瀆。父母有神，謖然而速。動刀甚微，躊躇志足。一矢見射，以報鞠育。有歸哀丘，花山之麓。上啼母烏，下鳴麏鹿。中有嬋娟，年可十六。魂魄毅然，鬼雄蒲服。』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三《濮州女子》　明末山東將亂，時濮州民家子周猱頭者，居負郭之周家村，語多清狂，人謂不慧。一日自城中歸，過眞武廟側，有雙鬟女子立道旁樹下，絕色也。謂周曰：『與君夙緣，當爲君婦。』遂攜至家拜母，母疑其踪跡，俾子遣之。女子笑曰：『我以夙緣奉天帝命爲汝家婦，誰能遣我？』久之，事姑孝謹，卽鄰里無不敬愛之。周家素貧，又值荒歉，女子日具食養姑，皆豐潔。周被役築城，同事者戲語曰：『同執畚鍤，能俾君婦治饌相勞乎？』周歸語婦，答曰：『此不難，但張帷幕，吾自致之。』如其言，果日獲飽食。一日潛告其姑曰：『此地不久必大亂，不可留也，曷避之？』乃徧辭鄰里，挈姑與夫擔負去，不知所往。未幾，榆林賊起，濮被兵甚慘，果如其言。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四《妾擊賊》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冢室凌折之，鞭撻橫施。妾奉事之惟謹。某憐之，往往私語慰撫。妾殊未嘗有怨言。一夜，數十人踰垣入，撞其屋扉幾壞。某與妻惶遽喪魄，搖戰不知所爲。妾起，嘿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拔關遽出。羣賊亂如蓬蒿。妾舞杖動，風鳴鉤響，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牆急不得上，傾跌咿啞，亡魂失命。妾拄杖於地，顧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插打得！亦學作賊！我不汝殺，殺嫌辱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則妾父故槍棒師，妾盡傳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向之迷於物色。由是善顏視妾。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或謂妾：『嫂擊賊若豚犬，顧奈何俛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卷二《謝氏婦》　陸詒孫《說聽》：泖湖謝氏，松江右室也。明初，被籍沒坐誅。婦某有殊色，給配象奴。婦紿奴曰：『待我祭亡夫，乃從爾。』奴信之。婦攜一物至武定橋哭奠，賦詩云：『不忍將身配象奴，自攜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一劍清風滿帝都。』遂伏劍死。

又《五女歌》　河南許州，離城東南四十里，地名五女店，人居稠密，爲往來孔道，仕商止宿之所。康熙戊辰秋，蘭谿章立之禮過其地，因名詢實。訪之土人，相傳昔有夫婦，生五女而無男。五女漸長，父母欲以次許人，五女不從。齊告父母，願侍父母終天，嫁亦未遲。及父母亡，五女殯葬周備，廬於墓側者三載。服除，人嘉其孝行，爭欲娶之，五女竟不字人，同日從容自縊。土人震悼上聞，幷築五墓，分列親墓之側，號五女墩。惜不知五女爲何代人，其父母何姓也，嗚呼。五女以一介女流，性鍾純孝。因無兄弟，孺慕益堅，無心外嫁，不特以身依親於生前，卒皆以身從親於地下，求之鬚眉男子，尚不易遘，況閨帷弱質，能敦一本以終其身，寧非天地間一罕覩事哉。以其可以風世，故於景仰之餘，作歌以揚之。人生天地間，父母最所重。但愧庸庸人，鮮能常敬奉。詎意弱息中，百世遺芳踪。同懷五姊妹，上下無弟兄。願爲代老兒，不願爲人婦。父母欲許人，婉語辭以故。云無弟與兄，膝下誰瞻顧。晨昏奉旨甘，左右不離步。侍親百年餘，于歸未云暮。五女金石心，懿性夙鍾成。孝純義更篤，五人如一人。親存願同事，親沒亦從親。喪葬禮俱備，五女志已遂，相對各投繯，共隨親於隊。鄉黨皆震驚，佳名朝野聞。既爲表其閭，復爲築其塋。君不見許州城外五女墩，五墩旋繞二親墳，此間黃土蓋白壁，此中女魄勝男魂。又不見往來多少鬚眉漢，幾人孺慕終不變。閨中有此丈夫行，萬年千載人爭羨。

又《堅瓠餘集》卷二《崔氏女卧冰》　《北墅手述》：政和中，濟南崔志有女，母病，冬日思魚，冰堅不可得。女曰：『王祥卧冰，我欲效之。』家人止之，女曰：『男子能爲之，豈女子獨不能耶？』乃焚香告天，

臥於冰上。三日冰開，躍出鮮鱗三尾，烹以餉母。母愈，人問其卧冰時寒氣何如，女曰：『身卧層冰之上，但覺陽和之氣下逼，殊不知有寒也。』昔王祥卧冰於沂河之中，至今此地冰堅，有一人影卧於上。四隅皆凍，獨此影碧水淪漣，年年清湛。不知崔氏所卧處，有此異否？

又卷三《緹縈》 肉刑自虞夏至漢，歷二千餘年。文帝以緹縈上書，悲憐其意，始下詔除之，遂爲千古斷此至慘之法。人知漢文之仁，而不知緹縈實啓之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緹縈有焉。後世當置仁孝賢媛祠，以俎豆之。

清・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三《楊九娘》 嘉定縣之東南有楊氏女名九娘者，父命夜守桔槔，爲蚊所嚙，不易其處，竟以羸死。其死與高郵之露筋同。然露筋之死以貞，九娘之死以孝，其所以死又有不同者。故其里至今名孝女里，而里人立廟祀之，亦如露筋。但高郵爲南北往來要衝，故露筋之名頗著，而嘉定僻在海濱，遂罕有知九娘之名者，余故表而出之。吾友張孝廉同夫，孝女里人也，嘗爲作《楊九娘歌》云。

清・袁枚《子不語》卷六《孝女》 京師崇文門外花兒市居民，皆以製通草花爲業。有幼女奉老父居，亦以製花生活。父久病不起，女忘啜廢寢，明慰暗憂。適有鄰媼糾衆婦女往丫髻山進香者，女因問：『進香可能療父病否？』媼曰：『誠心祈禱，靈應如響。』女曰：『此間去山，道里幾何？』曰：『百餘里。』曰：『二百五十步。』女謹記之。每夜靜父寢，持香一炷，自計步數里數，繞院叩頭，默祝身爲女子不能朝山之故。如是者半月有餘。

向例：丫髻山奉祀碧霞元君，凡王公搢紳，每至四月，無不進香，以雞鳴時卽上殿拈香者爲頭香。頭香必待大富貴家，庶人無敢僭越。時有太監張某往進頭香，甫闢殿門，已有香在爐中。張怒，責廟主，廟主曰：『殿不曾開，不識此香何由得上。』張曰：『既往不咎。明日當來上頭香，汝可待我，毋許別人先入。』廟主唯唯。

次日，始四更，張已至。至則爐中香已宛然，一女子方禮拜伏地，聞人聲，倏不見。張曰：『豈有神聖之前，鬼怪敢公然出現者？此必有因。』坐二山門外，聚香客而告之，幷詳述所見容態服飾。一媼聽良久，曰：『據君所見，乃吾鄰女某也。』因說其在家救父禮拜之事。張嘆曰：『此孝女，神感也。』進香畢，卽策馬至女家，厚賜之，認爲義女。父病旋愈。因太監周恤，故家漸溫飽。女嫁大興張氏，爲富商妻。

清・曾衍東《小豆棚・陳戍節婦》 婦甘肅回部落人，爲常州江陰陳四之妻。陳獲罪而戍於邊，故娶之。生二子焉。惟是遠徼窮邊，人烟絕少，陰風晝號，朔雪夏飛。不則飢餐青稞，渴飲潼酪；曉暮不聞雞犬，但聞野馬之羣嘶。至其地者，雖負強力，擁厚貲，無不爲之消沮竦颯，喪厥生平。況煢煢一戍，如陳四者，又烏足道？然其得以優游化外，十餘年，受妻子庸庸之福者，蓋非陳婦之力不及此。有年，邀恩放，陳得赦。陳故有母在籍，今幸得歸，乃遘疾，不能瘳。瀕危，謂婦曰：『天乎命也！生爲異域之人，死猶不免他鄉之鬼。哀哀我母，十年違定省，邊庭音耗斷絕，以爲遇赦得歸，一見慈顏；何期病入膏肓，捶床撫胸，生還無日，傷如之何！』婦曰：『無憂，汝但將息，汝既有此孝心，汝生，汝行之；汝卽不生，我成之。我以一疋縑裹君骸骨返吳門見母也。我豈效人家婦便嫗，煦得小兒度日子，卽稱完節人哉？』陳泣謝曰：『我死得瞑目矣！』翌旦遂死。婦請於官，求咨負殖歸吳。西陲荒窳一邑境，常數百里。婦又步如飛，護役皆瞠乎後也。一日暮，遄行不得棲所。二役曰：『憊矣，盍夜宿？』婦不可。役皆呶呶不欲走。婦喝曰：『汝等以我爲囚耶？』遂批一役如弄小兒。衆乞饒曰：『願走。』婦負骨抱兒，役爲之負一兒，行冥冥中。山僻不辨凸凹，婦前導，喑嗚叱咤以壯之。俄見一燈，熒熒在望。婦喜謂役曰：『都向燈處走！』遂踉蹌行，不解倦。而東方漸白。歘見一斑斕大虎，躍入叢莽，咆哮而去。乃知卽此照行人者。衆咸以爲神。自此不惟畏婦，實且敬之。至山西首站，役攜婦投文，並告其夜行之事。官異之，賜婦以金，長批遞送之外，復致書前途，爲之旌焉。故路多餘資。抵江南，邑尹青州蔡公澍聞其事，異其人，令其入內宅，爲之風示閨闈。太夫人及夫人，羣拔釵珥，多所贈遺云。其人面長顴高，鼻鉤目圓，漆身修偉，如丈夫；餘亦了了不異於人。嗚呼！古今之天，於英奇瑰特，往往置之寥廓之區；又或不畀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豈天之不愛才耶？抑才之不限地以生耶？彼陳婦所爲，其高出華周杞梁之妻，又烏可以道里計哉？當時自大尹以下，皆有所賜，用式閭里。問其老母已終，殯在堂有年矣。婦爲姑及夫營葬，鄉人義之，樂爲佽助。並得所賜金，置屋數椽，

田幾畝。大尹表其門曰：『健節可風。』婦六十餘死。其二子不才，惟灌園作菜傭。抑豈其篤生不凡，英雄無用之之地，而以畎畝終歟？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五《七女造墎》　《水經・沔水篇》注：墳水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崩，得一塼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墎。』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水經・淯水篇》注云：道側有二石樓，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二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元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一女建樓，以表孝思。

又《五女激》　《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爲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父怨，故立激以攻城，今淪於水。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將爲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共脩此激，以全墳宅。按此可與七女造墎並傳矣。

又云：女嫁爲陰縣倀子婦，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故倒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倀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從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倀子是前漢人。按此事俗諺有之，不知其本此也。又按《沔水篇注》云：漢水又東爲倀子潭，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爲倀子葬父於斯，故潭得厥目焉。可知俗語相傳，非止一地矣。

又《右台仙館筆記》卷四　顧孝女，名嗣徽，字亞芬，金匱人。年十六，隨父母避寇鄉間。父或以詩文課諸子，孝女輒效爲之。每出一語，雋永可喜，患難中以是博父母歡焉。及亂平還里，父母相繼病，女刲臂肉，和藥以進，卒無效。父母死，女欲殉之。或尼之曰：『母病，以弱弟託汝。今家庭之間，櫛釜燃萁，情事孔亟。汝死，如汝弟何？』女乃不復言死。而兵燹後室廬盡毀，所居一室，黑暗如漆。女又厭人事相擾，杜門塞竇，足不逾閾，日坐其中，焚膏讀書，服素而食淡。或勸以事佛，則曰：『非吾所願也。』弟自塾歸，必呼之問所讀書。衣服飲食，調護惟謹。或弟有所需，而主者吝不與，則拔釵搜篋以給之。及爲弟畢姻，乃歎曰：『今而後可以見父母於泉下矣。』仰藥死。所著有《綠香吟草》，臨終，投之火。此與徐烈婦皆賢而且才，故並錄之。雖《虞初》小說，而未始不以表章孝義爲主也。

烈女部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一　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爲城旦。妻密遺憑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唐・牛僧孺《玄怪録》卷二《尼妙寂》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大賈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隣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省吾惑矣。』於是褐衣之上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掃閣下。閑則徙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辯者。十七年，歲在辛

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況子之冤懇，而神告如此，當爲汝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苟獲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凡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羣傭共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敬念，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鎖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己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處，未嘗偕在。慮其擒一而驚逸也，銜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服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授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讎，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讎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唯虔誠法像以報效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太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游巴南，與進士沈田會於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遂纂於此焉。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晉荀爽女適陰瑜，周歲，瑜卒。爽以女才高氣逸，愍其少寡，欲奪志再嫁郭奕，遣所親人問之。女私挾刃至，爽奪之。其後廣集親族，設大宴，方合，令奕突出見之。女令四角備燭，與奕相見。奕但危坐。即令備浴，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刺臂血書扇曰：『以屍還陰氏。』自縊而死。

又佚文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衛州有婦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謁於軍前，願入義營討賊。

唐・康駢《劇談録》卷上《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臣以小棺殯於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櫬以殉，遂窆於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爲賦題，或爲詩，目以爲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祜有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却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三《鄭路女》　鄭路昆弟有爲江外官者，路攜妻女隨之。一夕，維舟江渚，羣盜掩至，鄭以所有金帛列於岸上，而恣賊所取。賊一不犯，但求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骨肉相顧，無以爲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具小舟載之而去。女謂賊曰：『君雖爲偷兒，得無所居與親族乎？然吾家衣冠族屬，既爲汝妻，豈可無禮見遇？若達汝家，一會親族，以託好逑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來二婢曰：『公既以偷爲名，此婢不當有。我爲公計，不若歸吾家。』賊見女之貌美而且順，顧已無不可從，即棄二婢，挾女鼓棹而去。女即赴江死，時人賢之。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一二《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爲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惑，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幹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

齊潛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

馬超叛漢，殺刺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叙於歷城，與議討賊。叙母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超襲歷城，得叙母，母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月亦死。

晉卞壼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秦苻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

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周氏曰：『我決當作賊，幸早離絶。』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

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舉事必有成之理以勸之。

寶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牢。建德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

李克用困於上源驛，左右先脱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其妻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

黄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

劉仁贍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

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劉澄爲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就死。

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凛凛有生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柰何？』主曰：『公往矣，我自爲計。』即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諭降羣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它人比也。

又《夷堅志》甲志卷一五《晁安宅妻》　鄧州晁氏，大族也。相傳云：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生嘗從貸錢數萬緡，諸葛孔明作保立券，猶存其家。建炎二年，鄧民殘於胡兵，或俘或死。晁氏男女數百人，皆囚以北，至汾州青灰山，爲紅巾邵伯邀擊，盡失所掠而去。晁安宅之妻某氏，幷其女及乳母，皆爲邵之黨王生所得。張丞相宣撫陝蜀，邵舉軍來降，王生爲右軍小將，與晁婦同處於閬中。閬有靈顯王廟，婦與乳嫗以月二日往焚香。嫗視道上一丐者病，以敝紙自蔽，形容甚悴。諦觀之，以告婦曰：『有丐者，絶類吾十一郎。』遣詢其鄉里姓行，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嫗持金釵與之，約十六日復會，且戒無易服。及期相見，又與金二兩，曰：『以其半詣宣撫司投牒，其半買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即通訴，宣撫下軍吏逮王生。會王出獵，婦攜己所有直數千緡，與嫗及女赴安宅舟，順流而下。王生家貲巨萬，一錢不取也。王晚歸不見其妻，而追牒又至，視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素聞渠爲晁家婦，今往從其夫，理之常也。』了不以介意。晁氏夫婦離而復合如初。婦人不忘故夫於丐中，求之古烈女可也，惜逸其姓氏。王雖武夫，蓋亦知義理可喜者。

宋・皇都風月主人《緑窗新語》卷下《鄭小娘遇賊赴江》　鄭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路攜妻女隨之。一夕，維舟江渚，羣盜奄至，鄭以所有金帛，羅列岸上而恣賊所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即具小舟，載之而去。女謂賊曰：『君雖爲偷兒，得無所居與親屬乎？然吾家衣冠族也，既爲汝妻，豈可無禮見遇？若達汝家，一會親族，以託好

述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來二婢曰：『公既以偷爲名，此婢不當有。我爲公計，不若歸吾家。』賊見女之貌美，而且順顧己，無不可從，即棄二婢，挾女鼓棹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時人賢之。

又《歌者婦拒姦斷頸》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然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於別室，多其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於袖中，擒帥而欲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己自斷其頸矣。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八《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藉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略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於土上。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劍浦縣治二十里。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四《賢女鋪》 《漫錄》載南康有賢女鋪，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沈於水，鋪因得名。然予嘗過之，壁間有碑記，其大略似謂初嘗議昏，已定而夫家貧，父兄悔之，別以許人。女曰：『一身而二適，雖未嫁，柰節何！』父兄強之，乃溺死。亦云舊名貞女，全與此不同，豈信傳聞之誤邪？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一《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爲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舁尸詣營中訴之。通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因以牛二頭、白金一笏就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寧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衆懼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攜二子去。

又卷四《海島婦》 王內翰元仲集錄：近年海邊獵人航海求鶻，至一島，其人穴居野處，與諸夷特異，言語絕不相通。射之中，則捫血而笑。獵者見男子則殺之，載婦人還。將及岸，悉自沈於水。他日再往，船人人執一婦，始得至其家。婦至此不復食，有逾旬日者，皆自經於東岡大樹上。元仲，黃華老人也。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忠臣烈女》 宋德祐甲戌，蜀昌州趙昺發倅池州。乙亥，大元兵至，與妻子訣，其妻曰：『爾能盡忠，吾獨不能爲忠臣之婦乎！寧相從地下。』趙公喜，具冠裳，大書十六字於倅廳春臺上曰：『君不可負，臣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遂俱縊而死。府學有二人附其尸哭之曰：『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何以洗此污，清溪一泓水。』二士亦赴水而死。明日，兵入城，伯顏丞相見而嘉之，命歸附官以衾棺殮之，仍就佛寺建緣以助冥福。君子曰：『忠臣烈女，何代無之？然少見於一家之內，趙君咸常專美之矣！賢哉丞相，能成人之美，此秉彝好德之天，誰獨無是也。』

又《去妻復回》 向豐之，宋后之裔也，才調絕高，貧窘則甚。有『人情甚似吳江冷，世路眞如蜀道難』之句，誠齋楊少監奇之。一日，婦翁惡其窮，奪其妻以嫁別人。豐之聽其去，作一《卜算子》小詞在其篋中，後和云：『三歲學言兒，四歲嬌癡女，說著行人也自愁，你自思量取。』聞之令人鼻酸。後其妻見其詞，毅然而歸，與之偕老，亦可謂義婦歟！

明・陳洪謨《治世餘聞》下篇卷四 乙丑松江劉知府琬上疏旌表一節婦，乃華亭張尚書鎣少子未婚之婦也。少子某，事遊蕩，與娼狎，被驚得心疾，遂不起。某原聘京衛趙指揮某女，沒時張爲御史，居憂於家，即具書慰報於趙，令其別議。趙得訃，報其女。女曰：『千里之音，眞僞未可知。縱有凶說，而此身已生死係於張氏矣。』趙夫婦素知其女至信，雖有媒妁來議，然不敢許。踰年，公服闋之京。趙往探之，且告以女之言。公恐負其女，備儀令夫人往慰之，女但唯唯。越數日，女告其母曰：『彼既來慰我，則盡禮。母親可率兒往展謝之，雖未及覩夫儀容，得拜翁姑，亦名分中事。』父母是其言，即具禮母子偕往。女留張舍，卒不肯歸，曰：『既已身許張氏，夫死命也，決無他議。留此以事舅姑，盡婦之道。』謂母

但歸，母不咈其言，如其志。女時年十八，張與夫人別設一室，令夫人與俱。既而足不外履，慈惠婉順。張夫人亦嘗論其何嫁之意，女曰：『有死而已。』是夕自縊，幾絕，賴救免。自是絕不敢道。四方士夫多爲文以紀之。近時戲文盛傳商三元輅事，頗類此。然彼是虛誣，而此則實事也。因記於此以風世。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九《白血無血》　宋建炎間，荆州長陽民婦向氏被賊皮仲執之，不受辱，被害，人見其白乳自吭流至踵《荆州志》。又元王伯顔至正九年爲福寧州尹，被賊王善執之，欲降不屈，挺頸受刃，頸斷，白液如乳，後以陰兵助州滅賊。見《元史》。正德七年流賊陷上蔡，上蔡知縣霍恩被執，罵賊不屈，斷頸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然。世之戲言白血，此或可擬也。又宋李庭芝死節時，血無一點。見韋君聽輿。予以四人男女不同，皆英烈忠貞者也，古人亦有然者，不知四人何又如此之異。

明・葉權《賢博編》　祁門縣方復，有妾曰淑芹，杭州人，頗有姿，年未笄事復。復老，與諸子異居。俄卒，家人憐其少，欲移之去，不可，強之至再三。淑芹知不免，詭曰：『俟殯卽惟命。』將發引，淑芹乃沐浴更衣，縫其衽，縊於棺所，時年二十六。復子發坤義之，附葬父墓側。諺曰：『朱樓紈綺，三夫未已，寒門荆布，一心惟故。』信夫！淑芹以色事人，主又垂老，乃能矢志不移，甘心從死，何異孤遠小臣，未蒙寵祿，一朝臨難有奇節者哉！彼二三其德者，可以愧矣。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二　興寧郭氏女，小字壽娘，及笄未嫁。鄰人羅萬祥者，瞷壽娘父母他出，踰牆而摟之。壽娘力掙不能脫，怒罵萬祥，聲徹於外，得鄰媼至，萬祥解去。父歸，壽娘以情泣訴。父故孱人也而貪，萬祥因納賂焉，父且止。壽娘聞之，嘆曰：『兒所爲兇人僇辱者至矣，而吾父以賄息也。是兒可以賄辱也？』從容入房，絞頸而死。有司聞之，逮萬祥至，論斬。顧壽娘一坏土，十餘年猶寂寂也。余閱萬祥牒，爲署其尾曰：『郭壽娘可謂烈女矣！始則奮力怒罵，以拒兇徒；既而慷慨自裁，以媿貪父。爲兇徒死，遠過斷臂之風；爲貪父死，不忝摩笄之義。貞烈如此而不爲表揚，亦司世教者之責也，不佞未能越樽俎而代之耳。』

明・黄瑜《雙槐歲鈔》卷一〇《木蘭復見》　南京淮清橋女子黄善聰者，年十二失母，有姊已嫁人矣。父販線香爲業，往來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母，又不可寄食於姊，乃令爲男子飾，攜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爲張勝。有李英者，亦販線香，自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爲火伴，與同寢食者踰年，恆稱疾不脱衣襪，溲溺必以夜。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還南京，已年二十矣，突然袒巾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外，爾胡爲來？』乃笑曰：『我卽善聰也。』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汝辱我家矣。』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謂曰：『妹此身却要分明，苟有污玷，死未晚也。』姊呼穩婆視之，果處子，始返初服。越三日，英來候，善聰出見，英大驚愕。歸，怏怏如有所失，飲食頓減。英母憂之，以英猶未娶，乃求婚焉。善聰執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其謂我何？』所親與鄰里交勸，則涕泣詬之。事聞，三廠勒爲夫婦，且助其奩具，成婚之日，人有歌之者，以爲木蘭復見於今日云。予按，女易男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時有東陽婁逞，五代時有臨邛黄崇嘏，國初蜀有韓貞女，蓋不獨善聰也。

明・李中馥《原李耳載》卷上《青蠅不玷》　余女行五，卽以五字之，適會城大參傅公孫襄。襄十七，補弟子員，學使袁公器之，忽感羸疾。余公車北上，內子遣媼往門，女言：『壻月前幾死，我已自辦死法，幸復甦，若我死太躁，壻必悲殞，是我速之死也。』於是侍疾如常。俄延數月，余下第歸，壻與女得相見。月餘，壻竟逝，女不移時亦逝。余偕內子至其家，見顔色如生，兩眉直上如戟。更可異者，壻簀驅蠅復來，女之體一蠅不集。始知英烈所感，卽織微蠢動如有知也。歛後，余徐詢死節狀。俱曰：『壻逝後，向祖姑、翁姑洎兩叔翁姑悉拜畢，入室未幾，卽報飲藥，速救之，不能起矣。』枕旁遺杏一枚，終不知所飲何物。聞者咨歎。紳士里民公籲請旌建坊，以鼎革遂寢，事載《太原府志》。

明・談遷《棗林雜俎》義集　丙戌秋，金華陷，婦某俘入杭州行營。庚寅六月，其夫跡之，以五十金贖，不許，遞至百五十金，終不許。婦凝淚語其夫曰：『第藏其金，天下多好婦，何我爲？』其人益至二百金，終不許，婦乘間引刀自刎。營卒怒，剖腹搗其陰，俄雷震死。

清・王弘《山志・貞燕》　元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宅有雌燕獨巢，凡六稔，時人自爲貞燕。予友涇陽趙元深之母劉氏，爲伯韶公配。公早卒，劉氏年方二十五歲，矢志守節。撫元深，劬勞備至。嘗有雙燕巢於

室，忽失其雄，其雌孤棲。自爾秋去春來，凡三十年。同人咸作《貞燕詩》以美之。此正與宋末姚玉京事同。玉京，襄州小吏衛敬瑜妻也。其《贈燕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後玉京死，燕復至，周章哀鳴。家人語以玉京墳所，燕遂死於墳側。有時風清月朗，襄人或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此則更異。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四《亞姑井》 羅定界石村，有曰東西二井。萬曆間，村中有婦善淫，人或犯其小姑，小姑沉東井而死。婦慙悔，亦沉於西井。今東井水至清，居人汲飲，稱曰亞姑井。西井則甚混濁，予爲銘曰：『水不能清，以姑而清。姑之清兮，水之榮兮。水不能濁，以嫂而濁。嫂之濁兮，水之辱兮。惟婦與女，水其因汝。人不知之，水則知汝。吁嗟婦兮，畏此水之知兮。吁嗟女兮，畏此水之因兮。』

又卷八《陳烈母》 陳烈母者，東莞人，宋幼帝駐蹕厓山，母命其子李佳應詔。既行，烈母亦趨廣州，至黃木灣自沉死。佳赴行在，得潮州教授而還。哀隕莫及，乃築望慈臺於烏沙之陽，朝夕哭奠，聞者傷之。東莞陳璉爲辭，有云：『南海有烈婦，能執陵母節。淚血滿衣裾，泣與愛子別。爾盡忠兮大厓山，吾盡節兮黃木灣。茫茫此恨同精衛，一墮滄溟不復還。』

又《歐陽桂》 歐陽桂，連州處女，年十八，未嫁而夫亡，孀守至九十五歲乃終。年八十時，當門二大齒長至一寸，人以爲異。予家有婢母何，九十四歲時，生三長鬚，黑色，皆壽徵也。

又《東莞三貞女》 東莞三貞女，一曰水南林氏。諸生翼龍女也，許字陳生元耀。生死，女欲奔喪，父母兄弟共難之，不能得。以語其舅，舅重傷其志，許以吉服迎歸。既入門，伏夫位長哭，哭已，舅姑相見飲泣，遂易衰絰，執夫喪如禮。喪終，乃奉夫主，祔於先人之寢祀焉。尹守衡曰：『夫禮也殤不爲後，女不爲陳也婦，則陳之不得爲殤也後明矣。女爲陳也婦，陳不欲爲女也後得乎。女歸而陳氏子可勿殤已，世徒以女節論，猶淺之乎知女也。』一曰周塘黃氏女，許字張邦俊子。壻死，女欲往臨視，母不能奪，與偕行。比至，猶及襄夫殯事。越三日，謝其母使還曰：『女爲張家婦，不返矣。夫葬，遂欲殉之。』或止之曰：『而姑之初爲此子哭也，皇皇不欲生。幸而至，姑乃強爲而起，而卽死，其若姑何？』女悟，姑哭亦哭，姑止亦止。朝夕奠，輒見有羽蟲飛憑女身如儼然。其一曰棊湖陳氏女，許字於葉氏子。無何葉卒，女聞曰：『生則氏郎君，死非氏郎君乎？』因痛哭。偕媒妁於歸。尹守衡曰：『嗟夫，藉三女皆不忍其死，三氏子之鬼其不食乎。三女之能不死也，殆有賢於死者也。若三女者，可以風矣。』

又《聶娘》 聶娘，增城人。崇禎庚午，賊於增江口掠得之，戲謂其眉未婉。聶娘從容語曰：『女醮始掃眉，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刎。黎美周作聶娘婉眉歌，有云：『丈夫髭髯愧如此，半尺垂虬掀不起。紫石稜稜婉婉爾，翠蛾如鐵眞男子。』又云：『人生安能知死期，沙場血戰吾當爲。借娘眉鋒不斬賊，先斬偷生巾幗兒。』

又《二妃》 二妃者，一曰益陽王妃。丁亥某月，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袒衣中，整刃外向。喪服哭泣視殮含，與兵出葬北山，既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殺。予爲歌云：『爲我殮王，送之北邙。逝將從汝，不惜新喪。王魄已歸土，同穴終何補。利刃懷滿身，欲切奴爲脯。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侮。自剄以報王，黃泉相鼓舞。』

一曰滋陽王妃。庚寅春，滋陽、銅陵、興化、永豐、信陽、永寧凡五王，同客惠州。其六月，廣州圍急，奉化伯黃應傑者，與副使李士璉襲執五王，以惠州先降，旣而悉縊殺之。王子在襁褓者，及宗室女已嫁者，皆捕殺無遺。滋陽旣薨，其妃某氏，色美，應傑苦欲犯之。裸其上衣，繫於柱，妃乘間細析下衣爲縷，經死。予爲之歌云：『夫爲王，妃是我。皎如霜，身可裸。何必衣與裳，禮義爲包裹。天留一縷絲，以爲絕命資。徒勞強暴守，蟬蛻不曾知。』

又《林氏李氏》 林氏者，廣州之河南鄉人。丙戌城破，林氏投珠江而死。番禺羅賓王弔之，有曰：『黃泉隨母逝，白璧爲夫全。抱玉雲飄海，沉珠月在淵。』

又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廣州被圍，朔騎抄掠得之。不辱，賦詩十章而縊。有曰：『恨絕當時步不前，追隨夫壻越江邊。雙雙共入桃

花水，化作鴛鴦亦是仙。』味其辭，其夫必先自沉者。又有王桂卿者，廣州人，爲張參戎之妾。丙戌，年始二十。兵至，拜辭其夫，彈琵琶一曲，自經死。鄺湛若弔之，有曰：『墜樓未散香烟夢，被髮猶存石鼓歌。鴈柱只今餘玳甲，爲憐落木晚風多。』

又《天濠街婦》　庚寅冬，廣州城拔，天濠街有婦襁負嬰兒，以長繩繫腰，接于樹，赴池而死。事定，引繩出之，色如生。予爲之歌曰：『妾身不隨波，豈必長繩繫。所慮黃口兒，一去無根蔕。』

又《四孝烈》　歲甲午，新會縣被圍，城中糧盡，守將屠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諸生林應雒之妻，姑將就烹，莫請於兵曰：『姑老矣，肉不可食，妾幸膏腴，可以供君大嚼也。』兵從之，姑得釋，而莫就死。有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無子，請君食我。』殺之，以首還其夫，使葬焉。有梁氏女者，其父諸生學謙，女年十一，請代父死。兵不忍殺，女謂兵曰：『君以女兒身小，不足以充一飽乎？』將奪兵刀自剄，兵乃殺之。諸生吳師讓妻黃氏，亦代夫死。兵哭而殺之，是爲新會四孝烈。予哭之有云：『可憐窈窕三羅敷，肌如冰雪顏如荼。再拜乞充君庖廚，解妝請代姑與夫。妾年尚少甘且脆，姑與夫老肉不如。請君先割妾膏腴，味香不負君刀殳。食之若厭飫，願還妾頭顱。姑老夫無子，妾命敢踟躕。有女年十餘，緹縈亦不殊。哀求赴湯鑊，保父千金軀。』

又《李氏》　李氏，名子秀，連州人，貢生紹英之女，舉人莫矜之妻。丁亥，避亂洽、洸。賊至，拘其夫及二子以行。李氏跣詣賊所，見其夫被縛甚急，指賊大罵。賊殺之，以其義烈，爲之具棺殮葬而釋其夫與二子。嗟乎，李氏者，蓋善於救夫者哉。

又《麥氏》　麥氏，香山小欖鄉人，諸生黃肇揚之妻。癸巳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髮繫船間，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既沒復湧出，作憤罵狀，如是者三，兵競射之乃沒。予弔之云：『入水不肯沉，罵奴猶未畢。身輕乘文魚，三躍江中出。佳人一赫怒，波濤爲羨溢。髑箭雖紛紛，難損芝蘭質。去爲湘妃娣，魂烈知無匹。』

又《順德六貞女》　六貞女者，順德龍津李氏處女也。丙辰春，粵東大亂，有強暴謀脅致之。六女懼且不免，以酒相酹，一夕同赴水死。其家合葬之龜山之陰，好事者爲植女青其上。予弔之曰：『冬青一樹分男女，近日男青讓女青。不見龍津諸女子，萬年枝上顯精靈。』萬年枝，卽女青也。

又《謝氏》　謝氏玉華，番禺市橋人，同邑曹世興之妻也。世興卒，玉華誓不改節。其父母紿之歸寧，車至門，女卽自刎。家人扼救之，玉華左手探喉，右手引刀再割而瞑。又某氏者，南海蘭石人。夫梁，庚寅城破，某氏誓決一死。取二小刀，一與夫，一以自佩。未幾兵至蘭石，夫被殺死。某氏視含殮訖，卽取所佩刀自割。姑驚哭，視其喉未斷，欲敷以藥，某氏亟再割以死。此二事相類，予爲雙刃操以寫之，辭曰：『嗟烈烈兮佳人，知義兮不知有身。手持喉兮一再割，血灑地兮紛紛。夜有光兮非青燐，鬼伯抱持兮叩天閽。』

又《莫烈婦》　烈婦莫氏，新會人，美而寡，守志不嫁。甲午，新會被圍，婦家人登陴拒守。兵窺其室無人，抽刃脅之。婦以首觸牆，血流被體。兵殺之，投其首於糞盎中。事平，其姊夫往而收瘞，首重不可舉，嘆曰：『阿姨禮義人也，生與我未嘗相見。』走告婦兄，兄舉之，應手而起。予弔曰：『蠔首邱山重，蛾眉日月光。簾帷生不捲，巾幗死猶防。』又曰：『一絲孀婦命，九鼎美人頭。』

又《二烈婦》　二烈婦，皆番禺人，失其姓氏。癸巳、甲午間，有蜀人彭襄者，知縣番禺。鄉民逋賦，襄遣役人捕之，得其鄰一婦甚美。襄使婦沐浴，將嬈之，婦碎瓦嚙自割死。又捕一婦，婦自訴：『妾本諸生某妻，家無田，並未逋租。明府役人妄拘妾，欲行無禮，妾死不從，乞明府卽治役人之罪。』襄笑曰：『汝本農家婦子，爲吾衙役所愛，亦何負於汝乎？』婦大恚恨，卽觸階石而死，是爲番禺二烈婦。比年州縣有司遣招撫丁，或瘋人入鄉催糧，婦女被其拘執，以不肯污辱死者，不可勝數。噫，予安得盡其姓氏而紀之。

又《順德某氏女》　順德某氏女者，其父以許何氏之僕。何氏尋以訟破家，乃取聘金於女父，女父還之。將以其女改嫁，女使人謂僕，必無二志，且使再納幣焉。幣至，女父怒而麾之。女潛出，與僕相持痛哭，約以舟來。至夜舟不至，女遂自經，時年十五。予嘗爲待舟操以寫其悲，其辭有云：『月將落兮潮水平，舟不來兮傷予情。獨立沙洲兮涕淚零，無人知兮惟流螢。挂榕枝兮心戰慄，裙帶斷兮泥沒膝。舟迎魂兮更莫遲，波濤驚

兮魂恐失。』

又《錦桂女》 歐氏女錦桂，連州人，其父紹裕，以女許賈繼保。將行而繼保卒，錦桂易服奔喪，自矢守節。鄰婦勸之，剪髮斷一指以拒。家貧，手植花果，紡績自給。有司屢旌其門，以細女紅布答之。年八十卒，論者謂婦而守志者，禮因于情。女而守志者，情生于禮。昔王文肅之女曇陽，許字徐氏子。徐早死，曇陽爲之縞素。文肅曰：『爾尚未事徐，何以服爲？』曰：『隆慶皇帝賓天，士庶哭臨，豈皆食君之祿耶？未嫁而可爲夫服，則亦可爲夫守矣。』嗟夫，女之節也，所以成仁。易有節卦，爲女之仁者而言。有恆卦，爲婦之仁者而言。錦桂、曇陽，其皆女之仁者哉。

又卷一九《雙燕窩冢》 從化有殷氏女者，水西香家人，生員朝輅女也。年十六，許嫁鍾氏子。鍾氏子死，訃聞，女默然，徐更衣自經。兩家合葬之，稱其冢曰雙燕窩。予爲之賦，有云：『雙燕復雙燕，生時不相見。相見在黃泉，雌雄何婉孌。』

又《彭烈女墓》 彭烈女墓在廣州大北門外百餘武。烈女往爲某家婢，色情婉美，其主已許字傔某矣。一夕欲嬈之，堅拒不可，主乃逐傔以絕其意。傔臨行有言弗遜，主怒撻之數百，肩背流血，烈女遂自縊。死前謂儕曰：『某傔受大杖，凡以我也。我食主與母十餘年矣，顧義有所不可。』言短而深，主懊悔無極，葬之郭外，番禺令馮藻表其墓，銘曰：『夫爲人奴，儂乃婢子。雖主不能，儂則當死。』

又《戴節婦墓》 南海人戴綺之妻鄒，方娠而寡，哀毀踰禮。既生遺腹子晟，父母憫其少，勸之他適。鄒截髮自誓，守節三十七年而卒。巡按御史姚虞銘其墓曰：『綺也吾夫，晟也吾子，吾不夫綺，吾則有死。吾不子晟，疇奉綺祀。吾祀吾綺，吾心已矣。於戲，晟母綺妻，戴婦鄒女。女不二夫，臣不二主。我勒茲碑，臣道之矩。』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五《王烈女》 張秋王烈女名嬌，諸生王碧侯女，風姿絕世，而駘宕不羈。崇禎辛巳冬，張秋被兵，將犯烈女，女大罵而死，血凝河冰，經春不化。

又卷二四《山溪烈婦》 旌德縣地曰山溪，有民家女某氏，嫁甫數月，夫死，無子，又無舅姑伯叔，遂歸母家，誓不更適人。久之，其父母私受鄉人聘，且夕且娶。女覺之，自請於父母，父母不能隱，遂告以故。女欣然曰，嫁則嫁矣，明日當一辭夫墓耳，許之。乃歸房中，晨起理妝，易新衣，內衣皆自縫紉。行至溪上，時山水暴漲，女顧之喜，至橋半，急踊身入水死。乘流數里，罥岸樹而止。有石工某見之，欲褫其衣，衣結不可解。忽以手自批其頰曰，吾以父母欲奪吾節而死，汝小人輒敢無狀，吾褫汝魄矣。語畢而死，觀者莫不歎異。父母爲合葬故夫墓焉。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五《土偶》 沂水馬姓者，娶妻王氏，琴瑟甚敦。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王矢不他。姑憐其少，亦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太幼，兒又無出。每見有勉強於初，而貽羞於後者，固不如早嫁，猶恆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工肖夫像，每食，酹獻如生時。一夕，將寢，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駭心愕顧，卽已暴長如人，眞其夫也。女懼，呼母。鬼止之曰：『勿爾。感卿情好，幽壤酸辛。一門有忠貞，數世祖宗，皆有光榮。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至促我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令我歸，與汝生一子承祧緒。』女亦沾衿。遂燕好如平生。雞鳴，卽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既而腹漸大，不能隱，陰以告母。母疑涉妄；然窺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罔不匿笑；女亦無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郤，告諸邑令。令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子無影，有影者僞也。』抱兒日中，影淡淡如輕煙然。又刺兒指血傅土偶上，立入無痕；取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者，羣疑始解。

又卷六《林氏》 濟南戚安期，素佻達，喜狎妓。妻婉戒之，不聽。妻林氏，美而賢。會北兵入境，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僞諾之。適兵佩刀繫牀頭，急抽刀自剄死；兵舉而委諸野。次日，拔舍去。有人傳林死，戚痛悼而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漸動；稍稍嘒呻；扶其項，以竹管滴瀝灌飲，能咽。戚撫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遭凶折！』半年，林平復如故；但首爲頸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以爲醜，愛戀逾於平昔。曲巷之游，從此絕迹。林自覺形穢，將爲置媵；戚執不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業誓不二，鬼神寧不聞之？卽似續不承，亦吾命耳。若未應絕，卿豈老不能生者耶？』林乃託疾，使戚獨

宿；遣婢海棠，襆被臥其牀下。既久，陰以宵情問婢。婢言無之。林不信。至夜，戒婢勿往，自詣婢所臥。少間，聞牀上睡息已動。潛起，登牀捫之。戚醒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卻拒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似曩年，尚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出。戚自是孤眠。林使婢託己往就之。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速之客，疑焉。摸其項，無痕，知爲婢，又咄之。婢慚而退。既明，以情告林，使速嫁婢。林笑云：『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即亦幸甚。』戚曰：『苟背盟誓，鬼責將及，尚望延宗嗣乎？』林翼日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間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既夕，林滅燭呼婢，使臥己衾中。戚入，就榻戲曰：『佃人來矣。深愧錢鎛不利，負此良田。』婢不語。既而舉事，婢小語曰：『私處小腫，顛猛不任！』戚體意溫卹之。事已，婢僞起溺，以林易之。自此時值落紅，輒一爲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謂戚曰：『妾勸內婢，而君弗聽。設爾日冒妾時，君悞信之，交而得孕，將復如何？』戚曰：『留犢戇母。』林乃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暗買乳媼，抱養母家。積四五年，又產一子一女。長子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讀。林半月輒託歸寧，一往看視。婢年益長，戚時時促遣之。林輒諾。婢日思兒女，林從其願，竊爲上鬟，送詣母所。謂戚曰：『日謂我不嫁海棠，母家有義男，業配之。』又數年，子女俱長成。值戚初度，林先期治具，爲候賓友。戚歎曰：『歲月駸過，忽已半世。幸各強健，家亦不至凍餒。所闕者，膝下一點。』林曰：『君執拗，不從妾言，夫誰怨？然欲得男，兩亦非難，何況一也。』戚解顏曰：『既言不難，明日便索兩男。』林言：『易耳，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嚴妝子女，載與俱歸。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戚駭怪不解。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爲詳述本末。戚喜曰：『何不早告？』曰：『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尚可絕乎？』戚感極，涕不自禁。乃迎婢歸，偕老焉。古有賢姬，如林者，可謂聖矣！

又《細侯》　昌化滿生，設帳於餘杭。偶涉廛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荔殼墜肩頭。仰視，一雛姬凭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爲娼樓賈氏女細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託故假貸同人，斂金如干，攜以赴女，款洽臻至。即枕上口占一絕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小語麝蘭香。新鬟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蹙然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婦，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效作一首，恐未能便佳，爲聽觀所譏。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生家田產幾何，答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長相守，勿復設帳爲也。四十畝聊足自給，十畝可以種黍，織五匹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相對，君讀妾織，暇則詩酒可遣，千戶侯何足貴！』生曰：『卿身價略可幾多？』曰：『依媼貪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貲財，得輒歸母，所私蓄者區區無多。君能辦百金，過此即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爲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侯諾之。生即棄館南游，至則今已免官，以罣悞居民舍，宦囊空虛，不能爲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偶笞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逮囹圄。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饋遺，以是得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某，慕細侯名，託媒於媼，務在必得，不斬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敬偵生耗。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吏，使久錮之。歸告媼云：『生已瘐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媼曰：『無論滿生已死，縱或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終也，何如衣錦而厭粱肉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齷齪商，誠非所願。且道路之言，何足憑信！』賈父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劬。汝成人二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既不願隸籍，即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賈衣服饘珥，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力，昭雪而出，始知賈之錮己也；然念素無郤，反復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既聞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媼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攜所有亡歸滿；凡賈家服飾，

一無所取。賈歸，怒賈於官。官原其情，置不問。嗚呼！壽亭侯之歸漢，亦復何殊？顧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又卷九《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墾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者。邑有穆生，年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母頗不耐之。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偶，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乏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辭焉，曰：『飢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寧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益賢之，向慕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說其母。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志終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居無何，孟暴疾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無戚黨，死後，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具攜取一空，方謀瓜分其田產。家人亦各草竊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爲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已心許之矣。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己。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須於君，但以片紙告邑宰；撫孤，則妾不敢辭。』林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賴輩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懼，閉戶不敢復行。女聽之數日寂無音；及問之，則孟氏田產已盡矣。女忿甚，銳身自詣官。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所憑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無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聽也。』官怒其言戇，訶逐而出。女冤憤無以自伸，哭訴於搢紳之門。某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宰按之，果眞，窮治諸無賴，盡返所取。或議留女居孟第，撫其孤；女不肯。扃其戶，使嫗抱烏頭，從與俱歸，另舍之。凡烏頭日用所需，輒同嫗啓戶出粟，爲之營辦；己錙銖無所沾染，抱子食貧，一如曩日。積數年，烏頭漸長，爲延師教讀；己子則使學操作。嫗勸使並讀。女曰：『烏頭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此心保以自明？』又數年，爲烏頭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烏頭泣要同居，女乃從之；然紡績如故。烏頭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何安矣？』遂早暮爲之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爲傭然。烏頭夫妻有小過，輒斥譴不少貸；稍不悛，則怫然欲去。夫妻跪道悔詞，始止。未幾，烏頭入泮，又辭欲歸。烏頭不可，捐聘幣，爲穆子完婚。女乃析子令歸。烏頭留之不得，陰使人於近村爲市恆產百畝而後遣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病益篤，囑曰：『必以我歸葬！』烏頭諾。既卒，陰以金啗穆子，俾合葬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不能舉。穆子忽仆，七竅血出，自言曰：『不肖兒，何得遂賣汝母！』烏頭懼，拜祝之，始愈。乃復停數日，修治穆墓已，始合厝之。

又卷一一《張氏婦》 凡大兵所至，其害甚於盜賊：蓋盜賊人猶得而仇之，兵則人所不敢仇也。其少異於盜者，特不敢輕於殺人耳。甲寅歲，三藩作反，南征之士，養馬兗郡，雞犬廬舍一空，婦女皆被淫污。時遭霪雨，田中潴水爲湖，民無所匿，遂乘垣入高粱叢中。兵知之，裸體乘馬，入水搜淫，鮮有遺脫。惟張氏婦不伏，公然在家。有廚舍一所，夜與夫掘坎深數尺，積茅焉；覆以薄，加蓆其上，若可寢處。自炊竈下。有兵至，則出門應給之。二蒙古兵強與淫。婦曰：『此等事，豈可對人行者！』其一微笑，啁嘬而出。婦與入室，指蓆使先登。薄折，兵陷。婦又另取蓆及薄覆其上，故立坎邊，以誘來者。少間，其一復入。聞坎中號，不知何處。婦以手笑招之曰：『在此處。』兵踏蓆，又陷。婦乃益投以薪，擲火其中。火大熾，屋焚。婦乃呼救。火既熄，燔尸焦臭。人問之。婦曰：『兩豬恐害於兵，故納坎中耳。』由此離村數里，於大道旁並無樹木處，攜女紅往坐烈日中。村去郡遠，兵來率乘馬，頃刻數至。笑語啁嘬，雖多不解，大約調弄之語。然去道不遠，無一物可以蔽身，輒去，數日無患。一日，一兵至，甚無恥，就烈日中欲淫婦。婦含笑不甚拒。隱以針刺其馬，馬輒噴嘶，兵遂縶馬股際，然後擁婦。婦出巨錐猛刺馬項，馬負痛奔駭。韁繫股不得脫，曳馳數十里，同伍始代捉之。首軀不知處，韁上一股，儼然在焉。

清・鈕琇《觚賸》卷三《雲娘》 密雲汪參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幷所以載雲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

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箙插矢，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以手承之，即彀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於箙中出矢斃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參將抵家無寸箸之失。雲貌殊豔，參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爲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爲小星催粧，雲忽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萑苻，薾焉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遂馳去，永不復返。

又《李婦金氏》　距余居里許，有民家女金氏，幼無以自育，年十二，歸里人李乙。乙之父以治皮爲業，人呼之曰『皮』。皮性茂而愚，受人值，爲其驅使，即利害無所避。康熙戊申，里中大姓有事，臧獲無可使者，以命皮，皮慨然任之。及事發，詞株及皮。已就縛，乙奮身走郡，告郡守曰：『此皆乙所爲，無與吾父事。』於是郡守釋皮拘乙，論法當流於秦。金氏計且偕往，間關數千里，不免多露之虞，泣曰：『我從我夫，而不獲終事我夫，不若完節以報我夫之爲愈也。雖然，我夫未行，吾不可以先死。雖貧家無簪珥可鬻，而竭手指勞，猶足供饘粥，俾纍人無患饑渴。』乙在禁數月，金氏拮据紡織，因得製衣置食，往來餉乙，見者爲之泣下。己酉夏，郡遣流人，乙之里同累者二，其二人之婦，皆促裝爲從行計。氏獨托其三歲女於姻，乃往見乙於獄曰：『勉之自愛！新婦將爲君養姑地下耳。』歸未至家，恐有覺其將死者，遂自裁於他氏室。時年二十二。金氏死閱月，同里諸君子爲位於崇義寺，設醮三日，各以詩文弔祭，嘉其得死所也。

又《舒氏義烈》　尚之信之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之信母萬福金與其弟若子尚在舊府，徬徨涕泣，不知所爲。藩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洊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達公納款僞周，曾無一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襲王封，因二三宵小讒構，致見羈執。爲國棟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賣主以易富貴，忘覆翼之洪慈，肆反噬之慘毒，王之抔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逭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因傳福金命，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及國棟至，共出擒之，之信之子剜去兩目睛，天植與尚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國棟家人奔告金巡撫，捕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諱詞，詞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一百八人，即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時，其妻舒氏盡出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撿取篋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污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謂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姬十人，皆令自裁，乃立刎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豔稱焉。

又續編卷二《義娘》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順治初爲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剿鄭寇，大掠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紿騎士下馬小遺，即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烟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語其事，即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

『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舁運磚土，築成小廟，幷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鏹，大啓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士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又《雙雙》 吳門有名妓蔣四娘者，小字雙雙，媚姿豔冶，儇態輕盈，琴精奕妙，復善談謔。花月之筵，坐無雙雙，不足以罄客歡也。毘陵呂狀元蒼臣遇於席，一見傾悅，以千金買之，攜至京師，扃置花市畫樓，窮極珍綺，以資服饌，自謂玉堂金屋，稱人間佳配。而雙雙以爲瓊盎芙蓉，雕籠鸚鵡，動而觸隅，非意所適。順治甲午除夕，共相餞歲，出兩玉巵行酒，呂斟其舊者奉蔣曰：『此我家藏重器，爲卿浮白。』蔣以新者自與，仍以舊者還呂曰：『君雖念舊，妾自懷新。』呂意怫然。明年放歸吳門，雙雙構室南園，頗有卉木之勝。崑山徐生，其舊識也，泛扁舟訪之，蔣留茗話。徐生曰：『四娘已作狀元婦，何不令生狀元兒，而重尋舊遊耶？』雙雙曰：『人言嫁逐雞犬，不若得富貴壻。我謂不然。譬如置銅山寶林於前，與之齊眉舉案，懸玉帶金魚於側，與之比肩偕老，既乏風流之趣，又鮮宴笑之歡，則富貴壻猶雞犬也，又奚戀乎！嘗憶從蒼臣於都下時，泉石莫由怡目，絲竹無以娛心。每當深閨晝掩，長日如年，玉宇無塵，涼蟾照夜，徙倚曲欄之間，悵望廣庭之內，寂寂跫音，忽焉腸斷。此時若有一二才鬼，從空而墜，亦擁之爲無價寶矣。人壽幾何，難逢仙偶，非脫此苦海，今日安得與君坐對也？』徐生大笑而別。

清・褚人穫《堅瓠集》卷四《秋胡》 魯人秋胡，娶妻羅氏敷，五日而官於陳。三年而後歸，見路傍有女子採桑，少而美。秋胡下車挑之曰：『耕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吾有黃金百鎰，願期與子相將。』婦拒不受。及胡抵家，母呼婦出，卽採桑女也。乃數胡之罪，投河而死。宋錢穎詩云：『郎恩葉薄妾冰清，郎有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三年誰信守孤燈。』

又《堅瓠補集》卷三《七姬廟》 元季兵起，潘原明，名元紹，爲僞吳行省左丞，妾七人：程氏，翟氏，徐氏，羅氏，卞氏，彭氏，段氏，段年最幼。王師克城，段氏曰：『主君待吾厚，願先君死，以絕念慮。』然後六姬從之。潘藁葬之東城，張羽爲之傳，宋克書碑墩冢中。至嘉靖中，碑始出土，人建祠祀之名七姬廟。朱雲子先生七姬墩詩：『鬚髯恤死況巾幗，又況妾媵及韶質。潘郎有美六餘一，藝色相亞無妒嫉。蘭心蕙態和且秩，重兵壓境主戰栗。顧謂諸姬宜努力，段姬聞語不待畢。從容蹤步入幽室，練巾繞項懸玉骨。六姬相繼意如臺，倉皇寧具啥與襲。焚尸藏骸冢無突，短碣荒園久無沒。百五十年方始出，此事未見前朝冊。田橫葛誕稱氣激，浴鐵之徒丈夫烈。嗟嗟諸姬婉而弱，死義千金莫能奪。一之爲甚作者七，不顯其名采風責。君不見小憐后服承恩澤，重奏琵琶代王宅，續命菖蒲化荆棘。』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三 柳如是爲彭城尚書所暱，財貨出入，悉柳主之。族之豪者疑柳多私蓄，尚書既沒，擁衆突至，頗有所索。柳出，佯爲好語曰：『先尚書遺貲信有，然須少待，當不虛來意。』衆姑諾之。柳既入，衆待久不出，方大聲詬之，而柳已閉門自縊矣。衆始驚竄散去。其家之不致破亡，柳之力也。於是邑中之士作《河東夫人殉節》詩以輓之，咸謂其能晚蓋云。

又卷五 福山章烈婦馬氏溺死事甚奇，然人多有疑之者。先是，烈婦之夫殯而未葬，迨烈婦死，遂厝其棺於夫之旁。至雍正十年七月，福山遇潮沒，凡棺之未葬者，悉隨潮湧去，卽烈婦之夫之棺亦然，而烈婦獨屹然不移。於是向之疑烈婦者，無不詫爲奇事，始信爲眞烈婦云。

清・袁枚《續子不語》卷五《郭六》 郭六者，淮鎮農家婦也，不知其夫姓氏。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飢。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

婦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贍，則集鄰里，叩首曰：『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鄰里囁嚅俱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游。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防閑甚嚴，不使外人睹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辨也。

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卽與見翁姑，曰：『父母都在，今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恥伴君。故爲汝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爲汝辦餐。』已往廚下自剄矣。縣令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塋，而不祔夫墓，曰：『不祔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絕於翁故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我兒身爲男子，不能養我二人，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邪？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

又有孟村女者，崇禎末，巨盜肆掠，見女有色，幷其父母縶之。女不受污，則縛其父母加以炮烙。父母幷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紿己，必先使受污而後釋。女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尸于野。後賊與官兵格鬥，馬至尸前，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

此二事正相反。論者皆有貶詞，以爲其一失節，其一心太忍。余曰：『皆是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郭六改行，箕子爲之奴也；孟村女抗節，比干諫而死也。古人於徐孝克妻，榮昌公主尙憐之，而況此二人乎？』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四《劉王氏》　陽湖有劉王氏者，甚美麗，嫁某氏子，十七而寡。再嫁劉氏，不一年劉又沒。其族人又欲嫁之，王大哭曰：『吾再醮已無面目，安能三醮耶？』遂自經死。時無爲吳盤齋爲縣令，驗其尸得實，遂將所逼人置之法。惟王氏雖烈，是已醮婦，於例不能請旌，乃賦一詩刻諸墓上云：『分釵劈鳳已聯年，就義何妨晚概愆。鳩以換巢難擇木，鶴經別調任更弦。也同豫讓傳千古，莫恨蘇章有二天。究勝世間長樂老，幾回生敬又生憐。』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四《張帛》　《水經・江水篇注》引《益都耆舊傳》曰：張貞妻，黃氏女也，名帛。貞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貞手於灘下出。時人爲之語曰：『符有先絡，棳道有張帛。』按先絡卽孝女叔先雄，見於范史，至今以比曹娥，而張帛事則不甚著。然賴張帛事猶可考正范史『雄』字之誤。絡與帛爲韵，可知其名先絡，不名先雄也。

又《右台仙館筆記》卷一　邢阿金，農家女也。幼隨其母往來大家，故有大家風範。修眉纖趾，望之楚楚，烹飪縫紉，並皆精妙。誦唐人小詩，畧能上口。年及笄，嫁田舍兒，性粗暴，以其荏弱不任井臼，虐遇之。阿金性柔和，惟背人啜泣而已。其母聞之大慼，以錢贖之歸。又嫁一富家子，年少美丰儀。阿金自幸以爲得佳壻也，不意其佻達無度，得新棄舊，旋卽仳離。乃嫁一官人爲妾，又不容於大婦而歸。於是阿金年亦二十外矣。有黃大令者年逾周甲，得之爲篋室，甚嬖之。黃妻久卒，謀以爲妻，阿金不可，曰：『妾出身微賤，豈足伉儷君子？不獨損折年壽，亦且累君盛德。』黃鑒其誠，益愛重之。黃有子婦，與年相若，阿金待之極有恩禮。子婦承翁意，事之如姑，阿金雖謙不敢當，然子婦執禮不衰。無何黃病，阿金侍湯藥惟謹，年餘黃卒，竟仰藥以殉。黃之子感其殉父，附葬如禮焉。此女四易所天，不爲貞，卒殉其夫，不得不謂之烈。使其初適卽得良輿，必爲善婦。乃所如不合，遂歷四姓，卒成大節，是謂賢美而未學。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蓋可也。若豫讓『衆人』、『國士』之言，本非正論，固非女子所得藉口矣。

又　阿勝，廣州人，談者逸其姓氏。少孤，游於美利加國之舊金山，善貿易。居六載，積貲頗豐，航海而歸，將締婚於中土。有某氏女及笄，因媒合之。女母聞其豐於貲也，許焉，既又懼其仍遠游也，曰：『吾女豈能相從於海外哉！』故使媒妁索重聘。阿勝鄙之曰：『賣婚，非禮也。吾何患無妻！』遂已其事，復游金山。女聞之，不直其母，竊附海舶，至金山尋夫。一日，於途中遇之，連呼曰：『阿勝，阿勝！』勝顧之驚曰：『卿閨中弱質，何爲至此？』女具告之。勝感其義，與俱歸旅舍成禮焉。論者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此女不從母命，而從六禮未備之夫，不可爲訓。然重洋睽隔，萬里追尋，亦不可云非奇女子矣。君子姑取其從一之貞，勿責其越禮也。

又　貞女王蕙芳，常州人。父遭兵亂，挈家避滬濱，遂家焉。貧不能自存，乃鬻女於王姓者爲女，時女甫四歲。及長，丰姿秀麗，嫻習女紅，王頗愛之。無何王卒，其妻舊居北里，搔頭弄姿，非良婦也，攜女再嫁。女心非之，而不敢言。其後夫素有登徒子之名，見女美，屢挑之。女懼不免，於同治癸酉歲二月十三日夜縊而死。此事誘與拒兩無實迹，女雖死不

得以貞女旌，因紀大畧，冀不泯耳。

又 閩中黃生，富家子也。年十五六，翩翩如璧人。忽得狂疾，歌哭不倫，自食其穢。夜或縱火燒屋，家人不能防。乃於山中構屋數椽，使居之，守以健僕。久之，益憔悴無人狀。其所聘林氏女，父母欲絕其婚，女不可，曰：『未婚而壻膺惡疾，女之命可知矣。從一而終，萬無他議。』與其老死閨中爲父母累，不如與狂夫同處空山，猶得稍盡婦職也。』父母初不許，言之益堅，乃如其志。與壻居山，饑飽寒暖，調護維謹。一日同坐石上，忽溪中有魚躍出，長二尺許，其首類犬。夫卽取食，女力阻不聽，竟食盡，越宿病若失。翁姑聞而喜甚，迎歸成禮焉。《山海經》云：『諸懷之水多鮨魚，食之已狂。』黃生所食，豈卽此歟？殆由林女《芣苢》之歌，感動幽明，故得此靈藥，非偶然也。

又卷四 松江鄒生，娶妻喬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歲而鄒死。喬守志撫孤，家尙小康，頗足自存。而是時粵賊已據蘇、杭，松江亦陷於賊，喬慮不免，思一死以自全。而顧此呱呱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決。其夜，忽夢夫謂之曰：『吾家三世單傳，今止此一塊肉，吾已請於先亡諸尊長矣，汝寧失節，毋棄孤兒。』喬寤而思之，夫言雖有理，然婦人以節爲重，終不可失，意仍未決。其夜又夢夫偕二老人至，一翁一媼，曰：『吾乃汝舅姑也。汝意大佳，然爲汝一身計，則以守節爲重；爲吾一家計，則以存孤爲重。願汝爲吾一家計，勿徒爲一身計。』婦寤，乃設祭拜其舅姑與夫曰：『吾聞命矣。』後母子皆爲賊所得，從賊至蘇州。喬有絕色，爲賊所嬖，而喬抱阿九，無一日離。語賊曰：『若愛妾者，願兼愛兒。此兒死，妾亦死矣。』賊戀其色，竟不奪阿九。久之，以喬爲貞人，以阿九爲公子。貞人者，賊婦中之有名號者也。方是時，賊踞蘇、杭久，城外村聚，焚掠殆盡，雞豚之類亦皆斷種。賊中日用所需，無不以重價買之江北。於是江北諸貧民，率以小舟載雜貨渡江，私售於賊。有張禿子者，夫婦二人操是業最久，賊尤信之，予以小旗，凡賊境內，無不可至。喬聞之，乃使人傳貞人命，召張妻入內與語，使買江北諸物。往來既諗，乃密以情告之，謀與俱亡。乘賊魁赴湖州，僞言己生日，醉諸侍者以酒，而夜抱阿九，登張禿子舟以遁。舟有賊旗，無誰何者，安穩達江北。而張夫婦意喬居賊中久，必有所竊；偵之無有，頗失望，乃載之揚州，鬻喬於娼家，喬不知也。倡家率多人篡之去。喬仍抱阿九不釋，語倡家曰：『汝家買我者，以我爲錢樹子耳。此兒死，我亦死，汝家人財兩失矣。若聽我撫養此兒，則我故失行之婦，豈當復論名節。』倡家然之。喬居倡家數年，阿九亦長成。喬自以纏頭資爲束修，俾阿九從塾師讀。俄而賊平，喬自蓄錢償倡家贖身，挈阿九歸松江，從其兄弟以居。阿九長，爲娶婦，乃復設祭拜舅姑與夫曰：『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婦人究以節爲重，我一婦人，始爲賊貞人，繼爲倡，尙何面目復生人世乎？』縊而死。此婦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節，不失爲完人。程子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然餓死、失節，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之名節，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則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節輕矣。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大功，則不必徇溝瀆之小節，特非長樂老一流人所得藉口耳。

又 高郵縣某村，有農家姊妹二人，其姊嫁而死。壻請繼室以其妹，父母皆喜，女不可，父母固命之，執不可。母私問之，女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天下之至恥，幸無他人得與聞耳。若姊妹俱事一夫，則吾姊之私，吾得而知之，是重吾姊之恥也。』父母不能強，乃已。按《明史·列女傳》，虞鳳娘，義烏人，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欲聘爲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卽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自經死。余謂虞鳳娘事不足爲法，其所言亦於義未精，蓋同夫與同妻迥別。妻不可同，非獨兄弟爲然，卽非兄弟，亦無可同妻之理，夫則固有可同者。《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然則姊妹同夫。古禮固然。使謂姊妹不可同夫，則堯不當以二女妻舜矣。今此女所見，與虞鳳娘正合。古今事固有相類者，然皆一偏之行，非中道也。

又卷六 孟縣貞女，不知其姓氏，故援《明史》招遠孝女之例，以縣名冠之。自幼許嫁某氏子，未嫁而某氏子卒。貞女年甫十四，請於父母，欲往。父母不許，固請不已。其叔父曰：『奈何吾家有此貞女而不成其志？』力勸其父母許之，遂加夫氏。舅姑皆不欲，其舅猶以婉言遣之，姑

則出惡聲焉。貞女痛哭不肯反。其夫之叔父曰：『奈何吾家有此貞婦而不成其志？』力勸其舅姑留之。姑遇貞女虐，饑寒不之恤，而役之如婢妾。冬日手足皸瘃，而操作不倦，無怨言。姑以其勤愼，稍憐愛之，然役之如故。有夫弟纔八九歲，女視之猶弟也。未幾，舅姑相繼死，女主家政，喪祭皆以禮。及服闋，夫弟年十六矣，女即爲之娶婦。婦至，亦頗婉娩，女每事必教導之，且曰：『不久當以家政付娣。』新婦曰：『我年幼無所知，仍當歸姒。』女曰：『未亡人數載以來，心力交瘁，此後餘生無幾。爾夫婦不當代我勞乎？』自是女稍稍謝去家事，日事縫紉，一衣一襦，皆新作之，然悉以布，無寸錦尺帛焉。既畢，乃歸其母家。先是，女間一歸寧，未暮必反，母留之宿，辭以舅姑；及舅姑死，辭以家事。又其歸也，惟居母所，雖兄弟之閾，不履也。至是乃偏詣其伯叔兄弟，留連數日而還。其叔父使人遺以紅紬一端，傳語曰：『叔氏問姑娘使得否？』女大喜，受之，亦傳語曰：『敬謝叔父，使得，使得。』俗語以可用爲使得，亦莫之異也。還至夫氏，與小郎夫婦言家事甚悉。其夜，著所製衣襦，以叔父所遺紅紬自縊。甫就縊，即見其舅姑至，又偕一少年至，曰：『此爾夫也。』已而又有長老數輩至，室中無慮數十人。俄而中霤井竈之神悉至，社公亦至，皆力阻之。砰然一聲，懸絕於梁，女墜於地。小郎夫婦聞聲趨至，破扉而入，見狀大驚，急扶女起，則已蘇矣。夫婦厥角痛哭，請毋死。女慰之曰：『我不死矣。』乃述所見，曰：『神鬼皆阻我，我豈得死哉！』因解衣就寢，達旦晏然。次日，女大治酒食，祭其先，并中霤井竈一一祭之。人問故，曰：『謝其祐也。』其夕，竟縊而死。疑已以必死之故祭告鬼神，故鬼神亦不復阻之矣。年二十有二。其叔父遺以紅紬，大有王炎午生祭文山之意。使與死同音，使得者，死得也。於是一縣轟然，歎其貞烈，孟縣令實親臨其喪云。

又卷七　道光十五年，杭城大疫，死者甚衆，市中棺槨爲之一空。武林門外有地名倉基，其地有金姓者於前一年除夕，聞門外有鬼聲，俄又聞若有人言：『此家有節婦。』及元旦開門，則見牆上畫一大紅圈，異之，然亦謂是兒童輩所爲耳。及夏間疫盛，鄰比諸家無一免者，而金姓獨無恙，始悟除夕紅圈，乃鬼神爲之以識別也。節婦姓錢氏，爲金子梅都轉之伯母，時守節已三十餘年矣。余門下士高海垞乃節婦之外孫，爲余言之。

義人部

《呂氏春秋》卷一〇《異寶》　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

又卷一二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莽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伴爲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又卷一四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釜置車中，行二三百里，臨別，取釜，各不相問爲誰；後車家繫獄當死，釜主徑往募人取之，穿壁未達，曰：『極哉！』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慚，欲與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一　後漢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吏，漿水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時夏枯旱，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自誓曰：『輔爲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百姓，至令天地否隔，萬物枯焦，百姓喁喁，無所控訴，咎盡在輔。今郡太守內省責己，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誓，若至日中無雨，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日中時，山氣轉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又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遊太學。後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到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乘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一〇　潯陽周虓字孟威，晉寧康中鎮于巴西，爲苻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道虓清道，虓躬治逵陌，謂使者曰：『煩君與語氐賊苻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貉子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乃苦加拷楚，不食而卒。斂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忽迴眸斷齒，鬢髭張列，睛瞳明亮，乃盼矚堅。堅覩而喜稱，乃厚加贈賻。

又　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千斤，卽以還南。南曰：『君至德感神，寶爲君出，終不肯受。』陶送付縣。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三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遠來視子，今有難而舍之去，豈伯行邪？』賊旣至，謂伯曰：『大軍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獨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己身，代友人之命。』賊聞其言異之，乃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乃偃而退，一郡獲全。

唐・李賢等注《後漢書・申屠剛傳》引《烈士傳》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荊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

唐・李冗《獨異志》卷中　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一書生卒然心痛，下馬爲摩其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素書一帙、金十餅。乃賣二餅，葬書生，其餘枕之項下，置素書腹上，而退。其後數年，子都於道上，有一駿馬逐之。旣而有認馬者，謂子都爲盜。因問兒所在。子都具言。於是相隨往，開墓取其兒歸葬，金八餅在項下，素書在腹上。舉家詣官，稱子都之德。由是子都聲名大振。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相州部民張某》　張洎言，典相州日，有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之，曰：『某家之姻貧困，常取息少有所負，被其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爲姻家報仇，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讎已報，願就公法。』洎曰：『殺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卽其鄰，苟不獲盜，豈得安堵？』又曰：『汝不卽死，何就縲紲？』曰：『我若滅口，誰當辨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聞上，免汝之死。』曰：『殺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爲幸。』洎嗟嘆數四，卒案誅。河朔

間無不傳其事者。

又《願代女死》　陳國夫人耿氏，太宗乳母也，生秦王廷美。初宣祖總兵，以燕國公主嫁軍國小校，會隊長外戍謀叛，營中無長少皆籍名當誅，太后愛其女，憂惱不知爲計，耿氏曰：『願代大女死。』即盛飾跨驢以黃帕冒首，太祖自御以入，留處舍內，燕國乘驢而出。太后先以厚賂抱關卒，當其出爲他卒所見，猶呵詰，撾趁疾驅得免。會盡赦營中死，耿氏卒無恙。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移趙師旦事於曹覲》　儂賊破邕州，偶江漲，遂乘桴沿流入番禺。時贊善大夫趙師旦知康州，到任始一日，賊既迫境，諭官屬吏民使避賊，謂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守城而死，乃監兵洎吾之職也。若曹無預禍。』賊既至，率弱卒不滿百，禦之，半日，城陷，趙與監兵者皆死之，士卒得免者無一二。先是，一日，趙方出其妻，藏於山谷，道上生一子，棄草中。賊去凡三日，復歸視之，尚生，人謂忠義之感。有曹覲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賊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餘里，爲賊所擒。賊首謂曰：『汝乃好罵我南人作蠻者也，今日猶不拜邪？』曹竟不屈，至晚，積薪燔死于江壖。時本路主漕運者，與曹有舊，仍移師旦事，勒詩于石。朝廷贈覲太常少卿，子孫弟姪洎女子受官賞命服者數人。趙贈衛尉少卿，一子得殿直。趙史君之事，嶺外率知之，康人爲之立祠堂，至今祭祀不絕。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四《王實傳》　國朝王實，字子厚，隨州市人也。少尚氣，多與無賴少年子，連臂出入娼家酒肆，散耗家財，不自檢束。久之得罪於父母，見輕於鄉黨，衣冠視之甚薄，不與之交言。實仰面長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見棄如此！』乃盡竊家之金，北入帝都，折節自克，入太學爲生員。苦志不自休息，尊謹師友，同志稱美。爲文又有新意，庠校往往名占上遊，頗爲時輩心服。一舉進士至省下。

慶曆初，父告疾，實馳去。中道得父遺書云：『家有不可言者事，吾由是得疾。吾計必死，言之醜也，非父子不可聞。能依父所告，子能振之，吾死無恨。吾所不足者，不見子也。』言詞深切，實大傷心。實至家，日夜號泣，形軀骨立。既久，家事尤零替，除服，更不以文學爲意。多與市西狗屠孫立爲酒友，鄉人陰笑。實聞，益與立往來不絕。時時以錢帛遺立，立多拒而不受，間或受少許。人或問立曰：『實士人也，與子厚，而以物貶，子多拒之，何也？』立拊髀歎曰：『遇吾薄者答之尠，待吾厚者報之重。彼酒食相慕，心強語笑，第相取容，此市里之交也。實之待我，意隆而情至，吾乃一屠者，而實如此，彼以國士遇我，吾當以國士報之，則吾亦不知死所也。』

一日實召立，自攜醪醑出郭，山溪林木之下，幕天席地對飲，酒半酣，實起白立曰：『實有至恨，塡結臆膈間久矣。今日欲對吾弟剖之，可乎？』立曰：『願聞之也。』實曰：『吾向不檢，走都下爲太學生，欲學古入官以爲親榮。不意吾父久攖沉疴，家頗乏闕，吾母爲一匪人乃同里張本行賄，因循浸漬，卒爲家醜。吾之還，匪人尚陰出入吾舍。彼匪人尤兇惡，力若熊虎，吾欲伺便殺之，力非彼敵，則吾虛死無益也。吾欲奉公而行之，則暴親之惡，其罪尤大。吾欲自死，痛父之遺言不雪。念匪人非子莫敢敵也，吾欲以此洽君何如也？』立曰：『知兄之懷久矣。余死亦分定焉。兄知吾能敵彼，願畫報之，幸勿泄也。』乃各散去。

他日，立登張本門，呼本出，語之曰：『子恃富而淫良人家婦，豈有爲人而蹈禽獸之事乎？吾今便以刀刺汝腹中以殺子，此懦弱者所爲，非壯士也。今吾與子角勝，力窮而不能心服者，乃殺之，不則便殺子矣。』立取刀插於地，袒衣攘臂。本知勢不可却，亦袒衣，立大言謂觀者曰：『敢助我，我必殺之；有敢助本者，吾亦殺之。』兩人角力，手足交鬬，運臂愈疾，面血淋灑，仆而復起，自寅至午，本卧而求救。立乃取刀謂之曰：『子服未？』本曰：『服矣。子救吾乎？吾以千金報子。』立曰：『不可。』本曰：『與子非冤也，子殺吾，子亦隨手死矣。』立笑曰：『將爲子壯勇之士，何多言惜命如此，乃妄人耳。』叱本伸頸受刃，本知不免，乃回顧其門中子弟曰：『非立殺吾也，乃實教之也。』言絕，立斷其頸，破腦取其心，以祭實父墓。乃投刃就公府自陳。

太守視其讞，惻然。立曰：『殺人立也，固甘死，願不旁其枝，卽立死何恨焉。』本之子告公府曰：『殺父非立本心，受教於實。』太守曰：『罪已本死，何及他人也。』立曰：『誠如太守言，不可詳言之也。立雖糜爛獄吏手，終不盡言也。』太守曰：『眞義士也。』召獄吏受之曰：『緩其枷械，可厚具酒饌。』後日旬餘，至太守庭下，立曰：『立無子，適妻孕

已八九月矣，女與男不可知也。願延月餘之命，得見妻所誕子，使父子一見歸泉下，不望厚意。』太守乃緩其獄。其妻果生子，太守使抱所生子就獄見立，立祝其妻曰：『吾不數日當死東市，令子送吾數步，以盡父子之意。』太守聞，爲之泣下。立就誅，太守登樓望之，觀者多揮涕。

又《任愿》 任愿，字謹叔，京師人也。少常侍親之官江淮間，亦稍學書藝，淳雅寬厚之士。家粗紹祖業無他圖，但閉戶而已，不汲汲於名利。

熙寧二年正月上元，愿晝遊街，時車騎駢溢，士女和會，愿乘酒足軟，僕觸良人家婦。良人大怒，毆擊交至，愿惟以衣掩面不語。毆既久，觀者環遶，莫知其數，有青巾傍觀者忽不平，俄毆良人僕地，乃引愿而去，觀者莫知其由。愿曰：『與君舊無分，極蒙見救。』青巾者不顧而去。異日，愿又遇青巾者於途中，召之飲，乃同入市邸。既坐，熟視，目聳神峻，毅然可畏。飲甚久，愿謝曰：『前日見辱於庸人，非豪義之士孰肯援哉！』青巾曰：『此乃小故，何足稱謝？後日復期子於此，無前却也。』乃各歸。

愿及期而往，青巾者且先至矣，共入酒肆，酒十餘舉，青巾者曰：『吾乃刺客也。有至冤，銜之數年，今始少伸。』乃於袴間取烏革囊，中出死人首，以刀截爲膾，以半授愿，愿驚恐，莫知所措。青巾者食其肉，無孑遺，讓愿，愿辭不食。青巾者笑，探手取原盤中者又食之。取腦骨以短刀削之，如劈朽木，棄之於地。復云：『吾有術授子，能學之乎？』愿曰：『何術也？』曰：『吾能用藥點鐵成金，點銅成銀。』愿曰：『旗亭門有先子別業，日得一緡，數口之家，寒衣綿，暑衣葛，麗日食膏鮮，自爲踰分，常恐召禍，安敢學此？幸先生愛之！』青巾者歎服曰：『如子眞知命者也。子當有壽。』仍出藥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愿以酒服之，夜深乃散，後不復見也。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〇《盜敬東坡》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幷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理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燔甚衆。兩人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如此。彼欲火其書者，可不有愧乎！

又支甲卷九《張卣義僕》 楚州東漸民張卣，家巨富，好施與，務濟民貧，不責人之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羈栖于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爲賊所掠，求貨不得，縛於大木之下，將生啖之。已刳股數臠，僕竄既脫矣，見之，慟哭而出，舉身遮護而拜賊曰：『此是我主，雖本富豪，今赤身逃難，尚無飯喫，豈得更挾財貨。如欲飽其肉，則又瘦瘠，願膾我以代之。』賊雖嗜殺人，亦爲義所激，聞言嘆異，亟解卣縛，幷僕釋去，且遺以錢帛。迨紹興中，淮上安定，卣歸里，事業貲產尚嬴百萬。僕亦存，卣以弟待之，張氏子弟皆事之如諸父。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四《娶盲女》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成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卽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爲之矣。

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張約齋傭者》 張約齋甫初建園宅，傭工甚衆。內有一人，貌雖瘠而神采不凡者，張頗異之。因訊其所以，則云本象人，以事至京，留滯無以歸，且無以得食，故不免爲此。張問其果欲歸否？答曰：『雖欲歸，奈無路途之費。』張曰：『然則所用幾何？』遂如數賙之。且去，不復可知其如何也。未幾，張以罪謫象州，牢落殊甚。一日，忽有來訪者，審則其人也。於是爲張營居止，且貸以資，使爲生計，張遂賴以濟。後張歿於家，其人周其葬，事畢亦莫知所在。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彭帥報恩》 宋寧宗朝，彭大雅最豪傑而極貧者也。有富豪每資以金穀，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大雅甚感之。一日，富者打死一鄰人，方倉皇間，大雅奮然出曰：『每荷公解衣推食，方有急難，而無人向前，此事無害，我自去擔當。』不使富者知之，入詞於官云：『此事是某，願下獄與供折官司。』遂收之。適其年科舉，州府監出大雅入貢院就試，是秋發解，次春登科，榮

授官職，而此事不復問矣。後官至朝郎，出爲四川制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胸，前程遠大已於此矣。

明・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卷一《景清》 景清，陝西眞寧縣人。號禽山，登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建文時，受密詔爲北平參政，圖燕。成祖時爲燕王，曾燕清，見其言論爽朗，陰相器重，及靖難，師克金陵，清知建文行遁，頗欲效荆軻、豫讓之計，乘間一逞，乃詣上自歸，上見之，喜曰：『故人也。』善遇清，命仍舊官。一日，司星氏奏火星犯帝座甚急，適清入朝，委蛇觀望，神色有異，上意疑焉，命搜清，于衣襟中得利匕首長有尺，蓋清衣緋應火星之占。及匕首出，清知事不濟，乃躍起大罵，上立命殺之，抉齒截舌，罵轉厲，不少衰止。上命解其皮，實草其中，懸長安門，警反側者。是夜，上夢清仗劍繞殿相追逐，幾爲所逼，甚窘。翌日駕過，其所懸忽斷，皮囊奮躍三步許，若將指上者。上愈怒，命赤其族，夷其祖父墳墓。按清初舉于鄉，偕計過淳化，逆旅女子被侵于妖，清宿其家，妖不敢至，清去復來，女詰問故，妖答曰：『避景秀才耳。』旦日女以告父，父追及清問計，清爲書『景清在此』四字畀之，父歸，粘于戶上，妖遂滅迹。噫，景公忠烈異常，即爲鬼，猶思犯萬乘以報故主，至今思之，令人吐舌，髮上指冠。此其生必有自，即滅妖事觀之，益信。

明・馮夢龍《情史》卷一《歌者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有歌婦色美，與其夫自北而至。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於別室，多其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孌。及就榻，袖中忽出白刃，擒帥欲刺之。帥驚逸，婦逐之，遇二奴闔其扉，乃免。旋使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略】

金兀术愛一小卒之妻，殺卒而奪之，寵以專房。一日晝寢覺，忽見此婦持利刃欲向，驚起問之，曰：『欲爲夫報仇耳！』术嘿然，麾使去。即日大享將士，召此婦出，謂曰：『殺汝則無罪，留汝則不可，任汝於諸將中自擇所從。』婦指一人，术即賜之。此婦亦大有意思。惜乎不肯拚一死也。然則爲歌者婦愈難矣。

又《高娃》 高娃者，京師娼也。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娃閉門謝客。天順中，俊與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俊等坐視不救，爲不忠，論死。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頸，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則娃也。楊顧謂曰：『汝來何爲？』娃曰：『來視公死。』因大呼曰：『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娃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既戮，娃慟哭，吮其頸血，以針綿紐接著於頸，顧楊氏家人曰：『好葬之。』即自取練縊於旁。

又卷四《邵金寶》 邵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遊。綸爲京營參將，以善咸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贍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歡，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輾轉出綸。綸庭鞫赴市。邵歲罄資於權貴，因得周旋。椎楚弗避，十餘年所如一，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遊擊。贏金尚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陞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居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

明・談遷《棗林雜俎》仁集 十二月十六日，錢塘大遮山東蚺寺一作東明寺僧指庵曰：『丙戌□月□日有二十二人，皆偉幹傑貌，免胄而入，命米三斗作飯，豈一升作乳，倉卒具食，並恭謹如禮。僧異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佛像不拜，見建文帝像拜而泣，止一人，餘皆後之，毋敢效也。求浴，裹衣朱股，多蟣虱，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銃，試鳥雀無一失。鎧仗重鐵，度所佩荷皆百斤外。其一人泣拜者，挽鐵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彼運之如禪家棕拂竹如意，若無物者。問邑里姓氏，不答。以其北音，知爲北人也。「今安所往？」彼淚隱隱承睫。曰：「吾糗盡。遊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吳足賦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敵因之虐其民，猶奪之民耳，吾不忍也。」僧曰：「以諸君之敢力赴義，何患無成？如時之未易，委蛇掇尊官，徐爲所欲爲非晚也。」默不應，諷之苦空，亦不應。僧曰：「即

出值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後所值何啻百十，彼安能難我。」僧曰：「自此至天目，民寨殆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之乎？」曰：「嘗按視一二所，皆盜耳。意他寨類之，不足目也。」因問道，僧述天目逕山湖州之程者三。曰：「吾之湖州。」曰：「湖州多守兵。」曰：「吾固欲遇守兵。」胄而出。每一人胄，夾二人力收之，目欲迸火。遇湖州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亡恙。愾然嘆曰：「吾多殺敵何益？且吾所以來，豈爲此鼠輩哉！」遂皆投碧浪湖死。』異哉！若而人，殆文鴛魏勝之流，與海島之義士合而一矣。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七 沈公霽按江北時，有『沈青天，不愛錢，日飲青溪水，夜來不着眠』之謠。嘗獲穿窬，喻之曰：『汝能改，吾寬汝罪。』盜叩首，願改行。踰數月復犯，被獲。盜告捕者曰：『何面目見沈青天耶？』遂自刎。

又卷一六 王環者，回回種也。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石塘銑聞其勇，致之幕下。石塘被逮，謂夫人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顧令爾輩流落邊鄙，爲溝中瘠耶！』環聞之，泣曰：『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乃以小車載其夫人與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至于維揚。酬以金帛，不顧而去。

又 楊忠愍讀書容城寧國寺，寺前有屠者，夢神語曰：『楊某忠臣，家貧力學，汝合供具。』屠者入寺訪之，一見奇公，且晚供食不輟。公固止之，不聽，如是三年。公既登第，屠不復見。及令諸城，屠入謁，問邑治狀，長揖竟別。公贈之廿金一絹，屠笑曰：『某鼓刀而屠，幸有餘食，豈爲黃金來乎！公爲治良苦，安所得金而與某也？』辭不受，持一絹去。後公被逮，每秋讞，屠必待張夫人母子入京，候伺甚謹。公赴義時，夫人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至西市，顧見之，曰：『夫人來乎？』曰：『不在。』『郎君來乎？』曰：『不在。』公曰：『只汝在此耶！』遂授命。屠者經紀其藁葬事，設奠痛哭而別。茅止生曰：『此屠甚奇，較之張千載之與文丞相，又過之矣。當爲作傳奇，以告天下之屠者，以告天下之非屠者。』

又 鄭處士，失其名，舟中遇賊，衆怖而避，處士獨留，不爲動。俟賊至，解橐中數金予賊，曰：『此吾市入者，盡以奉公等。』賊信而不問。時鄉人寄金百數，藏于座下，幸得完。而同舟者走，倉卒失橐金在處士側，處士持蒲席覆之。賊去，失金者方號哭，處士笑曰：『無憂也，汝金在茲。』既歸家，還寄金，寄者聞處士以己金予賊，而完其金，請以金分償，處士曰：『吾自失金，君自完金，何償之有！』却不受。

清・鈕琇《觚賸》卷一《內外蛾述》 順治十六年海上之變，金壇薦紳，罹禍最酷。王公明新，名在逆藉，身戮家徙，有妾方孕，行至山東紅花浦，彥兒旅舍。楊老僕密啓曰：『覆巢之下，已無完卵。一線之繫，在茲客嬰。此去馮益都家不遠，我主爲其門下士，受知極深，馳告求匿，必能納也。』妾是其言。楊乃襁兒于懷，痛哭夜走叩益都之門。時馮公在告，嘅然曰：『此我事也。』疾揮楊去。遂命侍姬乳之，名曰『協一』，示與己出無二。協一年至弱冠，崑山徐司寇高益都之義，女內姪以字協一，內外蛾述，聞者傳爲美談。今協一以益都蔭，歷仕至廣州太守。而金壇王氏之孥，復以輸金歸自塞外，完聚骨肉，仍享膴仕，皆益都存孤之德也。

又續編卷三《張羽軍》 張翬，字羽軍，一字采舒，吳縣人，工詩善琴而豪於飲，性喜交遊，重然諾，即利害無所避。年十八，從其父于京師，聞旗人有法寶者，才而好士，以詩謁之，一見傾倒，賓于家，禮意優渥。往來酬唱者半載，翬父促歸，寶以五百金爲贈。翬固辭曰：『大丈夫一日定交，則終身生死以之，彼須金而結者，悠悠世上人耳，非所望于公也。』揮手而別。寶倚國戚，且數以吟咏傲其儕輩，行事不甚循理。上聞之不悅。寶懼禍，挈妻子奴婢十數人出走，買舟直抵湖廣，訪其舊友總兵某，而某已歿，惘惘無可依。因念吳中有故人張翬，俠者也，家在虎阜，猶憶曩年分歧之語，投之必能納我。初泛長江，由毗陵潛達姑蘇。一日山塘晚市初罷，翬侍其父夜酌，忽有叩門者，翬出見，乃寶也。翬延之坐，入告其父曰：『法公爲我知己，被罪出亡，于國法無赦，留者罪與之均。今窮而歸我，畏法則執而首于官，死法公矣，昔孔融藏匿張儉，義聲炳于千秋。敢告嚴君，將背友而保家乎，抑舍生而取義乎？』翬父張目奮髯曰：『北海之母何人，我豈不及一巾幗哉？其留之。』因致諸窟室居焉。先是寶出奔時，九重震怒，命大索天下。寶寄翬日久，恐事露累翬，乃與故所善鄒生謀，更移無錫之惠山。康熙二十四年，翠華南巡，寶之僕告寶謀逆，且歷指所匿處，捕寶幷逮翬與父。翬力辯父脫罪，翬竟論斬，減等

流秦。凡官於秦者，高其義，皆願與交，不以流人目之，爲之營居長安市中。造其廬，蕭然環堵，花木幽疎。客至攜入小樓，輒具尊酒，酒闌，鼓琴一曲，或賦詩四韻，若忘其身在異鄉矣。余惟翟慷慨自命，知難不避，意必有英悍之色，見於眉宇，如朱亥、郭解之流。今觀其貌，恂恂搗雅，絃歌終日，則儒生也而烈士哉！乃其父亦非常人也。

又《還金》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廁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廁擔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廁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即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廁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賊妄指，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爲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借，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心，甯肯辭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糞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爲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詈，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甕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頭如雪，手舁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鏹，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卧聽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笞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三《商三官》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諤忤邑豪。豪嗾家奴亂捶之。舁歸而死。禹二子，長曰臣，次曰禮。一女曰三官，年十六；出閣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經歲不得結。增家遣人參母，請從權畢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彼獨無父母乎？』增家聞之，慚而止。無何，兩兄訟不得直，負屈歸。舉家悲憤。兄弟謀留父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爲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骨骸暴露，於心何忍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母慚怍，唯恐增家知，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冥冥偵察之。幾半年，杳不可尋。會豪誕辰，招優爲戲。優人孫淳攜二弟子往執役。其一王成，姿容平等，而音詞清徹，羣贊賞焉。其一李玉，貌韶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度曲半雜兒女俚謠，合座爲之鼓掌。孫大慚，白主人：『此子從學未久，祇解行觴耳。幸勿罪責。』即命行酒。玉往來給奉，善覷主人意向。豪悅之。酒闌人散，留與同寢。玉代豪拂榻解履，殷勤周至。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惑益甚，盡遣諸僕去，獨留玉。玉伺諸僕去，闔扉下楗焉。諸僕就別室飲。移時，聞廳事中格格有聲。一僕往覘之，見室內冥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響聲甚厲，如懸重物而斷其索。亟問之，並無應者。呼衆排闥入，則主人身首兩斷；玉自經死，繩絕墮地上，梁間頸際，殘綆儼然。衆大駭，傳告內闥，羣集莫解。衆移玉尸於庭，覺其襪履，虛若無足；解之，則素爲如鉤，蓋女子也。益駭。呼孫淳詰之。淳駭極，不知所對。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願從壽主人，實不知從來。』以其服凶，疑是商家刺客。暫以二人邏守之。女貌如生；撫之，肢體溫軟。二人竊謀淫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緩其結束，忽腦如物擊，口血暴注，頃刻已死。其一大驚，告衆。衆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郡官問臣及禮，並言：『不知。但妹亡去，已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三官。官奇之，判二兄領葬，勅豪家勿仇。

又卷七《胡四娘》　程孝思，劍南人。少惠能文。父母俱早喪，家赤貧，無衣食業，求傭爲胡銀臺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悅之，曰：『此不長貧，可妻也。』銀臺有三子四女，皆裸中論親於大家；止有少女四娘，孽出，母早亡，笄年未字，遂贅程。或非笑之，以爲悖髦之亂命，而公弗之顧也。除館館生，供備豐隆。羣公子鄙不與同食，僕婢咸揶揄焉。生默默不較短長，研讀甚苦。衆從旁厭譏之，程讀弗輟；羣又以鳴鉦鍠聒其

側，程攜卷去，讀於閨中。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人貴賤，偏觀之，都無諛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眞貴人也！』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聞之。漸至婢媪，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便不作貴官耶？』二姊聞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抉我眸子去！』桂兒怒而言曰：『到爾時，恐不捨得眸子也！』二姊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兩睛代之。』桂兒益恚，擊掌爲誓曰：『管教兩丁盲也！』二姊忿其語侵，立批之。桂兒號譁。夫人聞知，卽亦無所可否，但微哂焉。桂兒譟訴四娘；四娘方績，不怒亦不言，績自若。會公初度，諸壻皆至，壽儀充庭。大婦嘲四娘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婦曰：『兩肩荷一口！』四娘坦然，殊無慙怍。人見其事事類癡，愈益狎之。獨有公愛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恆禮重四娘，往往相顧恤。每謂三娘曰：『四娘內慧外樸，聰明渾而不露，諸婢子皆在其包羅中而不自知。況程郎晝夜攻苦，夫豈久爲人下者？汝勿效尤，宜善之，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寧，輒加意相懽。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科試士，而公適薨，程縗哀如子，未得與試。既離苫塊，四娘贈以金，使趨入『遺才』籍。囑曰：『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今萬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尙有家耳。』臨別，李氏、三娘賂遺優厚。程入闈，砥志研思，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被黜。願乖氣結，難於旋里，幸囊資小泰，攜卷入都。時妻黨多任京秩，恐見誚訕，乃易舊名，詭託里居，求潛身於大人之門。東海李蘭臺見而器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爲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庶吉士。自乃實言其故。李公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爲之治第。時胡大郎以父亡空匱，貨其沃墅，因購焉。既成，然後貸輿馬往迎四娘。先是，程擢第後，有郵報者，舉宅皆惡聞之；又審其名字不符，叱去之。適三郎完婚，戚眷登堂爲餞，姊妹諸姑咸在，獨四娘不見招於兄嫂。忽一人馳入，呈程寄四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色。筵中諸眷客始請見四娘。姊妹惴惴，惟恐四娘啣恨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捉坐者，寒暄者，喧雜滿屋。耳有聽，聽四娘；目有視，視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衆見其靡所短長，稍就安帖，於是爭把珓酌四娘。方宴笑間，門外啼號甚急。羣致怪問。俄見春香奔入，面血沾染。共詰之，哭不能對。二娘訶之，始泣曰：『桂兒逼索眼睛，非解脫，幾抉去矣！』二娘大慚，汗粉交下。四娘漠然，合座寂無一語，各始告別。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門登車而去。衆始知買墅者卽程也。四娘初至墅，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唯李夫人贈一婢，受之。居無何，程假歸展墓，車馬扈從如雲。詣岳家，禮公柩，次參李夫人。諸郎衣冠既竟，已升輿矣。胡公歿，羣公子日競貲財，柩弗顧。數年，靈寢漏敗，漸將以華屋作山丘矣。程睹之悲，竟不謀於諸郎，刻期營葬，事事盡禮。殯日，冠蓋相屬，里中咸嘉歎焉。程十餘年歷秩清顯，凡遇鄉黨厄急，罔不極力。二郎適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爲程同譜，風規甚烈。大郎浼婦翁王觀察函致之，殊無裁答，益懼。欲往求妹，而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都，不敢遽進，覷程入朝，而後詣之。冀四娘念手足之義，而忘睚眦之嫌。閽人既通，卽有舊媪出，導入廳事，具酒饌，亦頗草草。食畢，四娘出，顏溫霽，問：『大哥人事大忙，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體投地，泣述所來。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復爾爾？妹子一女流，幾曾見嗚嗚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卽可了矣，何至奔波到此？』大郎無詞，但顧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爲跋涉來看妹子，乃以大訟求貴人耶！』拂袖逕入。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大小無不詬詈；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寧家，衆大喜，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謗也。俄而四娘遣价候李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爲二舅事，遣發甚急，未遑字覆。聊寄微儀，以代函信。』衆始知二郎之歸，乃程力也。後三娘家漸貧，程施報逾於常格。又以李夫人無子，迎養若母焉。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三《換棉花》 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花莊換布以爲生理。鄰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艷絕人，常以布來換棉花，焜常多與之，並無他志也。不二、三年，焜本利虧折，遂歇閉，慨然出門，流落京師者十餘載，貧病相連，狀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從甚盛，有一綠幃朱輪大車，坐一女珠翠盈頭，焜遙望不敢近，其女見焜亦注目良久，遂呼僕從召至車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識認，渾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

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其女進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焜進，謂之曰：『余卽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者，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認爲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間，焜得數千金，上館充膽錄生，以議敍得縣尉，旋陞內黃縣，擢直隸河間府同知，署太守印篆。此乾隆初年事。

清・曾衍東《小豆棚・常運安》　常運安永平府人，性剛猛，與人談古今不平事，輒罣憤終日不怪。看《精忠傳》，凡集中秦檜字樣，皆手摳之。一日，觀劇演《如是觀》至『標本』一齣，常怒，大躍登臺上，奪武穆王椎，痛擊假檜幾斃。訟於官，鞫知與伶素無宿怨，實深惡當日之檜，故今日見其似者而撲之耳。搜其家，所藏傳本，皆無檜字。官釋之。由是鄉人推服。常與人排難解紛，不避嫌怨。每常所到，角者卽散。常猶悻悻尋毆不已。里有邱三邪，無行，遇一孀婦吳姓者，與常同巷居，偶過市，邱尾之，披襟而歌淫褻之詞。常促邱三唾其面曰：『人尙恤孤矜寡，汝凌之耶？請試老拳！』邱不能敵，鼻遭之而梁折，目遇之而珠流。邱歸平復後，約黨羣毆常，亦顱破而臂傷。衆救舁返，其妻勸之曰：『琴不對驢鼓，力不與牛鬬，奈何與無賴獪爭強弱？』常曰：『撻我於市，是可忍，孰不可忍？』常起，日伺邱。人見其色厲，不敢問。邱聞之，請肉袒不許，遂遠避之。常一日甫出門，見孀婦跪於前。常問其故，孀曰：『前日邱某之辱，多蒙義憤。今遘禍益烈，實望大力拯救。生死含感。』旁有人曰：『孀有族中姪吳喬，窺婦無子，欲奪婦產，計無所出，乃誣婦以不潔，將逐之以自肥。』常聞言，眦睛暴裂，氣冲于冠，攘臂尋吳。時吳正在市口喋沓，其嫂手持一紙，若狀詞。衆譁然曰：『常運安來！』吳望而欲去。常曰：『唶，休走！』吳曰：『此吾家事，汝不得預。』常曰：『汝欲霸汝兄之白產，何至玷汝嫂之苦節？』突飛一掌，吳仰僕。常進步踏其胸，指吳曰：『汝是吳喬否？』曰：『是。』常曰：『這回當不是場上之僞丞相也！』拳脚交加，登時立斃。常乃謂孀曰：『娘子請回，殺人者常運安也。管領疾風暴雨，再不入寡婦之門矣。』孀泣謝曰：『累君哉！』常慨然自首於庭。官義之，人哀之，而莫能救。遂問抵。踰年，援赦得釋。夫妻抱痛，如逢隔世，第以逮罪，產業蕩盡。妻乃日夜號泣，勸其改行。常亦力悔前非，誓不再蹈，卒爲善士。然而聞雞起舞，終未免有馮婦之見存，其妻實憂之。當夜績，見火珠滿地，纍纍行入牆隅中。妻告常，掘而視，得窖金，不可測。常喜曰：『吾得金，金得所用矣。使此儻來者，俾一二錢虜得之，將不知幾經慢藏，幾經嚴密，勢不至及于禍不止。何如今日假我行義，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之得哉！』妻曰：『行之利，勿暴其氣，是集義所生者。』常自此遇人急難，脫驂留佩，往往出諸水火之中。卽或偶逢按劍一鉤，金儘可冰消。故常君晚歲，躁釋矜平，義士而有譽如之容，稱之者，謂其半生仗義，半生疎財，其克保首領終也，宜矣。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一　朱了頭者，婁縣農家子也。家本赤貧，又煢煢無所依，日行乞於市。咸豐辛酉歲，粵賊自嘉善趨楓涇，遇之，劫與俱去。朱曰：『我丐也，既無錢財自贖，又無一藝可供爾用，何劫我爲？』賊曰：『汝既丐也，饑寒之困甚矣。從我去，不憂不富貴。』朱怒曰：『我惟甘饑寒，故丐耳；否則爲竊爲盜，胡不可乎？我不爲竊爲盜，乃從爾等作賊乎！』抗聲大罵，遂見害。嗚呼！如朱了頭者，可謂有古烈士風矣。

又　何明達，桂林人，商於鎮南，挾貲數千，頻年折閱，耗其大半。旅況無聊，偶作狹邪遊，至一所曰『巢雲別館』，有妓名翠蓮，頗楚楚有致，何流連久之。忽見一婦自簾外過，淡妝素服，丰韻天然，何見而好焉。倩翠蓮爲之先容，翠蓮曰：『是必無成。』問何故，曰：『伊因家難鬻身於此，有能拔出污泥中者，則委身事之；若視作路旁柳，伊不屑也。』何曰：『若然，此女大有志節，宜詢其顛末。』乃呼問之。婦自言譚氏，『夫廣西人，姓王名基，客遊至此。娶妾甫兩載，因事被逮於官，非百金不能出獄。妾念夫婦之義，自鬻以拯之。夫出囹圄，妾墮火坑矣。』言已泣下。何曰：『爾夫與吾同鄉，吾不忍其家室流離。但不知爾夫已西歸否？』曰：『聞猶未也。』何乃辭出，竟訪得其夫，助貲使贖婦以歸。市井細民，有此高行，雖士大夫或不及矣。

又　鄂人王慕堂，遊於津門，遇盜，喪其所齎，寓居同鄉陳姓家。偶出散步，過一曲巷，見一家簾櫳低掩，中有麗人，衫痕鬢影，隱約可覩。王意方鬱鬱，亦不顧也。行數武，有小鬟追及之，曰：『主人相候，請君移玉。』問主人伊誰，曰：『至自識之。』至卽簾中人也。然彼此均不相

識。女囅然曰：『誤矣。』王問故，曰：『妾本秦淮烟柳中人，從賈人至此。賈人死，遂獨居。頃從簾隙窺君，頗似舊識某郎，故遣婢相招，而不知非也。』王因辭去。女請置酒小飲以謝過，王謝曰：『素昧平生，何煩厚意。』女曰：『相逢何必曾相識，萍水遇合，卽是前緣。君旣閑遊，妾亦枯坐，杯酒小敘，亦足破寂。君何介介歟？』王遂留飲。酒半，言及被盜事，女問行止，曰：『客囊如洗，進退維谷。若小有膏秣資得入都門，則輦下尙有故人，或猶可謀幹也。』女曰：『君勿憂。妾雖齷齪，頗具湖海襟懷，必當竭力。』酒罷，竟出百金贈之。王持以入都，所謀果遂。復訪之，則門庭如故，人面不知何處矣。

又卷二 某甲，農家子也，其父母愛之。以其荏弱不任農事，有叔父開藥肆於市，使從之學賈。其叔父嗜飲，每日必使就對門屠肆沽酒。甲時年十二三，眉目娟好，屠婦愛之，輒多與之酒。如是數年，甲年十六七矣，屠婦語之曰：『若知我愛汝乎？』曰：『知之。』『然則何以報我？』甲曰：『不知所報。』婦笑曰：『易耳。』乃出酒肉共食，食已，招之登樓，私焉。嗣後伺屠他出，輒就之，事祕無知者。一歲值中秋，藥肆中友皆出步月，甲亦與焉。已而雨作，諸友皆友，而甲後之，及肆，則門闔矣。念叩門而入，必爲叔父所責。正徘徊間，屠婦適開樓窗下視，樓固臨街者，見甲在下，招之以手。甲曰：『屠在乎？』曰：『買豬去矣。』乃開門納之，登樓而寢焉。會屠亦遇雨而歸，呼於門。甲窘曰：『奈何？』婦曰：『無妨。』使尾其後以行，匿甲於門側，屠入而甲出，不知也。甲念夜益深矣，叩門而入，叔父怒更甚，乃立簷下，以待天明。俄其婦又啓窗，見甲猶在，曰：『未歸乎？』曰：『然。屠安在？』曰：『醉而眠矣。』甲因遺其帽於樓，乃以手自捫其頭，且伸手作索取之狀。婦曰：『諾。』未幾開門招甲，甲入曰：『屠在，招我何爲？』婦曰：『已殺之矣。』甲驚曰：『奈何殺人？』婦曰：『汝以手示我，使我殺之，何問焉？』登樓視其牀，赫然死人也。問何刀，曰：『屠刀。』『刀安在？』曰：『在牀下。』甲卽就牀下取刀，斫婦死，而取帽以出，徑歸其家，紿其父母曰：『頃偕諸友步月，行稍遠，距家近矣，故暫歸也。』父母喜而留之。有皮匠者，藥肆之鄰也，素豔屠婦，而未得間。遲明，荷擔出，過屠肆之門，見門虛掩。入之，無問者。皮匠固知昨暮屠出，而不知其反，私計婦必獨寢於樓。乃登其樓，則屠死於牀，婦死於地，流血濡其履，驚而走出，歸而閉戶，卧久之。天大明，列肆皆啓，見屠戶已啓而無人，呼之不應。入視得狀，又窮履迹，而至皮匠之門，遂縛送官。不勝鞭箠，自誣服。越數日，某甲反，諸友告之曰：『對門屠肆夫婦爲鄰人皮匠所殺矣。』甲曰：『信乎？』曰：『到官已自承，不久將尸諸市矣。』甲曰：『此我爲之，何誣匠爲？』叔父掩其口。甲不可，走縣，撾鼓以聞，述本末。官曰：『義士也。』末減其罪，竟不死。此事前在新安，聞諸程君心言，曾記載其事，歲久稿佚，遂不能舉其姓名鄉里矣。唐沈亞之所撰《馮燕傳》，頗與此類，古今事固有相同者乎？

又卷三 山左程姓者，寓於吳中，有一婢，嫁農家葉氏子。庚申之亂，程全家避於葉氏，器用財賄悉寄焉。不數年，程氏相繼死，止遺一幼子在襁褓中，婢撫以爲子，使與諸子齒。俄而其夫亦死，婢守義不嫁，撫程子及其子俱成立。爲程子聘鄰村一女爲妻。成婚之日。請姑出，將以新婦見，而婢遽出，自房登穠豔而先拜焉。程子大驚，婢對衆自陳曰：『我非新郎之母，乃程氏之婢也。主人不幸遭亂流離，死亡殆盡，我以郎君年幼無人管束，故十餘年越主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實歟？』於是具述顛末，并出資財，盡以歸之。程子欲分其半以與婢，不受，乃使其妻以姑事之，而己仍呼爲母焉。

又 徽之績溪縣有殷翁，與柳翁者相善也。柳翁且死，託其子於殷翁。及其子長，則流蕩不肖，日以飲博爲事。殷翁述乃父之遺言，苦口勸戒，至於流涕痛哭而罷，如是者非一次矣，而其子終不悛。殷翁知其不可教也，乃使其客日從之博，博大負則又教之賣田，而殷翁出己金託他人之名以賤值買之。其田之所入，則別置一處，不侵蝕其絲粟。凡柳子此後鬻田、鬻地、鬻金玉器皿、鬻字畫玩好，殷翁悉以其田所入之錢一一購買之。未數歲，良田美產，悉歸殷翁。而除購買柳氏物外，又無他用，所積益饒，柳子固不知也。久之，并其所住之屋亦歸於殷，柳遂無立錐地。其初寄宿親串家，大受殘杯冷炙之辱。又轉徙至僧廬道觀，亦不見容納。遂行乞於市，夜則席地帷天，與羣丐爲伍。殷翁乃招之至家，熏沐之，飲食之，謂曰：『若亦憶我向者之言乎？』柳子痛哭自責。殷翁曰：『所失之物，不可復返矣。姑努力讀書，或可望晚成耳。』柳子嗣是果發憤下帷，期

年之後，得隸諸生籍。殷翁乃以所買田宅，一一歸之，曰：『曩見足下迷而不悟，不可以口舌爭，非山窮水盡，不知變計，故不得已出此背水之計，置之死地而生之。曩與子共飲博之某甲某乙，皆吾所遣；曩買子田宅之某甲某乙，卽老夫託名也。今此計果成，郎君前程未可限量。老夫年邁，不久就木，死見尊翁，亦無愧九泉矣。』柳子感極，厥角稽首，不知所云。里黨聞之，咸歎殷翁高義而又有遠見，非尋恆所及也。余按元人雜劇中有一事與此相類，疑卽古事而誤傳爲今事，然言者鑿鑿，以爲不誣。姑爲記之。稗官小說家，固不必拘拘於事之眞僞，但取其足以風世而已矣。

俠客部

《呂氏春秋》卷一一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拏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

《韓詩外傳》卷一〇 東海有勇士，曰薗邱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薗邱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薗邱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薗邱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薗邱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一 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卽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卽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卽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卽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卽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

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九《盜俠》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誤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却須取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其二焉。

又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鞭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內，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鬢，擁劍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挽光電激，或橫若裂盤，旋若規尺。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以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又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莊，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啻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犢劄刀子十餘，以窶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齏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猱獲，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又　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概語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

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札。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誤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唐・薛用弱《集異記》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儻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即曰：『僕之厄塞，貼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扃鑰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攜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唐・李冗《獨異志》佚文 周世，東海之上，有勇士留丘訢，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丘訢曰：『以丘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死。丘訢乃去衣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而往見之。丘訢出送有喪者，要離往見丘訢於墓所，曰：『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人曰：『留丘訢，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於衆人之中，必來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訢至夜半果來。拔劍柱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於衆人之中，死罪一也；暮無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而後殺也。子來不謁，一不肖也；拔劍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詞後，三不肖也。子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丘訢收劍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

唐・康駢《劇談録》卷上《潘將軍失珠》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居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禄。』既而遷貿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鍼爲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舅甥。然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旬。累日或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

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超曰：『少傾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欻然攜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馮翊給事，常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超具述前事。潘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又《田膨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渥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能及，盜者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求，略無尋究之跡。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軍王敬宏，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宏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爲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趫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宏曰：『如此事卽非等閑，因茲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恆，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祕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蹋，跬步間人不相見。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軍，一欵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宏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宏而已。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八《荆十三娘義俠事》 進士趙中行，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愛一妓，爲其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報讐。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三《高言》 高言字明道，京師人。好學，倜儻豪杰，不守小節，酒酣氣壯，顧命若毛髮，是人莫與結交。其或風月佳時，賓朋宴聚浩歌，音調慷慨，泣下云：『使我生高光時，萬戶侯何足道哉！』好高視大，論言狂訐，直攻人過，不顧名節。家資蕩盡，乃遊中牟，干友人，作詩曰：

昨夜陰風透膽寒，地爐無火酒瓶乾。男兒慷慨平生事，時復挑燈把劍看。

翌日，友人以雙縑贈之。言怒，擲縑毆其價曰：『何遇我之薄！』他日閒遊，遇前友人於途，數之曰：『子平日客都下，吾接子以禮。及子歸，吾厚餞子。今此來，而子託以他適，吾何負子？今不捨子！』因探囊取匕首殺之，並殺其從者二人。言思身觸憲網，無所取逃，馳入京見故人柳敷，以實告：『吾當走南北，以延旦暮。』柳贈帛爲別。

後屬仁廟崩，新君卽位，有罪者咸得自新，歸見柳云：『吾得復歸，身如更生，向時使氣，徒自悔恨。言別後，北走入胡地，數日爲候騎所得，縶我兩馬間以獻名王。王問：「汝長於何術？」對：「知書數，能

詩，善臂鷹放犬。」名王頗喜，由是久之。王如漠北，令吾往焉。二十餘日，方至其地，黃沙千里，不生五穀。地氣大寒，五月草始生，木皮二寸，冰厚六尺，食草木之實，飲牛羊之乳。名王爲吾娶妻，妻年雖少，腥膻垢膩，逆鼻不可近。夜宿於土室，衣獸皮，胡婦不通語言，吾是時思欲爲中國之犬，莫可得也。凡在漠北不見生草，時亦得酒飲並麵食，皆名王特令人遺吾也。吾自思：此活千百年，不若中國之生一日也。日逐胡婦，刈沙草，掘野鼠，生奚爲也！或臨野水自見其形，不覺驚走，爲鬼出於水中。枯黑不類可知也。一日，胡婦爲盜去，吾愈不足，爲書上名王，得還舊地。他日，名王至境上，吾夜盜騎馬南走，至吾國，縱其馬歸。因奪牧兒之衣，易去吾服，南走二萬里，至海上廣州。會有大舶入大食，吾願執役從焉。舶離岸，海水滔滔，有紫光色，惟見四遠天耳。鯨鯢出沒，水怪萬狀，二年方抵大食。地氣大熱，稻歲再熟。王金冠，身佩金珠瓔珞，有佛腦骨藏於中宮。人亦好鬬，驅象而戰。百羊生於地中，人知羊將生，乃築牆環之，羊臍於地，人撻馬而奔馳叫呼，羊驚臍斷，便逐水草。大食南有林明國，大食具舟欲往，吾又從之，一年方至。國地氣熱甚於大食，稻一歲數熟。人皆裸，惟用布蔽形。盛暑則以石灰塗屋堅密，引水其上，四簷飛注如瀑布，激氣成涼風，其人機巧可知也。王坐金車，有刑罰：殺人者復殺之，折人者復折之；他犯小過者，罰布一尺，歸之王。王之宮極富，以金磚甃地，明珠如梔李者莫知其數，沉香如薪，亦用以爨。林明國曾發船，十年不及南岸而回。中間有一國，莫知其名，人長數寸，出必聯絡。禽高數尺，時食其人，故出必聯絡耳。聞東南有女子國，皆女子，每春月開自然花，有胎乳石、生池、望孕井，羣女皆往焉。咽其石，飲其水，望其井，即有孕。生必女子。舟人取小人數人載回，中道而死。海中有大石山，山有大木數十本，枝上皆生小兒。兒頭著木枝，見人亦解動手笑焉。若折枝，兒立死。乃折數枝歸，國王藏於宮中。吾往林明國六年，又聞東南日慶國，林明有船往焉，吾又從之。既至，結髮如鳥雀，王坐石床上，無禮義亂雜，最爲惡穢。爭鬬好很，婦女動即相殺戮。無刑罰，犯罪，王與人共破其家而奪之。南有山，遠望日照之如金，至則皆硫黃也。硫黃山之南，皆大山焉。火燃山晝夜不息，火中有鼠，時出火邊，人捕之，織其毛爲布造衣。有垢污則火中燃之即潔也。吾得數尺存焉。吾厭彼，復還。會有船歸林明，吾登其船，娶婦方生一子踰歲，奔而呼吾。回國舟已解，知吾意不還，執子而裂殺之。自林明回大食，航海二年方抵廣。吾不埋黃沙之下，免藏江魚之腹，奔走二十年，身行至者四國。溪行山宿，水伏蒿潛，寒熱饑苦，集於一身。以逃死，幸得餘息，復見華風。間心自明，再遊都輦，復觀先子丘壠。身再衣幣帛，口重味甘鮮。有人唾吾面，扼其喉，拊吾背，吾且俛首受辱，焉敢復賊害人命乎！』

余矜其人奔竄南北，身踐數國，言所遊地，人物詭異，因具直書之，且喜其人知過自新云耳。

宋・洪邁《夷堅志》乙志卷一《俠婦人》 董國慶，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闊滋久，消息杳不通，居閑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數問故，董嬖愛已甚，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有兄，喜爲人謀事，且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叙姻連，留飲至夜，妾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髯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納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爲饋，宜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覺，即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艤董使登，揖而

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既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叙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五月云。范至能說。

又丁志卷九《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爲僞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三百貫，可見還。』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爲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落穽中，奈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爲庠遊說，然亦不得已，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即同塗。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攜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甲，具答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僞土，常恨無以自効。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慤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挾持以取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尸于河，幷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說此，而失劉之名，爲可惜也。

又支甲卷二《吳皐保義》 吳皐十一保義者，符離人。紹興初，從楚州鎮撫使道立軍，得將尉。長六尺二寸，勇健有力。至三十年庚辰，寓居北神堰，往盱眙，聚亡賴，潛度淮，入泗東城，劫富室王氏，獲金貝二萬緡。時顏亮方桀驁，移文對境詰索，州縣繪形立賞格甚厚。皐恬不知畏，與其黨入楚城，呼畫工趙四者，指圖語之曰：『汝所畫全與我不類，宜易之。』郡守藍師稷使人招致，欣然應命，答對如流，舉止自若。藍以爲奇士，壯而釋之，曰：『異時邊上緩急，斯人眞可用。』明年，盱眙守周淙擇效用使臣來捕之，始奔淮北兗屯莊。淮民素嚴憚之，莫敢問，獨王雲者蔑視皐，奮願出力。淙檄捕盜官喬順領戍兵三百，直抵其所。天將曉，皐聞有呼者曰：『官捕汝！』如是至於三。已而兵至，尚率兇徒拒戰。其一人曰李四，叛而從雲，持矛刺其鼻，流血暈倒，遂成擒。雲斬其首，雙目不閉如生，顧衆斜視，切齒鴉鴉作聲，見者毛髮竦立。時當劇暑，越兩夕方到盱眙，擲首郡庭。三日，怒目乃瞑。

又卷八《哮張二》 鄂州大吏丁某死，妻年方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尚少，不能制。至於成立，朱略無忌憚，白晝宣淫，反怒丁子不揖，以爲見我無禮，蓋以假父自處也。丁憤懣，以母之故，且慮醜聲彰著，隱忍弗言。有哮張二者，密州諸城人，遭亂南徙，亦以屠爲業，壯勇負氣。丁意其可屬此事，每與儔輩詣市飲酒。張擔肉過前，輒呼買之而厚酬厥價，久或至數倍。他日，邀之飲，問何以不作區肆而行賈僕僕，張曰：『非不能之，但赤手乏本耳。』丁乃付之數百緡，默念彼當感我恩誼，必可使，從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毆朱爲請，張艴然曰：『訝汝貸我錢，蓋欲陷我于爭鬬。』奮衣而起。自後相遇，邈然如不相識，迨於絕交。衆哂丁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未幾，張拉朱同渡江，買豬於漢陽，爭舟相毆擊。既歸，夜入朱室，殺朱與男女幷三人。自縛告官，終不及丁一詞。時岳少保領大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隸軍中，不問其罪。後以功補官。

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王小官人》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羣盜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扣湯所居。湯遣詢誰何，則自通爲鄱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憩，辭云：『觀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至東陽鎮問渡。』湯疑有他，遂擇其徒駔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離城闉，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扶醉人，殊絕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酒徒耳。』凡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

終夕索水喧呶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密扣同行，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卧所，少年聞湯來，則亦扶頭強衣，扣所以至。湯謾以他語答之，客笑曰：『得非疑某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證，且曰：『雖然或有他故，願效區區。』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有大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搆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徼神物之庇耳。』湯哂其醉中語荒誕，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謾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粲然橫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斬人魂魄》　魏博大將聶鋒，有女方十歲，名隱娘。忽一日爲乞丐竊去，父母不知其所向，但日夜悲泣歎思而已。後五年，尼忽送隱娘還，告鋒曰：『教已成矣。』言訖失尼所在。父母且驚且喜，乃詢所學之事，隱娘云：『攜我至一巖洞中，與我藥一粒服之，便令持一寶劍，教之以習擊刺之法。一年後，刺猱猱如飛蟲，刺虎豹如無物。三年，漸能飛騰以刺鷹隼。四年，挈我於都市中，每指其人，則必數其平生所作過惡之事，曰：「爲我取其首來！」某應聲而首已至矣。自此日往都市中刺人之首，置於大囊中而歸，即時以藥消之爲水。後五年忽曰：「大官某人者罪已貫盈，欺君罔民，殘賊忠良，爲國之害故已甚矣！今夜爲我取其首來。」隱娘承命而往，伏於大官居室之梁上，移刻方持其首至，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隱娘再拜，爲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欲下手，尼叱之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隱娘拜謝，尼曰：「汝術方成，可歸！」遂得還人。』父母聞其語甚怪，但畏懼而終不可得，亦不敢禁其所爲。後至陳許，鄧帥之事尤更怪異。噫！吾聞劍俠世有之矣，然以女子柔弱之質而能持刃以決凶人之首，非以有神術所資，惡能是哉？君子曰：『隱娘之所學，非常人所能教也，學之既精而又善用其術，世有險詖邪惡者輒決去其首，亦一家之正也。嗟乎！據重位厚祿造惡不悛以結人怨者，不可不畏隱娘之事也。及尼之戒曰：「預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以姦凶之人絕嗣於世，尚恐餘毒流及於後，深可懼也。』

明・佚名《虞初志》卷二録唐・楊巨源《紅線傳》　潞州節度吏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甯，以淦陽爲鎮令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黨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烏蠻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即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間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轂，枕前露一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甯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爐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彈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

乃拔其簪珥，褰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忽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取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取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於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蹈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治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瘞。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僚，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又卷六《東城老父傳》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水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官縣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鬬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鉅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轡。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敍立于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旣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敎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佩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鬥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輦，夜出便門，馬踣道窪，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顧領，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

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搆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遊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卧草席架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幷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穎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烟聞於道，下馬觀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鬥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黄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視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轂，輓輻車，輦河間蘇州，傭調繒布，駕轡連軫，坌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穀，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黄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鄉門，有人讓病，法用皂布一疋，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窮盧，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朝會，視之禮容，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二一《崔張豪俠》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遊江淮，嗜酒狂吟，以俠相許。崔嘗有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壯士懷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便字換不字更勝。由是俠名播於人口，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劒，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曰：『此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囊曰：『此其首也。』問：『有酒否？』張命酒。客飲嚼甚壯，曰：『聞公義氣，薄有所請，可乎？』張唯唯。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所深德。君可假十萬緡，立欲酬之。要酬便不是義士了。若濟，則平生恩仇畢矣。此後赴湯蹈火，亦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籌其縑素中品之物，罄以畀之。客曰：『快哉！死無恨。』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踪跡。張慮囊首彰露，客既不來，將遣家人埋之。開囊，乃豕首也。方悟見欺。邇後豪俠之氣頓喪。

明・談遷《棗林雜俎》和集《盜俠》　沁水竇生，以父尉遷安，往候遂還，出天津值盜，剖篋見殘簡，薄之。生曰：『遷安尉，安能厚耶！今且何以歸也？』盜感悟，引還家，貽百二十金。贈小黄幟，令道警出示之。自是畏途示幟，彼悍少曰：『自大兄所來乎？』生得返里。其兄遊河南，語此事於逆旅老人。老人曰：『後輩草草何足道。』因叩之，老人曰：『少作此伎倆，今髮種種矣，無足問也。』隨問客能射乎？客引強弓面且赤。老人拓弓如輕綿，射飛鳥命中，客駭服。老人曰：『平平耳。』更截柳梃各二尺置樹端，發鏃矢必中裂。又立木寸餘，矢捭木平過，又不仆。老人投弓而嘆：『休矣。日薄西山，可奈何？客今後如道警，第述某名氏，猶及免也。』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一二　婁崇武者，山東萊衛指揮也，負奇略，通詩書，善弓馬。萬曆中，甫弱冠，承蔭赴都。早至河間，投逆旅，遇一人據地而號，蓋南商攜五百金走京師爲劇賊攫其貲者也。公惻然曰：『劫幾何時？』曰：『不兩辰耳。』『賊何狀？』曰：『氈笠葵衫，腰刀注矢，騎紅色馬，從小徑西北馳矣。』公曰：『我往爲客索之。』呼主人取村醪來，飲數觥，結束馳馬去。沿途訪問，過河，見牧者，問曰：『曾見一

騎紅馬客否？』答曰：『適有載重橐洗馬於河者，乃白馬，非赤也。』婁復前行，抵一村，路人指大宅曰：『適投此宅入矣。』公繫馬道旁，叩戶求見。闔不爲通，公大呼曰：『遠方之人，慕義上謁，目擊主人歸，何避客乎？』叩不已。主人啓戶，挾匕首，延客入。坐定，主人問來故，公曰：『僕山東遊客，任俠好義，聞足下名，千里奉訪，得晤清光，知名下定非虛語。』主人遜謝，然左右顧，意甚惶惑。公因進曰：『吾輩聲氣投合，竊有一言：今早飯居停，值一賈客啼道左，云足下戲取其資斧而來。已破之甑，義無反顧。但僕實憐之，不忍見其立斃。足下海內男子，擲而還之，在足下爲不測之恩，在僕爲成人之美，豈非千古豪舉哉！僕長途過客，同人數十輩，鵠竢登程，恐尋覓至此，即告退矣。』主人勃然怒曰：『客誤矣！此何等事，而以相加，無乃囈語耶？』公笑曰：『吾眞誤！吾眞誤！』乃起，指白馬曰：『此龍種也！』曰：『何故？』曰：『是汗血者，出水化爲白練，非龍種而何？』主人色動，不復辯，以手握公臂曰：『足下勿相謔。日亭午，得無飢？願小留。』公欣然不辭。時几上置蒸猪首一，主人以小匕截一臠貫之鋒末，曰：『請啖此。』公以口受之，無少歉。乃亦刺一臠相酬。主人不覺降階長跪曰：『公天人也！僕閱人多矣，義勇無如君者。自傷失訓，陷於匪類，感君之義，願改前愆。更有懇者，僕罪通於天，分爲誅首，荷君矜拔，得比人類，願結爲兄弟，倘可藉手，誓効死君前！』言畢泣下。遂剖雉瀝酒，訂交神前。出妻子羅拜。徐入內，取二巨囊出，曰：『此客故物也。』復具白金，曰：『爲足下壽。』公辭之。主人笑曰：『公以爲盜跖所樹耶？』公勉受之。主人送於戶外，曰：『歸必顧我。』灑淚而別。歸抵逆旅，解囊予客，分毫無失。請酬，不可，不言姓名，躍馬而去。公自都門還，復返故道，尋前盟。主人歡然道故，情逾同氣，臨別復出多金爲贈，公亦不辭。既別，簡床席間，則手書爲謝，兩次所餽，封識如故。主人乃噓唏長歎曰：『此眞烈士也！吾輩愧死矣！』自是痛改前非，力行善事。公每入都，輒過之。公仕至偏將軍。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三《劍俠》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使齎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鐍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車子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疃。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訊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問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將息了却去。』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日予三餐，皆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惝怳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歸舍，幷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若干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薦聞之望江龍簡討燮云。

又卷二六《女俠》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粧，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或劍俠也。從姪鵬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不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帕頭，狀貌甚獰。至尼菴入

門，有廳廨三間，東向，牀榻備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不妨。』久之，持硃封鐍山門而入，役相戒夜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以待，而廨門已啓。視之，卽紅帕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於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吾代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弄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而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帕頭人也。衆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鐍閉，空無人矣。尼高髻盛粧，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二《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富有錢穀。遊俠好義，慕郭解之爲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丘，遇雨，避身逆旅。雨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穀豐隆；既而昏暮，止宿其家，莝豆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交遊，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厚客給，幸能垂諒。』問：『主人何業？』則家無貲產，惟日設博場，以謀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剉芻；芻束溼，頗極參差。丁怪之。少年曰：『實告客：家貧無以飼畜，適娘子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天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我非業此獵食者。主人在外，嘗數日不攜一錢；客至吾家，何遂索償乎？』丁歎贊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主人歸，宜告之。暇幸見顧。』數年無耗。值歲大饑，楊困甚，無所爲計。妻漫勸詣丁，從之。至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茫不憶，申言始憶之。跣履而出，揖客入。見其衣敝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寵禮異常。明日，爲製冠服，表裏漫煖。楊義之；而內顧增憂，褊心不能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亟，告丁曰：『顧不敢隱，僕來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紀矣。幸舒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俾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歸見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若去後，次日卽有車徒齎送布帛菽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爲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舊業矣。

又卷四《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遊，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之曰：『子交遊徧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詰朝，見所與遊，輒問七郎。客或識爲東村業獵者。武敬謁諸家，以馬箠撾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貙目蜂腰，著膩帢，衣皂犢鼻，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字；且託途中不快，借廬憩息。問七郎，答云：『卽我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岐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蛻，懸布楹間，更無杌榻可坐。七郎就地設皋比焉。武與語，言詞樸質，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不受。武強之再四。母龍鍾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兒，不欲令事貴客！』武慚而退。歸途展轉，不解其意。適從人於舍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母曰：『我適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聞之：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歎母賢；然益傾慕七郎。翼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飲。七郎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酬之，乃至。款洽甚懽。贈以金，卽不受。武託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操業。浹旬，妻奄忽以死。爲營齋葬，所受金，稍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而迄無所得。武探得其故，輒勸勿亟。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終以負債爲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速其來。七郎檢視故革，則蠹蝕殃敗，毛盡脫，懊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又視敗革，曰：『此亦復佳。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軸轤出，兼

邀同往。七郎不可，乃自歸。七郎念終不足以報武，裹糧入山，凡數夜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具，請三日留。七郎辭之堅。武鍵庭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樸陋，竊謂公子妄交。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爲易新服，卻不受；承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之。既去，其子奉命，返新衣，索其敝裰。武笑曰：『歸語老姥，故衣已拆作履襯矣。』自是，七郎日以兔鹿相貽，召之卽不復至。武一日詣七郎，値出獵未返。媼出，跽門語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白：『七郎爲爭獵豹，毆死人命，捉將官裏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收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恤老母。』武慘然出；急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仇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慨然曰：『子髮膚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矣。但祝公子終百年，無災患，卽兒福。』七郎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武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郎見武，武溫言慰藉，七郎唯唯。家人咸怪其疎；武喜其誠篤，益厚遇之。由是恆數日留公子家。餽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武初度，賓從煩多，夜舍屨滿。武偕七郎卧斗室中，三僕卽牀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刺語。七郎佩刀挂壁間，忽自騰出匣數寸許，錚錚作響，光焰燦如電。武驚起。七郎亦起，問：『牀下卧者何人？』武答：『皆廝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縷。迄今佩三世矣。決首至千計，尙如新發於硎。見惡人則鳴躍，當去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頷之。七郎終不樂，輾轉牀席。武曰：『災祥數耳，何憂之深？』七郎曰：『我諸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郎曰：『無則便佳。』蓋牀下三人：一爲林兒，是老彌子，能得主人懽；一僮僕，年十二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拗拙，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武恆怒之。當夜默念，疑必此人。詰旦，喚至，善言絕令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他出，留林兒居守。齋中菊花方燦。新婦意翁出，齋庭當寂，自詣摘菊。林兒突出勾戲。婦欲遁，林兒強挾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始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覓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皆委決於弟。武以同袍義，致書索林兒，某弟竟置不發。武益恚，質詞邑宰。勾牒雖出，而隸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適七郎至。武曰：『君言驗矣。』因與告憩。七郎顏色慘變，終無一語，卽逕去。武囑幹僕邏察林兒。林兒夜歸，爲邏者所獲，執見武。武掠楚之。林兒語侵武。武叔恆，故長者，恐姪暴怒致禍，勸不如治以官法。武從之，縶赴公庭。而御史家刺書郵至；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叢衆中，誣主人婦與私。武無奈之，忿塞欲死。馳登御史門，俯仰叫罵。里舍慰勸令歸。逾夜，忽有家人曰：『林兒被人臠割，拋尸曠野間。』武驚喜，意氣稍得伸。俄聞御史家訟其叔姪，遂偕叔赴質。宰不容辨，欲笞恆。武抗聲曰：『殺人莫須有！至辱詈搢紳，則生實爲之，無與叔事。』宰置不聞。武裂眥欲上，羣役禁捽之。操杖隸皆紳家走狗，恆又老耄，籤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垂斃，亦不復究。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也者。遂舁叔歸。哀憤無所爲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一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不薄，何遽如行路人？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不謀？於是遣人探諸其家，至則扃鐍寂然，鄰人並不知耗。一日，某弟方在內廨，與宰關說。値晨進薪水，忽一樵人至前，釋擔抽利刃，直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刃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吏急闔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剄死。紛紛集認，識者知爲田七郎也。宰驚定，始出覆驗。見七郎僵卧血泊中，手猶握刃。方停蓋審視，尸忽崛然躍起，竟決宰首，已而復踣。衙官捕其母子，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馳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貪緣當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野三十餘日，禽犬環守之。武取而厚葬。其子流寓於登，變姓爲佟。起行伍，以功至同知將軍。歸遼，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又《保住》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將中一人，名保住，健捷如猱。邸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住沿樓角而登，頃刻至顚；立脊檁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踴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煖玉爲牙柱，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惰，期以翼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各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住踰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扃鎖，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住乃作貓子叫；既而學鸚鵡鳴，疾

呼『貓來』。擺撲之聲且急。聞姬云：『綠奴可急視，鸚鵡被撲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住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徑攜趨出。姬愕呼『寇至』，防者盡起。見住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攢矢如雨。住躍登樹上。牆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住穿行樹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屋盡登樓；飛奔殿閣，不啻翅翎，瞥然間不知所在。客方飲，住抱琵琶飛落筵前，門扃如故，雞犬無聲。

又卷八《崔猛》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爲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聲聞四院。崔怒，逾垣而過，鼻耳脣舌盡割之，立斃。母聞大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受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針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知；但一見不平，苦不自禁。力改之，或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以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笑而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即或不效，亦無妨礙。』崔請教，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即犯死罪，彼亦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浸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爲弟昆。踰歲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縶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之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貲盡復給。終夜，負債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縶樹上，榜笞刺劉，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涌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搴簾而呼曰：『嗟！又欲爾耶！』崔乃止。既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答。至夜，和衣卧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忽啓戶出，輒又還卧。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慴息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牀上，刳腹流腸；申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梏，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堪刑，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誚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瀕就決矣。會卹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等，充雲南軍，申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緣橦技擊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鄰有事，申輒矯命排解，不相稟白。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迕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嬸，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賕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瀹茗。申默然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官，謂崔三年不給傭值。崔大異之，親與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嬸婦並殺之，黏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蹟。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己也。關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及明鼎革，申攜家歸，仍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

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疃。一夜，傾巢而至，以報仇爲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伏暗中。賊搜崔、李不得，據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極，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爇繩，散挂荆棘，卽反勿顧。僕應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絹，遂倣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縶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嗷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既而多類星宿。申坌息急呼東山有警。王大驚，束裝率衆而出。申乘間漏出其右，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紿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斫之，一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偏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爲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共謀，衆恇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梃，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怨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銃，又詣邑借巨砲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砲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東口，伐樹置崖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遙聞馬嘶，賊果大至，繼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斷其歸路。俄而砲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縶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卽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鞠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剿刖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土團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又卷九《佟客》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於途中遇一客，跨蹇同行。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佟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曰：『君遨遊四海，閱人綦多，曾見異人否？』佟曰：『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之傳。佟曰：『異人何地無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傳其術也。』董又毅然自許；卽出佩劍，彈之而歌；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因便借觀。董授之。展玩一過，曰：『此甲鐵所鑄，爲汗臭所蒸，最爲下品。僕雖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以削董劍，脆如瓜瓠，應手斜斷，如馬蹄。董駭極，亦請過手，再三拂拭而後返之。邀佟至家，堅留信宿。叩以劍法，謝不知。董按膝雄談，惟敬聽而已。更既深，忽聞隔院紛拏。隔院爲生父居，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怒聲曰：『教汝子速出卽刑，便赦汝！』少頃，似加撻掠，呻吟不絕者，眞其父也。生捉戈欲往。佟止之曰：『此去恐無生理，宜審萬全。』生皇然請教。佟曰：『盜坐名相索，必將甘心焉。君無他骨肉，宜囑後事於妻子；我啓戶，爲君警廝僕。』生諾，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遂共登樓上，尋弓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佟在樓簷上笑曰：『賊幸去矣。』燭之已杳。逡巡出，則見翁赴鄰飲，籠燭方歸；惟庭前多編菅遺灰焉。乃知佟異人也。

又卷一一《王者》　湖南巡撫某公，遣州佐押解餉六十萬赴京。途中被雨，日暮愆程，無所投宿，遠見古剎，因詣棲止。天明，視所解金，蕩然無存。衆駭怪，莫可取咎。回白撫公，公以爲妄，將置之法。及詰衆役，並無異詞。公責令仍反故處，緝察端緒。至廟前，見一瞽者，形貌奇異，自榜云：『能知心事。』因求卜筮。瞽曰：『是爲失金者。』州佐曰：『然。』因訴前苦。瞽者便索肩輿，云：『但從我去，當自知。』遂如其言，官役皆從之。瞽曰：『東。』東之。瞽曰：『北。』北之。凡五日，入深山，忽睹城郭，居人輻輳。入城，走移時，瞽曰：『止。』因下輿，以手南指：『見有高門西向，可款關自問之。』拱手自去。州佐如其教，果見高門。漸入之。一人出，衣冠漢制，不言姓名。州佐述所自來。其人云：『請留數日，當與君謁當事者。』遂導去，令獨居一所，給以食飲。暇時閒步，至第後，見一園亭，入涉之。老松翳日，細草如氈。數轉廊榭，又一高亭，歷階而入，見壁上掛人皮數張，五官俱備，腥氣流熏。不覺毛骨森

豎，疾退歸舍。自分留鞾異域，已無生望，因念進退一死，亦姑聽之。明日，衣冠者召之去，曰：『今日可見矣。』州佐唯唯。衣冠者乘怒馬甚駛，州佐步馳從之。俄，至一轅門，儼如制府衙署，皂衣人羅列左右，規模凜肅。衣冠者下馬，導入。又一重門，見有王者，珠冠繡紱，南面坐。州佐趨上，伏謁。王者問：『汝湖南解官耶？』州佐諾。王者曰：『銀俱在此。是區區者，汝撫軍卽慨然見贈，未爲不可。』州佐泣訴：『限期已滿，歸必就刑，稟白何所申證？』王者曰：『此卽不難。』遂付以巨函云：『以此復之，可保無恙。』又遣力士送之。州佐憩息，不敢辨，受函而返。山川道路，悉非來時所經。既出山，送者乃去。數日，抵長沙，敬白撫公。公益妄之，怒不容辨，命左右者飛索以縊。州佐解襆出函，公拆視未竟，面如灰土。命釋其縛，但云：『銀亦細事，汝姑出。』於是急檄屬官，設法補解訖。數日，公疾，尋卒。先是，公與愛姬共寢，既醒，而姬髮盡失。闔署驚怪，莫測其由。蓋函中卽其髮也。外有書云：『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賕賂貪婪，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貪囊，補充舊額。解官無罪，不得加譴責。前取姬髮，略示微警。如復不遵教令，且晚取汝首領。姬髮附還，以作明信。』公卒後，家人始傳其書。後屬員遣人尋其處，則皆重巖絕壑，更無徑路矣。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五《姚端恪公遇劍仙》　國初，桐城姚端恪公爲司寇時，有山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某以十萬金賂公弟文燕求寬，文燕允之，而憚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希冀得寬，將私取之。一夕者，公於燈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公問：『汝刺客耶？來何爲？』曰：『爲山西某來。』公曰：『某法不當寬，如欲寬某，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於朝矣，不如死。』指其頸曰：『取！』客曰：『公不可，何爲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騰身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掃葉之聲。時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喪首於車中矣。據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飯畢，上車行數里，忽大呼：「好冷風！」我輩急送綿衣往視，頭不見，但血淋灑而已。』端恪題刑部白雲亭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清・樂鈞《耳食録》卷一《張將軍》　聖人受命，河海安瀾，百餘年來，嘯聚之徒洗心革面，無復梗化。嘗聞故老言：昔有明之季，有張將軍者，逸其名。嘗出海捕盜，駕大舟一，健卒數人，自恃武勇，欲探虎穴。有少年書生，形儀雅飭，言有事他國，厚賂舟人，求附舟。將軍故有令：附舟者以謀論，殺無赦。舟人利其金，私納之。行數日，將軍聞香烟撲鼻，命索舟中，曰：『必有盜。』得書生，將置之刑。書生自陳非盜，欲之海外省父，無舟自達，故敢昧死來。惟將軍仁恕。將軍視其狀貌，不類盜，且憐其孝，赦而與之言。書生能學問語、才語、仙佛語、農商經濟語、俳優諧謔語，出風入雅，吐史談經，隨事酬應，動中窾會。將軍素長於文學，竟莫能屈，往往反爲所難。大加歎服，自謂得書生晚也。一日，及捕盜之事，書生曰：『盜可服，不可捕也。盜能見將軍，將軍不能見盜。』將軍不平，乃大言曰：『爾書生敲枯硯，翻蠹簡，烏知將軍之能乎？專制一方，揚威千里，長鞭所指，遐陬恐懾。區區海盜，何足膏其斧刃哉！』書生曰：『將軍亦知海盜之能乎？』將軍曰：『海盜之能，解衡刀弢火，夜趁叢泊，猝聞捕誅。潛逃藪澤耳。』書生曰：『以某所聞，固不僅此。』將軍問：『汝何以知之？』書生笑曰：『以盜言盜，安得不知？姑請試之。』將軍愕然。時繁星麗空，海破碎月，萬里無片帆隻船，書生取篳篥自船頭吹之，不數聲，小舟千百悉自波中湧出，明炬雪刀，須臾環集，將軍失色。書生笑曰：『盜不可捕也。雖然，爲國供職，自應爾爾。吾輩豈得犯將軍？聊與將軍戲耳。將軍無恐。』復吹篳篥數聲，大呼曰：『將軍珍重，某去矣。』書生及小舟皆不見。將軍亟命回舟，喪魄者累日。自是不復捕盜。

又卷三《我來也》　昔京師一偷兒奇絕莫測，每入人家竊財貨，雖高墉堅壁，弗能防也。臨去，必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間。被盜之家，歲以百計。官吏羅而捕之，久不獲。一日，近縣獲一盜，云是『我來也』，解以來京，繫之郡獄。怨家共詣守言之，皆欲得而甘心焉。盜聞之，謂獄卒曰：『我固嘗作賊，然實非『我來也』，今旣誣服，有死而已。子幸善視我，當卽有以相報。』卒遂善侍之。數日，盜謂曰：『我有白金三百，在某塔下，盍往取之。』卒以爲誑，盜曰：『子夜半繞塔三匝，當有應者，金可得也。』如言，果得之。卒喜甚，待之益厚。盜又曰：『某橋下水中，有金器數事，亦以贈子。』卒曰：『橋道行者甚衆，何術取之？』盜曰：『不難。以竹籃盛衣往澼，沉之水底，下而取衣，因以金置籃中，誰能見

耶？』果又得之。是夜，盜謂卒曰：『有所求於子，而無損於子，其許我乎？』卒問云何，盜曰：『求爲我暫脫枷鈕，出獄勾當一事，五更卽至，決不子累。』卒頗難之，盜作色曰：『子受我千金之贈，我出卽不返，子以此受薄譴，亦無負也，況不至此耶！若必不獲命，誠不難破網而逃，於子反恐不利耳！』卒不得已，縱之去，心甚惶惑。比五更，盜倏從檐際投下，復就繫，卒大喜過望。次日，有富民詣府投狀云：『夜來大亡其財，門上大書「我來也」。』守詫曰：『「我來也」果未獲耶，獄中盜之誣明矣！』遂薄責而釋之。卒歸家，妻迎謂曰：『夜來一事頗奇，有誰何呼門甚急，我啓門問之，其人突入，擲一布袋於地而去。其中纍纍者不知何物，我不敢發也。』卒亟啓視之，則皆黃白物，乃司盜卽『我來也』。爲此以求免，且以報已也，秘不告人。此事似出宋人說部，姑記於此。

又卷五《王黃鬍子》　王黃鬍子者，以髯黃得名，自詡劍仙。嘗會飲貴家某公宅中，誇耀四座，遞叩諸客所能，莫不謙讓。王意益肆。末坐一客，俛僂癃憊，衣冠丁鳥，王頗輕之，乃揶揄曰：『公辱在婪尾，得毋善飯乎？抑有他長？』客笑曰：『僕誠不能與諸君子比數，然聞君論劍，頗觸鄙好。願各爲戲劇，博諸君子歡。』王掀髯作色曰：『云何？』客曰：『劍之爲用，上倚星漢，下披泉壤，旁行四極。剸蛟鱷於不測之淵，翦妖魅於幽暗之藪。雖脫兔逸林，疾隼赴霄，縱鍔飛鋒，罔有遺遁。今第試其易者。請伺飛鳥而刺之。』王心難之，適已日暮，乃諉曰：『陽烏匿矣，羽族息矣，何天有鳥，倘來迎吾刃者乎？』客曰：『若是且已，盍試登高，爲二項之舞，一決楚漢？』王又辭曰：『休矣，休矣！星月不曜，燭燎不輝，仰不瞻山，俯不察地。惡乎可登而角吾技？』客指主人廳事曰：『崇墉巍巍，飛甍冠之。上探雲霞，嵩華可齊，顧不高耶？請灼爾目，趫爾足，僕雖跛躄，願導先路。』於是摽袖離席，挾王以出，如提嬰孺。履牆緣栱，如步康衢，徑跨簷牙，升於屋脊，坐王於鴟吻之上，而撫之曰：『此地平曠，聊可棲息。君請匡坐，僕便來迎。』言已復下，神氣洒然。堂下觀者，無不色飛口吻，嘖嘖稱神。客便索酒，連罄數觥，頹然就舍，主人命支梯樹架，閧擾終宵，王始得下。天明，視客，已豹隱矣。王甚慚主人甚悔，海內奇士交臂失之。

清・曾衍東《小豆棚・齊無咎》　齊無咎，字冠卿，金陵人。性謹持，舉優貢，客京師之粉坊衚衕南口。隣多隙地，近葦塘。初夏午涼，齊獨步，見一板扉內敗屋數間，無男子，有少婦年二十許，好容色，一女奴。齊數見而訪之，爲孀，囑媒嫗通其意，求爲妻。媒告婦，婦曰：『齊貴人，非吾耦也。吾非大家世族，恐貽他日羞，不可。』後齊求爲妾，許之。婦歸齊，詰之邦族姓氏，婦曰：『買妾可不知其姓。』終不肯言。婦不苟於言笑，而事齊頗勤。謂齊曰：『郎君客囊蕭索，京城米珠薪桂，居大不易。且食指又增，當思所以治生者。』婦乃買磨一具，驢二頭，麥數斛，磨得麵，輒用驢馱，自鬻於市。至晚歸，則麥囊中垂垂皆錢也。齊入課成均，多不家，又復得膏金。婦善生理，由是齊之客旅將豐於其家，從無柴米拮据。一日，牆外有腰斬一屍，無上段。京師洶洶然，而官坊初不以爲齊婦，卽齊亦斷不以爲婦之爲之也。踰年，未緝獲，事宕。後婦產一子，齊肄業將滿，每言欲與婦同歸江南。婦但微哂，亦不答。時夜半，齊寢，閉戶垂幃，忽失婦所在。齊驚怪，以爲有奸，頗發怒憤。問其婢，曰：『娘子每常如是，不知所爲。郎君特不知覺耳。』齊起立庭院，徬徨蹀躞，月色如晝。忽聞飛隼笑落一人，自屋而下，紅絹裹頭，大部虬鬚，右手持一匕首，左手攜二人首。齊方驚顧，其人相對摘鬚，乃婦也。婦曰：『郎君無怪也！』遂入室告齊曰：『妾父宦於閩之長汀，爲上官所枉，奇冤刻骨，數年以來，此仇已報，尅不可留。』齊視其二首，則已劓鼻抉睛，糊不可辨。婦更以白練束身，取灰革囊函首，攜之曰：『妾幸託小星，得所棲止，報我大仇。女奴是妾數年所撫，郎可納之，以代我任，且育汝子。』言訖，收泪，踰重垣，莫知其向。齊甚驚愕。少頃婦卻至曰：『適去，忘哺得孩子。』良久出，便對齊拱手去。齊悚立一晌，入室不聞兒啼，視之兒已身首易處矣。呼女奴詢其故，女奴曰：『妾十歲，父母鬻於娘子，娘子育之五年，而不知娘子爲誰也。』齊令女密其事，納之爲妾。是年齊得官，爲東川雲陽丞，後終不聞婦之音問也。

清・毛祥麟《墨餘錄》卷八《包立生》　包立生，居紹興諸暨之包村；世務農業，而曾習奇門遁甲術，能料敵之進退虛實，而制其命。咸豐辛酉，粵匪擾浙，包聚村人，練兵籌餉，竟以一隅之地，當數十萬方張之賊，屢挫凶鋒，終不少屈。於是人始知其有異能，依倚者日衆。時吳曉颿觀察方以蘇松兵備攝藩篆。吳亦浙人，聞其異，欲招致幕中，以爲己助。

因於佐雜班中，訪得包之姑表兄弟馮仰山，潛令蓄髮三月，乃備文書，改衣裝，命赴包村致意。時浙境遍地皆賊，馮逡巡不敢遽入。適遇被擄逸出之素識某，探知前路賊守將性暴好殺，手下盤詰最嚴，斷難混過。惟包村有勇目某，常雜處賊中，現居某地，然必繞道二百餘里，始能曲達。馮晝伏夜行，三日夜至某所。既見，即述來意。某以此去包村雖不遠，然賊守甚衆，去必成擒，因藏馮密室，不令外出。一日謂馮曰：『今已覓得賊處路憑，且有賊卒二，賄令護送。然文書當留此，斷不可帶。』因付憑促往。馮行，果有二賊前導，途中屢經要隘，鋒刃奪目，心膽幾碎，歷數日夜，去村不過二三里。二卒辭去，馮單身前進，遇村中巡勇，疑爲賊細作，欲殺之。馮以包某至戚告，遂引馮入見，各道艱苦。馮見眷族亦在包村，皆無恙，喜甚，因備述吳公相招意。包嘆曰：『我亦知孤村無援，勢難久守，緣無長策，勉酬衆志耳。刻下軍糧僅支二月，幸有賊之通我者，私接濟，不然，斷已久矣。今承吳公美意，奈賊衆我寡，恐難突圍出也。』因與掌案某共議。某以賊勢甚大，媚賊者衆；馮某雖親，遠出已久，又無文憑，君雖信之，奈衆人乎？必使人隨馮出村，取文書示衆，衆志既堅，然後刻期衝圍，并約吳公統兵接應，始爲萬全。事關一村民命，斷不可草草從事。包是之。馮因暫留包村。閱二旬餘，值夜大雨，包忽命護勇六人，身穿賊服，送馮出村。馮欲挈眷。包卜曰：『可。』遂帶家屬冒雨行。黑暗中見無數皂衣紅帽人，僵立村外，似守護者，而寂無聲息。馮怯甚，私問送者：『此何兵？』勇但搖手，遂繞小徑出。至舊處，即取文牒付勇，囑包速定行期，而馮自歸。包既得牒，邀衆密議，則皆願從，包大喜，即布卦以占。卦成，又大驚，曰：『細察卦象，惟今夜二鼓可出；若交子正，即無可出之日，且有大禍。』衆皆失色，僉曰：『今浙地四處皆賊，又未約有援兵，縱使突圍而出，將何所歸？』時有掌文案某曰：『離此百二十里，地名岔河口，其處地僻，可以屯軍，河闊可通海道。聞無賊守，若暫紮營彼處，即由海道通信吳公，使以輪船接應，或可轉危爲安，除此恐無良策。』包曰：『我方寸已亂，不能自主。但今勢已至此，不出亦難持久，姑從某先生言，死生命也。諸君可速歸，各自收拾。』

時已薄暮，雨方霽，而陰雲未開，村路沿濕。遙聽賊營寂靜，號炮無聲。包即傳集團勇四千人，按旗色分作五隊，隊各八百人。選勇敢者，入紅旗隊，爲前鋒。令酉初出隊，各帶衣糧鍋被，由西北方進攻賊北營，衝透賊圍，於某村取齊。白旗繼之，皂旗殿後，中權青黃兩隊，保護衆家族。傳令既畢，時值戌初，紅旗隊已發，遠聞金鼓震天，槍炮聲不絕，而一村之人亦遽亂如潮涌，聚哭包門，曰：『包君若去，我等從亦死，不從亦死；惟留包君，或可苟延旦夕。』一時人聲鼎沸，包欲出而爲衆所阻，嘆曰：『天乎！命耶！時將錯過，不能逃也。』因令後隊且勿進。時白旗隊亦已出村，以聞令欲退，致前後不相顧，隊伍遂亂。忽見四野火光燭天，殺聲動地，賊衆大至，亂拋噴筒火箭，槍炮齊發，鉛丸如雨。村勇各無鬥志，又值村衆擾攘之際，賊遂乘勢衝入，見屋即火，逢人便刃，頃刻間，煙焰滿村，屍如山積。時惟紅旗隊已衝圍而出，白旗生死參半，餘衆鮮有得脫，而包與同事諸人皆死於賊矣。先是，賊患包甚，檄調各路精銳，誓破包村。是日調兵適至，入夜陡聞村中人聲四騰，賊慮乘夜劫營，方發號聚衆，而紅旗隊驟然衝至。賊素聞包有異術，且以月黑路滑，不敢追逼。又意村人絕糧夜遁，村中必虛，因而并力進攻，致爲所破，然後知數之難逃有如此云。此皆聞之友人，友蓋得諸馮某及是日幸免者所述。并云，馮在村時，每晨起，見包必登高望氣。既下，即令衆曰：『今日賊來自某處，將攻我某方，當撤他防，并力禦之。』繼而果然，屢試不爽。所練之勇，能禦敵者三千餘人，以五色旗，按五方分五隊，進退有常，臨陣不亂。常邀馮共瞭賊營，忽推馮倒，身亦伏地，方伏而霆震一聲，炮子簌簌從上飛過。既免，謂馮曰：『此炮在艮方，月神適犯我村，當去之。』馮見炮架前山麓，約遠四五里，有賊守衛，私忖如何可去。繼見包脫帽散髮，跣足仗劍，如道家步罡狀，選三勇目，衣皂隨行。包口喃喃若誦咒，其行如飛，將及，而遙見一賊忽撲地，餘賊盡退。瞬息間，炮已取歸，約重四五百斤，不知三人之力，何能勝任如此也？時方涉冬，天久不雨。包忽令衆曰：『久不與賊戰，賊必謂我兵單怯敵。明日某時，當有大雨，賊守必怠，可衝破其西營，雖不能大勝，亦可殺賊數百，獲牲口器械，以挫凶鋒。』乃預傳令，何時出隊，何時攻營，何時收隊。明日果大雨，破賊一如所言。

時賊欲由溫、台攻閩省，患包牽制，願以紹興府城與之，請其不助官軍。或言若得府城，足資守禦，勸包姑從。包笑曰：『此誘我也。無論江

浙俱陷，孤城難守。且入城則如困囹圄，糧草更易斷絕，扼吭之勢，恐無一人可逃也。』遂斬其使。馮嘗竊問包曰：『弟與君自幼同堂共學，弟以薄宦，遠離鄉井，聞君素守田廬，罕至城市，何時得靈飛六甲十二眞傳，而道妙至此？』包曰：『余於廿年前，曾遇異人，授我祕冊，雖非全帙，然上觀天象，能知風雲雷雨，時運變遷；下察地理，則可安營布陣，縮地驅山；而凡卜易算數之類，吉凶禍福，皆可預決。前取賊炮，即六丁縮地法，故三人能得數十人之力。但我所學，不過顯易數端，若能盡其底蘊，則此小醜，指日可除，何至困於此耶！』馮又問賊勢至此，何日得平。包曰：『我曾觀星象，兼占易數，江浙之賊，不久當滅。』惟自占此村之吉凶，家族之安危，反不能了了。是豈學之不精耶，抑所謂馬前易數，近易明而遠難驗耶？及包死，馮始知數有前定，故占不能明，因爲之嘆詫累日。後嘗以其所聞見者述於人，蓋友之言又如此。余維君子憑理不憑數，包以一村氓，而能識尊君親上之義，因遂毀家禦賊，偉矣！至捐其軀，亦勢使之然耳。就所挾持，實甚正大。其他權謀術數已爲餘事。若遽艷稱，則包之爲包，不幾郭京之續哉？紀成，適有餘墨，漫除此數語，質之知者，當不以爲河漢也。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太湖盜》　丁威裔，予從堂叔也。性伉爽，善知人。一日行僻巷中，見二人氣概雄偉，切切私語。甚異之，竊聽皆不甚解，遂與二人通款曲，欲邀至酒肆，辭不可。遮留之，強而後可，酬酢甚歡。問二人胡爲者，二人詭以索逋對。問其數，則十餘千也。丁慨然出票代償之，不允。復約丁至廢蘭若中，席地坐曰：『不相欺，吾二人太湖劇盜也。見兄慷慨，萍水識英雄如此。』遂授以僞字，曰：『持此可至太湖中尋我等也。』鄭重而別。後數年，泰州武官某忽失印，憂懼甚，遍索不得。丁與之善，並受其託，私憶曰：『得毋在太湖中耶？』遂一棹往。數日得一山，上有木柵，中聳一寺。有人盤詰，出僞票示之，遂進三門。見多人聶飲，前二人在焉。一見即執手叙契闊，復曰：『子非爲尋印來耶？』丁曰：『然。』遂邀同飲，信宿而去。臨行，贈以五十金，謂之曰：『君先歸，吾二人中一人必於某夜送印來，在某寺相會，決不爽約。』丁不敢不從，遂歸。至期，姑至某寺相候。夜深不來，方以爲相紿也，忽屋瓦振振有聲，一人飛落，以印授丁，數語欲去。丁懇之曰：『印自我出，人其謂我何？公既英雄，盍同我去，我先容，必無礙也。夜間不難復去，則吾無累矣。』其人沉吟良久，有難色，既而振臂應之。丁拜謝，遂同去。武官感之甚，姑紡其人於庭之槐。至夜，已去如黃鶴矣。此道光初年事。

附：俠義動物

義犬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九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常以自隨。後假歸，婦與奴謀，欲得殺然。然及婦作飯食，共坐下食。婦語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然未得嗽，奴已張弓拔矢當戶，須然食畢。然涕泣不食，乃以盤中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數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惟注睛舐唇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仗倒地，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婦付縣，殺之。

又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一狗，甚愛憐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方冬月燎原，風勢極盛。狗乃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上。如此數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生醒，方見之。爾後生因暗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經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有厚報。』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云：『以狗相與。』人即出之，繫之而去。却後五日，狗夜走歸。

唐・薛用弱《集異記》佚文《楊褒》　楊褒者，廬江人也。褒旅遊至親知舍，其家貧無備，舍惟養一犬，欲烹而飼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視

褒。異而止之，不令殺。乃求之，親知奉褒。將犬歸舍，經月餘，常隨出入。褒妻乃異志於褒，褒莫知之。經歲時，後褒妻與外密契，欲殺褒。褒是夕醉歸，妻乃伺其外來殺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齧折其足，乃咬褒妻，二人俱傷甚矣。鄰里俱至救之，褒醒，見而搜之，果獲其刀。鄰里聞之，送縣推鞫，妻以實告。褒妻及懷刀者，並處極法。

又《鄭韶》　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閩中太守。韶養一犬，憐愛過子。韶有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韶未達之日已事之。韶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以刃久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閩中，隋煬帝有使到，韶排馬遠迎之。其犬乃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郭。』韶將欲出，爲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縛之於柱。韶出使宅大門，其犬乃掣斷繩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於元周隊內，咬殺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劍耳。

又《范翊》　范翊者，河東人也，以武藝授裨將。養一犬，甚異人性。翊有親知陳福，亦署裨將，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綿綺，時福充副焉。翊因酒席，恃氣而蔑福，因成讐恨。乃暗搆翊罪，潛狀申主帥。主帥不曉其由，謂其撚實，乃停翊職。翊飲恨而歸，福乃大獲補署。其犬見翊沉廢，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斷其首，銜歸示翊。翊驚懼，將福首級，領犬詣主帥請罪。主帥詰之，翊以前事聞。主帥察之，却歸翊本職，其犬主帥留在使宅。

又《盧言》　盧言者，上黨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見一犬，羸瘦將死矣。言憫之，乃收養。經旬日，其犬甚肥腯，自爾凡所歷郡邑，悉領之。後將抵亳，忽於市肆遇友人邀飲，大醉而歸。乃入房就寢。俄而鄰店火發，犬忙迫，乃上牀於言首嗥吠，又銜衣拽之。言忽驚起，乃見火已爇其屋柱，透走而出，方免斯難。

又《齊瓊》　唐禁軍大校齊瓊者，始以馳騁大承恩寵，以是假御中銜，至於劇憲。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囿，輒飼以粱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亦義者，奇嘆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俯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効。又更律琯，齊亦殂落。犬嗥吠終夕，呱呱不輟。越月，將有事於邱隴，則留奠以禦奸盜。及懸窆之夕，犬獨以足爬土成坳，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二《王氏孝犬》　王懷州家小兒子五哥，畜一犬甚馴。五哥十二三死，犬隨至葬所，徘徊望顧，如有所見者。自後日一往墓側，暮乃歸，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又《原武閻氏犬》　原武附城堤下閻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亂，死其家牆下，丁壯被虜，不及埋掩。此時僵尸滿野，例爲狐犬所食，不辨誰某。閻氏犬亦食人，但守護翁母，日與衆犬鬬，他犬無敢近者，前後月餘。閻氏子姪有逃歸者，竟得全骸而瘞，眞孝犬也。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犬事病人》　德慶路在城人家有一老嫗，卧病於牀，一日渴呼水飲，家人並無在旁。有老犬忽作人行，入廚中取熱湯，儼如人執湯椀以進，病者恬不爲怪。後病竟愈，其家亦無他故。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五《義犬》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騾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則犬歙然復來，嚙騾尾足。某怒鞭之。犬鳴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齕騾首，似欲阻其去路。某以爲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橐，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寧有存理？逡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間，毛汗溼如洗。提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爲義犬冢云。

義虎

唐・薛用弱《集異記》佚文《丁巖》　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具，兵仗

坑穽，靡不備設。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酬十縑焉。有老卒丁巖者，善爲陷穽，遂列於太守，請山間至路隅，張設以圖之。徵既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巖遂俯而下視，加以侮誚。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聚，巖銜其計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罥掛樹根，而墜穽中。衆共嗟駭，謂糜粉於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窺，巖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巖之親愛憂巖，乃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伺巖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巖得索，則纏縛腰肢，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巖因而謂之曰：『爾輩縱暴，入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及此。顧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沉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卽當薪火亂投，爾爲灰燼矣。爾不若從吾，當啓白太守，捨爾之命，冀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巖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巖既得出，遂以其事白於邦伯曰：『今殺一虎，不足襄羣輩之暴。況與試約，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徵許之。巖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於陷中，踴躍盤旋，如荷恩施。巖卽積土坑側，稍益淺，猶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躑躅，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宴然矣。吁！保全軀命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焉。若暴虎之猛悍，況厄陷穽，得人固當恣其狂怒，決裂噬嚙，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巖以圖全，而果諧焉。何其智哉，而巖能以言詞誘諭，通於強戾，果致族行出境之異，況免掛罥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誠交感之致耳。於戲！信誠之爲物也，何其神歟！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〇《義虎》　汾州孝義縣狐岐山多虎。明嘉靖中，一樵人朝行，失足墮虎穴，見兩虎子卧穴內，深數丈，不得出，徬徨待死。日將晡，虎來，銜一生麋，飼其子既，復以餕予樵，樵懼甚，自度必不免。迨昧爽，虎躍去，暮歸飼子，復以餕與樵。如是月餘，漸與虎狎。一日，虎負子出，樵夫號曰：『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俛首就樵，樵遂騎而騰上，置叢箐中。樵復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導我通衢，死不忘報。』虎又引之前至大道旁。樵泣拜曰：『蒙大王厚恩無以報，歸當畜一豚縣西郭外郵亭下，以候大王，某日日中當至，無忘也。』虎頷之。至日，虎先期至，不見樵，遂入郭，居民噪逐，生致之，告縣。樵聞之，奔詣縣廳，抱虎痛哭曰：『大王以赴約來耶？』虎點頭。樵曰：『我爲大王請命，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語罷，虎淚下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知縣，萊陽人某也，急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大嚼，顧樵再三而去。因名其亭曰『義虎亭』。宋荔裳琬作《義虎行》、王于一猷定作《義虎傳》紀其事。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五《趙城虎》　趙城嫗，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爲虎所噬。嫗悲痛，幾不欲活，號啼而訴於宰。宰笑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嫗愈號咷不能制止。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威怒，遂諾爲捉虎。嫗伏不去，必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卽問諸役，誰能往者。一隸名李能，醺醉，詣座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嫗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僞局，姑以解嫗擾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獵戶。宰從之。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咥噬。虎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者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縲索繫虎頸，虎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嫗止一子，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爲若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頷之。乃釋縛令去。嫗方怨宰之不殺虎以償子也，遲且，啓扉，則有死鹿；嫗貨其肉革，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啣金帛擲庭中。嫗從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虎來，時臥簷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嫗死，虎來吼於堂中。嫗素所積，綽可營葬，族人共瘞之。墳壘方成，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冢前，嗥鳴雷動，移時始去。土人立『義虎祠』於東郊，至今猶存。

俠鼠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二《義鼠》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

爲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嚙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嚙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於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息，啣之而去。友人張歷友爲作《義鼠行》。

俠　禽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八《禽俠》　天津某寺，鸛鳥巢於鴟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鸛雛團翼時，輒出吞食淨盡。鸛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人料其必不復至，而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即逕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鸛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聞風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異，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疾下，驟如風雨，以爪擊蛇，蛇首立墮，連摧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鸛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鸛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智勇部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九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劉琨，字越石。嘗爲胡騎所圍，救兵不至，城中窘迫無計。琨乃登樓清嘯，賊聞之淒然。日中又奏胡笳，賊皆流涕懷土。至晚復吹之，賊捨圍而去。

又卷下　荀崧有女名灌。崧爲襄陽太守，爲杜曾所圍，崧欲求救於平南將軍石覽。灌年十三，率勇士千餘人，踰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救。覽假兵救崧，賊遂走散。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張詠焚黑店》　張乖崖未第時，嘗遊湯陰，縣令賜束帛萬錢，張即時負之于驢，與小僮驅而歸。或謂曰：『此去遇夜道店，陂澤深奥，人烟疎闊，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夜矣，親老未授衣，安敢少留邪？』但淬一短劍而去。行三十餘里，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見詠來甚喜，密相謂曰：『今夜好箇經紀。』張亦心動，竊聞之，因斷柳枝若合拱者爲一棓，置室中。店翁問曰：『持此何用？』張曰：『明日早行，聊爲之備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鷄已鳴，秀才可去矣。』張不答，即來推戶。張先以坐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店夫既呼不應，即再三排闥，張忽退立，其人閃身踉蹡而入，張擿其首，斃之，曳入闥。少時，其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及持劍視翁，方燎火爬痒，即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呼僮牽驢出門，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曰：『前店人失火，舉家被焚。』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三《李誕女》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八丈，圍一丈，土人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史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與人夢，或諭巫祝，欲得娶童

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輒夜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

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應。寄曰：『父母毋相留，今汝有六女無一男，雖多奚爲？女無緹縈濟父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乃聽寄行。寄請好劍一口，及咋蛇犬數頭。至八月朝，使詣廟中坐，懷劍繫犬，先作數十米餈蜜麵，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就嚙咋，寄從後斷斫蛇，因擁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憐。』於是寄女緩步而歸。

越王聞之，聘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子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有妖邪焉。

又後集卷二《湯陰縣》 張乖崖未第時，嘗過湯陰縣，縣令賜束帛萬錢，張即時負之於驢，與小童驅而歸。或謂曰：『此去遇夜道店，陂澤深奧，人煙疎遠，可俟伴偕行。』張曰：『秋冷矣，親老未授衣，安能少留耶？』但涔一短劍而去。行三十餘里，日已暮，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見張甚喜，密相謂曰：『今夜好箇經紀。』張竊聞之，亦心動。因斷柳枝若合拱者爲一培，置室中。店翁問曰：『待此何用？』張曰：『明日早行，聊爲之備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雞已鳴，秀才可行矣。』張不答，即來推戶。張先以坐牀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店夫既呼不應，即再三排門，張忽退立，其人閃身踉蹌而入，張摘其首，斃之，曳入闥。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張持劍往視翁，方燎火爬痒，即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於室。呼童牽驢出門，乃縱火焚店，行二十里始曉。後來者曰：『前店人失火。』

宋·洪邁《夷堅志》丙志卷一三《藍姐》 紹興十二年，京東人王知軍者，寓居臨江新淦之青泥寺。寺去城邑遠，地迥多盜，而王以多貲聞。嘗與客飲，中夕乃散，夫婦皆醉眠。俄有盜入，幾三十輩，悉取諸子及羣婢縛之。婢呼曰：『主張家事獨藍姐一人，我輩何預也！』藍蓋王所嬖，即從衆中出應曰：『主家凡物皆在我手，諸君欲之非敢惜。但主公主母方熟睡，願勿相驚恐。』秉席間大燭，引盜入西偏一室，指床上篋笥曰：『此爲酒器，此爲綵帛，此爲衣衾。』付以鑰，使稱意自取。盜拆被爲大複，取器皿蹴踏置於中。燭盡，又繼之，大喜過望，凡留十刻許乃去。去良久，王老亦醒，藍始告其故，且悉解衆縛。明旦訴於縣，縣達於郡。王老戚戚成疾，藍姐密白曰：『官何用憂？盜不難捕也。』王怒罵曰：『汝婦人何知！既盡以家貲與賊，乃言易捕，何邪？』對曰：『三十盜皆著白布袍，妾秉燭時，盡以炮淚污其背，但以是驗之，其必敗。』王用其言以告逐捕者，不兩日，得七人於牛肆中，展轉求跡，不逸一人，所劫物皆在，初無所失。漢《張敞傳》所記偷長以赭汙羣偷裾而執之，此事與之暗合。婢妾忠於主人，正已不易得，至於遇難不慴怯，倉卒有奇智，雖編之《列女傳》不愧也。

又卷一四《黃烏喬》 邵武黃敦立少時遊學校，讀書不成，但以勇膽戲笑優遊閭里間。邑人以其色黑而狡譎，目之曰『烏喬』。所居十里外有大廟，鄉民事之謹，施物甚多，皆門外祝者掌之。黃欲取其縑帛以嫁女，祝知難以詞卻，姑語之曰：『君盍以盃珓卜，若神許君，無不可者。』黃再拜禱曰：『積帛廟中，頗爲無用，移此以惠人，神所樂也，而庸祝不解神意，尚復云云。大王果見賜，願示以聖珓。或得陰珓，則夫人垂憐，尤爲上願。若得陽珓，則闔廟明神皆相許矣。』祝不敢言，竟負帛以歸。它日與里人會，或戲之曰：『君名有膽，今能持百錢詣廟，每偶人手中置一錢，然後歸，當釀酒肉以犒君。』黃奮衣即行。二少年輕勇者陰跡其後，間道先入廟，雜於土偶間，窺其所爲。有頃，黃至，拜而入曰：『黃敦立來施錢，大王請知。』遂摸索偶像，各置其一，或手不可執，則置諸肩上。俄至少年所立處，突前執其臂，黃以爲鬼也，大呼曰：『大王不能鈐勒部曲，吾來俵錢，而小鬼無禮如是。』又行如初，略無怯意，既畢事，扃廟門而出，其黨始歎服之。溪北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見徒涉者，必負之而南，或問其故，答曰：『吾發願如此，非有求也。』黃疑其必爲人害，詐爲它故，連夕往，是物如常態負而南。後三日，黃謂之曰：『禮尚往來，吾煩子多矣，願施微力以報。』物謝不可，黃強舉而抱之。先已戒家僕，束草然巨石，財達岸，即擲於石上。其物哀鳴丐命，及燭至，化爲青面大玃矣。毆殺投火中，環數里皆聞其臭，怪自此絕。徐樽說。

又丁志卷五《陳才輔》　建炎末，建賊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嚮同招安。羣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爲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二十輩監守，人與錢一千，戒之甚至，曰：『失去則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酋高會而甘心焉。監者以巨索縛陳腳，倒垂梁間，大竹篾拳其手，劍戟成林，相近尺許，酋一刀甚利。至二更，衆皆醉，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爲國爲民，老母在堂，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爲破索出手，使得脱去。』良久，刀果自前，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篾，兩手既釋，稍扳援割截，繫縛盡斷，遂握刀趨門。一人睡中問：『誰開門？』應曰：『我。』其人不知爲陳也，曰：『不要失卻賊。』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巷，約一里，聞彼處喧呼曰：『走了賊！』陳益窘，顧路旁坎下篁竹蒙翳，急藏其間。而千炬齊發，搜尋殆遍，坎中亦下槍刃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劍浦，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所持刀，得錢買飯，直趨泉州，就其姊壻黄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鼻，以血汙身，佯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奈何使至此？』扛置邸中，眞以爲困悴，不復防閑。又三日，黄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黄及十人者，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間攜棍棒揮擊，即死。南走漳州，竟得脱。明年，韓蘄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又支乙卷四《優伶箴戲》　俳優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於古矇誦工諫之義，世目爲雜劇者是已。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爲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爲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衣，使爲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爲引用，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持挺扶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好錢。』是時至尊亦解顔。蔡京作相，弟卞爲元樞，卞乃王安石壻，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于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顔、孟與安石侍坐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顔子，顔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號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安，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長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又嘗設三輩爲儒、道、釋，各稱誦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採引經書，不涉俳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說大意。末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奥，非汝等所得聞，當以現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爲汝陳之。盍以次問我。』曰：『敢問生。』曰：『內自太學辟雍，外至下州偏縣，凡秀才讀書，盡爲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脱白掛綠，上可以爲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此。』曰：『敢問老。』曰：『老而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病，家貧不能拯療，于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效。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不免，唯窮民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爲漏澤園，無以殮，則與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苦。』其人瞑目不應，陽若惻悚然。促之再三，方蹙額答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徽宗爲惻然長思，弗以爲罪。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嚴急，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爲先聖、先師鼎足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奮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爲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顔子默默無語。或於傍笑曰：『使汝在世非短命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主李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即以謗褻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壬

戍省試，秦檜之子熺、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卽戲場設爲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論知舉官爲誰，或指侍從某尚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爲彭王。』同者蚩其妄，且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座不敢領略，一鬨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又支乙卷一〇《陳如塤》 陳如塤，字伯和，南城人。其父適用，曾與山谷先生倡和，名見集中。塤雖不讀書，而爲人剛烈，嗜酒使氣無忌憚。一妹嫁遠鄉何屯田之孫。嘗往其家，見一樓寬敞，弛裝欲宿。妹曰：『此中多鬼怪，何氏之人尚不敢登，兄毋取禍，已洒掃書房延待矣。』塤弗聽，遣僕伴入直，又却之。妹憂甚，而不能回奪。夜將半，一女子盛飾含笑，迤邐從他處來。塤知其爲鬼也，佯若熟寐。女稍前趨牀，元未交一談，卽推股，時時移足向下至地推轉。塤奮身起立，大聲叱之，隨沒不見。復上床，理衾安枕，迨曉寂然。妹急問訊，乃詳告之，聞者服其勇。凡留連旬日，不復有影響。爾後亦無人敢再寢于彼者。

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下《嚴武斃乃父之妾》 唐武后朝，嚴挺之位歷臺省，亦有聲名。娶裴卿之女，纔三夕，其妻夢一人佩金紫，美鬚髯，曰：『諸葛亮也，來爲夫人兒。』旣娠，產子，其狀端偉，頗異常流。挺之薄其妻，而厚其妾。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嘗慰省阿母。何至於斯乎？』母曰：『吾與汝，母子也。以汝尚幼，未之知也。汝父薄倖，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如離婦焉！』言旣悽咽。武亦憤惋，候父旣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鐵鎚而致之。』挺之呼武至曰：『汝何戲之甚耶？』武曰：『焉有朝士，厚其侍妾，困吾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眞嚴挺之之子也。』武年二十三歲，爲給事黃門侍郎。

又《却要燃燭照四子》 故湖南廉使李公庾，遐構兄姨夫也。李氏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公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公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烝却要而不能。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幙，背銀缸，而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紿曰：『可於東廳裏東南留竚相待，僕侍郡君眠熟，當至。』大郎旣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取綺褥授之，曰：『可於東廳中東北角相守。』二郎旣去，于堂側，又逢三郎束之，却要取青氈授之，曰：『可於東廳裏面西南角相待。』三郎旣去，于砌下，又與五郎遇，握手不可解，却要取練毯授之，曰：『可於東廳裏面西北角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屛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聲。少頃，却要突燃蜜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四子曰：『阿堵乞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散走。却要大咍而罷。自是諸子懷慚，不敢失敬。

明・胡侍《眞珠船》卷三《臨刑飲酒》 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此女子英辯侃侃，視死如歸，以今觀之，尤有生氣，不知當時君臣，何所置其愧也。又范曄及其子藹，臨誅，亦並醉。因知今刑部每決重囚，必先酒食之，其來已遠。想其初意，蓋欲罪人昏醉，不大怖耳，今制凶人犯極罪，已招伏奏當，然不卽斷決，尤必監候，會審無詞，又俟三覆奏而後始行刑。逮於臨刑，復酒食以醉飽之，及至市曹，又停刑不決，許其家人，擊登聞鼓告訴，多有得旨放回者，足見朝廷好生之德，無所不至。而在外有司，刻礉之吏，不體此意，任情肆虐，於罪不至死之人，每每非法拷訊以斃之，是徒杖之罪反重於死刑。有司殺人，反捷於朝廷矣。

明・馮夢龍《情史》卷四《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嘗客遊楚州淮陰里，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饑，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合飲酒。時將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塚

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磚，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磚於棺，背負此屍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屍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驚駭，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屍致牀，同寢。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則已甦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亦不自知屍踞棺上何由也。天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駭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嘆其冥契，亦服生之不懼也。

又《張俊》　張俊者，宣州漂水縣尉元澹莊客也。其妻爲虎所取，俊誓欲報仇。乃挾矢入山，於近虎穴處，上樹伺之。乃見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僵。虎又於穴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歡躍。以舌舐死人，虎子爭來競食。俊連射斃之。截虎頭，並殺四子。取其首，負妻而歸。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一《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采樵，深入幽谷。遇巨蟒，兄在前，爲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奮怒出樵斧，斫蟒首。首傷而吞不已。然頭雖已沒，幸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乃兩手持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蟒亦負痛去。視兄，則鼻耳俱化，奄將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至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瘢痕，鼻耳處惟孔存焉。噫！農人中，乃有弟弟如此者哉！或言：『蟒不爲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又《妖術》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高壺，作旋風舞。崇禎間，殿試在都，僕疫不起，患之。會市上有善卜者，能決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病乎？』公駭應之。曰：『病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當死！』公驚詫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已定，術豈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爲公懼，勸罄橐以哀之。公不聽。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覘之，終日無恙。至夜，闔戶挑燈，倚劍危坐。一漏向盡，更無死法。意欲就枕，忽聞窗隙窣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捉劍起，急擊之，飄忽未中。遂遽小，復尋窗隙，意欲遁去。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卧，又坐待之。踰時，一物穿窗入，怪獰如鬼。纔及地，急擊之，斷而爲兩，皆蠕動。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劍皆中，其聲不耎。審視，則土偶，片片已碎。於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聞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櫺，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懼覆壓，計不如出而鬬之，遂剨然脱扃，奔而出。見一巨鬼，高與簷齊；昏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黄光；上無衣，下無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駭，鬼則彎矣；公以劍撥矢，矢墮；欲擊之，則又彎矣。公急躍避，矢貫於壁，戰戰有聲。鬼怒甚，拔佩刀，揮如風，望公力劈。公猱進，刀中庭石，石立斷。公出其股間，削鬼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剁。公又伏身入；刀落，斷公裙。公已及脅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僕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柝。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纏腰際，刻畫猙獰；劍擊處，皆有血出。公因秉燭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於死，以神其術也。次日，徧告交知，與共詣卜所。卜人遥見公，瞥不可見。或曰：『此翳形術也，犬血可破。』公如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爲犬血模糊，目灼灼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又卷三《于江》　鄉民于江，父宿田間，爲狼所食。江時年十六，得父遺履，悲恨欲死。夜俟母寢，潛持鐵槌去，眠父所，冀報父仇。少間，一狼來，逡巡嗅之。江不動。無何，搖尾掃其額，又漸俯首舐其股。江迄不動。既而懽躍直前，將齕其領。江急以錘擊狼腦，立斃。起置草中。少間，又一狼來，如前狀。又斃之。以至中夜，杳無至者。忽小睡，夢父曰：『殺二物，足洩我恨。然首殺我者，其鼻白；此都非是。』江醒，堅卧以俟之。既明，無所復得。欲曳狼歸，恐驚母，遂投諸窨井而歸。至夜復往，亦無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來齧其足，曳之以行。行數步，棘刺肉，石傷膚。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將齕腹。江驟起錘之，僕；又連錘之，斃。細視之，眞白鼻也。大喜，負之以歸，始告母。母泣從去，探窨井，得二狼焉。

清・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一《馮姬》 崑山馮姬以不應馬帥三寶之召，遣健將縛至，將加刃矣，先以酒困之，立盡一斗，復令理妝按歌，聲愈嘹亮，遂得釋。吾邑陳祺芳有詩云：『酥胸藕臂玉爲腰，縛出輕紅慘愈嬌。剛向筵前傾一斗，寶釵重整度鸞簫。』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一 廣東潮州鄉間多種柿，柿熟製爲餅，必先曝之於場，夜則邏守之。有某甲以此爲業，場中積柿如山，中設木棚，爲守望所。一夕寢棚中，聞有聲自東來，近而聲益厲，咻咻焉，木棚爲之震動。自隙窺之，虎也。急以刀斫之，斷其尾，虎咆哮去。甲走歸鳴金，集丁壯數十人，荷梃尋之。至一處，見虎屹然立，衆莫敢近；久之不動，或以戈擿之，應手而僕，則已僵矣，乃裂其肉焉。此人猝見猛虎，從容不亂，可謂膽力俱全矣。孔子曰：『上士捉虎頭，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爲也。

豪士部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唐大曆中，萬年尉侯彝者，好俠尚義。常匿國賊，御史推鞫，理窮，終不言賊所往。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遂揭堦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蓋下。』又擊之翻示。御史即以鐵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火燔灼。左右皆不忍視。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見，曰：『何爲隱賊，自貽其苦若是？』彝答曰：『賊實臣藏之。已然諾其人，終死不可得。』遂以賊故，貶爲端州高要尉。

又卷中 唐高開道，箭在腦中，使醫鑿骨取之而出鏃，與客飲酒，談笑如常。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一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內捻頭一莖而食。此亦異於常一無此字人也。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二《張齊賢》 張齊賢布衣時，性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嘗舍道上。一日，偶見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恐懼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公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我輩麁疎，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碌碌輩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何間焉？』乃取大盌，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手擘爲數段而啖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駭愕，皆咨嗟曰：『眞宰相器也。不然，安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不得已而爲耳。願早自結納。』以金帛贈之，齊賢不讓，遂重負而返。

又《張文定》 張僕射齊賢，體質魁偉，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立盡。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服之，不過一彈丸耳，公常以十餘丸爲大劑，夾以胡餅食之。

淳化中，罷相知安州陸山郡，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與郡駭訝。一日，達官宴公，廚吏置一金漆大桶，窺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

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健啖》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釂，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豬、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云：『君能尚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進數勺，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間砉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腸

迸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跼蹐起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簿，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清・鈕琇《觚賸》續編卷二《英雄舉動》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壜，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謬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游戲，《掛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鬪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墓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掛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跼蹐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粲，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眞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匕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傴僂祗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即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即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蔵，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辯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覿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舁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四　吾邑孫西川艾，既以子貴受封矣，一日步遊金閶，有賈人忽把其袖，且笞且罵，幾至折頤。公乘間進曰：『余常熟孫氏，非君所憤某人也，貌或相似耳。』郡守與其子同榜，家僮且欲赴愬，賈人惕息。公笑曰：『負恩如某，笞之最是，偶誤何傷？』怡然引酒，酣暢而別。又吾邑有顧耿光字介明者，憲副一江玉柱子也。嘗竚立城隅，一夫突至，三批其頰，遂馳去，公怡然袖手。或問君何以能堪？公曰：『非意相干，方寸亂矣。豈宜與校。』不三日其人暴卒。兩公之雅量如此，皆非世俗中所有者也。其事得之於《松窗快筆》，爲連類錄之。

勇力部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三　荆州上明浦沔水隈，潭極深，常有蛟殺人，浴汲死者不脱歲。升平中，陳郡鄧遐字應遙，爲襄陽太守，素勇健，憤而入水，覓蛟得之，便舉拳曳着岸，欲斫殺，母語云：『蛟是神物，寧忍殺之。今可呪令勿復爲患。』遐呪而放焉。自茲迄今，遂無此患。一云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水丹，勇冠當時，於後遂無蛟患。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之一《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又卷八《黠》　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較力，能戴石簽鼓六百斤石，齧破石粟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神助之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

又續集卷四《貶誤》　《朝野僉載》云：隋末有咎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嚼其鏑。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嚼鏃法。』《列子》云：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蒸一作徵角之弧，朔蓬之幹，射貫蝨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

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過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搏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爲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唯羿爲愈己，於是殺羿。

又　予未齔齒時，嘗聞親故說，張芬中丞在韋南康皋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箸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坐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畧無脫者。又能拳上倒椀，走十間地不落。《朝野僉載》云：僞周藤州錄事參軍袁思中，平之子，能於刀子鋒杪倒筯。揮蠅起，拈其後脚，百不失一。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隋有麥鐵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發洛陽往宋州爲盜，及明却返。宋人因見其所盜之物者，執麥告之，爲吏所劫，乃承愆。

又卷下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擒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又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銛。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裁！』於是執劍俱斬弟首，堆積疊之，立劍於中，以心淬劍，乃洞於胸。聞者傷之。

又佚文　尉遲敬德善奪槊，齊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于顯德殿前試之，謂敬德曰：『聞卿善奪槊，令元吉執槊去刃。』敬德曰：『雖加刃，亦不能害。』于是加刃。頃刻之際，敬德三奪之，元吉大慚。

又　唐長慶中，蘭陵蕭氏子，以膽勇稱。客遊湘楚，至長沙郡，舍於仰山寺。是夕，獨處撤燭，忽暴雷震蕩簷宇，久而不止。俄聞西垣下窣窣有聲，蕭恃膂力，曾不之畏，榻前有巨椎，持至垣下，俯而撲焉。一舉而中，有聲甚厲，若呼吟者。因連撲數十，聲遂絕，風雨亦霽。蕭喜曰：『怪且死矣。』迨曉，西垣下睹一鬼極異：身盡青，傴而庳，有金斧木楔，以麻縷結其體焉，瞬而喘，若甚困狀。於是具告寺僧觀之。或曰：『此雷鬼也，蓋上帝之使耳。子何爲侮於上帝，禍且及矣。』里中人具牲酒祀之。俄而雲氣嘿晦，自寺中發，出戶昇天，鬼亦從去，既而雷聲又興，僅數食頃方息。蕭氣益銳，里中人皆以壯士名焉。

唐・康駢《劇談録》卷下《張季弘逢惡新婦》　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僧人騎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嫗謂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既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嫗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嫗憂恐，謂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邪？』嫗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壯勇，當爲主人除之。』母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闕，當爲酬贈。』頃之，鄰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圃有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騾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嫗在傍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汗落神駭，但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廻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武行德》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號爲一谷柴。晉祖在鎮州日，因出獵，行德方入城鬻薪，避道左。晉祖見其魁岸，駐馬問之，怪所負薪異於常，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奇其材，因留帳下，後至節帥中書令。國初，終太子太傅。

又《侯舍人》　太宗末年，關中羣盜有馬四十匹，常有怨於富平人，至必屠之，驅略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羣詣荆姚，見同州巡檢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衆伏於邑北，羣盜聞之，捨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於邑西邀之，令士皆傳弩，戒勿得妄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馬，馬無具裝。又劫略所得，非素習戰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衆弩俱發，賊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之，俘斬略盡。餘黨散入他州，巡檢獲之，自以爲功，送詣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巡檢所獲，乃侯舍人所獲也。巡檢怒，自詣獄責之，

曰：『爾非我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遇於某地，君是時何不擒我邪？我又與君遇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何不擒我邪？我爲侯舍人所破，狼狽失據，爲君所得，此所謂敗軍之卒，舉帚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辨邪？』巡檢慚而退。

宋・洪邁《夷堅志》丁志卷一一《霍將軍》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晚行汴堤上，逢黥卒，蓬首黧面，賀賀然出於榛中。見衆至，有喜色，左顧而嘯。俄數人相繼出，挾槊持刀，氣貌兇悍。皆知其賊也，雖懼而不可脱。同行霍秀才者，長大勇健，能角觝技擊，鄉里目爲霍將軍。與諸人約勿走，使列立于後，獨操所策短棒奮而前。羣賊輕笑，視如几上肉。霍連奮擊，輒中其膝，皆迎杖仆地不能興。然後得去。前行十餘里，過巡檢營，入告之。巡檢大喜曰：『此輩出沒近地，殺人至多。官立賞名，捕不可獲，何意一旦成擒？』邀諸客小駐，自率衆馳而東。儼然在地，宛轉反側，凡七八輩。盡執縛以歸，護送府而厚謝客。五士謂霍：『非與君偕來，已落賊手矣。』霍曰：『吾若獨行，亦必不免。諸君雖不施力，然立衛吾後，無反顧憂，此所以能勝也。』嚴康朝說。

又支甲卷二《陽武四將軍》　黄河之南陽武下掃，在汴京西北，數爲湍潦所敗，每一修築，至用丁夫數十萬工。虜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溺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遂命備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蛟爲害，故掃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澨以相俟，至午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攜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即時掃寧。守欲奏與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爲立祠於其處，請于朝，封爲四將軍。以爲龍女三娘子之子，塑像立於傍，靈應甚著。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第，識者疑爲神云。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四《荆佽飛廟》　四明城北鹽倉之西，有荆佽飛廟，無碑載神姓氏。攷《淮南子》，荆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隊。還渡江，中流暴風揚波，兩蛟夾舟。佽非謂枻船者曰：『有如此而得活者乎？』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不可劫而奪。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又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人盡活，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今廟稱荆佽飛侯，圖經亦謂州北有蛟池。故老云，嘗有蛟自江來窟於此，人患之，故即其旁立佽飛廟以鎮之。是則眞以爲荆之佽非矣。然予觀《呂氏春秋》，荆有勇士次非，蓋是姓次名非。豈應以神姓名爲廟號，而況加爲侯封哉！且次與佽，非與飛字皆不同，而好事者附會斬蛟之說，以鎮蛟池，強名之，傳流至今，載在祀典，竟未有辨之者。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爲佽飛，掌弋射。則佽飛之名，實始於此。又《宣帝紀》，神爵元年，發應募佽飛射士。服虔亦謂以材力名官。若據建隆中鄧令金翊《纂異記》，謂唐武德時，郡爲鄧州。至開元中，改鄧爲明，郡名奉化，城號甬東，地名句章，軍號佽飛。則此廟必因軍將之有功於人，故人爲之祠爾。官於此者，合討論而正其名，庶幾神亦歆其祀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趙春谷斬蛇》　趙暨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興建佑聖觀，歛民財甚夥。未幾，詹寇作，信以致寇抵罪而死。然民之詣祠如故，特太守不復往。趙孟奎春谷始至，以典祀亦往致敬。已而得堂帖，從前守陳蒙所申，命加毀拆。民投牒求免，而主祀祠黄冠遇大蛇於道，謂神所憑，率民以禱，曰：『果神也，盍詣郡。』遂以蛇至倅廳，以白郡。趙曰：『此妖也。』以黄冠爲惑衆，械繫於獄，繼取蛇貯以大缶，加封閉焉。三日獄成，黄冠坐編置，而戮蛇於市，人咸壯之。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威鎮金虜》　趙端明南仲，嘉定年間爲淮閫，威望表聳，金人相戒不敢犯邊，皆以『趙爺爺』呼之。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不敢仰視。一日豁湯，伏事低窺，見一巨蛇蟠於桶中，皆不敢漏泄。一夕三鼓不鳴，詰朝申舉，當更軍人自分必死。及執覆，有謂巨蛇蟠於鼓，故不敢近，以故皆謂蛇之精。鎮邊數年，一塵不驚。兩子六直閣、七直閣隨侍在淮北，人有『六隻角』『七隻角』之呼，其威名已遠揚矣！南仲後爲淮東制帥，後拜樞密使，以曩年在淮不曾持服，淳祐辛丑乞追服。歸私第後，召入相，累召不拜，深得明哲保身之道。後欲上武當山燒香，上眞降筆曰：『襄陽趙方，欲上武當。酆都小卒，不請燒香。』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三〇　安南黎奉曉，生而魁偉，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適外寇侵境，鄰里逃竄，曉語父母：『但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殺賊易易耳。』飯畢，持一斫刀，直衝賊陣，縱擊潰走，盡獲鄰邑被虜千餘人而還。國王賞賜除授，皆辭，乞賜田地，以自耕食。有司議定頃畝，曉曰：『臣以斫刀破賊，願擲斫刀爲界。』許之。所擲十餘里，悉以與之，名曰『斫刀田』。後復以十餘人擊數萬賊，封威遠將軍。見黎澄《南翁夢錄》。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三《老饕》　邢德，澤州人，綠林之傑也。能挽強弩，發連矢，稱一時絕技。而生平落拓，不利營謀，出門輒虧其貲。兩京大賈，往往喜與邢俱，途中恃以無恐。會冬初，有二三估客，薄假以貲，邀同販鬻；邢復自罄其囊，將幷居貨。有友善卜，因詣之。友占曰：『此爻爲「悔」，所操之業，卽不母而子亦有損焉。』邢不樂，欲中止；而諸客強速之行。至都，果符所占。臘將半，匹馬出都門。自念新歲無貲，倍益怏悶。時晨霧濛濛，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見一頎白叟，共兩少年，酌北牖下。一僮侍，黃髮蓬蓬然。邢於南座，對叟休止。僮行觴，悞翻杵具，污叟衣。少年怒，立摘其耳。捧巾持帨，代叟揩拭。既見僮手拇俱有鐵箭鐶，厚半寸；每一鐶，約重二兩餘。食已，叟命少年，於革囊中，探出鏹物，堆纍几上，稱秤握算，可飲數杯時，始緘裹完好。少年於櫪中牽一黑跛騾來，扶叟乘之；僮亦跨羸馬相從，出門去。兩少年各腰弓矢，捉馬俱出。邢窺多金，窮睛旁睨，饞焰若炙。輟飲，急尾之。視叟與僮猶款段於前，乃下道斜馳出叟前，緊啣關弓，怒相向。叟俯脫左足靴，微笑云：『而不識得老饕也？』邢滿引一矢去。叟仰臥鞍上，伸其足，開兩指如箝，夾矢住。笑曰：『技但止此，何須而翁手敵？』邢怒，出其絕技，一矢剛發，後矢繼至。叟手掇一，似未防其連珠；後矢直貫其口，踣然而墮，啣矢僵眠。僮亦下。邢喜，謂其已斃，近臨之。叟吐矢躍起，鼓掌曰：『初會面，何便作此惡劇？』邢大驚，馬亦駭逸。以此知叟異，不敢復返。走三四十里，值方面綱紀，囊物赴都；要取之，略可千金，意氣始得揚。方疾驅間，聞後有啼聲；回首，則僮易跛騾來，駛若飛。叱曰：『男子勿行！獵取之貨，宜少瓜分。』邢曰：『汝識「連珠箭邢某」否？』僮云：『適已承教矣。』邢以僮貌不揚，又無弓矢，易之。一發三矢，連屢不斷，如羣隼飛翔。僮殊不忙迫，手接二，口啣一。笑曰：『如此技藝，辱寞煞人！乃翁傯遽，未暇尋得弓來；此物亦無用處，請卽擲還。』遂於指上脫鐵鐶，穿矢其中，以手力擲，嗚嗚風鳴。邢急撥以弓；弦適觸鐵鐶，鏗然斷絕，弓亦綻裂，邢驚絕，未及覷避，矢過貫耳，不覺翻墜。僮下騎，便將搜括。邢以弓臥撻之。僮奪弓去，拗折爲兩；又折爲四，拋置之。已，乃一手握邢兩臂，一足踏邢兩股；臂若縛，股若壓，極力不能少動。腰中束帶雙疊，可駢三指許；僮以一手捏之，隨手斷如灰燼。取金已，乃超乘，作一舉手，致聲『孟浪』，霍然逕去。邢歸，卒爲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諱。此與劉東山事蓋彷彿焉。

又卷八《黃將軍》　黃靖南得功微時，與二孝廉赴都，途遇響寇。孝廉懼，長跪獻資。黃怒甚，手無寸鐵，卽以兩手握騾足，舉而投之。寇不及防，馬倒人墮。黃拳之臂斷，搜橐而歸孝廉。孝廉服其勇，資勸從軍，後屢建奇勛，遂腰蟒玉。

又卷九《王司馬》　新城王大司馬霽宇鎮北邊時，常使匠人鑄一大桿刀，闊盈尺，重百鈞。每按邊，輒使四人扛之。鹵簿所止，則置地上，故令北人捉之，力撼不可少動。司馬陰以桐木依樣爲刀，寬狹大小無異，貼以銀箔，時于馬上舞動。諸部落望見，無不震悚。又于邊外埋葦薄爲界，橫斜十餘里，狀若藩籬，揚言曰：『此吾長城也。』北兵至，悉拔而火之。司馬又置之。既而三火，乃以礮石伏機其下，北兵焚薄，藥石盡發，死傷甚衆。既遁去，司馬設薄如前。北兵遙望皆卻走，以故帖服若神。後司馬乞骸歸，塞上復警。召再起；司馬時年八十有三，力疾陛辭。上慰之曰：『但煩卿臥治耳。』於是司馬復至邊。每止處，輒臥幛中。北人聞司馬至，皆不信，因假議和，將驗眞僞。啓簾，見司馬坦臥，皆望榻伏拜，撟舌而退。

樂陵一武生赴鄉闈。貧不能賃屋，恆寄棲人簷下。身軀短小，貌亦不颺。諸生多戲侮之。囊有一大弓，人所不能開；一大箭，人所不能用也。問何爲，笑不言。逮試外場，弓柔矢小，射法亦平平。人益輕之。及射球，則以其大弓大箭，一發得之，竟以冠場中式。人始異而問焉，曰：『不料君之挽強如斯也！』生曰：『余何挽哉！余以千佛山下小石子，墊起弓弦兩端，則不挽自開。且指短不能用弓柄，乃以線爲環，綰矢於弓，

射時稍用力拽弦，則石子落而矢自發矣。馬上爲之，主試者固不覺也。』噫！生可謂弋獲矣。乃今觀王司馬之所爲，而始歎生之舉於鄉非倖也，宜也。異日安邊境、立功名，臥身一帳之中，制敵千里之外，微斯人其誰與歸？事在嘉慶初年，表兄胡翠堂親見之。

附《晉人》　晉人某，有勇力，不屑格拒之術，而搏技家當之盡靡。過中州，有少林弟子受其辱，忿告其師，羣謀設席相邀，將以困之。既至，先陳茗果，胡桃連殼，堅不可食。某取就案邊，伸食指敲之，應手而碎。寺衆大駭，優禮而散。

清・袁枚《子不語》卷八《董金甌》　董金甌者，湖州勇士，能負重走京師，十日可到。嘗爲人腰千金入都，過山東開成廟，有盜尾後，將取其金。董知之，挂金樹上，下馬與搏。盜抵敵不勝，問：『足下拳法何人所授？』曰：『僧耳』。盜曰：『破僧耳拳，須我妹來，汝敢在此相待否？』董笑曰：『避女子，非夫也！』坐以待之。

少頃，一美女來，年十八九，貌甚和，相見即格鬥。良久曰：『汝拳法非僧耳授也，當別有人。』董以實告曰：『我初學於僧耳，後學於僧耳之師王征南。』女子曰：『若然，須至我家，彼此一飯，再鬥方決，汝敢往乎？』董恃其勇，徑隨女子行。

到其家，則其兄已先在家，張燈挂紅，率妻歡迎，曰：『妹夫來矣！』以紅巾蒙其妹頭，強之交拜。董駭然問故，曰：『吾父某亦爲人保鏢，路逢僧耳，與角鬥，不勝而死。我與妹立志報仇，同習拳法，必須勝僧耳者，然後可以殺之。訪得僧耳之師爲王征南，苦相尋無路。汝是其弟子，則可以引見征南，再學拳法，報此仇矣。』董遂贅其家，別遣人賫腰間金赴京師，日後不知所終。

又卷二一《執虎耳》　雲南大理縣南鄉民李士桂，家世業農，家畜水牛二隻。至夜，一牛不歸，士桂往尋。昏黑中，月色初上，見田中有獸卧焉，酣聲雷鳴，以爲己牛，罵曰：『畜生如何此刻不回家？』隨即騎上，將攀其角，角不見，但聳毛耳兩隻，遍身狸色斑然，方知是虎，急不敢下。虎被人騎，驚醒，騰身起，咆哮叫跳。士桂私念：下背必爲所啖。于是竭生平之力緊握其耳，至于穿破耳輪，手愈牢固，抵死不放。虎性猛烈，騰山躍水，爲棘刺所傷，次日晨刻力盡而斃。士桂亦僵仆虎背，氣息奄然。家人尋得，抱持歸家，竟獲重生。兩脚上爲虎爪所攫，肉盡骨見，醫逾年，才得平復。

又卷二四《鬼拜風》　錢塘孫學田，開鹽店溫州城中，與友錢曉蒼往來甚狎。錢有樓三間，封鎖頗密，相傳有鬼，人不敢居。孫素有膽，與同人賭勝，鋪床樓上，燒巨燭二枝，竟往居焉。夜二鼓，聞推門聲，有艷裝女子冉冉來，見燭光，意若畏之，斂衽再拜。每一俯首，則陰風從其袖生，一燭滅矣。孫擲以劍，鬼走下樓去。孫知將復來，所恃惟燭，乃以所滅燭重加點明，以身擁燭而坐。鬼果再至，又作拜狀。見孫上坐，欲却欲前。孫以劍擲，鬼變惡狀，上前格鬥，彼此相持不已。忽聞樓外雞鳴，遂化黑氣一團，滾樓而下。溫州人爲之語曰：『人拜曲躬，鬼拜生風；但逢孫老，比鬼還凶。』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四《搏虎》　康熙丁卯，吾邑揚名、開化兩鄉之間有虎患，夜行晝伏。報之縣官，飭獵戶捕捉，絕無音響。至癸酉三月，忽于石陽見之，虎卧草中，莫敢攖者。少年沈二業販柴，適見之，以堅木幹直前擊其頭，虎大吼跳起，嚙其左臂，少年以右手托虎腮，旋以膝踢其咽喉，臂得出。呼獵人前，放鳥鎗斃之。少年以藥敷其臂，不十日而痊矣。又己巳歲，虎入董陽民居，傷一行路人。有朱伯卿者，持鳥鎗偕衆逐虎，利獨擒得之，揮衆人退，挺身而追。虎迫撲，朱鎗不能發，被傷面額。朱即以鎗直入虎口，兩手相持，鎗爲之屈，虎亦負痛而遁。朱猶縱步回家云。

奇人奇事部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一　長安巧工丁緩者，爲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卧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之。爲機環轉運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爲名。又作九層博山香鑪，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又作

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晉・王嘉《拾遺記》卷三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得陰峯之瑤，古皇之驥，湘沅之嬋。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爲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乃差而目之，若雙鸞之在輕霧，泚水之漾秋渠。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兵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尚爲祠神女之處。

又卷七　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鄧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鄰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嗔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屑。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是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針神也。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三　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雹淵，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己，至誠感神，雹遂爲之沉淪，伏而不起，乃無苦雨凄風焉。

又　崔駰有文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人雖干木，君非文侯，何爲光光，入我里閭？』令見之，問駰，駰曰：『必瑗所書。』召瑗，將詰所書，乃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又　漢末陳太丘寔與友人期行，期日中，過期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其子元方時年七歲，在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時，過中不來，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不顧。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物革》　進士段碩嘗識南孝廉者，善斫鱠，穀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鱠悉化爲蝴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又卷五《詭習》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者，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又　張芬曾爲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碓。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力五斗。嘗揀向陽巨笋，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用成弓焉一作彈弓。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字體端嚴，如人模成焉。

又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宴，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中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

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又 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西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

又《怪術》 大曆中，荆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屑珠之歡也。』乃含彩色於一器中，驟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一作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鷫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唐・趙璘《因話録》卷六 相國崔公愼由廉察浙西。左目眥生贅，如息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越職，饌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中善醫眼，來爲白府主，請遺書崔相國鉉，令致之。崔公許諾。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麤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甚遠。』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効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九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戶雖至小，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善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使宅北樓，惟師象與一小豎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象與小豎扶公而至於庭。坐既定，聞櫛焉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絳綿拭病處，兼傅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看所贅肉，大如小指，堅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發醫後，憂疑頗甚。及聞痊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金陵。嗟夫！向若楊君不過，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遽來，歸期是切，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鈞入輔，爲帝股肱？此數事足驗玄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足自脛而脫，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劍舞、數丹丸，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又卷下 唐滄景節度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於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恥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萬金。』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叫，城上飛動。

又佚文 陳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爲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衆，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衆咸驚，問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樂。』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答曰：『余居宣陽里。』指其第處。『並具有酒，明日專候。不唯衆君子榮顧，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乃幸遇也。』來晨，集者凡百餘人，皆當時重譽之士。子昂大張讌席，具珍羞。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所知。此樂，賤工之役，豈愚留心哉！』遂舉而棄之。舁文軸兩案，遍贈會者。會既散，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爲建安王，辟爲記室。後拜拾遺。歸覲，爲段簡所害。

又 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內之不盡，截去之。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

又 晉桓石虔有材幹，趫捷絕倫。隨父豁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虎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躍，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

又 有石旻者，不知何許人也。浪迹江湖之間，有年數矣。道術玄妙，殆不可測。長慶中，客於宛陵郡。有雷氏子，常爲宣城部將，一日與友人數輩會飲於郡南別墅，旻亦在座。其家僮網得一魚，長數尺，致於

舍。是日，雷生與客俱深醉，諸客盡去，獨旻宿雷氏別墅。時夏暑方甚，及明日視其魚，已敗爛不可食矣。家僮將棄之，旻謂之曰：『此魚雖敗，吾有良藥，尚可活之，安可棄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誠有良劑，安能活此魚耶？』曰：『吾子幸觀之。』於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藥數粒，投於敗魚之上。僅食頃，其魚鮮潤如初，俄而搖鬣振鱗，若在洪流中。雷生驚異，再拜謝曰：『先生之術，可謂神矣。某輩塵俗聾瞽，望先生高踪，若井魴之與雲禽，焉得而爲伍乎。』先是雷生有癥疾積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餌，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爾曹俗人，嗜好無節，臟腑之內，腥羶委集，設使以吾丹餌求置其中，則臟腑之氣，與藥力相攻，若水火之交戰，寧有全人乎？愼不可食。』旻又言：『神仙不難得，但塵俗多累，若檻猿籠鳥，徒有騫翔超騰之心，安可致乎？』會昌中，卒於吳郡也。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八《張裼尚書無忌諱》　唐張裼尚書，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髣髴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辦裝入京，果登朝籍，不爽陰告也。東都柏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堆若冢，人言其下時有樂聲，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善價買之，遽令發掘，其下乃麥麴耳。以之和泥，塗一院牆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疑誤神怪，則有物憑焉，必爲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乎？

又卷一〇《王迪車輾事》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騫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卧，爲車轍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脚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太平廣記》卷七五引《仙傳拾遺・韓志和》　韓志和者，本倭國人也，中國爲飛龍衛士，善雕木爲鸞鶴鳥鵲之形。置機捩于腹中，發之則飛高三二百尺，數百步外方始却下。又作龍牀爲御榻，足一履之，則鱗鬣爪角皆動，夭矯如生。又於唐憲皇前，出蠅虎子五六十頭，分立隊，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詞時，殷殷有聲。曲畢則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焉。帝大悅，賜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宮門，盡施散他人。後忽失之。

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三《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田太尉重進，始起於戎行，常爲太祖皇帝前隊，積勞至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太宗朝，移鎮永興軍。重進晚年好道，酷信黃白可成。有揀停軍人張花項，衣道士服，俗以其項多雕篆，故目之爲『花項』。晚出家爲道士，自言有術，黃白金可成，重進甚信重之。花項又引一道士爲同志，重進與之同飲食，前後所要錢帛，悉資之，無少違者。久之，無成，遂給重進云：『涇州本城有一人，即某二人之師。太尉暫能召至，至則其藥立就。』重進發牒詣涇州，令暫發遣至永興軍。涇州以不奉宣命，不敢發。重進使人教之，爲有疾不可醫者。本州上言，重進爲經營之，得出軍籍。涇之軍既至，重進喜甚。花項曰：『得此人至，同去採所少藥，今年八月必得就。』時已六月矣，前後費用重進錢物，且懼八月無成，必當及禍，遂密同設計，潛謀遁去。花項素不飲酒，一日昏黑，方來歸衙，田訝之。既至，則已醉矣。明日，怒歸遲，面詰之曰：『尊師從來對重進言不解喫酒，昨晚大醉。』辭色俱厲。花項微笑，徐答曰：『某從來實不飲酒，昨日街市，偶見仙人。』言訖，向西望空頂禮。重進曰：『仙人是誰？即今何在？』花項肅容低聲而言曰：『即呂洞賓。』時人皆知呂洞賓爲神仙，故花項言見之。重進曰：『見却何言？』曰：『既見呂洞賓，須相召於街市飲酒，某言不喫，曰：「但飲，必不大醉。」某禮拜謝訖。凡二十餘盞，仍問某何處下，某答云：「在太尉處。」呂曰：「某聞之久矣。太尉武人，好事如此，此人有壽。今已有微疾矣。某當暫去，與少藥療之。」』田聞言大喜，曰：『重進粗人，何消神仙下降。』且曰：『何時至？』花項曰：『此月十五日，夜三更必至。呂言不欲多見人，望太尉於東位射弓處排當帳設，用新好細蓆，於靜室燃香燭，須鮮果好酒。太尉自齋沐，換新衣，具靴笏，深夜候之，必來降矣。』重進曰：『謹受教。』至期，命陳設東位，帷帳裀榻，一一新潔，焚香燃燭。齋潔，披秉瞻望星斗拜告，以俟其至。須臾，報三更矣。不至，又取香燃之，望空再拜。時重進足重，兼染風恙，甚難折腰。是夕熱，拜訖，大喘流汗，衣皆霑溼，暑無倦怠。須臾，又報四更。重進雖燃香未輟，意疑訝，引頸瞻望，暑無兆朕。報四更五點，重進疑怪殊甚，問花項等三人，欲責其虛誕。親信人來白，尊師門大開，中竝無人，向來囊篋，般運已盡。蓋花項等誑令開東邊便門，揭篋俱潛遁矣。重進慚恨嗟歎，但鳴指顧左右曰：『無良漢，無良漢。』自是，無復求道

術矣。時永興有匿名人，遺詩二首嘲之，置詩於廳事前。田命賓席讀之，愈慚，乃散差人追捕，皆不獲。詩本失其一首，永興士人多能誦之。余授右僕射判永興軍，備知其事，錄之以戒貪夫云。匿名詩曰：『鉛作黃金汞作銀，蕪梁姦倖轉災新。一朝誑惑田重進，半夜攀迎呂洞賓。獃漢出門時引領，黠兒得路已潛身。惟稱三箇無良漢，笑殺長安萬萬人。』

又《白萬州遇劒客》　萬州白太保，名廷誨，即致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任莊宅使時，權五司兼水北巡檢。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受代歸，歿於荊南。白性好奇，重道士之術。從兄廷讓，爲親事都將，不履行檢，屢游行於鄘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劒客，嘗聞之乎？』廷讓曰：『聞。』『曾見之乎？』曰：『未嘗見。』客曰：『見在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即劒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詣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黑色，黃鬚。廷讓至，黃鬚獨不起。客曰：『可拜。』廷讓拜，黃鬚據受，徐曰：『誰氏子至？』客曰：『白令公姨，與某同來，專起居處士。』黃鬚笑曰：『爾同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甌椀在面前，舁一案。驢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臠。用杓酌酒於椀中，每人前設一肉器。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者一舉而盡，數輩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椀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抵輩。廷讓與同來客獨住款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牀上取一短劒，引出匣，以手簸弄訖，以指彈劍，鏗然有聲。廷讓視之，意謂劒客爾。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覩處士，他日終願乞爲弟子。』黃鬚曰：『此劒凡殺五七十人，皆悋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如豬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語於弟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尚，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遂告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俱來，白兄弟迎接之。延入，白俱設拜，黃鬚悉據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劒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皆凡鐵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劒，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地，亦曰：『凡鐵爾。』再取一云：『此可。』乃命工磨之。黃鬚命取火筋至，引劍斷之，刃無復缺。黃鬚曰：『果稍堪爾。』以手擲若劒舞狀。久之，告去。廷誨奇而留之，命止於廳側，待之甚厚。黃鬚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已。忽一日，借一騾蹄暫出，數日徒步而來，曰：『馬驚逸，不知所之。』旬日，有人送馬至。又月餘，黃鬚謂廷讓曰：『於爾弟處，借銀十挺，皮篋一，好馬一匹，僕二人暫至華陽，迴日，銀與馬却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悋財者，欲與，慮其不返，猶豫未決。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昆弟遜謝之曰：『十挺銀、一馬暫借，小事爾，却是選人力，恐不稱處士指顧。』悉依借與之。黃鬚不辭，上馬而去。白之昆仲，亦不之測。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到陝州，處士怒，遣回。』白之昆仲謂劒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賈客乘所借馬過門者，白之左右皆識之，聞於白。詰之，曰：『於華州八十千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三數年後，有人陝州見之，蓋素善鍛者也。大凡人平常厚貌深衷，未易輕信，黃鬚假劒術以惑人，宜乎白之可欺也。書之者，亦鑄鼎備物之象，使人入山林逢之，不敢爾思，亦自古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誌之，抑鑄鼎之類也。誡之，誡之。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陳昭遇》　陳昭遇者，嶺南人，善醫，隨劉鋹歸朝。後爲翰林醫官，所治疾多愈，世以爲神醫。絕不讀書，詰其所習，不能答，嘗語所親曰：『我初來都下，持藥囊，抵軍壘中，日閱數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默識之，然後視其老幼虛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愈者，實未嘗尋脈訣也。』莊周所謂懸解，董遇以爲讀書百遍義自見，豈是之謂歟？

又《縉雲醞匠》　縉雲摧署一匠，善醞，經手者罔不醇美。嘗令寫其方，俾建安姻家造之，味不絕佳。因召匠詰傳方之謬，匠曰：『方盡於是矣。然其酸漿，隨天氣溫炎寒涼，量多少之數，均冷暖之節，攬勻洽，嘗味體測，此不可口授，但心能曉耳。家有二子，亦不能傳其要。』此亦《莊子》斲輪之義也。

又《黨進》　黨進，北戎人，幼爲杜重威家奴，後隸軍籍，以魁岸壯勇，周祖擢爲軍校。國初至騎帥，領節鎮。太祖征太原，我師未成列，賊驍將楊業帥精銳二百餘騎突我師，進挺身與麾下逐業，敗走入城濠，會援兵至，業緣繩得入城，獲免。軍中服進之勇，太祖屢對衆稱之。進不識文

字，不知所董禁兵之數，上忽問及軍中人數，先其軍校皆以所管兵騎器甲之數細書，著所持之梃，謂之杖記，如笏記焉。進不舉，但引梃以對曰：『盡在是矣。』上笑，謂其忠實，益厚之。徼巡京師市井間，有畜鷹鷂音禽者，進必令左右解縱之，罵曰：『不能買肉供父母，反以飼禽乎？』太宗在藩邸，有名鷹鷂，令圉人調養，進忽見，詰責欲解放，圉人曰：『晉王令養此。』且欲走白晉王，進遽止之，與錢令市肉，謂之曰：『汝當謹視此，無使爲貓狗所傷。』小民傳之爲笑。鎮許日，幕中賓佐有忤意，必命批其頰。嘗病瘡，賓佐入視疾，進方擁錦衾，一從事竊語曰：『爛兮。』進聞之，命左右急捉從事，批其頰，殆於委頓，大罵曰：『吾正契丹，何奚之有？脚患小瘡，那至於爛？』蓋謂奚之種賤也。過市，見縛欄爲戲者，駐馬問：『汝所誦何言？』優者曰：『說韓信。』進大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即當說我，此三面兩頭之人。』即命杖之。進名進，居常但稱暉，或以爲言，曰：『自從其便耳。』啖肉至數斤，飲酒斗餘，宴會對賓客甚溫雅嬉笑。忽擐甲冑，即髭髯皆磔豎，目光如電，視之若神人。故爲杜氏奴，後見其子孫，必下拜，常分俸以給之，其所長也。

又《嚼舌而死》 金陵道士章齊一，善爲詩，好嘲詠，一被題目，即日傳誦，人皆畏之。凡四百餘篇，曲盡其妙。後得疾，嚼舌而死。

又《穆脩》 文章隨時風美惡，咸通已後，文力衰弱，無復氣格。本朝穆脩，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脩性褊忤少合，初任海州參軍，以氣陵通判，遂爲捃摭，貶籍繫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釋放，流落江外。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即遇盜，或卧病，費竭然後已，是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擔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未評價直，先展揭披閱，脩就手奪取，瞋目謂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一部。

又《聰明絶人》 阮思道子昌齡，長不滿三尺，醜陋吃訥。其聰明絶人，善屬文，年十八，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露，斂蒼梧之夕雲。』又云：『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全篇皆類此，人多諷誦，眞奇才也。

又《葡萄圖》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循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于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于是烏巾襴鞹，行二十餘里，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遵畫《葡萄圖》。

又《鞏漢卿俊敏有才》 杜祁公向以太常博士、陝西提點刑獄丁太夫人憂，寓華下郡，有進士鞏漢卿者，俊敏有才，公常與之談燕。關中養蠶，率是黃絲，故居民夏服多以黃縑爲之。因問：『何故關右人好着黃絹生衣？』鞏對曰：『似浙中人好喫紫蘇熟水。』及見鴨沒池中，公云：『鴨入池中董。』鞏即曰：『蟬鳴樹上緇。』公嘗撰國初一節將墓碑，其中一句云：『某官以生運推移』，鞏即下堦磬折曰：『日南長至』，公笑爲改之。

又《徐博世善走》 徐博世爲皮匠，能爲一縫毬，晚爲道士，能導引，握拳置口中，或反手抱柱，身隨起而足直上。太宗召見，曰：『臣能走。』乃脫履于殿庭走二十匝，而出入之息如故。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四《女先生》 遂州女道士游氏，不記名。太平興國末，經過成都，遊青城及諸仙化。儀質古雅，喜談至道，容貌可二十餘，不飲食，云得丹砂之妙。有一叟，髭髮皓然，腰脊傴僂，執焚香灑掃之役，侍於女冠之後，常遭叱辱。又有張五經道士，名道明，年過四十，亦爲女冠侍者，云：『此女冠者百二十歲，老侍者乃遠孫爾。』蜀城士民仰從之，至於納貨求丹，就師辟穀者如市焉。時知府辛諫議仲甫恐其妖，遣出城，任遊諸化，猶有師資者隨行。經數年，有遂州劉山人到城，休復話女冠之事，山人笑云：『祇自那時與張道明于飛，至今見住庚除化。向來老侍者，即女冠之父也。』嗟乎！師問者但存誠敬之，爲其所欺如稚孺，得不戒於所惑乎？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一《杜任郎中》 余常聞里人王奉職云：仁廟時仕於汶陽，時有郡人孟生者溫厚，惟一子方數歲，得疾，他醫數人治之無效。召杜任治之，數日而良已，踰月而平復。孟亦知醫，詢公曰：『君以何藥主之？』公曰何藥也。孟驚曰：『公所言皆劑之至溫者，他人不敢，君獨用之，而能起疾，其義可聞乎？』公曰：『君富家也，衆

醫皆用犀珠金箔主之，其性至涼，涼則寒其胃，由是多不喜食，日益羸瘠，元氣既損，則至於死矣。吾之劑則先溫其胃，使其飲食如故，然後攻其他疾，是先壯其本，而後攻其疾者焉。』固知杜君之善醫也如此。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二《劉仲甫國手碁》　碁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遊，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爲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碁客劉仲甫，奉饒天下碁先。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者如堵，即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碁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碁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北。更行百餘碁，對手者亦韜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斂局子，觀者合噪曰：『是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伎，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達國手，年來數爲人相迫，欲薦補翰林，祇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碁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著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碁會觀諸名手對奕，盡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碁著，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劫，却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無差誤，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贏籌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著，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即仲甫當攜孥累還鄉里，不敢復名碁也。』於是衆碁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得，已而請仲甫盡著。仲甫即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著二十著後方用也。』即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著，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斂以贐其行。至都試補翰林祇應，擅名二十餘年無與敵者。

又卷四《膠飴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爲能。一夕步月莊居，有莊戶迎白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場軟藁閒，輒衘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從者有言：『請付我一矢，當立斃以獻。』其一子弟在後。笑謂羣從曰：『我不煩一矢之遺，當以膠飴取之，如黏飛雀之易也。』衆責其誇言，曰：『請釀錢五千具飯會，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也。』衆許之而還。翌晨集莊戶散置膠飴，至暮得斗餘，盡令塗場間麥稈上，并繫羊以餌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安尾而至者，遇繫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即顧麥場，轉舒其體。數轉之後，膠稈叢身，牢不可脫，至於尾足頭目矇暗無視，體間如被錮束。畜性剛烈，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衆合噪前視之，則立死矣。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八《錢癡》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着帽往見之。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名，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郡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去，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情狀，懵然愚癡，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第二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廟，人謂其廟甚神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焉，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或諫止，『一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面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苟凱歸，當償謝神，始贖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贖取錢，與羣幕府士大夫共視之，

乃兩字錢也。詔封廟曰靈順。吾道過時夢甚異，又得是事於其父老云。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〇《龐安常鍼》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識間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視之。李曰：『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鍼法，葉本作『耳』。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纔見孕者，即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至此。新仲說。

又卷一五《蛇王三》 方城民王三，善捕蛇。每至人門，則能知其家蛇多少，見在某處。有爲害者，取食之，人目爲蛇王三。方城令得一蛇，召之使食，爲爪所傷，抉二齒。近村民苦毒蟒出沒爲害，釀金十萬，命王作法以捕。王畫地爲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即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爲所噬矣。』既而蛇徑前，無所畏，欲就王。王甚窘，亟脫袴中裂之。蛇分爲兩，死焉。嘗適麥陂村，謂富室曰：『君家有巨黑蛇，方旺財，不宜取。』富室欲驗其言，強使取之。王書片紙，命其人投於廚後牆左角小穴，呼曰『蛇王三喚汝』。即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人不信，投紙畢，少留觀之，則巨黑蛇已出。其人驚仆。蛇從旁徑出至王所，王袖之而行。其家自是果破。予婦家居麥陂，數呼之。至建炎盜起，不知所終。或以爲蛇精云。

又支乙卷六《真楊慧倡》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之『佛兒』，蘇之『毆子』，常之『殿爺』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鬬擊。宣和中，眞州倡迎新守於維揚，揚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揚州諱『缺耳』，眞州諱『火柴頭』。揚倡自恃會府，意輕屬城，故令茶酒兵爇火而有烟焰，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貴官在大廳上張筵，如何燒火不謹，却着柴頭。』咄詈再四，眞倡笑語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朵邪！沒耳朵邪！』揚倡大慚。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於揚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妓侑觴，教授者，儇子也，呼一倡歌於側，怒其不如指，謂之曰：『大府樂籍，却山野如此。』倡徐徐答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終席不復敢出一話。

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下《麻奴服將軍觱篥》 觱篥，觱或作篥，許愼說文作觱，云：羌人所吹角屠觱，以驚馬也。觱篥，本龜茲國樂，亦曰悲篥。唐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時青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爲第一手。恃其藝，倨傲自負，戎帥外，莫敢輕易請者。從事臺拜入京，臨歧把酒，請吹一曲相送；麻奴偃蹇，大以爲不可。從事怒曰：『汝藝亦不足稱，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今古。』麻奴怒曰：『某此藝，海內豈有及者也？今即往彼，定其優劣。』不數月，到京，訪尉遲青，所居在常樂坊，乃側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如不聞。麻奴不平，乃求謁見，閽者不納，厚賂之，即引見青。青即席地令坐，因於高般涉調中，吹勒部羯曲。曲終，汗浹其背。尉遲頷頤而已，謂曰：『何必高般涉調也。』即自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吹之。麻奴涕泣愧謝曰：『邊鄙微人，偶學此藝，實謂無敵，今日忝聞天樂，方悟前非。』乃碎樂器，自是不復言音律也。

又《韓娥有繞梁之聲》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不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至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忭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也。

又《浙東舞女如芙蓉》 唐寶曆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修眉夥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不汗體，所食多荔枝、榧實、金屑、龍腦之類；戴輕金之冠，衣軿羅之衣，表異國所貢也。軿羅衣無縫而成，而紋巧織，人未之識；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爲鸞鶴狀，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豔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中，蓋恐風日

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二《曾魯公與旁舍生錢償鬻女直》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于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于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于妻，以女鬻于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踧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于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卽與四十萬錢，約曰：『彼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若于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攜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其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于鄴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又《樊若水按所仇家酒額因破其家》　樊若水，江南人。貧甚遊索，鄉人不爲禮。後北遊，建策置浮橋采石，以渡天兵。江南平，擢爲本路轉運使。所仇之家，方開酒場。樊乃于歲除日，賣酒衆多之次，按其所入以爲額。其家坐是輸納不逮，家遂破焉。

又《曾魯公神明》　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時文潞公自長安召入中書。過鄭，方在宴席，俄報潞公失去銀盆。曾卽曰：『郡人敢爾，必三日可獲。若公之從者自爲，則今日必擒。』公未以爲然。逡巡果捕至，乃從者也。潞公驚，因謂曰：『君知卽獲，何也？』曾曰：『所至有捕盜者。從人單露，必須易敗。』潞公以爲神明，遂引復翰林。尹開封，至大用。相三朝，位侍中令，守太傅，使相，致仕。

又卷一四《今李膺仲舒何如昔》　梁李膺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齊魚復侯子響，齊武第四子也，爲荆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有氣力。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醞藉？』乃改名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夫取悅於一時，而忘譏於千載，可乎？

又《別水味》　『陸鴻漸善別水味，嘗令操舟者，於揚子江取南零水。俄水至，羽以勺揚之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既傾至半，又以勺揚之曰：「此南零者矣。」其人大駭曰：「某昨取水至岸，便覆其半，懼其少，取岸水增之。」』以上出水記。予按，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乃知能別水味，不特鴻漸，其事正相類。

又卷一八《灸丹田之效》　豐城李仲武告余：『熊謙罷丹徒，嘗言：「丹徒令以捕寇徙官。令初尉臨海，有寇魁年八十，筋力絕人。盛寒臥地飲冰，了不爲異，人皆以妖妄疑之。既就捕，令訊無他。自言：年三十許時，有道人告己云，凡物經火，乃能壽。土赴水卽潰焉，瓦礫乃至千年；木仆地卽朽，炭之埋沒更堅緻。人之灼炙，猶是也。用其語，歲灸丹田百炷，行之蓋四十餘年。其盜坐棄市，令密使人決腹視之。有白膜總于臍，臍若芙蕖狀，披之蓋數十重。豈一歲一膜耶？」』

又《袁天綱知牛産牝牡》　袁天綱，本蜀郡人。隋末，於閬州蟠龍山前築宅居之。岐陽李淳風聞其名，齎金自遠，事以師禮。一日，二人郊行，見一牛迹，袁語淳風曰：『此雖牛迹，能知其牝牡否？』淳風曰：『余安能知。』袁曰：『乃牝而有孕者，又左目必傷，當産一犢。』淳風尋問之，皆然，未幾産一犢。淳風曰：『從學久矣，未聞此術，何也？』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迹，左足深，必産牡也。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淳風歎曰：『兄之術可及，其智不可及也。』孟子謂：『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以袁之於李，孟言益可信矣。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一《王增壽外力》　秀容東南雙堡王增壽，號爲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敵。太和末，官括駝，增壽作詭計，釘駝足令跛，自羊頭村背負駝至代州，州守信以爲然，增壽復負之而歸。

又卷二《賈叟刻木》 平陽賈叟，無目而能刻神像，人以待詔目之。交城縣中寺一佛，是其所刻，儀相端嚴。僧說賈初立木胎，先摸索之，意有所會，連斤如風。予因記趙州沒眼僧，能嘬墨水畫，上布五彩，亦嘬之。毛提舉家，一虎蹲大樹下，旁卧一青彪，虎目爍爍如金，望之毛髮森立。雖趙邈齪不是過。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殆從是而進耶？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畫地遷城》 樵隱余玠義天帥四川，開闔古渝，收拾四方豪傑，嘗曰：『集衆思，廣忠益，此孔明用蜀規模也。』士有來訪者，即延納。一日，思播州冉氏二兄弟投刺，留滯旬餘，不得見。及見，更無一言，設宴款之，俾幕客主席，冉對幕客但唯唯。余曰：『此必有策告我者，覘我待士之意何如耳。』遂別款以一齋，供帳器具甚整，二人安之如素有。余日使人於壁罅窺之，但見用手伏地畫圖而已。一日見公曰：『守蜀之要，其在釣魚城乎？城成，蜀始可守。』一年大冉死，次年小冉死。

明・葉權《賢博編》 伍公文定守嘉興，出，見一馬，回顧之，因問馬主，則海鹽尹令人從杭州買回，與其僕騎歸者。伍呼尹，問馬價幾何，尹言：『里胥以十二兩行，今用其半。馬甚駑，恐不能任。』伍曰：『牽來吾再看。』方至階，伍迎笑曰：『此良馬，日行可五百里。』復問里胥買杭誰家者，胥曰：『吳獸醫。』伍復笑曰：『獸醫世養馬，竟不識耶？可與我。』因爲尹言馬相，且曰：『是不飽耳。』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非虛言也。既而改任，宸濠之役，常乘之。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二一《京都道人》 北宋時，有道人至京都，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貴賤咸爭慕之，輸貨求丹，横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閽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鬚髮如銀，昏耄傴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此。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日斥至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傴僂者即其父也。』

明・李中馥《原李耳載》卷上《百錢大夫》 晉人張公父應藩司硝黄戶，販硝北直。歸值北直歲荒，流徙載道。過獲鹿，見饑民夫婦避荒，擔內一子甫三歲，言愛此子者任攜去。張公父尚無子，欲撫之。夫婦喜諾，付以百錢，曰：『非以言直，聊充一飯耳。』固辭，乃受。攜歸爲己子，讀書穎悟過人，登鄉薦，授知州。出京，過獲鹿，欲訪本生父母，以年幼失記名姓鄉里，僅記別時在柳下。柳身拳曲於道上，仿佛遇之。祭以羊豕一，慟云：『伊尹生於空桑，今某生於曲柳也。』公工書善詩，以無後散佚，得者珍焉。秦有五羖大夫，晉有百錢大夫，唯柳下一別，尤堪於邑耳。

明・鄺露《赤雅》卷上《李龍宅》 至元間，興業大李村李龍好修煉。一日謂妻曰：『體癢甚，暫浴，汝姑待之。』雷雨大作，妻驚眎，遍體鱗生，屬妻曰：『我歲一來，當以米糕祀我。』語畢，挾雲雷而去，至今赫然。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七 楊公武令淄川，善用奇。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里數十人，跪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其村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最後一人，展轉有難色，執訊具服。又一行路者，於路旁枕石熟睡，囊中千錢失去。公令舁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視不入者擒之。果得一人，纔費十文爾，以還枕石者。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一《蛇癖》 予鄉王蒲令之僕呂秦寧，性嗜蛇。每得小蛇，則全吞之，如嗽葱狀。大者，以刀寸寸斷之，始掬以食。嚼之錚錚，血水沾頤。且善嗅，嘗隔牆聞蛇香，急奔牆外，果得蛇盈尺。時無佩刀，先噬其頭，尾尚蜒於口際。

又卷二《張老相公》 張老相公，晉人。適將嫁女，攜眷至江南，躬市奩妝。舟抵金山，張先渡江，囑家人在舟，勿燻羶腥。蓋江中有龜怪，聞香輒出，壞舟吞行人，爲害已久。張去，家人忘之，炙肉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迴棹，悼恨欲死。因登金山謁寺僧，詢龜之異，將以仇龜。僧聞之，駭言：『吾儕日與習近，懼爲禍殃，惟神明奉之，祈勿怒；時斬牲牢，投以半體，則躍吞而去。誰復能相仇哉！』張聞，頓思得

計。便招鐵工，起爐山半，冶赤鐵，重百餘斤。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以大鉗舉投之。黿躍出，疾吞而下。少時，波涌如山。頃之，浪息，則黿死已浮水上矣。行旅寺僧並快之，建張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爲水神，禱之輒應。

又卷三《戲術》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戲人以二席置街上，持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奇在多也。

利津李見田，在顏鎮閒遊陶場，欲市巨甕，與陶人爭直，不成而去。至夜，窑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啓視一空。陶人大驚，疑李，踵門求之。李謝不知。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窑，一甕不損，在魁星樓下非與？』如言往視，果一一俱在。樓在鎮之南山，去場三里餘。傭工運之，三日乃盡。

又卷八《某乙》　邑西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爲懼，屢勸止之；乙遂翻然自改。居二三年，貧窶不能自堪，思欲一作馮婦而後已。乃託貿易，就善卜者問何往之善。術者占曰：『東南吉，利小人，不利君子。』兆隱與心合，竊喜。遂南行，抵蘇、松間，日遊村郭，凡數月。偶入一寺，見牆隅堆石子二三枚，心知其異，亦以一石投之。徑趨龕後臥。日既暮，寺中聚語，似有十餘人。忽一人數石，訝其多，因共搜龕後，得乙，問：『投石者汝耶？』乙諾。詰里居，姓名，乙詭對之。乃授以兵，率與共去。至一巨第，出梁梯，爭踰垣入。以乙遠至，逕不熟，俾伏牆外，司傳遞、守囊橐焉。少頃，擲一裹下；又少頃，縋一篋下。乙舉篋知有物，乃破篋，以手揣取，凡沉重物，悉納一囊，負之疾走，竟取道歸。由此建樓閣，買良田，爲子納粟。邑令扁其門曰『善士』。後大案發，羣寇悉獲；惟乙無名籍，莫可查詰，得免。事寢既久，乙醉後時自述之。

曹有大寇某，得重貲歸，肆然安寢。有二三小盜，踰垣入，捉之，索金。某不與；箠灼並施，罄所有，乃去。某向人曰：『吾不知炮烙之苦如此！』遂深恨盜，投充馬捕，捕邑寇殆盡。獲囊寇，亦以所施者施之。

清・鈕琇《觚賸》卷一《酒芝》　江右李太虛爲諸生時，嗜酒落拓，而家甚貧。太倉王司馬岵雲備兵九江，校士列郡，拔太虛第一，引見之，謂曰：『吾固多子，擇師無若子者。顧遠在婁東，子能一往乎？』李許諾。次日即遣使送至家。時王氏二長子已受業同里吳蘊玉先生。蘊玉者，梅村先生父也。而太虛教其第四、五諸郎。兩人共晨夕甚歡。梅村甫髫齡，亦隨課王氏塾中。李奇其文，卜爲異日偉器。歲將闌，主家設具讌兩師，酒半，出所藏玉巵侑酒。李醉揮而碎之，王氏子面加誚讓，李亦盛氣不相下。席罷後，謂吳曰：『我安可復留此！』遂拂衣去。吳知其不能行也，翼日蚤起，追於城闉，出館俸十金爲贈。乃附賈舶歸。然所贈貲，大半耗於酒，及抵家，垂橐蕭然，亟呼婦治具。婦曰：『吾絕糧已久，安所得粟？憶君去後，猶存故人酒一罌。請佐君軟飽可乎？』婦往鄰家貸薪，李即發罌。罌內產一芝如盤，紫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顧酒敗不可飲奈何？』挹之，則清冽異常。乃泛白獨斟。婦負薪歸，則罌已罄矣。是秋登鄉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數載後，以典試復命過吳門。王氏子謁於舟次，李亟詢吳先生近狀。是時梅村亦登賢書，因購吳行卷，攜以北上，爲延譽京師。辛未，梅村遂爲太虛所薦，登南宮第一，及第第二人，年僅弱冠。蘊玉先生享榮養者三十年，可爲疎財敦友之報。而岵雲諸子，自司馬沒後，家漸替矣。

又《公歸集》　平湖陸稼書龍其，改名隴其。初爲嘉定令，以小舟載紡具抵任，內子躬自辟纊，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字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瞽者詣案自陳曰：『聰明正直謂之神，公即神也。我不幸兩目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耳。』稼書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因刻《公歸集》爲贈。山右魏總憲上疏，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其職，仍補靈壽縣，內擢監察御史。罷官歸朱涇，著書自娛。康熙乙亥年歿時，並無疾苦，午倦卧床，口喃喃若與人談者，有頃，呼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閉目而逝。空中簫鼓喧闐，合村無不共聞，歿後寂然矣。

又卷二《鶴癖》　長山王進士屺生，素有鶴癖。謁選得令如皋，皋故產鶴，乃大喜。抵任後，即於署內購畜十餘雙，庭空夜靜，唳聲徹雲。俟其蹁躚競舞，則輟案牘而玩之。忽見一鶴吞蛇，以爲鶴固甘帶也，乃諭諸丐戶每人日納一蛇，有罪應罰鍰者，亦許以蛇贖。由是一境之內，捕蛇殆盡。後移癖貍奴，見其面空撲蝶，俯仰可觀，遂令百姓捉蝶，因此罣吏議，罷去。

又《泥無身》 吾邑盛澤卜孟碩，名舜，年少負雋才，工書畫，雲間陳仲醇，董玄宰俱愛重之。其自榜所居綠曉齋曰：『濯足須加漢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鬚。』又曰：『鬬歌喉，鳥衆人寡；賭笑面，花輸我贏。』常於暑月，首挽高髻，身衣大紅苧布袍，跣足行歌市中。所用障面，長三四尺，而袖小，蓋僅方廣數寸。見者皆指爲狂。性喜視鬼，每於陰雲晦月之夕，獨至荒塚中露宿，冀得一遇。年三十二而歿。臨沒之歲，人有乞其書畫者，卷後但題曰：『泥無身。』近日越中有符致乩仙者，亦稱『泥無身』，蓋已仙去矣。所著有《綠曉齋集》。其自爲墓誌銘甚佳。詩歌誕率，不拘繩律。如『鶯坐一身柳，蜂歸兩股花』，何減唐音！

又《借卧魚缸》 烏程唐宜之，名時，才而狂，同人以爲絕類桑民懌。其就試京師也，攜一獼猴爲伴。家貧患病，寄身枯寺，向僧借魚缸，晝夜坐卧其中。後爲鳳陽通判，倪鴻寶先生贈以詩曰：『帝陵秀復添龍卧，客路清惟有鶴隨。』

又《史癡》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逢首，髮如亂絲。沍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既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又《去年此日》 戴耘野名笠，我邑之同里人，高隱工詩，妙達禪理。康熙庚戌，寓爛溪周氏，王寅旭、潘次耕邀余同訪，是歲之八月二十一日也。周留宿小飲，戴舉一令，以几案食物爲問。能辨對明晰者，免飲，否則罰。隨手拈豆一顆，問予曰：『或云豆形似蠶，或云豆熟蠶時。二說孰是？』予曰：『豆熟於蠶時者不一。《酉陽雜俎》載：刀豆莢，形似劍，脊三稜，謂之挾劍豆。則此豆亦以似蠶得名耳。』戴然之。又指盤中鷄卵，問寅旭曰：『先有鷄而後有卵乎？先有卵而後有鷄乎？』王以形化、氣化之說應之。復問次耕曰：『去年此日，是何物耶？』潘曰：『酉二十一日，乃醋也。』衆共服其超雋。

又《木偶出號》 王司理繩河公，寄籍檇李，實居吳江之茅塔村。其未遇時，借村中仲氏小樓三楹，爲授徒地。仲辭以此樓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於其內置榻設几。夜分燃燭而坐，見東壁有四五寸小人，各執旌蓋數事，列隊前行，末後一人冠帶肩輿，如州府官之出號者。王熟視良久，擊案叱之。朴落一聲，皆木偶也。聚而焚焉，怪遂絕。

又《黑漆漆》 天同一生王錫闡，別號餘不。精究曆理，兼通中西之學。遇天色晴霽，輒登屋卧鴟吻間，仰察星象，竟夕不寐。作書與人，俱用古文奇字，人多不識，王亦不欲人識也。里中有詢以水旱之占者，答曰：『若將此事問先生，先生肚裏黑漆漆。』王隱居笠澤，有自著《天同一生傳》。

又卷五《秦大漢》 沈丘枳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鯛陽之門，傴而行，乃得入。鬻所獲秫稈於市，每擔四十綑。適積雨後，市有大車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荆州，有薦於軍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二疋，尙不掩踝。其足尺有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等。健驢肥馬，莫能勝載。刀矛之屬，不足供其展用。乃騎以橐駝，而鑄三十斤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僄疾之戰，廢歸，以病死。

又卷六《粟兒》 磬玉之山，有麗人焉，姓宋，小字粟兒。生而清眸纖指，竟體柔豔。同閭絕愛憐之，皆曰：『宋家粟，其宋家玉乎！』隴西刺史典其州，心閒政裕，工於子墨。州之鄉老以粟名上刺史，署爲侍硯青衣。刺史雅善鼓琴，退食之暇，每於月亭松閣，興至揮絃。粟輒攜小狻猊以從，拂石几，爇名香，終奏氤氳，肅立無倦容。以是闢扉而入，放衙而歸，粟唇恆沾墨瀋，鬢蘭餘芬，拂拂出袿袖間，見者無不嘆刺史風流，亦羨侍者之若仙矣。歲在甲戌，粟年二八而嬴，奉刺史教令日久，詞解彌雋，從刺史至長安。館於蕭寺。適有清河公子，號天下才，亦客秦，與刺史之居相望。刺史熟公子名，肩輿往謁。公子豐軀岳峙，雄辨泉流，豪邁英悍之色，驚照四座。粟立刺史後，數目公子，公子亦竊見粟，忽若神移者。刺史微覘之，歸問粟曰：『汝有所眷於公子乎？公子年少而才，負天下重望。汝能從之遊，則棲托之佳，無踰於此。』粟再拜，嘿無一言。乃遣粟至公子所。時維夏五之杪，雨霽涼生，新月半窗，清簟如水。公子孤坐引酌，惘焉有思。粟適至，遽起歡迎，輟所飲酒飲之而曰：『仙乎，

仙乎！其羽衣之墜空霄乎！其蓮花之湧淨土乎！今夕何夕？我無以喻我懷也！』粟性不勝勺，捧巵徐進，三醺以後，雙靨潮紅，前啓公子曰：『兒家刺史，賢聲溢於關中，貂轂珠履，日集其門。以兒視之，率麟楦耳。繡虎英雄，今乃得公。辭彼嚴霜，就爾薰風，兒不自知，魄化心融。』言未已，悄乎變容，淚繩繩下，哽咽不能成音。公子亟以文帶承其媚睫，浴以沈水，袒以輕綃，吹芳語綢，擁之忘曙。居久之，漸及昵狎，因戲謂粟曰：『嚴霜之云，汝固畏刺史者耶？』曰：『刺史有父母之尊，云何不畏？』公子曰：『我異日建綏入境，面城南臨，儼然刺史也。能勿畏耶？』粟笑攘皓腕，微拂公子頤曰：『尋春較晚，惆悵芳時，怨且不免，遑言畏乎？』公子感其意，隨命丹青善手，爲圖小像，以誌弗諼。粟曰：『兒對鏡自看，差亦無恨。唯寫眉時，小損其黛，則芙蓉遠山，千秋於馬卿之側，竊所願耳。』公子長揖向粟曰：『某所不如教而抱影南歸，珍爲夜光，以終此生者，有如日！』當刺史過公子時，公子方袒跣灑翰，烟雲歷落，頃刻盡數紙，付乞書者去，然後擊柝踞榻，拱客就坐，相對啜茗，劇談上下今古，衮衮不少休，意氣閒放，旁若無人，而一遇婉孌，其傾倒繾綣如此。然刺史益心重公子，曰：『此情賢也。我當終成之。』既而曰：『嗟乎，物莫不各有遇也！龍潛於獄，掘之則雲雷之氣升；鵲蘊於石，剖之則忠孝之章出。非皆清河已事哉！窮巷幽姿，奚獨不然？世有詘於知，屯於合，思友白鳥而客青蠅者，觀於粟可以慰矣。』刺史嗣奉府符，倉卒治裝還州，瀕行回顧粟曰：『善事公子。』太息登輿而去。

又卷七《啖石丐》　廣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餘，貌極陋羸，而腹大如瓠，每晨出，則行且呼曰：『收買瓦石磁器。』羣豎聞聲即走隨其後，好事者與以銀錢少許，拾塊石片瓦命之食，即納口咀嚼，無異藕蔗，東莞紅米石，其所最甘也。唯與以磁器，必索重賞而後食，瞪目伸頸，微有哽咽難下之狀。暮棲三界神廟，天暑必浴於廟前之江，如瓠之腹，浮水不溺，羣豎噪而聚觀焉。

又《逍遥居士》　番禺隱士蒲衣子王隼生而善病，癯體鶴立，結滃廬於西山之麓者二十年。夫人潘氏，通《史》、《漢》諸書，樂貧偕隱，字之曰『孟齊』。有女瑤湘能詩，擇壻得故人子李孝先，遂妻之。蒲衣子性嗜音，常自度曲，孝先倚而和之，瑤湘吹洞簫以赴節，雨闌更靜，則聲發滃盧中，聽者有月笙雲璈之想。未幾孝先卒，瑤湘怡然矢節，自稱『逍遥居士』。蒲衣爲刻《逍遥樓詩》。梁太史藥亭寄示瑤湘書云：『聞瑤湘讀書，余甚喜。余與汝祖若翁交，凡兩世矣，視汝一如己出，故甚望於汝之成也。余有女龍端，少汝一歲，頗聰慧，余授以詩，上口即能背誦，而余性懶不能常授，以此龍端之學不及汝。聞汝近讀漆園《南華》，《南華》之文章善幻，而其言道也，必遡乎未始有道。其言物也，必主乎齊，齊而列以不齊之狀，總歸於化。善讀《南華》者當知之。又讀《禮經》，《禮經》，漢白虎諸儒之所著也，二戴、大小夏侯，各師其傳，然不越天下國家朝會燕饗嘉勞贈答儀文縟節，至言閨門，則禮之節蓋謹矣。更讀《離騷》，楚臣屈原不得於君，發爲奇文，香草美人，芳蘭君子，三湘九疑之間，左倚桂旗，右攬揭車，汝誦之倘亦有恍焉如見者乎？余何時得來汝父西山，見汝於滃盧，使汝將所讀書各誦一遍，俾我泠然稱善也。』觀太史書，精深雅麗，其寄示當在瑤湘未字孝先時。瑤湘非奇女子，何以得此於藥亭哉！

又續編卷二《阿顛》　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俗訛爲鼎湖。湖與山相吞鬱，故其雲時時蒸動而出，人入其中，如虱行破絮，恆對面不可相見。山宜蒔茶，山僧恃此而給，聚居其上，不待行乞也。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寄僧寺，爲之採茶，常竟日不食。雖值甚寒，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幛，織爲履，較其足倍長闊，曳之行；或掛杖頭，置墻隙，輒跣足出入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能解，因共呼爲『阿顛』。其腰間懷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即從火取出，收還故處，曰：『燒尚未熟，熟則與爾共啖之。』其卧席中間，有雙手掌痕，夜分喃喃似語，亦無有解其語者。山故多虎，一日咥二牛去，寺僧戲謂顛曰：『爾能擒此虎否？』顛曰：『諾。』遂編草爲索，請繫之來。至日暮，返照射入峻阪，遙於雲破處，忽見顛以草索繫一白額虎，自阪叱叱而下，約二里許，直至寺前，指謂僧曰：『此盜食吾牛者。』隨引虎頸索，鞭虎腹背數百。衆畏索斷不可測，咸請放之，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擊狀。人以此識顛之異，而顛固如常也。蓋至今猶在白雲中。

又卷三《奇嗜》　南海孝廉李標，字倩爲，性嗜醃鴨尾，每膳必需。家人以全鴨進者，則割尾而棄其餘。親友設讌，以爲褻而不供，則怫然謝

去，雖珍錯盈前，不肯下箸。佛山鎮有一豪家，筵宴不時，烹鮀狼籍，其用醃鴨，日以數十計，惡其尾羶，未下釜時，即命家人刲投牆外。倩爲聞而嘆曰：『委明珠於糞壤，抵尺璧於污泥，天下有拂人之性如此傖父哉！世不實寶，我不忍其棄於地也。』遂徙居與豪家結鄰，日享其醃尾焉。粵中荔枝，必俟五六月紅熟，方以甘鮮擅名，非其候則攢眉螫口，不可下嚥。倩爲獨嗜純青者，蘸以香山鹽蝦醬，一啖百枚。嘗曰：『人間至味，無踰於是，借不能與醃鴨尾日夕慰我饞耳。』蔗霜米飴，皆所深嫉。其令河內時，見民有姓唐者，以其音之似糖也，輒怒目曰：『萬姓譜中何一不可姓，而必姓此乎！』遇有罪者必倍其笞。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二 予所居徐市，在縣東五十里，徐大司空栻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並擅高貲，而一最豪奢，爲太學欽賓，予前既敍其事矣；而一最悭嗇，則爲諸生啓新。其書室與竈，僅隔一垣，常以縉繫脂，懸于當竈，而縉之操縱，則于書室中，每菽乳下釜，則執爨者呼曰：『腐下釜矣！』乃以縉放下。纔著釜聞油爆聲，即又收縉起，恐其過用也。爲子延師而供膳甚菲。邨中四五月間人多食蛙者，然必從市中買之。啓新以蟾諸類蛙，而增下頗夥，即命童子取以供師。每午膳，師所食者止葷素二品。一日加豆腐一味，豆腐者，以麵和豆共煮者也。師既食畢，疑而問其童子曰：『今日午膳，何于常品之外，忽加豆腐？』童子笑曰：『此豆乃犬所竊噉者，既而復吐于地，主人惜之，故取以爲食。』師以其穢，爲之吐嘔不止。所畜雨具，有革履三隻：一留城，一留鄉，一隨身帶之，蓋防人借用也。嘗命藍輿山遊，自北至西，諸名勝徧歷。輿夫力倦，且苦腹餒，啓新出所攜蓮子與輿夫各一，曰：『聊以止飢。』輿夫微笑，蓋笑其所與之少也。而啓新誤以爲輿夫得蓮子故喜，即曰：『汝輩眞小人，頃者色甚苦，得一蓮便笑矣。』又嘗以試事至白門，居逆旅月餘，而所記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菜一文。同學魏叔子沖見之，爲諧語曰：『君不特費紙，幷費筆墨矣！何不總記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買腐菜各一文乎？』啓新方以爲然，初不知其謔己也。其可笑多類此。其族人陽初爲作《一文錢傳奇》以誚之，所謂盧止員外者蓋即指啓新也。

又卷三 元末吾邑富民，有曹善誠、徐洪、虞宗蠻三家，而虞獨不見于邑乘，故知者絕少。今支塘之東南有地名賀舍、花橋、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賀舍者，相傳宗蠻家有喜事，特築舍以居賀者，故曰賀舍；花橋爲其園址；鹿皮弄者，殺鹿以食，積皮于其地，弄以此得名。弄旁又有勒血溝，每日殺牲以充饌，血從溝出流，涓涓不止。其侈奢如此。迨洪武中，大理卿熊概撫吳，喜抄沒人，一時富家略盡，宗蠻蓋其一也。

又 明嘉、隆間，無錫安氏家巨富，甲于江左，號安百萬。最豪于食，嘗于宅旁另築一莊，專豢牲以供饍。子鵝常畜數千頭，日宰三四頭充饌，他物稱是。或夜半索及，不暇宰，則解鵝一支以應命。食畢，而鵝猶宛轉未絕。後竟用奢侈敗。

又《續筆》卷二《顧玉川》 顧玉川，名大愚，江陰之陽舍人也。深目戟髯，其狀如羽人劍客。遇道士授神行法，一晝夜可走八百里。所畜多異物。有仙人李赤肚所贈白布衲，內多名人題贊。有張益德玉印一方，篆文殊古，寶色斑駁，腰間出一小獼猴，長可五六寸，能行走席上，擎杯送酒。家有大葫蘆，可貯米三石。江陰界連常熟，當接壤處，有沙堤一帶頗平衍，每歲中秋，兩邑馳馬較勝負者，恆于斯。而如皐、泰興有良馬，亦渡江來會，適當羣騎雲集，而玉川牽一黃犢至，頗駿掉，不甚博碩，其鈴轡鞍蹬，一一如馬，曰：『願以此與諸君遊戲。』衆大笑。玉川固請，乃曰：『姑試之。』則選上駟與之並馳，無不落其後者。後至松江謁陳眉公，以此犢爲贄曰：『此青牛也，宜爲老子所騎。』眉公喜而受之，後轉遺於人。其人託莊僕豢養，而莊僕竊以駕水車，遂致倒斃，亦所遭之不幸矣。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三《江秀才寄話》 婺源江秀才，號愼修，名永，能製奇器，取豬尿胞置黃豆，以氣吹滿而縛其口，豆浮正中，益信地如雞子黃之說。有願爲弟子者，便令先對此胞坐視七日，不厭不倦，方可教也。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騎一木驢，不食不鳴，人以爲妖。笑曰：『此武侯成法，不過中用機關耳，非妖也。』置一竹筒，中用玻璃爲蓋，有鑰開之，開則向筒說數千言，言畢即閉。傳千里內，人開筒側耳，其音宛在，如面談也；過千里則音漸澌散不全矣。忽一日，自投于水，鄉人驚救之，半溺而起，大恨曰：『吾今而知數之難逃也。吾二子外游于楚，今日未時三刻，理應同溺洞庭，吾欲以老身代之，今諸公救我，必無人救二子矣。』不半月，凶問果至。此其弟子戴震爲余言。

又卷一四《奇術》　康熙間，成其範善風角。三藩之變，成爲中書，凡千里外用兵之事，日有所奏，皆奇驗，以此官至理藩院侍郎。常赴席東華門張參領家，已坐定矣，忽脱冠帶置几上，謂主人曰：『我腹痛，將如廁。』出門呼其輿夫，飛奔而歸。輿夫問故，搖手曰：『我與汝三人皆此日劫中人，我不敢不到，故留衣冠以厭之。』言未畢，東華門火藥局火發，延燒數十家，張參領家已爲灰燼。

又有計小堂者，以妖言惑衆，充發黑龍江。至旅店中，飯桌仄小，解差三人不能同坐，小堂以手扯之，頃刻桌長三尺。差役曰：『汝以此得罪，尚不悛改，而作此狡獪乎？』小堂怒而起，拉其所乘馬送入牆內，僅留一尾在外搖擺。差哀求，乃拔其尾而出之。至配所，與某將軍交善。一日，忽來泣曰：『緣盡矣，不知何時再見！』揮手作別，將軍留之，不可。但見小堂冉冉升空而去，將軍速到彼帳中訪之，則已死矣。

又《賣蒜叟》　南陽縣有楊二相公者，精于拳勇，能以兩肩負糧船而起。旗丁數百，以篙刺之，篙所觸處，寸寸折裂。以此名重一時。率其徒行教常州，每至演武場傳授槍棒，觀者如堵。忽一曰，有賣蒜叟，龍鐘傴僂，咳嗽不絕聲，旁睨而揶揄之。衆大駭，走告楊。楊大怒，招叟至前，以拳打磚牆，陷入尺許，傲之曰：『叟能如是乎？』叟曰：『君能打牆，不能打人。』楊愈怒，罵曰：『老奴能受我打乎？打死勿怨。』叟笑曰：『老人垂死之年，能以一死成君之名，死亦何怨！』乃廣約衆人，寫立券誓，令楊養息三日，老人自縛于樹，解衣露腹。楊故取勢于十步外，奮拳擊之，老人寂然無聲。但見楊雙膝跪地，叩頭曰：『晚生知罪了。』拔其拳，已夾入老人腹中，堅不可出，哀求良久，老人鼓腹縱之，已跌出一石橋外矣。老人徐徐負蒜而歸，卒不肯告人姓氏。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門富》　康熙初，有陽山朱鳴虞者，富甲三吳，遷居申衙前，即文定公舊宅。其左鄰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混名趙蝦，豪橫無比，常與朱門富，凡優伶之遊朱門者，趙必羅致之。時屆端陽，若輩先赴趙賀節飲酒，皆留量。趙以銀杯自小至大羅列於前，曰：『諸君將往朱氏，吾不強留，請各自取杯一飲而去何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趙令人暗記，笑曰：『此酒是連杯偕送者。』其播弄人如此。

朱曾於元宵掛珠燈數十盞於門，趙見之愧，無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與較，商于雅園顧吏部予咸，顧唯唯。乃以重幣招吳三桂壻王永康來讌飲，席散遊園，置碎燈于側。王問曰：『可惜好珠燈，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鄰趙蝦所爲，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王會意耳，語家人連夜逐趙出城另遷，一時大快人心。鳴虞之子後入翰林，常與王往來。王居北街拙政園，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尚有陽山朱衖之名，問所謂朱鳴虞、趙蝦之號，竟無有知者。

又《南州逸事》　玉峯徐大司寇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以竟日不饑。同朝京江張相國玉書，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清水一盃，亦竟日不饑。二公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公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異相也。

又卷二一《此亦妄人也已矣》　松江張公星爲諸生，有才名，嗜酒而狂。嘗以夏日浴於泮池，門斗禁之弗聽也，後漸聞於正副兩學師，乃出而呵責之。張則以污泥浮藻覆面，赤身立水中，兩手擊水拒之。學師怒，因命門斗拘之尊經閣，令作文，以『此亦妄人也已矣』句命題。張援筆立就，其後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諭者也。』對股云：『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兩學師愈怒，欲斥除之，然愛其才竟釋焉。

清・毛祥麟《墨餘録》卷三《陳箍桶》　陳箍桶，佚其名，宋末隱士，居浦濱，以箍桶爲業。跣足蓬頭，冬夏一衲，不滌，亦不穢也。鬚鬢斑白，雙瞳湛如碧玉。能言徽欽時事，而貌僅如五十許人。常來江浙間，踪迹殊無定。性懶，而好酒善睡。一日醉卧浦灘，潮適大至，順流五六里，鼻中猶齁齁作聲，人以是咸目爲仙。時元右丞相伯顏，渡江東下，破常州。江以南盜賊蜂起，積屍遍野，煙火斷絕者經月，而陳獨安然，日仍醉卧街頭，竟不知何從得食也。里有某氏，爲陳舊鄰，母女遽被賊迫，陳遂挾與俱行，羣賊緊追，終不及。怒以火銃擊之，陳復以身左右蔽，竟無所損，卒免於難。洎元貞元初，華亭陸正夫，猶遇陳於江寧，後遂不知所終。邑有陳箍桶橋，乃其遺迹，今人呼爲陳顧同橋，謂是二姓所造，眞臆說也。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以詩答問》　昔有一太史游黃州赤壁，夜

半欲進城，城上將軍阻之。太史曰：『船泊江干日已遲。』將軍曰：『做何事？』曰：『故人邀我泛金扈。』曰：『喫了酒，復做何事？』曰：『偶觀赤壁兩篇賦。』曰：『觀賦何如此擔擱？』曰：『不覺黃州半夜時。』曰：『我令不准犯夜。』曰：『城上將軍原有令。』曰：『有令何故犯之？』曰：『江南游子本無私。』曰：『你是何如人？』曰：『今君若問眞消息。』曰：『是何等官職？』曰：『夙有聲名在鳳池。』將軍大驚，開門改容敬之。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四　咸豐三年，山東幅匪起，掠費縣之仲村集。有一賊騎馬走荒郊，遇少婦獨行，遽下騎推婦於地，將淫之。不知此婦固倡也，殊不慚懼，乃反笑曰：『汝騎將逸，奈何？』賊思其言良是，而四顧無可繫馬處。婦又笑曰：『拙哉，賊也！何不卽繫於汝足？』賊亦笑曰：『諾。』乃引馬韁繫己足上，解衣就婦。婦猛起拾地上賊刀，力斫馬尾。馬驚，又負痛，狂奔十餘里不止。賊爲其牽曳而去，顱碎脅折，生死不可知矣。婦望之，鼓掌大笑，檢賊衣，得巨金數錠，懷之歸。

笑話部

譏諷分部

《韓非子》卷一九《五蠹》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

《史記・滑稽列傳》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柰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竈爲槨，銅歷爲棺，齊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後漢書》卷五《崔烈》　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三國魏・邯鄲淳《笑林》　吳國胡邕爲人好色，娶妻張氏，憐之不捨。後卒，邕亦亡，家人便殯于後園中。三年取葬，見冢土化作二人，常見抱如卧時。人競笑之。

又　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丞。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能顯非。又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

又　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善爲記文，自可寫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葛龔名姓。府君大驚，不答而罷。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又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愼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於內帑矣。

又　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於江渚，守風，糧用盡，遣人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方與溫談論。良久，敕左右倒鹽百斛著江水中。謂溫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晉書》卷九四《隱逸・謝敷》　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卷一七《傷逝》　王粲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起客各作一驢鳴。

又卷二三《任誕》　羅友作荆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洽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羹，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駐。』了無怍色。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説》卷一　孝武未嘗見驢，謝太傅問曰：『陛下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笑云：『正當似豬。』

又卷五　平原人有善治傴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貨求治。曰：『君且伏。』欲上背踏之。傴者曰：『將殺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

又卷九　劉道眞年十五六，在門前戲弄塵，垂鼻涕至胸。洛下少年乘車從門前過，曰：『此少年甚堀堁。』劉隨車後，問『此言爲惡爲善』？答以『爲善』。劉曰：『若佳言，令你翁堀堁，你母亦堀堁。』

（舊題）隋・侯白《啓顏録・短人行》　唐長孫玄同幼有機辯，嘗在諸公主席，衆莫能當。高密公主乃曰：『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玄同。段恪雖微有詞，其儀容短小。召至，始入門，玄同即云：『爲日已暗。』公主等并大驚怪，云：『日始齋時，何爲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恪無以對。

又《必復其始》　唐長孫玄同初上，府中設食，其倉曹是吳人，言音多帶其聲，喚『粉粥』爲『糞粥來』，舉座咸笑之。玄同曰：『倉曹乃是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諸君何爲笑也？』坐中復大笑。

又《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側及翳，一人患齆鼻，俱以《千字文》作詩相咏。齆鼻人先咏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仄，爲有陳根委翳。』患眼人續下句：『不別似蘭斯馨，都由雁門紫塞。』

又《傴人》　有人患腰曲傴僂，常低頭而行。傍人咏之曰：『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風蕩雨行，面干頂額濕；着衣床上坐，肚緩脊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又《劉行敏》　唐有人姓崔，飲酒歸，犯夜，被武侯執縛，五更初，猶未解。長安令劉行敏，鼓聲動向朝，至街首逢之，始與解縛，因咏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嚴更，幞頭拳下落，高髻掌中□，杖迹胸前出，繩文腕後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橫。』武陵公楊文瓘任戶部侍郎，以能飲，令宴蕃客渾王，遂錯與延陀兒宴，行敏咏曰：『武陵敬愛客，終宴不知疲；遣共渾王飲，錯宴延陀兒；始被鴻臚識，終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長嘆傷何爲。』李叔愼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賢爲長安令，亦黑；行敏咏之曰：『叔愼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

又《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之詩曰：『面作天地玄黃，鼻有雁門紫塞；既無左達丞明，何勞罔談彼短。』

又《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無不爲隱語嘲之。有令，口無一齒，常畏見嘲。初至，謂邑吏：『我聞安陵太喜嘲弄，汝等不得復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後，曰：『明府書處甚疾。』其人不覺爲嘲，乃謂稱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數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書處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爲是言？』曰：『書處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爲北門，北門是缺後，缺後者翻爲口穴，此嘲弄無齒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

又《千字文語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聞政本于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雲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羌，愛育黎首，用能閏余成歲，律呂調陽。某人等并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蒸嘗，鼓瑟吹笙，弦歌酒讌，上和下睦，悦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榮重芥姜，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接杯舉觴，豈徒戚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乙某索居

閑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牆，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內則執熱願涼，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則飽飫烹宰，某乙則飢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堂習聽，脫蒙仁慈隱惻，庶有濟弱扶傾，希垂顧答審詳，望咸渠荷滴歷，某乙即稽顙再拜，終冀勒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

又《程季明》 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痴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嘖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喳喳吟何多？搖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誡諸朋友，熱行宜見呵。』

又《繁欽》 魏繁欽嘲杜亘明曰：『杜伯玄孫字子亘，皇祖虐暴死射之；神明不聽，天地不與；降生之初，狀似時鼠，厥性姦賊，不文不武；粗記粗略，不能悉舉。』

又《邊仁表》 唐四門助教弘綽與弟子邊仁表論議，弘綽將屈，乃高聲大怒。表遂報曰：『先生聞義即怒，豈曰弘？』弘又報云：『我姓既曰弘，是事皆弘。』邊又應聲曰：『先生雖曰弘，義終不綽。』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歸。

又《魏市人》 後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非富貴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於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衆人競看，同伴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人大笑。自後少有人稱患石發者。

唐・康駢《劇談録・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食，不以充詘爲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來往。李因以具宴爲說。僧曰：『某與爲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亦未爲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下筯。主人揖之再三，唯蔬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各相眄良久，咸若殉茶食藥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飪爲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者所說豈謬哉？』而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餚饌可爲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飡啗。』僧撫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灞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谷，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既甚，粱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慚靦，無復詞對。

《太平廣記》卷二四三引《國史補・裴佶》 唐裴佶嘗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秫爲飯。佶姑曰：『何前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佶曰：『憩學中。』酷似。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絁千匹。

又《開天傳信記・黃幡綽》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辨，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個劉文樹，髭鬚共頷頤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

又《卷二六一引《大唐新語・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擧子來謁。會播有疾病，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既退，呈于播。驚曰：『此昔應擧時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有製乎？』李生聞語，色已變，曰：『是吾平生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牋翰未更，却請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來誠爲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贖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悚。』子復聞於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耳，亦何怪乎？饑窮若是，實可哀也。』遂沾以生餼，令子延食於書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

縑繒。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郎中盛卷，遊於江淮間，已二十載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貴光揚旅寓。』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日老爲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爲荆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門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慙悸失次，乃復進曰：『誠君郎中之言，則幷荆南表丈，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走出。播歎曰：『世上有如此人耶。』蘄間悉話爲笑端。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程師孟善謔》 有善謔者，熙寧中曾以先光祿卿薦守番禺，嘗啓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丞相一埋銘，庶几名附雄文，不磨滅于後世。』

又《員外郎》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貼職，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嘗率同列往觀，或歎曰：『彼獸也，給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耶？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耶？』

又《眼前何日赤》 國朝，翰林學士得服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府則朱衣吏兩人，金笏頭帶佩金魚，謂之重金。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黄？』處內廷久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金甚時黄？』

又《鄭向哭王耿》 鄭向知杭州，王耿爲兩浙轉運使。二人者，屢以公事相失，以至互有論列，朝廷未推鞫，而耿死，鄭往哭之，盡哀。杭州僚屬相駭曰：『龍圖素惡端公，今何哭慟也？』范拯在傍戲曰：『諸君不會，龍圖待哭斯人久矣。』

又《王平彈御膳有髮》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寮皆訝之。或曰：『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鬈如之狀。』

宋・蘇軾《艾子雜説》 艾子見有人徒行，自呂梁托舟人以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遺舟師，師曰：『凡無貲而獨載者人百金。汝尚少半，汝當自此爲我挽牽至彭門，可折半直也。』

又 艾子曰：『田巴居于稷下，是三皇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其辨無能窮之者。弟子禽滑厘出，逢嬖媼，揖而問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辨也。媼有大疑，願質于子。」滑厘曰：「媼姑言之，可能折其理。」媼曰：「馬鬃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滑厘笑曰：「此殆易曉事，馬鬃上搶，勢逆而強，故天使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遜，故天以之長。」媼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厘茫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媼幸專留此，以須我還，其有以奉酬。」即入見田巴曰：「適出，嬖媼問以鬃尾長短，弟子以逆順之理答之，如何？」曰：「甚善。」滑厘曰：「然則媼申之以鬚順爲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願先生折之。媼方坐門以俟，期以余教詔之。」巴俛首久之，乃以行音杭呼滑厘曰：「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省可出入。」』

又 鄒忌子説齊王，齊王説之，遂命爲相。居數月，無善譽。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爲相之久，無譽何也？』髡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爲相，必以手摑之，其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已。豈其是歟？』艾子曰：『君之過矣，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摑之。』

又 范睢一見秦昭王，而怵之以近禍。昭王遂幽太后，逐穰侯，廢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羣臣側目而憚睢；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一旦，王稽及鄭安平叛，而睢當緣坐，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尚緩其罪，因下令：『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然睢固已畏攝而不敢寧矣。艾子因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虚空住。」空中非可久住之地，此一撲終在，但遲速之間耳。』睢聞，薦蔡澤自代。

又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峙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聲者斬。」吾罷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又 艾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顧廟中，而輒取大王像，横于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

至，見之，再三嘆之曰：『神像直有如此褻慢。』乃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而去。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爲神，享里人祭祀，反爲愚民之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于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禍；後來之人，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禍之？』艾子曰：『眞是鬼怕惡人也。』

又　艾子曰：『堯治天下久而耄勤，呼許由以禪焉。由入見之，所居土堦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雖逆旅之居無以過其陋；命許由食，則飯土鉶，啜土器，食粗糲，羹藜藿，雖廝監之養無以過其約。食畢，顧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而厭矣，今將舉以授汝，汝其享吾之奉也。」許由顧而笑曰：「似此富貴，我未甚愛也。」』

又　艾子出游，見一嫗白髮而衣衰粗之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嫗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嫗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爲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且不恨邪？』

又　艾子有從禽之僻，畜一獵犬，甚能搏兎。艾子每出，必牽犬以自隨。凡獲兎，必出其心肝以與之食，莫不飫足。故凡獲一兎，犬必搖尾以視艾子，自喜而待其飼也。一日出獵，偶兎少，而犬飢已甚，望草中二兎躍出，鷹翔而擊之，兎狡，翻復之際，而犬已至，乃誤中其鷹，斃焉，而兎已走矣。艾子匆遽將死鷹在手，嘆恨之次，犬亦如前搖尾而自喜，顧艾子以待食。艾子乃顧犬而罵曰：『這神狗猶自道我是里。』

又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爲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鎭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群翔於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才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斗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入東里之母，一目眯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爲恆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眩人，宜其困也。』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于回避，以借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托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駝比邪？』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準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絹綫，偶爲木之所綰，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綰，而便于尋索也。仰不知綰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綫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又　秦破趙於長平，坑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君無以爲策，家居愁坐，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公事？』吏未對，新垣衍在坐，應聲曰：『唯城外一火竊盜未獲爾。』

又　齊王於女，凡選婿必擇美少年，顏長而白晰，雖中無所有，而外狀稍優者必取之。齊國之法，民爲王婿，則禁與士人往還，唯奉朝請外，享美服珍味，與優伶爲伍，但能奉其王女，則爲效矣。一日，諸婿退朝，相叙而行，傲然自得。艾子顧謂人曰：『齊國之安危重輕，豈不盡在此數公乎！』

又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褊，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蝤蛑也。』既又見一物圓褊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螃蟹也。』又於後得一物，狀貌皆若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艾子喟然嘆曰：『何一蟹不如一蟹也。』

又　艾子使於秦，還語宣王：『秦昭王有吞噬之心，且其狀貌又正虎形也。』宣王曰：『何質之？』曰：『眉上五角聳，目光爛然，鼻直口哆，丰頤壯臆，每臨朝以兩手按膝，望之宛然鎭宅獅子也。』

又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二子甚愚，其父又不教之。一日，艾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他日曷能克其家？』父怒曰：

『吾之子敏，而且恃多能，豈有不通世務耶？』艾子曰：『不須試之他，但問君之子所食者米從何來，若知之，吾當妄言之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笑曰：『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愀然而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又　齊王一日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於數強國間，歲苦支備，今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海起連，即目經大行，接轅轅，下武關，逶迤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豈不大利邪？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戍侵虞之患，可以永逸矣；聞吾下令，孰不欣躍而來耶？』艾子對曰：『今旦大雪，臣趨朝，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怪之，問其故，答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即今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在何人也。』

又　艾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雖在朝，所心實系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慽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又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爲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孫臏之踢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無橫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得孟嘗君處，僭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又　齊地多寒，春深未莩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苣蓿一筐，以饋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龍，即刈以喂驢也。』

又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爲強秦所侵，征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革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爲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瓌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谷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次之以震霆，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龍謂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慚色。

又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抬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此人在世，唯務持人陰事，恐取財物，雖無過者，一巧造端，以誘陷之，然後摘使準法，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捽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也？』曰：『吾鑊湯獄主也，獄之事皆可主之。』其人又曰：『既爲獄主，固首主也，而豹皮裩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而吾名不顯于人間，故無焚貺者。』其人又曰：『某之外氏獵徒也，家常有此皮，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則焚化十皮，爲獄主作裩。』其鬼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以欺其徒，則汝得速還，兼免沸煮之苦三之二也。』於是叉入鑊煮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欲庇之，亦不敢令火熾，遂報柴足。既出鑊，束帶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減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裩。」』牛頭大怒，又入鑊湯，益薪煮之。艾子既寤，語於徒曰：『須信口是禍之門也。』

又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粗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嘆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又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生，能言陰府間言。乃云：『方在陰府，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因問曰：「何人也？」

「魯正卿季氏也。」其貴人再三不服，曰：「無罪。」閻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枉害人之命。汝復而不從，是以齊兵衆，萬人皆死。又某年某日飢，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廩，因此死數萬人。又汝爲人相，職在燮理陰陽，汝爲政乖戾，多致水旱，歲之民被其害，此皆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獄。」乃有牛頭人數輩執之而去。」艾子聞之，太息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邪？何嘆也？』艾子曰：『我非嘆季氏也，蓋嘆閻羅王也。』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邪？』

又《調謔編・爭閑氣》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三 伯父君謨，號『美髯鬚』。仁宗一日屬清閒之燕，偶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意，相去適有閒。凡事如此。

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一《迂闊多怪》 淵材迂闊多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耶！』卒去，鶴輒兩展其脛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咨嗟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餘皆勘驗。』余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

又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鱖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多酸，第三恨薑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又卷六《屢掇上庠》 有進士曹奎，屢掇上庠，南宮高選，居常自負，作大袖袍衣之。袖廣數尺，時有進士楊衛怪之，謂曰：『袖何廣耶？』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衛答曰：『此但能盛一箇耳。』

宋・沈俶《諧史序》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游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憮然而書之：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奇哉！殊快人意。

宋・邢居實《拊掌錄》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于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值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個，幾時近得飯吃？」士人曰：「他換得我那個，也幾時近得飯吃！」』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倒。

又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干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幷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又 壽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札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又《賊詩》 閩地越海賊曰鄭廣，後就降，補官，官同強之作詩。廣

曰：『不問文官與武官，總一般。衆官是做官了做賊，鄭廣是做賊了做官。』

又《假作僧道》　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爲容管宣告使，赦下，到下屬州，自來無僧道，皆臨時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宏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未到差遣偏，并去歲已曾作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莫不絕倒。

宋・高懌《群居解頤・燒裙》　信州有一女子，落拓貧屢，好歌善飲酒，居常衣食甚迫。有人乞與州圖，因浣染爲裙，墨迹不落。會鄰過之，出妓設酒，良久，一婢驚出云：『娘子誤燒裙。』其人遽問損處，婢曰：『正燒大雲寺門。』

又《命名曰孚》　秘書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優异，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鄉之榮。』上曰：『爲道之要莫所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名之孚。』再拜而受命焉。久而悟之，曰：『上何謔我也，我是吳人，孚乃爪下爲子，豈非呼我兒爪子也。』

又《見屈原》　散樂老崔鬼善弄痴，大帝令給事捺頭向水下，良久。帝問之。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乃沉汨羅水；汝逢聖明君，何爲亦來此？」』帝大笑，賜物百段。

宋・范正敏《遯齋閑覽・諧噱・仇覽梅福》　今人號『縣令』爲『字民』，『簿』爲『仇覽』，『尉』爲『梅福』。有王伉者，頑鄙，爲尉氏尉，呼令爲『薛家』，或謔之曰：『君知字「覽」之義乎？縣令必須識字，故謂之「覽」。』伉曰：『然則尉何以爲「梅福」？』曰：『職任雄緊，一枚有福人也。如足下可謂「王福」矣。』伉嘗爲富家主藏，故以此譏之。

又《作詩圖對偶親切》　魏達可朝奉，喜爲謔談，嘗云：『李廷彦獻百韵詩於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上官蹙然哀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并如是！」廷彦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只圖對屬親切耳。」』

又《應舉忌落字》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之語，有犯落字者，則忿然見於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語『安樂』爲『安康』。忽聞榜出，亟遣僕視之。須臾，僕還，冕即迎問曰：『我得否乎？』僕應曰：『秀才康了也。』

又《盜絹》　有書生因盜絹被執，太守令作賦，獲免，其警對云：『窺戶而闚無人，心乎愛矣；其利而忘其義，卷而懷之。』

宋・天和子《善謔集》　三國時，先主在蜀，嚴酒禁，凡有釀具者皆殺。一日，簡雍侍先主登樓，見一少年與婦人同行，白先主曰：『彼將行奸，何不執之。』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淫具，何故不知？』先主悟其旨，大笑，乃緩酒禁。

宋・陳元靚《事林廣記》辛集下卷《李越鄙儉》　李越歸明人，作蔡州上蔡令，性廉鄙儉，事多失中。歲終舉家未常食肉，至歲時伏臘祭祀祖先，則令市買于行中借取熟肉一斤，切作數臠，致於盆中；又以楪數只盛錢數文，乃告先祖曰：『酒是官務沽來，清醇可愛；肉是行中借來，新香可食；事忙買果子不及，錢充可折。』及祭祀罷，以肉呼市買曰：『將還行里。』人莫不笑其儉。

又《嘲客不辭酒》　外道多虎傷人，有客販賣瓷器，忽撞見一虎開口近前，其客荒忙將一瓷瓶投之，其虎不去，客又將一瓶投之，又不去，一檐瓷瓶投之將盡，只留一只，乃高聲云：『畜生畜生，你去也只是這一瓶，不去也只是這一瓶。』

又《李都官開衆學》　李都官云：『凡開衆學者，須頗貧窘，然其威權則不小，此可以三主論之：日午間簽押似省主，晚西下打斷似府主，夜後似悲田院主。』聞者莫不大笑。

又《范知之犯夜被決》　范知之都下人也，頗有物產，惟務飲博，一身孑然。一日，沉醉犯夜，包知府見知之，詢之曰：『汝有祖蔭乎？』知之曰：『厶乃宰相之後。』包公曰：『祖上作相者何人也？』知之曰：『范增之後也。』公曰：『年代深遠，使不得也。』領下決二十，莫不大笑。

又《刺人饕餮》　安肅軍通判初到任，隨行將一門客同行，三日後，知軍有會，召通判并門客秀才相伴。廚子來取復，明日筵會下酒滋味取指揮，知軍曰：『只依平常。』遂取復通判曰：『來日知軍有會，下酒要甜淡？要加味？』通判曰：『要甜淡。』又來取復門客云：『來日知軍會，請秀才下酒，要甜淡？要加味？』秀才曰：『我也不要甜淡，不要加味，只要多着些個妙也。』廚子亦笑。

又《嘲主人慳吝》 有人至孝，一日，父病，其子割股肉以療之，父食之甚美，不知是割股之肉，乃常常討此肉吃。其子乃持刀向父云：『前日肉，乃是子割股之肉，今更割與爹爹吃。』才割一片，連聲叫：『痛、痛。』父乃攢眉云：『我若早知割得你肉恁地痛，我也不吃你個。』

又《嘲客食不知足》 有酒匠造數埕酒相連，內有一埕干了，自是酒埕破漏，酒匠不知之，忽見屋上群鼠唧唧作聲，酒匠將謂鼠吃了，遂罵：『死鼠，被你吃了一埕，更問我討吃。』忽夜間果有一鼠浸死在酒埕中，酒匠來看見，復罵云：『死鼠，你今後知我家酒會浸殺着你。』

又《嘲客吃食無厭》 有人養一虎，毛文可愛，每日將谷與他吃，不吃，又將米喂它，又不吃，將飯菜與它，都不吃；忽有一小兒經過，被他一口吃盡；又有一丈夫過，又被它和衣服盡數吃了。主人乃大聲云：『畜生，許多物不吃，元來你吃人無厭飽時。』

又《官員貪污》 有周通判貪污，監司按劾，對移下縣知縣，才到任，吏人探其意，乃鑄一銀孩兒重一斤安在便廳卓上，入宅復云：『家兄在便廳取復。』知縣出來，只見銀孩兒，便收之。他日，吏人因事有忤，將勘決，吏人連聲復云：『且看家兄面。』知縣云：『你家兄沒意智，一去後更不再來相見。』

又《嘲客久住》 有客到人家久住不去，主人厭之。一日，引客至門前閑望，忽見樹上有一鳥大如鷄，主人云：『且待取斧斫倒樹，捉此鳥與吾丈下飯。』客云：『只恐樹倒時鳥飛去了。』主人云：『你不知這呆鳥往往樹倒不知飛。』

宋・羅燁《醉翁談録》卷二《嘲人好色》 東方朔曰：『萬物之微，莫如螻蟻蛟『蚊』蟲之屬，然觀其相卞，亦皆有理，況人爲萬物之靈者乎？蟻曰：「吾雖微小，出入則有君臣之義。有物之死者，又能相與共食之，有忠孝之道。我合居長。」蠅曰：「不若我享富貴。凡公子私家，開筵設席，吾則升其堂，襲其几，服其裘，沾其味，飲其漿。我合居長。」蚊曰：「二公忠孝富貴，俱不若我之歡娛快活也。何以言之？香閣蘭房，更闌燭滅，我則入紗廚之內，泊佳人之至體，集美女之酥胸，擇馨香軟美之處而釘之，飽所欲而後止。」其蟻與蠅俱罵之曰：「看你一個嘴子，廉廉尖尖，得恁地好色！」』

又《嘲人不識羞》 陳大卿云：『眉、眼、口、鼻四者，皆有神也。一日，口謂鼻曰：「爾有何能，而位居吾上？」鼻曰：「吾能別香臭，然後子方可食，故吾位居汝上。」鼻謂眼曰：「子有何能，而位在我上也？」眼曰：「吾能觀美惡，望東西，其功不小，宜居汝上也。」鼻又曰：「若然，則眉有何能，亦居我上？」眉曰：「我也不解與諸君廝爭得。我若居眼、鼻之下，不知你一個面皮安放那裏？」』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三《譏不肖子》 有士赴考，其父充役，爲貼書勉其子，登第則可免。子方浪遊都城，窘無資用，卽答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試，則宜多給其費，否則至場中定藏行也。』奕者以不露機爲藏行云。

又有士父使從學，月與油燭一千，其子請益，不可，子以書白云：『所謂焚膏繼晷者，非爲身計，正爲門戶計。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費，則大人承事，娘子孺人，遼乎邈哉！』聞者絕倒。

宋・佚名《籍川笑林・捶胸獻上》 有人家富而慳，從弟入京告行，不得已與千錢、一壺，作簡曰：『筋一條，血一壺，右件捶胸獻上，伏惟鐵心肝人留納。』

又《策題》 有錢塘葉生爲太學官，無學識。有舉子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趍而過庭？』

元・佚名《羣書通要》丙集卷八《九百相戲》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詬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舉右足曰：『此亦九百。』

又《官位相謔》 關澥子容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關揖而問之。彼疑關爲攫徒，因謔關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關，關答以『某之官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鰲。』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關笑曰：『且欲與君對偶親切。』

明・劉基《郁離子》卷下《詬食》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匕箸，無空日，館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

『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噪而後食，且食而且噪。主人詬于上，而狗噪于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斯人之謂矣。

明・陳洪謨《治世餘聞》上篇卷三　江西蕭子鵬僞道學，藩臬以其虛名，時往候之。弘治初，應『懷材抱德』之詔，起赴京師。冢宰三原公亦以禮遇之。後循例撥工部辦事，上廳事直印。堂官還第，子鵬則負印前馳。京師人戲之曰：『蕭先生於材未有所試，其抱負則有之矣。』聞者爲之絕倒。

明・李贄《山中一夕話》卷八《副急泪》　宋世祖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故用豫州刺史以賞之。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極悲。他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又卷一一《答須古玩》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于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箋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又《畏饅頭》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進取，苟不違道與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嘐嘐然以不仕爲高，若欲棄之。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于欲仕，而不得間而入，或故爲小辜以去，因以遲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不辭，世終不寤也。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此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于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摶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尚有畏臘茶兩碗爾。』此豈求不仕者耶！

又《處士生欲速死》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識者以隱士當之。時吳國隱士戴逵名重于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士子嘲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又卷一二《妖賊大口》　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父罔爲太上皇，兄休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慕容德討擒之。有人謂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止坐此口以至于死，如何猶自不革？』始答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迄今，豈有不亡之國哉？』

明・陸灼《艾子後語序》　世皆知《艾子》爲坡翁戲筆，而不知其有爲作也。觀其問蟹、問米、乘驢之說，則以譏父子；獺鷹、雨龍、移鍾之說，則以譏時相；即其意指，其殆爲王氏作乎？坡翁平日，好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若此亦其一也。余幼有謔僻，有所得，必志之。歲丙子，游金陵，客居無聊，因取其尤雅者，纂而成編，以附于坡翁之後，直用爲戲耳，若謂其意有所寓者，則吾豈敢。是歲九月望，長洲陸灼識。

又《艾子後語・認真》　艾子游于郊外，弟子通執二子從焉，渴甚，使執子乞漿于田舍。有老父映門觀書，執子揖而請，老父指卷中眞字問曰：『識此字，饋汝漿。』執子曰：『眞字也。』父怒不與，執子返以告。艾子曰：『執也未達，通也當往。』通子見父，父如前示之。通子曰：『此直八兩字也。』父喜出家釀之美者與之，艾子飲而甘之，曰：『通也智哉！使復如執之認眞，一勺水吾將不得吞矣。』

又《訴冤》　艾子夜夢，游上清，朝天帝，見一人戎服帶劍而失其首，頸血淋灑，手持奏章而進，其辭曰：『訴冤臣秦國樊于期，得罪亡奔在燕，有不了事，衛荆軻借去頭顱一個，至今本利未還，燕太子丹爲證見。伏乞追給。』天帝覽之，蹙額而言曰：『渠自家手脚也沒討處，何暇還你頭顱。』于期乃退，艾子亦覺。

又《噬犬》　艾子晨飯畢，逍遙于門，見其鄰擔其兩畜狗而西者，艾子呼而問之曰：『吾子以犬安之？』鄰人曰：『鬻諸屠。』艾子曰：『是吠犬也，烏呼屠？』鄰人指犬而罵曰：『此畜生昨夜盜賊橫行，畏顧飽食，噤不則一聲，今日門辟矣，不能擇人而吠，而群肆噬，嚙傷及佳客，是以欲殺之。』艾子曰：『善。』

又《神相》　齊王好談相，士之以相進者，接踵于朝。有自稱神相者，介艾子以見王，曰：『臣鬼谷子之高足弟，而唐舉之受業師也，即臣

之術可知矣，王亦聞之乎？』王笑曰：『寡人乃今日而聞君矣。試視寡人何如？』答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言，言無不中。』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變，相者請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三日矣，當發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兵。』王不應。須臾，有人著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其由，王曰：『此庫吏盜金帛三萬，是以囚之。』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悅，曰：『此已驗之禍，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爾？』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個布衣之士。』艾子趨而前曰：『妙哉，先生之相也！』齊王大笑，相者慚而退。

又《預哭》 齊宣王問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復？』髡對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元，十二萬歲爲會，至會而翻復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子何哭？』艾子收泪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處去躲這場災難。』

又《牡羊》 艾子畜羊兩頭于囿，羊牡者好斗，每遇生人，則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于艾子曰：『夫子之羊，牡而猛，請得閹之，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里。』

又《丑女》 艾子通五行，多與星士游。有南里先生者，其刎頸交也，娶妻而求全。每聞一女，必相其容德，推其命造，務底于善而後可，故久而不就。一旦爲媒氏所誤，娶得丑女，臼頭深目，皮膚如漆，雖登徒之婦不至是也。南里先生不悅。艾子往賀之，曰：『賢閣容色之妙，某聞之審矣，第未知庚甲，願以見諭，當爲吾子推之。』南里先生閉目搖手而答曰：『辛酉戊辰乙巳癸丑。』艾子拊掌而退。

又《食客》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三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既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于齊，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德而謂賢？』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廣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文。』艾子不覺斂容而起，謝曰：『公亦魯之賢者也。翌日敢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旦，艾子衣冠齋潔而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別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吃飯去矣。』艾子胡盧而退。

明・劉元卿《應諧録・兩瞽》 新市有齊瞽者，性躁急，行乞衢中，人弗避道，輒忿罵曰：『汝眼瞎耶？』市人以其瞽，多不較。嗣有梁瞽者，性尤戾，亦行乞衢中，遭之，相觸而躓，梁瞽故不知彼亦瞽也，乃起亦忿罵曰：『汝眼亦瞎耶？』兩瞽哄然相詬，市子姍笑。噫，以迷導迷，詰難無已者，何以異于是。

又《盲苦》 有盲子道涸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墮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卽實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長號，久之，力憊，失手墜地。乃自哂曰：『嘻！蚤知卽實地，何久自苦耶！』夫大道甚夷，沈空守寂，執一隅以自矜嚴者，視此省哉！

明・郭子章《諧語序》 夫諧之於六語，無謂矣，顧《詩》有善謔之章，《語》有莞爾之戲，《史記》傳列《滑稽》，《雕龍》目著《諧讔》，邯鄲《笑林》、松玢《解頤》，則亦有不可廢者。顧諧有二：有無益於理亂，無關於名教，而御人口給者，班生所謂口諧倡辯是也；有批龍鱗於談笑，息蝸爭于頃刻，而悟主解紛者，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是也。然淳于髡東方朔以前，猶有足稱，晉魏以後，至於盜削卵，握舂杵，風斯下矣。甚之一語讖笑，因而賈罪，如劉貢父蘇子瞻，可爲殷鑒。善觀諧者，取古今而幷觀之，令自擇焉：上之如武公之不爲虐，下之如髡朔之能回主；如劉如蘇，身之不能衛，而皇恤其他，則無戲言可也。

又《諧語》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來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望內翰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王陽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飢色，餓于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羸者謂曰：「勸汝別謀于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故人大笑而去。

又　錢穆甫爲如皋令，歲旱蝗，而泰興令獨紿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蓋自如皋飛來。』乃檄如皋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曰：『蝗蟲本是天災，即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未幾，傳至都下，無不絕倒。

又　申漸高南唐優人。建國初，軍儲未實，征斂無藝，久旱禱雨無應。上一日舉觴苑中，謂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外皆報雨足，獨京中無雨，何也？』諸相未對，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肯入城。』上悟，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之征，信宿間膏雨隨足。

明・張夷令《迂仙別記》　公病目，將就醫，適犬臥階陰，公跨之，誤躡其項，狗遽嚙公，裳裂。公舉似醫，醫故熟公，調之曰：『此當是狗病目耳，不爾，何止敗君裳。』公退思：吠主小事，暮夜無以司儆。乃調藥先飲狗，而以余瀝自服。

明・趙南星《笑贊・屁頌文章》　一秀才數盡，去見閻王。閻王偶放一屁，秀才即獻屁頌一篇曰：『高竦金臀，弘宣寶氣，依稀乎絲竹之音，彷彿乎麝蘭之味，臣立下風，不勝馨香之至。』閻王大喜，增壽十年，即時放回陽間。十年限滿，再見閻王，這秀才志氣舒展，望森羅殿搖擺而上。閻王問是何人，小鬼說道：『是那做屁文章的秀才。』

又《醫生》　醫者至人家，爲病人診脈時，天大雨。醫者曰：『一家都了不得。』有問者曰：『如何診一人脈，說一家都了不得？』醫者曰：『這等大雨，淹壞田苗，一家如何了得。』

又《仙女》　董永行孝，天使仙女嫁之。衆仙女餞行，皆囑付曰：『此去下方訪有行孝者，寄個信來。』

又《鍾魁》　鍾魁專好喫鬼。其妹與他做生日，寫禮帖云：『酒一尊，鬼兩個，送與哥哥做點剎，哥哥若嫌禮物少，連挑擔的是三個。』鍾魁看畢，命人將三個鬼俱送庖人烹之。擔上鬼看挑擔者曰：『我們死是本等，你如何挑這個擔子？』

又《端公》　北方男子跳神，叫做端公。有一端公教着個徒弟，一日端公出外，有人來請跳神。這徒弟剛會打鼓唱歌，未傳眞訣，就去跳神，到了中間不見神來附體，沒奈何信口搪了個神靈，亂說一篇，得了錢米回家。見他師傅，說道：『好苦！』把他跳神之事說與師傅。師傅大驚：『徒弟你怎麼知道，我元來就是如此。』

又《三教》　一人尊奉三教，塑像先孔子，次老君，次釋迦。道士見之，即移老君於中。僧來，又移釋迦於中。士來，仍移孔子於中。三聖自相謂曰：『我們自好好的，却被人搬來搬去，搬得我們壞了。』

又《手本》　天順中吏部某郎中行手本於翰林，簽名字畫甚大，劉文安公定之戲書其後曰：『諸葛大名垂宇宙，君今名大欲如何，縱於事體全無礙，只恐臨池費墨多。』

又《南風詩》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一有司誦此詩，作『追吾民之財兮』，所謂詩言志也。

又《象太小》　安南國使臣進象，招路人看。一人說：『這象太小。』使臣說：『怎見得象小？』其人說：『我家許多象，都比這象大。』使臣說：『朝廷家方纔有象，你家如何養象？我就上本。』此人跪下說：『我家原來沒象，只是說句大話兒。』

又《好酒》　一人好酒，坐席太久，其僕欲令其去，因見天陰，說稱：『天將雨了。』其人說：『將雨怎麼去的？』稍間下雨，許久雨住，僕又說：『雨住了。』其人說：『雨住了還怕甚的？』

又《儒士》　有一甲科大尹，元是儒士中的，每遇闔學生員入見，甚是厭煩，常語人曰：『世間這一行人是多了的。』

又《神像》　鄉村路口有一神廟，乃是木雕之像。一人行路因遇水溝，就將此神放倒，踏着過水。後有一人看見，心內不忍，將神扶在座上，此神說他不供香火，登時就降他頭疼之災。判官小鬼都稟道：『踏着大王過水的倒沒事，扶起來的倒降災，何也？』這神說：『你不知道，只是善人好欺負。』

又《賀禮》　有人遇喜慶事，其友封銀一錢往賀，書銀封云：『銀五分，賒五分。』已而此友亦有賀分，其人以空封書云：『銀一錢，除五分，賒五分。』

又《殷安》　唐朝山人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人數不過五，伏羲，神農，周公，孔子。』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其人曰：『老先生是一個。』乃屈五指曰：『不敢。』

又《秀才買柴》 一秀才買柴，曰：『荷薪者過來。』賣柴者因『過來』二字明白，擔到面前。問曰：『其價幾何？』因『價』字明白，說了價錢。秀才曰：『外實而內虛，烟多而焰少，請損之。』賣柴者不知說甚，荷的去了。贊曰：秀才們咬文嚼字，幹的甚事，讀書誤人如此。有一官府下鄉，問父老曰：『近來黎庶何如？』父老曰：『今年梨樹好，只是蟲喫了些。』就是這買柴的秀才。

又《丁右武》 丁右武爲閩中司理，其府僚有行屬縣者，令庖人作白羹湯，偶與門子相攘，打到面前，此官行票令縣官審問，其首句云：『本廳素愛羹湯。』

又《劉貢父》 劉貢父偶至一酒樓，壁上書「春王正月，公與夫人會於此樓」，蓋攜妓飲酒者所爲也。貢父書其後曰：『夏旱，秋饑，冬大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飢寒也宜哉。

又《石敢當》 有石敢當者忽然能言，里甲急趨報官。官命負敢當來，既至，再三問之，不言。官怒，道是說誑，責了十板，仍命負之以出。至途中遇識者問曰：『報官如何？』甲頓足曰：『爲此冤家，被官打了五下。』敢當曰：『你又說誑昧了五下。』

又《買靴》 兄弟二人攢錢買了一雙靴，其兄常穿之，其弟不肯空出錢，待其兄夜間睡了，却穿上到處行走，遂將靴穿爛。其兄說：『我們再將出錢來買靴。』其弟曰：『買靴誤了睡。』

又《王知訓》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人戲作一神，或問：『何人？』答言：『吾是宣州土地。』問：『何故到此？』答言：『王剌史入覲，和地皮捲來。』

又《馮希樂》 大曆年間荊州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縣令，留酌，語令曰：『仁風所感，虎狼出境。』正說中間，人報昨夜大蟲食人，令問之，曰：『此必暫時經過。』

又《盡孝》 一人事奉繼母，欲要盡孝，問一學究曰：『古人事繼母的誰人最孝？』學究曰：『閔子騫最孝，他冬月穿着蘆花，把綿衣讓繼母之子。』此人遂穿蘆花。又問：『還有何人最孝？』學究曰：『王祥繼母冬月要喫鮮魚，他臥冰取魚。』此人說：『這個孝道難行。』學究問何故，答言：『王祥想是衣服還厚些。』

又《說合人》 兩人因買田爭價告官，買者賣者及說合人各問老不應罪。其說合人無力納銀，亦告人買地狀內不寫說合人。官問何故無人說合？其人說：『說合人都問了罪，誰人又敢說合。』

又《代受打》 有受人雇覓而代之見官受打者，以其所得之錢與行杖皂隸，打之稍輕。既出，則向雇己之人叩頭曰：『恩主爺，不虧你的錢，就打殺了。』

又《善忘》 一官極善忘。有商人得罪於其門子，官正坐堂，門子即差一人拘商人到。差人稟稱拏某人到，門子即於簽筒內拔簽六根，叫六個皂隸打商人三十板，門子大聲喝令：『去罷！』此官直目而視，不知所以，退至後堂坐下，問門子：『適間商人誰叫他來？』門子稟道：『爺著叫他。』此官又問：『因何打他？』門子稟道：『爺看簽筒，小的就知是要打他。』官不能答，俯仰尋思，心中恍忽，看着門子說道：『這件事多一半是你做的。』

又《僧與雀》 鷂子追雀，雀投入一僧袖中，僧以手搦定曰：『阿彌陀佛！我今日喫一塊肉。』雀閉目不動，僧只說死矣，張開手時，雀即飛去。僧曰：『阿彌陀佛！我放生了你罷。』

又《官判案》 一人與人各帶資本出外買賣，離家日遠，行到無人之處，此人將那人打死，取其資本，得利而回。向那人家說某人不幸病死了，其家亦不疑猜，後來又將那人的妻娶了。不料那人打死之後又得蘇醒，將養許時，來到家中，告官圖財打死，強娶其妻。官將告人重責，問作誣告，批狀云：『既云打死，如何尚在？娶用財禮，何爲強娶？』

又《經義》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者』爲題，此生答義云：『凡盜賊姦淫，羣爲過惡者，白晝不能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踪跡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於夫子？』學官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晝寢』爲證之意，因召而問之：『此何理也？』生員乃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

又《取經》 唐三藏西天取經，到了雷音寺，師徒三人見了佛，佛吩咐弟子管待了，與他眞經。迦葉長者苦苦索要常例，唐三藏無奈，只得將

唐天子賜的紫金缽盂與了他。豬八戒好生不忿，回去稟稱迦葉長者索要常例，受了個金缽盂，羞的長者臉皮皺了。佛說：『佛家弟子也要穿衣喫飯，向時舍衛國趙長者請衆弟子下山，將此經誦了一遍，討得他三斗三升麥粒黃金，你那缽盂有多少金子，也在話下！』說的個豬八戒好似箭穿了雁嘴，惱恨恨的走出來，說道：『逐日家要見活佛，元來也是個要錢的。』唐三藏說：『徒弟不要煩惱，我們回去，少不的也替人家誦經。』

又《盜跖》　柳盜跖死後魂靈不散，打劫的財物一些帶不到陰間，飢寒難忍，意欲作賊，爭奈嘍囉們一個也沒有。閻羅王怕他害人，不許轉生，連禽獸也不許他做。思量無奈，到處囉唣，娼婦人家替他蓋下矮小廟宇，圖些酒食，因他排行第三，叫做三郎神。這個神見了小鬼也要迴避，偶然行路之間撞遇孔聖人，迴避不及，跪在路旁。孔聖人說道：『你當初那等火性，如今怎麼這樣小心？』盜跖說：『自從聽了聖人的言語，近來也略有些涵養。』贊曰：盜跖橫行殺人，在泰山下，孔聖人去勸化他，他就要喫孔聖人的心肝。及至死後，却受樂戶的香火，樂戶家女子初學彈唱，定要先參見他，乞討聰明。有等妓女將他暗暗供養，不令人見，因他的眉毛盡白，叫做白眉神，他就作花柳魔，勾引的浪蕩子弟都來此家揮金如土，這樣人說不得他個無恥。一日衆判官稟問閻王曰：『柳盜跖辭世多年，何不收在地獄，却教做那等醜神？』閻王曰：『此是上帝之意，著他在世間做惡人的樣子。』衆判官合掌讚歎：『上帝千方百計，只是要人行善。』一時鬼王夜叉，牛頭馬面，豬嘴獠牙，一切小鬼聞之，皆大歡喜而退。

明・江盈科《談言・廬山道士》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于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于道館，回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灑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又《李覯》　李覯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岳翁方且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之，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聞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遣懷。』聞者大笑。

又《諧史》　嘉靖間，閩中吳小江，督學楚中，所拔入膠庠者，多垂髫士。士之已冠者，計窘，乃竊去其頭上巾，亦爲垂髫應試。吳公見其額上網痕，遂口占一詩，嘲之曰：『昔日峨冠已偉然，今朝丱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閑學少年。』一時傳誦，無不絕倒。其後，錢塘金省吾先生，來督楚學，所拔應試諸生，多弱冠者。蓋少年人自才妙，非以其年也。余邑一生聞其風，遂割去鬚髯入試。及至發落，凡四等生員，皆應加朴，割鬚者與焉。先生見四等人多，不欲盡朴，乃曰：『四等中生員，齒長者姑恕之，其少年不肯努力，各朴如教規。』割鬚生竟得朴。其儕嘲之曰：『爾鬚存，當得免朴，奈何割爲？冤哉鬚也。』割鬚生亦復自笑。

又　趙大洲爲宰相，氣岸甚高。高中玄、張太岳亦相繼拜相，同在政府。高好雌黃人物，張冷面少和易。大洲一日謂兩公曰：『人言養相體，要緘默，似比中玄這張口嘴也拜相；又言相度要冲和，似比太岳這副面皮也拜相，豈不有命？』此語雖戲而近于戲，然亦有助于義命之說。

又　一丹青家，以寫眞爲業，然其術不工。一日，爲其親兄寫一像，自謂逼眞，懸之通衢，欲以爲招。鄰人見之，爭相問曰：『此伊誰像？』未有目爲伊兄者。或一人題于上，嘲之曰：『不會傳眞莫作眞，寫兄端不似兄形；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見者無不發笑。

又　世廟時，嚴分宜竊弄國柄。適宮中多怪，符咒驅之不效。有朝士相與聚譚曰：『宮中神器之地，何怪敢爾？』一人答曰：『這怪是《大學》上有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安得不知？』

又　新安詹景鳳，號中岳，有才名，善作狂語。中鄉試，筮仕，由翰林孔目轉吏部司務，乃自題其居曰：『天官翰林之第。』鄉人見之，爲注其下曰：『天官司務，翰林孔目。』詹復添注曰：『這樣官兒，是笑

勝哭。』

又　黃郡一貧生，自標講學，其鄉紳曰：『此子有志。』以一牛贈之。貧生牽回，其兄卽收牛耕地，生怒，兄曰：『有無相通，何得見怒？』生應曰：『誰叫你不去講學，也討個牛。』又一廩生亦自標講學，遇分膳銀，其爲首者稍多取。生謂同儕曰：『彼多取，爾好說他。』同儕曰：『公何不自說？』答曰：『我是講學人，不好說。』吁！二事雖微，悉見假道學心事。先正云：『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信夫！

又　國朝新中進士，凡選館者，除留授翰林編檢外，皆補科道；其中行博士、推知，皆拔其尤者，行取充科道。京師人爲之語曰：『庶吉士要做科道，睡着等；中行博士要做科道，跑着尋；推知要做科道，跪着討。』

又　余邑一博士張宗聖，工談謔。會主簿游姓者，濫受狀詞，擅拷打，有墨聲，張乃著一啞謎嘲曰：『小衙門，大展開，鐵心腸，當堂擺，全憑一撞一撞打，纔有些取采。不怕他黑了天，有錢的進來，與你做個明白。』蓋指油鋪用木爲榨，鐵爲心，引木撞榨，油乃流出，而其門不設枋闥，故以喻游簿云。

又　黃郡一孝廉，買民田，收其旁瘠者，遺其中腴者，欲令他日賤售耳。乃其民將腴田他售，孝廉鳴之官，將對簿。其民度不能勝，以口銜穢，唾孝廉面。他孝廉群起，欲共攻之。時鄉紳汪某解之曰：『若等但知孝廉面是面，不知百姓口也是口。』諸孝廉皆灰心散去。鄉紳此語，足令強者反己，殊爲可傳。

又　《楊用修集》中載滇南一督學，好向諸青衿譚性譚藝，縷縷不休，士人厭聽之。及譚畢，乃問曰：『諸生以本道所言如何？』內一衿對曰：『大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談，都是天話。』聞者大笑。

又　余鄉有張二者，傭力人也，爲人解絹赴戶部。舊例，解絹者皆用雜職。及張二皂帽投文，戶部斥之曰：『解官何爲不冠？亟冠來見，否者加撻。』張二忙去買紗帽，笑曰：『我本無心富貴，奈富貴來逼人爾。』聞者皆笑。

又　昔有官蘇州別駕者，過墓道，指石人曰仲翁。或作詩譏之曰：『翁仲如何喚仲翁。只因窗下少夫工；如何做得院林翰，只好蘇州作判通。』余邑印公少鶴，亦官別駕，其門人張三涯于印前述此語，印聞之譁然。張乃起謝曰：『師勿見嗔，門人說的是蘇州通判。』

又　吳中門子，多工唱者，然于官長前，多不肯唱。一日，吳曲羅節推，同余輩在分署校閱文卷，適夜將半，曲羅命長洲門子唱曲，其儕彼此互推，皆謂不能。曲羅曰：『不唱者打十板。』方打一板，皆爭唱。曲羅笑曰：『從來唱曲，要先打板。』同座皆笑。

又　宋朝大宋小宋，聯登制科，同仕京都。遇上元令節，小宋盛備燈火筵席，極其侈靡。大宋見而斥之曰：『弟忘記前年讀書山寺寂寞光景乎？』小宋笑曰：『只爲想着今日，故昔年甘就寂寞。』噫，小宋亦人傑也，其言尙如此，然則人不能移于遇，眞難哉！

又　余邑朱廣文，號仰山，官漢陽司訓，至八月，寄書候其兄半山，附致曆日一冊；半山連揭數板，直至九月，笑曰：『好好，喜得後面還有許多日子。』

又　余邑張斗橋爲諸生時，記名家舊文一篇，入試，遭文宗塗抹，乃訴于學博文蓮山先生。先生引戲詞慰之，曰：『昔蘇秦父母誕辰，伯子捧觴稱壽，嘆曰：「好佳釀。」及季子亦捧觴稱壽，罵曰：「酸酒。」季子妻乃從伯姆借酒一觴，復罵曰：「酸酒。」季子妻曰：「這是伯姆家借來的。」翁叱之曰：「你這不行時的人，過手便酸。」』斗橋大笑。

又　嘉興一老布衣，平時自號清客，書門對一聯曰：『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其鄰人嘲之，續其下曰：『心中無半點事，兩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一半未經出痘。』見者皆笑。

又　余同年進士沈伯含，善作雅語。余嘗與伯含論曰：『李于鱗死，其子孫遂絕，所構白雪樓，沒入官爲祠堂。大抵于鱗稱一代才，輒取忌造化如此。』伯含曰：『造化眞是小兒。』余問云：『何？』伯含曰：『于鱗幾許才，也惹他忌。』

又　大理署中有火房者，年少，貌頗秀，入夏而瘠。余友蔣鍾岳問曰：『奚而瘠？』對曰：『小人不宜夏。』比入秋，其瘠猶前，鍾岳嘲之曰：『爾復不宜秋耶？』

又　理學家文字，往往剿襲《語錄》，鋪叙成文，乃語人曰：『吾文如菽粟布帛。』楊升庵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此足令藏拙者箝口。

又　宜興縣人時大彬，居恆巾服游士夫間。性巧，能製磁罐，極其精工，號曰時瓶。有與市者，一金一顆。郡縣亦貴之，重其人。會當歲考，時之子亦與院試，然文尚未成，學院陳公笑曰：『時某入試，其父一貫之力也。』

又　羅念庵中狀元後，不覺常有喜色。其夫人問曰：『狀元幾年一個？』曰：『三年一個。』夫人曰：『若如此也，不靠你一個，何故喜久之？』念庵自語人曰：『某十年胸中，遺狀元二字不脫。』此見念庵不欺人處。而國家科名，即豪傑不能不膻嗜，亦可見矣。

又　有頑客者，戀酒無休，與衆客同席，飲酣，乃目衆客曰：『凡路遠者，只管先回。』衆客去盡，止有主人陪飲。其人又云：『凡路遠者先回。』主人曰：『止我在此耳。』其人曰：『公還要回房里去，我則就席上假卧耳。』

又　一說客慣打抽豐，凡所遇郡縣官，能以諛詞動之，致其欣悅。一日謁某縣令，輒諛云：『公善政，不但百姓感恩，聞境內群虎，亦皆遠徙。』言未畢，有告狀者泣，言昨夜被虎傷人，又損羊畜。縣令目說客曰：『公謂虎皆遠徙，非欺我乎？』說客答曰：『這是過山虎，他討些吃的，也就要去。』令大笑。

又　一閹帥，寒天夜宴，熾炭燒燭，引滿浮白，酒後耳熱，嘆曰：『今年天氣不正，當寒而暖』兵卒在旁跪稟曰：『較似小人們立處，天氣覺正。』嘗聞古詩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信哉！

又　滸墅鈔關關尹于長、吳兩縣，分不相臨，然以其欽差也，兩縣見之，必庭參，關尹多不肯受。其後一生來治關，頗自尊，不少假，比及任滿猶爾。吳令袁中郎笑曰：『蔡崇簡拄了杖，挂了白鬚上戲場，人道他老員外，今回到戲房，取了鬚，還做老員外腔。』余大笑。

又　沈青霞重忤嚴分宜，遇害。其子三人，皆逮繫詔獄，遂斃其二。第三子諱襄者，號小霞，在獄中，工畫梅。諸中貴求爲畫梅，時有贈遺，藉以不死。久之，分宜敗，朝議褒青霞忠，遂官小霞，除授臨湘令。後人追論小霞獄中不死，只吃着梅。羅汝鵬笑曰：『好到好，只虧他牙齒不酸。』

又　有嗜古董者，傾家收買，因而食貧，乃拄杖操瓢，行乞于市。或曰：『所拄何杖？操何瓢？欲乞何物？』答曰：『我拄的阮宣杖，操的許由瓢，要乞幾文九府錢耳。』

又　有鄉紳者，性慳吝，適遇官長遣吏致饋，謂家人曰：『取去年曆日一冊賞他。』家人曰：『去年曆日沒用的。』鄉紳曰：『我知道，便留在家也沒用。』

又　有僧道醫人同涉中流遇風，舟楫危甚。舟人叩僧道曰：『兩位老師，各祝神祈止風何如？』僧咒曰：『念彼觀音力，風浪盡消息。』道士咒曰：『風伯雨師，各安方位，急急如律令。』醫亦復咒曰：『荆芥，薄荷，金銀花，苦楝子。』舟人曰：『此何爲者？』答曰：『我這幾般，都是止風藥。』噫，庸醫執療病，往往若此。

又　余邑張三崖廣文，司訓支江。一日，與同僚飲，看演蘇秦，拜相歸來，阿兄艷羨，忙檢書籍曰：『我也要去讀書做秀才。』三崖屬其僚曰：『安頓荷包。』僚問云：『何？』三崖答曰：『蘇大進了學，我輩都有一包束脩錢。』其僚皆笑。

又　有官人者，性貪，初上任，謁城隍，見神座兩旁懸有銀錠，謂左右曰：『與我收回。』左右曰：『此假銀耳。』官人曰：『我知是假的，但今日新任，要取個進財吉兆。』

又　有官人性貪，而示人以廉，初任，向神發誓曰：『左手要錢，爛了左手，右手要錢，爛了右手。』久之，有以百金行賄者，欲受之，而疑前誓。左右爲解，曰：『請以此金納官人袖中，便爛也，只爛了袖子。』官人然其言，輒納之。

又　有譏性吝者，謂獼猴往訴閻君，曰：『予面目機發猶人也，奈何不比於人？』閻君曰：『拔去爾毛，可乎？』獼猴首肯。及拔一莖，輒呼號不自禁。閻君笑曰：『似爾這等一毛不拔，如何做得人成？』

又　病青衿者，有眼無光，入見官府，輒横行如蟹狀。官人叱之曰：『我看你眼光明明白白，如何作此行？』其人答曰：『老爹看我明明白白，我看老爹糊糊塗塗。』

又　世人作謔譏庸醫者甚多，姑記其一二云。有弟兄友愛甚篤，其兄患病，飲庸醫藥，得死。醫吊之，弟號哭曰：『何時再得見我家兄？』醫曰：『這個不難，昨日藥查安在？但煎吃便相見。』又一庸醫，偶遇閻君

遣使召之治病。醫問使者曰：『醫家多矣，何獨及我？』使曰：『閻君臨遣時分付：看醫家門首冤魂少者，卽良醫也。今見君門寂然，故相迎。』醫者曰：『不然，我昨日纔開店耳。』又一庸醫治一肥漢而死，其家難之，曰：『我饒你，不告狀，但爲我我葬埋。』醫人貧甚，率其妻與二子，共抬至中途，力不能舉。乃吟詩曰：『自祖相傳歷世醫，』妻續云：『丈夫爲事連累妻。』長子續云：『可奈戶肥抬不動，』次子續云：『這遭只選瘦人醫。』

又　有作謔譏性慳者，其語不一而足，姑舉其概。一人性慳，生平不請一客。偶遣家奴借鄰家桌子，鄰人譏其奴曰：『你家借桌當爲請客用耶？』其奴答曰：『我家請客須待明世。』主聞之，罵奴曰：『你許他明世，還要你做東道，我都不管。』明世，第二世也。又一人不畜僮僕，止留一丐在家井爨。摘取蕉葉二片，綴以草繩，蔽乞者下體。或問之曰：『爾家亦畜僕乎？』其人答曰：『此奴自覓飯吃，我只管他穿着。』蓋卽以蕉葉爲穿着也。又一人江行覆舟，抱桅飄蕩。或操小舟，將往拯之。其人以手示操舟者曰：『你是三分來拯我，若要多，任我流。』其重財輕命如此。又一人已習慳術，猶謂未足，乃從慳師學其術。往見之，但用紙剪魚，盛水一瓶，故名曰酒，爲學慳贅禮。偶值慳師外出，惟妻在家，知其來學之意幷所執贄儀，乃使一婢用空盞傳出，曰：『請茶。』實無茶也。又以兩手作一圈，曰：『請餅。』如是而已。學慳者既出，慳師乃歸，其妻悉述其事以告。慳師作色曰：『何乃費此厚款？』隨用手作半圈樣，曰：『只這半邊餅，夠打發他。』大都此四語者，一步深一步，蓋若近日時文求深之意也。

又　一琴師于市中鼓琴，市人以爲琵琶月琴之類也，聽者環堵。久而聞琴聲冲淡，皆不懌，以次散去，惟一人不去。琴師曰：『爾非知音者乎？』其人答曰：『這閣琴桌子是我家的。』

又　世有譽人自賢者，或嘲之曰：『一人自美其妻，乃不云妻美，每對人曰：「我家小姨，天下絕色，與山妻立一處，不復能辨誰爲大小姨也。」』然則張羅峰之請祀歐陽公，張江陵爲南陽李文達建坊，意亦若此。

又　余郡一貢士賓興，郡守某公題其匾曰：『遴俊賓王。』一士人見之，嘆曰：『郡中自武廟時，有一字王，再傳有二字王，今復有三字王矣。』蓋譏貢士匾也。

又　有學博者，宰鷄一隻，伴以蘿卜製饌，邀青衿二十輩饗之。鷄魂赴冥司告曰：『殺鷄供客，此是常事，但不合一鷄供二十餘客。』冥司曰：『恐無此理。』鷄曰：『蘿卜作證。』及拘蘿卜審問，答曰：『鷄你欺心，那日供客，只見我，何曾見你？』博士家風類如此。

又　一主人請客，客久飲不去，乃作謔曰：『有擔賣磁瓶者，路遇虎，以瓶投之，俱盡，止一瓶在手，謂虎曰：「你這惡物，起身也只這一瓶，不起身也只這一瓶。」』客亦作謔曰：『昔觀音大士誕辰，諸神皆賀，呂純陽後至，大士曰：「這人酒色財氣俱全，免相見。」純陽數之曰：「大士金容滿月，色也；淨瓶在旁，酒也；八寶瓔珞，財也；噓吸成雲，氣也；何獨說貧道？」大士怒，用瓶擲之。純陽笑曰：「大士莫急性，這一瓶打我不去，還須幾瓶耳。」』

又　一人好斂衆金修神祠社廟，就中剋利自肥。閻君知之，取赴冥司驗實，發入黑暗地獄。不一日，輒攘臂語獄衆曰：『那裏欠光明，難久居，我們各捐一金，開個天窗如何？』

又　一士人好打抽豐。其所厚友人，巡案某處，逆其必來，陰屬所司將銀二百兩，造杻一副，練繩一條，用藥煮之如鐵。其人至求見，輒怒曰：『我巡案衙門是打抽豐的？可取杻、練來，解回原籍。』其人怒甚，無奈。比至境上，解官諭曰：『這杻、練俱是銀造，我老爹厚故人，特爲此掩飾耳目。』士人曰：『他還薄我，若果相厚，便打個二百斤銀枷枷也得。』

又　一人父鼻赤色，或問曰：『尊君赤鼻有之乎？』答曰：『不敢，水紅色耳。』其人贊曰：『近時尚淺色，水紅乃更佳。』

又　凡民間畜雄鷄者，必割其腎，則鷄肥而冠漸落。或嘲廩膳生員曰：『爾好似割鷄，有米吃，身子不怕不肥，只怕明日冠小。』

又　雛鳥哺雛，無從得食，摟得一貓，置之巢中，將吃以飼雛。貓乃立噉其雛，次第俱盡。雛不勝怒，貓曰：『你莫嗔我，我是你請將來的。』

又　一士人家貧，欲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但持水一瓶，稱觴時，謂友人曰：『請以歇後語爲壽，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又　山水偶漲，將及城，城中人懼，問卜者：『何時水落？』卜者曰：『你只問裁縫，他有個法兒，要落一尺，就落一尺；要落一丈，就落一丈。』

又　一強盜與化緣僧遇虎于塗。盜持弓矢御虎，虎猶近前不肯退。僧不得已，持緣簿擲虎前，虎駭而退。虎之子問虎曰：『不畏盜，乃畏僧乎？』虎曰：『盜來，我與格鬥。僧問我化緣，我將甚麼打發他？』

又　凡爲銀匠者，無論打造傾瀉，皆挾竊銀之法。或譏之曰：『有富翁者，平日拜佛求嗣，偶得一子，甚矜重之，乃持八字問子平先生，先生爲布算，曰：「奴僕宮，妻子宮，壽命宮，都好。只是賊星坐命。」富翁曰：「這個容易，送他去學銀匠罷。」』

又　有生員送先生節儀，只用三分銀子，先生出對嘲之曰：『竹笋出牆，一節須高一節。』生對曰：『梅花遜雪，三分只是三分。』

明・三台山人《李贄〈山中一夕話〉序》　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謂話果勝于書乎？不知積話成書，無書非話，因書及話，無話非書。奈今人讀書者多，善話者少，只緣未得快書，豁其襟懷，娛其心志，以致名言日減，佳話無聞。春光明媚，偶游句曲，遇笑笑先生於茅山之陽，班荆道及，因出一編，蓋本李卓吾先生所輯《開卷一笑》，刪其陳腐，補其清新，凡宇宙間可喜可笑之事，齊諧游戲之文，無不備載，顏曰《山中一夕話》。予見之，不禁鵲喜。竊思人生世間，與之莊言危論，則聽者寥寥，與之謔浪詼諧，則歡聲滿座，是笑征話之聖，而話實笑之君也。先生名書，其謂是歟？嗟乎！世之論卓吾者，每謂《藏書》不藏，《焚書》不焚，徒災梨棗。詎意《藏書》、《焚書》之外，復有如許妙輯。予固知句曲、茅山，爲洞天福地，此中多異人，人多異書，不謂邂逅得此。此書行世，行看傳誦海宇，膾炙塵寰，笑柄橫生，談鋒日熾，時游樂國，黼黻太平，不爲無補於世，謂話果勝於書乎？謂書果勝於話乎？書與話是一是二，未易爲兩。昔人觀山中一局棋，歸來已經隔世；若得《山中一夕話》，又不知幾更甲子矣。十年書寧足道耶？三台山人題于欲靜樓。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六　尉有夜半擊令之門者，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往捕耶？』曰：『非也。』『然則家有倉卒疾病耶？』曰：『非也。』『然則何以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交，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令此時養蠶，實爲兩便。』令笑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但冬月何處得桑？』尉瞠目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然《周禮》禁原蠶，而閩、廣之地桑經冬不凋，有一歲四蠶者，則尉之言未足深笑也。

又　宋王狀元十朋未第時，醉墮沛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歸以語人。士有久不第者，聞而效之，陽醉落河，亦爲水神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曰：『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瓮黃虀，無處消破耳。』

又　有吝於財者，遇一親故求濟，以酒一甌、錢索一條送之，云：『筋一條，血一碗，右槌胸奉上，伏望鐵心肝人留納。』

又　商則爲廩丘尉，值縣令丞多貪。一日，宴會起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個尉，又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又　五代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堂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讓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明・浮白齋主人《雅謔・王皮》　青州東門皮匠王芬，家漸裕，棄去故業，里人謀爲贈號。芬喜，張樂設宴，一黠少曰：『號蘭玻可乎？』衆問何義，曰：『蘭多芬，故號蘭玻，從名也。』芬大喜，重酬少年。諸人俱不覺其義，後徐思蘭玻，依然『東門王皮』也。

又《吊喪》　有子居喪不哀，楊南峰特製寬巾往吊。既下拜，巾脫落，滾入座下，楊卽以首伸入，穿之而遽出，幕中哄然一笑。此子遂蒙不孝聲。

又《祀真武》　賈秋壑宴客，庖人進鱉。一客不食，曰：『某奉祀真武，鱉似真武案下龜，故不食。』盤中復有甘蔗，又一客曰：『不食。』秋壑詰其故，客曰：『某亦祀真武，蔗不似真武前旗竿乎？』滿座大笑。

又《避生辰》　蜀中安給事磐，初度避生，同僚尾至所在。蔡巨源戲曰：『聞一老鼠避一瓶中，貓捕之不得，以鬚略鼠，鼠因噴嚏，貓在外呼曰：「千歲。」鼠曰：「汝豈眞爲我壽？誘我出，欲嚼我耳。」』安遂去。

又《紅蜻蜓》 吳門有百戶，衣紅袍赴親宴，坐客厭之，囑優人鐵爆杖者笑之。適演考試事，出對云：『紙灰飛作白蝴蝶。』還對云：『百戶變了紅蜻蜓。』

又《出門不認貨》 有一人素不度理，道聽而塗說。張白灘故戲之曰：『近聞三閣老，爭論朝政，因而攘臂，皇上命九卿六部等官，置酒和釋。』此人以爲眞，遽造沈鳳峰處備述焉。沈不信，卽遣使同往訊張，大笑曰：『我出門不認貨矣。』

又《得丈人力》 有以岳丈之力，得中魁選者，或作語嘲之曰：『孔門弟子入試，臨揭曉，先報子張第十九，人曰：「他一貌堂堂，果有好處。」又報子路第十三，人曰：「他粗人也中得高，全憑那一陣氣魄。」又報顏淵第十二，人曰：「此聖門高足，屈了他些。」又報公冶長第五，人駭曰：「此子平日不見怎的，如何倒中正魁？」或曰：「全得他丈人之力耳。」』

又《先生嘲東人詩》 太原鮑先生處館一富人門下，而東人慳吝，冬至作禮賀親家，以犬一只遣人牽送之。值其親家亦吝嗇，經數日乃烹所遺之犬作禮回謝。東人以見在犬肉，請比鄰破費，先生預席。東人遂令先生作詩以咏今日之事。先生乃口占一詩云：『地羊出去地羊來，兩個親家不用陪；恰似小生赴科舉，秀才出去秀才來。』

又《神仙難做》 時俗賄賂公行，上下沿習。一人作呂純陽狀，杖頭挑錢百文，衆小兒牽衣乞錢，卽與一文，行未一步，又一兒牽袂以乞，又與一文，才移足，兒又乞錢，如是者，三四不止。純陽撫掌嘆曰：『步步要錢，教我神仙也難做。』

又《韓信主考》 宋壬戌科，秦檜之子熺、侄昌時、昌齡，一榜登第。時人憤恨，追問今歲知貢舉爲誰。一士答曰：『是韓信。』人爭辨其非。士笑曰：『若主考非韓信，如何乃取三秦？』

明・浮白主人《笑林・扛》 有欠債屢索不還者，主人怒，命僕輩潛伺，扛之以歸。至中途，僕暫歇，其人謂僕曰：『快走罷，歇在此，又被別家扛去，不關我事。』

又《夢戲酌》 一人夢赴戲酌，方定席，爲妻驚醒。乃罵其妻，妻曰：『不要罵，趁早睡去，戲文還未到半本哩。』

又《讀破句》 冥王惡世多庸師，不識句讀，誤人子弟，乃私行訪之。聞有教《大學序》者，念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卽令鬼卒勾來，責之曰：『汝何甚愛「之」字？我罰你做一個豬。』其人臨行曰：『做豬所不敢辭，願判生南方。』王問其故，對曰：『南方之豬，強于北方之豬。』

又《讀別字》 有主人以米數石延蒙師，與之約：讀一別字，罰米一升。至解館，計一年所讀，退却，僅存米二升。主人取置案上，師大失望，嘆曰：『是何言興（與）？是何言興（與）？』主人顧童子曰：『連二升一幷拿進去。』

又《青盲》 一青盲人涉訟，自訴眼瞎。官曰：『一雙青白眼，如何詐瞎？』答曰：『老爺看小人是清白的，小人看老爺是糊塗的。』

又《海蛳》 一人見賣海蛳者，喚住要買，問曰：『幾多錢一斤？』賣者笑曰：『從來海蛳是量的。』其人卽喝曰：『這難道不曉得？問你幾個錢一尺。』

又《淡酒》 有以淡水酒飲客者，客嘗之，極譽其烹庖之妙。主人曰：『粗殽尙未設，何以知之？』答曰：『勿論其他，只這一味酒煮白滾湯，已好吃矣。』

又《風水》 有酷信風水者，動輒問陰陽家。一日，偶坐牆下，忽牆倒被壓，亟呼救命。家人輩曰：『且忍着，待我去問陰陽先生，今日可動得土否？』

又《中人》 玉帝修凌霄殿，偶乏用，欲將廣寒宮典與人皇。因思中人亦得一皇帝方好，乃請竈君下界議價。既見朝，朝中訝之曰：『天庭所遣中人，何黑如此？』竈君笑曰：『天下那有中人是白的？』

又《三阿弟》 漢時有一神相來訪劉玄德，劉使觀相。相者曰：『汝相甚好，白面而白心。』因令相雲長，相者曰：『汝相亦好，赤面而赤心。』劉聞之，急握張翼德手曰：『三阿弟險矣，莫相罷。』

又《遇偷》 一貧士素好鋪張，偷兒夜襲之，空如也，罵而去。士摸床頭數錢追贈之，囑曰：『君此來雖極怠慢，然人前萬望包荒。』

又《名讀書》 車胤囊螢讀書，孫康映雪讀書。一日，康往拜胤，不遇，問何往，門者曰：『出外捉螢火蟲去了。』已而胤答拜康，見康閑立

庭中，問：『何不讀書？』康曰：『我看今日這天不像個下雪的。』

又《道學相罵》　兩人相詬于途，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一道學聞之，謂門人曰：『小子聽之，此講學也。』門人曰：『相罵，謂何講學？』曰：『說心說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何爲相罵？』曰：『你看如今道學輩，那個是和睦的？』

又《鰕》　和尚私買鰕食，鰕在熱鍋里亂跳，乃合掌低聲，向鰕曰：『阿彌陀佛，耐心，少時紅熟，便不疼了。』

又《吃素》　貓項下偶帶數珠，老鼠見之，喜曰：『貓吃素矣。』率其子孫詣貓言謝。貓大叫一聲，連啖數鼠。老鼠急走，乃脫，伸舌曰：『他吃素後越兇了。』

又《拿屁》　官坐堂，衆人中撒一屁，官問：『甚麼響？拿過來。』皂稟云：『拿不着的。』官云：『如何作弊？定要拿來。』皂將紙包一屎塊回云：『正犯走了，拿得家屬在此。』

又《屬犬》　一酒客訝同席者飲啖太猛，問其年，對以屬犬。曰：『早是屬犬，若屬虎，連我也都吃了。』

又《望烟囪》　一富兒才當飲啖，閑漢畢集，怪問曰：『汝輩何以知之？』對曰：『遙望竈頭出烟，知是動火，故來耳。』曰：『我明日煨個行竈，看你如何？』對曰：『你到煨行竈時，我等自然不來了。』

又《蜘蛛網》　蜘蛛結大網，既就，蠅與蚊共議：『此人設心不良，不若共拜爲母，輪番供給。』一日，值蚊當覓食，誤閉入妓者帳中。蠅奉母命訪得之，聞其聲嗡嗡然，乃於帳外低喚曰：『第二的，你便在此樂地嗡得好，娘肚皮已餓得七八了。』

又《不請客》　一人性極吝，從不請客。一日，鄰人借其家設宴。有見者，問其僕曰：『汝家主今日請客乎？』僕曰：『要我家主請客，直待那一世來。』主人聞而罵曰：『誰要你許他日子。』

又《戴笆斗》　有避債者，偶以事出門，恐人見之，乃頂一笆斗而行。爲一債家所識，彈其斗曰：『所約如何？』姑應曰：『明日。』已而雨大作，斗上點擊無算，其人慌甚，乃曰：『一概明日。』

明・葉舟凌虛父《十五種題辭》　鍾伯敬先生，孕洞庭彭蠡之奇，抉汲冢酉岩之秘，固已胸挂千秋，眼空一世矣。偶端居多暇，鉛槧時拈，或青韶麗景，玄序蕭辰，撫鶯花而流恨，睇鴻雲而寄想，上下數千百載，哀集一十五種，采名流之結撰，萃韵社之菁英，文欺月露，言言可繼典謨，藻掞天葩，字字偏諧律呂，既已披沙而金見，庶幾聚腋而裘成，占其片語，覺口角之生香，繹其全篇，恍心苗之濯雪，洵詞壇之鼓吹，藝苑之準繩也。憶余昔年寓石湖僧舍，波光灩影，映帶幾簟，修竹數千竿，迎風作環珮聲，政爾會心非遠，亦復塵慮都捐，遂列古今名作，自子史騷賦以迄詩歌叙記，精選三百餘首，置之案頭，時時把玩，自謂握靈珠而襲夜光矣，一睹斯編，遂慚形穢，小巫之神氣盡喪，河伯之面目忽旋，雖趣舍之大較，亦情量之懸殊，無足怪也。良工獨苦，慨丹井之難成，哲士雲亡，驚彩雲之易散，亟謀剞劂，永托藏山，庶天下之寶，與天下共之云爾。戊辰中秋，葉舟凌虛父題并書。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一《問牛》　丙吉爲丞相，嘗出，逢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已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椽吏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聞也。事關人命，不猶大於牛喘耶！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

又《彈髮御史》　宋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進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鬈如之狀。』

又《成弘嘉三朝建言》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竝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弘治初，一給事建言處置軍國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馬尾襯裙，因此官馬被人偷拔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嘉靖初，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專論各處茶食舖店所造看卓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小而費功。乞要擘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省，使風俗歸厚。

又《宋羅江》 慶曆中，衛士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失守於防閒故耳。聞蜀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須詔索此狗豢於掖庭，以備倉卒。』時號爲『宋羅江』。

又《羅擒虎張尋龍》 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行人。』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又《引〈月令〉》 甘延壽、陳湯既斬郅支單于首，請懸頭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議：『《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

又《京兆京尹禱雨》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一具，悉召城中巫覡，以身雜入，共舞於龍所。觀者嗤笑。彌月不雨，又請禱於文宣王廟。上聞之，戲曰：『丘之禱久矣。』

又《賢良相面》 唐肅宗時，初詔賢良。一徵君首應，上極喜。召對無他詞，但再三瞻望上顏，遽奏曰：『微臣有所見，陛下知不？』上曰：『不知。』對曰：『臣見聖顏瘦於在靈武時。』上曰：『宵旰所致耳。』舉朝大笑。帝亦知其爲妄人，恐塞賢路，乃除授一令。

又《修身爲本》 籓司吳夢蜚家有怪，時出以竊飲食，間竊衣飾金銀，吳厭苦之。偶訴監司徐公，徐曰：『邪不勝正。』朱書『修身爲本』四大字，令帖堂中。鬼見，拍手揶揄，且出穢語，徐大怍。

又《治平之學》 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又《求七十二世祖墳》 熊安生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故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曰：『七十二世，乃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

又《妻犯齋禁》 周太常澤，字穉都，清潔守禮。嘗卧病齋宮，妻闚問所苦。周以爲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又《不近妓》 王琎性謹愼，顏師伯豪貴，設女樂要琎，酒炙皆命妓傳行，每及琎席，必令致牀上，回面避之，俟其去，方敢飲噉。【略】

蔡君謨守福唐時，會李太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歌者侑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牆而去。【略】

楊忠襄公邦乂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舊家，實娼舘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妝而出。公愕然，趨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

又《心中有妓》 兩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慍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又《欲黥妓》 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曰：『曾伏觀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剕劓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

又《埋羹》 王璡爲寧波守，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又《仇管省過》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鞭牛一下，至今戚戚耳。』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

又《茶具》 范蜀公與溫公遊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溫色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謝在杭曰：『一木合盛茶，何損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子猶曰：『此箕子啼象箸之意也。』

又《萬物一體》 一儒者譚萬物一體。忽有腐儒進曰：『設遇猛虎，此時何以一體？』又一腐儒解之曰：『有道之人，尚且降龍伏虎，即遇猛虎，必能騎在虎背，決不爲虎所食。』周海門笑而語之曰：『騎在虎背，還是兩體。定是食下虎肚，方是一體。』聞者大笑。

又卷二《大像》 天后寵僧懷義，爲作夾紵大像，小指中猶容十數人，搆天堂以居焉。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漆血爲之。張於天津橋南，忽大風起，裂像爲數百段。

又《天文冠》 新莽好怪，製天文冠，使司命冠之，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右仗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以尊新室之威命。司命孔仁妻，坐祝詛事連及，自殺。仁見莽免冠

謝，莽使尚書劾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問，更易新冠。

又《假面假衣服》 張幼于燕居，多用假面，少與山僧處嘿厚。一日，往京覓官，過別。張笑謂曰：『我儒人尚無宦情，汝反不禁中熱耶？』乃拜官歸，乘馬相訪，張星冠羽服，戴假面出迎，口不發一辭，推以乘騎，觀者載道，馬不得前。又郁山人璠，携村妓至曰：『婦能詩，請聯句。』坐方洽，其夫忽以儒衣冠登座，訝客不當近其內。客欲散，止之曰：『吾當以干戚解圍。』仍用羽服假面與揖遜，夫驚而逸。

又《宴死》 黃彪夜看張敉，見其齋中設筵，敉獨居主人位，嘿若談對。問其故，答曰：『今日宴死友張之象，董宜陽、何良傅、莫如忠、周思兼五人，我念所至，輒與心語。』彪笑曰：『以公所邀，諒諸君必赴。』

又《祭生》 張孝資與張敉善，嘗謂敉曰：『予倘先君歿，當煩設祭。及吾未也，盍先諸？』敉奇其意，爲卜日，懸祭文，設几筵籩豆。孝資至，先延之後閣，令儐相贊禮，伶人奏樂出之。正襟危坐，助祭者朗誦祭章，聲伎滿堂，香煙繚繞。敉贈以詩云：『祭是生前設，魂非死後招。』

又《張幼于贖罪》 張居士臨月朔謁家廟，樓匾忽墮，張曰：『此祖宗怒我也。』因沐浴茹素，作自責文，囚服長跽謝過，凡七日。以巨石壓頂，令家奴下杖數十。已而口占贖罪文，備述生平讀書好客之事。因起更衣插花披錦，鼓樂導之而出，曰：『祖宗釋我矣。』

又《殮如封角》 司馬文正公薨，程正叔以臆說殮之，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

唐末吳堯卿以傭保起家，托附權勢，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及廣陵陷，軍人識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易服而遁。至楚州，爲讎所殺，棄尸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時人以爲笑端。蘇語本此。

又《飼犬》 暢師文好奇尚怪，總帥汪公張具延飲。主人方送正飯，師文忽頤使其童，瀉羹於地，羅籠餅其側。主命再供，既至，又復如前，逕推案上馬而去。後使人問之，因作色曰：『獨不見其犬乎？或寢或訛，列於庭下，是不以犬見待，且必以犬見噬也。吾故飼之而出耳。』

又《浴酒》 石裕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弗無厚薄。』

又《陳公戒酒》 南京陳公鎬善酒。督學山東時，父慮其廢事，寓書戒之。乃出俸金，命工製一大盌，可容二斤許，鐫八字於內云：『父命戒酒，止飲三杯。』士林傳笑。

按：公爲山東提學時，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無箸，恐公怒責，公略不爲意。或請啓門外索，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亦迂介之士也。子猶曰：『簞瓢始於士冏，安知削柳非箸之始乎？』迂儒不知禮意，但立異取名耳。不然，胡不幷三杯戒之？

又卷三《喜得句》 葑門老儒朱野航頗攻詩，館於王氏。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朱得句云：『萬事不如盃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叩扉，呼主人起。舉家皇駭，疑是火盜。及出問，始知，乃取酒更酌。【略】

閩人周朴，性喜吟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句，則欣然自快。時適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厲聲曰：『我得之矣。句云：「子孫何處爲閒客，松栢被人伐作薪。」』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一士人欲戲之。一日，跨驢於路，見朴來，故欹帽掩面，吟朴舊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遽隨其後。士促驢而去，略不顧。行數里，追及。語曰：『僕詩「河聲流向西」，非「向東」也。』士人領之而已。閩中傳以爲笑。

又《太史公》 山人某姓者，自負其才，傍無一人。途中聞乞兒化錢，聲甚悽惋，問曰：『如此哀求，能得幾何？若叫一聲「太史公爺爺」，當以百錢賞汝。』乞兒連喚三聲，某傾囊中錢與之，一笑而去。乞兒問人云：『太史公是何物？值錢乃爾。』

又《貪癡》 玄宗欲相牛仙客，慮時議不協，問於高力士，力士亦以爲不可。上怒曰：『卽當相康謌！』蓋舉極不可者言耳。左右竊報謌卽拜相，謌以爲然，乃盛服趨朝。就列延頸，冀有成命。時人笑之。

世廟時，通州虜急，怒大司馬丁汝夔，置之辟。縉紳見而歎曰：『仕途之險如此，有何宦情？』中一人笑曰：『若使兵部尚書一日殺一箇，只

索拋却。若使一月殺一箇，還要做他。』

王溥父祚，致仕家居。呼一瞽者問壽，歷舉八十、九十以至百歲，皆云未也，此壽星命最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祚喜甚，令更推中間莫有疾厄否。瞽者細數至百二十歲時，曰：『祇此年流星欠利。』祚便驚愕，瞽者曰：『無傷也，微苦臟腑，尋便安耳。』祚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爾輩切記，此年莫着我喫冷湯水。』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岸，飲噉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舘，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灑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以諷云：『噉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近年浙中一士夫學仙，屏居已久，妄自意身輕，可以飛舉。乃於園中纍案數層，登而試之，兩臂纔張，遽爾墜損，醫藥彌月始愈。

相位，至尊也，而極不可者，亦作妄想。殺，慘禍也，而慕兵部尚書者，不怕一月殺一箇。富貴之迷人如此哉！富貴不已，則思壽。壽不已，則思仙。癡而貪，猶可言也。貪而癡，不可言矣。有夢貸人以錢者，早遇其人，索償甚急，其人怒曰：『汝夢耶？』夢者曰：『固也。汝卽夢中償我亦可，但不得賴。』此以癡而貪者也。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以求神仙。梁武三捨身同泰寺，羣臣出錢贖之。此以貪而癡者也。

又卷四《昏主》 劉玄稱帝，羣臣列位，低頭以手刮席，汗流不止。司馬文王問劉禪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卻正教禪：『若再問，宜泣對曰：「先墓在蜀，無日不思。」』會王復問，禪如正言，因閉眼。王曰：『何乃似卻正語？』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蟇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時天下荒饉，百姓多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

晉陽失守，齊後主出奔，斛律孝卿請帝親勞將士，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衆既集，帝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

王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隋兵入臺城，羣臣勸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曰：『吾自有計。』乃挾宮人十餘，出景陽殿，欲投井中。袁憲及夏侯公韻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軍人呼井，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怪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張貴嬪同束而上。後人名爲『辱井』。初賀若弼拔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之。高熲至，猶見啓在牀上，未開封也。叔寶旣謁隋主，願得一官號。隋主曰：『叔寶全無心肝。』

楊玄感敗，帝命推其黨與，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由是所殺三萬餘人。帝後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

又《反賊》 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當斬，猶曰：『肘後有玉璽。』旁人爲椎破之，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

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號『太平皇帝』。父冏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泰爲征西將軍。德遣車騎將軍王鎮討擒之。人謂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殺。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止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自不革？』答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哉？』行刑者以刀鐶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卽崩爾，終當不易尊號。』

又《逃債》 周赧王爲諸侯所侵偪，名爲天子，實與家人無異。貰於民，無以償，乃登臺避之，因名曰『逃債臺』。

又《服槐子》 道士黃可孤寒樸野。嘗謁舍人潘佑，潘教以服槐子，可豐肌却老，未詳言服法。次日，潘入朝，方辨色，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狀，追視之，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槐條對曰：『昨蒙指教，特齎戒而掇之。』古今服金丹喪命者皆此類也。潘大噱而去。

又《誦判》　周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赴天官試，竟日不下筆。人問榮，榮曰：『與平日誦判絕不相當。有一道，事蹟同而人名別。』遂曳白而出。來年選判水碓，又閣筆。人問榮，榮曰：『我誦水碓是藍田，今富平，如何下筆？』

又卷五《誤黯》　陳東官蘇州時，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有『特刺配』字。黯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卽以『特刺』改『準條』，再黥之。後有薦其才於政府者，曰：『得非人面上起草稿者乎？』

又《譯誤》　元時，達魯花赤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田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既入，達魯花赤問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爲一牒，卽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舁僧畀火中焚之。

又《不伏誤》　陳彭年攝太常，導駕誤行黃道，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畏其該洽，不敢詰。

天順間，錢塘張錫作文，極捷，而事多杜撰。有問者，則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以其帙多難卒辨也。類此。

又《訛言》　至元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交割。自中原至江南，人家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爲婚嫁，擾擾十餘日方息。吳僧柏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眞，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嫦娥不嫁人。』隆慶戊辰，有私鬮火者，名張朝，假傳奉旨，來浙直選宮女。一時驚婚者衆，輿人廚人，無從顧覓。亦如至元故事。有人改子庭詩云：『抵關內使未爲眞，何必三杯便做親。夜來明月樓頭望，嚇得姮娥要嫁人。』又訛言幷選寡婦伴送入京，於是孀居無老少皆從人。有守制數十年，不得已亦再適。又有人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笑一班貞節婦，若果貞節，何不死？也隨飛詔去風流。』

又卷六《生兵》　逆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葉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

又《朱鞏一聯》　南唐元宗會羣臣賦詩，學士朱鞏短於韻語，竟日不能終篇。止進一聯，又極鄙俚，乃自炫曰：『好物不在多。』

又卷八《僧拒客》　宋吳荊溪云：往歲江行風阻，與友生沿岸野步，穿嶺而下，忽見蘭若甚多僧院。覩客來，皆扃戶不內。獨有一院大敞其戶，見一僧蹺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殊不介意。竊意此必奇僧也，直入造之。僧雖強起，全無喜容，不得已而問曰：『先達有詩云：「書空蹺足睡，路險側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何許事，適者指揮侍輩，欲掩關少靜耳。』遂不辭而出。

又《方三拜》　詩人方干，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

又《穢史》　則天荒淫，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欲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祥云陽道壯偉，過於懷義，昨欲自進，堪充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言。』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又《楊安國進講》　楊安國言動鄙樸。嘗侍講仁宗，一日講『一簞食，一瓢飲』，乃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籮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一章，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帝哂之。

又《役長史》　吳長史稷歸隱，有司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誤以公名報。令不知，懸之榜。公親往，註其下曰：『不能爲官，豈能爲役？』令聞大愧。

又《碑禍》　唐玄宗東封泰山，命張許公摩崖爲碑，至明八百餘年，爲林燠磨平，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略】

天聖中，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悉取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甎甓。有縣尉叩頭爭之，繼之以泣，遵怒，幷劾去之。

又《刮几》　王羲之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榻几，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往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削括都盡。

又《垔壁》　玄覽禪師性僻，住荆州陟屺寺。張躁於壁間畫古松，苻載爲贊，衛象爲賦，覽師怒曰：『何疥吾壁？』命加垔焉。

又《元世祖定刑》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應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近於戲矣。

又卷九《狗馬》 齊幼主性愛狗馬之屬，馬則藉以氈罽，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犬則於馬上設褥以拘之，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同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鬬雞亦號開府。

又《好好先生》 後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聞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今人稱『好好先生』本此。

又《驢鳴》 王武子喪時，各士畢至。孫子荊後來，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之。』體似眞聲。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悅之。

又《笑癖哭癖》 陸士龍雲有笑癖。嘗着衰絰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落水幾死。嘗謁司空張華，華多鬚，以袋盛之。雲見華，不及拜而笑倒。

唐衢應進士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歎傷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莫不悽然。嘗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

又卷一〇《不愛古玩》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文穆公。公曰：『我面不及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之鏡乎？』不用。

孫之翰，人與一硯，直三十千，云：『此石呵之則水流。』翰曰：『一日呵得一擔水，只直三文錢，何須此重價？』

又卷一一《揖妓》 兪華麓大夫與一妓善，後有譖兪者，別召一妓侍飲。他日，遇所善妓於生公石，數呼之，不應。曰：『知罪矣。』妓曰：『汝知罪，即於此長揖數十，使舉山之人大笑，方赦汝。』遂如其言，見者大笑。旁客曰：『殊失觀瞻。』曰：『觀瞻吾不惜，但恐曩日侍飲人知之，必以此法難我耳。』

又卷一二《夔州諸詠》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吳國倫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

又《謔父》 裴勛質貌么麽，而性尤率易。嘗侍父坦飲，坦令飛盞，每屬一人，輒目其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薦，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略】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能言，而艱於決判。時人語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千觔。』其子亦謔云：『陸餘慶，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日受詢訟，十日看不竟。』書紙送案褥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又卷一五《銀佛》 張林奏毀佛寺。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寺，凡銀佛一尺以下，多袖歸，人號『蘇扛佛』。溫庭筠笑曰：『好對「蜜陀僧」。』

又《盜僞輦》 王鎭惡性貪，既破姚泓，盜取府庫無算。劉裕念其功，不問。又盜泓僞輦，裕驚，使人覘之。鎭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大笑。

又《負絹布》 後魏胡太后幸藏庫，見布絹充盈，恣從官所取。唯章武王融，興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遂至顚什。崇傷腰，融損足。太后使侍者奪其絹，令其空出，時人笑焉。

又《尉景》 北齊尉景性貪。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

又《壯觀牧愛》 正德中，陳民望爲黃州守，更新譙樓，榜以『壯觀』二字。同知王卿，陝人也，頗有清譽，指題謂鄧震卿曰：『何名「壯觀」？自我西音乃「贓官」也。』相與一笑。

又紹興府有扁云『牧愛』，戚編脩謂時守曰：『此扁可撤去，自下望之，乃「收受」字耳。』『牧愛』『壯觀』是的對。

又《菜甕》 聶豹字文蔚，永豐人，好講陽明之學，而天性貪狡。爲蘇州時，納賄無算，嘗封金於甕，爲李通判所見，佯云：『以菜寄父。』李曰：『拙妻正思菜。』遂取十二瓶去，豹不敢問。

又《不動尊》 劉宣武鑄鐵爲算子，子薄遊妓家，妓求釵奩，劉子辭

之。姥曰：『君家庫中青銅，號爲「不動尊」，可惜朽爛。』劉子云：『吾父喚算子作「長生鐵」，況錢乎，彼日燒香禱祝天地，要錢生兒，絹生孫，金銀千百億化身，豈止「不動尊」而已。』

又《試荆》　隋燕榮爲幽州總管，道次見叢荆，堪爲笞箠，取以試人。人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許見宥。』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乎！』撾捶如初。

又卷一七《萬拜》　朱浚，晦翁曾孫也。詔事賈似道，每進劄子，必曰『某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

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經。其詔事似道，又何也？子猶曰：『世情性命猶可舍得，富貴處却舍不得。』

又《雞鳴犬吠》　韓平原作南園於吴山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茆舍，宛然田家氣象。韓遊其間，甚喜，曰：『撰得絶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遊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㝢所爲也。韓大笑，遂親愛之。有太學生嘲以詩曰：『堪笑明庭鴛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爐鑊煮刀刲。』後平原敗，復有詩云：『侍郎自號東牆，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

又《懷相國詩》　嘉靖末，金陵吴壙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吴雖笑而甚慚。

又《江陵相公事》　張居正父初死，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幔輿以謁。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已復加絰，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不出，跪於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侍坐。有小閹者，居正所私留以役也。太夫人睨而謂陳君幸一盼睞之，瑞拱立捐閹曰：『陳瑞安能爲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

江陵奔喪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絰代孝子守苫次，江陵大悦。不踰年，方伯遂撫楚。

中官魏朝奉太夫人北上，所經由湝步，皆設席屋，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爲之道護。張相國病，百僚俱爲設醮祝釐。每行香，宰官大僚執爐暍日中，當拜章，則並跪，竟夕弗起。至有賂道士，俾數更端，以息膝力者。南都效之，尤以精誠相尚，其厚者亦再三舉。一中丞誇於人曰：『三舉而吾與者三，膝踵矣。』

又卷一八《金棲子載子路事》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

又《唐宋士子》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蕭子鵬應懷材抱德詔，後撥工部辦事，爲堂官負印前馳。人戲曰：『蕭君眞有抱負。』凡虚名應詔，皆此類耳。

又《宗權非反》　蔡州秦宗權繼黄巢稱僭，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既爲汴帥朱全忠所擒，檻送至京。京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即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天尹哀之。』觀者皆笑。

又《任佃》　嘉靖間，任佃以御史謫江陵知縣。或有公移與鄰縣知縣，輒稱即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鄰縣知縣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將二字好難當。寄語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繡衣郎。』任見之默然。

又《譽詞成句》　黔郡刺史新任公譙，時伶人致詞曰：『爲報吏民胥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刺史喜其善譽，問誰撰此，將遺賚之。伶人對曰：『此郡中迎官成句。』

凡府縣官臨去任，有遺愛者，百姓爭爲脱靴，著於儀門，以代甘棠之思。近有爲貪令脱靴者，令訝曰：『我何德而煩汝？』答曰：『是舊規。』近吾邑又有僞爲脱靴，而以敝靴易去其佳者，蓋銜恨之極也。尤可笑。

又《冒從姪》　王凝侍郎按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將赴任，抵於湘川謁凝。啓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問其小名，答曰：『通郎。』乃令左右促召其子至，詰曰：『家籍中有通郎否？』子

沈思少頃，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受以從姪之禮。因問前任何官，答曰：『昨罷北海鹽院，旋有此授。』凝聞之不悅。既退，語其子曰：『適來王君資歷頗雜，非吾枝也。』遽徵屬籍，果有通郎，已於某年某日物化矣。凝覩之，怒。翌日，廳內備饌招之，王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語曰：『使君非吾宗也，昨誤受君拜，今謹奉還。』遂拜之，如其數訖。乃令坐，與餐，復謂曰：『當今清平之代，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慚赧，食不下咽，斯須踧踖而出。

唐龐嚴及第後，《登科錄》訛本倒書名姓爲嚴龐。有江淮舉子姓嚴者，乃冒爲從姪，往京謁龐。延納極喜，會同食，問及族人，都非龐氏，乃訝之。因問君何姓，舉子怪曰：『叔姓嚴，姪亦姓嚴，何更相詰？』龐大笑曰：『君謬矣，余自名嚴，何事見攀爲族？』舉子狼狽謝去。

又《嘴尖》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傳正端初爲少卿秉筆，詹哀鳴之，李以俚語詬曰：『子嘴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後獲釋，不相聞者十年。李爲淮南轉運使，及瓜，堅老自郎官出代。既相見，李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昔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否？』李方悟，大愧。

又《驢乞假》 胡趪者，昭宗時優也，好博弈。嘗獨跨一驢，日到故人家棊，多早去晚歸。每至其家，主人必戒家僮曰：『與都知於後院餵飼驢子。』胡甚感之，夜則跨歸。一日非時宣召，胡倉忙索驢。及牽至，則喘息流汗，乃正與主人拽磴耳。趪方知從來如此。明早復展步而去，主人復命餵驢如前，胡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胡曰：『只從昨回，便患頭旋惡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

又《鬱堶》 唐人榜下擇壻，號鬱堶，多有勢迫而非所願者。一少年美風姿，爲貴族所慕，命羣僕擁至其第，少年忻然而行，畧無避遜。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有女頗良，願配君子。』少年鞠躬言曰：『寒微得托高門固幸，待歸家與妻子商量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又卷一九《面首》 宋文帝姊山陰公主適何戡，謂帝曰：『陛下六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太不均。』帝笑，爲置面首三十人。

又卷二一《匿年》 凌景陽與京師豪族孫氏成姻，嫌年齒，自匿五歲，既交禮，乃知其妻匿十歲。王素作諫官，景陽方館職，坐娶富民女論罷。上知景陽匿年以欺女氏，素因奏孫氏所匿，上大笑。

又《金還酒債》 荆公素喜兪清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爲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荆公欣然爲具僧資，約日祝髮。過期寂然，公問故，清老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祠部牒金且送酒家還債。』公大笑。

又卷二三《劉貢父》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爲穿鑿。如『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謂此爲淫泆之會，必求其爲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爾如荽，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溫，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

又卷二五《蹩媪》 田巴居於稷下，是三王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其辨無能窮之者。弟子禽滑釐出，逢蹩媪，揖而問曰：『子非田邑之徒乎？宜得巴之辨也。媪有大疑，願質於子。』禽滑釐曰：『媪姑言之，我能析其理。』媪曰：『馬鬃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禽滑釐笑曰：『此易曉耳。鬃上搶，勢逆而強，故短；尾下垂，勢順而遜，故長。』媪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媪幸留此，我其有以奉酬。』即入見田巴曰：『適出遇蹩媪，以鬃尾長短爲問，弟子以逆順之理答之，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媪申之以鬚順而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願先生折之。媪方坐門以候。』巴俛首久之，乃以行呼滑釐曰：『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省可出入。』

又卷二六《口歡手怒》 和魯公慷慨厚德，每滑稽，則烘堂大笑。時博士楊永符能草聖，有省郎聞魯公笑聲，戲謂楊曰：『丞相口歡。』永符曰：『予忝事筆墨，方揮掃之際，亦謂太博手怒耶？』

又卷二八《陸遠》 陸楚生遠係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遠每對人呼『大成舍姪』，人多厭之。時弇州在座，謔云：『當不得他還一句「遠阿叔也」。』衆爲捧腹。

又《王和尚》 吳僧姓王，因兄登第，還俗娶婦，而氣極驕，衆甚鄙

厭。一日偶同宴會，衆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可誚之。』因演蘇季子傳奇，起課者有『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之語。優念云：『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衆大笑，王逃席去。

又《鐵炮杖》 萬曆初，吳中優人有鐵炮杖者，以黑短得名，善謔浪。某百戶以紅袍赴新親宴，坐客囑優嘲之。適演考試事，出『紙灰飛作白蝴蝶』。鐵炮杖對曰：『百戶變了紅蜻蜓。』一坐大笑。

又卷三〇《芭蕉》 宣和間，樂部焦德以諧謔被遇，時借諷諫。一日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巴蕉也。』上詰之，對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道里遠涉，巴至上林，則已焦也。』上大笑。

又《鍾庸大鶴》 魏了翁既當路，未及有經略而罷。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於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

又《刺大言》 光化中，朱樸好大言。自《毛詩》博士登庸，對敭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泊操大柄，一無拖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穆刁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卽是非相。』翌日出官。

胡盼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一客趨前云：『也買脫空。』衆大笑。

又《割碑》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焉。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或問其故，守曰：『吾欲使後人割侍郎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慚悔。

又《妖鳥啼春》 方圭好爲惡詩，逢人卽誦數千言，喋喋可憎。一日，宋丞相宴客於平山堂，圭賜譚座上。宋惡之。時望見野外一牛，就樹磨癢，宋顧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應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合席大笑。圭奮拳擊恢，衆護得免。

又《忠孝奴》 一人年老納二寵，托友祝枝山命名，祝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何所取義？』祝曰：『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衆大笑。

又《古今笑史序》 予友石鐘朱子，卓犖魁奇，性無雜嗜，惟嗜飲酒讀書，飲中狂興，可繼七賢而八，八仙而九；書則其下酒物也。仲姜玉、季宮聲，亦具飲癖，而量稍殺。皆好讀書，讀之不已，又從而筆削之，筆削之不已，又從而剞劂之。慮其間或有讀而不快，快而不甚快者，是何異于旨酒既設，肴核雜陳，而忽有俗客冲筵，腐儒罵坐，使飲興爲中阻，不可謂非酒厄，勢必扶而去之，以俟洗盞更酌：此《古今笑》之不得不刪，刪而不得不重謀剞劂也。人謂石鐘昆季于此爲讀書計，烏知其爲飲酒計乎？是編之輯，出于馮子猶龍，其初名爲《譚概》，後人謂其網羅之事，盡屬詼諧，求爲正色而談者，百不得一，名爲《談概》，而實則笑府，亦何渾樸其貌而艷冶其中乎？遂以《古今笑》易名，從時好也。噫！談笑兩端，固若是其異乎！吾謂談鋒一輟，笑柄不生，是談爲笑之母。無如世之善談者寡，喜笑者衆，咸謂以我之談，博人之笑，是我爲人役，苦在我而樂在人也。試問伶人演劇，座客觀場，觀場者樂乎？抑演劇者樂乎？同一書也，始名《談概》，而問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幷嗜，購之惟恨不早：是人情畏談而喜笑也明矣。不投以所喜，懸之國門，奚裨乎？石鐘昆季，筆削既竣，而問序于予。予請：『所以命名者，仍舊貫乎？從時尚乎？』石鐘曰：『予酒人也，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無暇爲晉人清談，知有笑而已矣。但馮子猶龍之輯是編，述也非作也；予雖稍有撙節，然不敢旁贅一詞，又述其所述者也，述而不作，仍古史也，試增一詞爲《古今笑史》，能免蛇足之譏否乎？』予曰：『善，古不云乎：「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是集非他，皆古今絕妙文章，但去其怒罵者而已，命曰《笑史》，誰曰不宜。』

又《笑府序》 古今來莫非話也，話莫非笑也。兩儀之混沌開辟，列聖之揖讓征誅，見者其誰耶？其亦話之而已耳。後之話今，亦猶今之話昔。話之而疑之，可笑也，話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經書子史，鬼話也，而爭傳焉。詩賦文章，淡話也，而爭工焉。褒譏伸抑，亂話也，而爭趨避焉。或笑人，

或笑於人，笑人者亦復笑於人，笑於人者亦復笑人，人之相笑，寧有已時！《笑府》集笑話也，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嗔，請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人話柄，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師乎！吾師乎！墨憨齋主人題。

又《笑府》上 甲曰：『家下有鼓一面，每擊之，聲聞百里。』乙曰：『家下有牛一只，江南吃水，頭直靠江北。』甲搖頭曰：『那有此牛？』乙曰：『不是這一只牛，怎謾得這一面鼓。』

又 甲乙謀合本做酒，甲謂乙曰：『汝出米，我出水。』乙曰：『米都是我的，如何算賬？』甲曰：『我決不欺心，到酒熟時，只逼還我這些水便了，其餘都是你的。』

又 一親家新置一床，窮工極麗；自思好床不使親家一見，枉自埋沒。乃假裝有病，偃臥床中，好使親家來望。那邊親家，做得新褌一條，亦欲賣弄；聞病，欣然往探。既至，以一足架起，故將衣服撩開，使褌現出在外，方問曰：『親翁所染何症，而清減至此？』病者曰：『小弟的賤恙，却像與親家的心病一般。』

又 一人項有懸疣，因取涼，夜宿神廟。神問：『此何人？』左右答曰：『蹴毬氣者。』神命取其毬來。其人失疣，不勝踴躍而出。次日，又一疣者聞其故，亦往廟宿。神問之，左右仍對如前。神曰：『可將昨毬還他。』

又下 偷兒入一貧家，遍摸一無所有，乃唾地而去。貧漢于床上見之，喚曰：『賊，可爲我關了門去。』偷兒笑曰：『我且問你，關他做甚麼？』

又《廣笑府》卷一《夢周公》 一師晝寐，及醒謬言曰：『我乃夢周公也。』明晝其徒效之，師以界方擊醒，曰：『汝何得如此？』徒曰：『亦往見周公耳。』師曰：『周公何語？』答曰：『周公說，昨日幷不曾會尊師。』

又《國博來》 一士人遇例納米，註授國子監博士。每出街前騶從喝曰：『國博來！』路人喧笑曰：『不是穀博來，却是米博來！』

又《吏胥酒令》 儒、釋、道與吏人同席行令，取語句首尾一同。儒者曰：『上取乎下，下取乎上。』釋者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道者曰：『道可道，非常道。』吏人曰：『呈爲公務，事右具呈。』

又《七分吟》 郭功甫出自作詩示東坡，高吟朗詠，聲振林木。既而問曰：『某詩當有幾分體數？』坡曰：『十分，十分。』郭謙：『不敢當。』坡笑曰：『詩有三分，吟有七分。』

又《落山落水》 教師無學術，有客自京師回，相訪館中。一徒執書問『晉』字，教師不識，以硃筆旁抹之，託言待客去再問。又一徒問『衛』字，教師以硃筆圈之，亦云待客去再問。又頃，一徒問『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師曰：『讀作「落」字便了。』師問京客云：『都下有何新聞？』客曰：『吾出京時，只見晉文公被戮一鎗，衛靈公被紅軍圍住。』師曰：『不知部下軍士如何？』客笑曰：『落山的落山，落水的落水。』

又《錯死人》 館東喪妻母，託教讀作祭文。教讀按古本，誤抄祭妻父文與之。館東怪而問之。教讀曰：『我買刊本已定，誰教你家錯死了人。』

又《不識平仄》 一人延館賓供膳飲酒，館賓好飲不歇。內人教侍者斜側執瓶，喻以酒盡之意，彼當自歇。賓猶不悟。內人從內呼曰：『快休請此先生，瓶側尙且不識。』

又《南風先生》 一富翁極鄙吝，欲延師教子，思得不食不飲者乃可招致。或告曰：『某先生不用飲食，只喫南風一味。』富翁聞知喜。既而沉思曰：『更與吾妻論定，方可請他。』歸而謀於婦。婦曰：『未可，未可，你且不要輕易。倘若一日發北風，你將何物與他喫？』

又《道學》 兩人相詬於途，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一道學聞之，謂門人曰：『小子聽之，此講學也。』門人曰：『相罵何稱講學？』曰：『說心說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何爲相罵？』曰：『你看如今道學先生，那個是和睦的！』

又《孔門弟子》 孔門弟子入試，臨揭曉，聞報，子張第十九，衆曰：『他一貌堂堂，果有好處。』又報子路第十三，衆曰：『這粗人也中得高，虧他那一陣氣魂。』又報顏淵第十二名，衆曰：『他最有學問，屈了他些。』又報公冶長，駭曰：『那人平時不見怎的，如何倒中得高？』一人曰：『虧他有扶持。』問：『誰扶持他？』曰：『丈人。』

又卷二《新官賀詞》　新官視事，三日大宴。樂人致詞曰：『爲報吏民須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新官喜其譽己，問誰所撰，思欲餽謝之。樂人對曰：『本州自來舊例如此。』

又《變理手段》　齊有貧民，相率泣訴于艾子曰：『吾向以刷印楮幣爲生，每遇春夏旱，輒印雨龍以售祈雨之人，遇秋冬雨潦，印日神以售祈晴之人，歲以爲常。蓋緣丞相變理有定數，吾儕得遂生理。詎意今歲反常，春夏多雨而秋冬旱，倘吾輩猶照常刷印，枉費財力，而楮幣無所售，衣食窘甚。無乃變理者故意反常，以病吾黨耶？』艾子笑曰：『此乃丞相怒人道，變理手段年年一般，且要倒過耳。』

又《獬豸觸邪》　齊王與羣臣講論曰：『堯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庭中，辯羣臣邪僻者，觸而食之。』艾子聞之歎曰：『使今有此獸，料不乏食矣。』

又《地獄治罪》　人有死而復生者，能言陰府間事，備云：『方見閻羅王，詰責魯正卿李氏，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多寡不敵，致害人命。又某年飢，汝蔽君聰明，遂不廢廩，致死數萬人。又汝變理乖戾，多致水旱，民被其害。」李氏叩頭服罪。王遣鬼卒押付阿鼻地獄。』烏有先生聞而嘆曰：『若果如此理會，陰間安得許多地獄耶！』

又《有天無日》　官值暑月，欲尋避暑之地。同僚紛議，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涼。一皂隸曰：『細思之，總不如此公廳上可乘涼。』官問何故，答曰：『此地有天無日頭。』

又《壞了一州》　秀才設教縣衙，教《千字文》曰：『戶封七縣。』官問其故？對曰：『本是八縣，今被本官不才，壞了一縣。』縣官怒，稟州官治之。州官考其人，因命講《禹貢》。秀才曰：『禹別八州。』州官詰之，曰：『何爲少一州？』答曰：『本是九州，今被本官壞了一州。』

又《官府下鄉》　縣尉出鄉巡邏，晚宿山寺。見一士人脩業寺中，尉出對曰：『道遠還通達。』士人答曰：『縣尉下鄉來。』尉曰：『我五字都是遶人，爾對欠切。』士人曰：『縣尉下鄉來，不知多少擾人也。』

又《貪墨》　一仕宦貪墨甚，及去任，倉庫爲之一空。民作《德政謠》云：『來時蕭索去時豐，官帑民財一掃空。只有江山移不去，臨行寫入畫圖中。』

又《衣食父母》　優人扮一官到任，一百姓來告狀，其官與吏大喜，曰：『好事來了。』連忙放下判筆，下廳深揖告狀者。隸人曰：『他是相公子民，有冤來告，望相公與他辦理，如何這等敬他？』官曰：『你不知道，來告狀的，便是我的衣食父母，如何不敬他！』

又《新官赴任問例》　新官赴任，問吏胥曰：『做官事體當如何？』吏曰：『一年要清，二年半清，三年便混。』官歎曰：『教我如何敖得到第三年！』

又《爭魚納鮓》　張、賈二姓爭買魚，相毆訟于官。官素貪墨，能巧取民財，判云：『二人姓張姓賈，爭買鮮魚廝打。兩家各去安生，留下魚兒作鮓。』二人既失望，乃故買一棺，假意爭訟，料官諱此凶器，決無收留之理。及訟于庭，官爲之判曰：『二人姓張姓賈，爭買棺材廝打。材蓋與你收回，材底留我喂馬。』

又《吏人立誓》　一吏人犯贓致罪，遇赦獲免，因自誓：『以後再接人錢財，手當生惡瘡。』未久，有一人訟者，餽鈔求勝。吏思立誓之故，難以手接，頃之，則思曰：『你既如此殷勤，且權放在我靴筒裏。』

又《厠吏》　一吏人貪婪無厭，遇物必取，人無不被害者。友人戲之曰：『觀汝所爲，他日出身，除是管厠溷，斯無所耳。』吏曰：『我若司厠，一般有錢欲登厠者，禁之不許，彼必賂我；本不登厠者，逼之登厠，彼無奈何，豈患不賂我耶。』

又《直走橫行》　新軍到配所，管軍官多方巧索，故意令其前呵，軍從之。官罵曰：『如此是我跟你矣。』復令後擁，軍從之。又罵曰：『如此是我爲你引導矣。』新軍受挫，不知所處，跪而問曰：『當如何行乃是？』官曰：『你若送我些月錢，任你直走橫行。』

又《欺善怕惡》　樵者行山澗，遇暴漲難度，旁有神祠，乃取神像橫布以度。隨一人至，扣齒歎曰：『神像何敢如此褻慢！』乃扶起，以衣拂拭之，捧至座上，再拜而去。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爲神，享里社祭祀，反爲愚民所辱，何不譴之以禍？』王曰：『然則禍當加於後來者。』小鬼曰：『前人以足履大王，辱莫甚焉，而莫之禍；後人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

又《訪察》　按君訪察，匡章、陳仲子及齊人俱被捉。匡自信孝子，

陳清客俱不請託，唯齊人以其一妻一妾送顯者求解。顯者爲見按君。按君述三人罪狀，都是敗壞風俗的頭目，所以訪之。顯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避兄離母，老大人捉得極當；那齊人是叫化子的頭，捉他作甚麼！』

又《屬牛》 一官府生辰，吏曹聞其屬鼠，醵黃金鑄一鼠爲壽。官喜曰：『汝知奶奶生辰亦在日下乎，奶奶是屬牛的。』

又《長面》 有失去馬鞍者，見一人面長而凹，認以爲鞍也，執之。其人曰：『此吾面也。』爭辯不已，將往聽斷於官。有行人問知其故，謂長面人曰：『勸兄賠他些價罷，若經官，定是斷給。』

又卷三《小兒得效方》 艾子入朝，有憂色，齊王怪，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罹疾，念王無與圖國政，不敢告歸。』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而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王見艾子憂傷甚，慰勞曰：『卿喪子可哀，重賜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當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又《知母貝母》 人有初開藥肆者，一日他出，令其子守舖。遇客買牛膝幷鷄爪黃蓮，子愚不識藥，偏索笥中無所有，乃割已耕牛一足，斫二鷄脚售之。父歸，問：『曾賣何藥？』詢知前事，大笑，發嘆曰：『客若要知母貝母時，豈不連汝母親抬去了！』

又《揀瘦者醫》 一庸醫不依本方，誤用藥餌，因而致死病者。病家責令醫人，妻、子唱挽歌，舁柩出殯。庸醫唱曰：『祖公三代做太醫，呵呵咳。』其妻曰：『丈夫做事連累妻，呵呵咳。』幼子曰：『無奈亡靈十分重，呵呵咳。』長子曰：『以後只揀瘦的醫，呵呵咳。』

又《開舖數日》 張天師過金陵，見藥肆外多鬼，詢之，皆庸醫殺傷者，心甚惡之。後過一肆門外，止有四五鬼，意必醫良而鬼少也。因下馬體訪焉，問：『世醫乎？』答曰：『惶恐，惶恐，纔開業三四日矣。』

又《醫僕應對》 庸醫屢傷人，無利而有害，其從僕厭且玩，不順使令。醫怒詈曰：『我教你死，我教你死！』僕曰：『我將各家做記，不輕易喫你藥，如何便會死！』

又《服查相見》 一庸醫藥死病者，主家鎖繫廊下，將送于官。死者有弟，哀哭曰：『我哥我哥，如何再得相見也！』庸醫應聲曰：『若要相見甚易耳。』問其故，答曰：『令兄藥查在否？再服一貼，即能相見。』

又《淺斟低唱》 一醫者用針太深，致死病者。主家逼令全家舁襯，高唱挽歌以辱之。醫謂妻子曰：『你可低低唱，免使我羞辱難過。』妻子答曰：『既要低低唱，當初何不淺淺斟？』（斟針諧音）

又《冤鬼》 冥王遣冥卒訪陽間名醫，命之曰：『門前無冤鬼者即是。』每過醫門，冤鬼畢集。最後至一家，見門前僅五鬼彷徨，曰：『此可當名醫矣。』問之，乃昨日新豎招牌者。

又《也好》 一人患病，醫家看脈云：『喫了藥，腹中定響，當走大便，不然定撒些屁。』少頃，坐中忽聞屁聲，醫曰：『如何？』客應云：『是小弟撒的。』醫點首曰：『然而也好。』

又《看僧病》 有留僧宿書房者，僧適病，迎醫視之。醫見精室，疑以爲房帷中也。及診脈，遂言經事不調及胎前產後諸症。僧揭帳視醫而笑。醫謂僧曰：『小舍小舍你莫笑，令堂的病兒在那里。』

又《願脚踢》 樵夫擔柴，誤觸醫士，醫怒，欲揮拳。樵跪曰：『寧受脚踢。』旁人訝之，樵曰：『經他手，定然難活。』

又《游水》 一醫生醫壞人，爲喪家所縛。夜自脫，赴水遁歸。見其子方讀脈訣，遽謂曰：『我兒讀書尚緩，還是學游水要緊。』

又《包殮殮》 有醫死人兒，許以袖回殮殮者。其家恐見欺，命僕隨之。至橋中，忽取死兒擲諸河。僕怒曰：『如何拋了我家小舍？』醫曰：『非也。』因舉左袖曰：『汝家的自在。』

又《疥藥》 有醫者，招牌書『神妙疥藥』。適有求藥者至，醫指架上壺盧，令其自取。求藥者責其懶，答以：『病疥。』問：『既病疥，何不抹此藥？』曰：『惟其抹之耳。』

又《殭蠶》 一醫甚無生理。忽求藥者至，開箱取藥，中多蛀蟲。人問：『此何物？』曰：『殭蠶。』又問：『殭蠶如何是活的？』曰：『因服了我的藥，他就活了。』

又卷四《解鋸地獄》 僧人勸誘施主齋僧供佛，捨旛捨琉璃，死後可免地獄刀鋸水火等災。不久，僧及施主相繼亡。施主見僧受鋸獄之刑，因詰其何以異於生前之說？僧曰：『你却如何不問閻王。』閻王曰：『世間

寺廢僧稀，但見他一箇，便要解作兩箇用。』

又《咏尼詩》 五更鐘響寺門開，前堉辭歸後堉來。佛殿借爲迎客館，鐘樓題作望夫台。去年監院曾留孕，今歲檀那又寄胎。不是祇園寬十畝，四時何處葬私孩。

又《書符驅蚊》 一道士，自言能書符驅蚊。市人信之，送錢請符，蚊爲害如舊。因往詰之，道士問：『符貼在何處？』答：『貼壁上。』道士曰：『可道不靈，必須貼在蚊背上，方有效驗。』

又《道士包醮》 一齋家，欲請數道士設醮。一道士極貪財，不顧性命，但欲盡得齋錢。一應宣疏禮懺擊法器等項，俱是一身包做，不分晝夜，脚忙手亂，勞無一息之停。至第三日拜章，遂暈厥倒地。齋家恐慮有人命之累，因商量且倩土工扛出，再作區處。其道士在地聞知，乃掙命攛頭，謂齋家曰：『你且將雇土工銀與我，等我替你慢慢爬出去罷。』

又《不請客》 一吝者，家有禱事，命道士請神，乃通陳請兩京神道。主人曰：『如何請這遠的？』答曰：『近者都曉得你的，說請他他也不信。』

又《指石爲金》 一貧士，遇故人於途，故人已得仙術矣。相勞苦畢，因指道旁一磚，成赤金贈之。士嫌其少，更指一大石獅爲贈。士嫌未已，仙曰：『汝欲如何？』士曰：『願乞公此指。』

又《金羅漢》 有掘地得金羅漢一尊者，乃以手鑿其頭不已，問：『那十七尊何在？』

又卷五《酒風》 一鼠居油房，一鼠居酒房，彼此互食所有。酒鼠既食油，乃邀油鼠入酒房，以口啣鼠尾，而垂飲於中。油鼠飲酒樂，因謝曰：『好酒，好酒。』酒鼠開口應聲曰：『不敢，不敢。』油鼠無繫着，遂墮入甕中，翻滾不得起。酒鼠長嘆曰：『你少飲些也罷，如何就在這裏撒酒風。』

又《醉後不似人》 一官衙見戲猴者，衣巾行動儼似人形，命賞以酒。猴既醉，自扯衣巾，依然一猴也。官長驚問其故，左右曰：『此畜牲無酒時還似人，一飲酒後全不似人。』

又《七十三八十四》 一東道吝嗇，當宴賓時，私囑其僕曰：『爾莫浪費酒漿，但聞我擊桌一下，爾則敬酒一次。』客偶聞知，飲間，故問：『尊堂高壽幾許？』答曰：『七十三矣。』客擊桌嘆曰：『難得。』僕聞擊桌聲，向客敬酒。頃間，客又問：『尊翁高壽幾許？』主曰：『八十四矣。』客復擊桌云：『愈是難得。』僕人又起敬。已而主覺是計，乃斥言曰：『你也不要管他七十三八十四，你也喫得勾了。』

又《就瓶飲》 人有好飲者，遊京師。一日遇故人於道，輒苦口求飲。故人曰：『吾寓所甚遠，奈何？』其人曰：『諒不過二三十里。』故人曰：『寓所甚隘奈何？』其人曰：『但開得口足矣。』故人曰：『器皿不備奈何？』曰：『辱在相知，就瓶飲亦可。』

又《只會喚人》 孫眞人有神術，能驅使禽獸。一日遣其隨身之虎。速客於路。虎遇客輒啖之，至晚無一客至者。眞人知其故，召虎還，罵曰：『畜生，你元來不會請人，只會喫人！』

又《喫了又喫》 目連修道，問法于佛，佛教之入山捨身飼蚊，乃可得道。連從命入山飼蚊，間亦撲殺數蚊。佛責其壞慈悲之教。連應曰：『非我不慈悲，奈此數蚊喫了又來喫。』

又《敢相喫他》 一人爲商歸，談說江湖風景，曰：『過了黃牛峽，蚊蟲大如鴨；過了鐵牛河，蚊蟲大如鵝。』其妻曰：『何不帶些回來煑喫？』商人曰：『得他不來喫我也勾了，我怎敢想去喫他！』

又《誰爲東道》 一僧人，每夏夜赤身坐臥山邊，口口念佛，捨身餧蚊，專求作佛。觀音大士欲其誠僞，乃化作一虎，咆哮來山邊，欲其捨身食之。道人抽身忙起，大叫曰：『今晚撞見這個大客，這箇東道如何做得起！』

又《七德鷄》 一館人，待師甚薄，師見其家多肥鷄，笑問曰：『君家七德禽如此之盛？』主曰：『吾聞鷄稱五德，未喻七德之說。』師曰：『五德之外，更有二德。我喫得，你捨不得。』

又《樹倒不知飛》 或人久住親友家，主人厭之。乃引客閒步門外，指樹上鳥曰：『足下再住數日，待吾磨斧伐樹，取此鳥供饌如何？』客曰：『且止。但恐樹倒時，此鳥必飛去，豈能取得？』主笑曰：『莫慮，莫慮，吾看此呆鳥，縱然樹倒，也不會飛去。』

又《冷淘飥飥》 秦少游辯虱從垢膩，請質於高明者，不然甘罰飥飥一席。佛印辯虱從綿絮生，不然願罰冷淘一席。各私囑東坡，求勝其

說。既相會，質難不已。坡曰：『當是垢膩成身，綿絮成脚，先喫冷淘，後喫餛飩。』

又《秋蟬》 主人待僕從甚薄，衣食常不周。僕聞秋蟬鳴，問主人曰：『此鳴者何物？』主人曰：『秋蟬。』僕曰：『蟬食何物？』主人曰：『吸風飲露耳。』僕問：『蟬衣着否？』主曰：『不用。』僕曰：『此蟬正好跟我主人。』

又《更替喫飯》 客有好弈者，每過遠隣對弈，遠隣兄弟更替入內，飧飯出弈。客過午飢倦，覺其故，乃戲曰：『昨過僧寺，見廚中甑高一丈。』主人問：『如此高甑，如何取飯？』客曰：『此輩甚奸巧，甑上架長梯，一人進去喫了，出來，又喚一人進去喫。』

又《各挑行李》 兄弟三人，經商投宿，共買一魚，烹調在案。長兄唱《駐雲飛》一句曰：『這箇魚兒，我要中間一段兒。』二兄唱曰：『我要頭和尾，誰敢來爭嘴。』三弟曰：『嗻，湯兒是我們的。』僕夫初猶覬望，或得沾味，聞此則絕望矣，進前作揖唱曰：『告君知，明日登程，各自挑行李。那時節，辛勤怨得誰！那時節，辛勤怨得誰！』

又《井中魚》 主人待館賓，每食設魚，多無中臠。館賓問曰：『魚從何所得？』主人曰：『池中養者。』館賓曰：『恐是井中養者，不然如何這等短。』

又《藕如船》 主人以藕梢待客，却留大段在廚。客笑曰：『常讀云：「大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初疑無此，今乃信然。』主曰：『何故？』客曰：『藕梢已到此，藕頭尚在廚房中。』

又《筍殼臉》 醫師與卜士會飲酒樓，一市人慣往撞席，二客患之。醫師出令云：『天有天南星，地有地骨皮。廿四味流氣飲，要加也得，要減也得。』卜士云：『天有天文，地有地理。二十四百中，三命也通，五星也通。』撞席者曰：『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出無名之草。二十四層筍殼臉，剝了一層又一層。』

又《攪到幾時》 司馬溫公名光，一日召僧作道場，念『藥師光佛』，僧諱『光』字，念作『皎』字。公出行香，聽知，問其故？答：『避尊諱耳。』公笑曰：『我若不出來行香，不知你們攪到幾時去。』

又《借茶葉》 有留客飲茶者，向鄰家借茶葉未至。每湯沸，以水益之，釜且滿矣，而茶葉終不得。妻乃謂夫曰：『此友幸是相知的，留他洗個浴去罷。』

又《好客》 或誇某人好客，不減孟嘗門下三千。聞者慕其高義，往拜之。見門下寂然無一人，問：『諸客何往？』隣家對曰：『此際皆回家喫飯去了。』

又《許日子》 一人性極吝，從不請客。一日隣人借其家設宴，有見者，問其僕曰：『汝家主今日請客乎？』僕曰：『要我家主請客，直待那一世來！』主人聞而罵曰：『誰要你許他日子！』

又《性不飲》 除夜，以酒一瓶、腐一盂供石敢當。主人揖畢，見狗在旁，命童子速收之。童子方攜酒入內，復出收腐，已爲狗所啖矣。主人叱曰：『癡奴才！先收腐便好，狗是不喫酒的。』

又《豆腐》 一人留客飯，止豆腐一味，自言：『豆腐是我性命，覺他味不及也。』異日至客家，客記其食性所好，乃於魚肉中各和豆腐，其人擇魚肉大啖。客問曰：『兄嘗云豆腐是性命，今日如何不喫？』答曰：『見了魚肉，性命都不要了。』

又《饅頭》 有貧士，餒甚，見市有鬻饅頭者，僞大呼仆地。主人驚問其故？曰：『吾性畏饅頭。』主人因設數十枚於空室中，而閉士於內，冀相困以爲一笑。久之寂如，乃啓門，見其搏食過半。詰之，則曰：『不知何故，忽不覺畏。』主人怒叱曰：『汝得無尚有他畏乎？』曰：『無他，此際只畏苦茶兩碗。』

又《酸酒》 有上酒店而嫌其酒酸者，店人怒，弔之於梁。客過問其故，訴曰：『小店酒極佳，此人說酸，可是該弔。』客曰：『借一杯我嘗之。』既嘗畢，攢眉謂店主曰：『可放此人，弔了我罷。』

又《喫糠》 有閒漢咽糠而出，遇大老官於舟，呼之喫飯曰：『曉來喫狗肉已過飽，有酒領一杯可也。』既飲忽吐，主人見之曰：『汝云喫狗肉，如何吐出糠來？』乃睨視之，答曰：『我是喫狗肉，想這狗是喫糠的。』

又《合做酒》 甲乙謀合本做酒，甲謂乙曰：『汝出米，我出水。』乙曰：『米都是我的，如何算帳？』甲曰：『我決不欺心，到酒熟時，只逼還我這些水便了，其餘都是你的。』

又《糕》　有叫賣糕者，聲甚啞。人問其故？曰：『我餓耳。』問：『既餓，何不食糕？』曰：『是餿的。』

又卷六《自誇癖性》　蝎語蚊蠅曰：『吾性剛勇，凡相遇者，無不受斃，何英雄如之。』蠅曰：『吾素不治生，人有嘉殽美酒，我得厭飫，何豐富如之。』蚊曰：『吾行藏獨異，於是香閨豔質，常得偎倚。』詩曰：「紗廚浸月涼如水，贏得珠鈿臂上眠。」何樂如之。』蝎與蠅嘆曰：『看你衣着尚無，元來如此風流。』

又《天王地王》　巨商遊妓，不及一年，萬貫蕩盡，被逐無所歸，因欲自縊。妓恐人命負累，約言再接他客，量分酒食給之。已而後客至，妓如前約。後客問曰：『爾家每頻送酒食進裏面，與何人用？』妓曰：『我家有一神，道名爲天王，每日如此祭他。』一日，客潛入房後窺之，見帳中坐一人如神，即下拜祈福。帳中巨商問後客曰：『你帶多少本錢來？』答曰：『五千貫。』巨商笑曰：『我原有一萬貫，到此用盡，叫做天王；爾只有五千貫，若用盡時，只做地王耳。』

又《新婦參湯》　一人子長，不與議婚，其子每夕憂嘆獨宿足冷。父母教煨石塊裹布煖足，即同娶新婦共宿矣。子曲意從之，過夜深，石漸冷，子抱石投擲父母寢門，蓬然有聲。父母驚問何故？答曰：『開門，開門，新婦來請安也。』

又《搶親》　有婚家，女富男貧。男家恐其賴婚也，擇日率男搶女，誤背小姨以出。女家追呼曰：『搶差了。』小姨在背上曰：『莫聽他，不差，不差，快走！』

又卷七《死後不賒》　一鄉人，極吝致富，病劇，牽延不絕氣。哀告妻子曰：『我一生苦心貪吝，斷絕六親，今得富足，死後可剝皮賣與皮匠，割肉賣與屠，刮骨賣與漆店。』必欲妻子聽從，然後絕氣。既死半日，復甦，囑妻子曰：『當今世情淺薄，切不可賒與他。』

又《鐵心肝》　有人，家富而吝，其從弟入京注選，及門告別。不得已，贈錢一緡，酒一壺，作簡曰：『筋一條，血一壺。右件槌胸獻上，伏惟鐵心肝人留納。』

又《一錢莫救》　一人，性極鄙嗇，道遇溪水新漲，吝出渡錢，乃拚命涉水。至中流，水急衝倒，漂流半里許。其子在岸旁覓舟救之，舟子索錢，一錢方往，子只出五分，斷價良久不定。其父垂死之際，回頭顧其子，大呼曰：『我兒，我兒，五分便救，一錢莫救。』

又《鮓哮》　一人極鄙吝，每飯，於空盤中寫一『鮓』字，叫聲鮓字，食飯一口。其弟語吃（音吉，言蹇也），連叫『鮓，鮓，鮓。』其兄大怒曰：『你休得吃哮了。連累我使錢買藥。』

又《太尉傳神》　党太尉欲傳神，招畫史估計顏料等費，該用銀數兩，輒不悅。最後一畫史覺其故，對曰：『止用白紙一幅，筆一枝，墨一錠，足矣。』太尉喜甚，問：『如何畫？』畫史曰：『黑紗帽，皂羅袍，犀角帶，皂靴，使者畫黑番。』童太尉曰：『面粧何色？』其人曰：『畫一黑漆卓，在旁斜引，首俯卓上可也。』太尉曰：『緊在面目，若俯首，人何得見？』畫史曰：『相公這等嘴臉，如何要見人。』

又《舞曲報德》　東坡曰：『杜黃常，少年好行陰德，遇枯骨輒葬之。鬼輒報應，或獲寶劍，或獲藏鏹。蓋杜惟積德，初無望報之意。後一士人意圖報應，勉強效之。見一枯骨，解綈袍而葬之。忍寒至三更，鬼嘯於詹曰：『秀才會唱《梁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園子弟，意待與秀才旋舞一曲，聊以報德。』

又卷八《眉爭高下》　目問眉曰：『我能辨別好歹，識認萬象，大有功於人。爾有何能，位居吾上？』眉曰：『我也不與你爭高下，必欲我在爾下，看好看不好看。』

又《大話》　主人謂僕曰：『汝出外須說幾句大話，裝作體面。』僕頷之。值有言三清殿大者，僕曰：『只與我家租房一般。』有言龍衣船大者，曰：『只與我家帳船一般。』有言牯牛腹大者，曰：『只與我家主人肚皮一般。』

又　甲曰：『家下有鼓一面，每擊之，聲聞百里。』乙曰：『家下有牛一隻，江南喫水，頭直靠江北。』甲搖頭曰：『那有此牛？』乙曰：『不是這一隻牛，怎幔得這一面鼓？』

又《謊》　有兄弟相約，今後說謊，不許相訝。訝者罰東銀一兩。一日兄曰：『前村井水極佳，昨夜有人盜此井去，爲人所覺。追逐之，其人棄於地，跌成三段。』弟訝曰：『那有此事？』兄申前罰，弟約明日備柬。向午不至，兄往詢之。見弟尚未梳洗，問何故？答曰：『昨夜有一怪事，

弟婦腹痛，至夜半，連養下十七八個兒子。」兄訝曰：「那有此事？」弟曰：「準過罷。」

又《好古自困》 秦士有好古成僻者，遇古物，雖重價必購之。有人攜敗席造門曰：「此孔子杏壇所坐席也。」秦士大喜，易以負郭之田。又有攜杖者曰：「此太王避狄去豳時所操之箠也，先孔子數百年矣。」秦士乃罄家貲購之。又有持漆盌者曰：「席杖皆周物，未爲古也；此盌乃舜造漆器時所作，益又古矣。」秦士遂虛所居宅而與之。三器得而田宅資用盡矣。好古之篤終不捨三器，於是披孔子之席，執舜之盌，持太王之杖，行乞於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時九府錢，願乞一文！」

又《諱輸棋》 有自負棋名者，與人角，連負三局。他日人問之曰：「前日與某人較棋幾局？」曰：「三局。」又問：「勝負如何？」曰：「第一局我不曾贏，第二局他不曾輸，第三局我要和，他不肯罷了。」

又《諱聾啞》 聾啞二人，各自諱。聾見啞者，懇其唱曲。啞者知其聲也。乃以脣開合，而手爲按節狀。聾者側耳良久，見其脣止，即曰：「久不聞佳音，今番更進。」

又卷九《蝙蝠推奸》 鳳凰慶壽，百鳥皆賀，而蝙蝠又不往。曰：「我翼能飛，屬禽者也。」後麟鳳相會，各語及蝙蝠事，乃嘆曰：「世間自有這般推奸避事的禽獸，眞是無可奈何。」

又《做者不羞》 一儒生吟詩云：「風吹柳絲千條綠，日映紅桃萬點紅。」一人爲之改曰：「何人細數過，却用「千」「萬」字？不若用「條條」「點點」字安穩。」吟者曰：「翁善脩詩，敢請另做一首。」改者對曰：「做的不脩，脩的不做。」

又《暴富》 人有暴富者，曉起看花，啾啾稱疾。妻問何疾？答曰：「今早看花，被薔薇露滴損了，可急召醫用藥。」其妻曰：「官人，你却忘了當初和你乞食時，在苦竹林下被大雨淋了一夜，也只如此。」

又《貧欲學富》 二士並隣，一溫一寒，晝相呼坐門首共話。溫士之妻遣兒來告曰：「炊已熟，當云何？」士曰：「斟酌下水。」蓋作羊羹也。寒士家時煮菜粥，其妻亦遣兒來告曰：「炊已熟，當云何？」寒士亦效之曰：「斟酌下水。」兒拊掌曰：「豈不成馬料耶！」

又《九百》 彭祖八百而死，其嫗哭之慟，姻隣慰而解之曰：「人生年八十已爲難得，今翁壽八百，古今罕有，可無過哀也。」嫗曰：「吾夫壽八百，似可無憾矣。然見世有九百而猶不死者，吾寧無恨耶！」俗稱癡人爲九百。

又《王皮言不可信》 富翁蓄羣僕，輪流管年幹辦。內一僕愚甚，翁於歲首。預令出街，習聽言語，庶幾知事，可以輪流管幹。及歲暮歸家，翁問：「汝既演習伶俐，且說幾時是新年。」僕應以「正月初一」。主人又問：「汝聞之誰？」應曰：「昨聞對門王皮說。」主搖首笑曰：「未可輕信，未可輕信。若王皮說正月初一，直到月半亦未可知。」

又《强辨自訟》 田巴好强辨，禽滑釐從而學焉。一日途遇老媼，問曰：「馬騶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禽滑釐笑曰：「此易曉者，馬騶上搶，勢逆而強，故天使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遜，故天使之長。」媼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須也，何以短？」滑釐忙然而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咨之師，媼幸留此以待。」即入見田巴，具以媼言質之，且曰：「媼方坐門限以俟，幸即領教以復。」巴俛首沉思久之，無以解，乃呼滑釐行第曰：「禽大禽爾今後無事時，少要出外惹禍，累我無言抵對也！」

又《被人搬壞》 寺僧塑釋迦佛與老子同坐，一道士見之，不甘老子居次，乃曰：「吾老子生於周，至後漢方有佛法。」因移老子居首位。寺僧又謂：「吾佛神通廣大，當居老子上。」復移轉左位。二家爭競不已，搬移十數次，土像殊損壞。老子與佛嘆曰：「我兩人過得好好的，無端被這幾個小人搬壞了。」

又《口善心惡》 一軍士，平日食素誦經，當臨陣時，口常念佛。主將察知，怪其無勇，欲治之以法，因詰之曰：「我對陣只要殺人取勝，如何口中念佛？」軍人答曰：「我口中雖然念佛，裏面却是一片殺人心。」

又《養鳧搏兔》 趙括不知兵，趙國任之爲將，以拒秦而當白起之師，遂罹長平之慘。艾子嘆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再擲之，又投于地。其人憤而棄之。鳧蹣跚自陳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責我搏擊之能乎？」且舉掌而示獵者曰：「你看我這脚手，可能搏得他兔否？」

又《敗子三變》 識者以敗子三變，初變爲蛀蟲，以其賣食書畫也；

再變爲蝗蟲，以爲其賣食田園也；三變爲大蟲，以其賣食人口也。

又《且只說嘴》　京師選將軍，羣聚以觀。山東一人曰：『此輩未爲魁偉。吾鄉一鉅人，立則頭頂棟而脚踏地。』山西一人曰：『吾鄉一鉅人，坐地而頭頂棟。』繼而陝西一人曰：『此皆未爲奇。吾鄉有一巨人，開口時，上脣抵棟，下脣搭地。』傍有難者曰：『然則身何居乎？』陝人曰：『且只說嘴罷。』

又《右軍之後》　會稽王姓者，族本寒微，性好誇詡。時出外郡，每託于人曰：『吾王羲之裔孫也。』客曰：『可敬，可敬！足下若不明說，何以知爲右軍之後。』其人又恐軍籍貽累，連聲忙應曰：『軍是別戶，軍是別戶。』

又《低得沒處去》　一汚者，子孫爲井夫，前後死去。閻王令蓋屋，汚者似有德色，心口自語曰：『吾嘗在三十三天上爲玉皇上帝蓋殿，高得沒處去。今何屑爲此！』閻王復令井夫於十八重地獄下穿井。井夫長歎曰：『回思吾祖之所爲，我今日低得沒處去了。』

又卷一〇《弱臂强弓》　唐宋國公不能射，歐陽詢作詩嘲之曰：『急風吹緩箭，弱臂挽強弓。欲上翻垂下，應西還向東。十回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爲此？多應是宋公。』

又《園外狼》　員外郎石中立，嘗偕同寮觀南御園所畜獅子。守者曰：『縣官日給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日給反不及獅子矣。』中立笑曰：『是不然。蓋吾輩皆園外狼，安敢比園內獅子乎！』

又《禁坐公座》　行人司閒僻，官吏罕到，市人每日取汲，廳前頑童戲坐公座以爲常。或人戲揭告示云：『仰各吏典，以後朔望日，仍要赴司作揖，凡男婦汲水者，毋得如前擅坐公座。』

又《中人》　玉帝修凌霄殿，偶乏用，欲將廣寒宮典與人。皇因思中人亦得一皇帝方好，乃請竈君下界議價。既見朝，朝中訝之曰：『天帝所遣中人，何黑如此？』竈君笑曰：『天下那有中人是白的。』

又《皮匠》　一皮匠，生平只用皮底一雙。凡替人掌鞋，出門必落，輒尾其後，拾取以爲本錢。一日尾之不獲，泣曰：『本錢斷送矣！』及歸，見底已落戶內。

又《鞋襪訟》　一人鞋襪俱破，鞋歸咎於襪，襪亦歸咎於鞋，相與訟之於神，神亦不能決，乃拘脚跟證之。脚跟曰：『小的一向逐出在外，何由得知！』

又《口脚爭》　脚謂口曰：『無上唯你最討便宜，我千辛萬苦奔走，來時都被喫去了。』口答曰：『不要爭，我莫喫，你也莫奔走如何？』

又《賣弄》　一親家新置一牀，窮工極麗，自思好牀。不使親家一見，枉自埋沒，乃假裝有病，偃臥牀中，好使親家來望。那邊親家來望，那邊親家做得新褲一條，亦欲賣弄，聞病，欣然往探。既至，以一足架起，故將衣服撩開，使褲現出在外，方問曰：『親翁所染何症，而清減至此？』病者曰：『小弟的賤恙，却像與親翁的尊病一般。』

又卷一一《青涼傘》　劉子久仕翰苑，望遷秩未遂，因稱疾不出。士夫有來問疾者，對曰：『虛熱上攻。』時石文定在座，戲言曰：『古消一服清涼散即愈矣。』蓋官任兩府者，方得用涼繖也。

又《六千兵散》　一勳臣，總督團營，擅役官兵治私第。優人扮二儒生，其一高聲詠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其一曰：『八千兵散。』爭辯良久。徐曰：『汝不知耶，那二千俱在官家蓋房，何曾在營！』

又《欠二梁》　一中產之家，不自忖度，罄產架高堂，成而養膳乏矣。里中長者過其廬，嘆曰：『堂甚好，只是欠二條梁矣。』主人問曰：『屋已完美，尙欠何梁？』長者曰：『一條是不思量，一條是不酌量。』

又卷一二《大眼》　主人自食大魚，却烹小魚供賓，誤遺大魚眼珠於盤。爲客所覺，因戲言：『欲求魚種，歸蓄之池。』主謙曰：『此小魚耳，有何足取？』客曰：『魚雖小，難得這雙大眼睛。』

又《須尋生計》　人有好譽者，術士知其癖，造門相面，極言稱許，且曰：『足下只消這雙大眼睛，一生受用不盡。』主人喜甚，留款數日而厚贈之。術士臨別，執手相告曰：『復有一語，君當記之。』主人問何語？術士曰：『足下也須尋些活計，不可全靠這雙眼睛。』

又卷一三《垛子助陣》　一武官，出征將敗，忽有神兵助陣，反大勝。官叩頭請神姓名，神曰：『我是垛子。』官曰：『小將何德，敢勞垛子尊神見救？』答曰：『感汝平昔在教場，從不曾一箭傷我。』

明・起北赤心子《新話摭粹・諧謔》　景泰間劉主靜升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干淨，

少司馬尙洗不干淨。』衆聞之噱然。

明・醉月子《精選雅笑・誇富》 一人對客誇富曰：『我家可無所不有，』因屈兩指曰：『所少者，只天上日、月耳。』語未絕，家童出白：『廚下無柴。』其人復屈一指曰：『少日、月、柴。』

又《取耳》 篦工取耳太重，其人痛甚，漸以耳遠之，工以手隨而愈進。問：『取那一只否？』工曰：『完此只，卽取那只。』其人曰：『我只道就在里邊取過去了。』

又《性急》 性急人過面店卽亂嚷曰：『爲何不拿面來？』店主持面至，傾之桌上曰：『你快吃，我要淨碗。』其人怒甚，歸謂妻曰：『我氣死了。』妻忙打包袱曰：『你死，我去嫁人。』及嫁過一宿，後夫欲出之，歸問故，曰：『怪你不養兒子。』

又《狗不認》 兩人同坐，一撒屁，對人不言，惟以衣袖掩口；適狗在旁，其人賴云：『畜畜，狗打一呵欠。』對人云：『他却不肯認哩。』

又《割股》 有父病延醫者，醫曰：『病已無救，除非君孝心感格，割股可望愈耳。』子曰：『這却不難。』遂抽刀以出，逢一人臥于門，因以刀刲之。臥者驚起。子撫手曰：『不須喊，割股救親，天下美事。』

又《腌魚》 兄弟兩童盛飯，問父：『何物過飯？』父曰：『挂在竈上熏的腌魚，看一看，吃一口，就是。』忽小者嚷云：『哥哥多看了一看。』父曰：『咸殺他罷。』

又《盜牛》 有盜牛而被枷者，熟識過而問曰：『汝何事？』答云：『悔氣撞出來的，前在街上閑走，見地上草繩一條，以爲有用，拾得之耳。』問者曰：『然則罪何至此？』卽復對云：『繩頭還有一小小牛兒。』

盜牛律罪問擺站。定有只小舡奉拽，總不脫一繩子也。

又《改對》 學師出二字對曰『馬嘶』，徒對『牛屎』，師曰：『狗屁。』徒起而欲行，師曰：『你還未對，我還未改，如何就走。』徒曰：『吾對的是「牛屎」，先生改的是「狗屁」。』

又《送匾》 一人誇己必中，說：『夜夢鼓樂一部，送牌匾到家。』一友曰：『我亦夢見送至宅上，匾有四字。』問何字，曰：『豈有此理。』

明・佚名《笑林・刺眉》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刺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又《邑丞通文》 某邑一丞，素不知文，而強效顰作文語。其大令病起，自憐消瘦，丞曰：『堂翁深情厚貌，如何得瘦。』又侍大令飲，而大令將赴別席，辭去，丞曰：『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縣令修後堂，頗華整，丞趨而進曰：『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一日，縣治捕強盜數人，令嚴刑訊鞫，盜衰號殊苦，丞從傍撫掌笑曰：『惡人自有惡人磨。』

明・佚名《笑海千金・笑人獨食》 昔一人帶僕出外，每飲酒，不顧其僕。一日，人請飲酒。僕人自將墨塗黑其口，立在主人身傍。主人見曰：『這奴才好嘴。』僕人云：『只顧你的嘴，莫顧我的嘴。』

又《嘲老鴉》 有一富商，宿于勾欄，見月暈，對妓云：『明日有風。』老鴉從後聽之，欲進騙局，扯商衣曰：『此間緝事衙門，正要捉妖書妖言之人。要拿商送官。商人再三退托，以五十金買免。一日，老鴉又見月暈，問云：『姐夫，姐夫，明日是風是雨？』商人答曰：『不是風，不是雨，是一個調騙人的大圈套了。』

又《譏賣淡酒》 有天鵝趕一田鷄，躲于天羅叢下。天羅問曰：『你因甚避于我鄉？』田鷄答曰：『目今朝廷差官，要捉一物三名者懲治，因此躲于貴村避難。』天羅又問曰：『何以一物三名？』田鷄答曰：『一名田鷄，二名石淋，三名黃蛤。』天羅答曰：『汝快走，休要連累于我，我亦是三名：一名天羅，二名絲瓜，三名布瓜。』田鷄無奈，躲避于水中。又問田鷄何事匿于水中。田鷄如前答應。水曰：『莫累于我，我亦有三名。』田鷄問曰：『何三名？』水答曰：『一名江水，二名河水，三名海水。』田鷄遂怒曰：『我只說是海中咸水，而誰知你都是江河淡水，尙何肯在你這里躲避。』

又《嘲娼妓》 一子弟與妓交久，費用殆盡，臨別時，要與燒一香疤，以爲表記。妓曰：『要燒個四方疤兒。』子弟曰：『何以得方？』妓曰：『用一文錢放下，然後放火于錢眼內燒之，却不是個方的？』子弟

曰：『無錢。』妓曰：『無錢燒不成。』

又《笑縣尹官貪》 昔一縣尹與縣丞愛錢，主簿極清。一日，同飲酒，至半酣，縣尹遂設一令：要《千家計》一句，下用俗語二句含意。尹曰：『旋砍生柴帶葉燒，熱竈一把，冷竈一把。』丞曰：『杖藜扶我過橋東，左也靠着你，右也靠着你。』簿乃托意嘲曰：『梅雪爭春未肯降，原告一兩三，被告一兩三。』

又《笑人談舌》 昔有一人家，養一八哥，放在鼓邊。其家每日傭工者歸家來，以鼓爲號。一日之間，不覺八哥跳在鼓上，跳得響。只見傭工者皆紛紛然歸來。主人隨而問曰：『你衆人往日回來，我以鼓爲號，如何今日尚未曾打動一下鼓，如何就回？』傭工曰：『因鼓響方回。』主人去看，見一八哥在鼓上跳，怒罵曰：『你這死鳥，也來盤鼓。』

又 一富家傭工人衆，每遇伏熱收割，每日吃飯，打鼓爲號。抬鼓放在山棗樹下。不覺山棗落下，打得鼓響。衆工回家吃飯，主人詢問其故。再看只見山棗落在鼓上，怒罵曰：『面上膿水未干，也來此處剝鼓。』

又 有一新官上任，一名里長要百只狗交官，買了九十九只，少了一只，無有買處，計將一只羊鋸去其角，撞入狗內交官。官見羊嘴連動一動，問曰：『這只狗如何嘴動？』里長答曰：『此狗正在嚼蛆。』

又 有一新官上任，每名里長要一百擔大糞交官，有了九十九擔，只少一擔；即將莧菜煮去紅水，湊成一擔同交。官見曰：『此糞如何這等紅？』里長答曰：『肚里無糞，都是努出的血來。』

明・佚名《時尚笑談・沒飯吃》 小兒啼，父問其故，曰：『餓了。』其父撫之曰：『我的兒，你要甚吃，只管說來；隨你要龍肝鳳髓，皆拿來你吃。』兒曰：『我都不要，只要飯吃。』父罵曰：『只揀家中沒有的便要吃。』

又《厚面皮》 兩人相與語曰：『天下何物最硬？』曰：『鐵硬。』『見火就洋了，焉得爲硬？』曰：『然則何物？』曰：『莫如髭鬚。』曰：『髭鬚安得爲硬？』曰：『若干的厚面皮都被他鑽了出來。』

又《魚鱉不可勝食也》 兩人一長一短。長者笑短者曰：『死之日，方寸之木，足以有容也，及至葬，一撮土之多，掩之，誠是也。』短者笑長者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爲能勝其任也，及至葬，壤地褊小，舉而委之于壑，魚鱉不可勝食也。』

又《糞土之牆》 一先生怒東家供膳淡薄，東家曰：『先生，你前日講書道：「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我故不敢拿肉來你吃。』先生怒曰：『若是我講「糞土之牆」，你就拿糞來我吃。』

又《嘲學官貪贓》 昔一秀才，送鵝與學官，學官曰：『我受你的鵝，又無食與他吃，可不餓死？欲待不受，又失一節，如何是好？』秀才云：『請師父受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又《嘲近覷》 昔一人近視眼，清早開門，見一大堆牛屎，用手去摸，云：『好一個金漆果盒，只是漆嫩些。』

又《假作慈悲》 昔一人念佛，其數珠偶失于腥物中，被貓銜走。衆鼠見之，齊曰：『貓爺貓爺，如今慈悲了，想必不來害我等。』少頃，貓兒放下數珠，捕一大鼠食之。鼠嘆曰：『這樣慈悲人，若相交他，皮毛骨肉都被他吃盡了。』

又《不重廉耻》 昔一府學，生員不重廉耻，每遇春秋祭祀已了，各相私盜祭肉紙燭之類；教官不能禁革，遂寫一賦譏云：『祭祀了，天未曉，偷肉紛紛，盜燭渺渺。顏回見之，微微而笑。子路見之，氣冲牛斗。夫子喟然嘆曰：「吾嘗厄于陳蔡之間，不曾見此餓莩。」』

又《打我不倒》 昔觀音菩薩戒洞賓曰：『君曾昔日三醉岳陽樓，私度何仙姑，鼎州曾賣墨，飛劍斬黃龍，既居仙品，何不戒酒色財氣乎？』洞賓遂誣觀音曰：『汝既無酒，因何傍有淨瓶？汝既無色，養此女童男童作甚？汝既無財，如何全身金妝？汝既無氣，爲何降伏大鵬？』觀音妝誣無奈，遂將茶盞與淨瓶擲之。洞賓笑曰：『你只是這一瓶兩盞，也打我不倒。』

又《貶中里人》 鍾馗生誕，其妹具酒一罇，捉一小鬼，復令一大鬼挑以慶賀，具柬云：『酒一罇，鬼一個，聊奉尊兄充少賀；尊兄若嫌此鬼小，挑盒之大魁湊兩個。』馗見書大喜，即命庖丁烹之。小鬼謂大鬼曰：『我被捉來，乃是無奈，誰叫你討這擔子挑。』

又《嘲人說謊》 昔有兩親家，男親家至富，請女親家到家，盡寶物獻出，問曰：『親家你家有無？』女親家曰：『你皆是死寶，何羨；我有二件活寶。』男親家曰：『何二件？』女親家曰：『有仙鶴與海馬。』男親

家答曰：『我要借看，可否？』女親家遂約後日卽來。相辭回家，不勝憂悶，其子問父親曰：『爲何憂悶？』『我昨日對男親家面前說了兩句謊話，思想無計退他，故此憂悶。』其子曰：『何二件？』父曰：『我說有海馬一匹，仙鶴一只。』子曰：『退此何難之有，等他來。』男親家果來，其子將神袍一領與父穿着，坐于堂上，男親家問曰：『令尊？』答曰：『家父有事往外去。』『親家約我來看海馬仙鶴。』子曰：『都不在家：海馬昨日被龍王借去游海，仙鶴被仙家跨去赴蟠桃宴。』親家曰：『堂上坐的是何神？』其子曰：『是我家說謊大王。』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五　永樂初，嘗遣使往天竺，取眞僧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敎人念唵嘛呢叭彌吽，人爭信而諷之。李侍讀繼鼎笑曰：『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待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謂六字眞言者，乃俺罵你把你哄，猶西夏自稱兀卒爲近吾祖也。』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二《程石臞嗜檳榔》　故友程石臞，南海人，嗜檳榔，官兵部職方郎中。一日早朝，余戲佔口號贈之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平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坐喫檳榔。』聞者皆爲絕倒。

又《張何二考官》　余同年張禮部者，河南人，面黔而好傅粉澤。順治庚子，與同年何行人蕤音元英同典廣西鄉試。桂林人爲之語曰：『本是箇書眉張敞，倒做了傅粉何郎。』辛丑春，余客秦淮，適何歸，自粵過金陵，酒間談此，坐客皆爲捧腹絕倒。

又《街道廳》　工部郎官有街道廳一，差出則二黑鞭前引，而一隸肩獨板在馬後。汪郎中懋以啓賀其僚友某云：『雙鞭前導，宛兩股之蝦鬚；獨板後隨，如一條之狗尾。』聞者無不大笑。汪字樊桐，仁和人，作《肅松錄》。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八《盜户》　順治間，滕、嶧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後受撫，邑宰別之爲『盜戶』。凡值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戶，而怨家則力攻其僞；每兩造具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眞僞，反復相苦，煩有司稽籍焉。適官署多狐，宰有女爲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戶也！』聞者無不匿笑。【略】

章丘漕糧徭役，以及徵收火耗，小民常數倍於紳衿，故有田者爭求託焉。雖於國課無傷，而實於官橐有損。邑令鍾，牒請釐弊，得可。初使自首，既而奸民以此要上，數十年鬻去之產，皆誣託詭挂，以訟售主。令悉左袒之，故良懦多喪其產。有李生爲某甲所訟，同赴質審。甲呼之『秀才』；李厲聲爭辨，不居秀才之名。喧不已。令詰左右，共指爲眞秀才。令問：『何故不承？』李曰：『秀才且置高閣，待爭地後，再作之未晚也。』噫！以盜之名，則爭冒之；秀才之名，則爭辭之：變異矣哉！有人投匿名狀云：『告狀人原壞，爲抗法吞產事：身以年老不能當差，有負郭田五十畝，於隱公元年，暫挂惡衿顏淵名下。今功令森嚴，理合自首。詎惡久假不歸，霸爲己有。身往理說，被伊師率惡黨七十二人，毒杖交加，傷殘脛肢；又將身鎖置陋巷，日給簞食瓢飲，囚餓幾死。互鄉地證，叩乞革頂嚴究，俾血產歸主，上告。』此可以繼柳跖之告夷、齊矣。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四《阿丑》　成化中，汪直用事，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榮，忤之者旋加黜奪。時有『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之誚。陳鉞、王越諂媚尤甚，中官阿丑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譎諫之風，汪直之逐，與有力焉。一日于上前作醉人酗酒，一人曰：『巡城御史至』，酗罵如故。自侍郎至尙書、內閣，酗如故。又曰：『駕至』，其酗尤甚。最後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起。其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天下之人，但知有汪太監，安敢不懼？』上頷之。丑復作直持雙鉞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平日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陳鉞、王越也。』又《震澤紀聞》：丑云：『天有兩月』，一人擊之曰：『月一而已，安得有兩？』丑曰：『內有陳鉞，外有王越，豈非兩月乎？』由是直等竄斥殆盡。

又《堅瓠八集》卷三《小半觔謠》　某善治生，間市肉不得逾四兩，名小半觔，人遂以小半觔呼之。黃九煙周星曰：『此盛德事也。』因爲長謠紀之：『市肉市肉，震驚神人，乃公終身不飲酒，窮年不茹葷，今朝胡爲忽市肉，咄咄怪事，疇可比倫？一解。市肉市肉，爰聚童僕。左手提衡，右手啓櫝。有銅如金，有錢如琛。把授童僕，不覺掩淚酸心。二解。童僕受錢，愕眙相視。長跪請命，市肉寧幾。童曰一觔，公怒欲捶。僕曰半觔，怒猶不已。童僕皇恐，莫測公旨。三解。匍匐再請，聽公何云。徐

伸四指，曰小半觔。小半觔者，半觔之半。半而又半，祿已逾算。四解。僕乃前行，公尾其後。側身躡足，潛伏閭右。僕詣肉肆，錢付屠手。屠方鼓刀，公突而前。曰我市肉，爾爲我添。一增再增，肉重於權。名小半觔，不啻六兩。公挾僕歸，大喜過望。五解。肉已至家，僕欲持去。公曰無遽，談何容易。此肉我當細區分，安得愴惶暴殄等兒戲。爲我呼爨婢，此肉謹付汝，汝其善煎烹。一爲乾豆薦祖考，二爲賓客餉師生。三爲君庖饔我口，飫我腹，我與妻妾子女共咀啗，下及汝曹俱彭亨。貓鼠不得竊，犬豕不得爭。餘瀋滿注缶轣釜，須用戛戛鳴珍重。小半觔，此肉良匪輕。六解。市肉市肉，震驚神人。咄咄怪事，噫可比倫。我聞東海有麒麟，麻姑擘脯世莫陳，公之啖肉，毋乃啖麒麟，吁嗟乎，小半觔。七解。我聞古有豢龍人，飂叔潛醢饗夏君。公之啖肉，毋乃膾龍肝，披龍鱗。吁嗟小半觔。八解。我聞天廚內有熊蹯豹胎腥腥唇，惟辟列食羅八珍。公之啖肉，毋乃啖熊蹯豹胎腥腥唇。吁嗟乎小半觔。九解。

清・張貴勝《遣愁集》卷一《一集絶倒》　晉元帝得太子，賜群臣湯餅宴。殷羨進曰：『慶陛下嗣統之得人，愧臣輩無功而受賜。』帝笑曰：『是何言？此事豈可使卿等有功耶！』

王珪爲相，一無建明。上殿進呈云：『取聖旨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時稱爲三旨宰相。

又《一集解頤》　有吳生者，老而勢利，偶赴廣席，見一布衣後至，略酌其揖，意色殊傲。已而見主人甚恭，私詢來者何人，乃張伯起也，大局促，更欲殷勤致禮，伯起笑曰：『適已領過半揖，但乞補還，勿復爲勞。』舉座大笑。

唐令狐綯爲相，以氏族孤少，人有投者，不吝聯合，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者，亦冒認同宗。溫庭筠戲爲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一時傳笑。

昔人有過嗜蟹者，以寒致疾，其友戒之，遂發願云：『我有大願，願我來世，蟹亦不生，我亦不食。』

清・鄭弘烈《增删解人頤新集序》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蓋謂人生知識而後，患得患失，一種俗情橫塞胸臆，睡夢中尚且爭名較利，況醒時而能擺纏脱索乎？終其身于憂愁困苦之中，而不能快然一解頤者宜也。然則解人頤之書尚矣，其膾炙于人口者有年，予之佩服於心者亦匪朝夕，自初集、二集，歷觀悉覽，誦讀咏歌，俱言性命，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最足興感人意。雖然，辭非不達也，而或病其贅疣，義非不善也，而或嫌未兼該，乃胡子澹葺從而删之，從而增之，間詘陳言，時標新旨，集腋成裘，會川作海，一切吉凶悔吝，消長得失，隨地隨時，本分而外，不加毫末，深有合乎《易》之數，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者，則在在可解頤也。是書成，必價重連城，紙貴洛陽矣。然而胡子之頤，猶夫向之頤，我則知之；胡子之解其頤，非猶夫向之解，視夫人之解其頤者之有加而無已者之更可知也。是之謂《解人頤》之新集。雍正三年八月既望，同學弟鄭弘烈聖蹊氏題于金陵之館舍。

清・小石道人《嘻談録・自序》　余性愛花而喜靜，杜門却掃，三徑蕭然；然每於歲暮之時，喜作消寒之會，良朋讌集，醉後狂譚，率以俚巷游戲之言，寫世俗離奇之事，巧思綺合，妙緒環生。余恐其忘也，退而筆之於書，彙爲一編，名曰《嘻談録》，付之梓，令公諸同好，聊以供噺笑而已。言之者無心，聞之者解頤，録之者又何憾焉。小石道人書於水竹小有園。

清・粲然叟《嘻談續録序》　大塊茫茫，流光瞬息，而人之處其間者，復雨翻雲，含沙射影，幾令萬物盡失其平，一身莫知所主。嗟乎，抱堂堂六尺軀，不能胸出智珠，濟用於世，猶自栩栩燕笑，揮麈清談，豈不傷哉！雖然，文人游戲，爲龍爲蛇，無所不可，況當滿地荆榛，盈眸戈戟，誰懷抱與，莫救瘡痍，將滔滔者，僅付之無可如何，而破涕爲笑，又何論所著之美惡妍媸，而取譬於雌黄耶？小石道人者，磊落雄才，吐屬名雋，窮年矻矻，以致穎禿硯穿，囊空裘敝。宦游既久，郁郁不得志，蓋有激於中，必發於外，用效莊周之幻化，聊同曼倩之詼諧；誠見夫天下理之所無，竟爲事之所有，言之可丑，竟爲人所弗恤，知我罪我，在所不計，用以泄其胸中郁結之故，以醒世而諷俗，《嘻談續録》數條所由志也。余獲是編，一再流覽，或解頤而稱快，或拍案以驚奇，如臨水以燃犀，似逢人而説鬼，盡相窮形，譎奇詼詭，幾令大塊盡成一歡笑場，豈非一時快意事哉？若乃以放誕爲風流，以刻薄爲心術，而不會其譏刺之切，勸諷之取，則大失作者之本意矣。嗚呼！世情鬼蜮，機械百端，權勢所不能爭，口舌所不能辯，亦惟付之一笑而已。昔人謂東坡嘻笑怒罵，皆成文章，信已。

粲然叟題捧腹軒。

清・掀髯叟《游戲主人〈笑林廣記〉序》 大塊茫茫，流光瞬息，而其間復雨翻雲，錯互變滅，幾令天地爲之戚容，河山爲之黯色，抱此六尺軀，不能胸出智珠，廓清陷溺，猶自栩栩燕笑，徒資譚柄，是亦可慨也已。雖然，文人游戲，爲龍爲蛇，無所不可，故雖滿目荆榛，盈前矛戟，而青樽惟我，白眼由他，總付之啞然一笑，烏所論妍媸美丑耶？主人秉異賦，倜儻英奇，不屑作小儒顰蹙態，弱冠即有志四方，足迹遍海內，故其聞見日益廣，而諳練日益深，夫何穎禿研穿，經荒裘敝，而白衣蒼狗，笑眼誰青，則又往往襲曼倩之詼諧，學莊周之隱語，清言傾四座，非徒貌晉人之風味，實深有激乎其中，而聊借玩世，此《笑林廣記》之所以不辭俚鄙，用輯成書，亦足見其一班矣。書爲同人欣賞，久請付梓，而主人終以游戲所成，惟恐受嗤俗目，不敢問世，昨因訪請甚虔，迺掀髯大噱曰：知我罪我，吾亦聽之斯世已矣。且余壹不知天壤間何者當歌，何者當泣，第念紅塵鹿鹿，觸緒增愁，所謂人世難逢開口笑，不獨余悼之戚之，苟得是編而一再流覽焉，非拍案以狂呼，即撫膺而叫絕，或斷淳於之纓，或解匡鼎之頤，言者無罪，聞者傾倒，幾令大塊盡成一歡喜場；若徒賞其靈心慧舌，謂此則工巧也，此則尖穎也，此則神奇變幻，匪所思存也，則供噸笑于當塗，博歡顏于叔季，壯夫之所不爲，豈有心世教者之所取容求媚者哉？余故于主人之鐫是集而樂爲序也。掀髯叟漫題于笑笑軒之南窗。

清・袁枚《續子不語》卷六《官受妓嗔》 楊鏡村作蘇州太守，娼禁甚寬。某太守治蘇州，笞妓甚酷。後兩人俱解組矣，偶過江都，有巨公某延之飲酒。座有三妓，皆蘇人也。主人戲問：『蘇州官長賢否？』三人但認識楊公，不認識某公，齊聲對曰：『楊太老爺待奴輩仁慈，并禁地方衙役光棍嚇詐。此等官府，自然公侯萬代。後來某大老爺拿奴輩去，非笞即枷，并教供出嫖客姓名，以便他嚇詐取錢，不供便打。如此等官，世世子孫，要做奴輩這行生意的。』舉座大笑。某公不終席，登車而去。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但願姨姨》 吾邑吳承濂、黃蛟起皆名諸生，黃繼娶卽前妻之妹，而不睦於昆季。一日兩君各送子院試，同一寓，既出場，詢知試題爲『兄弟怡怡』。黃講題義作法，吳曰：『子毋但顧怡怡，忘卻兄弟也。』黃面赤不言者半日。

又《性畏蟢子》 王司農茂京性畏蟢子，每見必驚懼失色，西田相國其叔也，一日令輿夫密置數枚於肩輿中，囑勿使知之。明日司農升輿，忽見蟢子，惶懼仆地，將責輿夫，從者具以實告，然司農之憤，猶未釋也，計思有以報之。越日命工修足，呼僮聚其皮，將酒醋蔗糖共貯於瓶，以遺相國。明旦遇於朝，謂司農曰：『昨日見惠之品，大嚼之而無味，究係何物耶？』司農莞爾答曰：『老叔以蟢子見嚇，小姪不得不以老脚皮奉敬也。』

又《溺于聲色》 乾隆中，有某太守告老歸田，溺於聲色，慕西湖之勝，借居曲院荷風，日與梨園子弟、青樓妓女徵歌度曲，爲長夜之飲。遂收梨園爲義子，青樓爲義女，無分上下，合爲一家。有輕薄少年書東坡和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二首云：『煙紅霞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繡屏錦幛咽笙簧。』其二云：『日日移牀趁下風，清香不斷思何窮。若爲化作龜千載，巢向田田亂葉中。』太守聞之，卽移寓去。

又《小字》 崇明張南溪詒身長八尺，同時有王鐵夫芑孫、沈芷生清瑞俱短小，不過南溪之半。三人最爲莫逆，往來相隨，每到玉峰考試，鐵夫在前，南溪在中，芷生在後，諸少年見三人目爲『小』字。癸卯鄉試，芷生中解元以去，則又目曰『卜』字，嗣鐵夫入京召試，欽賜舉人，竟成『丨』字矣，讀曰兗。今諸生中尚以此爲笑柄者。嘉慶元年，南溪始舉孝廉方正，『小』字則全不見矣。

又《打兔子》 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幕中賓客大半有斷袖之癖。入其室者，美麗盈前，笙歌既叶，歡情亦暢。一日先生忽語云：『快傳中軍參將，要鳥鎗兵、弓箭手各五百名進署伺候。』或問何爲？曰：『將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滿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時嘉定曹習菴學士以丁內艱，爲關中書院山長，與先生爲親戚，常居署中。先生偶於清晨詣其室，學士正酣卧尚未開門也，見門上貼一聯云：『仁虎新居地，祥麟舊戰場。』先生笑曰：『此必錢獻之所爲也。』後先生移鎮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語。余適在座中，正色謂先生曰：『不可打也。』問何故？曰：『此處本是梁孝王兔園。』先生復大笑。

又《讀時文》 余少見鵝湖華思愚，先生爲人質直，好學不倦。或有謂先生曰：『鵝湖眞讀書里也。』先生曰：『此處並無讀書人，子何以

見？』或驚訝曰：『若某某者皆諸生，有名於場屋，何謂無之？』先生笑曰：『子言謬也，此讀時文者耳，烏得謂之讀書人耶？』

又《又何加焉》 乾隆某科禮部會試，有某舉人甚富，以夾帶枷號，有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又《二婢》 有某搢紳致仕歸，一日之內連納兩妾。人笑其非，余獨謂此公當深於經學者。何以言之？《易》曰：『枯楊生稊。』《禮記》曰：『行役以婦人。』皆老年娶妾之證。余如有錢，必欲效之，亦買二婢。人問曰：『二婢何爲？』余曰：『與其夾我于死後，寧若夾我於生前之爲樂也。』

又《木蘭詩》 有某公子迷於兩伶人，一日演《佳期》，問兩人誰爲優。余笑曰：『我有定評，只不敢說耳。』某固問。答曰：『《木蘭詩》結末二語。』座中皆大笑。

又《馬上得之馬上失之》 上海趙謙士少農由監生入懋勤殿行走，歷官至戶部侍郎。上每巡幸熱河，侍郎輒隨駕，以較射得孔雀翎。嘉慶十六年，恭繕御製詩，誤書駐爲注字，業已刻石進呈矣，侍郎急入奏，自行檢舉，上以趙素醇謹，不加之罪，僅拔去花翎。京師人有謔之者曰：『如侍郎之翎，可謂馬上得之，馬上失之矣。』

又《兩耳太聰》 族叔印川少府，少與前兩廣總督吳槐江先生同入泮宮，最爲莫逆。先生年八十，少府年八十五，俱強健如少年。一日兩公相晤，各言近狀，少府曰：『余所恨者，兩耳太聰也。』先生愕然，問故，答云：『近日後生家，專以詐人搭橋包漕說訟等事，似爲一業者，余不欲聞之耳。』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河豚贋本》 米元章好摹易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贋本耳。』其詼諧特妙。

清・梁章鉅《巧對録》卷八引《三山笑史・賓主互對》 有村館延師者，每七夕例設款。師亦知之。適遇七夕，師探廚中并未庀具，因呼其徒出對云：『客舍凄涼，恰是今宵七夕。』徒不能對，以告其父。主人知其意，笑曰：『我忘之矣。』因代對云：『寒齋寂寞，可移下月中秋。』迨中秋又寂然，師復命對云：『綠竹本無心，遇節即時挨不過。』其父笑曰：『我又忘耳。』因對云：『黃花如有約，重陽以後待何遲？』至重陽，仍寂然，師復出對云：『漢三杰：張良韓信狄仁杰。』其父笑曰：『師誤矣！三杰是漢人，狄仁杰是唐人，師忘之乎？』師曰：『我實不忘。汝父前唐後漢，記得許熟，乃一飯而忘之乎？』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一《羅漢請彌陀》 十八尊者邀彌陀赴龍華宴會，正席外議誰首陪。監齋神擬降龍、伏虎居太位，言以強爲勝也。護法韋馱曰：『有錢爲上，當以金身師首陪。』金身羅漢正欲上坐，赤脚羅漢厲聲一喝曰：『韋天王欺貧重富，此席當是貧衲坐。』金身即退下，馱私問之，答曰：『渠袴管內只有二足，何必與校。』赤脚羅漢昂然一坐，又見長眉大仙飛錫而入，說聲：『且漫。鄉黨序齒，置吾何地？』赤脚尊者亦即避席，自言自語：『力士怕黃金，財主怕窮漢，窮漢敵不過閻王勢。』彌陀欣然而笑。各就席。惟有皺眉禪師一聲長嘆：『阿彌陀佛！我無力無財無勢，又生不出一副老面皮膚，只落得長作懊惱羅漢也。』

又卷三《一國儉》 儉者，吝嗇之意。有一國中稱爲儉者，自謂得作家之道矣。豈知又有天下儉，蓋却招去。其人不信，直訪至天下儉家，面請示之。天下儉曰：『爾實遠來，得毋繁費乎？』答曰：『吾自操舟，用一犬拖縴，吾一人吃飯，撒出屎來狗吃，省却舟人工食，豈非節省之極。』天下儉連連搖首，說聲：『不儉。自己還要飯吃，莫若你撒出來狗吃，狗撒出來你吃，纔是做人家法則。』

清・俞樾《俞樓雜纂》卷四八《一笑引》 《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有邯鄲淳《笑林》三卷，何自然《笑林》三卷，又有《會昌解頤》四卷。今其書不傳，不知所載何事，大率供人噴飯者也。《太平廣記》嗤鄙部所載，如痴婿吊喪，爭斗嚙鼻，皆出《笑林》。未知即此諸家之書否？夫古人著書，期于明道，若止以供一笑而已，又何足傳。乃讀釋氏之書，有所謂《百喻經》者，意存諷勸，而詞涉詼諧，如造樓磨刀，賣香賭餅之類，皆可采入《笑林》。然則《撫掌啓顏》之錄，其即發蒙振聵之資乎。余流覽古書，知古文章家自有此一體。因憶曩時少年，與朋輩讌聚，談諧間作，軒渠大噱，旁若無人。迄今思之，如在目前，而霄漢故人，半歸黃壤。余亦衰病，興會索然，不復能爲康駢之《劇談》矣。清夜不寐，

追憶舊聞，得十餘事，錄爲一卷，卽題之曰《一笑》。莊子不云乎：『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余近者，朝欷暮唏，愁環無端，求有此四五日而不可得。故于《雜纂》中存此一卷，排積慘而求暫歡，莞爾之餘，彌復喟然矣。

又《一笑》 南人至北，多苦于口音之齟齬。有孝廉乘車，偶失其履，使其車夫取之，疾呼曰：『鞋子！鞋子！』其音『鞋』如『孩』，車夫怒曰：『吾年長矣，尙呼我孩子乎？』孝廉知其不達，乃易其音曰：『鞋鞋！』音又如『爺』。車夫拱手曰：『不敢！』

又 有客至，主人具蔬食，客不悅。主人謝曰：『家貧市遠，不能得肉耳。』客曰：『請殺我所乘之騾而食之。』主人曰：『君何以歸？』客指階前之鷄曰：『我借君之鷄乘之而歸。』

又 有延師教其子者，師至，主人曰：『家貧，多失禮于先生，奈何！』師曰：『何言之謙，僕固無不可者。』主人曰：『蔬食，可乎？』曰：『可。』主人曰：『家無臧獲，凡灑掃庭除，啓閉門戶，勞先生爲之，可乎？』曰：『可。』曰：『或家人婦子欲買零星什物，屈先生一行，可乎？』曰：『可。』主人曰：『如此，幸甚！』師曰：『僕亦有一言，願主人勿訝焉。』主人問何言。師曰：『自愧幼時不學耳！』主人曰：『何言之謙。』師曰：『不敢欺，僕實不識一字。』

又 有人延師教其子，而館餐殊菲，頓頓冬瓜而已。師語主人曰：『君頗嗜冬瓜乎？』主人曰：『然。其味固美，且有明目之功。』一日，主人至館中，師憑樓窗眺望，若不見者。主人自後呼之，乃謝曰：『適在此看都城演劇，遂失迎迓。』主人訝曰：『都城演劇，此豈得見？』師曰：『自吃君家冬瓜，目力頗勝。』

又 一人素好詼諧，有衆人嬲之使作主人。乃具柬相訂云：『詰旦音樽小叙。』衆意其必以音樂侑觴。及客至就坐，則惟冬瓜兩大盤，清湯一碗而已。客异之，舉箸大啖，盤碗皆罄。續設又如初。旣罷，客請曰：『今日良宴，樽則有之，音在何處？』主人笑曰：『諸君尙未喻乎？』指盤碗曰：『冬冬湯，冬冬湯。』

又 俗以喜人面諛者曰『戴高帽』。有京朝官出仕于外者，往別其師，師曰：『外官不易爲，宜愼之。』其人曰：『某備有高帽一百，逢人則送其一，當不至有所齟齬也。』師怒曰：『吾輩直道事人，何須如此。』其人曰：『天下不喜戴高帽如吾師者，能有幾人歟？』師頷其首曰：『汝言亦不爲無見。』其人出語人曰：『吾高帽一百，今止存九十九矣。』

又 有一老生，每聞人言，輒搖首曰：『淡而無味。』一日，與客言，問客曰：『有新聞乎？』客曰：『昨暮鹽船與糞船相觸，鹽船破，所賫之鹽盡傾入糞船中矣。』老生亦搖首曰：『淡而無味。』

又 有官巡檢者，傲其妻曰：『我與巡撫匹也。』一日，巡撫過其境，妻從而瞷之，則伏謁于道左。歸而怒其夫曰：『汝詒我也。』巡檢曰：『此我敬客耳。若我至彼，彼亦如此。』

又 甲性遲緩，乙性躁急。相遇于途，各低頭而揖。甲揖別而起，已失乙所在，回顧，則乙在其後呼甲曰：『君尙在此歟？吾適往十里亭送客而歸也。』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劉文清公風致》 劉文清公遊金山，寺僧最勢利。時文清有服，僧見其布衣芒履也，目之曰：『坐。』復曰：『茶。』問公爲何等人，公曰：『官。』僧卽曰：『請坐。』復曰：『泡茶。』又問公何官，公徐答曰：『中堂。』僧大驚，足恭曰：『請上坐，泡好茶。』因求公書聯。公提筆卽書，上聯曰：『坐，請坐，請上坐。』其下聯曰：『茶，泡茶，泡好茶。』先輩風致有如此。又，公與阮文達公同典試浙江，試畢，偶遊天臺山。欲題一額，公執筆謂文達曰：『我占先了。』遂題曰：『劉阮重來。』

又卷四《署門掛靴》 又有某令最畏熱，夏日皆跣足着靴。一日値炎夏，令問一案，怒不可遏，遂下堂親以足踢之。踢者乃一生員也，生員趁其來勢以手脫其靴，狂奔而去，而令之赤足出矣，觀者譁然。令遂退堂，跣而入。有人勸此生以靴掛署門，生從之。不知者至署觀之，鮮不以爲清官之遺愛也。昔有一鄉人至城門，見籠懸盜首，鄉人駭而問之。人曰：『此強盜頭也。』鄉人又至衙前，見掛一靴，忽大悟曰：『我知之矣。』旁人問之，鄉人曰：『城門乃懸強盜之頭，此處乃懸強盜之脚也。』想亦卽此令之靴也已。

又《送鼈》 昔有一知縣任某邑，某邑出鼈，令以時饋省中大吏及同寅焉。每一桶，如送方伯則粘一紅紙條，上書曰『藩臺』，送督撫則寫

『制臺』、『撫臺』，道府則『某道』、『某大人』、『某太尊』之類，以示區別，以便僕一目了然也。後上省，某大吏問曰：『兄之籠多死者，何也？』令對曰：『放下時須一排一排，大約都被排擠死矣。』

又一學臺歲考，出一題爲『籠生焉』三字，蓋罵生盡籠也。一生做一破題曰：『以籠考生，生固不測也。』

又《惡謔》　有人嘲考遺才，改唐詩曰：『閨中少婦不知哀，春日凝粧上翠臺。忽見田頭茄子色，悔見夫婿考遺才。』又嘲捐從九曰：『閨中少婦不知醜，春日凝粧街上走。忽見街頭狗嗅狗，悔教夫婿捐從九。』又嘲懼內曰：『雲淡風清近晚天，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余心苦，將謂偷閒學拜年。』又有詩云：『去年今日此門過，人面麻花相對搓。人面不知何處去，麻花依舊下油鍋。』又有春梅婢雙翹甚大，人改唐詩曰：『春梅脚不小，處處聞他跑。夜來雲雨聲，礬落知多少。』又：『館中問童子，言師喫茶去。只在此城中，年深不知處。』又有贈醫者對，改唐詩二句云：『不明財主棄，多故病人疎。』又集唐詩贈醫者云：『新鬼煩冤舊鬼哭，他生未卜此生休。』又有贈醫者長短對：曰『醫來』對『寇至』，『君試之』對『吾死矣』，『康子饋藥』對『瞽瞍殺人』，『不行於妻子』對『若殺其父兄』。又有代醫者作傳曰：『公醫，公良醫。公疾，公自醫，公卒。』又有人偕妻游於某樓，仿《春秋》筆書樓壁曰：『十年春，某公與夫人某游於某，修禊事也。』後有人亦仿《春秋》體書其下曰：『冬，公薨，夫人亦卒。』又有仿《詩經》體《點蠟燭》詩曰：『點點蠟燭，薄言點之。剪剪蠟燭，薄言剪之。』賦也。此點蠟燭之詩。又有仿《禮記・月令》嘲春官試後曰：『是月也，陰溝開，會墨出，舉人化爲官，來乃發聲。』又有某兄爲官不得意，歸，某弟亦仿《月令》曰：『是月也，哥哥至。狐裘解，老爺化爲民，靴始收聲。』又有曰：『是是是，皇上洪福；咎咎咎，主子天恩。』又有曰：『憲諭但憑三個是；官腔先學一聲來。』又有部屬某，榜其門曰：『百無一事能作主，十有九分不像官。』又有曰：『第一個揚揚得意，紅軍機也；第二個不敢放屁，黑臺諫也；第三個昏天黑地，無學問翰苑也；第四個拖來曳去，額外無事司員也。』又江西人有四香云：『雞的骨頭，羊的腿，黎明的磕睡，小姨子的嘴。』又都中之物有三大：『娘兒們的脚大，擡靈柩的槓大，新翰林的片子大。』均可謂惡謔矣。

清・咄咄夫《一夕話序》　莫怪一夕間有許多饒舌也。古今一旦暮爾，孩髦一夢覺爾。竊聞堯、舜中天，方屬正午；不知今夕何夕，曾交未申時否？嗟乎哉，蒼蒼者天，茫茫者地，即不幻出無數皮囊，亦覺饒有別趣，何苦板板捏住輪迴，奪頭誘人於生生死死之中，復誘人于不生不死之地哉！因悟天地無人，殊大寂寞，定不可少此萬億陪堂，演此一本大戲文來也。咄咄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生旦淨丑中那脚色，更知演到第幾出將半本末？一夕思煩神躁，忽欲邀天地於几案而問答之，而又苦聲臭都無，不可理會，因大呼曰：『天何言哉！夕死可矣。』于是從無可消遣中覓一消遣法，唯有對快士作快談，代爲天地設一傳宣官而已。因與口先鋒約曰：『今夕大悶，賴爾能頤我，原爲天地輪迴，今且欲輪迴天地也。話須冲破斗牛，愼勿效俗儒喋喋，不令人點首勿話，不令人拍案勿話，不令人忽笑忽哭，不令人忽欲手舞足蹈勿話，如有聽之欲臥者皆汝罪，若不話寧但作咄咄聲，悶氣猶得從此處發泄也。』爰集一種話，聊破一夕顏。若以爲勝十年讀書也，則吾豈敢。時戊戌春正月望日，咄咄夫題於半庵。

清・吳趼人《俏皮話・蝗蝻爲害》　某地方有蝗蝻爲害，鄉民入城稟報。知縣官禱于城隍神，城隍神即傳蝗蝻來問話，命知縣側坐觀審。不一時蝗蝻盡到，羅跪階下，幾于恆河沙數，城隍亦爲之駭然！問判官曰：『此等小么魔，何來如此之衆？』判官稟曰：『此是水漲時，魚蝦之類，遺子田中，水退後，遂化成此物。』城隍笑曰：『原來專爲民害的，是這些雜種東西。』遂一一訊問。蝗蝻中，多有言只嚙樹葉，不傷禾稼的。城隍曰：『我也不能分辨你等誰是害民的，誰是不害民的？待我咨行雷部，但是害民賊，都與我殛斃了罷。』知縣聞之，手足無措，倉皇告辭。城隍問何故？知縣曰：『我要回去找一間密室來避雷部。』

又《論蛆》　冥王無事，率領判官鬼卒等，游行野外，見糞坑之蛆，蠕蠕然動，命判官紀之，曰：『他日當令此輩速生人道也。』判官依言，記于簿上。又前行見棺中尸蛆，冥王亦命判官記之，曰：『此物當永墮泥犁地獄。』判官問曰：『同是蛆也，何以賞罰之不同如是？』冥王曰：『糞蛆有人棄我取之義，廉士也，故當令往生人道。若尸蛆則專吃人之脂膏血肉者，使之爲人，倘被其做了官，陽間的百姓，豈不受其大害麼？』

判官嘆曰：『怪不得近來陽間百姓受苦，原來前一回有一群尸蛆，逃到陽間去的。』

又《送匾奇談》 某甲，庸醫也。凡有病往醫者，輒應手而斃。然不知其手段之辣者，仍多往乞診，坐是斷送人命愈多。一日，忽有人鼓吹送一匾來以贈之，甲亦不知伊誰所送，惟念自懸壺以來，未經如是榮幸，竟受而懸之而已。鄰人亦互相疑訝，以爲此專送人命者，何來此物？及細訪之，始知爲某棺材店所送。好事者遂至棺材店訪問，曰：『某甲愈若病耶？何爲送之匾也？』店中人曰：『否否，小店生意向來清淡，自某甲懸壺以來，生意驟爲起色，故送此以志不忘耳。』

又《財帛星君》 財神之全銜，曰『都天致富財帛星君』。而世之求財者，每昧于財帛星君之爲財神，轉以玄壇爲武財神；甚或以齊天大聖爲財神；或又禮招財童子爲財神；甚有以一披麻戴孝之地方鬼爲財神者。而五路財神之說出，財帛星君轉覺落莫非常，不覺嘆曰：『我如今就同世上的皇帝一般，徒擁虛名高位，却被群小弄權，鬧得我認眞變了一個孤家寡人。』

又《觀音菩薩》 佛典本極深邃，絕非愚瞽之輩所可夢見。而愚瞽之輩，又偏偏最崇拜佛法。久而久之，牛鬼蛇神之神號佛號，塡塞其腦氣筋之中，雖水火刀兵在其前，豺狼虎豹在其後，亦不敢須臾離，可憐亦可哀也！某愚夫，每有事必呼『救苦救難觀音菩薩！』某生笑之曰：『汝何故屢呼此聾菩薩名號？』愚夫曰：『罪過，罪過，菩薩那有聾之理。』生曰：『倘使不聾，你叫了這許多，他必定答應你，他總未答應過你，可見他總未聽見也，非聾而何？而且他人以眼觀色，以耳聽音，今渠乃曰觀音，可知其不能聽矣。』

又《臀宜受罪》 臀死後，控于冥王曰：『吾之于人身，爲最安分之物。然無論手毆人，脚踢人，口罵人，厥物之犯姦罪，一旦捉將官里去，官必先笞我，何也？』冥王曰：『凡人五官四肢，皆有所司：目司視，耳司聽，鼻司嗅，口司言，手司取攜，脚司行動，各有當盡之義務。惟汝一無所用，忝附人身，逸居無事，龐然而肥，自甘退居下流，無所用心，汝之罪本無可逭矣！尙欲多辯耶？』

《人種二則》其一 蝨龐然自大曰：『蚤生于貓狗之身，是爲貓狗種；蚊出于水，謂之水種；蟲蟲出于木縫，謂之木種；如是種種，皆謂之雜種。惟我生于人身，乃是眞正人種。』此語一出，乃大犯衆怒，群起而攻之。適蒼蠅飛過，問是何故？衆告之。蠅笑曰：『蚤能跳，蚊能飛，蟲蟲亦善走，都各有一長。惟虱蠢然一物，絕無所長，莫說他不是人種，就是人種也不足貴。』

又其二 『本草』謂田鷄爲人精所化，故稱之曰人精菜。官府又以其能啖蝗螭，每每禁人捕食。而食之者仍衆，田鷄乃訟于冥王曰：『我本是人種，而世人每每食我，不仁之甚，乞設法禁止之，以保全生命！』冥王笑曰：『爾雖然說是人種，究竟還是一個不曾成人的東西。』

又《驢辯》 主人畜二驢，一則跨以出行，一則留家使牽磨。一日，主人跨驢自遠道歸，出行之驢，謂牽磨之驢曰：『吾已行數十里歸矣，若日伏處一室，得毋悶損乎？』牽磨之驢曰：『吾亦行數十里矣，何獨于汝爲然。』出行之驢曰：『子欺我哉，惡有伏處一室，而能行數十里者？』牽磨之驢曰：『吾日繞磨以行，雖不出大門一步，然積計步數，豈非亦數十里耶？』出行之驢曰：『是持強辯耳，何足以與我較。』牽磨之驢怒曰：『然則秀才們，看得兩卷書，何以便要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又《蠹魚》 蠹魚蝕書滿腹，龐然自大，以爲我天下飽學之士也。遂昂頭天外，有不可一世之想。出外游行，遇蜣螂，蜣螂欺之，遇蠅虎，蠅虎侮之，蠹魚忿極。問人曰：『我滿腹詩書，自命爲天下通儒，何侮我者之多也？』人笑之曰：『子雖自命爲滿腹詩書，奈皆食而不化者，雖多何用？』

又《龍》 龍之爲物，有角有爪則類獸，有鱗則類魚，能飛又類鳥，而乃居然貴爲鱗蟲之長。論者遂感慨系之曰：『不圖世人乃指此雜種東西爲貴物，且舉以喻天子，不亦謬乎？』

又《洋狗》 蚊最小，而飛鳴得意。一日在路上遇見外國狗，蚊見其龐然一物，竊念若此人者，必可靠以爲援，遂稱之曰大人，而自稱曰卑職。狗大喜，許蚊附于己身以馳騁。行至一處，遇外國人出恭，狗俟于其旁，瞷外國人事已，就食之。蚊不禁大悔，騰翅飛起，便欲遠颺。狗問何故？蚊曰：『卑職雖小，吃的還是中國百姓膏血。然他人已百般指摘，

罵我無遺。方才欲跟大人學習洋務，不圖大人是吃外國屎的。』

又《牛的兒子》　丁祭之牛，倒由典史先向之行禮，而後殺。一日將祭聖，典史拜牛，此牛乃顧盼自雄，顧群牛曰：『今而後吾方知爲牛之樂，居然能坐受此官之全禮也。汝等勉之，將來亦可似我。』群牛亦竊竊羨羨。俄而，牽此牛出就屠，此牛大悔曰：『吾今而後知無端而獲非常之福者，必有非常之禍以隨之。』群牛亦竊竊相議曰：『想來那個官，是此牛的兒子，因爲知道他老子要殺了，所以先在法場設奠來祭他。』

清・程世爵《笑林廣記・驗鴨》　主人請客，酒菜淡薄，鴨子瘦而小硬。一生客誚之曰：『我昨日下鄉，遇一官相驗，乃是一隻死鴨。』主人曰：『豈有驗鴨之理？』客曰：『親見填爲屍格：驗得已死鴨子一隻，仰面，面色黃，眼閉口開，肚腹塌陷，兩肩聳，兩腿伸。項下有刀一處，寬三分，深抵骨，骨未損。乃係生前挨餓，病後受傷身死。』

又《捏虱》　一人脖子上一虱子，用手捏下，恐人嫌髒，忙擲地曰：『我當是一個虱子，原來不是虱子。』一人在地檢起，譏之曰：『我當不是虱子，原來是一個虱子。』

又《捉鬼》　玉皇命鍾馗至陽世捉鬼，鍾馗領旨，帶領鬼卒，到下界仗劍捉之。誰知陽世之鬼，比陽間多而且兇。衆鬼見鍾馗來捉，那冒失鬼上前奪劍，伶俐鬼搬腿抽腰，討賤鬼拉靴摘帽，下作鬼解帶脫袍，無二鬼掀鬚掠眉，窮命鬼竊劍偷刀，陶氣鬼摳鼻椀眼，釀臉鬼嘮俚嘮叨，衆鬼跌倒身上，色鬼雙手抱住。這鍾馗有法無法，衆惡鬼既號且咷。鍾馗正在爲難，忽見一胖大和尚，皤皤大腹，嘻嘻而來，將鍾馗扶起，說：『伏魔將軍，爲何這樣狼狽？』鍾馗說：『想不到陽世之鬼，如此難捉。』和尚說：『不妨，等我替你捉來。』這和尚見了衆鬼，呵呵大笑，張巨口，咽唸一聲，把衆鬼全吞在肚內。鍾馗大驚，說：『師傅實在神通廣大。』和尚說：『你不知道，這等孽鬼，世上最多，也合他論不得道理，講不得人情，只用大肚皮裝了就是了。』

又《伶兒》　一翁富而不仁，老而無子。當在神前獻戲，虔求生子。夢神告之曰：『爾刻薄成家，理應絕嗣。念汝一片志成，賜汝一子。』後果生子，因唱戲而生，即名之曰伶兒。及長大，有瘋疾。每發，必須唱戲。戲作，則病止；戲止，則病發。老夫婦溺愛情深，只得日事聲歌，仰承色笑而已。孰知卜其晝未卜其夜，忽於夜間，其瘋大發。兩夫妻驚惶失措，乃安慰其子曰：『夜半無處覓戲，我二人作戲你看。』於是脫衣上床，翻雲覆雨，倒鳳顛鸞。眞是聚精會神，有聲有色之戲場也。其子呼且罵曰：『我不看這個戲，我要看那個戲。這個戲無行頭，無鑼鼓，我不看。』其父一聞此言，大怒說：『你這娃娃，也太豈有此理了！皆因夜間沒得戲，我二人纔作這個戲。你不看這個戲，那要看那個戲，個戲乃是求你之戲，這個戲乃是生你之戲。我二人當初如不作這個戲，你今還看不見那個戲呢！』

又《咏鐘》　有四人自負能詩。一日，同遊寺中，見殿角懸鐘一口。各人詩興勃然，遂聯句一首。其一曰：『寺裏一口鐘。』次曰：『本質原是銅。』三曰：『覆起像隻碗。』四曰：『敲來嗡嗡嗡。』吟畢，互相讚美不置，自以爲『詩中敏捷，無出其右者。但天地造化之氣，已洩盡無遺，定奪我輩壽算矣。』四人憂疑，相聚而泣。傍有一掏糞者，共之覘哭。四人問曰：『你因何也哭？』答曰：『我哭你四人一凡屎，怎麼掏？』四人大怒，聚衆而毆。一老者勸曰：『四位不必動氣，這是掏糞的不是。此乃屁之故，非糞之故也。雖與糞無礙，但各要患奇病四十九日。』衆問：『何病？』答曰：『屁放多了，屁股眼兒疼。』

又《屁精》　人之氣血，下行爲順，上行爲逆。屁者，穀氣下泄也。打胡說者，謂之屁；作謬文者，亦謂之屁。腐氣上行也。近今打胡說者滿天下，作謬文者遍人寰，於是積衆屁以成大屁，年深日久，竟成了一個屁精。這屁精在幽谷中，養氣息聲，千有餘年。偶撒一屁，聲震山谷，氣貫雲霄，人觸之則靡，物遇之則摧。蕩蕩乎人在屁中，屁塞天外也。閻君知屁精爲虐，差人捉之。衆鬼來至谷口，正值放屁之時，被屁一冲，翻觔斗仍折回森羅殿前。閻君不勝駭異。判官曰：『曷不請布袋僧收之？』王請布袋僧至，以布袋堵谷口，將屁精攝之袋中，來閻君殿前覆命。閻君看那布袋，鼓逢逢如假名士，外柔內虛，中無一物。突見一股黑氣，破袋而出，投入輪迴，脫生一教書人家去矣。及長大，那有書香，滿臉屁氣，依然說屁話，作屁文，由屁童中屁生。值大屁之年，入大腸，坐屎號，出『譬如爲山』題，作了三篇屁文，一首屁詩。遇一屁房師，薦之屁主考，中了屁舉人，挑一屁縣令。坐堂滿口放屁，考試專取屁文，屁聲洋溢。聲

聞於憲，究出屁精，一斷因果，竟置諸大辟焉。

又《背送》 教書先生開館日久，未見有送學生者，遂將《三字經》掛在竿頭，懸之門外，爲招學之望。懸之許久，仍未見送。私心自揣：「必因學館路遠，恐學生跋涉之故。」只得又出招貼，上寫：「學生年少力微，難堪往來勞動。如有肯送來學，情願背接背送。」此貼一出，送學者接踵而來。一日，先生背學生行至中途，背上學生遇一同窗者，在先生背上呼曰：「恕罪，恕罪。我就不下先生了。」

又《問年》 一官嫖妓，問妓青春幾何。妓曰：「十八。」越數年，升了官，過其家，問其年。則曰：「十七。」又過數年，升了官，入其家，問之。則曰：「十六。」官感歎不止。妓問其故，官曰：「你的年紀，畫之扇。曆歲數一樣，不見其加。則見其少。」妓曰：「你的官職，與我此物一樣，日見其大，更見其貪。」

又《捻繩》 年老人卸頂，髮甚少，除短髮外，只賸三根。喚待詔剃頭，囑之曰：「你要小心。我的頭髮，萬一傷了一根，辮子就編不成了。」待詔唯唯。先將三根頭髮輕輕打開，剛一梳子，就掉了一根。老人罵曰：「我三根頭髮，將夠編辮子的。賸了兩根，我看你怎樣編！」待詔央曰：「你老人家別生氣，我與你老人家捻根繩兒罷。」用手一捻，又捻折了一根。老人大怒，罵曰：「賸了一根，既不能編，更不能捻，你又當如之何！」待詔哀求曰：「小人實在無法，求你老人家饒了我罷。」老人曰：「諒你也別無妙法，我自好披散之罷。」

又《醉鬼》 玉帝坐凌霄殿，諸諸神曰：「地獄之鬼，有閻君統膳。惟陽世之鬼，無人管束，愈出愈奇。我欲使鍾馗至下界，盡促爲食之，以懲鬼蜮之行，而除生靈之害。」衆神曰：「界分陰陽，陰有鬼而陽有人，陽世何得有鬼？」帝曰：「陽世之鬼更多，譬如酋刻鬼、勢利鬼、烏烟鬼、色鬼、賭鬼、醉鬼，皆是也，何可不除？」遂命鍾馗至下界捉鬼。鍾馗至下界，飭鬼卒盡拘之，惟醉鬼不見到案。詢之，鬼卒答曰：「這醉鬼無日不飲，無飲不醉，夜間鬧酒發瘋，白日害酒妝死，實在難捉。」鍾馗曰：「且將衆鬼烹而食之，先回衆玉旨要緊。」行至中途，忽來一人，扭着鍾馗不放。自稱：「我是醉鬼。」鍾馗：「我正要捉你，你因何反來纏我？」醉鬼曰：「你是何人？」答曰：「我即是奉命捉鬼的鍾馗。」醉鬼曰：「你姓鍾乎！還是大鍾，還是小鍾？」鍾曰：「此話怎講？」醉鬼說：「若是大鍾，與你豁三十拳。若是小鍾，與你豁五十拳，豁完了再說。你喫我不喫，我不管。」

又《聖賢愁》 有一人姓白，綽號白喫，無論何處宴會，不請即至，坐下就喫。村中人甚惡之，公議在邨前三聖祠立一匾，上寫「聖賢愁」三字。一日，呂洞賓、鐵拐李雲遊至此，看見匾上「聖賢愁」三字，不解所謂。遂化作雲遊道人，訪問情由。土人云：「我們這裏有一白喫者，喫遍一方。見了他，雖聖賢亦要愁，故有此匾。」洞賓說：「我二人雖不是聖賢，見了斷不至於愁，倒要會會他，看他有何喫白之術。」二人坐在廟臺之上，呂祖吹了一口仙氣，變了一壺酒，幾碟菜。剛要斟酒，白喫已至面前，說：「你二位在此，多有失陪。」坐住一傍，就要動手喫酒。二仙急忙攔阻說：「我們這酒，不是白喫的，要將匾上三字，各吟詩一首，說對了方准吃酒，說不對驅逐出境。」白喫說：「請二位先說。」洞賓即指匾上第一「聖」字說：「耳口王，耳口王，壺中有酒我先嘗。席上無肴難下酒。」拔出寶劍將耳朵割下，說：「割個耳朵嘗一嘗。」鐵拐李又指匾上第二「賢」字說：「臣又貝，臣又貝，壺中有酒我先醉。席上無肴難下酒。」將洞賓手內寶劍接過，把鼻子割下來，說：「割下鼻子配了配。」白喫看了大驚，說：「我從來沒見過如此請客者。輪到我，不能不說。」指着匾上第三「愁」字說道：「禾火心，禾火心，壺中有酒我先斟。席上無肴難下酒，拔根寒毛表寸心。」二仙說：「你眞豈有此理！我們一個耳，一個割了鼻，你何只拔一毛？」白喫說：「今日是遇見你二位，若要是別人，我連一毛也不拔。」

又《請分子》 一人生平最喜請分子，遇事剋扣衆人銀錢。死後，閻君痛恨，發在黑暗地獄內受罪。一進地獄，即與衆人說：「列位在此，不見天日。何不各出公分，開一大大天窗，我來承辦。」衆人云：「我們有錢，不犯花在黑地裏。」

又《酋刻鬼》 有一極酋刻人，眞是不怕餓死不喫飯，人人皆以「酋刻鬼」呼之。這一日過河，連擺渡錢都不肯化，甯可涉水而過。行至中流，水深過腹，勢有滅頂之凶，急呼岸上人來救。人曰：「非二百錢不肯救。」酋刻鬼曰：「給你一百文何如？」頃刻，水已過肩，又呼曰：「給

你一百五十文何如？』岸上人仍不肯救，竟自溺水而亡。孽魂來至閻王殿前，王曰：『你這嗇刻鬼，在陽世視錢如命，一毛不拔。今日來至陰司，帶他去下油鍋。』鬼卒帶至油鍋前，只見油聲鼎沸，烈燄飛騰。嗇刻鬼曰：『這許多油，可惜太費！若把這油錢折給我，情願乾鍋煞。』鬼卒大喝一聲，將嗇刻鬼用叉挑入油鍋，炸了一個焦頭爛額，少皮沒毛，仍將孽魂帶至閻王殿前發落。王曰：『此人這等可惡，應罰他去變豬狗。』嗇刻鬼哭訴云：『罰我變豬狗，我也情願。惟有一件事，我甚冤枉。』閻王問曰：『你有何冤枉？』嗇刻鬼曰：『我在陽世，一輩子沒吃過葱。求閻王爺指明，這葱到底是個什麼味兒？』閻王聞聽，怒髮冲冠，指定嗇刻鬼罵曰：『你這該死的孽魂，嗇刻的連葱都沒喫過。待爲王的告訴於你，這葱是酸的。』連閻王爺也沒吃過。

又《鬼擇主》　『貪』字之形近於『貧』，未有貪而不貧者。有一人，極貪而貧，因貧而死。窮魂渺渺，來至幽冥。閻王遂判之曰：『你這孽鬼，在陽世貪得無厭，終窶且貧，貧不能安於貧，妄想貪求，作孽多矣。應罰去變禽獸昆蟲之類。』貪鬼曰：『罰我變禽獸昆蟲，實不敢辭。但求大王格外垂憐，俯准我擇主而事。』王曰：『何擇？』答曰：『若教我變走獸，我要變伯樂之馬，張果之驢。若教我變飛禽，我要變右軍之鵝，懿公之鶴。若教我變昆蟲，我要變莊丁之蜣，子產之魚。』王遂赫然斯怒，指而罵之曰：『你這孽障，如此揀擇，與陽世之作官而揣缺之肥瘠者何異？着罰作一烏龜，既是怕窮，令其常常縮頭；既是多貪，令其終歲喝風，却食不着一物。』貪鬼乃恍然曰：『我雖然未嘗作官，却知道作官的罪孽不小。』

又《死要錢》　一客束裝歸里，路過山東。歲大饑，窮民死者無算，旅店蕭條，不留宿客。投一寺院，見東廂停柩數十口，西廂只有一棺，巋然獨存。三更後，棺中各出一手，皆焦瘦黃瘠者。惟西廂一手，稍覺肥白。客素負膽力，左右顧盼，笑曰：『汝等窮鬼，想手頭窘甚，向我乞錢耶？』遂解囊各選一大錢與之。東廂鬼手盡縮，西廂鬼手伸如故。客曰：『一文錢不滿君意，吾當益之。』添至百數，猶然不動。客怒曰：『窮鬼太作喬，可謂貪得無厭。』竟提兩貫錢置其掌，鬼手頓縮。客訝之，移燈四照，見東廂之棺，皆書『飢民某』字樣。而西廂一棺，書『某縣典史某公之柩』。

又《嘲中人》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名曰螞蟻。有老翁業此多年，家小康，買竈下婢，生一子。乞星士算之。星士善謔，口多微詞，戲之曰：『查令郎英造必大貴，汝當作封翁。』翁曰：『我輩執業卑微，何得名通仕籍？』星士正色曰：『是不然。古者蝎號將軍，螢稱正字，蝶封香國粉侯，蜂擢花臺刺史。諸蟲皆貴，安見蟻命之獨賤乎？』翁不知其戲，述星士語。誇示同儕，日以封翁自負。兒長性憨，年十八，惟讀《大學》三頁。人問：『令郎讀《左傳》否？』翁曰：『《左傳》已讀，今聞讀《右傳》矣。』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兒年二十，頑鈍如初。翁恐前言不驗，復質諸星士。星士笑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哉？』翁問：『何銜？』答曰：『中書科中人，升賣田司主事，外擢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郎，晉封草議大夫。』聞者噴飯。

又《竹苞堂》　先生訓蒙，滿堂學生無一聰明可造就者，甚憤懣之。乃寫『竹苞堂』三字，懸之書房，辭館而去。東家知之，來書房見匾上三字，不解所謂。請教於人，告之曰：『竹苞者，言學生個個草苞也，乃不屑教誨之詞耳。』

又《賴節禮》　一先生極道學，而東家極窮，每月束修。常常拖欠。將到端陽，節禮却是一錢銀子，用紅紙寫『大哉聖人之道』一句，裝入拜匣，交學生送去。先生說：『既送節禮，爲何寫此一句送來？想是說學教者亦要合乎聖人之道耳。聖人云：「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又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明明示我以免追節禮之意。』自好從緩。到了中秋，節禮連一錢也無。到了年節，仍舊毫無。先生只得相催。東家曰：『我於端節全送過了。』先生說：『一錢何以抵三節？』東家說：『先生豈不知朱註云：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

又《我不去》　世上惟婦人最會哭，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能變國俗。抑惟婦人最會假哭，其聲雖悲，而悲不由衷。聖嘆批《五才子》云：『有聲有淚謂之哭，無聲有淚謂之泣，有聲無淚謂之號。』潘氏哭夫，乃假號了一陣，至今留爲笑柄。一婦人夫死，哭之甚痛，抱棺披髮而哭。見人來，更大哭曰：『我的夫呵，我的天呵！我願意跟了你去，你爲何不拉了我去？』正哭的高興，被棺縫兒把頭髮掛住，婦人大驚，忙改口曰：

『你別拉，我不去，我不去！』

又《喜寫字》 一人最喜與人寫字，而書法極壞。一日，有人手搖白紙扇一柄，意欲爲之寫字，其人乃長跪不起。寫字者曰：『不過扇上幾個字耳，何必下此大禮？』其人曰：『我不是求你寫，我是求你別寫。』

又《嘲通品》 東海龍王在水晶宮秉政八千餘年，因年邁龍鍾，欲傳位於世子。奏明玉帝，奉敕旨准其禪位。到了卽位之期，衆波臣無不歡欣鼓舞，惟四鱗長不甚如意。四鱗爲何？一是龜丞相，別號元衣大府；一是蟹元帥，別號橫行督郵；一是蝦先鋒，別號長鬚刺史；一是蚌總管，別號鐵甲將軍。此四長族大寵多，皆爲上游所器重。因久涉風濤，沉淪宦海，各懷急流勇往之心。又因新王親征，不敢遽退，只得率領水府功勛、澤國故土，以及河伯水母、蝦姑豬婆，皆舞蹈朝王。小王出貝闕，陞水晶宮，坐通明殿，開金口，對四鱗而言曰：『方今四海承平，九州靑宴，榮光出河，海不揚波。爲上者宜明目達聰，爲通明之主；在下者宜洗心滌慮，爲通明之臣。今見爾四長，皆非通明之品，何以輔弼朕躬耶？』四長對曰：『古帝王光被四表謂之明，格於上下謂之通。至通能達乎神明，至明能燭乎萬類，不識王之所謂通明者，果如是乎？』王曰：『朕以形體而言耳，譬如水晶宮，又名通明殿，晶瑩透徹，猶存有玉字瑤房一樣。爾四臣果能滌蕩其心胸，洗濯其肺腑，淨潔若玉壺之淸，聰明如冰雪之淨，方稱通品。』請問：『四人中尙有通品否？』王曰：『惟有蝦先鋒身披白魚衫，內穿水晶衣，算得通品。餘皆披鱗貫甲，污濁之物也。』又問：『薦賢以代可乎？』王曰：『以人事君，人臣之職，然宜各以其類。苟非其類，其何能代？以三日爲期，果能通而明之，朕有厚望焉。』四長朝罷，各歸水府，遍覓代替之人。蟹元帥請玳瑁相代，蚌總管請江珧相代。惟有龜丞相八鮮同類，更無代庖，問之於龜夫人。夫人曰：『何不及時損輸，庶邀曠典。』龜丞相遂將多年宦囊、異寶奇珍，盡獻貢之。小王及踐王位，可無珍寶，盡賞收之，以珊瑚枝、水晶盤爲回敬。龜丞相見貢已全收，自謂雖欠通朋，亦可含糊從事。到了三日，龜夫人將小王所賜之珊瑚枝插在龜頭上，水晶盤覆在龜胸前，猶如新換二品頭銜一樣，雖未見透體通明，亦覺外觀有耀也。遂同蟹元帥、蚌總管齊來覆命。王問：『爾三人可以通明否？』蟹元帥舉以玳瑁以代，蚌總管舉江珧以代。王曰：『此二物在汝輩中，稍覺通明。尙可相代。又問龜丞相如何。龜丞相頭頂珊瑚。手捧晶盤。蹣跚而前。王赫斯怒。罵曰。你這臭烏龜。外面到像通明，內裏却甚悖瞶。況珊瑚晶盤皆身外之物，由捐貲納賄而來，豈可謂之通明乎！』着革去相職，發黑龍江爲氓，爲虛有其表者戒。

又《嘲時事》 近年時事顚倒，竟有全非而以爲是者，口撰數語以嘲之：『京官窮的如此之闊，外官貪的如此之廉。鴉片斷的如此之多，私鑄禁的如此之廣。武官敗的如此之勝，大吏私的如此之公。』舌鋒犀利，造語亦苛。

又《搭拉酥》 一妓頗有姿色，人皆呼之曰挨挨酥。一闊客輕財重色，攜千金來嫖。妓貪其財，百般情趣，假意慇懃，並許以從良之語。闊客溺而愛之，揮金殆盡。忽接家信，催其回家。妓聞之，臥床痛哭，作難捨之狀。闊客更加連戀，竟至囊空如洗。乃自忖曰：『我要走，他立刻就哭，哭的來眼紅流泪。我想就是要哭，何至如此之速，其中必有緣故？』伺妓出房，遍尋別無他物，惟褥下有一紙包，開看却是很好洋煙，乃妓假哭拭目所用也。闊客以鍋煤易之。妓進房，闊客假說要走，妓如前臥床，將鍋煤抹之，揉成兩雙黑眼。闊客說：『我有錢，你赧顏相待。我無錢，你烏眼相看。』妓知誤抹，連忙洗淨，要施粉脂，再整雲鬢，愈覺豔麗。闊客仍執迷不悟，與妓曰：『我今日千金已盡，你曾說嫁我之言，何不卽時成就。』妓曰：『此事必須與媽媽相商。』妓商之鴇兒，鴇曰：『可。然吾家全仗你一人養贍，必須與我再掙一年。』闊客一聞此言，欲走不捨，欲留無錢，甚覺爲難。妓曰：『何難之有？你且在我家暫爲幫忙，客來我去相伴，客走與你同眠，與從良何異？』闊客應允。妓曰：『你既願在我家，必須起一別名，方好呼喚。我兩人既是夫妻，我叫挨挨酥，你名搭拉酥甚妥。』闊客始而嫖，繼而撈，總穿綠道袍。一日，院中來一闊少，攜萬金來嫖，妓棄舊迎新，百般貼戀，而搭拉酥亦雅意慇懃。闊少見其和藹，拉他側坐相陪。闊少曰：『今日席前，我們以聯句爲令。我先說第一句：傾國傾城世所無。』妓曰：『賤人全仗貴人扶。』闊少曰：『用盡萬金何足惜？』闊客曰：『明年一對搭拉酥。』

又《臭烏龜》 有捐二品誥封者，戴朝帽，穿朝褂，著披肩，在衣鏡中自照，徘徊顧影，得意洋洋。指謂其妻曰：『你看鏡中是誰？』夫人

曰：『是一隻仙鶴。』夫曰：『如何是鶴？』答曰：『鶴有紅頂，一品之兆。』夫甚喜，將紅頂帽摘下，指謂夫人曰：『鏡中又是誰？』夫人曰：『是一個臭烏龜。』夫大怒。夫人曰：『你看鏡中腰裏重裙，肩飛雙邊，光頭縮頸，身匾體圓，不是烏龜是什麼？』夫曰：『因何說臭？』答曰：『天下物惟銅最臭，頭銜乃銅錢所捐，謂之臭也不亦宜乎！』

又《强出頭》　蟬與黃鳥、蝴蝶、烏龜、蜜蜂結爲兄弟，設筵同席共飲。蟬曰：『我出一令，每人說俗語兩句，要切己自警之言。』衆皆樂從。蟬曰：『金風未動蟬已覺，暗送無常死不知。』蝴蝶曰：『願從花下死，作鬼也風流。』黃鳥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蜜蜂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一生辛苦爲誰忙。』輪了烏龜，一時說不出，急得把頭望外長伸，可巧被玩童看見，拾磚打中龜頭。烏龜把脖子望回一縮，說：『我有了俗語了。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

又《鼻頭官》　南方稱奴爲鼻頭。一僕人既富，以貲得官，嘗乘四轎出入，人皆惡之。一日，赴友人家飲宴，客誚之曰：『昨日聞官獲巨盜，乃是一怪，身長數十丈，腰大百餘圍。截其頭，亦重數千斤，碎之而後能抬。』僕曰：『那有此事？』客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抬之。』僕遂不終席而去。

又《牛聯宗》　牛郎以金錢萬緡載牛背，送斗牛宮交納。牛忽逃逸下界，自顧形穢，不堪露俗。因思背上物頗多，不難連宗華族，夸耀鄉里，遂往東海謁麒麟，告以意。麟曰：『子之角，子之趾，公子公族，豈汝觸牆蠢物能溷我公類乎！』叱之去。又詣西域青獅子，未及通謁，獅見其狀醜劣不堪，大聲一吼，遺臭滿地，逃之荒野。無所適從，忽憶蘆上長耳公有同車之誼，往求之。長耳公曰：『南山有金錢豹者，雖託名霧隱，却廣交遊，僕願爲介。』遂同詣南山。長耳公見金錢豹，道牛之誠，稱牛之可。豹初拒之，繼見其背上物，笑曰：『相君之背，尚可聯宗，且我家所以稱豹變者，亦因背上有金錢文耳。若雖無文，尚可以人力爲之。』取其金錢，分皮上毛編成文。芒何，異色斑爛，金光閃爍，迥異常牛，與貲郎納官捐職，頓換頭銜者無異焉。長耳熟視公笑曰：『一破慳囊，便成俊物，卽介葛蘆來，亦聞聲莫辨矣。』遂別去。豹自此引爲同譜，而牛亦掉尾自雄。未匝旬，金錢盡脫，皮毛如舊。豹怒曰：『如此醜態，玷我華宗！』喧逐之。牛狂窘無措，仍投斗牛宮來。牛郎以鞭捶其背，詰其金錢何在，牛具以告。牛郎曰：『蠢哉畜類！若輩所願與汝聯宗者，緣汝有金錢耳。一旦錢盡，豈肯引泥塗中物爲祖若父之異子孫哉？』索其鼻，繫諸牢後。人遂以牢名之。

又《嘲州同》　一富翁酷嗜古董，而不辨眞假。造一精室，室中羅列古玩，皆三代以前之物。有舜之琴，夏之鼎，商之彝，湯之盤，時時誇耀於人。一日，有人執一銅夜壺求售，斑駁陸離，云是武王時物，要索重價。富翁曰：『銅色雖好，只是肚子裏空空如也，而且臭的很。』答曰：『肚裏雖臭，却是一個周銅。』（與州同同音。）

又《厚臉鬼》　一師設帳課徒。一夕，談文燈下，忽見疏櫺中有鬼探首而入。窺其面，初如箕，繼如釜，後更大如車輪。眉如箒，眼如鈴，兩顴高厚有尺許，堆積俗塵五斗餘。睨師微笑。取所著之書示之曰：『汝識字否？』鬼不語。師曰：『既不識字，何必裝此大面孔？在人前說大話！』以指彈其面，響如敗革，若無骨者。因大笑曰：『臉皮如此之厚，無怪汝無羞恥，不省人事也。』鬼大慚，頓小如豆。師顧弟子曰：『吾謂他長裝此大樣子，必有大本領，却是一無面目之人耳！』取佩刀砍之，錚然墮地，拾視之，乃一枚小錢。石道人曰：倉頡造字而鬼哭，周景鑄錢而鬼笑。鬼之不識字而愛錢，其天性也。迺有識字而亦愛錢者，吾不測其是何厲鬼，裝何面目也？

又《犬識字》　一塾師蓄一小犬，性甚靈，名進寶。終日不出書室，置案頭，見讀書輒注目凝想，若有所得。師奇之，戲書『進寶不許入塾』六字粘座隅，犬審視良久，垂頭喪氣而出，永不再入。師益奇之，增其名曰慧兒。犬搖尾踴躍，猶假名士之愛呼表字也。犬自識字後，頗敦品，偶出遊，夷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賸炙，蹴而與之，怒目不顧而去。後塾師病篤，犬忽發狂，見藍縷者歡迎，見鮮衣者狂吠。師曰：『積怪成癖，畸士類然。然反常恐取禍矣。』後爲東鄰子啖以竹弓而斃。師歎曰：『犬敦品識字，猶不得終其天年，反不如不識字喪品者之得以保全狗命也。』諺云：『庸庸多厚福。』其此之謂與。

又《三生鏡》　西湖照膽臺，有古鏡一方，晶光瑩澈，名曰三生鏡。鏡中著字影，而不著人形。就字形之休咎，以卜心影之吉凶，歷歷不爽。

有秀才偕一僧至，臨鏡一照，中有『影占鼇頭』四字。秀才喜極欲狂，遂以功名自負。僧亦從旁曲諛，無所不至。秀才曰：『鯫生之願畢已。請大師入鏡中，登獅子座，上蓮花臺，放丈六金光，與宰官現身說法。』僧欣然應命，熟視鏡中，杳無一物。久之，見白光一片，若粉牆半堵，牆上有六字。僧挽秀才誦之，乃朗誦曰：『此處不可小便。』

又《避首席》 諺云：『常常坐首席，漸漸入祠堂。』此言齒愈尊死愈速也。故首坐一席，人人讓之。有一患瘋病者，延醫調治，醫曰：『瘋癆膨脹膈，閻王請下客。即要催請，不必服藥。』病者曰：『我未見請帖，如何是客？』醫曰：『不過言不久見閻君耳。』病者曰：『作客我却不怕，我最怕坐首席。但求你把我這瘋症，用些生疾動氣的藥，改爲膨脹二症，挪在第三、第四，免得大家謙讓，叫主人費心。』

又《醉了來》 主人請客吝酒，用小杯，客舉杯作嗚咽之狀。主人驚問其故，客曰：『覩物傷情耳。先兄去世之時，並無疾病，因友人招飲，亦與府上酒杯一樣，誤吞入腹噎死耳。今見此杯，焉得不哭？』主人速令人易大杯，而酒不斟滿。客舉杯細視，笑曰：『此杯當截去一半。』主曰：『爲何？』客曰：『上半截用不着，要他何用？』主人遂令人將酒斟滿。客飲酒入口，盡噴而出之。主詰其故，答曰：『我幼時，曾將門牙跌落，醫人以分水犀骨補之，故酒有水不入也。』主人曰：『酒有水，請吃飯。』令人內邊取飯。客曰：『多謝內人。』主人曰：『內人非足下所宜稱。』客曰：『飯自內出，不謝內人謝誰？』飯畢，送客至門。客問曰：『適纔造府，見有照壁一座，因何不見？』主人曰：『向來未有。』客恍然曰：『不錯，我是在家吃醉了來的。』

又《三不看》 一縣令不獲乎上，引退回籍，謁見上憲。上憲曰：『你年力富強，官聲亦好，因何告病？』答曰：『卑職作知縣，有大不欲看者三，是以不仕。』上詰其故，答曰：『第一，杖責罪人，那個屁股實在難看。第二，相驗女屍，那張陰戶實在難看。以下卑職不敢說了。』上曰：『但說無妨。』令立而言曰：『第三，稟見大人，那副嘴臉實在難看。』

又《嘲州縣》 冥王坐森羅殿，判官捧冊上呈。王曰：『多日不稽《鬼錄》，恐滋積弊，今當逐一查點。』先點《勾魂簿》，唱名再四，無一應者。王曰：『催名鬼有八萬三千，何無一人在？』判官稟曰：『後殿轉輪王命男者爲蒙師、庸醫，女者爲娼妓、妬婦，盡託生人世矣。』王愀然曰：『蒙師、庸醫，草菅人命。妬婦、妓女，流毒生靈。使若輩降生天下，恐陰曹投到者接踵而至也。』又點《餒鬼簿》，判官稟曰：『前鬼門關守者失察，諸餓鬼乘機逃竄陽世矣。』王問：『在陽間作何事？』曰：『大半作州縣。』王曰：『若輩埋頭地獄，枵腹已千百年，一旦得志，必至狼餐虎噬，生靈無遺類矣。』判曰：『請仍押回可乎？』王沈吟良久，曰：『此亦大費事。果能到得陽世忍飢挨餓，勉強作一好官者聽之。倘餓吻翕張，重者削其爵祿，殃及子孫；輕者降一候補冷官，使其永不署事，凍餓終身，仍還他餓鬼本來面目可也。』

又《扁四嫂》 中人扁四嫂，與帽頂鷄大哥口角鬥毆。鷄大哥直入內室，打的扁四嫂痛哭流涕，鷄大哥猶頂撞不休。貼鄰家長卵老二，與後街的團百圓老三，均不敢來勸。惟有遠鄰腰店子住的老么，前來見卵老二，責之曰：『你近在貼鄰，因何見死不救？』老二說：『鷄大哥堵住門，望裏直打，我如何擠得進去？』又問後街圓老三：『你在後街，也應來勸。』答曰：『鷄大哥乃凶惡棍徒，六親不認，萬一打到我這裏來，到那時我纔動惱，管叫他扯一個稀爛。』

又《刮地皮》 貪官剝削民脂民膏，謂之刮地皮。任非一任，刮了又刮。上至高壤，下及黃泉，甚至刮到地獄，可謂浩歎。有一貪官，將要卸事，查點行裝，連土地也裝在箱內，怨聲載道。臨行，無一人送之者，登登出得城來，眞是人稀路淨。忽見路旁數人，身軀僂僂，面目猙獰，棹設菓盒，齊來公餞。官問：『爾等何人？』答曰：『我等乃地獄鬼卒，蒙大老爺高厚之德，刮及泉壤，使地獄鬼卒得見陽世天日。感恩非淺。特來叩送。』

又《喜奉承》 富貴人最喜人奉承，而善相者。絕不肯奉承人。一日，喜奉承之人恰遇一不奉承人之相士，令家人喚其來相。相士登堂，見富貴者巍巍高坐，慢不爲禮。相士相了許久，說：『貴相清奇，絕非凡品。耳長頭小，眼大無神，紅線盤睛，唇開齒露，好像一個。』往下不敢說了。富貴者說：『到底像個什麼？』相士說：『好像一個兔子。』富貴者大怒，命左右：『將相士與我綁了，押在空房，將他活活餓死。』手下

人將相士綑送空房。家人在旁勸曰：『你這人好不在行，我們老爺。最喜的是奉承，你若奉承幾句，謝禮定然從豐。』相士曰：『求二爺帶我上去，再相一相。』家人來主人面前稟曰：『剛纔相士怕老爺虎威，一時張惶，相錯了，何不再叫他相一相？』富貴人說：『把放了，帶來再相。』家人把相士放了，帶至主人面前。相士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端詳良久，說：『二爺，求你老爺仍然把我綁起來罷，他還是一個兔子。』

又《醫生祭文》　公少讀書不成，學擊劍；又不成，學醫。自謂成，行醫三年，無問之者。公忿，公疾，公自醫，公卒。嗚呼！公死矣，公竟死矣。公死，而天下之人少死矣；不死公，而天下之人多死矣。爰爲之銘曰：君之用方，如虎如狼。君之醫術，非岐非黃。服君之藥，無病有病。着君之手，不亡而亡。尚饗。

又《聯字酒令》　主人宴客，出一酒令，從一字聯起，挨次遞加，至十一字爲止。隨口而出，應聲而對，不許停留，如稍遲卽罰酒三鍾。主人曰：『雨。』首坐曰：『風。』次曰：『花雨。』三曰：『酒風。』四曰：『飛花雨。』五曰：『發酒風。』六曰：『點點飛花雨。』七曰：『囘囘發酒風。』八曰：『簷前點點飛花雨。』九曰：『席上囘囘發酒風。』主人曰：『皇王有道，簷前點點飛花雨。』末坐曰：『祖宗無德，席上囘囘發酒風。』

又《羅浮論道》　秋蟬、蝴蝶、螳螂、燈蛾四昆蟲，在羅浮山講道傳徒，愈聚愈衆，觸類冉冉，朋飛薨薨，竟至漫天蔽日。一日，彌勒佛朝帝闕而囘，路過羅浮山。訪知四蟲爲虐，不忍不教而誅，乃見四蟲而責之曰：『爾等無知無識，有何德能，輒敢傳徒講道！』秋蟬曰：『我出自汙泥，趨於高潔。吟風飲露，深感天地之和；五德八名，幸邀詩人之譽。嗚夏惟我，道號清虛散人。』螳螂曰：『我含氣生火，執翳潛形。舉足搏輪，頗有天馬之象；怒臂當轍，曾得拒斧之名。首夏而生，道號驤首居士。』蝴蝶曰：『我曾經蠶脫，化出羅裙。鳳子輕盈，能囘莊周之夢；春駒豔逸，堪爲嶺表之奇。獨占花房，道號羅浮仙子。』燈蛾曰：『我白衣粉面，如畫曲眉。見燈花則爭先恐後，無慮蹈火；逢夜宴而直前勇往，豈懼焚身？畫伏夜出，道號慕光先生。』彌勒佛一聞四蟲之言，不禁浩然長歎，說：『孽蟲呵，且漫矜誇，聽我說說爾等來歷。』謂秋蟬曰：『你妄稱深感天和，邀詩人之妙譽，又豈知得蔭亡身，更遭螳螂之捕？』謂蝴蝶曰：『你自誇春駒鳳子，逞一時之風流，終不免燕逐鶯捎，化爲荔枝之鬼。』謂螳螂曰：『你自稱拒轍搏輪，有天馬之形象，此不過輕身妄進，難逃異鳥之尋。』謂燈蛾曰：『你自矜觸炎爭光，貪一時之榮耀，我笑你趨炎附勢，定遭烈燄之焚。』四蟲謂彌勒佛之言，大怒，羣起而攻之曰：『你乃摩頂放踵，以有護身之異端，何得與我等相抗！我與你同朝帝闕，面叩玉帝。』四蟲與彌勒同至天宮，叩見玉帝。帝見四蟲，責之曰：『爾等飲和食德，不思報本，本應聚類而誅。姑念秋信將至，只餘有限光陰，爾衆生不必多言，各歸本巢去罷。』四蟲怏怏而囘。帝謂彌勒曰：『你乃佛門弟子，已修成不淨不滅之身，乃與朝生暮死之蟲較量強弱，多見其不知量也。』玉帝含怒，欠身而退。彌勒懷慚，捧腹而歸。

又《詩客留宿》　西湖勝景，盡爲僧人所占，叢林方丈。頗有能詩者。一方丈好作詩，杜門謝客，終日吟哦，非騷人詠士不肯相見。因避塵囂，移居山寺，囑沙彌候門，不准俗人擅入。一日天晚，一迷路人無處投宿，來山寺叩門。沙彌問曰：『客從何來？』答曰：『天晚迷途，欲在寶剎借宿一宵。』沙彌說：『方丈有言，非詩客不見。如果能詩，方敢相請。』其人自忖曰：『若說不能，定不見納，只好充能，且住爲佳。』乃對沙彌曰：『我乃吟壇老手，特來拜訪尊師。』沙彌連忙請至客堂，去囘方丈。方丈說：『今日天晚，且請詩客用齋，明晨再當領教。』沙彌轉達，請詩客用齋。其人行路飢渴，見素齋大啖。誰知喫多了，半夜起來登廁，連忙開門，門已倒關。窘迫之極，遂見佛前銅磬，端下痾屎，痾畢，仍放桌上。時已天明，惟恐方丈知道，不如潛逃，只得出不由戶，越窗而逃。甫出山門，被沙彌看見，追問曰：『詩翁因何逃走？想是不曾作詩。』其人曰：『我已作詩兩首，出自別腸，饒有盛唐風味，都在磬中。』沙彌一聞有詩，放之使去。囘至寺中，恰值方丈來會詩人，沙彌說：『詩客已走，留有詩稿放在磬內。』方丈說：『取來一觀。』沙彌走至桌前，用右手望磬內一摸，摸了一手；又用左手一摸，又是一手。方丈見沙彌不來，問：『詩在何處？』沙彌曰：『左也是一手，右也是一手。「詩」却有兩手，實在臭得難聞。』

又《嘲館膳詩》　一東家甚吝，館膳只用片肉一盤，既薄且少。先生以詩嘲之曰：『主人之刀利且鋒，主母之手輕且鬆。一片切來如紙同，輕

輕裝來無二重。忽然窗下起微風，飄飄吹入九霄中。急忙使人覓其蹤，已過巫山十二峯。』近又見一詩云：『薄薄批來淺淺鋪，廚頭娘子費工夫。等閒不敢開窗看，恐被風吹入太湖。』

又《詩翁治病》 弟兄二人，祖籍吳縣。大兄衛千總。二先生捐一掛名千總虛銜，在鄉讀書，滯而不化。酷好作詩，吟哦俱廢寢食，詩思時縈魂夢，咿唔呫嗶，已入詩魘。因魔成癖，因癖成疾，竟至臥床不起。其兄知其病重，延醫調治，百無一效。一日，路上遇一先生，儼然道貌，手招白布招貼，上寫『專治詩詞歌賦一切疑難大症』。其兄上前施禮說：『先生招貼所治之症，與舍弟之病相符，萬望玉趾辱臨，拯救小弟餘生。』先生曰：『治此症不必登堂入室，到門一望而知。然必須親造貴府，方知病之深淺。』攜手親至其家，先生一看街門對聯，上聯是『門藏珠履三千客，戶擁貔貅十萬兵』。先生說：『此症在上焦，乃氣蠱之病，不治定要蔽悶而亡。』兄曰：『何所見而云然？』答曰：『你看尊寓小小門戶，焉能藏得下三千珠履，擁的下十萬貔貅？豈不活活脹死！我先用疏通之法，乃改曰：門迎珠履三千客，戶統貔貅十萬兵。如此治法，外症可愈。』又望裏走，見庭柱對聯，上聯『子應承父業，臣必報君恩』。先生說：『此病在中焦，乃上下倒置，陰陽不和，霍亂之症。必先調其陰陽，分其上下，其症可痊。改曰：君恩臣必報，父業子應承。如此分解，腑症可瘳。』退至書房，分座抗禮。先生說：『請詩翁出來看病。』千呼萬喚，只見深衣傴僂，手執竹仗，躑躅而出。雙眉緊蹙，二目也邪，口內呻吟不止，面上滯氣不化。來至先生面前，徐徐執禮。先生問曰：『老詩翁貴恙，却不必診脈，止要捧讀佳詩，即知病之重輕。』詩翁曰：『請教先生，此症自可分類別門，不知何者尚輕，何者最重？』先生曰：『此症有四怨，三愁，五病。詩思鬱於內者怨也，阻於外者愁也，逆於心者病也。三者有其一，必爲癲，爲魔，爲癖，爲瘳，爲蚤死。詩翁貴恙不在此列。』詩翁曰：『此論足見高明，使小子頓開茅塞。若論區區之拙作，茹古含今，中藏奧妙，旋天斡地，深造元微，豈能盡窺全豹，只好略見一斑。先對近作二首，爲我先生述之，足徵醞釀功深，包羅萬象矣。詩曰：本我蘇吳百，多兄納掛官。布從閶店發，綢向浙船寒。窗荼風吹燥，牀柴虱爆乾。那堪三兩個，天刮喫陳團。』先生不解所謂，詩翁曰：『無怪先生不解。我費盡千錘百鍊之功，始有此擲地金聲之作，庸手俗目，何能望其項背？解曰：我本蘇吳百，（言我是蘇州吳縣百姓也）多兄納掛官。（言多虧哥哥捐納掛名之官也）布從閶店發，（言先時家富在閶門開布店發賣也）綢向浙船寒。（言後販浙紬船翻紬失寒者人不穿紬寒冷也）窗荼風吹燥，（家貧蓄荼禦冬挂窗櫺曬晾水濕窗破風吹而燥也）床柴虱爆乾。（去歲水發市無柴買折床而爨床上有虱火爆則乾也）那堪三坐個，（兄三子弟兩子也）天刮喫陳團。（天刮天明也喫陳團喫陳姓之湯團也）先生一聞此詩，不禁喟然長嘆，說：『此病已入膏肓，四肢百骸，腐臭壅而不下；五臟六腑，詩毒閉而不通，即扁、和復生，亦束手無策也。然我別有良方，可一試之。』其兄諄死救命，先生說：『拿紙來，先開應用之藥。』上寫：『板凳一條，麻繩四根，乾柴兩捆，硫黃二斤。治法：將病人仰臥凳上，用繩縛好，硫黃加於柴上，一火焚之，其病立愈。』其兄曰：『如此治法，豈不要命？』先生曰：『燒雖燒死，却省得他再放屁。』

又《教官保升》 兩教官分胙肉，共爭大腸，一扯得大腸，一扯得腸油。抽油者曰：『子雖不得大葬，（與臟同音）君無尤焉。』尤（音油）此等教官，其平日茹素，永不動葷可知。一日，教官途遇秀才，問：『吃飯否？』答曰：『吃過了。』又問：『吃甚麼菜？』答曰：『吃的是東坡肉。』教官一聞此言，立刻滿口流涎，饞蟲上湧，氣斷身亡。家屬以邂逅致死，送之官。官拘秀才問曰：『汝何故致死學師？』秀才訴曰：『昨日途遇老師，問生員吃飯用何菜，生員以東坡肉答之，不知老師因何身亡。』縣官一聞此言，兩眼望上一翻，五臟神立刻出巡去了。詢悉，縣官亦是由教官保升的。

又《饞婦看雪》 一婦人最饞，說話總不離喫物。一日，天降大雪，男人使到外面看下雪沒有。婦人一看，說：『外面飛飛揚揚，落下一天重羅白麵。』不多時，又使之看下了多厚。婦人看曰：『有薄脆那麼厚。』不多時，又使之看。婦人曰：『有雙麻兒那麼厚。』良久，又使之看，說：『有燒餅那麼厚。』又使之看，說：『有蒸餅那麼厚。』男人大怒，正在烤火，拿火筷就打。婦人訴曰：『我說的是好話，也犯不着拿鐵麻花打我，打的嘴好像發麵包子一般。』

又《恭喜也罷》 三人同院居住，左右隣生了娃娃，同院人問左隣

曰：『你家生了什麼？』答曰：『生了兒子。』其人曰：『恭喜。』又問右隣曰：『你家生了什麼？』答曰：『生了女兒。』其人曰：『也罷。』右隣怒曰：『人家生了兒子，你說恭喜，我家生了女兒，你說也罷，未免太勢利了。』恰巧有一官太太經過，遂指而告同院人曰：『你看那不是四個「恭喜」抬着一個「也罷」了。』

又《學究批文》　一學究與人看文，遇批謬者，最喜批『放狗屁』三字。或勸之曰：『先生批文，何必用此批，太覺不雅。』先生曰：『此乃一等批，還有二等、三等者。』或究其詳，先生說：『第一等是放狗屁。放狗屁者，人放狗屁也，尚有人言，不盡是狗屁。第二等，是狗放屁。狗放屁時甚少，偶一放之，屁尚不多。第三等，放屁狗。狗以屁名，檢直的全是狗屁也。』問者釋然。

又《陰陽學台》　東家延師課讀，惟恐先生學問不佳，商之學師。學師云：『我學中秀才固多，通品甚少。若欲延請學中秀才，非設法試之，不能知其胸中學問。』延師者曰：『請問如何試之？』答曰：『必欲備一席，擇其佳者請幾人。俟入坐後，正在酣飲之際，暗使人報曰：『明日學台下馬。』坐中秀才必然恐懼。如有不恐者，其學問必佳，延之課讀，定能勝任。』延師者從其教，擇其秀才四五人，設席欲待。酒至數巡，忽有人報曰：『學台明日下馬。』只見衆秀才有驚惶失措者，有目瞪口呆者。惟有一秀才，懼色毫無，寂然不動。延師者曰：『此眞我師也。』進前細看，此人已氣絕身亡。死者親屬聞之，欲以怒嚇致命訟之官。延師者大恐，求救於學師。學師曰：『千萬不可動他屍身，我自有起死回生之術。』速令人在死者面前大聲呼曰：『陰間學台下馬！』死秀才遂活。

又《鯉魚討封》　皇上打江南圍，船至揚子江心，忽見波浪大作，水中現出一尾金色鯉魚，來討皇封。皇上一見，金口玉言說：『好一條金龍。』鯉魚洋洋得意，回到水晶宮。遂見烏龜，烏龜說：『你討了甚麼封來？』鯉魚說：『萬歲封我是一條金龍。』烏龜說：『我也去討封。』興波逐浪，爬至船頭。萬歲一見，說：『這是個什麼東西？』忙取弓搭箭，一箭正中龜頭。烏龜帶箭而逃，來至水晶宮。鯉魚問曰：『老兄，你討了什麼封來？』烏龜說：『封到沒討了來，蒙聖恩賞戴花翎。』鯉魚一看，頭上有血，問：『你頭上紅的是什麼？』烏龜說：『這是俺的二品皇封。』

又《百鳥朝鳳》　鳳凰生日，百鳥都來朝賀。百鳥中之，惟仙鶴爲長，鶴曰：『每歲鳳凰壽誕，要大家輪流，不必紛紛俱往。』依次派定：『第一年仙鶴去，第二年天鵝去，第三年鴨子去，第四年錦鷄去，第五年鴿子去，第六年麻雀去。』鳳凰嘆曰：『想不到我的生日，一年不如一年。我們這飛禽，一輩不如一輩子。』

又《龜雀結盟》　喜雀與烏龜結盟，喜雀爲弟，烏龜爲兄。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如此莫逆，我想帶你到水晶宮，看看龍門貝闕，異寶奇珍。』喜雀說：『我也想帶你到雲霄殿，看看廣寒兜率，月姊嫦娥。』烏龜曰：『你何不先帶我上天，然後我再帶你下海。』喜雀應允。烏龜爬在喜雀背上，喜雀雙翅飛起，偏遇打彈弓的開弓一彈，正中把兄尊背，翻身掉將下來。喜雀不見了把兄，飛到各處找尋。找了半天，忽見把兄掉在煙卣上，四脚懸空，仰頭觀望。上前問曰：『把兄受驚。你天也沒有上成，在此空了半日，想必腹中飢餓。』烏龜說：『我却不餓，在此雖沒得吃，還有幾口煙過癮。』

又《二匠驟富》　兄鐵匠，弟皮匠，一旦驟富，堂構煥然一新，要求名士題額，欲掩其出身之賤。一名士答其兄之匾曰『二酉堂』，弟之匾曰『甲乙堂』。各人懸掛中堂，自鳴得意。或告之曰：『此二匾大有請究。』弟詰之，答曰：『二匾皆像形也。二酉者，一酉立着頗似砧子，一酉橫看。頗似風箱，乃令兄應用之要物也。甲乙者，甲似鋼錐，乙似皮刀，又爲足下必需之利器也。』

又《怕考生員》　秀才怕歲考，一聞學台下馬，驚惶失色。往接學台，見轎夫，怨之曰：『轎夫奴才，轎夫奴才，你爲何把一個學台抬了來？嚇的我魂飛天外。那一世我作轎夫，你作秀才，我也把學台給你抬了來，看你魂兒在不在。』

又《窮人借債》　時值歲暮，一窮人告貸無門。或誑之曰：『眞武廟前哼哈二帥有錢，何不前去央借？』窮人信以爲實，竟來至廟前，見二帥而求之曰：『你二位戎裝華麗，氣象光昌，將到年三十，敢在門前站耍，有錢可知。』二帥曰：『我兩人給人看大門，晝夜哼哈，大不如意，連一條冷板櫈都沒錢買，那裏還有錢借給你。你何不與後面四金剛商之？』窮人來至二層殿，與四金剛施禮，說：『你四位好高興呵，彈唱的彈唱，玩

耍的玩耍，想必是年已過去了。望四位稍分餘資，救我眉急。』四金剛說：『你打量我們在此開心呢！一個彈琵琶要小錢，一個打着傘各處借賬，他二人一個弄蛇，一個把花胡哨打把式斂錢，那有分文借你。你望後邊張羅去罷。』望後又走，看見彌勒佛，上前打躬說：『你老人家滿面春風，一團和氣，心廣體胖，大肚無憂。不必說，年下事早清楚了，拜求通融一二。』彌勒佛說：『你何苦找我？你看我寒冬臘月，光着頭，連帽子都買不起。披着一件單衫，敞露胸懷，連一個肚兜也無處借。你還說我笑呢！我是凍的跳着牙打勁兒呢。快往別處去罷。』窮人又走至後殿，見兩旁一邊是馬王，一邊是玄壇。來至玄壇面前，說：『黑老官，你老人家大年下的騎着虎玩耍，想必賬已還清。求你資助資助。』玄壇說：『我乃騎虎之勢，正在這裏爲難，那有錢賞助你。』窮人說：『你老人家把老虎借我騎幾天，嚇一嚇債主也好。』玄壇說：『我離了這虎，寸步難行。你別擾我，快到別處去罷。』窮人又來到馬王面前，求之曰：『你老人家三隻眼，認得人必多，總管天下馬號，出息必大。何不借錢我用？』馬王說：『你那知如今馬號並不養馬，額例馬乾銀兩，尅扣入己。我有什麼出息！若論他三隻眼，買起眼鏡來，比你們多用一半價錢呢。不要饒舌，快替我走開。』窮人又來至大殿，見眞武大帝，叩首曰：『你老人家金身整肅，赫濯聲威，爲一廟之主。求大發慈悲，賞借一用。』眞武曰：『你疑我有錢麼？你看我披散頭髮，連打辮子的錢都沒有，在這裏手執寶劍，專等債主拚命，焉有錢借與你！你與我兩個跟班的通融去罷。』窮人來蛇帥前，拜而求之。蛇帥曰：『你看不得我這一身花梢兒，不過是一層遮羞皮，天天到處去溜，我鑽的窟窿我知道。現在冬寒日冷，我還光洞洞呢。』窮人又求其轉央龜帥，蛇帥說：『更不必去，那烏龜欠賬更多，連一點閑事都不管，縮着脖子。在那裏聚賬。白白饒舌，更不必去借。』

又《窮鬼借債》 有人極窮，飢不怕餓死不吃飯，人皆呼之爲窮命鬼。一人命極窮，賸一文錢，必要化完纔睡的着覺，人皆呼之爲窮命鬼。這日，窮命鬼找窮鬼借錢，窮鬼說：『你命小福薄，連一文錢都拿不住，若借給你，恐怕你福薄災生，人錢並盡。』窮命鬼說：『你只管借給我，我撙節着用。』窮鬼說：『我說一個笑話你聽：有一人極吝嗇，豈知一毛不拔，連肚內的尿都要屙在家裏。一日，將要遠行，恐途中出恭，豈不白去了一泡大糞。莫若帶了狗去，以防意外之虞。遂將家中狗帶之同行。行至半路，果然要出恭，其人嘆曰：「人有遠慮，必有近憂。愚人千慮，必有一得。其此之謂乎！」於是出了恭，那狗果然吃了。不料吃了之後，那狗也要出恭。其人指狗罵曰：「沒造化的畜生，眞是鼠肚雞腸，你連一泡屎都承受不起，你還借的是什麼錢！」』

又《窮神借餉》 財神解天餉赴靈霄殿，路遇窮神，欲借銀三萬兩。財神曰：『天餉有定額，何得借汝？』窮神固索。財神念一殿之神，出小金錠與之。窮神所願甚奢，找管城子，求其協力刼餉。管城子正坐在文壇演筆陣，聞窮神語，原不欲往，因思：『我終日耍窮筆頭，何能致富？』乃帥文壇健將，排筆陣以圍之，財神拔劍迎敵，筆鋒所到，衆皆疲敝。財神懼，赴文昌宮求援。帝君問曰：『吾與君素昧平生，何得來說？』財神告以故。帝君曰：『君等恃財傲物，應罹此禍。然以筆尖橫行天下，亦非吾教之福。』命朱衣召魁星收之。魁星至，乃一白面書生，自慚面目。不足以驚人。朱衣云：『乞帝君賜以鬼臉戴之，則面皮一變，何事不可爲也！』又授以金斗，令同財神去。至則管城子帶領羊毫子、兎穎兒，揮如椽之筆，自謂千人軍可以橫掃。魁星擲以金斗，二毫不能支，棄筆而遁。魁星收其筆並金錠，別財神，奏凱而還。帝君卽以筆、錠賜之。故至今魁星像，藍面猙獰，右手執筆，左手執錠，而旁豎一斗云。

又《利水學台》 秀才家丁把娃娃撒尿，良久不撒，嚇之曰：『學臺來了！』娃娃立刻撒尿。秀才問其故，答曰：『我見你們秀才一聽學台下馬，嚇得來尿屎齊出，以此知之。』秀才嘆曰：『想不到這娃娃能承父志，克紹書香。更想不到這學台善利小水，能通二便。』

又《鏡裏人心》 有一磨鏡老叟，腰懸古鏡，自云千百年物。詰其所用，答曰：『凡人心有七孔，愚者塞其孔吾以古鏡照之，卽知其受病之由，投以妙藥，益其智而通其孔，則愚者明矣。』一富翁有一子，年十六，不能辨菽麥。延老叟以鏡照之，叟曰：『受病太深，僕不能爲矣。』詢其故，叟曰：『吾能治後天，不能治先天。令郎之心，外裏酒色，病在後天，猶可治也；內用金銀。病在先天，不可療也。』翁固求之，叟曰：『姑妄治之。』令其子獨居一室，朝服葛化醒酒湯，晚服清心寡慾丸。如此者半載，叟取鏡再照，曰：『酒色氣已盡除矣，但金銀氣從先天閉塞，奈

何？』翁曰：『何謂先天？』叟曰：『閣下老夫婦孳孳爲利，心內所計者金銀，眼內所看者金銀，手內所使者金銀。當尊夫人受胎之時，金銀堆積房內，令郎感其氣，以至迷塞七孔，外似金光，內實銅臭。欲求剋治之法，急取文昌宮惜字紙灰兩斛，拌墨水兩斗，則梧桐子大，朝夕兼益智湯送下，或可有濟。』翁遵其法，不三月，叟取鏡照，見六孔玲瓏，惟一孔鈍塞如故。翁再求醫治，叟笑曰：『此名文字孔。凡富家翁堆金積玉，不肯令子讀書，富家子飽食煖衣，更不肯讀書，故富家不宜有讀書種。開之恐干造物忌，且留此一孔，以還君家原物。』後其子聰慧勝於曩時，惟讀書不成。翁爲其子納貲捐職，以佐貳終其身焉。

又《烟酒並嘲》　王母壽誕，開瓊筵，設蟠桃勝會，所有蓬島瀛州、青都紫府各神仙，都來朝賀。神仙中有騎龍駕鳳者，有跨鶴乘鸞者。遙望紫霧絪媪，衆仙從雲中齊下；彩霞縹緲，鶴駕自天上飛來。惟有眞武大帝，帶領龜、蛇二將，踉踉蹌蹌從行後至。王母各賜蟠桃一枚，飲以瓊漿玉液，食以琤筍靈芝。觥籌交錯，羣仙不覺酩然大醉。誰知龜帥量小，飲少輒醉，逃至瑤池，偷看仙景。被仙鶴童兒看見，罵之曰：『何物狼狽，穢褻瑤池！』上前逐之。龜帥以醉眼見一戴紅帽者，張開巨口，銜着鶴頭不放。良久，眞武一見，不見了龜帥。尋至瑤池，見龜銜鶴，大驚呼曰：『孽怪！你還不鬆口？』烏龜一見主人，便告曰：『我喫的大醉了，容我吃幾口水烟，醒醒酒。』

又《顯者緩頰》　按君訪拿匡章、陳仲子、齊人，均拘案。匡章自信爲孝子，仲子自居爲廉士。惟齊人有一妻一妾，賂顯者。求其緩頰。顯者來見按君，述其所來。按君曰：『此三人均是敗風俗的巨魁，所以訪拿。』顯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離母辟兄，老公祖訪拿極是。那齊人是一個叫化子頭兒，捉他做甚？』按君曰：『這齊人詐稱饜富貴之食，卒乞東郭墦間之祭。既貪口腹之欲，復貽妻妾之羞，寡廉鮮恥，莫此爲甚。老先生乃富貴利達之人，今與乞丐求情，豈不畏貽羞於妻妾乎！』

又《孝廉方正》　孝廉方正，爲我朝曠典，如今竟有夤緣奔競而得者。有人嘲之曰：『何謂孝？逼得母親上了吊。何謂廉？每月常放二分錢。何謂方？渾身都是楊梅瘡。何爲正？丫頭老婆沒乾淨。』

又《五大天地》　一官好酒怠政，貪財酷民，百姓怨恨。臨卸篆，公送德政碑，上書『五大天地』。官曰：『此四字是何用意，令人不解。』衆紳民齊聲答曰：『官一到任時，金天銀地；官在內署時，花天酒地；坐堂聽斷時，昏天黑地；百姓含冤的，是恨天怨地；如今可交卸了，謝天謝地。』

又《蚊蟲結拜》　蚊子結拜，城中蚊子是把弟，鄉下蚊子是把兄。把兄謂把弟曰：『你城中大人，珍羞適口，美味充腸，肌膚嫩而腴，爾何脩有此口福。我鄉下農夫，藜藿充飢，糠砒下嚥，血肉粗而澆，我何辜甘此澹泊。』城蚊曰：『我在城中，朝朝宴會，日食肥甘，甚覺饜膩。』鄉蚊曰：『你先帶我在城中，祇領大人恩賞，然後帶你在城外，偏嘗鄉中風味。』城蚊應允，把鄉蚊帶至大佛寺前，指哼哈二帥曰：『此是大人，快去請吃。』鄉蚊飛在大人身上，鑽研良久，怨之曰：『你們城中這大人倒眞大，却捨不得給人吃，使我勁鑽了半天，不但毫無滋味，而且連一點血也沒有。』

又《糧道觀風》　糧道觀風，所管衙所都來應考。題出『視其所以』一章。衆衙弁相聚而嘆曰：『我們各所，窮的如此，道憲還要添設三所。』人問何故，答曰：『又添，官愈窮。』一弁曰：『其實視其所，觀其所，察其所，所愈多，他何嘗不知道？業經標出來，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又《化子叫城》　外州縣城門，可以隨時開放。一日，刑名師爺關在城外，叫門，守門者急忙開放。甕城內有一化子，看見說：『我們關在城外，斷無人肯開門。想不到刑名師爺竟如此利害。』一日，化子也關在城外，叫門不開，乃詬之曰：『刑名師爺來了。』守門的開門一看，乃是一個化子，頭戴瓦盆，身穿草蘆，手攜乾柴。守門者責之曰：『你這化子，混充什麼師爺！』化子說：『我怎麼不是師爺？我還是一個包火食的師爺呢！』

又《貲郎納官》　一貲郎納官，獻百韻詩於上憲。中一聯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之家運，一至於此。』答曰：『實無此事，只圖對偶親切耳。』一客譏之曰：『何不說「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猶得保全兩兄弟性命？』

又《京官慳吝》　一京官極慳吝。赴部當差，到署要吃點心，跟班送上麵茶一碗，老爺吃了。跟班也要吃，怕老爺不肯給錢，當之衆位老爺討

賞。老爺不好意思，勉強給了十二文。及至散衙，坐車回家，跟班打頂馬前行。老爺在車上罵曰：『好混賬的東西，你又不是我的長輩，爲何騎馬在前！』跟班趕緊勒馬來在車傍，老爺在車上又罵曰：『你又不是我的同輩，因何騎馬並行？』跟班趕緊勒馬，來在車後。老爺又罵曰：『你在車後，踢起塵土，揚了一車，可惡已極！』跟班下馬請示曰：『老爺，到底叫小的在何處騎？』老爺說：『你騎不騎我管你！只要把十二文麵茶錢還了我，你愛怎麼騎就怎麼騎！』

又《望氣識官》 浙省候潮門，有老僧挂榜於市曰：『能望氣識人官職。』於是當道諸公，微服而往。僧延之坐，候令噓氣，僧乃從旁諧審之，曰：『此木氣也，爲藩司。』『此金氣也，爲臬司。』『此水氣也，爲督糧道。』『此火氣也，爲首道也。』『此土氣也，爲鹽運司。』言之無不脗合。忽一人噓氣久之，老僧沈吟再四，似不解其何官。曰：『異哉！似金氣而不秀，似木氣而不直，似水氣而不清，似火氣而不烈，似土氣而不厚，其在不儒不吏之間歟？』詢之，以大挑知縣而請就教者。乃知伶官間秩，皆無志氣男子爲之，推其命數，都不在五行中也。

又《土地還願》 土地見山神，各道貧窮。山神說：『何不開門管事，收些香火才好。』土地說：『這時候像你我這小衙門，不管事也倒罷了。』山神不聽，使小鬼作祟，往來行人多有染病還願者，一時香火甚盛。土地鬼卒偶來山神廟前，見桌前遍插高燭，鼎俎滿獻三牲，廟本莊嚴，金身整肅，不勝涎羨之至。回廟見土地，述說山神何等威闊，何等興隆，『我們這般清苦，何不尤而效之，小鬼等亦可稍沾重潤。』土地說：『我若要管事，必須大作威福，弄一分大大香火。若止寸楮瓣香，何濟於事？汝等先在本境訪查，如有交好運之人，攝之使來。』鬼卒在本境訪查數日，不得其人。土地說：『自好越境訪查。』小鬼出境，等候良久，見一騎馬人，相貌魁梧，紅光滿面。小鬼遂將此人攝至。土地用瞌睡蟲使他睡熟，夢中屬曰：『我保佑你發財，你要大大還願。』其人許唱戲掛袍，三牲供獻。許畢醒來，却是一夢，上馬尋大路而回。未及一年，果然貿易致富。路過土地祠，許回家再來還願。土地使小鬼坐索，迷住不放。其人曰：『行路人未及製辦香楮，現有銅錢二串，供獻神前。你老人家喜歡喫何物，隨意自買。所許神戲，自好我唱。』手執馬鞭，神前舞蹈。唱畢，討賞，又將桌上銅錢拿下，作爲賞資。將行路蠟燭，拿出兩枝點燃，插在小鬼臂上；將賬簿拆開，貼了土地一身，即算掛袍了願，騎馬而去。小鬼見此人已走，握住屁股，訴曰：『鬼卒並未得受分文，叫我們無辜坐燭，實在難受。』土地說：『我本不願管事，都是爾等慫恿，弄了我一身債賬，叫我何日才能還清！』

又《護月善求》 有作客異鄉者，每有人請入席，輒狂啖不已。同席之人甚惡之，因問曰：『貴處每逢月食，如何護月？』答曰：『官穿公服，聚僚屬，設壇擊鼓，俟其吐出始散。』其人亦問同席者曰：『貴鄉亦相同否？』答曰：『敝處不然，只是善求。』問：『如何求法？』答曰：『合掌稽首，對黑月而言曰：「阿彌陀佛。你老人家太吃的利害了，省之點吃，留點與人看看罷。」』

又《魁星教讀》 孫猴皈依佛教，猶在菩薩面前跳躍。菩薩戒之曰：『你動而不靜，坐而不甯，如何修性？必須先讀書，方能變化氣質。』菩薩商之於地藏菩薩，地藏王說：『文昌學問甚好，何不延請。』菩薩來拜文昌，求其受教。文昌說：『我如何有這工夫，我薦前院魁星，他面目猙獰，學生必怕，終日把筆，書法必高。』菩薩甚喜，即求文昌請魁星上館。菩薩乃是茹素，魁星總要吃葷。又加之先生最喜跳躍，猴子見先生躍跳，更加躍跳。上行下效，終日跳躍不休。菩薩乃清淨佛地，見鬧得利害，請原薦王來講禮，說：『你二位薦的好先生，性情乖張，舉趾輕佻，教的徒弟益發好動了！』文昌、地藏一聞此言，大怒說：『我們薦先生是好意，你倒派我們不是！』大家爭執不休，一同上天，來謁玉帝。帝見五位而責之曰：『地藏王，你終日與鬼打交道，渾渾沉沉，焉知請先生之事！文昌終日講陰騭，講道學，亦非薦先生之人。菩薩茹素，日食黃蘿淡飯，豈是供先生之饌？魁星一手拿銀，一足踏地，終日打把式，那知教書之禮！孫猴心猿難鎖，稟性張狂，斷非讀書之輩。汝五位不要嘵舌，各歸本位去罷。』

又《罕譬奇喻》 一老二少，三人同行，共宿逆店。飯後閑談，此少謂彼少曰：『我把你好有一比。』彼少曰：『比作何來？』彼少曰：『你好比我的女人。』彼少大駭，問：『此話從何說起？』此少曰：『我與你同店共宿，燈下談心，頗不寂寞，與在家無異，豈不是與我女人一般。』

彼少曰：『我把你也有一比，好比一個驢。』此少曰：『比比太覺不倫。』彼少曰：『我與你結伴同行，一路攜手言歡，到店中竟不覺疲倦，豈不是與驢一樣。』二少謂老翁曰：『我二人把你也有一比，把你比作烏龜。』老翁笑曰：『你二位因何有此妙喻？』二少曰：『龜爲卜，我等少不更事，時時請教於你，猶如問卜決疑一般，你與烏龜何異？』老翁說：『我把你二人也有一比。』二少曰：『如何比？』老翁曰：『好比我兩個兒子。』二少說：『比的太豈有此理！』老翁說：『若論我的年紀，比起來已經甚像了。要論你二位這談吐，竟把老人家比作烏龜，我若是烏龜，你二人豈不是兩個龜兒子。』

清・石成金《笑得好》初集《外人好看》　有一富翁請酒，桌上列的食物果點，俱用木雕彩妝，或問：『雖然好看，如何吃得？』翁答曰：『我只圖外人好看，那里還管實在受用呢！』

又《願換手指》　有一神仙到人間，點石成金，試驗人心，尋個貪財少的，就度他成仙，遍地沒有，雖指大石變金，只嫌微小。末後遇一人，仙指石謂曰：『我將此石，點金與你用罷。』其人搖頭不要。仙意以爲嫌小，又指一大石曰：『我將此極大的石，點金與你用罷。』其人也搖頭不要。仙翁心想此人，貪財之心全無，可爲難得，就當度他成仙，因問曰：『你大小金都不要，却要甚麼？』其人伸出手指曰：『我別樣總不要，只要老神仙方才點石成金的這個指頭，換在我的手指上，任隨我到處點金，用個不計其數。』

又《皇帝世家》　又一乞丐從京回，自誇：『曾看見皇帝晚上出宮行走，只是那前邊照路燈籠上四個字，就出奇了。』人問：『是四個甚麼字？』丐曰：『皇帝世家。』

又《皇帝衣帽》　一乞丐從北京回來，自誇曾看見皇帝，或問：『皇帝如何妝束？』丐曰：『頭戴白玉雕成的帽子，身穿黃金打成的袍服。』人問：『金子打的袍服，穿了如何作揖？』丐啐曰：『你眞是個不知世事的，既做了皇帝，還同那個作揖。』

又《人參湯》　有富貴公子，早晨出門，見一窮人挑擔子，臥地不起，問人曰：『此人因何臥倒？』傍人答曰：『這人沒得飯吃，肚餓了，倒在地上歇氣的。』公子曰：『既不曾吃飯，因何不吃一盞人參湯出門？也飽得好大半日。』

又《莫砍虎皮》　一人被虎銜去，其子要救父，因拿刀趕去殺虎，這人在虎口里高喊說：『我的兒，我的兒，你要砍只砍虎脚，不可砍壞了虎皮，才賣得銀子多。』

又《欲風扇烟》　一富翁不用奴僕，凡家中大小事務，都是自己親爲，勞苦不堪；因有幾個朋友，勸他雇一奴僕使喚，可以安逸。翁曰：『我豈不知用個奴僕甚好，但只怕他要我的工錢，又怕他吃我的飯，我所以寧可自己勞苦，不肯雇人。』傍有一人知其意，假說曰：『我家有一僕，幷不要工錢，又不吃飯，且是小心勤力，我送與老翁白白服事，還肯收用否？』翁曰：『若不吃飯，豈不餓死？』人曰：『我這僕，因幼時曾遇着神仙，傳他一個欲風扇烟的法子，所以終日不餓。』翁聽罷，想了一會，搖頭曰：『我也不要。』人問：『因何又不要。』翁曰：『你說這僕能欲風扇烟，但我尋一個人，就要一個人的大糞灌田，既是扇烟，自然少一個人的糞灌田，我所以也算計不來。』欲音合，口吸也。

又《折錢買餅》　有一富人極吝，欲請師教子，又舍不得供膳，欲得先生不吃酒肉飯食者方可。後有一先生，喜甘淡泊，每日惟吃粥三餐，有人薦來。翁聞而沉思半晌，對先生曰：『且莫造次，只這煮粥也費事，到不如每頓粥，我情願折錢二文，與先生買兩個燒餅吃，若是先生食量小的，還可以省下一文錢來上腰，豈不兩便？』

又《老虎詩》　一人向衆誇說：『我見一首虎詩，做得極好極妙，止得四句詩，便描寫已盡。』傍人請問。其人曰：『頭一句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傍人又曰：『既是上二句忘了，可說下二句罷。』其人仰頭想了又想，乃曰：『第三句其實忘了，還虧第四句記得明白，是狠得狠的意思。』尾一句，要咬牙搖頭的說，才發笑

又《肚橦》　一主人自己吃飽了飯，止將些少飯與僕吃個半飽，叫他跟隨遠出。僕曰：『我路上倘若餓了，那里去尋飯吃？』主人聽說，取繩一條，木橦一個，對僕曰：『有了這兩件，就是你吃飯家伙了。但只是路上行走的人多，你若是說出肚里餓來，傍人聽見，豈不笑話？你只對我說肚里有些了，我就知道，好來代你作法。你也不必多問，包你不餓便了。』吩咐完，就叫跟隨出門。其僕無奈，只得依從。行了半日的路，

奴喊主人曰：『小人肚里有些了。』主人恐路上人聽見，就連連答曰：『我曉得，我曉得。』隨用繩子將僕人的肚子緊緊束起，對僕曰：『如此束緊，自然不餓了。』走不多遠，僕又高喊曰：『肚子又有些了。』主人又連連答曰：『我曉得，我曉得。』乃將木槌一個塞于繩內，拾起路上的磚塊向槌上敲入，曰：『這樣緊切，難道肚里還要餓起來不成？』又走不多遠，僕人又高喊曰：『我肚里又有些不好得很了。』主人大怒，將繩槌解下曰：『你這餓鬼奴才，快些到別家去罷，我既然有了這一付好家伙，不愁沒得人用。』音颯，塞隙之木也。

又《贊姓》 二蘇州人路遇，一問尊姓，一曰：『不敢，在下無姓。』曰：『人豈無姓？』曰：『介便是《百家姓》上小小一個菲姓。』曰：『姓舍？』曰：『姓張。』又問：『令尊何姓？』曰：『也姓張。』贊曰：『妙得介世哉，難得一門都姓張！』

又《山灰蚊肝》 甲乙二人相遇，各有惱怒之色。乙問甲曰：『請問兄面上爲何有怒色？』甲曰：『我雖身居中國，耳却能聽萬里。我方才靜坐中，因聽見西天有一個和尚，在那里誦經，我嫌括噪，我喝住他莫誦，那和尚不采我，不肯住，我一時間怒起，就將一座須彌山拿在手里，當一石塊摜去撞他，誰知那和尚，值山墜來的時候，他只把眼睛一瞪，將手抹一抹，口里說曰：「那里飄來的砂灰，幾乎瞇了我的眼睛。」說完仍舊去誦經，究竟不曾打着他絲毫。叫我無法治他，豈不可惱。』因問乙曰：『你也着惱，却是爲何？』乙曰：『我昨日有一客到我家來，無物款他，捉了一個蚊蟲，破開蚊蟲的肚腹，取了蚊子的心肝，用刀切作一百二十塊，下鍋炒熟奉他。豈知那客人，吃下肝去，噎在咽喉里不上不下，只說我肝切大了，怨恨着我。而今還睡在我家里哼個不住，豈不可惱？』甲曰：『那有這等小咽喉？』乙曰：『你既然有這等聽西天的遠耳朵，容須彌的大眼睛，難道就不許我有這等噎蚊子心肝的小咽喉麼？』

又《心在肩上》 一拳師教徒拳法曰：『凡動手，切不可打人的肩上，若誤打一拳，就要打死。』徒問：『如何這等利害？』師曰：『你還不知麼？當初的人心，都在胸中，雖然有偏的，不過略偏些兒；而今的人，把自己的一個心，終日里都放在肩頭上，若一拳打着他的心，豈不打死。』或曰：『心在肩的人，就該打死，何必憐惜。』師曰：『這人不久就有惡死的果報，何必等我的拳打。』

又《情願做兒》 一老翁形容枯槁，衰朽不堪。人但說他衰老，他便惱恨不已；人但誇他少嫩，他就喜歡不了。有一人知其意，乃假言討他便宜曰：『老翁雖然鬚髮盡白，而容顏嬌嫩，不獨可比幼童，竟與我新生的孩兒皮膚一樣。』老翁大喜曰：『若得容顏能少嫩，老夫情願做你兒。』

又《書是印成的》 一子喜游蕩，不肯讀書，其父怒閉一室，傳送飲食，教令眼睛仔細看書，心思仔細想書，如此用功，自然明白。過了三日，父到房內，看其功課，子對曰：『蒙父親教訓得極妙，讀書果然大有利益，我才看得三日書，心中就明白了。』父喜問曰：『明白了何事？』子亦喜曰：『我一向只認這讀的書，是用筆寫成的，仔細看了三日，才曉得一張一張的書，都是印板印成的。』

又《想出欠帳》 禪師教徒曰：『大凡出家切不可懈惰，必要靜坐參悟，才得明心見性。』其徒領諾，坐了一會，走來喜對師曰：『蒙師指教，果然大有利益。我方才靜悟不多時，就將十餘年前，人該我的欠帳，雖三分二分的小事，都想將出來；待我去上緊的同人打罵，討出銀子來，送與師父買東西吃，好爲奉謝。』

又《誓聯》 昔有一官到任後，即貼對聯于大門曰：『若受暮夜錢財，天誅地滅；如聽衙役說話，男盜女娼。』百姓以爲清正。豈知後來貪污异常，凡有行賄者，俱在白日，不許夜晚，俱要犯人自送，不許經衙役手，恐犯前誓也。

又《爛盤盒》 昔有一官，上任之初，向神發誓曰：『左手要錢，就爛左手，右手要錢，就爛右手。』未久，有以多金行賄者，欲受之，恐犯前誓。官自解之曰：『我老爺取一空盤盒來，待此人將銀子擺在內，叫人捧入，在當日發誓是錢，今日卻是銀，我老爺又不曾動手，就便爛也只爛得盤盒，與老爺無干。』

又《獨脚褲子》 有命裁縫做褲者，以丈尺太多不從。末一工知意，曰：『我只用六尺，足夠做。』其人大喜。及至做成，乃是獨脚褲子，穿起彳亍難走，對工人大笑曰：『省到省了，只是一步也行不去。』

又《還我原面孔》 一人赴飲，自家先飲半醉，面紅而去。及至席

間，酒味甚淡，越飲越醒，席完而前酒盡無，將別時謂主人曰：『佳釀甚是純醲，只求你還我原來的那樣半紅臉罷。』

又《大澡盆》 有外路二客相會，各說本處的奇事。一客曰：『敝處有洗澡盆，可容得千餘人在內沐浴。』一客曰：『此盆還不算奇；敝處有一竿竹子，長得上住天，下住地，目今天上長不去，反倒轉下來灣着朝地長，才爲奇事。』客問曰：『那有這等大竹？』客曰：『若沒得我這根大竹子，怎得能夠箍你的這等大澡盆？』

又《方蛇》 有曾遇大蛇的，侈言闊十丈，長百丈，聞者不信。其人遽減二十丈，人猶不信。遞減至三十丈二十丈，遂至十丈，忽自悟其謬曰：『阿呀，蛇竟長方了。』

又《少米少床》 貧人對衆客自誇曰：『我家雖不大富，然而器物件件不少。』乃屈指曰：『所少者，只是龍車鳳輦。飲食樣樣俱有。』乃屈指曰：『所無的，只是龍心鳳肝。』傍邊有小童愁眉曰：『夜里床也沒得睡，地下困草鋪，今日晚飯米一粿也沒得了，還在人面前說天話！』其人仰頭想一想曰：『是極，是極，我也忘了，我家里到底件件俱有，所少的不過是龍心鳳肝晚飯米，龍車鳳輦夜里床。』

又《燒螞蟻用鄰箕》 有一家婆，手持數珠，口中高聲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隨即叫云：『二漢二漢，鍋上的螞蟻甚多，我嫌他得很，把火來代我燒死些。』又高聲念云：『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隨又叫云：『二漢二漢，你代我把鍋下的火灰巴去些，糞箕莫用我自己家里的，恐怕燒壞了，只用鄰居張三家的。』

又《大不便宜》 一人值家費，純用紋銀。或勸以傾八九呈銀雜用，當有便宜。其人出元寶一錠五十兩，托傾八呈。人止傾四十兩付之，而賺其餘。其人問：『銀幾何？』對曰：『四十兩。』又問：『元寶五十兩，如何傾四十兩？』答曰：『此是八呈銀，五八得四十，一毫也不錯。』其人遽曰：『我誤聽了你的說話，用色銀，眞正大不便宜。』

又《話不應》 有人到神廟求籤，問道士詳斷。道士曰：『先送下香錢，說的話才靈；若是沒有錢，就有說話，一些也不應驗。』

又《啞子說話》 有一叫化子，假粧啞子，在街市上化錢。常以手指木碗，又指自嘴曰：『啞啞。』一日拿錢二文買酒吃盡曰：『再添些酒與我。』酒家問曰：『你每常來，不會說話，今日因何說起話來了麼？』叫化子曰：『向日無錢，叫我如何說得話？今日有了兩個錢，自然會說了。』

又《看寫緣簿》 有一軍人，穿布衣布靴游寺。僧以爲常人，不加禮貌。軍問僧曰：『我見你寺中，也甚淡薄，若少甚的修造，可取緣簿來，我好寫布施。』僧人大喜，隨即獻茶，意極恭敬。及寫緣簿，頭一行才寫了『總督部院』四個大字，僧以爲大官私行，驚懼跪下。其人于『總督部院』下邊又添寫『標下左營官兵』，僧以爲兵丁，臉即一惱，立起不跪。又見添寫『喜施三十』，僧以爲三十兩銀子，臉又一喜，重新跪下。及添寫『文錢』二字，僧見布施甚少，隨又立起不跪，將身一揲，臉又變惱。

又《題呼》 有一王婆，家富而矜誇，欲題壽材，厚贈道士，須多着好字，爲里黨光。道士思想，并無可稱，乃題曰：『翰林院侍講大學士國子監祭酒隔壁王婆婆之柩。』

又《相法不准》 有人問相者曰：『你向來相法，十分靈驗，而今的相法，因何一些不應？』相者促額曰：『今昔心相，有所不同：昔人凡遇方面大頭的，必定富貴；而今遇方面大頭的，反轉落寞，惟是尖頭尖嘴的，因他專會鑽刺倒得富貴；叫我如何相得准？』

又《還要我的飯吃》 有父子分居幾年，子有餘錢，父因老病不能掙家，貧爲乞丐，適過子門，有識者指父問子曰：『此人想必不是你的父親麼，如何全不顧他？』子曰：『我雖然是他生的，我而今除不要他的飯吃就夠了，難道他自己的飯，還想要我與他吃麼？』

又《剩個窮花子與我》 張李二人同行，見一抬轎富翁，許多奴僕，張遂拉李向人家門後躲避曰：『此轎中坐的，是我至親，我若不避，他就要下轎行禮，彼此勞動費事。』李曰：『這是該的。』避過復同前行，少頃，見一騎馬顯者，衣冠齊整，從役多人，張又拉李向人家門後迴避曰：『這馬上騎的，是我自幼極厚的好友，我若不避，他看我，就要下馬行禮，彼此勞動費事。』李曰：『這也是應該的。』避過復同前行，偶然見乞丐花子，破衣破帽的叫化走來，李乃拉張向人家門後躲避曰：『此窮花子是我至親，又是我好友，我要迴避他，不然，他看見我不面愧？』張駭然問曰：『你怎麼有這樣親友？』李曰：『但是富貴好些的，都是你揀了去，

只好剩個窮花子與我混混。』

又《黑齒妓白齒妓》 有二娼妓，一妓牙齒生得烏黑，一妓牙齒生得雪白，一欲掩黑，一欲顯白。有人問齒黑者姓甚，其妓將口謹閉，鼓一鼓，在喉中答應姓顧。問多少年紀，又鼓起腮答年十五。問能甚的，又在喉中答會敲鼓。又問齒白者何姓，其妓將口一吼，答姓秦。問青春幾歲，口又一吼，答年十七。問會件甚麼事，又將口一大吼，白齒盡露，說道會彈琴。

又二集《齊蚊蟲》 有一和尚發願，以身血齊蚊，少晚，蚊蟲甚多，痛癢難忍，用手左右亂打。旁人問說：『老師既然齊蚊，因何又打他？』僧曰：『他吃過又來吃，我所以打他。』

又《剝地皮》 一官甚貪，任滿歸家，見家屬中多一老叟，問此是何人，叟曰：『某縣土地也。』問因何到此，叟曰：『那地方上地皮都被你剝將來，教我如何不隨來。』

昔有咏回任官曰：『來如獵犬去如風，收搭州衙大半空，只有江山移不動，也將描入畫圖中。』但恐土地神后，跟有若干冤魂怨魄，必要剝的地皮仍然剝完了，加上些利息，方才得散。

又《勝似强盜》 有行一酒令，要除了眞強盜之外，亦如強盜者，一人曰：『爲首斂錢天窗開。』一人曰：『詐人害人壞秀才。』又一人曰：『四人轎兒喝道來。』衆嘩曰：『此是官府，何以似盜？』其人曰：『你只看如今抬在四人轎上的，十個到有九個勝似強盜。』

又《陝西詩》 三個陝西人，同在花園里閑坐，忽一人云：『咱們今日閑着，何不各做一首詩耍耍？』就以園中石榴，竹子，鷺鷥爲題。一人題石榴云：『青枝綠葉開紅花，咱家園里也有他，三日兩日不看見，枝上結個大格答。』一人題竹云：『青枝綠葉不開花，咱家園里也有他，有朝一日大風刮，革落革落又革落。』一人題鷺鷥云：『慣在水邊捉魚蝦，雪里飛來不見他，他家老子咱認得，頭上有個大紅疤。』

又《磕睡法》 有一乳母餔養小兒，因兒啼哭不肯安睡，乳母無奈，驀然叫官人快拿本書來，官人問其何用，應曰：『我每常間見官人一看書便睡着了。』

又《粗月》 有一人每與人比論，無不以粗自謙。一日，請客在家飲酒，不覺月上，客喜曰：『今夜如此好月！』其人即拱手曰：『不敢欺，這不過是舍下的一個粗月兒。』

又《不磨墨》 有一世家子，頗能文，初赴童試訖，父令誦文，謂必首選，及揭案竟不錄，父怪之以讓縣尹，尹檢視原卷，則是用筆淡如薄霧，乍有乍無，不可辨識。父回家怒，罰其子跪于階下，厲聲責問。對曰：『只因考場中沒得童子在傍代我磨墨，只就黑硯上摸寫，所以淡了。』

又《如此》 一試官定要拘監生同考，有一監至晚不成篇，乃大書卷面曰：『因爲如此，所以如此，若要如此，何必如此。』試官當答曰：『你能寫如此，我竟免你如此，切莫倚着如此，可惜敗壞了如此。』

又《鄉人看靴形》 一鄉莊人欲到城市游玩，因拉城市人同往，將進城看見城門外高竿木架懸挂人頭，驚問其由，城市人答曰：『這是強盜劫奪人的財物，問了梟斬的罪，把盜殺了，將頭懸在這里示衆的。』及至走到一官府衙門前，又看見懸吊木匣，外畫靴形，鄉人自己點頭曰：『是了是了，城門外挂的是強盜頭，這衙門上匣內盛的一定是強盜脚了。』

又《鋸酒杯》 一人赴席，主人斟酒，每次只斟半杯，其人向主云：『尊府有鋸子，借我一用。』主問何用，客指杯云：『此杯上半節既然盛不得酒，就該鋸去，留他空着有何用？』

又《罵的人多》 病家請醫看病，醫許以無事，費多金竟不起。病家恨甚，遣僕往罵之，頃間便回，問曾罵否，僕曰：『不曾。』問因何不罵，僕曰：『他家罵的人甚多，教我如何擠得上。』

又《心疼》 有人辦一席果茶，遇一客將滿碟核桃已吃過大半，主人問曰：『你如何只吃核桃？』客曰：『我多吃些核桃，圖他潤肺。』主人愁眉曰：『你只圖你潤肺，怎知吃得我心疼！』

又《放屁文章》 一秀才能言，慣會幫人訟事，縣官憎嫌，教之曰：『爲士者，只應閉戶讀書，因何出入衙門，如此舉動？想汝文章必然荒疏，本縣且出題考汝，好歹定奪。』因出題令其做文，半晌不能成句，反高聲曰：『太宗師所出題目甚難，所以遲滯，求再出一題，若做不出，情願領罪。』官爲一笑，正在另想題目時，忽撒一屁，因以放屁爲題，令其着筆。這秀才即拱揖進辭曰：『伏惟太宗師高聳金豚，洪宣寶屁，依稀乎絲竹之音，仿佛乎麝蘭之氣，生員立于下風，不勝馨香之至。』縣官聽完

大笑曰：『這秀才，正經的好文章不會做，放屁的壞文章偏做得好，本縣衙門東街，有個萬人糞坑，叫皂隸即押他在糞坑邊立着，每日領略些麝蘭香味，免得他閑着生事害人。』

又《吃水》　有一人請道士祈禱，不肯買三牲，道士說：『不必，只用淨水三碗，就可供養。』主人甚喜。少刻，道士焚香畢，念起：『天地三界諸神，都請站着。』主人問曰：『一切諸神，如何請站？』道士曰：『你叫他們坐下來轉吃水罷。』

又《滅火性》　有人虔誠要見觀世音菩薩，問法于大和尚，教云：『須持齋，戒急性，念念在菩薩，久之自應。』其人恐不記得，因自編三句云：『吃長齋，滅火性，一心要見觀世音。』時常口中念誦，如此日久，感動菩薩，試其誠否，化爲道人至門求乞，見此人口念三句，道人曰：『你再念一遍我聽。』其人又念又問，如此三次，念人大怒曰：『我已念過幾遍，還來瑣碎重問。』道人笑曰：『我才問得幾遍，你就動怒，可見火性不曾滅，菩薩如何得見！』

又《風雨對》　一教書先生喜飲，且撒酒風。偶出一字對與學生對曰雨，學生以風對，既而添成三字曰：『催花雨。』即對曰：『撒酒風。』又添爲五字曰：『園中陣陣催花雨。』即對曰：『席上常常撒酒風。』先生曰：『對雖對得好，只不該說我先生的短處。』學生曰：『若再不改過，我就是先生的先生了。』

又《有天沒日》　夏天炎熱，有幾位官長同在一處商議公事，偶然閑談天氣酷暑，何處乘涼，有云：『某花園水閣上甚涼。』有云：『某寺院大殿上甚涼。』旁邊許多百姓齊聲曰：『諸位老爺要涼快，總不如某衙門公堂上甚涼。』衆官驚問何以知之，答曰：『此是有天沒日頭的所在，怎的不涼。』

昔蘇州有一僧能詩，頗捷給詭譎，因本地郡守甚貪，途遇郡守試以詩，僧請詩題，守指官傘爲題，僧立成一絕云：『衆骨鑽來一柄收，褐羅銀頂復諸侯，常時撐向馬前去，眞個有天沒日頭。』守聞之，自慚不已，盡改所爲，此僧可爲善于諷刺也。

又《畫刀》　酒店煩人寫賣酒的招牌，其人寫完，乃于牌頭畫刀一把。酒店驚問：『畫此何用？』答曰：『我要這刀來殺殺水氣。』

又《穿樹葉欲風》　有一婢因主婆甚是嚴嗇，即每日飲食，再不能飽，時常忍餓，婢一日向西風張着口且吸且咽，主婆見而怪問之，婢曰：『小人肚中常常飢餓，我在此學一欲西風法，若學得會，即不必吃飯，可以只是勤勞服事了。』主婆大喜曰：『你須上緊習學，我存了許多乾樹葉，我今日用針綫聯成衣服交與你，因你飲西風，不吃我的飯，再不把件衣服與你穿，那旁人就說我主婆沒良心了。』

又《辯魚字》　或問『魚』字如何寫，人即寫魚與之。或人細看魚字形體，搖頭曰：『頭上兩只角，肚下四只腳，水里行的魚，那有角與腳？』人問曰：『此眞是魚字，你只說不是，竟依你認是甚的字呢？』或人曰：『有角有腳，必定在陸地上走的東西，只看魚字寫得大小何如，才有定準：若魚字寫大些，定是牛字；寫中等些，即是鹿字；倘如寫得細小，就是一只羊了。』

又《醋招牌》　有一酒店，來買酒的，但說酒酸，就鎖在柱上。適有道人背一大葫蘆進店，問之，店主曰：『他謊說我酒酸，因此鎖他。』道人曰：『取杯我嘗嘗看。』道人咬着牙吃了一口，急急跑去。店主喜其不說酸，呼之曰：『你忘記葫蘆了。』道人曰：『我不要，我不要，你留着踏扁了做醋招牌。』

又《虎訴苦》　和尚攜經一部，鐃一副，下鄉代人家做佛事。忽遇一老虎撲來，和尚驚慌無措，拋鐃擊之，虎張口接住，嚼碎吞下，和尚更怕，又用經拋去，虎見經來，急轉頭跑進洞，小虎問曰：『父親搜山，何來之速也？』虎曰：『好晦氣，我遇着一個和尚，只吃了他兩片薄脆，他就拋下緣簿來化我，虧我跑得快，不然叫我把甚的布施他。』

又《飛虱》　有人在衆座間，于自身摸得一虱，已被人看見，只得掩飾云：『是那里飛來的一個飛虱。』隨將虱攢去，有一人即起身尋見此虱，以手招虱云：『虱子虱子，你快些飛了去，你快些飛了去。』

又《怕淹死》　客人進店吃酒，餘一杯說一墩字，說之不休。旁人曰：『想是酒薄，恐怕瀉腸，連墩數次麼？』客曰：『非也，只有了一個墩子，讓我好爬上去，才不被這薄水淹死。』

又《騎馬敗家》　有一人極貧，將破酒瓮做床脚。一晚，夫妻同睡，夢見拾得一錠銀子，夫妻商議，將此銀經營幾年，該利息許多，可以買

田，可以造屋，一旦致富，就可買官，但既然富貴，須要出入騎馬，只是這馬，我從不曾騎慣，因對妻曰：『你權當做馬，待我跨上來一試何如？』不覺跨重了，將破酒瓮翻倒了，床鋪同身子一齊都倒在地上。夫妻嚷鬧不已。鄰人問之，妻應曰：『我本好好的一個人家，只爲好騎馬，把家業都騎壞了。』

又《忘記端午》 先生教書，適遇端午節，因無節敬，先生問學生曰：『你父親怎的不送節禮？』學生歸家問父，父曰：『你回先生，只說父親忘記了。』學生依言回復先生，先生曰：『我出一對與你對，若對得不好，定要打你。』因出對云：『漢有三杰：張良韓信尉遲公。』學生不能對，怕打，哭告其父，父曰：『你向先生說：這對子出錯了，尉遲公是唐人，不是漢人。』學生稟先生，先生曰：『你父親幾千年前的事，都記得清白，怎麼昨日一個端午節就忘記了？』

又《市中彈琴》 一琴師于市中彈琴，市人以爲琵琶三弦之類，聽者甚多，及聞琴聲清淡，皆不喜歡，漸次都散。惟一人不去，琴師喜曰：『好了，還有一個知音，也不辜負我了。』其人曰：『若不是這擱琴桌子是我家的，今伺候取去，我也散去多時了。』

又《講趙錢孫李》 童子讀《百家姓》，首句求師講解，師曰：『趙是精趙的趙字，』因蘇州人說放肆爲趙也。『錢是有銅錢的錢字，孫是小猴猻的孫字，李是張三李四的李字。』童子又問：『此句可倒轉來也講得麼？』師曰：『也講得。』童曰：『如何講得？』師曰：『姓李的小猴猻，有了幾個銅錢就精趙起來。』

又《判棺材》 有張賈二姓，合網得一尾大魚，各要入己，爭打扭結到官，官判云：『二人姓張姓賈，因爲爭魚廝打，兩人各去安生，留下魚兒送與我老爺做鮓。』因而逐出，兩人大失所望，俱各悔恨，公議假意同買一棺材，爭打到官，料官忌諱凶器，決不收留，只看他如何決斷，官判云：『二人姓張姓賈，爲買棺材廝打，棺蓋與你們收去，將棺材筐底送與我老爺喂馬。』

又《擺海乾》 一人專好放生，龍王感之，命夜叉贈一寶錢曰：『此錢名爲擺海乾，你將此錢在海中一擺，海水即乾，任將金銀取去。』其人日日擺此錢，遂致大富。後來偶將此錢失去，無可奈何，日日將手指在海中擺來擺去。一日撞見夜叉曰：『你錢都沒了，還在這里搖擺甚麼？』

又《醉猴》 有人買得猴猻，將衣帽與之穿戴，教習拜跪，頗似人形。一日，設酒請客，令其行禮，甚是可愛。客以酒賞之，猴飲大醉，脫去衣帽，滿地打滾。衆客笑曰：『這猴猻不吃酒時還像個人形，豈知吃下酒去，就不像個人了。』

又《爆竹》 世俗歲朝開門，要放爆竹三聲，最怕不響。一人向衆曰：『我家每年元旦，只用戒方在桌上狠拍三拍，既不費錢，又不愁火燭，且三炮個個是響的。』

又《乾淨刀》 一人犯罪當斬，臨綁時解開衣服，自己用手連拍胸前，人問何意，此人說：『恐怕傷了風，不是頑的。』綁行半路，忽聞鴉鳴，此人叩齒三通，誦『元亨利貞』七遍，人問何意，此人說：『鴉鳴主有口舌，誦此免得與人相角。』綁至殺場，臨開刀時，向劊子說：『求你用粗紙將刀口擦乾淨了；我聽見剃頭的刀，若不乾淨，剃了頭，就要生瘡，今刀若不乾淨，倘如害起瘡來，幾時得好？』

又《畫行樂》 一人極鄙嗇，請畫師要寫行樂圖，連紙墨謝儀共與銀三分。畫師乃用墨筆于荆川紙上畫一反背像。其人驚問曰：『寫眞全在容貌，如何畫反背呢？』畫師曰：『你這等省銀子，我勸你莫把臉面見人罷。』

又《要猪頭銀子》 一人新年出門，偶遇空中飛鳥遺糞帽上，以爲不祥，欲求神謝解，因向屠家賒一猪頭用訖，屢討不還，一日，屠人面遇曰：『不見你多日了，該的猪頭銀子，也不可再遲了。』答曰：『遲是遲了，只是我有一譬喻對你說：譬如這個猪不曾生頭，也來向我要銀子罷。』屠人曰：『亂說，那有猪沒頭的。』曰：『既然此說不通，還有一說：譬如去年我還了銀子，你用過也沒有了。』屠人曰：『一發亂說，若去年討得來用，又省下我別的銀子了。』欠人低頭沉吟曰：『此說又不通，我索性對你說了罷：譬如這堆鳥糞撒在你的頭上，怕你自己不用猪頭禳解，那里還有銀子留到而今呢？』

清・黄圖琳《看山閣閑筆》卷一五《詼諧》 詼諧亦有絕大文章，極深意味，清婉流麗，聞之可以爽肌膚，刺心骨也。自漢東方朔以滑稽開其源流，迨后、魏之嵇康、阮籍，晉之劉伶、張翰、陸機、劉琨、葛洪、陶

潛繼起，宋之東坡、安石、元章、子昂諸名賢，皆善詼諧，然未必不從曼倩滑稽中而另出一源流也。相傳至今，偶一披讀，令人齒頰生香。乃知詼諧中，固有大文章矣。

又《逢迎》　昔有巡按，深喜逢迎，屬吏回話，必屈一足。一官極善趨承，下膝過重，傷其筋骨，遂至拘攣成疾，勢若弓彎。接任巡按，深惡迎合，此吏進見，則腰不折而自折，乃深責之曰：『爲官當以清愼爲懷，不致逢迎爲事，爾何卑污若此？』吏曰：『卑職病也。』

又《誓聯》　有縣令堂懸一聯以誓曰：『得一文，天誅地滅；聽一情，男盜女娼。』然饋送金帛者頗多，無不收受，而勢要說事，亦必徇情。有曰：『公誤矣，不見堂聯所志乎？』令曰：『吾志不失，所得非一文，所聽非一情也。』

清・方飛鴻《廣談助》卷三〇　一士夫性極貪，取人不遺錙銖，而己之所有，分毫不舍。或譏其吝，答曰：『一介不與，聖人之道。』或曰：『一介不取，君以爲何如？』曰：『學而未能。』曰：『然則君只好學得半邊聖人。』

又　東陽有貧士鄰于富家者，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士如言，後謁富，乃命侍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揖而進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士乃請問其目，富曰：『五賊非他，即今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胡盧而去。

又　一人貧苦特甚，生平虔奉呂祖，祖感其誠，忽降其家；見其赤貧，不勝憫之，因伸一指指其庭中磐石，粲然化爲黃金，曰：『汝欲之乎？』其人再拜曰：『不欲也。』呂祖大喜，謂：『子誠如此，便可授子大道。』其人曰：『不然，我心欲汝此指頭耳。』

又　衆少年聚飲，歌妓侑酒，唯首席一長者，閉目叉手，危坐不顧。酒畢，歌妓重索賞錢，長者拂衣而起，曰：『我未曾看汝。』歌妓以手扳之曰：『看的何妨，閉眼想的獨狠。』

又　朝廷缺清要官，政府問誰可任者，或以公論對，政府曰：『公論如今甚無用。』或以古道對，政府曰：『古道如今亦難行。』或以糊塗對，政府曰：『糊塗如今却去得。』最後有力者舉智巧，政府喜曰：『爾舉甚好，此其人我嘗聞之，能折腰舐痔，惟人頤指氣使，而莫予違者。』遂以屬銓司。

又　廣文之任，一門生以錢五十文爲贄儀，題刺：『門生某百拜。』廣文書其刺返之曰：『減去五十拜，補足百文何如？』門生又答曰：『情願一百五十拜，免去五十文何如？』

又　有人送禮與人，書帖云：『微禮四色。』下注云：『現二色，賒二色。』他日值彼有喜事，其人亦書『微禮四色』一空帖答之，下注云：『準前欠二色，今賒二色。』

又　太平之世，人皆志于富貴，位高者所得愈廣，終不能保其所有，時人爲之語曰：『知縣是掃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好將去京里抖。』語雖粗鄙，切中時弊。

又　鄱陽何梅谷英妻老好佛，晨夕每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一日呼妻至再至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應曰：『呼僅二三，汝即我怒；觀音菩薩，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怒爾？』其妻遂止。

清・獨逸窩退士《笑笑録・驅驢宰相》　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日追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爲『驅驢宰相』。

又《非錢不行》　鄭愔爲吏部掌選，贓汙狼籍。有選人繫百錢於靴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然。

又《劉焯叔姪》　河間劉焯與從姪炫，並有文學，俱犯法，被禁縣中。不知其儒也，咸與枷著。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也。』

又《方干》　方干瘦而唇缺，性好侮人。當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誚之曰：『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

又《擊球》　僖宗好擊球鬥鴨爲樂，自以能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試步打，當得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又《賣肉參禪》 禪僧問話，幾於俳戲。嘗記一僧本屠家子，既爲僧，頗以禪學自負。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教其徒，往問曰：『賣肉牀頭也有禪？』其僧就答云：『精底斫二斤來。』問者初未受教，下句倉猝無言，乃笑謂僧曰：『汝欲喫耶？』聞者大笑。

又《蔡京諸孫》 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啗飯，試爲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一對曰：『從臼子裏出。』京大笑。其一旁應曰：『不是。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又《高唐》 予元豐元年，調博州高唐縣令。時黃夷仲廉爲監察御史，予往別焉。夷仲口占一絕見贈云：『高唐不是那高唐，風馬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求夢雨，只應愁煞楚襄王。』蓋譏河朔風土人物之質樸也。

又《鄭村水牛》 許蘇州嗣之蠢騃，富於財，以貲入官。士大夫笑其肥碩，呼爲『蘇胖』。予嘗與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僵水牛之說乎？』予對不知也。雷曰：『昔東坡生，一夕眉山草木盡死，今蘇胖生，一夕鄭村水牛盡死也。』

又《好色如僧》 李屏山與雷希顏、張伯玉宴游。李嗜酒，雷善飲啗。因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鷹，伯玉好色如僧。相與大笑。

又《不曉人事》 李長源雖高才，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欽叔嘗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也。』

又《來日吃蒸餅》 黃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庖人請食，魯直甚治珍味，劉北人樸茂，每云：『來日吃蒸餅。』黃不樂其簡。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或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黃云：『僕當奉代。去力勑正齊，如何？』蓋音似蒸餅一語也。坐皆大笑，劉不樂。

又《減年恩例》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及北里倡，多隱諱年歲，往往不肯出二十外。戲曰：『汝等亦有減年恩例，盡被丹士買去，蓋道士多誕誕。動輒稱數百歲也。』

又《楊凝式詩》 楊凝式詩什事多雜詼諧，少從張全義辟，作詩紀其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得我公重葺理，至今猶是一堆灰。』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適飛蝗蔽日。凝式寄詩從恩曰：『押送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他多類此。

又《獨樹不成林》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郡士相與肖像，祀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祀。伯子意不悅，會遷官將行，命取畫像題詩，遂卷藏而去。有士子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又《鵝鴨諫議張尋龍》 紹興丁卯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請斷屠，並禁鵝鴨。胡致堂在西掖笑曰：『鵝鴨諫議，可對虜中龍虎大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請捕虎。』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道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又《渺小詩》 張又爲率性齋長，動以禮法律諸生，同舍多不平者。莆田林叔躬，輕薄士也，作詩賦各一嘲之。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叉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蓋張甚渺小耳，可謂曲盡形容。

又《獨樂園》 趙畯，字德進，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謂之獨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有獨樂園中，乃有少室山人乎？』

又《贈妾詩》 有人年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過之，遂乞詩。坡問：『妾年？』曰：『三十。』乃戲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

又《小鬼叵耐》 蔡元度爲樞密，與其兄內相搏，力祈解政，遷出於郊外觀音院，去留未定也。門下士悉集。是時，所厚客已有叛去者，元度心不平。飯已，與客步廊廡，觀壁畫，熾盛光佛降九曜變相。方羣神逞威之際，其下有趨走稽首者。元度笑指曰：『此小鬼最叵耐，上面勝負未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客大慚。

又《悔殺》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頗悔之，棲心元寂，冀以洗滌。嘗請佛印元公升坐。元知其意，炷香曰：『此香奉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一時大衆莫不稱善。韶聽之，亦悠然意消。

又《故相遠派》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好訕謔，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

璋繼至。』

又《曹公右軍》　我吳人多以梅子爲曹公，鵝爲右軍。以止渴換書二事也。一士遺人酸梅與焐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髭，湯焐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又《武臣奏事》　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水災如何？』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詔今後武臣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爲文飾。

又《不降則走》　洪起畏知京口，北軍將入，揭榜四境曰：『家在臨安，職守京口。北騎若來，有死不走。』後舉郡降虜，或改其末句，云：『不降則走。』

又《三笑圖》　近於士人家見石恪畫三笑圖。三人皆大笑，至於衣冠手足，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罔測所謂，亦皆大笑。世言侏儒觀優，隨衆而笑。或問所見，則曰：『長者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是。

又《醫以意》　歐陽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舵牙爲舵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茯神飲之而愈。《今本草》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醫以意用藥多此類。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未易致詰也。予因言：『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齕西子之珥，可以起惡疾矣。』公遂大笑。

又《三老言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邇來吾籌已滿十間屋矣。』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崐崙山下，今已與崐崙齊矣。』以予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又《不油裹面》　嘉泰末，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自作威福，政事不由內出。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正如客人賣傘，不油裹面。』後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婕妤，平原恃以爲戚屬。偶眞里富國進象，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眞理富國？』公瑾曰：『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以加罪也。

又《張王李趙》　俚俗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挂齒牙之意。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於朝野，聞者莫不笑之。

又《割股放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趨附不已。王荊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輿皂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工詩，又不能誦經，於是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放。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帥之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或對曰：『虞候爲院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又《改佛經》　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有曰：『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艾子喟然曰：『佛，仁者也，豈欲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身乎？今爲汝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又《得力於貓鼠狗子》　唐盧延讓，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祖庸調嘗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爲蜀王建所賞。盧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在貓鼠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又《古物祝壽》　唐李襄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好道，喜蓄古物。遇襄生日，無以致賀，擎一故皂襆云：『此是李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如西平，襄謝之。俟其生日，送一破敝幞頭，云：『知兄深慕體眞，求得一洪厓先生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如洪厓。』賓僚莫不大笑。

又《鸚哥嬌》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眞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舊來如何？』僕對曰：『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

又《温體仁對》　溫體仁，烏程籍歸安人，王應熊，巴縣人，同惡相濟。吳宗達奉行兩人意旨，毫無短長。時人目爲『篾片』。適禮部堂官黃士俊、孔貞運、陳子壯爲『三鼎甲』。京師人語曰：『禮部重開天傍，狀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篾片，總是遭瘟。』時傳爲笑柄。

又《邱的篤》 天寧寺富僧物故，凡往弔者厚有贈貽，名曰『程儀』。同時鄉紳鍾姓者效之。有諸生邱某，形體侏儒，人謂之『邱的篤』，素不相識，利其贈而往弔，旬日數四。喪主訝而問曰：『先人存日，未嘗見公往來？』邱曰：『死的肚裏自知。』聞者絕倒。

又《詩驚番人》 慈谿楊名父，爲詩敏捷，下筆千言，不屬草。一日余與楊君謙同會。名父濡毫立成數律。君謙曰：『君才敏捷，倘奉使外國，足以驚倒番人。』名父曰：『吾詩不行於中國，僅可以驚番人乎？』相顧一笑。

又《爭雪》 慶陽以北，水皆鹹苦，不堪飲，土人遇雪，貯之土窖，以供用。環縣有二教官，約有雪則均分。一日，西齋所得較多，二教官遂鬨於堂。有人嘲以詩云：『連城瑞雪滿瑤空，或在西階或在東。兩兩教官下不了，如何弟子坐春風。』

又《媚王振》 正統間，王振用事。郎中王佑，以諂媚超擢工部侍郎，佑美貌無鬚，善伺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子安敢有？』聞者鄙之。

又《手重五斤》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判。時人嘲曰：『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又《僧出家》 吳菌次遊廣陵，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雜遝，不堪其苦，吳笑應曰：『汝旣苦之，何不出了家？』坐上大噱。楊誠齋詩云：『袈裟未著嫌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此僧之謂乎。

又《妓劉元》 妓者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名士乎？』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

又《嘲廩生》 崇禎間，有以貪緣補廩者，馮猶龍謔之曰：『夫子絕糧於陳，命顏回往回回國借糧，以名與國號相同，冀以感動。旣通訖，大怒曰：「孔子要攘夷狄，怪俺回回，嘗說回之爲人也，擇賊乎。糧斷不與！」顏子歸。子貢請往，旣至，自稱平昔奉承，常曰賜也，何敢望回回。羣回大喜，以白糧一擔，先令擔歸，許以陸續接濟。子貢歸述於夫子，夫子攢眉曰：「糧便騙了一擔，只是文理不通。」』

清・小石道人《嘻談初錄》卷上《蘿卜對》 東家供先生飲饌甚薄，每飯只用蘿卜一味。先生怨而不言。一日，東家請先生便酌，欲考學生功課。先生預屬曰：『令尊席前若要你對對，你看我的筷子夾何物，卽以何物對之。』學生唯唯。次日，設席，請先生上坐，學生側坐。東家曰：『先生逐日費心，想令徒功課，日有成效矣。』先生曰：『若對對尙可。』東家說：『我出兩字對與學生對，曰：「核桃。」學生望着先生，先生拿筷子夾蘿卜，學生對曰：『蘿卜。』東家說：『不佳。』又曰：『綢緞。』先生又用筷子夾蘿卜，學生對曰：『蘿卜。』東家曰：『綢緞如何對蘿卜？』先生曰：『蘿是絲羅之羅，卜乃布匹之布，有何不可。』東家抬頭一看，見隔壁東岳廟，又曰：『鼓鐘。』先生又用筷子夾蘿卜，學生又對蘿卜。東家說：『這更對不上了。』先生說：『蘿乃鑼鼓之鑼，卜乃鐃鈸之鈸，有何不可。』東家說：『勉強之至。』又出二字曰：『岳飛。』先生又夾蘿卜，學生仍對蘿卜，東家說：『這更使不得。』先生說：『岳飛是忠臣，蘿卜乃孝子，有何不可。』東家怒曰：『先生因何總以蘿卜令學生對？』先生亦怒曰：『你天天叫我吃蘿卜，好容易請客，又叫我吃蘿卜，我眼睛看的也是蘿卜，肚內裝的也是蘿卜，你因何倒叫我不教令郎對蘿卜？』

又《嘲館膳詩》 一東家甚吝，館膳只用片肉一盤，旣薄且少。先生以詩誚之曰：『主人之刀利且鋒，主母之手輕且松，一片切來如紙同，輕輕裝來無二重。忽然窗下起微風，飄飄吹入九霄中。急忙使人覓其踪，已過巫山十二峰。』近又見一詩云：『薄薄批來淺淺鋪，廚頭娘子費工夫。等閑不敢開窗看，恐被風吹入太湖。』

又《万字信》 一人寫信，言重詞復，瑣瑣不休。友人勸之曰：『吾兄筆墨却佳，惟有繁言贅語宜去，以後信，言簡而賅可也。』其人唯唯遵命。後又致信此友曰：『前承雅教，感佩良深，從此万不敢再用繁言上瀆清聽。』另于万字旁注之曰：『此万字乃方字無點之万字，是簡筆之万字也。本欲恭書草頭大寫之萬字，因匆匆未及大寫草頭之萬字，草草不恭，尙祈恕罪。』

又《陰陽學台》 東家延師課讀，惟恐先生學問不佳，商之學師。學師云：『我學中秀才固多，通品甚少，若欲延請學中秀才，非設法試之，

不能知其胸中學問。』延師者曰：『請問如何試之？』答曰：『必須備一席，擇其佳者請幾人，俟入坐後，正在酣飲之際，暗使人報曰：「明日學台下馬。」坐中秀才，必然恐懼，如有不怕者，其學問必佳，延之課讀，定能勝任。』延師者從其計，擇請秀才四五人，設席款待；酒至數巡，忽有人報曰：『學台明日下馬。』只見衆秀才有驚惶失措者，有目怔口呆者，惟有一秀才懼色毫無，寂然不動。延師者曰：『此眞我師也。』進前細看，此人已氣絕身亡。死者親屬聞之，欲以恐嚇致命訟之官。延師者大恐，求救于學師。學師曰：『千萬不可動他尸身，我自有起死回生之術。』速令人在死者面前大聲呼曰：『陰間學台下馬。』死秀才遂活。

又《醉了來》　主人請客，吝酒，用小杯。客舉杯作嗚咽之狀，主人驚問其故。客曰：『睹物傷情耳。先兄去世之時，并無疾病，因友人招飲，亦與府上酒杯一樣，誤吞入腹，噎死了。今見此杯，焉得不哭？』主人速令人易大杯，而酒不斟滿。客舉杯細視，笑曰：『此杯當截去一半。』主人曰：『爲何？』客曰：『上半截用不着，要他何用？』主人遂令人將酒斟滿。客飲酒入口，盡噴而出之。主詰其故。答曰：『我幼時曾將門牙跌落，暨人以分水犀骨補之，故酒有水不入也。』主人曰：『酒有水，請吃飯。』令人內邊取飯。客曰：『多謝內人。』主人曰：『內人非足下所宜稱。』客曰：『飯自內出，不謝內人謝誰？』飯畢，送客，至門，客問曰：『適才造府，見有照壁一座，因何不見？』主人曰：『向來未有。』客恍然曰：『不錯，我是在家吃醉了來的。』

又《窮鬼借債》　有人極窮，飢不怕餓，死不吃飯，人皆呼之爲窗剋鬼。一人極命窮，剩一文錢，必要花完，才睡的着覺，人皆呼之爲窮命鬼。這日，窮命鬼找窗剋鬼借錢，窗剋鬼說：『你命小福薄，連一文錢都拿不住，若借給你，怕你福薄災生，人錢并盡。』窮命鬼說：『你只管借給我，我撙節着用。』窗剋鬼說：『我說一個笑話你聽：有一人極吝嗇，豈止一毛拔，連肚內的屎，都要屙在家里。一日，將要遠行，恐途中出恭，豈不白丟了一泡大糞，莫若帶了狗去，以防意外之虞。遂將家中狗帶之同行。行至半路，果然要出恭，其人嘆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愚人千慮，必有一得；其此之謂乎！」于是出了恭，那狗果然吃了。不料吃了之後，那狗也要出恭，其人指狗罵曰：「沒造化的畜生，眞是鼠肚鷄腸，你連一泡屎都擎受不起，你還借的是什麼錢！」』

又《喜奉承》　富貴人最喜人奉承，而善相者絕不肯奉承人。一日，喜奉承之人恰遇一不奉承人之相士，令家人喚其來相。相士登堂，見富貴者巍巍高坐，慢不爲禮。相士相了許久，說：『貴相清奇，絕非凡品，耳長頭小，眼大無神，紅綫盤睛，唇開露齒，好像一個……』往下不敢說了。富貴者說：『到底像個什麼？』相士說：『好像一個兎子。』富貴者大怒，命左右將相士與我綁了，押在空房，將他活活餓死。手下人將相士捆送空房，家人在旁勸曰：『你這人好不在行，我們老爺最喜的是奉承，你若奉承幾句，謝禮定然從丰。』相士曰：『求二爺帶我上去，再相一相。』家人來主人面前稟曰：『剛才相士怕老爺虎威，一時張惶相錯了，何不再叫他相一相。』富貴人說：『把他放了，帶來再相。』家人把相士放了，帶至主人面前。相士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端詳良久，說：『二爺，求你老爺仍然把我綁起來罷，他還是一個兎子。』

又《像人不像人》　新官到任，飭差人拿像人不像人的到案。差人爲難，回家商之妻子。妻曰：『這有何難，你將猴子與他穿戴衣冠，送至署中，你就說：「把像人不像人的帶到。」頗好銷差。』夫如其言，將猴子扮好，牽去見官。官大喜，賞果子與猴子吃，極其馴順。官見猴子可愛，令人領到席前，叫他吃酒。誰知那猴子吃了酒，野性發作，在席前揪了帽子，撕了衣服，亂跳亂啼。官罵之曰：『你這不講禮的東西，未吃酒的時候，到還像人，吃了酒，連人都不像了。』

又《嘻談續録》卷上《五大天地》　一官好酒怠政，貪財酷民，百姓怨恨。臨卸篆，公送德政碑，上書『五大天地。』官曰：『此四字是何用意？令人不解。』衆紳民齊聲答曰：『官一到任時，金天銀地；官在內署時，花天酒地；坐堂聽斷時，昏天黑地；百姓含冤的，是恨天怨地；如今交卸了，謝天謝地。』

又《官讀別字》　一捐官不大識字，坐堂問案。書吏呈上名單，上開原被證三人，原告叫郁工耒，被告叫齊卞丟，干證叫新釜。官執筆點原告郁工耒，因錯喚曰：『都上來。』三人一齊而上。官怒曰：『本縣叫原告一人，因何全上堂來？』吏在旁不好直言其錯，因稟曰：『原告名字，另有念法，叫郁工耒不叫「都上來」。』官又點被告齊卞丟，誤叫：『齊下

去。』三人一齊而下。官又怒曰：『本縣叫被告一人，因何又全下去？』吏又稟曰：『被告名字，亦另有念法，叫齊卞丟，不叫「齊下去」。』官曰：『既是如此，干證名字，你說該念什麼？』吏說：『叫新釜。』官回嗔作喜曰：『我就估量他必定也另有念法，不然我要叫他作「親爹」了。』

又《黃鼠狼》 縣官太太，與學官、營官太太共席閑談，問及誥封是何稱呼。縣官太太說：『我們老爺稱文林郎。』學官太太說：『我們老爺稱修職郎。』問營官太太是何稱呼，營官太太說：『我們老爺是黃鼠狼。』問因何有此稱謂，營官太太說：『我常見我們老爺下鄉查場回來，拿回鷄子不少，自然是個黃鼠狼子。』

又《不改父業》 一皂隸驟富，使其子讀書，欲改換門楣。然其子已習父業，不改父行。一日，隸兄手持羽扇而來，先生出對叫學生對曰：『大伯手中搖羽扇。』學生對：『家君頭上戴鵝毛。』又出六字對：『讀書作文臨帖。』對曰：『傳呈放告排衙。』又出五字對：『讀書宜朗誦。』對曰：『喝道要高聲。』又出四字對：『七篇古文。』對曰：『四十大板。』先生有氣，說：『打胡說。』學生說：『往下站。』先生說：『放屁。』學生說：『退堂。』先生：『哼。』學生：『喝。』

又《七字左鈎》 一官坐堂，書吏呈上名單。官將單內『計開』二字讀作『許聞』，用朱筆一點，說：『帶許聞。』差人稟曰：『不到。』官曰：『要緊之人不到，自好問二案。』一看名單，也有『許聞』，又點曰：『帶許聞。』差人稟曰：『不到。』官怒曰：『屢點不到，案案有名，定是訟師。』當堂出籤，立拿到案。用朱筆判籤，將十七日『七』字一鈎，望左鈎去。書吏不敢明言，稟曰：『筆毛不順，老爺的鈎子望左邊去了。』官曰：『你代我另寫。』吏因籤出總在次日，乃判十八。官笑曰：『你又來考我了，打量我連八字都認不得呢？』

又《京官慳吝》 一京官極慳吝，赴部當差，到署要吃點心，跟班送上面茶一碗，老爺吃了，跟班也要吃，怕老爺不肯給錢，當之衆位老爺討賞。老爺不好意思，勉強給了十二文。及至散衙，坐車回家，跟班打頂馬前行。老爺在車上罵曰：『好混賬的東西，你又不是我的長輩，爲何騎馬在前？』跟班趕緊勒馬，來在車傍。老爺在馬上又罵曰：『你又不是我的同輩，因何騎馬幷行？』跟班趕緊勒馬，來在車後。老爺又罵曰：『你在車後踢起塵土，揚了一車，可惡已極。』跟班下馬請示曰：『老爺，到底叫小的在何處騎？』老爺說：『你騎不騎，我不管，你只要把十二文面茶錢還了我，你愛怎麼騎，怎麼騎。』

又《讀白字》 一監生愛讀白字，而最喜看書。一日，看《水滸》，適有友人來訪，見而問之曰：『兄看何書？』答曰：『木許。』友人詫異，說：『書亦甚多，木許一書，實所未見。請教書中所載，均是何人？』答曰：『有一季達。』友人曰：『更奇了，古人名亦甚多，從未聞有名季達者。請問季達是何樣人？』答曰：『手使兩把大爹（斧），有萬夫不當之男。』

又《南北兩謊》 南北兩人，均慣說謊，彼此企慕，不辭遠路相訪。恰遇中途，各叙寒溫。南人謂北人曰：『聞得貴處極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起來，撒尿都要帶棒兒，一撒就凍，隨凍隨敲，不然，人牆凍在一處。冬天浴堂內洗澡，竟會連人凍在盆內。』南人曰：『開浴堂主人何在？』答曰：『未問浴堂東道主，但見盆內有冰人。』北人謂南人曰：『聞得尊處極熱，不知其熱如何？』南人曰：『南方熱起來，將生面餅貼在牆上，立時就熟。夏日，街上有人趕豬，走不甚遠，都成了熟豬。』北人曰：『豬已如此，人何以堪？』答曰：『彼豬尚且成燒烤，其人早已化灰塵。』

又《糊塗蟲》 一官斷事不明，百姓怨恨，名之爲糊塗蟲，幷作詩以誚之曰：『黑漆皮燈籠，半天螢火蟲。粉牆畫白虎，青紙寫烏龍。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鐘。天昏與地暗，那管是非公。』滿壁貼起，以彰盛德。太爺看見壁上招貼，傳僕役責之曰：『外邊出示要拿糊塗蟲，你們因何不拿，致使民怨？定限三日，要拿糊塗蟲，三個少一個，立斃杖下。』判行發籤，催之使去。捕役領籤下堂，怨之曰：『這樣官，出這樣籤，叫我何處去拿？』然上官所差，自好前去。出得城來，見一人頭頂被包，騎在馬上，奇而問之曰：『因何被包不梢在馬後？』答曰：『恐馬負太沉，頂在頭上，可省馬力。』差人一聞此言，說：『此人可算糊塗蟲了，帶去見官。』又來至城門，見一人手拿竹竿，直進則城門矮，橫進則城門窄，徘徊良久，竟不能進。差人說：『這也是一個糊塗蟲，也把他帶去。』尚少一個，無處可尋，自好先帶去，再求寬限。遂將二人帶至堂前，官問騎馬

曰：『你頭頂被包，要省馬力，糊塗已極，算得一個。』又問拿竹竿曰：『你拿竹進城，直進，城矮，橫進，竹長，你爲何不借一把鋸來鋸爲兩段，豈不早進城去了？』差人一聞此言，忙跪稟曰：『第三個糊塗蟲已有了。』問是誰，答曰：『等下任太爺來了，小的便會拿他。』

又《弟兄兩謊》　把弟兄均愛說謊。把兄謂把弟曰：『我昨日吃極大的煮餑餑，再沒有比他大的。一百斤面，八十斤肉，二十斤菜，包了一個，煮好了，用八張方棹才放的下，二十幾個人，四面轉之吃，吃了一天一夜，沒吃到一半，正吃的高興，不見了兩個人，遍尋無踪，忽聽煮餑餑肚內有人說話，揭開一看，那兩人鑽在里頭掏餡兒吃呢。你說大不大？』把弟說：『我昨日吃頂大的肉包子，那才算得大呢。幾十人吃了三天三夜，沒見着餡兒，望里緊吃，吃出一塊石碑來，上寫：「離餡子還有三十里。」你看大不大？』把兄說：『你這大包子用什甚鍋蒸的？』把弟說：『用的是你下煮餑餑那個鍋。』

又《刮地皮》　貪官剝削民脂民膏，謂之刮地皮。任非一任，刮了又刮，上至高壤，下及黃泉，甚至刮到地獄，可爲浩嘆。有一貪官，將要卸事，查點行裝，連土地也裝在箱內。怨聲載道，臨行無一人送之者。登登出得城來，眞是人稀路淨。忽見路旁數人，身軀傴僂，面目猙獰，棹設果盒，齊來公餞。官問何人，答曰：『我等乃地獄鬼卒，蒙大老爺高厚之德，刮及泉壤，使地獄鬼卒，得見陽世天日，感恩非淺，特來叩送。』

又《護月善求》　有作客异鄉者，每有人請入席，輒狂啖不已。同席之人甚惡之，因問曰：『貴處每逢月食，如何護月？』答曰：『官穿公服，聚僚屬，設壇擊鼓，俟其吐出，始散。』其人亦問同席者曰：『貴鄉亦相同否？』答曰：『敝處不然，只是善求。』問：『如何求法？』答曰：『合掌稽首，對黑月而言曰：「阿彌陀佛，你老人家太吃的利害了，省省點吃，留點與人看看罷。」』

又《堂屬問答》　一捐班不懂官話，到任後，謁見各憲上司，問曰：『貴治風土何如？』答曰：『幷無大風，更少塵土。』又問：『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問：『紳糧何如？』答曰：『卑職身量，足穿三尺六。』又問：『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兩棵，紅杏不少。』上憲曰：『我問的是黎庶。』答曰：『梨樹甚多，結果子甚小。』上憲曰：『我不是問什麼梨杏，我是問你的小民。』官忙站起答曰：『卑職小名叫狗兒。』

又卷下《酒誓》　一人嗜飲，日在醉鄉，杯中物時不離口，已成酒病。衆友力勸其戒酒。嗜飲者曰：『我本要戒，因小兒出門未歸，時時盼望，聊以酒澆愁耳，子歸當戒之。』衆曰：『賭咒方信。』嗜飲者曰：『子若歸，不戒酒，教大酒鋼把我厭死，小酒杯把我噎死，跌在酒池內泡死，掉在酒海內淹死，罰我生爲麴部之民，死作糟丘之鬼，在酒泉之下，永不得翻身。』衆友曰：『令郎到底何處去了？』答曰：『杏花村外給我估酒去也。』

又《死要錢》　一客束裝歸里，路過山東，歲大飢，窮民死者無算，旅店蕭條，不留宿客。投一寺院，見東廂停棺數十口，西廂只有一棺，鼾然獨存。三更後，棺中各出一手，皆焦瘦黃瘠者，惟西廂一手稍覺肥白。客素負膽力，左右顧盼，笑曰：『汝等窮鬼，想手頭窘甚，向我乞錢耶？』遂解囊，各選一大錢與之。東廂鬼手盡縮，西廂鬼手伸如故。客曰：『一文錢不滿君意，吾當益之。』添至百數，猶然不動。客怒曰：『窮客太作喬，可謂貪得無厭。』竟提兩貫錢置其掌，鬼手頓縮。客訝之，移燈四照，見東廂之棺，皆書飢民某字樣，而西廂一棺，書：『某縣典史某公之柩』。

清・游戲主人《笑林廣記》卷一《有理》　一官最貪，一日拘兩造對鞫，原告饋以五十金，被告聞知，加倍賄托。及審時，不問情由，抽籤竟打原告，原告將手作五數勢曰：『小的是有理的。』官亦以手復曰：『奴才你講，有理？』又以手一仰曰：『他比你更有理哩。』

又卷二《中酒》　一師設教，徒問『《大學》之道』如何講，師佯醉曰：『汝偏揀醉時來問我。』歸與妻言之，妻曰：『「《大學》」是書名，「之道」是書中之道理。』師頷之，明日謂其徒曰：『汝輩無知，昨日乘醉便來問我，今日我醒，偏不來問，何也？汝昨日所問何義？』對以『《大學》之道』。師如妻言釋之，弟子又問：『「在明明德」如何？』師遽捧額曰：『且住，我還中酒在此。』

又卷三《寫眞》　有寫眞者，絕無生意，或勸他將自己夫妻畫一幅行樂貼出，人見方知。畫者乃依計而行。一日，丈人來望，因問：『此女是

誰？』答云：『就是令愛。』又問：『他爲甚與這面生人同坐？』

又卷八《追薦》 一僧追薦亡人，需銀三錢，包送西方。有婦超度其夫者，送以低銀，僧遂念往東方，婦不悅，以低銀對，即笑補之，改念西方。婦哭曰：『我的天，只爲幾分銀子，累你跑到東又跑到西，好不苦呀！』

又卷九《一味足矣》 一先生開館，東家設宴相待，以其初到加禮，乃宰一鵝奉款。飲至酒闌，先生謂東翁曰：『學生取擾的日子正長，以後飲饌，務須從儉，庶得相安。』因指盤中鵝曰：『日日只此一味足矣，其餘不必羅列。』

又《酒死》 一人請客，客方舉杯，即放聲大哭，主人慌問曰：『臨飲何故而悲？』答曰：『我生平最愛的是酒，今酒已死矣，因此而哭。』主笑曰：『酒如何得死？』客曰：『既不曾死，如何沒有一些酒氣？』

又《坐椅子》 一家索債人多，椅凳俱坐滿，更有坐檻上者，主人私謂坐檻者曰：『足下明日早來些。』那人意其先完己事，乃大喜，遂揚言以散衆人。次早黎明即往，叩其相約之意，答曰：『昨日有勞坐檻，甚是不安，今日早來，可先占把交椅。』

又《吞杯》 一人好飲，偶赴席，見桌上杯小，遂作嗚咽之狀，主人驚問其故，曰：『睹物傷情耳，先君去世之日，幷無疾病，因友人招飲，亦似府上酒杯一般，誤吞入口，咽死了的，今日復見此杯，焉得不哭？』

又卷一一《媒人》 有憂貧者，或教之曰：『只求媒人足矣。』其人曰：『媒安能療貧乎？』答曰：『隨你窮人家，經了媒人口，就都發迹了。』

又卷一二《謝賞》 一官坐堂，偶撒一屁，自說『爽利』二字。衆吏不知，誤聽以爲『賞吏』，冀得歡心，爭跪稟曰：『謝老爺賞。』

又《圓謊》 有人慣會說謊，其僕每代爲圓之。一日，對人說：『我家一井，昨被大風吹往隔壁人家去了。』衆以爲從古所無，僕圓之曰：『確有其事，我家的井，貼近鄰家籬笆，昨晚風大，把籬笆吹過井這邊來，却像井吹在鄰家去了。』一日，又對人說：『有人射下一雁，頭上頂碗粉湯。』衆又驚詫之，僕圓曰：『此事亦有，我主人在天井內吃粉湯，忽有一雁墮下，雁頭正跌在碗內，豈不是雁頭頂着粉湯？』一日，又對人說：『寒家有頂溫天帳，把天地遮得浩浩的，一些空隙也沒有。』僕人攢眉道：『主人脫煞，扯這漫天謊，叫我如何遮掩得來。』

書生分部

（舊題）隋・侯白《啓顏録》 國初賈元遜王威德俱有辯捷，舊不相識，先各知名，無因相見。元遜髭鬚甚多，威德鼻極長大，嘗有一人置酒喚客，兼喚此二人，此二人在座，各問知姓名，然始相識。座上諸客及主人，即請此二人言戲。威德即先云：『千具羧癩皮，唯裁一量靴。』諸人問云：『余皮既多，擬作何用？』威德答曰：『擬作元遜頰。』元遜即應聲云：『千丈黃楊木，空爲一個梳。』諸人又問云：『余木擬作何用？』元遜答云：『擬作威德枇子。』四座莫不大笑。

又 隋張榮亦善謔戲，嘗與諸知友聚會，乃各相謔。有一人謔云：『謔，抽你皮作馬鞭梢。』張榮即報云：『謔，剝你皮作被袋。』人問曰：『何因不韵？』張榮答曰：『會是破你皮折，多用韵何爲？』

又 隋朝有一人姓馬，一人姓王，二人嘗聚宴談笑，姓馬者遂謔王字曰：『王是你，元來本姓二，爲你漫走來，將丁釘你鼻。』姓王者即謔馬字曰：『馬是你，元來本姓匡，拘你尾子東北出，背上負王郎。』遂一時大笑。

又《王絢》 晉王絢，彧之子。六歲，外祖何尚之特加賞异，受《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戲曰：『可改爲「耶耶乎文哉。」』吳蜀之人，呼父爲爺絢捧手對曰：『尊者之名，安得爲戲？亦可道草翁之風必舅！』《論語》云：『草上之風必偃。』翁即絢外祖何尚之，舅即尚之子偃也

又《令狐德棻》 唐趙元楷與令狐德棻，從駕至陝。元楷召德棻同往河邊觀砥柱，德棻不去，遂獨行，及還，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語？』答曰：『砥柱附參承公。』德棻應聲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時群公以爲佳對。

又《作鷄鳴》 唐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

云：『延業遣兄作鷄鳴，但有所問，兄卽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焉得隨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卽云：『能得。』既而傍人卽共杜私睹。杜將一把谷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谷谷。』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又《戲作啓事》　孔大夫嗣宗爲浙曹，戲作啓事云：『滿肚里伴客茶湯，一眼底欠人書啓，火爐頭却如孤鬼，門道里正似院翁。』

又《甘洽》　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爲你面撥癩，抽却你兩邊。』仙客應聲曰：『甘，計你應姓丹；爲你頭不曲，迴腳向上安。』

又《嘲臀》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臀闊，李勣謂曰：『封道弘，汝臀斟酌，坐得休，何須爾許大？』

又《射不着垛》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垛。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復下，應西還更東。十回俱着地，兩手幷擎空。借問誰爲此，多應是宋公。』

又《高坐誦詩》　唐有僧法軌，形貌短小，于寺開講。李榮往共議論。僧于高坐誦詩曰：『姓李應須李，名榮又不榮。』應聲曰：『身材三尺半，頭毛猶未生。』

又《徐之才》　北齊徐之才……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座，……嘲元明二字：『去頭則是元明，出頸則是无明，減半則是无日，變聲則是无盲。』元明亦無以對。

又《高敖曹》　高敖曹常爲《雜詩》三首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圍棋；開壘瓮張口，卷席床剝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泪，難按滿胸愁。』又：『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欹壁亞肚，河凍水生皮。』

唐・朱揆《諧噱録・堯典》　有人將虞永興手寫《尚書》典錢。李尚書選曰：『經書那可典？』其人曰：『前已是《堯典》、《舜典》。』

又《山驢王》　梁祖曰：『趙崇是輕薄圓頭，于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王。』

又《醜婦效顰》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某遁去耶？』季和大笑。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朱貞白善嘲詠》　朱貞白，江南人，不仕，號處士。子銑，舉進士，至知制誥。貞白善嘲詠，曲盡其妙，人多傳誦。《詠刺蝟》云：『行似針氈動，卧似栗裘圓。莫欺如此大，誰敢便行拳。』嘗謁一貴公，不甚加禮，廳事有一格子屏風，貞白題詩其上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總是眼，還解識人無？』又《題棺木》云：『久久終須要，而今未要君。有時閑憶著，大是要知聞。』《題狗蚤》云：『與虱都來不較多，撮挑筋鬬大婁羅。忽然管着一籃子，有甚心情那你何？』《詠月》云：『當塗當塗見，蕪湖蕪湖見，八月十五夜，一似沒柄扇。』建師陳晦之子得誠罷管沿江水軍，掌禁衛，頗患拘束，方宴客，貞白在坐，食螃蟹，得誠顧貞白曰：『請處士詠之。』貞白題曰：『蟬眼龜形脚似蛛，未嘗正面向人趨。如今釘在盤筵上，得似江湖亂走無？』衆客皆笑絕。又《詠鶯粟子》，其警句云：『倒排雙陸子，稀插碧牙籌。既似柿牛奶，又如鈴馬兜。鼓搥幷攮箭，直是有來由。』

又《張格獻曲》　孟蜀後主，凡命宰相，必徵《感皇恩》二章爲謝。有張格者拜相，其所獻之曲，有『最好是，長街裏，聽喝相公來』之句，人傳爲笑。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王介俊爽，語言多易，人謂之心風。熙寧中自省判守湖州，王荆公送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遥想邦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以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以破題爲十篇，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駝。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也。』

又《杜園賈誼》　陳和叔爲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爲質朴，時號『熱熟顔回』。時孔文仲對制策，言天下有可嘆息慟哭者，既而被斥。陳曰：『孔子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熟顔回」。』

又《着也馬留》　京師優人以雜物布地，遣沐猴認之，卽曰：『着也馬留。』熙寧中，狀元葉祖洽赴宴，有下第進士作詩曰：『着甚來由去賞春，也應有意惜芳辰。馬蹄莫踏亂花碎，留與愁人醉作茵。』

又《歐陽景詩》 洗馬歐陽景，素有輕薄名，一旦，金鑾長老來上謁，告曰：『院門闕齋供，今將索米于玉泉長老，敢乞一書，以爲先容。』景笑曰：『諾。』翌日，授一緘，既至，玉泉啓封，乃詩一首曰：『金鑾來覓玉泉書，金玉相逢價倍殊。到了不干藤蔓事，葫蘆自去纏葫蘆。』二僧相視，發笑而已。

又《常秩諱學春秋》 常秩舊好治《春秋》，凡著書講解，僅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皆在是矣。及詔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遂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秩色頗赭。

又《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禮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父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哄堂大笑。

又《陳亞善對》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復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爲名對。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蟹之一文兩箇，眞實不虛。』又嘗曰：『平生之　對最親切者，是紅生對白熟者也。』

又《文潞公戲題詩》 文潞公始登第，以大理評事知幷州榆次縣，吏新鞫衙鼓，面新潔，公戲題詩于上曰：『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它。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道放衙。』

又《舍人面色如衫色》 胡秘監旦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時，謝學士泌知州事，嘗因過廳飲酒，胡面色發赤，謝戲曰：『舍人面色如衫色。』胡應聲答曰：『學士心頭似幞頭。』胡時衣緋。

又《語訛》 關右人或有作京師語音，俗謂之獠語，雖士大夫亦然。有太常博士楊獻民，河東人，是時鄜州修城，差望青斫木，作詩寄郡中寮友。破題曰：『縣官伐木入煙蘿，匠石須材盡日忙。』蓋以鄉音呼忙爲磨，方能叶韻，士人而徇俗不典，亦可笑也。

宋・蘇軾《艾子雜説》 艾子好爲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逆旅，夜聞鄰房人言曰：『一首也。』少間曰：『又一首也。』比曉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咏，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有疾者。艾子深感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仰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爲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鳴曰一首也，須臾又曰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言：『君誤矣，昨日，每腹疾暴下，夜黑尋紙不及，因污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污手，其言曰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生求騷雅，乃是大儒。』

宋・范正敏《遯齋閑覽・諧噱・雲破月來花弄影》 郎中張子野以樂章擅名，宋子京往見之，先令人戲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

又《頌虱》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游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六《汝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溫，溫曰：『汝愼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宋・天和子《善謔集・方口尖口》 唐之進士有姓單者，就試有司，有司誤書爲『單』，生訴云：『雖則陋宗，然姓氏不欲爲人所轉易，乞改正之。』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辨？』單生曰：『若不足辨，則「台州吳兒縣」改作「呂州矣兒縣」，可乎？』主司無以應。

宋・邢居實《拊掌録》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于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絕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侄錄之，當波險處，侄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侄曰：『胡不早問，致我忘之？』

又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丰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于親賦》，有進士散句云：『睹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哄堂大笑。

又《置帽僧頭》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詩，僧文鑒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俟于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脱烏紗，睥睨文鑒，罩于其首。文鑒大喧怒，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識，適將幞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師頭閑，遂且權置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又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卽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斗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梧鳳，饅抛接建章，歸來屋里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于檐間，又見二雀斗于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頭未畢，閽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灼艾而罷。

又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爚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厮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大噱。

又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袒腹窗下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又《雪詩》　宗室有滔天使者，喜作俳笑之詩。有曰：『一蔂草字碧茸茸，誰人喚作麥門冬？若還移種麥門西，不成喚作麥門東。京師有麥門。』哲宗末年，多躁怒不怡，左右無以娛悅，常往來天使求詩。一日雪，問有何詩，方吟兩句云：『誰把鵝毛滿處撏，玉皇大帝販私鹽。』急持以奏，哲宗大笑。

又　石資政中立，好詼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卽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況是今朝得指揮。』其詼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于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游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或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又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檐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又《講論語》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美，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爲政篇》，翌日，語從士曰：『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又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卽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懞恍之間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境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爲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又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宋・陳元靚《事林廣記》辛集下卷《陳大卿言疥瘡五德》 陳大卿患疥瘡，上官者笑之，公曰：『君無笑，此疾有五德可稱，在衆疾之上。』其人詢之，曰：『何謂五德？』公曰：『此未易言。』上官曰：『君試言之。』公曰：『不上人面，仁也；喜傳于人，義也；令人叉手揩擦，禮也；生罅指節骨間，智也；癢必以時，信也。』上官聞此語，大笑之。

又《刺對客乾坐》 有一富室子弟，每日好人談論古今興亡之事。一日，有一客相與談論說：『韓信敗陣，蕭何持兵馬一直趕到一所，地名喚做淮河，韓信躍馬奔入深山里面去，遂見山中樹林陰密，岩石可愛，就中有一磐陁石，韓信下馬就坐。』說到這里，竟不發語。富家人問之，曰：『坐後却如何？』客曰：『坐便只是坐，不解有物事吃。』

又《歸仁紹皮日休相嘲》 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故作龜詩以嘲之，詩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尸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須鑽遍，都爲平生不出頭。』歸仁紹男聞之，伺日休復至，乃于刺字皮姓之下借皮毬題以授之：『八片尖裁泙作毬，火中燻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宋・羅燁《醉翁談録》卷二《嘲人面似猿猴》 劉文樹，口卜，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嘲之。丈夫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勿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文樹，髭鬚共頦頤一處。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酷似文樹。』知文樹遺賂，大笑之。

明・王世貞《調謔編・酸餡氣》 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笋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笋語否？爲無酸餡氣也。』聞者皆笑。

又《二相公廟》 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卽名二相公廟耳。』

又《七分讀》 秦少章嘗云：『郭功甫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又《好了你》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見，以此爲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爲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嘆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又《姜制之》 子瞻與姜至之同坐友宴。姜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藥名。』因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詰其故。子瞻曰：『非半夏厚朴，何以曰姜制之？』

又《鱉厮踢》 東坡與溫公論事，公之論，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鱉厮踢。』溫公不解其意，曰：『鱉安能厮踢？』坡曰：『是之謂鱉厮踢。』

又《字説》 東坡聞荆公《字説》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笑，古从「竹」从「犬」）。』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証據乎？』坡云：『《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又《斷屠》 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撰著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語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又《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朝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又《吾從衆》 坡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又《抵三覺》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丰碩，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直，其詞

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于便坐。有一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云：『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只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又《致仕》　山谷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笋歸，明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笋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又《巧對》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唯系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煮水，更覓君家爲甚酥。』李端叔嘗爲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

又《燒豬》　東坡喜食燒豬。佛印住金山時，每燒豬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又《莫相疑》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挾妙妓謁之。大通慍形于色。公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妙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捶，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二五少年時。』

又《不留詩》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于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坐擊節，盡歡而散。

明・李贄《山中一夕話》卷七《東坡戲刺獄官》　蘇東坡自元祐初，爲獄官挫，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入，偶遇獄官，甚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以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遂免。良久，牽一牛至，云：「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所治數人矣。」亦得免。久之，獄吏牽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今當還命。」其人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黃，何功之有？」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明・趙南星《笑贊・楊衡》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又《趙孟頫》　趙魏公孟頫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窗以『瑪瑙寺行者』對之，趙遂不用此印。後見草窗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趙以『敢死軍醫人』對之，崔亦不復設此牌。趙語人曰：『我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

又《謝公墩》　謝公墩，謝安石基址也，後爲王安石所有，而謝公墩之名不改。王安石題詩云：『我名公姓偶然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明・江盈科《諧史》　四明豐翰林，諱坊，號南禺，有口才。里中致仕驛丞某，繪一像，具幣請豐作贊語。南禺題其額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讀之，喜甚。時人莫測所謂，或叩其旨。豐曰：『公不諳下文乎？則其爲人也，亦成矣。』又寧波縣令，遣吏向南禺索藥方。豐乃注方云：『大楓子去了仁，無花果多半邊，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顆。』歸以觀縣令，令覽之，笑曰：『豐公嘲爾。』吏請其故，令示之曰：『以上四語，謂「一夥滑吏」耳。』南禺之巧心類若此，然恃其舌好凌人，時頗嫉之。

又　有兩青衿者，致饋其師，一人用死豬頭，一人用銅銀子。二師互相語，其一曰：『門生姓游，饋一豬頭，將來煮食，堯舜其猶。』其一曰：『門生姓陳，饋一封銀，將來交易，堯舜與人。』已而復各擬破題一

個，其一曰：『二生于二師，爲其不成享也。』其一曰：『二師于二生，言必稱堯舜也。』皆可謂善謔者矣。

又　內鄉縣李袞，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蔭，字襲美，時方爲增廣生員。袞遺書蔭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爾增得幾多？廣得幾多？』蔭亦答袞書曰：『爾今年檢討，明年檢討，不知爾檢得甚麼？討得甚麼？』一時館中相傳，靡不絕倒。又長沙李相國西涯，生一子，有才名，然頗好游平康。一日，西涯題其座曰：『今日花陌，明日柳街，應舉登科，秀才秀才。』乃郎見之，亦題阿翁座曰：『今日猛雨，明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西涯見之，亦爲發笑。此父子兄弟相謔也。

又　天順間，錦衣閻達，甚得上寵。其時有桂廷珪者，爲達門下客，乃自鐫圖書云：『錦衣西席。』同時有甘棠者，乃洗馬江朝宗女婿，爲松陵驛驛丞，亦自鐫圖書云：『翰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爲確對。

又　一上舍性痴，頗工諧語，選爲府經歷。一日，有客拜其堂官太守，帖寫『眷生李過庭頓首拜。』太守謂經歷曰：『這位客我記不得他了。』經歷謾應云：『這客怕就是那李趨兒。』太守大笑。

又　李文正西涯，請同鄉諸貢士飲。一貢士謂他處有酒約，先辭。文正戲曰：『《孟子》兩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此作何解？』客謝不知。須臾，湯至。文正曰：『待湯爾。』乃大笑而別。

又　西安一廣文，性介，善謔，罷官家貧，賴門徒舉火，乃自作謔詞曰：『夜半三更睡不着，惱得我心焦燥，屹蹬的響一聲，儘力子駭一跳，原來把一股脊梁筋窮斷了。』秦藩中貴聞之，轉聞於王，王喜，召見，賜百金。

又　一中貴見侍講學士講畢出左掖，問曰：『今日講何書？』學士答曰：『今日講的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能用牛刀？」』中貴曰：『這是孔聖人惡取笑。』

又　有廣文者，姓吳，齒落耳缺，又不生鬚。一青衿作詩嘲之曰：『先生貴姓吳，無耻之耻無，然而無有爾，則亦無有乎？』其詩流入縣官之耳。縣官一日同廣文進見府主班行，望見廣文，不覺失笑，府主意不然，乃於後堂白所以失笑之故，因誦前詩，府主亦復大笑。

多聞疑，多見殆，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對云：飛在天，見在田，確乎其不可拔潛。此聾者與缺唇者相嘲。

又　有輕薄士人，好彈射文字，讀王羲之《蘭亭記》，則曰：『「天朗氣清」，春言秋景。』讀王勃《滕閣記》，則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多了與共兩字。』冥司聞之，遣鬼卒逮去，欲割其舌，力辯乃免。比放歸，行至冥司殿下，口中輒云：『如何閻君對聯，這樣不通：「日月閣羅殿，風霜業鏡臺。」不信這閻羅殿有日月風霜耶？』

明・鍾惺《諧叢・餓鬼》　滁州劉侍郎清，少爲州學生，好滑稽，當丁祭畢，見諸生爭取祭物，乃戲作彈文曰：『天將曉，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炒炒，爭胙肉的你精我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淵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伙餓莩。」』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六　宋時，省試『天子之堂九尺』賦，有一士曰：『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陞，只餘六寸。』蓋湯九尺、孔子九尺六寸也。余憶新羅使人有入貢者，見葵花不識，問主人，人紿之云：『名一丈紅也。』使作詩咏之，末句云：『五尺闌干遮不盡，更留一半與人看。』噫！何中國、夷狄工拙相去之遠乎？又有貴老爲『其近於親』賦，其破題云：『見龍鍾之黃耇，思彷佛乎家尊。』傳以爲笑。

明・浮白齋主人《雅謔・大小姨》　薛簡肅公有三女：長適歐公，次適王拱辰。後歐公喪偶，復續其幼女，故拱辰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適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曰：『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里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日老劉郎。』原父不悅，思報之。一日，三人相會，原父曰：『昔有老學究訓蒙童，誦《毛詩》至「委蛇委蛇」，教之曰：「蛇字讀作姨字，切記。」明日，蒙童看乞兒弄蛇，飯後到館，學究責曰：「何晏也？」童曰：「適塗中有弄姨者，與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遲遲。」』歐公不覺噱然。

又《琵琶結果》　莫廷韓、過袁履善先生，適村人獻枇杷果，帖書琵琶字，相與大笑。某令君續至，兩人笑容尚在面，令君以爲問，袁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枇杷，只爲當年識字差。』莫卽云：『若使琵

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定交。

又《詹蘇謔》　詹侍御、蘇大行，二公五鼓行街，將入朝，呵道聲相近，蘇問前行爲誰，從者曰：『道里詹爺。』卽曰：『瞻之在前。』詹問後來爲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卽回首曰：『後來其蘇。』

又《慚惶》　東坡內召禮郎，途遇舊獄官，甚有慚惶之色。坡戲曰：『昔有毒蛇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訴曰：「某有黃可治病，已活數人。」遂得免。又一牛觸殺人，法亦當死，牛訴曰：「某亦有黃可治病，已活數人矣。」亦得免。獄吏又牽一人至，曰：「爾常殺人，今當塡命。」其人亦言有黃。冥官大怒曰：「蛇黃牛黃皆入藥。汝爲人黃，有何說？」其人窘甚，乃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又《演琵琶記》　閩中蔡大司馬經，本姓張。一日，與龔狀元用卿共讌演《琵琶記》，至趙五娘抱琵琶抄化，蔡戲龔曰：『狀元娘子何至此？』後至張廣才掃墓，龔指曰：『這老子姓張，如何與蔡家上墳？』

明・張夷令《迂仙別記》　楊太醫妄稱詩，高咏其立夏詩云：『昨夜春歸去，今日景風生。』公聽之，驟征其解。或戲應曰：『此令親何景峰諱春者，昨夜惡發亡，今日再生，太醫作詩慶之耳。』公徑起，急走詣何，値何正嗽飯，公雪涕被面，掣其筯曰：『兄魂魄初復，神觀未定，飯且少進。』何大怪疑以爲祟，且唾且罵，驅閉門外。公怒，遂與何絕交。

明・郭子章《諧語》　蘇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于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進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瓮黃蘿無處消破耳。」』

明・姚旅《露書》卷一二《諧篇》　成化丙戌，陳公甫、莊孔暘、章德懋應南宮賦。試官相戒曰：『場中有此三人不可荀。』及塡榜，章、莊高列，惟不見陳卷。時題爲『老者安之』三句，亟索至，則陳破云：『人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同考者業批其旁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見者哄堂。

又　沈生予謂有送枇杷與一令者，錯寫作『琵琶』。令笑口號曰：『「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恨當年識字差。』適有客在坐，足之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大嘆賞。

又　李長沙相公之子兆先素耽聲妓，長沙筆其書几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科場近了，秀才秀才。』兆先回見之，卽續之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

又　游宗謙過王百谷，王方作字，不及寒溫。游詬曰：『爾以爾書佳耶？莆中當糞耳。』後將行，欲索書，不便索，令侍兒范鹿轉去，王不語，便書。書畢，謂范鹿曰：『對相公道：糞又擔幾石去矣。』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一《李退夫穢語》　宋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爲事矯異，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口誦穢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云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故皇祐中，館閣或談語則曰：『宜撒胡荽一巡。』

又卷二《亭館奇名》　江西右諭蕭大山，好奇之士，名其堂曰堂堂，軒曰軒軒，亭曰亭亭。陳越經江西，蕭邀飲，遍歷亭館以觀其匾。至一洞，因戲之曰：『何不云洞洞洞？』蕭爲不懌。

又《曬腹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又《陸舟》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何處？』答云：『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又卷三《癡趣》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食，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曰：『勞苦精神，以是補之。』

方鎔隱天門山，以梭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

韓退之嘗登華山巔，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

又卷五《詩鬼正誤》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

又《高塘》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

入夢來。』貊軒來往，莫不吟諷言佳。有李和風者至，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

又卷六《判鳥翎》 唐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佐使曰：『公大好判，但鳥翎太多。』會改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聞者笑之。

又卷七《盤門詩伯》 萬曆初，蘇州盤門外昆弟二人，忘其姓，一號蘭溪，一號蘭洲，爭以惡詩唱和，高自矜許。或作詩嘲之曰：『盤門城外兩詩伯，蘭溪蘭洲同一脉。胸中全無半卷書，紙上空污數行墨。浣花溪頭杜少陵，潯陽江口李太白。二公陰靈猶未散，終日在天尋霹靂。有朝頭上啞聲能，打殺兩個直娘賊。』

又《崔泰之》 唐黃門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謂人曰：『作詩須有此眞味。』

又《盧延讓》 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張濬每稱賞之。又有『賊貓臨鼠穴，嚎犬舐魚砧。』爲成汭所賞。『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爲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謁盡公卿，不意得力於狐狗貓鼠。』

又《包賀》 進士包賀作詩多麤鄙之句，如『苦竹筍抽青橛子，石榴樹掛小餅兒』；又『霧是山巾子，船爲水靸鞋』；又『棹搖船掠鬢，風動水搥胸』：俱可笑。世傳逸詩云：『窓下有時留客宿，齋中無事伴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

又《權龍襄》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盃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氤氳。』又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賛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後追入，獻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上大笑，每呼爲權學士，凡與諸學士賦詩，輒令與焉。

龍襄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蜋。』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鷂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掛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卧，聞家中糞堆，集得野澤蜣蜋。』談者嗤之。

又《宋宗子》 哲宗朝，有宗子好爲詩，而鄙俚可笑。嘗作《卽事詩》云：『日煖看三織，風高鬬兩廂。蛙翻白出鬬，蚓死紫之長。潑聽琵琶鳳，饅抛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人問其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前，又見二雀鬬於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閽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接章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方欲灼艾，有小內侍誦此詩，笑極，遂罷灸。

又《詩僧》 郎中曹琰，有僧以詩卷投謁。閱首篇，是《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揚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凄。』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坐中大笑。

又《王大夫》 王祈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爲東坡誦之。曰：『葉垂千口劒，幹聳萬條鎗。』蘇笑曰：『好則好矣，只是十條竹竿共一片葉也。』又蘇嘗言：『看王大夫詩，難得不笑。』

又《澀體》 徐彥伯爲文，多變奇求新，以鳳閣爲鸑鷟，以龍門爲虬戶，以金谷爲銑溪，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馬爲騭犢。後追效之，謂之『澀體』。

又《盧子匡戲詩》 嘉靖中，有好爲六朝詩者，不獨巧麗，且欲用不經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稽。盧子匡一日遞一詩示郎仁寶，請商之。仁寶三誦，不知何題，盧曰：『吾效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送張紫陽北伐詩也。其詩曰：「誓律颺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踰趙地，力鬬越秦墟。驥蹂匈奴頸，戈殲韃靼軀。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岳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月氐血，旗梟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

又《文當戒俗》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請於公曰：『賣韭黃訖，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大笑，易之。

又《書馬犬事》　歐陽公在翰林時，常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公曰：『試書其一事。』一曰：『有犬卧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一曰：『有馬逸於街衢，卧犬遭之而斃。』公曰：『使子脩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云何？』公曰：『逸馬殺犬於道。』相與一笑。

又卷八《宣水》　石曼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曰：『若司農寺水，當呼爲農水也。』坐者大笑。

余寓麻城時，或呼金華酒爲『金酒』，余笑曰：『然則貴縣之狗亦當呼「麻狗」矣。』座客有臉麻者，相視一笑。

又《鍛工屠宰》　楊升庵云：永昌有鍛工戴東坡巾，屠宰，號一峰子。一善謔者見二人並行，遙謂之曰：『吾讀書甚久，不知蘇學士善鍛鐵，羅狀元能省牲，信多能哉。』傳以爲笑。

又卷一一《風流學士》　解學士縉訪駙馬，駙馬不在家。公主聞其名，欲窺之，隔簾使人留茶。解索筆題詩曰：『錦衣公子未還家，紅粉佳人叫賜茶。內院深沈人不見，隔簾閒却一團花。』公主大怒，遂奏聞。太宗曰：『此風流學士，見他做甚。』

又卷一二《造五鳳樓手》　韓浦、韓洎兄弟皆有文辭，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聞而笑之。適有人遺蜀牋，浦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人自浣溪頭，愚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鳳樓。』

又《韓叔言》　韓叔言性好謔浪。有投贄太荒惡者，使妓炷艾薰之，俟其人來，出而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宋齊丘凡建碑碣，皆自爲文，命韓八分書之。乃以紙塞鼻，曰：『其詞穢且臭。』又魏明嘗攜近詩詣之，韓托以目病，明請自吟，韓曰：『耳聾加劇。』

又《殷婁狂語》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數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出類拔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復屈得吾指者。』良久曰：『幷安纔五耳。』

【略】

上饒婁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汝不知我每行必動天象。『小人』、『天狗』都是星象，由他誇嘴。

又卷一三《無袴吟》　義興儲遇家貧，冬月無袴，作口號云：『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袴人家着。』

又《鄭餘慶》　鄭餘慶極清儉。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衆皆驚訝，侵晨赴之。日高，餘慶方出，閒話移時，衆腹已枵。餘慶呼左右曰：『分付廚家，爛蒸去毛，莫拘拆項。』衆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又久之，盤出，醬醋亦極香新，但見每人前下粟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皆匿笑強進。**【略】**

張約齋鎡，性喜延山林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數杯後，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調和教好，又要有眞味。』衆客謂：『必鱠也。』良久，出琴一張，請琴師彈《離騷》一曲。

又卷一八《和少陵詩》　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是天字韻，榜之梁間，自唐迄宋，無敢賡者。一監司過之，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亦和韻嘲之，末聯云：『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

又《換羊書》　宋韓宗儒性餮饕，每得東坡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觔。黃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今當作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又致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又《林叔大》　嘉興林叔大性吝，然多交名流以要譽。其讌達官，品饌甚豐，此外惟索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譏謔交作。叔大忍慚，揖潘子素求題其畫，潘卽書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曰：『好水好山，言達官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潘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衆俱不解，潘曰：『此卽僧家懺悔語。』閧堂大笑。叔大數日羞見客。

又《二洪之樂》　洪邁與兄適皆畏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往往

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適家居喪偶，宣子弔焉。適延客至內齋喚酒，甫舉杯，羣妾坌出，酒行無算。適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邁來爲守，時已鰥居。暇日宣子造郡齋，邁留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

又卷二四《吳原墅、王玉峰》 蘇州吳原墅麻臉鬍鬚，莆田王玉峰面歪而眼多白。王戲云：『麻臉鬍鬚，羊肚石倒栽蒲艸。』吳應云：『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二人同部，聞者鼓掌。

又卷二六《送還鄉里》 禮侍葉盛轉吏侍，禮書姚夔設宴鄭重，因曰：『敝鄉親友，煩公垂念。』葉唯唯。不久，姚進太宰，葉攜酒往賀，執杯獻姚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又《唐明皇髑髏》 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爲數片。張文潛聞之，即語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少游方爲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少游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

又《馬湘蘭》 金陵名妓馬湘蘭以豪俠得名。有坐監舉人請見，拒之。後中甲榜，授禮部主事。適有訟湘蘭者，主事命拘之。衆爲居間，不聽。既來見，罵曰：『人言馬湘蘭，徒虛名耳。』湘蘭應曰：『惟其有昔日之虛名，所以有今日之奇禍。』主事笑而釋之。湘蘭死後，哀挽成帙。或謂張賓王曰：『聞君有祭文甚佳。』張曰：『吾乃仿《赤壁賦》作者。』使誦之，張但舉一語云：『此固一世之雌也，而今安在哉！』聞者絕倒。

又卷二七《貫酸齋　解大紳》 錢塘有數衣冠士人遊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爲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亂迸珍珠箇箇圓。玉斧欲開頑石髓，金鈎搭出老龍涎。』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

壽春道士以小像乞解學士題詠，解作大書『賊賊賊』。士愕然。續云：『有影無形挈不得，只因偷却呂仙丹，而今反作蓬萊客。』

又《食蕈》 松楊詩人程渠南，滑稽士也。與僧覺隱同齋食蕈，覺隱請渠南賦蕈詩，應聲作四句云：『頭子光光脚似丁，秖宜豆腐與菠稜。釋迦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聞者絕倒。

又《栢子庭詩》 至元丙子，松江亢旱。聞方士沈雷伯道術高妙，府官遣吏齎香幣過嘉興迎之。比至，傲甚，謂『雨可立致』。結壇仙鶴觀行月孛法，下鐵簡於湖泖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了無應驗，羞赧宵遁。栢子庭和尚素稱滑稽，有詩一聯云：『誰呼蓬島青頭鴨，來殺松江赤練蛇。』聞者絕倒。

子庭又有《可憎詩》云：『世間何物最堪憎，蚤蝨蚊蠅鼠賊僧。船脚車夫幷晚母，濕柴爆炭水油燈。』

又《貧娼》 吳生戀一娼，其人家甚貧。友人李雲卿賦其事曰：『可笑梨園地，翻爲寂寞場。當街爲客座，隔壁是廚房。屋柱懸燈掛，泥壞甃火廂。煙煙三幅幔，舊舊一張牀。草薦纍堆厚，綿衾褦襶胖。竹竿衣架短，麻布手巾長。雙陸無全馬，棋盤少二將。恐惶之茂甚，不可也之當。』一時傳笑。吳生恥，遂絕往。

又《賀側室育子啓》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竄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又《未名柬》 翟永齡與陸廉伯竝以才學馳名，後陸發解，而翟名最後，以書柬所親曰：『至矣盡矣，方知小子之名。顛之倒之，反在諸公之上。』

又《烹雞誦》 唐六如遊僧舍，見雌雞，請烹爲供。僧曰：『公能作誦，當不靳也。』援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跟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先割去本根。大衆先取波羅香水，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咄！香水源源化爲霧，鑊湯滾滾成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雞得死所，無憾矣！』乃烹以侑酒。

又《葉祖詩詞》 葉祖負雋聲，嘗曰：『世間有不分曉事，吾因一聯詠之：「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後以多語去官，獨西

湖二三僧相善，爲之祖餞。僧曰：『世事如夢而已。』葉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又卷二八《沈陳姓對》 歸安沈筠谿先生，少絕敏穎，弱冠補博士弟子。與弟偕之城，時風雨暴作，遇陳方伯兄弟於邸，方伯戲曰：『大雨沈沈，二沈伸頭不出。』公矢口曰：『狂風陳陳，兩陳搖尾不開。』人稱巧絕。

又《陸陳謔語》 陸文量參政浙藩，與陳啓東震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髭髯，何須如此。』陸大賞歎，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鋸。』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相與撫掌竟日。

又卷二九《高麗僧令》 高麗一僧陪宴朝使，戲行一令曰：『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朝使信口曰：『許由、鼂錯爭一葫蘆，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又《仙對》 江西有提學出對云：『風擺棬櫪，千手佛搖擢疊扇。』諸生不能應，乃相與祈鸞仙降書，自稱李太白，對云：『霜凋荷葉，獨脚鬼戴逍遙巾。』

刑部郎中黃暐亦嘗召仙，令對『羊脂白玉天。』乩云：『當出丁家巷田夫口。』公明日往試之，其一耕者鋤土甚力，問『此何土？』耕者曰：『此鱔血黃泥土也。』公大嗟異。他如『雪消獅子瘦，月滿兎兒肥』，『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九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菱角三尖，鐵裹一團白玉；石榴獨蒂，錦包萬顆珍珠』，皆覘仙筆，可稱名對。

又相傳有俗對云：『塔頂葫蘆，尖揑拳頭搥白日；城頭箭垛，倒生牙齒咬青天。』亦工而可笑。

又《高則成》 高則成六七歲，穎異不凡。鄰有尚書某，緋袍出送客，書適目塾歸，時衣綠衣，尚書呼語之曰：『出水蛙兒穿綠襖，美目盼兮。』高應聲曰：『落湯鰕子着紅衫，鞠躬如也。』尚書大驚異，稱爲奇童。

又《李空同對》 李空同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呼而前曰：『汝不聞吾名，而敢犯乎？』對曰：『名命於父，不敢更也。』公思久之，曰：『我且出一對試汝，能對，猶可恕也。曰：「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其人思不久，輒應曰：『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公笑而遣之。

又《唐狀元對》 唐皐以翰林使朝鮮。其主出對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皐即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主大駭服。

又《五字一韻對》 邊尚書貢繼妻胡氏，能通書義。邊多侍姬，胡嘗反目。一日宴客，客舉令曰：『討小老婆惱。』邊不能對。胡以片紙書『想娘狂郎忙』五字，云：『何不以此對之？』坐客大笑。

徐晞爲郡吏日，偶隨守步庭墀中，見一鹿伏地，守得句云：『屋北鹿獨宿。』晞應聲曰：『溪西雞齊啼。』守大驚異，遂不以常禮遇之。

又《馮損之對》 慈谿馮益字損之，其叔爲僧，益往訪之，叔戲出對曰：『荷葉荷花，似青涼傘蓋佳人之粉面。』對曰：『瓠藤瓠子，如黃麻繩繫和尚之光頭。』

又《董通判對》 常州府同知吳、通判董，至無錫，飲紅白酒而醉。吳出對云：『紅白相兼，醉後不知南北。』董云：『青黃不接，貧來賣了東西。』

又《陸采對》 東郊巡按蘇松，刷卷許御史戲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東不能屬。陸公采私爲對云：『冬官夏侍郎，春日辦完秋稅。』又李空同在江西，有對云：『孤雁渡江，顧影徘徊如得偶。』人不能對。陸云：『老翁照鏡，鑒形彷彿似傳神。』

又《呂升對》 楊季任僉浙憲時，見數童從社學歸，中一生手拋書囊而戲，季任召至前，見其秀異，出對曰：『童子六七人，無如爾狡。』生應聲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其尾一字不言，且請賞，許之，乃曰：『莫若公廉。』季任詰之曰：『設不賞，云何？』答曰：『莫若公貪。』季任大奇之。

又《莫廷韓對》 屠赤水與莫廷韓一日遊顧園，酒酣，屠偶吟云：『簷下蜘蛛，一腔絲意。』莫信口云：『庭前蚯蚓，滿腹泥心。』

又《金用元對》 蘇士金用元每嘲人，詩歌俳語頃刻立就，爭相傳笑。一日在文內翰家浪謔，蒙師潘慍曰：『吾有一語，能對甘侮。曰：

「王大夫昆季築牆，一土蔽三人之體」。』金卽曰：『潘先生父子沈髮，番水灌兩牛之頭。』滿座大笑。

又《劉季孫》 王荊公常舉書句語劉季孫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有何可對？』季孫應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安石大笑。

又《隨口對》 文皇嘗謂解學士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解應聲曰：『容易。』文皇不悟，顧謂解曰：『旣云易矣，何久不屬對？』解曰：『適已對矣。』文皇始悟，爲之大笑。

李西涯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謁，有言『閣下李先生』者，公聞之。旣相見，因曰：『請諸君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疑其太易，轉思未工，各沈吟間，公曰：『何不對「閣下李先生」？』相賞而笑。

又卷三〇《鋸匠詩》 趙東山里中有二摯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者。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旁晚相看鬢已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度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己，相與感歎罷去。

又《夏言》 夏言在禮部時，內閣惟李時一人，夏日夕望入閣。脩九廟甎甋甎甓不堪者，皆運積東長安街側，多爲有力者潛取用。李時偶與郭武定郎言：『甎甋類，舊皆滿目，今何其零落？』郭笑曰：『孰敢竊？皆夏宗伯搬去禮部，躍以望內閣耳。』言雖戲，實得夏心。是年冬，夏遂入閣。

又《羅隱不第》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帥出妙妓，衆以嫦娥譽之。嵩曰：『嫦娥甚陋，安可及？』帥驚曰：『書記識嫦娥乎？』曰：『嵩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爲不識？』

或云：『嵩此言蓋譏隱之不第也。』又江南李氏嘗遣使聘越，越人問：『見羅隱給事否？』使人云：『不識，亦不聞名。』越人云：『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云：『只爲榜上無名。』子猶曰：『我愛心中錦，人尊榜上名。』

又《廣笑府》卷一《孝經策問》 錢塘葉生無學識，進爲太學官。時一學士假作策題，戲之曰『《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行在孝經」？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又《秀才搶胙》 歌曰：『祭丁了，天將曉，殿門關，鬧吵吵。搶豬腸的，你長我短；分胙肉的，你多我少；勾燭臺的，掙斷網巾；奪酒瓶的，門檻絆倒；果品滿袖，藏鹿脯沿街咬。』增附爭說：『辛勤學霸，文要讓老。搶多的喜勝登科，空手的呼天亂跳。顏子見了微微笑，子路見了添煩惱。孔子喟然歎曰：「我也曾在陳絕糧，從不曾見這班餓鳥。」』

又《村學聯句》 門館蕭條八月秋師，二三童子冷颼颼生。東脩微薄難排遣師，學分原無莫怨尤生。課少令尊嫌怠惰師，書多我輩結冤仇生。明年設帳知何處師，解館歸歟日夜愁生。

又《村學相嘲》 村學究作詩譏東道曰：『今年到此是吾差，釣頸須尋大樹椏。東道家家窮是虱，學生箇箇懶如蛇。三餐薄粥稱供飯，四季清湯當點茶。如此教兒能長進，滿村都是做官家。』東道答曰：『今歲延師是我差，吟詩却似口生椏。學規畫虎翻成狗，子弟成龍文褭蛇。不識天文幷地理，只貪盞酒與杯茶。之乎者也行行錯，誤了多多少少家。』

又《作詩複語》 一教師宿山寺，作卽事詩曰：『一箇孤僧獨自歸，關門閉戶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時分，杜鵑謝豹子規啼。』又見二秀才相罵，復作詩譏之曰：『秀才學霸罵生員，好睡貪鼾又愛眠。淺陋荒疎無學識，龍鍾衰朽枉高年。』

又《懶學詩》 春遊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到淒涼無興趣，不如耍笑過殘年。

又《不還東脩》 東道不還束脩，教師悄以詩曰：『東君何事太蠻擅，束脯終年不肯還。擎傘遮除專爲熱，圍爐向火祇因寒。只嫌傳授工夫少，爭奈欹曉子弟頑。若要一鍬成得井，再生夫子也艱難。』

又《豆腐先生》 一東道富吝，三餐豆腐供館賓，終歲無兼味。至徹帳日，館賓調《臨江僊》一闋留別云：『肥鷄無數，肥鵝無數，那更肥羊無數。幾回眼飽肚中飢，這釐淡怎生熬過。早間豆腐，午間豆腐，晚來又還豆腐。明年若要請先生，除非是普庵來做。』

又《寬度量》 村學究《供膳詩》曰：『長天午膳日西斜，夾濕連糠

又雜砂。一碗苦蒲猶帶子，數莖莧菜已開花。村醪入腹雙眉皺，野芋沾唇滿口麻。難得先生寬度量，一時收拾不留些。」

又《廣笑府》卷一《產喻》　一秀才將試，日夜憂鬱不已。妻乃慰之曰：『看你作文如此之難，好似奴生產一般。』夫曰：『還是你們生子容易。』妻曰：『怎見得？』夫曰：『你是有在肚裏的，我是沒在肚裏的。』

又《賦詩》　蘇人有二壻者，長秀才，次書手，每薄次壻之不文。次壻恨甚，請試。翁指庭前山茶爲題，咏曰：『據看庭前一樹茶，如何違限不開花？信牌即仰東風去，火速明朝便發芽。』翁曰：『詩非不通，但純是衙門氣。』再命咏月。咏曰：『領甚公文離海角，奉何信票到天涯。私度關津猶可恕，不合夤夜入人家。』翁大笑曰：『汝大姨夫亦有此詩，何不學他。』因請誦之。首句云：『清光一片照姑蘇。』譁曰：『此句差了。月豈偏照姑蘇乎？須云「照姑蘇等處」。』

又《嘲近視詩》　嘲近視詩云：『笑君雙眼忒希奇，子立身旁問是誰。日透窗櫺拏彈子，月移花影拾柴枝。因看畫壁磨傷鼻，爲鎖書箱夾着眉。更有一般堪笑處，吹燈燒破嘴唇皮。』

又《一般鬍》　有嘲鬍子者曰：『《論語》一書，皆講鬍子也。「不亦說乎」（鬍），「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這三個「乎」，是好鬍。「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三個字，是不好鬍。「君子者乎」，「色莊者乎」，這兩個「乎」，一好一不好。」或問：『「使乎使乎」如何？』講曰：『上面的鬍與下面鬍一般的。』

又《鬍答嘲》　顏淵子路與伯魚三人私議曰：『夫子惟鬍，故開口不脫「乎」字。』顏子曰：『他對我說「回也其庶乎」。』子路曰：『他對我說「由誨汝知之乎」。』伯魚曰：『他對我說「汝爲周南召南矣乎」。』孔子在屏後聞之。出責伯魚曰：『回是個短命的，由是個不得好死的，也罷了；你是我的兒子，也來嘲我！』

又卷二《詩僧詠傘》　吳下一詩僧，牽累被訟，官信近習之譖，僧受屈稱冤。官指廳中傘，令賦詩，面試實學。僧信口答曰：『萬骨撐來一柄收，行藏長得近諸侯。輕輕撐向馬前去，眞箇有天無日頭。』

又《近到之器》　三原王先生，見有浮躁淺露，趨向卑污者，不欲斥言其不能遠到，但曰：『如某人者，蓋近到之器。』

又《太監觀風》　鎮守太監觀風，出『後生可畏焉』爲題，衆俱笑。瑞問其故，教官以題目太難，求減得一字也好。瑞笑曰：『減「後」字，只做「生可畏焉」罷。』

又卷四《詠僧》　少年何事棄儒冠，強立眞心入戒壇。雪夜孤眠雙足冷，霜天削髮一頭寒。青樓美酒應無分，紅粉佳人不敢看。死後定爲惆悵鬼，西方依舊黑漫漫。

又卷五《酒戒》　歌曰：『四季難忘酒，風花雪月天。妻兒衣食缺，酒店逼賒錢。痛飲寧無飯，衣單每忍寒。一甌顏色變，三碗發顛狂。言語無關裏，勞忉有萬千。罵街尋鬪毆，掉臂捋雙拳。口嘴尖如鑽，腰髮軟似綿。行如風擺柳，坐立總蹁躚。雙頰胡孫袋，形容不似前。眼黃頭面腫，酒鯊肚中纏。合藥求神麴，多多用酒煎。眼鏡齊落地，囑付兩丘言：『榨桶爲棺槨，糟團作祭盤。梁冠縫榨袋，墳造酒缸邊。酒幌堪題旐，還爲引路幡。大工洒淨水，都料誦眞言。』眞言曰：『南無三滿陀，酒多釀，滿鍋就鏇呵。苦勸不肯聽，臨了却如何。南無苦極佛，自做自受。怨甚麼娑婆呵！』

又《酒禍》　誡曰：『酒是傷人之物，平地能生荆棘。惺惺好漢昏迷，醉倒東西南北。看看手軟脚酸，驀地頭紅面赤。弱者談笑多言，強者逞兇鬪力。官人斷事乖方，吏典文書堆積。獄卒不覺囚逃，皂隸遭馬踢。僧道更是猖狂，寺觀登時狼藉，三清認作三官，觀音喚做彌勒。醫卜失志張慌，會飲交爭坐席，當歸認作人參，丙丁喚做甲乙。樂人吹笛當簫，染匠以紅爲碧，推車那管高低，把舵不知橫直。打男罵女傷妻，鷄犬不得寧息。揚聲叫討茶湯，將來却又不喫。妻奴通夜不眠，攪得人家苦極。病魔無計支持，悔恨搥胸何益！』

又《種韮菜》　有客方飯，偶談及絲瓜萎陽，不如韮菜壯陽。已而主人呼酒不至，以問兒。兒曰：『娘往園中去了。』問何爲？答曰：『要去拔絲瓜種韮菜。』

又卷六《新婚行令》　新婚之家，張燭合巹。有秀才、曹吏、醫人、巫者同席行令，各言藝。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醫人曰：『藥有寒涼溫燥濕。』秀才曰：『定知青桂近嫦娥。』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

又《三碗水》 一士人赴選，遇美人汲水，瞻戀不欲去。故意索水飲，又二三次令僕人興兒飲水，盤桓久之而去。明年回其地問之，美人已亡。士人悼以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僕思去年事，亦詠曰：『去年今日此門裏，人面桃花相映美。今年若有佳人在，興兒還喫三碗水。』

又卷八《大言》 詩曰：『登梯到碧空，對坐問天公。無馬常騎虎，觀魚每釣龍。補衣針貫月，劈竹篾穿風。爲截犀牛角，推平五老峰。』

又《自矜門第》 詩曰：『今代扶犂手，前朝宰相家。自身無志氣，只把祖宗誇。』

又《着甚來由》 二人蹴踘，誤觸行路士人之頭，因訟于官，斷罪重笞四十。其供詞曰：『飽食無事閒哄閒遊，不務生理學踢球。起自小人之足，誤犯君子之頭。當官痛責四十，算來着甚來由！』

又《小姑欺嫂》 詩曰：『小姑休把嫂來欺，阿嫂曾經做女兒。前船便是後船樣，小姑也有嫁人時。』

又《無事尋煩惱》 一儒生姓潘，赴京應舉，沽酒市肆。酒姬陸姓者，作十七字詩贈之曰：『秀才本姓潘，應選赴長安。一舉登高第，做官。』潘答云：『佳人本姓陸，美質無瑕玉。念我客窗寒，同宿。』姬怒其狎戲，走訟于官。道遇一耆老，詰問其故，亦作十七字詩勸其息訟，可省憂煩，詩曰：『潘郎與陸嫂，無事尋煩惱。若還到官衙，不好。』

又卷一〇《石學士》 石曼卿善諧謔。時乘馬出街，御者失轡，馬驚墮地。從吏遽扶腋升鞍，曼卿笑曰：『幸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又《以名相謔》 劉攽嘲王覿云：『汝何故「見賣」？』覿曰：『賣汝值甚「分文」。』

又《毳飯》 宋時進士郭震、任介，友善相謔。郭嘗致書於任曰：『來日請餐畠飯。』任初不喻，至期即席，酒則白醪，饌則蘆菔，飯則白餐。蓋取三『白』字爲『畠』也，大笑別去。任後致書於郭曰：『翊午請餐毳飯。』及即席，主呼曰：『酒來。』僕應曰：『毛。』毛讀爲冒，蓋鄉音，謂無爲冒。主又呼曰：『饌來。』僕應曰：『毛。』又呼：『飯來。』僕又應曰：『毛。』三者皆無，蓋取三『毛』。爲『毳』飯也。

又卷一一《危語》 詩家各出危語以相規，一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一曰：『百歲老翁攀枯枝。』一曰：『井上轆轤臥嬰兒。』一曰：『盲人瞎馬夜半臨深池。』

又《空肚喫槌》 一士人修業僧寺，無辜受禍。乃題小木魚以寄意，詩曰：『無辜受害實相虧，和尚團圞喫飯時。廊下木魚干甚事，朝朝空肚芒喫槌。』

又卷一二《詠黑人》 隔壁張烏老，其烏不可言。汗流如墨汁，氣吐似油烟。煮藕爲雙臂，蒸茄作兩拳。有時眠漆櫈，秋水共長天。

又《詠老翁》 鬢毛如雪眼生花，移步繁難似踏車。將要聽言先側耳，未曾放筯便摟牙。記時幾久都忘却，見客多遭又認差。只有一般堪貴處，存心論事勝哇哇。

又《胡子》 三人共飲，出令要『相』字起『人』字止。其一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其二曰：『相逢不飲空回去，洞口桃花也笑人。』其三曰：『襄陽有箇李胡子。』令主詰之曰：『我令歇尾都要說「人」字，你如何說「李胡子」？』答曰：『李胡子如何不是人！』

又《嘲縮頭》 祖廣行常縮頭，詣桓南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漏屋下來，何也？』又，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

又《詠大脚》 世間大足實堪嗟，行路崎嶇左右斜。近井只疑乘水桶，採園渾似帶冬瓜。過溪湧起三層浪，上岸椿沉二尺沙。昨日偶從門外過，步聲震動十來家。

又《詠跛》 郎君生得甚蹺蹊，一足高兮一足低。衣服一邊長掃地，草鞋半撅不沾泥。行時恰似風吹柳，立處渾如馬揭蹄。幾度樓中歡宴罷，搖頭擺尾下雲梯。

又《黃胖辭》 小子風頭打睡，碗底撈茶。好喫毛桃冷水，最貪肉汁油柤（莊加切）從不信肥豬多成積，那曾怕冷豆腐片片水牙。見園便思瓜果，近水便想魚蝦。時常聽得肚叫，淈骨轆轤一似水車。看着鼻如灰粽，面似黃瓜。兩眼黃金閃閃，兩耳黃蜀葵花。頭髮黃梔一色，牙齒黃臘無差。但見脚酸手軟，就地而爬。爬到寺院氣喘呀呀（虛加切）捨送長老染袈裟。長老合掌，衆笑喧嘩。佛前懺悔，撞鐘三下。黃，黃，黃。

又《瘧疾》　金陵陳全，患瘧疾，製《叨叨令》云：『冷來時，冷的在冰凌上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疼時節，疼的天靈破。顫時節，顫得牙關挫。只被你害殺，人也麼歌。只被你害殺，人也麼歌。眞箇是寒來暑往人難過。』

又卷一三《蘧賦》　范文正公少時作《蘧賦》，其警策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世味，故得蘧之妙處。

又《一躍龍門》　士人過渡，失足溺水，隨拯起，云詩曰：『剛踏船頭忽擺開，天公爲我洗塵埃。時人只道歸東海，一躍龍門便轉來。』

又《下第言志》　詩曰：『諸公相繼下雪臺，愧我仍爲一秀才。丹桂不須零碎折，明科和月掇將來。』

又《假牙牌》　舉子有再辭一榜，卒業國學者作詩曰：『衣舊辭還眞角帶，從新懸起假牙牌。』

又《前粗後細詩》　世傳解學士《題〈長亭四柳圖〉送薛尚書致政》云：『東邊一株楊柳樹，西邊一株楊柳樹，南邊一株楊柳樹，北邊一株楊柳樹，縱有柳絲千萬條，也綰不得征鞍住。南山叫鷓鴣，北山叫杜宇，一個叫行不得哥哥，一個叫不如歸去。』又嘗題《畫松》云：『磨盡一錠兩錠墨，寫出一株大枯樹。夜深老鶴忽飛來，踏枝不着空歸去。』

明・起北赤心子《新話摭粹・諧謔》　正統中，有一侍郎與一都御史同飲，適有犬繞桌行，左右叱之。侍郎云：『休叱，他在這里巡按。』都御史答云：『你看他是狗也是狼。』近時都憲似鍾與通政強珍，在南都同飲，強自執壺勸似酒曰：『要你飲四鍾。』似答曰：『你莫要強斟。』蓋前二公以職事相戲，此二公以名相戲，互嘲捷發，可謂善於謔矣。

又　太學生相聚，各言物產以相嘲難。東魯生曰：『一山一水一秀才，甲天下矣。』關中生曰：『何山？』曰：『泰山。』曰：『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當在華山下矣。』又：『何水？』曰：『東海。』曰：『黃河之水天上來，東流到海不復迴，乃屬河之委矣。』又：『秀才誰也？』曰：『孔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孔子，文王之弟子也。』相與一笑，是稱文談。

明・佚名《時尚笑談》　一師喜晝睡。弟子曰：『宰予晝寢之義何解？』師曰：『我不講，你怎的曉得？宰者，殺也；予者，我也；晝者，晝時也；寢者，睡一覺也；合而言之：便殺我，定要晝時睡一覺也。』

又　夫子責宰予以『朽木糞土』。宰予不服曰：『吾自要見周公，如何怪我？』夫子曰：『日間豈是夢周公的時候？』宰予曰：『周公也不是夜間肯來的人。』

明・佚名《華筵趣樂談笑酒令》卷四《談笑門・豈敢空擾》　昔東坡與山谷寓于金山寺中。忽日打面餅吃，二人商議，今日造餅，莫待佛印知之。後餅熟，算過數目，獻于觀音座前，殷勤拜而囑曰：『但願壽增彭祖，富及陶朱。』不覺佛印預先乃匿于神帳中，偷取二餅。東坡拜完，起視，不見二餅，復跪倒祝曰：『觀音如此神通，吃去二餅，何不出來面見？』佛印在帳中答曰：『我若有面，便搭你做幾塊吃，豈敢空來打攪！』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五　崑山徐生善寫竹，嘗游京師，一吏科請寫竹于壁，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或又以爲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也，不如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衆爲哄堂。

又　沈蛟門與于穀峰初在館時，沈戲于曰：『有人問大姓作如何書，予答以作如是書，其人笑曰：「原來脚是團的，初不知爲長的。」』于嘗託沈邀一塾師，一日，沈生子，于過訪，因曰：『煩君別覓一館師。』沈問：『向所覓云何？』于曰：『其人不識字。』曰：『彼孝廉，何至是！』于曰：『沈竈產蛙乃讀作沈龜產娃。』沈捧腹大笑。

清・鈕琇《觚賸》卷二《白月》　楚中杜于皇，名濬，以詩文往來淮揚間，復善諧謔。適中秋於廣陵豪家讌集，同席十餘輩舉令，須各誦唐律，月在第二字。坐間有紈袴子，初不解詩，口撰一語曰：『白月照詩人。』衆哄問：『此係誰作？能頌其上句否？』逡巡未對，杜遽曰：『是「黑風吹酒鬼」也。』合坐大笑。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二《或云古詩壞人心術》　一鄉先達在明啓禎初不爲清議所許，常訓子孫勿學爲古詩，作古詩恐壞人心術。或聞之，笑曰：『沈休文始創四聲，想當爲君子第一，但不知何以處陶淵明。』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八《三朝元老》　某中堂，故明相也。曾

降流寇，世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匾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亡八，次句隱無恥也。』

清・褚人穫《堅瓠七集》卷二《風流學士》 解學士訪某駙馬不值，公主聞其名，欲觀之，隔簾使人留茶。解索筆題曰：『錦衣公子未還家，紅粉佳人叫賜茶。內院深沉人不見，隔簾閒却一團花。』公主怒其謔己，遂奏聞。文皇曰：『此風流學士，見他做甚。』

又《堅瓠十集》卷二《堯舜與人同耳》 一士試《堯舜與人同耳》題，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作柱主。中言『眉目雖異，而耳則同也。』文宗亦爲之噴飯。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太無竅》 吳梅邨祭酒既仕，本朝有張南垣者，以善疊假山，遊于公卿間，人頗禮遇之。一日到婁東，太原王氏設宴招祭酒，張亦在坐。因演劇，祭酒點《爛柯山》，蓋此一齣中有張石匠，欲以相戲耳！梨園人以張故，每唱至張石匠輒諱張爲李，祭酒笑曰：『此伶甚有竅。』後演至張必果寄書，有云：『姓朱的，有甚虧負你。』南垣拍案大呼曰：『此伶太無竅矣。』祭酒爲之逃席。

又《雌雉》 顧三公，中翰梁汾子也。少穎異，讀《論語》『山梁雌雉』，忽謂先生曰：『前讀《衛風・雄雉》之詩，此其配乎？』先生笑之，莫不驚其敏悟。

又《五兩輕》 國初有某監察眷戀一優兒，連袂接枕者五六夕，賞以五金，其人不懌。一客聞之笑曰：『此唐時王右丞有詩已說其輕矣。』問何詩？曰：『惡說南風五兩輕。』

又《牡丹亭脚色》 乾隆庚辰一科進士，大半英年，京師好事者以其年貌，各派《牡丹亭》全本脚色，眞堪發笑。如狀元畢秋帆爲花神榜眼，諸重光爲陳最良，探花王夢樓爲冥判侍郎，童梧岡爲柳夢梅，編修宋小巖爲杜麗孃，尚書曹竹墟爲春香，同年中每呼宋爲小姐，曹爲春香，兩公竟應聲以爲常也。更有奇者，派南康謝中丞啓昆爲石道姑，漢陽蕭侍御芝爲農夫，見二公者，無不失笑。

又《何須畏》 乾隆五十八年，百菊溪相國爲浙江按察使，李曉園河帥爲杭州太守，兩公皆漢軍，甚相得也。忽以事咀唔，李大慍，同在一城，至一月不稟見，遂欲告病，文書已具矣。時方酷暑，相國遺以扇幷書一詩，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須畏，君似清風不肯來。』李讀詩不覺失笑，相得如初。

又《兩槐夾井》 舊傳有一秀才，於歲試前一日偕友閒步，見道旁有兩槐樹，中界一井，戲謂其友曰：『明日入場，卽用此典故也。』一時笑其妄言，試後出場驗其文，果有自兩槐夾井以來一段云云。及案發，列高等，得補廩餼。蘇州有徐孝廉者，肄業紫陽書院，課題是『九人而已，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後二比有『九貂九騷對三薰三栗』，發案亦前列，同人叩問用何書？徐曰：『吾昨見市中有乞兒搶薰肉三塊，物主毆以栗子拳三下。至九貂九騷，俗語所謂十個鬍子九個騷，十個龜鬁九個刁，此其典耳。』滿座大笑。近時風氣，衡文者大率類此。胸旣空疎而喜用典故，明知獺祭而視爲妙文，所以受人欺妄，而諸生之以聰明自用者，亦以此欺人。時文變遷，皆由此輩，可歎也已。

又《者者居》 余遊歷之地，不過七八省，每見古碑石刻及匾額楹帖之類，其最佳者，輒爲手記；而最可笑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匾額曰『二兩居』，楹帖曰『劉伶問道誰家好？李白回言此處高』，在處皆有。河南永城、睢州一帶又有酒店一聯云『入座三盃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乎』，已足供噴飯矣。而南陽夏鎭各處家家門上有一聯云『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竟不知作何語？尤可笑者，湖北武昌府城隍廟大殿上有金書大匾四字，曰『不其然而』。又山東濟南府省城有酒店曰『者者居』，余不解，一日在孫淵如觀察席上談及此條，有一土人在座，答曰：『此出之《論語》。』余問曰：『《論語》何章？』曰：『近者悅，遠者來也。』一時爲之絕倒。

又《喜對》 獻縣紀相國善諧謔，人人共知。有天津牛太守名稔文者，其子坤娶婦，相國與太守本爲中表兄弟，送喜對一聯云：『繡閣團圞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初尙不覺也，次日相國來賀，指此聯曰：『我用尊府典故何如？』

清・梁章鉅《歸田瑣記》卷七《上衙門》 州縣衙參情狀，各省大略相同，桂林有分段編爲戲齣者，尤堪噴飯。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鵲

噪，四曰鵠立，五曰鶴警，六曰鳧趨，七曰魚貫，八曰鷺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獻，謝茶。十一曰鴨聽，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鴉飛，十五曰虎威，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蟻夢。此皆余所見所聞者，當時不覺其可笑，歸田後，歷歷憶之，眞可入《啓顏錄》也。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干支戲》 明王完虛中丞，萬曆甲辰進士，好諧謔，初仕爲鄒平知縣，與章邱接境。一日，與章邱令相見。令問公年，答云：『乙亥。』迴問之，答云：『亦乙亥。』公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人賀新婚迴，入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其人不悟，則曰：『新有婦人，一似鬼醜也。』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一二引《胡盧編》 焦閣老方面黑，耳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煩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三《舉監生員》 膺國家名器，舉、監、生員，原屬一體。但出自諺語，頗有分別之意。在本人却自露分別處。嘗有宴賞中秋者，酒半，步出中庭，仰見明月，舉人云：『好月色。』秀才云：『好月色也。』監生云：『好月色也者。』一字一加，聲情如繪。

清・丁柔克《柳弧》卷四《批語詼諧》 昔有人文中有二句云：『三千七十，濟濟一堂。』閱文者批曰：『好大房子。』又『蓋均』二字爲題，一人起講起曰：『今夫人孰不有蓋哉。』學臺看至此句，未暇看下文，即提筆批曰：『我獨無。』及看下文，則曰：『夫有蓋而自以爲無蓋，則其蓋必暗中之大蓋也。』學臺趕緊將所批之『我獨無』三字塗去。又有人做『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一股作『夫經於溝』，一股作『婦經於瀆』，閱文者批曰：『可惜兩個人不得一處死。』又有人文中偶用《管子》『山高乘馬』四字，閱文者不通，批曰：『險哉！』又有一士喜作游戲文，衆曰：『君能以一字而致我輩笑，我輩當爲東道主。』士曰：『可，請命一文題。』衆出『譬如北辰』，士即成文一篇，然每字皆貼紅紙，命衆一字一字看之。遂揭破題首一字看之，則『而』字也，衆大笑。再揭一字看之，又『而』字也，衆狂笑，遂大服而醵飲焉。

清・吳趼人《俏皮話・雌雄風》 或讀宋玉賦，『此大王之雄風也』句，疑曰：『風是無形無影之物，何有雌雄？』或笑曰：『自古已有雌雄風之說，汝特不知考據耳。』問有何考據？曰：『凡挾雷雨而至者，謂之雄風；月明星稀，輕雲薄霧之時之風，謂之雌風。』曰：『此亦臆說耳，究不得引以爲據。』曰：『惡得無據？凡與雷雨同來者，有雨師風伯之說，既稱爲伯，自是雄的。若月白風清時之風，則又有風姨月姊之稱，既曰阿姨，自是雌的。』

清・程世爵《笑林廣記・套詩》 僧帽被大風吹去，或套《黃鶴詩》誚之曰：『帽子已隨大風去，此地空餘和尚頭。帽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悠悠。』

又《述夢》 有人愛作日記，夜作一夢甚奇，亦記之。並作述夢詩四句云：『夢境亦奇哉，糞門一道開。髣髴要拉屎，越拉越進來。』

又《題真》 一秀才善譏謔。一老翁寫眞乞題，秀才題：『畫工眞彩，老貌堂皇。烏巾白髮，龜雀呈祥。』老翁大喜。後有讀之者曰：『橫讀則「畫老烏龜」也。』老翁毀之。有隸卒乞書門聯，秀才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隸卒大喜，其酒饌，乞卒成之。遂書曰：『英雄手執貓竹板，豪傑頭帶野雞毛。』隸含怒。秀才後因詼謔，黜儒爲吏，作口占自嘲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縧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

又《儒醫》 一人讀書未成，學醫，自稱儒醫。一日，下鄉看病。行至中途，甚覺口渴，令轎夫覓茶。轎夫說：『來此荒郊，無處覓茶，惟有邨外有一學堂，頗可往來。但是那教書先生性怪僻，有人到伊書房，先要講道學。講對了，豈止喫茶，連酒飯都有。若不對，立時揮之門外。』醫生曰：『我乃儒醫，滿腹諸書，鄉下究何足道哉！』遂乘轎而往，叩門而入。見一先生，岸然道貌，欠身微讓，拱手而言曰：『足下此來，莫非講道乎？』醫生曰：『特來借茶。』先生曰：『且慢。我先出對你說，試試你學問何如？』對曰：『碧桃滿樹柳千條。』醫生對曰：『紅棗二枚薑一片。』先生喜曰：『語不忘本，是儒醫也。』捧香茶與之。醫生暢飲，覺風生兩腋，詩思益清矣，謝之而去。至夏日，醫生又下鄉看病。路經書房，不見先生。乃因夏日炎熱，移居竹林深處，訪之始見。先生曰：『別來無恙乎？我再出對你對。』對曰：『避暑最宜深竹院。』醫生對曰：『傷寒

應用小柴胡。』先生甚讚，送點心與他喫，喫畢而去。至秋天下鄉，又來拜訪。先生又出對曰：『丹桂飄香，遍滿三千界。』醫生對曰：『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丸。』先生甚喜，以酒觴之，飲畢而去。至冬日下鄉，又來相見。正值大雪，先生又出對曰：『大地無分南北，遍洒梅花。』醫生尋思良久，乃對曰：『小妾有件東西，倒懸藥碾。』先生一聞此言，掀髯大笑曰：『足下奇才妙想，竟將令妾那件東西拏出來與人作對，可謂現身說法，大公無我矣！』設盛意款之。醫生滿飲三杯，既醉且飽，拜謝而別。行至中途，在轎中甚覺高興，乃吟詩曰：『乘醉歸來喜可知，正是吾儕得對時。此去誰人還出對，閒時遣興與吟詩。博來腹內三杯酒，全仗家中兩片皮。從此門前懸人碾，個中居士是儒醫。』

又《醫詩》 一人喜改成詩，自稱善醫詩。常言古詩皆有語病，必須經他醫治，方成完璧。或問之曰：『杜牧之「清明時節雨紛紛」一首，有何病？』答曰：『此詩大肥了，宜消遣。「清明時節雨紛紛」，下雨何必盡是清明？只用「時節雨紛紛」就是了。「路上行人欲斷魂」，行人不在路上，在那裏？只用「行人欲斷魂」就是了。「借問酒家何處有」，此句下五字卽是問，只用「酒家何處有」就是了。「牧童遙指杏花村」，山下豈止牧童？只用「遙指杏花村」就是了。如此消導，自然氣爽神清。』人又問之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此詩有何病？』答曰：『此詩太瘦了，宜滋補。「久旱逢甘雨」，那曉得旱了好久？必要「十年。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究竟他鄉有好遠？必要「千里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花燭人之常理，必要「和尙洞房花燭夜。」「金榜挂名時」，乃讀書人分內之事，必要「監生金榜掛名時。」如此滋補，自然氣足神完。』一外科先生聞之，曰：『此人將成詩擅自添減，弄得潰爛壅腫，待我用降藥醫治，方可平復。他說「十年久旱逢甘雨」，下的都是雪彈子。「千里他鄉遇故知」，遇見乃是債主子。「和尙洞房花燭夜」，偏偏是個實女子。「監生金榜掛名時」，臺上作戲梨園子。』

又《歇後詩》 一先生隨棚看文，出門日久，不免思家。乃作歇後詩一首，已成六句。恰值學台進門，問先生曰：『須聞吟哦之聲，想是作詩，欲求佳作一觀。』先生因是思家之詩，不好給看。學台執意要看，不得已，將詩稿呈出。詩曰：『拋却型于寡，來看未喪斯。可憐三月不，竟染七年之。半折援之以，全昏請問其。』學台看完，笑曰：『此詩尙少兩句。』乃續之曰：『且等子游子，棄甲曳兵而。』

又《破承題》 一醫生自將長子治死，破題云：『長子死焉，其爲樂可知矣。夫父爲大夫，子疾病，應勿死，而今亡矣。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焉。』又以小解爲題，破承云：『持其柄而搖之，雖有存焉者寡矣。夫柄不持，便不利；持不搖，滴猶存；持而搖之，孔門閉而脹滿頓消焉。何快如之。』

又《縮脚詩》 舊有嘲闕唇者云：『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其所不知蓋。』一老翁貌似土地，有嘲之者曰：『入疆闢，入疆蕪。諸侯之寶三，狄人之所欲者吾。』

又《嘲奚姓》 有友人詠奚姓者，用『四書』七字吟云：『奚，嬖奚，此物奚，雖多亦奚，子之迂也奚，虞不用百里奚，如此則與禽獸奚。』

又《便壺賦》 悠悠脫褲，引出棲禽；汲汲提壺，飛來鳴鳥。荷簏名之雅製，豔龍勢之曲蟠。惟爾圓融，與人方便。莫笑空空碩腹，也傳朗朗矢聲。宋師慧入朝隱諫，雖無藉乎此君；趙文華納賂邀榮，直欲奉爲至寶。當夫日煖花明，晝依牆角；夢回燈暗，夜伴牀頭。幾疑玉杵擣霜，無憂擊缺；恰應銅壺滴漏，勿訝聲遲。實能容寬矣綽矣，滿則覆顚之倒之。祇須蕩蕩，何用蕭蕭。

又《三笑詩》 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官被盜喊爺爺。

又《登坑詩》 神情急遽步倉忙，曲巷招尋停路傍。茅舍及肩防觸帽，石條蹲足亂褒裳。清虛臟腑融渣滓，濃郁波瀾膩汁漿。布褲脫時春鳥喚，木樨開處後庭香。偷看膚白臀無點，苦掙顏紅首欲昂。或有先聲通下氣，也將正色配中央。斜暉久照沈沈黑，倒影輕浮個個黃。歷歷蛆攢圖飽啖，營營蠅集快新嘗。坎深遲落千錘硬，竅窄孤懸一練長。雅學研都攜筆墨，酤酣詩昧亦包藏。

又《偶戲對》 木偶戲，北方謂之托偶，南邊謂之木肘。有人作對聯云：『遇事強出頭，中中大有人在；登場便抽脚，天下其謂公何？』『剝去臭皮囊，始知假中假；露出眞面目，方爲人上人。』『滿天歌唱誰開口，有人抽攜我出頭。』『全憑下人做事，何用上頭開腔。』皆工穩可喜。

又《教官對》　有一窮教官，欲求有錢之秀才幫助，特出對以難之曰：『老教官，窮教官，老當益壯，窮當益堅，老大窮堅教官。』秀才一時對不上，忽見教官兩個小兒子在庭中玩耍，秀才說：『有了對句了。大兒子，小兒子，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大小王霸兒子。』

又《棋譜銘》　棋不在高，有著則名。著不在勤，弗悔則靈。斯時棋譜，惟吾得情。精明無懈局，草率不進贏；談年有國士，往來無賭精。可以調素心，役神明，無呼盧之亂耳，無籌馬之勞形。棋輸子兒在，著著見將軍。君子云：何臭之有！

又《水酒詩》　夫婦造水酒出賣，沽酒者與賣酒者作問答詩一首，頗可解頤。夫問妻曰：『天一生來竟若何？』妻答曰：『甕中壬癸已調和。』沽酒者曰：『有錢不買金生麗。』賣酒者曰：『前面青山綠更多。』

又《耍光棍》　一姓卜名不詳，一姓家名不消，異姓同盟，結爲兄弟。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名姓甚奇，我之姓更奇。你看「冢」字之形似「家」無點，似「蒙」無頭，髣髴官員摘了頂帶一樣。今與吾弟相商，將你「卜」字腰間那一點，挪在我「冢」字頭上，使我開了復，成了「家」，豈不甚妙？』把弟說：『借與你成「家」，原無不可，但是你成了「家」，我可就耍光棍了。』

又《嘲禿子》　陝西一富翁而禿，禿的一根頭髮也無。人因其富，遂曰：『禿得取貴。』禿翁遂作一小照，徵人題咏，以掩其短。有人作詞嘲之曰：『一輪明月照當頭，上下光兒相湊。蟣蚤也難留。皮兒不縐，用手摳淨肉尿。』

又《吟詩受辱》　一先生最好吟詩，隔壁居住婆、媳二人，晚間忽聞吵鬧之聲。先生上牆竊窺，乃是婆、媳洗澡，因爭水吵嘴。先生戲改唐詩一首，以嘲之曰：『婆媳爭湯未肯降，騷人擱筆費思量。婆須遜媳三分白，媳却輸婆一段長。』不料此詩爲人傳誦，竟爲婆、媳聽見，隔壁大罵不休。一日，先生出門，又被婆、媳撞見，按地痛打。有人來勸，先生曰：『不必勸，我又有詩了：昨日牆頭罵，今朝又打傷。詩人何太苦，遭此兩婆娘。』

又《廚子能詩》　一廚子酷好吟詩，而最愛賺錢。每作菜，隱藏詩句在內。主人因其賺錢，有意難之，謂廚子曰：『我與你二十文，令你作菜四碗，不準賺錢，更要合詩。如不切貼，加倍處罰。』廚子領錢，來到廚房。躊躇良久，買了兩個雞蛋煮熟，將兩個蛋黃爲一碗，蛋清切片爲一碗，皮膜浮在碗內爲一碗，蛋殼飄在碗內爲一碗，用白水泡滿，端在主人面前。主人一看，責之曰：『蛋止兩個，水分四碗，其賺錢不必說，不知與詩句有何相符？』廚子曰：『一雙蛋黃，是「兩個黃鸝鳴翠柳」。幾片蛋清，是「一行白鷺上青天」。皮膜飄飄，乃「窗含西嶺千秋雪」。蛋殼蕩蕩，「門泊東吳萬里船」。』主人怒曰：『作菜合詩，乃強詞奪理。賺錢欺主，於理難容。』逐之使去。一教讀先生知其能詩，收留自用。一日，天將大雪，給錢二百文，令廚子治酒賞雪。致晚間，候至良久，只見廚子先送一小火爐來，後送一壺酒來，並無酒菜。先生自斟自飲，剛剛只有一杯，再也斟不出。叫廚子來問，廚子說：『此乃合詩而備，菜既不可有，酒更不可多。』先生問：『與詩有何相符？』答曰：『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又《陰間秀才》　一友人假寐書齋，夢中聞哦哦之聲，見一老生就月下吟詩，點首搖頭，大有腐氣。友人趨而問焉，答曰：『予不第老秀才也，生前屢赴秋闈，三戰三北。不得已集明季先生輩文，鈔錄成帙，夾帶入場，一時暈絕。赴冥司與諸前輩訐訟，控予穢褻經傳。王憫於功名心熱，尚無鑽刺求榮劣跡，因得省釋，命予爲陰間鬼秀才，在鬼世界上教幾個鬼學生，混幾兩鬼束修。重理舊業，視八股生涯茫如隔世，惟五七言差覺得意。』將所吟之卷示友人，詩目中有《森羅殿應制》排律若干首，《鬼門關望月》、《奈何橋春泛》、《望鄉台晚眺》、《孟婆莊小飲》、《剝皮亭納涼》、《惡狗村踏青》、《血污池垂釣》七律若干首，《刀山歌》、《劍樹吟》、《酆都城嘆》古作若干首，又有《判官序》、《牛頭馬面跋》二則。繙閱已畢，請老生曰：『爾詩固佳，但以爾之運鬼斧，鑿鬼膽，窮鬼工，裝鬼臉，擣鬼語，鬼頭鬼腦，逞小鬼伎倆，使我徒然見鬼而已。』老生曰：『予困頓場屋五十餘年，不能一第，今在陰曹仍不輟讀者，乃爲窮儒吐氣耳。』友叩其姓氏，不答。問其居停，曰：『館惡狗村。』言已，化一陣酸風而逝。

又《辭館對聯》　一西賓見內東美而能文，心其慕之，而無隙可乘。每日令學生對對，學生一時不能對出，俟至次日上學，始能對上。先生稔

知係內東代對，欲借對語以挑動之，與學生出一對云：『千紅萬紫皆春色。』學生下學，給母親看。內東說：『先生另有別意，我以正言對之。對曰：「百家諸子盡文章。」』先生見對句莊重，又出還云：『春色惱人眠不得。』內東見此聯，知其設心不良，仍以正言對之。對云：『詩書笑爾讀難成。』先生芳心未艾，又出一聯云：『樹密山高，叫樵夫如何下手？』內東一見此聯，大怒說：『此人品行不端，豈可留他教子！』即使人下逐客之令。先生大失所望，乃強詞曰：『要辭我館不難，必須將此聯對上，方可從事。』內東曰：『此乃無賴之徒，我何不借此聯驅逐之語以詈之。』乃對曰：『鷹急犬快，驅狡兔趕緊離窩。』

又《家人匾對》 一跟官人驟富，假冲閥閱世家，庭前匾對，要請名人題寫。一名士題曰『且白堂』，對是『家居化日光天下，人在春風和氣中』。或問之曰：『何謂且白堂？』答曰：『且白者，小且道白，未有不自稱奴家者。』又問對聯，則曰：『閱兩聯第一字，可想而知。』聞者釋然。

又《萬壽無疆》 一老翁壽誕，衆親友恭祝，大家議曰：『今日壽誕前，要行萬壽無疆令，無論何事，俱要帶一「壽」字。衆然之。無何，至壽翁家。於是大家請壽翁，擺壽筵，讓壽坐，上壽菜，執壽壺，拿壽杯，斟壽酒，舉壽箸，吃壽肉，豁壽拳，唱壽曲，打壽板，壽者醉。』旋聞壽門前吵壽嘴，打壽搥。連忙叫壽童，到壽門，探壽事。復聞壽童說：『壽門外有壽丐，持壽杖，拿壽碗，討壽飯。被壽僕舉壽拳，打壽丐頭。』壽傷，閉壽目，張壽口，伸壽腿，竟壽終。只好請壽翁報壽官，驗壽屍，買壽木，下壽葬。

又《官塲妙喻》 人能出類拔萃者，無異禽中之鳳，獸中之麟。《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此比物者充其類，非擬人者不以倫也。今之官場沐猴而冠，其卑鄙情狀，竟有與鳥獸相類者。錄之以爲官鑒：世守農桑燕處，亦曾奮志螢窗。原期振翮鵬程，未遂名題雁塔。遵例自糜鶴祿，希圖異路猱升。分發試用蜀省，稅屋夥佳蝸居。聽鼓隨衙蜂聚，童僕前後騶從。站班人人鵠立，傳見宛似鳧趨。挨次眞如魚貫，側坐一一鴨聽。讓茶擎杯猿獻，送客斜走蟹行。散衙回寓驢飲，飯後午睡牛眠。醒來難免蛙淫，孌童隨便雞姦。娶一河東獅吼，說合全仗蜂媒。帶來皤皤螳腹，生子權作螟蛉。私偷婢女鼠竊，夫婦捉姦貓捕。抑鬱久居蠖屈，窘迫斷霽鴻嗷。逐日夤緣苟狗，時時獻媚蠅營。諂諛當道狐媚，奔走權勢蛆鑽。謀得酌委雀躍，調濟善地鶯遷。只因諸債蝟集，潛行赴任鳩藏。接篆如附虎翼，入衙大發熊威。重用刦紳蠹役，婪贓大肆狼貪。辦事優柔猶豫，問案任性鴟張。刮盡地皮犀利，虧空倉庫鯨吞。革職拏問犴守，充軍邊遠鷳鷗。贖罪希圖免脫，觸怒特旨梟首。渺渺逝矣蝶化，人口星散蛈飛。

清・黃圖珌《看山閣閒筆》卷一五《有竹》 客曰：『居不可無竹，子居何不種竹？』主曰：『吾胸中有竹，不必更種。』友驚异之，曰：『子胸中如何有竹？』主曰：『不見前人有詩云：「料得清貧饞太守，謂川千畝在胸中」，此非胸中有竹歟？』客大笑曰：『此言笋也。』主曰：『無笋，安得有竹？』

清・方飛鴻《廣談助》卷三〇 有人作《三十而立》破題：『聖人兩個十五之年，雖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焉。』『子之燕居』一節破題：『記聖人之鳥宿，甲出頭而天歪頭者也。』『魚我所欲也』題起股：『鰻而長長焉，鱉而團團焉，非我所欲也；跳跳者蝦焉，爬爬者蟹焉，非我所欲也。』『王見之』點題：『仰而觀之，牛見王也；俯而視之，王見牛也。』『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中股：『不殺其鵝焉，不殺其鴨焉，而殺其籠中之鷄焉；不見其妻焉，不見其妾焉，而見其膝前之二子焉。』『人見其濯濯也』尾股：『當其斧斤未伐以前，滿山青黃碧綠，及乎牛羊既牧之後，滿山枯木死枝。』『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後股：『謂彌子之妻卽子路之妻可也，謂子路之妻卽彌子之妻亦可也。』此雖不經之談，錄之足供一笑。

清・獨逸窩退士《笑笑録・牛宏》 隋牛宏爲吏部。有選人馬敝者，貌陋。宏難之，側臥食果子，嘲敝曰：『常聞扶風馬，爲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敝應聲曰：『常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軛；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宏驚起，遂與官。

又《張元一詩》 契丹賊孫萬榮寇幽州，武懿宗業申南走。既歸，在御置酒。郎中張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驅。去賊七百里，偎牆獨自戰。甲仗總拋卻，騎豬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因何騎豬？』對曰：『騎豬者，夾豕走也。』則天乃大噱。懿宗怒曰：『元一夙

搆以辱臣。』則天命賦詩，懿宗請賦蓁字。元一曰：『裏頭極草草，掠鬢不蓁蓁。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面孔。』則天大歡。

又《顏謝相嘲》　宋武宗嘗稱嘆謝莊《月賦》。顏延之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不更加於臣耶？』帝撫掌竟日。

又《石鼎聯句》　石鼎聯句：『軒轅彌明云，龍頭縮菌蠢，豕腹膨脹亨。』人已異之，又譏微吟者云：『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尤酷似而着題，人皆驚服。

又《金銅釘》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詩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以蘇有《觀燈詩》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耳。蘇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以張有張昌宗詩云：『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耳。相與大笑。

又《張白相嘲》　白公刺蘇州。詩人張祐初謁見。白曰：『久欽。嘗記得君款頭詩。』祐愕然，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耶？』張微笑曰：『祐亦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張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耶？』遂歡宴竟日。

又《舜禹之事》　元和初，有達官中外親而爲婚者，先已涉溱洧之嫌。就禮吉夕，儐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客大笑。

又《鷺鷥脚長》　張文寶博學有文。從子仲達以詩示之，自炫驚鷥詩最得意。云：『滄浪最深處，鱸魚初得時。』文寶曰：『更宜雕琢。』仲達曰：『如何雕琢？』文寶曰：『詩固佳矣，但鷺鷥腳太長耳！』仲達嘆服。

又《字説》　熙寧中，學士以字解相尚。或向貢父曰：『曾得字學新爲説否？』貢父曰：『字有三牛爲犇字，三鹿爲麤字。竊以牛麤而行緩，非善犇者；鹿善犇而體瘦，非麤大者。二字相易，庶幾會其意。』聞者大笑。

又《邢俊臣》　宋汴京時，戚里邢俊臣涉獵文史，善作《臨江仙》，末句必用唐律兩句爲諢。內侍梁師成以詩自矜，上善之，令俊臣詠詩贊之。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髭。』上皇大笑，師成大慚，譖之，責越州鈐轄。大守宴之，席間有妓秀美，肌白如雪，而有腋氣，乞詞。便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又《尋常百姓》　陳輔之，自號南郭先生。嘗謁介甫不值，留詩壁上曰：『北山松枌未飄花，白下風高麥脚斜。正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見之，笑謂襲深之曰：『此郎以我爲尋常百姓矣。』

又《嘲王安石》　劉貢父與介甫爲故交。荆公嘗戲折其名曰：『劉放分文不值。』貢父亦折安石字，曰：『失女便宜，無一眞是妬。下交亂眞如，上交誤當宁。』荆公嘆賞而心銜之。

又《催妝》　頃歲兒女合巹之夕，壻高坐催妝賦詩，爲常禮，後皆略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通衢。忽聞岳父母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個麻胡子。』謂多髯也。迨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卻扇捲簾明點燭，待教菩薩看麻胡。』

又《相入聲》　世多言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恪是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俗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牓曰：『大厦國寺。』傳以爲笑。

又《五字酒令》　永嘉甄龍友，字雲卿，詞筆奇麗，而性浮薄，於鄉人無不狎侮，於木待問尤甚。木生日，賀以詞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俗傳：海壇沙漲，溫州出相，明年春，俗云且待也。又嘗損益前人酒令金銀銅鐵鋪，絲細綿絹網，曰『鬼魅魍魎魁也』。蓋木癸未魁天下。

又《苦筍》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和東坡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年青衫誠可脱。』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作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合坐大笑。

又《江西没興你重來》　宣政中，某少從王荆公學，以經術自任，全乏文采。自建業移帥維揚，臨發，長短句題於賞心亭曰：『爲愛金陵佳

麗，乃分符來此。擁旄忽又淮東，便咫尺人千里。畫鼓一聲催起，邦內人齊跪，江山有興我重來。斟別酒，休辭淚，官中以碧紗籠之。」後有輕薄子，刓去「有」字，別作「沒」字，「我」字改作「你」字，見者莫不啓齒。

又《自誦新詩》 高樞密若訥，招姚崇嗣晨膳。忽一客至，自誦新詩，喋喋不已。賓主盡餒，無由使之去。姚亦關中詩豪，辯謔不羈，欲玩之。適客舉《甘露寺》詩曰：「下觀揚子小。」姚曰：「宜對卑末狗兒肥。」客雖慍，又舉《峽中感懷》云：「猿啼旅思淒。」姚曰：「宜對犬吠王三嫂。」客怒曰：「是何下輩？余場屋馳聲二十年。」姚應曰：「未曾撥斷一條絃。」客乃奮然而去。高大喜，因得就七。

又《生張八》 隱士魏舒善詩，寇忠愍與之善。鎮北都時，召置門下。有妓美而舉止生硬，時號「生張八」，因府會，公令乞詩於野。野贈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

又《李白不識字》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作字數紙，書李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岩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

又《熱熟杜園》 陳繹晚爲敦樸之狀，時謂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州判官孔文仲，舉制科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者。執政惡而黜之。時繹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大笑，熱熟、杜園。皆當時鄙語。

又《瓜蘆譜》 韓龍圖贄，山東人。鄉里好食醬漬瓜，謂之瓜蘆。韓爲河北都曹，廨宇在大名府府中。諸軍營多售此物。韓嘗曰：「某營者最佳，某營次之。」趙說嘆曰：「歐陽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支譜》，今復請韓龍圖撰《瓜蘆譜》矣。」

又《書語》 陳少常亞，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色而已；螃蟹之一文兩個，眞實不虛。」又嘗曰：「生平得一對最親切，是生紅對白熟也。」

又《妻寄夫詩》 紹興辛巳，女眞犯順，米忠信夜往扣寨，得一箱，中有附書，皆彼中妻寄夫者。其一紙止詩一篇云：「垂楊傳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裏討個南婆，我這裏嫁個契丹。」

又《徒罪以上詩》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二句，須犯徒以上罪。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刼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陽公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曰：「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又《用千字文語》 唐封抱一任樂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曰：「面作天地元，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用妄談彼。」

又《傴僂詩》 有人腰曲傴僂，常低頭而行。旁人詠之曰：「掛杖頗似乃，撚笏便成及。逆風盪雨行，面乾頂額濕。著衣牀上坐，肚緩脊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又《呂溫詩》 呂衡州溫，善謔。子原在柳州，溫作詩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江柳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南公至黔州，溫又作詩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向雲南。閒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

又《酒令互揭》 陳留人劉際明，起家進士，以御史出守畿南。爲人倜儻，不拘小節。會縣令高某頗有才，一見莫逆，遂略堂屬之分，宴飲戲謔爲常。時別駕某，椎野老悖，待高反不能如五馬之忘形，高心厭之。一日酒間，別駕舉一令曰：「左手相同絹綾紗，頭上相同官宦家。若不是這官宦家，如何用得他許多絹綾紗。」其語實鄙俚，高益憎之，乃曰：「左手相同姊妹姑，頭上相同大丈夫。若不是吾大丈夫，如何弄得你許多姊妹姑？」別駕大怒，罵坐而起。劉續之曰：「左手相同糠粃糲，頭上相同尿屎屁。不吃這些糠粃糲，如何放出許多尿屎屁？」意欲兩解之，而別駕愈怒，遂致互揭同去。

又《錢同愛》 吳人馬承學，好騎乘，其友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應曰：「錢同愛，愛同錢，孳孳爲利。」可謂親切。

又《兩股》 明某公，少美貌，頗有隱疾。及爲浙江學政，待士子苛刻。諸生貼一聯於照牆云：「八股何如兩股好，前場不比後場通。」

又《吃檳榔》 故友程石臞，南海人，嗜檳榔。官兵部職方郎中。一日早朝，余戲口占贈之，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坐吃檳榔。」聞者皆爲絕倒。

又《長江天塹》　毘陵一士夫，妻頗能詩。既而納一姬，置之別館，夫人偵知之。將自往掩取，倉皇無計，攜姬渡江，假寓廣陵。夫人退至京口江岸，不敢渡而歸。一旦，座客述之，余曰：『所謂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一座大笑。

又《祁魚蝦》　同年祁江都珊洲官廬江，有句云：『昨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春水長魚蝦。』予戲之曰：『古人警句，例標美名，欲呼兄爲祁魚蝦，必不樂受。奈何？因憶宋人有呼梅聖俞爲梅河豚者，敢援此例？』一座大笑。

又《老兵》　錢塘陸雲士大令，有萬年冰一塊，尤悔庵賦詞云：『幾時海上凌波去，碧雲宮裏偷冰柱，攜向玉壺中。光爭琥珀紅，長安多熱客，把玩清心骨。若問是何名？多年一老兵。』昔劉原父在署，隔舍羣武弁玩一水晶器，不識何名。原父遙謂之曰：『諸公勿訝！此乃多年一老兵耳。』讀此詞不覺絕倒。

又《太平之犬》　雲間朱振溪，應對敏捷。在比部時，太平府一同年謔之曰：『狀如松江之鱸。』即應曰：『寧作太平之犬。』

又《曲子相公》　宰相和凝，少年好爲曲子，契丹入雄門，號爲『曲子相公』。有《河滿子》詞曰：『正是破瓜年紀，含情慣得人饒。桃李精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宵。卻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

又《舍利猴》　宜興任葵尊宏嘉爲御史，疏定朝服三品以上，乃得衣貂及舍利猴。一日冬夜入朝，寒甚。梅桐崖鋗時爲大理少卿，以四品不得衣貂。王漁洋口號云：『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猴。昨夜五更寒透骨，滿朝誰不怨葵尊？』直玉峯少宰曰：『公詩大佳，正難其落韻之穩耳。』

又《改千家詩》　順治乙酉，夏秋之交，人家皆避居山野，塾師盡失館。有人改《千家詩》云：『清明時節亂紛紛，城裏先生欲斷魂。借問主人何處去，館童遙指在鄉村。』

又《陳也罷》　莆田陳師召，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呼茶，曰：『未煲。』師召曰：『也罷。』又呼乾茶。曰：『未買。』師召曰：『也罷。』客爲捧腹。時有『陳也罷』之目。後擢南京太常，門生餞之，有垂淚者。大學士李西涯戲曰：『師弟重分離，不升他太常卿也罷。』師召應聲曰：『君臣盛際會，即除我大學士何妨。』

又《陳莊詩字》　陳白沙憲章作詩多用日月字，莊孔暘昶作詩，多用乾坤字。時有嘲者曰：『公甫朝朝吟日月，定山夜夜弄乾坤。』

又《門對》　有富翁鄉居者，求楊南峯書門對。此翁之祖，曾爲人僕。南峯題云：『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無不匿笑。

巧言分部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説》卷五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令卿二子來。』于是敕見。毓面有汗，帝問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出？』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得出。』

又值其父晝寢，因共偷服散酒。其父時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　相傳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幡綽入池水中，復出，幡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爾至此？』據《朝野僉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沒首水底。少頃，出而大笑，上問之，云：『臣見屈原，謂臣云：「我遇楚懷無道，汝何事亦來耶？」』帝不覺驚起，賜物百段。又《北齊書》，顯祖無道，內外各懷怨毒。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甚於桀紂。帝令縛致水中，沉沒久之，後令引出，謂曰：『我何如桀紂？』集曰：『向來你不及矣。』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蓋事本起於此。

唐・朱揆《諧噱録・牛羊下來》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又《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乞令太子食鷄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

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鷄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

又《狂勝痴》 吳興沈昭略性狂，嘗醉遇琅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何肥而痴？』約曰：『汝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痴。』

又《噴嚏》 玄宗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歠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噴嚏。』

又《漸至佳境》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劉銀欲爲降王之長》 太平興國初，陳洪進自漳泉歸闕，錢俶由吳越來朝。江南後主與劉銀同列，因侍宴，銀自言：『朝廷威靈，僭竊之主，皆不能保其社稷，今日盡在坐中。陛下明年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於數人中，率先歸朝，願得持挺，爲諸國降王之長。』太祖大笑，賞賜甚厚，其談多此類。

又《蘇協》 蘇易簡父協，蜀中舉進士，性滑稽。易簡任翰林學士，協爲京府掾，時親王爲尹。每朔旦，父子冠帶晨起，協詣府，易簡入禁中。協笑謂人曰：『父參其子，子朝其父，斯事亦倒置矣。』初協爲汝州司戶，易簡通判蘇州，書與易簡曰：『吾在汝，汝在吳，吾思汝，汝知之乎？』其好談諧如此。

宋・范正敏《遯齋閑覽・諧噱・學士院題》 有人于學士院題云：『李伯陽指李木爲姓，生而知之。』楊大年見之，索筆云：『馬文淵以馬革裹尸，死而後矣。』

宋・天和子《善謔集》 東晉時火犯少微，是時，處士戴逵自謂當之，遂有憂色。久之，隱者謝敷卒。時人譏之曰：『戴處士所謂求死不得死也。』

又 晉劉伶好酒，人或喻以釀具先朽，明酒非保生之具。答曰：『君不見肉得酒而更久耶？』

宋・邢居實《拊掌録》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游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餉極妙。』毅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著油衣食餉也。』子厚亦爲之啓齒。毅之子倫也。

宋・羅燁《醉翁談録》卷之二《錯認古人詩句》 昔有弟子讀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至『潢潦無根源』之句，不曉其義，乃質疑於先生。先生曰：『文公素不喜黃老之學，正謂其無根源。豈不聞文公因論佛骨貶潮陽之事？』聞者大笑。

宋・佚名《籍川笑林・好占便宜》 有人說話，好占便宜，嘗曰：『我被蓋汝被，汝氈鋪我氈。汝若有錢相共使，我若無錢使你錢。上山時汝扶我脚，下山時我扶汝肩。定知我死在汝後，多應汝死在我前。』

又《行令》 有儒、道、釋、吏同酒席，行令，取句語首尾字一同。儒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吏曰：『牒件上，如前謹牒。』

又《禮夕行令》 村俗取婦禮夕，有秀才、曹吏、醫人、巫者同集，行令，取本藝聯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醫人曰：『藥有溫涼寒燥濕。』秀才曰：『夜深娘子早梳妝。』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

又《非常不敢説》 五代時馮瀛王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又《决水灌田伏罪狀》 有頑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爲主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因天亢律呂調（陽），切慮田苗宇宙洪（荒），遂偷某人金生麗（水），致得其人寸陰是（競），念某不識始制文（字），今來甘認吊民伐（罪），一聽本官忠則盡（命）。』

明・徐渭《諧史・醫訣語》 蜀進士熊敦朴號陸海。負才不羈。自史館改兵部，後左遷別駕，往辭座師江陵張相公，公曰：『公與我同館出身，痛癢相關，此後仕途，宜着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公曰：『何以知之？』熊曰：『王叔和醫訣云：「痛則不通，通則不痛。」』公大笑。

明・趙南星《笑贊・歐陽修》 宋歐陽修做考試官，得舉子劉煇卷

云：『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歐陽修以硃筆橫抹之，士子增作四句曰：『試官刷。』

又《楊大年》　楊大年年未三十，與梁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皆高年，楊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與君。』朱於後搖手曰：『不要留與他。』

贊曰：說與少年渾不信，老夫曾是少年人。此獃少年非但輕薄，有等瑣碎老者，自招戲侮。余郡楊才菴公少時，一老醜惡之，曰：『後生到我這般年紀還早些哩。』楊公曰：『先生到我這般年紀也還早些哩。』

明・江盈科《諧史》　汪伯玉以左司馬致政，將歸，謂其鄉人中書潘緯曰：『天下有三不朽，太上立德，今已不能作聖；其次立功，又非林下事；其次立言，又懶做文字。此歸，將就做些曲子陶情而已。』潘答曰：『這也是一不朽。』汪問之，答曰：『其次致曲。』汪司馬大笑。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六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又　宋葉衡罷相，日與布衣飲甚歡，一日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耳。一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無何而丞相下世。

又　漢武帝對群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又　王荊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有獻策決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荊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荊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

又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嘆曰：『既爲馬嘿，豈合驢鳴？』

又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微服齎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及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异之。

又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以險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兔腸，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俱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邪？』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尚活世，況四臟乎？』

又《笑林・鞋襪訟》　一人鞋襪俱破，鞋歸咎于襪，襪亦歸咎于鞋，相與訟之于官。官不能決，乃拘脚跟證之。脚跟曰：『小的一向逐出在外，何由得知？』

明・浮白齋主人《雅謔・靳閣老子》　丹徒靳閣老有子，不肖，而其子之子却又登第。閣老每督責之，即應曰：『翁父不如我父，翁子不如我子，我何不肖？』閣老大笑而止。

又《蘇意》　一座中有麻城人臉麻者，與蘇州人遜坐。麻城人曰：『照蘇意，蘇坐可也。』蘇州人曰：『照麻意，麻坐可也。』相視不覺失笑。

又《洗馬》　劉定之升洗馬，朝遇少司馬王偉，戲之曰：『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笑曰：『何止太僕，諸司馬不潔，我亦當洗。』

又《增廣檢討》　內鄉縣李蓑，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簑，字襲美，久滯增廣生。蓑遺書簑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增得幾多，廣得幾多？』簑答書曰：『爾今日檢討，明日檢討，不知檢得甚麼，討得甚麼？』

又《宋箋》　迂公家藏宋箋數幅，偶吳中有名卿善書畫者至，或諷之曰：『君紙佳甚，何不持向某公索其翰墨，用供清玩？』公曰：『爾欲壞吾紙耶？蓄宋箋，固當需宋人畫。』

又《死後佳》 叶衡罷相歸，一日病，問諸客曰：『我且死，但未知死後佳否？』一士人曰：『甚佳。』叶驚問曰：『何以知之？』士人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以是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又《禿字》 包山寺僧天靈者，博學通文。有一秀才嘲之曰：『禿驢禿字如何寫？』僧應聲曰：『把秀才的秀字，屁股略灣灣掉轉就是。』

又《煮熟狗》 狄仁杰戲郎官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杰曰：『狄字乃犬傍火耳。』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又《無鬚侍郎》 正統間，戶部侍郎王佑，貌美無鬚，媚事太監王振，拜爲乾兄。一日問佑曰：『侍郎爾何無鬚？』佑云：『爹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又《醉嘔》 迂公嘗醉，走經魯參政宅，便當門嘔噦。其閽人呵之曰：『何物酒狂，向人門戶泄瀉？』公睨視曰：『自是汝門戶，不合向我口耳。』其人不覺失笑，曰：『吾家門戶舊矣，豈今日造而對汝口？』公指己嘴曰：『老子此口，頗亦有年。』

又《眼熱》 王文成初封新建伯，某公心艷之，適王戴冕入朝，有帛蔽耳，笑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又《兩條梁》 支元獻罄產以搆高堂，堂成而養贍乏。適竇諫議過曰：『堂甚好，只欠兩條梁。』或問其故，答曰：『一條是不思量，一條是不酌量。』

明・張夷令《迂仙別記》 丁未閏六月朔，雷雨大作，公阻王孝廉齋中，抵暮不得返，顰蹙曰：『閏月天地之余數耳，奈何認眞若此，而風雨雷霆之不憚煩也！』

明・姚旅《露書》卷一二《諧篇》 俗謂揚州人爲無耳躲。維揚陸無從與丹徒鄔佐卿初會于王弇州許，陸問姓，鄔答姓鄔，陸曰：『烏龜之烏乎？』鄔曰：『是有耳躲的。』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三《去髯》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舘於內侍者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

又卷九《徐肺沈脾》 徐晦嗜酒，日沉湎而不傷。沈傅師善餐，可兼四五人饌，恆無患。楊嗣復戲曰：『徐家肺，沈家脾，大是安穩。』

又卷一〇《薦詈己者》 王元美鎮鄖，薦一屬吏，乃其鄉人常詈公者。或曰：『自今以往，凡求薦者，皆詈公矣。』元美笑曰：『不然，我不薦彼，彼更詈我。』

又卷一一《劉公榮》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昶在坐。阮謂王曰：『僕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昶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酒；惟公榮可不與酒。』此卽以公榮語戲公榮也。

又《徐昌穀別墅》 徐昌穀搆別墅，實邑之北邙，前後塚纍纍。或顰蹙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徐笑曰：『不然。見此輩，政使人不敢不樂。』

又《阮籍》 阮籍自言：『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司馬昭大悅，卽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耳，殺母，禽獸不若。』衆乃悅服。

又《收司成榜》 張幼于初入成均，姜大司成寶，裁士如束濕，戒六院毋遊行。張纔至白門，先入舊院，見榜禁輒收之，謁姜曰：『請開一面之網。』姜笑曰：『吾故疑有此。』

又卷一二《首冠》 開成初，盧肇就江西解試，爲試官末送。肇有謝啓云：『巨鼇贔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恨人數擠排，深慙名第奉浼，何云「首冠」？』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

又《三災石》 蕭穎士嘗至李韶家，見歙硯頗良，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災石也。』同行者不喻，退而問之。曰：『字禮不奇，一災也；文辭不優，二災也；寡几狼籍，三災也。』

又《第一流》 王中郎年少時，江彪爲僕射領選，欲擬爲尚書郎。有

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流人，何得及我？』江聞而止。

又《報栗》　梁蕭琛預御筵醉伏，武帝以棗投琛，琛便取栗擲帝，正中面。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慄。』

又卷一三《夏侯妓衣》　夏侯豫州亶性極吝。晚年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又卷二四《師公》　徐之才父祖並善醫，世傳其業。祖孝徵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復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君其兩。』衆大笑。

又卷二六《玄齡不死》　裴玄本好諧譚，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

又《笑府》下　有自負棋名者，與人角，連負三局。他日，人問之曰：『前與某人較棋幾局？』曰：『三局。』又問：『勝負如何？』曰：『第一局我不曾贏，第二局他不曾輸，第三局我要和，他不肯，罷了。』

又　賣鍋者必以鍋底擲地作聲，以明無損。一人偶擲地而破，謂人曰：『如此等鍋，就不賣與你了。』

又　有出嫁者，哭問嫂：『此禮何人所制？』嫂曰：『周公。』女將周公大罵。及滿月歸寧，問嫂：『周公何在？』嫂云：『尋他做甚？』女曰：『欲制一鞋謝之耳。』

又《廣笑府》卷一《孔門弟子》　或問：『孔門七十二賢人，已冠者幾人？未冠者幾人？』答曰：『已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問：『何證？』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又問：『那三千弟子後來都甚結果？』答曰：『時將戰國了，二千五百都充了軍去，那五百個做了客商。』又問：『何證？』曰：『《論語》註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又卷四《僧對鳥》　東坡曰：『古人常以僧對鳥，如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佛印曰：『今老僧與相公對，相公即鳥也。』

又《大杜小杜》　東坡贊佛印像曰：『大杜（謂杜甫）之下有小杜，（杜牧）小杜之下翹然而傑出者，非師其誰耶！』

又《齋字》　一僧讀『齋』字，尼認是『齊』字，因而相爭。一人斷之曰：『上頭是一樣的，但是下頭略有些差。』

又卷五《甲子生》　一貴官設席，庖丁煎餅子欠熟，撻之繫獄。翌日，復置酒張樂，人欲爲庖丁解救，因扮一術士推命，又扮一老人請算八字。術士問曰：『尊庚貴甲？』老人曰：『丙子生。』術士連叫：『不好，不好。』老人曰：『纔說一箇年頭，又無時日，便道不好。』術士曰：『昨日甲子的送在獄中未放，何況你是丙子生的。』座客俱大笑。貴官悟其言，遂釋庖丁。

又卷九《不見廣》　李廣善射，射鳥無不中。人問其故，答曰：『射物須出其不意，每張弓時，廣見鳥，鳥却不見廣。』

又《辨鈴鐸》　營丘有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爲物甚大，且多夜行，藉鳴聲相聞，庶狹路相逢，預得四避耳。』營丘士曰：『佛塔亦設鈴鐸，豈謂塔能夜行而使之相避耶？』艾子曰：『凡鳥鵲多巢高處，或遺穢狼藉，故塔上懸鈴以驚逐之，豈與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鶻之尾亦帶小鈴，安有鳥鵲巢其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子之不通也。凡鷹隼足絆縚線時，或擊物林中，偶爲木枝所縚，振翼則鈴響，可尋聲而索也。豈謂防爲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縚，而便於尋索也。』艾子慍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無理詰難，故鼓鐸而樂其尸爾。』

又《婢僕三珠》　婢僕初來時，曰『擂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凝然，雖撥亦不動。

又《寶家三井》　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覓井』。既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擔雪填井』。至於婚男嫁女，財禮奩具，種種營辦，事勢迫促，謂之『投河奔井』。

又卷一〇《口中狗竇》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凡，戲之曰：『君口中何爲有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

又《牽船操櫓》　劉道眞遭亂，於河側爲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

曰：『女子何不調機和杼而操櫓？』嫗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又《糠粃在前》 習鑿齒嘗與孫綽共行，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又《竊盜未獲》 秦破趙於長平，玩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君無以爲策，家居愁坐，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公事未了？』吏未及對，時新垣衍在坐，應聲曰：『惟城外一夥竊盜未獲爾。』

又《牙牌排衙》 三甲進士，一授行人，一授縣令。行人戲曰：『爾爭如我有牙牌。』令曰：『爾安得知我排衙，且得張蓋。饒他三寸腰間白，輸我雙簪頂上青。』人曰：『我却不跪人。』令曰：『有何人來跪你？』

又卷一一《年老少卿》 後魏孫紹爲太府少卿，高帝問曰：『卿年老矣。』答曰：『臣雖老，臣卿尚少。』遂遷正卿。

又《求人不若求己》 或問佛印曰：『觀音傍有侍者，何爲自提淨瓶？』佛印戲答曰：『求人不若求己。』

又卷一二《口吃》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固是一鳳。』

明・佚名《時尚笑談・不敬何以別乎》 昔一先生新出教書，一人薦之于東家。起館日，東家款之，肴中有鱉，師大喜。次日謂其薦者曰：『其敬甚隆。』薦者曰：『其敬如何？』師曰：『肴中有鱉。』薦者曰：『一鱉何足爲敬？』師曰：『不敬何以別乎！』

又《鬍子解嘲》 一人不識字，其子把書紙與他糊窗，其父將紙一概倒糊了。子歸見之，甚是不悅。母慰之曰：『不要惱，不要惱，糊得好也是你的爺，糊不好也是你的爺。』

清・鈕琇《觚賸》續編卷一《清客天》 太倉王太常子孫衆多而賢，顓庵、麓臺，尤所鍾愛。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試捷南宮，泥金之報疊至。適吳梅村在坐，戲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駭問云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無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清・褚人穫《堅瓠十集》卷一《解跌》 解大紳四歲，出遊市中，失足偶跌，衆笑之。解吟曰：『細雨落綢繆，街坊滑似油。鳳凰跌在地，笑殺一群牛。』

又卷二《頭鳴取識》 崇禎壬申，四川甘學闊按臨嶌邑，待士嚴毅。時有謠曰：『秀才街上踱，撞着甘提學。老個告衣巾，小個重上學。』有一黠生入場時，置一蟬於儒巾內。頃之蟬鳴，同坐者聞其聲自儒巾中出，無不大笑。甘以犯規拿至，究其笑之故，皆云：『某號生員，儒巾中有聲，故笑。』甘呼黠生至，欲責之。黠生大聲疾呼曰：『今早生員入場，被父親喚住，將一物置於巾內，爬跳難忍。生員以父命不敢擲去。』甘怒問其置之之故，黠生云：『取頭名之讖。』甘亦不覺失笑。

清・王應奎《柳南續筆》卷四《南垣善謔》 張漣，字南垣，善疊石，爲人滑稽多智，出語便堪撫掌。有延陵公某者，前明國子祭酒也，迨入本朝，以原官起用。士紳飲餞，演《爛柯山》傳奇，至張木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爲張石匠。祭酒公故靳之，以扇確几贊曰：『有竅！』闃堂大笑，南垣默然。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提起朱字。』南垣亦以扇確几曰：『無竅！』滿座爲之愕眙，而祭酒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

清・丁柔克《柳弧》卷三《嘲短小》 某司馬短而小，其夫人美而長。有人集《千字文》贈之曰：『司馬先生罔談彼，司馬夫人靡持己。有時堂前德建名，人人當作猶子比。』一日，司馬謂友曰：『昨日見某大吏，一長者坐於左，又一長者右，而我在其中，可謂香爐燭臺矣。』友曰：『兩長者乃兩大腿，在中乃勢也。』合座絕倒。

清・吳趼人《俏皮話・涕泪不怕痛》 或相聚言人身之上，最不怕冷者爲面，故冬夏皆不衣。最怕冷者爲屁，故一向都伏在肚內，偶然放了他出來，他便忙向鼻孔中鑽進去了。或又言最不怕痛者爲手臂，無論何人用何物打來，手臂必當先擋住。或曰：『否否，手臂雖不怕痛，然打得狠了，也有退縮的時候。以余觀之，最不怕痛者爲涕泪。不信，你看越是打他，他越要從眼眶鼻孔中跑出來。』

清・程世爵《笑林廣記・斗銘》 日用各物，以斗名者甚多。都中挾優者亦謂之斗，且謂之老斗，不知何所取意。蓋挾優之斗，人類不同；日用之斗，情形各異。今時將日用之斗，撰以斗銘，竟有與挾優之斗相肖

者。錄之以博一粲：

旗杆斗，比假門極窮老斗。高高乎妄自尊，空空兮窮措大，望之不可及，有名而無實。

量米斗，比客商老斗。富賈大商，氣慨端方，滿則終覆，傾盡糟糠。

熨衣斗，比跟官老斗。有錢熱斗，執熱怕涼，吹噓用人，浮躁飛揚。

烏烟斗，比愛吹妝虛老斗。滿腹盡屎，一竅不通，烏烟瘴氣，執迷一生。

香斗，比喫鑲邊老斗。紙糊老斗，滿腹盡灰，愛吃鑲邊，口是心非。

門上斗，比下等老斗。下等相公，抱關小吏，既卑且污，左右並肩，鬱壘神荼。

魁星斗，比窮舉人老斗。甫掇一第，暫借文光，空空妙手，傀儡戲場。

墨綫斗，比各部經承老斗。虛有墨瀋，吐絲抽毫，要人牽引，不拔一毛。

老斗，比窮老斗本不像斗。亦要妝虛，淋灘有限，點點滴滴。

剃頭擔上斗，比應試舉子老斗。頭戴金頂，東走西跑，局面不大，眼孔更小。

又《爵諱》 爵有五等：公、侯、伯、子、男。功在五等以上者，乃封王。想當初寵錫功勛，何等尊貴。到而今代遠年湮，式微日甚，其窮不敦品，更有甚於閒散之人者。有人以同音不同字之語嘲之曰：『何謂公，了頭老婆硬上弓。何謂侯，一毛不拔白喫狗。何謂伯，胡吹亂傍慣說白。何謂子，寡廉鮮恥無賴子。何謂男，少喫無穿實在難。何謂王，窮凶極惡等閑亡。』

又《刻板》 一先生最愛放屁，將椅子挖一窟窿，爲放屁出氣之所。東家見而問之，先生因述其所以然。東家曰：『放屁只管放屁，何必刻板。』

又《談天》 客有聚而談天者，論天之度數遠近，各持一說，辯之不決。一村夫在傍解之曰：『天之離地，相去止三四百里耳。由下而達上，遲行四日可至，疾行三日可至，六七日間，一往一還，綽乎有餘。客何爭辯之不決也？』客愕然，問曰：『子說可有據乎？』村夫曰：『客不見夫世俗之送竈神上天乎？送於臘月二十三日，迎於臘月三十日。以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不過七日耳。以一半之路核之，僅三四百里耳，何遠之有！』衆客聞然而笑，曰：『子說甚善，可以談天。』

又《包工活》 夜遊神出巡，巡至一家，天交三鼓，燈燭煌煌，不知裏邊所作何事。喚當方土地來問，土地說：『這是在裏頭做人。』夜遊神說：『多少日子做一個。』土地說：『十個月做一個。』夜遊神說：『十個月做一個，何必打夜作？』土地說：『想是包工活。』

又《乾親家》 阮老二與嵇大哥閒談，說：『我二人同院居住，痛癢相關，眞是掰不開的交情。我們何不作了親家，更覺親熱。』阮老二說：『我有兩子，拜給你作乾兒何如？』嵇大哥說：『很好。』阮老二說：『我要帶他兩個見見乾媽。』嵇大哥說：『你親家母有皮氣，肚量小，容不下人，你在門外，等我先進去探一探。』阮老二在門外等候，只聽得裏頭打捶，打得痛哭流涕，眼水直流，流了乾親家、乾兒子一身。又等了許久，只見嵇大哥在門內熱騰騰的扭將出來，垂頭喪氣，頭面濡濕，喘吁吁對乾親家曰：『我剛剛進門去，你親家母就吃醉了，與我打捶。打的他還了席，吐了我一身稀飯。你看乾親家如今成了軟親家了。』阮老二說：『豈止你成了軟親家，你看你那兩個乾兒子，如今竟成了濕兒子了呢！』

又《炒筍肉》 一人延師，供膳澹泊，而頗文雅，題東坡語於書室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師正苦庖肉不繼，戲續其下曰：『若要不瘦又不俗，須要餐餐筍炒肉。』

又《十萬富》 十萬富謂貧人曰：『我富有十萬，你知之否？』貧人曰：『我也有十萬，何足爲奇？』富者曰：『汝之十萬，在於何處？』貧者曰：『你平素有了不肯用，我要用沒得用，還不是一樣。』

又《荔裳善謔》 宋荔裳先生少負異才，生平善謔。都中有一市儈，本騾馬牙販，因善於趨附諂勢，遂成巨富。一日，大啓堂構，落成讌客。壁間處處有孔，尙未封塞，客疑而問之。答曰：『此手脚眼也，蓋匠役上屋，留置手足之處。』荔裳在坐，譁然曰：『主人翁有妙對矣。』客問何對，答曰：『手脚眼恰對頭口牙。』滿座絕倒。又有一人居旗藉，嘗狎一婦，恣意留戀，而吝於資給。婦却之不能，恨之切齒。強與交歡，齧其舌，急走赴衙喊冤。此人抱病幾絕，半刻方蘇。聞知婦已往愬矣，策馬急

追，意在調停，中途不及而還。荔裳聞而笑曰：『駟不及舌，此之謂也。』新語流傳。爲一時佳話。

又《水族過年》 水晶宮水族過年，同吃年酒。大家行令，都要說恭而有禮之語，更要切自己名姓。於是大家讓鯉魚上座，鯉魚說：『不敢當，我這裏還禮了。』又讓金魚，金魚說：『我這裏請金安了。』又讓鮎魚，鮎魚說：『我這裏叩年喜了。』又讓鯊魚，鯊魚說：『我這裏磕響頭了。』又讓萬魚，萬魚說：『我這裏道萬福了。』又讓泥鰍，泥鰍說：『我這裏泥首了。』又讓螃蟹，螃蟹說：『我這裏旁侍了。』又讓長蟲，長蟲說：『我這裏長跪了。』又讓團魚，團魚一時說不出，想了半天，望衆人大笑曰：『我只好在這裏團拜了。』

又《弟兄兩謊》 把弟兄均愛說謊，把兄謂把弟曰：『我昨日喫極大的煲餖餖，再沒有比他大的，一百勉麵，八十勉肉，二十勉菜，包了一個煲好了，用八張方桌纔放的下。二十幾個人，四面轉之吃，吃了一日一夜，沒吃到一半。正吃的高興，不見了兩個人。偏尋無跡，忽聽煲餖餖肚內有人說話，揭開一看，那兩人鑽在裏頭掏餡兒吃呢！你說大不大？』把弟說：『我昨日吃頂大的肉包子，那纔算得大吃。幾十人吃了三天三夜，沒見着餡兒。望裏緊喫，吃出一塊石碑來，上寫「離餡子還有三十里」。你看大不大？』把兄說：『你這大包子用什麼鍋蒸的？』把弟說：『用的是你下煲餖餖那個鍋。』

又《嘲馮姓》 蘇州人家，曬兩馬子於外門，瞽者不知，誤撒小便。其姑喝罵，嫂忙問曰：『這瞎眼的臭濃血，滴在你裏那頭，還是滴在我這裏頭？』姑回云：『嫂嫂，說得不明白。我馬子有兩點，你馬子也有兩點。』

清・黃圖珌《看山閣閑筆》卷一五《米珠》 歉歲，米貴若珠。一富翁飽餐而驕貧士曰：『字不療飢，徒有滿胸錦綉。』士答曰：『學不求飽，愧無一袋珠璣。』蓋言其酒囊飯袋耳。

清・方飛鴻《廣談助》卷三〇 一蒙師出『飲水』二字課士，其一人文曰：『朝而飲水也，暮而飲水也，無時而不飲水也；今日飲水也，明日飲水也，無日而不飲水也。』批之者曰：『瀉殺聖人，打你一百。』

清・獨逸窩退士《笑笑録・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嘲諸葛恪。曰：『元遜食馬矢一石。』答曰：『請令太子食鷄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答曰：『所出同也。』

又《中書瓦解》 鄭相畋與盧相攜外兄弟，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侍中鐸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又《一條勝一條》 嶺南無閒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鍼紉紡績爲功，但窮庖廚勤刀机而已。故善醢醢葅鮮者即爲好女。俚民或相爭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鱓。則一條必勝一條矣。』

又《山谷詩疵》 王從之論山谷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若漢家二百年天下，自嚴陵釣竿上來。且關風甚事？』又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此二字如何合得？且所詠猩猩毛筆，一筆安能寫五車書耶？』予嘗以語雷希顔，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做一管筆？』

又《范文正語》 仁宗初，范文正進擬資敍班簿圖。執政以事危之，遂謫知饒州。諸公出餞之，謂文正曰：『前出已光，今更光矣。』文正笑曰：『今回光，後回光，直待上宰了仲淹方是了期耶！』衆大笑。

又《芭蕉》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善謔被遇。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曰：『是皆取於遠方，在途之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此猶鍬澆焦燒之戲也。

又《以詩絶媒》 樸樕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轉以一絶示之曰：『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

又《蔡元長落水》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龍舟。蔡元長忍墜於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一身淋灑。蔣穎叔唁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溺。』蔡答曰：『幾同洛浦之遊。』

又《尤楊雅謔》 尤梁溪延之，博學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楊爲祕書監，尤爲太常卿，同爲晉宮寮宋，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尤出對曰：『楊氏爲我。』楊應曰：『尤物移人。』楊戲呼尤爲『蝤蛑』，尤戲呼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尤曰：『祕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楊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恨無腸可食人。』一座大

笑。後閑居，書問往來。尤則曰：『羔兒無恙？』楊則曰：『彭越安在？』楊又寄詩曰：『文戈卻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戲之也。

又《下部尚書》　宣和中，王鼎爲刑部尚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盧尚書法原，俱爲吏部侍郎而並髯。王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胡盧，容貌威儀總不都。』盧尚書應聲曰：『若要少年幷美貌，還須下部小尚書。』聞者快之。

又《東坡北歸》　東坡遷儋耳久之，盛傳已仙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云：『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遊戲人間耶？』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迴反耳。』

又《參玉版》　東坡嘗邀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味勝，問：『此何名？』坡曰：『卽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其戲。

又《好睡下棋》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棋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

又《看孔子面》　趙閱道罷政閒居，喜接僧。一士人以書贄公，門者不爲通。士人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曰：『相公道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欄，直是不值錢！』閽者曰：『也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又《大鬍小鬍》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誤送莘老處。巨源讓之，始知其誤。蓋以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莫能別焉。劉曰：『何不以鬍子爲別？』吏曰：『皆以鬍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鬍，何不以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鬍孫學士，巨源爲小鬍孫學士。

又《多子少子》　某布政請按臺酒。坐中，布政以多子爲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少。吏在旁云：『子好不須多。』布政聞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云何？』吏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稱賞。

又《丁祭彈文》　滁州劉侍郎淸，少爲州學生，過目成誦，嗜酒好謔。嘗丁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劉公略不之顧，戲作彈文揭明倫堂壁，曰：『天將晚，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吵吵。爭胙肉的你精我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回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餓莩。」』既而醉臥忘之。明旦，御史下學，見壁上字，召諸生責之。獨奇公不責也。

又《無網之災》　湯臨川善謔。有某先達以事觸衆怒，致扯去頭巾。湯謂客曰：『某今有無網之災。』客問：『爲無妄耶？』湯曰：『他人則無妄，某乃是無網耳。』

又《繩其祖武》　滇南邊郡風俗，每生孫，繫其祖父之足，謂之『挂喜』。某太守生孫，客或道及，太守愕然，曰：『繫足有證否？』客曰：『詩不云乎，「繩其祖武」，正此典也。』合座大笑。

又《三平》　吳興沈太學倅雲間，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曰：『非此平字。』沈卽平字脚下加一踢，曰：『三乎也罷。』

淸・游戲主人《笑林廣記》卷四《黃鬚》　一人鬚黃，每于妻前自誇：『黃鬚無弱漢，一生不受人欺。』一日出外，被毆而歸，妻引前言笑之，答曰：『那曉得那人的鬚竟是通紅的。』

又卷九《收骨頭》　館僮怪主人每食必盡，止留光骨于碗，乃對天祝曰：『願相公活一百歲，小的活一百零一歲。』主問其故，答曰：『小人多活一歲，好收拾相公的骨頭。』

淸・俞樾《俞樓雜纂》卷四八《一笑》　甲與乙不相識也。甲問乙姓，乙曰：『孫。』乙因問甲姓，甲曰：『不敢。』乙曰：『問君之姓，君何謙歟？』甲固稱不敢，乙固問之。甲曰：『祖。』乙始悟其以姓爲戲也。乃曰：『此亦何傷乎。君祖我孫，我孫君祖而已。』

迂愚分部

三國魏・邯鄲淳《笑林》　楚人居貧，讀《淮南》方『得螳螂伺蟬自

鄟葉，可以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分別，埽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鄟，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恆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紿云：『不見。』嘿然大喜，齎葉入市，對面取人物，吏遂縛詣縣。縣官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又　某甲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暝，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之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

又　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乃知向人之愚。

又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又　人有所羹者，以杓嘗之，少鹽，便益之。後復嘗之向杓中者，故云：『鹽不足。』如此數益升許鹽，故不鹹，因以爲怪。

又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惟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

又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幷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于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

又　甲與乙鬬爭，甲齧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齧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豈能就齧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齧之。』

又　傖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髣於背；而爲首者以足觸詈曰：『癡物！』諸人亦爲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物！』

又　有癡壻，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值水，乃脫襪而渡，惟遺一襪。又覩林中鳩鳴云：『鵓鴿！鵓鴿！』而私誦之，都忘弔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云：『鵓鴿！鵓鴿！』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卽還我。』

又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爲掾，將謁見，自慮不過，問先到者儀，適有答曰：『隨典儀口倡。』既謁，讚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著履上座，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著脚。』堅亦曰：『履著脚』也。

又　趙伯公爲人肥大，夏日醉卧，有數歲孫兒緣其肚上戲，因以李子八九枚內肛腸中。既醒，了不覺；數日後，乃知痛。李大爛，汁出，以爲臍膿，懼死，乃命妻子，處分家事，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尋問，乃知是孫兒所內李子也。

又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語曰：『竹也！』歸煮其床簀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輾轆，欺我如此！』

又　平原陶丘氏，取勃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聟。女聟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

又　吳人至京師，爲設食者有酪蘇，未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傖人同死，亦無所恨；然汝故宜愼之。』

又　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愼勿問其名也！』往詣主人，入門內，見馬矢，便食之；覺惡臭，乃止。步進，見敗羸棄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爲設餚，因相視曰：『故是首物，且當勿食。』

又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怪。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又　平原人有善治傴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貨求治。曰：『君且□。』欲上背踏之。傴者曰：『將殺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

又　某甲爲霸府佐，爲人都不解。每至集會，有聲樂之事，已輒豫焉；而恥不解，妓人奏曲，讚之，己亦學人仰讚和。同時人士令己作主

人，幷使喚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問曲吹，一一疏著手巾箱，下先有藥方；客既集，因問命曲，先取所疏者，誤得藥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當歸四分。已云：『且作附子當歸以送客。』合座絕倒。

又　有人弔喪，幷欲齎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人答曰：『錢布穀帛，任卿所有爾。』因齎一斛豆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一斛大豆相助。』孝子哭喚奈何，已以爲問豆，答曰：『可作飯！』孝子復哭喚窮，已曰：『適有便窮，自當更送一斛。』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説》卷五　俗説：有貧人止能辦只瓮之資，夜宿瓮中，心計曰：『此瓮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瓮，自二瓮而爲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瓮破。

（舊題）隋・侯白《啓顏録》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賞賜，違意即便屠割。嘗以閑暇，訪人解謝。當時即進一人，黑闥即喚令入于庭前立。須臾有一水惡鳥飛過，黑闥曰：『謝此水惡。』其人即謝云：『水惡，是頭如鎌杓尾如鑿，河里搦魚無僻錯。』黑闥大悦。又令謝駱駝，『項曲綠，蹄波他，負物多。』黑闥大笑，賜絹五十匹。其人拜謝訖，于左膊上負絹走出，未至屏牆，即遂倒臥不起。黑闥令問：『何意倒地？』其人對云：『爲是偏擔。』黑闥更令索五十屯同純綿，令着右膊上將去，令明日更來。其人將綿絹還村，路上逢一相識人，問云：『何處得此綿絹？』其人具説源由。此人即乞誦此謝語，幷問倒地由。此人問訖，歡喜而歸，語其婦曰：『我明日定得綿絹。』明日平旦，即于黑闥門外云：『極解謝。』黑闥大喜，即令引入。當見一獼猴在庭前，黑闥曰：『謝此獼猴。』此人即謝曰：『獼猴，頭如鎌杓尾如鑿，河里搦魚無僻錯。』黑闥已怪，然猶未責；又有一老鴟飛過，黑闥又令謝老鴟，此人又謝云：『老鴟，項曲綠，蹄波他，負物多。』黑闥大怒，令割却一耳。走出至屏牆，又即倒地。黑闥令問，又云：『偏擔。』黑闥又令更割一耳。此人還家，婦迎門問綿絹何在，此人云：『綿絹，割却兩耳只有面。』

又　河東下里風俗，至七月七日，皆令新婦拜賀阿家，似拜歲之禮，必須祝願。有一新婦祝阿家云：『七月七日新節，瓜兒跑子落瞎。願阿家宜兒，新婦宜薛。』

又　隋鄭元昌，山東望族，因嫁女與京下仕人，送女入京。在禮席上，男夫婦女親戚聚會，座上有四五十人。元昌最爲尊老，坐居第一，衆共觀瞻。先不識石榴，席上令飣數顆，元昌取其一顆，幷皮食之，覺其味極酢澁，乃謂主人曰：『此着嘴餧，欲似未熟，請更爲煮之。』座上莫不大笑。

又　梁時有一書生，性痴而微有詞辯，不曾識羊，有人餉其一羝羊，乃繩系項，牽入市賣之。得價不多，頻賣不售。市人知其痴鈍，衆乃以獼猴來換之。書生既見獼猴，還謂是其舊羊，唯怪其無角，面目頓改，又見獼猴手脚不住，只言市人捩去其角，然爲獼猴頭上無瘡痕，不可爲驗，遂隱忍不言。乃牽獼猴歸家而咏曰：『吾有一奇獸，能肥亦能瘦。向者寧馨羶，今來爾許臭。數迴牽入市，三朝賣不售。頭上失却皂莢子，面孔即作橘皮皺。』

又　隋時有一痴人，車載烏豆入京糶之，至灞頭，車翻，復豆于水，便棄而歸，欲喚家人入水取。去後，灞店上人競取將去，無復遺餘。比迴，唯有科斗蟲數千，相隨游泳。其人謂仍是本豆，欲入水取之。科斗知人欲至，一時驚散。怪嘆良久，曰：『烏豆，從你不識我，而背我走去，可畏我不識你，而一時着尾子。』

又　隋初有同州人負麥飯入京糶之。至渭水上，時冰正合，欲食麥飯，須得水和，乃穿冰作孔取水，而謂冰孔可就中和飯，傾飯于孔中。傾之總盡，隨傾即散，其人但知嘆惜，竟不知所以。良久，水清，照見其影，因叫曰：『偷我麥飯者只是此人。此賊猶不知足，故自仰面看我。』遂向水打之，水濁不見，因大嗔而去，云：『此賊始見在此，即向何處？』至岸，見有砂，將去便歸。

又　『我聞長安人賣奴，多不使奴預知之，必藏奴于余處，私相平章，論其價直，如此者是好奴也。』其子至市，于鏡行中度行，人列鏡于市，顧見其影，少而且壯，謂言市人欲賣好奴，而藏在鏡中，因指鏡曰：『此奴欲得幾錢？』市人知其痴也，誑之曰：『奴直十千。』便付錢買鏡，懷之而去。至家，老父迎門問曰：『買得奴何在？』曰：『在懷中。』父曰：『取看好不？』其父取鏡照之，正見眉鬚皓白，面目黑皺，乃大嗔，欲打其子，曰：『豈有用十千錢，而貴買如此老奴？』舉杖欲打其子。其子懼而告母，母乃抱一小女走至，語其夫曰：『我請自觀之。』

又大嗔曰：『痴老公，我兒止用十千錢，買得子母兩婢，仍自嫌貴？』老公欣然。釋之余，于處尚不見奴，俱謂奴藏未肯出。時東鄰有師婆，村中皆爲出言甚中，老父往問之。師婆曰：『翁婆老人，鬼神不得食，錢財未聚集，故奴藏未出，可以吉日多辦食求請之。』老父因大設酒食請師婆，師婆至，懸鏡于門，而作歌舞。村人皆共觀之，來窺鏡者，皆云：『此家王相，買得好奴也。』而懸鏡不牢，鏡落地分爲兩片。師婆取照，各見其影，乃大喜曰：『神明與福，令一奴而成兩婢也。』因歌曰：『合家齊拍掌，神明大歆饗。買奴合婢來，一個分成兩。』

又　梁時有人，合家俱痴，遣其子向市買帽，謂曰：『吾聞帽擬成頭，汝爲吾買帽，必須得容頭者。』其子至市覓帽，市人以皂絁帽與之，見其疊着未開，謂無容頭之理，不顧而去。歷諸行鋪，竟日求之不獲。最後，至瓦器行見大口瓮疑當作雅子，以其腹中宛宛，正是好容頭處，便言是帽，取而歸。其父得以成頭，沒面至項，不復見物。每着之而行，亦覺研其鼻痛，兼擁其氣悶；然謂帽只合如此，常忍痛戴之。乃至鼻上生瘡，項上成胝，亦不肯脫。後每着帽，常坐而不敢行。屬歲朝，子孫當拜歲，先語家中曰：『汝子孫欲拜歲者，可早來，阿公若着帽坐待竟，即不見你去。』其朝，老父欲受家人拜歲，不可露頭，便戴帽坐待。家人拜歲總至，拜于階下。老父已戴帽，一無所見。長新婦前拜賀，因祝：『願公口還得出氣，眼還得見明，頭還依舊動，脚還不廢行。子子孫孫原不重孫字俱戴帽，長住屋里坐萌萌。』

又　鄠縣有一人多忘，將斧向田斫柴，幷婦亦相隨。至田中遂急便轉，因放斧地上，旁便轉訖，忽起見斧，大歡喜云：『得一斧。』仍作舞跳躍，遂即自踏着大便處，乃云：『只應是有人因大便遺却此斧。』其妻見其昏忘，乃語之云：『向者君自將斧斫柴，爲欲大便，放斧地上，何因遂即忘却？』此人又熟看其妻面，乃云：『娘子何姓，不知何處記識此娘子？』

又　隋柳眞爲洛陽令，恍忽多忘。曾有一人犯罪，合決杖，柳眞見其罪狀，大嗔，索杖欲打，即脫犯罪人衣裳于庭中，坐訖，猶未行杖，即有一客來覓柳眞，柳眞引客向房中語話。當時寒月，其犯罪人緣忍寒不得，即蹔起向廳屋頭向日，取襖子散披蹲地。柳眞須臾送客出廳門，還，遙見此人，大叫嗔曰：『是何物人，敢向我廳邊覓虱？』此人出門徑走，更不尋問。

又　虢州錄事姓盧，家中有棗新熟，乃諮刺史云：『有新棗願欲奉公。』刺史甚喜。錄事乃令其弟將棗來，送與刺史宅。已通，刺史未取棗間，其弟乃自吃棗總盡。須臾，錄事自來問：『使君取棗未？』其弟報云：『向來已自吃盡。』錄事大怒云：『痴漢，他喚你作何物人？』其弟報云：『只喚作盧錄事弟。』又問云：『何物生即吃盡如許棗？』其弟又報云：『一顆一顆吃即盡。』錄事又嗔云：『此漢是何物體裏？』又報云：『吃棗來，體裏渴剿剿。』錄事更無以應，乃慚謝刺史而歸。

又　隋時王德任尚書省員外，爲人健忘，從朝堂還入省，遂錯上尚書廳，謂爲本廳，乃大聲喚番官，因即坐尚書床上，令取綫鞋來脫靴。其看尚書人曰：『此尚書廳也，尚書在此。』德遂狼狽下階，而走本廳，未坐，便向廁，付笏與從後番官，把笏立于廁門之側。德從廁出，見番官把笏而立，即驚問曰：『公是何官人？』番官曰：『是向者從公人。』德始覺悟。乃取笏上廳坐，顧見向者番官尚立，又更問曰：『君是何人？』番官曰：『是番官。』德乃執笏近前挹曰：『公作官來幾番？』番官不知所答，掩口而退。

又　唐山東一老佐史，前後縣令，無不遭侮。家致巨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試之，即知強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將身點過。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張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處，以觀明府強弱；先喚張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其縣令但點頭而已，意無所問。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還即賣之。

又　唐有姓房人，好矜門地，但有姓房爲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其如此，乃謂之曰：『丰邑公相，丰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親？』曰：『是姓某乙再從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侄兒，只堪嚇鬼。』

又　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召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慚愧，無所啖嚼，遣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如此者數矣，田終不悟。歸語夫曰：『張家母去我大有飲食，臨別即云：「慚愧，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癜，眼下皮急極沾眠，若

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記之。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云：「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沾眡。」合家大笑。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　予門吏陸暢，江東人，語多差誤，輕薄者多加諸以爲劇語。予爲兒時，嘗聽人說陸暢初娶童溪女，每旦，羣婢捧匜，以銀奩盛藻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君爲貴門女壻，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麪，殆不可過。」近覽《世說新書》，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下果，食至盡。既還，婢擎金漆盤貯水，琉璃椀進藻豆。因倒著水中，既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宋・高懌《群居解頤・講論語》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之《爲政篇》，翌日，語從事曰：「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一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宋・蘇軾《艾子雜説》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媼相與讓路，一曰：「媼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又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謂先生曰：「可持燭來，共索之矣。」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宋・邢居實《拊掌録》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酧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并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只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莫教我吃冷湯水。」

又　信州有一女子，落拓貧窶，好歌善飲酒，居常衣食甚迫。有一人乞于州圖，因浣染爲裙，墨迹不落。會鄰邀之，出妓佐酒，良久，一婢驚出云：「娘子誤燒裙。」其人遂問損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

又　頃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爲小商，自稱姓趙名氏，負以瓦瓿賣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誤踏瓿倒，糖流于地，小商彈指歎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柰何！」左右皆笑。俚語以王姓爲「甜采」。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一〇　往年士大夫好講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爲農田者，或詰之曰：「梁山泊，古鉅野澤，廣袤數百里。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諸水並入，何以受之？」貢父適在坐，徐曰：「却于泊之傍鑿一池，大小正同，則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絕倒，言者大慚沮。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四《死馬醫》　有名士爲泗倅者，臥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太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一《好草聖不工》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當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宋・陳元靚《事林廣記》辛集下卷《張唐轉戲僧文鑒》　張逸字密學，知成都，喜侍僧文鑒大師，蜀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俟于客次，唐輔欲搔頭，方脱烏巾，睥睨文鑒，罩于其首。文鑒大怒，喧呶，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

素不相熟，適來輒將幞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曰：『某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且少頓片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又《客答》 舊日有女婿到丈人家久住，丈人欲其去而女婿不去。一日，丈人云：『甚荷遠來，家禽宰盡，無可相待，且勿罪。』意欲女婿辭去，女婿云：『丈人你不用煩惱，我來時見一群鹿在山內甚肥，可捕歸烹炮，亦多得日吃。』丈人云：『你來時在彼，合經月余日，鹿必去了。』婿云：『那里吃處好，往往未肯去。』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八《趙僉判花字樣》 趙時杖爲平江僉幕，其訓名不雅。凡書判決杖，吏輩皆用紙貼之，此亦可笑。其押字，作一大口字，而申其下一畫。陳子爽憶作守，初到見之，書其側云：『僉判押字大空空，請改之，庶幾務實。仍請別押一樣來。』聞者無不大笑。正可與李晉仁喏樣爲對也。

又《登聞鼓》 《筆談》言洛京留臺有舊案，言國初取索鹵簿法仗，報言：『本京鹵簿，因清泰間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人傳以爲笑。

今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單狀，稱：『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等擊碎，不曾搬取前來。』正與此相類，皆可資捧腹也。

宋・佚名《籍川笑林・火燒裳尾》 有人性寬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爲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君傷太多，然則言之是耶？不言之是耶？』人問何事，曰：『火燒君裳。』遂收衣火滅，大怒曰：『見之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

又 艾子爲莒守，一日，聞秦將以白起爲將伐莒，莒之民悉欲逃避。艾子呼父老而慰安之曰：『汝且弗逃，白起易與耳，且其性仁，前且伐趙兵不血刃也。』

元・仇遠《稗史・志恢・諱名》 錢大參良臣，自諱其名，其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可笑，可笑。

又《罔兩》 上虞鄭宰治邑有聲，及代去，邑人作旗帳餞之，其一云：『鄭君制錦天下無，一封紫詔覲皇都；邑人借留不肯住，誰能舉網羅雙鳧？』鄭大喜，每有宴集，必出示之。其弟亦作宰而歸，無有餞辭，頗以爲羞，乃曰：『此非頌兄之美，乃譏兄也，「網」即「罔」，「雙」即「兩」，「鳧」即「鴨」，其意以爲「罔兩鴨」也。』兄怒命焚之。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桐油秀才》 宋咸淳癸酉，臨江陳伯大爲臺官，迎賈相意行士籍，行下諸路漕司甚急。時潭州某縣有一都獨不解籍，官追里正將杖之，里正供狀云：『本都即無當入籍秀才，但有一人平日稱張秀才，已往桂陽軍販桐油訖。如已後官司照勘得本都稍有秀才，當保籍，甘當籍配。』聞者皆爲捧腹。

又《判執照狀》 昔有趙某，武人。任龍泉簿時，胡七陳狀過劉產錢，乞判執照狀，爲他日之據。武人素不通文理，叱之於吏曰：『要如何判？』吏覆云：『只判執照二字。』簿乃書爲『執昭』，吏曰：『尚欠四點。』趙乃書四點於『執』字下，吏曰：『此點合在昭字下。』即拂起曰：『但要不少他底。』至今以爲口實。

明・陳洪謨《治世餘聞》下篇卷四 工部吳主事某，湖州人，家素饒，號呂山吳家。初中進士，欲壽其父，緘幣求於西涯公。時公爲學士，鄙其爲人，不許。吳問其友人曰：『今朝中爵位極大者爲誰？』友人云：『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吳乃以幣求英公，英不知來意，遂受其幣，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耀於人云：『說甚麼李學士，英國當朝第一人，乃爲我做詩！』人皆掩口而笑。後因考察調外，將歸，乃以其父好騎驢，且年老，爲搆壽材一副，買驢一頭。到家之日，適其父初度，開宴集賓朋爲樂，聞其子至，甚喜。客曰：『公子遠來，必有奇物爲壽。』詢其子，乃曰：『壽器一副，驢一頭。』衆皆失色，其父亦慍懊數日。其呆如此。

明・耿定向《權子・吾師》 商季子篤好玄，挾資游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焉。偶一猾覬取其資，紿曰：『吾得道者，若第從吾游，吾當授若。』季子誠從之游，猾伺便未得，而季子趣授道。一日，至江滸，猾度可乘，因紿曰：『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檣杪，若自升求之。』其人置資囊檣下，遽援檣而升，猾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抱檣歡叫曰：『得矣！得矣！』猾挈資

疾走，季子既下，猶歡躍不已。觀者曰：『咄，痴哉！彼猾也，挈若資去矣。』季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也。』

明・陸灼《艾子後語・老配》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艾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答曰：『四歲。』任艴然曰：『公欲配吾女子老翁邪？』艾子不諭其旨，曰：『何哉？』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而止。

又《講道》　艾子講道于贏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百人。一日，講文王羑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聞夫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囚于羑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又《病忘》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于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系于樹，便訖，左顧而睹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睹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犬糞，污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明・劉元卿《應諧錄・多憂》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踊嘆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坰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衝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彝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姻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戕者，類此也夫。

又《吃女》　燕人育二女，皆讒極。一日，媒氏來約婚。父戒二女曰：『愼箝口勿語，語則人汝棄矣。』二女唯唯。既媒氏至，坐中忽火爇姊裳，其妹期期曰：『姊而裳火矣。』姊目攝妹，亦期期言曰：『父屬汝勿言，胡又言耶？』二女之吃卒未掩，媒氏謝去。

又《爭雁》　昔人有睹雁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雁烹宜，翔雁燔宜。』競斗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雁烹燔半焉。已而索雁，則凌空遠矣。今世儒爭异同，何以异是。

又《寡聞》　漢村三老，皆款啓寡聞之甿也，終生未履城市。甲老偶經一過，歸向二老，夸所睹聞。二老歆動，約春糧往游。行間，甲老顧謂丙老曰：『至彼愼勿妄語，取市子姍笑，須聆吾指。』比至郭，忽聞鐘聲，乙老詫曰：『此何物，叫號如是？』甲老曰：『此鳴鐘也。』丙老曰：『而我抵舍，當市鐘肉啖之。』甲老曰：『嘻！誤矣。鐘乃摶泥爲質，而火煆成者，安可啖耶？』甲老蓋偶見范鐘之具，而未實見鐘云。夫竊膚末之見，而輒嘵嘵然欲以開示人，將率天下而瞽也。

明・趙南星《笑贊・太行山》　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一儒生曰：『乃泰杭耳。』其人曰：『我親到山下，見其碑也。』相爭不決，曰：『我二人賭一東道，某學究識字多，試往問之。』及見學究問之，學究曰：『是代形也。』輸東道者怨之，學究曰：『你雖輸一東道，却教他念一生別字。』

又《推官》　嘉靖中，一進士初仕推官，性極執拗，嘗以賈島推敲之字作吹敲。或告之曰：『此是頰字音。』進士曰：『這等說，我做的是頰官。』

又《賊說話》　兩賊剜牆既透，入房摸索。一賊被蝎子螫了一下，不覺失聲說：『好疼。』那一賊恐怕主人聽的，將這賊扭了一把，這賊就打一拳。兩人一遞一拳，砰矶有聲，把主人聒醒，登時綁住。（賊人以綑人爲綁。）這蝎子螫的賊埋怨那賊說道：『喫了你的虧，有話不說，緣何就扭我一把？』那賊說：『死賊，你還不省，那裏有做賊的還要說話！』

又《僕入城》　村居者命其僕曰：『使你入城』，未及說了，其僕飛往城中。行至縣門前，縣官正追錢糧，里長十人，一人未到，九人就俠此僕頂名查點，縣官各責十板。回至村中，主人問曰：『你至城中何幹？』

其僕學說縣官打了十板之事，主人笑曰：『獃子。』僕曰：『難道那九個都是獃子？』

又《僧竊布》 衆僧爲人誦經既畢，一僧竊其鋪壇之布而去。主人追及，搜而得之，乃向衆僧曰：『列位看這是我幹的好事。』

又《和尚》 一和尚犯罪，一人解之，夜宿旅店，和尚沽酒勸其人爛醉，乃削其髮而逃。其人酒醒，繞屋尋和尚不得，摩其頭則無髮矣，乃大叫曰：『和尚倒在，我却何處去了？』

又《者也》 遼東一武職素不識字，被論，使人念劾本，至『所當革任回衛者也』，痛哭曰：『革任回衛也罷了，這「者也」兩個字怎麼當的起！』

又《豈有此理》 一人習學言語，聽人說『豈有此理』，心甚愛之，時時溫習。偶因過河忙亂，忽然忘記，繞船尋覓，船家問他失落何物，曰：『是句話。』船家說道：『話也失落的，豈有此理。』其人說：『你拾著何不早說。』

又《吃豬肚》 一監司講學人也，每日要喫豬肚，因遇天旱，祈禱斷屠，仍要豬肚。屠戶稟稱斷屠，監司說道：『那管斷屠不斷屠，我只要豬肚便了。』

又《氈帽》 有暑月戴氈帽而行路者，遇大樹下歇涼，即將氈帽當扇曰：『今日若無此帽，就熱死我。』

又《甘蔗渣》 一人拾甘蔗渣而嗟之，恨其無味，乃罵曰：『那個饞牢，喫的這等盡情！』

又《貧士》 一貧士冬月穿袴衣，有謂之者曰：『如此嚴寒，如何穿袴衣？』貧士曰：『單衣更冷。』【略】

有一人恥說家貧，單衣訪友，其友問他如此寒天如何單衣，其人答曰：『我元來有個熱病。』其友知他是詐，留至天晚，送他在涼亭內宿歇，凍急了隨即逃走。又一日相遇，問他前日留宿，如何不肯次日再會，其人說：『我怕日出天熱，趁着早涼就行了。』

又《隱身草》 有遇人與以一草，名『隱身草』，手持此草，旁人即看不見。此人即於市上取人之錢，持之徑去，錢主以拳打之，此人曰：『任你打，只是看不見我。』

又《瞽者》 一瞽者與衆人坐，衆有所見而笑，瞽者亦笑。衆問之曰：『何所見而笑？』瞽者曰：『你們所笑定然不差。』

又 二瞽者同行，曰：『世上惟瞽者最好，有眼人終日奔忙，農家更甚，怎得如我們清閒一世。』適衆農夫竊聽之，乃假爲官人，謂其失於迴避，以鋤櫌各打一頓而呵之去。隨後復竊聽之，一瞽者曰：『畢竟是瞽者好，若是有眼人，打了還要問罪。』

明・江盈科《談言・黃可》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樸野，深于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敎服槐子，云豐肌却老。明旦，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敎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大噱而去。

又《武恭》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與寰，曰：『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恭生日，挈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寰寮無不大笑。又記有嘲好古者，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于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與武恭事正相類。

又《李淵材》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咤曰：『行師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太清宮，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尺。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棋布。道士月夜登樓之際，顰額曰：『吾觀爲敗龜殼乎？何其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懌。又嘗從郭太尉游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咒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爲之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郎，使余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侄故溢美也。』余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余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觀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郿生所爲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國爲失，故於本傳不言者，著人

之美而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者，不欲隱實也，奈何言禁蛇開井事乎？』聞者絕倒。

又《諧史》有中貴者，奉命差出，至住劄地方，亦謁廟、行香、講書。當講時，青衿心厭薄之，乃講『牽牛而過堂下』一節。中貴問曰：『牽牛人姓甚名誰？』青袍答曰：『就是那下面的王見之。』中貴嘆曰：『好生員，博雅乃爾。』

又　北人與南人論橄欖與棗孰佳，北人曰：『棗味甜。』南人曰：『橄欖味雖辣，卻有回甜。』北人曰：『待你回得甜來，我先甜了一會。』有不識橄欖者，問人曰：『此何名？』人笑曰：『阿呆。』歸詫其妻曰：『我今食呆，味佳甚。』妻令覓呆，不得，乃呵示其妻曰：『猶有呆氣在。』

又　語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余邑水府廟，有鐘一口，巴陵人泊舟於河，欲盜此鐘鑄田器，乃協力移置地上，用土實其中，擊碎擔去。居民皆窅然無聞焉。又一賊，白晝入人家，盜磬一口，持出門，主人偶自外歸，賊問主人曰：『老爹，買磬否？』主人答曰：『我家有磬，不買。』賊徑持去。至晚覓磬，乃知賣磬者，即偷磬者也。又聞一人負釜而行，置地上，立而溺。適賊過其旁，乃取所置釜，頂於頭上，亦立而溺。負釜者溺畢，覓釜不得，賊乃斥其人曰：『爾自不小心，譬如我頂釜在頭上，正防竊者，爾置釜地上，欲不爲人竊者，得乎？』此三事，皆賊人臨時出計，所謂智過君子者也。

又　有賣酒者，夜半或持錢來沽酒，叩門不開，曰：『但從門縫投進錢來。』沽者曰：『酒從何出？』酒保曰：『也從門縫遞出。』沽者笑，酒保曰：『不取笑，我這酒兒薄薄的。』

又　有青衿者，其身臨考，其妻臨乳，不勝交愁，乃慰妻曰：『爾安用愁？我乃應愁耳。』妻問故，答曰：『爾腹裏有，我腹裏無。』

又　一郡從事，不諳文理，妄引律斷獄。有僧令其徒磨面，徒乃持面與麩，走匿他所，僧執而訟之。從事斷曰：『這僧該問徒罪。』僧曰：『罪不至此。』從事曰：『你不應背夫逃走。』聞者皆笑。

又　太倉王元美先生，有酒興，無酒量，自製酒最冲淡，號鳳州酒。丁見白官太倉，取鳳州酒二罎，饋秦湛若，湛若開罎嘗之，問使者曰：『只怕丁爺錯送了，莫不是惠山泉？』

又　吳楚間謂人死，皆曰『不在了』。有人乍入京師，謁見顯者，應門答曰：『老爺不在。』其人曰：『此語殊不吉，莫若稱出外了。』應門答曰：『我老爺不怕死，不怕出外。』蓋宋時已有此言矣。

又　有書生者性懶，所恨書多耳。讀《論語》至顏淵死，便稱賞曰：『死得好，死得好。』或問之，答曰：『他若不死時，做出上顏回下顏回，累我誦讀。』

又　有痴夫者，其妻與人私。一日，撞遇奸夫于室，跳窗逸去，止奪其鞋一隻，用以枕頭，曰：『平明往質于官。』妻乘其睡熟，即以夫所着鞋易之。明日，夫起，細視其鞋，乃己鞋也，因謝妻曰：『我錯怪了你，昨日跳出窗的，原來就是我。』

又　全州有青衿，姓唐，行二。其友人遺僮致書於唐，纔及門，輒呼唐二。二心怪之，發書看畢，目堂中石磨曰：『爾主人借磨，可肩去。』因與回書。其僮竭蹶肩磨回，主人拆書看云：『尊僕呼我唐二，罰他肩磨二次。』主人且笑且罵：『你緣何呼他唐二？肩磨還他。』

又　有說謊者，每遷就其詞。自謂家有一雌鷄，歲生卵千枚。問云：『那得許多？』其人遞減至八百六百，問者猶不信。乃曰：『這個數，再減不得，寧可加一隻雌鷄。』

又　常郡有千戶王姓者，述一謔語，調笑青衿曰：『某人父子皆補生員，及臨歲考，逡巡不敢赴試。子乃謀諸父曰：「盍作死乎？死則子應居艱，皆得免考。」父然之，比召道士寫靈牌，寫云：「明故先考。」父乃憮然曰：「若先考，則某何敢死？」』此舊謔也。席間一青衿，遂頓撰一謔，答王千戶云：『有總兵者，起家徒步，不諳書，止識得一個王字。一日，點閘千戶文冊，第一名姓王，喚王千戶，第二名姓匡，乃喚曰上匣床的王千戶，第三姓土，乃喚曰斫破頭的王千戶。』其敏捷亦復爾耳，眞可笑也。

又　有蒙師識字甚少，其徒請問『屎』字如何寫。師記憶良久不得，乃漫曰：『纔在口邊，却又忘記了。』

又　有塾師者素不工文，其東道家索師爲文致覭親家公，師無以應，檢舊本有祭親家母文一首，因錄與之。一時吊客皆曰：『塾師錯做文字。』

塾師聞之，罵曰：『我文殊不錯，他家錯死了人。』久之，東道家又復索文，師無以應，乃騎驢自塾逃歸。東家追之，師計窮，驅驢入道旁窯孔。驢見孔深，不肯入，師連撻之，且罵曰：『爾能作文字，聽在窯外。』

又　有貴宦者，生子而痴。年七十，或持壽星圖相賀，其子曰：『這老者如許長頭，乃猶不巾耶？』遂拈筆爲畫網巾其上，貴宦見之，怒甚。鄰翁造焉，慰之曰：『公無怒，我今要個畫網子的人，也不得。』

常德一尚書，好藏古畫，有子昂《袁安卧雪圖》，分貽其子。圖極佳，子乃不受，曰：『要此死人圖何用？』

又　一儒生，每作惡文字謁先輩。一先輩評其文曰：『昔歐陽公作文，自言多從三上得來，子文絕似歐陽第三上得者。』儒生極喜。友人見曰：『某公嘲爾。』儒生曰：『比我歐陽，何得云嘲？』答曰：『歐陽公三上，謂枕上、馬上、廁上；第三上，指廁也。』儒生方悟。宋時，韓學士熙載，每見門生贄卷惡者，令侍姬以艾炙之。近日馮具區亦云：『余平日最苦持惡文相謁求佳評者，每見之，輒攢眉若有所憂。』

又　有爲縣丞者，不善語而好作語。一日，其尹病起，對僚佐曰：『我攬鏡自照，覺消瘦了。』丞曰：『堂尊深情厚貌，不見得瘦。』尹殊不然。一日，尹獲盜若干，語僚佐曰：『這盜害人，乃今就獲，殊可喜。』丞曰：『好，好。惡人自有惡人磨。』其轉喉觸諱如此。

又　陝右人呼竹爲箸，一巡撫係陝人，坐堂時諭巡捕官曰：『與我取一箸竿來。』巡官誤聽，以爲豬肝也，因而買之。且自忖曰：『既用肝，豈得不用心？』於是以盤盛肝，以紙裹心置袖中，進見曰：『蒙諭豬肝，已有了。』巡撫笑曰：『你那心在那裏？』其人探諸袖中曰：『心也在這裏。』

又　一人問造酒之法於酒家。酒家曰：『一斗米，一兩麵，加二斗水，相參和，釀七日，便成酒。』其人善忘，歸而用水二斗，麵一兩，相參和，七日而嘗之，猶水也，乃往誚酒家，謂不傳與眞法。酒家曰：『爾第不循我法耳。』其人曰：『我循爾法，用二斗水，一兩麵。』酒家曰：『可有米麼？』其人俯首思曰：『是我忘記下米。』噫，幷酒之本而忘之，欲求酒，及于不得酒，而反怨教之者之非也。世之學者，忘本逐末，而學不成，何以異于是？

又　一宦家池亭，廣畜水鳥，若仙鶴、淘河、青鴡、白鷺皆備。有來觀者，小大具列。適外夷一人，乍至其地，不識鳥名，指仙鶴問守者曰：『此何鳥？』守者誑曰：『這是尖嘴老官。』次問淘河，誑曰：『是尖嘴老官令郎。』又問青鴡，誑曰：『是他令孫。』問白鷺，誑曰：『是他玄孫。』問者嘆曰：『這老官枉費大，只是子孫一代不如一代。』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六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出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鑰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愼勿與也。』昔有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曰：『鑰匙在我衣帶上。』此亦孫彥高之流也。

又　齊王好相，有稱神相者求見，曰：『臣鬼谷子之高第，而唐舉之受業師也。』王大悅曰：『試視寡人何如？』對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得。』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變，相者問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三日矣，當發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兵。』王不應，須臾有人着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故，王曰：『此庫吏也，盜金帛三萬矣。』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說，曰：『此已往者，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耳。』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衣之士。』

又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它日會諸官之婦，旣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以吾姓伍，贊府婦遂云姓六，主簿婦云姓七，相弄若此！餘官婦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姓偶爾，何足怪？』乃令其婦出。

又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泪碑，綱紀白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又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旣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

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又　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哄然，傳以爲笑。

又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陞偶坐，據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泪如迸泉。廟祝畏其必獲罪，雖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泪亦未已。

又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爲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又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明・浮白主人《笑林・公子》　一人問封君與公子孰樂，答曰：『做封君，齒已衰矣，惟公子最樂。』其人急趨而去，追問其故，曰：『欲送家父上學。』

又《才人》　一官人有書義未解，問吏曰：『此間有高才否？』吏誤以爲裁衣人姓高也，應曰：『有。』即喚進，官問曰：『貧而無諂如何？』答曰：『裙而無襯，使不得。』又問：『富而無驕如何？』答曰：『褲而無腰也使不得。』官怒喝曰：『唗。』答曰：『若是皺，小人有熨斗在此。』

又《駱駝蹄》　鄉人入城見鬻駱駝蹄者，倚擔睨視。鬻者欺其鄉人，謂曰：『你識得這物，當輸數枚。』其人笑曰：『難道這物也不曉得？是三個字。』鬻者心念曰：『是矣，你且說第一個字。』其人曰：『落。』鬻者遽已服輸，既啖畢，鬻者曰：『我只是放心不下，你且說完看。』鄉人曰：『落花生。』

又《糟餅》　一人家貧而不善飲，每出，止啖糟餅二枚，即有酣狀。適遇友人問曰：『爾晨飲耶？』曰：『非也，食糟餅耳。』歸以語妻，妻曰：『便說飲酒，也粧些門面。』夫頷之。及出，遇此友，問如前，以吃酒對。友詰之曰：『熱吃乎？冷吃乎？』答曰：『是熯的。』友笑曰：『仍是糟餅。』既歸而妻知之，咎曰：『酒如何說熯？須云熱飲。』夫曰：『已曉矣。』再遇此友，不待問，即誇云：『我今番的酒是熱吃的。』友問曰：『爾吃幾何？』伸指曰：『兩個。』

又《問令尊》　一人遠出，囑其子曰：『如有人問你令尊，可對以小事出外，請進拜茶。』又以其呆，恐忘也，書紙付之。子置袖中，時取看，至第三日，無人來問，以此紙無用，付之燈火。第四日忽有客至，問令尊，覓袖中紙不得，因對曰：『沒了。』客驚曰：『幾時沒的？』對曰：『昨夜燒了。』

又《借牛》　有走柬借牛于富翁者，富翁方對客，諱不識字，僞啓緘視之，對曰：『知道了，少停我自來也。』

又《半字》　粟監寡陋，妻勸讀書，問：『讀書有甚好處？』妻曰：『一字值千金，如何不好？』答曰：『難道我身子，只直得半個字。』

明・浮白齋主人《雅謔・修屋漏》　久雨屋漏，一夜數徙床，卒無干處。妻兒交詬。迂公急呼匠葺治，勞費良苦。工畢，天忽開霽，竟月晴朗。公日夕仰屋嘆曰：『命劣之人，才葺屋，便無雨，豈不白折了工費也？』

又《借衣》　雨中借人衣着之出，道濘失足，損一臂，衣亦污，從者掖公起，爲之摩痛。迂公止之曰：『汝第取水來滌吾衣，臂壞無與爾事。』從者曰：『身之不恤，而念一衣乎？』公曰：『臂是我家物，何人向我索討？』

又《刳馬肝》　有客語馬肝大毒，能殺人，故漢武帝云：『文成食馬肝而死。』迂公適聞之，發笑曰：『客誑語耳，肝故在馬腹中，馬何以不死？』客戲曰：『馬無百年之壽，以有肝故也。』公大悟，家有畜馬，便刳其肝，馬立斃。公擲刀嘆曰：『信哉，毒也。去之尚不可活，況留肝乎？』

又《專愚》 王皓性迂緩，曾從齊文宣北伐，乘一赤馬，平旦蒙霜，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遍求不獲。須臾，日出，馬體霜盡，依然系在目前，方云：『我馬尚在。』

又《呆子》 吳中某富翁有呆子，年三十，倚父爲生。父年五十矣，遇星家推父壽當八十，子當六十二。呆子泣曰：『我父壽止八十，我到六十以後，那二年靠誰養活？』

又《呆刺史》 刺史孫彦高，被突厥圍城，不敢出廳視事，征發文符，俱于小牕接入。及報賊登壘，乃鎖州宅門，身入櫃中，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愼勿與。』

又《茶官》 會稽朱某，目不識丁，素販茶，以羨金鬻官，俗呼爲茶官。一日于姻家遇文人，印證今古，談及宣尼，乃擊節曰：『據如此說，是一才子矣。』又言馮婦，則曰：『果是當時一美婦人，予聞久矣。』偶于夏月納涼，忽然雲翳，乃曰：『頃必有大風。』或詰之，曰：『夏雲多奇風。』聞者腸幾笑斷。

又《呆縣丞》 長洲縣丞馬信，山東人，一日乘舟謁上官，上官問曰：『船泊何處？』對曰：『船在河里。』上官怒，叱之曰：『眞草包。』信又應聲曰：『草包也在船里。』

又《被毆不言》 迂公遭酒人于道，見毆，但叉手聽之，終不發言。或問：『公何意？』曰：『儻斃我，彼自抵命，吾正欲其爾爾。』

又《通文縣丞》 某邑一丞，素不知文，而強效顰作文語。大令病起，自憐消瘦，丞曰：『堂尊深情厚貌，如何得瘦！』一日，重刑鞫盜，哀呼殊苦，丞從旁撫掌，笑令曰：『惡人自有惡人磨。』又侍令飲，而令將赴別席，辭去，丞曰：『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令修後堂頗華，丞曰：『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又《呆主簿》 德清有馬主簿，愚不諳事。忽一晚三更時，扣大令門甚急，令以爲非火卽盜，驚惶而出。簿云：『我思四月間田蠶兩值，百姓甚忙，何不出示，使百姓四月種田，十月養蠶，何如？』令曰：『十月間安得有桑？』簿無以對，徐云：『夜深矣，請睡罷。』此後每夜欲出，其妻必詒以倭子在外，不可出。遇聖節，其妻曰：『可出行禮。』簿搖手曰：『且慢且慢，有倭子在外。』

又《秦士好古》 秦朝有一士人，酷好古物，價雖貴必求之。一日，有人攜敗席踵門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秦士大愜意，以爲古，遂以附郭之田易之。逾時，又一人持古杖以售之，曰：『此乃太王避狄，杖策去豳時所操之箠也，蓋先孔子之席數百年，子何以償我？』秦士傾家資與之。既而又有人持朽椀一只，曰：『席與杖皆未爲古，此椀乃桀造，蓋商『商』字衍又遠于周。』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居之宅而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資罄盡，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舍三器，于是披哀公之席，把太王之杖，執桀所作之椀，行丐于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又《遇偷兒》 鄉居有偷兒，夜瞰迂公室，公適歸遇之。偷兒大恐，并棄其所竊來羊裘而遁。公拾得之大喜。自是羊裘在念，每夜歸，門庭晏然，必蹙額曰：『何無賊？』

又《呆舉人》 越中一士中舉，卽于省中娶妾。問年友問曰：『新人安在？』答曰：『寄于湖上蕭寺。』同年云：『僧俗恐不便。』答曰：『已扃之矣。』同年云：『其如水火何？』答曰：『鎖鑰仍付彼處。』

又《不知骰色》 李西涯嘗與陳師召擲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涯天才也。』或曰：『上么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爲异？』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詣西涯。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亂其數矣。師召屢揣之不中，乃嘆曰：『公眞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明・張夷令《迂仙別記》 陳孝廉喜弈，公以棋劣，故得近，每受饒四子。一日弈罷，公適輸四子，色然驚顧曰：『頃若不見饒，定是和局。』

又 迂公與衛隱君弈，衛着白子，公大敗，積死子如山，枰中一望浩白。公痛懊曰：『老子命蹇，拈着黑棋。』

又 黃駕部圃中，鑿池起土，累岸如丘，草叢生之。公一日游池上，摳衣撥草而過，心厭之，謂黃曰：『爾時開池，何必挑土？不挑，是草應在水底矣。』

又 公嘗宴客，酒酣，隱幾熟睡，及覺，便謂經宿，張目視客曰：『今日未嘗奉招，何復見降？』客曰：『怪君昨日不送客耳。』

又 里中有富家行聘，盛筐篚而過公門者。公夫婦竝觀之，相謂曰：

『吾與爾試度其幣金幾何？』婦曰：『可二百金。』公曰：『有五百。』婦謂必無，公謂必有，爭持至久，遂相詈毆。婦曰：『吾不耐爾，竟作三百金何如？』公猶詬誶不已，鄰人共來勸解，公曰：『尚有二百金未明白，可是細事？』

又　兄試南都，將發榜，命公往偵之，已而獲薦，公注目牓紙，略不移瞬，至日暮，猶不去。兄急令人尋索，見公于牓下瞻矚甚苦，呼之曰：『胡不去，守此何益？』曰：『世多有同姓名人，吾去，設有來冒兄名者，可若何？』

又　家有一坐頭，絕低矮。公每坐，必取瓷片支其四足。後不勝煩，忽思得策，呼侍者移置樓上坐。及坐時，低如故，乃曰：『人言樓高，浪得名耳。』遂命毀樓。

廣記：『甲乙斗，乙被嚙下鼻，訟之官。甲稱乙自嚙，官曰：「人鼻高口低，豈能嚙乎？」甲曰：「彼踏床子就嚙之。」』似此。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一《獻策官銜》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獻書闕下，曰《萬世保豐永亨管見》。上嘉之，更『管見』二字曰『策』。夏遂書官銜云：『獻萬世保豐永亨管見天子改爲策字高郵州學正夏有文。』

又《罰人食肉》　李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官。性迂緩，不食豬肉。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廚中取餅及豬肉，令相毆者對餐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於豬肉中加之以酥。』

又《歸王吏治》　歸太僕有光，謫官吳興。每治事，胥吏輩環擠案旁，幾不容坐。歸以硃筆飽蘸，捉向諸人曰：『諸君若不速退，我便灑將來也。』合堂大笑。

吾蘇王中吳先生，厚德而拙於吏治，由鄉科爲縣令，每視事有疑，輒密緘條紙，質之記室。一日拆封，見吏匿銀，怪之，亟爲傳問。得教云：『此弊也，宜重懲。』王爲點頭。久之拆完。王問吏何以匿銀？吏堅諱，搜之不得，怒責十板。既退，餘怒未息，述諸記室。記室曰：『何不監追贓物而輕釋乃爾？』王搖首曰：『使不得。責至七八板時，彼羞極，面俱發赤矣。』

又《不禁盜墳》　一朝士賦性甚迂，知河中府龍門縣。有薛少卿者，寄籍於縣，墳塋松檟，忽經盜砍，因詣縣投牒陳訴。朝士判曰：『周文王之苑囿，尚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

又《束帶耕田》　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袒裸。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貲，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又《束帶應兄語》　劉祭酒弟璡，方軌正直。祭酒常夜呼璡，欲與共語。璡不時答，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

又《誦經稱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以下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云云，誦畢贊歎云：『這天童極靈聖。』傍一人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耶？』

又《匍匐圖》　福州陳烈，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莆田，烈往弔之。將至境，語門人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襴靴，偕二十諸生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而入。婦人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遵畫《匍匐圖》。

又卷三《愚癡》　顧愷之癡信小術，桓玄嘗以一柳葉詒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引葉蔽己，玄佯眯而溺之，愷之信玄不見己，受溺而珍葉焉。

裴令公性慕禪林，往往掛衲，所生子女，多名師女僧兒，潛令婢妾承事禪師，留其聖種。

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前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大有損折。』則天怒曰：『朕諸親會飲，甚歡。汝是親王，爲二百戶封，幾驚殺我。』敕令曳下。

黃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

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之，其弟也。大呼曰：『可對「虎子養溪魚」。』

崑山孫嘿齋乃孫，性駿。已破家盡矣，惟餘兩坐杌。一日見擔籠過者，欲買而無錢，以一杌與換之。其人將杌售鄰家，得米二斗。鄰家意欲成對，其人曰：『易耳。』乃復以籠往換，孫頓足曰：『何不早來？果有一杌，適已碎作薪煮籠矣。』

又《呆諭德》 唐順宗在東宮，韋渠牟崔阡拜諭德，爲侍書。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某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笑曰：『卿是宮僚，自合知也。』

又《性忘》 唐三原令閻玄一性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史曰：『某州佐也。』玄一慚謝。須臾縣典至，玄一疑即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縣佐也。』又慚而止。

唐臨朐丞張藏用善忘。嘗召一匠不至，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鄰邑令遣人齎牒來。藏用讀畢，便令剝齎牒者，笞之至十。起謝杖，因請其罪。藏用方悔其誤，乃命里正持一器飲之，而更視他事。少頃，忽見里正，指酒曰：『此何物？』里正曰：『酒也。』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飲，藏用遂入衙齋。齎牒人竟不得飲，扶杖而出。

又《馬速非良》 李東陽嘗得良馬，送陳師召騎入朝。歸，成詩二章。怪而還其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此馬止二詩，非良也。』東陽笑曰：『馬以善走爲良。』公思之良久，復騎而去。

又《周用齋事》 崑山周用齋先生，性絕駿。幼時，每爲同學誘至城上，則盤桓而不能下。其處舘也，值黃梅時，見主家暴衣，問其故，曰：『凡物此候不經日色，必招濕氣。』周因暴書囊，并啓束脩陳之。舘童竊數件去，周往視，訝其減少。童詒云：『爲烈日所銷耳。』偶舟行，見來船過舟甚速，訝問之，僕以『兩來船』對。乃笑曰：『造舟者何愚也。倘盡造兩來船，豈不快耶？』後成進士，過吏部堂，令通大鄉貫。周誤以爲大鄉官，乃對曰：『敝鄉有狀元申瑤老。』吏部知其駿，麾使去。出謂同人曰：『尚有王荊老未言，適堂上色頗不豫，想爲此也。』又曾往婁東弔王司馬，時元美遭先司馬之難。誤詣王學士宅。荊石以省親在告。學士錦衣出迓，周不審視，遽稱『尊公可憐』者再。學士曰：『老父幸無恙。』周曰：『公尚未知尊人耗耶？已爲朝廷置法矣。』學士笑曰：『得無弔鳳洲乎？』周悟非是，急解素服言別。學士命繳原刺，周曰：『不須見還，即煩公致意可也。』其儻儻多此類。

又《廣東先達事》 羅汝珍言：其鄉肉價每觔一分八釐。有先達爲下所欺，必用三分。偶於他席上談肉甚貴，主人云：『不貴也，止一分八釐耳。』歸以責僕，僕曰：『有之，但非佳肉。』明日如數市臭肉以進，食之不美，更不思他席所食之佳，輒准前價。又使僕鑿銀，每偷取，輒詒曰：『銀散則折也。』某未信。明日，僕乃取大銀鑿而未殊者子曰：『裂如許大孔，能不折乎？』

又《蝦蟆爲馬》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求馬，經年無似者。更求之，得一大蝦蟆。歸白父曰：『得一馬，隆顱，跌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趨。』伯樂笑曰：『此馬好跳躑，不堪御也。』

又《楚王》 楚王佩玦逐兔，患其破也，因佩兩玦以爲豫。兩玦相觸，破乃愈迅。

又《沈屯子》 沈屯子入市，聽唱書，至楊文廣被圍柳城，內乏糧，外阻救，蹙然興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憂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家人因勸出遊，以紓其意。忽見擔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未甚銳，道上行人必有受其刺者。』歸益憂病。家人爲之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作女人，所適夫，麻哈回也，貌甚陋。』沈憂病轉劇。親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耳。』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歸家，麻哈回作休書見付，乃得也。』

又卷五《蔡伯喈》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畢備，請閱之。』刺史入酒室，見一像，問之，曰是杜康。又入茶室，見一像，問之，曰是陸鴻漸。刺史大喜。又一室，諸菜畢備，亦有一像，問之，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此不必。』

又《甘子布》 益州進柑，例以紙裹，後長史易布，猶慮損壞。俄有御史姓甘名子布者至驛，驛吏馳報，長史疑敕御史來推布裹柑子事。參謁後，但叙布裹柑子爲敬。御史初不解，久方悟，付之一笑。

又《皮遐叔》 盧尚書弘宣與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衢州蚤出歸，尚書問有何除改，答云：『無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

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曰：『我弭節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言之，皆大笑。

又《兄弟誤》　張伯喈、仲喈兄弟貌絕相類。仲喈妻妝竟，忽見伯喈，戲曰：『今日妝好不？』伯喈曰：『我伯喈也。』妻急趨避。須臾又見伯喈，復以爲仲喈，告云：『向大錯誤。』伯喈曰：『我故伯喈。』

長洲劉憲副瀚之族，有兄弟二人，初本孿生，貌極相肖。市有鬻青梅者，梅甚大，其兄戲與決賭云：『能頓食百顆。』市人云：『果爾，當盡以擔中梅相餉。』劉食其半，佯稱便，旋入門，而其弟代之出，食至盡。衆莫能辨，遂爲所勝。

又《誤造》　貞元中，給事中鄭雲逵與國醫王彥伯鄰居。嘗有蕭俛求醫，誤造鄭，鄭爲診之曰：『熱風頗甚。』又請藥方，鄭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俛既覺失錯，驚遽趨出。是時京師有乖儀者，必曰熱風。

唐臨濟令李回娶張氏，張父爲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壻薄其女，往臨濟辱之。誤至金節縣，入廳大罵。邑令驚怪，使執而鞭之。困極，乃告以故。令馳報回，回至乃解。

北齊劉臻位儀同，恍惚多誤。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尚未悟，猶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於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始叱從者曰：『汝無大意，吾欲造劉訥耳。』

又《陳太常》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一日朝回，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其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我家。』又覩壁間畫曰：『我家物緣何掛此？』既家僮出，叱之曰：『汝何亦來此？』僮曰：『故是家。』師召始悟。

陳師召檢書，得友人招飲帖，忘其昔所藏也。如期往，累茶不退。主人請其來故，曰：『赴君飲耳。』主人訝之，難於致詰，具酒飲罷，方憶去年此日曾邀飲也。【略】

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而山西楊文卿爲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師召飲，而師召造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召不見酒肴，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饌。』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白以主翁久候。師召始悟曰：『乃汝主耶？吾誤矣。』一笑而去。

陳師召嘗信宿具饌邀客，早盡忘之，遂造其家雙陸。將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留餐。頃之，家人來促上席，師召未審視，疑是別家來招，怒謂之曰：『汝請我主人去，我竟何如？』

陳師召清旦入朝，悞真冠纓於背。及見同僚垂纓，俯視頷下，怪其獨無。一人遽持纓而正曰：『公自有纓，但無背後眼耳。』李西涯贈詩，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

陳音不事修饌，蓬垢自喜，官四品，夫人鬻得金獅緋袍，不知爲武臣服，公亦不察衣袍肖像。李西涯見之，遽題曰：『觀其鬢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逢其鬢，更其衣，嗚呼庶幾！』

陳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又《翁肅》　閩人翁肅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偏，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箇使不得。』

又《誤而不誤》　隆慶時，紹興岑郡侯有姬方娠，一人偶衝道，縛至府，問曰：『汝何業？』曰：『賣卜。』岑曰：『我夫人有娠，弄璋乎，弄瓦乎？』其人不識所謂，漫應曰：『璋也弄，瓦也弄。』怒而責之。未幾，果雙生，一子一女。卜者名大著。

吳下管生失一小青衣，問占於柳華岳，得『削牀以膚』爻。柳素昧文理，連味『以膚』二字，忽曰：『汝有姨夫乎？試往其家索之，可得也。』管如其言，果獲之。柳名益起。

一書生禮奎神甚虔。同儕戲之，以經書文七首置神座下。書生得之，喜曰：『神賜也。』稽首受而讀之。及試命題，一如所讀，竟登第。

又卷六《不知置辭》　齊焦度材澀，欲就高帝求郡，不知置辭，人教之習誦，上口。臨自陳，卒忘所教，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略】』帝大笑曰：『卿何憂無食？』賜米百斛。

又《不習儀式》　魏隴西太守游楚上殿，不習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不覺大應稱『諾』。帝笑勞之。

又《初學》 張敬兒不識書，由戰功起方伯，始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對答，空中俯仰，妾侍窺笑焉。

又《謝朓詩杜荀鶴詩》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州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

楊升庵云：『吳字本從口從矢，非從天也。而吳元濟之亂，童謠有『天上小兒』之讖。又如王恭爲『黃頭小人』，恭字與黃頭不同。史謂小兒謠言乃熒惑星所爲。審如是，星宿亦不識古文矣。蘇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態。』子猶曰：『然則唐明宗時，玉帝亦當不識字耶？』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誤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煬帝造儀衛，徵取鳥羽。有鶴巢於樹顛，民往窺之，鶴恐傷其卵，自拔氅毛投地，羣臣奏以爲瑞。據此，則杜詩便作『野鷹』亦不錯。

又《吕李二將讀詩》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吕珍守紹興，參軍陳庶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紈扇以寄吕，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爲作者所稱。吕俾人讀罷，大怒曰：『吾爲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爲將軍耶？』命帳下策出之。二事一時相傳爲笑。

又《宋鴻貴讀律》 宋鴻貴仕齊爲平北府參軍，見律有梟首罪，誤爲澆手，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

又《錦衾爛兮》 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之曰：『吾雖產沙陀，亦唐人也，何得呼我爲爛奚？』

又《水厄對》 侍中元乂爲蕭正德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答曰：『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

又《堯舜疑事》 歐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以崇雅黜浮，以變文格。至日午，猶有喋喋弗已者。過晡稍閒，與諸公方酌酒賦詩。士又有叩簾者，文忠復出，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教之。』觀者閧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

又《不識羊太傅陸士衡》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淚碑。綱紀白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戲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又《說韓信》 黨進鎮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去。左右問之，黨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

又《問歐陽修》 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有一舉子來謁，坐定曰：『每欲問公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文章也得。』無逸子宗野時七歲，聞之，匿笑而去。

又《不知杜少陵》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爲誰，曰：『杜少陵也。但不知何處人。』聞者絕倒。

又《蕭望》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達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正方，加之字可耳。如此堠直行書，只合題蕭望墓，何必之字？』

又《茄字鵌字》 尚書趙從善子希蒼，官紹興日，令庖人造燒茄，判食次，問吏『茄』字，吏曰：『草頭下着加。』即援筆書艸，下用家字，乃蒙字矣。時人目曰『燒蒙』。

南康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鵌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鳥』。建封信之曰：『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又《多感元年》　權龍襄景龍中爲瀛州刺史，遇新歲，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乃將書呈判書以下云：『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衆大笑。龍襄不悟，猶復延頸怪赦書來遲。

又《精牳》　宋神宗時，葉溫叟提舉陝西保甲。一日，御批問所隸諸州保甲精牳如何，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牳。』帝得奏大笑，謂侍臣曰：『溫叟將謂「精牳」是「精確」也。』

又《强作解事》　會稽朱某以販茶鬻官，皆呼爲茶官。素不學，偶於姻家遇詞客，印證今古，談及宣尼，擊節曰：『據如此說，是一才子矣。』又言馮婦，則曰：『果是當時一美婦人，予聞久矣。』近臨溪人姚京，與村學究孫一經夏日納涼，頃之，雲翳，孫曰：『必有大風。』姚詰之，曰：『夏雲多奇風。』聞者腸斷。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大常雅樂。詔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樂師齎出大樂，首見錦瑟，指問何樂，衆方訝其正樂不識樂器。既知爲瑟，乃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其議遂寢。

又《襲舊》　唐陽滔在中書，文皆抄襲。時命制敕甚急，而令史持庫鑰他適，苦無舊本檢閱，乃斲牕躍入得之。時號爲斲牕舍人。【略】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人不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謄寫，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又卷七《陽俊之》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又卷八《鳴鵝》　會稽有姥，養一鵝，善鳴。右軍求市不得，遂攜親友就觀。姥聞羲之至，烹鵝以待，右軍歎惜彌日。

又《七世廟諱》　侯景篡梁，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也。』因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啖是！』衆皆掩口。

又卷九《碑癖》　孫何好古文，爲轉運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磨滅者數本，釘於舘中。孫至，讀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王錫甚慕秦漢碑刻，往往節口腹之奉以事之。一日，語共遊者曰：『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衆問：『此何代碑？』王不能答。一客曰：『我知之。』王欣然就問，客曰：『此名沒字碑。』衆一笑而散。

唐趙崇凝重清介，標質堂堂，不爲文章，時號『沒字碑』。後唐丞相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亦號『沒字碑』。

又《古銅器》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裒其家所有，約百餘金，買書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之癖，一見喜甚，曰：「毋庸貨也，我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遂返其家。其妻方悅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塊，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夫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

又《好唱》　宋之悉爲連州參軍，好唱歌。有陳希古者，庸人也，倩之悉教婢歌，欣然就之。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牕和焉。

又卷一一《陶成》　陶成字懋學，號雲湖，寶應人也。性至巧，嘗見銀工製器，效之，即出其右。小時從師，見師母，圖其像，次見其女，又圖之，皆逼眞。師怒，逐去。及師母死，傳神者皆弗逮，卒用其所圖像焉。中式上公車，二月五日矣，語其壻朱升之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同吾遊乎？』升之曰：『去試僅三日，公更何往？』成不許。明旦，升之他避。笑曰：『彼欲進士急耶。』買輿逕下，醉其家五日。及揭曉，升之登第，其鄉人釀錢爲賀，曰：『公壻捷矣，幸爲我輩作圖以往。』成曰：『善。』即舉筆模丁香一本，尤妙絕。家故饒，輕財好俠，嘗一至京師，費白金二千，有一面交，卒推分與之。他日以挾妓事露，御史欲全之，觀其詩，詭曰：『此殆非陶成作也。』成曰：『天下歌詩，豈出陶成之右，而爲他人作乎！』御史罵之，遂除名。

又《滕元發》　滕達道微時，爲范文正舘客，常私就狎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逕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

入長揖，問范氏：『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

又《笑府》上　一人問翁何姓，曰：『姓張。』少焉再問，翁復告之。至第三問，翁慍曰：『已說姓張，如何屢問？』其人便云：『這位李老官人，直得就惱。』

又　主人謂僕曰：『汝出外，須說幾句大話，裝估體面。』僕頷之。值有言三清殿大者，僕曰：『只與我家租房一般。』有言龍衣船大者，曰：『只與我家帳船一般。』有言牯牛腹大者，曰：『只與我家主人肚皮一般。』

又　余姚師多館吳下，春初即到，臘盡方歸，本土風景，反認不眞。偶見柳絲可愛，向主人乞一枝，寄歸種之。主人曰：『此賤種，是處俱有，貴處寧獨無邪？』師曰：『敝地是無葉的。』

又　一丞不識字，凡買物即畫形簿上。令來，值丞不在，展簿視之，怪其所爲，每行用朱筆直抹。丞歸視，怒曰：『你衙內買紅燭，如何也記在我簿上？』

又　一人攜刀往竹園取竹，偶內急，乃置刀于地，就園中出恭。忽抬頭曰：『家中正要竹用，此處好竹，惜未帶刀耳。』已解畢，見刀喜曰：『天隨人願，適有刀在此。』方擇竹下刀，見所遺糞，慍曰：『何人沿地出痢，幾污我足。』

又下　有借馬者，柬云：『生偶他往，告借駿足一騎。』主人問：『駿足何物？』對曰：『馬也。』主人曰：『原來畜生也有表號。』

又　一監生見有投『眷制生』帖者，深嘆『制』字新奇。偶致一遠札，即效之，甚得意。僕致書回，生問：『主人何言？』僕曰：『當面啓看，便問：「老相公無恙乎？」予對曰：「安。」又問：「老奶奶無恙乎？」予又曰：「安。」乃沉吟數四，帶笑而入，少焉，打發回書，遣我歸耳。』生大喜曰：『人不可不學，只一字用得好，他見了，便添下多少殷勤。』

衆至一家祝壽，飲酒間行令，各說壽字一句。一人喊云：『壽夭莫非命。』衆嘩曰：『是何言也？』以大鍾罰之。即曰：『該死該死。』

二盬同走，見有攜鰻及團魚賣者。一盬指鰻云：『賣這條烏稍蛇與我。』一盬笑云：『鰻也認不出，倒不如買了這穿山甲罷。』

又　有夫婦聞河魨甚盛，謀買嘗之。既治具，疑其味毒，互相推諉。久之，妻不得已，將先舉箸，乃含淚謂夫曰：『吃是我先吃了，只求你看顧這兩個兒女；若大起來，教他千萬不要買河魨吃。』

貧漁夫婦，于冬天以網爲被，中夜以指透網外，私相謂曰：『如此寒夜，虧那無被的如何熬過。』

又《廣笑府》卷一《假儒》　富家村子弟，詐爲秀才，狀訴追債。官見其粗鄙可疑，乃問曰：『汝是秀才？且道「桓公殺公子糾」一章如何說。』其人不知是書句，只恐是一件人命，便連聲大叫曰：『小人實不知情！』官命左右撻二十。既出，謂其僕曰：『這縣官太無道理，說我阿公打殺翁小九，將我打二十。』其僕曰：『這是書句，汝便權應「略知」也罷。』其人曰：『我連叫「不知情」，尚打二十下；若說得知，豈不拿我償命！』

又《買豬千口》　一縣官寫字潦草，欲置酒延賓，批票付隸人買豬舌。『舌』字寫太長，隸人錯認只謂買豬『千口』。遍鄉尋買，只得五百口，赴縣哀告，願減一半。縣官笑曰：『我令你買豬舌，如何認作買豬千口？』隸人對曰：『今後若要買鵝，千萬短寫些，休要寫作買我鳥！』

又《聶字三耳》　一書手寫字多誤落，遇造冊時，將『陳』字着『阝』於右。被官責二十。書手性愚，誤凡『阝』俱當在左，後又將『鄭』字着『阝』於左，又被官責二十。後有聶姓者托寫首狀，書手大呼曰：『我因兩「耳」，一連打了四十；若與你寫狀，豈不送了我性命！』

又《不識書禮》　海濱一俗士，因訴家事，冒名儒生見官。官嫌其禮度粗率，因斥之曰：『爾既爲儒，如何不識禮？』其人曰：『某生長海濱，豈不識鯉！鯉有北斗七星，奉道者忌而不食。』官曰：『我論書中之「禮」，豈是問鯉魚！』怒將笞之。其人認『書』爲『鬚』，急聲正辯曰：『大人誤矣。若有鬚者，却爲鮎魚，又不是鯉也。』

又《班孟堅》　張由古無學術，好妄論古今。一日，對衆嘆班固文章不入選。衆嗤笑曰：『觀其著《西漢書》及《兩都賦》、《幽通賦》、《答賓戲》等文，具載方策，如何可輕議他？』由古曰：『爾輩所舉者乃是班孟堅，我所議者班固也。』

又《玉堆宮》　二蒙師相遇於道，道傍有魯叁之墓。其一忙下拜曰：『此曾參墓。』其一辯爲曹參墓。爭論久之，因相毆訟于王推官處。官曰：『召墳隣詢之。』知爲魯叁墓，各笞二十逐出。其友人爲之和解，因置席於玉堆宮。二人將入門，舉目見軒扁，荒奔走出，相顧驚愕曰：『此是王推官家。如何又去惹他！』

又《妙處難學》　或人命其子曰：『爾一言一動，皆當效師所爲。』領命侍食於師，師食亦食，師飲亦飲，師側身亦側身。師暗視不覺失笑，閣筋而噴噫。生不能強爲，乃揖而謝曰：『吾師此等妙處，其實難學也。』

又《講書》　一先生講書至『康子饋藥』，徒問：『是煎藥是丸藥？』先生向主人誇獎曰：『非令郎美質不能問，非學生博學不能答。上節「鄉人儺」，儺的是自然是丸藥；下節又是煎藥——不是用爐火，如何就「底焚」起來。』

又《嗚呼於戲》　有訓蒙者，首教《大學》，至『於戲前王不忘』句，竟如字讀之。主人曰：『誤矣，宜讀作嗚呼。』師從之。至冬間，讀《論語》註『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乃讀作『嗚呼』，主人曰：『又誤矣，此乃於戲也。』師大怒，訴其友曰：『這東家甚難理會，只「於戲」二字，從年頭直與我拗到年尾。』

又《別字》　二蒙師死見冥王，一係讀別字者，一係讀破句者。勘畢，別字者罰爲狗，破句者罰爲豬。別字者曰：『請爲母狗。』王曰：『何也？』曰：《禮記》云：『臨財毋狗（毋苟）得，臨難毋狗免。』所以願爲母狗。

又《川字》　一蒙師止識一『川』字，見弟子呈書，欲尋『川』字教之，連揭數葉無有也。忽見『三』字，乃指而罵曰：『我到處尋你不見，你倒臥在這裏！』

又《柳枝》　餘姚師多館吳下，春初即到，臘盡方歸，本土風景，反認不眞。偶見柳絲可愛，向主人乞一枝寄歸種之。主人曰：『此賤種是處俱有，貴處寧獨無耶？』師曰：『敝地是無葉的。』

又《道學二》　一道學先生，在官時馬廐焚，童僕共救滅之。回報道學，問之曰：『傷人乎？』對曰：『幸不傷，但馬尾燒却了些。』道學大怒，責治之。或請其罪，曰：『豈不聞孔子「不問馬」，如何敢以馬對！』

又《仿制字》　一監生見有投眷制生帖者，深歎『制』字新奇，偶致一遠札即效之，甚得意。僕致書回，生問主人何言。僕曰：『當面啓看，便問老相公無恙乎？予對曰安。又問老奶奶無恙乎？予又曰安。乃沉吟數四，帶笑而入，少焉打發回書，遣我歸耳。』生大喜曰：『人不可不學，只一字用得好，他見了便添下多少殷勤。』

又卷二《下公文》　有急足下緊急公文，官恐其遲也，撥一馬與之，其人逐馬而行。人問：『如此急事，何不乘馬？』曰：『六隻脚走，豈不快於四隻！』

又《合八卦》　一術士，初出外境。看風水。過一茂林，忽聞烏鴉鳴，聽之似曰：『合八卦。』乃顧其僕曰：『我且急歸矣，近來江湖間野鳥也會看風水。』

又卷三《山人取釜》　一地理人爲富家擇葬地，先期紿之曰：『某月某日開壙，若有一人戴釜至其地，斯見尅應。』乃暗約一人，令其如期戴釜而來。其人聽其言，首頂一釜，至葬所，顧衆問曰：『向者地理人令我戴釜到此，不知當安頓何處？』

又《不見一尺》　吳中大水將沒城，官民恐甚。忽一法師至，能行法退水，步罡念呪，大呼曰：『急退。』守城者報曰：『不見一尺了。』有頃，又念呪大呼曰：『急退。』守城者又報曰：『又不見一尺了。』官府笑曰：『這不是法師，却是箇賊裁縫，眼看着便不見一尺了。』

又《經驗方》　方爲醫者，聞一良方，即筆之。途遇賊，伏林莽潛窺。見羣盜方殺一大卵脬者，首墜而脬已縮小，乃取筆記之曰：『醫大卵脬經驗良方。』

又《聾醫》　一醫者重聽，至一家看病，病人問：『蓮心吃得否？』醫者曰：『麵筋吃不得的。』病者曰：『蓮肉也？』醫曰：『醃肉也少吃些。』病者曰：『先生耳朵是聾的？』醫曰：『若裏股內紅的，還須防他生橫痃。』

又《穿山甲》　二醫同走，見有攜鰻及團魚賣者。一醫指鰻曰：『賣這條烏梢蛇與我。』一醫笑云：『鰻也認不出，倒不如買了這穿山甲罷。』

又卷四《不語禪》　一僧號不語禪，本無所識，全仗二侍者代答。適遊僧來參，問：『如何是佛？』時侍者他出，禪者忙迫無措，東顧復西

顧。又問：『如何是法？』禪不能答，看上又看下。又問：『如何是僧？』禪無奈，輒瞑目矣。又問：『如何是加持？』禪但伸手而已。遊僧出遇侍者，乃告之曰：『我問佛，禪師東顧西顧，蓋謂「人有東西，佛無南北」也。我問法，禪師看上看下，蓋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也」。我問僧，彼是瞑目。蓋謂「白雲深處臥，便是一高僧」也。問加持，則伸手，蓋謂「接引衆生」也。此大禪可謂明心見性矣。』侍者還，禪僧大罵曰：『爾等何往，不來幫我？他問佛，教我東看你又不見，西看你又不見。他又問法，教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又問僧，我沒奈何，只假睡。他又問加持，我自愧諸事不知，做甚長老，不如伸手沿門去叫化也罷。』

又《犯僧嫁禍》 富室居隣寺，一僧夜踰其牆，未及竊物，被逐奔去。倒跌濕泥中，首跡不可掩，急掙起，捻拳印其中，作道冠之狀，曰：『賴道士罷。』

又《老人妄語》 太上老君云：『誦經千遍，身騰紫雲。』一道士篤信此說，誦至九百九十九遍，乃沐浴登壇，告別親友，俟候騰雲。更誦一遍，湊千數，至暮竟無片雲。道士指老君塑像嘆曰：『誰知你這等老大年紀，也會說謊。』

又卷五《菜酒而已》 一儒官，當迎候上司，方乘馬出門。適鄉人過訪，不暇詳曲，草草謂內人曰：『待以菜酒而已。』內人不解文語，不知『而已』爲何物。既而詢諸婢僕，認『已』爲『尾』，猜疑爲所蓄大羊也，乃宰羊盛具酒殽待之去。儒官歸，問其故，嘆息無端浪費，惆悵不已。其後但出門時，輒囑內眷曰：『今後若有客至，止用菜酒二字，切不可用而。』

又《無酒閒坐》 劉伶嗜酒，常索其館人曰：『我何日得一大醉！』館人釀酒成缸抬進。翌日視之，酒盡乾，伶頹然坐糟上。笑問主人曰：『爾嘗許我一大醉，今日如何令我在此閒坐？』

又《先喫後打》 鄉人入城，見市肆招客食麵，意謂可徒食不償值也，恣意啖麵三數碗。既而主人索錢，忙無所措。主怒罵不已，因取扁擔，連擊八九下逐出。鄉人歸告里族曰：『城中有好辣麵，三扁擔可買一碗。』其後里族入城，向麵肆問曰：『麵價我已聞知，但不知先喫了打乎？先打了喫乎？』

又《遠近》 衆客酒後各談歸途遠近，一醉客曰：『合席惟我最近。』衆云：『莫如主人。』醉客朦朧曰：『主人進去尚有多少路，我只此已是了。』

又《廚子》 有廚子在家切肉，匿一塊於懷中。妻見了罵曰：『這是自家的肉，何爲如此？』答曰：『我忘了。』

又《第一聲》 一人方陪客，偶撒一屁，愧甚欲掩之，乃連以指磨椅子作聲。客曰：『還是第一聲像。』

又《酒令》 一人出令曰：『春雨如膏。』或疑爲糕也，曰：『夏雨加饅頭。』或又疑爲夏禹也，曰：『周文王像塔餅。』

又《不默》 或行酒令，要默乾。一客撒屁，糾之曰：『不默。』其人欲辯，方開口，復糾曰：『又不默。』

又《熱茶》 鄉下親家進城探望城裏親家，待以松蘿泉水茶。鄉人連聲贊曰：『好，好。』親翁以爲彼能識物，因問曰：『親家說好，還是茶葉好？還是水好？』鄉人答曰：『熱得有趣。』

又《好飲》 一好飲者，夢得美酒，將熱而飲之。忽然夢醒，乃大悔曰：『恨不冷喫。』

又《蘸酒》 有性吝者，父子在途，每日沽酒一文。慮其竭，乃約用筋頭蘸嘗之。其子連蘸二次，父叱曰：『汝喫如此急酒耶！』

又《醃蛋》 甲乙兩鄉人入城，偶喫醃蛋，甲訝曰：『此蛋何以獨鹹？』乙曰：『我曉得了，是醃板鴨哺出來的。』

又卷六《受戲不知改》 或人過巫山廟，慕楚襄王故事，祈得與神女一會。是夕，夢神女曰：『仙家不食烟火，子必辟穀，方可會也。』其人遂忍飢數日。復夢神女曰：『子有塵土氣，必洗淨而後可。』其人不欲棄前功，遂忍寒解衣入水，淨濯而出。復夢神女曰：『子如悟徹玄機，識我隱語，方可配合。』答曰：『願聞。』神女曰：『不是不，不是不，只是不。』其人苦心思索，竟不能悟，乃曰：『不諧所願亦已矣，幸明示隱語，免我苦思也。』神女曰：『此甚易曉耳。不是不飢，不是不凍，只是不改。』

又卷七《有錢者生》 園翁種茄不活，每以爲患，因問計於老圃。老

圃曰：『每茄苗一株，旁埋銅錢一文，則活矣。』園翁問何故？答曰：『汝不聞「有錢者生，無錢者死。」』

又《技藝爭高下》　木工曰：『我能巧用斧鑿，造室制器，眞良工也。』石工曰：『斷木非難，雕石爲難，我良工也。』鐵工曰：『治木、治石，必藉爐冶鉗鎚之力，爾等無我都不成，且莫虛爭閒氣也。』

又卷八《食肉者智》　野人聚論曰：『吾與公卿皆稟三才之靈，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志；我平日食麄糲，故少智也。』聞者曰：『吾適有糴穀錢數百，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後相謂曰：『吾自食肉後，頭能窮理格物。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因大笑而嘆曰：『食肉者生智，一至於此！』

又《百錢免牽》　人有徒行者，將自呂梁託舟以趨彭門，持五十錢遺舟師。師曰：『凡無賞獨載者，人百錢；爾尚少半，吾不汝載也。』其人靜思而應之曰：『姑收其半，當爲挽牽至彭門，以折其半。』

又《易怒》　一人性易怒，偶見六月戴氈帽者，惡其不時，便欲毆之。衆勸歸，因發病，久之始愈。值臘月迎春，其弟偕往觀，冀爲紓悶。遙見一戴騌帽者，急趨謂之曰：『家兄病初好，乞足下少避。』

又《性剛》　有父子俱性剛，不肯讓人者。一日父留客飲，遣子入城市肉。子取肉回，將出城門。值一人對面而來，各不相讓，遂挺立良久。父尋至見之，謂子曰：『汝姑持肉回，陪客飯，待我與他對立在此。』

又卷九《洗衣》　貧士止有一布衫，遇漿洗時，無可替換，只得晝睡。客問其子曰：『爾父何在？』其子答曰：『睡在床。』客曰：『有何病？』其子嗔曰：『我爺洗布衫打睡時，也是有病麼？』

又《矯揉不安貧》　一貧親赴富親之席，冬日無裘，而服葛恐人見笑，故意揮一扇，對衆賓曰：『某性畏熱，雖冬月亦好取涼。』酒散，主人覺其僞，故作逢迎之意，單衾涼枕，延宿池亭之上。夜半不勝寒，乃負床茫體而走，失脚墮池中。主人環視之，驚問其故？貧親曰：『只緣僻性畏熱之甚，雖冬月宿涼亭，還欲洗一水浴耳。』

又《五十猶癡》　農民爲吏，學律於先輩，教以笞杖流徒之等曰：『用小荆決打，自一十至五十，謂之笞；用大荆決打，自六十至一百，謂之杖。』農民驚訝曰：『我不信，豈有年至五十而猶癡者耶！』

又《不識人》　一女壻癡蠢無知，其妻每先事委曲教之：『吾家世傳二古畫，乃是芳草渡頭韓幹馬，綠楊堤畔戴松牛。爾見畫，當以此二句稱贊之。』壻如其教。婦家以壻識畫，後欲買十八學士畫，急召壻一展玩。嘆曰：『好古畫！芳草渡頭韓幹馬，綠楊堤畔戴松牛。』觀者大笑。父翁怒曰：『爾只識牛識馬，何曾識人！』

又《薑字如寶塔》　黨太尉欲寫『薑』字，問吏如何寫？吏人言：『一草一田云云。』太尉寫作三個『壹』字。詳玩之，罵吏曰：『你如何誑我，這不是薑字，一定是箇寶塔兒！』

又《道號非人》　黨太尉性愚駭，友人致書云：『偶有他往，借駿足一行。』太尉驚曰：『我只有雙足，若借與他，我將何物行路？』左右告曰：『來書欲借馬，因致敬乃稱駿足。』太尉大笑曰：『如今世界不同，原來這樣畜生也有一個道號。』

又《對軍數》　宋太祖召武臣問軍數，其識字者預先寫軍數於笏上，臨時當舉笏，當面見字，隨問卽對。黨太尉不識字，不知他人笏上有字，亦照樣舉笏加額，近前大聲曰：『啓覆陛下，軍數都在這裏！』

又《天上坐》　一癡壻，不識世事，每妻家宴會，常被諸壻壓坐下位，其妻懷慚，切切教坐高處，終不省喻。一日，妻與同歸翁家，把酒讓坐之際，倚門裏斜目睨上，指示欲坐高處。癡壻見庭中有梯，豎簷邊，乃往，升半梯而坐。其妻着急，更怒目指示之。壻不喻其意，乃大聲呼曰：『終不成叫我上天上去坐！』

又《多口取禍》　一人在世，佻譎奸詐，駕空騙害，專務持人陰事，恐嚇取財，號曰『偷天』。及死，陰司令一牛頭卒押去，用油熬煎。其人私謂牛頭曰：『君爲獄主，而豹皮裩若此之敝，何也？』鬼曰：『冥中無此皮，吾名不顯於時，故陽間無焚貺者。』其人曰：『某之外氏，獵徒也，家多此皮。若蒙見憫，少減柴油，而得生還，隨當焚化十皮以謝。』鬼喜而茫之，欺掩同事諸鬼，減去柴油，不令火熾，因得脱生。臨別時，牛頭囑曰：『勿忘豹皮也。』其人乃回顧曰：『皮不敢許，止有一詩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剋減官油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裩。」』牛頭大怒，仍叉入油鑊，益薪烹之。其人嘆曰：『口是取禍之門，

自作自受，吾將誰怨哉！』

又《一時難過》 田舍翁慶壽，欲效貴官稱千歲，權以簑衣當袍，石臼當冕冠。子孫羅拜祝曰：『千歲！千歲！』翁壓石臼，不堪其苦，皺眉顧額答曰：『莫說千歲，一個時辰也難過。』

又卷一〇《屬犬》 一酒客，訝同席者飲啖太猛，問其年，以屬犬對。答曰：『幸是犬，若屬虎的，連我都喫下肚了。』

又《武弁夜巡》 一武弁夜巡，有犯夜者，自稱書生，會課歸遲。武弁曰：『既是書生，且考你一考。』生請題，武弁思之不得，喝曰：『造化了你，今夜幸而沒有題目。』

又《好靜》 一人極好靜，而所居介於銅鐵匠之間，朝夕聒耳，苦之。常曰：『此兩家若有遷居之日，我願作東道款謝。』一日，二匠忽並至曰：『我等且遷矣，足下素許作東，特來叩領。』問其期日，曰：『只在明日。』其人大喜，遂盛款之酒。後問曰：『汝二家遷於何處？』二匠曰：『我遷在他屋裏，他遷在我屋裏。』

又《木匠》 一匠人，裝門閂誤裝門外，主人罵爲『瞎賊』。匠答曰：『你便瞎賊！』主人曰：『我如何瞎？』曰：『你有眼，叫我這一個匠人？』

又《拾火爆》 有近視者，拾火爆一枚，就燈認之，觸火而響。傍有聾子附其背問曰：『汝方纔拾甚麼東西，在手就散了？』

又《米》 一少年，私鄰家之婦，聞叩門聲，知夫歸，迫甚，婦議以布囊盛之，懸於牀側，夫問及，則紿以米。議定，啓門納夫。夫見囊覺其有異，問是何物，妻惶懼不即對。夫厲聲再問，少年不覺於囊中應曰：『米』。

明・起北赤心子《新話摭粹・恢諧・陳居士暫寄師叔》 淮南處士陳貶有詩名，五十方娶，自喜得偶【略】未幾，王以幣帛召之。或問：『處士赴召將行，細君宜置之何地？』對曰：『暫寄于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何不妨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貶曰：『鎖匙已付之矣。』

明・醉月子《精選雅笑・自說》 蘇人相遇于途，一人問曰：『尊姓？』曰：『姓張。』又問：『尊號？』曰：『東橋。』又問：『尊居？』曰：『閶門外。』問者點頭曰：『是閶門外張東橋。』張駭曰：『公緣何曉得我？』問者曰：『方才都是你自說的。』

又《樹菱》 山中人至水鄉，于樹下閑坐，見地上遺一菱角，拾而食之，甘甚，遂扳樹逐枝搖看，既久，無所見，詫曰：『如此大樹，難道只生得一個。』

又《破網》 一人網甚破，人見謂曰：『不像樣，何不修好戴之。』其人悻然對曰：『正是我費了錢，却圖你儂好看。』

又《亡鋤》 夫田中歸，妻問鋤放何處，夫大聲曰：『田里。』妻曰：『輕說些，莫被人聽見，却不取去。』因促之，往看，無矣，忙歸附妻耳云：『不見了。』

又《携燈》 有夜飲者，僕攜燈往候其主，主曰：『少時便天明矣，何用燈焉？』至天明，僕復往接，主訝曰：『汝大不曉事，今日反不帶燈來。』

吳俗，賣菜傭五鼓出行。適臨街樓中有通宵飲者，見而訝之曰：『如此早，便飲酒乎？』飲者亦訝菜傭曰：『如此晏，尚賣菜乎？』乃知長夜失日，果有其事。

又《換糞》 一家有糞一窖，與人換錢，索錢四百，而換者止肯二百，主人大怒曰：『狗糞直如此賤。』換者亦怒曰：『何必發惱，不曾吃了你的。』

又《吃齋》 鄉人吃齋者，偶以事至縣，見柱榜題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慌謂人曰：『縣出告示，月素笞五十，倘知我長齋，却不打殺乎？』

又《申明亭》 兩鄉人至縣前，見『申明亭』『申』字，一曰：『「由」字。』一曰：『「甲」字。』傍一人曰：『你多一頭，他多一脚，看來還是「田」字。』

家有百畝田，不離縣門前，解『田』字爲得。

又《夾麻布被》 有苦夏月多蚊者，一友曰：『用麻布作夾被蓋之，甚妙。』問何謂，曰：『等他來叮時，將上邊一層扯歪他嘴，傷筋動骨，要百二十日將息，及至嘴好起來，天氣涼了。』

明・佚名《笑海千金・雪上加霜》 昔有一富家娶妻，每日競鬧不賢

及容姿丑陋。夫每日嘆曰：『是人鰥居，我不鰥居！』婦不解意。一日，歸問其父曰：『我家丈夫，每日講口，常說「是人鰥居，我不鰥居」，如何解說？』父答曰：『此乃惡你貌丑，要你早死：是曰鰥居。』『然則將何言以應之？』父曰：『我教你應他，他若再說，應曰：「別人孤孀，我不孤孀。」』他日，其夫又曰，其妻忘父教之言，乃曰：『別人生瘡，我不生瘡。』夫笑曰：『你若生瘡，雪上加霜。』

又《笑痴子》 昔一做賊的人，常有錢買東西。一痴子見而問曰：『你何以善做賊？』賊答曰：『我所以善做者有故：凡去偷人財物之時，拿一根鴉鵲做窠的柴放手中，人就不見我。』痴子見賊說，一日，果往鴉鵲窠中，取一根柴放手中，遂而日上去人家盜財物，被人捉住亂打。痴子且曰：『我打倒被你打，你實不見我。』

又《說大話》 昔一人上京公幹，囑其僕曰：『途路之間，江湖鬧處，凡說家中事，務要大說些。』僕曰：『曉得。』又與一人同行，其人指水牛曰：『好大牛。』僕曰：『稀罕他，我家犬還大些。』又指高樓曰：『好高樓。』僕曰：『稀罕他，我家馬房還更大些。』又指船曰：『好大船。』僕曰：『稀罕他，我家主母的鞋還更大些。』

又《吃腌竿》 昔臨川一先生，在外作館，其東家日日以鹽魚待之。先生怒曰：『不可終日只以此物相待，可兼味來吃。』其徒聽錯，回家與母曰：『先生說，下次可腌竿來吃。』母曰：『腌竿麻人，如何吃得？』子曰：『他既討吃，只管腌些去。』母如其言，遂腌竿送之。先生竟食之，麻不得過，遂往前拔茅扯舌，擦去麻氣。其徒見先生久不轉來，密往覷之，只見一手扯舌，一手擦茅，忙走歸，謂母曰：『嘗說腌竿好吃，果然是眞，今日茅茨上，先生不把手扯住舌頭，連舌根都吞下去了。』

又《看相》 有一痴人出街，遇一相士，論人手足云：『男人手如綿，身邊有閑錢；婦人手如姜，財谷滿倉箱。』痴人聞言，拍掌大笑曰：『我的妻子手如姜也。』相士曰：『何以見之？』痴人曰：『昨日被他打了一下嘴巴，到今日還辣辣的。』

又《性急》 兩親家，一性急，一性緩，相遇于途而揖。性緩者因揖而謝禮意之厚：正月承親家如何？二月又承親家如何？直數到十二月止，乃起，其親家已去矣，駭曰：『親家幾時去了？』旁人曰：『正二月間就去了。』

又《看戲》 有演《琵琶記》者，後插戲是《荆釵》。忽有人嘆曰：『戲不可不看，今日方知蔡伯喈母親是王十朋丈母。』

又 有演《琵琶記》而插《關公斬貂蟬》。鄉人見之泣曰：『好個孝順媳婦，辛苦一生，臨了被這紅臉蠻子殺了。』

又《嘲人慳吝》 一呆人同妻到丈人家，丈人設席待之。席上有生柿子，呆人拿來連皮就吃。其妻在內窺見，怨嘆曰：『苦也苦也。』呆子答曰：『苦到不苦，只是有些兒澀。』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五 有一道學，每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一生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燭而行也。』

又 成大勳爲寧洋廣文，邑令註考云：『化雨不敷桃李，頹齡已逼桑榆。』廣文恚曰：『化雨不敷，欲我挑水澆秀才耶？』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一《腐儒問妓》 里中一腐儒，忘其姓名，一日赴友人妓席。妓起行酒，次至腐儒，忽色莊問妓曰：『卿業此幾年矣？或不得已而爲之乎？抑有所樂而爲之乎？』合坐聞之皆大噱，而腐儒迄不悟。

又卷四《以駱賓王爲封號》 唐時有一書生，頗通經史，而不諳近事，乃以駱賓王爲諸王封號，見《因話錄》。然則杜拾遺、伍子胥又何怪耶？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三《同夕誤娶》 嘉民有同夕迎娶者，從人醉，爭道，撇轎于路旁，鬨急燈滅，倉皇誤舁。既成禮，人衆辭去，彼此不知也。翌日，兩家探信，相視漠然，乃大驚。鳴縣，縣尹以婚已成，雖誤因之；便杖責轎役而解之。已，按其人物奩資，亦兩不相下云。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打生員》 康熙間，蘇州太守盧某試童子，有一秀才混入，爲吏指出。守曰：『汝秀才，欲爲人代作文耶？』其人倉皇急遽曰：『生員並不是秀才。』太守笑之，責以數板逐出，曰：『我不打你秀才，打你生員。』

又《雁行》 李安公名鎮，吳郡名諸生，中某科副車，爲人甚迂，事母與兄動必以禮，而其兄之迂亦不讓安公也。一日兄弟兩人往金陵鄉試，將登舟矣，其兄謂安公曰：『弟有科舉，兄尚錄遺，今日之行，弟當先

登。』安公逡巡不敢，曰：『豈有以弟而先兄耶！』遜讓不已，遂作雁行，船頭窄狹，兩人俱墮水中，同伴者大笑。

又《不准》 爲官者必用讀書人，以其有體有用也。然斷不可用書獃子，凡人一獃而萬事隳矣。有名進士某者，選得知縣，到任未幾，有報竊案刃傷事主者，刑席擬批，總嫌不當，乃親書狀尾云：『賊，凶人也。兵，凶器也。以凶人而持凶器，爾必攖其鋒而試之，其被殺也，宜哉！不准。』昔傳歸震川先生作令，視民如子，每坐堂皇，觀者如雲，不禁也。一日訊奸情，觀者益衆。先生曰：『汝等若不退，吾灑墨水矣。』滿堂大笑。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武人口吻》 宋党太尉令匠寫眞，寫成視之，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眼，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鄰幾《雜識》。安祿山以櫻桃賜臣子，作詩曰：『櫻桃滿筠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贊。』或請易下二句以押韻，祿山大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贊之下？』見《鶴林玉露》。呂文德起土豪，爲大將，至保傅，然愚鄙不識字，每佯癡，好無禮士大夫，又不肯拜先師。每曰：『他不曾教我識字。』見《黃氏日鈔》。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爲始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囉子也姓張，咱與你今日連了宗罷。』見《綏寇紀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清・樂鈞《耳食録》卷四《三都人》 某公性迂拙，偶出所居村外，迷不能歸。遙見其季父耕田間，不識也。從之問途，而連呼之曰：『農！農！』季父怒且笑，戲應之曰：『血！血！』公卽其處歇息。至暮始引歸。有鄰婦冬夜號寒，公意憐之，次日往謂曰：『汝無衾苦寒，盍就我宿？』婦大恚詈。公出，述其故於人曰：『彼婦殊不知恩！』聞者大笑。他日宰某邑，有訟者，三都人也。甫投牒，公怒，卽杖之。訟者請罪，公曰：『吾作秀才時，三都人屢負吾租，又誚辱我，故耳。』或告曰：『此三都非彼三都。』公悟，徐笑曰：『我眞誤，天下固有兩三都也。』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三《隙裏會》 華亭縣丞某，過訪某紳宦，登其堂，宦方坐而假寐，不欲驚之覺，坐以待，亦睡去。宦覺，而丞正鼾然，然不爲之驚，久之仍隱几而卧。此醒彼睡，彼醒此睡，如是者三，日云莫矣。丞徑去。非不面會，然未通一語也。豈非會在隙裏？青邑一幫役，買酒數十文，而無下酒物。其子出而市脯，脯至而酒已罄。其妻曰：『爾太性急，始而有酒無肴，茲且有肴無酒矣。』妻乃出廿錢，令子復酤，酒到，肉復無存。媳復搜篋翻奩，買肉而酒乾，買酒而肉盡，直至醉飽，而酒肉終不相值。『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無酒隙裏會。』其是之謂乎？歲饑，好行其德者，分給粥糜。第一日，自東而西，有造化不高者，適在西不得食。次日，其人先到東首擠定，主人曰：『昨從東起，不給於西。今日須自西而東。』在東者又不得食。第三日，其人捱住中間，待給，主人出曰：『東起則缺西，西起則缺東，今日從兩頭分起。』至中間而又脫科焉。若而人者可謂隙裏會至矣。素史氏曰：西漢人有言：『文帝愛老，而臣年尚少；武帝愛少，而臣年已老。』可勝長歎哉！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白字縣令》 某令，市井無賴也，不知從何得官。宰某邑時，一日審案，原告秦篤呼爲秦虎，被告朱紱呼爲朱拔，一縣嘩然。一日，又訊一案，忽大罵曰：『既已打人，怎又將伊之神合龍打壞？』堂上下皆茫然。旁一吏大悟，蓋狀詞有『打壞神龕』之語。遂啓曰：『此合龍字，本一字。』令面赤搖首曰：『我們敝處，皆名「合龍」，爾不知也。』

又《傀儡縣令》 江右某令，不甚識字，凡事皆幕友爲之草創後，以細紙裹細，塞入大筆管內，習以爲常。一日，幕友外出，有一急事，書吏請批發，並云不用深文，照例數語也。令愕然，忽從容曰：『取吾筆來。』僕取筆至，大詈曰：『師爺房中之大筆！』而幕適鎖門他出，於是配匙開門，又取筆至。令窺其管空洞無物，耳熱頰赬，局促良久，忽投筆而起，大罵曰：『今日我偏不寫，看你等怎樣？』拂袖而入。各省後紛紛考官，實因此公而起。民生國計，往往付此等人，而長官半多聾瞶。安得范文正再出而不使一路哭耶！

又卷二《稱謂不得體》 文中丞名格，爲方伯時，有二訓導來見。一訓導在懷中取出火石火鐮，打火吃煙。一訓導躬身問曰：『大人貴姓？』吃煙之訓導訝而謂之曰：『你怎不曉得，他不是文格麼。』文中丞忙答曰：『兄弟也還有個號。』又，官爵相在鄂時，一武弁見之，問：『中堂臺甫？』官答曰：『卽號中堂。』

又卷三《學生頑鈍二則》 昔一學生頑鈍異常。一村學究教之，一日

背『若聖與仁』二句，學生背至『若聖』二字，忘其下，遂『若聖』、『若聖』重複不已。先生提之曰：『與仁。』遂背『與仁』二字，亦忘其下，又重不已。先生怒，厲聲提曰：『則吾。』學生又背『則吾』二字，更重之不已。先生怒極，離坐迅走至學生面，蹲身呼曰：『小祖宗！』學生一驚，而『豈敢』二字出矣。先生又大呼曰：『小祖宗！』學生亦嚇極，大聲曰：『豈敢、豈敢！』

又一小學生最怕讀書，一日忽以書與馬食之。先生詢其書，直以馬食對。先生怒，以夏楚責之。伊不但不哭，且談笑自若。先生愈怒，更重責之，亦然。先生無如何，責後開廚復取一書擲與之。學生持書大哭，哭失聲。先生詢之曰：『先重責時，爾不哭而笑，此時已不責，忽又大哭，且哭之甚，何也？』學生曰：『余以爲天下只有書一本，馬既食之，雖打死而無書讀，心亦甘矣，故余欣然色喜也。孰意先生開廚時，見滿廚皆書，復授與一本，是天下之馬亦不勝其食矣，故余怒然心傷也。』

又《釐局司事》　龔魯川言：昔在湖南某釐局時，一司事謹愿無能，主人以其憨也，派司門。一日，過數大木牌，約值數萬金。衆商上釐畢，泊牌於局前。明月皎潔，某司事忽腹痛甚，苦厠遠，遂登木牌而遺矢焉。偶忘攜紙，因四顧無人，且賦性甚憨，遂以手掏水而濯，恐其污手，且濯且嗅。木牌商自窗窺見，呵爲誰。某厲聲答曰：『局中查河者。』蓋恐其訕笑，羞惱成怒以掩蓋也。木商大驚，延至艙中，約衆木商至，耳語良久，哀懇不已，復陳朱提六百兩。某莫名其妙，惟搖首曰：『此何等事，豈鰓鰓所能畢哉。』衆商又往復商酌，湊至千金。某方作不得已狀允之。暗運入局，收入箱篋。次日遂告假他去，終身不知其故。後有知之者云：木商夾帶私磺，皆以油石灰泥罐墜木牌底。某之嗅者屎也，木商懼以爲嗅其磺，恐數萬金大牌立卽充公，且又大罰犯禁，故不恤千金云。

又《塾師誤句讀》　一村學究教書，『知止而後有定定』一句，『而後能靜靜』一句，至末少一『得』字，謂東家曰：『此書板不好，刻落一「得」字。』東家乃村農，以爲實也。一日又教至『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一句，遇『在』字卽爲一句，至末又多一『得』字，乃大驚喜，復語其東家曰：『有了，有了，此「得」字刻到此處來矣。』

又卷四《靴》　都中僕人皆着靴，蓋伶人之僕則着鞋，以示區別也。昔有一京官忽用一外省僕，癡而拙，竟着鞋伺主赴友飲。至則墓譁然，命僕歸去易靴。僕衣服藍縷，不願去，主人訶之歸而易之。去良久而來，來則衆人鬨堂大笑，蓋渠已着主人之方靴來矣。

昔有一笑話云：一老爺衙參，誤着尖靴一、方靴一，至官廳始看出，駭急殊甚。命僕速至家取而更之，而此守候愈急不可耐，蓋恐傳呼而進見也。忽其僕去良久方回，依舊空手。問：『何以不取至？』伊怒對曰：『家中之靴也是一方一尖，取來做甚！』

又《某觀察》　某觀察到省，予見之。觀察視予良久，忽問曰：『君有何大陰騭，而滿面皆現陰騭文如是乎？』予對曰：『無之。』予復曰：『大人知風鑑乎？』觀察曰：『予家祖傳，專看陰騭文耳，他不知也。』一日，某太守請觀察飲，予亦在座。而某太守意甚恭謹，觀察甚喜。飲將畢，而某太守之少君忽高聲讀書，意欲觀察聞而與之言也。公館甚小，書房卽門房之旁。四座默聽良久，觀察忽大怒，拍案曰：『此等聲口，二世還要求乞。』遂回顧予曰：『君非總查乎？非有差役乎？何不笞之！』蓋觀察誤爲乞丐之唱也。予及衆皆曰：『非乞丐也，此主人少君讀書也。』觀察方恍然，慚惶無地，遂以面左右大偏而自言曰：『打嘴，打嘴，打嘴，打嘴！』

清・吳趼人《俏皮話・醃龍》　小學家于字音最爲講究，按『菹』字，《唐韵》側魚切音『沮』，酢菜也。又《集韵》子邪切音『嗟』，澤生草曰菹。村學究教子弟讀書，至《孟子》『驅蛇龍而放之菹』句，每每讀側魚切，是驅蛇龍而爲醃菜也。不期禹抑洪水時，却先制此下飯好小菜，可發一笑。

又《借用長生》　時疫流行，每每朝發夕死，倉卒間多有不及備辦後事者。時人每指之爲虎疫，言其猛于虎也。某甲染時疫死，其家人至市上買棺，苦無佳者，不得已歸而熟商之。聞某富室之主人，備有長生木在，便往求借用，許以事後照樣奉還一具。富室不允，其家人躊躇再三；默念富室之人，素喜重利盤剝，何不以利動之。因對之曰：『尊棺如肯借，他日奉還時，除照樣大小之原本奉還外，再加添小棺材二三具，以爲利錢何如？』

又《誤字》　某生號吉人，遇一新識之友，彼此通姓名。他日此友以

說帖致之，乃書作擊人。迨相見時，生笑語之曰：『僕無縛鷄力，不能擊人，賤號乃大吉之吉也。』又他日，友與之書，又寫作戟人。及相見，生又曰：『君何與僕戲！僕非武夫，焉能持戟。』友曰：『君自言大戟之戟，我記得「本草」上紅芽大戟，是這個戟字。』生曰：『非也，牛眠吉地之吉也。』他日此友又將其號寫作棘人，生大怒，以爲不祥，走與理論。友亦怒曰：『汝自言棘地之棘，難道荆天棘地，不是這個棘字麼？』

又《思想之自由》 窶人子窮到極處，終日想發財。每每自己心里打算，中了發財票，便當以若干金置產業，以若干金置衣服，以若干金爲家人置金珠，以若干金供揮霍。夜間想及此事，卽終夜不睡，幾乎把他想痴了。有人問他：『你終日想些什麼？』窶人子以實告。人笑曰：『發財有命，如何想得來，我勸你休了這條念頭罷！』窶人子怒曰：『這是我思想之自由，你如何好干預我。』

又《守財虜之子》 守財虜生一子，旣長成，猶不使出門一步，蓋恐其浪用也。故其子雖已弱冠，猶不辨牝牡，而吝嗇乃有父風。一日，所畜貓，忽生小貓數頭，子見之，詫爲异事。問人曰：『貓何故而能生子？』人笑告之曰：『此雌貓也，配以雄貓，自能生小貓矣。』子默然久之。一日，持洋錢問父曰：『此洋錢不知是雌的，還是雄的？』父曰：『洋錢有何雌雄之別。』子嘆曰：『眞是可惜，倘洋錢亦有雌雄之別，一一代配合之，所生小洋錢，正不知幾許也。』

又《外國人不分皂白》 或問皂字是何解說。人曰：『皂，黑也，故諺有「不分皂白」之說，猶言黑白不分耳。』問者恍然曰：『我知之矣，此不分皂白之言，蓋指外國人而言也。』問何以知之。曰：『吾中國之皂莢，本是黑者，故謂之皂莢。若外國人之肥皂，顯然白色，乃亦呼之爲肥皂，豈非不分皂白耶。』

又《蛇着甲》 蚯蚓與蛇，結爲兄弟，出入必偕，誓富貴與共。一日，不知如何失散，遂不復相聚。久之，蚓遇一龜，便大喜，走與招呼。龜本不識蚓，不之顧，蚓怒而去。語人曰：『我的拜把兄弟，做了一個武官，便不識我這貧賤之交了，可見人情勢利，到處皆然。』人問蚓如何知道他做武官？蚓曰：『他從前和我一般，都象一條光棍，此時却着起甲來了，不是武官，如何着起甲來？』

清・程世爵《笑林廣記・問心》 六弟兄同居旅店。老大登廁，見糞坑內有一柿子，訝之曰：『是誰的心落在這裏？』適店東看見，亦誤認是心，來問老大。老大說：『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黑的，不能那樣。』亦又問老二，老二說：『也不是我的心。我的心不在胸中，現在脅下。』又問老三，老三說：『更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兩個聯在一處，人人常說我有二心，我何嘗是一個心！』又問老四，老四說：『我的早已丟了，至今尚未去尋。所謂有放心而不知求者，卽是我。』問老五，老五說：『我的心早壞了，若不是膽包着，早掉了。』又問老六，老六說：『我生下來就沒有心，故人常罵我天生來沒良心，我何曾有過心！』

又《湯圓》 一鄉下先生，挈子赴館，來至城中。見賣湯圓者，指問其父曰：『此是何物？』父怒其不爭氣，回曰：『卵子。』及到館，東家整衣冠，治酒款待。東家帶六品虛銜，子拍掌大笑曰：『想不到他家的卵子，要帶在頭上！』

又《頭鳴》 一學使按臨。有一生員入場時，置一蟬於儒巾中，巾內蟬鳴，同坐者聞其聲自儒巾出，無不大笑。宗師以犯規喚至，究其致笑之由。皆曰：『某號生員儒巾內有聲，故笑。』宗師喚其人至前，欲責之。生員大聲呼曰：『今日生員入場時，父親喚住，將蟬置於巾內，爬跳難受。生員以父命，不敢擲去。』宗師怒，問其置蟬於巾之故。答曰：『取頭鳴之意。』

又《拋文》 一先生喜拋文。夜間有賊，犬吠不止，忙呼館童曰：『小子盍興乎？「厖也吠！」』館童不解。又呼之曰：『其有穿窬之盜也歟！』館童更不解。旣至，賊已入室。又呼之曰：『速興速興，其有穿窬之盜也！』館童仍不解，竟被賊人偷去。先生大怒，罵曰：『我先說「其有穿窬之盜也歟」，「歟」者，疑詞也，尚在有無之間。旣而曰「其有穿窬之盜也」，「也」，決詞也，一定必有之詞。汝因何不興？汝因何不興！』

又《遣茄》 一蒙師夏日偶思食茄，因詠詩曰：『東家茄子滿園開，未與先生當一餐。』其徒歸述於母，遂朝夕以茄爲供。先生又覺甚苦，續云：『不料一茄茄到底，呼茄容易遣茄難。』

又《大蚊》 一人遠出回家，對妻曰：『我到燕子磯，蚊蟲大如雞。後過巫山峽，蚊子大如鴨。』妻曰：『我不信有這樣大蚊子。』夫曰：『那

夜我在帳裏睡覺，來一蚊子，將頭鑽入帳中，我一把攥住脖子不放。那蚊子在帳外，兩個翅兒直搧了一夜，好不涼快。』妻曰：『你既攥住，何不帶回來我吃。』夫曰：『他不吃我就夠了，你還想要吃他！』

又《問猴》 一縣官謁見大憲，談畢公事，大憲閒談問曰：『聞得貴縣出猴子，不知都有多大？』答曰：『大的有大人那麼大。』既而覺其失言，乃惶悚欠身而復言曰：『小的有卑職那麼大。』

又《怕雷》 有一鄉下老來蘆溝橋賣貨，被稅局官人捉住，要罰漏稅。鄉下老害怕，問曰：『你老怎樣罰法？』官人與他玩笑說：『我們要玩玩。』鄉下老不肯。官人說：『你不教玩，要天打雷劈的。』鄉下老最怕雷，說：『任憑你老。』官人將鄉下老帶至橋下，剛要動手，只聽橋上車聲震動。鄉下老害怕，去之曰：『你老快玩罷，雷來了！』

又《借馬》 一富翁不通文。有借馬者，致信於富翁云：『偶欲他出，祈假駿足一乘。』翁大怒曰：『我就是兩隻脚，如何借得人？我的朋友最多，都要借起來，還要把我大解八塊呢！』友在傍解曰：『所謂駿足者，馬足也。』翁益怒，曰：『我的足是馬足，他的腿是驢腿，他的頭是狗頭呢！』友大笑而去。

又《好睡》 一好睡主人，偏請了一位好睡客人。客至，見主人未出，乃在座下鼾睡。主人出，見客睡，不忍驚動，對面亦睡。俄而客醒，見主人睡，則又睡。既而主人醒。見客人尚睡，乃仍睡。及客又醒，日已暮矣，主人仍未醒，客乃潛出。及主人醒，不復見客矣。客回家，主人入房，又均入黑甜鄉矣。

又《譜諢》 一李姓，富而誇。倩畫工繪歷代祖先像於一圖，懸之家廟，炫耀其世系以爲榮。好事者往觀焉。圖上有跨牛揮麈，蒼髯白髮者，有冕旒者，有束金冠者，有紫袍玉帶若宰相者，有若王侯者，有甲冑若將軍者，有豸冠若御史者，有綸巾羽扇若神仙者，有側帽遺韛若醉學士者，有執卷凝思若詩人者，又有幅巾青衫風流若浪子者，人問之，李指而告曰：『跨牛揮麈者，世祖李耳也。冕旒者，高祖李淵也。束金冠者，太宗世民也。紫袍玉帶者，秦李斯、唐李勣、宋李剛也。若王侯者，李晟、李光弼也。甲冑若將軍者，漢李廣、李陵也。豸冠御史者，李彪也。綸巾羽扇若神仙者，李靖、李百藥、李淳風也。醉學士者，李白也。執卷凝思若詩人者，李華、李賀、李泌、李程、李商隱也。』其『幅巾青衫者何人』，屢問而李不答。窮詰其由，則靦然而告曰：『此元和鄭公，通家世戚也。』或笑之曰：『君誤矣。李與鄭各一姓，異姓不得亂宗。』李曰：『否，否。鄭公故名士，雖見辱於卑田，後爲顯官，與十世祖姑母亞仙有故舊歡。子孫不忘親親之誼，特附譜末。』

又《謬誤》 有一人持長竹桿進城，直進城門矮，橫進竹桿長，躊躇良久，總進不去。城上人見而告之曰：『你將竹桿遞與我，我給你拏過那邊去。你進城，我再交與你。豈不甚妙？』其人如其言，遞與城上之人。進得城來，接過竹桿，與城上人相見。彼此甚爲相得，願結爲兄弟：城上者爲兄，城下者爲弟。二人敍家常，問及有無兒女。把弟云：『我有一女，剛一歲。』把兄曰：『我有一子，才兩週。』把兄說：『我二人何不作了親家？』把弟說：『甚好。』二人言定而散。把弟回家，甚覺得意。婦人問曰：『你今日回家，因何這樣高興？』夫將拏竹進城，遇入作親之事告之。婦大怒，說：『你眞糊塗極了，我女一歲，他兒兩歲。若我女十歲，他兒已二十歲矣，何得許這樣老壻！』夫妻吵鬧不休。鄰居一明公先生，勸之曰：『你二人何必吵鬧。你女今年雖一歲，等到明年此時，便與他兒同庚。何可不許？』

又《懶婦》 一婦人極懶，日用飲食，皆丈夫操作，他只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已。一日，夫將遠行，五日方回。恐其懶作挨餓，乃烙一大餅，套在婦人項上，爲五日之需，乃放心出門而去。及夫歸，已餓死三日矣。夫大駭，進房一看，項上餅只將面前近口之處喫了一缺，餘餅依然未動也。

又《酒誓》 一人嗜酒，日在醉鄉，杯中物時不離口，已成酒病。衆友力勸其戒酒，嗜飲者曰：『我本要戒，因小兒出門未歸，時時盼望，聊以酒澆愁耳。子歸，當戒之。』衆曰：『賭咒方信。』嗜飲者曰：『子若歸不戒酒，教大酒鋼把我壓死，小酒杯把我噎死，跌在酒池內泡死，掉在酒海內淹死，罰我生爲麴部之民，死作糟坵之鬼，在酒泉之下，永不得翻身。』衆友曰：『令郎到底何處去了？』答曰：『杏花村外，給我沽酒去也。』

又《不利語》 有一人慣說不利之語，人皆厭之。一富翁新造廳房一

所，慣說不利者往看，親至門前敲門，不應。大罵曰：『浪牢門，爲何關的這樣緊？想必是死絕了！』翁出而怪之曰：『我此房費盡千金，不是容易。你出此不利之言，太覺不情。』其人曰：『此房若賣，只好值五百金罷了，如何要這樣大價？』翁怒曰：『我並未要賣，因何估價！』其人曰：『我勸你賣是好意，若遇一場天火，連屁也不值。』一家五十得子，三朝，人皆往賀，伊亦欲往。友人勸之曰：『你說話不利，不去爲佳。』其人曰：『我與你同去，我一言不發何如？』友曰：『你果不言，方可去得。』同到生子之家，入門叩喜。直到入席吃酒，始終不發一言，友甚悅之。臨行，見主人致謝曰：『今日我可一句話也沒說，我走後，你的娃娃要抽四六風死了，可不與我相干！』

又《五臟神》 五味有神，五臟亦有神。故五臟得五味之美，則神守舍而不出。有一學師，終年茹素，五臟神葷腥不見，淡泊難堪。一日，有人請其赴席，五臟神聞之，固無不願隨鞭鐙矣。比到筵前，嘉肴美饌，既旨且多。五臟神共出梭巡，每食必問，每味適嘗。學師責曰：『爾等終年啖素，一旦茹葷，各宜點享，何得出而騷擾，既令人觀之不雅，且貽我主人之羞。以後我在外，則各守爾舍。我在家，任爾出入可也。』五臟神唯唯遵命。異日，學師又有人請，五臟神恰遵公令，不敢擅離。直到食畢，用稀飯之時，五臟神一時齊出。學師叱之曰：『因何故犯我令？』答曰：『我們見了稀飯，謂是主人仍舊在家，不謂主人尚未回家，因此誤出，望其原宥。』

又《嘲看表》 洋人造鐘表，既竭心思之用，更奪天工之巧。其價雖昂，而當差者不可少。然不當差者亦有之，示闊也。故人嘲喜帶表者曰：『必表而出之。』嘲表不準者曰：『虛有其表。』有一人詹，起早當差，心常恐晚，囑夫人曰：『明日有御前要差，你須守夜，看表到時，相請可也。』夫人曰：『我不識表，焉知早晚？何不表上畫圈記之，到圈即請，方不誤事。』夫如其言，在表上畫一小圈。遂放心上牀鼾睡。夫人坐燈下。時時看表。總不見到圈。良久又看。仍未見到。屢看屢瞧。竟不知東方之既白。夫猛醒，驚問曰：『因何不請？』夫人曰：『表未到圈，不敢請耳。』夫曰：『天色大明，豈有不到圈之理！』取表一看，果未見到。再細聽之，而表已停擺矣。後因誤差被議，深恨虛有其表者之誤事，永不表而出之也。

又《鬼怕色》 一色鬼。宿柳眠花，淫蕩無度。家止一妻，雲雨之事，竟無虛夕。其妻疲於奔命，已至厭厭瘦損。閻王查知此事，命兩小鬼拘之。小鬼領勾魂牌，潛至色鬼家中，先在窗外竊聽。聽婦人說：『你饒了我罷，我實在擱不住你再鬧了，我的已經成了鬼了。』色鬼說：『我全不管。就是鬼，我也要玩。』兩小鬼一聞此言大驚，抱頭鼠竄而去。來至陰曹，見閻王以實告之。王勃變色曰：『這色鬼，好大膽！連你兩個都放不過，不知他問我沒有？』

又《丐換形》 一丐挈妻乞於市，寄宿十王殿廊下。一日，乞於富貴家，歸而痛哭。妻問之，曰：『人生等七尺耳，彼富貴者，饗膏粱，衣文繡，日擁嬌妻美妾以爲樂，而我寒餒若此！何很心閻王，不公一至於此哉？』已而宿鄉下，見十王召之去，曰：『爾勿怨我，爲爾易之。』命鬼判先易其舌，曰：『是當日將軍曲良翰用以啖駝峯者，爾易之，則山珍海錯可長飫矣。』又易其肩背，曰：『是當日昭王被鳳毛裘者，爾易之。則鸞封艾帶可長御矣。』幷易其下體，曰：『是當日漢武入溫柔鄉占三千粉黛者，爾易之，則蛾眉螓首可長擁矣。』丐曰：『天下之美色無窮，一人之精髓有限，骨中物必須多賜，始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王曰：『此物我殿後尚有數缸，原可挹彼注茲，奈一人之身，豈能多付？你且去，我隨後源源接濟也。』丐大喜，叩謝而去。至天曉，妻以殘羹賸飯進，丐大怒曰：『吾將食珍饈，勿以污我舌。』又以破納進，又大怒曰：『吾將被錦繡，勿以辱我體。』妻誚其顛，丐愈怒曰：『我早晚以金屋貯阿嬌，鏖戰三千粉黛，看汝黃面婆何處送衾枕耶！』妻駭，詰其故，丐大言以述之。妻大笑曰：『癡兒，却忘了一件大事！』丐問：『何事？』妻曰：『滿身都換，只未換得石季倫豪富命耳！』丐遂語塞。

又《問靴價》 性緩人買新靴一雙，性急人問之曰：『吾兄這靴子多少銀子買的？』性緩人伸一隻脚，示之曰：『二兩四錢。』性急人扭家人便打，說：『好大膽奴才！你買靴子，因何四兩八錢？賺錢欺主，可惡已極。』性緩者勸之曰：『吾兄有話慢慢說，何必動氣？』又徐伸了一隻脚示之曰：『此隻也是二兩四錢。』

又《糊塗蟲》 一官斷事不明，百姓怨恨，名之爲糊塗蟲，並作以詩

誚之曰：『黑漆皮燈籠，半天螢火蟲。粉牆畫白虎，青紙寫烏龍。茄子敲泥罄，冬瓜撞木鐘。天昏與地暗，那管是非公？』滿壁貼起，以彰威德。太爺看見壁上招貼，傳捕役責之曰：『外邊出示，要拿糊塗蟲，你們因何不拿，致使民怨？』定限三日，要拿糊塗蟲三個，少一個，立斃杖下。判行發籤，催之使去。捕役領籤下堂，怨之曰：『這樣官出這樣籤，叫我何處去拿？』然上官所差，自好前去。出得城來，見一人頭頂被包，騎在馬上。奇而問之曰：『因何被包不梢在馬後。』答曰：『恐馬負太重，頂在頭上，可省馬力。』差人一聞此言，說：『此人可算糊塗蟲了。』帶去見官。又來至城門，見一人手拿竹竿，直進。則城門矮，橫進則城門窄，徘徊良久，竟不能進。差人說：『這也是一個糊塗蟲。』也把他帶去。尚少一個，無處可尋，自好先帶去，再求寬限。遂二人帶至堂前，官問騎馬曰：『你頭頂被包，要省馬力，糊塗已極，算得一個。』又問拿竹竿曰：『你拿竹進城，直進城矮，橫進竹長，你爲何不借一把鋸來，鋸爲兩段，豈不早進城去了！』差人一聞此言，忙跪稟曰：『第三個糊塗蟲已有了。』問：『是誰？』答曰：『等下任太爺來了，小的便會拿他。』

又《蘇空頭》　一京人初往蘇州，或告之曰：『吳人慣打空頭，若去買貨，要二兩，只好還一兩。就是與人說話，他說兩句，也只好聽一句。』京人至蘇，先以買貨之法行之，果然還半價就賣。後遇一蘇人，問其尊姓，答曰：『姓陸。』京人曰：『定是老三了。』又問：『尊寓住房幾間？』答曰：『五間。』京人曰：『原來是兩間半了。』又聞：『府上還有何人？』答曰：『只有妻子一個。』京人又曰：『想來是兩個人黏娶的。』

又《插草標》　有初靠人家作僕者，有些怕羞。一日，主人拜客，令拏拜匣同往。其僕乃插草標於匣上，假託賣匣之人。以自掩。街上呼曰：『賣拜匣的過來。』僕催家主曰：『前面那位已買定了。』

又《癡疑生》　一秀才癡而多疑，夜在家嘗讀暗處，俟其妻過，突出擁之，妻驚拒大罵。秀才喜曰：『吾家出一貞婦矣。』嘗看史書，至不平處，必拍案切齒。一日，看『秦檜殺岳武穆』，不覺甚怒，拍桌大罵不休。其妻勸之曰：『家中只有十張桌，君已碎其八矣，何不留此桌吃飯也。』秀才叱之曰：『你或者與秦檜通奸耶！』遂痛打其妻，妻亦不知其何故。

又《黃鼠狼》　縣官太太與學官、營官太太共席閒談，問及誥封是何稱呼。縣官太太說：『我們老爺稱文林郎。』學官太太說：『我們老爺稱修職郎。』問營官太太是何稱呼，營官太太說：『我們老爺是黃鼠狼。』問：『因何有此稱謂？』營官太太說：『我常見我們老爺下鄉查場，回來拏回雞子不少，自然是個黃鼠狼了。』

又《不離本行》　書吏之子，人言文理頗通，而不離本行。父因試之，以月爲題。其予吟曰：『憑甚文書離海外，給何路引到天涯？更有一般違法處，夜深無故入人家。』父怒其不離本行，又以庭前山茶爲題，命其再詠。其子又吟曰：『竊照庭前一樹茶，緣何違限不開花？信牌即仰東風去，火速明朝就發芽。』其父批曰：『看得後詩，愈加不法，深爲髮指。着爾速將詩內俗字一一開除，庶望有成。如仍前抗違，即行嚴究不貸。愼之，愼之。』

又《負固不服》　督學試士，次題『殺三苗于三危。』一人問同坐曰：『三苗何爲而殺？』同坐者曰：『註是「負固不服」。』其人誤以『負固』爲『父故』，又問曰：『父故不穿孝，何至於殺？』同坐者怪其不通，詬之曰：『爺死不丁憂，乃大不孝，當問死罪。』其人信之，竟以『父故』爲文。宗師大怒，責而黜之。

又《先生晝寢》　教讀先生最喜白日睡覺，學生功課日漸荒疎，東家憂之。一日，來書房閑談，問：『先生現講何書？』答曰：『《論語》。』東家曰：『請先生將「宰予晝寢」一章講與學生聽。』先生已知其意，乃講曰：『宰是宰殺之宰，予者我也，寢者睡也。』東家曰：『先生講差了。宰予乃人名，分開講，豈不割裂語氣？』先生曰：『東家倒不必如此費心，我與你說明了罷。你就是宰了我，我也是要晝寢。』

又《窮人遇賊》　兩夫婦甚窮，朝不謀夕，竟至斷炊。婦謂夫曰：『我兩人腹內無食，身上無衣，何不賒壺酒來？雖不能充飢，亦可以禦寒。』夫出門賒酒而歸。至晚，夫婦枵腹同飲。婦人大醉，家中只有棉絮一條，婦人扯去自蓋。男人甚冷，不得已拿半個破缸，覆在身上，枕瓦而眠。將要睡着，有賊撬門而入。窮人曰：『我們窮得如此，你還要來偷！』順手用所枕之瓦打去，賊呼痛而逃。窮人曰：『便宜了你！我是用枕頭打你，若用被頭打你，早要你的性命了。』

又《庸醫治痢》　一庸醫與名醫比鄰，見名醫懸牌掛匾，病者盈門，

請者接踵。心竊慕之，私憶：『此人必有秘傳方書，始能如此得心應手。我若覓得此書，何愁不並駕齊驅。』於是逐日徘徊名醫門外，欲覓此書。偏這日名醫持書而出，庸醫出其不意，奪之而回。逃至家中，出書捧讀，即懸牌治病。有患痢者求治，庸醫曰：『此病不必服藥，用大蒜頭一個，插入穀道，其痢自止。』病人如法治之，誰知大蒜毒發，脹滿難出，連肚腹皆腫。病家以庸醫害人，訟之官。官拘庸醫至，問之曰：『用大蒜治痢，是何人所傳？是何方所載？』庸醫曰：『是名醫所傳，是他的祕書所載。』官傳名醫質訊，名醫曰：『此人素昧平生，只有某日，我拿賬簿出門與人算賬，被他奪去，至今尚未尋獲。』官問庸醫：『你搶賬簿當作醫書，與人治病，顯是有心害人。』庸醫曰：『簿中實載治痢之方，上寫：「某人利已全消，惟有算本止利。」』

又《不改父業》 一皂隸驟富，使其子讀書，欲改換門楣。然其子已習父業，不改父行。一日，隸兄手持羽扇而來，先生出對，叫學生對曰：『大伯手中搖羽扇。』學生對：『家君頭上戴鵝毛。』又出六字對：『讀書作文臨帖。』對曰：『傳呈放告排衙。』又出五字對：『讀書宜朗誦。』對曰：『喝道要高聲。』又出四字對：『七篇古文。』對曰：『四十大板。』先生有氣，說：『打胡說。』學生說：『往下站。』先生說：『放屁。』學生說：『退堂。』先生哼，學生喝。

又《堂屬問答》 一捐班不懂官話，到任後，謁見各憲，上司問曰：『貴治風土何如？』答曰：『並無大風，更少塵土。』又問：『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問：『紳糧何如？』答曰：『卑職身量，足穿三尺六。』又問：『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兩棵，紅杏不少。』上憲曰：『我問的是黎庶。』答曰：『梨樹甚多，結果子甚少。』上憲曰：『我不是問什麼梨杏，我是問你的小民？』官忙站起答曰：『卑職小名叫狗兒。』

又《武弁拋文》 一江蘇武官，最喜拋文，說話最要引經據典。升官陛見，貧無貲斧，徒步北上。人問之曰：『何不乘車？』答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到京召見，時值淮水漲發，上問曰：『淮河水勢何如？』對曰：『蕩蕩懷山襄陵。』上問曰：『水勢如此，百姓何如？』對曰：『百姓如喪考妣。』上大怒，馬上充發。叩首謝恩曰：『惟仁人放流之，此則小臣之罪也。』

又《土包作闊》 京中匪類，謂之土包。每到四月開廟，穿花梢，坐熟車，逛西頂，故意在人前賣弄，謂之作闊。澆風惡習，不知伊於胡底。有把弟兄三人，均要逛廟作闊，商量儹錢，每人做湖縐套褲一雙，名爲套褲會。到了四月，把兄作一雙玫瑰紫的，老二作一雙藕荷色的，老三作一雙油綠的。雇了一輛十三太保時樣紗窗的熟車，大家爭坐車沿，爲的是好拿套褲作臉。把兄說：『不公道。咱們拈鬮，拈那裏坐那裏。』把兄拈中間，老二拈車沿，老三拈車箱。上了車，一搖鞭，如飛似水，奔西頂而來。走在熱場人多之處，老二坐車沿，盤着腿，露出藕荷色套褲來，得意洋洋。老大坐車中間，現出玫瑰紫套褲來，揚眉吐氣。惟有老三，一樣出錢，坐在緊裏頭，又看不見熱鬧，又不能露出套褲來作臉。氣悶已極，對趕車的說：『你這紗窗，多少錢一塊？』趕車的說：『八百五十錢一塊。』老三說：『我賠你八百五十錢。』用脚一踹，打紗窗上伸出腿來，大聲呼曰：『你們快看油綠套褲！』

又《妄自尊大》 有妄自尊大，以『人王』自稱者。縣主不忍不教而誅，拘而誡之曰：『宇中有四大，王居其一。汝僭稱王，有殺身之禍。本縣在「王」字下與汝添一點，改爲人玉，以解人疑，而戒下次。人玉唯唯而退，回至家中，尋思良久，說：『「玉」字上這一點，乃縣主所添，豈可置之下部？我今移在「王」字之上，以示尊崇。』於是又以『人主』自稱。鄉里聞之，無不驚疑，聯名出首。官怒極，拖案下，以謀爲不軌，置之重典。臨刑前三日，寄信家中云：『特諭鄉里衆鄉臣，孤家不日見閻君。三日以前見人主，三日以後看寡（剮）人。』

又《大騙小騙》 都中用大話薰人，謂之嗙。東城有一大嗙，西城有一小騙。這一日，小騙找大騙，而難之曰：『你名大騙，你能騙得動老虎，我拜你爲師。』大騙說：『這有何難。你不信，我們立刻找老虎去。』三人同入深山，來尋虎穴。小嗙說：『此處乃虎豹出沒之地，你在此等虎，我上山去看你如何騙法。』大騙即倚山靠樹而坐，忽見一隻猛虎咆哮而來。大騙忙回手拔小柳樹一顆，說大話騙之曰：『我剛纔吃了一隻豹，沒吃飽，又找補了一隻虎，肉老塞了我的牙。』用柳樹作剔牙之狀。老虎一聽，回頭就跑，逃回洞中。遇一猴子，老虎說：『好利害的人！喫了

一虎一豹，在那裏拿柳樹剔牙，我如何敢吃他，還怕他要吃我！』猴子說：『你也太膽小了，我要同你看一看，到底是一個甚麼人？』老虎說：『我不放心，你要同去，必須把你拴在我背上。』猴子應允。老虎把猴頭拴好，套在背上。猴子騎在老虎身上，來至大騙面前。大騙一見，高聲大罵說：『好一個撒謊的猴兒崽子！昨日我捉住你，要當點心吃，你再三哀求，許下今日一早送虎二隻，豹二隻，供我早膳。想不到天已過午，只送了這一隻瘦山貓來搪塞我！』老虎一聽此言，說：『了不得！我受了猴子騙了。』回頭就跑，誰知老虎跑得快，猴子捕下虎來，被樹枝牽挂，虎身上只賸了一個猴頭。老虎逃至洞中，喘息良久，回頭來找猴子，但見繩子上拴著一個猴頭。老虎大驚，說：『幸虧我跑得快，饒這樣，還把猴子下截留下了！』

又《南北兩謊》　南北兩人均慣說謊，彼此企慕，不辭遠路相訪。恰遇中途，各敍寒溫。南人謂北人曰：『聞得貴處極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起來，撒尿都要帶捧兒，一撒就凍，隨凍隨敲，不然人牆凍在一處。冬天浴堂內洗澡，竟會連人凍在盆內。』南人曰：『開浴堂主人何在？』答曰：『未問浴堂東道主，但見盆內有冰人。』北人謂南人曰：『聞得尊處極熱，不知其熱如何？』南人曰：『南方熱起來，將生麵餅貼在牆上，立時就熟。夏日街上有人趕豬，走不甚遠，都成了燒豬。』北人曰：『豬已如此，人何以堪？』答曰：『彼豬尚且成燒烤，其人早已化灰塵。』

又《卄花居士》　一村翁力田致富，居家酷慕城中體統。而城中人有名有字有別號，翁尚未有別號也，心甚恥之。謀之於村學究，究學曰：『標題名甫，素所熟習，而別號未之前聞。』不得已，強擬幾條，呈於邨翁。翁固不識丁，睨之茫然。舉以示城中秀才，秀才視之，不過是『輔君』、『亮臣』、『哲夫』、『碩士』之類。秀才曰：『用爲正號尚可，若論別號，皆非也。蓋正號所以適觀，宜有富貴氣象。而別號所以見志，宜有山水風神。』秀才亦擬數條，不過是『雪軒』、『菊亭』、『蘭舟』、『杏江』之類耳。翁仍猶豫未決，舉兩說以商之縉紳先生。先生笑曰：『鄉間學究，口角俗而不雅。城中秀才，筆墨雅而不奇。以僕視翁，非雅不足以超乎鄰里鄉黨之外，非奇不足以震於庸耳俗目之中。試爲翁擬議之。』先生乃凝神壹志，若無當意者。正凭欄徙倚間，突見一花犬搖尾而來，嚙骨置欄杆之隙，以爪相搏，骨落欄外。犬探首入欄杆卄字中，嚙骨而去。一觸其機，而先生之神智忽開；犬來助力，而邨翁之別號遂定。題其別號『卄花』。翁大悅，遂自稱爲『卄花居士』云。

又《龜蛇轉生》　眞武大帝脩煉千餘年，當棄凡入聖之時，曾剖腹投五臟於水中。腸化爲蛇，肚化爲龜，所謂龜、蛇二將是也。一日，眞武謂龜、蛇云：『你二人隨我多年，勤勞卓著，欲使你二人轉生下界，享受人世之福，以酬昔年辛苦。不知你二人要託生何樣人，享受何等福？』烏龜說：『我要託生一富貴官，衣食要豐足，珍饈要適口，嬌嬈豔麗之女任我追歡，生殺予奪之權由我自主，吾願足矣。』又問蛇，蛇曰：『全非我之所願，我惟願託生一尾龍睛魚。』眞武問曰：『你本是水族，因何又要託生水族？』蛇曰：『託生龍睛魚，非爲別故，我要睜着兩隻大眼睛，看這王八小子要怎麼樣遮騰，怎麼樣享受！』

清・石成金《笑得好》初集《慮二百歲壽誕》　一老人富貴兼全，子孫滿堂，百歲壽日，賀客塡門，老人攢眉似有不樂。衆問：『如此全福，尚有何憂？』老人曰：『各樣都不愁，只愁我後來過二百歲壽誕，來賀的人更添幾千幾百，教我如何記得清。』

又《攘羊》　一婦攘鄰家羊一只，藏匿床下，囑其子勿言。已而鄰人沿街叫罵，其子曰：『我娘幷不曾偷你的羊。』婦惡其惹事，因以目睨之，子指其母謂鄰人曰：『你看我娘這只眼睛，活像床底下這只羊眼。』

又二集《比送殯》　痴兒好說失志話，因姊丈家娶親，父攜兒同往赴席，兒方欲開言，父曰：『他家娶親喜事，切不可說失志話。』兒曰：『不勞你吩咐，我曉得：娶親比不得送殯。』

又《不打官事》　徽州人連年打官事，甚是怨恨。除夕，父子三人議曰：『明日新年，要各說一吉利話，保祐來年行好運，不惹官事何如？』兒曰：『父先說。』父曰：『今年好。』長子曰：『晦氣少。』次子曰：『不得打官事。』共三句十一字，寫一長條貼中堂，令人念誦，以取吉利。清早，女婿來拜年，見帖分爲兩句上五下六念云：『今年好晦氣，少不得打官事。』

又《偷鋤》　有告狀者曰：『小人明日不見鋤頭一把，求爺追究。』

官問云：『你這奴才，明日不見鋤頭，怎麼昨日不來告狀？』傍吏聽知，不覺失笑。官卽斷曰：『偷鋤者必爾吏也。』追究偷去何用，吏云：『小人偷去，要鋤那鶻突蟲兒。』

又《問日字》 或問日月的日字如何寫，人教之曰：『口字長些，中橫一畫。』其人用筆依說寫成，看了半晌，大喊曰：『你捉弄我太甚，你只仰看天上日頭形像，是個圓圓的，從來不曾有一個方日頭。』人曰：『這個眞是日字，幷不捉弄你。』或人再看了，忽又大喜曰：『細看這字的樣子，分明就如個帽盒一般，此定然是個盒字。』

又《米罐》 一窮人積米三四罐，自喜大富。一日，與同伴行于市中，聞路人相語曰：『今歲我家收米不多，止得三百餘擔。』窮人語其伴曰：『你聽這人說謊，不信他一個人家，就有這許多盛米的罐子。』

又《代綁》 一斬犯知某處有呆子，將銀百兩，呼來哄誘曰：『這許多銀子，送與你買許多好衣穿，買許多好食吃，妻子家口，都沾光潤；遲些時，有官來查人，只煩你點個名兒，代綁一綁，就放你回家，享用個不了。』那呆子聽完，見白銀排列滿桌，連忙依允，將銀攜回。鄰有長者聞知，卽來勸曰：『這銀子快些交還他，若是主意不定，或誤聽人話，將銀子用了，不久連自己的身命都喪了，雖遺留萬金，何處用度？此時懊悔不來，有誰人來救你。』呆子搖頭曰：『我眼看這許多白晃晃的銀子，退與他人，自己反過那艱難困苦日子，眞是痴呆。我不信你的迂話。』愈勸愈辭，長者無奈，嘆息而回。呆子竟自動銀，食用奢華，閤家大小，甚是快樂。不多時，官司公文到了，喚呆人點名答應，刑官判斬，綁赴法場，衆親友埋怨，萬不該貪財舍命，呆子哭曰：『我只爲不聽好話，致有今日，我而今已乖了，吃虧也只是這一遭。』

又《藏賊衣》 有一賊入人家偷竊，奈其家甚貧，四壁蕭然，床頭止有米一罐；賊自思將這米偷了去，煮飯也好，因難于攜帶，遂將自己衣服脫下來，鋪在地上，取米罐傾米包攜。此時床上夫妻兩口，其夫先醒，月光照入屋內，看見賊返身取米時，夫在床上悄悄伸手，將賊衣抽藏床里。賊回身尋衣不見。其妻後醒，慌問夫曰：『房中習習索索的響，恐怕有賊麼？』夫曰：『我醒着多時，幷沒有賊。』這賊聽見說話，慌忙高喊曰：『我的衣服，才放在地上，就被賊偷了去，怎的還說沒賊？』

又《蠢才》 兄弟二人同拜客，弟甚愚昧。及坐定，彼家以蟠桃干點茶，弟問兄云：『此何物？』兄答云：『蠢才。』及換第二鍾，以橄欖點茶，弟又問兄云：『此何物？』兄又答云：『蠢才。』及至出門，弟謂兄曰：『適間第一個蠢才雖然酸，尙有甜味；那第二個蠢才，全是精嗇的。』

又《拳頭好得狠》 有一人往北京回家，一言一動，無不誇說北京之好。一晚偶于月下與父同行，路有一人曰：『今夜好月。』誇嘴者說：『這月有何好，不知北京的月好得更狠。』其父怒罵曰：『天下總是一個月，何以北京的月獨好？』照臉一拳打去。其子被打，帶哭聲喊曰：『希罕你這拳頭，不知那北京的拳頭好得更狠。』

又《吃糧》 糧長收糧在倉，怪其日耗，潛伺之，見黃鼠群食其中，亟開倉掩捕。黃鼠有護身屁，放之不已。糧長大怒曰：『這樣放屁的畜生，也吃了我糧去。』

清・黃圖琛《看山閣閑筆》卷一五《飲墨水》 梁武進士不中程者，飲墨水一斗，人謂其可廣文思。其友遂效飲而向客驕之，曰：『世人胸中無半點墨水，輒爲詩文，稱奇道怪，貽笑大方，致令吾輩創色。』客知其腹中無物，乃佯言獎重之，以扇一柄索詩。其人曰：『竊恐墨水過多，扇小不足容也。』遂以手指剜喉，將所飲墨水嘔盡，喉間漸覺傷損，墨盡繼之以血，淋淋而流。客驚問其故，曰：『我心肝嘔出矣。』

清・獨逸窩退士《笑笑錄・入贗》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贗中藏，令奴曰：『牢拿鑰匙，賊來索，愼勿與！』昔有人入京，皮袋被賊盜去。有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尙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又《總姓王》 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通判王慶見。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又《凍豬肉》 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爲姜侍郎。』

又《牛頭阿婆》 周興殘忍，法外無所不至，時號爲『牛頭阿婆』。

興乃牓門曰：『被告之囚，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

又《失馬》　崔膺性狂。嘗爲張建封上客，善畫。一日，酒後畫一馬，爲小兒輩竊去，乃向行營大叫，稱『膺失馬』。張公令捕。廂將問毛色，膺云：『昨夜猶在氈下。』監軍怒，幾被笞。

又《米中有石》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往往石發乃有熱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臥於市，宛轉稱熱。衆怪問之，答曰：『石發。』衆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大笑。

又《劫墳賊》　裴說經杜甫墓，作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廖凝覽之曰：『裴說劫墳賊耳。』

又《囫圇吞棗》　客有曰：『梨益齒而損脾，棗益脾而損齒。』一呆子弟思久之。曰：『我食梨則嚼而不咽，不能傷我之脾；我食棗則吞而不嚼，不能傷我之齒。』狎者曰：『你眞是囫圇吞卻一個棗也。』遂絕倒。

又《禁方》　紹聖間，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械題其一曰：『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耳。』道人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又《見錢不識》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耶。

又《迂儒作官》　熙寧初，有朝士忘其名，知河中府。龍門外有薛少卿者，占籍是邑。一旦爲盜斫墳塋之松檟，薛君投牒訴其事。朝士迂儒也，喜爲異論，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園囿，猶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

又《獻首蓿》　齊地寒，春深求菜甲。方立春，有村老攜苜蓿一盤，以與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則刈以餵驢也。』

又《好爲詩》　艾子好爲詩。一日，宿逆旅，夜聞隣房人言曰：『一首也。』比少間，曰：『又一首也。』迨曉凡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捷。凌晨，冠帶謁之。其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有疾者。艾子深異之，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房中，聞君自鳴曰「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一首之言，君誤矣。昨夜暴下，昏黑尋紙未得，因汙於手，疾勢不已，殆六七汙手耳，非作詩也。』艾子有慙色。

又《預作祭文》　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侯某官疾，既去，遺一藁於坐。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日又問一友病。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

又《題匾》　有皮匠，得橫財造屋，求一鄉先生題匾。曰：『甲乙堂。』匠喜，不知像其皮刀、錐子也。一僕驟富起屋，乞士人題匾，曰：『且堂。』僕亦喜，不知優人作旦者，開口曰奴家也。

又《染布》　一人買布一疋，價百五十，令染人青焉，價三百。既染矣，踰年而不能取。染人牽而索之曰：『若負我錢三百，何久不與，吾訟汝！』買布者踧而請曰：『我布錢百五十矣，再益百五十，其免我乎？』染人得錢。而後釋之。

又《巷伯趣馬》　李騫聘梁，舍人賀季與之游，見馬數十匹馳過，末有閹人。騫謂季曰：『何故侵官？』季詢其故。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大笑。

又《鄭驚鷺》　潼南鄭輅思觀察，初見屠緯眞。屠問曰：『先生尊字？』答曰：『輅思。』屠曰：『唐有鄭鷟鴻，能詩，今又有鄭驚鷺，奇哉！』一坐大笑。

又《祝壽拜年》　李某富而無文。一日，祝友壽，行百壽令，數至百齡，李曰：『我已壽終，請別位行令。』又新正賀年，友適牽屋督工立瓦礫場，投帖而去。後日途遇，謂友曰：『新歲造府，值兄在磚塊之中，未敢進見。』

又《祝撫軍壽》　陝西一縣令，祝撫軍陳文恭壽。一聯云：『罄南山之竹，書壽無窮；決東海之波，流福難盡。』撫軍嚴批申飭。

又《唐九經》　唐九經，字行一，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性好謔。里人有官學士者，其封翁家居，唐日造焉。或嘲以詩曰：『九經行一四修身，只爲年來敬大臣。』既而學士歿，里中有監司家居者，唐又日造之。或問唐：『近何爲？』應曰：『近日不敬大臣矣，體羣臣矣。』問者絕倒。

清・小石道人《嘻談續錄》卷上《武弁看戲》　武官與文官同席看戲，演《七擒孟獲》，武官曰：『這孟獲如此蠻野，不服王化，七擒七縱，猶且不服，想不到孟子後代，竟會有這樣桀驁不馴之人。』衆皆撚口而笑。一文官曰：『吾兄所說極是，到底還是孔子的後代孔明比孟獲強多了。』

又卷下《富家傻子》　一富翁剋薄成家，積資數萬，猶時時吝嗇，較量錙銖。人皆怨恨，咒之曰：『此等人，悖入悖出，定有報應。』富翁聞之，憤恨已極。有一子，年已成人，性憨傻，最奢侈，富翁教之曰：『你已成人，尚不辨黍麥，我欲令家人帶你出門，看看物力艱難，試試東西貴賤。』傻子欣然樂從。富翁即令家僮帶之出門。出得城來，行至山中，看見石匠在那里鑿石，打成大小石獅二個；傻子甚愛，一定要買，忙問：『價值多少？』石匠認得是富家傻子，乃誆之曰：『小獅子要銀三千，大獅子要銀五千。』傻子說：『要價不多，快給我擡了家去。』石匠先將小石獅送到家中。傻子回家，見了父親，欣欣然告之曰：『我買便宜回來了。』父問買何物，傻子令人將石獅擡進，父問價值若干，傻子說：『價值三千。』翁大怒，罵之曰：『你用重價，買此無用之物，眞乃敗家之子，怪不得人說我總有報應。』傻子鼓掌大笑曰：『我告訴你罷，這還是小報應，還有一個大報應在後頭呢。』

清・游戲主人《笑林廣記》卷一《取金》　一官出朱票取赤金二錠，鋪戶送訖，當堂領價。官問價值幾何，鋪家曰：『平價該若干，今系老爺取用，只須半價可也。』官顧左右曰：『這等發一錠還他。』發金後，鋪戶仍候領價，官曰：『價已發過了。』鋪家曰：『并未曾發。』官怒曰：『刁奴才，你說只領半價，故發一錠還你，抵了一半價錢，本縣不曾虧了你，如何胡纏，快攆出去。』

又《齋戒庫》　一監生姓齊，家資甚富，但不識字。一日，府尊出票取鷄二只，兔一隻，皂亦不識票中字，央齊監生看，生曰：『討鷄二隻，兔一隻。』皂只買一鷄回話，太守怒曰：『票上取鷄二雙兔一雙，爲何只繳一鷄？』皂以監生事回，太守遂拘監生來問，時太守適有公幹，暫將監生收入齋戒庫內候究，生入庫見碑上齋戒二字，認做他父親齊成姓名，張目驚詫，嗚咽不止，人問何故，答曰：『先人靈座，何人設建在此，睹物傷情，焉得不哭。』

又《老父》　一市井受封，初見縣官，以其齒尊，稱之曰老先。其人含怒而歸，子問其故，曰：『官欺我太甚，彼該稱我老先生才是，乃作歇後語，叫甚麼老先，明系輕薄，我回稱也不曾失了便宜。』子詢何以稱呼，答曰：『我本應稱他老父母，今亦縮住後韵，只叫他聲老父。』

又《春生帖》　一財主不通文墨，謂友曰：『某人甚是欠通，清早來拜我，就寫晚生帖。』傍一監生曰：『這到還差不遠，好像這兩日秋天拜客，竟有寫春「眷」字誤看「春」字。生帖子的哩。』

又卷二《厮打》　教官子與縣丞子廝打，教官子屢負，歸而哭訴其母，母曰：『彼家終日吃肉，故恁般強健會打，我家終日吃腐，力氣衰微，如何敵得他過。』教官曰：『這般，我兒不要忙，等祭過了丁，再與他報復便了。』

又卷五《鵝變鴨》　有賣鵝者，因要出恭，置鵝在地登廁，後一人以鴨換去。其人解畢，出視嘆曰：『奇哉，才一時不見，如何便餓得恁般黑瘦了？』

又《七月兒》　有懷孕七月兒即產一兒者，其夫恐養不大，遇人即問。一日，與友談及此事，友曰：『這個月無妨，我家祖亦是七個月出世的。』其人錯愕問曰：『若是這等說，令祖後來畢竟養得大否？』

又《母猪肉》　有賣猪母肉者，囑其子諱之；已而買肉者至，子即謂曰：『我家并非猪母肉。』其人覺之，不買而去。父曰：『我已吩咐過，如何反先說起。』怒而撻之。少頃，又一買者至，問曰：『此肉皮厚，莫非母猪肉乎？』子曰：『何如？難道這句話也是我說起的？』

又《混堂嗽口》　有人在混堂洗浴，掬水入口而嗽之，衆各攢眉相向，惡其不潔。此人掬水于手曰：『諸公不要愁，待我嗽完之後，吐出外面去。』

又卷七《活千年》　一門客謂貴人曰：『昨夜夢公活了一千年。』貴人曰：『夢生得死，莫非不祥麼？』其人遽轉口曰：『啐，我說錯了，正是夢公死了一千年。』

又卷一二《曰餅》　中秋出賣月餅，招牌上錯寫『曰餅』，一人指曰：『「月」字寫成「白」字了。』其人曰：『我倒信你騙，「白」字還有一撇哩。』

清・俞樾《俞樓雜纂》卷四八《一笑》　有漁婦素不蓄鏡，每日梳洗，以水自鑒而已。其夫偶爲買一鏡歸，婦取視之，驚告其姑曰：『吾夫又娶一新婦來矣！』姑取視之，嘆曰：『娶婦猶可，奈何幷與親家母俱來！』

機智分部

三國魏・邯鄲淳《笑林》　甲買肉，過入都廁，挂肉著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覓肉，因詐便口銜肉云：『挂著門外，何得不失？若如我銜肉著口，豈有失理。』

（舊題）隋・侯白《啓顏録》　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幷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謂博曰：『卿是韓盧後。』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闔坐雅嘆焉。

又　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彦偉身長露齒。彦偉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彦偉曰：『既已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竇即應聲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竇云：『樂工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竇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崖，豈不是長齋？』衆皆大笑。

又　崔行功與敬播相逐，潘帶檷木霸刀子，行功問播云：『此是何木？』播曰：『栟檷木。』行功曰：『唯問刀子，不問佩人。』

又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石動筩曰：『是煎餅。』高祖笑曰：『是也。』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筩爲謎，復曰：『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筩曰：『乘大家熱鐺子頭，更作一個。』高祖大笑。

又　侯白、楊素相善，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爲『霸』，山東亦言『擊將去』爲『楑刀』。素嘗謂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爲得兩？』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楑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曰：『日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否？」答曰：「灞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服其辨捷。

又　越公楊素戲弄侯白云：『山東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侯白問曰：『公若爲得知？』素曰：『有人從其借弓，乃云揭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而知二。』越公問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不？」報曰：「灞漲。」豈非問一而知二？』越公于是服其辯捷。

又　陳朝又嘗令人聘隋，隋不知其人機辯深淺，乃密令侯白改變形貌，着故弊衣裳，詐爲賤人供承。客使謂是貧賤，心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語。白心甚不平，未有方便。使人臥問侯白曰：『汝國馬價貴賤？』侯白即報云：『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是伎倆有筋脚，好形容，直三十貫已上；若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貫已上；若形容粗壯，雖無伎倆，堪馱物，直四五貫已上；若鷺尾糝蹄，絕無伎倆，旁臥放氣，一錢不直。』于是使者大驚，問其名姓，知是侯白，方始慚謝。

又　隋朝令盧思道聘陳，陳主勅：『在路諸處，不得共語，致令失脫。』思道既渡江，過一寺中，諸僧與思道設食，亦不敢有言，但處分索飲食而已。後索蜜湯益智勸思道，思道嘗之，思道笑曰：『法師久服無效，何勞以此勸人？』僧既違勅失脫，且慚且懼。思道至陳，手執國信，陳主既見思道，因用《觀音經》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賫持重寶。』思道應聲，還以《觀音經》報曰：『忽遇惡風，遂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慚，遂無以應。

又　隋薛道衡爲聘南使，南朝無問道俗，但是有機辯者，即方便引道衡見之。有一僧甚辯捷，乃令于寺上佛堂中讀經，將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邊，其僧乃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乃住其中。』僧徒愧服，更無以相報。

又　北齊高祖嘗以大齋日設聚會。時有大德法師開道，俗有疑滯者，皆卽論難，幷援引大義，廣說法門，言議幽深，皆存雅正。石動莆最後論義，謂法師曰：『且問法師一個小義，佛常騎何物？』法師答曰：『或坐千葉蓮花，或乘六牙白象。』動莆云：『法師全不讀經，不知佛所乘騎物？』法師又卽問云：『檀越讀經，佛騎物何？』動莆答云：『佛騎牛。』法師曰：『何以知之？』動莆曰：『經云：「世尊甚奇特，」豈非騎牛？』坐皆大笑。又謂法師曰：『法師旣不知佛常騎牛，今更問法師一種小事：比來每經之上，皆云價直百千兩金；未知百千兩金，摠有幾斤？』法師遂無以對。一坐更笑。

又　北齊王元景爲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捷。有一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典琴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徐謂典琴曰：『我不作齋，不得爲解齋；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又　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憩客館中，閑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卽令召之。寶顏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卽云：『趙神德，天上旣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云：『向者入門來，案後唯見一挺墨。』寶又云：『官里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媿謝遣之。

又　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羲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谷，濟萬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幷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征諫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爲宰相。』征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頭大面，不識今古，噇徒江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輕物也皆此類。

又　高祖又嘗作內道場，時有一大德法師，先立無一無二、無是無非義。高祖乃令法師升高座講，還令立其舊義。當時儒生學士，大德名僧，義理百端，無難得者。動莆卽請難此僧，必令結舌無語。高祖大悅，卽令動莆往難。動莆卽于高座前褰衣闊立，問僧曰：『看弟子有幾個脚？』僧曰：『兩脚。』動莆又翹一脚向後，一脚獨立，問僧曰：『更看弟子有幾個脚？』僧曰：『一脚。』動莆云：『向有兩脚，今有一脚，若爲得無一無二？』僧卽答云：『若其二是眞，不應有一脚，脚旣得有一，明二卽非眞。』動莆旣以僧義不窮，無難得之理，乃謂僧曰：『向者劇問法師，未是好義，法師旣云：「無一無二，無是無非，」今問法師此義，不得不答。弟子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者天子一人，臨御四海，法師豈更得云無一？卦有乾坤，天有日月，皇后配于天子，卽是二人，法師豈更得云無二？今者帝德廣臨，無幽不照，昆蟲草木，皆得其生，法師豈得云無是？今旣四海爲家，萬方歸順，唯有宇文黑獺，獨阻皇風，法師豈更得云無非？』于是僧遂嘿然無以應，高祖撫掌大笑。

又　高祖又嘗集儒生會講，酬難非一。動莆後來，問博士曰：『先生，天有何姓？』博士曰：『天姓高。』動莆曰：『天子姓高，天必姓高，此乃學他蜀臣秦宓，本非新義。正經之上，自有天姓，先生可引正文，不須假托舊事。』博士云：『不知何經之上，得有天姓？』動莆云：『先生全不讀書，《孝經》亦似不見。天本姓也，先生可不見《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此豈不是天姓？』高祖大笑。

又　有一僧年老瘀疾，恆共諸僧于佛堂中轉經，卽患氣短口干，每須一杯熱酒，若從堂向房溫酒，恐堂中怪遲，卽于堂前懸一銅鈴，私共弟子作號語云：『汝好意聽吾鈴聲，卽依鈴語。』弟子不解鈴語，乃問之，僧曰：『鈴云：「蕩蕩朗朗鐺鐺」，汝卽可依鈴語蕩朗鐺子，溫酒待我。』弟子聞鈴，每卽溫酒。數日已後，弟子貪爲戲劇，遂忘溫酒，僧動鈴已後，來見酒冷，責之曰：『汝何意今日，不聽鈴聲？』爲與舊聲有別。』僧曰：『鈴聲若何有別？』答云：『今日鈴聲云，但冷冷朾朾，所以有別，遂不溫酒。』僧笑而赦之。

又　嘗有一僧忽憶鮚吃，卽于寺外作得數十個鮚，買得一瓶蜜，于房中私食。食訖，殘鮚留鉢盂中，蜜瓶送床脚下，語弟子云：『好看我鮚，勿使欠少，床底瓶中，是極毒藥，吃卽殺人。』此僧卽出。弟子待僧去後，卽取瓶瀉蜜，搵鮚食之，唯殘兩個。僧來卽索所留鮚蜜，見鮚唯有兩顆，蜜又吃盡，卽大嗔云：『何意吃我鮚蜜？』弟子云：『和尙去後，聞此鮚香，實忍饞不得，遂卽取吃。畏和尙來嗔，卽服瓶中毒藥，

望得即死，不謂至今平安。』僧大嗔曰：『作物生，即吃盡我爾許餡。』弟子即以手于鉢盂中取兩個殘餡，向口連食，報云：『只做如此吃即盡。』此僧下床大叫，弟子因即走去。

又　隋開皇初，高祖新受禪，意欲上合天心，下順人望，每諸州奏有祥瑞，皆大喜悅。有人來獻瑞物，皆即得官。後有一人甚富，訪諸瑞物，若知有處，皆不惜錢。侯白東家有一胡患疳饒睡，家人每日常灸尾翠。侯白即覓富人云：『我知有一瑞物，你與我幾錢。』富人大喜，即與侯白二十貫錢。白即共作券契，不得翻悔。受錢訖，即引富人至胡家，見胡睡臥，家人正灸，富人云：『瑞物何在？』侯白指胡云：『此是九尾胡。』富人大嗔云：『何得是瑞？』侯白云：『若不信瑞，任汝就胡眼看，今見未覺。』富人即欲索錢，侯白出券共爭，遂一錢索不得。

又　侯白常共數人同行過村，村中一家，正有禮席，人客聚集。侯白即至門云：『白等數人，即是音聲博士，聞有座席，故來相過。』此家大喜，即引入對座，與飲食。食飽，主人將箏及琵琶、尺八與白令作音樂。侯白云：『白等并不作此音聲。』主人問云：『客解作何音聲？』白云：『并解吹勃邏迴。』主人既嗔且笑，發遣令去。

又　侯白嘗出京城外，路逢富貴公子出游，自放鷂子，負馱極多，騎從鮮潔，又將酒食，野外遨游。白于路上見此公子，即語同行伴云：『我等極飢，須得此人飲食。』諸人云：『他是達官兒郎，本不相識，何緣可得他飲食？』侯白即云：『仰我得之。』即急行趁及公子，問云：『郎君臂上喚作何鳥？』其人報云：『喚作鷂子。』侯白曰：『堪作何用？』其人云：『令捉鳥鵲及鶉。』侯白乃即佯驚云：『遂不知此伎倆？白莊上林中有三四窠，生兒欲大，總不紀括，既有如此伎倆，到莊即須養取此鳥。』公子大喜云：『莊去此遠近？』白曰：『二十餘里。』此人欲逐向白莊，侯白云：『且來大餓，未得即往。』此人即下所馱飲食，并侯白同行伴數人皆得飽足。食訖，此人鷂子即作聲，侯白云：『白莊上鳥，身品大小，共公莊鳥相似，唯聲不同。』此人問云：『公鳥作何聲？』侯白云：『莊上鳥聲作求敕鳩。』此人乃大嗔恨而迴。

又　隋朝有三四人共入店飲酒，酒味甚酢又薄，三四人乃各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處漫行來，騰騰失却酉。』諸人問：『此何義趣？』答云：『有水在。』又次一人嘲酒云：『酒，頭似阿濫餡頭。』諸人問云：『何因酒得似阿濫餡頭？』其人答曰：『非鵝頭。』又次至一人嘲云：『酒，向他籬頭，四脚距地尾獨速。』諸人問云：『有何義？』其人答云：『更無餘義。』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無豆。』其人即答云：『我若有豆，即歸舍作醬，何因此間飲酢來？』衆乃大歡笑。

又　國初有人姓裴，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字落第。此人即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已來，自許明辯，至于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迴意共語，時廳前竹，彥博即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陵冬葉不雕，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即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即走至屏牆，大聲語曰：『方今主上聰明，辟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人，在此賢路？』推倒。彥博云：『此人非但着膊，亦乃着肚。』當爲杜如晦在，故有此言。彥博如晦乃大歡笑，即令送吏部與官。

又　侯白與楊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見兩醉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一胡落馬，白曰：『眞所謂「孝乎惟孝」，有之矣。』

又　侯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謁，會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于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到前，甚多盜賊，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盜賊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群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聲恟恟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當作號號，恟恟聲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

又　北齊王元景性機捷，有一奴名典琴，常旦起，令索食，謂之辭齋，典琴曰：『不作齋，何故常云辭齋？』元景徐謂典琴曰：『我不作齋，不得爲辭齋；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又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楊素每閑悶，即召與劇談。嘗歲暮無

事對坐，因戲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有梯否？』素曰：『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曰：『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須云白日夜地？若爲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爲甚物入入里許？』素大笑。又問曰：『忽命公作軍將，有小城，兵不過一千已下，糧食唯有數日，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謀計？』低頭良久，問曰：『有有救救兵否？』素曰：『只緣無救，所以問公。』沉吟良久，舉頭向素云：『審審如如公言，不免須敗。』素大笑。又問曰：『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蛟足，若爲醫治？』此人應聲云：『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塗卽卽治。』素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云：『五月無雪，臘月何處有蛇咬？』素笑而遣之。

又　侯白與楊素劇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才出省門，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個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食，見一刺猬仰臥，謂是肉臠，欲銜之，忽被猬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猬乃放鼻而走，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乃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

又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齎名紙至省門，遇侯白，請爲題姓，乃書云：『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卽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卒，無處見稱，卽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

又　高祖嘗讀《文選》，有郭璞《游仙詩》，嗟嘆稱善。石動筩起曰：『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卽勝伊一倍。』高祖不悅，曰：『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卽云：『大家卽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卽令作之，動筩曰：『郭璞《游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二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

又　隋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禮曰：『盧詩何太春日（遲遲）？』思道答曰：『自許編苫疾，嫌他織錦遲。』思道初下武陽入京，內史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謂人曰：『德林在齊，恆拜思道；今日官高，向雖拜，乃作跪狀。』思道嘗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思道爲《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宣帝悉有惡聲，齊高祖太上咸無善譽。思道嘗謁東宮，東宮謂之曰：『《周齊興亡論》是卿作不？』思道曰：『是。』東宮曰：『爲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

又　魏高祖山陵既就，詔令魏收祖孝征劉逖盧思道等各作挽歌詞十首，尚書令楊遵彥詮之魏收四首，祖劉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獨取八首，故時人號八咏盧郎。思道嘗在魏收席，舉酒勸劉逖。收曰：『盧八勸劉二邪？』中書郎趙郡李愔亦戲之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及愔後坐事被鞭扑，逖戲之曰：『高槌兩下，熟鞭一百，何如言「問訊劉二」時？』

又　山東人來京，主人每爲煮菜，皆不爲羹；常憶榆葉，自煮之。主人卽戲云：『聞山東人煮車轂汁下食，爲有榆氣。』答曰：『聞京師人煮驢軸下食，虛實？』主人問云：『此有何意？』云：『爲有苜蓿氣。』主人大慚。

又　唐京城有僧，性甚機悟，病足，有人于路中見嘲之曰：『法師是雲中郡。』僧曰：『與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貧道作契綟禿？』其人詐之曰：『雲中郡言法師高遠，何爲是辱？』僧曰：『雲中郡是天州，翻爲偷氈，是毛賊，毛賊翻爲墨槽，傍邊有曲綠鐵，翻爲契綟禿，何事過相罵邪？』前人于是愧伏。

又　秦優旃善爲笑言，然合于道。秦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寇賊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雖百姓愁費，然大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漆之極易，難爲蔭室。』二世笑之而止。

又　動筩又嘗于國學中看博士論難云：『孔子弟子達者有七十二人。』動筩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

曰：『經傳無文。』動莆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者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知之？』動莆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大悅。博士無以應對。

又　晉劉道眞遭亂，于河側爲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眞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共飯素盤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幷着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豬共一槽。』道眞無語以對。

又　晉祖士言與鍾雅相嘲，鍾云：『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

又　吳主引蜀使費禕飲，使諸葛恪監酒。恪以馬鞭拍禕背甚痛。禕啓吳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護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兒，執鞭之士。』恪啓曰：『君至大國，傲慢天常，以鞭拍之，于義何傷？』衆皆大笑。又諸葛瑾爲豫州，語別駕向台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比往詣恪，不相見。後張昭坐中相遇，別駕呼恪：『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亂矣，何咄之有！』答曰：『君聖臣賢，未聞有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豈唯四凶，亦有丹朱。』

又　後漢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之，應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又　唐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朝坐《群居解頤》作明堂欲謝。慶本兩耳毛卷，朝士多目爲卷耳。長安令松壽賀曰：『僕固知令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曰：『卷耳，后妃之德。』

又　隋侯白機辨敏捷，嘗與楊素幷馬，路旁有槐樹，憔悴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

又　漢武帝置酒，命群臣爲大言，小者飲酒。公孫丞相曰：『臣弘驕而猛又剛毅，交牙出吻聲又大，號呼萬里嗷一代。』餘四公不能對。東方朔請代大對，一曰：『臣坐不得起，仰迫于天地之間，愁不得長。』二曰：『臣跋越九州，間不容趾，幷吞天下，欲枯四海。』三四曰：『天下不足以受臣坐，四海不足以受臣唾，臣噎不緣食，出居天外臥。』上曰：『大哉，弘言最小當飲。』

又　陳徐陵爲散騎常侍，聘隋，隋文帝時在東都，選朝官有辯捷者，令對南使。當時初夏微熱，又徐是南人，隋官一人弄徐陵曰：『今日之熱，總由徐常侍來。』徐陵應聲答曰：『昔王肅入洛，爲彼制儀，今我來聘，使卿知寒暑。』衆遂無答。徐陵時年七十五，復有一人問曰：『徐常侍年幾？』徐陵又即答曰：『小于如來五歲，大于孔子二年。』衆人皆笑，又無以報。隋文帝既以徐陵辯捷，頻有機俊，無人酬對，深以爲羞，乃更訪朝官有誰可令使，當時有人舉盧思道頗有辯捷，堪令對使。文帝聞之，甚喜，即召思道，令對南使。朝官俱送往見徐陵，徐陵遙見思道，年最幼少，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遙即應曰：『以公小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徐陵謂思道曰：『昔殷遷頑人，本居茲邑，今之存者，幷是其人。』思道應聲答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存者唯君一人。』衆皆大笑。徐陵遂無以可答。

又　齊徐之才有學辯捷，又善醫術。尚書王元景罵之才爲師公，之才應聲答曰：『既爲汝師，復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又　隋有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于中夏，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又有辯捷。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當時朝官及道俗觀者數千餘人，大德名僧及官人有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即對，義理不窮，無難得者。最在後，有一小兒，姓趙，年始十三，即于衆人中出。衆以法師辯捷，既已過人，又復向來論議，皆是高名舊德，忽即見此小兒，形容幼小，欲來論議，衆咸怪笑。小兒精神自若，即來就座，大聲語此僧曰：『昔野干和尚，自有經文，未審狐作闍梨，出何典誥？』僧即語云：『此郎君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小兒即應聲報云：『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法師既眼深而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起立大笑。當時既是夏月，法師左手把如意，右手搖扇，既爲衆人笑聲未定，法師又思量答語，即以所搖之扇，掩面低頭，小兒又大聲語云：『圓扇團團，形如滿月，不藏顧菟，翻掩雄狐。』衆又

大笑。法師卽去扇，以如意指麾，別送關，幷語未得盡，如意頭遂擺落。小兒卽起謂法師曰：『如意旣折，義鋒亦摧。』卽于座前，長揖而去。此僧旣怒且慚，更無以應。衆人無不歡笑，驚難稱嗟。

又　隋盧嘉言嘗就寺禮拜，因入僧房，有一僧善于論議，嘉言卽與之談話，因相戲弄，此僧理屈。同座更有二僧，卽助此僧酬對，往復數迴，三僧幷屈。嘉言乃笑而謂曰：『三個阿師，幷不解樗蒲，何因共弟子論議？』僧卽問曰：『何意論議，須解樗蒲？』嘉言卽報曰：『可不聞樗蒲人云：「三個禿不敵一個盧，」阿師何由可得？』弟子觀者大笑，三僧更無以應。

又　高祖又嘗以四月八日齋會講說，石動莆時在會中，有大德僧在高座上講，道俗論難，不能相決。動莆後來，乃問僧曰：『今是何日？』僧答云：『是佛生日。』動莆卽云：『日是佛兒。』僧卽變云：『今日佛生。』動莆又云：『佛是日兒。』衆皆大笑。

又　鄠縣有人將錢絹向市，市人覺其精神愚鈍，又見頰頤稍長，乃語云：『何因偷我驢鞍橋去，將作下頷？』欲送官府，此人乃悉以錢絹求充驢鞍橋之直，空手還家，其妻問之，具以此報。妻語云：『何物鞍橋，堪作下頷？縱送官府，分踈自應得脫，何須浪與他錢絹？』乃報其妻云：『痴物，儻逢不解事官府，遣拆下頷檢看，我一個下頷，豈只直若許錢絹？』

又　徐之才又嘗宴人客，時有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卽潮元明姓盧字曰：『安巳爲虐，在丘爲虐，生男成虜，配馬成驢。』元明嘿然，一坐歡笑。

又　北齊徐之才後封西陽王，尚書王元景嘗戲之才曰：『人名之才，有何義理？以僕所解，當是乏才。』之才卽應聲謝元景姓曰：『王之爲字，在言爲訐，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元景遂無以對。

又　虢州湖城人常青奴，爲性痴鈍，簡點入軍，合養官馬，配得一匹騅馬。果毅總令所是養馬術士，幷通馬毛色。青奴通云：『養灰馬一頭。』果毅嗔其不知毛其爲勿，喚馬作頭，決二十，語云：『明日莫遣不得，卽處分；諸衛士勿令教之。』此人卽歸家，嗟嘆不食。其嫂新產在蓐，見其嘆恨，卽問之：『郎君何所嗟嘆？』青奴卽云：『果毅遣通養馬毛色，通云：「灰馬一頭。」果毅遂打二十。』嫂云：『此是騅馬一匹，何因喚作灰馬一頭？正合吃杖，不須悔恨。』青奴大喜，卽云：『果毅猶遣明日更通。』嫂曰：『明日通時，果毅必應怪問云是誰教，必不得道是嫂教，可報云：「是阿兄教。」』青奴到明日通狀云：『騅馬一匹。』果毅問云：『是誰教你？』青奴云：『是阿兄教。』果毅云：『阿兄何在？』青奴云：『阿兄見在屋里。』果毅又問云：『阿兄在里作何物在？』青奴又報云：『阿兄在屋里新生兒，見向蓐里臥在。』果毅乃大怪笑。尋問，始知是阿嫂。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唐蕭瑀嘗因內讌，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鴨能人言》　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經舍下，彈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天子，今將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宮禁，信然，厚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龜蒙還其金，曰：『吾戲耳。』

宋・張師正《倦遊雜錄・權頓幞頭》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鑑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鑑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候於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文鑑，罩於其首，文鑑大怒，諠呶。張公遽召，才就坐，卽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幞頭罩某面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且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宋・蘇軾《艾子雜說》　齊之士子相尚，裹烏紗帽，長其頂，短其檐，直其勢，以其紗相粘，爲之虛粘奇帽，設肆相接。其一家自榜其門曰當鋪，每頂只賣八百文。以其廉，人日擁門，以是多愆期。一日，艾子方坐其肆，見一士子與其肆主語：『吾先數日約要帽，反失期五七日，尚未得，必是爲他人皆賣九百文，爾獨卑于價以欺吾也。』呶呶久之。艾子因曰：『秀才但勿喧，只管將八百文錢與他，須要九百底帽子。』齊有二老

臣，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一曰冢相，凡國之重事乃關預焉。一日，齊王下令遷都，有一寶鍾，重五千斤，計人力須五百人可扛。時齊無人，有司計無所出，乃白亞相；久亦無語，徐曰：『嘻，此事亞相何不能了也？』于是令有司曰：『一鍾之重，五百人可扛。今思均鑿作五百段，用一人五百日扛之。』有司欣然承命。艾子適見之，乃曰：『冢宰奇畫，人固不及；只是般到彼，莫却費鋸鑿也無。』

又　艾子一日晨出，見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皆貧窶之甚，人相聚而立，因問之曰：『汝何者而集于此？』其人曰：『吾皆齊之貧民，以少業自營，亦終歲不乏，今有至冤，欲訴于丞相辨之。』艾子曰：『相府非辨訟之所，當詣士師也。』其人曰：『事由丞相，非士師可辨。』艾子曰：『然則何事也？』其人曰：『吾所業乃印雨龍與指日蠻也，今丞相爲政數年，率春及夏旱，僕印賣求雨龍，才秋至冬多雨潦，即賣指日蠻，吾獲利以足衣食，皆前半年取逋債印造，及期無不售者；却去年冬系大雪，接春又陰晦，或雨泥濘牛馬皮，下令人家求晴。吾數家但習常年先印下求雨龍，唯一人有秋時剩下指日蠻，遂專其利，豈不爲至冤乎？』艾子曰：『汝印者龍，當秋却售也。此乃丞相恐人道燮理手段，年年一般，且要倒過耳。』

又　秦既幷滅六國，專有天下，罷侯置守。艾子當是時，與秦之相有舊，喜以趣之，欲求一佳郡守。秦相見艾子，甚篤故情，日延飲食，皆玉醴珍饌。數日，以情白之。相欣然謂曰：『細事可必副所欲。』又數日，乃曰：『欲以一寸原。』艾子曰：『吾見丞相望之，然又日享甘旨，必謂甚有籌畫，元來只有生得耀州知白。』

又　齊宣王問艾子曰：『吾聞古有獬豸，何物也？』艾子對曰：『堯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廷中，辨群臣之邪僻者觸而食之。』艾子對已，復進曰：『使今有此獸，料不乞食矣。』

宋・高懌《群居解頤・優人滑稽》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得括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煩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于有身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曰：「沽之哉，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宋・周文玘《開顏録》　劉道眞自牽船，嘲女子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而采蓮？』女子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道眞又嘗素盤共人食，有姬青衣將二子行，道眞嘲曰：『青羊將二羔。』姬應聲曰：『兩豬同一槽。』

宋・朱暉《絶倒録・題桃符》　游巡轄璉滑稽善嘲謔，以吏職補官，任袁州巡轄。彼中有王知縣者，游初與之甚親狎，後因杯酒失歡，游怨之，值歲除，于庭榻二巨桃符題曰：『戶封七縣，家給千兵。』夜始分，游往賀焉，覩其回謁而見也。黎明，王果來，見所題桃符，笑指曰：『此非《千文》內一聯乎？』游曰：『是也。』王云：『七縣者何謂？』游曰：『君知否，內一縣被門下壞了。』王不懌而去。

宋・邢居實《拊掌録》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絶倒。

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三《張密學善待僧文鑒》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俟於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脱烏巾，睥睨文鑒，罩於其首。文鑒大怒，諠呶。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幞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且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宋・陳元靚《事林廣記》辛集下卷《兄弟相拗》　昔有人家兄弟三人，不相和順，動輒有言，即便相拗。一日，兄弟相聚云：『我兄弟只有三人，自今後，要相和順，不得相拗；如有拗者，罰鈔三貫文作和順會，以今日爲始。』須臾，大哥云：『昨夜街頭井被街尾人偷取去。』二哥云：『怪得半夜後街上水漕漕，人哄哄。』三哥云：『你是亂道，并如何可

偷？』大哥云：『你又拗了，罰錢三貫。』三哥歸去取錢，其妻問取錢作何使，三哥以實告，其妻云：『你去床上臥，我爲你將錢去還大哥。』其妻將錢去與大哥：『伯伯，雲衍你小弟夜來歸腹痛，五更頭生下一男子，在月中，不敢來，教媳婦把錢還伯伯作和順會。』大哥云：『你也是亂道，丈夫如何會生子？』其妻云：『大伯，你也拗，此鈔我且將歸去。』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戊集《優伶戲語》 韓侂胄用兵既敗，爲之鬚鬢俱白，困悶莫知所爲。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眞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果敗，因賜宴以生菱進于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苦，壞了許多生菱，只因移果卓。』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八《嘲覓薦舉》 直齋陳先生云：『向爲紹興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問其京削欠幾何？答云：「欠一二紙。」數月，聞有舉之者。會間，賀其成事，則又曰：「尚欠一、二紙。」又越月，復聞有舉者，扣之，則所答如前。余頗怪之。他日，與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見臨安丐者之乞房錢乎？暮夜，號呼於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幾文耳。」有憐之者，如數與之曰：「汝可以歸卧矣。」感謝而退。去之數十步，則其號呼如初焉。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與大笑而罷。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米脯灌肺》 杭州舊有賣灌肺湯者，每於入夜，夯擔出街，旋行調和。一夕，有太學士人乘醉到擔頭，忽然漚酒入於鍋內，賣者不敢言，卽滅燈火挑入小巷內，拭括加料而後復出。視之嘔中尚有飯糝，遂插標改其名曰『米脯灌肺』，不知者皆買食之。否則一時喧鬨，士人未必有償，而一日之經紀休矣！

明・陸灼《艾子後語・大言》 趙有方士好大言，艾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啞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群兒往看宓羲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癇，賴宓羲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隱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厥谷，余已辟谷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于旻天，余手爲拭泪，敦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贈予龍醢一臠，余悞食之，于今口尚腥臭。成湯開一面之網以羅禽獸，嘗面笑其不能忘情于野味。履癸強余牛飲，不從，眞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萼綠華兩個丫頭相扶歸舍；一向沉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竭傅之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效當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東鄰老姥攜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過度，實不曾活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趙王乃叱而赦之。

又《孫兒》 艾子有孫，年十許，慵劣不學，每加榎楚而不悛。其子僅有是兒，恆恐兒之不勝杖而死也，責必涕泣以請。艾子怒曰：『吾爲若教子不善邪？』杖之愈峻。其子無如之何。一旦，雪作，孫摶雪而嬉，艾子見之，褫其衣，使跪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其子不復敢言，亦脫其衣跪其旁。艾子驚問曰：『汝兒有罪，應受此罰，汝何與焉？』其子泣曰：『汝凍吾兒，吾亦凍汝兒。』艾子笑而釋之。

明・趙南星《笑贊・僧與士人》 有士人入寺中，衆僧皆起，一僧獨坐。士人曰：『何以不起？』僧曰：『起是不起，不起是起。』士人以禪杖打其頭。僧曰：『何以打我？』士人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又《佛印》 東坡與佛印說：『古人常以僧對鳥，如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佛印曰：『今日老僧却與相公對。』

又《貫休》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獻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令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添了詩方可改。』

又《謎》有破謎者曰：『上拄天，下拄地，塞的乾坤不透氣。』問人是甚東西。其人曰：『我也有個東西，頭朝西，尾朝東，塞的乾坤不透風。』破謎者曰：『不知』。其人曰：『就是你那個，我放倒了。』

明・江盈科《談言・石動筩》（北齊）高祖嘗命人讀《文選》，有郭璞《游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曰：『此詩極工，誠如聖旨。』動筩即起曰：『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當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即云：『大家即命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動筩曰：『郭璞《游仙詩》云：「青溪千仞余，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筩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又《諧史》陳君佐，維揚人，以醫爲業，能作諧語。洪武時，出入禁中，上甚狎之，常與譚兵中艱難。一日，上問曰：『朕似前代何君？』對曰：『似神農。』上問所以，對曰：『若不似神農，如何嘗得百草？』上悟，大笑。蓋軍中曾乏糧，士卒每食草木，上與同甘苦，故云。

又嘉靖間一御史，蜀人也，有口才。中貴某欲譏御史，乃縛一鼠蟲，曰：『此鼠咬毀余衣服，請御史判罪。』御史判曰：『此鼠若問笞杖徒流太輕，問凌遲絞斬太重，下他腐刑。』中貴知其譏己，然亦服其判斷之妙。

又袁中郎，諱宏道，與予分宰長、吳二邑。中郎操敵懸魚，其于長安貴人，一無所問饋。時阿兄諱宗道，官翰林編修。予嘲中郎曰：『他人問饋，以孔方爲家兄；君不問饋，乃以家兄爲孔方耳。』中郎亦復自笑。

又王文成公封伯，戴冕服入朝，有綿塞耳。朝士或笑之曰：『先生耳冷乎？』答曰：『我耳不冷，先生眼熱。』

又常熟嚴相公訥面麻。新鄭高相公拱屬文，多于腹中起草。世俗笑蘇州鹽豆，河南蹇驢。二相相遇，高謂嚴曰：『公豆在面上。』嚴即應曰：『公草在肚裏。』

又吳中某尚書方沐浴，一客往謁，以浴辭，客不悅。及尚書往謁，前客亦辭以浴。尚書題其壁曰：『君謁我，我沐浴；我謁君，君沐浴。我浴四月八，君浴六月六。』蓋四月八浴佛，六月六浴畜。

又公冶長解禽言，一時孔子聞鴆啼，曰：『此何云？』答曰：『他道「觚不觚。」』。又聞燕語，曰：『此何云？』答曰：『他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聞驢叫，曰：『此何云？』曰：『此不可知，似講鄉譚耳。』

又余邑太學羅汝鵬善謔。初游京師，值早朝，時百官已露立甬道，諸貴郎尚處廡下，其儕相語曰：『百官業已露立，我輩何爲藏此？』汝鵬曰：『這是子平書上載的：「官要露，露則清高；財要藏，藏則豐厚。」』聞者皆大笑。

又余同年進士梁見龍、馮景貞、沈銘縝、沈何山，俱浙江人。梁形長善謔，馮中省解，二沈係兄弟同榜，其形皆短。一日，四公相聚，銘縝謂見龍曰：『梁年兄這樣長，若分做兩段，便是兩個進士。』梁因答曰：『二位年兄這樣短，須是接起，才算得一個進士。』馮景貞乃謂梁曰：『罔談彼短，靡恃己長。』梁遂謂馮曰：『近來秀才，只讀熟一本《千字文》，便中了解元。』相與大笑。

又姑蘇有馮生諱時範者，夙號名下士，年近耳順，尚未得雋。其子名嘉謨，年少有美才，余甚愛之。至甲午歲，嘉謨夭死，時範始領北畿鄉薦。姑蘇士人作語曰：『馮時範死得，却中了；馮嘉謨中得，却死了。』或以告余，余不覺且悲且笑。

又余邑魯月洲，入貲爲鴻臚署丞，未有扁其門者，及李恆所亦入貲爲鴻臚，郡守葉公扁其門曰：『鴻臚第。』月洲族弟魯九乃云：『恆所既扁門曰「鴻臚第」，我家月洲當扁門曰「鴻臚兄」。』聞者皆笑其巧。久之，李恆所與一富翁聯姻，下聘之日，鼓吹盛作。座客問曰：『這是誰家喜事？』羅汝鵬答曰：『只怕是李鴻臚貪戀着人豪富。』蓋取《中郎傳》『十里紅樓』之句，聞者爲解頤云。

《蔡中郎傳》中，人取冷語甚多。余所解頤，有五六句。王弇州強嚴東樓酒，東樓辭以傷風。王云：『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汪仲淹戲蹴

踘者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劉季然衣短衣，加裙三出，人戲之曰：『季然張三簷繖。』答云：『三簷繖兒在你頭上戴。』又有人戲儒生作訟師者云：『讀書人，思量要做狀。』皆冷語可笑。

又　余邑徐廣文二溪，性狂善謔，有敏才。少時，從唐萬陽侍御游。一日，燈下渴睡，萬陽呼之醒，且出聯句令答，句云：『眼皮墮地，難觀孔子之書。』二溪對云：『呵欠連天，要做周公之夢。』侍御大笑。一日舟行，值暑月，天氣涼甚，舟人嘆曰：『長江無六月。』二溪曰：『然。過了五月，就是七月。』舟人大笑。及賓興之次日，將入督學衙門拜謝，門者勒二溪銀一錢，方爲報門。二溪與之銀，俟門者報後，却走不欲入，門者還其所勒之銀，乃入。事雖小，殊足解頤。

又　國朝有陳全者，金陵人，負俊才，性好烟花，持數千金，皆費于平康市。一日浪游，誤入禁地，爲中貴所執，將畀巡城。全跪曰：『小人是陳全，祈公公見饒。』中貴素聞全名，乃曰：『聞陳全善取笑，可作一字笑，能令我笑，方纔放你。』全曰：『屁。』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中貴笑不自制，因放之。又見妓洗浴，因全至，披紗裙避花陰下，全執之，妓曰：『陳先生善爲詞，可就此境作一詞。』全遂口占曰：『蘭湯浴罷香肌濕，恰被蕭郎巧覷。偏嗔月色明，偷向花陰立。有情的悄東風，把羅裙兒輕揭起。』其他詞類此者尙多。及全病革將死，鴇子皆慰全曰：『我家受公厚恩，待百歲後，儘力塋葬，仍爲立碑。』全答曰：『好好，這碑就交在身上。』蓋世名鴇子爲龜，龜載碑者也。

又　余邑孝廉陳琮，性洒落。曾构別墅一所，地名二里岡，雖頃附郭，然邑之北邙也，前後虛悗悗錯置，不可枚數。或造君顰蹙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孝廉笑曰：『不然，目中日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又　黃楊樹兩年而長，逢閏而索，極難成材。余友羅汝鵬于齋頭植此樹，指謂客曰：『看此物連抱，便當鋸造棺器待盡，敢久戀人間耶？』聞者皆笑。

又　熊敦朴，號陸海，蜀人。辛未進士，選館，改兵部，復左遷別駕，往辭江陵相公，相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關，此後仕途宜着意。』陸海曰：『老師恐未見痛。』江陵曰：『何以知之？』陸海曰：『王叔和《醫訣》說得：「有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江陵大笑。初，陸海入館時，館師令其背書，回顧壁上影子，口動鬚搖，哄然大笑，館師曰：『何笑？』答曰：『比見壁間影子，如羊吃草狀，不覺自笑。』館師亦笑。

又　金陵平康有馬妓曰馬湘蘭者，當少年時，甚有聲價。一孝廉往造之，不肯出。遲回十餘年，湘蘭色少減，而前孝廉成進士，仕爲南京御史，馬妓適株連入院聽審，御史見之曰：『爾如此面孔，往日乃負虛名。』湘蘭曰：『惟其有往日之虛名，所以有今日之實禍。』御史曰：『觀此妓，能作此語，果是名下無虛。』遂釋之。

又　一士夫子孫繁衍，而其儕有苦無子者，乃驕語其人曰：『爾沒力量，一個兒子養不出，看我這多子孫。』其人答曰：『其子，爾力也；其孫，非爾力也。』聞者皆笑。

又　武陵一市井少年，善說謊。偶于市中遇一老者，老者說之曰：『人道你善謊，可向我說一個。』少年曰：『纔聞衆人放乾了東湖，都去拿團魚，小人也要去拿個，不得閑說。』老者信之，徑往東湖，湖水渺然，乃知此言卽謊。

又　少年在樓下，會樓上一貴人，呼曰：『人道爾善騙，騙我下來。』少年曰：『相公在樓上，斷不敢騙；若在樓下，小人便有計騙將上去。』貴人果下，曰：『何得騙上？』少年曰：『本爲騙下來，不煩再計。』

又　余鄉一老者，與一少年青衿，酒中戲謔。少年每嘲其人衰老，老者曰：『你毋見嘲，嗐曰：「黃梅不落青梅落，青梅不落用竿戳。」』青衿曰：『你道着酸子，誰敢動手戳他？』蓋楚人目青衿爲酸子也。

又　宋時有顯者，既歸田，語所知曰：『我們從林下看宦途，知得滋味如此耳；但不知死人往地下，比生時較好否？』所知曰：『一定好。』顯者曰：『何以知之？』其人答曰：『但聞林下人思量出去，不聞地下人思想轉來。』顯者大笑。

又　武陵鄭沅石，館余邑，前一土井，烹茶爨飯，皆汲之。沅石笑曰：『館此一年，腹中泥可作半堵牆矣。』又桃源人好以有齒磁盆盛茶米，用木杵搗之，名曰擂茶，其杵長五尺，半歲而盡。沅石笑曰：『桃源人活

六十歲，胸中擂茶杵，可構三間小房子。』

又　京師縉紳，喜歡易酒，爲其冲淡故也。中原士夫量大者，喜飲明流，爲其性釅也。余僚丈秦湛若，中原人，極有量，嘗問人曰：『諸公喜飲易酒，有何佳處？』其人答曰：『易酒有三佳：欲時不醉，一佳；睡時不纏頭，二佳；明日起來不病醒，三佳。』湛若曰：『如公言，若不醉不纏頭不病醒，何不喝兩盞湯兒？』其人大笑。

又　有進士形甚短，初登第時，同年笑曰：『年兄門下長班，每月可減工食五分。』進士曰：『與衆同例，何得獨減？』答曰：『過門巷時，免呼照上，亦損許多氣力。』

又　羅汝鵬多髯，年及強仕，白者過半。一日，赴吊喪家。司喪者偶見之，訝曰：『公年尚未，何髯白乃爾？』汝鵬曰：『這是吊喪的鬚髯。』坐客皆笑。會余祖崑岳公，九十一歲而卒，汝鵬來吊，乃慰家君曰：『奈何不請小兒醫救療，遂至此耶？』家君不覺破涕爲笑。余舉進士時，報捷者索重賞，家貧無以應，受困此輩，殊覺憤懣。汝鵬慰之曰：『且耐煩，養壞了兒子，說不得。』聞者皆笑。

馮司成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變白？』公捻髯良久，答曰：『未記與黑髯周旋。』

又　庚子歲，余差雲、貴恤刑。有同年造余曰：『兄乃得此遠差耶？』余曰：『但琉球、日本不恤刑耳，假令亦有恤差，我乃爲下得海矣，安能到雲、貴？』蓋恤差屬刑部爲政，余時官大理，故云。

又　有爲大言者曰：『我家洗盆，東邊洗浴，西邊不波。』聞者答曰：『昨日早見肩竹者，從門首過，至日晡時，竹梢尚在門外。』大言者曰：『竹安得爾許長耶？』其人答曰：『無許長竹，何由箍得這大洗盆。』

又　三崖方謁選時，稱貸路費，笑曰：『樣樣借人的，如貧漢種田，工本都出富翁，比及秋成，還却工本，只落得掀盤帚。我們借債做官，他日還了債，只落得一副紗帽角帶。』聞者皆信其然。

又　袁中郎在京師，九月卽服重綿。余曰：『此太熱，恐流鼻紅。』其弟小修曰：『不服，又恐流鼻白。』

馮司成公，初夏卽服絺絡。余問：『公何以御盛暑？』公笑曰：『盛暑豈宜挂一絲耶？』

又　蜀中有吳坤齋者，善謔。其鄰人構新居落成，吳往賀之，嘆曰：『這房屋做得妙。』蓋含廟字意也。主人曰：『只堪作公家廁房耳。』坤齋曰：『何至於此？』主人曰：『不是廁房，爲何公入門便放屁？』坤齋默然。

又　廣西全州衛幕，有王掾者，善謔。諸武弁相聚，誘掾作謔，而故駁之，每作語，輒曰：『這話淡。』言其無趣味也。掾知故意駁己，乃曰：『今早城門有擔糞者，失足，傾潑于地。』諸武弁又曰：『這也淡。』王掾曰：『諸君不曾嘗過，那得知淡？』衆皆大笑。

又　吳中祀神，左大士，右梓童君。山東人專祀碧霞元君。一山東官長笑吳人曰：『你吳中懼內，只看神位，奶奶却在左邊，老爹却在右邊。』吳人答曰：『這個還不要緊，看你山東神位，只見奶奶，幾曾見老爹？』

又　司徒沅冲張老師，嘗笑謂余曰：『別人架上書，都安置肚子里，我們肚里書，都寄閣在架上。』蓋譏言懶記書也，然語政好笑。

又　有孝廉者姓張，奸李屠兒之妻，方執手調笑，屠兒適至，鎖閉其門，用竹杖從門枋下擊孝廉脛。孝廉哀求得脫，告屠兒于官。稱往渠家買鹽，被毆。縣官已悉前情，乃署一聯狀尾曰：『張孝廉買鹽，自牖執其手；李屠兒吃醋，以杖叩其脛。』

又　余邑李源野方伯，面痲而鬚，曹前陽僉憲，口歪而牙豹。曹出對與李曰：『痲面胡鬚，如羊肚石倒裁蒲草。』李對曰：『豹牙歪嘴，如螺殼杯斜嵌蚌珠。』

又　滇南有趙巧對，曰曾仕楚中爲郡守，好出對句。一日，見坊役用命紙糊燈，遂出句云：『命紙胡燈籠，火星照命。』思之不得。直到歲暮，老人高捧曆日，叩頭獻上，遂對前句曰：『頭巾頂曆日，太歲當頭。』可謂確當。

又　李空同督學江右，有一生偶與同名，當唱名時，公曰：『爾安得同我名？』出對試之，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生對曰：『魏無忌，長孫無忌，人無忌，我亦無忌。』李亦稱善。

又　曾有令尹，昵一門子。偶坐堂上，吏與門子相偶語，令怪之，吏漫云：『與門子屬表兄弟，叙家常耳。』令遂出對云：『表弟非表兄表子。』吏輒答云：『丈人是丈母丈夫。』令嘉其善對，笑釋之，無以罪。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六　有窮書生欲食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叫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乃設饅頭百枚，置空室中閉之，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食過半矣，亟開門詰其故，曰：『吾今日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詐，怒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更畏臘茶兩碗爾。』

又　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辯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即往叩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辯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飫飥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綿絮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飫飥。』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又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明・浮白齋主人《雅謔・誘出户》　朱古民文學善謔，一日在湯生齋中，湯曰：『汝素多知術，假如今坐室中，能誘我出戶外立乎？』朱曰：『戶外風寒，汝必不肯出；倘汝先立戶外，我則以室中受用誘汝，汝必從矣。』湯信之，便出戶外立，謂朱曰：『汝安能誘我入戶哉？』朱拍手笑曰：『我已誘汝出戶矣。』

又《石韃子》　吳中有石生者，貌類胡，因呼爲石韃子。善謔多智。嘗因倦步至邸舍，欲少憩，有小樓頗潔，先爲僧所據矣。石登樓窺之，僧方掩牖晝寢，牖隙中見兩樓相向，一少婦臨牖刺綉，石乃襲僧衣帽，開牖向婦而戲。婦怒，告其夫，因與僧鬧，僧茫然莫辯，亟去，而石安處焉。

又《公座糞》　石生在太學時，每苦司成之虐，夜半于公座糞焉，植小竹枝，爲紙旗，而書己名。司成晨出，登座旗折，舉火視之，污穢狼籍矣。見石名，呼欲加責。石流涕稱冤曰：『誰中傷者？止由太宗師不相愛故耳。豈有某作此事，而自標求責者乎？』司成以爲有理，竟不之罪。

又《朱搭户》　朱達悟善闖席，亦善謔，里中呼爲朱搭戶。一日，諸少年游石湖，背朱往。方解纜，喜曰：『搭戶不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曰：『予在矣。』蓋預知背己，藏舟以待也。衆驚笑，延朱即席。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盍一登？』衆挈榼以往，酒數行，朱佯醉臥僧榻，日暝猶不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眩莫能起。』衆乃先發。朱從間道疾歸，乃濡其衣履，披髮擊諸同游者戶，倉皇告曰：『不幸舟觸石，沉于湖，余偶得漁者援焉。』聞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楓橋相值，皆無恙，惟相笑而已。

又《張好兒》　吳妓張好兒，婉麗而貌美，已中年矣，一日爲人攜游，座有杜姓者，素無賴，借太醫院籍，入資爲吏目，見而誚曰：『他老便老，也是個小娘。』張即應曰：『你小便小，也是個老爹。』衆皆鼓掌。

又《用舊詩》　杭有一婦，夫死未終七，即嫁。被訟于官，冶金編修爲居間。臨審時，金佯問問官云：『此輩何事？』官曰：『丈夫身死未終七，嫁與對門王賣華。』金曰：『月移花影上欄杆，春色惱人眠不得。』官笑而從末減。

又《黃雀拆蜘》　東坡赴鄰人小集，盤中有黃雀四枚，一人連啖其三，僅存其一遜公。公笑曰：『再請，省得黃雀拆了蜘。』

又《筆如刀》　長洲刻工馬如龍，與錢塘傭書郭天民同聚，馬老郭幼，郭不讓，竟與爭坐。馬曰：『乳臭兒，敢與我抗耶？我聞刀筆吏，抑刀在前乎？筆在前乎？』郭曰：『老賊，老賊，我有筆如刀，抑筆在前乎？刀在前乎？』馬語塞，竟讓郭坐。

又《出入狗竇》　張吳興，聰穎不凡，年八歲虧齒，先達戲之曰：『子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耳。』

又《公猴》　三楊學士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最巧慧，衆謂之曰：『汝能使三位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就令笑也。』一日被喚進見，問何以來遲，對曰：『在家看《列女傳》。』三公聞之，果大笑。乃戲曰：『我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即應聲曰：『我道是三位老爹是武職，原來是文官。』三公曰：『母狗無禮。』又答曰：『我是母狗，三位老爹公猴也。』

又《小黃竅嘴》　吳中黃秀才，相掀唇，人呼爲小黃竅嘴。讀書寺

中，一僧進面，因熱，傷手忒地，黃作歇後語戲曰：『光頭滑，光頭浪，光頭練，光頭勒。』謂面蕩撰忒也。僧應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張八。』蓋隱小黃鱖嘴也。黃亦絕倒。

又《不死酒》　漢武帝時，有貢不死之酒者。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殺之。朔曰：『臣所飲，不死酒也，殺臣，臣必不死，臣若死，亦不驗。』帝笑而赦之。

又《方相侄》　唐有姓方者，好矜門第，但方姓貴人，必認之爲族屬。知識疾之，乃謂曰：『丰邑坊名，造兇器所。方相，是君何親？』曰：『是某再從伯父。』問者笑曰：『既是方相侄兒，只堪嚇鬼。』

又《換魚字》　李章赴鄰家小集，主人素吝，既進饌，主前一魚，特大于衆客者。章從旁見之，即請于主曰：『每見人寫蘇字，其魚字或在左，或在右，何也？』主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從便移易耳。』章即引手取主前魚示衆曰：『從主命，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爲之噴飯。

又《不知令》　飲酒行令，座客有茫然者。一友戲曰：『不知令，無以爲君子也。』其人怒曰：『不知命，何爲改作令字？』友答曰：『《中庸》注曰：「命，猶令也。」』一座絕倒。

又《六百羊》　潘滄浪，滑稽之魁。邂逅一客，姓陸字伯陽，乃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直甚罕希？』

又《雌鷄》　或問：『丈人殺鷄以請子路，不知是雄的雌的。』答曰：『是雌的，不然，何爲見其二子焉？』

明・張夷令《迂仙別記》　公嘗醉走，經魯參政宅，便當門嘔噦。其閽人呵之曰：『何物酒狂，向人門戶泄瀉？』公睨視曰：『自是汝門戶不合向我口耳。』其人不覺失笑曰：『吾家門戶舊矣，豈今日造而對汝口？』公指其嘴曰：『老子此口頗亦有年。』

明・姚旅《露書》卷一二　邢進士身矮，嘗在鄱陽遇盜，盜既有其資，欲滅之以除患，方舉刀，邢諭之曰：『人業呼我爲邢矮，若去其頭，不更矮乎？』盜不覺大笑擲刀。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五《犯胡諱》　石勒制法甚嚴，兼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府門，勒大怒，謂門吏馮翥曰：『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故縱之？』翥惶遽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止之而不可，所謂互鄉難與言，非小臣所能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樊坦性廉而疎樸多誤，由參軍擢章武內史。入辭勒，勒見坦衣敝，大驚曰：『貧何至此？』坦對曰：『頃遭羯胡無道，資財蕩盡，是以窮敝。』勒笑曰：『羯賊乃爾大膽，孤當相償耳。』坦大懼，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聖主。乃厚賜之。

又卷一〇《不佞神佛》　彭脊庵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

周文襄公在吳中，好倘佯梵剎，見佛見拜，士夫笑之。文襄曰：『論年齒亦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子猶曰：『一是達者之言，一是長者之言。』

紹興王元章，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則斫神像爨之。一鄰家事神惟謹，遇元章毀像，輒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元章家人歲無恙，而鄰之妻孥時病。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彼屢毀神，神不責；吾輒爲新之，神反不我祐，何也？』巫者作怒曰：『汝不置像，像何從而爨？』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有司請祀水神。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又《不畏鬼怪》　嵇中散，常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慘黑，單衣草帶。嵇熟視良久，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皁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侃徐視，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慚而退。

唐魏元忠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廚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爲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力，爲我執爨，甚善。』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饑，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鵂鶹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鵂鶹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將何所之。』其後遂絕無怪。

安定郡王趙德麟，建炎初，自京師挈家東下，抵泗州北城，於驛邸憩宿。薄晚，呼索熟水，卽有妾應聲捧杯以進，而用紫蓋頭覆首。趙曰：『汝輩旣在室中，何必如是？』自爲揭之，乃枯骨耳。趙略無怖容，連批其頰曰：『我家豈無人給使，要汝怪鬼何用！』叱使去。

吳邑荻扁王君鎛，嘗卧齋中，夜將半，有鬼嘯於前，其聲類鴨，鎛聞之，無所懼。但云：『汝叫自叫，吾不管汝，但勿近吾牀，聒吾耳也。』鬼乃作鵝聲，鎛笑曰：『此聲亦不雅。』鬼終不去，復作夭鼓翼之聲，庶幾其一懼。鎛曰：『吾且熟睡，不聽汝矣。』鬼必欲動之，遂落其牀帷，覆鎛身，鎛曰：『吾適寒，覆之甚宜。』鬼無如之何，遂寂然矣。

嘉靖中，錫人王富、張祥，俱有膽，素不畏鬼。夏日同飲溪上，日且晡，未醉，王曰：『溪隔叢塚中，昨送一新死人，吾能乘流而過，出其屍於棺外。』張曰：『吾能黑夜出之。』王曰：『果爾，輸汝臘釀一甕。』俄而日沒，張子方欲入水，而王亟歸家取酒。張遂過溪，迂迴而上，見棺已離蓋，方疑之，忽棺中出兩手抱張頸，張懼，私祝曰：『汝少出，俟我賭勝，明日當奠而埋汝。』言畢，抱益急，張大叫，聲漸微。溪傍人家聞聲，羣持火來照，抱張頸者，乃王也。蓋詭言取酒，從闊處先渡，出屍而伏棺中耳。因相與大笑，比過溪，月已上矣。時方大癘，而二子竟無疾。

又卷一一《馮道》 馮道與趙鳳同在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與親家翁，今日好雪。』

又卷一二《福先寺碑文》 裴度脩福先寺，將求碑文於白居易。判官皇甫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亟謝，隨以文屬湜。湜飲酒，揮毫立就。度酬以車馬、玩器，約千緡。湜怒曰：『碑三千字，每字不直絹三匹乎？』度又依數酬之。湜又索文改竄，度笑曰：『文已妙絕，增一字不得矣。』

又卷二〇《短小》 尚書令何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何嘗謂顏爲猿，顏目何爲猴。同遊太子西池，顏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猿？』路人指何爲似。顏方矜喜，路人曰：『彼似猿，君乃眞猴。』二人俱大笑。

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始婚。薛能爲僕相，謔以詩，略云：『巡關每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韉裏，將謂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又卷二一《巫》 夏山爲巫，自謂靈異。范汝奭戲曰：『明日吾握糖餌，令汝商之。言而中，人益信汝。』巫唯唯。及明降神，觀者如堵。范握狗矢問之，巫曰：『此糖餌耳。』范佯拜曰：『眞神明也。』卽令食之。巫恐事洩，忍穢立盡。

又卷二二《能言鴨》 陸龜蒙居震澤，有鬬鴨一欄。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出舍下，挾彈斃其綠頭者。龜蒙手一表駭云：『此鴨善人言，持附蘇州上進天子。使者斃之，奈何？』內養信其言，大恐，遂以囊中金酬之。因徐問『其鴨能作何言』，龜蒙曰：『能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龜蒙還其金，大笑曰：『吾戲耳。』

又《酒令》 賈時彥善謔。赴宴，酒半，主人請令，賈曰：『乞諸君射一謎，不中，浮以大白。曰「天不知，地知；爾不知，我知。」』舉座不解，罰遍。賈舉一足置案上曰：『我靴底有腐孔也。』

甘露寺僧性空善飲。一客擲色行舊令云『補不足，慶有餘。』初擲不足，曰『僧飲。』又擲有餘，亦曰『僧飲。』衆客俱不解。客曰：『俟令畢，當言之。』卽畢令而僧醉矣，執盞言曰：『酒不敢辭，請明其故。』客曰：『不足者無髮，有餘者多一頭。』衆大笑。

王元美與客讌集，王偶洩氣，衆客皆匿笑。王卽設令，要經書中譬字一句，王舉能近取譬。衆客於『譬如北辰』、『譬若掘井』等語，盡舉之，王皆以不如式論罰，衆客不服。王曰：『我譬在下，不若公等譬乃在上。』

又《石學士善謔》 石中立，字表臣。在中書時，盛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卒問曰：『是誰撰？』盛不覺，對曰：『度撰。』滿堂大笑。【略】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又《張端》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其夜突入

錄廳，即殺之。吏白尹。尹問端，答曰：『按律，諸無故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豬。

又《朱達悟》　朱達悟善謔，凡里中宴會，無不與者。一日，諸少年遊石湖，背朱往。既解纜，喜曰：『搭戶不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曰：『予在矣。』蓋預知背己，賂舟子藏以待也。衆驚笑，延朱即席，且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主僧善予，盍一登？』衆從之，挈榼以往。酒數行，朱佯醉卧僧榻，日西猶未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眩莫能起。』僧亦固留，衆乃先發。朱從間道疾歸，時已暝，乃濡其衣履，被髮擊諸同遊者戶，倉皇告曰：『不幸舟觸石，沈於湖，余偶得漁者援焉。』聞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楓橋相值，皆無恙，惟相笑而已。

又《畫梅》　陳白沙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白沙題其柱云：『烏音人又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烏聲曰「白畫、白畫」？』客爲之絕倒。

又《王戎後身》　廬江尹李公有門子，甚荷寵。一日諸僚畢集，共諛之。或云龍陽，或云六郎，霍山尹羅公獨曰：『此王戎後身。』李驚問故，羅曰：『因前生鑽李，今索債耳。』

又卷二三《晏子馬氏語相似》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之。晏子曰：『臣不使狗國，安得從狗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里，張袂成陰，揮汗成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而使乎？』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使楚矣。』

袁隗妻馬氏是季子長女，少有才辯。融家勢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又《趙遷》　後秦姚萇與君臣宴，酒酣，謂趙遷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相臣，得無恥乎？』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等何恥爲臣？』萇大笑。

又《賈玄》　待詔賈玄侍宋太宗棋，饒玄三子，常輸一路。太宗知玄詐，不盡其藝，乃曰：『此局復輸，當榜汝。』既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亦詐。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則投汝水中。』局既卒，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復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又《薛綜》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闞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月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即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又《隋士》　隋一士慧而吃，楊素喜與之譚。一日設難曰：『儻忽命公作將軍，城最小，兵不過一千，糧僅充數日，城外敵兵數萬，公何以處之？』士曰：『有有救兵否？』曰：『只緣無救，所以策公。』士曰：『審審如公言，不免致敗。』素大笑。素又問：『坑深一丈，公入其中，何法得出？』士沈思曰：『有有梯否？』公曰：『有梯，何須更問？』士又沈思曰：『是白日，是是夜地？』素曰：『亦何須辨白日夜地？』士曰：『若若不是夜地，眼不瞎，何何爲陷入。』素大笑。又值臘月，素問：『家人被虵傷，若爲醫治？』士曰：『取取五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之，即愈。』素曰：『五月何得有雪？』士曰：『若若五月無雪，臘月何處有虵？』素復大笑。

又《蔡潮》　方伯蔡潮，譚笑風生。有同官迎都憲於江中，冬月羣擁爐坐。公至，烘然曰：『蔡公至矣，請一謔譚。』蔡曰：『無也，但昨聞江中盜劫商船，俱檀降牙香，相與謀曰：「賣之利微，棄之可惜。吾輩爲此事久矣，向賴天保護，盍焚此香答之？」香氣透天，上帝將謂人間作好事，令二力士訪之。非也，乃一羣老強盜在此向火耳。』滿座大笑。

又《鏡新磨》　五代伶官鏡新磨嘗奏事。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噬人！』莊宗家世夷狄，諱狗，故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且同，銅也。若殺鏡新磨，則無光矣。』帝大笑，釋之。

又《黃幡綽》　玄宗在蜀，黃幡綽陷在賊中。賊黨就擒，有謂幡綽忘

上恩寵，與賊圓夢，每順其情，如祿山夢見衣袖長拖至階下，則解曰：『垂衣而治。』又夢見殿中樈子倒下，則解曰：『革故鼎新。』上詰幡綽，幡綽曰：『非也，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又夢樈子倒，是糊不得。』上笑，釋之。

又卷二四《諸葛恪》 吳主權嘗燕見費禕，逆敕君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調之曰：『鳳皇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憚射，使還故鄉。』

孫權使太子嘲諸葛恪曰：『恪食馬矢一石。』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權曰：『可。』恪曰：『乞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令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又《羊蟹》 尤延之極短小，壽皇嘗問：『外廷謂卿爲秤鎚，何故？』對曰：『秤鎚雖小，斤兩分明。』上喜之。楊誠齋嘗戲呼尤延之爲『蝤蛑』，延之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蟹爲『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又《楊梅孔雀》 梁國楊氏子六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呼兒出見，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又《虞寄》 虞寄年數歲，容候其父，遇寄於門，戲曰：『郎子姓虞，必當少智。』寄應曰：『字義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

又《何顒》 隋何妥八歲，顧良戲曰：『汝何是荷葉之荷，抑河水之河？』妥曰：『先生姓顧，是堅固之固，抑新故之故？』衆異之。

又《韓盧後》 苻堅遣韓博使晉。博有口才，桓溫令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卿是韓盧後？』博亦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耳。彼姓刁，那得是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耒之思，短尾者爲刁也。』一坐皆笑。

又《伍伯駔儈》 晉庾純之父嘗爲伍伯，賈充之先嘗爲駔儈。充置酒而純未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後？』純曰：『會有小市井事未了，是以後耳。』

又《胡旦》 舍人胡旦飲酒面赤，學士謝泌戲之曰：『舍人面色如袍色。』時胡服緋也。胡答曰：『學士心頭似幞頭。』謝爲之色慍。

又《陸封公對》 太倉陸封公陸瑚之父貌黑而齒白，與鄉紳金紋者相善。一日陸造紋，紋揖而戲之曰：『黑象口中含白齒。』陸揖甫畢，即應聲曰：『烏龜背上列金紋。』

又《劉寶遇女媪》 劉道眞寶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採蓮女子，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而採蓮？』女子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道眞又嘗素盤共人食，有媪青衣將二子行，道眞嘲曰：『青羊將二羔。』媪應聲曰：『兩豬同一槽。』

又卷二五《禁釀具》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釀酒，吏於人家檢得釀具，以其欲釀，將議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先主大笑，命原舍欲釀者。

又《禁松薪》 唐昭宗時，李茂貞權油以助軍資，因禁松薪。優人張廷範曰：『不如幷月明禁之。』茂貞笑而弛禁。

又《輪迴報應》 一人盛談輪迴報應，愼無輕殺：凡一牛一豕，即作牛豕以償，至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曰：『莫如殺人。』衆問其故，曰：『那一世責償，猶得化人也。』

又《爲宅》 徐孺子南昌人，十一歲，與太原郭林宗遊，同稧還家。林宗庭中有一樹，欲伐去之，云：『爲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徐曰：『爲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囚」字何殊？』郭無以難。

又《闢僧》 歐陽公家兒小名有僧哥者，一僧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馬牛羊之類是也。』僧大笑。

崑山學博張倬與一僧談，僧曰：『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玄。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張笑云：『不然。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

又《辨鬼》 阮宣聞人說人死有鬼，宣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

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

王弱生駁之曰：『人夢中穿衣服，將謂衣服亦有夢耶？余謂生時衣服，神氣所托，能靈幻出來，正是有鬼處。』

又《重袈裟》 趙悅道罷政閒居，喜僧而拒士。有士往謁再四，閽者不爲通，士曰：『參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曰：『尋常僧亦平平，相公只是重袈裟。』士曰：『我這領藍衫恁地不直錢？』閽者曰：『也半看佛面。』士曰：『也半看孔夫子面。』

又《觀燈》 司馬溫公夫人元宵夜欲出觀燈，公曰：『家自有燈。』夫人曰：『兼看遊人。』公笑曰：『我是鬼。』

又《犯夜》 張觀知開封日，有犯夜巡者，縛致之。觀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矣。』

又卷二六《大雷》 北齊崔儁嘗謂同座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盧思道在坐，戲曰：『如此震雷，奈何不能動蟄？』坐間大笑。

又《安給事生辰》 安給事磐，蜀人。初度避生，同僚尾至所在。蔡巨源戲曰：『聞一老鼠避一瓶中，貓捕之不得，以鬚畧鼠，鼠因噴嚏。貓在外呼曰：「千歲。」鼠曰：「汝豈眞爲我壽？誘我出，欲嚼我耳。」』安遂出。

又《死後佳》 葉衡罷相歸。一日病，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後佳否？』一士人曰：『甚佳。』葉驚問曰：『何以知之？』士人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以是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又《東王公》 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戲曰：『在西見西王母否？』辛曰：『在西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笑。

又《孔椽吏》 元皇慶間，浙江有孔椽吏，身軀短小，僅與小公案相等。凡呈牘文，必用低凳立。脫歡丞相以先聖子孫，每禮遇之。時有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庭，公子孫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以小過叱之退。脫歡曰：『他祖公容參政之父祖坐，參政反不容他子孫立。』相與一笑。

又《製餛飩法》 喬仲山家製餛飩得法，嘗苦賓朋索食。一日，於每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取視，乃置造方也。大笑而散。自後無復索者。

又《曹娥秀》 名妓曹娥秀色藝具絕，鮮于伯機嘗以義之呼之。一日伯機宴客，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遞遍。伯機出，曹曰：『伯機未飲。』客笑曰：『以伯機相呼，可爲親愛之至。』伯機徉怒曰：『小鬼頭，也敢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無禮，只許爾叫王羲之。』坐客大笑。

又《黑齒常之》 張文成工爲俳諧詩賦，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唇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嘗脂？』

又卷二九《都憲令》 有鎮邊都憲與兵官不合，都憲於酒席間出令云：『天上有天河，地上有蕭何。蕭何手裏持一本律，口稱犯法之事莫做，發病之物莫喫。有所指於兵官也。兵官云：『天上有太陽，地下有張良。張良手裏持一把劒，口稱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時一太監在坐，欲爲分解，即云：『天上有雲山，地下有寒山。寒山手裏持一把掃箒，口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遂一笑而散。

又《薛濤令》 薛濤辨慧。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魚禽鳥獸，乃曰：『有虞陶唐。』濤曰：『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行罰。』薛曰：『衡字內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坐客大笑。又高駢鎮成都，命濤爲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高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節度曰：『如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爲西川節度使，尚使一沒梁斗，至於窮酒佐三條椽，內一條曲，又何足怪？』

又卷三〇《臣書帝書》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大笑曰：『卿善自謀。』

又《三百里湖》 南唐馮謐嘗對諸閣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三百里湖事，因曰：『他日賜歸，得宗武湖二十里足矣。』徐鉉答曰：『主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耳。』衆大笑。

又卷三三《金元七》 長洲劉丞不信鬼物。子病，妻乘夫出，延巫降神問休咎。巫方伸兩指謾語，適丞歸見之，怒使隸執巫，將加杖，詰問：『汝何人？』巫猶伸兩指跪曰：『小人是金元七總管。』丞笑而遣之。

又《廣笑府》卷二《咬耳朵》 有訟人咬去其耳朵者，被告辯云：

『是他自咬的，與小的無干。』吏在公座後抓己耳，團團走轉。官回頭見之，喝曰：『這是甚麼規矩？』稟曰：『小的在這里詳情。』

又《家屬》 官坐堂，衆人中撒一屁，官問：『甚麼響？拏過來。』皂稟云：『拏不着的。』官曰：『如何作弊？定要拏來！』皂將紙包一屎塊，回云：『正犯走了，拏得家屬在此。』

又卷三《熱狂譫語》 一醫生詐稱儒士，訐愬于官，冀得訟勝。官出對試之，曰：『銀頂三簷傘。』曰：『金絲萬應膏。』官疑爲醫家，再出對曰：『李千株，桃萬樹，遇景而開。』對曰：『董二片，棗三杖，帶溫而服。』官斥之曰：『胡說，胡說！』對曰：『只爲服附太多，故發譫語也。』

又卷五《一瓶打不倒》 觀音大士戒洞賓曰：『君三醉岳陽，度何僊姑，賣墨鼎州，飛劍斬黃龍。既居僊品，何不戒酒色財氣乎？』洞賓誣觀音淨瓶爲酒，盛妝爲色，黃金布地爲財，降服大鵬爲氣。大士被誣不堪，因以淨瓶擲之。洞賓笑曰：『你這一瓶兩瓶，便也打我不倒。』

又《何處欽銅》 一人專撞席，名爲掇座席長。出令譏之曰：『單禾本是禾，添口也成和，除却禾邊口，添斗便成科。諺曰：寧添一斗，莫添一口。』主人亦厭之，顧眉作色曰：『單羊本是羊，添水也成洋，除却水邊羊，添易便成湯。諺曰：寧喫歡喜湯，莫喫皺眉羊。』撞席者曰：『單同本是同，添金也是銅，除却金邊銅，添重便成鍾。諺曰：鐘不打何處欽銅。』

又《賓至無款》 客久坐而主無所款，客說一句曰：『昔年蕭何追韓信，至一林下溪邊。』主因客不竟其說，乃問下文。客曰：『見清溪白石可愛，坐談良久。』主又因客不終所言，問：『下文如何？』客曰：『坐談已久，只須去了。因爲腹中空虛，多談無力。』

又卷七《有錢村牛》 春秋間，麟出魯西郊，野人不知爲瑞，乃擊殺之。孔子往觀，掩袂而泣。門人恐其過傷，乃以銅錢粧一牛，告夫子曰：『麟尚在，可無傷也。』夫子拭淚觀之，嘆曰：『此物豈是祥瑞？只是一箇有錢村牛耳。』

又卷一二《酒瓶加帽》 魏元孚，爲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斛，瓶上皆加帽，引孚入視，以發笑。孚見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宜早還宅。』因持酒歸。周文帝撫掌大笑。

明・起北赤心子《新話摭粹・詼諧・却要燃燭照四子》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李四子皆年少，咸欲私却要。嘗遇清明夜，時纖月娟娟，庭花影轉，中堂垂綉幕背銀燈，大郎與却要遇于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紿曰：『可于廳東南隅立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朗既去，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逢三郎求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與四郎遇，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西北隅相待。』四人皆去，却要乃燃燭向廳照之，謂四子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里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自是四子皆不敢失敬。

明・佚名《時尚笑談・禁蚊子》 昔人會禁蚊子，以符貼之，即無蚊蟲。一人將幾文錢買符一章，歸家，貼在壁上。其蚊蟲更多。其人往告賣符者，曰：『你家畢竟有不到處，待我往你家一看便知。』其人同歸看之，賣符者曰：『難怪，你家沒有帳子，要放在帳子里才好。』

明・佚名《談笑酒令》卷四《嘲勸客飯酒》 昔有一老者，有三婿俱有藝業，因賀丈人壽，各說手藝。大婿云：『春染嬌藍夏染紅，只因天道不相同。殷勤時備三杯酒，鞠躬獻上丈人翁。』二婿云：『春釣鰻魚夏釣鮀，只因海水不相同。殷勤時備三杯酒，鞠躬獻上丈人翁。』三婿云：『春種蘿卜夏種葱，只因地道不相同。殷勤時備四杯酒，鞠躬獻上丈人翁。』丈人曰：『你緣何多一杯？』答曰：『我的是菜酒，要多飲一杯。』

又《醫人》 一醫人入贅，女父在家，一日對婿云：『你讀書久矣，我且考你一考。』把口涎吐在桌上，把燈滅了，問婿曰：『此乃何書也？』婿云：『此是澹台滅明。』丈人喜。婿亦云：『老官做了一世郎中，我也考你一考。』把燈吹滅了，將丈人鼻子紐來紐去，問曰：『此何藥名也？』丈人曰：『我不識此藥。』婿曰：『黑牽牛也不曉得。』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五 許石城中會元，薛方山爲魁，戲曰：『石城不過是件軟圓領，若無我硬襯擺，撐架不住。』石城曰：『公之硬襯擺，若無我軟圓領遮蓋，成甚模樣？』

又　有布衣在沈蛟門座，錢給事夢皐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噱之。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二《呂蒙正得宰相體》　有獻古鏡於呂文穆者，云可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歐陽公以爲得宰相之體。吾鄉一先達家居，子姓偶言及曹縣五色牡丹之奇，請移植之。答曰：『牡丹佳矣，然不知能結饅頭否？』此與呂事相類，但其人非耳。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二《棺床》　陸秀才遐齡，赴閩中幕館。路過江山縣，天大雨，趕店不及，日已夕矣。望前村樹木濃密，瓦屋數間，奔往叩門，求借一宿。主人出迎，頗清雅，自言沈姓，亦係江山秀才，家無餘屋延賓。陸再三求，沈不得已，指東廂一間曰：『此可草榻也。』持燭送入。陸見左停一棺，意頗惡之，又自念平素膽壯，且捨此亦無他宿處，乃唯唯作謝。其房中原有木榻，即將行李鋪上，辭主人出，而心不能無悸。取所帶《易經》一部，燈下觀至二鼓，不敢息燭，和衣而寢。少頃，聞棺中窸窣有聲，注目視之，棺前蓋已掀起矣。有翁白鬚朱履，伸兩腿而出。陸大駭，緊扣其帳，而於帳縫窺之。翁至陸坐處，翻其《易經》，了無懼色，袖出烟袋，就燭上吃烟。陸更驚，以爲鬼不畏《易經》，又能吃烟，眞惡鬼矣。恐其走至榻前，愈益諦視，渾身冷顫，榻爲之動。白鬚翁視榻微笑，竟不至前，仍袖烟袋入棺，自覆其蓋。陸終夜不眠。

迨早，主人出，問：『客昨夜安否？』強應曰：『安，但不知屋左所停棺內何人。』曰：『家父也。』陸曰：『既係尊公，何以久不安葬？』主人曰：『家君現存，壯健無恙，幷未死也。家君平日一切達觀，以爲自古皆有死，何不先爲演習，故慶七十後，即作壽棺，厚糊其裏，置被褥焉。每晚必卧其中，當作床帳。』言畢，拉赴棺前，請老翁起，行賓主之禮。果燈下所見翁，笑曰：『客受驚耶？』三人拍手大劇。視其棺，四圍沙木，中空，其蓋用黑漆綿紗爲之，故能透氣，且甚輕。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闌玻樓》　太倉東門有王某者，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搆一樓，求吳祭酒梅邨榜額。梅邨題曰闌玻樓，人咸不喻其意，以爲必有出典，或以詢梅邨，梅邨曰：『此無他意，不過道其實，東門王皮匠耳。』聞者皆大笑。乾隆中，鉛山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心餘曰：『子不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又《蝎子太守》　雍正初，有一同知引見，不意帽中藏有蝎子，欲出不得，鉤其首甚痛，涕淚交幷。世宗望見駭異，詢其故。乃免冠叩首詭云：『臣感念聖祖仁皇帝六十一年深仁厚德，臣家兩世受恩，遂不自知涕淚之橫集也。』世宗曰：『此人尚有良心。』遂記名，以知府用。後人稱曰『蝎子太守』。

又《什麼東西》　乾隆戊申年，京師工部衙門失火，上命大司空金簡鳩工新之。時京師有一聯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久之，無有對者。中書君某，河間人也，語於人曰：『此非吾鄉曉嵐先生不能。』因詣紀求之。紀曰：『是亦不甚難對。』躊躇有頃，先生忽笑曰：『但有妨足下奈何？』中書曰：『有對固無傷也。』先生曰：『北人南相，中書君什麼東西。』其人慙而退，都中人哄傳。

又《陳見山》　陳見山，蘇州人，嘗賣藥邗上，以此起家，開有青芝堂藥材，爲揚城第一鋪。得鄭侍御休園爲別業，捐同知銜，居然列於諸搢紳商人之間。每有喜慶宴會，輒著天青褂五品補服，一日在席上有刻薄少年云：『我有一聯曰「五品天青褂」，諸公能對否？』傍一少年應聲云：『六味地黃丸。』

又《張都轉詩》　海豐張穆菴映璣爲兩浙都轉鹽運使時，余爲幕中掌書記，每聽都轉閒話，必以諧謔出之。丙辰三月，與閣學阮公元、方伯謝公啓昆、觀察秦公瀛同遊西湖，三公皆即席賦詩，惟都轉一人默坐他席，笑曰：『公等皆科目出身，吟詩作賦，余捐班人亦有句可請教否？』曰：『春來老腿酸於醋，雨後新苔滑似油。』合座稱善，方伯謂都轉曰：『君肯作詩，便是名家矣。』一日呼騶出署，有老婦認爲地方官，號哭叫冤，都轉停輿訊問者久之。供稱其夫某又置別室，停妻再娶，有干法紀等語。都轉忽正色向此婦曰：『我是賣鹽官，不管你吃醋。』遂呼騶而行，合市大笑。

又《面貌册》　凡歲科試諸生，面貌冊向爲循例，虛應故事而已。胡希呂先生視學江蘇，詳細殊甚，恐有頂冒也。常熟生員沈廷輝，年三十

餘，冊塡微鬚。詎先生以微訓無，凡有鬚而塡微鬚者，俱不準入場。廷輝聞之曰：『吾必被逐矣。』進場之前一日，擬囑學書改正，適學書他往，尋至三更，不得已往剃頭鋪將鬚刮去。旋聞鼓吹聲，急赴轅門聽點，及唱沈名，先生熟視廷輝曰：『此人又一頂替者，冊上塡明有鬚，何以無鬚。』蓋此學書素與沈善，因學使有斥逐之信，特爲沈改微爲有，而沈則未見，學書不意反變有爲無也，無可置辯，廢然而出。旋有一生素狡黠，亦以微鬚被斥，生故與學使強項，先生大怒曰：『汝讀書尙不知朱註微無也解耶？』生笑稟曰：『若然則孔子微服而過宋，脫得赤膊精光，成何體制也。』先生默然，後無被逐者。

又《素不相能》 吾鄉鄒曉屏相國與秦小峴司寇素不相能，每有言論，輒彼此咀唔。後司寇以目疾告歸，而相國亦以教匪林清謀叛，不能先事預防，有旨著回原籍閉門思過，因此同在林居。一日兩公于惠山卒然相遇，司寇曰：『公何以入山？』相國曰：『君能見我耶？』從者皆竊笑。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罔話三千年》 鄉人飲酒，內有三老，主人以齒最尊者首坐，各使之年。其一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鬚牙雪雪白。盤古皇帝分天地，吾替伊掮曲尺。』其二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鬚牙雪雪白。王母娘娘蟠桃三千年撥一隻，是吾吃過七八百。』其三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鬚牙雪雪白。吾親眼見你兩家頭搭鷄屎，又來罔話騙吾老伯伯。』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雍進士》 昔有一歲貢，門榜一棹楔曰『進士』，匾中之上有一小『雍』字。一日，上巡狩，見而疑之，召見問之。貢生引經據典，對以歲貢名『雍進士』。上曰：『狂耳！』次日，又直額其門曰『帝謂曰狂』。

又《皇帝氣度》 昔一太史儻直南書房，所服者袒衣也，其餘均公服。忽傳上至，太史惶遽潛匿匹下。上問諸人話畢，默坐良久。太史在匹下疑已去，伸頭出問曰：『老頭子走了麼？』上大駭，怒呼之出，問：『何爲老頭子？』太史對曰：『萬壽無疆之謂老，元首明哉之謂頭，昊天其子之謂子。』上首肯者再，遂不究。以視明高皇度量之小，相去奚啻萬里哉！《聞見卮言》載，高皇微行，一老媼戒其子女曰：『汝等勿亂言，老頭兒嘗裝平人出來查訪。』高皇聞之震怒，至徐太傅家，繞室沉吟。時太傅他往，夫人大恐，率全家跪拜曰：『得非妾夫負罪耶？』高皇曰：『嫂勿恐。』令召五城兵馬司五總兵至，曰：『張九四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爲張王，朕爲四海天子，此邦人呼朕老頭兒。汝等帶兵戮其全里，而另徙窮民居之。』噫！以老婦人一言，而數百家得滅門之禍，以視我國朝皇上帝德如天，皇仁似海，聖明遠邁前朝也。

又卷三《蘇州能吏》 蘇州昔有一令，稱能吏。一紳朔日早起遇一尼，紳大惡，以爲弗失頭也。弗失頭者，蘇州之所謂晦氣也。唾其面，怒猶未已，命僕執帖送於縣。適令正行香回，閽者告之。令遂坐堂拘尼至，問紳僕曰：『爾主命爾送尼來何事？』僕曰：『今日爲朔日，家主見尼以爲弗失頭，故命小人送來責之也。』令曰：『誠然。但爾家主朔日遇尼，以爲弗失頭，幷唾之，唾之不已，復送本縣責之。本縣朔日因爾家主事亦見尼，本縣尙未唾之，復欲本縣笞之。在令家主惟見其面，尙以爲弗失頭，而如此大怒，本縣笞之必見其臀，或無意中甚至見其陰戶，不更大大之弗失頭乎？』潘霨儒中丞云。

清・吳趼人《俏皮話・手足錯亂》 年來報館林立，彼此爭強賭勝，莫不以信息靈通，爲第一要義。有多派訪事者，有特設專電者，有于正報之外，別出傳單者，無非供人先睹爲快之意。甲報主筆與乙報主筆遇，甲曰：『昨日某處某事，爲敝館捷足先登，君須遜我一籌矣。』乙大笑曰：『不圖君家貴報先登，乃仗捷足之力。』甲知失言，爲之大慚。

清・程世爵《笑林廣記・半魯》 把弟兄善詼諧。把兄具帖，請把弟吃酒，上寫：『某日某時，半魯候敍。』把弟看帖，不解所謂。至日赴約，桌上只有魚一盤，至終席別無他菜。把弟曰：『不識尙有別味否？』把兄曰：『帖上寫明「半魯候敍」。魚者，魯之半也。照帖治席，夫復何求？』把弟哂然而去。翌日，把弟請把兄，亦寫『半魯候敍』。把兄赴約，只見院中設擺桌倚，桌上毫無一物。讓坐後，但見赤日當空，晒不可當。把兄謂把弟曰：『今日拜領厚賜，因何酒菜俱無？卽半魯之魚，亦我所欲也。』把弟曰：『你昨日用的是上半魯，我今日用的是下半魯。上半魯，魚也；下半魯，日也。吾兄自好晒晒日頭罷。』

又《偷酒》 一先生好飲酒，館童愛偷酒，偷的先生不敢用人。自謂必要用一不會吃酒者，方不偷酒；然更要一不認得酒者，乃眞不吃，始不

偷也。一日，友人薦一僕至。以黃酒問之，僕以陳紹對。先生曰：『連酒之別名都知，豈止會飲！』遂違之。又爲一僕至，問酒如初，僕以花雕對。先生曰：『連酒佳品竟知，斷非不飲之人。』又違之。後又薦一僕，以黃酒示之，不識；以燒酒示之，亦不識。先生大喜，以爲不喫酒無疑矣，遂用之。一日，先生將出門，留此僕看館，囑之曰：『牆掛火腿，院養肥雞，小心看守。屋內有兩瓶，一瓶白砒，一瓶紅砒，萬萬不可動，若喫了腸胃崩裂，一定身亡。』叮囑再三而去。先生走後，僕殺雞煮腿，將兩瓶紅白燒酒，次第飲完，不覺大醉。先生回來，推門一看，見僕人躺臥在地，酒氣薰人。又見雞腿皆無。大怒，將僕人踢醒，再三究詰。僕人哭訴曰：『主人走後，小的在館。小心看守。忽來一貓，將火腿啣去。又來一犬，將雞逐至隣家。小的情急，忿不欲生。因思主人所囑紅白二砒，頗可致命，小的先將白砒吃盡，不見動靜，又將紅砒用完，未能身亡。現在頭暈腦悶，不死不活，躺在這裏掙命呢！』

又《千金子》　千金子驕人曰：『我富有千金，你何不奉承我？』貧者曰：『你有千金，與我何干，我何必奉承你！』富者曰：『我分一半與你，你該奉承我了。』貧者曰：『你只千金，你留五百，給我五百，我與你是一樣，又何奉承之有？』富者曰：『我悉數盡送於你，你難到還不奉承我嗎？』貧者曰：『你失千金，而我得之，你又當奉承我，我更不必奉承你。』

又《一字笑話》　一人善說笑話，衆人有意難之曰：『你能說一字笑話不能？如能說，使我們笑，情願輸戲酒二桌。如不能說，說而不取笑，要照樣認罰。』其人曰：『能。然必須依我調度方可。』衆曰：『聽從尊便。』其人曰：『要擇日先設戲酒於文昌宮，戲臺前挖一池。是日，我後至，我自有說一字笑話之法。』衆許之。至日，如所許屬，先設戲酒，齊集以待。其人在家，與一瞎子商了曰：『我欲帶你到文昌宮聽戲吃酒，你願意否？』瞎子欣然願往。其人曰：『你要到了文昌宮，必須先在神前行禮，然而入座吃酒聽戲。一切禮節，均要聽我吩咐。』瞎子無不樂從。是日，即帶瞎子來至文昌宮，叫他在池邊站立。其人對衆人曰：『列位請聽我一字笑話。』衆皆傾耳靜聽。其人曰：『跪。』瞎子一跪，撲咚跌在池內，衆皆哄堂大笑。其人曰：『我這一字笑話何如？』連忙扯起瞎子，同享酒戲。

清・石成金《笑得好》初集《願變父親》　一富翁呼欠債人到家，吩咐說：『你們如果赤貧無還，可對我罰誓，願來生如何償還，我就焚券不要。』欠少人曰：『我願來生變馬，與主人騎坐，以還宿債。』翁點頭，將借帖燒了。又中等欠戶曰：『我願來生變牛，代主人出力，耕田耙地，以還宿債。』翁點頭，亦將借帖燒了。最後一債多人曰：『我願來生變你的父親還債。』翁大怒曰：『你欠我許多銀子，除不償還，反要討我便宜，是何道理？』正要打罵，其人曰：『聽我實告：我所欠的債極多，不是變牛變馬，就可以還得完的，我所以情願來生，變你的父親，勞苦一世，不顧身命，積成若大的田房家業，自己不肯享用，盡數留與你快活受用，豈不可以還你的宿債麼？』

又《討飯》　一富翁有米數倉，遇荒年，鄉人出加一加二重利，俱嫌利少不借。有人獻計曰：『翁可將此數倉米，都煮成粥借與人，每粥一桶，期約豐年還飯二桶，若到豐收熟年，翁生的子孫又多，近則老翁自己去討飯，若或遠些，子孫去討飯，一些不錯。』

清・獨逸窩退士《笑笑録・猩猩》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與屐得之，檻數百同牢。欲食之，則衆推肥者相送，涕泣而別。時有以餉縣令者，帕蒙其首。令問何物，猩猩於籠中語曰：『唯有僕幷酒一瓶耳。』令笑而受之。

又《小鬼》　何小山既貴，里居，鄉宰來謁，一覩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謝之。後以佃家來訴鄰侵之擾，有狀至邑。宰判曰：『作高田塍多着水，鴨踏苗頭自理會。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執狀問小鬼。』

又《避忌》　一人多避忌，家有慶賀，一切尚紅。客有乘白馬者，不令入廐。有少年善諧謔，以朱塗面而往。主人訝之，生曰：『知翁惡素，不敢以白面取罪也。』滿坐大笑，主人愧而改之。

又《田舍漢》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即至，發怒曰：『叵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

又《獶面》　賈嘉隱七歲，以神童見召。時長孫無忌、徐勣於朝堂立語。徐戲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嘉

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能矯對耶？』曰：『以鬼配木，何煩矯對？』徐嘆曰：『此小兒作獰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曰：『胡頭尚爲宰相，撩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清・游戲主人《笑林廣記》卷二《僧士詰辯》 秀才詰問和尚曰：『你們經典內「南無」二字只應念本音，爲何念作「那摩」？』僧亦回問云：『相公《四書》上「于戲」二字，爲何亦讀作「嗚呼」？如今相公若讀「于戲」，小僧就念「南無」；相公若是「嗚呼」，小僧自然要「那摩」。』

夫妻分部

《韓非子》卷一〇《内儲説下》 燕人無惑，故浴狗矣。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矣。

又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陳國張伯嗜，弟仲嗜婦炊於竈下，至井上，謂伯嗜曰：『我今日妝寧好不？』伯嗜曰：『我伯嗜也。』婦大慙愧。其夕時，伯嗜到更衣，婦復牽伯嗜曰：『今旦大誤，謂伯嗜爲卿。』答曰：『我故伯嗜也。』蓋親密無過夫婦，然尚如此，況於初未相見而責先識之乎？

（舊題）隋・侯白《啓顏録》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婿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骾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在山東？』因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骾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婿曰：『請以所聞見者奉酧，不知許否？』曰：『可言之。』婿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癭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

《太平廣記》卷二五一引《笑言・鄰夫》 有睹鄰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里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鄰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妻吹火，作詩咏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君當吹火，爲別制之。』妻亦效吹。乃爲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烟里面，恰似鳩盤茶。』

宋・高懌《群居解頤・妻妒》 李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台日，有女奴獻之者，福竟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于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即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僞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爲言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既業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即具以告之，因言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

宋・范正敏《遯齋閑覽・諧噱・癭婿》 今人于榜下擇婿，號癭婿。其語蓋本諸袁山松，尤無義理。其間或有意不願就，而爲貴勢豪族擁逼而不得辭者。有一新貴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辭遜。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待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又《睡然一翁公然一婆》 有一郎官年老置婢妾數人，鬢白，令妻妾

鑷之。妻忌其少，爲群婢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白者；未幾，頤頷遂空。又進士李居仁盡摘白髮，其友驚曰：『昔日皤然一翁，今則公然一婆矣。』

又《作邀僧夜話詩》 許義方妻劉氏，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忽一日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戶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唯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宋・周文玘《開顏録》 京邑有士人婦，大妒于夫，小則罵詈，大則箠打，常以長繩系脚，且喚便牽至。夫密乞巫嫗爲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系羊，士人逾牆避。婦人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嫗，巫嫗曰：『娘子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克己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大慟哭，深自咎悔，誓不復妒。嫗乃令七日清齋，舉家大小悉避，于水中祭鬼師，咒羊還復本形，士人徐還。婦見聲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答曰：『猶憶嚼草不美，腹中痛耳。』婦人愈哀，自此不復妒矣。

宋・邢居實《附掌録》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于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泪？』漸曰：『以帕拭干。』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泪。』漸曰：『唯。』計既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于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泪出于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雲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一《妻妾互鑷髭鬢》 有一郎官，年六十餘，置媵妾數人，鬢已斑白，令其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恐爲羣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頤頷遂空。

宋・羅燁《醉翁談録》卷之二《杜正倫譏任瓌怕妻》 任瓌酷怕妻，太宗以瓌有功，賜二侍人，瓌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妬忌，合當叱出。若能改行無妬，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妬，請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訣。其實非鴆。既不死，他日杜正倫譏弄瓌曰：『婦當怕者有三：初娶之時，端嚴如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長，生男女，如養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皮皺如鳩盤荼鬼，豈有人不怕鬼耶？』聞者大笑。

又《嘲人請酒不醉》 劉伶之妻，常爲夫恃酒所苦，與其妾謀害之。因釀酒一大缸。伶日索其酒。妻曰：『待熟，吾請汝一醉。』及酒熟，乃招伶就飲，其妻與妾推而納之酒中，以物蔽之，將巨木扼塞其上，意謂必溺死於酒中。越三日，聽鋼「缸」中寂然，以爲死，乃發鋼「缸」視之，則見酒色已盡矣，而伶大醉坐於糟粕之上。良久，伶方能舉頭，謂妻曰：『汝幾時許我一大醉，而今却教我在此閑坐作甚麽？』

又《夫嘲妻青黑》 有一鄰家，夫妻甚相諧和。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焉。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君何不能學彼詠詩？』夫曰：『君當吹火，吾亦賦詩以詠汝。』妻即效吹，夫乃作詩贈之：『吹火青唇動，添薪鬼膽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槃茶。』

明・江盈科《諧史》 楚中有顯者，其居室也，常苦嫡庶不睦，即賓客在堂，往往鬨聲自內徹外。偶一詞客謁顯者，值其內鬨，顯者欲借端亂其聽，會廳上懸鳩鵲一幅，指謂詞客曰：『君善品題，試爲老夫咏此圖，可乎？』客因題曰：『鳩一聲兮鵲一聲，鳩呼風雨鵲呼晴；老天却也難張主，落雨不成晴不成。』噫，可謂捷才也已。

又 有悍妻者，頗知書。其夫謀納妾，乃曰：『于傳有之，齊人有一妻一妾。』妻曰：『若爾，則我更納一夫。』其夫曰：『傳有之乎？』妻答曰：『河南程氏兩夫。』夫大笑，無以難。又一妻，悍且狡，夫每言及納妾，輒曰：『爾家貧，安所得金買妾耶？若有金，唯命。』夫乃從人稱貸得金，告其妻曰：『金在，請納妾。』妻遂持其金納袖中，拜曰：『我今情願做小罷，這金便可買我。』夫無以難。

又 有婦人者，淫於和尚，夫頗覺之。一日，夫以他故撻其妻，和尚適過其門，進爲勸解，其夫併撻。和尚訴于官，官不受理，但署其狀曰：『幷州剪子揚州綾，蘇州鞋子雲南刀。』和尚不解，問一秀才。秀才曰：『打得好，打得好。』

又 有黏道士者，騙婦人與淫，脫冠爲質，曰：『他日當金贖。』其婦信之，遂與淫。越數日，道士告其夫曰：『前寄冠在令閫處，可令見

還。』夫就婦索之，婦悔爲所賣，乃執冠嘆曰：『今後，今後。』其夫不察，輒曰：『你只還渠原物，管他金厚金薄。』

又 有惡少，值歲畢時，無錢過歲。妻方問計，惡少曰：『我自有處。』適見篦頭者過其門，喚入梳篦，且曰：『爲我剃去眉毛。』纔剃一邊，輒大嚷曰：『從來篦頭有損人眉宇者乎？』欲扭赴官。篦者懼怕，願以三百錢陪情，惡少受而卒歲。妻見眉去一留一，曰：『曷若都剃去好看。』惡少答曰：『你沒算計了，這一邊眉毛，留過元宵節。』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六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問：『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目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紿以米也。』啓門內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觸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于晉，今米乃言于燕乎？』

明・浮白齋主人《雅謔・恨盧郎》 盧公暮年喪妻，續弦祝氏甚少艾，然視以非偶，每日攢眉。盧問：『汝得非恨我年大耶？』曰：『非也。』『抑或恨我官卑耶？』曰：『非也。』盧曰：『然則爲何？』祝曰：『不恨盧郎年紀大，不恨盧郎官職卑，只恨妾身生太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又《帝怕妒婦》 房夫人性妒悍，玄齡懼之，不敢置一妾。太宗命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定制，帝將有美女之賜。夫人執意不迴，帝遣斟巵酒以恐之，曰：『若然，是抗旨矣，當飲此酖。』夫人一舉而盡，略無留難。帝曰：『我見尚怕，何況于玄齡？』

又《四畏》 王文穆夫人悍妒，貴爲極品，欲置一妾而不能。甚宅後圃中有三畏堂，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公深以爲恨。

又《懼內都統》 唐中令王鐸，甚懼內。因黃巢兵近，爲都統以鎮渚宮，止姬妾相隨，其內未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駭謂從事曰：『巢賊漸漸近南來，夫人又悻悻自北至，且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巢。』公亦大笑。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一《敬妻》 樊英常病卧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英答拜。或問之，英曰：『妻，齊也。』

唐薛昌緒與妻會，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語再三，然後秉燭造室，至於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就宿，必請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候報可，方入。禮亦如之。

又《拱手對妾》 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乘間，俾盛飾送入書房。公署不顧，妾思所以嘗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莊色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逡巡而退。

又卷八《相婆》 王和甫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一日路遇和甫，公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卽給以藥。姥酬麻線一縷，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相婆。』荆公笑而受之。

又卷一九《畏婦除官》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嘗除一人官，高宗問曰：『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弘武曰：『臣婦韋性悍，昨以此見屬，臣不從，恐有後患。』帝嘉其不隱，笑遣之。

又《九錫》 王丞相以曹夫人性忌，乃密營別舘，衆妾羅列，男女成行。一日，夫人於蔬園中望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可念。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驚恚，便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亦飛轡出門，左手扳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僅得先至。蔡司徒聞之，謂王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自叙謙志，蔡曰：『不聞他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王大笑。

又《王中令》 王中令鐸鎮渚宮，爲都統以拒黃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且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

又《競寵》 郭尚父二姬競寵，上賜金帛筋環，命宮人載酒和之。方欲歌以送酒，一姬畜怒猶盛，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曰：『酒盡，不須歌矣。』上聞笑之。

又《笑府》上　衆怕老婆者相聚，欲議一不怕之法，以正夫綱。或恐之曰：『列位尊嫂聞知，已相約即刻一齊打至矣。』衆駭然奔散。惟一人坐定，疑此人獨不怕者也；察之，則已驚死矣。

又　一怕老婆者，老婆既死，見老婆像懸于柩前，因理舊恨，以拳擬之。忽風吹軸動，大驚，忙縮手曰：『我是取笑。』

又　有一吏懼內，一日被妻撾破面皮，明日上堂，太守見而問之。吏權詞以對曰：『晚上乘涼，被葡萄架倒下，故此刮破了。』太守不信，曰：『這一定是你妻子撾碎的，快差皂隸拿來。』不意奶奶在後堂潛聽，大怒，搶出堂外，太守慌謂吏曰：『你且暫退，我內衙葡萄架也要倒了。』

又卷三《藥名》　一人久客歸，妻已育三子矣，訝以何以不夫而孕？妻曰：『思君之極，當是結想所成。故命名皆有深意：長曰遠志，想你出行也；次曰當歸，想你歸來也；又次曰茴香，想你回家也。』夫曰：『我若再做幾年客，家裏開得一個新藥鋪了。』

又卷五《婦言不可聽》　劉伶嗜酒，妻慮其傷生，勸其誓戒。伶仍痛飲，拜天祝曰：『初八戒酒，頭髮擊手。若要開酒，直到初九。』妻不然其說，促令改誓。伶再祝曰：『天生劉伶，以酒得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忽焉而醉，恍焉而醒。婦人之言，切不可聽。』

又《內人篤客》　一貧士，請人扶鸞，願掘地而有可獲。其神批箕曰：『吾爲利市僊，東道發心堅。酒肴來祭賽，屋後有銅錢。』翌日，貧士具儀以祭。初奠，其妻輒舉鋤掘於屋後。神復批箕曰：『一鍾酒未曾下肚，你老婆又在那裏掘了。』

又《五百年夫妻》　一人極鄙吝，且易喜易怒。忽買肉四兩，令妻作羹，肉少下沉，膏浮碗面。其人即大怒，詈言其妻曰：『我與你是前世冤家，便當離去！』及舉筯，見碗底有肉，即大笑，撫妻背曰：『我與你是五百年前結會的夫妻！』

又《雙斧劈柴》　一人酒色過度而病，醫曰：『此雙斧劈柴也，今後須戒。』妻從旁睨之，醫會其意，轉口曰：『即不能戒色，亦須戒酒。』病者曰：『色害勝酒，還宜首戒。』妻曰：『先生的話不聽，如何得病好？』

又卷六《霧中花》　美人執爨，其夫詠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臂斜。烟光籠粉面，一似霧中花。』隣有醜婦，責其夫曰：『我常執爨，汝如何不效隣人，贈我以詩？』夫亦吟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鐵臂強。烟光籠黑面，一似鬼王娘。』

又《八爐》　一人娶婦，篋中帶香爐八事。內有一爐，新鮮無灰跡。問之，答曰：『其七乃前後供養亡夫者，內一新者，防備今日之用。』

又《因夢致爭》　貧士夢拾銀三百兩，既覺，謂其妻曰：『若果得此，以百兩買屋，以百兩買田，又以百兩聘二小妻，其樂何如！』妻即大怒曰：『你只好凍，纔有錢便想討小！』爭鬧不已，就床打起。驚動四隣，急來相勸。問知其故，四隣笑曰：『幸得是夢，你家若眞有錢討小妻，豈不打出人命。連累我鄉隣耶！』

又《倒做龜》　一龍陽畢姻後，日就外宿。妻走母家訴曰：『我不願從他了。』母驚問故？答曰：『我是好人家女兒，倒去與他做烏龜。』

又《招弟》　一婦臨產創甚，與夫誓曰：『以後不許近身，寧可一世無兒，再不幹那營生矣。』夫曰：『謹依尊命。』及生一女，夫妻相議命名，妻曰：『喚做招弟罷。』

明・起北赤心子《新話摭粹・詼諧・扈戴被水香勸盞》　扈戴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于細君。細君滴水于地，指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掐至某所，以爲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逃遁，朋友默曉，嘩曰：『扈君欲砌水隱痕，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新句一聯，勸請酒一盞。』衆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禁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戴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褻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系逡巡水，時牽決定香。』戴連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上馬，群譟曰：『若夫人怪遲，但道被水香勸盞留住。』

又《大壯作補闕燈藥》　冀時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遵號命，則叱令正坐，爲綰扁髻，中安燈碗燃燈火，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人，諢目之曰：『補闕燈藥。』又一日，妻偶病，求烏鴉爲藥，而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捶楚，大壯畏懼，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友人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儀爲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凰矣。』

明・佚名《談笑酒令》卷四《譏怕老婆》　昔一知縣，專畏奶奶。一

日坐堂，忽聞公廨喧嚷，令皂隸去看，皂隸回報：『乃是兵房吏夫妻廝打。』知縣咬牙大怒曰：『若是我，若是我【略】』不覺奶奶在後堂聽得，高聲喝曰：『若是便如何？』知縣驚答曰：『是我時，便即下跪，看他如何下得手。』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一《懼內有理》 或論三綱之義，夫爲妻綱。五行之道，陽伸陰詘，則夫宜無有畏於妻者。祝珵美曰：《太平廣記》王經天門子云：『凡男命皆起於寅，寅純木之精也。女命皆起於申，申純金之精也。未有木而不畏金者也。』又『男道主火，女道主水，未有火而不畏水者也。況陽能發育主生，陰能收斂主殺，未有不樂生而畏死者也。』此懼內之理，鮮有知者。

又《堅瓠五集》卷一《哈打打》 吳中無賴，爲人代比較者，計笞數索錢，曰『打錢』。一人之妻，稍積一二金，使銀匠打造二簪，其工值，亦曰『打錢』。無賴誇於妻曰：『我不打，爾那能打？』他日縱妻私於僧，俗謂之『打和尚』。事露，聞於官，幷杖其夫。妻亦誇之曰：『我不打，爾那得打。』聞者大笑。無賴姓哈，人遂稱爲哈打打。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二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特築一精舍居之，而顏之曰我聞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剛經》『如是我聞』之義也。一日，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問曰：『公胡我愛？』曰：『愛汝之黑者髮，而白者面耳。然則汝胡我愛？』柳曰：『卽愛公之白者髮，而黑者面也。』侍婢皆爲匿笑。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圈文章》 吾鄉有王榮世者，其父乃販牛估也，一字不識。而榮世少聰穎，喜讀書。既開筆作時文，每至文期，父必索其文而閱之，數其圈多者則喜形於色，圈少則撻之，未數年榮世果入泮。昔趙青藜先生館選後，掌教徽州紫陽書院，娶兩妾，各生一子，俱同庚，後皆長成能作文矣。趙自爲批閱，二妾亦各閱其子之文，較相比對，以圈多者爲偏愛，必訾罵終日，至於不食。趙不得已，每閱文時，必置算盤于案頭，總以圈點同其數，以平兩妾之詈，後二子皆中式。

清・丁柔克《柳弧》卷二《弗來》 昔有蘇人久客於外，一日家信歸，其妻哭。旁人視之，信僅一篇，畫一和尚。旁人駭甚，問之。其妻曰：『予夫不歸矣。』問其何以知之。妻曰：『和尚者佛也，佛者音同於弗，和尚至，佛來也，所謂弗來哉。』未幾又接一信，其妻哭逾甚。人視之，依然一和尚也。又問之：『同一弗來，何此次之哭更哀？』其妻曰：『君不見乎和尚頭上有一髮。』其人更駭，問之。妻曰：『所謂一發弗來哉。』又未幾，又接一信，其妻則號咷痛哭不已。人視之，依然一和尚，更駭問之。其妻曰：『此次和尚更不同矣。』人細視皆不知，其妻曰：『這和尚頭硬甚，卽直頭也。所謂直頭弗來哉。』

清・程世爵《笑林廣記・盜官》 一盜爲里黨所逐，攜贓竄跡他省，遂捐官焉。勢利者。以女妻之。伊在需次，恣意揮霍，所用甚奢，未測其財所自來。暮出曉歸，形殊詭秘。妻問之，惟以夜宴對，妻終疑之。一夕，華夜出，妻躡其後。見其入敗寺，易短衣，悄步而行。至僻菴，出斧鑿壁，俄成一洞，蛇行而進。妻急歸，集婢媪，易男裝，僞爲巡夜者伺於洞側。俟夫出，齊捉之，俯伏不敢仰視，曳下重責二十。提褲而起，四顧無人，不知尋役輩何往矣。易華服，叩門而歸。妻問：『昨夜何往？』伊以夜宴看劇對。問：『演何劇？』答曰：『《長生殿》全本。』妻曰：『吾聞昨夜止演的雜劇，開場是《燕子箋》鑽狗洞，末場是《勘皮鞭》打竹篦耳。』伊知敗露，紅漲於面，不敢措一詞。妻指天劃地而罵曰：『汝乃穿窬之輩，溷跡於衣冠之中，廉恥已經喪盡。不意既仕之後，復萌故態，仍不改昏夜之行。以此知貪黷兇殘之吏，皆昏夜乞憐，白晝驕人之徒耳。夫也不良，終身失望，吾甯爲丐婦，恥爲盜妻也。』言訖，出門而逝。

又《養百齡》 百舌鳥，北方謂之百齡，各樣鳥音，無不會學。一老爺甚愛百齡，專雇一小廝喂養，不時提到街上，謂之闖百齡。這一日天熱，與百齡洗澡，屬小廝曰：『小心看守，如落一根毛，打折你的腿。』屬畢，出門而去。太太要支使小廝作事，說：『小的不敢擅離，萬一百齡落了毛，要打折小的腿。』老爺向來懼內，太太一聞此言，打籠內把百齡掏出來，拔的連一根毛兒也沒有，扔在籠內。老爺回來，一看百齡成了不毛之鳥，大怒說：『這是那個拔的？』小廝不敢言語，太太接聲曰：『是我拔的，你便怎麼樣！』老爺回嗔作喜曰：『拔的好，比洗澡涼快。』

又《老前輩》 一婦人再醮於後夫，甚睦。時及清明，謂夫曰：『前夫侍我不薄，我欲到墳前祭掃。』夫曰：『甚好，我與你同去。』二人來至墳前，夫問婦曰：『你已嫁我，你哭他用何稱呼？』妻曰：『夫是我天。

他是先天，你是後天，我哭他先天爲是。』婦人於是慟哭『先天』不已。夫見其哭之慟，情不自禁，亦欲同哭。妻曰：『你哭他用何稱呼？』夫曰：『他娶你在前，我娶你在後。你稱他先天，我自好稱他老前輩了。』

又《看上了》　一婦人訴其夫曰：『隔壁老三，他常常看我。』夫曰：『理他作甚？』婦人曰：『我今日對你說，你不在意，以後被他看上了，却與我不相干。』

又《魂作閻》　一人最喜作閻，而家甚窮。客至，無人送茶，大聲呼曰：『倒茶來！』屢呼不至。妻無奈，只得自送茶出。窮人見妻出，窘甚，乃大喝曰：『你男人那裏去了？』答曰：『出差去了。』『爲什麼還不回來？』答曰：『人未回來，魂已回來了。』夫曰：『魂在何處？』答曰：『在那裏坐之胡吹混嘮裝閻呢！』

又《懼内令》　縣令某性卑鄙，惟以逢迎上司爲得計。與同僚稟見巡撫，某即膝行至堂上，叩頭有聲，額上磊塊若巨卵。叩畢，袖出金珠，置座下，匍伏不起。撫公大怒，某仰首卑詞以對曰：『大人是卑職老子，卑職是大人兒子，不到處訓誨可也。』撫公愈怒，擲金珠叱之去。同僚代爲婉求，撫公曰：『汝等不知，我與他同鄉，素知其懼内。每早起，膝行趨伏奩次，叩首如響柝，隨出金珠，戲作譬環。稍有不悦，雙手捧杖以進，口呼「夫人是下官母親，下官是夫人兒子」，叱之始出。適見其狀，與在家無異，是直以細君戲我也！』言未畢，忽聞堂後一聲獅吼，衆皆變色，撫公亦戰慄而退。

又《廣文懼内》　一廣文甚懼内，而性好賭。一日，與衆秀才在明倫堂聚賭，被師母看見，一聲喝斷，聲如獅吼。學師駭極，鑽入堂鼓避之。師母指鼓罵曰：『你這老不學好的臭烏龜，難爲你還是學古入官呢，如今竟成了學官入鼓。』

又《夢擲骰子》　有一老翁納一少妾，甚爲得意。夜間作一夢，夢見在鼓上擲骰子。次日，請人詳夢，人說：『此夢大吉，鼓上擲骰子，乃多子之兆。而且有聲有色，定主吉祥。』又一人說：『此夢詳錯了。依我看此夢，恐怕這把老骨頭，早晚要斷送這片皮上。』

清・游戲主人《笑林廣記》卷六《藏年》　一人娶一老妻，坐床時，見面多皺紋，因問曰：『汝有多少年紀？』婦曰：『四十五六。』夫曰：『婚書上寫三十八歲，依我看來還不止四十五六，可實對我說。』曰：『實五十四歲矣。』夫復再三詰之，只以前言對。上床後，更不放心，乃巧生一計曰：『我要起來蓋鹽瓮，不然，被老鼠吃去矣。』婦曰：『倒好笑，我活了六十八歲，并不聞老鼠偷鹽吃。』

又卷一〇《喚茶》　一家客至，其夫喚茶不已，婦曰：『終年不買茶葉，茶從何來？』夫曰：『白滾水也罷。』妻曰：『柴沒一根，冷水怎得熱？』夫罵曰：『狗淫婦，難道枕頭里就沒有幾根稻草？』妻回罵曰：『臭忘八，那些磚頭石塊，難得是燒得着的？』

歌謠俗語總部

部隊指導教範

歌謠部

綜　述

《詩・園有桃》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詩・園有桃》毛傳　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詩・園有桃》鄭箋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

《詩・園有桃》孔疏　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歌曰謠，徒擊鼓曰咢。

《爾雅・釋樂》　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咢，徒鼓鍾謂之脩，徒鼓磬謂之寋。

《爾雅・釋樂》舊注　謠，謂無絲竹之類，獨歌之。

又晉・孫炎注　謠，聲消遙也。

《左傳・僖公五年》　童謠云：『丙之辰，龍之伏辰。』晉・杜預注：童亂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憑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唐・孔穎達正義：徒歌謂之謠。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逍遙然也。

又《襄公十四年》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杜預注：《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

《國語》卷一《周語》上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又卷一二《晉語六》　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祆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

《春秋公羊傳》卷一六　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禮記・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荀子・賦》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

《韓非子》卷一七《問辯》　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

《呂氏春秋・音初篇》　禹行功，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史記》卷二四《樂書》　博采風俗，協比聲律。

漢・揚雄《方言》卷一三 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欲頗得其最目。

《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 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

又卷二七《五行志》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虖。』《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拑口，則怨謗之氣發於謌謠，故有詩妖。

又卷三〇《藝文志》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

又 小說者流，其源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有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之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又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論衡》卷二二《紀妖篇》 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授，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

漢・許慎《說文解字》 謠，徒歌。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六《聲音》 《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後漢書》卷五七《劉陶傳》 聽庶民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燦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

又卷五九《郅壽傳》 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

又卷六〇下《蔡邕傳》 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又卷六一《羊續傳》 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

又卷六七《范滂傳》 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

又卷八七《劉陶傳》 司徒東海陳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賄。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又卷一一二上《李郃傳》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

坐，郤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郤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三國魏・阮籍《樂論》 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頫仰者，習先王之容。

三國魏・曹植《與楊德祖書》 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

晉・左思《三都賦序》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採焉，以觀土風。』【略】風謠歌舞，各附其俗。

晉・葛洪《抱朴子・內篇》卷一 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蒭蕘之言，或不可遺。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又《外篇》卷三 古人詢于蒭蕘，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武帝紀》引《魏書》（靈帝）詔書勑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爲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強者爲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悟，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晉書》卷一二《天文志》 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塡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

《宋書》卷一九《樂志》 夫喜怒哀樂之情，好得惡失之性，不學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則爭鬬，喜則詠哥，夫哥者，固樂之始也。

又卷三一《五行志二・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魏明帝景初中，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王平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如童謠之言也。

魏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堰也。鉤落，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堰。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堰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白兵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爲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初，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皓尋遷都武昌，民泝流供給，咸怨毒焉。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幾四十年，皆如童謠之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直斥之也。干寶云『不知所斥』，諱之也。

太康末，京、洛始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詞，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族滅，太后廢黜而幽死。

晉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

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路人爲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死時，又爲戟所害。楊太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

永熙中，童謡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版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楊駿初專權，楚王尋用事，故言『荆筆楊版』也。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謡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嘍哅，比至三月纏汝鬃。』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也。是時愍懷頗失衆望，卒以廢黜，不得其死。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童謡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謡曰：『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何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按成都西蕃而在鄴，故曰『虎從北來』；齊東蕃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區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宮西，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晉惠帝太安中，童謡曰：『五馬游度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蕃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嗣晉矣。

司馬越還洛，有童謡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蚤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謡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棋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

晉愍帝建興中，江南歌謡曰：『訇如白阬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甄。』按白者晉行，阬器有口，屬甕，瓦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阬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言元皇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偏王江南，故其喻小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藉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甄』。瓿甄，瓦器，又小於甒也。

晉明帝太寧初，童謡歌曰：『惻力惻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饍不足。『高山崩』，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也。

晉成帝之末，民間謡曰：『礧礧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晉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謡語曰：『麥入土，殺石虎。』後如謡言。

庾亮初出鎮武昌，出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還都葬。

庾羲在吳郡，吳中童謡曰：『寧食下湖荇，不食上湖蓴。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羲、王洽相繼亡。

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民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廷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晉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帝聞而惡之，復改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穆帝崩。不滿斗，不至十年也。

晉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三子非海西子，並死，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

太和末，童謡云：『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被廢，處吳，民犁耕其門前，以種小麥，如謡言。

晉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桓石民爲荆州，鎮上明，民忽歌曰『黃曇子』。曲終又曰：『黃曇英，

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石民死，王忱爲荆州。『黃蠻子』乃是王忱之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捲。』尋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也。

司馬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民歌曰：『重羅犁，重羅犁，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荆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無幾而仲堪敗，桓玄有荆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粗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大行咳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民間忽云：『黃頭小人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者言焉。

晉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惱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擘結，女兒可擎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伎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焉。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抱，信矣。

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桓玄時，民謠語云：『征鐘落地桓迸走。』征鐘，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稱。玄自下居上，猶征鐘之廁歌謠，下體之詠民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驗明矣。

司馬元顯時，民謠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爲兵所傷。木亘當北度，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既以刻，娓娓金城中。』此詩云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多所道，行於世。孟顗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也。桓氏當悉走入關、洛，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倡義諸公，皆多姓劉。『娓娓』，美盛貌也。

桓玄得志，童謠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桓。』及玄走而諸桓悉誅焉。郎君，司馬元顯也。

晉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盧化成荻，盧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已極，而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盧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作亂，時人追思童謠，惡其有成積之言。識者曰：『芟夷蘊崇之，又行火焉，是草之窮也。伐斫以成積，又以爲薪，亦盧荻之終也。其盛既極，亦將芟夷而爲積焉。』龍既窮其兵勢，盛其舟艦，卒以滅亡，僵屍如積焉。

盧龍據有廣州，民間謠云：『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有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三年中，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鬬嘆，鬬嘆』，末復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鬬，『鬬嘆』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己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景純每筮，當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苻堅中，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後堅敗於淝水，在僞位凡三十年。

苻堅中，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爲姚萇所殺，死於新城。

苻堅中，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爲慕容沖所攻，亡奔姚萇，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送兩足虎，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

『武形有虧，金虎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非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曰：『虎者陰精，而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

太康九年，荆州獻兩足獾。

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獲以獻。角，兵象也。董仲舒以四角爲四方之象。後河間王數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

晉懷帝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蟲之孽也。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麝見於前，獲之。孫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彦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晉自喪亂以後，風教凌夷，秀無策試之才，孝乏四

又卷九四《戴法興傳》　帝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竿，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謡，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眞天子，帝爲贋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

《魏書》卷三五《崔浩傳》　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謡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內諠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

又卷一〇八之四《禮志》　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謡』。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謂之謡，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

《隋書》卷三四《經籍志》　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謡，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新）〔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北史》卷三二《崔挺傳》　（崔挺）拜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及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略】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巡方，採察謡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

唐・顔師古注《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　行人，遒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爲舌，謂之木鐸徇巡也。采詩，采取怨刺之詩也。

又卷三〇《藝文志》引　如淳曰：『稗音鍛家排「九章」「細米」爲「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爲稗。』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四五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

又卷六五《採詩以補察時政》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爲政，順爲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爲如何？』『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已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採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自誡。」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篇，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詩，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唐・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卷一八《上淮南李相公啟》　古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其言以表之。雖甿謠俚音，可儷風什。

唐・徐堅《初學記》卷一五引《韓詩章句》　有章句曰歌，無章曲曰謠。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二三《樂府》　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略】八名【略】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甿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略】由詩而下九名，【略】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　世說挽歌起於田橫，爲橫死，從者不敢大哭，爲歌以寄哀也。摯虞《新禮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據《左氏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予近讀《莊子》曰：紼謳於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註云：紼讀曰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紼謳者，爲人用力也。

《唐大詔令集》卷七二　近日奸險之徒，多造無名文狀，或張懸文榜，或譔造童謠，此爲孽源，合處極法。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七　謠讖之語，在《洪範》五行，謂之詩妖，言不從之罰，前世多有之，而近世亦有焉。

宋・蘇軾《仇池筆記》卷上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古謳謠之名也。疑所謂喪舂不相者。又《樂記》云：『治亂以相』，亦恐由此得名。

《資治通鑑》卷三六　《漢孝平皇帝紀》下：元始四年二月，遣太僕王惲等八人各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略】夏四月，【略】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

宋・劉敞《論災變疏》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燦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飭，而自天祐之。

《樂府詩集》卷八三《雜歌謠辭》　言者，心之聲也；歌者，聲之文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夫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此歌之善也。《宋書・樂志》曰：『黃帝、帝堯之世，王化下洽，民樂無事，故因擊壤之歡，慶雲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後風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聲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談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去也。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追之，韓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遣之。故雍門之人善歌哭，効韓娥之遺聲。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之。齊人綿駒居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其業。前漢有魯人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若斯之類，並徒歌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廣雅》曰：『聲比於琴瑟曰歌。』《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豔，浮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故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雪》、《江南》、《陽春》、《淮南》、《駕辯》、《淥水》、《陽阿》、《採菱》、《下

里巴人》，又有長歌、短歌、雅歌、緩歌、浩歌、放歌、怨歌、勞歌等行。漢世有相和歌，本出於街陌謳謠。而吳歌雜曲，始亦徒歌，復有但歌四曲，亦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特妙。自晉已後不復傳，遂絕。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鄲歌》之類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類是也；有傷時而作者，微子《麥秀歌》之類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張衡《同聲歌》之類是也。甯戚以困而歌，項籍以窮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雖所遇不同，至於發乎其情則一也。歷世已來，歌謳雜出。今并採錄，且以謠讖繫其末云。』

又卷九九《采詩官》　《漢書・藝文志》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政也。』《食貨志》曰：『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獻於天子。』采詩，謂采取怨刺之詩也。

采詩官，采詩聽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讚君美，樂府豔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諍臣杜口爲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閟。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羣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遠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又卷一〇〇《正樂府》　正樂府，皮日休所作也。其意以樂府者，蓋古聖王採天下之詩，欲以觀民風之美惡，而被之管弦，以爲訓戒，非特以魏、晉之侈麗，梁、陳之浮豔而謂之樂府也。故取其可悲可懼者，著於歌詠，凡十篇，名之曰正樂府。

宋・王灼《碧鷄漫志》卷一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即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胄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賡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隨具。古者採詩，命太師爲樂章，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管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歌，而聲律從之，唐、虞禪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今之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并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鮮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者，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幹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又見於《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過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罪死，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人，兩歌又不在諸王下。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概文采有餘，性情不足。高歡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敕勒歌》，其辭略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敕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

荆軻入秦，燕太子丹及賓客送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之，爲變徵之聲，士皆涕淚。又前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上指冠。軻本非聲律得名，乃能變徵換羽於立談間，而當時左右聽者亦不憒憒也。今人苦心造成一新聲，便作幾許大知音矣。

或問：元次山補伏羲至商十代樂歌，皮襲美補九夏歌，是否？曰：名與義存，二子補之無害；或有其名而無其義，有其義而名不可強訓，吾未保二子之全得也。次山曰：『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次山知之晚也。孔子之時，三皇五帝樂歌已不及見，在齊聞韶，至三月不知肉味。戰國、秦火，古器與音辭亡缺無遺。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爲多。魏平荆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辭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李延年之徒，以新聲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玄雲》、《釣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鞞舞，三國時存者有《殿前生桂樹》等五曲，其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兒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紵》、《子夜》、《團扇》、《懊憹》、《石城》、《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於今，辭見於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尚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之不得一；若其音，則無傳，勢使然也。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綠珠亦自作《懊憹歌》曰：『絲布澀難縫。』元伊侍孝武飲宴，撫弦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熊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歌曰：『徂風颻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驌驦文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蕩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驌驦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劉曜聞而悲傷，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於史者，蓋如是耳。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抛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艷歌。』元微之見人咏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艷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中亦不備聲歌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管。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弦。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

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之渙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須臾，妓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李唐伶妓，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云：『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映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明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其美耳。

元微之序樂府古題云：『操、引、謠、謳、歌、曲、詞、調八名，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長短之數，聲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甿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詩、行、咏、吟、題、怨、嘆，章篇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微之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後世俗變。凡十七名，皆詩也。詩即可歌，可被之管弦也。元以八名者近樂府，故謂由樂以定詞，九名者本諸詩，故謂選詞以配樂。今樂府古題具在，當時或由樂定詞，或選詞配樂，初無常法。習俗之變，安能齊一？

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戰國時男有秦青、薛談、王豹、綿駒、瓠梁，女有韓娥。漢高祖《大風歌》，教沛中兒歌之。武帝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漢以來，男有虞公發、李延年、朱顧仙、未子尙、吳安泰、韓發秀，女有麗娟、莫愁、孫瑣、陳左、宋容華、王金珠。唐時男有陳不謙、謙子意奴、高玲瓏、長孫元忠、侯貴昌、韋青、李龜年、米嘉榮、李袞、何戡、田順郎、何滿、郝三寶、黎可及、柳恭，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張紅紅、張好好、金谷里葉、永新娘、御使娘、柳青娘、謝阿蠻、胡二姊、寵妲、盛小叢、樊素、唐有態、李山奴、任智、方四女、洞雲。今人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詞，亦尙婉媚，古意盡矣。政和間，李方叔在陽翟，有攜善謳老翁過之者，方叔戲作《品令》云：『唱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老翁雖是解歌，無奈雪鬢霜鬚。大家且道：是伊模樣，怎如念奴！』方叔固是沈顫習俗，而『語嬌聲顫』、『字如貫珠』，不思甚矣。

或問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何謂中正？凡陰陽之氣，有中有正，故音樂有正聲，有中聲。二十四氣，歲一周天，而統以十二律。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氣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律有短長，氣有盛衰，太過、不及之弊起矣。自揚子雲之後，惟魏漢津曉此。東坡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和如古者，不得中聲故也。樂不得中聲者，氣不當律也。』東坡知有中聲，蓋見孔子及伶州鳩之言，恨未知正聲耳。近梓潼雍嗣侯者作《正笙訣》，琴數還相爲宮，解律呂逆順相生圖。大概謂知音在識律，審律在習數。故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諸譜以律通不過者，率皆淫哇之聲。嗣侯自言得律呂眞數，著說甚詳，而不及中正。

或曰：古人因事作歌，抒寫一時之意，意盡則止，故歌無定句；因其喜怒哀樂，聲則不同，故句無定聲。今音節皆有轄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損，何與古相戾歟？予曰：皆是也。今人固不及古，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古今所尙，各因其所重。昔堯民亦擊壤歌，先儒爲搏拊之說，亦曰所以節樂。樂之有拍，非唐、虞創始，實自然之度數也。故明皇使黃幡綽寫拍板譜，幡綽畫一耳於紙進，曰：『拍從耳出』。牛僧孺亦謂拍爲樂句。嘉祐間，汴都三歲小兒在母懷飲乳，聞曲皆撚手指作拍，應之不差。雖然，古今所尙，治體風俗，各因其所重，不獨歌樂也。古人豈無度數？今人豈無性情？用之各有輕重，但今不及古耳。今所行曲拍，使古人復生，恐未能易。

又卷二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韵，而一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錢俶，習于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宗同文，興代北，生長戎馬間，百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國初平一宇內，法度禮樂，寖復全盛，而士大夫樂章頓衰于前日，此尤可怪。

唐昭宗以李茂貞之故，欲幸太原，至渭北，韓建迎奉歸華州。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樓眺望，製《菩薩蠻》曲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又曰：『飄搖且在三峰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烟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

王荊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晏元獻公、歐陽文忠公，風流蘊藉，一時莫及，而溫潤秀潔，亦無其比。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韵製得七八。黃晚年閑放于狹邪，故有少疏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載萬次之。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韵，得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贍，晏反不逮也。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屢困京、洛，故疏蕩之風不除。陳無己所作數十首，號曰《語業》，妙處如其詩，但用意太深，有時僻澀。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眞、陳子高、洪覺範佳處亦各如其詩。王輔道、履道善作一種俊語，其失在輕浮。輔道誇捷敏，故或有不縝密。李漢老富麗而韵平平。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瀾小。謝無逸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則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爾。宗室中明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韵，雖未能一一盡奇，比國賢、聖褒則過之。王逐客才豪，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于無韵。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艷』，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艷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次膺亦間作側艷。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艷。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雜以鄙俚，曲盡要妙，當在万俟雅言之右；然莊語輒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上云：『玉蝴蝶戀花心動』。語人曰：『此聯三曲名也，有能對者，吾下拜。』北里狹邪間橫行者也。宗室溫之次之。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于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元兗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譟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夤緣遭遇，官至防御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衆，嫚戲汙賤，古所未有。組之子知閤門事勛，字公顯，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云。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閑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凄涼一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惟賀方回、周美成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吳音子》諸曲，周《大酺》、《蘭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漢以後皆有造語險易，則無定法。今必以『斜陽芳草』、『淡烟細雨』繩墨後來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書者，尤好耆卿。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眞情衰矣。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

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間他人數章，群小因指爲永叔，起曖昧之謗。

晏叔原歌詞初號《樂府補亡》，自序曰：『往與二三忘名之士，浮沈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酲解慍，試續南部諸賢，作五七字語，期以自

娛。不皆叙所懷，亦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及同游者意中事。嘗思感物之情，古今不異，竊謂篇中之意，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耳。故今所製，通以「補亡」名之。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鴻、蘋、雲，工以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聽之爲一笑樂。』其大旨如此。叔原於悲歡合離，寫衆作之所不能，而嫌于夸，故云『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蓮、鴻、蘋、雲，皆篇中數見，而世多不知爲兩家歌兒也。其後目爲《小山集》，黄魯直序之云：『嬉弄于樂府之餘，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又云：『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不減《桃葉》、《團扇》。』『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則叔原之罪也哉！』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賜第，不踐諸貴之門。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長短句，欣然兩爲作《鷓鴣天》：『九日悲秋不到心，鳳城歌管有新音。風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靨深。初過雁，已聞砧，綺羅叢裏勝登臨。須教月戶纖纖玉，細捧霞觴艷艷金』；『曉日迎長歲歲同，太平簫鼓間歌鐘。雲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開昨夜風。羅幕翠，錦筵紅，釵頭羅勝寫宜冬。從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樽對月空。』竟無一語及蔡者。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即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賀方回初在錢塘作《青玉案》，魯直喜之，賦絕句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賀集中如《青玉案》者甚衆。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筆，予故謂『語意精新，用心甚苦』。

吾友黄載萬歌詞，號《樂府廣變風》，學富才贍，意深思遠，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韵，未易求也。吾每對之嘆息，誦東坡先生語曰：『彼嘗從事于此，然後知其難；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夏幾道序之曰：『惜乎語妙而多傷，思窮而氣不舒。賦才如此，反嗇其壽，無乃情文之兆歟』？載萬所居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錄唐以來詞人才士之作，凡數百首，爲齋居之玩，命曰《梅苑》。其序引云：『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臭風晨，聚椒蘭之酷。情涯殆絕，鑒賞斯在，莫不抽毫襞彩，比聲裁句，召楚雲使興歌，命燕玉以按節。妝臺之篇，賓筵之章，可得而述焉。』《樂府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

《蘭畹曲會》孔寧極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序引稱『無爲』，莫知非其自作者；稱『魯逸仲』皆方平隱名，如『子虚』、『爲有』、『亡是』之類。孔平日自號『溼皋漁父』，與侄處度齊名，李方叔詩酒侶也。

崇寧間建大晟樂府，周美成作提舉官，而製撰官又有七。万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政和初，召試補官，置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製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時田爲不伐亦供職大樂。衆謂樂府得人云。

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誠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忌也。陳後主游宴，使女學士狎客賦詩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不過『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等語。李戡嘗痛元、白詩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破壞；流於民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二公集尚存，可考也。元與白書，自謂：『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艷，因爲艷詩百餘首』今集中不載。元《會眞詩》，白《夢游春詩》，所謂『纖艷不逞，淫言媟語』止此耳。溫飛卿號多作側辭艷曲，其甚者『合歡桃葉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學曹組諸人鄙穢歌詞，則爲艷麗如陳之女學士狎客，爲『纖艷不逞，淫言媟語』如元、白，爲側詞艷曲，如溫飛卿；皆不敢也。其風至閨房婦女，夸張筆墨，無所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見也。

向伯恭用《滿庭芳》曲賦木犀，約陳去非、朱希眞、蘇養直同賦『月窟蟠根，雲巖分種』者是也，然三人皆用《清平樂》和之。去非云：『黄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　楚人來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希眞云：『人間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　前身元是江

梅，黃姑點破冰肌。只有暗香猶在，飽參清似南枝。』養直云：『斷崖流水，香度青林底。元配騷人蘭與芷，不數春風桃李。　淮南叢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身到十州三島，心游萬壑千巖。』後伯恭再賦木犀，亦寄《清平樂・贈韓璜叔夏》云：『吳頭楚尾，踏破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裏，不柰惱人風味。　如今老我鄰林，世間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韓和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蟻。散入千巖佳樹裏，惟許修門人醉。　輕鈿重上風鬟，不禁月冷霜寒。步障深沈歸去，依然愁滿江山。』初劉原父亦於《清平樂・賦木犀》云：『小山叢桂，最有人留意。拂葉攀花無限思，雨濕濃香滿袂。　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閑地，妒娥借與微芳。』同一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正宮《白苧》曲賦雪者，世傳紫姑神作，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鑰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處，答云：『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後句『又恐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可喜也。予舊同僚郝宗文嘗春初請紫姑神，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曲云：『塞上早春時，暖律猶微。柳舒金綫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　晝漏漸遲遲，愁損仙機。幾回無語斂雙眉。憑遍欄干十二曲，日下樓西。』

沈公述爲韓魏公之客，魏公在中山，門人多有賜環之望。沈秋日作《霜葉飛》詞云：『謾贏得相思甚了，東君早作歸來計。便莫惜丹青手，重與芳菲，萬紅千翠。』爲魏公發也。

賀方回《石州慢》，予舊見其稿：『風色收寒，雲影弄晴』，改作『薄雲收寒，斜照弄晴』。又『冰垂玉筯，向午滴瀝檐楹，泥融消盡牆陰雪』，改作『烟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消盡龍沙雪』。

宇文叔通久留金國不得歸，立春日作《迎春樂》曲云：『寶幡彩勝堆金縷，雙燕釵頭舞。人間要識春來處，天際雁，江邊樹。　故國鶯花又誰主？念憔悴幾年羈旅。把酒祝東風，吹取人歸去！』

周美成初在姑蘇，與營妓岳七楚雲者游甚久；後歸自京師，首訪之，則已從人矣。明日飲於太守蔡巒子高，坐中見其妹，作《點絳唇》曲寄之云：『遼鶴西歸，故鄉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　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

何文縝在館閣時，飲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解帕子爲贈，約牡丹開再集。何甚屬意，歸作《虞美人》曲，曲中隱其名，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直待牡丹時，只恐花枝知後故開遲。　別來看盡閑桃李，日日欄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遶芳叢。』何書此曲與趙咏道，自言其張本云。

王齊叟彥齡，元祐副樞嚴叟之弟，任俊得聲。初官太原作《望江南》數十曲嘲府縣同僚，遂幷及帥。帥怒甚，因衆入謁，面責：『彥齡何敢爾！豈恃兄貴，謂吾不能劾治耶？』彥齡執手板頓首帥前曰：『居下位，只恐被人讒。昨日只吟《青玉案》，幾時曾做《望江南》？試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衆亦匿笑去。今別素質曲『此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窗外花影』者，彥齡作也。娶舒氏，亦有詞翰。婦翁武選，彥齡事之素不謹，因醉酒嫚罵，翁不能堪，取女歸，竟至離絕。舒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唇》曲云：『獨自臨流，興來時把欄干憑。舊愁新恨，耗卻來時興。　驚散魚潛，烟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個年時影。』

《水調歌頭》：『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世傳爲魯直于建炎初見石耆翁，言『此莫少虛作也。』莫此詞本始，耆翁能道其詳。予嘗見莫《浣溪沙》曲：『寶劍緗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又云：『歸夢悠颺見未眞，綉衾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造語頗工。晚年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

古書亡逸，固多存於事者，亦恨不盡見。李義山絕句云：『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鴦。』而唐人使王昌事尤數，世多不曉；古樂府中可互見，然亦不詳也。一曰：『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如何兩少年，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一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桂鏡爛生光，平

頭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以三章互考之，即知樂府前篇所謂『白玉堂』與『鴛鴦七十二』乃盧家。然義山稱三十六者，三十六雙，即七十二也，又知樂府後篇所謂『東家王』即王昌也。余少年時戲作《清平樂》曲贈妓盧姓者云：『盧家白玉爲堂，于飛多少鴛鴦。縱使東牆隔斷，莫愁應念王昌。』黃載萬亦有《更漏子》曲云：『憐宋玉，許王昌，東西鄰短牆。』予每戲謂人曰：『載萬似曾經兩家來。』蓋宋玉《好色賦》稱東鄰之子，即宋玉爲西鄰也；東家王，即東鄰也。載萬用事，如此之工，世徒知石城有莫愁，不知洛陽亦有之。前輩言『樂府兩莫愁』，正謂此也。又韓致光詩：『何必苦勞魂與夢，王昌祇在此牆東。』業唱歌者，沈亞之目爲『聲家』，又曰『聲黨』，又曰『貢聲中禁』。李義山云：『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又云：『欲入盧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對雪云：『又入盧家妒玉堂』。

陳無己作《浣溪沙》曲云：『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問詩人。安排雲雨要新清。隨意且須追去馬，輕衫從使著行塵。晚窗誰念一愁新？』本是『安排雲雨要清新』，以末後句新字韵，遂倒作『新清』。世言無己喜作莊語，其弊生硬是也。詞中暗帶『陳三』、『念一』兩句，亦有時不莊語乎？

宋・沈洵《韻語陽秋序》　言與事乖，事與理違，則雖記言之史，如《書》之《武成》，或謂不可盡信。質於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則雖閭巷之談，童稚之謠，或足傳信于後世，而況文士之詞章哉。

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三　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騁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

宋・朱熹《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又《答潘叔恭書》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而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

《朱子全書》卷三五　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

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

又卷一七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轅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元・陶宗儀《輟耕録》卷二三《醉太平小令》　堂堂大元，姦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喫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右《醉太平》小令一闋，不知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謠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病，故錄之，以俟采民風者焉。

明・李東陽《懷麓堂詩話》　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

明・李夢陽《空同集》卷六六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言直，音言曲，樂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曲）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者也，【略】人人能謠。如今里巷之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板眼，所謂知音也。及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樂。』

明・楊慎《丹鉛餘録》卷一一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𡍮』。注云：𡍮從肉言。今案徒歌者，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謠，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晉孟嘉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也。

又《雜録》卷二　予嘗戲謂吳元濟之亂，童謠有小兒天上口之讖，又如董卓爲千里艸，十日卜。王恭爲黃頭小人，皆今世俗字，非古文也。史謂董謠乃熒惑星爲小兒造謠，審如此，熒惑亦不識古文乎？蘇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態。』

明・胡侍《真珠船》卷二《誌銘》　慕石之文，俗稱前序爲誌，而爲後之韻語爲銘，此謬說也。按《說文》：誌，記也，銘，亦記也，非有散文韻語之別也。蓋散文序事，自誌銘之前序耳。故古人於誌銘題下往往復著幷序二字，足見後之韻語，方是誌銘。韻語雖例稱銘，亦可稱誌，是以任彥升於劉夫人，江文通於孫緬，韓退之於盧渾，並單用韻語，而總稱墓誌。梁簡文於何徵君，韓退之於孟貞曜，柳子厚於襄陽趙丞，散文與韻語並施，而亦直稱墓誌。王融於豫章王，謝朓於海陵王，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序，而咸稱誌銘。然誌銘連稱，語義重複，若謂誌之以銘，似亦頗通，又韓退之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不暇韻語，而亦謂之墓銘。蓋後有韻語，則散文爲前序，無韻語，則散文即誌銘。

又卷三《斷竹歌》　《文心雕龍》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又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按《吳越春秋》陳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蓋斷竹之歌。即竹彈之謠，神農前已有之，不肇於黃帝之世。

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二　孟子曰：『天下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是謳在禹已有之也。列子曰：『堯微服游康衢，聞童謠。』謠之起，自堯時然也。

明・蘇祐《逸旃瑣言》　古有采風之使，正觀其所尚，將以反正。端士習，振民風。今聞小有才者，口肆雌黃，形變白黑，其可怪也。至如近郡有云：某人傘，某人劇，某人輦，某人扁，妄肆譏評，殊無忌憚。風靡俗偷，御史提學，有觀風督教之責，其尚重懲之哉。

明・陳第《毛詩古音考自序》　夫《詩》，以聲教也，取其可歌、可咏、可長言嗟嘆，至手足舞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將從容以紬繹，夫鳥獸草木之名義，斯其所以爲《詩》也。若其意深長而于韻不諧，則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

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於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國，何母必讀米？非韻杞、韻止，則韻祉、韻喜矣；馬必讀姥？非韻組、韻黼，則韻旅、韻土矣；京必讀疆？非韻堂、韻將，則韻常、韻王矣；福必讀偪？非韻食、韻翼，則韻德、韻億矣。厥類實繁，難以殫舉。其矩律之嚴，即《唐韻》不啻，此其故何耶？又《左》、《國》、《易》象、《離騷》、《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贊、誦，往往韻與《詩》合，寔古音之證也。或謂《三百篇》，詩辭之祖，後有作者，規而韻之耳。不知魏晉之世，古音頗存，至隋唐澌盡矣。唐宋名儒，博學好古，閒用古韻，以炫異耀奇，則誠有之。若讀垤爲姪，以與日韻，堯誠也；讀明爲芒，以與良韻，皋陶歌也。是皆前于《詩》者，夫又何故？且讀皮爲婆，宋役人謳也；讀邱爲欺，齊嬰兒語也；讀戶爲甫，楚民閒謠也；讀裘爲基，魯朱儒謔也；讀作爲詛，蜀百姓辭也；讀口爲苦，漢白渠誦也。又，家，姑讀也，秦夫人之占；懷，回讀也，魯聲伯之夢；旂，斤讀也，晉滅虢之徵；瓜，孤讀也，衛良夫之譟。彼其閭巷贅毀之閒，夢寐卜筮之頃，何暇屑屑模擬，若後世吟詩者之限韻邪？愚少受《詩》家庭，竊嘗留心于此。晚年獨居海上，慶弔盡廢。律絕近體，既所不嫻，六朝古風，企之益遠。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雖不能手舞足蹈，契古人之意，然可欣、可喜、可戚、可悲之懷，一于讀《詩》洩之。又懼子姪之學《詩》而不知古音也，于是稍爲考據，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無非欲便於歌咏，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蓋爲今之詩，古韻可不用也；讀古之詩，古韻可不察乎？嗟夫！古今一意，古今一聲，以吾之意而逆古人之意，其理不遠也；以吾之聲而調古人之聲，其韻不遠也。患在是今非古，執字泥音，則支離日甚，孔子所刪，幾于不可讀矣。愚也聞見孤陋，考究未詳，姑藉之以請正明達君子。

又《毛詩古音考》附録　夫歌本韻語也，但古今音不同。不知古音，以今音讀，則齟齬弗諧，非韻矣。

明・胡應麟《詩藪・内篇》　漢樂府雜詩，自郊祀、鐃歌、李陵、蘇武外，大率里巷風謠。如上古『擊壤』、『南山』。矢口成言，絕無文飾，故渾朴眞至，獨擅古今。晉五言短什，雜出閭閻閨閣之口，句格音響，尚有漢風，若『子夜』、『前溪』、『歡聞』、『團扇』等作。雖語極淫靡，而調存古質。至其用意之工，傳情之婉，有唐人竭精殫力，不能追步者。余嘗謂相和諸歌，後惟清商等絕，差可繼之。若曰流曼不節，風雅罪人，則芻蕘之談，非所施於文事也。

又《外篇》　《漢・藝文志》有周歌詩二篇，又周歌詩七十五篇，周歌聲曲折七十五篇，又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以上五家，與燕代諸歌詩並列，以爲漢時周地風謠耳。及觀顔師古《黄公書》注，以秦例之，乃知周歌謠，漢尚數家，不止三百也。然隻語不可得見，惜哉。注云：『班《志》有秦歌詩二家。』顔注：『黄公作秦時歌詩，則周爲周時審矣，第非必風雅，蓋民謠之類，否則注之誤也。』

明・馮夢龍《掛枝兒》雜部一〇卷《掛枝兒》　纂下的《掛枝兒》委的奇妙。或新興或改舊，費盡推敲。嬌滴滴好喉嚨唱出多波俏。那箇唱得完這一本，賞你箇大元寶。嘖嘖，好一本新詞也，可惜知音的人兒少。

明・俞彦《爰園詞論》　詞於不朽之業爲小乘，然遡其源流，咸自鴻濛上古而來，如億兆黔首，皆神聖裔矣。惟閭巷歌謠，即古歌謠，古可入樂府，而今不可入詩餘者。古拙而今佻，古朴而今俚，古渾涵而今率露也。

明・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七七七張獻翼《語言談》　言有下流之言，如暴棄謗傷之類是已。有市井之言，如炎涼貨利之類是已。有荒唐之言，如浮游不根之類是已。【略】然芻蕘之言，狂夫之言，又君子所聽而察者。芻蕘與狂夫，非下流市井之謂也，有理寓焉，如《孺子之歌》，夏諺之類是已。

明・郭孔太《書傳正誤》　古今有諺語，有謠語，有讖語，有諧語，有讖語，有讖語，語意不同，其跡易混。諺語如大學故諺，孟子夏諺是也。謠語如槀弧箕服，實亡周國之類是也。讖語如亡秦者胡，劉氏復起，李氏當王之類是也。諧語如優孟諷漆城，優旃諫葬馬之類是也。讖語如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之類是也。讖語如麥麴庚癸之類是也。楊升菴作《古今諺》、《古今謠》似矣，然諺中雜謠雜諧，如『狐非狐，貉非貉』之類。謠而雜於諺也，如『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類』，諧而雜於

諺也。謠中雜讖，如《論語》『比考讖』、天監誌公詩讖，陸法和書讖。讖而雜於謠也，似當釐正，各從其類爲六語。

明・吕得勝《小兒語序》 兒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謠以遂其樂，羣相習，代相傳，不知作者所自。如梁宋間《盤脚盤》、《東屋點鐙西屋明》之類，學焉而於童子無補，余每笑之。夫蒙以養正，有知識時，便是養正時也。是俚語者固無害，胡爲乎習哉？余不愧淺末，乃以立身要務諧之音聲，如其鄙俚，使童子樂聞而易曉焉，名曰《小兒語》。是歡呼戲笑之間，莫非理義身心之學。一兒習之，可爲諸兒流布，童時習之，可爲終身體認，庶幾有小補云。縱無補也，視所謂《盤脚盤》者，不猶愈乎？

明・吕坤《小兒語跋》 小兒皆有語，語皆成章，然無謂，先君謂無謂也，更之。又謂所更之未備也，命余續之。既成刻矣，余又借小兒原語而演之。語云：『教子嬰孩。』是書也，誠鄙俚，庶幾乎嬰孩一正傳哉！乃余竊自愧焉，言各有體，爲諸生家言，則患其不文；爲兒曹家言，則患其不俗。余爲《兒語》，而文殊不近體。然刻意求爲俗弗能，故小兒習先君《語》如說話，莫不鼓掌躍誦之，雖婦人女子亦樂聞而笑，最多感發。習余《語》如讀書，謇謇惛惛，無喜聽者。拂其所好，而強以所不知，理固宜然。嗟嗟！兒自有不兒時，即余言或有裨於他日萬分一，第恐小兒徒以爲語，人徒以爲小兒語也。無論文俗，總屬空談，雖仍小兒之舊語可矣。先君何庸更，余何庸續且演哉！重蒙養者，其繹思之。

清・馮班《鈍吟雜録》卷三 《春秋左氏傳》、《國語》所載歌謠，皆詩也。但不協於絃奏，不施於禮，詩人所不收。後人撰詩集，乃幷取之，然未爲失也。

又卷五 云：『有一句之歌。』注云：《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案《漢書》，董少平不作少年，鳴平是韻，二句之歌也。又云：『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是三句，不是一句。

清・顧炎武《日知録》卷三 『彊禦多慙』，即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慙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卻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愼哉。

清・朱彝尊《静志居詩話》卷二四《雜謠歌辭》 昔漢孝武立樂府，采歌謠，班孟堅謂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可以觀風俗，知薄厚。故郭茂倩編《樂府詩集》，雜謠歌辭，包括無遺。余特仿其例，摭采附於卷末。惟夫童謠輿誦，及田家雜占，未嘗師法古人，出於天地自然之音。世治之汙隆，人材之邪正，莫不一本好惡之公，所謂『詩可以觀』者是已。繹逐燕之旨，知革除本自皇衷，諷雨帝之言，信奪門元非人事。苟察於耳，介葛盧之於牛，亓師翁偉之於馬，公冶長之於鳥，猶將欣然遇之，載諸篇籍。矧無戾於春女之思，秋士之悲者乎？年來史局雖開，汗青無日，留此以俟撰《五行志》、《循吏傳》者采擇焉。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八《劉三妹》 新興女子有劉三妹者，相傳爲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間。年十二，淹通經史，善爲歌，千里內聞歌名而來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詶和而去。三妹解音律，遊戲得道，嘗往來兩粵溪崗間，諸蠻種類最繁。所過之處，咸解其言語。遇某種人，即依某種聲音作歌，與之倡和，某種人奉之爲式。嘗與白鶴鄉一少年登山而歌，粵民及傜、僮諸種人圍而觀之。男女數十百層，咸以爲仙，七日夜歌聲不絕，俱化爲石。土人因祀之於陽春錦石巖，巖高三十丈許，林木叢蔚，老樟千章蔽其半。巖口有石磴，苔花繡蝕若鳥跡書。一石狀如曲几，可容臥一人，黑潤有光，三妹之遺跡也。月夕輒聞笙鶴之音，歲豐熟，則彷彿有人登巖頂而歌。三妹今稱歌仙，凡作歌者，毋論齊民與俍、傜、僮人、山子等類，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錄焉，不得攜出，漸積遂至數篋。兵後。今蕩然矣。

又卷一一《粵歌》 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爲歡樂，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掛折者爲善。掛折者，掛一人名於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貼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豔，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爲善之大端也。故嘗有歌試，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賞，號爲歌伯，其娶婦而親迎者，壻必多求數

人，與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給者，使爲伴郎。女家索攔門詩歌，壻或捉筆爲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總以信口而成、才華斐美者爲貴，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閣，此即唐人催粧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親友與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罷，則親戚之尊貴者，親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復唱歌。自後連夕親友來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其歌之長調者，如唐人連昌宮詞、琵琶行等，至數百言千言，以三絃合之。每空中絃以起止，蓋太簇調也，名曰摸魚歌。或婦女歲時聚會，則使瞽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者，皆小說也，其事或有或無，大抵孝義貞烈之事爲多，竟日始畢一記，可勸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調踢歌者，不用絃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曰：『燈心點著兩頭火，爲娘操盡幾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眞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竹葉歌曰：『竹葉落，竹葉飛，無望飜頭再上枝。擔傘出門人叫嫂，無望飜頭做女時。』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爲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曰不敢乘車，女子率自持一傘以自蔽，既嫁，人率稱之爲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復爲處子，猶士一失身，不能復潔白也。梳橫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晏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而無實也，此刺淫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擔櫈井頭共姐坐，分明大姐坐頭邊。』言女嫁失時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筋竹織筲箕。筲箕載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剩空籠掛樹枝。』刺負恩也。有曰：『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有曰：『歲晚天寒郎不回，廚中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鴛鴦怎得不相尋。』有曰：『大頭竹笋作三椏，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其蛋女子蕩恣。如吳下唱楊花者曰綰髻，有謠曰：『清河綰髻春意鬧，三十不嫁隨意樂。江行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槳過濼。』槳者搖船也，亦雙關之意。濼者覺也，如此類不可枚舉，皆以比興爲工，辭纖豔而情深，頗有風人之遺，而采茶歌尤善。粵俗，歲之正月，飾兒童爲綵女，每隊十二人，人持花籃，籃中然一寶燈，罩以絳紗，以綖爲大圈，緣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姐妹雙雙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論多少早還家。』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采茶人。』有曰：『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來茶已老，采得茶來秧又黃。』是三章則幾於雅矣。東莞歲朝，貿食嫗所唱歌頭曲尾者，曰湯水歌，尋常瞽男女所唱多用某記。其辭至數千言，有雅有俗，有貞有淫，隨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簨子爲節，兒童所唱以嬉，則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詩餘音調，辭雖細碎，亦絕多妍麗之句。大抵粵音柔而直，頗近吳越，出於唇舌間，不清以濁，當爲羽音。歌則清婉溜亮，紆徐有情。聽者亦多感動。而風俗好歌，兒女子天機所觸，雖未嘗目接詩書，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韻。說者謂粵歌始自榜人之女，其原辭不可解，以楚語譯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則絕類離騷也。粵固楚之南裔，豈屈宋流風，多洽於婦人女子歟？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戲。潮音似閩，多有聲而無字，有一字而演爲二三字。其歌輕婉，閩、廣相半。中有無其字而獨用聲口相授。曹好之以爲新調者，亦曰輩歌。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羣歌競作，彌日不絕，是曰秧歌。南雄之俗，歲正月，婦女設茶酒于月下，罩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箕上，左右二人捷之作書，問事吉凶。又畫花樣，謂之踏月姊。令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箕重時，神即來矣，謂之踏月歌。長樂婦女，中秋夕拜月，曰椄月姑，其歌曰月歌。蜑人亦喜唱歌，婚夕兩舟相合，男歌勝則牽女衣過舟也。黎人會集，則使歌郎開場。每唱一句，以兩指下上擊鼓，聽者齊鳴小鑼和之。其鼓如兩節竹而腰小，塗五色漆，描金作雜花，以帶懸繫肩上。歌郎畢唱，歌姬乃徐徐唱，擊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樂神也。

東西兩粵皆尚歌，而西粵土司中尤盛。《廣露》云：『峒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山中，以五絲作同心結，及百紐鴛鴦囊帶之。以其少好者，結爲天姬隊。天姬者，峒官之女也。餘則三五采芳於山椒水湄，歌唱爲樂。男子相與踢歌赴之，相得則唱詶終日，解衣結襟帶相遺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趙龍文云：『傜俗最尚歌，男女雜遝，一唱百和。其歌與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韻，或三句，或十餘句，專以比興爲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于民歌之外者。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者。」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傜語不能盡曉，爲箋譯之如此。』修和云：『狼之俗，幼卽習歌，男女皆倚歌自配。女及笄，縱之山野，少年從者且數十，以次而歌，視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遺。男遺女以一扁擔。上鐫歌詞數首。字若蠅頭。間以金彩花鳥。沐以漆精使不落。女贈男以繡囊錦帶，約爲夫婦，乃倩媒以蘇木染檳榔定之。婚之日，歌聲振于林木矣。其歌每寫于扁擔上，狼扁擔以榕爲之，又以五采斷作方段，斷處文如鼎彝，歌與花鳥相間。或兩頭畫龍。傜則以布刀寫歌，布刀者織具也。傜人不用高機，無箸無枝，以布刀兼之。刃用山木，形如刀，長於布之闊，銳其兩端，背厚而揩。如弓之弧，刃如弦而薄，刳其背之腹以納緯，而窓其銳，而吐之以當梭。緯既吐，則兩手攀其兩端以當箸也。歌每書于刀上，間以五彩花卉，明漆沐之，以贈所歡。僮歌與狼頗相類，可長可短，或織歌于巾以贈男，或書歌于扇以贈女。其歌亦有竹枝歌，舞則以被覆首爲桃葉舞。有詠者云：「桃葉舞成鶯睨睨，竹枝歌就燕呢喃。」』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六《粵風續九》 粵西風淫佚，其地有民歌、傜歌、狼歌、僮歌、蛋人歌，狼人扇歌、布刀歌、僮人舞桃葉等歌，種種不一，大抵皆男女相謔之詞。相傳唐神龍中，有劉三妹者，居貴縣之水南村，善歌，與邕州白鶴秀才登西山高臺，爲三日歌。秀才歌芝房之曲，三妹答以紫鳳之歌。秀才復歌桐生南嶽，三妹以蝶飛秋草和之。秀才忽作變調曰朗陵花，詞甚哀切，三妹歌南山白石，益悲激，若不任其聲者，觀者皆歔欷，復和歌，竟七日夜，兩人皆化爲石，在七星巖上。下有七星塘，至今風月清夜，猶彷彿聞歌聲焉。同年睢陽吳弭渠淇爲潯州推官，采錄其歌，爲《粵風續九》。雖侏儒之音，時與樂府子夜讀曲相近，因錄數篇。

民歌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待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相思曲。『思想妹，蝴蝶思想也爲花。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蝴蝶思花。『娘在一岸也無遠，弟在一岸也無遙。兩岸人煙相對出，獨隔青龍水一條。』隔水曲。『妹嬌娥，憐兄一箇莫憐多。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妹同庚。『嫩鴨行遊塘柵上，嬌娥尚細不曾知。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塘上。『妹相思，妹有眞心弟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眞絲。』妹相思。『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娘名。』黃菊花。

傜歌云：『思娘猛，行路也思睡也思。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一。『白馬兒，白馬端正也難騎。娘騎馬頭表馬尾，馬轡尖尖妹陷比？』二。陷比，卽怎騎。『鄧娘同行江邊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表憑江水作媒人。』三。鄧，與也。『黃蜂細小螫人痛，油蔴細小炒仁香。鴨兒細細著水面，表（絲）〔緣〕細小愛憐娘』。四。

狼歌：『六吞六，齊度菊口龍，六，鳥也。吞，見也。齊度，大家也。菊，飛入也。口籠，山中也。大路無數岔，江河無數曲。望東西南北，花色一般紅』。又『舊錢便好使，舊米好做糍。望北斗超生，望有彭照顧。彭，謂所私。各想心各愁，心頭如馬踐。條條臘眞力，百色盡眉齊。臘，擔也。眞力，重也。三十六圖羊，四十雙圖雞。』言采禮之多，盛稱夫家，與《羅敷行》同意。

僮歌：『口三六四里，踏得耳花桃，花脈淋了好，花桃淋了密。淋了細絲絲，淋了離乙乙。養勒佛排搦，養勒花排菲。里樣對鴛鴦，里樣梁山伯。山伯祝英臺。』此進山踏歌之詞。口，入也。脈，辦也。淋，諦視也。離，陸離之意。乙，猶亞也。五六句承四五句，言桃花跗萼之穠艷。已下五句，專賦踏歌之人。勒，兒也。搦，整齊也。菲，美麗也。男女相悅，言男如佛、女如花耳。鴛鴦，比之於鳥。梁祝，比之於人。

蛋歌：蛋有三種：蠔蛋、木蛋、魚蛋，此魚蛋也。『錯畔行過蘇行巷，魚通水透到花街。木樨花發香十里，蝴蝶聞香水面來。』一。『蛋船起離三江口，只爲無風浪來遲。月明今（綱）〔網〕船頭撒，情人水面結相思。』二。今，拏也。三江：黔江、鬱江、潯江。『鹿在高山喫嫩草，相思水面緝麻紗。紋

藤將來作馬疋，問娘鞍落在誰家？』三。麻紗，網也。魚蜑浮家泛宅，故所賦不離江上也。

俍人扇歌者，書歌於扇，字如蠅頭，一面則花鳥。其詞有云：『比萬兩千金，眉心又眉意；比火帝龍師，結夫妻卦世。』火帝，龍師，二人名。卦，過也。

擔歌者，侗人多以木擔聘女，或持贈所歡，以五采齡作方段，齡處文如鼎彝，歌與花鳥相間，字亦如蠅頭。布刀者，侗人織具也，書歌於刀上，間以五采花卉，明漆沐之。又有師童歌者，巫覡樂神之曲，詞不錄。

又卷一七　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四　禮樂本諸天地，與生俱生者也。上古之世，禮質則樂亦質。蕢桴土鼓。安必無詩。文字未興。流傳不廣。其萬一傳者。如古孝子斷竹續竹之歌。不得等諸皇娥帝子、亦謂出自後人之僞撰也。陳詩觀風。當與納賈觀好惡一例。百貨在市。而貴賤殊焉。風詩流傳。而取舍別焉。豈必皆新製哉。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太師掌樂者也。以陳詩爲采詩。是康成之蔽也。以無目之人。而令其行閭里以採聽歌謠。其事之不便至易明矣。且閭里之謠。徒歌而已。不能皆以入樂。假如凡值所採。悉播於樂。舊者肄在樂官而不去。新者被之管絃而日增。力疲而亦有所不給矣。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畣，從缶，肉聲。然則此亦當曰肉聲無疑，肉聲則在第三部，故緐即由字，音轉入第二部。故畣、畣、緐、傜、皆讀如遙。畣、謠，古今字也，謠行而畣廢矣。凡經傳多經改竄，僅有存者，如《漢・五行志》女童畣曰：『縣弧萁服』，篇韻皆曰。畣、與周切，從也，此古音古義。

又　諺傳疊韻。傳言者，古語也。古字從十口，識前言，凡經傳所稱之諺，無非前代故訓。而宋人作注，乃以俗語俗論當之，誤矣。玄應引此下，有謂傳世常言也，蓋庾儼默注。按此與《尚書》乃逸乃喈，《論語》由也喈，皆訓叚喈者各字。衛包改尚書之喈爲諺，大誤。

清・桂馥《說文義證》　畣，徒歌也者。《藝文類聚》引作獨歌謂之畣。《一切經音義》二十：《爾雅》『徒歌爲謠。』《說文》『獨歌也。』又十五：《說文》『獨歌也。』《爾雅》『徒歌爲謠。』徒，空也。馥謂：獨歌，謂一人空歌，猶徒歌也。《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注云：『徒歌曰謠。』《尚書大傳》『其歌聲比余謠。』注云：『徒歌謂之謠。』《釋樂》：『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詩・園有桃》：『我歌且謠。』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馥案：傳意合樂者，謂有五聲八音也。徒歌者，空歌也。徒，如《爾雅》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之徒。《大射儀》：『僕人正徒相太師。』注云：『徒，空手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師徒歸。』注云：『徒，空也。』《正義》引《論語》：不可徒行。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又案，《晉語》『辨妖祥於謠。』韋注：『行歌曰謠。』丙之辰，縣弧箕服之類是也。《漢書・敘傳》：『考遘愍以行謠。』《宋書・樂志》：『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談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略】故雍門之人善歌哭，效韓娥之遺聲。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之。齊人綿駒，居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其業。前漢有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若斯之類，並徒歌也。《爾雅》曰：『徒歌曰謠。』【略】馥案：此則以道路行歌爲徒歌矣。徐鍇曰：案今《說文》本皆言徒也，當言徒歌，必脫誤也。馥案：徐所謂徒也者，本是從也。戴侗曰：徐本《說文》無謠字。畣，徒歌也。從言肉。唐本曰：畣，從也，從言從肉。肉，亦聲。謠，徒歌也。馥據此知本書別有謠爲徒歌。畣訓從玉篇廣韻並同本書。緐，隨從也，從言肉者，當爲肉聲。徐鍇以聲字爲誤，非也。畣，古讀若由，與肉聲近，當有聲字。唐本云：肉亦聲，不應有亦字。

清・顧鎮《虞東學詩・詩說・迹熄詩亡說》　孟子歷叙羣聖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繼之迹熄詩亡，著明所以作春秋之義，實千古道脈所關，而諸儒相仍舊說，未聞卓論。蓋自成康有不能復雅之云，而范甯序《穀梁》，遂謂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此龜山所據，以雅亡爲詩亡者也。然考趙岐註孟，則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王魯齋則謂風、雅、頌俱亡。而安溪《詩所》，又特舉風、雅爲說，

論莫能一。愚竊以爲都非要義。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與於迹？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難據。即迂仲、魯齋安溪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狩述職。巡狩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攷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舄苦來同，撻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爛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洎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貶鉞，所以存王迹於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之後。今即諸儒所論詩亡者而衷之，則魯齋爲近。蓋《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當僖世，則愚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與無也。好學深思之君子，尚有以誨予不逮焉。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西湖竹枝詞》 陶月山先生，文彬。篁村先生之祖也，著有《金臺》、《錦城》、《摩雲》等集。《西湖竹枝詞》二十首，爲人傳誦。錄其三首云：『錢唐太守醉西湖，堤上花枝也姓蘇。郎是東風儂是草，將春吹綠到蘼蕪。』『葉葉東風楊柳青，青驄得得傍花行。勸郎收卻金丸彈，留個鶯兒叫一聲。』『十景塘邊是妾家，小樓斜對木蘭花。西鄰阿妹聲相似，莫誤敲門去喫茶。』清麗芊綿，情文斐亹，鐵厓諸老不得專美于前矣。

又卷四《山歌》 山歌船唱有極有意義者，如『南山腳下一缸油，姊妹兩個合梳頭，大的梳個盤龍髻，小的梳個楊爛頭。』前人謂其始同終異，以比性本善而擇術遂分也。吳船山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音調悲惋，聞之令人動羈旅之感。台州塘下戴氏將敗，童謠云：『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蒂烏，摘了大姑摘小姑。』音節眞如古樂府。又兒童扯衣裙相戲唱曰：『牽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兒不著地。』《誨蘡錄》曰：『此祝生男也。踏碎瓦，禳之以弄璋；牽衣裙，禳之以衣裳；不著地，禳之以寢牀。上二句祝多男，下一句祝其不生女。』寥寥三語，隱括《斯干》，後二節詩甚奇。吳斧仙名峻，杭府人，作山歌云：『吳山腳下唱山歌，山色彎環雙黛螺。天上月兒糖餅樣，中間不信有姮娥。』癡語亦有致。

又卷五《潮州樂府》 粵俗以潮州爲最壞，黃霽青太守作樂府十首，一曰《翻金罐》，戒遷葬也。『翻金罐，何其愚！風水不知有與無，爾祖爾父生何辜，死後窵壞不得安其居。百鎰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掉頭旋復棄，發邱斫棺析骸骨，何異狐埋更狐搰，子孫忍爲盜賊行，富貴焉能畀凶悖。美哉金罐藏諸幽，夜來鬼哭聲啾啾，牛眠吉壤如可求，又有覬覦人巧偷。』二曰《螟蛉子》，斥亂宗也。『螟蛉子，多奚爲？曰以保族撐門楣。老無兒，嗣厥後，吁可怪，九子母，傷人抵罪李代桃，平時豢養同豕牢，給資行商涉洪濤，割蜜飼蠟酬其勞。性命謬相托，恩義良已薄，一朝反唇乃交惡，此孽由來君自作。』三曰《女兒布》，傷乖離也。『女兒布，產棉陽，采葛澡絲凝雪霜，細如鮫綃薄蟬翼，非烟非霧含風涼。富家嫁女多越好，貧家嫁女一匹少，爲郎製衣穩稱身，服之無斁期偕老。可憐一朝恩義疏，夫棄婦兮婦背夫，猶是箱中一匹布，誰道新人不如故？』四曰《打怨家》，懲械鬬也。『打怨家，有何怨？有怨何不訴官衙？睚眦輒爾兵相加，壯丁在前老弱後，藤牌鳥鎗卒然湊。今日鬬，明日鬬，彼洞胸，此絕脰，一鬨紛如怒獸。殺人者誰莫窮究，官來彈壓空寨逃，祠堂屋宇點火燒，出此下策眞無聊。亦有調停兩和懌，反覆無常旋構隙，小懲大戒終何益？嗚乎！安得十萬糗粱三千兵，制事許以便宜行，三月以往可使蠻村懾伏民無爭。』五曰《買輸服》，哀被誣也。『買輸服，鬼頭銀。錙銖積累多艱辛，乃甘跪獻控訴鬬殺之家人。殺人是甲不是乙，甲乃窮子乙富室，擇肥而噬奇貨居，一棺肯蓋千金軀。慳囊破，出無奈，強者歡娛弱者賀。岸上餓虎飽，水中饑鯨饞，可憐有冤屈曲不自直，口中石闕碑長銜。』六曰《宰白鴨》，憫頂兇也。『宰白鴨，鴨羽何襜襜？出生入死鴨不知，鴨不知，竟爾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籠中延頸待。殺人者死無所冤，有口不肯波瀾翻，爰書已定如鐵堅，由來只爲香燈錢。官避處分圖結案，明知非辜莫區判，街頭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輕於毛。勸君牘尾愼畫押，就中亦有能言鴨。』七曰《速弔放》，惡擄贖也。『速弔放，情詞哀！叩頭向縣官，火急鄉間來。老爹如不來，阿總亦可使。速弔則生遲則死，贖還者多，弔放者少，忍氣復吞聲，羣兇婪肚飽，窮魚脫網鷙鳥嬉，不加誅殛官何爲？試看被擄人，鳩形鵠面生理摧，虎狼之穴

木鵝積成堆。』八曰《阿官崽》，諷游冶也。『阿官崽，荒於嬉，趙先生，難爲師。搔頭弄姿兀自喜，柳巷穿來又花市。千金結交游俠兒，六篷密昵嬋娟子。香囊紫，袴褶紅，金環飾耳搖玲瓏，危哉呼娘復呼妹，好色寡人防抱背。』九曰《打花會》，儆賭博也。『打花會，花門三十六，三日又翻覆，空花待從何處捉，一錢之利十倍三，奸巧設餌愚夫貪，一人偶得衆人慕，坑盡長平那復悟。夜乞夢，朝求神，神肯佑汝，夢若告汝，不知廠中饑死多少人。初一起，三十止，送汝棺材一張紙。』十曰《罌粟瘴》，嘆鴉片也。『罌粟瘴，難醫治，黃茅青草衆避之。中此毒者甘如飴，牀頭熒熒一燈小，竹筒呼吸連昏曉，渴可代飲飢可飽，塊土價值數萬錢，終歲但供一口烟，久之黧黑聳兩肩。眼垂淚，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繼。嗚乎！田中罌粟尚可拔，番舶來時那得遏！』采風者可以觀矣。

又卷六《粵歌》　粵俗好歌，凡歌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挂折者爲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歌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詞必極艷，情必極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乃爲極善。長者名『摸魚歌』，三弦合之，蓋太族調也。其短調踏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爲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梳橫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宴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無實也。此刺游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筋竹織箕箕，箕箕載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剩空籠挂樹枝。』刺負恩也。有曰：『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有云：『歲晚天寒郎未回，廚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鴛鴦怎得不相尋。』有云：『大頭竹笋作三椏，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晾花。』諸如此類，情深詞艷，深得風人之遺。又粵西峒女亦喜踏歌，其歌皆七言，或二三句，或十餘句不等。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卻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布格命意，另是一種，以此推之，則苗人跳月之歌，當亦有可觀，惜無人譯之者。

又《燕臺小樂府》　京師奢靡，甲于天下，而詐僞亦甲于天下。余嘗作燕臺小樂府五首，《梨園伶》云：『軟紅十丈春風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宛轉歌喉裊金縷，美男妝成如美女。樓臺十二醉春風，過午花梢日影紅。此際香車來巷陌，此時脆管出簾櫳。簾櫳掩映嬌妝束，場屋頻頻滾弦索。須臾花枝照眼明，飛上九天歌一聲。歌聲未罷歡聲滿，就中誰得秋波轉？曲罷翩然下坐旁，猶留粉暈與脂香。憑將眉語通心語，好把歌場換酒場。酒樓攜得人如玉，自占藏春最高閣。閒泛鵝兒弄雉尊，不容鸚母窺簾幙。承顏伺色最聰明，射覆藏鉤靡不精。欲卽偏離拋又近，情無情處動人情。情多不及黃金貴，幾束吳綾謀一醉。夢裏溫柔鏡裏人，甘心竟爲他憔悴。憔悴青衫興已闌，一鞭又跨別人鞍。試看花底秦宮活，誰念車傍范叔寒。』《贋骨董》云：『世間何者爲古物？尺五青天一明月。世間何者爲眞靈？日星河嶽賢聖經。彼食肉者何傖父，以假作眞新作古。遂使市井售利徒，窮極妝點相欺誣。先秦銅鼎漢玉璧，阿房宮磚未央瓦，李斯古篆右軍書，戴嵩老牛韓幹馬，湘簾裴几清絕塵，一一帖妥而橫陳。若者商周若虞夏，平視羣材高索價。吁嗟乎我生已後三千年，眼光那及前人前。矧乃寶物出非偶，鬼護神呵妖魅守。書言用器惟求新，當王者貴物最珍。羲皇以前瓦與石，縱在人間何足惜。君不見貧兒乞食善解嘲，原憲之杖顏回瓢。又不見奇珍從古無世壽，玉璽而今已非舊。』《跑熱車》云：『雷聲砉砉長安街，九逵大路揚塵霾。忽然到眼疾如駛，奇肱之車飛而來。車中之人美如玉，錦帶吳鉤新結束。車傍之僕秀且明，窄襟禿袖雙貂纓。執鞭者如齊越石，意氣驕人殊自得。此時可有闔門妻，窺見夫郎好顏色。試問輪蹄爲底忙，來從何處去何方？卻離羅綺開筵地，會向氍毹選色場。色圍香陣銷魂劇，鎖日笙歌喧不絕。錦上繁花火裏蛾，此車亦復因人熱。熱場熱客自營營，冷眼看他罷懺行。直爲炎官効奔走，非關汗馬博功名。緇塵我亦驅

馳客，敝車代步聊栖息。相看肥馬氣揚揚，自笑蹇驢行得得。若風從，若雲從，騁而先者毛羽豐，眞不愧車如流水馬如龍。爲雞口，爲牛後，跂而及者牛馬走，未免嘆車如雞栖馬如狗。』《花局子》云：『李桃應候開無差，烘而出之名唐花。先時者珍後時寶，開在當時轉如草。挽回造化信有之，斫削元氣良由斯。同根相煎何太急，阿奴火攻出下策。不須剪綵方隋宮，不須羯鼓撾春風。頃刻千紅兼萬紫，雲羅霞錦開重重。京師女兒美如玉，最妙芳齡十五六。眼波秋水黛春山，灼灼花枝鮮耀目。頗聞羅帳夜橫陳，暖炕薰籠熨體頻。人亦如花嬌養法，蕊珠烘透十分春。容顏轉眼渾非舊，玉骨香桃可憐瘦。自是英華早發舒，面痕容易觀何皺。矧茲弱植力無多，雨妒霜欺可奈何。縱有十重金步障，難留隔歲玉枝柯。世人看花惜花少，花若有知應亦惱。不若移根冷處栽，自開自落年年好。豈知好景發年年，爭得非時競逞妍。若使名花都有壽，何人肯費買春錢？』《八角鼓》云：『十棒花奴罷歌舞，新聲乃有八角鼓。一木一扇一氈毬，演說亡是兼子虛。虛中生實無生有，別是人間一談藪。操成北地土風音，生就東風滑稽口。有時按曲蘇崑生，有時說書柳敬亭，有時郝隆作蠻語，有時公冶通鳥聲。有時雙盤旋空際，公孫大娘舞劍器；有時累丸擲空中，宛瘦丈人承蜩功。須臾座中響弦索，引上雛兒一雙玉。不習梨園舊譜聲，自調菊部新翻曲。曲邊人物儘風流，燕樣身材鶯樣喉。入局先輸錢買笑，當筵又費錦纏頭。眼波眉語通消息，別有溫柔描不得。巧謔新諧倍有情，穠歌艷舞都無色。由來此戲五方同，不及京師技最工。此輩亦須官樣好，馬伶無怪客嚴公。』

又卷七《珠江竹枝詞》 李環浦，珠。新會人，著《珠江竹枝詞》二十首。錄其四云：『古墓爲田長素馨，素馨斜外草青青。採茶人唱花田曲，舟泊橋邊隔樹聽。』『夢回斜日透窗紗，新試盤頭顧渚茶。岸上不如船上樂，青山綠水是兒家。』『船泊沙頭莫便開，卯潮纔退午潮來。請看魚藻門前水，流到滘洲也卻回。』『黃木灣深粉蝶飛，白鵝潭漲錦鱗肥。今朝正好遊花埭，玫瑰花開夾紫薇。』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一天部 月者，太陰之精。然舉世鄉言無謂之太陰者，通謂之月亮。唐李益詩：『木葉已衰空月亮，城砧自息對霜繁。』以繁對亮，言其光也。相習不察，遂若成月之名矣。或曰月兒。《雲仙雜記》載：上賜柳公權翦刀鞊、月兒羹。未知此羹是何形色。初生之月，婦女稱知書者曰初三初四蛾眉月。餘則曰月牙兒，楊維楨詩『翡翠裙翻踏月牙』，又『髻雲淺露月牙灣』，肖其形也。農諺曰：月牙兒仰，糧食長。月牙兒歪，糧食衰。又八月十五雲遮月，正月元宵雪打燈。鄉人之占驗也。然亦有應有不應。童謠云：八月十五月兒圓，西瓜月餅供神前。三五而盈，他月皆然，獨謂八月之月圓者，蓋亦『一年明月今宵多』之意也。有月之時不見月，謂之月黑天，便戒家人防夜。盧綸詩云『月黑雁飛高』，白居易樂府有『雲陰月黑風沙惡』之句。至於陸放翁詩中用月王，高達夫用月卿，李義山用月姊，若鄉人以月兒爺呼之，則無稽矣。

又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物者，色也。日旁雲氣之色也。韓魏公登第唱名時，太史奏五色雲見。又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五色雲不容易見也。鄉人謂雲曰雲采，采亦色也。雲之有采，如月之有光。謂月曰月亮，則謂雲曰雲采，似也。雲者雨之母，農夫望雨先望雲。諺曰：齊頭雲，雨淋淋。愛雲則忌風，曰黃登登，又刮風。盼雲先看日，曰晚晌火燒雲，明早曬煞人。又曰雲往東，刮大風。雲往西，披簑衣。雲往南，撐大船。雲往北，發大水。雖係童謠，其初必有應驗者。若夏天則曰惱雲，即多奇峰之意也。七月八月看巧雲，即秋雲似羅之意也。謂雲之散布者曰一塊雲采一塊雨，言不普也。又曰一塊一塊的雲采，不知那一塊雲采有雨？則所謂雖云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者。謂善於奉承者曰將他擡到雲眼兒裏去了，看他怎麼下來，則所謂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者。有味乎其言哉！

清・丁柔克《柳弧》卷二《竹枝詞》 竹枝詩詞有極妙者，如『送郎八月上揚州，長夜孤眠在畫樓。女子折（拆）開不成好，秋心合着便成愁。』『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眞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南山脚下鷓鴣啼，聽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女受孤栖。』『樹頭挂網枉求蝦，泥裏尋金只撥沙。皂莢樹中生枸杞，幾時開得牡丹花。』『青山綠水依然舊，人事天時忽變新。消得夏冬人幾個，小兒都是白頭人。』『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順風吹起烏江水，

好似虞姬別霸王。』『南山脚下一缸油，姑嫂二人賭梳頭。姑娘梳個蟠龍髻，嫂嫂梳個羊蘭頭。』『與郎相期月上時，看看等到月偏西。郎處山高月出早，妾處山低月下遲。』『姑蘇臺上月團團，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姑蘇臺上塔層層，靜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中去，聊將釵鐶施山僧。』『兩朵紅燈八字開，前頭喝道狀元來。宮娥綵女憑樓問，可是前年小秀才。』『盤塘江上是儂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妾家雞口小迴塘，茅屋藤扉蠣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閒時來坐喫檳榔。』七律曰：『老妻書至勸歸家，細數鄉園樂事賒。彭澤鱸魚無錫酒，宣州筍子霍山茶。牽羅已補牀頭漏，種豆猶開屋角花。粗布衣裳新米粥，爲誰留滯在天涯。』『汝今十七去從夫，幾句良言要聽吾。比似弟兄和妯娌，如同父母事翁姑。重重姻婭原非偶，薄薄粧奩勝似無。一個人家賢媳婦，千金難買此稱呼。』有人以此等詩爲俚俗者，予曰：『三百篇中如「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不以爲德，反以我爲仇」，獨非俗乎！而聖人未刪，何也？』

哲理分部

《左傳・僖公五年》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

又《宣公二年》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又《成公十七年》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又《昭公二十五年》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褊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禮記・檀弓下》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哀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哀，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哀。』

《文子・孺子歌》　『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史記》卷四《周本紀》　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幷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柰何！』

又卷六《秦始皇本紀》集解　《太原眞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又卷四三《趙世家》　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

『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曰，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

又卷一百八《韓長孺列傳》 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

《漢書》卷二七《五行志》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子〕之晨，龍尾伏辰，豺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是時虢爲小國，介夏陽之陘，怙虞國之助，亢衡于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偃以童謠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奔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

又 《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褫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至昭公時，有鸜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裯。公子宋立，是爲定公。

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鸜鵒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爲三公輔政，因以篡位。

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陽阿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成帝時謂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漢・趙曄《吳越春秋》卷四 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痭痭。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

又 會楚之白喜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略】闔閭傷之，以爲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鷹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

又卷六 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略】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蹶躁摧長惡兮，擢戟馭殳。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雜更兮，勢如貔貅。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

又卷九 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

漢・黃憲《天祿閣外史》卷一 徵君游崆峒之山，見二老者祭一古塚，祝曰：『炎炎之室，其棟將頹。田爲戰場，奸雄啼。』【略】遂化爲鳩，飛于巖木之顛。【略】徵君曰：『吾聞國將亡，聽於神，今二老之謠，非人之言也，又化而爲鳩，其怪也甚矣。夫九，陽之窮也，依鳥而爲鳩。

鳩有利口，是傾國之象也。【略】王室其將亂乎？』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遷。』今年有茂才除蕭令，五月到官，破日入舍，視事五月，四府所表，遷武陵令。余爲營陵令，正觸太歲，主余東北上，余不從，在事五月，遷太山守。

又　桓帝世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梁冀欲樹幼主，李固欲立清河王，梁冀遂奏李固，死於獄中，曝屍路邊。如鉤，梁冀；如弦，李固。

又　桓帝之初，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言徵靈帝者，輪班擁節，入河間也。

又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讒。』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太常許永、尚書柳分、尋穆、史佟、司隸唐珍等，代作唇齒。史佟，左官嫉進者也。

又　俗云：亂如蘊者，糞除不潔，艸芥集衆，火就燒之，謂之蘊，言其烟氣縕縕，取其希有淆亂。

又　肅肅蝦蟇掉尾，俗說：『蝦蟇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冬，袒裸相逐。無它所作，掉尾肅肅。』

漢・徐幹《中論》卷上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於無徵。【略】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謂曰：『相彼玄鳥，止於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

三國吳・繆襲《尤射》　維十有三載，克終我訓令於辭。民歌曰：『瞻彼世兮靡有雙，曩謂蛇兮今則龍。何必佔畢，盤游是從。』

《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傳》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略】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略】『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

又卷一〇三《五行一》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又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案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爲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已，白拜儵太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効，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爲合諧也。

又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爲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又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無破亂，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

《孔子家語》卷二《致思》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者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卷二　帝堯登帝位，【略】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晉・習鑿齒《襄陽耆舊紀》卷二　蒯欽。初，惠帝即位，兒童謠曰：『丙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刑街郵，終爲人歎。』又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以戟爲牆，毒藥即位，刃還自傷。』楊濟問欽，欽垂泣曰：『皇太后諱季蘭，丙火，武皇帝諱，炎字也。此言武皇崩，而太后失尊，罹大禍辱。』終始不以道，不得附山陵，乃歸於非所也。及楊太后之見滅，葬於街郵亭，皆如其言。

《晉書》卷二八《五行》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柰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又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又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堰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堰。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堰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案『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愎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又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嘷哅，比至來年纏女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搆焉。

又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甄。』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甕，瓦甕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喻也。

又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又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於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又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颳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颳栖』也。

又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桓石民爲荆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黄曇子』。曲中又曰：『黄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爲荆州。黄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又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黄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黄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黄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

又　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蘆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讐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蘆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

又　苻堅初，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升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升，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沖所攻，又爲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又卷三三《石苞傳》　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吴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敕征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

又卷八四《劉牢之傳》　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句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

又卷一二九《苻堅載記》　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廄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公孫瓚傳》引《英雄記》　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四　晉時長安謠曰：『秦川城中血没踝，惟有涼州倚柱看。』及惠愍之間，關內殲破，浮血飄舟。張軌擁衆一方，威恩共著。

又　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僵梁。開吾戶，據吾床。飲吾酒，唾吾漿。飧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啓，於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塚壁，政甚惡之，乃遠沙丘而循別路，見一羣小兒輦沙爲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

《宋書》卷三〇《五行志一》　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蓋不肅之咎，後坐誅。

南朝梁・吴均《續齊諧記》　桓玄簒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促【略】。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列云，槌積久，比恆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南史》卷九《陳本紀上》　丁巳，拔石頭南岸柵，移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汲路。又堙塞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貿米一

升，一升米貿絹一匹，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謠云，「石頭擣兩檛，擣青復擣黃」。侯景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驗邪。』

又卷一〇《陳本紀下》 始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汙人衣，皁莢相料理。』及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皁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羖羊角爲皁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又卷五五《康絢傳》 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

《北史》卷五《魏本紀》 閏十二月癸巳，潘彌奏言：『今日當甚有急兵。』其夜，帝在逍遙園宴阿至羅，顧侍臣曰：『此處彷彿華林園，使人聊增悽怨。』命取所乘波斯騮馬，使南陽王躍之，將攀鞍，蹶而死，帝惡之。日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鞭打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遇酖而崩，時年二十五。謚曰孝武。殯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雲陵。始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爲索謂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又卷七《齊本紀中》 初帝登阼，改年爲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爲天子？』答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位，時以爲知命。

又卷三五《王慧龍傳》 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栢生東南枝，廻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傘，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栢枝回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

唐·温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上 帝爲太原留守【略】，興義兵以檄郡縣【略】，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略】帝曰：『宜兼以絳雜半續之。』諸軍稍旛皆放此，營壁城壘，旗旛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恆服白衣。每向江都，擬於東海，常修律令，筆削不停，幷以綵畫五級木壇自隨以事道。

唐·趙蕤《長短經》卷四 大唐武德二年，王世充殺越王侗於洛陽，僭稱尊號，隋氏滅矣。注云【略】。今兹三月，江東童謠曰：『江水何泠泠，楊柳何青青。人今正好樂，已復戍彭城。』【略】江都西有彭城村，村有彭城水，上引其水入西閣之下，果於此被執。

唐·蘇鶚《杜陽雜編》卷上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略】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峩峩，胡呼胡呼可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吐蕃破滅之兆也。

唐·邱悦《三國典略》 周平齊，齊幼主、胡太后等並歸於長安。初，武成殂後有謠云：『千錢置菓園，中有芙蓉樹。破券不分明，蓮子隨他去。』調甚悲苦，至是應焉。又曰：高緯所幸馮淑妃，名小憐也。

唐·康駢《劇談録》卷上 咸通四年，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略】先是皇城守閽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爲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燼落，騎從纔過，煙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穀洛先漲，魏王與月波二堤俱壞，乃明閽者之言。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四《諾皐記上》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又卷一六《廣動植》 語曰：『買魚得鱮，不如食茹。』『寧去累世

宅，不去鱉魚額。』『洛鯉伊魴，貴於牛羊。』『得合瀾蠋，雖不足豪，亦足以高。』

又卷一七《蟲篇》　顚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顚當。窠秦人所呼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爾雅》謂之王蛈一作蛛蝪，《鬼谷子》謂之蛈母。秦中兒童戲曰：『顚當顚當牢守門，蠑螈寇汝無處奔。』

唐・元結《元次山集・惡圓之士歌》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略】友人公植者，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阜，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二》　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復有『莫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又　漢靈帝好胡笛，五胡亂華，石遵玩之不絕音。《宋書》云：有胡篪出於胡吹，則謂此。梁胡吹歌云：『快馬不須鞭，反插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傍兒。』此歌辭元出北國。之橫笛皆去觜，其加觜者謂之義觜笛。

又卷二〇〇《黃巢傳》　黃巢，曹州冤句人，本以販鹽爲事。乾符中，仍歲凶荒，人飢爲盜，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長聚盜，起於濮陽，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鄆州。先有謠言云：『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詔左金吾衛上將軍齊克讓爲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衆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唐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節，不允，以神策統軍使宋威爲荆南節度招討使，中使楊復光爲監軍。復光遣判官吳彥宏諭以朝廷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溫球、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並擒送闕，敕於狗脊嶺斬之。賊怒，悉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爲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荆州，斬仙芝首獻於闕下。

《新唐書》卷三五《五行二》　景龍中，民謠曰：『黃牸犢子挽絕斷，兩足踏地轢轤斷，城南黃牸犢子韋。』又有《阿緯娘歌》。時又謠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

《太平廣記》卷一六三《王氏見聞録》　竹貍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艱，岐梁睚眦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闕而入，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飫焉。忽有童謠曰：『貍貍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智者不能議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叛梁入秦，家於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數年，【略】僞蜀先主【略】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劉公在目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先主尋崩，議者方知，貍者劉也。黑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骨於蜀江之應。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七　光啓中，陳巖爲福建觀察使，童謠曰：『潮水來，山巖沒；潮水去，矢口出。』其後王潮果代巖，而審知襲位，乃其應也。

《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唐肅宗紀：（上元元年）十一月，【略】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強自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略】展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爲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勅舊都統李峘及淮（西）〔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略】延恩解峘印節以授展，【略】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略】延恩【略】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略】展引兵入廣陵【略】，陷潤州。

宋・趙令畤《侯鯖録》卷六《遍地桃並桃》　宣和五六年間，上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並桃。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至金賊犯闕，無貴賤皆逃避，多爲北賊虜去，亦此讖也。

又《驛壁詩戒行人》　宗弟鵬舉言：見一驛壁上有詩云：『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船。』此征途藥石也。余愛之，每示子孫全詩云：『記得離

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船。雨宿宜防夜，雞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迍邅。』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六 史載文姬兩詩，特爲俊偉，非獨爲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閑散，耐富貴，忍癢，眞有道之士也。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蘧家寶之甚久，後入御府，世無傳此語者。故錄於此。

《樂府詩集》卷二五《隴頭流水歌辭》 西上隴阪，羊腸九回。山高谷深，不覺腳酸。

又 手攀弱枝，足踰弱泥。

又引《隴頭歌辭》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

又卷三八引崔豹《古今注》 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注曰：『上留田，樂府廣題曰，蓋漢世人也。云：「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又卷八七引《越謠》 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

又卷八九《陳初時謠》 日西夜烏飛，拔劍倚梁柱。歸去來，歸山下。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 世間俚語，往往極有理者，如云『聞事莫說，問事不知。閑事莫管，無事早歸。』若能踐此言，豈有不省事乎？又云『少喫不濟事，多喫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若能守此戒，豈復爲酒困乎？

宋・周煇《清波雜志》卷一二 建炎初，從臣連南夫奏劄，言女眞【略】終不能爲國家患，向者黃河埽決。幾至汴京，都人欲導水入汴，謠語云：『天水歸汴。復見太平。』於此亦可見遺民思漢之心。

宋・羅願《爾雅翼》卷一引《氾勝之書》 小麥宜下種，歌曰：『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五 《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中，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

又 《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等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

《宋史》卷四八一《劉鋹傳》 初，龔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龔問曰：『享年幾何？』傑曰：『凡二卦皆土爲應，土之數五，二五，十也，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五乎。』及鋹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爾。又廣州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識者以羊是未之神，是歲歲在辛未，以二月四日擒鋹。天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朝之兆也。

《金史》卷二三《五行》 三年四月，旱。十月己亥，大風。四年正月壬申，陰霧，木冰。三月丁卯，大風，毀宣陽門鴟尾。四月，旱。壬戌，萬寧宮端門災。十一月丁卯，陰。木冰凡三日。五年夏，旱。八年閏四月甲午，雨雹。河南路蝗。六月戊子，飛蝗入京畿。八月乙酉，有虎至陽春門外，駕出射獲之。時又有童謠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成留。』至貞祐中，舉國遷汴。

元・關漢卿《謝天香》第四折 罷！罷！罷！話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冰不搓不寒，膽不試不苦。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耆卿何故見之晚矣。當日見足下留心於謝氏，恣意於鳴珂，躭耳目之玩，惰功名之志。是以老夫侃侃而言，使足下怏怏而別。

元・馬致遠《漢宮秋》第二折 我養軍千日，用軍一時，空有滿朝文武，那一個與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

又 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隊，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鴻溝，陡恁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又《薦福碑》第一折 〔范仲淹云〕兄弟也，你是看書的人。便好道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前賢遺語，道的不差也。〔正末唱〕

【寄生草】 想前賢語，總是虛。可不道書中車馬多如簇？可不道書中自有千鍾粟？可不道書中有女顏如玉？則見他白衣便得一個狀元郎，那

裏是綠袍兒賺了書生處。

【幺篇】這壁攔住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則這有銀的陶令不休官，無錢的子張學干祿。

元・吳昌齡《東坡夢》第一折　〔東坡云〕牡丹，與那佛印把一杯酒者。〔旦兒應云〕師父滿飲此杯。〔正末云〕小娘子，貧僧葷酒不用。〔旦兒云〕那師父葷酒皆不用。〔東坡云〕吾兒差矣，溪河楊柳影，不礙小舟行。佛在心頭坐，酒肉穿腸過。只管吃，怕怎麼？〔正末云〕既如此，貧僧開酒不開葷。〔東坡云〕不怕他不一樁樁開將來。〔旦兒云〕師父滿飲此杯。

元・鄭廷玉《楚昭公》第一折　哥哥，豈不聞古云：『軍來將敵，水來土堰。』俺這裏有司馬子期、子常、申包胥，皆是南楚有名之將，請將來與他商議，有何不可。〔正末云〕兄弟。你那裏知道。

又　從來道：要得千軍易，偏求一將難。閒時故把忠臣慢，差時不聽忠臣諫，危時却要忠臣幹。誰當這借吳雪恨伍將軍，我則索求那扶周攝政姬公旦。

元・鄭德輝《王粲登樓》第四折　〔曹學士云〕老丞相休慌，元帥請暫息雷霆之怒，略罷虎狼之威，聽小官明明的說破，着元帥細細裏皆知。人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冰不搦不寒，膽不嘗不苦。當初老丞相曾與令尊老先生金蘭契友，二人指腹成親。若生二女，同攀繡牀；若生二子，同舍攻書；若生子女，結爲夫婦。不想令尊生下元帥，丞相所生一女，因爲官守所絆，彼各天涯。間隔親事，老丞相聞知元帥學成滿腹文章，只是驕矜傲慢，不肯曲脊於人。

元・楊景賢《劉行首》第二折　你不知道閒官清，醜婦貞，窮吃素，老看經。我如今青春之際，我怎生出的家？

元・佚名《來生債》第二折　〔正末云〕婆婆，你說的差了也。便好道：公脩公得，婆脩婆得，十人上山，各自努力。盛世難逢，佛法難遇。若是既逢既遇呵，南無阿彌陀佛。也要嗆自省自悟也呵。

元・佚名《看錢奴》第一折　〔靈派侯云〕兀那賈仁，據着你正當凍死餓死。吾神體上帝好生之德，權且借與你二十年福力。二十年之後，交還與那本主。便好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天若不降嚴霜，松柏不如蒿草。神明若不報應，積善不如作惡。莫瞞天地莫瞞心，心不瞞時禍不侵。十二時中行好事，災星變做福星臨。〔做揮手科云〕賈仁，你休推睡裏夢裏。〔並下〕〔賈仁做醒科云〕哎呀，一覺好睡也，原來是南柯一夢。恰纔上聖分明的對我說，曹州曹南周家莊上的福力，借與我二十年，我如今便做財主。財主也，知他在那裏？便好道夢是心頭想，信他做甚麼？還有半堵牆兒不曾打的哩，我可去打那半堵牆兒去。天那，兀的不窮殺賈仁也！

元・高德基《平江記事》　崑山州，國初縣也。元貞初，升爲州，州治去府七十二里。延祐中，多治太倉，未移之先。太倉江口打碗子花子遍地盛開，民謠云：『打碗花子開，今搬州縣來。』遷移之後，常有鼠郎出沒廳事上，民復謠云：『黃郎屋上走，州來住不久。』至正間，果復移回玉峰舊治。

《元史》卷五一《五行二》　二十八年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煅鐵初出于爐，頂上有光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七月癸酉，京師赤氣滿天，如火照人，自寅至辰，氣焰方息。

又　至元五年八月，京師童謠云：『白雁望南飛，馬札望北跳。』至正五年，淮、楚間童謠云：『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十年，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十五年，京師童謠云：『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人家，回頭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馬。』此皆詩妖也。至元三年，郡邑皆相傳朝廷欲括童男女，於是市井鄉里競相嫁娶，倉卒成言，貧富長幼多不得其宜者，此民訛也。

又　〔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謠云：『石人有雙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又卷一五四《洪君祥傳》　君祥以蒙古漢軍都鎮撫從行。【略】伯顏克淮安，至揚州，分兵攻淮西。宋制置夏貴遣牛都統以書抵伯顏曰：諺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願勿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在歸附，邊

城焉往。伯顏遣君祥以牛都統入見，留三日，還軍中。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九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佩帶，以防姦僞。號之製作，畫爲圓圈，繞圈皆火燄，圈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官府花押，民間謠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明・彭時《彭文憲公筆記》　丁卯冬，湖廣永濟縣進士之官，在途夢開黃榜，第一名彭某，國子監生。某人至京，言於永濟監生張本端，訪知予姓名駭異，數與朋輩言之。時本端歷問予同鄉，某文學如何，有人夢渠魁黃榜，且記看驗之，庶瞻見予道其語，且嘆蹙曰：「惜乎太泄露耳。」予曰：「夢中事何足憑，置之勿言。」又一朋友謂岳季方正曰：「吾昨夢見賢兄魁多士，可賀。」季方曰：「若夢可信，則已有人夢彭某作魁矣，何必我？」其人戲曰：「明年會試，廷試有兩魁，二君各占其一可也。」已而果然。夫科舉固前定，然與人何預，而見於夢，此其理不可曉。是時士友中相傳，有童謠云：「衆人知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亦不知何自而起，至後果徵驗云。

明・郎瑛《七修續稿》卷二　嘉靖二十九年秋，福建林汝美、李七、許二越獄下海，誘引日本倭奴與沿海無籍，結巢雙嶼，橫行水上。【略】時徽人王直，徐惟學私通番舶，【略】上命都御史朱公紈開府於浙【略】，嚴禁下海，直不得私，遂入賊餘黨【略】，聯舟海上【略】，爲患孔棘，寇溫州，破黃巖，【略】東南大震。【略】此則三十五年前事。丁巳戊午來【略】，陸續殲決【略】，元惡授首【略】，至辛酉年而浙地安生矣。【略】少又聞謠曰：「東海小明王。溫台作戰場。虎頭人受苦。結末在錢塘。」當時不知何指也，至是王乃王直，虎頭處字之首，浙惟處州召募者、衆死者幾萬矣。王直戮於錢塘，事不彰彰矣乎。雖然，天示者自我民行，已往者將來之戒，今之謀國者，盍審其所務云。

明・楊慎《升菴經説》卷四　『綠竹』《韓詩》作《藩筑》，石經同。藩、扁筑也。一云卽菉蓩草。郭云：『似小梨，赤莖節高，好生道傍。』今童子歌謠有『雞冠花，菉蓩草』是也。唐詩，名花采菉蓩。《考槃》二章曰：『碩人之邁，居而安也。』邁，《説文》，草也，孟子所謂草莽之臣。諺云『心安茅屋穩』也。阿卽後世窩字，邵子安樂窩，義取於此。

又《丹鉛總録》卷一二　或問數勝者亡，何也？曰：『荀卿李克之論備矣。』荀卿之言曰：【略】『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略】李克之言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略】二子之言旨哉。諺云：『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卷一三　凡對敵射箭，【略】將弓扯起，且勿盡滿，且勿輕發，【略】必待將近數十步，約我一發必能中敵，必能殺人至死。或患將切身，或爲賊先鋒，一中而收利十倍，則節自短矣。馬上之賊只當看大的射，不可射人。諺云『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頭』是也。

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一四二　朱熹曰：廝殺別無法，只是能使人捨死向前而已。臣按諺云：『一夫捨死，萬夫莫當。』若爲將者以節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捨死向前，天下無堅敵矣。

明・陳繼儒《珍珠船》卷一　諺曰：『不到長安辜負眼，不到兩浙辜負口。』

明・馮夢龍《山歌・私情四句》卷一　二十去子廿一來，弗做得人情也是駭。三十過頭花易謝，雙手招郎郎弗來。

又　二十姐兒睏弗着在踏床上登，一身白肉冷如冰。便是牢裏罪人也只是箇樣苦，生炭上薰金熬壞子銀。

又　結識私情窗裏來，喫娘咳嗽捉驚駭。灘塌草庵成弗得箇寺，何仙姑丫髻兩分開。

又　阿娘管我虎一般，我把娘來鼓裏瞞。正是巡檢司前失子賊，枉子弓兵曉夜看。

又　結識私情賽過天，弗曾養得介箇男女接香烟。好像石灰船上平基板，常堂堂白過子兩三年。

又卷二　二月裏菜花到處黃，公婆兩個去燒香。癡烏龜口裏哼嘍嘍介通陳只捉家婆來保佑，囉道家婆嘿測測保佑自情郎。

又卷五　天上星多月弗多，雪白樣雄鷄當弗得箇鵝。煑粥煑飯還是自

家田裏箇米，有病還須親老婆。

又　大街上行人弗怕箇牛，大場裏賭客弗怕箇頭。大縣裏差人弗怕箇打，大人家阿姐弗怕羞。

明・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上　雨航雜錄。海鷂魚亦文鷂類也，形如鷂，有肉翅，能飛上石頭。齒如石板，出主風。又有白袋魚似牛而白，自海入江，則兆水澤。謠曰：『海鷂風伯使，白袋雨師奴。』

《明史》卷三〇《五行三》　建文初年，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忽不見，是靖難之讖也。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〇《楊李》　隋末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語云：『李木當茂。』帝欲伐之，左右曰：『木德來助之應也，不可伐。』又楊梅、玉李同時結實，帝問二果孰勝？院中人曰：『楊梅雖好，不若玉李之甘。』帝歎曰：『惡楊好李，豈人情哉！』又民間歌云：『河南楊花落，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一　舊聞民謠云：『潮到泖，出閣老。』嘉靖辛亥，潮到泖，徐文貞公大拜。崇禎初，機山錢先生大拜時，潮亦到泖，可謂屢驗矣。至近年而泖上之潮與浦中無異，即近泖支河，無不浸灌，而吾郡無拜相者，不知何故。一說海口老鸛嘴向來橫亘吳淞海口，近爲潮水衝決，日就坍毀，以至潮汐直入，無紆回之勢，故所被自遠，殆不可以風水論矣。即如潮汎朔望，舊以午時爲準，今邑城之潮，參前將逾一時，是其明驗也。又一說，『潮到泖』二句爲地師賴布衣所題。陳眉公《寶顏堂祕笈》亦論及之。猶憶予爲兒童時，親見一日三潮，更不知何故，此崇禎十二年乙亥秋事。邑城市河俱溢，老稚驚相歎異，是又不可以常理論矣。按府志自海潮決李家洪去吳淞江口南二十里，潮信遂早數刻，故渾潮日至，泥滓日積。

清・褚人穫《堅瓠七集》卷三《十二時頌》　《羅湖野錄》：載寶峰湛堂準《有十二時頌》曰：『雞鳴丑，念佛起來懶開口。上樓敲磬兩三聲，驚散飛禽方丈後。』『平旦寅，當人有道事須親。曾聞先聖有慈訓，莫認痴狂作近鄰。』『日出卯，大道分明莫外討。日用縱橫在目前，逢原左右拈來早。』『食時辰，更無一法可當情。千里出山雲有色，一源投澗水無聲。』『禺中巳，龍象須觀第一義。若向其中覓是非，見解何曾有李二。』『日南午，理事相諳更相互。三門拈向燈籠頭，休問他家覓歸路。』『日昳未，法身清淨絕方比。乾坤遐邇盡東西，千山萬山翠相倚。』『晡時申，由來大道絕疎親。陽和九月百花發，須信壺中別有春。』『日入酉，淨室焚香孤坐久。忽然月上滿東窗，照我床頭瑞香斗。』『黃昏戌，樓上鳴鐘已落日。行人旅店宿長途，花上游蜂罷采蜜。』『人定亥，老鼠此時正無礙。忽然燈滅寢堂前，床頭咬我靴鞾袋。』『半夜子，夢裏分明被人使。連宵合藥到天光，起來何處有白芷。』吾郡李暉庵先生，名炳，字文中，亦有《十二時歌》云：『平旦寅，日出扶桑萬象呈。欲了此生難了事，爲圖生計事還生。纔舉足，向前程，也須步步有回身。康衢只在能知止，莫就巉巖仄徑行。平，平，平。』『日出卯，自家消息自家討。直心實行是修持，不用思量與計較。作業苦，作善好，四聖六凡方寸造。些微報應影隨形，將來一一還天道。巧，巧，巧。』『食時辰，家家擔米釜添薪。醫滿飢瘡纔覺可，可曾回顧本來身。隨喜笑，放顰呻，世情多假不多眞。但着聲形渾是夢，夢中人語夢中人。醒，醒，醒。』『禺中巳，是非非是非非是。顛倒之中更顛倒，五色迷離誰是主。失莫悲，得莫喜，貴賤窮通不是你。自有衣中無價珠，舊日與君君不記。取，取，取。』『日南午，黃粱夢斷人今古。掃空世界道心生，道在不聞與不覩。既非聾，又非瞽，本無生死休吞吐。只圖外景強營爲，要緊之中無寸補。苦，苦，苦。』『日昳未，勞生逐境頻來去。鹹淡酸甜苦辣辛，道味不嘗嘗世味。財和色，酒共氣，藥弩飛鎗要會避。猛然勘破此機關，面對神仙撮把戲。屁，屁，屁。』『晡時申，趨炎附勢總無情。幾葉風涼掃蚊蚋，一朝樹倒散猢猻。好乖覺，弄聰明，詐僞虛華何處行。實實平平忠信理，煉成一字入人深。眞，眞，眞。』『日入酉，得歇手時須歇手。世情蠟淡花事空，死往生來人某某。魯陽戈，夸父走，到此也應多氣吼。神銷力盡強撐持，只爲爭前忘背後。守，守，守。』『黃昏戌，前途事暗如黑漆。只教點得一心燈，保你游行無跌失。魚少水，駒過隙，但念無常莫放逸。悠悠忽忽過時光，天豈虛生我這日。惜，惜，惜。』『人定亥，裝箱疊籠收傀儡。勸君妄想且休休，枕上思多不自在。毋爲福，毋爲罪，眞空便是眞主宰。一塲忙亂事臨頭，不可勢兮不可賄。乃，乃，乃。』『半夜子，天道人心週復始。煉性修眞要此時，自強不息眞

君子。勞我生，逸則死，面壁經行爲何事。倒身神識便昏迷，獸人但別心橫豎。起，起，起。』『雞鳴丑，孽孽舜跖同途走。不分義利各爭先，只望他無我獨有。人然然，天否否，從來何事能長久。積得多金高得官，臨行撒却雙空手。醜，醜，醜。』

又《堅瓠補集》卷六《推閏歌》 鄧宗文《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看至之餘。更算大小盡，決定不差殊。』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歲冬至後餘日爲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則其月尚餘六日，來歲之閏當在六月。或小盡則止餘五日，當閏五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止，十二日則復起一閏數焉。《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又《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七引《韓詩内傳》 鶺鴒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孔子渡江見之異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鵲兮鵲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鶺鴒也。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言雖俚淺，足以醒世。

清・曾廷秋《古諺閒譚》 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五 《禹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可以制器，可以利用。金製條、葉，銀分整、碎，皆以易銅錢。錢有大小數之異。金必用試金石，銀用夾剪，以防其僞。錢用串穿之，使有所歸。鄉人謂小具識見者曰有個試金石兒，借喻也。謂屈膝請安者曰夾剪，肖形也。謂善於生財者曰錢串子，入而能聚也。

引盡貪癡惹慣嗔，世間無賴是黃金。償逋難點投緣石，乞巧誰教暗度針。無屋藏嬌耽老健，何人鑄佛慰狂吟。夜來似夢銜環雀，曉聽黃驪空好音。

誰把靈山寶瓮開，有人爭認白皚皚。珍從地鏡圖尋出，色自天河水澣來。識氣莫教蟾影誤，勒名難免匠心猜。荆、揚三品金同貢，雪淨頭銜屬秀才。生員例用銀頂。

白水眞人眼最明，一生閱盡古今情。空拳賀客言眞大，附耳將軍直太輕。撲滿偶然嬉稚子，孔方到處作難兄。掛叉竊歎東坡老，買夏論園欲不成。

貴物從來未易眞，天生小石試良金。效他作礪輕磐手，慰彼披沙細揀心。擲地定當聽切響，摩崖先使認懸針。分明一色題名榜，摸索何須暗裏尋。

正愁無術辨朱提，或曰幷州快剪宜。雅嘴輕扶農破塊，鶴身橫跨賈居奇。看來促膝相親意，悟到同心利斷詞。切玉鋒鋩磨鐵力，可憐一樣爲人疲。

牀頭阿堵莫余圍，滿屋錢都一串歸。備賀客需應染采，爲金夫計竟編韋。氓將抱布先鑽孔，賈善穿珠偶雜璣。寄語青蛉聽約束，任來任去莫他飛。

清・丁柔克《柳弧》卷二《曆法歌》 『若問閏月如何截，四十七年加兩月。神仙妙訣不須多，萬兩黃金休漏洩。』至於月之大小先定，詩曰：『四十三年大小同，天干相對地支冲。其月丙子對丙午，丁丑丁未一般同。』定節氣時刻，詩曰：『今年雨水來年春，天干不動加兩辰。二十四氣皆倣此，時加三刻萬年靈。』至於求龍治水、求牛耕地、幾曰得辛、求二社，則人皆知，不必細言矣。

清・杜文瀾《古謡諺》卷二四引《滇載記》 永昌騰越界高黎共山爲西嶽，在今騰衝，一名崑崙隅。東臨濃江，西臨龍川，左右有平川，名爲穹甸。草卉貫四敘不凋，瘴氣最惡。冬雪至春方融，夏秋穹甸炎熾。商賈愁怨，爲之謡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夏秋欲歸來，無奈穹甸熱。春時欲歸來，囊中資糧絕。』

又卷二八引《三秦記》 隴西關、其阪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其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隴頭流水，嗚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震關遙望，秦川如帶。』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關中人上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歌，則有絕死者。

又卷二九引《北固山志》卷二 鐵塔在山頂之東北隅，唐寶曆間李德

裕建，乾符中燬，宋元豐中，節度使裴璩重建，明萬曆癸未。童謠云：『風吹鐵寶塔，水淹京口閘。』是年塔頹，僧性成、功琪重修。

又卷四八引《退齋雅聞録》 河朔人謂清明雨爲潑天雨，立夏雨爲隔轍雨，秦晉間農夫語云。小麥鑽火秀，旱殺豌豆花。種穀拖泥秀，爛起田中瓜。

又卷五三引《昨非菴日纂》 侃胄過南園山莊，趙師霖偕行，至東郊別墅，宛然鄉井，見林薄中一牧童歌云：『朝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趙呵曰：『平章在此，誰敢唐突？』跡牧童至草廬，屏上有詩云：『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啼杜宇紅。』後韓爲史誅於玉津園。

又卷六五引《三岡識略》卷三 吾松舊有謠云：『秀野原來不入城，鳳凰飛不到華亭。明星出在東關外，月到雲間便不明。』故蒞茲土者，往往不能廉潔。嘗憶前明有張守者蒞任，欲應明星之語，由東關入，過一橋，疑其是也，問隸何名，答曰：『張揚橋。』大不懌。甫三日，疽發背卒。謠讖之驗如此。

時政分部

《尚書・益稷》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又《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略】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左傳・昭公十二年》 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尚書大傳》卷一 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唱之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又 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辰。日月光華，宏于一人。

又 帝乃載歌曰：日月有辰，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蠢乎蔽之，軒乎儛之。精華已竭，褒裳去之。

又卷二 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亳，亳亦大矣。

又 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韓詩外傳》卷二 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扑，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 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謳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

又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

又卷四九《外戚世家》 衛子夫立爲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又卷一一〇《匈奴列傳》 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一 趙之先與秦同祖。【略】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又佚文 京師謠歌曰：『烏臘烏臘。』按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漢・黃憲《天祿閣外史》卷八 徵君自以不得志於諸侯，燕居而歎。客有諷徵君曰：『【略】夫知興者疏其津，知亡者閉其名，知止知興，與時偕行。知興知亡，與時偕藏。【略】今漢室無穢，【略】又替於周秦矣。子顧眷伊尹之干，而忽太史之出，不亦戮乎？』徵君曰：『然，是或一道也。子又不聞郢人之歌乎？其辭曰：「故廈將顛兮，奈良工何？榱題媛兮，斲而爲窩。」昔周室顛而榱題媛者，齊晉也。斲齊晉之榱題而治公室者，則管仲、鮑叔牙、甯戚、狐偃、趙衰、叔向皆良工也。【略】子何泥聖賢之寓迹，而病厥心乎？』

《漢書》卷七二《貢禹傳》 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

《後漢書》卷一〇三《五行一》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作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黃粱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敎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又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賢豪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讒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勠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九《夏侯玄傳》引《魏略》 『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

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

《宋書》卷七四《臧質傳》　燾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幷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有桑乾哉！但爾住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鏁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壟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邪？即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餉。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虜中童謠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答引之。

又卷七六《王玄謨傳》　明帝即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以玄謨爲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筒袖鎧。頃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玄謨性嚴剋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謂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

又卷九六《竇李勢傳》　勢，字子仁。既立，改年爲太和。遣使朝貢。又改爲嘉寧。勢弟漢王廣以勢無子，請爲太弟，勢不許。廣欲襲勢，勢使其太保李弈擊廣於涪城，克之，貶爲臨邛侯，廣尋自殺。勢既驕吝，荒於酒色，至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弈女爲后。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境土減削，累年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斥外父祖舊臣，親任近習，左右小人因行威福。修飾室宇，羣臣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相國董皎大都督，以名位優之，實望與分災眚。建國十年，司馬聃將桓溫伐之，勢降於溫。先是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而死。江南雨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藥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李漢家舂米，米自臼中跳出，斂舉箕中，又跳出，寫置簟中。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歲，去周亡三十二年。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克。』卒如其言。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引《物理論》　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冤痛如此矣。

《魏書》卷九六《司馬叡傳》　聃死，無子，立衍子丕，號年隆和。時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改爲興寧，又謠曰：『雖復改興寧，亦自無聊生。』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下　漢末大饑。江淮間童謠云：『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貴於黃金。』洛中童謠曰：『雖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

唐・李賢注《後漢書・獻帝紀》　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注引劉艾《獻帝紀》『時長安中爲之謠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褰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

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一　咸亨以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第三也。

又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三　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迹廟堂，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曰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焰光。

《太平御覽》卷七六〇引王隱《晉書》　石勒時，有謠云：『一杯食，有兩匙。石勒死，人不知。』

又卷八二七引《東觀漢記》　更始在長安，官爵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傭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

又卷八五三引劉謙之《晉紀》　王（莽）〔恭〕誅，童謠曰：『昔年食麥屑，今年食營豆。營豆不可食，使我枯嚨喉。』

宋・史虛白《釣磯立談》　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符瑞言者，不可以數計。其尤著者，江西楊化爲李，臨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下還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圜丘崇祀之夕，廼孟夏上旬，月至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沒。太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爲異事。

宋・沈括《夢溪筆談》　大都軍中詐謀，未必皆奇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功，時人有語云：『用得著，敵人休。用不著，自家羞。』斯言誠然。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八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卻。問之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着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酸餡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

又卷一〇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價。故當時爲之語，曰：『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

宋・張端養《貴耳集》卷下　天寶間，楊貴妃寵盛。安祿山、史思明之作亂，遂有楊安史之謠。嘉定間，楊太后、史丞相、安樞密。亦有楊安史之謠。時異事異姓偶同耳。

又　桓靈之世，更相濫舉，人爲之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卷二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爲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得枝梧。諺曰：『不養健兒，卻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軍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

又卷六　及大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公行，冒濫相乘，饟軍日滋，賦斂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蘸麵。兵職駕庫，鹺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身生餓鬼。』

又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後，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襪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二《打破筒潑了菜》　童貫自崇寧二年，始以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奉旨差往江南等路，計置景靈宮材料；續差往杭州，製造御前生活；又差委製造修蓋集禧觀齋殿、本命殿、火德眞君觀，緣此進用被寵。繼西邊用兵，又以功進。于是縉紳無恥者，皆出其門。而士論始沸騰矣，至以蔡京爲比。當時天下諺曰：『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而朝廷曾不悟也。二人卒亂天下。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九　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謠曰：『殺了橦蒿割了蔡。喫了羔兒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三人及執中也。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丙集　開禧用兵，鄧友龍、程松爲宣撫、宣諭使，板授其屬，謂之『宣幹』。時政府惟有陳自強居相位，民謠謂

之：『天上台星少，人間宣幹多。』或謂皇甫斌治於岳之城南，羣優所萃也。其屬謠焉，又謂之『城南宣幹多』。又云『宣威羣下問，恢復竟如何？』後有以節制金山討李全者，其屬猥衆，又有易前二句云：『塞上將軍少，城南節幹多。』《卻埽編》載，舊制諸路監司屬官曰『勾當公事』，建炎初，避高宗嫌名，易爲『幹辦』。時軍興，屬公數倍平時，有題於傳舍云：『北去將軍少，南來幹辦多。』蓋始此。曹武惠以平江南功歸，詣閤門，自稱曰『勾當江南公事回』。今世借授白帖，輒自稱『某幹管』云。

又 太學諸生與京兆辯時，相持之不下，薛惠之極，胡仲方築皆史所任也。諸生伏闕言事，以民謠謂薛胡爲『草頭古，天下苦』。象其姓也。謂『虐我生民，莫匪爾極』。象其名也。薛不安其位，力乞去。

又戊集 韓用事歲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用，率多非類，天下大計，不復白之上。有市井小人以片紙摹印烏賊出沒于潮，一錢一本以售。兒童且誦言云：『滿潮都是賊，滿潮都是賊。』京尹廉而杖之。又有賣漿者，敲其盞以喚人曰：『冷底喫一盞，冷底喫一盞。』冷謂韓，盞謂斬也。亦遭杖。不三月，而韓爲鄭發所刺，及籍其家，得所收眞聖語，末一句云『遭他羅網禍非輕』，又一句云『遠竄遐荒始得平』。韓嘗怪其言。韓外有陳自強，內有周筠，啓韓有圖之者，韓猶以『一死報國』爲辭。周苦諫，韓遂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爲諫議大夫，劉瀼爲察官，一網盡謀韓之人。僅隔日，未發而錢、李、史三公亦有所聞，命夏震速下手。震歸，遂命鄭發刺韓。震復刊御批于傑閣以記之。史惡之，旋以疽發于背而死于殿司。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生白毛，韌不可斷。時平江童謠曰：『地上生白毛，老小一齊逃。』臺臣論其事，因下求言之詔，宰相呂頤浩由此以罪罷。時軍卒多虜掠婦女人，有三四每隨軍而行，謂之老小【略】，老小之行已數十萬人也。

又卷下 車駕渡江，韓劉諸軍皆征戍在外，獨張俊一軍常從行在。擇卒少壯長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略】人皆怨之。加之營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役軍兵衆卒。謠曰：『張家寨裏沒來由，使它花腿擡石頭。二聖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二 納紙投名媿已深，更教門外久沈吟，事窮計急燒牛尾，不是田單素有心。此詩竟不知何人所作。投謁固可恥，然士當窮困，搖尾乞憐于人。亦可愍也。前輩又有云：『門前久立處，席上欲言時。』此眞所謂不經此境，不能道此語者。

元・姚桐壽《樂郊私語》 丁酉八月，張氏以水師數萬來攻嘉興【略】，楊謂勒哲【略】大破之【略】。然謂勒哲兇肆，掠人貨錢，至貴家命婦室女見之，則必圍宅勒取，淫汙信宿，始得縱還，少與相拒，則指以通賊，縱兵屠害。由是部曲驕橫，凡屯壁之所，家戶無得免焉，民間謠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寶慶楊。』善乎余廷心之言，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爲禍將不細，今若此，何其言之若持左券也。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卷五 咸淳丁卯，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爲右丞相【略】，充位而已。【略】上初立，【略】似道益自專【略】，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車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宰執署紙尾而已。【略】後葉夢鼎、江萬里皆歸田，軍國重事，似道於湖上閒居遙制，時人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又卷六 咸淳戊辰，龍飛省試，考官商議出題。題皆不欲出天子聖人，於是別院出乾爲天，正院出帝德廣運，皇天眷命，皆大金年號，而天眷又是徽欽過北之時，時人爲之語曰：『正院無天子，別院除聖人。廣運與天眷，却把比咸淳。』

元・佚名《大宋宣和遺事》卷下 靖康元年正月下求言詔。有監察御史余應求上書，詔賜章服，蓋自金人犯邊，求言之詔凡幾下，往往事緩則阻抑言者。當時民謠言：『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援例民謠》 丞相史嵩之當國，正懷持祿顧位之心，而適憂去。欲以起復要君，遲遲吾行，正有所待耳！昨馬光祖爲淮總，許堪爲許浦都統，時方多事，兵財重寄，不欲驟更數易，遂有起復之命。往往史欲援例，而三學叩閽，有民謠十字詩曰：『光祖爲總領，許堪爲統制，丞相要起復，援例。』縷縷萬言，莫不切至。玉音有曰：『朕決不用史嵩之矣！』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一九 至正乙酉冬，朝廷遣官奉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然而政績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宏等罪狀，且及國家利害。【略】天子親覽其書，

喜見於色，又虞如徵必爲權豪所中，顧近臣館穀以俟。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勑侍衛護送出都，如徵感上德意，受命而不領職，天下共賢之。察察爾王士宏等雖免譴責，終以不顯死，其書略曰：『【略】分遣大臣奉使宣撫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略】，俾所至之處。如陛下親臨焉。【略】然江西福建一道，【略】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察察爾王士宏等不體聖天子撫綏元元之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吾中，賄賂以緘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削，贓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歌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懽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如此怨謠，未能枚舉，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於懷而發諸聲者然也。【略】倘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欺君罔民之罪，投諸遐荒，雪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以爲百官勸，則天下幸甚。』

又卷二〇　河間路景州蓨縣河澁一土阜，相傳爲皇舅墓。自國家奄混區夏，即有謠云：『皇舅墓門閉，運糧向北去。水澁墓門開，運糧卻回來。』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舟行木杪間。及水退，土阜崩圮，墓門顯露。繼後天下多事，海道不通。先是張蛻菴翥嘗有詩云：『青州刺史河上墳，墳不可識碑仍存，維舟上讀半磨滅，使君乃緣戚里恩，【略】驛夫指我元傍岸，縣官恐墜移高原【略】，至今父老傳讖記，野人之語那足論，【略】安得壯士塞河水，萬古莫令開墓門。』讀公之詩，傷今之世，則讖緯之說，誠不可誣矣。

明・郎瑛《七修類藁》卷五〇　禱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一時無獲，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壁虎，你好喫苦』之說。國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下有豬婆龍也，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上祇言下有黿也。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時亦有『癩黿癩黿，何不稱冤』。嗚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黿與壁虎哉，孰得與雷霆抗哉。

明・田汝成《炎徼紀聞》卷一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略】正德初，猛【略】乃言督府征調，願爲先鋒。【略】會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村避之，爲之謠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邏柴棘。』

又卷二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其江發源柳慶，東遶潯州。【略】兩崖萬山盤礴，六百餘里。【略】猺蠻盤踞【略】。大抵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爲中界，諸賊往往相通，互爲死黨。【略】藤峽之巔，立而環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盱睢而知，急則猋竄林中，不可疏捕。廣西之諺云：『盎有一斗米，莫泝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一　南京謠云：『國子監裏聽講，武定門外砲響，是這等演武修文，只費朝廷糧賞。』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摘抄》卷六　松江近日有一諺語，蓋指年來風俗之薄，大率起於蘇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習氣近也。諺曰：『一清誑，圓頭扇骨楷得光浪盪；二清誑，蕩口汗巾摺子擋；三清誑，回青碟子無肉放；四清誑，宜興茶壺藤紮當；五清誑，不出夜錢沿門蹌；六清誑，見了小官遞帖望；七清誑，剝鷄骨董會攤浪；八清誑，綿紬直裰蓋在脚面上；九清誑，不知腔板再學魏良輔唱；十清誑，老兄小弟亂口降。音扛。』此所謂遊手好閑之人，百姓之大蠹也。官府如遇此等，即當枷號示衆，盡驅之農。不然，賈誼首爲之痛哭矣。

明・戚繼光《練兵實紀》卷九　文武之職不同，所司之政雖異，而其所以保民則一也。顧今反其道者，止知軍士是我統馭，其於保民之意，漠然不省。率徇情而偏愛之。每到地方，縱容騷擾百姓，不肯克己。嘗見東南受兵之處有謠語云：『賊是木梳，兵是竹篦。』蓋言梳還有遺，篦則無遺矣。

明・焦竑《獻徵録》　宣德間，戴浩爲東昌通判，兼徵租淘河之役，九載秩滿。民歌曰：『戴別駕公，實爲我儂。廉愼忘躬，能使年豐。』

明・孫瑴《古微書》卷二四引《詩汎歷樞》　謠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哉震。』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地理卷三　榆林舊治綏德【略】，成化九年【略】，徙鎮榆林堡【略】，彼時【略】軍士，得耕牧套內【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

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

明・錢希言《戲瑕》卷三　唐武后時有『張公喫酒李公醉』之謠，張公謂易之昌宗兄弟也，李公謂中宗也，此即『薛王沈醉壽王醒』之意。一日士有犯夜而非其罪者，舉此爲辭，官遂命賦其事，士人援筆立構數言，主者笑而釋之。此語流傳至宋，其時又有『張公帽兒李公戴』。至今相傳。又有『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却無錢』之諺，疑亦是此意耳。後世行市語有張三李四，皆非漫然無本。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一　巡撫缺出，亦許九卿科道各薦所知。近年觀後，廣西適缺巡撫。時左轄入境，尚在都下，於是吏部彙薦舉者九人，以入疏，其八人左轄也。京師遂謠曰：『廣西撫院，京香京絹。』聞者捧腹。

又卷二四　京師向有諺語云：『翰林院文章，武庫司刀鎗，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蓋譏名實之不稱也，然正不止此。儒生之曳白，無如國子監；官馬之駑下，無如太僕寺；曆學之固陋，無如欽天監；音樂之謬誤，無如太常寺；帑藏之空乏，無如太倉庫；士卒之老弱，無如三大營；書法之劣俗與畫學之蕪穢，無如制誥兩房、文華、武英兩殿，眞可浩歎。至若京官自政事之外，惟有拜客赴席爲日課，然皆不得自由。一入衙門，則前後左右皆紹興人，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牽絲之手，提東則東，提西則西。間有苛察者，欲自爲政，則故舉疑似難明之案，引久遠不行之例，使其耳目瞽亂，精彩凋疲，必至取上讀責而後已。

明・談遷《棗林雜俎》智集《富春謠》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戲！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按察僉事朝邑韓邦奇《疏》載之，削籍。

又《揭長安門》　己卯庚辰間，或揭長安門曰：『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又仁集《民謠》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士英。卽種田。太監田成。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士英。擒賊須擒王。鐸。

滿街都督府，一部職方司。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眞主；北人用牛，南人相馬，一般俱是畜生。

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祇辦鞋。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饃饃，送與對巷趙大哥。

又《蜚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人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搦；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馬士英、阮大鋮。『福運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太監盧九德。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吏部尚書張捷、左都御史李沾。

或書武英殿上：『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阮兇去耳，一兀復亂中原。』『一主臥西宮，四鎮雄兵迎北虜；二兇亂南國，《三朝要典》打東林。』明日跡捕之不得。

《明史》卷一六八《劉吉傳》　吉與萬安、劉珝在成化時，帝失德，無所規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

《明史》卷一八七《俞諫傳》　金累破劇賊，然所用目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有巨族數百口闔門罹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爲賊屬，載數千艘去。民間謠曰：『土賊猶可，土兵殺我。』金亦知民患之，方倚其力，不爲禁。又不能持廉，軍資頗私入。功雖多，士民皆深怨焉。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九　富陽縣產茶與鱘魚，進貢采取，民不勝勞。韓公邦奇按察浙江，目擊其患，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撈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富陽山，何日頹，富陽江，何日枯？山不頹，江不枯，吾民何以甦。』

又卷三〇　崇禎己卯、庚辰間，有揭于長安門曰：『督府連車載，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又有云：『銓司二萬外，科道十千頭。今日求人得，明日受人求。』癸未，有二十四氣之謠，又有題其後

云：『二十四氣，酒色財氣，金銀滿贏，便是一氣。正人君子，只怪鉛氣。』又民謠云：『今年九，明年八，多少官人沒鬚髮。』又云：『一個磚，一個瓦，打殺五九八，多少和尚沒頭髮。』幾于讖矣。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五 溧陽，國初惟人丁多者養馬，故有『糧逐水，田逐馬』之謠。至嘉靖二十一年，知縣姜博始議民糧，每石出銀二分六釐，減丁之數而裒足之，近因邊方多事，兵馬急緊，至一歲而預征二年之入，又加之大工進銀，咸取給於備用，則馬一匹增其三分之一矣。

又卷三九 曹縣賦役，原額均徭應設官吏坐理，治法甚善，行之既久，寖失初意。每一役出，輒下鄉索括金錢，謂之攢回流。小民不勝其擾，故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謠。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 自成既定僞官，【略】攻取河南，李巖進曰：『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饑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徵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自成悉從之，巖密遣黨作商賈。四出傳言：『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編口號使小兒歌曰：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時比年饑旱，官府復嚴刑厚斂，一聞童謠。咸望李公子至矣。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〇 五代楚王馬希範復溪州銅柱記【略】，周行逢據湖南時，有謠云：『滿天太保。滿地司空。』觀此碑所書，蓋自馬氏時已然矣。

清・褚人穫《堅瓠九集》卷三《官司俚語》 今世官司各有俚語，以寓譏評。如唐校書與正字俸祿微少，皆孤寒英傑居之，至騎驢入省。而太祝奉禮，月請明衣絹布及胙肉，俸祿倍多，乃公卿子弟居之，衣馬比校正頗輕肥。時有語曰：『正字校書，詠詩騎驢。奉禮太祝，輕裘肥肉。』又《春風堂隨筆》：兵部四司曰：『武選武選，多恩多怨。職方職方，最窮最忙。車駕車駕，不上不下。武庫武庫，又閒又富。』他衙門尚多，惜不得其詳。蓋自宋即有之。元豐時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硯判。兵職駕庫，典了襪褲。刑都北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南渡後，時事不同，又爲語曰：『吏勳封考，三婆三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啖蘿喫麵。兵職駕庫，齩薑呷醋。刑都北門，人肉餛飩。工虞屯水，生成餓鬼。』國子監自祖宗來，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正德戊寅，陸儼山轉司業，適祭酒缺，得旨署印。稽考錢糧，其實空虛，典簿廳至起息揭債。陸問前祭酒石熊峰，云自來如此。陸遂舉劾典簿王勤，黜之。適送供堂皂隸銀至，色如黑銅，儼山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聞之絕倒。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四〇 前蜀張琳，許州人也，唐末官眉州刺史，修通濟堰，溉田一萬五千頃。民被其惠，歌曰：『前有章仇後張公。疏決水利杭稻豐。南陽杜詩不可同。何不用之代天工。』

清・杜文瀾《古謠諺》卷八引《晉書》《樂府詩集》卷六〇 苻堅末年。怠於爲政。趙整援琴作歌二章以諷。『昔聞明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亂使濁。』『此園有棗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棘刺，內實有赤心。』

又卷二二引《二申野録》卷五 萬曆己亥秋八月，上海薄暮聞空中有鬼聲。時以紙砲震之，民間謠曰：『天上鬼車叫，城中放紙砲。不知因甚來，朝廷要納鈔。』次年果有抽稅之舉。

又引《二申野録》卷三 正德丙寅，北京童謠云：『馬倒不用喂，鼓破不用張。』

又卷二七引《廣輿記》 吉安府名宦，北朝，劉竺。守廬陵二載，民歌曰：『公家無負租，私室有餘粟。』每行縣，則白鹿隨車。

又卷五五引《荆川左編》 眞君姓許氏，名遜，字敬之，世居許昌。生而穎悟，姿容秀偉，爲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仙修煉之術。晉武帝太康元年，起爲蜀郡旌陽縣令，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眞君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至於沈疴之疾，無不痊者。傳聞他郡，民相繼而至者，日且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癒。其悼耄羸疾不能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安。蜀民爲之謠曰：『人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

活人，病無能爲。』後江左之民亦來汲於旌陽，眞君乃咒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歸，置之江濱，亦植竹以標其所，俾病者飲之。江左之民亦良愈。今號蜀江。

又卷六七引《廣神異録》 天寶中，士庶投身於胡庭，兩京童謡曰：『不怕上蘭單，唯愁答辨難。無錢求案典，生死任都官。』及尅復，諸舊僚朝士繫於三司獄。鞫問罪狀，家産罄盡，骨肉分散，申雪無路。卽其兆也。

又卷九九《齊人東郭謡》 東郭有犬，嘷嘷日夕，欲噬我猳。西郭有犬，嘷嘷日夕，欲噬我猳。北郭有犬，嘷嘷日夕，欲噬我猳。

又《魏曹爽執政時童謡》 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

又《劉曜時玉方尺詩謡》 皇王皇王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罟酉小衰因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鞚其盡乎。

事件分部

《左傳・僖公二八年》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又《宣公二年》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有其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又《襄公四年》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又《襄公十七年》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又《昭公十二年》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

《定公十四年》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

又《哀公五年》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眞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又《哀公二十一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國語》卷九《晉語三》 〔晉〕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

又 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略】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愼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辱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

《戰國策》卷四《齊策六》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

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

《韓非子》卷一五《難二》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史記》卷二九《河渠書》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又卷三二《齊太公世家》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駟、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

又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幷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閒，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又卷五五《留侯世家》 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

又卷八六《刺客列傳》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漢・劉向《說苑》卷九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略】，委其耕而入見【略】，莊王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又《新序》卷七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又《列仙傳》卷下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中厭苦，以糞灑之。【略】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略】欲殺之，乃去。灑者家室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春秋考異郵》 龍門下，血如江。時人謠曰：『五侯之鬬血成江。』

漢・趙曄《吳越春秋》卷五 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略】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

苦，乃作何苦之詩曰：葛不連蔓葉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饑不遑食四體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漢書》卷九《溝洫志》　後十六歲，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四《過譽》　汝南陳茂君因，爲荆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即焉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又佚文　桓帝初，京師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豪強及大姓。』

又　河南平陰龐儉，本魏郡鄴人，遭倉卒之世，亡失其父，時儉三歲，弟纔繈抱耳，流轉客居廬里中，鑿井，得錢千餘萬，遂溫富。儉作府吏，躬親家事，行求老蒼頭謹信屬任者，年六十餘，直二萬錢，使主牛馬耕種。有賓婚大會，母在堂上，酒酣，陳樂歌笑。奴在竈下助厨，竊言：『堂上老母，我婦也。』客罷，婢語次，說：『老奴無狀，爲妄語，所說不可道也。』窮詰其由，母謂婢試問其形狀，奴曰：『家居鄴時，在富樂里宛西，婦艾氏女，字阿橫，大兒字阿癡，小兒曰越子，時爲縣吏，爲人所略賣。阿橫右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誌如半櫛。』母曰：『是汝公也。』因下堂相對啼泣：『兒婦前，爲汝公拜。』即洗浴身，見衣被，遂爲夫婦如初。儉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人爲之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公。』子孫羞之，言：『我先人初居廬里者兄弟二人，家買奴得公爾。』

又　案明帝起居注：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中之，作辭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歲，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悉畫爲烏也。

《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列傳》　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

晉・張華《博物志》卷六　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里，今在陰盤縣界。此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十萬人積年之功。其功力或隱不見，如驪山水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又此山無石，【略】於渭北諸山運取大石，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千人唱，萬人鈎。』今陵餘石大如覆土屋，其餘功力，皆如此類。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

晉・佚名《蓮社高賢傳》　慧遠法師至尋陽，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在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珍常住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乃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荆楚爲之謠曰：『陶惟劍椎，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將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造重閣以奉之，製文殊瑞相讚。

《晉書》卷二八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四　元嘉中。高平檀道濟鎮潯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闕，噓欷逾深，【略】故時人爲其歌曰：『生人作死別，荼毒當奈何。』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啣其衣，驅去復來，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之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舫艋，勿加斲斧。工人誤截兩頭，檀以爲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訾，匠違約加斲，凶兆先搆矣。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嘉平六年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引《世語》及《魏氏春秋》　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于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云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

南朝梁・陶弘景《真誥》卷五　昔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到復是隱言也，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拜王母。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説》卷一　滎陽板渚津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于此井，爲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起于此。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五　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於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略】龍齒嚙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二　太傅李延寶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寶曰：『懷甎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略】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甎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聞子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談高論，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甎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甎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甎之義，起在於此也。』

又卷五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往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恥。』

《魏書》卷二一　初，高祖閑宴，從容言於禧等：『我後子孫，邂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禧臨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泣涕，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踢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

又卷四一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幷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

又卷九五　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城焉。

又　初，堅之未亂也，關中土燃，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何爲白虜。

又　洪之生也，隴右霖雨，百姓苦之。時有謠曰：『雨若不止，洪水

必起。』故名之曰洪。

又卷九七　駿乃僭即大位於新亭。於是擒劭、休明，並梟首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遙望建康城。江水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

又卷九九　初駿時謠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羖，甑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

《北齊書》卷一五　士文至州，發摘姦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

《南史・齊本紀》　又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豎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鬬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閤內不得進實中荻。雖畏潘氏，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游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褌，著綠絲襴，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又卷九《陳本紀》　先是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宋以後，經絓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于時以賞俘貿酒者，一人裁得一醉。

又　覆舟山及蔣山栢林，冬月常多采醴，後主以爲甘露之瑞。前後災異甚多。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釂之，經三四年乃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又建鄴城無故自壞。青龍出建陽門，井涌霧，赤地生黑白毛，大風拔朱雀門，臨平湖草舊塞，忽然自通。後主又夢黃衣人圍城，乃盡去繞城橘樹。又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飲，忽變爲血。有血霑階至於坐牀頭而火起。有狐入其牀下，捕之不見。以爲祆，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禳之。於郭內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又采木湘州，擬造正寢，栰至牛渚磯，盡沒水中，既而漁人見栰浮於海上。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又卷一五《檀道濟傳》　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爲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聞。十三年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鷁鳥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

又卷一八《臧燾》　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時魏地童謠曰：『貊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度江天不徙。』故答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上施鐵鑊，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

又卷四八《陸慧曉傳》　中大通七年，爲鄱陽內史。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法，常入山采藥，拾得五色幡毗，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望琮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修城隍爲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

又　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

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儻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寧。

又卷五二《梁宗室傳》 範作牧莅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邸。時廬陵王爲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恕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爲賊。又童謠云：『莫忽忽，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

又 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故云。

又卷五五《夏侯詳傳》 中大通六年，爲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爲當時之盛。

又卷六一《陳慶之傳》 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

又卷七七《恩倖傳》 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郯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又卷八〇《賊臣傳》 于時景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屩，荆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栢樹獨鬱茂。

又 先是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即苦竹町也。

唐・杜佑《通典》卷六九 養兄弟子爲後，後自生子議：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妾昔初舉醮，歸於賀氏，允嗣不殖，【略】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婚姻之好，義無絕離。【略】嶠仲兄羣哀妾之身，恕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婦不幸無子，若羣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以一子與之。」陶氏既產澄馥二男，其後子輝孕，羣即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爲衣服以待其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即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陶氏時取孩抱，羣恆辭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羣輒責之，誡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絕本恩於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爲之憔悴。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羣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訖心盡力，皆如養輝，故率至於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嶠妾張始生子纂。於時羣尚平存。不以爲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惟以續嶠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終奉烝嘗於賀氏，緣守羣信言也。率年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漸洩，而率漸自嫌爲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內外修姑姨之親，而白談者或以嶠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爲妾子。若不去，則是與爲人後。去年，率即歸還陶氏，嶠時寢疾，【略】尋遂喪亡。妾亦婦人，【略】能無怨結，謹備論其所不解六條。【略】夫禮【略】凡爲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於人，不識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黃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爲烏雞之子，不知爲黃雞之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不解也。』

唐・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卷八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略】積六十歲【略】，渙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略】。筆削既成，讎校既精【略】，於是學官某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惟韋。俾我學

徒，弦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遵人，來采我詩。』【略】故書之以移史官。俾誌之用得附于藝文之後云爾。

唐・元結《次山集》卷一〇　左黃州表：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河淮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敢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二八　連山郡復乳穴記：『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於連於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是以誠告焉。』

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二　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錢從頭喝。嘗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唐・齊光義《後漢邛亭鄉侯蔣澄碑》　父橫，大將軍，浚遒侯，服大勛於王室，遭遇讒慝，功業不遂。所生九子，悉從降徙，公卽大將軍之第九子也，諱澄，字少朗。大將軍初遭禍，薨也，爲司隸羌路所譖，延以非罪，泣血枕戈，誓將讎復。時童謠曰『君用讒慝，忠烈是殛。鬼怨神怒，妖氣充塞。』帝以覺悟，覆羌路之族焉。諸子各於所居之處受封，故以邛亭鄉侯，遂家於此。

唐・潘滔《文公祠記》　按邵陽圖經。公姓文，諱斤，晉咸康中，爲高平令，隱於北山，得道羽化，故名文仙山。【略】洎唐貞元十年，上天愆陽，旱魃爲虐，草木黃落，如惔如焚。於是州伯太原王公高、縣宰昌黎韓公謹輝至誠懇請曰：『如神降臨，膏雨霑霈，卽爲刻石記事。』當時響應，雲行雨施。年穀既登，倉廩充塞【略】。至元和三年，歲在戊子，災患薦臻，旱又甚矣。州牧濟陽丁公立、邑君馮翊莊公齊，命官啓告，酬願立碑，遂雨灑四溟，潤澤九穀。【略】野老荷蓑與笠，相對佇鍤而歌曰：我聖君兮德巍巍。擇良牧兮治邊陲。感神功兮雲雨施。稼穡如梁兮又如茨。無階達天眞兮。咸願立乎豐碑。

唐・柏虔冉《新創千金陂記》　撫州刺史渤海李公【略】，理舟汝水，泝流而上，顧視原野而歎曰：『焉有沃壤如此而不富於民耶？』【略】因得盡搜故事。得華陂舊基焉。【略】於是究其原，度其地，鳩其工，諭其民。民咸樂之。【略】公又於其上橫截汝口，置千金陂，南北百二十五丈。【略】民咸聚而謠曰『公倅景城，民蘇南皮。南皮斗門，厥績今存。在昔河流，西走燕魏。民困隄防，日憂理水。舟楫壅遏，爲弊仍歲。公作斗門，分水之勢。亦不役民，荷公之制。』又曰『公作千金，拯民惠深。陂水沈沈，樂乎人心。我田不荒，我苗如林。憂公之去，誰其嗣音。』十年夏，新陂成。

唐・佚名《開河記》　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略】，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

《舊五代史・唐書・末帝紀》　庚寅，鳳翔奏，西川孟知祥僭稱大蜀，年號明德。有司上言：『皇帝以五月朔日御明堂殿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比正旦冬至，是日有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質明行禮畢，御殿在旦後，請比例行之。』詔曰：『日出御殿，舉祀事無妨，宜依常年例。』史館奏：『凡書詔及處分公事，臣下奏議，望令近臣錄付當館。』詔端明殿學士韓昭裔、樞密直學士李專美錄送。辛卯，以左諫議大夫盧損爲右散騎常侍。壬辰，詔賜禁軍及鳳翔城下歸明將校錢帛各有差。初，帝離岐下，諸軍皆望以不次之賞，及從至京師，不滿所望，相與謠曰：『去却生菩薩，扶起一條鐵。』其無厭如此。

《新五代史・閩世家・王審知》　鐐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鐐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鐐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鐐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鐐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太平御覽》卷四六五引《益都耆舊傳》　王忳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見諸生病甚困，生謂忳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尸骸。』未問姓名，呼吸因絕。忳賣金一斤，以給棺槨，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馬一疋到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以來。後忳騎馬突入，金彥父見曰：『眞得盜矣。』忳得狀，又取被示之。彥父悵然曰：『被馬俱合，卿有何陰德？』忳具說葬諸生事。曰：『此吾子也。』遣迎彥喪，金具存。民謠之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

《太平廣記》卷二五四引《朝野僉載》　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游客爾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爲三樵，人歌之曰『奉敕追三樵，隨侯傍道走。迴頭語李郎，喚取爾朱九。』張鷟目隨侯臞亂土梟。

又卷二五五引《朝野僉載》　唐中書令李敬元爲元帥，討吐蕃，至樹敦城，聞劉尚書沒蕃，着鞾不得，狼狽而走。王杲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卻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敢鬬，總由曹新婦。』

又卷二五九引《朝野僉載》　唐姜師度好奇詭，爲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槍車運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民苦之，歌曰：『魯城一種稻，一槩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

宋・錢儼《吳越備史》卷三　（開運三年四年三月）戊戌，王遣將余安率水軍救福州，大敗淮師，獲其將都指揮使楊匡業、蔡遇等。【略】擒戮裨將孟堅等幷餘黨二萬餘衆，器械數十萬。李弘義歸附於我，更名孺賨。初，忠懿王之治閩城，壘甓皆有錢文曰：『此城終歸錢氏。』忠懿頗惡之，因剗去，而錢文愈明。又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郎戈不罷。』至是皆驗。是行也，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謂其專命而行也。金陵始以覺爲東南面招討使，延魯爲監軍。及其敗績，反以專命罪以贖恥，一何偷哉，爲君而偷，復歸罪於下，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二　齊王張令公諱全義，在洛四十餘年，累官至太尉中書令。【略】王誠信，每水旱祈祭，必具湯沐素食，別寢精潔，至祠祭所，儼然若對至尊，容如不足，晴旱祈禱未雨，左右必曰：『王可開塔，卽無畏師塔也。』塔在龍門廣化寺。王卽依言而開塔，拜訖，王祝曰：『今少雨，恐傷苗稼，和尚慈悲，告佛降雨。』如是未嘗不澍雨，故當時俚諺曰：『王禱雨。買雨具。無畏之神耶。齊王之潔誠耶。』

宋・錢易《南部新書》卷丁　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閒簡無事。時諺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又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倒，悶絕良久，云：『冷熱相激。』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二　至道中，國家征西夏，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便宜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楊譚見手先教鏁，林特逢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及有蔭戶，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糧，譚鏁而杖之，於是莫敢不趨令。譚時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齎糧若干，官爲封之，須出塞乃聽食，嗟怨之聲滿道。

《樂府詩集》卷二八　［翟］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仲，爲東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也：『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刻義公。刻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願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來告我家賣黃犢。』

又卷四六　《古今樂錄》曰：『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讌，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爲名。』按義康被徙，亦是十七年。南齊時，朱碩仙善歌吳聲讀曲，武帝出游鍾山，幸何美人墓，碩仙歌曰『一憶所歡時，緣山破苭荏。山神感儂意，盤石銳鋒動。』帝神色不悅，曰：『小人不遜，弄我。』時朱子尚亦善歌，復爲一曲云：『暖暖日欲冥，觀騎立蜘蠋。太陽猶尚可，且願停須臾。』於是俱蒙厚賚。

又卷八四　《十道志》曰：『焉支、祁連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

之，乃作此歌』【略】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宋・曾慥《類説》引《河洛記・隋大業長白山謡》　長白山前知世郎，純著紅羅綿背襠。長矟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喫獐鹿，下山喫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盪。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三　元豐末。叔父文正知貢舉。時以開寶寺爲試場，方考，一夕寺火大發，魯公以待制爲天府尹，夜率有司趨拯焉。寺屋皆雄壯，而人力有不能施，穴寺廡大牆，而後文正公始得出，試官與執事者多焚而死。於是都人上下唱言『燒得狀元焦。』及再命試，其殿魁果焦蹈也。

宋・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二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謡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近日多磨。又添一鴈。』未幾，李鴈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近日多磨。又添一鴈。』

宋・晁以道《景迂生集》卷三　『負薪對：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金賊以我疆場之臣無狀，斥候不明【略】，直抵京師城下。』【略】或曰：『論兵則我寡彼衆。』曰：『戰之勝負，不在兵之衆寡，而在將之能否【略】。開寶初，太祖命田欽祚以兵三千於定州，背城以破虜六萬，於時軍中有「三千打六萬」之謡。至今塞上兒童，猶以此語爲戲不忘也。』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卷八　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又《入蜀記》卷五　次公安【略】，再游二聖寺【略】，荆州絕無禪林，惟二聖而已。然蜀僧出關，必走江浙，回者，又已自謂有得，不復參叩。故語云：『下江者疾走如煙，上江者鼻孔撩天。徒勞他二佛打供，了不見一僧坐禪。』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八五　閩州風俗形勝：錦屏名山，三人狀元。原注：謂陳堯叟、陳堯咨、馬涓也，元祐中里人歌云。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戊集《臺臣用謡言》　浙西有大臣許某者，以國恤親喪奏樂，又所居頗侵學宮，爲讎家飛謡于臺臣曰：『笙歌擁出畫堂來，國卹親喪總不知。府第更侵夫子廟，無君無父亦無師。』竟以是登于劾章。雖得于風聞，而許爲大臣，亦未必有是。然人言可畏，爲君子者亦盍謹諸！

《宋史》卷六六《五行志》　宋初，陳摶有紙錢使不行之説，時天下惟用銅錢，莫喻此旨。其後用交子、會子，其後會價愈低，故有『使到十八九，紙錢飛上天』之謡。似道惡十九界之名，乃名關子，然終爲十九界矣，而關子價益低，是紙錢使不行也。

又卷三九〇《蔡洸傳》　蔡洸字子平，其先興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徙霅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爲刑部郎，徙度支，以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

《金史》卷六五《始祖以下諸子》　跋黑既陰與桓赧、烏春謀計，國人皆知之，而童謡有『欲生則附於跋黑，欲死則附於劾里鉢、頗剌淑』之語。世祖亦以策探得兄弟部人向背。烏春、桓赧相次以兵來攻，世祖外禦強兵，而內畏跋黑之變。將行，聞跋黑食於其愛妾之父家，肉張咽而死，且喜且悲，乃迎尸而哭之。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死孝死義》　平陰令劉潛，事母至孝，母卒，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事，集於一門。』事聞於官，保明申朝，已旌表門閭矣！

《元史》卷一六三《烏古孫澤傳》　雷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陂塘巖，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衮，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堨三溪瀦之，爲斗門七，堤堨六，以制其贏耗；釃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爲牐，設守視者，時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潟並爲膏土。民歌之曰：『鳥鹵爲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秔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滂。』

明・劉基《郁離子》卷上二　郁離子見披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

阽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略】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明・李夢陽《空同集》卷四三 平陽府經歷司知事康長公墓碑：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於是並稱爲關內三才云。【略】康長公名鏞，字振遠【略】，善文辭【略】，習識當世之故。【略】年二十餘，從其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卽又試關中，又不第。乃後歲，貢至太學，至太學又試，又不第。然太常已葬南京。於是乞爲南京太學生，而卽其故太常之城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之心矣，是時楊生，李生亦皆阨塞弗庸於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言，勿爲嶢嶢，人將缺焉。勿爲皚皚，人將污焉。』三子之謂矣。

明・陳洪謨《治世餘聞》下篇卷三 庚申夏，彗星出，虜犯大同，柝長城入關。兵出，屢不利。京師童謠云：『天上有掃星，地下有達兵，若走須殺馬文升。』蓋馬久居兵部，局幹不遠，惟恃險刻爲事。朝廷有時賞賚各邊，多奏裁之，京軍布糧亦從減削。遼東朶顏三衛，朝廷恃爲藩屏，設都督一員，指揮四員統之。近年某都督死，其子來襲，舊例惟命有文憑，驗過則與之襲。馬欺爲遠人，收其諸憑，延捱歲月，不與奏請。其子發忿以歸，示統部落以其無識署，皆不可順使。馬又奏沙汰天下武職，其連歲賞賚鮮薄，上下易心，遂致大衆寇邊，而爲之聚怨，中外騷然。由是因冢宰閼位，營遷以避禍。言官吳人杜啓彈其臨難避禍，不學無術，衆是其言。古語云：『軍不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馬蓋不聞此耳。

明・王世貞《弇州別集》 高節，歸州羅江人，嘉靖進士，授編修。三十三年甲辰，節與編修彭鳳等同充房考，是歲取中少傅翟鑾二子汝儉、汝孝。刑科給事中汪鋐、王堯日論劾彭鳳、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旣連中鄉試，又連中會試，若持券取物。然汝儉、汝孝皆彭鳳所取，時同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故有『一鑾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乞明正其辜，上下其章，遂勒鑾並汝儉、汝孝、鳳俱爲民。節充軍。

明・黃省曾《吳風錄》 自曹太守鬻物於民，皆有鋪戶答應，十其入而一其酬。在昔已有『曹平分，傅白奪』之謠，至今郡縣刻剝鋪戶。嘉靖十二年，霸州王儀以御史來，則鋪戶一切革之。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五 宋時，吏部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邁參選，失去官誥，但存印紙，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曰：『此事無礙否？』胥曰：『朝官大夫董公邁，失去官誥印紙在，也不礙。』侍郎覺其謔侮，杖一百，罷之。蓋俗有舞十般癩云『一般癩來一般癩，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礙。』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爲戲云。

明・歸有光《歸震川集》卷二四 貴州思州府知府李君墓碑：【略】君諱允簡，字可大，【略】家於今柳州之融縣。【略】攝荊門州，爲政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旱旣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一六《汲桑》 汲桑盛暑中睡，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不得涼，斬扇者。軍中謠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又卷三一《南吏部》 國朝吏部之權俱在北曹，南曹殊落莫。惟考察年，南京官五品以下，黜調皆在其手，聲勢赫奕。過此，則又如常矣。都下謠曰：『今日南京眞吏部，明朝吏部又南京。』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卷一二 尙書才寬爲西安府太守，有治才。過客失金於店，急白寬，寬仰見飛鷹，又有蜘蛛墜案，曰：『店中必有朱姓名英者爲盜。』執之，果得金。民皆神之，謠曰：『才寬斷朱英。』

明・談遷《棗林雜俎》聖集《南闈謠》 崇禎壬午應天榜，宦室七十餘人。謠曰：『不要古文，不要時文，只要松文。不用孔子，不用孟子，但用公子。』是年相傳此榜後不復試士，果然。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 于忠肅謙自入官，所至著經略，朝望特隆。己巳之變，公誓不與虜俱生。整衆操練，黽勉百萬，動切機宜。正誤國之罪，懲失事之臣，阻南遷之策，遵嗣君以定國威，選材將以當敵愾，鼓惕中外，輯安四方，社稷如故，鑾輿獲返，纖毫皆公力也。爲奸人所中，

冤死，道路嗟嘆，天日無輝。京師爲之語：『鷺鷥冰上走，何處得魚嗛？』

又卷七　潘公恩守禹州，州有藩封子侯豪戚之屬，往往擾斁。公一切以寬平處之，獨謝絕居間，亡所狗。民謠曰：『毋相仇，避潘侯；毋甚口，愧太守。』

又卷八　程公富按廣東，劇盜曾子良以妖術聚衆，據陰竅號，勢猖獗。有言宜撫，公曰：『招撫宜施於寇盜窮蹙之日。今彼因民飢蠱術，燄方熾，稍緩燎原，爲害不淺，宜急擊。』檄兵往。賊恃衆來抗，出奇敗之。賊以妖術作霧，公戒衆曰：『霧散，賊必至。』果至，自將擊破之，乘勢搗其巢，盡俘其衆，誅首亂，釋脅從，一郡以寧。謠曰：『程多冠，破大盤，逆賊死，吾民安。』

又卷一〇　賈訪，嶧人，國初司李建昌。時大璫以織御服至，張威福，郡守以下，皆爲庭辱。公獨高輿出入，與抗禮。民謠曰：『知府是堆泥，同知是塊土。如無賈推官，壞了建昌府。』

又卷三〇　翰林學士原不多人，劉公健在閣，因修《會典》成，一時陞學士者十人，而有五人皆萬安以私意選入，未嘗讀書。時禮部尚書謝公遷在內閣，張公昇爲禮書，掌部事，元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幷南京爲六人。志端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爲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個白丁。』時以爲的對。

又　蘇城有集福菴，南鄰吳尚書匏菴，東鄰施知州膚菴。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以爲匏菴後圃。公曰：『僧菴吾世鄰也，誠不忍其毀，又安忍有之乎！』有司以歸膚菴，曰：『何不歸吳公，而屬我？』有司述公言，膚菴曰：『我獨不能爲匏翁耶！』亦辭謝。其菴竟存。嘉靖初又有詔毀，知府伍疇中納金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納金佃，竟成訟奪。時人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九　劉洪起者，西平鹽徒，與其弟洪超、洪道結鄉井以自保。又有洪勛、洪禮等，號爲諸劉，嘗乘夜遣人入賊中，取其馬。賊營中謠曰『高點燈，多熬油，防備西平劉扁頭。』劉字東橋，扁頭其別號也。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一〇〇　景泰癸酉。廬陵羅崇嶽舉順天鄉試第一，以詭籍斥還。後三年，大學士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皆不得舉。有旨特賜舉人。時人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

又　嘉興孫璽，知揚州興化縣事。有土豪徐恩，入貲爲千戶，交結權貴，橫行鄉曲。璽以法殺之。民歌曰：『彼惡人兮虎翼而飛，惡人既殺兮公瘠我肥。』

又　蜀寇黃中，據支羅砦，與牛欄坪相望里許。萬山斗絕，目爲天城，謠云：『打得支羅砦，金珠滿船載。打得牛欄坪，換箇成都城。』

又　永樂中，天台黃敬知雷州府，先是郡多囚繫，敬至，數日悉爲剖決，獄盡空。民歌之曰：『黃公來遲，使我無依。今公莅政，惠我無私。』

又　瓊州蠻黎岐，習馳射，自稱神弓。萬曆十四年，爲官兵所敗，請降。民謠云：『弛神弓，來歸降。』

又　印江陳表知廣元縣事。與利州衛雜處，軍強民弱，表申明制度，以服武弁。民歌曰：『古來力役，軍三民七。陳父定之，彼此畫一。家用平康，勞者獲息。』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一　崇禎八年正月，張獻忠自鳳陽趨廬州，圍之，知府吳大朴率軍民固守，晝夜拒戰。【略】城中有許宦妾，邊產也，善騎射，賊攻城急，妾馳城上窺救。時賊將二大王已登月城，守者發砲，寂然無聲。衆大懼，許妾曰：『未祭砲耳。』卽嚙指出血，旋灑砲上以祭之，躬自爇火，砲應時而震，擊毀城樓半截，二大王立斃。賊遂遁走。至今廬州民間有『一砲打死二大王』之謠。

又卷二〇　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丙戌，李自成稱帝。【略】宋獻策云：『我主止可爲馬上王，溷過幾年而已。』【略】又口謠云：『自成割據非天子，馬上登臺未許年。』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四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童謠云『三人兩小，太陽離島。』是科解元乃長山徐海曙日升也。

清・吳任臣《十六國春秋》卷三六　甘露三年【略】秋九月乙亥，鳳凰集於東闕，【略】民因歌之曰：鳳凰于飛，其羽翼翼。翊我聖后，享齡萬億。

清・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一一《辛丑奏銷》　辛丑奏銷一案，崑山

葉公方靄以欠折銀一釐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釐，准今制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公蓋爲己亥進士及第第三人云。

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七　萬曆初，兩廣寇之劇者，曰羅旁猺。【略】所向輕疾，號爲五花賊。其畜有九星巖，一石竅深二尺許，猺輒吹之以號衆。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淵淵作鼓聲，猺亦以爲號。其謠曰『撞石鼓，萬家爲我虜。吹石角，我兵齊宰剝。』【略】又所居深山，叢箐亂石，易以走險，其謠曰『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其大紺天馬諸山，尤嵯峻。陳璘嘗以馬不能鞍人不能甲爲慮。大征時，勒兵二十萬，部分十道，凡兩踰月，乃蕩平。

又卷一三　宋延祐間，有倉振者知新州，夾道植榕，其後高芝復植松，於是行旅歌之曰：『倉榕高松，手澤重重。高松倉榕，夾道陰濃。』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陞官圖》　韓城師禹門太守兩次落職，余作書慰之曰：『一官何足介意耶，亦如擲陞官圖，其得失不係乎賢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太守閱之，爲之解頤。

清・杜文瀾《古謠諺》卷一九引《長沙耆舊傳》　祝良字石卿，順帝時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又卷二二引《二申野録》卷四　嘉靖壬辰八月己卯，彗星見東井。張孚敬復致仕，時人爲之謠曰：『石產房州，胡明善禍從地出。星臨井宿，張孚敬災自天來。』

又卷四〇引《丹青志》　夏昶字仲昭，崑山人。由進士歷官太常卿，楷書畫竹爲當時第一，番夷海國兼金購求，故當時有『夏卿一箇竹，西涼十錠金』之謠。即一時寶惜可知矣。余見其所作竹枝，烟姿雨色，偃直濃疏，動合榘度，蓋行家也。

又引《五代名畫記》　異汙善畫佛像。梁龍德中，洛陽廣愛寺僧邀之，畫三門兩壁。時有張將軍圖，尤善丹青，異方用朽，圖長揖而進，搦筆倏忽而成右堵，異睹跡驚讓，聽其成之。洛陽人因爲謠嘲異云『赫赫洛下，惟說異畫。張氏出頭，跋異無價。』後福先寺請異畫一大殿護法善神，有滑臺人李羅漢，來與角畫，異恐如張圖，讓西壁與之，自竭思成一神像，平生所未能。李見媿甚，自縊死。時人復嘲之『李生來，跋君怕，不意今日卻增價，不畫羅漢畫駝馬。』云。

又卷八三引《兩浙輶軒録》卷三八　馮賡雪《滴水灣詩》自注：當時父老歌云：『黃山環，滴水灣，泰公討賊在此間，東接洪洋西草菅，賊旗搖曳愁人顏。泰公討賊何時還。』

又卷九〇引《北里誌》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少而敏慧，能辨音律。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私有結髮之契。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幣。上巳日，舉家踏青去，住住留佛奴，盛備酒饌，因爲謾寢所，以遂平生。既而謂佛奴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子必爲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鬬雞者，佛奴因髡其冠，取丹物致於住住。既而小鳳以爲獲元，甚喜，又獻三緡於張氏，遂往來不絕。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爲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滎陽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吃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之，小鳳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住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鬬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爲小福所傷，遂歐之。』住住素有口辨，因撫掌曰：『是何龐漢，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既不審，且不喻，遂無以對。住住以前言告佛奴，佛奴視雞足且良，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小鳳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誤聽，乃復之張舍，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攲翹，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雞腳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終以禮聘住住，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侔矣。

人物分部

《左傳・襄公三十年》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戰國策》卷一三《齊策六》　秦使陳馳誘齊王納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柏邪，往建共者客邪。』

《韓非子》卷一二《外儲説右篇上》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略】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率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漢・孔臧《孔叢子》卷中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略】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略】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史記》卷五四《曹相國世家》　〔曹〕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又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又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傳》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又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　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

漢・劉向《新序》卷四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

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而輟，不攻魏。

又《說苑》卷一四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略】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略】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苦）〔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漢・劉珍等《東觀漢記》卷一五 茨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

又卷一七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治梁邱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僩僩、祁聖元。』

又卷二一 陳囂字君期，習《韓詩》。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漢・荀悅《前漢紀》卷二〇 定國少爲文法吏，及在卿位，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謙讓恭敬。士雖貧賤徒步，皆與均禮。爲廷尉八年，持法平端，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天下自不冤。』

又 甘露三年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初，定國父于公，爲東海郯縣獄吏，郡決讋掾決獄甚明，罹法者皆無恨。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老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去。姑告鄰人曰：『我年老，久累丁壯。』其後姑自剄而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甚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婦孝養姑十餘年，以孝聞於天下，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乃抱具獄哭於府門上。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及後，太守方召于公。于公曰：『前有孝婦不當死，枉誅。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天乃大雨。于公其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故人爲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除地以望喪。』

《漢書》卷二九《溝洫志》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延熹中，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時人爲之語曰：『左迴天，徐轉日，具獨坐，唐應聲。』言其信用甚於轉圓也。

《孔子家語》卷八《辯樂》 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

《後漢書》卷一一《劉玄傳》 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受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又卷七五《呂布傳》 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注引《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

晉・袁崧《後漢書》 桓帝時，朝廷日亂。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太學生三萬餘人，牓天下士。上稱三君，次八俊，次八顧，次八及，次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因爲七言謠曰：『九卿直言有陳蕃。天下好交荀伯修。天下冰楞王秀陵。天下忠平、魏少英。天下稽古、劉伯祖。天下良輔、杜周甫。天下英才、趙仲經。』

《三國志・魏書》卷九《夏侯淵傳》 淵性果悍，進軍疾速，人歌曰：卷四百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語爲之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六百，五日一千。』

晉・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卷三 胡烈字武賢，咸熙元年爲荆州刺史。有惠化，補缺隄，民賴其利。歌曰：『美哉明后，儁哲惟嶷。陶廣乾

坤，周孔是則。我武播暢，威振遐域。』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〇　永建中，泰山吳資元爲郡守，屢獲豐年，民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我后恤時務，我民以優饒。』及資遷去，民人思慕，又曰『望遠忽不見，惆悵嘗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

又　巴郡陳紀山爲漢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虜獻眩，王庭試之，分公卿以爲嬉。紀山獨不視，京師稱之。巴人歌曰：『築室載直梁，國人以貞眞。邪娛不揚目，枉行不動身。姦軌辟乎遠，理義協乎民。』

又　王渙字稚子，鄴人也。初爲河內溫令，路不拾遺，臥不閉門，民歌之曰：『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又　費貽字奉君，南安人也。公孫述時，漆身爲厲，佯狂避世。述破，爲合浦守。蜀中歌之曰：『節義至仁費奉君，不仕亂世避惡君。修身於蜀，記名亦足，後世爲大族。』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一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上沖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一　索稜字孟則，燉煌人也。好學博聞，姚萇甚器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原太守，以德化民，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釐。剖符作宰，實獲我思。』

又卷六五　龐世不知何處人，仕德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克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謠曰：『龐家之巷，車馬轔轔。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至何所因。由性苛克寡所親。』

又卷七五　張冲字長思，燉煌人。家財巨萬，悉以散之鄉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九《曹爽傳》引《魏略》　『（鄧）颺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婦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

又注卷一八《閻溫傳》引《魏略・勇俠傳》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又卷二三《裴潛傳》注引《魏略》　『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暨爲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　釋慧約，姓婁氏，年十二始遊於剡。遠會素心，多究經典，故東陽謠曰：『少達妙理婁居士。』

又卷八三《宗越傳》　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宗越殺我。』

《魏書》卷一《序紀》　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有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子卽始祖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帝崩。

又卷一三《宣武靈皇后胡氏傳》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爲尼，頗能講道，世宗初，入講禁中。積數歲，諷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乃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既誕肅宗，進爲充華嬪。先是，世宗頻喪皇子，自以春秋長矣，深加愼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

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嬪皆莫得而撫祖焉。

又　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已下從者數百人，昇于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後幸左藏，王公、嬪、主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匹。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無勞也。世稱其廉。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過多，顚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尋幸闕口溫水，登鷄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

又卷二一上《咸陽王禧傳》　禧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欻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己。』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己，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谷塢，從者唯禧二舅及龍虎而已。顧謂龍虎曰：『凡夫尚有節義，相爲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東野常人，遭殿下寬明，接處左右。今屬危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鎖格龍虎，羽林掌衛之。

又　初，高祖閑宴，從容言於禧等：『我後子孫，邂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禧臨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泣涕，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踢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潛瘞禧於北邙。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於後，禧諸子每乏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賑給之。禧有子八人。

又卷五二《李孝伯傳》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幷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

又　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擢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擢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

又卷五六《鄭道昭傳》　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江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敍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禍，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詳爲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議參軍。

又卷六二《李彪傳》　今或者以爲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爲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

又卷七五《尒朱彦伯傳》　天光等敗於韓陵，彦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彦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尒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彦伯知。彦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眞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又卷八二《祖瑩傳》　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並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慚色。瑩在座，卽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卽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又卷九〇《李謐傳》　李謐，字永和，趙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

又卷九七《島夷劉義隆傳》　駿乃僭卽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劭、休明，並梟首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興光元年，駿改年曰孝建。其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朗啓駿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俗弊如此，駿不能革。

又卷九九《私署涼州牧張寔傳》　寔代統任，愍帝拜爲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劉曜陷長安，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于時天下喪亂，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涼州獨全。寔自恃衆強，轉爲驕恣。平文皇帝四年，寔爲左右閻沙等所殺。先是謠曰：『蛇利砲，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寔所住室梁間有人象而無頭，久之乃滅。寔惡之，未幾見殺。寔弟茂統任。

又《私署涼州牧張天錫傳》　天錫，字純嘏，一名公純。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王。有火燃於泥中。天錫驕恣淫昏，不恤民務，元日與嬖人褻飲，既。□□羣臣朝賀，又不省其母。從事中郎張慮興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昭成末，苻堅遣將苟萇伐涼州，破之，天錫降於萇。初駿時謠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殺，甌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伐涼州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天錫至長安，堅拜爲尚書。堅敗於壽春，天錫奔建康。

又卷一〇三《高車國傳》　蠕蠕社崙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地。斛律部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崙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入其國落。高車昧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臥不起。社崙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脫者十二三。倍侯利遂來奔，賜爵孟都公。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陳，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太祖悼惜，葬以國禮，謚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袁

紇、烏頻，破之。太祖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爲部落。

《周書》卷三五《裴俠傳》 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亦不以入私，竝收庸直，爲官市馬。歲月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南史》卷一五《傅亮傳》 緄子君倩字懷簡，幼聰明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翫次於弘也。

又卷五一《梁宗室傳》 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韋叡也。

又《臨川王宏子正德傳》 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幷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爲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爲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中吒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又卷五二《南平王恪傳》 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慣慣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爲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慚，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又《鄱陽王範傳》 後爲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莅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邸。時廬陵王爲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恕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爲賊。又童謠云：『莫怱怱，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爲丹陽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衛宮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謠言而求爲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爲謠驗，武帝若崩，諸王必亂，範既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

又卷五三《昭明太子統傳》 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爲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謚安王。子棟嗣。

又卷五六《庾域傳》 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啓

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痛至必叫，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

又卷七二《文學》 明帝卽位，爲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屆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賕賄，爲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不問。

又卷七五《隱逸漁父傳》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淲淲。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又卷七七《恩倖茹法珍傳》 帝自羣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晊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晊之、【略】，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略】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竺兒、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光爲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相知，行殺皆免。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爲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鼆，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滅，故稱爲諸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糅以薑桂曰鼆，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北史》卷一五《〔魏〕常山王遵傳附其孫淑傳》 贊弟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爲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爲之謠曰：『泰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卒於平城鎮將，謚曰靜。

又卷一九《獻文六王》 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言：『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行！』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弦管奏之，莫不灑泣。

又卷二六《宋隱傳》 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又卷三二《崔辯傳》 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舊僚，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

又卷三五《鄭羲傳》 初，述祖父爲光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

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又卷四七《賈思伯傳》 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歎焉。明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

又卷六八《盧寧傳》 武帝嗣位，渭源燒當羌因飢作亂，以勣有才略，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有白狼見於襄武。人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襲爵楚國公。

又卷七一《隋庶人諒傳》 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聿、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頒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幷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僚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

先是，幷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

又卷七六《來護兒傳》 子十二人，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並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恆、濟二人免。

又卷七七《柳彧傳》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

《藝文類聚》卷一九引《續安帝紀》 司馬休之兄尚爲桓玄所敗，休之奔淮泗，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爲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性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又卷四九引華嶠《後漢書》 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劉太常。』

唐・李賢注《後漢書・劉玄傳》引《續漢書》 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賓客醉歌言『朝烹兩都尉，遊徼後來，用調羹味。』游徼大怒，縛捶數百。

又注《後漢書・葛龔傳》『以善文記知名』 龔善爲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千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幷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唐・李方郁《修中嶽廟記》 上四年，用大司計侍郎爲丞相。其明年，以我相秉樞機，我公掌綸誥。宜爲避嫌，遂自閣下拜河南尹。將辭，上悄然謂公曰：『前時洛水爲災，洛民大潰。而公今去，我無東顧之患矣。』公既至理事，先以恤民爲寄。大開廩庾，賑貧乏，飽饑腸，暖寒體，極於畿甸，靡不周悉。而又蠲租省徭賦，俾安穩其起居，勤強其事。故遠邇之民，相賀而歌曰『天災流行兮代有，下民昏墊兮時數。命無以逃兮諒自嗟，豈將天怒。我尹之慰恤兮，實解予之愁苦。夫得耕兮婦得織，日出得作兮日入得息。此固我君之憂民兮，俾我尹之來即。』又歌曰『明明在上兮天子聖，四方取則兮我公令。疲民蘇息兮公之政，一日將去兮誰活我之性命。』愚知其不日而將與吾相連枝於台座之中，致美於廟堂之內，將吾君岌立於堯舜之上，格吾民登上壽於邃古之際，必矣。

唐・戎昱《澧州新城頌序》　澧州、荆之近庸，國之南屏，古城之東垣，不盈百仞。乾元中，盜不盈百，卽州將失守。間歲，微瀘軍潰，卽郡人塗炭。向使崇堵可固，廩藏是蓄，何蕞爾之寇，得殘生人乎。前年春，天子輟伊呂之任。而牧守澧，公行不加懼，布無忘之惠，人和樂而不使。公嘗曰：『一日必葺其牆宇，而況於城池乎。』遂度木於山，浮木於水，不三四旬，功乃就矣。澧人歌之曰『可憐地上樓，百姓不知修。上有清使君，下有清江流。』雖臧賈石城之謠，不是過也。耳目風化，得無頌乎。

唐・符載《鍾陵東湖亭記》　我常侍李公，【略】牧鍾陵之民，五改火矣。首年而衣食富，二年而奸慝禁，三年而禮讓興，大抵以清靜惠慈爲理本，剛明正直爲化基。與民同欲，萬戶一令，遂用無事。里中或謠曰『李公不愉，吾何以居。李公不室，吾何以逸。』夫如是，卽斯亭斯社，士林君子猶以爲固歟。

唐・韓愈《韓昌黎集》卷三七《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略】及郭，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略】〔貞元〕【略】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略】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郭。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沒矣，人誰與安。』

唐・柳宗元《柳柳州集・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恆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旣底於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略】州民旣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癰，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

唐・韋慤《重修滕王閣記》　鍾陵郡控連山，大江環合州城。【略】故我雁門公按節廉問，方頒條詔，令肅而兵戎讋服，政和而疲瘵昭蘇。【略】而州民相與稱賀，繼而歌曰：『自公之來，闔境讙咍。飲公之化，若乳嬰孩。』

唐・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卷四《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右門大逵，坦然西馳，曰石筍街。街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大和四年，蜀帥非將材，南詔君長乘隙笮入，此寺乃焚。高門修廊，委爲寒燼。如是者再歲，帝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爲燋墟，載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欲自火宅，復爲金繩。於是都人舞忭而謠曰『昔公去此，福成以毀。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

又《復荆門縣記》　直故郢北走之道，其聚邑曰荆門。【略】有由勇爵而授赤社於茲者，【略】謂相沿爲非智，因請罷去其號。【略】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上游，德及矜人。大建長利，俾無遺害。乃外濟羣欲，內張全模。周圖經制，條白於狀。昌言旣從，公議攸同。【略】官修其方，人樂其居。【略】三年，公以介圭入覲，途出斯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須於道周，距躍而謠曰『起我堙廢而完之，徠我蕩析而安之。昔室於墟，風搖雨濡。自公優柔，郛開盈兮。昔飲於洿，夏涸冬枯。自公感通，霽沸生兮。淑旂之華兮，四牡之騑。徯公之還兮，觴以祝之。』卻略蹁躚，百形一音。公爲駐錯衡而勞之，有以文從公者，紀事於牘。

唐・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五《吉州刺史廳壁記》　御史中丞張公【略】用清白端正之治，韶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於吉，下車之初【略】，視簿書，簿書棼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爾然而疲。公【略】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彊練密。【略】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朞，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詘詘，今吏詹詹。公能馭之，鈐亦爲鈍。跐亦爲廉，始泄而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咍咍，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旣來。徭稅先具，汙萊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繒。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猗，合蒂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謠，冀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於公堂之北壁。

唐・李觀《李元賓集》外編卷一　上杭州房使君書。使君令問熙洽，穆如清風，【略】吏不慢局，獄無撓刑，斬前守之苛弊。若嗇夫之去草。

能於是，民誦之曰：『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大盜既去，我公來臻。』

《舊唐書》卷四九《食貨》 永徽元年，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又卷一八五《良吏》 永徽二年，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爲善政。轉鄧州刺史，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州界有山賊阻險，劫奪行李，仁會發騎盡捕殺之。自是外戶不閉，盜賊絕跡。入爲太府少卿。

《新唐書》卷八九《段文昌傳》 徙帥荆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舊五代史》卷四六《唐書末帝紀上》 庚寅，鳳翔奏，西川孟知祥僭稱大蜀，年號明德。有司上言：『皇帝以五月朔日御明堂殿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比正旦冬至，是日有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質明行禮畢，御殿在旦後，請比例行之。』詔曰：『日出御殿，舉祀事無妨，宜依常年例。』史館奏：『凡書詔及處分公事，臣下奏議，望令近臣錄付當館。』詔端明殿學士韓昭裔、樞密直學士李專美錄送。辛卯，以左諫議大夫盧損爲右散騎常侍。壬辰，詔賜禁軍及鳳翔城下歸明將校錢帛各有差。初，帝離岐下，諸軍皆望以不次之賞，及從至京師，不滿所望，相與謠曰：『去却生菩薩，扶起一條鐵。』其無厭如此。丙申，葬明宗皇帝於徽陵。丁酉，奉神主於太廟。戊戌，山陵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上表納政，不允。【略】

先是，帝在鳳翔日，有瞽者張濛自言知術數，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即元魏時崔浩廟也。時之否泰，人之休咎，濛告於神，即傳吉凶之言，帝親校房暠酷信之。一日，濛至府，聞帝語聲，駭然曰：『非人臣也。』暠詢其事，即傳神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請解釋，曰：『神言予不知也。』長興四年五月，府廨諸門無故自動，人頗駭異。遣暠問濛，濛曰：『衙署小異勿怪，不出三日，當有恩命。』是夜報至，封潞王。及帝移鎮河東，甚懼，問濛，濛曰：『王保無患。』王思同兵至，又詰之，濛曰：『王有天下，不能獨力，朝廷兵來迎王也。王若疑臣，臣唯一子，請王致之麾下，以質臣心。』帝乃以濛攝館驛巡官。至是，帝受冊，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視房暠曰：『張濛神言甲庚午，不亦異乎！』帝令暠共術士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驢馬沒人驅，失位也。』帝即位之後，以濛爲將作少監同正，仍賜金紫以酬之。帝初封潞王，言事者云：『潞字一足已入洛矣。』

又卷六八《閩世家》 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太平御覽》卷二三一引《舊唐書》 大理卿袁仁敬暴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歌曰：『天不恤冤人兮，何奪我慈親兮，有理無申兮，痛哉安訴陳兮。』

又卷四六五引《吳録》 王譚，字世容，爲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老歌之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又卷四九五引《乾膜子》 天寶中，哥舒翰爲安西節度，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築兩重濠。』

宋・歐陽修《集古録》卷二《後漢黎陽張公謡》 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娛，祐此兆民寧厥居。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五 襄陽城有古堤，皆後漢胡烈所築。常爲襄陽太守，有惠化及人，塞浦決堤。民因歌曰：『譬春之陽，如冬之日。耕者讓畔，百姓豐溢。惟我胡父，恩惠難置。』

又《太平寰宇記》逸文 張飛有馬號玉追，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玉追。』

宋・葉庭珪《海録碎事》卷一二 史謙恕爲果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史君來何晚，昔日無儲今有飯。』

宋・王稱《東都事略・邵曄傳》 知廣州，城瀕海。每蕃船及岸，常苦颶風。曄鑿內壕通舟，颶不爲害。及卒，廣人懷其惠，多灑泣者。方曄之病也，朝廷以陳世卿代之。世卿南劍州人，亦良吏也，廣南計口買鹽，

人以爲害。世卿奏免之。於是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又《寇準傳》　天禧三年，復拜中書侍郎兼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眞宗不豫，準請太子監國，語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詣曹利用第，謀其事，遂密以聞。明日，罷準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踰月，又降準太常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丁謂傳，仁宗卽位，以謂擅易陵寢，意有不善。謂罷相，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謂次子玘與女冠劉德妙通，出入謂家。謂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先是謂逐寇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及謂得罪，人以爲報云。

又《王曙傳》　知益州，爲政嚴平而不可犯。人以比張詠，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前張後王。惠我赤子，而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昌。』

又《范仲淹傳》　仲淹上書諫，不報。有詔出知睦州，徙蘇州。歲餘，拜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事無所避，知開封府。仲淹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又　趙元昊反，乃以仲淹知延州。仲淹訓練齊整，賊聞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謂雍也。分陝西爲四路，以仲淹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尋拜陝西四路安撫緣邊招討使。仲淹與韓琦俱有威名，軍中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〇　嘉祐中，禁林諸公皆入兩府。是時包孝肅公極爲三司使，宋景文公守益州。二公風力久次，最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曰『撥隊爲參政，成都作副樞。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尚書。』明年，包亦爲樞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學士承旨召。

宋・袁文《甕牖閒評》卷八　蔡京三子，長曰攸、次曰翛、次曰絛。當時語云『蔡京之後尤蕭條』。不爲無譏兆也。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三二　贛州官吏：李大有。注：字仲謙，居新喻之鍾口，登紹聖第。守虔州。宣和末，金敵入寇，大有召募。不旬日，得五千人，鼓行而前。淮甸歌云：『天下姦臣皆守室，虔州太守獨勤王。』

又卷九八　李綸，李邴之子也。寓居泉南，所至有清操。提舉廣東常平日，適伯氏維出守恩平，酌別江濱，兄弟相勵以清白傳家之語。綸慷慨臨江，矢言曰：『儻負君民，有如此水。』遂投杯於江。時江流洶洶，杯停不沒久之，觀者無不驚歎。民歌之曰：『石門之水清且清，晉吏一歃千古榮。爭如李公投杯盟，江流洶洶盃久停。』

又　〔陳〕豐字宜仲，守南恩，田野無秋毫之擾。民歌之曰：『君不見恩平陳守賢，優游治郡如烹鮮。』

又卷一二八　《長樂志》云：『景德初，守謝泌。以石易澳溪橋，名曰去思。蓋公於民，不張權，不恃威，兄弟而爭者訓之，頑狠者責之，訟幾乎息矣。』王臻，注云：天禧中。章頻。注云：天聖中。鄭載。注云：天聖中，歌曰『前有謝王，後有鄭章。』

又卷一二九　唐陸長源，建中初，爲建州太守。民歌之曰：『令我州郡泰，令我戶口裕。令我活計大，陸員外。』又曰：『令我家不分，令我馬成羣。令我稻滿囷，陸使君。』

又卷一八七　薛逢，爲巴州刺史，人詠之曰：『日出而耕，日入而歸。吏不到門，夜不掩扉。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又卷一八八　紹興二年，呂錫山、王大辯相繼爲守。人歌之曰：『我有父母，前呂後王。撫愛我民，千里安康。』

宋・虞載《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九　蘇洵生蘇軾、轍，以文章名。其後二子繼之，故詩人謠曰：『眉山生三蘇，草木盡皆枯。』

宋・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八《監丞周公墓誌銘》　公諱必正，字子中，【略】東南有烏石陂，分其流，旁則爲石塘陂。烏石之民，欲專其利，乃壅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告。公命懷寧令丞視之，得實圖上於州。公按圖自以意定水門高下，甫去壅，水未尺餘，得古舊迹，與所高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喜，至感泣，乃歌曰：『烏石陂，石塘陂，流水濺濺有盡時，思公無盡時。』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卷五　浙西有大臣許某者，以國卹親喪奏樂。又所居頗侵學宮，爲讎家飛謠於臺臣曰『笙歌擁出畫堂來，國卹親喪總不知。府第更侵夫子廟，無君無父亦無師』。竟以是登於劾章，雖得於風聞，而許爲大臣，亦未必有是。然人言可畏，爲君子者，盍亦謹諸。

宋・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理宗淳祐四年九月，史嵩之丁父彌

忠憂，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永國公。【略】太學生黃伯愷、金九萬、孫翼奉、何子舉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略】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爲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帥，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略】上意頗悟，嵩之乃奏劄辭免。【略】

又卷三 理宗景定元年七月，貶吳潛建昌軍，尋徙潮州。潛爲人豪雋，其弟兄亦無所附麗。有讒於上者曰：『外間童謠云「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夤緣攀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龍。」』此語既聞，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堅，亦以此也。

又卷五 趙鼎發蜀人，以倅權守。兵至，與妻子訣，其妻曰：『爾能盡忠，吾獨不能爲忠臣之婦乎，寧相從於地下。』鼎發大喜，具冠裳，大書十六字於倅廳春臺上曰：『君不可負，臣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遂俱縊而死。學有二士哭其屍曰『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何以洗此污，清溪一泓水。』明日伯顏丞相領兵入城，見而憐之，具衣衾葬焉。

宋・佚名《張氏可書》 李宗伯爲司農卿，居第之側。有豐濟、廣盈二倉。每出按，則止此二處，取其近也。又詞狀申陳之類，必判司呈。時爲之歌曰『大卿做事輕，文字送司呈。每日出巡倉，豐濟與廣盈。』後坐此罷。

又 范致虛帥北京，值靖康之變，飛檄邊帥，出關勤王。時謠曰『草青青，水淥淥，屈曲蛇兒破敵國』。蓋謂范字也。

宋・佚名《州縣提綱》卷一 昔王元規爲河清縣，軍民歌詠以『第一奇。民吏不識知縣兒』爲第一奇。蓋子弟當絕見客，勿出中門，仍嚴戒吏輩，不得與之交通。又時時密察之，庶幾亡弊。不然則禍起蕭牆矣。

《宋史》卷二六九《王祐傳》 旭字仲明。嚴於治內，恕以接物，尤篤友誼。以蔭補太祝，嘗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猥，民有『永寧三钁，緱氏一鎌』之謠。

又卷三四四《王覿傳》 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覿窮其姦狀，實于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

又卷四二六《循吏傳》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爲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爲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金史》卷一一〇《趙秉文傳》 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亮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卷六 度宗崩，幼君諒陰。進士榜第一名王龍澤，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京師爲之語曰：『龍在澤，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元・楊維楨《東維子集》卷二五《杭圖志》 有宋韓左廂者，以進士起身，由臨安令，以嚴明升臨安府左廂官。臨安剽民財者，號白擊子。聞公至，皆屏跡，謠云：『韓廂明，無白擊。韓廂死，白擊起。』

元・王逢《梧溪集》卷六《陸貞婦趙氏詩序》 趙氏爲安吉幕長澤之孫女，而鄞處士陸燾之妻也。至正間，兩浙多虞，燾辭海寧主塾，與趙隱居松之瓢湖。丁未夏四月，海隅有警，既兵猝至，倉皇赴舟，未遠，同難者爭舍舟陸竄。燾登岸，將復攜趙以行，而兵偪之，傷刃者三。遂仆深淖，趙遂自投於淵。時有歌之者曰：『四月三日兵撓湖，婦女多被辱與驅，殉節伊誰天水姝。』

元・佚名《大宋宣和遺事》卷上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用丞相章惇言，舉蔡京爲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非。【略】殿中侍御史龔夬上表奏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聖斷。然臣竊見卞、京表裏相濟，天下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

一惇，必定沙門。藉沒家財，禁錮子孫」。又童謠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百姓受苦，出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爲人反復變詐，欺陷忠良，皆由京、卞二人簸弄」，是時章惇罷相，貶雷州居住。

明・楊繼盛《楊忠愍集》卷一《請誅賊臣疏》　方今在外之賊，惟邊境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略】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罷中書丞相。【略】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略】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略】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兩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

又卷四《王世貞楊忠愍公行狀》　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侍，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氏子。』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二　豐城李中丞材以理學名天下，【略】逮下詔獄，榜掠論死。其同年吾鄉許司馬孚遠時爲應天府丞，疏救之，【略】始得論戍閩中。【略】司馬後漸晉卿寺，以中丞開府福建，癖於講學，兩人同時龍象，合併一方，文武奔附如狂。於是有『一城兩巡撫』之謠。

明・邵經邦《弘簡録》卷一〇一　〔王旭〕字沖明，知綏氏縣。嚴於自守，民有『永寧三鑽，綏氏一練』之謠。

又《續弘簡録》卷四九　吳妙甯傳。上海人，年二十一。贅同里張氏子，越四載，邑大姓以叛黨連坐其父。甯泣曰：『吾父苟無地爲解，族其赤矣。吾不遄死，禍延良人。』悔孰甚，即自投於繯。俄徵繫吏至，聞已沒，嗟異而去。時人爲之謠曰：『紅羊年，黑鼠月。張婦吳，儼遺烈。九山風酸泖波血，二氣舛錯愁雲結，一樹梅花驚飄雪。』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　吳幾復，汝州人，皇祐中知蓬州。秩滿去，父老拜送。歌云：『使君來兮，父母鞠我。禮化行兮，民無寒餓。使君去兮，不可復留。人意悵悵兮，淚雙墮。』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五　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三一《孔太守》　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有『三耳無聞，一孔不竅』之謠。近年又有『松江同知貪酷捽得重參，華亭知縣清簾允宜光薦』之對。時潘天泉爲同知，名仲驂。倪東洲爲華亭縣尹，名光薦。

明・孫瑴《古微書》卷二五《論語緯》　孔長彥、孔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明史》卷一一三《高皇后傳》　洪武十五年八月寢疾。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服藥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諸醫乎。』疾亟，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是月丙戌崩，年五十一。帝慟哭，遂不復立后。是年九月庚午葬孝陵，謚曰孝慈皇后。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萬斯年。悠彼下泉，悠悠蒼天。』永樂元年上尊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謚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

又卷一八二《王恕傳》　二十年復改恕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斂戢。林俊之下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恕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

又卷二四五《李應昇傳》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推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置大猾數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爲之謠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晉江林學曾，卒官南京戶部侍郎，以清慎著稱者也。

又卷二六八《曹文詔傳》 當是時，賊見陝兵盛，多流入山西，其魁紫金梁、混世王、姬關鎖、八大王、曹操、闖塌天、興加哈利七大部，多者萬人，少亦半之，蹂躪汾州、太原、平陽。御史張宸極言：『賊自秦中來。秦將曹文詔威名宿著，士民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搖」。且嘗立功晉中，而秦賊滅且盡。宜敕令入晉協剿。』

又卷二六九《猛如虎傳》 嗣昌親統舟師下雲陽，檄諸將陸追賊，諸軍乃盡躡賊後。賊折而東返，歸路悉空，不可復遏。如虎所將止六百騎，餘皆左良玉部兵，驕悍不可制，所過肆焚掠，惟參將劉士杰勇敢思立功。諸軍從良玉，多優閒不戰。改隸如虎，馳逐山谷風雪中，咸怨望。謠曰：『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

又卷二八一《方克勤傳》 時始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日闢。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 謝文正遷，貞毅天賦，豁達無機械。以狀元陟機要，率履始終，不越進，不隱賢，亦無矯拂於時，未嘗以世升降自爲低昂。與李文正、劉文靖同心輔政，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又卷七 海陽戴瑀令南豐，政平訟理，民懷其德，歌曰：『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濁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

高斗南拱極令定遠，惠政多方，百姓感誦，歌曰：『江上高樓鼓角鳴，至今吹出斗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

又 馮公馴守興化，除二虎三彪，民歌曰：『馮太守，來何遲！書吏瘠，百姓服。』

又卷一二 陶公安知饒州，後入覲。民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既而復任，復歌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

又卷一四 高道素以監督藩邸負冤死。子承埏時爲諸生，服闋，投牒學使云：『緹縈贖父，生有愧于鬚眉，蔡定沉河，死尚稽于旦夕。欲謝苴麻而未忍，願依蒿里以長居。』學使不許。崇禎中，知涇縣，有惠政，民歌之曰：『琴溪泉，潔而清。邑山阜，青入雲。誰與比，高使君。』

又卷一八 高公濈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牽飾比偶，猶之留鬚眉以傅脂粉，無足學也。』遂絕意科舉，結霞上之居，自號霞居子。善畫，善隸，善八分草書。家貧耆酒，日酣飲，醉則狂叫放歌，醉甚即散髮赤脚，飄然舉舞。又自號髦仙。友人宋子善瘧，久不愈，公一日造問之，宋強起，移榻就堂，因飲之酒，酒酣，爲畫垂菊數本，奇石亭立，雙竹凌空。宋躍起視之，久瘧頓愈。時人爲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霞仙筆。』傅木虛汝舟與齊名，閩諺曰：『高垂腹，傅脫粟，言斷斷，中歌曲。』

又卷三一 宜興再相，攬權通賄，京師有十子之謠，云：『銀子賤，要金子，金子貴，換珠子，認皇親，稱侄子，宿朝房，攜婢子，叫總兵，放口子，囑試官，中公子，縱群妾，養漢子，用吏部，作牙子。』時傳薩美人多外遇，而選郎吳昌時爲之招搖鬻爵也。

清・單渠《兩淮鹽法志》卷二七 范鑾字平甫，遼東瀋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嘉靖十二年，由河南知府擢兩淮運使，時鹽法敝壞，條上鹽政十要。沿海地頻年災，丁竈困踣。於是販集轉徙，派分逋負，寬免重役，丁竈賴之。時徵收羨課，十倍於前。期限促迫，商民愁苦。鑾力爲寬假。舊時供億多責店主，商罰無紀，皆痛革之。三年政洽，上下胥服，歌之曰『鹽政奚廢公未逢，鹽政奚興逢我公。』『范來早，我人飽。范來遲，我人飢。』歷兵部尚書。

清・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一 崇禎己巳，秦大旱，粟踊貴，軍餉告匱。延撫楊鶴、甘撫梅之煥分道勤王，是年復以稽餉而譁，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間，倡饑民爲亂。【略】兵科給事劉懋疏請裁定驛站，歲可節金錢數十萬。上喜，著爲令。有濫予者，罪勿赦。【略】而河北遊民，藉食驛糈，至是遂無所得食，益無賴。潰兵乘之，而全陝無寧宇矣。自注云：先是懋有補足兩年缺餉與賑金十萬之請，事既不行，再疏以陝西衛兵冒濫虛弱。求按冊清汰操練，【略】其論最剴切，惟驛站節裁銀兩，充勦

撫之用，頗有近於搜括。【略】而京師向有『劉給事裁省驛遞，驅民爲盜』之謠。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三《書忠貞服勞録後》　先大父忱予府君，【略】出知雲南楚雄府事，一介不取諸民。招流民，平穀價，恤獄囚，絕爭訟，寬馬戶之逋責，釋婢婦之箠楚。甫八月，而楚雄無枹鼓之警。會聞母何太夫人訃，遂解印綬，力不能具舟楫。巡按御史姜公恩睿語寮寀曰：『朱守可謂身處脂膏，不能自潤。今萬里長路，豈能步還？』乃各率私錢贈行。府治百姓，拒輪於道，爭賦歌詩謠詞以述德，取陸績故事，繪圖題曰鬱林石。其謠曰『清平太守一世難，百鳥有鳳鳳有鸞』。

《明詩綜》卷一〇〇　蘇州張寅仲明，中正德辛巳進士，知安州。浚牙家港築隄，暇則與士子講學。時孔天胤知祁州，亦以才見重，時人語曰：『有所疑，問安祁。莫憂竦，有張孔。』

又　廬陵陸某，知揚州興化縣事，將入覲報政，民歌之曰：昔來何遲，今去何速。惠我弗終，昭陽之陸。

又　嘉興高承埏，知涇縣，將去，民歌之曰：眄公車，來何暮。計公程，去何處。公內召，我何之。急攀轅，告上司。上司揚言不可止，入都門，見天子。

又　一匹馬，走天下。騎馬誰，大耳兒。

又　一匹馬走天下，騎馬誰大耳兒。

又　上海潘恩知禹州，州人語曰：『莫相仇，避潘侯。』

又　潞城劉昭，宣德中爲臨洮尹，多仁政，民歌曰：『野有流民，惟侯集之。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謹獄，惟侯哀之。有此三惠，孰不懷之。』

又　桂陽以禮，永樂中，守紹興，寬猛得宜。遇雨暘，不時往禱，輒應。民歌曰：『太守羅以禮，祈晴得晴，祈雨得雨。』

又　安岳湯紹恩爲紹興守，瀕海潮至，淹沒田舍。紹恩爲築隄建閘，以時蓄洩。闢田數千畝，越人歌之曰：『泰山巔，高於天。長江水，清見底。功名如山水，萬古留青史。』

又　嶧縣賈訪，弘治中爲建昌推官。大璫至廷辱郡守以下官，訪獨與抗禮。民謠云：『知府一堆泥，同知一由。土若非賈推官，壞了建昌府。』

又　通州馮堅，洪武中爲南豐典史。政平訟理，民懷其德，歌曰：『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聰隳突不聞聲。』

又　建德陳勉，景泰中爲南豐知縣，百廢具舉。民歌之云：『大尹陳，政事新。男耕女織歌陽春。』

又　清苑王哲爲湖廣布政使，廉正嚴明，人不敢干以私。歌之曰：『王捕虎，最執古。囊無錢，衣有補。』

又　廣州何澹，字中美，以天順中進士知漢陽府，民歌之曰：『何太守，築漢陂。飢得食，寒得衣。』

又　嘉善陸埜知武昌府，郡人謠曰：『陸青天，勝明月。青天無不青，明月有時缺。』

又　隆慶中，歸善葉春及知惠安縣，民愛之如慈父，歌之曰：『葉君爲政，惟飲吾水。設施不煩，五風十雨。』

又　崇禎中，新安吳彥芳爲莆田令，有惠政，秩滿去。新縣令催科嚴，民乃思吳公，歌曰：『陽春何去，霰雪何來。父邪母邪，翳惟我懷。』

又　嘉靖初，餘姚金蕃知順德縣。初政尚嚴，民謠云『朝鰓鰓毛厥施乎，夕掀掀石厥畫乎。勞乎勞乎，盍燕以敖乎』。比及朞，豪強斂，獄訟減，民復謠『華蓋之屹屹，不如尹之無泐。碧鑑之粼粼，不如尹之無津。長我禾黍，穀我士女，吁嗟乎膏雨』。

又　德清胡友信宰順德，邑多盜，懼民輕法，頗尚猛厲。凡獲賊，腊其鼻，或投諸淵，聞者震驚，謠曰：『山有虎，邑有胡，無捋其鬚。』

又　福州鄭天佐爲惠州通判，善折獄，民歌之曰：『縣遲延，府一年，但憩鄭青天。訟無滯，民不冤。』

又　成化中，灌縣焦韶知曲靖府，境產瑞禾，民歌曰：『禾本二穗，嘉穀滿田。太守焦公，仁德及天。』

又　鄰水楊純以監察御史按貴州，任滿，百姓乞留一年，詔許之。民乃謠曰：『鄰水楊，但願年年巡貴陽。』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九　癸未，徐達克慶陽【略】。〔張〕良臣之叛也，自以其城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

《淵鑑類函》卷一〇四引《魏略曰》　袁術字公路，爲長水校尉。好奢綺，盛車馬，以氣高人。謠曰：『路中捍鬼袁長水。』

清・褚人穫《堅瓠九集》卷一　嘉靖甲寅，倭寇浙直，農民大半竄去。比其還，逾夏矣。歲大饑，中丞周右崖，直指周觀所如斗交章奏請盡蠲百姓租稅，詔從之。是歲民糧先輸者，悉以還民，曠蕩之恩，百世未有。吳中謠曰『蘇州一隻斗，救了萬民口』。謂周公如斗也。按此可爲上官處兵荒善後之法。

又《堅瓠廣集》卷二　成弘間，黃州知府盧濬，字希哲，守己愛民，得罪上司，去職。曹濂繼之，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斡全。時有『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之謠。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和相》　嘉慶己未正月初八日辰刻，儀親王傳旨，命乾清門侍衛立拿和相交刑部審問，一面抄其家產，至十八日早，賜死獄中。余時在京師，聞見較詳。偶閱《冰山錄》，知嚴分宜家產不過二千餘萬，比之和相百中之一分耳。嘗記元人弔脫脫丞相詩云：『百千萬貫猶嫌少，堆積黃金北斗邊。可惜太師無脚費，不能搬運到黃泉。』吾於和相亦云。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〇　高志康安，宣德中，由選貢擢守南宮令，有惠政。鄰邑飛蝗，獨不入境，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今之魯恭。』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四〇　江寧府名宦，明程熠。南城人。嘉靖中，知上元縣。民居近孝陵者，以誤殺苑中獸當死。熠爭之法官，得末減。時霍韜官南京尚書，有惠政。民爲歌云『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熠月無雲』。考滿入都，攜兩蒼頭，跨驢而行。民醵金追贈，笑而卻之。

又卷五〇　揚州府名宦，明、吳羽文，南昌人。江都知縣。民間向苦追攝，羽文刻木爲胥，令訟者抱而去，鞫則抱之來。向任追攝者，日植立於門無所事。一時有『木化爲人，人化爲木』之謠。

又卷六〇　池州府人物，宋葉楠，貴池人。爲鄱陽尉，值歲潦，楠力請蠲租卹之。後爲績溪令，多惠政。邑人爲之歌曰『前有蘇黃門。後有葉令君』。蘇黃門者，轍也。

又卷一〇五　青州府名宦，明陳勛。沔人。宣德初，擢青州知府。興學造士，教民孝弟力田。每省耕行縣，繪爲勸農圖。未幾以疾去，民謠云：『去陳府，百姓苦。』

又卷一二三　懷慶府名宦，明沃墅。蕭山人。洪武初，知溫縣。時民艱於食，墅令墾闢荒蕪，樹藝桑棗。百姓歌曰『田野闢，沃公力。衣食足，沃公育』。比代之，民遮道留之。

又卷一五九　鞏昌府名宦：明戴浩，鄞人。正統中，知鞏昌府。歲大祲，卽發儲三萬七千石賑貸。上疏待罪曰：『願以臣一人之命，易千萬人之命。』詔原浩，而令民償所貸。上官檄浩趣之，浩曰：『瘡痍未復，而速征不如無賑。』約三歲遞償。關山孔道，寇時刼掠商旅，浩設方略殲之，道路無虞。民爲之歌曰：『君侯守邊，惠政無前。我行我道，蕩蕩便便。』

又卷一七七　湖州府名宦：明趙登，祥符人。宣德間爲湖州知府，勵清操，鋤豪橫，勸大戶納粟義倉，定出入之法，以備水旱。考滿去官，民乞留，增秩還任。在官十七年，政聲大著。岳璿與趙登同里，天順間，繼登爲知府，奏定官田正耗之則，遂爲定制。時爲之謠曰：『賢守趙岳，治行卓犖。』

又卷一八七　江西統部名宦：明王哲，吳江人。弘治中，以御史巡按江西。時大旱，親錄罪囚，出數百人。翼日雨，歲大稔。有大家被盜，誣其怨家，賂鎮守論死。哲訊釋之，後果得眞盜。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又卷二五〇　邛州名宦：明安郁，臨潼人。正德中，蒲江縣典史。歲大旱，郁齋沐籲天，積柴於紫極觀，誓不雨。卽自焚。至期大雨。民謠曰『安從周，積柴樓，感天雨。民有秋，昔無衣，今有裘』。其後請於朝，爲邑令。廉能益著。

又卷二四三　夔州府人物：明嚴琥，開縣人。成化末，爲高州同知。時石城、信宜二縣久饑，民多流亡。琥捐俸賑濟，化州、吳川等縣，歲礦鐵，民苦賠補，無敢言者，琥力請停止。民歌曰：『生我慈母，活我嚴父。』

又卷二六四　泉州府名宦：唐薛昱，天寶中，爲清源太守。郡人歌曰：『郡號清源，官有清德。』

又卷二六九　汀州府名宦：宋李弇，崇安人。紹興間，知連城，政務

寬平，教以孝友。有伍氏兄弟爭繼，積訟不決。弇以理開諭，皆感釋。民爲謠曰：『訟者息爭，居者安仁。李公爲政，百姓如春。』

又卷三〇〇 澈江府名宦：明侯必登，江川縣人，嘉靖中進士。歷官廣東潮州知府，有倭警，井里爲墟。必登請罷一切苛條，與民休息。嘗以事至省，經賊巢，賊見之羅拜。上官有強以事者，必登曰：『我頭可斷，事不可從也。』潮人愛慕，有『不可一日無侯公』之謠。

又卷三〇六 曲靖府名宦：明焦韶，灌縣人。弘治間授曲靖知府。興學平賦，弭盜招亡，郡產嘉禾。民歌之曰：『一本兩穗，嘉禾滿田。太守焦公，其德格天。』

又卷三一九 大理府人物：明楊南金，字本重，鄧川州人，弘治中進士，授太和知縣。民有三不動之謠，謂『上官不動。權豪不動。財貨不動』也。擢御史，與劉瑾忤，拂衣歸，是日即行二百里。瑾聞，追之不及，除其籍。嘉靖中，起耆舊，官江西參政。

清・劉秉璋《清芬集》 劉中柱題桃花扇傳奇詩。至寶帶進奸僧手，江南錢塞馬家口。西邸紛紛日賣官，監紀如羊職方狗。自注。當時謠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二《張小舍》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前明成、弘間，吳郡東北夷亭鎮有張小舍者，善捕賊盜，百無一遺，盜賊爲之語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夷亭張小舍。』里巷至今傳之。張小舍名浩，字彥廣，號南坡，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爲誌其墓。按張小舍一捕盜之人，而亦以成名後世，何途無人才乎？

清・杜文瀾《古謡諺》卷一〇引《北齊書》佚文 祖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辭藻遒逸，與裴讓之並有令譽，爲當時所推。省中語曰：『多才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

又卷一一引《南史》佚文 殷禮，字往嗣，好學，手不釋卷。嘗從曲阿往反，不知隄瀆廣狹及行旅喧鬧。時人語曰：『奇才強記，殷往嗣。』

又卷一八引《邴原別傳》 原避地遼東，以虎爲患。自原之落，獨無虎患。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比錢不見取，繫錢者逾多，原問其故，答者謂之社樹。原惡其由己而成妄，祀而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里老爲之誦曰：『邴君行仁，居邑無虎。邴君行廉，路樹成社。』

又引《殷氏世傳》 殷褒爲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曰：『滎陽令，有異政。脩立學校人易性，令我兄弟恥訟爭。』

又 亮字子華，少好學，年十四，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馬不敢進。於是亮乃按劍直至虎所，斬羊腹，虎乃各得其半去。時人爲之謠曰：『石里之勇殷子華，暴虎見之合爪牙。』

又卷二〇引《明良録略》 陶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乙未，太祖渡江，安出迎。甲辰，知饒州。三年入朝，民爲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既而復命守饒州，民懷其德，復歌之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安爲學士。

清・杜文瀾《古謡諺》卷一六引三國吳・謝承《後漢書》 唐約字仲謙，拜尚書，閑習典、質密靜。自典機樞，數有直言善策，每作表疏。皆手自書之，不宣於外。處官不言貨利之事，當法不阿所私。京師謠曰：『治身無嫌，唐仲謙。』

又 宋度字叔〔平〕。除謁者，以詔書賜降。俟朝□門，門開，度頓首，讓胡掾賜畢。奏罷大鴻臚。京師稱曰：『宋叔平，一史奏，罷九卿。』

又 彭修字子陽，海賊丁義欲向郡。郡內驚惶，不能捍禦。太守聞修義勇，請守吳令，身與義相見，宣國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從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又 張磐字子石，爲廬江太守。濤陽令嘗餉一奩甘，其子年七歲，就取一枚，磐奪付外，卒因私以兩枚與兒。磐鞭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磐以操行清廉見稱，守廬江時，京師諺曰：『聞清白，張子石。』

又 陳臨字子然，爲蒼梧太守。人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

又 秦護清廉，不受禮賄。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

又卷六五引《抱璞簡記》 嘗讀密菴集，謹記一事於此云。洪武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僉事謝元功劾左布政使薛大昉貪淫事，既奏，准令按察司就行取問。大昉亦造謗還詞，有旨都提取赴京於都

察院聽對，孟仲劾事得賞。大昉等還憲職，孟仲等初被召時，閩中百姓爲之謠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陶復任，百姓踊躍相慶。孟仲名鑄，鄞縣人，元功名肅，上虞人。有密菴集。

又卷七〇引《賈氏説林》 王豐爲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天厚穀城生五公，爲宰三月恩澤通，室如懸磬今擊鐘。』

又引《曾氏因話録》 韓侂胄封平原郡王，官至太師，一時獻佞過稱師王。晚年伏誅。錢伯通在政府，奉御筆施行。都下爲之語曰『釋迦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旁。文殊普賢自闢，象祖打殺師王』。象祖、乃伯通名也，繆妄稱呼至是，遂作精對，可發後世一笑。

又卷七二引《良常仙系記》 大司命君，姓茅名盈，字叔甲，咸陽人。高祖濛，濛弟憙，生六子，少者彥英，生三子，長卽司命也。次子固，定録君，字季緯。三子衷，保命君，字思和。司命君十八歲，棄家學道，西城王君爲授記。後二弟聞其兄得道，侍兄東山，精思勤行，朝夕匪懈。凡十八年，司命啓於王君，祈請太上畀之仙職。季緯定録，思和保命，各領紫素，留住此山。司命住勾曲四十三年，至哀帝元年，將之赤城玉洞之府，與其二弟告別曰：『吾此去便有局務相關，不得數會，須一年一見耳。』時人爲之謠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鵠，各治一山頭。佳雨灌旱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金穴，何時復來游』。乃因鵠集處，分其山爲大茅、中茅、小茅三山云。

又卷七七引《況太守集》卷一 列傳上。先公名鍾，字伯律，宣德五年朝議，天下九大郡，繁劇難治，蘇州尤甚。禮部尚書胡公濙暨吏部尚書蹇公義交章薦公。時三楊當國，首輔西楊，尤秉知人鑒，遂奏擢公任蘇州，賜敕書，假便宜行事，章奏得徑達御前。公下車，吏胥竊賄，擲空中撲死，立斃六人。由是吏民震悚，奉法惟謹，合郡稱之曰況青天。蘇郡糧額獨重，民不能堪。公抗疏書，應蠲除米豆十四萬九千五百餘石。六年三月，繼母何氏訃至，公奏聞，回籍丁憂，百姓攀轅莫及，罔知所措。有向撫民侍郎成均乞留者，均以舊憾卻之云：『我另保好知府來。』陰嗾民人顧忠等誣告公，尋秋糧應減者，倍加收斂。奸吏舞法，故弊叢生，民益思公弗置，作歌曰『況太守，民父母，衆懷思。因去後，願復來，養田叟』。又有歌云『郡中齊說使君賢，只剪輕蒲爲作鞭。兵仗不煩森畫戟，歌謠曾唱是青天』。吁嗟之聲，溢於衢巷。

又卷二 宣德七年二月，公復捧敕書馳驛之任。計離任十月餘，取奸吏悉置之法，風紀復振。八年十月，考三載滿，奏准入覲。九年正月，公在京。二十五日，上賜御製詩，並筵宴。陛辭之日，給路費鈔三千貫。入覲時，民懼其以治行優異陞去，及歸。咸作歌曰：『太守朝京，我民不寧。太守歸來，我民忻哉。』

又 宣德十年春，英宗卽位，詔天下府州縣官有廉勤公正能恤民者，親臨上司以禮待，仍列具其優異政績上聞，以憑陞擢。於是七縣耆民秦孔彥等八萬餘人，條具公自初任至起復凡八年政令民謠，於五月，經撫民侍郎周忱、巡按御史趙奎衙門轉奏。十一月，考六載滿，奏准入覲且朝賀。廷臣咸體上旨禮待，而致其勉勞意。正統元年正月召見，宣賜敕書一道，給鈔千貫，命復之任。先是公之來也，民咸謂公優異，政績既達，必陞擢去。老者作歌曰『公政惠我，公恩息我。父母畜我，長我育我。我飢穀我，我困甦我。公去惸我，誰與活我』。童稚歌曰『況青天，朝命宣。願早歸，在新年』。公聞之，懼不敢當，乃歌而揭於衆曰『我曷能政，政由上命。我曷能恩，恩由至尊。聖人更化，我叩我首。我陳爾情，俾爾無爾病。俾爾飫寧，以樂太平』。甫入境，耆民載道歡迎，視昔有加焉。

又卷九三引《蚓菴瑣語》 明萬曆末年，有督學使者喬公，按臨我郡試士。公廉嚴毅，不少假借。公瞽一目，諸生嘲之爲獨木橋，蓋況其難履也。詩謠云『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惡投考生吟哦搖首，僉紙封其儒巾於几，或坐柱旁，卽封於住。封紙若斷，巡役攫其巾去，繳卷時禿首者，另置一束，文雖佳，下一等。

風物分部

《史記》卷二《夏本紀》索隱引 《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漢・佚名《三輔黄圖》卷二 繁欽建章序云：『秦漢規模，廓然泯

毀。惟建章鳳闕，聳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按銅雀卽銅鳳凰也。

晉・王嘉《拾遺記》卷九　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穫之。蘗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爲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可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宵之樂。兩說同而事異也。閭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言耽此美酒，以悅一時，何用保守靈而取長久。

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四　江水又東流頭灘，注云：其水並浚激奔暴，魚鼈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

又卷三八　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江淮篙工不能入黃河，蜀之三峽，河之三門，南越之惡谿，南康之贛石，皆險絕之所。自有本處人爲篙工，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發白帝，暮徹江陵』。四月五月爲尤險時，故曰：『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灩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

《樂府詩集》卷八六　《樂府廣題》曰：『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憤，疾發。周王下令曰：「高歡鼠子，敢犯玉壁。劍弩一發，元凶自斃。」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衆，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敕勒》：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易爲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一引《冀州圖》　在城東北三十里，登之望桑乾代郡，數百里內宛然。夏恆積雪，故彼人語曰：『紇眞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又有神泉，人歌曰：『紇眞山頭有神井，入地千尺絕骨冷。』

又卷五五　鳳陽門，鄴城門也。按記曰，魏太祖都之，城內諸街有赤關。南面，西頭曰鳳陽門，上有鳳二枚。其一飛入漳水，其一仍以鎖絆其足。鄴人舊歌曰：『鳳陽門內天一半，上有金鳳飛相喚，欲去不去着鎖絆。』

又卷八六引《宜都山川記》　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林木高茂。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行者聞之，莫不懷土。故漁者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巴東三峽猨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宋・范成大《吳船録》卷下　廬山雖號九屏，然其實不甚深。山行皆繞大峰之足，遠望只一獨山也。然比他山爲最高，雲繞山腹則雨，雲翳山頂則晴。俗云：『廬山戴帽，平地安竈。廬山繫腰，平地安橋。』此語可與『灩澦如象，瞿唐莫上，灩澦如馬，瞿唐莫下』爲對。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二六　日月湖。原注：『在進賢北十五里，又有石人灘。古讖「日月湖明良將出，石人灘合狀元生。」』

又卷一五〇　隆州風俗形勝：『三峒青，陵陽榮。三峒翠，陵陽貴。』原注：『古民謠，紹興中。郡守赤城何公鑿石於東山之下，作青榮臺以表之。』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一四《西湖俗謠》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節水，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時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人有俗謠云：『十里湖光十里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笆。』

明・王士性《廣志繹》卷四　辰州在五溪、二酉之間，蓋漢五溪蠻地，亦曰武陵蠻，謂武陵有五溪：雄溪、樠溪、西溪、潕溪、辰溪、俱在今盧溪縣轄。馬伏波所征，其稱『上潦下濕，視飛鳶跕跕墜水中，思少游』語卽此。余行其地，登水邊石洞數處，咸云伏波避暑洞。當時謠云：『鳥飛不度兮，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霪也。由辰溪八十里卽大酉，云黃帝藏書處。黔中他洞皆濕，惟大酉獨乾潔，遠望洞口石脊，亦似橋山。小酉在貴竹酉陽。

明・趙宧光《説文長箋》卷九五　砢，磊砢也。从石、可聲，來可切。箋云：『越人自敍土風曰：「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溢沓而揚波，其

人佥砢而英多。」』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四《畿南三大》　今北方諺語云：『滄州獅子景州塔，眞定府裏大菩薩。』爲畿南三壯觀，余皆及睹，實燕趙間所僅見。

明・孫穀《古微書》卷三二引《河圖緯括地象》　汶山之地爲井絡，一曰『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星。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八　雲南旅途志，摩泥七亭而達普市，有一碗水坡，泥行如雪。山關行人謠云『摩泥普市天，三日無雨似神仙』。大抵黔中爲古牂牁郡，古志云：『上值天井，故多雨源。』信然。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雲》　山之澄氣，蒸而爲雲。澤之燥氣，動而爲風。風生於燥，雲生於溼。故山氣清則月明，澤氣清則日麗。廣州治背山面海，地勢開陽，風雲之所蒸變，日月之所摩盪，往往有雄霸之氣。城北五里馬鞍岡，秦時常有紫雲黃氣之異，占者以爲天子氣。始皇遣人衣繡衣，鑿破是岡，其後卒有尉佗稱制之事。故粵謠云：『一片紫雲南海起，秦皇頻鑿馬鞍山。』而新會當宋皇祐間，龍山下有黃雲鬱起，水色變爲紫者旬日。人以爲文明之瑞，明興，白沙遂符其兆。故今學宮書云：『聖人門青天白日，新會學紫水黃雲。』

又卷二《茭塘》　茭塘之地瀕海，凡朝虛夕市，販夫販婦，各以其所捕海鮮連筐而至。甲家之所有，則以錢易之。蛋人之所有，則以米易。予家近市亭，頗得厭飫，嘗爲漁者歌云：『船公上檣望魚，船姥下水牽網。滿籃白飯黃花，皆魚名。換酒洲邊相餉。』又云：『鱔多烏耳，蠔盡黃膏。香粳換取，下爾春醪。』

又卷三《三峽》　自英德至清遠有三峽。一曰中宿，一曰大廟，一曰滇陽。大廟介二峽之間尤險陿，故尉佗築萬人城於此，漢楊僕先陷尋陝。姚氏云：『尋陝在始興三百里，地近連口。』即此。然其險蓋與蜀異。蜀三峽其險在灘，粵三峽其險在峽。自皋石山而下，危巒峻嶪，爲鐵步障，爲玉屏，凡數百里不斷。其在中宿者，有南北二禺。南禺峯三十有六，北禺少其四，峯峯相抱。一水縈迴而出，水如環肉，北禺爲之好。而北禺之山且憩，南禺之山且行，行而南以東。至廣州爲白雲諸峯，又東至海上爲羅浮。其憩者，聳而爲峯，兩兩壁合，鑱銳絕特，望之若攢玉插天，其下蒼磴屈盤，箐叢茂密，臨危飛石與古木互相撐拒，往往有崩陷之患。蓋粵山之第一嶮，南禺路陡絕，挽舟者率從北禺，衣鉤笮罣，乍却乍前。至滇陽，路益緊束，彼此繩索相牽，騰藉而上，踝血沾漑利石，往往至劇。陳巖野先生詩云：『雙峯若人立，舉手相攀摘。步障四十里，愷崇勢均敵。磴道雖新鑿，猿猱苦絕壁。往年罥牽夫，山鬼至今嗅。』其險如此。大廟峽，一曰香爐，當虞夫人廟右，有一峯狀若香爐，故名。其前有二小峯，曰獅子、眠羊，橫當灣環之間，舟人畏之。歌曰：『朝見眠羊，估客燒香。暮見獅子，梢公化紙。』自此至清溪、濛裏二驛，一路多虎。又歌曰：『清溪濛裏，早眠晏起。』而中宿峽往時嘗有潮至，經宿乃返。予則歌曰：『潮上飛來，一宿卽迴。飛來潮上，二禺皆響。』峽中又有望夫臺。予歌曰：『望夫臺，儂今化爲石，郎且不須迴。』望夫臺，一名望夫山。又歌曰：『望夫山，儂雖化爲石，猶自待郎還。』自南禺以下有七灣，則歌曰：『一灣復一灣，朝流儂淚去，暮流郎淚還。』又歌曰：『一灣復一灣，朝流郎淚去，暮流儂淚還。』蓋皆言行旅之苦也。凡自韶陽而下先滇陽，自廣州而上先中宿。予歌曰：『滇陽頭，中宿尾。中央一峽香爐是。』又歌曰：『頭中宿，尾滇陽。香爐一峽是中央。』峽中復多怪石，或有兩兩相抄，狀如牛鬬者，曰牯牛灘。則歌曰：『過得牯牛，舟子白頭。』有名龍頭硬者，驚背者，歌曰：『舟上龍頭，一沉一浮。舟上驚背，一進一退。』有曰獅子角者，歌曰：『水衝石口，獅子哮吼。水石爭飛，舟船却走。』有時灘水甚濁不見石，石激水成花乃敢行。歌曰：『船行莫行，看石花生。』有名銀瓶釣絲灘者，則歌曰：『大銀瓶，小銀瓶，酒香魚味美，沉醉臥沙汀。』又歌曰：『天晴釣絲短，天雨釣絲長。但求灘水滿，不用鯉魚嘗。』有曰磨刀灘者，歌曰：『石爲刀，舟爲礪。朝磨暮磨，人與之敝。』又歌曰：『舟石相磨，舟柰石何。』有曰彈子磯者，遠望之一峯銳竦，欹壁千仞，絕似太華南峯之背。上有穴，亦與蜀艇牖穴相似。

又卷四《廣州潮》　廣州潮，以朔日長，至初四而消，以望日長，至十八而消，謂之水頭。以初四消至十四，以十八消至廿九、三十，謂之水尾。春夏水頭盛於晝，秋冬盛於夜。春夏水頭大，秋冬小。故防倭者，自清明前三日，至大暑前一日，謂之春汛。春汛爲大，以水頭故，言大汛

也。自霜降前一日，至小寒前一日，謂之冬汛。冬汛爲小，以水尾故，言小汛也。漁者歌云：『水頭魚多，水尾魚少。不如沓潮，魚無大小。』沓潮者潮之盛也，一名合沓水。水之新舊者，去來相逆，故曰沓。沓，重沓也。當重沓時，舊潮之勢微劣，不能進退，魚去而復來，故多。魚大者始能乘潮，故大。沓潮者漁人所喜。又粵人以爲期約之節，予有沓潮曲云：『與郎如沓潮，朝暮不曾暇。歡如早潮上，儂似暮潮下。』又云：『兩潮相合時，不知早與暮。與郎今往來，但以潮爲度。』

又《惠州西湖》　羅浮介廣、惠之間，爲二州所瞻。今行者歌云：『下不見羅浮是廣州，上不見羅浮是惠州。』其厚阯盤迴數百里，支走通衢將並海，復奮起爲揭嶺。其勢逆趨而上，蜿蜒不斷，至惠則攢巒疊巘，如屏，爲一城之擁蔽，其靈秀皆潴於西湖。

又《溫川》　溫川，在高明城南，區太史海目之所居也。嘗有汎溫川出三洲口溯大江至石洲時，又有溫川花樹歌云：『正月二月春風微，溫東溫西花亂飛。著水纔衝青雀舫，因風復上白鷗磯。』

又《迷坑》　廣寧縣北五十里有圓嶺山，橫亘十五里。其坑凡九十有九，坑坑相似，失道必三日乃得出。采筍者一一記其處，稱曰迷坑。山歌云：『莫采廣寧圓嶺筍，迷人九十九條坑。』

又《南江水口》　南江水口，有浮沉石在江中。舟人謠曰：『要知風雨至，但視石沉浮。』

又卷二一《果下馬》　羅定之羅鏡，西寧之懷鄉，產小馬，高僅三尺，可騎行樹下，名果下馬。一曰果騧。多海石榴色，駿者有雙脊骨，能負重凌高躡險，輕疾若飛。予有山歌云：『花練初著時，郎乘果下馬。何處遣相尋，知在荔枝下。』又云：『果下紫騧嘶，郎來自水西。折儂花不得，花不爲郎低。』又有果下牛，出高涼郡，爾雅所謂犦牛也。郭璞云：『犦牛絕卑小，可行果樹下。』故又呼果下牛。粵謠云：『果下馬，果下相逢爲郎下。果下牛，果下相逢爲儂留。』果下馬者，以其小而堅壯，亦名石馬。粵人凡物之小者皆曰石，然果下馬非有種，馬中偶然產之，不可常得，故其價絕貴。

又卷二四《蜞》　蜞，有青黃二種，青者生深山樹葉中，名曰飛蜞，聞聲輒飛，刺人取血，專集耳後。使人不知，始如鍼，血飽則如指，隨手拔去，稍遲深入膚理矣。凡山行，以無患子或蒜或薑汁或茶子末塗身，則飛蜞不敢近。黃者生地下，吮血如螞蝗，入水則死。螞蝗一名水蛭，池澤處處有之，入人肌肉咂血，誤吞之，則生子腹中，噉食臟血，飲黃土水數升可解。或以蠭蜜，則螞蝗化水而死。有狗鼻揕者，生陰溼處，似山蜞而長，好入犬豕鼻中吮血。間入人鼻，血出不止。口含醯醋，塞兩耳，自低其首，則此物翛然而出。被刺時人不可拔，重力拍之則自墮。有沙蝨者，生水中，大不過蟻，喜入皮膚害人。以茅根竹葉刮之，或以苦苣汁塗之可愈。或以火炙身，則隨火去。有飛蛟者，生於瘴霧，有三足無身。呼吸間入人肺腑，則食漸減而斃，或入魚腹牛馬腹中，令食之者劇病。先毒物以毒人，蟲之最惡者也，然亦侈黎中乃有之。又有蛇蠱，狀如蜘蛛而足短，最毒，出瓊州。見者以爲蜘蛛也，易視之。忽爲所中。有謠云：『生恨蜘蛛無結網，無絲無緒最傷人。』

又卷二七《桃金孃》　草花之以孃名者有桃金孃，叢生野間，似梅而末微銳，似桃而色倍赬。中莖純紫，絲綴深黃如金粟，名曰桃金孃，八九月實熟，青紺若牛乳狀。味甘可養血，花則行血，或謂產自桂林，今廣州亦多有之。粵歌云：『攜手南山陽，采花香滿筐。妾愛留求子，郎愛桃金孃。』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三《山歌》　《水東日記》：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謳歌以自遣，名唱山歌，頗合宮徵，兼可警勸。如：『月子灣灣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多少漂零在外頭。』與唐裴交泰《長門怨》『一種峨眉明月下，南宮歌吹北宮愁。』章孝標詩『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合轍。又：『南山頭上鶉鴿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女好孤悽。』《水滸傳》有一歌：『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與杜荀鶴《雪》詩『擁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同意。

又《堅瓠五集》卷一《民謠》　嘉靖間，王聯爲縣令，簠簋不飾，爲部民所訟。時巡撫胡纘宗發兵備朱鴻漸鞫問，廉得其實，聯斃于獄。時世廟幸楚，纘宗賦詩，有『穆王八駿空飛電，湘女蛾英淚不磨』之句。聯子仕痛父死獄，摘此爲譏切朝政，因賀長至，混入午門，訐奏之。差錦衣校尉行提，鴻漸已致政歸榮，四校尉駐坐行臺，氣焰可畏。民間語云：『曾見不曾見，校尉坐書院。嚇殺朱苦瓜，拿了朱鴻漸。常同知蹲做一堆，冷

同知慌出熱汗。』朱苦瓜卽朱紈，時以郡憲遭詿，得請歸，聞校尉有捉拿朱姓之說，疑其逮已，仰藥自殺。常二府名時平，冷二府名珂，不知聖旨云何，且校尉烜赫，故皆惴惴，人遂因其姓以成嘲歎耳。科道交章申救，仕雖坐誣，而纘宗杖三十，削籍。

又卷三《沙河碑》 婁門東北三十里沙湖，湖北爲塘，嵯然有碑。碑廣四尺許，長四倍，四面如之。三面鐫相視歌，歌有前後，皆築塘時相勸勞之語也，今已剝落不可辯。其東面記民族曰『遠挑新土纔希罕，露盡黃泥始罷休。兩岸馬槽斜見底，中間水線直通頭』。弘治丁巳，督理浙西水利工部主事姚文灝立石。

又《堅瓠八集》卷四《谿峒歌謠》 《相思曲》云：『妹相思，不作相思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妹相思，妹有眞心弟亦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眞絲。』按谿峒初不知歌，有劉三妹游戲得道，侏離之音，無不通曉。就其聲作歌，爲諧婚跳月之辭，苗人奉以爲式。同時有白鶴秀才，亦善歌，與三妹登七星巖絕頂，相倡和。音如鸞鳳，流連往復，聽者忘返。已而歌聲寂然，兩人亭亭相對，則已化爲石矣。諸苗遂祀三妹於峒中勿替。

又《堅瓠十集》卷三《吳歌》 吳歌惟蘇州爲佳，往往得詩人之體，如『月子彎彎』之歌，瞿宗吉採以爲詞，葉文莊載之《水東日記》。他如『送郎八月到揚州，長夜孤眠在畫樓。女子拆開不成好，秋心合着却成愁』，此賤體也。而黃山谷之詞先有之。『你共人女邊着子，爭知我門裏挑心。』又：『約郎約到月上時，看看等到月蹉西。不知奴處山低月出早，還是郎處山高月下遲。』此詞雖屬淫奔，然怨而不怒，愈於《鄭風》狂童之訕。又『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時猶閒可，你無男子好孤悽』。此賦體也。又『樹頭掛網枉求蝦，泥裏無金空撥沙。刺潦樹邊裁狗橘，幾時開得牡丹花。』此比體也。有守一而終之意。

又《山歌》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姑嫂兩個賭梳頭。姑娘梳做盤龍髻，嫂嫂梳做羊蘭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以問陸式齋、陸思之云：『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趨向稍異，則其成就遂大不同。此歌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又《堅瓠廣集》卷六《張小鬼》 《白醉瑣言》：江西有謠：『金鵝頭向天，代代出神仙。金鵝頭向水，代代出神鬼。』龍虎山頭向上，眞人子孫相繼膺封。贛州張氏山項向下，世出一人與冥道相通，每歲爲陰府行疫於四方。其將往也，蹶死於榻，從者馬疋繼之，事畢而甦，手握甲馬一紙，云行瘟至某地止，某當活，某當亡，此天神命，不能違也。已而果然。其魂至民家，下馬入門，人亦延拜祭享。見其舉箸不異恆人，但回時乘馬一顧，則不復見。至今號張小鬼家。

又《堅瓠補集》卷六《吳下歌謠》 吾蘇風俗澆薄，邇來服飾，濫觴已極。《翰山日記》有吳下歌謠，因錄於左：『蘇州三件好新聞，男兒着條紅圍領，女兒倒要包網巾，貧兒打扮富兒形。一雙三鑲襪，兩隻高底鞋，到要准兩雪花銀。』爹娘在家凍與餓，見之豈不寒心？誰箇出來移風易俗，喚醒迷津，庶幾可以闢邪歸正，反樸還醇。

情趣分部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俗謔試題》 宋太學生每閑坐，時以謔破爲戲。有采俗語作耍，試題云：『湖女豔，莫嬌他，平日爲人喫譙拏，烏龜猶自可，虔婆似那吒！早辰起來七般事，油鹽醬豉姜椒茶，冬要綾羅夏要紗。君不見，湖州張八仔，賣了良田千萬頃，而今卻去釣蝦蟆，兩片骨臀不奈遮！』破云：『有色者其累重，既知食美而服亦美；好色者其費重，當知業窮而身亦窮。』此破題高手也。又破『乞丐官人』云：『欲求其利，必重其名。』皆可觀。

明・馮夢龍《掛枝兒》私部卷一《虛名》 蜂針兒尖尖的刺不得繡，螢火兒亮亮的點不得油，蛛絲兒密密的上不得箚。白頭翁舉不得鄉約長，紡織娘叫不得女工頭。有甚麼絲線兒的相干也，把虛名掛在旁人口。

又《錯認》 隔花陰，遠遠望見箇人來到。穿的衣，行的步，委實苗條。與冤家模樣兒生得一般俏。巴不能到跟前，忙使衫袖兒招。粉臉兒通紅羞也，姐姐，你把人兒錯認了。

又　恨風兒，將柳陰在窗前戲，驚哄奴推枕起。忙問是誰，問一聲，敢怕是冤家來至。寂寞無人應，忙將問語低。妙，妙。自笑這等樣的癡人也，連風聲兒騙殺了你。

又《看星》　姐兒推窗看箇天上星，阿娘咦認道約私情。好似漂白布衫落在油缸裏，曉夜淋灰洗弗清。

又卷二《穿紅》　姐兒生性愛穿紅，紅裙紅襖紅抹胸。小阿奴奴好像元宵夜裏箇面花匡鼓，黃昏頭就要擂介兩三通。

又《穿青》　姐兒上穿青下穿青，只有脚底下三寸弓鞋也是青。小阿奴奴上青下青到底，見子我郎君俏麗一時渾。

又卷四《出》　當官銀匠出細絲，護短爺娘出俊兒。道學先生口裏出子孔夫子，情人眼裏出西施。

又《兩郎》　和尚相打光打光，師姑相打扯胸膛。螢火蟲相打爭光起，四金剛相打爭兩廊。

又卷五《鄉下人》　鄉下人弗識枷裏人，忽然看見只捉舌頭伸。咦弗知頭硬了鑽穿子箇板，咦弗知板裏天生箇樣人。

又《大人家阿嫂》　大人家阿嫂跟轎來，翠藍裙青襖一箇好身材。花花轎裏箇娘弗比得跟轎箇好，到弗如讓箇轎人撥來阿嫂擡。

又《掛枝兒》**感部卷七《風》**　風兒風兒，你便停息了罷。鐵馬兒鐵馬兒就是我的冤家，絮叨叨不住的在我簷兒下。往常時不見響，是誰來撥動他。明知我孤單也，風，你便故意將奴耍。

又《雨》　雨兒雨兒，你偏向愁人滴。一點點滴得我好不孤悽，銀燈懶滅和衣睡。雨呀，你便不住在簷頭下溜，我的淚珠兒也不住在枕上垂。同滴到天明，還是淚珠兒多是雨。

又《促織》　促織兒，沒來由，在窗兒外噪。是何人，教唆你，絮叨叨。我孤眠獨坐多焦躁。忙叫丫鬟起，銅盆水去澆。澆不出他來也，你再把棒兒搗。

又《鷄》　俏冤家一更裏來，二更裏耍，三更裏睡，四更裏猛聽得鷄亂啼。撏毛的你好不知趣，五更天未曉，如何先亂啼？催得箇天明，鷄，天明我就殺了你。

又《鼠》　害相思，獨自箇和衣卧。合着眼，指望郎夢裏經過。恨殺那老鼠兒作神作禍。想郎難見面，望得我眼兒枯。夢兒裏里相逢，老鼠，你兀自不容我。覺後更難爲情，不如不夢，老鼠眞趣物也。

又《書聲》　繡房兒正與書房近。猛聽得俏冤家讀書聲，停針就把書來聽。『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聖人的言語也，其實妙得緊。

又《孤》　孤人兒受盡了孤單情況。孤衾兒，孤枕兒，獨守孤房。孤鸞孤鳳孤鴛帳。孤燈對孤影，孤月照孤窗。忽聽得天上孤雁孤鳴也，又聽得孤寺裏孤鐘響。

又詠部卷八《月》　青天上月兒恰似將奴笑。高不高，低不低，正掛在柳枝梢。明不明，暗不暗，故把奴來照。清光你休笑我，且把自己瞧。缺的日子多來也，團圓的日子少。

又《楊花》　俏冤家，情性兒，好似三春柳絮。輕狂性，隨着風，往各處飛。亂紛紛，飄蕩蕩，沒有箇主意。風向東，你便東，風向西，你便西。只怕流落在泥塗也，那時風兒也不保你。

又《骰子》　骰子兒，輕骨頭，人偏好。酒筵上，有了你，興更高。手兒拿着口兒裏叫。大色兒叫六六六，小色兒叫么么么。兩下裏齊丟下，湊成一對巧。

又《蚊子》　蚊蟲哥，休把巧聲兒在我耳邊來攪諢。你本是箇輕脚鬼，空負文名。一張嘴到處招人恨。說甚麼生花口，貪圖暗算人。你算得人輕也，只怕人算得你狠。

又謔部卷九《門子》　壁虎兒得病在牆頭上坐。叫一聲蜘蛛我的哥，這幾日並不見箇蒼蠅過。蜻蜓身又大，胡蜂刺又多。尋一箇蚊子也，搭救搭救我。

又《大脚》　小脚兒生得忒卽溜。剪一雙弓鞋面，費了一疋潞紬。拽拔兒零剪了一丈六。四張羊皮金，嵌不來雙鳳頭。拔不上鞋根也，還要拖他拖他走。

又雜部卷一〇《教駭》　駭人兒說話乖人兒賽。乖人兒說話笑人駭。乖人兒還被駭人兒賣。乖人兒有駭處，駭人兒一般的乖。休得自恃乖乖也，不把駭人兒保。

又《廣笑府》**卷五《薄酒詩》**　數升糯米淺慳量，飯熟兒童個個嘗。

儘意滿傾三斛水，打頭撇起一壺漿。冷斟全似金生麗，熱飲猶如周發商。無奈相央吞兩盞，幾乎漲破肚中腸。

又《詠薄粥》 半鍍清湯米一甌，未曾到口使人愁。試將筯插東西倒，纔把匙挑左右流。捧出廚中風起浪，掇來簾下月沉鈎。佳人不用青銅鏡，眉目分明在裏頭。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打油詩》 按打油詩始見於《南部新書》，其無關於人之名節者，原未嘗不可以爲游戲。若借此報怨，或發人隱私，或誣人狹褻，此陰律之所最重，不可不愼也。友人陳斗泉云：『金腿蒙君賜，舉家大笑歡。柴燒三擔盡，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牙關三十六，箇箇不平安。』此種詩雖諧謔，而鍊字鍊句，音節鏗鏘，非老手不能。又金陵有一僧嘗作打油詩四十首，命其集曰《牛山四十鬍》，中有一首云：『春叫貓兒貓叫春，聽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莫謂是打油詩，其筆甚峭，不可及也。

清・丁柔克《柳弧》卷三《雞鳴三章》 『雞鳴於庭，鴨鳴於枰。縣令下鄉，有獻則納。賦也。雞棲於塒，鴨棲於池，縣令下鄉，靡有子遺。賦也。雞既食矣，鴨既烹矣，鑼鼓鳴矣，縣令行矣。賦也。』此刺縣令下鄉之詩雞鳴三章，章四句。

情歌分部

漢・劉向《說苑・善說篇》 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荫芘，張翠蓋而擁犀尾，班麗桂衽。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枉澤予昌昌州州鰌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堤隨河湖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垢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

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 別鶴操，商陸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爲樂章焉。

《太平御覽》卷四五引《古今樂錄》 團扇郎歌者，晉中書令王珉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有愛，情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當赦之。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珉聞。更問之。汝歌何遺，芳姿卽改云『白團扇，顛頷非昔容，羞與郎相見。願得隨郎手，因風從方便。』後人因而歌之。

又卷四六引《古今樂錄》 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憹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聞感之因，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見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旣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樂府詩集》卷七三 《梁書》曰：『楊華，武都仇池人也。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略】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明・馮夢龍《山歌》私情四句卷一《笑》 東南風起打斜來，好朵鮮花葉上開。後生娘子家沒要嘻嘻笑，多少私情笑裏來。

又《睃》 思量同你好得場騃，弗用媒人弗用財。絲網捉魚盡在眼上起，千丈綾羅梭裏來。

又《看》 姐兒窗下繡鴛鴦，薄福樣郎君搖船正出浜。姐看子郎君針搠子手，郎看子嬌娘船也橫。

又《學樣》 對門隔壁箇姐兒儕來搭結私情，那得教奴弗動心。四面

桃花我看子多少箇樣，那教我靛池豁浴一身青。

又《無郎》　姐兒立在碧紗窗，眼觀孤雁好悒惶。黃連抹子豬頭苦惱子，好像箇敗落山門無子廊。

又《尋郎》　搭郎好子喫郎虧，正是要緊時光弗見子渠。囉裏西舍東鄰行方便箇老官悄悄裏尋箇情哥郎還子我，小阿奴奴情願熱酒三鍾親遞渠。

又《等》　姐兒立在北紗窗，分付梅香去請郎。泥水匠無灰磚來裏等，隔窗趁火要偷光。

又　梔子花開六瓣頭，情哥郎約我黃昏頭。日長遙遙難得過，雙手扳窗看日頭。

又《次身》　姐兒心上自有第一箇人，等得來時是次身。無子餛飩麵也好，捉渠權時點景且風雲。

又《月上》　約郎約到月上時，那了月上子山頭弗見渠。咦弗知奴處山低月上得早，咦弗知郎處山高月上得遲。

又《扯布裙》　姐在衖堂走一遭，喫情哥郎扯斷子布裙腰。親娘面前只說肚裏痛，手心捧住弗伸腰。

又《娘打》　喫娘打子哭哀哀，咦見情郎踱搭來。黃絲草無根天養活，荷花蕩裏藕船來。

又《打雙陸》　姐兒窗下織白羅，情郎搭子我裏箇人打雙陸。只聽得我裏箇人口裏說道把住子門捉兩箇，嚇得我滿身冷汗手停梭。

又《瞞人》　結識私情要放乖，弗要眉來眼去被人猜。面前相見同還禮，狹路上箇相逢兩閃開。

又《贈物》　結識私情人弗覺鬼弗知，再來綠紗窗下送胭脂。仰面揥塵落來人眼裏，算盤跌碎滿街珠。

又《孕》　路來行來逐步移，腹中想必有蹺蹊。穀雨下秧傳子種，六月裏箇耘苗滿肚泥。

又卷二《姐兒生得》　姐兒生得好身材，好似薦糶船艙滿未曾開。郎要糴時姐要糶，探筒打進裏頭來。

又《有心》　郎有心，姐有心，思量無處結同心。好像雙軿板壁眼對子眼，蠟燭上無油空費心。郎有心，姐有心，屋少人多難近子箇身。胸前頭箇鏡子心裏照，黃昏頭團子夜頭盛。郎有心，姐有心，囉怕人多屋又深。人多那有千隻眼，屋多那有萬重門。

又《研光》　姐兒見子有情郎，好似雲遊僧投飯入齋堂。咦像染坊店裏畫石貪色魂，研子多多少少光。

又《乾思》　井面上開花井底下紅，篾絲籃吊水一場空。梭子裏無絲空來往，有針無線枉相逢。

又《打人精》　姐見子郎來駘駘裏介弗起身，你再像寺裏金剛假大人。館驛裏鋪陳知道你接子多少客，積年皂隸打人精。

又《撇青》　姐見郎來便閃開，僮箇人前要賣乖。郎道姐兒呀，濕碧糠種火慢慢裏煨着子你，只怕雨打泥牆自倒來。

又《採花》　隔河看見野花開，寄聲情哥郎聽我採朵來。姐道郎呀，你採子花來小阿奴奴原捉花謝子你，決弗教郎白採來。

又《花蝴蝶》　身靠妝臺手托腮，思量情意得塲呆。姐道郎呀，你好像後園中一箇花蝴蝶，採子花心便弗來。郎道姐兒呀，我也弗是採子花心便弗來，南邊咦有一枝開。我今正是花蝴蝶，處處花開等我來。

又《跳窗盤》　月夜無眠思想箇郎，我郎君忽地跳窗盤。郎是象牙梳兒撩得奴箇髮，奴是低楳頭短縴要郎鑽。

又《專心》　姐兒弗會縫聯弗補針，單單只會結私情。姐道郎呀，小阿奴奴弗是眞當弗會做生活，只爲情郎怕分子心。

又《訴》　日裏思量夜裏情，扯住情哥訴弗清。失落子金環常憶耳，我是滿頭珠翠別無銀。

又《奢遮》　結識箇姐兒忒奢遮，聽渠咦討荷包咦討鞋。姐道郎呀，你五月端午先掛子荷包去，九月重陽來着鞋。

又《送瓜子》　瓜子尖尖殼裏藏，姐兒剝白送情郎。姐道郎呀，瓜仁上箇滋味便是介，小阿奴奴舌尖上香甜仔細嘗。

又《唱》　姐兒唱隻《銀絞絲》，情哥郎也唱隻《掛枝兒》。郎要姐兒弗往介絞，姐要情郎弗住介枝。

又《隔》　結識私情隔條浜，灣灣走轉兩三更。小阿奴奴要拔隻金釵銀釵造條私情路，咦怕私情弗久長。

又《長情》　恩愛私情勿論年，好像春三二月輪陣箇揚花到處綿。郎

道姐兒呀，長江裏拋子鐵毬我聽你滾到底。姐道郎呀，隔夜湯團我聽你也是宿水圓。

又卷三《怨曠》 天上星多月弗多，世間多少弗調和。你看二八姐兒縮脚睏，二十郎君無老婆。

又《一邊愛》 郎弗愛子姐哩姐愛子郎，單相思幾時得成雙。小阿奴奴拚得箇老面皮聽渠勾搭句話，若得渠答應之時好上椿。

又《隙》 一鷄死子一鷄鳴，囉見無鷄睏殺子人。你情願充軍旗下立，小阿奴奴弗來搭強求人。

又《弗到頭》 結識私情弗到頭，扯破情書便罷休。百脚旗上火發竿着子，有壺無箭儕來投。

又《別》 別子情郎送上橋，兩邊眼淚落珠抛。當初指望杭州陌紙合一塊，那間拆散子黃錢各自飄。

又《哭》 姐兒哭得悠悠咽咽一夜憂，那了你恩愛夫妻弗到頭。當初只指望山上造樓樓上造塔塔上參梯升天同到老，如今箇山迸樓攤塔倒梯橫便罷休。

又卷四《比》 憑你春山弗比得姐箇青，憑你秋波弗比得姐箇明。憑你夜明珠弗比得姐箇寶，憑你心肝弗比得姐箇親。

又《姑嫂》 姑嫂兩箇並肩行，兩朵鮮花囉裏箇強。姑道露水裏採花還是含蕊兒好，嫂道池裏荷花開箇香。

又《娘兒》 娘兒兩箇並肩行，兩朵鮮花囉裏箇強。囡兒道池裏藕兒嫩箇好，娘道沙角菱兒老箇香。

又《補肩頭》 新做海青白綿綢，喫箇喜蟲哥咬破子箇兩肩頭。隔壁箇姐兒有介雙紅膝褲，借來我補子兩肩頭。姐道弗識羞弗識羞，囉見紅膝褲補來兩肩頭。嗽咳吐痰就得知你箇痰裏病，要阿奴奴兩脚上肩頭。

又《老人家》 結識私情沒結識箇老人家，老人家做事慢他他。後生家見子人來三脚兩步閃開子去，老人家還要的的搭搭摸蒲鞋。

又卷五《洗生姜》 姐在河頭洗生姜，洗生姜，有介箇蟛蜞走來膀中行。姐道蟛蜞阿哥來做耍，蟛蜞道河乾水淺要聽蚌商量。

又《唱山歌》 千阿哥，萬阿哥，那了再來我裏街前屋下唱山歌。唱得小阿奴奴千葉牡丹花心裏悠悠拽拽介動，好似繡花鍼撥動疥蟲窠。

又卷六《風》 情哥郎好像狂風吹到阿奴前，揭襖牽裙弗避介點嫌。姐道我郎呀，你道無影無蹤箇樣事務看弗見捉弗着也防備別人聽得子，我只是關緊子房門弗聽你纏。

又《花》 姐兒生來像花開，花心未動等春來。囫圇圇兩瓣只消得一滴清香露，日裏含羞夜裏開。

又《棋》 收子圍碁着象棋，石砲當頭須防兩肋車。我只道你雙馬飲泉又起子箇羊角士，囉道你一卒鑽心教我難動移。

又《扇子》 結識私情好像扇子能，骨清面白有風情。間邊有畫弗知箇邊箇字，上頭箍緊下銷釘。

又《吊桶》 姐兒生來好像吊桶能，喫箇篾片圈留纏住子身。我娘呀，你上箍下箍箍得奴介緊，投河奔井若條繩。

又《葵花》 姐兒好像蜀葵能，胸中一片是丹誠。姐道郎呀，我捉你當子天上日頭一心只對子你，你沒要陰晴無準弗照阿奴心。

又《魚》 一對烏背鯽魚在荷花池裏做鴛鴦，喫箇黑魚遊來趕散子場。只有箇油嘴鯰條在搭團團裏看，鱖魚肚裏氣膨膨。

又卷七《上橋》 郎上橋，姐上橋，風吹裙帶纏郎腰。好箇陣頭弗落得雨，青天龍掛惹人瞟。惹人瞟，惹人瞟，小阿姐兒再來紅羅帳裏造仙橋。若有村東頭，村西頭，南北兩橫頭，二十後生連垂頭。肯來小阿奴奴仙橋上過，怕郎君落水抱郎腰。

又《喫櫻桃》 日落西山影弗高，姐擔子竹榜打櫻桃。打子四九三十六箇櫻桃安來紅籃裏，要郎君摸妳喫櫻桃。喫櫻桃，話櫻桃，嫌奴奴拉閘手鏖糟。小阿奴奴金盆洗子銀盆裏過，白羅帕子轉三遭。

又《約》 梔子開花心裏香，情哥郎約我到秋涼。梧桐葉亂，桂花又香。更更做夢，窟窟思量。姐道郎呀，你有口無心沒許子我，教奴奴那得介慢心腸。

又《操琴》 姐在房中織白綾，郎來窗外手操琴。琴聲嘹嘵，停梭便聽。一彈再鼓，教人動情。姐道郎呀，小阿奴奴好像七弦琴上生絲線，要我郎君懷抱作嬌聲。

又桐城時興歌卷一〇《鞦韆》 姐在架上打鞦韆，郎在地下把絲牽。姐把脚兒高趫起，待郎雙手送近前。牽引魂靈飛上天。

又《素帕》　不寫情詞不寫詩，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顛倒看，橫也絲來豎也絲。這般心事有誰知。

又《劍》　一張寶劍寄多嬌，龍泉三尺放光毫。心肝莫說無情劍，心肝莫說兩邊刀。要與心肝刎頸交。

又《筆》　捲心筆兒是兎毫，翰墨場上走一遭。早知你心容易黑，不如當初淡相交。世間好物不堅牢。

又《塔》　一座寶塔七層尖，年深月久造得全。我兩箇相交如造塔，一磚不到枉徒然。人要工夫又要專。

又《猜拳》　我愛心肝生得乖，却把拳兒與你猜。我與心肝共一箇，預先與你說明白，若還兩箇我先開。

又　昨日與姐把拳猜，郎問姐拿出幾箇來。姐說只有郎一箇，若有兩箇你便開。從今莫把荒出來。

又《天平》　郎做天平姐做針，一頭法馬一頭銀。情哥你也不必閒敲打，我也知得重和輕。只要針心對針心。

又《燈籠》　一對燈籠街上行，一箇昏來一箇明。情哥莫學燈籠千箇眼，只學蠟燭一條心。二人相交要長情。

又《鞋》　青緞鞋兒綠緞鑲，千針萬線結成雙。買尺白綾來鋪底，只要我郎來上幫。心肝莫說短和長。

又《新月》　新生月兒似銀鈎，鈎住嫦娥在裏頭。嫦娥也被勾住了，不愁冤家不上鈎。欒圓日子在後頭。

又《摇頭》　昨日與姐同過橋，調他一句把頭摇。待他二八春心動，那時倒扯我上橋。我也學姐把頭摇。

又《丟》　丟郎一丟試他心，看他待我假和眞。口雖說丟心還在，荷包收口未收心。怎肯憐新棄舊人。

又《送郎》　送郎送到五里墩，再送五里當一程。本待送郎三十里，鞋弓襪小步難行。斷腸人送斷腸人。

又　郎上孤舟妾倚樓，東風吹水送行舟。老天若有留郎意，一夜西風水倒流。五拜拈香三叩頭。

又《募緣》　郎學和尚去修齋，只募良緣不募財。誰家大姐肯施捨，明中去了暗中來。又能長福又消災。

又《掛枝兒》**私部一卷《私窺》**　是誰人把奴的窗來餂破。眉兒來，眼兒去，暗送秋波。俺怎肯把你的恩情負，欲要摟抱你，只爲人眼多。我看我的乖親也，乖親又看着我。

又《性急》　興來時，正遇我乖親過。心中喜，來得巧，這等着意哥。恨不得摟抱你在懷中坐。叫你怕人聽見，扯你又人眼多。看定了冤家也，性急殺了我。

又《咳嗽》　俏冤家，人面前瞧奴怎地。牆有風，壁有耳，切忌着疎虞。來一會，去一會，教我禁持一會，你的意兒我豈不曉，自心裏，自家知。不好和你回言也，只好咳嗽一聲答應你。

又《耐心》　眞不眞，假不假，你的心腸不定，長不長，短不短，怎的和你完成。吞不吞，吐不吐，一味含糊答應。人說你志誠，看你不像箇志誠人。說一箇明白也，情願耐着心兒等。

又《不凑巧》　香消玉減因誰害，廢寢忘飡爲着誰來。魂勞夢斷無聊賴，幾番不湊巧，也是我命安排。你看隔岸上的桃花也，教我怎生樣去採。

又《花開》　約情人，約定在花開時分。預把牡丹臺芍藥欄整葺完成，等着那花發芽，便是奴交運。將近清明了，一箇花蕊頭兒也不見生。想去年花此際將開也，今年怎麼這等遲得很。

又《自矢》　玉人兒，我爲你一條心縈繫。我也曾猜謎打諢要你心自知，看你不言不語，是甚麼樣主意。我不比那無情漢，你也不要詐鶻突。若肯放一線兒的通融也，情願頭也割與你。

又《虛名》　擔驚怕，費心機，何曾消受。寄音書，傳口信，料也不在你心頭。龐兒一半因君瘦。本待落花有意隨流水，誰知花落無情水自流。落得箇虛名也，人都說和你有。

又二卷《專心》　滿天星當不得月兒亮，一羣鴉怎比得孤鳳凰，眼前人怎比得我冤家模樣。難說普天下是他頭一箇美，只我相交中他委實強。我身子兒陪着他人也，心兒中自把他想。

又《分離》　要分離，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離，除非是東做了西；要分離，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時分不得我，我要離時離不得你。就死在黃泉也，做不得分離鬼。

又《傷病》 玉人兒，這幾日，身子有些不快。我見你容消瘦，好不傷懷，恨不得將你病移在我身上害。我害到不打緊，你病教我好難捱。已約下診脈的醫人也，還要請箇僧道來禳解。

又《變》 會變時，你也變，連我也變。你變針，我變線，與你到底牽連。再變箇減粧兒與你朝朝見。你變箇盒兒好，我變箇鏡兒圓。千百樣變來也，切莫要變了臉。

又《泥人》 泥人兒，好一似咱兩箇。捻一箇你，塑一箇我。看兩下裏如何？將他來揉和了重新做。重捻一箇你，重塑一箇我。我身上有你也，你身上有了我。

又《寄書》 捎書人出得門兒驟。趕了鬟喚轉來，我少分付了話頭。你見他時，切莫說我因他瘦。現今他不好，說與他又添憂。若問起我身軀也，只說災晦從沒有。

又《醉歸》 俏冤家喫得這般樣的醉，扶進來，倒在床，不分南北與東西。是誰家天殺的哄他喫醉，我哥哥的量又不十分好，苦苦灌他做甚的，醉壞了我哥哥也，就是十箇也賠不起。

又《描真》 碧紗窗下描郎像。描一筆，畫一筆，想着才郎。描不成，畫不就，添惆悵。描只描你風流態，描只描你可意龐。描不出你溫存也，停着筆兒想。

又《眼里火》 眼覷着俏冤家，不由人欣羨。若是考風流，考俊雅，定是箇魁元。待與他致慇懃，只恨初相見。人前多腼腆，背後有沒箇去傳言。萬想千思也，都在我心裏轉。

又《金不換》 想起來你那人，使我魂都消盡。看遍了千千萬，都不如你那人。你那人美容顏，又且多聰俊。就是打一箇金人來換，也不換你那人。就是金人也是有限的金兒也，你那人有無限的風流景。

又《打》 幾番的要打你，莫當是戲。咬咬牙，我眞箇打，不敢欺。纔待打，不由我又沉吟了一會。打輕了你，你又不怕我；打重了，我又捨不得你。罷罷罷，冤家也，不如不打你。

又《愛》 你嗔我時，瞧着你，只當做呵呵笑；你打我時，受着你，只當做把情調。你罵我時，聽着你，只當把心肝來叫。愛你罵我的聲音兒好，愛你打我的手勢兒嬌。還愛你宜喜宜嗔也，嗔我時越覺得好。

又想部三卷《相思》 前日箇這時節，與君相談相聚；昨日箇這時節，與君別離；今日箇這時節，只落得長吁氣。別君止一日，思君到有十二時。惟有你這冤家也，時刻在我心兒裏。

又 姊妹們害相思，我從來不信。到如今，看看要輪到自身。想着他，念着他，懨懨成病。不茶還不飯，不癢又不疼。同般樣的相思也，我相思又害得狠。

又《聽唱》 悶懨懨，獨倚在粧臺傍，忽聽得有情人唱的《山坡羊》，一聲聲鑽在奴心兒上。越聽越煩惱，待不聽又思量。事不關心也，關心的自暗暗裏想。

又《心口相問》 前日瘦，今日瘦，看看越瘦。朝也睡，暮也睡，懶去梳頭。說黃昏，怕黃昏，又是黃昏時候。待想又不該想，待丟時又怎好丟。把口問問心來也，又把心兒問問口。

又《倦繡》 意昏昏，懶待要拈針刺繡。恨不得將快剪子剪斷了絲頭，又虧了他消磨了些黃昏白晝。欲要丟開心上事，強將針指度更籌。繡到交頸的鴛鴦也，我傷心又住了手。

又《牽掛》 我好似水底魚隨波遊戲。你好似釣魚人巧弄心機，釣鉤兒放着些甜滋味。一時間吞下了，到如今吐又遲。牽掛在心頭也，放又放不下你。

又《泣想》 青山在，綠水在，冤家不在。風常來，雨常來，書信不來。災不害，病不害，相思常害。春去愁不去，花開悶不開。淚珠兒汪汪也，滴沒了東洋海。

又《無眠》 燈兒下，獨自箇聽初更哀怨。二更時，風露冷，強去孤眠。譙樓上，又聽得把三更鼓換。四更添寂寞，挨不過五更天。教我數盡更籌也，何曾合一合眼。

又《病》 花不戴，釵不戴，連鐲兒也不戴。說人騃，笑人騃，我比人更騃。行也害，坐也害，睡夢也害。茶不思，飯不想，骨如麻，體似柴。爲了你冤家也，這病有三四載。

又 百般病，比不得相思奇異。定不得方，喫不得藥，扁鵲也難醫。茶不思，飯不想，懨懨如醉。不但傍人笑着我，我也自笑我心癡。伶俐聰明也，到此由不得自己。

又《想嫁》　嫁了罷，嫁了罷，怎麼不嫁。說許他，定許他，怎能勾見他。秋到冬，冬到春，春又到夏。咬得牙根痛，掐得指尖麻。眞不得眞來也，假又不得假。

又《空書》　寄情書，淚珠兒滴在封皮上。奴親手拆開看，只見紙半張。俏冤家啞謎兒鶻突帳。話兒沒一句，字兒沒半行。教我獨對着空書也，白白的把你想。

又《得書》　寄書來，未拆封，先垂淚。想當初行相隨，立相隨，坐卧相隨。還只恐夢魂兒和你相拋離。誰想今日裏，盼望這一封書。你就是一日中有千萬箇書來也，這書兒也當不得你。

又《賣相思》　罰了願，再不把相思害。猛可的撞見箇俊多才，不由人見了心中愛。正是拆了秦樓瓦，又蓋上楚陽臺。賣了相思也，又把相思買。

又《求籤》　對神靈，拈香罷，忙把雙膝跪。千祝告，萬祝告，保佑我情人早歸。大紅袍一領還有豬羊祭，求得條上上的籤在手，道人與我細細推。果應得靈籤也，道人，我也做件皂袍兒相謝你。

又《盼歸》　喜蛛兒忽地在簷前掛。昨夜銀缸上燈結蕊，今朝喜鵲兒喳喳，粉牆上畫的又是成雙卦。久矣他無信了，想是明日定還家。若果明日還家也，止守得今宵一夜寡。

又　東君怪道無音耗。鳥不言，花不語，等瘦了梅梢。昨宵寒去想是他來到。朵朵花枝開笑臉，雙雙好鳥弄聲嬌。守過了二百七十日的淒涼也，春，你少不得也來了。

又《藥名》　紅娘子，嘆一聲，受盡了檳榔的氣。你有遠志，做了隨風子。不想當歸是何時，續斷再得甜如蜜。金銀花都費盡了，相思病沒藥醫。待他有日的茴蒜也，我就把玄胡索兒縛住了你。

又　想人參最是離別恨。只爲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因此黃連心苦苦裏爲伊擔悶。白芷兒寫不盡離情字，囑咐使君子切莫做負恩人。你果是半夏的當歸也，我情願對着天南星徹夜的等。

又　你說我，負了心，無憑据實。激得我蹬穿了地骨皮，願對威靈仙發下盟誓。細辛將奴想，厚朴你自知。莫把我情書也，當做破故紙。

又《送別》　送情人，直送到門兒外。千叮嚀，萬囑咐，早早回來。你曉得我家中並沒箇親人在。我身子又有病，腹內又有了胎。就是要喫些鹹酸也，那一箇與我買。

又　勸乖親，休要在江湖上戀。縱經營千倍利，不如家裏安閒，餐風宿水容顏易變。相茶茶不到口，想飯飯又不周全。到晚要自展那鋪陳也，到天明還自要捲。

又《寄別》　想家鄉，不得已，匆匆別去。多一旬，少半月，又是來期。待相逢，慢慢把衷情叙。恨只恨舟師忙解纜，同行客伴催。不得覿面的相辭也，我央人拜上你。

又《泣別》　汗巾兒止不住腮邊淚，手攙手，我二人怎忍分離。送一程，哭一程，把我柔腸絞碎。你在旅館中休要思想着我，你身子兒瘦損又受不得虧。可憐半霎兒相看也，好似五更時夢兒裏。

又《初別》　玉人兒，辭別了逕往他州去，撇下奴獨自船艙內好不孤悽。知幾時和你重相會，明月穿窗影，清風過柳溪。好一箇良宵也，可憐只少了你。

又《憶別》　駕歸舟，欲別去，使我情迍邅。怕分離，不由我痛淚交流，沉沉苦切從今受。舊遊何日續，情恨幾時休。我身子兒鎖住在重門也，魂靈兒還隨你走。

又《久別》　自從他那一日匆匆別去，到如今秋深後風雨淒淒。欲待要做一領衫兒捎寄。停針心內想，下剪自遲疑。這一向不在我身邊也，近來肥瘦不知你。

又《數歸期》　數歸期，數得我指尖兒痛。若數得他歸來了，這是痛有功。到如今，不歸來，你痛成何用。他若不把歸期來哄着我，爲甚的一日間數上他幾百通。罵一聲薄倖的冤家也，就是指尖兒也被你哄。

又《無信》　玉人兒一去了，奴受千般孤另。約定桃花放，李花開，便是回程。望斷水中魚，沙中雁，不見愁中信。劃損雕闌巧，消磨了幾黃昏。好似斷線的風箏也，全不見些兒影。

又感部七卷《茉莉花》　悶來時，到園中尋花兒戴。猛擡頭，見茉莉花在兩邊排。將手兒採一朵花兒來戴。花兒採到手，花心還未開。早知道你無心也，花，我也畢竟不來採。

又《雁》　正擡頭，忽見那衡陽雁至。一行行，一隊隊，嘹嘹南飛。

眼見得你是箇薄情夫壻。你知道他回來便，竟沒有半行書。等待那鴻雁春歸也，我也無書寄與你。

又詠部八卷《花》 繡毬花，情性滾，拿你不定。玉簪兒外面好，裏面是虛情。芙蓉花寂寞爲你憂成病。梅花清瘦了，並頭蓮兩下分。好似水面上的楊花也，浪宕沒些定準。

又《并刀》 并刀兒，我愛你雙頭趣。骨頭堅，性兒快，裁剪隨機。長長短短如人意。中心鎖得緊，兩股不相離。多少繡閣的佳人也，把玉手兒攜着你。

又《香筒》 香筒兒，我愛你玲瓏剔透，一時間動了火其實難丟。煖溫溫，香噴噴，攏定雙衣袖。只道心腸熱，誰知有空頭。少了些的溫存也，就不着人的手。

又《象棋》 悶來時，取過象棋來下。要你做士與象，得力當家。小卒兒向前行，休說回頭話。須學車行直，莫似馬行斜。若有他人阻隔了我恩情也，我就砲兒般一會子打。

又《天平》 天平兒，我兩箇也不上不下。千金架直得起，只要緣法，只爲你一條心將你牽掛。我的心兒對得準，你的心兒切莫要差。若有毫髮兒的差池也，自有傍人會敲打。

又《磨子》 兩片磨兒天成就。當初只道你是箇老石頭，到如今日久分薄厚。只因你無齒，人前把你修。斷一斷明白也，依舊和你走。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七《薏苡》 薏苡，一曰薏米，亦曰薏珠子，交趾人呼爲簳珠。食以代米，或雜米中熟之。諺曰：『食米得薏，薏一米二。從郎二米，儂只一薏。』又曰：『郎是簳珠兒，儂是薏珠子。自憐同一珠，甘苦長相似。』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祁陽竹枝詞》 方秋白，希文。南海布衣也。《祁陽竹枝》云：『鸛鵠塘下水生波，郎住塘西妾對河。恨殺兩邊行不得，斷腸聲裏喚哥哥。』風致絕佳。

清・杜文瀾《古謠諺》卷九四引《齊諧記》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遣相聞耳。』文韶亟邀相過。須臾女到，猶將兩婢自隨，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暮，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

兒歌分部

《孟子・離婁上》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列子》卷四《仲尼篇》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載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孔子家語》卷三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宮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迅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八 元康三年，正月中，歊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謠曰『郫城堅，盎底穿。郫城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尙在巴蜀也，又曰『巴郡葛，當下美』。巴郡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四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

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四〇　浙江又逕永興縣南，縣在會稽東北一百二十里也，閭閻弟夫槩之故邑也，王莽之餘衍也。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故孫權改曰永興。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六　漢末大饑，江淮間童謠云：『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貴如黃金。』

《魏書》卷九六　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一一三　《異苑》曰：『義熙中童謠云「長有掃箒楓作杷，掃除洛中迎琅琊」。及十一年晉大軍至洛，修復園林時，封琅琊王也。』

唐・劉知幾《史通》卷六　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原注：『至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樵犖狗子嚙斷索。」又曰「獾獾頭團圞，河中狗子破爾苑」。諸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

唐・張說《張燕公集》卷一一　皇帝在潞州祥瑞頌。金橋在潞南二里，常有童謠云『聖人執節度金橋』。皇帝景龍三年十月二十有五日，由此橋朝京師。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成式書齋前，雨後多顯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桿其蓋，伺蠅蠆，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爾雅謂之王跌，鬼谷子謂之跌母，秦中兒童戲曰：『顯當顯當牢守門，蠐螬寇汝無處奔。』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二》　《楊伴》，本童謠歌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旻隨母入內，及長，爲后所寵。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而歌語訛，遂成楊伴兒。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

又卷三七《五行》　元和小兒謠云：『打麥打麥三三』，乃轉身曰：『舞了也。』及武元衡爲盜所害，是元和十年六月三日。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蝎蜥求雨》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甕貯水，插柳枝，泛蝎蜥，使青衣小兒環遶呼曰：『蝎蜥蝎蜥，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開封府准堂劄責坊巷寺觀祈雨甚急，而不能盡得蝎蜥，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無能神變者也。小兒更其語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

《樂府詩集》卷八九　陳初童謠：『御路種竹篠，蕭蕭已復起。合盤貯蓬塊，無復揚塵已。』

又　唐武后時童謠：『紅綠複裙長，千里萬里聞香。』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三五　建昌軍景物上：天堆。原注：『在廣昌縣東南江流之中，紹聖甲戌，一夕，雷雨大作，有聞砂礫之聲。旦而視之，屹然高丈餘。童謠曰「天雷飛石頭，一夜成汀州。五十年內興公侯」。暨分縣日四十五年，信有兆也。』

宋・祝穆《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引周邦彥《汴都賦》　發微子【略】迴造於中都，【略】夷猶於通衢，【略】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爲我已，孰釐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

《金史》卷二三《五行》　宣宗貞祐元年八月戊子夜，將曙，大霧蒼黑，跂步無所見，至辰巳間始散。十二月乙卯，雨，木冰。時衛州有童謠曰：『團圞冬，劈半年。寒食節，沒人煙。』明年正月，元兵破衛，遂丘墟矣。

又　先是，有童謠云：『青山轉，轉山青。耽誤盡，少年人。』蓋言是時人皆爲兵，轉鬬山谷，戰伐不休，當至老也。

明・楊慎《丹鉛總録》卷二一　杜子美送人迎養詩：『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用孟宗姜詩事。韋蘇州送人省覲亦云：『沃野收紅稻，長江釣白魚。』又云：『洞庭摘朱果，松江獻白鱗。』然杜不如韋多矣。青青字自好，白白近俗，有似兒童『白白一羣鵝，被人趕下河』之謠也。

明・謝肇淛《塵餘》卷四　國初，姑蘇閶門有伍子胥祠神像，立而不坐，坐則必毀。時有童謠曰『若要伍公坐，須待二兄來』。及況公鍾爲太守，入祠見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以坐像，自是不復毀矣。

明・孫瑴《古微書》卷三三引《河圖緯》　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眞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登包山之上，命龍威丈人入包山，得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還。吳王不識，使問仲尼，詭云赤鳥銜書以授王。仲尼曰：『昔吾游西海之上，聞童謠曰「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六百初。今強取出喪國廬」。丘按謠言，乃龍威丈人洞中得之。赤鳥所銜，非丘所知也。』吳王懼，乃復歸其書。

清・呂得勝《小兒語》　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爲慌張。

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

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躁心粗，一生不濟。

能有幾句，見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

自家過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

無心之失，說開罷手。一差半錯，那箇沒有。

寧好忍錯，休要說謊。教人識破，誰肯作養。

要成好人，須尋好友。引酵若酸，那得甜酒。

與人講話，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須強說。

當面證人，惹禍最大。是與不足，儘他說罷。

造言起事，誰不怕你。也要隄防，王法天理。

我打人還，自打幾下。我罵人還，換口自罵。

既做生人，便有生理。箇箇安閒，誰養活你。

世間生藝，要會一件。有時貧窮，救你患難。

飽食足衣，亂說閒耍。終日昏昏，不如牛馬。

擔頭車尾，窮漢營生。日求升合，休與相爭。

兄弟分家，含糊相讓。子孫爭家，廝打告狀。

強取巧圖，只嫌不穀。橫來之物，要你承受。

又　兒小任情驕慣，大來負了親心。費盡千辛萬苦，分明養箇讎人。

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

乞兒口乾力盡，終日不得一錢。敗子羹肉滿桌，喫著只恨不甜。

蜂蛾也害饑寒，螻蟻都知疼痛。誰不怕死求活，休要殺人害命。

自家認了不是，人可不好說你。自家倒在地下，人再不好跌你。

氣惱他家富貴，暢快人有災殃。一些不由自己，可惜壞了心腸。

又　老子終日浮水，兒子做了溺鬼。老子偷瓜盜果，兒子殺人放火。

休著君子下看，休教婦人鄙賤。

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

任你心術奸險，哄瞞不過天眼。使他不辨不難，要他心上無言。

人言未必皆眞，聽言只聽三分。

休與小人爲讎，小人自有對頭。

幹事休傷天理，防備兒孫辱你。

你看人家婦女，眼裏偏好。人家看你婦女，你心偏惱。

惡名兒難揭，好字兒難得。

大嚼多噎，大走多蹶。

爲人若肯學好，羞甚擔柴賣草。爲人若不學好，跨甚尚書閣老。

慌忙到不得濟，安祥走在頭地。

話多不如話少，語少不如語好。

小辱不肯放下，惹起大辱倒罷。

天來大功，禁不得一句自稱。海那深罪，禁不得雙膝下跪。

一爭兩醜，一讓兩有。

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殘忍刻薄，惹人恨怨。

清・呂坤《續小兒語上》　手下無能，從容調理，他若有才，不服事你。

遇事逢人，豁綽舒展，要看男兒，須先看膽。

休將實用，費在無功，蝙蝠翅兒，一般有風。

一不積財，二不結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要知親恩，看你兒郎，要求子順，先孝爺娘。

別人情性，與我一般，時時體悉，件件從寬。

都見面前，誰知腦後，笑著不覺，說著不受。

人誇偏喜，人勸偏惱，你短你長，你心自曉。

卑幼不才，瞞避尊長，外人笑罵，父母誇獎。

僕隸縱橫，誰向你說？惡名你受，暗利他得。

從小做人，休壞一點，覆水難收，悔恨已晚。
貪財之人，至死不止，不義得來，付與敗子。
都要便宜，我得人不，虧人是禍，虧己是福。
怪人休深，望人休過，省你閒煩，免你暗禍。
正人君子，邪人不喜，你又惡他，他肯饒你？
好衣肥馬，喜氣揚揚，醉生夢死，誰家兒郎？
今生用度，前生積下，今生用盡，來生乞化。
各人之情，各有所重，當體人心，休任己性。
人休趕上，勢休使老，半截漢子，光華多少。
無可奈何，須得安命，怨歎燥急，又增一病。
口腹小事，廉恥所存，切須忍己，休要羞人。
知是都知，能是誰能，休聽口說，只看躬行。

又　修寺將佛打點，燒錢買免神明，災來鬼也難躲，爲惡天自不容。
耳目受用一千，身子受用一百，到頭身子饑寒，耳目顧你不得。
明理莫如讀經，省事須當讀史，生兒見書如讎，不如生箇瞎子。
貧時悵望糟糠，富日嬌嫌甘旨，天心難可人心，那箇知足餓死？
苦甜下咽不覺，是非出口難收，可憐八尺身命，死生一任舌頭。
因循惰慢之人，偏會引說天命，一年不務農桑，一年忍饑受凍。
天宮不要房住，神道不少衣穿，強似將佛塑畫，不如救些貧難。
世上三不過意，王法天理人情，這箇全然不顧，此身到處難容。
責人絲髮皆非，辨己分毫都是，盜跖千古元兇，盜跖何曾覺自。
柳巷風流地獄，花奴胭粉刀山，喪了身家行止，落人下眼相看。
只管你家門戶，休說別箇女妻，第一傷天害理，好講閨門是非。
人悔不要埋怨，人羞不要數說，人極不要跟尋，人愁不要喜說。

又　創業就創乾淨，休替子孫留病。
寧少一食，休少一日。
童生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終日惱。
忙裏要斟酌，擔遲不擔錯。
若要度量長，先學受冤枉。
若要德業成，先學受困窮。
若要無煩惱，惟有知足好。
若要度量寬，先學受懊煩。
十日無菽粟身亡，百年無金珠何傷？
事只五分，無悔。味只五分，偏美。
老來疾痛，都是壯時落的。衰後冤孽，都是盛時作的。
見了財物心喜，做賊從此做起。
見人忍默偏欺，忍默不是癡的。
鳥獸無雜病，窮漢沒奇症。
儘穀只說不穀，橫受不如豎受。
酒色財氣，殺身四忌。
聞惡不可就惡，恐替別人洩怒。
休說前人長短，自家背後有眼。
濕時綑就，斷了約兒不散。小時教成，歿了父兄不變。
說好話，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
算計二著見在，纔得頭著不敗。
寧做痲中蓬，不做孤生松。
桃偶休憂土偶，禿人休笑禿醜。
好名休要霸占，也須均些兒。惡名休要推辭，也須分些兒。
好面上灸箇疤兒，一生帶破。白衣上點些墨兒，一生帶涴。

又中　讎無大小，只怕傷心。恩若救急，一芥千金。
內要伶俐，外要癡騃，聰明逞盡，惹禍招災。
自家有過，人說要聽，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丈夫一生，廉恥爲重，切莫求人，死生有命。
要甜先苦，要逸先勞，須屈得下，纔跳得高。
白日所爲，夜來省己，是惡當驚，是善當喜。
人譽我謙，又增一美，自誇自敗，還增一毀。
害與利隨，禍與福倚，只箇平常，安穩到底。
怒多橫語，喜多狂言，一時褊急，過後羞慚。
人生在世，守身實難，一味小心，方保百年。
慕貴恥貧，志趣落羣。驚奇駭異，見識不濟。

又 大凡做一件事，就要當一件事，若還苟且粗疎，定不成一件事。
少年志肆心狂，長者之言偏惱。你到長者之時，一生悔恨不了。
改節莫云舊善，自新休問昔狂，貞婦白頭失守，不如老妓從良。
自家痛癢偏知，別箇辛酸那覺，體人須要體悉，責人愼勿責苛。
沈重有德君子，輕薄無知狂童，任你幾多學識，何如才美周公？
快意從來沒好，拂心不是命窮，安樂人人破敗，憂勤箇箇亨通。
兒好何須父業，兒若不肖空積，不知教子一經，只要黃金滿室。
君子名利兩得，小人名利兩失，試看往古來今，惟有好人便益。
厚時說盡知心，隄防薄後發洩，惱時說盡傷心，再好有甚顏色。
牀雖不高有跌，睡時仔細翻身，穩當莫如地鋪，橫盤直妥從君。
事到延捱怕動，臨時卻恁慌忙，除了差錯後悔，還落前件牽腸。
往日眞知可惜，來日依舊因循，若肯當年一苦，無邊受用從今。
東家不信陰陽，西家專敬風水，禍福彼此一般，費了錢財不悔。
郭璞選得吉地，天綱看了良辰，若說好墳沒禍，請君做賊殺人。
德行立身之本，才識處世所先，孟浪癡呆自是，空生人代百年。
謙卑何曾致禍，忍默沒箇招災，厚積深藏遠器，輕發小逞凡才。
儉用亦能穀用，要足何時是足？可憐惹禍傷身，都是經營長物。
未來難以預定，箅穀到頭不穀，每事常餘三分，那有悔的時候。
渾厚寬洪君子，淺狹燥急凶人，要求動物濟事，還須易氣平心。
堯、舜、禹、文、周、孔，面目只似常人，止因一箇心好，萬古尊爲聖神。

又 君子口裏沒亂道，不是人倫是世教。君子脚跟沒亂行，不是規矩是準繩。君子胸中所常體，不是人情是天理。
恩怕先益後損，威怕先鬆後緊。
饑可使耐，飽可使再。
熱勿使汗，冷勿使顫。
未饑先飯，未迫先便。久立先養足，久夜先養目。
清心寡慾，不服四物。省事休嗔，不服四君。酒少飯淡，二陣沒幹。
愼寒謹風，續命無功。
線流衝倒泰山，休爲惡事開端。
才多累了己身，地多好了別人。
白首貪得不了，一身能用多少。
趁心休要懽喜，災殃就在這裡。
未須立法，先看結煞。
休與衆人結讎，休作公論對頭。
三譽升天，三毀入淵。
做第一等人，幹第一等事，說第一等話，抱第一等識。
芳名今古流傳，帝王不如聖賢。
欺世瞞人都易，惟有此心難昧。
暗室雖是無人，自身怎見自身。
蘭芳不厭谷幽，君子不爲名修。

又《續小兒語下》 心不顧身，口不顧腹，人生實難，何苦縱欲。
纔說聰明，便有障蔽，不著學識，到底不濟。
威震四海，勇冠三軍，只沒本事，降伏自心。
矮人塲笑，下士塗說，學者識見，要從心得。
讀聖賢書，字字體驗，口耳之學，夢中喫飯。
越嬌越脆，越潑越壯，舟子河邊，軍人馬上。
男兒事業，經綸天下，識見要高，規模要大。
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責己要厚，責人要薄。
一飯爲恩，千金爲讎，薄極成喜，愛重成愁。
鼷鼠殺象，蜈蚣殺龍，蟻穴破隄，螻孔崩城。
意念深沈，言辭安定，艱大獨當，聲色不動。相彼兒曹，乍悲乍喜，小事張皇，驚動鄰里。
分卑氣高，能薄欲大，中淺外浮，十人九敗。
當窮便窮，該死就死，只休溺愛，這箇身子。
坐井觀天，面牆定路，遠大事業，休與共做。
冷眼觀人，冷耳聽語，冷情當感，冷心思理。
理可理度，事有事體，只要留心，切莫任己。
焚結碎環，這箇不難，解環破結，畢竟有說。
將溢未溢，莫添一滴，將折未折，莫添一搦。

辨者不停，訥者若聾。辨者面赤，訥者屏息。辨者纔住，訥者一句。
辨者目慚，訥者自謙。

禍到休愁，也要會救。福來休喜，也要會受。

又　火正灼時都來，火一滅時都去，炎涼自是通情，我不關心去住。
何用終年講學，善惡箇箇分明，穩坐高談萬里，不如蹉跼一程。
只惡人生疥癬，渾忘我病膏肓，試向倉公問疾，恐予不如伊行。
今日排場正生，明日排場花旦，去了脂粉衣裳，依舊本來身面。
宋朝高髻長裙，西施懸鬚曳屨，雙雙歌舞鑒前，那箇是男是女。
塵裏何曾孤識，鬧中沒甚清言，試向傍邊冷覷，人生箇箇堪憐。
萬古此身難再，百年展眼光陰，縱不同流天地，也休涴了乾坤。
未來只恨來遲，過去偏嫌去速，虛花費盡實心，贏得旁人眼目。
金柱手摩日細，石欄綆鋸痕深，喜事多言好怒，那知暗損精神。
世上第一伶俐，莫如忍讓爲高，進屨結纓胯下，古今眞正人豪。
學者三般緊要，一要降伏私欲，二要調馴氣質，三要跳脫習俗。
化子拾得一錢，喜的行歌獨笑，忽被原人認去，氣的拍手大叫。
百尺竿頭進步，鑽天巧智多才，饒你站得脚穩，終然也要下來。
莫防外面刀鎗，只怕隨身兵刃，七尺蓋世男兒，自殺只消三寸。
口門洩盡心機，心言無令口知。
會逐的逐有待，不會逐的逐見在。
觸龍耽怕，騎虎難下。
無忽久安，無憚初難。
處世怕有進氣，爲人怕有退氣。
乘時如矢，待時如死。
毋賤賤，毋老老，毋貧貧，毋小小。
同困相憂，同亨相讎。
欲心要淡，道心要豔。
迎喝奪氣，蹺喝奪智，不喝奪意。
上看千仞，不如下看一寸。前看百里，不如後看一鞭。
無束燥薪，無激憤人。
不怕他知，只怕他依。
說的不從，默的偏成。
塞不如決，決不如竭。
聰明是你命苦，盜賊不恨聾瞽。
積威不論從違，積愛不論是非。
粘紙不用漆膠，殺蝨不用鎗刀。
一子之母餘衣，三子之母忍饑。
怒他卻是救他，薄他卻是厚他。
世情休說透了，世事休說彀了。
盼望也不來，空勞盼望懷。愁懼也須去，多了一愁懼。
貪喫那一杯，把百杯都嘔了。捨不得一金，把千金都丟了。
衆裏不憂差錯，野行不憂觸磕。
舟行只似岸移，雲東不是月西。
早行休要留戀，到晚不著村店。
閒閒輳到忙忙，前長不如後長。
怪人休怪老了，愛人休愛惱了。
侵晨好飯，箸不得午後飽。平日恩多，抵不過臨時少。
不怕驟，只怕輳。
不怕一，只怕積。
聲休要太高，只是人聽的便了。事休要做盡，只是人當的便好。
要喫虧的是乖，占便宜的是獃。
雨後傘不須支，怨後恩不須施。
早種收，晚種丟。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
剛欲殺身不顧，柔欲殺身不悟。
當遲就要寧耐，當速就要慷慨。
回顧莫辭頻，前人怕後人。
歇事難奮，玩民難振。
窮易過，富難享，寧受疼，莫受癢。
一向單衫耐得凍，乍脫綿襖凍成病。
無醫枯骨，無澆朽木。

又《演小兒語》 有宋，有燕，有秦，有晉，予聞而演之。亦《唐棣》之意也。然鄙俚可笑，規刺可憎，知我罪我，我無所逃矣。抱獨居士。

盤脚盤，盤三年。降龍虎，繫馬猿。心如水，氣如綿，不做神仙做聖賢。

忙忙轉，圓轉跑。不定自家脚，只要人說好。任你會周旋，難說跌不倒。

東屋點鐙西屋明，西屋無鐙似有鐙，鐙前一寸光如罩，可恨鐙臺不自照。鐙前不見鐙後人，鐙後看前眞更眞，慢道明尤遠，隄防背後眼。

踢蹬幫幫，鼓舞商羊，獨行不前，獨立更難。從來支廈非一木，鵬六翮，驥四足。

藏老母，哄過誰？你的路，我都知。任你深深藏到底，你若拏住我，我也拏住你。

篩羅打羅，要喫細麪，一斗麥兒，只收斤半。苦甜覺處只六指，草葉木皮也救死。

笑和尙，笑迷癡，家家供香火，日日笑嬉嬉。三界十方誰看管，多少愁眉和淚眼，只聞一箇向隅聲，那討悲心作笑臉。但教四海都懽忻，大家一笑滿乾坤。

苕帚秧，掃帚秧，直幹繁枝萬丈長，上邊掃盡滿天雲，下邊掃盡世間塵。中天日月懸雙鏡，家家戶戶都清淨，不怕六合掃不了，且向自家心上掃。

鸚哥樂，簷前掛，爲甚過潼關，終日只說話。

指星星，千萬點，天上奄撲撲，地下黑黲黲。何如日月只一輪，光明四照滿乾坤。

賣甕兒，璀璀響，中有人，四下撞。自磕自跌一朝壞，琉璃瓶兒千年在。

扯龍尾，占中間，盡處沒人遮，當頭千萬難。

驛裏房，沒主人，年年舊，日日新。過客不妨久處，但願天不下雨。

風來了，雨來了，兒女喜，翁婆惱。鳴條破塊已難禁，飛沙帶雹愁殺人。

摘豆角，不待老，嫩的甜，老的飽。豆角雖嫩不傷人，五月桃李已入脣。

鬥公雞，兩不歇，心很很，氣吹吹。饒你啄他腦骨裂，自家冠兒也帶血。

王婆婆，開門來。若要開，待夫回。任君等候幾多時，除是天上下鑰匙。

山老鴉，身如墨，白肚兒，卻露色。白在腹中我自明，翩翩慈烏滿身青。

張家樓，十丈高，上時手要穩，下時脚要牢。還有一般該愼，夜裏須防地震。

烟兒烟兒休烟我，與你搬磚累竈火，累了竈火烟還在，惱來逃卻烟兒外。烟裏豈無人，烟自不黏身。

打滑擦，喜斜陂，只圖足利便，不顧滿身泥。愛河苦海滑更惡，勸君抵死休著脚。

水鴨幾箇兒，翻船倒舵兒，世間上下無常勢，秦始皇，漢高帝。

打哇哇，止兒聲，越打越不停，你若歇了手，他也住了口。

路東瓜，喬捨生，爲道義，爲利名。我只有一箇命，該用時，我纔用。

討小狗，要好的，我家狗大卻生癡，不咬賊，只咬雞。

婆婆來，諕殺我，般般都破綻，事事難遮躲。我有一計，古今大妙，宰豬羊，修廚竈，敬奴婢，下禮貌，婆婆迎門滿臉笑。

頂香爐，敬神明，燒錢紙，供三牲，東家失火，西家頭疼。勸君休來廟寺，禍福不干神事。

一班兒，休出隊，功同功，罪同罪。勸君休逞才辨，出頭椽兒先爛。

氣蝦蟆，沒度量，纔觸著，就肚脹。長鯨吸盡東洋水，千萬蝦蟆都在裏。

兒窩多，君都占，臏下母窩我趕彈，趕在邊頭爭打轉，我搶兒窩君莫怨。貪妒由來害自身，世上那有兩窩人。

大嫂何病，發熱頭痛，外感還輕，內傷卻重。但教元氣沒說話，外感內傷都不怕。

蠓蟲兒，小如蟻，寄足草間，家於葉底，鵬飛九萬滿天雲，不知何處可藏身。

蝙蝠早來，只到星齊，誰不日行，偏你夜飛？原來老鼠出身，到底只是怕人。

鼻子頭，忒較量，一寸房中築界牆。我欲六合藩籬都拆破，上下四方只一箇。

綁身襖兒休嫌破，但貼皮肉就煖和，不信貂綿掛滿房，就裏赤身也凍殭。

八十老兒種白果，但有人喫何必我。當路一木橫，來往礙人行。難得過去我，任他車馬傾。

大哥大哥，那是正路。指與東西，到底不悟。總來前步引他行，不煩一語自分明。

孩兒哭，哭恁痛，那箇打你，我與對命。寧可打我我不嗔，你打我兒我怎禁。

兒女罵人，懊惱四鄰，四鄰告語，我打兒女。不爲四鄰謝怪，怕把兒女學壞。

哥哥哥，上草垛，遠著脚，緊著步，中路切莫少緩，好漢不禁三轉。

老王賣瓜，臠臠巴巴，不怕擔子重，只要脊梁硬。

浮萍草，家何處，一任漂泊不得住，荇菜參差水面流，細根不隨流水去。

捎路兒，沒天理，平地開端圖方便，你省了一時三五步，萬古千年成大路。

耍流星，信手做，長短伸縮，妙稱獨步，來往有人行路，也要前看後顧。

大籠火，緊扇扇，直須灼起，不要有烟，一時眞是煖和，到那寒灰怎過。

緊喉痺，潰成濃，不針要死，纔針護疼，儘著病人百口罵，須索下手針一下。

清・褚人穫《堅瓠集》卷一《牽郎郎》　兒童扯衣裾相戲，唱曰：『牽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兒不着地。』初意兒童相戲之詞。後見《詢蒭錄》，知爲祝生男也。牽者郎郎，拽者弟弟，多男子也。踏碎瓦，禳之以弄璋。扯衣裾，禳之以衣裳。不着地，禳之以寢床。無非男也。古人雖兒童相戲，亦有至理。

又卷二《雨帝謡》　正統末，京師旱，街上小兒爲土龍祈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噪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卽位之事，繼又有復辟之舉。謂雨帝者，與弟也。城隍土地，謂郕王有此土地也。雨再來，還土地，謂駕旋而復辟也。

又《堅瓠二集》卷二《童謡》　至正乙酉，淮楚間童謡曰：『富漢莫起樓，富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王國。』高皇於丁未年卽吳王位，卽羊兒年也。

又《堅瓠四集》卷一《賣癡呆》　蘇州除夕小兒謡云：『賣癡呆，十貫賣汝癡，萬貫賣汝呆。現買儘多送，要賒隨我來。』

又《堅瓠六集》卷四《河北童謡》　河北童謡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洪武戊申六月，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鍛鐵初出於爐，有光，三日乃止。

又《堅瓠八集》卷四　慈谿姚仲升堂守蘇郡，被讒，調鎭江。代之者爲黃巖林一鶚。徐武功送姚解任詩：『袖歸白璧原無玷，移去寒梅不改香。』童謡亦有『雙木撐篙，不如一姚』之句。

清・杜文瀾《古謡諺》卷二二引《二申野録》卷四　嘉靖初童謡云『前頭好個鏡，後頭好個秤。鏡也不曾磨，秤也不曾定。』又云『嘉靖二年半，秫黍磨成麪。東街咽瞪眼，西街喫磨扇。姐夫若要喫白麪，只待明年七月半。』又云『太廟香爐跳，午門石獅叫。』又云『好黑頭蟲，一半變蛤蚧，一半變人龍』。

又卷六九　洛中童謡曰：『雖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

又卷八五《元至正中燕京童謡》　腳驢斑斑，腳踏南山。南山北斗，養活家狗。家狗磨麪，三十弓箭。上馬琵琶，下馬琵琶。驢蹄馬蹄，縮了一隻。

又引《元末湖湘中童謡》　不怕水中魚，只怕岸上豬。豬過水，見糠止。

諺語部

綜述

《韓非子》卷四《姦劫弑臣》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卓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漢・許慎《說文解字》 諺，傳言也。從言，彥聲。

魏・張揖《廣雅・釋詁》 諺，傳也。

晉・韋昭注《國語》卷二一越語 諺，俗之善謠也。

晉・王嘉《拾遺記》卷六 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諧隱》 又蠶蟹鄙諺，貍首淫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諧辭讔言，亦無棄矣。

隋・陸德明《左傳・隱公十一年》釋文 諺，俗言也。

《南史》卷八〇《侯景傳》 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略】

于時景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屩，荊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栢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僞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枯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牀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痺，景曰：『此東痺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略】

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游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爲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搵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并溧陽主亦預食例。景焚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即用市南井水焉。景儀同謝答仁、行臺趙伯超降于侯瑱，生禽賊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凶黨悉平，斬房世貴於建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禮於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乃奔齊。

唐・顏師古《漢書・五行志》注 諺，俗所傳言也。

唐・劉知幾《史通》卷六《言語》 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

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驟諸？至如『鶉賁』、『鸛鴿』，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者也。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謂而然。渭州潘原諱『賴』。云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原州，臣於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即位亡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爲恥。然未知以欺爲賴，其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爲伍伯，而父犯刑，恐他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疏矣。楚州諱『烏龜頭』。云郡城像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擊其首而破也。泗洲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眞州多回祿，故諱『火柴頭』。漣水地褊多荒，人以食蘆根爲諱。蘇州人喜盜，諱言『賊』。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看參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諱『師姑』，呼爲『女和尚』。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其爲爪，與獠同音也。而秀州又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敗，良家女多爲所染故爾。衛卒諱『乾』，醫家諱『顛狂』，皆陽盛而然。疑乾者，謂健也。俗謂神氣不足爲九百，或以乾爲九數，又以成呼之，赤重陽之義耳。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劉寬以客罵奴爲『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朋友，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孫呼父祖名，爲傷毀之極。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蠻名嬌之類可恥賤者，問之，云欲人難犯，又可怪也。

宋・楊万里《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略】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略】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

宋・時瀾《東萊書說》卷二五　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也，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六《解頤》　匡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蓋言其善於講誦，能使人喜而至於解頤也。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云：『兜不上下頰』，即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頤解而卒。又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喜則氣緩，能令致脫頤。』信非戲語也。

又卷二〇《舟人稱謂有據》　余生長澤國，每聞舟子呼造帆曰歡，以牽船之索曰彈子，稱使風之帆爲去聲，意謂吳諺耳。及觀唐《樂府》有詩云：『蒲帆猶未織，爭得一歡成。』而鍾會呼捉船索爲百丈。趙氏註云：『百丈者，牽船蔑，內地謂之笪。』韓昌黎詩云：『無因帆江水。』而《韻書》去聲內，亦有扶帆切者，是知方言俗語，皆有所據。陸放翁入蜀，聞舟人祠神，方悟杜詩長年三老攤錢之語，亦此類也。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四《戴率初破題》　先人嘗言，幼在金陵郡庠從戴率初先生游，先生每因暇即以方言俗諺作題，令諸生破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樓』字，先君曰：『蓋嘗因其地之不足而取其天之有餘。』先生大喜，又命以諺云：『寧可死，莫與秀才擔擔子。肚裏飢，打火又無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月諺》　俗云：『月而仰，水漸長。月而昃，水無滴。』蓋月有九行，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於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爲陽道，不中而過北則爲陰道，行陽道則旱，行陰道則潦。月借日爲光，月生時如仰瓦，是行陰道矣；如弓弦昃樣，是行陽道矣，故知旱潦者以此。

又卷二〇《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寧爲雞口，莫爲牛後。』舊《國策》作『雞尻牛從』，而沈存中取之，鮑彪校註則曰：『秦稱牛後者，蓋故以惡語侵韓，欲昭侯怒而從之耳。』愚謂口、後音順，當時鄙諺如此，亦非秦所故爲也。若果如《國策》，則秦言合從者又言牛從哉？當以《史記》爲是。

又卷二一《諺語出詩》　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第一句蓋武元衡被刺時前夜之詩，以爲讖也，其詩云：『坐久喧蒭息，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日出事還生。』第二、三句是曹鄴咏李斯者也，

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速。不知駕御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尙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綠。』第四、五句乃宋賀仙翁詩也，詩曰：『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又若『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菖蒲花，難見面』前二句亦是古樂府三叟之詩，後二句施肩吾之詩也，特揭之於稿。

又卷二三《諺語解》 挽踏，取桔槔取水之義，上以手挽而入，下以脚踏而出，謂其輾轉不散亂也，借人之難理會意。邋遢，《海篇》云，行歪貌，借爲人鄙猥糊塗意也。𩑋鑒二字，雖《海篇》亦不載，今《俗字集》上有之，謂作事軒昂太過之意。予有《雜字》一冊，乃宋刻也，似此等語皆出宋時，故山谷集中有集、蔥、葅、傝、僬、銃、靈等字，多謂蜀語也，義皆如今時之解。但，傝，僬謂物不濁也，《海篇》亦曰惡也，不知何意。措大爲秀才者，以其舉措大道也。

又卷二四《諺語始》 今諺謂臨產曰坐草，起自晉也。陳仲弓爲太邱長，出捕盜，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治之。又罵人王八賊，蓋五代王建行八，素盜驢、販私鹽，人罵王八賊也。今鄙人微薄者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至矣。』火伴，出古樂府『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忙』。打草驚蛇，乃南唐王魯爲當塗令，日營資產，部人訴主簿貪污，魯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有疾曰不快，見三國《華佗傳》；阿誰，見《龐統傳》。遠水不救近火，乃梁杜朔周之言。走是上計，見《南史·王敬則傳》：有告敬則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計。』煖房，見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煖房來。』經紀，因唐滕王、蔣王好聚斂，太宗賜帛諸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好物不在多，晉元帝曲宴賦詩，學士朱鞏止成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宋張循王以銀鑄成一毬，名曰沒奈何。五代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當代我。』金逆亮制尖靴極長，取於便韃，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謂之沒下稍。元新官出京，有應盤纏者同去就與管事，謂之貓兒頭。宣和間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錯到底。林商爲尉，性廉，令、丞皆貪，一日宴會，令、丞皆舞而動手，尉止回身而已，令問之，林曰：『長官贊府皆動手，尉再動手，百姓可活耶？』此取銀動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責王建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不長進。』亦出《世說新語》。今罵人曰雜種，出晉《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有身，出漢元帝與王政君一幸有身。

又卷四九《諺語至理》 御史初至則曰驚天動地，過幾月則曰昏天黑地，去時則曰寂天寞地，此言其無才者也；賒酒時風花雪月，飲之時流星趕月，討錢時水底摸月，喻世之無賴者也；未娶時越河跳井，既娶則擔雪填井，娶久多生不能養育則投河奔井，此言雖戲，皆深致於理也。

明·楊慎《古今諺·諺噳唁同》 《論語》云：『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噳，見《文選》注。又作唁，劉勰曰：『諺、噳、唁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廬路淺言，有質無華，喪言不文，故弔亦稱唁。』《劉子新論》：『子游裼裘而諺，曾子指揮而哂。』是諺與唁同也。

又《諺語有文理》 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言冬至後寒風吹籬有聲如觱栗也，合於莊子『萬竅怒號』之說，而可以爲《豳風》一『之日觱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諧黃鐘，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於天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之詩乎。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八《古人引用諺語》 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過，逢場作戲，見景生情』四句爲養身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淵，往事如夢，前程如漆』四句爲寬胃方，揭之座隅。偶閱《野客叢書》，其採綴經史詩文中諺語凡四則，余擇其足爲勸戒者，哀載於此。

『獸惡其網，民惡其上。』『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家有千金，坐不垂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一曰縱敵，數世之患。』『欲人勿知，莫若勿爲。』『一朝不朝，其閒受刀。』『當出不出，閒不容髮。』『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一人在朝，百人緩帶。』『一日不書，百事荒蕪。』『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怒其室，作色其父。』『官無中人，不如歸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生男如狼，惟恐其尪，生女

如鼠，惟恐其虎。』『彀弩射市，薄命先死。』『近市無價，巧詐寧拙。』『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來。』『生爲人所咀嚼，死爲人所懽快。』『舉頭三尺有神明。』『龍生龍，鳳生鳳。』『對牛彈琴。』『作死馬醫。』『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讓一寸，饒一尺。』『讓禮一寸，得禮一尺。』『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一雞死，一雞鳴。』『亡一姬，復一姬。』

詩句如『祇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噉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萬般無染耳邊風。』皆杜荀鶴所作。『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皆羅隱所作。又『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亦杜荀鶴詩。『未飲心先醉，不在接杯酒。』陶淵明句也。『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朱灣句也。『逢人只可少說話，賣術不須多要錢。』劉改之句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句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句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句也。『事向無心得。』章碣句也。『忍是敵災星。』司空圖句也。『在家貧亦好。』戎昱句也。『日出事還生。』武元衡句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句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句也。余觀宋詩，若邵康節《擊壤集》、陸放翁《渭南集》用俗語成句甚警策者，又不可勝錄矣。

明・趙宧光《說文長箋》　傳言者，一時民風土著論議也，故從彥、言，若鄙俚淫僻之詞，何諺之有。觀彥言而可以知寓教於文矣，或作喭，蓋唁弔之喭改作也，與諺遠矣。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諺語》　南都閭巷中常諺，往往有麁俚而可味者，漫記數則。如曰『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脚』。曰『熱竈一把，冷竈一把』。曰『辦酒容易請客難，請客容易款客難』。曰『饒人不是癡，過後得便宜』。曰『人算不如天算』。曰『捉賊不如放賊』。曰『好男不喫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曰『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曰『日食三飧，夜眠一覺，無量壽佛』。曰『不看僧面看佛面』。曰『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兒親戚』。曰『強龍不壓地頭蛇』。曰『燈臺照人不照己』。曰『酒在口頭，事在心頭』。曰『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曰『若要好，大做小』。曰『吃得虧，做一堆』。曰『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曰『牡丹雖好，綠葉扶持』。曰『鍋頭飯好吃，過頭話難說』。曰『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的貼天飛』。曰『爛泥搖樁，越搖越深』。此言雖俚，然於人情世事有至理存焉，邇言所以當察也。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三《樂府俚語》　樂府：『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愈俚愈妙，然讀之未有不失笑者。余因憶再使西蜀時，北歸次新都夜宿，聞諸僕偶語曰：『今日歸家，所餘道路無幾矣。當酌酒相賀也。』一人問所餘幾何？答曰：『已行四十里，所餘不過五千九百六十里耳。』余不覺失笑，而復悵然有越鄉之悲。此語雖謔，乃得樂府之意。己丑十一月十八日，對雪讀古樂府偶書。

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卷上《買東西考》　明崇禎時，曾遣中官問詞臣，今市肆交易止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詞臣莫能對。輔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昏夜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不待交易。故但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帝善之。然亦太穿鑿。愚以此語定起東漢，其時都市之盛，侈陳東西兩京，俗語買東、買西，言賣買者，非東即西，沿習日久，遂以東西爲貨物替身；如方言稱主人貴東、儉東之類，着落東西二字，而不言南北可知。

清・褚人穫《堅瓠七集》卷三《俗諺題破》　孔退之幼在金陵郡庠，從戴表元游。表元因暇，每以俗諺作題，令諸生破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樓』字，退之曰：『因地之不足，取天之有餘。』表元大喜，又命以諺云：『寧可死，莫與秀才擔擔子。肚裏饑，打火又無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明蔣燾，徐武功甥，幼聰穎，嘗遊市中，值內迫出於旁，舍主人偶見，不及拭而去。主人知爲燾，追及以此爲題，令破燾應聲曰：『內有所迫，不擇地而施；外有所遺，不潔身而去。』

又《堅瓠十集》卷四《諺語對》 諺語對多可採者，如『板板六十四，擲擲么二三。』『貓口裏挖鰍，虎頭上做窠。』『鍾馗捉小鬼，善才參觀音。』『捏鼻頭做夢，挖耳朵當招』之類，已見《譚概》。近又得『手弗動念四，背起打十三』句，客言『范長白吃白腸飯』無可對，予姪庭嘉曰：『盧河生着生湖羅』，亦堪解頤。

又《諺語皆詩》 今人諺語多古人詩，『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曹子建詩。『晚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古樂府句。『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唐太宗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之詩。『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日出事還生。』武元衡詩。『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咏李斯詩。『終日醉醺醺。』張籍《登金山寺》詩。『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但有路在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羅隱詩。『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在家貧亦好。』戎昱詩。『大樹大皮裏，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宋僧行持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句。『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張叔仁《送謝疊山入燕》詩。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二二 漢人諺語，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此亦一體也，俱就其人姓氏之韻，而以品題語協之，亦一時風氣然也。

清・李調元《古今諺・古今風謠》序 《古今諺》及《古今風謠》乃升菴在滇採集諸書諺語，以嬉目遣懷，非著書也。其孫刻之，焦氏因之，遂有單行本。其書始於黃帝，其首三條，則焦氏所附錄。先生論諺語，而後人添入歷卷者也，今仍之。按賈氏引黃帝語，乃《巾几銘》、孔甲《盤盂書》也，不可謂之諺。意者先生謂諺語所由起，故以之弁首乎。

清・曾廷枚《古諺閒譚》自序 余自幼時，即嘗聞里巷之辭，心切韙之，而苦不甚記憶。及閱劉舍人《文心雕龍》云：『諺者，直語也。』廛路淺言，文詞鄙俚，有實無華，莫過於諺，殆與芻蕘無以異也。然考上古之世，如鄒穆公云『囊漏儲中』，陳琳諫詞『掩目捕雀』，並屬遺諺。先民多以爲文者直，可與經史相證明，採爲譚說，作爲箴戒，奚可忽乎？丁巳，余自邗上舍姪賓谷都轉署中言歸，於今十載，耽索居味道之樂，時取古人經籍文辭研覃，無間昕夕。繇夏商周以及左國兩漢三唐宋代諸書，反覆詳玩，略領其致。其間有攝於諺語者，即拾側理錄之，以免遺忘，因思蠶蟹貍首，爲弔喪之一體。鱗身狗尾，亦歌詠以成文。迺綴其類編胥，都爲四卷，曰《古諺閒談》。

清・周天度《通俗編序》 語有見於經傳，學士大夫所不習，而蕘童竈妾口常及之。若中古以還，載籍極博，抑又繁不勝舉矣。蓋方言流注，或每變而移其初，而人情尤忽于所近也。余友晴江翟氏，山舟梁氏，咸博學而精心。山舟在南中，常出所著直語類錄示余，余歎以爲善。比來都門，復見晴江手輯《通俗編》，則勾稽證釋，視山舟詳數倍焉。二君種業樹文，兼綜細大，故未易伯仲。然山舟鍵戶端居，讀書之外，罕與人事接，其所錄在約舉義例，而不求其多。晴江則往來南北十許年，五方風土，靡所不涉，車塵間未嘗一日廢書，墜文軼事，殫見洽聞，溢其餘能，以及乎此。宜其積累宏富，考據精詳，而條貫罔不備也，世人務爲夸毗。遇所不知，輒曰『吾何爲而屑此？』以視二君之稽古多獲，而猶不怠棄庸近，用知善學者誠有恥于一物，必無使蕘童竈妾之得拄其頰而後可。在學士大夫，披覽及之，亦可以省其宿讀而恍然矣。晴江善于余，而近與山舟爲密，余故序其書，幷爲兩家置騎者如此。

清・翟灝《通俗編》卷三 古諺之通行今俗者，前卷各收錄，或不習于俗人之口，而雅人猶以爲常談，則更彙識于此。其見經、及雖雅人不復稱者，不盡識也。

又 古籍之語，今多有祖其意而變其文者，雖極雅俗之殊，而淵源猶可溯也。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序》 古之善於立言者，曰有物，曰有章。物，著實也。章，文章也。蓋無實則事不足徵，無文則行之不遠，文實兼備，乃能信今傳後，卓然成不朽之著作，足以爲立言者程。然而不盡然也。農諺、童謠、邨歌、輿誦，散見於史傳者，不可勝紀，非必期有物有章也。一時偶觸之機，於天時地理人情物態之蕃變紛紜，莫不自鳴其所見。而其高下長短之音節，亦成自然之天籟，而不戾乎風人，輶軒所采，

芻蕘之詢，良有以也。余閑懶成病，抑鬱經年，親友時以余之所苦問。余習而不察其所苦，因問而瞿然，試坐果苦坐，試行果苦行，試卧果苦卧，始知徒自喫苦。感慰問之情，而愈不能不於苦中尋樂處。餔啜自如，腹未負也。余何苦？丹鉛不廢，舌尚存也。余何苦？記事珠雖亡，追憶七十年間故鄉之謠諺歌誦，耳熟能詳者，此心甚愜然也。余何苦？於是念之於口而筆之於書，其言散而無紀，部之以天、地、人、物，名曰鄉言解頤。命慕、敬兩兒錄而校之，因示之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生於鄉而不知鄉之俗，昧矣。知鄉之俗而不聞鄉之言，聾矣。以里閈眞率之恆言，與市井游誕之匪語，視無差別，與頑而用闇矣。爾輩生長京師，不知鄉俗，併未聞鄉言，何異居堂室而未知營草茅，食稻粱而未見種禾稼者乎？』禮反自始，樂操土風。渠水溯文瀾歟？鄉言之章也。林亭說古蹟歟？鄉言之物也。

清・王有光《吴下諺聯》卷一《隻隻好》　文曰篇，詩曰首，歌曲曰隻。諺，歌曲類也，亦曰隻。素史氏錄而註焉，俗者雅之，腐者新之，有典實者考核之。俾披閱之下，莊者取其醇正，諧者賞其風流，各適其可，故曰『隻隻好』。如不以爲然，請看正文全目。

清・范寅《越諺・序》　宋趙叔向採方言之有切日用者，編之成帙名曰《肯綮錄》我朝康熙時，蕭山毛西河先生考隋韻有與越俗語相發明，將居平呼其音而不得其文者，筆記廿四條，名《越語肯綮錄》。乾隆時予鄉茹遜來先生論今證古，撰《越言釋》一卷。予竊維揚子之著方言也，爲郎漢廷，觀書石室脱直事之繇，賜筆墨之錢，博覽周秦輶軒奏籍之書，般問四方殊語異言，而槧積廿七年成十五卷。寅越人也，幼奉庭訓，惟經籍制藝是務。年十七而孤貧賤也，衣食於奔走，望洋黄河，駐麾庾嶺，遵濱甬滬，臨歎荆湘，步不能爲豎亥，目不能窮荒徼，耳不能聰陬澨，而言不能通謄繹。此荀卿子所謂越人安越者也。然而南蠻鴃舌之音，予今聞辨多異方言舊載。稽山鏡水之間，油讙街談，亦漸異髦斷所聞矣。如三字縮腳言，祇借其音，及翻『收拾』爲『收廿收九』之類。蓋風俗古今隨乎時，莊論戲謔更於世也。鳥覩南蠻新諺不亦誑罔於昔所云云者。夫越彊當周秦之代，西界之江東北滄海，南徑八閩、百粵耳。各方殊語，何能足至耳熟哉？而勾踐故都固在會稽也，且夫蜀莊沈冥林閭闃寂子雲，才遇萬胡一覲，輶軒之採輯，惟姬嬴所蒐崇矣。遜來泥古絕筆俚言，充類至盡，將世可燬。厥字書而婦孺皆言經典，宇宙無諺，其勢安能乃叔向肯綮不拘一方。西河越語約畧簡記，遂使於越之區邈矣。輶軒闕如，志乘其土音之操口可得而言者，手不可得而筆。寅不敏又不佞人。今之人言今之言，不識君子安雅亦越人安越而已矣。爰據勾踐舊都之區，信今傳古之語所口習耳熟者，分編語言、名物、音義爲上、中、下三卷，名曰《越諺》，使言之於口者悉達之於筆，淹雅者通今，謅陋者博古，詩首國風，禮掌官譯，企遺意焉。然而考古經史，蒐討子集，旁及唐詩，徵諸元曲、通俗之編、傳燈之錄，上窺六代之同文，下逮百家之稗說，蓋編絕於獺祭而躔周乎鳥飛矣。管窺蠡測，妄擬鵬量，魚網免罝，挂一漏萬，涉獵君子幸垂教焉。

又《例言》　今之紹興府城即昔之越都。山陰、會稽兩縣同在府城。所錄各諺以山、會城鄉之語爲斷。

司馬史祖《陳涉世家》必言『夥頤』，太白詩仙作《蜀道難》，開口說『噫吁嚱』，《北征》、《南山》諸詩，《兩京》、《兩都》等賦，以及石鼎鬬雞聯句諸作，謿陋之儒視爲奇字麗文者，實皆當時俗物俚言，蒐羅摭拾信口振筆而成。今輯《越諺》，原屬收採俗語而不拘泥文雅，故土音俗字毫不改避，改即非諺，避即不成諺。

如下卷『勿頑』爲『韐』之類，雖不見於字書，欲達是諺，不能舍而他求。仿《桂海雜志》『不好』爲『孬』之例譯通之。又如中卷疾病條『瘚痧』二字，亦字書所無，今從醫書掇入。

『塽』、『幢』、『塗』等字，相傳塾師爲農所窘，欲以裂代塽，以犢代幢，以竈下代竈塗。農曰塽微裂顯幢小犢大竈下爨處，竈塗坐炊處毫釐千里矣。蓋諺因義出文從義，殊固不可假借也，今皆考出。

是編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語言諺焉，中卷名物諺之異處，下卷音義諺之散見者，各經詳考詳註三卷，通閱一以貫之。

中卷異呼之物，下卷別音之字，所有考註或在前或在後，各隨紙隙其習見之字、共識之典，偶不加註。欲詳上卷音義，必熟此二卷，庶不誤喚官音茫然是物。

自道光、咸豐年間忽有縮腳諺，如言腳字，借桁條柱腳之腳，但呼『桁條柱』三字縮住爲暗號者，不可枚舉。甚至走字，借用『雞毛扎帚』

之『帚』作走字縮腳暗號。此如南人數北諺，呼馬蘭頭爲生口篦子腦袋何足取哉？概屏勿錄。

近來又有輕薄子改字諺，如言『收拾』曰『收九收廿』，言『一千』曰『九百八十廿』者，任意譌造，悅口易傳，後將襲訛忘本，姑揭於兹，然亦弗錄。

有隱語諺如言『亮見亮』只說『燈籠照火把』者，有類乎謎若《東坡志林》載僧諱雞爲鑽笆，魚爲水梭，花言倘可，取兹亦採入若干語，其借音不切者棄之。

諺句有出典者，註某書名於下，有分見各書者，註明某某書。諺字出處曰出某諺，字音義分見雜出考核定一者，曰『從某』。其不及繁引詳辯者，苦於刻資無多，故從省文，博雅諒之。

凡字無音可音者註反切，有音可音者直註某字。除去音字亦從省文。

又《語言》 邵康節誨學卦者曰：此先天數，並無語言文字也。然則有語言乃有文字，得文字乃傳語言。上古之人禽翼、獸蹏、蛇身、虎尾，其鳴鳴鳴直而不轉，奇而無偶。此時無論寂無文字，且無所謂語言。故天開子，地闢丑，而人生於寅，亦一萬年者，以其面目、身體、脫盡毛翼、鱗爪而爲髮膚，其臟腑腎腸化除獸心蟲蠢而有三綱五常，非一萬年之功，不全人道也。人道既全，語言乃出。出語者聖，述語者賢。不啻墳、典、邱、索。聞而驚，驚而學，皆天籟焉。然會意想像如孩之呼乳痙之指講而已。宓犧氏作人性靈，人道啓，乃爲卦畫。卦畫者，有文無字，不言不語，而隱括語言文字之全，實爲萬世文字傳語言之祖，而萬萬世人情世故皆不出卦畫之中。此邵康節十二萬年之數所由推衍，而獨得其奧旨焉。厥後水土既平，稼穡維寶，驅蛇龍禽獸之同羣，改衣葉茹毛之舊習，山川靈其鍾毓，河海界其居游，九州殊欲，五方異音。音異、言偏、欲殊、語隔，五帝三王乃制同文之書，以通其語言，而蒼頡作字之所由肇焉。即揚子雲《方言》之所由作焉。亦國史、風詩之所由採焉。世之學者輒以識字自負，豈知文字在後，語言在先。經史子集之文字尤後方音，州諺之語言尤先經史子集文字所載之語言實爲人籟方音。州諺文字所不載之語言，乃天籟乎？文字爲譯語言而設。語言實生文字之宗乎？無文字有語言，已判人禽古固可也，必雅文字而俗語言。即今之世，且無從通問晤對矣。必根經典，乃著文字，將異域殊方言語不通，何由達政出治乎？如海外諸番，俄、英、法、布、德、美航梯來王文字不同，言語不通，將先布文字乎，抑先達語言乎？將文誥僅宣乎，抑待言語譯解乎？然則吾越之諺即吾越之語言，吾越之天籟也，亦當世士大夫所宜採備焉，是惡可以不輯輯語言。

哲理分部

《尚書・秦誓》 ［秦穆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

《管子》卷一《形勢》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曙戒勿怠，後稱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

又卷一一《君臣》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

《左傳・隱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

又《桓公十年》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又《閔公元年》 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

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又《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又《僖公七年》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

又《文公七年》　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

又《文公十七年》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儀，唯執事命之。

又《宣公十一年》　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

又《宣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又《成公十七年》　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又《襄公二十六年》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又《昭公元年》　老將知而老毛及之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又《昭公三年》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曰：『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又《昭公七年》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

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又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叚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又《昭公十九年》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又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又《昭公二十八年》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又《定公十五年》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國語》卷二《周語中》 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

又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

又卷三《周語下》 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饗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彰。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

又 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穌。王謂伶州鳩曰：『鐘果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

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鮮。

又 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慆淫，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

又卷一〇《晉語十》 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公弗聽。

又卷一九《吳語》 『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捐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又卷二一《越語下》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觤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

《莊子》卷六《刻意》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又《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列子》卷七《楊朱》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又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恆。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隳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痞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枭蓳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齧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又卷八《說符》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斑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

賢，而不在自賢。

《孟子・公孫丑》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荀子》卷一九《禮論》 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闇飾矣。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又卷二〇《樂論》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

《禮記・大學》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愼子》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

又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疎族，家貧則兄弟離。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又 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又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粹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鬼谷子・權篇》 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叅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辭，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之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

《戰國策》卷三《秦策一》 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坊，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奔走，東伏於陳。

又卷一七《楚策四》 或謂黄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又卷一八《趙策一》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又卷一九《趙策二》 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己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

又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

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又卷二六《韓策一》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略】『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又　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也，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

又卷三一《燕策三》　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

《文子》卷上　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卽定，兩卽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埃壤，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呂氏春秋》卷一六《知接》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韓非子》卷七《說林上》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又卷一八《六反》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又卷一九《五蠹》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漢・賈誼《新書》卷一　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又卷四　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

又卷六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蹀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蹀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又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

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淚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償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償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又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毋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墮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

《淮南子》卷一一《齊俗》　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又卷一六《説山》　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

又　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譴之。察之，乃其母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高誘注云：『譴，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挾，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損，毀也。

又卷一七《説林》　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盜賊之醜吠狗。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

又　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環可以喻貞，不可以輪。絛可以爲繶，不必以紃。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枝格之屬，有時而弛。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未嘗適，亡其適。

《韓詩外傳》卷一　枯魚御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史記》卷五二《齊悼惠王世家》　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

又卷五五《留侯世家》　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又卷六八《商君傳》　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

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又卷七三《白起王翦傳》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坳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又卷七九《蔡澤傳》 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

又卷一二四《游俠列傳》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

又卷一二五《佞幸列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

又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又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

《大戴禮記》卷八《子張問入官》 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漢書》卷五二《竇田灌韓傳》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

又卷五三《中山靖王劉勝傳》 臣聞：『社鼮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郤，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又卷五八《公孫弘傳》 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名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

又卷六二《司馬遷傳》 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略】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略】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又卷七七《劉輔傳》 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先下

詔封倢伃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略】『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又卷八六《王嘉傳》 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略】遂下詔封賢等。【略】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略】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略】『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略】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略】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略】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

又卷九一《貨殖傳》 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漢・王充《論衡・率性》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入緇，不染皆黑。

漢・王符《潛夫論》卷五 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眞僞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狶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狶。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豕俛仰嚾咿，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逐駭懼，眞聲出，乃知是家之艾猳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

又卷一六 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引而下，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瘕之子皆輕犯，況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爲國爲姦宄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主。』

又 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咸其詆訾，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必售，固取鍛燒以見眞，此爲衆口鑠金。

又 衆心成城。俗說：人同心者，可共築起一城；同心共飲，雒陽酒可盡也。

又 桑車楡轂，聲聞數里。俗說：凡人揉桑作車，又以楡爲轂，牢彊朗徹，聲響乃聞數里。

《孔子家語》卷五《子路初見》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後漢書》卷二八上《桓譚馮衍傳》 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

又卷三五《曹褒》 褒知帝旨欲有興作。【略】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又卷五六《宋弘傳》 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卷六六《陳蕃傳》 蕃乃上疏諫曰：【略】『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貨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

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負國乎。』【略】帝頗納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

三國魏・曹丕《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三國魏・嵇康《嵇中散集》卷八《宅無凶吉攝生論》　凡以忌崇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晉書》卷二八《五行中》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勳，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一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爲國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弒，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又卷五二《華譚傳》　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

又卷五九《王倫傳》　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略】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

又卷九四《魯褒傳》　褒傷時人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略】『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略】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又卷九六《列女杜有道妻嚴氏》　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

又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　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

北魏・梁祚《魏國統》　王昶字文舒，《誡子書》引諺曰：『知足不辱，如不知足，則失所欲。』

《宋書》卷七三《顏延之傳》　嗟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粗鄙，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　《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修宮室，壞垣牆。仲秋之月，可以築城郭，穿竇窖，修困倉。』孫注云：鄭玄曰『爲民當入，物當藏也。墮曰竇，方曰窖。』按諺曰『家貧無所有，收牆三五堵』。蓋言秋牆堅實，土功之勞。一時求逸，亦貧家之寶也。

《魏書》卷七七《高謙之傳》　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騑驂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一日萬機，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

北齊・劉晝《新論・貴速論》　智能決謀，以疾爲奇也。智所以爲妙者，以其應時而知也。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智者齊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嗟曰『力貴突，智貴卒』。此之謂也。

又佚文　古諺云：『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跛羊游其巔。』

陳・徐陵《徐僕射集》 在吏部尚書答諸求官人書，且世諺『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竊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虚，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黄紙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代於錢絹。故員外當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

《北史》卷五四《婁昭傳》 寶泰、尉景、婁昭、厙狄干、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屬雲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鬱爲佐命之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

唐・張彦遠《法書要録》卷三 『唐徐浩論書』。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爲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舊唐書》卷六四《江王元祥傳》 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蘇州刺史【略】。高宗時，又歷金、鄜、鄭三州刺史。性貪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爲人吏所患。時滕王元嬰、蔣王惲、虢王鳳亦稱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爲之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

又卷七四 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別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

又卷七七《柳澤》 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誡。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 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豔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諺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又卷一〇 唐時杜彦林爲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腳不出，爲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于卒。古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

《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韜傳》 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卽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

又卷三二《王彦章傳》 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捉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彦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彦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彦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彦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彦章，彦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彦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

《太平御覽》卷四九五引《東觀漢記》 陳忠上疏稱語曰：『迎新千里，送故不出門。』又曰：更始在長安中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

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又卷四九六引《商君書》　公孫鞅謂秦孝公曰：『臣聞之，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無惑天下之議，語曰：愚者暗於未成，智者見於未萌。』

又卷九四八引《魯仲連子》　諺云『百足之蟲，三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

《太平廣記》卷一五八引《玉堂閒話》　諺云：『一飲一啄，繫之於分。』斯言雖小，亦不徒然。常見前張賓客澄言：頃任鎮州判官日，部內有一民家婦，貧且老，平生未嘗獲一完全衣。或有哀其窮賤，形體袒露，遺一單衣，其婦得之，披展之際而未及體。若有人自後掣之者，舉手已不知衣所在？此蓋爲鬼所奪也。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草書》　凡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近年李居簡善草書，太宗甚愛之，以贊書大夫直御書院。王嗣宗亦習而不能精，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辦素食。』言其難卒置也，然小草尤難。

宋・趙令畤《侯鯖録》卷四　昔人有云：『古人有道去處去，世上無人行處行。』

又　古語云：『斛滿人槩之，人滿神槩之。』

又卷六　古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不已則不貧，謹身可以避禍。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三　諺語曰：『田怕秋旱，人畏老貧。』又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歲自處暑至白露不雨，則稻雖秀而不實，吳地下溼不積，一凶則饑矣。

宋・陸佃《埤雅》卷四　《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羆似熊而大，爲獸亦堅中，長首，高脚，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

又卷六　世云：『鴛交頸而感，烏傅涎而孕。』莊子曰：『烏鵲孺』，蓋謂是歟。故語曰：『鵲傅枝，鴟茹沫。』又舊說：『烏性極壽。』

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七《呼麻胡以怖小兒》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

《朝野僉載》云：僞趙石虎以麻將軍秋爲帥。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卽絕，至今以爲故事。

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胡濬通河湖，虐用其民。每以木鵝爲試，鵝流不迅，謂濬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惴，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來』，應時止。

《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爲是。或曰：『胡本名祜，呼胡者，爲其多髭髯也。』

宋・陳旉《農書》卷上　凡從事於務者，皆當量力而爲之，不可苟且貪多務得，以致終無成遂也。傳曰：『少則得，多則惑。』況稼穡在艱難之尤者，詎可不先度其財足以贍。力足以給，優游不迫，可以取必效然後爲之。儻或財不贍，力不給，而貪多務得，未免苟簡滅裂之患。諺有之曰：『多虛不如少實，廣種不如狹收。』豈不信然。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二九　今鄙俗語『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而盧仝詩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趙世家已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一二　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二　俗諺云：『盛喜中不許人物，盛怒中不答人簡。』

又卷五　諺有『掩耳盜鈴』，非鈴也。亦有所本。按《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怳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猶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又卷一八　龔侍郎，邵武人。布衣時，在京師，以祖未葬，就一道人課之。得詩云：『烏軍山畔走紛紛，余分際上照一墳。但請涂、樊二師下，兒孫朱紫入朝門。』暨還家，家已葬祖訖，地名余分際，近烏軍山，乃涂、樊二道士爲遷穴。信乎諺曰：『生有時，死有地』也。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　今岳陽蟹大而殼少軟，漁者得之以爲厭。故諺曰：『網中得蟹，無魚可賣。』近歲始珍食之。

又卷三二　蛇，草居，人家時有之，故諺云『一畝之地，三蛇九鼠』也。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二　太學古諺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眞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擔鯁亮如眞御史。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一八《恤貧濟老》　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蓋此郡鳳凰山謂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蔭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爲江商海賈，穹桅巨舶，安行於煙濤渺莽之中，四方百貨，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業者衆矣。數中有好善積德者，多是恤孤念苦，敬老憐貧，每見此等人買賣不利，坐困不樂，觀其聲色，以錢物周給，助其生理；或死無周身之具者，妻兒罔措，莫能支吾，則給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終其事。或遇大雪，路無行徑，長幼啼號，口無飲食，身無衣蓋，凍餓于道者，富家沿門親察其孤苦艱難，遇夜以碎金銀或錢會插于門縫，以周其苦，俾侵晨展戶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綿被絮襖與貧匄者，使煖其體。如此則飢寒得濟，合家感戴無窮矣。俗諺云：『作善者降百祥，天神佑之；作惡者降千災，鬼神過之。天之報善罰惡，捷于影響。』世人當以此爲鑒也。

《宋史》卷一六一《職官志》　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略】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勅不治本司事。【略】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敍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爲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下若此。

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一六　范石湖丙午新正書懷詩：『口不兩匙休足穀。』原注，吳諺云：『一口不能插兩匙。』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二《浙西諺》　浙西諺云：『年年防火起，夜夜防賊來。』蓋地勢低下，濱湖多盜，常有此患，此語亦好令人儆戒無虞也。至于爲學檢身者，亦然。

又《尋常侍奉》　尋常侍奉父母，固是子婦之職，然至切近之處，非婢妾則不可，年老之人尤要緊。凡早晚寒溫之事，惟婢妾爲能相安。諺云：『男子侍奉，不如女子相便。』然有婢妾，無法以制之，不免外患，《袁氏世範》、《應氏訓俗編》言之詳矣，當謹戒之。戒之之要，在乎謹內外，時防閑。防閑之法，在乎主母及長子冢婦。世之蓄婢妾者，不可不鑒。

又《家出硬漢》　諺云：『家有萬貫，不如出個硬漢。』硬者非強梁之謂，蓋言操心慮患，所行堅固，識是非好惡之正者。若有此等子弟，則貧可富，賤可貴者。或富貴而子弟不肖，惟習驕惰，至于下流，豈富貴之可保，雖公卿亦不免于敗亡也。

又《萬頃良田》　諺云：『萬頃良田，不如四兩薄福。』四兩言其太輕也；福者非世俗能受用，衣食之外，蓋言祖宗積德以及于後人，雖或太薄至輕，猶勝于暴富不仁而以力至者也。假力而至者，雖可暴富及貴，不久當敗。惟陰德爲福，雖未至大富極貴，亦可保全小康，不至流落爲下賤矣。

又卷三《瑪瑙纏絲》　瑪瑙惟纏絲者爲貴，又求其紅絲間五色者爲高品。諺云：『瑪瑙無紅一世窮。』言其不直錢也。又言：『瑪瑙紅多不直錢。』言全紅者反賤，惟取紅絲與黃白青絲紋相間，直透過底面一色者佳。浙西好事者往往競置，以爲美玩。或酒杯，或繫腰，或刀靶，不下數十，定價過于玉。蓋以玉爲禁器不敢置，所以瑪瑙之作也。金陵呂子厚知州有祖父所遺瑪瑙椀一枚，可容一升，其色淡如漿水，惟三點紅如蒲桃狀極紅，又一二點黃色如蠟，可謂佳品也。予因與好事者辨之曰：『五金之器莫貴如金，珠之爲物固不足貴也。金愈遠愈堅，珠則有晦壞之時也。諸石之器莫貴于玉，玉與金並稱，取其溫潤質色玉爲上，堅而不壞金爲上。若水晶之浮薄，瑪瑙之雜絞，皆不足貴。』此固世俗所尚，一時之競，非古今之公論也。今燕京士夫往往不尚瑪瑙，惟倡優之徒所飾佩，又以爲賤品，與江南不同也。諺云：『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其亦信然矣。其次則有古犀，斑文可愛，誠是士夫美玩，固無議者矣。

又卷四《溧陽昏鴉》　幼時嘗見溧陽東門昏鴉累萬，夜飛集張巷馬店之村，不幾年，日漸稀少，而此處人家衰之。後集法華庵，又轉集楊巷，未幾又去而之他所，則法華消廢而楊亦衰矣。故儲德修有言：『寒鴉棲暖地。』嚮時臧村儲月心富時亦然，後去而月廢也。予自至元丁丑歲初至芳村，見其宅東西竹木鬱然，昏鴉亂集，啼聲徹夜。後三二年，鴉去木凋，直至衰落而後已也。諺云：『山朝不如水朝，水朝不如人朝，人朝不如鳥朝。』或亦有可信者哉。

又《婢妾命名》　婢妾以花命名，此最不雅，君子當以爲戒。先人未嘗命婢妾以花草及春雲、童哥等字，吾家後當爲法。以妓爲妾，人家之大不祥也。蓋此輩閱人多矣，妖冶萬狀，皆親歷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誘子女及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見多矣。未有以妓爲妾而不敗者，故諺云：『席上不可無，家中不可有。』

又《宋末叛臣》　宋末叛世范殿帥文虎，行兵擅殺，不可言。國初及宋末，所得湖州南潯及慶元慈溪等處田土，皆以勢豪奪之者。至正壬辰，紅巾寇杭城，其孫范靜善爲錢唐縣尹者，從逆，劫官庫，克復後伏誅，田地房舍皆沒入官。妻子以慶元袁日嚴所謀，幸免其禍。范之妻，日嚴異母姊也。日嚴以同父之故，痛其犯刑，乃以重賂贖之，其義亦可尚矣。世之叛主不忠，擅殺不仁，豪奪不義者，盍以是觀之。諺云：『善惡有報，只爭遲早。』斯言吾信之也。

又《吃素看經》　諺云：『窮吃素，老看經。』言人強爲也。吾以爲不然。若窮時，安分不妄想，亦是好事，免致千人取厭。老而行善，絕已往非僻之心，亦可爲好人。蓋做得一時好事，即做一時好人。臨死之日，雖惡人悔過，言辭頗善，可爲世法者，亦當取之。吃素看經，雖是世俗鄙見，推此以往于下等人之中，亦可免爲惡好殺好貪之患，何所不可耶？吾故以是說解之。

又《無土不成人》　諺云：『無土不成人。』蓋謂有田可耕誠務本也。所以術者推人五行亦以無土爲忌。先人嘗戲言『田』字云：『昔爲富字尾，今爲累字頭。』此確論也。人生居鄉里，處田園之樂，可謂足矣。既欲多買田，買田多賦役，由是而日繁挂籍于戶役，則小人皂隸之輩皆得易而侮之，可謂累矣。有志者但守舊田廬足供衣食。使富于田，亦必擇其中下等者鬻于他姓，嘗食勤力取儉，可謂福矣。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五　俗語：『有心避謗還招謗，無意求名卻得名。』

元・關漢卿《玉鏡臺》第一折　花有重開時，人無再少日。生女不生男，門戶憑誰立。老身姓溫，夫主姓劉。早年辭去，別無兒男。止生得一個女兒，小字倩英。年長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

又《謝天香》第一折　這裏是官府黃堂，又不是秦樓楚館，則管裏謝氏謝氏。耆卿，我是開封府尹，又不是教坊司樂探。平昔老夫待足下非輕，可是爲何？爲子有才也。古人道：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今觀足下所爲，可正是才有餘而德不足。

又《蝴蝶夢》楔子　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遠憂。老漢姓王，是這開封府中牟縣人氏。嫡親的五口兒家屬，這是我的婆婆，生下三個孩兒，都不肯做農莊生活，只是讀書寫字。孩兒也，幾時是那崢嶸發跡的時節也呵。〔王大云〕父親母親在上，做農莊有甚好處？您孩兒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孛老同旦云〕好兒，好兒！〔王二云〕父親母親，你孩兒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孛老同旦云〕好兒，好兒！

又第二折　孩兒每萬千死罪犯公徒，那廝每情理難容，俺孩兒殺人可恕。俺窮滴滴寒賤爲黎庶，告爺爺與孩兒每做主。這三個自小來便學文書，他則會依經典習禮義，那裏會定計策廝虧圖。百般的拷打難分訴，豈不聞三人誤大事，六耳不通謀。

又　敢是石和打死人來？〔正旦唱〕這個是石呵怎做的虛。〔包待制云〕敢是鐵和打死人來？〔正旦唱〕這個便是鐵呵怎當那官法如爐。〔包待制云〕打這賴肉頑皮。〔正旦唱〕非干是孩兒每賴肉頑皮，委的啣冤負屈。〔包待制云〕張千，便好道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錢。把那大的小廝拿出去與他償命。

又《救風塵》第二折　不信好人言，必有悔悞事。當初趙家姐姐勸我不聽，果然進的門來。打了我五十殺威棒，朝打暮罵，怕不死在他手裏。

又《魯齋郎》第一折　〔魯齋郎云〕張珪，你怎敢罵我？你不認的我覷我一覷，該死！你罵我該甚麼罪過？〔正末云〕張珪不知道是大人，

若知道是大人呵，張珪那裏死的是。〔魯齋郎云〕君子千言有一失，小人千言有一當。他不知是我，若知是我，怎麼敢罵我？不和你一般見識。這座墳是誰家的？〔正末云〕是張珪家的。

又《竇娥冤》第四折 張驢兒便道竇娥藥死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我便道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他道要官休告到官司，你與俺老子償命，若私休你便與我做老婆。你孩兒便道好馬不鞴雙鞍，烈女不更二夫，我至死不與你做媳婦，我情願和你見官去。他將你孩兒拖到官中，受盡三推六問、吊拷綑扒，便打死孩兒也不肯認。怎當州官見你孩兒不認，便要拷打俺婆婆。我怕婆婆年老，受刑不起，只得屈認了。因此押赴法場，將我典刑。

又 這的是衙門從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痛殺我嬌姿弱體閉泉臺，蚤三年以外，則落的悠悠流恨似長淮。

元・馬致遠《漢宮秋》第一折 不要倒好了他。眉頭一縱，計上心來。只把美人圖點上些破綻，到京師必定發入冷宮，教他苦受一世。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下〕

又第二折 你有甚事疾忙奏，俺無那鼎鑊邊滾熱油。我道您文臣安社稷，武將定戈矛。您只會文武班頭，山呼萬歲，舞蹈揚塵，道那聲誠惶頓首。如今陽關路上，昭君出塞；當日未央宮裏，女主垂旒。文武每我不信你敢差排呂太后。枉以後龍爭虎鬬，都是俺鸞交鳳友。

又《岳陽樓》第二折 徐神翁，你與我纔住小舟，我度脫了郭馬兒，喈兩個同舟而歸。貧道當初在這岳陽樓下，度了一株柳樹，因他是土木之物，不得成道，教他托生爲人，如今岳陽樓下賣茶郭馬兒便是。又着白梅花精托生在賀家爲女，他兩個配爲夫婦，可又早三十年矣。過往君子，吃剩的殘茶，此人便吃了。雖然如此，爭奈濁骨凡胎，無人點化。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磨不成道。休道是他，至如呂岩，當初是個白衣秀士，未遇書生。上朝求官，在邯鄲道王化店，遇着鍾離師父，再三點化，纔得成仙了道。

又 想人能克己身無患，事不欺心睡自安。便百年能得幾時閒。去向那石火光中，急措手如何迭辦。你何不早回看，直到落日桑榆暮景殘。方纔道倦鳥知還。

又《陳摶高卧》第三折 雞蟲得失何須計，鵬鷃逍遙各自知。看蟻陣蜂衙，龍爭虎鬬，燕去鴻來，兔走烏飛。浮生似爭穴聚蟻，光陰似過隙白駒，世人似舞甕醯雞。便博得一階半職，何足算，不堪題。

又《黃粱夢》第一折 我學成文武雙全，應過舉，做官可待，富貴有期。你教出家去呵，怎生便得神仙做。〔正末云〕你自不知，你不是箇做官的。天生下這等道貌，是個神仙中人。常言道：一子悟道，九族升天。不要錯過了。

又第四折 你那罪過，怎過活？做的來實難結末，自攬下千丈風波。誰教你向界河，受財貨，將咱那大軍折挫？似這等不義財貪得如何，道不的殷勤過日災須少，僥倖成家禍必多，枉了張羅。

又《任風子》第二折 我好也要你家去，歹也要你家去。〔正末云〕大嫂，那先生和我往日無冤，近日無讎，我沒來由殺他怎的？那莊裏有幾個頭口兒，我則怕別的屠戶趕了去，我只推殺那先生，其實趕頭口去。你家去磨下刀，燒下湯，我便趕將頭口來也。〔旦云〕哦，可知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這般說纔是。我如今便去燒的湯熱，磨的刀快。你早些兒來家。〔下〕〔正末云〕婆娘家性如水。我三兩句話，說的他回去了。我今去殺那先生去。

又第三折 常言道今世饒人不算癡，喈兩箇元是善知識。〔旦云〕任屠，喈家去來。〔正末唱〕世來到林下山間，再休想星前月底。〔旦云〕任屠，可不道夫唱婦隨，夫榮妻貴哩。〔正末唱〕【上小樓】你道是夫唱婦隨，夫榮妻貴。我從那早起晚息，撅菜挑葱，打水澆畦。

元・秦簡夫《東堂老》第一折 叔叔，您孩兒無事也不敢來。今日一徑的來告稟叔叔知道，自從俺父親亡過十年光景，只在家裏死丕丕的閒坐，那錢物則有出去的，無有進來的。便好道：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又道是：家有千貫，不如日進分文。您孩兒想來原是舊商賈人家，如今待要合人做些買賣去。

又第三折 婆婆，我問揚州奴買些魚吃，他道我不敢吃，我道你買些肉吃，他道我不敢吃。我道你都不敢吃，你吃些甚麼？他道我吃淡粥。我道你吃得淡粥麼？他道我吃得。〔唱〕婆婆呵，這廝便早識的些前路，想着他那破瓦窰中受苦。〔帶云〕正是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唱〕

哎，兒也，這的是你須下死工夫。

元・張國賓《合汗衫》第二折　父親，您孩兒好共歹走一遭去。父親不着您孩兒去呵，我就着這壓衣服的刀子，覓個死處。〔卜兒云〕孩兒怎下的閃了俺也。〔做悲科〕〔正末云〕既然孩兒每要去，常言道：心去意難留，留下結冤讎。婆婆，你問孩兒有甚麼着肉穿的衣服，將一件來。

又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我陳虎只因看上了李玉娥，將他丈夫擡在黃河裏淹死了。那李玉娥要守了三年孝滿，方肯隨順我。我怎麼有的這般慢性，我道莫說三年，便三日也等不到。他道你便等不得三年，也須等我分娩了，好隨順你。難道我就着這般一個大肚子，你也還想別的勾當哩。誰知天從人願，到的我家不上三日，就添了一個滿抱兒小廝，早已過了一十八歲。那小廝好一身本事，更強似我。只是我偏生見那小廝不得，常是一頓打就打一個小死，只要打死了他方纔稱心。却是爲何？常言道翦草除根，萌芽不發。那小廝少不的打死在我手裏。

又第四折　一生皆是命，半點不由人。自家張孝友的便是。則從陳虎那廝推我在黃河裏，多虧了打漁船救了我性命，今經十八年光景，好過的疾也。我如今在這金沙院捨俗出家，這幾日有那捨錢的做好事。徒弟，與我動法器者。

又　你還要賴哩！我父親張孝友，不是你這賊推在水裏淹死了。我不拏住你碎屍萬段，怎報得我這讎恨！〔打科〕〔邦老云〕我打他不過。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只是跑。只是跑。〔小末云〕你這賊往那裏去。

元・張國寶《羅李郎》第一折　假若便功名成就，算來則是抱官囚。掙闖的封妻蔭子，拜相封侯。可正是今日不知明日事，前人田土後人收。到頭來只落得個誰消受？如風中秉燭，似水上浮漚。【油葫蘆】身似飄飄不纜舟，幾時得巴到岸口。想當初莊子嘆骷髏，一朝身死無人救。三寸氣在千般有，今日春，明日秋，金烏玉兔東西走，斷送一生休。

元・鄭廷玉《楚昭公》第四折　哥哥當日在漢江之上，情願捨了嫂嫂姪兒，留您兄弟；豈知嫂嫂姪兒，安然無事。可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不誣也。

又《忍字記》楔子　如今人則敬衣衫不敬人，不由我只共錢親人不親。恰纔那風凜凜。這雪紛紛，你在長街上便凍損。

又第四折　師父你疾來救我，這公事怎好收撮。我想這光陰似水，日月如梭。每日家不曾道是口合，我可便剩念了些彌陀。

元・楊文奎《兒女團圓》第一折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早時不算計，過後一場空。老身姓李，夫主姓韓。夫主早年亡化過了，所生兩孩兒。一個喚福童，一個喚安童。

元・鄭德輝《倩梅香》第一折　我兩日前，悄悄的繡下一個香囊兒，上面有一首詩，詩中多有包含的意思。我又不敢使人送去，惟有伴我讀書的樊素，與我不離半步兒。那妮子生的聰明曉事，諸餘可愛，則是性兒飄逸些。今這事他若知道呵，便說的一家都知道了，怎生是好？這兩日樊素累累的對我說道，姐姐，後花園中看花去來，被我罵將去了。今夜點上燈，不做生活，和他講書。若得他開口呵，我便和他後花園中看花去。我將這香囊兒，撇在那生書房門首。若是那生拾得，看了這詩呵，便知道我的意思。倘別人拾了呵，我則推不知。非是我心多，豈不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早晚樊素敢待來也。

又第三折　天也，可怎生還是未時我央及你咱。我與你唱喏。怎生不動。我與你下跪又不動。我與你下拜也不動。呸。鰾膠粘住你哩。潑毛團好無禮也。小生不才殺波，也是個白衣卿相。今日用着你，故意的不晚。你則道我不認的你哩。當日堯王時，有十個日頭，被后羿在崐崙山頂上，射落九個，止留你一個。你曉來夜去，催迫了多少好人。你若是懽喜呵，腆着你那紅馥馥的臉兒；你若惱了呵，雲生在東南，霧長在西北。你聽者，無端三足烏，團團光閃爍。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輪落。呀，便好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頭裏未曾鬧他時，還是未時。方纔鬧了呵，可早日頭落了也。呀。鼓樓上可早發擂也，可早撞鐘也。小生在此，等候小姐，這早晚敢待來也。

又《王粲登樓》第一折　說此人矜驕傲慢，果然。學士在此，下不得一拜。學士勿罪，可不道錦堂客至三杯酒，茅舍人來一盞茶。我偌大個相府，王粲遠遠而來，豈無一鍾酒管待？令人將酒過來。〔遞酒科〕〔蔡相云〕這杯酒當與王粲拂塵。王粲近前接酒！

元・武漢臣《老生兒》第三折　公公婆婆，生時了了，死後爲神，我祭奠咱。這個是我父親母親，您孩兒窮殺也，想您兩口兒在生時，倚仗着

公公婆婆的愛，您要了伯伯娘便宜。你便死了，今日都折乏在我身上，父親母親。〔詩云〕我爲甚麼說十分惺惺使九分，留着一分與兒孫？則爲你十分惺惺都使盡，今日個折乏的後代兒孫不如人。哎，多無一二年，着你做個大大的財主。

又 我嫁的雞隨雞飛，嫁的狗隨狗走，嫁的孤堆坐的守。我和你生則同衾，死則同穴。一車骨頭半車肉，都屬了你劉家。怎麼叫我做李婆婆？〔正末云〕婆婆，原來你這把骨頭也屬了俺劉家也。

又《玉壺春》第一折 小生姓李名斌，字唐斌，別號玉壺生。本貫維揚人也。自幼攻習儒業，因遊學來至嘉禾地方。這是古秀州，乃江南繁華勝地。今日清明，傾城士民，盡往郊外遊。春賞玩。小生引着琴童，前往郊外散心。小生暗想：寒窗下曾受十載苦功，他日必奪皇家富貴。豈不聞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信有之也。

元・戴善夫《風光好》第一折 俗語云：座上若有一點紅，斗筲之器盛千鍾；座上若無油木梳，烹龍炮鳳總成虛。弱蘭與學士遞一杯。

元・李壽卿《伍員吹簫》第一折 別人笑我做姦臣，我做姦臣笑別人。我須死後纔還報，他在生前早喪身。小官少傅費無忌是也。自從臨潼鬪寶之後，誰想太傅伍奢無禮，他在平公面前。搬弄我許多的是非，不想被我預先說過，倒惹的平公大怒，將伍奢幷家屬盡皆拏來殺壞了。我想伍奢二子皆有些本事，怕他日後報讎，已將他大的孩兒伍尚賺的來，也殺壞了。只有他小的孩兒，乃是伍員。他在臨潼會上，秦穆公賜他白金寶劍，稱爲盟府。文欺百里奚，武勝秦姬輦，拳打蒯聵，脚踢卞莊，保十七國公子無事回還。他如今現爲三保大將軍，樊城太守。那廝若知道我殺了他一家老小，他肯和我干罷？我着他有備算無備，無備則蓋着草薦睡。我如今着我大的孩兒費得雄，他也是個好漢，常在教場中和小的們打髀殖耍子。我如今着人叫他來，着他詐傳平公的命，將伍員賺將來，拏住哈喇了，俺便是翦草除草，萌芽不發。

又 父親，則被你痛殺我也！某想臨潼會上，保全十七國公子無事回還，如此大功，今日聽信費無忌讒言，將我三百口家屬，盡皆殺壞。自古道：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我和你更待干罷！

元・李行道《灰闌記》第一折 你也枉做令史，這樣不知事的。我若把這小廝與了海棠，到底馬家子孫，要來爭這馬家的家計，我一分也動他不得了。他無過是指着收生老娘，和街坊鄰里做證見，我已都用銀子買轉了。這衙門以外的事，不要你費心。你只替我打點衙門裏頭的事便了。〔趙令史云〕大娘子說的是，這等你蚤些來告狀，我自到衙門打點去也。〔下〕〔搽旦云〕趙令史去了，則今日我封鎖了房門，結扭了海棠告狀去走一遭。〔詞云〕常言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我說道人見老虎誰敢湯，虎不傷人吃個屁。〔下〕

又第二折 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如今馬員外的大娘子，告下來了，喚我們做證見哩。這孩兒本不是大娘子養的，我們得過他銀子，則說是他養的。你們不要怕打，說的不明白。

元・尚仲賢《單鞭奪槊》楔子 徐茂公，你說的差了也。可不道一馬豈背兩鞍，單輪豈碾四轍。烈女豈嫁二夫，俺這忠臣豈佐二主？見有我主公在定陽，我怎肯投降你？〔徐茂公云〕將軍，你主公劉武周，已被我殺了也。你不信，有首級在此。〔尉遲云〕俺主公有認處，鼻生三竅，腦後雞冠。你拿首級來我看咱！〔徐茂公云〕小校，將鞦韆板弔上那首級去，着他認。〔做弔上尉遲做認科云〕嗨，原來眞個是俺主公首級，可怎生被他殺了也！〔做哭科〕〔徐茂公云〕將軍，你主公已是死了，你不投降，更待何時！豈不聞高鳥相良木而棲，賢臣擇明主而佐。背暗投明，古之常理。〔正末云〕敬德。你若肯投降呵。我奏知聖人。將你重賞封官。你若不降呵。俺這裏雄兵百萬。戰將千員。你如何飛得出這介休城去。〔尉遲云〕嗨，誰想我主公被他殺了。我待不降呵，如今統着大勢雄兵，我又無了主人。可不道能狼安敵衆犬，好漢難打人多。罷罷罷，唐元帥，我降可降。你依的我一件事，我便投降。〔徐茂公云〕休道一件事，便是十件也依的，你說。

又第二折 元帥，三將軍記那一鞭之讎，敬德並無此心。〔正末云〕既然這般，我親釋其縛。我欲待往京師奏知聖人，取將軍牌印來，誰想將軍要回去。可不道心去意難留，留下結冤讎。〔尉遲云〕我敬德並無此心。〔正末云〕軍師，安排酒菓來。〔元吉云〕倒好了他！他有二心，要回山後去，這等背義忘恩，又饒了他不殺壞，又與餞行。那裏有這等道理！〔正末唱〕【脫布衫】他廝知重不敢擡頭，我再相逢爭忍凝眸。君子人不念

舊惡，小人兒自來悔後。

元・楊顯之《酷寒亭》楔子　自家護橋龍宋彬是也。因帶酒路見不平，拳頭上無眼，致傷人命。今日司房中呼喚，須索見去。〔做見科〕〔孔目云〕你便是護橋龍宋彬？〔宋彬云〕小人便是。〔孔目云〕你爲甚麼打死平人？〔宋彬云〕小人因帶酒拳頭上無眼，打死平人。哥哥與小人做主咱。〔孔目云〕兀那漢子，我有心待救你，到那邊你則說誤傷人命，不至于死。你意下如何？〔宋彬云〕煞是多謝了哥哥。〔做見科〕〔孔目云〕相公，這人是宋彬。〔李尹云〕你是宋彬，你怎生打死平人？你實招來！〔宋彬云〕小人因在街市上閒行，見個年紀小的打那年紀老的。小人勸他不從，挺過來則一拳打死了年紀小的。〔孔目云〕相公，這個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則是誤傷人命。〔李尹云〕既不該死，決杖六十，刺配沙門島去。

又　他本犯罪該刑一死灰，重翻招案却因誰。正是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

元・李好古《張生煮海》第一折　端的心聰，那更神工。悲若鳴鴻。切若寒蛩。嬌比花容。雄似雷轟。眞乃是消磨了閒愁萬種。這秀才一事精，百事通。我躡足潛踪，他換羽移宮。抵多少盼盼女詞媚涪翁，似良宵一枕遊仙夢。因此上偷窺方丈，非是我不守房櫳。〔做絃斷科張生云〕怎麼琴絃忽斷，敢是有人竊聽？待小生出門試看咱。〔正旦避科云〕好一箇秀才也！〔張生做見科云〕呀，好一箇女子也！〔做問科云〕請問小娘子，誰氏之家？如何夜行？〔正旦唱〕【金盞兒】家住在碧雲空，綠波中，有披鱗帶角相隨從，深居富貴水晶宮。我便是海中龍氏女，勝似那天上許飛瓊。豈不知衆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

元・李直夫《虎頭牌》第一折　我爲甚麼語諄諄，單怕你醉醺醺。只看那斗來粗肘後黃金印，怎辜負的主人恩。但願你扶持今社稷，驅滅舊妖氛。常言道：家貧顯孝子，國難識忠臣。

又第三折　我回去則便了也。〔做出門見老千戶云〕元帥斷然不肯饒你，可不道法正天須順，你甚的官清民自安。我可什麼妻賢夫禍少，呸！也做不得子孝父心寬。〔下〕〔老旦云〕似這般如之奈何？〔老千戶云〕經歷相公，你衆官人每告一告兒可不好？〔經歷云〕且留人者。〔衆官跪科〕〔正末云〕你這衆屬官每做甚麼？〔經歷云〕相公，罰不擇骨肉，賞不避仇讐。小官每怎敢唐突？但老完顏倚恃年高，躭酒誤事，透漏賊兵，打破夾山口子，其罪非輕。相公幼亡父母，叔父撫育成人，此恩亦重。

又　我無事可也不來，想着叔叔他一時帶酒，失誤了軍情，你要打他一百，他不疼便好。可不道：大能掩小，海納百川。看着狗兒面皮休打他，若打了他呵，我就惱也。饒了他罷！

又第四折　老相公打壞了也，我關上這門者，我如今閉門家裏坐，還怕甚禍從天上來？

元・王子一《誤入桃源》第一折　並不想有軒車有駟馬，我則願無根椽無片瓦。出來的一品職千鍾祿，那裏有六韜書三略法，他都是井中蛙妄稱尊大。比周公不握髮，比陳蕃不下榻，空結實花木瓜，費琢磨水晶塔。斗筲器不足誇，糞土牆容易塌。兒童見驚訝殺。

元・高文秀《黑旋風》第一折　可便道恭敬不如從命。今日裏奉着哥哥令，若有人將哥哥廝欺負，我和他兩白日便見那簸箕星。則我這兩條臂攔關扶碑，則我這兩隻手可敢便直釣缺丁，理會的山兒性。我從來個路見不平，愛與人當道撅坑。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騰，撼一撼赤力力山嶽崩。但惱着我黑臉的爹爹，和他做場的歹鬪，翻過來落可便弔盤的煎餅。〔宋江云〕便好道弓硬絃長斷，人強禍必隨。你若保着孫孔目回來時，我自有重賞。小心在意，則要你忍事饒人者。〔正末云〕哥哥，你放心也。

元・孟漢卿《魔合羅》第一折　有你這等人，誰問你說出這個話來？倘若有人聽的，圖了你財，致了你命，不乾生受了一場。你知道我是甚麼人，便好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正末云〕這那裏便有賊？老的，我如今感了風寒，一臥不起。只望老的你便寄個信與俺渾家，教他來看我。若不肯寄信去，我有些好歹，就是老的誤了我性命。

元・石君寶《秋胡戲妻》第三折　這裏也無人。小娘子你近前來，我與你做個女壻，怕做甚麼。〔正旦怒科唱〕他酪子裏丟抹娘一句，怎人模人樣，做出這等不君子待何如。〔秋胡云〕小娘子，左右這裏無人，我央及你咱。力田不如見少年，採桑不如嫁貴郎。你隨順了我罷。

又　可不道書中有女顏如玉〔秋胡云〕呀，倒吃了他一個醬瓜兒。〔正旦唱〕你將着金要買人犹雲殢雨，却不道黃金散盡爲收書。哎，你個

富家郎慣使珍珠，倚仗着囊中有鈔多聲勢，豈不聞財上分明大丈夫，不由嗆生嗔怒。我罵你個沐猴冠冕，牛馬襟裾。〔秋胡云〕小娘子你不肯，我跟你家裏去，成就這門親事，可不好也。〔正旦唱〕【二煞】俺那牛屋裏怎成得美眷姻？鴉窠裏怎生着鸞鳳雛？蠶繭紙難寫姻緣簿，短桑科長不出連枝樹。漚麻坑養不活比目魚，轆軸上也打不出那連環玉。似你這傷風敗俗，怕不的地滅天誅。〔秋胡云〕小娘子休這等說，你若還不肯呵，我如今一不做二不休，捽的打死你也。〔正旦云〕你要打誰。〔秋胡云〕我打你。

又第四折　接了黃金隨順了你才郎，也不怕高堂餓殺了你那親娘？福至心靈，才高語壯。須記的有女懷春詩一章，我和你細細斟量。可不道要我桑中，送咱淇上。

元・佚名《殺狗勸夫》第一折　我墳前去那場恨，還家去怒生嗔，只待要各支支拷二百粗荊棍，咬牙根做出那惡精神。我待墳前去要敲折我兩賺骨，還家去又要打斷我脊梁觔。天那！我正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又第二折　呀！哥哥靴靿裏有五錠鈔哩！常言道：見物不取，失之千里。這明明是天賜我兩個橫財，不取了他的，倒把別人取了去。〔下〕

元・佚名《鴛鴦被》第一折　小姐，我想你這年紀小小的，趁如今與人家尋一個穿衣吃飯的纔是。〔正旦做欲說又止科〕〔道姑云〕小姐，這裏又無外人，我和你自家閒講，怕甚的來？〔正旦云〕我怕不有這個心事，爭奈無人肯成就俺。想起這世間，男子無妻是家無主，婦人無夫是身無主也。

又　果然是眞，多謝了姑姑！今夜晚間若成就了這親事，我重重的相謝你咱。

元・佚名《爭報恩》第一折　恰纔姐姐救了我的性命，又認我做兄弟，又與我一隻金釵兒做盤纏。姐夫趙通判，姐姐李千嬌，兩個孩兒金郎玉姐，便是印板兒也似印在我這心上。則願得姐姐長命富貴，若有些兒好歹，我少不得報答姐姐之恩。可不道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元・佚名《來生債》第一折　富極是招災本，財多是惹禍因。如今人恨不的那銀窟籠裏守定銀堆兒盹，恨不的那錢眼孔裏鑄造下行錢印。〔做合掌科云〕南無阿彌陀佛。〔唱〕爭如我向禪榻上便參破禪機悶。近新來打拆了郭況鑄錢鑪，這些時廝捋碎了魯褒的這錢神論。

又　二十年之後有先生，敢無在下了也。〔曾云〕據着居士這等陰騭太重，必然增福延壽也。〔做別科云〕小聖恰纔見此人積功累行，施仁布德，俺神靈如何無一個報應，便好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詩云〕休將姦狡昧神祇，禍福如同逐影隨。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又　這錢呵，我當初要用你時。〔唱〕可便一分不肯。〔帶云〕到今日我要捨錢時，〔唱〕可便千金何靳。〔云〕兀那世間的人，那貪財好賄，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何不早結善緣也。〔唱〕則嗏這百年人誰識百年人。

又第二折　錢無那三輩兒家錢，福無那兩輩兒家福。你但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這都是無往不復。久以後到頭來另有個養身活路。

元・佚名《硃砂擔》第一折　急急光陰似水流，等閒白了少年頭。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漢是這河南府人氏，姓王，雙名從道。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孩兒是王文用。這個是孩兒的媳婦兒。

又第二折　一個小後生，倒使了我一身汗。我拖在這牆根底下，着這逼綽刀子搜開這牆阿，磕綽我靠倒這牆，遮了這死屍，也與你個好發送。如今兩籠兒硃砂，都是我的了。一不做二不休，他說道家中有個花朵兒好媳婦，我捽的直到他家去。所算了他父親，怕那婦人不隨順我。神道，我鐵旛竿，須不怕你，隨你去做證見來。〔下〕〔太尉云〕頗奈鐵旛竿白正無禮！在吾神廟中圖了王文用之財，又致了他命，指吾神爲證見。便好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若不降嚴霜，松柏不如蒿草；神靈若不報應，積善不如積惡。則今日領着鬼兵，擒拏鐵旛竿白正，走一遭去來。〔詩云〕休將奸狡昧神祇，禍福如同燭影隨。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元・佚名《合同文字》第四折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那小廝恰纔無病，怎生下在牢裏便有病？張千，你再去看來。〔張千又報云〕病重九分了也。

元・佚名《凍蘇秦》楔子　張儀蘇秦，你兩個近前來。孩兒也，俺是莊農人家，一了說，若要富，土裏做；若要饒，土裏飽。依着我，你兩個休去，則不如做莊農的好。

又第一折　據先生懷才抱德，闊論高談，未膺玉帛之求，且度蘆鹽之

況。終有日時運亨通，封侯拜相，揚名六國，垂譽千秋。此乃有志者事竟成，大丈夫之所爲也。先生！

又第四折 元帥，便好道人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冰不捉不寒，膽不嘗不苦。我如今從頭兒說破與元帥得知。

元・佚名《小尉遲》第二折 軍師，量那無名的小將，何足道哉！〔房玄齡云〕老將軍，古語有云：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休輕覷了也。

元・佚名《謝金吾》第三折 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叵奈楊景無禮，他私下三關，擅離信地，夤夜將謝金吾良賤一十七口，盡行殺壞。我已曾着人拏住楊景、焦贊兩個，正是飛蛾投火，不怕他不死在手裏。

又 百姓每都聽得，王樞密這姦賊，敢和咱鬬嘴，直恁般無上下失尊卑。我如今問你，問你個罵皇親的罪過該甚的！〔王樞密云〕我罵了一個老婆子，有甚的罪過？〔正旦唱〕可是你掌朝綱的王法也不識。常言道：莫說他人。先輸了自己。

又 你道是。樞密罵不的，是我罵你這改姓更名漏面賊。蕭太后使你爲奸細，幾年間將帝主明欺。〔帶云〕你道我不知道你哩。〔唱〕則那賀驢兒小名須是你，〔王樞密云〕那裏是甚麼賀驢兒？我是王欽若。〔正旦云〕噤聲，那壁姓賀，這壁姓王。〔唱〕可不的山河易改。本姓難移。

又 國姑，良吏不管月局，貴人不踏嶮地。這個所在，便不來也罷。〔正旦唱〕這殺場上不關親因何來到這裏！

元・佚名《漁樵記》第一折 哥哥，似俺楊孝先學問不深，這也罷了。哥哥，你今日也寫，明日也寫，做那萬言長策，何等學問？也還不能取其功名，豈非是個天數。〔正末云〕常言道：皇天不負讀書人。天那，我朱買臣這苦可也受的勾了也。〔唱〕【油葫蘆】說甚麼年少今開萬卷餘，每日家長歎吁。想他這陰陽造化果非誣。常言道：是小富由人做，嗆人這大富總是天之數。我空學成七步才，謾長就六尺軀。人都道書中自有千鍾粟，怎生來偏着我風雪混樵漁？

又第二折 冰不捉不寒，木不鑽不着，馬不打不奔，人不激不發。我劉二公爲何道這言語？只因朱買臣苦戀着我家女孩兒玉天仙，不肯去進取功名，昨日着女孩兒強索他寫了一紙休書也。我暗地裏却將着這十兩白銀，一套綿衣，送與王安道，教他齎發朱買臣上朝取應去，若得一官半職，改換家門，可不好也。

又第三折 事要前思，免勞後悔。誰想朱買臣得了官，肯分的除授在俺這會稽郡做太守。我想來，他若說起這前情，俺可怎了也！我如今且着孩兒在家中鳧下那疙疸茶兒，烙下些橡頭燒餅兒，等張憨古那老兒來，問他一聲，便知道個好歹。這早晚那張憨古敢待來也〔正末扮張憨古上叫云〕笊籬馬杓，破缺也換那。〔詩云〕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老漢是這會稽郡集賢莊人氏，姓張，做着個撚靶兒的貨郎。人見我性子乖劣，都喚我做張憨古。

元・佚名《舉案齊眉》第二折 則今日便與我趕將出去。〔正旦云〕父親，多共少也與您孩兒些匾房斷送波。〔孟云〕一文也無，你便出去。〔正旦云〕秀才，如今父親將俺趕出門去，如之奈何？〔梁鴻云〕常言道：好男不吃婚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小姐放心，小生若出去呵，拚的覓些盤纏，便上朝求官應舉去也。

元・佚名《桃花女》第一折 老官人，不要恠我老人家多嘴。你自從開這卦舖已來，也賺的勾了。剛剛吃拿了一個銀子去，便關上舖門，何等小器！我聞的古人有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算了三十年的卦，從不曾算差了。止差的一個，也不爲多。你的名頭傳播的遠了，那算卦的人，難道爲這一個不着便不來要你算？若如此別家起課的，鬼也沒的上門了。如今這青天白日，關着舖門，像什麼模樣！便好道一日不害羞，三日喫飽飯。我們靠手藝的買賣，怎害得許多羞？老官人，你依我說，到廂子角兒裏再取出個銀子來，待我依舊開了舖面，掛上招牌，挑出這甘罰的銀子去，怕做甚的。

又 兒也，你勸我喫酒，豈不是你好意。但那周公的算卦，找着個大言牌說道：『陰陽有准，禍福無差。若一卦算不着，甘罰白銀十兩。』我見他開舖三十多年，剛則是那石婆婆的孩兒石留住一個，可也算錯了，被他要了這錠銀子去。今番他在舖裏問我的生年八字，與他掐算一卦，道是今日安然，明日無事，到後日午時，該在那土炕上板殭身死。因此來辭別你父親。

又第二折 莫瞞天地莫瞞心，心不瞞人禍不侵。十二時中行好事，災

星變作福星臨。吾神乃北斗七星是也，今夜吾神當降臨凡世，糾察人間善惡。來到此處，不知甚麼修善之人，虔心敬意，安排下七分香紙花果，明燈淨水，接待吾神。合該領受他供養波。

又 閻王注定三更死，並不留人到四更。今日是第三日了，可憐那彭祖在我家勤勤謹謹，伏侍了三十多年，如今已過午時。一定是土炕上板殭身死了。我待親去埋殯他，也見的我一點不忘故舊之意。

又 彭祖去了也，此事不宜遲慢，就去街市上喚個媒婆來，着他去任二公家說親，定要娶這桃花女做媳婦。我想有這桃花女，怎顯我的陰陽？只等問成了親事時，不怕不斷送在我手裏！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終被惡人磨。

元・佚名《冤家債主》第一折 你待要沙暖睡鴛鴦，我則會歲寒知松柏。你將我這逆耳良言不採，這家私虧煞俺爺娘生受來。我便是釋迦佛也惱下蓮臺，想這廝不成才，因此上各自分開，隨你商量做買賣。常言道：山河易改，本性兒還在。我則怕你有朝福過定生災。

又第四折 法正天須順，官清民自安。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我崔子玉爲何道這幾句？只因我兄弟張善友，錯怨土地閻神，屈勾了他妻兒三命，要我追攝前來，與他對證。我只說一箇斷不得，回他去了。料他今日必然又來，我自有箇主意。

又 常言道莫瞞天地莫瞞人，莫作瞞心與禍隣。你如今苦也囉刀山劍嶺都遊盡，怎做的閻羅王有向順。擺列着惡鬼能神。〔卜兒云〕我受苦不過，你好生超度我咱。〔閻君云〕鬼力，還押入酆都去。〔正末唱〕纔放出森羅殿，又推入地獄門。哎喲，你暢好是下的波閻君。

元・佚名《氣英布》第三折 寡人聞良鳥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事。爾當陽君英布，本以楚將，來歸寡人。非其擇主之明，何以至此！今項王遣龍且救魏，禦我韓信，親率二十萬騎，擊彭越於外黃，特加爾爲九江侯，破楚大元帥。即領本部軍馬，往援彭越，共討項王。功成之日，另行封賞。爾其欽哉，謝恩！

元・佚名《度柳翠》第三折 投至我度脫的你心回，我着你做師姑大剛來有一箇主意，常言道柳絮不沾泥。〔帶云〕柳翠，你跟將我來呵。〔唱〕不強如萬人攀，千人折，我則怕損動了你這春風和氣。蓋因是暮景相催，催的你這瘦伶仃可便翠腰無力。【醉春風】早是這日月似飛梭，光陰如逝水。你看那席前花影坐間移，想人生能有幾幾？參透禪關，了達身命，出離塵世。

元・佚名《連環計》第一折 攬這場強熬煎，自尋些閒僝僽，少不的三五夜蒼顏皓首。〔楊彪云〕人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司徒，我和你這煩惱何時是了也！〔正末唱〕那些個百歲常懷千歲憂，搜尋遍四大神州，運機籌，這功績難收。可惜萬里江山一旦休。〔楊彪云〕適在老賊之前，約下三五日間，便有分曉。司徒，須要早圖，休得誤事！〔正末唱〕眼見的烏飛兔走，爭柰這龍爭虎鬬，將一箇悶弓兒拽扎在我心頭。

元・佚名《看錢奴》第二折 尊神，據着賈仁埋天怨地，正當凍死餓死。便好道：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長無名之草。吾等體上帝好生之德，權且與他些福力咱。〔正末云〕既如此，待小聖看去波。合受折罰。我如今將那家的福力，權且借與他二十年。待到二十年後，着他雙手兒交還本主便了。〔靈派侯云〕這個使的。

元・佚名《貨郎旦》第四折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當日無常埋葬了畢，果然道：福無雙至日，禍有併來時。只見這正堂上火起，刮刮咂咂，燒的好怕人也。怎見的好大火！

元・佚名《馮玉蘭》第二折 馮太守，我因見你夫人有顏色，我如今要你把那夫人與我爲妻。你若不肯呵，我便認的你，這刀須認不的你！〔馮太守云〕這怎麼使得？〔屠世雄云〕你既然不肯呵，先殺了這老匹夫！〔馮太守嘆云〕嗨，正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夫人，我也只保得自己性命，保不得你了。

又第三折 左右，這是小姐，請他在俺這船後艙安下。把他那隻船也帶着，待天明，直至清江浦官廳內。老夫自有個主意。恰纔燈下，看些文卷，見幾個鬼魂，提着頭似要伸訴一般。去不多時，便聽的這個女子啼哭，說將起來，就是此一樁冤枉之事。方信道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但是捉賊無贓，終難定罪。不知他殺壞您父子之時，有甚麼贓仗實證來？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一二《著衣吃飯》 諺云：『三代仕宦，學不得著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羣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語。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六《七件事》　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蓋言人家之所必用，缺一不可也。元人小詞有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甕兒恰纔夢撒，鹽瓶兒又告消乏，茶也無些，醋也無些。七件事尚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柳攀花？』此《折桂令》也。我朝餘姚王德章者，安貧士也，嘗口占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憂不得，且鋤明日種梅花。』即此可以知其操矣。

明・曹端《曹端集》卷六　諺語：『家有爭子，勝萬年糧。』苟能保親於無過之地，則能全家於無過之樂。

明・李夢陽《空同集》卷三八《族譜傳》　孟章弟爲兒時，業自言：『火蒸蒸自丹田起，衝腦眩。』迺後恆病熱，卒死。彼諺有之曰：『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言有兆必先也，由是言之。弟之談說仙術，其亦弗祥也已矣。

又卷三九　上孝宗皇帝書藁。【略】三害，【略】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爝爝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略】六漸，一曰匱之漸，【略】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家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匠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略】四曰弛法令之漸。【略】犯人王禮，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

又卷四一　河南省城修五門碑。河南省城者，宋之內京城也。【略】高皇帝定天下也，蹕於汴，駐焉，於是升汴爲京，繕之。【略】又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城躡樓，俯仰者久之，乃嘅然而嘆曰：諺有之曰『些小不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

明・張介賓《景岳全書》卷一四《嶺表十說》　《本草》載：三人觸霧晨行，飲酒者獨不病，故北人度嶺，率相勉飲酒，而遷客羈士，往往醺酣以自適，且嶺外酒價尤廉，販夫役卒，俱得肆飲，咸謂可以辟瘴，殊不知少則益，而多則滋瘴之源也。何以言之？蓋南土暑濕，嗜酒則多中濕毒，兼以瘴癘之作，率因上膈痰，而酒則尤能聚痰。嶺外諺云：『莫飲卯時酒，莫食申時飯。』誠攝生之要也。可見酒之爲物，能辟瘴以生人，亦能滋瘴以害人。然則生也，死也，非酒也，顧在人也。

明・張居正《帝鑑圖說》　右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自古人君覆亡之轍，大略不出乎此矣。諺曰『前人蹶，後人戒』。然世主皆相尋而不改。彼下愚不移，固無足論。主如晉武、唐玄、莊宗之流，皆英明雄武，又親見前代敗亡之禍，或間關險阻，百戰以取天下。及其志得意盈，迷心酖毒，遂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其視中才守成之主，反不逮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成敗得失之機，可畏也哉。』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一七《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意以二物皆畜類而草食者也，何相反之如是？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蒼而龐厚，有春生之象焉，聞死而觳觫，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焉，見死而無懼，亦喜殺之性也。二物稟性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木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贅此以俟博物君子。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一　詩有俗流口語而實出古人者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陳後主詩：『一朝權在手，便是令行時。』朱灣詩『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林寬詩今全篇竝存可笑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　南都中，閭巷中常諺往往有麤俚而可味者，如曰：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脚。

又　熱竈一把，冷竈一把。

又　辦酒容易請客難，請客容易款客難。

又　饒人不是癡，過後討便宜。

又　人算不如天算。

又　捉賊不如放賊。

又　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

又　有虧自然香，何必當風立。

又　日食三餐，夜眠一覺，無量壽佛。

又　不看僧面看佛面。

又 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兒親戚。

又 燈臺照人不照己。

又 酒在口頭，事在心頭。

又 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又 若要好，大作小。

又 喫得虧，做一堆。

又 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

又 牡丹雖好，綠葉扶持。

又 鍋頭飯好吃，過頭話難說。

明・楊慎《丹鉛總録》卷四 《潛夫論》曰：『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負苞，朽木菌也。此言譬人材在朝市山林。諺云：『深山出俊鷂，十字街頭出餓莩。』亦此意。

又卷一一 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録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拇高一丈，牆打八尺』。信其然乎。

又卷一五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於羲之。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爲然。有自京師來滇，持以問余，曰：『此羲之草韻也。』余戲之曰：『字莫高於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書活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爲三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余曰：『孔子既無四書活套，羲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信乎僞物易書，信貨難市也。諺云：『若無此輩，餓殺此輩。』

又卷一六 番調有時，數閱有法。說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善也。諺曰『將軍大彊騎，衛佐小郎官』。此彊騎之弊也。

又 唐太宗議封建，李百藥以爲不可，魏徵以爲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其度之審矣。顏師古則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偕處，不近於古之中立兩可，今之阿意二說乎？諺云『房上好走馬，只怕躚破瓦。東瓜做碓嘴，只怕搗出水』。其師古之類乎。

又《升菴詩話》卷三 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

明・王士性《廣志繹》卷之五 蜀舟甚輕薄，不輕又難於旋轉。諺云：『紙船鐵艄工。』蜀江篙師，其點篙之妙，眞百步穿楊不足以喻。舟船順流，其速如飛，將近崖石處，若篙點去稍失尺寸，則遲速之頃轉手爲難，舟遂立碎，故百人之命懸於一人。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三 長安有諺語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爲。』

又卷九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臾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蹙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故今人相戒，遇怪事，不得言。又諺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明・劉宗周《人譜類記》卷下 夫婚姻者，合二姓以衍宗祧，關係最重。乃或因私仇宿怨而妄詆其男女，追論其家世，嚇將結而一語中停，啻方合而片言成隙，豈不犯鬼神之怒乎。又有嫌貧悔盟，恃強離婚者，尤於天理有害。倘有司狥情曲斷，使之分散，所供成案，即作離書，皆大損陰騭也。諺云『一世破婚三世窮』。蓋有意破毀，最是慘毒之行。宜受此惡報者，或問：『至親密友，託我詢訪，亦可專意和合，誤人終身否？』曰：『若容貌粗陋，宜爲掩飾，或其人不肖，及其家世不當聯姻者，勸之斟酌可耳。』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四五 國家禦敵，四時不徹備，而獨曰防秋者，備敵之道。謹烽明燧，堅壁清野而已。至秋，則農人收穫，壁不可堅。禾稼棲畝，野不可清。敵或因糧於我，得遂深入。而秋高馬肥，又恆憑強以逞。故防秋之兵，遠地調集，主客相參，步軍受陴，馬軍列營，視四時獨加嚴焉。然兵以防〔秋〕，秋盡而徹，此自常規。若自夏徂冬，聚而不散，則客兵承調至本路，土兵仍舊戍守。而夏有修牆之役，冬則偏頭防河，皆所不廢。諺曰：『冬不可以廢葛，夏不可以廢裘。』蓋言預也。若一報掣兵，諸防悉解。事起倉卒，束手無措，又豈預備之

道哉。

又卷五一　夫黃河之爲中州患固矣，然而有利存焉，則人自棄之耳。諺有之曰：『北人水旱，聽命於天。』使近河之民，郊南方水車以制之，而又分區築港，可通百里之遠，則未必不爲利也。無已，則仿古井田之制，每田百畝，四隅及中，各穿一井，每井可灌田二十畝，四圍築以長溝，深闊各丈餘。旱則製井之水以灌田，潦則放田之水以入溝，不庶幾有備哉。余嘗試爲之，計穿田築溝之費，不逾百金，所謂一勞永逸者此也。矧其利更有大焉者乎。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七《愼火》　愼火者，可以禦火，廣人多種屋上以防火，一名戒火，其形如火始然。又名火秧，扁者不枝不葉，圓者多枝葉，叢生成樹。四稜有芒刺，皮中有白漿能盲人。廣人以作籬落，村墟間竹爲圍，火秧、露頭花爲界，在在皆然。諺曰：『爾有垣牆，我有火秧。』又曰：『露兜花，牛屎勒。』

清・毛祥麟《墨餘録》卷一〇《呂州判女》　娶婦必擇孝友之門而夙嫻姆訓者，若但慕富，累將不可言矣。昔有婦人，已五嫁夫，呂州判者慕其有遺資而納焉。婦素暴戾，鄰里咸避。州判死，遺一女，凶悍過其母，里中莫敢與婚。諸生楊澤隆，素以剛自負，且妄意呂無子而多蓄，議婚時，許養其母。既合巹，婦呼澤隆前曰：『汝家蒼頭幾何？田園幾何？』楊具以對。卽怒唾其面，曰：『吾平日擇婿謂何，安所得此窮酸鬼？』澤隆唯唯退。居漸久，反目無虛日，楊致徙圖書於百里外，不復顧氏薪水。及呂偵知其所，往搜之，復遠遁。呂怒無所泄，遂毀其室。場有牛，立以鐵鉏擊死，牛子顧母，隨手撲亦斃。旋訟夫於庭，邑宰熊公際華判令離異，而學官竟以行劣上聞，澤隆自此永錮矣。噫，夫婦居五倫之一，茲竟如仇敵！然揆其禍，本皆基於一念之貪也。故特書以爲戒云。雨蒼氏曰：諺有『頑妻劣子，無藥可治』語，閱此足發深省。正恐殷鑒雖明，貪心難化，紛紛者皆楊生類也。

又《家貧出孝子》　『家貧出孝子』，諺語甚確。然孝子而家貧，其孝行必不能達于有司，幷不能聞于里黨。予嘗留心博採，而樂道其事者絕少。表兄葛韶九曾述一市人，其父好飲，而憐其子貧，輒令減省。其子陰益之，不使父知。父臨飲陶然，亦遂不自覺其多少。事雖微，而充此卽可以言孝。

清・褚人穫《堅瓠集》卷二《種芝蔴》　諺云：『長老種芝蔴，未見得吃。』相傳芝蔴必夫婦同下種，獨種無可得之理，長老，無妻者也。猶憶唐詩云：『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蔴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祇不歸。』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有福》　皇朝定鼎，大難悉平。顧有明諸藩僭號自立，江南則有福王，浙西則有潞王，浙東則有魯王，江西則有益王，福建則有唐王，兩廣則有桂王，旋竄入楚、入黔、入滇。是時滇、黔大亂，始而土司普吾沙，繼而張獻忠養子孫可望、李定國，日尋干戈，摧殘粤、楚，而海寇鄭成功乘機竊發，肆擾江南，其他揭竿持挺者所在多有。王師征討，歷十有八年，翦除殆盡。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閩，尙之信叛于粤東，孫延齡叛于粤西，吳三桂叛于滇、黔、陝、甘、楚、蜀流毒尤甚。雖曰劫數，其中玉石俱焚，正復不少。今幸遇承平之世，聖聖相傳，且又生于蘇、杭福地，自當立心行善，各執其業，以答天庥。諺有云：『有福不可享盡。』願人人深省焉。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治夔離》　俗凡小兒女嘖嚏，呼『千歲』及『大吉』。考《燕北錄》，戎主太后噴嚏，近侍臣僚齊聲呼『治夔離』，猶漢呼『萬歲』也，俗蓋本此。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二《一寸光陰一寸金》　此爲讀書者發：自七八歲至二十歲，所讀得之書，至老猶能記誦，此際光陰是赤金。二十後至三十，心思增長，易於會悟，然較前易忘，此是黃金。三十至四十，正運兌使用時候，乃白金也，猶是足色紋銀。四十後是圓絲，記誦會悟俱不及前，而設使作用，立功成德，正在此時。五十歲後，便成夾三。過此以往，是銅是鐵，是錫是鉛，五金皆金，而用不同矣。若少時記誦不懈，至此會悟仍靈，以後運用，價值尤貴，卽白金，亦是黃赤，皆因煉久丹成，汞源不涸也。古人耄而好學，能使鉛錫化爲金銀。倘青年怠惰，已將金銀作銅鐵用矣。三四十後，卽瓦礫耳，並不及鉛錫。諺語是格言，素史氏是痛哭，閱者誌之。

又《千賣萬賣折本不賣》　此正是活變處。若謂虧短本價，決不出賣，則凡貨物有過時者，難久者，何以處此？如暑月腥牲，臘月擱鮮，

愈居奇而愈壞，不將貨棄於地乎！按『千、萬』二字正是賣之多術，物價低昂不一，有時倍長，若急售不得價，卽是折本。有時日漸傾跌，相時見機，速於脫卸，卽折本猶不折也；遲之則愈折矣。知此乃可與權。

又《男大須婚女大須嫁》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男須婚，女須嫁，固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周南》雅化，所貴婚姻以時也。凡婚嫁當以二十歲爲率，遲早先後一二年，須急爲完聚。蓋男女大欲，與飲食同，飢不與食，渴不與飲，強者攘之，弱者竊之。或蔑禮敗度，或滅性戕命，佻達之子固所不免，卽敦厚之士，外束於禮，內熾其欲，七情憧擾，暗地銷爍，煎熬成疾，及父母知覺，已不救耳。遏之固死，遂之亦死。

又《清明不拆絮到老没成器》 此就未老之人言。人生少壯，要將身子打熬得堅韌，否則少有風侵寒損，便儳焉如不終日，焉能架海擎天，做一番事業。《孟子》『天降大任』節備言之矣。清明春氣過半，夏氣漸臻，此時之絮不拆，春日遲遲，常在重裀疊袴中，養成嬌惰，卽是晏安酖毒，何以得成大器，到老亦不過如是。

又卷三《無冤不成夫婦無債不成父子》 無冤不成夫婦，夫受冤乎，婦受冤乎？無債不成父子，父欠債乎，子欠債乎？素史氏曰：似皆有焉。世間恩愛夫妻，稱爲冤家歡喜；反目夫妻，稱爲歡喜冤家。父負子，人謂其子討債塊；子負父，人謂其子還債貨。此諺語也，亦以諺解之。

又《娘好囡好秧好稻好》 秧之種於別田，猶女之嫁於夫家也。母良女必淑，秧茂稻不楛。昔嘉興有富室，數世殷沃，而子弟歷無一入泮者，或以種草不佳也。是豈可乞種乎！或曰『不得於父，務得於母』，於是厚聘董詞林族女，生子秀發，長而游庠，再傳而發科，一洗村氣。夫人之生，得氣於母者多，十月胎息，久而自肖。三年乳食，養育尤深。是以乳母必擇善良，防之者預也。第曰囡，亦從其類耳。

又卷四《家有賢妻》 此諺亦有二：一曰『夫不遭橫事』，一曰『夫不吃淡飯』。一是婦德，一是婦功。家人利貞，此妻之必須有，有之必貴乎賢也。昔嘉定一童生，三旬未娶，父專嚴督，怒而夷焉，形之詩句，有曰：『城隍老去須行樂，家有賢無止爲貧。』

又《三世修來同一宿》 一者，不二之義。同一宿者，不二之人同宿也。男不二色，女不二夫，兩美會合，是爲同一。此而宿焉，仰者不愧，俯者不怍，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太和元氣流行，佔盡人間之福，當非一世二世所能修而到也。若露水夫妻，偶然邂逅，是孽障孽緣，指爲三世修來，則凡人世間婬娼蕩子，皆高僧羽士轉凡矣。豈有此理！

又《目無難事》 天下無難事，舉一世言。目無難事，就一人言，其難事更不得輕言無之也。前既釋之矣，曰有心人取其鑽得進，素史氏有難詞焉；老面皮取其鑽不進，素史氏有難色焉。乃此一人者，面皮也老，心也有，是以目無難事。

又《打蛇打在七寸》 蛇，毒物，能爲民物害，故見者必打，不打反致毒心之議，打之曾享宰相之榮。又諺云：『打蛇勿死終有害。』夫以人人共疾之物，物議當前，獲福隨後，打之必殺，無疑矣。尚何貽害足慮乎？是或打之不得其道耳。得其道奈何？曰：『蛇有七寸，在頭之下，腹之上，覷的清，擊得重，制其要害之處，得之矣。』昔人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尾應，擊其首尾應，擊其中首尾俱應。若在七寸，首不能舉，尾不能顧，一發而中，不被其傷，亦不慮其逸也。素史氏曰：此雖諺語，實寓兵機。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〇《磨杵作鍼》 宋鄭思《肖百二十圖詩》有一題云《驪山老姥磨鐵杵欲作繡鍼圖》。今俗語云：『只要功夫深，鐵杵磨作鍼。』亦有所本。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三《工》 《考工說》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又曰：『材有美，工有巧。』工者，攻也。專治而能精也。工者，功也。制器以成功也。又曰：『守之世謂之工。』蓋必世守其業，而後能工。若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則其習見而能之餘事，非舍弓冶之本業而爲箕裘也。鄉間工不能備，凡攻木之工七：鄉人則輪、輿、匠、軍、梓間有之，弓、廬無有也。工金之工六：築、冶、鍛、桃或有之，凷、桌無有也。攻皮之工五：鮑、裘謂之毛毛匠，治韋謂之皮匠，外有來者，函、韗無有也。設色之工五：畫、繪間有之，鐘、筐、幬無有也。摶埴之工二：爲陶爲旊，則燒甎瓦盆罋者皆有之矣。京師謂木作、瓦作，鄉人則曰木匠、泥瓦匠，或單曰泥匠。京師以一匠二夫，鄉人則曰大工小工，不拘

人數。京師木料全包者多，鄉人則六十年前尚或有管飯給工錢者，今無有矣。或計日工，曰卯子活。或止包工不包料。京師一切應用傢伙，匠人自帶，鄉人則全係主人預備。京師造作省事省心，鄉人則不勝其煩瑣。故土木之工非可輕動也。然灰土磚瓦木料即麻刀等物，俱係自置，終究堅實耐久。惟工人之巧拙不同，語云：拙匠人，巧主人。蓋必自定主見，勿爲其莠言所惑，方可奏功。否則不但多勞，而且多費。縣城內有柵木作，或者較巧。鄉中亦間有一二能幹者。六十年前，若龍姓之刻字雕花，張姓之油漆彩飾，胡姓之小器作，俱尚不劣。若文昌閣下之柱，糟朽尺許，殊難爲力。有尹姓者視之曰：『此不難。』照朽柱之圍圓長短作好，用長桅木上抵梁頭，下以巨板入之，多人扛之，梁起寸許，將朽柱鋸斷，新柱安接，人始歇力，居然完好。鄉人遂揚言曰：好箇尹師傅，抽梁而換柱。又新中舉人者，門前立竿，計長六丈，根圍二尺許。劣木匠搭木架，以繩繫竿首，用滑車打之，竟日而根不能動。有張匠者視之笑曰：『如此立竿，無進步矣。』教以先將竿根放倒就槽，再用繩縛竿首，人立木架上拉之，竿漸起，而根入槽，巍然直立矣。鄉人又言曰：『好箇張師傅，竿頭有進步。』其實前換柱者，京師謂之打箭，乃常用之法。後立竿亦係自然之理，特愚者不知耳。故諺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又曰：戲法人人都會，各有巧妙不同。

清・杜文瀾《古謠諺》卷二五引《月令廣義》　諺云：『朝餧貓，夜餧狗。』取其力以時也。

又卷四四引《畜德録》　都御史韓公雍與夏公埏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證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又引《修慝餘編》　凡人語言有三者當戒。好言鬼神者，其人事多暗昧，遭遇輒阻。好言夢幻者，其人作事優寒，一生空虛。好發一切惡言者，其人必不仁，自然一生不善，事事坎坷。故人若說鬼、說夢、說怪異不置者，此必無狀之小人也。諺曰：『其人無一善言，終非良士。』戒之哉。

又卷四七引《文酒清話》　東京周默未嘗作東道。一日請客，時久旱，忽風雨交作，宋溫以詩戲之曰：『驕陽爲戾已成災，賴有開筵周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故教風雨一齊來。』蓋諺有『慳值風，嗇值雨』之說也。

又卷四九引《呵凍漫筆》　《湛氏家訓》曰：每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爲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馴謹者，則以爲不稱己意而疎棄之。譬如人好食爽口之物，而不知積久終成痼疾也。故便捷之僕，暫雖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賈禍，卒致壞家業，玷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癡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又卷七〇引《復齋漫録》　『千里寄鵝毛，禮輕人意重。』鄙語也。

又引《譚棨》　田登作郡，怒人觸其名，犯者必笞，舉州皆謂燈爲火。值上元放燈，吏揭榜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俗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本此。

又卷九九引《本草采萍時日》　不在山，不在岸，采我之時七月半。選甚癩風與緩風，些小微風都不算。豆淋酒內下三丸，鐵幞頭上也出汗。

又引《李廷珪藏墨訣》　贈爾烏玉玦，泉清研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按《墨譜》云，廷珪精於製墨。此藏墨訣也。本姓奚，從易水，徙居南唐，賜國姓。

又引《桓譚引諺》　二人同術，誰昭誰冥。二虎同穴，誰死誰生。

又引《咄嗟歌》　棗下何纂纂，榮華各有時。棗初欲赤時，人從四面來。棗適今日罄，誰當仰視之。

爲人處事分部

《戰國策》卷一九《趙策二》　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尉繚子》卷二《將理》　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〇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

漢・曹操《魏武帝集・讓禮令》　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後漢書》卷七六《仇覽傳》　選爲蒲亭長。【略】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鳥梟哺所生。』

《三國志》卷二七《王昶傳》　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略】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晉書》卷五二《華譚傳》　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

《魏書》卷六五《邢巒傳》　巒又表曰：『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讐，非臣等弱劣所能克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蜋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圖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壍水深，非可塡塞，空坐至春，則士自弊苦。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

《隋書》卷七五《劉炫傳》　煬帝卽位，牛弘引炫修律令。【略】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

《藝文類聚》卷九三引《風俗通》　古諺云：『殺君馬者，路旁兒也。』俗說長吏食重祿，芻藁豐美，馬肥稀出，路旁小兒觀之，卻驚致死。案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於瘠死。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　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據杜荊州書告耽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爲癡，借人書送還爲癡也。』

《新唐書》卷九九《崔仁師傳》　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靑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塡獄，詔仁師按覆。始至，卽去囚械，爲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太平廣記》卷一六九引《廣人物志》　貞觀元年，李勣爲幷州都督，侍中張文瓘爲參軍事。勣嘗歎曰：『張稚珪後來管蕭，吾不如也。』待以

殊禮。【略】文瓘獨無所及，因送行二十餘里。勣曰：『諺云：「千里相送，歸於一別。」稚珪何行之遠也？可以還矣。』

宋・胡太初《晝簾緒論》《治獄篇》　監繫最不可泛及，栲訊最不可妄加，而臆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爲是也。史傳所載，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辜者，何可勝數？諺曰：『捉賊須捉贓，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爲有道。故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一逼人於罪，使無辜者受枉罰令，得無恔於心乎？

《宋史》卷二八一《畢仲衍傳》　以蔭爲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朝，欲興學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略】即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爲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敕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略】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於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

《金史》卷四《熙宗紀》　十一月壬辰，太白經天。乙未，左丞相宗賢、左丞稟等言，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人。上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辛丑，以尚書左丞相宗賢爲左副元帥，平章政事亮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參知政事秉德爲平章政事。庚戌，左副元帥宗賢復爲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故。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二《結交勝己》　諺云：『結交須勝己，似我不如無。』朱子云：『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此言深有補于世道。吾嘗謂取友相觀以善，有以全德而交之者，有以一行而交之者，又有一善則思齊，有一不善則當自反，非謂好其善而不知其惡也。今有人焉，能以忠孝存心，輕財仗義，行人之所難行，處人之所難處，雖無學問，無才藝，吾取其本而棄其末，故交之乃心交也。或多學問而鮮仁義，或有才藝而無德行，吾取其長而棄其短，汎交之非眞交也。人之于己者亦然，使己有善，人當效之，有一不善，人當責之，如此，然後可見責善爲朋友之道焉。古人云：『日久與之俱化。』此之謂也。

又《成人在勤》　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子朱子云：『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先人每以此二句苦口教人，雖拳拳服膺，尚未行到此地步之極處，因書以自警。

又卷四《巴豆黃連》　諺云：『巴豆未開花，黃連先結子。』蓋黃連能制伏巴豆毒也。猶『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同意。嘗觀《宋史》，宣、政之間，女直叛契丹而謀宋，南侵之日，韃靼亦叛女眞而舉兵矣，正此謂也。

元・馬致遠《任風子》第四折　哎喲，險跌破許由瓢。鶴泣霜天表，猿啼夜月高，他將那駿馬牽着。〔帶云〕那馬嘶喊咆哮，回頭有顧主之心。〔唱〕可正是馬有垂韁報，〔帶云〕稽首，〔唱〕把性命相饒，怎生教人無刎頸交。

元・康進之《李逵負荊》第三折　智深兄弟，嗏和你回山寨去。〔詩云〕堪笑山兒忒慕古，無事空將頭共賭。早早回來山寨中，舒出脖子受板斧。〔同魯智深下〕〔正末做歎科云〕嗨，這的是山兒不是了也！〔唱〕【浪裏來煞】方信道人心未易知，燈臺不自照。從今後開眼見箇低高，沒來由共哥哥賭賽着使不的三家來便廝靠，則這三寸舌是俺斬身刀。

元・佚名《鴛鴦被》第一折　你道波，我是個出家人，沒來由管這等事做甚麼！我待不依他，他既然說出來，敢是做出來。我將着這羞臉兒揣在懷裏，直到李府尹宅中。問這樁事走一遭去。〔詩云〕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我道姑若不依員外，恐防日後記冤讎。

元・佚名《硃砂擔》第四折　我想這一晚既然要躲那賊，只該悄悄的睡罷了，還要點着燈，數這硃砂顆兒做什麼？自古道：『出外做客，不要露白。』可知被那賊瞧破了也。

元・佚名《連環計》第一折　從來此賊多姦計，教咱如何不防備。雖則人無害虎心，爭奈虎有傷人意。〔下〕〔外扮楊彪領祇從上云〕老夫姓楊名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氏，現爲殿中太尉之職。方今漢朝獻帝在位，被那董卓專權，擅作威福，生殺由己，文武百官，皆凜凜不敢正目而視，因此聖人懷憂，無可奈何。便好道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若不與主上分憂，豈爲臣子之道？老夫欲待乘其機會，勦滅姦雄。

又第二折　季旅去了，我料呂布必然來赴席也。若來時，我自有個主意。正是不施萬丈深潭計，怎得鰲魚上釣鉤。

明・仁孝文皇后徐氏《內訓・慎言章》　婦教有四：言居其一，心應萬事，匪言曷宣，言而中節，可以免悔。發不當理，禍必隨之。諺曰：

『閻閻謇謇，匪石可轉。詘詘譴譴，烈火燎原。』又曰：『口如扃，言有恆，口如注，言無據。』甚矣，言之不可不愼也。

明・楊慎《丹鉛總録》卷九《人事類》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掌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又卷一四《訂訛類》 《左傳》輕字多作去聲讀，試略舉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又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又曰：『吳王勇而輕。』又云：『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注：乘馬輕歸，輕，去聲，即今諺所謂「輕身單馬」也。』又曰：『吳輕而遠，不久歸矣。』又曰：『夷德輕不忍久也。』又曰：『將爲輕車千乘。』注皆音磬。孟子曰：『輕身以先於匹夫者。』此尤明白可證之文也。

明・田汝成《炎徼紀聞》卷三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略】輝二子友、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屢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釗等不從。【略】乃嗣愛。而嬖友之心終不解。倖客張淵【略】因說輝曰：【略】『天霸諸苗。【略】山箐陰遠，憨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略】以友爲安撫使。【略】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略】一如所請。【略】淵自知不容於愛，乃嗾友誣愛通苗，越境爲亂。【略】廷議大駭，【略】鞫之。淵【略】坐死【略】，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竄保寧。無何，友黨篡友以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甯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於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諺云：『骨肉鬻醢，參商播凱。』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一《番狗》 蠔鏡澳多產番狗，矮而小，毛若獅子，可值十餘金。然無他技能，番人顧貴之。其視諸奴囝也，萬不如狗，寢食與俱，甘脆必先飼之，坐與立，番狗惟其所命，故其地有語曰：『寧爲番狗，莫作鬼奴。』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二《拚得自己贏得他人》 此爲賭錢者說法。事干例禁，而賭之私例亦嚴，若者輸，若者贏，皎然劃一。業超商賈農工外，法等徒流刺杖中。賭錢情極荒唐，而資本須有實際。贏者若干，輸者若干，交兌匹敵。當場伸出無情手，入局難容乏鈔人。賭錢心最私，而通身之歸結却公。贏者不必定尖巧之人，輸者不必盡愚頑之輩，總是同歸於盡。千金孤注渾閑事，一擲當場若有神。故此拚得自己錢帛，方贏得他人錢帛，黃昏散得三千貫，白日能收一萬緡。拚得自己田地，贏得他人田地，尋思吐手連阡陌，難免回身少立錐。拚得自己房屋，贏得他人房屋，春鶯欲囀遷金谷，社燕偷窺入畫堂。拚得自己妻女，贏得他人妻女，欲求美妾歸羅帳，忍使山妻過別船。況拚得自己，如吾願者多；贏得他人，如吾願者少。玉碎山頭多是現，金生水底盡成沙賒。

又卷三《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 貴不敵親，有易而難益見矣。夫寶不易求，況貴至無價者乎！然以有心郎較之，尚不敵也。其難得不已甚哉！・素史氏曰：士得一知己，可以不憾。甚矣不易求而難得也。蓋士爲知己者用，而女爲悅己者容。任舉天下不易得之物，皆相形而見屈矣。不觀夫寶乎，燕之駿曰千金，齊之璞曰萬鎰，此其有價者也。和氏之璽傳爲世守，趙氏之璧貴並連城，此其無價者也。然非所論於有心之郎也。蓋舍郎而言寶，則採珠於海，抵璧於山，此貨已稱難得。而卽寶以擬郎，則琴遇相如，香偷韓壽，其人尤不易求。所可恨者，從此蕭郎是路人耳。若其倚翠偎紅，能不魂銷於萬轉千迴之下。所可幸者，尚有王郎天壤間耳。惟是憐香惜玉，能無腸斷於生生世世之中。三代以上之珠璧，原爲明主所棄，而較長競短，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三代以下之婚姻，多由庶士之求，而輾轉反側，不在君子而在淑女。是以儷夫於金，猶爲未當；而比壻於玉，尚屬失倫。此魚玄機之語，傳而爲諺也如此。

又《萬事留人情後來好相見》 嗟乎！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如一言之不合，必怒氣以相加，不過小利害耳。而口不留其言，面不留其色，若以後來永不相見者。庸詎知必不能不相見也。事已過矣，境已遷矣，一朝覿面，愧之甚，悔之甚，爲已晚也，難爲情也，如何是好。素史氏曰：不寧唯是。士人握手訂交，宜淡如水，不可我卽爾身，褻狎盡致。一旦有故，欲抗顏白其是非，難矣。故君子貴有不盡人之歡也。

又卷四《引狗不得上眠》 狗，賤物也。然爲主守夜，頗見小忠；主出則隨，主歸則喜，亦爲小信；時而舞跳滾撲可玩，似覺小有才。故恆令人引。引之不已，從而眠之，且眠而上之，或於櫈，或於桌，或於牀榻，

成何體局。故諺特戒之，勿如此也。眠，安置也。眠小孩，吳人作去聲，平讀亦可。此諺義通。

清・杜文瀾《古謠諺》卷三五引《新吾粹語》卷二　盜只是欺人，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語欺人，人雖不知，即未發覺之盜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盜也。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盜也。纔發一眞實心，又發一僞妄心，是心者心之盜也。諺云：『瞞心昧己。』有味哉其言之矣。欺名盜世其過大，瞞心昧己其過深。

又卷四七引《筆説》　俗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較其理，即俗諺爲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患之也。

教子分部

《漢書》卷七三《韋賢傳》　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

隋・顔之推《顔氏家訓・教子篇》　及撫嬰稚，識人顔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慾，宜誡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又《治家篇》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戒哉。

又《勉學篇》　夫明六經之旨，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又　學之興廢，隨時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以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略】率多田里間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宋・趙令畤《侯鯖録・范堯夫教子弟》　范堯夫丞相嘗教子弟云：『文正公有言：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一《惜兒惜食》　前輩云：『惜兒惜食，痛子痛教。』此言雖淺，可謂至當。至『教子嬰孩，教婦初來』，亦同。

元・關漢卿《玉鏡臺》第二折　小姐，彈琴不打緊。須裝香來請哥哥在相公抱角牀上坐着。小姐拜哥哥，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學士教小姐寫字者。〔旦寫字科〕〔正末云〕腕平着，筆直着。小姐，不是這等。〔正末起把筆捻旦手科〕〔旦云〕是何道理？妹子根前捻手捻腕。〔正末云〕小生豈有他意。〔夫人云〕小鬼頭，但得哥哥捻手捻腕，你早十分有福也。〔旦云〕男女七歲不可同席。〔夫人笑科云〕哥哥根前調書帶兒。

元・張國寶《羅李郎》第一折　你少不的賣了莊田，折了孳畜，將我這逆耳良言不瞅，愚濫荒淫出盡醜。我一片幹家心話不相投，沒來由，枉把你收留，莫爲兒孫作馬牛。你戀着紅裙翠袖，折倒的你黄乾黑瘦。〔帶云〕古人言的不錯呵，要兒自養，要穀自種，〔唱〕這是我養別人兒女下場頭。•

人物分部

《史記》卷四九《外戚世家》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略】『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

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又卷七一《樗里子傳》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略】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又卷一〇〇《季布傳》 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略】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

又卷一〇九《李將軍傳》 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又卷一一四《游俠傳》 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又卷一二六《滑稽傳》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略】，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略】衛將軍謝之曰：【略】『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無踐地。道中人笑之。【略】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

《漢書》卷六七《朱雲傳》 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

又卷七二《王吉傳》 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又 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又 子駿，【略】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又卷七七《諸葛豐傳》 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

又卷七八《蕭育傳》 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又卷八一《匡衡傳》 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又卷八七《揚雄傳》 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又卷九二《樓護傳》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略】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

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又卷九九《王莽傳》　［居攝元年］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曰：【略】於是莽大說。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曰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牙）〔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爲奏。』

《後漢書》卷一二《彭寵傳》　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則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且夕久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

又卷一三《公孫述傳》　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

又卷二八《馮衍傳》　豹字仲文，【略】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又卷三一《杜詩傳》　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又《廉范傳》　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又卷三七《桓典傳》　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又卷四四《胡廣傳》　字伯始。【略】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又卷六三《李固傳》　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略】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又卷六六《陳蕃傳》　蕃友人陳留朱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幷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讞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又卷六七《党錮傳》　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幷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又卷七九《楊政傳》　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又《戴憑傳》　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又《召馴傳》　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

又《周澤傳》　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又《許慎傳》　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

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又卷八三《井丹傳》 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又《戴良傳》 汝南愼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

《晉書》卷三三《石苞傳》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又《歐陽建傳》 字堅石，世爲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

又卷三四《羊祜傳》 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又卷三六《衛玠傳》 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又卷三九《荀闓傳》 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

又卷四五《劉毅傳》 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又《崔洪傳》 武帝世，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爲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荊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又卷四六《劉頌傳》 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

又卷五七《羅尚傳》 太康末，爲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

又卷六七《郗超傳》 桓溫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爲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又卷七七《蔡謨傳》 性尤篤愼，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又卷九〇《鄧攸傳》 永嘉末，沒于石勒。【略】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略】攸棄子後，妻不復孕。【略】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又卷九八《王敦傳》 〔元〕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宋書》卷二《武帝紀》 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爲士民所患苦，公以其同大義，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誅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公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卻人閑語，凡平生於長民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說。已密命左右壯士丁旿等自幔後出，於坐拉焉。長民墜牀，又於地毆之，死於牀側。輿尸付廷尉。幷誅其弟黎民。旿驍勇有氣力，時人爲之語曰：『勿跋扈，付丁旿。』

又卷七一《徐湛之傳》　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安成公何勗，无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棊，官至祕書監。

又卷七五《顏竣傳》　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時人爲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箴戒篇》　帝紂垂胡長尺四寸，手格猛獸，愛妲己色，重師涓聲，狗馬奇物，充牣後庭。使男女裸形相隨，爲長夜之飲。時人爲之語曰：『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

又卷六《雜記篇》　余以九日從上幸樂游苑，上謂人曰：『余義如荀粲，武如孫策，余經侍副君講，余後爲江州刺史。』副君賜報曰：『京師有語曰「議論當如湘東王，仕宦當如王克」。』時始爲僕射領選也。

《梁書》卷三八《賀琛傳》　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又卷五〇《何思澄傳》　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時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南齊書》卷三〇《桓康傳》　太祖誅黃回，回時將爲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將數十人數回罪，然後殺之。【略】時人爲之語曰：『欲佾張，問桓康。』

又卷三一《荀伯玉傳》　世祖在東宮，專斷用事，頗不如法。【略】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聞，誰應啓者？因世祖拜陵後密啓之。上大怒，檢校東宮。【略】世祖憂懼。【略】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命。』世祖深怨伯玉。【略】永明元年，垣崇祖誅，伯玉幷伏法。

又卷三二《王延之傳》　昇明二年，轉左僕射。【略】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

又卷四八《劉繪傳》　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

《魏書》卷一八《臨淮王譚傳》　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皃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或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

又卷三三《王顯傳》　崇弟顯，字道長。少以父任爲中書學生，稍遷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兗、豫，撫慰新附，觀省風俗。還，遷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塡門。顯性儒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勤理時務，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唯顯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東平侯。未幾，拜安東將軍，進爵樂安公。出爲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改爲華山公，散騎常侍如故。後入爲內都大官。卒。

又《公孫軌傳》　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強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眞君二年卒，時年五十一。

《北齊書》卷二四《陳元康傳》　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

又卷三〇《崔暹傳》　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

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高座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服之，暹喜，擢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

又卷三五《裴諏之傳》 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

又卷四六《宋世軌傳》 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刼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爲廷尉，以之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刼。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寺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

又卷四七《宋遊道傳》 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王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

《周書》卷三八《吕思禮傳》 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其鋒難敵。』

隋・顏之推《顏氏家訓・慕賢篇》卷上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爲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

《隋書》卷三八《劉昉傳》 昉見靜帝幼沖，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略】。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黄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黄、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

又卷五七《盧昌衡傳》 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又卷六〇《于仲文傳》 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又卷七三《樊叔略傳》 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又卷七四《崔弘度傳》 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譽氣，聞其聲，莫不戰慄。【略】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候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

《南史》卷二二《王瑩傳》 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爲公，須開黄閤。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閤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爲黄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

又卷二八《袁粲傳》 彦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燼甚逼，左右驚擾，彦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彦回生。』

又卷三九《劉繪傳》 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又卷五一《臨川静惠王宏傳》 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

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韋叡也。

又卷六〇《江革傳》　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陳革墮事好酒，以琅邪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士庶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

又卷六二《鮑客卿傳》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爲湘東王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爲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

又卷七六《隱逸沈麟士傳》　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

《北史》卷六七《唐永傳》　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爲北地太守，當郡別將。俄而賊將宿勤明達、車金雀等寇郡境，永擊破之，境內稍安。永善馭下，士人競爲之用。臨陣常著帛裙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常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行臺蕭寶夤表永爲南豳州刺史，夷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隨數日，始得出境。

唐・張懷瓘《書斷》卷中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父廙。彥琳官至祠部尚書，善草行，師於小王。稍露筋骨，飛流懸勢，則呂梁之水焉，時稱曰『羊眞孔草』。又以縱快比於桓玄，王僧虔云：『孔琳之放縱快利，筆迹流便，二王已後，略無其比。但工夫少，太自任，故當劣於羊欣。』斯言兪矣。

又　王廙字世將，瑯琊臨沂人，祖覽，父正，尚書郎導從父之弟也，官至平南將軍，荆州刺史，侍中。逸少之叔父，工於草隸飛白。祖述張衛遺法，自過江，右軍之前，世將書與荀勗畫爲明帝師。其飛白志氣極古，垂雕鶚之翅羽，類旌旗之卷舒，時人云：『王廙飛白，右軍之亞。』

又　陳永興寺僧智永，會稽人，師遠祖逸少，歷記專精，攝齊升堂，眞草唯命，夷途良轡，大海安波。微尚有道之風，半得右軍之肉，兼能諸體，於草最優。氣調下於歐虞，精熟過於羊薄。智永章草草書入妙，隸入能，兄智楷亦工草，丁現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眞楷草』。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中　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舊唐書》卷五九《屈突通傳》　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時通弟蓋爲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服三斗葱，不見屈突通。』爲人所忌憚如此。

又卷八四《裴光庭傳》　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

又卷九三《張仁願傳》　神龍二年，中宗還京，以仁願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仁願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慴，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頤爲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願皆爲一時之最。故時人爲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

又卷九九《張嘉貞傳》　嘉貞斷決敏速，善於敷奏，然性強躁自用，頗爲時論所譏。時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嘉貞門下共議朝政，時人爲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員訓。』

又卷一〇〇《盧從願傳》　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爲吏部，最爲稱職。及是，從願與李朝隱同時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曰：『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又卷一八三《竇懷貞傳》　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

史。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諂順委曲取容，改名從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微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封莒國夫人，嫁爲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爲阿爹。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爹』。時人或以國爹呼之，初無慚色。【略】韋庶人敗，左遷濠州司馬。尋擢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附會太平公主，累拜侍中兼御史大夫。代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賜爵魏國公。睿宗爲金仙、玉眞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爲不可。唯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鎏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袞，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廁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也？』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爲之語曰：『寶僕射前爲韋氏國爹，後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先天二年，太平公主逆謀事洩，懷貞懼罪，投水而死。

又卷一八五《姜師度傳》 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爲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傳之以爲口實。

又卷一九〇《賀德仁傳》 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又《楊炯傳》 伯祖虔威。虔威子德幹，高宗末，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新唐書》卷一〇〇《權懷恩傳》 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

又卷一一九《李乂傳》 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又卷一六〇《崔鉉傳》 會昌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不叶，罷爲陝虢觀察使。宣宗初，擢河中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召，用會昌故官輔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扆。是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爲河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懼謝罪。久之，出爲淮南節度使。

又卷一七五《楊虞卿傳》 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爲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爲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閒。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又卷一九二《張巡傳》 更調眞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略】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

又卷二一〇《羅紹威傳》 魏牙軍，起田承嗣募軍中子弟爲之，父子世襲，姻黨盤互，悍驕不顧法令，憲誠等皆所立，有不慊，輒害之無噍類。厚給廩，姑息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彊也。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一 李都、崔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盼睞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

《太平廣記》卷一七七引《玉堂閒話》 梁葛侍中從周鎭兗之日，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

又卷四三四引《三輔決錄注》 平陵范氏南陽舊語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笥。』言其廉儉也。

又卷四九五引袁崧《後漢書》 桓帝時，京師稱曰：『李元禮巖巖如玉山，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驥。』

又 公沙穆有六子，時人號曰：『公沙六龍，天下無雙。』

又引《魯國先賢志》 東門奐歷吳郡濟陰太守，所至貪濁。謠曰：『東門奐，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卷一 曹吳二體，學者所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北齊魯仲達者，本曹國人，最推工畫梵像，是謂曹。謂唐吳道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上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

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童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爲得體。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九　柳開少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七　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喜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

宋・孔平仲《談苑》卷二　元祐二年，辛雍自光祿寺丞移太常博士，顧子敦自給事中除河朔漕，付以治河。京師語曰：『治禮已差辛博士，修河仍用顧將軍。』子敦好談兵，人謂之顧將軍也。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卷五　曲端、吳玠。建炎間，有重名於陝西。西人爲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端能書，今閬中錦屏山壁間有其書，奇偉可愛。

又卷八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八　黥布爲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布遂反。韓信爲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稱陳豨已破，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爲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於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中起。己爲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宋史》卷二六七《趙昌言傳》　樞密副使張宏循默守位，昌言多條上邊事，太宗即以昌言爲左諫議大夫，代宏爲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與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爲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

又卷二九四《蘇紳傳》　（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爲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腳，陷人倒卓。』

又卷三一六《包拯傳》　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召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進前陳曲直。吏不敢欺。

又卷三三四《李稷傳》　擢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

又卷四三四《蔡元定傳》　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略】併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

《遼史》卷九九《蕭巖壽傳》　大康元年，同知南院宣徽使事，遷北面林牙。密奏乙辛以皇太子知國政，心不自安與張孝傑數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上悟，出乙辛爲中京留守。會乙辛生日，上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賜物爲壽，乙辛因私屬白上：『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白斯本還，以聞。上遣人賜乙辛東，諭曰：『無慮弗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巖壽，出爲順義軍節度使。乙辛復入爲樞密使，流巖壽於烏隆路，終身拘作。巖壽雖竄逐，恆以社稷爲憂，時人爲之語曰：『以狼牧羊，何能久長！』三年。乙辛誣巖壽與謀廢立事，執還殺之，年四十九。

《金史》卷六五《跋黑傳》　跋黑既陰與桓赧、烏春謀計，國人皆知之，而童謠有『欲生則附於跋黑，欲死則附於勃里鉢、頗剌淑』之語。世祖亦以策探得兄弟部人向背。烏春、桓赧相次以兵來攻，世祖外禦強兵，而內畏跋黑之變。將行，聞跋黑食於其愛妾之父家，肉張咽而死，且喜且

悲，乃迎尸而哭之。

又卷一〇五《趙秉文傳》 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後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始試之耳。』

又卷一二九《佞幸胥持國傳》 初，李妃起微賤，得幸於上。持國久在太子宮，素知上好色，陰以祕術干之，又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地薄，欲藉外廷爲重，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爲上所信任，與妃表裏，筦擅朝政。誅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

《元史》卷一八六《歸暘傳》 授同知潁州事。【略】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上。至元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省中，殺平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劫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總管撒里麻，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爲左丞，使暘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衆叵測所爲，暘無懼色。已而賊敗，汙賊者皆獲罪，暘獨免。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卯酉曆，炳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至此名譽赫然。

又卷二〇〇《列女聞氏傳》 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七四 平潰【略】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略】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略】遂班師。【略】：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閉壁若無能爲者。及討公孫淵。知計橫出。鄙語有：『棋逢敵手難藏行。』其是之謂乎。

明・何良俊《語林》卷一 潘元茂值年荒時，部曲渠帥皆服元茂重名，相率贈送，道路爲儲以供行資。元茂隨同旅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則推己之分，以周未遍。父老皆爲語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乃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

又卷一八 衛洗馬穎識通達，天韻標令，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人爲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明・徐孚遠《交行摘稿》 先生名孚遠，字闇公，松江華亭人也。上世居汴梁，爲宋朝宗室。高宗南渡時，分封於浙之湖州郡烏程東山徐溝村，以地爲姓，避亂隱居。終元七世，無一出仕者。至太祖宗周佛子公，始出仕，爲參度使。子若孫，接踵登第，永樂朝，遂有『一堂六進士，四世繼三公』之謠。

明・權衡《庚申外史》 至元三年，以伯顏爲太師答剌罕左丞相，封秦王。伯顏本郯王家奴也，謂郯王爲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爲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郯王謀爲不軌，殺郯王，并殺王子數人。時天下貢賦多入伯顏家者，省臺院官皆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爲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禁百姓畜馬。六月，天下謠傳拘刷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成婚。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或通宵不出，京師爲之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倚恃着太皇太后。』

《明史》卷一六一《陳選傳》 選自幼端慤寡言笑，以聖賢自期。天順四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盡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有陳選。』廣寇流入贛州，奏聞，不待報，遣兵平之。

又卷一六二《周斌傳》 斌在江陰，有惠政。民歌曰：『旱爲災，周公禱之甘露來；水爲患，周公禱之陰雨散。』天順七年，先以薦擢開封知府。而顯等至憲宗嗣位，所司以治行聞。帝曰：『諸臣直諫爲權倖所排，又能稱職，其悉予郡。』

又卷一六八《萬安傳》 初，吉與萬安、劉珝在成化時，帝失德，無

所規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至是見孝宗仁明，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而吉於閣臣居首，兩人有論建，吉亦署名，復時時爲正論，竊美名以自蓋。

又卷一七三《石亨傳》　八年，帝將郊，宿齋宮，疾作不能行禮，召亨代。亨受命榻前，見帝病甚，遂與張軏、曹吉祥等謀迎立上皇。上皇既復辟，以亨首功，進爵忠國公。眷顧特異，言無不從。其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兩京大臣，斥逐殆盡。納私人重賄，引用太僕丞孫弘，郎中陳汝言、蕭璁、張用瀚、郝璟、龍文、朱銓，員外郎劉本道爲侍郎。時有語曰『朱三千，龍八百』。勢焰熏灼，嗜進者競走其門。既以私憾殺于謙、范廣等，又以給事中成章、御史甘澤等九人嘗攻其失，貶黜之。數興大獄，搆陷耿九疇、岳正；而戍楊瑄、張鵬，謫周斌、盛顒等。又惡文臣爲巡撫，抑武臣不得肆，盡撤還。由是大權悉歸亨。

又卷一八一《劉健傳》　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天下稱賢相。

又卷一八二《王恕傳》　二十年復改恕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斂戢。林俊之下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恕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

又卷一八七《陳金傳》　正德改元，給事中周璽等劾不識大臣，金與焉。詔不問。金以母老乞歸，不允。尋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時內臣韋霦等建議，請輸兩廣各司所貯銀於京師。金疏不可，詔留二十餘萬。馬平、洛容僮猺獞，金偕總兵官毛鋭發兵十三萬征之，俘斬七千餘人，進左都御史。斷藤峽苗時出剽。金念苗嗜魚鹽，可以利縻也，乃立約束，令民與苗市，改峽曰永通。苗性貪而黠，初陽受約，既乃不予直，殺掠益甚。潯州人爲語曰：『永通不通，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蓋咎金失計也。

又　金累破劇賊，然所用目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有巨族數百口闔門罹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爲賊屬，載數千艘去。民間謠曰：『土賊猶可，土兵殺我。』金亦知民患之，方倚其力，不爲禁。又不能持廉，軍資頗私入。功雖多，士民皆深怨焉。

又《洪鍾傳》　未幾，廖麻子及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七年，總兵官楊宏，副使張敏、馬昊、何珊等合擊之。賊勢蹙，鍾乃議招撫。敏以單騎詣甫營，甫聽命，遂赴軍門受約束，歸散其黨。而麻子忿甫背己，殺之，幷其衆，轉掠川東。官軍不敢擊，潛躡賊後，賊良民爲功，土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鬣。』巡按御史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劾鍾縱兵不戢。綸復奏鍾樂飲縱遊，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詔召鍾還，以彭澤代，鍾遂乞歸。

又卷一九四《林俊傳》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性侃直，不隨俗浮湛。事涉權貴，尚書林聰輒屬俊治之。上疏請斬妖僧繼曉並罪中貴梁芳，帝大怒，下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太監懷恩力救，俊得謫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爲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尋以正月朔星變，帝感悟，復俊官，改南京。

又卷二二六《呂坤傳》　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

又卷二四五《李應昇傳》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推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置大猾數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爲之謠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晉江林學曾，卒官南京戶部侍郎，以清愼著稱者也。九江、南康間有柯、陳二大族，相傳陳友諒苗裔，負固強梗，嘗拒捕，有司議兵之。應昇單騎往諭，皆叩頭聽命，出所匿罪人，一方以定。

又卷二六八《曹文詔傳》 當是時，賊見陝兵盛，多流入山西，其魁紫金梁、混世王、姬關鎖、八大王、曹操、闖塌天、興加哈利七大部，多者萬人，少亦半之，蹂躪汾州、太原、平陽。御史張宸極言：『賊自秦中來。秦將曹文詔威名宿著，士民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搖」。且嘗立功晉中，而秦賊滅且盡。宜敕令入晉協剿。』於是命陝西、山西諸將並受文詔節制。

又卷二六九《猛如虎傳》 明年正月，嗣昌親統舟師下雲陽，檄諸將陸追賊，諸軍乃盡躡賊後。賊折而東返，歸路悉空，不可復遏。如虎所將止六百騎，餘皆左良玉部兵，驕悍不可制，所過肆焚掠，惟參將劉士杰勇敢思立功。諸軍從良玉，多優閒不戰。改隸如虎，馳逐山谷風雪中，咸怨望。謠曰：『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時賀人龍兵已大譟西歸，所恃止如虎，元吉深憂之。賊自巴州至開縣，官軍追之，遇諸黃陵城。日晡雨作，諸將疲乏，請詰朝戰。士杰奮曰：『四旬逐賊，今始及之。舍弗擊，我不能也。』執戈先，如虎激諸軍繼之。士杰所當，輒摧陷。獻忠登高望官軍，見無後繼，密抽壯騎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士杰及遊擊郭開、如虎子先捷並戰死。如虎率親兵力戰，部將挾上馬，潰圍出，旗纛軍符盡失。乃收殘卒從嗣昌下荊州。及嗣昌死，率所部扼德安、黃州。會疽發背，不能戰，退屯承天，尋移駐南陽。

又卷二八一《方克勤傳》 時始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日闢。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敎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耶？』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視事三年，戶口增數倍，一郡饒足。

又卷二八七《皇甫涍傳》 濂兄弟與黃魯曾、省曾爲中表兄弟，文藻亦相似。其後，里人張鳳翼、燕翼、獻翼並負才名。吳人語曰：『前有四皇，後有三張。』鳳翼、燕翼終舉人。而獻翼爲太學生，名曰益高，年老矣，狂甚，爲讎家所殺。

《明詩綜》卷一〇〇 弘治中，鍾祥、沈文華爲刑部員外郎，事多平反，京師語云：『有事匆忙，須問沈郎。』

又 華亭曹時中，與兄泰隱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語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六《錫鐵器》 錫器以廣州所造爲良，諺曰：『蘇州樣，廣州匠。』鐵冶亦然。廣州之佛山多冶業，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極其尊奉。有弗得則不敢自專，專亦弗當，故佛山之冶遍天下。石灣多陶業，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之一如冶，故石灣之陶遍二廣，旁及海外之國。諺曰：『石灣鋼瓦，勝於天下。』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二 陳士奇、福建漳浦人，督學四川。驅車日，即矢諸神明云：『寧剜吾身肉，毋塞彼寒士門。』謝絕竿牘，得士最盛。時有『學憲廣文』之謠。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四《欲爲清視龔卿》 我宗自靜軒公理以名藩謚清惠，世有廉吏，如海峰公瑾之令閩清，攬齋公承恩之判漢陽，鳴梧公起鳳之令杞，子孫皆貧，不能自存。先是，邑人有『欲爲清，視龔卿』之語，張元長先生曰：『此其爲龔氏之世謠也哉，令後人動色相戒，謂廉吏安可爲也？悲夫！』先生作《崑山人物傳》於我宗獨多，皆極詠歎淫泆之致。

清・杜文瀾《古謠諺》卷一八引《陶氏家傳》 陶汪，晉咸康中爲宣城內史，君從父猷先爲之。君到郡，乃招隱逸，廣開學舍，以此敎民。民有向方者，則辟爲掾吏。百姓歌之曰：『人當勤學得主簿，誰使爲之陶明府。』

又卷一九引《會稽典錄》 徐弘字聖通，爲山陰縣令。俗剛強，大姓兼幷，弘到官，誅翦姦桀，豪右斂手，商旅露宿，道不拾遺。童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又卷二一引《太清樓侍宴記附錄》 莊綽曰：『京之敍致，觀縷如此，皆不足恃而榮也，適足爲國家之辱焉。』所謂天波溪者，由東寶籙宮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條上書其父，謂今日恩波，他年禍水，而小民謠言『蔡京居中人不羨，萬乘官家渠底串』，是也。

又卷四〇引《唐畫斷》 唐王右丞維。家於藍田玉山。游止輞川。兄弟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者也。

又卷七〇引《奚囊橘柚》　漢高帝時，有黃公，不事生產，日牽一黃斑虎乞食於道，飲食稍不腆，輒解其縛虎，便咆哮作噬人狀。人人震懾，多畀錢米。始謝去。人有語曰：『虎莫凶。有黃公。』人入山遇猛虎，輒畏之曰『黃公來』。猛獸無不垂頭掉尾而去，人又語曰：『猛獸回。黃公來。』

又卷七四引《高僧傳》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游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悔出衆經，有支亮字紹明。亮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諳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精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又引《高僧傳》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形雖不逮於人，而聰儁罕儔。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至十三出家，日誦萬言，不差一字。師敬異之，爲受具戒，恣其游學。至鄴，乃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異，與語終日。因事澄爲師，澄講安覆，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云：『漆道人，驚四鄰。』

氣候農事分部

《風俗通義》佚文　俗說，臨日月薄蝕而飲，令人蝕口。謹案：日、太陽之精，君之象也。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里語『不救蝕者，出行遇雨』。恐有安坐飲食，重愼也。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六　余初至荊州，卜雨，時孟秋之月，陽亢日久，月旦雖雨，俄而便晴。有人云：『諺曰：「雨月額，千里赤。」蓋旱之徵也。』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　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不須燥濕，得所爲佳。若水旱不調，寧燥不濕。孫注云：燥雖耕塊，一經得雨，地則粉解。濕耕堅垎，數年不佳，諺曰：『濕耕澤鋤，不如歸去。』言無益而有損也。

又　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唯小鋤爲良，良田率一尺留一科。孫注云：劉章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鋤而去之。諺云：『迴車倒馬，擲衣不下。』皆十石而收。言大稀大穊之收，皆均平也。

又　凡種穀雨後爲佳，遇小雨宜接濕種，遇大雨待蔫生。春若遇旱，秋耕之地，得仰壟待雨。夏若仰壟，匪直盪汰不生，兼與草歲俱出，苗生如馬耳則鏃鋤。孫注云：諺曰：『欲得穀，馬耳鏃。』

又　秋耕待白背勞。孫注云：秋多風，若不尋勞，地必虛燥。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蓋言澤難遇喜天時故也。桓寬《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又　凡五穀大判，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九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禾。生於寅，壯於丁午，長於丙，老於戌，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乙丑。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收薄，以忌日種者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爲佳。《氾勝之書》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穀有忌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此非虛語也。孫注云：《史記》曰：『陰陽之家拘而多忌，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曲從之。』諺曰『以時及澤爲上策』也。

又卷二　刈穊欲早，刈黍欲晚。孫注云：穊晚多零落，黍早米不成。諺曰：『穊青喉，黍折頭。』

又　小豆大率用麥底，然恐小晚，有地者常須兼留去歲穀下以擬之。夏至後十日種者爲上時，初伏斷手爲中時，中伏斷手爲下時，中伏以後則晚矣。孫注云：諺曰『立秋葉如荷錢猶得豆』者，指謂宜晚之歲耳，不可爲常矣。

又　凡種法先以水淨淘瓜子，以鹽和之。先臥鋤耧卻燥土，然後培阬大如斗口，納瓜子四枚大豆三箇於堆旁向陽中。孫注云：諺曰：『種瓜黃臺頭。』

又　孫注云：《爾雅》曰：『大麥麰，小麥稺。』《廣志》曰：『赤小麥赤而肥出。』鄭縣語曰『湖豬肉，鄭稀熟』，山提小麥至粘弱，以貢御。

又　凡種麻，夏至前十日爲上時，至日爲中時，至後十日爲下時。孫注云：麥黃種麻，麻黃種麥，亦良候也。諺曰：『夏至後，不沒狗。』或

答曰：『但雨多，沒橐駝。』又諺曰：『五月及澤，父子不相借。』言及澤急也。夏至後者匪惟淺短，皮亦輕薄，此亦趨時不可失也。父子之間尚不相假借，而況他人乎？

又卷三 蒜宜輭良地，三徧熟耕。九月初種，種法以耬耩逐壠手下之，五寸一株。孫注云：諺曰：『左右通鋤，一萬餘株。』

又 凡黍穄，三月上旬種者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五月下旬爲下時。夏種黍穄與植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椹赤爲候。孫注云：諺曰：『椹釐釐，種黍時。』

又 韲宜白輭良地，三轉乃佳。二月三月種，率七八支爲一本。孫注云：諺曰：『葱三韲四。』移葱者三支爲一本，種韲者四支爲一科。然支多者科圓大，故以七八爲率。

又 韭高三寸便翦之，翦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翦。收子者，一翦則留之。若旱種者但無畦與水耳，耙糞悉同，一種永生。孫注云：諺曰：『韭者懶人菜。』以其不須歲植也。《聲類》曰：『韭者久長也。』

又 凡掐葵必待露解。孫注云：諺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

又卷四 凡栽樹正月爲上時。孫注云：諺曰：『正月可栽樹。』言得時易生也。

又卷五 桑柘熟時，收黑魯椹。孫注云：黃魯桑不耐久，諺曰：『魯桑百，豐錦帛。』言其桑好功省用力。

又 榆初生，三年不用剗沐。孫注云：剗者長而細，又多瘢痕。不剗則短麤而無病。諺曰：『不剗不沐，十年成轂。』言易麤也。必欲剗者，宜留二寸。

又卷六 飲食之節，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何謂也？一曰惡芻，二曰中芻，三曰善芻。何謂三時？一曰朝飲少之，二曰晝飲則胸饜水，三曰暮極飲之。孫注云：一曰夏汗冬寒當節飲，諺曰『且起騎穀，日中騎水』。斯言且須飲須節水也，每飲食令行驟則消水，小驟數百步亦佳。十日一放，令其陸梁舒展，令馬硬實也。

又 諺曰：『羸牛劣馬寒食下。』務在充飽調適而已。

又卷七 卓氏曰：吾聞汶山之下沃墝，下有踆鴟，至死不飢。孫注云：師古曰：踆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諺曰：『富何卒，耕水窟。貧何卒，亦耕水窟。』言下田能貧能富。

宋・孔平仲《談苑》卷二 江南民言『正旦晴，萬物皆不成』。元豐四年正旦，九江郡天無片雲，風日明快，是年果旱。又曰芒種雨，百姓苦。蓋芒種須晴明也。一日雨，百泉枯。二日雨，傍山居。三日雨，騎木驢。四日雨，餘有餘。雨多也。又於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歲之豐凶，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言旱也。『夏雨甲子，乘船入市。』言避水也。雲向南，雨覃覃。雲向北，老鸛尋河哭。雲向西，雨沒犁。雲向東，塵埃沒老翁。言踏車取水，亦旱也。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言大熟也。禪師惠言嘗言：『上元一夕晴，麻小熟。雨夕晴，麻中熟。三夕晴，麻大熟。若陰雨，麻不登。』占亦如此，云絕有效驗。京東一講僧云。言雲向南與西行則有雨，向北與東行則無雨，云亦有效驗。大理少卿杜純云：『京東人言。言雨後朝晴，尚有雨也。須晚晴，乃眞晴耳。』九江人畏下旬雨，云：『雨不肯止。』劉師顏視月占旱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同州人謂『雨沾足，爲爛雨』。

宋・趙令時《侯鯖録》卷四《占水旱民諺》 鄰幾云：劉師顏視月占水旱。問之，云：諺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二 諺曰：『甘草先生則麥熟，苦草先生則人疫。』甘草，薺；苦草，黃蒿也。又曰：『杏熟當年麥，棗熟當年禾。』又曰：『棗不濟儉。』謂棗熟則歲豐也。諺曰：『行得春風有夏雨。』蓋春之風數爲夏之雨數，小大急緩亦如之。

又卷三 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厭雨。諺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浙東地高燥，遇雨即乾，故春得雨即耕，然常患少耳。

又 穎諺云：『子過母，當暑而涼，水退而魚潛：皆爲大水之候。』穎人謂前水爲母，後水爲子，水日至日長，勢不能大，水定而復來，後水大於前水，爲子勝母。水終魚當大出，河濱之人厭於食鮮，水退而魚不出，爲潛云。

又 諺曰：『黃鵠口噤，蕎麥斗金。』夏中候黃鵠不鳴，則蕎麥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不熟。角田，豆也。角者，莢之訛也。

宋・陸佃《埤雅》卷七《鷓鳩》　陸機云：『鶻鳩，一名斑鳩，蓋斑鳩似鶉而大。鶉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者是也。』

又卷一三　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果，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

又　梅，一名枏，杏類也。其實酢。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

又卷一五　芡，葉似荷而大，其上有數十蹙衄如沸狀，生而有芒刺，其中有米，可以濟飢。俗云：『荷華日舒夜斂，芡華晝合宵炕。』此陰陽之異也。

又卷一七　《爾雅》曰：『其本蔈，其根藕。』蓋莖下白蒻在泥中者曰蔈，藕偶生，又善耕泥引長，故藕之文從偶，名之亦曰藕。今江左穿池取汲，不欲種藕，以藕善耕泥壞池也。俗云：『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閏輒益一。』今芋有十二子爲衛，里俗以爲應月之數。

宋・江體復《江鄰幾雜志》　劉師顏視月占水旱，問之，云：諺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宋・王得臣《麈史》卷三　大觀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逢端午，家家賣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艱食，果賣子以自給，至有委於路隅者。明年大旱，人相食，棄子不可勝數。

又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蓋百穀秀實之時，正需雨也。

宋・宋弁《曲洧舊聞》卷三《桃可待橘不可待》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立不踰膝好種橘。』蓋言桃可待，橘不可待。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六　縮項鯿出襄陽，以禁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孟浩然云：『魚藏縮項鯿。』老杜云：『謾釣槎頭縮項鯿。』皆言縮項。而東坡乃謂一鈎歸釣縮頭鯿，或疑坡爲平側所牽，不知『長腰粳米，縮頭鯿魚。』楚人語也。

宋・陳旉《農書》卷上　夫耕耨之先後遲速，各有宜也。早田穫刈纔畢，隨即耕治，晚田宜待春乃耕。山川原隰多寒，經冬深耕，放水乾涸，雪霜凍沍，土壤蘇碎。當始春又徧布朽薾腐草敗葉，以燒治之，則土暖而苗易發作。寒泉雖冽，不能害也。平陂易野，平耕而深浸，即草不生而水亦積肥矣。俚語有之曰『春濁不如冬清』，殆謂是也。

又　民居去田近，則色色利便，易以集事。俚諺有之曰：『近家無瘦地，遙田不富人。』豈不信然？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　宣和壬寅歲，自京師至關西，槐樹皆無花。老農云：『當應來年之旱，與二麥不登。』已而，信然。諺云：『槐宜來歲麥，棗熟當年禾。』

又　諺云『麥過人不入口。』靖康元年，麥多高於人者，既熟大雨，所損十八。

宋・龔鼎臣《東原録》　海州朐山俗言：『朐山戴帽即雨。』蓋謂雲出覆冒其上爲雨候。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三　范石湖，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宋・姚寬《西溪叢話》卷下　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聽雨詩云：『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然黑，淹爛庭花不肯休。』

元・魯明善《農桑衣食撮要》卷上　摘茶，略蒸，色小變。攤開搧氣，通用手揉，以竹箬燒烟火氣焙乾，以箬葉收。諺云：『茶是草，箬是寶。』

又　鋤穀第一次撮苗曰鏃，第二次平隴曰布，第三次培根曰撲，第四次添功曰復。鋤次不至，則莨莠之害，秕稗之雜入之。諺云：『穀鋤八遍餓殺狗。』爲無糠也。其穀畝得十石，斗得八米，此鋤多之效也。

元・婁元禮《田家五行志》　日暈則雨。諺云：『月暈主風，日暈主雨。』日腳占晴雨。諺云：『朝（又）〔叉〕天，暮（又）〔叉〕地。』主晴，反此則雨。日生耳，主晴雨。諺云：『南耳晴，北耳雨，日生雙耳，斷風截雨。』若是長而下垂通地，則又名曰日幢，主久晴。日外自雲障中起，主晴。諺云：『日頭趁雲障，曬殺老和尚。』諺云：『烏雲接日，明

朝不如今日。』又云：『日落雲沒，不雨定寒。』又云：『日落雲裏走，雨在半夜後。』已上皆主雨，此言一朵烏雲漸起，而日正落其中者。諺云：『日落烏雲半夜梢，明朝曬得背皮焦。』此言半天元有黑雲，日落雲外，其雲夜必開散，明必甚晴也。又云：『今夜日沒烏雲洞，明朝曬得背皮痛。』此言半天上雖有雲，及日沒下去都無雲，而見日狀如岩洞者也，已上皆主晴，甚驗。

又　諺云：『月偃偃，水漾漾。月子側，水無滴。』新月落北，主米貴荒。諺云：『月照後壁，人食狗食。』月初始生，前月大盡，初二晚見，前小盡，初三晚見。諺云：『大二，小三。』

又　諺云：『一個星，保夜晴。』此言雨後天晴，但見一兩個星，此夜必晴。

又　諺云：『西南轉西北，搓繩來絆屋。』又云：『半夜五更西，天明拔樹枝。』又云：『日晚風和，明朝再多。』又云：『惡風盡日沒。』又云：『日出三竿，不急便寬。』大凡風、日出之時必略靜，謂之風讓日。大抵風自日內起者必善，夜起者必毒，日內息者亦和，夜半息者必大凍。已上並言隆冬之風。諺云：『風急雨落，人急客作。』又云：『東風急，備蓑笠。』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諺云：『東北風，雨太公。』言艮方風雨，卒難得晴，俗名曰牛筋風雨，指丑位故也。諺云：『行得春風有夏雨。』言有夏雨應時，可種田也，非謂水必大也，經驗諺云：『春風踏腳報。』言易轉方，如人傳報不停腳也。一云：『既吹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報答也，二說俱應。諺云：『西南早到，晏弗動草。』言早有此風，向晚必靜。諺云：『南風尾，北風頭。』言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初起便大。

又　諺云：『雨打五更，日曬水坑。』言五更忽有雨，日中必晴，甚驗。諺云：『一點雨似一個釘，落到明朝也不晴。』諺云：『一點雨似一個泡，落到明朝未得□。』諺云：『天下太平，夜雨日晴。』言不妨農也。諺云：『上牽晝，暮牽齋，下晝雨嚓嚓。』諺云：『病人怕肚脹，雨落怕天亮。』亦言久雨正當昏黑，忽自明亮，則是雨候也。諺云：『快雨快晴。』道德經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凡雨喜少惡多。諺云：『千日晴不厭，一日雨落便厭。』

又　雲占晴雨。諺云：『雲行東，雨無踪，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水沒犁。雲行南，雨潺潺，水漲潭。雲行北，雨便足，好曬穀。』上風雖開，下風不散，主雨。諺云：『上風皇，下風隘。無蓑衣，莫出外。』諺云：『西南陣，單過也落三寸。』言雲陣起自西南來者，雨必多。尋常陰天，西南陣上亦雨。雲起自東南，無雨。諺云：『太婆年八十八。弗曾見東南陣頭發。』又云：『千歲老人不曾見，東南陣頭雨沒子田。』言雲起自東南來者，絕無雨。旱年若見遠處雲生，或自西行而東，或自東行而西，必主無雨。諺云：『旱年只怕沿江挑，水年只怕北江紅。』上文言亢旱之年，望雨如望恩纔是。四方遠處雲生陣起，或自東引而西，自西而東，俗所謂排也。則此雨非但今日不至，必每日如之，卽是久旱之兆也。此吳語也，故指北江爲太湖。若是晚霽，必兼西天，但晴無雨。諺云：『西北赤，好曬麥。』陰天卜晴。諺云：『朝要頂空，暮要四腳懸。』又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諺云：『魚鱗天，不雨也風顛。』此言細細如魚鱗斑者，一云：『老鯉斑雲障，曬殺老和尙。』此言滿天雲大片如鱗，故云老鯉，往往試驗各有准。冬天近晚，忽有老鯉斑雲起，漸合成濃陰者，必無雨，名曰護霜天。諺云：『識每護霜天，不識每著子一夜眠。』

又　方言云：

甲子日雨乙酉晴，乙日雨直到庚申。

甲雨，乙拗。

甲子旬中無燥土。

風吹鶴神口，米長千錢斗。

立春一日，百草回芽。

春煖花香，獠子還鄉。

但得五湖明月在，春來依舊百花香。

大寒無過丑寅，大熱無過未申。

春寒多雨水。

五日寒食便下田。

寒食過了無時節，娘養花蠶郎種田。

清明斷雪，穀雨斷霜。

四月麥秀寒，五月溫和煖。

田家忙幷，無過蠶麥。

黃梅三時纔出門，蓑衣翦帽必隨身。

蜘蛛蟬叫稻生芒。

朝立秋，暮颼颼。暮立秋，熱到頭。

處暑後十八盆湯，立秋後四十日浴湯乾。

八月初一雁門開，懶婦催將刀尺裁。

九月重陽，菱母消洋。

九月九，生衣出抖擻。

霜降休節，百工奔金取寶月。

十月無工，只有梳頭吃飯工。

冬至前後，瀉水不走。

一日脫膊，三日齷齪。

又　俗呼日鱟。諺云：『對日鱟，不到晝。』主雨。

又　諺云：『朝霞暮霞，無水煎茶。』主旱。此言久晴之霞也。

又　諺云：『未雨先雷，船去步來。』主無雨。諺云：『當頭雷無雨，卯前雷有雨。』凡雷聲響烈者，雨陣雖大而易過，雷聲殷殷然響者，卒不晴。東州人云：『一夜起雷三日雨。』言雷自夜起必主陰。

又　北閃俗謂之北辰，閃主雨立至。諺云：『北閃三夜，無雨大怪異。』言必有大風雨也。

又　二月二上工，故諺云：『河東西，好使犁。河射角，好夜作。』此時之雨，正是一犁春雨。諺云：『水成田，衣成人，無衣不成人，無水不成田。』種雨不稱，水田僅可種豆。芒種後雨爲黃梅雨，夏至後爲時雨，此時天公陰晴易變。諺云：『黃梅天，日多幾番顛。』諺云：『黃梅天氣，莫向老婆頭邊，也要擔了蓑衣箬帽去。』夏至日最長。諺云：『夏至日，莫與人種秧。冬至日，莫與人打更。』中秋前後起西北風，謂之霜降信。前有雨謂之濕信，未風先雨謂之料信雨，霜降前來信。前信，易過，善，後來信，了信，必嚴毒。此信乾濕，後信必如之。諺云：『霜降了，布衲著得。』言已有暴寒之色，又云：『暴寒難忍熱難當。』十二月謂之大禁月，忽有一日稍暖，即是大寒之候。諺云：『大寒須守火，無事不出門。』諺云：『臘月廿四五，錐刀不出土。』

又　新月下有黑雲橫截，主來日雨。諺云：『初三月下有橫雲，初四日裏雨傾盆。』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風雨。諺云：『廿五廿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廿七日最宜晴。諺云：『交月無過廿七晴。』

又　諺云：『春雨人無食，夏雨牛無食，秋雨魚無食，冬雨鳥無食。』又云：『春雨壬子，秧爛蠶死。』又云：『雨打六壬頭，低田便罷休。』一云更須看甲寅日，若晴，拗得過不妨。諺云：『壬子是哥哥，爭奈甲寅何。』若得連晴爲上，不然，二日內亦當以壬子爲主。

又　諺云：『久雨久晴，多看換甲。』又云：『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又云：『逢庚須變，逢戊須晴。』又云：『久雨不晴，且看丙丁。』又云：『上火不落，下火滴沍。』言丙丁日也。

又　己酉日下地東北方，乙卯轉正東，庚申轉東南，丙寅轉正南，辛未轉西南，丁丑轉正西，壬午轉西北，戊子轉正北，癸巳上天，在天上之北，戊戌日轉天上之南，甲辰轉天上之東，己酉復下，周而復始。括云：『纔逢癸巳上天堂，己酉還居東北方。』上天下地之日，晴主久晴，雨主久雨，轉方稍輕。若大旱年，雖轉方，天並不作變，諺云：『荒年無六親，旱年無鶴神。』

又　夏初水底生苔，主有暴水。諺云：『水底起青苔，卒逢大水來。』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諺云：『大水無過一周時。』諺云：『大旱不過周時雨，大水無非百日晴。』言天道須是久晴，則水方能退也，故論潮者云，晴乾無大汛。合而言之，可見水漲之易，退之難也如此。

又　每半月逐日候潮時，有詩訣云：『午未未申申，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半月一遭輪。夜潮相對起，仔細與君論。』十三、二十七，名曰水起，是爲大汛，各七日。二十、初五，名曰下岸，是爲小汛，亦名七日。諺云：『初一月半五時潮。』又云：『初五二十夜岸潮，天亮白遙遙。』又云：『下岸三潮登大汛。』凡天道久晴，雖當大汛，水亦不長。諺云：『乾晴無大汛，雨落無小汛。』

又　草屋久雨，菌生其上，朝出晴，暮出雨。諺云：『朝出曬殺，暮出濯殺。』諺云：『頭苧生子，沒殺二苧。二苧生子，旱殺三苧。』

又　諺云：『鴉浴風，鵲浴雨，八八兒洗浴斷風雨。』鳩鳴有還聲者，

謂之呼婦，主晴。無還聲者，謂之逐婦，主雨。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諺云：『烏肚雨，白肚風。』夜間聽九逍遙鳥叫卜風雨。諺云：『一聲風，一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鷓叫。諺云：『朝鷓晴，暮鷓雨。』

又 車溝內魚來，攻水逆上，得鮎主晴，得鯉主水。諺云：『鮎乾鯉濕。』又鯽魚主水，鱖魚主晴。

又 龍下便雨，主晴。凡見黑龍下，主無雨，縱有亦不多。白龍下，雨必到。水鄉諺云：『黑龍護世界，白龍壞世界。』龍陣雨始自何一路，只多行此路，無處絕無。諺云：『龍行熟路。』

又 六月三日晴，主旱。諺云：『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六月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立秋。』

又 諺云：『日沒返照，曬得貓兒叫。』

又 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初起便大。諺云：『南風尾，北風頭。』又曰：『西風頭，南風腳。』蓋西風初起飄發，以漸而緩。南風初來甚緩，緩則漸急，而風隨之。諺云：『朝西暮東，正旱天公。』凡風終日，至晚必稍息。諺云：『暴風不終日。』春雨多，秋雨必多。諺云：『一場春風對一場秋雨。』夏天北風主雨，冬天南風主雪。諺云：『冬南夏北，有風便雨。』

又 正旦微陰，東北風，主大熟。諺云：『歲朝東北，五禾大熟。』歷年經驗，多是水旱勻調，高下皆熟之兆，餘說皆謊。壬癸亥子之方，謂之水門，其方風來，主大水。諺云：『歲旦西北風，大水妨農功。』西南風主米貴，南風及東南皆主旱。

又 夏至風從坤來，主雨水橫流。諺云：『急風急沒，慢風慢沒。』

又 夏至後半月名三時，三日爲頭時，次五日中時，後七日末時，風在中時前二日，大凶。諺云：『時裏一日風，準黃梅三日雨。』『梅裏西南，時裏雨潭潭。』主旱，最怕交節半月內西南風。

又 五月二十六日諺云：『此日陰沈沈，穀子壓田塍。』

又 久雨忽然明亮，主大雨。諺云：『亮一亮，下一丈。』晏雨難晴，俗謂之黃昏雨。諺云：『開門風，閉門雨。』久雨後，若午後少住，或可望晴。若午前少住，午後雨必多。諺云：『雨住午，下無數。』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煙如霧，名風花，主大風立至。諺云：『雲似砲車形，沒雨定有風。』

又 六月雨，又主有白棹風。無南風，則無白棹風，水卒不能退。諺云：『白棹風雲起，旱魃精，空歡喜。仰面看青天，頭巾落在麻圻裏。』

又 夏秋之交，稿稻置水，喜雨多，歲稔。諺云：『春末秋初一劑雨，賽過唐朝一斛珠。』

又 凡六畜自來，占吉凶。諺云：『豬來貧，狗來富，貓兒來，開質庫。』犬生一子，其家興旺。諺云：『犬生獨，家富足。』燈花不可剔去，至一更不謝，明日有吉事。半夜不謝，主有連綿喜慶之事，或有遠親信物至。諺云：『燈花今夜開，明朝喜事來。』久陰天息燈，燈煤如炭紅，良久不過，明日喜晴。諺云：『火流星，必定晴。』久晴後火煤便滅，主喜雨。

又 九日是雨歸路，此日雨大宜禾，又主來年熟。晴則冬至、元旦、上元、清明四日皆晴，雨則皆雨，主飢荒。諺云：『九日雨，禾成脯。』又云：『重九濕漉漉，穫草千錢束。』

又 有霧爲沫露，主來年水大，相去二百單五日。水至，須看霧著水面則輕，離水面則重，諺云：『十月沫露塘瀝，十一月沫露塘乾。』

又 七夕有雨吉，名洗車雨，麥麻豆賤。諺云：『七月無洗車，八月無蓼花。』

又 梅實少，秫亦少。諺云：『樹無梅，手無杯。』

又 夏至在月初，主雨水調。諺云：『夏至端午前，坐了種田年。夏至在月中，耽閣糶米翁。』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一 檳榔。原注：時珍曰：近時方藥，亦有以火煨焙用者。然初生白檳榔，須本境可得，若他處者，必經煮熏，安得生者耶。又檳榔生食，必以扶留藤古貲灰爲使，相合嚼之，吐去紅水一口，乃滑美不澀，下氣消食。此三物相去甚遠，爲物各異，而相成相合如此，亦爲異矣。俗謂：『檳榔爲命賴扶留。』以此，古貲灰卽蠣蚌灰也，貲乃蚌字之訛，瓦屋子灰亦可用。

又卷四七 鵜鴣。原注：案《山海經》云：『沙水多犁鴣，其名自呼，後人轉爲鵜鴣耳。』又吳諺云：『夏至前來，謂之犁鴣。』言主水也，『夏至後來，謂之犁塗。』言主旱也。

又卷四九 山鵲。原注：時珍曰：山鵲，處處山林有之，狀如鵲而烏色，有文采，赤嘴赤足。尾長不能遠飛。諺云：『朝鴉叫晴，暮鴉叫雨。』《說文》以此爲知來事之鳥。

明・王象晉《羣芳譜・天譜二》 六月十六諺云：『月上早，好收稻。月上遲，秋雨徐。』言多也。

又 四月十六日上早，無雲紅色，大旱。遲而白，主雨。夜深，主大水。諺云：『月上早，低田好收稻。月上遲，高田剩者稀。』

又《天譜三》 八月雷聲不宜有，諺云：『八月一聲雷，遍地都是賊。』

又 夏至交節半月內怕雷。諺云：『梅裏一聲雷，低田折舍歸。』言低田必致巨浸也。或者強爲曲解，謂聲多及響震反以爲旱兆，往往驗。有雷便雨，有雨便爲插秧之患。

又 諺云：『冬無雪，麥不結。』至第三戌爲臘，臘前三白，大宜菜麥。若立春後雪，則不宜。故又云：『臘雪是被，春雪是鬼。』

又《歲譜二》 六月無蠅，主米價平。諺云：『六月無蠅，新舊相登。』

又 三伏宜熱，諺云：『三伏不熱，五穀不結。』蓋當槁稻之時，又當下壅，晴熱則苗旺，涼雨則苗沒。

又《穀譜》 地欲肥，行欲稀。諺云：『稀穀大穗，來年好麥。』

又 耕蕎麥地，若耕二遍，只耘一遍亦可。諺云：『嬾漢種蕎麥，嬾婦種菉豆。』又云：『種菉豆，地宜瘦，不宜肥。』言瘠薄亦可種也。

又《果譜》 棗性硬，其生晚。芽未出，移恐難出，如本年芽未出，弗遽刪除。諺云：『棗樹三年不算死。』亦有久而後生者。

又《麻譜》 每歲可割三鐮，大約五月初割一鐮，六月半或七月初割二鐮，八月半或九月初割三鐮。諺曰：『頭苧見秧，二苧見糠，三苧見霜。』唯三鐮長疾，麻亦最好。

又《竹譜》 伐竹要留三去四，蓋三年者留，四年者去。諺云：『公孫不相見，母子不相離。』謂隔年可伐也。

又《桑譜》 採桑高者用梯摘，庶不傷枝，遠出強枝，當用闊刃鋒利扁斧，轉腕回刃，向上斫之，枝查既順，津脈不出，葉必復茂。諺曰：『斧頭自有一倍葉。』此善用斧之效也。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二 諺云：『十月小陽春，家家有病人。』南、贛之間尤甚，三歲必盛行一遍。范石湖《虞衡志》云：『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九十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爲尤毒，卽此是已。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二一 穀日，俗名上八日，宜晴。諺云：『上八夜勿見參星，月半夜弗見紅燈。』

明・楊慎《丹鉛總録》卷一《天文類》 諺云：『日出雨落，公姥相撲。』謂陰陽不和也。蔡邕曰：『陰陽不和，則氣爲虹。』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日相互。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諺云：『東鬳日頭西鬳雨。』信然。大率與霞相映，『朝霞不出門，暮霞走千里是也。』莊子曰：『陽炙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滴則虹生。』蓋雲心漏日，日脚射雲，則虹特明耀異常。《詩》謂之『蝃蝀』，其字從蟲。俗謂之『鬳』，其字從魚。俗又謂之『旱龍』，依其形質而名之也。

又 霄、雪兩字音義皆異。霄字從肖，音屑。《說文》：『雨霓爲霄。』《爾雅》：『雨霓爲霄雪。』注：冰雪雜下謂之霄雪。《說文》：霰，稷雪也。《詩補傳》曰：『粒雪。』郭璞《爾雅注》謂雨雜下也。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杜子美詩所云『帶雨不成花』。俗諺云『夾雨夾雪，無休無歇』也。

明・郎瑛《七修續稿》卷一《諺言晴雨》 諺言火日多雨，蓋納音之數，以一火主五屬水，木三、金四，自然聲。是則納音雖火日，其實得一數，則天一已生水；土日其實得二數，則地二已生火，至水日其實得五數，則天五已生土矣，故火日多雨、土日多晴、水日多陰也。是以水日必變，由其水日實得上數，又久晴久雨，遇戊己天乾則變，亦此義也。

明・李釜源《地圖綜要》內卷 楚固澤國，耕稼甚饒。一歲再穫柴桑，吳楚言仰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言土地廣沃，而長江轉輸便宜，非他省比。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八《月初生》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月，少雨多風。』蓋月出入黃道之中，而又有青白赤黑各二

道，是謂九行。行南爲陽道，則無雨；行北爲陰道，則有雨。仰瓦則北，彎弓則南。驗之無爽。

明・江盈科《雪濤談叢・解嘻》 余邑嗟云：『豬來窮家，狗來富家，貓來孝家。』故豬貓二物，皆爲人忌，有至必殺之。而邑中博士名張宗聖者解曰：『嗟語政不爾，無足忌者。蓋窮家籬穿壁破，故豬來，非豬能兆窮也；富家飲饌豐，遺骨多，故狗來，非狗能兆富也；家多鼠蟲爲耗，故貓來，孝家則耗之訛，非貓能兆孝也。』此說甚富。余邑又嗟云：『笑狗落雨。』宗聖曰：『此亦不然，笑狗謂瘦狗，江西人呼瘦爲笑。落雨者，謂落尾，亦江西人讀字之訛也。』余每觀狗之瘦者，尾必下妥。此解亦確，不可易。所謂邇言必察者非耶？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二 田家四時占候諺語，有不可不知者，今錄之：日生雙耳，斷風絕雨。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後。日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一個星，保夜晴。明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東風急，備蓑笠。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脚踹泥；雲行南，水平潭；雲行北，陣徒黑。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撐船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牛羊凍死。春丙暘暘，無水撒秧；夏丙暘暘，乾死稻孃；秋丙暘暘，乾谷入倉；冬丙暘暘，無雪無霜。春己卯風，樹頭空；夏己卯風，禾頭空；秋己卯風，水裏空；冬己卯風，欄裏空。雨落五更，日曬水坑；天下太平，夜雨日晴。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久雨不晴，且看丙丁；久晴不雨，且看戊己。朝霞暮霞，無水煎茶。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甲子豐年丙丁旱，戊子蝗蟲庚子叛。惟有壬子水滔滔，總在正月上旬看。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甲申晴，米價平。前月廿六、七，後月看消息。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三月初三雨，桑葉無人取；三月初三晴，桑上挂銀瓶。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四。稻秀雨澆，麥秀風搖。日暖夜寒，東海也乾。梅裏雷低，田被水埋。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河水乾坼。夏至有雷三伏冷，重陽無雨一冬晴。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六月無蒼蠅，新舊米相登。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六月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處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頭。秋分在社前，米斗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九月十三晴，釘靴挂斷繩。十月初一陰，柴炭貴如金。賣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至前米價漲，貧兒有處養；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蠟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除夜犬不吠，新年無疫癘。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一五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訛也。

又 俗語：芒種逢壬便立霉。霉後積水，烹茶甚香冽，可久藏。一交夏至，便迥別矣，試之良驗。細思其理，有不可曉者。或者夏至一陰初生，前數日陰正潛伏。水，陰物也，當其伏時極淨，一切草木飛潛之氣不能雜，故獨存本色爲佳。但取法極難，須以磁盆最潔者，布空野盛之，霑一物即變。貯之尤難，非地清潔，且墊高不可。某年無雨，挑河水貯之，亦與常水異，而香冽不及遠矣。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一一《農事・占候》 諺云：『白露前是雨，白露後是鬼。』其時之雨，片雲來便雨。稻花見日吐出，陰雨則收。正吐之時，暴雨忽來，卒不能收，遂致白颯之患。若連朝雨，反不爲災。

又 麥宜肥地，有雨佳。諺云無雨莫種麥。又云麥怕胎裏旱。又云要喫麵。泥裹纏。春雨更宜。諺云麥收三月雨。若三春有雨，入夏時有微風，此大有之年也。諺云麥秀風搖。稻秀雨澆。初種忌戊日，諺云無灰不種麥。雨經社日佳，以灰糞拌種妙。

明・俞宗本《種樹書》 畜蠶者常以三月三日雨卜桑葉之貴賤。諺云：『雨打石頭偏，桑葉三錢片。』或曰。四日尤甚，杭州人云：『三日尚可，四日殺我。』言四日雨尤貴。

又 麥最宜雪，諺云：『冬無雪，麥不結。』

《明史》卷一六《左鼎傳》 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略】尚書王直考鼎及白圭等十餘人，曉諳刑名，皆授御史。而鼎得南京。尋改北，巡按山西。【略】鼎居官清勤，卓有聲譽。御史練綱以敢言名，而鼎尤善爲章奏。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風》 諺曰：『南風尾，北風頭。』蓋地勢北高而南下，南風從下而起故爲尾。又南風愈吹愈大，其大在尾。北風初起即大，其大在頭故也。粵處南方，當歲寒時，每三二日南風則有霧。北方不然，三二日南風則有雪。凡霧從地起，南風之尾爲之，是曰『南風霧』，其散必以北風，以暖而起，以寒而止也。雪自天來，北風之頭爲之，是曰『北風雪』。其晴必以南風，以寒而起，以暖而止也。

海南三四月時，晝有南風，夜則無之，至五月乃有過夜南，諺曰：『半北半南三二月，南風過夜必端陽。』然瓊周歲皆東風，夏秋必颶，瓊苦颶風，崖則南風亦苦。盛夏時士庶出入，率以青布裹頭，蓋南風爲厲，一侵陽明，則病不可起云。

風之起，潮輒乘之，諺曰：『潮長風起，潮平風止。風與潮生，潮與風死。』凡朔望越二三日，潮初起，風必大。上下弦越二三日，潮漸退，風必小。蓋風者水之母，水生於風者謂之『陰水』，潮是也。雷者水之父，水生於雷者謂之『陽水』，雨是也。雨起於山，潮起於海，海爲陰，故潮亦陰，潮以陰故鹹，風乘鹹潮而起，謂之鹹頭。

又《舊風》 南海歲有舊風，亦曰『風舊』，蓋颶風也。其起也，自東北者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而俱至南乃息，謂之落西，亦曰蕩西，又曰迴南，凡二晝夜乃息，亦曰風癡。若不落西，不迴南，則踰月復作。作必對時，日作次日止，夜作次夜止，諺曰：『朝北暮南子夜東。』又曰：『朝三暮七，晝不過一。』蓋其暴者不久，或數時，或一日夜。其柔者久，或二三夜。有一歲再三作者，有三四歲不作者。凡歲有一鬼打節，則有一颶。有二鬼打節，則有二颶。鬼，鬼宿也。打節者，或立春、立夏等節，值鬼宿也。又凡六月有北風必作颶，諺曰：『六月無閒北。』北風爲正風舊，東風爲左風舊，風舊以鐵颶爲大，無堅不摧，故曰鐵。迴南時勢尤猛烈。

又《風候》 立春宜微寒，諺曰：『春寒春暖，春暖春寒。』蓋南中以春寒爲祥，其望春寒，所以望春暖也。春，立春也。一春之寒暖，以立春卜之。立春又宜晴，諺曰：『春晴一春晴，春陰一春陰。』而元日則宜微雨，宜北風，宜西北東北風，不宜南風。東風有微雨，而北風則寒，寒亦爲春暖之兆。又以是日權水，水重則雨多，輕則雨少，日直其月，至十二日而止，以測十二月之水旱。寒故水重，水重者多雨，而年豐之兆也。

嶺南之地，其屬韶陽者，秋冬宜寒而反熱，春夏宜熱而反寒。青草、黃茅二瘴，即土著亦有染者。大抵冬不甚寒而春寒，夏不甚熱而秋熱，似與嶺北氣候較遲。而風鳶之戲，嶺北以八九月，嶺南以二三月，則地氣升降，不惟稍遲，亦似相反，則亦楚之風候也。舊以隸屬桂陽，蓋亦有說。

嶺南瀕海之郡，土薄地卑，陽燠之氣常泄，陰溼之氣常蒸。陽泄，故人氣往往上壅，腠理苦疎，汗常浹背，當夏時多飲涼冽，至秋冬必發痎瘧。蓋由寒氣入脾，脾屬土，主信，故發恆不爽期也。陰蒸，故晨夕霧昏，春夏雨淫，人民多中塵溼，間發流毒，則頭面四肢，倏然瘡癢。醫以流氣藥攻之，每每不效。是曰走馬胎，以燈火迴環爆之，或男左女右，於手尺澤穴以艾灸之，其或霍亂、痁瘧。腹痛不堪，是曰急沙，以炒鹽沃清水飲之，或於足下股上，尋其紫色筋脈，以鍼刺血出之，謂之刮沙，皆可愈。諺曰：『緩沙急沙，刺出血花。走馬之胎，火爆如雷。』

又《冰》 粵無冰，其民罕知有南風合冰，東風解凍之說。歲有微霜，則百物蕃盛，諺曰：『勤下糞，不如早犁田。』言打霜也。冰生於霜，粵無冰，以無霜也。

又《雨》 凡天晴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點大而疎，是曰『白撞雨』。亦曰『過雲』。亦曰『白雨』。諺曰：『下白雨，娶龍女。』白雨者，炎熱之氣所蒸，夏間爲多，其勢苦暴，邵子所謂火雨也。嶺海炎方，夏日火尤盛，故多白雨。六月火在天上，故先下火雨，乃爲水雨而滂沱也。子瞻詩：『夏畦流膏白雨翻』，升菴云：『俗以暑雨乍落乍晴，日光穿漏，謂之天笑。』即白雨也。白雨宜早稻，諺曰：『早禾壯，須白撞。』或曰色微黃，且日且雨，是曰黃日雨，亦曰黃雨。其氣溽而蒸，是生螟蟊，禾最患之，故曰白雨宜禾，黃雨不宜禾。予詩：『炎天白雨早禾宜，更爲園林熟荔支。今歲無多黃雨下，農夫相慶酒杯持。』又早禾宜朝雨，晚宜夜雨，廣州夏雨恆多，宜早禾。高、雷秋雨恆多，宜晚禾。其或東望濃雲，有雷、電而雨，西則否。或南望濃雲，有雷電而雨，北則否，是曰分龍雨，亦禾之宜。其不宜者二蟲，蟲者蟲也，其生於雨者曰雨蟲，生於風者曰風蟲。

瓊於廣州，風氣絕殊，瓊冬至宜雨。諺曰：『冬乾年溼，禾米莫粒。』

而廣冬至不宜雨。諺曰：『乾冬溼年，禾黍滿田。』瓊元日宜晴，諺曰：『冬溼年乾，倉廩團團。』而廣元日宜微雨，諺曰：『年溼冬乾，農夫加餐。』瓊三月三日雨，天蠶損秧。四月八日無雨，蟲盛禾苗壞。而廣四月八日雨，十四日無雨，則穀多。瓊端午日暮而雨宜田，早而雨則下田傷，不雨則高田傷。而廣五月朔宜雨，雨則井泉浮，年豐。初二日不宜雨，雨則井泉乾，年歉。五日亦不宜雨。瓊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有雨。廣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無雨。處暑無雨，則白露有雨。白露雨謂之苦雨，禾沾之白颺，果生蟲，蔬菜味苦。凡雨有甘苦，故《詩》曰：『以祈甘雨。』《左傳》曰：『秋無苦雨。』蓋春雨爲甘，秋雨爲苦，甘則生物，苦則殺物。

又《雹》 五粵無雹。蓋雹者冰之所爲，冰以盛陰而堅，盛陰脅乎盛陽，則雨冰而爲雹。吾粵盛陽之地，陰氣不凝，當寒時不結而爲冰，則當暑時不散而爲雹。左氏云：『雹者，冬之愆陽、夏之伏陰所致。』吾粵冬而愆陽多有之，夏而伏陰則少。白首老人，不識冰之爲冰與雹之爲雹也，故或見霰而以爲雪，見霜而以爲冰，見白雨而以爲雹，以爲珍珠雹也，不知其爲白雨也。粵在天南多白雨，白雨在北則爲雹，雹在南則爲白雨。白雨者雹之所散，雹者白雨之所凝也。白雨盛夏益多，諺曰：『六月六，白雨足。』

又《變風》 風之始發，恆以月七八之日及早暮二時，過此即甚暴烈，多不終朝。諺曰：『七風八到，九日無來風過造。』又曰：『朝三晚七，半夜下風無過日。』然近海多風，亦不盡如所云。三伏時有颶母起，數日間即有巨風起東北，必回南轉西而後解，或未轉西而解，則數日必得暴發。凡先西北而後東南曰左颶，輒起輒止曰石尤。石尤多以夏秋間潮上時發，發必三日連發，望西北雲起如螭螃脚，瞬息即至，船行宜早避之。

瓊州有知風草，每能變化，乃蟲所變。葉面背歲或一拆，或二三拆，或無之，每歲葉葉相同，無間彼此，土人以候歲之颶風有無多少。王佐詩：『颶母崩騰山嶽移，方當海未練風時。瓊南瓊北無消息，獨有知風小草知。』瓊州最多颶風，颶風有祠，歲五月五日，郡守而下祝祭，他郡則否。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三《九九諺語》 冬至後九九氣候，田家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一作大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蒼蠅垛屋柷。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一作兩邊椎。八九七十二，貓狗眠窖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仙里塵談》夏至後亦有諺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氷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一作爭向路頭宿。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階前鳴促織。一作家家打炭墼。』《豹隱紀談》作二俱范石湖語。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五《農書占驗》 農書占驗，『小暑雷，倒黃霉。』今連旬陰雨，溪水浮岸，果驗其占。又諺云：『六月被，田無米。』盛夏太涼，不宜于歲。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驗風雲》 農人歲朝晨起，驗風雲以卜田事。風自東南來，主歲旱；東北風主歲稔；西則歉。諺云：『歲朝東北風，高低大熟；歲朝西北風，大水害農功。』日出時有紅霞，主絲貴。西北有紅黃雲則稔，白黑雲則歉。是日宜陰，則高低田禾俱熟。而東方朔《占書》則以晴爲祥，雨爲殃。

又卷三《卜蛙聲》 唐人詩云：『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農民每於三月三日，聽蛙聲鳴於午前，則高田熟；鳴於午後，則低田熟。諺云：『田雞叫午前，大年在高田；田雞叫午後，低田弗要愁。』范石湖詩云：『薄暮蛙聲連晚鬧，今年田稻十分秋。』褚人穫《堅瓠集》云：『吳中以上巳蛙鳴，則無水患。』諺云：『三月三日，蝦蟆禁口難開。』言不易鳴也。俗又以是日晴宜麥。十一日爲麥生日，亦宜晴。諺云：『三月三日溝底白，莎草變成麥。』大抵麥之性喜晴也。是日，吳農行田野間，聞閣閣聲，則輾然喜，預以說餅餌香，歌飯顆山焉。

又卷六《黃昏陣》 俗以初三日晴，主旱，諺云：『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若是夜黃昏有雨，則主連雨，謂之黃昏陣。諺云：『六月初三黃昏陣，上晝耘苗下晝晒。』又云：『初一落雨井泉枯，初二落雨井水鋪，初三落雨夜夜陣，初四落雨通大湖。』如不雨，則官司禁斷屠宰，寺觀設醮禮懺，以禱雨。人家以瓶插柳枝掛門旁，小兒塑泥龍，張紙旗，出松花會，群歌曰：『青龍頭，白龍尾，小兒求雨天歡喜。』初雨，小兒群

喜而歌曰：『風來了，雨來了，禾場築平穀來了。』久雨，則剪紙爲女形，持苕帚竿懸簷際，名掃晴娘，以祈晴。

又卷七《秋孛碌》　《紀曆撮要》云：『立秋日雷，名蹿踣雷，損晚稻，亦云秋霹靂，主晚稻秕。諺云：「秋穀碌，收秕穀。」又云：「秋孛鹿，損萬斛。」凡秀稻時，濃霧大作，中有白虹橫貫者，俗稱白鱉，亦主穫秕穀，謂之天收，雖大稔亦減分數。俗云：「雷收一千，鱉收一萬。」』

按《農桑要覽》：『虹，俗稱爲鱉，以形如鱉魚背也。』又俗於立秋後丁卯日忌雨。諺云：『雨打秋丁卯，田中穫爛稻。』

又《占立秋凉燠》　俗以立秋時之早晚占涼燠。諺云：『朝立秋，溾颼颼；夜立秋，熱未休。』崔寔《四民月令》作：『朝立秋，冷颼颼；夜立秋，熱到頭。』

按《世說》：『劉眞長見王導，時方盛夏，導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溾。」劉出曰：「未見他異，惟聞吳語。」』蓋吳俗謂冷曰溾，於禁切。岑參詩：『僧房雲濛濛，夏月寒颼颼。』颼颼，寒意也。

又卷八《秋農占候諺語》　俗以處暑後天氣猶暄，殘暑未退。諺云：『處暑十八盆。』謂尙須沐浴也。又諺云：『白露身弗露。』言至是天氣乃肅，身免袒露也。又諺云：『處暑若無雨，結實也難收。』言稻必得處暑雨，乃豐足也。又諺云：『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齊。稻秀怕風擺，麥秀怕雨淋。』言稻秀畏風也。又秋分在社前，主年豐；秋分在社後，主歲歉。諺云：『分後社，白米偏天下；社後分，白米像錦墩。』凡稻田收刈，皆以霜降爲候。諺云：『寒露沒青稻，霜降一齊倒。』又霜降日得霜，主歲稔。諺云：『霜降見霜，米爛陳倉。未霜見霜，貧食糟糠。』此皆吳下秋日農家占候諺語，備誌於此，亦課晴問雨者所不棄也。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一《虹蜺》　鄉諺云：東虹日頭西虹雨，南虹出來賣兒女。以余所見，在東者多，西者少，從未見在南時，不知何據。

又《雪》　『上天同雲，雨雪霏霏，益之以霰霖。』言雪而及雨者。蓋冬多積雪，至春而益以小雨，則更優渥矣。《齊民要術》：『雪者，五穀之精。使稼耐旱。』《朝野僉載》：『正月見三白，相公笑赫赫。』北人諺曰：要宜麥，見三白。吾鄉諺曰三九無雪休種麥。麥種於秋，鄉田謂之漏風地，不宜秋麥宜春麥，故以三九之雪爲來春種麥之徵。又曰雪能殺蝗，秋蝗遺種入地，惟大雪浸下，可以藥之。其曰米星雪，則先集維霰也。其曰綿花套子雪，則柳絮因風也。陶穀掃雪烹茶，農夫亦以器積雪水。劉叉賦冰柱，鄉人則謂之凌錐。至於堆雪山，小兒之伎倆也。架雪橋，健訟之誕詞也。謂苦寒太甚者謂之雪上加霜，謂賙濟貧寒者謂之雪裏送炭。若報仇雪恨之雪，則音同而義別矣。昔聞河間太守招同官賞雪，席間吟詩，太守曰『大雪下了二尺五』，縣令曰『只見梅花不見土』。廣文曰『準備來年收麥子』，都司曰『糨子抹遍河間府』。以麥屑和水熟稠曰糨子，生稀曰麪糊。俗謂官事不了了者曰麪糊。麪糊者，糊塗也。

又《霞》　古諺云：早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又云：日入胭脂紅，無雨也有風。蓋十有八九驗。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二《牡丹不帶娘家土》　武后臨朝，臘月遊苑，有詔百花夜發。諸花皆開，惟牡丹不應制，貶之洛陽，連根帶土而去。至洛，會天雨，大半淋脫舊泥，有司安插栽種，不帶泥者次年榮茂異常，帶泥種者仍不開花。於是掘起，洗淨別栽，後乃一體盛開。相傳至今遷種者，酒洗去土，故有此諺。

又卷三《朝霞夜霞無水煎茶》　霞，彩雲，日光與雲氣映合而成者也。凡雨即雲所化，雲厚則雨，輕則晴，晴雲成霞。但朝霞，自陰而陽，色多潤，每雨。夜霞，則自陽而陰，色多燥，恆晴。既朝霞，復夜霞，則雨不勝日，皆自燥雲，久晴之兆，故無水煎茶。素史氏曰：『雨後霞，非霞也。』名曰泛和，乃雨徵。

清・杜文瀾《古謠諺》卷一八引《焚椒録》　懿德皇后蕭氏爲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驚寤而後生。及長，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今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聘納爲妃。及上即位，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冊爲皇后。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鞮，菩薩喚做耨斡麼。』蓋言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

又卷二五引《月令廣義》　立夏、小滿皆欲雨，故諺云：『立夏不下，田家莫耙。小滿不滿，芒種莫管。』

又《月令通考》　秋分諺曰：『分社同一日，低田盡叫屈。秋分在社

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

又 農家諺：『驟雨不終朝，迅雷不終日。』

又 四月十四得東南風，吉，十六黃昏時日月對照，主夏秋旱。月上遲有白色，主大水。諺云：『有利無利，只看四月十四。有穀無穀，只看四月十六。』

又 諺云：『社了分，米穀如錦墩。分了社，米穀如苔鮓，社了分，米穀不出村。分了社，米穀徧天下。』

又 或謂諺乃云：『逢庚則變，遇甲雙晴。』蓋單日逢庚則變，遇甲雙日方晴。

又 諺云：『雲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

又引《四時占候》 四月朔大風雨，主大水。小風雨，主小水。歲惡米貴。又云主種重犯之患。諺云四月初一見青天，高山平地任開田。四月初，滿地塗，丟了高田去種湖。此日最緊要。

又 寒食係清明前一日，人家墓祭謂之掃松，多值風雨，是日雨，主歲豐。諺云：『雨打墓頭錢，今歲好豐年。』

又引《紀歷撮要》 諺云：『三月三日晴，桑上掛銀瓶。三月三日雨，桑葉無人取。』

又引《農占》 夏至無雨旱，諺云夏於無雨，碓裏無米。得雨，其年必豐。諺云夏至日個雨，一點值千金。

又 正月朔日雨，春旱，人食一升。二日雨，人食二升，以漸而增。五日雨，大熟。一云元旦雨雪吉。諺云：難拜年，易種田。一云一日值雨，人食百草。又曰一日晴，一年豐。一日雨，一年歉。

又 芒種宜雨遲。諺云雨芒種頭，河魚淚流。雨芒種脚，魚捉不著。諺云芒種端午前，處處有荒田。主無秧。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前半月爲立梅，有雨主旱。諺云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河底開拆。一說主水，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試以二說比之，梅雨大抵主旱，雖有雨亦不多。

又卷三七引《便民纂要》 二月宜連霜。諺云：一夜春霜三日雨，三夜春霜九日晴。

又 五月夜亦宜熱。諺云晝暖夜寒，東海也乾。俱主旱。

又 十二月內掘坑，深闊約二小尺，桑根埋定與地平。次日築實，其桑加倍榮旺。諺云：『臘月栽桑桑不知。』

又卷四二引《牡丹八書》 花或自遠路攜歸，或初分老本，其根黑，必是朽爛。卽以大盆盛水，刷洗極淨，必至白骨然後已，仍以酒潤之，本本易活。諺曰『牡丹洗脚』。正謂此也。

又引《種樹書》 凡移樹不要傷根鬚，須闊垜不可去土，恐傷根。諺云：『移樹無時，莫教樹知。』

又 凡種竹正二月劚取西南根於東北角種，其鞭自然行西南，蓋行性向西南行也。諺云：『東家種竹，西家種地。』

又 種竹不去條，則林外向陽。三二年間，便有大竹。諺云：『栽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宿土，切記南枝。』

又 種諸豆子油大麻等，若不及時去草，必爲草所蠹耗，雖結實亦不多。諺云：『麻耘地，豆耘花。』麻須初生時耘，豆雖開花亦可耘。

又 生菜種之不拘時，纔盡卽下種，亦便出，諺云：『生菜不離園。』以不時而出也。

又卷四九引《呵凍漫筆》卷上 胡計部宗洵曰：凡田地基地相連處，不可遽有吞謀併得之意。或人因家貧事故，轉售于我，亦必以實價與之，不可因彼事勢窮蹙，故意推託，欲其減價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自天地開闢以來，此田此地，賣者買者，不知曾經幾千百人，而後傳至於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年而不失乎？終亦遞相賣買無定主爾。

又卷五一引《藝牀瀋餘》 崇禎元年元旦立春，諺云夏至難逢端午日，百年難遇歲朝春。適際改元，尤千古罕遇，天道更始，人事聿新，聖作物睹，其以不言示與。

又卷六四引《嵩陽雜記》 成化間，大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地，所在都御中，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俯伏半跪，一如僕隸。揖讓之禮，一切不行，以是見喜。遂得進陞。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抽葱。』奔競之甚，良可嘆也。

又卷七七引《范成大詩集》 秋雷嘆，汰哉豐隆無藉在，正用此時鳴孛轆。注云：『諺云：「秋孛轆，損萬斛。」謂秋日雷也。』

又卷九九《種樹諺》　諺云：五十不造屋，六十不種樹，七十不製衣。宋章申公父銀青公兪年七十，集親賓爲慶會，有餉柑者，食之而甘，嘉其種，卽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意謂不十年不着子，恐不能待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又《農諺》　最喜立春晴一日，農夫不用力耕田。

又　三月三，脫了寒衣穿汗衫。

芒種火燒天，夏至雨連綿。

夏至五月頭，一邊喫，一邊愁。夏至五月中，白飯滿童童。夏至五月尾，禾黃米價起。

六月六，曬得雞蛋熟。

六月秋，要到秋。七月秋，不到秋。謂早稻收穫時也。南風吹過北，有錢糴不得。北風吹過南，倉下無人擔。

過了七月半，人似鐵羅漢。

風土分部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一〇　春秋左氏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殽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殽西殽，澠池所高。』

《後漢書》卷五八《虞詡傳》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幷、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幷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略】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略】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略】棄之非計。

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記》　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九十九洲。楚諺曰：『洲不滿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爲兩，以充百數。僭號旬時，身屠宗滅。及其傾覆，洲亦銷毀。至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果龍飛江表。元兇之禍，此洲還沒。

又　麥城東有驢城，沮水之西有磨城。傳言伍子胥造此二城，以攻麥城。諺云：『東驢西磨麥自破。』

梁・蕭繹《金樓子・志怪篇》　用紫芝煮石，石美如芋，食之可更調和五味，下橘皮葱豉。名山之下生葱韭者，是古人食石種也。故語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寶珠。』五加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唯此二物，可以煮石。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〇　《廣志》曰：『東牆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涼幷烏地，河西語曰：『貸我東牆，償我田粱。』《魏書》曰：『烏丸地宜東牆，能作白酒。』

《太平御覽》卷四一引《會稽記》　山有石室，云是仙人射堂。東亭巖有射的石，遠望的的如射侯。形圓，視之如鏡，土人常以占穀食貴賤。射的明則米賤，暗則米貴。諺曰：『射的白，斛一百，射的玄。斛一千。』

又卷一五八引《洛陽記》　銅駝街，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俗語云：『金馬門外聚羣賢，銅駝街上集少年。』

又卷二六六引《北夢瑣言》　江陵在唐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

又卷四四七引《朝野僉載》　康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

宋・王溥《唐會要》卷二八　武德元年十二月，新豐鸚鵡谷水清，世傳云：『此水清，天下平。』開皇之初，暫清復濁，至是復清。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　諺曰：『不到長安辜負眼，不到兩浙辜負口。』

宋・朱彧《萍州可談》卷二　南方大龜，長二三尺，介厚而白，造玳瑁器者用以補襯，名曰龜筒。方諺曰：『龜筒夾玳瑁，鬼神不曉會。』初時民間無用，不可售，後緣官市，價踴貴。先公帥廣，內侍省牒廣州市龜筒數百斤，公不報。僚吏以爲言，公曰：『吾專行之，勿累爾矣。』卒不與市，民賴以不擾。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　汝南多大風，【略】不知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葱。』其來素矣。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一《大姆續記》　治平年間，有轄舟王潛濟湖。潛方半醉，調小管自娛。時湖風清細，調聞數里。他舟皆至於岸，惟潛舟泛泛湖中，不能及焉。潛懼，捨管，與舟人望廟拜禱謝過，他舟亦爲之禱焉，舟方抵岸。不月，妻死，潛被罪流遠方。諺曰：『過湖三升米，不然五石粟。』意謂美人君子忠信仁義，則神佑以清風，一日可濟。苟行有欺於人，心或負於神，則順風莫可得，舟艤岸數日亦不可知，此五石粟之意也。石人之言云：『子若作盜去，無往巢湖住。』茲蓋神之明正，不容盜賊踐其境也。迄今雖鼠竊狗偷，不敢游過湖焉。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七　汴渠舊例，十月關口，則舟檝不行。王荆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澁，舟不可行，而流冰頗損舟檝。於是以船脚數千，前設巨碓，以搗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衆。京師有諺語曰：『昔有磨法磨平聲漿水，今見巨碓搗冬凌。』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卷二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尺，下嘴謂藏其喙於翼間。

又《渭南文集》卷二〇《常州犇牛閘記》　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故此閘尤爲國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　越州在鑑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艱得。故諺云：『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爲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又井深者不過丈尺，淺者可以手汲。霖雨時，平地發之則泉出。然旱不旬日，則井已涸矣。皆謂泉乃横流故爾。蓋滅裂不肯深浚，致源不廣也。又諺云：『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恩。』此語通二浙皆云。

又　浙西諺曰：『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廝啜，背地廝說。』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言其無常也。此言亦通東西爲然。九州以揚名地，本其水波輕揚爲目。《漢三王策》亦有五湖輕心之戒。大抵人性類其土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樸魯。荆揚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肝鬲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唯賢哲爲能耳。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五　廬山簡寂觀，乃陸修靜之居也，出苦筍，而味反甜。歸宗寺造鹽齏，而味反淡，山中佳物也，山中人語云：『簡寂觀前甜苦筍，歸宗寺裏淡鹽齏。』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一三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己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黄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藉藉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爲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之爲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爲鄉中偉觀。

《宋史》卷四七三《秦檜傳》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檜械送銓貶昭州，陳剛中以啓賀銓。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死。

明・楊慎《升菴詩話》卷二　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即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即諺云『樹蠻不落葉，地蠻湯自熱』也。『寧知鴻雁飛』即諺云『雁飛不到處』也。樹不凋，雁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

又《補遺》卷下　唐人舞妓皆着靴，杜牧之贈妓詩曰：『舞靴應任傍人看。』黄山谷贈妓詞云：『便從伊穿韈弓鞋。』則汴宋猶似唐制。至南渡頭，妓女窄襪弓鞋如良人矣，故當時有『蘇州頭，杭州腳』之諺云。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五　福建語云：『延平豆腐邵武傘，建陽婦人不用揀。』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四《鱗部》　鱣魚，原注，時珍曰：『鱣出江淮黄河遼海深水處，無鱗大魚也。其狀似鱘，其居也，在磯石湍流之間。其食也，張口接物，聽其自入。食而不飲，蟹魚多誤入之。昔人所謂鱣鮪岫居，世俗所謂「鱘鱖魚喫自來食」是矣。』

又卷四八《禽部》　竹雞，原注，時珍曰：『竹雞生江南川廣，處處有之，多居竹林，形比鷓鴣差小。褐色多斑，赤文。其性好啼，見其儔必

鬬，捕者以媒誘其鬬，因而網之。諺曰：『家有竹雞啼，白蟻化爲泥。』蓋好食蟻也，亦辟壁虱。

又卷五一《獸部》　獨，原注，時珍曰：『獨似猿而大，其性獨，一鳴卽止。能食猿猴，故諺曰：「獨一鳴而猿散。」獨夫蓋取諸此。』

明・陸深《知命録》　入峽二十里，東西相對，兩崖上有石鐘石鼓，形像宛然。民間有謠如地鈐者曰：『石鐘對石鼓，金銀有萬五。若人識得破，買了興元府。』賈胡過其下，疑有寶，鑿之，今鐘形有殘闕焉。

《明史・吕坤傳》卷二二六　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煙絶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二　鄖陽介雍梁之交，控引宛洛，蔽翼襄郢。其地多崇崗豐箐，四方遊民，其瑣尾仳離與挺而走險者，多逸其中，久而滋煽，因易爲亂。承平以來，劇盜數起，一方俶擾，四方同憂，始議更易爲郡治之。繼命中臺大臣開府秉鉞爲重鎮焉，然後威略撫綏，逆節銷伏。諺曰：『何知盜穴，山岩葦苴。』今四民安堵如故，但其山勢岩險，駢附稱盜穴者，蓋多有之。往歲保康殺長吏之事煩矣，卽安服猶宜兢兢云。

又卷七三　江陵縣，原注，李家堤在縣西三十里，當水勢之衝。弘治十三年堤決，淹溺甚衆，知府吴彦華修築堅厚，至今賴焉。諺曰：『水來打破李家堤，荆州便是養魚池。』關係甚重。

《明詩綜》卷一〇〇　過了八達嶺，征衣添一領。

又　駱駝見柳，渴羌見酒。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二　魚花産北江者不貴，以北江多石灰水，魚花食之不肥，取之又不易畜，而北江絶少淵潭故也。凡魚皆藏於淵潭，魚花從淵潭出者易養。西江多淵潭，而其源從滇、黔、交趾而來甚遠，故魚花多而肥，池塘中可以多養，故諺曰：『北江魚種讓西江。』然廣西人不解取，卽取之，而西江上流恆不如下流，故諺又曰：『下流魚花上流魚。』又曰：『上江魚放下江花。』

又　廣州諸大縣村落中，往往棄肥田以爲基，以樹果木，荔支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龍眼多樹宅旁，亦樹于基。基下爲池以畜魚，歲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大者至數十畝。其築海爲池者，輒以頃計。九江鄉以養魚苗，魚苗之池，惟九江鄉有之，他處率養大魚。卽養魚苗，不繁滋也，諺曰：『九江估客，魚種爲先。左手數魚，右手數錢。』凡歲三月始有西水，西水長，故有魚苗，八月西水盡則無之。自封川江口至羚羊峽口，皆有魚花步，步凡六七十處。魚花者，魚苗也，亦曰魚秧，以其利與田禾等，故曰苗，曰秧。而常名則曰魚種云，魚種皆出於左右兩江。

又卷二五　油葵，生陽江、恩平大山中，樹如蒲葵，葉稍柔，亦曰柔葵。取以作簑，禦雨耐久。諺曰：『蒲葵爲扇油葵簑，家種二葵得利多。』

又卷二七《睡菜睡蓮》　睡菜，一名瞑菜。葉類茨菰，根如藕，采根爲鹽菹，食之使人好睡。與五味草食之不睡，名卻睡草相背。睡蓮，布葉數重，葉如荇而大。花有五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與夢草晝入地夜卽復出相背。廣州多有之，諺曰：『毋佩睡蓮。使人好眠。』

清・王弘《山志》二集卷六《五加皮》　五加皮一名金鹽。陶隱居曰：『釀酒能益人。』魯定公記載古語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黄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寶珠。』又五加一名文章草，見譙周《巴蜀異物志》。

清・杜文瀾《古謡諺》卷二八引《長安志圖》　洪堰制度，聖朝因前代故迹，初修洪口石堰。凡水廣尺深尺爲一徼，以百二十徼爲準。守者以度量水，日具尺寸，申報所司，憑以布水，各有差等。注云：『今□平流閘下，石渠岸裏有一石龜，前人刻以誌水者也，爲之語曰：「水到龜兒嘴，百二十徼水。」』嘗聞主守者曰：『今水雖至其則，猶不及全徼，蓋渠底不及古渠之深也。』

又卷三一引《滇黔紀遊》　龍洞田皆石底，上惟寸土。五日不雨，則苗枯槁。世所謂『雨師好黔，風伯好滇。』言黔中無五日不雨也。雨師豈眞有所好哉，良由彼蒼愛人之至，惟恐禾荒民饑，故無五日不雨矣。

又　望城坡，登其巔可望偏橋衛城，故名。南里許卽諸葛洞，相傳武侯征蠻鑿開運糧者。然非洞也，乃兩山陡立，中夾一溪，後爲大水衝。兩

崖巨石，梗塞中流，舟楫難行。明黔撫郭子章開通，直達黃平，旋復塞。國朝制軍卞三元復濬通，舟民稱便焉。今復巨石壅斷，即如葉漁舫，不能行矣。諺云：『若要此洞開，除非諸葛來。』豈其然歟。

又引《滇黔紀遊》 平彝里，前朝平彝所屬境也。過此十里，即滇南勝景，則雲南境中矣。語云：『萬里雲南。』自江寧至雲省，實五千餘里耳。然道里遼闊，每百里，抵江南二百餘里。諺曰：『貴州沒天理，十里當五里。』統而計之，則萬里豈虛耶？

又引《粵述》 杜詩云：『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以風高無瘴也。下至平樂梧州，及左右江，瘴氣彌盛。早起氤氳，咫尺不相見，非至巳不見山也。其瘴，春曰青草，夏曰黃梅，秋曰新禾，冬曰黃茅。又有曰桂花菊花香，四時不絕。而春冬尤甚，唐人諺云：『青草黃茅瘴，不死成和尙。』滇閩皆有瘴，然春盡乃發，秋高而止。未聞貫四時也。然特宜暖不宜寒，寒則多病。

又引《滇程記》 白水驛達渣城，有雞背關頭，白石堡，安籠箐，凡六亭。諺云：『渣城白水，半人半鬼。』蓋滇路之險絕者，南流經慕役長官司，注於盤江。

又卷四二引《天彭牡丹譜》 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家至千本，花時自太守而下，往往即盛處張飲，帘幙車馬，歌吹相屬，最盛於清明寒食時。在寒食前者，謂之火前花。其開稍久。火後花則易落，最喜陰晴相半時，謂之養花天。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

又卷七〇引《奚囊橘柚》 女香草出繁縷，婦女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臭。昔海上有丈夫，拾得此香，嫌其臭棄之。有女子拾去，其人跡之，香甚。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故諺曰：『欲知女子強。轉臭得成香。』《呂氏春秋》云：『海上有逐臭之夫。』疑即此事。

又卷九九引《玉照新志》 左與言，天台名士也。錢唐幕府樂籍，有名姝張穠者，色藝妙天下，左頗顧之。如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帷雲翦水，滴粉搓酥，皆爲穠作。當時都人有對云：『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

飲食醫療分部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勢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漢・應劭《風俗通義》逸文 俗說：『大餓不在車飯。』正謂一車飯，不復活也。或曰：『輔車上飯，小小不足濟也。』案吳郡名酒杯爲盪，言大餓人得一盪飯，無所益也。『寧相六，不守熟。』案蒸飯更泥謂之餾，音與六相似也。

梁・陶弘景《名醫別錄》 蘿摩作藤生，摘之有白浮汁，人家多種之。葉厚而大，可生啖。亦蒸煮食之，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言其補益精氣，強盛陰道，與枸杞葉同也。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八《醬法篇》 當縱橫裂周迴匝，甕徹底生衣，悉貯出。搦破塊，兩甕分爲三甕，日未出前，仰甕口曝之。孫注云：諺曰：『萎蕤葵。日乾醬。』言其美矣。

宋・方勺《泊宅編》卷五 蜀人石藏用，以醫術游都城，其名甚著。陳承，餘杭人，亦以醫顯。然石好用煖藥，陳好用涼藥。古之良醫，必量人之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以湯劑，或補或瀉，各隨其證。二子乃執偏見於冷煖，俗語曰：『藏用擔頭三斗火，陳承篋裏一盤冰。』

又卷八 發背非藥毒即飲食毒，灼艾最要，然亦須治之早。諺云：『背無好瘡。』但生於正中者爲眞發背。

宋・陸佃《埤雅》卷一三 釋木云：楸，木瓜。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其枝可爲杖，號一尺百有二十節。味酢，善療筋轉。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上作木瓜字，輒愈。蓋梅望之而蠲渴，楸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諺曰：『梨百損一益，楸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其堅久，故詩曰：『投我以木瓜，報

之以瓊玖」也。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　五加曰『豺漆』，曰『豺節』，葉作五。又蘄州呼爲『木骨』，入藥用根皮。道家呼爲『金鹽母』，與地榆皆可煮石，故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母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豉。』玉豉者，卽地榆也。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安用明月寶珠。』

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一二　歐陽永叔秋懷詩：『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原評：俗間有云：『香橙螃蟹月，新酒菊花天。』本此。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〇《果部》　榛，原注，時珍曰：『榛實作苞，三五相粘，一苞一實，實如櫟實，下壯上銳。生青熟褐，其殼厚而堅，其仁白而圓，大如杏仁。亦有皮尖，然多空者，故諺云：『十榛九空。』

又卷三四《木部》　阿魏，原注，時珍曰：『阿魏有草木二種，草者出西域，可曬可煎，蘇恭所說是也。木者出南番，取其脂汁，李珣、蘇頌、陳承所說是也。按《一統志》所載有此二種云：『出火州及沙鹿海牙國者，草高尺許，根株獨立，枝葉如蓋，臭氣逼人。生取其汁，熬作膏，名阿魏。出三佛齊及暹羅國者，樹不甚高，土人納竹筒於樹內，脂滿其中。冬日破筒取之，或云，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采時，以羊繫於樹下，自遠射之。脂之毒着羊，羊斃卽爲阿魏。』觀此，則其有二種明矣。蓋其樹低小如枸杞牡荆之類。西南風土不同，故或如草如木也。繫羊射脂之說，俗亦相傳，但無實據。諺云：『黃芩無假，阿魏無眞。』以其多僞也。

又卷四四《鱗部》　河豚，原注：時珍曰：『吳人言其血有毒，脂令舌麻，子令腹脹，眼令自花。有「油麻子脹眼睛花」之語。』江陰人鹽其子，糟其白，埋過治食，此俚言所謂『捨命喫河豚』者耶。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二九　空青生銅山沙內，結塊如雞子，色象荔枝，內涵塊如雞黃。春夏成水，秋冬爲泥，以黃連水浸之則化。語云：『醫家有空青，天下無盲人。』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一五《甘泉》　東昌府茌平縣西北有丁家岡，出泉甘冽，釀酒甚美。諺云：『茌平丁塊酒。』又稱曰酒泉。余同年程肖莪嘗就岡下造酒以歸，號爲天下第一。余過訪飲之，眞絕品，當與易州相配。

清・杜文瀾《古謠諺》卷一九引《三輔決録注》　鱉魚肥。炙甚美。諺曰：『寧去累世宅，不去鱉魚額。』

又卷三八引《本草拾遺》　俗謂：『韭是草鍾乳，芡是水硫黃。』言其溫補也。

又卷四七引《江鄰幾雜志》　長安張詩，以能醫稱。孫之翰重之，予至關中，屢見人說醫殺者甚衆，尤好用轉藥？關中諺云：『既服黃龍丹，便乘白虎車。』

又卷四八引《豹隱紀談》佚文　俚語云：麻油拌生菜。對云：呷醋咬陳薑。

又卷七〇引《元池説林》　立夏日，俗尚啖李，時人語曰：『立夏得食李，能令顏色美。』故是日婦人作李會，取李汁和酒飲之，謂之駐色酒。一曰：『是日啖季，令不疰夏。』

謎語部

綜述

漢・揚雄《方言》卷三　廋，隱也。

漢・趙岐注《孟子・公孫丑上》　何謂『知言』？丑問知言之意何謂。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雜，遁辭知其所窮。』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

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明詩》 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

又《諧隱》 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于楚師，喻智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于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學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漢・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上徐鉉新附 謎，隱語也。從言，迷。迷亦聲。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初，詼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顆語自賀蘭廣、鄭涉。近代詠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紆，隱語有張著，機警有李舟、張彧，歇後有姚峴、叔孫羽，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著。

《册府元龜》卷九四七《廋詞》 傳曰：『言必有中。』又曰：『辭達而已。』蓋賢人君子，因事以發蘊，則成謀有彰詣理而求伸，則弭災無爽。故有立侍而隱言可濟，事顯而微辭可奪，或稱美於述作，或規諫於荒宴，道無不在，言出成機，信所謂千里之外應之也。若乃智有所不明，理有所不至者，亦無所措其意焉。

申叔展楚大夫也，從莊王伐蕭。蕭大夫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智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伍舉楚大夫也，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舉曰：『願有進隱語。』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國政，人大說。

申叔儀吳大夫也。時越子大敗吳師，叔儀乞糧於魯大夫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占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淳于髡者，齊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金馬門。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臣嘗受易，請射他物，連中輒賜帛物。時常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爾，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射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廼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帝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譽。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爲隱爾。』帝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轂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栢、塗、伊優亞、狖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

未定也；狖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魏楊脩爲太祖丞相主簿，常從太祖過曹娥碑下，碑背上題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太祖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太祖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不如卿三十里。』時太祖自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太祖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太祖於此迴師。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齊王嘉平中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岫祝岫，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殺羸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推其意，疑牂羊謂吳，殺殺羸謂魏。

前秦趙整仕于苻堅。堅分氏戶於諸鎮也，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見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種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及慕容冲陷長安，整言驗矣。

梁高爽，廣陵人，客於御史中丞孫廉。廉委以文記，爽爲屬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踢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取名位也。

後魏尹龍虎爲咸陽王禧防閤，禧謀逆敗走，謂龍虎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歘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

唐李乾祐，高宗時爲魏州刺史。乾祐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出典外郡，爲書與所親令史，以伺朝廷之事，隱其詞曰：『不六即九，江出河入，吾無望矣，讀訖付八人。』令史出書告之，褚遂良，窮竟其事曰：『六尚書九卿也；江，江夏王；河，河南謂褚也；八人火也。乾祐素善江夏而怨褚，故云然。』坐是配驩州。

許欽明，則天時爲凉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吐蕃寇凉州，欽明出戰，爲賊所執。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無飲食，城中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時賊營四面阻河，唯有一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陳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遇害。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五《京瓦伎藝》　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張廷叟，《孟子》書。主張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嘌唱弟子：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團等。教坊減罷幷溫習：張習蓋、張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稱心等。般雜劇：杖頭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頭回小雜劇，差晚看不及矣。懸絲傀儡，張金線。李外寧，藥發傀儡。張臻妙、溫奴哥、眞箇強、沒勃臍、小掉刀，筋骨上索雜手伎。渾身眼、李宗正、張哥，毬杖踢弄。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詳，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王顔喜、蓋中寶、劉名廣，散樂。張眞奴，舞旋。楊望京，小兒相撲、雜劇、掉刀、蠻牌。董十五、趙七、曹保義、朱婆兒、沒困駝、風僧哥、俎六姐，影戲。丁儀、瘦吉等，弄喬影戲。劉百禽，弄虫蟻。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毛詳、霍伯醜，商謎。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說諢話。劉喬、河北子、帛遂、吳牛兒、達眼五、重明喬、駱駝兒、李敦等，雜咿。外入孫三神鬼。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鈞容直，每遇旬休按樂，亦許人觀看。每遇內宴前一月，教坊內勾集弟子小兒，習隊舞，作樂雜劇節矣。

又《元宵》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擊丸蹴踘，踏索上竿。趙野人，倒喫冷淘。張九哥，吞鐵劍。李外寧，藥法傀儡。小健兒，吐五色水，旋燒泥丸子。大特落，灰藥。楷柮兒，雜劇。溫大頭，小曹，嵇琴。党千，簫管。孫四，燒煉藥方。王十二，作劇術。鄒遇，田地廣，雜扮。蘇十，孟宣，築毬。尹常賣，《五代史》。劉百禽，虫蟻。楊文秀，皷笛。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螻蟻。其餘賣藥、賣卦，沙書地謎，奇巧百端，日新耳目。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　《太平廣記》引《嘉話錄》載：『權德輿言無不聞，又善廋詞。嘗逢李二十六於馬上，廋詞問答，聞者莫知其所說焉。或曰：「廋詞何也？」曰：「隱語耳。《語》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已上皆《嘉話》所載。予按，《春秋傳》曰：『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楚申叔時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鞠藭乎？」』蓋二物可以禦濕，欲使無社逃難於井中。然則廋一字雖本於《論語》，然大意當以《春秋傳》爲證。東坡《和王定國詩》云：『巧語屢曾遭慧苡，廋詞聊復託芎藭。』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社會》　文士則有西湖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詩人。舊多出名士。　隱語則有南北垕齋西齋，皆依江右。謎法，習詩之流，萃而爲齋。　又有蹴鞠打毬社、川弩射弓社。　奉佛則有上天竺寺光明會，皆城內外富家助備香花燈燭，齋襯施利，以備本寺一歲之用。　又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　城中太平興國傳法寺淨業會，每月十七日則集男士，十八日則集女人，入寺諷經聽法。歲終則建藥師會七晝夜。　西湖每歲四月放生會，其餘諸寺經會各有方所日分。每歲行都神祠誕辰迎獻，則有酒行。　錦體社、八仙社、漁父習閑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聲社、遏雲社、奇巧飲食社、花果社；七寶考古社，皆中外奇珍異貨；馬社，豪貴緋綠；清樂社，此社風流最勝。

又《瓦舍衆伎》　商謎，舊用鼓板吹《賀聖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來客念隱語說謎，又名打謎。正猜，來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類相似者譏之，人名對智。貼套，貼智思索走智，改物類以困猜者橫下，許旁人猜問因，商者喝問句頭調爽。假作難猜，以定其智。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二　商謎者，先用鼓兒賀之，然後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來客念思司語譏謎，又名『打謎』。走智，改物類以困猜者。正猜，來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類相似者譏之，又名『對智』。貼套，貼智思索。橫下，許旁人猜。問因，商者喝問句頭。調爽，假作難猜，以走其智。杭之猜謎者，且言之一二，如有歸和尚及馬定齋，記問博洽，厥名傳久矣。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燈品》　燈品至多，蘇、福爲冠，新安晚出，精妙絕倫。所謂『無骨燈』者，其法用絹囊貯粟爲胎，因之燒綴，及成去粟，則混然玻璃毬也。景物奇巧，前無其比。又爲大屏，灌水轉機，百物活動。趙忠惠守吳日，嘗命製春雨堂五大間，左爲汴京御樓，右爲武林燈市，歌舞雜藝，纖悉曲盡。凡用千工。外此有魚燈，則刻鏤金珀玳瑁以飾之。珠子燈則以五色珠爲網，下垂流蘇，或爲龍船、鳳輦、樓臺故事。羊皮燈則鏃鏤精巧，五色妝染，如影戲之法。羅帛燈之類尤多，或爲百花，或細眼，閒以紅白，號『萬眼羅』者，此種最奇。外此有五色蠟紙，菩提葉，若沙戲影燈馬騎人物，旋轉如飛。又有深閨巧娃，翦紙而成，尤爲精妙。又有以絹燈翦寫詩詞，時寓譏笑，及畫人物，藏頭隱語，及舊京諢語，戲弄行人。有貴邸嘗出新意，以細竹絲爲之，加以彩飾，疎明可愛。穆陵喜之，令製百盞，期限既迫，勢難卒成，而內苑諸璫，恥於不自己出，思所以勝之，遂以黃草布翦鏤，加之點染，與竹無異，凡兩日，百盞已進御矣。

又卷六　說諢話：蠻張四郎。商謎：胡六郎、魏大林、張振、周月巖江西人、蠻明和尚、東吳秀才、陳賁、張月齋、捷機和尚、魏智海、小胡六、馬定齋、王心齋。覆射：女郎中。

又《齊東野語》卷二〇　古之所謂廋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篇》謎字釋云，隱也。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自此雜說所載，間有可喜。今擇其佳者著數篇於此，以資酒邊雅談云。

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木玷云：『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日謎云：『畫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謎。』染物覆頭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姓自分明。』持綦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字點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不見在村裏，市頭不見在市頭。』印章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儒雅。

有時滿面紅妝，常在風前月下。』金剛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矣。』蜘蛛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拄杖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木屐云：『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蹴踘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墨斗云：『我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時馬上彈，彈盡天下曲。』打稻耙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夾註書云：『大底不曾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知道大底事，須去仔細問小底。』元宵燈球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臨夜茶酒下。』日曆云：『都來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手指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水中石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爲小兒顱門。手巾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接果云：『斫頭便斫頭，却不教汝死。拋却親生男，却愛過房子。』

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長統，君實新來轉一官司馬遷，門狀送還王介甫謝安石，潞公身上不曾寒溫彥博。』又有以古詩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靶，八千兵散楚歌聲無弦，烏江不是無船渡無弩，羞向東吳再起兵無面。』然此近俗矣。若今書會所謂謎者，尤無謂也。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一　鮑昭有井謎，世傳東坡有賀資謎，又黃庭堅有粥謎、象棋謎。近者伶官劉子才，蓄才人隱語數十卷。謎固小技倆，然其諷詠比興，固與詩人同義。而在士大夫事中，亦談笑一助也。嘗聞用字謎，既久，止記一二句，今爲足成之云：三山自三山，山山皆倒懸。一月復一月，月月還相連。左右排雙羽，縱橫列二川。闔家都六口，兩口不團圓。嘗擬作井謎云：四十零，八箇頭，一頭還對一脚。中閒全無肚腸，外面許多棱角。此末聯亦借前人語也。又聞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琴絃藏在腹。莫笑墨如鴉，正盡人閒曲。染物瑕頭謎云：在染何曾染，無生得獨生。有人來解結，見姓自分明。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一九《射字法》　有教予射字法，必須彼我二人俱聰明，熟於翻切，優於記問者，方乃便捷。倘遇人以詩詞或言語示我，彼在隔坐，不及知聞，我則拊掌，彼便說出，與所示同。然片段文章皆可成誦，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用拊掌代擊鼓，殊無勾肆市井俗態。此天下太平，優游無事，謾以取一時之笑樂耳。使鼙鼓之聲震天，干戈之鋒耀日，又能留情於此耶？其法：七字詩十二句，逐句排寫，前四句括定字母，後八句括定叶韻。詩曰：輕輕牽。兵兵邊。平平便。明明眠。逢〇〇。興興掀。征，征煎。經經堅。迎迎年。俜俜偏。停停田。應應煙。成成涎。聲，聲羶。清清千。澄澄纏。星星鮮。晴晴涎。丁丁顛。縈縈虔。盈，盈延。能能〇。稱稱千。非〇〇。精精煎。零零連。汀汀天。橙橙纏。東蒙鍾江支茲爲，微魚胡模齊乖佳，灰咍眞諄臻匡虧，元魂痕寒歡關山，先森蕭宵爻豪歌，戈麻陽唐耕斜榮，青蒸登尤侯車侵，潭談鹽添横光凡。如欲切春字，清諄，清清千春，清字在第三行第一字，諄字在第七行第四字，拊掌則前三後一。少歇，又前七後四，夏字平聲爲霞，盈麻，盈盈延霞，盈字在第三行第七字，麻字在第十行第二字，拊掌則前三後七。少歇，又前十後二。少歇，又三。蓋夏字去聲，所以又三也。若入聲，則四矣。餘倣此。但字母不離二十八字，而叶韻莫逃五十六字，此爲至要。後見《賓退錄》一則，與此略同，併志之。其曰：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字，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前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携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雞篦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巒雷聊鄰，簾櫳羸婁參辰闌，楞根彎離驢寒間，懷横榮輦庚光顏。此叶韻也。

明・方以智《通雅》卷三　廋辭、讔喻謂隱書也，離合詩、井謎、商燈其流也。《晉語》有秦客廋辭於朝，注：廋，隱也。《新序》曰：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東方朔曰：『乃與爲隱耳。』《漢志》有隱書十八篇。呂《審應》篇：『成公賈之讔喻。』高注曰：『讔語。』劉勰曰：『讔者，隱也。』還社喻智井，叔儀歌佩玉，伍舉言大鳥，齊客言海魚，莊姬託龍尾，

臧文書羊裘，皆隱也。吳虎臣言廋辭起於春秋，傳范□子廋辭於朝，東坡《和王定國詩》：『巧語屢曾遭蹇苅，廋詞聊復託芎窮。』宋□康時，歙人汪東叟若海遊，張叔夜幕作麟書，亦廋辭也。胡元瑞以隱書爲隱士之書，非矣。孔融作《離合詩》，《曹娥碑》，陰八字，《叅同契》後序與《越絕書》隱袁康、吳平，皆後漢人伎倆也。此後如大明寺壁、東坡硯盖、遂爲商謎、燈牌矣。謎見《玉篇》。鮑照有井謎，京師記有商燈，皆隱語也。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五　古之所謂廋詞，即今之隱語也，而俗謂之謎。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杭人元夕，多以此爲猜燈，任人商略。永樂初，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名。成祖時重語禁，召景言入直，以備顧問。今海內佳謎甚多，不獨杭州有也。其『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一』字謎云：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止宜在下。『賀資』二字謎云：目字加兩點，莫作貝字看，貝字欠兩點，莫作目字看。『門』字謎云：倚闌干東君去也，眺花間紅日西沈，閃多嬌情人不見，悶淹淹笑語無心。『木楔』謎云：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木楔者，鑿卓之具，杭人市語謂之『恰好』。『日』謎云：晝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子。『染布覆頭』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姓自分明。『持棋』謎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字『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只在村裏，市頭只在市頭。『印章』謎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儒雅，有時滿面紅粧，常在風前月下。『金剛』謎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已。『蜘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拄杖』謎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木屐』謎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蹴踘』謎云：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時馬上彈，彈盡天下曲。『打稻耙』謎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夾註書』謎云：大底不曾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知得大的事，須去仔細問小底。『元夕燈毬』謎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臨夜茶酒下。『日歷』謎云：一尺長，十二節，兩頭冷，中間熱。『手指』謎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水中石』謎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爲小兒顱門。『手巾』謎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接菓』謎云：斫頭便斫頭，卻不教汝死，拋卻親生兒，卻抱過房子。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長統君實新來轉一官，司馬遷門狀送還王介甫，謝安石潞公身上不曾寒。溫彥博又有以古詩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靶八千兵散楚歌聲，無弦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稍羞向東吳再起兵。無面『過山龍』謎云：一曲盤龍初展，渴飲寒潭春暖，霎時噴雨簷前，四海五湖皆滿。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六《隱語始》　隱語之興，起自東方朔『口無毛』、『聲謦謦』、『尻益高』之誚舍人事，後遂有『許碑重立』之碑陰也。今人所知，惟以起於『黃絹幼婦，外孫齏臼』之事耳，轉而爲謎。謎即隱語也，但句多而文不雅，乃見於鮑照集中井字謎是其祖也。至宋蘇、黃極盛，金章宗又刊本以行。

又《七修續稿》卷五《謎序文》　余舊得一敗帙，鼠蠹之餘，零落太盡，唯序可讀，乃謎社之書，名曰《千文虎》。今年七十有七，又得不全《謎社便覽》一冊，謎家姓氏、書名、字母、門類、所宜不宜之格諸凡備矣，亦錄其序文，繼之前序。蓋前序搜獵當家故事可謂博也，後序推解隱語之義可謂精也，不重復而各得其善焉，足以備一家之典，故收之於稿，庶謎社君子因得以求訪焉耳。然前文失收曼倩之蚊謎，後書失收玉連環之名。

又《千文虎序》　夫謎者，隱語也，蓋擬《詩》義而爲之。周道衰微，禮義廢弛，故各國之詩人歌謠，各國之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不欲明言而托於物，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誡。如《關雎》正后妃之德，姚夭以喻夫婦，鶺鴒以喻兄弟，皆以意逆之。隱語因茲而發其端，自後漢蔡中郎邕嘗夜過曹娥廟，以手捫邯鄲淳之碑，遂成

八字，鐫之於碑陰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後楊修解之曰：『兩字包一字，絕妙好辭。』此謎之始也。後魏孝文帝會郡王飲酣，觀絳妓以呈其藝，出數語命辯之，曰：『三山橫，兩人從，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兒斫肉與秤同，有人辯得賞金鍾。』彭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宋陶穀使於南唐，因書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西川狗，百姓眼，馬包兒，御廚飯。』宋齊邱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獨眠孤館。』至宋延祐間，東坡、山谷、秦少游、王安石輔以隱字唱和者甚衆，刊集四冊曰《文戲集》，行於世。金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魁，有《百斛珠》刊行。元至正間浙省掾朱士凱編集萬類，分爲十二門，何以爲類，引《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摘選天文、地理、人物、花木等門，四般一同者，故爲之類也，號曰揆叙萬類；四明張小山，太原喬吉、古瀛鍾繼先、錢塘王日華、徐景祥犖犖諸公，分類品題，作詩包類，凡若干卷，名曰包羅天地，惜乎兵燹之餘，板集皆已淪沒，無一字可存。予友賀從善者，世居錢塘，幼好讀書，醫藥以自給，亦能隱語，凡有詩謎若干篇，後習者家之，習日踵門，袖出一集，面書『自知風月』，乃問予曰：『此四字云何？』予解之曰：『自知風月者，卽獨腳虎兒也。』曰：『何以顏茲名？』予曰：『嘗聞先輩云，更作三句以成詩，惜乎獨有一句更難於謎，故號曰獨腳虎。』從善曰：『請鑒之。』予視之，乃《千字文》也，以七字包四字，予曰：『不亦難乎？』何則？《千文》缺一句則不可，若魚鱗之狀，中間難包之字多矣。觀其用心之處，抽黃對白，諧聲假意，轆轤拆白，街談市語，千奇百怪，應帶欵曲，燦然靡所不備，予謂從善曰：『胡不鋟梓印行，以補將來之學者？得不泯絕此家之風味也。』從善曰：『恐儒者之所薄。』予曰：『薄此者，腐儒也。東坡之才，博學宏詞，無所不覽，尙留心於此，何況於後人乎？雖曰得罪於聖門，亦不害於大義，啖蛤蜊自與知味者道，抑亦可以發一時之懷抱爾。』從善曰：『諾。』於是書此以識之。

又《續編謎社便覽序》　謎者何？隱語也。隱微之語乎？曰否。隱僻之語乎？曰非也。何以謂之隱語？曰所包者廣，所藏者深，惟其廣而無窮，是以深而難知也。其無窮非隱微而難知非隱僻乎？曰不然。隱微者聖賢性理之奧，隱僻者後漢讖緯之書，皆非此之謂也。然則吾儒亦有隱語乎？曰《石鼎聯句》者軒轅彌明，序《參同契》者鄒訢，是韓昌黎、朱晦菴隱其名於謎也。曷爲廣而無窮、深而難知也？曰繭絲牛毛，充棟汗牛，字書之繁也；道聽塗說，井蛙甕雞，學識之拘也。字義何如漢文之習，而高爽之屐也；才識何如楊修之敏，而曹操之遲也。其曰謎社何也？如里社之社，衆之會；蓮社之社，禪之機也。謎有社而欲求其窮所難窮、知所難知可乎？曰可。曰何由而可也？曰其詳載於便覽，知事者觀之，勞心苦思，自有以充其才；引伸觸類，自有以遲其義也。然則便覽作於何人？曰前人作者多有遺集，續此編者江右梧月居士，而序之者則雷封衛陽子也。

清・胡渭《易圖明辨》卷七　俞氏《易外別傳序》曰：易外別傳者，先天圖環中之祕。漢儒魏伯陽參同契之學也。人生天地間，首乾腹坤，呼日吸月，與天地同一陰陽。易以道陰陽，故伯陽借易以明其說，大要不出先天一圖，是雖易道之緒餘，然亦君子養生之切務，蓋不可不知也。圖之妙在乎終坤始復，循環無窮，其至妙則又在乎坤復之交，一動一靜之間。愚嘗學此矣。偏閱雲笈，略曉其一二，忽遇隱者授以讀易之法，乃盡得環中之祕。反而求之吾身，則康節邵子所謂『太極』，所謂『天根月窟』，所謂『三十六宮』，靡不備焉。是謂身中之易。又書其後曰：『先天圖環中之極玄。』愚雖弗暇，專志從事於斯，而丹之妙用，非苟知之，蓋嘗試之者也。故敢直指方士之所靳，以破學者之惑。嘗慨夫世所傳丹家之書，廋辭隱語使覽者無罅縫可入，往往目眩心碎而掩卷長歎，如蔡季通、袁機仲嘗與朱子共訂正《參同契》矣，雖能考其字義，然不得其的，傳未免臆度而已。愚今旣得所傳，又何忍緘默以自私，乃述是書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而名之曰《易外別傳》，蓋謂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也。

清・孫祺《玉荷隱語・小引》　今之所謂謎語，卽古之隱語也。自魏代以來，化而爲謎。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莊姬龍尾』之對『臧孫羊裘』之辭。已爲之濫觴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永樂初，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名，後成祖召入，以備顧問。謎之由來尙矣。余甥費子星田，隱居績學，雅好廋詞。每遇元夕張燈，輒出新製，以資探賞。歲月旣久，佳構遂多。暇則錄成小帙，顏以《玉荷隱語》。復取諸同

人所作，擇其言尤雅者，名之曰《羣珠集》。彙爲四卷，攜以示余。余惟古來謎語流傳，其見于史傳《世說》、《語林》及稗官小說家言者，不可勝紀。大約獨造者寔繁，用古者蓋寡。其故何也？剪裁惟我，易爲工，而自然妙會難爲巧，必所擬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士衡論文云：『爾謎亦何獨不然哉。』今觀費子之爲謎也，採故實於前代，妙通變於寸心，離之則了不相關，合之則確不可易，卽語助餘聲，亦各有歸宿。昔劉舍人有言：『句有可削，足見其踈。字不得減，乃知其密。』若茲之驅經役史，反正爲奇，如鬼斧神工，如天造地設，蓋一字之增損，有懸千金不可得者矣。夫古人傳，豈勝乎古者而反不傳。則自此書一出，雖謂古無謎而今始有謎也，亦奚不可。乾隆庚子春南垞孫祺書於蘭言書屋

又卷一《商燈》 今人以隱語黏于燈上，曰『燈謎』，亦曰『燈虎』。按《帝京景物略》云：『燈市有以詩影物，幌于寺觀之壁，名之曰「商燈」。』則此製由來已久矣。

又卷四《燈謎》 近人作燈謎，心思突過前人，以余所聞之佳者備錄之。朗誦《史》、《漢》。有班、馬之聲。松子。父爲大夫。直把官場作戲場。仕而優。紅旗報捷。克告於君。分明《周易》語，卻是楚騷心。象曰鬱陶思君爾。止子路宿。季氏旅於泰山。打胎。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一乘轎子兩人擡，蹺脚跟班隨後來。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怕妻羞下跪。懦夫有立志。四個頭，六隻眼睛，四隻手，十二隻脚。牛羊父母。前頭吹笛子，後面敲破鑼。魚麗于罶鱨鯊。挑燈閒看《牡丹亭》。光照臨川之筆。士曰旣且。言游過矣。第二個士曰旣且。又先於其所往。鳴金收軍。使畢戰。君子從來陋巷居，小人偏得住華廬。若將四角齊聲去，兩處園亭盡是虛。好惡。核。果在外，仁在其中矣。鴉。爵一齒一。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師與有無名乎。竈妾。納諸廚子之房。千不是，萬不是，總是小生不是。平旦之氣。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玉環同知。昱。下上其音。佯。何可廢也，以羊易之。晉襄公。爺字。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敗字。春雨連綿妻獨宿。一字。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人字。十字在口裏，無頭又無尾，若作田字猜，便是呆秀才。魚字。夫妻猜拳，一個叫五，一個叫八馬。語字。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看三百二十三。非字。兩個男的，兩個女的，兩個活的，兩個死的，兩個有名字的，兩個沒名字的。華周杞梁之妻。如夫人。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一鞭殘照裏。馬兒向西。連元。又是一個文章魁首。禽。會少離多。亥。一時半刻。掠。半推半就。太史公下蠶室。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妻房。幺二三四六。纔有梅花便不同。似曾相識燕歸來。永不忘在王家。主器莫若長子。籩豆大房。遊方和尚廟無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前誘後誘。事父母幾諫。子規。浣花草堂。杜字。一個大，一個小，一個跳，一個跑，一個吃人，一個吃草。騷字。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淩霄花。節孝祠祭品。食之者寡。王不留行。孟浩然。跪池。后來其蘇。張別古寄信。貨郎兒一封書。佛骨表。是愈疏也。睢陽城。巡所守也。國士無雙。何謂信。朱筆寫詞字。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梁冀飛章白太后。疾固也。或正面見長，或假借示巧，諸法略備，皆卓然可傳之筆也。

清・顧祿《清嘉録》卷一 好事者，巧作隱語，粘諸燈。燈一面覆壁，三面貼題，任人商揣，謂之打燈謎。謎頭，皆經傳詩文、諸子百家、傳奇小說及諺語什物、羽鱗蟲介、花草蔬藥，隨意出之。中者以隃麋、陟厘、不律、端溪、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爲贈，謂之謎贈。城中有謎之處，遠近輻輳，連肩挨背，夜夜汗漫，入夏乃已。家震濤《打燈謎》詩云：『一燈如豆挂門傍，草野能隨藝苑忙。欲問還疑終繾綣，有何名利費思量？』

案：《國語》：『秦客爲廋辭於晉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謎之緣始也。《左氏》有『河魚、庚癸』之言，《樂府》有『石闕、藁砧』之句，皆近於謎，特未施之燈耳。朱存理《古今鈎元》云：『古所謂廋辭，卽今之隱語，而俗謂之謎。吳人元夕，多以此爲猜燈。』《正字通》云：『曹娥碑陰、大明寺壁、東坡研蓋之類，皆俗之謎也。』考證謎有二十四格，曹娥格爲最，次莫如增損格，增損格卽離合格也。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四言一篇，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餘外復有蘇黃、諧聲、別字、拆字、皓首、雪帽、圍棋、玉帶、粉底、正冠、正履、分心、捲簾、登樓、素心、重門、閑珠、垂柳、錦屏風、滑頭禪、無底囊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爲最古。錢虞山《癸亥元夕》詩：『猜殘燈謎無人解。』又錢世昭《私志》載王荆公字謎甚多，蓋卽燈謎之祖。周密《武林舊事》：『以絹燈剪寫詩詞

及舊京諢語，戲弄行人。』又吳自牧《夢粱錄》：『商謎者，先以鼓兒賀之，然後聚人猜謎。』又《都城紀勝》：『來客念隱語說謎，名打謎。』陳迦陵《元夜》詞：『更夾路香謎，憑人打。』又沈香岩《燈詞》：『打不破村學究燈詞啞。』王鏊《姑蘇志》云：『上元燈市，藏謎者，曰彈壁燈。』江、震《志》云：『好事者，或爲藏頭詩句，任人商揣，謂之燈謎，亦曰彈壁。』蔡鐵翁《吳歈》注謂『謎以西廂曲爲主，餘弗尚焉』。顧有不盡然者。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燈謎》　燈謎本游戲小道，不過適興而成。京師、淮揚於上元燈蓬用紙條預先寫成，懸一紙糊長棚，上粘各種，每格必具，名曰燈社。聚觀多人，名曰打燈虎。凡難猜之格，其條下亦書打得者贈某物，如筆墨、息香、白扇之類。今此風已不熾矣。

又《廋詞》　廋詞者，古所謂詩謎也。令人猜之，以發一粲，本射覆之意。推而廣之，遂因事立名，因名立格。如蔡中郎題曹娥碑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乃『絕妙好辭』四字，遂名曹娥格。後述其意作曰：『單身機匠，難織龍袍』，乃『大紅紗裙』四字，語句天然，頓覺後來居上。近且用三字叶韻矣。

清・無名子《八家謎語序》　夫坐隱投壺，製以圖譜，藏驅射覆，形諸詠歌，繇來雅戲之興，輒爲文人所寄。況謎者，權輿三代，緜曼累朝。謬語釋自當陽，廋辭注于宏嗣。雖鮑昭謎字之推譏以形聲，而椒舉隱詞大昌，泝其意制，洵詞章所不廢。視博弈之猶賢已。則有幽燕散客，詩酒懽場，元夕敞其春燈，隱語搆其秘製。稷下之屬七十二人，蘭陵之詩八百餘字。寓伯醜于褰伎，京瓦蜚聲，坐正平以四軍，娥靈素解。當斯時也，燭花雙笑，舌銼四飛。一發應聲，五色紛墮。甲身丑足，蘇頲擷其惠才；二曜重光，班蒙角其奇智。羌釋疑而解結，競捌格以批伉。扇文譙之餘芬，極騷壇之樂事。娜茶婁易，籤題遂緐。統楫諸家，詮次一集。或薙蕪翦蕨，律以謹嚴，或鏤巧剜新，侈其奧博。有美畢具，無奇不臻。欲刪既竣，強爲之序。僕雕蟲未學，敢語子雲，凡鳥不知，是慙公穆。謬託文江之詠，眯此神方，且縣士衡之經，質諸竺論。所願收之檀几，踵昭代鴻博之才；署以隱書，補漢史藝文之闕。歲在游桃困敦孟陬月無名子譔。

清・唐景崧《謎拾序》　謎，溯源於隱。《文心雕龍・諧讔篇》所謂『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蓋有爲而然，非如後世之徒騁巧思也。漢有離合詩，增減字形，黃絹八字，替貼字義，尤謎之濫觴。自鮑明達有『井謎』，而謎始著稱。大都渾括意象，甚至支離晦澀。如楊素、『石動筩』所作，有不可解者。歷代名流游戲，偶見雜說，而無集本專行。黃九煙所箸稍多，毛會候《孟子人名謎》詩十六首《嘯虹筆記》遂以爲獨開生面，實皆膚淺不足觀也。近百年來，斯技益精，面取成語與裏語天然湊合，所謂玉合子蓋玉合子底是也。春市一燈，文人叢集，澄思騁妍，厥趣斯永。曩在京師，每於春夕懸棚列彩，廣召賓客。茗酒增奢，互爲酬酢。於是有《十八家燈謎》之刻。余付刊三十條，固因集隘不可多錄，亦以嚴於汰擇疑俚俗語、生造語不可以示人故也。積年所作不可數計，拉雜稾本，隨手棄失。自官窮島，無可語此。蓋謎雖小技，而非熟記雅俗，畧知門徑，輒遇而瞠目，且不知作者甘苦。甚哉。一藝之難固若此也。今者追思舊作，十不得一。錄編兩卷，名曰《謎拾》。適有手民東渡，爰梓存之。非敢謂足勝前人，聊因心血所在，毋任及身澌滅耳。夫語至謎矣，何礙俚俗。古謎皆生造，非專尚成面。昔者所見抑何拘歟。南注生序於得閒便學軒。

紀事

《左傳・哀公十三年》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又《宣公十二年》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國語・晉語》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

『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荀子·賦篇》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湣湣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屋。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脩潔之爲親而襍汙之爲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棊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攡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雲。

有物於此，儡儡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蠶。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遁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譽。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狖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狖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

《三國志》卷五三《薛綜傳》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將），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

九眞。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横目苟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捷悟》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又　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嗍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嗍，曰：『公教人嗍一口也，復何疑！』

又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黄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黄絹，色絲也，於字爲「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絶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九　館陶令諸葛原字景春，遷新興太守，輅往餞之，賓客並會。原自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溳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畜毒，得秋乃化，此蠭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得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喜。

平原太守劉邠字令清，取印囊及山雞毛置器中。使輅筮之，輅曰：『内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失身，羽翼玄黄，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污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三《報德寺》　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巵』。經數年以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擧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鐘。』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瑕，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虚空。』鼓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

南朝陳・徐陵《玉臺新咏》卷一〇『古絶句四首』　吳兆宜按：雜曲歌辭。又齊云：此卷甚佳，四首更古雅。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吳兆宜注：嚴羽《滄浪詩話》：此僻辭隱語也。許顗《彦周詩話》：『藁砧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日暮秋雲陰，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璅瑁簪。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絶。吳兆宜注：周處《風土記》：仲夏長風扇暑。注：此節東南常有風，俗名黄雀長風。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

南山一桂樹，上有雙鴛鴦。千年長交頸，歡愛吳兆宜注：一作『慶』。不相忘。

《北齊書》卷三三《徐之才傳》　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訐，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當爲「乏」也。』即答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虚，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顔色何不悦？』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

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幷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

《南史》卷七二《文學・高爽》 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蒨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爲縣，蒨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蒨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蹟，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爲延陵縣，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北史》卷一九《文成五王獻文六王孝文六王傳・咸陽王禧》 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武。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歛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己。』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己，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塢，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於禧曰：『玄象變，汝終爲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

唐・張鷟《朝野僉載》卷四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爲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紿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翊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衆慙而退。『寵之』者，反語爲『癡種』也。

又卷五 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幷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女妓、駿馬，亦不語。乃對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歛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卽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火緋衣』之事白，賓王卽下，北面而拜曰：『此眞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唯有『青鵞』，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鵞」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又卷六 秋官侍郎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唐・鄭處誨《明皇雜錄》卷上 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璟訓厲至嚴，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旣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璟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璟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卧於御前，玄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旣醒，受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韋嗣立拜中書令，璟署官告，頲爲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璟，命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璟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爲師建立碑碣，謂璟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璟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璟子頲第五，詵第六，冰第七，詵善八分書。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五《怪術》 丞相張魏公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門，

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衲襠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笏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唐・馮翊《桂苑叢談・班支使解大明寺語》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卻雙勾兩日全。』諸賓至而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點去冰旁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也。添卻雙勾兩日全比字也。以此觀之，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乎？』衆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降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唐・孟棨《本事詩・嘲戲第七》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踊。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豬向南竄。』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豬？』元一解之曰：『騎豬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搆，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羣字。元一立嘲曰：『裏頭極草草，掠鬢不莘莘。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唐・佚名《瑣玉集》一二　路婦，不知何處人也，孔子遊行見之，頭戴烏牙櫛，謂諸弟子曰：『誰能得之？』顏淵曰：『回能得之。』即往至婦人前，跪而曰：『吾有俳佪之山，百草生其上，有枝而無葉，萬獸集其裏，有飲而無食。故從夫人借羅網而捕之。』婦人即取櫛與之。顏淵曰：『夫不問由委，乃取櫛與回，何也？』婦人答曰：『俳佪之山者，是君頭也。百草生其上，有枝而無葉者，是君髮也。萬獸集其裏者，是君虱也。借網捕之者，是吾櫛也。以故取櫛與君，何恠之有？』顏淵嘿然而退。孔子聞之曰：『婦人之智尚尒，況於學士者乎。』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六『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荆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爲災，唯木當應爲福耳。』咸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它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又卷一九『魚目爲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云山中要千數番麩穫，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太平廣記》卷一七四《東方朔傳》　東方朔嘗與郭舍人於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牆。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死者攘攘。格鬬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煙，常所拍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蝨。舍人辭窮，當復脫褌！』

宋・錢易《南部新書》　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

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譏也，遂及禍。

宋・錢世昭《錢氏私誌》 荊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販錦，關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急。」』又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賀、資二字也。又『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字也。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二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爲俗。曰同田爲富，分貝爲貧，大坐爲有奎。

宋・李之儀《姑溪居士前集》卷四一《跋慎伯筠書》 治平中，錢塘元積中，子發守山陽。樂士喜談笑。山陽介東南舟車之衝，以故客至殆不容館穀。伯筠嘗岸幅巾，着芒鞋，見子發于清晨。盛服聽覽之際，子發爲之倒屣，即謝他客，輟所事，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語諄諄勞苦，欽擁之不已。伯筠直視取醊，了不與酬對酒，盡翻然引去。州人讙傳曰：『吾使君有客，是可不往敬耶？』戶外之履至，無少間，伯筠多作字出度詞爲謝，而口未嘗啓也。予爲兒童時，亦往見之，輒謂予曰：『家何在？將奉報。』明日既至，索酒滿飲，揮滿壁而去。方時子發募州人作新橋，甫成矣，請伯筠記之。適據一大几，隨請題几上。州人亟模之石，相與率百金爲謝。伯筠怒目叱去，清晨拏小舟經歸，子發走十餘輩，挽之不回。嗚呼！世豈復有斯人哉？

宋・趙令畤《侯鯖録》卷七 黃魯直戲作《貴耳賤目謎》云：『驢耳對軒軒，爭酬價十千。眈眈兩虎視，不直一文錢。』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七 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馘廟，廟碑即許劭記，歲久，字多磨滅。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爲解之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礪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

宋・王洋《東牟集》卷一四 初宣和中，方田法行，鄉人盼盼，未知所嚮。君爲廋詞語人曰：『五鄙之廬，舂糧而趨，隼旗之丘，倍稱是求，平衍而朖，將困于租，銖銖鈞之，等分是圖。』會其法中止時，無知者。後三十年，復舉經界，邑人追思公言。有識者解之曰：『五鄙之廬，邑也；舂糧而趨，百里也；隼旗之邱，州也；倍稱是求，則百里者二焉。以吾鄉去州邑遠，其地衍沃。將有猾惡氏者，委重於此者，當以等級，遠近均之，則當矣。』後果析爲九等，銖銖較之，始得其平。故鄉里推公明哲絕人，非智所及。

宋・孔平仲《談苑》卷三 宋庠罷參，鄭戩罷樞，葉清臣罷計，吳安道罷尹，蓋呂文靖惡其黨盛也。時數公多以短封廋詞相往來，如『青骨不識字』，『米蔗子作版』之類。『青骨』謂蔣堂，時諺謂知制誥爲『識字』，待制爲『不識字』。楊吉作發運，以餉權要，得戶部副使。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三〇 郭忠恕嘲聶崇義曰：『近貴全爲聵，攀龍卽作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曰：『吾不能詩，姑以二言爲謝：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陳亞蔡襄亦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王汾劉攽亦曰：『早朝殿內須呼汝，寒食原頭盡拜君。』攽又嘲王覿云：『汝何故見賣？』覿曰：『賣汝直甚分文。』其滑稽皆可書也。

宋・曾慥《高齋漫録》 王荊公一日見婢持練帛付外浣。涑公戲作謎云：『雖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自分明。』王荊公在鍾山與客對棋，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不敢爭。惟其不敢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客莫曉其意，公曰：『此持棋謎也。』

王荊公游山題壁云：『欲據而食又無木，欲飼吾蠶又無木。有木則利用刑人，無木則不可伐而燒。』乃『安石至此』四字。其後林震遊揚州平山堂，題壁曰：『虢虢知其爲震來也。』同行宋高輒書其旁曰：『不可。』衆莫曉其義，高曰：『高來不可，低來不可。』客大笑，【略】劉貢父嘗見一士人口吃，戲作謎云：『本是昌徒，又爲非類。雖無雄材，卻有艾氣。』東坡曰：『貢父可謂滑稽之雄也。』傅欽之爲御史中丞，嘗有章論劉仲馮。一日，貢父邂逅見之，問曰：『小姪何事，敢煩臺評？』欽之慚云：『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笑曰：『七上八下人才。』

宋・王銍《默記》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荊公嘗戲折貢父名曰：『劉攽不值一分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折荊公名曰：『失女便成宕，無宀眞是妒。下交亂眞如，上交誤當寧。』荊公大歎而心銜之。

宋・曾慥《類説》卷六《盧陵官下記》　我謎吞得你謎。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謎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走也坐。』著應聲曰：『在官地，在私地。』復作一謎云：『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不能曉。曹曰：『我謎吞得你謎。』客大慚。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　京師賣生果，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觸其實，必留上衣，令勃勃然，人方以新而爲好。至食者須雪去之。元祐中，有李閎待制字子光，朝中戲以爲謎云：『賣者不識買者識。』蓋以『識』爲『拭』也。

又卷中　唐初，賊朱粲以人爲糧，置碓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覽前史，爲之傷歎。而自靖康丙午歲，金人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爲臘。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泛海到錢塘，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廋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爲『不羨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腳羊』。唐止朱粲一軍，今百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飢餓疾疫陷墮，其死已衆，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不意老眼親見此時，嗚呼痛哉！

宋・洪邁《夷堅志》卷二《詩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雪天晴色見虹蜺，千里江山遇帝畿。天子手中朝白玉，秀才不肯著麻衣。』謂韓公絳、馮公京、王公珪、曾公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傅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彦博也。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一五　介甫當國，喜言農田水利。有獻議梁山濼事，可涸之以爲田。介甫欲行之，又念水無所歸，以問劉貢父。曰：『此事楊蟠無齒。』貢父退，介甫思其說而不得，呼其子雩，問以此語何意，且出何書。雩曰：『不知，當召而問之。』貢父既至，雩以父之問問焉。貢父笑曰：『此易曉。且楊蟠，杭人，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涸湖爲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絶倒。

宋・沈作喆《寓簡》　唐相賈耽鎮滑臺，鑿八角井以鎮黄河。既成，有父老來觀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耽聞之曰：『是言吾井太大也。』曹公與父老善爲隱語，而楊賈能辯之，亦奇矣。凡門戶之制，自有尺寸陰陽，而吉凶係焉。凡鑿井大，不可復小，猶斲木然，小不可復大也。塑像之法，目與口先必小，不可增也，耳鼻先當大，大可損也。

又　曹公初作相國，府門始布榱桷，自往觀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人皆不曉，主簿楊修曰：『門中活，闊字也，相國嫌門大耳。』即少損焉。

宋・袁褧《楓窗小牘》卷上　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無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遥，驚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無，田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七　丁文果司天監丞無他學，惟善射覆，太宗時以爲娛。一日，置一物品器中，令射之，果乃課其經曰：『蘧蘧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數蜂也。又令壽王邸取一物，令射之，果曰：『有頭有足，不石卽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啓之，乃壓書石龜也。卽日賜緋，幷錢五萬。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〇　今子分，污水中無足蟲也，好自伸屈於水上，見人輒沉，久則蜕而爲蚊，蓋水蟲之所變明矣。東方朔隱語云：『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爲指掌所捫。』若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號爲豹脚。又其字或從昏，志其出時也，又爲閩，以蟲之在門中也。《説文》曰：『秦謂之蜹，楚謂之蚊。』《夏小正》云：『丹鳥，螢也。羞白鳥，謂螢以蚊爲糧云。』

又卷一三　張乂，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節性齋長，既又爲時中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爲，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

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

又 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

又《雲煙過眼錄》卷上 五字不損本《蘭亭》，元係堂候官盧宗邁家物。墨花滿面，後有一行空處，歸碑駔童道人。姜堯章自童處得之凡一冊。題跋上有白石生四朾之印，又有鷹揚周郊鳳儀虞廷印，蓋寓姓名二字。甚奇。

元・高德基《平江記事》 達嚕噶齊巴爾圖國公倜儻爽邁，博文強記，凡宴會以文爲謔，滿坐風生。一日，同寅後堂會飲，僚佐願求一令以資勸酬。公曰：『吾不讀書，弗能爲令。但有兩字隱語請衆賢商之，解者免，弗解者請一巨觴。』衆曰：『如命。』公曰：『一字有四箇口字、一箇十字，又一字有四箇十字、一箇口字。』在坐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叩之。公以箸畫案上，乃圖、畢二字也。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四《無土不成人》 諺云：『無土不成人。』蓋謂有田可耕，誠務本也。所以術者推人五行，亦以無土爲忌。先人嘗戲言田字云：『昔爲富字尾，今爲累字頭。』此確論也。人生居鄉里，處田園之樂，可謂足矣。既欲多買田，買田多賦役，由是而日繁挂籍于戶役，則小人皂隸之輩，皆得易而侮之，可謂累矣。有志者但守舊田廬，足供衣食，使富于田，亦必擇其中下等者，鬻于他姓。嘗食勤力取儉，可謂福矣。

明・馮汝弼《祐山雜說・剿寇拆字》 嘉靖癸丑四月，倭寇寇平湖。官兵失利，典史喬登死之。五月，寇復至，湯參將克寬領兵格戰。邑人汹汹，余與兒輩夜宿東園候報。因拆二字作口號云：『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十去。』令兒輩合之。季兒敏効年十五，曰：『得之矣。「剿寇」二字也。』明日得報，湯大克捷，斬首三十級。

明・陸楫《古今說海》卷一一四引佚名《霏雪錄》 元末有人襆被行山逕間，遇惡少，意所負必楮鏹也，擊殺之，視襆中特楮衾耳，大悔之。乃書楮衾曰：『的的的，孰令爾紙被似鈔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柄爾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的的。』憩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綵煙也；綵煙，新昌山名。杓子少柄，盂也。蓋于姓也。』密令隸人，徃蹤跡之，久而不得。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鑷肆櫛髮，見一人對門製餅，鼓其槌作的的之聲，乃揚言曰：『某山中刼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即來捕也。』覘其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竟捕之，果服其辜。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 好事者或爲藏頭詩句，任人揣，謂之猜燈。

明・李翊《戒庵老人漫筆》卷六《袁舜臣詩謎夢驗》 會試時，舉子入場，伴送鐙籠多有寫某科狀元以取兆者。余鄉袁巽菴舜臣中甲子鄉科，赴辛未會試，作一謎詩於鐙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劒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彙彙大如斗，掩卻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時，本來面目君知否。』辛未狀元四字謎也。滿場惟蘇州劉璁一見能識之，巽菴蓋一時敏才也。其弱冠未利時夢入場，有朱衣人自稱陳姓者拔之儁伍中，及甲子，本房果陳姓名宗慶，兗州府教授，金谿人，極賞其卷，置之前列。科名信有定數云。

明・王文祿《龍興慈記》 聖祖戰偶失利，夜行宿酒館。明發，語姓名，題詩于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到出，得了一，是爲之土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聞登極，錄壁間詩，攜子奏聞。卽命工部造府，封子爲王，其婦不召見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爲王』系曰欽仰。

明・張岱《陶菴夢憶》卷六《紹興燈景》 紹興燈景爲海內所誇者無他，竹賤，燈賤，燭賤。賤故家家可爲之，賤故家家以不能燈爲恥。故自莊逵以至窮簷曲巷，無不燈，無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過橋，中橫一竹，挂雪燈一，燈毬六，大街以百計，小巷以十計。從巷口回視巷內，複疊堆垛，鮮妍飄灑，亦足動人。十字街搭木棚，挂大燈一，俗曰『呆燈』，畫四書，千家詩故事，或寫燈謎，環立猜射之。

清・周亮工《字觸》卷五《東方朔》 漢武帝嘗以隱語召東方朔。時上林獻棗，帝以杖擊未央前殿檻曰：『叱叱，先生來來。』朔至，曰：

『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乎？朔見上以杖擊楹爲兩木，兩木，林也。束束，棗也，叱叱，四十九也。』

又《秦字詩》 大宗伯于公愼行，夫人秦氏，賢而能文詞，又有二妾亦慧。王對南作秦字詩以嘲之曰：『一大能將二小，容三人齊把小于攻。去若把小于攻去了，三人無日不春風。』

又《沈石田》 沈石田、文衡山、陳白陽、王雅宜、遊飲虎丘千人石上。時中秋月色大佳，石田行令云：『取上一字，下拆兩字，字義相協。』倡云：『山上有明光，不知是日光月光。』文云：『堂上掛珠簾，不知是王家簾朱家簾。』陳云：『有客到館驛，不知官人舍人。』王云：『半夜生孩兒，不知是子時亥時。』各賞大觥。

又《唐殿元對》 唐皐以翰林使朝鮮，其主出對曰：『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皐即對曰：『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肝腸。』主大駭，服。

又《王文恪》 文恪公六七歲時，附學於舅氏。一小女使送茶，王戲以手握其手，舅氏出一對與對曰：『奴手爲拏，此後莫拏奴手。』王對曰：『人言是信，從今毋信人言。』

又《李西涯》 焦閣老芳，面黑而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煩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必至此地位，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

又《諸理齋》 鳳林夏五，名景倩，延師周四維訓子。以不稱，欲再延，妻曰：『何爲又增人口？』夫不從，又延羅成吾。時諸理齋亦館於夏，戲曰：『夏五本是五，增口便成吾，四維尚未去，如何又請羅？』

又《闌玻》 楊孟平，四明人，居金陵，最善戲，能篆書。有靴匠號東門王皮者，驟富，作一室以延賓，求扁于孟平。孟平篆闌玻二字與之，或詰之，孟平曰：『加一畫，卽東門王皮也。』

又《黃魯直》 黃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魯直頗治珍味。劉北人，性朴厚，常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一人曰：『戊丁成皿盛。』黃曰：『王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勑正韲如何？』其聲大似喫蒸餅之語，坐皆笑。

又《陳祭酒》 雲間陳祭酒詢，每酒酣耳熱，有不平事，及人有過，輒面發之。在翰林時，忤一權貴，出爲州同。同僚祖行，有倡酒令，各用二字分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結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在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個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又一人云：『犇字三個牛，田壽字成疇，牛牛牛，將有事乎田疇？』陳云：『矗字三個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合席大笑。

又《錢兼山郭劍泉》 蘇州錢兼山郭劍泉二宦，初甚相善，晚以小嫌成訟。袁節推斷之，未服，某宦置酒解和，幷邀袁公。郭爲令曰：『良字本是良，加米也是粮，除卻粮邊米，加女便爲娘。語云：「買田不買粮，嫁女不嫁娘。」』蓋有所刺也。錢曰：『其字本是其，加水也是淇，除卻淇邊水，加欠便成欺。語曰：「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袁曰：『禾字本是禾，加口也是和，除卻和邊口，加斗便成科。語云：「官無悔筆，罪不重科。」』某宦執酒勸曰：『工字本是工，加力也是功，除卻功邊力，加糸便成紅。語云：「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又《杜渭》 蜀人杜渭江朝紳令麻城，居官執法，不敢干以私，一日宴鄉紳，梅西野倡令要拆字，入俗語二句。梅云：『單奚也是奚，加點也是溪，除卻溪邊點，加鳥卻爲鷄。俗語云：「得志貓兒雄似虎，敗翎鸚鵡不如鷄。」』毛石崖云：『單青也是青，加點也是清，除卻青邊點，加心卻是情。俗語云：「火燒紙馬鋪，落得做人情。」』杜答云：『單相也是相，加點也是湘，除卻湘邊點，加雨便爲霜。俗語云：「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又云：『單其也是其，加點也是淇，除卻淇邊點，加欠便爲欺。俗語云：「龍遊淺水遭蝦戲，虎落平洋被犬欺。」』

又《甘洽》 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爲你面潑賴，抽卻你兩邊。』仙客應聲曰：『甘，計你應姓丹，爲你頭不曲，迴腳向上安。』

又《徐之才》 北齊徐之才，聰辨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會聚多相嘲戲。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訐，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昕無以對。又嘗宴客，盧元明在坐，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徐

字，是未入人。』徐卽答曰：『卿姓在亡爲虐，在王爲虛，生男則成虜，配馬則成驢。』又嘲元明二字云：『去頭則爲兀明，出頸則爲无。明減半則爲无目，變聲則爲元盲。』亦無以對。

又《馬王》 馬王二人，嘗聚宴談笑。馬遂嘲王曰：『王元本姓二，爲你漫走來，將丁釘你鼻。』王曰：『馬元本姓匡，添你尾子來，背上負王郎。』

又《尹字》 京兆尹訪蘇瓌，旣去，瓌令男頲咏尹字，乃咏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又《松槐矯對》 賈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李勣於朝堂戲曰：『吾所依何樹？』嘉隱曰：『松樹。』李曰：『此槐樹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得非松？』長孫無忌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曰：『汝不能矯邪？』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曰：『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隱曰：『胡頭尙作宰相，獠面何廢聰明。』李狀胡也。

又《孚》 賀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邪？吳人謂孚乃爪下子，豈非呼我爲爪子邪？』

又《青龍寺客》 乾符末，有客於青龍寺訪知事僧。屬其匆遽不暇留連，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後時復來，亦阻他事，頗有怒色，題其門而去曰：『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砂。』僧皆不解。有沙彌曰：『龕龍去，有合字存焉。時日隱，有寺字存焉。敬文不在，有苟存焉。碎石入砂，有卒存焉。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

又《午》 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此之書午，與題鳳字正堪作對。』

又 劉攽與王安石最爲故舊。王戲折劉名曰：『劉攽不直分文。』劉亦折王名曰：『失女便成宕，無宀眞是妒。下交亂眞如，上頭誤當宁。』王大慙。又劉攽嘲王覿云：『汝何故見賣？』王曰：『賣汝直甚分文？』

又《呂擴謝暉》 呂擴、謝暉亦以名相嘲。謝曰：『無才終入廣。』呂云：『不日便充軍。』二人因而成隙。

又《韓玉汝》 韓莊敏公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去。莊敏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慍色。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怪邪？』取筆添女三點水，相與一笑。蓋詩中玉女，但音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又《圈圍佶》 崇甯間，上問蔡京：『居杭識推官吳倜乎？今以大臣薦，欲除官。』京素恨倜，對曰：『識之，其人傲狠無上。』上驚曰：『何也？』曰：『吳知陛下御諱，而不肯改，乃以一圈圍之。』上默然不懌。未幾，言者承風旨論罷。按徽宗名佶故云。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三《拆剿寇字》 《祐山雜說》：嘉靖癸丑四月，倭寇平湖，官兵失利。五月復至，湯參將克寬領兵格戰，邑人汹汹。祐山因拆二字作口號曰：『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十去。』令兒輩合之，敏效年十五，曰：『得之矣，「剿寇」二字也。』明日得報，湯大捷，斬倭三千級。

又《堅瓠九集》卷三《燈謎》 康熙乙未，新正雨雪連旬，元宵後重整花燈，燈謎盈壁。採其佳句如故退之曰：『韓文公死了，遇丈人，曰阿伯那裏去。吳中婿稱妻父曰阿伯。』又有人名詩：『古洞雪消春水澌，滿園紅白鬥芳姿。亞父細柳皆英俊，衛國夫人脂粉施。』隱寶融、花榮、楊雄、南容也。

又《堅瓠十集》卷一《張幼于謎》 吾吳張幼于，使才好奇，日有闖食者，佯作一謎粘門曰：『射中許入。』謎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無有中者。王百穀稚登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羅十二爲丞相，小不小；閉了門兒獨自吞，羞不羞；開了門兒大家吃，好不好。』

清・黃孝存《西神叢語・異敏》 陳果，字原仲，登科後設酒邀社友。馮善義後至，見席上已，列果六盤，曰：『人家列果盤多者不過五，旣五又添一，姓名恰符主。』原仲曰：『媽媽屠二羊，二羊俱無尾，一羊供廿口，一羊賀我喜。』蓋折馮善義三字也。

清・徐電發《南州草堂詞話》卷下　沈家姬卯娘，善度曲，曹秋岳侍郎戲用卯字賦『青玉案』爲贈云：『花前舉樂何須忌，薄曉曈曈初麗。啓戶逢君嬌不語。三秋兔魄，平分留影，垂柳東邊去。鏤成新玉剛爲字，十二時中排第四。中酒嫌人知也未，芳名檢點，春光已半，會取相迎意。』

藝文

《太平廣記》卷二四八『侯白』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機辯捷，時莫之比。嘗與僕射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顛頷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素。齎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卒無處見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爲霸。山東亦言擊將去爲撰刀去。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爲得兩？』答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撰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否？答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於是伏其辯捷。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臠，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素與白劇談，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數百尺，公入其中，若爲得出？』白曰：『入中不須餘物，唯用一針即也。』素曰：『用針何爲？』答曰：『針頭中令水飽坑，拍浮而出。』素曰：『頭中何處有爾許水？』白曰：『若無爾許水，何因肯入爾許深坑？』素又謂白曰：『僕爲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即云：『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白仕唐，嘗與人各爲謎。白云：『必須是實物，不得虛作解釋，浪惑衆人，若解訖，無有此物，即須受罰。』白即云：『背共屋許大，肚共椀許大，口共盞許大，衆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處有物？共盞許大口，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賭。』白與衆賭訖。解云：『此是胡鷰窠。』衆皆大笑。又逢衆宴，衆皆笑白後至，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即應聲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麞。』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白解。云：『此是犢子。』白又與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有兩醉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一胡落馬。白曰：『眞所謂孝乎？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謁，謂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未到前，甚多賊盜，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群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恂恂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恂恂聲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

宋・吳儆《竹洲集》卷一九《説謎三絶》　己卯之冬月餘，端坐無以

度日，因聚諸童幼，極其歡笑。時與相說謎，雖鄙俚不稽，至於可笑，輒爲絕倒，因戲爲數語示之。

滿身珠翠間花鈿，舞到梁州最可憐。一捻宮腰如束素，清風明月畫堂前。簾

楚楚衣裳兩頰紅，冠兒斜墜腳兒弓。夜來塞上無消息，玉筯偷彈對曉風。雞

奔波來往一生忙，方寸包藏不可量。用盡心機還骨立，爲他人作嫁衣裳。梭

清・陳森《品花寶鑑》第九回 仲清問次賢道：『可有好燈謎被人打去？』次賢道：『就是昨日有兩封情書，被一個少年猜去，適值我有事走開，沒有問得這人姓名住址。』仲清向次賢要出那兩封情書底稿來！同着衆人看時。一封是藥名，一封是花名，只見上寫着。

小憶去年，金閒款聚，黃姑笑指，油壁香迎。猥以量斗之才，得逐薰衣之隊。前程萬里，悔覓封侯。瘦影孤棲，猶思續命。問草心而誰主，怕花信之頻催。雖傅粉郎君，青絲未老；而待香小史，玉骨先寒。惟有申禮自持，殘年獨守忍多，屈指瓜期之將及，此心荼苦之全消。書到君前，即希裁答旅覆。五月望日。玉蟾肅衽。

子玉道：『好個春燈謎面子。』寶珠道：『我最愛傅粉郎君一聯。』南湘道：『我們這裏只有庾香，算得傅粉郎君，你愛他麼？』寶珠笑了一笑。子玉倒臊得臉都紅了！再看那封回書是。

尺縑傳馥，芳柬流丹，腸宛轉以如迴，歲巡環而既改。憶前宵之歡會，悵祖道之分飛。玉女投壺，微開香輔，金蓮貼地，小步軟塵。一自遠索長安，空憐羞澀。遲回洛浦，乍合神光。在卿則脂盞粉奩，華容自好。在我已雪絲霜鬢，結習都忘。過九十之春光，落英幾點。祝大千之法界，並蒂三生。計玉杓值寅卯之間，庶鈿盒卜星辰之會。裁成霜素，欲發偏遲。二月十六日。名另肅。

仲清道：『這兩封情書，就不是燈謎，也香艷極了；況且隱藏藥名花名，恰切不移，這猜着的人，直是個絕世聰明人了。可不知是誰？』文澤道：『這兩封書，都是靜宜先生的手筆麼？』次賢道：『那封原書是度香的手筆。』說着，王恂已經下完了棋，到輸了漱芳三子。

又第二八回 到元宵那一日，小的到怡園徐老爺家看燈，看他們製些燈謎，內中小的最愛那『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那個燈謎。徐二老爺，就把一張瑤琴，作了這個燈謎的彩頭，說：有人猜着了，我就請他來與你相見。這日剛剛是少爺猜着，過了兩天就請了少爺來喝酒，叫小的來伺候。自從那一天纔認識。

雜録

清・費源《玉荷隱語・自序》 剪綵逢辰，爆竹聲隨臘盡，傳柑屆節，梅花香逐春來。歌盛世之昇平，歡騰蔀屋，祝豐年以大有，慶溢元宵於時。結綵幕於通衢，粧成萬卉。架蓮燈於永巷，工費千針。看蹲舞子回波，仙童醉酒。聽行歌乎滿路，村女採茶。月下徘徊，喜金吾之不禁風。前凝竚，嫌蓮漏之頻催。雅作帷燈，羣標隱謎，或穿穴經傳，或掇撦詩歌，或兼採風謠，雅俗何妨共賞。或敷求往哲姓名，似畏人知。爰有博通載籍，雅尚風流，偕朋好以逍遙。角才思之敏捷，射標射覆，逞逸興而推敲。疑假疑眞，寄深情于參考。作者心原了了，猜來想入非非。漏永忘歸，欲試觧連環之手。更闌不倦，還矜中肯綮之才。萬緒紛抽攜去，箋誇側理，兩心相印。贈來管號中書，雖鄉曲之閒情，寔春宵之韻事也。至若故作藏頭詩句，崙爲歇後言詞，寄意過深，尙須註脚。引喻太直，未免罵題。泛扯者既病游移，強湊者奚辭翻駁。甚而言多侮聖，抑且語出傷人，有一於斯，豈不謬哉。嗟乎，《茶經》《觴政》，佳編已見，前人《奕譜》《琴操》雅集，久傳坊本，言辭淺率，誠無補于詩書句讀兮。疏聊自娛于翰墨，刪存小帙，少資燈市清談，鐫得寸編，庶助藝林佳話。時乾隆庚子孟春之望苕南布衣費源星田氏書於聽月樓

又《凡例》 出語不典，如《堅瓠集》所載『阿伯那裏去。遇丈人』之類。俚鄙已甚，不足悅心，祇堪捧腹。集中措詞，率有典據。

舊謎衍成詩句者類多，趁韻其支詞賸句，觀者尤易眩目。且有近牽強者，如毛會侯先生『孟子中人名謎』流傳已久，而君家季父還猶豫子叔疑

等句，未免如劉舍人所譏，課文了不成義。茲集概不敢效顰。

以成句猜成句，若一字近贅，便成白璧微瑕。集中所載，雖虛字亦不虛設。

經傳篇章各有區別。謎語中或合數句猜一句，或以一句一字猜數句，勉強附麗，略如習《春秋》者之合題。是集均從舍旃。

成語中字同音異者，音異即字異，不容太涉假借。其音同字異及不成字體，如舊謎中[illegible]之類，尤所弗尚。

舊謎不少佳者，如「東宮」之爲君子居之，「亥」字之爲一時半刻，「禽」字之爲會少離多，「掠」字之爲半推半就，久已膾炙人口，不欲掠美，寧從割愛。

謎中引用，間涉隱僻有謂，宜註明出處者，余以世多博雅君子，不欲以區區貽笑大方，故不復註釋。

余成是書，聊以自娛。因同好者謬謂典雅清新，可供案頭賞玩，輒付剞劂。淺陋之譏，知所不免，惟大雅君子諒之。

清・文虎《圍爐新話・跋》　今天下之爲隱語者多矣，莫不窮思極力以求爲不可加矣。士大夫退食委蛇之暇，三九讌集之頃，未嘗不以此爲消遣之具。然近來作者林立，而求其佳者，殆可指數。如坊刻《十五家妙契同岑》、《二十四家隱語》皆膾炙人口。求其愜於吾心，悅於衆目者，亦寥寥焉。余嘗謂隱語之作，厥有數弊。狀元燭翦非不深切，而其義委曲，卒不易明，其弊也晦。經訓史詞，本多同旨，一經撮合，便名隱語，其弊也淺。錙寸權度，石丈爲差，義雖盡合，神乃全乏，其弊也碎。初哉首基，訓詁必同。規規求之，未許出入，其弊也滯。一字兩義，原可旁通，主持太過，至不成語，其弊也生。某人某事，偶舉一端，隱姓或名，挂一漏萬，其弊也漏。一義稍類，二事略同，有不合者，宛轉通之，其弊也鑿。大夫君子，子鼠丑牛，千乎雷同，觸目即曉，其弊也習。較而論之，有此八弊，其杜撰及不切無與焉。昔漁洋論詩，專主神韻。隱語之作何獨不然。引人入勝，正在不即不離之間。機興未發，百思莫到。一經舉出，如在目前。老死於章句之下者，不可以語是也。讀楊、唐二君所著《圍爐新話》，殆有合於此者。書中淵旨妙諦，不堪覼縷。而新增廿四格，遂開自來未有之奇，又皆深入顯出，妙造自然，毫無附會生湊之病。向所謂八弊，幾一洗而空之。披閱之下，如覺擊節。固以平日所見書之簡末，以質二君，並以告世之爲隱語者。

昭陽大荒落孟陬之月七十老人文虎跋

謎格分部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蘇黃格」　蘇黃格：本東坡、山谷戲作命名，如「貓兒尾遇鼠則搖」，鼠通暑，遇暑則搖，乃扇也。「夫差兵遇越而圍」，越通月，遇月而圍，乃風圈也。

又「問答格」　問答格：「問韓信何處拜將？」曰：「築臺。」築臺，燭臺也。俗謂之調侃。《西廂》詞曲曾用之。

又「增減格」　增減格：一湯字謎，二古人名。曾點、成湯。一道字謎，《四書》一句。「修道以仁」。

又「像生格」　像生格：畫二隸對立堂下謎，《西廂》三句。「一個兒這壁，一個兒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又「蒜辣格」　蒜辣格：皆鄙穢語也。

又「調聲格」　調聲格：用詩四句，不拘四五六七言。如首句謎東字，次句謎董字，三句謎凍字，四句謎讀字。

又「破損格」　破損格：亦用詩四句，如謎廢弓一張：爭帝圖王勢已空，無靶。八千兵散楚歌聲，無絃。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稍。羞向東吳再起兵。無面。

又「大意包格」　大意包格即各謎之長者。如謎桌子，云：「觀其面則方，察其色則赤而有光，量其身則僅二尺五寸以長，問詩書頗有分，問酒肉頗久嘗。可以居方面之位，而坐鎮乎雅俗；可以當臺臣之職，而高登乎廟堂。雖相君之面，不過平平耳，而相其大體，其中立而不倚者，殊足爲四方之所拱向而不敢背立乎兩旁。」如謎鏡，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色是空，非空非色。四大部中，此方清潔，若非堅執定，本來面目從何得。」

又『小意包格』 小意包格卽各謎之小者。如謎古人名：黃香：『不是桂花是菊花，梅蓮蘭蕙不如他。』宮之奇：『寂寂長門有異人。』劉伶：『漢家子弟做梨園。』弈秋：『清簟疎簾方坐隱，不知一葉下銀牀。』李師師：『童子六七人，復有友五人，只道三人中有一人，誰知還有二千五百人。』太史慈：『翰林新造育嬰堂。』申詳：『準備文書報上司。』展禽：『自起開籠放白鵬』公孫杵臼：『三世春米營生，兒子不知去向。』謝安：『落花滿地無人掃，半夜敲門不喫驚。』米元章：『民以食爲天，通場第一篇。』百里奚：『二十長亭行道半，小奴辛苦負詩囊。』張九齡：『學挽強弓未十年。』南霽雲：『楚天雨後見明霞。』林逋：『甲乙之鄉，可以逃亡。』白樂天：『囊中不費一文錢，賞盡清風與明月。』黃庭堅：『右軍寫《道德經》，字字如金石。』晁錯：『眼底桃花驚半落，從前深悔念頭差。』崔鶯鶯：『一派峰巒無限好，幽禽相對更頻啼。』馮京：『兩人並轡入皇都。』梁鴻：『河橋有鳥獨高飛。』馮婦：『生在午年午月，如何不作男兒。』呂布：『梁鴻配孟光，不着綺羅裳。』山濤：『千巖競秀，萬壑急流。』岳飛：『挾泰山以超北海。』第五倫：『朋友之交也。』孟浩然：『三宿而後出晝。』又一詩謎四人者，《少年行》云：『綠柳陰中點絳紅楊朱，奔蹄叩角鬧春鳳司馬牛，少年意氣眞堪托季任，一諾何妨縞紵通然友。』《隱居》云：『垂楊枝上漏春光泄柳，歸去來兮獨擅長晉文，從此塵勞方盡歇長息，素絲白馬爲誰忙綿駒。』《老農》云：『中男驅犢出前邨牧仲，長子攤錢送寺門孟施舍，閒共兒曹相伴語告子，今年齒落復生根易牙。』近世盛作意包，知之者多，故倍於他格。

又『夾山格』、『夾海格』、『錦屏格』、『滑頭禪』 以上四格名翻條子。另有《管見》一書，以字三翻而成，譯之殊無佳趣。不若前之各格，可以生發智慧，快心爽目也。故止存其名而已。

清・唐景崧《謎拾・襍說》 謎格甚多。全句諧音曰『梨花』。如以『夕陽簫鼓幾船歸』謎『周因於殷禮』，諧音爲『舟音餘陰裏』是也。首一字諧音曰『皓首』，中一字諧音曰『玉帶』，末一字諧音曰『粉底』。去首一字曰『脫巾』，去中一字曰『解帶』，一曰『折腰』，去末一字曰『脫韡』。如首二字諧音則稱『雙皓首』，去首二字則曰『雙脫巾』，餘仿此。全句逆讀曰『卷簾』，諸格施於面語裏語均可。以面語對裏語曰『遙對』，一曰『鴛鴦』。惟面裏必須有對字、比字、偶字、鴛鴦字之類，如『花如解語』謎，對曰『石不能言』。玉門關謎『金殿鎖鴛鴦』是也。意多一轉曰『重門』。如以『陳大方、胡大昌、丁大全』謎『狂而不直』。陳大方輩，時謂三犬，狂字無直，是爲三犬，多一轉也。以上皆非正格，甚有以裏語首字移在末字下，以末字搭在首字上，尤爲割裂。『曹娥』格庸淺易猜，『增減』格如『佯』字謎『何可廢也。以羊易之』。此類前人作盡，作必雷同。又『折字』格，如以『肉』爲『內人』是也。茲集中諸格皆未錄，惟閒有『如字』格，如『齊戰，疾之』齊去圈仍作齊字音義解是也。或加圈，如『行』字作『行伍』之行，『興』字作『興趣』之興，二格一曰『解鈴繫鈴』，不甚破碎，猶屬正格也。

謎雖巧思各出，而不外常見之書。書語，非悉可造謎，以有限之書供無數人造謎，其扣合處有恰不可更移者，非如作文同題而辭意任人變化。故天然處每易雷同，實非剿竊。

用典自注出處，通人所譏。然說部戲文，通人或不覽記，集中特注出，庶不茫然。

清・古銘猷《謎話》 以七言《千家詩》作裏者，如胡棣華『磯頭，竿在無漁父，水面風平有落花』。隱『絲綸閣下文章靜』。薛紹芳『老妓慣傷春』，隱『門外無人問落花』。『菁』字，隱『月移花影上闌干』。『小寡婦半掩門』，隱『一枕新涼一扇風』。以《七言千家詩》作面者如韓子衡『青草池塘獨聽蛙』，隱《詩經》『約之閣閣』。『桑柘影斜春社散』，隱詞牌『醉扶歸』。周子謙『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隱果名。賈平章心思，皆運用入妙。又『老妻畫紙』，隱戲名『打棋盤』，亦佳。

《龍山偶集》，劉子九灝作。集中載謎不多，而皆有思致。如『老子未習醫』，隱四子『人病不求耳』。『簾官閱文，最忌生澀』。隱四子『必熟而薦之』。『孕婦忌服』，隱《易經》『勿藥有喜』。『周有八士』，隱四子目『子罕第九』。『曖』字，隱《蒙》經若『親目』。『驪駒在門』，隱古官名『別駕』。『《論語》記侍坐者三』，隱《蒙》經『皆有由』。『上嚴憚之，若芒刺在背』。隱《禮記》『登車則有光矣』。《諫迎佛骨表》，隱四子『是愈疏也』。『雲臺三十三人』，隱四子『馬不進也』。運用成語，俱見匠心。允

稱佳作。【略】

《水滸》本東都施耐菴所作，列於五才。其中語句多有可作謎面者。壬申，李小川侍御在兵馬司前街創謎社，田冬方有一條：『張橫道：這幾日並沒開張，今日纔有這行貨。』隱唐詩『潯陽江頭夜送客』。謎裏謎面俱現成，惜十五家同岑集未刻入。

謎有遙對格，亦曰鴛鴦格。刺繡者莫難於鴛鴦，而作謎者莫易於『鴛鴦作出從君看』，非若刺繡者必待金針暗度也。此格始於『虎鼓瑟』，隱『對牛彈琴』。【略】韓子衡太史『一陣狂風，飛砂走石。』隱『磨剪子磨刀』。聶聘三『黃魯直妻妾折腰』，隱『大小金魚』。均極有趣。又『盤古以前無一品』，隱『餛飩開了鍋』，亦妙。

離合詩分部

《淵鑒類函》卷一九八　賀道慶離合詩曰：『促席宴閑夜，足歡不覺疲。咏歌無餘願，永言終在斯。』信字。

又　宋孝武離合詩曰：『霏雲起兮汎濫，雨靄昏而不消。意氣悄以無樂，音塵寂而莫交。守邊境以臨敵，寸心厲於戎昭。閣盈圖記門滿，賓僚仲秋始戒。中園初凋池育，秋蓮冰滅寒漂。旨歸塗以易感，日月逝而難要。分中心而誰寄，人懷念而必謠。』悲、客、他、方字。

又　謝靈運作離合詩曰：『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加我懷繾綣，口詠情亦傷。劇哉歸遊客，處子勿相忘。』別字。

又　謝惠連離合詩曰：『放棹遵遙塗，方與情人別。歔歌亦何言，肅爾凌霜節。』各字。

又　又曰『夫人皆薄離，二友獨懷古。思篤子衿詩，山川何足苦。』念字。

又　『四坐宴嘉賓，一客自遠臻。九言何所戒，十善故宜遵。』此字。

又　蕭巡離合詩贈尚書令何敬容曰：『技能本無取，枝葉復單貧。柯條謬承日，木石豈知晨。狗馬誠難盡，犬羊非易馴。效嚬既不似，學步孰能眞。實由紊朝典，是曰斁彝倫。俗化於茲鄙，人途自此分。』何、敬、容字。

又　齊王融離合詩曰：『冰容慙遠鑒，水質謝明暉。是照相思夕，早望行人歸。』火字。

又　齊石道慧離合詩曰：『好仇華良夜，子歡我亦欣。昊穹出明月，一坐感良辰。』娛字。

又　梁元帝離合詩曰：『沈寥雲物淨，水木備春光。龜定方無遠，合浦不離航。』寵字。

又　陳沈炯離合詩贈江藻曰：『開門枕荒野，井上發紅桃。林中藤蔦秀，木末風雲高。堂室何寥廓，志士隱蓬蒿。故知人外賞，文酒易陶陶。朋友足諧晤，又此盛詩騷。朗月同攜手，良景共含毫。』欒巴有好術，言是神仙曹。百年肆偃仰，一理詎能勞。閒居有樂。

又　唐權德輿以離合詩贈張薦曰：『黃葉從風散，暗嗟時節換。忽見鬢邊霜，勿辭林下觴。躬行君子道，辜負芳名早。帳殿漢官儀，巾車塞垣草。交情劇斷金，文律每招尋。始知蓬山下，如見古人心。』張薦和權載之離合詩曰：『移居既同里，多幸陪君子。引雅重當朝，弓旌早見招。植根瓊林圃，直夜金閨步。勸深子玉銘，力競相如賦。間闊向春闈，日復想光儀。格言信難繼，木石強爲詞。』

又　宋元平仲藥名離合四時詩曰：『草滿南園綠，青青復間紅。花開不埽地，錦繡逕相通。』又曰：『漿寒飲一石，蜜液和巖桂。心渴望天南，星河粲垂地。』又曰：『參旗挂綵木，通夕涼如水。銀漢耿半天，河橋暝煙紫。』又曰：『雪片擁頹垣，衣裘冷如甲。香醪不滿榼，藤枕欹殘臘。』

又卷三八〇　東方朔傳曰：郭舍人曰：珠簁文章，背有組索，兩人相見，朔能知之。爲上客朔曰：『此玉之榮，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覩，相知情。此名爲鏡也。』

字謎分部

南朝宋・鮑照《鮑參軍集》卷六『字謎三首』　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井

頭如刀，尾如鈎，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龜

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土

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六『四句謎』 荆公戲作四句謎示吉甫云：『晝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時長。』吉甫亦作四句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上 近見一鏡，如鐘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午字謎也。

宋・周密《雲煙過眼録》卷下『趙德潤藏』 一鏡，杏葉樣，背有大鐵環，乃掛鏡也。上有銘云：『人有一口，前牛無八角，牛口走。』殊不可曉，下有一牛轉頭，前有草一叢，下篆辟崇驅邪，兩傍亦有字，細考之，乃『丙午造』三字。其下牛與草，必寓年號耳。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六『賀資極字謎』 字謎：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上有加字，下增二點，是賀字。貝字欠兩點，不作目字看。上有欠字，又增二點，是資字。出荆公。木了又一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呆秀才。木旁著了字、又字、一字、口字，是極字。

明・馮夢龍《廣笑府》附録『墻』 兩土兩人兩箇口，不問貧富家家有。

又『門字謎』 看花間紅日西墜，閉香閨不見多才。倚闌于東君去也，悶無心懶傍粧台。

閉戶才郎去，間關日已沉。閃些人不見，悶悶有何心。

又『義字謎』 我本欲騎羊，却被羊騎我。畜牲大欺人，來我頭上坐。

又『佛字謎』 我有一張弓，架着兩枝箭。欲射旁邊人，且看菩薩面。

又『極字謎』 木了又一口，莫作木字猜。非和亦非柬，非困亦非呆。

又『朱字板字謎』 木字加一撇，莫作禾字猜。木字又一撇，莫作禾字猜。

又『因字孝子謎』 四方添一人，莫作囚字猜。十字一撇子，莫作千字猜。

又『詠田字』 昔日因田成富足，今日因田累出頭。田居心上思何極，田在胸中慮不休。田土相連克里長，田出頭來不自由。田脚伸時當甲首，田廣差多疊疊愁。

又『竇字謎』 頭是窮人頭，脚是貧人脚。不在穴中藏，幾乎被賣却。

又『黃字謎』 崖上一叢草，崖下一丘田。十人在田内，八人在門外。

又『夕字謎』 夜裏做一個，夢裏做一個。多多做兩個，便向死邊過。

又『亞字謎』 内中十字空明，四面八方頭角。縱然有口如啞，豈敢用心爲惡。

又『十字謎』 指天指地，指東指西。

又『晶字謎』 一字九横六直，多少才人不識。就是水宫仙子，也要猜他三日。

又『字謎應古人』 足兆爲跳，竹大爲笑。老萊子戲班衣，又跳又笑。

曰十爲早，子女爲好。甘羅十二爲丞相，又早又好。

又『何等小人』 一人一口又一丁，竹林有寺却無僧。清霄不見雲頭月，自古春無三日晴。

又『有好美酒』 月在半天，女子並肩。火燒羊脚，鷄立水邊。

清・周亮工《字觸》卷五『觚不觚觚哉觚哉』 四個角，四個爪，頸上一個安得巧，兩個尾巴象者少，似老非老，似考非考，似弋非弋，似找非找。

又『門』 倚闌干，東君去也；霎時間，紅日西沈。鐙閃閃，人兒不見；悶淹淹，少个知心。

又『丶』 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个在縣，三个在州，村裏只在村裏，市頭只在市頭。

又『婦』 左七右七，横山倒出。

又『硯蓋』　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既去，孟子不還。

又『他』　問管仲。

又『佯』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又『秦』　二畫大，二畫小。

又『樓』　長十八，短八十，八个女兒下面立。

又『卜』　上又無畫，下又無畫。

又『入』　兩下裏，做人難。

又『孕』　先寫了一撇，後寫了一畫。

又『田』　四山縱橫，兩日綢繆，富是他起脚，累是他起頭。

又『呆』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又『脚』　月字去了一直。

又『月』　肩上有，背上有。胸上有，腿上脚上都有。頭上無，面上無。耳上目上無，手上指上俱無。

又『彭』　好面花腔鼓，皮破難修補，拿住一箇彪，走了一箇虎。

又『湯』　曾點成湯。

又『十干名』　顛倒不自由，憑空下玉鉤。兩人卻把一人休。可意人兒，心不應口，要成就，怎能勾，巴不的一點上心頭。向平康將八字推，求辜恩負義，露尾藏頭，任人丟。一發把弓鞋撇卻，無心繡。

又『賞』　生員與和尚角口，和尚不成和尚，生員不成生員。

又『田』　四山相對頂相連，橫也川，豎也川，團團一家共十口，只有四口不周全。

又『肅』　左一片，右一片，橫帶著方巾，頂上插枝箭。

又『儉』　世俗善謔者，多拆字爲謎，然多無文理，不足稱說。曩同僚坐間，舉儉字謎：『一人立，三人坐，兩人小，一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過？』其意甚明白，眞善謔而有益者，豈特可助談話而已，故筆之。

又『巧對』　巧對頗有可傳者，但妄指某人誣矣，皆去姓氏，存一二于後。鴻是江邊鳥，蠶爲天下蟲。議論吞天口，功名志士心。人曾爲僧，人弗可以爲佛；女卑爲婢，女又可以爲奴。星爲夜象，卻從日下而生；花本木形，何自草頭而化。硯自石邊見口，笙從竹下生聲。八人共擁爐中火，十口同耕郭外田。

又　舊傳聯句，如『海晏河清，王有四方當作国；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笑指深林，一犬低眠竹下；閑看幽戶，孤本獨立門中。』『八刀分米粉；千里重金鍾。』皆天然巧合，饒有思致。

又『蔣濤』　蘇郡蔣濤，工于對。如：凍雨洒窗，東兩點，西三點；切糕分客，上七刀，下八刀。眞絕對也。

又『棗棘』　又一對：棗棘爲薪，截斷劈開成四束；閶門起屋，移多補少作雙間。甚有作意。

又『陳亞』　陳亞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肝腸，外面任生稜角。』

又『用』　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一山又一山，三山皆倒懸。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

又『極』　東莞方彥卿，俊善戲謔，又善拆字作謎。如『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謂一字也。『木了又一口，非杏亦非呆，勿作杳字說，勿作困字猜。』謂極字也。

又『招客』　古人詩格，有遺書招客云：『板戶公堂，斫腳露喪。』答云：『班犬良賦，趨龜空肚。』『板戶木門。』閑字。『公堂官舍。』館字。『斫腳斬足。』蹔字。『露喪戶出。』屈字。謂閑館蹔屈也。『班犬文苟。』敬字。『良賦尚田。』當字。『趨龜走卜。』赴字。『空肚欠食。』飲字。謂敬當赴飲也。

清・費源《群珠集》卷二　螢。一字　花。

又　維虺維蛇。　一字　姚。

又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一字　皆。

又卷三　以羊易之。　一字



舉。

公饑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士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琁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詩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如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爲魚字。第三句時字，第四句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爲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爲魯字，餘皆倣此。此外復有蘇、黃諧聲，皓首粉底，正冠正履，分心素心，重門垂柳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爲最古。《國語》：『秦客爲廋辭於晉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謎之緣始也。在《左氏》則有河魚庚癸之言，在樂府則有藁砧石闕之句，皆近於謎，特未施諸燈耳。國初毛際可作七絕十六首，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其在《孟子》內，遂爲傳作。近時偶閱《七嬉》，見《冰天謎虎》中一百二十八謎，頗有思致。如一點胭脂，打赤也爲之小。傳語報平安，打言不必信。紅旂報捷，打克告於君。人人盡道看花回，打言游過矣。恨不作第一人，打氣次焉。官場如戲，打仕而優。昱，打下上其音。走馬燈，打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喫烟，打食在口，則吐之。亥，打一時半刻。亞元，打又是一箇文章魁首。專門名家，打這人一事精，尤爲警策。余友僻耽亦嘗製《四書》古人謎，俱能別開生面。如郁郁乎文哉，打華周。准飭差，打許行。春風纔度玉門關，打泄柳。建安七子，打曹交。絲套，打綿駒。三千寵愛在一身，打王驩。莫把豐肌認太眞，打瘠環。自訴平生不得志，打陳辛。巨鰲無力冠靈山，打戴不勝。古貌，打陳相。三戶守夜，打彭更。超陞按察司，打飛廉。孫，打子產。日躔大梁之次，打離婁。帝高陽之苗裔，帝高辛之苗裔，打龍子。余謂之曰：『如日躔大梁之次，未免太典，須得天文家來猜矣。』渠曰：『誰家沒得時憲書乎！』余爲語塞，以是信開卷有益之言爲不謬。

清・唐毅齋《聽雪書屋廋詞》 乇。反支。

又 小子。字 閃。

又 聖。字 吞。

又 舟師。字 渾。

又 牧童。字 朱。

又 子夏曰。字 訕。

又 重瞳。字 瞬。

又 小霸王怒斬于吉，救白馬曹操解重圍。曹丕廢帝篡炎劉，降孫皓天下一統歸。字 飛花 个。

又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冷郎君懼禍他鄉逃，賈太君禱天消災患，死讎仇趙妾赴冥曹。字 士。

清・唐景崧《謎拾》卷下 夫妻賜進士及第。字 單。

清・唐運溥《謎學》 裹腳。字 跑。

清・守拙老人《壺廬山館燈謎》 工。秋雨目一。半邊紅。

又 船票。字 觫。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吟香館謎稿》 魚尾謂之丙。字 炎。字

又 晚晴人獨立。字 倩。

又 避寇。字 准。

又 正月初八。字 是。

又 千里。字 周。

又 小陽春。字 眞。

又《八家謎語・海棠龕謎稿》 勢如破竹。字 不。

又 竹疏宜入畫，樹少不成村。字 彭。

又 半捲湘簾暑雨來，一點一口不分開，竹影依稀樹影深，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字 箸。

又 一簾書伴長安客。字 題。

又 上。字 陟。

又《八家謎語・知非齋謎稿》 三更斜月一鉤彎。字 乳。

又《八家謎語・還讀書屋謎稿》 猶帶昭陽日影來。字 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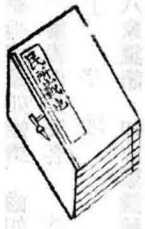
詩書謎分部

清・梁章鉅《歸田瑣記》卷七《近人雜謎》 余養疴吳門，居滄浪行館中，時來視余者，爲蘇鰲石、吳棣華、錢梅溪、楊芸士、吳青士諸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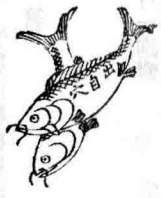
子。病間，亦不欲聞近事，酒次，惟雜舉觴令爲戲。時值上元燈節，或以外間街市燈謎相聞者，率不能愜人意，因憶說部所載燈謎，有極渾成大雅，及甚可解頤者。如松子，猜《四書》一句。父爲大夫。分明《周易》語，卻是《楚騷》心，猜《四書》兩句。象曰：『鬱陶思君爾。』止子路宿，猜《四書》一句。季氏旅於泰山。打胎，猜《四書》兩句。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怕妻羞下跪，猜《四書》一句。懦夫有立志。四個頭，八隻眼，四隻手，十二條腿，猜《四書》一句。牛羊父母。兩個男的，兩個女的，兩個活的，兩個死的，兩個有名姓的，兩個無名姓的，猜《四書》一句。華周、杞梁之妻。游方和尚廟無人，猜《四書》一句。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節孝祠祭品，猜《四書》一句。食之者寡。睢陽城，猜《四書》一句。巡所守也。國士無雙，猜《四書》一句。何謂信。朱筆寫詞字，猜《四書》兩句。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千不是，萬不是，都是小生的不是，猜《四書》一句。平旦之氣。伴，猜《四書》兩句。何可廢也，以羊易之。核，猜《四書》兩句，不連。果在外，仁在其中矣。才名猶是楊、盧、駱，勃也何因要在前，猜《書經》一句。王不敢後。佳文字，猜《書經》一句。惟敎學半。主器莫如長子，猜《詩經》一句。籩豆大房。前頭吹笛子，後頭敲破鑼，猜《詩經》二句。魚麗于罶，鱨鯊。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猜《詩經》一句。與子成說。朗誦《漢書》、《史記》，猜《左傳》一句。有班馬之聲。帶見小門生，猜《左傳》一句。老師費財。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猜官名一個。玉環同知。晉襄公，猜字一。爺。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猜字一。敗。春雨連綿妻獨宿，猜字一。一。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猜字一。人。從左看到右，此字在口頭；從右看到左，居間卻是我，猜字一。仲。夫妻猜拳，一個叫梅花，一個叫八馬，猜字一。語。一個大，一個小，一個跑，一個跳，一個吃人，一個吃草，猜字一。騷。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是三百二十三，猜字一。非。眉峯聳翠，猜唐詩一句。山從人面起。么二三四六，猜宋詩一句。纔有梅花便不同。事父母幾諫，猜鳥名一。子規。浣花草堂，猜鳥名一。杜宇。覓黑車王，猜《西廂記》一句。全不見半點輕狂。掠，猜《西廂記》一句。半推半就。禽，猜《西廂記》一句。會少離多。太史公下蠶室，猜《琵琶記》一句。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妻房。用時丟在地下，不用時安在桌上，猜物一。木琢。子龍單身保阿斗，猜藥名三。常山、獨活、使君子。韓文公像，猜《四書》兩句，不連。今日愈，故退之。衛宣姜夢長庚入懷，猜《禮記》二句。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息上加息，猜《孟子》一句。以利爲本。戊辰，猜《易經》二句。天數五，地數五。弔者大悅，猜《易經》一句。先號咷而后笑。上是馬，下是字；下是馬，上是字；兩頭是馬，中間是字，猜字一。交。

清・費源《玉荷隱語》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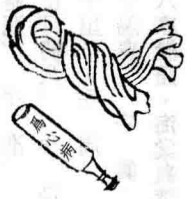
版籍。（易經一句）



又 湧泉。（易經一句）



又 西子顰眉。（易經一句）



又 贖。（易經一句）



又 隧。（易經一句）



又 明武宗。（尚書一句）



又 邑姜治內。（尚書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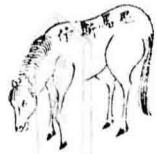
又 千里鏡。（尚書一句）



又 達摩渡江。（詩經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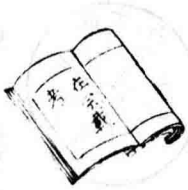
又 塞翁吟。（詩經一句）



又 恥食周粟。（詩經一句）



又 族譜。（詩經一句）



又 覆之以蕉。（詩經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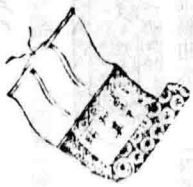
又 風。（詩經一句）



又 九世同居。（詩經一句）



又 誤筆成蠅。（詩經一句）



又 衛玠。（詩經一句）



又 范少伯泛湖。（詩經一句）



又 殺賈似道。（詩經一句）



又 走馬燈。（禮記二句）



又 文曲。（禮記一句）



又 殘桃遺君。（禮記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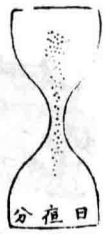
又 孿。（春秋一句）



又 子夏宰莒父。（禮記一句）



又 孩。（禮記一句）



又 寅賓館。（禮記一句）



又 多福多壽多男子。（禮記一句）



又 守歲。（四書一句）



又 風帆。（四書一句）



又 嬰。（四書一句）



又 逼試。（四書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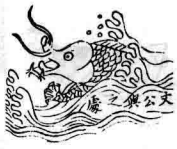
又 昭宣帝禪位。（四書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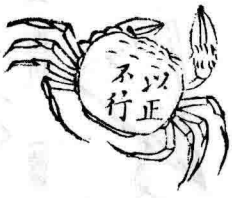
又 魏紫姚黃。（四書一句）



又 鱷魚南徙於海。（四書一句）



又 蟹。（四書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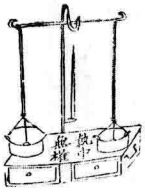
又 琴譜。（四書一句）



又 流觴曲水。（四書一句）



又 天平。（四書一句）



又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四書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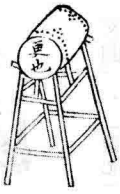
又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書一句）



又 狹。（四書一句）



又 譙鼓。（四書一句）



又 廊會。（四書二句）



又 右徵角，左宮羽。（四書一句）



又 九苞鳳夜鳴。（四書一句）



又 老秀才。（四書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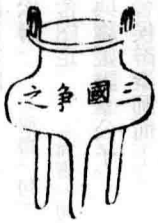
又 河鯉登龍門。（四書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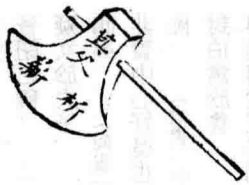
又 束帶立於朝。（左傳一句）



又 漢獻帝末年。（左傳一句）



又 樵子。（左傳一句）



又 鴛鴦塚。（莊子一句）



又 兄。（正蒙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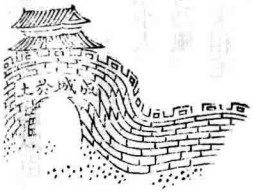
又 惡言不入於耳。（左傳一句）



又卷二 筋。（國策二句）



又 成。（淮南子一句）



又 平心盃。（武經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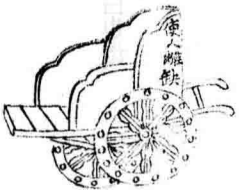
又 殼。（唐文一句）



又 鵲橋。（西廂一句）



又 絆。（西廂一句）



又卷三 吏。（西廂一句）

又 吾。（西廂一句）



又 固。（牡丹亭一句）



又《群珠集》卷一 楚子合諸侯於沈鹿。（易經一句）志在隨人。



又 鬱陶思君爾。（易經一句）憂虞之象也。

又 朝爲越溪女。（易經一句）施未行也。

又 傷廉。（易經一句）蓋取諸小過。

又 出獵渭濱。（易經一句）徃有尙。

又 禋祼。（易經一句）係小子。

又 舊惡。（易經一句）匪夷所思。

又 妾。（易經一句）其稱名也小。

又 南仲。（尚書一句） 合由以容。
又 □□中興。（尚書一句） 宣重光。
又 輶軒陳詩。（尚書一句） 載采采。
又 附耳躡足。（尚書一句） 高乃聽。
又 公孫痤薦商鞅。（尚書一句） 弗庸殺之。
又 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適。（尚書一句） 亂爲四輔。
又 太甲。（尚書一句） 乃祖成湯。
又 武成。（尚書一句） 文子文孫。
又 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尚書一句） 越獻臣。
又 醫國。（尚書一句） 方行天下。
又 有媯之後將育於姜。（尚書一句） 卜陳惟若茲。
又 如見其肺肝然。（尚書一句） 相小人。
又 二十四番花信。（尚書一句） 時乃風。
又 下陳蕃之榻。（尚書一句） 孺子來相宅。
又 女中堯舜。（尚書一句） 后克聖。
又 杜撰。（尚書一句） 自作不典。
又 晉閉之稷。（尚書一句） 惠不惠。
又 疑女於夫子。（尚書一句） 民之戴商。
又 鴟夷。（尚書一句） 惟胥以沉。
又 非實中心好吳也。（尚書一句） 越在外服。
又 桃。（尚書一句） 曰蒙。
又 封伯禽於魯。（尚書一句） 王命周公後。
又 婁護傳食五侯間。（尚書一句） 作賓於王蒙。
又 獻策軍門。（尚書一句） 來禹。
又 松濤。（尚書一句） 樹之風聲。
又 舍館定。（尚書一句） 則克宅之。
又 與驪姬譖羣公子。（尚書一句） 二五事。
又 晉侯辭秦師而下。（詩經一句） 止於樊。
又 紅蓼白蘋。（詩經一句） 苕之華。
又 檮杌。（詩經一句） 南國之紀。
又 淮海。（詩經一句） 揚之水。
又 登強臺。（詩經一句） 以望楚矣。
又 槎。（詩經一句） 上天之載。
又 賜之鴟夷而浮之江。（詩經一句） 載胥及溺。
又 武侯廟。（詩經一句） 祀事孔明。
又 稟辛。（詩經一句） 武丁孫子。
又 矩。（詩經一句） 四方爲則。
又 張良、蕭何、韓信。（詩經一句） 邦之桀矣。
又 耳鳴。（詩經一句） 有聞無聲。
又 冉有僕。（詩經一句） 我徒我御。
又 庾斯追孺子。（詩經一句） 四矢反矣。
又 沉酣六籍。（詩經一句） 誦言如醉。
又 魯東門之外。（詩經一句） 爰居爰處。
又 陳相陳莘。（詩經一句） 二人從行。
又 伯适。（詩經一句） 士貳其行。
又 膽大如斗。（詩經一句） 維其有之。
又 蛛網。（詩經一句）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又 仲。（詩經一句） 文王孫子。
又 回殿。（詩經一句） 會且歸矣。
又 惜乎夫子之說。兩節。（詩經一句） 與子成說。
又 昱。（詩經一句） 下上其音。
又 公孫丁。（詩經一句） 尹氏太師。
又 袈裟。（禮記一句） 釋服。
又 甲長。（禮記一句） 龜爲前列。
又 晝居於內。（禮記一句） 日在房。
又 夢長庚入懷。（禮記一句） 是爲白也母。
又 王曰舍之。（春秋二句） 乃免牛。
又 戰於垓下。（春秋一句） 滅項。
又 紫禁。（春秋一句） 城中城。
又 爲私誓。（春秋一句） 公不與盟。

又 作史通。（易經一句） 其知幾乎。
又 戊辰。（易經二句） 天數五，地數五。
又 雁足繫書。（易經二句） 飛鳥遺之音。
又 隹。（易經一句） 射雉一矢亡。
又 伐東山皐落氏。（易經一句） 長子帥師。
又 腹稿。（易經一句） 默而成之。
又 夷刁不來。（易經一句） 止之。
又 黃土。（易經一句） 其位在中。
又 鼻神亭。（易經一句） 象在其中矣。
又 履聲橐橐。（易經一句） 危行也。
又 愚公買山。（四書一句） 費而隱。
又 先號咷而後笑。（四書一句） 弔者大悅。
又 晉滅偪陽。（四書一句） 小固不可以敵大。
又 葬晉文公。（四書一句） 墨之治喪也。
又 面如傅粉。（四書一句） 何晏也。
又 國士無雙。（四書一句） 何謂信。
又 白牡丹。（四書一句） 素富貴。
又 睢陽城。（四書一句） 巡所守也。
又 行年五十始知韵學。（四書一句） 高叟之爲詩也。
又 告其妾曰。（四書一句） 語小。
又 天下之良工也。（四書一句） 亦奚以爲。
又 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四書一句） 以要秦穆公信乎。
又 山童。（四書一句） 無所取材。
又 今女畫。（四書一句） 有弗行。
又 一諾千金。（四書一句） 富哉言乎。
又 夢。（四書一句） 覺後知。
又 沔陽漁家子。（四書一句） 友諒。
又 矢于牧野。（四書一句） 征商。
又 秦始皇本紀。（四書一句） 政事。
又 詐稱公子扶蘇。（四書一句） 楚人勝。

又卷二 九齡風度。（四書一句） 堂堂乎張也。
又 頭童齒豁。（四書一句） 病愈。
又 鑽穴隙相窺。（四書一句） 私覿。
又 妻側目而視。（四書一句） 相夫子。
又 孟禧子。（四書一句） 敬叔父。
又 祖伊奔告。（四書一句） 商聞之矣。
又 衛巫。（四書一句） 聽其言也厲。
又 左射狸首，右射騶虞。（四書一句） 發而背中節。
又 獅子吼。（四書一句） 河東凶亦然。
又 封方百里之國。（四書一句） 其地同。
又 奏凱。（四書一句） 克告於君。
又 臧武仲求後。（四書一句） 爲可繼也。
又 日月麗乎天。（四書一句） 高明。
又 酷似其舅。（四書一句） 舜之子亦不肖。
又 逢人說項。（四書一句） 斯爲美。
又 以季孟之間待之。（四書一句） 夫子在三卿之中。
又 遵海濱而處。（四書一句） 子爲父隱。
又 月令。（四書一句） 四時行焉。
又 碧紗籠。（四書一句） 爲其爲相□。
又 屈產。（四書一句） 晉之乘。
又 維虺維蛇。（周禮一句） 二曰瓦兆。
又 泥馬。（左傳一句） 康王跨之。
又 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左傳一句） 讓不忘其上。
又 咔。（左傳一句） 上下相蒙。
又 良不可。（左傳一句） 吾奚御哉。
又 縱而來歸，而又縱之。（左傳一句） 兩釋纍囚。
又 嫂不爲炊。（左傳一句） 秦饑。
又 負笈。（左傳一句） 將尋師焉。
又 管仲不死。（左傳一句） 生夷吾。

又 不傳於賢而傳於子。（韓文一句） 以官爲家。
又 杜鵑枝上杜鵑啼。（莊子二句） 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
又 士。（詩序一句） 在心爲志。
又 前漢書。（西廂一句） 兄妹爲之。
又 捉月。（西廂一句） 圍住廣寒宮。
又 恙。（西廂一句） 義斷恩絕。
清・唐毅齋《聽雪書屋廋詞》 復。四書 德之本也。
又 子不得自專。四書 言有父也。
又 十。四書 必有先也。
又 鼻。四書 生人之始也。
又 三。四書 妻以二女。
又 天地之數。四書 吾十有五。
又 未有和容。四書 無慍色。
又 居廬。四書 注 舍止也。
又 殺犬。四書 注 猶截也。
又 隱括。四書 枉者直之。
又 珀。四書 圭潔也。
又 紙窗兒溼破。四書 疏通也。
又 參軍。四書 曾子師也。
又 竹陰。四書 君子也。
又 可以取州矣。四書 孟子曰。
又 試皮服。四書 求也何如。
又 椽。四書 弗如也。
又 一。四書 惟天爲大。
又 僕從。四書 奚自。
又 夕死。四書 喪無日矣。
又 悟能招親。四書 戒之在色。
又 瞎子聽戲。四書 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又 終朝。四書 死之日。
又 儡。四書 是罔民也。

又 斤。四書 其斯之謂歟。
又 龜。四書 此能爲大矣。
又 遠應酬。四書 不近人情。
又 兩朝領袖。歐文 其容清明。
又 曾謂泰山。四子 黑胸 曰夫人。
又 邪語。四子 側帽 譎而不正。
又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四子 飾冠 有餘師。
又 說岳。四子 丈人曰。
又 下馬。四子 止於信。
又 留京。四子 順天者存。
又 守家。四子 解鈴 居於陵。
又 諸。字四子 伽。君子也。
又 張翼德怒鞭督郵。志目 四子 桓侯。將之楚。
又 米。四子 志目 其人亡。小一。
又 萬軍。四子 志目 素心 爲士師。
又 議。四子 摘領 言不及義。
又 欄邊鈴繫。四子 無羞惡之心。
又 八達。四子 緩帶 天下之通義也。
又 默。四子 不曰白乎。
又 反必面。四子 納履 子曰回。
又 兄。四子 子曰伯。
又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四子 加冠 道說也。
又 子軍臣單于立。四子 乙上 上老老。
又 反而。四子 耳之於聲。
又 人人樂。四子 乙中 天下大悅。
又 咸號爲可惡。四子 公綽之不欲。
又 可使足民。四子 求三年之艾也。
又 聖。四子 若有一個臣，不曰堅乎？
又 大夫元士。四子 卿以下。
又 帝賚良弼。四子 天與賢。

又 彩斧。 四子 顏色之戚。
又 胡聞名而流涕。 四子 解鈴 何爲其號泣也。
又 言。 四子 易巾 人而無信。
又 天地之數。 四子 烏紗 如五六十。
又 惟欲同樂。 易 烏焉 有其善。
又 卧遊。 易 玉璜字 河出圖。
又 聾盲。 易 聰不明也。
又 二三子視之。 易 六童觀。
又 七月流火。 易 繫鈴双 相見乎離。
又 小人在位。 易 粉底 童觀。
又 走馬燈。 易 捲簾 動而明。
又 竹影。 易經 君子之光。
又 瞎婆。 易經 不見其妻。
又 小人所視。 易經 童觀。
又 副榜。 易經 中未正也。
又 石女。 易經 合也。
又 天書。 易經 乾之策。
又 血崩。 易經 決也。
又 遵法。 易經 不違則也。
又 語。 易經 上六。
又 大雨時行。 易經 冒天下之道。
又 李及出郊。 易經 仝上。
又 籮。 易 君子罔也。
又 永樂大典。 易經 故不憂。
又 十。 易經 三人來。
又 昏定。 易經 甯用終日。
又 流涕。 易經 出自穴。
又 侵疆。 易 或擊之。
又 鼻塞。 易 不可息也。
又 落第。 易 文不當。

又 東道。 易 主人有言。
又 遠遊。 易 烏紗 于出門庭。
又 暗路。 易 道未光也。
又 慈舫。 易 乙上 德積載也。
又 無空房。 易 居其室。
又 卯生。 書 日短星昴。
又 排班。 書 齊乃位。
又 免。 書 勉出乃力。
又 路北。 書 宅朔方。
又 草書。 書 弗率。
又 月。 書 三旬。
又 八一。 書 愼終于始。
又 清書。 書 簡而廉。
又 征夫。 書 天討有罪。
又 師還。 書 卒乃復。
又 除夕更闌人不睡。 書 坐以待旦。
又 盛服將朝而假寐。 書 仝上。
又 閨訓。 書 獨夫受。
又 月下敲鐘。 書 惟影響。
又 喜色。 書 以悅婦人。
又 獨瞟。 書 無有淫朋。
又 林閒葉盡落。 書 厥木惟條。
又 默然而笑。 書 惟悅不言。
又 怔忡。 書 玉帶 宵中星虛。
又 履影。 書 于湯有光。
又 雞。 書 月正元日。
又 甦。 書 卒乃復。
又 總角之交。 書 孺子其朋。
又 貞節。 書 好生之德。
又 皇曆。 書 惟聖時憲。

又 齊人伐燕。書 青領 侵于之疆。
又 夜半合。詩 二字 雞栖于塒。
又 易。詩 如金如錫。
又 剖賢人心。詩 比予于毒。
又 是之謂大同。詩 墨帶 卜云其吉。
又 巾幗。詩 好人服之。
又 不如吾。詩 皂靴 亦莫我有。
又 匈奴絕和親。詩 斷袖 翟茀以朝。
又 魯。詩 曾孫是若。
又 魄。詩 側佩 靡有朝矣。
又 違天。詩 轉珠 上帝弗順。
又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詩 兄弟孔懷。
又 慶遺入請曰。詩 與子成說。
又 與之粟九百。詩 脫靴 子惠思我。
又 猴虎。詩 羊牛下來。
又 抄本五才子。詩 粉頸 率西水滸。
又 朔。詩 仝上。
又 猜詩謎的杜家。詩 射則臧兮。
又 王成。詩 在城闕兮。
又 揚之水。詩 鴛鴦 對越在天。
又 出使俄儸斯。詩 落帽 其之翟也。
又 謎恐人猜。詩 好爾無射。
又 除夕。詩 皓首 旭日始旦。
又 靜誦。詩 成王心則甯。
又 恨恪。詩 民各有心。
又 承聖。詩 清酒既載。
又 遯世而悶。詩 如有隱憂。
又 蝶舞。詩 于胥樂兮。
又 國色。詩 邦之媛也。
又 簸揚。詩 其之展也。
又 望。詩 日之方中。
又 樹之風聲。詩 條其嘯矣。
又 滑稽。詩 如酌孔取。
又 坤宅。詩 西南其戶。
又 默念。詩 靜言思之。
又 日奚獨後予。詩 履我發兮。
又 大夫。詩 漢之廣矣。
又 大師難學。詩 不如友生。
又 子出。詩 必告父母。
又 奇。詩 維錡及釜。
又 二十一。禮 錯綜 七日戒三日齋。
又 仲虺作誥。禮 履無咎言。
又 危憂。禮 葸履 樂而不安。
又 是猶弟子受命於師。禮 若發矇矣。
又 羽爲物。禮 霸王之器也。
又 捉狐貍。禮 不曰來取。
又 畫船逆行甚是慢。禮 梨花 周尙赤。
又 九十日有秩。禮 分心 三月不從政。
又 衆之所忿。禮 不願于大家。
又 職掌乾坤。禮 天地官矣。
又 四寸五寸。禮 棺槨之厚。
又 藿。禮 言乃讙。
又 只。禮 周天下。
又 怒甚。禮 生氣方盛。
又 遊說。禮 戲而不歎。
又 卒婦。禮 將之荊。
又 毀仲尼。禮 非夫子之言。
又 愛蓮說。禮 周道也。
又 醉寫。禮 飲玉爵者弗揮。
又 大丁外丙仲任。儀禮 子姓兄弟。

又 簫。 儀禮 左手執之。
又 但云餒少許雙弓米。 左 示之弱矣。
又 猜謎二條始歸家。 左 偏裂 射兩軥而還。
又 晉郤犨與秦伯盟。 左 西至于河。
又 故書。 左 典籍不存。
又 令宅人反之。 左 跨屬 使復其所。
又 隨後。 左 季孫從之。
又 走馬燈。 左 盟而行。
又 吠聲。 左 茂未反。
又 往之汝家必敬必戒。 左 言歸于好。
又 小器作。 左 爲管仲也。
又 擔驚。 左 何懼。
又 處子聽房心裏想。 左 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又 周語。 左 莊子曰。
又 叵測。 左 不可虞也。
又 多髭郎。 左 子不少須也。
又 非非。 左 不是過也。
又 黑婢。 左 夜獲之。
又 昌言。 左 文王之謂也。
又 夜戰。 左 莫有鬬心。
又 元日。 左 惟正月之朔。
又 朔來。 左 一日而至。
又 接燭。 左 以火繼之。
又 金火。 左 生其水土。
又 猶反手也。 左 且又不順。
又 典籍。 左 故書。
又 孤。 左 寡人有子。
又 夫主手折。 左 天啓之矣。
又 良犬。 左 猶有令名。
又 午露。 左 日中而出。
又 乖。 左 公乘無人。
又 夫壻覓封侯。 左 食肉之祿。
又 復。 左 易巾 車脫其輹。
又 取彼狐貍。 左 不獲來。
又 大悅。 公羊 嘻甚矣。
又 擔驚。 公羊 無駭者何。
又 元旦。 公羊 歲之始也。
又 負笈。 公羊 何以書。
又 燕。 公羊 子之國。
又 武松殺嫂。 穀梁 義者行。
又 、。 穀梁 初始也。
又 七二。 老子 虛其心。
又 無私貌。 老子 容乃公。
又 示。 老子 視之不見。
又 角亢氐房尾。 老子 虛其心。
又 七。 老子 仝上。
又 曉鴉。 莊子 明於天。
又 夢遊春。 莊子 其寐也魂交。
又 驊騮。 莊子 野馬也。
又 曰然。 莊子 是其言也。
又 聞牛鳴。 管子 聽宮聲。
又 公怒。 管子 衆之所忿。
又 曠。 管子 大者時也。
又 狙公。 管子 州爲之長。
又 穩婆。 荀子 以安生也。
又 童蒙。 荀子 小人之學也。
又 繪圖。 吳子 畫以丹青。
又 公車甚富。 孫子 舉而不窮。
又 夜氣。 國語 莫不欣喜。
又 學規。 國語 先王之訓也。

又 遠遊。 國語 子往矣。
又 悅者衆。 國語 莫不欣喜。
又 苟異。 國策 故不錯意也。
又 葛。 國策 蕩而失水。
又 不之舜之子而之禹。 國策 商君弗從。
又 傷風。 國策 其爲害也。
又 覺。 國策 醒寐之後。
又 趨而進正立拱手。 國策 徒以有先生也。
又 守歲。 國策 至旦不覺。
又 只。 國策 吞天下。
又 冲犯閣下。 國策 得罪於君。
又 非法。 國策 則不然。
又 黃土。 國策 雍州之地。
又 調。 史記 莊子曰。
又 一。 史記 無土不王。
又 陳言。 史記 齊王曰。
又 棋未判輸贏。 漢書 不分黑白。
又 蜃樓。 漢書 海內之氣。
又 令聞。 漢書 名譽之美。
又 姪孫。 漢書 兄子之子也。
又 切菘。 爾雅 肅噰聲也。
又 單。 爾雅 尾白跨。
又 細君。 爾雅 東方之美者。
又 離娘。 爾雅 南方之美者。
又 賭場散。 爾雅 局分也。
又 宀。 爾雅 葛藟。
又 冂。 爾雅 土田也。
又 講武。 孝經 言不文。
又 攵。 孝經 教以孝。
又 老老。 蒙經 二十七。

又 子思曰。 蒙經 述聖言。
又 天命之謂性 至 萬物育焉。 蒙經 乃孔伋。述聖言。
又 滿紙荒唐言。 優人 蒙經 石頭。記其事。
又 得其界限。 庸序 或有取焉。
又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庸序 微者著。
又 盡是讀書人。 學序 莫不有學。
又 高祖興。 學序 三代之隆。
又 書春。 選詩 聿來歲序暄。
又 鄭人合以攻之。 選詩 王室喪師。
又 肝火積而喉啞。 選詩 氣結不能言。
又 召。 七古 水爲沼。
又 丟臉。 唐七 人面不知何處去。
又 電氣燈。 詩品 妙造自然。
又 天何言哉。 詩品 夫豈可道。
又 証。 詩品 取語甚直。
又 諺。 詩品 仝上。
又 生而能言。 文心雕龍 子產有辭。
又 心弗正。 文心雕龍 志有偏也。
又 煙。 選賦 秋之爲氣也。
又 威而猛。 選賦 撞洪鐘。
又 子張門人。 選賦 所學於師也。
又 閹教。 選賦 所受於天也。
又 三顧草廬。 選賦 禮儀孔明。
又 刪魯史。 選賦 乙下 於是春秋改節。
又 東邊日頭西邊雨。 千七 雙 梅熟天氣半陰晴。
又 歡然去病。 千字文 落葉飄颻。
又 烏欄兄債蛤子呢喃。 千字文 曹娥 絃歌酒讌。
又 竹影。 文選 左右無色。
又 子反。 文選 字 皓首而歸。仇。
又 光大門楣。 武帝文 所由昌也。

又　五宅。　柳文　今其室十無二三焉。
又　一屋。　柳文　今其室十無四五焉。
又　嶢湧。　宋文　山高水長。
又　妖嬈。　志目　喬女。
又　棱。　詩目　合璧　木瓜。
又　寧神定志。　楚辭　心意安只。
又　音。　楚辭　仝上。
又　唯唯。　六才　他連忙答應。
又　尔。　六才　你無人處。
又　翰林出差。　六才　放著個玉堂學士。
又　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　六才　大師難學。
又　去而復返，頻睹月光。　六才　又來回顧影。
又　微笑。　六才　淡淡春山。
又　虛弱。　六才　怕動彈。
又　曹福凍死。　六才　無人服侍。
又　棲。　志目　青梅。
又　漢室。　志目　天宮。
又　一品廕生。　志目　獅子。
又　康子。　志目　嬰寧。
又　關北。　憲書　羽姓屬水。
又　張儀。　憲書　反支。

清・唐運溥《謎學》　聲橐橐徹簾內。（易）　素履。
又　日月日月。（易）　明兩作離。
又　白眉。（易）　爲良馬。
又　垂簾賣卜。（易）　其事肆而隱。
又　減酒。（易）　酌損之。
又　買賣匯項欠妥。（易）　商兌未寧。
又　開口閉口。（書）　惟說不言。
又　續文賦。（書）　大陸既作。
又　黃花落盡賸平蕪。（詩）　鞠爲茂草。
又　老吏准一體赴考。（詩）　壽胥與試。
又　太平風。（詩）　五日爲期。
又　不見不散。（詩）　會且歸矣。
又　離席斬華雄。（詩）　飲酒溫克。
又　史閣部墳。（詩）　墓門有梅。
又　孤山鶴伴妻。（詩）　其子在梅。
又　大丈夫不乘駟馬高車。（詩）　永矢弗過。
又　魚可棄也。（詩）　作之屏之。
又　改郡縣而禍作。（詩）　封建厥福。
又　止殺檀道濟。（詩）　無俾城壞。
又　儌。（詩）　無信讒言。
又　親喜香山幼能識字。（詩）　樂子之無知。
又　丹朱請客。（詩）　東有啓明。
又　保案清單。（禮）　舉書其數。
又　三月授官。（禮）　九十日有秩。
又　交情最久是梅花。（禮）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又　師行。（左）　傅于許。
又　管幼安割席。（左）　不與華同。
又　香九齡。（左）　十年尚猶有臭。
又　教美人戰。（左）　女用兵焉。
又　未與內人眠。（四子）　不宿肉。
又　雖違衆吾從下。（四子）　不以爲泰。
又　弔者大悅。（四子）　臨喪不哀。
又　破荷。（四子）　蓋闕如也。
又　象曰鬱陶思君爾。（四子）　假道於虞。
又　皇孫。（四子）　則君子之所養。
又　冷宮抱病。（四子）　不幸而有疾。
又　烏衣傍客飛。（四子）　燕人畔。
又　適亳。（四子）　至於子都。
又　東坡第三子。（四子）　以其數則過矣。

又 軍流而下必用解役。（四子） 徒法不能以自行。
又 悼妻。（四子） 七年之內。
又 肯堂肯構之歡。（四子） 屋廬子悅。
又 御史觀察。（四子） 不同道。
又 遙挂酒帘。（四子） 遠之則有望。
又 左思出其所作三都尚無知者。（唐詩） 獻賦十年猶未遇。
又 過年仍做強盜。（唐詩） 經冬猶綠林。
又 皆掩鼻而過之。（唐詩） 斯人不可聞。
又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唐詩） 君問歸期未有期。
又 酒債閉門推出。（宋詩） 尋常一樣窗前月。
又 太陽。（西廂） 夜去明來。
又 我仇有疾。（西廂） 多管是冤家不自在。
又 奏語。（西廂） 將言詞說上。
又 萬金剛辦妥。（西廂） 方纔停當。
又 杜麗娘游園。（西廂） 夢不離柳影花陰。
又 五噫。（西廂） 長吁了兩三聲。
又 活人殉葬。（西廂） 你不病死多應悶死。
又 號國夫人不改妝。（西廂） 他至今脂粉未曾施。
又 脫衣便冷。（西廂） 我不解自溫存。
又 醉趣。（西廂） 泥滋味。
又 炊煙逗夕陽。（西廂） 廚房近西。
又 大風吹倒梧桐樹。（西廂） 任憑人說短論長。
又 錢秀才有女名荷生，遂媒定之。語出聊齋（西廂） 粉蝶成雙。
又 答庾開府詩。（西廂） 酬和他清新。
又 看聊齋志異。（三字經） 披蒲編。
又 周至文王猶未興也。（三字經） 始發奮。
又 昭考廟。（三字經 卷簾） 宇文周。
又 久業婦科。（聊齋目） 長治女子。
又 游必有方。（聊齋目） 戲術。

又 蓋寬饒。（聊齋目） 酒狂。

清・唐景崧《謎拾》卷上

又 倒屣恭迎。（易） 履錯之敬。
又 合嫁多髭郎。語出聊齋（易） 歸妹以須。
又 歸來偶過梅花下。（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又 手裏胡盧。（易） 一握爲笑。
又 文公遂不敢請。（易） 地道無成。
又 諸戎掎之。（易） 晉其角。
又 莊子盆聲斷續，詩聲悽惻。（易） 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又 錢。（易） 圓而神。
又 半夏。（易） 制而用之謂之法。
又 城破稱冤。（易） 失其守者其辭屈。
又 光武定天下得於王莽。（易） 鼎取新也。
又 蠻王。（易） 觸類而長之。
又 張闡決六害。（易） 其利斷金。
又 羅敷。（易） 有夫婦。
又 花蕊祀張仙。（易） 是故夫象。
又 貴州人口託。（易） 爲黔喙之屬。
又 逢人說妾醜，其意何居？（書） 明明揚側陋。
又 蝴蝶筵。（書） 華蟲作會。
又 亂糟糟叫客叫先生。（書） 七曰賓八曰師。
又 穩婆。（書）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
又 秋前犯事充軍。（書） 夏罪其如台。
又 坐而不亂。（書） 惟惠之懷。
又 妻怒廢學。（書） 內作色荒。
又 並坐教曲。（書） 齊乃位度乃口。
又 我師我旅。（書） 予有臣三千。
又 寄書人。（書） 是信是使。
又 古天宮。（書） 在昔上帝割。
又 次公戒酌。（書） 我其發出狂。
又 畏罰金谷酒。（書） 其敢崇飲。

又 宿稟待兒付梓。（書） 我舊云刻子。
又 爲父隱。（書） 厥子乃弗肯播。
又 未敢誚公。（書） 成王畏相。
又 霏玉清談。（書） 屑有辭。
又 古齋字。（書） 惟齊非齊。
又 罔有敵于我師。（詩） 武王靡不勝。
又 則吾從先進。（詩） 我行其野。
又 戰乎乾。（詩） 其軍三單。
又 曹瞞不讀陳琳檄。（詩） 甘心首疾。
又 文猶質也。一節，殆告誰欺。（詩） 與子成說。
又 子爲其難，我爲其易。（詩） 不如友生。
又 種田必須佃戶。（詩） 自何能穀。
又 小本因便舟車。（詩） 縮版以載。
又 陞官圖擲得全六，隨擲兩紅。（詩） 應侯順德。
又 公差搭便船。（詩） 載胥及溺。
又 人無于水監。（詩） 宜岸宜獄。
又 灌倒小相公。（詩） 酌以大斗。
又 我無是也。（詩） 予豈不知而作。
又 鄙人刻有要需，切不可緩。（詩） 我是用急。
又 洋刀。（詩） 海外有截。
又 髀裏肉生。（詩） 無使君勞。
又 你只還本。（詩） 於我歸息。
又 臣愚不足以知之。（詩） 東方未明。
又 全家腐氣。（詩） 爛其盈門。
又 過山龍。（詩） 如酌孔取。
又 無所不至，如見其肺肝然。（詩） 胡爲乎中露。
又 胖子不可相與。（詩） 碩大無朋。
又 王熙鳳恨夫背妻納妾。（詩） 無我有尤。
又 謝客仍閉門。（詩） 不見復關。
又 渡河焚舟。（詩） 不能旋濟。
又 衾中兩僕。（詩） 被之僮僮。
又 筆架之形棋盤之界。（詩） 如山如河。
又 指腹結親。（詩） 懷昏姻也。
又 品評弟子。（詩） 衡門之下。
又 詩和而不流。（詩） 三百維羣。
又 縊鬼。（詩） 垂帶而厲。
又 皋陶庭堅不祀。（詩） 是絕是忽。
又 喫臙脂。（詩） 以就口食。
又 止於魯東門外。（詩） 爰居爰處。
又 紡緜花。（詩） 左旋右抽。
又 子謂公冶長兩章。（詩） 昏姻孔云。
又 殉主登太虛。（詩） 鴛鴦在梁。
又 驢胎。（詩） 有懷于衛。
又 寓貶於褒。（詩） 抑若揚兮。
又 雙火棗。（詩） 如何如何。
又 戒換帖。（詩） 莫如兄弟。
又 先生求赴考。（詩） 師千之試。
又 威逼下棋。（詩） 不敢不局。
又 得意馬蹶疾。（詩） 不失其馳。
又 諫言已陳手詔已降。（詩） 既匡既敕。
又 自將游跡編成卷。（詩） 我行既集。
又 寄生。（詩） 出自東方。
又 昏暮不求人。（詩） 夜未央。
又 雙胎。（詩） 有懷二人。
又 松壽供婢使。（詩） 是用大諫。
又 官冷負恩多。（詩） 職涼善背。
又 鄙人所言，已入夾片。（詩） 予曰有疏附。
又 假葬。（詩） 下土是冒。
又 犯人漏網。（詩） 罪罟不收。
又 半閒。（詩） 蟋蟀在堂。

又　文美勝劉子政。（詩）　作都于向。
又　官因苦而去。（詩）　職勞不來。
又　邀伴登樓久不來。（詩）　約之閣閣。
又　宋帝不得已而行酒。（詩）　我姑酌彼金罍。
又　沒箭喫我一斧。（詩）　無射於人斯。
又　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詩）　以伐遠揚。
又　厥子乃不知艱難。（詩）　稼穡匪解。
又　人在人情在。（詩）　逝不相好。
又　曰否。（詩）　出話不然。
又　不獨下人撞騙。（禮）　招搖在上。
又　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語出紅樓夢　（禮）　鸚鵡能言。
又　林黛玉焚稿。（禮）　執女手之卷然。
又　婦人早陳枕席於庵中。（禮）　先薦寢廟。
又　秀才誇口。（禮）　入學習吹。
又　舊田猶在。（禮）　故人情不失。
又　泣路歧。（禮）　哭有二道。
又　骰子一二三四五。（左）　所謂六順也。
又　盡棄其學而學焉。（左）　傅于許。
又　你莫怨陳宮但怨他。語出戲文　（左）　以曹爲解。
又　揚鞭走戲臺。（左）　非馬也，其人也。
又　濫用脩金。（左）　老師費財。
又　宅心。（左）　乃舍諸靈臺。
又　紫微宮。（左）　君命一宿。
又　蘇秦嫂匍匐而行。（左）　蛇出於其下。
又　不願封侯。（左）　公降一級而辭焉。
又　不肯把頭擡，紐扣兒鬆，羅帶兒解。（左）　羞者獻體。
又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四子）　先生饌。
又　卻子將中軍。（四子）　克伐怨。
又　不介馬而馳之。（四子）　齊戰疾。
又　儂把相思付落花。（四子）　予欲無言。
又　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四子）　女弗能救與。
又　瞎眼對瞎眼訴苦。（四子）　予不得視猶子也。
又　舜都。（四子）　三年有成。
又　豈無十萬。（四子）　不億不信。
又　龍門點額。（四子）　鯉退。
又　兩堵乞米。（四子）　亞飯干。
又　手談。（四子）　亦各言其子也。
又　誕石麒麟。（四子）　自天子出。
又　夜郎妻獨宿。（四子）　自大夫出。
又　穀道。（四子）　其言也善。
又　宣八宮暴卒。（四子）　召忽死之。
又　淵淵。（四子）　鼓方叔。
又　中士異牀。（四子）　其次辟色。
又　黃羅寶帳傳將令，氣壞了老將黃漢升。語出戲文　（四子）　言不忠信。
又　與之庾。（四子）　非求益者也。
又　夫人云：『這箇小女實已許下老身姪兒，此子若至，將如之何？』語出西廂　（四子）　難乎有恆矣。
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四子）　師摯之始。
又　魏武子欲以嬖妾爲殉，豈治命哉。（四子）　疾之已甚亂也。
又　移其粟於河內。（四子）　穀與魚鼈。
又　廩生已中舉。（四子）　不及貢。
又　不傳於賢。（四子）　則在君與子矣。
又　王字中一直，非字中兩直。（四子）　則塞於天地之閒。
又　悍婦喪事。（四子）　河東凶。
又　火燒眉毛。（四子）　惟目亦然。
又　輪委自各按前後。（四子）　酌則誰先。
又　我與汝豈可以盜名。（四子）　吾君不能謂之賊。

又 史書入寇，其臣爭之。（四子）吾君不能謂之賊。
又 生兒明日作三朝。（四子）是二天子矣。
又 將烹，願一言死。（四子）故就湯而說之。
又 贈僕。（四子）奚可以與我友。
又 李郃識雙星。（四子）使先知。
又 自衛反魯，未歎吾衰。（四子）樂正子強乎。
又 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逢蒿之下。（四子）城非不高也。
又 唐何以稱代宗。（四子）其閒必有名世者。
又 力窮城破上宥之。（四子）下無法守也。
又 漢武帝受少翁帛書之詐。（四子）曾不知以食牛。
又 粟五秉。（四子）求與之友。
又 爲長男完婚。（四子）而授孟子室。
又 一怒遂萌叛志。（四子）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又 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四子）齊疏之服。
又 丸散滋陰。（四子）丹之治水也。
又 劉後主以公爵終。（四子）而死於安樂也。
又 孟蘭。（四子）猶解倒懸也。
又 商量旋里喚跟班。（四子）盍歸乎來。
又 戲叔。（四子）彼以愛兄之道來。
又 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四子）不宿怨焉。
又 獨孤誤我。（四子）死傷勇。
又 作客愛黃酒。（四子）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又 帝曰：『朕未嘗棄卿。』（四子）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又 參星連太白。（四子）井上有李。
又 飯後鐘。（四子）食前方丈。
又 十八摸。（四子）無尺寸之膚不愛焉。
又 未亡人。（四子）其所存焉寡矣。
又 漢高恩隆湯沐邑。（四子）沛澤多。
又 汪倫送李白之情。（四子）如水益深。
又 晉葬文公。（四子）墨之治喪也。
又 是誠在我。（四子）然則彼皆非與。
又 因嫂無禮遂出。（四子）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
又 必饜酒肉而後反。（四子）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又 外行醫官。（四子）不能成方員。
又 妻生十年。（四子）夫人幼而學之。
又 呼爲碧鸛雀。（四子）鄙夫寬。
又 女嫁河伯。（四子）是爲馮婦也。
又 同牢。（四子）如琴張。
又 風光期與衆同歡。（四子）景公說。
又 奴才之席下，燕窠一等也算貴榮。（四子）奚翅食重。
又 負盆。（四子）盎於背。
又 高談矮屋中。（四子）辭尊居卑。
又 外婦生兒。（四子）私妻子。
又 孟嘗君笑而受之。（四子）輕煖。
又 今日門生頭點地，昨宵師母腳朝天。（四子）校人出。
又 祖納密言於帝曰：『此人有陵上之心。』（四子）將以反說約也。
又 陳良妻。（四子）若夫豪傑之士。
又 塾師何必認眞。（四子）可以假館。
又 畜伋。（四子）君之視臣如犬馬。
又 前日宴客方桌坐滿。（四子）上次食八人。
又 唱渭水河。（四子）尙文王之聲。
又 煩作顏柳書。（四子）勞其筋骨。
又 小蠻。（四子注）或曰酒器。
又 圍住廣寒宮。（四子注）帀一月也。
又 **卷下** 唉，我縱喪心，有賢妻不至於此；呸。妾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戰國策）秦王跽曰。
又 再醮剋夫。（古文）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又 讓人首席。（古文）列坐其次。
又 海渡重洋，肉憐一塊。（古文）零丁孤苦。

又 召客氏入宮。（古文） 逮奉聖朝。
又 宴門生於花下。（古文） 會桃李之芳園。
又 七十加三十。（古文） 老當益壯。
又 謹奏官鹽缺乏。（古文） 恭疏短引。
又 亂書。（古文） 倚疊如山。
又 要瞧絕色，日費萬金。（宋文） 望美人兮天一方。
又 誤到華胥夢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軿飄去無消息，淚灑春風幾百回。（西廂） 下燕的書信。
又 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西廂） 分明打箇照面。
又 隆儀一百五十金。（西廂） 禮三寶。
又 故謂之長男。（西廂） 指頭兒。
又 席散喫瓜子。（西廂） 會閒嗑牙。
又 尖站飯。（西廂） 一頓打。
又 露零花影在闌干。（西廂） 溼透了重重疊疊的淚。
又 馬上相逢。（西廂） 須臾對面。
又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西廂） 無非是遠水遙岑。
又 無鹽之面。（西廂） 臉兒是淡淡妝。
又 降將軍遺臭矣。（西廂） 斷頭香。
又 我固疑是老奴。（西廂） 必坎兒上溫存。
又 紅綃祕語指胸前。（西廂） 明月如圓鏡。
又 懶醫。（西廂） 常要躭擱人性命。
又 終三十里。（西廂） 已就一世前程。
又 有子萬事足。（西廂） 若能彀。
又 鴉片灰。（西廂） 也有些土氣息。
又 牆外接贓不說話。（西廂） 一箇這壁，一箇那壁，一遞一聲常吁氣。
又 臣扶病追之。（西廂） 疾忙趕上者。
又 拙作宜學空調。（西廂） 俺不如白練套頭。
又 穿破襪趕飛車。（西廂） 腳跟無綫如蓬轉。

又 老爺忘記了。（西廂） 小的提起來。
又 鼻上牽繩。（西廂） 帶齊梁。
又 老年起稟苦模糊。（西廂） 衰草悽迷。
又 何須眉眼傳情。語出西廂（西廂） 春山低翠，秋水凝眸都休。
又 亂點鴛鴦譜。（西廂） 喬坐衙。
又 小丑身邊玉。（西廂） 粉鼻倚瓊瑤。
又 若教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何只如此。（西廂） 濟不濟。
又 唱打槓子。（西廂） 一聲聲是衣寬帶鬆。
又 夜來新染桂枝香。（西廂） 休將蘭麝熏。
又 三終。（西廂） 畢罷了。
又 小姐掌戲。（西廂） 仕女班頭。
又 則將焉用彼相矣。（西廂） 自去扶持。
又 美髯。（三字經） 須講究。
又 子思曰。（三字經） 述聖言。
又 武后朝宰相。（千字文） 垂拱平章。
又 書達王戎。（千字文） 牋牒簡要。
又 常說母親宜補劑。（千字文） 虛堂習德。
又 張士誠喫飯處。（千字文） 白駒食場。
又 請王具禮拜之。（唐詩） 何時議築壇。
又 子龍大怒，營中不見一人。（唐詩） 雲氣生虛壁。
又 誰討冷債。（唐詩） 無人收廢帳。
又 幼受宮中教。（唐詩） 自小闕內訓。
又 夫人在上，卑人告別了。（唐詩） 漢下白登道。
又 巧結梅花絡。（唐詩） 打起黃鶯兒。
又 紅樓夢。（唐詩） 高枕石頭眠。
又 古樹平沙宋徙都。（唐詩） 木落雁南渡。
又 瘋子唱戲，尚未吹笛子。（唐詩） 狂歌五柳前。
又 東吳索荊州，劉皇叔惟有一哭。（唐詩） 還將兩行淚。
又 絳珠草酬神瑛侍者甘露之恩。（唐詩） 還將兩行淚。
又 妓女錯喫醋。（唐詩） 疑誤有新知。

又　與君今夜不須睡。（唐詩）聽鐘未眠客。
又　妾喜與妾豁拳。（唐詩）兩小不嫌猜。
又　仲子手跡敬謹藏之。（唐詩）文字魯恭留。
又　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唐詩）邀我至田家。
又　晬盤。（唐詩）欲得周郎顧。
又　夜來兄弟常相晤。（唐詩）晚見雁行頻。
又　載鮑魚以亂其臭。（唐詩）斯人不可聞。
又　到鍾家下榻。（唐詩）之子期宿來。
又　三尺微命。（唐詩）輕生一劍知。
又　小毛新帽。（唐詩）妾髮初覆額。
又　私做太監，又糊塗，又明白。（唐詩）陰陽割昏曉。
又　秦王乃除令。（唐詩）逐客無消息。
又　元章一品門。（唐詩）洞天石扉。
又　今乘輿已駕矣，敢請。（唐詩）問君何所之。
又　從此蕭郎是路人。（唐詩）海門深不見。
又　韓湘詩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唐詩）早知潮有信。
又　來函每欠通。（唐詩）寄書長不達。
又　一般久作乞憐客。（唐詩）同是長干人。
又　籌火狐鳴誰識其詐。（唐詩）勝事空自知。
又　授職雷曹。（唐詩）列缺霹靂。
又　湯未濃時土未熬。（唐詩）水淡淡兮生煙。
又　混報帳必要扣。（唐詩）花開堪折直須折。
又　衆小姐回家。（唐詩）千金散盡還復來。
又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唐詩）使我不得開心顏。
又　主人顛了，搶了喬二姑爺夜壺。（唐詩）東風不與周郎便。
又　智能對寶玉密訴相思。（唐詩）君向瀟湘我向秦。
又　獨自打鄉談。（唐詩）說與旁人渾不解。
又　董氏引繩束髮，使夫署之。（唐詩）說與旁人渾不解。
又　奏銷病假，到晚旋遞遺摺。（唐詩）表曰臣愈昧死上。
又　講孟子卷七，一言難畢。（唐詩）說盡心中無限事。
又　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語出聊齋（唐詩）萬里風煙接素秋。
又　聖歎失了六才，來拍宋家門。（唐詩）金閨西廂扣玉扃。
又　待嫁。（唐詩）等是有家歸未得。
又　織傳蘇蕙，歌弔楊妃。（唐詩）機中錦字論長恨。
又　刺投妓館，職列銓曹。（唐詩）名在教坊第一部。
又　羅扇撲流螢。（唐詩）輕紈細綺相追飛。
又　象棋一世稱好手。（唐詩）將軍得名三十載。
又　美人畫在無遮室。（唐詩）窈窕丹青牖戶空。
又　青春韋杜海棠花。（唐詩）少婦城南欲斷腸。
又　流水數灣，頗得倪迂筆意。（唐詩）清溪幾度到雲林。
又　無雙舊蹟誰能識，惟有蒼頭記得清。（唐詩）往事應須問塞鴻。
又　自以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唐詩）王孫善保千金軀。
又　孟德見呂伯奢，提壺背西而去。（唐詩）東門酤酒飲我曹。
又　銀杯羽化矣。（唐詩）海鷗何事更相疑。
又　漢軍四面皆楚歌。（唐詩）羽人稀少不在旁。
又　兵至東城止，有二十八騎。（唐詩）羽人稀少不在旁。
又　相公遲贖已無人。（唐詩）出師未捷身先死。
又　莫成哭了一夜。（唐詩）替人垂淚到天明。
又　但聞水面琴音而行蹤杳矣。（唐詩）河上仙翁去不回。
又　舉人就職知縣，遂將箸作摩崖。（唐詩）揀選撰刻留山阿。
又　摟著王四，無臉見人。（唐詩）猶抱琵琶半遮面。
又　壽堂所挂應用闊老官銜。（唐詩）始覺屏障生光輝。
又　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唐詩）千載琵琶作胡語。
又　石秀倒在酒樓，王寶川下了彩樓。（宋詩）三郎沈醉打毬回。
又　歲除門戶換新符。（宋詩）桃紅又是一年春。
又　又暇又忙。（宋詩）閒來無事不從容。

又 草帽邊作刮舌片。（宋詩） 茅簷長掃淨無苔。
又 王問之。（宋詩） 未會牽牛意若何。
又 少陵爲母點臙脂。（宋詩） 塗抹新紅上海棠。
又 活人打嚏。（詩品） 生者百歲。
又 洋取燈。（詩品） 妙造自然。
又 自秋胡膝跪婦人後。（詩品） 始輕黃金。
又 子胥贈劍。（古文目） 漁父辭。
又 代刊行述。（古文目） 梓人傳。
又 衙門調戲。（古文目） 伶官傳。
又 第一箇罵走了。（聊齋目） 頭滾。
又 湖目。（聊齋目） 荷花三娘子。封三娘。
又 別後付與誰。（聊齋目） 西湖主。
又 南宋以不戰爲貴。（聊齋目） 金和尚。
又 疑。（聊齋目） 曹操冢。
又 莫說我狂。（聊齋目） 顛道人。
又 圓桌不穩。（聊齋目） 席方平。
又 呼曹昭何以不作家音。（聊齋目） 胡大姑。
又 紅葉御溝流。（書名） 《韓詩外傳》。
又 賈家花園演樂。（書名） 《試律大觀》。

清・守拙老人《壺廬山館燈謎》 三三兩兩。易經一 九四。

又 畫船隔渡聽菱歌，話傳隔肚聽靈哥。易經一 言出乎身。
又 星。易經一 與日月合其明。
又 天。易經一 出乎日月之上。
又 丁。集易經二 先庚三日，後甲三日。
又 鐵冠圖。易經一 大明終始。
又 絳幘鷄人報曉籌。毛詩一 東方明矣。
又 老面皮。毛詩一 顏之厚矣。
又 一家皆係讀書人。毛詩一 則無膴士。宅無武士。
又 生兒須在少年時。禮記一 天子玉燕。添子欲早。
又 化三罪而辨五德。四書一 可離。口利。
又 擦靶。四書二 雖不中，不遠矣。
又 譔。四書一 巽與之言。
又 矢口。四書一 是知也。
又 由命。四書一 非人之所能爲也。
又 雨順風調。四書一 萬物育焉。
又 張公藝九世同居。四書一 一家讓。
又 中。書經一 格于上下。
又 五老四皓。集四書二 叟九人而已。
又 舀。集四書二 而與之言詔也。
又 官至太師。左傳一 無以加焉。
又 代報丁艱。左傳一 爲之請制。
又 三元。公羊一 歲之始也。
又 一。史記一 無土不王。
又 全色。山海經一 五采畢具。
又 鷄犬相聞。憲書一 鳴吠對。
又 杳。憲書一 土王用事。
又 白玉石。憲書三 三合成碧。
又 柳。憲書五 破開成卯木。
又 狐腋。唐詩一 斯人不可聞。
又 妙。唐詩一 纔可容顏十五餘。
又 監庫。晉文一 門雖設而常關。
又 封章。晉文一 臣密言。
又 吹糖人子。文評一 一氣呵成。
又 不求聞達於諸侯。六才一 顧影故隱。
又 穀雨已過思雨雨。六才一 筆下幽情。逼夏憂晴。
又 道府。六才一 大人家。
又 瓦舍。六才一 女孩兒家。
又 陳社。六才一 人有過。
又 新寡。六才一 乍孤眠。
又 四。六才一 一對對。

又　蠶室。　六才一　女孩兒家。

又　欒盈從晉侯自齊歸，戒飭守門人稽查家臣出入。　六才　拘束親娘。

又　六。　捲簾六才　下下高高。

又　飛來鳳。　聊目一　葉生。

又　鷗。　聊目一　鴻。

又　百花誰是冠。　聊目一　某甲。

又　楊堅。　童讀一　受周禪。

又　承重孫。　童讀一　嫡後嗣續。

又　斗牛未有二人臨。　童讀一　惟一經。

又　柳枝密密遮山谷。　童讀一　矩步引領。舉佈隱嶺。

又　臨池不愛韓歐柳。　童讀一　至四書。字嗜蕪。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還讀書屋謎稿》　七月流火。　易經　相見乎離。

又　曲肱軒。　易經　衍在中也。

又　約法三章。　書經　邦有常刑。

又　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　書經　海物惟錯。

又　與長孫無忌同心輔政。　書經　顯忠遂良。

又　子天民之先覺者也。　書經　我不以後人迷。

又　辛洩。　書經　宣重光。

又　上聞而嘆曰：『眞漢相矣。』　書經　專美有商。

又　昭其明也。　書經　達大家。

又　老婦不聞也。　書經　侯誰在矣。

又　褐石猶存。　書經　曷其沒矣。

又　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　書經　景行行止。

又　權輿。　四書　有德此有人。

又　爲子明，遲我十年作相。　四書　坐以待旦。

又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四書　子游對曰。

又　太甲。　四書　一介不以與人。

又　報至落霞一聯，乃瞿然曰：『此天才也。』　四書　聞文王作。

又　亦承上章。　詩經篇目　由庚。

又　比其反也。　詩　來從楚國遊。

又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詩　清風叨月無人管。

又　卜居。　禮記　舍於子夏氏。

又　此祭太王之詩。　禮記　樂由天作。

又　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左傳　狄應且憎。

又　御輪。　古文　未下車。

又　且往觀乎。　古文　過臨皋之下。

又　五月大。　古文　中夏之廣。

又　留金十五年，至是始還。　古文　皓首而歸。

又　鮮。　千字文　鱗潛羽翔。

又　管修。　百家姓　上官歐陽。

又　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百家姓　太叔申屠。

又　戰於鉅野。　志目　南威。

又　左右陳行。　志目　秦檜。

又　**《吟香館謎稿》**　四馬。　易經二句　因而重之。　二句

又　火坑。　易經　離上而坎下也。

又　誰補神仙尉。　易經　實受其福。

又　烈女不再嫁。　解鈴　易經　貞夫一者也。

又　收筆太直。　易經　作結繩。

又　日出而作。　易經　明不息也。

又　若用此理推，窮通兩無悶。　易經　樂天知命故不憂。

又　文無直筆必售之技。　易經　其言曲而中。

又　赤條條去。　易經　故受之以剝。

又　矢。　易經　其動也直。

又　瓜時而往。　易經　其行次且。

又　逝者如斯夫。　易經四句　三人行則損一人。　四句

又　木金火水土。　易經二句不連　逆數也。爲反生。

又　幼學大學　書經二句　或十年，或七八年。

又　加恩從優酌保。　書經　惠篤叙。

又 栩。書經 五聲八音。
又 釋箕子口。書經二句 無胥戕，無胥虐。
又 兩驂在手。書經 馭非其馬之正。
又 千里鶯啼綠映紅。書經 不邇聲色。
又 亥丑生人。四書 子之兄弟。
又 當今之世誰能不波。四書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又 挂瓢木上，風吹有聲弗去。四書 何許子之不憚煩。
又 壬癸水。四書 則是干澤也。
又 參差。四書 反於齊。
又 改騙爲駢。四子注 以避禍也。
又 文王宣王。四書 孔子兼之。四書
又 和之至也。四書 醫來。
又 滿漢履歷合璧。四書 屨大小同。
又 公。四書 爵一。
又 雨腳露腳。四書 天下之足同也。
又 癡頑老子。四書 而道自道也。
又 劇旁。四書 所以行之者三。
又 稱孤道寡。四書 無嚴諸侯。
又 嗚嗚。四書 皆雅言也。
又 能言終見棄。四書 說而罷之。
又 夷甫口不言錢。四書 王何必曰利。
又 星相。四子注 知天知人。四子注
又 人君之象。四書 天無二日。
又 貞孝女。四書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
又 孤鴻海上來。四書 賓不顧矣。
又 一人卜。四書 三分天下有其二。
又 旭。四書 羿善射。
又 王允緩誅董卓。四書 布在方策。
又 璞玉渾金。四書 譬如爲山。
又 翔而後集。四書 其次辟色。
又 胭。四書二句 人雖欲自絕。二句
又 守錢虜。四書 雖欲勿用。
又 晚歲迫愉生。四書 老而不死是爲賊。
又 子曰與之庾。四書 非求益者也。
又 批卻導窾。四書 連得閒矣。
又 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四書 視不勝猶勝也。
又 東飛伯勞西飛燕。四書 習相遠也。
又 吟就一篇難再續。四書 緩其二。
又 三人行則損一人。四書 仁不可爲衆也。
又 合左師改命。四書 亦曰君夫人。
又 窮通順冥數。四書 居易以俟命。
又 居東海之濱。四書 其次辟地。
又 加官進祿。四書 新穀既升。
又 左右軍興。四書 廢中權。
又 呼母爲嬢。四書 子誠齊人也。
又 秀才康了。四書 樂則生矣。
又 聲兼唇舌齒牙喉。詩經 出言有章。詩經
又 長生沐浴。詩經 逝不以濯。
又 竿頭進步。詩經 君子攸躋。
又 我無是也。詩經 予豈不知而作。
又 知風之自。詩經 防有鵲巢。
又 宮。詩經 降而生商。
又 貳軍。詩經二句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又 當與夢時同。詩經 有覺其楹。
又 如來淨土樹紅蕉。詩經 西方美人。
又 厲王怒監謗。詩經 云胡不喜。
又 楚。詩經一句 于以求之，于□之下。
又 昌。詩經 見晛日消。
又 鄰詣門認之，萌不與爭。詩經 乃造其曹，執豕於牢。詩經
又 一個憔悴潘郎鬢有絲，一個韋娘不似舊時。詩經 君子偕老。

又　『書懷』七月門常杜，聽香讀畫時。情深紅豆粒，春暗綠楊絲。方朔妻云易，逋仙子自隨。歸家惟蜨夢，一變正言詩。無逸居士率成彙。　詩經共十句　『我心寫兮』相在爾室。有聞無聲。反是不思。有菀者柳。出其東門。有鶴在林。來嫁于周。式勿從謂。勞人草草。

又　煙。　詩經　上天同雲。

又　朔晦。　詩經　東方未明。

又　如轉雙車輪。　詩經　其葉蓬蓬。

又　桐葉分封。　詩經二句分見　不敢戲談侯。文王孫子。

又　藥案。　詩經　定之方中。

又　地下鸞聲。　詩經　噦噦其冥。

又　大撓作甲子。　禮記　用日之始也。　禮記

又　曳白者擬刖。　禮記　無文不行。

又　舍人除吏部。　禮記　天。　禮記

又　戲參。　左傳　從臺上彈人。　左傳

又　侯位。　左傳　在公之右。

又　十八公。　左傳　三合大夫。

又　惟正之供。　左傳　弗納於邪。　左傳

又　秦晉聯姻。　左傳　耦國。

又　有心話舊無意餞行。　左傳　數典而忘其祖。

又　『面別』　驪歌一唱灞陵橋，留別關山萬遙。玉笛吹成楊柳怨，花朝離緒自迢迢。不解人擬草　詩品共六句　『握手已違』　詩品　柳陰路曲。要路愈遠。聲之於羌。如見道心。與率爲期。

又　滅。　詩品　不著一字。　詩品

又　車載。　詩品　采采流水。

又　黃大癡出行忘返。　唐詩　游子久不至。　唐詩

又　鬼作筵。　唐詩　故人具雞黍。

又　提鎮書寫年貌。　唐詩　將軍下筆開生面。

又　伯鸞自可慕。　唐詩　吾愛孟夫子。

又　奏得甘霖以少報多。　唐詩　疏雨過中條。

又　一封書到便興師。　唐詩　白馬故人來。　唐詩

又　交情愈密。　唐詩　多病故人疏。

又　何如銷金帳中。　唐詩　美酒一杯聲一曲。

又　父。　唐詩　文成破體書在紙。

又　阿嬌暗泣有誰知。　唐詩　金屋無人見淚痕。

又　欽命題。　唐詩　自君之出矣。

又　明光于上下。　唐詩　雙懸日□照乾坤。　唐詩

又　水複山重。　六才　下下高高。　六才

又　江淮草木弗知名。　六才　道不及萬福先生。

又　鴻鯉。　六才　顛倒瞞着魚雁。

又　恆泰。　六才　倒有个天長地久。

又　破鏡重圓。　六才　分明互證。

又　愧我拙詞草率。　六才　對別人巧語花言。

又　獨不怕。　六才　天生是敢。　六才

又　兩壻一心爭玉貌。　六才　惡搶白。

又　君子之道，或默或語。　六才二句　一个悄悄冥冥。　二句

又　予一以貫之。　六才　我將雁字排連。

又　雖善不賞，雖惡不罰。　六才　有心爭似無心好。

又　隔牆兒酬和。　六才二句半　一個這壁至一遞一聲。

又　翡翠鴛鴦但自成。　六才　眼看着衾兒枕兒。　六才

又　子凹問明。　六才二句　貌堂堂，聲朗朗。

又　無風無雨。　六才　待颺下。

又　再和楊花韻。　六才　絮絮答答。

又　緘默而出。　六才　縫了口的撮合山。

又　六品七品封妻。　六才　整整。

又　嫦娥罷弈。　六才　圍住廣寒宮。　六才

又　送。　六才　一聲去也。

又　歲歲觀君王。　六才　見了萬千。

又　彈出陽臺夢。　六才　撥雨撩雲。

又　共登青雲梯。　六才　你也趕我也趕。

又　馬惜障泥。　六才　濟不濟。

又 言可復也，言可復也。 六才 說哥哥。 六才
又 天閹。 六才 本宮。
又 伯禽受撻奮勉。 六才 三楚精神。
又 光頭光頭。 六才 彫了僧帽。
又 懸魚。 六才 倒是一緘書。
又 申申如也。 六才 猶有相並並。 六才
又 禽匹禽匹。 六才 又顛倒寫鴛鴦二字。
又 桂影。 六才二句 花有陰，月有陰。
又 三顧。 六才 傾國傾城。
又 點睛人。 六才 飛去半天。
又 去來怨如何。 六才 問你個會少離多。
又 何足算也。 六才 數著他腳步兒行。 六才
又 多吉祥語。 千字文 虛堂習聽。 千字文
又 鼻。 三字經 人之初。 三字經
又 恆律夏職秩。 三字經 此五常。
又 『集禊』 日暮天生月，幽情自可陳。崇山斯世少，曲水此時春。終歲懷同契，爲賢得故人。管絃觴咏樂，一一豈無因。嶺外今之寄者妄作 志目十句 『王蘭』夜明。李伯言。仙人島。河間生。竹青。酒友。戲術。果報二則。 石清虛。
又 白衣不朽。 志目 三仙。 志目
又 子固精神老坡氣。 志目 鞏仙。
又 瓊琚瓊瑤。 志目 果報二則。
又 嚴子陵妻。 志目二句 梅女。神女。
又 誦南華一字不遺。 志目 綠衣女。
又 《存吾真齋謎稿》 漢元帝漢哀帝。 易經 而成位乎其中矣。
又 新豐老人。 易經 折其右肱。
又 西廂。 易經 兼三才而兩之。
又 羽毛未豐滿。 易經 翩翩不富。
又 虎渡河。 易經 風行水上。
又 攘雞請損。 易經 爲刀爲盜。
又 欲有謀焉則就之。 書經 王來自商。
又 其庶乎屢空。 書經 宵中星虛。
又 越國大夫曾貨殖，孔門弟子亦生涯。 書經 自古商人。
又 如父子何。 書經 奉先思孝。
又 御碑亭。 書經 雖休勿休。
又 室人交徧謫我。 書經 獨夫受。
又 否。 書經 在後之侗。
又 恭帝侑。 書經 在後之侗。
又 子路聞之喜。 四書 以告者過也。
又 奚十一。 四書 如之何其微也。
又 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四書 不肖者不及也。
又 臨下有赫。 四書 顧其色赧赧然。
又 窺浴。 四書 人見其濯濯也。
又 象喜亦喜。 四書 驩虞如也。
又 同聲相應。 四書 公曰諾。
又 帝乙及后欲立啓爲厂子，太史據法爭之。 四書 與其弟辛。
又 倚樓。 詩經 既登乃依。
又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詩經 辟言不信。
又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 詩經 東方未明。
又 多多。 詩經 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又 盟兄弟。 詩經 如壎如篪。
又 獲止弗去曰公天威也。 詩經 縱我不往。
又 漁父。 詩經 之子于釣。
又 喫軟不喫硬。 詩經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
又 磕響頭。 禮記 叩之有聲。
又 西南得朋。 禮記 故人以爲奧也。
又 鯀。 禮記 夏后氏之尊也。
又 拾金。 禮記 取財於地。
又 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 禮記二句分見 盛德在火。盛德在水。

又 十千維耦。 左傳 萬者二人。

又 三四。 左傳 兩於前伍於後。

又 鵲橋密誓。 左傳 同盟于戲。

又 留此恐彰君過。 左傳 於是乎去表之藁。

又 澹香齋尚絅堂。 詩品 左右修竹。

又 矯詔滅賊。 唐詩 不必問君平。

又 玉門關。 唐詩 金殿鎖鴛鴦。

又 亞。 六才 一雙跨鳳乘鸞客。

又 未見言色而言。 六才 塗抹了倚翠偎紅話。

又 有牽牛而過堂下者。 六才 特來晃。

又 童猛。 六才 年紀小志氣剛。

又 百年曰期頤。 古文 老當益壯。

又 潘必正偸詩。 古文 窺陳編以盜竊。

又 浣花溪。 志目 妾擊賊。

又 《知非齋謎稿》 種田不納糧。 易經 其于地也爲黑。

又 不塞不流。 書經 導河積石。

又 年終清帳。 四子注一 此一節總結上兩節。

又 欲納專房妾，紅鸞未照臨。 書經 宵中星虛。

又 九重春色醉仙桃。 詩經二句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又 日影分明落遠山。 詩經二句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又 乘乾。 詩經 上天之載。

又 廬陵王卽位。 左傳 則天子當陽。

又 寺。 四子 己欲立而立人。

又 牧童遙指杏花村。 四書 遠之則有望。

又 讎由。 四書 子路不對。

又 市價不貳。 四書 無貴賤一也。

又 背上圓光時隱現，愧無慧眼辨難眞。 四書二句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又 生員亦學翰林稱謂。 四子注二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又 提筆磨墨。 詩經 左旋右抽。

又 雨辰。 左傳二句 震之離，亦離之震。

又 乍。 唐詩 昨日之日不可留。

又 遂眞姜氏于城潁。 六才 拘束親娘。

又 相看兩不厭。 六才 眉眼傳情未于時。

又 疏懶貧寒老塾師。 六才 閒窮究。

又 爲甚忍留仙掌迹，似妨蓮蕚後來高。 六才 恨壓三峯華嶽低。

又 頹垣。 六才 輭癱作一垛。

又 珠粒晶瑩草際浮。 六才 露滴花稍。

又 兩个兒童捉柳花。 六才 對面搶白。

又 庶子。 六才 半霎兒。

又 此之謂絜矩之道。 六才 恰方言。

又 五行山壓住石猴。 六才 如翻掌。

又 相思事一筆勾。 六才 塗抹了倚翠偎紅話。

又 挑燈着色繪金烏。 六才 日夜圖之。

又 寒梅老榦傍華闌。 六才 女字邊干。

又 市聲聽得覺清閒。 六才 鬧中取靜。

又 作團柳絮胃松梢。 六才 恁般綿裏鍼。

又 《澹如菊室謎稿》 鄉會末場次藝。 易經 二篇之策。

又 孝宗十二年改元。 易經 乾道乃革。

又 虞允文極諫和議棄地之害。 易經 其利斷金。

又 範我馳驅。 易經 爲良馬。

又 請帝託言天書降行封禪。 書經 惟臣欽若。

又 素頸當筵唱秀香，家在桃花徑控腔。 書經合拍二句 歌永言，聲依永。

又 故有郎之師。 四書 忽焉在後。

又 有吾與點也氣象。 四書 由周而來。

又 嘗乘白驢，日行數萬里。 四書 行必果。

又 有錢乃爲畫計。 四書 布在方策。

又 潘岳滿車而歸。 四書 行必果。

又 亡一鏡矣。 四書 無徵。

又 澶淵之役能使敵人降服者，以萊公未貶去也。 四書 寇退則反。

又 子張務外。 四書 在好爲人師。

又 酷肖宋景蕭。 四書 望之儼然。

又 笑呼新壻爲碧鸛雀。 四書 鄙夫寬。

又 后夢鸚鵡兩翼皆折。 四子脫靴 則天子不召。

又 王績食俸。 四子注 無功而受祿。

又 爾貌不揚。 詩經捲簾 美無度。

又 豈有他哉。 詩經 惟子之故。

又 人交久則敬衰。 詩經 不如友生。

又 賈充子甫過晬盤。 詩經 周餘黎民。

又 夏禮有文足徵。 詩經 言采其杞。

又 燕子樓空佳人何在。 詩經 不見復關。

又 小飲酩酊午後方醒。 詩經 其未醉止。

又 鶴守花。 詩經 其子在梅。

又 花休與恨。 詩經 無言不讐。

又 秦改周井田之制甚速。 詩經 廢徹不遲。

又 廈成相賀。 詩經 以燕樂嘉賓之心。

又 到任三個月。 禮記 九十日有秩。

又 遷固治績。 禮記 班馬政。

又 秦晉聯姻。 禮記三字 定親疏。

又 親筆作函送與韓遂。 禮記 操書致。

又 班史內才遜於龍門。 左宣 不及馬腹。

又 液池柳影最分明。 唐七 中有一人字太眞。

又 願聞其指。 六才 聽說罷。

又 梁園郡守刮地剝民。 六才 折開封皮。

又 明朝諫書與九齡同一可畏者。 六才 休辭憚。

又 相師。 六才 貌堂堂。

又 《玩物適情軒謎稿》 孤陋。 易經 離羣醜也。

又 四字三十一點。 易經 地八天九。

又 一身兼作僕。 書經 用人惟己。

又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書經 牛一。

又 無法無禮。 書經 奈何不敬。

又 偏陂反側。 書經 肆不正。

又 棄甲曳兵而走。 書經 不克畏死。

又 衛太子殺渾良夫。 書經 三細不宥。

又 所過者化。 四書 至道不凝焉。

又 令尹子文紓楚難。 四書 家必自毀。

又 曹子建才得八斗。 四書 三分天下有其二。

又 催請。 四書 又從而招之。

又 悼夫人。 四書 七年之內。

又 胡質廉潔惟恐人知，威不如也。 詩經 子之清揚。

又 移孝作忠。 禮記 子愛一人焉。

又 命上條陳。 禮記 要其節奏。

又 翔而後集。 左傳 捲簾 下展禽。

又 細草芊綿畫不如。 左傳 蔓難圖也。

又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左傳 若猶未也。

又 巫臣對子反論夏姬之惡，實自喜之也。 左傳 貪愛不祥。

又 綺閣半窗迎夕照，華庭叢樹避秋風。 詩 畫樓西畔桂堂東。

又 屬意崔家呈秀妾，爲他文義尚粗知。 詩 心有靈犀一點通。

又 落花時節又逢君。 詩 還作江南會。

又 十分春意都銷盡。 詩 一寸相思一寸灰。

又 柱。 詩 來往不逢人。

又 婚嫁不愆期。 六才 有限姻緣。

又 蒼鷹息羽。 六才 都休。

又 稻香時節近秋分。 六才 玉粳白露。

又 寒食禁火。 六才 空餘楊柳煙。

又 美而有勇力。 六才 好模好樣忒莽戇。

又 十千維耦。 六才 方兒一對兒。

又 絲竹雙聲奏，文章兩句成。六才　吹彈得破。
又 賤丈夫左右望。六才　廝顧盼。
又《海棠龕謎稿》西子蒙不潔。易經　施未光也。
又 科場例禁槍冒頂替。易經　中以自考也。
又 如君。易經　絕類上也。
又 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易經脫靴　困而不失其所亨。
又 責妾以儆妻。易經　小懲而大戒。
又 堪輿先生。易經目錄　地水師。
又 娘子誇才郎。書經　能官人。
又 大節堪誇。書經　不矜細行。
又 道笏殿階叩頭流血。書經　顯忠遂良。
又 常以劍左右沛公。書經　保邦于未危。
又 日入而息。書經　不昏作勞。
又 窮思。書經　不寬綽厥心。
又 浴池。書經　于湯有光。
又 一度一淒然。書經　曲酸。
又 見妻舍怒便心驚。書經　內作色荒。
又 無花果。書經捲簾　實繁有徒。
又 懸魚梁間。書經　腥聞在上。
又 進貢。書經捲簾　用上敬下。
又 無敵原推娘子軍。四書　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
又 側室自矜生有後。四書　夫子未出於正也。
又 信以成之。四書　不失人亦不失言。
又 迴避。四書二句　封之也，或曰放焉。
又 飽則去矣。四書　行必果。
又 罷宦官執政。四書　廢中權。
又 有夫婦。四書　不患寡。
又 莽大夫。四書二句　可有有勇，且知方也。
又 休妻。四書　其良人出。
又 問平原孟嘗優劣。四書　質勝文。
又 秋闈都有掄元想。四書　皆舉首而望之。
又 微詞盡人難解。四書二句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又 揮毫未竟興偏闌。四書　半塗而廢。
又 舊憲書。四書捲簾　歷年多。
又 分明是你過犯。四書　於予與何誅。
又 閫教。四書　夫有所受之也。
又 御史放觀察。四書　合內外之道也。
又 甘酒嗜音。四書　樂宴樂。
又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四書　苟合矣。
又 晏殊自請他題。四書二句　吾不試，故藝。
又 三軍並進，砍陣如飛。四書　齊戰疾。
又 杜母祠致祭。四書二句　詩亡，然後春秋。
又 其降未可信也。四書　不逆詐。
又 焉哉乎也。四書　失之者鮮矣。
又 口中念念有辭。四書二句分見　法語之言。不可得而聞也。
又 行醫。四書　遊必有方。
又 如火燎原，不可嚮邇。四書　儼然人望而畏之。
又 所著有丹淵集四十卷。四書捲簾　書同文。
又 夜半挑燈共婦談。四書　夫子時然後言。
又 反已知非。四書　我無是也。
又 孝直若在，必可制主上東征也。四書二句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
又 這兩箇東西非本地所出。四書　施施從外來。
又 憤然別去。四書捲簾　出辭氣。
又 一榜盡賜及第。四書脫靴　發而皆中節。
又 副榜。四書　舉相似也。
又 獸醫。四書　人病不多耳。
又 竇氏書癡。四書脫靴　威武不能屈。
又 金烏西墜。四書　日知其所亡。

又 藥後汗涔涔下。 四書 必表而出之。
又 浮誇。 四書粉底 雖賞之不竊。
又 如火之燎於原。 四書 若大路然。
又 盍歸乎。 四書 遙對 比其反也。
又 聞道新荷初出水。 四書二句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又 但將冷眼觀螃蟹。 四書 則見其倚於衡也。
又 食以草具。 四書 是簡驩也。
又 孟嘗君高賴馮驩。 四書 爲營窟。
又 援例得官。 四書 捐階。
又 結繩記事。 四書 玩索而有得焉。
又 春闈得意。 四書 舉欣欣然有喜。
又 伯牙感而碎琴。 詩經 期逝至至。
又 願聞已過。 詩經 許人尤之。
又 於我獨何薄。 詩經 俾爾單厚。
又 五穀不分。 詩經 稼穡匪解。
又 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 詩經 靡神不舉。
又 正面著想。 詩經 反是不思。
又 寵秦國之政。 詩經 落帽 或王事鞅掌。
又 箭在弦上。 詩經 發彼有的。
又 樓修百尺待元龍。 詩經 築之登登。
又 于卿甚事。 詩經 我求爲何。
又 子孫。 詩經 我生之後。
又 非夫也。 詩經 乃生男子。
又 桃花依舊笑春風。 詩經 巷無居人。
又 我丈夫也。 詩經 無曰予予子。
又 髮指。 禮記 其氣發揚於上。
又 受用。 禮記 不辭費。
又 西席不延相識客。 禮記 生於我平館。
又 無上下之交也。 禮記 天地不通。
又 側身遠害。 左傳 庶免於難。
又 仕宋爲臨海王參軍。 左傳 昭舊職也。
又 不二色。 左傳 若琴瑟之專一。
又 不堪持贈。 詩品 如將白雲。
又 詞曲概從舍旃。 詩品 取語甚直。
又 囑咐詩人子細吟。 詩品捲簾 落花無言。
又 日暮雁行疏。 古文二句 夕陽在山，人影散亂。
又 曰。 唐詩 明月來相照。
又 夸父祠。 憲時 逐日人神所在。
又 逛廟。 憲時 日遊神所在之方。
又 天命作書生。 唐詩 繕性何由熟。
又 王環應抱憾。 唐詩 自恨身輕不如燕。
又 柳傍池塘倒影明。 唐詩 中有一人字太眞。
又 第一青樓適賈家。 唐詩 老大嫁作商人婦。
又 看山看水步遲遲。 六才 登臨又不快。
又 下來閒處從容立。 六才 畢罷了牽挂。
又 難兄難弟。 六才 方是一對兒。
又 良久。 六才 須臾對面。
又 得識方千。 六才 見了萬千。
又 信亡去。 六才 何必苦追求。
又 訛言離情總未眞。 六才 對別人巧語花言。
又 誰騎白馬來。 六才 他見黃鶯作對。
又 燈光。 六才 無夜無明。
又 得見一錢亦可解饞。 六才 看箇十分飽。
又 官員不令更調。 六才 由他一任。
又 一箇歡然，兩箇快然。 六才 暢懊惱。
又 虛懷。 六才 沒揣的。
又 誰知狎優客，竟沒兒女情。 六才 斗起英雄膽。
又 俗學。 蒙經 文中子。
又 結廬在人境。 蒙經捲簾 居上世。
又《友三書屋謎稿》 辟張季鷹爲大司馬。 書經篇目 冏命。

又 色戒。 爾雅 容謂之防。
又 三度梅。 爾雅 再成英。
又 剪綵爲花。 詩品 著手成春。
又 識曲聽其眞。 千字文 聆音察理。
又 爵一齒。 志目 鴉頭。

曲牌謎分部

清・費源《玉荷隱語》卷三

玉人何處教吹簫。 詞調名



又 設酒殺雞作食。 詞調名



又 季布。 曲調名



又 佳期。 詞調名



又 火燒赤壁。 詞調名



又 終夜不寢。 曲調名



又 滑。 曲調名



又 子慟矣。 曲調名



又 聞鈴。 詞調名



又 火牛。 曲調名



又 小滿。 詞調名



又《群珠集》卷二 衛長君子。 曲調名 青哥兒。
又 隋宮剪綵。 詞名 花非花。
又 封熊繹於楚。 詞名 南鄉子。
清・唐景崧《謎拾》卷下 掠削雲鬟旋妝束。 （詞牌） 念奴嬌。
又 衝繁疲難。 （詞牌） 四字令。
又 王家營對面官鹽。 （詞牌） 清江引。
又 妻妾稱弟子。 （詞牌） 大拜門。小拜門。
又 京中驟雪。 （詞牌） 忽都白。
又 七品前後補子。 （詞牌） 雙鸂鶒。
又 謎棚。 （詞牌） 挂打鐙。
又 杖頭錢。 （詞牌） 挂搭沽。

又 愛蓮 （詞牌） 惜紅衣。
又 莫走川莫走廣。 （詞牌） 老少年。
又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戲目 三怕。
又 騎上獅子。 戲目 下河東。
又 關艸。 戲目 飛义陣。
又 羅隱父。 戲目 江東橋。
又 掌美人觜。 戲目 打櫻桃。
又 馬謖決不從王平之計。 戲目 定軍山。
又 簫。 戲目 無底洞。
又 長笛一聲人倚處。 戲目 趙家樓。
又 吾意獨憐才。 戲目 殺惜。
又 珠柱無琴郤憶書。 戲目 玉杯記。
又 趙家門。 戲目 天水關。
又 畫月中樹影。 戲目 桂枝寫狀。
又 青梅煮酒。 戲目 英雄會。
又 以台爲口實。 戲目 刺湯。
又 劉袞。 戲目 斬黃袍。
又 穀洛之異。 戲目 水鬬。
又 圓圓傳。 戲目 雙鈴記。
又 菊遲。 戲目 黃花閣。
又 牌九坐北推莊。 戲目 南天門。
又 袖頭黃。 戲目 馬蹺金。
又 畫紙爲局。 戲目 打棋盤。
清・唐毅齋《聽雪書屋廋詞》 用脫桎梏。 戲 捉放。
又 不貳卜。 戲 獨占。
又 喬木。 戲 斷橋。
又 落日氣清。 調目 暗香。
又 燈殘月滿窗。 調目 花自落。疏影。
又 垂楊碧。 調目 柳稍青。
又 秦氏道天機不可漏洩。 調目 好事近。

又 落日氣清。 調目 湘月。
清・守拙老人《壺廬山館燈謎》 鉴 崑目三 下山。寫本。合鉢。
又 三顧。 崑目一 謁師。
又 老生。 崑目一 不第。
又 字。 崑目一 吃茶。
又 仔。 崑目三 撇子。上山。合仙。
又 〇 崑目一 審頭。
又 及時雨。 崑目一 盜甲。
又 暮入細柳。 詞牌一 歸來日。
又 李龜年。 詞牌一 霓裳中序第一。
清・唐運溥《謎學》 百花宴客。 戲目 羣英會。
又 明知與彩雲勾搭。 （詞牌） 解連環。
又 光頭小子。 （詞牌） 禿廝兒。
又 火巖。 戲目 無底洞。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海棠龕謎稿》 他並頭效綢繆，倒鳳顛鸞百事有。 詞牌 紅窗聽。
又 同來翫月人何在。 詞牌一 憶舊遊。
又 萬紫千紅總是春。 詞牌一 東風齊着力。
又 天喪予，天喪予。 曲牌名一 泣顏回。
又 謝玄。 曲牌一 安公子。
又 影戲。 曲牌一 燈下見。
又 清波盪畫橈。 曲牌一 川撥棹。
又 崑腔。 曲牌一 大曲名。
又 燭煤。 詞牌一 花非花。
又 入泮。 詞牌一 脫布衫。
又 **《友三書屋謎稿》** 王濬樓船下益州。 詞牌 收江南。
又 佛印寄東坡長歌一篇。 曲牌 字字雙。
又 **《存吾真齋謎稿》** 餘悉除去秦法，民大悅。 曲牌 快活三。
又 叔不以爲怯，知仲有老母也。 戲目 戰北原。
又 **《知非齋謎稿》** 畫開明鏡成雙彩，夢到生花恰二分。 戲目 二

日月圖。春秋筆。

又　五美對觀蓉鏡裏，多才同試禮闈中。　戲目二　十面。羣英會。

又　鬢雲似覺珠鈿少，眉月還添脂粉濃。　戲目二　遺翠花。紅桃山。

又　頭銜已賀珍奇品，腰珮還誇鏤刻工。　戲目二　慶頂珠。玉玲瓏。

又　我竭力耕田。　戲目　丑表功。

又《海棠龕謎稿》　班荆。　戲目　戲妻。

韻目謎分部

清・唐毅齋《聽雪書屋廋詞》　以望復關。　韻目　十五合。

又　三奇。　韻目　十八巧。十五刪。

又　二官。　韻目　十五刪。十三職。

又　畛。　韻目　十一軫。

又　一。　韻目　五尾。

又　六。　韻目　仝上。

又　川。　廣韻目　三用。

又　艾艾。　韻目　十五合。

又　今有人以魚易米，不知魚米之數，亦不知加錢若干，但云魚每條價錢九百，米每升價錢三吊一百六，問魚數、米數及加錢幾何。　韻目　五尾。十五合。十二文。

又　夜晚二點鐘。　韻目　五未。

清・守拙老人《壺廬山館燈謎》　八百錢一石。　韻目二　十二文。十五合。

又　曩日尚須人代選。　韻目四　支紙。寘質。茲子。自擇。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吟香館謎稿》　伐木之詩，當在南山有臺前頁。　韻目　十一眞。　韻目

又　蜮。　韻目　八齊。

姓名謎分部

漢・袁康、吳平《越絕書》卷一五　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此董卓字也。青青，暴盛之貌。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六《詩謎》　或傳得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詩人名也。或以爲王丞相所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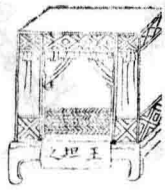
又《古人名》　我娘姊妹五十雙。徐夷　我爹兄弟一般長。叔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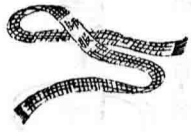
新筍出林如舊竹。比平　綠楊堤畔紫蘭香。柳下惠

明・馮夢龍《廣笑府》附録《姓名爲謎》　宋儒爲謎曰：『長空雪霽見虹霓，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持玉簡，秀才心厭着麤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曰：『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又曰：『佳人佯索扶，露出胸前玉雪膚。走入綉幃尋不見，任他風颶捲江湖。』謂賈島、李白、羅隱、潘閬也。

清・費源《玉荷隱語》卷二

郡馬。　古人名　　又　心喪三年。　古人名





又 泰伯。 古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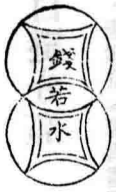
又 嵩壽。 古人名



又 猴。 古人名



又 國寶流通。 古人名



又 經魁。 古人名



又 剪桐戲弟。 古人名

又 鼠。 古人名



又 阿房。 古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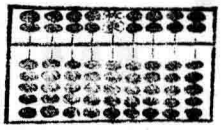


又 辨三豕。 古人名



又 算珠。 古人名





又 餽五十鎰而受。 古人名



又 沛國郡。 古人名



又 王不留行。 古人名



又 沂。 古人名



又《玉荷隱語》卷三 蕙。 美人名



又 芭蕉扇。 美人名



又 中常侍冠。 美人名



又 天罡數。 古人名



又《羣珠集》卷二 春寒賜浴華清池。 古人名 溫太眞。

又 鳥覆翼之。 古人名 來護兒。

又 嚴顏。 古人名 張釋之。

又 圉人牧人。 古人名 司馬牛。

又 首夏猶清和。 古人名 宛春。

又 淮陰侯傳。 古人名 紀信。

又 得太公陰符之謀。 古人名 秦觀。

又 虎賁脫劍。古人名 畢戰。
又 塗山玉帛。古人名 貢禹。
又 日月無私照。古人名 公明高。
又 河鯉登龍門。古人名 游騰。
又 無欲速。古人名 徐達。
又 先生其有遺行與。古人名 傅瑕。
又 年年二三月。古人名 常遇春。
又 瞻望兄兮。古人名 顧況。
又 請三刻而踰之。古人名 遲任。
又 勿藥有喜。古人名 霍去病。
又 齊國之士。古人名 姜才。
又 歸去來兮。古人名 陶回。
又 道許行之言。古人名 陳代。
又 浮家泛宅。古人名 張載。
又 納甲。古人名 支遁。
又 奉公子糾。古人名 仲忽。
又 載祀六百。古人名 卜商。
又 還定三秦。古人名 劉基。
又 太康。古人名 祖禹。
又 從門間而窺其夫。古人名 張良。
又 明河在天。古人名 高澄。
又 盡東其畝。古人名 田橫。
又 用矛入齊師。古人名 冉猛。
又 三千人爲一大朋。古人名 周黨。
又 齊風。古人名 姜詩。
又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古人名 許由。
又 午。古人名 駒支。
又 陰符經。古人名 呂公著。
又 魯孫來止。古人名 太公望。
又 衲衣。古人名 寺人披。

又 四國皆有分。古人名 康與之。
又 諸大夫皆曰賢。古人名 滿朝薦。
又 太甲顚覆，湯之典刑。古人名 長孫無忌。
又 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古人名 鄭安平。
又 隧。古人名 王章。
又 朋友之交也。古人名 第五倫。
又 門。二古人名 文在中。成閔。
又 禾。二古人名 有子。成季。
又 瘋。二古人名 棄疾。成風。
又 騶。二古人名 要離。馬成。
又 咀。二古人名 無且。田单。
又 貓兒眼。美人名 綠珠。
又 七擒孟獲。美人名 南之威。
又 人約黃昏後。美人名 夜來。
又 觀其眸子。美人名 盼盼。
清・唐毅齋《聽雪書屋廋詞》 遼多仕宦。百家姓 廣祿闕東。
又 興曰盍歸乎來。百家姓 聞人東方。
又 松子。古人 大夫種。
又 紫荷車。古人 子囊。
又 絕似司馬長卿。古人 公明儀。
又 黑矮宋江。古人 仝上。
又 公孫。古人 儲子。
又 趙獲。古人 孟子。
又 弔於滕而還。古人 孟子反。
又 放鶴。古人 子張。
又 子弟。古人 孫叔。
又 西女。古人 要離。
又 了。古人 子上。子尾。
又 鶴。古人 子禽。
又 小蠻腰。古人 柳若。

又 世醫。古人 大夫種。
又 鷹元。古人 英布。
又 信斯言也。古人 韓說。
又 六。古人 陸通。
又 期。優人 百歲。
又 六七作。優人 四十。二立。
又 再三謙讓。古人 陸遜。
又 大蝎。名 長萬。
又 女嬌。美人 夏姬。
又 仙禽。石人 佩鳳。
又 夫子之謂也。古人 傅說。
又 祖己。古人 子反。
又 竹露。美人 綠珠。
又 宋禪位於齊。古人 蕭讓。
又 虎頭鉤。古人 王灣。
又 一月中更得夜半爲十五日。石人 嫣紅。
又 維虺維蛇。古人 姚信。
又 筮占豫稱意。古人 破鏡 卓恕。
又 今朝今晚又離別。是月也日夜分。
又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古人 孔鮮。子奇。
又 舌戰羣儒。泊人 易 孔明。言相克也。
又 一局黑全輸。泊人 白勝。
又 副指揮。石人 芳官。
又 子正。石人 平兒。
又 一點胭脂。石人 小紅。
又 借問酒家何處有。石人 探春。
又 正月柳稊。石人 元春。翠縷。
又 垂楊碧。石人 翠縷。
又 福晉。石人 王夫人。

清・唐景崧《謎拾》卷下 擊掌罵女。紅樓人 尤三姐。

又 妾報喜。紅樓人 小鵲。
又 衣蘆而起。紅樓人 冷子興。
又 非干張生小姐之過，乃夫人之過也。語出西廂。紅樓人 尤老娘。
又 雅頌各得其所。古人卷簾 樂正子。
又 油稅。古人 滑釐。
又 百花開遍。古人 放齊。
又 知縣家奴。古人 百里奚。
又 太子羽翼已成。古人 東宮得臣。
又 關門閉戶掩柴扉。古人 連稱 闔廬。
又 賣藝不用刀槍。古人 鬻拳。
又 大兔。古人 孟明視。
又 大鼓書。古人 田文。
又 這四句詩不是這般解，又怎解。語出西廂 古人 崔信明。
又 避人唱戲。古人 祕演。
又 圍住廣寒宮。古女 包明月。
又 銀殿。古女 白金鑾。
又 陵提步卒五千。古女 李師師。

清・守拙老人《壺廬山館燈謎》 魏武帝。（四書人一） 子文。

又 聖嬰大王。泊號一 鐵扇子。
又 女中三絕。水泊人一 孫二娘。
又 布。憲書二 三姓。
又 臥龍崗。姓四 諸葛。武。侯。家。
又 興。元人一 拜住。
又 文姬歸漢。三國人一 曹德。
又 陣。水泊人一 陳達。
又 以寡勝衆。紅樓人一 智能。
又 帝江。泊人號一 沒面目。
又 鳳凰麒麟在郊藪。紅樓人一 雙瑞。
又 鐵扇子。善才 元人一 觀音奴。
又 善才。泊人號 鐵扇子。

又　口。宋人一　呂端。
又　齊君。漢人一　孟嘗。
又　近代先朝帝主尊榮位。水泊人一　朱貴。
又　滅灶。三國人一　孫策。
又　十。宋人一　王中。
又　鳳鳴於岐山。紅樓人一　周瑞。
又　紅旗報捷。水泊人一　白勝。
又　一片非烟隔九枝。紅樓人一　雲光。
又　鶉衣百結不知寒。三國人二　吉平。王平。極貧忘貧。
又　纖微細故且丟開。紅樓人一　茫茫大士。忙忙大事。
又　公瑾破曹非保漢。列國人一　魏無忌。爲吳計。
又　毫無半句輕浮話。三國人二　嚴顏。陳式。言言誠實。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還讀書屋謎稿》　興徒兵以攻崔苻之，盜盡殺之。百家姓　太叔申屠。
又　管修。百家姓　上官歐陽。
又**《吟香館謎稿》**　魯侯焉知禮。四子人　公明儀。
又　追風逐電。四子人　許行。四子人
又　與馬成二。四子人　沈同。
又　艸。左人　華耦。左人
又　蔡邕倒屣。泊人　王進。泊人
又　陸地行舟。明人　程濟。明人
又　柒。東漢人　陸續　東漢人
又　美哉輪焉。五句　西漢人　張賀。西漢人
又　朝南暮北采薪風。宋人　鄭樵。宋人
又　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唐人　冷朝陽。唐人
又**《海棠龕謎稿》**　張緒風流誰得似。禮人　柳若。
又　吐氣如虹。四子人　長息。
又　諫陸抗服藥。四書人　捲簾　子叔疑。
又　弔者大悅。左人　樂輓。
又　珠履三千。漢人　文賓。
又　免補同知卽行升用。漢人二　班超。司馬遷。
又　接天蓮葉無窮碧。宋人　蓋寬饒。
又　柳絲花片。紅樓人二　翠縷。小紅。
又**《存吾真齋謎稿》**　九天閶闔開宮殿。古人　張君房。
又　披襟當之曰快哉。古人　王暢。
又**《玩物適情軒謎稿》**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唐人　祖詠。
又　四知。左人二　高厚。子我。
又**《還讀書屋謎稿》**　先代所美。名人　陳也俊。
又　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泊人　孔明。
又　當戶。泊號　小李廣。
又　妾不能如香玉之熱。平山冷　人名　冷絳雪。
又　火於秦。古人　季子然。
又　猴美人。古人　申麗。
又**《友三書屋謎稿》**　五月征蠻。左人　夏之禦寇。
又　紅裙妬殺石榴花。左人　鬬丹。
又　雪裏乍開紅拆甲。左人　冷苞。
又　與人一心成大功。古人　馬忠。
又**《澹如菊室謎稿》**　如牛。三國人　趙雲。
又**《知非齋謎稿》**　同焉。漢人二　司馬相如、司馬錯。

俗諺謎分部

明・馮夢龍《廣笑府》附録『諺語謎』　撥開竹葉見梅花分青露白，日照簷前水不化。滴水難消梳粧娘子喫鹽梅游手好閑，腰帶牙牌手劈柴經官動府。梅子青青麥禾黃人生面不熟，貪看月色吹燈滅外明不知暗。
又**『曆日』**　一尺長，十二節。兩頭寒，中間熱。
又**『諺語破題』**　張豆腐，李豆腐，每日街頭賣豆腐。一夜思量千條

路，明日依舊賣豆腐。破云：『姓異而業同，心勞而分定。』張懶使，李懶使，去東門，借按板。李懶對張懶，不如就你背上杆。

清・費源《玉荷隱語》卷三

羊眼。（俗語一句）



又 紕。 俗語二句

清・唐毅齋《聽雪書屋廋詞》 劓。 成語 自剄。

又 一原。 成語 水有源木有本。

又 丨。 諺 小不點。

又 武王納邑姜。 諺 發昏。

又 齊桓公曰。 白說。

又 失諸征鵠，反求諸其身。 我的錯。

又 亡身以殖貨。 要錢不要命。

清・唐運溥《謎學》 卧看。 俗語 瞧不起。

清・唐景崧《謎拾》卷下 三十陷。 俗語 下不去。

又 字出格。 俗語 不在行。

又 天河橫戶。 俗語 門外漢。

又 打稟用三錢筆。 俗語 草雞毛。

又 滿臉陰騭文。 俗語 面善。

又 雙眠。 俗語 對不起。

又 管仲陰魂。 俗語 小器鬼。

清・守拙老人《壺廬山館燈謎》 商民。 常言一 紂朝人。

又 勃戾。 市聲一 惡木。

又 活。 常言一 酒少話多。

又 貓兒眼。 楊郡諺語一 時時變。

又 田契。 捲簾 童言 喫半个，留半个。

又 滿船空載月明歸。 揚郡諺語一 沒得魚。

又 會元狀元。 揚郡諺語一 三年換兩頭。

又 枳棘全然，行被禿除。 成語一 旌旗招展。荆齊遭剪。

又 議事適中毋責備。義士室中無賊輩。 常言一 強盜窩裡沒歹人。

又 一世經營髮到星。一視金銀發盜心。 常言一 見財起意。

又 德士弗若弗德士。得事弗若弗得事。 常言一 和尚不如不和尚。

又 若果他心似我心。 成語一 矢口不移。始可不疑。

又 桓公何肯釋夷吾。 成語一 管中窺豹。管終虧鮑。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海棠龕謎稿》 匪。 諺 是非只爲多開口。

又 不疾言。 諺 好說。

又 剛強相貌屬龍頭。 諺 行行出狀元。

又 詁。 諺 說話沒舌頭。

又 奴。 拏不出手。

又 **《知非齋謎稿》** 由來第一人。 諺 行行出狀元。

又 風過谷齊鳴。 諺 吹的山響。

又 閻閻如也。 諺 損樣子。

又 孤雁□羣。 諺 不在行。

又 **《還讀書屋謎稿》** 強得易貧。 俗語 四十不富。

又 **《友三書屋謎稿》** 領。 京諺 繞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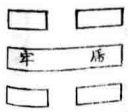
又 **《澹如菊室謎稿》** 號曰智囊。 諺 說錯。

又 素眼。 京諺 不白看。

又 召陵之師不以兵車。 諺 衣冠齊楚。

地名謎分部

清・費源《玉荷隱語》卷三 阱。 地名



又《羣珠集》卷二　飛來峯。　地名　羽山。
又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地名　古田。
清・唐毅齋《聽雪書屋廋詞》　寸心千里。　地　懷遠。
又　魚麻。　地　平陸。
又　胡蘇。　地　五河。
又　旭日。　地　丹陽。
又　父父。　京地　雙橋。
又　艮。　山　少陽。
又　榮祿堂。　舖匾　一品齋。
又　心意安只。　縣名　懷寧。
又　庾嶺。　地　梅山。
又　周道如砥。　地　平陸。
清・唐景崧《謎拾》卷下　半掩門。　縣名　偏關。
又　以禮聘之。　縣名　儀徵。
又　龍賓。　縣名　卽墨。
又　相逢何必曾相識。　縣名　香山、新會。
清・守拙老人《壺廬山館燈謎》　艹。　縣三　安化。成。花。
又　律。　市招一　漢制今傳。
又　開軒面塲圃，把酒話桑麻。　揚郡巷名二　田家。安樂。
又　稽查顏料庫。　市貼一　各色細點。
又　太平錢。　州　果化。
又　埜。　州　土上林。
又　白。　揚郡巷名二　青蓮居士。李官人。
又　箄法歸除沒十歸。　衙二　庶子。祭酒。數止記九。
又　又賭庭前陳八佾。　市招　福建武彝。復見舞儀。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吟香館謎稿》　井。　地名　諸馮。
又　古田。　地名　虞鄉。
又　在山爲遠志，出山爲小草。　地名二　東安、安化。
又《澹如菊室謎稿》　子游之門人。　縣名　偃師。
又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縣名　望都。
又　乘則以水噗之，紙復成驢。　州名　果化。
又《知非齋謎稿》　玉鑽。　縣名　內黃。
又《存吾真齋謎稿》　不盈一襜。　古國　難兜。
又《還讀書屋謎稿》　天街小雨潤如酥。　左傳地名　京滋。
又　白登秘計。　四子地名　平陸。
又《海棠龕謎稿》　鶴立雞羣。　府名　紹興。
又　浮家。　縣名　萍鄉。

物謎分部

日用雜物謎

宋・劉攽《中山詩話》　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爲四段，送在窑前。』初以陶瓦，乃爲令耳。
宋・楊彦齡《楊公筆録》　謎語自古有之。『一八四八，飛泉仰流』，鮑昭井謎。『卒律葛龕石動筒』，煎餅謎也。
明・馮夢龍《廣笑府》附録『屋』　立定檠天柱，平鋪一片雲。風霜都不怕，蓋庇世間人。
又『珓杯』　兄弟兩箇一般大，不行不動不說話，閒時坐在卓。
又『船篷』　一家都姓竹，能直又能曲。終世走江湖，與人做房屋。
又『燈籠』　光明正直，密不通風。心同日月，暗地有功。
又『燈花』　造化管不得，要開時便開。雪霜風雨夜，春色滿樓台。
又『鏡謎』　團團皎月，湛湛青天。兩人對笑，一人不言。
南面而立，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又『經書註解』　大的不曾說小的，小的專一說大的。
又『風箱謎』　一竅粗通，難測其中。常有毛病，引動生風。
又『磨』　路迢迢而非遠，石疊疊而無山。雷蓬蓬而不語，雪飄飄而不寒。

又《掛枝兒・詠部》卷八　《雪濤閣外集》所載磨謎云：『我的肚皮壓着你的肚皮，我的肚腸放在你的肚裏。』甚佳。他如（卓）〔桌〕謎云：『有面無口，有足無手。又好喫飯，又好喫酒。』筆謎云：『少年髮白，老來髮青。有事科頭，無事戴巾。』曆日謎云：『看時有節，摸時無節。兩頭冰冷，中間火熱。』銃謎云：『頂天立地，正直公平。吾今分付，火急奉行，急急如律令。』印謎云：『小小身兒不大，千兩黃金無價。愛搽滿面胭脂，落在花前月下。』俱稱情雅。

又打稻枷子謎云：『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書註謎云：『大的少是小的，小的多是大的。大的不說小的，小的專說大的。』口字謎云：『唐虞有，堯舜無。商周有，湯武無。古文有，今文無。』一字謎云：『上又不上，下又不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彭字謎云：『好面花腔皴，皮壞難修補。拿住一箇彪，走了一箇虎。』又茄子謎云：『小時皮包頭，大來皮忒頭。越大越忒頭，紫金光郎頭。』又枝山先生用佛語作乂袋謎云：『無佛不開口，開口便成佛。盤多羅，結多羅。破多刹多，佛多難陀。』俱係名筆可傳，因附記此。一云：『磨子兒，兩塊兒合成了一塊。虧殺那鐵樁兒拴住了中垓。兩下裏戰不休，全沒勝敗。一箇在上頭，不住將身擺。一箇在下頭，對定了不肯開。正是上邊的費盡了精神也，下邊的忒自在。』亦可。

又　古鏡謎云：『南面而立，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絕佳。此篇可謂善脫化矣。

清・唐毅齋《聽雪書屋廋詞》　兗州。　物　墨。

清・唐景崧《謎拾》卷下　閻婆惜院內茶。　物名　烏龍水。

又　垚。　物名　三合土。

又　牡丹亭。　物名　沈香。

清・守拙老人《壺廬山館燈謎》　細想當年吾紕繆。　物二　絲網。

又　水火既濟則出〔現〕，水火未濟則不〔隱〕出。　物一　浴堂燈籠。

又　笋。　物一　笙。

又　八千子弟。　物一　翠。

又　壽比南山松不老。　人事一　送麒麟。頌耆齡。

又　史官秉筆不徇私。　物一　石綠。實錄。

又　早經了結前生債。　物一　九環錫杖。久還昔帳。

又　麥生雙穗稻重葦。　物一　風燈。豐登。

又　廷寄。　物一　軍機封。

又　王冠。　物一　帛。

又　番士。　物一　干。

又　漢帝設壇具禮。　物　信封。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海棠龕謎稿》　無而爲有無爲貴，虛而爲盈虛不名。　物二　法帖。撲滿。

又《知非齋謎稿》　一對好夫妻，魚水合歡不由己。無錢輕別離，見了錢會佳期。似這等強撮合，縱生箇孩兒亦難出這口氣。　物　吹糖人模子。

又　微末不堪論，賴湊合成身分。若是沿街分送，仍然不值一文；若是聚黨羣，居然禮拜來親近。原來是借着前人服後人。　物　高香。

又　此題純是化機天衣無縫，作者眼光覷定，拈一髮而全身俱動，足見鑪火純青，題本一氣呵成，文更有條不紊。　物　蠶繭。

又　小窗明亮受薰風，恰對着蔚藍天，雲霧淨把這小苗條身兒掩映，越顯得嬌滴滴一點脂紅。　物　定南針。

又　豈是僬僥道修的橋兒，這樣小支着細纜雙條。似魚鱗低襯平鋪非關水照，何來弓影上邊搖。　物　胡琴碼。

又　貞靜人人愛，不遇溫文爾雅，亦是命。應該，一見了硬揪硬抱，羞答答怎肯把身擡，只因他們輕看待。　物　至子石。

又《海棠龕謎稿》　杖一百。　用物　撲滿。

又《存吾真齋謎稿》　玉山高並兩峯寒。　武器別　肩二。

又《還讀書屋謎稿》　不喜肩輿山中策杖而行。　劍別　步光。

又《友三書屋謎稿》　東坡謫嶺南。　物　流蘇。

食物謎

清・唐景崧《謎拾》卷下　祕戲圖。　食物名　春卷。

清・守拙老人《壺廬山館燈謎》　恰逢水道又登舟。　食稱三　藕汁。

荷露。茯苓霜。偶值。河路。復臨艭。

又 鼈。食一 粉。

又 夕陽西下近黃昏。食一 醬。

清・唐毅齋《聽雪書屋廋詞》 遠遊。食物 梨糕糖。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還讀書屋謎稿》 謂乳爲穀。食物 鷄頭米。

又《海棠龕謎稿》 近代故事。食物 梨花 點心。

花名謎

清・唐景崧《謎拾》卷下 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花名 鬬雪。

又 布衣流芳。花名 白丁香。

又 不盡作楷。草名 書帶草。

清・守拙老人《壺廬山館燈謎》 天。卉一 萬年青。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還讀書屋謎稿》 頡之頏之。花別 雙飛燕。

又《吟香館謎稿》 未之能行。花別 羊彳亍。

又 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草 離南。

蔬果謎

明・馮夢龍《廣笑府》附録『果名』 水澆鴨背淋禽。隔靴搔癢皮爬。

清・費源《羣珠集》卷二 虞世南。菓名 荔子。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還讀書屋謎稿》 火烈人望而畏之。果別 菱角。

動物謎

明・馮夢龍《廣笑府》附録 眠也眠，行也眠蛇。四脚着地，四脚懸起。一箇憂愁，一箇歡喜貓捕鼠。

清・唐暹溥《謎學》 燈月。馬名 照夜白。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吟香館謎稿》 犬。獸二。 狒狒。

狪狪。

又 較射。獸 角端。

魚名謎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還讀書屋謎稿》 春草。魚名 白小。

又 與之粟五秉。魚名 冉遺。

鳥名謎

清・費源《玉荷隱語》卷三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鳥名



又 牡丹亭：勸農、驚夢、離魂、圓駕。四鳥名



又《羣珠集》卷二 事父母幾諫。鳥名 子規。

又 萬里橋西一草堂。鳥名 杜宇。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吟香館謎稿》 五月不熱疑清秋。鳥別 寒皋。

又 說經奪重席。鳥別 戴勝。

蟲名謎

清・唐景崧《謎拾》卷下 治狎優罪。蟲名 科斗。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澹如菊室謎稿》 縋而出見秦伯。蟲名 宵燭。

又 適齊有輕裘之美。蟲別 赤衣使者。

又 顯其名於天下。蟲別 奚相。

又《吟香館謎稿》 一生九。蟲別 龍子。

又 誰斬灞陵尉。蟲別 夜游將軍。

又 慈母手中線。蟲別 絡絲娘。

又《還讀書屋謎稿》　康子饋藥。　蟲名　肥遺。

藥名謎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三　鐙謎：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卻回來。歸家懶覩妻兒面，撥盡寒燼一夜灰。一藥名，常山砒霜，狼毒焰硝。一病名。喉閉傷寒，暴頭火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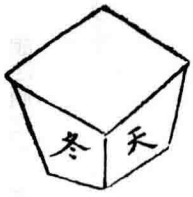
明・馮夢龍《廣笑府》附録『藥名』　農夫月落出耕田黑牽牛，行到溪頭沒渡船當歸。就在溪頭眠一覺宿沙，簑衣箬笠護頭邊防風。

清・費源《玉荷隱語》卷

三　勇。　藥名



又　斗柄北指。　藥名



又　牛鬪。　藥名



又　著。　藥名



又　鸐膠。　藥名



又《羣珠集》卷二　圯上老人。　藥名　黃耆。

又　小人勿用。　藥名　使君子。

又　雍州。　藥名　地黃。

又　箕。　藥名　天南星。

清・唐毅齋《聽雪書屋廋詞》　十生九死。　藥名　獨活。

又　重日。　藥名　千里光。

又　囟。　藥名　硇砂。

又　咸。　藥名　鹵鹹。

又　投拱。　藥名　白頭翁。

又　廟。　藥名　馬尾。厚皮。黃心。

又　干。　藥名　豕首。苦心。

又　燈謎無雙。　藥名　獨行虎。

又　楓。　藥名　酸箕。

又　番。　藥名　虎掌。

又　月。　藥名　夜光。

又　出。　藥名　山連。

又　酉。　藥名　鬼醜。

又　林。　藥　木蓮。

又　巷規。　藥別　胡桐律。

又　衆薪也。　藥名　水蓼。

又　王孫。　藥名　貝子。

又　嫦娥無雙。　藥名　大青。

清・唐景崧《謎拾》卷下　痘白。　藥名　天花粉。

又　斷橋鬚。　藥名　人中白。

又　坤離。　醫方　六一散。

清・守拙老人《壺廬山館燈謎》　啞謎兒早已人猜破。　片一陳皮。

金殿傳臚第一聲。　藥名一　貫仲。冠衆。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澹如菊室謎稿》　吾不與也。　藥　杜仲。紅袖拂詩。　藥　阿魏。

又《還讀書屋謎稿》　兩服上襄，兩驂雁行。　藥名　黃連。

又《海棠龕謎稿》　有條有梅。　藥　款冬花。

又　引。　藥　白前。沒藥。

織匠。螢火。小山。配耦。藥　曹娥格　紅花砂仁。金粟如來是後身。藥　白前。

又《吟香館謎稿》　段。藥　半夏。

又　世間草木是無情，猶有相兼並。藥　竹葉。

官名謎

清・費源《羣珠集》卷二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官名　玉環同知。

君子兵。官名　士師。

清・唐毅齋《聽雪書屋廋詞》　曾子曰。時官名　參議。五千之衆。古官名　貳師。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海棠龕謎稿》　夫差。官名　外委。盟主。官名　把總。

人各有命。官名　運判。

又《還讀書屋謎稿》于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時官　冠軍使。

又《澹如菊室謎稿》　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吏。周官名　典路。

又　藩臬花驄。周官名　兩司馬。

又　張曰不念胡以來也。周官名　懷方氏。

又　協鎮中軍坐騎。周官名　都司馬。

其他

明・馮夢龍《廣笑府》附録『潮水』　本家住在東海頭，一日西江兩度遊。來時不待主人請，去時不被主人留。

又『聯諧』　一長一短，一肥一瘦。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孤竹君兮特立，段于木兮聯芳。滕文之上，孔子之旁。瞻之在後，忽焉在後。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清・唐毅齋《聽雪書屋廋詞》　諺。書名　俗言。

又　犇。牙牌數　得半失半。

又　升階。牙牌數　一步高一步。

清・俞培元《八家謎語・還讀書屋謎稿》　波上馬嘶看棹去，柳邊人歇待船歸。卦名二　既濟。未濟。

又《海棠龕謎稿》　佛。鋪匾　西天成。

又　誥封一品太夫人。鋪匾　榮祿堂。

又　俊逸鮑參軍。鋪匾　高明遠。

又《存吾真齋謎稿》　文中子。鋪匾　王名通。

又《澹如菊室謎稿》　嗚呼。鋪匾　郭公道。

又　戚夫人賈侍兒所居雕房。鋪匾　佩蘭齋。

又《海棠龕謎稿》　面貌太僥僥，胸無一物偏勢利。見那得意的便在旁奉承不已，失意的休想他幫襯一句。有時候大模大樣，混入詩書隊裏，強按著頭皮分彼此。直弄得上氣不接下氣，雖然用他作箇暗記，到底是空有虛名毫無實濟。用物　○

清譚。書名　國語。客孟嘗。書名　說文。

又《還讀書屋謎稿》　刑期無刑。璧帖　化三千。

又《吟香館謎稿》　望補。牙牌數　月盈則缺。牙牌數

又　朱均。牙牌數　後。牙牌數

俗言部

綜述

《史記・滑稽列傳》　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

又《貨殖列傳》　夫天下物所鮮所名，人民謠俗，【略】大體如此矣。

唐・劉知幾《史通》卷一七　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四《俗言訛》　宋時指賊人曰白日鬼，見誕謾者亦曰白日鬼。出劉跂《暇日記》。又三佛齊國來朝貢時，跪於殿陛，先撒金錢花，次眞珠龍腦，謂之撒花，蓋胡人至重禮也。後北兵犯闕，索民財與之，謂之撒花錢，以重禮媚胡耳。出《坦齋草》。今人不知二事所來，以謂空手得錢謂之白入己，反以「鬼」字爲訛；以謂如化緣一類謂之撒化錢，反以「花」字爲訛，皆以聰明逆之也。又木格閣板謂之鬼背兒，陸德明《禮記》釋文註「閣戾」，戾字九毀反。毀與鬼音相近，音少訛卽爲鬼字也，故閣板之「鬼背兒」當用此「戾」字。乖角，不曉事意，故韓詩曰「親朋頓乖角」是也。今人反以爲聰明意，錯矣。

又卷四九《諺語歇後詩》　海鹽天寧寺僧明秀，都綱職也，攻詩字，奔走勢利，嘗上一達官詩，犯其所忌，被責，便下軍人，王茂元嘲以歇後諺語：「有箇利市仙，官也。天寧不毒不。禿也。因上七步成，詩也。打出週而復。始也。」言雖鄙俚，因僧致戲，頗得規誡之意。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詮俗》　閭巷之俚語，馹儈之流言，一二可紀者，戲解剝之，以資嗢噱。阿承顯富曰「趨」，曰「呵」。慣依人而得財，若飲食曰「吹」。徐吞而取其嘗曰「吸」。以言誑人而沁入之曰「滷」。彼此相妬媢曰「醋」。示若不置人於意中者曰「淡」。持人之陰事，使不敢肆焉，曰「拿」，或曰「捏」。以言呴煦人曰「暖」。風而使其從我曰「鵩」。以語漸漬之，俾其從，曰「熏」。姑置其事而待之曰「冷」。若置之若不置之，似有係焉者，又或與而不必與，不盡與也，曰「弔」。以事急脅持人而出其賄曰「紮」。尾人之後，偵其所之與所爲，曰「躡」。羣口而嚇其人曰「嘈」。以事迫而熠之，或得其物，曰「灸」，又曰「燒」。以言呴沫人，令其意靡靡焉輭也，曰「水」。以言兩挑之，使動或鬬鬩焉，曰「鬆」。如鬆燈之鬆。故以言與事招人，使我應，曰「撩」。置一言若一物於人，令猝不我釋也，曰「鉤」。自我而料人與料事曰「划」。設法范圍於人曰「箍」。故陷人於過，或令其處負也，曰「耍」，曰「弄」。乘間而入之曰「鑽」。以漸而刮劘其所有曰「鏃」。大言嚇人，曰「烹」，又曰「潑」。限人之所至曰「量」。造是非佐使人怒曰「嗾」。四走而追人，或捕人，曰「撲」。咀嗟人之飲食曰「嚼」，又曰「噍」。其猛取人之財物曰「齦」。音懇。專以事務委人曰「栽」。泥人不已曰「纏」。抽取人之財物曰「秋」。從臾人使爲之，或奮而往，曰「撮」，或曰「鼓」，或又曰「獎」。言語籠罩人，使不覺，曰「蒙」。詈人之傲而難制，曰「牛」，曰「驢」。嘲事之失度、人之失意也，曰「狗」。長軀而癡者曰「鶖」。解兩家之忿，或調劑成其事曰「挿」，或反言曰「攪」。刺人之隱失曰「鍼」。有所比合而不能解，曰「黏」。又強附而必不可得去也，曰「釘」。突然從中而攙入者，曰「剗」。內無實而外飾可觀曰「晃」。善迎人之意而助長之，曰「搦」。計去同事者而己得容焉，曰「撐」。陷人於不可居之地曰「坑」。徒餔啜以膏其口曰「油」。言之鑿空而杜撰也，曰「攢」。其最無倫脊者，曰「謅」，曰「胡」。以言謔人曰「喉」，又或剋而曰「觜」。與人期必而背之，使失望焉，曰「閃」。有所避而倏遯曰「溜」。不告其人而私取其有，若盜焉，亦曰「溜」。不遇而貧，若不幸而禍也，曰「否」。空乏而不可支曰「燋」。作事之已甚曰「孔」。矜而自高曰「喬」。面勃然怒而不解也，曰「嗶」。其不色懌也，曰「喪」。衣服什器時之所兢者曰「興」。目料人之上下曰「估」。共事而偏得利焉，曰「采」。一無所得者曰「毛」。彊割人之有，曰「斫」。逐人而驅之，曰「輾」。人之奘而不慧者曰「笨」，或曰「騃」，或曰「獃」，或曰「傻」。性輭而滯曰「餳」。其跳宕不馴謹，曰「浪」。小兒之嘻戲，曰「頑」，曰「憨」。淫泆曰「嫪」。音勞。貌寢而不揚曰「矬」。羸小可憎曰「倯」。長無度者曰「倭傑」。事非耳目之常曰「詫」。一人而衆人者鼓而奉焉若蝗，曰「宗」，或曰「扛」。家敗而姑安之，事壞而姑待之，病亟而姑守之，凡皆曰「膿」。撄己所有以與人角勝負曰「背」音卑。不當與而靦焉，附人以入之，曰「雌」。彌縫其事之闕失，曰「糊」。人之被震恐而不能自立也，曰「散」，或曰「酥」，或曰「壚」，或曰「矮」。不知其人之隱曲也，以言探出之，曰「透」。謾人與爲人所謾也，曰「迷」。知事與物可求之所而捷得之，曰「鍬」，又曰「挖」。初非有所要貿也，猝而與之遇，曰「撞」。馮怒而以語詬詈之也，曰「攫」。其盡所欲言也，曰「捲」。兩心相憐曰「疼」，反是而交相背曰「彼」。無事而遨翔焉，曰「蹌」叕音，或曰「幌」。黃去聲。老而拘滯不與時偶也，曰「簡」。其回曲不可方物，曰「鬼」。又身之或見或隱也，曰「影」。在數中倖而逃者，曰「卯」。卯，冒也。覓人而抓梳求之曰「爪」。證人之辭也，堅不可移，曰「齩」。與人有桑中之期曰「偸」，相挑曰「刮」，相調曰

『撣』，私合曰『有』，乍相近曰『湯』，久而益暱也曰『熱』。摧折之，使興敗而反曰『掃』。物寬緩不帖帖者，曰，『儾』。音囊去聲。若事之敗而不可收拾也，曰『崩』，又或曰『裂』。

清・錢大昕《恒言錄序》 首尾完善，家君因以授常生，且誨曰：『學者實事求是，一物不知，當引爲己恥。』常生謹受卒業，因思北海鄭君，網羅衆家，括囊大典。至其箋詩『願言則嚏』，則曰：『俗人嚏云：『人道我。』注：《禮》夏后氏以楬豆，則曰：『齊人謂無髮爲禿楬。』蓋楬即髻，而嚏則今人猶然。自服子慎通俗之文不傳，此道幾於絕響，非先生孰克成之。

清・孫星衍《問字堂集》卷二《釋人》 人始孕曰朕，一月曰胚，三月曰胎，子未成形謂之包，兒生裹謂之胞，有髮臂脛謂之子，頭囟未合謂之兒，孺子謂之兒，人謂之大人。頭謂之首，首謂之百，亦謂之頁，亦謂之皃。頭會䏚蓋謂之囟，囟謂之爰，頭髓謂之䏚。顚謂之頂，亦謂之顛。領謂之顙，亦謂之題。顏前謂之面，眉目之閒謂之顏。引氣自鼻謂之鼻，鼻謂之自，鼻莖謂之頞。眼謂之目。目匕謂之巳，亦謂之眼。童子精謂之瞳。目旁薄致謂之瞷，目匡謂之眥。匾謂之䀮。振牟謂之分。面旁謂之頰，頰車謂之輔。頰後謂之頤。權謂之頴，亦謂之肫。臣謂之頤，亦謂之頷。所以言食謂之口，口謂之喙，亦謂之噣。口耑謂之脣，脣兩邊謂之吻。口上阿謂之谷。在口所以言別味謂之舌，舌謂之函。主聽謂之耳，耳曼謂之聃，耳門謂之頤。頭莖謂之頸，頸謂之亢。頭後謂之項，項謂之領，亦謂之脰。項枕謂之頰。喉謂之咽，亦謂之嚨，亦謂之嗌。肩甲謂之髆，肩前謂之髃。臂下謂之亦，亦謂之掖。亦下謂之胳，亦謂之胳。臂上謂之左。手上謂之臂，臂節謂之肘。拳謂之手，手中謂之掌，手擘謂之擊。手足指謂之指，將指謂之拇。覆手謂之爪，反爪謂之𠂤。膺謂之胸。兩膀謂之脅。厚謂之腹。臍謂之蜘。脛本謂之股，股謂之胯。股外謂之髀，髀謂之尻，尻謂之脽，脽謂之尻。尻謂之眉。髀上謂之髖。兩髀之閒謂之奎。孔謂之肤。女陰謂之也。脛謂之腳，亦謂之骹，亦謂之骭。其曲謂之踝。脛耑謂之胕，脛頭謂之刲。刲耑謂之髕。足謂之止，亦謂之蹠，亦謂之足。踵謂之跟。足踝謂之踝，足下謂之跖。其臧，火謂之心，木謂之肝，土謂之脾，金謂之肺，水謂之腎，五臧總名謂之胵。心上鬲下謂之肓。連肝之府謂之膽。穀府謂之胃。膀胱謂之脬。大小腸謂之腸。腓腸謂之腨。脛腨謂之腓。身謂之躬。身中謂之要。軀總十二屬謂之體。體四肢謂之肢。皃謂之頌，頌儀謂之皃。顏氣謂之色。肉謂之肌。頰肉謂之辅。夾脊肉謂之肺。背肉謂之脢。脅肉謂之肘。腹下肥謂之腴。脛肉謂之胼。足大指毛肉謂之胲。肉之聚謂之骨，骨耑謂之骸。首骨謂之項顱。口斷骨謂之齒。牡謂之牙。齒本謂之齦。脊骨謂之呂。背呂謂之乖。胸骨謂之肛。脅謂之肋。髀骨謂之髁。臀骨謂之骸。脛骨謂之骸。刲脛閒骨謂之髕。骨中脂謂之髓。肉之力謂之筋。木本謂之笏。血理謂之衁。動衁謂之寸口。液謂之汗。鼻液謂之洟。口液謂之唾。慕欲口液謂之次。乳汁謂之湩。氣液謂之盡。小便謂之尿。婦人汗謂之姅。桑謂之菌。似米非米謂之矢。皮謂之膚。眉髮之屬謂之毛。百上謂之鬐，亦謂之巛，其根謂之髮。髮謂之髦。頰髮謂之鬢，亦謂之頒。目毛謂之眉。目旁毛謂之睫。頰毛謂之而。面毛謂之須。頰須謂之髯。口上須謂之髭。節卻謂之卻。其象，甲人頭，乙承甲，人頸；丙承乙，人肩；丁承丙，人心；戊承丁，人脅；己承戊，人腹；庚承巳，人臍；辛承庚，人股；壬承辛，人脛；癸承壬，人足。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言語》 言語不同，繫乎水土，亦由習俗。如齊之邱蓋，楚之夥頤，固是方言。若前人詩中之遮莫、底事、儘教、那得，詞中之抵多少、破不剌、兀的不也麼哥，或爲發語，或爲語助，皆然也。中州之音爲正，而謂作何曰抓。江漢善操土風，而謂無有曰毛。蘇東坡以麤飯答人，晶飯終歸無有是也。又謂之曰冒。余在黃州，肩輿打杵，在前者曰升，在後者曰冒，眞堪大噱。俚語習以爲常，似亦有所本。如滑稽係轉注之物，鄉言則曰滑流不稽。乾沒，無潤及之，如取他人，鄉言則曰乾出身兒，義意皆合。金、元之什古，乃瘠人也，鄉言則曰喫古哀。活臘虎，赤色也，鄉言則曰花臉虎。吾圖撒合里，大鬍子也，鄉言則曰胡圖撒，小有異同。大抵字音以仄爲平者多，若一、七、八、十、黑、白、喫、席之類，雖京師亦習爲平聲。至如以昨爲糟饒反，帽爲毛高反，以今爲根金反，怎爲雜假反，則惟吾鄉爲然。村塾教讀，則又以入爲平者多，即如《論語》第一篇中，若首章之曰、學、習及四不字，『道千乘』章之節字，『弟子』章之三則字，『賢賢』章之竭字，『信近』章之辱字、失字，『君子』章之食字，『貧而』章之切、琢字，皆是。以犯上之犯爲去聲，以

遠恥辱之遠爲上聲。以道生之道與道千乘之道，孝弟之弟與弟子之弟，同讀爲去聲，皆非也。其下可以類推。教者學者，相習不察，故六十前試場詩中，以平仄之誤被黜者甚多。今雖稍勝於前，而未能盡曉也。沈約定四聲，周捨曉以『天子聖哲』四聲即不能甚分析，於平仄豈可不講乎？昔趙鹿泉先生提學直隸，閱某縣試卷詩中，有『大雅自不羣』之句，先生既抹之，批云也不怕人家笑話。愧勵之意，見於言外。

品行分部

《韓非子》卷九《七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内之人，猶不免於亂也。』

又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後漢書》卷八四《班昭傳》　作《女誡》七篇，有助内訓。【略】敬愼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

《三國志》卷四二《譙周傳》　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略】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晉書》卷四五《劉毅傳》　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略】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

《魏書》卷六二《李彪傳》　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敍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闡錄，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七　杜預書告兒：古諺：『有書借人爲可嗤，借書送還亦可嗤。』

隋・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下《雜藝篇》　眞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

宋・袁文《甕牖閒評》卷一　諺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故東坡作《老饕賦》。然杜預注左氏傳云：『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按饕餮一獸耳，其爲物食人未盡，還自嚙其軀，《山海經》所謂狍鴞者。貪食則固然矣，恐未必貪財。杜預乃分貪財貪食爲二事，未知所據。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二《不惜衣食》　人云：『不惜衣裳，得凍死報。不惜飲食，獲餓死報。尋常過分，獲貧窮報。』諺云：『惜衣得衣，惜食得食。』此言雖鄙，最是實論。以古今之好奢侈暴殄天物者驗之，多不善終。或過于衣服，必貧而無衣；或過于飲食，必貧而無食。至于遺剩飯食飯粒于地以飼雞犬者，往往皆餓死；尋常虛費翦布帛者，多凍死，吾見亦多矣。

又卷三《日進千文》　諺云：『日進千文，不如一藝防身。』蓋言習藝之人可終身得托也。藝之大者，莫如讀書而成才廣識，達則致君澤民，流芳百世，窮則隱學受徒，亦能流芳百世。其次農桑最好，無榮無辱，惟尚勤力耳。其次工，次商，皆可托以養身，爲子孫計。舍此之外，惟務假藝力以取富，雖日進千文之錢，亦不免于衰敗零落者，此理之必然也。故曰『讀書萬倍利』，此之謂也。又有一等，小有才，無行止，專尚游說以

求食，絕無廉恥，雖曰能取飽于一時，不能免餓死溝壑。

元・佚名《殺狗勸夫》第二折 這街上躺着的是什麼物件？又不是個包袱，元來是一個醉漢！兀那君子，你也少飲些，怕做什麼。我欲待要去，這廝又一把拏住我右腿。怎麼好？待我低頭試看咱。〔驚科云〕呀！卻元來是我哥哥酒醉了。你臥倒在這裏，眼見的和這兩個賊弟子的孩兒一處吃酒來。他兩個去了，將你撇在這裏，好朋友也！〔詩云〕君子結交不爲財，小人結交專爲嘴。如今撇你雪堆中，還只信他無後悔。

元・佚名《硃砂擔》第四折 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兀那鐵旛竿白正，你還不認的我哩。你當日在我神廟中，滴水浮漚之下，將王文用圖財致命，又淹死了他父親，強奪了他妻室，你今日惡貫滿盈，有何理說！

元・佚名《連環計》第三折 雖然是女娘家不氣長，從來個做男兒當自強。若要你勃騰騰怒發三千丈，則除今夜裏親見貂蟬細細的訪。

明・仁孝文皇后徐氏《內訓》「修身章」 故婦人居必以正，所以防慝也。行必無陂，所以成德也。是故五綵盛服，不足以爲身華。貞順率道，乃可以進婦德。不修其身以爽厥德，斯爲邪矣。諺有之曰：『治穢養苗，無使莠驕。剗荆翦棘，無使塗塞。』是以脩身所以成德者也。夫身不脩則德不立，德不立而能成化於家者蓋寡矣，而況於天下乎？

又《遷善章》 人非上智，其孰無過？過而能知，可以爲明。知而能改，可以跂聖。小過不改，大惡形焉。小善能遷，大善成焉。【略】若夫以惡小而爲之無恤，則必敗。以善小而忽之不爲，則必覆。能行小善，大善攸基。戒於小惡，終無大戾。故諺有之曰：『屋漏遷居，路紆改途。』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又《事君章》 居處有常，服食有節。言語有章，戒謹讒慝。中饋是專，外事不涉。謹辨內外，教令不出。遠離邪僻，威儀是力。毋擅寵而怙恩，毋致干政而撓法。擅寵則驕，怙恩則妬。干政則乖，撓法則亂。諺曰：『汨水淖泥，破家妬妻。』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一《麞》 麞，似鹿而小，黃黑色，無角，雄者有牙出口外。秋冬居山，春夏居澤，獵者得之以釀酒，有消風之功。八月至十一月食之勝羊肉。諺曰：『秋冬食麞，春夏食羊。麞以釀酒，羊以爲糧。』

清・杜文瀾《古謠諺》卷一九引《三輔決錄注》 游殷字幼齊，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之。初，殷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既過家，具設賓饌。及既至，妻笑曰：『君甚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事。饗訖，以妻子託之。軫害殷月餘，得病，目脫，但言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諺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

事件分部

《尚書・牧誓》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

《史記》卷三六《陳杞世家》 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弒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

又卷四三《趙世家》 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幷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略】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略】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略】諺曰：『死者復

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

《漢書》卷五一《路溫舒傳》　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略】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

又卷八三《薛宣傳》　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略】『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略】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

漢・王符《潛夫論》卷二二　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曰姦幷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諺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俗說：司門尉姓池，名魚，城門火，救之，燒死，故云然耳。謹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見，但就取之，喻惡之滋，並中傷良謹也。』

漢・曹操《魏武帝集》　選令。諺曰：『失晨之雞，思補更鳴。』昔季闡在白馬，有受金取婢之罪，棄而弗問，後以爲濟北相。

《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　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烟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

《南齊書》卷四六《顧憲之傳》　永明六年，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卽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略】世祖敕示會稽郡。【略】憲之議曰：【略】『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謹，去（之）〔乏〕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略】又永興、諸暨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殘（盡）〔燼〕，復特彌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堉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世祖並從之。

《南史》卷七七《恩倖茹法珍傳》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

《舊唐書》卷一九一《張果傳》　時人傳其有長年秘術，【略】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眞可謂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卽有中使至，宣曰：『玉眞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

《新唐書》卷一三五《哥舒翰傳》　爲隴右節度副大使。天寶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略】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託醉去。

又卷二〇九《王旭傳》　其爲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略】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

《新五代史》卷二《杜重威傳》　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泰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複子乎？』乃收馬馳歸。

又卷二一《寇彥卿傳》　初，（梁）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皆拆屋爲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

昭宗亦顧瞻陵廟，傍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卽日迫昭宗上道。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無比店與有巴樓》 參政趙侍郎宅，在東京麗景門內，後致政，歸睢陽舊第。宋門之宅，更以爲客邸，而材植雄壯，非邸可比，時謂之無比店。李給事師中保釐西京，時駝馬市有人新造酒樓，李乘馬過其下，悦其壯麗，忽大言曰：『有巴。』時人對曰：『梁苑叔平無比店，洛陽君賜有巴樓。』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爲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爲立太平觀，以公主爲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多死。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愼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爲之懼也。』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 虜犯澶淵，傅潛堅壁不戰，河北諸郡城守者多爲蕃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衂敗，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

又卷一五 禮部引舉人，常在正月。及試經學，已在二月中旬。京師適淘渠矣，舊省前乃大渠，有三禮生就試，誤墜渠中，舉體沾濕。中春尚寒，晨興尤甚，三禮者體不勝其苦，遂於簾前白知舉石內翰中立，乞給少火炙乾衣服。石公素喜謔浪，遽告曰：『不用炙，當自安。』同列訝而詰之，石曰：何不聞世傳『欲得安，三禮莫教乾』乎。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二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春秋》：夏姬乃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其子徵舒弑君。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列女傳》云：夏姬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或云：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粧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宋史》卷一九二《岳志》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略】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略】九月，監察御史王巖叟言保甲之害。【略】十一月。【略】夫朝廷知教民以爲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別爲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略】民之言曰，【略】鞭笞不足以爲苦，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略】創袍、市巾、買弓、縿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蓋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儥椅卓、圍典紙墨、看定人雇直，均榮緡、納稭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此誅求之所以爲甚苦也。

又卷三四六《江公望傳》 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乃上疏曰：【略】『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

又卷三五二《曹輔傳》 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略】輔上疏略曰：【略】『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衅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略】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略】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蠭蠆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

又卷三六五《岳飛傳》 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略】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遼史》卷六四《皇子表》　太祖淳欽皇后生三子，倍第一，太宗第二，李胡第三，一名洪古，字奚隱。天顯五年，立爲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凡親征，常留守京師。性酷忍。【略】世宗即位於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往擊，至泰德泉，爲安端、劉哥所敗。耶律屋質諫太后，李胡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民心畏公酷暴，無如之何。』太后曰：『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曰：「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李胡往世宗軍議和，解劍而後見。和約定，趨上京。

《金史》卷二三《五行志》　興定元年三月，宮中有蝗。四月，單州雹傷稼。陳州商水縣進瑞麥，一莖四穗。開封府進瑞麥，一莖三穗、二莖四穗。五月乙丑，河南大風，吹府門署以去。延州原武縣雹傷稼。七月癸卯，大社壇產嘉禾，一莖十五穗。秋，霖雨。十月，邠州進白兔。丹州進嘉禾，異畝同穎。二年四月，河南諸郡蝗。五月，秦、陝狼害人。六月，旱。是歲，京師屢火，遣禮部尚書楊雲翼禜之。三年春，吏部火。四月癸未，陝右黑風晝起，有聲如雷，頃之地大震，平涼、鎮戎、德順尤甚，廬舍傾，壓死者以萬計，雜畜倍之。夏，旱。十二月壬申，雨，木冰。四年正月戊辰二更，天鳴有聲。壬子，晝晦，有頃大雷風雨。四月丁丑，大風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戶案門鑰開，文牘飄散，不知所在。六月，旱。七月，河南大水，唐、鄧尤甚。十二月癸酉，火。是歲，華州渭南縣民裴德寧家伐樹，破其中有赤色『太』字，表裏脗合。有司言與唐大曆中成都瑞木有文『天下太平』者其事頗同，蓋太平之兆也。乞付史館。五年三月，以久旱，詔中外，仍命有司祈禱。十一月壬寅，京師相國寺火。十二月丁丑，霜附木。先是，有童謠云：『青山轉，轉山青。耽誤盡，少年人。』蓋言是時人皆爲兵，轉鬬山谷，戰伐不休，當至老也。

又卷一二五《王競傳》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警敏好學。年十七以廕補官。宋宣和中，太學兩試合格，調屯留主簿。入國朝，除大寧令，歷寶勝鹽官，轉河內令。時歲饑盜起，競設方略以購賊，不數月盡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發民築隄，豪民猾吏因緣爲姦，競覈實之，減費幾半，縣民爲之諺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蓋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縣，皆有幹能，絳州正平令張元亦有治績而差不及，故云然。

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二八六　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胡注云：『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鄙語有之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居一焉。』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二《鐵板尚書》　諺云：『鐵板《尚書》，亂說《春秋》。』蓋謂《書》乃帝王之心法典禮，學《春秋》者，但立得意高，便可斷說也。

《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元統二年六月，彰德雨白毛，俗呼云『老君髯』。民謠曰：『天雨氈，事不齊。』至元三年三月，彰德雨毛，如線而綠，俗呼云『菩薩線』。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六年七月，延安路鄜州雨白毛，如馬鬃，所屬邑亦如之。至正十三年四月，冀寧榆次縣雨白毛，如馬鬃。七月，泉州路雨白絲。十八年五月，益都雨白氈。十九年三月，興化路連日雨氈。二十五年五月甲子，京師雨氈，長尺許，如馬鬃。二十七年五月，益都雨白氈。

又　至正十一年十月，衢州東北雨米如黍。十一月，建寧浦城縣雨黑子如稗實；邵武大雨震電，雨黑黍如蘆穄；信州雨黑黍；鄱陽縣雨菽豆。郡邑多有，民皆取而食之。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葦葉順次倚疊而生，自編成若旗幟，上尖葉聚粘如槍，民謠云：『葦生成旗，民皆流離；葦生成槍，殺伐遭殃。』又有黍自生成文，紅稭黑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十八年，處州山谷中小竹結實如小麥，饑民采食之。二十一年，明州象山縣竹穗生實如小米，可食。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二　天順三年，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者，至連坐二十四人充軍。予家時爲里正，亦在遣中，將欲伸冤於巡撫，公聞太倉查用純嫻習吏學，與謀之。查云：『巡撫與御史各領敕書行事，訴之無益。』又謀之崑城高以平氏。高云：『訴之可也。』或以查語質之，高云：『此非有識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才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往訴，都憲崔公

果爲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復爲民。諺云：『事要好，問三老。』信然。

明・楊慎《丹鉛餘録》卷一五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爲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曆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則其謬不始於漢文矣。又晉惠太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爲永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俗諺云亂，誠是也。

明・李夢陽《空同集》卷三八 族譜傳。李夢陽有弟曰孟章【略】，弟知伯氏弗己悅也。於是間說之曰：『夫人生日，劻劻勷勷何爲者，與是非爲名與利哉？夫豢我者，戕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今釋養生之道不務，乃日劻劻勷勷與利名爭，是亦益速自戕爾。長老有言曰：『上牀脫屣，不知生死。言且暮難保也。』

又 李廣至德厚，得士大夫心。及孫陵降匈奴，自是李之名敗。而隴西之士，遂恥居門下，此豈垂統者之過哉。鄙人之言曰：『何論根株，幹大則枝斜。』斯言雖小，亦可以喻大。故一命之士，而布衣之徒，能潤色名行，設禮義法約，統治其族人。此亦豪傑特立之行，非苟而已也。

又卷四三 平陽府經歷司知事【略】康長公墓碑。【略】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陽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略】夫欲心恆安逸，爲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於身疏也。今病痿，乃且死。』諺曰：『斷酒白首，餔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

又卷四七 在郡三年，吏畏民懷。秉鈞者方擬擢公，會章樹鎮稅課舊爲王府據者。公奏奪歸諸公，遂遭構陷，而公亦抗疏，解印綬，時年四十二矣。居無幾，美中、美信俱以參議罷歸。兄弟金紫，每出，則冠蓋輝奕，塡塞閭里。然位咸不稱德，諺曰：『不竟其祿，子孫之穀。』君子於是謂尙氏長矣。

《明詩綜》卷一〇〇 濮州蘇祐補束鹿知縣，邑多囚繫，下車一日，釋數百人。明日，革寵徭車三十兩，又明日，有詔召束鹿令，邑人語曰：『三日官府，百年父母。』

《明史》卷一四三《高巍傳》 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既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揚揚自得。彼其勸陛下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

又卷三〇八《奸臣馬士英傳》 張縉彥以本兵首從賊，賊敗，縉彥竄歸河南，自言集義勇收復列城，卽授原官，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便宜行事。其他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其官。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都人爲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刑賞倒亂如此。大清兵抵宿遷、邳州，未幾引還。史可法以聞，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爲誠有是事耶？乃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敍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爲序功、稽算地耳。』侍講衞胤文兼給事中，監高傑軍。傑死，胤文窺士英指，論可法督師爲贅。士英卽擢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傑營將士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録》卷六六 憫忠寺建於唐貞觀十九年，太宗憫東征士卒戰亡，收其遺骸葬幽州城西十餘里，爲哀忠墓。又於幽州城內建憫忠寺，作佛事以超度之。中有高閣，故但以閣名，唐諺云『憫忠高閣，去天一握』是也。

又 潭柘寺【略】，昔謂有柘千萬章，今亡矣。【略】燕諺謂：『先有潭柘，後有幽州。』此寺之最古者也。

姓氏分部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歷之去就，省羣臣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傳稱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爲姜，

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爲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國，或氏於爵，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事，或氏於居，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

又　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近古以來，則不必然。古之賜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故王氏、王孫氏、公孫氏及氏謚官，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謚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及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故有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厝，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或避怨讎。夫吹律定姓，惟聖能之。今民散久，鮮克達音律。天主尊正其祖。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揖損焉。

又　妘姓之後封於鄢、會、路、偪陽。鄢取仲任爲妻，貪冒愛恡，蔑賢簡能，是用亡邦。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爲夫人，酆舒爲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荀罃武子伐滅偪陽。曹姓封於邾；邾顏子之支，別爲小邾，皆楚滅之。

又　初，紂有蘇氏以妲己女而亡殷。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爲司寇而封溫。其後洛邑有蘇秦。

又　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也。玄冒生蔿章者，王子無鈎也。令尹孫叔敖者，蔿章之子也。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楚大夫申無畏者，又氏文氏。

又　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爲工正。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謂威王，五世而亡。齊人謂陳田矣。漢高祖徙諸田關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杜陽田先、碭田先，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氏云。莽之行詐，實以田常之風。敬仲之支，有皮氏、占氏、沮氏、與氏、獻氏、子氏、鞅氏、梧氏、坊氏、高氏、芒氏、禽氏。

又　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於宋，今之睢陽是也。宋孔氏、祝其氏、韓獻氏、季老男氏、巨辰、經氏、事父氏、皇甫氏、華氏、魚氏、而董氏、艾、歲氏、鳩夷氏、中野氏、越椒氏、完氏、懷氏、不第氏、冀氏、牛氏、司城氏、冈氏、近氏、止氏、朝氏、敦氏、右歸氏、三佴氏、王夫氏、宜氏、徵氏、鄭氏、目夷氏、鱗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圍龜氏、既氏、據氏、磚氏、己氏、成氏、邊氏、戎氏、買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馬氏，皆子姓也。

又　魯之公族，有蟜氏、后氏、衆氏、臧氏、施氏、孟氏、仲孫氏、服氏、公山氏、南宮氏、叔孫氏、叔仲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公鉏氏、公巫氏、公之氏、子干氏、華氏、子言氏、子駒氏、子雅氏、子陽氏、東門氏、公析氏、公石氏、叔氏、子家氏、榮氏、展氏、乙氏，皆魯姬姓也。

又　衛之公族，石氏、世叔氏、孫氏、甯氏、子齊氏、司徒氏、公文氏、析龜氏、公叔氏、公南氏、公上氏、公孟氏、將軍氏、子強氏、強梁氏、卷氏、會氏雅氏、孔氏、趙陽氏、田章氏、孤氏、王孫氏、史龜氏、羌氏、羌憲氏、邃氏，皆衛姬姓也。

又　晉之公族郤氏，又班爲呂，郤芮又從邑氏爲冀，後有呂錡，號駒伯。郤犨食采於苦，號苦成叔；郤至食采於溫，號曰溫季，各以爲氏。郤氏之班，有州氏、祁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犁奔楚，又以郤宛直而和，故爲子常所妬，受誅。其子嚭奔吳爲太宰，懲祖禰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爲諂諛而亡吳。凡郤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氏、溫氏、伯氏；靖侯之孫欒賓，及富氏、游氏、賈氏、狐氏、羊舌氏、季夙氏、籍氏，及襄公之孫孫黶，皆晉姬姓也。

又　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傅晉大夫，十世而爲韓武侯，五世爲韓惠王，五世而亡國。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爲韓王孫，以信爲韓王，後徙王代，爲匈奴所攻，自降之。漢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信子頹當及孫赤來降，漢封頹當爲弓高侯，赤爲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爲侍中，貴幸無比。案道

侯韓說，前將軍韓曾，皆顯於漢。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茂陵、杜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匈奴中者，亦常在權寵，爲貴臣。及留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貲千萬，爲韓報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爲張，匿於下邳，遇神人黃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嬰氏、禍餘氏、公族氏、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魏滿所伐，遷居海中。

又　畢公高與周同姓，封於畢，因爲氏。周公之薨也，高繼職焉。其後子孫失守，爲庶世。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魏封萬，今之河北縣是也。魏顆又氏令狐。自萬後九世爲魏文侯。文侯孫罃爲魏惠王，五世而亡。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恩報智伯，天下紀其義。魏氏、令狐氏、不雨氏、葉大夫氏、伯夏氏、魏強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

又　周厲王之子友封於鄭。鄭恭叔之後，爲公文氏。軒氏、駟氏、豐氏、游氏、國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季氏。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爲姓。及伯有氏、馬師氏、褚師氏，皆鄭姬姓也。

又　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於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漢興，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爲元帝昭儀，因家於京師。其孫衍，字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其文。

又　晉大夫邻息事獻公，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食采於智。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又　《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蔑矣。惟晉張侯、張老，實爲大家。張孟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肓山。後魏有張儀、張丑。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張湯，增定律令，以防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子安世爲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遂權而好陰德，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胤，更封武始，遭王莽亂，享國不絕，家凡四公，世著忠孝行義。前有丞相張禹，御史大夫張忠；後有太尉張酺，汝南人，太傅張禹，趙國人。司邑閭里，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豈晉張之祖所出邪？

又　偃姓舒庸、舒鳩、舒龍、舒共、止龍、酈、淫、參、會、六、院、棄、高國、慶姓樊、尹、駱，曼姓鄧、優，歸姓胡、有、何，蔵姓滑、齊，掎姓棲、疏，御姓署、番、湯，嵬姓饒、攘、剎，隗姓赤狄、姮姓白狄，此皆大吉之姓。

又　齊有鮑叔，世爲卿大夫。晉有鮑癸。漢有鮑宣，累世忠直，漢名臣。漢酈生爲使者，弟商爲將軍，今高陽諸酈爲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諡穆仲，封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傾子。曼姓封於鄧，後因氏焉。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北有古鄧城。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至漢有鄧通、鄧廣。後漢新野鄧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孫太后□性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權，京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羌兵叛，大水饑賈，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太后崩後，羣姦相參，競加譖潤，破壞鄧氏，天下痛之。魯昭公母家姓歸氏。漢有隗囂季孟。短卽犬戎氏，其先本出黃帝。

又　及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陶氏、繁氏、騎氏、飢氏、樊氏、荼氏，皆殷氏舊姓也。漢興，相國蕭何封鄸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後也。御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郡襄陽人也，杜陵、新豐繁其後也。

又　周氏、邵氏、畢氏、榮氏、單氏、尹氏、鎏氏、富氏、鞏氏、萇氏，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爲王吏，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絕也。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太師，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底』，也。單穆公、襄公、頃公、靖公，世有明德，次聖之才，故叔嚮美之以後必繁昌。

又　苦成，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

則書之曰『庫成』；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成』；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成氏』。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前人書堂谿誤作『啓』，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雕開、公冶長，前人書『雕』從易，淄作『周』，書『冶』復誤作『蠱』，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爲古氏、成氏、堂氏、開氏、公氏、冶氏、漆氏、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末異。凡姓之離合變分，固多此類，可以一況，難勝載也。

宋・姚寬《西溪叢語》　吉姓。《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賈昌朝《音辨》云：『吉，氏也。』引《詩》謂之尹吉，其乙切。《崧高》詩注云：『尹，官氏也。』《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爲姓，周有尹喜、尹吉甫。』《姓纂》又云：『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氏焉。』然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但詩注以尹爲官，以吉爲姓，未知孰是？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六《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後世茫不可考，不過證以史傳，然要爲難曉。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劉之外，餘蓋紛然雜出。且以《左傳》言之：申氏出於四岳，周有申伯，然鄭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魯有申繻、申棖，晉有申書，齊有申鮮虞。賈氏姬姓之國，以國氏，然晉有賈華，又狐射姑亦曰賈季，齊有賈舉。黃氏嬴姓之國，然金天氏之後，又有沈、姒、蓐、黃之黃，晉有黃淵。孔氏出於殷，孔子其後也。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爲孔張。高氏出於齊，然子尾之後又爲高彊，鄭有高克，宋有高哀。國氏亦出於齊，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爲國參。晉有慶鄭，齊有慶克，陳有慶虎。衛有石碏，齊有石之紛如，鄭有石奠，周有石尚，宋有石彄。晉有陽處父，楚有陽丐，魯有陽虎。孫氏出於衛，而楚有叔敖，齊有孫書，吳有孫武。郭氏出於虢，而晉有郭偃，齊有郭最，又有所謂郭公者。千載之下，遙遙世祚，將安所質究乎！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三《潼山莊氏》　靈壁北四十里，地名潼山，有南華觀。莊子之後餘二百家，族長以行第數之，有二千人，又有二千九翁之目。官給杖印，主詞訟，風俗醇厚，俗中有善談元者。介休烏元章題其詩南華云：『試拈眞理問南華，生死元如覺夢何。晝夜曾停覺夢否，古今還續死生麼。潼山歲歲生春草，睚水年年有綠波。子逝於今已千歲，覺時何少夢時多。』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〇《奇姓》　予在儀曹時，見有宛平人碧某者，吏誤呼作碧，其人不應，問之云：碧音如樊。此《萬姓統譜》、《奇姓通》諸書所不載者。又在給事琪云：高密有（高）〔亢〕姓，音閎；又禚姓，音卓；諸城有則姓，音支；又壽光有繁姓，河南有驢姓，吾邑有俳姓。壬子典試四川，有副榜庹謀，音拓。明有指揮八通，副將九聚。近見山西鄉試榜，有峯姓、因姓。

又卷二一《漢碑異姓》　《金薤琳琅》所載漢碑碑陰故吏門生姓名，有絕異者。如韓敕碑有鷹、充、番、加、亓、弓、骨。孔宙碑有叔、如盧、薙。魯峻碑敢、東鄉。景君碑羽、臨、水丘、中、炅、立。又漢碑陰有弟子、門生、門童、故吏、故民、處士、義士、義民。又有故修行、故午。

又卷二三《姓異》　一、兩、雙、五、六、七、柒、八、九、第二、第五、第八、九百，皆姓也。《聞見記》載縣令妻伍氏、縣丞妻陸氏、主簿妻漆氏事以爲笑，不過音同耳。

又卷二四《異姓》　近所聞見異姓，再識如左：若干、昭、涉、詩、移、絮、茄、節、棧、冕、招、產、腰、閉、坑、縮、維、防、戲、波、友、昃、蟲、鱉、歹、奴、粟、竹、針、線、團、圓、續、羸、狡、灰、迮、旦、佴、俳、問、風、西、弟、諒、抗、朗、晃、角、細、荅、扁、銀、敎、興、行、賞、彥、要、甍、庾、酉、睢、匽、焉、見、猶、玉、環、星、郤、是、汝、式、土、昶、駟、鈔、樹。

又甲子科山西舉人有因必芳，曲沃人。降緯，介休人。又泰和縣旱禾市巡檢遥修紀，涿州人。廣德州杭村巡檢爨鑲，河南人。

又卷二六《姓氏志》　董復亨《章丘縣志》，蓋踵楊君謙《弘治志》而作，雅有體裁，末增《姓氏志》一卷。其所著異姓，有恩、朮、朮虎高琪之後。沙、弭、芊、信、訾、鬲、法、襲、陸、鑒、東、類、部、德、繩、邰、勾、絮、楮、善、能、盈、匿、付、典、太、俎、杲、西、禡、書。

《新城舊事》云，邑有仉姓，俳姓、其姓、見姓。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三《崑邑著姓》　我崑一姓而異派者，莫多於朱、張，俗云：『七張八朱。』又『帶戴葉黃王果顧李，不如一大荸薺徐』，諢語耳。於邑中著姓，不及十之二，戴無聞人，嘉靖、萬曆間，間有科第，亦不顯。志稱儒家者有六，其隸崑最舊者也。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姓》　南通州保姓，乃元朝脫脫丞相之後。歲時懸脫脫遺像，所戴官帽，即今之輿前皂隸高帽，上有雞翎。蓋明得天下，以此辱前朝也。江陰有六姓，乃方孝孺之後，夷族時，黃姓收養其子，故六字方頭黃足也。鄖陽府有庶姓，庶音陀，乃庶五常之後。貴州有鬼姓，乃黃帝臣鬼臾區號大鴻之後。江南有西姓，乃春秋西門豹之後。浙江有衷姓，乃魯哀公之後。又有淖姓，乃淖方成之後。如皋有冒姓，冒辟疆之後。又有水姓、火姓。又有苟姓，殿試時，上代添一『文』，成『敬』字，遂姓敬。又有嘐姓，嘐音留，嘐子耕之後。又有祿姓，紂子祿父後。又有訇姓，訇音背，晉有訇督。又有禤姓。又有蛇姓，建武將軍蛇元望。又有蓬姓，蓬球，漢北海人。又有糟姓，明嘉靖舉人糟士奇，鳳翔人。又有畢姓，音殷，即比干之後。諸姓乃專諸之後。又有犂姓，音秩。又有鄺姓。禽姓，《高士傳》禽慶。又有福姓，元忠臣福壽。至於雙姓，則有相里。又有空桐。以及鮭陽，有鮭陽鴻。又有算姓，眞定人。香姓，山東人。又有□□，不可勝數矣。

命名分部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八《人物以義爲名》　人物以義爲名者，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衆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衆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合中小合曰義子之類是也。合衆物爲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則有義犬、義烏、義鷹、義鶻。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三《命名》　《左氏傳》申繻曰：『名有五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按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衆。沿及漢初猶然，如瘛、疥、疵、痤、蟣、虱、狗、彘、掉尾姓昭涉之類。見於《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太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強，杵臼、籧篨、髡頑、狂狡，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繻之言何據乎？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三　明萬曆戊子，順天舉人李鴻卷中有一『囡』字，爲吏部郎中高桂所參。鴻係申相國時行壻，吳人呼爲『快活李大郎』。及以文中用『囡』字被論，又稱爲李阿囡。『囡』者，吳人呼女之辭。然李所用『囡』字，實『囮』字之誤耳。

又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以孔門言之，有字其祖者矣，如『仲尼祖述堯、舜』是也；有字其師者矣，如『仲尼日月也』是也。蓋古人敬其名，則未有不稱字者。自宋人多著別號，于是有卑幼不敢字其尊長之說。然當時大儒如朱晦菴、魏鶴山之徒，猶不謂然。自明迄今，人尤重號，一登仕板，遂不復以字行矣。方遜志與潘擇可書云：『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于字加稱號焉，于稱號加先生焉，于禮得無不相似乎？』近華陰王山史與人書云：『今人相稱字，輒曰某翁、某老。近日市井屠沽，莫不皆然，可笑也。子貢、子思皆字謂聖人，未聞有罪其肆者。』觀方、王兩先生之言，知前輩于稱謂之際，不肯苟且如此，吾輩當知所法矣。

又　別號古人所無，不知起于何時。或云自寒泉子、樗里子始，至唐而漸衆，至宋而益多。近則市井屠沽，皆有菴、齋、軒、亭之稱。若止有字而無號，吳次尾所謂如此大雅之士，吾不數見也。嘗見祝希哲《前聞記》載江西一令訊盜。盜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也？

又卷四《稱字》　冠而字，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於

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春秋》以書字爲褒，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昌黎墓誌數十篇，標題概稱官閥，惟李元賓、柳子厚、樊紹述稱字，以見其人不必以爵位爲重，是亦所以貴之也。後世不明此理，反以稱字爲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稚子幼生，無不蒙此稱者。嚴觀察韋川謂：『在禮，父母存，恆言不稱老。今子舍而居尊長之名，冲幼而受衰耄之目，豈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詩題，俗陋又不待言矣。』

稱謂分部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禮異》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言稱足下。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　俗呼外舅爲泰山，一云古詩言結根太山阿，謂結姻親故也。一云泰者，高廣之貌，可以依倚也。今人咸云安知泰山，亦是取廣大之意耳。開元中，封東岳後各賜緋，時人因謂泰山緋。又道經中有泰山丈人，丈人者，長也。周制八寸爲尺，人長一丈曰丈夫，即今人八尺是也。夫者，男子之美稱，亦曰壯也，大也，從也。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三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賓州奏案，有民韋超，男名首，即呼韋超作『父首』，韋遨男名滿，即呼韋遨作『父滿』，韋全女名捧娘，即呼韋全作『父捧』，韋庶女名睡娘，即呼韋庶作『父睡』，妻作『嬸睡』。

宋・吕希哲《吕氏雜記》卷上　母之姊妹曰『從母』，妻之姊妹曰『姨』，今人稱呼多混。

又　今人多喚妻之兄弟爲舅，或是隨其子之稱也。稱主母曰『小娘子』。

宋・趙令畤《侯鯖録》卷一《廣南俗呼》　廣南呼食爲頭，魚爲叫，茗爲薄爲夾，筆爲雙，爲床，爲枚。

又卷三《姑嫜》　《漢書》云：『背尊章嫖以忽。』老杜詩云：『堂上拜姑嫜。』《玉篇》云『凡夫之父母曰嫜』，老杜獨姑嫜何耶！

又卷八《酒惡》　金陵人謂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嗅』，用鄉人語也。

又《方頭》　今人謂拙直者名方頭。陸魯望作《有懷》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苧衣。』亦有此出處矣。

又《大老》　江州村民呼父曰大老。孟子所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於此可驗。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五　《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范滂與母別曰：『惟願大人割愛。』是母亦可稱嚴君、大人也。近世書問自尊與卑，即曰：『不具。』自卑上尊，即曰：『不備。』朋友交馳，即曰：『不宣。』三字義皆同，而例無輕重之說，不知何人定爲上下之分，而舉世莫敢亂，亦可怪也。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三《和尚稻》　洛下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無芒者爲和尚稻，亦猶浙中人呼師婆粳，其實一也。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上　杜甫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楚國先賢傳》謂壻如龍也，女得賢壻，謂之乘龍。黄憲爲司徒，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之桓叔元女俱乘龍。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五《呼君爲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其眞，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而言，不復顧忌，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予。至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殆近乎相質責而邀索也。《天保》報上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戩穀』，《閟宮》頌君之詩，曰『俾爾富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南山》、《正月》、《板》、《蕩》、《卷阿》、《既醉》、《瞻卬》諸詩，皆呼王爲爾。《大明》曰『上帝臨女』，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女』，

指厲王也。至或稱爲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三代之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乎天子，其大夫賦《無衣》，所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又《續筆》卷五《公爲尊稱》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略】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爲最著也。

又《三筆》卷一四《夫兄爲公》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爲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於是改『兄伯』字爲『兄公』，視前所用，大爲不侔矣。《玉篇》竝字音鐘，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前語。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二《舍弟之稱》 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又《銀版》 銀笏亦可以稱版。唐韓滉遣使獻羅，每擔夫與白金一版。

又《軍卒爲健兒》 今所在以軍卒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證，非也。按，世説：『祖逖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東晉時，軍卒已有健兒之稱。

又《婦女稱姐》 婦女以姐爲稱。説文曰：『嫸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多以女兄爲姐，蓋尊之也。按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騶史納謇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騶等，于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納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人之稱姐，漢、魏已然矣。

又《方丈》 僧道誠《釋氏要覽》云：『方丈，寺院之正寢。始因唐顯慶年中，敕差衛尉寺丞李義，表前融州黃水令王元策，往西域充使。至毗耶黎城東北四里許，維摩居士宅示疾之室，遺址疊石爲之。元策躬以手板縱横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余按，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李善引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回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

又《先輩之稱》 李肇《國史補》并《唐摭言》以舉子互相推稱，則曰先輩，蓋前輩之義也。然《南齊書·劉懷珍傳》曰：『此數子皆宿將舊勳，與太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薦誠君側』云云。乃知先輩之稱，南朝以來有矣。

又《大行之稱》 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謚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

又《白直之稱》 今世在官當直人謂之『白直』。南齊蕭嶷傳云：『白直共七十八人。』乃知白直之稱甚久。

宋·戴埴《鼠璞·媵妾》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説。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説，以序爲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賵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鄄，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爲媵，晉、齊、大國，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晦庵注：媵，送也。波來迎，魚來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説也。』《釋文》云：滕，達也。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爲送，以此證媵爲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遠于將之。釋曰：謂

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卽不指爲妾。《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脅于齊媵之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媵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立爲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記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宋・范成大《吳船録》卷上　至王波渡宿。蜀中稱尊老者爲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辯之，謂當作『皤』字。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或從其俗云。

宋・錢世昭《錢氏私誌》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閒，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徧，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一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于經，是可笑也。』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一《阿字》　古人稱呼每帶阿字，以至小名小字見於史傳者多有之。《漢・高祖紀》武負注：『俗呼老大母爲阿負。』魯肅拍呂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曹操小名阿瞞，唐明皇小名亦云阿瞞。鍾士季目王安豐謂：『阿戎了了解人意。』阮籍謂王渾：『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此謂渾子戎。又杜詩『守歲阿戎家』，注謂杜位小字也。阿奴有五。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俱有都長。』阿奴蓋濛小字也。《語林》曰：『劉眞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矣！」』齊武帝臨崩，執廢帝手曰：『阿奴若憶翁，好作梓宮。』又周謨、周仲智名嵩皆小字阿奴。梁武帝謂臨川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邪！』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謂臨之也，仕至東陽太守。王子敬爲阿敬，王平子爲阿平，庾會小字阿恭，王詢小字阿芯。王恭曰『與阿大語』，謂王忱也。殷浩爲阿源，王胡之小字阿齡，王蘊小字阿興，王敦小字阿黑，王丞相小字阿龍，郗恢小字阿乞，王恬小字阿螭，殷顗小字阿巢，許詢小字阿訥，王處小字阿智，高崧小字阿鄰，劉叔秀爲阿秀。何偃遙呼顏延之爲顏公，延之曰：『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又唐王后以愛弛，因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吐谷渾王名阿豺，以至阿香推雷車，亦有所謂阿買、阿舒、阿宣，要未能盡舉。今人稱父母兄弟尚爾，嗣有得，當續之。

又《阿堵》　晉人稱阿堵者有三。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王夷甫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閃行，呼曰：『舉卻阿堵物！』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宋・莊綽《雞肋編》卷下　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祇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爲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爲『貼身』，或曰『橫牀』，江南又云『橫門』，尤爲可笑。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閑人》　本食客也，古之孟嘗門下中下等人，但不著業次，以閑事而食於人者。

有一等是無成子弟失業次，人頗能知書、寫字、撫琴、下碁及善音樂，藝俱不精，專陪涉富貴家子弟遊宴，及相伴外方官員到都幹事。其猥下者，爲妓家書寫簡帖取送之類。

又有專以參隨服事爲生，舊有百事皆能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動樂器，雜手藝，唱叫白詞，相席打令，傳言送語，弄水使拳之類，並是本色。

又有專爲棚頭，又謂之習閑，凡擎鷹、駕鵪、調鶉鴿、養鵪鶉、鬥雞、賭博、落生之類。

又有是刀鑷手作，人長於此態，故謂之涉兒，取過水之意也。此等刀鑷，專攻街市皁院，取奉郎君子弟，幹當雜事，說合交易等。

又有趕趁唱喏者，探聽妓館人客，及遊湖賞翫所在，專以獻香送勸爲由，覓錢贍家。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多呈本事，必得而後已，但在出著發放如何也。

又卷二《贅壻俗諺》　人家贅壻，俗諺有云：『三不了事件。』使子不奉父母，婦不事舅姑，一也；以疎爲親，以親爲疎，二也；子強壻弱，

必求歸宗，或子弱壻強，必貽後患，三也。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六《奴材》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爲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

又《家翁》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謂郭子儀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

又《居士》　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居士之號，始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脊、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云云。然則居士云者，處士之類是已。

又《親家》　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親家又曰親家翁，《五代史・劉昫傳》，昫與馮道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之爲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蘇氏《開談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中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又《房老》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朔風，及色衰，退爲房老。

又《梵嫂》　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又《官奴》　今以妓爲官奴，卽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婢。

又卷八《長年》　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年。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爲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柁曰大翁，是亦長年三老之意。

又《漢子》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段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爲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自研朱漢子也。』

又卷一〇《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淨宅之法。

又《重臺》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注云：日中爲王，食時爲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暮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又卷一三《太公》　今人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蓋相承之謬，當稱祖父爲是。後漢李固之父郃爲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日，曰『太公以來』云。注：太公，謂祖父郃也。

又卷一四《婦女曰娘》　娘字，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煩擾也，肥大也。从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爲婦女之稱。故子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達旦又謂草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風俗通》，漢何敞爲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隋書》，韋世康爲絳州刺史與子弟書云：『況娘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敎坊記》，北齊時，丈夫著婦人衣行歌，旁人齊和，云踏謠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竪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雖老，尙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遺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謂韋叡、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通神。又武承嗣聞喬知之婢窈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曲』。韋應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柳子厚下殤女墓磚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

丐於市，韋青納爲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爲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稱白鸚鵡爲雪衣娘。《甘澤謠》，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杜秋娘，年十五，爲李錡妾。錡敗，入宮，後坐譴歸故里。又竇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觱栗歌》成，朔客喜，擊觴起立，命花娘出幙，徘徊拜客。《劉賓客集》，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臥病，遇妊娘留詩而愈。傳奇，崔氏鶯鶯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馹馬青衣也。余媚娘《敍錄》，陸希聲娶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見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圖經》，蠶神謂之馬頭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工巧無比。《麗情集》，陳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與款狎。《續齊諧記》，齊顯寓山陰，夜見前宰妾萬文娘。《墨莊漫錄》，李后主令宮嬪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右略舉一二，不能悉載。是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軍。花蕊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

又《龐居士》　世斥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龐居士矣。』蓋相傳，以爲居士家資巨萬，殊用勞神，竊自念曰：若以與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諸無何有之鄉。因輦送大海中，舉家修道，總成證果。又以爲居士即襄陽龐德公。《釋氏傳燈錄・龐居士傳》云：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業儒，志求眞諦。德宗貞元初，謁石頭遷禪師，豁然有省。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答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卻向汝道。』遂於言下，頓悟玄旨。乃留駐參承。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元和六年，北遊襄漢，隨處而居。女靈照，賣竹漉籬，以供朝夕。將入滅，謂曰：『視日早晚以報。』靈照遽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視，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曰：『我女機鋒捷矣。』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聞之，來問。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龐婆走田中謂其子龐大曰：『汝父死矣。』龐大曰：『嗄。』倚鉏脫去。婆爲焚燒畢，自後莫知其所。按此傳，知非龐德公明矣，但亦不言其富何耶。輦財之說，特恐後人所傅會耳。

又卷一七《頭》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爲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二三，春來綽約向人時。』

又《嬸妗》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云：經傳中無嬸妗二字。嬸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妗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眞言中合兩字音爲一。

又卷一八《書手》　世稱鄉胥爲書手，處處皆然。《報應記》：宋衍，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蓋唐時已有此名。

又卷一九《經紀》　今人以善能營生者爲經紀。唐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韓昌黎作《柳子厚墓志》云：『舅弟盧遵，又將經紀其家。』則自唐已有此言。

又卷二八《黃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則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黃帝鍼經》曰：人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搋丑皆切。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擇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卽發，不見卽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拏半擇迦，此云割，謂被割形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閽人》，鄭氏註云：閽，眞氣藏者。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子也。聞于有司，蓋

身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賓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眞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爲人之妖而汙筆墨，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眞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右載周密《癸辛雜識》。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四《郎稱》 予嘗因己姓之少而思古之名人稱郎者衆矣，因略具於左，備記問之一也。

漢鄧通爲黃頭郎，吳周瑜稱周郎，晉桓冲名買得郎，謝道蘊稱夫王凝之爲王郎，何晏稱粉郎、何郎，王僧辯稱鮑泉爲玉郎，潘岳曰潘郎，檀郎，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斅曰江郎，劉顯甫曰劉郎，劉禹錫自稱劉郎，梁顧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邢邵呼袁肇脩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沈約曰沈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晟曰宇文三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崔徽名緇郎，元結名漫郎，錢起曰錢郎，安祿山稱李林甫曰十郎，程元振曰十郎，蕭悅曰蕭郎，蕭嵩與梁武帝亦曰蕭郎，五代王審知曰白馬三郎，後唐稱石敬瑭曰石郎，王溥呼子祐爲二郎，王安石小字獾郎，謝淪稱柳渾曰宅南柳郎，朱熹小名沈郎，徐憲人稱曰鳩郎，楊延昭善戰虜人呼爲六郎。

又卷二五《五稱呼》 近之稱呼各有所始，予以所知者記之。親家者，五代李愚代馮道爲相而惡道，每指其所失，誚劉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昫蓋道之親家也。阿爹，爹《集韻》籀作爹也。唐世稱乳媪之夫曰阿爹，竇懷貞娶韋后乳媪王氏，每有奏自稱皇后阿爹。足下者，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爲屐着之，每視屐，悲曰『足下』，足下之名方始。下走者，在下趨走之人，蕭望之曰『下走將歸延陵之皋』是也。稱妻曰賤累，《漢書・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者』，註：『累謂妻子家屬。』

又卷二七《嗆子蠻子》 北人重厚，體壯實而大，謂有台輔之相，尊美之稱。北音呼台爲嗆，故曰嗆子，典午之世之言也。南人相貌鄙薄，體輕浮，其皆類乎廝役，故稱奴婢爲蠻子，自夏、商之世已言之。

又《方頭》 今人言不通時宜而無顧忌者曰方頭，舊見《輟耕錄》引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今讀陸魯望苦雨之詩，又曰：『有頭強方心強直，撐住頹風不量力。』觀二詩之意，方頭亦爲好稱，若以爲惡語，是末世之論也。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〇《莊嶽委談》上 今俗以新娶男稱新郎，女稱新婦，又婦之事公姑者例呼新婦。案，新婦之稱蓋六代已然，而唐最爲通行，見諸小說稗官家不可勝舉，然自主翁姑言，非主新嫁也。新郎君，唐人自稱新獲第者，不聞主新娶者言。惟宋世詞有《賀新郎》，或當起於此時。大抵國朝世俗稱謂率循習宋、元，世近故也。娘子已見六朝《祖珽傳》，又唐初有娘子軍。

明・胡侍《真珠船》卷一《公主翁主》 《春秋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漢書・百官表》：『諸王女曰翁主。』顏師古曰：『天子不得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卽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今制，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然則國人娶之者，皆宜曰承，或謂之尚，非也。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父母稱謂》 留都呼父曰『爹』，迭平聲，俗呼打平聲。或曰『爺』。吳人呼父曰『爸』。音霸，訛而爲拜之平聲。爹字又作『爺』，唐小說『皇后阿爺』，或又爲『耶』。音播。《北史》稱父曰『兄』，兄或又曰『哥哥』。閩人曰『郎罷』。留都呼母曰『嬤嬤』，字或作『麼』，音麼。又作『麼』；音同。俗又呼曰『媽』，或曰『孃』，吳人呼母曰『娣』。音寐，訛如理。齊人曰『阿婆』，音迷。字又作『娑』，又曰『嬭』，音膩。字又作『妳』。六朝人稱母曰『姊姊』，或曰『家家』。宋人曰『姐姐』，字或作『媎』。又羌人呼母曰『毗』，音與『姐』同，字又或作『她』。閩人曰『郎奶』。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一五《豚犬》 人呼己子曰犬子，又曰豚

兒，謂賤之也。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爲此名也。』王脩，名狗子。顏之推曰：『北土名兒爲駒，爲豚。然古者名子不以畜牲，以其廢祀也。』而周公名子曰禽，孔子以鯉，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至於展禽、解狐、司馬牛之類，比比皆然，則又烏在其爲不以畜牲而重名也？又，呼兄弟之子爲猶子，言猶己之子也。古稱隴西人呼犬子爲猶子，是猶子即犬子也。況猶，亦獸名，故從犬。又，總名之曰豚犬，若『劉景升直豚犬耳』。《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酒三壺，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所謂豚犬，蓋幼幼之事也。又，《南史》：皇太子，齊武帝時小史，易名犬子。梁武丁貴嬪生廬陵威王，武帝謂其父道遷曰：『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道豬狗子。』世人以爲笑。

又《寶寶　保保》　今人愛惜其子，每呼之曰寶寶，蓋言愛惜如珍寶也。亦作保保，或作阿保。人則以爲保抱護恤之意，殊不知保保者，元人尊重之稱。如曰丞相王保保。又，《元史》：『勇士洪寶寶。』我朝曹國公李文忠亦稱李保保。見《草木子》。

又《門子》　卿之適子，曰門子，言將代父當門者也。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今以門子而加于官府隸役之身，獨何與？又，家有長子曰家督。春秋戰國時，大夫之冢嫡，亦稱太子，見孟孫、智伯、趙襄子等傳。《禮》：『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賈誼：『非有仄室之執。』

又《笨人》　今言人之不鯫溜者曰笨。音奔，去聲，從竹，從本，故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粗笨。』朱子不學，誤以孔明爲盆。

清・王弘《山志・父子》　父子之稱，不但謂所生也。父之兄弟，兄弟之子，皆曰父子。今世俗稱父之兄曰伯，父之弟曰叔，兄之子曰姪，皆非也。伯、叔特以行言，姪則婦女之稱耳。周公作《爾雅》，謂父之兄弟曰『從父』，兄弟之子曰『從子』，此本稱也。孔子刪《詩》，有宴享父兄之章。父即今所謂伯、叔，故曰『速我諸父』。《禮記》、《春秋》，天子稱諸侯亦曰『叔父』，周公謂魯公自稱曰『吾成王叔父』，皆不僅言叔也。漢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上疏乞骸骨。史稱其父子竝爲師傅，朝廷以爲榮。是其自稱於人，與人之稱之，皆曰父子也。晉謝玄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則亦父子之詞。今居恆呼對，或姑從俗，若臨文下筆，不可不從古也。

又《母弟》　視異母之弟，殊於同母之弟，古人尚諱言之。今人爭論乃有執之爲詞者，世道之澆，人心之昧，而不明至於如此，可歎也！程子曰：『先儒母弟之說非也。《禮》云：「立嫡子。」母弟者謂嫡也，非以同母爲加親也。以同母爲加親是知母而不知父，非人道也。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觀程子此言，可以警矣！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一　先生之稱，自《論語》、《曲禮》始。老先生之稱，自《史記・賈誼傳》始。其有止稱曰『先』而猶言『先生』者，見于《史記・鼂錯傳》『學申、韓刑名于軹張恢先所』是也。有止稱曰『生』而亦猶言『先生』者，如《漢書》賈生、伏生、董生之類是也。

古者師曰先生，《曲禮》『從于先生』是也。父兄曰先生，《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是也。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先生將何之』是也。外此未嘗混施也。今則不然。同輩而先生之矣，後進而先生之矣，醫卜而先生之矣，商賈而先生之矣，甚則輿臺皂隸而亦先生之矣。方正學謂君子之于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況先生之爲義，漢儒以『先醒』釋之。今日衆人皆醉，誰爲先醒者？乃尊之者不以爲過，受之者不以爲愧。舉世披靡，亦可嘆矣！

弇州《觚不觚錄》云：『京師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稱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蓋稱謂之極尊者也。外者則自僉憲以上，悉以此稱巡撫；若稱按部使者，則止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錄》云：『京官各衙門相稱謂，皆有一定之體。蓋沿明舊。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

亦然。給事中曰掌科，御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自國初以來皆然。余己巳冬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事也。』余謂阮亭所云己巳，在康熙二十八年，比之弇州時，風氣已大異。今則一登兩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蓋距己巳三十餘載，而風氣又爲之一變矣。

又　世俗稱人曰『漢子』，猶云『大丈夫』也。按此二字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其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據此以爲『漢子』乃賤丈夫之稱，似與世俗所以稱人者，其意正相反。顧仲恭《炳燭齋隨筆》云：『三代而上，禹之功最著，故稱中夏諸國謂之諸夏。三代而下，漢之功最著，故至今稱中國人猶曰『漢子』。予按：愷其本中國產，故宣帝稱爲『漢子』，而非賤丈夫之謂也。陸說誤矣。

又　世俗新婦歸寧，其夫與之同往，謂之『雙轉馬。』按：《左傳》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此即雙轉馬之始。

又　《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註云：『內兄弟也。』賈公彥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按：齊陸厥有《奉答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舅之子』也。前明《李獻吉集》中，稱妻弟左國璣爲內弟，而某宗伯譏之。今世俱以妻兄弟爲內兄弟，見之於詩文者，往往而然，殆不免沿獻吉之誤。近長洲徐大臨昂發作《畏壘筆記》亦曾辨其失。但以內外兄弟爲出《白帖》，則又未免數典而忘其祖矣。

又　丈人之稱，始見於《周易》。王弼註云：『嚴莊之稱也。』孔穎達正義云：『謂嚴莊尊重之人也。』繼又見於《魯論》。包咸註云：『老人也。』若以此稱妻之父，不知起於何時，然其來亦久矣。裴松之宋元嘉時人也。其註《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下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稱妻父爲丈人，在元嘉時已然。《通鑑》載：『元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柳子厚《與外舅楊憑書》云：『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又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又《祭楊憑文》云：『子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此皆稱妻父爲丈人之證也。又子厚集有《祭獨孤氏丈母文》，則更稱妻母爲丈母，與今世正同。若《通鑑》載韓滉稱劉元佐之母爲丈母，是又爲女人尊者之通稱耳。

又卷二　眷，親屬也，亦作婘。《史記・樊噲傳》：『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因誅伉。』伉乃噲之子，即呂后女弟呂須所出也。又《五代史・裴皞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是同姓亦可稱眷矣。今世不論親誼有無，并不論相識與否，而書刺概稱『眷弟』、『眷晚生』。此『眷』字殊無著落，最爲可笑。又世俗於親屬有親眷之稱。按：《三國志・毛玠傳》：『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疑即爲『親眷』二字之始。然此乃活字，與今人所稱頗異。

又　古稱秀才曰『措大』，謂其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爲『相公』。然今日之秀才，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大半皆子游氏之賤儒也，謂之能措大事可乎？吾鄉之俗，五十年前，猶有稱秀才爲『官人』者，《日知錄》謂『官人者，南人所以稱士』，想前代相沿如此，其名猶爲近古。今則一青其衿，便稱『相公』，方以爲固然矣。至于吏胥之稱相公也，不知起于何時。或云：明洪武二十四年，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罰爲吏。二十七年，又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爲吏。人以其曾爲秀才，故仍呼爲『相公』。相沿既久，遂以相公爲吏人之通稱。或云自張士誠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今吳俗稱椎油、作麵傭夫爲博士，剃工爲待詔，吏人爲相公。二說未知孰是。要之惟名與器，古人不以假人，況『相公』爲燮理陰陽者之尊稱，豈可加之胥吏？予觀《洪武實錄》，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爲名稱。推而言之，則『相公』之稱，不在所當禁乎！

又　吳俗以行次稱人曰『官』，在古已有之。駱賓王《秋日送尹大赴京師序》云：『尹大官三冬業暢，指南臺而拾青。』又《秋夜送閻五還潤州詩序》云：『閻五官言返維桑，修途走金陵之地。』《通鑑》梁武陵王稱湘東王曰七官，疑爲稱官之始。

又卷三　今人作札與人，輒以某老、某兄、大人稱之，此最可笑。按《乾卦》：『九二，利見大人。』此大人主在下說。『九五，利見大人』。此大人主在上說。兩『大人』俱作『聖人』解，所謂大德之人也。《論語》『三畏』章及《孟子》『有事君人』章，所謂『大人』亦即指此種。又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晉陳騫云：『大人大臣。』此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此則呼其叔。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此又呼其母。歷考經史，未有以此稱常人者，今人亦不思之甚矣。

又卷五　前明時，縉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其父既稱老爺，其子貴亦稱大爺。聞吾邑陳莊靖瓚之子少參抱沖禹謨公，顧太常雲程之子副使塵客大章公，終身稱大爺，不敢衡其父也。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矣；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大老爺矣。又舉人、貢生俱稱相公，即國初猶然，今則並稱大爺矣。此就紳士言之，其餘稱謂之僭越無等，更非一端也。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閭里稱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則故家右族穎出之人，郎則微裔末流羣小之輩。稱秀則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人自分定，不相踰越。』噫！安得此風復見於今日哉？

又　今人訟牒中多自稱曰『身』，身，猶言我也。如張飛自言：『身是張翼德，可共來決死。』又宋彭城王義眞，自關中逃歸曰：『身在此。』謝淪云：『身家太傅。』史傳中若此類甚多，皆以身爲我也。

又卷六　夫子之稱，始見于《尚書・牧誓篇》，蓋武王之所以呼將士也。繼又見于《小戴禮》『公叔文子卒』一章，則又爲君之稱臣矣。而左氏一書，稱夫子者不一處，如子重，楚令尹也，而稱晉大夫欒鍼曰夫子；荀偃、魏絳，皆晉大夫也，而絳之稱偃則曰夫子；向戌、樂喜，皆宋臣也，而戌之稱喜則曰夫子；又季札，吳之公子也，孫文子，衛之出亡臣也，而札之稱文子則曰夫子；子皮，子產所從受政者也，而其稱子產則曰夫子；師曠，晉之樂師也，叔向，晉大夫也，而向之稱曠則曰夫子；康王，楚君也，士會，晉臣也，而康王之稱士會則曰夫子。又按《工部集》，如鄭司戶、蔡著作、陳補闕、韋書記，皆其友也，而詩中悉以夫子稱之。歷觀諸書，而知所爲夫子者，乃尊卑貴賤之通稱，不特弟子之於師也。獨《魯論》一書中，似有專屬，然觀孔子之稱蘧瑗，子貢之稱叔孫州仇，則又不盡然。近代師生必稱夫子，不知何本，若以孔門爲例，則近於僭；若以尊卑貴賤之通稱而稱其師，則又近於褻。兩者固交失之。聞近時遂寧相公戒其門人勿稱夫子，殆亦以是歟？

又《續筆》卷一《布袋》　《猗覺寮雜說》云『世號贅壻爲布袋，多不曉其義。或以爲如入布袋，氣不得出頃，故名。』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號李布袋，篙人謂其徒曰：『如何入舍壻謂之布袋？』衆無語。忽一人曰：『語謁也，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壻以補其代，故謂之補代耳。』此言極有理。又《三餘帖》馮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以贅壻爲『布袋』。

又《官家》　天子爲官家，而婦人之稱舅姑亦曰『官家』。按馬令《南唐書》：元宗好遊，李家明常從。初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優，戲爲翁媼列坐，諸婦拜禮頗繁。翁媼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元宗笑，于是百官進秩有差。註云：『江浙謂「舅」爲「官」，謂「姑」爲「家」。』又《爾雅・釋親》：『婦人于舅在，則曰君舅；姑在，則曰君姑。』

又卷二《大人》　稱謂亦隨時爲重輕，如大人之稱，至尊也，而在前明時，則不以此爲重。有嘉定縣丞李玉森者，呼直指爲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踐。若不典之稱，丞雖至卑亦能得此於下隸，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禮之。又吾邑夏玉麟垂髫時，縣試，呼縣令爲大人，令不悅，命歷數書冊中大人，以百爲率，玉麟對以孔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令乃笑而遣之。今數十年來，內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無不以此稱爲尊，其名頗覺近雅。此亦弇州先生所謂不觚而觚之一端也。

又卷三《不肖子》　《莊子外篇》云：『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所謂之不肖子。』此『不肖子』三字所自始也。郭注謂『違俗而從親，故俗謂不肖耳。』今世人子喪中用帖，稱『不肖子』，未知本於此否？然大約是謙光之辭。吾邑嚴觀察韋川云：『近世士大夫不明此意，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稱不孝，非儼然自謂勝其親乎？』按《家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從未有稱不孝者。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

莫大于不孝，豈可以此自居！先輩文文肅、錢□□兩公鼎甲後，仍稱不肖，可以爲法。

又《呼兄爲況》 宜興人呼兄爲況，却亦有本。按《廣雅·釋親》云：『兄，況也。』何遜《贈江長史別詩》云：『況事兼年德。』況事猶兄事也。

又《仁兄仁弟》 近世作札與人者，同輩輒有『仁兄』之稱。按此二字，始於《後漢書·趙壹傳》，乃壹之所以稱皇甫規也，而顏魯公《祭姪文》亦有此稱，則謂己之兄耳。又《孔叢子》下卷有《與從弟安國書》，稱安國爲『仁弟』。此二字他處却未見，頗覺出新。

又《尊甫尊堂》 稱人父曰『尊甫』，而『甫』字亦可作『府』，亦可作『父』。按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朱子《考異》云：『府』，或作『父』。又稱人母曰『尊堂』。按陸士龍《答車茂安書》云：『尊堂憂灼。』

又卷四《公爲尊稱》 《公羊傳》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洪容齋曰：『年之長者，尊其道而師之稱公，後世之稱公者，殆不盡然。』顧亭林謂：『今日誌狀之人，人人得稱公者，何其濫也！何其僞也！』吾友陳見復云：『今之墓門署公者多矣，豈皆年之長者，尊其道而師之，故有此稱耶。』正名覈實，無使沒者有媿地下也。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一《薛采改名》 薛太守隱元墓爲頭陀，本名采。自以去冠當去□，剪髮當去，而元墓有米堆山，遂名米，號堆山。

又卷三《火居》 火居，道士之稱。今人不解火字義，謂必土字之誤。嘗見鄭氏《雜說》載，廣東僧人有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火字本此。方言亦皆有出，未可臆斷。

又卷四《吳人稱父母》 吳人稱父爲阿伯，是爸字之誤。又稱母爲阿姨，本音寐，訛如埋。人子曰稱其父母而竟不知爲何字耶？司馬溫公《書儀》云：『古人稱父爲阿郎，母爲娘子；今則稱子與婦矣。』

又卷五《優人稱相公》 相公二字，宰輔之稱，以之稱士子，豈以士人讀書談道，有可以爲相之具，不妨過爲期許，猶之大台柱，卽端揆之意乎。近來郡中至以相公稱優人，將毋以登場搬演，亦有爲相之時歟？則三旦又可居焉。吳人取笑天下，往往有此。

清·趙紹祖《讀書偶記》卷六《公主》 《書》稱『釐降二女』，《易》言『帝乙歸妹』，《詩》詠『王姬之車』，《春秋》書『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其在魯《女經》稱『伯姬』，《叔姬傳》有曰『女公子』，是春秋以前天子諸侯之女，未有稱公主者。《春秋》莊二年：『單伯送王姬。』杜註：『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孔疏《公羊傳》曰：『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所以然者，昏之行禮，必賓主相敵。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大夫，不親昏者，尊卑不敵故也。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謂之公主。』《漢書·高祖紀》：『昭曰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徐堅《初學記》曰：『周中葉，天子嫁女於諸侯，不自主婚，必使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代因之，亦曰公主。』今案《公羊傳》，祇如杜《註》、孔《疏》所引，曷嘗有謂之公主之語？如淳語本未明，徐氏不考，便謂周始謂之公主，誤矣！且卽孔穎達謂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呼爲公主者，亦是臆度之辭。《史記·李斯傳》：『諸男皆尚秦公主。』又曰：『十公主砮死於杜。』秦固稱公主矣。然公主之名，實始見於《吳起傳》，《傳》云：『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是篇中凡五稱公主。起之奔楚在周安王十五年，其事前於李斯百數十年，而魏已有公主之稱，其時魏得爲諸侯纔十六年耳。然則其名始於戰國，而秦、漢因之。其女稱公主，猶男稱公子，而秦、漢以來始專以稱天子之女。固非周有是稱，亦非以三公主之而因有是稱也。

又《官》 漢人稱天子爲縣官，晉、宋、六朝以來乃多稱天子爲官。《三國·蜀志·馬謖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曰：『亮南征，謖送之，曰：「彼知官勢內虛，其叛必速。」』此猶言公家爾。《南史》：孔琳之在晉時作議曰：『官莫大於皇帝。』亦是大概言之。《晉書》：陶侃復慕容廆官屬書曰：『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則直以官稱天子矣！宋後廢帝欲酖陳太妃，左右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齊王敬則謂宋順帝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齊高帝爲太尉時，謂褚淵曰：『我夢應得官。』又荀伯玉、王敬則皆呼高帝爲官。蕭坦之對東昏曰：『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戴法興謂廢帝曰：『官所爲若此。』華願兒謂帝曰：『官爲膺天

子。梁元帝議遷都武昌，太守朱買臣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荆州，豈不願官長往，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陳・毛喜傳》：司馬申對後主曰『終不爲官用。』又《魏書》幽皇后馮氏之死，走呼曰：『官豈有此！』是南北朝皆稱天子爲官也。《學記》：『大德不官。』《注》謂君也。故《王制正義》凡王者不得稱官。然《樂記》云：『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則天地且可官也。又晉、宋人呼其父亦曰官。《南史》：袁君正年數歲，父昂疾，晝夜不眠，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婢妾呼其主亦曰官。沈攸之反，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私屬呼其上亦曰官。海陵王休茂爲雍州刺史，左右張伯超說休茂曰：『主帥密疏官過失。』《王敬則傳》：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王子林曰：『官詎不更思。』是上下又通稱之也。

又《官家》　宋人多稱天子爲官家。曾三異《同話錄》云：『五帝官天下，三皇家天下，故曰官家。』孔平仲《珩璜新語》云：『蕭梁時已有此語。』《梁・簡文諸子傳》：『建平王大球見武帝禮佛，謂其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余案《晉書・載記》，石季龍屢責其子邃，邃私謂中庶子李顏曰：『官家難稱。』《通鑑》採此事，胡三省註曰：『稱天子爲官家，始見於此。西漢謂天子爲縣官，東漢謂天子爲國家，故兼而稱之。或曰五帝官天下，三皇家天下，故兼稱之。』又案《晉・五行志》童謠云：『官家養蘆化成荻。』齊張敬兒泣高帝之薨，曰：『官家大老天子。』則皆在蕭梁之前也。然當時亦不專以稱天子。《南史・羊元保傳》：『子戎爲江夏王義恭布牀，王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則又以之稱王矣。疑三異、三省之說亦未必然。當是其始祇如公室王家之義，爲天子諸侯王之通稱，其後乃專以稱天子耳。

又《明府》　左春谷曰：『漢人稱太守、郡國相爲明府，唐人以爲縣令之稱，而今人承襲用之，非也。』余案《通鑑》：『唐高宗欲用周興，或以爲非清流，罷之。而周興不知也，日於朝堂請命，魏元同曰：「周明府可去矣！」』胡三省《註》曰：『唐人謂縣令爲明府。』春谷之言蓋本於此。其實稱縣令爲明府，不始於唐，而自漢以來亦不僅稱太守、郡國相爲明府也。隋有大業七年陳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仲孝俊撰，有云則曲阜陳明府。其人也，蓋陳叔毅，時爲曲阜令。是隋已以明府稱令。又攷《齊書》，褚淵爲司徒，沈文季曰：『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徐孝嗣爲中書監，永元初與沈昭畧同死，昭畧無懼容。『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則是齊時尚以之稱司徒、中書監，其爲尊重之辭，非有所專屬可知。

又《相王　相公　公相　公王》　魏、晉以來，宰相封王者稱相王。《三國・魏志》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曰：『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率而拜。」』謂司馬昭也。相王之名始見於此。晉琅琊王道子爲相，車允、王緒、庾楷、劉牢之等，皆稱爲相王。殷浩欲去位，以避桓溫，王彪之曰：『且當靜以待，令相王與手書。』相王謂會稽王昱也。宋殷景仁稱司徒彭城王義康曰：『相王權重。』《齊廢帝紀》：『高帝爲相王，魏司馬子如云：「從夏州策杖投相王。」』謂高歡也。唐高祖入關，立代王爲帝，高祖爲相，進封唐王，故溫大雅《創業起居注》下卷中屢稱高祖爲相王。《舊唐書・屈突通傳》亦云：『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相王。』或者不知，改相王爲代王，非也。其以宰相封公者，則稱相公。劉裕伐秦，沈林子曰：『相公志清六合。』是也。又或稱爲公相。宋政和七年，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京改都堂爲公相廳，是也。《日知錄》曰：『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之名，似始見此。』余又案宋朱氏彧《萍洲可談》，有一則云：『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眞相之任呼公相。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父子入侍曲宴，上曰：「相公、公相。」子京對曰：「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是宋時之相公，不必封公而亦得稱之也。張仲文《白獺髓》，有一則云：『秦申王秦檜封申王。晚年，軍國大事悉委其子熺處決。後因會楊和王楊存中封和王。曰：「外廷議論如何？」和王曰：「聞人言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處。」』是宋時宰相，封王不稱相王，而祇稱公相也。又有稱公王者。《晉書・愍懷太子傳》云：『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通鑑》載其事，胡三省註曰：『諸公王，公室諸王之爲公者。』公相、公王之名可謂異矣。

又《膏粱》 國語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杜甫詩：『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柳宗元《柳渾行狀》：『味道腴以代膏粱。』卽孟子飽乎仁義之意。大約多以膏粱比乎紈袴，故世俗語人爲膏粱子弟，未有不勃然起者。而余欲爲之解嘲也。《唐書・高士廉傳》：『帝語士廉等修天下譜牒，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以膏粱配忠賢、宗室、舊望，其重膏粱可知。然此猶是大概言之。《南史》：宋荀伯子自矜藉蔭之隆，謂王宏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王曇首與從弟球詣宋武帝，帝曰：『並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魏李孝伯語張暢曰：『君南土膏粱，何爲着屬？』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是南北朝皆以膏粱爲美談，或以爲譽，或且自謙，非惡語也。故柳芳《世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粱。』然則膏粱豈易得哉？夫惟膏粱而能飽乎仁義，乃益可貴耳！

又《卿》 宋許觀《東齊記事》云：『晉、宋間彼此相呼爲卿，自唐以來，爲君上以呼臣，庶不復敢以稱謂矣。』余攷之殊不爾，三公稱公，九卿稱卿，古之制也。漢以後，習俗相沿，乃始爲彼此之稱。然大約多以公爲尊重之辭，若以卿相呼，雖同輩亦間有之，而忽畧之意多矣。以卿呼臣，自漢已然，不始於唐。光武謂馬援曰：『卿遨遊二帝間。』彼此相呼亦不始於晉、宋。蜀龐統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吳魯肅謂關壯繆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是已。』然齊陸慧曉見士大夫，未嘗卿之，曰：『貴人不可卿，賤者乃可卿。』故常呼其官位。《世說》：庾子嵩卿王夷甫不置，夷甫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北齊祖信年少時，父遜爲李庶所卿，信欲報之，乃詣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合此數事觀之，則輕薄之情見矣。又唐宋璟答張易之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鄭杲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此雖以正答，亦似有輕薄之意。然亦可以見唐人亦未嘗不以卿呼人也。

又《娣姒》 《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出謂俱事一夫。此以己之長幼言也，猶姊妹也。既有姊妹可稱，何以稱爲娣姒？在母家當從姊妹之稱，在夫家當從娣姒之稱，此可以意釋之者也。《爾雅》又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爲長婦爲姒婦。』繫之曰：『婦則婦人，從夫。』此以夫之長幼言也。然《左傳》曰：『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則以姒稱其娣。故杜元凱註曰：『兄弟之妻，相謂曰姒。』蓋分言之，則兄妻曰姒，弟妻曰娣，通言之，則兄弟之妻可以相謂爲姒是也。孔穎達疏曰：『相謂者，幼者謂長爲姒也。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也。』遂引《爾雅》二文爲『長爲姒，幼爲娣，自以身之長幼，生娣姒之名，不由夫之長幼也。』此其說非也。兄弟之妻，可以相謂爲姒。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子容之母曰：『長叔姒。』可以証矣。然決不可以例相謂爲娣也。兄妻可以稱弟妻爲姒，弟妻必不可以稱兄妻爲娣也。此娣姒之名，當由夫之長幼，不當從身之長幼。《爾雅》二文，各有其義，不可混而爲一，明矣。毛晃、胡三省皆泥於孔氏之說，謂俗以兄妻爲姒，弟妻爲娣，不知此本古訓，非俗稱也。賈公彥疏《儀禮》云：『假令兄妻年少，呼之爲娣。』此其說尤爲無稽，不足論也。《釋名》云：『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己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己後來也。』此亦非也。郭註《爾雅》云：『猶先後妯娌也。』娣姒可以呼爲先後，見於《漢書》。顏師古註曰：『今關西呼爲先後，然不以先來後來爲義。』《唐書》：李光顏先娶，其兄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家藉、財物，歸於其姒。則不以先來爲義可知也。

又《姨》 《爾雅》：『母之姊妹爲從母，妻之姊妹同出爲姨。』《說文》：『妻之女弟同出爲姨。』郭註：『同出謂俱已嫁，與娣姒之同出同文異義也。』《詩》：『邢侯之姨。』《左傳》：『息嬀過蔡，蔡侯曰：「吾姨也。」』皆指妻之姊妹言也，則郭氏之註是也。古未有稱從母爲姨者。《南史・何尚之傳》：『父叔度，姨適沛郡劉璩，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魏書・釋老志》：『仙人成公興，至寇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嘗覲其姨。』上言從母，下言姨，是此姨爲謙之從母也。然則稱從母爲姨，始於南北朝，而後人沿之耳。又今人或有稱母爲姨者。《南史》：『齊衡陽王鈞五歲時，所生母區貴人病，左右以五色餅餌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晉安王子懋七歲時，其母阮婕妤病篤，有獻蓮花禮佛者，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此花竟夕不萎。」』二王皆呼母爲姨，

是亦始於六朝時也。或曰姨者姬侍之稱，二王皆庶出，故呼其母爲姨耳。

又《堂兄弟》　《爾雅》：「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儀禮・喪服》：「大功九月者從父昆弟。」賈公彥疏曰：「緣親以制服，故云從也。」古未有稱從兄弟爲堂兄弟者，有之自晉、宋始。《晉書》：「司隸荀愷有從兄喪，自表赴哀，詔未下，而愷造太傅楊駿第，傅咸因劾奏愷，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方隕，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余案：同堂卽同居之義，古者大功同居同財。何以見之？《喪服》：「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鄭註：「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可見有大功之親，必同居同財。同堂二字，從同居生出，堂兄弟之稱，卽從同堂生出，雖非古語，亦自有本，非俚俗也。《魏書》：「元顯入洛，廣陵王遙欣集衆議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舊唐書》：「中宗以堂兄千里爲成紀郡王。」蓋自晉、宋、六朝以來，相沿至今矣。

又《奴》　錢氏《養新錄》曰：「婦人自稱奴，始於宋時。朱翌《猗覺寮雜記》云：「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是宋時婦女以奴爲美稱。宋季二王航海，楊太后垂簾，對羣臣猶稱奴，此其證矣。」以余攷之，則非也。《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註：「男女同名。」《天官・酒人》：「女酒三十人」，鄭註：「女奴曉酒者。」其他女漿、女籩、女醢、女祝、女史，註皆曰「女奴」。是則對言之則男曰奴，女曰婢，通言之則男女皆曰奴。自周、漢以來然矣。唐宮女名念奴，元微之詩「內苑傳呼喚念奴」，楊妃亦稱玉奴，東坡詩「玉奴絃索花奴手」，是唐婦人亦稱奴矣。但奴是賤稱，故婦人對人自謙則曰奴，而以爲美稱則亦誤矣，如錢所引楊太后稱奴亦是謙詞。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三《老先生》　老先生之稱，始見於《史記・賈誼傳》。明時稱翰林曰老先生，雖年少總稱老先生。國初稱相國曰老先生，兩司稱撫臺亦曰老先生。近時並不以稱老先生爲尊，而以爲賤，何也？

又《名士》　《漢書》：「聞張耳、陳餘兩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見《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記・律書》亦云：「自是之後，名士迭興。」謂名家、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詞章之謂也，今人往往誤用。

又《親家》　今人呼婿親爲親家，始見於《後漢書・禮儀志》。「親家公」三字，則見於《隋書・李穆弟李渾傳》，皆作平聲讀。今吳人呼親家爲親家，又作去聲讀。《左傳》：「師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是親家之親，本讀去聲也。案《說文》：「親，至也，初僅切。」秦刻石文：「親巡遠方」，「親巡天下」，猶言親之至也。唐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可見呼親家爲親家者，其來久矣。

又卷二一《鑲邊酒》　近時俗尚驕奢，挾妓飲酒，殆無虛日。其座旁陪客，或有寒士不能具纏頭揮霍於筵前者，謂之鑲邊酒。余笑曰：「昔杜少陵《嘗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詩》所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者，豈非鑲邊酒耶？」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乾阿奶》　俗呼乾娘之母及姑曰「乾阿奶」。按《北齊書・恩幸傳》：「穆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中，令其鞠養，呼乾阿奶。」此三字之所本也。

又《博士待詔》　博士待詔，皆翰林院官名也。而何以有茶博士、酒博士、算博士之稱，剃頭匠又有待詔之號，積習之沿，不知何昉。

又《老先生》　新選廣東韶州府仁化縣李某，貴州人，由進士截取者。初謁上官，稱老先生。朱斡臣中丞桂楨。奏請改教回籍。按弇州《觚不觚錄》：「外省司道稱巡撫曰「老先生」，稱按院曰「老先生大人」。」則渠似亦不爲無本。

又《蕉葉》　廣東東莞呼奴之大者曰「蕉葉」，其說甚新。邑某宦，好交游，客恆滿座。一僕俊雅，好談議，每當揮麈，僕必儳言，主頻怒以目，夷然不顧也。一日，主誡之曰：「座中皆士大夫，汝臧獲，焉得置喙？倘仍前轍，決不汝貸矣！」僕唯唯。又一日，座客評花卉及葉之大小，有謂橘葉至大，有謂蓮葉至大，僕屢欲辨駁，因憚主括囊。既一客吟曰：「遍索羣芳譜，輪困葉數蓮。誰還能摭取，開橐贈金錢。」僕聞之，張目視主人曰：「任由夕烹于鼎，亦必摘取第一等者，以伸奇卉之氣。」因指畫客前曰：「《草木狀》云：「蕉葉長一二尺，或七八尺。」然則荷葉

非大，蕉葉之大，乃無倫耳。』羣客譁而起曰：『是也！吾輩何俱不憶及也？』各厚賜之。

又卷五《北方嬰兒命名》 京師人家嬰兒僮僕，喜用兒字命名，如來升兒、進喜兒、成兒、定兒之類甚多。按六朝時，有大將張敬兒、張豬兒，隋煬帝時，有大將來護兒、甄翟兒，是古之仕宦且有此名，不獨閭里之兒矣。

又山東鄉俗，小兒乳名慣以某子呼之，如大子、二子、喜子、祿子之類，在在皆是也。按《宋書》中，有沈田子、荀伯子，皆當時顯宦。謝混呼其姪弘微爲微子，沈約南士，不解此俗，乃謂呼靈運爲阿客，呼瞻爲阿遠、曜爲阿多，特敬貴於弘微號曰微子，豈不誤哉。

又卷一一《以數目字命名》 八旗幼童，喜以數目字命名，如七十二、八十三等名，多出於祖父母之紀年，因以爲壽也。《洪武自敍世德碑》云：本宗出自金陵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世服農桑。五世祖仲八世，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子二，長四五公，次卽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卽先考諱世珍云云。按其說是以數目字命名。非自今始矣。

清・福格《聽雨叢談》卷五《阿家》 八旗人稱母曰額娘，曰阿家，曰奶奶，如南方之呼娘、呼孃、呼媽相同，各隨其俗也。額娘、阿家，皆清語，或寫阿家爲阿姑，蓋滿漢諧音，多無定字。讀《范蔚宗傳》云，其妻向其母曰『阿家莫惱』云云，是古人亦有此稱矣。

又卷八《大人》 古稱大人、先生，蓋指德業而言，非謂名爵也。子之於父，亦稱大人、夫子、先生。今惟存家大人、尊大人之稱，而無夫子、先生之稱矣。《漢書》范滂曰，『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是稱母爲大人也；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是呼叔爲大人也。宋元之世，漸稱達官內臣爲大人。至郭子儀應回紇大人之占，仍是偉望之稱，非指官祿而言也。本朝內大臣、都統、尚書、侍郎、卿寺、學士、堂上官皆稱大人。中允、洗馬、贊善、巡城御史、掌科給事，皆在本署中稱大人，出署則否也。外官文職督撫、學政、織造、監督、司道，武職提督、副都統、總兵、城守尉，皆稱大人。御前大臣多以王公兼任，不稱大人而稱位號，其無世爵者，則用清語稱之曰郭什諧班。大學士稱中堂，將軍稱將軍，似不以大人兩字爲極尊之稱。國初諭旨中呼內務府大臣爲內府大人，是以近日中使人役，仍呼內務府爲大人衙門。

考國初外官，非欽使不稱大人。曾見山東省城西關有王公祠，木主書山東巡撫王大老爺國昌之位。又濟南朱氏家所藏其先世閩督公朱宏祚任廣東巡撫時輿頌詩詞冊，亦稱巡撫廣東朱大老爺。又於高唐途次見一舊碑，稱布政司熊大老爺。此皆康熙中年之事。余幼時，道員已稱大人，府廳州皆稱大老爺，知縣稱太爺，形於筆札則稱太老爺。咸豐年用兵以來，知府多加運使、道員職銜，亦稱大人。甚有未加銜者，屬吏亦媚之曰『大人』。知縣則無不加銜，無不大老爺矣。從前武職，總兵稱總爺，副將稱副爺，參將、游擊稱將爺，都司、守備稱掌家。專營都司亦稱將爺。自余幼時總兵已稱大人，副、參、游皆稱大老爺，都司稱總爺，守備稱副爺，已覺與前迥異。近年以來，副將漸稱大人，守備亦稱總爺，兵丁久已稱將爺，什長、傳號久已稱掌家，更爲躐等之甚矣。不知數十年後，更加何稱。又王弇州《觚不觚錄》，三司見督撫稱老先生，見巡按稱先生大人，頗似今時中堂、將軍，不以大人兩字爲重也。

又卷一二《哈哈珠子》 國初大臣子弟以童稚入侍禁近者，不必盡是旗人。康熙中，商丘文康相國宋權之子宋犖，年十四，入備宿衛，改官黃州通判，洊至江蘇巡撫是也。今滿漢大員子弟，皆須十八歲始准入仕，無童穉拜官之例。惟皇子及諸王侍從小臣中有曰『哈哈珠子』者，清語爲幼男之稱，名雖幼男，亦非年屆十八歲弗用，僅存其義而已。按《函山旅話》言：唐設九科，童子居其一，員半千、楊炯、吳通元、裴耀卿、李泌、劉晏皆由是舉。宋則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均以童子出身。漢有童子郎，梁有童子奉車郎，元有童子科，見於《選舉志》者十六人云云。是童子拜官，古昔已見，而揆其制度，元之童子科，似是今之童子入學爲廩附生員之制；梁之童子郎，實與今之哈哈珠子相合；若員半千等諸人，或近於舉神童之典，應俟諸博雅者正之。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三《衣工》 織紝者，婦人之事也。《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賦儉也。《禮・內則》：婦事舅姑，右佩箴、管、線、纊，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勸孝也。古樂府云：『蠶桑苦，女

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質言之也。唐人貧女詩云：『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喻言之也。總之，不離乎女工。自男作衣工，俗只謂之裁縫。而踵事增華，日甚一日。七十年前，吾鄉有呂五福者，於瓜葛中爲晚輩，人頗誠實，工亦堅緻。其時只裙袖偶用鑲邊，且裁翦之餘，一絲不苟。嘗言以男子爲婦人之事，已不如人，尚敢作孽以留後世因乎！今京師之衣工，一衣自三鑲以至五鑲，其工費數倍於本身，即幼孩之衣亦然，則眞作孽矣。鄉人效之，謂之三圓五滾。昔年與趙象莽親家憤激言之。象莽曰：『以足下之才之學，而能禁其不三圓五滾乎？』男子耳食，婦人目衣。入眼印心，圓圓滾滾。蓋性命依之矣。因誦人一絕云：『授衣時節又寒號，補綴搜尋布縷條。甕底尚餘半升米，且賒三尺狗牙絛。』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一《大細》　子女多者，統言大男小女，畢竟貴男賤女之意多，一似大屬男小屬女者。自錢塘妓女蘇小小名噪一時，後之稱兒女者，諱大小而曰大細。

又《車夫子》　夫子，師長之稱，豈可加之推車者？古有扶輪，今有扶轎等稱謂，應作車扶子，夫字不當如字讀。

又《船家長》　家長，尊親之詞，豈得加之操舟者？坐船之人稱搖船之人爲家長，有是理乎？按家字乃駕字之悞，長字乃掌字之訛，言掌管駕船人也。此爲船駕掌。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五《稱謂之異》　國朝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甘州人謂姊妹之夫曰挑擔，其異父之昆曰隔山，名其子女多曰倉、曰庫，不慧之子曰瓜子，殊不解所謂。【略】

國朝顧炎武《明季實錄》附載《酉陽雜筆》云：呼外父曰家公，外母曰家婆，呼叔曰晚晚，亦有稱父曰晚晚者，言認爲叔之子，易長養，無刑剋也。尋常稱父母爲哀爺、哀娘，又有稱哀姐者。按此所紀，乃湖南辰州府俗也。

國朝吳振臣《寧古塔紀畧》云：彼此稱呼曰阿哥，父曰阿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馬，叔曰曷克赤，子曰濟，女曰叉而漢濟，甥曰濟頒卽哈，夫曰畏根，妻曰叉而漢，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姊曰格格，妹曰那，小廝曰哈哈朱子，丫頭曰叉而漢朱子。

又《姑姑》　東坡《志林》云：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今姪呼其姑曰姑姑，宋人已有此稱。

又《嬸》　俗呼叔母爲嬸，北宋人已然。王楙《野客叢書》云：『僕家有富鄭公一帖，前後皆書弼百拜幾叔嬸幾嬸。』

又《稱妻父爲岳》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劉仁遇，行伍出身，語多方拙。時梁太祖方據四鎮，仁遇復在偏裨，雖是親家太祖竟爲記忌。『親家』句下原注曰：『（復）（福）王太岳。』蓋劉乃復王妻父，故云太岳。

又《尊夫人》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有《答朱元晦書》云：聞尊夫人已畢大事，比日秋冷，孝履何如，云云。按尊夫人之稱，今人以稱其妻，不知古人以稱其母也。

又《上下同門》　唐趙璘《因話錄・楊家上下門生》一條注云：代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此亦古今稱謂之異者，以此推之，又知古人僚壻得稱同門矣。

又《院君》　宋周密《武林舊事》：官本雜劇段數，有《醉院君瀛府》，《知不足齋》本有注云：『陳刻院作縣。』

按今世小說家有員外、院君之稱，不知院君爲何義，今觀此，乃知是縣君之誤，蓋古婦人有郡君、縣君之封，稱縣君，猶今稱孺人也。

又《稱人曰老兄》　《朝野僉載》：來俊臣謂周興曰：『有內狀勘老兄，請兄入此甕。』老兄之稱，唐人已有之，史作公者，史家所改也。

又《仁弟》　宋樓鑰《攻媿集・跋從子深所藏書畫》云：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卽了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按今人或以仁弟之稱施之卑幼，宋人已有然矣。

又《年兄》　宋馬永卿《嬾眞子》云：紹興六年夏，僕與年兄何元章會於錢唐江上。是宋人已有年兄之稱。

又《鄉弟》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張忠定公詠爲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弟，及他語尤鄙。公以失人臣體，遂彈奏之。

又《同門》　唐王定保《摭言》云：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然則同門之誼，唐人已與同年並重矣。

又《同學》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自前明崇禎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自黃太沖始也。太沖《題張魯山後貧交行》云：『社盟誰變稱同學，慚愧弇州記不觚。』自注云：『同學之稱，余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今社盟之稱久絕，同學則有之，然亦惟師施之於弟子，平交則否矣。

又《門孫鄉祖》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張公元禎居翰林久，其門生之子又有出門下者，其人不敢稱門生，通狀曰『門孫』。冢宰馬公文升齒德並尊，鄉人以書通者，不敢稱鄉尊，而曰『鄉祖』，此可作對也。按鄉尊之稱，今亦未聞。

又《老爺》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前明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其父既稱老爺，其子貴亦稱大爺。吾邑陳莊靖之子少參抱沖公，顧太常雲程之子副使塵客公，終身稱大爺，不敢衡其父也。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俱稱大老爺，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舉人、貢生並稱大爺矣。按稱謂之變，諸書亦有載之者，而此最詳備，可證國初稱謂與近時迥異也。

又云：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閭里稱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則故家右族穎出之人，郎則微裔末流羣小之輩。稱秀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按此稱，今久不聞矣。

又《大人》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稱謂亦隨時爲重輕，如大人之稱，至尊也，而在前明時則不以爲重。有嘉定縣丞李玉森，呼直指爲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踐，若不典之稱丞，雖至卑亦能得此於下隸，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禮之。又吾邦夏玉麟垂髫時，呼縣令爲大人，令不悅，命歷數書冊中大人以百爲率，玉麟對以孔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令乃笑而遣之。今數十年來，內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無不以此爲稱，此亦弇州先生所謂不觚而觚之一端也。

按如上一條，則國初時九卿及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據此條則又稱大人矣。一人之書而有不同，何也？

又《自稱卑末》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伏念某艸茅下士，蓬蓽書生。』子瞻自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唐王定保《摭言》載：裴思謙以仇士良書求狀元，侍郎高鍇欲見之，曰：『卑吏便是。』然則唐人已有此稱矣。

宋袁桷《清容集》有《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云：『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聞。』

又《鴉鬟》 宋人《異聞雜錄》載：建康楊二郎遇一婦人，稱爲鬼母，遣小鴉鬟出探，又分付鴉鬟爲置一室。今人呼婢爲鴉鬟，亦宋人舊語也。

又卷一〇《師公》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凡分茶酒肆賣下酒食品廚子，謂之量酒博士師公。按余從前居臨平時，其俗猶有廚師公之名。

又《行老》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凡顧覓人力，各有行老引領，如有逃閃，將帶東西，有元地脚保識人前去跟尋。如府宅官員欲買寵妾、歌童、舞女、廚娘，針線供過、廳細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按此事至今蘇杭皆然，但行老、牙嫂等名，則不聞矣。

避諱分部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九《南方好避諱》 楊行密之據揚州，民呼蜜爲蜂糖。夫『蜜』、『密』，二音也，呼吸不同，字體各異，亦出『茄子』、『伽子』之義。甚哉，南人之好避諱者如此。

宋・王栐《燕翼詒謀錄》卷四 唐人重於避諱，國初此風尚在，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部曲避監臨家諱尤甚。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己。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新授官職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許准勅上言，餘不在改請之限。』然法令明載，官稱犯高曾祖父諱，冒居者有罪，則是與此詔相反也。豈非此詔既行之後，人無廉耻，習以成風，故又從而禁之耶。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一九《名諱壽堂》 生稱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亭堂等記則曰公名某，作誌名神道碑則曰公諱某。今

人不察，於是凡遇人則請問曰尊諱，答人者曰諱某。又稱人之母曰壽堂，以謂崇敬，殊不知邱墓祭祀之處乃壽堂也，按陸士衡《挽歌》云『壽堂延魍魎』，註曰：『壽堂，祭祀處也。言既死於祭祀之處，獨相處魑魅耳。』林逋有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觀此可知矣。今皆背義而言，可發一笑。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一《忌諱》　宋文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改騶馬字爲馬邊瓜，以騶字似禍故也。移牀修壁，使文士撰祝，設太牢祭土神。江謐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後梁蕭詧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

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筯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梨爲圓果，傘爲豎笠；諱狼籍，以郎挼爲興哥；諱惱躁，以謝竈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謝在杭云：余所見縉紳中有惡鴟鳴者，日課吏卒，左右彀弓挾彈，如防敵然。值大雪卽不出，惡其白也。官文書，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

湖友華濟之常言：其郡守某，忌諱特甚。初下車，丁長孺來謁賀，怒其姓，拒之再三。涓人解其意，改丁爲千，乃欣然出見。一日御史臺有大獄當讞，牘中有『病故』字，吏以指掩之，守見文義不續，以筆擊去吏指，忽覩此字，勃然色變，急取文書於案卓足下旋轉數次，口誦『乾元亨利貞』，合堂匿笑。

柳冕爲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有語落字者，忿然見於詞色。僕夫犯之，輒加箠楚。常謂『安樂』爲『安康』。聞榜出，遣僕視之。須臾僕還，冕迎門曰：『得否？』僕曰：『秀才康了。』

又《諱父名》　則天父名曌，改華州爲秦州。章憲太后父名通，改通州爲同州。朱溫父名誠，以其傍類戊，改戊己爲武己。楊行密父名忠，與夫同音，凡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皆去夫字。【略】

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出糕啖客，袁獨凄然不食。

北齊劉臻性好啖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范曄以父名泰，不拜太子詹事。

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辭著作郎。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華。

徐積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不踐石，遇石橋使人負之而趨。

王逸少父諱正，每書正月爲初月，或一月。而其名諸子曰：徽之、獻之、操之，其孫又名直之，三世同用之字。此更不可解。

又《諱己名》　田登作郡，怒人觸其名，犯者必笞，舉州皆謂燈爲火。值上元放燈，吏揭榜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俗語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本此。

宋宗室有名宗漢者，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

石虎時，號虎爲王猛。朱全忠時，號鐘爲大聖銅。又李甘家號柑子爲金輪藏。楊虞卿家號魚爲水花羊。陸先家號牛爲鈍公子。李栖筠家號犀爲獨筍牛。俱以避諱故也。至如天成長興中，稱牛曰格耳，則以屠牛禁嚴，特隱其名。而僧家謂酒爲般若湯，魚爲水梭龍，雞爲鑽籬菜，巧言文過，尤可惡矣。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避諱》　福大將軍威震中外，屬吏有犯其祖父諱及本身名者，必當面申飭。故其時稟啓，改康爲泰，改安爲寧。按寇萊公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爲准。又汴京舊有平準務，因蔡京父名，改爲平貨務，官私公移避京名，如京東、京西，改畿左、畿右，則此風由來久矣。

綽號分部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禿角犀》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畿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於悰曰：『公以碩大郭厖之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譏之，文多不錄。

時人號爲『禿角犀』。

又卷三《韋宙相足穀翁》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咸通初，除廣州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固無所貪。』懿皇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獺祭魚》 舊說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鱗次堆積，時號『獺祭魚』。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盧思道挽詩獨八首，比時人最盛，時人謂之『八米盧郎』。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一〇《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爲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第，柰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爲侍郎設，何辭之爲！』薛終不可。予時爲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嚴目予曰：『景盧能倉卒間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三 高若拙《後史補》云：『王仁裕著詩一萬首，朝中謂之「詩窖子」。』今人稱讀書而不通世務者，曰『書磕子』，殆卽沿『詩窖子』之稱而誤歟？

又卷五 漢班昭爲曹世叔之妻，稱曹大家。按：『家』字當讀『姑』，又與姑同。大家，女之尊稱。又《離騷》云：『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家』字註音『姑』，謂浞殺羿而取其室，此亦『家』字讀『姑』之一證也。某宗伯爲山陰王玉映題照云：『季重才名噪若耶，縹緗有女嗣芳華。漢家若採《東征賦》，彤管先應號大家。』是讀『家』字爲本音矣。《西溪叢語》云：『唐秘書省有裝潢匠六人。』《齊民要術》云：『紙有裝潢法。』《釋名》：『潢，染紙也。』《集韻》：『音胡晃切，作去聲讀。』而宗伯贈書詩云：『朱黃點勘須完好，籤軸裝潢要簇新。』是讀『潢』字爲呼王切，無異潢汙、天潢之潢矣。韓退之謂：『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博學如宗伯，而猶不免誤用，甚矣識字之難也。又《戒庵漫筆》謂：『賈胡藏珠，而都玄敬讀「賈」爲「假」，不爲「古」音；泛駕之馬，王魯南讀「泛」爲「汎」，不爲「捧」音。』蓋自小學不講，字之誤讀，卽名人亦不免矣。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三《快活三郎》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卽唐明皇也。魏鶴山《天寶遺事詩》：『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

清・丁柔克《柳弧》卷二《異相》 予在西蜀時，買履一雙，其店東親送履至。其人身僅二尺餘，而鬚鬢有鬚，身穿藍布衣，大袍馬褂。予見之不覺失笑，伊大怒，其態可掬，人皆狂笑。伊怒甚，挽袖束衣欲與從者揮拳，予亦不覺狂笑矣。都中有部屬某，大頭，人皆呼曰『某大頭』。又有李某，其腮歪甚，仿佛欲人批頰之狀。人皆呼曰『你來打』，你、李二字同音也。泰州有主事太太，腰大十圍，人見之無不驚異，大約如安祿山，可重叁百五十斤猶不止也。四川有司馬某，亦肥瓠龐大，重五百餘斤，轎夫皆不能擡。聞出門拜客，須三班轎夫。又雲南婦人常生鬚，竟有于思于思者，予幼時親見三婦人，無足異也。予婢某，頭生紅髮。雲貴婦人項下多生贅瘤，俗名隱袋。蓋兩山夾水，其人多癭也。

名稱分部

《漢書》卷二七《五行志》 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祇，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

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市井》　井，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久不潔滌爲井泥，《易》云：『井泥不食。』不停污曰井潔，《易》云：『井潔不食。』滌井曰浚井，水清曰洌井，《易》云：『井洌寒泉。』甃，聚磚修井也，《易》云：『井甃無咎。』

雍丘縣夏后公祠有神井，能致霧。

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亦謂之市井。俗說：市井者，謂至市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市者，百步爲畝，秦孝公以□百卅步爲畝，半爲廛也。

又《朱朱》　呼雞曰朱朱。俗說：雞本朱氏翁化而爲之，今呼雞皆朱朱也。謹案：《說文解字》：『朋，二口爲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朋與朱音相似耳。

又《李耳》　呼虎爲李耳。俗說：虎本南郡中廬李氏公所化爲，呼李耳因喜，呼班便怒。

又《夜羅》　夜羅。俗說：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無人也；今乃夜羅穀，明其癡駭不足也。凡斬不施惠者曰夜羅。

又《錢刀》　錢刀。俗說：害中有利，利旁有刀，言人治生，卒多得錢財者，必有刀劍之禍也。案《漢書》曰：『王莽造大錢，作契刀、錯刀、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也。』

又《車一兩》　車一兩，謂兩兩相與爲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轅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耳；猶屨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

又《匹》　馬稱匹者，俗說：相馬比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說：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束帛爲匹，與馬相匹耳。

又《兩匹》　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

又　狂風曰颱，涼風曰瀏，微風曰颸，小風曰颸，小風從孔來曰颭。

又　積冰曰凌，壯冰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　世呼病瘦爲崔家疾。據《北史》，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爲天閹。博陵崔諶，暹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藝鬚。』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俗呼滹沱河爲崔家墓田。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蒼史篇》　女曰嬰，男曰兒。嬰者，盈盈也，女之貌也。又嬰字從貝，音嬰。貝者，貝也，寶貝纓絡之類，蓋女子之飾也。兒者，孺也，音儒。謂嬰兒孺孺然輸輸然，幼弱之象也，亦曰孺子，與孺同義。籀文兒字從囟音信。從人，象小兒頭囟之未合。又云㐬音信。字，又有作此者，隸文多作此頤。音信。今見篆書，兒字往往從而此大誤也。而字說文象人頤頰之毛。

五代・馮贄《雲仙散錄・買春錢》　《承平舊纂》曰：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之費，號『買春錢』。

宋・陶穀《清異録》卷下《闌單帶疊垛衫》　諺曰：『闌單帶，疊垛衫，肥人也覺瘦巖巖。』闌單，破裂狀；疊垛，補衲，蓋掩之多。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熊館》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數千里，悉有給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又《嶺南嗜好》　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鱓，草蟲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蟆曰蛤蚧，皆常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爲鸚鵡，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豬，沙魚之斑者化爲鹿。

又《胡餅》　今人呼奢麪爲湯餅，唐人呼饅頭爲籠餅，豈非水瀹而食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而食者皆可呼籠餅？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著名之所謂，得非熟于爐而食者，呼爲爐餅宜矣。

又《宋羅江》　慶曆中，有親事官欄入殿門，御史宋禧乞內庭畜羅江之狗，時號宋羅江，亦曰宋神狗。

又《慎火木》　《酉陽雜俎》云：『廣州有慎火木，大三四圍。慎火，《本草》一名景天，俗亦名護火，多以盆缶植之，置屋上，其花紅白細錯如錦。』予嘗兩至番禺，段成式所謂慎火，乃烽火木耳，又名龍骨。其幹葉若慎火，斷之有白汁，著人肌膚，遂成瘡痏。亦無花。蓋不識者誤傳也。

宋・王得臣《麈史》卷中　古人有曰僕馬走者，稱謙損也。夫自況曰僕，非不卑也。稱人曰君，又斥云足下，非不恭也。常觀唐賢如韓退之，凡與人書，遇尊者則曰閣下，與在下者多云某君足下，而又稱曰僕。以退之之才識，所言宜不苟者。豈習俗之變，不能易耶。

又　京師謂人神識不穎者，呼曰乾。予因詢一書生厥義云何。曰：『乾，陽數九。九者，不滿足耳。』後予見揚子《方言》稱：『齊人謂賊曰虔。』因知乾乃虔。傳曰：『虔劉我邊鄙。』蓋賊殺之義也。然則世俗俚語多有所本，但不能究繹耳。

又卷下　閩中呼梯爲陔。陔，階之譌也。鞾爲脚。脚，屩之譌也。

宋・趙令畤《侯鯖録》卷三《洋》　洋者，山東謂衆多爲洋。《爾雅》：『洋、觀、裒、衆、那，多也。』今謂海之中心爲洋，亦水之衆多處。

又《孌子》　孌子。《戰國策》：『孌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相似，唯智者知之。』孌子謂雙生子也。

又《水雞》　水雞，蛙也。水族中，厥味可薦者雞。

又卷四《爛雨》　同州民謂雨沾足爲爛雨。

又《十月爲良月》　十月爲良月者，謂盈數也。

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七《木饅頭》　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瘴，嶺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爲果牀高飣，故云『公筵多飣木饅頭。』或謂嶺外諸州，刻木作饅頭狀，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樣造五十隻。』談者之過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屋翼名搏風》　今之屋翼，謂之搏風。見《儀禮・士冠禮篇》云：『直于東榮。』鄭氏注曰：『榮，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者，即今之搏風。』又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爲榮飾，故云榮也。』

又卷二《以物質錢爲解庫》　江北人謂以物質錢爲解庫，江南人謂爲質庫，然自南朝已如此。按，齊陽玠《談藪》云：『有甄彬者，有行業，以一束苧，就荆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于苧束中得金五兩』云云。

又《搭猱》　俗以不情者爲搭猱，唐人已有此語。周顗處士答賓從絕句云：『十載文章敢憚勞，宋都迴鵠爲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搭猱。』

又《宗衮》　宋莒公以宋元憲爲宗衮，本謝朓謂謝安爲宗衮。謝詩云：『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三《粄盆》　今人祠祭或燕設，多以高架然薪照庭下，號爲『生盆』。莫曉其義。予因執事合宮，見御路兩旁火盆皆疊麻粄，始悟爲『粄盆』，俗呼爲生也。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七《課馬》　俗呼牝馬爲課馬者，《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又《客作》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

又卷九《素領》　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爲郎官，素髮垂領。

又卷一一《暖屋》　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曰暖屋，或曰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則暖屋之禮，其來尚矣。

又卷一四《上頭入月》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又天癸曰月事。《黄帝内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月事不下，診其腎脉，嗇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

又卷一五《醫科》　醫有十三科，考之《聖濟總録》：大方脉、雜醫

科、小方脉科、風科、產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鏃科、瘡腫科、鍼灸針、祝由科則通兼言。

又卷一七《方頭》 俗謂不通時宜者爲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

又《點心》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晡前小食爲點心。唐史，鄭傪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又卷二九《井珠》 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擔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可闕，謂之投河奔井。凡納婢僕，初來時，曰擂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九 平價買物曰和買。新唐書吳湊言宮市事曰。宮市大抵強買民間物。宜料中官年高謹信者爲宮市令。平價和售。按韻書。賣物出手曰售。今云平價和售。則卻是以平價和賣。非和買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一九《歷代獄名》 夏曰均臺，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羑里；周曰圜土，曰稽留，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互，曰請室、狴犴；晉曰黃沙；魏曰司空；總名曰圜扉、圜牆。

又卷二六《守宮》 守宮即蝘蜓、蜥蜴，《爾雅》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註曰：『轉相訓解。』是知乃一種耳，亦如龍生九子類也，故《說文》云：『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若守宮，因其義而名之，《博物志》曰：『取蜥蜴以草脂和硃砂食之，待體赤，搗膏以點宮人之臂則終身不滅，遇男合即滅，故曰守宮。』觀此可知，如以其能食蝎，故名蝎虎；以其能祈雨，又名龍子之類。守宮之法，《墨客揮犀》以爲東方朔進於武帝，此或然也。又曰以其能守鑰，能知宮人有異志淫心者則吐血汙衣，此則非也。

又《七修續稿》卷三《中國》 中國所以爲中國者，以天文四七分野俱在華夏，故曰中天。八荒曠邈，星象亦難於占視，雖與之同覆，不可紀也，豈特山川、草木、人物之異哉？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三《武林俗呼》 杭州俗呼黃矮菜爲花交菜，謂近諸菜多變成異種，民閒常以此詈人，如魚中之鯧也。土俗多南渡遺風，賣冰者叫大俗音柁。雪，以大雪收者佳。糶芝麻者叫何何，舊姓何者曾鬻此故也。

明・江盈科《雪濤閣集》卷一四《鼠技虎名》 楚人謂虎爲『老蟲』，姑蘇人謂鼠爲『老蟲』。余官長洲，以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故，閽童答曰：『老蟲。』余楚人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也。』余曰：『鼠何名老蟲？』童謂吳俗相傳爾耳。

嗟嗟，鼠冒老蟲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徐而思之，良足發笑。然今天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皇之上，端冕垂紳，印纍纍而綬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權貴、摧豪強歟？牙帳之內，高冠大劍，左秉鉞，右仗纛者，果能禦群盜、北遏虜、南遏諸夷，如古孫、吳、起、剪之儔歟？驟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于老蟲也；徐而叩所挾，止鼠技耳。夫至于挾鼠技，冒虎名，立民上者皆鼠輩，天下事不可不大憂耶！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三《猫兒頭》 今冬筍之已透風有毛者，曰貓兒頭。又，言人之幹事不乾淨者，曰貓兒頭，亦曰貓兒頭生活。此起于元。元時，新官出京而貧者，有人應付盤纏，即同去到任，就與管事，謂之貓兒頭。蓋言如筍之只好在土中，一出頭來，人不貴重也。又如貓然，其頭雖似虎，而人不畏也。今人呼罵達官家人，亦曰貓頭。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二六 河中砥砫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爲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日始上。執標指揮者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縣樊得仁，鑿石崖爲窟，植以柏木樁，鐵鍊爲索，橫繫樁上，凡四十餘丈。往者以鐵鉤挽索而上，頗易爲力。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八 《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艾豭者，牽牡豕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謂之豟，《詩》「一發五豭」是也。』故以男子之淫於它室者名之。秦始皇會稽碑作『寄豭』。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爲『烏龜』，蓋龜不能交，而縱牝者與蛇交也。隸於官者爲樂戶，又爲水戶。國初之制，綠其巾以示辱，蓋古赭衣之意，而今亡矣，然里閈尚以『綠頭巾』相戲也。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虛》　粵謂野市曰虛。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滿時少，虛時多，故曰虛也。虛卽墟也，《周禮》注云：墟，市中空地也，卽虛也。地之虛處爲墟，天之虛處爲辰。辰亦曰蜃，其義一也。葉石洞云：昔者聖人日中爲市，聚則盈，散則虛。今北名『集』，從聚也。南名『虛』，從散也。商征而市井之租不入於少府，或封君湯沐邑，自開阡陌，豈惟爰田，市亦非縣官矣。豪殖之徒，役財兼幷，以武斷于鄉曲，恣睢圍奪，擅管山海之利。故先仁義，後爭奪。上教化，下貨賄。公利于人而惡其私于己，莫善于東莞之章東。章村有虛，爲肆若干。或肆有常人，或肆有常人無常居。十日爲三會，坐肆之租有常，負戴提挈貿于涂者無常，薄取之，歲入若干緡。會民讀法，春秋賽祠，問高年，賓髦士，凶荒祈望。一歲經費皆取給焉。粵之虛，立法惟章村善。

又卷九《采青》　瓊州風俗之蔽，尤在上元。自初十至十五日內，竊蔬者，行淫奔者，不問。名曰采青。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七《汗青》　《青溪暇筆》云：『古者書用竹簡，初稿書於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於改抹也。既正，則殺青而書於竹素。殺，去聲，削也。言殺去青皮而書於竹白，則不可改易也。』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則汗青、殺青一也。姚說未知何據。

又《分甘餘話》卷二《寺觀由來》　漢明帝時，西域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洛陽，處之於鴻臚寺，故後僧所居皆曰寺。元帝被疾，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處之於昆明觀，故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上見《洛陽伽藍記》及《石林燕語》，下見《雲麓漫鈔》。

清・王弘《山志・厭字》　堯之庭有草生焉，曰蓂莢，十五日之前，日生一葉，十五日之後，日落一葉，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厭音淹。今草木之葉不茂者曰厭，蓋古語。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二　世有善泅者，往往能伏水底，謂之『打沒頭』，此卽《莊子・達生篇》所謂『沒人』也。郭注：『沒人謂能騖沒于水底。』予按：騖，鴨也。鴨性能沒水，故云騖沒。

又卷三　顧文寧士榮云：今人以十歲爲一旬，故稱五十則曰五旬，六十則曰六旬，七十、八十、九十亦如之。按：十日爲旬，徐鉉曰：『周市十日而言之也。』《書》：『三百有六旬，又十旬弗反。』《孟子》：『五旬而舉之。』皆以十日爲旬。《漢書・翟方進傳》：『旬歲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也。』則又以一歲爲旬。偏考書傳，總未有以十歲爲旬者。世俗習非成是，亦不典甚矣。

又　火有文武之稱，蓋言其緩急也。《參同契・爐火說》云：『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又云：『首尾文，中間武，此卽文武火之始。』又曹唐詩『自添文武養丹砂』，又司空圖詩『文武輕銷丹竈火』。

又卷四　古者以十年爲一秩，自六十以外，便可云開七秩。樂天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此其證也。自七十以外，便可云開八秩。樂天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註：『時俗謂七十已上爲開第八秩。』此其證也。自八十以外，便可云開九秩。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歷行看九秩新。』此又其證也。據此則已滿七十者，止可云七秩，已滿八十、九十者，止可云八秩、九秩。若仍加一開字，則失之矣。嘗見陳眉公《羣碎錄》，有云：『禮八十日有秩，故稱八十爲八秩。』然則六十、七十俱不得稱秩乎？此語殊爲無稽。況《小戴禮》本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而眉公錯記九十爲八十，荒謬至此，尤可一笑。

又《續筆》卷一《一把連》　俗語有所謂『一把連』者，『連』當作『蓮』。按明制，宮中每夜寢，殿門既闔，內臣散歸直房，所卸衣總掛牀前架上，熏以蘭麝，名曰『一把蓮』，夜間御前有事，以便頃刻裝裹趨赴也。事見秦蘭徵《天啓宮詞》註中。

又卷三《罩甲》　今人稱外套亦曰『罩甲』。按『罩甲』之制，比甲則長，比披襖則短，創自明武宗，前朝士大夫亦有服之者。

又卷四《百客堂》　今世稱衆人雜沓之所曰『百客堂』，却亦有本。按《松江府志》云：『百客堂在下沙，爲瞿氏宴饗姻黨之室。』元方回有《百客堂詩》。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二《百客堂》　今人以屋宇不掃除、不整頓，或任人出入，謂之百客堂。昔沈啓南名盛客衆，嘗造百客堂。百客堂

之稱，俗失其義矣。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洋錢》　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變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鏹，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夷國法，嗣王立，則肖其像于銀面。《史記》所謂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福公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間呼爲番面錢。以畫像如佛，故又號佛番。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粵中用錢，千敲百鑿，率皆爛板。其發江、浙者，曰出艙光板，無一斲痕，每圓以廣平稱之，足重七錢二分。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圓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仁和周南卿茂才《咏洋錢》句云：『一種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寫得不黏不脫。

又《白撞雨》　凡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雨點大而疏，粵人謂之白撞雨。土諺曰：『早禾壯，宜白撞。』見《廣東新語》。

又卷三《哲那環》　凡僧人偏衫，肩下有大環，名曰『哲那環』。見鄭元祐《遂昌雜錄》。

又卷四《颶信》　粵中瀕海多風，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七、八、九月發者爲颱。颱甚于颶，而颶急于颱。習海道者，設爲占候之法，或按節序，或辨雲物。正月初四日爲接神颶，初九日爲玉皇颶，此日驗則一年皆驗。十三日爲關王颶，二十九日爲烏狗颶，二月初四日爲白鬚颶，三月初三日爲元帝颶，十五日爲眞人颶，二十三日爲媽祖颶，四月初八日爲佛子颶，五月初五日爲屈原颶，十三日又爲關王颶，六月十三日爲彭祖颶，十八日爲彭祖婆颶，二十四日爲洗炊籠颶，七月十五日爲鬼颶，八月初五日爲大颱旬，九月曰九降，十月初一日亦爲大颱旬，十八日爲彌陀颶，十二月二十四日爲送神颶。舟行大洋，颶可支，颱不可支，蓋颶散而颱聚也。

又卷五《丁拐兒》　衙門向呼官親曰火腿繩子，以其高而無民，兼有朘削脂膏之意也。今易其名曰丁拐兒。叩義所在，曰：『丁拐，依二四則其分爲至，且居二四之左，大無外也。若離二四則么四二三，得而乘之矣。』刻酷之至。

又卷六《馬閘子》　今人以皮爲交牀，名馬閘子，官長多以自隨，以便于取挈也。按唐明皇作逍遙座，遠行攜之，如摺叠倚，蓋即此物之權輿乎？

又《市井食單》　猪耳朵，名曰『俏冤家』；猪大腸，名曰『佛扒牆』，皆蘇人市井食單名色。

又《書卒異詞》　凡人死曰卒，曰歿，曰疾終，曰溘逝，曰厭世，曰棄養，曰長逝，曰捐館舍，此夫人知之也。又曰棄堂帳，顔魯公徐府君神道碑：『夫人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于相州之安陽。』又曰啓手足，獨孤及獨孤公夫人韋氏墓誌：『啓手足之日，長幼號咷。』權德輿杜岐公誌銘：『十一月辛啓手足京師安仁里。』梁肅皇甫縣尉誌銘：『啓手足於嘉興縣私第。』宋李宗諤石保吉碑：『啓手足於豐義坊之私第。』又曰隱化，陳子昂爲其父元敬誌銘：『隱化于私宮。』又曰遷神，柳宗元崔敬誌銘：『遷神于舟。』又道士卒曰解駕，見唐許長史舊館壇碑。曰遁化，見顔魯公李元靖先生碑。尼卒曰遷神，見李志暕唐興聖尼法澄銘。曰遷化，見唐宣化寺尼見行塔銘。曰捨壽，見唐濟度寺尼法願誌銘。僧卒曰遷形，亦曰遷化，見《唐道安禪師塔記》，及僧維新等經幢。曰示滅，見劉禹錫《牛頭山融大師新塔記》。

又卷八《寓錢》　寓錢，紙錢也。寓者，謂寄形象于紙也。見唐唐臨《冥報錄》。

又《壽堂》　今人於父母誕辰，鋪陳慶祝之地，名曰『壽堂』，大不可也。陸士衡《輓歌》云：『壽堂延魍魎。』注：『壽堂，祭祀之所也。』又和靖先生《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讀此可知矣。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一《唗將軍》　此象局劫語也。不用掩襲，明告之曰『捉將軍』。或曰『捉』作『唗』，喝聲也。所以壯我軍容，挫彼敵志。攝土地是貪心萌，唗將軍是殺機動。

又《吃白食》　白食，即《毛詩》所咏素餐。今作欺詐人財物解，悞也。孟子謂安富尊榮、孝弟忠信等功效，乃不素餐。素史氏更進一解：不但有益於世爲不素，即益於世，亦是日間不作一善事，不增一學問，不發

一好議論，便是素餐。一日如是，虛度一日；一年如是，虛度一年。素餐孰大於是。即日取諸宮中而吃之，亦是白食。

又卷三《坍黃》 事至半途而廢，蘇人謂之坍黃。坍者，毀也。黃字，吳音與荒字多混。蛋、蟹中黃，反稱爲荒。牙牌不成局，反稱爲黃。黃乃荒字之訛。坍黃，實坍荒也。

清・福格《聽雨叢談》卷一《八旗姓氏》 八旗姓氏，與三代之制相同，百世不易者也。凡子孫命名，各以其行派爲稱，不系本氏。固因字多省文，亦古人公族不言姓之義也。其源派有《八旗滿洲姓氏譜》可稽，若古之伊耆氏、仟官氏、新稚氏、赫胥氏、陸終氏、菟裘氏、運奄氏、將梁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漆雕氏、沈猶氏，頗似今之滿洲姓氏。

又卷一一《跐璽醭》 京師人以足蹬物而升曰跐。按《吳都賦》『抗足以跐之』，是古人已言之矣。又瓷石器皿破而未拆，紋痕宛然曰璽。字典云，器破而未離也。白香山詩，『雨後山容璽』，已用之矣。酒醋敗而生白，南方曰生毛，京師曰生白醭。按醭字，普卜切，酒生白也。

又《打尖》 今人行役，於日中投店而飯，謂之打尖。皆不喻其字義，或曰中途爲住宿之間，乃誤間而爲尖也。謹按《翠華巡幸》，謂中頓曰『中火』。又見宋元人小說，謂途中之餐曰『打火』。自是因火字而誤爲尖也。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三《原年》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明太祖既登極，避勝朝國號，遂以元年爲原年。民間相傳如此，而史書不載。

按《日知錄》云：本官曰元官。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改原字。然則元年之稱原年，亦其宜矣。

又《家乘》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按今世士大夫作家譜，或文其名曰『家乘』，本此。

又卷一一《常州亥》 明王士性《廣志繹》云：武寧有所謂『常州亥』者，初不知何謂，問之，乃市名。西蜀謂市曰痎，如瘧疾間而復作也。江南惡以疾名，止稱亥。余謂白樂天詩『亥市魚鹽聚』，市以亥名，由來久矣。

又《茶香室三鈔》卷六《元命》 范石湖詩集有一題云『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作詩自貶』。按六十一歲爲元命，今無此說矣。

清・丁柔克《柳弧》卷三《去勢稱謂》 馬曰『騸』，牛曰『宦』，羊曰『羯』，猪曰『閹』，雞曰『鐻』，狗曰『善』，貓曰『淨』，人曰『宮』，皆割其勢也。鐻音對。

詈詞分部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凡人相罵曰死驢，醜惡之稱也。

又 《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

宋・陶穀《清異録》卷上 俗罵婦人爲『冠子蟲』，謂性若蟲蛇，有傷無補。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三《猾賊》 今罵人之姦狡者，曰滑賊，言其光滑姦詐也。當作『猾賊』。《史記》『項羽爲人僄悍猾賊』是也。《前漢書》作『禍賊』。《左傳》：『無助猾賊。』《方言》：『小兒多詐，謂之狡猾。』又，滑、猾通音，亂也。《說文》：『滑，利也。』蓋滑，言如水之滑溜；猾，言如犬之黠惡也。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一 顧仲恭大韶云：『今人罵人爲亡八，非是，當作王八。』五代閩王建，人呼爲賊王八是也。然今人所以有此稱者，以其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亡，故云『亡八』，如平康巷、阿家翁之類。昔年吾友（陳亦韓祖范）買一宅于城北，其賣宅之家，帷薄不修，舉國悉知。（亦韓）既遷入，遂大署其門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蓋所以自表見其家已徙去也。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三《搨八》 恥辱之事，俗稱坍眼。以二食指捺其兩目之下，如八字形，是爲搨八。或曰此松郡人口語。郡城中當兵者多，兵字搨去其八，乃丘字原文。吳音以醜爲丘，搨八者，言之醜也。

方言分部

宋・錢易《南部新書》卷辛　南中解毒藥，謂之『吉財』。俗云：『昔人遇毒，其奴吉財得是藥，與其主服，遂解，因名之。』又諺曰：『秋收稻，夏收頭。』即婦人歲以截髮而貨，以爲常也。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一《詩人多用方言》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一四《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剎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剎那成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牟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剎那者翻爲一念，一怛剎翻爲一瞬，六十怛剎那爲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翻爲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俗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

㚔音矮，不長也。

閾音穩，坐於門中，穩也。

垔亦音穩，大坐，亦穩也。

仚音婀，小兒也。

奒音動，人瘦弱也。

垔音終，人亡絕也。

𠯿音臘，不能舉足也。

奼音大，女大及姊也。

𠯿音勘，山石之巖窟也。

閂音搬，門橫關也。

他不能悉記。予閱訟牒二年，習見之。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二《併當二字》　併當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語。按，世説：『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常爲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匳，封而不忍開。』

又《女稱娥》　唐樂府有憶秦娥。娥字見《史記・齊悼惠王傳》：『王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有女，名娥。』後漢順帝，乳母宋娥。又《史記・外戚世家》：『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衆人謂之婬娥。』

又《一領簟》　簟可以言一領。《世説》：『王大見王恭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

又《一頓食》　食可以言一頓。《世説》：『羅友嘗伺人祠，欲乞食。主人迎神出，曰：「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

又《經紀語》　江西人以能幹運者爲『作經紀』，唐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又《犢羶魚尾》　犢亦可以稱羶，魚亦可以稱尾。宋沈攸之使范雲餉武陵王贊犢一羶，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

又《罷休》　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古如是也。吳王闔閭語孫武曰：『將軍罷休。』

又《俗罵客作》　江西俚俗罵人，有曰『客作兒』。按陳從易《寄荔與盛參政詩》云：『櫻桃眞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盛問其説，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澀後甘，下輩也。枇杷核大肉少，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又《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按，唐鄭傪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傪詬曰：『適已給了，何得又請』云云。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二《楛木》　楛木惟蜀中有之，俗傳與歌同音。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一《阿堵潦倒》 阿堵，當時方言，若今之這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特試之，以錢繞床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顧愷之每畫人成，多不點睛，謂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眼爲阿堵。每以語人，人尚疑之，昨見《雲谷雜記》，又引殷浩見佛經曰：『理亦應阿堵上。』桓溫同謝安、王坦之登新亭，大陳兵衛，欲於座上害安，安舉目遍歷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援此爲證，其義尤明，可知當時之方言也。又潦倒乃醞籍也，後人以爲不偶，誤矣。如史云『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此非醞籍潦倒士耶』。又《北史・崔瞻傳》云『容止醞籍者爲潦倒生』，可見矣。

清・鈕琇《觚賸》卷七《語字之異》 粵中語少正音，書多俗字，如謂平人曰『猪』，謂新婦曰『心抱』，謂父曰『爸』，謂母曰『嫲』，謂子曰『崽』，子女未生曰『孩』，衣一襲曰『一沓』，稻一熟曰『一造』，禽之窠曰『鬬』，禽之卵曰『春』，此粵語之異也。其字之隨俗撰出者，如：穩坐之爲『奎』，音穩。人物之短者爲『矮』，音矮。人物之瘦者爲『夭』，音芒。山之巖中爲『厓』，音勘。水之磯激爲『泵』，音聘。蓄水之地爲『冲』，音沖。通水之道爲『圳』，音浸。水之曲折爲『凹』，音囊。路之險隘爲『卡』，音汉。隱身忽出爲『阢』，音或。截木作墊爲『不』，音墩。橫木上關爲『閂』，音拴。此粵字之異也。至於士子行文，亦多變體，以華作華，以茲作玆，以悵作悵，以閱作閱，以貶作貶，以曷作曷，以聞作耳，以隣作僯之類，率皆仍訛襲陋，有乖六書之旨。然而師以訓弟，父以訓子，授受相沿，遂成錮疾，司文柄者，尚宜出而正之。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〇《那》 俗語有所指目，則曰那，如那人、那事之類。唐人語已如此。《太平廣記》引《逸史》載唐宰相宋申錫事曰：『其夫人假寐，見申錫以手招之，曰「有小事，要令君見」。便引出城，到一墟，見一大坑，有小竹籠及小板匣，申錫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問：「是誰？」曰：「王璠也。」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斬，同受戮者數人，同坎埋于城外。』

又卷一一《一至十市語》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委巷叢談》云：杭人市語，一爲憶多嬌，二爲耳邊風，三爲散秋香，四爲思鄉馬，五爲誤佳期，六爲柳搖金，七爲砌花臺，八爲灞陵橋，九爲救情郎，十爲舍利子。義意全無，徒亂觀聽。不若吾鄉市語，一爲且底，二爲斷工，三爲橫川，四爲側目，五爲鱖丑，六爲撤大，七爲毛根，一作皂腳，八爲入開，九爲未丸，十爲田心。按褚乃長洲人，且底、斷工等乃吳語也，自較杭語爲有理，然今則蘇、杭均不聞有此語耳。

清・丁柔克《柳弧》卷二《方言》 蒙古地甚寒，冬夏皆衣裘，貧者禦棉。雖至中國，遇酷暑，不敢去衣也。其言語不同，如『捫兜』，好也；『齊捫兜』，都好也；『牙步』，走也；『招蘇』，錢也；『猛骨』，銀也；『烏蘇』，水也；『玻璃根』，嫂也；『大磨戛』，煙也；『大磨』，酥油也；『烏貴』，財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

又卷三《地諱》 各省皆有地諱，莫知所始。如四川曰『老鼠』；畿輔曰『響馬』；陝西曰『豹子』；山西曰『瓜』，山東曰『胯子』；河南曰『驢』，亦曰『頭』；貴州亦曰『驢』；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鹽豆』；浙又曰『阿獃』；江西曰『臘雞』；福建曰『癩子』；湖北曰『乾魚』；湖南曰『韶』，即薯蕷也；兩廣曰『蛇』；雲南曰『象』。先輩相見，每以爲嘲。如成化中，陝西楊司馬鼎，與福建林司寇聰會坐，林戲楊曰：『娃兒十歲能窺豹，』楊應聲曰：『癩子三年不似人。』又河南焦芳過李西涯家，見簾掛乾魚，戲曰：『曉日斜穿學士頭，』西涯曰：『秋風正灌先生耳。』又蜀士某嘲廣士某曰：『委蛇、委蛇。』廣士應曰：『碩鼠、碩鼠。』又嚴嵩生日，江西同鄉共賀。嵩身高大，來時衆紳俯立，高中玄旁睨而笑。嵩問故，玄曰：『偶思韓詩「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笑耳。』衆爲哄堂，嵩亦狂笑。

俗言詞分部

《左傳・昭公七年》 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

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史記》卷七〇《張儀傳》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又卷七六《平原君傳》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

又卷九二《淮陰侯傳》　狡兔死，良狗亨。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漢書》卷四五《蒯通傳》　野禽殫，走犬亨。敵國破，謀臣亡。

又卷四八《賈誼傳》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略】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三《愆禮》　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卽齊於己，澄漠酒醴，以養舅姑，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爲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

又佚文　坐不移樽。俗說：凡宴飲者，移轉樽酒，令人鬬爭。

又　俗說：人飲如犢。人飲酒無量如犢也。

又　祝阿不食生魚。俗說：祝阿凡有賓婚吉凶大會，有異饌飯食，自極至蒸魚也。

又　禹入裸國，欣起而解裳。俗說：禹治洪水，乃播入裸國，君子入俗，不改其恆，於是欣然而解裳也。原其所以，當言皆裳。裸國，今吳郡是也，被髮文身，裸以爲飾，蓋正朔所不及也，猥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著衣裳也。

又　酢如莫莢。謹案：《孝經說》：『古太平，莫莢生階，其味酸，王者取以調味，後以醯醢代之。』

又　鹹如炭。俗說：鹹亦與熱正等，炭火不可以入口，人食得大鹹，亦吐之。謹案：東海朐人，曉知鹽法者，云：攪鹽木多日，每燋黑如炭，非謂竈中火炭也。

又　俗說：騭馬啖賓客。宴食已闕，主意未盡，欲復飲酒，餘無所施，更出脯鮓，椒薑鹽豉，言其速疾如騭馬之傳命。

又　瘦馬不能度繩。俗說：馬羸不能度繩索，言其極也。或云：不能度榮畦塍也。謹案：齊有繩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疲，乃不能度比水耳。

又　俗說：大餓不在車飯。謂正得一車飯，不復活也。或曰：輔車上飯，小小不足濟也。案：吳郡名酒杯爲盪，言大餓人得一盪飯，無所益也。

又　殺君馬者，路旁兒也。俗說：長吏食厚祿，芻稿肥美，馬肥希出，路旁小兒觀之，却驚致死。案：長吏馬肥，觀者快馬之走驟也，乘者喜其言，驅馳不已，至於瘠死。

三國魏・曹植《曹子建集》卷八　黃初五年令：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略】。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略】，唯無深瑕潛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駑，不如養一驢。』又曰：『穀駑養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侯之弊袴，良有以也【略】。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

三國魏・嵇康《嵇中散集》卷七　難自然好學論：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略】。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是以【略】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略】。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略】。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

晉・王嘉《拾遺記》卷六前漢下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妝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筵卿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脩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晉・陶潛《陶淵明集》卷二　答龐參軍詩序：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略】，款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

南朝梁・釋僧祐《弘明集》卷三引晉・孫綽《喻道論》　夫忠孝名不並立。潁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碏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

《隋書》卷四六《長孫平傳》　轉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宏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唐・王勃《王子安集》卷一〇　規諷九：論曰：夫陵谷好遷，乾坤忌滿。哀樂不同而不遠，吉凶相反而相襲。故有全中率行，用心於不爭之場。杜漸防危，投迹於知幾之地。昔之善持滿者，用此者也。諺曰禍不入愼家之門。前代有以之興矣。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嘗目一達官爲熱鎞上猢猻，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趁蛇鸛鵲。侍御史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烟薰木蛇。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鎞上猢猻。』

又　予在秘丘，嘗見同官說俗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傖者多會於酒樓食饊饠，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會人着。』

唐・趙璘《因話録》卷二　裴晉公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嗣。』

《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北流州所治，漢合浦縣地，隋置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其間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漢代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趨交趾，皆由北關。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九不還。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四《破天荒解》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爲『破天荒』。

《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韜傳》　莊宗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位兼將相。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不欺神明》　江南處士朱眞曰：『世云不欺神明，但不欺心，卽不欺神明也。』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下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眞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爲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唐太宗紀：貞觀十七年夏四月【略】丙戌，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略】。（十八年）夏四月，上御兩儀殿，皇太子侍。上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三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

紫，當爲都工，訟於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三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妒而無子。竟爲羣臣所舉，娶之。竟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娶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於惑於衆口，則顛倒錯謬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宋・朱彧《萍州可談》卷二　廣州雜俗，婦人強，男子弱。婦人十八九，戴烏絲髻，衣皂半臂，謂之『遊街背子』。

宋・趙令時《侯鯖録》卷三《木奴》　桃實經冬不落者，俗謂之桃奴。橘奴者謂江陵千樹，爲木奴。

《襄陽記》：李衡密遣十人於武陵新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勑其兒曰：『汝毋惡吾治家窮困如是，吾洲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一疋，亦足用耳。』吳末，洲柑成，歲得絹數千疋。據此，非橘明矣。

又按諺曰：『木奴千，無凶年。』蓋言果實可以市易五穀。此卽木奴之號，果之都稱者也。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四《大匠不示人以璞》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冠，【略】後爲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穀久在詞禁，宣力實多。【略】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一〇《俗語有所自》　俗語有之，曰：『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宋・皇都風月主人《緑窗新話》卷下　河間王婢曰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爲老嫗吹篪，羌皆流涕復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八　世言心堅石也穿。案《眞誥》：昔有傅先生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淸【略】。又言：『覆水難收。』案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去，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光武詔亦嘗引此。

宋・趙升《朝野類要》卷四　凡事合經給事中書讀，幷中書舍人書行者，書畢卽備錄。錄黃過，尚書省給劄施行，如不可行，卽不書而執奏，謂之『繳駁』。故俗諺曰：『不到中書不是官。』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一二《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爲天生偶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于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尙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方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絶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絶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二　世以笑之不情者爲『乾笑』。按，［南朝］宋范蔚宗謀逆，就刑于市。妻來別，罵曰：『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蔚宗乾笑而已。乾笑此爲始。

又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墳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

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又『閒人有忙事』，俗人語也，然唐人已有。韓偓詩云：『書牆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且來衝雨覓漁師。』

又《傳燈錄》：『宗風嗣阿誰。』阿誰，俗語也。《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停待，亦俗語也。愍懷傳：『陛下停待。』

又『鶻突』二字，當用糊塗。蓋以糊塗之義，取其不分曉也。按，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今食醫心鏡，治脾胃氣冷，不能下食，虛弱無力，有鶻突羹，用鯽魚半斤，細切起作膾，沸豉汁熱投之，著胡椒、乾姜、蒔蘿、橘皮等末，空腹食之。乃作此『鶻突』字，非也。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三《打字》 歐陽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訛，而君子小人皆同其謬，惟打字耳。如打船、打車、打魚、打水、打飯、打衣糧、打緻、打黏、打量、打試、觸事皆謂之打。《漫錄》以釋文取偏旁證之，謂打字從手從丁，蓋以手當其事者也。此說得之矣。然世間言打字尚多：左藏有打套局，諸庫支酒謂之打發，諸軍請糧謂之打請，印文書謂之打印，結算謂之打算，貿易謂之打博，裝飾謂之打扮，請酒醋謂之打醋、打酒，鹽場裝發謂之打袋，席地而睡謂之打鋪，包裹謂之打角，收拾爲打疊，又曰打迸一作併。畚築之間有打號，行路有打火，一作伴打包，打轎。負錢于身爲打腰。飲席有打馬，打令，打雜劇，打諢。僧道有打化，設齋有打供。荷胡床爲打交椅，舞儛爲打驅儛。又宋歌曲詞：『打壞木樓床，誰能坐相思。』又有打睡，打嚏噴，打話，打鬧，打鬪，打和，打合讀作閣，打過，打勾，打了，至于打糊，打麪，打餅，打綫，打百索，打條，打簾，打薦，打蓆，打雜巴。街市戲謔有打砌、打調之類，因併記之。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二 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鐺有耳之說始，【略】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略】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略】蓋已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己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己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己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爲至論。

宋・戴埴《鼠璞》 世傳艾子爲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 楊大芳嘗爲明州高亭鹽場。場在海中，或天時晴霽，時見如匹練橫天，其色淡白，則晴雨中分，土人名之曰『短蓬』，亦蜃氣之類也。

《宋史》卷九六《河渠志》 宣和六年九月，盧宗原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拆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拆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杜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拆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

又卷二六四《宋琪傳》 端拱初，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淳化五年，李繼遷寇靈武，琪又上書言邊事曰：『靈武路自通達軍入青崗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鐮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

又卷四一七《趙范傳》 淮東安撫副使彭義斌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於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蹙全，如山壓卵，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畫謝廟堂，且決之曰：【略】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略】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言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

《金史》卷一二《撒合輦傳》 八月，朝廷得清水之報，令有司罷防

城及修城丁壯，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初，聞大兵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以中丞卜吉、祭酒阿忽帶兼司農卿，簽民兵，督秋稅，令民入保爲避遷計。當時議者以謂大兵未至而河南先亂，且曰：『御史監察城洛陽，治書供帳北使，中丞下兼司農簽軍督稅，臺政可知矣。』至是，上謂撒合輦曰：『諺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靜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三　諺云：『使新人騎舊馬。』此言良有以焉。蓋謂人生於世間，一動一止、喜怒勤怠，或有不常，不皆可測。僕奴之久相處者，必察主之情性好惡，乘其隙而侮弄之，則至慢忽，不能盡心奉事者多。凡新至之僕，不知主之情性，縱能奸詐，亦未敢施，期月漸而彰露耳。馬之爲畜，有善有惡，有能負遠者，有不能負遠者，有驚疑而暗疾者，有能備乘坐而無失者，新至者豈能察其美惡耶？必逾年然後知其可否，或逾月亦不能盡知久遠之美惡也。雖然僕、馬皆有相法可觀可察，則其深奸大詐必須久而能知之耳。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卷四　乖角猶言乖張，蓋俗語也。然唐人詩有之。獨孤及《酬于逖畢曜問病》云：『救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乖角，蹭蹬風波中。』

又卷一一　俗語作不露樸，此出《馬援傳》。曰：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不示人以樸』，謂不令他人見其短長也。況此語，謂援齒雖少而才器遠大，不能窺其際，今雖不好學而欲就田牧，然將來或不可測。以故從所請。

又　古人文字有極致之辭。若以不敢爲敢。以敢爲不敢。以不顯爲顯。以無念爲念。以無寧爲寧。皆極致之辭也。世俗以可愛爲可憎。以無賴爲賴。以病差爲愈。亦極致之辭。

元・關漢卿《救風塵》第一折　恁時節船到江心補漏遲，煩惱怨他誰？事要前思免後悔。我也勸你不得。有朝一日，准備着搭救你塊望夫石。

又第二折　我着這粉臉兒搭救你女骷髏，割捨的一不做二不休，拚了個由他咒也波咒。不是我說大口，怎出得我這烟月手。

又第三折　可不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可便息怒停嗔，你村時節背地裏使些村，對着我合思忖，那一個雙同叔打殺俏紅裙。

又《魯齋郎》第一折　哎，只被你巧笑倩禍機藏，美目盼災星現，也是俺連年裏時乖運蹇。可可的與那個惡那吒打個撞見，謊的我似沒頭鵝熱地上蚰蜒，恰纔個馬頭邊，附耳低言，一句話似親蒙帝王宣。〔做拿彈子拜科〕〔唱〕這彈子與賢薦賢，他來的撲頭撲面，明日個你團圓却教我不團圓。

又第二折　奪了我舊妻兒却與箇新佳配，我正是棄了甜桃繞山尋醋梨，知他是甚親戚。教喝下庭堦轉過照壁，出的宅門，扭回身體，遙望着後堂內，養家的人，賢惠的妻。非今生，是宿世。我則索寡宿孤眠過年歲，幾時能勾再得相逢？則除是南柯夢兒裏。

又第三折　休把我衣服扯住，情知咱冰炭不同罏。〔李四云〕姐夫，這桑麻地土，寶貝珍珠，怎生割捨的？〔正末唱〕管甚麼桑麻地土，更問甚寶貝珍珠。〔李四云〕姐夫，把我渾家與你罷。〔正末唱〕呸，不識羞閒言長語，他須是你兒女妻夫。

又　索甚麼恩絕義斷寫休書。〔李四云〕魯齋郎知道，他不怪我。〔正末唱〕魯齋郎也不是我護身符。〔李四云〕俺姐姐不知在那裏。〔正末唱〕他兩行紅袖醉相扶，美女終須累其夫。嗟吁，嗟吁，教咱何處居，則不如趁早歸山去。〔李四云〕姐夫，許多家緣家計，田產物業，你怎下的都拋撇了？

又《竇娥冤》第二折　我一馬難將兩鞍鞴。想男兒在日，曾兩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別人，其實做不得。

元・馬致遠《漢宮秋》第三折　妾身王昭君，自從選入宮中，被毛延壽將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甫能得蒙恩幸。又被他獻與番王形像，今擁兵來索，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沒奈何將妾身出塞和番。這一去胡地風霜，怎生消受也！自古道：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駕引文武內官上云〕今日灞橋餞送明妃，却早來到也。

又《薦福碑》第一折　出來的越頑愚，忒乖疎，便有文宣王哲劍難拘束。一個個拴縛着紙氅子，一個個粧畫悶葫蘆。一個撮着那布裙踏竹馬，

一個舒着那膿肋跳灰驢。他每那裏省的鴉窩裏出鳳雛，您兄弟常則是油瓮裏捉鮎魚。

又 您兄弟先謁信安君，後訪揚州牧，看小子今番命福，恁兄弟一片功名心更速。豈不聞光陰如過隙白駒，我將這護身符，你着我變幾貫青蚨。〔帶云〕長者，〔唱〕我投人須投大丈夫。則這新豐一旅，將着馬周來不遇。〔帶云〕哥哥，你可放心也。〔唱〕你看我專等常何的那一紙薦賢書。

又《岳陽樓》第三折 勸賢者，勸愚者，早歸大道。使老的，使小的，共結良緣。人身上，明放着，四百四病。我心頭，暗藏着，三十三天。風不着，雨不着，豈知寒暑。東不管，西不管，便是神仙。船到江心牢把柁，箭安弦上慢張弓。今生不與人方便，念盡彌陀總是空。

又第四折 由你到大處告去，只揀愛的做。你道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算來全不費工夫。可乾喫了半碗腊臍吐。

又《青衫泪》第一折 俺娘不殢酒時常綹髻歪，一鼻凹衊是乖。看看兩鬢雪霜般白，我則道過中年人老朱顏改。誰想他撲郎君虎瘦雄心在，折倒的我形似鬼，熬煎的我骨似柴。似恁的女殘疾不敢怨娘毒害，則嘆自己年月日時該。

又第二折 我覷着眼前人即世裏休相見，我又不曾覿着你臉上直拳。好生地人也似揪他，他驢也似調戏。他着酒兒將咱勸，我索屎做糕糜嚥。我須打是，惜罵是憐。娘呵，可休窮廝炒，餓廝煎。

又 這些時但合眼早懷兒裏夢見，則是俺喫倒賺江州樂天。〔卜兒云〕見鐘不打，更去煉銅。樂天，樂天在那裏？

又《任風子》第一折 你休鬧。可不道攪人買賣，如殺父母。如今那個敢殺那先生去？

又第二折 他是個出家人，和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殺他怎的？

又第四折 我這裏勸着，道着，他不睬分毫，別人的首級他強要他小心兒不肯自量度，可不道君子不奪人之好。

元・秦簡夫《東堂老》第一折 我爲甚叮嚀勸叮嚀道，你有禍根有禍苗，你拋撇了這醜婦家中寶，挑踢着美女家生哨。哎，兒也，這的是你自作下窮漢家私暴，只思量倚檀槽聽唱一曲桂枝香，你少不的撇搖逴學打幾句蓮花落。

又第二折 你有一日出落得家業精，把解典處本利停，房舍又無，米糧又罄。誰支持？怎接應？你那買賣上又不慣經，手藝上可又不甚能。掇不得重，可也拈不得輕。你把那搖逴來懸，瓦礶來擎，遶閭簷，乞殘剩。沙鍋底無柴煨不熱那冰，破窑內無席蓋不了頂。餓得你肚皮裏舂雷也則是骨碌碌的鳴，脊梁上寒風篤速速的冷，急穰穰的樓頭數不徹那更。

又第四折 豈不聞遠親呵不似我近隣。我怎敢做的個有口偏無信？今日便一樁樁待送還，你可也一件件都收盡。

又《趙禮讓肥》第三折 怎遭這場橫禍非災。則你那睡魂不醒，怪眼難開，哀哉只我這七尺身軀本貫世才。你剗的將我似牛羊般看待，我又不會樂極悲生，那裏是苦盡甘來。

元・李文蔚《燕青博魚》第一折 自從壞了我這雙眼，下的山來到這店肆中安下，房宿飯錢都少下他的。那小二哥被大主人家埋怨，今日把我趕將出來。便好道：男兒不得便，刺頭泥裏陷。挣的長街市上盤街兒叫化去咱。

又第二折 我問你委實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正末云〕我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哥，我實對你說，我須不是歹人。〔燕大云〕你不是歹人，可是甚人？〔正末云〕則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五個頭領，浪子燕青的便是。

又第三折 姦夫在那裏？姓張姓李？姓趙姓王？可是長也矮？瘦也胖？被你拏住了來？天氣暄熱，我來這裏歇涼，那裏討的姦夫來？常言道：捉賊見贓，捉姦見雙。燕大，你既要拏姦，如今還我姦夫來便罷；若沒姦夫，怎把這樣好小事兒賊誣着我。我是個拳頭上站的人，脞膊上走的馬，不帶頭巾男子漢，丁丁當當響的老婆。燕大，我與你要見一個明白。

元・吳昌齡《張天師》第三折 我爲甚先吐了這招承的口詞？常言道：明人不做那暗事，則俺這閉月羞花絕代姿，到如今自做出自當之，粧甚的謊子？

又《東坡夢》第四折 上告我師和尚，蘇軾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東坡云〕佛印從來快開劈，蘇軾特來閒料嘴。〔正末云〕葛藤接斷老

婆禪，打破沙鍋璺到底。〔東坡云〕可被他說倒了。牡丹，你過去問禪。

元・楊顯之《瀟湘雨》第一折 我兒，這個是喜事，怎麼倒哭起來？快不要這等，我看的那姪兒滿腹文章，一定是做官的，故此將你許配了他。常言道：女大不中留，你見那家女孩兒養老在家裏的，你只依着我，就今日兩邊行一個禮，承認了罷。〔正旦唱〕【金盞兒】元來他敬儒流，意綢繆，可甚麼是非只爲多開口。倒道我女大不中留。他分明親許出，着我怎擡頭？雖然俺心下有，我須是臉兒羞。

又第二折 夫人息怒，這個是我家買到的奴婢，爲他偷了我家的銀壺臺盞。他走了，我一向尋他不着，他今日自來投到，豈不是飛蛾撲火，自討死吃的。左右，拏將下去。洗剮了與我打着者。〔祇從做拏旦不伏科〕

元・鄭廷玉《楚昭公》第二折 你每做的來不周，結下了父兄讐，抵多少不是冤家不聚頭。今日在殺場上面爭馳驟，費無忌你索擔憂。他只待摘了你心肝標了你首，可兀的便肯干休。

又《後庭花》第二折 你看這廝又醉了也，你待要那裏去？〔正末唱〕遮莫去大蟲口中奪脆骨，驪龍頷下取明珠。〔王慶云〕這廝又醉了，你怎敢罵我。

元・白樸《牆頭馬上》第二折 〔梅香云〕小姐爲甚麼着我接他去？〔正旦唱〕你道爲甚着你個丫嬛迎少俊，我則怕似趙杲送曾哀。〔梅香云〕這裏線也似一條直路，怕他迷了道兒？〔正旦唱〕你道方徑直如線，我道侯門深似海。

又 家醜事不可外揚。兀那漢子，我將你拖到宮中，不道的饒了你哩！〔裴舍云〕嬤嬤，你要了我買花栽子的銀子，教梅香喚將我來，嗆就和你見官去來。

又 不肯教一牀錦被權遮蓋。可不道九里山前大會垓，繡房裏血泊浸尸骸。解下這摟帶裙刀，爲你逼的我緊也便自傷殘害，顛倒把你娘來賴。

元・張國賓《薛仁貴》第一折 也不負了你血染戰袍紅，鏡藏着征靴綠，那一枝方天戟超今越古。看這賴功賊容顏如糞土，出轅門豕竄狼逋。怎如你喜都都，後擁前呼，那裏也一將功成萬骨枯。〔薛仁貴云〕量小將有甚功勞，感蒙監軍大人這般擡舉。〔正末唱〕則爲你開疆展土，拏雲握霧，托賴着聖明天子百靈扶。

元・楊文奎《兒女團圓》第二折 也是你苦盡甘來。〔正末唱〕【感皇恩】天那這的是苦盡甘來。〔王獸醫云〕你命裏有，則是有，命裏無，則是無。〔正末唱〕暢好是命也時哉！〔王獸醫云〕若不是我說，你怎麼知道？

又第四折 我覷了這女豔姿，如此般蠢笨身子，龐奘腰肢，却生的這般俊秀的孩兒。敢則是鴉窩裏出鳳凰，糞堆上產靈芝！這言語信有之。想天公果無私，將人心暗窺視，沒揣的對付雄雌，酩子裏接上連枝。

元・武漢臣《玉壺春》第一折 教你當家不當家，及至當家亂如麻。早晨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老身嘉興府人氏，姓李，有一個女孩人，小字素蘭，幼小間學成歌舞吹彈，做着個上廳行首。這裏也無人，我這個女兒也不是我親養的。他自身姓張，幼小間過房與我做義女，如今十八歲了。

又《生金閣》第三折 他那裏擎杯舉酒對天澆，現如今五穀豐登，萬民安樂，賣弄他田蠶十倍收成了。說不盡莊家莊家這好，還待要薄稅輕徭。他道官長每如卓魯，令史每壓蕭曹，高眠莫被閒愁攪似這等人心無厭足，則怕天也填不的許多凹。

元・岳伯川《鐵拐李》第一折 俺這鄭州奉寧郡，但除將一個清官來！俺哥哥着他坐一年便一年，着他坐二年便二年。若不要他坐呵，只一鵰就鵰的去了。俺哥哥是大鵬金翅鵰，鵰那正官。我是箇小鵰兒，鵰那佐二，方纔要送你性命。我替你說着，饒了你了。〔韓魏公云〕多謝了哥哥，老漢回去也。〔張千扯住科云〕你好自在性兒，我爲你在我哥哥面前，怎生樣勸解，你就要回去！你豈不聞管山的燒柴，管河的吃水。〔韓魏公云〕老漢不省的。〔張千云〕正是箇莊家老子！我勸哥哥饒了你性命，有甚麼草鞋錢與我些。

又第四折 恁的官法嚴把牛馬宰，你見行市緊早母猪災。縣羊頭賣狗肉，賴人財，倚仗着秤兒小刀兒快。

元・戴善夫《風光好》第四折 常言道：筵前無樂，不成歡笑。左右的，叫一個歌者來奉酒。

元・李壽卿《伍員吹簫》第一折 常言道：捉賊見贓，捉姦見雙。看你這個嘴臉，敢要和我打人命官司，也須得個證見人。既然道你一家是我家老子殺了，你說是誰見來？

又　只你那費無忌如此狠心腸，做兀的般歹勾當。〔費得雄云〕你不要惱，你那老子便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少不得要死。〔正末唱〕便做道人生在世有無常，也不似俺一家兒死的來忒枉。

又第二折　我去之後，若有人馬趕將來呵，必然問你。萬望可憐見，不要說與他知，走漏了我的消息。〔浣紗女云〕將軍，你放心的去。我只不說便了。〔正末唱〕【牧羊關】謝得你個幼女心兒善。〔浣紗女云〕你可慌甚麼？〔正末唱〕怎知我是賊人膽底虛。〔浣紗女云〕你則放心者。〔正末唱〕緩急間須要你支吾。可憐我孤身的躲難逃災，更一家兒銜冤負屈。

又第三折　君子問我因何故？路見不平拔刀助。衣服拄杖母親留，怎做鱄諸怕媳婦。〔正末背科云〕若得此人助我一臂之力，愁甚冤讎不報！則除這般。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大哥，你肯和嗲做一個朋友麼？

又　哥哥請受禮，莫疑惑，久聞名在先可惜不認得。〔鱄諸云〕量小人有何德能敢勞君子相顧。〔正末唱〕哥哥你便恕生面，你兄弟可少拜識。〔鱄諸云〕是我和你從不曾相識，你可怎生拜我做弟兄？敢問君子姓甚名誰？〔正末唱〕你問我姓甚名誰。〔鱄諸云〕未知君子多大年紀。〔正末云〕你兄弟拜德不拜壽。〔唱〕可不道四海皆兄弟。

又　既然你是賢士，你敢同我破楚去麼？〔鱄諸云〕我敢去。將軍若不棄呵，我情願與你同報楚讎，萬死不避。〔正末云〕你可休番悔也。〔鱄諸云〕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有番悔之理！

元・孫仲章《勘頭巾》第一折　他是個腰繫紅裙一婦人。你試議論，有甚事便推天搶地手粘身。〔王小二云〕你家狗咬了我。〔正末云〕你打破我缸，倒說狗咬了。〔唱〕你且休論這兩家憑傷損。〔帶云〕常言道：男不和女鬬。王小二，〔唱〕你先合該笞四十批頭棍。〔帶云〕你罵了人，倒說你是。〔唱〕你沒事哏，沒事村，則你那幫閒鑽懶腌身分。到官中也不索取詞因。

元・鄭德輝《倩女離魂》第二折　古人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老夫人許了親事，待小生得官回來，諧兩姓之好，却不名正言順。你今私自趕來，有玷風化，是何道理？〔魂旦云〕王生。

又《王粲登樓》第一折　我則待輔皇朝萬姓安。哎，你可便枉將人做一例看。〔小二云〕巧言不如直道，買馬須索雜料。閒話休說，好歹要房宿飯錢還我。

又第三折　仲宣，想你辭老母，離陳蔡，謁蔡邕於京師，不能取其榮貴。又持子建學士書呈，投託荆王劉表，內妨蒯蔡，不肯同列爲官。先生主見，小生盡知。但他自幹他的事，你自幹你的事。便好道黍則黍，麥則麥；涇則涇，渭則渭。雖后稷之聖，不能化穗而成其芒；雖大禹之功，不能澄清而變其濁。芒穗清濁，尚然不變，何況於人乎？既託跡於劉表，何苦不同官於蒯蔡。

又第四折　眞乃是鶴長鳧短不能齊，從來這烏鴉彩鳳不同棲，挽鹽車騏驥陷淤泥，不逢他伯樂不應嘶，只爭個遲也麼疾。英雄志不灰，有一日登鰲背。

又《倘梅香》第二折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不索多慮，小姐有何台旨，着樊素回那生話去。

又第三折　親生女非比他行，家醜事不可外揚。〔夫人云〕誰着你引着小姐，往後花園中，看白敏中去來？

元・喬孟符《揚州夢》第一折　可不道既有知契友，又有可意人。是好宴樂也。〔正末唱〕【天下樂】端的是一醉能消萬古愁，醒來時三杯，扶起頭，我向那紅裙隊裏奪了一籌。看花呵致成症候，飲酒呵灌的醉休。我則待勝簪花常帶酒。

元・李行道《灰闌記》第一折　這裏有個婦人，他是馬均卿員外的大娘子。那一日馬員外請我吃酒，偶然看見他大娘子，這嘴臉可可是天生一對，地產一雙都這等花花兒的，甚是有趣。

又第四折　〔包待制云〕兀那趙令史，取得這等好公案！你把這因姦藥殺馬均卿，強奪孩兒，混賴家私。幷買囑街坊老娘，扶同硬證，一樁樁與我從實招來！〔趙令史云〕哎喲，小的做個吏典，是衙門裏人，豈不知法度？都是州官，原叫做蘇模稜，他手裏問成的，小的無過是大拇指頭撓癢，隨上隨下。取的一紙供狀，便有些什麼違錯，也不干吏典之事。〔包待制云〕我不問你供狀違錯，只要問你那因姦藥殺馬均卿，可是你來？

元・尚仲賢《單鞭奪槊》第二折　兄弟，我觀敬德敢無此心。〔元吉

云〕哥也，知人知面不知心。你道無二心呵，他怎生背了劉武周，投降了俺來？

又　那一個鼓越呵，他也曾和舍人出口。那一個韓信呵，他也曾調陳豨執手。那一個英布呵，他使一勇性強占了九州。可不道千軍容易得，一將最難求。怎學那蕭何的做手！

又　則這割雞焉用牛刀手，小將那消大帥收，管教六十四處征塵一掃休，十八處改年號的出盡了醜。

元・曾瑞卿《留鞋記》第四折　呀，俺娘親敢自專，俺娘親敢自專。待擇取英賢，匹配嬋娟，斷送他的衰年。問什麼鸞膠續斷絃，巴不得順水便推船。呀，謝恩官肯見憐，休拗折並頭蓮，莫掐殺雙飛燕。

元・王子一《誤入桃源》第四折　也是我一事差百事錯，空惹的千人罵萬人笑。本則合暮登天子堂，沒來由夜宿祆神廟。

元・賈仲名《對玉梳》第一折　俺娘翻手是雨，合手是雲，常則是惡哏哏緊搭着條黃桑棍，端的待打殺臥麒麟。

又　他雖然身貧志不貧。〔荊楚臣云〕姐姐，有錢的來了，小生告回。〔正旦唱〕我怎肯錢親人不親！〔荊楚臣云〕常言道後浪催前浪。

又　儘教他後浪催前浪，〔帶云〕楚臣放心，〔唱〕休想我新人換舊人。

又第二折　這廝他不知死飛蛾投火，你要我便是望梅止渴。〔淨怒云〕男兒膝下有黃金，剗地望梅止渴。〔正旦唱〕話不投機一句多，你待要裝標垛下鍬钁。哎罷呵，〔云〕我再勸你咱。

元・紀君祥《趙氏孤兒》第一折　可不道遇急思親戚，臨危託故人。你若是救出親生子，便是俺趙家留得這條根。〔做跪科云〕程嬰，你則可憐見俺趙家三百口，都在這孩兒身上哩。〔程嬰云〕公主請起。假若是我掩藏出小舍人去，屠岸賈得知，問你要趙氏孤兒。你說道，我與了程嬰也。俺一家兒便死了也罷，這小舍人休想是活的。

又第四折　程勃，你聽者，這椿兒故事好長哩！當初那穿紅的和這穿紫的，元是一殿之臣，爭柰兩個文武不和，因此做下對頭，已非一日。那穿紅的想道，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暗地遣一刺客，喚做鉏麑，藏着短刀，越牆而過，要刺殺這穿紫的。誰想這穿紫的老宰輔，每夜燒香，禱告天地，專一片報國之心，無半點于家之意。那人道我若刺了這個老宰輔，我便是逆天行事，斷然不可。若回去見那穿紅的，少不得是死，罷罷罷。

又第五折　我成則爲王，敗則爲虜。事已至此，惟求早死而已。

元・康進之《李逵負荊》第四折　山兒，我如今放你去，若拿得這兩個棍徒，將功折罪；若拿不得，二罪俱罰。你敢去麼？〔正末做笑科云〕這是揉着我山兒的癢處，管教他甕中捉鱉，手到拿來！

元・李致遠《還牢末》第一折　你也姓李，我也姓李，道不的一般樹上兩般花，五百年前是一家。你多大年紀了？〔李云〕小人二十五歲。〔正末云〕我三十歲。不是我要便宜，我有心認你做個兄弟，你意下如何？

又　何水無魚，何官無私！孔目既然救了他性命，那人怎得不來相謝？〔探旦云〕令史，我聽的那人說來，他是梁山泊好漢宋江手下第十三個頭領山兒李逵便是。

又　便好道讎人相見，分外眼明。我領着大人的言語，拿李孔目去來。

元・李好古《張生煮海》第四折　你待將鉛汞燎乾枯，早難道水火不同爐。將大海揚塵度，把東洋列焰煮。神術，假化的爲夫婦；幾乎，熬煎殺俺眷屬。

元・宮大用《范張雞黍》第一折　哥哥，這些話我也省的，這一向我早忘了一半，也只是貴人多忘事。哥哥，你將我朝的故事，再說一遍您兄弟聽咱。

又　哥哥說的是。自古道：文章好立身，着我做官人。有人來告狀，則要爛精銀。〔正末唱〕你道是文章好立身，我道今人都爲名利引。怪不着赤緊的翰林院那夥老子每錢上緊。

又第三折　兄弟也，不爭你在黃泉埋沒，却教我在紅塵奔走。想着那世人幾個能全德，更幾人全壽？可惜你腹中大才，胸中清氣，都做了江山之秀。閃的我急急如漏網魚，呀呀似失羣鴈，忙忙似喪家狗。〔云〕只這一夢呵，〔唱〕不由人不痛心疾首。

元・佚名《陳州糶米》第一折　我見了那窮漢似眼中疔，肉中刺。我

要害他。只當揑爛柿一般，值個甚的。〔正末云〕噤聲。〔唱〕【後庭花】你道窮民是眼內疔，佳人是頰下瘿。〔帶云〕難道你家沒王法的？〔唱〕便容你酒肉攤場吃，誰許你金銀上秤秤？

又第二折 我從那及第時三十五六，我如今做官到七十也那八九，豈不聞人到中年萬事休。我也曾觀唐漢、看春秋，都是俺爲官的上手。

又第三折 日間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自家劉衙內孩兒，俺二人自從到陳州開倉糶米，依着父親改了價錢，插上糠土，剋落了許多錢鈔到家怎用得了？

又 這幾日只是吃酒耍子。聽知聖人差包待制來了，兄弟，這老兒不好惹，動不動先斬後聞，這一來則怕我們露出馬脚來了。我們如今去十里長亭，接老包走一遭去。

元・佚名《賺蒯通》第一折 爭奈韓信軍權太重，雄兵數十萬，戰將百餘員，常言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那韓信元是小官舉薦的，他登壇拜將，五年之間，蹙項興劉，扶成大業。小官看來，此人不是等閒之輩。

又 恁的一個楚霸王，尚然被他滅了，況今軍權在手，倘有歹心，可不覷漢朝天下，如同翻掌？這非是我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做恁的反覆勾當。但是小官舉薦之人，日後有事，必然要坐罪小官身上。

元・佚名《殺狗勸夫》第二折 我怎生來不稱俺哥哥意，嫂嫂也我不曾犯十惡五逆。這一個家緣兒都被你收拾，我挂口兒並不曾唕題。現如今他強咱弱將咱打，可不道人善人欺天不欺。也是我自買到他憔悴。天那，我本是聲冤叫屈，他聽的又道我說是談非。

又第三折 你還道負屈高聲，你所事無成。見兄弟，心頭刺，眼中疔。吃酒時只和那兩個賊徒，背人時來尋我這窮丁。

元・佚名《爭報恩》第二折 小官有兩個夫人。不想大夫人有姦夫在房中說話，小官踏開門。姦夫將刀子傷了我臂膊，相公與我做主咱。〔孤云〕相公差矣！你的大夫人是你兒女夫妻，豈有此理？便好道家醜不可外揚，相公自己斷了罷。

又第三折 往常我清閒坐，列鼎食重裀臥，今日在法場上結末，好事便多磨。我犯了個殺丈夫的罪過。兩下裏看的直這般多，把個十字街擠的沒一線兒闊。近了也鬧市雲陽，遠的是蘭堂也那畫閣。

元・佚名《來生債》第二折 古人道：鷓鴣巢深林無過占的一枝，鼷鼠飲黃河無過裝的滿腹。嗆人這家有萬頃田，也則是日食的三升兒粟。博個甚睜着眼去那利面上剋了我的衣食，閒着手去那算盤裏撥了我的歲數，趲下些山岸也似堆金玉，這壁廂淩逼着我家長，那壁廂快活殺他妻孥。

又 我去那酒色財氣行取一紙兒重招，我去那生老病死行告一紙兒赦書，豈不聞道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其實便作不的這業，當不的這家，受不的這苦。

又第四折 你會那一樁兒手藝？〔正末云〕我會編笊籬，鹿門山外有一園竹子，着鳳毛孩兒斫將來。我一日編十把笊籬，着靈兆孩兒貨賣將來，可不彀俺一家兒吃粥哩。〔卜兒云〕這的是大缸裏打翻了油，沿路兒拾芝蔴也。

元・佚名《硃砂擔》楔子 父親，您孩兒去長街市上算了一卦，道您孩兒有一百日血光之災，千里之外可躲。孩兒待將些小本錢，到江西南昌地面，做些買賣。一來是躲難逃災，二來就將本求利，不知父親意下如何？〔孛老云〕孩兒，豈不聞古人有言：『離家一里，不如屋裏。』又道是：『打卦打卦，只會說話。』你怎麼信那些油嘴的話頭，只不如在家裏謹謹慎慎的消災延福倒好。

元・佚名《凍蘇秦》楔子 三尺龍泉萬卷書，老天生我竟何如？山東宰相山西將，彼丈夫兮我丈夫。小生姓蘇名秦，字季子，這位哥哥是張儀，幼年間父母雙亡，流落在我蘇家莊上。和俺兩箇自幼讀書，學成滿腹文章。爭奈功名未遂。

元・佚名《謝金吾》第三折 某焦贊，和六郎哥哥，私下三關。天色已晚，入的城來。便好道：君子報冤，且歇三年。只我老焦這一箇急性，莫說三年，便是一夜也等不得。

又 我殺了謝金吾，幷家眷一十七口也。我這等去了，不爲好漢，我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待我割下一幅衣衫，就血泊裏蘸着鮮血，寫着四句詩在那白粉壁上。

元・佚名《馬陵道》第三折 您幾個作耍的笑嘻笑嘻，我這等好男兒怎和你步步相隨。您幾個小的每，都把饅頭吃。〔倏兒云〕兀那風子，你

不要與我看，我不與你饅頭吃。〔正末唱〕常言道口沒尊卑。〔俠兒云〕兀那風子，我丟將這饅頭去。你若是趕的上，就把這饅頭與你吃，趕不上你吃我三拳頭。〔正末云〕是是是，我趕饅頭者。趕的上便吃饅頭，趕不上吃你三拳。

元・佚名《漁樵記》第二折　兀那潑婦，你休不知福！〔旦兒云〕甚麼福？是是是，前一幅後一幅，五軍都督府。你老子賣豆腐，你妳妳當轎夫。可是甚麼福？〔正末唱〕【滾繡毬】你每日家橫不拈豎不擡。〔旦兒云〕你將來波，有甚麼大綾大羅。洗白復生高麗稜絲布，大紅通袖膝襴，仙鶴獅子的胸背。你將來我可不會裁，不會翦，我可是不會做。

又　我雖無那大綾大羅與你，我呵，〔唱〕慣的你千自由百自在。〔旦兒云〕你這般窮，再不着我自在些兒，我少時跟的人走了也。窮短命！窮弟子孩兒！窮醜生！

又　朱買臣，巧言不如直道，買馬也索羅料，耳簷兒當不的胡帽。牆底下不是那避雨處，你也養活不過我來。你與我一紙休書，我揀那高門樓大糞堆，不索買卦有飯吃。一年出一個叫化的，我別嫁人去也。

又　你做那桑木官，柳木官。這頭踹着那頭掀，吊在河裏水判官，丟在房上曬不乾。投到你做官，直等的那日頭不紅，月明帶黑，星宿瞎眼，北斗打呵欠。直等的蛇叫三聲狗拽車，蚊子穿着兀剌靴，蟻子戴着煙氈帽，王母娘娘賣餅料。投到你做官，直等的炕點頭，人擺尾，老鼠跌脚笑，駱駝上架兒，麻雀抱鵝彈，木伴哥生娃娃。那其間你還不得做官哩！

又第四折　若不是哥哥，你兄弟豈有今日？記得你兄弟臨行時說的話麼？去年時也則是朱買臣，到今年也則是朱買臣。道不的個知恩報恩，風流儒雅；知恩不報，非爲人也。哥哥請上，受你兄弟幾拜咱。

又　我只道你潑無徒心太偏，元來是姜太公使機變，不釣魚兒只釣賢。你可便旋恩在我前，暗齎發與盤纏。

元・佚名《桃花女》楔子　兒也，你可不知。我因爲孩兒做買賣出去了，半年多不見回還。我心中有些恍惚，去到周公卦舖裏算了一卦。他道我孩兒注該今夜三更前後，三尺土下板殭身死，怎教我不煩惱也！〔正旦云〕婆婆，便好道陰陽不可信，信了一肚悶。你小大哥那裏便犯這般橫禍，你信他怎的？

又第一折　哥哥，我女孩兒取酒去了也，我勸你開着懷抱。那陰陽則不要信他，便准殺也是後日的事。常言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你到後日，再看如何。且管今日喫個醉去也。〔彭大云〕酒元是我要吃的，只是心頭被他這個卦兒當着，教我怎生喫的下去！

又　〔周公云〕你到後日，日當卓午，土炕上板殭身死。〔彭大云〕好說，我可怎麼得死？我不死，你死！〔周公云〕我這陰陽有准也。〔彭大云〕是你這陰陽有准，石留住不活了。老官人，你把這陰陽收拾起罷！你這陰陽是哈叭狗兒咬蚆蚤，也有咬着時，也有咬不着時。我不信你了。〔周公云〕來來來，你伏侍我多年，只今日放你回去，打點送終之具。〔做與砌末科云〕分外與你一兩銀子，買些酒肉吃，辭別了你那親識朋友。你死之後，我好好殯送你也。

又第二折　孩兒也，我若是蚤知他們的見識，也不受他這紅酒來。常言道的好，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既是你肯許了，我也許。

元・佚名《冤家債主》楔子　兄弟，我和你此一別，又不知幾年得會。我有幾句言語，勸諫兄弟，你試聽者。〔詩云〕得失榮枯總在天，機關用盡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甘貧守分隨緣過，便是逍遙自在仙。

元・佚名《諫范叔》第三折　猛見這素綈袍在我身上全新，爲甚的那廝每趨前褪後都皆怕？大夫也可知道只敬衣衫不敬人，自古常聞。

元・佚名《梧桐葉》第三折　我是個相門之女，再嫁事於人，〔唱〕則恐被傍人笑。〔帶云〕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唱〕【紅繡鞋】一來是先王禮教，二來是唐宰相根苗。

元・佚名《氣英布》第二折　那其間這漢隨何不償了嗆天臣命，則你箇劉沛公見面不如聞名。你道是善相持能相競，用不着嗆軍馬崩騰，武藝縱橫。則教你楚江山覷不得火上弄冰凌，漢乾坤也做不得碗內拿蒸餅。哎，隨何也你怎麼不言語，不承領？從今後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又　賢弟差矣，螻蟻尚且貪生，爲人怎不惜命！據賢弟英雄蓋世，右投右重，左投則左重，何處不立功業，何處不取王侯，却做這自盡的勾當？可不是匹夫匹婦之諒，好短見也！

又第三折　嗆則道遣紅粧來進這黃封酒，恰元來劉沛公手捧着金甌。

相勸酬，能勤厚。〔帶云〕嗏本待見漢王，花白他幾句。這一會兒嗏可不言語了。〔唱〕早則被天威攝的嗏無言閉口。哎，英布也，你是箇銀樣鑞鎗頭。

元・佚名《盆兒鬼》楔子 孩兒，便好道『陰陽不可信，信了一肚悶』。老漢眼睛一對，臂膊一雙，只覷着你哩。不爭你去了呵！可着誰人養活老漢？孩兒，你不去罷！

又 那先生人都叫他做賈半仙。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孩兒去意已決。若留在家，也少不得害出場病來。只要父親省憂慮，姑待百日無事，孩兒便回家也。

又第二折 爲人本分作經營，澹飯麤茶心自寧。平生莫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喫驚。自家盆礶趙的便是。自從殺了那楊國用，雖然得他好幾十兩銀子，這兩日連夢顛倒。我在床上睡，可被他拖我到地上。我在地上睡，又被他擡我到床上，好生傷擾不過。恐怕惹出些事故來。大嫂，你與我把這店門重重關上，只在家中靜守他幾日者。

元・佚名《百花亭》第三折 姐姐你煩惱除我知，我煩惱除你知，再休說坐兒不覺立兒饑。常言道海深須見底，各辦着箇眞心實意。這的是有情誰怕隔年期。

又 諕的我手忙腳亂緊收拾，意急心慌沒整理。〔高淨云〕甚麼人在此？好無禮也。〔正末唱〕可正是船到江心補漏遲，只着我魄散魂飛。〔做叫科云〕查梨條賣也，查梨條賣也。〔唱〕我則索向前來陪着笑賣查梨。

又 俺也是文齊福不齊，你正是官不威牙爪威。〔高淨云〕兀那廝，敢來俺這裏胡廝哄？〔祇從喝科〕〔正末唱〕只聽的一聲高叫若轟雷。〔旦做慌科〕〔正末唱〕諕的那黃鶯兒怎敢向上林啼，抵多少驚回綠窗春睡早，難道愛月夜眠遲。

元・佚名《抱粧盒》第三折 人生在世總無常，若箇留名史冊香。大鵬飛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做撞堦死科下〕〔正末跪云〕娘娘，那寇承御被打不過，自撞金堦死了也。

元・佚名《看錢奴》第二折 員外，你又不肯添，那秀才又不肯去，教人中間做人也難。便好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罷罷罷，員外，我在你家兩個月，該與我兩貫飯錢。我如今問員外支過，湊着你這兩貫，共成四貫，打發那秀才回去。

又第三折 兀那叫化的，你且過一壁。〔正末云〕你是那個？〔興兒云〕這弟子孩兒，錢舍也不認的？〔做打科〕〔正末云〕哎呀，錢舍打殺我也！〔廟祝云〕這廝無禮，甚麼錢舍？家有家主，廟有廟主。他老子那裏做官來，叫做錢舍？徒弟，拏繩子來綁了他送官去。

元・佚名《貨郎旦》第四折 行至洛河岸側，又無擺渡船隻，四口兒愁做一團，苦做一塊。果然道天無絕人之路，只見那東北上搖下一隻船來。豈知這船不是收命的船，倒是納命的船。

元・佚名《碧桃花》第一折 俺那裏有的是秦人晉人，你可也休將咱盤問，則管裏絮叨叨拔樹尋根。〔張道南云〕難得小娘子到此。小生有句話兒，只是不好啓齒。〔正旦云〕有何言語，相公但說不妨。

元・佚名《馮玉蘭》第二折 孩兒放心，夢中之境，未可深信。吉人自有天助。梢公，乘着這順風，拽起篷來者。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一〇《麤糟》 俗語以不潔爲『麤糟』。按《霍去病傳》『麤皋蘭』下注：『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麤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又《不中用》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杜預注：『不中爲之役使。』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一五 今人年老，行動不便，曰『龍鍾』，自來多不解其意。余以爲鍾，聚也。故《說文》曰『如天之鍾美』是也。蓋言龍至于老，則蟠聚而不能奮飛，故以之稱老年翁也。如鮐背之類也。李濟翁以爲鍾卽涔者，謬矣。

又 大老，見《孟子》。宋江州民呼公曰大老，見《侯鯖錄・元老詩》。二老，伯夷、太公。今杭婦稱貼夫曰二老。三老，漢峽中船人曰長年三老。四老，漢四皓。五老，舜臣五星精。又，睢陽八老，淮南八公也。九老，香山。又，至道。天老，杜甫稱宰相。閣老，《唐書・楊綰傳》。堂老、廷老，皆宰相，見史。則今在殿中者可稱殿老。翰林院、都察院之類，可稱曰院老，古今但稱院長。詹事府、順天府之類，當曰府老。大理寺之類曰寺老，則爲和尚矣，可發一笑。國老，見史。室老，卽

家長，見《禮》。宗老、家老、鄉老，《周官》。里老、耆老。房老，妻妾長年者。嘉清末年風俗忽變，士大夫至於小民，莫不相稱曰翁，曰老。諺云：『官無尊卑皆曰老，人無大小皆曰翁。』此人孽也。

又卷二二　諺云：『張公帽掇在李公頭上。』有人作賦云：『物各有主，貌貴相宜，竊張公之帽也，假李老以戴之。弓長隱君，乃岸幘而褻禮；木子居士，反裁冠而壯儀。』亦可謂善謔者。古之李晟繡帽、管寧白帽、汝陽王璡研硝帽、西王母舞者研光帽、何尚之鹿皮帽、唐紗帽、宋裘帽、鄧通刺船郎黃帽、吐番氈帽、西羌席帽，以羊毛爲之。秦、漢鞔以故席，四緣垂網子，飾以珠玉，謂之韋帽。

明・陸深《儼山外集》卷一〇引《谿山餘話》　東山劉公大夏，當孝宗之朝，最爲得君。公【略】議汰冗食，凡軍職皆以軍功爲準，通查裁革，既得旨，行之。而一時侍衛將軍力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該司【略】類行報罷。【略】時駙馬都尉樊凱管紅盔將軍【略】，爲言此輩不宜裁革。東山概拒之，【略】凱立午門外語諸人曰：『爾輩不用了，昨已奉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蓋激之也，衆人遂散出。孝宗上殿【略】，儀衛簡寂【略】，屢顧左右問故【略】。凱奏：『昨兵部以行裁革去矣。』孝宗【略】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氣促，不能了了。而裁革之事悉罷，聖眷遂衰矣。夫以【略】東山之公忠，與孝廟之有爲，事機一失，乃至於此。信乎？臣不密則失身，一時疏略，甚可惜也。該司可謂無人矣。諺云『倖門如鼠穴。』此言可以喻大。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八《綠頭巾》　吳人稱人妻有淫者爲綠頭巾，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巾裹頭，意人言擬之此也。原唐史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綠巾以辱之，隨所犯之重輕以定日數，吳人遂以着此服爲恥意。今吳人罵人妻有淫行者曰綠頭巾，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巾裹頭，皆此意從來。但又思當時李封何必欲用綠巾？及見春秋時有貨妻女求食者謂之娼夫，以綠巾裹頭以別貴賤，然後知從來已遠，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則深於樂人耳。

又卷五一《三脚貓》　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貓，嘉靖間南京神樂觀道士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上壁如飛也。道士因善篆刻，士夫多與交，吾友俞亭川亦嘗親見之也。

明・葉權《賢博編》　古名賢多與僧徒往返，然必通禪理、有戒行、知文翰者方與之交。如今俗僧治家供役，酒色無賴，比常人尤甚，士大夫喜其應接殷勤，遂與相狎，且不論其深意莫測。但默睹其炎涼體態，桀驁形狀，已極可厭惡矣。諺云：『不交僧與道，便是好人家。』此言有感而發。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卷首　或問曰：『平時官府面前所用花鎗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於敵否？子所教亦有是歟？』光曰：『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略】未有臨陣用盡平日十分本事而能從容活潑者也。諺云「到廝打時，忘了拿法。」兵豈易言哉。』

又卷一　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爲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盡乃失其故態。常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略】，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興言至此，則吾人選士之術荒矣。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藝高止可添壯有膽之人，非懦弱膽小之人苟熟一技而即膽大也。

又卷五　俗諺有曰：『軍中立草爲標。』況朝廷堂堂名分，凡有屬下者，既知惡屬下抗違不能行事，即知己身不可又效屬下之人。復抗在上頭目，決恃不得鄉曲故交。軍機乃國家重務，情難掩法，敢有親識相容故違明抗容者，犯者通以軍法重治。

明・江盈科《雪濤閣集》卷一四《嫁禍》　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太祖患之，皆曰：『豬婆龍窟其下，故爾。』時工部欲聞于上，然疑豬犯國姓，輒駕稱大黿爲害。上惡其同大元字，因令漁者捕之，殺黿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引黿，黿凡數百斤，一受釣，以前兩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諳黿性，命于其受釣時，用穿底缸從綸貫下，覆黿面，黿用前爪搔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語曰：『豬婆龍爲殃，大團黿頂缸。』言嫁禍也。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一二　諺曰：『雪白百姓』，謂人身上無

一點瑕纇也。此二字卽美玉不能免，惟雪無之，故以爲言。然古不云乎？一家之中，大者可誅，小者可殺。此又何也？百姓中豈無隱過？豈無無心之過？以『雪白』二字概之，不可。舍二字而苛求，不可。

又卷二八 諺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璜奏，沒入正德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千三十餘兩，正合諺語，可笑。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一 今人以秀才爲措大。措者，醋也，蓋取寒酸之味，而婦人妒者俗亦謂之『吃醋』，不知何義。昔范質謂人能鼻吸三斗醇醋，便可作宰相。均一醋也，何男子吃之便稱德量，而婦人吃之反爲媢嫉之名耶？亦可笑之甚也。

《明史》卷三〇六《閹黨焦芳傳》 正德初，戶部尚書韓文言會計不足。廷議謂理財無奇術，唯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況縣官耶？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武宗聞之大喜。會文升去，遂擢爲吏部尚書。韓文將率九卿劾劉瑾，疏當首吏部，以告芳。芳陰洩其謀於瑾。瑾遂逐文及健、遷輩，而芳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輔政，累加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居內閣數年，瑾濁亂海內，變置成法，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裁閱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賂瑾者先賂芳。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雷耕》 相傳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視田中有鬨墾跡，非雷耕也。雷州地暖，春初時雷始發聲，農則舉趾而耕，故曰雷耕。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三《騎驢覓驢》 里中有人將祀先，挾其先人影像於腋下而忘之，徧索不可得。已而，顧見之，乃笑曰：『我適來眞是騎驢覓驢。』人皆傳以爲笑。『騎驢覓驢』，市井諺語也。

清・張廷玉等《御定子史精華》卷一三〇 駑馬戀棧。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清・鄭方坤《全閩詩話》卷五引《梅磵詩話》 泉南林洪，字龍發，號可山，肄業杭泮，粗有詩名。理宗朝，上書言事自稱和靖七世孫，冒杭貫取鄉薦。刊中興以來諸公詩，號《大雅復古集》，亦以己作附於後。時有無名子作詩嘲之曰：『和靖當日不娶妻，只留一鶴一童兒。可山認作孤山種，正是瓜皮搭李皮。』蓋俗語以強認親族者爲『瓜皮搭李樹』云。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一《抱佛脚》 士子遇文宗按臨，始用功讀書，謂之『抱佛脚』，不解其故。後見《中山詩話》：『王荊公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上去投，下去脚，豈非的對。」王大笑。』則抱佛脚之說，相傳已久，而未知所本。及見宋張子正世南《宦游紀聞》，云雲南之南，有番國，俗尚釋教，人犯罪應誅者，捕之急，趨往寺中，抱佛脚悔過，願髡髮爲僧，以贖前罪，卽貰之。諺云：『閒時不燒香，急則抱佛脚』，本此。

又卷二《石尤風》 『石尤風』，詩人多用之，不見其義。宋孝武《丁督護歌》云：『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陳子昂《入峽阻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一作郎士元《留盧泰卿》詩：『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李義山詩：『來風置石郵。』《江湖紀聞》：『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尤爲商遠行不歸，妻憶之病，臨亡長歎曰：「凡有商旅遠行者，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遇石尤風，密書「吾爲石娘喚取尤郎歸，須放吾船行」十四字，投水中，風卽止。』又《紫竹軒雜綴》：『石尤，江中蟲名，此蟲出必有惡風雨，故曰石尤風。』

又卷四《喫死飯》 吳俗治喪之家，偏投訃音，弔客不盡相識，挨身陪賓者，備極醜態，謂之『喪桑蟲』，又曰『喫死飯』。蓋聞人死，卽往兜攬經理其事，思得一飽也。數年前有孔姓者，面目尤屬可憎，借誕辰名色，傳單斂分，有無名氏作詩四章贈之云：『盡日茫茫事送迎，搖頭擺尾可憐生。家風誤認喪平聲家狗，不過當年讀去聲。』諧語恰中，餘惜忘之。或有吉事，則又色服趨蹌，自謂『喜蟲』，稱呼亦妙。

又《堅瓠四集》卷二《冤家》 《葦航紀談》：詞人多用『冤家』，不

知何所出。閱《烟花記》，謂『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繫，寧有死耳，不懷異心，所謂冤家者一也；兩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所謂冤家者二也；長亭短亭，臨歧分袂，黯然消魂，悲泣良苦，所謂冤家者三也；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所謂冤家者四也；憐新棄舊，辜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所謂冤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抱恨成疾，迨與俱逝，所謂冤家者六也。《畫墁錄》：饒州彭汝礪妻寧氏，熙寧中，復納宋養明。宋氏有姿色，彭委順不暇。典九江病革，索筆書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而後，不打這鼓。』投筆而逝。金文通息齋云：『冤不簇，不成眷屬。』可見六親皆冤家聚會，今俗有《歡喜冤家》小說，始則兩情眷戀，終或至於仇殺，眞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也。疾讀一過，可當慾海晨鐘。

又《俏冤家》　《亦巢偶記》：俗呼『薰豬耳』爲『俏冤家』，不知何所取意，里巷至今傳之。一日予同二友至虎丘遊衍久之，思飲甚切，然所攜杖頭僅百文。因思猪耳價輕可口，令僮買之佐酒。久不至，一友忽唱時曲云：『俏冤家何事還不到。』衆大噱。

又卷三《跨竈》　子過其父，俗爲『跨竈』，解者紛紛。王朗《雜箴》云：『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吳崇《賀人生子》曰：『寄語王渾防跨竈，阿戎清賞祇須臾。』跨竈之說，竟無定論。及讀《海客日談》云：『邊徼中相馬者，言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謂之跨過竈門。夫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人追及前人之意，以擬父子。』於義爲協。

又《堅瓠六集》卷四《惡客》　《留青日札》：黃山谷以不飲酒者爲『惡客』，故云：『破卯扶頭把一杯，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閒攜惡客來。』元次山亦云：『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小酣。』蓋以敗人清興故也。《群碎錄》：元結以不飲者爲『惡客』，復以痛飲者爲『惡客』。

又《骨董》　《留青日札》：雜玩寶貨肆曰『骨董舖』。《仇池筆記》：陸道士詩：『投醪骨董羹鍋內，掘窖盤游飯盌中。』蓋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晦庵語類》作『汨董』，今稱古董。又稱人之出身好者曰『骨董』。唐天寶初，玄宗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駕幸甘泉賦》，有『骨懂雖短，技藝能長』，則又當爲『骨懂』矣。

又《僂羅》　僂羅，幹事之稱。蘇鶚《演義》曰：『人能僂攬羅綰，謂之「僂羅」。』『僂』字從手作『摟』。《爾雅》云：『摟，聚也』，義通。但《酉陽雜俎》：『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悄傖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僂羅之號。』然梁元帝《風入松》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着。』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會人着。』及《南史・項歡傳》：『蹲夷之儀，樓羅之辨。』則知『樓羅』之言，非始於唐。又《談苑》載朱貞白詩有『太樓羅』，並用『樓羅』字。惟《五代史》漢劉銖惡史弘肇、楊邠，於是李業譖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儸兒」矣。』《鶴林玉露》：『僂羅，俗言猾也。』歐公《五代史》間書俗語，甚奇。《湘烟錄》：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鬥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少頃，敕還宮，鎖花門。膳訖，普集，角勝負於殿中。宦士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曆，以驗其姓名，法制甚嚴。時號『花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

又《好漢　漢子》　《詢蒭錄》：漢武帝征伐匈奴二十餘年，馬畜孕重墮殞罷極。聞漢兵，莫不畏者，稱爲『漢兒』。又曰『好漢』。《老學庵筆記》：今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

又《鄉里夫妻》　俗語曰：『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西溪叢語》云：『古人稱妻曰鄉里。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又《布代》　《潛居錄》：『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畀布代之」，至今吳中謂贅壻爲布代。』又《猗覺寮雜記》：『世稱贅壻爲布袋，謂如身入布袋，氣不得出也。或云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而絕，不肯出嫁，招壻以補其世代。』俗又呼補代爲野貓，謂啣妻而去也，疑作野冒，即補代之意。

又《女客》　《桐薪》：吳俗稱婦人爲『女客』，蓋有自來。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

爲高唐之客。」

又《丫頭》 《留青日札》：今呼侍婢曰「丫頭」，言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卽漢所謂偏鬌茅也。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爲白香山小樊而作。花面者，未開臉也。

又《鼻》 《余氏辨林》：吳俗諱奴爲「鼻」。解者曰：「粧門面耳。」或曰：「象鼻能觸人，猪鼻善掘地，義取生事云。」皆臆說也。按契丹罵漢兒，作「十里鼻」，猶言奴僕也，目奴爲鼻，當起於此。

又《酒保》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爲世師。」酒保之名，始見於此，亦猶韓非目伊尹爲庖宰也。

又《堅瓠八集》卷四《上距下嘴》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此諺語也，驗之皆不然。一老媼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謂縮一尺；下嘴，謂藏其咮於翼間。

又《天聾地啞》 文昌帝君從者曰「天聾地啞」，蓋帝君不欲人之聰明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夫天地豈可以聾啞哉？「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鍾伯敬云：「上二句大作用，下二句大受用。」

又《堅瓠九集》卷一《返璧》 今人於所饋遺，有不受者，書帖曰「璧謝」，蓋本《左傳》晉公子重耳至曹，曹公不禮。僖負羈饋盤飧，其妻置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故書帖曰「返璧」，或者新其詞，曰「完璧」、曰「歸璧」，甚至曰「歸趙」，則用藺相如事矣。夫秦恃強詐而取趙璧，相如以死爭，懷璧歸，此何等事，乃施於和好之交際，不亦悖哉？

又《堅瓠續集》卷一《池魚考》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名也，居宋城門，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又云：宋城門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幷傷良善也。二說未知孰是。

又《十貧十富》 《支頤集》：有十貧十富語：「一要貧，學燒銀；二要貧，學空門；當易買前程。三要貧，好相論；當易訟事興。四要貧，好移墳；五要貧，置龍人；六要貧，陪女門；七要貧，宅舍新；八要貧，嫖賭頻；九要貧，宴貴賓；十要貧，好賽神。」一可富，孝親族；二可富，少奴僕；三可富，省追逐；四可富，效勤苦；五可富，守舊屋；六可富，長忍辱；七可富，粗衣服；八可富，養六畜；九可富，多糞土；十可富，沒名目。旨哉斯言。

又《堅瓠廣集》卷五《翻燒餅》 今人以田產回贖轉售，曰「翻燒餅」，不知所起。後見《塵史》載永熙既下幷州，欲乘勝收復薊門，咨於衆。參知政事趙昌言曰：「自此取幽州，猶熱鐵翻餅耳。」呼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後卒如贊言。

又《雞口牛後》 蘇秦說韓宣惠王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註云：「雞口雖小，所以進食。牛後雖大，所以出溲。」舊本《戰國策》作「雞尸」、「牛從」。安延篤《音義》云：「尸，雞中之主；從，牛之子。」顏之推，沈存中皆取其說，未知孰是。

又《堅瓠秘集》卷六《鼻祖耳孫》 鼻祖，始祖也。黃山谷詩云：「鼻祖以來傳父兄。」許旌陽《服氣書》云：「人受胎於父母，其生始成鼻，故鼻云祖。」今畫家寫照畫美人，俱從鼻始。鼻祖可對耳孫，《前漢書・惠帝紀》：「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應劭云：「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遠，但耳聞之也。」李奏云：「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顏師古曰：「耳音仍。」以《爾雅》有仍孫，無耳孫故也。然以義揆之，宜讀本音爲是。

又《堅瓠餘集》卷四《無立錐地》 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曰「無置錐之地」。此語蓋自古有之，《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宇內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爲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傳〕》《蜀・諸葛亮傳》俱有此語。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一 諺云：「急來抱佛脚。」蓋言平時不爲善，而臨難求救于佛也。孟郊詩云：「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黃經。」可知此語自唐時已有之。

又卷二 物之無意而得者，俗謂之「儻來物」。《莊子刻意篇》：「物之儻來，寄也。」俗語本此。

又 俗稱天氣涼爲「風涼」，亦有本。邢昺《論語疏》「風涼于舞雩之下」。杜詩「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又 俗以「葬柩」爲「舉襄」。按《左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此必俗語所本。但杜注：「襄，成也。」襄事，猶言成

事，若云舉襄，殊無文理。況凡事皆可言襄，何必獨指葬說？又俗以『匡襄』訛作『劻勷』，亦謬甚。『劻勷』應作『恇擾』，言急遽之狀。若贊助成事，應作『匡襄』，亦不可不辨。

又卷三　人懷不良之心者，俗諺輒曰：『黑心當被雷擊。』而蠶豆花開時，聞雷則不實，亦以花心黑也。此固天地間不可解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諺語非妄，人可不知所懼哉！

又卷六　崑山鉅族，在前明時，推戴、葉、王、顧、李五姓。迨入本朝，而東海氏兄弟三人並中鼎甲，位俱八座，子姓亦取次登第，一時貴盛甲天下，而前此五姓則少衰矣。邑人因爲之語曰：『帶葉黃姑李，不如一箇大勃臍。』以帶音同戴，黃音近王，姑音轉顧，臍音近徐，故俗諺云爾。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二《照井生》　俗有『照井生』之語，出《後漢書・四夷傳》：海中女國有神井，女子闚之輒生子。

又卷四《瘦馬家和白螞蟻》　郡人有收取婦女，塗飾賣人作婢妾者，謂之『瘦馬家』，蓋以嬌養得名。居間謂之『白螞蟻』，言其無縫不棲也。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小救駕》　廣東始興，民俗剽悍，尋常出入，男帶刀，女帶錐，無人無之。又有鴛鴦小匕首，藏于胸次，名曰『小救駕』。事雖悖而號則甚新。

又卷六《蝴蝶會》　今同人攜酒一壺，肴二碟醵飲，名之曰蝴蝶會。匪僅諧聲，亦以象形也。頗雅，可入吟咏。

又《燒尾宴》　燒尾之義，向但知鯉魚將化龍，過龍門，惟尾不化，天火自後燒之，乃成龍去。又一說云：『燒尾者，虎豹化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見葉夢得《石林燕語》。二說不同。又燒尾宴，《唐書》大臣拜官，獻食于天子，名曰『燒尾宴』。而小說所載，乃云：『凡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讌之，名曰燒尾宴。』二說亦不同。

又《口采》　口采，吉語也。宋高宗自建康避入浙東，至蕭山，有拜於道左者。上問爲誰？對曰：『宗室趙不衰。』上大喜曰：『符兆如此，吾無憂矣。』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糊塗人》　人貴曉事，不貴辦事。能辦事者，亦能僨事；能曉事者，決不敗事也。尹望山相國總督兩江時，戲謂屬員云：『諸公平日最怕何物？』或言蛇蝎，或言虎狼。公曰：『都不怕，只怕糊塗人。』滿坐盡笑。明將軍亮亦嘗言：『吾出軍打仗者數十年，從無所怕，生平最怕者糊塗人耳。』兩公之言相同。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一《開盤笑》　吳下婚禮，聘時裝潢和合二仙入盤。主人啓盤，瞥見歡天喜地，諺稱開盤笑。昔人謂小試作文，開講落題，貴有生趣動人，亦以開盤笑擬之。竊見輯書者，先序文，次凡例，繼之以目錄，正文未入，閱者色倦矣。僕集諺語，一標目即足解頤，是爲『開盤笑』。

又《回味甜》　文章最忌一層頭，《毛詩》賦、興、比，豈一覽可盡。立說者須引人入勝，如食青子，始而澀口，繼如嚼蠟，後且回甘，名之曰諫果。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也。僕註釋諺語，使街談巷議，多作格言，是爲『回味甜』。

又《吃醋》　妻妾相妒，謂之吃醋。蓋人家醋甕不可有二，有二必壞其一，兩不相容之意。吃者，含也。不相容而莫可明言，故含之也。或曰：『酒坊醋以廿甕計，醋坊醋以百甕計，何不相害？』

又《扒灰》　翁私其媳，俗稱扒灰。鮮知其義。按昔有神廟，香火特盛，錫箔錢焚爐中，灰積日多，淘出其錫，市得厚利。廟鄰知之，扒取其灰，盜淘其錫以爲常。扒灰，偷錫也。錫、媳同音，以爲隱語。

又《虎頭上捉虱》　比喻行險以僥倖也。吳門賣榮傭，求財於趙玄壇。神示夢以虎頭上捉虱諭之。寤，思神座下有黑虎，晨起詣廟，聞虎耳中蟋蟀鳴，驅出捧歸。入平檯策局，一鬬而勝，再鬬而贏，驟得數金，號其蟲曰虎氏。

又《貓口裏挖鰍》　貓職在捕鼠，而性喜食魚。乃不捕鼠，不食魚而濫及於鰍，貓實不良，此千人之怒而挖之也。但貓既不良，亦謂人將不食吾餘，誰與吾小狸爭此鰍也。鰍滑其身，貓果其腹，此而挖之，徒遭其爪牙之噙噬，吾見鰍之入而不見其出也。

又《眼飢肚裏飽》　此是饞犬小照。主家給犬飯食，非不飽也，見有魚肉必竊食之；乃或鄰家復見飯食魚肉可得而竊食者，亦如本家。是乞其餘已無不足，仍又過而之他。別見他人自啖飯食魚肉，犬之兩眼睜睜凝注，轉轉流連，其人或出遺矢，犬即隨後啖其所遺飯食魚肉輪廻之渣滓，

津津乎仍以飯食魚肉者。有時肚中滿溢，嘔而出之，又旋吐而旋收之，睜其目，不顧皤其腹也。

又《嘴硬骨頭酥》 此是蚊蟲判語。喙如利錐，刺入人膚，長噓短吸，恣意飽飡血食，吞噬剝膚，酷已甚矣。其嘴之硬，不問可知。將謂此種惡物，必具一副堅硬骨子，熬鍊得起，有大過尋常者。豈知被人伸其一指，輕輕一搨，便通體糜爛。噫！酥矣。

又《黃狼躁雞棚上》 黃狼性喜食雞，其躁雞棚上，安能免物議乎？夫瓜田李下，豈可責之獸類，諺殆非爲狼發也。

又卷二《前無宿店後無村》 此日暮途窮之境也。前有店，後有村，則進可投宿，退可棲身，至此則行止兩難，爲之奈何？曰：『當悔於始，懲於後，謹於現在。』悔於始者，前此不問有店有村之處，乃冒昧以至此。懲於後者，後此必審有店有村之處，不可復冒昧以至此。其謹於現在尤爲吃緊：一記定東西南北，不可迷却路頭；一認明康莊大路，不可走入歧途曲徑，致落奸宄術中；一加謹行裝衣被，以禦風露，如此而已矣。此而復有意外蹉跌，則惟安之於命。

又《善惡到頭終有報》 善報以福，惡報以禍，此常理也。其間或有善不必福，惡不必禍，且有顛倒受報者，人每訝天道之爽，不知其未到頭耳。

又《得饒人處且饒人》 秀才家獨居深念，不罵人不打人不殺人，自謂饒人之至矣。須知不到此地位耳，何處由得爾罵人打人殺人，而乃謂饒人乎？一旦得到饒人之處，偏是要罵要打要殺。當此而饒人，方是饒人。『且』字一下，正似紅爐點雪，令當局者遍體生涼，將覺聞鐘，發人深省，正在此處。

又《屋簷水滴三分雨》 此約畧之詞。其實屋簷水滴，非整整三分雨也。設當雲淡風輕，霜清露潤，此時得雨，屋瓴潤澤，雖不及三分，簷溜已如澍矣。若旱氣炎照，烈日炙乾屋瓦，自脊而稜，層層銷爍，縫道斂濘去一，燥風刮耗去一，塵沙乾沒又去一，上天降雨雖不止三分，而簷下沾濡微乎微矣，故約畧三分耳。

又《宰相家人七品官》 古者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原有如此義例。但當時上有共主，小國之君亦是臣子，本與卿同。後世宰相雖尊，家人究不得稱臣，其曰七品，亦屬杜撰。若有風力人員，即七品以下，宰相家人亦不能抗。如闒茸苟污，雖大員且屈節焉，豈特七品哉！

又《好女不著嫁時衣》 嘗見人家女子及笄，頻向父母求金索幣，臨嫁時叠篋添奩，于歸之後誇耀舅姑，或爭榮妯娌，此何如女乎？須知吾如有命，日後自能衣錦榮華；吾如無命，嫁時雖則穠艷，日後終當藍縷，前後相形，能無愧怍！畢竟相夫助子，不在幾件衣衫。何須不見蕭郎後，叠在空箱二十年。

又《今日不知明日事》 無論其他，即吃飯、着衣、睏，日日如此，日日可知；必有一日不如此，故不可知；於何一日不如此，則尤不可知。素史氏曰：今日飯，明日肉，今日衣，明日穀，今日睏，明日褥，此固不可知者也。今日飯，明日粥，今日衣，明日剝，今日睏，明日睡不熟，此亦不可知者也。今日飯，明日殍，今日衣，明日燒，今日睏，明日竟不覺，此更不可知者也。凡事如是，難可逆料。

又《銅錢眼內穿觔斗》 銅錢徑不及寸，其眼僅容秬黍，昂藏七尺之軀，何能從中穿斛斗哉？要其初，看來原不得穿入，熟視良久，漸且如碗如斗如箕，後且如車輪，以身就近，錢眼不覺其小，己身不覺其大。見此眼內，良田華屋，嬌妻艷妾，鮮衣美食，佳景不一，遂一躍而入。有良田，抑勒而不急售；有華屋，遲回而不忍居；有嬌艷，忻羨而不即近；有鮮美，濡忍而不敢吃着。一生一世，只在錢眼內翻來覆去，一躍而入者，終不能一躍而出。穿到東，東邊是錢；穿到西，西邊是錢；南、北皆然。區區僅容秬黍地位，比孫行者八萬四千里不是過也。

又《老鼠打頭猪打末》 十二肖不知始於何時，取於何義。猪大於鼠，鼠小於猪，奚翅尺寸，何以首尾顛倒。且以猪爲末，猶可言也，以鼠爲頭，其誰服之。夫以龍之神靈，虎之威猛，風雲擁衛之物，乃頹乎中間，雖駕猪之上，已屈鼠之下矣，豈不悖哉！

又《人人有面樹樹有皮》 人之生也，理從面達，愧怍徵焉。不恤其面，生理絕矣。樹之生也，氣從皮達，潤澤徵焉。不存其皮，生機絕矣。吾鄉有偷兒，破案擬徒，二年會赦開釋，而面已刺，羞見親鄰，歸家夜半自縊。北莊祖墓有檜樹，計二百餘年矣。忽傳其皮能療百病，聞及蘇、松、太三屬，來取其皮，藩之莫能禁，閱兩月而皮盡，竟不復甦。夫有面

而忽無面，是宜死，不獨偷兒，人人如此，然死於自縊，他人不及也。有皮而忽無皮，是宜死，不獨檜樹，樹樹如此，然死於濟人，他樹不及也。

又《牛吃糞澆羊吃火燒》　此言種植之物也。牛効犁鋤灌溉，一切禾麻菽麥，叨牛之功。牛過而食之，莫謂草木無知，亦有感激鼓舞之意。故勃然興之，如糞之澆也。若乃羊，平時一無功於種作，一旦肆其貪心，恣啖橫飽，棉豆禾麻，但受其蹂躪吞噬之苦，豈能復動其生機，得不如火之燒也哉！

又《猪睏長肉人睏賣屋》　猪受人豢養，不勞心，不勞力，一睏恬然，而能事畢矣，焉得不長肉乎？乃有人焉，見猪之受用便宜，羨之慕之，從而效之。亦不勞心，不勞力，猶是一睏恬然，意蓋冀其肉之長也；然而賣屋矣。須知廢時失事，生計全荒，斷無不破產者。縱家有餘資，而假手他人，亦遭侵沒，不至凋落不止，況晏安酖毒，天不假易，亦理所不容。

又《醜媳婦要見公婆面》　凡爲媳婦，無不要見公婆之面。但貌之美者，濃裝艷服，增妍取憐，公婆一見，愛之如珍寶。此媳婦也者，如魚得水，如渴遇漿，其要見也，固無足怪。若夫醜者，未成九子母，先現鳩盤茶，無鹽女實無顏，屈不全身更缺，是亦可徹其環瑱，至老不嫁矣。乃始而托戚央親，多方倩代；既而塗脂抹粉，百計裝演，公婆一見，憎之爲鬼怪。此媳婦也者，亦欲如魚得水，如渴遇漿，其要見公婆之面，無非在洞房花燭下討得甜頭；却不道於識羞怕臉中，尋些苦吃。

又《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秀才以天下爲己任，自應日新其德，知能並進。乃或賢者娛遊山水，不肖者奔走勢利，銷磨歲月，遇事一籌莫展，天下安賴有是秀才哉！必也杜門不出，十年讀書，十年養氣，如董江都下帷不輟，一但出身任事，乃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朱子所謂『於天下之事無所疑，於天下之事無所懼』，釋孟子『不動心』如此。

又卷三《聞得雞好賣連夜磨的鴨嘴尖》　夫雞與鴨等耳，安見雞之好賣於鴨哉！即果好賣，亦雞是雞，鴨是鴨，豈得磨尖鴨嘴以當雞乎？即或貪心蒙蔽，認爲可磨，亦必親見雞實好賣，然後從而磨之，未晚也。何一得風聞，即磨之，且連夜磨之，何汲汲也。然若人正是有說，曰：『雞好賣矣。衆人雞而一人鴨，吾計拙矣。於是磨之。吾能磨，人亦能磨，吾鴨尖，而人鴨亦尖，吾計猶未工也。於是連夜磨之。』夫然，鴨嘴得尖，且尖之速，寧爲雞口，毋爲鴨嘴，蓋信雞之果好賣也。孰知竟有大謬不然者。

又《紗帽底下無窮漢》　紗帽，前朝命服，不論大小官員多戴之。先明神、熹以前，戴紗帽者清風兩袖，何有於底下。自魏璫殘害忠良殆盡，朝紳州縣多不肖人員，不特居官者簠簋不飭，一切官之父族母族妻族，甚至婢妾族，以親及親，坐幕立幕，皆在紗帽底下。糧制巨斛，餉勒浮收，詞訟通關節，饋送索門包，肉食羅綺，挾伎呼盧，無所不至，故曰『無窮漢』。

又《有錢常記無錢日》　人當有錢之日，花銷無益之費，一到無錢，左支右屈，是以諺規記之，欲人之節儉也。然此猶見之小者也。素史氏曰：人當無錢時，困於涸轍，一旦得志，便不曉窮簷寒谷中，十年不製衣，三日不舉火者，比比然矣。伊尹耕於有莘，何有何亡，勢所必然。既而佐命成湯，便道一夫不獲，若撻於市，實從閱歷中照驗得來。范文正公微時，讀書僧舍，劃薤粥，給三飡，此在無錢之日，親嘗況味。迨後發名成業，出入將相，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居家作義田，給族衆，亢宗百世，是以忠恕行仁，乃有錢常記無錢日之能事也。國家取士，務拔孤寒，其爲是歟！若一時富貴，但爲一身一家，是又諺所謂『立討租船上，忘却欠租時』也。

又《嗆白》　氣不順而聲爲之抗，曰『嗆喉』。言不順而聲爲之抗，曰『嗆白』。白者，無文之謂，如曲文接落用蘇、杭等白是也。嗆喉須平其氣，嗆白須平其心。但如方孝儒詰成王子弟，劉璟以死爭殿下之名，便嗆白得好。若汲黯之於漢武，尚須和婉些子。

又卷四《青黃不接》　禾麥秀時青，熟時黃，自青而黃，中間四五十日，未得收成。佃農終歲勤動，脂膏至此而竭，一望青青，黃收嗷待，何從而接濟乎？受累正無窮耳。稱貸包息，受豪戶之累；賒取貨物，受商賈之累；男啼女哭，受兒孫之累；飼豢之絕，受鷄豚狗彘之累。種種窘鄉，皆在此際，故有作『青黃不濟』者尤切。

又《脚跟弗着地》　從來厚福之人，端凝沉重，立曰山立，行曰時行。縱有時瀟灑出塵，而岳峙淵渟之態，自有施於四體者。若夫器小易

盈，必形於外，通體驕矜，揚揚得意。縱百般掩著，而其脚之跟，自軒軒然無蹜蹜自循之狀。楚屈瑕伐羅，鬬伯比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伯比決一莫敖，諺決千百莫敖，屈瑕後來懸梁高掛一條繩，終是脚跟弗著地。

清・吳趼人《俏皮話・空中樓閣》 一人喜造謠言，或謂之曰：『汝腹內想必有許多磚瓦木石，及水作木作諸匠也。』訝問何故？曰：『倘無此等物事，汝焉能造出許多空中樓閣。』

又《强出頭》 某甲以口角細故，爲地保捉將官里去，官判枷號示衆。既枷出，有人見之曰：『是非只爲多開口。』甲自撫其枷應曰：『煩惱皆因強出頭。』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三 蘇州鄉間有某甲者，饒於貲而無子，年四十而鰥，乃謀買妾。偶入閶門，遇一媪，似曾相識，邀至其家。略叙寒暄，便問：『君今喪偶，當續絃乎，抑買妾也？』甲曰：『亦思買妾耳。』媪力以蹇修自任。言次，有女子奉茶出，媪曰：『此弱息也，君視可抱衾裯否？』甲睨之，女頗娟秀，乃問聘金幾許，媒妁伊誰，媪曰：『老身無夫無子，久思託足空門，正苦此女爲累。若得所歸，便大慰矣，何敢多求。止望洋錢一百，爲老身瓶鉢之資。君如許可，則覿面一言，人財兩易，媒妁奚爲？』甲大喜，囊中適有此數，即以付媪，攜女逕出，同舟而歸。甫出城，有數人飛棹而至，中有老翁，哭而呼女，女亦哭而呼父，兩舷切近，一擁登舟，翁抱女去。衆人匈匈，勢將用武。甲無婚書，無以自明。問女，則女無一言。知爲媪所紿，但呼咄咄，而衆已一鬨而散矣。蘇諺所謂『放白鴿』者也。

又《茶香室叢鈔》卷一〇《兜不上下頰》 《齊東野語》引『匡說詩，解人頤』二句，而釋之曰：『至今俗諺，以人喜甚者，謂兜不上下頰，即其意也。』

又《對牛馬誦經》 《齊東野語》載姚鎔《喻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弗聽，俗所謂對馬牛而誦經是已。』今世俗有『對牛彈琴』語，余疑彈琴乃談經之誤。

清・杜文瀾《古謠諺》卷三五引《陸象山語録》 俗諺云，癡人面前說不得夢。

又卷四八引《豹隱紀談》佚文 古俚語云，死人身邊有活鬼。

又卷五二引《冬夜箋記》 昔吾友張受先采，崇禎戊辰進士。時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曰改箇號。娶箇小。時有勸受先娶妾者。愴然曰：『甫釋褐而即背糟糠，吾不忍爲也。』

又卷七〇引《復齋漫録》 情人眼裏有西施。鄙語也。山谷取以爲詩。其答益公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蓽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斯爲得。』

又卷八五引《諺謨》 諺謨明釋沈袾宏撰。

蒼蠅不叮沒縫鴨子。

日間不作虧事，夜半敲門不喫驚。

按《諺謨》。未見原本。據錢氏大昕《恆言録》所引採之。

歇後語分部

唐・李義山《雜纂》 必不來　醉客逃席　客作偷物去

追王侯家人　把棒呼狗　窮措大喚妓女

又 羞不出　新婦失禮　尼姑懷孕　相撲人面腫　富人乍貧

處子犯物議　重孝醉酒

又 不相稱　窮波斯　病醫人　不解飲弟子　瘦人相撲

肥大新婦　先生不識字　屠家念經　社長乘涼轎　老翁入娼家

又 不嫌　饑得麤食　徒行得劣馬　行久得坐次　渴飲冷漿

行急得小船　遇雨得小屋

又 不得已　忍病飲酒　大暑赴會　掩意打兒女　流汗行禮

忍痛灼艾　爲妻罵愛寵　冒暑迎謁　老乞休致　窮寺院待客

又 相似　京官似冬瓜暗長　鴉似措大、饑寒則吟　印似嬰兒

常隨身　縣官似虎、動則害人　尼姑似鼠入深處　燕似尼姑有伴方行

婢似貓、煖處便住

又 惱人　遇佳味、脾家不和　終夜歡飲。酒罇郤空　方謁上

官忽背癢　賭博方勝。油盡難尋　淘井漢急屎尿　遺不去無賴窮親
又　不快意　鈍刀切物　破帆使風　樹陰遮景致　築牆遮山
花時無酒　暑月背風排筵
又　殺風景　花間喝道　看花淚下　苔上鋪席　斫卻垂楊
花下曬裩　游春重載　石筍繫馬　月下把火　妓筵說俗事
果園種菜　背山起樓　花架下養雞鴨
又　不忍聞　孤館猿啼　市井穢語　旅店秋砧聲　少婦哭夫
老人哭子　落第後喜鵲　乞兒夜號　居喪聞樂聲　纔及第
便卒
又　虛度　花時多病　好時節褊迫　閹宦娶美婦　貧家節日
好家業不和　貧家好花樹　好景不吟　好廳館不作會
又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　打毬墜馬　對大僚食咽
僧尼新還俗　筵上亂叫喚　攙奪人話柄　著鞋臥人床　未語先笑
作客踏翻臺卓　對丈人丈母唱豔曲　嚼殘魚肉置盤上　橫箸在
羹椀上
又　不達時宜　下賤人前談經史　向娼婦吟詩　認他高貴爲親
將主人酒食作人情　賤食還主人　將男女赴席　誇男女伎倆
獎男女嬌騃　筵上包彈品味　強學時樣妝束　食後不起妨主人
問主人魚肉價　與寡婦認親往來　喫他飲食不謙讓　借他物令自
來取　入人房闥、取人物看　得人恩不思報　向人花園採果
窮漢說大話　家貧學富人　作客自呼賓　暑月排筵久坐
又　癡頑　有錢不還債　知過不能改　見他言語強拗　見人
文字強評騭　自不知過強怪人　把酒犯令不受罰　家貧強作富貴相

宋・王君玉《雜纂》　無憑據　山縣更鼓　選人年歲　廢落廟
筊杯　低手圍碁　醉後許物　託魚鴈傳書　牙郎說呪　不封底鎖
買妾問來歷
又　少思算　無錢挾妓　低棊趁手下　癡兒使爺錢　借物賽賭
秀才不讀書
又　惡行戶　暑月作作　世代刼墓　行法僧子
又　趁不得　驚馬脫籠　步尋下水船　斜日照人影　醉漢蹴踘
病起人同飯　與村伶合曲
又　不相稱　水手涂殺　師巫魘死　搭材匠跌死　縣尉著賊
糾儀失儀　法司犯法　彩畫溷室　孝服加銀帶　草屋安獸頭
先生懶惰
又　自做得　木匠帶枷　鐵匠被鎖　師姑袈裟　冶人鍋釜
服內懷孕　僧道犯戒律
又　可惜　慳人有錢　好女嫁醜漢　富商據名妓　歌妓被決
新鞋袴蹴踘　綵帛鋪失火　玉器失手　書畫被鼠嚙　古銅器
重鑄　驢喫牡丹
又　又愛又怕　狗喫熱油　小兒看雜劇　小兒放紙砲　新婚
女子　初登山遊玩　村夫看官過　騃人看弄鬼神
又　沒用處　漏餅罐　破鞋襪　隔年桃符　舊曆　折針
禿筆
又　暗歡喜　丈夫遠行歸　無子聞女使懷妊　賣棺聞人病重
舉子與試官有關節　選人得岐路　同行拾得遺棄物
又　不濟事　將女嫁內官　飯後請喫茶　持齋日作客　無錢
後斷賭　打殺人後戒酒　臨死許修善　臨渴掘井　江心補漏
斷決後赦到　船行借得鞍乘　臨老及第　酒盡伶人來　大斧傷人
手摩挲　落解後試官說文好
又　不自量　老漢嫌妻醜　醜妻恨夫要娶妾　落第舉子罵主司
不解作官歎沉滯　客作嫌人家茶飯　大將妻要人呼縣君　低棊
要與人下子　巧人作事。拙人不伏　老子弟看少妓　惡札人愛使牋紙
富商騎雙控馬　下賤人呼人表德
又　難理會　波斯念孔雀經　醉漢寐語　兩人拽斜說話
經紀人市語　杜撰草書　古篆碑額　啞子做手勢　短舌人罵詈
抽亂絲　大官侵占鄰人田土
又　過不得　賃屋欠房錢　謁上官被蝨嗾　暑月酣睡被蠅擾
狹巷騎馬逢車子　夫妻反目　上司不喜　臨渡無船　逢大官節
又　愛便宜　共喫果子揀大底　不取錢官人賤買物　騎別人馬
遠出　共被把自家被在上　將生鐵博針　養母狗雌貓　寄槽養馬

將鰕釣鼈

又 不識疾遲　急如廁說葛藤話　留未食人喫茶　判狀救火
告搶妻女要依日期　喚老娘逢人閒話　留走馬天使賭賽　發救兵
須揀吉日　發倉賑饑待奏報

又 難忍耐　觀棊被禁不許教　患腹泄人尋廁不著　病起人忌口
小兒灼艾　脚骨上取箭頭　見人說無天理話

又 少道理　不會禪和尙問答　村學堂講書　初學讀書人策論
田夫論朝政　無證見論訟

又 不識好惡　失火處說好看　看斬人說儈子好手　岸上看人
溺水　向燈心皁莢鋪乞錢　養蠶處乞僵蠶　請學子明年教學

又 輟不得　問患脚人借拄杖　廚子處借刀　就雨中人借傘
問暑月行人借扇

宋・蘇子軾《雜纂》　不快活　步行著窄鞋　赴尊官筵席
入試遇酷暑　暑月對生客　重囚被鎖縛　妬妻頭白相守　村裏女
壻戴幞頭　小兒初入學堂　吏胥遇嚴明長官

又 陡頓歡喜　窮措大及第　未有嗣生男　遠地得家書
有罪遇赦　富家兒乍入贅女婿

又 怕人知　流配人逃走歸　買得賊贓物　藏匿姦細人
同居私房畜財物　賣馬有毛病　去親戚家避罪

又 不圖好　癩子喫豬肉　乞兒突好人　去任官放潑要錢
死囚罵法官　刼盜妄引徒伴

又 說不得　啞子做夢　舉子就試偶踈脫　醫人自病　行姦
被窘辱　賊被狗咬　作官處被家人帶累　藏違禁物被盜　賊贓被
人轉取去　善相撲偶輸　處子懷孕

又 諱不得　健兒面上逃走字　賊見眞贓　小官祖父名
有罪對知證人

又 得人惜　學行孩兒　善歌舞小妓　不偷食貓兒　快馬穩善
做活計女壻　會讀書兒子　良僕妾　好書畫　有行止公人

又 改不得　生來劣相　性好偷竊　好說脫空　好笑話人
愛說是非　淫慾無度　謬漢好作文章　口吃人多說話　貪財人
愛便宜　不肖子好賭博　還俗僧道舉止　婢作正室有舊態　偷食
貓兒

又 悔不得　賭錢輸　中酒病　失口許人物　出語容易
作過後事發　好景失遊賞　少年廢學　見好物失買

又 勸不得　服硫黃　酒病漢　愛賭錢人　醉後相罵
夫妻因婢爭鬧

又 留不得　春雪　暑月盛饌　愛逃席客　潮水　順風下
水船　猴猻看果子　窮人粟帛　城門發更後　大官得替後

又 忘不得　父母教育　好交友　受恩處　得意文字
少年記誦書

又 怕不得　上陣相殺　夏月餅師　相撲漢拳踢　有罪喫棒
醜婦見舅姑　臺諫官言事　弄潮　上竿

又 省不得　閩人讀書　諸行市語　番人說話

元・關漢卿《救風塵》第三折　我和你搶生吃哩，不是妳妳在這裏，我打殺你。〔正旦唱〕【脫布衫】我更是的不待饒人，我爲甚不敢明聞。肋底下插柴，自穩。怎見你便打他一頓。

元・吳昌齡《東坡夢》第一折　〔東坡云〕吾兒，常言道，坐中無有油木梳，烹龍炮鳳總成虛。那裏有善歌的妓女，請一個來唱一曲，等小官盡醉而歸。〔正末云〕學士說差了，這荒涼古剎寺院，那裏討善歌妓女？〔東坡云〕眞個無有？〔正末云〕斷然沒有。〔東坡云〕小官曾帶一個在此。〔正末云〕如此最好，在那裏？請來相陪學士。〔東坡云〕行者，你去溪河楊柳邊小舟中，叫一聲白牡丹安在。只待他應了一聲，你急急抽身便走。〔行者云〕走遲了却怎麼？〔東坡云〕走遲了，只教你做雪獅子向火，酥了半邊。〔行者做跌科〕早酥倒了也。

元・武漢臣《老生兒》第二折　〔卜兒云〕呸，則怕死了你那長俊的姪兒。〔正末指張郎科云〕婆婆，我問你，這個是誰的？〔卜兒云〕是俺的。〔正末云〕這個呢？〔卜兒云〕這個是你的。山核桃，差着一橛兒哩。〔正末云〕這是我的個親姪兒。有不是呵，我要打便打，要罵便罵，都不干你事。

元・鄭德輝《王粲登樓》第一折　這是丞相府門首，左右報復去。道

有高平王粲，特來拜見。〔做報科云〕有高平王粲，特來拜見。〔蔡相云〕你看他乘甚麼鞍馬？〔祗候云〕脂油點燈。〔蔡相云〕這怎麼說？〔祗候云〕布撚。〔正末云〕說話的是我叔父，我是姪兒。那裏有叔叔接姪兒不成？我自過去。

元・佚名《硃砂擔》第二折　若不是我使見識一杯也那一跪，天那，可不將我這潑殘生早做了千死千休。我從那早辰間直走到申時候，過了些青山隱隱，綠水悠悠；荒祠古廟，沙岸汀洲；七林林低隴高丘，急旋旋淺澗深溝。剛抹過另巍巍這座層巒，還隔着碧遙遙幾重遠岫。又接上白茫茫一帶平疇，巴的到綠楊渡口。早則是雲迷霧鎖黃昏後，我去那野店上覓一宿，這的便是東海鰲魚脫釣鉤，我可也再不回頭。

元・佚名《凍蘇秦》第四折　便待要獻殷勤，笑吟吟敍弟昆。我那時衣不遮身，今日箇駟馬雕輪。公吏每忙跟，兀良脊底下插柴，內忍。全不想冰雪堂無事哏。

元・佚名《神奴兒》第四折　他和那親兄長無些兒義分，將一個小孩兒屈死在荒村。財奈頑民，簸弄錢神，便應該斬首雲陽，更揭榜曉諭多人。【收江南】呀，誰着你個逆風兒點火落的這自燒身。便不念自家骨肉自家親。也須知舉頭三尺有靈神，今日到南衙來勘問，纔見得我老龍圖就似那一輪明鏡不容塵。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六《未得見喫茶》　種芝麻必夫婦同下其種，收時倍多，否則結稀而不實也，故俗云『長老種芝麻，未見得』者，以僧無婦耳。種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之喫茶，又聘以茶爲禮者，見其從一之義。二稱皆諺，亦有義存焉耳。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一《歇後詩》　有時少灣者，延師頗不盡禮，致角口而去。或用吳語賦歇後詩嘲之曰：『少灣主人吉日良時，束脩且是爺多娘。少。身材好像夜叉小。鬼，心地猶如短劍長。鎗。三杯晚酌金生麗。水，兩碗晨餐周發商湯。年終算帳索咸席。賴，百家姓有索咸席賴句。劈拍之聲一頓相。打。』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二《螺螄殼打泥牆一堆鬆》　牆所以資藩衛，取材必精，加工必堅，以泥爲之，已非久長之計，奈何取螺螄殼入其中哉？夫螺螄非磚石材質，僅存其殼，質薄體空，但取輕便，打成一片泥牆，非不自誇崇墉。一遭風雨，索郎一聲響，鄰比共驚，即而視之，一堆螺螄殼也。牆不知何往矣。噫！鬆矣。

又《棺材內伸出手來死要》　要人物件，必伸手索之，此在活人則然。若在棺材內，明明死矣，猶伸出手來，至死且要，是無時不要矣。此死要之一義也。凡活人要人之物，必審其人之當給我否，抑其人之能給我否。至於死人，不問其他，一味要之而已。此又死要之一義也。活人要人之物，必歉於心，赧於面。若死人，更無愧心慚色，要之而已。此死要之又一義也。人見死人，怕者居多，曰：『棺材內伸出手來矣！』駭而擲之者有之。人見死人，憐者俱多，曰：『彼雖伸出手來，已在棺材內矣！』哀而與之者有之。或有不怕不憐者，曰：『彼已在棺材內矣。何尙伸出手來？咄咄怪事。』一刀斬去手指，在棺材內者毫無動彈，竟不得奈何。此棺材內能事，死要之極功也。或謂棺材四面皆是木板，何處得伸出手？素史氏曰：若輩棺材大都無板。

戲曲說唱總部

部編唱腔曲牌

綜論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原序》 爰自國朝初修郊禮，刊定樂懸，約三代之歌鍾，均九威之律度，莫不韶音盡美，雅奏克諧，上可以籲天降神，下可以移風變俗也。以至桑間舊樂，濮上新聲，金絲愼選於精能，本領皆傳於故老。重翻曲調，全祛淫綺之音，復採優伶，尤盡滑稽之妙。洎從離亂，禮寺隳頹，簨簴既移，警鼓莫辨。梨園弟子，半已奔亡，樂府歌章，咸皆喪墜。安節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聽曉宮商，亦以聞見數多，稍能記憶。嘗見教坊記亦未周詳，以耳目所接，編成《樂府雜錄》一卷。自念淺拙，聊且直書，以俟博聞者之補茲漏焉。朝議大夫守國子司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段安節撰。

又卷一《歌》 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迴居諸樂之上。古之能者，即有韓娥、李延年、莫愁。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綸誥，一身能唱歌。青官至金吾將軍。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宮，即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李延年歿後千餘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囀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衆，諠譁聚語，莫得聞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諠。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因月夜憑闌於小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於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美色，即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一曲，即古曲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印可於青。潛令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節拍。樂工歌罷，青因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紿云：『某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歎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於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即贈昭儀也。貞元中，有田順郎，曾爲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寄、南不嫌、龍龍；咸通中，有陳彥暉。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社會》 文士則有西湖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詩人。舊多出名士。隱語則有南北垕齋西齋，皆依江右。謎法、習詩之流，萃而爲齋。又有蹴鞠打毬社、川弩射弓社。奉佛則有上天竺寺光明會，皆城內外富家助備香花燈燭，齋襯施利，以備本寺一歲之用。又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城中太平興國傳法寺淨業會，每月十七日則集男士；十八日則集女人，入寺諷經聽法。歲終則建藥師會七晝夜。西湖每歲四月放生會，其餘諸寺經會各有方所日分。每歲行都神祠誕辰迎獻，則有酒行。錦體社、八仙社、漁父習閑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聲社、遏雲社、奇巧飲食社、花果社；七寶考古社，皆中外奇珍異貨；馬社，豪貴緋綠；清樂社，此社風流最勝。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 國忌日，分有無樂社會。初八日、十二日、十三日。恃田樂、喬謝神、喬做親、做親即結親，杭俗至今沿之。喬迎酒、喬教學、喬捉蛇、喬焦鎚、喬賣藥、喬像生、喬教象、習待詔、青菓社、喬宅眷、穿心國進奉、波斯國進奉。禁中大宴，親王試燈，慶賞元宵，每須有數火，或有千餘人者。全場傀儡、陰山七騎、小兒竹馬、蠻牌獅豹、胡女番婆、踏蹺竹馬、交衮鮑老、快活三郎、神鬼聽刀。

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三《宰執親王南班百官入內上壽賜宴》 樂未作，殿前山棚綵結飛龍舞鳳之形，教樂所人員等傚學百禽鳴，內外肅

然，止聞半空和鳴，鸞鳳翔集。閤門東班引平章、宰執、親王以下起居，上殿賜坐，謝恩坐訖，賜平章、宰執、侍從、親王、南班、武臣、觀察使以上坐于殿上，餘卿監郎丞及武臣防禦使以下，坐于殿廡間，軍校排在山樓之後，殿上坐杌，依品位高低坐，第三四行黑漆矮偏桡坐物。每位列環餅、油餅、棗塔爲看盤。若向者高宗朝，有外國賀生辰使副，朝賀赴筵，于殿上坐使副，餘三節人在殿廡坐。看盤如用猪、羊、雞、鵝、連骨熟肉，幷葱、韮、蒜、醋各一楪，三五人共漿水飯一桶而已。所有知閤門事官與御帶環衛等官，及閤門職事官，俱立殿陛之下也。上公稱壽，率以尚書執注碗斟酒進上，其教樂所色長二人，上殿于闌干邊立，皆諢裹紫寬袍，金帶，黄義襴，謂之『看盞』。如斟御酒，看盞者舉其袖，引白綬，御酒進畢，拂雙袖於闌干而止。主上以寶巵先後東後西，宣示宰執、親王以下，及外國使副、閤門宣贊，分班躬身齊傳宣飲盡酒者三，羣臣拜于坐次，後捧巵飲而再拜坐。宰臣酒，色長則白綬酒如前，教樂所樂部例于山樓上綵棚中，皆裹長脚幞頭，隨樂部色服紫緋綠三色寬衫，黄義襴，鍍金凹面腰帶，前列拍板，次畫面琵琶，又列箜篌兩座，高三尺許，形如半邊木梳，黑漆鏤花金裝畫臺座，張二十五絃，一人跪而交手擘之。次高架畫花地金龍大鼓二面，擊鼓人皆結寬袖，別套黄窄袖，垂結帶，金裹鼓棒兩條，高低互擊，宛若流星。後有羯鼓，如尋常番鼓子，置之小桌上，兩手皆執杖擊之。次中間列鐵石方響，用明金綵畫架子，雙垂流蘇。次列簫、笙、塤、篪、觱篥、龍笛之類，兩旁對列，杖鼓皆長脚幞頭、紫繡抹額，皆繫紫寬袍、黄窄袖、結帶、黄義襴。諸雜劇色皆諢裹，各服本色紫、緋、綠寬衫，義襴，鍍金帶。自殿陛對立，直至樂棚。每遇供舞戲，則排立叉手，舉左右肩，動足應拍，一齊羣舞，謂之『挼曲子』。第一盞進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訖，先笙與簫笛各一管和之，又一遍，衆樂齊和，獨聞歌者之聲。宰臣酒，樂部起傾盃。百官酒，三臺舞旋，多是諢裹寬衫，舞曲破攔，前一遍，舞者入，至歇拍，續一人入，對舞數拍，前舞者退，獨後舞者終其曲，謂之『舞末』。第二盞再進御酒，歌板色，唱和如前式。宰臣慢曲子，百官舞三臺。第三盞進御酒，宰執百官酒如前儀。進御膳，御廚以繡龍袱蓋合上進御前珍饈，內侍進前供上食，雙雙奉托，直過頭。凡御宴至第三盞方進下酒鹹豉，雙下駝峯角子。宰執百官以殿侍側身跪傳酒饌，即茶酒班仗役也。蓋謂『殿侍高高捧盞行，天廚分臠極恩榮。傍筵拜起嘗君賜，不請微聞匙筯聲。』百戲呈拽，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踢盤瓶、筋斗之類。藝人皆紅巾綵服。第四盞進御酒，宰臣百官各送酒，歌舞並同前。教樂所伶人，以龍笛腰鼓發諢子。參軍色執竹竿拂子，奏俳語口號，祝君壽。雜劇色打和畢，且謂：『奏罷今年新口號，樂聲驚裂一天雲。』參軍色再致語，勾合大曲舞。下酒盃：肴子骨頭、索粉、白肉、胡餅。第五盞進御酒，琵琶色長上殿奏唱，獨彈玉琵琶。前輩有詩詠曰：『寶軸琵琶奏上歡，玉鈎珠結響珊珊。羣臣傾聽天朝樂，却笑烏孫馬上彈。』宰臣酒，方響色長上殿奏唱，獨打玉方響，亦有詩詠之：『垂珠寶架玉牌方，催送黄金萬壽觴。疑是飛仙朝帝闕，玲瓏環珮互宮商。』凡色長獨奏玉樂器，例有宣賜，其彈玉琵琶者賜五兩五匹，打玉方響者，賜三兩三匹，樂伶當殿謝恩祗受訖。百官酒，樂部起三臺舞，參軍色執竿奏數語，勾雜劇入場，一場兩段。是時教樂所雜劇色何雁喜、王見喜、金寶、趙道明、王吉等，俱御前人員，謂之『無過蟲』。再下酒：羣仙肴、天仙餅、太平畢羅、乾飯、縷肉羹、蓮花肉餅。前筵畢，駕興，少歇，宰臣以下退出殿門幕次伺候，須臾傳旨追班，再坐後筵，賜宰臣百官及衛士殿侍伶人等花，各依品位簪花。上易黄袍小帽兒，駕出再坐，亦簪數朵小羅帛花帽上。宰臣以下起居坐。有詩詠曰：『玉帶黄袍坐正衙，再頒花宴侈恩華。近臣拜舞瞻龍表，絳蕊高籠壓帽紗。』樂伶色長看盞。第六盞再坐，斟御酒，笙起慢曲子。宰臣酒，龍笛起慢曲子。百官酒，舞三臺，蹴毬人爭勝負。且謂：『樂送流星度彩門，東西勝負各分番。勝賜銀碗幷綵緞，負擊麻鞭又抹鎗。』下酒供假龜魚、蜜浮酥捺花。第七盞進御酒，箏色長上殿奏唱，七寶箏獨彈，宣賜謝恩。有詩詠曰：『雁行飛入玉琮琤，滿殿齊看七寶箏。彈到急催花片處，春聲依約上林鶯。』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臺。參軍色作語，勾雜劇入場，三段。下酒供排炊羊、胡餅、炙金腸。御前宣勸殿上宰執、親王、使相、侍從、外國使副畢，中使二員至御座前奏過，分東西殿廡，傳宣臺官卿監郎丞簿飲，盡酒者三，拜而飲之。幷傳宣外國使副下三節官屬，皆厲聲唱三聲，拜而飲。有詩詠曰：『內臣拱立近天光，奏罷傳宣下御廊。來聽番官三節唱，不須重譯盡來王。』第八盞進御酒，歌板色長唱踏歌。宰臣酒，

慢曲子。百官酒，舞三臺。衆樂作合曲破舞旋。下酒，供假沙魚、獨下饅頭、肚羹。第九盞進御酒，宰臣酒，並慢曲子。百官，舞三臺。左右軍即內等子相撲。下酒，供水飯，簇飣下飯。宴罷，羣臣下殿，謝恩退。前輩有詩云：『宴罷隨班下謝恩，依然騎馬出宮門。歸來要侈需雲璈，留得天香袖上存。』

又卷二〇《妓樂》　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爲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有歌板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龍笛色、頭管色、舞旋色、雜劇色、參軍等色。但色有色長、部有部頭。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管、掌儀、掌範，皆是雜流命官。其諸部諸色，分服紫、緋、綠三色寬衫，兩下各垂黃義襴。雜劇部皆諢裏，餘皆幞頭帽子。更有小兒隊、女童採蓮隊。其外別有鈞容班人，四孟乘馬從駕後動樂者是也。御馬院使臣，凡有宣喚或御教，入內承應奏樂。紹興年閒，廢教坊職名，如遇大朝會、聖節，御前排當及駕前導引奏樂，並撥臨安府衙前樂人，屬脩內司教樂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應。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毬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丁仙現捷才知音。南渡以後，教坊有丁漢弼、楊國祥等。景定年閒至咸淳歲，衙前樂撥充教樂所都管、部頭、色長等人員，如陸恩顯、時和、王見喜、何雁喜、王吉、趙和、金寶、范宗茂、傅昌祖、張文貴、侯端、朱堯卿、周國保、王榮顯等。且謂雜劇中末泥爲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正雜劇，通名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或添一人，名曰『裝孤』。先吹曲破斷送，謂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務在滑稽，唱念應對通徧。此本是鑒戒，又隱於諫諍，故從便跳露，謂之無過蟲耳。若欲駕前承應，亦無責罰。一時取聖顏笑。凡有諫諍，或諫官陳事，上不從，則此輩妝做故事，隱其情而諫之，於上顏亦無怒也。又有雜扮，或曰『雜班』，又名『紐元子』，又謂之『拔和』，即雜劇之後散段也。頃在汴京時，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叟，以資笑端。今士庶多以從省，筵會或社會，皆用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處散樂家，女童裝末，加以弦索賺曲，祇應而已。大凡動細樂，比之大樂，則不用大鼓、杖鼓、羯鼓、頭管、琵琶等，每只以簫、笙、篳篥、嵇琴、方響，其音韻清且美也。若合動小樂器，只三二人合動尤佳，如雙韻合阮咸，嵇琴合簫管，鑿琴合葫蘆琴，或彈撥下四弦，獨打方響，吹賺動鼓《渤海樂》一拍子至十拍子。又有拍番鼓兒，敲水盞，打鑼板，和鼓兒，皆是也。街市有樂人三五爲隊，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詞，專沿街趕趁。元夕放燈、三春園館賞玩、及遊湖看潮之時，或於酒樓，或花衢柳巷妓館家祇應，但犒錢亦不多，謂之『荒鼓板』。若論動清音，比馬後樂加方響、笙、與龍笛，用小提鼓，其聲音亦清細輕雅，殊可人聽。更有小唱、唱叫，執板慢曲、曲破，大率輕起重殺，正謂之『淺斟低唱』。若舞四十六大曲，皆爲一體。但唱令曲小詞，須是聲音軟美，與叫果子、唱耍令不犯腔一同也。朝廷御宴，是歌板色承應。如府第富戶，多于邪街等處，擇其能謳妓女，顧倩祇應。或官府公筵及三學齋會、縉紳同年會、鄉會，皆官差諸庫角妓祇直。自景定以來，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數內，揀擇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宛轉，道得字眞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官妓如金賽蘭、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稱心、梅醜兒、錢保奴、呂作娘、康三娘、桃師姑、沈三如等，及私名妓女如蘇州錢三姐、七姐、文字季惜惜、鼓板朱一姐、媳婦朱三姐、呂雙雙、十般大胡憐憐、婺州張七姐、蠻王二姐、搭羅邱三姐、一丈白楊三媽、舊司馬二娘、裱背陳三媽、屐片張三娘、半把鍬朱七姐、轎番王四姐、大臂吳三媽、浴堂徐六媽、沈盼盼、普安安、徐雙雙、彭新等。後輩雖有歌唱者，比之前輩，終不如也。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唱亦精，于上鼓板無二也。蓋嘌唱爲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影帶』。無影帶，名爲『散呼』。若不上鼓面，止敲盞兒，謂之『打拍』。唱賺在京時，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爲纏令。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互循環，閒有纏達。紹興年閒，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抑揚處是也，遂撰爲『賺』。賺者，悞賺之之義也，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爲片序也。又有『覆賺』，其中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今杭城老成能唱賺者，如寶四官人、離七官人、周竹窻、東西兩陳九郎、包都事、香沈二郎、雕花楊一郎、招六郎、沈媽媽等。凡唱賺最難，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聲，接諸家腔譜也。若唱嘌耍令，今者如路岐人王雙蓮、

呂大夫唱得音律端正耳。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物之聲，採合宮商成其詞也。

又《百戲伎藝》 百戲踢弄家，每於明堂郊祀年分，麗正門宣赦時，用此等人，立金雞竿，承應上竿搶金雞。兼之百戲，能打筋斗、踢拳、踏蹺、上索、打交輥、脫索、索上擔水、索上走裝神鬼、舞判官、斫刀蠻牌、過刀門、過圈子等。理廟時，有路岐人，名十將宋喜，常旺兩家。有踢弄人，如謝恩、張旺、宋寶哥、沈家強、自來強、宋達、楊家會、宋賽歌、宋國昌、沈喜、張寶哥、常家喜、小娘兒、李顯、沈喜、湯家會、湯鐵柱、莊德、劉家會、小來強、鮑老兒、宋定哥、李成、莊寶、潘貴、宋慶哥、湯家俊等。遇朝家大朝會、聖節，宣押殿庭承應。則官府公筵，府第筵會，點喚供筵，俱有大犒。又有村落百戲之人，拖兒帶女，就街坊橋巷，呈百戲使藝，求覓鋪席宅舍錢酒之貲。且雜手藝，即使藝也，如踢瓶、弄碗、踢磬、踢缸、踢鐘、弄花錢、花鼓槌、踢筆墨、壁上睡、虛空挂香爐、弄花毬兒、拶築毬、弄斗、打硬、教蟲蟻、弄熊、藏人、燒火、藏劍、喫鍼、射弩端、親背、攢壺瓶等，綿包兒、撮米酒，撮放生等藝。淳祐以後，藝術高者有包喜、陸壽、陸勝、包壽、范春、吳順、金勝等。此藝施呈，委是奇特；藏去之術，則手法疾而已。凡傀儡，敷演烟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如懸線傀儡者，起于陳平六奇解圍故事也，今有金線盧大夫、陳中喜等，弄得如眞無二，兼之走線者尤佳。更有杖頭傀儡，最是劉小僕射家數果奇，大抵弄此多虛少實，如巨靈神姬大仙等也。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賽寶哥、王吉、金時好等，弄得百憐百悼。兼之水百戲，往來出入之勢，規模舞走，魚龍變化奪眞，功藝如神。更有弄影戲者，元汴京初以素紙雕簇，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綵色妝飾，不致損壞。杭城有賈四郎、王昇、王閏卿等，熟于擺布，立講無差。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蓋亦寓褒貶於其閒耳。

宋・羅燁《醉翁談録》丁集卷一《序平康巷陌諸曲》 平康里者，乃東京諸妓所居之地也。自城北門而入，東回三曲。妓中最勝者，多在南曲。其曲中居處，皆堂宇寬靜，各有三四廳事，前後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經右史，小室垂簾，茵榻帷幌之類。凡舉子及新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游；不吝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文詞，善吐談，亦評品人物，應對有度。及膏粱子弟來游者，僕馬繁多，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爲兩街探花使。有登甲乙第者，關送。天官氏設春關天官氏，禮部侍郎，近年多延至；中夏所貴，眷戀往游，稍久。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有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致於它處，唯新進士設酒饌，吏使可牒取。取其所辟之資，可則倍於常價。〔中曲〕者，散樂雜班之所居也。夫善樂色技藝者，皆其世習，以故絲竹管絃，艷歌妙舞，咸精其能。凡朝貴有宴聚，一見曹署行牒，皆攜樂器而往，所贍亦有差。暇日羣聚金蓮棚中，各呈本事，求歡之者，皆五陵年少，及豪貴子弟。就中有妓艷入眼者，俟散，訪其家而宴集焉。其循牆〔一曲〕，卑下凡雜之妓居焉。〔二曲〕所居之妓，係名官籍者，凡官設法賣酒者，以次分番供應。如遇併番，一月止一二日也。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三《社會》 二月八日爲桐川張王生辰，震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如緋綠社雜劇齊雲社蹴毬遏雲社唱賺同文社耍詞角觝社相撲清音社清樂錦標社射弩錦體社花繡英略社使棒雄辯社小說翠錦社行院繪革社影戲淨髮社梳剃律華社吟叫雲機社撮弄。而七寶、瀼馬二會爲最。玉山寶帶，尺璧寸珠，璀璨奪目，而天驥龍媒，絨韉寶轡，競賞神駿。好奇者至翦毛爲花草人物。廚行果局，窮極肴核之珍。有所謂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爲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用之物，不過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數，莫非動心駭目之觀也。若三月三日殿司眞武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此，不暇贅陳。

又卷六《諸色伎藝人》 御前應制：姜梅山特立觀察使　周葵窗端臣　曹松山逢　陳藏一郁　徐良　陳愛山　程奎　耿待聘　御前畫院：馬和之　蘇漢臣　李安中　陳善　林春　吳炳　夏圭　李迪　馬遠　馬璘　蕭照　綦待詔：鄭日新越童　吳俊臣安吉吳　施茂施猢猻　朱鎮　童先　杜黃象　徐彬象　林茂象　禮重象　尚端象　沈姑姑象。

流。　金四官人象　上官大夫象　王安哥象　李黑子象

書會：李霜涯作賺絕倫　李大官人譚詞　葉庚　周竹窗　平江周二郎猢猻　賈廿二郎

演史：喬萬卷　許貢士　張解元　周八官人　檀溪子　陳進士　陳一飛　陳三官人　林宣教　徐宣教　李郎中　武書生　劉進士　鞏八官人　徐繼先　穆書生　戴書生　王貢士　陸進士　丘幾山　張小娘子　宋小娘子　陳小娘子

說經諢經：長嘯和尚　彭道名法和　陸妙慧女流　余信菴　周太辯和尚　陸妙靜女流　達理和尚　嘯菴　隱秀　混俗　許安然　有緣和尚　借菴　保菴　戴悅菴　息菴　戴忻菴

小說：蔡和　李公佐　張小四郎　朱脩德壽宮　孫奇德壽宮　任辯御前　施珪御前　葉茂御前　方瑞御前　劉和御前　王辯鐵衣親兵　盛顯　王琦　陳良輔　王班直洪　翟四郎升

粥張二　許濟　張黑剔　俞住菴　色頭陳彬　秦州張顯　酒李一郎　喬宜　王四郎明　王十郎國林　王六郎師古　胡十五郎彬　故衣毛三　倉張三　棗兒徐榮　徐保義　汪保義　張拍　張訓　沈佺　沈喎　湖水周　燻肝朱　掇條張茂　王三教　徐茂象牙孩兒　王主管　翁彥　嵇元　陳可菴　林茂夏達　明東　王壽　白思義　史惠英女流

影戲：賈震　賈雄　尚保義　三賈賈偉、賈儀、賈佑。　三伏伏大、伏二、伏三。　沈顯　陳松　馬俊　馬進　王三郎昇　朱祐　蔡諮　張七　周端　郭眞　李二娘隊戲　王潤卿女流　黑媽媽

唱賺：濮三郎　扇李二郎　郭四郎　孫端　葉端　牛端　華琳　黃文質　盛二郎　顧和蠟燭　馬升　熊春　梅四　汪六　沈二　王六　許曾三　邵六偉　小王三　媳婦徐沈七　謝一珪

小唱：蕭婆婆韓太師府　賀壽　陳尾犯　畫魚周　陸恩顯都管　笙張　周頤齋執禮　忤都事　丁八

丁未年撥入勾欄弟子嘌唱賺色：施二娘　時春春　時佳佳　何總憐　童二　嚴偏頭　向大鼻　葛四　徐勝勝　耿四　牛安安　余元元　錢寅奴　朱伴伴大虎頭

鼓板：段防禦捨生　張眼光　張開　張驢兒　陳宜娘笛　陳喜生拍　周雙頂　潘小雙　莫及笛　陳喜拍　來七笛　董大有　金四札子皮　朱關生

雜劇：趙太　慢星子女流　王侯喜　宋邦寧　唐都管世榮　三何晏喜、晏清、晏然。　鋤頭段　喇伶頭　諸國朝　宋清朝　王太鐵笠　郝成小鍬　宋吉　宋國珍　趙恩　王太　吳師賢　朱太豬兒頭　王見喜　鐵太　馮舜朝　王珍美　吳國賢　鄭太　惠恩澤　時和　顏喜　蕭金蓮　一窟王　時豐稔　時國昌　金寶　趙祥　吳國昌　王吉　王雙蓮女流　沈小喬　杜太　蔣俊

雜扮紐元子：鐵刷湯　江魚頭　兔兒頭　菖蒲頭　眼裏喬　胡蜀葵　迎春蟹　卓郎婦　笑靨兒　科頭粉　韻梅頭　小菖蒲　金魚兒　銀魚兒　胡小俏　周喬　鄭小俏　魚得水旦　王道泰　王壽香旦　厲太　顧小喬　陳橘皮　小橘皮　菜市喬　自來俏旦

彈唱因緣：童道　費道　蔣居安　陳端　李道　沈道　顧善友　甘道　俞道　徐康孫　張道

唱京詞：蔣郎婦　孟客　吳郎婦　馬客

諸宮調傳奇：高郎婦　黃淑卿　王雙蓮　袁太道　唱耍令　大禍胎　小禍胎　李俊　香陳淵　大小王　熊二　路淑卿　陳昌　葉道道情　王保　王定　陸槐　郭忠牛昌　郭雙蓮　陳新　徐喜　吳昌　趙防禦雙目無御前　唱撥不斷：張鬍子　黃三

說諢話：蠻張四郎

商謎：胡六郎　魏大林　張振　周月巖江西人　蠻明和尚　東吳秀才　陳贇　張月齋　捷機和尚　魏智海　小胡六　馬定齋　王心齋

覆射：女郎中

學鄉談：方齋郎　陸壽

舞綰百戲：張遇喜　劉仁貴　宋十將　常十將　錯安頭　打彈：兪麻線二人　楊寶　姚四　白腸吳四　蠻王　林四九娘女流

歡喜頭　柴小昇哥　林賽哥　張名貴　花念一郎　花中寶　蹴毬：黃如意　范老兒　小孫　張明　蔡潤

神鬼：謝興哥　花春　王鐵一郎　王鐵三郎　射弩兒：周長造弩　康沈造箭　杳大　林四九娘女流　黃一秀

撮弄雜藝：林遇仙　趙十一郎　趙家喜　渾身手　張賽哥　散耍：楊寶　陸行　莊秀才　沈喜　姚菊

王小仙　姚遇仙　趙念五郎　趙世昌　趙世祥　耍大頭踢弄　裝秀才：花花帽孫秀　陳齋郎

金寶　施半仙　金逢仙　小關西　陸壽　包顯　女姑姑　吟叫：姜阿得　鍾勝　吳百四　潘善壽　蘇阿黑　余慶

施小仙　合笙：雙秀才

泥丸：王小仙　施半仙　章小仙　袁丞局　沙書：余道　姚遇仙　李三郎改畫

頭錢：包顯　包喜　包和　黃林　教走獸：馮喜人　李三教熊

踢弄：吳金脚　耍大頭　吳鷂子　教飛禽蟲蟻：趙十一郎　趙十七郎　猢猻王

傀儡懸絲、杖頭、藥發、肉傀儡、水傀儡。陳中喜　陳中貴　盧金　弄水：啞八　謝棒殺　畫牛兒　僧兒

線　鄭榮喜　張金線　張小僕射杖頭　劉小僕射水傀儡　張逢　放風箏：周三　呂偏頭

喜肉傀儡　劉貴　張逢貴肉傀儡　煙火：陳太保　夏島子

頂橦踏索：李賽強　一塊金　李眞貴　閒生強　說藥：楊郎中　徐郎中　喬七官人

清樂：黃顯貴　沒眼動樂　捕蛇：戴官人

角觝：王僥大　張關索　撞倒山　劉子路　盧大郎　鐵板　七聖法：杜七聖

沓　賽先生　金重旺　賽板沓　曹鐵凜　賽僥大　賽關索　消息：陸眼子　高道

周黑大　張僥大　劉春哥　曹鐵拳　王急快　嚴關索　韓

銅柱　韓鐵僧　王賽哥　一拔條　溫州子　韓歸僧　黑八郎　**又《齊東野語》卷一三《優語》**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

鄭排　昌化子　小住哥　周僧兒　廣大頭　金壽哥　嚴　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師家

鐵條　武當山　蓋來住　董急快　董僥大　周板沓　鄭三住　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

周重旺　小關索　小黑大　阮捨哥　傅賣鮮　鄭白大　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

喬相撲：元魚頭　鶴兒頭　鴛鴦頭　一條黑　一條白　斗　『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嬾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

門喬　白玉貴　何白魚　夜明珠　髻也。』

女颭：韓春春　繡勒帛　錦勒帛　賽貌多　僥六娘　後輩　近者己亥歲，史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

僥　女急快　金紫，而幞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

使棒：朱來兒　喬使棒高三官人　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

打硬：孫七郎　酒李一郎說話　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云：『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

舉重：天武張擊石毬　花馬兒掇石墩　郭介　端親　王尹生

又女官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觱栗，可少緩。』請至三四，其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事不被觱栗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爲觱栗也。

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旁誚之云：『汝既爲徹底清，却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此類甚多，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

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言者焉。

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誚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誚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元・朱凱《〈録鬼簿〉序》　文以紀傳，曲以弔古，使往者復生，來者力學，《鬼簿》之作，非無用之事也。大梁鍾君繼先，號醜齋，迺善之鄧祭酒、克明曹尚書高弟也。累試於有司，命不克遇，從吏則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故其胸中耿耿者，借此爲喻，實爲己而發之。樂府小曲，大篇長詩，傳之於人，每不遺藁，故未能就編焉。如《馮驩焚券》、《僊遊雲夢》、《斬陳餘》、《蟠桃會》等詞，皆在他處按行，故近者不知，人皆易之。君之德業輝光，文行溫潤，後輩奚能及焉。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日居月諸，可不勉旃！

元・钟嗣成《録鬼簿序》　賢愚壽夭、死生禍福之理，固兼乎氣數而言，聖賢未嘗不論也。蓋陰陽之屈伸，即人鬼之生死。人而知夫生死之道，順受其正，又豈有巖牆桎梏之厄哉。雖然，人之生斯世也，但知以已死者爲鬼，而未知未死者亦鬼也。酒囊飯囊，或醉或夢，塊然泥土者，則其人雖生，與已死之鬼何異？此曹固未暇論也。其或稍知義理，口發善言，而於學問之道，甘爲自棄，臨終之後，漠然無聞，則又不若塊然之鬼之愈也！余嘗見未死之鬼，弔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間耳。獨不知天地闔闢，亘古迄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則？聖賢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冊者，日月炳煌，山川流峙，及乎千萬劫無窮已，是則雖鬼而不鬼者也。今因暇日，緬懷古人，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藝，俱有可錄，歲月縻久，湮沒無聞，遂傳其本末，弔以樂章，使水寒乎冰，青勝於藍，則有幸矣。名之曰《錄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得以傳遠，余有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學，余有得罪於聖門者。吾黨且噉蛤蜊，別與知味者道。

元・夏庭芝《青樓集志》　唐時有傳奇，皆文人所編，猶野史也，但資諧笑耳。宋之戲文，乃有唱念，有諢。金則院本、雜劇合而爲一。至我朝乃分院本、雜劇而爲二。院本始作，凡五人：一曰副淨，古謂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以末可撲淨，如鶻能擊禽鳥也；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鞋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人優之效之，以爲戲，因名曰『爨弄』。國初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泛，至今行之。又有焰段，類院本而差簡，蓋取其如火焰之易明滅也。雜劇則有旦、末。旦本女人爲之，名妝旦色；末本男子爲之，名末泥。其餘供觀者，悉爲之外脚。有駕頭、閨怨、鴇兒、花旦、披秉、破衫兒、綠林、公吏、神仙道化、家長里短之類。內而京師，外而郡邑，皆有所謂構欄者，辟優萃而隸樂，觀者揮金與之。院本大率不過謔浪調笑，雜劇則不然，君臣如：《伊尹扶湯》、《比干剖腹》，母子如：《伯瑜泣杖》、《剪髮待賓》，夫婦如：《殺狗勸夫》、《磨刀諫婦》，兄弟如：《田眞泣樹》、《趙禮讓肥》，朋友如：《管鮑分金》、《范張鷄黍》，皆可以厚人論，美風化。又非唐之傳奇，宋之戲文，金之院本，所可同日語矣。嗚呼！我朝混一區宇，殆將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億萬，而色藝表表在人耳目者，固不多也。僕聞青樓於方名艷字，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雖詳其人，未暇紀錄，乃今風塵頓洞，郡邑蕭條，追念舊遊，慌然夢境，於心蓋有感焉；因集成編，題曰《青樓集》。遺忘頗多，銓類無次，幸賞音之士，有

所增益，庶使後來者知承平之日，雖女伶亦有其人，可謂盛矣！至若末泥，則又序諸別錄云。至正己未春三月望日錄此，異日榮觀，以發一笑云。

元・張擇《〈青樓集〉叙》《青樓集》者，紀南北諸伶之姓氏也。名以青樓者何？蓋取秦少游之語也。記以諸伶者誰？吳淞夏君之集也。夏君百和，文獻故家，起宋歷元，幾二百餘年，素富貴而甚富貴。方妙歲時，客有挾明雌亭侯之術，而謂之曰：君神清氣峻，飄飄然丹宵之鶴。厥一紀，東南兵擾，君值其厄，資產蕩然，豫損之又損，其庶幾乎？伯和攬鏡，自嘆形色。凡寓公貧士，鄰里細民，輒周急贍乏。遍交士大夫之賢者，慕孔北海，座客常滿，尊酒不空，終日高會開宴，諸伶畢至，以故聞見博有，聲譽益彰。無何，張氏據姑蘇，軍需征賦百出，昔之吝財豪戶，破家剝床，目不堪睹。伯和優遊衡茅，教子讀書，幅巾笻杖，逍遙乎林麓之間，泊如也。追憶曩時諸伶姓氏而集焉。喜事者哂之，弗究經史而志米鹽瑣事，質之於頑老子，曰：賢哂其易易，竟弗究其所以然者。我聖元世皇御極，肇興龍朔，混一文軌，樂典章，煥乎唐堯，若名臣方躅，具載信史。兹記諸伶姓氏，一以見盛世芬華，元元同樂，再以見庸夫溺濁流之弊，遂有今日之大亂，厥志淵矣哉！史列伶官之傳，侍兒有集，義倡司書，稗官小說，君子取焉。伯和記其賤者末者，後猶匪企及，況其碩氏巨賢乎？當察夫集外之意，不當求諸集中之名也。伯和拜手曰：先生知予哉！至正丙午春頑老子張擇鳴善謹叙。

元・燕南芝庵《唱論》竊聞古之善唱者三人：韓秦娥、沈古之、石存符。

帝王知音律者五人：唐玄宗、後唐莊宗、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金章宗。

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

近出所謂大樂：蘇小小【蝶戀花】，鄧千江【望海潮】，蘇東坡【念奴嬌】，辛稼軒【摸魚子】，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吳彥高【春草碧】，朱淑眞【生查子】，蔡伯堅【石州慢】，張三影【天仙子】也。

歌之格調：抑揚頓挫，頂疊垛換，縈紆牽結，敦拖嗚咽，推題丸轉，捶欠遏透。

歌之節奏：停聲，待拍，偸吹，拽棒，字眞，句篤，依腔，貼調。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起末，過度，搵簪，攛落。

凡歌一句，聲韵有一聲平，一聲背，一聲圓。聲要圓熟，腔要徹滿。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變聲，敦聲，杌聲，哇聲，困聲。

三過聲：有偸氣，取氣，換氣，歇氣，就氣，愛者有一口氣。

歌聲變件，有慢、滾、序、引、三臺、破子、遍子、攛落、實催。全篇尾聲，有賺煞、隨煞、隔煞、羯煞、本調煞、拐子煞、三煞、七煞。

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名『套數』，時行小令喚『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街市小令，唱尖歌情意。

凡唱曲之門戶，有小唱，寸唱，慢唱，壇唱，步虛，道情，撒煉，帶煩，瓢叫。

凡歌曲聽唱題目，有曲情、鐵騎、故事、採蓮、擊壤、叩角、結席、添壽，有宮詞、禾詞、花詞、湯詞、酒詞、燈詞，有江景、雪景、夏景、冬景、秋景、春景，有凱歌、棹歌、漁歌、挽歌、楚歌、杵歌。

凡歌之所：桃花扇，竹葉樽，柳枝詞，桃葉怨，堯民鼓腹，壯士擊節，牛僮馬僕，閭閻女子，天涯遊客，洞裏仙人，閨中怨女，江邊商婦，場上少年，闤闠優伶，華屋蘭堂，衣冠女會，小樓狹閣，月館風亭，雨窗雪屋，柳外花前。

大凡聲音，各應於律呂，分於六宮十一調，共計十七調宮：

仙呂調唱，清新綿邈。　南呂宮唱，感嘆傷悲。　中呂宮唱，高下閃賺。

黃鍾宮唱，富貴纏綿。　正宮唱，惆悵雄壯。　道宮唱，飄逸清幽。

大石唱，風流醞藉。　小石唱，旖旎嫵媚。　高平唱，倏忽滉漾。

般涉唱，拾掇坑塹。　歇指唱，急并虛歇。　商角唱，悲傷宛轉。

雙調唱，健捷激裊。　商調唱，淒愴怨慕。　角調唱，嗚咽

悠揚。

宮調唱，典雅沉重。　越調唱，陶寫冷笑。

有子母調，有孤兒兄弟，有字多聲少，有聲多字少，所謂一串驪珠也。比如【仙呂・點絳唇】、【大石・青杏兒】，人喚作殺唱的劊子。

有愛唱的，有學唱的，有能唱的，有會唱的，有高不揭、低不咽；有排字兒，打截兒，放褍兒，唱意兒；有明褍兒，暗褍兒，長褍兒，短褍兒，碎褍兒。

一曲入數調者，如【啄木兒】、【女冠子】、【拋毬樂】、【鬥鵪鶉】、【黃鶯兒】、【金盞兒】類也。

凡唱曲有地所：東平唱【木蘭花慢】，大名唱【摸魚子】，南京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

凡歌之所忌：子弟不唱作家歌，浪子不唱及時曲，男不唱艷詞，女不唱雄曲，南人不曲，北人不歌。

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有川嗓，有堂聲，背合破簫管，有唱得雄壯的失之村沙，唱得蘊拭的失之乜斜，唱得輕巧的失之閑賤，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實，唱得用意失之穿鑿，唱得打掐失之本調。

凡歌節病：有唱得困的、灰的、涎的、叫的、大的，有樂府聲，撒錢聲，拽鋸聲，貓叫聲。不入耳，不着人，不撒腔，不入調，工夫少，遍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嗓拗，劣調，落架，漏氣。

有唱聲病：散散，焦焦，乾乾，冽冽，啞啞，嗄嗄，尖尖，低低，雌雌，雄雄，短短，憨憨，濁濁，趉趉。有格嗓，囊鼻，搖頭，歪口，合眼，張口，撮唇，撇口，昂頭，咳嗽。

凡添字節病：則他，兀那，是他家，俺子道，我不見，兀的，不呢，條了，唇撒了，一片了，團圞了，破核了，茄子了。

先唱的金門社，押班的無對砧。

詞山曲海，千生萬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四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及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

明・朱權《太和正音譜》　凡唱最要穩當，不可做作。如咂唇、搖頭、彈指、頓足之態，高低輕重添減太過之音，皆是市井狂悖之徒，輕薄淫蕩之聲，聞者能亂人之耳目，切忌不可。優伶以之唱，若遊雲之飛太空，上下無礙，悠悠揚揚，出其自然，使人聽之可以頓釋煩悶，和悅性情，通暢血氣，此皆天生正音，是以能合人之性情，得者以之。故曰『一聲唱到融神處，毛骨蕭然六月寒』。

又　古有兩家之唱，芝菴增入喪門之歌爲三家。

道家所唱者，飛馭天表，游覽太虛，俯視八紘，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間，慨古感今，有樂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

儒家所唱者，性理衡門，樂道隱居，以曠其志，泉石之興。

僧家所唱者，自梁方有喪門之歌，初謂之頌偈，『急急修來急急修』之語是也，不過乞食抄化之語，以天堂地獄之說愚化世俗故也。至宋末亦唱樂府之曲，笛內皆用之。元初讚佛亦用之。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將歌裏唱，勝向笛中吹。』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起末　過度　搵簪　攔落

凡歌一句　聲自有一聲平，一聲背，一聲圓。聲要圓熟，腔要澈滿。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　變聲　敦聲　杌聲　哇聲　困聲

三過聲：有偷氣　取氣　換氣　歇氣　就氣　愛者有一口氣

歌聲變件：有衮序引　三臺破子　遍子　攔落　實催　全篇　尾聲　有賺煞　隨煞　隔煞　羯煞　本調煞　拐子煞　三煞　七煞

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名『套數』，時行小令喚『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街市小令，唱尖歌倩意。

凡唱之門戶：有小唱　寸唱　慢唱　壇唱　步虛　道情　撒煉　帶煩　瓢叫　北音爲曲　南音爲歌

凡歌唱所唱題目：有曲情　鐵騎　故事　採蓮　擊壤　叩角　結席　添壽　有宮詞　禾詞　花詞　湯詞　酒詞　燈詞　有江景　雪景　夏景　冬景　秋景　春景　有凱歌

棹歌　漁歌　挽歌　楚歌　杵歌

凡歌之所：桃花扇　竹葉樽　柳枝詞　桃花怨　堯民皷腹　壯士擊節　牛童馬僕　閭閻女子　天涯遊客　洞裏仙人　閨中怨女　江邊商婦　場上少年　華屋蘭堂　衣冠文會　小樓狹閣　月舘風亭　雨窗雪屋　柳外花前　闤闠優伶

大凡聲音各應於律呂，分於六宮十一調，共計十七宮調。

仙呂調唱清新綿邈　南呂宮唱感嘆傷悲

中呂宮唱高下閃賺　黃鍾宮唱富貴纏綿

正宮唱惆悵雄壯　道宮唱飄逸清幽

大石唱風流醞藉　小石唱旖旎嫵媚

高平唱條物滉漾　般涉唱拾掇坑塹

歇指唱急併虛歇　商角唱悲傷宛轉

雙調唱健棲激裊　商調唱悽愴怨慕

角調唱嗚咽悠揚　宮調唱典雅沉重

越調唱陶寫冷笑

有子母調，有姑舅兄弟。有字多聲少，有聲多字少，所謂一串驪珠也。比如仙呂點絳唇，大石青杏子，人喚作『殺唱的劊子』。

有愛唱的，有學唱的，有能唱的，有會唱的，有高不揭，低不咽，有排字兒，打截兒，放褪兒，唱意兒，有明褪兒，暗褪兒，長褪兒，短褪兒，碎褪兒。

入曲入數調者有啄木兒、女冠子、拋毬樂、鬬鵪鶉、黃鶯兒、金盞兒類也。

凡歌之所忌　子弟不唱作家歌　浪子不唱及時曲　男不唱艷詞　女不唱雄曲　南人不曲　北人不歌

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　有川嗓有堂聲背合簫管　有唱得雄壯的失之村沙　唱得蘊拭的失之乜斜　唱得輕巧的失之閑賤　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實　唱得用意的失之穿鑿　唱得打掐的失之本調

凡歌節病　有唱得困的，灰的，涎的，叫的，大的，有樂府聲，撒錢聲，拽鋸聲，貓叫聲。不入耳，不着人，不澈腔，不入調。工夫少，遍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

嗓拗　劣調　落架　漏氣

有唱聲病　散散　焦焦　乾乾　冽冽　啞啞　嗄嗄

尖尖　低低　雌雌　雄雄　短短　憨憨　濁濁　趉趉

有落嗓　囊鼻搖頭　歪口　合眼　張口　撮唇　撇口　昂頭　咳嗽

凡添字節病　則他　兀那　是他家　俺子道　我不見　兀的　不呢　一條了　唇撒了　一片了　團圞了　破孩子　茄子了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〇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耻爲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其贋爲婦人者名粧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眞，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絕之。

又卷一二　高憲副宗選論今人於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當者，譬之觀戲，有觀至關目處，或點頭，或按節，或感泣，此皆知音者。彼庸夫孺子，環列左右，不解也。一遇優人插科打諢，作無耻狀，君子方爲之羞，而彼則莫不歡笑自得。蓋此態固易動人，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今之是非不公，臧否失當，何以異此？此言可謂長於譬喻者矣。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卷二四《重刻中原音韻序》　有文韻，有詩韻，有詞韻，曲韻，有古韻，有今韻。古韻出於六經，作文者用之，古選詩用之；今韻出於沈氏，近體詩用之。詞始於唐，盛於宋，以迄於今，其用韻猶詩也。惟金、元北曲乃用所謂中原之韻，蓋因其國都在幽燕之區，河洛相去不遙，其方言如是也。故爲其言者，每詆詩韻之偏，而爲詩者則至今猶不從之。我洪武聖人亦既命儒碩定正韻，如其說矣，詩韻姑未論，若北調之製，可不嚴於此耶！余也好樂，故嘗自負知音，謂四十年接賓友，無一人至此者。頗有言樂之書，茲未遑，似諸人每浩歎今日事惟樂爲大壞，未論雅部，祇日用十七宮調，識其美劣是非者幾士！數十年前尚有之，今殆絕矣。不幸又有南宋溫浙戲文之調，殆禽嗓爾，其調果在何處？噫嘻！陋哉！大河王將軍廷瑞，俊邁士也，既刻詩韻，復欲取周德清《中原韻》入板以示予，予爲之喜甚。凡正音之說，德清全書言之甚

詳，因稍爲括取要旨數節授之，今列諸前，庶覽者可得其概也。繕畢就梓，稍引之云爾。

又《猥談・歌曲》 今人間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祇十一調中塡輳而已。雖曰不敢以望雅部，然俗部大概較差雅部不啻數律，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聲察之，初無定，一時高下，隨工任意移易。蓋視金、元製腔之時，又失之矣。自國初來，公私尙有優伶供事，數十年來，所謂南戲盛行，更爲無端，於是聲樂大亂。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有趙閎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遍滿四方，轉轉改益，又不如舊。而歌唱愈繆，極厭觀聽，蓋已略無音律腔調。愚人蠢工，徇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趁逐抑揚，杜撰百端，眞胡說耳。若以被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互爲自謾爾。

明・楊慎《詞品》卷一《樂曲名解》 《古今樂錄》云：『傖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皆有詞，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詞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愼按：艷在曲之前，與吳聲之和，若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羊吾』、『夷伊』、『那何』，皆聲之餘音裊裊，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嗹唕』、『唕吽』也。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

又《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尙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十年，北曲亦失傳矣。白樂天詩：『吳越聲邪無法用，莫教偸入管弦中。』東坡詩：『好把鶯黃記宮樣，莫教弦管作蠻聲。』

明・張祿《詞林摘艷序》 今之樂，猶古之樂，殆體制不同耳。有元及遼、金時文人才士，審音定律，作爲詞調。逮我皇明，益盡其美，謂之今樂府。其視古作，雖曰懸絕，然其間有南有北，有長篇小令，皆撫時即事，托物寄興之言。咏歌之餘，可喜可悲，可驚可愕，委曲宛轉，皆能使人興起感發，蓋小技中之長也。然作非一手，集非一帙，或公諸梓行，或秘諸謄寫。好事者欲遍得觀覽，寡矣。正德間，裒而輯之爲卷，名之曰《盛世新聲》，固詞拭中之快睹。但其貪收之廣者，或不能擇其精粗，欲成之速者，或不暇考其訛舛。見之者往往病焉。余不揣陋鄙，於暇日正其魯魚，增以新調。不減於前謂之林，少加於後謂之艷，更名曰《詞林摘艷》，鋟梓以行。四方之人，於風前月下，侑以絲竹，唱咏之餘，或有所考，一覽無餘，豈不便哉！觀者幸憐其用心之勤，恕其狂妄之罪。時嘉靖乙酉仲秋上吉東吳張祿謹識。

明・竹山人《詞林摘艷・南九宮引》 曲分南北，自有樂府來已有之矣。曰南北調者，豈亦南北人所操之音不同，故調亦異耶？然北曲無入聲字，分入聲於三聲。世之人不識此意，乃曰固不厭台，殊爲可笑。若南詞則四聲俱備，今之歌者，或北調誤作入聲，或南詞却改入爲平、上、去者。是此歌之大病，因表而出之。時嘉靖乙酉歲中秋前二日，友竹山人書於污隱軒中。

明・吳子明《詞林摘艷跋》 《詞林摘艷》一書，命名者取其多而擇之精也。野舟劉子序之詳矣，余復何言。然觀其所載，固多桑間、濮上之音，而閨閣兒女之音，亦有托此諭彼之旨；間又有忠臣烈士，信友節婦，形容宛轉，雜出於其間，皆可以興發懲戒，有關於風化，不獨爲金樽檀板之佐而已。此則集書者之微意，故於末簡跋而出之。皇明嘉靖乙酉中秋前一日，康衢道人吳子明書於南華軒中。

明・李開先《李開先集》卷五《喬龍谿詞序》 邑人喬龍谿先生，以僉事致仕後，卽擅詞名，遠邇但稱其長於北詞，是豈知詞與先生者耶！《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歌北方曰禁，南方曰任。有娀謠乎飛燕，肇起北聲，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韻。北之音調舒放雄雅，南則淒婉優柔，均出於風土之自然，不可強而齊也。故云北人不歌，南人不曲，其實歌曲一也，特有舒放雄雅、淒婉優柔之分耳。吳歈、楚些，及套、散、戲文等，皆南也。康衢、擊壤、卿雲、南風，三百篇，下逮金、元套、散、雜

劇等，皆北也。北其本質也，故今朝廷郊廟樂章，用北而不南，是其驗也。龍谿非惟能作，而且善謳，南詞時亦有之，但非其所好，以爲非其所長，是豈知詞與先生者耶？如康對山，每赴席稍後，席間方唱南詞，或扮戲文，見其入，即更之。其所刻《汧東樂府》，南詞亦參錯其間，以爲止長於北，是豈知詞與對山者耶？龍谿歿已二十餘年，遍索其詞，纔得數分之一，欲爲刻之，太少不成冊，姑存之，略爲一序於其前。在日曾許爲之序，及今以此副其托。其詞語老健，詞意新奇，見者不問名姓，知其爲北人也。所存雖少，語云：『寧取碎金，勿取錠銀。』況又有片玉顆珠，出乎碎金之上者哉。

又卷六《南北插科詞序》　予少時綜理文翰之餘，頗究心金元詞曲，凡《中原》、《燕山》、《瓊林》、《務頭》四韻書，《太和正音》、《詞話》、《錄鬼》、《十譜格》、《漁隱》、《太平》、《陽春白雪》、《詩酒餘音》二十四散套；張可久、馬致遠、喬夢符、查德卿等八百三十二名家；《芙蓉》、《雙題》、《多月》、《倩女》等千七百五十餘雜劇，靡不辨其品類，識其當行。音調合否，字面生熟，舉目如辨素蒼，開口如數一二。甚至歌者纔一發聲，則按而止之曰：『開端有誤，不必歌竟矣！』坐客無不屈伏。時或強綴一篇，雖中板拍，殊無定聲，以此鈎致虛名，然非有神解頓悟之妙，好之篤而久，是以知之眞而作之不差耳。繼叨竊科第，厠名郎曹，徵逐流塵，兢兢了公務之不暇，於是棄置不爲，今十年所矣。及歸林下，漸山屠太史遙以素冊，索書歌詞，豈過聽曲採，妄謂瓦缶之間，或可寓鍾律耶！披翻架閣，得舊作《南北插科》數闋，用以塞其請，且求教益。覽者若嚴以曲部，目以大方，則非予之敢知也。

又《市井豔詞序》　憂而詞哀，樂而詞褻，此今古同情也。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鎖南枝』，一則商調，一則越調；商，傷也；越，悅也，時可考見矣。二詞譁於市井，雖兒女子初學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豔褻狎，不堪入耳，其聲則然矣，語意則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與之情，雖君臣友朋，亦多有託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風出謠口，眞詩只在民間。三百篇太平采風者歸奏，予謂今古同情者此也。嘗有一狂客，浼予倣其體，以極一時謔笑，隨命筆幷改竄傳歌未當者，積成一百以三，不應絃，令小僕合唱。市井聞之響應，眞一未斷俗緣也。久而僕有去者，有忘者，予亦厭而忘之矣。客有老更狂者，堅請目其曲，聆其音，不得已，羣僕人於一堂，各述所記憶者，纔十之二三耳。晉川栗子，又曾索去數十，未知與此同否？復命筆補完前數。孔子嘗欲放鄭聲，今之二詞可放，奚但鄭聲而已。雖然，放鄭聲，非放鄭詩也，是詞可資一時謔笑，而京韻東韻西路等韻，則放之不可，不亟以雅易淫，是所望於今之典樂者。

又《市井豔詞後序》　『山坡羊』有二，一北一南；『鎖南枝』亦有二，有南無北；一北一南者，北簡而南繁，歌聲繁簡亦隨之然而相類；有南無北者，一則句短而碎，一則長短夾雜，而歌聲夐然不同，二詞之大致如此。世之作者及歌者，果能胷合乎？不也。所以詞不易作，亦不易歌。在童習飫聞者，且如然矣，而況長章險韻，高不結低不嚀者乎？但二詞頗壞人心，無之則無以考見俗尚，所謂懲創人之逸志，正有須乎此耳。詞出，識者必訝其愈趨愈下，或者又以爲愈出愈奇，予從而斷之曰：不過愈老愈放云！

又《市井豔詞又序》　學詩者，初則恐其不古，久則恐其不淡；學文者，初則恐其不奇，久則恐其不平；學書，學詞者，初則恐其不勁、不文，久則恐其不軟、不俗。唐荆川之於詩，王南江之於文，方兩江之於書，予之於詞，其事異而理同，致百而慮一者乎！荆川始登仕籍，究心漢魏，繼則四子二張，後酷愛劉隨州，而晚唐亦多取焉。南江文非漢不目，其在留都寄聲云：『韓文乃爾佳，子猶笑其拘乎爾，直至喜蘇，學乃進。昨得閩中書，僕之於文，出入乎曾、王之間，蘇氏兄弟，猶以爲過於豪而失之放，蓋已喜而又過之矣。』兩江近寄字數紙，渾融無亢硬之病，聞因朱射陂字軟爲難之說，有以激成之耳。予詞散見者勿論，已行世者，辛卯春有《贈對山》，秋有《卧病江皐》，甲辰有《南呂小令》。《登壇》及《寶劍記》，脱稿於丁未夏，皆俗以漸加，而文隨俗遠。至於《市井豔詞》，鄙俚甚矣，而予安之，遠近傳之。米南宮嘗謂東坡：『世皆以某爲狂，請質之。』東坡笑曰：『吾從衆。』予之狂於詞，其亦從衆者歟。然孟渭泉詩，首陳後岡，而荆川貳焉，要之薛西原、高蘇門、徐昌穀均不可少者。常樓居、吴皖山雖云小才，亦可附五子後。若論精當雄渾，無如皇甫少玄、百泉兩兄弟，近多稱孔文谷、喬三石不亞栗紫團，惜予林居，不多見

其作。崔後渠自謂：『文無間語，同己者惟蘇門。』李愚谷亦謂：『同者惟熊南沙。』短崛精細其長也，宏博則推趙浚谷，南江平正通達，尤爲善鳴之士。書以蘇雪簑爲冠，能大小，能剛柔，而方書則人人易識，陸儼山、文衡山、楊升菴、王子新、許龍石、翟青石、張雲谷、羅念菴、呂江峰、曹晴峯、張蒙溪、羅海嶽、馬竹湖叔姪，俱可稱名筆。豐南禺集帖序，似過刻，然實自況也。馬溪田之隸，林翔之之篆，此外予未之及見矣。但荆川不獨長於詩，南江不獨長於文，餘數子亦非偏長可目者。予獨無他長，長於詞，歲久愈長於俗。遠交王渼陂，近交袁西野，足以資而忘世，樂而忘老。『三日不編詞，則心煩；不聞樂，則耳聾；不觀舞，則目瞽』。此康對山之托言，而予之實事也。況樂以詞合，舞與詞偕，詞非予之獨長，乃予之獨幸耳。《艷詞》已有兩跋，意猶不足，復侈言之，以見一時人文之盛。而予無他長，亦得廁名，曾與之遊，更爲獨幸中之大幸云。

又《西野春遊詞序》　詞與詩，意同而體異，詩宜悠遠而有餘味，詞宜明白而不難知。以詞爲詩，詩斯劣矣；以詩爲詞，詞斯乖矣。其法備於《中原韻》，其人詳於《錄鬼簿》，其略載於《正音譜》，至於《務頭》、《瓊林》、《燕山》等集，與夫《天機餘錦》、《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樂府群玉》、《群珠》等詞，是皆韻之通用，而詞之上選者也。傳奇戲文，雖分南北，套詞小令，雖有短長，其微妙則一而已。悟入之功，存乎作者之天資學力耳。然俱以金、元爲準，猶之詩以唐爲極也。何也？詞肇於金，而盛於元，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樂於心而聲於口，長之爲套，短之爲令，傳奇戲文，於是乎侈而可準矣。穆玄菴謂：『不可以胡政而少之。』亦天下之公言也。國初如劉東生、王子一、李直夫諸名家，尚有金、元風格，乃後分而兩之，用本色者爲詞人之詞，否則爲文人之詞矣。自陳大聲正德丁卯年沒後，惟有王渼陂爲最，陳乃元詞之下者，而王乃文詞之高者也，可爲等儕，有未易以軒輊者，若兼而有之，其元哉，其猶詩之唐而不可上者哉。予與西野先生爲詞友，將四十年矣，知而守之，未敢輕以示人，恐聞者以爲談之奇而負之妄也，明珠夜投，將按劍而視我矣。西野年愈長，詞益工，而論尤合，近作《春遊》一闋，語俊意長，俗雅俱備，聲中金石，色兼玄黃，眞如遊上林而踏青郊，淑景春葩，歷歷在目，予愛而刻之，因併序詞之源流如此。或以爲：『詞，小技也，君何宅心焉？』嗟哉！是何薄視之而輕言之也！音多字少爲南詞，音字相半爲北詞，字多音少爲院本；詩餘簡於詩餘，漢樂府視詩餘則又簡而質矣，三百篇皆中聲，而無文可被管絃者也。由南詞而北，由北而詩餘，由詩餘而唐詩，而漢樂府，而三百篇，古樂庶幾乎可興，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嗚呼！擴今詞之眞傳，而復古樂之絕響，其在文明之世乎！

又《詞樂》　徐州人周全，善唱南北詞。一日，在酒肆唱【賞花時】，聲既洪亮，節有低昂。鄰一老賈生平以知音自負，少有可其意者，聞唱，方困卧，即起而據床顰眉，愁第五句最難，或無下落。已而轉折放頓，如賈之素所操習者。乃跳身於地，迴視幾上有白銀十兩、青蚨千孔、色絹二端，以一盤盛之，雙手扶於頂上，膝行至全所，聲：『祖翁！某年已垂死，始聞此音，願以微物將敬。』賈非豐裕者。全以此名聞天下。曾授二徒：一徐鎖，一王明，皆兗人也，亦能傳其妙。人每有從之者，先令唱一兩曲，其聲屬宮屬商，則就其近似者而教之。教必以昏夜，師徒對坐，點一炷香，師執之，高舉則聲隨之高，香住則聲住，低亦如之。蓋唱詞惟在抑揚中節，非香，則用口說，一心聽說，一心唱詞，未免相奪；若以目視香，詞則心口相應也。吳學士惠教人作舉業，每受一徒，先出數篇無文枯淡題，觀其雄弱短長，隨其資而順導之，亦全之法也。高不結，低不噎，此其緊關。所傳音節，一筆之於詞傍，如琴譜之勾踢。二十年曾一見之，今求之，無存者矣。

顏容，字可觀，鎮江丹徒人，全之同時也。乃良家子，性好爲戲。每登場，務備極情態；喉音響亮，又足以助之。嘗與衆扮《趙氏孤兒》戲文，容爲公孫杵臼，見聽者無戚容，歸即左手捋鬚，右手打其兩頰盡赤，取一穿衣鏡，抱一木雕孤兒，說一番，唱一番，哭一番，其孤苦感愴，眞有可憐之色，難已之情。異日復爲此戲，千百人哭皆失聲。歸，又至鏡前，含笑深揖曰：『顏容，眞可觀矣！』

絃索不惟有助歌唱，正所以約之，使輕重疾徐，不至差錯耳。人有絃索上學來者，單唱則窒；善單唱者，以之應絃索則不協。清彈亦然。今世能兼擅者，實難其人。琵琶有河南張雄，鳳陽高朝玉，曹州安廷振，趙州

何七；三絃則曹縣伍鳳喈，亳州韓七，鳳陽鍾秀之；長於箏者，則有兗府周卿，汴梁常禮，歸德府林經；簫則姑蘇陳姓，管則崑山唐姓，兩人皆善吹者。就中張雄更出人一頭地，有客請聽琵琶者，先期上一副新絃，手自撥弄成熟，臨時一彈，令人盡驚。如《拿鵝》，雖五楹大廳中，滿廳皆鵝聲也。然皆不以歌名。如餘姚董鸞，豐縣李敬，谷亭王眞，徐州鄒文學，濟寧周隆，鳳陽張周，錢塘毛士光，臨清崔默泉，鹿頭店董羅石，崑山陶九官，太倉魏上泉，而周夢谷、滕全拙、朱南川俱蘇人也，皆長於歌而劣於彈。統而較之，毛秦亭南北皆優，《北西廂》擊木魚唱徹，無一曲不穩者。鸞則妝生，做手尤高。眞善淨。敬極清軟。文學善南北，猶夫秦亭。周平之乃一富室，不以累心，而好清音。周係縫衣人，聲態俱一佳旦，年且甚少，必待人具禮求之，而後出一扮之；扮既，見者無不忻羨。魏良輔兼能腎。滕、朱相若，滕後喪明。周孟谷字子儀者，能唱官板曲，遠邇馳聲，效之者洋洋盈耳。樂人濟南張慶，在京尹明，彈唱皆妙，可與之爲敵者，西寧人揮使李寧二僕：一李福，一李時春，幷在京人。州守康世臣僕康溱，無論其彈，止據歌聲，雖秦府周歧、李易、湯陰遏雲、剪雪，皆不能及。然亦有出其上者，濟南胡春，無論其彈唱，祇以鵝管作笛，有穿雲裂石之聲，名爲『欺壓樂官』，素長於竹聲者，惟旁觀嘆羨而已。

又《詞尾》　世稱『詩頭曲尾』，又稱『豹尾』，必須急幷響亮，含有餘不盡之意。作詞者安得豹尾，滿目皆狗尾耳！況所續者又非貂耶？古之詩人無算，而起句高者，可屈指數也。六朝人稱謝朓工於發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楊升菴稱其『雄壓千古』。又謂：『《三體詩選》取「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句工而氣衰颯。惟柳惲「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吳均「咸陽春草芳，秦帝捲衣裳」，又「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梁元帝「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晉陶潛「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謝靈運「莫辨洪波極，誰知大壑東」，唐蘇頲「北風吹旱雁，日日渡河飛」，張柬之「淮南有小山，嬴女隱其間」，王維「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又「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杜子美「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可幷謝作。』近唐荆川自謂：『吾詩每起處多不着迹，陳後岡便有兩句沾帶。』觀其作，如《寓居城西寺》『緇塵坐自染，白社偶相尋』，《分祀孔廟》『後聖禮先師，斯文今在茲』等句，誠不愧其言。而後岡《送人中舉歸》有『日下藉聲名，雲間別陸生』，《江夜別兄》『暢飲適不醉，強歡翻慘神』，《春日渡漢陽》『春風淡微雨，了了見前川』，亦豈病於沾滯者？詩人多而好句尚少，詞尾不尤爲難事耶？據所見幷平日拙作交錄之。所見則俟法眼，而拙作祇可入肉眼耳。

劉廷信【南呂・尾】：『幾回好夢添淒楚，無奈秋聲忒狠毒。一聲風，一聲雨，一聲鐘，一聲鼓。風聲催，雨聲促，角聲哀，鼓聲助。一聲聽，一聲數，一聲愁，一聲哭。投至得風聲寧，雨聲住，角聲停，鼓聲足。一聲鐘撞我一口長吁，泪點兒多如窗外雨。』

【南呂・尾】『雁兒寫西風曲似蒼頡字，對南浦愁如宋玉詞。正春歸，又秋至。多寒溫，少傳示。惱人腸，聒人耳，碎人心，墮人志。則被你攪掇出無限相思，偏怎生不寄俺有情分故人書半紙？』

《陳琳抱妝盒》【南呂・尾】：『跳出這九重危困連環寨，走出這十面埋伏大會垓。蛇蝎般心腸忒毒害！他將小儲君提將起來，望着花斑石殿階，他正是拾的孩兒落的摔。』

又曾瑞卿【南呂・尾】《閨中聞杜宇》：『我幾曾離這繡羅幃？沒來由勸我道「不如歸」！狂客江南正着迷，這聲兒好去對俺那人啼。』

劉東生【雙調・鴛鴦煞】：『歡娛恰入梅花咏，風光又到椒花頌。妝點新春，斷送殘冬。唱道行樂莫相違，良辰不易逢。臘雪夜來消，春意明朝動。祇幾日東風，樓外青山翠如擁。』

鄭德輝《咏促織》，亦雙調。止錄其末三句：『急睡着，急驚覺，緊截定陽臺路兒叫。』

《王粲登樓》，調同前，亦【鴛鴦煞尾】：『張儀若不是當時一度懷惆悵，蘇秦怎能勾今朝六國知名望？塡還了萬里驅馳，報答了十載寒窗。唱道執着百萬軍權，三臺印掌，卧雪眠霜，雄赳赳驅兵將。再不對樓外斜陽，望斷天涯憶故鄉。』

【仙呂・尾】《曬鞋》：『髻綰倚風鬟，臉襯秋蓮瓣，險花暈了懵騰醉眼。見非霧非烟簾影間。映秋波兩葉春山，幾時配玉連環？看他些綠傞紅僝，殢殺春嬌夜未闌。投至香消燭殘，比及雨收雲散，我向懷兒中直揣的這對底兒乾。』喬夢符作。

【仙呂・賺尾】，亦東生作。『休辜負賞花時，勿蹉跎尋芳意，莫惜千金一刻。縱有遊絲百尺飛，碧天邊難繫春暉。到明朝綠暗紅稀，忍聽空林叫子規！常則是被流鶯喚起，更做道殢紅妝不睡，這的是惜花人愛月夜眠遲。』

【中呂・尾】：『嘆春歸人未歸，盼佳期未有期。要相逢料得別無計，則除是一枕餘香夢兒裏。』

【商調・尾】：『怎禁這良夜冷，月華靜？自思量長嘆了兩三聲。無情懶觀園內景，題起他疏狂情性，得見那負心的方顯卦兒靈。』

《玉簫女》雜劇【尾】，調同上。『心事人拔了短籌，有情人忒薄倖。許了我三年來，到如今五載不回程。我如今覷天遠，入地近，潑殘生恰便似風內燈。比及你見俺那虧心的短命，則我這一靈兒先飛出洛陽城。』

又《詞謔》 有學詩文於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傳唱「鎖南枝」，則詩文無以加矣。』請問其詳。崆峒告以：『不能悉記也，只在街市上閒行，必有唱之者。』越數日，果聞之，喜躍如獲重寶，即至崆峒處謝曰：『誠如尊教。』何大復繼至汴省，亦酷愛之。曰：『時調中狀元也。如十五「國風」，出諸里巷婦女之口者，情詞婉曲，有非後世詩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眞也。』每唱一遍，則進一盃酒，終席唱數十遍，酒數亦如之，更不及他詞而散。崔後渠、熊南沙、唐荊川、王遵巖、陳後岡謂《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倘以奸盜詐僞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學之妙者也。若以李、何所取時詞爲鄙俚淫褻，不知作詞之法，詩文之妙者也。詞錄於後，以竢識者鑒裁。【鎖南枝】「儸酸角，我的哥，和塊黃泥兒捏咱兩個。捏一箇兒你，捏一箇兒我。捏的來一似活托，捏的來同牀上歇臥。將泥人兒摔碎，着水兒重和過。再捏一箇你，再捏一箇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又《張打油語》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造語不可作張打油語。』士夫不知所謂，多有問予者。乃汴之行省掾一參知政事，廳後作一粉壁。雪中陞廳，見有題詩於壁上者：『六出飄飄降九霄，街前街後盡瓊瑤。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掃帚的使掃帚，使鍬的使鍬。』參政大怒曰：『何人大膽，敢污吾壁？』左右以張打油對。簇擁至前，答以：『某雖不才，素頗知詩，豈至如此亂道？如不信，試別命一題如何？』時南陽被圍，請禁兵出救，即以爲題。打油應聲曰：『天兵百萬下南陽。』參政曰：『有氣概！壁上定非汝作。』急令成下三句，云：『也無援救也無糧。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爺的哭爺，哭娘的哭娘。』依然前作腔範。參政大笑而捨之。以是遠邇聞名。詩詞但涉鄙俗者，謂之『張打油語』，用以垂戒。

明・清餘居士《月露音序》 太平無象，取諸咏歌。咏歌之興，必日載暇、家載豐，耳目手足無營避，而後睹厥象耳。今天子壽考，作人天下樂業，人文大備，莫盛於斯。不第詩賦齊唐，文章埒漢，燁燁乎鳴盛世之傑。即樂府新聲，幽情各暢，不乏名帙。然詩賦文章，騷人學士輩集者，不減於作者之家。獨是樂府諸詞，未有集名製稱善本者。此非採搜之不足也？衡鑒非其人，即爲殺青，且僞且蕩，導逸宣淫，徒增識者恨耳。武林有李鬱爾如仙，快對繞梁，翻愁充棟。因命春舟載酒，聚西湖之美人，羅美抽彩，酣歌豪選，非摹情肖理，有典有則者，不敢以燕石混也。乃分四集：曰《莊》，曰《騷》，曰《憤》，曰《樂》，而總其名曰《月露音》。蓋隋帝時，妙選佳詞，類而成冊，展卷朗嘆，清新連篇，皆如月露。或亦師其意乎。噫！徵歌至此，寧直臺上曲耶？眞如出中郎之秘，發鄴侯之藏，萃鴻都酉陽之富。品題所及，定屬琳琅。安見非文章詩賦，士人所宜把玩者哉！蝶拍鶯簧，湖中自有。余將快睹其成，以歌咏太平，又奚必梨園傀儡，播弄白日耶！至圖情繪景，極盡精妍，又其餘矣。余因喜而序之。時丙辰之花朝，清餘居士醉題於酒香山中。

明・周暉《周氏曲品》 馬俊小令不減元人。

史痴工小令。

陳全，秀才，有樂府一卷，行於世，無詞家大學問，但工於嘲罵而已。

陳鐸，字大聲，有《秋碧樂府》、《梨雲寄傲》、《公餘漫興》行於世。《咏閨情》【三弄梅花】一闋，頗稱作家。所爲散套，穩協流麗，被之絲竹，審宮節羽，不差毫末。

徐霖，字子仁，少年數遊狹邪。所塡南北詞，大有才情。語語入律，妓家皆崇奉之。吳中文徵仲題畫寄徐，有句云：『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

遍寫薛濤箋。』乃實錄也。武宗南狩時，伶人臧賢薦之於上，令填新曲，武宗極喜之。余所見戲文《繡襦》、《三元》、《梅花》、《留鞋》、《枕中》、《種瓜》、《兩團圓》數種行於世。

陳魯南有《善知識苦海回頭記》行於世，人最膾炙者【梅花序】。

羅子修《雪》詞絕妙。

盛鸞有《貽拙堂樂府》二卷。

邢太常一鳳，字伯羽，所填南北詞，最新妥，堪入絃索。

鄭仕，字子學，工小令。

胡懋禮有《紅綫》雜劇，最妙。同時吳中梁辰魚亦有《紅綫》雜劇，膾炙人口，較之懋禮者當退三舍。

杜大成工小令，有詞評一卷，名《納涼偶筆》。

金鑾，字在衡，有《蕭爽齋樂府》，最是作家。華亭何良俊號爲知音，常云：『每聽在衡誦小曲一篇，令人絕倒。』

吉山王逢元，最是詞曲當家。

沈韓峰越，工小令，鐵面御史，能作風流軟媚語。賦梅花者，豈獨宋廣平乎？

盛壺軒敏耕，工小令。

石樓高志學秀才，工小令。

段炳，字虎臣，秀才，和元人馬東籬『百歲光陰』一套，金在衡見之，極口贊賞，曰：『押如此險韻，乃得如此妥貼乎，足以壓倒東籬。』

張四維，字治卿，號五山，秀才，有《溪上閒情集》，藏於家。友人刊其《雙烈記》、《章臺柳》兩種戲文行之。

黃方胤有《陌花軒小詞》。

沈恩，江寧人，字復之。晚得一第，官止深州學正。司馬西虹稱其工樂府云。

黃文元，名開第，馮海浮門人，工小令。

汪肇郃，名宗姬，有傳奇行於世。

武陵仙史，工小令。

皮元素，名光淳，最是作家。

徐惺宇，名維敬，工小令。

孫幼如，名起都，工小令。

黃疇鳳，名戍儒，小令最工。

趙獻之，工小令，家有女戲一班。

陳蓼卿所聞，工樂府，《濠上齋樂府》外，尚有八種傳奇：《獅吼》、《長生》、《青梅》、《威鳳》、《同昇》、《飛魚》、《彩舟》、《種玉》。今書坊汪廷訥皆刻爲己作，余憐陳之苦心，特爲拈出。

史痴，名忠，字端本，一字廷直，復姓爲徐，生十有七歲，方能言，外呆中慧，人皆以痴呼之，又謂之痴仙。【略】才情長於樂府新聲，每搦筆乘興書之，略不構思，或五六十曲，或百曲，方擱筆。同時陳大聲、徐子仁皆以詞曲名家，亦服其敏速。妙解音律，嘗云：『古今知音者不過數人，余少年遊冶，得罪儒門，乃於此事目擊心悟，頗窺見一斑。』【略】妻朱氏，號樂清道人，頗賢淑。愛姬姓何，號白雲，聰敏解事，喜畫小景，工篆書，知音律。痴翁尋兩京絕手琵琶張祿授之，盡得其妙。每製一曲，即命白雲被之於絃索。所居在冶城，去卞忠烈廟百餘步，有卧痴樓，樓中几案筆硯，圖書彝鼎，香茗飲食，一一精良雅潔。吳中楊吏部循吉與之作《卧痴樓記》。

指揮陳鐸，以詞曲馳名，偶因衛事，謁魏國公於本府。徐公問：『可是能詞曲之陳鐸乎？』陳應之曰：『是。』又問：『能唱乎？』陳遂袖中取出牙版，高歌一曲。徐公揮之去，乃曰：『陳鐸，金帶指揮，不與朝廷作事，牙版隨身，何其卑也！』

萬曆四年，張江陵當國，將太祖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剌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祇見日光，所以爲寶也。箋《崔鶯鶯》戲文者，以顛不剌爲美女名，不知何所據。

隆慶四十年壬子科，好事者編一【桂枝香】曲，以嘲脫科，和其韻者數人，皆不平之鳴。

有張尚舉、聶滅秀、楊吃寺三人，金在衡皆作小曲嘲之，令人絕倒。

一極品貴人，目不識丁，又不諳練。一日家讌，扮演《鄭元和》戲文，有丑脚劉淮者，最能發笑，感動人。演至殺五花馬，賣來興保兒。來興保哭泣戀主，貴人呼至席前，滿斟酒一金杯賞之，且勸曰：『你主人既要賣你，不必苦苦戀他了。』來興保喏喏而退。此乃戲中之戲，夢中之夢

也，貴人所以爲貴人乎！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八甲部《丹鉛新録》四《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黄崇嘏也。

崇嘏非女狀元，余已辯於《詩藪・雜編》中。用脩之誤，蓋因元人《女狀元春桃記》而誤也。元人《春桃記》今不傳，僅《輟耕録》有其目，大概如《琵琶》等劇，幻設狀元之名耳。王《巵言》直作蜀司戶參軍黄崇嘏最得之。陳氏《名疑》亦仍用脩之誤，似未詳考黄詩，及其事始末也。

《巵言》又云：女校書乃稱謂之詞。妙玉，宋女童，應試封孺人。楊説未確。

麟案：女子有官位者，《巵言》採摭幾盡，視用脩所録殆數倍，然尚遺一二。女侍中有陸令萱，即齊陸大姬掌國事者，見《北史・齊書》、《通鑑綱目》等。陳心叔《名疑》亦遺之。又《樂府雜録》有鄭中丞，乃宫中教歌舞者。女子教歌舞爲中丞，尤奇且僻也。

魏安釐王幸姬，號龍陽君，見《名疑》，今以爲男子，非是，或别有一人耶，以其奇僻録之。

又卷二一續乙部《藝林學山》三《詞名多取詩句》 詞名多取詩句，如【蝶戀花】，則取梁元帝『翻階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則取吴融『滿庭芳草易黄昏』；【點絳唇】，則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鷓鴣天】，則取鄭嵎『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則取太白賦語；【浣溪沙】，則取少陵詩意；【青玉案】，則取『四愁』詩語。【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故以名曲。【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故歌其勇。【生查子】，『查』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西江月】，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裏人』之句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粉蝶兒】，毛澤民辭【粉蝶兒共花同活】句也。餘皆類推，不能悉載。

詞名如【點絳唇】、【青玉案】等，或若所言，餘率偶合，豈必盡自詩中哉？如『滿庭芳草易黄昏』，唐人本形容淒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如用修解，意義殊不通，可一笑也。

用脩謂『查』即古『槎』字，故凡遇此字，輒附會之。夫古字固有通用者，詎容盡爾？詞名『生查』，即歸博望，藥名山查，亦可乘耶！

菩薩蠻，古西域女蠻國，其人皆危髻金冠，瓔珞被體，謂之『菩薩蠻』，非專指婦髻也。且浮屠未有婦人爲菩薩者，女蠻國亦未必皆婦人。唐宣宗時來貢，因寫其事取此名，而後人以詞始太白，絶無謂，詳見别編。

蘭陵王者，北齊高長恭破周師，勇冠三軍，故時人寫之，爲《蘭陵入陣曲》。見本傳。《通鑑》甚明。用脩解似在影響間。王長公謂楊博於稗史，忽於正史，信然哉！

尉遲敬德大杯事，考本傳及唐雜説俱未見所出，豈誤憶元人雜劇功臣燕耶？并識以俟博考。

又卷四一下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爲傳奇，宋爲戲諢，元爲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説書名，裴鉶所撰。中如《藍橋》等記，詩詞家至今用之，然什九妖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駢幕客，以駢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書頗事藻繪，而體氣俳弱，蓋晚唐文類爾。然中絶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爲唐名？或以中事迹相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不可知。范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譏曰『傳奇體』，則固以爲文也。

又 今世俗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説之變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出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戲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一變而爲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於盡廢，僅教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紀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頗得其概，漫識於後，好事雅流，或亡譏焉。

又 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説，如《樂府雜録》、《教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録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渡稍見淨旦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衆

樂，亡暇雜陳。此亦古今一大變革，人不深考耳。

又《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着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有《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撞跳丸、吐火吞刀、旋槃筋斗，悉屬此部。』又《教坊記》云：『《踏搖娘》者，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着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鬬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案：此二事絕類，豈本一事耶？然《雜錄》又有《踏搖娘》等，不可深曉。觀此，唐世所謂優伶雜劇，粧服節奏，大略可見。宋之雜劇，蓋亦若斯。元院本但有詞無曲，故詞第屬之歌人，此類以供戲弄而已。至元人曲調大興，凡諸雜劇，皆名曲寓焉。而教坊名妓，亦多習之，清歌妙舞，悉隸是中。唐、宋諸詞，殆於盡廢。又一變而瞻縟，遂爲南之戲文，而唐、宋所謂雜劇，至元而流爲院本。今教坊尚遺習，僅足一笑云。

楊用脩云：『漢《郊祀志》：「優人爲假飾妓女。」蓋後世裝旦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爲，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又《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夥，以雜劇爲緋綠社，唱賺爲遏雲社，耍詞爲同文社，清樂爲清音社，小說爲雄辯社，影戲爲繪革社，撮弄爲雲機社，吟叫爲律華社，右八種皆駢集一處者。然當時唱賺之外，又有吟叫；耍詞之外，又有小說，不知何以別之。撮弄蓋元人院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說影戲，社會尚有之。

明・潘之恒《亘史・雜篇》卷二《譚莊》　自言曰『言』，對語曰『譚』。然則樂君起莊生而與之譚也，何不名『譚樂』而名『譚莊』？曰：『莊』，固言之；莫之與譚，假樂而宣其言。譚何爲者？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譚者以言，而言者未始譚也，則奚取於譚？樂之言曰：吾以喻夫不知言者，貌言、卮言、寓言是已；而知者可無譚也。無譚，斯忌言矣。是疾而藥也者，非藥而疾者也。然則奚而喻也？夢者有覺乎？而覺之乎不屬夢，不屬覺，而居夢、覺之間，猶譚不在莊，不在樂，而忘莊、樂之分也。譚也，言也；言也，譚也。喻之不知也，知之不喻也。善《易》者不言《易》，善《莊》者不譚《莊》。譚何爲者？鉛也，鐵也，丹所化也。黃金也，白鏹也，丹所不化也。有所化，有所不化，而後丹有所施也。毋以金廢丹也，毋以知廢譚也。世不乏知者，莊未始言，而樂未始譚也。喻者其次也。音之飾也，曲之板也，評說之醒目也，非加於音、曲、評說之外也。提撕警策，使人之自喻也。如所稱長言之，嗟嘆之之類也。宋之閉可解也，齊之連環可碎也。孰知解與碎之意者，而與之譚『譚莊』哉！

又卷四《叙曲》　亘史曰：甚矣！吳音之微而婉，易以移情而動魄也。音尚清而忌重，尚亮而忌澀，尚潤而忌類，尚簡捷而忌漫衍，尚節奏而忌平鋪。有新腔而無定板，有緣聲而無轉字，有飛度而無稽留。魏良輔其曲之正宗乎！張五雲其大家乎！張小泉、朱美、黃問琴，其羽翼而接武者乎！長洲、崑山、太倉，中原音也。名曰崑腔，以長洲、太倉皆崑所分而旁出者也。無錫媚而繁，吳江柔而淆，上海勁而疏，三方者猶或鄙之。而毗陵以北達於江，嘉禾以南濱於浙，皆逾淮之橘，入谷之鶯矣，遠而夷之勿論也。間有絲竹相和，徒令聽熒焉，適足混其眞耳，知音無取也。善和者，其見賞溢於肉，其操獨也。秦之簫，許之管，馮之笙，張之三絃，如楊之擿阮，陸之撥箏，劉之琵琶，皆能和曲之微，而令悠長婉轉以成頓挫也。然絲竹皆自爲音，而不借於倚和者也。至於吹蘆、結籟、碎葉、刮核，其細已甚，非雅流矣。而肉音，如梁溪之陳、陽羨之潘、晉陵之褚、婁水之顧、雲間之倪、新安之羅、若吳，皆擅場一隅，而莫之能競。其技之專一故也。大都輕清寥亮，曲之本也。調不欲緩，緩令人怠；不欲急，急令人躁；不欲有餘，有餘則煩；不欲軟，軟則氣弱。吾嘗觀妓樂矣，靖江之陳二，生也；湖口之蔣，善擊鼓，外也；而沈，旦也。皆女班之師也。錫山、海虞之妖而冶也，其曼聲繞梁者鮮矣，而陳其最也，於曲品，則班之下者也。彼孌童，如金陵、金昌、婁江、越來、嘉禾、武林、慈溪，猶之乎中原之鄙而夷也。其音無以埒於中原，進於曩師審矣！自鬱金堂之征歌，借聽於客，湘簾風來，桂舟波激，音稍稍始振。其次則佳色亭雅集奏技，一聲而燭跋，再闋而鷄號，幾合陰陽之和，盡東南之

美。然而未至也。於時三青鳥集於三臺，畫屏張而翠帷褰矣。則雲間傾六朝之艷，而皖上與之頡頏。吳越之靡靡，以飛英聲，掀修袂，且陳於亞旅間焉。嗚呼！盛哉！含意未申，餘響遽歇。銅雀臺何預人事，而聞者酸辛。雖石家金谷，琲貝充庭，而樓粉一墜，夜笛闃然。亦足悲也。嗟夫！梁伯龍、張伯起、吳允兆，皆審音者也。或云：『曲爲情關。』或云：『歌以當泣。』或云：『聽可忘憂。』於余無間，然則余猶幸以多聞入也。

又《曲餘》 汪司馬伯玉守襄陽，製『大雅堂』四目：《畫眉》、《泛湖》以自壽，《高唐》、《洛浦》以壽襄王，而自寓於宋玉、陳思之列。戲語人曰：『太上吾不能，功言吾不逮，其次致曲，或庶乎？』余十年思致其調，未得也。又十年思致其情，則臨川《杜麗娘還魂記》近之矣。推本所自，《琵琶》之爲思也，拜月之爲錯也，《荊釵》之爲亡也，《西廂》之爲夢也。皆生於情，而未致也。杜麗娘情窮於幻，湯臨川曲極於變，而登場爲劇，或未致其技於眞，則謂之何善乎？吳人王渭臺之言曰：『此未得曲之餘也。』未得曲之餘，不可以言劇。夫所謂『餘』者，非長而羨之之謂。蓋滿而後溢，乃可以謂餘也。大喜大悲，必多溢於形，爲舞蹈，爲叫號；小喜小嗔，亦少溢於色，爲嬉靡，爲顰蹙。何所溢之？溢於音也。故爲劇必自調音始。音也者，聲與樂之管也。聲之微爲音，音之宣爲樂。故曰：『知聲而不知音，不能識曲；知音而不知樂，不能宣情。』音既微矣，悲喜之情已具曲中。一顰一笑，自有餘韻，故曰『曲餘』。今之爲劇者不能審音，而欲劇之工，是愈求工而愈遠矣！余一夕見渭臺之劇，於《思親》之【雁魚（錦）】、《悼亡》之『南北』，纔吐一字，而形色無不之焉。此之謂能致曲，而得曲之餘也。群孺部中亦工爲夢，而未詣音之境；亦工爲錯，而未涉音之津。則其爲津，爲境，亦未致乎音之量也。未致乎音之量，而強於音外索之，安能夢之若驚，而錯之必緒乎？此所貴乎餘者以此也。山無餘則雲不生，海無餘則蜃不結，詩無餘則詞不艷，詞無餘則曲不調。雲也，蜃也，山海之劇也；艷也，調也，詩詞之劇也。知渭臺之曲餘，而後可以語致曲也。爲曲者技能進於此乎？即有之，余見亦罕矣！

又《曲派》 曲之擅於吳，莫與競矣！然而盛於今，僅五十年耳。自魏良輔立崑之宗，而吳郡與幷起者爲鄧全拙，稍折衷於魏，而汰之潤之，一稟於中和，故在郡爲吳腔。太倉、上海，俱麗於崑；而無錫另爲一調。余所知朱子堅、何近泉、顧小泉皆宗於鄧；無錫宗魏而艷新聲，陳奉萱、潘少涇其晚勁者。鄧親授七人，皆能少變自立。如黃問琴、張懷仙，其次高敬亭、馮三峰，至王渭臺，皆遞爲雄。能寫曲於劇，惟渭臺兼之。且云：『三支共派，不相雌黃。』而郡人能融通爲一，嘗爲評曰：『錫頭崑尾吳爲腹，緩急抑揚斷復續。』言能節而合之，各備所長耳。自黃問琴以下諸人，十年以來，新安好事家多習之。如吾友汪季玄、吳越石，頗知遴選，奏技漸入佳境，非能諧吳音，能致吳音而已矣。

又《初艷》 余猶記秦淮之初艷也。王賽玉、羅桂林以善音鳴，或當景而舒嘯，或中曲而涕零。十年空音，猶若在耳。千里憶別，慘於臨岐。人人欣於一遇，不可必於造次間，品之上也。楊璆姬之舞氍毹，徐驚鴻之舞觀音，一靡其身，而繡被千金；一揚其腕，而珠串十琲。能沾沾自喜，而取媚於憐，抑猶有慚德者耶？余結冬於秦淮者三度，其在乙酉、丙戌，流連光景，所際最盛。余主顧氏館，凡群士女而奏伎者百餘場。武陵慧甚，授曲於解悶與合被而記之，辭各如避仇怨。蔣六工傳奇二十餘部，百出無難色，無拒辭。人人皆傾艷之，有招無不至也。楊美之《竊符》，其行若翔。受栲時雨雪凍地。或言：『可立鞠，得辟寒。』美蒲伏不爲起，終曲而肌無栗也。宇四之家禁嚴，過子夜，俟翁媼甘寢，啓戶而出，得一見其長，潛迹而去。其在乙酉，嶺南韓孝廉以《凌雲》詞擬《西廂》。余客傅氏雙艷樓，其兄妹二人，曰卯，曰壽，皆父瑜自傳北調。日習一折，再折即爲陳於庭。朱氏馥以工詩聞，顧氏節以姹女聞，數來觀不厭也。而今不然矣。筠卿遊道廣涉，潤卿結好同流。其度曲登場，吳儂爲之斂服，乃自諱如不欲陳，避席類如逃竄。甚至涕泣而道，作色而翔，皆由識者不眞，求者不切，故令奏者自恧，才者自戕。追曩昔之舊歡，不啻隔越千里。與寇琰若談及，爲感慨久之。潤卿聞此論，翻然改玉。余更字曰『仙度』而極諛之。非好諛也。觀者或曰：『昔之西施未必能。』然則眞善諛者矣。

又《原近》 余不慧，無審音之實，而冒顧曲之名。蓋夤緣觀聽，浮慕者多，而醉心者少，由未近也。故如梁溪樂部，亦習之廿年，佾代數輩，而晚詣乃益入神，不覺驚喜溢於其素。客徵狀，請爲述之。

初，愚公性尚嚴肅，而情洽潔修。其授法曲師，務律齊而矩列。畫地以趨，數黍以劑。登場者惴惴，惟逸之是虞。既受約束，以有制不恣，雖強周旋，亦擧掣靡安。其調彌高，而泛疏越之態。余向以是而病主人之拘拘。主人謝客：『烏能從漶漫而求朗徹？吾以靜而澄之徐清。』邇里社中有二豪客，艷其風，竭精敝神，招邀導引，不遺餘力；而氣苦不揚，外鮮而內索然。劇師王生語余：『技之不進，以曲之未精。曲精而百技隨之。』余今而後，始服其言。過梁溪，爲滯淫者信宿。主人選曲部迭奏於庭。鳩鳴於塢，音極縹緲，而舞合《桑林》；機穎纖毫，而意陳象罔。自舒而自恣之，將律有所不受，而主爲之解嚴。坐中耳不寧傾，目不停瞬。語交而若有失，杯擧而亟揮之。觀止矣！技亦至於斯乎！於時秋爽風和，山水清音，若爲之蕩激。漱潤於一泉，汰度於飄雲。令人襟期灑脫，不自知沉疴之去體也。前此浹辰間，望月虎丘，觀濤婁上，非不豪也，而性情不近，其去自然之適且千里矣。吾今而後，知主人之顧曲有以哉！

又《吳歌》　昔人以『漸近自然』，答絲肉之問。千古遂爲名言。蓋東西南北之音，其聲皆協於齒牙唇舌。不則，雖秦青合唱，難欺雅俗之耳，而況能雖附之於絲竹乎？自漢迄於六朝，中間《公莫》、《兪兒》，曲雖不勝叱，其置叱之處，乃諧聲之極也。近世樂理既失，俗工以牽合爲奇，書史經傳，皆被之管絃，影響依稀，轉相附和。假令不待協音，而輒可入奏，則古之『蜚矣堯羊』，直巫祟語矣！三代之音，降鬼神，格天地；西方之咒，致雲物，驅蛟龍。豈非至和之極，能相感通乎？蓋非聲無以宣氣，非和無以會神。是以歌《韶》而鳳儀，審《風》而知國。固知樂之有裨於天人矣。唐初之詩，諸公以唱爲高。自宋代以調興，而歌詩之法廢。金、元以北九宮興，而歌調之法廢。元迄我朝，以南曲興，而北曲廢。譬之於禮，諸體猶羊，而歌音猶告朔也。廢告朔而供羊，不可爲禮；廢歌音而存體，不可爲樂。故詩廢歌，而唐人始獨擅詩矣。詞廢歌，而宋氏始獨擅詞矣。北音廢歌，而金、元始獨擅北音矣。此固披卷自見，按世可推者也。吳歌自古絕唱，至今未亡。余少時頗聞其概。會歷年奔走四方，乙未孟夏，返道姑胥，蒼頭七八輩皆善吳歌。因以酒誘之，迭歌五六百首。其叙事、陳情、寓言、布景，摘天地之短長，測風月之淺深，狀鳥奮而議魚潛，惜草明而商花吐。夢寐不能擬幻，鬼神無所伸靈。令帝王失尊於談笑，古今立息於須臾。皆文人騷士所嚙指斷鬚而不得者，乃女紅田畯以無心得之於口吻之間。豈非天地之元聲，匹夫匹婦所與能者乎？時手《太白樂府》不覺墮地，以余之癖於論文，太白之善於奇句，乃奪於傖父之肉音，非至和之感人，則不肖之無識，太白之無才，必有所歸矣。余以爲：詩必高唱而始極其致。使起唐人而歌太白之詩，將無斥建武而墮建安乎？若夫南北之曲，一失宮商，便屬別調，斯眞詞家之商李，騷壇之獄律，豈盛世之音哉！

又《又思》　戊午中秋登虎丘，見月而思秦淮也。幾望及望，月色如晝，逢麗姬，金、王兩生從千人中獨見，而月不能爲之奪。時善音者皆集金陵。子夜聞之，靡靡耳。至己未是日，則余居金陵已七見圓魄。靳一而將行秦淮，人噪之曰：『胡曩之不思？思而去之，是將又思！』乃發慨而止。上弦以來，猶吳昨也。幾及兩夕，而忽若失之。則人或勝於吳。非人勝，而情勝也！匝青溪夾岸，競傳吳音。而閣中以眞情勝者，則玄女之珠獻，彩女之簫隨，其孤調皆緣雲之音。其爲劇，如《琵琶》、《明珠》，更爲奇絕。余悔其聞之晚，而娛耳淺也！應爲廢吳思，而胡以又之？令當吳，遊片石，盡肯可中易仄。劍池一勺，若海印發光矣！因擲筆空中。俄而雲開月出，恍置身於虎丘間。因爲歌曰：『我之思兮雲隱，月中生兮風中殞，忽如夢兮如醒。我又思兮瀛海，龍銜光兮鳳舒彩。忽以遊兮以嬉，願千秋兮無改。』

楚人白石生、朱荃宰曰：『景升髯公歌既希，石生起舞擊節，爲髯公壽。』從而賡之，曰：『我所依兮月隱，光怪陸離兮長不殞，濯漣漪兮獨醒。』重曰：『探驪珠兮蓬海，鸞長嘯兮鳳揚彩，葩縟紛兮度爲改。』

又卷八《北曲》　《汾東樂府》序云：世恆言，詩情不似曲情多。非也。古曲與詩同，自樂府作，詩與曲始岐而二矣，其實詩之變也。宋元以來益變益異，遂有南詞北曲之分。然南詞主激越，其變也爲流麗；北曲主慷慨，其變也爲樸實。惟樸實，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此二者，詞曲之定分也。

子自謝事山居，客有過予者，輒以酒肴聲伎隨之，往往因其聲以稽其譜，求能稍合作始之意益鮮。蓋沿襲之久，調以傳訛，而其辭文多出於樂工、市人之手，音節既乖，假借斯謬。茲予有深惜焉。由是興之所及，亦

輒有作。歲月既久，簡帙遂繁。乃命僮子錄之，以存篋笥，題曰《汴東樂府》。復稍述二家爲調之本於此，知音之士寧無感乎！

又《鸞嘯小品》卷二《獨音》 夫受氣於地，惟竹也青；受音於天，惟肉也獨。古云：竹不如肉，謂乏自然。然二者胡可淆也。故竹音勁者可以裂石，可以斷腸；肉音微者可以魂銷，可以情死。肉奏而情不爲死者，未足以盡肉之情；不盡肉之情，其去曲之微遠矣。比之琴、箏，咸以音自寫，而末世始合以歌；簫、管本以音自和，而末世始合以曲。音各有主，曲自有眞。從音中聽曲，爲不識曲；從曲中審音，爲不知音。余每持是論。而衆人安於習，殊不謂然，姑以是爲耳娛，非爲曲證也。晉陵李紹之每奏曲，一坐悄然傾聽，輒戒簫管勿和。其清潤宛轉之致，始得悉陳，而性靈朗徹，不爲遊聲牽引。襲應民賞余，以爲獨鑒。明日國中之屬和者不至，四坐穆如，惟竹韻波流，蕭然遞響，和之以天倪，乃爲不繁。故知協和爲吳兒偏技，可以艷場，不足以標奇；可以悅俗，不足以熒智。譜曰『獨音』，而善曲以自振者，始無惰情矣。

又《神合》 神何以觀也？蓋由劇而進於觀也，合於化矣！然則劇之合也有次乎？曰：有。技先聲，技先神。神之合也，劇斯進已。會之者固難，而善觀者尤鮮。余觀劇數十年，而後發此論也。其少也，以技觀進退步武，俯仰揖讓，具其質爾。非得嘹亮之音，飛揚之氣，不足以振之。及其壯也，知審音而後中節合度者，可以觀也。然質以格囿，聲以調拘。不得其神，則色動者形離，目挑者情沮。微乎！微乎！生於千古之下，而遊於千古之上，顯陳迹於乍見，幻滅影於重光，非旃、孟之精通乎造化，安能悟世主而警凡夫？所謂以神求者以神告，不在聲音笑貌之間。今垂老，乃以神遇。然神之所詣，亦有二途：以摹古者遠志，以寫生者近情。要之，知遠者降而之近，知近者溯而知遠，非神不能合也。吳儂之寓秦淮者，坐進此道，吾以微觀得之。甚矣！劇之難言！何惑乎秦漢之君褒裳濡足也。

又《樂技》 司樂之演技，其職業也，每溺於氣，習而不克振。武宗、世宗末年，猶尚北調，雜劇、院本，教坊司所長。而今稍工南音，音亦靡靡然。名家姝多遊吳，吳曲稍進矣。時有郝可成小班，名炙都下。年俱少，而音容婉媚，裝飾鮮華。且專心致志，不以情竇自戕，朝縉紳而夕遊冶，卽欲假寐，無宴息處。余每以知音見賞，輒辭外招，而奏技惟謹。在先淫佚挑達之氣一洗之，此後惟防其意得而惰，則技退矣。郝氏班中有三人皆競爽，而可成最艷，余字之『虞初』。

又《致節》 以致觀劇，幾無劇矣。致不尚嚴整，而尚瀟灑；不尚繁縟，而尚淡節。淡節者，淡而有節，如文人悠長之思，雋永之味；點水而不撓，飄雲而不殢，故足貴也。惟金陵、興化小班間有之。其人多俊雅，一洗梨園習氣。就中周旦最勝。朱林、高瞻與齊聲。近來所覯，亦似暢快者。其大淨小悍而有亮節。亮節者，亮而有節。以之定淨品，殊無滿意。此色忌穠煩，尚簡貴，數十年來，惟長興丁雁塘擅場，猶覺其穠爲煩。穠不爲淨病，病其甚爾。而虎丘吳一溪、雲間陳世歡，庶幾近之。吳、丁以技終老，不衰不退。陳早卒於燕，爲賞音所惜。若副淨，猶尚科諢，蒜酪最忌瑣屑。吳之『鐵爆帳』、『李猢猻』，皆開罪首。夫猥褻之不可爲庭陳，淫蕩之不可爲筵媚，鄉語之不可爲遠辱也。雅道知愼，生、旦宜防，而淨、丑且不得恣矣。因語致而幷及之。班中有知此者，其進於技乎？

又卷三《正字》 夫曲先正字，而後取音。字訛則意不眞，音澀則態不極。能諳之者，惟李氏之玉華乎？吾聞其奏曲矣，吐字如串珠，於意義自會；寫音如霏屑，於態度愈工。令聽者淒然感泣訴之情，愾然見離合之景，咸於曲中呈露。其巧技，前有紹之，後有玉華。大音希聲，而有至文，不覺魂銷心醉矣！他人奏曲而無音，非病音也，態不泱也；同音而無字，非病字也，意不融也。故欲尚意態之微，必先字音之辨。期、曠復起，不易吾言！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三《錢侍御》 村老又曰：文士之見厄於世主，楊修、沈約、鮑昭、薛道衡輩固自不乏，然不過忌其形己之短耳。臣子與君父爭見才技，其中禍不無所自，然未有摘其無心之語，指爲有託之辭。深文巧詆，索瘢洗垢，橫被惡名，必欲甘心之，如錢侍御『無邊有主』云云者。昔蘇子瞻『無鹽』諸咏，李定、舒亶輩指爲謗訕朝政，而《咏檜》一詩，王珪直以爲不臣，欲服上刑。非宋裕陵神聖，寧有免法。吁！可畏哉！近王弇州作《卮言》，作《別集》，湯臨川作《紫簫記》，亦紛紛不免於猪嘴關，乃知古人製作，必藏名山大川，有以也。余小子，何足比數，然亦每以作詞見嫉於人。夫余所作者詞曲，金、元小伎

耳，上之不能博高名，次復不能圖顯利，拾文人唾棄之餘，供酒間謔浪之具，不過無聊之計，假此以磨歲月耳，何關世事！安所□□，而亦煩李定諸人毒吻耶？庚戌成《紅梨》後，遂燒却筆研。既而閱《楚紀》：『當肅皇帝幸楚，胡孝思欑宗爲一律紀事，其落句云：「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泪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載矣。嘗朴一貪令王聯，其人爲戶部主事，以不職免，殺人下獄當死，乃指「穆天」、「湘竹」爲怨望咒詛，奏之。捕下獄，論死。孝思時將八十矣，了不怖懼，取錦衣獄中柱械之類八，爲詩紀之，名《制獄八景》。衆爭咎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爲？」孝思澹然吟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人服孝思意氣。』因思死生禍福，不宰之讒慝，亦寧關乎口語？固自有天公主之。乃復理鉛槧，爲《投梭記》，謝幼輿折齒事；又作《梧桐雨》，記玉環馬嵬事，而紛紛復如故。未幾其人死，遂絕無議者。

又卷七《五方之音》　書同文，即非聖人，凡在天子位者，均能約束之，使無異；若夫五方之音，即聖人勢不得不窮。今天下音韻之謬者，無如閩人，即其呼父爲郎罷，已可笑矣；而二音復無正字，正如梵咒中二合、三合之類，而收之以鼻音。又用土語讀書唱曲，聽之眞同燕雀競噪，令人不復可譯，唯有睜目捧腹而已。粵人亦然。至蘇語王、黄不辨，已見笑於北人，不知黄爲胡光切，王爲吳光切，胡則華姑切，吳則王姑切，特幾希間耳，不甚謬也，其最謬者，則三、山與珊同叶，侵、青與親同叶。蓋因吳人全是齒音，亦復不辨開口、閉口，且無入聲，故庚青每犯眞文、侵尋，寒山每犯監咸、桓歡，先天每犯廉纖也。然未常無字，如閩人之但有聲也。若松江以水爲矢，以猪爲文，益又甚矣。至於四方音韻，其不正者尤多，如北直山東，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錄爲慮，以閣爲果，無入聲韻故也；入聲內則以緝爲妻，以葉爲夜，以甲爲賈，無閉口字故也。此則與吾蘇無閉口、無入聲同，特其音稍胯，收之喉頰間耳。河南人以河南爲渴音可南，以妻弟爲七帝；山西人以聰爲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爲秦，以姓爲信，無清字韻。歙、睦、婺三郡以蘭爲郎，以心爲星，以親爲青，以人爲仍，無寒、文、侵三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山東人爲趣去聲，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人爲處。又山西人以坐爲銼，以青爲妻，陝西人以鹽爲年，以咬爲裊，台、溫人以張敞爲槳搶，長年爲槳寧之類，皆因韻學不明，反切各異，清濁殊方，喉、舌、齒、唇、牙五音混雜故也。要而言之，我吳音宜幼女清歌按拍，故南曲委宛清揚；北音宜將軍鐵板歌『大江東去』，故北曲硬挺直截。今學士大夫凡爲文章、騷、賦、銘、誄、詩、詞，所斤斤奉若三尺，不敢一字相假者，非沈約四聲韻乎？其金、元詞曲、傳奇、樂府，始宗周德清《中原音韻》，特作詞人與歌工集之耳，學士大夫不知也。然二公之韻，大有可商。約之始爲四聲韻也，自託爲靈均以來，未始有睹，抉天地之秘旨，可稱入神。然在當時，已見斥於梁武，受駁於陸厥。後至隋劉臻過、陸法言，論及聲韻大要，謂吳、楚則傷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隴則上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然有音切即寓於字義中者，如之乎切諸也，而已切耳也，如是切爾也，何不切盍也，不可切叵也。至於閭里鄙語，亦有以音切爲呼者，如突欒爲團，屈陸爲曲，鶻崙爲渾，鶻盧爲壺，忒曒爲大音代，咳洛爲殼，凡此非有師學授受也，天然自成，莫知所以。約所謂入神，殆此類耶！然祁連爲天，故天山爲祁連，穹廬爲居，故名所居爲穹廬，即胡人且然矣，烏用詫爲入神也？元周德清痛恨其訛，欲以中土冶音勝之，而中土之音固自勝也，蓋洛邑天下之中，帝王都會。德清參較方俗，考核古今，故其製爲《中原音韻》，稍爲折衷。或者以三聲奪四聲病之，然大江以北，并無入聲，悉叶入平、上、去三聲，在在然也。德清之駁沈約也，即約復起，恐無以答。謂靴在戈韻，車、邪、遮、嗟却在靴，不叶車，車却叶麻，元、暄、鴛、言、蹇、焉不叶先，却叶昆、溫、門、孫，翻不叶寒山，却叶魂、痕，其音何以相着？灰不叶揮，杯不叶裨，梅不叶糜，雷不叶羸，必呼梅爲埋，雷爲來，方與咍臺叶。如此呼吸，非鴃舌而何？然此特大略耳，約之病實不止此，如東冬一聲也，何分爲二？弇州謂同、戎、弓、中等其音濁，故屬陽屬東；宗、松、攻、逢等其音清，故屬陰屬冬。不知東爲多龍切，同爲徒龍切，其清濁陰陽較然，胡得以同入東？且東、冬二字，俱多龍切，安所別乎？況何韻無陰陽，即如三江內，江邦陰矣，龐幢非陽乎？又何以不分也？即空同先生亦謂宜分，愚不能得其說。最可笑者，凡、帆二字，入十五咸閉口韻，與衫嚴同叶，此則即鴃其舌恐亦

不能翻調矣。明興，高帝召儒臣宋濂等諭之：『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幷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折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皆當改正。』後纂集成書，大約依三衢毛居正論，凡獨用幷爲通用者，如微之與脂，魚之與虞，欣之與諄，青之與清，覃之與咸，尾之與旨，語之與麌，隱之與軫，迥之與靜，感之與豏，未之與去，御之與遇，焮之與稕，徑之與勁，勘之與陷，迄之與術，錫之與昔，合之與洽是也。有一韻折而爲二，麻字韻自奢字以下，馬字韻自寫字以下，禡字韻自籍字以下是也。又有以中原雅聲正考，如冬鍾第二韻，俱幷入東韻，江第三入陽韻，挑出元字等入先韻，翻字、殘字等入刪韻之類是也。其字畫大以《說文》爲正，今偏傍點畫舛錯者，幷依毛晃正之，如又攴、母毋、殳歿、羌美之類是也。高帝初立法甚嚴，犯者不赦。然今偏傍、點畫之類，唯題奏本用之，他不盡然也；音韻唯御製用之，他不能盡然也。大率吾輩爲唐律、絕句，自應用唐韻；爲古體，自應用古韻；若夫作曲，則斷斷當從《中原音韻》，一入沈約四聲，如前所拈出數處，不但歌者棘喉，聽者亦自逆耳。試觀元人馬、關、王、鄭諸公雜劇，有是病否？或曰：『若然，則「新篁池閣」，當作「池果」唱乎？恐笑破人口也。』曰：『不然，以「閣」字輕出，而後收之以「果」。此在凡入聲皆然，不但一「閣」字，觸類可通。此唯吾友秦季公知之，近唯松陵沈平輿。若張伯起，則純是庚青、零丁齒音矣。』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五《歌章色》　教坊頓仁，曾於正德中隨駕至北京，工於音律，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於開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皆不誤。常云：南曲中如『雨歇梅花』，《呂蒙正》內『紅妝艷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爭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何柘湖嘗令仁以《伯喈》一二曲教絃索，仁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入律，況絃索九宮之曲，或用滾絃、花和、大和、紗絃，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祇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行板矣。其可率意爲之哉！

又卷九《戲劇》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讌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篳、琵琶、三絃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祇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爲淒惋，聽者殆欲墮泪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閱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崑山，校海鹽又爲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擊缶，甚且厭而唾之矣。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五《事部》三　凡爲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爲遊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古今小說家，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天寶遺事》諸書，《虬髯》、《紅綫》、《隱娘》、《白猿》諸傳，雜劇家如《琵琶》、《西廂》、《荊釵》、《蒙正》等詞，豈必眞有是事哉？近來作小說，稍涉怪誕，人便笑其不經，而新出雜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傳足矣，何名爲戲？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眞情也；富貴貧賤，非眞境也。人世轉眼，亦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脫處世見解耳。近來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訛，此正是痴人前說夢也。

戲文如《西廂》、《蒙正》、《蘇秦》之屬，猶有所本，至於《琵琶》則絕無影響，祇有蔡中郎一人，而其餘事情人物，無非假借者，此其所以爲獨創之筆也。

胡元瑞曰：『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顚倒而亡實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以顚倒其名也。』此語可謂先得我心矣。然元瑞既知爲戲一語道盡，而於《琵琶》、

《西廂》、《董永》、《關雲長》等事，又娓娓引證，辯論不休，豈胸中技癢耶？

宦官、婦女看演雜戲，至投水遭難，無不慟哭失聲，人多笑之。余謂此不足異也。人世仕宦，政如戲場上耳，倏而貧賤，倏而富貴，俄而爲主，俄而爲臣，榮辱萬端，悲歡千狀，曲終場散，終成烏有。今仕宦於得喪，有不動心者乎？罷官削職，有不慟哭失聲者乎？彼之慟哭憂愁，不過一時而止，而此之牽纏繫累，有終其身不能忘者，其見尚不及宦官婦人矣。然則古之名賢亦有悲愁拂鬱者，何也？曰上等聖賢如孔、孟子之憂不遇，爲道也；其次名賢如屈原、梁鴻之憂不遇，爲國也；又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貶竄，孟郊、賈島之流落，其憂爲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網既寬，山林皆樂，流竄貶謫皆儼然安居高卧，豐衣美食，老死窗下矣，昔人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正謂今日之仕宦言也，而猶戀戀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明・沈寵綏《絃索辨訛》序　昭代塡詞者，無慮數十百家，矜格律則推詞隱，擅才情則推臨川。臨川胸羅二酉，筆組七襄，《玉茗四種》，膾炙詞壇，特如龍脯不易入口，宜珍覽未宜登歌，以聲律未諧也。詞隱獨追正始，字叶宮商，斤斤罔失尺寸，《九宮譜》爰定章程，良一代宗工哉，特奉行者過當，或不免逢迎白家老嫗。求乎雅俗愜心，既驚四筵，亦賞獨座，庶幾極則，嗟呼蓋難言之。作者固難，知音者更自不易。世不乏好事，然手、口或難兼長，腕底解語，正不必舌本生香，一任謳伶自爲戛奏，誰復爲之訂定？予於二者兼愧焉。思既居腕，鯁復在咽，欲強附知音，得乎？然性喜娛耳，每勝朋良會，輒摻耳以從，時遇耳所未然，即退而思，思而考之，知此中意殊深渺。南曲向多坊譜，已略發覆；其北詞之被絃索者，無譜可稽，惟師牙後餘慧。且北無入聲，叶歸平、上、去三聲，尤難懸解。以吳儂之方言，代中州之雅韻，字理乖張，音義徑庭，其爲周郎賞者誰耶？不揣固陋，取《中原韻》爲楷，凡絃索諸曲，詳加厘考，細辨音切，字必求其正聲，聲必求其本義，庶不失勝國元音而止。若夫按節諧聲，潛氣內轉，清音外激，抑揚變化，此自存乎其人。況予不能詞而欲盡詞之妙，不能歌而欲窮歌之奧，多見其不知量也。惟是生於吳，習於吳，不啻衆楚之咻，聊以是爲莊嶽假途則可矣。崇禎己卯夏日松陵沈寵綏書於虎丘僧舍。

明・周之標《吳歈萃雅又題辭》　余論時曲，而惟取其情眞境，則凡眞者盡可採，不問戲曲、時曲也。時曲者，無是事有是情，而詞人曲摩之者也。戲曲者，有是情且有是事，而詞人曲肖之者也。有是情，則不論生、旦、丑、淨，須各按情，情到而一折便盡其情矣。有是事，則不論悲歡離合，須各按事，事合而一折便了其事矣。自古忠臣之忠，烈士之烈，義士之義，節婦之節，以至於佞臣之口，讒人之舌，昏主之喪國，蕩子之喪家，冶婦之喪節，何一不具？何一不眞？令觀之者忽而毗盡裂，忽而頤盡解，又忽而若醉若狂，又忽而若醒若悟，曷故哉？眞故也。余嘗謂，戲場面目，差足代涕笑一二者是也。然則詩三百篇，褒美刺惡，勸懲凜然，何獨傳奇而不然？又何獨傳奇之一二折而不然？睹茲編也，如讀全本矣。遂令與時曲幷付棗氏。長洲周之標君建甫題。

又《增訂珊珊集小引》　《珊珊集》刻於虎林，而取裴秀才詩中「清歌中夜發，明月自珊珊」之句，是足賞也。顧獨戲曲多而時曲少，即自高其聲價，而識者相與姍笑之。周郎曰：『何笑之爲？正可借此作妝具耳。美人有面有首，有肌有髮，而獨少骨節，即行步顫顫然有香氣。少年遊冶子見而悅之，具眼者擯不顧矣。旁有老成婦反慣此也，教之以步，遠而望之，翩何珊珊其來遲！則法眼肉眼，俱神魂怡怳，而莫能定也。如是而後可以留雲，兼可以響月也已矣。』向余序《吳歈萃雅》，海內輒爲嗜痂。此刻老矣，《珊珊集》繼起，仍屬余手自增定。正如阿姊既嫁，夫婦歡相得，人爭羨之；小妹多姿，而擇配未偶，阿姊略約指點之，曰：『爾面爾首，爾肌爾髮，無不善矣。如是如是，庶幾骨節俱響乎！』妹頷之。逾半月，而滿城年少，當必有嗟梅摽而咏桃夭者矣。長洲周之標君建甫題於雨花臺小蘭若。

明・程明善《嘯餘譜序》　人有嘯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律。有樂流而爲樂府，爲詞曲，皆其聲之緒餘也。故邵子謂：物理無窮，而聲音之道亦無窮。以聲起數，禦天地古今萬物之變。黃冠符咒，亦有其聲而無其字；梵門密語，雖有其字而難其聲，往往宗司馬等韻，吾儒反鮮有及者。第希一脉不絕如綫，吾甚惜之。故集若干卷，首嘯旨、次聲音數、次律呂、次樂府、次詩餘，致語南北曲，而終之以切韻，名曰《嘯餘譜》，庶

幾旦暮遇之。嗟夫，聲音之道神矣哉！鐸聲振而黃鍾應，溫氣至而寒谷生。登樓清嘯，胡騎解圍，池上聲調，蕤賓躍出。至於走電奔雷，興雲致雨，閉泄陰陽，役使神鬼，孰非聲爲之耶！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師之不競；寶常聞新樂，而識隋祚之不長。大抵『盛世之聲安以樂，其氣和，其風平；衰世之聲哀以厲，其情佚，其志淫』。聲自可知，而人自不知之？安能望其通天地質鬼神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良有以也。世有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九原可作，面訂一堂。不則一聲長嘯，海山皆秋，足慰渴衷，夫復何憾！萬曆己未仲夏之吉，古歙程明善書於流雲堂。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三《社夥》　今人看街坊雜戲場曰社夥，蓋南宋遺風也。宋之百戲，皆以社名。如雜劇，曰緋綠社；蹴毬，曰齊雲社；唱賺，曰遏雲社；行院，曰翠錦社；撮弄，曰雲機社之類。詳見《武林舊事》。夥者，《說文》：『多也。』《方言》：『凡物盛而多也。』或作『社火』，言如火然，一烘即過也。宋之鼓板，曰『衙前一火』、『和顧二火』是也。又『逐賊被傷全火』，見宋乾德詔中。

明・馬鳴霆《嘯餘譜序》　大塊噓氣而爲風，風無區別也。乃卒然相遭而以爲刁，而以爲調，以爲解慍，以爲怒號。甚至竹梢樹顛，空中籟荅，以爲奏笙簧而鼓球鍾，總之一機吹萬，初何分別？自混濛初闢，而語言文字漸開，至唐、堯、伯益，《擊壤》、《康衢》、《卿雲》、《南風》，以次與焉。遂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治忽。蓋天地之精氣，結聚於人心，而發越於聲歌，故審聲者，就心聲之描寫以諗氣候。然此際微矣渺矣，非探天地之元，豈易辨此！新安程若水，雅意好古，樹幟吟壇，彙古來韻致若干卷，而總顏其編曰《嘯餘》。蓋見天地之精氣，嘯散於風，而人心彙天地之精氣，嘯散於韻。孔明躬耕南陽，抱膝長嘯；杜工部稱其不露文章而世已驚，濟世巨力，養於一嘯。至若蘇門半嶺，嘯嘯于于，而聞者以爲鸞鳳，夫嘯不同也。而隱而見，而文章，而風流標樹，總於音聲中券之。蓋鳥啼花落，水綠山青，古今同此嘯圃，神而明之。長短合間，存乎其人。總是一氣一機，自相輸寫，前後映發，韻致不同，而同歸於嘯。猶之吹萬不同，而同鼓於風。善乎坡公之韻有云：『累盡吾何言，風來竹自嘯。』此可以徵《嘯餘譜》之注脚矣。程君盱衡千載，俯仰一世，大而音樂之微，細及詞曲之渺，無不殫精研究，分門部居，各極其至，眞夔龍之功臣，而師曠之良友哉！當令空谷音而土鼓韻，不必被金石奏管絃也。必待被之奏之而成聲，則大塊之風幾於不靈矣。具嚴居士馬鳴霆題。

明・王化隆《〈諺謨〉〈曲典〉序》　世諦之言，符於實相；芻蕘之言，擇於聖人。是故禹拜昌言，而舜察邇言。拜昌言易，察邇言爲尤難。人忽之，舜察之，此其所以稱大知也。謀臣以牛後悟主，衲僧以飯袋得心，則不必聖經賢傳，錦字瑤編，取其足以利人而已。至於排場戲曲，古詩、古樂府之餘音也。盛行於元，流通於今日，慧業文人與庸夫孺子，所共傳唱，而愉情者也。奈何淫蕩猥媟之語，雜於其間，人祇以侑壺觴供笑謔而不知，反而後和被圍而援琴。是日哭而不歌，歌，固宣尼平日所不廢矣。乃摘其有裨風化者約爲三科：一曰忠孝節義；二曰感慨悲歌；三曰警悟解脫。庶幾旁敲暗擊，亦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先以慾鉤牽，後令入佛智之一端也。噫！抱七年之沉痾者，俟黃於牛喉，割膽於蚺腹。採雲母於廣連之陰谷，鑿空青於越峻之銅崗，不勝其得之難而療病者。顧昭昭乎目前，古所謂善爲醫者，遍地皆良藥也。寶訓日陳於閙市，金誥時播於梨園。孰爲諺乎？孰爲曲乎？吾於是謨之，典之。翠竹山房眞如子識。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二二《儇弄部》　子猶曰：古云『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然則弄人，卽自弄耳。雖然，不自弄，將不爲造化小兒弄耶？傀儡場中，大家搬演將去，得開口處，便落便宜。謂之弄人可，謂之自弄可，謂之造化弄我，我弄造化，俱無不可。

又卷二六《雅浪部》　子猶曰：謔浪，人所時有也，過則虐，虐則不堪，是故雅之爲貴。雅行不驚俗，雅言不駭耳，雅謔不傷心，何病乎唇弄？何虞乎口戒？何憚乎犂舌地獄？

又卷二八《巧言部》　子猶曰：古人戒如簧之舌，豈不以巧哉？然『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夫獨非巧言乎？如止曰諧謔而已，功與罪兩不居焉，則諸公口中三寸，眞有天孫機杼在矣。

又卷二九《談資部》　子猶曰：古人酒有令，句有對，燈有謎，字有離合，皆聰明之所寄也。工者不勝書，書其趣者，可以侈目，可以解頤。

又《雙雄記敘》　詞家於今日，僉謂南音盛，北音衰，蓋時尚則然。

余獨以爲不不。北音幸而衰，南音不幸而盛也。夫北詞暢於金、元，雜劇本勾欄之戲，後稍推廣爲傳奇，而南詞代興，天下便之。《荊》、《劉》、《蔡》、《殺》而後，坊本彗出，日益濫觴。高者濃染牡丹之色，遺却精神；卑者學畫葫蘆之樣，不尋根本。甚至村學究手摭一二椿故事，思漫筆以消閒；老優施腹爛數十種傳奇，亦效顰而奏技。《中州韻》不問，但取口內連羅；《九宮譜》何知，祇用本頭活套。作者逾亂，歌者逾輕。調罔別乎宮商，惟憑口授；音不分乎清濁，祇取耳盈。或因句長而板妄增，如《荊釵記》「小梅香」之類。或認調差而腔幷失。如《琵琶記》「把土泥獨抱」之類。弄聲隨意，平、上、去、入之不精；如讀「忿」爲上聲，「髒」爲去聲之類。識字未眞，唇、舌、齒、喉之無辨。如「娘」、「你」爲舌尖音，宜北不宜南。又不可以《中州韻》爲據也。語云：「童而習之，白首不解。」南詞之謂與？而世多耳食，謬謂南詞易，北詞難。嗚呼！南詞豈獨易哉？時尚在南，而爲南者多；時尚不在北，而爲北者少。爲南者多，則易之，爲北者少，則難之。易南而南之法已壞，難北而北之體猶存。緐此言之，南非盛，北非衰也。孰幸孰不幸，亦可知也已。說者又謂：『北調入於絃索，南調便於簫管。吳人賤絃索而貴簫管，以故南詞最盛。』是又不然。吳人直不知絃索耳，寧賤之耶？若簫管是何足貴？夫填詞之法，謂先有其音，而以字肖之。故聲與音戾，謂之不協，不協者絀。今簫管之曲，反以歌者之字爲主，而以音肖之，隨聲作響，共曲傳訛，雖曰無簫管可也。然則簫管之在今日，是又南詞之一大不幸矣。余發憤此道良久，思有以正時尚之訛，因搜戲曲中情節可觀而不甚奸律者，稍爲竄正，年來積數十種，將次第行之，以授知音。他不及格者悉罷去，庶南詞其有幸乎！墨憨齋主人龍子猶述。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填詞名手》　本朝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南曲則《四節》、《連環》、《繡襦》之屬，出於成、弘間，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吳中陸貞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又鄭山人若庸《玉玦記》，使事穩帖，用韻亦諧，內《遊西湖》一套，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惟沈寧菴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眞文、桓歡、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堪入選者殊鮮。梅禹金《玉合記》最爲時所尚，然賓白盡俱駢語，餖飣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成一傳，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然悠謬粗淺，登場聞之，穢及廣坐，亦傳奇之一厄也。沈寧菴自號『詞隱生』。按：北宋万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隱』，豈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又《雜劇院本》　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取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得畫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畫、元曲，千古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總祇四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祇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限俱盡現矣。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倍雜劇。然《西廂》到底描寫情感。余觀北劇，儘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觀，逐隊吠聲，詫爲絕唱，眞井蛙之見耳。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園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謔，亦教坊耍樂院本之類耳。雜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特命詞之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倩梅香》、《倩女離魂》、《牆頭馬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出房帷窠臼，以《西廂》例之可也；他如《千里送荊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華光顯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種種喜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宜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幷勛戚、貴璫輩贊

賞之耳。若所謂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世始分爲兩。迨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今尙稱院本，猶沿宋、金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尙是院本模範，在元末已無人能按譜唱演者，況後世乎？

又《禁中演戲》 內廷諸戲劇俱隸鐘鼓司，皆習院本，沿金、元之舊，以故其事多與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設諸劇於玉熙宮，以習外戲。如弋陽、海鹽、崑山諸家俱有之。其人員以三百爲率，不復鐘鼓司。頗採聽外間風聞，以供科諢。如成化間阿丑之屬，以故恃上寵，頗干外事。近日聖意頗覺之，進膳設劇頓減於舊，此輩亦少戢矣。又有所謂過錦之戲，聞之中官，必須濃淡相間，雅俗幷陳，全在結局有趣，如人說笑話，祇要末語令人解頤。蓋卽教坊所稱耍樂院本意也。今實錄中謂武宗好武，遇內操時，組練成群，五色眩目，亦謂之過錦。似又是八戶及許泰、江彬輩營伍中事，卽王恭襄瓊亦在其中，非劇也。

又《萬曆野獲編》卷二五《填詞有他意》 填詞出才人餘技，本游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者，如王渼陂之《杜甫遊春》，則指李西涯及楊石齋、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空同，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近日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言諸公是也。又聞湯義仍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纔成其半，卽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而屠長卿之《彩毫記》，則竟以李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

明・凌濛初《南音三籟叙》 自樂不傳於今之世，而聲音之道流行於天地間者，惟詞曲一種而已。曲有自然之音，音有自然之節，非關作者，亦非關謳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通其音者，可以不設宮調；解其節者，可以不立文字，而學者不得不從宮調文字入，所謂『師曠之聰，不廢六律』，與匠者之規矩埒也。今之傳者置此道於不講，作者襲其失步，率臆廓塡；謳者沿其師承，隨口唫嚶，卽有周郎之顧，誰肯信其誤而正之耶？而自然之元聲，卒有不可泯滅者。譬如拙匠自舛越於規矩，終不能使方圓易象，則譜不可不設，而毗陵蔣孝之功，殆不可誣矣。徒以獨見未周，大段具體，小或漏遺，沈伯英力起而詳之。願大而才疏，其橫而鑿者，殆欲令臧三耳；其局而膠者，幾不得反三隅。瑕類既多，安稱穀率！病起多暇，鈔撮南音之行世者以三等列，而合其調於二氏之譜，訛者正之，滯者疏之，疑則闕焉。蓋承襲非一日，不得不有存而不論者，亦時勢使然也。知者從宮調文字中準之，及從不設宮調、不立文字中會之，而自然之音節自出耳。夫籟者，自然之音節也。蒙莊分別之爲三，要皆以自然爲宗。故凡詞曲，字有平仄，句有短長，調有合離，拍有緩急，其所謂宜不宜者，正以自然與不自然之異，在芒忽間也。操一自然之見於胸中，以律作者、謳者，當兩無所逃，作者安於位置，謳者約於規程也。孟萬年論音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漸近自然。此以言《三籟》，則有莫逆於心者乎！卽空觀主人題。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五《虎邱中秋夜》 虎邱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孌童及游冶惡少，淸客幫閑，僕僮走空之輩，無不鱗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鶴澗、劍池、申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氈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處，大吹大擂，十番鐃鈸，漁陽摻撾，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呼叫不聞。更定，鼓鐃漸歇，絲管繁興，雜以歌唱，皆『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曲，蹲踏和鑼絲竹肉聲，不辨拍煞。更深，人漸散去，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獻技，南北雜之，管弦迭奏，聽者方辨句字，藻鑒隨之。二鼓人靜，悉屛管弦，洞簫一縷，哀澀淸綿與肉相引，尙存三四，迭更爲之。三鼓，月孤氣肅，人皆寂闃，不雜蚊虻，一夫登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雲，串度抑揚，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鍼芥，心血爲枯，不敢擊節，惟有點頭。然此時雁比而坐者，猶存百十人焉。使非蘇州，焉討識者。

明・孟稱舜《孟稱舜集・古今名劇合選自序》 詩變爲辭，辭變爲曲，其變愈下，其工益難。吳興臧晉叔之論備矣：一曰『情辭穩稱之難』，一曰『關目緊湊之難』，又一曰『音律諧叶之難』。然未若所稱當行家之爲尤難也。蓋詩辭之妙，歸之乎傳情寫景，顧其所爲情與景者，不過烟雲花鳥之變態，悲喜憤樂之異致而已。境盡於目前，而感觸於偶爾，工辭者皆能道之。迨夫曲之爲妙，極古今好醜、貴賤、離合、死生，因事以造形，隨物而賦象；時而莊言，時而諧諢，狐末靦狙，合傀儡於一場，而徵事類於千載；笑則有聲，啼則有泪，喜則有神，嘆則有氣。非作者身處於百物

云爲之際，而心通乎七情生動之竅，曲則惡能工哉！吾嘗爲詩與詞矣，率吾意之所到而言之，言之盡吾意而止矣。其於曲，則忽爲之男女焉，忽爲之苦樂焉，忽爲之君主、僕妾、僉夫、端士焉。其說如畫者之畫馬也，當其畫馬也，所見無非馬者，人視其學爲馬之狀，筋骸骨節，宛然馬也，而後所畫爲馬者，乃眞馬也。學戲者，不置身於場上，則不能爲戲；而撰曲者，不化其身爲曲中之人，則不能爲曲，此曲之所以難於詩與辭也。若夫曲之爲詞，分途不同，大要則宋伶人之論柳屯田、蘇學士者盡之，一主婉麗，一主雄爽。婉麗者，如十七八女娘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而雄爽者，如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詞也。後之論詞者，以詞之源出於古樂府，要須以婉轉綿麗，淺至儇俏爲上，挾春華烟月於閨幃內奏之。一語之艷，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爲貴耳。慷慨磊落，縱橫豪健，抑亦其次。故蘇、柳二家，軒輊攸分。曲之與詞，約亦相類。而吾謂此固非定論也。曲本於詞，詞本於詩。《詩》三百篇，《國風》、《雅》、《頌》，其端正靜好與妍麗逸宕，興之各有其人，奏之各有其地，安可以優劣分乎？今曲之分南北也，或謂北主勁切，南主柔遠。辟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殊科。是謂北之詞，專似蘇，而南之詞，專似柳。柳可爲勝蘇，則北遂不如南歟？夫南之與北，氣骨雖異，然雄爽婉麗，二者之中亦皆有之。卽如曲一也，而宮調不同，有爲清新綿邈者，有爲感嘆傷悲者，有爲富貴纏綿者，有爲惆悵雄壯者，有爲飄逸清幽者，有爲旖旎嫵媚者，有爲淒愴怨慕者，有爲典雅沉重者，諸如此類，各有攸當，豈得以勁切柔遠、畫南北而分之邪？曲莫盛於元，而元曲之南而工者，《幽閨》、《琵琶》止爾，其它雜劇無慮千百種，其類皆出於北，而北之內，妙處種種不一，未可以一律概也。予學爲曲，而知曲之難，且少以窺夫曲之奧焉。取元曲之工者，分其類爲二，而以我明之曲繼之，一名《柳枝集》，一名《酹江集》，卽取【雨淋鈴】『楊柳岸』及『大江東去』、『一樽還酹江月』之句也。元曲自吳興本外，所見百餘十種，共選得十之七。明曲數百種，共選得十之三。善美生於所尚，元設十二科取士，其所習尚在此。故百年中，作者雲涌，至與唐詩、宋辭比類同工。而明之世，相習爲時文。三百年來，作曲者不過山人俗子之殘瀋，與紗帽肉食之鄙談而已矣。間有一二才人偶爲遊戲，而終不足盡曲之妙，故美遜於元也。邇來填詞家更分爲二，沈寧菴專尚諧律，而湯義仍專尚工辭，二者俱爲偏見。然工詞者，不失才人之勝，而專尚諧律者，則與伶人教師登場演唱者何異？予此選去取頗嚴，然以辭足達情爲最，而協律者次之，可演之臺上，亦可置之案頭，賞觀者其以此作《文選》諸書讀可矣。崇禎癸酉夏，會稽孟稱舜題。

明・張大復《張大復小品・度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眞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

又《崑腔》　魏良輔別號尚泉，居太倉之南關，能諧聲律，轉音若絲。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之屬，爭師事之惟肖。而良輔自謂勿如戶侯過雲適，每有得，必往咨焉。過稱善乃行，不卽反覆數交勿厭。時吾鄉有陸九疇者，亦善轉音，願與良輔角。既登壇，卽願出良輔下。梁伯龍聞，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作，作《江東白苧》、《浣紗》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陳梅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傳藩邸戚畹，金紫熠爚之家，而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於藍。偕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唱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爲均節，崑腔之用，勿能易也。其後茂仁、靖甫兄弟皆能入室，間嘗爲門下客解說其意。茂仁有陳元瑜，靖甫有謝含之，爲一時登壇之彥。李季鷹則受之思笠，號稱嫡派。

明・祁彪佳《遠山堂明曲品劇品・孟子塞五種曲序》　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然則詩而不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者，非天下之眞詩也。嗚呼！今天下之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者，其孰過於曲者哉？蓋詩以道性情，而能道性情者，莫如曲。曲之中有言夫忠孝節義，可忻可敬之事者焉，則雖呆童愚婦見之，無不擊節而忭舞；有言夫奸邪淫慝，可怒可殺之事者焉，則雖呆童愚婦見之，無不耻笑而唾詈。自古感人之深而動人之切，無過於曲者也。故人以詞爲詩之餘，曲爲詞之餘。而余則以今之曲卽古之詩；抑非特古之詩，而卽古之樂也。

樂有歌有舞，凡以陶淑其性情而動蕩其血氣。詩亡而樂亡，樂亡而歌舞俱亡。自曲出而使歌者按節以舞，命之曰『樂府』。故今之曲卽古之詩，

抑非僅古之詩，而卽古之樂也。

特後世爲曲者，多出於宣邪導淫，爲正教者少，故學士大夫遂有諱曲而不道者。且其爲辭也，可演之臺上，不可置之案頭，故譚文家言，有謂詞不如詩而曲不如詞者。此皆不善爲曲之過，而非曲之咎也。會稽孟子塞先生之爲曲，則眞古之詩也。抑非僅古之詩，而卽古之樂也。

先生前後有曲五種。《二胥》、《二喬》則所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畢備：《二胥》則遭國之難，而艱難痛哭以全忠孝；《二喬》則逢世之亂，而風流慷慨以立功名。《赤伏符》則言天命有定，奸邪不得妄干；大業世授，子孫不容輕棄。《鴛鴦冢》、《鸚鵡墓》則專言男女夫婦之情；《嬌紅》變而卒返於正；《貞文》正而克持其變。至其爲文也，一人盡一人之情狀，一事具一事之形容；雄壯則若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辭，嫵媚則如十七八小女娘唱『曉風殘月』之句。按拍塡詞，和聲協律，盡善盡美，無容或議。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詩》三百篇，莫能逾之。則以先生之曲爲古之詩與樂可，而且以先生之五曲作五經讀，亦無不可也。昔人謂梨園子弟有能唱孟家詞者，其價增重十倍，夫猶僅以其情、文之特絕言之耳。

《嬌紅》、《二胥》久行於世，《二喬》、《赤伏符》俱後出，而斯記則攜至金陵，同志諸子爲之鋟而傳焉。

又《曲品敘》 予素有顧悞之僻，見呂鬱藍《曲品》而會心焉。其品所及者未滿二百種。予所見新舊諸本，蓋倍是而且過之。欲嚽評於其末，懼續貂也。乃更爲之，分爲六品。不及品者，則以雜調點焉。品成作而嘆曰：詞至今日而極盛，至今日而亦極衰。學究屠沽，盡傳子墨，黃鍾瓦缶雜陳而莫知其是非。予操三寸不律，爲詞場董狐。予則予，奪則奪，一人而瑕瑜不相掩，一帙而雅俗不相貸。誰其能幻我以黎丘哉。然陽春調寡，巴人之和者衆，必且不自安其位，齊起而爲楚咻。予舌危，予筆且爲南山之移矣。不知夫予之品也，愼名器，未嘗不愛人材。韻失矣，進而求其調；調譌矣，進而求其詞；詞陋矣，又進而求其事。或調有合於韵律，或詞有當於本色，或事有關於風教，苟片善之可稱，亦無微而不錄。故呂以嚴，予以寬；呂以隘，予以廣；呂後詞華而先音律，予則賞音律而兼收詞華。要亦以執牛耳者代不數人，慮詞幟之孤標，不得不獎詡同好耳。世有知者，吾言不與易也。如或罪我，吾亦任之。

又《曲品凡例》 一、品中皆南詞，而《西廂》、《西遊》、《凌雲》三北曲何以入品，蓋以全記故也。全記皆入品，無論南北也。

一、文人善變，要不能設一格以待之。有自濃而歸淡，自俗而趨雅，自奔逸而就規矩。如湯清遠他作入妙，《紫釵》獨以艷稱。沈詞隱他作入雅，《四異》獨以逸稱。必使作者之神情、與評者之藻鑑、相遇而成莫遁之面目耳。

一、呂《品》傳奇之不入格者擯不錄。故至具品而止。予則槩收之，而別爲雜調。工者以供鑒賞，拙者亦以資捧腹也。

一、詞曲一經改竄，便與作者爲二。有因改而增其美，如李開先之《寶劍》列能，陳禹陽之《靈寶刀》列雅是也。有因改而失其眞，如高則誠之《琵琶》列妙，蓮池師之《琵琶》列雅是也。故凡刪改原本數折已上者，別自著評，各爲標目。

一、音律之道甚精，解者不易。自東嘉決中州韵之藩，而雜韵出矣。自人誤認中州韵之分三聲，而南調亦以入聲代上去矣。才如玉茗，尚有拗嗓，況其他乎？故求詞於詞章，十得一二；求詞於音律，百得一二耳。品中雖間取詞章，而重律之思，未嘗不三致意焉。

一、才人名妓，詞壇之所艷稱。作者每竊其名以覆短。如盧次梗之《想當然》，韋長賓之《箜篌》，馬湘蘭之《三生》，梁玉兒之《合元》，考其眞姓名而不可得。未能闕疑，姑以從俗。

一、作者如林，大江以南，尤標赤幟。予耳聞旣陋，交臂尚寡。故有有姓而無名，有姓名而無別號，有名號而無居地。尚望同志者有所見聞，詳以告我。

一、姓字之下繫以傳奇，皆予所已見者。如顧道行之《風教編》，鄭虛舟之《大節》，皆以未見，故不敢雷同呂《品》。且有因傳奇湮沒，遂不得表著其姓字，可慨矣。是以旁搜廣羅，不啻饑渴。

又《大室山房四劇及詩稿序》 噫嘻，世有文人而不遇，如我伯兄氏者哉。夫惟文人故不遇，不遇故文人本色也。往往以其牢騷感慨，寄之詩歌以及詞曲。彼驕貴郎君，不能轉眼存活，而文人之文，則壽世而不朽。是其不遇一時已遇千古矣。文人之死也，葫蘆中人，方且悲之哭之。欷歔

而憑吊之，不知彼方徜徉於無何有之鄉，以與造物遊。卽其所爲詩歌詞曲，或幻爲彩雲，舒卷天際；或散爲清風，披拂林表。雖欲悲之哭之，欷歔而憑吊之，其可得耶。雖然此不可爲世人之道也。世人非情不死，非情不生。況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人琴之感，賢者不免。自卜商文成，而廣陵之散中絕。每見架上殘編，輒恍忽有靈氣護之，夢然而夢，則伯兄氏在也。颯然而醒，則痛哉伯兄氏衰草白楊蕭蕭霜露矣。嗚呼伯兄氏不可見，見其文如見伯兄焉。伯兄著作甚富，茲先簡其四劇，暨古近體若干首，洒淚授梓。夫世既不能知伯兄矣，予尙欲使伯兄受世知哉。卽子期不乏，能知之於其詩，知之於其詞也。而世方賞之，予固悲之。世方歌之，予固哭之。世方於琳瑯函中、氍毹場上歡笑而燕樂之。予固欷歔而憑吊之矣。嗟乎，自有天地，便有文人掩暎其間，而後山不崩，海不竭，麒麟鳳凰，不爲鷹鸇檮杌。胡乃上帝私之白玉樓上，以九州之廣，無一隙坐地。徒使牢騷感慨之概，在山而虎豹不敢狎，在海而蛟龍不敢吞也。予將舉此而問靑天，故復題其詩曰《問天遺草》。

明・胡侍《真珠船》卷三《南北音》　《周官》：『韎韐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東方曰「靺」，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文心雕龍》云：『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殭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是四方皆有音也。今歌曲但統爲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本是西音，今幷以爲北曲。由是觀之，則《擊壤》、《康衢》、《卿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之篇什，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雖嗣有《雅》、《鄭》，幷北音也，若南音則《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艷》，以及今之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音也。

又卷四《元曲》　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范張鷄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讓肥》、《單刀會》、《敬德不伏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圓，氣魄宏壯。後雖有作，鮮之與競矣。蓋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入太醫院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釣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尙多有之。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怫鬱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又《演劇首套弁語》　今世倣古先生，正襟皋比，居然道德博聞；矜莊少年，迴旋驥足，揚揚氣魄自用。間有稱述，多因祧盲史而宗腐令，賓蒙吏而友湘靈，嗣復衙官漢季，爰挾唐之伯仲，導鳴騶焉。若乃詞曲猥云，公孫氏且弗諾。嗟乎，幾令純忠孝、眞節義黯然不現本來面目，夫何以追維過去，又何以接引未來？俾天下後世啓孝納忠，植節仗義，亦雖爲力矣。適按《琵琶》、《荆釵》善本，暨《八義》、《三元》名部，卓然絕調。千秋風華，一代綠韞，簡其淸眞墉城，標其玄箸大都，類休文入釋，理優於詞，右丞證梵，神超于骨；驟聆則轂音與鶴唳交宣，坐挹則安樂窩介墮淚碑相望。雖然名則陳矣，事則遒矣，賞識家不以窮耳目之官，僅以充戲娛之役，匪第漢中郎諸君子負屈，卽勝國東嘉輩，早拈出風化之本原，俱付之雲烟過眼矣。方今世尙，取新人，胥炫異，假饒狎昵，百凡無寧。雅正一派，引絲九曲，名誼十全，坐令別陳，筐篚和以塤篪，祗見中州白雪，傾壓繁華勝地，陽春應偏下里矣！登高日，閱世道人題。

又《題演劇二套》　世宙逆旅也，今昔駒隙也，春花秋月，實無常主，閒志便是主人。予喜無閒事，得手握閒書，坐銷閒日，逗露閒情。茶香鶴夢之餘，非約束鶯花，則平章風月，何者爲眞，何者是幻？碌碌馮生，無過遞開生面，一登場遊演云爾。會日長至，惜年暗銷，偕二三同志，就竹林花榭，攜尊酒，引淸謳，復捻合《會眞》以下十劇，挑逗文心，開發筆陣，乃知此類實情種，非書酒也。其宛轉關合，鶯之歌，蝶之舞，麗情流逸，如中酒，如着魔，上自高人韻士，下至馬卒牛童，以迄雞林象胥之屬，對之無不剔鬚眉，無不醒肝脾。今翻故帙，度新聲，雨花雲葉，紛紛噴薄，人間政未有歇拍，寧第《三元》、《四節》、《五倫》、《八義》，兩兩配合哉！客嘲余曰：『昔山客遇秀，鐵面道人訶其筆墨勸淫，恐墮犁舌，應以爲戒。』因戲謂：謔浪皆是文章，演唱亦是說法，從來風流罪過，早已向古佛前懺悔竟矣。陽生日，得閒主人題。

又《題演劇三套》　昔汾陽王嗣□，雅尙文墨，爰集諸名雋觴咏昇平，公主幃而觀之，得少佳趣，內貽寶錦駿馬，捷相慰藉。洵矣，憐才一脉，匪第天下有心人，卽兒女子聊復爾爾。古來文心道氣之流，寧止屈、

宋振藻於三湘，司馬揚鑣於兩漢！諸如供奉霏霏玄屑，坡仙燁燁彩虹之數子者，早已有其散落，嗣復作劇人間，往往曲臺紀責，華館徵歌，動泣鬼神，俄資訟笑。彩雲初度，引長庚之斗漿，夜色將闌，分太乙之藜火。噫嘻！始賦雖工，安比新聲入座也。早秋梧桐，初下一葉，鉤月引人，勝地轉際納涼，因拈取數種，披對一過，不禁志縣思潘，蘋洲弔柳，雖六朝之金粉渺矣，而數部之玉葉爛焉。初謂鎮方懷玉，究且媚若貫珠。文明閏位，應次於室間。微風乍迴，適披於蘋末，不啻腹有三千，貯紫書而養翮，何憾胸藏二酉！殆雜俎以樂飢，廣霞神風之音，充斥耳目，視架上西清日彙，和堂備抄，覺漫焉無序，黯然削色矣。仲秋巧前一日，靜觀道人題。

又《題演劇四套》　春雨新晴，增一番佳麗；水邊林下，雕車延綠，寶馬印紅，頃遊衍其際，亦雅意憐風，心期漏月。爰睨采香徑，半是紅綃麗人，薄倖頻頻，有心落落，特未遇黃衫豪客，一垂顧盼耳。指畫翡翠圖，鴛鴦牒，當年不知淹留幾許妙人；俄循桃葉渡，聽柳陌新鶯，斯一部鼓吹，當不減山水清音。夫何好事輩，日演《繡襦》諸劇，會見十錦塘，摩肩擊轂，令畫眉郎、椒花女各各捻鼻，旋復合掌碧翁，予不禁目挑心招，踏歌向賓幕。曲几方床，茶烟繚繞，朱絃綠管，酒氣淋灑。因稍稍點次數種，不覺眼快手鬆，時而美滿，時而缺陷，時而現青精氣，時而逗黃鸝縹緲之音。乃今而知畫魂陣中，政不少繡旗女將也。寄語解意人，須索此十劇合爲一派，佐以異錦名香，出入懷袖，不啻枕中鴻寶。從來烟花小史，名媛琰囊，俱可束之高閣矣。花朝雨過，閒閒道人題。

又《題演劇五套》　粵稽軒轅張樂，洞庭之魚龍怒飛；神禹治水，山海之怪異畢現。亘上下古今，人事不齊，守株則綿撮易辦，創獲乃出奇無窮。即色聲一綫脉，夫何必屏鄭哇而放吳歈，排燕儛而擯楚艾？若別有妙會，任倒橫直豎，覆去翻來，眼底舌端，恣其逸弄，臭腐傳變爲神奇，互開一生面矣。爾乃《拾畫》、《分箋》之離奇也，諸如《明玉》、《綠蕉》之怪誕也。俄見玉階金埒，悠而拾翠縈花，甚者魯山扣瑛，鮫人裂笛，潛虬吟淵，莊騏唳露，既屬幽奇，復資玄發，往往龜毛兔角，似不從人間世來。謾云金閨之弗貯，寧非玉壘之積埃，從事冶場，不啻飲瑿珉而虹繞，方且叶塤篪以風遒，即石丈亦應默頭矣。長生曰，思玄道人題。

清・周亮工《書影》卷一　聞故老言：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元節，以春擎具殽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沈石田有盒子會詞。予二十年前，常見金陵爲勝會者，略有此風。今舊院鞠爲茂草，風流雲散，菁華歇絕；稍負色藝者，皆爲武人挾之去，此會不可復睹矣。

清・沈雄《古今詞話・南北曲之異》　《藝苑卮言》曰：詞之變者曰曲，金、元入主中國，所用音樂，嘈雜淒緊，詞不能按，更爲新聲以媚之，則有南北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詞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詞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語。然元人有曲而鮮詞，虞、趙諸公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氣概屬詞，詞所以亡也。

清・吳陳琰《曠園雜志》　袁籜菴與數客謁合肥公，久之不出，使人報曰：『平昔未相識，不便接見。』袁大不懌。少頃，公出，長揖曰：『從來不認得于叔夜。』舉座絕倒。相傳籜菴在荆州時，某巡道謂曰：『貴府衙中有二聲：棋子聲，唱曲聲。』對曰：『老大人也有二聲：天平聲，竹片聲。』某默然。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梨園諸誤》　優孟衣冠，取其相似也，有絕不相似者，如《慶壽》之王母則鳳冠霞珮，群仙則用蟒衣，《小逼》之衛律則補服，《大逼》之元帥亦用蟒衣，不可枚舉。又如《追賢》之韓信曲文內『一事無成兩鬢斑，不覺得皓首蒼顏，空熬得鬢斑斑』，至戲末贈金時，猶不用鬚髯，何也？范少伯之《後訪》曲文內『羞殺我一事無成兩鬢星』，亦不用鬚髯。皆老梨園以訛傳訛，失於檢點之故也。

至於副淨，小丑賓白，多用蘇州鄉談，不知何本，始於何年。李笠翁亦深惡之，極力詆毀，無奈習焉不察。然而副淨、小丑原取發科打諢，以博聽者之一笑，蘇州近地人皆通曉，用之可也，施於他省外郡，語音尚然不解，亦何發笑之有？且副淨、小丑所扮皆下品人物，獨用蘇州鄉談，而生、旦、外、末從無用之者，何蘇人自甘於爲副淨、小丑也耶？亟宜改正，一大快事。

又《續書》　近來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

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後以續前者，有後以證前者，甚有後與前絕不相類者，亦有狗尾續貂者。『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竊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後三國志》，與前絕不相侔。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雖不能媲美於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則誠狗尾矣。更有《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眞堪噴飯耳。如《前水滸》一書，《後水滸》則二書：一爲李俊立國海島，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成業，應高宗『卻上金鑾背上行』之讖，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一爲宋江轉世楊么，盧俊義轉世王魔，一片邪污之談，文詞乖謬，尙狗尾之不若也。《金瓶梅》亦有續書，每回首載《太上感應篇》，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且多背謬妄語，顚倒失倫，大傷風化。況有前本奇書壓卷，而妄思續之，亦不自揣之甚矣。外而《禪眞逸史》一書，《禪眞後史》二書：一爲三教覺世，一爲薛舉託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終不脫稗官口吻耳。再有《前七國》、《後七國》。而傳奇各種，《西廂》有《後西廂》，《尋親》有《後尋親》，《浣紗》有《後浣紗》，《白兔》有《後白兔》，《千金》有《翻千金》，《精忠》有《翻精忠》，亦（各）〔名〕《如是觀》，凡此不勝枚舉，姑以人所習見習聞者，筆而志之。總之，作書命意，創始者倍極精神，後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於其上，即求媲美並觀，亦不可得，何況續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義，小說之別名，非出正道，自當凜遵諭旨，永行禁絕。

又歌曲　歌曲盛於唐之梨園，故今名伶人爲梨園子弟。然當時所歌，以絕句爲樂府，而音律分別乃有淸平調、小秦王、竹枝、柳枝、雨淋鈴、憶王孫、伊州、涼州、陽關各種之異。欲深考辨別，查不可得。淸平一調，當時作者甚多，惟靑蓮合拍。此中妙解，即詢諸填詞與善歌老白相，亦莫一解也。觀旗亭佳話，歌一絕句，而龜年、懷智輩以衆器配之，六音皆叶，傾聽之下，不知如何抑揚頓挫也。宋專事詩餘，歌詩之道廢。迨元作北曲，詩餘遂爲定場白之前引。明崑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山腔。梁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閶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詞』，今之崑腔是已，即所謂南曲整本也。元北曲每本不過四五折，曲皆一人始終獨唱，衆以白間之。若南曲則不獨人可一齣，甚有一齣幾人分唱者。至後龍子猶輩出，以南北間錯，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嬌一套，北醉花陰、南畫眉序一套，如此不可枚舉。後更碎割諸曲以成一曲，名曰某犯；或串合佳名，如金絡索、挂梧桐之類，總曰新增。歌者不得不曲折以赴之，亦苦道也。久沿不覺，習而安矣。然今日人盡薄塡詞爲容易，而尊詩詞爲上乘。黃九煙周星云：『詩降爲詞，詞降爲曲，愈趨愈下，愈趨愈難。嘗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又《嘯餘》　詞曲莫溯初始，近則考之嘯旨，唐孫廣謂某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眞人，遞至廣成子、風后、嘯父、務光、堯、舜、禹，其說甚誕。後晉孫登蘇門一嘯，猶襲其傳，登仙去，此道湮沒不復聞矣。雖有權輿正畢十五章十二法，徒具空文，心傳無授，究何益哉？迨風雅變爲騷賦樂府，五言七言詩體化爲詩餘及南北詞曲，而塡詞家猶名其譜曰《嘯餘》，亦存飤羊之義耳。

淸・金埴《不下帶編》卷四　戲曲至隋、唐始盛，在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樂』，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其元人雜劇則有十二科名目，曰神仙道化，曰林泉丘壑，曰披袍秉笏，曰忠臣烈士，曰孝義廉節，曰叱姦罵讒，曰逐臣孤子，曰撥刀趕棒，曰風花雪月，曰悲歡離合，曰煙花粉黛，曰神頭鬼面。今優人登場爨演所謂古戲今戲者，多法元人院本，不能出其範圍於十二科之外。若夫爨演逼肖處，能令平觀者色動神飛，乍驚乍喜，甚至有簾幕中人淚漬巾袖者，蓋彼渾平忘去其當場之假，而直認爲現在之眞已。埴嘗謂洪昉思曰：『古今善惡之報，筆之於書以訓人，反不若演之於劇以感人爲較易也。』然則梨園一曲，原不徒爲娛耳悅目而設，有志斯民者，誠欲移風易俗，則必自刪正，傳去奇始矣。

淸・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一《服御類優》　阮大鋮巡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詫爲梨園裝束。某尙書家姬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大兵大禮，而變爲倡優排演場，苟非國之將亡，亦焉得有此舉動哉？

淸・吳震生《笠閣批評舊戲目》　北音爲曲，南音爲歌。北人不歌，南人不曲。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南便獨奏，北便和歌。北氣易粗，南氣

易弱。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舞情多而聲情少，南舞情少而聲情多。故造語忌硬、忌澀、忌嫩、忌粗、忌文，調聲則必辨去上，審音則必析陰陽。前人因曲謚名，後人按名造曲，以腔板既定，不敢創易也。【略】近時歌人，或數字咯口，則謬爲裁補，甚至代爲刪芟，文闕理荒，爲禍非細。不知曲聖板師，自有兩借之法，上作去唱尤易。且場上雜白混唱之俚詞膚曲，聊以代言，老餘姚雖有德色，固不足齒。吳人清唱，亦因其腔板熟落，窮力吟咏至奉爲終身首調。若抽絲獨繭，綺語神行，即疵爲太繁，不合時蹊。余謂：代話之曲，雜白唱或尚可曉；一入清唱，如啖木屑，即使龍陽、襄成歌之，亦濕鼓啞缶而已。須合白即戲，拆白即詞，縱使簫板閒綴，亦皆雅俗首肯方妙。

清・袁棟《書隱叢説》卷一六《戒律字音》　釋教今已頹廢，然有可取者，叢林中之戒律也。嘗見禪室齋時，群僧畢集，無敢喧呶，而頭容、手容，一一如律焉。優伶本屬賤技，然亦有可取者。曲白中之字音也，師教其弟，弟授之師，音當作中州音者，則中州之音，當作轉注者，則轉注之。一一推敲，毫忽不爽焉。吾儒以仁義禮智自任，反不能如僧家戒律之嚴，以聲明文物自許，反不能如優伶字音之正，其亦慨也夫！

清・黄圖珌《看山閣集閒筆・看山閣南曲序》　南曲之工，莫過於《琵琶》矣，塡詞家往往宗之。繼起《荆》、《劉》、《拜》、《殺》四劇，其詞雖鄙，而調頗協，便於歌唱，亦得并傳，與世不朽也。近代湯義仍，以道學緒餘，陶情絲竹。《還魂》一編，文采風流，卓然自立，而音調鏗鏘，有礙喉舌。於是才士得之動容，伶人聞而蹙眉，蓋因其才思雖佳，宮商未合耳。斯道之難明矣！或曰：然。則詞家不過現存腔板，依樣葫蘆，未能自出機杼，巧奪造化；縱使灝瀚詞源，未免拘泥尺寸，而無風雲翱翔，龍蛇變幻之勢，又何取焉？曰：否。調雖刻於字畫，於聲無可更易。殊不知刻畫中，仍有生動處以曠達文心。長言短句，隨我意之所至。而輒成曲者，如割此合彼，名曰『犯調』。或一詞而犯數調，務使交接無痕，命名有旨。手授善歌紅兒，一輕吞微吐，自有一種奇音清響，異乎尋常，即可爲之新聲矣。余既謬託知音之末，想見古人苦心，何敢以雕蟲末技，而置之不問也？乃審於五音，叶於六律，集同宮之錦，尋合調之聲，採襲成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氣合聲和，得混元自然之氣，發先天自然之聲，何待紅笛紫簫，銀箏檀板，佐其風騷，形其跌宕哉！則是編也，詞雖未如義仍之工，而調頗得東嘉之協，付之剞氏，以待後之留心於斯道者，廣其博採焉。時乾隆十年二月庚申峰泖黄圖珌自題。

又《文學部・詞曲》　宋尚以詞，元尚以曲，春蘭、秋菊，各茂一時。其有所不同者：曲貴乎口頭言語，化俗爲雅；詞難於景外生情，出人意表。字字清新，筆筆芳韻，方爲絕好辭，其聲諧、法嚴處，不過取平、仄二聲；較曲而有平、上、去、入，有開、發、收、閉，有陰、陽、清、濁，有呼、吸、吐、茹，審五音之精微，協六律於調暢，務在窮工辨別，刻意探求，稍有錯誤，致不叶調，如玉茗之《牡丹亭》，調雖靈化，而調甚不工，令歌者低眉蹙目，有礙於喉舌間也。蓋曲之難，實有與詞倍焉。因錄數則，以博知音者一哂云爾。

《詞采》　詞雖詩餘，然貴乎香艷清幽，有若時花美女，乃爲神品，不在詩家蒼勁古樸間而論其工拙也。

《詞旨》　字須婉麗，句欲幽芳，不宜直絕痛快，純在吞吐包含，且婉且麗，又幽又芳，境清調絕，骨韻聲光，一洗浮滯之氣，其謂妙旨得矣。

《詞音》　用字須活，用筆須鬆。活則亮，鬆則清。清如風，亮如月。其音節烏烏然，宛若在於風月光霽間也，寧不出於能活、能鬆之筆邪！

《詞氣》　詞之有氣，如花之有香，勿厭其穠艷，最喜其清幽，既難其纖長，猶貴其純細，風吹不斷，雨潤還凝，是氣也，得之於造物，流之於文運，繚繞筆端，盤旋紙上，芳菲而無脂粉之俗，蘊藉而有麝蘭之芳，出之於鮮花活卉，入之於絕響奇音。

《詞情》　情生於景，景生於情，情景相生，自成聲律。

《詞調》　曲調可犯，而詞調不可犯。詞就本旨，而曲可旁求。然曲可犯而詞不能創，詞可創而不可犯，則知詞律不若曲律之嚴。細於毫髮，密於針綫，一字不穩，一音不圓，便歪歌者之口。今人豈若古人之巧，其雖有靈心慧性，妙筆幽思，而能自出機杼，創成新調之詞者，已屬罕得；更欲自立門戶，創成新調之曲者，未之有也。

《曲調宜高》　《陽春》、《白雪》，言其調之高，有不可及者也。然亦不過在審音辨字之間。如字有五音：爲唇，爲舌，爲齒，爲鼻，爲喉，又

爲撮口，爲滿口，爲開口，爲閉口，爲穿牙、縮舌，爲半滿、半撮是也。窮工極思，纖毫不爽，即平讀去，亦即清響超越，又何讓其《陽春》、《白雪》之獨高妙哉！

《有情有景》　心靜力雄，意淺言深，景隨情至，情繇景生，吐人所不能吐之情，描人所不能描之景，華而不浮，麗而不淫，誠爲化工之筆也。

《詞宜化俗》　元人白描，純是口頭言語，化俗爲雅。亦不宜過於高遠，恐失詞旨；又不可過於鄙陋，恐類乎俚下之談也。其所貴乎清眞，有元人白描本色之妙也。

《贈字》　詞無（贈）〔增〕字，而曲有贈字。如曲無贈字，則調不變，唱者亦無處生活；但不宜太多，使人棘口。

《犯調》　割此曲而合彼曲，採集一名命之，爲犯調。知音者往往爲之。然祇宜犯本宮，若犯別宮，音調未免稍異，即犯本宮亦不甚安者，均宜斟酌。

《曲有合情》　落筆務在得情，擇詞必須合意。如讌飲、陳訴、道路、軍馬、酸淒、調笑，自有專曲。用之不得其宜，雖才情生色，亦不足取也。

《南北宜別》　南有南調，北有北音，不可混雜。如四聲中上作去，去作上，入作去，上又作平，去上作平更作入等類，借音叶調，元爲北曲地步，南曲斷乎不宜。若南曲仿此，則聲不清圓，音無閃賺，其腔裏字，字矯腔，肉多骨勝之處，又何從得而知也？所以南、北宜別。北曲妙在雄勁悲激，南曲工於秀婉芳妍，不出詞壇老手。

《情不斷》　『情不斷』者，尾聲之別名也，又名『餘音』，曰『餘文』，似文字之大結束也。須包括全套，有廣大清明之氣象，出其淵衷靜旨，欲吞而又吐者，誠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清・陸伯焜《綴白裘四集序》　僕浪迹蘇臺，跌宕歡場，寄情風月，每酒旗歌板之間，扇影衣杏之側，淺斟低唱，選妓徵歌；迴風飛雪之舞，遏雲繞梁之音，未嘗不目眩情移，傾耳忘倦。夫《折楊》、《皇華》，下里之曲，一經博雅之士，叶以宮商，被以管絃，繁音縟節，不啻撫《淥水》，揚《白雪》，使人有望洋之思，觀止之嘆焉。

清・許永昌《綴白裘八集序》　獨怪夫今世之人，雲翻雨覆，厭舊喜新，趨利者往往盜襲元、明詞曲，改作新劇，惟務荒誕不經，怪異無倫。而優伶輩爭相搆演，奏之氈氍，愚夫俗子無不稱奇頌艷，大爲風俗人心之害，良可慨也！

清・許渭森《綴白裘十一集序》　且夫戲也者，戲也，固言乎其非眞也。而世之好爲崑腔者，率以搬演故實爲事，其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奸讒佞惡，悲歡欣戚，無一不備。然設或遇亂頭粗服之太甚，豺聲蜂目之叵耐，過目遇之，輒令人作數日惡。無他，以古人之陳迹，觸一己之塊壘，雖明知是昔人云『吹縐一江春水，干卿甚事』，而憤懣交迫，亦有不自持者焉。若夫弋陽、梆子、秧腔則不然：事不必皆有徵，人不必盡可考。有時以鄙俚之俗情，入當場之科白，一上氈氍，即堪捧腹。此殆如東坡相對正襟捉肘，正爾昏昏欲睡，忽得一詼諧訕笑之人，爲我持羯鼓解醒，其快當何如哉！此錢君《綴白裘》外集之刻所不容已也。抑吾更有喻者，詩之爲風也，有正有變，史之爲體也，有正有逸，戲亦何獨不然？然則戲之有弋陽、梆子、秧腔，即謂戲中之變，戲中之逸也，亦無不可。時乾隆甲午季春，金陵許道承渭森氏書。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三《時藝》　袁簡齋先生嘗言虞、夏、商、周以來即有詩文，詩當始於三百篇，一變而爲騷賦，再變而爲五七言古，三變而爲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爲詞，詞之餘又變爲曲，詩至曲不復能再變矣。文當始於《尚書》，一變而爲《左》、《國》，再變而爲秦、漢，三變而爲六朝駢體，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爲時藝文，至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嘗見梨園子弟目不識丁，一上戲場便能知宮商節奏，爲忠，爲孝，爲奸，爲佞，宛對古人，爲一時之名伶也。其論時藝雖刻薄，然卻是有理。余嘗有言：『虛無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時藝之法一行，不知敗壞天下多少士習。』

又卷一二《演戲》　梨園演戲，高宗南巡時爲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爲絕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演唱，雅部即崑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余七八歲時，蘇州有集秀、合秀、攬芳諸班，爲崑腔中第一部，今絕響久矣。

演戲如作時文，無一定格局，祇須酷肖古聖賢人口氣，假如項水心之

何必讀書，要像子路口氣，蔣辰生之愬子路於季孫，要像公伯寮口氣，形容得像，寫得出，便爲絕構，便是名班。近則不然，視《金釵》、《琵琶》諸本爲老戲，以亂彈、灘王、小調爲新腔，多搭小旦，雜以插科，多置行頭，再添面具，方稱新奇，而觀者益衆；如老戲一上場，人人星散矣，豈風氣使然耶？

又卷二一《溺於聲色》 乾隆中，有某太守告老歸田，溺於聲色，慕西湖之勝，借居曲院荷風，日與梨園子弟、青樓妓女徵歌度曲，爲長夜之飲。遂收梨園爲義子，青樓爲義女，無分上下，合爲一家。有輕薄少年書東坡和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二首云：『煙紅霞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繡屏錦幛咽笙簧。』其二云：『日日移牀趁下風，清香不斷思何窮。若爲化作龜千載，巢向田田亂葉中。』太守聞之，即移寓去。

清・焦循《劇說》卷一 《西河詞話》云：『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即舞曲中詞，亦不必與舞者搬演照應。自唐人作《柘枝詞》、《蓮花鏇歌》，則舞者所執，與歌者所措詞，稍稍相應，然無事實也。

又 《知新錄》云：『合生，即院本、雜劇也。《唐書・武平一傳》云：「中宗宴殿上，胡人襪子、何懿唱合生，而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曰：『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賢，歌詠舞踏，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按此，則知唐明皇梨園之戲，又本於此。』又《懷鉛錄》云：『古梨園傳粉墨者，謂之「參軍」，亦謂之「鞮」。鞮，《廣韻》云：「妝飾也。」今傳粉墨謂之「淨」，蓋「鞮」之訛也。扮婦人者謂之「狚」，又與「獺」通。《莊子》云：「猨，猵狚以爲妻。」《東廣微》云：「猨以獺爲婦。」蓋喻婦人，意遂省作「且」也。蒼鶻謂之「末」者，《周禮》：「四夷之樂有《朱》。」《東都賦》云「僸、佅、兜離，罔不畢集。」蓋優人作外國裝束者也。一曰「末泥」，蓋倡家隱語，如「爆炭」、「崖公」之類，省作「末」。又云「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末色，打諢」。又《都城紀勝》：「雜扮，或名『雜旺』，又名『鈕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今之丑脚，蓋「鈕元子」之省文。《古杭夢遊錄》作「雜班」、「扭元子」、「拔和」。』又云：『演戲而以班名，自宋雲韶班起。考宋教坊外，又有鈞容直、雲韶班二樂。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閹官聰慧者八十人，使學於教坊，初賜名簫韶部，後改名雲韶班。鈞容直，軍樂也，在軍中善樂者，初名引龍直，以備行幸騎導，淳化中，改爲鈞容直。後世總稱爲班也。』

又卷四 偶於市間得一寫本《種鱗書屋外集》兩劇：一《蓬島瓊瑤》，爲余本忠收服海寇事；一《花目題名》，則品題花目，以郁李爲狀元、海桐爲榜眼，紅梅爲探花，木樨爲傳臚，杜鵑下第，而以丁香配郁李，卷首題田民撰。

又卷六 帝王聖賢之像，不許扮演，律有明條。牛太守翊祖知徐州時，優有扮孔子者，牛立拿班頭重懲之。吾郡江大中丞蘭，每於公宴見有演扮關侯者，則拱立致敬。嘉慶壬戌，余在京師，拜王君引之太夫人壽，適演劇，優冠珊瑚頂，扮顯貴。副憲陳公嗣龍立命褫去其頂，曰：『名器何可令優伶褻之！』

清・陳棟《北涇草堂曲論》 曲與詩餘，相近也而實遠。明人滯於學識，往往以填詞筆意作之，故雖極意雕飾，而錦糊燈籠，玉相刀口，終不免天池生所譏。間有矯枉之士，去繁就簡，則又滿紙打油，與街談巷語無異。夫曲者曲而有直體，本色語不可離趣，矜麗語不可入深。元人以曲爲曲，明人以詞爲曲，國初介於詞曲之間，近人幷有以賦爲曲者。賞音可覯，定不河漢余言。

明人曲自當以臨川、山陰爲上乘，玉茗《還魂》較實甫而又過之，特溟涬已穿，頗類未除。《南柯》、《邯鄲》二種，斂才就範，風格遒上，實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青藤音律間亦未諧，其詞如怒龍挾雨，騰躍霄漢間，千古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餘若《浣紗》之瀟灑，《明珠》之雋秀，《紅拂》之峭勁，《義俠》之古樸，《西樓》之蘊藉，《玉合》之整煉，《龍膏》之奇恣，《香囊》之謹嚴，《紅蕖》之流利，一邱一壑，亦足名家。鼎革時，百子山樵以詞名天下，所編《燕子箋》，盛行宮禁，品其高下，尙不能幷若士幼作之《紫簫》。此外汗牛充棟，自鄶無譏矣。

自化工、畫工之論出，而《西廂》、《琵琶》之品始定。然《琵琶》究不及《西廂》，實甫香艷豪邁，無所不可，東嘉一作典貴語，便筋努面赤。蓋文章一道，均可以學力勝，惟曲子必須從天分帶來。明嘉隆中，王弇州

以詩文爲七子弁冕，而所著《鳴鳳記》，淺率頹唐，一似全無學識者，何況他人。世之左袒東嘉，不過曰『《西廂》誨淫，《琵琶》教孝』。夫既置其文於不論，則固非余所敢知耳。

臨川塡詞，多不協律，沈詞隱貽書規之。臨川聽然笑曰：『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不朽之業，當日早已自定。今人捧《九宮譜》繩趨尺步，奏之場上，非不洋洋盈耳，及退而索卷玩誦，未數折即昏昏思睡。夫人固不可過才，又何可不及才？跅弛之馬，苟操縱得法，終當百倍駑駘。必也四海賞心，梨園從律，屏山燭樹，雅俗盡歡。茫茫今古，吾見亦罕。

《西廂》以下，高、施齊名，然君美之視東嘉，尚猶江、黃之敵荆楚。明人盛稱《曇夢》，則緯眞初下筆時，亦自夢想不到。此正如六朝庾、徐，長慶元、白，一時風尚，徼幸幷驅。至步武一說，《還魂》繼崔，《香囊》繼蔡，若士後勁有餘，九成中郎，一忠一孝，允足相配，其如詞之不稱何！

詞至西堂，又別具一變相，其運筆之奥而勁也，使事之典而巧也，下語之艷媚而油油動人也。置之案頭，竟可作一部異書讀。石渠邊幅稍狹，風韻灑如。《西園》、《畫中人》二種，尤足紹規曩哲。

國初人才蔚出，即詞曲名家，亦林林焉指不勝屈。必欲於中求出類拔萃，則高莫若東塘，大莫若稗畦，靡旌摩壘，殊難爲鼎足之人。

笠翁賓白，縱橫變幻，獨步數朝，迄今《憐香伴》各種傳奇，流行海內，幾於家絃戶誦。其《愼鸞交》開場曲曰：『可惜元人個個都亡了，若使至今還壽考，遇余定不題凡鳥。』余謂笠翁塡詞實非當行，不知何所恃而自信若此。大抵私智勝則規模不闊大，巧句多則筆墨不莊重。以此劇切，笠翁當亦心服。近人刻《十種曲》，有殿以盧、淳二夢者，吾恐簸之揚之，且不啻糠秕在前矣。

江湖內十八本，外十八本，梨園缺一，即非佳班。其實可傳者不過十之二三，餘皆村夥鄙俚，不堪入耳，而父以傳之於子，師以授之於弟。設塡新本，付之搬演，苟非有大勢力，彼必委而棄之曰『不可唱』。夫詞不可唱者固多，可唱者亦不少。元代佳詞如林，當時即稱《荆》、《劉》、《拜》、《殺》。文士之取信梨園，亦有幸有不幸已。

古律載六宮十一調，傳者僅十之七，而般涉、大石、小石諸調，又祇寥寥數曲。蓋曲學幾於亡矣！余意宮調定格，當如還相爲宮，一宮有一宮之聲韻，一調有一調之節奏。周德清《中原音韻》所云：『仙呂清新綿邈，南呂感嘆傷悲。』義雖不傳，其意可繹。不然，何以北曲正宮可與中呂幷用，又可用般涉調煞，而他宮不能？南曲有仙呂入雙調，而他無有。今之唱曲者僅記首三字爲標目，問以牌名，尚茫然不知，詞家亦幾等宮調爲贅瘤。世有周郎乎？吾當鑄金事之。

詩餘興而樂府廢，雜劇興而詩餘又廢。絃索之用，愈變愈卑。今雜劇雖廢，有志紹述。古人不遠，尚有門徑可尋。詞家目不見元曲，偶以南詞變北劇，人輒譽之曰宮、喬，曰鄭、馬。問以孤裝、參軍名色，往往目瞪舌撟。不知南北徑途，判然各別，既名稱仿古，無論賓白詞章諸大者，即小小排場，譬如飾古彝鼎，座匣必須雅樸，摹晉唐名畫，著不得一件時用器物。由此以推，思可過半。

《太和正音譜》及《錄鬼簿》載元劇千餘本，陶九成《輟耕錄》自云見元劇七百餘本，而錄中所列名目半不可解。今存者自臧晉叔元人《百種曲》外，寥寥無幾。《百種曲》雖多點竄，要亦餼羊。蓋雜劇卷帙不多，易於散失。藏書家又以無關經史，置不寶貴。苟非彙而刻之，風霜兵燹，日復一日，必至消滅淨盡。晉叔之爲功詞壇，豈淺鮮哉？

李太尉代汾陽治軍，號令纔出，壁壘一新。詞家具此手筆者，惟青藤改《崑崙奴》，可云無忝。臧晉叔刪訂《四夢》，翛翛然自命點金手，無奈識不稱志，才不副筆。將原本佳處，反多淹沒。昔賢不云乎：『鶴頸雖長，斷之則死；鳧頸雖短，續之則傷。』晉叔沉酣元曲，既於詞壇不敢染指，乃復有此輕妄之舉，自知之所以難也。若《西廂》一記，李日華以北賡南，則裂鄭錦以補鶉衣，碎楚玉以飾甕牖。實甫何辜，冤遭此劫！

清・錢熙祚《段安節〈樂府雜録〉序》　唐季鍾簴頻移，樂紀廢墜，無復貞觀十部之盛。段氏就其聞見，撰爲此錄，語焉不詳，復多舛駁。如警鼓本軍營之樂，隋煬帝嘗一用於晏享，聲與衆樂不和，唐制惟鼓吹部有警鼓，若宮縣四角之鼓，據文獻通考，乃應鼓、顥鼓、鷺鼓、雷鼓，而此以顥鼓，鷺鼓爲腰鼓、警鼓。教坊記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不仕而自號郎中，酗酒毆妻，妻悲訴鄰里，時人弄之，以其且步且歌，謂之踏

謠。而此謁爲蘇葩自號中郎，又別出踏搖娘，皆失考。至言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說尤妄誕。宜崇文總目譏其蕪駁不倫也。然唐時樂制，絕無傳者，存此尚足略見一斑，故《唐書》、《文獻通考》、《樂府詩集》，多取其說。惜舊本譌脫甚夥，正文與注互相淆混，有一事分爲二事者，他條誤入此條者，末五音圖云：平聲羽，上聲角，去聲宮，入聲商，上平聲調爲徵聲，語不可解。據徐景安樂書，以上平爲宮，下平爲商，去聲爲羽，入聲爲角，則末七字當作上聲爲徵聲。胡竹軒樂律表微乃謂上爲變宮，變宮爲角，上平犯下平爲徵。憑臆附會，直郢書燕說耳。又宮、商、羽七運，皆起黃鍾，則七閏宮當首高大石角，今以越角爲首，亦傳寫之譌，蓋二十八調，原本圓圖，後人易圖爲說，致錯亂如此。茲訂正其可知者，而姑闕所疑焉。《直齋書錄解題》有段安節《琵琶故事》一卷，晁伯宇《續談助鈔》作《琵琶錄》，實即此書。烏孫公主數條，殆好事竄取飾以別名，其字句異同處，頗資校訂云。疆圉作噩歲，律中黃鍾之月，錢熙祚識。

清・姚燮《今樂考證・戲之始》　涵虛子云：『戲曲之隋始盛。在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樂」，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

王驥德云：『古之優人，第以諧謔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幷曲與白而歌舞登場，如今之戲子者；又皆優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習現成本子，俟主人揀擇，而日日此伎倆也。如優孟、優旃、後唐莊宗，以迨宋之靖康、紹興，史籍所記，不過「葬馬」、「漆城」、「李天下」、「公冶長」、「二聖環」等諧語而已。即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爲《西廂記》，亦第是一人倚絃索以唱，而間以說白。至元而始有劇戲，如今之所般演者。』

胡應麟云：『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敖，實始濫觴。至後唐莊宗自傅粉墨稱「李天下」，而盛其般演，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演多是雜劇，非如近日之戲文也。』

汪汲云：『《綱目》：唐明皇開元二年甲寅，置左右教坊，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子弟」。』

又云：『唐崔令欽《教坊記》：「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點戲』。」』

又《班》　王棠云：『演戲而以班名，自宋「雲韶班」起，考宋教坊外，又有「鈞容直」、「雲韶班」二樂。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閹官聰慧者八十人，使學於教坊，初賜名「簫韶部」，後改名「雲韶班」。「鈞容直」，軍樂也，在軍中善樂者，初名「引龍直」，以備行幸騎導。淳化初，改爲「鈞容直」。後世總稱爲班也。』

翟灝云：『《雲麓漫鈔》謂：「金源官制，有文官、武官，若醫、卜、倡、優，謂之雜班。每演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按：此優伶呼班之始，《武林舊事》載宋雜劇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甲猶班也。五人，蓋院本之制，八人爲班，明湯顯祖撰《牡丹亭》猶然。多至十人，乃近時所增益。』至夏歇班，曰『散班』。亂彈不散，曰『火班』。或各處土人集班，曰『土班』。

新班於廟中試演，曰『挂衣』，一曰『晾臺』。

團班之人，蘇州曰『戲螞蟻』，揚州曰『班攬頭』，或稱『戲包頭』。

周密《齊東野語》載吳郡、平原兩王家侈盛之事，云其家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唱彈、擊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於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

又《南北曲》　王驥德云：『曲之有南、北，非始今日也。關西胡鴻臚侍《珍珠船》引劉勰《文心雕龍》，謂：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於「飛燕」，始爲北聲；及夏甲爲東，殷鼙爲西。古四方皆有音，而今歌曲但統爲南、北，如《擊壤》、《康衢》、《卿雲》、《南風》、《詩》之二《南》，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詞有雅、鄭，皆北音也；《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艷》，以及今之戲文，皆南音也。豫章左克明《古樂府》載：晉馬南渡，音樂散亡，僅存江南吳歌，荊、楚西聲。自陳及隋，皆以《子夜》、《歡聞》、《前溪》、《阿子》等曲屬吳，以《石城》、《烏棲》、《估客》、《莫愁》等曲屬西。蓋吳音故統東南，而西曲則後之，人概目爲北音矣。以辭而論，則宋胡翰所謂：晉之東去，辭變爲南、北；南音多艷曲，北俗雜胡戎。以地而論，則吳萊

氏所謂：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以聲而論，則關中康德涵所謂：南辭主激越，其變也爲流麗；北曲主慷慨，其變也爲樸實。惟樸實，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吳郡王元美謂：南、北二曲，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辭情少而聲情多，南聲情少而辭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其大較。康北人，故差易南調，似不如王論爲確。』

徐渭云：『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故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或云宣和間已濫觴，其盛行則自南渡，號曰「永嘉雜劇」，又曰「鶻伶聲嗽」。其曲則宋人詞而益以里巷歌謠，不叶宮調，故士夫罕有留意者。元初，北方雜劇流入南徼，一時靡然向風，宋詞遂絕，而南戲亦衰。順帝朝忽又親南而疏北，作者猬興，語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題咏也。』

又云：『今之北曲，蓋遼、金北鄙殺伐之音，壯偉狠戾。武夫馬上之歌，而流入中原，遂爲民間之日用。宋詞既不可被絃管，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靡風，淺俗可嗤。然其間九宮二十一調，則猶唐、宋之遺意也。特其止於三聲，而四聲已滅耳。至於南曲，又出北曲下一等，彼以宮調限之，吾不知其何取也。』

又《今曲流派》　徐渭云：『今崑山以笛、管、琵琶按節而唱南曲者，字雖不應，頗相諧和，殊爲可聽，亦吳俗敏妙之事。或者非之，以爲妄作，請問【點絳唇】、【新水令】是何聖人所作？』

又云：『今唱家稱「弋陽腔」，則出於江西、兩京、湖南、閩、廣用之；稱「餘姚腔」，出於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稱「海鹽腔」者，嘉、湖、溫、台用之。惟「崑山腔」止行於吳中，流麗悠遠，出乎三腔之上，聽之最足蕩人，妓女尤妙此，如宋之嘌唱，即舊聲而加以泛艷者也。今宿倡曰「嘌」，宜用此字。隋、唐正雅樂，詔取吳人充子弟習之，則吳之善謳，其來久矣。』

徐大椿云：『北曲之西腔、高腔、梆子、亂彈等腔，此乃其別派，不在北曲之列。南曲之異，則有海鹽、義烏、弋陽、四平、樂平、太平等腔。至明之中葉，崑腔盛行，至今守之不失；其偶唱北曲一二調，亦改爲崑腔之北曲，非當時之北曲矣。』【略】

翟灝云：『南戲肇始，實在北戲之先，而《王魁》不傳，胡氏乃以王、關《西廂》爲戲文祖耳。今戲曲合用南北腔調，又始於杭人沈和甫，見鍾氏《錄鬼簿》。』

又云：『《香祖筆記》引《樂郊私語》云：「海鹽少年多善歌，蓋出於澉浦楊氏。其先人康惠公梓與貫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今雜劇中《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家僮千指，皆善南北歌調，海鹽遂以善歌名浙西。」今俗所謂「海鹽腔」者，實發於貫酸齋，源流遠矣。』

李斗云：『戲有花、雅兩部，以備大戲祝釐。雅部即崑山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查巖門岐昌《古鹽官》云：『艷說長安佳子弟，熏衣高唱弋陽腔。』

又云：『秦腔幷京腔之尤者，如《滾樓》、《抱孩子》、《賣餖飣》、《送枕頭》之類。』

越東人呼弋陽腔曰『調腔』，二字不見所出。及《讀陶庵夢憶》，云：『甲戌十月，攜楚生住不繫園。集者八人：南京曾波臣，東川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侯爲純卿畫古佛，波臣爲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絃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梧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與羅三、與民串本腔戲，與楚生、素芝串調腔戲。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話。純卿跳身起，取其竹節鞭，重三十斤，作胡旋舞數纏，大噓而去。』『調腔』二字始見此。安樂山樵《燕蘭譜》云：『山西勾腔，似崑曲而音宏亮，介乎京腔之間。』又云：『京班多高腔。自魏三變梆子腔，盡爲靡靡之音矣。』又云：『蜀伶新出秦腔，即甘肅調，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爲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語。且色之無歌喉者，每借以藏拙。』

《金臺殘泪記》云：『蜀伶西秦腔，始乾隆末歲，後徽伶盡習之。道光三年，御史奏禁。』又云：『亂彈，即弋陽腔，南方又謂之「下江調」，謂甘肅腔曰「西皮調」。』

李斗云：『句容以梆子腔，安慶以二簧調，弋陽以高腔，湖廣以羅羅腔。京腔用湯鑼不用金鑼，秦腔用月琴不用琵琶。』又云：『揚州亂彈以旦爲正色，丑爲間色。正色必聯間色爲侶，謂之「搭夥」。跳蟲，又丑、淨之最貴者也。』

又《小曲》　《文選・長笛賦》云：『聽造弄者，遙思於古昔。』注云：『造弄，蓋小曲。』翟氏謂：漢樂府《滿歌行》等篇，謂之大曲。小曲，當對大曲言之，非若今之小曲也。

宋王楙《野客叢書》載：陳伏知《從軍五更轉》曲，後教坊以五更演爲五曲，爲街市唱。今小曲《鬧五更》、《五更相思》之類，知由來已久。

王驥德云：『小曲《挂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即韻稍有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遠也。』

沈德符云：『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瑣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挂》、《熬鬆髻》三闋，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絞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挂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眞可駭嘆！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賤，幷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遊婿，嗜之獨深，丙夜開樽，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隸箏篥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爲何物矣。俗樂中之雅樂，尚不諧里耳如此，況眞雅樂乎！』

明錢希言《遼邸紀聞》云：『遼王雅工詩賦，尤嗜宮商。其自製小詞、艷曲、雜劇、傳奇，最稱獨步，有《春風十調》、《唾窗絨》、《誤歸期》、《玉闌干》、《金丸弄丸記》，皆極婉麗才情。尋後安置鳳陽，又編置《賣花聲》諸調百闋，流傳江表，含思淒楚，不減南唐後主「春意闌珊」。至今章華臺前老妓，半是流落宮人，猶能彈出箜篌絃上，一曲《伊州》淚萬行也。』按：此當爲漸變今日小曲之始。

李斗云：『小唱以琵琶、絃子、月琴、彈板合動而歌，最先有《銀紐絲》、《四大景》、《倒板槳》、《剪靛花》、《吉祥草》、《倒花籃》諸調，以《劈破玉》爲最佳，有黎殿臣者，善爲新聲，至今效之，謂之「黎調」，亦名《跌落金錢》。又有《到春來》，亦謂之《木蘭花》。以下河土腔唱《剪靛花》，謂之「網調」。近來群尚《滿江紅》、《湘江浪》，皆本調也。又有《京舵子》、《起字調》、《馬頭調》、《南京調》，於小曲中加引子、尾聲，如《王大娘》、《鄉里親家母》諸曲。』

又《齣》　徐渭云：『高則誠《琵琶》有第一齣、第二齣，考諸韻書，幷無此字，必「齣」之誤也。牛食吞而復吐曰「齣」，似優人入而復出也。』

翟灝云：『齣音「笞」，又音「師」，無讀作「折」音者。豈其字形既誤而音讀亦因之誤耶？』按：元人劇俱作『折』。明人有作『摺』者，有作『出』者，義俱通。

又《賓白》　徐渭云：『唱爲主，白爲賓，故曰賓白，言其明白易曉也。』

翟灝云：『《菊坡詩話》云：「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西河詞話》云：「元曲唱者祇一人。若他雜色人，人第有白而無唱，謂之『賓白』。賓與主對，以說白在賓，而唱者自有主也。」』

又《科介諢》　徐渭云：『科者，相見作揖、進拜舞蹈、坐、跪之類，身之所行，皆謂之「科」。今人不知，以諢爲科，非也。介者，今戲文於科處皆作「介」，蓋書坊省文，以「科」字作「介」字，非科、介有異也。諢者，於唱白之際，出一可笑之語，以誘坐客，如水之渾渾也，切忌鄉音。』

翟灝云：『《遼史・伶官傳》：「打諢的不是黃旛綽。」《道山清話》：「劉貢父言：『每見介甫《字說》，便待打諢。』」《古今詩話》：「山谷云：

『作詩如雜劇，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石林詩話》：「東坡繫懷割愁之語，大是險諢，何可屢打。」』按：《唐書・元結傳》：『諧官、顓臣，怡愉天顏』《李栖筠傳》：『賜百官宴曲江，敎坊倡顓雜侍。』呂氏《童蒙訓》云：『顓，卽諢字。』李肇《國史補》云：『顓語，始自賀蘭廣、鄭涉。』

汪汲云：『優伶打顓，亦起於唐。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故事，曲江賜宴，敎坊倡顓雜侍，栖筠以任風憲不往，臺遂以爲法。顓，力困切，弄言也。』

又《鬼門》　柯九思云：『構肆中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於此，故云「鬼門」。愚俗無知，以置鼓於門，改爲「鼓門道」，後又訛而爲「古」，皆非也。蘇東坡有詩云：「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

何焯云：『定遠詩：「牛口定場先。」錢遵王云：「鬼門，謂之牛口。」惜未詳其出處。』

又《開場》　徐渭云：『宋人凡勾闌未出，一老者先出，誇說大意以求賞，謂之「開呵」。今戲文首一出，謂之「開場」，亦遺意也。』

清・劉熙載《藝概・詞曲概》　曲之名古矣。近世所謂曲者，乃金、元之北曲，乃後復溢爲南曲者也。未有曲時，詞卽是曲；既有曲時，曲可悟詞。苟曲理未明，詞亦恐難獨善矣。

詞如詩，曲如賦，賦可補詩之不足者也。昔人謂金、元所用之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是曲亦可補詞之不足也。

南北成套之曲，遠本古樂府，近本詞之過變。遠如漢《焦仲卿妻》詩，叙述備首尾，情事言狀，無一不肖，梁《木蘭辭》亦然；近如詞之三疊、四疊，有【戚氏】、【鶯啼序】之類。曲之套數，殆卽本此意法而廣之；所別者，不過次第其牌名以爲記目耳。

樂曲一句爲一解，一章爲一解，并見《古今樂錄》，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曰解。』余案：以後世之曲言之，小令及套數中牌名，并非章、解遺意。

洪容齋論唐詩戲語，引杜牧『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高駢『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羅隱『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余謂：觀此，則南、北劇中之本色當家處，古人早透消息矣。

《魏書・胡叟傳》云：『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余變換其義以論曲，以爲其妙在借俗寫雅。面子疑於放倒，骨子彌復認眞。雖半莊半諧，不皆典要，何必非《莊子》所謂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耶？

王元美云：『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何元朗云：『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二說其實一也，蓋促故快，緩故諧耳。

元張小山、喬夢符爲曲家翹楚，李中麓謂猶唐之李、杜。《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中麓作《夢符詞序》稱：『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鰲，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衆流之勢。』案：小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

曲以『破有』、『破空』爲至上之品。中麓謂『小山詞瘦至骨立，血肉消化俱盡，乃鍊成萬轉金鐵軀』，破有也；又嘗謂『其句高而情更款』，破空也。

北曲名家，不可勝舉，如白仁甫、貫酸齋、馬東籬、王和卿、關漢卿、張小山、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其尤者也。諸家雖未開南曲之體，然南曲正當得其神味。觀彼所製，圓溜瀟灑，纏綿蘊藉，於此事固若有別材也。

《太和正音譜》諸評，約之祇清深、豪曠、婉麗三品，清深如吳仁卿之『山間明月』也，豪曠如貫酸齋之『天馬脫羈』也，婉麗如湯舜民之『錦屏春風』也。

北曲六宮十一調，各具聲情，元周德清氏已傳品藻。六宮曰：『仙呂清新綿邈，南呂感嘆傷悲，中呂高下閃賺，黃鍾富貴纏綿，正宮惆悵雄壯，道宮飄逸清幽。』十一調曰：『大石風流蘊藉，小石旖旎嫵媚，高平條暢滉漾，般涉拾掇坑塹，歇指急并虛歇，商角悲傷宛轉，雙調健捷激裊，商調淒愴怨慕，角調嗚咽悠揚，宮調典雅沉重，越調陶寫冷笑。』製曲者每用一宮一調，俱宜與其神理吻合。南曲之九宮十三調，可準是推矣。

曲有借宮，然但有例借而無意借，既須考得某宮調中可借某牌名，更須考得部位宜置何處，乃得節律有常，而無破裂之病。

曲套中牌名，有名同而體異者，有體同而名異者。名同體異，以其宮異也；體同名異，亦以其宮異也。輕重雄婉之宜，當各由其宮體貼出之。

牌名亦各具神理。昔人論歌曲之善，謂【玉芙蓉】、【玉交枝】、【玉山供】、【不是路】要馳騁，【針線箱】、【黃鶯兒】、【江頭金桂】要規矩，【二郎神】、【集賢賓】、【月兒高】、【念奴嬌】、【本序】、【刷子序】要抑揚，蓋若已兼爲製曲言矣。

曲莫要於依格。同一宮調，而古來作者甚多。既選定一人之格，則牌名之先後，句之長短，韻之多寡，平仄，當盡用此人之格，未有可以張冠李戴，斷鶴續鳧者也。

曲所以最患失調者，一字失調則一句失調矣，一牌、一宮俱失調矣。乃知王伯良之《曲律》，李元玉之《北詞廣正譜》，原非好爲苛論。

姜白石製詞，自記拍於字旁。張玉田《詞源》詳十二律諸記，足爲注脚，蓋即應律之工尺也。《遼史·樂志》云：『大樂其聲凡十：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樂家既視《遼志》爲故常，當不疑姜記爲奇秘矣。

曲辨平、仄，兼辨仄之上、去。蓋曲家以去爲送音，以上爲頓音，送高而頓低也。辨上、去，尤以煞尾句爲重；煞尾句，尤以末一字爲重。玉田《詞源》，最重結聲。蓋十二宮所住之字不同者，必不容相犯也，此雖以六、凡、工、尺、上、一、四、勾、合、五言之，而平、上、去可推矣。

北曲楔子先於隻曲，南曲引子行於正曲，語意既忌占實，又忌落空；既怕罣漏，又怕夾雜：此爲大要。

曲一宮之內，無論牌名幾何，其篇法不出始、中、終三停。始要含蓄有度，中要縱橫盡變，終要優遊不竭。

累累乎端如貫珠，歌法以之，蓋取分明而聯絡也。曲之章法，所尚亦不外此。

曲句有當奇，有當偶。當奇而偶，當偶而奇，皆由昧於句讀、韻脚及襯字，以致誤耳。

曲於句中多用襯字，固嫌喧客奪主；然亦有自昔相傳用襯字處，不用則反不靈活者。

曲止小令、雜劇、套數三種。小令、套數不用代字訣，雜劇全是代字訣。不代者品欲高，代者才欲富。此亦如詩言志、賦體物之別也。又套數視雜劇尤宜貫串，以雜劇可借白爲聯絡耳。

曲家高手，往往尤重小令。蓋小令一闋中，要具事之首尾，又要言外有餘味，所以爲難，不似套數可以任我鋪排也。

辨小令之當行與否，尤在辨其務頭。蓋腔之高、低，節之遲、速，此爲關鎖。故但看其務頭深穩瀏亮者，必作家也。俗手不問本調務頭在何句何字，祇管平塌塡去，關鎖之地既差，全闋爲之減色矣。

曲以六部收聲：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穿鼻收，支、微、齊、佳、灰五韻展輔收，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斂唇收，眞、文、元、寒、刪、先六韻舐齶收，歌、麻二韻直喉收，侵、覃、鹽、咸四韻閉口收。六部既明，又須審其高下、疾徐、歡愉、悲戚，某韻畢竟是何神理，庶度曲時情韻不相乖謬。

詩韻有入聲者，東、冬、江、眞、文、元、寒、刪、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是也，北曲韻俱無入聲，時韻無入聲者，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是也，北曲韻即以東、冬至鹽、咸各韻入聲，配隸支、微等韻之平、上、去三聲，如『屋』本『東』之入聲，『沃』本『冬』之入聲，曲俱隸魚模上聲，以及『覺』本江入，曲隸蕭豪上，『質』、『眞』入，曲齊微上，『物』、『文』入，曲魚模去，『月』、『元』入，曲車遮去，『曷』、『寒』入，曲歌戈平，『黠』、『刪』入，曲家麻平，『屑』、『先』入，曲車遮上，『藥』、『陽』入，曲蕭豪去，『陌』、『庚』入，曲皆來去，『錫』、『青』入，『職』、『蒸』入，『緝』、『侵』入，曲俱齊微上，『合』、『覃』入，曲歌戈平，『葉』、『鹽』入，曲車遮去，『洽』、『咸』入，曲家麻平，是其概已。平、仄互叶，詞先於曲，如【西江月】、【醜奴兒慢】、【少年心】、【換巢鸞鳳】、【戚氏】是也。又【鼓笛令】、【撥棹子】、【蝶戀花】、【漁家傲】、【惜奴嬌】、【大聖樂】亦俱有互叶之一體。然詞止以上、去叶平，非若北曲以入與三聲互叶也。

入聲配隸三聲，《中原音韻》自一東鍾至十九廉纖皆是也。然曲中用入作平之字，可有而不可多，多則習氣太重，且難高唱矣。

昔人言正清、次清之入聲，北音俱作上聲，次濁作去，正濁作平，此特舉其大略而已。檢《中原韻》部，入作上者，雖皆清聲，要其清聲之作去者，不下十之三四，作平者亦十之二三，焉得不別而識之！

北曲用《中原音韻》，南曲用《洪武正韻》，明人有其說矣。然南曲祇可從《正韻》分平、上、去之部，不可用其入聲爲韻脚。案《正韻》二十二韻，入聲凡十，自東之入『屋』，以至鹽之入『葉』，其入聲徑讀入聲，三聲皆不能與之相叶；即句中各字於《中原》之入作平者，并以勿用爲妥。蓋南曲本脱始於北，亦須無使北人棘口也。

曲家之所謂陰聲，即等韻家之所謂清聲；曲家之所謂陽聲，即等韻家之所謂濁聲。自《切韻指掌》、《切韻指南》、《四聲等子》於三十六字母已標清、濁，明陳蓋謨獻可之《轉音經緯》尤明白易曉，是以沈君徵《度曲須知》列入之。《轉音經緯》見、端、知、幫、非、精、影、照八母爲純清，溪、透、徹、滂、敷、曉、清、心、穿、審十母次清，群、定、澄、並、奉、匣、從、邪、牀、禪十母純濁，疑、泥、孃、明、微、喻、來、日八母次濁，總無所謂半清、半濁、不清、不濁者，故可尚也。曲韻自《中原音韻》始分陰、陽平，明范善溈《中州全韻》始分陰、陽去，後人又分陰、陽上，且於入聲之作平、上、去者，均以陰、陽分之，其實陰、陽之說未興，清、濁之名早立矣。

曲辨聲、音。音之難知，過於聲。聲不過如平仄、頓送、陰陽而已，音則有出字、收音、圓音、尖音之別，其理頗微，未易悉言，姑舉其概曰：『蕭』出『西』，『江』出『幾』，『尤』出『移』，『魚』收『于』，『模』收『嗚』，『齊』收『噫』，『麻』收『哀巴切』之音，圓如『其』、『孝』，尖如『齊』、『笑』。

《度曲須知》謂：『字之頭、腹、尾音，與切字之理相通。切法即唱法。』余以爲唱法所用，乃係合聲。合聲者，切法之尤精者也。切字上一字爲母，辨聲之清濁，不論口法開合，合聲則兼辨開合矣；切字下一字爲韻，辨口法開合，不論聲之清濁，合聲則兼辨清濁矣。且合聲法，收聲不出影、喻二母，如哀、噫、嗚、于，皆是。

事莫貴於眞知。周挺齋不階古昔，撰《中原音韻》，永爲曲韻之祖；明嘉、隆間江西魏良輔創水磨調，始行於婁東，後遂號爲『崑腔』，眞知故也。余謂：曲可不度，而聲音之道不可不知。鄭漁仲《七音略序》云：『釋氏以參禪爲大悟，以通音爲小悟。』夫小悟亦豈易言哉！

張平子始言『度曲』，《西京賦》所謂『度曲未終，雲起雪飛』，是也。製曲者體此二語，則於曲中揚抑之道，思過半矣。

王元美評曲，謂『北筋在絃，南力在板』，可知元美時，絃索之律猶有存者，後此則知有板而已。然板存即是絃存，沈君徵論板之正贋，通於彈拍，近之。

《樂記》言『聲歌各有宜』，歸於『直己而陳德』。可知歌無今古，皆取以正聲感人，故曲之無益風化，無關勸戒者，君子不爲也。

《堯典》末鄭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周禮・樂師》鄭注云：『所爲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余謂：曲之名義，大抵即曲折之意。《漢書・藝文志》：『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曲折七十五篇。』殆此類耶？

詞、曲本不相離，惟詞以文言，曲以聲言耳。詞、辭通。《左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正義》云：『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是辭屬文，曲屬聲，明甚。古樂府有曰『辭』者，有曰『曲』者，其實辭即曲之辭，曲即辭之曲也。襄二十九年《正義》又云：『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此可爲詞、曲合一之證。

清・楊懋建《夢華瑣簿》　史部有記載類，《三輔黃圖》、《西京雜記》之屬是也。子部有小說家，《拾遺記》、《世說新語》之屬是也。體例各殊。唐宋以來，遙遙千載，代有作者，乾隆朝，命儒臣因朱檢討錫鬯所撰，廣之爲《日下舊聞考》，煌煌作述，徵文考獻，鴻裁巨典，非詹詹小言所敢擬矣。余製《長安看花記》，復爲前後集。既成，厘爲三卷。爲諸伶各立小傳。以佛法『過去、現在、未來』命之。黃金臺下，按圖索驥；三生石上，似曾相識。一展卷間，如見其三世人矣。顧其舊聞軼事，旁見側出，耳目所及，書缺有間焉。盧龍尉陳五湘舟，與予過從既習，每於午窗茶話，各舉歌樓雜事，藉資談柄。湘舟長予十餘歲，居京師卅餘年，所述多

嘉慶年事。余所不及見也。始余交成都安十二次香，其人風流倜儻，又多才藝。諸伶執贄學書畫者盈其門。余從永平入都，訪次香孔雀斜街四川會館。日夕談春明門內故事，如與湘舟縱談時。而次香見聞尤廣，且多身親得其實。鄙性健忘，輒隨事命筆錄之。積日既久，裒然盈冊。曩者顧曲，置簿大書曰：『及時行樂，排日選歡。』辛壬、癸甲以來，八年於外矣。迴念走馬看花，都如夢裏。宋人有《東京夢華錄》，記汴梁全盛時事。國朝孫北海少宰亦有《春明夢餘錄》。余私淑諸人，願竊比焉，因命之曰《夢華瑣簿》。簿中以陳、安二君所述爲主，而賓筵客坐，發難解嘲，故紙叢殘，委巷瑣屑，凡有關梨園掌故者，芻蕘葑菲，雜遝採入。諸君子崇論閎議，莫不備書；而鄙人謏聞隘見，亦得疏記。隨所得纂之，不復排比類次。凡得若干條件，繫於左。荷戈南來，行道遙遲，復多筆削。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有修伶官傳者，以是爲長編而底簿焉可矣。『少年聽雨歌樓上，中年聽雨客船中』，前塵影事，殊難爲情。他日者，或叱覆醬瓿焉；或拉雜摧燒焉；或一日三摩挲，珍重愛惜，以之爲記事珠，以之爲衣貧珠，以之爲珍珠船焉，聽之而已，非鄙人所及知也矣。道光壬寅春三月三日，仰屋生記於辰谿戍所之賃廡。

嘉慶朝，湖州戴光祿璐久官京師，撰《藤陰雜記》，大半取材《日下舊聞考》。於都城古迹考證特詳，云乾隆間查家樓、月明樓皆國初舊迹也。余道光壬辰北來，卸裝即居永光寺西街八寶店，年伯朱漕帥菽堂先生家。所見惟查樓尚存，則今前門外肉市廣和樓也。對門有小巷通大街，尚榜曰『查樓口』，或訛呼『茶樓』矣。余初訪月明樓，無知者。戊戌夏，雲夢道中老僕楊升言月明樓即在永光寺西街。其地近棗林。世俗相傳，有康熙私訪月明樓之語，編爲歌謠，演爲雜劇，刻爲畫圖。雖婦人孺子皆能言其事，顧鮮有知其地者。

有戲莊，有戲園，有酒莊，有酒館。戲莊曰某『堂』，曰某『會館』，爲衣冠揖遜，上壽娛賓之所。清歌妙舞，絲竹迭奏。戲園前曰某『園』，曰某『樓』，曰某『軒』。然茶話人海，雜遝諸伶，登場各奏爾能。鉦鼓喧闐，叫好之聲往往如萬鴉競噪矣。尋常折柬召客者，必赴酒莊。莊多以『堂』名。陳饋八簋，羞肥酒薄，夏屋渠渠，靜無嘩者。同人招邀，率爾命酌者，多在酒館。館多以『居』名，亦以『樓』名，以『館』名。皆壺觴清話，珍錯畢陳，無歌舞也。間或赴酒莊小集亦然。

戲莊演劇，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廣和樓、三慶園、慶樂園，亦必以徽班爲主。下此，則徽班、小班、西班相雜適均矣。

今之戲莊宴客者，酒家爲政，先期計開宴者凡幾家？有客若而人？與樂部定要約。部署既定，乃告主人，署券爲驗。主人折柬以告客曰：某日集某所，樂演某部。屆期衣冠必莊，肴核必腆，一獻之禮，賓主百拜。自朝至於日中昃，肅肅雍雍如也。戲園聽歌，酒館買醉則不然。屏車騎，易冠裳，輕裘緩帶，笑傲自得。放浪形骸之外，不復有拘束矣。酒莊則公宴、小集，聽從其便。是合戲莊、酒館爲一者，特無歌舞耳。乾隆間金陵樓則與今戲莊異，而合戲園、酒館爲一者。雅座小賣，熊魚兼美，任適口體，無愧醉鄉。小屋垂簾，分曹而飲，曰雅座。肥甘蔬筍，選味而嘗，曰小賣。酒莊、酒館皆然，戲莊則無之。今戲園俱有茶點，無酒饌，故曰茶樓。金陵樓於五十一年丙午秋八月停市，今多不知其處。或以五和樓、東昇樓當之，非也。廣和樓蓋即其地云。廣和樓柱，今皆欹斜南向，如金陵瓦官閣然。或言樓高，受朔風震蕩。理或然歟？

《都門竹枝詞》云：『某日某園演某班，紅黃條子貼通衢。』今日大書，榜通衢，名『報條』。曰：某月、日，某部在某園演某戲，尚仍其舊俗。蓋諸部赴各園皆有定期。大約四日或三日一易地。每月周而復始，有條不紊也。

春臺、三慶、四喜、和春，爲『四大徽班』。其在茶園演劇，觀者人出錢百九十二，曰『座兒錢』。（此散座也，官座及桌子則有價。）惟嵩祝座兒錢與四大班等。堂會必演此五部。日費百餘緡，纏頭之采不與焉。下此，則爲小班，爲四班。茶園座兒錢各以次遞減有差。堂會則非所與聞。西班諸伶，則捧觴侑酒，并所不習。近日亦有出學酬應者。然召之入酒家則可，茶園爲衆人屬目之地，有相識者亦止遣傔僕送茶，諸伶仍不登座周旋也。

前門外戲園多在中城，故巡城口號有『中城珠玉錦繡』之語。中部尉所治地或且因緣爲利。

宣武門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財神會館。少東，鐵門有文昌會館。皆爲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徵歌者，多在此，皆戲園也。內城禁開設戲園，止有雜耍館。外城小戲園，徽班所不到者，分日演西班、小班，又不

足，則以雜耍補之。故外城亦多雜耍館。

城外小園凡五，在南城者二：崇文門外廣興，宣武門外曰慶順。東城一，在齊化門外，曰芳草。西城一，在平則門外，曰阜成。北城一，在德勝門外，曰德勝。皆徽班所不到。惟嵩祝偶一莅之。亦但分下包而已。舊時檔子班打采，多在正陽門外鮮魚口內天樂園。今爲小戲園矣。

《都門竹枝詞》云：「謹詹帖子印千張，浙紹鄉祠祿壽堂。」謂酒莊也。祿壽堂在打磨廠，今尚存浙紹鄉祠。未嘗日日宴會，特堂會偶然借用其地。在虎坊橋之東。《藤陰雜記》言：向不知衆樂園何在，後見李自實筆帖，云在「虎坊橋衆樂園口」，乃知之。今道光年，李自實筆店乃在珠寶市，而虎坊橋則固無有知衆樂園之名者。《竹枝詞》又云：「每味上來誇不絕，那知依舊慶雲堂。」又云：「恆德堂中尚可賒。」今日酒莊、酒館，俱無此二家矣。往日銀官爲李海門召客於宜慶堂，今觀音寺前有承慶堂，大柵欄有衍慶堂，然皆酒莊，非戲莊也。湘舟云：小李紗帽胡同口慶雲堂，猶及見之。今承慶堂即其地。

今日三慶園，乾隆年間宴樂居也。其地昔甚廣大，今當鋪亦從此析出。又其旁有六合居，亦其地也。

樂部各有總寓，俗稱「大下處」。春臺寓百順胡同，三慶寓韓家潭，四喜寓陝西巷，和春寓李鐵拐斜街，嵩祝寓石頭胡同。諸伶聚處其中者，曰「公中人」。聘歌師，食用俸者，曰「拿包銀」。司事者，曰「管班」。管班職掌分爲三：曰掌銀錢，曰掌行頭，曰掌派戲。生旦別立下處，自稱曰「堂名中人」。堂名中人初入班，必納千緡或數百緡有差，曰「班底」。班底有整股，有半股。整股者四日得登場演劇一齣，半股者八日，曰「轉子」。諸部周流赴戲園，大園四日，小園三日一易地，亦曰「輪轉子」。堂名中人有班底者，許償其值相授受。其堂名多承襲前人舊號。彼往此來，鵲巢鳩居。雖繫以姓氏，不嫌張冠李戴。也間有自立門戶，別命堂名者。曰新堂名，必其人能自樹立，到處知名者矣。然自納班底外，宴部中父老及諸鐘磬笙笛師，所費不貲。不如頂堂名者，有班底及一切屋宇器用，俱坐享其成，可免勞民傷財也。間亦有裹頭居大下處者，大抵老夫耄矣。然吾嘗見三慶部演《四進士》大軸子，其般漁家蜆妹者，乃艷如芍藥，光采動人，約其年，當纔二十許人耳。雨初云「此大下處中人」，并以其名告，余忘之矣。後問安次香，言其人即李壽林。計其年齒不相當，恐未必然。

四徽班各擅勝場。四喜曰「曲子」。先輩風流，餘羊尚存，不爲淫哇，春牘應雅。世有周郎，能無三顧？古稱清歌妙舞，又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爲其漸近自然，故至今堂會終無以易之也。三慶曰「軸子」。每日撤簾以後，公中人各奏爾能。所演皆新排近事，連日接演，博人叫好，全在乎此。所謂《巴人下里》，舉國和之。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樂樂其所自生，亦烏可少？和春曰「把子」。每日亭午，必演《三國》、《水滸》諸小說，名「中軸子」。工技擊者，各出其技。痀瘻丈人承蜩弄丸，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發揚蹈厲，總干山立，亦何可一日無此？春臺曰「孩子」。雲裏帝城如錦繡，萬花谷春日遲遲，萬紫千紅，都非凡艷。而春臺，則諸郎之夭夭，少好咸萃焉。奇花初胎，有心人固當以十萬金鈴護惜之。嵩祝在當日，以韻香一人照映一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日午當天塔影圓，幾令人有夔一之足思。今雖少佳品，猶能與四徽班抗顏行，非第一仙人一點靈光所照，不及此。

乾隆間，魏長生在雙慶部，陳渼碧在宜慶部。同時又有萃慶部，或曰今之三慶班殆合雙慶、宜慶、萃慶爲一者也。余按四喜在四徽班中得名最先，《都門竹枝詞》云：「新排一曲《桃花扇》，到處鬨傳四喜班。」此嘉慶朝事也。而三慶又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萬壽，入都祝釐，時稱「三慶徽」，是爲徽班鼻祖。今乃省「徽」字樣，稱三慶班，與雙慶、宜慶、萃慶部不相涉也。

陳銀兒盛時，召侑酒者，非金陵樓不赴。其地在肉市，今爲廣和樓，即昔查家樓也。今日肉市，酒樓最多，而味最惡劣。無譜水火之齊者。余嘗謂，攜美人赴肉市飲食，亦焚琴煮鶴之一事。其南則晉元樓在焉。皆西商所集。其中不設雅座，諸伶足迹所不到。園中問：「今夜宴集何所？」答曰「晉元樓」，則搖首徑去矣。

戲園客座，分樓上、樓下。樓上最近臨戲臺者，左右各以屏風隔爲三四間，曰「官座」，豪客所集也。官座以下場門第二座爲最貴，以其搴簾將入時便於擲心賣眼。《竹枝詞》：「樓頭飛上迷離眼，訂下今宵晚飯來。」正如白樂天《長恨歌》所云「迴頭一笑百媚生」，梁武帝《晉白苧舞歌》所云「含笑一轉私自憐」，湯惠休《白苧歌》所云「流目送笑不敢言」者

是矣。官座而前，短几鱗次，曰『桌子』。漸遠戲臺，價亦遞殺。惟正樓不橫桌，蓋舊例也。樓下周迴設長案，觀者比肩環坐，曰『散座』。其後亦設高座，倚牆矮足，可以俯視中庭。設案如樓下。而坐者率皆市井駔儈，僕隸輿儓，名之曰『池子』。余嘗謂，此萬人海，眞乃衆維魚矣。從樓上憑欄，俯臨下界，長几列如方罫，大似白袍鵠立。橐筆試有司時，特不能銜枚靜無嘩耳。夾臺基曰『釣魚臺』，亦以下場門爲貴。至於上場門，鳴鉦喤聒，目眩耳聾，客不願座也。

《竹枝詞》云：『園中官座列西東，坐褥平鋪一片紅。』案：紅色爲一、二品官坐褥。今園中惟用藍布坐具。慶樂園新葺，最華眩，亦止用回回錦。士大夫惟戲莊公宴，尊卑咸集；至於茶園嬉戲，說平等法，貴官例得用紅坐褥者，亦當持體，不便降尊從諸俠少冶遊矣。卽如長安酒家速客者，在酒莊則達官貴人，鳴騶張蓋來會。若酒館小集，從無公卿效袁尹屏車騎看竹者。蓋脫巾獨步，買醉數錢，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大僚顧惜官箴，動以恆舞酣歌、沉湎冒色爲戒。『長安市上酒家眠』，不得不讓『謫仙人』矣。豪客車中，皆自攜坐具。官座倚闌干，前設短榻，後列高几，各施錦褥，別於客座。後設高座，以坐僕從。撤園中藍布坐具，施之其散座，則座兒錢外加坐褥、茶壺錢百二十。又《竹枝詞》云：『三寸紅箋窄戲單。』案：今戲園無戲單，諸伶或書片紙置懷袖，備相識者顧問。惟堂會仍用紅紙戲目。『堂會』，謂戲莊公宴及第宅家宴、會館團拜也。堂會點戲、放賞，仍用短足炕几舁錢陳筵前。戲園亦偶有點戲者，但以一紙錢帖畀之而已。

《竹枝詞》云：『雙表對時剛未正，到來恰已過三通。』此嘉慶年事也。余案：紅豆村樵《紅樓夢傳奇凡例》云：『絲竹之聲哀，不可無金鼓以震蕩之。』此言殊近理。今梨園登場，日例有『三軸子』：『早軸子』，客皆未集，草草開場。繼則三齣散套，皆佳伶也。『中軸子』後一齣曰『壓軸子』，以最佳者一人當之。後此則『大軸子』矣。大軸子皆全本新戲，分日接演，旬日乃畢。每日將開大軸子，則鬼門換簾，豪客多於此時起身徑去。此時散套已畢，諸伶無事，各歸家梳掠薰衣，或假寐片時，以待豪客之召。故每至開大軸子時，車騎蹴踏，人語騰沸，所謂『軸子剛開便套車，車中載得幾枝花』者是也。貴遊來者皆在中軸子之前聽三齣散套，以中軸子片刻爲應酬之候。有相識者，彼此互入座周旋，至壓軸子畢，鮮有留者。其徘徊不忍去者，大半市井販夫走卒。然全本首尾，惟若輩最能詳之。蓋往往轉徙隨入三四戲園，樂此不疲，必求知其始訖，亦殊不可少此種人也。今日開戲甚早，日中卽中軸子。不待未正無爲。李小泉言：『嘉慶初年，開戲甚遲，散戲甚早。大軸子散後，別有清音小隊，曰「檔子班」，登樓賣笑。浮梁子弟迷離若狂，金錢亂飛，所費不貲。』今日雖有檔子班，但赴第宅清唱，如打軟包之例，不復赴園般演矣。又近來諸部大軸子恆至日昳乃罷，惟四喜部日未高春卽散，猶是前輩風格。內城無戲園，但設茶社，名曰雜耍館。唱清音小曲、打八角鼓、十不閒以爲笑樂。南城外小戲園或暇日無聊，亦有檔子赴園。然自是雜耍館之例，非復當年大戲散相繼登場意思也。

京城極重『馬頭調』，遊俠子弟必習之。硜硜然、斷斷然，幾與南北曲同其傳授。其調以三絃爲主，琵琶佐之。呼韻曰『轍』，謂換韻曰『換頭』，所用韻卽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韻。南中歌伎唱『馬頭調』，皆小曲。北道郵亭抱琵琶入店小女子，唱『九連環』，帶『都魯』。每卸裝，酤村釀解乏，聽之亦資笑樂。皆與京城『馬頭調』不同也。

伶人序長幼，前輩、後輩各以其師爲次。兄、叔、祖、師，稱謂秩然，無敢紊者。如沙門法嗣然。堂名中人主家爲事者，其傔僕呼之曰『當家的』，或曰『老板』。對之肅肅然如主人翁。檀天祿嘗於酒座遇秋芙，沉醉，側戴花邊小氈帽，蟠大髮辮於頂，披衣趿鞋，作軟棚裝。稱娖而前，笑曰：『檀師爺看我竟當何如？』天祿噤不能言，良久但期期曰：『我長汝師傅一輩，奈何取笑！』彼中人長幼之別蓋如此。

堂名中人，其徒皆稱之曰『師傅』。師傅有內行、外行之別。如翰林諸公之分內班、外班也。翰林以起家不由庶吉士官編檢，徑由別衙門轉入者，爲『外班』。後輩待之，但視庶常前輩，用紅侍生帖。樂部中師傅，如秋芙之師李三，故竹香僕，是外行也。卽檀順林之父，本非京城歌樓中人，自南中攜其子北來，納班底錢入三慶部。如是者，亦外行也。

乙未冬，夜過日新堂，值其前廳事大會。從窗隙窺之，廣筵肆設。一中年白晳人據上座，部中父老如李六兒、范四寶，及國香堂主人檀天祿、遇源堂主人琵琶慶、日新堂主人殷采芝、敬義堂主人董秀蓉、寶善堂主人

陳金彩、耕齋主人吳震田八九人，皆與焉。翠香、三元、寶齡及名下後生凡十二人環侍左右。問玉仙，答曰：『此吾師爺輩，落籍後，去爲長蘆鹽商。今來京師從故人飲耳。』

俗呼旦脚曰『包頭』。蓋昔年俱戴網子，故曰『包頭』。今則俱梳水頭，與婦人無異，乃猶襲『包頭』之名，觚不觚矣。聞老輩言：歌樓梳水頭、踹高蹻二事，皆魏三作俑，前此無之。故一登場，觀者嘆爲得未曾有，傾倒一時。今日習爲故常，幾於數典而忘其祖矣。

伶人中如盧蒲嬖易內而飲酒者，最初惟五柳堂陶月仙一人。曩時最爲奇貨，今自相竊妻妾，已成風俗。入其家，群雌粥粥，動曰『師娘』、『師姊妹』矣。然若輩中稍自顧惜者，猶屏弗與齒。故其徒僅竄名小班中。今則浸淫入和春，嵩祝矣。琵琶慶豁達大度，如楊越公不問紅拂伎行踪，開閣遣去駱馬楊枝之流以數十計，獨不許馮子都當壚調笑，亦一奇也。其尤陰賊險狠者，莫如趙懸郎，卽玉喜也。廣設罟擭陷阱，雉媒魚餌，日日含沙，伺射人影。中傷者踵相接也。今過其門者猶惴惴有戒心。

目前南城酒館，以觀音寺前福興居、如松館爲要。裕興居，浪得名耳。福興居卽昔日義興居。庖人能識美人嗜好，奔走者又能伺主人喜怒。某饌爲某郎設，作何烹治，無弗當意者。東偏有小院，許金橋兵部目爲『醉鄉深處』，梁翰屏太史書榜揭楣端。余往來既熟，以『尋常行處』四字易之；又書『太白酒樓』，集唐一聯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凡我同人，卧甕頭眠壚側者，見之莫不大笑。丁酉夏秋間，又闢後院，葺屋五間。規模閎敞，酒人亦多來者。如松館廚中殽品不逮福興居，而西北隅別有一院，重房複室，境極幽邃，促膝談心，無慮乃公事者，遊人多樂之也。打磨廠西口東勝居，有窟室，後臨護城河。入其中如伯有，飲酒亦是別趣。但恨膳夫不佳，且東城無美釀，是缺典耳。東城多沽涌金樓酒，絕少陳醞，遜全城遠甚。

近日酒人登座，必先屬曰：『全城，帶票。』蓋『全城鳳記』陳醞最佳。來酤者以一紙署酒價，冪壺口，俾持歸爲驗。故曰『帶票』。余戲謂東坡有調水符，此『調酒符』也。

京師歌樓楹帖多佳者。虎坊橋浙紹鄉祠一聯云：『地居韋杜城南，日下衣冠，共聽謳歌來上國；人在枌榆社裏，風流裙屐，恍攜絲竹到山陰。』吳學博師最賞心，亟述之謂無一字虛設。元本『上國衣冠，共聽謳歌來日下』，余稍爲移易之。慶樂園一聯云：『大千秋色在眉頭，看遍翠暖珠香，重遊贍部；十萬春華如夢裏，記得丁歌甲舞，曾醉崑崙。』相傳爲吳梅村祭酒手筆。芬芳悱惻，感均頑艷矣。或云朱竹垞檢討作此，未必然。朱十入本朝，總角婉孌，涵泳聖涯，與閱歷滄桑、俯仰身世、淒切心脾者不同。卽云作在己未，未舉鴻博以前，然言爲心聲，有何逼迫，大不得已，而爲此哀以思之音也？丙申，園主人修飾欄楯，并此聯新之，以退光漆，填金字，俗劣令人不可向邇。【略】

和春班大下處，在朱太傅舊宅對門。門前春帖子云『和聲鳴盛世，春色滿皇都』，典麗莊雅，不知誰氏手筆。

聞姑蘇戲館有集南北曲一聯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清詞麗句，運古如自己出。望而知其爲才人之筆。又全浙新館，在下斜街嚴介溪聽雨樓舊宅也，中有楹帖云：『牆頭過酒聞鄉語，花底移床夢故山。』古人謂：佳文字惟在言人所不能言，而又適如人人意中所欲言。如此乃不愧天地間眞文字。

集南北曲之最佳者，月老祠楹帖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此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次香挽松秀堂桂喜，卽用此爲粉本。陳荔峰少宗伯，少年典福建鄉試，留題江山船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祇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余留香小閣一聯云：『有情皆眷屬，無事小神仙。』（此二語，癸巳春余客清河道官舍儀徵師家，孫南疆爲予仿曼生法刻小印，甚佳。）雖止得半，亦自可誦。

凌仲子在揚州曲局修曲譜，又定《金元明人南北曲論定別裁》，於本朝獨推洪昉思《長生殿》爲第一；而明曲雅不喜玉茗堂，且謂『四夢』中以《牡丹亭》爲最下。其中北曲尚有疏快之作，南曲多不入格。至於《驚夢》、《尋夢》諸齣，世人所瓣香頂禮者，乃幾如躍冶之金矣。余於曲學未涉藩籬，固未敢奉一先生之說遽定指歸也。癸未歲，白小山尚書督學廣東，試嘉應諸生古學《桃李嫁東風賦》，以『嘶騎漸遙，征塵不斷』爲韻。表叔李湘賓，才人也。一篇之中，盡用南北曲。薰香摘艷，紙醉金迷。如有明盛時，珠江競渡，豪家爭以孔翠、珠貝飾船篷，璀燦陸離，令人不可逼視。其押『漸』字韻曰：『過眼之絮飛漸漸。』用東坡詞『枝上柳綿吹

又少』语，融化入妙。然其中如『新繡襪都涴泥，儂眞命薄；小金鈴怪疼煞，花也魂銷』，纂筆試有司，乃放筆爲逾閾之言。樂也而淫，謔兮已虐。歌詩不類，躍冶斯訊，責備賢者，夫亦安逃？昔庚辰，顧耕石侍講歲試嘉應，賦題爲《江上琵琶》。湘賓作有曰：『烟波老汝，誰憐香夢如塵？羅綺輸人，不管流年似水。』上句侍講所易也。《玉簪記》對《牡丹亭》，庶幾麗則不淫，無愧詞人耳。【略】

每新歲，及鄉會試場後，團拜公宴，日不暇給，則諸部分包。或遇傳差，亦分包。傳差者，官府公會，徵諸郎承值也。大抵堂會或分二三包不等，其茶園開戲自若也。有時茶樓門首標紅曰『傳差』，不開戲，則必御史臺傳差，不敢分包者矣。

鄉會試場後，各園及堂會必演《王名芳連陞三級》，花面演《說題解》，以爲笑樂。未免侮聖人之言。案：此體自漢、六朝人已有之。假借同音，用資談柄。玉茗堂尤擅此長。其最佳者《牡丹亭·闔塾》，杜麗娘上場賓白云：『酒是先生饌，女爲君子儒。』匡鼎解頤，可稱無上妙品。

嘉慶二十五年，京師春臺班忽無故散去，七月睿廟宮車晏駕。道光十三年癸巳，和春班散去，四月孝愼皇后昇遐。蓋普天率土，遏密八音，運會所值，氣機先兆，莫知其然而然。

曲家『務頭』二字，余向不解所謂。舞勺時讀《桃花扇·教歌》一齣，李香君唱《牡丹亭·驚夢》【皂羅袍】『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一曲，至『雨絲風片』，蘇崑生曰：『誤矣，「絲」字是務頭。』於時竊訝之。案：此曲工尺，『絲』字譜止『尺上』二字，非板幷非眼，不識崑生所謂誤者安在？凡遇曲師，卽舉此質之，莫能言其所以然。後閱《水滸傳》朱仝入歌院聽『笑樂院本』，至『務頭』停聲，乞纏頭。是『務頭』又似『關目』，不關曲中節拍矣。《金瓶梅》亦屢言『笑樂院本』。是自元及明皆有『笑樂院本』，似通俗常演者，究不知是何院本？又不知『務頭』畢竟如何？雖老歌師，無知之者。余舌強喉直，自愧不能學歌。於此事尤深抱陶隱居一事不知之耻。【略】

京師有『春臺十子』之稱：金鳳曰『書呆子』，常桂曰『軟棚子』，長春曰『煤黑子』，金齡曰『黃帶子』，其六人余忘之矣。紉香面目黧黑，有『墨牡丹』之誚，金齡則高視闊步，縱恣不羈。『十子』者，或論其性情，或肖其容貌，或品其行事，象形惟肖，如見其人。韻香嘗笑謂：『尙有「□雜子」一人，何不厠其間？』聞者莫不大笑。或集爲偶語云：『司獄情人，太僕仇人，朱狀元夫人，煤炭捏成莊子婦；紉仙師弟，韻香兄弟，殷采芝徒弟，銅絲扭就國王頭。』《蝴蝶夢劈棺》爲煤黑子所演劇。黃帶子演《西遊記》女兒國王，其行步首自動搖，顫顫巍巍如也，故以爲笑。

桐仙本名金鳳，以其字不雅馴，且以嚴東樓家優同名爲嫌，乃易之爲『今鳳』。或疑二字於文不□，余按明嘉靖時冒伯麐所集『秦淮四美人』，有趙今燕與馬湘蘭齊名。今桐仙有佳弟子曰秀蘭，演《馬湘蘭畫蘭》劇，是亦佳話也。又春暉堂弟子小秀蘭既與小桐同名字，韞香又嫌與鴻寶字『韻香』同音，乃更曰『香吏』。電白潘石樵所定也。

金魚池在昔盛時，幾如唐之杏園、曲江池。今則已無酒肆，但有窖舍。人皆掩鼻而過之。能無今昔盛衰之感？惟市人鬻生魚者寄畜池中耳。入伎館閒遊者，曰『打茶園』。赴諸伶家閒話者，亦曰『打茶圍』。有改『一去二三里』詩者曰：『一去二三里，堂名四五家。燈籠六七個，八九十碗茶。』伶人家備小紙燈數百，客有徒步來者，臨去則各予一燈，囊火以行。中北城所屬胡同，入夜一望，熒熒如列星，皆是物也。余戊戌春燈謎有俗語一條，隱《四絃秋》曲子一句曰：『到相公下處空坐不擺酒。』隱《茶別》齣『這村夫不過是茶客』。謔也而虐矣。【略】

杭州吳氏撰《燕蘭小譜》，天津張氏撰《秋坪新語》，皆在乾隆庚戌、辛亥間。備載魏長生、陳渓碧盛時事。張君則及見銀兒之敗，故其書載李載園令滿城時，周旋銀兒事甚悉，曰君子以爲難。至所記銀兒被盜事，則以告者過不如是之甚也。老僕楊升，年七十餘，隨余赴戍。道中無事，茶前酒後，輒呼使說京城舊日瑣事，以余所聞印證之，或合或不合。紀文達公出塞，往往從老校退卒談論採入筆記中。不特東坡好強閒人說鬼，姑妄言之，妄聽之，作無可奈何消遣也。楊升言：『魏三年六十餘，復入京師舊業，髮鬟鬟有鬚矣。日攜其十餘歲孫赴歌樓。衆人屬目，謂老成人尙有典型也。登場一齣，聲價十倍。夏月般《表大嫂背娃子》，下場卽氣絕。』魏三爲野狐教主，以《葡萄架》、《銷金帳》二齣。楊升所云云，我未之前聞也。【略】

伶人早起，必大聲習六字：先爲合口呼三字，曰『咿』（音伊）、『啞』

（音亞）、『嗚』（音婀），後爲開口呼三字，曰『嘻』、『哈』、『呵』。軟紅《竹枝詞》所謂『鷄鴨鵝』是也。【略】西域三十六字母統於十二攝。以迦結始，以鈎歌終。中國古音無六麻一韻，自婆羅門翻切之學流傳內入，始有之。其字半從歌戈，半從虞模韻轉入。然天地元音實從『阿』（麻韻）字爲始，試驗小兒初生啼聲，開口必先曰『啞，啞』！此人聲自然，不可誣也。國書出於蒙古，蒙古書出於華嚴梵夾。夫有所受之，非武斷臆說。《漢書・儒林傳》東方朔曰：『伊優亞者，詞未定也。』然則西京已有此語。樂府『妃呼豨羊伊吾』之類，亦即此理。特自古在昔未有筆之於書者，故無從傳習耳。天文、算法之最精者，中法皆不如西法。然『地員』出於《曾子》，『九重』見於《楚詞》。而泰西人謂借根方爲『東來法』。宋人測圓海鏡已有立天元一法，是中西合法，殊途同歸也。等韻之學，梵語謂字母曰『悉曇迦佉』，至劣爇是也，謂切韻曰『毗佉羅岡康』，至貜犖是也。《玉篇》用二十四字母，多所兼幷。至《正字通》乃欲盡改。用音和，則於通廣侷狹之理，概乎其未之聞矣。智創巧述，範圍不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師師相傳，委蛇行，可從迹焉。聖人復起，因而重之，識大識小，亦何常師。故曰『禮失而求諸野』。則韻理與天文、算法二者，其尤彰彰也。

遼人製契丹大小字，金人初無文字，太祖命完顏希尹製女眞字。依仿漢人楷字，用契丹字制度爲之。熙宗別製女眞小字，以希尹所製者爲女眞大字。國朝天命六年三月，命巴克什達海加國書圈點，布在方策，至今遵守。余自恨未得讀欽定《同文韻統》，不識五十二母。故然三合翻切之理，未得觀其會通。思之，心輒怦怦。

明人作《九宮譜》，強爲分析，如理棼絲。今人恨不起高氏於九原，使抽刀斷之。凌教授仲子廷堪曰：『此特燕樂商調之太簇一韻耳。多立名目，徒自苦也。』丙申夏四月浴佛日，謁阮儀徵師，乞假凌君《燕樂考原》六卷讀之。師笑曰：『明日放榜矣，尚有此閒情逸致耶？』因言金元北曲未興以前，唐宋人所塡詞皆以合樂。曩撫浙日，檢宋人詞數十調，授尚衣，命伶官譜工尺歌之，不能諧婉悅聽，且多不能作譜者。予於是爲備陳：『古樂與今樂中間，尚隔燕樂一關。古雅樂以琴，燕樂以琵琶，今俗樂以三絃。琴之幺絃，即琵琶之大絃；三絃又即琵琶四絃，而去其第一絃。由古及今，絃遞小，聲亦遞高。其間蓋遞隔二韻。如琵琶用工字調，三絃用上字調，斯無不合矣。毛西河不明此理，以唐寧王宮中玉笛譜工尺，推雅樂。是以今樂強合古樂，無怪其扞格不通。唐宋人塡詞合樂，皆以合燕樂、叶琵琶。今歌師所習南北曲，叶以三絃。即求與金元人合琵琶之北曲，尚難強合，況上合燕樂，能不參差？此其故。固無梨園子弟所能明也。』師大稱賞。詳具余上師書中。【略】

吳中舊有集秀班，其中皆梨園父老，切究南北曲，字字精審。識者嘆其聲容之妙，以爲魏良輔、梁伯龍之傳未墜，不屑與後生子弟爭朝華夕秀。而過集秀班之門者，但覺天桃郁李，闢妍競艷，蒹葭倚玉，惟慚形穢矣。道光初，京師有仿此例者，合諸名輩爲一部，曰『集芳班』。皆一時教師、故老，大半四喜部中舊人。約非南北曲不得登場般演。庶幾力返雅聲，復追正始。先期遍張帖子，告都人士。都人士亦莫不延頸翹首，爭先聽睹爲快。登場之日，座上客常以千計。聽者凝神攝慮，雖池中育育群魚，寂然無敢嘩者。蓋有訂約，四五日不得與坐者矣。於時名譽聲價，無過集芳班。不半載，集芳班子弟散盡。張樂於洞庭，鳥高翔，魚深藏，又曰西子駭麋。豈誣語哉？

伶人所祀之神，笠翁十種曲《比目魚》傳奇但稱爲『二郎神』，而不知其名。紀文達公《灤陽消夏錄》曰：『伶人祀唐明皇，以梨園子弟也。』余案：灌口二郎神，爲天帝貴戚。元人作《西遊記》，盛稱二郎神靈異，非伶人所祀也。伶人所祀乃老郎神。安次香曰：『伶人所祀神，乃後唐莊宗，非明皇也。』次香蓋聞之宋碧筠。然亦但以《新五代史》有《伶官傳》，故臆度當然。實亦未有確據。余每入伶人家，諦視其所祀老郎神像，皆高僅尺許，作白晳小兒狀貌，黃袍被體。祀之最虔。其拈香，必以丑脚。云昔莊宗與諸伶官串戲，自爲丑脚，故至今丑脚最貴。每演劇，必丑脚至乃敢啓箱。俟其調粉墨筆塗抹已，諸花面始次第傅面。然老郎神爲何人，卒無定論。余嘗見伶人家堂，有書『祖師九天翼宿星君神位』者，問之不能言其故。小霞爲余言：『聞諸父老，老郎神耿姓，名夢。昔諸童子從教師學歌舞，每見一小郎，極秀慧，爲諸郎導。固非同學中人也。每肄業時，必至。或集諸郎按名索之，則無其人。諸郎既與之習，樂與遊。見之則智慧頓生。由是相驚以神，後乃肖像祀之。』說頗不經。然吳人晨起

禁言『夢』，諸伶尤甚，不解其故。如小霞言是，禁言『夢』者，諱其神名也。此事載籍無可考，所傳聞又多不盡可信。姑附記，以俟博物君子。區心廬言：『梨園會館有碑，載老郎神事甚悉，惜不記其文。』梨園會館在廣州城歸德門內魁巷。

湘舟言：曩在都時，觀陽春班小伶演《鐵冠圖費宮人刺虎》。正當飲刃時，搖頭散髮，假髻遽墮落。宮裝結束，上垂大髮辮，令人絕倒。又見演《闖山》，幼伶登場，結束不嚴，趨走急遽，忽失去假足一隻。倚丑肩，彳亍不能行。丑笑曰：『我固謂黃口小兒，勿令登場。今果然。我今日兼作乳母矣！』遂抱之入。余憶昔聞有演桓侯者，揭簾出，遽墮其鬚。同伴遽問：『來者爲誰？』答曰：『我張公子也。』笑曰：『小子無用，可去喚乃父有鬚者來！』機警捷給，往往足以解頤。又有演《琵琶記・賣髮》者，方對鏡，兩纏臂金條脫，赩然呈露。忽聞人呼曰：『可先將金釧賣去！』此後觀畫《陶母剪髮圖》，指摘其誤畫金釧故事脫化來。天下往往有眼前事，想之不值一笑者，大都類此。黃教習子超嘗謂：日下習氣，以雛鶯乳燕，強使充歌舞。其弊之所極，不至於襁褓登場不止。不料竟有此一段笑柄，述之與湘舟皆大笑。余又案：陳銀兒年十七，始自蜀來，從魏三兒學歌舞。魏則初入都時，年已二十七。若使生近今，當何以爲情耶？

湘舟又言：友人丁四，與米伶交最密。從之學度曲，聲容畢肖。米伶知醫，人稱米先生。以正生擅一時名。刻意求精，家設等身大鏡，日夕對影徘徊，自習容止。積勞成疾，往往嘔血。丁日日周旋茶鐺藥碗間。米伶般關帝，不傅赤面，但略撲水粉，扎包巾出。居然鳳目蠶眉，神威照人。對之者肅然起敬。今京師歌樓演劇，不敢復般關帝，固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聲靈赫濯，不敢褻侮，亦緣米伶之後難爲繼也。一日，歌館指名索米，米病不能往。飛騎迫促再三，不獲已。丁往代之。登場揚袍振袂，鬚眉意氣，笑語動止，宛然米伶。客倉卒不能辨也。余謂我輩伊抑無俚，逢場作戲，借此一寫狂奴故態。昔乾隆間，黃仲則居京師，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蠅之感。權貴人莫能招致之，日惟從伶人乞食。時或竟於紅氍毹上，現種種身說法。粉墨淋灕，登場歌哭。謔浪笑傲，旁若無人。如楊升菴在滇南，醉後胡粉傅面，插花滿頭，門生諸妓，輿以過市。唐六如與張夢晉，大雪中遊虎阜，效乞兒唱蓮花落。才人失意，遂至逾閑蕩檢。此亦幸際聖朝，容其傲兀耳。道光初，有中書舍人，於酒筵沉酣，登樓歌舞，爲御史所糾，落職。去年又有大理丞，以往來伶人家，爲廷尉刺得，劾論如律。其外吏獲譴者，山東鹽運司，以狎優縱酒，挂彈章。又開酌增常例時，有郡守入都納粟，擢觀察使，以歌童沉醉不醒，事幾臨不測。其季父郡丞，竟論西戍。坊官亦緣此，累罷官。同生盛世，而遭逢亦有幸不幸矣，可不慎歟！康熙朝，洪昉思、趙秋容、潘稼堂、朱竹垞諸公，以國忌日聽歌，同挂吏議。所謂『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者是也。聞其事，實由一郡守入京朝覲，應酬不周，致圖報復。蓋中宿歸裝浦葵五萬，亦能累人。戴光祿官給事中時，曾於刑科本庫檢得當日彈章，云凡十餘人，詳載《藤陰雜記》中。【略】

余嘗以盛夏，赴廣德樓聽春臺。熱甚。葛逢山、李藹如、金雲卿、張吟舫先生在焉。赤日行天，四阿無纖雲，馬喘如吳牛。適有酬應，必不可已。強往投數刺，以故最後至。至則汗出如漿。煩悶不復可耐。憑闌下瞰，萬人海中，殷殷闐闐笑語。所蒸如釜中氣，騰騰上觸。秋芙方於場頭演《賣胭脂》，媟狎無度，彌覺悶膩。遽解帶搭闌干，盡弛暑服，袒裼搖扇，啖西瓜盡一枚，良久乃得清涼。樓上下萬目瞪視，識與不識皆曰：『此狂生！』明日都下盛傳有肉袒入戲園者。愛我者以爲言且箴我，謂：『名教中自有樂地也。』余笑曰：『雖非贏國，本是倮蟲，何妨裸遊？我非狂生，人貴適志耳。』

余繫詔獄時，提牢主事胡小初，風流儒雅人也。戊戌元夕，放燈五日。同人爲春燈謎之戲。鉤心鬬角，各極巧思。余以六角白紗燈，畫着色折枝花十餘種，皆《看花記》中佳卉也。題之曰：『夢痕花影。』所編度詞隱語，皆日下佳伶一人名。如『凡鳥』，今鳳也；『齊眉』，雙壽也；『童賢少年爲大司馬』，冠卿也；『蔡伯喈骨肉團圓』，琵琶慶也。皆佳。鄭九主事篠巖，所撰亦多佳謎。記其一條云：『都是小生的不是。』隱四書一句曰：『則平旦之氣。』甚妙。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封臺》　封印之後，梨園戲館擇日封臺，八班合演，至來歲元旦則賜福開戲矣。亦所以歌詠昇平也。

按京師戲劇，風尚不同。咸豐以前，最重崑腔、高腔即弋腔。高腔者，有金鼓而無絲竹，慷慨悲歌，乃燕土之舊俗也。咸豐以後，專重二簧，近

則並重秦腔。秦腔者，卽俗所謂梆子腔也。內城無戲園，外城乃有。蓋恐八旗兵丁習於逸樂也。戲劇之外，又有托偶讀作吼、影戲、八角鼓、什不閑、子弟書、雜耍把式、像聲、大鼓、評書之類。托偶卽傀儡子，又名大臺宮戲。影戲借燈取影，哀怨異常，老嫗聽之多能下淚。八角鼓乃青衣數輩，或弄絃索，或歌唱打諢，最足解頤。什不閑有旦有丑而無生，所唱歌詞別有腔調，低徊婉轉，冶蕩不堪，咸同以前頗重之，近亦如廣陵散矣。子弟書音調沉穆，詞亦高雅。雜耍把式卽變戲法兒武技之類。像聲卽口技，能學百鳥音，並能作南腔北調，嬉笑怒罵，以一人而兼之，聽之歷歷也。大鼓、評書最能壞人心術。蓋大鼓多采蘭贈芍之事，閨閣演唱，已爲不宜；評書抵掌而談，別無幫襯，而豪俠亡命，躍躍如生，市兒聽之，適易啓其作亂爲非之念。有心世道者，其思有以禁之也！

清・黃本銓《粉墨叢談》卷下《菊部閒評》　夫品竹調絲，必付伶倫之手；抃聲按節，當歸牙曠之儔。誠以衒藝者每逐靡音，顧曲者惟期眞賞也。然而烟村擫笛，嘔啞時類乎巴人；月棹鳴榔，嘲哳如聞乎越諺。貧兒拊瓦缶，難赴節於宮懸；商婦撥琵琶，莫同聲於金石。工不聚則能不至，識不廣則鑒不神。鳴蜩亂聰，野馬眯目。量長較短，其將能乎？春申浦者，十四國之商埠，江南北之奧區也。流褌海之泉刀，萃中邦之士女。地爭金穴，利盡銅山；樓閣狒霄，笙歌沸野。車則臨衢而挂轊，人將舉袂以成帷。匪惟水陸之衝，交通乎百邑；抑亦遊觀之美，殊異乎五方。於是燈昏月夕，眷彼梨園；酒半茶餘，縱觀菊部。則有西崑子弟，北派箏琵，韓娥合聲，優孟抵掌。嬉笑怒罵，來漁陽摻鼓之英；嗚咽悲涼，見吳市吹簫之客。採桑林之葉，禮防咸重乎貞姬；發《薤露》之歌，跌宕恍親乎俊士。若夫麗顏輩出，艷曲旋聞，燕支涴北地之紅，翡翠耀南天之綠。荊艷楚舞，見蓮臉而生慚；吳歈越吟，入菱歌而協調。趙飛燕留仙裙皺，天上寧無；襄城君墮馬妝殘，人間罕匹。至於伐鼓撽金之際，橫戈躍馬之時，叱咤爲雄，項籍則萬夫辟易，指揮若定，韓信則一軍皆驚。雷電交馳，恍睹崑陽戰罷；旌旗亂卷，幾同赤壁焚餘。靜者當之而氣消，勇士臨之而色駭。洵乎無奇不備，有藝皆工。壯都邑之觀瞻，盡俳優之能事。乃曲譜雲璈，時聞雅奏；而評虛月旦，未示褒題。何以資諷玩於才人？何以增聲光於樂部？僕偶來作客，幾度迎年，耳熟歌喉，目嫻舞態。睹月扇雲衣之色，自覺顏開；聽銅琶鐵板之音，更符心賞。遂乃揣聲選色，統清奇濃淡以掄才；捨短取長，合生旦淨丑而揭榜。區別乎三格十類，以協律者爲宗；品定乎二十四人，以在滬者爲斷。見必衷乎一是，人各贈以兩言。用質名流，冀匡謬陋。嗟嗟！古人往矣，今樂僅存，俗調未刪，元音罕覯。歷吳會而搜桐爨，竊神往於中郎；過冀野而空馬群，寧比能於伯樂。鉛槧多暇，聊獎爾以鏗金戛玉之詞；粉墨登場，盍飫我以《白雪》、《陽阿》之唱。

清・鄒祇謨《遠志齋詞衷・詞曲同調名》　沈天羽云：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南北劇名，又本塡詞來，去塡詞更遠矣。按南北劇與塡詞同者，【青杏兒】中調卽北劇小石調。【憶王孫】小令卽北劇仙呂調。小令之【搗練子】、【生查子】、【點絳唇】、【霜天曉角】、【卜算子】、【謁金門】、【憶秦娥】、【海棠春】、【秋蕊香】、【燕歸梁】、【浪淘沙】、【鷓鴣天】、【虞美人】、【步蟾宮】、【鵲橋仙】、【夜行船】、【梅花引】，中調之【唐多令】、【一剪梅】、【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天仙子】、【傳言玉女】、【風入松】、【剔銀燈】、【祝英臺近】、【滿路花】、【戀芳春】、【意難忘】，長調之【滿江紅】、【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絳都春】、【念奴嬌】、【高陽臺】、【喜遷鶯】、【東風第一枝】、【眞珠簾】、【齊天樂】、【二郎神】、【花心動】、【寶鼎現】，皆南劇之引子。小令之【柳梢青】、【賀聖朝】，中調之【醉春風】、【紅林檎近】、【驀山溪】，長調之【聲聲慢】、【八聲甘州】、【桂枝香】、【永遇樂】、【解連環】、【沁園春】、【賀新郎】、【集賢賓】、【哨遍】，皆南劇慢語。外此鮮有相同者。更有南北曲與詩餘同名，而調實不同者，又不能盡數。胡元瑞云：『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醉花陰】、【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鷓鴣天】、【一剪梅】，元人所用，悉不可按腔矣。』愚按，此等《九宮譜》中悉載，然有全體俱似者，又有不用換頭者。至詞曲之界，本有畦畛，不得謂調同而詞意悉同，竟至儒墨無辨也。

清・彭翊《曲海揚波・與人論曲書》　臨川、粲花，不徒賞其穠麗；《荊釵》、《殺狗》，亦勿厭其鄙俚。醞釀久之，而後知於詩詞中爲佶屈聱牙處，皆曲中一定之節奏，而斷不可易者也。所謂變化從心者，則在乎襯字，視板之疏密，爲襯之多寡，製曲靈妙，全在乎此，非獨使曲文條暢

也。又在乎分宮製調，分宮則情景求無乖戾，製調則變換不失自然，若者宜疾，若者宜緩，若者宜板，若者宜絃。工夫至此，則有文成法立之妙，尚何繁苛之足畏乎！昔臨川自言：『不顧拗盡天下人嗓子！』今其詞尚在，宮調頗雜，腔板頗亂，藉非後人曲爲遷就，幾幾乎不可唱矣。然與爲笠翁之油濫，無寧臨川之生澀。僕於二者，知所趨避，雖無師承，而謹守前人矩矱，頗可自信也。

清・王懋昭《演戲慶壽説》 嘗慨世人豪華相競，無論生壽冥壽，演戲慶祝，優人必扮八仙與王母，爲之拜焉跪焉，以明肅恭而邀賞。夫優人之拜跪，固所宜然。而既扮八仙與王母，是儼然八仙、王母，爲之拜也跪也。夫八仙之爲仙，王母之爲神，人人知之，以仙、神而拜跪生壽之人，冥壽之鬼，人人見之而不以爲怪。豈以戲之謂嬉，人鬼可嬉，而仙、神亦可嬉耶！孔子嘆作俑者之無後，爲其像人而用之也。夫像人猶不可，況像仙、像神而辱之拜、辱之跪焉，其可乎哉？

作場排場部

角色分部

明・祝允明《猥談・土語》 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托之唐莊宗，皆繆云也。此本金、元闌閽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卽男子，旦曰妝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太和譜》略言之，詞曲中用土語何限，亦有聚爲書者，一覽可知。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一辛部下 元雜劇中，末卽今戲文中生也。考鄭德輝《倩女》，關漢卿《竇娥》，皆以末爲生，此外又有冲末，蓋卽今之外耳。然則《青樓集》所稱末泥，卽生無疑。今《西廂記》以張珙爲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關氏所撰諸雜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例矣。《青樓集》又有駕頭，恐卽引戲之稱，俟考。

又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宦者傳》『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傳粉墨，椎髻胡舞，誦俳優小說，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粧束因可概見。而後世所爲副淨等色，有自來矣。唐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粧束，不可深考。《樂府雜錄》：『開元中，黃旛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參軍卽後世副淨也。見《轂耕錄》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三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卽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傳粉墨，稱李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搬演，多是雜劇短套，非必如近日戲文也。

又 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爲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外卽副末，丑卽副淨。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卽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又曰蒼鶻，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見陶氏《轂耕錄》，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卽今正旦也，小旦，卽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而元時名妓，咸以此取稱。如荆堅堅、孔千金、顧山山、天然秀、珠簾秀、李嬌兒類。又妓李嬌兒爲溫柔旦，張奔兒爲風流旦。蓋勝國雜劇，裝旦多婦人爲之也。元花旦必與今淨丑迥別，故妓人多爲之。末尼、孤裝未知類今何色，當續考之。

宋世雜劇名號，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雜劇多用妓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億之，所謂戲頭卽生也，引戲卽末也，副末卽外也，副淨、裝旦，卽與今淨、旦同。蓋雜劇卽傳奇具體，但短局未舒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調笑，如唐弄參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關也。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戲旦》 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

按此即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旦皆以娼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眞耳。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又遼大樂各調諧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於律、呂各缺其一，則至今用之，南北無異，幾如時藝之四股、八比之不可易也。元人云：『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淨色，主發喬；曰副末色，主打諢；又或一人裝孤老。』而旦獨無管色，益知旦爲管調，如教坊之部頭、色長矣。

清・褚人穫《堅瓠六集》卷四《優伶子弟》　角戲，是生旦淨丑之名者。《樂記》注謂俳優雜戲，如獼猴之狀。乃知生，狌也，猩猩也；旦，狙也，獳狙也。《莊子》『猨獳狙以爲雌。』雌，狨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廣韻》：『犬性驕，謂俳優如四獸，所謂獶雜子女也；末，猶末厥之末；外，猶員外之外。』胡氏《筆叢》：『凡傳奇以戲爲稱，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悠謬而無根，其名欲顚倒而無實，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顚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婿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咸以悠謬其事也。由勝國而迄國初一轍，近爲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

清・袁棟《書隱叢説》卷八《院本脚色》　演戲脚色，初止爨弄、參軍，元時院本用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裝孤。元人《百種曲》中，有正末、冲末、副末、老旦、正旦、卜兒、外、淨、丑，又有倈兒、孛老、搽旦、孤，湯若士《牡丹亭》用八人：末、生、外、老旦、旦、貼、丑、淨，今則用十人：一外、一末、二生、三旦、三淨。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五《新城北録下》　城内蘇唱街老郎堂，梨園總局也。每一班入城，先於老郎堂禱祀，謂之掛牌。次于司徒廟演唱，謂之掛衣。每團班在中元節，散班在竹醉日。團班之人，蘇州呼爲戲螞蟻，吾鄉呼爲班攬頭。吾鄉地卑濕，易患癬疥，吳人至此，易于沾染。班中人謂之老郎瘡。梨園以副末開場，爲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脚色。打諢一人，謂之雜。此江湖十二脚色，元院本舊制也。蘇州脚色優劣，以戲錢多寡爲差。有七兩三錢、六兩四錢、五兩二錢、四兩八錢、三兩六錢之分。内班脚色皆七兩三錢，人數之多，至百數十人。此一時之勝也。

又　小旦謂之閨門旦。貼旦謂之風月旦，又名作旦。兼跳打，謂之武小旦。吳福田，字大有，幼時從唐椎使英學八分書，能背《通鑑》，度曲應笙笛四聲。蘇州葉天士之孫廣平，精于音律，稱大有爲無雙唱口。許天福，汪府班老旦出身，余維琛勸其改作小旦。三殺三刺，世無其比。後年至五十，仍爲小旦。馬繼美年九十爲小旦，如十五六處子。王四喜以色見長，每一出場，輒有佳人難再得之歎。

清・姚燮《今樂考證》《部色》　胡應麟云：『漢宦者傅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樂府雜録》「開元中黄旛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即後世副淨矣；又「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三人弄假婦人」，即裝旦矣。』

又云：『今優伶輩，大率八人爲朋，生、旦、淨、末、副亦如之。元院本無所謂生、旦者，雜劇旦有數色，裝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或以墨點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觀安節《樂府雜録》稱范傳康等弄假婦人，則唐末有旦名。宋雜劇名，惟《武林舊事》足徵；每甲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宋已有之而未盛。元雜劇多用妓樂名妓，如李嬌兒爲「溫柔旦」，張奔兒爲「風流旦」，時旦色直以婦人爲之也。以今憶之，宋之所謂戲頭，即生也；引戲，即末也；副末，即外也；次淨，即丑；裝旦，即旦；而元雜劇之末，乃今戲中之生，即宋所謂戲頭也。』【略】

又云：『傳奇以戲爲稱，其名欲顚倒而無實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婦宜夜而命以旦，開場始事而命以末，塗污不潔而命以淨。』

柯九思云：『雜劇有正末、副末、狚、狐、靚、鴾、猱、捷譏、引戲九色之名。正末者，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俗謂之「末泥」。副末執磕瓜以撲靚，即古所謂「蒼鶻」是也。當場之妓曰「狚」，之雌者也，其性好淫，今俗訛爲「旦」。狐，當場妝官者是也，今俗訛爲「孤」。靚，傅粉墨獻笑供諂者也，粉白黛綠，古稱「靚妝」，故謂之「妝靚色」，今俗訛爲

「淨」。妓女之老者曰「鴇」，鴇似雁而大，無後趾，虎文，喜淫而無厭，諸鳥求之卽就，世呼「獨豹」者是也。凡妓女總稱曰「猱」，猱亦狨屬，喜食虎肝腦，虎見而愛之，輒負於背，猱乃取虱遺虎首，虎卽死，取其肝腦食焉，以喻少年愛色者亦如遇猱然，不至喪生不止也。捷譏，古謂之「滑稽」，雜劇中取其便捷譏謔，故云。引戲，卽院本中之「狙」。』

王驥德云：『《夢遊錄》云：「今教坊開場，先引一段尋常事，名曰『艷段』，次正雜劇，爲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次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輟耕錄》云：「傳奇出於唐，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院本，一人曰『副淨』，爲『參軍』；一曰副末，謂之『蒼鶻』，鶻能擊衆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今南戲副淨同上，而末泥卽生，裝孤卽旦，引戲則末也。其貼則旦之佐，丑則淨之副，外則末之餘，明矣。丹邱先生謂唐爲傳奇、宋爲戲文；金時院本、雜劇合而爲一，元分爲二。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又按：元雜劇中名色不同，末則有正末、副末、冲末卽副末、砌末、小末，旦則有正旦、副旦、貼旦卽副旦、茶旦、外旦、小旦、旦兒卽小旦、卜旦，亦曰「卜兒」卽老旦。又有外，有孤裝官者，有細酸亦裝生者，有孛老卽老雜。小廝曰「徠」，從人曰「祗從」，雜脚曰「雜當」，裝賊曰「邦老」。凡廝役，皆曰「張千」；有二人則曰「李萬」。凡婢，皆曰「梅香」；凡酒保，皆曰「店小二」。今之南戲，則有正生、貼生或小生、正旦、貼旦、老旦、小旦、外、末、淨、丑卽中淨、小丑卽小淨，共十二人，或十一人，與古小異，古孤以裝官，《夢遊錄》所謂裝孤卽旦，非也。又丹邱以狙、狐、鴇、猱幷列，卽「孤」亦當是「狐」字之誤耳。嘗見元劇本，有於卷首列所用部色名目，幷署其衣冠器械，曰某人冠某冠，服某衣，執某器，最詳；然其所謂冠服、器械名色，今皆不可復識矣。』

徐渭云：『生卽男子之稱，史有董生、魯兩生，樂府有劉生之屬。旦宋伎上場，皆以樂器之類置籃中，擔之以出，號曰「花擔」。今陝西猶然。後省文爲「旦」。或曰：「小獸，能殺虎，如伎以小物害人也。」未必然。外，生之外又一生也，或謂之「小生」。外旦、小外，後人益之。貼，旦之外貼一旦也。丑，以墨塗面，其形甚醜，今省文作「丑」。淨字，不可解，或曰：「其面不淨，故反言之。」予意卽古「參軍」二字，合而訛之耳，優中最尊，其手皮帽有兩手形，因明皇舉黃旛綽首而起。末，優中之少者爲之，故居其末；手執榼爪，起於後唐莊宗，古謂「蒼鶻」，言能擊物也。家奴多用末扮，亦古參軍、蒼鶻之意。此南戲部色。北劇不然，生曰「末泥」，亦曰「正末」；外曰「孛老」；末曰「外」；淨曰「俠」，俠，律蛇切，小兒也，亦曰「淨」，亦曰「邦老」；老旦曰「卜兒」，外兒也，省文作「卜」。其他或直稱名。』【略】

王棠云：『《懷鉛錄》云：「古梨園傅粉墨者，謂之『參軍』，亦謂之『靚』。靚，音『靜』。《廣韻》：靚，妝飾也。今傅粉墨謂之『淨』，蓋『靚』之訛也。扮婦人謂之『狙』，音『且』，又音『達』，又與『獺』通。《南華經》云：『猨猵狙以爲妻。』東廣微云：『猨以獺爲婦。』蓋喻婦人意，遂省作『且』也。蒼鶻謂之『末』者，末，北方國名，《周禮》：『四夷之樂有靺』，《東都賦》云：『僸佁兜離，罔不畢集。』蓋優人作外國妝束者也。一曰『末泥』，蓋倡家隱語，如爆炭、崖公之類，省作末。」又云：「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末色打諢。」又《都城紀勝》：「雜扮或名『雜旺』，又名『鈕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今之丑脚，蓋鈕元子之省文。《古杭夢遊錄》作「雜班」、「鈕元子」、「拔和」。』

又云：『白水潛夫《武林舊事》：宋雜劇三甲內，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少不過五人，多不過八人。按：今世有生，有外，有丑。宋時末，則今日之丑也。』

翟灝云：『猥談謂：「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稱，又或托之唐莊宗，皆謬也。此本金、元閭閻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云『市語』者也。生卽男子，旦曰『裝旦色』，淨曰『淨兒』，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太和譜》曾略言之。」《堅瓠集》謂：「《樂記注》『優俳雜戲，如獼猴之狀』，乃知生，狌也；旦，狙也，《莊子》『猨，猵狙以爲雌』；淨，猙也，《廣韻》云『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廣韻》『犬性驕』，謂俳優如獸，所謂『優雜子女』也。」』

釀花使者云：『凡妓以墨點面者，號「花旦」，蓋是女妓之名，非今

之伶人也。《鹽鐵論》有「胡蟲奇且」之語，方密之以奇姐爲小旦。余按漢《郊祀志》樂人有飾女伎者，此乃今之小旦、花旦。「奇且」二字，亦未必作小旦解。』

李斗云：『梨園以副末開場爲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脚色」；打諢一人，謂之「雜」：此江湖十二脚色，元院本舊制也。』【略】

李斗云：『凡花部脚色，以旦、丑、跳蟲爲重，武小生、大花面次之，若外、末，不分門，統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不分門，統謂之「女脚色」。丑以科諢見長，所扮備極局騙俗態，拙婦、呆男，商賈、刁賴，楚休、齊語，聞者絕倒。然各囿於土音鄉談，故亂彈致遠不及崑腔。惟京師科諢皆官話，故丑以京腔爲最。』

場面分部

樂工

唐・南卓《羯鼓録》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始承恩顧，與上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卽是魯山花蕊。』撚小碧上掌，下須有朋肯之聲，據此乃是漢震第二鼓也。且藥用石末花蕊，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又開府謂上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能事也。』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上與開府兼擅兩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卽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沇，亦工之，並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嘉之，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賜坐，與論音樂喜甚。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謬，悉可言之。』沇沈吟曰：『容臣與樂官商搉講論，具狀條奏。』上使宣徽使、教坊使就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然後進奏。二使奏樂工多言沇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有瞶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召宣徽使對，且曰：『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聰，若迨於聲律，不致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沇顧笑者忽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間兼卽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尤驚異，令主者潛伺察之。旋而琵琶者爲同輩告訐，稱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卽令按鞫，遂伏其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召對，每令沇察樂，樂工惴恐脅息，不敢正視。沇懼罹禍，辭病而退。

又 黃幡綽亦知音，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使尋捕。綽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綽又止之。曲罷後，改奏一曲，纔三數十聲，綽卽走入。上問：『何處去來？』曰：『有親故遠適，送至郊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時，至必撻焉。適方思之，長入供奉，已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放他東西過往。』綽拜謝訖。內官有相偶語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聲，候時以入。上問綽。綽語其方怒及解怒之際，皆無少差。上奇之，復厲聲謂曰：『我心脾肉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聞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謂我何如？』綽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豎金雞！』上大笑而止。

又 汝南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游幸，頃刻不捨。璡常戴砑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笪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落，上大喜笑！賜璡金器一廚，因誇曰：『花奴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墮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夫帝王之相，且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沈包育之度，若花奴但端秀過人，悉無此相，固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笑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

上笑曰：『阿瞞贏處多，大哥亦不用撝挹。』衆皆歡賀。上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彈琴，正弄未及畢，叱琴者出曰：『待詔出去！』謂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又　代宗朝，宰相杜鴻漸亦能之。永泰中爲三州副元帥，兼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有削杖者在蜀，以二鼓杖獻，鴻漸得之，示於衆曰：『此尤物也。當衣衾中收貯積時矣。』匠曰：『某於脊溝中養者十年。』及鴻漸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陵驛路入漢州矣，自西南來，始臨嘉陵江，頗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觴讌話：『今日出艱危，脫猜迫，外則不辱命於朝廷，內則免中禍於微質，皆諸賢之力也。既保此安步，又瞰此殊景，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前所得杖，酣奏數曲，四山猨鳥皆驚，飛鳴嘷嘷。從事悉異之。曰：『昔蘷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某於此，稍曾致功，未臻尤妙，尚能及此，況至聖御天，賢臣考樂，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某有別墅，近華嚴閣，每遇風景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牧於山下，忽數舉頭躑躅不已，某不謂以鼓然也。及止鼓，羊亦止；某復鼓，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仰首若有所聽。少選，卽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不難矣。其後乃不敢爲也。近士林中無習之者，唯僕射韓皋善，亦不甚露焉。爲鄂州節度使時，間於黃鶴樓一月兩習而已。

又　廣德中，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僦居務本里，嘗夜聞羯鼓聲，曲頗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張通儒入長安，某家事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聲，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卽曲盡，又何索尾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盡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色雞，當用椐柘急遍解之。』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皆盡。工泣而謝之，卽言於寺卿，奏爲主簿，後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

又　前錄大中二年所著，四年春陽罷免，旋自海南，路由廣陵，崔司空爲鎮。司空遇合素厚，留止旬朔，輒獻之，過蒙獎飾，因曰：『宋沇卽某之中外親丈人，知音之異事，非止於此也。嘗爲太常丞，每諸懸鐘磬，亡墜至多，補亡者又乖律呂。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至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沇曰：「其間有一是古製，某請一登塔循金索，試歷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寺衆卽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非此也耶？」沇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也。」固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之編鐘耳，請且獨綴於僧庭。」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扣本樂懸，此果應之，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至左藏門，認一鈴，言亦編鐘也。他人但覺鎔鑄獨工，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此亦識微在金奏者與？列於鼓錄則寖差矣。以大君子所傳，又精義入神，豈容忽而不載，遂附之於末。

宋・王灼《碧雞漫志・康崑崙》　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鬬樂，崑崙踞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自謂無敵手矣。曲罷，市之西綵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撥聲如雷雨交集，奇妙入神。崑崙悵然自失，願拜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者是也。

明・潘之恒《鸞嘯小品》卷三《李紉之》　毗陵多麗人，工奏曲，在晉已然。余弱冠從學於茲，私昵劉生、吳生。劉慧而有聲，吳美而發艷，每爲心動魂銷，不足以傾人城國也。逾今四十年，忽遇一姬於繡蘇閣中。胡天胡帝，乍陰乍陽，業知爲閨秀，不作風塵觀矣。余友子龍、子將二君，因以品題相試。余笑語兩君：『情痴！髯白之：『夫望雲雨而辨靈氣，奈何失之眉睫？是姬也，侍巾於懷嬴，持拂於越國，不可以揮而可令奔者也。』子龍曰：『異哉！髯之閱人也！何以卜其終？』余曰：『眉棱者多鬱，視下者沉思。今姬棱眉而下視矣。其所主未定，而將有遠思乎？』子將曰：『神哉！髯之卜終，得其八九。』請試其技，乃爲發音按拍，奏小令一再，水波欲立，梁塵盡飛，菊爲慚英，柳爲凋色。其音能超於調，而不以律束；其度能遊於化，而不以意馳。此之爲善音，非審音

者不識也。姬益爲縱之，爲緣雲，爲掇月，有不知情之所極，而翻然於大空。余具此聞性，始爲不負雙卷荷矣。嗟夫！雍門之琴，蘇門之嘯，皆先有所主，而感乃入微。姬之曲韻，亦似有心者爲之也。兩君相顧而嘻：『吾二人以十年賞音，髯得之一見；亦以數月靡定，而髯合於一時，何髯之多幸也！』乃子龍『蘆花』、『芳樹』之誚，非子將不能宣之。子將拉余檻外而耳語曰：『是兒閭右家歌姬也。或失於流盼，故一出而多虞，險阻備嘗。余拯諸濘淖中，慮終不得置蘭寢而隨落英，此吾所以悲也！』因長歌一闋，慷慨激烈，如不自勝，爲之罷席。明日再集舫中，傳始成。姬媵於姬者五年，出宿亦如之。以茝芬自名，字曰『紉之』。頎而秀，翩若翔，蘭氣襲人，芳心自許。倘乘風而仙，乘霧而鸞，乘烟而遊於縹緲，余莫得而寫其度矣！波臣其能之乎？余幾幾見第二人，冀有此圖也。子將敬諾。固將以乞之波臣。波臣者，閩人曾鯨字也，工於寫照，故及之。

又卷五《箏俠》　麻城丘大語余：乙巳春，在京師，有老樂工過其寓，云：『張媼者，嫁而歸，先太守公舊人也。曾記君總角時侍太守通州，爲水嬉。今願一見君也。』丘大聞而心喜，急上馬造之。媼爲陳前事，歷歷可聽，皆丘大童稚時所記憶者。相與歔欷飲泣。爲出酒饌佐譚。因言：『有姊，大歸且老矣，故傳父箏，擅長敎坊，君不願聞乎？』丘大曰：『幸甚！』其姊出見，慷慨擊破箏，理弊甲而彈。歌以合節。丘大始未審，至二三句方悟，爲《春闈催赴》，盡四闋。丘問曰：『此南詞，安得入絃索？』姊曰：『妾父張禾，嘗供奉武宗，推樂部第一人。口授數百套，如《琵琶記》盡入檀槽，習之皆合調，今忘矣。惟【四朝元】、【雁魚錦】尙可彈也。』丘再懇，忻爲再彈，則『思量那日離故鄉』也。音畢，擲地曰：『此亦《廣陵散》矣！幸一遇君而彈，如隔世事。妾將捶指，安能更撫哉？』丘大徑醉而別。

亘史曰：世知《拜月亭》可合絃索，而不知《琵琶記》亦然。元人猶鄙而少之，何也？豈非以其尙綺麗而少蒼莽色乎？得張禾振其聲，幸一吐氣矣。

又云：余己丑歲至燕京，聞陳大舍撾箏，有聲而無曲，後嫁衛氏，稱衛媼，其技絕世。此後敎坊多工南曲，胥失之矣。大舍，余別有傳。

又《馬手樂》　馬道士，居虎嘐之神祠。仿郡城之戲樂，用竹、木、金、革之小器而節其音。其音斷續不齊，雜如風雨，亂如蓬麻，名曰『十錦』。間錯成韻，各不相沿，亦曰『十反』。馬之言曰：『樂，奚以器爲哉？昔庖丁解牛，乃合《桑林》之舞。形語之國，奚必殊音？自吾舒雙臂，有掌有拳，有背有面，有指有節，有骨有肉，有抑有按，有屈有伸，而輕重疾徐間之所觸，亦有厚薄、柔脆、堅衄之異，數之至百且溢，豈惟十哉！』於是爲一奏。而節之以舌，惟唇齒頰輔咸和焉，聽者莫能盡其變。

亘史曰：吾今而知一音之通衆音也。何絲之不可竹，竹之不可肉，宮之不可商，商之不可羽哉！《呂覽》曰：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心之所通，而木石應之，況能運臂者乎？故曰：吾於手樂而知錦之細、反之微也，孰能形語者而與之手語？孰能解牛者而與之解音哉？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五《查八十琵琶》　王亮卿，徽州人，能詩。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於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卽四絃俱絕，須攜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院楊家，楊家世以琵琶鳴。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瞽嫗最知音，連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使女子扶掖而出，問查來歷，查云：『我正陽鍾秀之弟子也。』嫗舊與秀之相與，與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又卷六《蔣康之》　涵虛子《太和正音譜》載知音善歌之士。蔣康之，金陵人，其音屬宮，如玉磬之擊明堂，溫潤可愛。癸未春，度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半，江風吞波，山月銜岫，四無人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詞，湖上之民莫不擁衾而聽，推窗出戶，見聽者雜遝於岸。少焉，滿江如有長嘆之聲，自此聲譽愈遠矣。

清・王奕清《歷代詞話・記曲娘子》　張紅紅者，大曆初隨父丐食，遇將軍韋青，因其善歌，乃納爲姬，穎悟絕倫。有樂工取《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內廷，先歌於韋青宅第。青令紅紅隔屏聽之，以小豆合數記其拍。紿之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且云：『曲中有一聲不穩，今已正之矣。』樂工大驚拜伏，嗟嘆不已。尋詔入內廷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爲『記曲娘子』，卽拜才人。

樂調

唐・崔令欽《教坊記・曲名》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　大定樂　龍飛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拋毬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還京樂　天下樂　同心樂　賀聖朝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杜韋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柳含煙　晉楊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牕恨　金簧韻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牆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太邊郵　太白星　剪春羅　會嘉賓　當庭月　思帝鄉　歸國遙　感皇恩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卧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壽齊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刼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聞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望月波羅門　後庭花　西河獅子　西河劒氣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摻工不下　麥秀兩岐　金雀兒　瀘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鍾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楊下采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木笪　看月宮　宮人怨　歎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黃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鶻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刺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劒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河滿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娥子　捨麥子　多利子　毗砂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劒閣子　嵇琴子　莫壁子　胡撚子　啷啷子　翫花子　西國朝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甘州　泛龍舟　采桑　千秋樂　霓裳　玉樹後庭花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絃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昊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鴈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又《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怨，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鬬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爲《談容娘》，又非。

又《烏夜啼》者：元嘉二十八年，彭城王義康有罪，放逐，行次潯陽；江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留連飲宴，歷旬不去。帝聞而怒，皆囚之。會稽公主、姊也，嘗與帝宴洽，中席起拜。帝未達其旨，躬止之。主流涕曰：『車子歲暮，恐不爲陛下所容！』車子、義康小字也。帝指蔣山曰：『必無此！不爾，便負初。』寧陵、武帝葬於蔣山，故指先帝陵爲誓。因封餘酒，寄義康，且曰：『昨與會稽姊飲，樂，憶弟，故附所飲酒往。』遂宥之。使未達潯陽，衡陽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

赦。』少頃、使至，二王得釋，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又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將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又　《春鶯囀》：高宗曉音律，聞風葉鳥聲，皆蹈以應節。嘗晨坐，聞鶯聲，命歌工白明達寫之爲《春鶯囀》。後亦爲舞曲。

又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擲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上親加策勵曰：『好好作！莫辱沒三郎。』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擲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首既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闋，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唐・段安節《樂府雜録》卷一《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　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至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用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至唐朝又減樂器至三百般。太宗朝，三百般樂器內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平聲羽七調

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鍾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

上聲角七調

第一運越角調，第二運大石角調，第三運高大石角調，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石角調亦名正角調，第六運歇指角調，第七運林鍾角調。

去聲宮七調

第一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中呂宮，第四運道調宮，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第七運黃鍾宮。

入聲商七調

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石調，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鍾商調。

上平聲調

爲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

右件二十八調，琵琶八十四調，方得是五絃，五本共應二十八調本，笙除二十八調本外，別有二十八調中管調。初製胡部樂無方響，只有絲竹，緣方響有直拔聲，不應諸調。太宗於內庫別收一片鐵方響，下於中呂調頭一運，聲名大呂，應高般涉調頭，方得應二十八調。箏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樂具庫在望仙門內之東壁，俗樂古都屬樂園新院，院在太常寺內之西北也。開元中始別署左右教坊，上都在延政里，東都在明義里，以內官掌之。至元和中，只署一所，又於上都廣化里、太平里，兼各署樂官院一所。

古樂工都計五千餘人，內一千五百人俗樂，係梨園新院，於此旋抽入教坊。計司每月請料，於樂寺給散。太樂署在寺院之東，令一，丞一；鼓吹署在寺門之西，令一，丞一。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八《樂曲》　達達樂器，如箏、秦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溫　也葛倘兀　畏兀兒　閔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弼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閃彈搖落四　阿耶兒虎　桑哥兒苦不丁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　答剌謂之白翎雀雙手彈。

阿廝闌扯弼回盞曲雙手彈。　苦只把失呂弦。

小曲

哈兒火失哈赤黑雀兒叫。　阿林捺花紅。　曲律買　者歸

洞洞伯　牝嚎兀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哈

相公　仙鶴　阿丁水花

回回曲附

伉里　馬黑某當當　清泉當當

明・朱權《太和正音譜》序　禮樂之盛，聲教之美，薄海內外，莫不咸被仁風於帝澤也，於今三十有餘載矣。近而侯甸郡邑，遠而山林荒服，老幼瞶盲，謳歌鼓舞，皆樂我皇明之治。夫禮樂雖出於人心，非人心之和，無以顯禮樂之和；禮樂之和，自非太平之盛，無以致人心之和也。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是以諸賢形諸樂府，流行于世，鱠炙人口，鏗金戛玉，鏘然播乎四裔，使鴂舌雕題之氓，垂髮左衽之俗，聞者靡不忻悅。雖言有所異，其心則同，聲音之感於人心大矣。余因清讌之餘，採摭當代羣英詞章，及元之老儒所作，依聲定調，按名分譜，集爲二卷，目之曰《太和正音譜》；審音定律，輯爲一卷，目之曰《瓊林雅韻》；蒐獵羣語，輯爲四卷，目之曰《務頭集韻》：以壽諸梓，爲樂府楷式，庶幾便於好事，以助學者萬一耳。吁，譬之良匠，雖能運於斤斧，而未嘗不由於繩墨也歟。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笛曲》　今按樂者，必先學笛曲，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爲俗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夾鍾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而遼世大樂，各調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以爲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已爲之祖。今樂家傳習數字，如律詩之有四韻、八句，時藝之有四肢、八比，普天下不能越，猶昧其本始耳。

又《萬曆野獲編》卷二五《戲旦》　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卽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旦皆以娼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眞耳。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又遼大樂各調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於律呂各缺其一，則至今用之，南北無異，幾如時藝之四股八比之不可易也。〇元人云：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淨色；主發喬，曰副末色。主打諢，又或一人裝孤老，而旦獨無管色，益知旦爲管調，如教坊之部頭色長矣。

又《笛曲》　今按樂者必先學笛，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爲俗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鉤字，林鐘用尺字，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夾鐘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而遼世大樂各調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鉤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以爲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已爲之祖。今樂家傳習數字，如律詩之有四韻八句。時藝之有四股八比，普天下不能越，猶昧其本始耳。

清・毛奇齡《西河詞話・羯鼓曲名》　羯鼓與雞婁、答臘、桃皮諸鼓，同一名色，則但一革面，不過中邊二聲耳，何緣得有高下、長短、疾徐如絲竹之能宛轉者？乃有與詞曲同名，如【蘇合香】、【春光好】、【五更轉】、【萬歲樂】類；且有最奇名色，如【菩薩縱】、【利陀地】、【婆拔羅伽】、【霜風】、【百歲老壽】、【大鉢樂府】、【君王盛】、【神武赫赫】、【君之明】、【大勿】、【大通】、【蘇羅】、【堂堂】等，凡一百二十餘曲；更有太簇宮、太簇商、太簇角及食曲、佛曲諸調。不知何所分別，且何所色記而有此？

清・凌廷堪《燕樂考原》卷一　《隋書・音樂志》：『沛公鄭譯云：「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鷄識，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簁，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而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

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引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二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

《新唐書・禮樂志》：『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絲有琵琶、五弦、箜篌、箏，竹有觱篥、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則附革而爲鞉，木有拍板，方響以體金應石，而備八音。』

唐段安節《琵琶錄》又名《樂府雜錄》：『太宗朝，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幷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又云：『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唐虞世南《琵琶賦》：『聲備商、角，韻包宮、羽。』

《遼史・樂志》：『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清。蓋出九部樂之龜茲部云。』

又云：『隋高祖詔求知音者，鄭譯得西域蘇祇婆七旦之聲，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由是雅俗之樂皆此聲矣。』

馬令《南唐書》：『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工琵琶，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

《宋史・樂志》：『唐貞觀增隋九部爲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而被之管絃，厥後至坐部伎琵琶曲盛流於時。』

案：《隋書・音樂志》明云：『鄭譯用蘇祇婆琵琶絃柱，相引爲均。』《遼史・樂志》又云：『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則燕樂之原，出於琵琶可知。以《遼志》校勘《隋志》，多互相發明，但《隋志》猶以五聲二變十二管附會之，而《遼志》直云不用黍律，更爲簡捷明顯，無疑義矣。故《唐志》燕樂之器，以琵琶爲首。《宋志》亦云：『坐部伎琵琶曲盛流於時。』皆其證也。蓋琵琶四絃，故燕樂但有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一均也。第一絃最大，其聲最濁，故以爲宮聲之均，所謂『大不逾宮』也。第四絃最細，其聲最清，故以爲羽聲之均，所謂『細不過羽』也。第二絃少細，其聲亦少清，故以爲商聲之均。第三絃又細，其聲又清，故以爲角聲之均。一均分爲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也。其實不特無徵聲之均，即角聲之均，亦非正聲。故《宋史》云『變宮謂之閏』，又云『閏爲角而實非正角』，是也。不特角聲之均非正聲，即宮、商、羽三均，亦就琵琶絃之大小清濁而命之，與《漢志》所載律呂長短分寸之數，兩不相謀。學者無爲古人所愚可也。然七角一均，宋人教坊已不用，七羽一均，元人雜劇已不用，則亦徒存其名矣。後之論燕樂者，不知琵琶爲燕樂之原，而乃漫於簫笛求之，無怪乎其於二十八調之說，皆茫如捕風也。夫燕樂，唐、宋人皆知之，去今未遠，學者猶不能詳言其故，況三代以前之律呂哉！自隋鄭譯推演龜茲琵琶以定律，無論雅樂俗樂，皆原於此，不過緣飾以律呂之名而已。世儒見琵琶非三代法物，恆置之不言，而累黍布算，截竹吹管，自矜心得，不知所謂生聲立調者，皆蘇祇婆之緒餘也，庸足噱乎！又鄭譯之前，則有京房之律準，亦屬絲聲，其分寸皆不可爲律管之度，詳見余所著《晉泰始笛律匡謬》。

宋張炎《詞源》：『十二律呂各有五音，演而爲宮、爲調，律呂之名總八十四，分月律而屬之。今雅俗祇行七宮十二調，而角不預焉。』

又云：『七宮：黃鍾宮，仙呂宮，正宮，高宮，南呂宮，中呂宮，道宮；十二調：大石調，小石調，般涉調，歇指調，越調，仙呂調，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雙調，黃鍾羽，商調。』

案：張氏所謂七宮者，即下文黃鍾宮、仙呂宮、正宮、高宮、南呂宮、中呂宮、道宮是也；所爲十二調者，即下文大石調、小石調、般涉調、歇指調、越調、仙呂調、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雙調、黃鍾羽、商調是也。廷堪昔嘗著《燕樂考原》六卷，皆由古書今器積思悟入者。既成，不得古人之書相印證。而世又罕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久之，竟難以語人。嘉慶己巳歲春二月，在浙晤錢塘嚴君厚民杰，出所藏南宋張叔夏《詞源》二卷見示。取而核之，與余書若合符節，私心竊喜前此尚未誤用其精神。於是錄其要者，以自驗其學之艱苦，且識良友之餉遺，不敢忘所自也。至於書中所云『總八十四，分月律而屬之』者，蓋兼十二律之中管調在內，其實可用者，惟七宮十二調而已。他如附會陰陽損益，皆前代律

呂家陳言，與燕樂無涉，則不錄。又有如梵字在其下者，乃宋時字譜，今但錄七宮十二調之譜於此，其他本書具在，亦不錄焉。

又案：燕樂四均共二十八調，宋仁宗《樂髓新經》增入徵均，幷二變爲七均。又每均增入中管調，共八十有四調。其實可用者，惟宮、商二均而已，其餘皆借用此二均。以《詞源》考之，宮聲一均，第一調爲正黃鍾宮，而正角聲借之爲正黃鍾宮角，變徵聲借之爲正黃鍾轉徵，徵聲借之爲正黃鍾正徵。是宮、徵、角與變徵四均共用此一均也。而羽聲一均，又卽宮聲之半也。商聲一均，第一調爲大石調，而閏角聲借之爲大石角。是商、角二均共用此一均也。然則雖有四均之名，分之則爲七均，其實祇用三均；分之則爲八十四調，其實祇用十四調，又去二高調，但有十二調，故曰七宮十二調也。此等舉世皆驚爲神聖難窮之事，張眸相向，不敢與聞者。其實切而求之，固非異人任也。張氏所謂七宮，皆在琵琶第一均，所謂十二調，則在琵琶第二均與第四均也。第三均不用，以其與第二均同也。第四均亦不常用，以其卽第一均之半聲也。景祐《樂髓新經》及《詞源》皆可考也。自宋以來，實學日疏，世儒又高談小學之六書九數，窮年考證《說文》，推測句股，於此等不暇深究，或徑以算數代之。故用心雖勞，而其著書終無入門處也。至於前人之書，多不知而作，於其所未解者，往往故爲疑陣，良由未洞悉其源流，不得不旁及陰陽易象，以惑世而自欺。故讀其書，亦無入門處也。又有粗知其意，而巧藏琵琶之根，外緣飾以律呂之名，如沈存中、姜堯章諸人者。嗚呼！不有《遼史》燕樂『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之語，僅存於故帙，則後世亦何由而窺燕樂之端緒乎？《詞源》又云：『今雅俗祇行七宮十二調，而角不預焉。』蓋七角二均，北宋乾興以來已不用，故南宋七宮十二調亦無七角。據此而論，則元高安周氏之商角調、角調爲謬誤，不待言矣。

《遼史・樂志》：『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闕其一。』

《宋史・樂志》、蔡元定《燕樂書》：『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句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略也。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聲之對，故爲宮。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略也。

宋沈存中《夢溪筆談》：『十二律幷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祇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句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爲黃鍾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又云：『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狄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補筆談》：『今燕樂只以合字配黃鐘，下四字配大呂，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夾鐘，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句字配蕤賓，尺字配林鐘，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下凡字配無射，高凡字配應鐘，六字配黃鐘清，下五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緊五字配夾鐘清。』

《姜白石集古今譜法》：『黃合、大下四、太四、夾下一、姑一、仲上、蕤句、林尺、夷下工、南工、無下凡、應凡、黃清六、大清下五、太清五、夾清一五。』

《詞源古今譜字》與《白石集》同。

朱文公《琴律說》：『今俗樂之譜，ㅅ則合之爲黃也，ㅁ則四下之爲大也，ㄑ則四上之爲太也，一則一下之爲夾也，二則一上之爲姑也，ㄱ則上之爲中也，ㄥ則句之爲蕤也，ㄱ則尺之爲林也，ㄱ則工下之爲夷也，ㄱ則工上之爲南也，ㅅ則凡下之爲無也，ㅅ則凡上之爲應也，ㄴ則六之爲黃清也，ㅅ則五下之爲大清也，ㅠ則五上之爲太清也，ㅁ則五緊之爲夾清也，此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爲此。』

元趙文敏《琴原》：『黃鐘之均：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七比一、二。夾鐘之均：一羽、二宮、三商、四角、五徵、六、七比一、二。中呂之均：一徵、二羽、三宮、四商、五角、六、七比一、二。夷則之均：一角、二徵、三羽、四宮、五商、六、七比一、二。無射之均：一商、二角、三徵、四羽、五宮、六、七比一、二。

明鄭世子載堉《律呂精義・旋宮琴譜》：『笙猶律也，吹律定弦，古人本法也；以笙代律，今人捷法也。古所謂正調一弦倍徵吹合字，二弦倍羽吹四字，三弦正宮吹上字，四弦正商吹尺字，五弦正角吹工字，六弦正徵吹合字，七弦正羽吹四字。俗謂正調一弦散聲爲宮，非也。』

案：字譜上字即宮聲，古今皆同，可一言以蔽之。鄭世子所云『古正調一弦倍徵，一弦爲黃鐘』，猶言黃鐘爲下徵也。燕樂以黃鐘配合字，豈非合字即下徵乎？三弦正宮，三弦爲仲呂，猶言仲呂爲正宮也。燕樂以仲呂配上字，豈非上字即正宮乎？琴正調七弦無二變，散聲亦無一、凡二字，豈非一、凡二字即變宮、變徵乎？此皆元聲自然之序，無所用穿鑿於其閒也。或者疑宋人所配與今之字譜不同，殆未之深思焉爾！

明宋濂溪濂跋《太古遺音》云：『士大夫以琴鳴者，恆法宋楊守齋纘，以合於晉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可無疑者。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宮爲聲律之元也。今纘以仲呂爲宮，則似用旋宮之法。既曰旋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爲宮乎？其與獨彈黃鐘一均者又何異？』

案：唐、宋人皆以上字配仲呂，守齋以仲呂爲宮，正唐人以上字爲宮之遺法，與沈存中、姜堯章、趙子昂之說悉合，濂溪不知也。

國朝王吉途坦《琴旨旋宮轉調篇》云：『唐人之紀琴，以管色合字定一弦，則四字定二弦，上字定三弦，尺字定四弦，工字定五弦，六字定六弦，五字定七弦，乃管音之四字調。四字調爲正調，而乙、凡不用，琴之二變亦不用，故以四字調之合字定一弦，其餘聲字皆與各弦相合也。蓋管音中合、四、上、尺、工、五、六之七字，即弦音中倍徵、倍羽、宮、商、角、徵、羽之七正聲也。乙、凡二字，即變宮、變徵之二變聲也。』

案：《遼史》所云『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十聲』，內四字即低五字，合字即低六字，句字即低尺字，其實止七聲也，與今樂工所傳之字譜同，即古樂之五聲二變也。竊謂字譜之名，當是蘇祗婆龜茲琵琶之譜法，隋唐人因之，遼人遂載入史志。鄭譯以其言不雅馴，乃以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代之，而五聲二變，則又以黃鍾、太蔟、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代之，後人遂生眩惑耳。五聲二變唯宮聲最濁，字譜中惟合字最濁，故以合字當宮聲。既而考之器數而不驗，則又云：『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是合字應配徵聲，不可以配宮聲。鄭譯已自言之，故宋人但云『合字配黃鍾』，不云『配宮聲』也。十二律長短有定，五聲二變皆可遞居之。《記》所云『還相爲宮』是也。琴弦一爲黃鍾，二爲夾鍾，三爲仲呂，四爲夷則，五爲無射，六、七即一、二之清聲。正宮調黃鍾爲下徵，第一弦也，仲呂爲宮聲，第三弦也。宋人以合字配黃鍾，即配下徵也；上字配仲呂，即配宮聲也。鄭世子諸人皆以上字爲宮聲，蓋亦由考驗得之，而不知其與宋人所配無異也。仲呂上字爲宮，則林鍾尺字爲商，南呂工字爲角，應鍾凡字爲變徵，黃鍾合字爲下徵，太蔟四字爲下羽，姑洗一字爲變宮，黃鍾清六字爲正徵，太蔟清五字爲正羽，而燕樂、古樂無異同矣。黃鍾爲宮，則應鍾爲變宮。今燕樂以應鍾凡字配變徵，故《宋史・樂志》云：『惟變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也。』黃鍾爲宮，則姑洗爲角。今燕樂以姑洗一字配變宮，故《宋史・樂志》云：『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又云：『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實非正角聲也。』此皆自來論樂家疑鬼疑神，視若海上三山者。今乃殫思竭慮，一旦於故紙中尋得其端緒，眞有平步至蓬萊之樂。至於蕤賓爲句字，夷則爲下工，無射爲下凡，大呂爲下四，夾鍾爲下一，則又因十二律之高下而分配之者也。各聲皆分高下，惟上字無高下，亦可見宮聲之獨尊矣。北宋房庶謂『太常樂黃鍾適當仲呂』，南宋楊纘以仲呂爲宮。以吾說證之諸書，無不皆合。蓋天地雖奧，理無終閟也。此本孤學，無師無友，皆由積思而悟，獨是獨非，未敢自信，願以質世之同志者。

《補筆談》：『十二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凡殺聲，黃鍾宮今爲正宮，用六字；黃鍾商今爲越調，用六字；黃鍾角今爲林鍾角，用尺字；黃鍾羽今爲中呂調，用六字；大呂宮今爲高宮，用四字；大呂商、大呂角、大呂羽、太簇宮今燕樂皆無；太簇商今爲大石調，用四字；太簇角今爲越角，用工字；太簇羽今爲正平調，用四字；夾鍾宮今爲中呂宮，

用一字；夾鐘商今爲大石調，用一字；夾鐘角、夾鐘羽、姑洗商今燕樂皆無；姑洗角今爲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爲高平調，用一字；中呂宮今爲道調宮，用上字；中呂商今爲雙調，用上字；中呂角今爲高大石角，用六字；中呂羽今爲仙呂調，用上字；蕤賓宮、商角羽今燕樂皆無；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用尺字；林鐘商今爲小石調，用尺字；林鐘角今爲雙角，用四字；林鐘羽今爲大呂調，用尺字；夷則宮今爲仙呂宮，用工字；夷則商、角、羽，南呂宮，今燕樂皆無。南呂商今爲歇指調，用工字；南呂角今爲小石角，用一字；南呂羽今爲般涉調，用工字；無射宮今爲黃鐘宮，用凡字；無射商今爲林鐘商，用凡字；無射角今燕樂無；無射羽今爲高般涉調，用凡字；應鐘宮、應鐘商今燕樂皆無；應鐘角今爲歇指角，用尺字；應鐘羽今燕樂無。

《姜白石集》：『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宮爲正，宮犯商爲旁，宮犯角爲偏，宮犯羽爲側。』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可犯商、角、羽耳。

朱文公云：『張功甫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首二字是某調，章尾卽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亦以清聲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鑿」字皆是濁聲黃鐘調，末以濁聲結之。』

案：蔡元定《律呂新書》『起調畢曲』之說，於古未之前聞也。彼蓋因鄭譯之八十四調，去二變而演爲六十調，於心終覺茫然無術以別之。因見沈氏《筆談》『某調殺聲用某字』，又見『行在譜子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卽以某調終之』之語，又以『殺聲』及『首尾』等語不典，遂乃撰爲『起調畢曲』之言，以爲六十調之分別在此，而又諱其所自來，以驚愚惑衆。究之於沈氏之所謂『殺聲』者，又何嘗了然於心哉！某調殺聲用某字者，欲作樂時見此曲殺聲是某字，卽用某調奏之，非宮調同此抗隊，而徒恃殺聲一字以爲分別也。如宮調別無可辨，徒以殺聲辨之，則黃鐘起調畢曲謂之黃鐘宮者，改作太蔟起調畢曲，又可謂之太蔟宮，則宮調亦至無定不可據之物矣。後之論樂者，如唐應德、李晉卿輩，咸奉起調畢曲爲聖書，豈知其爲鄙書燕說，淺近如此乎！殺聲者，卽姜堯章所謂『住字』也。以今器考之，琵琶第一弦聲最濁，卽琴第七弦，燕樂七宮應之，殺聲正宮用六字，卽六字調；高宮用四字，卽四字調；中呂宮用一字，卽一字調；道宮用上字，卽上字調；南呂宮用尺字，卽尺字調；仙呂宮用工字，卽工字調；黃鐘宮用凡字，卽凡字調。古七宮一均，卽今琵琶之七調也。三弦第一弦聲最濁，卽琵琶之第二弦，燕樂七商應之，殺聲大石調用四字，卽四字調；高大石調用一字，卽一字調；雙調用上字，卽上字調；小石調用尺字，卽尺字調；歇指調用工字，卽工字調；商調用凡字，卽凡字調；越調用六字，卽六字調。古七商一均，卽今三弦之七調也。今之俗樂，用三弦不用琵琶，然則今之四字調乃古之正宮，一字調乃古之高宮，上字調乃古之中呂宮，尺字調乃古之道宮，工字調乃古之黃鐘宮。故南宋七商，亦用黃鐘至無射七律也。七角一均，宋人已不用，七羽一均，元人已不用，今俗所用之七宮，又古燕樂之七商，則今樂又高於古樂二律矣。《遼史・樂志》所謂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十聲者，以燕樂殺聲考之，有六無合，有四無五，有尺無句，實止七聲。又燕樂以句字配蕤賓，七角之歇指角，卽蕤賓角，殺聲不用句字，而用尺字，則句字卽低尺，猶之四字卽低五，六字卽高合可知矣。明韓邦奇云：『句字卽低尺。』蓋按其聲而得之，不知實與古人闇合也。

又案：起調畢曲之說，蕭山毛氏駁之曰：『設有神瞽於此，欲審宮調，不幸而首聲已過，則雖按其聲，而茫然不解爲何調，必俟歌者自訴曰「頃所歌者首聲爲某聲」，而後知之。此稚語也。』可謂解頤之論矣。毛氏論樂，以今字譜四字爲宮，則大本已誤。故惟錄此條，餘皆不取。

《新唐書・樂志》：『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撥琵琶。』

《琵琶錄》：『五弦，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伎也。白傅諷諫有《五弦彈》，近有馮季皋。』

元稹《五弦彈》詩：『趙璧五弦彈徵調，徵聲嶢絕何清峭。』

張祜《五弦》詩：『徵調侵弦乙，商聲過指籠。』

馬氏《文獻通考・樂類》：『阮咸琵琶，宋朝太宗舊制，四弦上加一弦散呂五音。』原注云：『呂弦之調有數法，大弦爲宮，是正聲，或爲下徵，或爲下羽。』『阮類琴有濁、中、清三倍聲，上隔四柱濁聲也，應琴下暉；中隔四柱中聲也，類琴中暉、下暉；下隔四柱清聲也，類琴上暉。今太常樂工俗譜按中隔第一弦。』原注云：『第一柱下按黃鐘，第二柱下按大呂。』『第二弦』，原注云：『第一柱上按太蔟，第一柱下按夾鐘，第二柱下按姑洗，第三柱下按仲呂。』『第三弦』，原注云：『第一柱上按蕤賓，下按林鐘，第二柱下按夷則，第三柱下按南呂。』『第四弦』，原注云：『第一柱下按無射。』『第五弦』，原注云：『第一柱下按應鐘，第二柱是黃鐘清，第三柱是大呂清，第四柱是太蔟清，所有夾鐘清在下隔也。』『凡此本應五音，非有濁、中、清之別也。今誠去四清聲以合五音，則舜琴亦不是過也。』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樂曲凡有謂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徵、商、羽、角，合變宮、變徵爲之，此七均也。變徵或云始於周，如戰國時，太子丹遣慶軻於易水之上，作變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韻也者，凡調各有韻，猶詩律有平仄之屬，此韻也。律呂陰陽，旋相爲宮，則凡八十有四，是爲八十四調。然自魏、晉後，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之均韻矣，孟軻氏亦言「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時徵、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招而作之哉！唐開元時，有若《望瀛》法曲傳於今，實黃鐘之宮。夫黃鐘之宮調，是爲黃鐘宮之均韻，可爾奏之。乃么用中呂，視黃鐘則爲徵。既無徵調之正，乃獨於黃鐘宮調閒用中呂管，方得見徵音之意而已。及政和間作燕樂，求徵、角調二均韻亦不可得。有獨以黃鐘宮調均韻中有曲，而但以林鐘卒之。是黃鐘視林鐘爲徵，雖號徵調，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鐘以林鐘爲徵之均韻也。此猶多方以求之，稍近於理。自餘凡謂之徵、角調，是又在二者外，甚謬悠矣。』

案：《文獻通考》：『教坊所奏凡十八調，不用者十調。一曰高宮，二曰高大石，三曰高般涉，四曰越角，五曰大石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商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鐘角。』然則七角一均，非亡於春秋時矣，惟其於政和補徵調之故，言之尚詳，蓋得之於目覩也，故錄之。

《琵琶錄》：『唐太宗朝，樂器內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竝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案：徵音有其聲者，謂琵琶每弦之中，各具五聲二變也。無其調者，謂琵琶但有宮、商、角、羽四弦，無徵弦也。其理極易明。朱文公云：『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則亦未得其解矣。

又案：琵琶四弦無徵調，唐人之五弦彈則有之。元稹《五弦彈》詩云：『趙璧五弦彈徵調，徵聲激越何清峭。』又張祜《五弦詩》云：『徵調侵弦乙，商聲過指籠。』是五弦之器有徵調也。五弦彈，《新唐志》謂之『五弦』，《通典》謂之『五弦琵琶』。唐樂多用之。此器至宋已失傳，徽宗置大晟府，命補徵調，當時如柳永、周邦彥輩，皆號爲知樂，乃不知唐人有五弦之器，但借琵琶之宮弦爲之，致伶工有樂韻之譏，殊可笑也。

《宋史・樂志》引蔡元定《燕樂書》：『宮聲七調，皆生於黃鐘；商聲七調，皆生於太蔟；羽聲七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皆生於應鐘。』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

又姜夔《大樂議》：『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大呂之商、羽焉。』

案：《宋史》七宮生於黃鐘者，謂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故曰『黃鐘宮爲正宮，大呂宮爲高宮』也。七商生於太蔟者，謂用太蔟、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七律，故曰『太蔟爲大石調，夾鐘商有高大石調』也。七羽生於南呂者，謂用南呂、無射、黃鐘、太蔟、姑洗、仲呂、林鐘七律，故曰『南呂羽爲般涉調，無射羽爲高般涉調』也。七角生於應鐘者，謂用應鐘、黃鐘、太蔟、姑洗、蕤賓、林鐘、南呂七律，故曰『應鐘角爲大石角，黃鐘角爲高大石角』也。而沈氏《補筆談》云：『姑洗角今爲大石角。』則以姑洗爲角之故，仍用姑洗、仲呂、林鐘、南呂、應鐘、黃鐘、太蔟七律。然其言曰『黃鐘角今爲林鐘角』，則名爲起姑洗，實亦起應鐘矣。故《琵琶錄》云：『小石角亦名正角調也。』七宮，黃鐘與大呂，林鐘與南呂；七商，太蔟與夾

鐘，南呂與無射；七羽，南呂與無射，姑洗與仲呂；七角，應鐘與黃鐘，蕤賓與林鐘，皆二律相連，其餘皆隔一律，亦古樂二變閒二律收一聲之遺意。其退七角於七羽後，則乾興以來七角聲已不用故也。至南渡時，七商、七羽亦如七宮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蓋以琵琶弦之次序言之，則有黃鐘、太蔟、南呂之殊，以一均言之，則弦弦皆可爲黃鐘。故姜堯章云『黃鐘商俗名大石調』，王晦叔云『黃鐘羽俗呼般涉調』也。所謂閾大呂之商、羽者，閾高大石、高般涉二調也。亂絲之中，未嘗無端緒之可尋，惜好學深思者少耳。

《宋史・樂志》：太宗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黃鐘、道調、仙呂、中呂、南呂、正宮、小石、歇指、大石、雙調、商調、越調；高平、般涉、中呂、仙呂、黃鐘羽。

案：《宋史》唯曲破、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者，能備二十八調，其餘如教坊所奏，及隊舞大曲，皆閾七角調及三高調，但十八調，教坊正平調又云『無大曲』，故乾興以來，止用十七調也。元人不學，見十一調中有仙呂、中呂、黃鐘三調，疑其與六宮相複，遂去之，妄易以宮調、角調及商角調，以爲相傳之六宮十一調云爾。不知宮、角乃一均之總名，安得七宮、七角之外，復有宮調、角調乎？七角一均，宋乾興以來已不用，故政和君臣即云閾角、徵二均，安得元時尚有商角調乎？此皆謬誤之甚者，不必至明而後燕樂失傳也。

元周挺齋德清《中原音韻》：樂府共三百三十五章：正宮二十五章，中呂三十二章，南呂二十二章，仙呂四十二章，黃鐘二十四章，大石調二十一章，雙調一百章，小石調五章，商調十六章，越調三十五章，商角調六章，般涉調八章。

案：周氏自注云：『自軒轅製律，一十七宮調，今之所傳者，一十有二。』考十七宮調，北宋乾興以來教坊所用之宮調也，乃以爲軒轅所製，何鹵莽也！周氏在當時號爲知音者，所言尚謬悠如此，況其下者乎！

又案：周氏有《中原音韻》一書，分十九部，論者咸以爲精。今考南宋《菉斐軒新增詞林要韻》，內分一東、紅，二邦、陽，三支、時，四齊、微，五車、夫，六皆、來，七眞、文，八寒、閒，九鸞、端，十先、元，十一簫、韶，十二和、何，十三嘉、華，十四車、邪，十五清、明，十六幽、遊，十七金、音，十八南、三，十九占、炎。其上、去及入聲，作三聲分配各部，皆與周氏略同。然則周氏之書，蓋亦有所本也。其有入、無入與古部相反，而入聲之閉口、抵齶、鼻音併而爲一，亦始於此。此書世所罕覯，故《四庫》亦未著錄，惟厲樊榭詩中嘗及之，頃阮中丞以所得影鈔宋本進焉，因撮其大略於此。

明臧晉叔懋循《元曲選》，載《天台陶九成論曲》，正宮三十三章，中呂宮七十三章，南呂宮三十九章，仙呂宮六十一章，黃鐘宮三十三章，大石調三十五章，雙調一百三十三章，商調五十章，越調三十八章。

案：天台陶氏論曲，祇有五宮四調，其數得九，故明人因之稱爲『九宮』，猶言九宮調云爾。不然，統高宮而計之，但有七宮，安得所謂九宮者哉？高安周氏論曲，九宮調之外，又有小石、般涉、商角三調，謂之十二調。元人南曲無商角，有羽調，又加一仙呂入雙調，合其數得十三，明人因之，稱爲十三調，猶言十三宮調云爾。不然，宋乾興以來祇有十一調，安得所謂十三調者哉？明人製譜，不知九宮十三調爲何物，漫云某曲在九宮，某曲在十三調。近方氏《物理小識》，又於七調之外，妄立十三調之名，皆不得其解而臆說也。明沈伯英《南九宮十三調曲譜》，有正宮，又有正宮調，不知正宮即正宮調也。然則其所謂仙呂、中呂、南呂之外，別有仙呂、中呂、南呂三調者，亦未可爲據矣。羽調不知於七羽中何屬，當是黃鐘羽也。朱錫鬯檢討《書沈氏古今詞譜後》謂其黃鐘不分宮、羽；存正宮、道宮，去高宮；存大石，去高大石；中呂、仙呂不分宮調；刪去高般涉、南呂、黃鐘三調；角聲則全略之。皆指爲沈氏之誤，不知三高調及七角聲，正平調，北宋已不用，中呂、南呂、仙呂三調，元人已不用，非創自沈氏也。沈氏於燕樂固無所解，而朱氏亦僅得燕樂之粗跡，故所論皆不中款會云。

《宋書・樂志》：清商三調歌詩，荀勗撰。舊詞施用者，平調六曲，清調六曲，琴調八曲。

《魏書・樂志》：神龜二年，陳仲孺言：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

《隋書・音樂志》：沛公鄭譯奏上龜茲琵琶七調，何妥非其義曰：『近

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

又云：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以來舊曲樂器形制，幷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屬晉朝遷播，符永固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

案：龜茲琵琶未入中國以前，所謂俗樂者，即清商三調也。故荀勗笛律亦止正聲、下徵、清角三調。蓋即清商三調而易其名耳。

《通典》：隋平陳，獲宋、齊舊樂，詔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

又云：貞觀之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爲之折衷。

又云：武德九年正月，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樂成，奏之。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

案：此雅樂也，亦兼南北之聲。

又云：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典樂器形制，幷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隋平陳後獲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爲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者而補之，以新定呂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先遭梁、陳亡亂，而所存蓋尠。隋室以來，日益淪缺。大唐武太后之時，猶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歌》、《團扇歌》、《懊儂》、《長史變》、《督護歌》、《讀曲歌》、《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鳥夜飛》、《估客》、《楊叛》、《雅歌》、《驍壺》、《常林歡》、《三洲採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共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曲；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曲》、《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吟嘯》等，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沈約《宋書》惡江左諸曲哇淫，至今其聲調猶然，觀其政已亂，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從容雅緩，猶有古士君子之遺風，他樂則莫與爲比。樂用鐘一架，磬一架，琴一、一弦琴一、瑟一、秦琵琶一、卧箜篌一、筑一、箏一、節鼓一、笙二、笛二、簫二、篪二、葉一、歌二。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於管弦者，唯《明君》、《楊叛》、《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共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時《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中訛失，與吳音轉遠，以爲宜取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聲調以失，云學於俞才生，江都人也。自郎子亡後，清樂之歌闕焉。又闕清樂，唯雅樂一曲，辭典而音雅，閱舊記，其辭信典。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琴調、蔡邕《五弄》調，謂之『九弄』。雅聲獨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

案：此清樂也，皆南朝之樂，今之南曲本此。

又云：燕樂，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舊制，奏九部樂。至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寮，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常，至是增爲十部伎，其後分爲立、坐二部。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製《景雲河清歌》，名曰『燕樂』，奏之管弦，爲諸樂之首。樂用玉磬一架、大方響一架、笛箏一、筑一、卧箜篌一、大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小琵琶一、大五弦琵琶一、小五弦琵琶一、吹葉一、大笙一、小笙一、大篳篥一、小篳篥一、大簫一、小簫一、正銅鈸一、和銅鈸一、長笛一、尺八一、短笛一、揩鼓一、連鼓一、鞉鼓二、浮鼓二、歌二。按：此樂唯《景雲》舞近存，餘並亡。

案，此燕樂也，皆北朝之樂，今之北曲本此。

《夢溪筆談》：『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

又云：『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

案：側調即《宋書》之『瑟調』。

《姜白石集・側商調序》云：『琴七弦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慢角、清商、宮調、慢宮、黃鐘調是也。加變宮、變徵爲散聲者，曰

側弄、側楚、側蜀、側商是也。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予以此語尋之，《伊州》大石調，黃鐘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角乃黃鐘之正，側商乃黃鐘之側。它言側者用此，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

案：今字譜之一字，即變宮聲也，宋人以夾鐘、姑洗二律配之，非也。字譜之凡字，即變徵聲也，宋人以無射、應鐘二律配之，亦非也。蓋二變者聲也，夾、姑、無、應者律也，律不可以配聲明矣。今之南曲，不用一、凡者也，北曲用一、凡者也。唐之俗樂有二：一曰清樂，即魏晉以來之清商三調也。三調者，清調也，平調也，側調也。龜茲樂未入中國以前，梁、陳之俗樂如此。姜堯章云：『琴七弦加變宮、變徵爲散聲者曰側弄。』是清樂之側調用二變者也。又云：『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是清樂之清調、平調不用二變者也。荀勗之正聲、下徵、清角，亦祇三調也，一曰讌樂，即蘇祇婆琵琶之四均二十八調也。龜茲樂既入中國以後，周、齊之俗樂如此。姜堯章所度之曲，遺譜尚存，無不用二變者，是讌樂二十八調皆用二變也。自是而後，清樂之側調，亦雜入讌樂，而不可復識矣。今之南曲，清樂之遺聲也。清樂，梁、陳、南朝之樂，故相沿謂之南曲。今之北曲，讌樂之遺聲也，讌樂，周、齊、北朝之樂，故相沿謂之北曲。皆與雅樂無涉。胡氏彥昇謂今南曲爲雅樂之遺聲者，則誤甚矣。沈存中云：『唐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三者截然不同。唐之雅樂，以部伎之絕無性識者爲之，其雅樂如此，必不能似今之南曲諧婉悅耳也。若宋人之雅樂即燕樂，朱子所傳趙彥肅《詩樂譜》，《小雅》六篇用黃鐘清宮，《國風》六篇用無射清商。宋人以夾鐘、姑洗配一字，無射、應鐘配凡字，譜中有姑洗、無射諸律，則雅樂用一、凡可知矣。胡氏不知宋人樂譜中律呂，即字譜之別名，見趙譜用蕤賓、應鐘二律，遂譏其用一、凡非古聲，亦可謂癡人説夢矣。且唐以前無南北之名，至祖孝孫始斟酌南北，定爲雅樂，亦不得獨以雅樂屬之南曲也。蓋天寶之法曲，即清樂南曲也；胡部，即燕樂北曲也。以法曲與胡部合奏，即南北合調也，皆俗樂也。胡氏蓋未之深考云。

《宋史・樂志》：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宴享，豈以正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則不待知音而後能也。今太常樂縣鐘、磬、塤、篪、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類皆倣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古樂豈眞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而太常仍與教坊殊絕，何哉？昔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製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因是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宮軒爲正聲，而概謂夷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以杯盂；古者簟席以爲安，後世更以榻案。使聖人復生，不能捨杯盂、榻案，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淫濫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當數子紛紛銳意改制之後，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存其語，以俟知者。

馬氏端臨曰：『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弦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任、氓之雜樂，毋害其爲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柷敔，一循雅奏，毋害其爲怨而怒也。房庶之言當矣。然庶當李照、阮逸製樂之時，特爲此論，後來乃復創爲古本《漢書》，有「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之說，欲改定律呂。范蜀公力主其說，別撰新樂上進，則復效照、逸之爲，而與素論背馳，何耶？』

樂器

唐・南卓《羯鼓録》 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

太簇一均，龜茲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雞婁鼓之上。鼗如漆桶，下以小牙牀承之。擊用兩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晚景，明月清風，破空透遠，特異衆樂。杖用黃檀狗骨花楸等木，須至乾緊絕濕氣，而復柔膩；乾取發越響亮，膩取戰裹健舉。桴用剛鐵，鐵當精鍊，桴當至勻，若不剛，即應條高下，掇捩不停；不勻，即鼓面緩急，若琴徽之勉病矣。

又　諸曲調如太簇曲《色俱騰》、《乞婆娑》、《曜日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製。上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絲管，必造其妙，若製作諸曲，隨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拍；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當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覩而嘆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上指而笑謂嬪御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御侍官，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翳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下。其曲絕妙入神，例皆如此。

又　嗣曹王皋精曉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桴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觀者訝之曰：『豈足尚耶？』士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皋見桴，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因指其剛勻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諸公必未信，命取食柈，自選其極平者，遂置二桴於柈心，以油注之桴中，桴滿而油不浸漏，蓋相契無際也。』皋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桴，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答曰：『某先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之家。』衆方深伏。賓府又潛問客，直償幾何。客曰：『不過三五百緡。』及皋遺財帛器皿，其直果稱焉。

唐・段安節《樂府雜録》卷一《箏》　箏者，蒙恬所造也。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及龍佐；大中以來，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從、李從周，皆能者也。從周即青孫，亞其父之藝也。

又《琵琶》　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有直項者、曲項者。曲項，蓋使於急關也。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苞、謝奕，樂也。開元中有賀懷智，其樂器以石爲槽，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鬬聲樂，即街東有康崑琶最上，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其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崑崙即驚駭，乃拜請爲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以定東鄽之勝。翊日，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嘉奬，乃令教授崑崙。段奏曰：『且請崑崙彈一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年初學藝時，偶於鄰舍女巫授一品絃調，後乃易數師。段師精鑑如此元妙也。』段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段之藝。

貞元中有王芬，曹保保其子善才，其孫曹綱，皆襲所藝。次有裴興奴，與綱同時，曹綱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興奴長於攏撚，不撥稍軟，時人謂曹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於曹綱，盡綱之能。綱嘗謂儕流曰：『教授人亦多矣，未曾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宿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攜琵琶於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之，乃一片方響，蓋蕤賓鐵也。以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

某門中有樂史楊志善琵琶，其姑尤更妙絕。姑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方彈。楊志懇求教授，堅不允，且曰：『吾誓死不傳於人也。』志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其姑彈弄，仍繫脂鞋帶，以手畫帶，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攜樂器詣姑彈之，姑大驚異，志即告其事，姑意乃回，盡傳其能矣。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趙家最妙。時有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正臨河岸。垂鉤之際，忽見一物浮過，長五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祕器也。及發棺視之，乃一女郎，粧飾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

其領巾伺之，口鼻有餘息。即移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殺，投於河中，錦綺即弟子相贈爾。遂垂泣感謝。厚本即納爲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贖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辰，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洎有黃門放鷂子過其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翊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即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錫賜焉。咸通中，即有米和、申旋尤妙。後有王連兒也。

又《笛》 笛者，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於當時。後祿山亂，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謨爲之盡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聽耳。』政即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舟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聲。即拜謝以求其法。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

又《觱篥》 觱篥者，本龜茲國樂也，亦曰悲栗，有類於笳。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大歷中，幽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爲第一手，恃其藝倨傲自負，戎帥外莫敢輕易請者。時有從事姓盧，不記名，臺拜入京，臨岐把酒，請吹一曲相送。麻奴偃蹇，大以爲不可。從事怒曰：『汝藝亦不足稱，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今古！』麻奴怒曰：『某此藝海內豈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優劣。』不數月到京，訪尉遲青所居在常樂坊，乃側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如不聞。麻奴不平，乃求謁見，閽者不納，厚賂之，方得見通。青即席地令坐，因於高般涉調中吹一曲勒部甚曲，曲終，汗浹其背，尉遲頷頤而已。謂曰：『何必高般涉調也！』即自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吹之。麻奴涕泣愧謝曰：『邊鄙微人，偶學此藝，實謂無敵，今日幸聞天樂，方悟前非！』乃碎樂器，自是不復言音律也。元和長慶中，有黃日遷、劉楚材、尙陸陸，皆能者。大中以來，有史敬約，在汴州。

又《方響》 咸通中有調音律官吳繽，爲鼓吹署丞，善打方響，其妙超羣，本朱崖李太尉家樂人也。

又《笙篌》 笙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翁溺於河，歌以哀之，其妻麗玉善笙篌，撰此曲，以寄哀情。咸通中第一部有張小子，忘其名，彈弄冠於今古，今在西蜀。太和中有季齊皐者，亦爲上手，曾爲某門中樂史，後有女亦善此伎，爲先徐相姬。大中末，齊皐尙在，有內官擬引入教坊，辭以衰老乃止。胡部中此樂妙絕，教坊雖有三十人，能者一兩人而已。

又《五絃》 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伎也。白傅諷諫有五絃彈，近有馮季皐。

又《阮咸》 大中初，有待詔張隱聳者，其妙絕倫，蜀郡亦多能者。

又《琴》 古者能士固多矣：貞元中，成都雷生善斲琴，至今尙有孫息不墜其業，精妙天下無比也。彈者亦衆焉。太和中有賀若夷尤能，後爲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賞之，仍賜朱衣，至今爲賜緋調；後有甘黨，亦爲上手。

又《擊甌》 武宗朝，郭道源後爲鳳翔府天興縣丞，充太常寺調音律官，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隻，旋加減水於其中，以筯擊之，其音妙於方響也。咸通中，有吳縝洞曉音律，亦爲鼓吹署丞，充調音律官，善於擊甌。擊甌，蓋出於擊缶。

又《羯鼓》 明皇好此伎，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擊鼓，花奴時戴砑絹帽子，上安葵花，數曲曲終，花不落，蓋能定頭項爾。黔帥南卓著羯鼓錄，中具述其事。咸通中，有王文舉，尤妙弄三杖打撩，萬不失一，懿皇師之。

又《拍板》 拍板本無譜，明皇遺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以進，上問其故。對：『但有耳道，則無失節奏也。』韓文公因爲樂句。

又《鼓》 其聲坎坎然，其衆樂之節奏也。禰衡常衣綵衣擊鼓，其妙入神。武宗朝，趙長史尤精。

明・潘之恒《亘史雜篇》卷五《聽聘夫彈三絃爲江仲履銘士翔所製樂器》 木而玄，絲而絃。裂黝石，挂長川。自寫清音，高山流泉。鼕鼓相應，蛇腹便便。趺玉爲砥，荷葉田田。繞以梅花數曲，善聽者居其顛，是稱隴上之仙。不有製者奚開先？不有愛者誰爲傳？不有賞者名空懸，一

唱三嘆豈徒然！

亘史云：士翔者，婁江沈生也。自製三絃、提琴，稱絕技。比舊式減小，令音清亮而便捷。十年間僅見之，然非得妙指發音，虛此器矣！

又《絃鞉》　周樂器設播鼗，職業所及。制用絲結爲繩，如貫珠，垂雙耳，搖之還擊其面以成音，協於鼗鼓之節。自周失職，武入於漢，至秦末改此器。引絲而長之，以爲絃，加一以象川，義柄出其上，如繭之吐絲。去鼗革代以蛇腹，象仰盂承概，名曰『絃鞉』。絃取諸乾，軫取諸坤。紀之三，以行宮音之主也。至漢世，胡部習之，廣其月體，增一絃，以象四時，則絃鞉之窕以咸用和而嘉成。揚子雲之著《太玄》，因之琵琶是已。今之稱三絃者，左曰『老』，中曰『中』，右曰『子』，合《易》卦陰陽三索，得長、中、少之次。其性柔，宜用剛；其調緩，宜急張。在泉石之間則清，流雲霞之際則燁，參艷冶之場則暘，近市居者濁，處暗室者窒，混湫隘者鄙。失其操矣！故佩璜浣女，去軫而能調；清溪幽居，三弄而成曲。廣陵之伎，委調於流波；惠明之靈，宛轉而垂露。哀絲悲韻，在指繁而不亂，撥滑而不殢。斷而復續，抑而忽昂；驟而若止，伏而若浮。高臺欲傾，曲池漸平，就體而心憐，孤嘯而響合。雙墜風韶，惟清遠可尚；一絃獨奏，況金玉其相。此千古之直音，一代之勁節也。若乃吳俗和緩，其音靡漫，其人柔脆，其德沉酣。和緩以振之，易以豪；靡漫以激之，易以襄；柔脆以越之，易以韌；沉酣以湛之，易以揚。此奏曲之微，以之移情動衆者也。故非世職則不專，非心感則不憐。不學操縵，不能安絃。綸以緒終，琰以拍傳。余與吳門張聘夫交，其父子於三代之間，每爲醉心焉。祖野塘，以琵琶標特；父小塘，以提琴擅譽；今聘夫，遂以三絃鳴。二四之間，而不居參兩之，而後絕技歸焉。其技在漢之先，吾於是而聞秦音矣。作《絃鞉》贈之，以領諸樂府。

又《初音》　簫，仙音也。在參差縹緲間，聞之情怡，即欲飛去。此豈易言哉！樂部中雜之管絃，風靡靡然矣！近有慧流勝侶，遊藝品外，而幽韻間出，心靈氣淑，出之清越而極於悠長，喟然乍啓，神飄雲漢，而後簫乃可奏也。吳儂合曲，以協淒宛之音，其入以微而不能辨。如澄水生波，流雲伏響，雖淡藻飛屑，令人意消，必雙絕而後入神。曲高而簫不振，簫妙而曲不調，皆爲罷奏。而最淺近之談，則謂氣挾瀟湘，鳴諧鸞鳳。簫澀而欲宏，笛亮而欲抑，須兩浹而韻始調。世猶然聽熒，固難以語審音矣！

近時梨優登場，以簫管取媚。有稍能度曲者，亦持絲竹混之，祇令取厭。夫繁絃急管、錦瑟鸞笙，固有高會協奏之期，不可與秦樓漢浦，衝霄凌波，而竟璈佩於空音矣。吾友吳太寧左干始開此竅。而金昌秦、許輩，已覺霄壤。下此者烏足言。今秦淮女子，差喜理曲，倘令延年、秦宮、子都，將短簫、小絃和之，卧月花陰，避風裙底，即宮闈不能禁其情寶，而況狹邪沉湎者耶？偶徐生、陳生在宛陵，從淫雨中奏技，且爲舉沙陳事，余爲微語喻之，二生倘能以唇舌之潤及虛，眼指之變赴節，則漸近自然，豈徒在呼吸聲響間覓佳境也！二君相視莫逆，恍若有悟，將進技於秦淮少麗，時離時合，以期於雲水之裔。窮夫初音，知必有默契者，書以遺之。

又《縣解》　雲間馮大行使周府，王饋樂器一具，攜以歸。詫客未見。中有二絃，而龍其角，絲自口中出，魚皮腹，木背，杆則花梨而象飾之。麗以弓而鬃其絃。若爲之挾者，衆眯其名。馮笑曰：『此名提琴，顧無能操耳。』因延楊仲修賞焉。仲修者，婁之審音者也。抑按沉思，手弓若有會。然苦其音弗亮也。曰：『吾將亮之，足令入細矣。』於是易龍角，以檀爲之軫，易魚腹以桐，杆以筱。而直其絃，絃半繞；顧無爲之背，案有飲瓢椰也。合之中式，制遂成。而試操之，音中宮商，乃律以小令度曲，其聲鏘鏘璆璆，若戛金玉。仲修喜曰：『亮矣！』吾循其細聽，微而弗熒，指捷而弗滯，理於梵而弗紊也。持以協管，管調；以引簫，簫昵；以和肉，則融融然。邀魏良輔之徒，相與合奏於洞庭之波，風泠泠生縹緲，而雲冉冉繞四飛之間。一郡之人皆醉，三月而不能醒也。洞庭君聞之而嘆曰：『是音也，非人間之所習聞，盍以饗帝而樂神乎？新安之上，玄帝棲眞之所，而軒轅氏之所乘遊也。盍往質之？』既至，浹旬而《咸池》之樂始備，西震於靈巖，披及鸞生。生哂然長嘯，莫知其解，斯爲帝之縣解與？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絃索入曲》　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蓄家僮習唱，一時優人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詞，尚得金、元蒜酪遺風。予幼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矣。何又

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曾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亦無人知矣。頓老又云：『絃索九宮，或用滾絃，或用花和、大和彭絃，皆有定則；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即不成板矣。』此説眞不易之論。今吳下皆三絃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襖上着蓑衣』，顧阿瑛《小像》詩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也。簫、管可入北詞，而絃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絃索爲節奏也。況北詞亦有不叶絃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亦有焉。今人一例通用，遂入笑海。嘗見友人以漢隸自誇，余誚之曰：『此不過於「眞」字上加一二筆飛撇，遂枉其名曰「隸」。此名「隸楷」，非漢隸也。』今南方北曲，瓦缶亂鳴，此名『北南』，非北曲也。祇如時所爭尚者『望蒲東』一套，其引子『望』字北音作『旺』，『葉』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紀』，『疊』字北音作『爹』，今之學者，頗能談之，但一啓口，便成南腔，正如鸚鵡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終不脱盡，奈何強名曰『北』！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清唱則字窒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學南曲者亦然，初按板時，即以簫、管爲輔，則其正音反爲所遏；久而習成，遂如蛩、蛆相倚，不可暫撇，若單喉獨唱，非音律長短而不諧，則腔調矜持而走板。蓋由初入門時不能盡其才也。曾見一二大家歌姬輩，甫啓朱唇，即有簫、管夾其左右，好腔妙囀，反被拖帶，不能展施，此乃以邯鄲細步，行荆榛泥濘中，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難矣！若吾輩知音者，稍待學唱將成，即取其中一二人教以簫、管，既諳疾徐之節，且助轉換之勞，宛轉高低，無不如意矣。今有以吹、唱兩師幷教者，尤舛。

又《俗樂有所本》 都下貴璫家作劇，所用童子名『倒剌小廝』者，先有敲水盞一戲，甚爲無謂。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清之音，謂之『水盞』，與今稍不同耳。又吳下向來有俚下婦人打三棒鼓乞錢者，予幼時尚見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萬不失一。但其器有三等：一曰頭鼓，形類鼕，二曰聒鼓，三曰和鼓。今則一鼓三槌耳。即今串板，亦古之拍板，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本胡部樂，蓋以代扑，古人以扑節舞，而此用板代之。唐人謂之樂句。宋朝止用六板，予向亦曾見，今則四板矣。又今有所謂『十樣錦』者，鼓、笛、螺、板、大小鈸、鉦之屬，齊聲振響，亦起近年，吳人尤尚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舊。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諸雜樂，傳授南教坊，今吳兒遂引而伸之，眞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

又《俚語》 今樂器中有四絃，長項、圓聲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琥珀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博詞』。予心疑其非。後偶與教坊老妓談及，曰：『此名「渾不是」。蓋以狀似箜篌，似三絃，似琵琶，似阮，似胡琴，而實皆非，故以爲名。本虜中馬上所彈者。』予乃信以爲然。及查正統年間賜迤北瓦剌可汗諸物中，有所謂『虎撥思』者，蓋即此物，而《元史》中又稱『火不思』，始知『渾不是』之説亦訛耳。又有『緊急鼓』者，訛爲『錦鷄鼓』：總皆虜樂也。

清・李漁《閒情偶寄》卷五《鑼鼓忌雜》 戲場鑼鼓，筋節所關。當敲不敲，不當敲而敲，與宜重而輕，宜輕反重者，均足令戲文減價。此中亦具至理，非老于優孟者不知。最忌在要緊關頭，忽然打斷。如説白未了之際，曲調初起之時，横敲亂打，蓋卻聲音，使聽白者少聽數句，以致前後情事不連；審音者未聞起調，不知以後所唱何曲。打斷曲文，罪猶可恕；抹殺賓白，情理難容。予觀場每見此等，故爲揭出。又有一齣戲文將了，止餘數句賓白未完，而此未完之數句，又係關鍵所在，乃戲房鑼鼓，早已催促收場，使說與不說同者，殊可痛恨！故疾徐輕重之間，不可不急講也。場上之人，將要說白，見鑼鼓未歇，宜少停以待之。不則過難專委，曲、白、鑼鼓，均分其咎矣。

清・趙翼《檐曝雜記》卷二《西洋千里鏡及樂器》 天主堂在宣武門內，欽天監正西洋人劉松齡、高愼思等所居也。【略】有樓爲作樂之所。一虬髯者坐而鼓琴，簫、磬、笛、鐘、鼓、鐃、鐲之聲無一不備。其法設木架於樓，架之上懸鉛管數十，下垂不及樓板寸許。樓板兩層，板有縫，與各管孔相對。一人在東南隅，鼓嘴以作氣。氣在夾板中盡趨於鉛管下之縫，由縫直達於管。管各有一銅絲繫於琴絃。虬髯者撥絃，則各絲自抽頓其管中之關捩而發響矣。鉛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竅竅，以象諸樂之聲，故

一人鼓琴而衆管齊鳴，百樂無不備，眞奇巧也。又有樂鐘，幷不煩人挑撥，而按時自鳴，亦備諸樂之聲，尤爲巧絕。

清・姚燮《今樂考證・樂器》　方以智《通雅》云：『唐之杖鼓曰兩杖鼓者，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皇、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當時祇是打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於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今杖鼓中有炎杖聲。或曰：「大樂之鼓，無繁淚但用一椎，此用二椎，故曰兩杖鼓，與拍鼓呼杖鼓者異。」今時鼓板，專以襯節。』

又云：『元宗好羯鼓，而寧王善吹笛。帝嘗稱：「羯鼓，八音之領袖。」蓋本兩杖鼓。其曰答臘鼓，則龜茲鼓也。毛員鼓，天竺伎也。《筆談》曰：「羯鼓曲，今惟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

沈括《夢溪筆談》云：『元稹《連昌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瓠、嚫、哨、摧、顚、衮、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謂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又曰：『「打斷」，宋街市鼓曲也，一名「太平鼓」。吳曾曰：「崇寧、大觀以來，內外街市，鼓笛拍版，名曰『打斷』。至政和初禁之，民間改爲『太平鼓』。」又曰「通同部鼓」。江古心《宣政雜錄》言「臻蓬蓬鼓」。今北京臘正，小兒皆以棉裹桴擊鐵環太平鼓，無笛、拍。』

又云：『鉦卽錚，形圓，如銅鑼。《宋志》曰：「鉦，如大銅叠，南蠻之器也。」』

又云：『劉淵曰：「鈔鑼，銅器。」《樂書》有銅鑼，自後魏宣武以後好北音。胡笳、羯鼓、銅鈸、打沙羅，其音原出西域。笳音「常式切」。』

《通鑑》：『黃帝命岐伯作神鉦。』《內傳》：『玄女請帝製鉦鐃以擬雹之聲。』《通鑑音釋》：『今之銅鑼，是其遺制。』

《雲麓漫鈔》曰：『今人呼洗爲「沙鑼」，又曰「廝鑼」。近代賜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說，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智以此說附會。蓋中原人以擊鑼爲節鑼，東南方亦有言之者。節、沙音相近，節又爲廝，又小轉也。《書傳》曰：『養馬者爲廝，所執之鑼爲洗，曰廝鑼。』以鑼爲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飯，取其便耳。《宋志》：駕前皆捧廝鑼。《元志》作水罐銑鑼。《南宋市肆記》亦言：『酒器沙鑼水盆，以金銀爲之。』卽如今之銅面盆也。

又云：『丁寧，鉦也，讀如「丁令」，因作「叮嚀」。通爲「眞泠丁東」。一作「丁當」。丁寧本口語，故作叮嚀，以是名錚，取其聲也，猶鐵馬名曰「丁當」，玉珮亦曰「丁當」，或作「叮噹」。或曰：「語叮囑曰『丁寧』，本此。」《莊子》「眞泠」，更曰之「眞泠」，卽丁寧也。丁東，聲也，珮聲、絃聲皆稱之。又作「丁當」者，蓋東、當二音，古通用也。《詩》「小東大東」，叶「可以履霜」，「空」亦如「匡」可證。』

又云：『銅鈸，今之鏡鈸也。《廣韻》但言鈴鈸，不知其詳。銅鈸乃南齊穆士素所造，其圓數寸。大者出於扶南、高昌、疏勒之國，其員數尺，隱起如浮漚，以韋貫之，相擊以和樂，釋書有之。唐燕樂曲有銅鈸相和之樂，銅鈸謂之銅盤。司馬承禎製《元眞道曲》、《大羅天曲》有鏡鈸，蓋其小者。今亦用以節樂，或謂之「草子」，或謂之「鋪鈸」。』

又云：『筚卽笳，唐之銅角，是其遺也。仗有大鼓、長鳴。長鳴，今時之號通也，口員而長，如竹筒，一尺五寸，又有小柄空管，從筒中抽出吹之。晉卽有鳴葭，葭卽笳。應劭《鹵簿圖》有騎執筚，筚卽笳。或謂：其始似葭管，後以銅作。大鷟篥，恆元製，龍角，所謂銅角也，今俗云喇叭、鎖哪。直口曰號通，轅門吹角十二叠是也。今制有畫角，在前又有大銅角、小銅角。胡儼言曹子建製角曰：「爲君難，爲臣難難又難。」不知何所本。』

又云：『將于，淳于之類也。北海郡有淳于縣，春秋淳于公國在此縣，因以爲氏。其實本樂器名，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淳因作錞，《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卽此。南齊《始興王鑑傳》有十郎人段祖以淳于獻鑑，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後周自蜀得之，斛斯徵曰：「此淳于也。」依干寶《周禮》，製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周禮疏》曰：「錞于之名，出於漢大予樂官。」按：《晉語》趙宣子曰：「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吳語》：「鳴鐘鼓、丁寧、錞于。」五代後周有將于，其錞于之類乎？形似瓦缶，以簨縣之。宋時號州上古鐘，董通以爲淳于，故考擊不受，而無攡隧也。當音「敦于」。』

又云：『琵琶本借「枇杷」，轉爲「鼵婆」，或作「擘靶」、「楩靶」。一名「國腹」。《說文》止有「枇杷」字，借當樂器，遂作「琵琶」，一名「鼵婆」，即琵琶聲之轉也。趙凡夫以爲當用「擘靶」，又作「楩靶」，其可笑者，在竟改唐人詩字也。字有俗而通者，琵琶是也，又安知非《說文》之漏失乎？推手曰「琵」，却手曰「琶」，傅玄《琵琶序》云：「漢送烏孫公主起。」杜摯以爲秦長城之役，百姓絃靴而鼓之。《武夷山記》：「國腹即琵琶。」元有《白翎雀》大曲，張思廉歌曰「一十四絃暗一抹」，蓋秦與琵琶合奏也。王元美：「琵琶有小、大忽雷。」按：《南部新書》曰「韓晉公入蜀，伐奇樹，堅緻如紫石。匠曰：『爲胡琴槽，他木不可幷。』遂爲二琴：大曰大忽雷，小曰小忽雷。後獻德皇。」晦伯編入琴類，已非；而元美以爲琵琶，或後凡樂器之有槽軫者皆借稱之耶？「琵」亦音「擘」，容齋引樂天「忽聞水上琵琶聲」爲證，古詩何拘耶？《紀事》載宣宗吊白居易律詩云：「童子解吟《長恨》曲，塞兒能唱《琵琶》篇。」此知唐人有「擘琶」之音。』

又云：『洞簫本是筒簫。《說文》：「筒，通簫也，徒弄切。」簫本編排而成，形象鳳尾，曰「鳳簫」，《爾雅》所謂言也。後加作管筒，乃單竹，故曰「通簫」，後乃通作洞簫。王子淵作《洞簫賦》。』

又云：『唐之管色，猶古之鐘均也。古有一絃之均，以均衆聲。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曰：「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餘八十一調，即以此三調爲準。」管色猶均聲，以爲相合之準。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高二絃，上生者高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今之彈三絃者，初亦使人吹簫定絃，散彈小絃以合簫，中伊字，然後定軫，可以合和。「合」字音近於「葛」，詞隱所云「輪過高徽，則其字頭低出之聲，簫管合和不着，曰『拏』，曰『賣』，正所謂合曲也」。』

又云：『有雅笛，有羌笛。《周禮》：「笙師，掌教羌笛。」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注：「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太常鼓吹部中之橫吹也。今《三禮圖》正橫設而有五孔，此雅笛也。後乃增爲六，又增爲七。』

又云：『吹唇，即所謂「唧」也。唧即「叫」字，《集韻》又作「嘄嘄」，或以土爲之。今人以口作聲曰「叫」，亦謂之「肉笛」。《莊子》「吹劍首者，唫而已矣。」北魏圍南陽，吹唇沸地，即口吹唧也。』

又云：『笙十九管。竽三十六管。』

又云：『拍版，今版之始也。拍版本無譜，明皇遣黃旛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以進。上問之，對曰：「但有耳道，自然中節。」韓文曰「樂句」。《研北雜志》曰：「趙氏獨子固不仕元，醉歌樂府，執紅牙以節曲。」牙，版也。』

又曰：『火不思，即今「琥珀詞」也。《元志》：「天樂一部，有琵琶、管、篌二、火不思二、胡琴二。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頭，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樣，以皮爲面，四絃皮絣同一孤柱。」陶宗儀言樂器有「秦明琴」、「渾不似」，曲則有《口溫》、《舍舍弼》之類，即火不思。智見今山、陝、中州皆彈琥珀詞，其制似之，蓋「渾不似」之轉語也。《通考》曰：「琵琶修頸而小，曰『秦漢子』。今京師有吳撥四、土兒密失、叉兒機等。」俞琰曰：吳造琵琶，昭君笑曰：「渾不似！」遂訛。』

又云：『觱篥，一作「篳篥」、「悲傑」。北部安國樂有銀字觱篥，銀字管也。』

翟灝云：「《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注云：「提爲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

又云：『《元史・禮樂志》：「雲璈，制以銅爲小鑼十三，同一木架，下有柄，左手持而右手以小錘擊之。」按：今稱「雲鑼」。俗制簡略，祇九面，因亦謂之「九雲鑼」。』

又云：『《夢溪筆談》：「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顧叫子』。」』

又云：『《正字通》云：「叭，音鐵，口開貌。叭爲俗書。」《斗經》：「《陀羅尼呪》叭字無音義。」戚繼光《紀效新書・號令篇》：「喇叭，軍中吹器。『喇』讀如『辣』上聲，『叭』讀如『霸』。俗謂之『號筒』。」按：此乃因其聲以爲名。名出近俗，而其器則早有之。《舊唐・書音樂志》：「西戎有吹金者，銅角是也，長二尺，形如牛角。」蓋即今喇叭耳。號頭，文見唐《薛懷素傳》：「數萬人曳一大木，千人立一號頭。頭一嘯，

千人齊和。」彼以人爲號頭，而此器襲其名者，以其聲一發，衆悉隨之舉作，有似乎曳木所立之頭也。』

王棠云：『武后時，蜀人劖朗於古墓中得銅器，似琶琶而圓，時人莫識之。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命匠人以木爲之。行冲以其形似月，聲合琴，名「月琴」。杜佑以爲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同，因謂之「阮琴」。臞仙曰：「蓋咸一人之物也，自南宋以後不復有聞矣。今僅千載，而無傳焉。予因見《竹林七賢圖》繪，因相其形，出一己之制度而製之，名曰『臞仙月琴』。」臞仙者，嘉靖年間親王也。』

又云：『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一說自下而上曰「琵」，自上而下曰「琶」。漢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之遠，思慕故國，使知音者載琴、瑟、箏、筑、空侯之屬，作馬上之樂，名「琵琶」。【略】後人賦昭君，如老杜「千載琵琶作胡語」，公以爲明妃事用之矣。古用鵾鷄筋爲絃，石爲槽，鐵撥。高麗以蛇皮爲槽，楸木爲面，象牙爲桿。今之制同高麗。東坡詩：「轉關護索動有神。」蔡寬夫《詩話》曰：「轉關六么，言聲調閒婉也；護索，謂音節繁促也。」其「琵」字作「婆」韻，「琵」字作「匹」讀。白樂天詩：「數兒挾琵琶」，下叶「紫綃隨色歌」，又云「忽聞水上琵琶聲」。「琵」音「匹」。《類說》云：「呂與鍾離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離，阿香戛圓腹。」注：「長離，畢篥也。圓腹，琵琶也。」漢劉然釋枇杷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予謂當有從手、從木之分。』

又云：『篴，竹管也。陸氏曰：「長三尺。《詩》『左手執篴』是也。似笛，以和衆聲。」今十番先吹笛而後衆樂隨之，亦古人吹篴之意。篪，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横吹之。古人笛與篴、篪有分，今則混而爲一矣。』

又云：『抿拄，手循笛孔也，見馬融《長笛賦》。俗訛作「筧笏」，誤。』

又云：『王大將軍敦在武帝前，時共言伎藝事。王自言知打鼓吹，於是振袖而起，揚錘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旁若無人。鼓吹是軍前所需，有鼓亦有吹者，如今之十番，人執一器，而曰打十番者，亦以打鼓統之也。故知打鼓吹，即打十番之由起。』

又云：『篥，頭管是也，一名「簒」。又笳管，一名「觱篥」，以竹爲管，以蘆爲首。宋太宗時，三大宴陞座進酒，庭中吹觱篥，以衆樂和之，故教坊謂之「頭管」也。以其首吹，故曰頭也。今世十番以笛先起，然後衆樂隨之，亦當日頭管之意。唐九夷樂部有漆觱篥，胡部安國樂有雙觱篥、銀字觱篥。又馬融《笛賦》：「裁以當簒。」注：「簒，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簒。」』

又云：『近樂器中有鎖吶，而正德時詞曲作「唢哪」，蓋皆後起之名，故字體隨人所書也。《資治通紀論》曰：「正德間，劉瑾雖伏誅，而宦官之勢猶不已，往來如織，擾害人民，呵列武夫，吹打號頭，故楚人王西樓作一詞曲以譏之，曰『喇叭，唢哪，曲兒小，腔兒大。眼見他吹翻了這家，吹壞了那家。』」蓋言百姓之家，致於困窮，皆此宦監往來之故也。』

姜紹書云：『楊仲修見周藩樂器，因創爲提琴，哀絃促柱，佐以簫管，曼聲和歌，纏綿淒楚，如泣如訴，聽之使人神愴不能自已。聲音之道，關乎氣韻，豈曰偶然！』

沈德符云：『都下貴瑞家作劇，所用童子名「倒剌小廝」者，先有敲水盆一戲，甚爲無謂。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清之音，謂之「水盞」，與今稍不同耳。』

又云：『吳下向來有婦人打三棒鼓乞錢者，余幼時尚見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萬不失一。但其器有三等：一曰頭鼓，形類鼗，二曰聒鼓，三曰和鼓。今則一鼓三槌耳。即今串板，亦古之拍板，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本北地樂，蓋以代扑，因古人以扑節舞，而此用板代之。唐人謂之「樂句」。宋朝止用六板，余向亦曾見。今則四板。又有所謂「十樣錦」者，鼓、笛、螺、板、大小鈸鉦之屬，齊聲振響，亦起近年，吳人尤尚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舊。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諸雜樂，傳授南教坊，今吳兒遂引而伸之，眞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

又云：『今樂器中有四絃、長項、圓鼗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琥珀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博詞」，余心疑其非。後教坊老妓談及，則曰：「此名渾不是。蓋以狀似箜篌，似三絃，似琵琶，似阮，似胡琴，而實皆非，故以爲名。本馬上所彈者。」余乃信以爲然。及查正統年間賜

迤北瓦汗諸物中，有所謂「虎撥思」者，蓋卽此物。而《元史》中又稱「火不思」，始知「渾不是」之說亦訛耳。又有緊急鼓者，訛爲「錦鷄鼓」，總皆北地樂也。』

閩中陳衍《槎上老舌》云：『磬，石器，其形斗折。今人指方響、編鐘皆爲磬，且佛院銅鉢亦爲磬矣。至於箏、筑、箜篌之屬，益多混亂。而胡琴、阮咸、渾不似，則皆漢、晉時物，非古也。』

李斗云：『清唱，以笙、笛、鼓、板、三絃爲場面，貯之於箱，而氈氍、笛床、笛膜盒、假指甲、阿膠、絃、綫、鼓箭具焉，謂之「傢伙」。以外，淨、老生爲大喉嚨，生、旦爲小喉嚨，丑、末爲小、大喉嚨。清唱鼓板，與戲曲異。戲曲緊，清唱緩；戲曲以打身段下金鑼爲難，清唱無是苦，而有生熟口之別。』

又云：『十番鼓者，吹雙笛，用緊膜，其聲最高，謂之「悶笛」。佐以簫管，管聲如人度曲。三絃緊緩與雲鑼相應，佐以提琴。鼗鼓緊緩與檀板相應，佐以湯鑼。衆樂齊，乃用單皮鼓，響如裂竹，所謂「頭如青山峰，手似白雨點」，佐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此十番鼓也。是樂不用小鑼、金鑼、鐃鈸、號筒，祇用笛、管、簫、絃、提琴、雲鑼、湯鑼、木魚、檀板、大鼓十種，故名「十番鼓」。番者，更番之謂，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後增星、鈸，器輒不止十種，遂以星、湯、蒲、大、各、句、同七字爲譜。七字乃吳語，狀器之聲，有聲無字，此近今庸師所傳也。皆夾用鑼、鐃之屬，則爲粗細十番，如《下西風》、《他一立在太湖石畔》之類，皆係古曲而吹彈擊打，合拍合𠔃。其中之《蝶穿花》、《鬧端陽》爲精細十番下乘。加以鎖哪，名曰「鴛鴦拍」，如《雨夾雪》、《大開門》、《小開門》、《七五三》，乃鑼鼓，非十番鼓也。《夢香詞》云：「揚州好，新樂十番佳。消夏園亭《雨夾雪》，冶春樓閣《蝶穿花》。」以《雨夾雪》爲十番，可謂強作解事矣。是樂前明已有之。本朝以韋蘭谷、熊大璋二家爲最。蘭谷得崇禎間內苑樂工蒲鈸法，傳之張九思，謂之「韋派」。大璋工二十四雲鑼擊法，傳之王紫稼。同時沈西觀竊其法，得二十面，會紫稼遇禍，其四面遂失傳。西觀後傳於其徒顧掄美得十四面。美復傳於大璋之孫知一，謂之「熊派」。蘭谷、九思，蘇州人。大璋、知一，福建人。西觀，蘇州人。掄美，杭州人。至今揚州蒲鈸，出九思之門。而十四面雲鑼，福建尙有能之者。他如張天順、顧德培、朱五呆子之類，以十番鼓作帽兒戲，又不專以十番名家，而十番自此衰矣。』

又云：『鑼鼓盛於上元、中秋二節，以鑼鼓鐃鈸考擊成文，有《七五三》、《鬧元宵》、《跑馬》、《雨夾雪》諸名。』

又云：『馬上撞，卽軍樂，演唱亂彈戲文，城中市肆翦生開張及畫舫財神、三聖諸會多用之。』

又云：『後場，一曰場面，以鼓爲首，一面謂之「單皮鼓」，兩面則謂之「荸薺鼓」，名其技曰「鼓板」。鼓板之座在上鬼門，椅前有小搭脚仔凳，椅後屏上繫鼓架。鼓架高二尺二寸七分，四脚方一寸二分；上雕淨瓶頭，高三寸五分；上層穿枋仔四八根，下層八根；上層雕花板，下層下縧環；柱子、橫櫈仔，尺寸同。單皮鼓例在椅右下枋，荸薺鼓與板例在椅屏間。大鼓箭二，小鼓箭一，在椅墊下。絃子之座，後於鼓板。絃子亦鼓類，故以面稱。絃子之職，兼司雲鑼、鎖哪、大鐃。此技有二絕：其一在「做頭」、「斷頭」，曲到字出音存時，謂之「腔」，絃子高下急徐，謂之「點子」，點子隨腔爲做頭，至曲之句讀處，如「昆吾切玉」，爲斷頭；其一在絃子讓鼓板，板有沒板、贈板、撒贈、撒板之分，鼓隨板以呈其技，若絃子復隨鼓板以呈其技，於鼓板空處下點子，謂之「讓」，惟能讓鼓板，乃可以蓋鼓板，卽俗之所謂「清點子」也。笛子之人，在下鬼門，例用雌雄二笛，故古者笛床二枕，笛托二柱。若備用之笛，多繫椅屏上。笛子之職，兼司小鈸。此技有二絕：一曰「熟」，一曰「軟」。熟則諸家唱法，無一不合；軟則細緻縝密，無處不入。笙之座後於笛。笙之職亦兼鎖哪。笙爲笛之輔，無所表見，故多於吹鎖哪時較絃子上鎖哪先出一頭。其實用單小鎖哪，若「大江東去」之類，仍爲絃子掌之。戲場桌二，椅四，陳列若丁字。椅分上下兩鬼門，八字列。場面之立而不坐者二，一曰小鑼，一曰大鑼。小鑼司戲中桌椅床凳，亦曰「走場」，兼司叫頭子；大鑼例在上鬼門，爲鼓板上支鼓架子，是其職也。至於號筒、啞叭、木魚、湯鑼，則戲房中人代之，不在場面之數。』

《正字通》云：『大銅鑼，築銅爲之，形如盆。大者聲揚，小者聲殺。』

汪汲云：『五代周聶崇義《三禮圖》：「方響以鐵爲之。」《通典》：

「梁有銅磬，今之方響以代磬。」蜀人房庶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

又云：『琵琶，杜摯以爲起於秦末，蓋苦長城役，百姓絃鞉而鼓之。』

又云：『《升菴外集》：「今之三絃，始於元時。」毛奇齡《詞話》：「三絃起於秦，本三代鼗鼓之製而改形易響，謂之『絃鞉』，故雖能倚歌曲折，而仍以節扚輻輳其間。唐時坐部多習之。」』

又云：『或云：「月琴，漢伊容所造，四絃，十三柱。」』

又云：『《詞話》：「提琴起於明神廟間，有雲間馮行人使周王府，賜以樂器，其一卽是物也。但當時攜歸，不知所用。其製用花梨爲幹，飾以象齒，而龍其首，有兩絃從龍口中出，復綴以蛇皮，加以三絃，然而較小。其外則別有鬃絃絆曲木，有似張弓。衆味其名。太倉樂師楊仲修能識古樂器，一見曰：『此提琴也。』然按之少音。於是易木以竹，易蛇皮以匏，而音生焉。時崑山魏良輔善爲新聲，賞之甚，遂攜之入洞庭，奏一月不輟。而提琴以傳。」』

又云：『宋曾三異《同話錄》：「黃帝破古瑟五十絃爲二十五絃。秦人鼓瑟，兄弟爭之，又破爲兩，箏之名自此始。或曰：蒙恬所造。」』

又云：『《野記》曰：「晉、魏之代，有宋識，善擊節，以拍板代之，乃拍板之始。」牛僧孺名之曰「樂句」。蜀人房庶謂「木柷敔也。」後世貫之爲板。』

又云：『《事文類聚》：「修行擊木魚者，以魚在水中，晝夜不合目，修行者忘寐如魚，可化龍，卽凡可入聖。隋、唐間名僧志林所創。」』

又云：『捲蘆葉吹之，爲笳。《天中記》：「漢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涼，得《摩阿兜勒》一曲。」』

又云：『觱篥大者，九竅，以「觱栗」名之；小者，六竅，以「風管」名之。《三禮圖》云：「方響以鐵爲之，修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架上以代鐘磬。」人間使用者纔三四寸。』

《隋唐嘉話》云：『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撚琵琶是也。』《朝野僉載》：『王沂彈琵琶，曲有《雀啅詞》、《胡王調》、《胡瓜苑》。』按：琵琶古有鵾鷄筋絃、皮絃、狗腸絃。康崑崙有《玉宸宮調》。《紺珠》云：『琵琶有六絃者，唐史盛作；八絃者，北齊李德忱作；十三絃者，唐鄭喜作。』

《合璧事類》云：『阮琴，本咸所製。近世方，格小，爲「雙韻」，亦名「阮」。其有依琵琶樣製者，曰「耍琵琶」。』

《同話錄》云：『箏制十三絃。舊制亦有十二絃者，謂之「篆箏」。世俗有樂器，小而用七絃，名「軋箏」，今乃謂之「篆」。』

箜篌，一名坎侯，《風俗通》云：『武帝時樂人侯調作。亦曰「空侯」，又曰「空猴」。』《三才圖會》：『箜篌似瑟而小，首尾翹上，首刻如猴狀，虛其中，下以兩架承之，用兩手撥彈，曰「卧箜篌」，又曰「控揭」，二十三絃。許彦周《詩話》謂：「狀如張箕，探手摘絃出聲。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

《古今樂錄》：『鼓吹有龍頭大桐中鼓、獨揭小鼓。』

《事物原始》云：『三杖鼓始於唐時。咸通中王文舉好弄三杖鼓。今越人及江北鳳陽之男婦，用三杖上下擊鼓，名曰「三棒鼓」。』

《事物紺珠》：大角名『簸邏迴』。《正字通》：『龍角卽銅角，象其聲，桓元製。』

《類山》云：『貝蠡大者，南蠻吹以節樂。釋氏曰「法螺」。』

《紺珠》云：『壺琴，一名匏琴，鐃鈸，六尺許，僧樂也。擊子，如小銅磬，扣之以代喚。點子，小鉦而隆中，擊以和鼓。簡子，取竹兩片緊厚者治之，長數寸，手中相擊爲節。』

《稗史類編》：『世人以牙、骨、竹、木之類爲叫子，能作人言。』

壺琴有四絃、三絃、二絃。提琴，俗誤『皮琴』，彈詞用之。板琴，亂彈用之，徽、臺二簧用之。胡撥四，疑卽俗稱『金剛腿』者。鼓之大者，俗稱『銅鼓』，次曰『邊銅』，又次曰『堂鼓』，又次曰『點鼓』，其抱膝作按節用者曰『直鼓』。拍板有平板、尖板二種，平板崑腔用，尖板花部用。喇叭有彎號、尖號之分。鈸之次者曰『副鈸』，又次曰『點鈸』。小鑼盈數寸者曰『叫鑼』，如點子相擊者曰『星星』。

《夢憶》：『沈梅岡先生忤相嵩，在獄十八年，以粥煉土，凡數年，範爲銅鼓者二，聲聞里許，勝暹羅銅。』琵琶頂曰『鳳尾頭』，其受軸處曰『軫』，軫下折處曰『山口』，再下曰『頸』，頸有『相』，相之下有『品』，品下左右曰『鳳眼』，中曰『腹』，其下繫絃之木曰『縛絃』，背上折處之

拱者曰『鳳皇臺』，背中曰『鳳眉』，首絃曰『子絃』，次絃曰『中絃』，三絃曰『老絃』，四絃曰『纏絃』。

砌末行頭

清・姚燮《今樂考證・砌末行頭》 翟灝云：『元雜劇，凡出場所應有持設、零雜，統謂「砌末」，如《東堂老》以銀子爲砌末，《兩世姻緣》以鏡、畫爲砌末，《灰闌記》以衣服爲砌末，《楊氏勸夫》以狗兒爲砌末，《度柳翠》以月兒爲砌末。今都下戲園，猶有「鬧砌末」之語。』

王驥德云：『嘗見元劇本，有於卷首列所用部色名目，并署其冠服、器械，曰某人冠某冠、服某衣、執某器，最詳；然其所謂冠服、器械名色，今皆不可復識矣。』

李斗云：『戲具謂之「行頭」，分衣、盔、雜、把四箱。衣箱中有大衣箱、布衣箱之分。大衣箱，文扮則富貴衣，即窮衣，五色蟒服，五色顧繡披風，龍披風，五色顧繡青花，五綵緞襖、褶，大紅圓領，辭朝衣，八卦衣，雷公衣，八仙衣，百花衣，醉楊妃，當場變，補套藍衫，五綵直擺，太監衣，錦緞敞衣，大紅金梗一樹梅道袍，緣道袍，石青雲緞挂袍，青素衣，袈裟，鶴氅，法衣，鑲領袖雜色夾緞襖，大紅雜色綢小襖；武扮則紮甲，大披挂，小披挂，丁字甲，排鬚披挂，大紅龍鎧，番邦甲，綠蟲甲，五色龍箭衣，背褡，馬褂，劊子衣，戰裙；女扮則舞衣，蟒服，襖，褶，宮裝，宮褡，採蓮衣，白蛇衣，古銅補子，老旦衣，素色老旦衣，梅香衣，水田披風，採蓮裙，白綾裙，帕裙，綠綾裙，秋香綾裙，白繭裙；又男、女襯褶衣，大紅褲，五色顧繡袴，桌圍，椅披，椅墊，牙笏，鸞帶，絲綫帶，大紅紡絲帶，紅藍絲綿帶，絲綫帶，絹綫腰帶，五色綾手巾，巾箱，印箱，小鑼，鼓，板，絃子，笙，笛，星，湯，木魚，雲鑼。布衣箱則青海衿，紫花海衿，青箭衣，青布挂，印花布棉襖，敞衣，青衣，號衣，藍布袍，安安衣，大郎衣，斬衣，宗色老旦衣，漁婆衣，酒招，牢子帶。盔箱，文扮：平天冠，堂帽，紗貂，圓尖翅，尖尖翅，軍、素八仙巾，汾陽帽，諸葛巾，判官帽，不論巾，老生巾，小生巾，高方巾，公子巾，淨巾，綸巾，秀才巾，蚯聊巾，圓帽，吏典帽，大縱帽，小縱帽，皂隸帽，農吏帽，梢子帽，回回帽，牢子帽，涼冠，涼帽，五色毡帽，草帽，和尚帽，道子冠；武扮：紫金冠，金紮鐙，銀紮鐙，水銀盔，打仗盔，金銀盔，二郎盔，三義盔，老爺盔，周倉帽，中軍帽，將巾，抹額，過橋，勒邊，雉鷄毛，武生巾，月牙金箍，漢套頭，青衣紮頭，箍子冠；子女扮：觀音帽，昭容帽，大、小鳳冠，妙常巾，花帕紮頭，湖綢包頭，觀音兜，漁婆纈，梅香絡，翠頭，髻，銅餅子簪，銅萬卷書，銅耳挖，翠抹鬢，蘇頭髮及小旦簡妝。雜箱，鬍子則白三髯，黑三髯，蒼三髯，白滿髯，黑滿髯，蒼滿髯，虬髯，落腮，白吊紅，紅飛鬢，黑飛鬢，紅黑飛鬢，辮結，一撮，一字；靴箱則蟒襪，妝緞棉襪，白綾襪，皂緞靴，戰靴，老爺靴，男大紅鞋，雜色綵鞋，滿幫花鞋，綠布鞋，踩場鞋，僧鞋；旗包則白綾護領，妝緞紮袖，五色綢繳。連幌腰子，小絡斗，連幌幌子，人車，搭旗，背旗，飛虎旗，月華旗，帥字旗，清道旗，精忠衛國旗，認軍旗，雲旗，水旗，蜘蛛網，大帳前，小帳前，布城，山子；又加官臉，皂隸臉，雜鬼臉，西施臉，牛頭，馬面，獅子全身，玉帶，數珠，馬鞭，拂塵，掌扇，宮燈，摺疊扇，紈扇，五色串枝，花鼓，花鑼，花棒槌，大蒜頭，敕印，虎皮令箭架，令牌，虎頭牌，文書，鉶、硯、簸、箕、筒，梆子，手靠，鐵鏈，招標，撕髮，人頭草，鸞帶，燭臺，香爐，茶、酒壺，筆硯，筆筒，書，水桶，席，枕，龍劍，挂刀，短把子刀，大鑼，鎖哪，啞叭，號筒。把箱則鑾儀，兵器備焉。至《琵琶記・請郎》、《花燭》用紅全堂，《風木餘恨》用白全堂，《長生殿》用黃全堂，《三國志》用綠蟲全堂。有十二月花神衣，價至萬金者；一齣《北餞》，十一條通天犀玉帶者；燈戲點三層牌樓，二十四燈者，又各極其盛矣。』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五《新城北録下》 戲具謂之行頭。行頭分衣盔雜把四箱。衣箱中有大衣箱布衣箱之分。大衣箱文扮則富貴衣即窮衣、五色蟒服、五色顧繡披風龍披風、五色顧繡青花五彩綾緞襖褶、大紅圓領、辭朝衣、八卦衣、雷公衣、八仙衣、百花衣、醉楊妃、當場變補套藍衫、五綵直擺、太監衣、錦緞敞衣、大紅金梗一樹梅道袍、綠道袍、石青雲緞掛袍、青素衣、袈裟、鶴氅、法衣、鑲領袖雜色夾緞袄、大紅雜色紬小袄。武扮則紮甲、大披掛、小披掛、丁字甲、排鬚披掛、大紅龍鎧、

番邦甲、綠蟲甲、五色龍箭衣、背搭、馬褂、劊子衣、戰裙。女扮則舞衣、蟒服、襖褶、宮裝、宮搭、採蓮衣、白蛇衣、古銅補子。老旦衣、素色老旦衣、梅香衣、水田披風、採蓮裙、白綾裙、帕裙、綠綾裙、秋香綾裙、白繭裙。又男女襯褶衣、大紅袴、五色顧繡袴、棹圍、椅披、椅墊、牙笏、鸞帶、絲線帶、大紅紡絲帶、紅藍絲綿帶、絲線帶、絹線腰帶、五色綾手巾、巾箱、印箱、小鑼、鼓、板、弦子、笙、笛、星、湯、木魚、雲鑼。布衣箱則青海衿、紫花海衿、青箭衣、青布褂、印花布棉袄、敞衣、青衣、號衣、藍布袍、安安衣、大郎衣、斬衣、鬃色老旦衣、漁婆衣、酒招、牢子帶。盔箱文扮平天冠、堂帽、紗貂、圓尖翅、尖尖翅、董素八仙巾、汾陽帽、諸葛巾、判官帽、不論巾、老生巾、小生巾、高方巾、公子巾、淨巾、綸巾、秀才巾、蚯聊巾、圓帽、吏典帽、大縱帽、小縱帽、皂隸帽、農吏帽、梢子帽、回回帽、牢子帽、涼冠、涼帽、五色毡帽、草帽、和尚帽、道士冠。武扮紫金冠、金紮鐙、銀紮鐙、水銀盔、打仗盔、金銀冠、二郎盔、三義盔、老爺盔、周倉帽、中軍帽、將巾、抹額、過橋勒邊、雉鷄毛、武生巾、月牙金箍漢套頭、青衣紮頭、箍子冠、子女扮、觀音帽、昭容帽、大小鳳冠、妙常巾、花帕紮頭、湖縐包頭、觀音兜、漁婆纈、梅香絡、翠頭髻、銅餅子簪、銅萬卷書、銅耳挖、翠抹眉、蘇頭髮、及小旦簡粧。雜箱鬍子則白三髯、黑三髯、蒼三髯、白滿髯、黑滿髯、蒼滿髯、虬髯、落腮、白吊、紅飛鬢、黑飛鬢、紅黑飛鬢、辮結、一撮一字。靴箱則蟒襪、粧緞棉襪、白綾襪、皂緞靴、戰靴、老爺靴、男大紅鞋、雜色綵鞋、滿幫花鞋、綠布鞋、跑場鞋、僧鞋。旗包則白綾護領、粧緞紮袖、五色紬繳、連幌腰子、小絡斗、連幌幌子、人車、搭旗、背旗、飛虎旗、月華旗、帥字旗、清道旗、精忠報國旗、認軍旗、雲旗、水旗、蜘蛛網、大帳前、小帳前、布城、山子。又加官臉、皂隸臉、雜鬼臉、西施臉、牛頭、馬面、獅子、全身玉帶、數珠、馬鞭、拂塵、掌扇、宮燈、疊摺扇、紈扇、五色串枝、花鼓、花鑼、花棒槌、大蒜頭、勅印、虎皮、令箭架、令牌、虎頭牌、文書、鉶硯、籤筒、梆子、手靠、鐵鍊、招標、撕髮、人頭草、鸞帶、燭臺、香爐、茶酒壺、筆硯、筆筒、書、水桶、蓆、枕、龍劍、掛刀、短把子刀、大鑼、鎖哪、啞叭、號筒。把箱則鑾儀兵器備焉。此之謂江湖行頭。鹽務自製戲具，謂之內班行頭。自老徐班全本《琵琶記・請郎花燭》，則用紅全堂，《風木餘恨》則用白全堂，備極其盛。他如大張班《長生殿》用黃全堂。小程班《三國志》用綠蟲全堂。小張班十二月花神衣，價至萬金。百福班一齣《北餞》，十一條《通天犀・玉帶》，小洪班《燈戲》，點三層牌樓。二十四燈。戲箱各極其盛。若今之大洪、春臺兩班，則聚衆美而大備矣。

場所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二《東角樓街巷》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自丁先現、王團子、張七聖輩，後來可有人於此作場。瓦中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探搏、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終日居此，不覺抵暮。

又《飲食果子》　更有街坊婦人，腰繫青花布手巾，綰危髻，爲酒客換湯斟酒，俗謂之『焌糟』。更有百姓入酒肆，見子弟少年輩飲酒，近前小心供過，使令買物命妓，取送錢物之類，謂之『閑漢』。又有向前換湯斟酒歌唱，或獻菓子香藥之類，客散得錢，謂之『廝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臨時以些小錢物贈之而去，謂之『劄客』，亦謂之『打酒坐』。

又卷五《京瓦伎藝》　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張廷叟，《孟子》書。主張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嘌唱弟子：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團等。教坊減罷幷溫習：張翠蓋、張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稱心等。般雜劇：杖頭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頭回小雜劇，差晚看不及矣。懸絲傀儡，張金線。李外寧，藥發傀儡。張臻妙，溫奴哥，眞箇強，沒勃臍，小掉刀，筋骨上索雜手伎。渾身眼，李宗正，張哥，毬杖踢弄。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詳，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王顏喜，蓋中寶，劉名廣，散樂。張眞奴，舞旋。楊望京，小兒相撲，雜劇，掉刀，鑾牌。董十五，趙七，曹保義，朱婆兒，沒

困駝、風僧哥、俎六姐，影戲。丁儀、瘦吉等，弄喬影戲。劉百禽，弄虫蟻。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毛詳、霍伯醜，商謎。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說諢話。劉喬、河北子、帛遂、吳牛兒、達眼五、重明喬、駱駝兒、李敦等，雜咂。外入孫三神鬼。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鈞容直，每遇旬休按樂，亦許人觀看。每遇內宴前一月，教坊內勾集弟子小兒，習隊舞，作樂雜劇節次。

又卷九《郊畢駕回》 駕自小次祭服還大次，惟近侍椽燭二百餘條，列成圍子，至大次更服衮冕，登大安輦，輦如玉輅而大，無輪，四垂大帶。輦官服色，亦如挾路者。纔升輦，教坊在外壝東西排列，鈞容直先奏樂，一甲士舞一曲破訖，教坊進口號，樂作，諸軍隊伍皷吹皆動，聲震天地。回青城，天色未曉，百官常服入賀。賜茶酒畢，而法駕儀仗鐵騎，皷吹入南薰門。御路數十里之間，起居幕次，貴家看棚，華綵鱗砌，略無空閑去處。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衆伎》 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於何時；但在京師時，甚爲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爲子弟流連破壞之地。

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爲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雜劇色、叅軍色、色有色長，部有部頭，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管，掌儀範者，皆是雜流命官。其諸部分紫緋綠三等寬衫，兩下各垂黃義襴。雜劇部又戴諢裹，其餘只是帽子幞頭。以次又有小兒隊，並女童採蓮隊。又別有鈞容班，今四孟隨在駕後，乘馬動樂者，是其故事也。紹興三十一年，省廢教坊之後，每遇大宴，則撥差臨安府衙前樂等人充應，屬修內司教樂所掌管。教坊大使，在京師時，有孟角毬，曾撰雜劇本子；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詞；又有丁仙現捷才知音。紹興間，亦有丁漢弼、楊國祥。雜劇中，末泥爲長，每四人或五人爲一場，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正雜劇，通名爲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世務爲滑稽，本是鑒戒，或隱爲諫諍也，故從便跳露，謂之無過蟲。

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八曲、說唱。細樂比之教坊大樂，則不用大鼓、杖鼓、羯鼓、頭管、琵琶、箏也，每以簫管、笙、篳、稽琴、方響之類合動。小樂器只一二人合動也，如雙韻合阮咸，稽琴合簫管，鑿琴合葫蘆。琴單撥十四弦，吹賺動鼓板，渤海樂一拍子，至於十拍子，又有拍番鼓子、敲水盞鑼板、和鼓兒，皆是也。今街市有樂人三五爲隊，專趕春場，看潮，賞芙蓉，及酒坐祗應，與錢亦不多，謂之荒鼓板。清樂比馬後樂，加方響，笙，笛，用小提鼓，其聲亦輕細也。淳熙間，德壽宮龍笛色，使臣四十名，每中秋或月夜，令獨奏龍笛，聲聞於人間，眞清樂也。唱叫小唱，謂執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輕殺，故曰淺斟低唱，與四十大曲舞旋爲一體，今瓦市中絕無。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爲一體，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叫聲，自京師起撰，因市井諸色歌吟賣物之聲，採合宮調而成也。若加以嘌唱爲引子，次用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影帶。無影帶者，名散叫。若不上鼓面，祇敲盞者，謂之打拍。唱賺在京師日，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爲『纏令』；引子後只以兩腔互迎，循環間用者，爲『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賺鼓板，遂撰爲『賺』。賺者，悞賺之義也，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爲片序也。今又有『覆賺』，又且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凡賺最難，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聲諸家腔譜也。

雜扮或名雜旺，又名紐元子，又名技和，乃雜劇之散段。在京師時，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百戲，在京師時，各名左右軍，竝是開封府衙前樂營。相撲爭交，謂之角觝之戲，別有使拳，自爲一家，與相撲曲折相反，而與軍頭司大士相近也。踢弄，每大禮後宣赦時，搶金雞者用此等人，上竿、打筋斗、踏蹺、打交輥、脫索、裝神鬼、抱鑼、舞判、舞斫刀、舞蠻牌、舞劍，與馬打毬，並教船水鞦韆，東西班野戰，諸軍馬上呈驍騎，街市轉焦館爲一體。

雜手藝皆有巧名：踢瓶、弄椀、踢磬、弄花鼓搥、踢墨筆、弄毬子、

梭築毬、弄斗、打硬、教蟲蟻，及魚弄熊、燒煙火、放爆仗、火戲兒、水戲兒、聖花、撮藥、藏壓藥、法傀儡、壁上睡，小則劇術射穿、弩子打彈、攢壺瓶、手影戲、弄頭錢、變綫兒、寫沙書、改字。弄懸絲傀儡、杖頭傀儡、水傀儡、肉傀儡。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之類是也。影戲，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彩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姦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戲也。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乃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謎，舊用鼓板吹《賀聖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正猜、下套、貼套、走智、橫下、問因、調爽。

又《茶坊》　大茶坊張挂名人書畫，在京師只熟食店挂畫，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冬天兼賣擂茶，或賣鹽豉湯，暑天兼賣梅花酒。紹興間，用鼓樂吹梅花酒曲，用旋杓如酒肆間，正是論角，如京師量賣。茶樓多有都人子弟占此會聚，習學樂器，或唱叫之類，謂之挂牌兒。

又《酒肆》　前有小女童等，及諸社會，動大樂迎酒樣赴府治，呈作樂，呈伎藝雜劇，三盞退出，於大街諸處迎引歸庫。

宋・佚名《西湖老人繁勝録・瓦市》　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橋瓦。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常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背做蓬花棚，常是御前雜劇，趙泰、王奕喜、宋邦寧、何宴清、鋤頭段子貴。弟子散樂，作場相撲，王僥大、撞倒山、劉子路、鐵板踏、宋金剛、倒提山、賽板踏、金重旺、曹鐵凜，人人好漢。說經，長嘯和尚、彭道安、陸妙慧、陸妙淨。小說，蔡和、李公佐。女流，史惠英、小張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欄說話，不曾去別瓦作場，人叫做小張四郎勾欄。合生，雙秀才。覆射，女郎中。踢瓶弄椀，張寶歌。杖頭傀儡，陳中喜。懸絲傀儡，爐金線。使棒作場，朱來兒。打硬，孫七郎。雜班，鐵刷湯、江魚頭、兔兒頭、菖蒲頭。背商謎，胡六郎。教飛禽，趙十七郎。裝神鬼，謝興歌。舞番樂，張遇喜。水傀儡，劉小僕射。影戲，尚保儀，賈雄。賣嘌唱，樊華。唱賺，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說唱諸宮調，高郎婦、黃淑卿。喬相撲，黿魚頭、鶴兒頭、鴛鴦頭、一條黑、斗門橋、白條兒。踢弄，吳全脚、耍大頭。談諢話，蠻張四郎。散耍，楊寶興、陸行、小關西。裝秀才，陳齋郎。學鄉談，方齋郎。分數甚多，十三應勾欄不閑，終日團圓。【略】

又　城外有二十座瓦子，錢湖門裏，勾欄門外瓦子、嘉會門外瓦、候朝門瓦、小堰門瓦、四通館瓦、新門瓦、薦橋門瓦、菜市門瓦、艮山門瓦、朱市瓦、舊瓦、北關門新瓦、錢塘門外羊坊橋瓦、王家橋、行春橋瓦、赤山瓦、龍山瓦。餘外尚有獨勾欄瓦市，稍遠於茶，中作夜場，街市舉放風箏輪車數椽，有極大者，多用硃紅，或用黑漆，亦有用小輪車者，多是藥線，前後賭賽輸贏。輸者頃折三二兩線，每日如此。寬闊處踢毬，放胡哮，鬬鵪鶉，賣等身門神、金漆桃符板、鍾馗、財門。有百餘家賞春貼子，有十數般春旛、春勝、錦背曆日。夜市撲賣狼頭帽、小頭巾抹頭子、細柳箱、花環釵朵篋兒頭帨、銷金帽兒、羅木桶杖、諸般簏作、瑠璃炮燈、銀絲合子、時文書集、豬胰胡餅、掛屏頭屋兒、烏木花藥動使、行燈、香圓、查子、畫燭、魚鮮、頭帨、煠藕、紅邊糍、蜂糖餅。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六《分茶酒店》　凡分茶酒肆，賣下酒食品廚子，謂之『量酒博士、師公』。店中小兒，謂之『大伯』。更有百姓入酒肆，見富家子弟等人飲酒，近前唱喏，小心供過，使人買物命妓，謂之『閒漢』。又有向前換湯斟酒，歌唱獻果，燒香香藥，謂之『廝波』。有一等下賤妓女，不呼自來，筵前祗應，臨時以些少錢會贈之，名『打酒座』，亦名『禮客』。

又《茶肆》　汴京熟食店，張挂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挂名人畫，裝點店面。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添賣七寶擂茶、饊子、葱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向紹興年間，賣梅花酒之肆，以鼓樂吹《梅花引》曲破賣之，用銀盂杓盞子，亦如酒肆論一角二角。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于其上，裝飾店面，敲打響盞歌賣，止用瓷盞漆托供賣，則無銀盂物也。夜市于大街有車擔設浮鋪，點茶湯以便遊觀之人。大凡茶樓多有

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挂牌兒』。人情茶肆，本非以點茶湯爲業，但將此爲由，多覓茶金耳。又有茶肆專是五奴打聚處，亦有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謂之『市頭』。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節幹、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幹茶坊，蓋此五處多有炒鬧，非君子駐足之地也。更有張賣麵店隔壁黃尖嘴蹴毬茶坊，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點送鄰里茶水，倩其往來傳語。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點送門面鋪席，乞覓錢物，謂之『齪茶』。僧道頭陀欲行題注，先以茶水沿門點送，以爲進身之階。

又《酒肆》 中瓦子前武林園，向是三元樓康、沈家在此開沽，店門首綵畫歡門，設紅綠杈子，緋綠簾幙，貼金紅紗栀子燈，裝飾廳院廊廡，花木森茂，酒座瀟灑。但此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一二十步，分南北兩廊，皆濟楚閣兒，穩便坐席，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十，聚于主廊橡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如神仙。次有南瓦子熙春樓王廚開沽，新街巷口花月樓施廚開沽，融和坊嘉慶樓、聚景樓，俱康、沈脚店，金波橋風月樓嚴廚開沽，靈椒巷口賞新樓沈廚開沽，壩頭西市坊雙鳳樓施廚開沽，下瓦子前日新樓鄭廚開沽，俱有妓女，以待風流才子買笑追歡耳。如酒肆門首，排設杈子及梔子燈等，蓋因五代時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樓酒肆俱如此裝飾，故至今店家倣傚成俗也。大抵酒肆除官庫、子庫、脚店之外，其餘謂之『拍戶』，兼賣諸般下酒，食次隨意索喚。酒家亦自有食牌，從便點供。更有包子酒店，專賣灌漿饅頭、薄皮春繭包子、鰕肉包子、魚兜雜合粉、灌燒大骨之類。又有肥羊酒店，如豐豫門歸家、省馬院前莫家、後市街口施家、馬婆巷雙羊店等鋪，零賣軟羊、大骨龜背、爛蒸大片、羊雜鴈四軟、羊攩四件。有一等直賣店，不賣食次下酒，謂之『角毬店』。零沽散賣，或百單四、七十七、五十二、三十八者是也。又有挂草葫蘆、銀馬杓、銀大碗，亦有挂銀裏直賣牌，多是竹柵布幕，謂之『打碗頭』，只三二碗便行。更有酒店兼賣血臟、豆腐羹、燒螺螄、煎豆腐、蛤蜊肉之屬，乃小輩去處。若酒力高美者，牌額賣過山之名，其言一山、二山、三山之類是也。大凡入店不可輕易登樓，恐飲宴短淺。如買酒不多，只坐樓下散坐，謂之『門牀馬道』。初坐定，酒家人先下菜，問酒多寡，然後別換好菜疏。有一等外郡士夫，未曾諳識者，便下筯喫，被酒家人哂笑。然店肆飲酒，在人出著，且如下酒品件，其錢數不多，謂之『分茶』、『小分下酒』，或命妓者，被此輩索喚珍品、下細食次，使其高擡價數，惟經慣者不墮其計。曩者東京楊樓、白礬、八仙樓等處酒樓，盛于今日，其富貴又可知矣。且杭都如康、沈、施廚等酒樓店，及薦橋豐禾坊王家酒店、閘門外鄭廚分茶酒肆，俱用全桌銀器皿沽賣，更有碗頭店一二處，亦有銀臺碗沽賣，于他郡却無之。

又卷九《瓦舍》 瓦舍者，謂其『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不知起於何時。頃者京師甚爲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爲子弟流連破壞之門。杭城紹興閒駐蹕於此，殿巖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外勾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爲軍卒暇日娛戲之地。今貴家子弟郎君，因此蕩遊，破壞尤甚於汴都也。其杭之瓦舍，城內外合計有十七處，如清泠橋西熙春樓下，謂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樓前謂之中瓦子；市西坊內三橋巷名大瓦子，舊呼上瓦子；衆安橋南羊棚樓前名下瓦子，舊呼北瓦子；鹽橋下蒲橋東謂之蒲橋瓦子，又名東瓦子，今廢爲民居；東青門外菜市橋側名菜市瓦子；崇新門外章家橋南名薦橋門瓦子；新開門外南名新門瓦子，舊呼四通館；保安門外名小堰門瓦子；候潮門外北首名候潮門瓦子，便門外北謂之便門瓦子；錢湖門外南首省馬院前名錢湖門瓦子；亦廢爲民居，後軍寨前謂之赤山瓦子；靈隱天竺路行春橋側曰行春瓦子；北郭稅務曰北郭瓦子，又名大通店；米市橋下米市橋瓦子；石碑頭北麻線巷內則曰舊瓦子。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戲場》 《通典》曰：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夸之，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自是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列爲戲場，百官綵棚夾道，從昏達旦，以縱觀之。宋朝至正歲上元，闢端門，起山樓露臺棘圍，列鈞容、教坊樂，及綵棚夾道，令都人縱觀者，此其始也。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六《瓦子勾欄》

南瓦清冷橋熙春樓　中瓦三元樓　大瓦三橋街。亦名『上瓦』。

北瓦衆安橋。亦名『下瓦』。蒲橋瓦亦名『東瓦』。便門瓦便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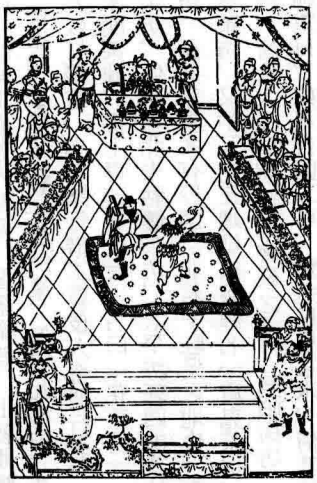
候潮門瓦候潮門外　小堰門瓦小堰門前　新門瓦亦名『四通館瓦』
薦橋門瓦薦橋門前　菜市門瓦菜市門外　錢湖門瓦省馬院前
赤山瓦後軍寨前　行春橋瓦　北郭瓦又名大通店
米市橋瓦　舊瓦石板頭　嘉會門瓦嘉會門外
北關門瓦又名新瓦　艮山門瓦艮山門外　羊坊橋瓦
王家橋瓦　龍山瓦

如北瓦、羊棚樓等，謂之『遊棚』。外又有勾欄甚多，北瓦內勾欄十三座最盛。或有路岐，不入勾欄，只在耍鬧寬闊之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又《酒樓》　和樂樓　和豐樓　中和樓　春風樓　太和樓
西樓　太平樓　豐樂樓　南外庫　北外庫　西溪庫

已上並官庫，屬戶部點檢所，每庫設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每庫有祗直者數人，名曰『下番』。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樽，謂之『點花牌』。元夕諸妓皆併番互移他庫。夜賣各戴杏花冠兒，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閣，未易招呼。凡肴核盃盤，亦各隨意攜至庫中，初無庖人。官中趁課，初不藉此，聊以粉飾太平耳。往往皆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

熙春樓　三元樓　五閒樓　賞心樓　嚴廚　花月樓　銀馬杓　康沈店　翁廚　任廚　陳廚　周廚　巧張　日新樓
沈廚　鄭廚　虼蟆眼　張花



明刊百二十回本《水滸全傳》第八十二回插圖御殿演出

已上皆市樓之表表者。每樓各分小閣十餘，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每處各有私名妓數十輩，皆時妝袨服，巧笑爭妍。夏月茉莉盈頭，春滿綺陌。凭檻招邀，謂之『賣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又有吹簫、彈阮、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趕趁』。及有老嫗以小爐灶香爲供者，謂之『香婆』。有以法製青皮、杏仁、半夏、縮砂、豆蔻、小蠟茶、香藥、韻薑、砌香、橄欖、薄荷，至酒閣分俵得錢，謂之『撒嘴』。又有賣玉面貍、鹿肉、糟決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鰕茸、鰯乾者，謂之『家風』。又有賣酒浸江蛄、章舉蠣肉、龜脚、鎖管、蜜丁、胳螺、鱉醬、法鰕、子魚、鱖魚諸海味者，謂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賣鐺頭，記憶數十百品，不勞再四，傳喝如流，便即製造供應，不許少有違悞。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楪，及舉盃則又換細菜，如此屢易，愈出愈奇，極意奉承。或少忤客意，及食次少遲，則主人隨逐去之。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風雨暑雪，不少減也。



清同治刊本《江南鐵淚圖》插圖神廟演戲

又《歌館》　平康諸坊，如上下抱劍營、漆器牆、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後市街、薦橋，皆羣花所聚之地。外此諸處茶肆，清樂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連三茶坊、連二茶坊，及金波橋等兩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靚妝迎門，爭

妍賣笑，朝歌暮絃，搖蕩心目。凡初登門，則有提瓶獻茗者，雖盃茶亦犒數千，謂之『點花茶』。登樓甫飲一盃，則先與數貫，謂之『支酒』。然後呼喚提賣，隨意置宴。趕趁祇應撲賣者亦皆紛至，浮費頗多。或欲更招他妓，則雖對街，亦呼肩輿而至，謂之『過街轎』。前輩如賽觀音、孟家蟬、吳憐兒等甚多，皆以色藝冠一時，家甚華侈。近世目擊者，惟唐安安最號富盛，凡酒器、沙鑼、沙盆、火箱、妝合之類，悉以金銀爲之。帳幔茵褥，多用錦綺。器玩珍奇，它物稱是。下此雖力不逮者，亦競鮮華，蓋自酒器、首飾、被臥、衣服之屬，各有質者。故凡佳客之至，則供具爲之一新，非習於遊者不察也。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九《小秦淮録》 吳薗茨揚州鼓吹詞序云，郡中城內，重城妓館。每夕燃燈數萬，粉黛綺羅甲天下。吾鄉佳麗，在唐爲然。國初官妓，謂之樂戶。土風，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東蕃釐觀，令官妓扮社火春夢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隸二，春官一。次日打春官，給身錢二十七文，另賞春官通書十本。是役觀前里正司之。至康熙間，裁樂戶，遂無官妓，以燈節花鼓中色目替之。揚州花鼓，扮昭君、漁婆之類，皆男子爲之，故俗語『有好女不看春，好男不看燈』之訓。

附：碑刻

山西省聞喜縣禮元鎮興真觀蒙古憲宗九年《興真觀碑銘》 梨園太平樂府，李唐之教坊也。紫金奇峰，嵐光黛色，琉璃照映，蜿蜒乎其左邊；媧皇靈祠，山節藻棁，翡翠□鴛，鼎鼐乎其右偏。英王避暑臺，矗矗乎其後；裴相讀書堂，峨峨乎其前。朝移代革，仿佛七百餘年矣。苔飛□棟，燕沒頹垣，化爲民居。其居民之賢者，聚席而謀曰：『此一規地，古帝王練習歌舞之離宮也。至於風清月朗之際，或有聞金石絲竹之音者焉。小民居之，恐飛吉兆。可求訪逸客幽人，以爲頤眞養浩之所，不亦宜乎？』一唱百和，靡不忻然。於是焚香躬禮西山高隱史公上人，三禱不已，杖屨乃來。遊玩數夕，境與心會，遂卜終焉之計。門下弟子，聞風移往，殆數十輩。具畚插，運土石，規淨廬，營福地，不數載之間，聖位窈窈然，方壺沉沉然。香庖爽然，雲堂邃然。竹徑呼風，松軒貯月。藥竈封霧，丹爐鎖煙。雖武陵桃園、天臺小隱，固可以接武而差肩也。清和仙翁愛其幽致，親筆觀額，號曰『興眞』。名與實符，因隨果滿，千劫宿緣，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落成之日，邑豪里傑乞予文之。辭不獲命，搜竭枯腸，終無黃絹之才，反愧青鸞之客。其詞曰：

山蒼蒼，水粼粼，中有琳宇，號曰興眞。誰其尸之，史公上人。外養玄牝，內頤穀神。玉鼎含月，冰壺駐春。漏泄天機，蔥前綠筠。

山西省芮城縣岱嶽廟元延祐五年《岱嶽廟創建香臺記》 伏以人仰神而降福，謹懇虔誠□托間以爲靈，必獲麾祐。夫岱嶽行宮，置諸芮邑之東，雄建魏宮之左。殿宇廊屋，獻臺舞庭，廟貌之設昔皆備具，惟香臺闕焉。里人王玉、張仲琇，謹啓丹誠，同成勝事，□爨戚□，命工磋砌，經營尤謹，不日而成。嗚呼！斯台既立，若不刻諸寸石上以記其歲月，將來湮泯，無以光前啓遙者焉。

山西省平順縣東河村九天聖母廟明洪武十二年《東谷社增修（武）〔舞〕樓記》 潞之東有里曰東谷，間有九天聖母祠。祠之建，始於唐而修於宋，迨今年千百餘年矣。殿宇簷廊，歲久月深，風雨爲之侵凌，鼠雀爲之喧擾。里人屢修屢補。儼然可畏，惟有斯樓基址未完。一旦耆宿常蒲謂衆曰：『正殿巍峨猶足瞻仰，樓址殘缺可無補修乎？』於是捐己貲，因衆力，不期月而石花絢爛。欲紀其事以誌後來，謁予學舍求其文。余嘉常蒲，誠好善之君子，事神之禮既重，則事人之禮可知矣。故弗辭，以紀其事之本末云。

山西省稷山縣南陽村法王廟明成化十一年《法王廟創建舞庭記》 南陽爲邑之巨里，人多樂善尚義，尤篤於事神。善士李文遠蚤歲於本廟朝夕躬奉香火，嘗會里中長者議，欲於正殿前建舞庭一座，僉曰：『宜。』暨向善多士協衷致力，纂緣樂就。材料既備，迺請良工而梓匠。蘇姓而名亨者欣然應曰：『吾注意於斯已久，願盡心竭力爲之，不求其償。』遂樹舞庭三架轉五，規模雄壯，制（製）作工巧，簾隅整飾，無或尚焉。於是以陳列樂舞，奏格明神，有不宜哉？興工於成化辛卯之仲春，落成於成化乙未之季夏。僉謂厥工既畢，當有以昭永遠。而本村周瑾，亦好善者，躬詣北山之巔，求取美石，付之能匠，磨礲成碣。爰俾不肖，敬錄造意興緣之始末，勒諸石表，庶使後之樂善君子有所觀感云。

山西省介休市區后土廟明正德十四年《創建獻樓之記》 后土廟舊有

樂棚三間，因其敝壞矮窄不堪，正德丙子春，邑耆梁公諱智等，欲建樓廣闊而重修之。奈城下有三清觀，與樂棚相近，建樓愈高而神愈下，可乎？士民薛君雄謂衆曰：『改三清閣築基，與獻樓同合爲一，中則分之。起三清聖像於崇樓之極，前列萬聖朝元，後奏獻以奉后土，則神上而樂下，使人心安而神妥也。』衆如其言。本廟道士張德深，告請四方賢士，共建斯樓。梁公施白金數百餘兩，以董其事，由是施財百數者數十人，十數者百餘人，五數者數百人，兩數者不下千餘人也。遂採綿山之木，卜曰鳩工，以建崇樓。夫富者施其財，貧者助其力，工者鬥其巧，三載之功，其費也大矣。是樓也，上接雲霄，下連中鎮，金碧丹彩，覆簷深邃，則神有所依，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人心以安，知所畏敬，而至誠足以感神明也。過客來賓，或奉祀，或登眺，東瞻漢郭林宗之巨塚，西睹唐助國聖母之神祠，宋文潞公之墓道，南觀綿峰麓晉介之推之茂木，北望汾水之汪洋。孰不曰美哉，斯樓誠一方之勝景也。囑余記之。蓋聞燔柴以祀天，瘞埋以祭地，起建崇樓，敬神之至也。神之享，曰敬而已。《魯論》有云：『吾不與祭如不祭。』信斯言也。

山西省陽城縣下交村湯王廟明嘉靖十五年《重修樂樓之記》　嘗稽諸《易》曰：『先王以享帝立廟。』又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故廟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樂所以和神人也。此前人立廟祀神之由，樂樓所建之意也。予誦《湯誓》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表正萬邦，兆民允殖。』王之德如此其盛也。觀之史傳，大旱七年，齋戒剪發，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禱於桑林之野，六事自責之餘，大雨方數千里。王之澤如此其深也。德盛而澤深，民豈能忘其王於千百世之下哉！覩廟貌而興思，遇享祭而致敬，非勉然也，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縣治西南去城七十餘里，有山曰析城，草木分析，山峰如城，即《禹貢》所載之名山也。世傳王嘗禱雨於斯，故立其廟像。民歲取水以禳旱，其來遠矣。其山之東北，有下交之地。居民正北有阜巍然，南山群峰屏繞，襟帶兩河，極爲奇秀佳麗之地。原其所自，亦析城之餘支遠脉伏而顯者也。王之行宮在焉。每遇水旱疾疫，有禱即應，亦王祈禱之遺意也。觀其舊記，殿宇、行廊、門樓大小五十餘間，建自大元大安二年，迄今三百餘載。各殿宇損壞，聖像剝落，里人原大器輩，歷年重修補塑。惟樂樓規模廣大，年久風雨所搖，飛簷樑柱。傾頹殆盡。至我國朝正德五年庚午，里人原宗志、原應瑞、國學生原應軫等，會集社衆曰：『成湯古聖帝也。樂樓無廢如此，與諸君完葺之何如？』衆咸曰：『諾。』於是鳩工萃材，各輸資力，重修樂樓，一高二（底）〔低〕，四轉角並出廈三間，功成於正德十年乙亥。棟宇台榭，高大宏偉，金碧丹青之飾，煥然一新。其功倍於昔矣。茲者宗志、應瑞俱捐館，惟應軫字文璧，任廬州經府，已歸林下十載矣。予與文璧有姻戚之誼，又布衣時同游邑庠，一日囑予爲文，以記盛事。予歸休日久，素拙於文，直書其重修始末之實。噫嘻！文璧建樓之意，豈爲諂事邀福之舉，尤有深意存焉。其心以爲，林下之士，苟徒以詩酒爲樂，幾近於晉之放達，與時何益哉！然假廟享帝之餘，爲彥芳誘善之計，與鄉人萃於廟庭，共宴神惠，必曰耕讀事神，誠善事也。嘗聞『作善降之以祥，作不善降之以殃』，使善者有所勉，不善者知所戒，而表正勸懲之典寓焉。且舉祀之際，談叙廟之舊記，又曰某人始建何廟，某人重建何祠，而修舉廢墜之意，又將垂於無窮者矣。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千百載之下，覩樓之傾頹而復修飾者，未必不由文璧興作之也。予年老學荒，謹述其實，如其文，以俟後之能者。

山西省平順縣西青北村禹王廟明崇禎四年新修戲樓碑　大明國山西潞安府平順縣信民鄉東禪北里西清北村，禹王廟前新修戲樓三間，今有先年修塔剩下銀九錢四分，社內羊十隻，價銀三兩二錢。二項每年出放本利盡數使完。

山西省高平市故關村炎帝行宮明崇禎十六年《創修演奇樓碑記》

□□上下和神人，有取於演奇者大矣。信士申上用，當□□南樓告成□日，欲糾衆創修南樓三間，以爲演奇地。餘□內錢糧不□無人施捨，風□□發虔心，捐金經營，□□借□之力，問有志於□者，或施財，或犒□，遂不日南樓成之。

山西省蒲縣柏山東嶽廟清康熙七年《祝賀聖誕碑記》　蒲邑之東離城五里許，有山如繡。其勢崇隆，其境幽深。而且青松千樹，翠柏萬叢，鬱鬱蔥蔥者，閱歲時而不改。猗歟美哉！洵可謂風會所聚，勝地不再，而爲神明之所必棲者也。山巔之上建立廟宇，其來舊矣。前後制度壯麗，左右規模弘敞，而坐鎮中央者，則泰嶽其神焉。斯神也，含弘廣大，覆育萬有，上則福國而享其磐石，中則福民而樂其康寧，下則福物而絕其天禮。

凡薄海之內，孰不賴其帡幪之德哉！故三月廿八，乃聖誕辰也。蒲之士女，匍匐進香，竭誠享獻，不獨一歲爲然。而今歲董其事者，則生員曹鳳翥，信士閻承祿、張彥秀、李文魁，糾率同人，虔修祀典。粢盛必期其豐潔，犧牲必期其肥腯。而且戲獻三台，聲徹兩間，凡所以盡享祀而洽神人者，靡不至焉。祀畢鳩工，勒石以紀其事，匪敢自多，其敬恭明神之意也。亦曰：神人福我者無盡，我之報神者亦宜無盡。後人踵而行之，香火不絕，庶可酬神庥於萬一云。

山西省高平市米山鎮定林寺清乾隆二年《定林寺創建舞樓記》 寺舊無舞樓，浴佛日則砌台演劇，住持恆厭其煩苦，而力未逮也。適善信居士牛翔、王乘軒等，有五台進香社餘銀，爰發善念，創建舞樓，齊心同願。衆咸曰：可。住持海山因出其廚粟，搜其工料。以償其不足，而成其善舉焉。工經始於乾隆元年九月，落成於二年四月。恐其久而忘所自也，勒石以誌之。

山西省蒲縣柏山東嶽廟清乾隆十七年《昭茲來許》碑 東山爲蒲邑巨觀□，其上者爲泰嶽之神，興雲出雨，靈庇無疆。土人每歲於季春廿八日獻樂報賽，相沿已久。嗣因所費無出，久將廢墜。爰公募銀二百兩付之典商，歲生息銀三十金，以爲獻戲之資。至期必聘平郡蘇腔，以昭誠敬，以和神人，意至虔也。乾隆八年，夏器等寔首其事，因所托非人，騙銀誤戲，暫覓本縣土戲以應其事。前後搬取戲箱脚價，並定戲獻牲等費，約計二十餘金，俱系器等首事十人自行備捐。其公項息銀有預行支用者，盡數交出未敢稍侵毫厘。社內衆糾首及合會人等齊集公議，嗣後有失誤神戲者，不得開銷公項分文，悉照八年爲例。遂將本年餘息三十金幷本銀二百兩，置買租產，以垂永久。此買契內所以有二百三十兩之價值也。但恐時久例廢，有失誤神戲仍動公項開銷者，器不得已，捐貲數金，會合諸糾首，公議勒石爲記。庶神會不至疏誤，而人心亦絕爭端矣。

山西省聞喜縣吳吕村稷王廟清乾隆二十九年《重修水陸殿伯王廟東獻亭西道房改建戲臺西角門並創建東角門碑記》 蓋聞唐虞設田正之官，所以教稼，村落建后稷之廟，原以報功。但考之廟碑，創自大元，歷明至清，屢經修整，迄今年湮世遠，風雨摧殘，正殿與殿前獻亭，雖云無恙，而水陸殿、伯王廟、東獻亭、西道房已傾圮有年，竟修葺無日，徒使屋穿明月，壁透清風而已。且戲臺與獻亭逼近，地狹人廣，難以多容。大門居中，極其褊小，出入往來甚爲不便。凡我鄉人言念及此，非不心焉悼之，究亦束手無策，付之長歎已耳。惟鄉老梁國樂、段生轉等十人者，目擊凋殘，心切整飭。特因功程浩大，獨力難成，因而謀諸合莊，共襄盛舉。凡廟中之已建而疏漏者整理之，從前之未有而難少者創立之，先代之已有而弗合者改建之。或捐貲而喜捨，或竭力以赴工，修殘補缺，使殿宇至今茲而煥然聿新，丹楹繡棟，俾亭台較夙昔而倏爾改觀。將見大廈成而燕雀賀，人心悅而神靈昭，豈止有以酬先聖立我烝民之德，抑且有以兆後世百穀豐稔之福矣。於是鄉人丐予記。予不揣固陋，遂略具俚詞，勒碑刻銘，俾督工人等施財姓名，永垂不朽云。

山西省沁水縣城關玉帝廟清乾隆三十一年《重修舞樓記》 縣治之西半里許，玉帝廟在焉，吾西關居民祈報處也。歲時伏臘，享祀有儀，行之祖父，傳之子孫，若相沿爲古禮者。然嘗溯厥所自，而志乘罕載，碑具無存，獨明天啓間余高王父有《供桌小記》，亦稱鼎新於萬曆初年，而不知所創，則茲廟之遠且久也從可知矣。廟之南向則爲舞樓，蓋前人所爲，達神聽邀來格也。奈歲月滋久，壁毀簷頹，岌岌乎有不支之勢。歲之丁丑，修職郎樊公視社事，約同里衛君文鎧、李君殿元等舉西廊一帶。更修之時，社衆僉以舞樓謀公，公老且病，遂不果。社衆曰：『舞樓，大工也。修舞樓，重任也，非慷慨幹練不可。』仔肩因推厥弟冕侯公繼其事，而東社則張子業廣，西社則李子一臣也。於是同心協力，首先捐銀若干兩，次舉督工若干人，諮於有衆，詢謀僉同。乃卜日之良，大積厥材，大召匠氏，興土工，斬板幹，礱柱礎，飾雕甍，不數月間而規制之雄，繪畫之美，視昔爲有加焉。工竣問序於余，余維吾西關居民，祭享於斯，祝禱於斯，每歲仲秋，演樂陳俎，少長咸聚於斯。矧舞樓之設，以導天地之和，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安可任其頹敝而不爲之所耶？昔蘇文忠有言：『論事易，做事難；做事易，成事難。』天以數十餘年之待頹待敝者，一旦作於諸公之手，且成於諸公之手也，得謂非昔人之所難與？方今聖天子休養生息，子惠元元，薄海內外，飲天和、食地德者，罔弗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吾邑雖僻處山陬，而歌《康衢》，祝《華封》，不猶是陶唐遺俗哉？惟願自茲以往，以恬以熙，笙瑟洽於下里；有年有□，鼓吹

揚乎休明，則諸公之功，行將傳之不朽也。

山西省蒲縣柏山東嶽廟清乾隆四十二年《用垂永久》碑　乾隆丙辰歲，東神山糾首老先生等十位，因土戲褻神，謀獻蘇腔，又慮戲資無出，議請封首三十人募銀二百兩，置租三十三千，每年除納貢而外，得租三十千以備戲資，誠盛事也。後又有好善樂施者，續入十數人，置租公用，俱有碑碣可考。近因天時人事之不齊，神事幾至廢墜。太值四十一年首事與同事張緯祖、王端、曹子申等十四人同心協力，遵前人之制，復請封首三十二人募錢二百餘千，除費用刻碑而外，淨存錢二百千，放之典舖，每年獲息二十千。前後共計有公項錢五十千。每歲加戲一天，兩社盡心辦理。有餘則存之公所備用，不足則值年爲首按分均攤。名雖兩社，而一切費用一處公算，實爲一社。庶新舊爲首，互相維持，而神事可以萬世無敝。雖然，此豈可云盡善耶？至於踵事增華，較勝於今日者，更有望於後之君子也。

山西省晉城市青蓮寺清道光九年《重修青蓮寺玄帝殿碑記》　廟者貌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青蓮爲鳳邑第一大觀，南面珏山雙峰並峙，上有玄武金殿，年年上巳節前，善男信女四方雲集，香煙之盛擬武當焉。寺之西院玄武殿□即珏山之後宮也。近因風雨雨，頹圮日甚，人人惻然，彼此以目。有鳴鳳班者，行戲四十餘年矣。每歲仲春念六日，合班進香，信宿寺中，或供燈、或獻帳，率以爲常。班衆議曰：『金像森嚴，殿宇就傾，此亟事也。吾輩不□以小善廢大功。』於是集資□兼募化，立志重修，不五年而功程告竣。予喜其善念之誠，而殿宇煥然重新也，爰爲之筆其事焉。是爲序。

山西省陽泉市程莊村五龍王廟清道光二十一年《重修興龍山廟宇樂樓禪居碑記》　郡西北有燕龕村，境接程家莊、北莊。其莊東一山，峰巒拱衛，松林據面，若屏障焉。更有清流□然仰出於山谷之間，作細□鳴，與松韻相間，號曰龍泉。其林壑之美，環境數十里未有也。山之中嶂構廟十數楹，頗壯麗。各肖像殷薦，以妥神靈。緬自元明以來，碑碣林立，遍覽摩讀，知前接踵而修者屢矣。偶遇旱魃爲虐，里人敬修楮帛，詣廟禱雨，效如回響，以故環十數村而遙，旱卒不爲災。每歲三月廿八日祭享其間，遐邇向廟下龍泉求子者，百十爲群，至後恆得嗣，神亦靈矣哉！歲久，廟因風雨剝蝕，弗堪嘏祝。道光甲午，父老協謀議修，慮取水遙遠，緣嘉慶辛酉大雨，水將龍泉移走數十武，而泉水遂少。乙未春，鄉民向泉求水，甫掘尺許，遇瓦塊若龍形，水隨湧出，狀如湯沸。因砌成池。行見池水幽黑深不可測，激以小石，碧光閃動，若有神龍之出沒，悚然不敢逼視，而泉水竟百倍於疇昔。適歲弗登，工未興。迄辛丑年值豐稔，百姓安樂壽考，鄉人士乃募化四方布施，更奮輸財力，恪恭興事，而泉水用之不竭。人咸異之。蓋自來此山稱興龍山，若夫龍之爲靈，變化不可方物，往往憑於幽岩絕壑而興雲致雨，膏澤遂潤乎生民。則茲山有龍泉，安知靈爽之式憑不即在是也？況泉遠移舊，歷年久而其水增勝於前，又安知非千百年內，山之精英鍾是其靈不沒，故泉水不竭也？益信祈子得嗣，乃靈秀攸鍾其精誠潛孚，有感即應，亦理之常，無足怪者。今見廟貌重新，殿榭墀階大宏厥規，並無偏修偏廢之舉。入廟拜瞻，凜若鬼神昭佈森列，而勸善懲惡之心，其有不油然以生耶？至於樂樓、禪居亦修之聿新，與廟宇相表里。工竣爰記其巔末，以勒諸碑石云。

山西省晉城市城區五聚堂清咸豐元年《五聚堂紀德碑序》　五聚堂者何？梨園寓所也。梨園何以有寓？爲支差而設也。堂何以五聚名？五屬梨園皆得寓於斯也。中奉開元皇帝，梨園所自始也；左祀三官，祈賜福也；右配財神，祝多富也。曲辨鏗鏘，人苦跋涉，是以大王、咽喉，山神附焉。其先官戲一役，除給口食外，每日只發戲價錢一千文，時久，口食被蝕□頂□重復之弊更多，子弟苦之。庚戌□國制，遏□音樂，苦愈甚。時覺羅萬公祖署澤，□班赴轅籲懇裁除。蒙恩裁去官戲十二臺，仍舊酌給口食，復嚴禁頂冒重復之票。及檄下縣屬，寶坻李縣尊又大沛特恩，再裁一十七臺，飭以輪流支應，以均苦樂，誠盛德也。二公德政何止於此，此特波及梨園者耳，烏可以不紀？因將喻示勒石，以垂永久。

山西省高平市康營村關帝廟清同治五年《重修舞樓碑記》　祭祀之禮，所以崇德報功，典至鉅也。古者陳以俎豆，薦以馨香，至後世則兼以優戲。噫！戲者，戲也，胡爲以奉祀事哉？意者稽前代之盛衰，鏡人事之得失，善者足以爲勸，惡者足以爲懲，因於敬恭明神之時，式歌且舞，上以格在天之靈，下以昭前車之鑒乎？惟然，而舞樓之修亦有所不容已焉耳。余西境有強營村，人多急功好義，樂事經營。其村東關帝廟外有舞樓一所，夾道跨修，歷年已久，規模卑狹，棟宇荒蕪，殊不足備歌舞而光祀典。且樓

南隙地無屋宇以補修之，於村東保障亦屬闕然。今有社首張淮等，從事更作，詢謀僉同，捐貲募衆，踴躍赴功於舞樓，增其舊制而加以潤色。外如鳳閣凌虛，內似蜃樓耀彩。遠而望之，巍巍乎齊雲落星，以擬其高也；近而即之，郁郁乎臨春結綺，以擬其華也。舞樓之南，創修樓房五間，補其缺陷而結構寬閎，亦足以備祭祀演戲之用。是役也，鳩功者多人，庀材者多人，攸義而輸財者又多人，於是不數月間而煥然一新焉。功竣，社首等邀余作記。余不文，又不獲辭，謹原夫舞樓之重建，嘉衆善士之樂輸，且喜於《靈臺》之詩所謂『經之營之，不日成之』者，適相符也。是爲記。

山西省臨汾市魏村牛王廟清同治十一年《三王會碑》 嘗思廟宇之輝煌，雖關乎氣運，而其所以然者，全在乎人之作爲耳。魏村三王廟年遠日久，廟中之修理亦非一次。目刻堅固者可以延年，破亂者甚屬難堪，同六社商議重修戲臺，分神殿、西門、路南廊房以及獻亭之角，所費錢文六社均攤。由是神喜人喜，神恩默佑，而一方之人物有不盡爲無恙者乎！因勒碑刻銘，以垂後世。議定會規：每年逢會初十日，六社獻牲，挨次轉牌交社，本社人在中，交社人在東，接社人在西，甚勿紊亂；所寫之戲，或是本縣，或是外縣，總要初九日早到迎神，十二日早到送神爲止。倘敢以官挾勢，強行拉戲，六社公辦，決意不准。三王之威名，反不如伊乎？逢會之期，天雨若大誤了日期，出錢四十千文入公修理山棚，上面要做五大名山，中間《五馬破曹》，下層士農工商遊山玩景之勢。又四外村中不要停留賊匪，損人利己；如若強留者，六社公議，定要將窩主賊人立送死地，以除其害，決不食言！爲此謹誌。

山西省平順縣東河村九天聖母廟光緒元年《重修舞樓賦》 梳妝樓峭立梳妝百尺樓，重修已歷幾千秋。層簷日射輝亭殿，絕頂雲浮逼斗牛。氣接東山龍脉遠，爽朝西極葛峰幽。焚香得上憑欄眺，前後人家一望收。

四景車會　四景神車不記年，八村五社會流轉。賽期例卜三春暮，宴酒先嘗二月天。廿四馬樓排列後，幾重社鼓列當前。東下南北西輪轉，崇奉丹霄太乙仙。

山西省陽泉市葦泊村嶽瀆廟清光緒十八年《重修天齊廟宇新建樂樓臺碑記》 廟宇之設，將以祝風雨、祈寒暑、重祀典、酬神力也。葦濼村之東北隅有臺曰天仙，高數十餘仞。臺上舊有古廟一所，階齒數十餘級，層累直上，疑若登天。崖頭環堵於周圍，渾如削壁。由中門而入，步至壇，獸脊髭鬃，簷牙高啄，梵宇開張，衆山朝拱。當春夏之交，樹林蔭翳，禽鳥上下，俯仰一切，氣象萬千。休哉！洵一方之壯觀也。廟之正殿，塑東嶽天齊神位。東殿曰三義廟，西殿曰子孫蒼岩聖母元君，又東曰靈官馬王，南有舊建三官廟，東西建禪屋兩楹。欲稽其由來，奈代遠年湮，無所考據。不知其創於何代，建於何年。歷元迄明，屢經修葺。至本朝嘉慶、乾隆間又重修兩次，迄於今百有餘歲矣。被風雨之漂零，遂致碧瓦參差，丹楹剝落；素絢無光，金妝失色，又苦無樂樓以妥神也。每值春秋報賽之期，椽杆幃帳，大費人工。若遇風吹雨灑，歌舞無依。非特神靈不暢，即人心亦爲之不安。邨中耆老擬欲整舊鼎新，苦於貲財不給，未敢輕舉。辛卯春，村中募銀千有餘兩，又於外鄉、鄰村左右募銀千有餘兩，由是鳩工庀材，不數月而舊者新、新者建矣。暨自今祀事克修，禮樂並舉，磬鼓軒舞，所謂民和而神降之福者，胥於是乎。在經始於季春月，落成於孟夏月，共費金二千有餘兩。胡壽椿乞余爲記，余本不文，姑詳其顛末，以誌不朽云爾。

戲曲部

劇作家分部

明・李開先《詞謔・謔言》 予家酒會，詞客咸集。就中袁西野長於北詞，而短於南；呂東野長於南詞，而短於北；劉修亭無目，板眼最正，東野時或有失。予嘗戲之曰：『西野不知南，東野不知北，修亭有板無眼，東野有眼無板。』座客無不鼓掌大笑。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一《辛部下》 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故，并沒之。同時盧摯處道，亦東甌人，樂府聲價，政與高埒，而製作弗傳。世遂以盧爲文士，而高爲詞人，信有幸有不幸也。元文士以詞名者，趙子昂、貫雲石、楊廉夫，皆浙東西人，

元詞手與中原抗衡，惟越而已。

又 涵虛子記元詞手百八十餘，中能旁及詩文者，貫雲石、高則誠二三子耳。自餘馬致遠輩，樂府外，他伎倆不展一籌，信天授有定也。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一《沈璟傳奇與曲論》 沈光祿璟著作極富，有《雙魚》、《埋劍》、《金錢》、《鴛被》、《義俠》、《紅蕖》等十數種，無不當行。《紅蕖》詞極贍，才極富，然於本色不能不讓他作。蓋先生嚴於法，《紅蕖》時時爲法所拘，遂不復條暢；然自是詞家宗匠，不可輕議。至其所著《南曲全譜》、《唱曲當知》，訂世人沿襲之非，鏟俗師扭捏之腔，令作曲者知其所向往，皎然詞林指南車也，我輩循之以爲式，庶幾可不失隊耳。

又卷三《徐文長》 少保胡梅林名宗憲，總督浙江，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前必蛇行，無敢仰視。山陰秀才徐文長名渭，別號天池，又常稱爲田水月，性豪恣，善古文詞。以撰《白鹿表》受知於少保，聘致幕府，管書房。文長與少保約，能具賓主禮，渭來，不能不來也，來則非時輒得出入。少保諾。乃葛衣烏幘，長揖據坐，慨論天下事，旁若無人。一日，與群少年昵飲市中，幕府有急需，召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少保稱善。又嘗飲酒樓，有數健兒亦來飲，不肯留錢，相詬誶之，健兒痛毆其人。文長密以數字馳報少保，立縛斬麾下。少保既憐文長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思爲之地。諸簾官入謁，少保屬之曰：『徐渭天下才，宜亟收之。』時少保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偶一令晚謁少保，忘不與語。及試卷，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摘遍紙矣。及老貧甚，粥手自給。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文長手拒扉，口自應曰：『某不在。』人以是多怪恨之。少保曾遺洮戎十許匹，遂大製衣被，下及袒衣。既而遇乏，一日都盡。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多方不可得。當其窘，隨手輒應。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莞破弊不能易，遂籍藁寢。音朗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

村老曰：余常讀文長《四聲猿》雜劇，其《漁陽三撾》，有爲之作也，意氣豪俠，如其爲人，誠然傑作，然尚在元人籓籬間。餘三聲，《柳翠》猶稱彼善，其二聲及其書、繪俱可無作。詩文自有一種奇逸，誠然辞方山先生名應旂所謂鬼語長吉之流，袁中郎名宏道便謂有明一人。此有激之言，非公論也。若評在雅宜徵仲之上，余不能知。文長無命，大類村老；其爲人益老益貧，益狂益崛強，又大類村老。若其厄於棘闈，則嘉靖中一人絕相似，京山人周延祚，以選貢廷試第三人進呈，世廟得其卷稱善，顧永嘉相公曰：『是宜第一。』及拆號，上大喜，曰：『吾鄉人也。』湖廣生例入南監，永嘉特留北。比秋試，屬柄文者曰：『此生上所眷注，謹視之。』於是衆擬以爲解，二場已定矣，迨三場病發不能進，竟不獲俊。常語人曰：『昔云君相可以造命，若余之命，則君相所不能造者。』嗚呼，人生其如命何哉！唐人曰：『朱衣騎馬是何人？』天胡可問也？

又卷四《孫先生》 先生名七政，字齊之，邑人，年十三遊膠庠，才華煜煜。【略】孫氏又有名柚者，亦有才情，常取司馬長卿以琴心挑文君事作傳奇，名《琴心記》，亦俊逸可喜。【略】柚，其從子也，與余善，性粗豪，不修曲謹，喜飲，喜樗蒲，居藤溪，蕭然一室，無擔石儲，而好客不衰。其所著《琴心記》極有佳句，第頭腦太亂，脚色太多，大傷體裁，不便於登場；曲亦時有未叶，以故反不若梁長《浣紗》之傳，然較之宣城之嵌寶揀金，臨川之字覜句鬼，則大有徑庭矣。每欲取而改訂之，有志焉而未逮也。

又《三張》 三張，吳人也。長伯起名鳳翼□□□□□□□□□季叔貽名燕翼。伯起□□□□□□□□□□古詩文辭及八法以文徵仲□□□□□出，乃兼有之。每伯起造待詔，未嘗不倒屣出迓，把臂促膝，盡爾汝之分。且恆自喜，以得及伯起，復恨其晚。伯起《處實堂集》，著述甚富。詩宗老杜、王摩詰，然不求甚似。晚喜爲樂府新聲。天下之愛伯起新聲，甚於古文辭。樂府有《陽春堂六傳》，而世所最行者，則《唐李藥師紅拂記》也。甲子，以《易》薦京兆，試南宮，輒報罷。迨庚辰，以母老，不復應公車辟。然絕足不入公府，雖兩台使者，若監司郡邑大夫，旌旄日及門，去，未嘗以一刺報也。吳人以此重之。王弇州常稱：『伯起才無所不際，騁其靡麗，可以蹈躋六季而鼓吹《三都》；騁其辨，可以走儀、秦，役犀首；騁其吊詭，可以與莊、列、鄒、愼具賓主。高者醉月露，下者亦不失雄帥烟花。』蓋實錄云。伯起善度曲，自晨至夕，口嗚

嗚不已。吳中舊曲師太倉魏良輔，伯起出而一變之，至今宗焉。常與仲郎演《琵琶記》，父爲中郎，子趙氏，觀者塡門，夷然不屑意也。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六《髯仙秋碧聯句》 黃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樂人賞之，徐子仁、陳大聲二公稱上客。美之曰：『今日佳會，舊詞非所用也，請二公聯句，卽命工度諸絃索，何如？』於是子仁與大聲揮翰聯句，甫畢一調，卽令工肄習，既成合而奏之，至今傳爲勝事。子仁七十時於快園麗藻堂開宴，妓女百人，稱觴上壽，纏頭皆美之詒者。大聲爲武弁，嘗以運事至都門，客召宴，命教坊子弟度曲侑之，大聲隨處雌黃，其人距不服，蓋初未知大聲之精於音律也。大聲乃手攬其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曲，諸子弟不覺駭伏，跪地叩頭曰：『吾儕未嘗聞且見也。』稱之曰『樂王』。自後教坊子弟，無人不願請見者，歸來問饋不絕於歲時。嗟呼，二公以小伎爲當時所慕如此，豈所謂折楊黃荂，則聽然而笑者耶！頃友人陳蓋卿所聞，亦工度曲，頗與二公相上下，而窮愁不稱其意氣，所著多冒它人姓氏，甘爲床頭捉刀人以死，可嘆也。嗟呼，彼武夫、伶人猶知好其知音者，今安在乎哉！

又卷九《詞曲》 盛伯年敏耕，工小令。段虎臣文炳，文學，著小令。張治卿四維，文學，有《溪上閒情集》，今傳其《雙烈記》、《章臺柳》二記。黃上舍方儒，文學，著《陌花軒詞小令》。陳蓋卿所聞，文學，著《南北記》，又選《南北詞記》。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邱文莊塡詞》 邱文莊淹博，本朝鮮儷，而行文拖沓，不爲後學所式；至塡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矣。初與王端毅同朝，王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儀爲端毅作《王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遂云：『若有豪傑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化間留中之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也。《五倫記》至今行人間，眞所謂不幸而傳矣。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以寄身之桑濮奇遇，爲時所薄，故又作《五倫》以掩之，未知果否？但《麗集》亦學究腐譚，無一俊語，卽不掩亦可。

明・張大復《張大復小品・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搏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歟。梁伯龍戲以彩繪作鳳凰，吹入雲端，有異鳥百十拱之，觀者大駭。伯龍死久矣，其新翻雜調，往往散入侯王將帥家，至今爲俠遊少年所傳咏，其好事，故亦一時之冠也。

又《梁伯龍》 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家所宗。艷歌清引，傳播戚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奇技淫巧之贈，絡繹於道。每傳柑、禊飲、競渡、穿針、落帽一切諸會，羅列絲竹，極其華整。歌兒舞女，不見伯龍，自以爲不祥。人有輕千里來者，而曲房眉黛，亦足自雄快，一時佳麗人也。獨詩文不敵古人駢瞻而已。

又《王怡菴》 王怡菴教人度曲，閒字不須作腔，則賓主混而曲不清。又言：『諧聲發調，雖復餘韻悠揚，必歸本字。此宇宙間不易之程，非獨家事也。』王在長安，薄遊營妓間，戲演張敏員外，識者絕倒。諸部聞之，競相延致，至馬足不得前，斯豈無挾而然耶？然諸部政不知此劇其一斑耳，擅場事故在《崔徽傳》。予嘗叩之，兩頤翕翕自動，嵇談阮笑，誰不自喜？周旋竟日，絕不及《牡丹傳》。予問故。曰：『政復難，然難處最佳。』又問難處。逡巡久之，曰：『叠下數十餘閒字，着一二正字，作麼度。』予曰：『難，難正復佳。』

又《屠長卿》 屠長卿云：『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後又安得分明？』此言似之。非也，若能打徹夢醒關捩，直教衡破死生岸頭。已又云：『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祇在花開花謝。』故知此老交不得眉睫。

又《徐陽初》 虞才多弘偉，而少靈異，其靈異者往往力就弘偉，未盡其才，而求助於學，卒見弘偉，不見靈異，此非學之故也。余所交者無眞正靈異之人，而乃失之徐陽初，甚矣，余之不靈不異也。舟中閱《宵光》、《題橋》、《紅梨花》、《一文錢》諸傳，自愧十年，遊虞書此。徐陽初杜門嘔血，不求諧世，世人競欲殺之，不爲動，然則能盡其才所從來矣。

又《梁顧》 往見梁伯龍教人度曲，爲設廣床大案，西向坐而序列之，兩兩三三，遞傳叠和。一韻之乖，觥罰如約。爾時騷雅大振，往往壓倒當場。其後則顧靖甫掀髯徵歌，約束甚峻。每雙環發韻，命酒彌連，頤翕翕而不敢動。伯龍已矣，靖甫豈可多得？梁雪士將詣白門來別，輒與鄒瑞卿按拍竟日，甚有愧乎，予之不知其事也。

又《徐文長》　徐文長小時與張氏子同里巷，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裲襠，一趣而到門。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文長與數童子所蹴踏也。張母獨傑之，至則啖以糕粽饅餌，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爲針紉浣熨，不憚細瑣。而張母家故將軍也，文長時備戎物，或弄劍槊，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母終愛之，不色惱，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闊遠，不屑屑事兒女鉗束。此等文字，幾入鬼道，却妙甚。命倩急取佳箋錄之，然不令兩孫見也。昔莒州公故有慧兒，舞象之年，輒好《會眞傳》。公語朱夫人將束之。夫人笑曰：『恐不解，安用束？』公默然。

又《與臨川湯先生書》　某自幼讀先生文，以爲非人間語也。蓋嘗與亡友王孺和更換識之，惟恐不及。已知先生過婁東，則某已廢視掩關矣。天乎！天乎！當吾世而不一見湯先生，況又交臂失之。盲者無以與夫青黃黼黻之觀，眞堪涕耳。日旭月朗，樹暗草鮮，十年來何時不作見湯先生想。忽枉手教，勖以《老》、《易》、太玄之學，敢不敬承！第鷄肋之人，少習時藝，便以此爲糊口之策，且欲度一兒勉承先訓，所以棄之未能，望先生憐之。王父師，神明愷悌，眞是一路福星，每談先生風議，神色俱飛。此老亦是暫現宰官身，度世可謂清不介，和不流，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未數數也。饒南川回，聊寄數語奉候，兼謝教益。

又　匡廬在望，夢想殊勞！自分此生永無與乎蕩胸抉眦之觀，而金溪徐某以汶上公信至，明珠滿把，花雨繽紛，頓令五世長夜之籍，盡耀光明。乃至傖父小技，不堪甄覆；而先生輒借噓雲之義，許以靈秀蜷媚，夭矯凌突之龍，他年腐語消落，玄晏獨存，其爲光寵，何可云喻！卽先生有意哀憐之，如來教所云，數冬不覿一春，恆夜不徑一旦，從今以往，夫既已春之而旦之矣，銘刻！銘刻！敝鄉俞氏女，年十三，偶讀先生所演杜麗娘事，適感心疾，把玩四年，手不停批，能以細楷注先生之所不欲言，翼麗娘之所未嘗言，大是奇事。惜乎十七竟夭。某得觀其手澤，曾用副墨托閩中謝耳伯送上，不知必達否？幸先生憐而存之。某不識天根元石，何從見譽？當猶耳而未之目耶。青丘一片石，專候先生另洗一方世界。來教既得路符不類，某幾幾望之矣。徐君促行甚急，不盡欲言。

清・焦循《劇說》　《蝸亭雜訂》云：『康德涵既罷免，以山水、聲伎自娛。間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歌以侑觴。遊於四方，停驂命酒，自歌其曲。嘗生日，邀名伎百人爲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闋，命送諸王邸，曰：「此差勝錦纏頭也。」《四友齋叢說》云：「對山嘗與伎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賫琵琶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敬夫、德涵同里同官，以瑾黨放逐汴東、鄠杜之間，相與過從談讌，徵歌度曲，以相娛樂。萬曆中，廣陵顧小侯所建遊長安，訪求曲中七十老妓，令歌康、王樂府。其流風遺韻，關西人猶能道之。』

明・談遷《北游録・鄭之文》　南城鄭之文應尼，公車下第，薄遊金陵。時北里馬湘蘭負盛名，與王百穀諸公爲文字飲，易視應尼。應尼與吳非熊作《白練裙》雜劇，極爲譏調。聚子弟演唱，召湘蘭觀之。湘蘭爲之微笑。司業定襄傅振商訓士清嚴，一日召應尼誤東廂下，出一編擲地，數之曰：『舉子故當爲輕蛺蝶耶！』樸以夏楚。久之，乃遣去。應尼舉進士，傳晉北祭酒，介錢謙益爲謝過，傅一笑而已。應尼官南部郎，終□□知府。

又《祁彪佳》　祁氏過紹興偏門內之能仁寺，有豕臨刃哀鳴，閔之。問值四金，命脫之，放寺中。凡三十年，去歲死，重可五百斤。

明・蔣一葵《堯山堂曲紀》　王和卿，大都人，關漢卿同時。和卿數譏謔關，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嘆駭。關來吊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箸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箸，是嗓。』咸發一笑。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纔還得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嗓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嗓，故云。

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胡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採一個空。難道風流種，唬殺尋芳蜜蜂。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搧過橋東。』由是其名益著。

王和卿《題情》【一半兒】詞云：『鴉翎般水鬢似刀裁，小顆顆芙蓉花額兒窄。待不梳妝怕娘左猜，不免插金釵，一半兒鬅鬆一半兒歪。』『別來寬褪縷金衣，粉悴烟憔減玉肌。泪點兒祇除衫袖知。盼佳期，一半兒纔

乾一半兒濕。』

王和卿《咏禿》【天淨紗】詞云：『笠兒深掩過雙肩，頭巾牢抹到眉邊，款款的把笠檐兒試掀。連荒道一句，君子人不見頭面。』

王妓浴房中被打，王和卿作【撥不斷】詞嘲之云：『假胡伶，騁聰明。你本待洗腌臢，到惹得不乾淨。精尻上勻排七道青，扇圈大膏藥剛糊定，早難道外宣無病。』

關漢卿，號己齋叟，大都人。金末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好談妖鬼。所著有鬼董《西廂》，是王實甫撰，至『草橋驚夢』而止，此後乃關漢卿足成者。北曲故當以此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滋洛陽千種花，潤梁園萬頃田。』『東風搖曳垂楊綫，遊絲牽惹桃花片，珠簾捲映芙蓉面。』『法鼓金鐃，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是駢儷中景語。『手掌兒裏奇擎，心坎兒裏溫存，眼皮兒上供養。』『哭聲兒似鶯囀喬林，泪珠兒似露滴花梢。』『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瘦減了三楚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淺淡櫻桃顆。』是駢麗中情語。『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做了畫兒裏愛寵。』『拄着拐幫閒鑽懶，縫合唇送暖偷寒。』『昨夜個熱臉兒對面搶白，今日個冷句兒將人廝侵。』『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是駢儷中諢語。『落紅滿地胭脂冷，夢裏成雙覺後單。』是單語中佳語。祇此數條，他傳奇不能及。《錄鬼簿》以董解元《西廂記》壓卷，不著名字，但云仕金章宗朝，爲翰林學士。時鍾嗣成以『前輩名士』呼之，其記實爲王、關之祖。

關漢卿續《西廂》，極力模擬，其【商調·集賢賓】及【挂金索】：『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綫脫珍珠，泪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亦不減王。

賀方回【浣溪沙】有云：『淡黃楊柳帶棲鴉。』關漢卿演作四句云：『不近喧嘩，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棲鴉。』青出於藍，無妨幷美。

關漢卿嘗見一從嫁媵婢，作小令云：『鬢鴉，臉霞，屈殺了將陪嫁。規摹全似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回話，眞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

關漢卿《題情》【一半兒】詞云：『雲鬢霧鬢勝堆鴉，淺露金蓮簇絳紗，不比等閒牆外花。罵你個冤家，一半兒難當一半兒耍。』『碧紗窗外靜無人，跪在床前忙要親，罵了個負心回轉身。雖是我話兒嗔，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關漢卿《別情》【梧葉兒】詞曰：『別離易，相見難，何處鎖雕鞍？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殺愁眉泪眼。』

關漢卿《嘲禿指甲》【醉扶歸】云：『十指如枯笋，和袖捧金樽。搦殺銀箏字不眞，搔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泪痕，索把拳頭搵。』元人有《咏指甲》【得勝令】一闋：『宜將翦草尋，宜把花枝浸；宜將繡綫勻，宜把金針紝；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宜托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掐通身沁；知音，治相思十個針。』艷爽之極，又出王、關之上。

王實甫不但長於情辭，有《歌舞麗春堂》雜劇，其十三換頭【落梅風】內『對青銅猛然間兩鬢霜，全不似舊時模樣』。又《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呂一套，通篇皆本色語，其間如【混江龍】內『想着我懷兒中受用，怕甚麼臉兒上搶白』，【元和令】內『他有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勝葫蘆】內『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寄生草】內『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此等皆俊語。

王實甫《別情》【堯民歌】云：『自別後遙山隱隱，更那堪遠水粼粼。見楊柳飛綿滾滾，對桃花醉臉醺醺。透內閣香風陣陣，掩重門暮雨紛紛。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今春，香肌瘦幾分，縷帶寬三寸。』

王實甫《春睡》【山坡羊】云：『雲鬆螺髻，香溫鴛被，掩春閨一覺傷春睡。柳花飛，小瓊姬，一聲「雪下呈祥瑞」，把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却是你。』

馬致遠，號東籬，元人樂府稱關、馬、鄭、白爲四大家，鄭名德輝，白名仁甫。涵虛子《元詞紀》謂『漢卿如瓊筵醉客，致遠如朝陽鳴鳳，德輝如九天珠玉，仁甫如鵬搏九霄』。

馬致遠雙調《秋思》，放逸宏麗，而不離本色，押韻尤妙，元人稱爲第一，眞不虛也。『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半

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踪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莫太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床和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恁妝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竹籬茅舍。【離亭宴煞】蛩吟一覺纔寧貼，鷄鳴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看他用『蝶』、『穴』、『傑』、『別』、『竭』、『絕』字是入聲作平聲，『闕』、『說』、『鐵』、『雪』、『拙』、『缺』、『貼』、『歇』、『徹』、『血』、『節』字是入聲作上聲，『滅』、『月』、『葉』是入聲作去聲，無一字不妥。

馬東籬又有【天淨紗】《秋思》詞曰：『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前三對更『瘦馬』二字去上，極妙，秋詞之祖也。

鄭德輝《王粲登樓》【中呂・迎仙客】云：『雕檐紅日低，畫棟彩雲飛，十二闌干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妙在『倚』字上聲起音，一篇之中唱此一字，況務頭在其上。『原』、『思』字屬陰，『感慨』上去尤妙。【迎仙客】累百，無此調也，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虛傳。

鄭德輝所作情詞，亦自與人不同，如《傷梅香》頭一折【寄生草】『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另』，【六么序】『却原來群花弄影，將我來唬一驚』，此語何等蘊藉！【大石調・初問口】內『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槨，祇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好觀音】內『上覆你個氣咽聲絲張京兆，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語不着相，情意獨至，眞得詞家三昧者。

《傷梅香》第三折越調，雖不入絃索，然自是妙。如【小桃紅】云：『是害得神魂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熱莽也沈東陽！』【調笑令】內『擘面的便搶白殺那病襄王。呀！怎生來翻悔了巫山窈窕娘？滿口裏之乎者也沒攔當，都噴在那生臉上。唬的那有情人恨無個地縫藏，羞殺也傅粉何郎』，【禿廝兒】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祇是作耍難當，止是尋常說話，略帶訕語，然中間意趣無窮，此便是作家。

鄭德輝《倩女離魂》【越調・聖藥王】內『近蓼花，纜釣槎，有折蒲衰草綠蒹葭。過水窪，傍淺沙，遙望見烟籠寒水月籠沙，我祇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語，清麗流便，語入本色，然殊不穠郁，宜不諧於俗耳也。

白仁甫《勸飲》【寄生草】詞曰：『長醉後方何礙，不醉時有甚思。糟醨兩個功名字。醅淹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命意、造語、下字俱好，最是『陶』字屬陽，協音，若以『淵明』字，則『淵』字唱作『元』字，蓋『淵』字屬陰。『有甚』二字上去聲，『盡說』二字去上聲，更妙。『虹蜺志』，『陶潛是』，務頭也。

白仁甫【沉醉東風】《漁父》詞云：『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刎頸交，却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烟波釣叟。』元人有《歸隱》詞云：『問天公許我閒身，結草爲標，編竹爲門。鹿豕成群，魚蝦作伴，鵝鴨比鄰。不遠遊堂上有親，莫居官朝裏無人。點陟休云，進退休論，買斷青山，隔斷紅塵。』亦有味而佳。

白仁甫有【醉中天】《賦佳人臉上黑痣》云：『疑是楊妃在，逃脫馬嵬災。曾與明皇捧硯來，美臉風流殺，叵奈揮毫李白覷着嬌態，灑松烟點破桃腮。』或以爲杜遵禮作。

白仁甫《題情》【陽春曲】云：『笑將紅袖遮銀燭，不放才郎夜看書，相偎相抱取歡娛。止不過迭應舉，及第待何如？』又：『百忙裏鉸甚鞋兒樣，寂寞羅幃冷串香。向前摟定可憎娘，止不過趕嫁妝，誤了有何妨！』

劉秉忠，字子晦，邢臺人，因從釋氏，又名子聰。

劉太保，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適。

劉太保【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滅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秋江上。』此秉忠自度曲，曲名【乾荷葉】，即咏乾荷葉，猶是唐辭之意。又一首《吊宋》云：『南高峰，北高峰，慘淡烟霞洞。宋高宗，一場空，吳山依舊酒旗風，兩渡江南夢。』此借腔別咏者，其曲淒惻感慨，千古寡和。

伯顏丞相與張九元帥，席上各作一【喜春來】詞。伯顏詞云：『金魚玉帶羅襴扣，皂蓋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斷在俺筆尖頭。得意秋，分破帝王憂。』張九詞云：『金裝寶劍藏龍口，玉帶紅絨挂虎頭，綠楊影裏驟驊騮。得志秋，名滿鳳皇樓。』師才相量，各言其志。

盧摯，字處道，號疏齋，涿郡人。坐右大書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

盧疎齋有【落梅風】一闋《別歌者珠簾秀》云：『纔歡悅，早間別，痛殺俺好難割捨。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珠簾秀答詞云：『山無數，烟萬縷，憔悴煞玉堂人物。倚蓬窗一身兒活受苦，恨不得隨大江東去。』

孔文昇，字退之，先聖五十四代孫也。盧疎齋雅相推重，一遊一讌，莫不與退之同處。或賦詩詞，必先書見示。一日，廉使容齋徐公琰云：『書中有女顏如玉。』戲謂退之曰：『試爲我屬一對，俗語尤佳。』退之卽應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齋大喜。退之幼在金陵郡庠，從戴表元遊。表元每因暇，卽以方言俗諺作題，令諸生破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樓』字。退之曰：『因地之不足，取天之有餘。』表元大喜。又命以諺云：『寧可死，莫與秀才擔擔子。肚裏飢，打火又無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按宋末，人多戲爲此。如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蒲萄架，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閒在繡幃下。』破云：『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小曲題云：『媽媽祇要光光鏝，我苦何曾管！雪下去送官。賣酒輪番，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徇利而忘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徇公而忘私，又強欲以樂人之樂。』

姚燧，柳城人，樞之侄，號牧菴。

姚牧菴【醉高歌】詞云：『十年燕月歌聲，幾點吳霜鬢影。西風吹起鱸魚興，已在桑榆暮景。榮枯枕上三更，傀儡場中四幷。人生幻化如泡影，幾個臨危自省。』

姚牧菴《寄征衣》【凭闌人】詞云：『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

張怡雲，大都名妓也。姚牧菴、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飲，嘗佐貴人樽俎，偶言『暮秋時』三字，閻命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笑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史中丞嘗遇姚牧菴、閻靜軒於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容侍行否？』因命騶從歸攜酒饌，同造怡雲海子上之居。姚命張取酒先壽史，張乃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喜甚。席終，左右欲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

趙孟頫，字子昂，宋王孫，居湖州。有古琴二，一曰大雅，一曰松雪，因以『大雅』名堂而號『松雪』焉。夫人管仲姬，名道昇，管伸直夫女。長子雍，字仲穆，婿王筠菴國器，字德璉，則王蒙叔明父也。

趙松雪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何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祇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答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松雪得詞，大笑而止。

鮮于去矜【寨兒令】曰：『漢子陵，晉淵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釣叟誰稱？農父誰名？去就一般輕。五柳莊月朗風清，七里灘浪穩潮平。折腰時心已愧，伸脚處夢先驚。聽千萬古聖賢評。』

馮子振，號海粟，攸州人，時謂『天下有名馮海粟』。

白無咎有【鸚鵡曲】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烟雨。【幺】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綠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海粟學士留上京日，有北京伶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後多親炙士大夫，拘於韻度，如第一個『父』字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甚』字必須去聲字，『我』字必須上聲字，音律始諧。不然，不可歌。諸公舉酒索海粟和之。海粟卽援筆續百餘首，《山亭逸興》云：『崔巍舉頂移家住，是個不唧嘟樵父。爛柯時樹老無花，葉葉枝枝風雨。【幺】故人曾喚我歸來，却道不如休去。指門前萬疊雲山，是不費青蚨買處。』《愚翁放浪》云：『東家西舍隨緣住，是個忒老實愚父。賞花時暖薄寒輕，徹夜無風無雨。【幺】

占長紅小白園亭，爛醉不教人去。笑長安利鎖名繮，定沒有身心穩處。』

歌兒珠簾秀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當時獨步。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捲舒，挂盡朝雲暮雨。』

滕賓，號雪霄，睢陽人。涵虛子《元詞紀》：『滕玉霄如碧漢閒雲。』

貫雲石，畏吾人，阿里海涯孫也，父名貫只哥，遂以貫爲氏，名小雲石海涯，自號酸齋。同時有徐甜齋，失其名，并以樂府擅稱，世謂『酸甜樂府』。涵虛子《元詞紀》：『貫酸齋如天馬脫羈，徐甜齋如桂林秋月。』貫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年十二三時，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一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及長，折節讀書。仁宗朝，拜翰林學士。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乃稱疾，辭居江南，賣藥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識者。

貫酸齋嘗過梁山泊，見漁父織蘆花爲被，尚其清，欲易之以綢。漁父曰：『君欲吾被，當賦一詩。』遂援筆云：『採得蘆花不惹塵，翠蓑聊復藉爲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髓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妒，欵乃聲中別有春。』詩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公至錢塘，因自號蘆花道人。

貫酸齋嘗赴所親宴時，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請賦。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於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酸齋卽題云：『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爇，土牛兒載將春到也。』滿座絕倒。

貫酸齋臨終作《辭世》詩云：『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它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明月一般圓。』洞花、幽草乃二妾名。張小山爲酸齋解嘲曰：『君王曾賜瓊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懶入編修院。紅錦箋，白苧篇，黃柑傳。學會神仙，參透詩憚。壓塵囂，絕名利，逸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學煉丹，同貨墨，共談玄。興飄然，酒家眠。洞花幽草結因緣，被我瞞它四十年，海天秋月一般圓。』

阿里西瑛，耀卿士之子，有居號懶雲窩，用【殿前歡】調歌以自述云：『懶雲窩，醒時詩酒醉時歌，瑤琴不理拋書卧。無夢南柯，得清閒儘快活。日月似擲梭過，富貴比花開落。青春去也，不樂如何！』貫酸齋和云：『懶雲窩，陽臺誰與送巫娥？蟾光一任來穿破。遁迹由他，覷一天星斗多，分半榻蒲團坐。儘萬里鵬程挫，向烟霞笑傲，任世事蹉跎。』喬夢符和云：『懶雲窩，雲窩客至欲如何，懶雲窩裏和雲卧。打會磨跎，想人生待怎麼？貴比我爭些大，富比我爭些個。呵呵笑我，我笑呵呵。』衛立中和云：『懶雲窩，懶雲窩裏客來多，客來時伴我閒些個。酒竈茶鍋，且停杯聽我歌。醒時節披衣坐，醉後也和衣卧。興來時玉簫綠綺，問甚麼天籟雲和！』

名姬張玉蓮喜延款士夫，復揮金無少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贈之，有『朝夕思君，泪點成斑』之句。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泪看簾外飛花。』尤膾炙人口。『看簾外飛花』，徐甜齋嘗賦【折桂令】贈玉蓮云：『荆山一片玲瓏，分付馮夷，捧出波中。白羽香寒，瓊衣露重，粉面冰融。知造化私加密寵，爲風流洗盡嬌紅。月對芙蓉，人在簾籠。太華朝雲，太液秋風。』

徐甜齋又有《春情》【折桂令】云：『平生不會相思，纔會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雲，心如飛絮，氣若遊絲。空一縷餘香在此，盼千金遊子何之？證候來時，正是何時？燈半昏時，月半明時。』

徐甜齋《夜雨》【水仙子】云：『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棋未收，嘆新豐孤館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

徐甜齋又有【水仙子】二闋，咏佳人釘履與紅指甲，《釘履》云：『金蓮脫瓣載雲輕，紅葉浮香帶雨行，漬春泥印在蒼苔徑。三寸中數點星，玉玲瓏環珮交鳴。濺越女紅裙濕，沁湘妃羅襪冷，點寒波小小蜻蜓。』《紅指甲》云：『落花飛上笋芽尖，宮葉猶將冰箸粘，抵牙關越顯得櫻唇艷。怕傷春不捲簾，捧菱花香印妝奩。雪藕絲霞十縷，鏤棗班血半點，掐劉郎春在纖纖。』

喬吉，字夢符，嘗言『作樂府有法，「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涵虛子《元詞紀》：『喬夢符如神鰲鼓浪。』

喬夢符《咏竹衫兒》小令云：『幷刀剪龍鬚爲骨，玉絲穿龜背成文。襟袖清涼不沾塵。汗香晴帶雨，肩瘦冷搜雲，是玲瓏剔透人。』又《咏香

茶》小令云：『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剝珍珠豆蔻仁。依方修合鳳團春。醉魂清爽，舌尖香嫩，這孩兒那些風韻。』

喬夢符【天淨紗】詞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眞眞。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

張伯遠，字可久，號小山。涵虛子謂：『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艷，若披太華仙風，招蓬萊海月，誠詞林宗匠也，當以九方皐之眼相之。』

張小山《和劉時中五月菊》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不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正卧羲皇。』又九月九日見桃花，小山作小令云：『前度劉郎老矣，去年崔護來遲。紅雨飛，西風起，望白衣可憐悴憔。節去蜂愁蝶未知，冷落在天台洞裏。』

張小山《秋日宮詞》：『花邊嬌月靜妝樓，葉底滄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閒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又：『數層秋樹隔雕檐，萬朵晴雲擁玉蟾，幾縷夜香穿繡簾。等潛潛，一半兒門開一半兒掩。』又《酬耿子春》：『海棠香雨污吟袍，薜荔空牆閒酒瓢，楊柳曉風涼野橋。放詩豪，一半兒行書一半兒草。』又《咏梅》：『枝橫翠竹暮寒生，花淡紗窗殘月明，人倚畫樓羌笛聲。惱詩情，一半兒清香一半兒影。』

王元鼎有【折桂令】一闋《咏桃花馬》云：『問劉郎驥控亭槐，覺紅雨瀟瀟，亂落蒼苔。溪上籠歸，橋邊洗罷，洞口牽來。搖玉轡春風滿街，摘金鞍流水天台。錦繡毛胎，嘶過玄都，千樹齊開。』

歌妓郭氏順時秀，姿態閒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

劉庭信，南臺御史劉廷翰族弟，俗呼曰『黑劉五』。

劉庭信有【水仙子】二闋：『秋風颯颯撼蒼梧，秋雨瀟瀟響翠竹，秋雲黯黯迷烟樹。三般兒一樣苦，苦的人魂魄全無。雲結就心間愁悶，雨少似眼中泪珠，風做了口內長吁。』又：『蝦鬚簾控紫銅鈎，鳳髓茶閒碧玉甌，龍涎香冷泥金獸。憑雕闌倚畫樓，怕春歸綠慘紅愁。霧濛濛丁香枝上，雲淡淡桃花洞口，雨絲絲梅子牆頭。』

周德清，高安人，號挺齋，著《中原音韻》。

泰定甲子秋，周德清既作《中原音韻》并《起例》，以遺青原蕭存存。未幾，訪西域友人瑣非復初。同志羅宗信見餉，復初舉觴，命謳者歌樂府【四塊玉】。至『彩扇歌，青樓飲』，宗信止其音而言曰：『「彩」字對「青」字，而歌「青」字爲「晴」，吾揣其音，此字合用平聲字，必欲揚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復初因前驅紅袖，而自用調歌曰：『買笑金，纏頭錦，得遇知音可人心。怕逢狂客天生沁，紐死鶴，劈碎琴，不害碜。』德清聞其歌大喜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二公，知某曲之非，某曲之是也。』遂捧巨觴，口占【折桂】詞一闋曰：『宰金頭黑脚天鵝，客有鍾期，座有韓娥。吟既能吟，聽還能聽，歌也能歌。和《白雪》新來較可，放行雲飛去如何？醉睹銀河，燦燦蟾孤，點點星多。』歌既畢，相與痛飲大醉而罷。

周德清過廬山，賦【朝天子】詞曰：『早霞，晚霞，妝點廬山畫。仙翁何處煉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嘆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

吉安龍泉縣水淹米倉，有于志能號無心者，欲縣官利塞其口，作【水仙子】示人，自謂得意。末句云：『早難道水米無交。』周德清笑曰：『此張打油乞化出門語也，敢云樂府？』志能深耻之。

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是也。』周德清有【折桂令】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甕兒恰纔夢撒，鹽瓶兒又告消乏。茶也無多，醋也無多，七件事尚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柳攀花？』

臨川陳克明作《美人》【一半兒】八咏，周德清擊節嘆賞曰：『此調作者衆矣，此公音律獨先。』《春夢》云：『梨花雲繞錦香亭，蝴蝶春融軟玉屏，花外鳥啼三四聲。夢初驚，一半兒昏迷一半兒醒。』《春困》云：『鎖窗人靜日初曛，寶鼎香消火尚溫，斜倚繡床深閉門。眼昏昏，一半兒微開一半兒盹。』《春妝》云：『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春愁》云：『厭聽野鵲語雕檐，怕見楊花撲繡簾，拈起繡針還倒拈。兩眉尖，一半兒微舒一半兒斂。』《春醉》云：『海棠紅暈潤初妍，楊柳纖腰舞自偏，笑倚玉奴嬌欲眠。粉郎前，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軟。』《春繡》云：『綠窗時有唾茸粘，銀甲頻將彩綫撚，繡到鳳凰心自嫌。按春纖，一半兒端詳一半兒掩。』《春

夜》云：『柳綿撲檻晚風輕，花影橫窗淡月明，翠被麝蘭薰夢醒。最關情，一半兒溫溫一半兒冷。』《春情》云：『自調花露染霜毫，一種春心無處托，欲寫寫殘三四遭。絮叨叨，一半兒連眞一半兒草。』或以此爲查德卿作，涵虛子謂克明『如孤鶴鳴皐』，而於德卿則不着題評。

李芝儀，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其一聯云：『善和坊裏騶駶出繡鞍來，錢塘江邊燕子銜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歌館盛傳之。喬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

虞集，字伯生，號邵菴，蜀郡人。其母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嶽眞君寄汝家養之。』既而誕集。

虞伯生在翰院時，宴散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鬱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二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爲尤難云。【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宮引令】，中州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至正間，上下以墨爲政，風紀之司，贓污狼藉。是時金鼓音節，迎送廉訪司官則用二聲鼓，一聲鑼，起解強盜則用一聲鼓，一聲鑼。有輕薄子爲詩嘲曰：『解賊一金幷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又有爲【醉太平】小令一闋云：『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

伯顏擅權之日，剡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木兒不花，皆以無罪被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二曲以風之，大書揭於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銜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兒水】。

張氏士誠，據有浙西富饒地，而好養士，凡不得志於時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爲北樂府譏之云：『皂羅辮兒緊扎捎，頭戴寬檐帽。穿領闊袖衫，坐個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及城破，無一人死難者。

高拭，字則成，作《琵琶記》者。或謂方谷珍據慶元時，有高明者，避地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此記。按高明，溫州瑞安人，以《春秋》中至正乙酉第，其字則誠，非則成也。或因二人同時同郡，字又同音，遂誤耳。

張小山有《蘇堤漁唱》詞，一時膾炙人口。高則成題其後曰：『小奚奴，錦囊無日不西湖。才華壓盡香奩句，字字清殊。光生照殿珠，價等連城玉，名重長門賦。好將如意，擊碎珊瑚。』

偶見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兩下句意各重，而不知其故。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其下句乃：『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難捨親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既不重，而『期逼』與上『欲化魚』字應，『難赴』與『空有』字應，益見東嘉之工。東嘉此記，爲其友王四而作，王四初績學不仕，東嘉與之友善，勸其赴舉。後遂登第，棄其妻而贅於不花太師家。東嘉欲挽之不可得，故作此記以切諷之。記名《琵琶》者，取其二字上各有二『王』字，幷得四『王』字爲王四也。牛太師者，蓋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而托名於伯喈者，以伯喈嘗從董卓之辟，而卓亦稱太師故也。其初以蔡中郎爲不忠不孝，記成，夢伯喈謂之曰：『子能置我於善行，當有以報汝。』覺而有感，以全忠全孝易之。東嘉後果發解。高皇帝微時，常見此記而奇之。比卽帝位，詢得其實，遂捕王四，置之於法。因遣使徵拭。東嘉辭以心恙不就。使者復命，帝曰：『朕素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又語近臣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

張明善能塡詞度曲，每以詼諧語諷人，聽之令人絕倒。張明善嘗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是烘。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鷄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

龍。三脚貓渭水飛熊。』

張士誠據蘇時，其弟士德攘奪民地以廣園囿，侈肆宴樂。席間無張明善則弗樂。一日，雪大作，士德設盛宴，張女樂，邀明善咏雪。明善倚筆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凍殺萬民都是你，難道是國家祥瑞？』書畢，士德大愧，卒亦莫敢誰何。

花綸有辭藻，其後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坐罪謫戍雲南。有《題楊太眞畫圖》【水仙子】一闋云：『海棠風梧桐月荔枝塵，霓裳舞翠盤嬌繡嶺春，錦襖嬉金釵信香囊恨。痴三郎泥太眞，馬嵬坡血污遊魂。楊柳眉清顰黛損，芙蓉面零脂落粉，牡丹芽剪草除根。』

永樂中秋，上方開宴賞月，月爲雲掩，召解縉賦詩。遂口占【風落梅】一闋，其詞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着臣看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歡甚。

《大明律》有『官吏挾妓飲酒』之條，然宣德間三楊公猶及用之，嘗與一兵官會飲，文定倡爲酒令，各誦詩一句，以『月』字在下，而分四時。令畢，文定指席中侍妓曰：『不可謂秦無人。』一妓遽成小詞，捧琵琶歌曰：『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到夏來舞低楊柳樓心月（文敏句），到秋來金鈴犬吠梧桐月（兵官句），到冬來清香暗度梅梢月。呀，好也麼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窗前月。』諸公劇飲，霑醉而去。

王威寧尤善詞曲，嘗於行師見村婦便旋道傍，遂作【塞鴻秋】一曲：『綠楊深鎖誰家院？見一個女嬌娥急走行方便。轉過粉牆來，就地金蓮。清泉一股流銀綫，衝破綠苔痕，滿地珍珠濺。不想牆兒外馬兒上人瞧見。』

王威寧又作【朝天子】一曲云：『燒羅蔔下茶，宰鴛鴦剁鮓。到惹得傍人罵，人人罵我是個老莊家。我就裏乾坤大，萬古千秋，一場閒話，說英雄都是假。你就笑我剌麻，你休說我哈沓，我做個沒用的神仙罷。』

成化癸卯冬，李子陽將赴春闈，友人餞懋堅者送之，賦【正宮・謁金門】詞云：『人艤畫船，馬鞍上錦韉，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陽果魁天下。

懋堅，西域人，扈宋南渡，遂爲杭人。代有詩名，懋堅尤善吟寫。成化間遊苕城，朱文理座間索賦其家假山。懋堅賦【沉醉東風】一闋云：『風過處香生院宇，雨收時翠濕琴書。移來小朵峰，幻出天然趣。倚闌干盡日披圖，謾說蓬萊恐是虛，祇此是神仙洞府。』爲一時所稱。

今傳奇有《還帶記》，嘉定沈練塘所作，以壽楊邃翁者也。故曲中有『昔掌天曹，今爲地主』等語，邃翁喜圈此八字。

楊邃菴致政後賦【雁兒落】詞曰：『俺也曾握虎符鎮塞垣，俺也曾假黃鉞誅叛亂，俺也曾掌天曹統百官，俺也曾草黃麻侍主言。念鸞凰勝鷹鸇，怕蒿艾混芝蘭。小人哉多行險，君子兮不素餐。清閒，不知機心怎閒，平也麼安，不知足心怎安？』

林廷玉醉中戲作【清江引】曰：『世上人心眞個歹，牽鬼街頭賣。哄了白尙書，瞞過陳員外，漢鍾離看見通不採。』『沒嘴葫蘆就地滾，好歹休相問。花妝扮戲棚，紙做盛錢囤，陳摶華山閒打盹。』『春花正紅春酒美，多少蟠桃會。休做看財奴，枉着金銀累，死到黃泉纔是悔。』『勝水名山和我好，每日家相頑笑。人情下苑花，世事襄陽炮，霎時間虛飄飄都過了。』

林廷玉《咏愁》【塞鴻秋】詞云：『妒離情輾轉相迤逗，惹羈懷來往閒交構。對菱花怕照容顏瘦，數歸鴻難展眉峰皺。秋風葉落時，夜雨燈昏後，那其間泪濕香羅袖。』

林廷玉《咏酒》【塞鴻秋】詞云：『米明王原掌奇門印，魏將軍會擺迷魂陣。水中郎穩坐雲安鎮，柴令公傳示蘭陵信。祭遵壺矢威，李白蠻書令，那愁城攻破難逃命。』

韓苑洛作《乃弟邦靖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關漢卿者以傳其行，北人粗野乃爾。邦靖，字汝慶，邦奇同科進士，爲山西參政。養病回，書一【山坡羊】於驛壁曰：『肯排山南山北偃，肯倒海東海西翻，我如今心兒裏不緊意兒裏有些懶。如今一個個平步裏上青天，一個個日日近龍顏。青山綠水且讓我閒遊玩，明月清風你要忙時我要閒。嚴潭，你會釣魚誰不會把竿？陳摶，你會睡時誰不會眠？』

祝枝山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嘗傅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多賚金遊。嘗賦【金絡索】四景詞，爲時膾炙。其一：『東風轉歲華，院院燒燈罷。陌上清明，細雨紛紛下。天涯蕩子心，盡思家，祇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難拋捨，追悔從前一念差。傷情處，懨懨獨坐小窗紗。祇見片片桃花，陣陣楊花，飛過了鞦韆架。』其二：

『楊花亂滾綿，蕉葉初成扇。翠蓋紅衣，出水新蓮現。金爐一縷微，燕沉烟，睡起紗幮雲鬢偏。無端好夢誰驚破？風外鶯聲柳外蟬。羞臨鏡，千愁萬恨對誰言？祇見舊恨眉間，新泪腮邊，界破殘妝面。』其三：『閒階細雨收，翠幕新涼透。衰柳殘荷，正值愁時候。近來都減却，舊風流，爭奈新愁接舊愁。白雲望斷天涯遠，人在天涯無盡頭。相思病，無明徹夜幾時休。祇見雁過南樓，人倚西樓，人比黃花瘦。』其四：『銀臺絳蠟籠，翠幄金鉤控。錦帳紅爐，獨自無人共。月明初轉過，小房櫳，不放清光照病容。愁聽畫角聲三弄，吹落梅花一夜風。關山夢，魚沉雁杳信難通。孤眠人最怕隆冬，又值嚴冬，做不盡鴛鴦夢。』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其父夢人告：『郎君當中五十四名。』已而鄉、會、廷試，皆得一十八名，合之果五十四。除儀部主事。性好山水，嘗論郡中奇勝，得金山，因結廬居焉，後徙南峰，號南峰山人。每讀書得意，則手足不能禁，人謂之顛主事。

楊南峰罷部郎歸，作【水仙子】詞云：『歸來重整舊生涯，瀟灑柴桑處士家。草庵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在繁華？紙糊窗，柏木榻。挂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

正德末，循吉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爲上所幸愛。上一日問誰爲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上輒爲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爲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靴韐戎錦，已怪之。又乘勢語多侵守令。已見上畢，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亡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與秩，間謂曰：『若嫻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背，謀於賢，乃以它語懇上放歸。

唐伯虎有《嘆世》詞四闋，調寄【對玉環帶清江引】，其一：『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挨。花落花開，紅顏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眞浪猜。清閒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礙。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更無別計策。』其二：『極品隨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算來都是草，鸞鳳鴟梟，算來都是鳥。北邙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千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其三：『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妄自受奔波，回頭纔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閉呵。手若揮戈，也須牢袖呵。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其四：『暮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清鏡中。休使英雄，都歸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閧，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鹽甕，誰是惺惺誰懵懂？』

周憲王者，定王子也，好臨摹古書帖，曉音律。所作雜劇凡三十餘種，散曲百餘。雖才情未至，而音調頗諧，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李獻吉《汴中元宵》絕句云：『齊唱燕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蓋實錄也。

王九思，字敬夫，號渼陂，鄠縣人。劉瑾以擴充政務爲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長文選。會瑾敗，謫同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於詞曲，而傲睨多脫疏。人或讒之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編《杜少陵遊春》傳奇劇，罵所謂李林甫者，蓋指西涯也。李聞之，益大恚。雖館閣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

王敬夫與康德涵俱以詞曲名一時，其秀麗雄爽，康大不如也。敬夫將塡詞，以厚資募國工，杜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之，卽老樂師毋不擊節嘆賞也。然敬夫作南曲『且盡杯中物，不飲青山暮』，猶以『物』爲『護』也。【折桂令】云：『望東華人亂擁，紫羅襴老盡英雄。』此是名語。又有一詞云：『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駐馬。尋思別駕，一天霜雪曉排衙。』句特軒爽，四押亦佳。敬夫散套中，『鶯巢濕春隱花梢』，何元朗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

康狀元被廢，肆意詞曲，雖俚語遭其檃括，亦自可喜。有【山坡羊】曰：『我和尙發了善，離了庵觀。我和尙發了誓，再不去看經向善。這寺裏出家的儘有，成佛的也不曾見。七大八小許多僧禪，論成佛輪不着你俺。到不如還俗了罷手，佛也不與我衆生爲怨。娶一個美貌佳人也，錦帳羅帷，受用上幾年。成就了我的姻緣，我把那阿彌陀佛拾得過來撩的他遠；成就了我的姻緣，那怕他碓搗磨碾去上過兒刀山。』又【沉醉東風】曰：『裝幾車兒羊毛筆管，載幾車兒各樣花箋。鳳陽墨三兩房，天來大三臺硯，請孔門弟子三千。一夜離情寫半年，添硯水盡都是離情泪點。』

王麒，鳳翔人，弘治間，以進士授吳橋知縣。僅八月，免官居家，以

詞曲自樂。嘗有妓爲人傷目，睫下有青痕，遂作【沉醉東風】曰：「莫不是捧硯時太白墨灑？莫不是畫眉時張敞描差？莫不是檀香染？莫不是翠鈿瑕？莫不是蜻蜓飛上海棠花？莫不是明皇宮墜下馬？」又【清江引】曰：「醜猢猻眉梢上松油抹，桑椹子掠畫過。半邊藍凝妝，一堆青泥污。醜回回婆眼窩兒到像我。」

王磐生富室，獨厭綺麗之習，雅好古文詞。家於城西，有樓三楹，日與名流談咏其間，因號西樓。嘗分韻得「楊」字自咏其號云：「乾坤老棟梁，雲霧開屏障。烟霞生几案，河漢逼軒窗。高據胡床，坐指坤元向。居臨太白方，門前列華嶽三拳，屋後近瑤池一掌。【梁州】右壁廂挂萬丈璇璣斗柄，左壁廂接萬里錦繡封疆。一重重直步到銀河上。琴橫新月，劍倚斜陽。朱研曉露，筆掃秋霜。陪金母共住仙鄉，與白帝緊靠宮牆。我這裏比南軒少了些雲日炎蒸，我這裏比東坡避了些鶯花鬧攘，我這裏比北海躲了些風雪飄揚。詩狂，酒狂，更壓着元龍豪氣三千丈。忒風流，忒疏放，愛的是高卧天風一枕涼，夢熟羲皇。【尾聲】托賴着皋陶禹稷賢卿相，扶佐着虞舜唐堯聖帝王，因此上巢由得高尚。沐蒼冥寵光，吸清虛颯爽，遙望着萬里蓬萊慶雲長。」

閏元宵無張燈者，故古詞云：「依舊試燈何礙？」正德初，郵守好事令再張燈。王西樓有曲云：「重開不夜天，再造長春境，復遊三市月，又看六街燈。連賀昇平，閏月今番盛。元宵兩度晴，錦模糊世界重修，光燦爛乾坤又整。【梁州】滄海上六鰲山重重出現，碧天邊雙鳳輦往往巡行。喜新年更遇新時令，猜空詩謎，踏遍歌聲。醉番豪俠，走困娉婷。飲不竭春酒繩繩，扮不了社火層層。平添上錦重重五百座琥珀歌樓，再涌出紅灼灼三千年珊瑚寶井，又展開紫巍巍十萬里瑪瑙長城。前正，後正，一年兩度元宵勝。酒有情，詩添興，催逼的雪月風花不暫停，運轉豐登。【尾聲】那元宵盛張燈燎淡銀河影，這元宵連迓鼓敲殘玉漏聲，管倩天上人間兩重慶。喜天清地寧，愛風清月明，這的是太平年夜夜元宵四時景。」是時，高郵元宵最盛，好事者多攜佳燈美酒，即西樓爲樂。公製新詞，令叢歌之，此類曲子是也。至公老年，雖減曩心，而少年好事者猶然。公詩有云：「是誰東道遺燈火？爲我西樓破寂寥。」又云：「年光已屬諸年少，四座春風按《六么》。」後經荒歲苛政，閭閻凋敝，良宵遂索然矣。及公謝世，愈不復睹盛事。張絃有詩云：「年征歲役萬民凋，太守風流興盡消。火樹星毬俱寂寞，惟餘明月作元宵。」又有懷公六言云：「一自此翁去後，人心無復風流。燈火樓中夜話，鶯花寺裏春遊。」

王西樓有【沉醉東風】《咏千葉白桃花》云：「玄都觀風霜易老，武陵溪冰雪難消。香飄茉棃魂，清奪酴釄俏。喜重重疊疊瓊瑤，生怕胭脂點污着，傍流水橋邊卧倒。」

王西樓有【清江引】《閏中八咏》，《暖帽》云：「玉釵冷來雲慢挑，按上昭君帽。窗前雪意濃，簾外風寒峭，嫩花頭要將春護了。」《寒裘》云：「蒙茸紫貂籠瑞雪，暗把香光惜。一團白玉溫，兩朵桃花熱，透靈犀險些兒輕漏泄。」《汗衫》云：「輕衫短裁防過暑，堪可包香玉。秋千打罷時，歌舞收迴處，濕浸浸似沾花上雨。」《暑襪》云：「凌波襪兒眞個罕，不肯教人看。霜籠玉笋尖，水浸金蓮瓣，隔紗裙幾迴偷抹眼。」《浴裙》云：「溫泉起來權護體，帶濕雲拖地。翻嫌月色明，偷向花陰立，俏東風有心輕揭起。」《睡鞋》云：「猩紅軟鞋三寸整，不着地偏乾淨。燈前換晚妝，被底勾春興，醉人兒幾迴輕撥醒。」《棕履》云：「玲瓏結成雙翠繭，兜的弓鞋蒨。苔沾翡翠根，露滾珍珠面，下瑤臺不愁春醉軟。」《蒲靴》云：「銀絲細盤雙鳳腦，緊束凌波靿。青蓮兩瓣開，玉笋雙尖蹻，踏青去來天氣早。」

王西樓平生不見喜慍之色，其家嘗走失鷄，公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淡薄，鷄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閒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祇睡到日頭高。」

太虛上人索題紙鳶，王西樓爲作【紅繡鞋】一闋云：「平地上白雲一片，駕東風飛上青天。任兒童牽引且隨緣。你道是閒遊戲，我道是小登仙。有一日斷塵根歸閬苑。」

正德間閹寺當權，往來河下者無虛日。每到輒吹號頭，齊丁夫，民不堪命。王西樓有《咏喇叭》【朝天子】二首云：「喇叭，鎖哪，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您抬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裏去辨甚麼眞共假！眼見的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祇吹的水淨鵝飛罷。」

佛事已無謂，轉五方尤可笑，王西樓作【南呂・一枝花】嘲之曰：『大揚幡做道場，齊秉燭齋神像。亂敲鈸驚地府，蠻擂鼓振天堂。鬧動街坊，顯手段的唐三藏。逞風流轉五方，赤緊的行者能頑，又撞着東家好攘。【梁州】頭直上連聲鈍鈍，耳邊廂一片鐺鐺。撮擁着這夥能奔快跑喬和尚，他道是纔走回東土。又趕到西方，立追翻羅漢，直碾上金剛。急波波似爺死娘亡，忙劫劫似救火奔喪。撞的個毗盧帽剩一道光檐，躂的雙寶公鞋止兩條滑顙，扯的領達摩衣祇半片精襠。手慌，脚忙，旋風般旋的頭昏脹，轉不及，趕不上，跌一個海嘯朝天大放光，連叫收場。【尾聲】一個道差三分兒撞着攔折了項，一個道再一會兒難熬掙斷我腸，一個道早是我生來腦皮壯。一個道也是我今生合當，一個道也是我前生業障，不轉上千遭骨頭癢。』

陳全，江浦人，患瘧疾，製【叨令】云：『冷來時冷的在冰凌上卧，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疼時節疼的天靈破，顫時節顫得牙關挫。祇被你害殺人也麼哥，祇被你害殺人也麼哥，眞個是寒來暑往人難過。』

楊用脩才情蓋世，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流膾人口，而頗不爲當家所許。蓋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摘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泪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髯，任光陰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皆佳語。他曲多剽元人樂府，如『嫩寒生花底風』、『風兒疏剌剌』諸闋，一字不改，掩爲己有。蓋楊多抄錄秘本，不知久已流傳人間矣。

楊用脩有【羅江怨】四闋，押四『熱』字，最妙。其詞曰：『離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鷄驚散枕邊蝶。長亭十里，陽關三叠，相思相見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黄昏畫角歇，南樓報也，遲遲更漏初長夜。茅檐滴溜，松梢霽雪，紙窗不定風如射。牆頭月又斜，床頭燈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青山隱隱遮，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雁聲不到，馬蹄又怯，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胡遠樹接，倚樓偎得闌干熱。』『關山望轉賒，程途倦也，愁人莫與愁人說。離鄉背井，瞻天望闕，丹青難把衷腸寫。炎方風景別，京華書信絕，世情休問涼和熱。』

楊用脩婦亦有才情，楊久戍滇中，婦寄一律云：『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又【黄鶯兒】一詞：『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楊又別和三詞，俱不能勝。楊詞云：『夜雨滴空階，傍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無聊賴。泪眸懶揩，狂歌懶裁，沈郎多病寬腰帶。望琴臺，迢迢天外，懷抱幾時開？』『霽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三弄。東林晚鐘，南天晚鴻，黄昏新月弦初控。望長空，披襟誰共？萬里楚臺風。』『絲雨濕流光，愛青苔繡粉牆。鴛鴦浦外清波漲。新篁送涼，幽芳美香，雲廊水榭堪遊賞。倒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舒狀元春遊，用曲牌名作詩曰：『惟愛宜春令去遊，風光猶勝小梁州。黄鶯兒唱今朝事，香柳娘牽舊日愁。三棒鼓催花下酒，一江風送渡頭舟。嗟予沉醉東風裏，笑剔銀燈上小樓。』

徐髯仙霖，金陵人。數遊狹斜，其所填南北詞皆入律，青樓俠少推爲渠帥。文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蓋亦有所取之也。

正德末，上南征，嬖伶臧賢薦霖於上。俾填新曲，絕愛幸之，令提調六院事。霖皇恐甚，然不敢辭也。後回鑾，事始解。

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衡鑾最爲知音，善填詞，其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絕倒。散套中『馬上抱鷄三市鬧，袖中攜劍五陵遊』最勝，乃用晚唐人羅江東詩也。

王弇州又有【折桂令】二闋云：『問先生酒後如何？潦倒模糊，偃蹇婆娑。枕底烟霞，杖頭日月，門外風波。儘皇都眼眶看破，望青天信却胡過。好也由他，歹也由他。便做公卿，當甚幺麼。』『問先生不飲何如？一點篝燈，數卷殘書。冷却扁舟，悶他五柳，淡殺三閭。太行路都來胸腹，帝京塵滿上頭顱。睡也憂虞，醒也憂虞。不得酕醄，怎便糊塗？』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靜志居詩話》云：『鄭若庸，字中伯，崑山人，曳裾王門，妙擅樂府。嘗填《玉玦》詞以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群妓患之，乃醵金數百，行薛生近兗作《繡襦

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

清・沈雄《古今詞話・沈璟》 《明詩紀事》曰：沈璟成進士後，善音律，好遊戲。一日，將泛西湖，途中自按紅牙度曲，邏卒疑其有異，置之獄。時諸昆咸歷顯秩，號爲五鳳齊鳴者。共詣錢塘獄，問起居，冠蓋絡繹，縣令待罪去。進士號詞隱先生，著《九宮譜》，定古今詞譜，故近代之曲律詞調，必以松陵沈氏爲宗云。

又《徐渭》 《蘭皋集》曰：文長每下第時，作諧謔語、謎語，引經據古，聰穎絕倫。名『一夕話』。其文遜徵仲之雅馴，而才思總不猶人也，故詞多刻入一種。

《明詩紀事》曰：徐文長與沈明臣爲胡少保幕客。倭寇既靖，讌將士於爛柯山，徐作鐃歌云：『接得羽書知破賊，爛柯山上正圍棋。帳下共推擒虎將，江南祇數義烏兵。』少保命勒石。其詞止【菩薩蠻】、【鵲踏花】翻入選。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一 徐復祚，字陽初，號謇竹，大司空栻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爲比。傳奇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於世，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又嘗仿陶九成《輟耕錄》作《村老委談》，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翳然。文人之傳與不傳，洵有命在，千秋萬歲，子美所以致嘆於寂寞也。會己酉歲昭文修邑乘，予爲言於陳君亦韓祖範，載入《文苑傳》中。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二《袁籜菴向輿夫稱知己》 袁籜菴嘗於月夜肩輿過街，適有演劇者，金鼓喧震，一輿夫自語云：『如此良夜，何不唱套【楚江情】覺得清趣耶？』袁即命停輿，從者莫解其故。袁出輿，向輿夫拜手曰：『知己。』蓋《西樓記》，袁得意筆也。

清・蔣士銓《玉茗先生傳》 湯顯祖，字義仍，一字若士。江西臨川人。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有文在手。年二十一，舉於鄉。忤陳繼儒，遂以媒蘗下第。萬曆五年，再赴會試。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致海內名士以張之，延顯祖及沈懋學。顯祖謝弗往，懋學乃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歸六年，迨居正歿之明年癸未，始成進士，與時宰張四維、申時行之子爲同年，二相招致之，又不往。除南京太常博士。久之，稍遷祠部。朝右慕其才，將徵爲吏部郎，上書辭免。十九年閏三月，以彗星變，詔責諫官欺蔽，大開言路。顯祖抗疏，論劾政府信私人，陰扼臺諫。語伉直數千言。謫徐聞典史。至任日，立貴生書院講學，士習頓移。陞遂昌知縣，滅虎放囚，誠信及物，翕然稱循吏。二十六年戊戌，投劾歸，不復出。辛丑外計，追論議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爭曰：『此君高尚久矣，不應考法。』主計者曰：『正欲成其高耳。』竟削籍。里居二十餘年。父母喪時，顯祖已六十七齡。明年以哀毀卒。遺命以麻衣草履殮。顯祖志意激昂，風節遒勁，平生以天下爲己任。因執政所抑，遂窮老而歿，天下惜之。所善同邑帥機及李三才、梅國楨、李化龍，後皆通顯，各有建竪。三才督漕淮上招之，答曰：『身與公等比肩事主，老而爲客，所不能也。』論文以本朝宋濂爲宗，李孟陽、王世貞氣焰雖盛，皆斥之爲僞體。當霧霧充塞之時，能排擊歷下者，祇顯祖與歸有光二人而已。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鷄塒豕圈，雜沓庭戶，蕭閒咏歌，俯仰自得。胸中魁壘，發爲詞曲。所著《四夢》，雖留連風懷，感激物態，要於洗蕩情塵，銷歸烏有，作達觀空，亦可悲矣。子四人：士蘧五齡，能背誦《三都》、《二京》，年二十三死。次大者，才致有父風。次開遠，崇禎五年，由鄉舉爲河南推官。奏論時事，屢膺上怒，責令指實，開遠抗論不少屈。上命削職逮治，左良玉率將士七十餘人，士民數百人，合奏乞留，上爲動容，命帶罪辦賊。十年討平舞陽大盜，以功擢安廬三郡監軍。史可法薦其治行卓異，晉秩副使。十三年與黃得功大破諸賊，將用爲河南巡撫，竟以勞瘁卒。哭聲震郊野。贈太僕少卿。弟季雲，亦有雋才云。

清・顧公燮《消夏閒記・署中有三聲》 袁籜菴于令，住因果巷。以搶劫名妓穆素徽一事，褫革衣衿。順治乙酉，蘇郡紳士投誠者，浼袁作表賫呈，以京官議叙荆州太守。十年不調，惟縱情詩酒，不理公事。監司謂之曰：『聞公署中有三聲：弈棋聲、唱曲聲、骰子聲。』袁答曰：『聞明公署中亦有三聲：天平聲、算盤聲、板子聲。』監司大怒，揭參云：『大有晉人風度，絕無漢官威儀。』由是落職。其著《西樓記》傳奇，譏吳江沈時同和趙鳴鳳也。因穆素徽從沈時同，而趙鳴鳳爲之撮合，故銜之。西樓在四通橋，穆妓舊居也。沈係萬曆丙辰會元，趙係六名會魁。以場中換

卷事發，俱黜革。諺云：『丙辰會籙，斷幺絕六。』沈亦作《望湖亭》傳奇，嘲袁麻子。今《金鎖記》、《長生樂》、《玉麟符》、《瑞玉》等傳奇，皆袁所作。

又《陳眉公學問人品》 雲間陳眉公繼儒入泮，即告給衣頂，自矜高致。日奔走於太倉相王文肅公錫爵長子衡緱山之門，適臨川孝廉湯若士顯祖在坐。陳輕其年少，以新構小築命湯題額，湯書『可以棲遲』，蓋譏其在衡門下也，陳銜之。自是，文肅主試，湯總落孫山。文肅歿後，始中進士。其所作《還魂記》傳奇，憑空結撰，污蔑閨闈，內有陳齋長遂良即指眉公。其填詞實稱絕唱，但口孽深重，罪干陰譴，宜哉！

又《徐幕扮僧戲王翠翹》 山陰徐文長渭，客胡中丞宗憲幕。宗憲平倭寇徐海，遣諜厚賂海所幸妓王翠翹，使說海降。海死，胡納翠翹爲妾。時寓居僧舍，文長欲窺之，服僧衣帽，自牆外與之戲。宗憲怒，群集寺僧，同翠翹諦視，翠翹誤指貌似者，殺之。文長歸，瞥見繼室與僧卧，即手刃之，乃繼室也。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釋得免。文長乃作《祝髮記》傳奇爲母壽，母爲之飲泣。又作《禰衡罵曹操》、《月明和尚度柳翠》諸劇，名《四聲猿》，蓋猿喪子，啼四聲而腸斷。文長生二子，悉庸才，雅號『角心』、『麻皮』，一傳而絕。

清・王奕清《歷代詞話・王世貞以伶爲師》 王渼陂初作北曲，自謂極工，徐召一老樂工問之，殊不見許。於是爽然自失，北面執弟子禮，以伶爲師，久遂以曲擅名天下。詞、曲雖不同，要不可盡作文字觀，此詞與樂府所以同源也。

伶人分部

《禮記・樂記》 新樂進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

唐・崔令欽《教坊記》 龐三娘善歌舞，其舞頗脚重。然特工裝束。又有年，面多皺，帖以輕紗，雜用雲母和粉蜜塗之，遂若少客。嘗大酺汴州，以名字求雇。使者造門，既見，呼爲惡婆。問龐三娘子所在。龐紿之曰：『龐三是我外甥，今暫不在。明日來書奉留之。』使者如言而至。龐乃盛飾，顧客不之識也。因曰：『昨日已參見娘子阿姨。』其變狀如此，故坊中呼爲『賣假金賊』！

唐・段安節《樂府雜録》卷一《俳優》 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後漢館陶令石毓，毓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參軍，蓋由此也。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咸通以來，既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大中以來，有孫乾、劉璃毬，近有郭外春、孫有熊。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眞者尤能，後乃隨駕入京，籍於教坊。弄婆羅，大中初有康迺、李百魁、石寶山。大別有夷部樂，即有扶南、高麗、高昌、驃國、龜茲、康國、疏勒、西涼。安國樂，即有單龜頭鼓及箏，蛇皮琵琶蓋以蛇皮爲槽，厚一寸餘，鱗介具焉，亦以楸木爲面，其捍撥以象牙爲之，畫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鳳頭箜篌、臥箜篌，其工頗奇巧，三頭鼓、鐵拍板、葫蘆笙。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毯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毯子上，其妙如此也。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 初，畝朱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艮嶽之上。以移根自遠，爲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即槁瘁。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宴，諢人因以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諢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答之。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爲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爲之少破。

宋・張知甫《可書》 徽宗幸迎祥池，見欄檻間醜石，顧問內侍楊戩曰：『何處得之？』戩云：『價錢三百萬，是戩買來。』伶人焦德進曰：『猶自似戩也！』上大笑。

又 金人自侵中國，惟以敲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有伶人作雜戲，云：『若要勝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鎗，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鏁子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人皆笑之。

宋・張仲文《百獵髓》 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婕妤，平原恃以爲親屬。偶值眞理富國進馴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眞理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又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

宋・洪邁《夷堅志》支乙四 嘗設三輩，爲儒、道、釋，各稱頌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采引經書，不涉媟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說大意。末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奧，非汝等所得聞。當以現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爲汝陳之。盍以次問我？』曰：『敢問生。』曰：『內自太學辟雍，外至下州偏縣，凡秀才讀書，盡爲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白掛綠，上可以爲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此。』曰：『敢問老。』曰：『老而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病，家貧不能拯療，於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效。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不免。惟貧民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爲漏澤園。無以斂，則與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苦。』其人瞑目不應，陽若惻悚然。促之再三，方蹙額答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徽宗爲惻然長思，弗以爲罪。

又 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嚴急，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爲先聖、先師，鼎足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咨口叩所疑。孟子奮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爲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顏子默然無語。或於傍笑曰：『使汝在世，非短命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檜主張李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即以謗褻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

又 壬戌省試，秦檜之子熺，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即戲場，設爲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論知舉官爲誰。或指侍從某尚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者非之，曰：『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爲彭王。』問者嗤其妄，且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座不敢領略，一鬨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宋・周煇《清波雜志》卷六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途甚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鍬、澆、焦、燒』四時之戲：掘以鍬，水以澆，既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艮嶽，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識也。

又 蔡京罷政，賜鄰地以爲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園中，顧焦德曰：『西園與東園景致如何？』德曰：『太師公相東園嘉木繁蔭，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雨：可謂「東園如雲，西園如雨」也！』語聞，抵罪。或云：一伶人何敢面詆公相之非？特同輩以飛語嫁其禍云。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戊 韓侂胄用兵既敗，爲之鬚髮俱白，困悶莫知所爲。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是聖門之高第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眞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

又 又因郭倪敦杲敗，因賜宴，以生菱進於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苦！苦壞了許多生菱，只因移果桌。』

宋・徐度《卻掃編》下 金人初入寇，路允迪使河東，王亢偕行。失時，被村民誤以爲虜，欲斷其臂。亢請斷左臂。問何故，曰：『斷右臂，妨搔癢。』衆笑曰：『此伶人也！』

宋・沈作喆《寓簡》 僞齊劉豫既僭位，大宴羣臣，教坊進雜劇。有處士問星翁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今新主有天下，抑有嘉祥美瑞，以應之乎？』星翁曰：『固有之。新主即位之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眞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焉？』星翁曰：『汝固不知也。新主聖德比漢高祖，只少四星

兒裏！」

宋・羅點《武陵聞見録》　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則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猝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至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駴。復令窺之，曰：「終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資，故譏之。

宋・張端義《貴耳集》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聖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以進高廟，日常御裏。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環示之，曰：「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聖環」。」伶人接奏曰：「可惜二聖環！只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又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曰：「仙鄉何處？」曰：「上黨人。」次問第二秀才：「仙鄉何處？」曰：「澤州人。」又問第三秀才：「仙鄉何處？」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甘草。」次問湖州：「出甚生藥？」曰：「出黃檗。」「如何湖州出黃檗？」「最是黃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又　何自然中丞上書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裝一賣故衣者，持褲一腰，只有一只褲口。買者得之，問：「如何着？」賣者曰：「兩脚併做一褲口。」買者曰：「褲卻併了，只恐行不得。」壽皇即寢此議。

宋・岳珂《桯史》卷三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爲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宴，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敍履歷才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爲日者，敝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微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宴者皆縮頸匿笑。

又卷七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賜銀絹萬兩、匹，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諧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鐶，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鐶？」曰：「二勝鐶。」伶遽以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請取銀絹例物，此鐶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

又卷一〇　淳熙間，胡給事元質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鵷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繼肉。坐案寬潔，執事恪敬。闈闥于于，以鬯於文，士論大愜。會初場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尚先達；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摘《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爲「顛沛」，一爲「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霈」字，乃從「雨」，爲可疑。衆曰：「是！」闃然叩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擅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雨」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於卷。坐遠於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叩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字。」廷中大譁，侵不可制，譟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闇木如拱，皆折。或入於房，執考校者一人，毆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其不稱於禮遇也，怒，物色爲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既拆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於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詫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敢問唐三百年間，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詘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考史牒，未有以雷爲田者。」揖者不

服，撐拒騰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據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諷己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座，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斂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夾阨皆笑，席客大慚。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爲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境。然其語盛傳至今。

又卷一三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燕集，多用之。嘉定中，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衣冠服數人，遊於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莅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卽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亦出《論語》：『於從政何有』，蓋卽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詫，以選調爲淹抑。有慫恿其旁者，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第，蓋叩十哲，而請教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蹙額曰：『如之何？何必改？』兗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憮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顏。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記一時之戲語如此。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三 端平間，眞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所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飲。其一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顚仆於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中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訕侮君子者，府尹乃悉黥其人。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三 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者焉。

又 女冠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肆筵，張樂，胥輩請簽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簫箾，可少緩。』請至再三，其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事不被簫箾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爲『簫箾』也。

又 近者己亥歲，史嵩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幞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傍者曰：『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

又 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傍誚之云：『汝既爲「徹底清」，却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

又卷二〇 宣和間，徽宗與蔡攸輩在禁中自爲優戲。上作參軍，趨出。攸戲上曰：『陛下好個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曰：『你也好個司馬丞相！』

元・仇遠《稗史》 致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墟。有金姓者，世爲伶官，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爲宋殿帥將，熟知其爲人，憐之。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也。』如期往，爲優戲，作諢曰：『某寺有鐘，寺僧不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鐘樓有巨神，神怪，不敢登也。」主僧亟往視之，神卽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既是鐘神，何故投拜？」』衆皆大笑。范爲之不懌，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

元・《金史》卷六四《后妃傳》 元妃李氏師兒，【略】兄喜兒，舊嘗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風采動四方。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略】自欽懷皇后沒世，中宮虛位久，章宗意屬李氏，而李

氏微甚，至是，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執不從，臺諫以爲言。帝不得已，進封爲元妃，而位勢熏赫，與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玳瑁頭者，戲於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凰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朝；嚮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

元・夏庭芝《青樓集・珠簾秀》　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閑情任捲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燕低頭。蝦鬚瘦影纖纖織，龜背香紋細細浮。紅霧斂，彩雲收，海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蓋朱背微僂，馮故以簾鈎寓意。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者。

又《順時秀》　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卽殺所騎駿馬以啖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矚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又《司燕奴》　精雜劇，聲名與宋、郭相頡頏。後有班眞眞、程巧兒、李趙奴，亦擅一時之妙。

又《天然秀》　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劉，嘗侍史開府。高丰神韶雅，殊有林下風致。才藝尤度越流輩，閨怨雜劇爲當時第一手，花旦、駕頭，亦臻其妙。始嫁行院王元俏，王死，再嫁焦太素治中，焦後沒，復落樂部。人咸以國香深惜，然尙高潔凝重，尤爲白仁甫、李漉之所愛賞云。

又《國玉第》　教坊副使童關高之妻也。長於綠林雜劇，尤善談謔，得名京師。

又《樊事眞》　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於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誚。』樊以酒酹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剜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其母旣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篦刺左目，血流遍地。周爲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者編爲雜劇，曰《樊事眞金篦刺目》，行於世。

又《天錫秀》　姓王氏，侯總管之妻也。善綠林雜劇，足甚小而步武甚壯。女天生秀，稍不逮焉。後有工於是者賜恩深，謂之『邦老趙家』。又有張心哥，亦馳名淮、浙。

又《王奔兒》　長於雜劇，然身背微僂。金玉府總管張公置於側室，劉文卿嘗有『買得不直』之誚。張沒，流落江湖，爲教師以終。

又《平陽奴》　姓徐氏。一目眇，四體文繡，精於綠林雜劇。又有郭太香，陳德宣之妻也，亦微眇一目。韓獸頭，曹皇宣之妻也，亦善雜劇，皆馳名金陵者也。

又《趙偏惜》　樊孛蘭奚之妻也。旦、末雙全，江、淮間多師事之。樊院本亦罕與比。

又《李芝秀》　賦性聰慧，記雜劇三百餘段，當時旦色，號爲廣記者，皆不及也。金玉府張總管置於側室，張沒後，復爲娼。

又《朱錦繡》　侯耍俏之妻也，雜劇旦、末雙全，而歌聲墜梁塵。雖姿不逾中人，高藝實超流輩。侯又善院本，時稱負絕藝者。前輩有趙偏惜、樊孛蘭奚，後則侯、朱也。

又《小玉梅》　姓劉氏。獨步江、浙。其女匾匾，姿格嬌冶，資性聰明，雜劇能迭生按之，號小技。後嫁末泥安太平，常鬱鬱而卒。有女寶寶，亦喚『小枝梅』，藝則不逮其母云。

又《趙眞眞》　馮蠻子之妻也。善雜劇，有繞梁之聲。其女西夏秀，嫁江閏甫，亦得名淮、浙間。江親文墨，通《史鑒》，教坊流輩，咸不逮焉。

又《李嬌兒》　王德名妻也。姿容姝麗，意度閑雅，時人號爲『小天然』。花旦雜劇特妙。江浙駙馬丞相常眷之。李生辰，相君致賀禮；遇公

燕，則遺以馬腰截，至今歌館以爲盛事。

又《張弁兒》　李牛子之妻也。姿容丰格，妙於一時。善花旦雜劇。時人目弁兒爲『溫柔旦』，李嬌兒爲『風流旦』。

又《龍樓景　丹墀秀》　皆金門高之女也。俱有姿色，專工南戲。龍則梁塵暗簌，丹則驪珠宛轉。後有芙蓉秀者，婺州人，戲曲小令不在二美之下，且能雜劇，尤爲出類拔萃云。

又《翠荷秀》　姓李氏。雜劇爲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石萬戶置之別館。石沒，李誓不他適，終日卻掃，焚香誦經。石之子雲壑萬戶，孫伯玉萬戶，歲時往拜之。余見其年已七旬，鬢髮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

又《汪憐憐》　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經歷其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涅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間言。數年涅沒，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汩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又《米里哈》　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雖不揚，而專工花旦雜劇。余曾識之，名不虛得也。

又《顧山山》　行第四，人以『顧四姐』呼之。本良家子，因父而俱失身。姿性明慧，技藝絕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沒，華亭縣長哈剌不花置於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居樂籍。至今老於松江，而花旦雜劇，猶少年時體態。後輩且蒙其指教，人多稱賞之。

又《大都秀》　姓張氏。其友張七，樂名黃子醋，善雜劇。其外脚供過亦妙。

又《孫秀秀》　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又《事事宜》　姓劉氏，姿色歌舞悉妙。其夫玳瑁斂，其叔象牛頭，皆副淨色，浙西馳名。

又《簾前秀》　末泥任國恩之妻也。雜劇甚妙。武昌、湖南等處，多敬愛之。

又《燕山秀》　姓李氏。其夫馬二，名黑駒頭。朱簾秀之高第。旦、末雙全，雜劇無比。

又《荆堅堅》　善唱，工於花旦雜劇，人呼爲『小順時秀』。

又《李定奴》　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唱【八聲甘州】，喝采八聲。其夫帽兒王，雜劇亦妙。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爲花旦。

明・文林《琅玡漫鈔》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方朔譎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

又　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宏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憲廟密遣太監尚明察之。保國卽撤工，賂尚明，得止。

又　直既去，黨人王越、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謫。

又　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憲宗微哂而已。

明・陳霆《兩山墨談》卷六　曩在太原，或曰：王邸置宴，優伶有呈戲者，以文錦冒一寶櫝，寘几案間。伶前作誇語云：『內所蓄古物、自開闢之初、暨洪荒之世，人文未通，制作未備，此物固先具焉。夏鼎、商盤，蓋不足論也。』旁一伶號博古，請啓觀之。伶作矜靳態。凡請再三，乃許。羣往出之，乃破書一卷，檢之，則三皇五帝紀也。衆哄堂一笑。

明・郎瑛《七修類藁》卷四九　弘治己未科，學士程敏政爲禮部主考官。既入簾，給事中華昶劾之，以爲鬻題。遂詔獄覆昶，一時迴護，昶坐不實，去。有右昶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然皆爲翰林諱，而卒不得白。但考卷命別取之，故此科至三月方得揭曉，而敏政不能無愧容矣！後寮寀置酒，有優人祗應。扮出提雞者，大叫曰：『我有一隻雞，價賣一千兩。』一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對曰：『程學士家的，只賣他

個五更啼。』一座赧顏。敏政亦窘，尋卽致仕。

明・劉績《霏雪錄》 宋高宗時，饗人淪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異。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優人曰：『餕子餅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上大笑，赦原饗人。

明・李默《孤樹裒談》卷八 一日內宴，鐘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溼，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溼朝廷糧米。』答曰：『若要塞船縫，須是無糧方好。』天顏爲之少霽。

明・陸粲《說聽》 弘治間，有貴戚封侯者，侍飲禁中。旣過三爵，幾有『太陽同物』之意。伶人爲一猴，乘高跳弄，指之曰：『者猴子爬得高跌得重！』當寧諭意，爲改容者久之。卽敕罷宴。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 丁大全作相，與董宋臣表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修內司十百爲曹，望青採斫，雖勳舊之家，亦不免焉。一日，內宴，雜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扑之曰：『今日排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

明・徐咸《西園雜記》上 弘治己未科會試，學士程敏政主考，僕輩假通關節以要賂。舉人唐寅輩因而夤緣，欲竊高第。爲言官華昶等所發，逮赴詔獄。孝皇親御午門，會法司官鞫問。以東宮舊官，從輕奪職。【略】嘗聞事未發時，孝皇內宴，優人扮出一人，以盤捧熟豚蹄七，行且號曰：『賣蹄呵！』一人就買，問價幾何。曰：『一千兩一個！』買者曰：『何貴若是？』賣者曰：『此俱熟蹄，非生蹄也。』闔堂而罷，孝皇頓悟。

明・潘之恒《鸞嘯小品》卷二《仙度》 人之以技自負者，其才、慧、致三者，每不能兼。有才而無慧，其才不靈；有慧而無致，其慧不穎；穎之能立見，自古罕矣！楊之仙度，其超超者乎！賦質清婉，指距纖利，辭氣輕揚，才所尙也，而楊能具其美。一目默記，一接神會，一隅旁通，慧所涵也，楊能蘊其眞。見獵而喜，將乘而蕩，登場而從容合節，不知所以然，其致仙也，而楊能以其閒閒而爲超超，此之謂致也。所以靈其才，而穎其慧者也。余始見仙度於庭除之間，光耀已及於遠。旣覿於壇坫之上，佳氣遂充於符；三遇於廣莫之野，縱橫若有持，曼衍若有節也。西施淡妝，而矜艷者喪色。仙乎！仙乎！美無度矣！而淺之乎？余以『度』字也。仙，仙乎？其未央哉！

又《與楊超超評劇五則》 余前有《曲宴》之評。蔣六、王節才長而少慧，宇四、顧筠具慧而乏致，顧三、陳七工於致而短於才。兼之者流波君楊美，而未盡其度。吾願仙度之盡之也。盡之者度人，未盡者自度。余於仙度滿志而觀止矣，是烏能盡之！一之度。

西施之捧心也，思也，非病也。仙度得之，字字皆出於思。雖有善病者，亦莫能仿佛其捧心之妍。嗟乎！西施之顰於里也，里人顰乎哉！二之思。

步之有關於劇也，尙矣！邯鄲之學步，不盡其長，而反失之。孫壽之妖艷也，亦以折腰步稱。而吳中名旦，其舉步輕揚，宜於男而慊於女，以纏束爲矜持，神斯窘矣！若仙度之利趾而便捷也，其進若翔鴻，其轉若翻燕，其止若立鵠，無不合規矩應節奏。其艷場尤稱獨擅，令巧者見之，無所施其技矣！三之步。

曲引之有呼韻，呼發於思，自趙五娘之呼蔡伯喈始也。而無雙之呼王家哥哥，西施之呼范大夫，皆有淒然之韻，仙度能得其微矣！四之呼。

白語之寓嘆聲，法自吳始傳。緩辭勁節，其韻悠然，若怨若訴。申班之小管，鄒班之小潘，雖工一唱三嘆，不及仙度之近自然也。呼嘆之能警場也，深矣哉！五之嘆。

朱子青，與仙度競爽者，音其音，白其白，步其步，嘆其嘆。所不及者，思與度耳，然已近顧筠當年，接傳壽芳塵矣。可易得哉？西來有極音，而不能奏技；周蓮生有雅度，而音不振。劇之難言若此耶！

又《亘史・雜篇》卷四《消夏》 吳王夫差載西施於西洞庭，名其灣曰『消夏』。夫夏可休也，而不易消。其可消者，或以色，或以飲，或以弈，或以文，或以劇。而劇之愛最薄。非謂其忘之與？若有所愛，而無所忘，不能以移情易志者，其愛不足溺也！非專一之至能然乎？樂劇之領班者二：曰郝，曰陳。郝名甚噪，而陳以勁敵。然人賞郝者衆，而陳稍自鳴。主教者或差等之。余素知陳二。今復觀劇於茅止生宅。己未休夏前七日，暑最酷。將申登席，戌猶未散。觀者汗沾背，而劇者涘踵矣。劇若

以涼飲人，以寒中人，無一字之懶漫，而人始不能散。其時會者孺文最以齒尊，伯疇病，獻孺倦，而興猶足以豪，樂闋而五申之，意未盡也。在兵法能賈餘者，氣振於纖末，此可破銳，而況擊怠歸乎？郝，且；陳，生。各挾艷聲。而延年所倚，驕寵在妹。今夜舒歿久，而郝賽之。譽方張，宜卹而振者，恃有賞音在也。吾黨相聚，固尚忘情，茲以河朔飲後，無懲於六月之師，其專一之至，足以相攝。乃知吳王之消夏，固不在水一灣矣。陳，練師也；且，蔣，若徐，皆有勁節，品之中而可上也，則以消夏占者也。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上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窗友也。程先中甲科，授咸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文，作回路費，亦不與。在途不勝狼狽。後鄭中二甲，除差直隸公幹。程以事調獲鹿縣丞，又被告贓。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敍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答。至晚，命戲子演戲，宴程。鄭私喚戲子，具言前事。戲子領命，因扮二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尤餓甚，欲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銜羊不採揪，今朝獲鹿敢來求？縱然掬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面羞！』程遂解印，步行以歸。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一 國初之制，伶人常戴綠頭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布毛猪皮靴，不容街中走，止於道旁左右行。樂婦布皂冠，不許金銀首飾，身穿皂背子，不許錦繡衣服。亦所以抑淫賤也，今不知此制矣。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二八 萬曆初，吳中優人有鐵砲杖者，以黑短得名，善謔浪。某百戶以紅袍赴新親。宴坐，客囑優嘲之。適演考試事，出『紙灰飛作白蝴蝶』。鐵砲杖對曰：『百戶變了紅蜻蜓。』一座大笑。

又 吳僧姓王，因兄登第，還俗、娶婦，而氣極驕，衆甚鄙厭。一日，偶同宴會，衆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可誚之。』因演蘇季子傳奇，起課者有『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之語。優念云：『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衆大笑，王逃席去。

又卷三〇 萬曆丙午，蔣檢討、蕭給事主浙試。一有力者，以錢神買題，中式。主試於鎖闈日，得罪杭郡，合郡公銜之。撤棘後，宴主試，預令優人刺之。其日演《荆釵記》，無從發揮。至《承局寄書》齣，李成問：『足下何來？』局答曰：『京城來。』成曰：『有新聞否？』曰：『關白內欵矣！』成曰：『舊聞。』曰：『貢方物矣！』成曰：『何物？』曰：『一豬。』成曰：『豬何奇？而貢之。』曰：『絕大！』成曰：『驢大乎？』曰：『不止。』『牛大乎？』又曰：『不止。』『象大乎？』又曰：『不止。』成曰：『大無過於此矣。』曰：『大不可言！且無論其全體，只豬頭、豬腸、豬蹄，你道易價幾何？』成曰：『多少？』曰：『只頭腸蹄，亦賣千金！』成曰：『何人買得起？』曰：『一收古董人家。』蓋指中式者姓董耳。主試聞之，赤頰，不歡而罷。

又《廣笑府》卷二 優人扮一官到任，一百姓來告狀。其官與吏大喜曰：『好事來了！』連忙放下判筆，下廳深揖告狀者。隸人曰：『他是相公子民，有冤來告，望相公與他辦理，如何這等敬他？』官曰：『你不知道：來告狀的，便是我的衣食父母，如何不敬他！』

明・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六 嘉靖初年議大禮，議孔廟，議分郊，制作紛紛，時郭定武家優人於一貴戚家打院本：作一青衿，告饑於閥里。宣尼拒之曰：『近日我所享籩豆，尚被減削，何暇爲汝口食謀？汝須訴之本朝祖宗。』乃入太廟，先謁敬皇帝，曰：『朕已改考爲伯，烝嘗失所。況汝窮措大！受餒，固其宜也。盍控之上蒼？庶有感格。』儒生又叩通明殿而陳詞。天帝曰：『我老夫婦二人，尚遭仳離，嬪殽先後，不獲共歆；下方寒畯，且休矣！』蓋皆舉時事嘲弄也。一座皆驚散。定武故助議禮者，聞之，大怒，且懼召禍，痛治其優，有死者！

又 邑吳默泉鵬太宰罷歸。值甲子歲，倭破明之興化府，其鄉紳康礪峰太和大司空避地來吾鄉。故與吾厚，因借其別宅，以居寓公，已數年。偶值度歲迎春，兩公垂箔同觀。故事：大家例邀春住，命優侑酒。優人爲儷語云：『吳爺擎天碧玉柱，康爺駕海紫金梁！』語未畢，一青衫從旁云：『柱爺！梁爺！斲材時，須防截去梁柱頭。』二公大不懌，罷酒而入。是年，康以讒惡歸里。未幾，二公俱不起。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一六 自天啓六年以後，凡御前插科打諢本，有鐘鼓司僉書王進朝，綽號王瘸子，抹臉詼諧，公然稱贊：惜薪司怎

樣軫恤商人，內府庫怎樣米積天堆，東廠怎樣釐奸剔弊，寶和店怎樣裕國通商；內修朝政，外鎮邊疆，或稱『好個魏公公！』或誇『好個魏太監！』逆賢居之不疑，自以爲美。先帝聖顏，亦爲喜悅。

明・談遷《北游録・紀聞上》　蘭陽王戌，字王屋，崇禎辛未進士。敏給善諧謔。壬申除滋陽令，六月莅事。十八日以魯宗人壽鎔殺以濛。戌承牒治其獄，鞭壽鎔十五。忤魯王。爲巡按御史所劾，逮下法司。謫戍睢州衛。行時，戌御輿赤幘，列二赤棒，牌書『欽戍睢州』。其姻家嘗招飲，戌戴金冠而往，凝坐不一語。酒半忽起，入優舍，裝巾幗如婦人，登場歌旦曲二闋而去。其狂誕類此。

又《伶人馬錦》　金陵伶人馬錦，其先西域人。嘗兩坊角技，演《鳴鳳》傳奇。而西部李氏爲嚴閣老獨絕，馬錦自以爲不如，竟遁。遁三年，還故部，告諸客部曰：『令若奏《鳴鳳》，願效所長。』於是貌嚴相以角。奏畢，李氏大驚服，夜問所自。錦曰：『我安所自哉！聞今相國顧秉謙，猶嚴相也。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於朝房察其舉止，聽其語。久能得之。此吾之所師也。』李氏曰『善』。

又《紀聞下》　上不善酒，所徵諸伶，各召試，人賜段二匹，銀三十金，同閣人寓直。上嘗服翼善冠、袞袍，臨鏡問諸閣。各稱善。上亦曰善。又改滿帽。臨鏡訖，即手擲滿飾於地。居常廣袖皂靴，從漢制焉。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五《朱楚生》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與楚生輩講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劍》、《畫中人》等戲，雖崑山老教師，細細摹擬，斷不能加其毫末也。班中脚色，足以鼓吹楚生者方留之，故班次愈妙。楚生色不甚美，雖絕世佳人無其風韻，楚楚謖謖，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視媚行。性命於戲，下全力爲之，曲白有誤，稍爲訂正之，雖後數月，其誤處必改削如所語。楚生多坐馳，一往深情，搖颺無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橋，日晡烟生，林木窅冥，楚生低頭不語，泣如雨下，余問之，作飾語以對。勞心慆慆，終以情死。

又卷六《彭天錫串戲》　彭天錫串戲妙天下，然齣齣皆有傳頭，未嘗一字杜撰。曾以一齣戲，延其人至家費數十金者，家業十萬緣手而盡。三春多在西湖，曾五至紹興，到余家串戲五六十場而窮其技不盡。天錫多扮丑淨，千古之姦雄佞倖，經天錫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錫之口角而愈險，設身處地，恐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皺眉眡眼，實實腹中有劍，笑裏有刀，鬼氣殺機，陰森可畏。蓋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一肚皮磊砢不平之氣，無地發泄，特於是發泄之耳。余嘗見一齣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嘗比之天上一夜好月與得火候一杯好茶，祇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不盡也。桓子野見山水佳處，輒呼：『奈何！奈何！』眞有無可奈何者，口說不出。

明・張大復《張大復小品・趙必達》　趙必達扮杜麗娘，生者可死，死者可生。譬之以燈取影，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又如秋夜月明，林間可數毛髮。

又《柳生》　詣天弢，觀柳生作伎，供頓清饒，折旋婉便，可稱一時之冠。至其演龐氏汲水，令人涕落。昔袁太史自命鐵心石腸，看到此輒取扇自障其面。吾爾時可幸無眼却有耳矣。腔右崑山，有聲容者多就之。然五十年來，伯龍死，沈白他徙，崑腔稍稍不振，乃有四平、弋陽諸部，先後擅場。然自新安汪姬、上江蔡姬而後，寥寥矣。柳生多一往之情，而面有不可之性。知其解者不免愁絕。任傅川語我，不如君遂傳之。傅川行年八十，忽作此言，索解人正不易得。

明・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卷五《馬伶傳》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問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爲伶，坐客乃西顧而嘆，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

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回回云。

又《李姬傳》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群，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遊。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卧。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鋌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嘆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明・蔣之翹《天啓宮詞注》 神宗孝養兩宮，嘗設有四齋，近侍二百餘名，設戲承應。一日，兩宮升座，演新編《華嶽賜環記》。中有權臣驕橫，寧宗不振，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神宗矚目，御容不懌。

明・浮石齋主人《雅謔》 有戴假紗帽、赴新親宴者，居然首席。適演《玉簪記》，唱『禪機圓妙』句。丑發科嘲云：『若田雞戴了圓帽，蝦蟆也戴得紗帽了！』一座稱快。

明・樂天大笑生《解慍編》卷一〇 傳奇扮試官，一場出對云：『綠荷池內一鷗遊。』淨對曰：『紅杏枝頭三碗醬！』二場云：『門前綠水流將去。』淨對曰：『屋裏青山跳出來！』三場云：『舉子終期成大器。』對曰：『試官必定帶長枷！』

明・姚旅《露書》卷一三 元大內雜劇，許譏誚爲謔。嘗演《呂蒙正》，長者買瓜，賣瓜者曰：『一兩！』長者曰：『安得十倍其值？』賣瓜者曰：『稅錢重。十里一稅，寧能不如是！』及蒙正來，賣瓜者語如前。蒙正曰：『吾窮人，買不起。』指旁南瓜曰：『買黃的罷。』賣者怒曰：『黃的亦要錢。』時上覺其規己，落其兩齒。

清・錢謙益《似虞周翁八十序》 似虞翁以醫名吳中，吳越之間，以爲彥修、原禮復出也，方數百里爭延致之。翁美鬚眉，善談笑，所至輒傾其座客。崑山有魏生者，精於度曲，著《曲律》二十餘，則時稱崑山腔者，皆祖魏良輔。翁與魏生遊旬月，曲盡其妙。每中秋，坐生公石，歌伎負牆，人聲簫管，喧呶不可辨。翁一發聲，林木飄沓，廣場寂寂，無一人識者。曰：此必虞山周老，或曰太倉趙五老。趙五老者，良輔高足弟子也。翁既以醫遊賢士大夫，又時時遊少年場，與遊於酒人，輕衣駿馬，美酒食列，歌從如承平王孫，而行義斬斬，有古一行之風。潯水董宗伯嘗邀翁過其第，置酒高會苕上，吳允兆聞翁善歌，且不能酒，爲令章以難翁。朱太史文寧故不能歌，允兆重困之，欲以令翁。太史靦洪爲歌一詩，罰籌猬毛，促數，竟夕不得一，當翁而罷。允兆歸卧舟中。翁晨登其床，起之曰：『君殆欲伶人我乎？如令章巧避我何！雖然，君知我者，今可以歌矣。』允兆跣而起，按節相和，歌聲嫋嫋，沸潯水日上春，乃刺舟而別。凌錦衣者，尚書公子也，年少豪舉，雅客翁，晚而食貧，座客皆掉頭去。翁每歲必載錢米遺錦衣家。錦衣時時過翁，流連浹旬，不聽去。錦衣爲余言翁至泣下也。翁今年八十矣，所至全活人無算，傾囊倒庋，好行其義。自如中秋，必泛舟虎丘，晴雨無間，婆娑按節，不減少年。時而又有佳子孫酌酒稱壽如翁者，豈易得哉！予嘗嘆天下方太平無事，而吾閭井之近，

憂虞煩苦，嘗蹙蹙刺人眉目間。嘗試入翁之庭，木秀而花明；登翁之堂，酒香而食甘；挹翁之語笑，坐舒而帶緩，不自知其猶在今世也。翁豈如武陵之人，不知有漢者？與抑亦上皇之民，與化國之日，宛宛然在閭井間，而予特未之睹。與諸君子之奉觴壽翁也，屬余爲之辭。余既稍叙翁生平與其行義，而又及閭井之近事，徘徊感嘆若此。使夫閭井之人，知翁之所以養生盡年，優遊耄耋，而享太平之樂，蓋有所本焉，非苟而已也。

又《題徐陽初小令》　里中徐生陽初，屬其族子于王以所著小令示余，余方攤書病卧，客有善謳者，使之按節而歌。歌竟，病霍然良已。蓋余方有幽憂之疾，欷歔煩醒，而陽初詞多嗚咽感盪，如雄風之襲虚牝，宜其能愈我疾也。陽初博學能詩，妙解宫商，工於塡詞度曲。所製《紅梨花》院本，窮日落月，身自教演。高則誠作《琵琶記》，歌咏則口吐涎沫不絶，按節拍則脚點樓板皆穿。陽初庶幾似之。詞曲雖小道，求其清新華艷，負歌山曲海之名，亦豈易言哉！昔人言：關漢卿雜劇可繼《離騷》。漢卿仕元爲太醫院尹，一散吏耳；馬致遠爲江浙行省屬，張小山以路吏轉首領官，鄭德輝杭州小吏，宫大用釣臺山長。元時中外雄要之職，皆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每沈抑簿書，老於布素，窮困不得志，其詞曲獨絶於後世。陽初，秦川貴公子，連蹇坎軻，故能以詞曲顯。于王亦恨人也，與陽初獨深，吾益以此知陽初矣。

清・黄宗羲《思舊録》　馮家楨，字吉人，長於度曲；喪亂之際，結爲歌社。時慈人陳謨，以無賴委署寧紹道，好作聲勢，恐嚇鄉里。吉人演劇，登場賓白曰：『黄和尚有成親日，豈可人無得意時！莫羨陳謨今日貴，他年情事有誰知？』謨聞之。大怒，以他事構吉人下獄。

清・周亮工《書影》卷六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於嚴東樓。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貨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於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如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又卷九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於嚴東樓，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於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清・余懷《板橋雜記》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遊，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眞欲界之仙都，升平之樂國也。【略】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鬥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灩灩，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沈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撤笛掐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卞爲首，沙、顧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略】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耻，若知音密席，推奬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一倍。至頓老琵琶，妥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略】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蕭灑詞人，往來遊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罍絲管，以及孌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能不爲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爲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清・褚人穫《堅瓠五集》卷三　成化中，嘉善知縣林某，捶死一家十三人。鄞城倡鍾按浙，將窮治之。林厚賂鎮守中官李文，使文宴倡，以緩其事。倡知之，預令優人爲滑稽語以拒之。因扮一官賞雪，作雪獅子，令藏陰處，以俟後賞。曰：『何處可藏？』一卒曰：『山陰可乎？』曰：

『不可。』卒又曰：『江陰可乎？』曰：『不可。』其官高聲曰：『但藏在嘉善縣可也。』卒云：『此地無陰，何以藏之？』官曰：『汝不見嘉善林知縣打殺一家非死罪十三人，不償命，豈非有天無日頭處？』一座皆驚，文亦不敢啓齒。

又 蘇郡侯誕日，所屬一郡、六縣牧尹，皆稱賀在座矣。惟崇明尹後至，值閉門，不得入，徬徨無計。乃密召一優，謂之曰：『汝能使郡公延我入，必重賞！』優諾之。乃於筵前發科高吟曰：『黃堂太守不是人！』座賓聞其所吟，俱失色。又一優問曰：『是甚麼？』答曰：『卻是天上老壽星。』座賓皆解頤。續吟曰：『今日八仙來慶會，眼前只少呂洞賓。』一優答之曰：『洞賓因在東海中，揣度索桃來獻，故此來遲，如今已在門外了。』郡公聞而悟其意，亟啓門，延崇令入席，恰成八仙。郡公喜甚，而厚賞之。蓋崇明縣治在海中，故優及之。

又《堅瓠九集》卷四《王子介》 優人王子介，鼎革之初，名噪一時。辛卯入都門，錢牧齋輩贈之詩歌，遂游公卿間。陳滾陽、龔合肥輩，置之座上。或以優賤爲言，陳云：『愛聽高柳新蟬，當不計其轉丸時也。』後歸里門，益驕奢淫縱。巡方東萊李公森先。廉得其狀，捕而杖之，與僧三遮立械斃於閶門，號令三日，大快人心。合肥聞之，作《王生輓歌》五首，極其哀悼。

清・吳肅公《明語林》卷七 成化時，傳奉官八百餘人，多因梁芳以進。一日，上內宴，伶人戲爲老人部糧，以米濕責解戶。解戶曰：『非我之罪，船縫之病。』老人曰：『盍塞之？』對曰：『欲塞船縫，無「糧方」可。』上爲之悟。

清・顧公燮《消夏閒記》 又江南有一木匠某，進上供奉建造宮闕，當道款之，吳亦在座。方演劇，吳有心點《爛柯山》全本，優人以爲有礙木匠，副淨出場，改稱石匠。吳謂匠曰：『有竅得緊。』少焉，張別古罵買臣妻曰：『你難道忘了姓朱的了麼？』匠謂吳曰：『無竅得緊。』吳不終席而去。

清・徐釚《詞苑叢談》卷二 吳玉川夫人龐小畹蕙纕，詩、詞、書法，擅絕當時，片紙隻字，莫不珍惜。有青蓮女伎小青者，色藝皆精，嘗演劇，入後堂，持扇叩唾香閣乞書，夫人卽調【桂枝香】一闋，有『浪萍飛絮前生果，別是傷心一小青』之句。

清・李長祥《天問閣集》中 喪亂以來，市廛井里與臺婢僕，其烈烈死有之矣，而姓名不著，滅沒無傳者，比比也。若所聞於今日，有優人王國臣者，或曰『黃穀臣』，燕人也。擅絕技，國變以來，易他業。忽內命入梨園部。欲飾病，不就。其黨驚曰：『何然？禍子軀矣！且是行也，將貴幸，何爲然？』穀臣曰：『吾賤者，不意以絕技名。今易世矣！吾不忍再奏之也。』竟經死。

清・金埴《不下帶編》卷六 康熙初間，海寧查孝廉伊璜繼佐，家伶獨勝，雖吳下弗逮也。嬌童十輩，容並如姝，咸以『些』名，有『十些班』之目。小生曰風些，小旦曰月些，二樂色尤蘊妙絕倫，伊璜酷憐愛之。數朔以花舲載往大江南北諸勝區，與貴達名流，歌宴賦詩以爲娛，諸家文集多紀咏其事。至今南北勾欄部必有『風月生』、『風月旦』者，其名自查氏始也。伊璜下世已久，十些無一存者。庚寅秋，查太史德尹嗣瑮，偕予飲烟雨樓，述之嘖嘖，因作八絕句以追艷之。茲錄二首：『查氏勾欄第一家，十些新變楚詞耶！騷翁獨絕歌郎絕，魂宕風些與月些。』『生魂蚤爲艷歌招，十色花曹雙領曹。睨殺月些鈎乍吐，風些香到鄭櫻桃。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二 徐錫允，字爾從，廉憲待聘之子。文虹，其自號也。家畜優童，親自按樂句指授，演劇之妙，遂冠一邑。詩人程孟陽爲作《徐君按曲歌》，所謂『九齡十齡解音律，本事家門俱第一』，蓋紀實也。時同邑瞿稼軒先生以給諫家居，爲園於東皋，水石臺榭之勝，亦擅絕一時。邑人有『徐家戲子瞿家園』之語，目爲『虞山二絕』云。

又《柳南續筆》卷四《南垣善謔》 張漣，字南垣，善疊石，爲人滑稽多智，出語便堪撫掌。有延陵公某者，前明國子祭酒也，迨入本朝，以原官起用。士紳飲餞，演《爛柯山》傳奇，至張木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爲張石匠。祭酒公故靳之，以扇確几贊曰：『有竅！』閧堂大笑，南垣默然。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提起朱字。』南垣亦以扇確几曰：『無竅！』滿座爲之愕眙，而祭酒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四《優伶乘軒》 肩輿之作，古人有以人代畜之感，然卿大夫居鄉，位望既尊，固當崇以體統。不謂僭濫之極，至優伶之賤，竟有乘軒赴演者。

又卷五《優人稱相公》　『相公』二字，宰輔之稱，以之稱士人，豈以士人讀書談道，有可以爲相之具，不妨過爲期許，猶之大臺柱，即端揆之意乎。近來郡中至以相公稱優人，將毋以登場搬演，亦有爲相之時歟？則三旦又可居焉。吳人取笑天下，往往有此。

清・袁枚《隨園詩話》卷四　雍正間，京師伶人劉三色藝冠時，獨與翰林李玉淵先生交好。蘇州張少儀觀察爲諸生時，封翁謫戍軍臺，徒步入都，爲父贖罪。一時有『三子』之稱，蓋云『公子』、『才子』、『孝子』也。沿門託鉢，尚缺五百餘金。偶於先生席上言及此事，劉慨然曰：『此何難！公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偏告班中人云：『諸君助張，如助我也！』擇日設席江南會館，請諸豪貴來，己乃纏頭而出，一座傾靡，擲金錢者如雨，果得五百餘金，盡以與張，而封翁之難遂解。

清・趙翼《檐曝雜記》卷二　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庚午、辛未間，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爲吾鄉莊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余皆識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藝稱也。本淳歿後，方爲之服期年之喪。而秋帆未第時頗窘，李且時周其乏。以是二人皆有聲縉紳間。後李來謁余廣州，已半老矣。余嘗作《李郎曲》贈之。近年聞有蜀人魏三兒者，尤擅名，所至無不爲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後。余已出京，不及見。歲戊申，余至揚州，魏三者忽在江鶴亭家。酒間呼之登場，年已將四十，不甚都麗。惟演戲能隨事自出新意，不專用舊本，蓋其靈慧較勝云。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小秦淮録》　顧阿夷，吳門人，徵女子爲崑腔，名雙清班，延師教之。初居小秦淮客寓，後遷芍藥巷。班中喜官《尋夢》一齣，即金德輝唱口。玉官爲小生，有男相。巧官眉目疏秀，博涉書籍，爲紗帽小生。自製宮靴，落落大方。小玉爲喜官之妹，喜作崔鶯鶯。小玉輒爲紅娘，喜作杜麗娘。小玉輒爲春香，互相評賞。金官憑人傲物，班中謂之鬥蟲，而以之演相約相罵，如出鬼斧神工。徐狗兒清拔文雅，羸瘦玉削，飲食甚微，坐戲房如深閨，一出歌臺，便居然千金閨秀。三喜爲人矜莊，一遇稀姓生客，輒深嚬蹙額，故其技不工。顧美爲阿夷女，凌獵人物，班中讓之，而有離心焉。二官作趙五娘，咬薑呷醋，神理親切。龐喜作老旦，垂頭似雨中鶴。魚子年十二，作小丑，骨法靈通，伸縮間各得其任。季玉年十一，雲情雨意。小而了了。秀官人物秀整，端正寡情，所作多節烈故事，閒時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丰神自不可一世。康官少不慧，涕淚狼藉，而聲音清越。教曲不過一度，使其演癡訴點香，甫出歌臺，滿座歎其癡絕。瞽婆顧蜨，粥其女于是班，令其與康官演癡訴作瞎子，情狀態度最得神，乃知母子氣類相感。一經揣摩，便成五行之秀。申官、酉保姊妹作雙思凡。黑子作紅綃女，六官作李三娘。皆一班之最。後場皆歌童爲之。四官小鑼又能作大花面。以鬧莊救青爲最。其笑如范松年，教師之子許順龍，亦間在班內作正旦，與玉官演南浦囑別，人謂之生旦變局。是部女十有八人，場面五人，掌班教師二人，男正旦一人，衣雜把金鑼四人，爲一班。趙雲崧甌北集中有詩云：『一夕綠尊重作會，百年紅粉遞當場。』謂此。

又《新城北録》下　徐班副末余維琛，本蘇州石塔頭串客，落魄入班中，面黑多鬚，善飲，能讀經史，解九宮譜。性情慷慨，任俠自喜，嘗于小東門羊肉肆見吳下乞兒，脫狐裘贈之。其時王九皐爲副末副席。

老生山崑璧，身長七尺，聲如鎛鐘。演《鳴鳳記・寫本》一齣，觀者目爲天神。自言袍袖一遮，可容張德容輩數十人。張德容者，本小生，聲音不高。工于巾戲，演《尋親記》周官人，酸態如畫。

小生陳雲九，年九十，演《綵毫記・吟詩脱靴》一齣，風流横溢，化工之技。董美臣亞于雲九，授其徒張維尚，謂之董派。美臣以《長生殿》擅場。維尚以《西樓記》擅場。維尚游京師時，人謂之狀元小生。後入洪班。

老外王丹山，氣局老蒼，聲振梁木。同時孫九皐爲外脚副席。九皐戲情熟于丹山，而聲音氣局，十不及半。後入洪班。

大面周德敷，小名黑定，以紅黑面笑叫跳擅場，笑如《宵光劍》鐵勒奴，叫如《千金記》楚霸王，跳如《西川圖》張將軍諸齣。同時劉君美、馬美臣並勝。馬文觀，字務功，爲白面，兼工副淨，以《河套參相》、《遊

殿議劍》諸齣擅場。白面之難，聲音氣局，必極其勝。沉雄之氣寓于嘻笑怒罵者，均于粉光中透出。二面之難，氣局亞于大面，溫曠近于小面，忠義處如正生，卑小處如副末。至乎其極，又服婦人之衣，作花面丫頭，與女脚色爭勝。務功兼工副淨，能合大面、二面爲一氣。此所以白面擅場也。其徒王炳文，謹守務功白面諸齣，而不兼副淨。故凡馬務功之戲，炳文效之。其神化處尚未能盡。

二面錢雲從，江湖十八本，無齣不習。今之二面，皆宗錢派，無能出其右者。同時錢配林，技藝雖工，過於端整，爲雲從所掩。後入洪班，方顯其技。三面以陳嘉言爲最，一出鬼門，令人大笑。後與配林同入洪班。

老旦余美觀，兼工三弦。本京腔班中人，後歸江南入徐班。正旦史菊觀，演《風雪漁樵記》在任瑞珍之上。瑞珍口大善泣，人呼爲闊嘴。幼時在瀋陽從一縣令，會縣令被逮，瑞珍左右之。縣令死，瑞珍經紀其喪，始得歸里。後入洪班。

小旦謂之閨門旦，貼旦謂之風月旦，又名作旦，兼跳打，謂之武小旦。吳福田，字大有，幼時從唐椎使英學八分書，能背《通鑑》，度曲應笙笛四聲。蘇州葉天士之孫廣平，精于音律，稱大有爲無雙唱口。許天福，汪府班老旦出身。余維琛勸其改作小旦，三殺三刺，世無其比，後年至五十，仍爲小旦。馬繼美年九十爲小旦，如十五六處子。王四喜以色見長，每一出場，輒有佳人難再得之歎。

徐班以外，則有黃、張、汪、程諸內班。程班三面周君美，與郭耀宗齊名。君美卽陳嘉言之壻，盡得其傳。正生石湧塘，學陳雲九風月一派，後入江班。與朱治東演《獅吼記・梳粧》、《跪池》，風流絕世。大面馮士奎，以《水滸記》劉唐擅場。韓興周以紅黑面擅場。老先王采章，卽張德容一派。小旦楊二觀，上海人，美姿容，上海產水蜜桃。時人以比其貌，呼之爲水蜜桃；家殷富，好串小旦，後由程班入江班，成老名。工老外倪仲賢，有王丹山氣度。老旦王景山，眇一目。上場用假眼睛如眞眼，後歸江班。黃班三面顧天一，以武大郎擅場，通班因之演《義俠記》全本，人人爭勝，遂得名，嘗于城隍廟演戲，神前鬮《連環記》，臺下觀者大聲鼓噪，以必欲演《義俠記》，不得已，演至服毒，天一忽墜臺下，觀者以爲城隍之靈。年八十餘演《鳴鳳記・報官》，腰脚如二十許人。張班老外張國相，工於小戲，如《西樓記・拆書》之周旺、《西廂記・惠明寄書》之法本稱最。近年八十餘，猶演《宗澤交印》，神光不衰。老生程元凱，爲朱文元高弟子，《寫本》諸齣，得其眞傳。劉天祿小唱出身，後師余維琛，爲名老生，兼工琵琶，其《彈詞》一齣稱最。張明祖爲小生，與沈明遠齊名，後從其父爲洪班教師。三面顧天祥，以《羊肚》、《盜印》、《鸞釵》諸義爲絕技。同時謝天成爪指最長，亦工羊肚諸技。大面陳小扛，爲馬美臣一派。小旦馬大保，爲美臣子，色藝無雙，演《占花魁・醉歸》，有嬌鳥依人最可憐之致。老旦張廷元、小丑熊如山，精于江湖十八本，後爲教師，老班人多禮貌之。汪顥士本海府班串客，後爲教師，論沒手身段，如《邯鄲夢・雲陽》、《漁家樂・羞父》最精，善相術，間于茶肆中爲人相面。洪班半徐班舊人。老生張德容之後爲陳應如。應如本織造府書吏，爲海府班串客，因入是班。次之周新如，以《四聲猿》狂鼓吏得名。又次之則朱文元。文元小名巧福，爲程伊先之徒，演《邯鄲夢》全本。始終不懈，先在徐班，以年未五十，故無所表見。至洪班則聲名鵲起，班中人稱爲戲忠臣。

徐班散後，脚色歸蘇州，值某權使拘之入織造府班。迨洪班起，諸人相繼得免，惟吳大有、朱文元二人總管府班，不得免，家益貧，交益深。乃相約此生終始同班。逾年，文元逸去，入洪班三年乃歸。大有偵知之，拘入府班十年。是時大有家漸豐，文元貧欲死，挽大有之友代謝罪。大有恨其背己而知其貧也，乃求于權使罷之，遂歸德音班。先是文元去後，洪班遂無老生，不得已以張班人代之。及江班起，更聘劉亮彩入班。亮彩爲君美子，以《醉菩提》全本得名。而江鶴亭嫌其吃字，終以不得文元爲憾。及文元罷府班來，鶴亭喜甚，乃舟甫抵岸，猝暴卒。

小生汪建周，一字不識，能講四聲。李文益丰姿綽約，冰雪聰明，演《西樓記》于叔夜，宛似大家子弟。後在蘇州集秀班，與小旦王喜增串《紫釵記・陽關折柳》，情致纏綿，令人欲泣。沈明遠師張維尙，舉止酷肖，聲音不類，後入江班。

白面以洪季保擅場。紅黑面以張明誠擅場。明誠爲明祖之弟，本領平常，惟《羅夢》一齣，善作句容人聲口，爲絕技。

任瑞珍自史菊官死後，遂臻化境。時人張樸存嘗云：『每一見瑞珍，

令我整年不敢作泣字韵詩。』其徒吳仲熙，小名南觀，聲入霄漢，得其激烈處。吳端怡態度幽閒，得其文靜處。至《人獸關・掘藏》一齣，端怡之外無人矣。後南觀入程班，端怡入張班，繼入江班。老外孫九皐，年九十餘演《琵琶記・遺囑》，令人欲死。同時法揆、趙聯璧齊名。周維伯曲不入調，身段闌珊，惟能說白而已。

老旦費坤元，本蘇州織造班海府串客，頤上一痣，生毛數莖，人呼爲一撮毛。謌喉清腴，脚步無法。

副淨陳殿章，細膩工緻，世無其比。惡軟以冷勝。演《鮫綃記・寫狀》一齣稱絕技。惡軟蘇州人，忘其姓名。小丑丁秀容，打諢插科，令人絕倒。孫世華唇不掩齒，觸處生趣，獨不能扮武大郎、宋獻策，人呼爲長脚小花面。

小旦余紹美，滿面皆麻，見者都忘其醜。金德輝步其後塵，不相上下。范三觀工小兒戲，如安安小官人之類，啼笑皆有可憐之態。潘祥齡神光離合，乍陰乍陽，號四面觀音。德輝後入德音班、江班，亦洪班舊人，名曰德音班。江鶴亭愛余維琛風度，令之總管老班，常與之飲及葉格戲，謂人曰：『老班有三通人：吳大有、董掄標、余維琛也。』掄標，美臣子，能言史事，知音律，《牡丹亭記》柳夢梅，手未曾一出袍袖。

小旦朱野東，小名麒麟觀，善詩，氣味出諸人名，精於梵夾，常欲買庵自居。老生劉亮彩，小名三和尙，吃字如書家渴筆，自成機軸，工《爛柯山》朱買臣。

副末沈文正、俞宏源並稱。宏源演《一捧雪》中莫成，謂之中到邊。善飲酒，徹夜不醉，鼻子如霜後柿。

大面王炳文，說白身段酷似馬文觀，而聲音不宏。朱道生工《尉遲恭・揚鞭》一齣，今失其傳。二面姚瑞芝、沈東標齊名，稱國工。東標《蔡婆》一齣，即起高東嘉于地下，亦當含毫邈然。趙雲崧《甌北集》中有康山席上贈謌者王炳文、沈東標七言古詩。

王喜增，姿儀性識，特異于人。詞曲多意外聲，清響飄動樑木。金德輝演《牡丹亭・尋夢》、《療妬羹・題曲》，如春蠶欲死。周仲蓮喜《天門陣・產子》、《翡翠園・盜令牌》、《蝴蝶夢・劈棺》，每一梳頭，令舉座色變。董壽齡工爲侍婢，所謂倩婢、鬆婢、淡婢、逸婢、快婢、疏婢、通婢、秀婢，無態不呈。

大面范松年爲周德敷之徒，盡得其叫跳之技，工《水滸記評話》。聲音容貌模寫殆盡。後得嘯技，其嘯必先斂之，然後發之，斂之氣沉，發乃氣足。始作驚人之音，繞于屋梁，經久不散。散而爲一溪秋水，層波如梯，如是又久之，長韵嘹亮不可遏，而爲一聲長嘯，至其終也，仍嘐嘐然作洞穴聲。中年入德音班，演《鐵勒奴・蓋于》一部，有周德敷再世之目。其徒奚松年，爲洪班大面，聲音甚宏，而體段不及。

二面蔡茂根演《西廂記》法聰，瞪目縮臂，縱膊埋肩，搔首踟躕，興會飆舉，不覺至僧帽欲墜，斯時舉座恐其露髮，茂根顏色自若。小丑滕蒼洲短而肥，戴烏紗，衣皂袍，着朝靴，絕類虎邱山拔不倒。

洪班副末二人，俞宏源及其子增德。老生二人，劉亮彩、王明山。老外二人，周維柏、楊仲文。小生三人，沈明遠、陳漢昭、施調梅。大面二人，王炳文、奚松年。二面二人，陸正華、王國祥。三面二人，滕蒼洲、周宏儒。老旦二人，施永康、管洪聲。正旦二人，徐耀文及其徒王順泉。小旦則金德輝、朱冶東、周仲蓮及許殿章、陳蘭芳、孫起鳳、季賦琴、范際元諸人。周維柏善外科，施藥不索謝，敬惜字紙，遇凶災之年，則施棺檟。此又班中之好施者也。

後場一曰場面，以鼓爲首。一面謂之單皮鼓，兩面則謂之勃鼙鼓，名其技曰鼓板。鼓板之座在上鬼門，椅前有小搭脚仔櫈，椅後屏上繫鼓架。鼓架高二尺二寸七分，四脚，方一寸二分，上雕淨瓶頭高三寸五分。上層穿枋仔四八根，下層八根。上層雕花板，下層下絛環柱子橫欄仔尺寸同。單皮鼓例在椅右下枋，勃鼙鼓與板例在椅屏間。大鼓箭二，小鼓箭一，在椅墊下。此技徐班朱念一爲最，聲如撒米，如白雨點，如裂帛破竹。一日登場時鼓箭爲人竊去，將以困之也。念一曰：『何不竊我手去？』後入洪班。其徒季保官左手擊鼓，右手按板，技如其師。而南曲熨貼處不逮遠甚，後自京病廢，歸江班。張班陸松山亦左手擊鼓。江班又有孫順龍。洪班有王念芳、戴秋朗。皆以鼓板著名。弦子之座，後於鼓板。弦子亦鼓類，故以面稱。弦子之職，兼司雲鑼鎖哪大鐃。此技有二絕。其一在做頭斷頭，曲到字出音存時謂之腔，弦子高下急徐謂之點子。點子隨腔爲做頭，至曲之句讀處如昆吾切玉爲斷頭。其一在弦子讓鼓板，板有沒

板、贈板、撤贈、撤板之分。鼓隨板以呈其技，若弦子，復隨鼓板以呈其技，于鼓板空處下點子謂之讓，惟能讓鼓板乃可以蓋鼓板，卽俗之所謂清點子也。此技徐班唐九州爲最。九州本蘇州祝獻出身，無曲不熟，時人呼爲曲海。同時薛貝琛，曲文不能記半句，登場時無不合拍，時人呼爲仙手。今洪班則楊升聞爲最。升聞小名通匾頭，九州之徒，盡得其傳。其次則陸其亮、璩萬資二人。笛子之人在下鬼門，例用雌雄二笛，故古者笛床二枕，笛托二柱。若備用之笛，多繫椅屏上。笛子之職，兼司小鈸。此技有二絕，一曰熟，一曰軟。熟則諸家唱法，無一不合。軟則細緻縝密，無處不入。此技徐班許松如爲最。松如口無一齒，以銀代之，吹時鑲于斷齶上，工尺寸黍不爽。次之戴秋閬最著。莊有齡以細膩勝，郁起英以雄渾勝，皆入江班。有齡指離笛門不過半黍。今洪班則陳聚章、黃文奎二人。笙之座後于笛，笙之職亦兼鎖哪。笙爲笛之輔，無所表見，故多于吹鎖哪時，較弦子上鎖哪先出一頭。其實用單小鎖哪若『大江東去』之類，仍爲弦子掌之。戲場棹二椅四。棹陳列若丁字，椅分上下兩鬼門八字列。場面之立而不坐者二，一曰小鑼，一曰大鑼。小鑼司戲中棹椅床櫈，亦曰走場，兼司叫頦子。大鑼例在上鬼門，爲鼓板上支鼓架子，是其職也。至于號筒啞叭木魚湯鑼，則戲房中人代之，不在場面之數。

郡城花部，皆係土人，謂之本地亂彈，此土班也。至城外邵伯宜陵馬家橋僧道橋月來集陳家集人，自集成班。戲文亦間用元人百種，而音節服飾極俚，謂之草臺戲。此又土班之甚者也，若郡城演唱，皆重崑腔，謂之堂戲；本地亂彈祇行之禱祀，謂之臺戲。迨五月崑腔散班。亂彈不散，謂之火班。後句容有以梆子腔來者，安慶有以二簧調來者，弋陽有以高腔來者，湖廣有以羅羅腔來者，始行之城外四鄉。繼或于暑月入城，謂之趕火班。而安慶色藝最優，蓋于本地亂彈間有聘之入班者。京腔用湯鑼不用金鑼。秦腔用月琴不用琵琶。京腔本以宜慶、萃慶、集慶爲上，自四川魏長生以秦腔入京師，色藝蓋于宜慶、萃慶、集慶之上，于是京腔效之，京秦不分。迨長生還四川，高朗亭入京師，以安慶花部合京秦兩腔，名其班曰三慶。而曩之宜慶、萃慶、集慶遂湮沒不彰。郡城自江鶴亭徵本地亂彈，名春臺，爲外江班，不能自立門戶。乃徵聘四方名旦如蘇州楊八官、安慶郝天秀之類。而楊、郝復採長生之秦腔，幷京腔中之尤者如《滾樓》、《抱孩子》、《賣餑餑》、《送枕頭》之類。于是春臺班合京秦二腔矣。熊肥子演大夫小妻打門吃醋，曲盡閨房兒女之態。樊大睜其目而善飛眼，演《思凡》一齣，始則崑腔，繼則梆子、羅羅、弋陽、二簧，無腔不備。議者謂之戲妖。

儀徵小鄢，本救生船中篙師之子。生而好學婦人，其父怒投之江，不死，流落部中爲旦。後舍其業販繒，死于水。

郝天秀，字曉嵐。柔媚動人，得魏三兒之神，人以坑死人呼之。趙雲崧有《坑死人歌》。

長州楊八官作盛夏婦人私室宴息，迫于強暴和尚，幾爲所污。謂之『打盞飯』。謝壽子扮花鼓婦，音節淒婉，令人神醉。陸三官花鼓得傳，而熟于京秦兩腔。

曹大保，性好游，每旦放舟湖上。嘗以木蘭一本，斲爲划子船，計長二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方丈，足布一席，屏間可供臥吟，屏外可貯百壺。兩旁帳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驚飆蹴浪，顛樹平橋，則卸闌卷幔，輕如蜻蜓。中置一二歌童擅紅牙者，俾佐以司茶酒，湖上人呼之曰曹船。

京師萃慶班謝瑞卿，人謂之小耗子，以其師名耗子而別之也。工《水滸記》之閻婆惜，每一登場，座客親爲傅粉。狐裘羅綺，以不得粉漬爲恨。關大保演閻婆婦效之，自是揚州有謝氏一派。

四川魏三兒，號長生，年四十來郡城投江鶴亭，演戲一齣，贈以千金。嘗泛舟湖上，一時聞風，妓舸盡出，畫槳相擊，溪水亂香。長生舉止自若。意態蒼涼。

凡花部脚色，以旦丑跳蟲爲重，武小生大花面次之。若外末不分門，統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不分門，統謂之女脚色。丑以科諢見長，所扮備極局騙俗態，拙婦駭男，商賈刁賴，楚（休）〔咻〕齊語，聞者絕倒。然各囿于土音鄉談，故亂彈致遠不及崑腔。惟京師科諢皆官話，故丑以京腔爲最，如凌雲浦本世家子，工詩善書，而一經傅粉登場，喝采不絕。廣東劉八，工文詞，好馳馬，因赴京兆試。流落京（腔）〔師〕，成小丑絕技。此皆余親見其極盛，而非土班花面之流亞也。吾鄉本地亂彈小丑，始于吳朝、萬打岔。其後張破頭、張三綱、痘張二、鄭士倫輩皆效之，然終止于

土音鄉談，取悅于鄉人而已，終不能通官話。近今春臺聘劉八入班，本班小丑效之，風氣漸改。劉八之妙，如演《廣舉》一齣，嶺外舉子赴禮部試，中途遇一腐儒，同宿旅店，爲羣妓所誘，始則演論理學，以舉人自負，繼則爲聲色所惑，衣巾盡爲騙去，曲盡迂態。又有毛把總《到任》一齣，爲把總以守汛之功，開府作副將，當其見經畧，爲畏縮狀；臨兵丁，作傲倨狀；見屬兵陞總兵，作欣羡狀妬狀愧恥狀；自得開府，作謝恩感激狀；歸晤同僚，作滿足狀；述前事，作勞苦狀；教兵丁鎗箭，作發怒狀；揖讓時，作失儀狀；聞經呼，作驚愕錯落狀。曲曲如繪。惟勝春班某丑效之能仿佛其五六。至《廣舉》一齣。竟成《廣陵散》矣。

本地亂彈以旦爲正色，丑爲間色。正色必聯間色爲侶，謂之搭夥。跳蟲又丑中最貴者也，以頭委地翹首跳道及鎚鐲之屬。張天奇、岑賡峽、郝天、郝三皆其最也。賡峽名仙，磊落不受鄉里睚眦。年四十，厚積數萬，施之梵覺禪寺造萬佛樓，建坐韋馱殿，闢羣芳圃，護火焚晉樹二株，鑄大鐵鑊。飯行脚僧，趺坐念佛，不拘僧相，自稱曰岑道人。郝三曾隨福貝子康安征臺灣，半年而返。劉歪毛本春臺班二面，後爲僧，赤足被袈裟，敲雲板，高聲念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佛，得錢則轉施丐者，或放生。數年坐化于高旻寺。

又　程志輅，字載勳。家巨富，好詞曲。所錄工尺曲譜十數櫥，大半爲世上不傳之本。凡名優至揚，無不爭欲識。有生曲不諳工尺者，就而問之。子澤，字麗文，工于詩，而工尺四聲之學尤習其家傳。納山胡翁，嘗入城訂老徐班下鄉演關神戲。班頭以其村人也。紿之曰：『吾此班每日必食火腿及松蘿茶。戲價每本非三百金不可。』胡公一一允之。班人無已，隨之入山。翁故善詞曲，尤精于琵琶，于是每日以三百金置戲臺上，火腿松蘿茶之外無他物。日演《琵琶記》全部，錯一工尺，則翁拍界尺叱之，班人乃大慚。又西鄉陳集嘗演戲，班人始亦輕之。既而笙中簧壞，吹不能聲，甚窘。詹政者，山中隱君子也，聞而笑之，取笙爲點之。音響如故。班人乃大駭，詹徐徐言數日所唱曲，某字錯，某調亂，羣優皆汗下無地。胡翁久沒，詹亦下世，惟程載勳尚存，然亦老且貧，曲本亦漸散失。德音班諸工尺，汪損之嘗求得錄之，不傳之調，往往而有也。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八　嚴東樓在工部時，眷一幼伶，名金鳳，海鹽人，色藝俱全。一日無鳳，則寢食不甘。及《鳴鳳記》盛傳於世，金復塗粉扮東樓，乃得神似。此一事較夷門《馬伶傳》更奇。朱良矩語楊用脩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卷四《女伶》　女伶，即古舞妓也。惟江左最盛，今俱禁絕。晉之大同尚有之，梁蒼巖大司農《棠村詞》，有【滿庭芳】觀女伶演淮陰故事云：『絳燭清宵，彩雲華館，蠻腰細舞迴風。嬋娟忽變，繡襖染腥紅。鎖甲艷分雪色，兜鍪小，雙頰芙蓉。氍毹映，將軍紅粉，錦傘黛眉同。登壇當日事，衣冠優孟，寫出偏工。嘆英雄佳麗，一樣飄蓬。飛絮落花舊恨，誰憐取，桃李春濃。乘月夜，衣香人面，莫放酒杯空。』尤悔菴侗云：『女伶，晉妓文玉也。戊申，予在宗伯齋頭觀演此齣，作【南鄉子】贈之，有『錦傘將軍小黛娥』，及『春草江南細馬馱』之句。宗伯頗爲稱賞。

又卷一三　成都向太史日貞乾夫，年十四，中略爲人誑去，誘入梨園學戲。其兄尋覓半年不得，後聞在重慶某班裝旦色，聲名藉甚，乃踪得之。中略遂赴太守上控。太守持呈久之，問曰：『爾呈內言：在書塾中已完篇。今既入梨園，尚能作文乎？』曰：『能。』即令取紙筆，於堂上親試之，未炷香而文成三百字。中略又問：『能詩乎？』曰：『初知平仄。』即指柏樹爲題。應聲曰：『柏本棟梁器，初生不自全。倘蒙培養力，平地直參天！』嘆曰：『此神童也，豈久於梨園中哉！』

清・沈起鳳《諧鐸》卷四　梨園樂部，吳門最盛。有尹蘭者，年十二，貌若處子。父儒流，早喪，母守節，忽患咯血症。家赤貧，不能供藥餌。蘭籌度無計，竟投華林部作梨園弟子。錦帕蒙頭，綳鉤學步，嬌喉妙態，冠出一時。得金錢，盡作藥裹費，餘則市珍肴佳果，奉母朝夕歡。曉起問安再四，始詣歌場；晚歸取腰鼓檀板，向床頭唱臨川曲子。俟母安枕，乃潛就脚後卧。小有不樂，鋪氈列几，結束登場，演《小青題曲》諸雜劇，母歡笑乃止。

富貴家設華筵招之去，燭未見跋，托辭遁去。或鑰其戶以窘之，則涕泣求歸。問之，曰：『恐老母倚門望耳。』由是盡憐其孝，至晚亦不固留。贈以金，受而不謝；贈以簪珥，必再拜而後受之。人訝其故，曰：『贈金者知我貧，贈簪珥者，知我有老母也。』如是者七載，母血症驟發而死。

蘭哀毀幾不欲生，奉其柩與父合葬訖，取舊日所置翠翹插鳳與一切繡帕花鞋之屬，盡投諸火，長跽而誓之墓曰：『後有習此故態者，願殛死。』人笑曰：『爾既以此享艷名，獵纏頭矣！何始作而終悔之耶？』蘭潸然泪下曰：『君非知我心者！某雖不肖，育自清門，豈屑以詩書後裔，習此末技？始作者，因養母；終悔者，恐玷父也。』

戶部楊公高其孝，招之京都，教以舉子業。格於例，不得應考，薦爲某司馬作書記。偶赴戲筵，歸而大慟曰：『舊日生涯，宛然在目。茫茫泉路，欲待何從？場上之墜鞭詞譜，聽之皆《蓼莪》餘音也。』吁悒者累日。自此請觀樂者，詭辭之，竟不復赴矣！

又卷八 磬兒，珠市梁四家女伶也。梁四婦本吳倡，善琵琶。及歸梁，買雛姬教梨園爲活。磬兒意不屑，輒逃塾，假母日箠楚。諸姊妹競勸之。磬兒曰：『若從，我須以且脚改淨色。』問其故，曰：『我不幸爲女兒身，有恨無所吐！若作淨色，猶可借英雄面目，一伸胸中塊壘耳。』由是《千金記》諸雜劇，磬兒獨冠場。

又卷一二 吳中樂部，色藝兼優者，若肥張瘦許，艷絕當時，後起之秀，目不見前輩典型，挾其片長，亦足傾動四座。如金德輝之《尋夢》，孫柏齡之《別祠》，仿佛江采蘋樓東獨步，冷淡處別饒一種哀艷。朱曉春之《嘆月》，馬奇玉之《題曲》，正如孟德曜練裳椎髻，不失大家風範。張聯芳之《思凡》，曹遠亭之《佳期》，又似孫荊玉舉止放誕，而反腰貼地，要是天然態度。王阿長之《埋玉》，周二官之《劈棺》，如徐月華臨青陽門彈箜篌，一時聲情俱裂。戴雲從之《偷棋》，沈天瑞之《盜令》，未免稍軼範圍，却似趙飛燕跋扈昭陽，而掌中一舞，頗能竄易耳目。至如張修來《思春》一出，雖秋娘老去，猶似十三四女郎堂上簸錢光景。一片歌場，得此數人提倡，稍可維持菊部。自西蜀韋三兒來吳，淫聲妖態，闌入歌臺，亂彈部靡然效之；而崑班子弟，亦有倍師而學者。以至漸染骨髓，幾如康崑崙學琵琶，本領既雜，兼帶邪聲，必十年不近樂器，然後可教。因嘆文人信道不篤，背正學而入岐趨。雖復邀譽目前，亦見笑而自點耳！觀於樂部，能無爽然。

鐸曰：以文爲戲，即以戲論文。歌柳郎中『曉風殘月』，寧效蘇學士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

又 吳江監生某，將赴北闈，偕友人數輩，祈夢於況太守祠。竟夜轉側，不能成寐。明日，衆友各述其夢，或休或咎，互相揣度。某故作大言曰：『予昨夜夢到此堂，況太守離席揖予上坐，且打恭屈膝，奉予若上司狀，予遜謝不敢。太守曰：「大人他日仕至督撫，位當出我上，勿得固謙。」命從人易冠帶，座上印箱令箭，森然排列。予意頗不安，離坐下階，太守三揖而送出門，錯步豁然驚醒，不知是何吉兆？』衆舉手稱賀曰：『君後日富貴無量，今科高掇，特發軔耳！』某曰：『予他日果符所夢，君等顛蹶風塵，當一一提挈之。』衆拱手稱謝。

亡何，入都應試，頭場被帖，喪氣欲歸，而囊中資斧已罄。京都爲人才淵藪，監生又不能謀館，糊口無資，去留兩拙。幸幼時好唱時曲，不得已投翠慶部作生脚。一日，演戲至《十五貫·見都》一齣，某冠帶上坐，印箭排列座隅，而外扮況太守入見，打恭屈膝，一如前日詭托之夢境，不覺撫案大哭。座上客疑其發狂，召詢其故，具以實告。始知某亦江南舊族，赴試而不第者。予叔朗峰太史，恤以車馬之資，遣之回蘇。

鐸曰：周人占夢之書，燬於秦火。嗣後郭喬卿、周宣輩，各憑臆見爲斷。河乾之夢，著於《宋史》；墮床之夢，載在《唐書》。田內亡禾，蔡司徒夢凶反吉；座中照鏡，崔令公夢吉逢凶。他如曹翰夢蟹，張瞻夢臼，李迪夢鬚，郭俊夢屐，散見諸家雜說者，無不各有奇徵。然天下古今做夢者，不知凡幾，何獨傳此數人之夢，可知其餘皆不驗耳？而此生詭托之夢，反毫厘不爽若是。《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殆心爲先兆，非夢能入幻歟？

清·錢泳《履園叢話》（輯録）卷二一《木蘭詩》 有某公子迷於兩伶人，一日演《佳期》，問兩人誰爲優。余笑曰：『我有定評，只不敢說耳。』某固問。答曰：『《木蘭》詩結末二語。』座中皆大笑。

又《太無窾》 吳梅邨祭酒既仕，本朝有張南垣者，以善疊假山，遊於公卿間，人頗禮遇之。一日到婁東，太原王氏設宴招祭酒，張亦在坐。因演劇，祭酒點《爛柯山》，蓋此一齣中有張石匠，欲以相戲耳！梨園人以張故，每唱至張石匠輒諱張爲李，祭酒笑曰：『此伶甚有窾。』後演至張必果寄書，有云：『姓朱的，有甚虧負你。』南垣拍案大呼曰：『此伶太無窾矣！』祭酒爲之逃席。

又卷二四《優伶能解韻語》　近日優伶中亦有能解韻語者，陸畹卿云：『吟詩忘月出，弄酒喜更長。』潘映蓮云：『愁至聞歌解，花開晤別難。』顧蓉卿云：『日暮揚鞭疲馬倦，更深擊柝素娥來。』有沈文振者，曾搭集秀班，能書，仿松雪《天冠山》詩，尤奇。

清・焦循《劇說》卷一引王文徵《說圃識餘》　一伶作不識字官，稱『難做』！吏曰：『官不過判耳。每判日，當先書案上，但依畫判之。』從一日至三日，皆依畫判去；至四日，不能，至五六日，擲筆下走曰：『做不成！一日難似一日矣。』

又卷六　江斗奴演《西廂記》於勾欄，有江西人觀之三日，登場呼斗奴曰：『汝虛得名耳！』指其曲謬誤，并科段不合者數處。斗奴恚，留之。乃約明旦當來；而斗奴不測，以告其母齊亞秀。明旦，俟其來，延坐，告之曰：『小女藝劣，勞長者賜教。恨老妾瞽，不及望見光儀。雖然，尚有耳在，願高唱以破衰愁。』客乃抱琵琶而歌。方吐一聲，亞秀即曰：『乞食漢非齊寧王教師耶，何以紿我？』顧斗奴曰：『宜汝不及也。』客亦大笑。命斗奴拜之。留連旬日，盡其藝而去。

又　一貴官爲母稱觴，演《辭朝》。始以爲曲文完美。伶人唱至『母死王陵歸漢朝』，忽怵然，遂當場易以『母在華堂兒在朝』七字，主人大悅。一時名重。今梨園盡宗此，殊不知改者一時權變，其本文固自妙耳。

又　李于田縱橫聲伎，放誕不羈。女伶登場，至雜伶人中持板按拍。主人知而延之上座，恬然不爲怪。又胡白叔幼而穎異，以狐旦登場，四座叫絕。《板橋雜記》言：『沈公憲以串戲見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

清・王筠《菉友臆說》　吾又聞優人諢語曰：『有人行路遇三冢：東冢種松，西冢種柏，中冢種竹。』末一句，以爲雙聲疊韻，無不可者。

清・吳長元《燕蘭小譜》卷二《王桂官》　名桂山，卽湘雲也，湖北沔陽州人。身材仿佛銀兒。橫波流睇，柔媚動人，一時聲譽與之相埒。余謂『銀兒如芍藥，桂兒似海棠。其丰韻嫣然，常有出於濃艷凝香之外，此中難索解人也。』爲少施氏所賞，贈書畫、玩好，千有餘金。故矯矯自愛，屢欲脫屣塵俗，知其契合不在形骸矣！

又　友人言：昔京伶八達子，係旗籍，在萃慶部。貌不甚妍，而聲容態度恬雅安詳。大小雜劇無不可人意者，一時盛稱都下。於甲午年沃若而隕，今其名尚津津在人齒頰間。譜中不錄，猶記舊院而無馬湘蘭，爲歌壇一大缺限矣！余聞之有感，不忍以末見而棄焉。

又　友人張君示余《魏長生小傳》，不知何人作也。叙其幼習伶倫，困阨備至。己亥歲隨人入都。時雙慶部不爲衆賞，歌樓莫之齒及。長生告其部人曰：『使我入班，兩月而不爲諸君增價者，甘受罰無悔。』既而以《滾樓》一劇名動京城，觀者日至千餘，六大班頓爲之減色。又以齒長，物色陳銀兒爲徒，傳其媚態，以邀豪客。庚辛之際，徵歌舞者無不以雙慶部爲第一也。且爲人豪俠好施，一振昔年委靡之氣。鄉人之旅困者多德之。嗟乎！此何異蘇季子簡練揣摩，以操必售之具耶！士君子科闈困躓，往往憤懣不甘，試自思之，能如長生之所挾否乎？然機會未來，彼亦蜀中之賤工耳。時乎！時乎！藏器以待可也。

又　友人云：京旦之裝小脚者，昔時不過數齣，舉止每多瑟縮。自魏三擅名之後，無不以小脚登場，足挑目動，在在關情。且聞其媚人之狀，若晉侯之夢與楚子搏焉。余曰：『聞昔保和部有蘇伶沈富官，容儀嬌好，纏足如女子，但未知橫陳否耶？若偶漁婢，當有可觀。』相與大噱，詩以解嘲。『漁婢』，卽漁婦跣足者。

清・張際亮《金臺殘泪記》卷一《楊生傳》　楊生名法齡，字韵香。揚州江都人。有二兄，故優也。生九歲卽來都下，以色傾一時。尤善歌。嘗遇雪天，獨歌戶外，聽者至數百人。有車而過者，馬皆仰沫悲嘶不行。於是生年十五六矣。自後歌不成聲，三年始復。生意度閒靜曠遠，善清言，不喜飲酒。或遇客，終日不交一語，亦無所忤。每嘆曰：『吾但得廬田區宅奉老母，放浪於山水間足矣。』其母兄聞之獨不樂。故生不能遽歸。道光七年，矢死請於母，始棄其業。八年七月，全家返江都。

華胥大夫曰：余友□□□大令，江東才人。嘗呼生爲小友。又謂余曰：君才識誠異矣，然度未勝，日習生論議，其有進焉。余始遇生，蓋在丙戌之冬。明年春，予以詩，生誦之甚悲。余旋以事屢出入都下，每見生，未嘗不爲余嘆息。生棄業後，羈旅年餘，余無一金以資其行。顧屬余：它日過江都，宜相聞也。

又《徐郎傳》　徐郎桂林者，字曰聽香。余友□□□大令爲易之曰小

郤。故小郤之稱藉甚。小郤既負絕代之姿，又善應對。進止容儀，如佳公子。所至生色，死心傾倒恐後。年十四，來都下。越五年，年十九矣，擁萬金以歸。蓋戊子秋七月也。其家在安徽潛山，望江二縣之間，地曰十牌。

華胥大夫曰：余丙戌夏報罷，居都下。客嘗招之顧曲，意漠如也。及見小郤，始心動。其冬十月望日，有爲吳伶禮佛於龍泉寺者，招同往觀，小郤在焉。始漸狎習。爲作《徐郎曲》，頗傳於人。余既識楊生，復南還，與小郤遂不數見。今年聞其歸，爲之咨嗟嘆息者久之。語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小郤其爲冥鴻也哉！

清・小鐵笛道人《日下看花記》卷一《慶瑞》 姓劉，字朗玉，年二十一歲，順天大興黃村人。三慶部，魏長生之徒也。幼以小曲著名，嬌姿貴彩，明艷無雙，態度安詳，歌音清美，每於淡處生妍，靜中流媚。不慣蹈蹻而腰支約素，不矜飾首而鬢髻如仙。《胭脂》、《烤火》，超乎淫逸，別致風情。《鬬山》、《鐵弓緣》，艷而不淫，古語『一笑傾城』，劉郎足以當之。至《別妻》一齣，手撥湘絃，清商一闋，輕風流水，令人躁釋矜平，嘗思松月山亭，烟波畫舫，得此風調，累心都盡。謝仁祖企脚北窗彈琵琶，未可便作天際眞人想。辛酉春暮，偕小樊居士觀劉郎此齣，交口稱佳。次日又演《送燈》，宛遇洛水之神，精搖魄蕩。時方紅藥盛開，對花懷人，吟箋滿篋。嗣後縹緲嬌雲，頻縈寤想。客春仍偕小樊訪之，循若書生，辭寡心靈，不浮不滯。連番雅集，著有《紅藥新吟》，乞序於味閒居士，表其方韻。今劉郎聲華霞爛，襟抱泠然，喜接名流，傾心婿雅。近嗜學書，筆姿秀勁，梨園中佳子弟也。昔渼碧爲婉卿高足，擅出藍之譽。後秀黃村，性情色藝，何減前芳，籍甚一時耶！

《玩月》 姓何，字月卿，年十九，陝西人。大順寧部。姿容艷麗，體態娟，秀媚之中饒有英氣。壬戌、癸亥間，惟韓四喜爲獨絕，而何郎傅粉，光艷驚人，纔出歌臺，聲名藉甚。《無底洞》、《殺四門》、《慶頂珠》等劇，戎衣結束，蓮瓣飛揚，握槊持刀，有雪舞風迴之妙，娘子軍中殊堪領隊。

清・楊懋建《辛壬癸甲録》楊法齡 字薰卿。當日所稱『三法司』之一也。早脫樂籍，買屋石頭胡同，杜門却掃，不蓄弟子。曰：『吾備嘗種種苦趣，受無量恐怖、煩惱，幸得解脫，登清涼界。彼呱呱小兒女何辜，奈何復忍遽令着爐火上耶？』壬辰春，予從友人訪之。言論風采，如太阿出匣，色正芒寒，令人不可逼視。覺扶風豪士在人目前，一洗金粉香澤習氣。既而南枝興思，一舸翩然竟歸。人亦謂其此行作五湖長，不復出來矣。未幾，復來京師。則所挾數千金，已盡散諸宗族親戚閭黨之貧者。慨然曰：『吾十餘歲，家貧無所得食。父母賣我，孑身入京師。幸而載數千金以歸，念吾宗族親戚閭黨之貧者，猶吾昔日也。不周之，吾昔日之事保不復見於今日。今日孑身入京師，固十年前故我。吾舌尚存，何害？』

【略】

薰卿居京師，從士大夫，長揖不拜。傖父頗用相訾謷。惟龔定菴禮部議論與余合。此正汲長孺所謂：『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小蟾居春元堂，亦援薰卿例，見客長揖不拜。然薰既脫樂籍，終不蓄弟子。超然蟬蛻，吸露吟風。其品格清高，豈凡流所能貌似？余又案：諸伶見客，皆屈膝請安。惟入諸王府承值，則必長跪。如尚書郎謁八座及藩邸，皆止請安，惟見阿哥則跪安，此亦梨園儀注小掌故也。因論法齡事附記於此。《金瓶梅》西門慶與客品論小優兒曰：『如此色藝，若使爲婦人，早令其入座，不使捧壺侍立矣。』是明時伶人侑觴，惟以竹肉供奉，賞心纏頭，惟在歌喉。至於觴糾酒錄，非其職也。今爲狹邪遊者，猶不得挾優入平康里。其必不得已攜與偕往者，入門必先呼『乾阿奶』云。

又《長安看花記》秀蘭 范姓，字小桐。吳人。今日之牡丹花也。美艷綽約，如當年蕊仙，而品格過之。風儀修整，局度閒雅。金粉場中，艷而能靜。擬之《石頭記》中人，大似蘅蕪君。天香國色，艷冠群芳，故應一時無兩。嘗演馬湘君畫蘭，於紅氍毹上，灑翰如飛，烟條雨葉，淋漓絹素。或作水墨，或作着色沒骨體，娟秀婀娜，幷皆佳妙。頓覺旗亭壁間，妙香四溢。諸遊冶少年，爭就場頭乞得，珍重裝池，錦帶玉軸，什襲藏弆。有不能致小桐手迹者，自慚爲不登大雅之堂，自慚爲不韻。其見賞時譽如此，洵佳話也。師吳令鳳，字桐仙，爲小雲高第弟子。小雲者，故四喜部名輩胡法卿也。桐仙既別入春臺部，自立門戶，日從士大夫擅九能者遊。文采照映，聲施爛然。又得小桐，美而慧，比之如意珠矣。所演雜劇，如《葬花》、《折梅》、《題曲》、《雨詞》、《瑤臺》、《渡瀘》，皆有可觀。動止蘊藉，妙於酬答。對之者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而神韻淵穆，令人自

爾傾倒。當日呼玉妃太眞爲『解語花』，其態度宛然在人心目中。所居曲房小室，張自畫蘭蕙小幅。袁琴甫爲補綴盆石，韓春卿爲題八絕句。綠窗人靜，空谷生香。遊人入『服香小塢』者，如置身李貞美十娘家。洗桐倚竹，言笑宴宴，迥非凡境。梨園中以光裕堂爲第一世家，有以也。丙申暮春二十三四日，小桐於北孝順胡同燕喜堂張筵召客。光裕堂既以三世擅盛名，小桐又以『和氣湯』醉天下人心。於時寶霍豪家、五陵遊俠、薦紳貴介、過夏郎君，莫不駿奔麇至，來會者六七百人。妙選春臺、三慶、四喜、和春、嵩祝五部佳伶，合爲一班。試雲想之衣裳，奏錦城之絲管。卜晝卜夜，歡樂未央。笙歌燈火，極一時之盛。酒半，小雲、桐仙、小桐率諸郎以次前，捧觴爲客壽。客莫不欣然醺三爵。自乾隆丙午，陳渓碧爲海門太守祖席，召客宜慶堂，五十年來復見今日。洵太平盛事也。猶憶春初元夕，同人小集五和樓。小桐即席乞鐫『服香小塢』印，余時已被酒，車中攜有青田，佳凍扶醉，仿曼生法，奏刀毫然，頗有漢人刻玉意。是夕，集玉連環室，復爲桐仙作『竹如意齋』畫印。圍爐燒燭，鐵筆紛披，狂奴故態，不堪回首。吾友趙友竹，貽我紈扇，畫小桐小影，神情態度，無一不肖，命之曰『國香秀影』。鳳翎嘗乞塡【國香慢】詞，題所畫蘭。諾之，久未命筆。後檢《樊榭山房集》，有咏素心蘭【國香慢】一調，即以移贈。端居多暇，乃按譜依韻和厲太鴻詞，題扇頭小桐像。畫中人自足千古矣。

又《丁年玉笋志》秀芸　殷姓，字竹君，小名金寶。蘇州人。從桐仙兄冬友入都，居光裕堂，學崑山調小生曲廿餘齣。丁酉三月始登臺，人未之奇也。面目性情，大似小霞，俊爽超脫。余一見許爲雋品。是日演《紅樓夢・櫳翠庵折梅》，爲寶玉。固未足盡其所長。是時桐仙方張燈開宴，乞爲花君補傳，附入《看花記》中。群弟子咸侍，尊壺面鼻，各奏爾能。【略】

秀芸在群芳中，異品也。初命之曰『綠牡丹』，繼思明崇禎朝有作《綠牡丹》傳奇以刺復社中人者，嫌其非佳名，乃更命之曰『綠萼梅』。當日上界仙人萼綠華，降羊權家，留贈白玉條脫而去。天仙化人，遊戲神通，目無下塵，故應爾爾。秀芸在光裕堂不得於桐仙之妻，乃出之。桐仙意，固未忍遽捨也。初歸咏霓堂，余實爲盟主。

清・黃本銓《粉墨叢談》卷下　老生一等三人

汪桂芬：如天風海濤，驚心動魄。

小叫天：如游龍夭嬌，神化無方。

孫春恆：如朱絃疏越，一唱三嘆。

二等三人

周春奎：如千將莫邪，神鋒豁露。

龍長勝：如時鳥鳴春，清和朗潤。

穆瑞堂：如官樣文章，三平兩滿。

小生一等二人

周釗泉：如鄭生《薤露》，街東無敵。

小金紅：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二等一人

黃月山：如季常入山，時露英氣。

淨一等二人

大奎官：如故侯門第，氣象自殊。

左月春：如風勁弓鳴，不參弱響。

丑一等二人

姜善珍：如東方曼倩，俳諧玩世。

小金豆：如海上大鳥，鳴即驚人。

老旦一等一人

羊長喜：如老梅壓雪，愈顯精神。

正旦一等一人

孫瑞堂：如太常法曲，自是正聲。

二等二人

金蘭卿：如義山學杜，具體而微。

水上飄：如老女不嫁，自傷遲暮。

小旦一等一人

想九霄：如花中富貴，秀麗絕倫。

二等一人

小金翠：如奇卉爭芳，別有天趣。

貼旦一等一人

周鳳林：如飛燕舞風，疑將仙去。

二等一人

蔡桂喜：如茉莉花香，蕩人神志。

三等一人

田桂鳳：如畫中美人，自可悅目。

武旦一等一人

陳彩林：如書生備劍，不掩文章。

二等一人

黑兒：如東郊瘦馬，有意騰驤。

清・四不頭陀《疊波》福壽 福壽，名延禧，姓朱氏，字蓮芬，年十八，吳縣人。垂髫時，其兄挈之來京。兄故業優，強之學，遂工南北曲。顧雅自愛，喜讀唐賢小詩，尤善行楷。色藝與諸名優埒，而神氣清朗，吐屬雋永則過之。冬日，吾友虞吏集同人飲於其水芝仙館。時燕仙、穉雲均在座。燕仙蕭灑，目無下塵，獨心折蓮芬。蓮芬亦殊與款曲。穉雲跌宕，曾負盛名，辭氣間恆與之抗。蓮芬怡然相對。竟席微笑，間與戲謔，究無一毫自矜氣。【略】其度《折柳》、《茶叙》、《偷詩》、《驚夢》諸曲俱妙絕。

清・醒醉生《莊諧選録》引佚名《素隱漫録》 近上海優伶中，有名何家聲者，以善滑稽名。一日，演《清溪洞》，何扮孫悟空。向來扮是脚色者，當追逐妖魔時，變幻百出，令人眼迷。是日，何演此劇時，搖身三四，安然不動。旁有一人問之曰：『人人皆要看汝變法，汝何以竟變不出來？』何指座中諸人曰：『你看！諸位大人沒有一個想變法的？如何你單教我變起來？』

清・蘿摩菴老人《懷芳記・張金麟》 字倚雲，蘇州人。其舅爲三慶部之阿金，度曲名手也。倚雲初入都，隸集秀部，爲春泉堂胡法慶弟子。法慶不解度崑曲，倚雲乃獨工。離師後，題所居曰麗春堂。性情莊雅，舉止和婉。體微豐，妝楊太眞爲最宜。名噪一時，爲櫻桃第一枝。與倚雲同坐，忘其爲伶人，倚雲亦自忘也。法慶者，以琵琶擅名，後以洋烟事遣戍。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三《人部》優伶 粵自伶倫作樂，嶰管初調；師曠審音，楚風不競。孫叔敖詒謀燕翼，優孟衣冠；唐天寶教演霓裳，梨園子弟。乃有傳奇詞客，按舊譜以翻新；喚起古人，俾現身而說法。蔡中郎《琵琶記》，寫不盡離合悲歡；杜太守《牡丹亭》，不過是存亡夢幻。他若《西廂》、《西樓》之曲，《十種》、《百種》之編，領異標新，誇多鬬靡。須知生、旦、淨、末、丑，皆以老郎爲傅，惟淨、丑爲高足，故能醒同光雙陸之癡；燕、趙、晉、秦、吳、區分戲子之班，獨燕、趙爲上乘，所以助慷慨悲歌之興也。憶少年之遊覽，聽日下之笙歌。大柵欄戲館似酒樓，高懸望子；好朋友囊錢會茶票，先看招牌。新來腳色，今日全包；除去傳差，明朝準演。於是徐步者雁行，捷足者蜂擁。先至後至，賓主不分；上場下場，地方自定。樓池三面，指望著青山白雨，待拍紅牙；鑼棒一聲，出來了金帶紫袍，未携翠袖。黃鐘爲萬事本，律呂中那有二黃；白雪作太平謠，粉黛裝何如三白。時則有若宜慶、翠慶、崑、弋間以亂彈；言府言官，京班半隸王府，謂之官腔，又曰高腔。節奏異乎淫曼。無奈曲高和寡，六十年漸少知音；人往風微，尋常輩難爲嗣響。若壇王者，庶幾續霍六之香火，一旦冷似爐灰；關安子，可以繼蕭四之開齋，此際空餘肉粥。大頭冠唱《油壺盧》，兩桶酒容易吸乾；銘德子當《貨郎兒》，八條繩幾乎喝斷。嘟嚕胡、餡兒餅，人以聲傳；禿大漢、胖三妞，技因形肖。長城下哭來寶帶，王七與毛四擅長；破窯中書內黃金，邢二與蒼兒繼美。一息猶存不少懈，可憐郝五、陳三；兩人努力可相當，的是邵三、趙五。柴官兒、長套兒，氣魄沈雄；三丁兒、馬七兒，喉嚨響亮。聞當年李桂官、韋三旦，品題聲價，曾空冀北之羣；迄今日老聯喜、常二格，冷澹風情，猶是溧陽之馬。黎面目難邀顧盼，老排場不合時宜。幾人尚在，一部僅存。慨息京班，追思里曲。則有市廟酬神，秋田報賽。戲一班寫來四日，足用燒鹽；夜八齣約以二更，消磨油燭。村裏迓鼓，無甚行頭；台上吹簫，亦有唱手。鐵勒奴聲如雷發，爭認金牛；顏佩韋氣可騰雲，羣誇野馬。守門殺監，宋老維肝膽俱傾；醉隸判奸，孫丑子音容逼肖。老生則奎來、全友，副淨則史倷、京張。王成子之《劉二官扣當》，稍遜熊兒；尹多兒之《鄉裏婆探親》，不輸魚子。煙雲過眼，高下在心。若夫西梆一響，班號披紅；朔雪剛飄，俗名搭洞。逢場作戲者曰頑票，勸他醫士斬香；隨手不濟者曰挂雲，遂至海神吹笛。眞堪噴飯，不但解頤矣。或曰惜哉，胡以有用之思，置之於無用之地，子足且疾，抵多少學步邯鄲；我曰異哉，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吾舌尚存，數幾箇登場傀儡。

清・趙炳麟《拍厓文存》 都察院團拜，復以他班籤長庚至，長庚復

不來，復鎖繫之。長庚問劇目，某曰：『《打鼓罵曹》也。』長庚大喜，欣然請奏。大人先生皆曰：『長庚非三慶不奏，今欣然請，懾也！』及登臺，演漢羣臣置酒，爲曹孟德壽。長庚作禰衡，袒而坐，擊鼓三，氣概激昂，指堂下怒罵曰：『方今外患未平，內憂隱伏，你們一般奸黨，你們一般奸黨，尚在此飲酒作樂，好不愧也！有忠良，你們不能保護，有權奸，你們不能彈劾。你們一班奸黨，尚在此飲酒作樂，好不愧也！』罵罷而唱，唱罷而罵，髮目皆動，若眞見曹孟德其人者。堂下貴官皆觳觫自愧。然劇目由己定，無以罪也。

清・陳澹然《異伶傳》　長庚爲諸葛亮、劉基，則鬚眉畢至。尤喜治程嬰保趙孤諸慘劇。曰：『吾慕此數人，不獲，聊以洩吾悲耳！』

清・顧公燮《消夏閒記・小旦王子嘉》　小旦王子嘉，妖艷非常，名噪帝京。明末出都時，縉紳吳梅村等各賦詩贈行。其在蘇也，與華山妖僧三折和尚，宣淫無忌。順治十年，巡按李公森，先訪拿二人，重杖，用立枷，幷枷於閶門月城而死。死後七日，乃收屍，誠快事也。合肥尚書龔鼎孳聞之，痛哭幾絕，作悼亡三十首。襲之人品本不足道，此事尤爲無耻。乾隆五十五年蒙聖明洞鑒，與馮銓俱削奪美謚。

清・鐵橋山人石坪居士問津漁者《消寒新咏》卷一《王百壽官》　王百壽，姑蘇人，萬和部小生。風流文雅，十分可人，余竊心賞焉。適吾輩有物色優童之舉，以花鳥況之，假物寫照，大概仿佛其爲人。余聞之躍然曰：『嗚呼！嫩白含香，茶中玉茗；清歌按節，海上青鸞。非今日之百壽耶？與梅作對，認傅粉之何郎；亦鶴爲群，擬吹簫之子晉。橫拖秋水，厭却金篦；淡掃春山，何須石黛！此固有目共賞，非余一人私見也。特是世人心愛心藏之隱，多在乍陽乍陰之妝。如《燕蘭小譜》六十四人，僅記小旦，而不及小生。豈當時無一人可稱者？若然，芙蓉帳中誰與佳人作鴛鴦侶！此又余之所不可解。然天下人之見重於世，固有幸有不幸焉。』百壽幸矣。余固樂爲傳之，幷詩以質吾輩。

清・藝蘭生《評花新譜・岫雲徐如雲》　字蓉秋，本姓楊，吳人。二八年華，美麗自喜。隸四喜部，善演崑劇。姿態富艷，神韻幽閒，演玉環尤肖。性瀟灑，對客落落大方，不以貧富區厚薄。選勝菊部者，咸以狀頭相許。飲興甚豪，國色朝酣，益饒嫵媚。知之者謂其藉此澆愁。蓋蓉本烏衣子弟，以亂故失其家。假父卵翼之，挂籍梨園，雅非所願。故紅氍一曲，時作哀怨之音。嗟乎！秦宮花底，秀逸沉淪，使蓉而無轉蓬之恨，安知不爲造鳳雕龍手也？

又《聞德王桂官》　字楞仙，燕人，年十三，隸四喜部。明眸皓齒，絕世丰神。一時有看殺衛玠之目。軒爽無昵就態，登場恆爲男子裝，與同師桂林合演《鵲密》諸劇，逸韻悠揚，深情若揭。又時挽兩丫髻，着紅袴褶作天魔舞。清歌一曲，則滿座皆怡。蓋不啻北林明月，共艷王郎也。豪於酒，善拇戰，坐客或玉山頹倒，而楞猶舌本翻瀾，娓娓不倦。時譽尤歸之。夫證妙響於楞嚴，吾聞如是；列廣寒之仙隊，我見猶憐。竊恐人未悉其深，故亟爲之表彰如此。

又《春華范芷湘》　字亦仙，吳人，年十四，隸四喜部。柔情艷態，獨占風流。每當花趺貼地，一串紅牙，正如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岸曉風殘月』。性和順，酬酢出以溫柔。明月入懷，飛花媚春，似能仿佛。《詩》云：『靜女其孌。』亦仙有焉。

又《景和余紫雲》　字研芬，淮陰人，年十五，隸四喜部。娉娉裊裊，錦瑟身材。當其疊湘裙，曳羅袖，橫波乜視，窄步輕移，飄飄然如紅蕖之出淥水。嫻絲竹，尤擅琵琶。其演《四絃秋》也，翠銷紅泣，韻自情來，正不徒江上餘音，青衫泪濕矣。或曰乃父卽三勝，道咸間負重名。醴泉有故源，嘉禾有舊根，諒哉！

又《聲振夏鴻福》　字雪舫，維揚人，年十六，隸三慶部。詼諧滑稽，英爽絕倫。登場多效丈夫裝，蓋以鬚眉自居，不屑小兒女態者。所演博四十餘劇。時而長槍大戟，時而羽扇綸巾。聽者神飛，觀者心折。香溪漁隱始與之浴月夕風晨，輒偕勝友造飲其廬，清談娓娓，逸興遄飛。僉以坐中不可無舫云。

又《近信孟金喜》　字如秋，年十三，隸春臺部。風流蘊藉，宜喜宜嗔。登場以濃艷勝，演蕩婦尤神肖。眄睞生姿，足令觀者心醉。迨卸妝垂手，又翩翩一顧影少年也。初入都無知者，後聲譽鵲起。長者車轍，時盈戶外。是知以門第增光者，終屬尋常紈袴耳。

又《文安劉雙壽》　字眉卿，一作梅卿，燕人，年十四，隸四喜、春臺兩部。廣顙豐頤，具林下風致。喜談噱。座有向隅者，聞其言無不粲然

笑。善琵琶，觸指愀然。知音者謂有雨灑芭蕉之韻焉。嗟，嗟！門若春深，愁倚櫻桃之曲；胡麻飯罷，空迷採藥之踪。我本憐卿，卿其諒我。

又《佩春喬蕙蘭》 字紉仙，又字鄭鄉，年十三，隸三慶、四喜兩部。丰神綽約，顧影寡儔，度曲甚佳。惜不輕易登場，祇見其《折柳》一齣，纏綿繾綣，一往情深，令人想見霍小玉送別時也。性溫和，耽詩史，尤工楷法。簪花妙格，秀勁可玩。山陰道人挾之遊。契訂蘭馨，談而彌永，尤足聲者。

又《瑞春姚寶香》 字妙珊，小字鎖兒，燕人，年十五，隸四喜、春臺兩部。笑秘春風，光流艷雪，所演多時劇。舞衫歌扇，妙絕一時。其神靜，其音清，如瑤天笙鶴，不具塵俗氣者。心性頗高，不屑隨波逐流。吐屬簡雅，具有氣骨，眞菊部中所僅見。青蓮亭亭，自拔淤泥，行將拭目俟之。同師有寶玉者，姓劉字璧珊，年稍亞。嘗現宰官身而說法，嶄然頭角略見一斑。

又《春馥江雙喜》 字儷雲，冀人。麗質天生，不假修飾。性格嬌膩，酬酢間有飛鳥依人之致。師爲鄭秀蘭，擅時譽，蓄雛伶三兩而儷其翹楚也。演劇不多，亦雅非所好。蓋慧根欠淨耳。

又《春馥錢桂蟾》 字秋淩，吳人，隸三慶部。清揚婉孌，秀色可餐。善崑劇，其演《折柳》、《思凡》諸齣，氣韻嫻靜，獨出冠時。工書法，筆意似趙王孫。丐題者踵相接也。平陽生多所雌黃，獨於淩目爲逸品，旋贈蘭焉。同師諸桂枝早馳聲譽。淩始與頡頏，今則駸出其上，可謂能自強者。

南戲分部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卷六《戲文誨淫》 湖山歌舞，沉酣百年。賈似道少時，挑達尤甚；自入相後，猶微服間或飲於妓家。至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於都下，始自太學有黃可道者爲之。一倉官諸妾見之，至於群奔，遂以言去。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八 朱文公《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眞一，垂鉢何須問畢羅。』《集韻》：『畢羅，修食也。』案小說，唐宰相有櫻笋廚，食之精者櫻桃餅饊。今北人呼爲『波波』，南人訛爲『磨磨』。

畢羅，注云『修食』，當作活字。元人《琵琶記》以秕糠餅饊充飢，其義可參。唐世櫻桃餅饊，是借此二字爲食物名，非本旨也。今北人所謂磨磨，乃麵爲之者，南人罕能修治。文公時，南北絕不通，焉可據爲是物也？

《酉陽雜俎》：衣冠食之精者，蕭家餛飩，庾家糍子，韓約櫻桃餅饊，不云宰相櫻笋廚也。今《雜俎》刻多誤，《韻語陽秋》十九卷引之，可證。

又卷四一辛部下 楊用脩云：『世傳馮商還妾，余觀《氏族言行錄》，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群。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荊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世傳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右見《談苑醍醐》。余考《宋史・京傳》，不載父名，亦無還妾事，惟稱京常過外兄，見其侍妾，詢知同年某人女，亟請嫁之，蓋因此附會也。』


宋・高承《事林廣記》南戲演出場景

又 《琵琶記》，《崑山有良璧》詩：『王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也。案：《後漢書・黨錮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嘆曰：「得壻當如此！」允聞而黜遣其妻。』蓋黃姓，非王允也。今本多誤刻，故錄之。汪司馬頗取此詩，謂《西廂》詩無一成語者，《琵琶》

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姿』，古韻絕不通。又『宋弘』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僅勝王、關可耳。

又　勝國詞人王實甫、高則誠，聲價本出關、鄭、白、馬下，而今世盛行元曲，僅《西廂》、《琵琶》而已。《西廂》本元微之，前人辨論甚核，獨蔡爲牛塚絕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末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己寒賤，未必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紿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直入，即出牛氏居常玩好幙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哭。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即僧孺，而鄧生登第再婚事皆符合，姓氏稍異耳。【略】

《藝苑卮言》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氏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巇賢者耶？』案：《卮言》所引二姓悉合，高氏或據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適何人耳。僧孺二子，曰蔚，曰叢，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徽，叢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繁者。恐《說郛》所載，未必如《廣記》之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而《會眞記》、《侯鯖錄》尤詳，其爲微之無疑。然則《西廂》、《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思黯女夫。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鬧熱百倍生前也。

又　《琵琶記》：『正是此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用高駢詩語：『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發語曰『正是』者，明謂引用古人也。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一　《琵琶》、《拜月》而下，《荊釵》以情節關目勝，然純是倭巷俚語，粗鄙之極；而用韻却嚴，本色當行，時離時合。

又　何元朗良俊謂施君美《拜月亭》勝於《琵琶》，未爲無見。《拜月亭》宮調極明，平仄極叶，自始至終，無一板一折非當行本色語，此非深於是道者不能解也，弇州乃以『無大學問』爲一短，不知聲律家正不取於弘詞博學也；又以『無風情、無裨風教』爲二短，不知《拜月》風情本自不乏，而風教當就道學先生講求，不當責之騷人墨士也。用脩之錦心繡腸，果不如白沙鳶飛魚躍乎？又以『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爲三短，不知酒以合歡，歌演以佐酒，必墮泪以爲佳，將《薤歌》、《蒿里》盡侑觴具乎？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　蔡中郎贅入牛府一事，人知賢者受冤，但其被誣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黯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王弇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未必實。然又聞有傳爲元人實有是事。蓋不花丞相逼狀元入贅，作此以譏之，因胡語以牛爲『不花』也。此說似近理。但予觀陸務觀詩云：『斜陽古道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伯喈受謗，在宋時已不能伸雪，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弇州諸公辨證，徒詞費耳。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

明・余懷《虞初新志》卷四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余序。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絀於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迹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掇，恆以深邈助其悽泪。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毋務多，迎頭拍字，徹板隨腔，毋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遒，然毋剽，五音依於四聲，毋或矯也，毋艷。』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難閣難。』此不傳之祕也，良輔盡泄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荊南獨精其技，至今云仍不絕於梁谿矣。今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毗陵人則有謝林泉，工

撅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陳夢萱、顧渭濱、呂起渭輩，並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工，始於玉峰，盛於梁谿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蹶起吳門，搴魏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

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遲迴，吐納瀏亮，飛鳥遏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愉悅，爲之傷神。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遊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

明・宋徵璧《棣萼香詞・客問》 客問宋子曰：凡有文章者，號爲樂府，則北曲爲然。南曲限於尺幅，似不可爲文章，於樂府何居？予曰：曲者，《騷》之苗裔也。《騷》不有《九歌》、《九辨》乎？以唐人《竹枝》、《柳枝》，音調最爲短促，樂府且登之，又何疑於南曲？

客問宋子曰：江南歌不緩，此楚歌乎？吳歈乎？予曰：南曲宜於吳、越。夫吳歈其細已甚，細則不得不緩，緩則不得不承之以急。非特吳、越也，即燕、趙、河朔之悲歌，未有不始於緩，而終於急者。故不敢迭換宮商，每闋次序，一依舊譜，即有承襲之訛，可不任罪。

清・金埴《不下帶編》卷六 興化李相君春芳爲母太夫人張壽宴，奏《琵琶記》。曲有『母死王陵歸漢朝』語，而伶人易爲『母在高堂子在朝』。闔座慶賞，相君大悅，以百金爲纏頭勞去之。誰謂優曹不能弄墨掉文耶！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五 太倉王揆，字端士，烟客先生次子也。中順治乙未進士，館選日，某公欲薦之。及臚句唱，『揆』與『魁』音相近，上曰：『是負心王魁耶！』蓋小說家有王魁負桂英事，上故云爾也。某公遂不敢薦。

清・袁棟《書隱叢說》卷七 唐牛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以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高則誠《琵琶記》以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成之，用雪伯喈之恥。後人有以王四事擬之者，未知然否？

院本分部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五《院本名目》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襤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緉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燄，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敎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至今樂人皆宗之。偶得院本名目，用載于此，以資博識者之一覽。

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　鄆王法曲　燒香法曲　送使法曲　上墳伊州　燒花新水　熙州駱駝　列良羸府　病鄭逍遙樂　四皓逍遙樂　四酸逍遙樂　賀貼萬年歡　摒廩降黃龍　列女降黃龍

上皇院本　壺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戀鰲山　六變妝　萬歲山　打草陣　賞花燈　錯入內　問相思　探花街　斷上皇　打毬會　春從天上來　題目院本　柳絮風　紅索冷　牆外道　共粉淚　楊柳枝　蔡消閑　方偸眼　呆太守　畫堂前　夢周公　梅花底　三笑圖　脫布衫　呆秀才　隔年期　賀方回　王安石　斷三行　競尋芳　雙打梨花院　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補塑霸王

諸雜大小院本　喬託孤　旦判孤　計算孤　雙判孤　百戲孤　哨哴孤　燒棗孤　孝經孤　菜園孤　貨郎孤　合房酸　麻皮酸　花酒酸　狗皮酸　還魂酸　別離酸　三纏酸　謁食酸　三棣酸　哭貧酸　插撥酸　酸孤旦　毛詩旦　老孤遣旦　纏三旦　禾哨旦　哮賣旦　貧富旦　書櫃兒　紙糰兒　蔡奴兒　剁毛兒　喜牌兒　卦冊兒　綉篋兒　粥碗兒　似娘兒　卦

鋪兒　師婆兒　教學兒　雞鴨兒　黃丸兒　稜角兒　田牛兒　小丸兒　醜奴兒　病襄王　馬明王　鬧學堂　鬧浴堂　寬布衫　泥布衫　趕湯瓶　紙湯瓶　鬧旗亭　芙蓉亭　壞食店　鬧酒店　壞粥店　莊周夢　花酒夢　蝴蝶夢　三出舍　三入舍　瑤池會　八仙會　蟠桃會　洗兒會　藏鬮會　打五臟　蘭昌宮　廣寒宮　鬧結親　倦成親　強風情　大論情　三園子　紅娘子　太平還鄉　衣錦還鄉　四論藝　殿前四藝　競敲門　都子撞門　呆大郎　四酸擂　問前程　十樣錦　長慶館　癩將軍　兩相同　競花枝　五變妝　洪福無疆　白牡丹　赤壁鏖兵　窮相思　金壇謁宿　調雙漸　官吏不和　鬧巡鋪　判不由己　大勘刀　同官不睦　鬧平康　趕門不上　賣花容　同官賀授　無鬼論　四酸諱偌　鬧棚闌　雙藥盤街　鬧文林　四國來朝　雙捉壻　酒色財氣　醫作媒　風流藥院　監法童　漁樵問話　鬪鵪鶉　杜甫遊春　鴛鴦簡　四酸提猴　滿朝歡　月夜聞箏　鼓角將　鬧芙蓉城　雙鬪醫　張生煮海　賒饅頭　文房四寶　謝神天　陳橋兵變　雙揭牓　矇啞質庫　雙福神　院公狗兒　告和來　佛印燒猪　酸賣徠　琴劒書箱　花前飲　五鬼聽琴　白雲菴　迸鼓二郎　壞道場　獨脚五郎　賣花聲　進奉伊州　錯上墳　醫五方　打五鋪　拷梅香　四道姑　隔簾聽　硬行蔡義養娘　啫師姨　論秋蟬　劉盼盼　牆頭馬　刺董卓　鋸周朴　四柏板　大論談　摔龍舟　擊梧桐　淨藍橋　入桃園　雙防送　海棠春　香藥車　四方和　九頭頂　鬧元宵　趕村禾　眼藥孤　兩同心　更漏子　陰陽孤　提頭巾　三索債　防送哨　偌賣旦　是耶酸　怕水酸　回回梨花院　晉宣成道記

院幺　海棠軒　海棠園　海棠怨　海棠院　魯李王　慶七夕　再相逢　風流壻　王子端捲簾記　紫雲迷四季　張與夢孟楊妃　女狀元春桃記　粉牆梨花院　妮女梨花院　龐方溫道德經　大江東注　吳彥舉　不抽關　不掀簾　紅梨花　玎璫天賜暗姻緣

諸雜院爨　鬧夾棒六幺　鬧夾棒法曲　望羸法曲　分拐法曲　送宣道人歡　逍遙樂打馬鋪　撦綵延壽樂　諱老長壽仙　夜半樂打明星　歡呼萬里　山水日月　集賢賓打三教　打白雪歌　地水火風　夜深深三磕胞　佳景堪遊　琴棋書畫　喜遷鶯剉草鞋　太公家教　十五郎　滕王閣鬧八妝　春夏秋冬　風花雪月　上小樓衮頭子　噴水胡僧　打注論語　恨秋風鬼點偌　詩書禮樂　論語謁食　下角瓶大醫淡　再遊恩地　累受恩深　送羹湯　放火子　擂鼓孝經　香茶酒果　船子和尚四不犯　徐演黃河　單兜望梅花

皇都好景　四偌大提猴　雙聲疊韵　上皇四軸畫　三偌一卜　調猿卦鋪　倬刀饅頭　河轉迸鼓　背箱伊州　酒樓伊州　簑衣百家詩　埋頭百家詩　偸酒牡丹香　雪詩打樊噲　抹麪長壽仙　四偌賣諢　四偌祈雨　松竹龜鶴　王母祝壽　四偌抹紫粉　四偌劈馬樁　截紅鬧浴堂　和燕歸梁　蘇武和番　羹湯六幺　河陽舅舅　偌請都子　雙女賴飯　一貫質庫兒　私媒質庫兒　清朝無事　豐稔太平　一人有慶　四海民和　金皇聖德　皇家萬歲

背鼓千字文　變龍千字文　摔盒千字文　錯打千字文　木驢千字文　埋頭千字文　講來年好　講聖州序　講樂章序　講道德經　神農大說藥　食店提猴　人參腦子爨　斷朱溫爨　變二郎爨　講百果爨　講百花爨　講蒙求爨　講百禽爨　講心字爨　變柳七爨　三跳澗爨　打王樞密爨　水酒梅花爨　調猿香字爨　三分食爨　煎布衫爨　賴布衫爨　雙蝶紙爨　謁金門爨　跳布袋爨　文房四寶爨　開山五花爨

衝撞引首　打三十　打謝樂　打八哥　錯打了　錯取鬼　說狄青　憨郭郎　枝頭巾　小鬧摑　鶯哥貓兒　大陽唐　小陽唐　歇貼韵　三般尿大驚睡　小驚睡　大分界　小分界　雙雁兒　唐韻六貼　我來也　情知本分　喬捉蛇　鐺鍋釜竈　代元保　母子御頭　嘴苗兒　山梨柿子　打淡的一日一箇　村城詩　胡椒雖小　蔡伯喈　遮截架解　窄磚兒　三打步穿百倬　盤榛子　四魚名　四坐山　提頭帶　天下樂　四怕水　四門兒說古人　山麻稽　喬道場　黃風蕩蕩　貪狼觀　通一母　串梆子　拖下來

啞伴哥　劉千劉義　歡會旗　生死鼓　搗練子　三羣頭　酒槽兒　淨瓶兒　賣官衣　苗青根白　調笑令　鬪鼓笛　柳青娘　論句兒　請車兒　身邊有藝　調劉衮　霸王草　難古典　左必來　香供養　合五百　嬭嬭嗔一借一與　已巳己　舞秦始皇　學像生　支道饅頭　打調劫　驢城白守呆木大　定魂刀　說罰錢　年紀大小　打扇　盤蛇　相眼　告假　捉記照淡　矇啞　投河略通　調賊　多筆　僉押　扯狀　羅打　記水求楞　燒奏　轉花枝　計頭兒　長嬌憐　歇後語　蘆子語　迴互語　大支散

拴搐艷段　襄陽會　驢軸不了　拋綉毬　鞭敲金鐙　門簾兒　天長地久　眼藥里　衙府則例　金含楞　天下太平　歸塞北　春夏秋冬　鬪百草

叫子蓋頭　大劉備　石榴花詩　啞漢書　說古棒　唱拄杖　日月山河
胡餅大　嘴搵地　屋裏藏　罵呂布　張天覺　打論語　十果頑　十般乞
還故里　劉金帶　四草蟲　四廚子　四妃艷　望長安　長安住　罵江南
風花雪月　錯寄書　睡起教柱　打婆束　三文兩撲　大對景　小護鄉　少
年遊　打青提　千字文　酒家詩　三拖旦　睡馬杓　四生厲　喬唱諢　桃
李子　麥屯兒　大榮園　喬打聖　杏湯來　謝天地　十隻脚　請生打納
建成　縛食　毬棒艷　破巢艷　開封艷　鞍子艷　打虎艷　四王艷　蝗蟲
艷　撅子艷　七捉艷　修行艷　般調艷　棗兒艷　蠻子艷　快樂艷　慈烏
艷　眼裏喬　訪戴衆半　陳蔡　范蠡　扯休書　鞭塞　金鈴　感吾智　諸
宮調　枚杌掃竹　彫出板來　套靴　舌智　俯飯　釵髮多　襄陽府　仙
哥兒

打略拴搐　星象名　果子名　草名　軍器名　神道名　燈火名　衣裳
名　鐵器名　書集名　節令名　窰菜名　縣道名　州府名　相撲名　法器
名　樂人名　草名　軍名　門名　魚名　菩薩名
賭撲名　照天紅　著棋名　衰骰子　琴家弄　悶葫蘆　握龜
官職名　說駕頑　敲待制　上官赴任　押刺花赤
飛禽名　青鴉　老鴉　廝料　鷹鷂鵰鶻
花名　石竹子　調狗　散水
喫食名　廚難偌　蘑菇菜
佛名　成佛板　爺娘佛
難字兒　盤驢　害字　劉三　一板子
酒下拴　數酒　三元四子
唱尾聲　孟姜女　遮蓋了　詩頭曲尾　虎皮袍
猜謎　杜大伯　大黃
和尚家門　禿醜生　窗下僧　坐化　唐三藏
先生家門　入口鬼　則要胡孫　大燒餅　清閑眞道本
秀才家門　大口賦　六十八頭　拂袖便去　紹運圖　十二月　胡說
話　風魔賦　療丁賦　擡著駱駝　看馬胡孫
列良家門　說卦爻　由命賦　混星圖　柳簸箕　二十八宿　春從天
上來
禾下家門　萬民快樂　咬得響　莫延　九斗一石　共牛
大夫家門　三十六風　傷寒賦　合死漢　馬屁勃　安排鍬钁　三百
六十骨節　撒五穀　便癱賦
卒子家門　針兒線　甲仗庫　軍鬧　陣敗
良頭家門　方頭賦　水龍吟
邦老家門　脚言脚語　則是便是賊
都子家門　後人收　桃李子　上一上
孤下家門　朕聞上古　刁包待制　絹兒來
司吏家門　罷筆賦　事故榜
仵作家門　一遍生活
撅俠家門　受胎成氣
諸雜砌　模石江　梅妃　浴佛　三教　姜武　救駕　趙娥娥　石婦
吟　變貓　水母　玉環　走鸚哥　上料　瞎脚　易基　武則天　告子　拔
蛇　鹿皮　新太公　黃巢　恰來　蛇師　沒字碑　臥草　衲襖　封碑　鋸
周朴　史弘肇　懸頭梁上

明・李開先《李中麓閒居集》卷五《一笑散序》　中麓子塵事應酬之暇，古書講讀之餘，戲爲六院本，總名之曰《一笑散》：一《打啞禪》，二《園林午夢》，其四乃《攪道場》、《喬坐衙》、《昏廝迷》，幷改竄《三枝花大鬧土地堂》。借觀者衆，從而失之，失者無及，其存者恐久而亦如失者矣，遂鋟之以梓，印之以楮，裝訂數十本，藏之巾笥。有時取玩，或命童子扮之，以代百尺掃愁之帚而千丈釣詩之鉤。更因雕工貧甚，願減價售伎。自念古人遇歲荒，乃以興造事濟貧，諺又有『油貴點燈，米貴齋僧』之說，遂以二院本付之，不然，刻不及此。

又《一笑散・園林午夢院本跋語》　呂東萊曰：『形接爲事，神遇爲夢。』樂廣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想耶？』予年三十以前，晝所接見人物，經遊境界，夜則夢之，非接見、經遊，通宵無入夢者，所以無異夢，且不喜談夢，兼不甚信夢云。嗣後年長而神不清，名成而心患失，妄想過憂，出入蚍蜉穴，而遨旋槐蟻宮，冀江淹五色之筆，而歆丁固三公之貴，異夢時時來枕上矣。兼有兩重虛而夢中說夢者。及退居園林，如夢覺來，心定而神復清，栩蝶成莊，而周公不復親孔矣。《午夢》院本之作，

其在何時耶？觀者不待予言自知。但望更索諸言外，是則爲幸不淺耳！

嘉靖辛酉年端陽前一日，中麓李開先書。

又《打啞禪院本跋語》 嘗謂虛聲頓息，法空之正印旋生；猛焰俄消，靈潤之眞誠立驗。六塵之境本空，鏡中照影；三界之塗無體，谷外傳聲。理事該羅，當世諦而明眞諦；始終互徹，即凡心而見佛心。實際無差，與三世佛而一時成道；眞空平等，共十類生而同日涅槃。說證說知，背天眞而永沉苦海；不靈不悟，失圓修而常鎖空門。眞性與緣起同籌，不思議而可思議；有量共無量均運，居見聞而非見聞。阿難、商那之儔，迦葉、文殊之輩，會菩提場而說經梵，昇金剛座而講法輪。不空之空，是曰眞空；不有之有，名爲妙有。若其健羨難除，聰明未黜，縱瑣營之無已，忘己身之至親，踐不測之畏途，徇無端之熾慾，內膠爲識想，外妄爲飾名，則雖削髮披緇，出家居寺，與禪宗爲罪人，在釋家爲大盜。此又在小乘禪、野狐禪之下，面命耳提，猶且不省，況可打啞禪乎哉？無有二寶焉，持二寶以參禪，無不了了得證果者，啞禪不待打而自無不中矣。一曰如意淨明珠，既圓且朗，能破一切昏暗而珠無染着；一曰降魔金剛杵，既利且堅，能破一切障礙而杵無損虧。但有志禪學者，吾先贈之以二寶，而後繼之以院本刻本焉。嘉靖辛酉年端陽後一日，中麓李開先書。

又《〈園林午夢〉、〈打啞禪〉二院本總跋》 至人無夢，太上忘言。午夢甚於夜夢，啞禪涉於多言。視至人、太上，不深有愧乎？中麓。

清・錢謙益《跋一笑散》 此書傳自秦酉巖氏，秦疑爲康滄西之筆。余則定爲章丘李中麓，以所載【沉醉東風】有『傳自吾章弭少庵』之語，且熊南沙、王遵巖、唐荊川、陳后岡皆中麓之友，與滄西不相及也。家有中麓《閒居集》，貯書樓壁角中，發而觀之。中麓歸田後，專肆力於詞，自製六院本，總名之曰《一笑散》。此書之所繇名也，其自序以謂無他長，獨長於詞，遠交王渼陂，近交袁西野，足以資而忘世，樂而忘老。故此書稱渼陂、西野爲多。又曰：『借此以坐消歲月，暗老豪傑。』嗚呼！其尤可感也！何季公者，酉巖之友，讀書好古人也，亦手鈔此書。余從其孫士龍借看，題其後而歸之。辛巳良月望日記。

清・焦循《劇說》卷三 明末嵩明州牧錢房仲卒於滇，叔子美恭奉母居鄞，日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足出門。適有伶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得錢。聽者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爲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粵中。而一病於廣東，再病於廣南，瀕于死者數矣。及至滇，踪迹茫然；遇土人之知者，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土人之知者，得導至其舊僕所居，得展使君墓下，幷求庶母仲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爲人記室以得傭值，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寧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哀門下之廢《蓼莪》。

雜劇分部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教坊雜劇》 熙寧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見假爲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爲奈何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乃有此語。

又《軍府雜劇》 景祐末，詔以鄭州爲奉寧軍，蔡州爲淮康軍。范雍自侍郎領淮康節鉞，鎮延安。時羌人旅拒戍邊之卒，延安爲盛。有內臣盧押班者鈐轄，心嘗輕范，一日軍府開宴，有軍伶人雜劇，稱參軍夢得一黃瓜，長丈餘，是何祥也？一伶賀曰：『黃瓜上有刺，必作黃州刺史。』一伶批其頰曰：『若夢見鎮府蘿蔔，須作蔡州節度使。』范疑盧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爲城旦。

宋・張端義《貴耳集》下 史同叔爲相日，府中開宴，用雜劇人。作一士人，念詩曰：『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旁一士人曰：『非也！

「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自後相府開宴，二十年不用雜劇。

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五《獻香雜劇》　熙寧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現假爲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爲奈河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語。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一〇《宮本雜劇段數》　拜褥薄媚　鄭生遇龍女薄媚　土地大明樂　打毬大明樂　三爺老大明樂　列女降黃龍　雙旦降黃龍　柳玭上官降黃龍　趕厥胡渭州　單番將胡渭州　銀器胡渭州　看燈胡渭州三厥　入寺降黃龍　榆標降黃龍　打地鋪逍遙樂　病鄭逍遙樂　崔護逍遙樂　瀟洒逍遙樂　單打石州　和尚那石州　趕厥石州　塑金剛大聖樂　單打大聖樂　柳毅大聖樂　霸王中和樂　馬頭中和樂　大打調中和樂　喝貼萬年歡　託合萬年歡　逐鼓兒熙州　駱駝熙州　二郎熙州　大打調道人歡　會子道人歡　雙拍道人歡　越娘道人歡　打勘長壽仙　偌賣妲長壽仙　分頭子長壽仙　棊盤法曲　孤和法曲　藏瓶兒法曲　車兒法曲　病爺老劍器　霸王劍器　黃傑進延壽樂　義養娘延壽樂　扯籃兒賀皇恩　催妝賀皇恩三偌　封陟中和樂　唐輔採蓮　雙哮採蓮　病和採蓮　諸宮調霸王　諸宮調卦冊兒　相如文君　崔智韜艾虎兒　王宗道休妻　李勉負心　四鄭舞楊花　四偌皇州　檻偌寶金枝磕瓦　浮漚傳永成雙　浮漚暮雲歸　爭曲六幺　扯攔六幺三哮　教聲六幺　鞭帽六幺　衣籠六幺　廚子六幺　孤奪旦六幺　王子高六幺　崔護六幺　骰子六幺　照道六幺　鶯鶯六幺　大宴六幺　驢精六幺　女生外向六幺　慕道六幺　三偌慕道六幺　雙攔哮六幺　趕厥夾六幺　羹湯六幺　索拜瀛府　厚熟瀛府　哭骰子瀛府　醉院君瀛府　懊骨頭瀛府　賭錢望瀛府　四僧梁州　三索梁州　詩曲梁州　頭錢梁州　食店梁州　法事饅頭梁州　四哮梁州　領伊州　鐵指甲伊州　鬧五伯伊州　裴少俊伊州　食店伊州　桶擔新水　雙哮新水　燒花新水　簡帖薄媚　請客薄媚　錯取薄媚　傳神薄媚　九妝薄媚　本事現薄媚　打調薄媚　老孤嘉慶樂　兩相宜萬年芳　進筆慶雲樂　裴航相遇樂　能知他泛清波　三釣魚泛清波　五柳菊花新　夢巫山彩雲歸　青陽觀碑彩雲歸　四小將整乾坤　四季夾竹桃花　禾打千秋樂　牛五郎罷金征　新水爨　三十拍爨　天下太平爨　百花爨　三十六拍爨　門子打三教爨　孝經借衣爨　大孝經孫爨　喜朝天爨　說月爨　風花雪月爨　醉青樓爨　宴瑤池爨　錢手帕爨　詩書禮樂爨　醉花陰爨　錢爨　鶼鶼爨　借聽爨　大徹底錯爨　黃河賦爨　睡爨　門兒爨　上借門兒爨　抹紫粉爨　夜半樂爨　火發爨　借衫爨　燒餅爨　調燕爨　棹孤舟爨　木蘭花爨　月當聽爨　醉還醒爨　鬧夾棒爨　撲胡蝶爨　鬧八妝爨　鍾馗爨　銅博爨　戀雙雙爨　惱子爨　像生爨　金蓮子爨　思鄉早行孤　睡孤　逐鼓孤　論禪孤　諱藥孤　大暮故孤　小暮故孤　老姑遣妲　孤慘　雙孤慘骨突肉　三孤慘　四孤醉留客　四孤夜宴　四孤好　四孤披頭　四孤擂　病孤三鄉題　王魁三鄉題　強偌三鄉題　文武問命　兩同心卦鋪兒　一井金卦鋪兒　滿皇州卦鋪兒　變貓卦鋪兒　白苧卦鋪兒　探春卦鋪兒　慶時豐卦鋪兒　三哮卦鋪兒　三哮揭榜　三哮上小樓　三哮文字兒　三哮好女兒　三哮一檐脚　檻哮合房　檻哮店休妲　檻哮負酸　秀才下酸擂　急慢酸　眼藥酸　食藥酸　風流藥　黃元兒　論淡　醫淡　醫馬　調笑驢兒　雌虎崔智韜　解熊　鶻打兔變二郎　二郎神變二郎神　毀廟　入廟霸王兒　單調霸王兒　單調宿單背影　單頂戴　單唐突　單折洗　單兜　單搭手　雙搭手　雙厥送　雙厥投拜　雙打毬　雙頂戴　雙園子　雙索帽　雙三教　雙虞候　雙養娘　雙快　雙捉　雙禁師　雙羅羅啄木兒　賴房錢啄木兒　圍城啄木兒　大雙頭蓮　小雙頭蓮　大雙慘　小雙慘　小雙索　雙排軍　醉排軍　雙賣妲　三入舍陳刻『三合入』　三出舍陳刻『三出合』　三笑月中行　三登樂院公狗兒　三教安公子　三社爭賽　三頂戴　三偌一賃驢　三盲一偌　三教鬧著棊　三借窯貨兒　三獻身　三教化　三京下書　三短韃　打三教菴宇　普天樂打三教　滿皇州打三教　領三教　三姐醉還醒　三姐黃鶯兒　賣花黃鶯兒　大四小將　四小將　四國朝　四脫空　四教化　泥孤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七《雜劇曲名》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

之者，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因取諸曲名，分調類編，以備後來好事稽古者之一覽云。

正宮　端正好　袞綉毬　倘秀才　脫布衫　小梁州　朝天子　四換頭　十二月　堯民歌　收尾　叨叨令　醉太平　呆古朵　笑和尚　蠻姑兒　伴讀書　剔銀燈　道和　柳青娘　雙鴛鴦　攤破滿庭芳　月照庭　塞鴻秋　白鶴子中呂出入　快活三中呂出入

黃鍾　願成雙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地風　四門子　神仗兒　掛金索　水仙子　興龍引　金殿樂三臺　侍香金童　降黃龍袞　塞雁兒　接接高

南呂　一枝花　梁州第七　賀新郎　牧羊關　隔尾　紅芍藥　菩薩梁州　三煞　罵玉郎　感皇恩　采茶歌　隨煞尾　鬬蝦蟆　四塊玉　哭皇天　烏夜啼　隔尾黃鍾煞　攤破采茶歌　楚天秋　隔尾隨煞

中呂　粉蝶兒　醉春風　迎仙客　石榴花　鬬鵪鶉　上小樓　快活三正宮出入　鮑老兒　般涉　哨遍　耍孩兒　收尾　紅繡鞋　喜春來　堯民歌　滿庭芳　鮑老袞　醉高歌　十二月　普天樂　叫聲　雙鴛鴦　白鶴子正宮出入　窮河西　朝天子　乾荷葉　剔銀燈　菩薩蠻　牆頭花　喬捉蛇　鶻打兔　酥棗兒　鎮江回　鵪鶉兒　鴛鴦兒　風流體　賣花聲　蔓菁菜

仙呂　賞花時　點絳唇　油葫蘆　天下樂　哪吒令　鵲踏枝　六幺序　後庭花　青哥兒　賺煞　混江龍　金盞兒　醉中天　村里迓鼓　元和令　上馬嬌　聖胡蘆　江西後庭花　柳葉兒　寄生草　賺煞尾　攤破天下樂　醉扶歸　低過金盞兒　八聲甘州　遊四門　賺尾　憶王孫　一半兒得勝樂　雁兒　祆神急　翠裙腰　六幺遍　大安樂　柳葉兒

商調　集賢賓　逍遙樂　梧葉兒　後庭花　雙雁兒　金菊香　浪來里　醋葫蘆　青哥兒　上京馬　隨調煞　柳葉兒仙呂出入　黃鶯兒　踏莎行　垂絲釣　蓋天旗

大石　青杏子　好觀音　六國朝　念奴嬌　歸塞北　初問口　怨別離　擂鼓體　雁過南樓　憨郭郎　催拍子　玉翼蟬　荼蘼香　女冠子　林里雞近　驀山溪　喜秋風　淨餅兒　鷓鴣天

雙調　新水令　駐馬聽　甜水令　折桂令　落風花　沉醉東風　小將軍　清江引　碧玉簫　雁兒落　德勝令　喬牌兒　掛玉鈎　川撥棹　殿前歡　七弟兄　梅花酒　收江南　水仙子　滴滴金　鴛鴦煞　步步嬌　攪箏琶　豆葉黃　風入松　撥不斷　慶東原　沽美酒　太平令　一錠銀　荊湘怨　阿納忽　夜行船　鎮江回中呂出入　胡十八　掛玉鈎序　五供養　行香子　梧桐樹　離亭宴煞　鴛鴦兒煞尾　太平歌　十棒鼓　小婦孩兒　掛打燈　喬木查　蝶戀花　慶宣和　棗卿調　石竹子　山石榴　山丹花　醉娘子　駙馬還朝　大拜門　鵰刺鴣　不拜門　喜人心　忽都白　倘兀歹

風流體中呂出入

明・朱權《太和正音譜》　雜劇，俳優所扮者謂之娼戲，故曰勾欄。子昂趙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娼優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良人貴其恥，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優扮者謂之「行家」，失之遠也。』或問其何故哉？則應之曰：『雜劇出于鴻儒碩士、騷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輩所作，娼優豈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爲「戾家」也。』關漢卿曰：『非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爲奴隸之役，供笑獻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雖是戲言，亦合于理，故取之。

明・李開先《詞謔・駁漢陂詞》　漢陂設宴相邀，扮《遊春記》。開場唱【賞花時】。予卽駁之曰：『「四海謳歌百姓歡，誰家數去酒杯寬。」兩注脚韻走入桓歡韻。』因請予改作『安』、『乾』二字。至『唐明皇走出益門鎮』，予又駁之曰：『平聲用陰者猶不足取，況用「益」字去聲乎？』復請改之。上句乃『太眞妃葬在馬嵬坡』，拘於地名，急無以爲應。若用『夷門』，字倒好，爭奈不曾由此去耳。因戲之曰：『非是王漢陂錯做了詞，原是唐明皇錯走了路。』滿座大笑，扮戲者亦笑，而散之門外。

明・澈道人《四聲猿序》　夫文長曠世逸才也。其所著《四聲猿》，若《狂鼓史》之恢豪，《玉禪師》之玄幻，黃崇嘏、花木蘭之雄才俠節，嚘不異其筆傳而墨肖者。嗟嗟！漁陽意氣，泉路難灰。世人假慈悲，學大菩薩，而勤王斷國之徒，多在塗脂調粉之輩，此文長所爲額蹙心痛者乎。是以淋漓腐紙間，如長吉囊中，鄴侯架上；古而瓦棺篆鼎，奇而海市闥婆，勇而風檣陣馬，貴而赤球碧璜，感而寒烟荒樹，幽而深巖曲澗；清素而落梅飛雪，悲凄而嘯鬼啼神；恨怨而頹垣陊殿、梗莽邱隴，怪誕而龍

光蛇化、鯨呿鰲擲，蓋誠得乎君臣、父子、夫婦之正，大快言之。而《玉通》一劇，尤其宗風之衍矣。宗子相曰：『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想徐氏以文章持世甚赫矣，而傳奇雖海錯一臠，安在非聖世鼓吹名教云。天放道人書於鑑湖舟次。

又《四聲猿引》 袁石公令錢塘，於蠹簡中得天池生文集二種，詫爲奇珍。因目本朝詩文，文長第一，文長名從此大著。余謂文長之視七子，猶於越諸峰，非不幽折森秀，以較雲端廬阜、天半峨眉，尚覺瞠乎其後。至於《四聲猿》之作，俄而鬼判，俄而僧妓，俄而雌丈夫，俄而女文士，借彼異迹，吐我奇氣。豪俊處、沉雄處、幽麗處、險奧處、激宕處、青蓮、杜陵之古體耶，長吉、庭筠之新聲耶，腐遷之《史》耶，三閭大夫之《騷》耶，蒙莊之《南華》，金仙氏之《楞嚴》耶！寧特與實父、漢卿輩爭雄長，爲明曲之第一，卽以爲有明絕奇文字之第一，亦無不可。西陵澂道人漫題。

又《四聲猿題辭》 才子禰衡，鸚鵡雄詞，錦繡心腸。恨老瞞開宴，視同鼓史，摻撾罵座，聲變漁陽。豪傑名高，奸雄膽裂，地府重翻姓字香。玉禪老，嘆失身歌妓，何足聯芳。　木蘭代父沙場，更崇嘏名登天子堂。眞武堪陷陣，雌英雄將；文堪華國，女狀元郎。豹賊成擒，鷂裘新賦，誰識閨中窈窕娘。鬚眉漢，就石榴裙底，俯伏何妨。

又 此余歸黃伯姊知和氏所作也。伯姊著有《卧月軒稿》行世，今年春秋八十矣，揮毫不倦，閒塡此闋，其音節豪壯，褒貶謹嚴，堪與是編同垂不朽。因附刻焉。澂道人識。

又《四聲猿跋》 評《四聲猿》竟，投筆隱几，悄恍間，有若朗吟杜陵『聽猿實下三聲泪』句者，驚躍狂叫曰：異哉！此余所未及評者也，其殆天池生之靈歟？然聽猿泪下，非獨杜陵云然，《宜都山水記》有云：『巴東三峽猿聲悲，猿鳴三聲泪沾衣。』《荆州記》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泪沾裳。』則猿嘯之哀，卽三聲已足墮泪，而況益以四聲耶！其托意可知已。每值深秋岑寂，百慮塡膺，試挾是編，睹其悲涼憤惋之詞，想其坎壈無聊之況，骨竦神凄，泪浹巫峽，何待猿啼，誠有如天池生之命名者？若夫花月閒宵，琴尊自適，展讀是編，爽氣謖音，幽異之致，橫翔軼出，令我心曠情怡，不禁起舞，則又如聞天池生中夜嘯呼，群鶴相應也。至其抑奸卽以揚善，戒淫卽以啓悟，獎勇卽以振懦，憐才卽以厲頑，爲勸爲懲，似有過二十一史。故將擬爲晴空之霆擊，清夜之鐘鳴，豈僅爲猿嘯之哀而已哉！讀《四聲猿》者，不特宜玩其詞，更當辨其聲耳。澂道人又題。

明・鍾人傑《四聲猿引》 徐文長，牢騷骯髒士。當其喜怒窘窮，怨恨思慕，酣醉無聊，有動於中，一一於詩文發之。第文規詩律，終不可逸轡旁出；於是謔謔褻慢之詞，入樂府而始盡。所爲《四聲猿》，漁陽鼓快，吻於九泉；翠鄉淫毒，憤於再世。木蘭、春桃，以一女子而銘絕塞、標金閨，皆人生至奇至快之事，使世界駭咤震動者也。文長終老縫掖，蹈死獄，負奇窮，不可遏滅之氣，得此四劇而少舒。所謂峽猿啼夜，聲寒神泣，嬉笑怒罵也，歌舞戰鬬也，遼之丸、旭之書也，腐史之列傳，放臣之《離騷》也。顧其詞，風流則脫巾嘯傲，感慨則登樓悵望，幽幻則冢土荒魂，刻畫則地獄變相。較之漢卿、實甫作喁喁兒女語者，何啻千里！袁中郎先生未識文長名，見四劇驚嘆以爲異人，海內始知有文長，此太玄之於桓譚也。余因得中郎所點評者，圖而行之。或謂：點評詞受其妍媸，不礙板乎？圖奚爲？圖以發劇之意氣也。北拍在絃而不在板，余固審所從矣。錢塘鍾人傑瑞先撰。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一辛部下 《輟耕錄》記元人雜劇，有《唐三藏》一段，今其曲尚傳，第不知卽陶所記本否？世俗以爲陳姓，且演爲戲文，極可笑。然亦不甚虛也，三藏卽唐僧玄奘，余辯見前。續考《獨異志》云：『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異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迹。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據此皆與今頗合。又元人散套，亦有西域取經等事，蓋附會起於勝國，不始於今。而三藏之名，則又始於宋時，不始勝國。東坡《艾子》小說云：『艾子好飲，少醒日。忽一日大飲而嘔，門人密抽彘腸致嘔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

耶？」」此雖戲語，然宋世所稱可見。蓋因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訛爲玄奘耳。

又　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離魂》首折，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今俗尚有此稱。

又　古今傳聞訛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繇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邳見執曹氏之文，撰爲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案《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幷無其文，演義何所據哉？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於明燭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取布妻，啓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吳志・魯肅傳》：「先主使關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皆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案：今元人所撰《單刀會》雜劇本此，蓋《肅傳》本實錄，而司馬氏《通鑑》，據《吳書》修輯，以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有變，肅不從而往。而所記羽語殊俚陋，不類雲長，蓋《吳書》乃自尊其國，非實錄也。本肅邀羽相見，故羽操刀起，豈得云肅欲往，疑羽有變乎？裴松之辯駁最明。獨此注引《吳書》，而略無是正，亦大憒憒。司馬據之，尤爲疏也。

赤壁破曹，玄德功最大。考《昭烈傳》：「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操傳》：「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而不言周瑜。及《魯肅傳》，俱言與備幷力。陳壽書《諸葛傳》後，亦言權遣兵三萬助備，備得用與曹公交戰，大破其軍，則當日戰功可見。今率歸重周瑜，與陳壽《志》不甚合，余別詳之。

明・于若瀛《陽春奏序》　自伏羲畫卦而文字肇興，宇宙景色翕然煥矣。六經森布，炳如日星，此聖人立言垂訓之大法也。降至《三百篇》，率皆採閭巷歌謠而播之聲詩，宣尼父所謂可興，可觀，良有旨矣。《離騷》則楚之變也，五言則漢之變也，律則唐之變也，至宋詞、元曲，又其變也。時代既殊，風氣亦異。元曲興而其變極矣。蓋金、元以外夷據我中華，所用胡樂，嘈嘈雜雜，淒緊緩急，詞不能按；乃復更爲新聲，其抑揚高下，足媚人耳。一時名士如馬東籬輩，咸富有才情，兼善音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要而言之，實所以宣其牢騷不平之氣也者。彼腥膻當國，丸秉樞要，悉任醜虜，而中原懷才抱藝之夫，僅僅辱在僚佐，此其所以慷慨悲歌於仙呂諸宮、南呂諸調，悉詣其至極也。年來專尚南音，而北劇俱廢。吾友黃叔氣稟醇和，志嘐慕古，往所鐫《草玄》、《虞初》諸書，懸之國門，組價爲高矣。茲復選名家雜劇，付之剞劂。乃以雜劇之名爲未雅也，而顯之曰《陽春奏》。陽春白雪，和者素寡。黃叔以是命名，豈不爲元時諸君子吐氣乎！黃叔博學而才高，其於純成藥黝，猶日孜孜不倦，茲箕踞北窗之下，潛心著刻，以嘉惠後人，其志蓋有足多矣。余行能淺薄，慚非顧曲之周郎，且抑鬱秦關，有類思鄉之張翰，以黃叔數千里之請，遂僭爲論議如此云。萬曆己酉仲商月之吉。

明・息機子《古今雜劇選序》　一代之興，必有鳴乎其間者。漢以文，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以詞曲。其鳴有大小，其發於靈竅一也。畏佳之吸詫、叫噱不同，疇非木竅；石鐘之嚆呿、鏜鞳不同，疇非石竅邪。余少時，見雲間何氏藏元人雜劇千種，羨不及錄也，因以爲缺。既而□□□□□友人自京師來，所攜□□□□□□續梓之。夫危言極諫，不□□成，公賈之設讋，巧譬廣喻，不捷於優孟之請封，何者？迎好之投易，而肖貌之動人實也。則夫理學之所不能喻，詩文之所不能訓且戒者，詞曲不有獨收其功者乎！焉得小之？刻之以傳可也。萬曆戊戌夏六月息機子書。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一《臧晉叔刻元人百劇》　北詞，晉叔所刻元人百劇及我朝谷子敬《三度城南柳》、《鬧陰司》，賈仲名《度金童玉女》，王子一《劉阮天台》，劉東生《月下老世間配偶》，丹丘先生《燕鶯蜂蝶》、《復落娼》、《烟花判》，俱曾一一勘過。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〇《國初榜文》　一榜永樂九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都給事中曹潤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爲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

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此等事，國初法度之嚴如此，祖訓所謂頓挫奸頑者。後一切遵行律誥，湯網恢恢矣。

明・袁宏道《歌代嘯序》 袁石公曰：唐詩外，卽宋詞、元曲絕今古，而《雙文》一劇，尤推勝國冠軍。要其妙，祇在流麗曉暢，使觀之目與聽之耳，歌若誦之口，俱作歡喜，緣此便出人多多許。耳食者類以駢縟相求，如藝苑所稱氣已盡，而淡黃嫩綠等業，久載詩餘，何如影郎畫寵之爲風流本色也。《歌代嘯》，不知誰作。大率描景十七，摛詞十三，而呼照曲折，字無虛設，又一一本地風光，似欲直問王、關之鼎。說者謂出自文長。昔梅禹金譜《崑崙奴》，稱典麗矣，徐猶議其白爲未窺元人藩籬，謂其用南曲《浣紗》體也。據此，前說亦近似，而按以《四聲猿》，尙覺彼如王丞相談玄，未免時作吳語，此豈才富者後出愈奇，抑諷時者之偶有所托耶？石簣云：『姑另刻單行之，無深求。』亟如議，俟知音者。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五《西廂》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宇無塵內，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韻爲難。予謂古女仄聲，夫字平聲，未爲難也。不如『雲斂晴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綿滿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緊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粧生香』，《傷梅香》雜劇曲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姻緣》云『怎麼性大偏殺』，《歌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六字三韻，穩貼圓美，他尙未易枚舉。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此特其剩技耳。本朝周憲王《牡丹仙》雜劇云『意專向前謝天』等句，亦元人之亞。

又《雜劇院本》 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取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塡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得畫外趣者登高第。於是宋畫元曲，千古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總只四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祇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限俱盡現矣。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倍雜劇。然《西廂》到底描寫情感。予觀北劇，儘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觀，逐隊吠聲，詫爲絕唱，眞井蛙之見耳。

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園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謔，亦教坊耍樂院本之類耳。

雜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特命詞之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謝梅香》、《倩女離魂》、《牆頭馬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出房帷窠白，以《西廂》例之可也。他如《千里送荊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華光顯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種種吉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宜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並勳戚貴璫輩贊賞之耳。若所謂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世始分爲兩。迨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今尙稱院本，猶沿宋金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尙是院本模範，在元末已無人能按譜唱演者，況後世乎。



明・萬曆顧曲齋本古雜劇《梧桐雨》

唐明皇娶楊貴妃，終日與之歌舞享樂。楊貴妃能舞《霓裳羽衣舞》，輕盈迴旋於地毯之上，唐明皇親爲擊鼓伴奏。

又《顧曲雜言・白練裙》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作寓公。慕狹邪寇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嫗出拜，令寇姬傍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憨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名守眞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尚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次年，李九我爲南少宰署禮部，追書肆刻本，毀其板。然傳播遠近無算矣。予後於都下遇鄭君，譽其塡詞之妙，鄭面發赤，囑予勿再告人。

又《北詞傳授》　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調幾廢，今惟金陵尚存此調。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吳中以北曲擅場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與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閶爲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本。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甚醜而聲遏雲，於北詞關捩竅妙處，備得眞傳，爲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還曲中，即病亡。諸妓星散。巧孫亦去爲市媼，不理歌譜矣。今南教坊有傳壽者，字靈脩，工北曲，其親生父家傳，誓不教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壽復嫁以去，北曲眞同《廣陵散》矣。

又《雜劇》　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四作，爲《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伯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惟徐文長渭《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梁伯龍有《紅綫》、《紅綃》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遂成惡趣。近年獨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眞傀儡》、《沒奈何》諸劇，大得金、元蒜酪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俱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眞傀儡》諸劇，又祇以一大折了之，似尚隔一塵。頃黃貞甫汝亨以進賢令內召還，貽湯義仍新作《牡丹亭記》，眞是一種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日諸賢所辦也。湯詞係南曲，因論北詞，附及之。

明・十二樓居主人《萬壑清音序》　左太沖《招隱》詩：『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梁昭明好咏，其言至今以爲美譚。然絲竹盈耳，洋洋不絕，而千巖萬壑中，泠然可聽者幾人，玄賞僅對松蘿留響耳。是集專錄北調，恐有蘇學士『大江東去』之偏，然當今難發北方，從前如雲如雨，俱似二八女郎，不妨以銅將軍鐵綽板，稍振其氣，若孟萬年所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則清音又在歌喉宛轉中。兩家之難不解，竊以此爲遼丸矣。十二樓居主人題。

明・聽瀨道人《萬壑清音叙》　蓋聞天下治，地氣北而南；天下亂，地氣南而北。故鷁鵁鳴，洛陽康節以爲多事□□氣，先人事□□□□腥臊機發。熙寧前，天澤啼徹，遂使吳山暗然。南音多事，洵然哉！今日難發，如方從前，如雲如縷，俱似二八女郎，所嘆少者，正銅將軍鐵綽板，唱蘇學士『大江東』耳。有能以北音至，則當空如目之如調之集，殆非人能爲也。今甲子改下元爲末，天甲乃六甲之首，乃獲是音，則天造可卜，大抵聲音之發，如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發者不知當日鷁鵁，徵歌今日，如調徵治若有適然，微是集，而歌喉嘹亮，戛戛欲吐者，且自鳴也。雖然，宇宙一大壑也，嚎者、嘶者，不知其幾千萬態，徐徐于于，壑中吟也。奔騰叫號，踴躍奮發者壑中也悲泣，哀怨嗚咽，不勝淒惋。如訴者，壑中思也，鶴唳皋天，蟲鳴窸隙，焦鷰鼓於蚊睫，壑中之繁也。而人□□焉，且以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孟萬年不又繁乎？左太沖招隱：『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近得之星天地清商之氣，爲沆瀣，爲湛露，爲太華難□吸帝座俱不從人間得音之清者，其亦微哉！音屬氣，在形之先，清音又在音之先。今不得其無上之肅氣，則以地軸之如來者，當之樂府小曲也，北而南矣。得非氣之先耶，是之謂清音，觀者當作太平雅歌讀也，寄語鷁鵁，無煩多事云。聽瀨道人題。

明・止雲居士《萬壑清音題詞》　夫天籟之音，作於萬壑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眼〕，前者唱于，隨者唱喁，調調刁刁，自諧律呂，故曰：松泉有清聽，何必蘇門嘯。孰言蘇門之嘯不美松泉之音？又孰言松泉之音即是蘇門之嘯也？李空同有言：南音靡柔，如三春睨睆黃鳥嚦嚦花間；北音如蒼松翠柏，清音崩湃，流於丘壑。若以南人而歌北音，詞情既多，聲情復遠，洋洋鈞天奏也。是集專選諸家北調，搜奇索

隱，靡有遺珠。俟賞音者於靜處試一擊節，俾清風颯颯，明月珊珊，萬壑音生，千巖回應，雲君側耳而聽，潛虬起舞於江中。於斯時也，不書天籟之爲人籟，人籟之爲天籟也矣。甲子夏日止雲居士題於西湖聽松軒中。

清・李漁《閒情偶寄》卷一 而元曲之最佳者，不單在《西廂》、《琵琶》二劇，而在《元人百種》之中。《百種》亦不能盡佳，十有一二可列高、王之上，其不致家絃戶誦，出與二劇爭雄者，以其是雜劇而非全本，多北曲而少南音，又止可被諸管絃，不便奏之場上。今時所重皆在彼而不在此，卽欲不爲紈扇之捐，其可得乎？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梨園諸誤》 優孟衣冠，取其相似也。有絕不相似者，如《慶壽》之王母則鳳冠霞珮，羣仙則用蟒衣；《小逼》之衛律則補服，《大逼》之元帥亦用蟒衣，不可枚舉。又如《追賢》之韓信，曲文內『一事無成兩鬢斑，不覺得皓首蒼顏，空熬得鬢斑斑』，至戲末贈金時，猶不用鬚髯，何也？范少伯之《後訪》，曲文內『羞殺我，一事無成兩鬢星』，亦不用鬚髯，皆老梨園以訛傳訛，失於檢點之故也。至於副淨、小丑賓白多用蘇州鄉談，不知何本？始於何年？李笠翁亦深惡之，極力詆毀，無奈習焉不察。然而副淨、小丑，原取發科打（渾）〔諢〕以博聽者之一笑。蘇州近地人皆通曉，用之可也。施於他省外郡，語音尙然不解，亦何發笑之有？且副淨、小丑所扮皆下品人物，獨用蘇州鄉談，而生、旦、外、末從無用之者，何蘇人自甘於爲副淨、小丑也耶！亟宜改正，一大快事。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八《呂蒙正》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睦，幷蒙正出之。劉誓不改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今謬爲蒙正妻被逐，蒙正妻乃宋氏，右正言宋抗族女也。元關漢卿、王實甫作《呂蒙正風雪破窑記》，馬致遠《風雪飯後鐘》，皆是呂少時有『撥盡寒爐一夜灰』之句。其後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侍人，反《撥灰》詩以諷之。宋又有《鴟吻》詩云：『獸頭本是一團泥，做盡辛勤人不知。如今高入青雲裏，忘却當初窑內時。』觀此則宋亦賢室矣。

又《元曲》 梨園所扮雜劇，大半藍本元人，而增飾搬演，改易名目耳。如《秦太師東窗事犯》、《虎牢關三戰呂布》、《蕭何月夜追韓信》、《持漢節蘇武還鄉》、《李三娘麻地捧印》、《莽張飛大鬧相府院》、《關大王三捉紅衣怪》、《李亞仙詩酒曲江池》、《窮韓信拜將登壇》、《黑旋風喬斷案》、《趙太祖鎮凶宅》，此類甚多。皆元人試題，作者不一人，傳者亦無多，皆今劇之所本也。詞曲著名者北曲則關、鄭、馬、白，南曲則施、高、湯、沈，皆巨子矣。

又《三笑姻緣故事》 《唐解元三笑姻緣》故事，王阮亭嘗辨爲江陰吉道人，非伯虎也。吉父爲御史，以建言譴謫。道人于洞庭遇異人，得幻術。遊虎邱時，有兄喪，上襲麻衣，內著紫綾褌。適上海某攜宅眷遊山，有小婢秋香見吉衣紫，笑而顧。吉以爲悅己，變姓投爲僕。久之，竟得婢爲室。一日遁去。某知爲吉，認爲翁婿。

清・焦循《劇說》卷一 元曲止正旦、正末唱，餘不唱。其爲正旦、正末者，必取義夫、貞婦、忠臣、孝子，他宵小市井，不得而干之。余謂：時文人口氣，代其人論說，實同於曲劇。而如陽貨、王驩等口氣之題，宜斷作，不宜代其口氣。吾見近人作此種題文，竟不啻身爲孤裝、邦老，甚至助爲訕謗、口角，以逼肖爲能，是當以元曲之格度爲法。

又 《西河詩話》云：『明玉照宮承應，有御前王留子雜劇。王留子，見元曲。或云天啟六年，

又卷五 《吟風閣雜劇》中有《寇萊公罷宴》一折，淋漓慷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巡撫浙江，偶演此劇，中丞痛哭，時亦爲之罷宴。蓋中丞亦幼貧，太夫人實教之；阮貴，太夫人久已下世，故觸之生悲耳。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五《新城北録》下《元人雜劇》 漢宮秋 薦福碑 三醉嶽陽樓 陳摶高臥 黃粱夢 青衫淚 三度任風子七種。馬致遠作。 金錢記 揚州夢 玉簫女三種。喬孟符作。 玉鏡臺 謝天香 望江亭 救風塵 金線池 竇娥冤 蝴蝶夢 魯齋郎八種。關漢卿作。 合汗衫 薛仁貴 相國寺三種。張國寶作。 風花雪月 東坡夢二種。吳昌齡作。 趙禮讓肥 東堂老二種。秦簡夫作。 燕青博魚李文蔚作。 臨江驛 酷寒亭二種。楊顯之作。 李亞仙 秋胡戲妻二種。石君寶作。 楚昭公 後庭花 忍字記三種。鄭廷玉作。 梧桐雨 牆頭馬上二種。白仁甫作。 老生兒 生金閣 玉壺春三種。武漢臣作。 虎頭牌李直夫作。 鐵拐李樂岳伯川作。 翠紅鄉楊文奎作。 風光好戴善甫作 伍員吹簫李壽卿作。 勘頭巾孫仲章作。 雙獻功高文秀作。 倩女離魂 王粲登樓 搦梅香三種。鄭德輝

作。賢母不認屍王仲文作。麗春堂王實甫作。范張鷄黍宮大用作。竹葉舟范子安作。紅梨花張壽卿作。意馬心猿　玉梳記　蕭淑蘭三種。賈仲名作。灰闌記李行夫作。單鞭奪搠　氣英布　柳毅傳書三種。尚仲賢作。三度城南柳谷于敬作。留鞋記曾瑞卿作。劉行首揚景賢作。誤入桃源王子一作。魔合羅孟漢卿作。竹塢聽琴石子章作。趙氏孤兒紀君祥作。李逵負荊康進之作。還牢末李致遠作。張生煮海李好古作。桃花女王曄作。昊天塔朱凱作。馮玉蘭　碧桃花　貨郎旦　看錢奴　連環計　抱粧盒　百花臺　盆兒鬼　度柳翠　梧桐葉　誶范叔　漁樵記　馬陵道　清風府　神奴兒　小尉遲　陳蘇秦　硃砂擔　龐居士　鴛鴦被　殺狗勸夫　風魔蒯通　陳州糴米　合同文字　舉案齊眉　冤家債主　隔江鬥智　三虎下山二十八種。無名氏。

又《明人雜劇》　桃花人面　英雄成敗　死裏逃生　花舫緣　紅顏年少五種。孟稱舜作。　女狀元雌木蘭　翠鄉夢　漁陽弄四種。徐渭作。　武陵春　龍山宴　午日吟　南樓月　赤壁遊　同甲會　寫風情七種。許潮作。崑崙奴梅鼎祚作。遠山戲　高堂夢　洛水悲　五湖遊四種。汪道昆作。絡水絲　春波影許翻作。鞭歌妓　簪花髻　霸亭秋三種。沈自徵作。紅線女　紅綃二種。梁伯龍作。碧蓮紈繡符　丹桂鈿盒　北邙說法　團花鳳　夭桃紈扇　素梅玉蟾　易水寒七種。葉憲祖作。虬髯翁凌初成作。蘭亭會　太和記二十四齣。故事六種。每事四折。以上二種。楊愼作。脫囊穎有情癡二種。徐陽輝作。昭君出塞　文姬入塞二種。陳與郊作。曲江春王九思作。中山狼康海作。鬱輪袍　哭倒長安街　眞傀儡　沒奈何四種。王衡作。廣陵月汪廷訥作。魚兒佛僧湛然作。逍遙遊王應遴作。青虬記林章作。不伏老北海馮氏作。雙鶯傳幔亭仙史作。齊東絕倒竹癡居士作。櫻桃夢澹居士作。蕉鹿夢蘧然子作。男王后秦樓外史作。一文錢破慳道人作。紅蓮債亟三館作。再生緣蘅蕪室作。以上八種。無名氏可攷。相思譜　錯轉輪二種。無名氏。

又《國朝雜劇》　弔琵琶　黑白衛　清平調四種。尤侗作。買花錢　大轉輪　浮西施　拈花笑四種。徐又陵作。鴛鴦夢吳江女史葉小紈作。裴航遇仙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　鬱輪袍三種。石牧作。盧從史　老客歸長門賦　燕子樓四種。羣玉山樵作。一名鋤經堂樂府。藍采和　阮步兵　鐵氏女三種。元成子作。一名秋風三疊。義犬記　淮陰侯　中山狼　蔡文姬四種。林於閣作。驀忽姻緣空觀主人作。鈿盒奇緣　蟾蜍佳偶　義妾存姑　人鬼夫妻四種。西冷野史、無枝甫合作。祭皐陶二鄉亭主人作。揚州夢　讀離騷二種。抱犢山農作。萬家春　萬古情　豆棚閒話名三幻集。無名氏。笳騷　長生殿補闕二種。蝸寄居士作。四弦秋　一片石　忉利天三種。蔣士銓作。珊瑚珠　舞霓裳　貌姑仙　青錢賺　焚書鬧　罵東風　三茅宴　玉山宴八種。萬樹作。未刻。　勘鬼獄　瑤池會　翠微亭　補天夢　可破夢　王維　裴航　飲中八仙　杜牧名四才子。以上無名氏。

清・姚燮《元劇總論》　涵虛子曰：『古今群英樂府，各有其目：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孟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雕鶚，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明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峰，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增輝，商政叔如朝霞散綵，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玉鳴鑾，劉庭信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九皐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清風爽籟，朱庭玉如百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峰散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菴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章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瓶牡丹，阿魯威如鶴唳清霄，呂止菴如晴霞結綺，荊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橫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雕鶚冲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取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直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挂

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雁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蓉，尚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鸞戲波，王子一如長鯨飲海，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崑山片玉，藍楚芳如秋風桂子，陳克明如九畹芳蘭，李唐賓如孤鶴鳴皋，穆仲義如洛神凌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賈仲名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雲林文豹，楊彥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匡廬疊翠，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仙女散花。前九十八人，已經題目。此外一百五人，并稱傑作，未可以優劣論也。其姓名列如左：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馬海粟、趙子昂、李溉之、曾褐夫、班彥功、童童學士、孛羅御史、郝新齋、陳叔寶、劉時中、徐子方、馬彥良、闞志學、孫子羽、曹以齋、王繼學、康進之、張子益、陳子厚、孫叔順、呂元禮、李茂之、亢文苑、曹子眞、左山、孟漢卿、徐容齋、嚴忠齋、董君瑞、任則明、呂濟民、查德卿、武林隱、王元鼎、里西瑛、衛立中、李伯瞻、趙顯宏、劉逋齋、杲元啓、唐毅夫、孫周卿、高則誠、李愛山、宋方壺、姚牧菴、景元啓、曾瑞卿、李伯瑜、吳克齋、李德載、王和卿、杜遵禮、程景初、趙彥暉、王敬甫、鄧學可、沙正卿、趙明道、王仲誠、夢簡、李邦基、呂天用、睢玄明、王仲元、高安道、張子友、侯正卿、史九敬先、李寬甫、彭伯成、李行道、趙君祥、汪澤民、陸顯之、孔文卿、狄君厚、張壽卿、費君祥、陳定甫、劉唐卿、阿里耀卿、王愛山、奧敦周卿、渚察善長、范冰壺、施君美、黃德潤、沈拱之、劉聰、張九、廖宏道、陳彥實、吳中立、錢子雲、高敬臣、曹明善、張子堅、王日華、王舉之、陳德和、邱士元。』

案：涵虛子所列二百有三人，如東籬等，已有著錄者；惟李時中、屈子敬、蕭德祥、陸登善、朱士凱、張明善，均不列名。其餘多見於明陳藎卿《北宮詞紀》所載：貫酸齋有『小扇輕羅』，任則明有『纖雲曳晚紅』，朱廷玉有『客裏過黃鍾』，孛羅御史有『懶簪獬豸冠』，李溉之有『驛路西風』，鮮于伯機有『江天暮雪』，楊西菴有『秋水粼粼』，沙正卿有『荒陂寒雁』，馬彥良有『潤夭桃』，唐毅夫有『不呈六出祥』，夢簡有『魚尾紅』，呂天用有『數聲孤雁』，鄧玉賓有『一團兒和氣』，薩天錫有『紅香襯臉霞』，馬昂夫有『些些幷蒂紅』，景元啓有『一春常費買花錢』，荆幹臣有『鴛鴦浦』，董君瑞有『雪浪銀濤』，顧君澤有『梅腮退』，藍楚芳有『春初透』（《詞紀》本『藍』作『蘭』），王和卿有『冬天易晚』，闞志學有『香徑泥融』，高安道有『香燕龍涎』，王元鼎有『涎涎瞪瞪』，張小山有『花落春歸』，徐子方有『風吹散楚岫雲』，班彥功有『透疏簾』，程景初有『落紅滿地』，童童學士有『絲遍天涯』，姚牧菴有『梅花一夜』，黃德潤有『一夜秋聲』（《詞紀》本『黃』作『蕭』），商政叔有『莫雲樓閣』（『商』作『高』），宋方壺有『落日遙岑』，李邦基有『百歲光陰』（與東籬作異），流風遺韻，讀之如見其人。外如盍西村之『柳花風』，孫季昌之『鴛鴦被』，吳仁卿之『幽鳥正調舌』，李子中之『情泪流』，王嘉用之『鶯花伴侶』，劉庭信之『絲絲楊柳風』，周仲彬之『落紅風裏』，皆卓然爲元代作手，均不列於二百三人中，知遺珠之尚多也。

又案：陳氏引涵虛子之論，謂『盍西村如清風爽籟』。今所傳本俱作石子章，似所論已爲後人竄改，非原本矣。

又案：鍾氏所錄，自漢卿等有著錄外，以董解元爲首，次太保劉公秉忠、商政叔學士、杜善夫散人、閻仲章學士、張子益平章、王和卿學士、盍志學學士、楊西菴參政、胡紫山宣慰少凱、盧疎齋學士處道、姚牧菴參政、徐子方憲使、不忽木平章、史中丞、張九元帥、荆漢臣參政、陳草菴中丞、張夢符憲使、陳國賓憲使、劉中菴承旨、馬彥良都事、趙子昂承旨、閻彥舉學士、白無咎學士、滕玉霄應奉、鄧玉賓同知、馮海粟待制涵虛子論『馮』作『馬』、貫酸齋學士、曹光輔學士、張洪範宣慰、郝新菴左丞、曹以齋尚書克明、劉時中待制、薩天錫照磨、李溉之學士、曹子貞學士、馬昂夫總管、班恕齋知州彥功、馮雪芳府判、王繼學中丞，皆有樂府行世者。次則：黃天澤德潤，杭人，沈和甫同母弟，聽補州吏，不用，著有樂府；沈拱拱之，杭人，所編樂府最多；陳無妄彥實，東平人，官福建道；廖毅字宏道，建康人；吳本世中立，有《本道齋樂府小稿》；胡正臣，杭州人，與志甫、存甫交；李顯卿，東平人；王思順，有『題包巾』及『鏡兒縷帶』等套數；蘇彥文，有『地冷天寒』越調及諸樂府；屈彥英，字英甫，編《一百二十行》及《看錢奴》院本等；李齊賢，亦工樂府；李用之，松江人，有戲謔樂府；劉宣子，字叔昭，顧廷玉，松江人，兪仁夫，杭州人，張以仁，湖州人，俱有樂府；黃公望大痴，吳人；張可久小山，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官；錢霖，字子雲，松江人，號素菴；徐再思，字德可，嘉興人，號甜齋；顧德潤，字君澤，號九山，松

江人，以杭州路吏遷平江；曹明善，衢州路吏，樂府不在小山下；汪勉之，慶元人，由學官歷浙東帥府令史，鮑吉甫所編《曹娥泣江》，勉之作二折；高克禮，字敬德，號秋泉，縣尹；王庸，字守中，蘆花場司令；吳朴，字純卿，平江人；高可通，工小曲；董君瑞，眞定冀州人；李邦傑、高安道，均工樂府。亦多二百三人中所未列者，錄之以備參考，而元人之工樂府者，可得其崖略矣。

又案：二百三人中，亦多訛處。如曾褐夫卽曾瑞卿，兩列其名；列景元啓又列杲元啓，不究『杲』字爲別本『景』字之誤；睢元明爲睢景臣之字，亦兩列；馮海粟，誤『馮』爲『馬』；均宜考正者。

王伯良云：『《正音譜》所列元人，各有品目，然不足憑。涵虛子於文理原不甚通，其評語多足付笑。又前八十二人有評。案：今傳本均作九十二人，茲云八十二人，有後人所增損無疑。後一百五人漫無可否，筆力竭耳，非眞有所甄別其間也。』案：梁子章云：『曲話以《涵虛曲論》爲最先，如云「馬東籬如朝陽鳴鳳」之類，其題目雖佳，然未必人人切當不移也。』其所論與王氏同。

又云：『胡鴻臚言：「元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釣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於是多以有用之才，寓於聲歌，以抒其怫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也。」然其時如貫酸齋、白无咎、楊西菴、胡紫山、盧疎齋、趙松雪、虞邵菴輩，皆昔之宰執貴人也，而未嘗不工於詞。以今之宰執貴人，與酸齋諸公角，而不勝；以今之文人墨士，與漢卿諸君角，而又不勝也。蓋勝國時，上下成風，皆以詞爲尙，於是業有專門。今吾輩操管爲時文，旣無暇爲染指，迨起家爲大官，則不勝功名之念，致仕居鄉，又不勝田宅子孫之念，何怪其不能角而勝之也！』

又云：『元人諸劇，爲曲皆佳，而白則猥鄙俚褻，不似文人口吻，蓋由當時皆教坊樂工先撰成間架說白，卻命供奉詞臣作曲，謂之「塡詞」。凡樂工所撰，士流耻爲更改，故事款多悖理，辭句多不通。不似今作南戲者盡出一手，要不得爲諸君子疵也。』

又云：『元人雜劇，其體變幻者固多，一涉麗情，便關節大略相同，亦是一短。又古新奇事迹，皆爲人做過。今日欲作一傳奇，無論好手難遇，卽求一典故新采可動人者，正亦不易得耳。』

沈景倩云：『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塡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能得畫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畫、元曲，千古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總祇四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止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量俱盡現矣。』【略】

梁子章云：『臧晉叔家藏元人秘本雜劇最多，復從劉延伯借所錄御戲監本二百種，參伍校訂，擇其佳者百種，以甲乙厘爲十集梓行。其所棄而不入者，不可得見，亦一恨事。』

清・平步青《小棲霞說稗・斬貂蟬》　近出《曲園雜纂》卷三十八《小浮梅檻閒話》：雜劇有《關公月下斬貂蟬》，因《後漢書・呂布傳》有私與董卓傳婢通事，附會成之。復卿曰：『《徐文長集》卷十七《奉師季先生書》云：「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爲羽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爲也。陽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曲園似本之天池生。』馥曩曰：『《升菴全集》卷四十八：「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榼榼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

鄂按：《開元占經》卷二十三《熒惑犯須女占》注：『《漢書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誘董卓進刁蟬以惑其君。」』是蟬固實有其人，特非布傳所通之傅婢，亦未爲聖帝斬。《漢書通志》不知何人所撰，《隋書・經籍志》無之，蓋《七錄》所未收。羅氏《演義》易『刁』爲『貂』，則不知何本。天池謂秉燭達旦事爲烏有，足證陽節潘氏榮總論之輕信小說。刁蟬則非無其人。

又《花關索　王桃　王悅　鮑三娘》　黎園戲劇所演人之事，十九寓言；而實事可以演劇者，反多湮滅。何則？演義編劇者，大都不睹載籍之人；而淹雅通古者，又不屑爲此也。

近出《茶香室三鈔》引《前谿逸志》云：『「武康縣有嚴康屯兵處。

康，邑人也，奇醜而力，爪牙爲刀，革膚爲鐵，唯喉三寸肉耳。妻鮑三娘，美而男。時有花關索者，年少，美容儀，鮑悅而私之，矢貫康喉而斃。」至今邨莊雜劇，演其遺事。』《古今圖書集成》引《蘄水縣志》：『王氏女名桃，弟悅，漢末時人。俱笄年未字，有膂力，精諸家武藝。每相謂曰：「天下有英雄男子而材技勝我，則相託終身。」時絕少匹敵者。適河東關公長子索英偉健捷，桃姊妹俱較不勝，遂俱歸之。先是邑中有鮑氏女，材行與桃、悅似，而悍鷙差勝，亦歸索。三人皆棄家從關，百戰以終。』原注云：『正史未見。』曲園謂：嚴康卽《陝西通志》之廉康太子，關索卽關鎖。關索爲關公子，有無已不可考，乃更有此妻三人，尤屬異聞。庸謂：羅貫中編《三國演義》，大半採之小說，而絕不言關索，況三人乎？《蘄水志》之鮑氏女，豈卽《前谿逸志》之鮑三娘乎？取二書而合之，稍加點綴砌末，則嚴康視《紅泥關》之辛文禮，鮑三娘視《平西傳》之樊梨花，有過之無不及。惜不得武康人，不知其扮演如何也。

傳奇分部

明・朱有燉《張天師明斷辰鈎月引》 世人常以鬼神爲戲言，或馳騁於文章，以爲傳記者，予每病其媟嬻之甚也。夫后土地祇，上元夫人，河洛之英，太陰之神，若此者不一，是皆天地之間，至精至靈正直之氣，安可誣以荒淫，配之伉儷，播於人耳，聲於筆舌間也？暇日，因見元人吳昌齡所撰《辰鈎月》傳奇，予以爲幽明會合之道，言之木石之妖，或有此理。若以陰陽至精之正氣，與天地而同行化育者，安可誣之若此耶？遂泚筆抽思，亦製《辰鈎月》傳奇一本，使付之歌喉，爲風月解嘲焉。永樂二年歲在甲申仲秋中浣書。

又《關雲長義勇辭金引》 人之有生，惟忠孝者爲始終之大節。忠孝之道，必以誠而立焉。予觀自古高名大節之人，誠乎忠孝，載之簡冊，流芳於永世，歷歷可數耳。非惟流芳於永世，而其精誠之氣，陞而爲神明，降而司灾福，載在祀典於無窮矣。故古之忠臣孝子，本乎誠而行乎忠孝之道，若單騎見虜，拜井濟渴，奉母卧冰，救父搏虎者。是人之渴、虜之忍、冰之寒、虎之猛，豈可以聲音笑貌而能免之哉？然而皆遂其所願而成乎忠孝者，本乎一誠，而勇於忠，勇於孝也。予每讀史，至關羽辭曹操而歸劉備，未嘗不掩卷三嘆，以爲雲長忠義之誠，通於神明，達乎天地焉。夫曹瞞之心，奸雄殘忍，又非虎與虜輩之可比矣。然而雲長卒能遂其忠義之願，而操不忍加害者，非操有英雄之量，若漢高祖、唐太宗之爲也，乃雲長忠義之心，精誠所致，若虎與虜輩，自不能加害耳。宜乎後世，載在祀典，爲神明，司灾福，正直之氣，長存於天地之間也。予嘉其行，爲作傳奇，以揚其忠義之大節焉。故爲引。永樂歲在丙申八月朔日書。

又《群仙慶壽蟠桃會引》 自昔以來，人遇誕生之日，多有以詞曲慶賀者。筵會之中，以效祝壽之忱。今年值初予度，偶記舊日所製南呂宮一曲，因續成傳奇一本，付之歌，唯以資宴樂之嘉慶耳。宣德歲在己酉正月良日書。

又《洛陽風月牡丹仙引》 嘗謂太平之世，雖草木之微，亦蒙恩澤所及，以遂其生，成繁盛之道焉。若花中之牡丹，亦草木之鍾秀者。自古以來，不遇太平而傷於芻牧兵燹者，不知其幾也。惟唐開元中，天下和平，故牡丹盛於長安。白居易有《咏牡丹》詩云：『花開花落二十日，滿城之人皆若狂。』又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可見唐人珍重牡丹若此也。至宋天聖間，洛陽牡丹尤盛於前，遂有姚黃、魏紫之名。若康節邵公，堯夫范公，君實司馬公，永叔歐陽公，皆高名大節之人，亦皆留意於牡丹，歌咏篇什，稱美特甚。康節自植牡丹，而有詩云：『天下惟洛十分春，邵家獨得七八分。』歐公尤好尚之，至爲作記，載其名品之多，詳其種植之法。可見宋人亦重此花也。予於奉藩之暇，植牡丹數百餘本。當穀雨之時，值花開之候，觀其色香態度，誠不減當年洛陽牡丹之豐盛耳。因假歐陽公作記之意，編製傳奇一帙，以爲牡丹之稱賞，啓翠紅春之清音，發天香圃之明艷，誠爲太平之美事，藩府之嘉慶也。所謂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清之瑞露，美動七情。醞藉風流之士，觀斯麗則之音，亦當稱賞焉。宣德五年三月穀雨前五日書。

又《瑤池會八仙慶壽引》 慶壽之詞，於酒席中，伶人多以神仙傳奇

爲壽。然甚有不宜用者，如《韓湘子度韓退之》、《呂洞賓岳陽樓》、《藍采和心猿意馬》等體，其中未必言詞盡皆善也。故予製《蟠桃會》、《八仙慶壽》傳奇，以爲慶壽佐樽之設，亦古人祝壽之意耳。宣德七年季冬良日，錦窠老人書。

又《劉盼春守志香囊怨序》　三綱五常之理，在天地間未嘗泯絕，惟人之物慾交蔽，昧夫天理，故不能咸守此道也。近來山東卒伍中，有婦人死節於其夫，予喜新聞之事，乃爲之作傳奇一帙，表其行操。繼而思之，彼乃良家之子，閨門之教，或所素聞，猶可以爲常理耳。至構肆中女童而能死節於其良人，不尤爲難耶？玄歲，河南樂籍中樂工劉鳴高之女，年及笄，配於良民周生者，與之情好甚篤，而生之父母訓嚴，苦禁其子，拘繫之，不令往來，自後遂絕不通。女子亦能守志，貞潔不污。女之父母以衣食之艱，逼令其女復爲迎送之事。值富商賫金帛往求之，母必欲奪其志，加之捶楚，女終不從。周生聞之，致書綴詞，令其從彼父母之命，勿以生爲念累。女得詞笑而謂曰：『妾豈常人比也？既委身於子，豈可他適耶？』居數日，其父母復逼之，使與富商爲配。女從容入房，自縊而死。及火其屍，焚其餘燼，而所佩香囊尚存。其父母取而觀之，中藏所得生寄之詞簡一行宛然如故，衆嘆驚異，以爲情之所鍾，堅如金石，雖經乎水火，終不能消其怨也。予因爲製傳奇，名之曰《香囊怨》，以表其節操。惜乎此女子出於風塵之中，不能如良家者，聞諸上司，旌表其節，乃憐其生於難守節操之所，而又難能表白於後世，可爲之深嘆也矣。故爲之序。宣德八年十一月下浣，錦窠老人書。

又《貞姬身後團圓夢引》　宣德八年，歲在癸丑仲冬之月，予聞執事者言，今秋山東濟寧有軍士之妻，因其夫亡而自縊，守志貞烈，爲衆所稱。既而又得雜劇《同棺記》，乃濟寧士人爲之作也。予以勸善之詞，人皆得以發揚其蘊奧，被之聲律，以和樂於人之心焉。遂訪其事實，執筆抽思，亦製傳奇一帙，名之曰《貞姬身後團圓夢》，中間關目詳細，詞語整齊，且能曲盡貞姬之態度，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也。觀之者鑒茲。十一月長至後八日，錦窠老人書。

又《豹子和尚自還俗引》　文章之在世，有關於風教者，有不關於風教者。其關於風教者，若《原道》、《原鬼》、《進學》、《種樹》、《送窮》、《乞巧》等文，皆合乎理性，精妙抑揚，無非開悟後學，使知性命之道，故有補於世也。其或有文章而無補於世，不關於風教者，若《毛穎》、《南華》、《天問》、《河間》等篇，此乃鴻儒碩士問學有餘，以文爲戲，但欲馳騁於筆端之英華，發泄於胸中之藻思耳。東可求夫至理，而與《原道》等文，同日而語也。昔法雲道人勸黃山谷勿作小辭，魯直云：『空中語耳，不致坐此，便墮惡道。』予亦云然。暇日觀元之文人有製《偸甲》傳奇者，其間形容模寫，曲盡其態，此亦以文爲戲，發其胸中之藻思也。予乃效其體格，亦製偸兒傳奇一帙，名之曰《豹子和尚自還俗》，用是以適閒中之趣，且令樂工演之，觀其態度，以爲佐樽之一笑耳。君子耻一物之不知，欲令後學，以廣其異聞耳。宣德八年歲在癸丑臘月初吉，錦窠老人書。

又《清河縣繼母大賢引》　予觀近代文人才士，若喬夢符、馬致遠、宮大用、王實甫之輩，皆其天材俊逸，文學富贍，故作傳奇清新可喜，又其關目詳細，用韻穩當，音律和暢，對偶整齊，韻少重複，爲識者珍。國朝惟谷子敬所作傳奇尤爲精妙，誠可望而不可及也。故爲傳奇當若此數人，始可與之言樂府矣。偶觀前人無名氏《繼母大賢》傳奇，甚非老作，以其材不富贍故，用韻重複，句語塵俗，關目不明，引事不當，每聞人歌咏搬演，不覺失聲大笑。予遂不揣老拙，另製《繼母大賢》傳奇一帙，雖不能追踪前人之盛，亦可以少滌其張打油之語耳。是爲引。宣德甲寅季夏中浣，老狂生書。

又《呂洞賓花月神仙會引》　予觀紫陽張眞人《悟眞篇》內，有上陽子陳致虛注解，引用呂洞賓度張珍奴成仙證道事迹。予以爲長生久視，延年永壽之術，莫逾於神仙之道，乃製傳奇一帙，以爲慶壽之詞。抑揚歌頌於酒筵佳會之中，以佐樽歡暢於賓主之懷，亦古人祝壽之義耳。今就錄上陽子注詞於後，以爲學仙者覽焉。宣德十年十二月朔日，全陽子製。

附　《上陽子注詞》　宣和中，洞賓遊吳興，見一妓張珍奴，色華美，性澹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洞賓作一士訪之，珍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盡歡，自飄然而去。明日又至。如是往來月餘，終不及亂。張珍奴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留一宿，馨枕席之娛，豈妾鄙陋，不足以奉君子耶？』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必如是哉！且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

但念奴入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爲眞，歌謳艷曲，以悲爲樂。借僞飾以惑人，每每悔嘆。世之愚人，不自尊貴。過我門者睹我如花，情牽意惹，留戀不捨。非但費財，多致身困。妾雖假容交歡，招愆愈重。唯昕夕告天，早期了脱。』士曰：『汝志如此，何不學道？』珍曰：『陷於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爲汝師，可乎？』珍即拜扣。士曰：『再來乃可。』遂去。珍日夜望不至，深自悵望。因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説些兒個。安得仍前相對坐？仙景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相戀我。』筆未竟，士忽來，見所書，續其韻曰：『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個。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士乃以太陰煉形丹法與之，珍自是神氣裕然，若大開悟。不知密有所傳尤多，珍亦不以告人。臨別，作【步蟾宮】云：『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復得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閉堅固，煉庚甲，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説道先生姓呂。』珍方悟是呂先生，後珍成仙悟道焉。

又《南極星度脱海棠仙引》 正統三年春，予遣童僕採藥於懷慶之地，太行之陽。僕回，具言太行山之海棠嶺海棠之盛：入山可行五十里，有高嶺深澗，其間盡是海棠，不下千萬餘本。皆長於叢林荒草之中，人迹罕到之處。訪其彼土之老，但云：自古稱爲海棠嶺，人亦不知罕，人家亦不栽植，每遇春時，滿山如錦。但樵牧者折其花以爲玩，斫其木以爲薪耳。予聞之，即命數十人荷鍤而往，移得三十餘本，植於苑中。及清明之時，奇葩艷質，百媚千嬌，紅紫芳菲，照耀人目，誠有睡未足之嬌態之比也。特咏《海棠吟》一篇，以寄興焉。正統四年，節近清明，復睹嬌艷之姿，欲置酒合樂以賞之，因念詩不能歌於席上，遂隱括《海棠吟》之意，假托於神仙，作《海棠仙》傳奇一帙，以爲佐樽賞花云耳。時二月花朝日，全陽道人書於海棠圃之海棠亭。

又《河嵩神靈芝慶壽引》 予欽蒙聖恩，奉藩守國，於今十五載。仰賴聖世雍熙，天下和平，中原豐稔，雨暘時若，藩國安康，宮闈吉慶。乃今正統四年春二月，有靈芝生於王宮中，佛堂之東，紫蓋金莖，形大若盎，高可六寸，燁燁光輝，色如赤瑛，堅而潤澤。實社稷之衍慶，河嵩之效靈，爲聖朝之祥瑞，開萬萬年太平之應也。顧予菲薄，何德以堪？然有此瑞應，豈無歌咏以美之？因作傳奇一帙，載歌載咏，以答荷社稷河嵩之恩眷，以慶喜聖世明時之嘉禎，以增延全陽老人之福壽耳。故爲引。正統四年二月十九日，全陽老人年（六）〔五〕十一歲書於存心殿。

又《小天香半夜朝元引》 世之有精神血氣者，則有死生；有形像物色者，則有成壞。此皆造化必然之理，陰陽消長之道，不可違也。惟能保精神、煉氣血，於千萬年而不死者，故名曰『仙』。然爲仙者，有天仙、地仙、神仙、鬼仙之類不一。或有羽化飛昇、出神棄屍之名各等。予觀今世楊仙姑，可謂天仙也。仙姑，京兆妓籍人，姓楊，名小天香，道號守靜。在元時，適河南安生右丞。早寡，年甫二十一歲，惟撫幼子以度日。其母憐其寡居，自河南取回京兆，欲其復爲迎送之事。仙姑怒曰：『妾聞婦無再醮之理。妾雖出於妓籍，斷不可從此，以累婦德。』其後，母欲強逼之，遂潛遁入華山玉女峰頭修道。蓬首跣足，外棄形骸，寒暑不易其志。煉就神形，遂得悟道，後遇陳希夷點化朝元。京兆人有夜聞空中仙樂和鳴，睹一老仙，攜數女仙西行。其中仿佛一人若昔日名妓小天香也。予聞斯事而嘆曰：『異哉！神仙之化，爲不誣矣。』向之所謂精神血氣之不耗而致然歟？不寧惟是。而仙姑能守婦道，雖出於倡優之門，而節義俱全。比之良家婦女不能守志者，爲何如耳？於世教豈無補哉？特以次第，編爲傳奇，庶可繼乎麗則之音，非若淫詞艷曲之比也。政所謂『詩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到眼前』。誠如是言耳！故爲引。

又《搊搜判官喬斷鬼引》 嘗論鬼神報應之理，或有而或無；其伸也則無，其屈也則有。故雖聖賢，或可測，或不可測。可測者，理之常也；不可測者，情之變也。若今之伴讀徐行，其平日諄諄然一儒者，可謂達理之士矣。而所失者小，所棄者大。鬼神報應，如影如響，不爽毫末。所謂情之變者，雖聖賢安可測耶？徐行有古畫，賫付匠者，爲其裝潢成軸，經一載而匠者弗還。徐行求之數而不得，深自懊怒，致疾而終。臨終，囑其子安曰：『我生爲儒者，因一畫，豈可與賤役經官府耶？待終之時，汝付紙一幅，筆一枝，置吾懷袖，吾必至冥府告之。』不數日，其匠者亦無疾而死。人皆以爲徐行果告於冥府矣。匠者果因此畫，而受報矣。予聞之而嘆曰：『此政所謂情之變者也！』以理之常而論之，閻羅老子豈爲盜其數幅畫，便致殞一人之命耶？必無是理也。以情之變者言之，釋氏所謂『念頭』者，其徐行失畫之情，念頭則重也。既不能經官追取償之，又

不能痛責其人，使其心悒悒不舒，朝夕之間，無頃刻而不留意於此書，怨恨於是匠也。既殞其身，又遺言付紙筆，是其生死未忘也。其氣之屈而莫伸，復有甚於此者乎！予故曰：『鬼神之情狀，屈則誠有也。』又聞其匠者，甚不孝而不悌，手搏其母，刃傷其弟。粗惡之言，詈其母之常事也。此豈鬼神容之耶？姑置鬼神之論，而思徐行，爲一儒者，所爲若是，其無涵養，無識量，區區於玩物喪志，流而不止，死而不厭，遺笑後世，亦可爲士君子之戒焉。特製傳奇一帙，使人歌咏搬演，亦可少補於世教也。故爲引。

明・王九思《書〈寶劍記〉後》　音律之學，余未之能深知也。罷官後，間嘗命筆，直以取快一時耳，非作家手也，乃對山康子持去刻諸梓云。往年乙巳春，東山中麓李公，以其所製【傍妝臺】百首寄余。余不自量，輒敢次韻，序而幷刻之，不自知其不可也。後獲公序其有《西野子樂府》，品題南北下上今古，極爲精當。余聞之，殊增愧汗。自恨不獲早領公言，鹵莽至此，貽笑人人，固知其不能免矣。昔人謂『詞爲詩外一重天』，豈非然哉！豈非然哉！乃今使者至，辱公手書，以新製《寶劍記》見示，且命爲之序。乃倩歌之，憑几而聽之既，於是仰而嘆曰：『嗟乎！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一代之奇才，古今之絕唱也。』雪蓑子序之悉矣，余復曷言？出腹心，讓才美，書諸其後如此。公如不棄，得以托名不朽，幸矣幸矣！山林盲叟，復不自量，得隴望蜀。公之《六經注疏》，想已著成，風便無惜見教，俾瀕朽之人，得以飫聞至論，此生不虛，尤爲一大幸也！嘉靖己酉秋九月九日，渼陂八十二山人王九思書。

明・陸采《南西廂記序》　唐元相微之，蘊抱情癖，假張生以自宣。宋王性之辨之詳矣。自《侯鯖錄》記時賢所著詞曲，而優戲之源始開。逮金董解元演爲《西廂記》，元初盛行。顧當時專尚小令，率一二闋即改別宮。至都事王實甫，易爲套數。本朝周憲王，又加【賞花時】於首，可謂盡善盡美，眞能道人意中事者，固非後世學士所敢輕議而可改作爲哉！迨後，李日華取實甫之語翻爲南曲，而措詞命意之妙，幾失之矣。予自退休之日，時綴此編，固不敢媲美前哲，然較之生吞活剝者，自謂差見一班。若夫正人君子責我以桑間、濮上之音，燕女溺志者，予則不敢辭。雖然予倦遊矣，老且無用，不藉是以陶寫凡慮，何由遣日？況嘲風弄月，又吾儕常事哉！微之，唐名士也。首惡之名，彼且蒙之，予亦薄乎云爾。書此不覺一笑，呼童子歌吾曲以進酒。清痴叟陸采天池自序。

明・李開先《李開先集》卷五《改定元賢傳奇序》　南宮劉進士濂，嘗知杞縣事，課士策題，問漢文、唐詩、宋理學、元詞曲，不知以何者名吾明，刻示其取卷，題曰《風教錄》。夫漢、唐詩文，布滿天下，宋之理學諸書，亦已沛然傳世，而元詞鮮有見之者。見者多尋常之作，胭粉之餘。如王實甫在元人，非其至者，《西廂記》在其平生所作，亦非首出者，今雖婦人女子，皆能舉其辭，非人生有幸不幸耶？選者如《二段錦》、《四段錦》、《十段錦》、《百段錦》、《千家錦》，美惡兼蓄，雜亂無章。其選小令及套詞者，亦多類此。予嘗病焉，欲世之人得見元詞，幷知元詞之所以得名也，乃盡發所藏千餘本，付之門人誠菴張自愼選取，止得五十種，力又不能全刻，就中又精選十六種，刪繁歸約，改韻正音，調有不協，句有不穩，白有不切及太泛者，悉訂正之，且有代作者，因名其刻，爲《改定元賢傳奇》。泰泉黃詹事，所謂以奇事爲傳者是已。然又謂之行家及雜劇，昇平樂，今捨是三者，而獨名以傳奇，以其字面稍雅致云。竢有餘力，當再刻套及小令。然此猶細事也，如經學止知尊朱子，便舉業，勿論漢疏，雖宋儒之說，悉置之不問，問之不知，每經止舉一家，如楊慈湖之易，林之奇之書，詩則《王氏總聞》，春秋則《木訥經筌》，及魏湜之《禮記集說》，多有高出朱注之上者。此外能發明經旨者，抑又不止四五十家。宋刻已古，抄冊漸訛，再過百年，俱失傳矣，必須題請之，後有京板，以及各書坊有鏤板，始可遍行天下，不然，則以拘拘背朱爲嫌，而經術不幸，不減秦火矣。天朝興文崇本，將兼漢文、唐詩、宋理學、元詞曲而悉有之，一長不得名吾明矣。敬因序刻傳奇，有所感而爲是說云。

又《改定元賢傳奇後序》　傳奇凡十二科，以神仙道化居首，而隱居樂道次之，忠臣烈士、逐臣孤子又次之，終之以神佛、烟花、粉黛。要之激勸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作，非苟作，非無益而作之者。今所選傳奇，取其辭意高古，音調協和，與人心風教俱有激勸感移之功。尤以天分高而學力到，悟入深而體裁正者，爲之本也。同時編改者，更有高筆峰、弭少菴、張畏獨三詞客，而始終之者，乃誠菴也。譬諸修書，有總裁，有纂修；試場，有考試、有同考；而予則忝爲總裁與考試官云。

又《詞謔・崔氏春秋》　《西廂記》謂之《春秋》，以會合以春，別離以秋云耳；或者以爲如《春秋經》筆法之嚴者，妄也。尹太學士直輿中望見書鋪標帖有『崔氏春秋』，笑曰：『吾止知《呂氏春秋》，乃崔氏亦有《春秋》乎？』亟買一冊，至家讀之，始知爲崔氏鶯鶯事。前輩質樸，官至臺閣，猶不知《春秋》詞，宜其自嘆不如丘仲深博洽，又能爲《五倫全備》戲文。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七　東坡謂：『其民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至今不衰。』夫古稱吳歌，所從來久遠，至今遊惰之人樂爲優俳。二三十年間，富貴家出金帛，制服飾、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餘人爲隊，搬演傳奇。好事者競爲淫麗之詞，轉相唱和，一郡城之內衣食於此者，不知幾千人矣。人情以放蕩爲快，世風以侈靡相高，雖踰制犯禁，不知忌也。余遵祖訓不敢違。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一辛部下　紅拂、紅綃、紅綫，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説，又皆將家，皆姬媵，皆兼氣俠，然實無一信者。衛公雖韓柱國甥，絕不聞處道相值，緣李百藥嘗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睹百藥傑體俊秀，因畀侍兒歸。豪異秘纂，遂嫁此事衛公。而虯髯客之誕，又不必辯者也。紅綫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考，《甘澤謠》未足憑據。紅綃尤謬悠，蓋以汾陽多妓樂，詭爲此談。又本紅拂，而崑崙則又附會虯髯耳，第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他有其人，大都不必深辯。今諸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矣。章臺柳事或有之，唐人詩可證也。

又　《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其父滎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娃晚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

又　《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檛檛銀龜搖白馬，傅粉美人大旗下。』以爲卽呂布美人，殊不知傅粉自説呂貌，非姬妾也。陶穀秦弱蘭事，見宋士人供狀，當不誣。

又　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事實本《搜神記》，非杜撰也。《記》稱永父亡，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君妻。』遂與俱至主家。曰：『永雖小人，蒙君恩德，誓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何能？』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匹。』於是永妻織十日而百匹具焉。據此則永夫婦當在六代前，或晉或魏，不可知也。李德武妻裴氏，亦載《隋史》中。

又　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壻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咸以謬悠其事也。繇勝國而迄國初一轍。近爲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

明・潘之恒《鸞嘯小品》卷二《吳劇》　余初遊吳，在己卯壬午間，卽與張伯起、王百穀善。其時大雅堂《紅拂》、《竊符》、《虎符》、《祝髮》四部甚傳。串演者彭十、白六諸俊，皆有令名。惟莫蘭舟爲生，尚有苦氣。其後，彭生死而白娘嫁，張公之興爲索然。又數年，倪三出，復大振。有《扈孥》諸記。而申之小班，管舍爲傑出。范班、徐班爲亞旅。今范、益二班，其一自廣陵來，余友季玄所教成，忽以贈長白。長白悅而優視之。時徐仲元有小班，生、旦差勝，亦小時了了者耳。今小管作申衙領班，兩生演《西樓記》最擅場。《西樓》無他奇，惟一意穆素徽，此可作鍾情榜樣。余及陳眉公皆爲之醉心，大有佳境。其舊人可紀者，惟管生耳。金陵好事家令崑山班演之，未善也。

又卷三《觀演柳夢梅贈阿荃昌孺》　不謂情痴絕，痴來轉自憐。幽婚冥府牒，禁臠丈人權。雀舞開屏暗，鸞歡照影全。吳儂心總慧，似得董狐傳。

又《觀演杜麗娘贈阿衡江孺》　本是情深者，冥然會此情。難逢醒若夢，願向死求生。化蝶飄無影，啼鵑怨有聲。柳狂飛似絮，終與浪花平。

又《贈吳亦史》　湯臨川所撰《牡丹亭》、《還魂記》初行，丹陽人吳太乙攜一生來留都，名曰亦史，年方十三。邀至曲中，同允兆、晉叔諸人坐佳色亭觀演此劇。惟亦史甚得柳夢梅恃才恃婿，沾沾得意，不肯屈服景狀。後之生色極力模擬，皆不能及，酷令人思之。因檢出《情痴》舊文，附錄於此。

又《病中觀劇有懷吳越石》　漫道觀如幻，寧非情所鍾。高談能折

鹿，變態宛遊龍。避俗偏宜雨，餘歡欲迫冬。江南相憶處，花信喜春逢。

潘生曰：余喜湯臨川《牡丹亭記》。得越石徵麗於吳，似多慧心者，足振逸響。既各有品題，復作《情痴》一段，幷搜《太平廣記》與此劇牽合者悉補之，將以綴於卷末，亟遺之越石，庶無憾於賞音之莫寄矣。

又《亘史・雜篇》卷二《墮情》　余既讀湯義仍《牡丹亭》、《還魂記》，尤賞其序。夫結情於夢，猶可回死生、結良緣，而況其構而離，離而合以神者乎？自《牡丹亭》傳奇出，而無情者隔世可通。此一竇也，義仍開之。而天下始有以無情死者矣。自幻影閣心應之，意孚而情構者，千里必合。此一竇也，嫣然、玄龍開之。而天下始有以不離情死者矣！雖然，情重者，非謂其溺也。謂其溺，而不能以想超也。夫玄龍與嫣然，情似不能以一日離矣。今離且三年，若未嘗一日離者，而情愈密，固結愈堅。豈非遙呼者，其應漸近；神遇者，其形不睽。則二人之想成可以上陞爲仙，而胡混濁之足以攖也！則向之病義仍者，不知情緣性生者也！而余之詬嫣然者，不知神以想化者也。情至是而益難言矣！非太上之忘情者，吾誰與歸依乎？卽後所陳詩，淺之乎其言情矣！然於竇，則未有爲之先者，故命曰『墮情』。吾固未見乘馬之入夫鼠穴也，悟者宜自超之，不然又增一迷障矣！詩何以觀焉！

又卷四《情痴》　古稱優孟、優施，能寫人之貌，尙能動主，而況以情寫情，有不合文人之思致者哉！余友臨川湯若士，嘗作《牡丹亭》、《還魂記》，是能生死死生，而別通一竇於靈明之境，以遊戲於翰墨之場。同社吳越石家有歌兒，令演是記，能飄飄忽忽，另番一局於縹緲之餘，以淒愴於聲調之外。一字不遺，無微不極。旣感杜、柳情深，復服湯公爲良史。吳君有逸興，然非二孺莫能寫其形容，非冰生莫能賞其玄暢。乃今而後，知《牡丹亭記》之有關於性情，可爲驚心動魄者矣。蓋余十年前見此記，輒口傳之，有情人無不歔欷欲絕，恍然自失。又見丹陽太乙生家童子演柳生者，宛有痴態，賞其爲解。而最難得者，解杜麗娘之情人也。夫情之所之，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終，不知其所離，不知其所合。在若有若無，若遠若近，若存若亡之間，其斯爲情之所必至，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後情有所不可盡。而死生生死之無足怪也。故能痴者而後能情，能情者而後能寫其情。杜之情痴而幻，柳之情痴而蕩。一以夢爲眞，一以生爲眞。惟其情眞，而幻、蕩將何所不至矣。

二孺者，蘅紱之江孺、荃子之昌孺，皆吳閶人。各具情痴，而爲幻，爲蕩，若莫知其所以然者。主人越石，博雅高流，先以名士訓其義，繼以詞士合其調，復以通士標其式。珠喉宛轉如串，美度綽約如仙。江孺情隱於幻，登場字字尋幻，而終離幻。昌孺情蕩於揚，臨局步步思揚，而未能揚。政以杜當傷情之極，而忽值鍾情之夢。雖天下致情，無有當於此者。柳當失意之時，忽逢得意之會，雖一生如意，莫有過於此者。或尋之夢而不得，尋之溟漠而得，其偶合於幽而不暢，合於昭昭而表其微。雖父母不之信，天下莫之信，而兩人之自信尤眞也！臨川筆端，直欲戲弄造化。水田豪舉，且將凌轢塵寰，足以鼓吹大雅，品藻藝林矣。

不慧抱恙一冬，五觀《牡丹亭記》，覺有起色。信觀濤之不余欺，而夢鹿之足以覺世也。遂書以授兩孺，亦令進於技，稍爲情痴者吐氣。他日演《邯鄲》、《紅梨花》、《異夢》三傳，更當令我霍然一粲爾。

明・袁宏道《紫釵記總評》　一部《紫釵》，都無關目，實實塡詞，呆呆度曲，有何波瀾？有何趣味？臨川判《紫簫》云：『此案頭之書，非臺上之曲。』余謂《紫釵》，猶然案頭之書也，可爲臺上之曲乎？

傳奇自有曲白介諢，《紫釵》止有曲耳，白殊可厭也，諢間有之，不能開人笑口。若所謂介，作者尙未夢見在。可恨！可恨！

凡樂府家，詞是肉，介是筋骨，白、諢是顏色。如《紫釵》者，第有肉耳，如何轉動？却不是一塊肉屍而何？此詞家所大忌也。不意臨川乃亦犯此。

元之大家，必胸中先具一大結構，玲玲瓏瓏，變變化化，然後下筆，方得一齣變幻一齣，令觀者不可端倪，乃爲作手。今《紫釵》亦有此乎？

或曰：『子謂《紫釵》，有曲白而無介諢，大非元人妙技。向嘗見董解元《西廂》，亦有曲白而無介諢者也，此又何說？』曰：臨川序中，已言之矣，是『案頭之書，非臺上之曲』也。雖然，亦不可概論。如董解元《西廂》，姿態橫生，風情迭出。試檢《紫釵》，亦復有此否？不過詩詞富麗，俗眼遂爲其所瞞耳。曾讀過江曲子，知辨臨川，與董解元天淵處也。

明・張大復《張大復小品・歌》　予於歌無所入，但徵聲耳。然聽《還魂傳》，惟恐其義之不晰；聽《西廂》、《拜月》，則按節了然，豈盛盛

初初之說乎？湯先生自言：『此案頭之書，非房中之曲。』而學語者，輒有當行未當行之解，此眞可笑也。

又《俞娘》 俞娘，麗人也，行三。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頓。十三，疽苦左脅，彌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容，愈不可逼視。年十七夭。當俞娘之在床褥也，好觀文史。父憐而授之。且讀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還魂傳》，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眞達意之作矣！』飽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注云：『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皆能及之。杜女固先我着鞭耶！』如斯俊語，絡繹連篇。顧視其手迹，遒媚可喜，當家人也。某嘗受冊其母，請秘爲草堂珍玩。母不許，曰：『爲君家玩，孰與其母寶之，爲吾兒手澤耶？』急急令倩錄一副本而去。俞娘有妹，落風塵中，標格第一，時稱仙子。而其母私於某曰：『恨子不識阿三。』吾家所錄副本，將上湯先生。謝耳伯願爲郵，不果上。先生嘗以書抵某：『聞太倉公酷愛《牡丹亭》，未必至此。得數語入《梅花草堂》，幷刻批記，幸甚。』又虞山錢受之近取《西廂》公案參倒，洞聞、漢月諸老宿請俞娘本戲作《傳燈錄》甚急，某無以應也。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斯無足怪，不朽之業，亦須屢厄後出耶！挑燈三嘆，不能無憾於耳伯焉。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一《彩霞記》 《彩霞》出一優師所作，曲雖俚，然間架步驟，亦自可觀，較之《西樓》，雖〔確〕爲彼善。此外非復知矣。

又《袁晉〈西樓記〉》 近日袁晉作爲《西樓記》，調唇弄舌，驟聽之亦堪解頤，一過而嚼然矣，音韻宮商，當行本色，了不知爲何物矣。

又《玉茗堂四夢》 玉茗堂四傳，臨川湯若士顯祖先生作也。其《南柯》、《邯鄲》二傳，本若士臧晉叔懋循先生所作元人彈詞來。晉叔既以彈詞造其端，復爲改正四傳以訂其訛，若士忠臣哉！晉叔最愛余諸傳，逢人便說，且托友人相邀過彼，而余貧老不能往。未幾而晉叔物化，負此知己，痛哉！晉叔不聞有所構撰，然其刻元人雜劇多至百種，一一手自刪定，功亦不在沈先生下矣。

又《屠隆傳奇》 《曇花》、《彩毫》，屠長卿隆先生筆，肥腸滿腦，莽莽滔滔，有資深逢源之趣，無捉衿露肘之失，然又不得以濃鹽、赤醬嘗之，惜未守沈先生三章耳。

又《張伯起傳奇》 張伯起先生，余內子世父也，所作傳奇有《紅拂》、《竊符》、《虎符》、《扈廈》、《灌園》、《祝髮》諸種，而《紅拂》最先，本《虯髯客傳》而作，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鏡一段，遂成兩家門，頭腦太多。佳曲甚多，骨肉勻稱，但用吳音，先天、簾纖隨口亂押，開閉罔辨，不復知有周韻矣。最可笑者，弇州先生之許《紅拂》也，曰『《紅拂》有一佳句，曰「愛他風雪耐他寒」，不知其爲朱希眞詞也』云云。余一日過伯起齋中。談次問：『此句用在何處？覓之不得。』伯起笑曰：『王大自看朱希眞《紅拂》耳，似未嘗看張伯起《紅拂》也。』相與一笑。近見坊刻李卓吾批點《紅拂》，大要謂：『《紅拂》一婦人耳，而能物色英雄於塵埃中。』是贊《虯髯傳》中紅拂耳，亦未嘗贊張伯起紅拂也。知音之難如此。此外《灌園》亦俊潔，《竊符》亦豪邁，餘不甚行。

又《鄭若庸〈玉玦記〉》 鄭虛舟若庸，余見其所作《玉玦記》手筆，凡用僻事，往往自爲拈出，今在其從侄學訓繼學處。此記極爲今學士所賞，佳句故自不乏，如『翠被擁鷄聲，梨花月痕冷』等，堪與《香囊》伯仲。《賞荷》、《看潮》二大套，亦佳。獨其好填塞故事，未免開飣餖之門，闢堆垛之境，不復知詞中本色爲何物，是虛舟實爲之濫觴矣；乃其用韻，未嘗不守德清之約。虛舟尚有《四節記》，不足觀已。

又《〈寶劍記〉與〈登壇記〉》 李伯華開先《林冲寶劍記》，『按龍泉』闋亦好，餘祇平平。《韓信登壇記》，卽《千金記》，本元金志甫《追韓信》來，今《北追》、《點將》全用之。

又《徐霖〈柳仙記〉》 徐髯仙霖《柳仙記》，事見《幽怪錄》，詞亦古質，然寂寥踐淺，斤兩不足。谷子敬先已有《度城南柳》，不堪幷觀。

又《梅禹金〈玉合記〉》 梅禹金，宣城人，作爲《玉合記》，士林爭購之，紙爲之貴。曾寄余，余讀之，不解也。傳奇之體，要在使田畯紅女聞之而趯然喜，悚然懼；若徒逞其博洽，使聞者不解爲何語，何異對驢而彈琴乎？昔翟資政巽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有庖者藝頗精，翟每向同官稱之。後稍懈，衆以嘲翟，翟呼使數之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

賞，而敢疏嫚若此，使衆人以責膳夫之罪，還責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解作何語。余謂：若歌《玉合》於筵前臺畔，無論田畯紅女，即學士大夫，能解作何語者幾人哉！徐彦伯爲文，以『鳳閣』爲『鷗門』，『龍門』爲『虬戶』，當時號『澀體』。樊宗師《絳州記》，至不可句讀。文章且不可澀，況樂府出於優伶之口，入於當筵之耳，不遑使反，何暇思維，而可澀乎哉！濫觴於虛舟，決堤於禹金，至近日之《箜篌》而滔滔極矣。禹金旋亦自悔，作《長命縷》，自謂：『調歸宮矣，韻諧音矣，意不必使老媪都解，而亦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余尤以爲未盡然也。《玉合記》【榴花泣】第二闋內有句云：『離腸悵觸斷無些。』自音云：『悵，音橙。』不知所出，亦不能解。一日觀山谷詩云：『莫若囂號驚四鄰，推床破面悵觸人。』然後知『悵』當作『掁』，從手，不從木，音撐。掁觸，見《涅（盤）〔槃〕經》，山谷用之詩，已自僻澀，禹金乃用之作曲。然則三藐、三菩提，盡曲料耶？此體最易驚俗眼，亦最壞曲體，必不可學。

又《顧大典傳奇》　自此吳江顧大典有《義乳》、《青衫》、《葛衣》等記，皆〔伯〕起流派，操吳音以亂押者。清峭拔處，各自有可觀，不必求其本色也。

又《王驥德〈題紅記〉》　《題紅》，王伯良驥德作。伯良，屠長卿之友，長卿深許可之，謂：『事固奇矣，詞亦斐然。』今觀其詞，使事嚮於禹金，風格不及伯起，其在季、孟之間乎？獨其結構如摶沙，開闔照應，了無綫索，每於緊處散緩，是又大不如伯起者也。至其自序《題紅》，則曰：『周德清《中原音韻》，元人用之甚嚴，自《拜月》、《伯喈》始決其藩。傳中惟齊微之於支思，先天之於寒山、桓歡，沿習已久，聊復通用；庚青之於眞文，廉纖之於先天間借一二字偶用；他韻不敢混用一字。至北調諸曲，不敢借用，以北體更嚴，存古典刑也。』夫《琵琶》出韻，是誠有之，《拜月》何嘗出韻？且二傳佳處不學，獨學其出韻，此何說也？此何說也？若曰嚴於北而寬於南，尤屬可笑。曲有南北，韻亦有南北乎？袁西野有一【清江引】，專誚不用韻作曲者，云：『沈約近來憔悴損，打不開糊塗陣。五言一小詞，四句押三韻。提來到口邊頭煞力子忍。』

又《孫柚〈琴心記〉》　邑人孫梅錫柚作《琴心記》，亦有纖句。

又《王雨舟　李日華　陸天池　沈涅川之作》　王雨舟改北《王允連環記》爲南，佳；李日華改《北西廂》爲南，不佳，然其《四景記》亦可觀。陸天池亦有《南西廂》，亦不佳；《明珠》却絕有麗句，聞非一手所成，乃兄給事粲亦助之，當不謬，其聲價當在《玉玦》上。沈涅川《雙珠》、《分鞋》，小兒號嗄。

又《梁辰魚〈浣紗記〉》　梁伯龍辰魚作《浣紗記》，無論其關目散緩，無骨無筋，全無收攝，即其詞亦出口便俗，一過後便不耐再咀；然其所長，亦自有在：不用春秋以後事，不裝八寶，不多出韻，平仄甚諧，宮調不失，亦近來詞家所難。獨一最可笑，而人不知：吳、越之在當時，稱王久矣，王則車馬、服御、位號、稱呼儼然一天子矣，故有郊臺，有柴望，夫差、勾踐亦偃然不復知有周天王矣，而胥、嚭、種、蠡稱曰『主公』，何也？孟子在梁，稱惠王曰『王好戰』，不聞『主公惠王』也，在齊稱宣王曰『今王發政施仁』，不聞『主公宣王』也，此何異三家村童子不知厥父稱呼，而曰『我家老子』也，陋甚矣！

明・周之標《吳歈萃雅敘》　夫歌以咏言，古今幷尚，聲惟應律，正變難齊。是以絲竹較肉，孟嘉致美於自然；嚨喉激聲，繁欽獨推夫妙伎。曲之興也，其來遠矣。惟地異風殊，人分語別。南方水土和柔，音則清舉而佻巧；北地山川重厚，語則沉濁而鈍訛。譬之涇渭判流，澠淄各味者也。自傳奇始於裴硎，《會眞》演於元氏，其間趁拍回環，和聲宛轉，織如霧縠，艷若霞綺，非不托垂於樂府，嗣響於齊梁焉者。第其詞，出入類乎猛顧，先後逞乎務頭，僅叶朱絲，儘供銀甲，半落胡語，大合秦聲，俾南人聚聞，鮮不似聽樂而思卧也。以故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凡開東第，臨南浦，遊蒼阜，款青樓，揚窈窕之吳歈，紹《陽阿》之雅引，設宮分羽，毋取揭調《伊州》，經徵列商，必斥平腔《入破》。傾耳者罷寐，賞心者忘疲，即使綿駒吞聲，伯牙毀絃，宜也。邇者俚詞俳狀，厭聽駭觀，字誤魯魚，詁乖亥豕。知音者恆每病之。抑且歌工巧媛，往往襲舛承訛，而大雅之遺，多湮滅而弗傳。蔣氏云：『二《南》、《國風》，出於民俗歌謠，而南風《擊壤》之咏，實彰《韶濩》之治，是烏可以淫艷廢哉？』故余於全部單詞，採摘菁英，彙爲一帙，繪圖情景，公之好事。雖曰遊藝之餘，實裨諧聲之助。眞如發鄴侯之藏，出中郎之秘。

品題所及，言言騷雅，字字琳琅，縱沿故而若新，且悅目而誤耳。坐花醉月，買笑追歡，無假於急管繁絃，專美夫徒歌逸調。洋洋乎肉聲效嫵，人籟爭妍，飛梁激塵，遏雲振壑；駐流芳於未央，揮羽觴之無算，而謂江左風流，不萃是哉！遂識之以名其選。時萬曆丙辰菊月哉生明茂苑梯月主人書。

明・馮夢龍《雙雄記總評》 世俗骨肉參商，多因財起。丹三木之事，萬曆庚子、辛丑間實有之，是記感憤而作，雖云傷時，亦足警俗。龍子猶。

又《萬事足・叙》 蓋聞《關雎》之德，徵於《小星》；《螽斯》之慶，肇於《樛木》。婦人無儀，不妒爲儀。然形妒者十之八，心妒者十之二，不妒者千百而一二耳。妒雖天性，強半釀成於男子。如椒丘縮臂於一呼，琅琊汗顏於九錫；尉遲馳髡首之訴，二洪協鼓盆之歡。王侯將相勢非不隆，學士名賢識非不廣，然莫能誦周詩以規貞，膳倉庚而療癖。含垢忍慾，銜恨終身。甚者敝笱羞姬，迴波誚李，禍水斬漢，玉環召胡，殺身亡國，亂宗絕嬰，覆轍相尋，莫知省悔。所以然者，非漸於愛，即敝於弱。愛則養嬌，弱則過讓，而結之以一字，曰『懼』。懼者，妒之招也。古之治妒者，多謬托巫師神鬼之教，以儆惕淫悍。然或有信有不信，乃若朋友治妒，未之前聞。陳循事載楮記室，以一擊之義勇，延高公之祀於中翰，事極痛快；而邵氏知過能改，亦有足多。至梅夫人委曲進妾，成夫之美，則更出於尋常賢孝之外，可與《關雎》、《樛木》嗣音。覽斯劇者，能令丈夫愛者明，弱者有立志，勝捧誦《佛說怕婆經》多多矣！其閨人或覽而喜，或覽而怒。喜則我梅，怒則我邵。孰賢孰不，孰吉孰凶？到衰老沒收成時，三更夢醒，自有悔著。此自爲身家百年計，勿恃陳狀元棒喝不到爲幸也。姑蘇詞奴龍子猶述。

又《萬事足總評》 舊有《萬全記》，詞多鄙俚，調復不叶，此記緣飾情節而文之。

又《新灌園序》 奇如灌園，何可無傳？而傳奇如世所傳之灌園，則愚謂其無可傳，且憂其終不傳也。夫法章以亡國之餘，父死人手，身爲人奴，此正孝子枕戈、志士卧薪之日。不務憤悱憂思，而汲汲焉一婦人之是獲，少有心肝，必不乃爾。且五六年間，音耗隔絕，驟爾黃袍加身，而父仇未報也，父骨未收也，都不一置問，而惓惓焉訊所私，德之太傅，又謂有心肝乎哉？君王后，千古女俠，一再見而遂失身，即史所稱陰與之私，譚何容易？而王孫賈子母忠義，爲嗣君報終天之恨者，反棄置不錄。若是，則灌園而已，私偶而已。灌園、私偶何奇乎？而何傳乎？伯起先生云：『吾率吾兒試玉峰，舟中無聊，率爾弄筆，遂不暇致詳。』誠然與？誠然與？自余加改竄，而忠孝志節，種種具備，庶幾有關風化，而奇可傳矣。若夫律必叶，韻必嚴，此塡詞家法，即世俗論議不及，余寧奉之惟謹。古吳詞奴龍子猶述。

又《新灌園總評》 舊《記》惟王蠋死節、田單不肯自立二事，差強人意。餘祇道淫，未足垂世。新《記》法章念念不忘君國，而夜祭之孝，討賊之忠，皆是本傳絕大關目。君夫人不失節，尤得爲賢者諱之義。寶簪世子故物，借此取巧，方成佳話。

不誅淖齒，君仇不報，不臣服三晉、魯、衛諸國，君仇亦報之未盡。得末折點破，始無遺漏。

舊本臧兒、牧童，率皆備員，未足發笑。且牧童孳尾而出，殊覺草率。請觀新劇，冷熱天懸矣。

田將軍迎立，在世子不無突然。今添《臧兒途遇》一折，前後血脉俱通，且於下折夜深歸，煢煢荷鋤，亦有照應。

又《酒家傭叙》 存孤奇事，胡可無傳？先輩陸天池、欽虹江各有著述。天池闡僞儒之幽，虹江描狡童之隱，皆傳中奇觀也。然本存孤者文姬，而天池謬以已死，趙伯英爲生，未免用客掩主。虹江以杜喬之女爲李燮妻，中間離合，復入泛常圈套；而滕女作妾，情節亦支蔓，且失實。余酌短長而鑄焉，採陸者十之三，採欽者十之四，而余以襪綫足之。蓋書成而因嘆清議之可畏也。馬季常，經術名儒，一爲不義，千載而下，討不得一副乾淨面孔。而文姬、王成、郭亮、吳祐，至今凜凜有清霜烈日之色。令當場奏伎，雖婦人女子，胸中好醜，亦自了了。傳奇之衰鉞，何減《春秋》筆哉？世人勿但以故事閱傳奇，直把作一具青銅，朝夕照自家面孔可矣。古吳龍子猶述。

又《酒家傭總評》 《漢書》李燮變姓名爲酒家傭，以此名傳，甚當。舊本生脚，或用趙伯英，或用李固，總不如用李燮。滕公以女娶李

燮，亦實事也。

秦宮事，用陸天池本；吳祐、友通期等事，用欽虹江本，可謂合鯖。天池本尚有《趙子賤妻勸夫》一折，以事冗，刪去。惟『孫壽四妝』，余前刻已刪，以其便於女優雜演，故復存之。

李固門人執義相殉者甚多，不能備載，聊存王成、郭亮等一二。演李固，要描一段忠憤的光景；演文姬、王成、李燮，要描一段憂思的光景；演吳祐、郭亮，要描一段激烈的光景。

明・王思任《春燈謎敘》　臨川清遠道人，自泥天竈，取日膏月汁，烘燒五色之霞，絕不肯俯齊州，掄烟片點。於是『四夢』熟而膾炙四天之下，四天之下，遂競與傳其薪而乞其火，遞相夢夢，凌夷至今。胡柴白棍，竄塞眯哭。其中竟不以影質溺，則亦大可咍矣。道人去廿餘年，而皖有百子山樵出，早慧早髯復早貴。肺肝錦洞，靈識犀通，奧簡遍採，大書獨括。曾以文魁髮燥，表壓會場，奉使極旗亭郵道之踪，補袞益山龍穀藻之美。著作建明，別有顛尾，時命偶謬，丁遇人疴，觸忌招愆，渭涇倒置。遂放意歸田，白眼寄傲，祇於桃花扇影之下，顧曲辯撾。一日拍案大叫，以爲天下事有何經？正萬車載鬼，悉黎丘耳。乃不譜舊聞，特舒臆見，劃雷晴裏，布架空中。甫閱月，而《春燈謎記》就，亦不減擊鉢之敏矣。中有『十錯認』：自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上下倫物，無不認也，無不錯也。文笋鬬縫，巧軸轉關，石破天來，峰窮境出。擬事既以贍貼，集唐若出前緣。爲予監優兩夕，千人萬人俱大歡喜。或痴其神，或悸其魄，或顫其首，或迸其泪。眞有此學官之兒，眞有此樞密之女，奪舍離魂，飛頭易面，亦可謂偃師般倕之最狡極儈者矣。然予斷之，兩言而止。天下無可認眞，而惟情可認眞；天下無有當錯，而惟文章不可不錯。情可認眞，此相如、孟光之所以一打而中也；文章不可不錯，則山樵、花筆之所以參伍而綜也。作易者，其有憂心乎？山樵之鑄錯也，接道人之憨夢也。夢嚴出世，錯寬入世，至夢與錯交行於世，以爲世固當然，天下事豈可問哉！山陰友弟王思任題。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填詞有他意》　填詞出才人餘技，本遊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者。如王渼陂之《杜甫遊春》，則指李西涯及楊石齋、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崆峒；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近日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言諸公是也。又聞湯義仍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纔成其半，即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而屠長卿之《彩毫記》，則竟以李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

又《張伯起傳奇》　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遍國中。後以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繼之者，則有《竊符》、《灌園》、《扈孱》、《虎符》，共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求作傳奇以侈其勛，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寧菴璟吏部，自號『詞隱生』，亦酷愛填詞，至作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桃符》、《紅蕖》之屬。沈工韻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張則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余每問之，答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余用此例，奈何訝之！』

又《梁伯龍傳奇》　同時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其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苧》之刻，尚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時，梁遊青浦，屠緯眞隆爲令，以上客禮之，即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屠凡言及，必大笑，以爲得意事。

又《萬曆野獲編》卷二五《填詞名手》　本朝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南曲則《四節》、《連環》、《綉襦》之屬，出於成弘間，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吳中陸貞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又鄭山人若庸《玉玦記》，使事穩帖，用韻亦諧。內《遊西湖》一套，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近沈寧庵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眞文桓歡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

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堪選入者殊尠。梅禹金《玉合記》，最爲時所尚，然賓白盡俱駢語，餖飣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揑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成一傳，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祕，然悠謬龐淺，登場聞之，穢及廣座，亦傳奇之一厄也。

又《曇花記》　今上甲申歲，刑部主事俞諟軒顯卿，論劾禮部主事屠長卿隆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松之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具疏指屠淫縱，幷及屠帷簿，至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媟語。上覽之大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第後授官祗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惜屠之才，然終不以登啓事也。西寧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闌入羣優中作技。夫人從簾箔中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清泰爲主。嘗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揮策四顧，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鳴得意。予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故？』馮笑曰：『子不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清字與西爲對，泰卽寧之意也。』屠晚年自恨往時孟浪，致累宋夫人被醜聲，侯方嚮用，亦因以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在坐，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予作《曇花記序》云「此乃大雅目連傳，免涉閨閣葛藤語」，差爲得之。』予應曰：『此乃着色《西遊記》，何必詰其眞僞？』今馮年伯歿矣，其言必有所本，恨不細叩之。

又《拜月亭》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爲不然。此是王識見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且其曲無一句可入絃索者。《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撾膠粘，蓋南曲全本可上絃索者惟此耳。至於《走雨》、《錯認》、《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爲高手。卽旦兒《髻雲堆》小曲，模擬閨秀嬌憨情態，活脫逼眞。《琵琶·咽糠》，描眞亦佳，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且云不特別調之佳。卽如聶古陀滿爭遷都，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予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贍，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月亭》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爲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月亭》後小半已爲俗工刪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後，無一詞可入選者，便知此語非謬。《月亭》之外，予最愛《繡襦記》中《鵝毛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予謂此必元人筆，非鄭虛舟所能辦也。後問沈寧庵吏部，云果曾於元雜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曾問得是出何詞。予所見鄭元和雜劇凡三本，皆無此曲。

往年癸巳，吳中諸公子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鑒塘所訐，謂諸公子且反，其贈答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實謀反確證。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恐上遂信爲眞，急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朱已去任，有代爲解者曰：『《拜月亭》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答贈，非創作者。』因取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獄始漸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憎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拜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爲此說。以代聊城矢耳，豈其然乎？

明·呂天成《曲品》卷上　自昔伶人傳習，樂府遞興；爨段初翻，院本繼出。金、元創名雜劇，國初演作傳奇：雜劇北音，傳奇南調。雜劇折惟四，唱止一人；傳奇折數多，唱必勻派。雜劇但摭一事顚末，其境促；傳奇備述一人始終，其味長。無雜劇則孰開傳奇之門，非傳奇則未暢雜劇之趣也。傳奇既盛，雜劇寖衰。北里之管絃，播而不遠；南方之鼓吹，簇而彌喧。國初名流，曲識甚高，作手獨異。造曲腔之名目，不下數百；定曲板之長短，不淆二三。乍見寧不駭疑，習久自當遵服。所謂規矩設矣，方員因之。數其人，有大家、名家之別；按其帙，有極老、半舊之分。賞其絕技，則描畫世情，或悲或笑；存其古風，則湊拍常語，易曉易聞。有意駕虛，不必與實事合；有意近俗，不必作綺麗觀。不尋宮數調，而自解其敝；不就拍選聲，而自鳴其籟。質樸而不以爲俚，膚淺而不以爲疎。商彝、周鼎，古色照人；元酒、太羹，眞味沁齒。先輩鉅公，多能諷詠；

吳下俳優，尤喜掇串。余雖不尊古而卑今，然須溯源而得委。倣之《詩品》，略加詮次，作《舊傳奇品》。古帙雖多，作者泯沒，略舉三四，以槩其餘。

永嘉高則誠能作爲聖，莫知乃神。特創調名，功同倉頡之造字；細編曲拍，才如后夔之典音。志在筆先，片言宛然代舌；情從境轉，一段眞堪斷腸。化工之肖物無心，大冶之鑄金有式。關風教特其粗耳，諷友人夫豈信然。勿亟於北劇之《西廂》，且壓乎南聲之《拜月》。

又卷下　傳奇定品，頗費籌量，不無褒貶。蓋總出一人之手，時有工拙；統觀一帙之中，間有長短。故律以一法，則吐棄者多；收以歧途，則闌入者雜。其難其愼，此道亦然。我舅祖孫司馬公謂余曰：『凡南劇，第一要事佳，第二要悅目，第三要搬出來好，第四要按宮商，協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曉，第六要詞采，第七要善敷衍，淡處做得濃，閑處做得熱鬧，第八要各脚色派得勻妥，第九要脫套，第十要合世情，關風化。』持此十要，以衡傳奇，靡不當矣。但今作者羣起，能無集乎大成。十得六者，便爲璣璧；十得四五者，亦稱翹楚；十得二三者，卽非砆砆。具隻眼者，試共評之。括其門數，大約有六：一曰忠孝，一曰節義，一曰風情，一曰豪俠，一曰功名，一曰仙佛。元劇門類甚多，南戲止此矣。

明・譚元春《批點想當然序》　《想當然》者，相傳謂盧柟次梗所著，爲傳奇而自異其名者也。吳人客遊於楚，篋中攜此，譚子見而賞之，乃爲竟讀。夫忠孝俠烈之事，散見於經史，而情麗獨歸之曲，忠孝俠烈，人所自爲，欲自言之，則不可無論，名心淡泊，無能自舉。卽欲極力自寫，反多扞隔不通之處。一經才人手筆，以文代辭，以理溯事，合衆人之喜怒，當日之情事，以觀其行徑，雖言談接湊，不必盡然，而要不可移之於他人者，則人之想專而味出也。六經之悠宕者，無如《詩》，則言情爲多。周秦以下，爲騷，爲賦，爲歌行，爲詩餘，三代詩體，簡勁質樸，亦其氣運留之，想固自雋。要之一涉悠宕，卽不能不爲騷，爲賦，爲歌行，詩餘，以專爲情麗之所歸者，則勢使然，亦三代人所不禁也。有名人女子，終身情性所結，覆匿昏迷，婉轉自度，不幸而遇俗子，以刀馬扁鼓傳之；或遇不讀書、不靜悟之人，加以惡詩俚句，演爲小說，述爲歌聲，遂使起居服飾，仍是前人，但易其姓氏，而謂之後人可乎！卽後人之行徑，誠是我不能出心想以迎之，則仍不如置之冥漠，聽後世有耳目、有情性者自爲之，正不必汲汲欲傳，令人痛惜徘徊，歸咎於作者之不善也。且生、旦兩人合爲一傳，則兩人有兩人之想。淨、丑、外、末，嬉笑怒罵，種種詛祝憐惜之人，則亦有淨、丑、外、末嬉笑怒罵之想。夫傳兩人，則兩人已耳。淨、丑、外、末，兩人深不願有此。然無之則不奇，不奇則不傳。世無才人幷淨、丑、外、末，鬚眉如土木矣。況言詞轉動之外，有舉目不見，傾耳不聞，千變而不離者，半面乍睹，如見故人，避就遷延，如長痴木，當徑者爲情所使，忽忽不知自非。此中人孰能以一點艷根，化爲千百字句？不許一字不靈，一句不肖，令四時之氣，草木之情，意外不相干涉之人，盡爲佐使乎！次梗磊落半生，竟以狂死。偶出而爲是編，其豪氣難除。用心不細，故多生處、硬處、疏處，不能盡爲次梗掩。至其意到神開，覺讀者有如或見之之意，總不肯一語落前人窠臼，揣摹之極，變爲天然，不獨他人不能代言，卽質之次梗，或亦非學問讀書之所至也。則幷其生處、硬處、疏處合而成一，次梗之作，正不必爲解嘲矣。或曰：盧固濬人，其序稱大江以南殆非盧作。余意盧散人也，足迹半天下，所至爲號。陸尚書爲吳人，始仕濬令，出次梗於嘉肺中。陸歸，盧隨之客於吳。書成，而得吳名，不復自珍，旋又棄去。生平倘酒嫚罵，無故人知己。將死之歲，弇州先生復以家難流離長安，故遺文散而不收，至今始傳流耶。或曰：此本陸尚書少年所爲，以其宦久而官高，不便以詞曲傳，得意之文，又不忍廢，故託之門生後輩，以爲不朽，詭云次梗耳。嗟乎！鄭康成之《春秋》，亦名服注，許先生之草迹，竟爲右軍幸而傳之足矣，敢苛求其爲『陸』爲『盧』耶？次梗博譏前哲，謂取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爲賦，今讀其《幽鞫》、《放招》之類，非取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爲騷者乎？塑面畫皮，影射往古，自是嘉、隆間習氣，何此編亭亭多新異耶？吾愛次梗，當削去《幽鞫》、《放招》諸篇，獨存《想當然》，則亦不知次梗爲嘉、隆間人也。景陵譚元春撰。

明・虎耘山人《藍橋玉杵記叙》　余師謝迹塵囂，怡情雲水，久不作聲聞想。適友人把玩藍橋勝事，丐爲傳奇以風世。師咤之曰：『箕山之隱，聞風却瓢，予遑爲人間飾鼓吹乎？』友人復踧而請曰：『黃鍾絕而雷缶鳴，郢曲高而知音寡，先生得無是慮邪？世有鍾儀，伯牙未可輟操

也。』師數辭不得，乃強取故傳，稍加鉛飾，表以羽曲，大都托人籟以鳴天籟，皆風世寓言也。倘觀場君子能入耳而感衷，則李女之貞，未始不足以繼響《柏舟》；盧友之直，未始不足以嗣音『伐木』。而裴君慈帥師討罪，奮三尺於燕中；授訣飛仙，起二老於地下，未必不足以壯獵犽之薄伐，觸蓼莪之深思也。至若出入玄谷，吐咳丹砂，則烟霞之味，又在撫無絃者賞之。彼烟火塵襟，欲深天淺者，寧能作是觀耶？雖然，人生三萬六千，統屬傀儡場中，求其解脫羈縻，自持綫索者，古今不可屈指。誰爲祛迷雲於中天，懸明月於長夜？則余請以玉杵振清鐸云。萬曆丙午仲秋月，虎耘山人書於浣月軒中。

明・范景文《范文忠集・題米家童》 予素不畜歌兒。以畏解故，不畜也。每至坐間，聞人度曲，時作周郎顧誤，又似小有解者。然則予自是無歌兒可畜，以畏解故，強語耳。一日，過仲詔齋頭，出家伎佐酒，開題《西廂》。私意定演曰華改本矣，以實甫所作向不入南弄也。再一傾聽，盡依原本，却以崑調出之。問之，知爲仲詔創調。於是耳目之間遂易舊觀。介孺云：『米家一奇乃正在此，不如是不奇矣。』予之自謂有解者，亦獨強語耶。因其賡咏以當鑒賞，拈得腔字，恨不能以仄韻作律體，堪與相對付耳。

生自吳趨來帝里，故宜北調變南腔。每當轉處聲偏慢，將到停時調入雙。坐有周郎應錯顧，吹簫秦女亦須降。恐人仿此翻成套，輕板從今唱大江。

明・范文若《夢花酣序》 元人有《薩眞人夜斷碧桃花》雜劇，童時演爲南戲，即名《碧桃花》，流傳甚盛。已復更爲此事，微類《牡丹亭》，而幽奇冷艷，轉折姿變，自謂過之；且臨川多宜黃土音，腔板絕不分辨，襯字襯句，湊插乖舛，未免『拗折人嗓子』。茲又稍便歌者。記成，不脛而走天下。獨恨幼年走入纖綺路頭，今老矣，始悟詞自詞、曲自曲，重金叠粉，終是詞人手脚。雖然，亦不可爲，非情之至也。昔人謂：唱柳郎中『楊柳岸，曉風殘月』，須得十三四夭韶女子。世有紅紅者乎？余且敲檀板與簫而和之矣。

又《鴛鴦棒序》 戴石屏薄遊江西，誘富家一女，後卒致此女含恙自溺而死。有嘲之者曰：『柳盜跖貪財，孫飛虎好色。這個賊牛，一身兼得。』又《廣艷異編》載滿少卿一事：滿微時，依焦大郎，與焦女指烏蟾長盟，唯恐其不得合也，比顯，棄斥。事類所爲《崔甸士元》劇。予《鴛鴦棒傳》，則取《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一事，稍更而爲之。季衡固大是忍人，後遭窘辱提弄，亦備至矣。前二十四齣，每齣令人卒啼，卒罵，卒詈，起擲砂礫。後十齣，又莫不令人道快。張乖崖幼通劍術，固應爾爾。視崇敬寺黃衫少年，且何如也？嗟嗟！世有買臣之婦，即有季益、王魁，令若輩結爲夫婦，日夜詬誶；而相如、文君，世世化爲共命鳥，吾無憾於碧翁矣。

明・徐石麒《蝸亭雜訂》 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家所宗。艷歌清引，傳播戚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奇技淫巧之贈，絡繹於道；歌兒舞女，不見伯龍，自以爲不祥也。其教人度曲，設大案，西向坐，序列左右，遞傳叠和。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浣紗》初出，梁遊青浦，時屠隆爲令，以上客禮之，即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污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強盡之，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

又 《蝸亭雜訂》云：『鄭之文，字應尼，南城人。公車下第，薄遊長干曲中。馬湘蘭負盛名，與王百穀諸公爲文字飲，不禮應尼，應尼恨之，與吳非熊輩作《白練裙》雜劇，極爲譏訕；聚子弟演唱，召湘蘭觀之，湘蘭微笑而已。定湘傅司業清嚴訓士，一日，召應尼跪東廂下，數之曰：「舉子當爲輕蛺蝶耶？」收以檳楚。後應尼舉進士，官南部郎，遷某郡太守。』《賈餘齋筆記》云：『馮開之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屠長卿新奉恩詔復冠帶，亦作寓公。慕狹邪寇四兒之名，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嫗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憨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曾召名妓馬湘蘭，馬已年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尚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按：屠令青浦時，上海孝廉俞顯卿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及爲刑部主事，論劾長卿云：「日

中爲市，交易而退。翠館侯門，青樓郎署。」上覽之，大怒。得旨，兩人俱革職。此言其詔復冠帶後仍有寇四兒之事。』

明・吴炳《情郵説》　傳中載：劉生遇王慧娘、賈紫簫事，偶在郵舍，而名曰『情郵』。有説乎？曰：有。夫郵以傳情也。人若無情，有塊處一室，老死不相往來已耳。莫險於海，而海可航，則海可郵也。莫峻於山，而山可梯，則山可郵也。乃至黄犬走旅邸之音，青鳥銜雲中之信，雁足通忱，魚腸剖緘，情極其至，禽魚飛走，悉可郵使，又何待津吏來迎？而指雲生東海，驛人偶遇，始憶春滿江南哉！蓋嘗論之，色以目郵，聲以耳郵，臭以鼻郵，言以口郵，手以書郵，足以走郵，人身皆郵也。而無一不本於情。有情，則伊人萬里，可憑夢寐以符招，往哲千秋，亦借詩書而檄致。非然者，有心不靈，有膽不苦，有腸不轉，即一身之耳目手足，不爲之用。况禽魚飛走之族乎？信矣，夫情之不可已也，此情郵之説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惟情亦然。若云人生傳舍，天地蘧廬，人知情之爲人郵，而不知人之爲情郵也。則又進之乎言郵者矣。粲花齋主人題。

明・祁彪佳《遠山堂明曲品劇品・全節記序》　蘇子卿十九年匈奴，從容全節。較逢比尤難。至於嚼雪得生，牴羊得乳，人也而天矣。漢武時人物，滑稽如東方生，文章如司馬長卿，展土擒王如衛霍輩，非不濟濟一時，而求之忠義如子卿者幾人。寥寥千古，止有一十五載陰山之洪皓，差堪暎帶耳。子卿奇蹟，《史》、《漢》業有全傳矣。文人學士，無不扼腕而想見其人。然婦豎不識也。於是譜之聲歌，借優孟衣冠，以開子卿之生面。舊本《牧羊記》色亦近古，多有採入譜者，而塡詞不文，闡境未暢，識者惜之。吾友遠山主人於樂府一道，夙有天巧。盡翻舊窠，譜爲新聲，不浹月而告竣。其構局必取境於新，故不入俗。其搆詞必合法於古，故不傷雅。零金碎玉，化爲舌上青蓮，試一演之，窮愁蕭瑟之景，與慷慨激烈之概，歷歷如睹。令觀者若置身其間，爲之歌哭憑吊，不能自已。今而後不特圖書記籍有子卿，即村落市廛婦豎之胸中，亦有子卿矣。嗟嗟，子卿固忠臣，李少卿亦人傑也。無論以五千殘兵，破方張強虜，力屈始俘。至今勃勃猶有生氣。即其與子卿一書，是西漢第一文字。而往復諸古詩，實開晉唐之派。世以武人目少卿，少卿且不受，而况以敗將目之乎。所惜少一死耳。記中狀義訣自剄一段，爲少卿速駕，自是補天手。傳者因少卿書『徂子無恙』之語，遂有子卿娶胡婦事。丈夫立身光明俊偉，此正見其行權濟經之處，不必爲之諱也。白雁上林，風人之致，又何妨以假作眞哉。夫當胡氛乍熾時，有一子卿者，仗節罵賊，賊氣自奪。豈不賢於十萬師。何必呼韓接踵，單于稽顙，乃在幕南無王庭之日乎。余且讀且歎，因染翰及之。余以主人爲作手，主人亦以余爲知音。爰述簡端而授之梓。

又佚文《玉環》　韋皐玉簫兩世姻緣，不過前後點出，而極意寫韋之見逐於婦翁，作者其有感而作□耶？

又《茜囊》　傳奇中未有傳以博賽破家者，有之，自王□□始。初之豪奢，末之窮困，寫出畢肖。

又《五全》　葉李彈劾賈似道，已見之于《望春樓》，此轉傳之而更暢，似道失意時描寫詳盡，可爲奸邪金鑑。

又《霞牋》　傳青樓者，唯此委婉得趣。至《西樓》文大暢，此外無餘地容人站脚矣。

又《綉襦》　聞有演《玉玦》而青樓絕迹，諸妓醵金搆此曲，爲紅裙吐氣，爲蕩子解嘲。

又《犀合》　舊有唐伯虎傳奇，此仿之爲是記，記中有人不知之巧，而歸結於一合。

又《分錢》　楊廣文之雁魚錦，賈氏之女□元，楊長文之入破出破，皆先生倣《琵琶》處。蓋欲人審韻諧音，極力返於當行本色耳。

又《十孝》　沈〔寧庵〕闡發古孝子事，每事三折，令人□□猛然驚醒，先生不特有功於行孝也已。

又《墜釵》　〔興〕娘度非生生死死，皆因情至，轉訝炳靈公盧二舅之婉轉成就，以錢妹兒收得姊兒，得之讖定。豈神仙亦不斷情累乎？

又《義俠》　此記於武松俠烈之概、潘金蓮淫奔之狀，宛轉寫出。

又《合衫》　取元人《公孫》合新劇參錯而成。極意摹古，一以淡而眞者寫出怨楚之况。

又《雙魚》　取全州佳偶事雜之《薦福碑》劇中，寫書生淪落之狀，□令人神魂慘淡。

又《珠串》　崔孺都押一青衣，賦『侯門如海』之句，自是詩中佳

話，今得於節鎮，□作其合，大可快心。崔妻磨折於伯母，雖未脫套，而描寫婦人反唇之狀，非先生妙筆不能。

又《奇節》 一本分作二事，權臯以計避祿山而竟得生，賈直言飲藥，有文命而卒不死，眞可謂節之奇者矣。二事皆出正史，傳之者情與景合，無境不肖。

又《結髮》 此鬱藍生作傳，先生譜之者。中間狀白叟之負義，鶯娘之守盟，蕭生之異遇，一轉一折，神情俱現。

又《鑿井》 『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原是古語。今入以求友得婦，依主得兄一股，遂成佳傳。

又《分柑》 男寵只方諸生《男皇后》一劇，自來無全本。拈毫搬弄，備極謔浪之態，但爲樂未久，而輒爲□□負心，受諸淒冷，覺懽場太短耳。雖狀雌雄雙飛，竟奪人國。原生以此破家，又何足責哉。

又《鴛衾》 富翹之事，聞吳中實有之。桐柏生《團花鳳碧玉釵》二劇，皆取於此。

又《桃符》 演《後庭花》劇爲南曲，曲第二十八折，已覺有無限波瀾矣。聞舊有《劉天義傳奇》，今不存。

又《埋劍》 郭飛卿陷身蠻中，吳永固以不識面之交，百計贖出，可謂不負生友。飛卿千里赴奠，移恤永固之子，可謂不負死友。世有生死交如此，洵足傳也。

又《連環》 元有《奪戟》劇，云貂蟬小字紅昌，原爲布配，以離亂入官，掌貂蟬冠，故名。後仍作王司徒父女，而連環之計，紅昌不知也。

又《千金》 紀楚漢事甚豪暢，但所演皆英雄本色，閨閣處便覺寂寥。

又《陸采西廂》 天池以李日華《西廂》翻北爲南，剽竊爲詞，氣脈未貫，握管作此，不涉王實甫一字，但□□耳。

又《明珠》 記王仙客劉無雙，文人之情，才士之□，具見之矣。

又《四紀》 一紀四起，是此明以四名公配四景。沈練川作此壽鍾江楊相公者。

又《神劍》 以王文成公道德事功，譜之聲韵。欲令瞋笑皆若識公之面，可佐傳史所不及。曲白工麗，情境宛轉。

又《神鏡》 劍俠特盛於唐，而所載紅線、隱娘尤奇秘可喜。至金生以神鏡合隱娘，正是天然傳奇。此記作得靈怪，又□於塲上見構局之佳，曲□□，是鬱藍生另一作法。韵亦不重押，□□韵內而□□又即用□韵所未及押者，更別闢法門。

又《雙棲》 此《神女》改本也。與□從不同。以□□騷雅供其筆端，覺汨羅江畔，暗雨淒風，黃陵廟前，暮色斜照，恍忽如見矣。

又《李丹》 劉慈水閱擲李事，寄之屬鬱藍生作記，二十日而成。鬱藍尙自遜爲握管未疾也。

明・張岱《瑯嬛文集》卷三《答袁籜菴》 傳奇至今日，怪幻極矣！生甫登場，即思易姓；且方出色，便要改妝。兼以非想非因，無頭無緒，祇求鬧熱，不論根由，但要出奇，不顧文理。近日作手，要如阮圓海之靈奇，李笠翁之冷雋，蓋不可多得者矣。吾兄近作《合浦珠》，亦犯此病。蓋鄭生關目，亦甚尋常，而狠求奇怪，故使文昌武曲、雷公電母，奔走趨蹌。熱鬧之極，反見淒涼。兄看《琵琶》、《西廂》，有何怪異？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許多滋味，咀嚼不盡，傳之永遠，愈久愈新，愈淡愈遠。東坡云：『凡人文字，務使和平知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今人於開場一齣，便欲異人，乃裝神扮鬼，作怪興妖。一番鬧熱之後，及至正生冲場，引子稍長，便覺可厭矣。

兄作《西樓》，祇一『情』字。《講技》、《錯夢》、《搶姬》、《泣試》，皆是情理所有，何嘗不鬧熱，何嘗不出奇？何取於節外生枝、屋上起屋耶？總之，兄作《西樓》，正是文章入妙處，過此則便思遊戲三昧。信手拈來，自亦不覺其熟滑耳。湯海若初作《紫釵》，尙多痕迹，及作《還魂》，靈奇高妙，已到極處。《蟻夢》、《邯鄲》，比之前劇，更能脫化一番，學問較前更進，而詞學較前反爲削色。蓋《紫釵》則不及，而『二夢』則太過；過猶不及，故總於《還魂》遜美也。今《合浦珠》是兄之『二夢』，而《西樓記》爲兄之《還魂》；『二夢』雖佳，而《還魂》爲終不可及也。承兄下問，故敢盡言。伏望高明，恕弟狂妄。

又《陶庵夢憶》卷四《楊神廟臺閣》 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十年前迎臺閣，臺閣而已，自駱氏兄弟主之，一以思緻文理爲之。扮馬上故事二三十騎，扮傳奇一本，年年換，三日亦三換之。其人與傳奇中人必酷

肖方用。

明・孟稱舜《孟稱舜集・節義鴛鴦塚嬌紅記題詞》　天下義夫節婦，所爲至死而不悔者，豈以是爲理所當然而爲之邪？篤於其性，發於其情，無意於世之稱之，幷有不知非笑之爲非笑者而然焉。自昔忠臣孝子，世不恆有，而義夫節婦時有之。即義夫猶不多見，而所稱節婦則十室之邑必有之。何者？性情所種，莫深於男女。而女子之情，則更無藉詩書理義之文以諷諭之，而不自知其所至，故所至者若此也。傳中所載王嬌、申生事，殆有類狂童淫女所爲，而予題之『節義』，以兩人皆從一而終，至於沒身而不悔者也。兩人始若不正，卒歸於正，亦猶孝已之孝、尾生之信、豫讓之烈，揆諸理義之文，不必盡合，然而聖人均有取焉。且世所難得者，知我者耳。語曰：『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太史公傳晏嬰，則甘爲之執鞭；而虞仲翔願以青蠅爲吊客，曰：『後世有一人知我，死不恨。』然則，世之知我有如此兩人者乎？嗚呼，是亦我之所樂爲死者矣！崇禎戊寅仲夏，會稽孟稱舜題。

又《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題詞》　古凡女子而能文者有之矣，有詩之工如玉娘者乎？女子而貞不字者有之矣，有文與貞合，而才行之全如玉娘者乎？蓋玉娘之才，天下之奇才；而玉娘之行，天下之奇行也。或疑女子文多假借。古白龍，即今松陽地也。松陽地處嵯峒間，其才士亦時有，然求如玉娘者卒不可得，顧誰爲捉刀者乎？且女子而殉夫未字之先，此世所恆有也。身歿而能使紫娥、霜娥及鸚鵡隨以俱歿，此世所不恆有也。或故謂難不在死者，而在從之俱死者。然而蜀山不崩，則景鐘不應，龍虎不作，則風雲不興。不有玉娘精誠之所格，則紫娥、霜娥及鸚鵡必不從之俱死。難故不在從者，而在主者。故曰：玉娘之才，天下之奇才；而玉娘之行，天下之奇行也。墓名『鸚鵡』者，彼人皆以情死，而鸚鵡以無情亦死，較諸有情者爲更奇耳。墓在楓林之下，予遊寓松陽，數過吊之。懼其久而漸湮也，乃與松邑好義諸子，募資立祠墓後，名之曰『貞文祠』。而其遺迹之奇，不被諸管絃，不能廣傳而徵信，因撰傳奇布之。俗傳沈生、玉娘，爲大士侍者化身，當在座前，調弄鸚鵡，情所偶感，遂墜凡間。故歿而致鸚鵡俱死之異。此事有無，予不能辨。顧予聞之，古今異人，其生也必有自來，有從精靈來者，有從列宿來者，有從仙佛來者。若玉娘者，其必爲再來人無疑耳。男女相感，俱出於情。情似非正也。而予謂天下之貞女，必天下之情女者何？不以貧富移，不以妍醜奪，從一以終，之死不二，非天下之至種情者，而能之乎？然則世有見才而悅，慕色而亡者，其安足言情哉？必如玉娘者而後可以言情。此此記所以爲言情之書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則此書又即所爲言性之書也。貞文祠費幾千金，俱出自松邑及四方之善信者。而傳奇剞劂之資，則募自吾鄉及金陵者居多。蓋表揚幽貞，風勵末俗，實衆情之所同，而非余一人能爲之也。此性之所爲，無不善也。時癸未孟夏望日，稽山孟稱舜書於金陵雨花僧舍。

又《二胥記題詞》　古人言出於口，則取而還之如券也。子胥覆楚，包胥復楚，兩者皆千古極快心之事。然吾謂爲子胥易，爲包胥難。子胥間關入吳，所濱死者數矣。顧其所遇者，平王之昏暴，囊瓦無忌之貪讒；而其所用者吳也，闔廬善用其民，孫武用兵冠絕千古，伯嚭之憾，與子胥等。合此數人幷力以謀，楚安往而不克焉？故曰易也。若夫包胥所用者，覆亡之餘燼，而所當者，方張之勁寇也。雖秦之強，遠在數千里之外，包胥慟哭秦庭，七有晝夜，秦王憐而出師救之。然非有拊循之素，積慮之深也，何以一戰而却吳兵，踐復楚之一言乎？故曰難也。要之，兩人所用者誠耳。荆卿入秦，白虹貫日，事有成敗，其誠以格天，則一也。當子胥出奔，與包胥相約之時，兩人豈豫卜有秦與吳之助而用之乎？善哉！包胥氏之言也，曰：『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志定於己，言出於口，取而還之，有如券。然非誠也，而能之乎？嗟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事，何一而不本於誠者哉？余昔譜《鴛鴦冢》事，申生、嬌娘兩人慕色之誠，與二胥報仇復國之誠等，故死而致鴛鴦冢之應。或譏余爲方行紆視之士，何事取兒女子事而津津傳之？湯若士不云乎，『師言性，而某言情』，豈爲非學道人語哉！情與性而咸本之乎誠，則無適而非正也。余故取二胥事，譜而歌之，以見誠之爲至，細之見於兒女幄房之際，而巨之形於上下天地之間，非有二□□此二記者，皆所以言道焉可也。崇禎癸未春日，會稽小蓬萊卧雲子題。

明・胡侍《真珠船》卷六《黄州傳奇》　元費唐臣有《蘇子瞻貶黄州》傳奇，先友謝憲使朝宣，正德初，以御史陞浙之憲副。始上任，開

宴，優人以前傳奇呈。未幾，謝入覲，以遺徹宴蔬，謫黃州判。

明・高并《五倫全備記序》 昔者聖人既作經書以教人，又立之象魏以示教，尤恐其不帥教也。又歲時屬民讀法以開導之，諄諄詳悉，惟恐斯人不入於善也。後世所謂象魏讀法之制盡廢，而所以垂世示教者，僅經書存焉耳。然其辭雅奧而理深邃，非自幼習儒書以爲士者，不能盡通也，而況市井田里之人哉！又況於婦人女子哉！陳古靈爲仙居令，作文以諭民，□公先生□□□而載之出學書，又因論周禮，屬民讀法，而謂今有司能一歲三四舉行之，其於風化不無少助，然此僅可使在官及爲士者知之耳。其於細民固亦不能使之盡知也。予偶於士大夫家得赤玉峰道人所作《五倫全備記》，讀之惟恐其盡，然不盡亦不肯止也。書凡二十有八段，其中所述者，無非五經、十九史、諸子百家中嘉言善行之可以爲世勸戒者。言雖俚近而至理存乎其中。其比之懸布示教，屬民讀法者尤爲詳備，況又體之以人身，見之於行事，言而易知，行而易見。凡天下之大彝倫、大道理，忠君孝親之理，處常應變之事，一舉而盡在是焉。其間雖不能無詼諧之談，然皆不失其正。蓋假此以誘人之觀聽，不然則不終卷而思睡矣。後又於一士大夫家見有以人搬演者，座中觀者不下數百人，往往有感動者，有奮發者，有追悔者，有惻然嘆息者，有泫然流涕者。人非一人，人莫不有一事之切其身無脫然無者，嗟乎！何其曲而盡、詳而切如此哉！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深有所補助。回視插架萬軸之書，議論多而得效少者，顧有所不如也，雖多亦奚用哉？假錄以歸，藏諸篋笥，觀者其無例以小說家視之哉！歲在上章敦牂嘉平月，玉山高并書於兩峰寒翠樓。

明・佚名《賽徵歌集序》 辭曲之行於世，其來也盛矣。今之好事君子，因睹古今之傳奇，詞繁而事夥，乃遴選其諸曲詞藻偉麗，情節周貫，演之可以欣悅人之視聽，起發人之興趣者若干篇，類分爲若干卷。予亦久厭古今之詞曲繁冗，而欲擇選其精粹者鐫行於世，未遑暇，今覽□之選本，喜其善於刪格，犁繁就簡，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樂然。遵之付剞劂氏，鐫爲袖珍小書，以便觀覽。然敢故謂纖巧以悅人也。是爲序，而冠諸篇首云。

明・高奕《傳奇品序》 傳奇至於今亦盛矣，作者以不羈之才，寫當場之景。惟欲新人耳目，不拘文理，不知格局，不按宮商，不循聲韻，但能便於搬演，發人歌泣，啓人豔慕，近情動俗，描寫活現，逞奇爭巧，即可演行，不一而足。其於前賢關風化勸懲之旨，悖焉相左。欲求合於今，亦已寥寥矣。余欲一一品定，以紀一時之盛，奈聞見未廣爲憾耳。偶檢笥中所藏傳奇數百種，自明迄今，考其姓氏，細加評定，識以一二語，足以想見其人矣。此亦善與人同之意，非有心去取也。至其文理宮調，格式聲韻，風化勸懲之義，惟於本傳奇詠之可也，亦不敢贅。此但取現在所見聞者記之云爾。

又卷上《古人傳奇總目》 琵琶高則誠作，托蔡邕事　百順無名氏作，王曾、丁寇事　繡襦鄭虛舟作，鄭元和事　連環王雨舟作，王允、董卓事　白兔無名氏作，劉知遠事　雙紅紅綃、紅綫事　釵釧月樹主人作，皇甫吟事　金印蘇復之作，蘇秦事　八義徐叔回作，趙氏孤兒事　鮫綃沈涅川作，魏必簡事　紅拂張靈虛作，李藥師事　荊釵丹邱生作，王十朋事　雙珠沈涅川作，王楫父子事　西廂陸天池作，張君瑞事　香囊邵給諫作，張九成事　千金沈練川作，韓信事　還帶沈練川作，裴晉公事　金丸姚靜山作，抱妝盒事　桃符沈寧菴作，包拯事　西樓袁于令作，于叔夜事　鳴鳳王鳳洲作，楊繼盛事　水滸梅花墅作，梁山泊事　幽閨施君美作，蔣世隆事　鸞釵鄭國軒作，劉漢卿事　躍鯉陳罷齋作，姜詩事　節孝馬瑞蘭作，陶潛、李密事　浣紗梁伯龍作，范蠡事　葛衣顧道行作，劉孝標事　金鎖袁于令作，寶娥事　紅梨陽初子作，趙汝洲事　四景　虎符張靈虛作，如姬事　金雀無名氏作，潘岳事　雙雄馮耳猶作　千祥　紫簫湯海若作，李十郎事　牧羊馬致遠作，蘇武事　精忠姚靜山作，岳武穆事　義俠沈寧菴作，武松事　西園吳石渠作，張繼華事　題門崔護事　東郭汪道昆作，齊人妻妾事　五倫邱瓊山作　錦囊瑞玉袁韞玉作，周忠介事　種玉汪昌朝作，何仲儒事　五福鄭虛舟作，韓忠獻事　鶼釵　焚香王玉峰作，王魁、桂英事　羅衫　綵毫屠赤水作，李白事　異夢七國汪昌朝作　雙忠姚茂良作，張巡、許遠事　合釵吾邱瑞作，明皇、太眞事　曇花屠赤水作，木清泰事　投梭謝鋟事　投筆邱瓊山作　情郵吳石渠作，劉乾初事　獅吼汪昌朝作，陳慥事　尋親周羽事　夢磊史叔考作，文景昭事　雙孝　玉環無名氏作，韋皐事　明珠陸天池作，江採蘋事　麒麟　寶劍李開先作，林冲事　南柯湯海若作，淳于棼事　玉簪高瑞南作，潘必正事　黑鯉劉司獄事　殺狗徐畧作　金花　紅梅周夷玉作，裴禹事　銀瓶沈壽卿作　紫釵湯海若作，《紫簫》改本　懷香陸天池作，賈氏、韓壽事　吐絨　綵樓呂蒙正事　玉玦鄭虛舟作，鄭元

和事　龍泉沈壽卿作　題橋陳濟之作，司馬相如事　舉鼎邱瓊山作　義乳顧道行作，李善事　屐屧張靈虛作，百里奚事　分書沈寧菴作　題紅祝金粟作，韓夫人事　博笑沈寧菴作，與十孝類　四艷葉桐柏作，分春、夏、秋、冬四事　鴛衾沈寧菴作，聞有是事　還魂湯海若作，《牡丹亭》柳生事　蟠桃　露綬單槎仙作　三桂　驚鴻吳叔華作，江采蘋事　玉合梅禹金作，許俊事　青樓　埋劍沈寧菴作，郭飛卿事　羅囊邱瓊山作　分柑沈寧菴作，彌子瑕事　大節鄭虛舟作　雙魚沈寧菴作，符郎事　四異沈寧菴作　祝髮張靈虛作　長生汪昌朝作，呂純陽事　鑿井沈寧菴作　三元沈壽卿作，馮商事　衣珠　花園　錦箋周螺冠作，梅玉、淑娘事　灌園趙心雲作，法章事　磚碟　竊符張靈虛作，即虎符事　天書汪昌朝作，孫龐事　十孝沈寧菴作，每事三折　珠串沈寧菴作，崔郊事　玉麟葉桐柏作，三蘇事　合衫沈寧菴作，元劇《公孫合汗衫》事　奇節沈寧菴作　斷髮李開先作　同昇汪昌朝作　嬌紅沈壽卿作，申純事　旗亭鄭豹先作，董元卿事　高士汪昌朝作　芍藥鄭豹先作，盧儲文事　分鞋沈涅川作，程君事　玉香程叔子作　量江佘聿雲作，樊若水事　青瑣沈涅川作，賈午事　錕鋙兩宜居士作，公子重耳事　椒觴顧茂儉作，陳元亮事　乞麾卜大荒作，杜牧之事　投桃汪昌朝作，潘用中事　純孝張同谷作，董黯事　奪解秋閣居士作，鬱輪袍事　紫環陳太乙作　紅蕖沈寧菴作，鄭德璘事　青蓮戴金蟾作，李白事　金蓮陳太乙作，三蘇事　二閣汪昌朝作，朱生事　靺鞨戴金蟾作　平播張靈虛作　雙烈張屏山作，韓蘄王事　四夢車梶齋作，高唐、南柯、邯鄲、蕉鹿四事　雙卿葉桐柏作　春蕪汪劍池作，宋玉事　蛟虎黃伯羽作，周孝侯事　鸞鎞葉桐柏作，杜羔事　龍綃黃說仲作，柳毅事　丹管汪宗姬作　雙環鹿陽外史作，木蘭事　結髮沈寧菴作　三祝汪昌朝作，范文正父子事　彈鋏車梶齋作，馮驩事　忠節錢海屋作　藍橋龍朱陵作，裴航事　五鼎顧茂仁作，主父偃事　冬青卜大荒作，唐玉潛、林景曦事　青衫顧道行作，元稹、白居易事　修文屠赤水作，李賀事　金魚吳圖南作，韓君平事　存孤陸無從作，李文姬事　四喜謝海門作，二宋事　龍膏楊夷白作，張無頗事　狐裘謝思山作，孟嘗君事　遇仙心一子作，董永事　奇貨胡全菴作，呂不韋事　錦帶楊夷白作，余述事　歌風庚生子作，漢高祖事　望雲程叔子作，狄梁公事　摘星金懷玉作，霍仲儒事　玉丸朱萬山作，此君自況　練囊吳長儒作，章臺柳事　玉鐲李玉田作，王順卿事　卧冰王祥事　八更金懷玉作，匡衡事　玉杵楊星水作，裴航事　靖虜謝思山作，祖生事　鑲環蘭相如事　綈袍應侯事　符節章金庭作，汲黯事　紈扇謝九紫作，申伯湘事　藍田龍渠翁作，楊雍伯事　佩印顧懷琳作，朱買臣事　玉魚楊賓陽作，郭汾陽事　綠綺楊新吾作，卓文君事　桃花金懷玉作，崔護事　分釵張瀨賓作，伍生、二蘭事　四豪戰國四君事　畫鷁趙心雲作，辜鞏事　紅絲　霞箋翠眉娘事　覓蓮鄒海門作，劉一春事　犀珮胡全菴作，符基事　蕉帕單槎仙作　龍劍吳長儒作，平哼賊事　呼盧金逍遙作，劉寄奴事　泰和許時泉作，每折一事　寶釵金懷玉作，楊大中事　杖策涵陽子作，鄧禹事　合璧王伯貞作，解大紳事　禁烟盧鶴江作，公子重耳事　合劍泰華山民作，李世民事　妙相金懷玉作，目連事　玉釵陸江樓作，李元璧事　指腹沈希福作，賈雲華事　犀合唐伯亨事　赤松留侯事　護龍馮易亭作，疊陽子事　牡丹朱春霖作，祝英臺事　白璧黃庭俸作，張儀事　完福金懷玉作，王生事　東牆　江流　五福徐勉之事　菱花　南樓　箜篌乩仙筆也，盧、李二生事　三晉胡全菴作，趙簡子事　繡被金懷玉作，王忳事　鴛鴦　金臺樂毅事　王煥古傳奇　四節沈練川作　神鏡呂天成作　香裘金懷玉作，江泌事　金縢喬夢符作　離魂倩女事　張叶古傳奇

又卷下《新傳奇品》　阮大鋮懷寧人　道學面君，步履不妨。雙金榜　春燈謎　牟尼合　忠孝環　燕子箋　吳駿公太倉人　女將征西，容嬌氣壯。通天臺　臨春閣　秣陵春　盧次楩大名人　蜃樓雜沓，氣勢橫生。想當然　沈寧菴吳江人，即詞隱先生　冠冕佩玉，揖讓明堂。翠屏山　望湖亭　一種情　耆英會　紅蕖記　埋劍記　十孝記　分錢記　雙魚記　合衫記　義俠記　鴛衾記　桃符記　分柑記　四異記　鑿井記　珠串記　奇節記　結髮記　墜釵記　博笑記　單槎仙會稽人　新妝越女，粉媚脂香。蕉帕記　露綬記　吳石渠宜興人　道子寫生，鬚眉活現。西園記　情郵記　綠牡丹　畫中人　療妒羹　袁令昭吳縣人　海鶴鳴秋，聲清影淡。西樓記　金鎖記　玉符記　珍珠衫　肅霜裘　馬亘生吳縣人　五陵年少，白眼調人。梅花樓　荷花蕩　十錦塘　劉晉充吳縣人　山中炮響，應聲徐來。羅衫合　天馬媒　小桃源　薛既揚吳縣人　鮫人泣泪，點滴成珠。書生願　醉月緣　戰荊軻　蘆中人　昭君夢　狀元旗

李玄玉吳縣人　康衢走馬，操縱自如。一捧雪　人獸關　占花魁
永團圓　麒麟閣　風雲會　牛頭山　太平錢　連城璧
眉山秀　昊天塔　三生果　千忠會　五高風　兩鬚眉　長生
像　鳳雲翹　禪眞會　雙龍佩　千里舟　洛陽橋　武當山
清忠譜　挂玉帶　意中緣　萬里圓　萬民安　麒麟種　羅
天醮　秦樓月
馮猶龍吳縣人　芙蓉映水，意態幽閒。萬事足　風流夢　新灌園
葉稚斐吳縣人　漁陽三撾，意氣縱橫。琥珀匙　女開科　開口笑
三擊節　遜國疑　英雄概　八翼飛　人中人
朱良卿吳縣人　八音縱鳴，時見節奏。太極奏　玉素珠　軒轅鏡
蓮花筏　吉慶圖　飛龍鳳　錦雲裘　瑞霓羅　御雪豹
石麟鏡　九蓮庵　纓絡會　贅神龍　萬花樓　建皇圖　乾坤
嘯　艷雪亭　奪秋魁　萬壽觀　雙和合　壽榮華　五代榮
寶疊月　牡丹圖　漁家樂
邱嶼雪常熟人　入薄后廟，綺麗滿身。虎囊彈　黨人碑　百福帶
幻緣箱　歲寒松　御袍恩　鬧勾欄
朱素臣吳縣人　少女簪花，修容自愛。振三綱　一著先　錦衣歸
末央天　狻猊壁　忠孝閭　四聖手　聚寶盆　十五貫
文星現　龍鳳錢　瑤池宴　朝陽鳳　全五福
畢萬侯吳縣人　白璧南金，精彩眩目。紅芍藥　竹葉舟　呼盧報
三報恩　萬人敵　杜鵑聲
李笠翁錢塘人　桃源嘯仿，別有天地。奈何天　比目魚　蜃中樓
風箏誤　愼鸞交　風求鳳　巧團圓　玉搔頭　美人香即
《憐香伴》
周果菴　老僧談禪，眞諦妙理。太白山　竹瀝籬　八仙圖　火
牛陣　竟西廂　福星臨　指南車　綠袍贈　萬金資　鏡中人
金橙樹　玉鴛鴦
張心其吳縣人　去病用兵，暗合孫吳。如是觀　醉菩提　海潮音
釣魚船　天下樂　井中天　快活三　金剛鳳　獺鏡緣
芭蕉井　喜重重　龍華會　雙節孝　雙福壽　讀書聲　娘
子軍
高晉音會稽人　清修潔操，不入世氣。春秋筆　雙奇俠　貂裘賺
千金笑　聚獸牌　錦中花　擘香園　古交情　四美坊
眉仙嶺　如意冊　風雪緣　固哉翁　續青樓
盛際時吳縣人　珍奇羅列，時發精光。人中龍　飛龍蓋　胭脂雪
雙虬判
史集之溧陽人　倜儻不羈，笑傲一世。清風寨　五羊皮
朱雲從吳縣人　駿騎嘶風，馳驟有矩。靈犀鏡　齊眉案　照膽鏡
人中虎　石點頭　別有天　龍燈賺　赤龍鬚　兒孫福
小蓬萊　兩乘龍　萬壽鼎
陳二白長洲人　閨女靚妝，不增矯飾。雙冠誥　稱人心　彩衣歡
陳子玉吳縣人　盆花小景，工致自佳。三合笑　王殿元　雙喜緣
王香裔　空谷幽蘭，清芬自遠。非非想　黃金臺

清・尤侗《艮齋雜説》卷五　臨川黎瀟雲語予：內江有一女子，自矜才色，不輕許人。讀湯若士《牡丹亭》而悅之，徑造西湖訪焉，願奉箕帚。湯以年老辭。姬不信，訂期一日。湯湖上宴客，往觀之，則皤然一翁，傴僂扶杖而已。姬嘆曰：『吾生平慕一才子，將託終身。今老醜若此，此固命也。』遂投水而死。惜哉，亦可憐矣！霍小玉云：『才子豈能無貌？』予亦云：『名士何可無年？』

清・周亮工《書影》卷四　丙寅年，予在秣陵，見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傳》遍貽同人。鍾陵支長卿語余曰：『實無其人，家小白戲爲之。儷青妃白，寓意耳。』後王勝時語予：『小青之夫馮某，尚在虎林。』則又實有其人矣。近虞山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言成「鍾情」字也。』予意當時或有其人，以夫在，故諱其姓字，影響言之。其詩文或亦有一二流傳者，衆爲緣飾之耳。但虞山云傳出譚生手，而余實見小白持以貽人。或譚生爲之，小白梓之耶，抑竟出小白手也！鄭超宗謂陳元朋所改傳，勝小白舊傳，殊不然。虎林徐野君譜爲《春波影》，荆溪吳石渠譜爲《瘞妒羹》，詞皆縟麗可觀。即無其事，文人遊戲爲之，亦何不可！惟是過孤山者，必訪小青墓，若過虎丘必灑酒眞

娘者，則大可噴飯矣。吾弟靖公曰：『不知當時果有揚子雲否，幷眞娘墓吾亦疑之。』

又卷一〇　輝縣褚邱去百泉四十里，寺旁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鄭村。有於褚邱演崔、鄭傳奇，土人以石擊優人，訟之官。張棄居有《過褚邱》詩：『玉勒追風下古鄉，鴛鴦隊裏陣雲黃。怪底褚邱春社上，無人敢去演《西廂》。』

又　閩中洛陽橋圮，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爲計，欲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跪而前曰：『我能賫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擎捧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舉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此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戲妄語，非也。後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一　本朝在營中，諸公聞其有《春燈謎》諸劇，問能自度曲否？大鍼即起執板，頓足而唱以侑酒。

清・宋犖《筠廊偶筆》卷上　袁擇菴以《西樓》傳奇得盛名，每與人談及《西樓記》，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輿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擇菴聞之，狂喜，幾至墜輿。

清・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下　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蕪弱，即新聲詞曲，亦皆靡靡亡國之音。阮圓海之所度《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一《李笠翁》　李笠翁漁一代詞客也，著述甚夥，有傳奇十種，《閒情偶寄》、《無聲戲》、《肉蒲團》各書。造意刱詞，皆極尖新。沈宮詹繹堂先生評曰『聰明過於學問』，洵知言也。但所至攜紅牙一部，盡選秦女吳娃，未免放誕風流。昔寓京師，顏其旅館之額曰『賤者居』。有好事者戲顏其對門曰『良者居』。蓋笠翁所題本自謙，而謔者則譏所攜也。然所輯詩韻頗佳，其《一家言》所載詩詞及史斷等類，亦別具手眼。

又《評琵琶記》　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高則誠《琵琶》之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臧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二曲，不類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王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許不置。晉叔笑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以予持衡而論，《琵琶》自高於《幽閨》。譬之於詩，《琵琶》杜陵也，《幽閨》義山也。比之時藝，《琵琶》程墨也，《幽閨》房書也。《琵琶》語語至情，天眞一片，曲調合拍，皆極自然，眞是天衣無縫。至於才人點染，淺深濃淡，何事不能？豈《梁州序》、《念奴嬌》二曲遂謂各一手筆乎？觀少陵詩何法不備，何態不呈，烏可以一家之管見測之哉。

又卷三《文章幻變　體裁由人》　前人云，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皆非是。如此論曲，似覺太苛，安見類書不可填詞乎？興會所至，托以見意，何拘定式！若必泥焉，則彩筆無生花之夢矣。況文章幻變，體裁由人，《公》、《穀》短奧，《史》、《漢》冗長，各出己意，何難自我作古，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也。《水滸》多用典故，未嘗不與《荊》、《劉》、《殺》、《拜》四種白描者幷傳。又云：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唯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之疎。然三君已臻至妙，猶如此訾議，誠太刻矣。近今李笠翁漁《十種》填詞，洪昉思昇《長生殿》，亦大手筆，各有妙處。但李之賓白似多，洪之曲文似冗，又不知後人作何評論也。

又《老爺奶奶》　老爺奶奶之稱，乃仕宦家兒女之呼其父母也。湯臨川《還魂記》內《游園》一齣，杜麗娘云：『這般景致，俺老爺奶奶再不題起。』近俗稱諸神道，亦曰老爺奶奶。玄天上帝曰眞武老爺，關夫子曰關老爺，岳武穆王曰岳老爺。黃河金龍四大王之神，稱神曰大王老爺，稱河曰老爺河。泰山碧霞元君則曰頂上奶奶，清口之惠濟祠曰奶奶廟。他處凡元君行宮，皆以奶奶廟稱之。在鄉人婦女之愚意，蓋尊之如顯宦，親之如父母也。近日士大夫稱知縣曰父母，稱知府曰公祖，百姓稱知縣爲大爺，知府爲太爺。是縣爲父，而府爲祖也。等而上之，無可加矣，則爲大老爺、太老爺。至於婦人之奶奶，亦是通稱。今且一概加稱太太矣。等而上之，則爲老太太、祖太太。明時巡按止稱老爹，府縣止稱相公，命婦稱安人、夫人，至老相公，老夫人而盡之矣。近總不聞此稱，唯老爺太太竟

成宦途通套，無分官品之大小上下矣。明時巡撫稱都爺，總兵稱總爺，今一概大老爺，在督撫、提鎮、國家大臣受之允當，以下監學、監督、司道等官，亦居之不疑，寧不汗顏乎！予每聞此，甚覺不安，但比比皆然，未敢衆醉而獨醒也。

又《前後琵琶》 商丘宋公記任丘邊長白爲米脂令時，幕府檄掘闖賊李自成祖父墳，墓中有枯骨血潤、白毛、黄毛、白蛇之異，與吾聞於邊別駕者不同。長白自敍其事曰《虎口餘生》，而曹銀臺子清寅演爲塡詞五十餘齣，悉載明季北京之變及鼎革顛末，極其詳備，一以壯本朝兵威之強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忠義，一以暴闖賊行事之酷虐，一以恨從僞諸臣之卑污。游戲處皆示勸懲。以長白爲始終，仍名曰《虎口餘生》，構詞排場，清奇佳麗，亦大手筆也。復撰《後琵琶》一種，用證前《琵琶》之不經。故題詞云『琵琶不是那琵琶』，以便觀者著眼。大意以蔡文姬之配偶爲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出，驚傷董死，並文姬被擄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義敦友道，命曹彰以兵臨塞外，脅贖而歸。旁入銅爵大宴，禰衡擊鼓，仍以文姬原配團圓，皆眞實典故，駕出中郎女之上，乃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説者以銀臺同姓，故爲遮飾，不知古今來之大奸大惡，豈無一二嘉言善行，足以動人興感者！由其罪惡重大，故小善不堪挂齒。然士君子衡量其生平，大惡固不勝誅，小善亦不忍滅，而於中有輕重區別之權焉。夫此一節，亦孟德篤念故友，憐才尚義豪舉，銀臺表而出之，實寓勸懲微旨。雖惡如阿瞞，而一善猶足改頭換面，人胡不勉而爲善哉。若前《琵琶》則高東嘉撰於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藜閣中，予守括蒼，曾經其地，閣雖已圮，而青山如故，不勝今昔詞人之感。傳言明太祖讀《琵琶記》，極爲稱賞，但欲改易一二處。面語東嘉曰：『誠能改之，當賜以官。』東嘉唯唯，然竟不肯易一字，於此見其品行之高。記中賓白宏博，可以見其學問之大；詞曲眞切，可以見其才情之美。自古迄今，凡塡詞家，咸以《琵琶》爲祖，《西廂》爲宗，更無有等而上之者。至於立名《琵琶》，或云因指王四而言；趙五娘者，趙姓下第五爲周氏；蔡邕者，取賣棄傭下二字，同音也。皆不可考。既諸姓名假借，何獨有取於伯喈中郎而加以不孝乎！且漢世尚無狀元之名。未有八旬父母，其子娶婦止兩月者。況陳留距洛陽不遠，焉有子登巍科，贅親相府，官居議郎，不捷報於家，並道路相傳無一知之者！陳留，洛陽屬邑，如此飢荒，卽使不歸，何難拯救？乃忍聽父母餒死，而耳無聞者。及至五娘上路，忽又有李旺接取家眷一差。種種疑竇，在東嘉或有別解，今後人曲爲回護，終屬牽強，恨不一起東嘉而問之。予題一絕云：『琵琶一曲寫幽懷，自是千秋絕妙才，歌舞場中傳故事，蔡邕眞個狀元來。』

清・支豐宜《曲目新編・國朝傳奇》 秣陵春太倉吳偉業作　畫中人　療妒羹　綠牡丹　西園右四種宜興吳石渠作　花筵賺　鴛鴦棒　倩畫眉　勘皮靴　夢花酣　右松江范香令作　西樓吳縣袁令昭作　索花樓　荷花蕩　十錦塘右吳縣馬亘生作　羅衫合　天馬媒　小桃源右三種劉晉充作　書生願　醉月緣　戰荆軻　蘆中人　昭君夢　狀元旗右吳縣薛旣揚作　一捧雪　人獸關　永團圓　占花魁　麒麟閣　風雲會　牛頭山　太平錢　連城璧　眉山秀　吳天塔　三生果　千忠會　五高風　兩鬚眉　長生像　風雲翹　禪眞會　雙龍佩　千里舟　洛陽橋　虎邱山　武當山　清忠譜　挂玉帶　意中緣　萬里緣　萬民安　麒麟種　羅天醮　秦樓月右三十一種吳縣李元玉作　萬事足　風流夢　新灌園右三種吳縣馮猶龍作　琥珀匙　女開科　開口笑　三擊節　遜國疑　英雄概　八翼飛　人中人右八種吳縣葉稚斐作　太極奏　玉素珠　軒轅鏡　蓮花筏　吉慶圖　飛龍鳳　錦雲裘　瑞霓羅　御雪豹　石麟鏡　九蓮燈　纓絡會　贅神龍　萬花樓　建黄圖　乾坤嘯　艷雲亭　奪秋魁　萬壽冠　雙和合　壽榮華　五代榮　寶曇月　漁家樂　牡丹圖右二十五種吳縣朱良卿作　虎囊彈　黨人碑　百福帶　幻緣箱　歲寒松　御袍恩　鬧勾闌右七種常熟邱嶼雪作　振三綱　一着先　萬年觴　錦衣歸　未央天　狻猊壁　忠孝閭　四聖手　聚寶盆　十五貫　文星見　龍鳳錢　瑤池宴　朝陽鳳　全五福右十五種吳縣朱素臣作　紅勺藥　竹葉舟　呼盧報　三報恩　萬人敵　杜鵑聲右六種吳縣畢萬侯作　奈何天　比目魚　蜃中樓　憐香伴　風箏誤　愼鸞交　鳳求皇　巧團圓　玉搔頭　意中緣　偸甲記　四元記　雙鍾記　魚籃記　萬全記右十五種錢塘李漁作　大白山　竹漉籬　八仙圖　火牛陣　竟西廂　福星臨　指南車　綈袍贈　萬金資　鏡中人　金橙樹　玉鴛鴦右十二種周坦綸作　如是觀　醉菩提　海潮音　釣魚船　天下樂　井中天　快活三　金剛鳳　獺鏡緣　芭蕉井　喜重重　龍華會　雙節孝　雙福壽　讀書聲　娘子軍右十六種張心其作　春秋筆　雙奇俠　貂裘賺

千金笑　聚獸牌　錦中花　擘香園　古交情　四美坊　眉仙嶺　如意冊　風雪緣　固哉翁　續青樓右十四種會稽高奕作　人中龍　飛龍蓋　胭脂雪　雙虬判右四種吳縣盛際時作　清風寨　五羊皮右二種吳縣史集之作　靈犀鏡　齊案眉　照膽鏡　人面虎　石點頭　小蓬萊　別有天　龍燈賺　赤鬚龍　兒孫福　兩乘龍　萬壽鼎右十二種吳縣朱雲從作　雙冠誥　稱人心　彩衣歡　右三種長洲陳二白作　三合笑　玉殿元　歡喜緣右三種陳子玉作　非非想　黃金臺右二種王香裔作　珊瑚鞭　九奇逢右二種江都徐又陵作　長生殿洪昉思作　傳燈錄即《歸元鏡》。釋智達作　玉麟記張世漳作。與明人葉桐柏作不同　玉符記　吉衣道人作　鈞天樂尤侗作　香草吟　載花舲右二種耶溪野老作　珊瑚玦　元寶媒右二種可笑人作　廣寒香蒼山子作　五倫鏡雪鼕道人作　梅花夢陽羨陳貞禧作　息宰河唵菴孚中道人作　翻西廂　賣相思右二種研雪子作　醉鄉記白雪道人作　忠孝福石牧作　陰陽判他山老人作　宣和譜介石逸叟作　合箭記薦清軒作　鴛鸞合夢覺道人作　英雄報蝸寄居士作　河陽觀吳滬玨作　風前月下江左詞憨曹巖作　紅情言太原王介人作　壺中天華亭朱龍田作　定蟾宮朱確、過孟起、盛國琦三人同作　兩度梅　錦香亭　天燈記　酒家傭右四種石恂齋作　三生錯　西湖放人去村作　玉獅墜　懷沙記右二種玉燕堂張漱石作　雙報應抱犢山農稽留山作　風流棒　空青石　念八翻　錦塵帆　十串珠　黃金甕　金神鳳　資齊鑑右八種陽羨萬樹作　花萼吟　杏花村　南陽樂　無瑕壁　廣寒梯　瑞筠圖右六種夏惺齋作　月中人月鑑主人作　玉劍緣江都李本宣作　拜針樓無湖王墅作　雙仙記研露老人作　東廂記楊國賓作　長命縷勝樂道人作　雙忠廟周冰持作　烟花債　情中幻右二種崔應堦作　旗亭記　玉尺樓右二種德州盧見曾作　鑑中天女道士姜玉潔作　添繡鞋離幻老人作　香祖樓　雪中人　臨川夢　桂林霜　冬青樹　空谷香右六種蔣士銓作　風流院本朱京樊作　精忠旗　麒麟閣　綱常記　芝龕記　鐵面圖　北孝烈　義貞記　四大痴　蝴蝶夢　鳳求皇　納履記　丹忠記　十義記　赤壁遊　魚水緣　藍橋驛　飲中仙　夢中緣　石榴記　化人遊　財神濟　雙翠圖　翠翹記　續牡丹亭　慈悲願　芙蓉樓右二十六種。焦里堂《曲考》以《芙蓉樓》爲雙溪鴈山作　千忠祿　雷峰塔右二種原有姓名，失記，應考　曲春衣　爛柯山　浮邱傲　落花風　埋輪亭　籌邊樓　隋唐　壽爲先　盤陀山　十錯記右十種。《曲考》云即《滿床笏》，龔司寇門客作　後漁家樂　十美圖　鬧花燈　倭袍　長生樂右五種，抄本　大吉慶　杜陵花　清風寨　陀羅尼　百福帶　兩情合　螭虎釧　情中岸　七才子　東塔院　一枝梅　三奇緣　百子圖　鴛鴦結　錦繡旗　黃鶴樓　倒銅旗　燕臺築　上林春　瑤池宴　金蘭誼　逍遙樂　文星劫　錦衣歸　合虎符　蟠桃會右二十六種詞曲佳，而姓名不可考者　人生樂　霄光劍　安天會　萬倍利　元寶湯　江天雪　沉香亭　花石綱　四屏山　翻浣紗　藍關道曲右十一種皆【耍孩兒】小調　平妖傳不著撰人名氏。見國朝王譙《平苗人異記》　西川圖　黎篁雪　續尋親　狀元香　昭君傳　風流烙　紫金魚　贅人龍　報恩亭　平頂山　翻七國　玉燕釵　三異緣　歲寒松　鸞鳳釵　快活仙　八寶箱　補天記　祥麟見　珍珠塔　姊妹緣　奉仙緣　醉西湖　三鼎爵　英雄概　遍地錦　雙瑞記　梅花簪　玉杵記　後一捧雪　定天山　長生樂　南樓月　山堂詞餘　雄精劍　還帶記右三十七（六）種詞曲平，無姓名者，皆鈔本　後西廂　飛熊兆　紫瓊瑤　賜繡旗　齊天樂　翡翠園　玉麟符　粉紅蘭　喜聯登　狀元旗右十種，相傳爲薛既揚作　雙和合　三笑姻緣　碧玉燕　九曲珠　四奇觀　後繡襦　折桂傳　飛熊鏡　白鶴圖　白羅衫　乾坤鏡　還魂記一名《玉龍珮》　後珠球　好逑傳　四大慶　青蛇傳　四安山　天然福　摘星樓　雲合奇踪　萬花樓　醉將軍　描金鳳　吉祥兆　續千金　劉成美　青紅嘯　軟藍橋　天緣配　桃花賽　雙錯卺　沉香帶　鴛鴦幻　三世修　文章用　造化圖　祝家莊　綵樓記　鳳鸞裳　陰功報　福鳳緣　觀星臺　督亢圖　征東傳　北海記　三俠劍　千秋鑑　千里駒　雙珠鳳　十大快　鸞釵記　禪眞逸史　春富貴　翻天印　黃河陣　古城記　月華緣　五虎寨　五福傳非古本　昇平樂　賜錦袍　百花臺　爲善最樂　雙螭壁　遍地錦　雙姻緣　鬧金釵　三鼎甲　鴛鴦被　天貴圖　錕鋼俠　一匹布　封神榜　滄浪亭　二龍山　天平山　河燈賺　玉麒麟　通天犀　碧玉串　鐵弓緣　未央天　二十四孝　千祥記　佐龍飛　順天時　混元盒　彩衣堂　珍珠旗　元都觀　金花記　金瓶梅　後岳傳　合歡慶　三鳳緣　太平錢另一俗本，非李元玉作　合歡圖　鴛鴦孩　開口笑右九十九種，詞曲劣，無姓名者，皆鈔本

補遺　富貴神仙影園灌者鄭含成作　胭脂虎江都徐又陵作　空谷香蔣士銓作　四奇觀　血影石　一捧花右三種朱良卿作　廣寒香　易水歌右二種鴈山作　紫雲歌失名　相思硯錢塘女史梁夸素作　芙蓉峽錢夫人林亞青作　綰春園沈

嵊作，即唵菴孚中道人　虎媒記明顧景星作　紅情言　榴巾怨　詞苑春秋　博浪沙右四種明嘉興王翊作　崖州路　麒麟夢　鴛鴦榜　黃金盆右四種通州張異資作　犢鼻褌興化李棟作　籌邊樓王鶴尹作　宰戍記明錢塘沈孚中作　梧桐雨一文錢右二種徐復祚作。即陽初子。《宵光劍》、《紅梨記》亦其作也。以上傳奇

洞天元記明楊慎作　空堂話國初無錫鄒兌金作　汨羅江　黃鶴樓　滕王閣右三種西神鄭瑜用　蘇園翁　秦廷筑　金門戟　鬧門神　雙合歡右五種茅僧曇作

半臂寒　長公妹　中郎女右三種南山逸史作　眼兒媚孟稱舜作　孤鴻影　夢幻緣芥菴周如璧作　續西廂查繼佐作　西臺記陸世廉作　衛花符伊令堵廷芬作

鯁詩讖土室道民作　城南寺黃家舒作　不了緣碧蕉軒主人作　櫻桃宴張來宗作　旗亭燕張龍文作　餓方朔孫源文作　脫穎　茅廬　章臺柳　韋蘇州　申包胥右五種皆張國壽作　倚門　再醮　淫僧　偸期　督妓　變童　懼內右七種題《陌花軒雜劇》，黃方印作　北門鎖鑰高應玘作　蓬島瑤瑤　花木蘭名右二種田民作　放偸　買嫁右二種連廂詞，蕭山毛奇齡作　古城記　單刀會　兩世姻緣　唐三藏　漁樵　蘇武還朝　鬱輪袍　綵樓　吟風閣　蓮花寶筏　珍珠衫　千鍾祿　葛衣　雍熙樂府　金不換　風雲會　東窗事犯　天寶遺事俗西遊　江天雪　五香毬　思春　思凡右無名氏作。以上補遺，計傳奇二十六種，雜劇六十五種，黃文暘《曲考》暨葉廣平《納書楹譜》所載名目也

續補遺　紫金環　白頭花燭　顛倒鴛鴦右三種江陰李天根作　報恩猿才人福右二種長洲沈起鳳作　蘇州夢　再生緣右二種吳縣張玉穀作　續四聲猿昔山陰徐文長嘗以《女狀元》、《雌木蘭》、《翠鄉夢》、《漁陽弄》四事爲雜劇，名《四聲猿》。今曲阜桂馥又以李昌谷、白香山、蘇東坡、陸放翁四事，爲《續四聲猿》

萬壽新樂府陽湖呂星垣爲直隸總督方公作　玉鈎洞天　萬花緣　歸農樂　遼蕭皇后　十香傳　魚龍爵右五（六）種秀水王曇作　添香集　錢難揚州徐石麒撰　瓶笙館修簫譜　卓女當壚　樊姬擁髻　酉陽修月　博望訪星大興舒位作　奔月　畫薔右二種長洲林奕構作　紅樓新曲　同心言　奇花鑑　吞氈報　雙烟記　盂蘭夢右六種丹徒嚴保庸作　飲酒讀騷圖錢塘女史吳蘋香作，僅有《喬影》一齣　飛雲夢清霏道人作　李雲娘　芙蓉屏　擷芳班右三種亦江陰李天根作　文星榜　伏虎韜此二種亦沈起鳳作，與前《報恩緣》、《才人福》名《四種曲》

東海記太倉王曦作　劍人緣　雙補恨　逍遙巾右三種武進湯貽汾作　貝子巖　阿修羅　平海記右三種鉛山蔣知節作　琵琶俠　花月屏右二種武進董達章作　雌雄劍　玉尺記右二種陽湖張琦作　秣陵秋陽湖陸繼輅作

清・金埴《巾箱說》　康熙初間，有某邑民家節婦趙氏者，先是，夫亡，以無依受某聘，行有日矣。偶隨里母觀劇，演《爛柯山・覆水》，所謂買臣婦者，極盡淑悔欲殉之態，節婦即變色起，不俟終劇而歸。呼里母亟以某聘返之，且謂之曰：『我今爲買臣婦喚醒矣！』遂苦節四十載而終。噫！觀劇之能感人，乃如是哉！如節婦者，眞不可及已。

清・吳陳琰《曠園雜志》　錢唐周通政詩，以嘉靖己酉領解浙闈，年才二十一。榜前一夕，人皆爭踏省門候榜發，周獨從鄰人觀劇。漏五下，周登場歌《范蠡尋春》。門外呼『周解元』者聲百沸，周若弗聞。歌竟下場，始歸。又龍游余太史恂，順治辛卯發解時，亦登場演《蔡邕別親》一齣，觀者謂蔡解元雖僞造，余已爲之兆也。

清・董榕《傭中人傳奇序》　論世於勝國之季，朝中可謂無人矣。自熹宗時，刑餘擅弄國柄，附之者以宰執列卿之尊，甘爲其門生義子，甚至廝養僕隸，而不以爲羞，人理幾於滅絕。莊烈帝手剪貂璫，奮然思治，而所用者率皆亡國之臣。其責臣罪己詔曰：『張官設吏，原爲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貿易者，傭保之所爲也。』莊烈此言，如漢楊音罵盆子諸臣曰：『卿等皆老傭耳。』其唯唯諾諾，旅進旅退者，伴食之傭也；其耽耽逐逐，竊據要津，擯排異己者，壟斷之傭也；其餘大言以干進，視國事如兒戲，卒至一敗塗地者，畫墁之傭也；其支頤袖手觀殘局之乘除，綠浪紅塵付餘樽於夢幻者，寓賃之傭也；其蟊賊於中而受間輸情，蒙蔽於外而納贓豢盜，欲保身家之富貴，等君國於奇貨者，賣販之傭也。嗚呼！彼諸人者，曷嘗不戴髮含齒，頂弁拖紳，儼然自號爲人？而識者視之，直傭等耳。然猶勿以傭儗之也。以傭儗之，仍不啻尊之貴之，而彼固傭之所不齒也。何者？傭中固大有人在也。余嘗觀甲申殉難中，有棄傭其人，爲之肅然起敬，愴然流涕，念其人與范吳橋以下諸公一同殉節而更見其難。蓋吳橋諸公，大人也；棄傭，小人也。以小人而立大人之節，斯乃不愧爲人。每思歌之咏之，播之管絃，奏之邦國鄉社，以告世人。而自慚拙陋，詞不達意。今讀古柏先生《傭中人》傳奇，乃爲之拍案叫絕，暢然而無遺憾也。其文筆之妙，抑揚頓挫，慷慨激昂，愈跌愈醒，愈宕愈快，使明季頂弁拖紳，累累若若之輩，無地可容。誠足以誅奸腴於

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與六一居士《馮道傳》後舉一嫠婦以愧之者正同。文如太史公叙高漸離事，如聞悲哀擊筑之音。夫高漸離固爲人傭保者，今此傭得此文，堪與擊筑者幷傳不朽矣！傭之姓名，篇中從谷氏《紀事本末》作湯之瓊，而横雲山人《史稿》則載湯文瓊事，未知爲一人否？要如左氏稱介之推，龍門則稱子推。其人之奇，與文之奇，固皆同也。吾於斯人斯文亦云。時乾隆癸酉嘉平下浣漁山董榕題於清暉樓。

清・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三《剃鬚償米》 雲間顧少參之曾孫名威明者，席先人餘業，有田四萬八千畝，而性豪侈，喜博。又酷好梨園，集遠近輕薄子演《牡丹亭》傳奇。有一少年裝杜麗娘者，須剃去髭鬚，少年故靳之，進曰：『俗語云：「去鬚一莖，償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笑曰：『此細事耳。』即令一青衣從旁細數，計去鬚四十三莖，立取白粲三百石送至其家。其作爲大抵如此。不四五年，所有田取次賣去，卒以逋賦爲縣官所拘，自縊於獄。

清・袁棟《書隱叢説》卷六《牡丹亭本》 《睽車志》曰：『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詢其所從來，輒云：「所居在近。」士人惑之。自此比夜爲至。居月餘，乃曰：「妾乃前郡倅馬公之女，小字絢娘，死於公廨，叢塗於此。今將還生，君可具斤鍤，夜密發棺。當如熟寐，君但呼我小字，當微開目，放令就寢，既寤，即復生矣。再生之日，君之賜也。」士人如其言，果再生。且曰：「此不可居矣。」辦裝遁去。其後馬倅來衢遷葬此女，視殯有損，棺空無物，大驚，問官，莫知所以。有一僧默疑數歲前士人，物色訪之，得之湖湘間。士人先孑然，復疑其有妻子，問其所娶，則云馬氏女也。因逮士人，問得妻之由。女曰：「可幷以吾書寄父。」父遣老僕往視，女出與語，問家人良苦，無一遺誤。士人略述本末，而隱其發棺一事。馬亦惡其涉怪，不復終詰，亦忌見其女，第遣人問勞之而已。』湯若士《牡丹亭》乃全用其事。

又卷七《西樓記》 世所演《西樓記》傳奇，乃吳郡袁籜菴所塡詞。沈同和雄豪一鄉，凡新到妓女，必先爲謁見。穆素徽者，頗有才貌，且年甚少，循例謁沈。是時適有文會，袁生亦在焉。席半，袁頗眷穆，穆亦心許之，私語移時。沈爲不懌，促之入座。終席而罷，袁生自是怏怏失志，如崔千年之於紅綃妓也。有門下客馮某者，喜任俠，有膽力，揣袁之情，聞袁之語，慷慨自負，以必得素徽爲報。先是沈生屢呼穆同遊，穆頗厭之。是日，沈與穆又同遊虎阜，馮單身徑造沈舟，負穆而去，僕從不能當也。沈甚不平，爲興訟焉。袁生之父懼，送子繫獄。袁生於獄惆悵無聊，爲作傳奇。袁乃于鵑切也，西樓至今尚在吳江縣城外。

又卷八《如是觀》 前有《恨賦》，後有《反恨賦》，以前人之所恨者一一而反之於正，使人心快然也。傳奇有《精忠記》，復有《倒精忠》，中演岳飛直搗黄龍府，迎取二聖還朝，奸檜典刑，山河恢復，觀之者田夫販竪，亦爲之快意。一名《如是觀》，謂水月空花，當作如是觀耳。文人學士又不覺爲之墮泪也。因思秦皇雖無道，而扶蘇當正位而戮高；晉獻雖信讒，而申生宜完身而得國；明皇雖播遷，而梅妃當歸宮而寵愛；建文雖流離，而孝孺宜盡忠而反正。安得見之空言，一一而反其恨乎？《女仙外史》以谷應泰所言『仙乎妖乎』之唐賽兒，起義山東，糾集向義之舊臣，援救陷冤之患難，空奉建文名號，立闕設官，與永樂爲難，直至榆木川而止，亦快矣哉！

又卷一〇《雷峰夕照》 杭州西湖有十景，一曰『雷峰夕照』，言雷峰峰上之塔，夕陽返照時，觀之如畫圖也。其塔爲火所燎，欄楯檐鈴，一歸烏有，惟餘赤色磚甓幾層，若禿錘之卓地者。然考之傳記，峰名雷者，以里人雷就居之得名，後爲寺，吳越王妃建塔於上。宋亡時，兵燹寺毀，而塔亦半廢，如今之狀。相傳下有二魚精潛焉，而世乃謂僧建塔以鎮怪，雷繞塔而制怪也。稗官之不已，且作傳奇而遍演矣。毛西河曰：『雷峰本名回峰，以山勢回抱得名。塔曰回峰塔，以回雷聲，近致訛耳。宋有道士徐立之，築室塔旁，世稱回峰先生，此其名驗也。』

又卷一一《雙珠記》 《輟耕録》曰：『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刀出，而李幸脱走，訴於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饋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黄巖州，一

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毋仍似是嬌痴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泪。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來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之，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雙珠記》傳奇本此。

又卷一二《祖孝子》 《輟耕錄》載：祖孝子母全氏遭掠，時孝子年六歲，母子相失，不相聞問者二十八年。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不能名其處。』孝子棄職前往。中途，或曰：『此有趙副使得婦人全氏，而非而母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孝子知母實在，遂回汝州。輾轉未遇間，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喜而急訪，至別蓋山，其母在焉，奉母南歸。與朱壽昌事相同，《節孝記》傳奇王孝子尋母至汝州春店意本於此。

又卷一四《花神廟》 湯若士《牡丹亭》傳奇中有花神，雍正中李總督衛在浙時，於西湖濱立花神廟，中爲湖山土地，兩廡塑十二花神，以象十二月。陽月爲男，陰月爲女，手執花朵，各隨其月。其像坐立欹望不一，狀貌如生焉。都中都城隍廟儀門塑十三省城隍像，撫州紫府觀眞武殿有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爲女子像，西湖之花神，其亦仿此意歟。今演《牡丹亭》傳奇者，亦增十二花神焉。

又卷一五《雙金榜》 山西聶翁婦虞氏，生一子，商於川，又贅於李氏，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爲僞弁，爲官兵俘獲，累囚數十輩。撫軍付州刺史聶熊臣鞫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己聽於後。呼其子曰：『眞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大慟，慶忭無已，屬員咸賀，刺史觴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俱本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出見曰：『尚識妾否？爲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乃與吏目序兄弟焉。夫以兩地妻室，異姓兄弟骨肉，一朝完聚無缺，誠異事也。《雙金榜》傳奇情節略同，大約爲此而發者也。

又卷一六《釵釧記本》 柳鸞英與閻自珍爲腹婚，閻父老家貧，不能聘娶。柳之父欲背盟，鸞英不肯，然度父終渝此盟，乃懇鄰嫗，私約自珍，往後圃取資。自珍喜，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具言其故。江、海計設酒醉自珍，兄弟如期潛詣柳氏。鸞英已付其資，而小婢識非閻生也。江、海恐事泄，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酒醒，自悔失約，急詣柳圃。時月黑，直入圃中，踐血腥而躓，嗅之腥氣，懼而歸，衣皆沾血。達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告官。遍訊及鄰嫗，遂首結約事。逮自珍至，血衣尚在，一詞不容辨。已論死。會御史許進巡至，夢鸞英詳訴其冤。明旦，召自珍問之。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公僞爲見鬼自訴之狀，即捕二凶訊之。款服，誅於市，遂釋自珍，爲女建坊以表之。自珍後登鄉薦。時人爲作傳奇，今《釵釧記》是也。

又卷一七《新黃孝子》 吳縣黃向堅父孔昭，於明季時，爲雲南大姚令，鼎革，道阻不得歸。順治中，滇黔漸平。向堅萬里尋親，艱苦備嘗。遇鄞縣錢士驌，亦於明季作廣文於平彝衛而不得歸者，始知其父母俱在白鹽井，兼程而至，喜泣交幷，奉之而歸。滇人感其孝，醵金而贈之。蓋徒步周行二萬五千里云。傳奇有《新黃孝子》者是也。而士驌之子公美，聞其親在，亦間關萬里，而尋親以歸。世徒知黃而不知錢也。

又卷一八《程嬰、公孫杵臼》 屠岸賈之事，《春秋》不書，三《傳》

無文。《國語》云：『下宮之難，由屠岸賈趙姬匿公宮以免。』而太史公敷衍其事，遂有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合傳，劉向因之。至於趙宋推趙世家，爲程嬰、公孫杵臼立廟，今幷演之傳奇矣。或云：『《左傳》未及，《史記》補之。如葛伯仇餉，得《孟子》而始明；魯酒薄而邯鄲圍，得《淮南子》而始悉；攘羊子證，得《呂氏春秋》而本末始具也。』《燕山叢錄》曰：『邯鄲趙氏數百家，歲時祀先，必設嬰、杵於客位，以爲趙武遺命如此。』豈趙氏之後因《史記》而附會之歟？抑信然歟？皆不敢執也。

清・黄圖珌《看山閣集・南曲》卷四《南大石調・賞音人》　余作《雷峰塔》傳奇，凡三十二齣，自《慈音》至《塔圓》乃已。方脱稿，伶人即堅請以搬演之。遂有好事者，續『白娘生子得第』一節，落戲場之窠臼，悦觀聽之耳目，盛行吳、越，直達燕、趙。嗟呼！戲場非狀元不團圓，世之常情，偶一效而爲之，我亦未能免俗。獨於此劇斷不可者維何？白娘，妖蛇也，生子而入衣冠之列，將置己身於何地邪？我謂觀者必掩鼻而避其蕪穢之氣。不期一時酒社歌壇，纏頭增價，實有所不可解也。昔關漢卿續《西廂記》『草橋驚夢』後之諸劇，以爲狗尾續貂。余雖未敢以王實甫自居，在續《雷峰塔》者，猶東村捧心，不知自形其醜也。然姑蘇仍有照原本演習，無一字點竄者，惜乎與世稍有未合，謂無狀元團圓故耳。

【賽觀音】舊因緣，新搬弄。看全本的心思無非一空，另立個冷淡的家門兒不宜乎衆。

【人月圓】怪從來狀元必爲收場用，故如今變一個得道的浮屠方奏功。欲脱人間俗，安能知脱不去反被俗氣兒熏倒了勝景雷峰。

又《南大石調・花月歌》　《雷峰》一編，不無妄誕。余借前人之齒吻，發而成爲聲，於看山之暇，飲酒之餘，紫簫紅笛，以娱目賞心而已。一時膾炙人口，轟傳吳、越間。好事者粗知音律，竊弄宮商，以致錯亂甲乙，顛倒是非。使聞者生嗟，見者欲嘔，爲千古名勝之雷峰，一旦低眉削色，致聲價頓減也。至若續塡之《棲雲石》，雖亦蹈襲陳言，附和往迹，然而字字寫怨之情，筆筆描眉畫頰，是月露風雲之本色，非蛇神牛鬼之荒談。未能合乎時，宜乎衆，是以久貯囊中，秘而不宣者，已寒暑兩易矣。今伶人欲請行世，竊恐復蹈前車，反爲世所薄，余莫之許。伶遂重賄家僮，出原本與之錄去。於是酒社歌壇，莫不熟聞其聲。二閱月，有客自姑蘇至，顧余言及，始知家僮利財故耳。欲罰之，僮曰：『賣爺文字是賣爺清名也，何罪之有？』因發一大笑乃免。

【插花三臺】却道知音絶少，我將欲碎琴不彈。大地間繁華是好，一人兒清涼獨難。

【人月圓】問如何入得人眼？且多買胭脂畫牡丹。眞堪嘆！又誰能知湘靈鼓瑟，聲落人間！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二《尋親記中張員外》　傳奇《尋親記》所指張員外，非眞面目。張係崑山人，本舉人，饒於資，比鄰有周宦者，怙勢侵之，窘辱者數矣。一巡按與周隙，行縣招告，張首其禁書，斃周於獄。記乃周氏所作也。初，張計偕入都，夢城隍謂之曰：『汝今歲應中會試第幾名，入詞林，然壽命不長矣，近有一大陰功人，感動天曹，欲將汝易之，汝可得富壽，願否？明當券於廟。』張惺，熟思之，即投券如神命。張後貨殖，動必倍息，遂致富。水部壽民，其後也。予蓋聞之水部外孫馬賡載云。

又卷五《〈牡丹亭〉非曇陽子事》　曇陽子仙去，鳳洲先生傳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誣之，誤矣。夫神仙之說，欺愚易，而罔智難；飾遠易，而誣近難。鳳洲先生以絶人之才，負天下之望，生同里閈，苟非信而有徵，肯稱弟子，浼筆墨，嘖嘖傳其事哉？且《牡丹亭》出自湯遂昌，遂昌品行卓卓，非夫世之輕薄浮浪者比也。《還魂》之作，不過推極夫情之至，豈眞有所指名哉？即使隱有所指，安見其爲曇陽子而發乎？即使爲曇陽子而發，僑居誤聽之傳奇，反足信於同里巨公之傳記乎？而況遂昌必不爲此也。吾意《牡丹亭》之誤，人見夫還魂之事近乎仙，太傅適有女仙去，而其名位，又有同於所謂杜平章者，求作者之意而不得，遂擬議其事以實之。負冤二百年莫爲申雪，予故表而出之。

清・蔣士銓《藏園九種曲・空谷香傳奇自序》　海寧姚氏，爲南昌令尹。顧君攢園賢姬，事令尹十有四載。乾隆庚午冬誕一子，甫及晬而姬死，時年二十有九。予往吊之，令尹瘠而慟，同人竊有笑之者。令尹獨留予飲總帳側，語姬生平事最詳，凡三易燭，而令尹色沮聲咽，予亦泫然不能去。夫姬以弱女子未嘗學問一絲，既聘，能爲令尹數數死之，其志卒不

見奪，雖烈丈夫可也。方欲爲姬作小傳。越日，晤方伯王宗之先生，語及之。先生曰：『吁！姬其可傳也已，天下事有可風者與！爲俗儒潦倒傳誦，曷若播之愚賤耳目間，尚足觀感勸懲，冀裨風敎！』予唯唯。既而兩赴春宮，轉徙燕齊間且三載。當風霆雨雪，空齋兀坐時，廑念夙諾，心口間輒汩汩然欲有所吐，而究未能踐。甲戌乞假還，寒舟孑然，行迴瀰漭渚中，歷碌碌如旋床。疏欞四閉，一榻自敬。乃度事勢，揣聲容，譜爲《空谷香》傳奇，凡三十篇。日有所得，卽就隙光中縱筆書之。脫稿後，擊唾壺而歌。聲情颯颯，與風濤相蕩激，此身若有所憑者。回視同舟之客，皆唏噓泣數行下。噫嘻！姬之貞魂，烈性感人，遂至如此。夫他若刻畫小人，摹寫世態，又二十載飄零閱歷所助，知我者何罪焉？因念斯世之大，飲刃投繯之婦何日無之？其埋沒泥塗骯髒中者，安能一一在人耳目間，寄百端於茫茫，存什一於千百，亦可長歌當哭矣。明日歸質方伯，或令伶工演習之，未審酒綠燈紅之際，令尹當何如？觀場者又當何如也？小雪日，濟寧舟次，鉛山倦客自序。

又《桂林霜傳奇自序》　西興，古驛也。驛有丞，狹隘迫蹙，蹩躠隨牛馬走。官斯者猥俗自厭，過客弗顧焉。予棲越州六載，涉羅剎一江如履閾。馬君宏壎來爲丞，予輒止行李驛門，數與語。初以爲馴謹儒士也，及君出《扶風譜系》相示，始詳其家世。於戲！忠義之門，顧亦官此耶？君曰：『某家以文毅公難，蔭世叨恩襲，某兄今列佐領，固如舊。惟某久困一衿，鰥居二十年，家壁立。乞升斗微祿，養子女耳，豈得已耶！』予聞而悲之。按譜，馬氏顯列仕籍者。自別駕公起家，生廣文公，至總督，公門乃大。而文毅公挺然繼起，殉厥封疆，合門靖難，年纔四十有四。嗚呼，偉矣哉！先是天啓辛酉，遼左兵變，廣文公晝夜守城，力頗瘁。夫人趙氏聞訛言，倉卒驅女孫入井，率家人死者四十餘口。去康熙丁巳未六十年，而廣西難作，何其慘也！國初，三孽跳梁，諸臣死者累累。然目炬唇鋒，赫然史冊，卽釵笄角丱，同任國殤者，亦難歷數，顧皆慷慨捐生，雖難而未極其至也。若文毅半載空衙，四年土室，凍骸餓殍，縱橫階陛間。虎倀雉媒，魑沙魚餌，日陳左右，而屹然不動。卒至噀血常山，旋飆柴市，偕四十口藁葬屍陀。嗚呼，可謂極其難者矣！長夏病瘧，百事俱廢。瘧止，輒採其事塡詞一篇，積兩旬，成《桂林霜》院本。酷暑如熾，攜枕簟就集樹下，卧而讀之。侍疾者愀然而悲，聽然而笑，予且不知其故也。他日，客有過予者，曰：『讀君《空谷香》，如飲吾越醞，雖極清冽，猶醇醴也。此文則北地燒春，其辣逾甚。豈五齊之法未辨耶？抑秫稻麴蘗，湛饎水泉之異性，陶器火齊之殊用耶？願聞其旨。』予囅然曰：『枚皋飛書，相如典冊，辛毗寒木，劉逖春華，夫固各有其筆也。冬日飲湯，夏日飲水，甘酒母痰，燒春宰凍，所宜有間焉。子酒家南董也。予痁語耳。若砭予文，當求之和與緩。』遂召馬君而貽之，君不能出一詞。泪浪浪溢卷端，再拜而去。乾隆辛卯仲夏，鉛山蔣士銓書於蛾山之館。

又《香祖樓自序》　或謂藏園主人曰：『子題《愍烈記》云：「安肯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寫相思。」今乃成《轉情關》一編，豈非破綺語之戒，涉慾海之波，踐情塵之迹耶？』主人聽然而笑曰：『否，否！《風》、《雅》首於二《南》，其閨房式好之詞，巾幗懷人之什，長言而嗟嘆之何爲者？蓋得乎性情之正者也。惟然故冠於三百之篇。』或曰：『敢問《香祖樓》，情何以正？』主人曰：『曾氏得《螽斯》之正者也，李氏得《小星》之正者也，仲子得《關雎》之正者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聖人弗以爲非焉。豈兒女相思之謂耶！』或曰：『敢問兒女相思則何若？』主人曰：『才色所觸，情慾相維，不待父母媒妁之言，意耦神構，自行其志，是淫奔之萌蘖也，君子惡焉。』或曰：『然則茲編仍南董之筆歟？』主人曰：『知言哉。』於是，以情關正，其疆界使言情者弗敢私越焉。乾隆甲午寒食日，藏園居士自書。

又《雪中人填詞自序》　癸巳臘日，與錢百泉孝廉，圍爐飲護春堂中，檐雪如毳，百泉偶舉鐵丐事，談笑甚樂，儻予塡新詞寫其狀。百泉旣去，除夜兀坐，意有所觸，遂構局成篇，竟夕成一首。天已達曙，人事雜遝，小暇卽書之，越八日而稿脫矣。嗚呼！一取與求索間，皆丐也。得其所與者，輒忘其丐。丐其所與者，旋爭艷其得。丐也，與也，得也，有相圜而見，相賸以成者焉。蓬垢藍縷，特丐之外着者耳。然丐而能鐵，較之韋而丐者，不差勝乎！於是作《鐵丐傳》，使凡丐者以鐵自勉焉。雪且失其寒也已。清容居士書。

又《臨川夢自序》　客謂予曰：『湯臨川，詞人也歟！』予曰：『何以知之？』曰：『讀四《夢》之曲故知之。』予聽然而笑曰：『然則子固

歌者也，何足知臨川？』客愠曰：『非詞人，豈學人乎？』予曰：『《明史》及《玉茗堂全集》，非僻書，子曾見之歟？』曰：『未也。』予曰：『然則子固歌者也，又烏知學人。』乃取《明史》列傳及《玉茗堂全集》，約略示之，客慚而退。嗚呼！臨川一生大節，不邇權貴，謫爲執政所抑，一官潦倒，里居二十年。白首事親，哀毀而卒。是忠孝完人也。觀其《星變》一疏，使爲臺諫，則朱雲陽城矣。徐聞之講學明道，遂昌之滅虎縱囚，爲經師，爲循吏。又文翁、韓延壽、劉平、趙瑤、鍾離意、呂元膺、唐臨之流也。詞人云乎哉！然則何以作此四《夢》也？曷觀臨川之言乎！題《牡丹亭》曰：『夢中之情，何必非眞？』題《紫釵》曰：『人生榮困，生死何常？爲歡苦不足，奈何？』題《邯鄲》曰：『岸谷滄桑，亦豈常醒之物耶！概云如夢，醒復何存？』題《南柯》曰：『人處六道中，顰笑不可失也。夢了爲覺，情了爲佛，境有廣狹，力有強劣而已。』嗚呼！其視古今四海，一枕窾蟻穴耳。在夢言夢，他何計焉？予恐天下如客者多矣，乃雜採各書，及《玉茗集》中所載種種情事，譜爲《臨川夢》一劇，摹繪先生人品，現身場上，庶幾痴人不以先生爲詞人也歟！嗟乎！先生以生爲夢，以死爲醒。予則以生爲死，以醒爲夢。於是引先生既醒之身，復入於既死之夢，且令四《夢》中人，與先生周旋於夢外之身，不亦荒唐可樂乎！獨惜婁江女子，爲公而死，其識力過於當時執政遠矣。特兼寫之，以爲醉夢者愧焉。然而予但爲夢中人說夢而已，固無與於醒者。客果以臨川爲詞人，又何不可之有哉！甲午上巳，鉛山蔣士銓書於芳潤堂。

清・趙翼《檐曝雜記》卷四《洛陽橋》　少時見優人演蔡忠惠修洛陽橋，有醉隸入海投文之事，以爲荒幻。及閱《明史》，則鄞人蔡錫守泉州時事也。余至泉州，過此橋，果壯麗。橋之南有忠惠祠，手書碑記猶在。旁有夏將軍廟，即傳奇所謂醉隸夏得海也。橋名萬安而曰洛陽者，其地有洛陽社，此水亦名洛陽江也。按《閩書》以此事屬蔡錫，并記橋圮時有《石讖》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以爲錫之證。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亦以爲忠惠事。又云：其母先渡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蔡學士在』，風遂止。同舟數十人問姓名。公母方有娠，心竊喜，發誓願，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公守泉而母夫人尚在，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遭劫時，避於公廬內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書符檄，故能達海神云。其說不經。而《府志》兩存之，究未知其爲襄與錫也。今按忠惠手書碑記一百五十二字，但志其長三百六十餘丈、廣丈五尺，洞四十有七，用錢一千四百萬有奇，而其他不及焉。使其奉母命，且有海神相之，則安得不志親惠而著神庥？然則醉吏一事，非忠惠可知也。至橋之長三四百丈固雄壯，然閩橋如此者甚多。福州之南臺，長不及而廣過之，石視萬安更新整。即泉州一府，如通濟橋長八十餘丈，順濟橋長一百五十餘丈，大通長二百餘丈，鎮安長三百餘丈，盤光四百餘丈，東洋四百三十餘丈、釃水二百四十二道，安平八百十有一丈、釃水三百六十二道，其他以數十丈計者，更指不勝屈也。蓋閩多海汊而又有石山，汊闊而取石易，故規制如此。余所見天下橋梁，滇、黔之用鐵索，閩之用石，皆奇觀也。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八《繡襦記》　崑山鄭若庸，曳裾王門，妙擅樂府，嘗塡《玉玦》詞，以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群伎患之，乃釀金數百，行薛近兗，爲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平康往事，雖小堪傳也。元高文秀有《鄭元和風雪打瓦罐》院本，近兗從而衍之耳。

又《王曾》　王曾少孤，鞠於叔氏，無子，以弟之子繹爲後。今傳奇謬爲具慶生子事。

又《殺狗記》　《殺狗記》，徐仲由嘔所作，自言詩文未品藻，惟詞曲不讓古人。

又《琵琶記》　高則誠明《琵琶記》，世謂其罵王四也。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是南渡時已演爲小說矣。則誠塡詞，夜燒雙燭，塡至《吃糠》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處。文章有神，豈不異哉？蔣仲舒《堯山堂外紀》云：『撰《琵琶》者，乃高栻，字則誠，別是一人。』按涵虛子《曲譜》，有高栻，無高明。蔣氏或別有據。蔡邕父名稜，母袁氏。袁之妹耀卿姑，傳奇改作秦氏。

又《三笑姻緣故事》　唐解元三笑姻緣故事，王阮亭嘗辨爲江陰吉道人，非伯虎。吉父爲御史，以建言譴戍。道人於洞庭遇異人，得幻術。遊

虎邱時有兄喪，襲麻衣，內着紫綾褌。適上海某攜眷遊山，小婢秋香見吉衣紫，顧而笑。吉以悅己，變姓役爲僕。久之，竟得婢爲室，一日遁去。某知爲吉，認爲翁婿。宋時有唐伯虎，字長孺，丹陵人，庚之兄，治《春秋》，史稱其迎父瀘南及臨邛獄事。又王鞏《雜錄》：全州進士唐伯虎至冥司放還。語唐曰：『到人間爲我傳《法華經》，勸人誦之。』仕至梧州推官。

又《覆水難收》 買臣見棄於妻，劇本中有『覆水難收』語，蓋用太公望事。《鶡冠子》注：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不售，改圖販麵。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釣魚渭濱，文王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道遇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收之。惟得沙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冢云。《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子良秦之逐臣。』鄒子說梁王曰：『太公望，故老婦人之出夫也。』古詩：『呂望老出夫，管仲小囚臣。』

又《荊釵記》 《荊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尚氣誼。王梅溪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慫恿之。史氏切齒，故作傳奇，謬其事以污之。溫州周天錫，字樊龍，嘗辨其誣。見《竹懶新著》。

又《遊春記》 王渼陂九思由翰林改吏部，撰《遊春記》。記中李林甫指李賓之，楊國忠指楊石齋，賈婆婆指賈南塢。因此淪棄，且博輕薄名。文人器小，往往蹈此。

清・徐承烈《聽雨軒筆記》 至崇禎間，有戲班於慈谿城中演《鳴鳳記》者，至《慶壽》一折，曲盡文華阿諛獻媚之態。趙族甚繁，其裔孫亦多顯達，閱之怒甚，命僕縛而送諸官。縣令某公謂優人曰：『趙係本處先朝大臣，汝何得扮此，以彰其醜？』命其仍塗粉帶鬚，冠紗帽，衣紅袍，一如《慶壽》裝束而枷之，硃書其上曰：『不合扮演先朝大臣趙文華優人一名某人。』枷號示衆，坐諸通衢，以兩役守之，而使優自言其罪。趙氏大慚，急挽鄉官向令關說。令曰：『彼既送來，合當如此處法。今彼自肯求寬，我亦勉爲釋之。我情已盡，愼毋以輕縱見譏也。』遂脫枷而釋之。嗚呼！人爲不善，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若文華者，可謂鑒戒矣。

清・沈起鳳《諧鐸》卷二《垂簾論曲》 李秋蓉，吳江徐公子寵姬也。有慧性，妙解音律。同里某生，小有才學，著傳奇，挾數種誇示徐公子。方談論間，而屏後笑聲忽縱。生又按拍而歌，屏後益笑不可支。徐微喝曰：『曲子師在座，理宜敬聽。嘻嘻出出，是何意態！』曰：『個兒郎煞不曉事，爲我設青綾步障，斥之使去。』

亡何，有女子坐簾內，請客相見。生隔簾揖之。問曰：『君所製傳奇，南曲乎？北曲乎？』生曰：『近日登場劇本，有南有北，且多南北合套之出。是非異曲同工，何能號稱製譜。』曰：『君知北曲異乎南者何在？』生曰：『南曲有四聲，北曲止有三聲，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之內。製曲者剖析毫芒，以字配調，誰不知者。』曰：『君知北曲異於南者僅在入聲，而亦知平、去兩聲尚有不合者否？』曰：『未聞也。』簾內者笑曰：『君眞所謂但知其一，莫知其他者矣！「崇」字南音曰「戎」，而北讀爲「蟲」。「杜」字南音曰「渡」，而北讀爲「妒」。如此類者，難更僕數。且北之別於南者，重在去聲。南曲以揭高爲法，北曲透足字面，但取結實。揣聲應律，未可混塡，拗折天下人嗓子。』生曰：『一韻之音，亦有不同者乎？』曰：『不同。共一東鍾韻，而「東」字聲長，「終」字聲短，「風」字聲扁，「宮」字聲圓。共一江陽韻，而「江」字聲闊，「臧」字聲狹，「堂」字聲粗，「將」字聲細。練準口訣，擇其宜而施之，製曲之技神矣。』生唯唯。

繼而問曰：『君所遵何譜？』曰：『遵《大成九宮》，句繩字準，不敢意爲損益。』曰：『所配何宮？』生默然不語。簾內者曰：『分宮立調，是製曲家第一入手處。富貴纏綿，則用黃鍾；感嘆悲戚，則用南呂。一隅三反，諸可類推。否則指冰說炭，縱審音不舛，而對景全乖，製曲者之大病也。其他南曲多連，北曲多斷；南曲有定板，北曲多底板；南曲少襯字，北曲多襯字。選詞定局，自在神明於曲者。若夫五音四呼，收聲歸韻，此歌者之事，而不必求全於作者矣。』

生大駭，顧徐公子曰：『不意君家金屋，有此妙才，勝張紅紅記豆多矣！』言未畢，一人捲簾而出，視之，青衣婢也。曰：『幸得婢學夫人，本領止此；否則娘子軍來，汝能無受降面縛乎？』生大窘，喪氣而出。後公子父靈胎先生，採閨中緒論，著《樂府傳聲》一卷行世。度曲家奉爲圭

臬云。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牡丹亭〉脚色》　乾隆庚辰一科進士，大半英年，京師好事者以其年貌，各派《牡丹亭》全本脚色，眞堪發笑。如狀元畢秋帆爲花神榜眼，諸重光爲陳最良，探花王夢樓爲冥判侍郎，童梧岡爲柳夢梅，編修宋小巖爲杜麗娘，尚書曹竹墟爲春香，同年中每呼宋爲小姐，曹爲春香，兩公竟應聲以爲常也。更有奇者，派南康謝中丞啟昆爲石道姑，漢陽蕭侍御芝爲農夫，見二公者，無不失笑。

清・焦循《劇説》卷二　《黎瀟雲語》云：『內江一女子，自矜才色，不輕許人，讀《還魂》而悅之，徑造西湖訪焉，願奉箕帚。湯若士以年老辭，女不信。一日，若士湖上宴客，女往觀之，見若士皤然一翁，傴僂扶杖而行，女嘆曰：「吾生平慕才，將托終身，今老醜若此，命也！」因投於水。』張某《俞娘傳》云：『婁江俞娘，麗人也，行二，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頓。十三，疽苦左脅，彌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容，不可逼視。年十七，夭。當俞娘之在床褥也，好觀文史，父憐而授。且讀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還魂記》，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眞達意之作矣！」飽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注曰：「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者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着鞭耳。」俞娘有妹落風塵中，一時稱「仙子」。』

又卷五　相傳臨川作《還魂記》，運思獨苦，一日，家人求之不可得，遍索，乃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驚問之，曰：『塡詞至「賞春香還是舊羅裙」句也。』

又卷六　相傳有秦姓者選《琵琶記》數齣，座有蔡姓者意不懌；秦急選《風僧》一齣演之，蔡意始平。歲乙卯，余在山東學幕，試完，縣令送戲，幕中有林姓者選《孫臏詐風》一齣，孫姓選《林冲夜奔》一齣，皆出無意，若互相誚者。主人阮公之叔阮北渚鴻解之曰：『今日演《桃花扇》可也。』懷寧粉墨登場，演《鬧丁》、《鬧榭》二齣，北渚拍掌稱樂，一座盡歡。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五《新城北録》下　乾隆丁酉，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歷經圖思阿並伊公兩任，凡四年事竣。總校黃文暘、李經，分校凌廷堪、程枚、陳治、荆汝爲，委員淮北分司張輔、經歷查建珮、板浦場大使湯惟鏡。【略】

清・平步青《小棲霞説稗・翻衣》　《教坊記》：『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納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今優人演《浣紗記・西施採蓮》劇，宮女四人，咸衣翻衣，即其遺制。特易抽爲翻，彼二衣今特一衣爲異耳。

又《浣花谿》　都門梨園演有《浣花谿》一齣，蓋唐人實事也。《升菴全集》卷四十九《浣花夫人》條：『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辰，傾城而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甯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甯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甯，任氏封夫人。』

又《荆釵記》　《通俗編》卷三十七《荆釵》劇條引《鶴林玉露》：『「王龜齡年四十七，大魁天下，以書報其弟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詩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按此，則龜齡及第甚晚，已有二子，并非新娶，而其母則已歿。今之《荆釵》傳奇，都不可檢。』

《天祿志餘》卷上謂：『玉蓮者，王梅谿先生女。孫汝權，宋進士，與梅谿爲友，敦尚風誼。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實聳恿之，爲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謬其事以巇之。南宋餘姚許浩嘗賦《荆釵百咏》，蓋即其事。』

《楊升菴外集》謂：『潛説友乃宋安撫使，今傳奇《王十朋》有此人，譌以爲錢。考潛與賈似道同時，而傳奇反以爲梅谿前輩，亦適見其謬矣。』

按《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首姓氏永嘉賈氏巖老下誥案，梅谿有《送賈巖老自閩還鄉》詩，乃其妻弟也。是忠文娶於賈，非錢，傳奇之誣妄可證，惜晴江不及引也。《江邨識餘》本《堅瓠丁集》卷二所引《聽雨增記》、《甌江逸志》同，《冬夜箋記》已辨之。

《堅瓠集》又引《南窗閒筆》云：『錢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殿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鄘齋雜記》卷三云：『莊相伯言湖郡城門有石牌坊一座，大書「湖州協副將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建」。』則孫又爲武人，而玉蓮其室非妓也。蓋即《南窗閒筆》之説，而莊誤述之。某協副將，至國朝始有此稱，明時尚稱副總兵，不名副將，何況南宋？此眞轉展傳譌，不足詰也。

《柳南續筆》卷一云：『王梅谿嘗讀書溫州江心寺。寺去桑門三里，溫州城門也。往來嘗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谿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爲人偪娶，自沉於桑門江口。蜀故堂和尚爲錢湘靈述之如此，備載《湘靈集》中。』《甌江逸志》及所載又一説，即《鄘齋雜記》、《柳南》所本，蓋即傳奇之誣而小變之。劣僧無識，惡舌妄傳，湘靈載入集何耶？忠文夫人既非錢氏，則異説污衊，紛紛變幻，於忠文何損毫末耶？《攤飯續談》云：『竹懶新著，周懋龍天錫嘗著説辨之，凡數百言。』

又《一捧雪》　《聽雨軒雜記》：『《在園雜志》：「王思質藏右丞《輞川》眞跡，嚴世蕃索之，思質與以撫本。裱工湯某向在王門下，識此圖，爲世蕃言其贋。因銜之，而未發也。會思質總督薊、遼，唐荆川以兵部奉命巡邊，嚴嵩觴之於內閣。微有不滿於思質，荆川頷之。至，欲行軍中馳道，思質以已兼兵部銜，難之。荆川怫然，遂劾其軍政廢弛，糜帑，以稿呈世蕃。世蕃從中主持，逮思質棄市。今世所演《一捧雪》傳奇李元玉撰，蓋即此事。『一捧雪』盃名，係當時畫吏以饋世蕃者，作者合兩事而敷衍者也。」』

又《魚水緣》　《魚水緣》傳奇二卷，三十二齣，不署作者姓名。演鹿邑胡楚卿璋、沈若素事。越中有《雙魚墜》戲劇，關目略同，惟以『喜新』爲『新喜』，又婢先配合，無嫁吳生事，殆即本此而芟去枝葉耳。曲文流逸可玩。如『祇爲他俊龐兒忒煞嬌，非是我饞眼兒容易飽。』『送便應該，賣字聽來韻不諧。』『但願因緣將來似你，首和尾沒點差池。』『抱愁幾度把愁祛，祇愁未審愁來處。我一向聰明到此愚。』皆白描入神，不減東嘉也。

又《繪眞記》　《青浦縣志》卷十九《文苑傳》：『陸伯焜孫壽銘，字晴初，諸生。五七古詩有殊嗜。妻汪氏，號紉青女史，亦能詩。閨中倡和，甚相得也。紉青早世，哀悼過情，無聊縱酒卒。著有《酒邊集》。汪有《扶雲吟稿》，陳文述叙子俊彙而梓之。』

又《還金鐲》　越中高腔演《還金鐲》，見《包公案》。據《堅瓠廣集》卷五引《湖海搜奇》，乃柳爨英、閻自珍事，云：『人作《釵釧記》傳奇，今此記不傳。《龍圖公案》襲之，伶人又轉演作別事，遂忘爲柳、閻眞事矣。』《今古奇觀》卷二十四《陳御史巧勘金釵鈿》一回，略同。

又《釣金龜》　越中有《釣金龜》一劇，中演孝肅勘訊髮有巨釘，一案審出兩案事。《西雲札記》卷四：『《金石萃編》一百四十一《王公儀碑銘》，叙公儀辨冤獄，有婦人死而不明，視其髮，得巨釘，人服其神明。今傳奇有附會作包孝肅公案者。』按《益都耆舊傳》：『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敕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見《藝文類聚》九十九卷《蠅》部引，亦見《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一。一百七十二又引《酉陽雜俎》韓滉事云『《論衡》載子產』云云，皆所本也。子產事，王充本之韓非。又姚天福事，見《元文類》及《輟耕錄》。又張咏事，見鄭克《折獄龜鑑》。蘭九所云傳奇，殆即《釣金龜》，特以女易男，其云張義似又合張詠事爲一也。

又《難中福》　近滬上戲園新劇有《難中福》一齣，事見《平定粵匪紀略》附記四，云：『鎮江失守時，賈周某自城逸出，遇賊隊，匿積屍下。賊去，欲起，復聞呵殿至，伏不敢動。俄有曳其髮起立者。見一官著古衣冠，熟視之，曰：「此應死龍王廟前王三麻子手者。」釋之去。周知爲神，懼甚，乘夜急行。循江七八里，得漁舟，亟登之。有一家五六人先在焉，舟人以無資，逐之；泣涕求載，不允。周憐之，探懷得十餘金，盡畀舟人。風浪不可行。次日，風益甚，舟人強挂帆行。周素怯，不敢北渡，躍身上岸。舟乘風倏達北，復大悔。忽念死已前定，徑趨龍王廟門坐待之。日晡，賊隊絡繹過，皆未顧問。尾一騎至，持矛刺周喉。周亟呼「王三麻子」！騎馬賊抽矛，詰以何處相識。周述神語，賊云：「死妖何能知？偏欲釋汝！」周告以逃亦無資，不如死。賊擲一紙裹與之，揚鞭去。解視，則黃金二十餘兩。乃雇舟至仙女廟，得免。』邗人皆知其事。劇中關目亦相類，第益以胡文忠公督師鏖戰、周説王反正，則劇場附會，

爲砌末熱鬧地耳。

清・楊恩壽《詞餘叢話》卷三《原事》　《綵毫記・李白脫靴》一折，人多笑其荒誕，不知事本正史。《舊唐書・李白傳》：『日與酒徒醉於酒肆。玄宗欲造樂府新辭，亟召白，已卧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千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

世傳太公八十遇文王，《風雲記》則云七十二歲。《孔叢子・記問篇》：『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列女傳》齊管妾婧語亦同，此世俗所據以爲八十也。《荀子・君道篇》：『文王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行年七十有二，儼然而齒墮矣。』東方朔《客難》：『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韓詩外傳》：『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桓譚《新論》：『太公年七十餘，乃陞爲師。』《後漢書・高彪傳》：『呂尚七十，氣冠三軍。』皆不言八十始遇文王也。此記不知何人手筆，曲頗俚拙，考據較詳，亦未可厚非。

《北夢瑣言》：『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甚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政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絕倒。』《釵釧記》採作科諢，『三十而立』破題：『兩個十五之年，雖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焉。』人第賞其趣，不知善於運典也。【略】

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就質馮猶龍。馮覽畢，置案頭不致可否，袁惘然而別。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令今夕饋我矣。』家人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至門，門尚開。問其僕，曰：『主方秉燭相待。』袁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詞曲俱佳，尚少一齣，今已爲增入。』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

韞玉譜《瑞玉記》，描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鷺及織造太監李實構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詞曲工妙。甫脫稿，即授優伶。郡紳約期邀袁集公所觀演是劇。是日，諸公畢集，袁尚未至。優人請曰：『劇中李實登場尚少一引子，乞足之。』於是諸公各擬一調。俄而袁至，告以優人所請，袁笑曰：『幾忘之！』即索筆書【卜算子】云：『局勢趨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平添一段忙，待織就迷天網。』語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無匹。諸公嘆服，各毀其稿。一驚聞之，持重幣求袁除其名，於是易一驚曰『春鋤』。

馮猶龍《小青傳》，宛轉如生，低徊欲絕，不必紅氍毹上始見亭亭倩女魂也。向見《療妒羹》傳奇，大士以慧劍誅妒婦，小青正位偕老，已嫌鵲突；近有《西湖雪》，小青改適才子，開府杭州，逮誅妒婦。地下香魂，忽被李易安之謗，率爾操觚，致墮惡道，令人欲嘔！

洪昉思譜《長生殿》甫成，名動輦下。國忌日演試新曲，御史黃某糾之，先生革去監生，枷號一月。文人之厄，聞者傷之。然因此曲本得邀睿覽，傳唱禁中，亦失馬之福也。趙秋谷宮允在座觀劇，以致落職，贈先生詩云：『垂堂高坐本難安，身外鴻毛擲一官。獨抱焦桐倚流水，哀音還爲董庭蘭。』直以門下客視先生，文人相輕，亦可不必。查初白老人原名嗣璉，同列彈章，革去拔貢，改名應試，始入詞館，贈先生有『荊、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之句，則和平之音也。【略】

尤西堂先生嘗云：『著《補天石》傳奇，以彌天地之憾。』未見其書。嘉慶末，周文泉大令以任子知邵陽縣事，譜《補天石》八種，種各八齣。時譚鐵簫太守知寶慶，即以鐵簫正譜。楚南宦場風流佳話也。備錄八種總目如左：《太子丹耻雪西秦》、《丞相亮祚延東漢》、《明月胡笳歸漢將》、《春風圖畫返明妃》、《屈大夫魂返汨羅江》、《岳元戎宴集黃龍府》、《賢使君重還如意子》、《眞情種遠覓返魂香》。

夏惺齋徵君《惺齋五種》中有《南陽樂》，叙武侯刺殺司馬宣王、姜伯約詐降獻城、魏延以投魏被殺，布局頗覺支離。惺齋固通經者，其詞亦多近理；不若文泉所譜，用魏延出子午谷計徑襲長安，直截了當，不必節外生枝。

《紅樓夢》爲小說中無上上品。向見張船山贈高蘭墅，有『艷情人自說《紅樓》』之句。自注：『蘭墅著有《紅樓夢》傳奇。』余數訪其書，未得；所見者，僅陳厚甫先生所著院本耳。先生工制藝，試帖爲十名家之一，度曲乃其餘事，儘多蘊藉風流、悱惻纏綿之作，惜排場未盡善也。原書斷而不斷，連而不連，起伏照應，自具草蛇灰綫之妙。先生強爲牽連，每齣正文後另插賓白，引起下齣；下齣開場，又用賓白遙應上齣，始及正文。頗似時文家作割截題，用意鈎聯，究非正軌。且以柳湘蓮爲紅淨，尤三姐爲小丑，未免唐

突；後成男女劍仙，更嫌蛇足。近日梨園多演之者，似非先生得意筆也。道光末鼗商演是曲，襲人改嫁蔣玉函，洞房結綵帳，其額未題，適梁茝鄰中丞在座，提筆書『玉軟花嬌』四字。鼗商嘆賞，立以珍珠綴而懸之。

余九歲寓息機園，與鄰兒嬉甚洽。後均入塾，僅隔堵牆。彼此書聲朗朗可聽，苦不得見，頗涉遐想。清明掃墓，忽遇於野。攜手入城，詫爲奇遇。時余甫學韻語，擬紀以詩，未果。夏初始讀《會眞記》，忽睹『隔花人遠天涯近』七字，先得我心，不禁狂喜，急書示鄰兒。

《桃花扇》分三大忠臣：史閣部，有明忠臣也；左寧南，烈皇忠臣也；黃靖南，宏光忠臣也。寧南當烈皇時已形跋扈。瑪瑙山之戰，未嘗無功，楊武陵攘爲己有，拜斗牛衣之賜，賞不及左，因此怏怏，縱賊中原，致不可遏。宏光初立，擁戴者皆邀殊錫，寧南不與，率師東下，以清君側爲名，非爲故太子也。孔云亭原稿第十三齣，直叙寧南謀逆、脅何忠誠公同叛，何公投江，逆流六十里，遇神獲救諸軼事。左夢庚急以千金爲云亭壽，哀其削去。云亭遂改《哭主》一齣，生氣勃勃，宛然爲烈皇復仇，與史、黃鼎立而三，爲勝國忠臣之最。信乎文人之筆，操予奪權也。

桐城方劍潭上舍，流寓湖湘，詩才清妙。戚張某作尉沅江，方往依之。張爲納王姬，姿首明艷，性絕慧。歸方年餘，教之讀書，居然能詩。姬父，里魁也，以張之購女也，未取身契，屢與需索；挾張陰事，將訐上官。張懼，勸方出姬。姬歸，解鴛鴦帶自絞。方大慼，乞余譜院本廣其事。時咸豐壬子初夏也。未幾，粵匪撲長沙城，余在圍城中，日以度曲爲事。九月二十八日，賊從地道燕火藥，南城轟裂，城中嘩，賊入。家人走告，環立以泣。余從容脫稿，若弗聞者。俄又報：『鄧忠武公單騎拒陷口，手刃登城賊酋，餘退敗矣。』方贈詩云：『揮毫正寫鴛鴦譜，報道城南鎖鑰開。』蓋紀實也。卒成二十四齣，名《鴛鴦帶》。插叙時事，語多過激。亡友郭芳石秀才恐以賈禍，力勸焚毀。今劍潭墓木已拱，冥冥之中，負我良友，此債何日償耶？

《野獲編·詞曲類》紀兩事，俱堪絕倒。其一：梁伯龍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當初出時，梁遊青浦，值屠緯眞爲令，禮以上客，即令優人演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酬以大白，梁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預儲污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不別竟去。屠凡言及，必大笑。其一：屠長卿久廢，新復冠帶，時寓秦淮，慕寇四兒名，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聽事南面，呼嫗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笑柄。江右鄭豹卿遂作一傳奇，名《白練裙》，描寫屠憨狀曲盡。吳下王百穀時在金陵，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馬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尚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極醜態。一時爲之紙貴。

高東嘉初演《琵琶記》，座上蠟炬光忽交互，頓成異彩如五色雲霞，終夕不散。湯若士居廬甚隘，鷄棲豚柵之旁，俱置筆硯。玉茗一樹，高出檐際，茂而不花。譜《牡丹亭》初成，召伶人演之，是夕花大放。自是無歲不開。文章有神，聲音動物，豈偶然哉！

吳吳山初聘黃山陳女，將昏而歿。既而得其評點《牡丹亭》上本，嘗以未得下本爲憾。後娶清溪談女，雅耽文墨，仿陳女意補評下本，杪芒微會，若出一手。未幾，夭逝。續娶古蕩錢女，見陳、談評本，略參己意，出釵釧爲鋟版資。即所傳『吳吳山三婦合評本』也。張元長《梅花草堂筆談》：『俞娘行二，麗人也。年十七，夭。當其病也，好觀文史。一日，見《還魂記》，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若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是書眞達意之作矣！」研丹砂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折，注云：「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皆能及之。杜女固先吾着鞭耶？」如斯俊語，絡繹連篇。其手迹遒媚可喜。嘗錄一副本，將上之湯若士。謝君耳伯願爲郵。卒，不果上，其注本遂不傳。』又《小青傳》：『姬有《牡丹亭》評、跋，妒婦毀之。今但傳「挑燈閒看《牡丹亭》」之句耳。』是《牡丹亭》一書，三婦合評外，尚有二女子評注，何閨閣之多才耶！妝臺繡閣，不乏賞音，老鴉翁可無恨矣。

嘗見《感應篇》注：『有入冥者，見湯若士身荷鐵枷。人間演《牡丹亭》一日，則笞二十。』雖甚其辭以警世，亦談風雅者不敢不勉也。先生本王文肅公門下士。文肅中女曇陽子修道有得，一時名士無慮數百人，頂禮稱弟子。豫示化期，飛昇亡夫墓次，萬目共睹；但遺蛻入龕，有蜿蜒相隨同掩，或疑爲蛇所祟耳。數年後，忽有鄞人婁姓，以風水遊吳、越間，一妻二子，居處無定。妻慧美，多藝能，且操吳音，蓄資甚富。捕者疑

之，踪迹頗急。度不可脱，則曰：『我太倉王姓也。』於是嘩然『曇陽復生』矣。時文肅父子俱在朝，僅以族人司家事，急召婁夫婦訊之，詭稱『實未死，從龕後穴而逸』。族人向未見曇陽，莫能辨。有老僕諦視良久，忽省曰：『汝非二爺房中某娘乎？』始惶恐伏罪。蓋文肅亡弟鼎爵愛妾竊資以逃者也。執付幹僕，解送京師。婦與幹僕通，乘其醉，攜二雛幷婁夜竄，莫知所終。當海內轟傳時，先生邃採風影之談，填成艷曲。初不過遊戲三昧，不料原本一出，遂有千古後人，讀其詞未嘗不信其事，實爲曇陽之玷。先生官職不顯，畢世沉淪，誠受筆墨之障。蔣心餘瓣香玉茗，私淑有年。《臨川夢・集夢》一齣，亦以誣蠛曇陽爲非，其詞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略】

俗傳黃崇嘏爲女狀元，因徐文長《四聲猿》而始也。按《十國春秋》：『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邛州刺史周庠愛其風采，欲妻以女，乃獻詩云：「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驚召問，乃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媪同居。命攝司戶參軍。已而罷歸，不知所終。』今訛傳爲女狀元者，以其獻詩自稱鄉貢進士云。【略】

王渼陂好爲詞曲。《杜甫遊春》諸雜劇，至今傳誦。或規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宜留心經世文章。』渼陂答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

《亦巢偶記》：『俗呼薰猪耳爲俏冤家，不知何所取義。里巷至今傳之。一日，余同一二友至虎邱，遊衍久之，思飲甚切。然所攜杖頭僅百文。因猪耳價廉，可口，令僮買以佐酒。久不至。一友忽唱《琵琶記》云：「俏冤家何事還不到？」衆大噱。』

明神宗時，張江陵當國，將南京內庫高皇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顧不剌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祇見石光，所以爲寶。說見《金陵瑣事》。箋《會眞記》者，以顧不剌爲美好辭，不知所據。或以爲元時方言，如此寶石之名，以其美好也。

《聽雨增記》：『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汝權實嗾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故作《荆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汝權有奪配之事。』又《南窗閒筆》：『錢玉蓮，宋名伎，從孫汝權。某寺殿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按此，則玉蓮確係汝權之妻矣。十朋無故受誣，殊爲可惡。

孫季昭《示兒編》：『北朝來祭章獻太后，楊大年捧讀祭文，僅空紙，無一字，因自撰云：「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堆雪，桃園一枝花，瑤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仁宗深嘆其敏捷。』案：此詞浮艷輕佻，施之君后，失禮已甚。錢竹汀宮詹云：『大年死於天僖四年。章獻之崩，大年死已久矣，其爲委巷不經之談無疑。』《荆釵記・祭江》一齣，其祭文云：『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妻呵，於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施之於此，則妙文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盧代山，錢唐人，住山兒巷，抱經學士族人也。家藏葡萄藤小几，云是洪昉思按拍者，指痕猶隱隱焉。昉思先生所著，《長生殿》外，尚有《天涯泪》、《四嬋娟》、《青衫濕》三種，稿存黃氏。先生，文僖公孫婿也。』【略】

袁籜菴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籜菴狂喜欲絕，幾至墮輿。【略】

《綵舟記》演唐六如竊婢秋香事。僞病登山，賣身入府，悉從諸小說衍出；託名康宣，則因六如本事詩有『主人若問眞名姓，祇在康、宣兩字頭』句也。南京舊院有伎秋香，從良後，有舊相識求見，以扇畫柳題詩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舊枝條。於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語見梅禹金《青泥蓮花記》。祝枝山亦有《題秋香便面》詩，云：『晃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着個「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書。』當時蓋有兩秋香。

錢虞山之入我朝也，欲秉鈞衡，專史席。二者皆違其願，故多感憤之詞。陳卧子先生《題拂水山莊》詩云：『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眞詩史也。虞山晚年家居，一夕，閒步門外，衣一輕衫，員領窄袖，就前明袍料改製，未及全易者。一秀士趨過，稱曰：『先生可謂兩朝領袖！』其受侮若此。《爛柯山》演朱買臣去婦故事，虞山嘗與當軸張姓宴集，演《悔嫁》一齣。劉氏白語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張木匠？』因尊客姓張，恐其觸諱，改張爲王。虞山因拍案擊節，曰：『得竅阿，得竅！』俄而劉氏復白云：『你如何負了朱氏？』張亦拍案顰蹙曰：『沒竅阿，沒

竅！』虞山大恧。【略】

阮大鋮黨附魏忠賢，名列逆案，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檄數其罪，作《留都防亂揭》。桐城方密之，如皋冒辟疆，宜興陳定生，商邱侯朝宗實主之，所謂四公子也。大鋮譜《燕子箋》，家伶一部，能演是劇。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四公子置酒鷄鳴埭，徵阮伶以侑。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詗之。方度曲，四座嘆賞。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大鋮乃大怒，銜之次骨。宏光擁立，大鋮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復社黨人，購四公子甚急。定生下獄，餘皆走免。是四公子之禍，實基於鷄鳴埭聽曲時也。《桃花扇·偵戲》一齣，從大鋮着筆，始而驚，繼而喜，繼而怒且懼，寫僉壬失路，鬚眉欲活。【略】

《黃粱夢》傳奇，託言盧生，其事乃鍾離雲房點化呂洞賓。洞賓遇雲房於長安酒肆，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邊假寐：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翰苑，歷諸清要，陞黜不一。兩娶富貴家女，婚嫁早畢，甥孫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前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嘆，恍然夢覺。雲房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陞沉變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洞賓感悟，拜求度世法。贈詩云：『應官千里赴神京，偶遇仙翁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自《枕中記》出。湯若士演爲院本。邯鄲道上，罔非尋夢之人。名流題壁之詩，指不勝屈矣。

明人有《洞賓戲妓女白牡丹》雜劇。向疑以上眞遊戲，何至媟褻青樓？後見《冬夜箋記》：『康熙年間，洞賓嘗於黃鶴樓降卟曰：「世傳飛劍斬黃龍乃宋散仙顏洞賓也，豈有上眞而嗔惱不除者乎？」』嗔且不可，何況乎淫？可見戲白牡丹亦顏洞賓事。

《洛陽橋》傳奇演醉隸下海事，人疑其妄。《明史》蔡錫本傳：『錫，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授兵部給事中，陞泉州太守。時洛陽橋圮，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功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賫檄往，但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書「醋」字出。錫意必「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果旬餘不至，工遂成。』此實事也，特以錫爲蔡端明，致滋疑惑。俗伶又改端明爲蔡中郎，更妄語矣。其詞亦不雅馴，或謂出王百谷手。

又《原事續》 同邑黃幼吾選拔其恕負雋才，酷嗜詩詞。嘗從事倚聲，頗受綺語之累。譜《坤靈扇》傳奇：晉陵周生，讀書慧蓮尼庵，苦慕韻香女冠才色，不得通繾綣。月老降神，授以坤靈扇。障面而往，人不之見，遂與韻尼成伉儷。詞筆雖不脫《西廂》窠臼，然綺思致語，實足蕩心志而啓情悰。余曾舉蔣藏園『安肯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寫相思』之句箴之，幼吾謂：『茗生此詩，爲太史言也。吾輩吟風弄月，正在青年，何必守頭巾誡而自苦耶！』余亦無以難也。坤靈之名，同人不知所出。按《清異錄》：『朱起年逾弱冠，姿韻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寵寵，艷秀明慧。起甚留意，寵尤繫心。奈館院各別，無由會合，起念之不置。一日，至郊外，逢青巾、短袍、擔節杖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宜直言，吾能濟之。」起再拜，以寵寵事訴。青巾嘆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偸期，仙凡交會，華戎配合，率由一道焉。我今爲子祝之。」臨去，籃中取一竹扇授起曰：「是名『坤靈扇』。凡訪寵寵，以扇自蔽其面，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絕。」起如戒，往來無阻。後十五年，寵寵疫病而死。青巾蓋仙也。』幼吾以《坤靈扇》名篇，蓋取此。至韻尼，寓言，乃合瑤光寺、《秋江記》而一之，非盡無據也。

清·顧公燮《消夏閒記·〈萬里緣〉傳奇》 明孝廉黃雲美爲雲南大姚令。鼎革後，子向堅於干戈載道之中，跋涉山川，迎二親回蘇。自順治八年歲暮出門，至十年歸里，作《萬里緣》傳奇。時則有吳縣王成六，曾以僞官事向黃差查。聞之，饋饅頭一百於作者，求列名其中，乃增《打差》一齣。今黃居陸國子巷，乾隆年間建孝子坊。雲美，周忠介門人。

又《〈萬金記〉來歷》 順治十四年丁酉，江南科場事發，正主考方猶、副主考錢開宗俱腰斬。有編爲《萬金記》者，蓋拆『方』、『錢』字之

半而作。又拆『方』、『猶』二字爲『一万刀狗酋』。

地方戲分部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一《金山夜戲》　崇禎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兗。日晡，至北固，艤舟江口。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噏天爲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殘雪。余呼小僕攜戲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蘄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撥眼瞢，翕然張口，呵欠與笑噓俱至，徐定睛，視爲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又卷二《朱雲崍女戲》　朱雲崍教女戲，非教戲也。未教戲，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簫管，鼓吹、歌舞，借戲爲之，其實不專爲戲也。郭汾陽、楊越公、王司徒女樂，當日未必有此。絲竹錯雜，檀板清謳，入妙腠理，唱完以曲白終之，反覺多事矣。西施歌舞，對舞者五人，長袖緩帶，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弱如秋藥。女官內侍，執扇葆璇蓋，金蓮寶炬，紈扇，宮燈二十餘人，光焰熒煌，錦綉紛疊，見者錯愕。雲老好勝，遇得意處，輒盱目視客。得一讚語，輒走戲房，與諸姬道之，傖出傖入，頗極勞頓。且聞雲老多疑忌，諸姬曲房密戶，重重封鎖，夜猶躬自巡歷，諸姬心憎之。有當御者，輒遁去，互相藏閃，只在曲房，無可覓處，必叱咤而罷。殷殷防護，日夜爲勞，是無知老賤，自討苦吃者也，堪爲老年好色之戒。

又卷五《劉暉吉女戲》　女戲以妖冶恕，以嗶緩恕，以態度恕，故女戲者全乎其爲恕也。若劉暉吉則異是。劉暉吉奇情幻想，欲補從來梨園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宮》：葉法善作，場上一時黑魆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輕紗幔之內，燃賽月明數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撒布成粱，遂躡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爲戲也。其他如舞燈：十數人手攜一燈，忽隱忽現，怪幻百出，匪夷所思，令唐明皇見之亦必目睜口開，謂氍毹場中那得如許光怪耶！彭天錫向余道，女戲至劉暉吉，何必男子，何必彭大。天錫，曲中南董，絕少許可，而獨心折暉吉家姬，其所賞鑒，定不草草。

又卷六《目蓮戲》　余蘊叔演武場搭一大臺，選徽州旌陽戲子，剽輕精悍，能相撲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蓮，凡三日三夜。四圍女臺百什座。戲子獻技臺上，如度索舞絚、翻桌翻梯、觔斗蜻蜓、蹬罈蹬臼、跳索跳圈、竄火竄劍之類，大非情理。凡天神地祇、牛頭馬面、鬼母喪門，夜叉羅剎、鋸磨鼎鑊、刀山寒冰、劍樹森羅、鐵城血澥，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爲之費紙札者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戲中套數，如《招五方惡鬼》、《劉氏逃棚》等劇，萬餘人齊聲吶喊，熊太守謂是海寇卒至，驚起，差衙官偵問，余叔自往復之，乃安。臺成，叔走筆書二對，一曰：『果證幽明，看善善惡惡隨形答響，到底來那個能逃？道通晝夜，任生生死死換姓移名，下場去此人還在。』一曰：『裝神扮鬼，愚蠢的心下驚慌，怕當眞也是如此。成佛作祖，聰明人眼底忽略，臨了時還待怎生？』眞是以戲說法。

又卷八《阮圓海戲》　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錯認》、《摩尼珠》、《燕子箋》三劇，其串架鬥笋，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尋味不盡。至於《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戲，《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之波斯進寶，紙札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爲士君子所唾棄，故其傳奇不之著焉。如就戲論，則亦鏃鏃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明・徐樹丕《識小録》卷二《女戲》　十餘年來，蘇城女戲盛行，必有鄉紳爲之主。蓋以娼兼優，而縉紳爲之主，充類言之，不知當名以何等。不肖者習而不察，滔滔皆是也。有某比部狎一女優，而此優者一銓部

爲之主，以比部每挾之出，出必旬日，有妨其戲，遂至相詬，語不忍聞。女優者復好與無賴作緣，不樂士君子還往，亦遂與比部絕。比部怏怏，作【踏莎行】七闋，詞亦可觀。

清・王士禎《香祖筆記》卷一二 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冢，俗呼『西門冢』。有大族潘、吳二氏，自稱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衆大鬨，互控於縣令。令大笑，各撲一二人，荷校通衢，硃批曰：『無耻犯人！』然二氏終不悟也。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弋陽腔》 舊弋陽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衆人幫合，但較之崑腔，則多帶白作。曲以口滾唱爲佳，而每段尾聲，仍自收結，不似今之後臺衆和，作『喲喲囉囉』之聲也。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絕無矣。近今且變弋陽腔爲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爲梆子腔、亂彈腔、巫娘腔、瑣哪腔、囉囉腔矣。愈趨愈卑，新奇疊出，終以崑腔爲正音。

清・趙翼《檐曝雜記》卷一《大戲》 內府戲班，子弟最多，袍笏甲冑及諸裝具，皆世所未有，余嘗於熱河行宮見之。上秋獮至熱河，蒙古諸王皆覲。中秋前二日爲萬壽聖節，是以月之六日卽演大戲，至十五日止。所演戲，率用《西遊記》、《封神傳》等小說中神仙鬼怪之類，取其荒幻不經，無所觸忌，且可憑空點綴，排引多人，離奇變詭作大觀也。戲臺闊九筵，凡三層。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兩廂樓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庭中亦滿焉。有時神鬼畢集，面具千百，無一相肖者。神仙將出，先有道童十二三歲者作隊出場，繼有十五六歲，十七八歲者。每隊各數十人，長短一律，無分寸參差。舉此則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壽星六十人，後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來慶賀，攜帶道童不計其數。至唐玄奘僧雷音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迦葉、羅漢、辟支、聲聞，高下分九層，列坐幾千人，而臺仍綽有餘地。

又卷二《李太虛戲本》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明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本朝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胯下。值夫人方月事，迨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污。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胯下時，血淋漓滿頭面，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此，必殺以泄忿。』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此事得之於蔣心餘編修。

清・錢泳《履園叢話・度曲》 儀徵李艾塘精於音律，謂元人唱曲，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相頡頏。近時則以蘇州葉廣平翁一派爲最著，聽其悠揚跌蕩，直可步武元人，當爲崑曲第一。曾刻《納書楹曲譜》，爲海內唱曲者所宗。

近士大夫皆能唱崑曲，卽三絃、笙、笛、鼓板亦嫻熟異常。余在京師時，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程香谷禮部之鼓板，席子遠、陳石士兩編修能唱大小喉嚨，俱妙，亦其聰明過人之一端。

清・吳長元《燕蘭小譜》卷三 友人言：蜀伶新出琴腔，卽廿肅調，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爲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話，旦色之無歌喉者，每借以藏拙焉。若高明官之演《小寡婦上墳》，尋音赴節，不聞一字，有如傀儡登場。昔人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口無歌韻而藉靡靡之音以相掩飾，樂技至此愈降愈下矣！

有絲無竹少清音，始自秦中帶鄭淫。莫笑當歌同傀儡，勝兒原是抱胡琴。胡琴婢勝兒事，見《中吳紀聞》。

友人言：近日歌樓老劇冶艷成風，凡報條有《大鬧銷金帳》者，以紅紙書所演之戲貼於門牌，名曰『報條』。是日坐客必滿。魏三《滾樓》之後，銀兒、玉官皆效之。又劉有《桂花亭》，王有《葫蘆架》，究未若銀兒之《雙麒麟》，裸裎揭帳，令人如觀大體雙也。未演之前，場上先設帷榻花亭，如結青廬以待新婦者，使年少神馳目瞷，罔念作狂。淫靡之習，伊胡底歟？

清・焦循《劇說》卷一 近安慶幫子腔劇中，有桃花女與周公鬬法、沈香太子劈山救母等劇，皆本元人。又《義兒恩》，兒問罪在獄，適兒赦而盜殺，母誤盜屍爲兒屍，全本《蝴蝶夢・趙頑驢偷馬殘生送》一折也。又有《五雷轟》者，演孫臏事，內有卜子夏，此正本元人劇《馬陵道中》有卜

商也。

又卷四　村中演劇，每演包待制勘雙釘事，一名《釣金龜》。此事亦見《輟耕錄》：『姚忠肅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顙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幷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拯云。』

又　今戲劇演《時遷偷鷄》，科諢有『皮包骨頭人』之語。按：宋張元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裏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鞭之而死。

又《花部農譚》　梨園共尚吳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質，共稱爲『亂彈』者也，乃余獨好之。蓋吳音繁縟，其曲雖極諧於律，而聽者使未睹本文，無不茫然不知所謂。其《琵琶》、《殺狗》、《邯鄲夢》、《一捧雪》十數本外，多男女猥褻，如《西樓》、《紅梨》之類，殊無足觀。花部原本於元劇，其事多忠、孝、節、義，足以動人；其詞直質，雖婦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氣爲之動蕩。郭外各村，於二、八月間，遞相演唱，農叟、漁父，聚以爲歡，由來久矣。自西蜀魏三兒倡爲淫哇鄙謔之詞，市井中如樊八、郝天秀之輩，轉相效法，染及鄉隅。近年漸反於舊。余特喜之，每攜老婦、幼孫，乘駕小舟，沿湖觀閱。天既炎暑，田事餘閒，群坐柳陰豆棚之下，侈譚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余因略爲解說，莫不鼓掌解頤。有村夫子者筆之於冊，用以示余。余曰：『此農譚耳，不足以辱大雅之目。』

又　花部所演有《鐵邱墳》者，一名《打金冠》，爲薛剛打殺僞太子，夷其三族，逮其兄薛猛於陽河誅之。僞太子者，武氏私幸薛懷義所生，所爲驢頭太子者也。徐勣閔薛氏之鬼餒而，乃自以其子易薛之子而撫育之。其《觀畫》一齣，竟生吞《八義記》。乃《八義》之程嬰，本諸太史公之《晉世家》，嬰乃趙氏家臣，以己子易趙子，見其忠於所事；若勣於薛氏，既非故主，亦非深交，而公然以己之子易薛之子，在己大爲不仁，於薛亦不足爲義，豈非無稽之至者哉！而何苦爲之？及細究其故，則妙味無窮，有非《八義記》所能及者。《觀畫》之後，薛氏子去之韓山，起義師，直入長安討武氏。韓山者，邗上也，卽徐敬業起兵之事也。今則不曰徐敬業而曰薛交，若曰：以徐勣之人，豈得有此忠義之子，能起義兵爲國討亂？當日所謂徐敬業，實薛氏子薛交也。是徐勣之子也，而非徐勣之子也。徐勣之人，焉得有此忠義之子！作此戲者，假《八義記》而謬悠之，以嬉笑怒罵於勣耳。彼《八義記》者，直抄襲太史公，不且板拙無聊乎？

又　《龍鳳閣》慷慨悲歌，此戲當出於明末。《擊宮門》一齣，卽隱移宮之事也。李娘娘，卽選侍也；楊波，卽楊漣，漣之爲波，其意最明；徐暈卽是徐養諒。但故謬爲神宗事耳，神宗太后雖亦姓李，其父李偉有賢稱。

又　陳家谷口之敗，楊無敵與子延玉幷死於難，其端由於王佺忌功不救。時督師者潘美。業本欲待時而動，美不能用其謀；及佺遁，美不能禁，美亦沿河而去。業力戰谷口，見無人，乃大呼：『奸臣誤我！』還戰遂死。則美之陷業可知，不盡關乎佺也。美，良將也，豈一王佺不能制？自此敗之後，國威大損。宋之弱，實由於美矣。後太宗以足創甚，召寇準於青州，而壽王之位定；澶州一役，庶洗從前之恥。花部有《兩狼山》劇，演楊業死事，則全歸獄於美。延昭訴枉於朝，召寇準讞定其獄，而潘之害賢，寇之嫉惡，淋漓慷慨，毫髮畢露，若曰：業之死，向令得準斷之，則美之罪當不止於奪官而已。宋之於遼，自潘而弱，自準而振，且恨當時未有忘身殉國、秉道嫉邪如準者訊之，杖之，大聲指罵之，假鬼神翦弄之，乃使美得逃其咎也。尤謬悠者，則潘方統重師，朝廷遣官逮之，莫敢動，適王佺怨美殺其兄，乃擒美致檻車，而佺卽統其軍。蓋美陷業而委其罪於佺，史如其所委者書爾；而特於楊業口中出奸臣二字，美之爲奸臣，實以此互見之，有《春秋》之嚴焉。爲此戲者，直幷將佺洗去，使罪專歸於美，與史筆相表裏焉。佺，音莘，演者或誤爲仄聲，非是。

又　唐張仁龜，本張尚書之庶子，其嫡不容，尚書乃使遠爲張處士之子，有手書爲據。仁龜稍長，漸知其爲尚書子，乃竊據而逃之京師；既登第，仕爲官，遂忘處士養育之義。處士以無據，鬱恨而死。已而仁龜出使，自綴於驛亭，相傳爲張處士冥訴陰譴之。花部中演爲《清風亭》劇，張處士仍姓張，仁龜則謬爲薛氏子。其本末略同：處士夫婦以織扉磨豆爲生。拾得此子，有血書乞人收養，處士力貧撫育，得存活。至十數歲，適其生母過此，乃竊血書逃去，登第，出使矣。張自此子出逃，其婦日詬，

以思兒得疾，不復能磨豆。張曰扶其病婦至清風亭望此兒歸。蓋年皆七十許矣。久之，愈衰老，困苦行乞，而食暇則仍延頸於清風亭。一日，傳有貴官至，將憩於亭。坊甲灑掃見二老人，因曰：『吾昨見此官，殊與翁媼之逃子面相似。明日官憩此，翁媼其潛於近處。吾驗視誠然，來爲翁媼告也。』二老人喜甚。明日，坊甲驗視不錯，乃欣然招二老人。二老人欣然至，入亭視之，良是。往呼兒，其子怒曰：『是何乞兒，妄謬至此！』翁媼乃歷述十數年養育事，仍不動，惟曰：『持據來！』據則已竊去，固無有也。於是二老人乃蒲伏叩頭曰：『公貴人，我小民豈敢以撫育微勞冒認父子；但十數年相依，姑作一家僕乳婢，攜我兩人，生食之，死棺之，免餓斃於路，他無敢望矣。』其侍從奴僕感動，跪代爲乞。此子曰：『此兩乞丐，得二百錢足矣。』乃以錢二百給之，撾於亭外。媼讓翁曰：『兒恨爾，爾素督責其讀書過切；我則保持之，雖長，未嘗一日離諸懷也。爾姑退，我獨求之，伊當憐念我。』媼復入，此子怒詈益甚。媼大哭，以錢擊其面，觸亭而死。翁見媼久不返，往視，見媼死，亦大慟，以首觸地死。此子轉訶斥坊甲勾引，坊甲亦強項不服。此子竟撾騶從去。乃作天雷雨狀，而此坊甲者冒雨至亭下，見有披髮跪者，乃雷殛死人也。視之，則前之貴官，右手持錢二百，左手持血書。坊甲乃大聲數其罪而責之。此即張處士鬱恨而死、仁龜得陰譴之所演也。鬱恨而死，淋漓演出，改自縊爲雷殛，以悚懼觀，眞巨手也。據崑腔劇中，雷殛二事：一爲《雙珠》之李克成、張有得。克成以營長謀奸營卒之婦，羅致卒死罪，致其婦以死明節。卒雖因婦死釋，所賣子亦歸，惟營長未有報，故思得天雷殛之爲快耳。然作《雙珠》劇者，營卒妻賣子、投淵之後，既得神救不死，父子夫妻後俱完聚，則李克成固亦天所不必誅也，故《雙珠》之李克成、張有得雖遭雷殛，尚不足以警動觀者。至《西樓》之趙不將，祇以口筆之嫌構其父，父禁于叔夜不許私妓，在趙固泄私忿，而其言非不讜正，以是而遭雷殛，眞爲枉矣。蓋袁于令與趙鳴陽素隙，心恨之，思得雷殛乃快，《西樓》之趙不將，即指鳴陽也。鳴陽人品學問，豈袁所及，故馮猶龍刪改《西樓》，毅然刪去此折，是也。余憶幼時隨先子觀村劇，前一日演《雙珠天打》，觀者視之漠然。明日演《清風亭》，其始無不切齒，既而無不大快。鐃鼓既歇，相視肅然，罔有戲色；歸而稱說，浹旬未已。彼謂花部不及崑腔者，鄙夫之見也。

又　王霸之子王英，既邂逅郭后，迎奉於山。后命往市中招集義兵，市中人欣然從之，爭延王將軍酒食。此從王霸遭市人揶揄反面搬演。英往說姚剛，辭嚴氣直，百挫不撓，作人忠義之氣。

又　花部中有劇名《賽琵琶》，余最喜之。爲陳世美棄妻事。陳有父、母、兒、女。入京赴試，登第，贅爲郡馬，遂棄其故妻，并不顧其父母。於是父母死。妻生事、死葬，一如《琵琶記》之趙氏；已而挈其兒女入都，陳不以爲妻，并不以爲兒女。皆一時艷羨郡馬之貴所致。蓋既爲郡馬，則斷不容有妻，有兒女也。妻在都，彈琵琶乞食，即唱其爲夫棄之事。爲王丞相所知。適陳生日，王往祝，曰：『有女子善彈琵琶，當呼來爲君壽。』至，則故妻也。陳彷徨，強斥去之，乃與王相詬。王盡退其禮物，令從人送旅店與夫人、公子，陰謂其故妻曰：『爾夫不便於廣衆中認爾，余當於昏夜送爾去，當納也。』果以王相命，其閽人不敢拒。陳亦念故，乃終以郡主故，仍強不納。妻跪曰：『妾當他去，死生唯命；兒女則君所生，乞收養之耳。』陳意亦愴然動。再三思之，竟大詈，使門者撾之出。念妻在非便，即夜遣客往旅店刺殺妻及兒女。幸先知之，店主人縱之去，匿於三官堂神廟中。妻乃解衣裙覆其兒女，自縊求死。三官神救之，且授兵法焉。時西夏用兵，以軍功，妻及兒女皆得顯秩。王丞相廉知陳遣客殺妻事，甚不平，竟以陳有前妻欺君事劾之，下諸獄。適妻帥兒女以功歸，上以獄事若干件令決之，陳世美在焉。妻乃據皋比高坐堂上。陳囚服縲紲至，匍匐堂下，見是其故妻，慚怍無所容。妻乃數其罪，責讓之，洋洋千餘言。說者謂：《西廂·拷紅》一齣，紅責老夫人爲大快，然未有快於《賽琵琶·女審》一齣者也。蓋《西廂》男女猥褻，爲大雅所不欲觀；此劇自三官堂以上，不啻坐淒風苦雨中，咀茶嚼檗，鬱抑而氣不得申，忽聆此快，眞久病頓蘇，奇癢得搔，心融意暢，莫可名言，《琵琶記》無此也。然觀此劇者，須於其極可惡處，看他原有悔心。名優演此，不難摹其薄情，全在摹其追悔。當面詬王相，昏夜謀殺子女，未嘗不自恨失足。計無可出，一時之錯，遂爲終身之咎，眞是古寺晨鐘，發人深省。高氏《琵琶》，未能及也。

又　《雙富貴》之藍季子，以母苦其嫂，潛代嫂磨麥。又潛入都爲嫂

尋兄，行李匱乏，赤身行乞，叫化於街。觀之令人痛哭。

又《義兒恩》之兒，爲其母前夫之子。母攜來爲人妾，而思以毒藥謀殺其嫡。值妾兄至，嫡以妾所饋酒肉食之，兄中毒死，妾乃稱嫡殺其兄。爲此兒者，誠難自處矣，黨其親母則枉殺嫡，鳴嫡枉則殺其親母，乃自認毒殺其舅。此子眞孝子也，故曰『義兒』。行刑日，與一大盜同縛，盜斬而赦至。其嫡持敝席來收兒屍，見盜首大慟。此本元人《趙頑驢偸馬殘生送》。

清・梁章鉅《浪迹叢談・趙普》　偶爲友人招觀劇，余不諳崑曲，而主人不喜秦腔，坐中客多爲余左袒者，適呈戲單，余點《訪普》一齣，蓋崑曲與秦腔幷有之，曲文初無小異，客謂余之善調停也。或問，此事果有之否？余謂《名臣言行錄》中引《邵氏聞見錄》，卽有此事，云：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此與今菊部所演略同，惟短秦王一節耳。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五《新城北録下》　天寧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上敬設經壇，殿前蓋松棚爲戲臺，演仙佛麟鳳《太平擊壤》之劇，謂之大戲。事竣拆卸。迨重寧寺構大戲臺，遂移大戲于此。兩淮鹽務例蓄花雅兩部以備大戲。雅部卽崑山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崑腔之勝，始于商人徐尚志徵蘇州名優爲老徐班。而黄元德、張大安、汪啓源、程謙德各有班。洪充實爲大洪班，江廣達爲德音班，復徵花部爲春臺班，自是德音爲內江班，春臺爲外江班。今內江班歸洪箴遠，外江班隸于羅榮泰，此皆謂之內班，所以備演大戲也。

又　城內蘇唱街老郎堂，梨園總局也。每一班入城，先於老郎堂禱祀，謂之掛牌。次于司徒廟演唱，謂之掛衣。每團班在中元節，散班在竹醉日。團班之人，蘇州呼爲戲螞蟻，吾鄉呼爲班攬頭。吾鄉地卑濕，易患癬疥，吳人至此，易于沾染，班中人謂之老郎瘡。梨園以副末開場，爲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脚色。打諢一人，謂之雜。此江湖十二脚色，元院本舊制也。蘇州脚色優劣，以戲錢多寡爲差。有七兩三錢、六兩四錢、五兩二錢、四兩八錢、三兩六錢之分。內班脚色皆七兩三錢。人數之多，至百數十人，此一時之勝也。

清・顧祿《清嘉録・二月・春臺戲》　二三月間，里豪市俠，搭臺曠野，釀錢演劇，男婦聚觀，謂之春臺戲，以祈農祥。蔡雲《吳歈》云：『寶炬千家風不寒，香塵十里雨還乾。落燈便演春臺戲，又引閑人野外看。』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二《春臺戲》　蘇州戲班名天下。乾隆辛丑，派關榷使者進呈古今雜劇傳奇，計一千八十一種。郡人葉廣平精音律，爲《納書楹曲譜》，宮商無謬誤。承平日久，鄉民假報賽名，相習徵歌舞。值春和景明，里豪市俠搭臺曠野，釀錢演劇，男婦聚觀。衆人熙熙，如登春臺，俗謂之春臺戲。擡神款待，以祈農祥。臺用蘆蓆蔽風日，謂之草臺。其班之上者，爲城中班。來安慶者，爲徽班。來江震別處者，爲江湖班。最有名者，爲崑腔。出句容者，爲梆子腔。安慶有二簧調，弋陽有高腔，湖廣有羅羅腔。梨園以副末開場，爲領班，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爲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爲女脚色，打渾一人謂之雜。此十二脚色，元院本舊制也。今蘇州名班，人數有多至百數十者。方其鑼鼓開場，連村鬨動，茶篷酒幔、食肆餅爐、賭博壓攤，喧聚成市，必兩三日而罷。

按湯潛菴《撫吳告諭》云：『地方無賴借祈年報賽名，每春時，比戶斂錢，排門科派，搭臺曠野，鬨聚男婦，群集往觀，舉國若狂。』

儺戲分部

唐・段安節《樂府雜録》卷一《驅儺》　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爲四目，衣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髮衣白□畫衣，各執麻鞭，辮麻爲之，長數尺，振之聲甚厲，乃呼神名，其有甲作食殃者，胇胃食虎者，騰簡食不祥者，攬諸食咎者，祖明強梁共食磔死寄生者，騰根食蠱者等。侲子五百，小兒爲之，衣朱褶素襦，

戴面具，以晦日於紫宸殿前儺，張宮懸樂，太常卿及少卿押樂正到西閤門，丞幷太樂署令、鼓吹署令、協律郎幷押樂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幷諸官於本寺先閱儺，幷遍閱諸樂，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觀之，百姓亦入看，頗謂壯觀也。太常卿上此。歲除前一日，於右金吾龍尾道下重閱，即不用樂也。御樓時於金雞竿下打赦鼓一面，鉦一面，以五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鉦以千下。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九 世俗，歲將除，鄉人相率爲儺，俚語謂之『打野胡』。按《論語》：『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注：『大儺驅逐疫鬼也。』亦呼爲『野雲戲』。今人又訛耳。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二《出會》 大江南北迎神賽會之戲，向來有之，而近時爲尤盛。其所謂會首者，在城，則府州縣署之書吏衙役；在鄉，則地方保長及遊手好閒之徒。大約稍知禮法而有身家者，不與焉。每當三春無事，疑鬼疑神，名曰『出會』，咸謂可以驅邪降福，消難除蝗。一時哄動，舉邑若狂，鄉城士女觀者數萬人，雖有地方官不時示禁，而一年盛於一年。其前導者爲清道旗，金鼓，肅靜、迴避兩牌，與地方官吏無異。有開花面而持鎗執棍者，有扮爲兵卒掛刀負弓箭或作鳥鎗藤牌者，有僞爲六房書吏持簽押簿案者，有帶脚鐐手靠而爲重犯者，有兩紅衣劊子持一人赤髆背插招旗，又云斬犯者，種種惡狀，習慣自然，恬不知恥，而反以爲樂，實可笑也。近江陰李明經見田亦極論之，有賽會十弊，以爲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而通乎上下，唯社爲然。然自古方社祈年，不過燒紙錢，擊鼛鼓，枌榆壇下，酒奠春風，桑柘林邊，人嬉夕照，樂太平之有象，式禮法於不愆，未有侮弄神明，叫囂鄉里，妄違禮法，敗壞風俗，若此之甚者也。

清・袁棟《書隱叢説》卷五《假面》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婦人，乃着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着假面以爲戲，而助其勇壯之氣者本此。

清・杜文瀾《古謡諺》卷九九《嗔拳諺》 江淮俗，每作諸戲，必先設嗔拳笑面。村野之人，以臘末作之，不知其所謂也。《歲時記》云：『郇人逐除。』今南方爲此戲者，必戴假面，作勇力之勢，謂之嗔拳。今諺云：『嗔拳不打笑面。』似本此。戲逐除者，即今之儺也。結黨連羣，通夜達曉，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常戲爲儺，至桓宣武家。

説唱部

説書人分部

元・夏庭芝《青樓集・梁園秀》 姓劉氏，行第四。歌舞談謔，爲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扒磚兒】、【寨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隱語。其夫從小喬，樂藝亦超絶云。

又《張怡雲》 能詩詞，善談笑，藝絶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爲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定酬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又《曹娥秀》 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絶。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爲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祇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又《解語花》 姓劉氏。尤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疏齋、趙松雪飲於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公

喜甚，趙卽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又《南春宴》 姿容偉麗，長於駕頭雜劇，亦京師之表表者。李心心、楊柰兒、袁當兒、于盼盼、于心心、吳女燕雪梅此數人者，皆國初京師之小唱也。又有牛四姐，乃元壽之妻，俱擅一時之妙。壽之尤爲京師唱社中之巨擘也。

又《劉燕歌》 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閑，第一夜，相思泪彈。』至今膾炙人口。

又《小娥秀》 姓邵氏，世傳『邵三姐』是也。善小唱，能慢詞。張子友平章甚加愛賞。中朝名士，贈以詩文盈軸焉。

又《秦玉蓮　秦小蓮》 善唱諸宮調，藝絕一時，後無繼之者。

又《杜妙隆》 金陵佳麗人也。盧疏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莎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窗曉。』

又《喜春景》 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張子友平章以側室置之。

又《聶檀香》 姿色嫵媚，歌韻清圓。東平嚴侯甚愛之。

又《宋六嫂》 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屠栗工張觜兒》詞，卽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　誰料渴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幷。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又《周人愛》 京師旦色，姿藝幷佳。其兒婦玉葉兒，兀文苑嘗贈以【南呂一枝花】曲。又有瑤池景，呂總管之妻也；賈島春，蕭子才之妻也，皆一時之拔萃者。王玉帶、馮六六、王樹燕、王庭燕、周獸頭，皆色藝兩絕。又有劉信香，因李侯寵之，名尤著焉。

又《張玉梅》 劉子安之母也。劉之妻曰蠻婆兒，皆擅美當時。其女關關，謂之『小婆兒』，七八歲已得名湘湖間。

又《王金帶》 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譖之於伯顏太師，欲取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爲地，求問於太師之夫人，乃免。

又《玉蓮兒》 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楸握槊之戲。嘗得侍於英廟，由是名冠京師。

又《魏道道》 勾欄內獨舞《鷓鴣》四篇打散，自國初以來，無能繼者，妝旦色有不及焉。

又《賽簾秀》 朱簾秀之高弟，侯耍俏之妻也。中年雙目皆無所睹，然其出門入戶，步綫行針，不差毫髮，有目莫之及焉。聲遏行雲，乃古今絕唱。

又《金獸頭》 湖廣名妓也。貫祇歌平章納之，貫沒，流落湘湖間。酸齋嘗有『老鶴啄』之誚。

又《周喜歌》 字悅卿，貌不甚揚，而體態溫柔。趙松雪書『悅卿』二字，鮮于困學、衛山齋、都廉使公及諸名公，皆贈以詞，至今其家寶藏之。

又《王巧兒》 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妒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擊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欲就寢，王掐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宿構忽刺罕赤闥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攜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又《時小童》 善調話，卽世所謂小說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女

童亦有舌辨。嫁末泥度豐年，不能盡母之伎云。

又《于四姐》 字慧卿。尤長琵琶，合唱爲一時之冠。名公士夫皆以詩贈之。後有朱春兒，亦得名於淮浙。

又《連枝秀》 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逸人風高老點化之，遂爲女道士，浪遊湖海間。嘗至松江，引一髽髻曰『閩童』，亦能歌舞。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眞仙音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庵，陸宅之爲造疏，語多寓譏謔。其中有『不比尋常鈎子，曾經老大鉗槌，百煉不回，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乃都下舊好，遂從俗嫁之，從不知所終。

又《王玉梅》 善唱慢調，雜劇亦精致。身材短小，而聲韻清圓，故鍾繼先有『聲似磬圓，身如磬槌』之誚云。

又《樊香歌》 金陵名姝也，妙歌舞，善談謔，亦頗涉獵書史。臺端雖鷹角峨峨，悉皆愛賞。士夫造其廬，盡日笑談。惜壽不永，二十三歲而卒，葬南關外。好事者春遊，必攜酒奠其墓，至今率以爲常。

又《楊買奴》 楊駒兒之女也，美姿容，善謳唱，公卿士夫，翕然加愛。性嗜酒。後嫁樂人查查鬼張四爲妻，憔悴而死。貫酸齋嘗以『髻挽青螺，裙拖白帶』之句譏之，蓋以其有白帶疾也。

又《張玉蓮》 人多呼爲『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蒲博盡解，笑談覆覆，文雅彬彬。南北令詞，即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泪點成斑。』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泪看簾外飛花。』尤爲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昆山，年餘六十矣，兩鬢如鴉，容色尚潤，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又《賽天香》 李魚頭之妻也。善歌舞，美風度。性嗜潔，玉骨冰肌，纖塵不染。無錫倪元鎮有潔病，亦甚愛之，則其人可知矣。

又《趙梅哥》 張有才之妻也。美姿色，善歌舞，名雖高而壽不永。張繼娶和當當，雖貌不揚，而藝甚絕，在京師曾接司燕奴排場，由是江湖馳名。老而歌調高如貫珠。其女鸞童，能傳母之技云。

又《陳婆惜》 善彈唱，聲遏行雲。然貌微陋，而談笑風生，應對如響，省憲大官皆愛重之。在絃索中能彈唱韃靼曲者，南北十人而已。女觀音奴，亦得其彷彿，不能造其妙也。

又《李芝儀》 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余記其一聯云：『善和坊裏，驊騮構出繡鞍來；錢塘江邊，燕子銜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至今歌館尤傳之。喬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女童童，善雜劇，間來松江，後歸維揚。次女多嬌，尤聰慧，今留京口。

又《李真童》 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即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焉。周旋三歲，達秩滿赴都，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爲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爲道士，節行愈勵云。

又《真鳳歌》 山東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堅爲沂州同知，確守不亂。眞恃以機辨圓轉，欲求好於彭。一日大雪，彭會客，深夜方散，眞託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辭，後意甚密。

又《喜温柔》 曾九之妻也。姿色端麗，而舉止溫柔。淮、浙馳名，老而不衰。江西亦有喜溫柔，姓孫氏，其藝則不逮焉。

又《金鶯兒》 山東名姝也。美姿色，善談笑。搦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甚昵。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拋閃的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當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爲美談。

又《一分兒》 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

松枯怪蟒張牙，可咏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雜。答剌蘇，頻斟入，禮廝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嘆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又《般般醜》 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湘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卽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爲人傳誦。

又《劉婆惜》 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尚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揚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公餘，卽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閽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尚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斂衽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祇爲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又《小春宴》 姓張氏。自武昌來浙西。天性聰慧，記性最高。勾闌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選揀需索。近世廣記者，少有其比。

又《燕山景》 田眼睛光妻也。夫婦樂藝皆妙。

又《孔千金》 善撥阮，能慢詞，獨步於時。其兒婦王心奇，善花旦，雜劇尤妙。

元・朱武《青樓集跋》 余嚮觀唐《北里志》與夫傳奇雜說，其間聲妓之籍籍者，雖才色節義有不相類，至於垂名傳記，使後之與慕，往往談論於尊俎之間，而當時作者豈徒然也。余生斯世，因感其人之不見於今，且嘆古之〔知〕音者，又不復作，及觀雲間夏伯和氏《青樓集》，百年之間，其籍籍者有不愧於古，而知音者代不乏人，則余嚮之感且嘆者，蓋見聞寡陋之過也。觀是集者，可謂聞絃賞音，足知雅調，免夫寡陋之誚矣。遂書於集之後。山陰朱武序。

明・楊慎《詞品》卷六《趙眞眞　楊玉娥》 趙眞眞、楊玉娥，善唱諸宮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怨》，因作【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詠之。後曲多不錄。今錄前曲云：『煙柳風花錦作園，霜芽露葉玉裝舩。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啼玉慳，咽冰絃。五牛身去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在眼前。』

又《劉燕歌》 劉燕歌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況隔斷、蛾眉遠山。一樽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夜、相思泪彈。』至今膾炙人口。

又《杜妙隆》 杜妙隆，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莎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萊渺。　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春風一枕松牕曉。』

又《一分兒》 一分兒，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咏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雜。答剌蘇頻斟入禮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嘆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明・潘之恒《亘史雜篇》卷五《蘇舌師》 蘇瞽，北京東院人。雙目無見，而舌根之慧，無所不通。長安貴人，延請無虛日。其技面陳者十一，而背騁者十九。一所能也，九所絕也。彈絃唱詞曲，盡其情，此面陳之一也。閉之室，倚壁而聽之，忽若遊茂林而百鳥哢音也，忽若閱大苑而牛馬嘶風也，忽若臨市廛而鷄鳴犬吠、兒女啼號，猾豪爭鬨、輪蹄夾擊、雜踏奔馳、囂起氛上，若震一方而驚四座，此背騁之九也。客曰：『子技

至此乎？子將以舌視乎？吾視子舌，知爲秦之苗裔矣。』蘇瞽曰：『祖秦以舌連六國，此徒用舌者也，餘則安能？吾之坐一室也，茫乎若無四隅，俯仰縱橫，莫不以身傳而象之。浸假而鳴，群飛而翔，忽生萬翼；浸假而嘶，群逸而奔，忽驟萬啼。爲官長，爲邏卒，爲賤吏，爲晝爲夜，雜而成聲。吾聽之若一，吾執一而合喙。衆之聽之，遂以一而爲萬矣。彼吹萬也，孰萬使之哉！吾所以用舌者，四體，舌也；五官，舌也；一毛一竅，皆舌也。吾不知有吾舌，亦不知有吾身，而後能成此伎也！成之，以想者也，非舌慧也，通乎慧也。通乎慧者，舌不能爲身殃，吾以舌養吾生耳。秦之舌存，適足以戕其生，吾不爲也！且吾甚樂乎其無視也。會予有目，且得進乎技哉！』客曰：『善。』遂易『瞽』，稱爲『舌師』云。

又卷一九《寇生傳》　寇生名文華，字琰若，小名定兒。落籍朱市。朱市數產艷姬，以余所見，郝文姝、佟七、秦小二、林大皆有俊聲。佟妖而蕩；郝以才翰自見，而貌猥褻；秦體弱不勝衣，顧善依托；林病而色黃，毅然有丈夫風。皆朱市之表表者。寇生名晚噪而超四君，負湖海氣，儼然居名流。好親翰墨，口刺刺諷咏不置。接筆字書卷必曼聲誦之。時舉似一二俊語以問客。房帷整肅，侍御調習，酒德沉酣，而才韻丰度亦足驚四筵矣。東海屠君聞而造之，各以名自負不相下。屠曰：『吾才士也，惜寇生之不余昵耳。』生曰：『惟名士悅傾城，子不余悅，徒損子名。如矜名邀昵，國士所慚。矧寒陋鄙姿，何由自薦，以辱大雅知遇耶？』人笑屠之莽莽。然生實無藉屠知，微哂而已。先是徐翩昵屠，蓋耳食而甘者。人以定寇，徐之品云：生頎頎獨立，行如擁玉山，抹眼流波，尤善狐媚，人爭奉之，時露貴驕態。故侵暴屢至，雖閉門謝客，絕外交，而金夫挑之，終不能固。其聲亦遠出少時。每睞之所遺，體之所附，手撫足躡，咸靡然欲廢。故趨艷者未易捨之，而名流允終惠好焉。汝寧張君乃云：『慕寇生，何必寢，寢何必內。』其然乎！生能誦張詩，賞之嘖嘖，恐其論終傖父耳。少年輩沉湎者，非寢且內，難久居，諒矣。客又稱寇生多節俠事。有誤罹而乞解於顯者，無以投其好。生出小李將軍畫，值百金，授而賞之。罹者苦貧，有難色。生曰：『吾豈望子值耶？』卒賴以解。余間過生，談吐激奮，殊令人憐，怪其浸然無歸止念也。將諷之，以觀其尚，未得間。徒貌言相唐突耳。且所昵爲吳郎、汪郎，而卜終焉之志，余未知其尚之者。

又卷二〇《顧筠卿傳》　金陵之工吳音，自傅靈脩以登場聲揚，而王卿持以驚坐見賞。後來秀出者爲筠卿，兩擅之，直掩傅、王上。一時推許，以比魏之翔風。而筠卿婉順柔和，殊無矜色；又復條暢文義，凡遇古今辭曲，一寓目即上口。下筆飄瞥，宛有緒致，爲群俊艷羨，其名驟傾江以南。余初見之雙艷樓中，尚未破瓜。靈脩冶宕自負，每爲斂容。客值諸通衢，舉止翩然，有大家風度。且知爲司樂熙女，爭禮聘之。乃一見余友廣微，即爲定情。同輩挾之爲新安山水之遊。尋西湖、金昌勝迹，登京口三山，觀廣陵瓊花而歸。涉春夏之交，往返數千里。忼慷發揚，略無金陵兒女子態。辛亥冬，再見之秦淮，允爲國士無雙。廣微詢余：『筠卿方之前艷，定居何等流？』『以余目之，當在褚茜英、楊蘜華之間。茜英嫵而潤，蘜華佻而佚；筠卿綽有餘情，美無不足。都知佳麗者，必在此子矣。』廣微曰：『子徒以姿才論耳。余習筠卿態度，每有出塵之思。而韞藉風流，尤閨閣中具四德者所不易及。嘗言：「身混污泥，如糞上英爾。欲取其壤和合旃檀，以求香氣，無有是處。誠得浣濯奮飛，即啜水勝膏粱，束布勝綺羅，豈復有繫戀乎？」曰：「然則曷選名士而歸之？」復低回曰：「世安得有梁伯鸞其人，余爲之挽鹿車，入山中，無憾矣！」』廣微感其言，欲獎成其志，而未有當也。

庚生曰：是兒胸中必無膏肓之疾，且將輕舉雲霞，豈能作耳目近玩哉！蘜華甘心鴆毒，以沉苦海，所不必論。茜英猶選高華。靈脩、卿持，鍾情美麗，其志易以尚也。果如筠卿言：吾向者以四君擬之，彼將傖父我矣。

又《王卿持傳》　余交女子幾半於丈夫，乃若女子有丈夫氣者殆難。其人即豪舉疏越，與委靡宛弱，其翩然士風，各自本來，不可以強合也。金陵王卿持殆庶幾乎！卿持者，王節字也。少時人以『纖纖』呼之。姿態娟媚，吐辭如簧，蘭情蕙性，居然林下風流，知非塵凡中品。及破瓜期，即傾其儕偶，如野鶴之在鷄群。喜習吳曲，若黃問琴、許、倪諸家，莫不參調。新韻經其喉舌，即遏雲流漢，衆皆斂避，不啻青出於藍，姊妹輩未有與之頡頏者矣。顧志意蕭散超上，凡所歆慕，雖寒素，必傾心向之；少有不愜，即巨室名流，不能屈以洽溺。常語人曰：『卿自用卿，我

寧作我。』故甘貧窘自若，弗改其操。余嘲之：『蘇屬國十九年，尚近胡女，令有子。卿所持特甚之耶？』同盟中袁小修、劉冲倩，皆挾國士稱，愛而不能狎。卿持私語所知：『彼安得以名市我？』故以驕情報之，非不受憐，政以相成耳。然竟因兩人交而親我，此豈漫然者哉！

辛亥之夏，余客廣陵僧舍，忽友人吳嗣宗君衡見訪。君衡云：『叔氏挾有較書來。』至，則卿持也。慷慨激烈，霞舉雲飛，廣陵烟月間，何得有此人，爲之憮然！嗣宗謂余：『卿持近時聲調較昔益高，請爲兄試之。』余謝曰：『見卿持，豈復從聲調中求耶？』於是挾之江淮，溯洄宛轉，無不當卿持者。余復聊蕭之：『卿不徇名，乃復爲諛？轉若以情眞，則卿持得毋諛吳郎乎？』

又《朱無瑕傳》　無瑕，字泰玉，桃葉渡邊女子。幼學歌舞於朱長卿家，遂冒其姓。長卿有士行，稱俠秦淮，頗厭歌舞。其女郎多異姿，亦每屏歌舞，而由曲中字，進而求之詞，求之樂府。間得《唐詩正音品彙》，藏之帳中，遞相吟誦忘倦，不知晨歡夕宴之足娛也。時同行曰妥，曰美，一慧而驚，一媚而憨。泰玉以沉靜勝，名出其上。海內名流咸心艷焉。至己酉，冰華生結社秦淮，而聲益振。先是從蔣公鳴寓見其《閨怨詩》，逼一覲，與定交。始招集諸子聯社曲中。惟崔嫣然、傅靈脩最昵。近期相聚爲多。當歲暮，盟尚未解，今集中半爲同賦草。每咏出，無不令人齒馨神怡而心爲折。乃泰玉尤多慷慨憐人自憐之致。雪夕冰朝，送遠悲離，寄悰遠韻，往往足當玄賞，而世無司馬相如、韓君平輩足以尚之。雖爲情死，何益情事？閉門深思，有鬱鬱不可解者。友人吳公勵彥嘉數子，可語心知。顧室邇人遐，徒流連詩中之境，憒憒沉迷，將何自見哉？或言：士悅則競，女妒則傾。織女倘嫁，牽牛愼渡黃姑津。謂泰玉能免競，必不免傾。今遊新都，且驗矣。

又《鸞嘯小品》卷三《郝蕊珠》　蕊珠之產於郝也，以善書鳴，而掩其技，如《霓裳羽衣》之曲，亦既空曹無有和者。若乃掖庭趨承，長門嗟怨，令見者宛然宮嬪之思。此以己技爲技，非襲古而選技也。春柳鳴禽，哀蟬落葉，必有叶其調於音樂之初，未可與衆喙齊矣。

又《鳳姝》　西園主人精於賞音，凡金陵諸部士女遊冶，咸集其門。以擬洞庭張樂，主人部署品評，能令滿意去。客至，張屏進劇，殆無虛日。亦閱數十曹，無少爽。出外舍洎中帷，各有班次，而主人未善也。頃以重陽訂期，觀技於鳳群中。出十二三歲女子四五人，揚眉舉趾，極蛾燕之飛揚；妙舞清歌，兼絲、臘之宛麗。五方之彩，雜錯以成章；南北之音，協調而應拍。主人選婺十年，雖自二五始進，然覘其所習，咸自名家選之。彼固知所尚也。珠斛金籤，不暇顧惜。將傾筐倒庋，以樂我嘉賓矣。鳳姝凡五：得之吳中二人，維揚二人，而最後得之金陵子。其名曰『鳳』，以應鳳鳴。園近鳳臺，若有爲之兆者。

鳳之字以嬉，吳產也。五歲聘於汪之璇室，鞠於崔氏，從烟條館聽曲。十歲而從主歸河陽。主善曲，而河陽能審音。燕度吳趨，日在耳目間。其氣韻鴞化而不自知。十三有餘，翾飛西園，受名師矩度者半歲。初試登場，提袂揚蛾，遽入玄解。昔繁欽啓魏太子，稱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作胡笳音，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和，喉所發音，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胡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而車子遺聲不窮，餘弄未盡。斯亦天壤所生，自然之妙物也。子桓答箋云：『有孫守土女瑣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涉歷六載，於今十五。循容飾妝，改曲合度，能上亂靈祇，煉色徵聲，雅應妙選。』余於西園亦云：『盈盈十四五，正合閒房之納矣。』

明・徐樹丕《識小録》卷四《梁姬傳》　吳姬梁昭，字道昭，故以善歌名一時。然不特歌，爲人儀度淡雅，綽約如仙，更有志操，所交皆一時文士。或傖而豐於資者，每去之若浼。習琴，能棋，作小楷有東方讀讚曹娥碑筆法。于佛乘有宿根，《法華》、《楞嚴》略皆上口，通其大意。小詞絕句，往往見稱於時。姬善歌，不肯漫發聲，值酒歡無俗客，乃忽自歌，即素稱名家，莫不自失，謂即古之韓娥車子、綵樹子夜之流，無以踰也。吳中曲調，起魏氏良輔，隆、萬間精妙益出，四方歌曲必宗吳門，不惜千里，重資致之，以教其伶伎，然終不及吳人遠甚。前此有徐姬鳳，歌絕一世，子弟家呼爲徐娘，其死數年，無繼者，忽得道昭，乃不弱鳳矣。其法至精，開闔陰陽，引送收轉，筋接脉傳，要眇妥帖，即聰慧少年習之，能入格者，蓋百無一二。而道昭覃思妙合，罔不入神，故一時名勝遊集，失道昭一座無色。然不特歌也，其人既以志操不偶於俗。有某公子傖也，揮千金求娶。道昭不可。人問其故，道昭曰：『彼恃其錢神，視人命如草

菅，豈令終者？吾不同禍也。』無何更世變故，虜縱橫於里閭，一虜弁欲據之。求脱虎口，倉卒歸一豪惡吏，雅非其志，則日持齋禮佛。未兩年，以吏事敗累羈獄。上官勒吏自盡，廉知吏妻名妓，識字知書，吏未死時即有要人欲聘之，恐後日持其短長，夜漏下三十刻，忽以片紙付獄，勒道昭令自盡。臨絶時，惟念其母，及緘封詩稿以遺其所知。嗟乎！彩雲易散，琉璃本脆。往因宿業，理或宜然，第使二十蛾眉婉轉就絶於鋃鐺桎梏之間，亦云酷矣，能不悲哉！道昭之才藝，於平康北里今世斷無其匹，但未知比古何人？既脱傖，復脱虜，卒死於囹圄。設有若歐陽行周、秦少游一流與之遊處，必有能表其生平，而名傳於無際。今道昭何如哉？然今日爲詩歌而咏嘆之者，悉當代能文有瞻諦之士也，道昭其何恨後世無人想慕之如蘇小、貞娘者！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五《柳敬亭説書》 南京柳麻子，黧黑，滿面麤瘡，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説書。一日説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帖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説『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喞夬聲如巨鐘。説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無人，擘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閒中著色，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呫嗶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至丙夜，拭桌剪燈，素蕘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説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不齰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行情正等。

明・談遷《北游録・紀聞下・丁耀亢》 諸城丁耀亢野鶴，任容城縣學教諭。作《青氈樂》、《青氈笑》二劇。其《青氈樂》：【北新水令】高名不列薦紳編，别有儒林便覽。行藏原是隱，羈旅號爲官，瀟灑清閒，又休看作風塵下賤。【南步步嬌】空堂四壁紅塵遠，鎮日把重門掩。翛然似遠山，風雨疏簾。靜把圖書展，鳴琴仔細彈，歌一曲猗蘭空谷無人見。【北折桂令】老頭巾不受人憐，説甚麼炎涼冷煖苦辣酸甜。到處有酒瓢詩卷，龍泉射電，彩筆如椽。扶世界不用俺，登朝上殿挽江河，那用俺進表陳言。天賜平安，平安，一任盤桓。受清貧料沒有暮夜黄金，論官箴那裏討犯法青錢。【南江兒水】把傀儡，排場戲。看長安棋局翻，見多少掀天揭地興亡亂。白衣蒼狗浮雲變，朝更暮改蜃樓幻。月落酒闌人散，夢醒邯鄲，續不上儒門公案。【北雁兒落帶過得勝令】穿一件舊烏青破絹衫，吃幾口淡黄薑閒茶飯。白鬍鬚扮出個四皓賢，黑皮靴活像個鍾馗判。煞不出郭汾陽將相權，也沒有伍子胥髑髏劍。森嚴明倫堂緊對文宣殿，回也麼賢，俺是個活壽星長命的老顏淵。【南僥僥令】青雲時已暮，白日夢長閒。祇當做參禪持戒把雄心煉，也何須訪名山費往還。【北收江南】呀，做張良辟穀去求仙，學蘇卿嚙雪幷飡氈。到如今聞韶三月食無鹽，又何用熬煎，又他道是不是烟火古瞿曇。【南園林好】對明月星斗爛斑，對松影風露連翩。受用些燈昏酒淡，得意處竟忘言。【又北沽美酒帶過太平令】履平地靜波瀾，拋舟楫任長川。正好在蘆花岸，閒看魚龍罷釣竿。似遼陽鶴反，弔城郭，閱塵寰。又何須雕盤美饌，又何須錦衣繡幔，又何須油車翠幰，又何須瓊樓曲檻。俺呵這的是隨緣遇緣，知天樂天，呀，素位中春風無限。【清江引】高陽知己何時反，濁酒自家勸。文章鏡裏花，富貴風中線。不覺的飯牛歌歸去晚。右《青氈樂》

【北新水令】笑學官不是等閒來，想八字有前生冤債。才名成一笑，命運自然該。酸腐形骸，又跳不出黌宫以外。【南步步嬌】三間官署門窗壞，瓦漏將泥蓋。東西分兩齋，屋塌牆歪。有個官兒在，少米又無柴，好一似孔仲尼獨自遊陳蔡。【北折桂令】明倫堂沒甚安排，見了個懸鐘破鼓，四壁塵埃。幷沒有排衙皂快，投文畫卯，放告擡牌。有幾個冷秀才打躬下拜，有幾個老門斗少襪無鞋。破廟枯槐，古碣荒苔。本像個野寺頭陀，又多了行香送考，瘦馬空街。【南江兒水】逢節令，門生到。見青錢，紙裏來，料不如揚州十萬腰纏快。買燒刀祇辦的黄蘿菜，買豆腐祇拌的青鹽塊，惹的師娘見怪。他道夫貴妻榮，全不見紫袍金帶。【北雁兒落帶過得勝令】又撞着容城縣水潦有荒災，衆門生逃散他州外。祇望着春秋祭大開齋，又誰知鄉飲酒仍停待。把俸薪銀丟放開，衆工食從何派？説甚麼高才，何處抱文章賣？説甚麼雄懷，何時笑眼開？奇哉！老先生錯把青天怪。癡也該駭。遙指望受飢寒熬出薦語來。【南僥僥令】才名多不遇，壯士命常乖。祇見鬚髮蒼蒼朱顔敗，爲甚的走風塵，困駑駘？【又北收江南】呀，算官星八

座與三臺，論文章李杜和鄒枚。辜負了風雷寶劍竟塵埋，到如今丟開，困鹽車不見一人哀。【南園林好】陞縣令歲月耽捱，轉國學進部求差。妄想中許多境界，酬餓眼鼓空腮。【又北沽美酒帶過太平令】山鳥倦，盼蒿萊。雲出岫，困烟霾。現放着青山在，茅屋疏籬竹樹栽。訪詩朋酒儕，烹茗笋，坐松崖。命孤舟長江一派，駕籃輿青林一帶。任陰晴風濤澎湃，任炎涼浮雲草芥。俺呵也不羨州才縣才，鸞臺柏臺。呀，老學官不消把黃粱夢賽。【清江引】功名困頓眞苦海，誤把儒冠戴。風波世路難，日暮光陰快，早學個歸去來彭澤宰。右《青氈笑》

清・沈雄《古今詞話・何元朗小鬟唱時曲》　錢牧齋曰：教坊李節箏歌，何元朗品爲第一。金陵全盛時，顧東橋必用箏琶侑觴。相傳武宗南巡，樂工頓仁隨駕，學得金元雜劇，何元朗小鬟盡得其曲而用之。比時詞調猶作引子、過曲，今供筵所唱類其時曲，幷無人問及詞調。則倚聲之被管絃者，歿未百年而竟成廣陵散矣。

清・吳長元《燕蘭小譜》卷三　張喜兒，河南祥符人。玉質翩翩，目如秋水。

楊寶兒，貴州貴陽人。素醫嬌憨，有柔媚昵人之態。

二兒年俱十五，其技似鶯雛學語，尚未成聲。而『豆蔻稍頭二月初』，豪客於焉矚目。『婉兮孌兮，總角丱兮』，吾爲二兒慨然也。嗟乎！兩省伶工都下素無聞者，今惟二童子爭妍競媚，誰與爲雉媒者耶？習俗之染人一致斯歟！

又　曹珪官，字文達，四川筠州人。清姿而質，瘦頰隆顴。其技未見所長，而機趣活潑，有媚態而無冶容，在部中可云閨闈之秀矣。聞其昔爲小史，今入梨園，想習染未深，故多羞澀。相賞者賞於時調外求之，或有契焉。

姚六兒，大興人。姿僅中平，齒已加長，善於嫵媚，丰度猶堪。昔在集成，夙有名譽。今入萃慶。友人謂其佳處祇在飛眼撩人一笑間，至於彈琵琶、唱小曲，齒牙鬆脆，令人如睹燕趙佳人，粉白黛黑，固非後進之可企及也。

又卷四　周四官，字玉奇，浙江仁和人。年始弱冠，素質艷光，略無妖冶。古愚居士品其色技，兼有時瑤卿、鄭蘭生之長。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如遇於西陵松柏下也。三絃彈詞，娓娓動人，良月風清，足怡情志。向因吾杭無人，譜中未免寂寞，今得玉奇，不全爲他人作嫁衣矣！

清・李漁《笠翁文集》卷二《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　喬、王二姬，生前無名，皆呼曰『姊』。喬，晉人，卽名『晉姊』；王，蘭州人，卽名『蘭姊』。既曰無名，則何以有『復生』、『再來』之號？曰：死後追憶，不忍叱其小字，故爲是稱；一則冀其復生，一則喜其再來，皆不忍死之之詞，猶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其哀耳。

歲丙午，予自都門入秦，赴賈大中丞膠侯、劉大中丞耀薇、張大將軍飛熊三君子之招，道經平陽，爲觀察范公字正者少留以舒喘息。時止挾姬一人，姬患無侶，有二妁聞風而至，謂有喬姓女子，年甫十三，父母求售者素矣，盍往觀之？予曰：『旅囊羞澀，焉得三斛圓珠？』辭之弗往。適太守程公質夫過予，見二妁在旁，訊曰：『納如君乎？』予曰：『否。』具以實告。太守曰：『無難，當爲致之。』旋出金如干授二妁。少遲，則其人至矣，雖非殊色，亦覺稍異凡姿，蓋純任本質而未事丹鉛者。

此女出自貧家，不解聲律爲何事，以北方鮮音樂，優孟衣冠，卽富室大家猶不數見，矧細民乎？是日有二三知己攜樽相過，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詞，名《鳳求鳳》。此詞脫稿未數月，不知何以浪傳，遂至三千里外也。二姬垂簾竊視，予以聾瞽目之，非謂曲詞莫解，亦且賓白難辨。以吳越男子之言，投秦晉婦人之耳，何異越裳之入中國？焉得譯者在旁，逐字爲之翻譯乎！次日詰之曰：『昨夜之觀樂乎？』對曰：『樂。』予謂：『能解，斯可樂，解乎？』對曰：『解。』予莫之信，謂果能解，試以劇中情事一一爲我道之。渠卽自顚至末，詳述一過，纖毫弗遺，且若有味乎言之，詞終而無倦色，予始異焉。而詢詞義則能明矣，曲中之味，亦能咀嚼否邪？對曰：『有是音，有是容，二者不可偏廢；容過目卽逝矣，曲之餘響至今猶在耳中，是何以故，莫能自解。』予更奇之。然信其初言，而終疑其後說，謂聲音道微，豈淺人能辨？必飾詞耳！乃彼自觀場以後，歌興勃然，每至無人之地，輒作天籟自鳴，見人卽止，恐貽笑也。未幾，則情不自禁，人前亦難捫舌矣。謂予曰：『歌非難事，但苦不得其傳；使得一人指南，則場上之音，不足效也。』予笑曰：『難矣哉！未習詞曲，先正語言，汝方音不改，其何能曲？』對曰：『是不難，請以半月爲期，盡改前音而合主人之口，如其不然，請計字行罰。』予大悅。隨行婢僕皆

南人，衆音嘈嘈，我方病若楚咻，彼則恃爲齊人之傳，果如期而盡改，儼然一吳儂矣。

事之不期然而然者，往往不一而足。此時身已入秦，秦俗質樸，焉得授歌之人？適有一金閶老優，年七十許，舊肅王府供奉人也。失主無歸，流落此地，因招致焉。始授一曲，名【一江風】。師先自度使聽，復生低徊久之，謂予曰：『此曲似經過耳，聽之如遇故人，可怪也。』予曰：『汝未嘗多聽曲，焉得故人而遇之？』復生追憶良久，悟曰：『是已，是已！前所觀《鳳求鳳》劇中，呂哉生初訪許姬，且行且唱者，即是曲也。』予不覺目瞠口吃，奇奇不已，謂師曰：『此異人也，當善導之。』於是師歌亦歌，師闋亦闋，如是者三，復生曰：『此後不煩師導矣。』竟自歌之。師大駭，謂予曰：『此天上人也！予授曲三十年，閱徒多矣。數十遍而微知大意者，慧人也；中人以下之資，數百遍尚難釋口，不待痛懲切責，未能合拍。乃今若此，果天授，非人力也。』斯言近實而未驗，乃不三日，而愚智判然矣。因當日隨來舊姬與之同學，均一曲也，人一能之，己百之，猶不免於痛懲切責，以是知師言不謬，而此女洵非人間物也。由是日就月將，無生不熟，數旬以後，師謂青出於藍，我當師汝矣。客有求聽者，以罘罳隔之，無不食肉忘味。復生曰：『樂必塤篪互奏，鳥必鸞鳳齊鳴，始能悅耳；茲以一人度曲，無倚洞簫和之者，無乃岑寂太甚乎！』予知此言爲絳、灌而發，以同堂共學者之非其倫也。

未至蘭州，地主知予有登徒之好，有先購其人以待者，到即受之，不止再來一人，而再來其翹楚也。始至之日，即授以歌，向以師爲師，而今則以復生師之矣。復生之奇再來，猶師之奇復生，贊不去口，而且樂形於色。謂『而今而後，我始得爲偕鳳之鳳、合塤之篪矣，請以若爲生而我充旦，其余腳色，則有諸姊妹在。此後主人撰曲，勿使諸優浪傳，秘之門內可也』。時諸姬數人，亦皆勇於從事，予有不能自主之勢，聽其欲爲而已。歲時伏臘，月夕花晨，與予夫婦及兒女誕日，即一樽二簋，亦必奏樂於前。賓之嘉者，友之韻者，親戚鄉鄰之不甚迂者，亦未嘗秘不使觀。如金陵之方邵村侍御、何省齋太史、周棟園憲副，武陵之顧且菴直指，沈喬瞻文學，皆熟諳宮商，殫心詞學，所稱當代周郎也，莫不以小蠻、樊素目之，他可知已。予於自撰新詞之外，復取當時舊曲，化陳爲新，俾場上規模，瞿然一變。初改之時，微授以意，不數言而輒了。朝脫稿，暮登場，其舞態歌容，能使當日神情，活現氍毹之上。如《明珠·煎茶》、《琵琶·剪髮》諸劇，人皆謂曠代奇觀。

復生未讀書而解歌咏，嘗作五、七言絕句，不能終篇，必倩予續，是即夭折之徵；性柔而善下，未嘗以聰慧驕人。再來之柔更甚，嘗以嘻笑答怒罵，毆之亦不報，有婁師德之風焉。聲容較之復生，雖避一舍，然不宜婦而宜男，立女伴中似無足取，易妝換服，即令人改觀，與美少年無異。予愛其風致，即不登場，亦使角巾相對，執麈尾而伴清談。不知者目爲歌姬，實予之韻友也。

予數年以來，遊燕、適楚，之秦，之晉，之閩，泛江之左右，浙之東西，諸姬悉爲從者，未嘗一日去身；而能候予之飢飽寒燠，不使須臾失調者，則二人之力居多。壬子冬，復生誕一女，以不善攝生致病，然素善諱疾，不使人知。其意無他，以予終歲浪遊於外，知其疾必阻之，恐作失群之鳥，不獲偕行故耳。癸丑適楚，客於漢陽，病漸加而容不減，非惟不治藥餌，仍望以絲竹養生，因所耽在是，非此不足陶性情也。越夏徂秋，稍有倦色，予始知而藥之。奈楚無良醫，一二至者，皆同射覆，非曰寒，即曰瘧，即曰中暑，總無辨其爲癆者。病劇半載，從未戀榻，惟臨終數日，始僵卧不起，前此皆力疾而行，仍施膏沐。同儕訊以故，答曰：『非不欲卧，恐以不起愁主人，徒擾文思，無益於病者。』時予方輯《一家言》之初集未竟故也。言畢，即令焚香祝天，謂予得侍才人，死無可憾，但惜未能偕老，願以來生續之；又以此語囑同輩，令勿使予知。諸姬中，惟與再來最密，臨歿，以女授之，屬其撫育。凡人之死，未有不改形易貌，或出譫語，渠自抱疴至終，無一誕妄之詞，訣語亦無微不悉，死時面目，較生前覺好。含斂之物，悉經手檢目視，倩人盥櫛畢，乃終。予方慟悼不已，諸姬復以前言告，予益撫棺慟哭，不忍獨生。

甲寅入都中，諸姬不與，惟再來及黃姓者二人相俱。再來居常安好，從予七年，不識參、蓍、芝、朮爲何味。忽於舟中得疾，天癸不至，腹漸膨然，謬以爲娠。蓋素望誕兒，凡客贈纏頭，人皆隨得隨用，彼獨藏之，欲待生兒製襁褓，至是誤以可憂爲可喜。如是者屢月，病不稍減而經忽至焉，始知從前見食而嘔者，病也，非孕也。始則認憂爲喜，今則轉喜成憂

矣。文以向受復生託孤之命，詎意母亡未幾，女亦旋歿，未免負託九原，時時抱痛，皆致病之由也。予未出門時，諸姬中有一善妒者，好與人角，予怒而遣之。再來不解予意，謬謂一遣百遣，乃向內子及諸妾曰：『生卧李家床，死葬李家土；此頭可斷，此身不可去也。』內子故設疑辭難之曰：『主人老矣，不若乘此芳年，早求得所之爲愈。』再來曰：『主人老，而主母之中，儘有艾者；諸艾可守，予獨不能安於室乎？』諸妾又曰：『我輩皆有子，汝或不生，後將奚恃？』對曰：『主母恃諸郎君，予請恃其所恃。』內子及諸妾聞之，無不沾沾泣下。有一人而三男者，嘉其賢淑，欲以幼子子之，再來曰：『姑緩數年，如果不育，請踐斯語。』其性之貞烈若此。臨逝，執予手曰：『良緣遂止此乎！』時欲泣無聲，且無淚矣。二姬之年皆終於十九，再來少復生一歲，亦後死一年。

噫，予何人哉？嘗試捫心自揣：我無司馬相如、白樂天、蘇東坡之才，石季倫之富，李密、張建封之威權，而此二姬者，則去文君、樊素、朝云、綠珠、雪兒、關盼盼不遠，是爲何故？且造物既予之矣，胡復奪之？予是則奪非，奪是則予非，必居一於此矣。且予又有惑焉：婦人所尚者二，貌與年也。予貌若何？無論安仁、叔寶，不敢與之比衡，即偕王粲、左思並立，猶自覺形穢；至與古人序齒，即赴耆英、眞率二會，猶居上座，矧諸少年場乎？若是，則此二人者，宜求爲覆水之不暇，奈何反作堅冰不解，自甘碎裂於盆盎中邪？或曰：推其本念，究竟出於憐才。夫才之有無多寡，姑置弗論，即曰有之，亦惟有才者斯能憐才，彼非多識字、善讀書之人，知才爲何物而憐之乎？此千古難明之事，茲惟傳其行略，以示不忘而已矣。若謂二姬應爲我得，則人皆有目，吾將誰欺？

張壺陽曰：情緣奇合，合今不少概見。笠翁以肉帚之年，得尤物於秦、晉之陬，以之克後陳，容或有之；使之諧聲律，不惟地非其產，亦且用違其才，何期夙根湊合，如此之奇也。得此娛老是鄉，且慮有丁諷之憂，乃竟雙雙遐舉。其愛良人也甚宜，不然，世豈無孫秀、韓熙載其人側目以待？但愧我無賈至、楊公南之福，不及見元載、瑤英耳。

佟碧枚曰：昔人謂《相如傳》殆其自作，太史公愛其文詞，不忍去，因爲刪拾成篇，入之《史記》。笠翁之文詞及一種深情逸致，眞不減相如，異日有太史公出，必將採而著之。二姬可以不朽，視世之艷冶自命而僅享瞬息之榮者，其所得大小、厚薄爲何如也？

毛稚黃曰：孫仲謀語周郎：『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婿，亦足爲歡。』今喬、王二姬得笠翁之文以傳，雖夭亦快。且使其後笠翁而死，則何從得此？然則其不壽也，乃其所以爲大壽也歟！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九《小秦淮録》　自龍頭至天寧門水關，夾河兩岸。除各有可記載者，則詳其本末。若夫歌喉清麗，技藝共傳者，則不能枚舉。如白四娘者，揚州人。因縣吏朱某曾拯其急難，後朱緣事幾置法。伊傾家謀救，得充邊遠軍，不至死。趙大官、趙九官、大金二官、小金二官、陳銀官、巧官、麻油王二官、楊大官、楊三官、吳新官、汪大官、閔得官、閔二官、沈四官、沈大二官、趙三官、陸愛官、佟鳳官、夏大官、小青青、蔣大官、蔣二官、張三官、王大官、小脚陳三官、大脚陳三官，此皆色技俱佳。每舟遊湖上，遇者皆疑爲仙至。若麪店王三官者，則又開揚州蘇浜之鼻祖者矣，以技藝見重，不以色也。其妾五官娟好，然遇冶游詢其年齒姓字，則面紅潛遁。此又蘇浜中之奇人焉。若高小女子，本係揚人，丰姿絕世，而才藝一時無兩。徐九官與之齊名，其實則遜之甚遠也。陳巫雲、瓊子、鳳子、南門高二官、李二官、興化李二官、蔣六子、小丁香、郭三、三揚，陳四俗呼爲鹽豆子。有女梅梅，年十四，眞絕色，後爲有力者購去，冀北之羣空矣。

又　徐二官，字硯雲，江陰人。身小神足，肌理白膩。善吹簫諧謔，每一吐語，四座譁笑。

又　浦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捩，稱拗子。少孤，乞食城中，夜宿火房。及長，鄰婦爲之媒妁，拗子惶恐。婦曰：『無恐。』問女家姓氏，自有美妻也。約以某日至某處成婚。拗子以爲詐，及期，婦索拗子不得，甚急。百計得之，偕至一處，香奩甚盛，納拗子而彊爲婚焉。自是拗子遂爲街市灑掃，不復爲乞兒。逾年，大東門約橋南一茶爐老婦授拗子以呼盧術。拗子挾之以往，百無一失。由是積金貲屋，與婦爲鄰，在五敵臺。婦有姪以評話爲生，每日皆演習于婦家，拗子耳濡已久，以評話不難學。而各說部皆人熟聞，乃以己所歷之境，假名皮五。撰爲清風閘故事，養氣定辭，審音辨物，揣摩一時亡命小家婦女口吻氣息。聞者驩咍嗢噱，進而毛髮盡悚。遂成絕技。拗子體肥多痰，善睡，兼工笑話口技，多諷刺規

戒。有古俳諧之意，晚年好善樂施。金棕亭有《拯子傳》。

又卷一一《虹橋録》下 鄭玉本，儀徵人，近居黃珏橋。善大小諸曲，嘗以兩象箸敲瓦碟作聲。能與琴箏簫笛相和。時作絡緯聲，夜雨聲，落葉聲，滿耳蕭瑟，令人惘然。

評話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雲霄、韓圭湖諸人。屢爲陳其年、余淡心、杜茶村、朱竹垞所賞鑒。次之季麻子平詞爲李宮保衛所賞。人參客王建明瞽後，工絃詞，成名師。顧翰章次之，紫瘌痢絃詞，蔣心畬爲之作古樂府，皆其選也。郡中稱絕技者，吳天緒《三國志》，徐廣如《東漢》，王德山《水滸記》，高晉公《五美圖》，浦天玉《清風閘》，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惡圖》，顧進章《靖難故事》，鄒必顯《飛駝傳》，謊陳四《揚州話》，皆獨步一時。近今如王景山、陶景章、王朝幹、張破頭、謝壽子、陳達三、薛家洪、諶耀廷、倪兆芳、陳天恭，亦可追武前人。大鼓書始于漁鼓簡板說孫猴子，佐以軍皮鼓檀板，謂之段兒書。後增絃子，謂之靠山調。此技周善文一人而已。

徐廣如始爲評話，無聽之者，在寓中自摑其頰。有叟自外至，詢其故，自言其技之劣，且告以將死。叟曰：『姑使余聽之可乎？』徐諾。叟聆之，笑曰：『期以三年，當使爾技蓋于天下也。』徐隨侍叟。令讀漢魏文三年。曰：『可矣。』故其吐屬淵雅，爲士大夫所重也。

吳天緒效張翼德據水斷橋，先作欲叱咤之狀，衆傾耳聽之，則唯張口努目，以手作勢。不出一聲，而滿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謂其人曰：『桓侯之聲，詎吾輩所能效。狀其意使聲不出于吾口而出于各人之心，斯可肖也。』雖小技，造其極，亦非偶然矣。

大松、小松，兄弟也，本浙江世家子。落拓後賣謊虹橋。大松彈月琴，小松拍檀板，就畫舫互唱覓食。逾年，小松飢死。大松年十九，以月琴爲燕趙音，人多與之。嘗遊京師，從貴官進哨，置帳中，獵後酒酣，令作壯士聲，恍如殺虎山中，射鵰營外。一時稱爲《進哨》曲。又嘗爲《望江南》曲，如泣如訴。及旦，鄰婦聞謊而死。過東阿，山水驟長，同行失色。大松匡坐車中謊思歸引。聞者泣下如雨，晚年屏蹟，不知所終。

又 喬姥於長堤賣茶，置大茶具，以錫爲之。小頸修腹，旁列茶盒，矮竹几杌數十，每茶一盌二錢，稱爲喬姥茶桌子。每龍船時，茶客往往不給錢而去。杜茶村嘗謂人曰：『吾於虹橋茶肆。』與柳敬亭談寧南故事，擊節久之，蓋如此茶桌子也。

清・王奕清《歷代詞話・李八郎》 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以能歌擅名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有名士，先召李易服隱姓名，與同至宴所，曰：『表弟願與座末。』衆皆不顧。既而酒行樂作，歌者曹元謙奏《念奴嬌》，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一曲未終，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

又《李龜年兄弟》 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有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善歌，製《渭州》、《六幺》，亦奏《霓裳羽衣》，特承顧遇。

又《何元朗家小鬟》 教坊李節箏歌，何元朗品爲第一。金陵全盛時，顧東橋必用箏琶侑觴。相傳武宗南巡，樂工頓仁隨駕，學得金、元雜劇，何元朗家小鬟盡得其曲而用之。比時詞調猶作引子、過曲，今供筵所唱，類具時曲，並無人問及詞。則倚聲之被管絃者，歿未百年，而竟成廣陵散矣。

清・黃本銓《粉墨叢談》卷上《萬盞燈》 燕市歌郎李小園，別字瘦仙，俗以萬盞燈呼之。光緒初元挂名大觀樂部，其時定子芳齡恰合闌干之數，雛髮初燥，圓渦漸生，見人則撚帶含羞，兩頰隱隱現紅霞色。閱二年春江遊倦，返棹宣南。京洛軟紅，芳名鼎盛，至有名公巨卿執厚贄踵門，願求一見顏色者。至前年滬上鴻泥，重來印證。初在咏霓曲部，繼又改而之留春。雖番風廿四，已將開到棟花，而柳弹花嬌，紅矜翠謔，輕盈柔婉，猶足壓倒群芳。暨陽愼獨生素以拘謹著名，友或誘入歡場，輒效溫太眞絕裾而去。一日在筵上遇瘦仙，予戲援明道先生席上心中語嘲之，生乘無人，附耳低語曰：『予心蕩。』

又《陳彩林》 彩林，幼爲某內侍家伶，內侍爲言者所彈，幾遭不測，梨園妙選，散若晨星。彩林轉徙至滬，挂名天仙茶園。善舞雙刀，脫手弹丸，熟能生巧；而其清矑一轉，流盼多情，尤足令三河少年爲之顛倒。間或按象板，炙鵝笙，妙響初傳，梁塵直簌簌下，亦彼中之美材也。近雖年矢催人，芳姿漸改，而身材輕捷，猶能冠絕時流。泉唐倉山舊主嘗

題贈二絕句，刻入《海上吟》中。

又《吳寶玉》　寶玉，姑蘇人，原名寶琴。柔情艷骨，瀟灑風流，喜作時世妝，眉月彎環，鬢雲鬆鬌，見之者疑爲洛水仙姝，凌波微步。性靈慧，嗜文墨，稗官野史，雜置案頭，甫卸濃妝，即耽靜坐。與三河少年鬬鷄走狗，日馳逐於大堤狹巷者，迥乎不同。惟不善趨承，與人落落難合，人亦以此少之。嗚呼顛已！

又《滿天星》　滿天星，秦人。七八年前，曾邂逅於某巨公席上，雛髮覆額，嬰伊可憐，見之者咸以韓家雛鳳目之。未及一年，即已引去。甲申春，復至申江，時則豐肌瘦盡，非舊日丰姿。每當酒罷歌闌，往往掩抑悲凄，自傷老大。蓋自遄歸日下，作客京江，馬足船唇，星霜飽閱，雖餘髮未經種種，而香蕦玉損，已如金縷秋娘矣。漱綠君賞之，品爲秋海棠，謂當於綠天深處，相與參斷腸禪。

評話分部

宋・羅燁《醉翁談録》甲卷一《小説開闢》　夫小説者，雖爲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煙粉奇傳，素蘊胸次之間；風月須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堅志》無有不覽，《琇瑩集》所載皆通。動哨，中哨，莫非東山《笑林》；引倬、底倬，須還《綠窗新話》。論才詞有歐、蘇、黄、陳佳句；説古詩是李、杜、韓、柳篇章。舉斷模按，師表規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憑三寸舌，褒貶是非；略嘱萬餘言，講論古今。説收拾尋常有百萬套，談話頭動輒是數千回。説重門不掩底相思，談閨閣難藏底密恨。辨草木山川之物類，分州軍縣鎮之程途。講歷代年載廢興，記歲月英雄文武。有靈怪，煙粉，傳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術，神仙。自然使席上風生，不枉教坐間星拱。説楊元子，汀州記，崔智韜，李達道，紅蜘蛛，鐵甕兒，水月仙，大槐王，妮子記，鐵車記，葫蘆兒，人虎傳，太平錢，巴蕉扇，八怪國，無鬼論，此乃是靈怪之門庭。言推車鬼，灰骨匣，呼猿洞，鬧寶錄，燕子樓，賀小師，楊舜俞，青脚狼，錯還魂，側金盞，刁六十，鬬車兵，錢塘佳夢，錦莊春遊，柳參軍，牛渚亭，此乃爲煙粉之總龜。論鴛鴦傳，愛愛詞，張康題壁，錢楡罵海，鴛鴦燈，夜遊湖，紫香囊，徐都尉，惠娘魄偶，王魁負心，桃葉渡，牡丹記，花萼樓，章臺柳，卓文君，李亞仙，崔護覓水，唐輔採蓮，此乃爲之傳奇。言石頭孫立，姜女尋夫，（憂）〔夏〕小十，驢垛兒，大燒燈，商氏兒，三現身，火枚籠，八角井，藥巴子，獨行虎，鐵秤槌，河沙院，戴嗣宗，大朝國寺，聖手二郎，此乃謂之公案。論這大虎頭，李從吉，楊令公，十條龍，青面獸，季鐵鈴，陶鐵僧，賴五郎，聖人虎，王沙馬海，燕四馬八，此乃爲朴刀局段。言這花和尚，武行者，飛龍記，梅大郎，鬬刀樓，攔路虎，高拔釘，徐京落（章）〔草〕，五郎爲僧，王溫上邊，狄昭認父，此爲捍棒之序頭。論種叟神記，月井文，金光洞，竹葉舟，黄粮夢，粉合兒，馬諫議，許岩，四仙鬬聖，謝湯落海，此是神仙之套數。言西山聶隱娘，村鄰親，嚴師道，千聖姑，皮篋袋，驪山老母，貝州王則，紅線盜印，醜女報恩，此爲妖術之事端。也説黄巢撥亂天下，也説趙正激惱京師。説征戰有劉項爭雄，論機謀有孫龐鬬智。新話説張，韓，劉，岳；史書講晉，宋，齊，梁。三國志諸葛亮雄材；收西夏説狄青大略。説國賊懷奸從佞，遣愚夫等輩生嗔；説忠臣負屈啣冤，鐵心腸也須下淚。講鬼怪令羽士心寒膽戰；論閨怨遣佳人綠慘紅愁。説人頭廝挺，令羽士快心；言兩陣對圓，使雄夫壯志。談呂相青雲得路，遣才人着急羣書；演霜林白日昇天，教隱士如初學道。噇發迹話，使寒門發憤；講負心底，令奸漢包羞。講論處不儔搭，不絮煩；敷演處有規模，有收拾。冷淡處提掇得有家數，熱鬧處敷演得越久長。曰得詞，念得詩，説得話，使得砌。言無訛舛，遣高士善口贊揚；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訝。

明・無礙居士《警世通言叙》　野史盡眞乎？曰：不必也。盡贋乎？曰：不必也。然則去其贋，而存其眞乎？曰：不必也。六經，《語》，《孟》，譚者紛如，歸于令人爲忠臣，爲孝子，爲賢牧，爲良友，爲義夫，爲節婦，爲樹德之士，爲積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經書著其理，史傳述其事，其揆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婦估兒，以甲是乙非爲喜怒，以前因後果爲勸懲；以道聽途説爲學問。而通

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而或者曰：村醪市脯，不入賓筵，烏用是齊東娓娓者爲？嗚呼，《大人》、《子虛》，曲終奏雅，顧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麗其人。其眞者，可以補金匱石室之遺；而贋者，亦必有一番激揚勸誘悲歌感慨之意。事眞而理不贋，即事贋而理亦眞。不害于風化，不謬于聖賢，不戾于詩書經史，若此者其可廢乎？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說《三國志》來，關雲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爲！』夫能使里中兒頓有刮骨療毒之勇，推此說孝而孝，說忠而忠，說節義而節義。觸性性通，導情情出。視彼切磋之彥，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喪質。所得竟未知孰贋而孰眞也。隴西君海內畸士，與余相遇于樓霞山房，傾蓋莫逆，各敍旅況。因出其新刻數卷佐酒，且曰：『尚未成書，子盍先爲我命名。』余閱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說法度世之語，譬如村醪市脯，所濟者衆。

明・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叙》　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於唐，而浸淫於宋，韓非、列禦寇諸人，小說之祖也。《吳越春秋》等書，雖出炎漢；然秦火之後，著述猶希。迨開元以降，而文人之筆橫矣。若通俗演義，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瑞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厚酬。於是內瑞輩廣求先代奇蹟及閭里新聞，倩人敷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沉內庭，其傳布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翫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暨施、羅兩公，鼓吹胡元，而《三國志》、《水滸》、《平妖》諸傳，遂成巨觀。要以韞玉遑時，銷鑠歲月，非龍見之日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義一斑，往往有遠過宋人者。而或以爲恨乏唐人風致，謬矣。食桃者不費杏，絺縠毳錦，惟時所適。以唐說律宋，將有以漢說律唐，以春秋戰國說律漢，不至於盡掃羲聖之一畫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通俗，諧於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今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爲一刻。余顧而樂之，因索筆而弁其首。綠天館主人題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二《歷朝小說》　壬辰冬，大雪，友人數輩圍爐小酌。客有惠以說鈴叢書者，予曰：此即古之所謂小說也。小說至今日濫觴極矣，幾與六經史函相埒，但鄙穢不堪寓目者居多。蓋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則相去天淵。自漢、魏、晉、唐、宋、元、明以來，不下數百家，皆文辭典雅，有紀其各代之帝畧官制，朝政宮幃，上而天文，下而輿土，人物歲時，禽魚花卉，邊塞外國，釋道神鬼，仙妖怪異，或合或分，或詳或略，或列傳，或行紀，或舉大綱，或陳瑣細，或短章數語，或連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備，統曰歷朝小說。讀之可以索幽隱，考正誤，助詞藻之麗華，資談鋒之銳利，更可以暢行文之奇正，而得敘事之法焉。降而至於『四大奇書』，則專事稗官，取一人一事爲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數十卷者。如《水滸》本施耐菴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傳，性情面貌，裝束舉止，儼有一人跳躍紙上。天下最難寫者英雄，而各傳則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難寫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傳則別樣英雄、別樣美人也。串插連貫，各具機杼，眞是寫生妙手。金聖歎加以句讀字斷，分評總批，覺成異樣花團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夢結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雖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賊盜，未免與史遷《游俠列傳》之意相同。再則《三國演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演，非無中生有者比也。蜀、吳、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雖不能體《春秋》正統之義，亦不肯効陳壽之狥私偏側。中間敘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杭永年一倣聖歎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較之《西遊》，實處多於虛處。蓋《西遊》爲證道之書，丘長春借說金丹奧旨，以心猿意馬爲根本，而五衆以配五行，平空結構，是一蜃樓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語言文字，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儻漪從而刻畫美人，唐突西子，其批註處，大半摸索皮毛，即《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耶。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眞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爲何人。結構鋪張，針線

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註批點，可以繼武聖歎，是懲是勸，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歿後將刊板抵償夙逋于汪蒼孚，蒼孚舉火焚之，故海內傳者甚少。嗟乎！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遊》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然今讀者多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七十九回以後，豈非禽獸哉。近日之小說若《平山冷燕》、《情夢柝》、《風流配》、《春柳鶯》、《玉嬌梨》等類，佳人才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猶不至于大傷風俗，若《玉樓春》、《宮花報》，稍近淫佚，與《平妖傳》之野，《封神傳》之幻，《破夢史》之僻，皆堪捧腹，至《燈月圓》、《肉蒲團》、《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間傳》、《痴婆子傳》，則流毒無盡。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質》、《弁而釵》、《龍陽逸史》，悉當斧碎棗梨，遍取已印行世者，盡付祖龍一炬，庶快人心。然而作者本寓勸懲，讀者每至流蕩，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天下不善讀書者，百倍于善讀書者。讀而不善，不如不讀；欲人不讀，不如不存。康熙五十三年禮臣欽奉上諭云：『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爲本，而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肆間多賣小說淫詞，荒唐鄙俚，瀆亂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子弟未免游目而蠹心焉。敗俗傷風所繫非細，應即通行嚴禁』等諭，九卿議奏通行直省各官，現在嚴查禁止。大哉王言，煌煌綸綍，臣下自當實力奉行，不獨矯枉一時，洵可垂訓萬禩焉。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小秦淮録》　大東門書場在董子祠坡兒下廁房旁，四面團座，中設書臺，門懸書招。上三字橫寫，爲評話人姓名。下四字直寫，曰『開講書詞』。屋主與評話以單雙日相替斂錢，錢至一千者爲名工。各門街巷皆有之。

又卷一二《橋東録》　亦不游。共坐涵虛閣各言故事。人心方靜，詞鋒頓起，舉唐宋小說誌異諸書。盡入塵下。自龐眉禿髮以至白皙年少，人如其言而言如其事。又有寓意於神仙鬼怪之說。至于無可攷證，耀采繽紛，或指其地神其說曰：『某時某事，吾先人之所聞也。某鄉某井，吾童子時所親見也。』纂組異聞，網羅軼事，猥瑣贅餘，絲紛櫛比。一經奇見而色飛，偶爾艷聆而絕倒，乃瑣至頷曲諧謔，釋梵巫呪，儷逐伶倡，如擎至寶，如讀異書。不覺永日易盡。

説唱分部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衆伎》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二〇《小説講經史》　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發踪參之事，有譚淡子、翁二郎、雍燕、王保義、陳良甫、陳郎婦棗兒、徐二郎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有寶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說諢經者，戴忻庵。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係御前供話，爲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於咸淳年閒，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眞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閒揑合，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也。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六　嘉靖時李青霞，眉州人，幼失明。值饑荒，父母棄之大江，不死，漁者收之。爲人傭磨，後復學瞽史唱琵琶詞。至綿州，在一士紳家說書，有道人與紳論還丹，青霞碎琵琶隨之去。十載還綿，前紳尚在，叩之，若有所得，捻腋間垢膩爲丸，投水中，成大魚，烹之，鮮美殊常。復還眉，無疾而死，葬山麓。後十餘年，世宗親見

青霞，自陳籍貫，與一人俱，則陝西白衲頭也。因命所司張榜覓之，不可得。又數年，江西尹別駕至眉，就廟社宿壇，問道士曰：『爾非曾天成乎？』道士驚：『何以知之？』尹曰：『吾來時，有李青霞者居吾郡，謂眉州其故鄉，道士曾天成侍我爲徒，希致意。』始知青霞已得道不死也。

清・褚人穫《堅瓠九集》卷一《陶真》 世之瞽者，多學琵琶，演唱古今小說，以覓衣食。謂之『陶眞』，蓋汴京遺俗也。瞿存齋《過汴詩》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尚餘良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猶撥琵琶說趙家。』

俗講分部

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九 陸雲《御制般若經序》：『自開講迄於解座，凡講二十三日。』

又《續高僧傳》卷三八 隋代僧人慧恭：『經訖下座，自爲解座□。』

唐・韓愈《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升座演眞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掃除衆寺人跡絕，驛騶塞路連輜軿。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簪脫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熒。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頷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匝腳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幕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日〕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卷一 〔正月〕六日　相公隨軍沈弁來云：相公傳語：從今月初五日，爲國並得錢修開元寺栴檀瑞像閣，寄孝感寺，令講經募緣。請本國和尚特到聽講，兼催本國諸官等結緣捨錢者。

又卷二 〔六月〕七日　午時，乾風吹，舉帆進行。未申之際，到赤山東邊泊船。乾風大切。其赤山純是巖石高秀處，即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村。山裏有寺，名赤山法花院，本張寶高初所建也。長有莊田，以宛粥飯。其莊田一年得五百石米。冬夏講說：冬講《法花經》，夏講八卷《金光明經》，長年講之。南北有嚴岑，水通院庭，從西而東流。東方望海。遠開南西。北方連峰作壁，但坤隅斜下耳。當今新羅通事押衙張詠及林大使、王訓等專勾當。

又 〔十一月〕十六日　山院起首講《法花經》，限來年正月十五日爲其期。十方衆僧及有緣施主皆來會見。就中聖琳和尚是講經法主。更有論義二人：僧頓證、僧常寂。男女道俗同集院裏，白日聽講，夜頭禮懺聽經及次第。僧等其數卅來人也。其講經禮懺皆據新羅風俗。但黃昏寅朝二時禮懺且依唐風，自餘並依新羅語音。其集會道俗老少尊卑總是新羅人，但三僧及行者一人日本國人耳。

又 〔十一月〕廿二日　緣事不穩，歸於本院。

赤山院講經儀式：辰時，打講經鐘，打驚衆鐘訖。良久之會，大衆上堂，方定衆鐘。講師上堂，登高座間，大衆同音稱嘆佛名。音曲一依新羅，不似唐音。講師登座訖，稱佛名便停。時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據唐風，即『云何於此經』一行偈矣。至『願佛開微密』句，大衆同音唱云。『戒香、定香、解脫香』等頌。梵唄訖，講師唱經題目，便開題，分別三門，釋題目訖。維那師出來於高座前，讀申會興之由，及施主別名、所施物色申訖，便以其狀轉與講師。講師把麈尾，一一申舉施主名，獨自誓願。誓願訖，論義者論端舉問。舉問之間，講師舉麈尾，聞問者語。舉問了，便傾麈尾，即還舉之，謝問便答。帖問帖答，與本國同，但難儀式稍別。側手三下後，申解白前，卒爾指申難，聲如大嗔人，盡音呼諍。講師蒙難，但答，不返難。論義了，入文讀經。講訖，大衆同音長音讚嘆。讚嘆語中有『回向』詞。講師下座。一僧唱『處世界如虛空』偈。音聲頗似本國。講師升禮盤，一僧唱三禮了。講師大衆同音。出堂歸房。更有覆講師一人，在高座南下座，便讀講師昨所講文。至『如含義』句，講師牒文釋義了。覆講亦讀，讀盡昨所講文了。講師即讀次文。每日如斯。

新羅一日講儀式：

辰時，打鐘，長打槌了。講師都講二人入堂。大衆先入列座。講師、

讀師入堂之會，大衆同音稱嘆佛名長引。其講師登北座，都講登南座了，讚佛便止。時有下座一僧作梵，『云何於此經』一長偈也。作梵了，南座唱經題目。所謂唱經長引，音有屈曲。唱經之會，大衆三遍散花。每散花時各有所頌。唱經了，更短音唱題目。講師開經目。三門分別，述經大意。釋經題目竟，有維那師披讀申事興所由。其狀中具載無常道理，亡者功能，亡逝日數。

知登州刺史姓烏名角，時人喚烏使君。有三諱字：『明、綺、給』也。明日卽道來日。青州節度使姓韋，時人喚韋尙書，無諱字也。

新羅誦經儀式（大唐喚作『念經』）：

打鐘定衆了。下座一僧起打槌，唱『一切恭敬敬禮常住三寶』。次一僧作梵，「如來妙色身」等兩行偈。音韻共唐一般。作梵之會，一人擎香盆歷行衆座之前。急行行便休。大衆同音誦「摩訶般若」題數十遍也。有一師陳申誦經來由了。大衆同音誦經。或時行經本，或時不行經本。念經了。導師獨唱『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次稱佛菩薩號。導師唱云『南無十二大願』。大衆云『藥師琉璃光佛』。導師云『南無藥師也』，大衆同音云『琉璃光佛』。導師云『南無大慈悲也』，大衆同音云『觀世音菩薩』。餘皆如是。禮佛了，導師獨結願回向。回向稍長。回向之後，導師云「發心」，大衆同音亦云「發心」。次導師唱發願，已竟，頂禮三寶。次施主擎施物坐。導師與咒願。便散去。

又〔五月〕五日　寺中有七百五十僧齋。諸寺同設。並是齊州靈巖寺供主所設。

竹林寺齋禮佛式：午時，打鐘。衆僧入堂。大僧、沙彌、俗人、童子、女人依次列坐了。表嘆師打槌，唱『一切恭敬禮常住三寶，一切普念。』次寺中後生僧二人手把金蓮，打鏁鈸。三四人同音作梵。供主行香：不論僧俗男女，行香盡遍了。表嘆先讀施主設供書。次表讚了。便唱『一切普念』。大僧同音唱『摩訶般若波羅密』。次唱佛菩薩名。大衆學詞，同禮『尺迦牟尼佛、彌勒尊佛，文殊師利菩薩、大聖普賢菩薩，一萬菩薩、地藏菩薩、一切菩薩摩訶薩』。『爲廿八天〔帝〕尺梵王等，敬禮常住三寶。』『爲聖化無窮，敬禮常住三寶。』『爲今日供主衆善莊嚴，敬禮常住三寶。』『爲師僧父母、法界衆生，敬禮常住三寶。』打槌唱云施食咒願。上座僧咒願了，行飯食。上下、老少、道俗、男女平等供養也。衆僧等吃齋了，行水湯口。次打槌念佛。表嘆師打槌云：『爲今日施主〔衆〕善莊嚴及法界衆生』，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大衆同音念『尺迦牟尼佛、彌勒尊佛，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一萬菩薩、一切菩薩摩訶〔薩〕』。如次學詞同念念佛了，打槌隨意，大衆散去。

暮際，雷鳴雹雨。閣院鋪嚴道場，供養七十二賢聖。院主僧常欽有書巡報諸院知，同請日本僧。便赴請入道場，看禮念法事。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賢聖畫像。寶幡、寶珠，盡世妙彩張施鋪列。雜色氈毯敷洽地上。花燈、名香、茶藥食供養賢聖。黃昏之後，大僧集會。一僧登禮座，先打鏁鈸，次說法事之興由。一一唱舉供主名及施物色。爲施主念佛菩薩。次奉請七十二賢聖，一一稱名。每稱名竟，皆唱『唯願慈悲哀愍我等，降臨道場，受我供養』之言。立禮七十二遍，方始下座。更有法師登座，表嘆念佛，勸請諸佛菩薩云：『一心奉請大師尺迦牟尼佛，一心奉請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十二上願藥師琉璃光佛，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大聖普賢菩薩、一萬菩薩。』首皆云『一心奉請』，次同音唱散花供養之文。音曲數般。次有尼法師，又表嘆等一如僧法師。次僧法師與諸僧同音唱讚了。便打鏁鈸，同音念『阿彌陀佛』，便休。次尼衆替僧亦如前。如是相替讚嘆佛，直到半夜。事畢，俱出道場歸散。其奉請及讚文，寫取在別。

又卷三　〔正月〕九日　五更時，拜南郊了。早朝歸城。幸在丹鳳樓，改年號，改開成六年爲會昌元年。又敕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此資聖寺令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花嚴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錄三教講論賜紫引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花經》；菩提寺令招福寺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景公寺令光影法師講。右街三處：會昌寺令內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潡法師講《法花經》，城中俗講，此法師爲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講法師未得其名。又敕開講道教：左街令敕新從劍南道召太清宮內供奉矩令費於玄眞觀講《南花》等經；右街一處，未得其名。並皆奉敕講。從大和九年以來廢講，今上新開。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罷。

又　〔五月　日〕　奉敕開俗講。兩街各五座。

又　正月一日　家家立竹杆，懸幡子。新歲祈長命。諸寺開俗講。

又〔九月〕一日　敕兩街諸寺開俗講。

又卷四　三月　敕下：『朕欲駕幸東京。仍曉示百寮：如有朝臣諫者，誅身滅族！』敕不許供養佛牙。又敕下云：『代州五臺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終南山五臺、風翔府法門寺，寺中有佛指節也。並不許置供及巡禮等。如有人送一錢者，脊杖貳拾。如有僧尼等在前件處受一錢者，脊杖貳拾。諸道州縣應有送供人者，當處捉獲，脊杖貳拾。』因此四處靈境絕人往來，無人送供。準敕勘責彼處僧人：無公驗者並當處打殺，具姓名聞奏。恐路府留後押衙作僧潛在彼處也。宰相李紳、李德裕奏：『停三長月，作道士教。』新定三元月：正月上元，六月中元，十月下元。唐國恆式：三長月不許殺命。今上則不然也。爲破路府，敕召道士八十一人。又於內裏令作九天道場。於露處高疊八十張床，鋪設精彩。十二時行道，祭天尊，乾脯酒肉，用祭大羅天。四月一日起首，直到七月十五日爲終期。其道場不在屋舍內，於露庭中作法。清明卽日炙，雨下卽霖身。八十一人中多有着病者也，今上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見僧，不欲聞三寶。長生殿內道場，自古以來，安置佛像經教。抽兩街諸寺解持念僧三七人番次差入，每日持念，日夜不絕。今上便令焚燒經教，毀拆佛像。起出僧衆，各歸本寺。於道場內安置天尊、老君之像，令道士轉道經，修練道術。國風：每年至皇帝降誕日，請兩街供奉講論大德及道士於內裏設齋行香。請僧談經，對釋教道教對論義。今年只請道士，不請僧也。看其體色，從今以後，不要僧人入內。道士奏云：『孔子說云：「李氏十八子昌運未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臣等竊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字十八子。爲今上當第十八代。恐李家運盡，便有黑衣奪位歟？』功德使帖諸寺：『準敕：不許僧尼街裏行，犯鐘聲。若有出者，事須諸寺鐘聲未動已前各歸本〔寺〕訖。又不許別寺宿。若有僧尼街裏行，犯鐘聲，及向別寺宿經一夜者，科違敕罪。』從前不許午後出寺，今不許犯鐘聲。二日，駕幸右街金仙觀。是女觀。觀中有女道士，甚有容。天子召見入意，敕賜絹一千疋。遂宣中官，令修造觀，便通內。特造金仙樓。其觀本來破落，令修造嚴麗。天子頻駕幸。向後駕車左街興唐觀。是道士觀。又賜千疋。特令修造銅鑄聖容。作聖容當莊校，奇絕。

〔日〕宗叡《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録》　《授八戒文》一卷。俗講法師文

〔日〕**釋圓珍《大日經疏抄》**　大唐有道士法師俗講，其處有聽者三十計。法師禮稱云：『南無不可思議功德！』俗人嘲云：『「南無」不可聽聞！』

又《佛説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文句合記》卷上　凡講堂者，未審西天樣圖；若唐國堂，無有前戶，不置佛像，亦無壇場及以床座。尋其用者，爲年三月俗講經；爲修廢地、堂塔，勸人覓物，以充修飾【略】講了閉之以荆棘等，若無講時不開之。言『講』者，唐土兩講：一、俗講，卽年三月就緣修之。祇會男女，勸之輸物充造寺資。故言『俗講』。僧不集也。云云。二、僧講，安居月傳法講是。不集俗人類也。若集之，僧被官責。上來兩寺事皆申所司，可經奏外申州也，一月爲期。蒙判行之。若不然者，寺被官責。云云。本國往年於講堂不置像，或不豎戶，此似唐樣。今愛安佛，乖舊迹也。又無俗講，古今空閑耳。講堂時，正北置佛像。講師座高閣，在佛東，向於讀師座。讀師座短陝（〔狹〕），在西南角，或推在佛前。故檀越請開題時，北座言『大衆至心合掌聽』，南座唱經題。

唐・姚合《贈常州院僧》　仍聞開講日，湖上少漁船。

又《聽僧雲端講經》　遠近持齋來諦聽，酒坊魚市盡無人。

唐・李洞《題新安國寺》　佛亦遇艱難，重興叠廢壇。偃松枝舊折，畫竹粉新乾。開講宮娃聽，拋生禁鳥飡。鍾聲常入夢，天竺化長安。

又《贈入內供奉僧》　內殿談經愜帝懷【略】因逢夏日西明講，不覺宮人拔鳳釵。

唐・貫休《蜀王入大慈寺聽講》　玉節金珂響似雷，水晶宮殿步裴回。祇緣支遁談經妙，所以許詢都講來【略】百千民擁聽經座，始見重天社稷才。

佚名《悉達太子修道因緣》　凡因講論，法師便似樂官一般，每事須有調置曲詞【略】且看法師解說義段【略】小師略與門徒弟子解說，總教省知。

宋・王灼《碧鷄漫志》卷五　《文潡子》，《盧氏雜說》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潡爲入內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猶作師講聲。上採其聲製曲，曰《文潡子》。』予考《資治通鑒》：『敬宗寶曆二年，六月己卯，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講。』敬、文相繼，年祀極近，豈

有二文潡哉？至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群小，至使人主臨觀，爲一笑之樂，死尚晚也。今黃鐘宮、大石調、林鐘商、歇指調皆有十拍令，未知孰是。而『潡』字或誤作『序』幷『緒』。

明・羅清《巍巍不動泰山深根結果寶卷》卷二四　科儀卷有外道七分言語，地藏卷有外道七分邪宗。法華卷有外道七分言語，心經卷有外道七分邪宗。無相卷有外道七分言語，正宗卷有外道七分邪宗。彌陀卷有外道七分言語，淨土卷有外道七分邪宗。無漏卷有外道七分言語，睒子卷有外道七分邪宗。因行卷有外道七分言語，香山卷有外道七分邪宗。昭陽卷有外道七分言語，目蓮卷有外道七分邪宗。六祖卷有外道七分言語，有外道添上的三分邪宗。一藏經有外道七分言語，有外道添上的三分邪宗。優曇卷有外道七分言語，壽生經是外道十分邪宗。還有他外道經不能細說，出世人提防著識破邪宗。大乘卷是寶卷才是正道，圓覺經是正道都要明心。

寶卷分部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五《怪術》篇《五部六册》卷三二

大乘金剛寶卷　心經卷　大彌陀卷　金剛寶卷　圓通卷　信邪燒紙寶卷　彌陀卷　目蓮卷　香山寶卷　圓覺卷　金剛科儀

地藏科儀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三二　番天揭地搜神記經　金龍八寶混天極神經　安天定世綉瑩關　九龍戰江神圖　天宮知賢變遷神圖經　鎮天降妖鐵板達　通天混海圖　定天定國水晶珠經　金鎖洪陽大策　金鋒都天玉鏡　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飛通黑玩書　通天徹地照仙爐經　三天九關夜海金船經　九關七返纂天經　八寶擎天玉柱夫子金地歷　劉大保泄漏天機　伍公經　奪天冊　收門纂經　佛手記　三煞截鬼經　金鎖攔天記　緊關周天烈火圖　玉盆經　換天圖　飛天歷神功　九轉玉甕金燈記　天形圖　天髓靈經　定世混海神經　通玄濟世鴛鴦經　錦珊瑚　通天立世滾雲裘　銀城論　顯明歷　金章紫綬經　玉賢經　四門記　收燕破國經　通天無價錦包袱　三聖爭功聚寶經　金歷地經　奪天策海底金經　九曜飛光曆　玉傘金華蓋水鑒書　照賢金靈鏡經　朱書符式坐壇記　普濟定天經　周天烈火圖　六甲天書　三災救苦金轉經　智鎖天關書　感天迷化經　變化經　鎖國定世三陽曆玄元寶鏡　玉傘金華蓋換海圖　轉天經　推背圖　九曜飛天曆彌勒頌　通天玩海珠　照天鏡　玄天寶鏡經　上天梯等經龍女引道經　穿珠偈　天形圖　應劫經　天圖形首妙經　玉賢鏡　透天關盡天曆　玄娘聖母親書　太上玄元寶鏡　降妖斷怪五象經　金光妙品　奪日金燈　紅塵三略　照天鏡　九關番天揭地神圖　金鋒都天玉鏡　玉樹金蟬經　玄娘聖母經　七返無價紫金船　銀城圖樣　龍鳳勘合

明・明空《佛説三皇初分天地歎世寶卷》上卷第六品載《無爲教歷代祖師寶卷目》　音曰，既遇正法，非同今世，屢世修來。今將一輩一輩接續傳燈祖師調斷分明。頭一位續燈心安李祖，洞明心性，才得心安，留語錄上中下，名爲三乘也。【略】二位續燈洞山秦祖，留無了義上中下，【略】三位傳燈孤舟宋祖，留雙林上下。【略】四位續燈眞空孫祖，留眞空上下。【略】五位昆崗于祖，留雙林上下。【略】六位玄空徐祖，留般若蓮花。【略】七位明空，后續收源，留了義保命眞空寶卷上下六冊。【略】

度傳燈，共七位，續祖源根：

頭一位，心安祖，遺留語錄，心安集，共六部，刻板開通。

洞山祖，留了義，通傳大道，上中下，三冊經，印造刻通。

孤舟祖，十七年，留下寶卷，留雙林，上下卷，刻造通行。

舊兒峪，孫祖師，受苦無數，留眞空，二冊經，萬載標名。

昆崗祖，聞妙法，三十七載，留雙林，上下卷，接續傳燈。

玄空祖，在山中，苦修數載，留般若，七部經，刻造通行。

西天有，四七祖，東土立世，無爲門，有七位，續祖傳燈。

明・佚名《救度亡靈超生寶卷》雷載皇天道《五經九册》目　觀音寶卷　往生寶卷　皇極收圓寶卷簡名《收圓卷》　萬法歸依寶卷　救度超生寶卷

明・佚名《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東西取經品第一二載明代民間秘密宗教經　贊曰：昔日法王留眞經，後有弓長轉法輪，法從西傳流東土，收入海藏鎮龍宮。辛巳年間才發現，千二百部妙玄文，弓長領定眞五老，石佛域內取眞經。【略】

取一部，古佛經，安天立地，取一部，無生經，妙法流通。
取一部，鑰匙經，通開萬法，取一部，天眞經，救度元人。
取一部，三佛經，輪流掌教，取一部，五祖經，五寶發生。
取一部，天元經，安身立命，取一部，太寶經，寶貝無窮。
取一部，轉天經，諸佛聖位，取一部，白陽經，振伏邪宗。
取一部，九龍經，諸佛手印，取一部，龍女經，有處安身。
取一部，丹藥經，避的八難，取一部，符水經，炎疫不侵。
取一部，五行經，單言末劫，取一部，五寶經，見的天眞。
取一部，九蓮經，搭查對號，取一部，朝陽經，龍華相逢。
取一部，路引經，皈家認祖，取一部，文憑經，續祖蓮宗。
取一部，萬寶經，諸祖斗寶，取一部，金蓮經，九品三乘。
取一部，日月經，法輪常轉，取一部，周天經，運轉乾坤。
取一部，先天經，無中生有，取一部，後天經，永續長生。
取一部，圓明經，分說理性，取一部，圓頓經，萬法皈根。
取一部，牟尼經，圓明出現，取一部，妙法經，佛祖家風。
取一部，心印經，通開凡聖，取一部，無字經，見性明心。【略】

涌泉洞內找，有本蘆芽經。紫陽宮內找，有本保命經。
丹田宮內找，有本聚寶經。十灣宮內找，有本祖炁經。
臍州城內找，有本白羊經。紫府宮內找，有本黃庭經。
蓮花宮內找，有本法華經。長安城內找，有本漕溪經。
肝州城內找，有本鉛汞經。胃州城內找，有本三昧經。
脾州城內找，有本土府經。肺州城內找，有本金字經。
月陽城內找，有本淨土經。五臟宮內找，有本五行經。
甲乙宮中找，有本青龍經。丙丁宮內找，有本朱雀經。
庚辛宮內找，有本白虎經。壬癸宮中找，有本玄武經。
戊己宮中找，有本黃芽經。五方宮內找，有本四相經。
金鎖關上找，有本透天經。七寶池中找，有本蓮花經。
七孔山中找，有本八寶經。窪搭嶺內找，有本途程經。
熊耳山中找，有本達摩經。定南針里找，有本還鄉經。
玄珠洞內找，有本運轉經。峨眉巷里找，有本十字經。
雙林樹下找，有本涅槃經。獨木橋上找，有本呼吸經。
圓明殿內找，有本光明經。金烏洞內找，有本玉兔經。
橫岩嶺上找，有本接引經。荒草關上找，有本垂珠經。
南岳寺內找，有本凡聖經。無影寺內找，有本般若經。
清涼寺內找，有本物外經。雷音寺里找，有本大藏經。
泥丸宮里找，有本丹書經。都斗宮里找，有本性命經。
空王殿里找，有本法輪經。昆侖頂上找，有本出世經。
須彌山上找，有本長生經。無影山前找，有本法王經。
亮經台上找，有本萬寶經。斗牛宮里找，有本蘊空經。
皈在無生地，有本無字經。

明・佚名《銷釋金鋼科儀》題記　奉佛信官尚膳監太監張俊同太監王印誠造《心經卷》、《目連卷》、《彌陀卷》、《昭陽卷》、《王文卷》、《梅那卷》、《香山卷》、《白熊卷》、《黃氏卷》、《十世卷》、《金剛卷》共十六部。嘉靖七年二月　吉日施

清・佚名《破邪詳辯》載明清民間宗教寶卷目　古佛天眞考證龍華寶經　銷釋悟性還源寶卷　開心結果寶卷　下生嘆世寶卷　明證地獄寶卷　科意正宗寶卷　歸家報恩寶卷　護國佑民伏魔寶卷　混元（紅）〔弘〕陽顯性結果經　混元紅陽大法祖明經　混元紅陽血湖寶懺　混元無上大道（元）〔玄〕妙眞經　苦功悟道卷　正信除疑無修證自在卷　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卷　嘆世無爲卷　破邪顯證鑰匙卷　姚秦三藏西天取清解論　普靜如來鑰匙通天寶卷　普明如來無爲了義寶卷　三義護國佑民伏魔功案寶卷　泰山東岳十王寶卷　地藏菩薩執掌幽冥寶卷　靈應泰山娘娘寶卷　護國威靈西王母寶卷　佛說離山老母寶卷　千手千眼菩薩報恩寶卷　銷釋白衣觀音菩薩送嬰兒下生寶卷　佛說彌陀寶卷　救苦忠孝藥王寶卷　佛說梁皇寶卷　銷釋孟姜忠烈貞節賢良寶卷　佛說如如老祖寶卷　佛說無爲金

丹揀要科儀寶卷　佛說明宗顯性科儀　佛說通元收源寶卷　普度新聲救苦寶卷　銷釋授記無相寶卷　銷釋大宏覺通寶卷　銷釋印空實際寶卷　銷釋金剛科儀　佛說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寶卷　佛說三回九轉下生漕溪寶卷　佛說黃氏女看經寶卷　佛祖傳燈心印寶卷　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眞還鄉寶卷　混元紅陽臨凡飄高經　混元紅陽悟道明心經　混元紅陽嘆世經　混元紅陽苦功悟道經　混元紅陽明心寶懺　混元紅陽拔罪地獄寶懺　混元紅陽救苦升天寶懺　混元無上拔罪救苦眞經　混元無上普化慈悲眞經　（紅陽寶懺中華）（佛說弘陽慈悲中華救苦寶懺）　銷釋闡通救苦寶卷　觀音釋宗日北斗南經　敕封劉守眞君寶卷　銷釋地獄寶卷　東岳天齊仁聖大帝寶卷　金闕化身（元）（玄）天上帝寶卷　福國鎮宅靈應竈王寶卷　佛說皇極收元寶卷　苦功悟道卷略解　悟道心宗覺性寶卷　銷釋收圓行覺寶卷　銷釋眞空掃心寶卷

其他分部

《太平廣記》卷二四八引侯白《啓顏録》　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卽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卽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臠，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素與白劇談，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數百尺，公入其中，若爲得出？』白曰：『入中不須餘物，唯用一針卽出。』素曰：『用針何爲？』答曰：『針頭中令水飽坑，拍浮而出。』素曰：『頭中何處有爾許水？』白曰：『若無爾許水，何因肯入爾許深坑？』素又謂白曰：『僕爲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卽云：『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白仕唐，嘗與人各爲謎。白云：『必須是實物，不得虛作解釋，浪惑衆人。若解訖，無有此物，卽須受罰。』白卽云：『背共屋許大，肚共椀許大，口共盞許大。』衆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處有物，共盞許大口，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賭。』白與衆賭訖，解云：『此是胡鷰窠。』衆皆大笑。又逢衆宴，衆皆笑白後至，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卽應聲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麞，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卽令白解。云：『此是犢子。』白又與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有兩醉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一胡落馬。白曰：『眞所謂孝乎，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卽謁，謂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未到前，甚多賊盜，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群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恟恟」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恟恟」聲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禁蕃曲氈笠》　崇寧、大觀以來，內外街市鼓笛拍板，名曰『打斷』。至政和初，有旨立賞錢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並著北服之類，並禁止支賞。其後民間不廢鼓板之戲，第改名『太平鼓』。續又有旨：『一應士庶，于京城內不得輒戴氈笠子。如有違犯，並依上條。』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衆伎》　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八曲、說唱。細樂比之教坊大樂，則不用大鼓、杖鼓、羯鼓、頭管、琵琶、箏也，每以簫管、笙、篳、稽琴、方響之類合動。　小樂器只一二人合動也，如雙韻合阮咸，稽琴合簫管，鐃琴合葫蘆。琴單撥十四

弦，吹賺動鼓板，渤海樂一拍子，至於十拍子，又有拍番鼓子、敲水盞鑼板、和鼓兒，皆是也。今街市有樂人三五爲隊，專趕春場，看潮，賞芙蓉，及酒坐祗應，與錢亦不多，謂之荒鼓板。清樂比馬後樂，加方響、笙、笛，用小提鼓，其聲亦輕細也。淳熙間，德壽宮龍笛色，使臣四十名，每中秋或月夜，令獨奏龍笛，聲聞於人間，眞清樂也。

又　唱叫小唱，謂執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輕殺，故曰淺斟低唱，與四十大曲舞旋爲一體，今瓦市中絕無。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爲一體，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叫聲，自京師起撰，因市井諸色歌吟賣物之聲，採合宮調而成也。若加以嘌唱爲引子，次用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影帶。無影帶者，名散叫。若不上鼓面，祇敲盞者，謂之打拍。

又　唱賺在京師日，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爲『纏令』；引子後只以兩腔互迎，循環間用者，爲『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賺鼓板，遂撰爲『賺』。賺者，悞賺之義也，令人正堪美德，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爲片序也。今又有『覆賺』，又且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凡賺最難，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聲諸家腔譜也。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五《絃索入曲》　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畜家僮習唱，一時優人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詞，尚得金元蒜酪遺風。予幼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矣。何又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曾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亦無人知矣。頓老又云：絃索九宮或用滾絃，或用花和大和絃，皆有定則。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即不成板矣，此說眞不易之論。今吳下皆三絃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襖上着蓑衣』，顧阿瑛小像詩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也。簫管可入北調，而絃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絃爲節奏也。況北詞亦有不同絃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亦有焉。今人一例通用，遂入笑海。嘗見友人以漢隸自誇，余誚之曰：『此不過於眞字上加一二筆飛撇，遂枉其名曰隸。此名隸楷，非隸漢也。』今南方北曲，瓦缶亂鳴，此名北南，非北曲也。只如時所爭尚者《望蒲東》一套，其引子望字北音作旺，葉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紀，叠字北音作爹。今之學者頗能談之，但一啓口便成南腔。正如鸚鵡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終不能脫盡。奈何強名曰北。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清唱則字窒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學南曲者亦然。初按板時，即以簫管爲輔。則其正音反爲所遏。久而習成。遂如蛩蚷相倚。不可暫撇。若單喉獨唱。非音律長短而不諧。則腔調矜持而走板。蓋由初入門時。不能盡其才也。曾見一二大家歌姬輩。甫啓朱唇。即有簫管夾其左右。好腔妙囀。反被拖帶。不能展施。此乃以邯鄲細步。行荊榛泥濘中。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難矣。若吾輩知音者。稍待學唱將成。即取其中一二人教以簫管。既諳疾徐之節。且助轉換之勞。宛轉高低。無不如意矣。今有以吹唱兩師並教者尤舛。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一一《唱蓮花道情》　蘇郡祝允明、唐寅、張靈，皆誕節倡狂。嘗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又嘗披氅持藍，相與躋虎丘爲道人唱。有客吟頗澀，乃借筆疾書數韻，雲煙滿紙，翻然而逝，客踪跡之不得，遂疑爲仙。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彈詞》　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楊廉夫彈詞有《仙遊》、《夢遊》、《俠遊》、《冥游》等類。董解元《彈詞西廂》，王實甫師其意作《北西廂傳奇》，然董之彈詞冗長太文，反不若王之傳奇，情文兼美，可歌可誦也。大抵彈詞元時最上，一代風氣使然。今則競勝傳奇，縱有好絃索者，亦不足悅人耳目。

又卷四《南北嘲》　『門前一陣騾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棉襖、棉裙、綿袴子，膀脹。那裏有，佳人新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開筵便是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鬅鬙高尺二，村娘，那裏有，霧鬢雲鬟宮樣妝。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裏有，鴛鴦夜宿芙蓉帳。五錢一兩戥頭昂，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右金陵陳大聲嘲北妓也，名曰《南嘲北》。『幾層薄板爲家業，窮蠻，那裏有，雞犬桑麻二頃田。出門便坐竹兜子，斜顛，

那裏有，公子王孫壓繡鞍。惰民婆子村莊悄，情牽，那裏有，十二紅樓人似仙。黃橙梅子充佳味，牙酸，那裏有，雲棗哀梨蜜比甜。竹籬茅舍幾多高，一鑽，那裏有，甲第連雲粉畫垣。八搭草鞋精脚上，難穿，那裏有，門迎珠履客三千。低頭不敢瞅看，皇天，那裏有，趙女燕姬玉笋尖。廣法蘇馬弄機關，騙錢，那裏有，千金一擲膽如天。』右順德喬文衣作，名《北嘲南》，所以答大聲也。《南嘲》雖少蘊藉，然不過訕笑翠館紅樓中粗鄙之甚者耳。詞旨分明，原無涉於北方人士。引詩既雅，亦足解頤。《北嘲》則肆聲謾罵，盡人爲讐，儼然平分南北，反置南妓於不問。不獨有傷忠厚，且詞意上下不能貫串，殊無足取。更有《南北解嘲》八則，不知出自何人，以南北之方言、方物比合較量，權得其平。如此之某某也，配得過彼之某某；此之這般也，配得過彼之那般。俚句鰲牙，更堪捧腹，又出《北嘲》之下，詞不足存，故未附入。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虹橋録》下　謂船宜于高棚，在座船前，謂船逆行，座船順行，使船中人得與謂者相欵洽。謂以清唱爲上，十番鼓次之。若鑼鼓、馬上撞、小曲、攤簧、對白、評話之類，又皆濟勝之具也。

又　清唱以笙笛鼓板三絃爲場面，貯之於箱，而鞋硾、笛床、笛膜盒、假指甲、阿膠、絃線、鼓箭具焉，謂之傢伙。每一市會，爭相鬥曲。以畫舫停篙就聽者多少爲勝負。多以熙春臺、關帝廟爲清唱之地。李嘯村詩云：『天高月上玉繩低，酒碧燈紅夾兩堤。一串謂喉風動水，輕舟圍住畫橋西。』謂此。郡城風俗，好度曲而不佳，繩之元人《絲竹辨譌》，《度曲須知》諸書，不啻萬里。元人唱口，元氣漓淋，直與唐詩宋詞爭衡。今惟臧晉叔編百種行于世。而晉叔所改四夢，是孟浪之舉。近時以葉廣平唱口爲最。著《納書楹曲譜》，爲世所宗，其餘無足數也。清唱以外淨老生爲大喉嚨，生旦詞曲爲小喉嚨，丑末詞曲爲小大喉嚨。揚州劉魯瞻工小喉嚨，爲劉派，兼工吹笛。嘗游虎邱買笛，搜索殆盡。笛人云：『有一竹須待劉魯瞻來。』魯瞻以實告。遂出竹，吹之，曰：『此雌笛也。』復出一竹。魯瞻以指撮之，相易而吹，聲入空際。指笛相謂曰：『此竹不換吹。』則不待曲終而笛裂矣。笛人舉一竹以贈。其唱口小喉嚨，揚州唯此一人。大喉嚨以蔣鐵琴、沈苕湄二人爲最，爲蔣、沈二派。蔣本鎮江人，居揚州，以北曲勝。小海呂海驢師之。沈以南曲勝，姚秀山師之。其次陳愷元一人，直隸高雲從，居揚州有年，唱口在蔣、沈之間。此揚州大喉嚨也，蘇州張九思爲韋、蘭谷之徒，精熟九宮，三絃爲第一手，小喉嚨最佳。江鶴亭延之於家，佐以鄒文元鼓板高崑一笛，爲一局，朱五歇師事九思得其傳。王克昌唱口與九思抗衡，其串戲爲吳大有弟子。蘇州大喉嚨之在揚州者，則有二面鄒在科。次之王炳文。炳文小名天麻子，兼工絃詞，善相法，爲高相國門客。按清唱鼓板與戲曲異。戲曲緊，清唱緩。戲曲以打身段下金鑼爲難。清唱無是苦，而有生熟口之別。此技蘇州顧以恭爲最，先在程端友家，繼在馬秋玉家，與教師張仲芳同譜《五香毬傳奇》。次之周仲昭、許東陽二人，與文元病駕。揚州以莊氏龍生、道士兄弟鼓板三絃合手成名工。次之湯殿颺一人。蘇州葉雲升笛，與崑一齊名，兼能點竄工尺，從其新譜。次之邱御高，能點新曲，兼識古器。皆雲升流亞。今大喉嚨之效蔣、沈二派者，戴翔翎、孫務恭二人，皆蘇州人，而揚州絕響矣。串客本於蘇州海府串班，如費坤元、陳應如出其中。次之石塔頭串班，余蔚村出其中。揚州清唱既盛，串客乃興。王山靄、江鶴亭二家最勝。次之府串班、司串班、引串班、邵伯串班，各占一時之勝。其中劉祿觀以小唱入串班爲內班老生。葉友松以小班老旦入串班。後得瓜張插花法。陸九觀以十番子弟入串班，能從吳暮橋讀書，皆其選也。

又　十番鼓者，吹雙笛，用緊膜，其聲最高，謂之悶笛。佐以簫管，管聲如人度曲。三絃緊緩與雲鑼相應，佐以提琴。鼗鼓緊緩與檀板相應，佐以湯鑼。衆樂齊乃用單皮鼓，響如裂竹。所謂頭如青山峯，手似白雨點，佐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此十番鼓也。是樂不用小鑼、金鑼、鐃鈸、號筒，祇用笛、管、簫、絃、提琴、雲鑼、湯鑼、木魚、檀板、大鼓十種，故名十番鼓。番者更番之謂，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後增星鈸，器輒不止十種。遂以『星湯蒲大各句同』七字爲譜。七字乃吳語狀器之聲，有聲無字，此近今庸師所傳也。若夾用鑼鐃之屬，則爲粗細十番。如下西風，他一立在太湖石畔之類，皆係古曲。而吹彈擊打，合拍合𠔃。其中之蝶穿花，鬧端陽，爲粗細十番。下乘加以鎖哪，名曰鴛鴦拍，如雨夾雪、大開門、小開門、七五三，乃鑼鼓。非十番鼓也。《夢香詞》云：『揚州好，新樂十番佳。消夏園亭雨夾雪，冶春樓閣蝶穿花。』以雨夾雪爲十番，可謂強作解事矣。是樂前明已有之，本朝

以韋蘭谷、熊大璋二家爲最。蘭谷得崇禎間內苑樂工蒲鈸法，傳之張九思，謂之韋派。大璋工二十四雲鑼擊法，傳之王紫稼，同時沈西觀竊其法，得二十面。會紫稼遇禍，其四面遂失傳。西觀後傳于其徒顧美掄，得十四面。美復傳于大璋之孫知一，謂之熊派。蘭谷、九思。蘇州人。大璋、知一，福建人。西觀，蘇州人。美掄，杭州人。至今揚州蒲鈸出九思之門，而十四面雲鑼，福建尚有能之者。其後有周仲昭、許東陽二人。仲昭書似方南堂。工尺牘，亦此中錚錚皦皦者。他如張天順、顧德培、朱五獃子之類，以十番鼓作帽兒戲，聲情態度如老洪班。是又不專以十番名家，而十番由是衰矣。

又　鑼鼓盛於上元中秋二節，以鑼鼓鐃鈸。考擊成文，有七五三、鬧元宵、跑馬、雨夾雪諸名。土人爲之，每有參差不齊之病。鎮江較勝，謂之粗鑼鼓。南巡時延師演習，謂之辦差鑼鼓。

又　馬上撞卽軍樂演唱亂彈戲文，城中市肆剪生開張，及畫舫財神三聖諸會多用之。

又　小唱以琵琶、絃子、月琴、檀板合動而謂。最先有銀鈕絲、四大景、倒扳槳、剪靛花、吉祥草、倒花藍諸調，以劈破玉爲最佳。有于蘇州虎邱唱是調者，蘇人奇之，聽者數百人，明日來聽者益多。唱者改唱大曲，羣一噱而散。又有黎殿臣者，善爲新聲，至今效之，謂之黎調。亦名跌落金錢。二十年前尚哀泣之聲，謂之《到春來》，又謂之《木蘭花》，後以下河土腔唱剪靛花，謂之網調。近來羣尚《滿江紅》、《湘江浪》，皆本調也。其京舵子、起字調、馬頭調、南京調之類，傳自四方，間亦效之。而魯斤燕削，遷地不能爲良矣。于小曲中加引子尾聲，如王大娘、鄉里親家母諸曲。又有以傳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類譜爲小曲者，皆土音之善者也。陳景賢善小曲，兼工琵琶，人稱爲飛琵琶。潘五道士能吹無底洞簫以和小曲，稱名工。蘇州牟七以小唱冠江北，後多鬚，人稱爲牟七鬍子。朱三工四絃，江鶴亭招之入康山草堂。

清・姚燮《今樂考證・陶真》　翟灝云：『《堯山堂外紀》：「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說、評話，謂之『陶眞』。」《七修類稿》作「淘眞」，起處每曰「太祖、太宗、眞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蓋始宋時也。姜南《洗硯雜錄》：「翟存齋詩：『陌頭盲女無窮恨，能撥琵琶唱趙家。』今瞽者彈琵琶演說小說以覓衣食，蓋自昔如是。』」

阮葵生云：『盲女琵琶，元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近年亦多少年遊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不異青樓。吾鄉楊幼堯廣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飢餓不能出門戶。後群盲日造其門，資其飲饌，筠籠蠻猛，窮極豐腆，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廣文以歌曲擅長，多取耳聞目見之事，演爲彈詞，新聲倚調。盲女以先得者聲價頓高，廣文遂藉以娛老。翟存齋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放翁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盲女、瞽男，由來舊矣。』

汪汲云：『《猗覺寮雜記》：「彈曲起於唐懿宗時。《曹確傳》云：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號爲『拍彈』。」』

方外畸人《相思鏡彈詞序例》云：『彈詞始於北宋安定郡王趙德麟，按唐元微之《會眞記》，撰【商調・蝶戀花】十二章，號「鼓子詞」，俾歌工彈唱，已倡其端；至金章宗朝，董解元變詞爲曲，亦按《會眞》作《西廂記》，科白互施，厥體乃備；元王伯成有《開元天寶遺事》；皆搊彈本也。自後南北曲盛行，斯道遂廢。近世沈元英工此，遺詞命韻，能備取長短句體。茲詞惟取【鷓鴣天】爲式，取便歌口；韻，必以《中原》爲式。』

又《連廂》　毛奇齡曰：『金作清樂，仿遼時大樂之製，有所謂「連廂詞」者，帶唱帶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箏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兒」者，隨唱詞作舉止，如「參了菩薩」，則末泥祇揖，「祇將花笑撚」，則旦兒撚花之類。北人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又曰「連廂搬演」。大抵連四廂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先司馬從寧庶人處得其例。』

梁廷楠云：『古人歌者、舞者各自爲一，兩不照應。至唐人《柘枝詞》、《蓮花鏤歌》，則舞者所執，與歌人所歌之詞，稍有相應矣，猶羌無故實也。至宋趙令畤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始有事實矣，然尚無演白也。至董解元作《西廂搊彈詞》，曲中夾白，搊彈念唱，統屬一人，然尚未以人扮演也。金人仿遼大樂之製而作清樂，中有「連廂詞」，則扮演有人矣，猶然司舞者不唱，司唱者不舞也。至元曲則歌舞合於一人，然一折自首至末，皆以其人專唱，非正末則正旦，唱者爲主，而白者爲賓，連廂之法未盡變也。今之雜色上場，無不可唱，此實起於元末明初，其由來亦已久矣。』

散曲部

明・朱有燉《誠齋樂府引》　予既拾掇拙作詩詞，類而分卷，名之《誠齋錄》矣。復餘時曲數十紙，□□日吟咏情懷，嘲弄風月之語。自愧□□，□敢□示於人。將欲付之□□，客有□□者曰：『君子恥一物之不知，□曲亦近□□製作也。元之諸名公長□□□，亦盛慷慨悲歌□今之世，庸何傷乎？法雲道人嘗勸山谷勿作小詞，山谷云：「空中語耳。」此古人不嫌於時曲之證也。便當與詩錄同刊，以爲梁園風月之清賞耳。』予曰：『唯。』遂鏤於梓，名之《誠齋樂府》云。宣德九年歲在甲寅長至日，錦窠老人書。

明・王九思《碧山新稿自叙》　谿田先生近辱賜予書曰：『樂府風情甚矣。《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公其裁之然。』予前此已有反正之漸矣。奉教以來，每有述作，輒加警惕，語雖未工，情則反諸正矣。久而成帙，題曰《碧山新稿》云。不復分類，惟以所得先後爲次。辛丑二月春分日識。

又《碧山續稿序》　予爲《碧山樂府》，汧東先生既序而刻諸木矣。四三年來，乃復有作。興之所至，或以片紙書之，已既棄去。一日，客有過予者，善爲秦聲，乃取而歌焉。酒酣，予亦從而和之。其樂洋洋然手舞足蹈，忘其身之貧而老且朽矣。於是復加詮次，繕寫成帙，用佐樽俎。風情逸調，雖大雅君子有所不取，然謫仙、少陵之詩亦往往有艷曲焉。或興激而語謔，或托之以寄意，大抵順乎情性而已，敢竊附於二子以逭予罪。嘉靖癸巳春二月甲子碧山叟自序。

明・康海《汧東樂府序》　世恆言詩情不似曲情多，非也。古曲與詩同，自樂府作，詩與曲始岐而二矣。其實詩之變也，宋元以來益變益異，遂有南詞北曲之分。然南詞主激越，其變也爲流麗；北曲主慷慨，其變也爲樸實。惟樸實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此二者詞曲之定分也。予自謝事山居，客有過余者，輒以酒肴聲妓隨之，往往因其聲以稽其譜，求能稍合作始之意益鮮。蓋沿襲之久，調以傳訛，而其辭又多出於樂工市人之手，音節既乖，假借斯謬，茲予有深惜焉。由是興之所及，亦輒有作。歲月既久，簡帙遂繁，乃命僮子錄之，以存篋笥，題曰《汧東樂府》。復稍述二家爲調之本於此，知音之士，寧無感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二月朔旦。

又《碧山樂府序紫閣山人近體》　山人舊不爲此體，自罷壽州後始爲之，其才情之妙，可以超絕斯世矣。予往來鄂、杜間，苟有所得，則命童子彙而輯之，然數年之間輒已如此。其聲雖托之近體，而其意則悠然與上下同流，宕而弗激，迫而弗怒，即古名言之士或已鮮也。詩人之詞以比興是優，故西方美人，托誦顯王；江蘺辭芷，喻言君子。讀其曲，想其意，比之聲，和之譜，可以道知其所懷矣。或曰：山人以文章巨公爲當世之所尊師，乃留情曲藝，顧文多雨雲風月之咏，豈所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邪？若是而錄之，殆非愚謬所能識也！予曰：不然。此正所以見山人之胸次，非倖倖脛脛者能擬也。夫壯士不以細事亮節，聖人不以小道棄理。詩之本人情該物，理皆是物也。或人大悟而進曰：而今而後乃知豪傑之所存與細人異也。裝潢既成，因漫題此。時正德十四年己卯秋七月丁酉汧東漁父序。

明・張祿《詞林摘艷・南北小令引》　樂府有套數，有小令，譬之機中文錦，全端匹者，固爲粲然奪目，賞玩不窮矣。其剪割畸零，亦自可人意。然而字少意多，取務新於一言一字之間，貴在包裹含蓄。比之套數，亦不易作，觀者勿忽也。時嘉靖乙酉歲中秋前三日，東吳張祿書於蒲書室。

又《越調引》　按越，高過清絕之意。以之名調，厥意有在矣。末多繁雜之聲，或歌或絃，皎然不紊者爲上。又法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嘆之越，恐亦此意云。時嘉靖乙酉歲中秋後一日，蒲東山人書於竹友軒。

又《黃鍾附大石調引》　黃鍾調與諸格不同，內含富貴纏綿之意，且所播張物理，使人樂聽。諺曰：早不黃鍾者，豈理也哉！大石一調，以其風流蘊藉，作者難於措手，且歌之者亦甚少。今取其可歌者一闋，以滿一宮云。時嘉靖乙酉歲中秋日，吳江友竹山人書於蒲東書舍。

又《商調引》　商，傷也。於律爲夷則，夷，亦傷也。應秋肅斂之

氣，有凄愴然慕之音，故多閨閣懷想之詞，羈人旅客聞之，如泣露之蛩，吟風之蟬，不覺有動於中而又雜之以角音，愈益悲愴云。時嘉靖乙酉歲中秋日，吳郡蒲東山人書於污隱軒中。

又《正宮引》 九宮中謂之正者，宮音也。於氣爲易，於行爲土，於數爲五，於色爲黃，與五音於畫而爲之君主，故多惆悵雄壯之音。鄒子吹律而陽春友者，其在此與？時嘉靖乙酉歲中秋前三日，蒲東山人書於污隱軒中。

又《南吕引》 南吕，所謂【一枝花】者是已。有三五篇足以盡其意者，有意不盡，而連絡數十篇者，體制不等，而□□於起伏高下，有悲歡離合之意，傾聽之餘，必有感嘆係之，而默秋夏景者爲多，豈抑有南薰之微耶！時嘉靖乙酉歲中秋日，吳江蒲東山人書於污隱軒中。

又《雙調引》 起【新水令】，終以各【煞】體也。其間亦有與中吕出入者，然而音響節奏，豪健激烈，故多於傳奇之末見之，愈有精采，故古人有『鳳頭、猪肚、豹尾』之喻。若雙調者，其傳奇之豹尾與！時嘉靖乙酉歲中秋前一日，吳江張祿書於友竹書舍。

又《仙吕引》 仙吕，凡諸傳奇，首必有之，以其易於鋪叙事體，且多清新綿邈之音，故曰仙，而抑揚沉着，多搬涉之意。今梨園中有彈唱，有末唱；而仙吕未唱爲難。至於絃索之間，有所謂單彈仙吕者，爲尤難，知者深之。時嘉靖乙酉歲中秋前一日，吳江張祿書於友竹軒中。

又《中吕引》 套數之中共分九宮，中吕其一也。自【粉蝶兒】爲首，終之以【煞】，其間亦有出別調者。昔人有『中吕調多高下閃賺』之說，抑揚頓挫，有起有伏，有高下閃賺者矣。善音律者，當自得之。時嘉靖乙酉中秋前二日，友竹山人書於污隱軒中。

明・劉良臣《西郊野唱引》 《西郊野唱》，北樂府者，今所謂金、元曲也。蓋是體始於金，而盛於元，故云。北方風氣剛勁，人性樸實，詩變之極，而爲此音，亦氣機之自然爾。歌唱之餘，眞足以助英夫壯士之氣，而非優柔齷齪者之所知也。正德以來，南詞盛行，遍及邊塞，北曲幾泯，識者謂世變之一機，而漸迈之。迈之，誠是也。世顧以爲胡樂而鄙之，豈其然哉！予曩在京師，嘗聞爲渾不似之胡樂者矣。在塞下，又嘗聞諸胡倒剌之聲者矣。曠寂悲哀，眞與秋風胡笳相應。李陵所謂不入耳之樂者，是也。何嘗有此音調哉！夫大河南北，泰華東西，實古中原之地，聖帝明王之所經營疆理，以立人極者也，豈金、元氏所得而私之！今言詩者，必上唐與漢魏，若曹、劉、李、杜，孰非北產？雖三百篇，何嘗有楚、越之風耶？蓋是曲得天地之正氣，爲中原之正聲。周挺齋以西江之人，而定《中原音韻》，非無所謂也。我聖祖郊廟大慶樂章，亦皆用其腔，而爲一代和平之聲，豈樂因襲者乎？其民間之歌，或傷於雄厲急促，在調之者何如耳，明眼者當自識之。予西北鄙人也，不敢從東南之說爲軟美之調，林野咏歌，恆爲是體，間成南詞，亦略兼北音，歌之始得和平，以合絲竹，暢幽懷。積久成帙，命子侄錄之，寓以是名，不拘套數散曲，惟以時之先後爲序。在維揚，西夏四曲，皆首錄之。惟文林所作，自成集不錄。觀者不能無感慨於其間云。

明・湯有光《精訂陳大聲樂府全集序》 樂府，詩之變也，而調諧律呂，字以辨陰陽，較詩實難爲之。至以詩韻爲曲韻者十常八九，竟不知曲韻毫不可假借於詩韻也。其說平輿先生論之詳矣。自金、元迄我國家，以南北曲名者亡慮千百輩。乃今三星逸客，按拍花前，兩京教坊，彈絲樽畔，纔一開口便度陳大聲諸曲，直令聽者神動色飛。此何以故？正以大聲之韻發而意新，聲婉而辭艷，其體貼人情，描寫物態，有發前人所未發者。何元朗取其穩協，王元美服其當行，眞知言哉！顧全集人爭欲見，惜無善本。新都【略】昌朝博雅多能，尤長於聲律，其所撰樂府數十種，一遵大聲矩度而蘊藉過之。以彼臭味之投。固宜不憚心力，俾至美而傳也。賞音者取是集與《環翠堂稿》并玩之，二君風雅亦可想見乎。萬曆歲在昭陽大淵獻上巳日，中順大夫知江西瑞州府事友人湯有光拜撰。

明・楊慎《詞品》卷一 元太保劉秉忠【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秋江上。』此秉忠自度曲，曲名【乾荷葉】，即詠乾荷葉，猶是唐詞之意也。又一首吊宋云：『南高峰，北高峰，慘淡烟霞洞。宋高宗，一場空。吳山依舊酒旗風，兩度江南夢。』此借腔別咏，後世詞例也。然其曲悽惻感慨，千古之寡和也。或云非秉忠作。秉忠助元亡宋，惟恐不早，而復爲吊惜之辭，其俗所謂『斧子斫了手摩挲』之類乎。

又 朝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之服色，故名。

後人以爲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見陸游《牡丹譜》。

明・黃文華《樂府玉樹引》　自兩京而下迨江左，畸兒艷女，吾不知其幾，曷嘗無歌曲哉？然莫盛於《玉樹》、《後庭》也。故晚近口歌曲者，恆擊節《玉樹》，而爲陳後主，呵呵！不則忘劇家之祖宗，其不同舌而劣之者幾希。予慕前輩風流聲吻，間從妙選中採摭其尤最者，以爲湖海豪雄鼓吹資。語語瓊琚，字字瑤琨。譬則天庭寶樹，一枝一幹，皆奇珍異寶之菁華也。命曰《玉樹英》，匪僭也，亦匪誇也。願域中之知我者，共酣□其英云。皇明萬曆己亥歲季秋穀旦上浣之吉書於青雲館。古臨玄明壯夫言。

明・王階《卧病江皐後序》　龍谿喬翁嘗言：『中麓李先生神清而氣盛，形瘦而詞雄。觀其所作【一江風】，因南調而酌中聲，用俗韻而出妙語，儒釋道之具備，性情理之兼該。有雄傑如萬馬橫奔者，有華麗如千巖競秀者，有停蓄如春江不流者，有綿邈如寒蟬難斷者，有奇怪如天吳出沒、惆悵如羈客悲涼者，又有閃賺縈紆，悠揚陡頓，觸發急幷，虛歇譏彈，千態萬狀，形容不可得而盡者。嗚呼！孔門三千，速肖者七十二人而已；小令三千，入選者指能幾屈耶？古來以單詞擅名者，若鄧千江之【望海潮】，朱彥高之【春草碧】，蔡伯堅之【石州慢】，陳克明之【一半兒】，張小山之【寨兒令】、【滿庭芳】。擬之中麓之作，眞兵之對壘，而棋之敵手者也。』予聞是語久矣，龍谿下世亦已久矣，問以扣之劉北濱，北濱嘆曰：『信哉！中麓之知音，龍谿之知人，而吾子之知言也。』予曰：『音、人、言有異乎？夫道一而已矣！』遂書之爲是刻後語云。同邑雲峰王階頓首述。

明・簡紹芳《陶情樂府序》　升菴太史公謫戍博南，蒲驃荒裔，時天下知與不知者皆危之。嗣其策笻竹，度笮橋，橫衝虺瘴，甘嘗蒟醬，而遊精黑水之源，騁目崑崙之麓，齊迹夷險，一視龍蝮，殆駕素虬、乘翠雲而相佯，曷嘗摧心抑節，纖翳悲苦。及捩秘搜奇，申眉高論之餘，乃揚情綺語，命韻追悰，製元人樂府數十齣，皆自叶鴂簧，遍諧鳳律。俾狂山狠谷，樂土平邦，乾海黃塵，青樓繡閣，歌之者崇逸思，聞之者排窮愁。『楊柳』、『大堤』之曲，出江潭屈子之口；『芙蓉』、『曲渚』之篇，爲遼東亭伯之辭。遵聲究志，聿當鏡仰。豈謂托染慾塵，以折慢幢？而頹風忠藎，實效裨激。且太史紅顏而出，華顛未歸，幾三十稔，得古今奇謫。然氣益平宕，言益蘊藻，海鱗風翼，順適萬里，曾徘徊局脊，復作羈逐狀耶？是可知其人矣！君子毋曰此風流緒藝，易視之也。臨川拙莊楊子、澹齋余子請刻之，謾書以傳好事。嘉靖三十年春新喻西磵簡紹芳書。

明・李開先《李開先集》卷五《醉鄉小稿序》　單詞謂之葉兒樂府，非若散套雜劇，可以敷演填湊，所以作者雖多，而能致其精者亦稀矣。元以詞名代，單詞致精者，不過兩人耳。小山張可久，笙鶴翁喬夢符。喬有小套，然亦不多。查德卿而下，無足比數矣。予自辛丑引疾辭官，歸卽主盟詞社。見其前作，俱是單詞，衆友以爲祇精此，散套雜劇無難事矣。每會，屬予出題，間涉小套，衆必請而更之，當時獨高筆峰年最熙妙，而詞有長進。罷會十年餘矣，其所作日積月累，日異而月不同，月積歲累，月異而歲不同，今刻《醉鄉小稿》，乃其所愼選約取者也。不酒而醉，居城而鄉，亦寓言也。譬諸明暢之舉業，易於發科，平鋪之棋手，亦能制勝。然而有玄關焉，有妙竅焉，有微權焉，又有眞機圓法焉，五者言雖殊，其致精則一而已，不出乎座側眼前，而實超於意表言外，可得之心領神會，而不可求之手示口傳。筆峰之單詞，已登岸而非臨河竊嘆，既陞堂而非宮牆外望者。罷會雖十餘年，適方壯盛也，致精自有餘力，過此以往，不日而化，謹拭目跂足以竢之。

又《東村樂府序》　古來詩有會固矣，詞惟富文堂一會爾，或有之，然余莫之前聞也。自辛丑夏，罷歸田廬，優遊詞會，每月相參作主，分題定韻，言志抒情，北曲南歌，長章小令，不兩年，充然成帙。操健筆而擅詞場，人各有能矣。余獨以東村謝君爲老作家，格古調平，音諧字妥，娛衆目而便歌喉，眞藝林中之善鳴者也。年且長而有行，人似訥而實豪。不惟會友重之，鄉人亦多賢之者。弟少溪廉訪使刻其詞以傳，親情也，而實公事也，義舉也。少溪嘗督學北畿，江浙鄉試，或爲監臨，或司謄校，素以文爲職，詞亦文之一也。他文且傳，而況其兄耶！大抵賢則敬，敬則久者，人也。愛則傳，傳則遠者，文也。是刻可謂兼之矣。慨自龍谿喬僉憲捐館，雅會遂寢，幾欲復之，又以喪吾內人，不忍作樂，事散而復聚，知在何時？憶昔詞成之餘，相與弔古窮奇，登山臨水，一倡衆和，大笑長呼，出游魚而驚秣馬，愁花鳥而走山靈，今恍如隔世事矣。卽當訂約刻

期，比之舊會加盛，使富文堂退然遠望焉，是則余意也。謹因詞序而併及之。

又《張小山小令序》　《錄鬼簿》謂：『人生斯世，但以已死爲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身後無聞，則又不若塊然之鬼爲猶愈。』《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瑤天笙鶴，既清且新，華而不艷，有不食烟火氣味』，又謂其『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明』，若是可稱詞中仙才矣。李太白爲詩仙，非其同類耶？小山詞既爲仙，迄今殆死而不鬼矣。世雖慕之，未有見其全詞者。予爲之編選成帙，亦有一二刪去者。存者皆如《錄鬼》及《太和》二書所稱許，以其生平鮮套詞，因名之曰《小山小令》云。客有以《古劍歌》示予者：『試猜爲何代何如人。』予應以『似宋、元間人』。客曰：『是也，元人也。』予曰：『若是元人，絕似小山詞。』客乃大笑，以爲不錯分毫，然亦有太白詩風骨。予謂其各有仙才，不信然耶。詩錄於後，未知識者是否？姑記一時偶中之語如此。『將軍躍馬來南荒，腰間古劍白練光，鵬鵝塗香魑魅泣，寒芒熠熠勾陳蒼。龍髯高挂珠堂月，玉華曾拂樓蘭雪。爲君盡斫奸臣頭，天狗三更下舐血。』此雖短歌，然而句奇味長。客退，恐其誑予，因點檢《續文章正宗》及《文翰類選大成》果是小山作。小山名可久，以路吏轉首領，即所謂民務官，如今之稅課局大使。夫以是人而居卑秩，宜其歌曲多不平之鳴，然亦不但小山，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爲江浙行省務官，鄭德輝杭州路吏，宮大用釣臺山長。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不可勝計。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此其說見於胡蠡溪所著《眞珠船》。因序小山詞而節取之，以見元詞所由盛，元治所由衰也。嘉靖丙寅閏十月六日，中麓李開先序。

又《喬夢符小令序》　元以詞名代，而喬夢符其翹楚也。夢符名吉，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以詞擅場於至正間，然以字行，無問遠近，識不識，皆知有太原喬夢符云。夢符不但長於小令，而八雜劇，數十散套，可高出一世。予特取其小令刻之，與小山爲偶，元之張、喬，其猶唐之李、杜乎？套詞又不忍輕去，間亦選而取之，附於其後，不改小令原名，以小令多而套詞少耳。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鰲，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涌，有截斷衆流之勢，此特言其雄健而已，要之未盡也。以予論之，蘊藉包含，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爲文。自謂可與之傳神，如夢符復生，當必首肯。未知覽者心服之歟？或目笑之歟？是未可定也。隆慶改元歲在丁卯三月十日，中麓李開先序。

又卷六《喬夢符小令後序》　粵自軒轅制律一十七宮，今惟一十二宮。每宮又分章若干，多者百章，少者五六章。首黃鍾，次正宮大、小石二調，又次仙呂、中呂、南呂與雙調，而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以次列於其後。今所選詞，顧以雙調先之，以宮內各章，如【水仙子】、【折桂令】、【清江引】等，俱係官樣曲子，天下所同歌，且多作者，以其熟順，易見，易知爲序，非敢變移音律，錯亂宮商也。四月朔日，中麓書。

又《張小山小令後序》　予自遊鄉校，讀書或有餘力，則以學詞，詞獨愛張小山之作，以其超出塵俗，不但癯勁而已。當時苦於無書，止有楊朝英所集《太平樂府》，及檢舊篋，又得《陽春白雪集》及《百一選曲》兩種。既登仕籍，書可廣求矣，然惟詞書難遇，以去元朝將二百年，抄本刻本多散亡。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對山高祖名汝楫者，曾爲燕邸長史，全得其本，傳至對山，少有存者。人言憲朝好聽雜劇及散詞，搜羅海內詞本殆盡。又武宗亦好之，有進者，即蒙厚賞。如楊循吉、徐霖、陳符所進，不止數千本。今宜詞曲少，而小山者更少也。京師積書家，如李蒲汀、沈竹東，詞書成編者，不過十餘部，其小山詞，載在《樂府群珠》、《詩酒餘音》者，僅有數十曲。他所更得《仙音妙選》、《樂府群玉》、《樂府新聲》，則有助於小山多矣。可惜類詞有小山一卷，廖洞野取去，堅不復出，而普集元詞，在鄒平崔臨溪者，小山詞獨有一冊，以負累逋逃，不知所之。今所編次，雖成上下二本，每樣曲終，鏤板不剔空，以待博學君子，詞山曲海，不惜寄示，必有以增其所未高，而濬其所未深云。季冬臘日中麓再書。

又《中麓小令引》　閒居日長，頗有餘力，省稼灌園之外，六經訓解，義有未安者，隨筆注之，俟研窮既久，各成一家之言。所嘗與談經者，將走書乞正。不事詞曲，自在仕路已然矣。偶有西郡歌童投謁，戲擅南北，科範指點，色色過人，因作【傍妝臺】小令一百，付之歌焉。起結

句同而字異，雜以常言，援筆即成，七法不差，十九韻皆盡。每於簫鼓中按拍，絃索上發聲，中多悲忿之音、激烈之辭，似乎遊心浮氣，尚有存者。語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予豈若是哉？昔有食人之瓜者，瓜主漫猜而大詬之。其人曰：『凡竊人之物，見罵則必面赤而慚，心驚而熱，有類乎病渴者。請探手試吾心與面，果有一於是耶？』予此曲雖若酒後耳熱，實則瓜竊而心涼也。寓言寄意，聽者幸求諸言意之表，奚必俱實事哉？嗣後專志經術，詩文尚爾不爲，況詞曲又詩文之餘耶！嘉靖甲辰中麓山人書於焉文堂。

又《中麓小令跋語》　謝東村曰：『中麓李子，言出而人信之，詞出而人傳之，其爲【傍妝臺】也，稿尚未脫，歌喉已溢里巷中矣。索借者衆，應酬爲難，因取副墨，壽之木工，歌而和之者將遍東國，獨里巷也而已哉？』

王杏里曰：『佳詞捧誦之下，如登騷雅之壇，令人栩栩脫塵溷而在清風中矣！豈凡筆所能及耶？』

夏黌山曰：『召速數語，深感知己之懷。見示新詞，困詘歸來，忽爾睹之，奚啻遊昭曠而聆鈞天耶！連日未拜杖扈之光，遠眺長吟，或驚心於花鳥；衝泥傍險，恐靦面於古人多矣！』

張龍岡曰：『佳製聞出，一時興到，援筆立就，陳寫事情，而調更圓轉，求之古人，直與東籬、小山并驅爭先，今世作者，不足爲儔伍也。想大家之評，亦以予言爲匪佞矣！』

曾石塘曰：『小令甚佳，將來所傳必遠。』

谷少岱曰：『十九韻佳詞，不惟句在眼前，亦且音葉絃索，眞可爲作者之法。一序高出人意表，非老作家孰能之？』

李愚谷曰：『適瘥小兒，忽覽新作，齊物傲俗，戚懷頓釋，情理辭韻，無一不與古人契者，先得鄙心矣！蓋鄙人近亦欲作詞，鄉人二友，一致仕縣丞，一布衣也，俱詞稍工，鄙人頗與之往來，時有小作，然視之兄示詞，碔砆與美玉也。』

梁玉菴曰：『佳什誠得眞詮妙悟者，東籬、小山輩，恐不得專美於前矣！生無所知，因久侍教，似有所得。金、元餘令，訪得數十，因佳章以對證古作，即其法律，求其妙意，效顰學步，徒取譏誚，然願學之心，自謂亦知向上者耳！』

徐鳳岡曰：『承示佳作，妙甚妙甚！感謝感謝！近日如碧山《汴東樂府》，雖不能盡觀其他作，俱知其非專事詞曲而已。又《浚川樂府》適有人寄來，與高作同日得睹，殊爲歡慰，似有非偶然者。倘有賡音，願轉聞之。』

孫夾谷曰：『示來南曲，各詣神解妙悟，脫去藝文蹊徑，譏恚悲感，虛閃頓歇，不抗不拗，悉用中聲，讀之令人灑然開顏，使詞家闢有室堂，殆已深入寢奧，不但坐於廊廡之間爾矣！』

顧秋山曰：『十九韻佳什，信手拈來，亭亭物表，三復之餘，胸襟灑脫。昔人謂經綸事業，股肱王室之心，遊戲文章，膾炙士林之口者，非歟？』

袁西野曰：『嘗於風雨之夕，獨坐一室，取中麓此詞快讀之，已而詳味之，既而長歌之，殊覺神思飛越，澖然起嘆曰：嗟乎！世復有能爲是者乎？句雄健而意連屬，既不失之俗，又不失之文，以爲一詞已盡，已足名世矣！乃愈出而愈無窮，起用疊字，結用「得」、「且」字，無不穩帖當人意者。往時作者，第三、第四句多不對仗，盡兩句一七字、一五字難下手耳，每句末三字，定要平平側，側平平，承上起下，最爲關要，稍有不同，則落第二義矣！至於大對小對，渾然天成，無一毫滲漏，有萬鈞力氣。初若不經思致，久則知其非構思、非積學、非老筆，豈可窺其藩籬，造其界域哉？況所言俱林下快樂法也。止一事而敷衍千言，不艱不澀，無墜語，無背辭，寸鐵能幻化十丈金身，此之謂耶！』

楊雙溪曰：『見陳倉王子賦梅花百律，今中麓李子咏【傍妝臺】百曲，二子先後甲科，擅才名，各蚤違於時，寓意難盡，百不爲多。陳倉謂予知言，中麓然予言否？』

商少峰曰：『所惠新聲，展玩至再，有以見我公不得已之情，發諸善謔，古調長歌當哭，殊爲至言。語曰：「儘把笑談親俗子，德言猶足畏鄉人。」由此言之，豈但畏鄉人而已！吾楚高士，近亦競爲歌詞以自適。更望多惠數冊，寄之相厚，則公之珠玉，布滿湖湘，《陽春白雪》，不足爲調矣！』

陳泰峰曰：『《中麓小令》刻成，遠邇人爭誦之，此可見詞之佳矣！

但其間雅俗幷奏，譏誚雜陳，而或者疑焉，謂其近乎自譽自嘲，憤世嫉俗者之爲，則非也！蓋中麓，賢者也，雖不待扣而問之，亦知其無此，況其自序已云然哉。』

張龍岡又曰：『佳詞腔範新麗，痕迹不存，天動神解，迥出言意之表。且慷慨激烈，有千古不平之嗟。前代作者，卽當斂避，《碧山》、《汴東》等調，不足爲匹倫矣！』

李介堂曰：『大作名雖小令，靜觀自得之餘，發而爲鏗鏘之音，固盛世之所希有者，所包實大也。莊誦不能去手，感服！感服！』

謝與槐曰：『辱寄新詞，快歌朗咏，灑然如出埃壒，遊廣庭，又戚然悲嘆世網，吁嚱欒籠也！吾儒言進退存亡，老氏言雌雄黑白，佛家夢幻泡影，語中大率檃括，在覽者自得之耳。僕於曲調音譜，無所諳解，雖嘗從兄抵掌藝圃，終阻妙悟，聊爾附窺斑之見，敢云識運斤之技哉！』

袁樂盤曰：『出之口，協之律，樂之聲也。然所觸卽感，感而動，動而變，變而化，是神萬物而鼓舞之者也。故先王以閭里之歌謠爲風焉。近讀中麓百韻，高不絕物，和不流俗，怒不至詈，刺不至訐，約而博，簡而文，近而遠，俚而理，觀風者有得焉。可以知中麓之心志矣，可以知世道之陞沉矣！感動變化之功，或者亦不能已矣！』

馮少洲曰：『承惠名作，高才逸群，絕調邁古，詞隱義貞，有風人之旨焉。訥固談虎之夫，朗吟數章，不覺激烈放情，齊物我，忘寵辱矣！』

王渼陂曰：『不肖今七十八歲矣，佳作至，目昏不能捧讀，付之歌工，憑几而聽之，能使老人復少。傲睨乾坤，急流勇退，此豈可與俗人道哉！聖賢之業，山林之樂，積中發外，可謂不負平生矣！後有續作，幸不惜源源寄賜。鄙作續集三卷，近爲撫臺翁公取去，許以入梓，倘成，當奉寄請教也。』

張甬川曰：『數年不見故人之面，北望豈勝馳戀之私。偶於士夫家得讀新曲，眞如空谷足音也。素知古學優長，乃更時詞美麗，言似涉於譏刺，意固未嘗不和平。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聽其詞者，原其心可也。』

李蒲汀曰：『恭誦妙詞，眞可絕代。避世高蹈，相羊山水之情，發而爲放達之語，清絕之音。其視區區，雖得逃脫宦途，然尙迷留鬧市，出入不得自裕，有愧於心多矣！秋間欲圖還濮，但疾疢徽纏，又一子十四歲，二女六七歲，恐不能遠離也。』

李東岡曰：『佳製盛傳，足爲法式。栗晉川見惠一冊，又爲愛者所奪，乞賜數冊，庶得與同好共之。新稿日增，幷希無吝。』

葉洞菴曰：『莊誦小令百篇，一自忠懇肝肺中流出，古稱《小雅》怨誹不怒，此庶幾有之。甬川公云云，其眞知兄者。弟素惟愛誦佛書，歸田以來，以爲得盡此。先德云：「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部經。」龍襄鳳起，志不及也。有意牢山久矣，振策擔簦，定何時耳？』

顧秋山又曰：『感激大君子之風，動而思奮，但皮消乘傳，未知稅駕之所。搖拽江淮，始一抵家，買魚奉母，掃徑延賓，牒訟脫落，有依依松菊之思。《陽春》百首，不識肯傳遞山中，惠我作三嘆否？』

翟青石曰：『聽《韶》、《濩》者無音，觀《羲》、《爻》者無文，聾且瞶，紛紛然天下之情見矣！』

梁士龍云：『從父之任，得睹中翁所製山人吟，反復浩歌，始焉而金玉鳴，終焉而鸞鳳躍，洶洶洋洋，《擊壤》齊名，《梁父》接響，豈非高士之清風，逸民之遐軌也乎？』

張岱野曰：『一題百首，千古同情，咄咄無聊之餘，共此曲作咿喔語也。屈、宋遠矣，今乃睹厥緒焉，可慶吾邦斯文之不墜也！』

王南江曰：『小令吾不能知其音調節奏，然觀其意，亦時有省。兄自謂胸無滯礙，放言自適，然滿胸鱗甲，奇崛變怪，不可降馴，於詞調中，自不能掩，豈豪傑雄偉之氣，雖欲放而有所不能耶？』

陸儼山曰：『自安德判袂，不蒙寄聲，忽得詞翰駢及，有如逃虛者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驚喜，有憫世之隱憂，非少年之客氣，不必付之歌喉，但時時把玩，則當飢而忘味，當寢而忘疲，眞文士之雋，而詞人之雄也。』

劉範東曰：『諷咏近調，如挹高風，接雄辯於幾席間也。以不肖庸弱淺近之襟，猶軒然感慨，若於豪雋同懷者，風能動人，豈虛語也哉！』

雒三谷曰：『樂府眞能超軼凡近，直追古作，攄情素，發幽潛，灑然物外，夐然絕俗，雖元之擅詞諸名家，皆當下風耳矣！暢達哉！暢達哉！』

歐陽石江曰：『李君爲文選郎，予在留京，飫聞其政。李君爲奉常卿，予在吏侍，親探其學。李君以火災免，予亦同罷。傳得其詞，雖云近代之新聲，實接古人之舊譜。其經學、朝典、兵略之三長，止見纔及邊方之一二，中間多是心事，各有所指，非徒作也。才美少見，其比山東龍卧久矣。興雲雨而動風雷，澤被生民，當在何時耶？王穉欽有詩云：「君才猶不用，如我復何悲？」其李君及予之謂歟！』

崔岱屏曰：『捧讀小令，風韻如辛稼軒，慷慨如蘇東坡，超出金、元及時作之右，固亦傳後之一端，實增重詞林多矣！嗣是必有長篇大什，不惜誨言，以開茅塞，尤望也。』

傅梧菴曰：『向讀小令，見其豪健逸俊，興格超玄，不覺神爽飛越，志在雲霄。嗟乎！山中宰相，更是絕塵，況丹砂實際有至味哉！處成功之後，若中麓者可也。』

白東川曰：『近聞高調百闋，傳播士林，膾炙人口，而僕猶未一見，豈以爲未喻此耶？何以不見寄也？』又曰：『見惠大雅之調，讀之使人一唱三嘆焉！尚擬數言，附諸賢名批後，未就也。』

羅念菴曰：『聞詩餘盛傳，何不寄之，以爲山中舞蹈之助？弟能按腔擊節也。呵呵！』

張東泉曰：『高詞止攜一冊至是，見者爭傳錄之，已遍關中矣。渼陂翁和之，康南川亦和之，不日刻成續上。渼陂作者，先抄奉焉。』

周洞虛曰：『近睹佳調，驚喜如得珙璧。終日玩誦，不忍釋手。吾丈蘊蓄淵深，固難涯涘。姑即此窺，眞振古之豪傑也，今人有能媲美者耶？』

胡蒙溪曰：『昨惠雄詞，如獲晤語，豪邁奇特之才，既不用世，非放言高唱，何以暢懷？恨不解絲竹，不能協之管絃耳！』

楊升菴曰：『得佳詞，喜慰無極。去天萬里，坐蠻烟瘴雨中，空谷足音不可得，況大君子之好音下墜耶！』

康渭濱曰：『詩言志，歌咏言。言者，心之聲，中之所發也。惟有以感於外，故有以動於中。中心達於面目，是豈聲音笑貌爲哉！鳳翔張別駕東泉，以李中麓小令【傍妝臺】百首寄予，蓋因予之好，而投其所好，與人爲善之意彰矣。中麓負才抱訕，鬱鬱無聊，故引諸方言，參以己意，以紓不平之氣，自成一家，爲時稱羨。予方適小莊，愛慕弗已，遂索稿遴題，裁詩擬曲，亦足百首，命曰《詩鎔百咏》。固非中麓驊騮千里之思，駑駘繼鳴，亦各言其志也。且於言志咏言之意，貫通兼備而無遺也。觀者以意迎之，榮幸多矣！』

呂竹嶼曰：『莊誦佳詞，如化工之付物，神妙天然，不見斧鑿，所謂不食烟火者，非歟？蓋已播傳於士夫，如州中趙南湻輩，無不驚嘆敬服者，匪直出類對山、渼陂，雖東籬、小山，不足專美矣！』

張三山曰：『中麓李子詞成，傳誦者多，可謂佳矣。予晝夜玩味之，諷咏之，得其眞趣。鄉人不知，疑其爲放達，仕人不知，疑其爲譏訕，皆非也。予與中麓交遊日深，蓋見之眞而知之切，不過寫其胸中怫鬱之氣，林下快樂之法耳。眞有得於古人遺意，夫豈拘於今之淺識哉！』

王渼陂又曰：『中麓山人寄予【傍妝臺】百首，蓋其歸田後作也。暇日，付之歌者，歌而聽之，感憤激烈，有正有諧，洋洋乎盈耳哉！可喜也，亦可嘆也！可好也，不可忘也！久而技癢，忘其身之老也。欲和之，目昏弗克自檢，間令小孫朗誦一二，識而和之。且和且歌，或作或輟，兩閱月完矣。校之元倡，工拙相去奚啻千里。雖然，君以強仕之齡，絕人之資，博洽之學，加以感憤激烈之氣，推山倒海，傲睨一世，凌駕千古。予老而衰矣，如之何其可及也！興之所至，不能已已，蓋亦各言其志云爾。彙次成帙，題曰《南曲次韻》，而述其所由如此。金石在側，覺我形穢，覽者幸無誚焉可也！』

方兩江曰：『梁翰檢談詞曲，極推門下，今得所示，讀之導微抽臆，泛音應譜，所謂近代詞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諸人不及者也。此雖鮮節，亦見夫子之餘能矣。』

馮冶泉曰：『小令寓京時曾於龍岡處借觀，相與歌咏鑒賞，旅次忘其瑣瑣，其曠世逸軌，藝林絕唱也。』

端虹川曰：『三復佳什，迥出凡近，曾見關中王渼陂先生得此妙，固我明樂府二名家也，不覺爲之躍然。』

左東津曰：『妙詞和而莊，寬而密，發乎情，止乎禮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移風易俗，雖天下之情，亦藉之以平矣，洋洋乎得風人之體焉。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左太

冲所謂「相與觀所尙，逍遙極良辰」者，非耶？流傳海內，達之無窮，小令云乎哉！』

顧裕菴曰：『樂府捧閱數過，雖未必一一盡解，而逸思超見，不爲事物凝滯，誠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

倫白山曰：『新詞得之梁生，讀竟不勝仰慰，有如參對光塵，聽接謦欬也。雖曰金、元之聾，擬之唐、宋《花間集》、《絕妙詞選》、《南北歌詞》，語意相上下哉！卽此可以垂名永矣，他長且勿論也。』

石木菴曰：『佳製詞精而雅，意厚而融。始而詳味，繼而高歌，令人不覺胸襟瀟灑，脫去塵想，乃知吾東藩海嶽之靈，人文之盛也。』

葉椒山曰：『仰瞻中麓，聳拔域中，如在天上。每欲趨拜函丈之前，一挹巖巖氣象，以慰平生渴望之私，羈於官，輒未能也。不意下頒短刺，侑以妙詞，啓緘展誦，得於私淑者固已多矣。』

呂乾齋曰：『承惠佳詞，誦之不忍釋手。不徒音律之美、語句之工而已。人情世態，發揚曲盡，敢求刷印，以廣其傳。』

辛太初曰：『中麓志在經術，故自叙曰「詩文不爲」。然觀其詩文，渾厚高古，駕初唐而埒班、馬，豈專於經術者！一時士夫君子，以詞名者，不遠千里，寄書走覓。中麓於談經論道之餘，摛文賦詩之暇，作爲歌曲以應之，謙云小令。夫詩言志，詞適情，文達意，一也。茲詞說盡人情，況音律嚴正，足爲宗法，不特小令云爾已矣。跋者稱服不一，載之原刻，今本因應廣求，庶免手抄之勞，亦附數言於後，使歌之者知，更鋟梓於河南之舞陽云。』

楊東江曰：『余南使，得佳製一冊，攜至南陽，遇南宮白健齋節推，與觀之。後余回自滇中，復過南陽，聞健齋愛是曲，不忍釋手，卽於輿中逐一浩歌，輿夫傾聽，不覺顚蹶，健齋謂其能審音也。雖受驚潰，亦弗之罪。夫文言不入野人，俚語不入君子，觀此則雅俗俱備之妙可知矣。古稱「游魚出聽，六馬仰秣」，於今不有驗耶！』

張大微曰：『辱寄佳詞，高懷雅致，令人景仰不忘。欲盡和答，執筆構思，茫無所有。但和十首，刻入《代嘯錄》中。象板一副奉上。押高詞以佐尊俎，俗曲不必用也。』

吳六泉曰：『奉新詞，如豐蔀埃壒中，忽睹光風霽月景象矣。雖不能深窺詞家堂奧，但外望懸測，知非有萬斛泉源之才，天孫雲錦之手，恐不能盡態極妍如此。且格高調逸，掩蔽元音，一出名世，《騷》、《選》幷驅矣！』

姜松澗曰：『雲坡李子，以名進士出知壺關，有事邊方，取道屯留。見其攜書一冊，云將備途次閒覽。偶見中麓詞冊，袖而去之。比歸來，束書如故，扣其所以，則曰：「祇李詞反復把玩，猶爲未足，更暇他及耶！」古人云：「人生不必有他長，但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意之投合處，豈在多書哉！』

田莘野曰：『捧誦樂府，則知吟咏性靈，笑傲江山，可謂迥脫風塵之表者矣。夫齊魯形勝，乃何幸而得是！秋末冬初，特造訪道居，奉扣詞學眞詮，然不知主人翁能爲我釀黍數石否耶？』

黃海野曰：『別來君黑髮，讀小令，知亦二毛。光陰獨速，我輩奈之何？君高踪雅懷，久知愛惜精力，垂大述作，豈徒以詞曲爲工者哉！』

張南溟曰：『承寄瑤篇，句陳雅俗，音中金石，電流飄發，班斤蒙矢，不足擬也。神情馳往，山川阻修，恨不能縮地問奇，瞻拜於草玄之亭也。渼陂稱君「感憤激烈之氣，推山倒海，傲睨一世，凌駕千古」，豈不眞名言哉！』

莫雉山曰：『賜來佳製，天葩雲藻，擴之則黼黻皇猷，春盎海宇；斂之亦可激懦夫以自立，而笞皆俗子。反復披唱，四壁若有烟霞，意氣軒舉，恐亦心會翁神。惟翁鵠舉物表，塵視九寰，則有晞髮扶桑，濯心歸虛，以弄元化之機者焉。僕久負公慮，上下無補，而山猿松鶴，邇且數寄夢思。如得退逐高風，當與雲童共曳公辭，引身巖洞，能爲太平隱逸之末，不亦樂乎？』

傅夢巖曰：『恭領佳製，伏讀之，眞天上人筆，而古今名家之作，未或爲之先也。汝舟懵懵者，何足知之？卽日，令戲子賡歌於鷄邑矣！』

盛桃渚曰：『猥承賜詞，備知執事抱經濟之宏猷，兼博約之正學，眞海岱之名家，士林之瞻仰。行將霖雨天下，恐不復爲東山高卧中人矣！』

孟友雲曰：『寥寂中偶獲新聲，虛心捧讀，雖一唱三嘆，未足以咀味英腴。吁！士之不偶於時，傷讒畏忌，尙不能默默已者，況大君子蜚英震耀，而使之鬱鬱家食，弗獲展布猷謨，以翊成永禧之休，詎得恝然以泯

於懷？弟賢不免妒，道與時違，不無咏歌以舒於邑不平之氣。且俾聞者興激省悔，以銷其邪妄譎宄之心，誠扶教助道之砭劑良術也！』

江午坡曰：『歸來杜門却掃，與世事都不相聞。僕既長往山林，而兄亦中墮雲漢，感今懷昔，使人耿耿。久不見客，偶爲波石一出，問知中麓詞刻行於世，而不以見寄，豈兄已忘我耶？』

李南墩曰：『伏讀佳製，諷咏至再。仰見詞源滾出，滔滔不絕，眞曠世之稀音也！行道匆匆，聊贊一詞，亦效顰之意耳。「果奇哉！一腔百咏【傍妝臺】，連篇盡是風雲態，壓倒那元白。胸中錦繡隨時吐，筆底珠璣信手裁。詞林佳士，梁棟美材，可憐拋棄在蒿萊！」』

韓中巖曰：『歲丙午，予下第家居，飲食啓處之外，略不介懷其於人間事，若將終身焉。既而村酒初成，狂歌繼發，西風灑泪，新月飛霜，因取《中麓小令》，反覆潛玩，將以遣興，少延歲月。久則知其雄渾飄逸，圓活轉折，有非他作之所能及。予以韋布孤窮，又未嘗不致意於斯也。乃援筆亦效餘音，首尾押吟，作【傍妝臺】百二十曲。雖鋪陳淺陋，雕琢粗俗，其中構肆之語，未必全無，而因物寓言，因言達意，可以平萬人拂鬱之情，消千古凄清之抱。特學非司馬，文不足以驚人；才愧曹、劉，名不足以表世。且淹留末路，垂首荒年，而小小俚詞，區區柔翰，徒爲識者之一笑耳！敢曰吟風弄月，叠草交花，有「吾與點也」之意歟！』

胡餅山曰：『妙製之敎，捧讀數四，而高山流水之趨，江湖廊廟之懷，幷溢言表。雖以宗明不類，不覺感激飛越，豈在齊音樂之能感人，固無分於今昔耶！』

張石川曰：『別公六閱寒暑，寢食夢思，未嘗不在左右。小令之作，快讀數闋，足以消世慮而生道心。遊觀吳下，定在何時？容面扣詞學眞詮也。』

郭似菴曰：『新詞有《離騷》之忠愛，而風流過之，可謂「哀而不傷」矣。序謂專志六經，尤爲得其大者。予所望於高明，正如此。』

張石林曰：『忽承瑤篇擲下，旨趨叠出。眼前景物口頭語，信手拈來種種奇。直與馬東籬、張小山、王南畝凌駕寰區，時流未足以擬之也。奚啻百朋之錫耶？』

康渭濱又曰：『李中麓伯華爲當世名人，交與賤兄弟，亦已多年矣。因其高作，感發賡和，學步邯鄲，效顰西施，不自知其醜惡弗肖者，情之所至，勢有弗能自已耳。亦嘗自悔，胡爲乎作無益之勞如此也？既而自恕，爲之猶賢乎已。輾轉數四，遂乃成帙，時復吟咏，托諸管絃，其於縉紳之交際，伯仲之宴集，甥舅之遊衍，妻孥之歡娛，林巖之放逸，花月之臨賞，合沓目前，無往弗備。即其時，則身履其景；即其人，則親睹其面。數十年之別，如在旦夕；數千里之遠，如在咫尺。歲時久暫，道途遐邇，皆相忘也。不自覺其手足舞蹈，形骸放浪，非杜工部所謂「樂助長歌逸，情忘發興奇」耶？百首之外，附《早朝》十首，《遊幸》八首，蓋渭濱寥廓之域，藉之以遣幽曠之懷，又非所謂「晚景孤村僻，吟詩解嘆嗟」之意乎？是則李中麓之造端，張別駕之啓予，俱不偶也。從此傳播親友，其有感於二公者，豈但區區一人而已哉！』

康渭濱復又曰：『《詩鎔百韻》，蓋因李中麓之作而興起者也。中麓含詘泄鬱，故多感慨激烈之言。予久棲林下，死灰絕焰，難於賡和，祇擬《詩鎔百韻》，不過述舊作，達己意而已。尋睹渼陂翁次韻，狂奴故態，勃然復興，三日之內，始次百首，題曰《詞賡百韻》，非敢誇多鬬靡也。捨此無以敦交與，暢志意，遣歲月矣。歌二公之詞，即如二公在座，斂容酣飲，博醉何難？歌區區之詞，則怡情縱量，忘形無忌，神交氣合之眞，有天然心得之妙。何必親聆笑語，然後爲會晤也！古人曠百世而相感，況同生盛明之世耶！』

張南溟又曰：『語有之：「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中麓山人寄予《傍妝臺小令》，華言也而實正言也，疾言也而實藥言也，心竊慕之，時授歌人歌焉。音節慷慨，每一終篇，又未嘗不流涕欷歔，喟然嘆也。嗟乎！即揚雄、相如之賦，曲終奏雅，何以加焉？夫中麓本以絕代之才，爲國遠慮，推賢黜劣，顧爾蒙讒，身乃旅退。故王渼陂先生稱其「感憤激烈之氣，摧山倒海，傲睨一世，凌駕千古」，豈不知言哉？山中無事，擬和百首，首尾忌犯元倡，救以古今韻會，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博雅君子，幸無謂既見西子之容，輒憎其效顰者云！』

劉玉泉曰：『小令佳編，寄興風雅，迥出古今詞家之上，非吾丈不能作。天下見者，自不能不爲吾丈傳也。』

皇甫百泉曰：『忽奉越歲之書，恍如隔世之事。三復小令，盡出厄言。昔殷氏書空，字成咄咄；楊生擊缶，歌就嗚嗚。豈特虛谷興懷，抑爲

塵世增慨也。願附賤名於末簡。』

陳紀南曰：『劉簿至，過承手教，重以佳製，恭誦之餘，釋回銷吝，百朋之錫不過也。知感之重。』

陳秋湖曰：『高詞古雅豐鬱，當取爲式，如獲夜光照路也。』

陳少渠曰：『向入京，持佳令出示鄉里，爲翰林黃少村先得去，諸君不及睹，率以爲恨。何日命匠模印？當請附烟楮矣！』

彭兩泉曰：『素慕道範，未遂登龍。意者，末學小子，不敢擅自仰窺大君子之庭耳！顧承遠賜詞章，捧誦之餘，如獲隋珠，無任欣躍，始知自棄於明教久矣！悔恨何及哉？』

王小川曰：『近在故宮保浚川門人戴子俊卿書舍，得佳令凡百其首，氣韻豪雄，才情藻麗，橫騖詞林，駕凌藝圃。其尤難者，每一詞首用重叠字，中二聯及末句多用常言，最見人情世態。雖然，作者之意，遐哉邈矣！誰則識之？朱子曰：「咏荆軻、淵明，露出本相。」歐南野序薛子約言，曰：「譬人之笑歌悲啼，鬱於中而泄於外，出之者不妄，斯聽之者不厭矣！」不肖讀佳製，意正如此。嘗聞五嶽山人黃勉之神交於空同李公，吳門、梁苑，相去奚啻千里，詩郵往來不絕。既而空同有京口之行，勉之即命駕來會，數十年神交，至是始得傾蓋，雅意何其高也！不肖雖無勉之才名，老先生則有空同風致。良晤未涯，登龍有日，當面求作詞眞訣也。』

茅鹿門曰：『明公還齊以來，幾五、七年，而所得著書，不可多見，不知於漢劉向、揚雄氏何如也？僕時時問士大夫從門下遊者，或云多注疏古六經，或傳聞之訛者，云近多通賓客，歌舞酒弈，以自頹放，而其所著者，間或雜引諧噱之詞。客或以此病之。然僕獨竊笑客之陋者，又非所揣摩於賢者之深微也。天之生才，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適，大既不得顯施，譬之千里之馬，而困槽櫪之下，其志常在奮振也，不得不嚼足而悲鳴。是以古之豪賢俊偉之士，往往有所托焉，以發其悲涕慷慨抑鬱不平之衷。或隱於釣，或乞於市，或困於鼓刀，或歌或嘯，或擊缶，或喑啞，或醫卜，或恢諧駁雜，之數者，非其故爲與時浮沉者歟！而其中之所持，固有混於世之耳目，而非其所見與聞者矣。』

紀後墅曰：『中麓夫子，山東傑士也。峻德雅行，巍峨突兀，與泰嶽幷高。海內英才，仰我夫子，若登東山而望泰之巔也。凡文章勛烈，宗而依之者，殊非一家一邑云耳！每聞巷閭中爭歌夫子小令，膾炙人口。因寓省下，苦索諸書肆，偶獲全冊，欣然捧讀，幽秀古麗，有鐃歌、童謠之風；緣情綺靡，有顏、謝、徐、庾之韻；比興深仿古意，描寫曲盡世情。付之善歌者，播諸管絃，詞有論而音有倫，令人聽之，不覺心神瀟灑。乃作而嘆曰：是小令也，不知者必以憤世嫉俗議之，知者又以悼時陳情稱之。議者心私，稱者見小，是猶陟東山之麓，未量東山之高下，而議泰嶽之尺丈耳！嗚呼陋哉！夫言者，心之聲也；詞者，心之華也。心大者其言遠，根深者其華茂。夫子之心，以天下爲度；而夫子之言，欲賢愚咸裕厥善焉爾！何也？嘗觀世之文業，能振啓乎成德之士，而草莽愚夫，不通義理者，十常八九，苟律以此教之，寧不苦其難而自阻歟？噫！小令多忠義之情，感慨之氣，雜陳於諺語共知之表，雖婦人小子，皆有以曉其大義，或相咏歌者，或相聽聞者，有弗動其感發之興、中正之德耶！是猶脫溝澮之內，俄乘雲霧，而侵凌於泰嶽之上，耳目心志，不知何如其舒暢矣！時有貪佞苟媚者，重以增其辱；清介高逸者，益以堅其節。郊外有兔罝之行，巷中起清潔之風，況於士君子者乎？況於同志者乎？古之一天下之志，平天下之情，正此之謂爾。苟徒悅諸耳而不繹諸意者，是喜泰山之高而不知登也；徒繹諸意而不淑諸身者，登泰山之麓而不及巔也。同志者可不攀巖凌岡，繞徑以求其所正哉？僕嘗曰：夫子功業式爾髦士，小令振爾愚夫，擬泰嶽震望於天下。諒以鄙言，祇謬區區，敢將百言續貂於篇章之末，猶跛者棄杖登山，而復迷徑耳！寧免同登者之笑耶！』

崔岱屏又曰：『音韻之學，久已不講。而執事探討精切，仰見中和之德，性情之功，相清朝而鳴太平，恐終不能捨也。不謬！不謬！』

蘇雪蓑曰：『予攜一絃琴，謁孔廟，登岱宗，觀滄海，途中偶得《中麓小令百韻》，讀之如飛雲涌水，不覺氣爽神清，眞詞家得三昧上禪者也。久聞中麓挺挺物表，磊磊人豪，脫紆紫，侶泉石，優遊自得之妙，不可殫述。一日乘暇，過章丘訪侶，與中麓子邂逅遭逢，似有金蘭契合，坐儂紫石蒼沙竹塢中旬日矣。忽出紙筆，請書孝母壽萱堂扁，兼致賀辭。潔瓦尊，列山蔌素食，示以《寶劍》、《登壇》二記，吾觀文詞學解，貫絕古今，非世俗喃喃學力可能及也！世傳雪蓑作九字詩，製八十一闋【風入松】，和馬東籬【北夜行船】數章，正所謂「楚鶏不若丹山鳳，芷草焉能比

麝香」，又如蜣螂瓦滲群玉中矣！吾更因「早年誤食蔓荊子，直到而今作幻狂」。有時跨一蹇，有時鑄雙劍，有時棲於山，有時丐於市，有時吹一角，有時牧一鶴，有時披一蓑，有時褂片氈，有時包巾而丫髻，有時跣足而蓬頭，有時走鹿門對月狂歌，有時卧鷄足仰天長嘯。神居法海形爲贅，心若三山草木知。嘗有小詞曰：「自小寰中蹴踘，年來天上神通。嘻嘻鼓腹，物外逍遙。世人盡說我風顛，我本不顛，誰識我？」撫掌《中麓小令》，常拉三四小兒，以代踏踏歌歌之，吾儕肆過堂瞠碧眼，因筆識其行。』

宋龍山曰：『中麓李先生倡作【傍妝臺】百曲，鄂杜溪陂翁從而和之，已梓行矣。婿乘晉川，寄予一帙，捧讀再四，重有感焉。夫二公者，天挺人豪，雄視宇宙，磊落才華，名擅海内，假之性情之間，脱此形骸之外，志趨之高，聲律之協，不可尚矣！區區鄙夫，豈其倫哉？心雖技癢，徒爲閣筆，願學之心，終莫能止。謹用續貂，強步來韻，名曰《調笑餘音》。雖不知量，然予年八十六矣，見者一笑之餘，不妨覆瓿之用云。』

方兩江又曰：『中麓李公，比有小令，海内傳繹，珍於隋和。太湖鄒子偶從予得之，輒爲曼聲，有咸黑瓠梁之致，復能步韻百首，於麓翁固不足以詮鴻翅。要之泛腴音於險澀，摹絶節於宫商，抑亦東籬、小山、振泉中人歟？將質之麓翁，以索定價，因漫題其端云。』

鄒太湖曰：『奉常中麓李公，投簪林下，以其餘興，漫成【傍妝臺】百闋，寄兩江子。兩江子召予飲鳴玉亭，出詞命歌，四座停杯，側耳傾聽。懷歸燈下，三復其間，臺閣山林，江湖廊廟，市井泉石，老子、釋氏，詞意靡所不至。如入萬花谷中，怡心炫目，誠詞林之巨擘，藝苑之景範也！小子感發乎中，不揣蕪陋，輒步嚴押，如數倚玉，續貂之誚，誠所不免，敢望幷傳於世耶！』

顧紫霞曰：『夫歌曲何爲者也？所以委曲言志，宣暢幽鬱，以歸諸和平者也。故曰詩之餘也。然聲音之道，依永爲永，倡而不和，教尼不行，故又曰：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予觀中麓所倡，多至百闋，斯亦難矣。太湖和之，不爽一焉，不爲尤難矣乎？頃嘗從宴於玉如館，見其掀髯一歌，四座竦聽，名利之念，爲之頓釋。其依永而有遺音者耶！且叙事寫懷，曲盡態度，傾耳寓目，可喜可愕。雖裁花剪柳，嘲風咏月，而忠君愛親，明哲保身之道，於是在乎。睹斯集者，可以興矣！豈獨音節之美也歟哉？』

孫西墅曰：『予心事如割，幾至構疾，不得已而假鳴自遣，乃竊《中麓小令》之糟粕，作【傍妝臺】五十首，僭曰「小令續貂」。《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予之賡歌，其心憂乎？其有求乎？知者當必諒之。錄上中麓，一則欲其點鐵成金之益，一則冀答拋磚引玉之懷云。』

郝鶴亭曰：『詞林格調，不淑益擊之學也。廢作後無所事，閒常命筆編捏，信口狂歌，非慣作也。家置青衣數輩，演戲以爲撥悶娛樂之具。時有小（下殘缺）。』

又《四時悼内序》　遊賞爲方外之福，好遊乃覽勝之興，身輕則濟勝之具也，三者吾庶乎兼有之。時或興到，便欲策馬長往，止遣一僕歸報曰：遊某處，某日迴。得以盡遠遊之興，而無内顧之憂者，以張宜人善持家也。今則封識大小門窗，分囑男女童僕，迴旋數次，猶不得出門。近遊且有所不可，況徑情遠遊耶！如前三者云云，無所用之矣。事有重輕，人有疏戚，或值疑難處，從中商榷，以之應事接人，多得其當。予性頗躁，醫者以爲肝木偏勝，每遇盛怒，賴其多方解說，不惟不遷然且頓釋，久之肝氣亦平矣！人事不減於疇昔，就中無可商榷之人，任情應接，過失有所不免，肝病更復萌作，藥之殊不奏功。康對山向嘗簡予云：『内亡而出入不便，尋芳訪友之樂，不得自遂，乃知林下清福，其不易享如此。』李崆峒志左夫人有云：『古今之慨，難友言而言之妻，今入而無可與言者。』二公之言，往時讀之，不覺沉痛，乃今知其言之不徒矣！宜人既已棄我，有一愛姬，又相次即世，周歲之間，懊惱萬狀，撫景激衷，四時各有數曲，彙成小集，名之曰《四時悼内》云。愁腸欲斷，淚眼將枯，以此付之童輩，長歌當哭，非以恣泆樂而喜篇什也。觀者必有知吾苦心者！

嘉靖戊申年庚申月甲申日，中麓病夫李開先撰。

又附：劉嵩陽復書　德兄中麓老先生記室：壬寅秋，曾一通信，繼此孤踪不定，靜躁殊轍，遂失奉問。此心懸懸，想能諒之。追憶往歲京師，芬華繫心，成一戲局，交遊歡結，盡是夢境，可笑可笑！夏蟬留蜕於别葉，秋鴻寄迹於晴沙，無復論矣！每思吾兄以文雅相納，情志符契，華燭論心之夕，芳時把臂之朝，雖林樂推羨於叔度，茂弘引志於安石，李邕

降節於子美，宗元移愛於禹錫，方之情雅，不是過也。嘗一念至，使人搖神激思，不能奮飛。手教來自數千里，可謂勤懇，展玩三四，儼若披松風水月之懷，領白馬碧鷄之論也。感念交集，莫能自釋。向聞吾兄園亭之勝，每馳遐慕，來書亦謂亭臺之美，兼得龍藏洞幽巖曲館，誠佳麗之區矣！此心已左據青岱，右覽海隅，若得鞭八馬之鬣，拊萬仞之翼，登凌風之臺，瞰却月之洞，目送驒節應度之舞，耳傾墮雲飄雪之歌，與吾兄擊杯搖筆，振藻驅輝。當此之時，雖斯文雅合，壺榼相將，而流音發旨，雄風英視，雖舉泰山以充俎，掘東海以灌卮，曾何足言！若乃河朔之飲，泗濱之樂，豈不陋哉？天邊北雁之疏，海上暮雲之隔，當在何時一快意也！歸來亦有小園池，池寬八丈，周圍七里，乃先人舊業，今頗疏鑿，加名『環渠』，置茅亭數個，松樞竹窩，古人所謂一丘一壑者也。種魚植柳，聊免負擔，恨不能致兄一見之也。妙詞佳麗，冠絕一時，嘆賞嘆賞！弟今僻居鄉疃，脾胃作病，日檢方延醫，以圖苟全，歲時接親友二三次也。近得鄉里一男子，性質文雅，能吹簫，善末，唱北曲，音韻弘閒，格調清麗，眞得教坊之傳。每對花乘月，與此子共泛環渠之上。昨得兄詞本，卽付此人歌之，無不叶律，【那吒】一令，更足感人。弟近來北調頗進，較在都下，奚啻霄壤！時作勢振響，自謂天機鼓吹，又恨兄不得一再聞之也。宦情鈍拙，時事警惕，地老天荒，閒却我輩。然茂林之鹿，頓金鑣以長鳴；薄雲之鳥，脫絲繳以遠舉。佳詞中意旨無不與鄙心相符。但知長嫂去室，鳳雛已殂，雖達人高朗，視天地若寄旅，未足動其眞念，顧交愛之情，不能不一挂懷也！使者荷擔以取回答，言語無倫，字畫隨筆，罪甚罪甚！曾有《懷中麓作》二篇，因筆札草甚，尙俟他日專人奉寄之。秋深涼序，萬惟以道珍重不宣。侍弟劉繪頓首。

又《詞謔・刺題詩郵亭壁》 郵亭壁上詩，題者皆東西南北之人，信筆胡云，如出風道士之口者爲多，有【叨叨令】刺之：東來的也寫在牆兒上，西來的也寫在牆兒上，南來的也寫在牆兒上，北來的也寫在牆兒上。兀的不羞殺人也麼哥，羞殺人也麼哥，再來的休寫在牆兒上。

又《咏瘧疾》 有咏瘧疾者，頗盡其情態：【叨叨令】熱時節熱的在蒸籠裏坐，冷時節冷的在冰冷上卧，顫時節顫的牙關錯，疼時節疼的天靈破。兀的不害殺人也麼哥，害殺人也麼哥，寒來暑往都經過。

又《咏薄酒》 薄酒：【傍妝臺】且嘗嘗，是誰造作不如方？蒸糜止下三升米，倒用八筲漿。冷時一似金生麗，熱後渾如周發商。江湖量，酒飯囊，也應撐破褲兒襠。

又《掉訊》 掉訊：【醉太平帶蓮花落】寸打俠不能肚飽，博末子委實心焦。夢豁了漫水怎生熬？須得把社忽雷賣了。頂老打了個當頭炮，騾頭丟了個漫天套，俠兒落在下風橋。種科盡了，鏝的沒了，猛骨使了。再休題嗑着齒老，剪着稍老，睜着瞧老，側着聽老，聳着訓老，摸着乳老，舒着爪老，執着磁老，就着盞老，飲着海老，吃着氣老。哩蓮花，蓮花落。

又《嘲狂儒》 嘲狂儒，【滿庭芳】二曲：叉子亂搗，搖搖擺擺，擺擺搖搖。氅衣、雲履、坡仙帽，一弄虛囂。匾陂頭嗑碎了尋腦，重皮偌會做些劬勞。人都道：『泥佛纔捏了，便待把香燒。』一團茅草，半瓶薄醋，三脚瞎貓。攛文劣句人前叫，總是喬嘲。撞死鼠方能肚飽，聽鳴禽轉覺心焦。人都道：『雲梯壞了，落在下風橋。』

又《咏暑夜》 暑夜：【寨兒令】二鼓過，戰睡魔，翻來覆去沒奈何。狗蚤成羅，壁虱成窩，蚊子似篩鑼。兩隻手如切如磋，兩隻脚如琢如磨。渾身上都咬破，一雙眼幾曾合！哥！難道說安樂直錢多？

又《嘲王渼陂養外户》 王渼陂養一外戶，後乃謝絕。外戶寄情不一。予因戲之以【沉醉東風】：『設盟誓千生萬死，但別離萬想千思。曾交戊子年，頓改平生志。海神廟見放着言辭，祇爲王魁短道兒，這的是旁州樣子。』已而喧傳於長安。渼陂請予解之以詞，遂口占【朝天曲】：『泪流的眼乾，手搓的面殘，口嘶的團扇邊兒綻。傳情寄恨百千番，藕斷絲難斷。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縱風流當自反。哄咱上竿，掇了梯兒看。』

又《譏作詞失韻》 【清江引】有不知韻而作之者，西野譏之。詞出戲筆，兼首句第二字錯用側聲，亦可爲捧腹之助：『沈約近來憔瘦損，打不開糊塗陣。五言一小詞，四句協三韻。提來到口邊頭煞力子忍。』

又《谷少岱詞韻》 谷少岱《璇璣詞韻》，過於用心，費了許多轉折，終不如舊韻之簡便。主人有好謏者，客但稱其家好事或好物，則出酒食相勞，不則終日清坐而已。客有飢而投謁者，素知其性，見一猫自內出，卽從而稱之曰：『身白如玉，尾黃如金，此名「金鈎挂玉瓶」，他人家安得

有此！』主卽喜而呼茶酒。已又問何物出猫之上，則曰：『猫似虎，虎大而猛獸也。』因名猫以『虎』。又問虎之上，則曰：『龍昇天而虎在地，又稱必先龍而後虎。』乃又名猫以『龍』。又問知龍非雲不神，雲因風而散，風遇牆而止，鼠鑽牆而穴，乃又名猫以『雲』，以『風』，以『牆』，以『鼠』。至是而酒食醉飽。復問：『鼠有何物出其上？』『惟猫能捕之。』卒歸於原名曰『猫』而已。是事得無類於改韻書耶？

又《商調詞》　曩遊鄠縣，王渼陂使人歌一套商調詞，試予評之。歌畢，又使反之。予曰：『此不難評，可比「涎涎鄧鄧冷眼兒睎，杓杓答答熱句兒浸」。』渼陂曰：『君所指乃王元鼎嘲娼婦莘文秀者，以此擬彼，將以之爲元詞乎？』予曰：『在元人之下，有燎花氣味。』渼陂曰：『是已，是已，此元末國初臨清人也。』

又《兩人誇乖》　兩人誇乖：【朝天子】買乖賣乖，各自有乖名兒在。使乖乖處最難猜，肯把乖來壞？乖賣與乖人，忒乖了誰買？買的必定乖。我說道你乖，你說道我乖，祇怕乖乖惹的乖乖怪。

又《嘲借書不肯》　又有兩人，一借《太和正音譜》，吝而不與，亦以【朝天子】譏之：『麗春園可誇，梁山泊撒花。易打散，難抄化。《太和音譜》出君家，曾許借，牢牽挂。往取了數回，思量了幾夏。不賺來敢是夢撒？狗口裏象下，小孩手裏螞蚱，有則借，無則罷。』回復者不記其全：『乞兒見財，孩兒見奶，捨了命，荒了脉。俺家詩禮你來挨，便遲也宜擔待。你愛也，人皆愛。』

又《王舜耕罵驢》　王舜耕往寺中議齋事，所乘驢偶吃僧舍竹，被僧怒罵，不可忍，將欲回一言，自以一孤客，恐加倍遭辱，乃鞭其驢寓意，細數之曰：『在家不吃竹，出家却吃竹。急欲趁程途，錐戳不動，如牽上窟籠橋。今投竹林，如趕齋的一般。脆生生的竹子，如油煠細獻，可也好吃？將欲割了兩耳，教人罵你是「禿驢」；割了下唇，你又「般若、般若」的；恨將起來，和上唇都割了。欲打折後蹄，怕人叫你做「點坐」；打折前蹄，怕人叫你做「提點」；把四蹄都打折，怕你難行道。右邊打你，你便右纏，左邊打你，你便左纏。就是左纏，我也打你。常言甚有理：「一歲不成驢，長老是驢駒。」』罵畢，跳上驢背，急出寺門，口唱【黃鶯兒】詞云：『泯耳笑青天，對彈琴也枉然，前身本是和尚變。我謁禪林種福田，你食竹林似宿緣。苦遭怒罵難分辯。到前川，窟籠橋上，會趕脚也難牽。』原乃『一似上刀山』，雖切題，却走韻。友人改爲此句，殊不如初。

又《唱曲定拍》　冬夜，李脉泉方伯過訪，東野、修亭先在座，將起而潛於耳室。脉泉見而止之曰：『斯文一氣，何相避之深耶？』遂同入坐。知素善歌，請合歌一曲，因歌予《冬夜悼內》之作，至『把離人撩鬬，鐵馬檐楹』，一欲唱畢『把』字作一板，一欲唱『撩』字作一板，交爭不已。予從而斷之曰：『兩家相去不甚遠，一個要打在「把」字根上，一個要打在「撩」字頭上。』

又《嘲匠作說謊》　匠作以謊爲常，而縫衣、打鐵者尤甚。馬惠善製衣，以吾家所久用，稍不敢脫空，在他處則不然矣。有一嚴鎖，久不用，生澀難開，底且有壞處，付之鐵工斬循，略加整磋。往來索取，坐積歲時不獲。偶遇諸途，靳遂引避酒肆厠中。馬如厠，提其耳出之，對衆高唱【清江引】詞曰：『我來訪君君莫躲，一把鎖煩加磋。年前許送來，今尚無歸落。誰知你的謊兒大似我！』衆皆爲之絕倒。至今傳流里巷云。

又《黃鶯兒》三曲　偶得皆來韻【黃鶯兒】三曲，聲調俱不過人，兼『上』字不用平聲。時方編捏《詞謔》，因採入之。

《嘲村婦》：『村婦入城來，鬢鬅鬆，髮髻歪，搽胭抹粉喬作怪。錫環子傻白，銅簪兒密排，野花亂往頭上戴。大花鞋不寬不窄，堪可做挨牌。』

《弄猴》：『終日穿長街，大皮鞭怎的捱？學成本事人前賣，賣將過來，成功唱咲。箱中鬼臉輪着帶。把鑼揌（雜字，音篩），街坊烘動，兒女鬧咳咳。』

《副淨》：『粉嘴又鬍腮，墨和硃臉上排，戲衫加上香羅帶。破蘆席慢躚，皮爬掌緊擺，磕爪不離天靈蓋。打歪歪，攙科撒諢，笑口一齊開。』

又《嘲劉西坡》　京都劉西坡好棋與詞，却不甚高；善文談，又不免風土聲音。曾撰一詞戲之。止書三句，以見大意：『調文呵使的口兒內舌強，唱曲呵曳的脖子下筋跳，下棋呵輸的肚子裏頭疼。』

又二《沉醉》　二【沉醉】，一咏張良，一嘲黑妓；一傳自均州張南溟，一出自吾章弭少菴。

博浪沙輪椎太早，鴻門會舞劍纔高。明將漢主扶，暗把韓仇報。浪功

名丟與蕭、曹。祇爲着嫚罵君王怎結交，因此上老先生尷了。

簾影內一團窈窕，被窩中百樣妖嬈。雖無青鳥隨，剩有烏雲罩。赴陽臺暮暮朝朝。張敞空將新月描，幾曾顯蛾眉淡掃？

又《嘲子弟》 嘲子弟：【醉太平】『尋葫蘆鋸瓢，拾磚瓦攢窯。乞窮儉相死軀老，不凍倒是餓倒。破落葉遮着歪靴鞘，舊汗衫絞了雜毛套，油手巾改做布裙腰，這的是子弟每下稍。』更有一套雙調，幷嘲子弟、妓女者，原西野爲之。不能全載，祇撮其大略。中間亦不分曲名，或一曲祇有數句：『戰風情謀略巧安排，打不破柳營花寨。無風聞樹響，不雨見花開。指着庭槐，黃襖兒穿不敗。你便有大手雄才，寶劍金貂索自解。他生的柳眉花額，寶釵金鳳向人歪。咬文嚼字善詼諧，輕歌妙舞多嬌態。這風流都待買，無錢呵枉揭下相思債。老虔婆平地起高崖，小妮子背後捏泥胎。起水頭尋事和咱鬧，誇海口當初是你來。花街，絆脚索湯不壞；章臺，漫天套怎地擇？幾年來混沌塵埃，常則是醒後歌臺，夢裏陽臺。無錢呵不禮之焉，錢少呵答應而已，錢多呵有理乎哉！擦刮的個瘦臉兒無些絳色，趄趟的胖肚子揣着窮胎。』

又《罷官作》 濟南函山劉天民，以副使罷官，憤憤不平，作三【胡十八】，一套仙呂。【十八】全載，套亦撮大略，猶夫雙調云：『這功名直甚的？大都是倘來的。呆脖子掙氣力，幾乎斷送老頭皮。多做上幾日，少做上幾日。騎虎的怎下來？屠龍的甚滋味？』『這功名要怎麼？生被他迍邅殺。從來無有半星兒差，平白裏結下個大疙疸。天和地是個傻瓜，鬼和神是個啞吧。張果老跌下驢，孫伯陽落下馬。』『這功名有甚麼罕？直不的半文錢。搓紙約透針關，古今萬萬又千千。三十歲的是小顏，八百歲的是老聃。夢醒了一場空，是花兒開一遍。』

仙呂：『月夕花朝，買歡追笑。須知道無福難消，攜手向東君告。江湖廊廟，壯心豪氣近來消。看歸棲鳥雀，聽問對漁樵。今日不知明日事，這山望着那山高。祇俺這潛頭的爭比出頭的乖，安心的越顯的勞心的躁。已造就生時八字，枉費了計策千條。頭皮兒說起來麻，舌尖兒吐出來咬。我在腦背後忍不住嗤嗤的笑，好便似耍涼傘弄江潮。爲甚麼我掉臂掀髯下九霄？逍也麼遙，且在這搭裏逃，壞主雇的生活也祇這一遭。嚼舌根青鎖郎，綽口氣黃閣老，把俺這無嫂嫂的陳平也串下一個招。我這裏謝皇王釋放的早，謝龍天保護的好。但願的五色田禾盛，四時風雨調。自量度，勾了俺這衣食的顏料，就是范丹哥有下稍。鷓鴣林多大小？葵藿腸容易飽。擎一甌村裏醪，抹一篇窗下稿。哈兒馬兒的功勞，些里末里的才學，扯着拽着的榮耀，忽喇兀喇的虛枵，撞着俺村夫也須饒一饒。哥哥嘆！休驚醒了陳摶覺。大東頭有個田橫海島，雖然是些小窩巢，儘能勾躲避差徭。看了這遺踪華表，淡烟殘照，斷碑荒草載前朝。』

又《嘲白敏中得官》 白敏中得官，小蠻譏笑之：『【駐馬聽】不得志投刺入萬丈深崖，苦冷捱時怎地捱？得了官胸腆在九霄雲外，春風來似不曾來。窮骨頭消不的相公宅，餓肚皮不克化黃齏菜。儘將你要綵，睡不到五更頭，敢則是掙破了天靈蓋。』扇面對，起句襯字太多，猶夫【塞鴻秋】結句『今日病懨懨剛寫下兩個「相思」字』，成尾大不掉之勢。此則如吃蒙汗藥，頭重腳輕，驀的向後便倒矣。愛其字句甚工，不專以是拘之。

又《吃杖妓》 段古松巡按山東，訪拿甚嚴，一儀賓犯事，牽連群妓，各受痛責。馮海桴以雙調慰之，亦祇具節略而已。【雙調·新水令】買歡追笑遣流光，近新來一番惆悵。搜尋風月館，點檢翠紅鄉，博選群芳，十樣錦遭霜降。鶯燕雙雙，風送春心度畫牆。芙蓉兩兩，天然秀色映秋江。有誰搬遞是非場？無端牽扯平康巷。羅列成行，低眉伏首霜臺上。一個價露春葱解羅裳，一個價羃烏雲罷晚妝，一個價香馥馥酥胸襯碧階，一個價軟穠穠膩體捱牙杖。當堂，紅繡鞋跟朝上；收場，醉扶歸不姓楊。子弟每攔街立捧酒漿，姨夫每沿城走討藥方，老虔婆氣瞞心跳八丈，醜撅丁手捶胸泪兩行。哭一聲親娘，五百劫逢冤障；叫一聲情郎，八千人惱斷腸。

又《時調》 有學詩文於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傳唱【鎖南枝】，則詩文無以加矣。』請問其詳。崆峒告以：『不能悉記也，祇在街市上閒行，必有唱之者。』越數日，果聞之，喜躍如獲重寶，即至崆峒處謝曰：『誠如尊教！』何大復繼至汴省，亦酷愛之，曰：『時調中狀元也。如十五國風，出諸里巷婦女之口者，情詞婉曲，有非後世詩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眞也。』每唱一遍，則進一杯酒。終席唱數十遍，酒數亦如之。更不及他詞而散。崔後渠、熊

南沙、唐荆川、王遵巖、陳後岡謂：『《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脉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倘以奸盜詐僞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學之妙者也；若以李、何所取時詞爲鄙俚淫褻，不知作詞之法、詩文之妙者也。』詞錄於後，以俟識者鑒裁：傻酸角，我的哥，和塊黄泥兒捏咱兩個。捏一個兒你，捏一個兒我。捏的來一似活托，捏的來同床上歇卧。將泥人兒摔碎，着水兒重和過，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又《劉函山叨叨令曲》　【叨叨令】一曲，是亦函山作。所刻《酸醎構肆》，遺而未備，聊記於此：祇爲着舌頭尖，口嘴多，弄的你名聲裂；脖子強，腰枝挺，搬的你脚根趄；眼目空，手策高，擠的你官階劣；面貌衰，容顔改，枉把你鬍鬚鑷。兀的不惱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惱殺人也麼哥，再休題心性靈，機關大，情腸熱。

又《陳秋碧嘲王孟啓賭弈不勝》　陳秋碧嘲王孟啓賭弈不勝：【南呂・一枝花】粗布袍罩體寬，長麻索拴腰細，破白靴隨脚綻，慳孝帽壓眉低。打扮的整整齊齊，訪東道陳秋碧。撞冤家羅住持，把楸枰叫動擡來，將死勢登時坐起。

【梁州】皺着眉施逞妙算，低着頭斡運心機，矜誇六出陳平計。左攻右擊，後斷前追。三六下子，二四斜飛。實指望敵手着虧，不隄防自己遭圍。起初兒雄糾糾指下如神，即漸的花碌碌眼前見鬼，末稍兒黑魆魆臉上生灰。自嗟，自悔，清晨白日難推醉。要復仗，轉不濟，上手連輸四五回，怏怏而歸。

【尾】書堂中尋事磨徒弟，家門首藏頭躲故知。從今後受路事先枉啕氣。大攔角莫提，十三篇閣起，老着數人前再賣不的嘴。

又《譏貪狠小取者》　【醉太平】譏貪狠小取者，無名氏作：奪泥燕口，削鐵針頭，刮金佛面細搜求，無中覓有。鵪鶉膝裏尋豌豆，鷺鷥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虧老先生下手！

又《譏愚而詐且無恩者》　【折桂令】譏愚而詐且無恩者，張誠菴作：小哥哥大樣村筋，捏殺鴛鴦，打死麒麟。一字無能，半星不識，滿口胡云。倒叉子門裏出身，作孤堆掌上觀紋。冷臉留賓，惡語傷人。寸箭無功，點水無恩。

又《刺孫豐山》　孫豐山爲河南憲長，處事過刻，待鄉士夫不但倨傲，分外搜索，作威福。有一【紅繡鞋】刺之，祇記其末三句云：『氣殺了熊雲夢，謊殺李梧山，把一個曹漫山白瞪了眼。』又有『生前不肯容嵩渚，死後猶能害漫山』，則誣高蘇門甚矣。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一辛部下　元曲傳於今者，崔、蔡二家外，散套間得三數佳篇，如王長公所稱『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沈深逸宕，而字字本色，眞妙絕古今矣。『百歲光陰』意勝，覺筋骨稍露；『長空萬里』辭勝，覺肌肉太豐，俱讓一籌也。

又　世所盛行宋元詞曲，咸以昉於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幷富才情，俱湎聲色，所爲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煬之《春江》、《玉樹》等篇尤近。至《望江南》諸闋，唐、宋、元人沿襲至今。詞曲濫觴，實始斯際。自文皇以鴻裁碩藻，撥六朝餘習而力反之，子昂、太白，相望幷興；逮少陵氏作，出經入史，刻絕淫靡。有唐三百年之詩，遂屹然羽翼商、周，驅駕漢、魏。藉令非數君子砥柱其間，則《花間》、《草堂》，將踵接於武德、開元之世，詎宋、元而後顯哉？蓋六朝、五代一也，障其瀾而下，則詩盛而爲唐，襲其流而下，則詞盛而爲宋。余因是知陳、李、少陵，厥功於藝苑甚偉，而歐陽、王、蘇、黄、秦諸君子，弗能弗爲三嘆而致惜也。

六朝、五季，始若不侔，而末極相類。陳、隋二主，固魯、衛之政，乃南唐、孟蜀二後主，於詞曲皆致工。蜀則韋莊在昶前，唐則馮、韓諸人，唱酬煜世，幷宋、元濫觴也。

又　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美愈於諸梁。號曰竹根黄，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產梁米，土沃類蜀，號「小梁州」。曲名有【小梁州】，爲西音也。』

梁州本邊境，唐人寫其意爲絕句歌之，故號『小梁州』。凡稱小，曲名中例有此字，今必求出處，以梁米當之，則【小伊州】豈亦稻名耶？

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幺也。曲名有【六幺序】，義取六博之采。

六博者，投六箸，行六碁。古詩：『仙人攬六博。』其時未有骰子也，骰子當在魏、晉間，與握槊相先後。古云起自陳思，不必盡然，疑漢以前

未有也。六朝盛習擣浦，以五木行之。其采曰盧，曰雉，曰犢，曰梟。其制如銀杏仁，僅二面。程氏《演繁露》考訂最爲精詳，儼然六朝遺制在目。其彩初無幺、二、三、四、五、六等稱，今乃以梟爲幺，實所未諭。且五木止用木五枚，故曰『五木』，詎得六彩之幺耶？《晉書》謝艾無傳，附見《張重華傳》中，古投子制不可知，今制未有以幺爲勝者，顧所值何如耳？非若盧雉類有定程也。

《演繁露》曰：『經之梟名甚多，鄧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因牙上有梟，安衆之言耳。』麟按：《演繁露》論盧雉最爲精詳，獨梟不審何彩。考六代諸人，擲五木但呼盧，而梟之勝敵，獨見《艾傳》，未足徵也。（鄧當作謝，程誤。）

《碧鷄漫志》云：『《六幺》，一名《綠腰》。元微之《琵琶歌》云：「逡巡彈得《六幺》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乘記》云：「合韻奏《腰》。」又誌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綠腰》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綠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幺》《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絃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軀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幺》。」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幺》頭。」故知唐人以「腰」作「幺」，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指無過六者，故曰六幺。」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六幺】者，即【霓裳羽衣】之曲。」按：【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當思講之未詳，率然而發，事與理違，幸有正之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此噴嘖，或遺禍於天下，樂曲不足道也。』按：此說則『六幺』本『錄腰』之訛。篇末數言，恍若預爲楊發者。錄之。

又　唐鄭嵎詩：『春遊鷄鹿塞，家在鷓鴣天。』（詞名【鷓鴣天】，本此。）

『鷓鴣天』本寓思歸意，故曰『家在鷓鴣天』。今以曲名始此，則『鷄鹿塞』又入何調耶？【黃鶯兒】、【水底魚】、【鬬鵪鶉】、【混江龍】等，又本何人詩耶？（卷二十一續乙部《藝林學山》三）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一《明人散曲》　若夫散詞、小令，則家和璧而人隋珠，未易枚舉。試數其人，則周憲王、趙□□王、劉誠意、王威寧、楊邃菴、顧未齋、陳大聲、祝希哲、唐伯虎、張伯起、沈青門、王稚欽、李空同、楊用脩、王敬夫、康德涵、韓苑洛、金白嶼、楊君謙、常明卿、谷繼宗、何粹夫、王舜耕、王渼陂、王浚川、謝茂秦、陸之裘、陳石亭、何太華、許少華、王辰玉，彼皆海岳英靈，文章巨擘，羽翼大雅，黼黻王猷，正業之外，遊戲爲此，或滔滔大篇，或寥寥小令，含金跨元，眞所謂種種殊別，新新無已矣。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六《海浮贈曲》　馮海浮贈許石城先生曲：

【一枝花】迹雖羈天壤間，心祇在羲皇上。客常來談藝圃，塵不到草玄堂。二十年衣錦還鄉，居帝里，山河壯，荷皇圖，氣運昌。且休提，仰泰山北斗齊名，單祇看，震春雷南宮放榜。

【梁州】想當時，冠群英，賢科第一；到如今，抱孤貞，國士無雙。老山濤到底留清望，空祇有松筠節操，更不樹桃李門牆。玩一會蜉蝣世界，笑一會傀儡排場。起甲第，休看做許、史、金、張；論詞華，并不數盧、駱、王、楊。有時節，千仞岡，高整雲衣；有時節，七里灘，輕移雪舫；有時節，百花潭，滿引霞觴。再休提，你長我長；閒刁搔，不把在心頭放。聖明君，賢良相，四海昇平振紀綱，醉也何妨。

【尾】望長江萬頃掀銀浪，對鍾山一帶排青嶂，滿金陵勝迹供遊賞。任烏兔且忙，喜丰神且康，看春草庭前歲應長。

此詞高華佚蕩，誦之使人有天際眞人想，故與先生之生平稱也。

又卷九《俚曲》　里弄童孺婦媪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傍妝臺】、【駐雲飛】、【耍孩兒】、【自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西六娘子】、【鬧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有數落，已爲淫靡矣。後又有【桐城歌】、【挂枝兒】、【乾荷葉】、【打棗竿】等，雖音節皆仿前譜，而其語益爲淫靡，其音亦如之。視桑間、濮上之音，又不翅相去千里。誨淫導慾，亦非盛世所宜有也。

明·邱雲巖《丁綵〈小令〉序》　予鄉丁君，號前溪者，先公之執友也。其子侄皆群遊邑庠，鬱爲偉器。予兄弟蒙挹拍而締姻戚，蓋兩世通家云。予以故侍外君最久，得其行誼最詳。君少年，仗義負氣，重然諾，而

輕千金，有古豪俠卜式之風。其俶儻風流，詼諧調度，又絕有東方生滑稽氣味。至於憤世疾俗，悲深思苦，雖人不類而事不同，亦仿佛屈、賈之流乎。君才具如此，而不伸其志，不顯其迹者，祇以早孤不竟所學，一丘一壑，匹夫終身，良可惋惜。古人云：不於其身於其後。意者有在於斯耶！君自弱冠以及垂老，雅好爲詞曲，其感時觸物，一言一曲，往往中肯綮而達關竅，有意在言外者，中或有俚語俗呼，大都樂府小令，用之不嫌。噫嘻！君以布衣老人，學未登閫奧，耳不聞今古，師心率己，輒成一家。眞可謂秉靈山嶽，自然天眞者矣。予既高其爲人，復歆其爲詞，屢求生平以作，令彙爲一帙以志不朽。蓋乞力者數四，而君再三辭謝曰：『老夫鄙人，少未嘗學問，信口狂歌，聊以寄興。用以奉清覽，猶恐目之污也，安敢災木以流傳人間乎！』予乃詢之麓田公。麓田，君之長公子也。公復諱若其翁，且謂其翁之作，率從口頭嘻笑，旋卽散落，統無遺稿。雖稍有傳誦，皆好事者耳拾其十之一二耳。況家君既已不欲獻醜，今焉能以相愛之誼而拂家君之願耶？於是成刻之念遂寢。一夕，區中瞽人高智者過予，業彈唱，頗解人頤，會遠人在室，乃命之盡其技，以慰佳客。終席所歌，皆君之小令。坐客無不艷羨，無不一一筆記之。予乃囑以密求，務得千百數始已也。匝歲，僅得百首，餘曲大半出自閭里少年，或從王孫公子之口授者，求之君家父子毫無所得也。用以付剞劂氏，使觀者得以想見其爲人。固知言因人廢者，不但失言，且失人耳。更以所得之先後爲次第。以未能全收，異日者，將不妨於續補也。癸卯秋八月少林丘雲巖書。

明・丘石常《丁綵〈小令〉序》　夫楚音隕涕於江東，胡笳起思於漠北，各爲習移，而不能混其聲。要必澄審五方之節奏，則人心之元韻，始可摹其初耳。故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謠，謠變而爲雜興。世運升降，人情抑揚，殆有得於遊戲翰墨之故。特涉新譜，而露具微。琅邪心田丁君，投老歸田，娛情述作。嘗有志於躬耕，特嗤嗤以耕爲事，而苦於耕也。乃蹈夫耕之迹，而恬適於耕之內者也。襲夫耕之名，而逍遙於耕之外者也。不耕而耕，耕而不耕。蓋得歷山之遺意，孤沉而深往；莘野之同情，奔放而飄飛。盤桓原隰，括地囊天；徙倚隴頭，吞雲嘯月。殆寄傲於未耕之前，而饒情於已耕之後也與。是故觸於境，境不能掩；達於情，情不能禁。故以情境之調弄，而泄夫南北之吟咏。南辭約有百餘，以縹緲合窾；北辭約六十餘，以沉雄中節。短調長歌，不一其致。疏狂可破冗俗，放達可破拘攣，博綜可破孤陋，高曠可破頹靡，鎮靜可破躁妄，恬淡可破濃艷，慷慨激烈，可破沉滯卑瑣。居然大雅，討論精深。其屬耳入心之妙，如雷霆時，蟄者皆動；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倘可以力耕之農夫同類而共喚耶？間按歌而追慕先達，山堂詞稿則有馮君，金山雅調則有薛君。遺響疊興，昭昭在宇宙間。不磨不滅，而繼美無窮。其辟怪靈奇，一見於曹玄子；其柔和雅靜，再見於柯荊石。而丁君昂然於四君之紹述。莫非元韻流行，豈啻江東隕涕、漠北興思也哉！吾知與歷山、莘野爭烈矣。嗟乎！丁公之先人曾有小令諧里耳，以爲當時則傳沒則已焉。孰知美善節奏，天心不厭，縱變雜興，而可挽其謠；縱變謠，而可挽其騷；縱變騷，而可挽其詩律。丁公之象賢，又豈升降抑揚之所毀滅也哉！余雖未睹其面，而探會於逸興之歌，意眞味婉，氣正聲平。一種清風，千秋可想。姑將以俚言而稍布其概，或者以丁公盡於此，或者以丁公不盡於此。時崇禎十年正月穀旦賜進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前都察院在僉都御史吏科都給事中經筵郡人鍾羽正撰。邑晚學丘石常拜手題。

明・丁綵《小令跋》　東坡所謂『近却作得小詞，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以爲節』者，其『大江東去』乎？後人好吹，以爲失辭之體。然柳七郎風味，固不可聰明迫脅得也。屠赤水宜於南，不宜於北；湯若士宜於北，不宜於南。南北之不可兼，亦猶秦越人之不必相語耳。要之唐伯虎乞食蕭寺，發嚮遏雲，倘但制科七牘共寂寞桃花庵矣。琅邪都會齊區，名滿天下，料必有奇嚮異韻與大海相激搏，八十頂大頭巾，恐竹箭不足盡東南也。前溪公鐘沈德水，心田公嚮出雲霄。先祖、先六祖以諸父事前溪公，故心田公與先祖、先六祖友於兄弟。心田公每過寒舍，先父事之惟謹，如先祖、先六祖之事前溪公。余小子，何足辱堂構，然頗得心田公之仲子含莊而事之，油油契合，如酥與乳。後世子孫，永以爲好，傳之無窮，今而後喜可知也。余竊擬之，前溪公得乎英分之多，憂人憂，樂人樂，似司馬子長列傳中人。心田公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落落與世無侮，循循如不能言者，蓋得□老氏□也。然璞發靈□的，涌爲小詞，□心石腸能作梅花賦。余小子，又何□以知之。

明・周之標《吳歈萃雅題辭》　當今制科，率取時文。而士子窮年矻

矻，精力都用之八股中矣。舉秦、漢、唐、宋以來，所謂工詞賦、工詩、工策者，一切棄置，即有高才逸致，除却八股，安所自見，而人亦安所見之？顧詞賦之客，與夫詩之友，策之士，雖已靡極，不堪採用，間有一二騷人，祖昔人之所謂曲者，而殫精力焉。夫曲，則近淫，如昔人《大堤曲》、《採蓮曲》，令人聽之忘倦，況今時之曲，尤極其宛轉流麗乎。袁石公所云『千人石上，每度一字遲一刻』者，此類是也。斯即飛鳥聞之，亦且徘徊欲下，而幽人壯士，概可知已。嗟呼！世道日衰，人心日下，毋論眞文章，眞事業，不可多得。即最下如淫詞艷曲，求其近眞者絕少，惟是閨中思婦，塞外征人，情眞境眞，尙堪摹畫，而騷人以自己筆端，代他人口角，或燈之前，或月之下，或花之旁，或柳之畔，或山水之間，洋洋出之，宛然眞也；歌之者亦宛然眞也。然則八股何如十三腔，而學士家雖謂讀爛時文，不如讀眞時曲也可。長洲周之標君建甫題。

又《吳歈萃雅選例》　一、詞無論乎今古，總之期於時好。是集也，遍覓篋稿，廣正善譌，非有名授，不敢混入。拔其尤者，共得二百八十全套，分爲四卷，字考句訂，大經苦心，非樂府之碎金，實詞家之寶玩。

二、各詞牌名、板眼，坊刻相仍差訛，甚至句少文缺，於理難通。向惟蔣氏《全譜》，可稱善本。大約師主其說，參以來派，而後竭吾一得，稍加增改，務使聲律中於七始，倡和如同一轍。既非魯魚莫辨，可稱雅俗共賞。

三、詞中之調，有單有合，歌者茫然不解所犯，吾友曹隱之頗徹其義，於是相爲搜討，俱已標明。至聲分平仄，字別陰陽，用韻不同之處，細查《中原》注出，不惟歌者得便稽查，抑使學者庶無別字。

四、每詞之上，嚴加圈選。逐套之前，各標題咏。牌名悉分宮調，撮口已經注詳。若字之閉音者，當作〇，如是觀；鼻音者，則作丶，如是觀。

五、南詞雖由北曲而變，然是編但取南調，不用北曲。故南則廣收博取，北不過附其一二，以探時尙而已。

六、圖畫止以飾觀，盡去難爲俗眼，特延妙手，布出題情，良工獨苦，共諸好事。梯月主人識。

明・梯月主人《吳歈萃雅小引》　詞之於人甚矣哉！或扶笻於月下，或攜酒於花前，觸景有懷，形諸感嘆，無非寓彼咏歌，抒吾胸中憂生失路之感而已。故騷人逸士，每每借紙上之墨痕，摹閨中之情思，意猶含而未吐，筆代口以先傳。顧盼徘徊，宛如面對，柔情媚態，都宣泄於字形句擬之間，而知天下之有情，莫此爲甚。嗟嗟！粉黛文章，何如清眞腔調，當今不乏有情人，留之几案，日讀數過，可當炎熇世界一服清涼散也。丙辰臘月望日梯月主人走筆漫題。

又《顧曲雜言・南北散套》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元詞多佳，俱不及也。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即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我朝成、弘間人。又同時如康對山、王渼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場，并不染指於南。渼陂初學填詞，先延名師，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其專精不泛乃如此。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填詞名，與康、王俱石友，而不嫻度曲，即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人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誚。同時惟臨朐馮海樑差爲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耳。南詞自陳、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風兒疏剌剌』等套，尙是成、弘遺音；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霅仙聯句也；又『東野翠烟銷』，乃元人《子母冤家》戲文中曲，今亦屬之高筆，訛以傳訛至此。且今人但知陳大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與馬致遠『百歲光陰』，皆咏秋景，眞堪伯仲；又《題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聲鐘』全套，亦綿麗不減元人；本朝詞手，似無勝之者。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今皆不知其爲何代何方人矣。近代南詞散套盛行者，如張伯起『燈兒下』，乃依『幽窗下』舊腔贈一孌童，即席取辦，宜其用韻之雜。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揚州鹽客眷舊院妓楊小環，求其題咏。曲成，以百金爲壽。今無論其雜用庚清、眞文、侵尋諸韻，即語意亦俚拙可笑，眞不值一文！

又《時尙小令》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弘後，中原又行【鎖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

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鬚髻』三闋，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兹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鈕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挂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眞可駭嘆！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淺，幷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遊婿，嗜之獨深，丙夜開尊，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隸箏、篥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爲何物矣！俗樂中之雅樂，尙不諧里耳如此，況眞雅樂乎？

明・顧甫《〈秋水庵花影集〉序》　吾友施子野氏，嫻雅絶倫，風流自賞。夙稱博物，兼負情痴。既篆蠹以時親，復雕蟲之旁涉。新聲驚座，佳製盈笥。爰繕芸箋，命名《花影》。蓋以綵分江令，雪壓巴人，非關墨妙筆精，獨出騷心賦手。比物連類，托興肖形，或醒塵勞，或傷遲暮，或千秋憑吊，臨水登山，或一室晤言，灸香煮茗，或訴長門有恨，或憐翠閣無聊。巾藻淋漓，芍藥贈佳人南國；管華璀璨，葡萄傾公子西園。況夫春水綠波，秋原紅樹，清商緩奏，酸拍停催。魂銷殘月曉風，夢斷黃蘆苦竹。三秋一日，能無采葛之賡；千里寸心，曷已離鴻之唱。腸疑繡簇，字比珠圓。教坊譜入瓊笙，樂府名題黃絹。其險邃似桃迷秦澗，桂被蜀巖，別構奇觀，杳無俗狀。其娟秀似孤山萬樹，楚畹數叢，谷中弱態離披，溪畔冰痕清淺。其駢冶似平泉杏鬧，金谷草薰，鸚鵡珠簾，胭脂零亂，鴛鴦膩浦，香霧溟濛。銀燭高燒，忽共鞦韆遙送；瑤臺空掃，却因蟾魄重窺。其綿惋又似貞娘墓古，妃子亭荒。依然細碧交加，率爾老紅如雨。鴂鴂啼露，淡淡篩烟。倚殘照以無言，隨暮鴉而低墮。總之，非空非色，疑假疑眞。擢月姊之精神，繪成殊艷；借天孫之杼柚，幻出靈葩。彤管玉臺，方斯蔑矣；金荃蘭畹，自謂過之。況大雅寖湮，元徽遂邈；塗膏乞馥，奚啻濫觴！襲豕承魚，仍慚本色。惟兹敷以蕙質，浚自紈襟。前無古而後無今，華於朝而秀於夕。塵飛葉落，綠珠巧葉鸞絲；徵嚬宮含，碧玉香生鶯舌。幾與《鬱輪袍》嗣響，堪爲鐵綽板解嘲。翩翩柳寵花嬌，冉冉月來雲破。聊附馬山人之逸事，不負張郎中之後身。咄哉歌苑功臣，允矣詞壇宗主。敢藉斯編而不朽，詎云所以阿私。

明・顧胤光《秋水庵花影集序》　予奔走長安街，面土尺許，僅爭廣文一席，跋涉千里，悲哉予之愚也！乙丑之秋，又將挂孤篷，渡浙水而西。荻花蕭條，霜月慘澹。四顧童僕，依棲無色。子野將予水湄，予謂之曰：『吾於世味已嚼蠟，幸爲我求隙地於東西佘間，行將與爾賦咏著述，何物五斗，能使人折腰耶？』子野戲曰：『予冷人也，合受冷趣；爾熱人也，應受熱業。爾若飄然歸來，我當分草堂半榻，容汝四大，何必買山而隱耶？』予笑曰：『子何居高而視下也，區區沈生，亦有心胸頭面者。斑衣捧檄，固知喜動顏色。乃山鬼移文，亦知愧入毛髮。此行予之不得已也，戊辰之役，倘拾得一第，則借一命娛兩親。不然，則袖書歸田，爲老農畢世耳。』子野曰：『善。吾固知君非久於風塵者，吾將結茅花下以待。』已而閱予行裝，見予諸行卷，因曰：『吾亦有數首，欲乞子一言，以行於世。』開緘出之，則《花影集》也。艷句淋漓，藻色飛動。予捧讀良久，心花皆開，拍案嘆曰：『嗟乎！予所行世，不過一時塵言。而子則千秋慧業，豈不仙凡霄壤，尙敢輕置一喙哉！』雖然，惟子野知我，亦惟我知子野。子野詞章高妙，人人所知，然予以爲正非子野本色也。子野外服儒風，內宗梵行。其於世間色相，一切放下。高棲山谷，睥睨今古。視富貴如浮雲，功名若苴土。卽至山水烟霞，文章句字，亦如夢花泡影，過眼變滅。但其性靈穎慧，機鋒自然，不覺吐而爲詞，溢而爲曲。以故不雕琢而工，不磨滌而淨，不粉澤而艷，不穿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揉摘而韻。蓋直出其緒餘，玩世弄物，彼其胸中寧有纖毫留滯者哉！卽其命名《花影》，而其意固已遠矣。予之知子野者，殆得之文彩之外，章句之先。若區區語其藻艷而已，則名箋灑翰，路口成碑。俊舌歌鶯，青樓偷譜，誰不知之。而何取於問序於予，安見予之爲知子野也？予惟是速了熱業，轉受冷趣。他時分得子野草堂半榻，當以性靈爲師，梵貝爲課，賦咏著述，亦多休却。子野此時，靡詞綺語，亦請一切報罷。我正恐其機鋒

四出，技不勝癢，指尖毛孔，皆蒸蒸然不得太平也。

明・沈甫《秋水庵花影集序》 夫詞，詩之餘也。前人謂工詩不必工詞，詩料不可入詞料，則詞固別有當行。而余嘗評覽宋、元詞家，如蘇如柳，如王、董、關、馬諸君，各擅致標體，不傍門戶。濃澹啼笑，無相優劣。而後人醜爭效顰，技同剪綵。摹形傷板，鏤情涉俚。偷字不掩其酸，塡艷祇拾其唾。難哉脫邯鄲而出步也！吾友子野，弱冠好詞，卽工詞。積十餘年而不輟，公諸同調，以『花影』名集，則命意遠矣。蓋詞不難塡實，而難使虛。而花之弄影，妙香色之俱空。詞不難琢巧，而難寫生。而影之取花，妙卽離之雙遣。詞不難繁音之噪耳，而難柔致之感物。而影暈花，花篩影，妙嫵媚之無骨，而參差之善隨。以子野詞，拈作花觀，兩字歡愁，皆嫣紅而慘綠也，百態離合，疑笑晴而泣雨也；以子野詞，拈作影觀，趣橫景移，得意在精神之摹寫也，思微香寂，幽賞在澹漠之領會也；以子野詞，拈作花影觀，脂氣淨掃，冷韻逼人，杳焉作羅浮仙子想，則橫水之一枝也。嬌痴欲絕，如雨後烟初。眞堪一字一金屋，則臨鏡之睡醒也。當年鐵板誰唱，千秋絕調，則百尺松濤響秋月也；舊日纖腰齊褪，一時情語，則千條柳綫搖春風也。若乃尋幽盟，咏孤芳，三徑高韻，素琴無絃。依稀東籬晚香之微有傲態，更或宜紅牙可雪兒。移刻度字，周郎微顧，仿佛藥欄烘日之爭含勝情。至如愁冷江皐，芙蓉池面；烟迷洛浦，水仙凌波。沉香微醉，調扶芳艷俱來；壽陽妝開，句幷清揚共婉。暮雨梨魂，燈下題紈扇之無恩；日移春夢，紗窗譜高唐之有約。似此引類屬情，拈思取境，宛爾關合，不禁萬斛才情，從花影逗露少許耶！子野有種情多，一切愁緣病緣，大半根花緣得。居平含宮嚼徵，引商刻羽。半生苦心此道，是能脫盡宋、元來粉墨習氣，而獨自登壇，作飛將軍者。雨閣雲窗，膽瓶曲几，寫烏絲，付家樂部。興到命青衣添沉水，進小玉卮名酒，偕解人子夜徵歡。則雲破月來之句，不負自許張三影後身矣。

明・施紹莘《秋水庵花影集自序》 峰泖浪仙行吟山谷，盤礴烟水，如槁木，如寒灰。我喪其我，不知我爲何等我也。一日，刺杖水涯，撥苔花，數游魚，藻開萍破，見耳目口鼻，浮浮然在水面焉。因自念言：『此是我耶，抑是影耶？影肖我耶，我肖影耶？我之爲我，亦幻甚矣。』何必多識字，日夜與柔管作緣。平生寡交遊，偏與毛氏之宗姓世世結納，狎之曰管城子，尊之曰穎君。以之電掃橫行，則署之曰藏鋒都尉。且愛之恤之，珍之秘之。不用之於名場呫嗶，而用之於韻事風流；不用之於詁語酸言，而用之於雄詞藻句；不用之於雌黃恩怨，而用之於嘯咏吟諧；不用之於政牘刑書，而用之於花評艷史；不用之於歌功佞德，而用之於惜粉憐紅；不用之於書算持籌，而用之於風人騷雅；不用之於北闕封章，而用之於東皋著述；不用之於青史編年，而用之於諛辭表墓，而用之於艷句酬香；不用之於枉駕高軒，而用之於過溪枯衲，庶幾無負於柔管哉！宜其感恩思報，而辛苦隨我一生也。但綺語之業，日深月積，抑何不自愛至此矣。猶記十六七時，便喜吟咏，而詩餘樂府，於中爲尤多。十餘年來，費紙不知幾十萬。嘗貯之古錦囊，挑以筇竹杖，向桃花溪畔，杏樹村邊，黃葉舟楓，白雲青嶂，席地高歌一兩篇。雖不入譜律，亦復欣然自喜。山童騎黃犢，負夕陽而歸，亦令拍手和歌，喁於互答。因擇其聲之幽脆者，命歌工教以音律。於是花月下，香茗前，詩酒畔，風雪裏，以至茅茨草舍之酸寒，崇臺廣囿之弘侈，高山流水之雄奇，松龕石室之幽致，曲房金屋之妖妍，玉缸珠履之豪肆，銀箏寶瑟之縈魂，機錦砧衣之愴思，荒臺古路之傷心，南浦西樓之感喟，憐花尋夢之閒情，寄泪緘絲之逸事，分鞋破鏡之悲離，贈枕聯釵之好會，佳時令節之杯觴，感舊懷恩之涕泪，隨時隨地，莫不有創譜新聲，稱宜迭唱。每聽雙鬟豎子，拍板一聲，則泬寥傳響，情境生動，可謂極風情之致，享文字之樂矣。但浮沉濁亂於此中，我正爲我身心性命憂耳。謂當傾篋中藏，吹杖頭火，向稻花風裏，舉蒲葵扇，呼嗚嗚而播之，我見其灰飛烟滅，而我之眞面目始具矣。適有客至，倚杖與語。客曰：『向聽爾詞，耳根快矣。獨不可使眼根亦受用乎？請授梨棗，使世間有眼人飽看一回也。』浪仙對曰：『我寫不言之句，故將以手爲口，爾聽無聲之詞，乃欲以目易耳耶！我且不知爾之非我，我之非爾，爾猶執耳之非目，目之非耳耶！爾不見夫花影乎？花外之影，影卽非花；影中之花，花卽是影。然則何有何無？何彼何此？焉知珠聲絹字，非已飛之劫灰，而本無之幻相也哉？故爾若作句字觀，則些些綺語，永爲拔舌成案。若作花影觀，則滿紙胡言，隨口變滅，疏影稀微，已爲我向佛懺悔久矣。雖謂梓氏之刀，爲祖龍之火，可也。』客曰：『命之矣。』乃私授剞劂，而卽錄浪仙之語爲之序，蓋序之變格也。

又《秋水庵花影集雜記》　一、點板　板者，曲之尺度也。雖一定不可易，然死腔活板，歌苑宗工，自有圓融脫化之妙。烏得以一人隅見，著爲定律？故不加點。

二、添字　詞林舊刻，每添字比正句減小以示別。茲刻不分異同，大小平等。蓋予雖不嫻歌，方屬句時，未嘗不按譜審腔，查板塡句。縱有添字，亦多無礙歌喉。明於譜調者，自然一覽了然，不須參差刺人眼也。

三、校閱　予不妄交，未嘗攀援附會。校讎評閱，止吾相知幾人。常見世之梓刻，有交盡顯人，評滿天下者。茲刻自覺寒酸，然寧使爲予之寒酸矣。

四、訛字　近來剞劂日繁，亥豕魯魚，正復不少。茲刻一一細校，點畫無訛。祇有『纔』字或作『才』，『捨』字或作『判』，乃古字本如此。試考六書，從無『捨』字、『纔』字，當以『判』、『才』爲正。

五、評語　集中樂府大套，俱已著評人姓字。其間小令詩餘，未經明注者，大約彦容、閻生、巨卿、冲如、德生爲多。蓋時常聚首，趁筆拈題，不覺其珠聯而貝合也。

六、徵歌　集中諸曲，已半付歌兒。管絃翻譜，屢屬名手，幸免鐵綽板之譏。詞壇解人不煩更費推敲，試一按板，自然入律。

七、流傳　予流連詞翰，多閱歲年，靡音麗語，每爲好事者所傳。但爾時少作，時復改竄，至有終篇一字不同者，亦有句字幾經更換者，觀者當以茲刻爲正。

八、僞竊　小詞雖極蕪陋，然自寫一得，亦頗自珍惜，奈每每爲人掩竊。曾於一歌姬扇頭，見《夢江南》十首，宛然予作，而已識他人姓字矣。如此者甚多，一一鶴聲飛上天，豈容假人耶？不敢不辨。

九、參譜　古人牌名，多有不雅馴者，予稍稍爲之更定。如【麻婆子】改【美娘兒】，【攤破地錦花】改【地錦攤花】；又如【紅繡鞋】改【雙乘鳳】，【尾聲】改【鳳毛兒】之類。蓋或因其本事，被之美名；又或因其本名，錫以新字。其音律自在，解人當自知之。舉一以例其餘可也。

十、犯調　古詞過曲，各分九宮，不可強爲配合。予詞皆一一按譜，未嘗以意出入。即間創新聲，如十一聲之類，亦必審宮辨律，摘句選聲，試一按歌，其音節頗諧，安知不有助於詞林乎？

十一、用韻　嘗考北聲既濫，南音繼起，大都不過聲音相近爲韻耳。自數年前《南詞韻選》出，始奉《中原韻》爲詞林宗律。夫詩有詩韻，詞亦應有詞韻，非受持束縛，不見此道之難。但廢四聲爲三聲，以仄韻爲平韻，以閉口爲開口，此豈可爲訓耶？且予集中多少作，《韻選》未出時，業已成帙，不能一一訂改以賙舌從事也。三卷夏景閨詞後跋語，解人幸一參觀焉。

明・葉華《太平清調迦陵音序》　自《三百篇》之變而爲律，爲絕，爲歌，爲行，爲詞曲；詞曲之於金、元，尤稱長技，大抵其立意要在聽者不倦，歌者忘疲。園居之暇，少製新詞，故知爲靡曼，雄其滑稽，雖去古益遠，要亦一時之清興，或攜琴挂竹枝和弄，或呼童滌瓢杯輕揉。檀板聲空天地，急嚼三大白以咽之，若使里耳一聆，頓洗十年塵胸，寧云迦陵音哉！園隱主人。

又《迦陵音序》一　予讀《法華經普門品》，而後知菩薩悲願之廣也。乃至現種種形善應諸國，設種種法開示悟人，總之令衆生就路以還家耳。癸丑秋，偶晤金粟頭陀於澹然齋之陰。談金啾玉，逸雅逼人。於案頭得清調一帙，讀之，言言藥石，字字琳琅，且謂予曰：此方眞教體清響在音。問余欲以音聲爲佛事可乎？予合十曰：迷當詢道，飢欲得食，世道至今，澆漓極矣。是帙也，得非照昏衢之慧燈，濟荒年之粒粟乎！眞所謂現居士身設爲開示，令人就熟路駕輕車，還家覓主人，不啻菩薩悲願之廣也。當名之曰《迦陵音》，亟梓傳世。異日覺破幾多迷信，喚醒幾多昏夢，予將洗耳而聽之。冰雪道人釋如德。

又《迦陵音序》二　天地蘧廬，人生蕉鹿。窮年奔走利名場，何異慕花膻之蜂蟻，盡日爭譚。人我相大同，赴燈焰之蠶蛾，祇知進度爲高，豈解回頭是岸！獨妙九如居士，不俗不僧，亦玄亦史。和光混衆，玉精盤上駕冰山；作賦吟詩，金壁叢中簪翡翠。如好堅之木，方露土而迥出群標；若迦陵之音，未離殼而聲魁衆鳥。正所謂聞者心開，睹者眼醒。三百篇相爲伯仲，十九首不讓後先。余欣拜乎叙於篇端。莆友弟陳拱璧章。

明・張栩《彩筆情辭叙》　往歲六觀堂刻《青樓韻語》，聲價藉藉，一時海内爭相購賞。夫非謂彼妓也而能詩，若詩餘，若歌曲至是哉！詳觀所載集，而妓人之情見乎詞矣。顧今古多情者，莫文士若，而文士之題情往往托之謳歈，其遏雲於喉吻，留殘蠟於簡編者，奚啻百千，固犁然可

採而輯也。嘗謂人罔不有情，而獨於男女爲最切。語男女於青樓，其相遇也常，豈必窺東鄰之牆，何煩待西廂之月？其爲歡也易，琴挑奚假夫司馬，香竊曷效乎韓掾？卽欲綢繆其侶，且嗤薛使之離詩；或斬終始其緣，寧羨佛奴之變調。縱聚散殊時，悲愉異狀，祇泡影空花已爾，亦何至摛思淡藻，紀勝流聲，若斯之炫久耶！雖然鳴珂之嬿婉，不免苟活於卑田。松柏之姻盟，卒至追踪於寺壁。甚且章臺楊柳復合，幸賴他人；掌上玉環續婚，更需再世。則夫情之所至，其歡暢者十不二三，其阻鬱而哀思者十有八九。彼且爲情痴，此或爲情死。當斯際也，安能不發乎聲而止乎辭？於是借宮商以揮雲錦，諧音節而煥珠璣，娛樂是宣。和鳴宛如雙鳳，憤憂以導長嘯，何減孤猿！總南北，別其格律短長，各具丰神。然亦孰非分艷於夢花，窮奇於江總者哉！愚方契佳人之篇章，幸已壽諸木，而尤惜才士之淸歌尙闇，汶糾紛而無所托也。乃喜值淸和，晝長人靜，搜汗漫中得套數二百餘套，洎小令三百餘闋，命之曰《彩筆情辭》。噫！有是刻而青樓諸麗其與佳詞幷不朽云。天啓甲子歲虎林張栩書。

明・張沖《彩筆情辭引》 大哉情乎！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余有志於道術，無情於愛慾久矣。因有鼓盆之變，不勝凄其，從子栩集《彩筆情辭》，進而證之曰：『久欲獻而不敢也，今叔不樂，閱之可以怡情，況輪貫云：「三德以明貪慾，際酒樓花洞，醉神仙。」叔父若閉目不觀，更是一重公案矣。』余曰：唯，唯！適北宗之士，睥睨於傍曰：『先生崇道德者也，烏用此不經之辭？』余曰：子何見之卑也？夫瞿姨之華，蜜女之緣，俱足妙德之匹林中牧女之供，豈無情耶？至於藍橋之杵臼，《關雎》之寤寐，何莫非情之所綰結者哉？雖然，猶近於導慾。噫！孰知夫情者大易天地陰陽竅妙之理？故聖人之情見乎辭，捨情則無以見性，無以致命。人能眞其情，則爲聖爲賢，爲仙爲佛，離其情則爲槁木，爲死灰，溺其情則恐喪吾寶。尼父刪《詩》，幷存《鄭》、《衛》，維摩詰不廢聲聞，彩女成就辯才，情也。淤泥生蓮，但取蓮花也，豈下乘小機可測其藩籬哉？虎林不盈道人張冲書。

明・顧仲方《筆華樓新聲題詞》 詞家獨元人陞堂，沿及國朝，則楊用脩、祝允明庶幾攝齊廊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實則乏才情，工藻繢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風沙烟塵中，以綺語破愁思羈怳，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燥也。昔人有云：『不恨我不見古人，但恨古人不見我。』仲方之生也晚，藉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名家與公角逐而赴詞壇，未知鹿死誰手。楊繼禮撰。

又《筆華樓新聲序》 不佞少無適俗之韻，壯多長者之遊，恣意名山，寄情柔翰。園開蔣詡，客畫羊何，晚效曼倩之陸□，自愧相如之執戟。再□長安，叨塵使命。邊頭明月，笳吹流哀。驛路皇華，羈棲成嘆。然以爲身逢明盛，不必奏《都護》之章，意懶逢迎，聊可窺侯時之響，乃隨物命詞，偶成百首。夫刻畫象意，非造化之自然，藻繪烟雲，諒英雄所不屑。猥云搜抉，自識苦心，昔□□□連章積玉，崔氏□葉雕龍。不佞筆匪菁華，業慚先世弇州諸公，遊戲三昧，片言飛灑，憒然自放，逸少有言。東陽花果，亦自可人。不行賦遂初，歸卧菟裘，長餐禪悅，奚敢於此道褰裳染指矣！萬曆丙申如月花□日，瀼西居士顧正誼識。

明・汪廷訥《刻陳大聲全集序》 曲雖小技乎，摹寫人情，藻繪物采，實爲有聲之畫。所忌微獨鄙俚而不馴，亦恐饒洽而太晦，卽雅俗幷陳矣。倘律韻少舛，其於合作無當也。蓋律以定調，韻以辨聲。律不叶則拂於板，韻不諧則噎於喉。詞隱先生極意厘正，良苦心哉！不佞於此技未窺一斑，私心酷好之。金、元作者尙矣，於昭代獨北面陳大聲氏。大聲以簪纓世家，生當江左風流之地，淘瀉襟抱，恣吐才華，布景傳情，動成美善。其所著若《梨雲寄傲》，若《可雪遺編》，若《月香小稿》，若《納錦郎》傳奇，若《滑稽餘韻》，若《太平樂事》，長篇短令，無不使人解頤。總之，其韻嚴，其響和，其節舒。詞秀而易晰，音諧而易按。言言蒜酪，更復擅場。借使騷雅屬耳，擊節賞音，里人聞之，亦且心醉。其眞詞壇之鼓吹，而俳諧之傑霸乎！不佞每對蘿月湖雲，手取數闋，長謳一過，神思飛越，竟不知此身在人間世也！第原刻不善，日久益復模糊，乃自精訂，授之剞劂，而幷以《草堂餘意》詩詞二韻附其後。庶作者知詩與詞各自爲韻，不得以己意相假借也。若九宮之辨，具載涵虛子、幼平甫二譜中，不佞何庸贅。時萬曆辛亥仲春月上浣新都無如汪廷訥序。

明・劉楫《詞林摘艷序》 《康衢》、《擊壤》之歌，樂府之始也。漢魏而下，則有古樂府，猶有餘韻存焉。至元、金、遼之世，則變而爲今樂

府。其間擅場者如關漢卿、庾吉甫、貫酸齋、馬昂夫諸作，體裁雖異，而宮商相宣，皆可被於絃竹者也。我皇明國初，則有谷子敬、湯舜民、汪元亨諸君子，迭出新妙。連篇累牘，散處諸集，好事者不能遍觀而盡識，往往以爲恨。頃年梨園中搜輯自元以及我朝，凡辭人騷客所作長篇短章，幷傳奇中奇特者，宮分調析，萃爲一書，名曰《盛世新聲》，板行已久。識者又以爲泥文采者失音節，諧音節者虧文采。下此，則又逐時變，競俗趨，不自知其街談市諺之陋，而不見夫錦心繡腹之爲懿。吳江張均天爵，好古博雅之士，間嘗去其失格，增其未備，訛者正之，脫者補之，粲然成帙，命之曰《詞林摘艷》。將繡梓以傳，而求序於余。余嘉其志勤而才贍也。使此集一出，江湖遊俠，長安豪貴，欲求樂府之淵藪，一覽可見，豈不爲大快哉！故不辭而爲之序。時嘉靖乙酉歲仲秋上吉野舟劉楫識。

明・吳孟祺《叙碧山新稿》　天地有自然之氣機，人聲有自然之節奏。消息檃括，足稱作述。自元聲失據，古樂不傳，而學士大夫，尚能以其觸物之感製爲新聲。抑揚頓挫，比調協律，謂之樂府。大都視古樂府而變化，諧俗言既易知，而感人又易入。猶詩之有選有律，文之有古有今。要皆隨時裁制，陳義寄興，以發抒底裏云爾。然我以風動，而我之風又足以動物。自匪粹行朗識，性天寥廓，無少芥蒂則即才矣，不足以鈎玄即博矣。不足以達變所出之音，類浮詞客氣，匪怒則哀，匪侈則辟，雖富且麗無取焉。故曰心和爲氣和，形和而聲和。蓋音生於感，而德妙於應也。吾觀渼陂翁新稿，易而典，廣而含，喻溫潤而勁，精切而不迫。颯颯乎太和之遺詩，樂之緒也。噫！翁行年八十而無溺音，君子曰可以觀其素也已。嘉靖丁未二月甲子東郡六泉居人吳孟祺書。

明・張吉士《碧山樂府跋》　士有異地而相感，曠世而同符者，名位不必一齊，難易不必一致，獨其一段嶔崎歷落之況，與悲歌慷慨之懷篇什，而人欲出謳吟，而魂如注。千載上冷落既燼之酒杯，千載下翻借以澆熱血沸沸之塊壘，故不但我見古人式歌且舞，直將古人揖我如泣如訴，蓋以天篤者，相取而時地總非所論矣。余舞象抗懷古人，即聞關中有康武功、王渼陂兩先生。初，既伏首菰芽，無緣知天下士，迨官晉理，溯流遙隔，西方美人恐傷遲莫矣！西秋以意外安置，荷恩令武杜曲尚隔一舍地。康先輩之風流氣誼，余差不下愚親炙而挹休焉。渼陂先生不具論。武功義不附璫，十年不調，獨以急難炯然昭其心妙用，特地爲李郎申救，反以此冒千古不韙。李郎亦卒未明心，試味好風吹來之語，先生豈數數於權門者哉！千載之下灼有定案，可冀嘗蒸昭於奉天，俎豆祧於漆水，先生無愧於今古，而梓桑大負於先生矣。先生卷帙故富板鐫，武功俗吏以徵求之煩，檄解秦轄，既以秦劫盡付祖龍。嗚呼！先生嗇於名位矣，幷卷帙常留天地間亦不可得。命也如此，亦復何尤。余旁搜舊刻，僅有《汴東樂府》、《碧山樂府》上下兩帙。蓋渼陂、武功二稿也。余小子半生嶔崎歷落，不禁慷慨悲歌於先生，不足爲後而竊附私淑同調也。因簡先生諸孫康祀、康庶兩諸生而爲之續其末。東海後學張吉士拜跋。

明・湯武《新建構欄教坊求贊》　【北般涉調・哨遍】聖遍飛龍當日，火精焰焰光天德。三尺劍一戎衣，笑談間平吞了萬里華夷。二氣裏，八荒躋壽，四海涵春，□□出雍熙治。都會金陵佳麗，魯麟呈瑞，周鳳來儀。天香蕩揚酒旗風，甘露調和落花泥。拽塌了旌旗，打滅了烽塵，銷鎔了劍戟。

【耍孩兒】赤緊的教坊司獨占了陽和地，越顯得鶯花艷美，眞乃是紫微宮殿樂星集。另巍巍創立個根基，方位裏都按着郭景純經天緯地陰陽訣，規矩上不離了魯公輸邁古超今造化機。昏晝裏無休息，響玎玎斧斤電掣，鬧垓垓鋸鏟星飛。

【七煞】瓦礫披剗蕩的平，風火牆壘砌得疾，百年便作千年計。選良材砍盡了南山鐵幹霜皮木，搬巨磉撈遍了東海金星雪浪石，非容易。半空中觚棱□聳，平地上輪奐光輝。

【六煞】上設着透風月玲瓏八向窗，下布着摘星辰嵯峨百尺梯。俯雕欄目窮天塹三千里，障風檐細粼粼檐牙高展文鴛翅，飛雲棟磟可可檐角高舒惡獸尾，多形勢。碧窗畔蕩悠悠暮雲朝雨，朱簾外滴溜溜北斗南箕。

【五煞】門對着李太白寫新詩鳳凰千尺臺，地繞着張麗華洗殘妝胭脂一派水，敞南軒看不盡白雲掩映鍾山翠。三尺臺包藏着屯鶯聚燕閒人窟，十字街控帶着踞虎盤龍舊帝基。柳影濃，花陰密。過道兒緊欄着朱雀，招牌兒斜拂着烏衣。

【四煞】這壁廂酒肆裏笙歌聒耳來，那壁廂渲房中麝蘭撲鼻吹，隔離五雲宮闕無多地。鼓兒敲普拏拏響隨仙仗迎□□，板兒撒矻剌剌聲逐天風入鳳墀。八音備，土匏革木，絲竹金石。

【三煞】豁達似綵霞觀金碧妝，氣概似紫雲樓珠翠圍，光明似辟寒臺水晶宮裏秋無迹；虛敞似廣寒上界清虛府，廊□似兜率西方極樂國，多華麗；瀟灑似蓬萊島琳宮紺宇，風流似崑崙山紫府瑤池。

【二煞】捷劇每善滑稽能戲設，引戲每叶宮商解禮儀，妝孤的貌堂堂雄糾糾口吐虹霓氣。付末色說前朝論後代演長篇歌短句江河口頰隨機變，付淨色腆囂龐張怪臉發喬科啫冷諢立木形骸與世違，要採每未東風先報花消息。妝旦色舞態裊三眠楊柳，末泥色歌嗳撒一串珍珠。

【一煞】王孫每意懸懸懷揣着賞金，郎君每眼巴巴安排着慶賞□。跳龍門題雁塔懸羊頭踏抱尾一個個皆隨喜。扎磾的亞着肩叠着脊傾着囊倒着產大拚白雪銀雙鎰，妝孤的爭着頭鼓着腦舒着眉睜着眼細看春風玉一團，權當個門山日。名揚北冀，聲播南陲。

【尾】托賴着九重雨露恩，兩輪日月輝。這構欄領鶯花獨鎖着乾坤內，便一萬座梁園也到不得。

明・何大成《伯虎雜曲序》 伯虎閨情四闋，世所傳者祇『樓閣重重』一套耳。偶閱《詞林選勝》，其三闋俱全。且如【皂羅袍】『柳絲』句，坊刻作『綰斷』，今本作『暗約』；【香柳娘】『夢回』句，坊刻作『巫山杳』，今本作『巫山廟』，意調迥別，的爲定本。因覆鋟之，不妨幷載云。萬曆丙辰花生日慈公識。

何子讀《六如先生曲譜》，而喟然有感焉。往予外叔祖西巖秦氏，博極群書，尤精音律。嘗應試南都，以八月既望，縱步桃葉渡，三吳士女，靚妝炫服，遊者如堵。已而六館英豪，平康姝麗，笙歌雜沓，畫舫鱗次。西巖乃浩歌【念奴嬌序】一闋，低回慷慨，旁若無人，環橋而聽者，不可勝紀也。頃之，月墮沙堤，漏殘銀蠟，嚮之姝麗者，爭前席交歡焉。捧檀板以度曲，挾雲和而授指。綽周郎之盼睞，祈薦枕於襄王；悅李謇之譜詞，效吹簫於秦女，洵可樂也。曾未數十年，風流頓盡。石城夜月，空縣美人之思；柘館箜篌，不入鍾期之聽。予外祖鳳巖公，每向余道之，未嘗不涕泗唏噓也。嗟夫！人與世衰，音隨代舛。蕪音累句，徒傳《白苧》之篇；拗韻顛腔，祇艷《紅泉》之帙。詎審填詞按曲，別準金科；叠譜和腔，須逢繡指，未易以一二爲旨道矣。《詞林選勝》一編，乃魏良輔點板，所載六如曲富甚，予備錄之。其微詞秘旨，種種不傳，惜爲三家學究慢置題評，十市街頭私行改竄。鶯聲柳色，第聞亥豕魯魚；鳳管鸞箏，莫辨浮沉清濁。纖妍雖具，妙義全乖。不佞耳慚師曠，心嘗伯牙，捐資募工，亟爲繕寫。更以諸本刊誤，附列如左。庶幾礪砆對連城而失色，明月錯魚目而愈珍。卽起六如、西巖兩公於九原，當不以予爲傖父也。丙辰三月禊日虎邱漫識。何大成慈公。

趙元度啓云：『伯虎集搜訪極博矣！敬服，敬服！第「樓閣重重」一套，「因他消瘦」一套，□□見其爲古詞，元末國初人作，非唐先生者。而「春去春來」一套，乃眞唐作矣。乞入此而去此兩套，庶爲善本。』元度博極群書，其言必非無據。但考《詞林選勝》係六如作，未知孰是。不佞志在攬摭，麟角鳳毛，在所畢登，其眞其贋，統俟博雅者考焉。若曰：『屠沽市肆，溷入清廟。』則彙萃各有主名，罪不獨不佞也。刻成不忍削去，姑兩存以便歌者。慈公。

明・楊銘《陶情令識》 先大夫別號蹇翁，自辛卯罷郡以來，闊略世故，徜徉林泉，每於風晨月夕，雅歌投壺，雖不能酒，而終日對賓，人不厭其不酒也。嘗與三五鄉達，結洋溪吟社，陶寫胸中所有，以暢志怡神。復有一二玄友，講究內外丹，宦情蓋漠如也。凡對景觸物，清興一發，亦有套散大小詞令以狀之。稿多不留，俱爲親友取去。不肖思先大夫之製作，通欲存錄，以遺後人。其文集詩類，略成篇帙矣。顧此詩餘，可終少哉！近於親友處，尋訪數闋，特十中二三耳。小令猶不多得，故錄此以俟。時嘉靖丙午新正望日不肖楊銘謹書。

明・張愈光《陶情樂府序》 博南山人集所倚聲爲樂府，傳咏滿滇雲，而人莫知其興攸寄也。予嘗贈之詩云：『事到東都須節義，地當西晉且風流。』故知山人者莫如予矣。昔人云：『吃井水處皆唱柳詞。』觸情匪陶也。昔人云：『東坡詞爲曲詩，稼軒詞爲曲論。』若博南之詞，本山川，咏風物，托閨房，喻巖廓，謂之曲史可也。昔人云：『以世眼觀，無眞不俗。』推此意也，雖與《九歌》幷傳可也。張愈光。

明・楊禹聲《楊夫人樂府詞餘引》 升菴公夫人舊有『雁飛曾不到衡陽』一律，及『積雨釀輕寒』一調，膾炙人口，余蓋童而竊聞之矣。今年夏，過年家兄蘇門伯子，爲言：『夫人才情甚富，不讓易安、淑眞，其詩稿逸不存；存者惟詞餘五卷，皆□其太史遠戍，寫其幽懷怨致，蓋《三百

篇》中旨也。惜元無刻本，僅得之手錄，藏之帳中十五年矣，盍謀而梓之，以公諸賞音者？』因出以相示，則已半爲蠹蝕，乃更爲緝葺，繕寫成帙，付之剞劂氏。然中有脫略，有疑誤，則都仍舊貫，以伺博雅君子，徐考訂焉，不敢以臆參補，貽續貂之誚也。余因感古今寶物，隱見有時，豐城之劍，不遇張華，孰起龍光於塵土！夫人篇什，雲蒸霞爛，至今幾百年，始得流播人世，則茲刻未必彤管家功臣也。□抱疴長千里，未及丐學士長者爲之□始，識其略於簡端。萬曆戊申中秋古丹陽郡人楊禹聲題。

明・胡侍《北曲》 北曲不但《擊壤》等歌及《詩》三百爲是，後魏樂府有北歌，隋有北庭《伊州》，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至若隋煬帝【望江南】，李太白、溫庭筠【菩薩蠻】，蘇子瞻【念奴嬌】、【行香子】、【南鄉子】，秦少游【憶王孫】，俞國寶【風入松】，幷是北曲，固可按而歌也。世謂始於金之董解元。非是。北曲音調，大都舒雅宏壯，眞能令人手舞足蹈，一唱三歎。若南曲則悽婉嫵媚，令人不歡，直顧長康所謂老婢聲耳。故今奏之朝廷郊廟者，純用北曲，不用南曲。

清・沈雄《古今詞話・無名氏〈天净沙〉》 《老學叢談》曰：無名氏有作【天淨沙】者，其一云：『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其二云：『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聲新雁，黃雲紅葉青山。』每見元人作【金字經】、【迎仙客】、【乾荷葉】、【天淨沙】等曲，因其無一定之律，欲刪去之。殊不知『馬』字亦叶平聲者，則何所不通也。

又《元曲情致不減於詞》 《柳塘詞話》曰：余閱元曲，關漢卿【商調・集賢賓】云：『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鈕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綫脫珍珠，泪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鄭德輝【越調・聖藥王】云：『近蘆花，攬釣槎，有折柳衰蒲綠蒹葭。遙望見、烟籠寒水月籠沙，我祇見茅舍兩三家。』白仁甫《題情》【陽春曲】云：『笑將紅袖遮銀燭，不放才郎夜讀書。祇不過迭應舉，及第待何如？』王和甫《別情》【堯民歌】云：『自別後遙山隱隱，更那堪遠水粼粼。見楊柳飛綿滾滾，對桃花醉眼醺醺。』其情致不減於詞也。徐士俊曾叙余詞曰：『上不類詩，下不類曲者，詞之正位也。』余欲力崇詞格，特究心於曲調如此。

樂曲部

唐・南卓《羯鼓録・諸宮曲》 太簇宮　色俱騰　耀日光　乞婆娑　大勿　大通　舞山香　羅犂羅　蘇莫賴耶　俱倫僕　阿箇盤陀　蘇合香　藏鉤樂　春光好　無首羅　鷓嶺鹽　疏勒女　要殺鹽　通天樂　萬載樂　景雲　紫雲　承天樂　順天樂

太簇商　蘇羅　榛利梵　大借席　耶婆色雞　堂堂　半杜梁　君王盛神武赫赫　君之明　大鉢樂背　大娑野婆　破陣樂　黃駿蹄　放鷹樂　英雄樂　思歸　憶新院　西樓送落月　攝霜風　九成樂　傾杯樂　百歲老壽　還成樂　打毬樂　飲酒樂　舞厥麼賦　太平樂　大酺樂　大寶樂　聖明樂　婆羅門　勘加那　萬歲樂　秋風高　回婆樂　夜半擊羌兵　香山　優婆師　匝天樂　禪曲　渡積破敵迴　五更囀　黃鶯囀　大定樂　越殿　須婆　鉢羅背　大秋秋鹽　栗時　突厥鹽　踏蹄長

太簇角　火蘇賴耶　大春楊柳　大東祇羅　大郎賴耶　卽渠沙魚　大達麼友　俱倫毗　悉利都　移都師　阿鷓鸪烏歌　飛仙　涼下採桑　西河師子三臺舞　石州　破勃律

諸佛曲詞　九仙道曲　盧舍那仙曲　御製三元道曲　四天王　半閣麼那　失波羅辭見柞　草堂富羅二曲　于門燒香寶頭伽　菩薩阿羅地舞曲　阿陀彌大師曲

食曲　雲居曲　九巴鹿　阿彌羅衆僧曲　無量壽　眞安曲　雲星曲　羅利兒　芥老雞　散花　大燃燈　多羅頭尼摩訶鉢　婆娑阿彌陀　悉馱低　大統　蔓度大利香積　佛帝利　龜茲大武　僧箇支婆羅樹　觀世音　居麼尼　眞陀利　大與　永寧賢者　恆河沙　江盤無始　具作　悉家牟尼　大乘　毗沙門　渴農之文德　菩薩緱利陀　聖主與　地婆拔羅伽

唐・段安節《樂府雜録》卷一《雅樂部》 宮懸四面，天子樂也；軒懸三面，諸侯樂也；判懸二面，大夫樂也；特懸一面，士樂也。宮懸四面，每面五架，架卽簴簴也。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鷺鷟孔雀羽裝之，兩面

綴以流蘇，以綵翠絲紱爲之也。十二律上鐘九乳依月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鐘各一架，每架列鐘十二所，亦依律編之。四角安皷四座：一曰應皷，二曰腰皷，三曰警皷，四曰雷皷；皆彩畫，上各安寶輪，以珠翠粧之。樂即有簫、笙、竽、塤、篪、籥、跋膝、琴、瑟、筑，將竿形似小鐘，以手將之，即鳴也。次有登歌，皆奏法曲；御殿即皆凱安、廣平、雍熙三曲，宴羣臣即奏□□、□□、鹿鳴三曲，近代內宴，即全不用法樂也。郊天及諸壇祭祀，即奏太和、冲和、舒和三曲。凡奏曲登歌，先引諸樂逐之，其樂工皆戴平幘，衣緋大袖，每色十二，在樂懸內，已上謂之坐部伎。八佾舞則六十四人，文武各半，皆著畫幘，俱在樂懸之北。文舞居東，手執翟狀如鳳毛；武舞居西，手執戚。文衣長大，武衣短小。其鐘師及磬師登歌八佾舞，幷諸色舞，通謂之立部伎。柷敔樂懸既陳，太常卿押樂在樂懸之北面，太樂令、鼓吹令俱在太常卿之後，太樂在東，鼓吹居西，協律郎二人，皆執翬竿，亦用綵翠粧之，一人在殿上，翬竿倒，殿下亦倒，遂奏樂。協律郎皆綠衣、大袖、戴冠。

又《胡部》 樂有琵琶、五絃箏、箜篌、觱篥、笛、方響、拍板，合曲時亦擊小鼓鈸子，合曲後立唱歌，涼府所進本，在正宮調大遍，小遍，至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曲，在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諸樂即黃鍾宮調也。奉聖樂曲，是韋南康鎮蜀時南詔所進，在宮調；亦舞伎六十四人，遇內宴即於殿前立奏樂，更番替換。若宮中宴即坐奏樂，俗樂亦有坐部立部也。

又《龜茲部》 樂有觱篥、笛、拍板、四色鼓、揩羯鼓、雞樓鼓。戲有五方獅子，高丈餘，各衣五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執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破陣樂曲，亦屬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畫甲，執旗旆外，藩鎮春冬犒軍，亦舞此曲，兼馬軍引入場，尤甚壯觀也。萬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進，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

又《鼓架部》 樂有笛、拍板、答皷即腰皷也，兩杖鼓戲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善鬬戰，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即著面具，後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鉢頭，昔有人父爲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即有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橦、跳丸、吐火、吞刀、旋槃、觔斗，悉屬此部。

又《熊羆部》 其熊羆者有十二，皆有木雕之，悉高丈餘，其上安版床，復施寶幬，皆金彩裝之，於其上奏雅樂，含元殿方奏此樂也。奏唐十二時、萬宇清、月重輪三曲，亦謂之十二案。

又《離別難》 天后朝，有士人陷冤獄，籍沒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亦名悲切子，終號怨迴鶻。

又《安公子》 隋煬帝遊江都時，有樂工笛中吹之，其父老廢，於臥內聞之，問曰：『何得此曲子？』對曰：『宮中新翻也。』父乃謂其子曰：『宮爲君，商爲臣，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回矣。汝可託疾勿去也。』精鑑如此。

又《黃驄叠》 太宗定中原時所乘戰馬也。後征遼，馬斃，上歎惜，乃命樂工撰此曲。

又 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正夜半，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翦逆人，後撰此曲。

又《文敍子》 長慶中，俗講僧文敍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依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

又《還京樂》 明皇自西蜀返，樂人張野狐所製。

又《得寶子》 得寶歌，一曰得寶子，又曰得韜子，明皇初納太眞妃，喜謂後宮曰：『朕得楊氏，如得至寶也。』遂製曲名得寶子。

又《康老子》 康老子者，本長安富家子，酷好聲樂，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遊處。一旦家產蕩盡，因詣西廊遇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至寶？此是冰蠶絲所織，若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即酬價千萬。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尋卒。後樂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

又《道調子》 懿皇命樂工敬約，吹觱篥，初弄道調，上謂是曲誤拍之，敬約乃隨拍撰成曲子。

又《新傾盃樂》　宣宗喜吹蘆管，自製此曲，內有數拍不均，上初捻管，令俳兒辛骨峭拍不中，上瞋目瞠視之，骨峭憂懼，一夕而殞。

又《鼓吹部》　即有鹵簿鉦鼓及角，樂用絃、鼗、笳、簫，又即用哀笳，以羊角爲管，蘆爲頭也。警鼓二人執朱旛引樂，衣文戴冠，已上樂人皆騎馬，樂即謂之騎吹，俗樂亦有騎吹也。天子鹵簿用大全仗，鼓一百二十面，金鉦七十面，郊天謁廟吉禮，即衣雲花黃衣，鼓四鉦二；下山陵凶禮，即衣雲花白衣，鼓二鉦二；下冊太后、皇后及太子，用鼓七十面，金鉦四十面，謂之小全仗。公主出降及冊三公，幷祔廟禮葬，並用大半仗，鼓四十面，鉦二十面；諸侯用小半仗，鼓三十面，鉦十四面，吉凶如上。自太子已下，冊禮及葬祔廟，並無警鼓。

又《清樂部》　樂即有琴、瑟，雲和箏其頭像雲，笙、竽、箏、簫、方響、篪、跋膝、拍板，戲即有弄賈大獵兒也。

又《雲韶樂》　用玉磬四架，樂即有琴、瑟、筑、簫、篪、篴、跋膝、笙、竽、登歌、拍板，樂分堂上堂下，登歌四人在堂下坐，舞童五人衣繡衣，各執金蓮花引舞者，金蓮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階下，設錦筵，宮中有雲韶院。

唐・鄭處誨《明皇雜録》佚文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時梨園子弟善吹觱篥者，張野狐爲第一，此人從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車駕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野狐奏《雨霖鈴》曲，未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感動，與之歔欷，其曲今傳於法部。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二》　清樂者，南朝舊樂也。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爲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懊憹》、《長史》、《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烏夜飛》、《估客》、《楊伴》、《雅歌》、《驍壺》、《常林歡》、《三洲》、《採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

《舊五代史》卷一四五《樂志》下　六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朴奉詔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幷造律準，上之。其奏疏略曰：夫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大予丞鮑鄴興之，人亡而音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鐘，蓋不用故也。唐太宗復古道，乃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鎛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朱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以至於十二鎛鍾，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嘗學律曆，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尺

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鍾之清聲。十二律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伏以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黃鍾之宮。今詳其音數，內三曲即是黃鍾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於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文者，上本古曲，下順常道，定其義理。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幷所定尺、所吹黃鍾管、所作律準，謹同上進。

世宗善之，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鴻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虙氏鑄金，伶倫截竹，爲律呂相生之算，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絃，宣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奸，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聽。然月律有還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凌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議，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傳。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氏郊廟所奏，唯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鍾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廂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盪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萬化，學富三雍。觀兵耀武之功，已光鴻業；尊祖禮神之致，尤軫皇情。乃睠奉常，痛淪樂職，親閱四懸之器，思復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調鍾律。樞密使王朴，採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鐘簴，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勅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協，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如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永爲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

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三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猶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嵎《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考《唐史・突厥傳》：『開元間，涼州都督楊敬述爲暾煌谷所敗，白衣檢校涼州事。』樂天、鄭嵎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唯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

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李祐《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裳竟搖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劉詩謂明皇望女兒山持志求仙，故退作此曲。當時詩，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態，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樂』。然元指爲法曲，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爲法曲一類也。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制作，予以是知爲『西涼創作，明皇潤色』者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旨，令于太常寺刊石。』內黃鐘商《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吻合，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唯西涼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人錄》云：『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游月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烟霧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素娥十餘人，舞于廣庭大樹下，樂音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玩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宮。女仙數百，素練霓衣，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羽衣曲》。』《鹿革事類》云：『八月望夜，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回》。默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皆志明皇游月宮，其一申天師同游，初不得曲名；其一羅公遠同游，得今曲名；其一葉法善同游，得《紫雲回》曲名易之；雖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據杜牧之《華清宮》詩：『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詩家搜奇入句，非決然信之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游月宮，聞樂聲，記其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錄》云：『開元正月望夜，帝欲與葉天師觀廣陵，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而去。」上大悅。』唐人喜言開元、天寶事，而荒誕相凌奪如此，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絛《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致，而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餘亦未見，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及唐人諸集，諸家小說：楊太眞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臺事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搖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朱閣沉沉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此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採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綿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蓋唐末始不全。《蜀檮杌》稱：『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

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非開元全章。《洞微志》稱：『五代時，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愛讀道書，好湯餅，得犯天麥毒疾，多唱異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執板大譟一曲，有水鳥野雀數百，集其舍屋，傾聽自適。曰：「此即昔人《霓裳羽衣》者。」衆請于何得，笑而不答。』既得之雅疾，使此聲果傳，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鐘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凄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爲黃鐘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府》屬黃鐘宮，《獻仙音》、屬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瀛府》、《獻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太疏矣。《筆談》云：『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横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曲，《獻仙音》乃小石調爾。』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鈎容樂工程士守，以爲非是，別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予謂：《筆談》知《獻仙曲》非是，乃指爲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逍遙樓楣上横書耶？今并程士守譜皆不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聲簫箏笛遞相攙，擊擫彈吹聲邐迤。』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作《傳踏》，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爲勾遣隊口號，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鐘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府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眞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攧、入破、虚催、袞、實催、袞、歇拍、殺袞。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六疊，以無拍，故不舞。又畫師于樂器上或吹或彈，止能畫一個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求利市，緯呼使前，索其笛，指簨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土蕃。』史及《開元傳信記》亦云：『西涼州獻此曲，寧王憲曰：「音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祉、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之亂，世頗思憲審音。』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內，夜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即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倚樓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于人間。』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內乃肅宗時，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説謂妃善舞，邃曉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所云，誇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樓曲，因廣之，流傳人間，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于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鐘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涼獻何宮也。然七曲中，

知其三是唐曲，黃鐘、道調、高宮者是也。《脞說》云：『《西涼州》本在正宮，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命名合衆樂，即黃鐘也。』予謂黃鐘即俗呼正宮，崑崙豈能舍正宮外別製黃鐘《涼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名，此樂工誇大之常態，而《脞說》便謂翻入琵琶玉宸宮調。新史雖取其說，止云：『康崑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鐘宮。』得之矣。張祜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幽閑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據張祜詩，上皇時已有此曲，而《幽閑鼓吹》謂段師自製，不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高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弦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沉寥。』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宮也。史及《脞說》又云：『《涼州》有大遍、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指、殺袞，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徹』，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及《脞說》謂『有大遍、小遍』，其誤識此乎！

《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鐘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鐘商今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即借尺字殺。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慢，有令，而中呂調有《象甘州八聲》，他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宮調製引、序、慢、近、令，蓋度曲者常態。若《象甘州八聲》，即是用其法于中呂調，此例甚廣。僞蜀毛文錫有《甘州遍》，顧夐、李珣有倒排《甘州》，顧夐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製，逾於公侯。』《唐史・吐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緑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幺》，皆非大遍全曲。

《六幺》，一名《緑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緑腰》散序多攏捻。』又云：『管兒還爲彈《緑腰》，《緑腰》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幺》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韵奏《緑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爲《緑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緑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錄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幺》、《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弦繁拍漸稠，《緑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幺》。』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幺》頭。』故知唐人以『腰』作『幺』者，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幺。』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嘗患講之未詳，卒然而發，事與理交違，幸有證之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以慣慣，或遺禍于天下，樂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云：『貞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樓抵門聲樂，崑崙登東彩樓，彈新翻羽調《緑腰》，必謂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幺》行于世者四，曰黃鐘羽，即俗呼般涉調；曰夾鐘羽，即俗呼中呂調；曰林鐘羽，即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崑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羽調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幺》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槃球。《六幺》至花十八，益奇。

又卷四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著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謠之，曰《蘭陵王入陣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

又　《虞美人》，《脞說》稱：起于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菲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亦有就曲志其事者，世以爲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褪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　撫騅欲上重相顧，艷態花無主。手中蓮鍔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追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伯圖休，一似□□□水東流。　葛荒葵老蕪城暮，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當年魂魄未消磨。』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鷄冠花，葉兩兩相對。爲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鷄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頗中節拍。』《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部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云：『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爲歌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爲娛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遇人唱《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制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目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吳音。』《東齋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予考六家說，各有異同。《方物圖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固非虞姬作，若便謂下音俚調，嘻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有此草，予皆未之見，恐種族異則所感歌亦異。然舊曲三，其一屬中呂調，其一中呂宮，近世轉入黃鐘宮。此草應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舊曲乎？新曲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草與蜀產有無同類也。

又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愼毋從行。宮，君也；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矣。』據《理道要訣》，唐時《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調有令，然尾聲無所歸宿，亦異矣。

又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今決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即是水調中製歌也。世以今曲《水調歌》爲煬帝自製，今曲乃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呂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鐘商也。《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韵悲切，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眞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脞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玄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梧，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檮杌》云：『王衍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綉，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乃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

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韵，後仄韵。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令也。

又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製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袖，幷畫鸚鵡冠作鳥象。』又云：『今嶺南有鳥似鸚鵡，能言，名吉了。』異哉，武后也，其爲昭儀至篡奪，殺一后、一妃，而殺王侯將相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又殺諸武，僅有免者；又最甚，則親生四子殺其二，廢徙其一，獨睿宗危得脫。視他人性命如糞草，至聞鳥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改年號永昌。又因二齒生，改號長壽；又號延載，又號天冊萬歲，又號萬歲通天，又號長安。自昔紀號祈祝，未有如后之甚者。在衆人則欲速死，在一身則欲長久，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即《鳥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劉宏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鐘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前曲或後曲。

又　《夜半樂》，《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今黃鐘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爲正。

又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叠，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聲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親題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喜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盧氏雜說》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輿《牡丹賦》。嘆息泣下，命樂適情。官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杯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叠，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即知非舊曲。《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絕。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祜作《孟才人嘆》云：『偶因歌態咏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櫬至，乃舉。』僞蜀孫光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河還共恩深。』似爲孟才人發。祜又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又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爲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間。』《楊妃外傳》云：『上夢艷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胡琴，作《凌波曲》。後于《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涌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妝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鐘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鐘宮，即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鐘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云：『舊見

《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乎？

又《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脞説》云：「太眞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滋甚，比開籠時，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音聲于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説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句》云：「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遯齋閑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美，而失事實。」予觀小杜華清長篇，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之語。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一從魂散馬嵬間，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詞亦爾與。今歇指、大石兩調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爲本曲。

又《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祜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孤吹《新阿濫》。」卽謂阿濫堆。江湖間尙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鐘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埠」，屬黃鐘羽。夾鐘商，俗呼變調，而黃鐘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黃鐘羽時號黃鐘商調；皆不可曉也。

又卷五《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淚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溢。嚴安之、韋黃裳輩鬬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詔。然明皇不欲奪狹游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歲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開元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宮伎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塡《連昌詞》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樂曲》　遠達樂器，如箏、秦、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溫　也葛倘兀　畏兀兒　閔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弼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閃彈搖落四　阿耶兒虎　桑哥兒苦不丁　答剌　阿廝蘭扯弼　苦祇把其

小曲　哈兒火失哈赤　阿林捺花紅　曲律賈　者歸　洞洞伯　牡疇兀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吞　相公　仙鶴　阿丁水花　回回曲　伉俚　馬里某當當　清泉當當

清・錢泳《履園叢談》卷一二《十番》　十番用緊膜雙笛，其聲最高，吹入雲際，而佐以簫管、三絃，緩急與雲鑼相應；又佐以提琴、鼗鼓，其緩急又與檀板相應；再佐之以湯鑼，衆樂既齊，乃用羯鼓，聲如裂竹，所謂頭似靑山峰，手如白雨點，方稱能事。其中又間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色。憶於嘉慶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師，寓近光樓，其地與圓明園相近，景山諸樂部嘗演習十番笛，每於月下聽之，如雲璈疊奏，令人神往。余有詩云：「一雙玉笛韻悠揚，檀板輕敲徹建章。太液池邊花外路，有人背手聽宮牆。」

清・姚燮《今樂考證・樂府渾成譜目》　王驥德云：予在都門日，一友人攜文淵閣所藏刻本《樂府大全》又名《樂府渾成》。一本見示，蓋宋、元時詞譜。卽宋詞，非曲譜。止林鍾商一調，中所載詞至二百餘闋，皆生平所未見。以樂律推之，其書尙多，當得數十本。所列凡目，亦世所不傳。所畫譜，絕與今樂家不同。有【卜算子】、【鵲橋仙】、【摸魚兒】、【西江月】等，皆長調，又與詩餘不同。有【嬌木笪】，則元人曲所謂【喬木查】，蓋沿其名而誤其字者也。中佳句有『酒入愁腸，誰信道都做泪珠兒滴』，又『怎知道恁地憶再相逢，瘦了纔信得』，皆前人所未道。以是知詞

曲之書，原自浩瀚。卽今曲，當亦有詳備之譜，一經散逸，遂幷其法不傳，殊爲可惜！今列主目幷譜於後，以存典刑一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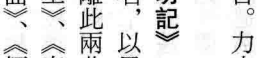
林鍾商目（隋呼歌指調）

　　誚聲　品有大品、小品　歌曲子　唱歌　中腔　踏歌　引　三臺　傾杯樂　慢曲子　促拍　令　序　破子　急曲子　木笪　丁聲長行　大曲　曲破

　　誚聲譜



　　小品譜



正秋氣凄涼嗚幽砌向枕畔偏惱愁心盡夜苦吟

　　又



戴花殢酒酒泛金尊花枝滿帽笑歌醉拍手戴花殢酒

清・王奕清《歷代詞話・安公子曲》　隋樂工王令言妙達音律。時煬帝將征遼，令言之子彈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有此？』對曰：『宮中新翻曲也。』調在太簇角。

又《紫雲迴》　明皇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腹，豈非聖體小有不安耶？』明皇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非人間所聞，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悽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於衣中，時以手指上下尋按，非有不安。』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力士又再拜且請其名。明皇笑曰：『此曲名《紫雲迴》。』遂載於樂章。

又《教坊記》　《教坊記》曰：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以歌舞之，所司先進曲名，以墨點者舞，舞有曲。教坊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去，不離此兩曲，餘悉讓內家也。內家舞曲有二：《垂手羅》、《迴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曲》、《柘枝》、《黃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此崔令欽所編曲名三百餘調始此。

又《霓裳舞》　唐憲宗時，每大宴作《霓裳》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採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是時《霓裳》曲，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加考訂，製爲舞曲，因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加整頓耳。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經茲兵火，世罕聞者，偶獲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其淫繁，定其缺墜。』蓋《霓裳》曲在唐末已不全矣。

又《霓裳譜》　同州樂工翻黃旛綽《霓裳譜》，人以爲非是，仍依法曲造成。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

又《霓裳譜字》　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其說。或謂今都下《獻仙音》乃其遺聲。

又《六幺》　《六幺》一名《綠腰》，一名《錄要》。《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渭州》、《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必令錄其要者。』《青箱雜記》云：『曲有《綠腰》，乃霓裳羽衣之要拍也。』

雜曲部

宋・王灼《碧鷄漫志》卷五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篳篥，因吹之，遂傳于世。』予考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桐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爲天子猶魂斷，窮著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空愧先生教聚螢。』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鈴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

官嬪御，多非舊人，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藥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祜詩云：『雨淋鈴夜卻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卽張野狐也。或謂：祜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祜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卻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弦濕，冰泉嗚咽流鶯澀。因茲彈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眞本曲遺聲。

又《清平樂》，《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焉用舊詞爲？」命龜年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承詔，賦詞。龜年以進。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太眞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君房《脞說》，指此爲《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詞，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之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況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詞》；然唐人不深考，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鐘宮、黃鐘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又《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蠻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乃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類耳。

又《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名《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爲謝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予嘗嘆世間有改易錯亂誤人者是也。

又《鹽角兒》，《嘉祐雜志》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於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鹽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嘗製詞。

又《喝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府界檢澇戶田，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鎭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生日，大姊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姊》。及戰，得勝回，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俗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亦愛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一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

又《春光好》，《羯鼓錄》云：『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坼。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今夾鐘宮《春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鐘宮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又《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採其尤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幷陳後主造，恆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爲此曲。』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翻王氣終，景陽鐘動曉樓空。』又云：『《後庭花》一

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彩箋曾襞欺江總，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窗。』又云：『後庭新聲嘆樵牧。』又云：『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鷄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尺，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世目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既有玉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僞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又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訥尚書餞於鑒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有云：『爲公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西河》，在林鐘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脞說》云：『張紅紅者，大曆初隨父歌句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納爲姬，自傳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歌於青。青令紅紅潛聽，以小豆數合記其拍，紿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請與相見，嘆伏不已。兼云：「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小娘子」，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曆間樂工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僞蜀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爲古製林鐘羽并大曆加減者。近世有《長命女令》，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句讀，并非舊曲。又別出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蓋《西河長命女》本林鐘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又　《楊柳枝》，《鑒戒錄》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回。」又云：「樂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祜《折楊柳枝》兩絕句，其一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傷心日暮烟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樂府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曲詞，白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韵云：『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今黃鐘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并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頭，平字起頭者十之一二；今詞盡皆側字起頭，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耳。

又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杯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爲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爲唱徹，衆已盡記，于是終席動此曲。封既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優作檻樓數婦人，抱男女筐筥歌《麥秀兩岐》之曲，叙其拾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金州，不復言矣。』今世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鐘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類。

明・楊慎《詞品》卷一《鼓吹　騎吹　雲吹》　樂府有鼓吹曲，其昉於黃帝記里鼓之制乎。後世有鼓吹、騎吹、雲吹之名。《建初錄》云：『列於殿廷者名鼓吹，列於行駕者名騎吹。』又曰：『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其在廷則以簨簴爲樓也。水行則謂之雲吹。《朱鷺》、《臨高臺》諸篇，則鼓吹曲也。《務成》、《黃雀》，則騎吹曲也。《水調》、《河傳》，則雲吹曲也。』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此言鼓吹也。謝朓詩：『鳴笳翼高蓋，叠鼓送華軨。』此言騎吹也。梁簡文詩：『廣水浮雲吹，江風引夜衣。』此言雲吹也。

又卷五《滕玉霄》　元人工於小令、套數，而宋詞又微。惟滕玉霄集中，塡詞不減宋人之工。今略記其【百字令】一首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怨，樽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

雪，一串驪珠引。阮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　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幷。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玉霄又有贈歌童阿珍【瑞鷓鴣】云：『分桃斷袖絕嫌猜，翠被紅裀興不乖。洛浦乍陽新燕爾，巫山行雨左風懷。　手攜襄野便娟合，背抱齊宮婉孌懷。玉樹庭花千載曲，隔江唱罷月籠階。』蓋鄭櫻桃、解紅兒之流也。用事甚工。予同年吳學士仁甫喜誦之。

明・李開先《李開先集》文卷六《市井艷詞序》　憂而詞哀，樂而詞褻，此今古同情也。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鎖南枝】，一則商調，一則越調；商，傷也；越，悅也，時可考見矣。二詞嘩於市井，雖兒女子初學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艷褻狎，不堪入耳，其聲則然矣，語意則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與之情，雖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風出謠口，眞詩祇在民間。三百篇太平采風者歸奏，予謂今古同情者此也。嘗有一狂客，浼予仿其體，以極一時謔笑，隨命筆幷改竄傳歌未當者，積成一百以三，不應絃，令小僕合唱。市井聞之響應，眞一未斷俗緣也。久而僕有去者，有忘者，予亦厭而忘之矣。客有老更狂者，堅請目其曲，聆其音，不得已，群僕人於一堂，各述所記憶者，纔十之二三耳。晉川栗子，又曾索去數十，未知與此同否？復命筆補完前數。孔子嘗欲放鄭聲，今之二詞可放，奚但鄭聲而已。雖然，放鄭聲，非放鄭詩也，是詞可資一時謔笑，而京韻東韻西路等韻，則放之不可，不亟以雅易淫，是所望於今之典樂者。

又《市井艷詞後序》　【山坡羊】有二，一北一南；【鎖南枝】亦有二，有南無北；一北一南者，北簡而南繁，歌聲繁簡亦隨之然而相類；有南無北者，一則句短而碎，一則長短夾雜，而歌聲窵然不同，二詞之大致如此。世之作者及歌者，果能吻合乎？不也。所以詞不易作，亦不易歌。在童習飫聞者，且如然矣，而況長章險韻，高不結低不噎者乎？但二詞頗壞人心，無之則無以考見俗尚，所謂懲創人之逸志，正有須乎此耳。詞出，識者必訝其愈趨愈下，或者又以爲愈出愈奇。予從而斷之曰：不過愈老愈放云云！

又《市井艷詞又序》　詞出一時狂興，聊以應客侑觴，不意邑人有錄之者，有欲刊之者，又有欲焚之者。錄者播惡於人，刊者加災於木，二者已矣。焚之者其愛我耶？其先有得乎我心耶？然錄者百人而有九十人焉，刊者多半，焚者無幾，占三人而從二人，寡不敵衆，將必有錄而刊之者，付之無心而已。嗚呼！嗜痴之癖，逐臭之夫，不惟古有之，居今亦有然者矣！李崆峒又謂：『陽春雄於寡和，白雪侈於衆歌。』以予觀之，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明・潘之恒《亘史・外紀》卷一三《黛玉軒記》　張孟奇，惠州人。壬午舉《春秋》第一。善詞賦，尤善音律。每慨大雅不作久矣。東莞有登氏以鼓琴鳴，然非寶琴不彈。嘗曰：『音生於指，器以發音。吾憾無其質爾。昭文之緒何以終焉？』張故畜寶琴一，登撫之。聲協，鸞鳳和鳴。歸，謂其女曰：『汝慧性殊甚，誠得婿如張郎，以寶琴左右汝，吾技不患不傳。惜也，齊大，非吾偶矣。』女聞，夕不能寐，思見寶琴無由。媒適求聘。父曰：『吾爲覓知音者而偃蹇。』其人私諸女，女謬曰：『吾父無他擇，惟囊寶琴者當之。』一日，媒造張館，笑述其事。張躍然曰：『豈在我耶？』遽出琴示媒。媒攜之往。女見曰：『是眞實琴也。吾父有言，盍令來聘？』明日，張陳六禮於庭。登氏大詫曰：『是惡乎來？』媒曰：『昨納琴矣，今胡讓焉？』其父不省，以『琴』爲『禽』。大噪而訟於郡。郡公鞠媒，媒以實對。問：『琴安在？』『固在女室也。』父恚曰：『是安得以琴挑吾女而行私耶？』女質公庭，曰：『固無私也。父向語兒，字寶琴者，故見寶琴昵之，何私張郎？』郡公曰：『此天合也。』遂令厚聘，三百其儀，復構黛玉軒居之。登氏亦媵以一琴，兩美始合，號曰『雙成』。是歲爲丁酉，女年十八矣。

其冬，張計偕挾之北，乃習燕媚衍《北雅》克諧。無何，張選中秘，七月，請告省太夫人，還嶺南。仍居黛玉軒。而雙成以譜《北雅》成瘵。壬寅，張爲母乞恩還中秘。雙成扶疾從，至五羊城而卒。於是人琴俱亡，而《北雅》將淪喪矣。張至武林，乃序《北雅》行之以志悼。其辭宛而哀，亦載於後。序曰：

此涵虛子之《太和正音譜》也，名《北雅》。何曲則非雅？曲而文且絃而歌之，中宮商焉，雖曲亦雅也。言北，以別南也。梓之何？寄悼也。何悼爾？軒之主人有侍兒焉，工鼓琴，而尤精於琵琶。生長深閨，僅從

其父學。不能度曲，然井臼多暇，刺繡時情，輒卿主人而前之瑤琴文袱，長對衾裯。更喜撝彈，輒親曲項。石季倫之《陌上桑》、段善本之《楓香調》，偶一輪指，便令人作天人想。故或花前酣起，月下眠遲，又或坐擁氍毹，對燒骨柮，柔情綽態，婉爾清揚。於是熏籠斜倚，翠黛微低，呼彼檀槽，開茲藕臂。纖玉忽其若飄，瓊軸促而頻轉。至其釧聲欲歇，一劃當心，餘羞掩以沽嬌，橫波瞬而送憾，則兒女之態，此最堪憐，丈夫之情，於焉轉劇。自笑主人殊慚，白傅不能以眉邊螺子，飽吮彩毫爲重蓮一拈出耳。歲丁酉，主人攜之燕中。燕中故多撝彈家。而主人落魄，苦於氈毳，少年嗜慾，一旦都盡，惟於音樂故未能遣。時鄰媼琵琶有態度曲，爲諸王侯屏後師者。兒笑謂主人：『兒父故辨此，獨以閨秀不宜作囀春鶯，遂捨不學。第古人房中之樂，歌絃幷奏二《南》，亦以娛君子。且君嘗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試一習之乎？』乃進鄰媼。第本領既雜，兼帶邪聲。所歌之詞，又多俚語。主人厭之。因博求諸古名家樂府小令，始得《太和正音譜》，畀鄰媼習之以授兒。兒故通翰墨，穎悟絕倫。一聞媼歌，輒能不煩數豆，無待係脂，按譜求調，按調求絃。調不中譜，則有易音無易調，譜不中絃，則寧改絃無改譜。媼既明腔，兒尤識譜，四手如一，兩聲復諧。既鮮戾絃，亦微澀嗓。凡兩逾月，一聲不失。而是書之落者綴，誤者刊，即周郎復生，無煩顧矣。間或桃花扇動，竹葉尊開，巾扈鬱金，麟呈皎雪，抗墜掩抑，頂叠關轉，譬之香雲捲雪，寒玉嘶風，能使字中有聲，而聲中又能無字。纔一舉袂，便欲銷魂。蓋媼能以歌爲兒師，兒能以絃爲師匠。譚歸不返，青技已窮。杜妙隆之梁塵不動，宋同壽之驪珠一串，自謂過之，乃復嫣然。請授剞劂，令後世賞音亦知黛玉軒有副較書者，非獨以色事人，不亦快乎？主人時方通籍，乃令兒典筆札。無何，輒引疾歸，而兒亦且病矣。壬寅春，主人病間移家還燕中，兒強輿病就道。甫至五羊，兒遂不起。傷哉！芳奩之餘粉尚棲，薰籠之舊烟頓滅。鵾筋脆折，鳳首摧殘。是書也，脂粉污餘，忍飽青箱之蠹，槧鉛遺迹，須歸彤管之林。奈兒手訂，乃一抄本，末簡所載【般涉調】者，故忘七章。及抵武林，得馮太史開之、徐司理茂吳兩先生者，故解音律，尤富縹緗。轉相參訂，以瞑兒目。嗟夫！才爲妒物，情易損年。七尺男兒尤不能免，兒之早殞，亦復何悲！獨惜同車攜手，眼底蕭蕭，回面覆床，耳邊歷歷。紫鳳之膠莫續，絳幕之術難尋。嗟薄命之紅顏，留空林之青冢！遺編雖抱舊憾，長緘無益痴情，惟添話柄而已。

馮開之曰：北詞大都出金元名筆，以聲調爲主，而詞副之。本朝王渼陂初作北詞，舉似。善唱者曰：『詞則佳矣，謂音律何？』於是渼陂習唱三年，始以塡詞顯。而一女子饒爲之，不數月而手與器相習，其穎慧過人，宜孟奇之鍾情也！雖然，佳人才子遇合固難，保終尤難，非夭折於生前，則流落於身後。每讀『黃金散盡絮飛』句，尤可酸鼻。孟奇於此姬人者，豈可謂不幸哉！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〇《古詞曲》　晉南渡後，採入樂府者，多取閭巷歌曲爲之，亦若今【乾荷葉】、【打棗竿】之類。如吳聲歌曲，則有《子夜歌》、《子夜四時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上聲歌》、《歡聞歌》、《歡聞變歌》、《前溪歌》、《阿子歌》、《團扇郎》、《七日夜女歌》、《長史變歌》、《黃生曲》、《黃鵠曲》、《桃葉歌》、《長樂佳》、《歡好曲》、《懊儂歌》、《黃竹子歌》、《江陵女歌》。如神絃歌曲，則有《宿阿曲》、《道君曲》、《聖郎曲》、《嬌女曲》、《白石郎曲》、《青溪小姑曲》、《湖孰姑曲》、《姑恩曲》、《採蓮童曲》、《明下童曲》、《同生曲》。如西曲歌，有《三洲歌》、《採桑度》、《江陵樂》、《青陽度》、《青驄白馬》、《安東平》、《女兒子》、《來羅》、《那呵灘》、《孟珠》、《翳樂》、《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西平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鳩》、《拔蒲》、《作蠶絲》、《月節折楊柳》。如雜曲歌辭，則有《西洲曲》、《長干曲》、《東飛伯勞歌》、《休洗紅》、《邯鄲歌》。在宋、吳聲歌曲則有《碧玉歌》、《華山畿》、《讀曲歌》。西曲歌則有《石城樂》、《莫愁樂》、《烏夜啼》、《襄陽樂》、《壽陽樂》、《西烏夜飛》。在齊，西曲歌則有《共戲樂》、《楊叛兒》。梁鼓角橫吹曲，則有《企喻》、《瑯琊王》、《鉅鹿公主》、《紫騮馬》、《黃淡思》、《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隴頭》、《隔谷》、《淳于王》、《東平劉生》、《捉搦》、《折楊柳枝》、《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高陽樂人》。晉、宋皆江左俗間所歌。梁橫吹曲，則似間取北土所咏，仿其音節，衍而成之。然其辭總皆兒女閨房、淫放哀思之語。李延壽所謂『格以延陵之聽，皆爲亡國之音』者也。

明・徐樹丕《識小録》卷二《白翎雀》　元教坊大曲名《白翎雀》，始則從容和緩，終則急躁繁促，殊無有餘不盡之意。按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其形似雁，而不他徙。世祖因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會稽張思廉作歌以咏之，曰：『眞人一統開正朔，馬上鞮鞍手親作。教坊國手碩德閭，傳得開基太平樂。檀槽舒呀鳳皇鬬，十四銀環挂冰索。摩訶不作兜勒聲，聽奏筵前《白翎雀》。霜曜曜，風殼殼，白草黃雲日色薄。玲瓏碎玉九天來，亂撒冰花灑氈幕。玉翎琤琅起盤礴，左旋右折入寥廓。崒崖孤高繞羊角，啾啁百鳥紛參錯。須臾力倦忽下躍，萬點寒星墜叢薄。恝然一聲震雷撥，二十四絃喑一抹。駕鶴飛起暮雲平，鷙鳥東來海天濶。黃羊之尾文豹胎，玉液淋灘萬壽杯。九龍殿高紫帳暖，踏歌聲裏歡如雷。《白翎雀》，樂極哀，節婦死，忠臣摧。八十一年生草萊，鼎河龍公何時回？』

明・尤侗《艮齋雜説》卷三　詞有自度曲，如吳夢窗【西子妝】是也。然溯厥由來，皆自一人創造，但求分刊合拍耳。升菴之【落燈風】、【款殘紅】，弇州之【怨朱絃】、【小諾皐】，未知音節如何。若士之【添字昭君怨】，猶之【減字木蘭花】耳。至於【西江月】、【小重山】，合爲【江月晃重山】、【江城子】、【梅花引】，合爲【江城梅花引】，前人已有之。而劉改之【剪梅花犯】者四調，豈曲有犯而詞無犯乎？但詞名已多，不必再爲增竈耳。

詞名【菩薩蠻】最古，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其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號『菩薩蠻』，故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宣宗愛唱【菩薩蠻】是也。大中係宣宗年號，後人乃以爲太白創體，豈不遠乎？唐時方邑，相率爲渾脱隊，駿馬戎服，名『蘇幕遮』，亦與相類。他如【河瀆神】爲祀神，【女冠子】爲送宮人入道，【搗練子】爲搗衣曲，【漁家傲】爲漁父詞，【河滿子】爲孟才人歌，【師師令】爲李師師作，皆偶然名之，不必一一有謂也。而升菴強爲注解，以【蘭陵王】爲破陣之樂，【尉遲杯】爲敬德飲酒大杯，又引詩詞如江淹『明珠點絳唇』，鄭嗣『家在鷓鴣天』，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衛萬『祇今惟有西江月』之類，不亦附會拘泥乎？

清・錢謙益《康修撰海》　正德初，逆瑾恨李獻吉代韓尚書草疏，繫詔獄，必殺之。獻吉獄急，出片紙曰：『對山救我。』秦人皆言瑾恨不能致德涵，德涵往，獻吉可生也。德涵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乃往謁瑾，瑾大喜，盛稱德涵眞狀元，爲關中增光。德涵曰：『海何足言，今關中自有三才，古今稀少。』瑾驚問曰：『何也？』德涵曰：『老先生之功業，張尚書之政事，李郎中之文章。』瑾曰：『李郎中非李夢陽耶？應殺無赦。』德涵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少一才矣。』歡飲而罷。明日，瑾奏上，赦李。瑾遂欲超拜吏部侍郎，德涵力辭之，乃寢。母喪歸，逾二年瑾敗，坐落職爲民。德涵既罷免，以山水聲妓自娛，間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被之弦索，歌以侑觴，西登吳嶽，北陟九嵕，南訪經臺、紫閣，東至太華、中條，停驂命酒，歌其所製感慨之詞，飄飄然輒欲仙去。居恆徵歌選妓，窮日落月。嘗生日邀名妓百人，爲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闋，命送諸王邸，曰：『此差勝錦纏頭也。』楊侍郎廷儀過涇西，留飲甚歡，自起彈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內閣，殊相念，何不以尺書通問？』德涵發怒，擲琵琶撞之，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人，借琵琶討官做耶？』歸田三十餘年。其歿也，以山人巾服殮，遺囊蕭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其風致可思也。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二《邊桂巖》　邊桂巖別駕，性癖撾鼓，尤妙《漁陽三弄》，今時無二手也。自言傳諸舊內宦，然僅得大旨耳。至摹擬盡致，皆從心會。聞其初學時，起居坐臥，飲食寤寐，惟鼓是念，每常對客兩手動搖，作摻撾狀，自亦不知也。與余同官袁浦，間一試之，窮數十刻之力，方盡其妙。予爲賦《撾鼓詞》三十二韻。嗟乎，正平後千古傳心，桂巖一人而已。桂巖亦憂失傳，思得願學者授之，而卒無一能師其藝者。眞絕技也。

又卷三《小曲》　小曲者別於崑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如貫華堂《西廂》所載：『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哭，趕脚的也來哭。趕脚的他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裏調情，我的驢兒受了苦。』一變爲劈破玉，再變爲陳垂調，再變爲黃鸝調。始而字少句短，今則累數百字矣。在北則始於邊關調。蓋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邁，其調悲壯，本涼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黃金印，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內藏，要與皇家做個棟梁。

男兒當自強，四海把名揚，姓名兒定標在凌烟閣上。』明詩云：『三絃緊撥配邊關』是也。今則盡兒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變爲呀呀優。呀呀優者，夜［夜］遊也。或亦聲之餘韻。呀呀喲如倒扳槳、靛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高一種。節節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時有之。《武林舊事》所載元宵節乘肩小女是也。今則小童立大人肩上，唱各種小曲，做連像，所馱之人以下應上，當旋即旋，當轉即轉，時其緩急而節湊之，想亦當時鶻鳩、柘枝之類也。今日諸舞失傳，徒存其名，烏知後日之節節高，不亦今日之鶻鳩、柘枝也哉。

清・金埴《不下帶編》卷六　舊傳郡守某慶生宴，八邑宰新昌令呂姓者至獨後，守怒，不得與，徬徨門左，囑伶人致詞，首唱《八仙會》，因曰：『紹興太守豈凡人？乃是南山老壽星。今日八仙齊慶壽，緣何獨少呂洞賓？』一仙曰：『呂洞賓候門久矣！』守一笑，命延入之。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二《腔兒》　塡詞一名牌兒，又名腔兒。趙長卿《惜香樂府》【眼兒媚】有句云：『纖楚對蛾眉。笑偎人道，新詞覓個美底腔兒。』腔兒謂調名也。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九《小秦淮録》　蘇州鄔綸元善弄笛，寓合欣園，名妓多訪之。綸元遂教其度曲，由是妓家詞曲，皆出于鄔。妓家呼之爲鄔先生，時人呼爲烏師。

又卷一一《虹橋録》下　玉版橋王廷芳茶桌子最著，與雙橋賣油糍之康大合本，各用其技。遊人至此半饑，茶香餅熟，頗易得錢。玉版橋乞兒二，一乞剪紙爲旗，揭竹竿上，作報喜之詞。一乞家業素豐，以好小曲蕩盡，至于丐。乃作男女相悅之詞，爲《小郎兒曲》，相與友善，共在堤上。每一船至，先進《小郎兒曲》。曲終繼之以報喜，音節如樂之亂章。人艷聽之，《小郎兒曲》即十二月採茶養蠶諸謌之遺，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詞雖鄙俚，義實和平，非如市井中小唱淫靡媚褻可比。予嘗三遊珠江，近日軍工廠有揚浜。問之土人，皆云揚妓有金姑最麗。因坐小艇子訪之。甫聞其聲，乃知爲裏河網船中冒作揚妓者。其唱則以是曲爲土音，嶺外傳之。及于惠、潮，與木魚布刀諸曲相埒。郡中剞劂匠多刻詩詞戲曲爲利。近日是曲翻板數十家，遠及荒村僻巷之星貨舖，所在皆有。乃知聲音之道，感人深也。

清・姚燮《今樂考證・西曲》　翟灝云：『《南史・徐勉傳》：「武帝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賚勉。」《通典》：「梁有吳安泰善歌。後爲樂令，初改西曲，以別江南《上雲樂》。」《樂府詩集》謂：「西曲歌於荆、郢、樊、鄧之間，因其方俗，謂之西曲。」按：今以山西所唱小曲曰西曲，與古絕殊，亦因其方俗有之。』

清・王奕清《歷代詞話・唐詞紀》　《唐詞紀》爲郭茂倩所輯，楊璠、董御多收僞詞以廣之，有以其名同而濫收之者。今取劉禹錫《紇那曲》云：『踏曲興無窮，調同詞不同。願郎千萬壽，長作主人翁。』按《詞品》，《阿那》、《紇那》，皆當時曲名。劉禹錫言變南調爲北曲，蓋隨方音而轉也。劉采春《羅嗊曲》云：『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按曲有三解，一名《望夫歌》，取其一以存調。無名氏《一片子》云：『柳色青山映，梨花雪鳥藏。綠慘桃李下，閒坐嘆春芳。』按《教坊記》有此名，《樂府解題》所不詳者。更有琴曲名《千金意》，始分前後段，起句三字一音，如『音音音』三字，起句後接『心心心』三字，起句而下俱指法，未能格之也。

又《荔枝香》　《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部奏新曲，未有名，適進荔枝，即以名曲。《解語花》，明皇稱貴妃語，出《天寶遺事》。《念奴嬌》，明皇宮人念奴也。

又《春光好》　明皇諳音律，善度曲，嘗臨軒縱擊，製一曲曰《春光好》。方奏時，桃李俱發。又製一曲曰《秋風高》，奏之風雨颯然。帝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詞俱失傳。惟《好時光》一闋云：『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猶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　莫倚傾城貌，嫁取個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又《大酺》　開元中，大酺於勤政樓，觀者喧聚，莫辨魚龍百戲之音。高力士請命宮人張永新出歌，可以止喧。永新出奏曼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大酺》之曲名始此矣。

又《阿濫堆》　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當時左右皆傳唱之。一作《鶸爛堆》。

又《昔昔鹽》　《昔昔鹽》、《阿濫堆》、《烏鹽角》、《阿那朋》之類，皆歌曲名也。自《昔昔鹽》排律外，餘多七言絕句，有其名而無其調。隋

煬帝、李白調始生矣，然《望江南》、《憶秦娥》則以詞起調者也。《菩薩蠻》則以詞按調者也。

又《一斛珠》 江采蘋九歲誦二《南》詩，開元中選侍明皇，見寵。所居悉植梅花，故號梅妃。爲太眞逼遷上陽，明皇於花萼樓念之。會夷使貢珠，命封一斛賜妃。妃謝以詩云：『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明皇以新聲度曲，曰《一斛珠》。

又《阿那曲》 楊太眞亦有一詞贈善舞張雲容者。詞云：『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此《阿那》曲也。

又《雨霖鈴曲》 明皇幸蜀，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明皇悼念貴妃，爲製《雨霖鈴》曲。

又《【小秦王】與【瑞鷓鴣】》 七言八句與七言四句見諸歌曲者，今止【小秦王】、【瑞鷓鴣】耳。【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雜以虛聲乃可歌也。

又《字字雙》 唐中涓宿官妓館，見童子捧酒核導三人至，皆古衣冠。相謂曰：『崔常侍來何遲？』俄一人至，有離別意，共聯四句，爲【字字雙】曲：『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

又《章臺柳》 韓翃字君平，有友人每將妙妓柳氏至其居，窺韓所與往還，皆名人，必不久貧賤，許配之。未幾，韓從辟淄青，置柳都下，三歲，寄以詞：『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以詞：『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夜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爲番將沙叱利所劫，有虞候許俊詐取得之，詔歸韓。

又《上江虹》 【滿江紅】，仙呂宮曲，《教坊記》有此名。唐人《冥音錄》所載【上江虹】即此。彭芳遠有平聲詞。

又《馮海粟贈珠簾繡》 馮海粟每臨文，必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酒酣，伸紙疾書，隨數多寡，頃刻而盡。嘗賦【蹋莎行】詞以贈妓女珠簾繡。

百戲部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三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爲戲，漢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

唐・崔令欽《教坊記》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若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蘭陵王

又 呂元眞打鼓，頭上置水椀，曲終而水不傾動，衆推其能定頭項。上在藩邸，召之。元眞恃其能，多不時至，乃云：『須得黃紙。』『黃紙』、謂勅也。上銜之，故流輩皆有爵命，惟元眞素身。

上嘗三殿打毬。榮王墮馬，閃絕，移時不蘇。黃幡綽奏曰：『大家如今年紀不爲小，聖體又重，不宜自勞。何不看女婿等與諸人爲之？如臣坐對食盤，口眼俱飽，此爲樂耳。旁觀大家馳逐忙遽，何暇云樂？』上曰：『爾言大有理！不復自爲也。』打毬

唐・段安節《樂府雜録・俳優》 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夫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毓。毓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言韶州參軍，蓋由此也。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咸通以來有范博康、上官唐卿、呂敬儉等三人，弄假婦人。大中以來有孫乾、劉璃皏。郭外春、孫有熊，善爲此戲。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眞者尤能，後乃隨駕入京，籍于教坊，弄婆羅。大中初有康迺、李百魁、石寶山。大別有夷部樂，即有扶南、高麗、高昌、驃國、龜茲、康國、疎勒、西涼、安國。樂即有單龜頭鼓及箏，蛇皮琵琶蓋以蛇皮爲槽，厚一寸餘，鱗甲具，亦以楸木爲面，其捍撥以象牙

爲之，畫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鳳頭箜篌，卧箜篌，其工頗奇巧。三杖鼓，鐵拍板，葫蘆笙。舞有骨塵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毬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毬子上，其妙如此也。

又《傀儡子》　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壘中絕食。陳平訪知閼氏妬忌，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陴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史家但云陳平以祕計免，蓋鄙其策下爾。後樂家翻爲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閭里呼爲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事卷一〇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　舊言藏鈎起於鈎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鈎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目爲藏鈎也。《列子》云：瓦摳者巧，鈎摳者憚，黄金摳者昏。殷敬順敬訓曰：彄與摳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鈎剩一人，則來往於兩朋，謂之餓鴟。《風土記》曰：藏鈎之戲，分二曹以校勝負。若人耦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又今爲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鈎賦》序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鈎爲戲矣。

《太平廣記》卷二二八引《西京雜記・雜戲》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弈棊，於輩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又引《酉陽雜俎》　小戲中，於耍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蠶融。

又卷二五二引《唐闕史・俳優人》　唐咸通中，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黄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昇座，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座。」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儻非爲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悦。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頗厚。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宣徽角抵士》　徐鉉所居，逼五龍堂，宣徽角抵士將內宴，必先肄習於其中，觀者雲集。鉉方蔬食，坐道齋中誦《黄庭》，聞外喧甚，立遣小童視之。還白云：『許、趙二常侍與諸常侍習角抵。』鉉笑曰：『此諸同寮，難可接其歡也。』京師呼宣徽角抵士皆爲常侍故。

宋・陳暘《樂書》卷一八五《樂圖論・俗部・雜樂・偶人戲》　窟礧子，亦謂之『魁礧子』，又謂之『傀儡子』。蓋偶人以戲，喜歌舞，本喪家樂也，蓋出於偃師獻穆王之伎，高麗國亦有之。至漢末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好之，眞失其所樂矣。《世説》：『沛公在平城爲突厥圍。突厥閼氏素妬忌，陳平設木偶美人，舞於城上。閼氏望見而退兵。』史書但言陳平以私計免圍，蓋鄙其策下。爾後樂家飜爲歌舞之戲，後魏有郭郎至，合爲俳優之首。時人戲爲之語曰：『東家郭公九十九，伎倆肆盡入滕口。』史家以爲此語妖也，今民間多有之也。

又《宫伶》　唐舊制：承平無事，三二歲必於盛春內殿錫宴宰輔及百辟，備《韶》、《濩》、《九奏》之樂，設魚龍曼延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宗天賦聰哲，於音律特妙，每將錫宴，必裁新曲，俾禁中女伶迭相

教授。至是日，出數十百輩，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步俯仰，皆合規矩，于于然有唐堯之風焉。有曰《葱西士女踏歌隊》者，其詞大率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復爲唐民也。有曰《霓裳曲》者，率皆執幡節，被羽服，態度凝澹，飄飄然疑有翔雲飛鶴，變見左右。如是者數十曲，皆治世之聲。教坊伎兒輩遂寫其曲，奏於外。自是往往流傳民間。然錫宴宰輔、百辟，至於連日抵暮，是不知詩人『在宗載考』之意也。以禁中女伶連袂歌怨，以盡臣下之懽，豈不幾於君臣相謔邪？唐之所以衰亂不振者，彼誠有以召之也。可不戒哉！

又卷一八六《衝狹戲　透劍門戲》　漢世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之。張衡所謂『衝狹燕濯，胷突鋒銛』也。後世攢劍爲門，伎者裸體擲度，往復不傷，亦衝狹之變歟？

又《蹴鞠戲　蹵毬戲》　蹋鞠之戲，蓋古兵勢也。漢兵家有《蹵鞠》二十五篇。李尤《鞠室銘》曰：『員鞠方墻，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六相當。』霍去病在塞外，穿域蹋鞠，亦其事也。蹵毬蓋始於唐。植兩脩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爲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否，豈亦蹵鞠之變歟？

又《踏毬戲》　踏毬，用木毬高尺餘，伎者立其上，圓轉而行也。

又《絙戲》　漢世以大絲繩繫兩柱，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肩相切而不傾。張衡所謂『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是也。梁三朝伎謂之高絙，或曰戲繩，今謂之踏索焉。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事卷一〇



又《劇戲》　聖朝戲樂鼓吹部雜劇員四十二，雲韶部雜劇員二十四，鈞容直雜劇員四十。亦一時之制也。

又《五鳳戲》　唐明皇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守令率聲樂赴闕，較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錦繡。服箱之牛，蒙以猛獸皮，及爲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魯山遺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蔦》之文。明皇聞而嘆之曰：『賢人之言也！』其後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召還，授以散秩。每賜宴，設酺會御勤政樓，昧爽陳仗，盛列旗幟，或被金甲，或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郡邑，教坊大陳山車、旱舡、尋橦、走索、丸劍、角抵、戲馬、鬬雞，又令宮嬪數百，飾珠翠，衣錦繡，自帷內出，擊雷鼓，爲《破陣》《太平》《上元》等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作樂，達官戚里，並設看樓觀之。夜闌，遣宮嬪於樓前，歌舞何其盛歟！奈何不知好樂無荒，而君臣幾於同謔，卒墮天寶之禍，豈不誠有以召之邪！

又《散樂》　散樂其來尚矣。其雜戲蓋起於秦，漢有魚龍蔓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案都盧、尋橦、九劍、戲車、山車、興雲動雷、跟挂、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啾霧、扛鼎、象人怪獸、含利之戲。若此之類，不爲不多矣。然皆詭怪百出，驚俗駭觀，非所以善民心，化民俗適，以滔墮心耳歸於淫蕩而已。先王其惡諸。《傳》曰：『散樂非部伍之聲』，豈不信哉？唐明皇之在藩邸，有散樂一部，戢定祅氛，頗藉其力。洎膺天位，常於九曲閱太常樂。凡戲，輒分兩朋，以別優劣。則人心意勇，謂之熱戲。卒詔罷太常，俳優、聲兒、雜伎置左右教坊隸之，亦可謂善制矣。然溺於藩邸內養之，樂而不知淫蕩之過，亦未免乎先王所惡之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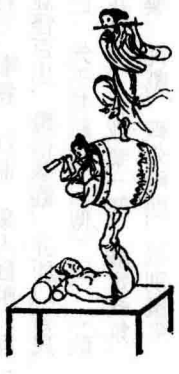
前代失德之君，莫不以聲曲哀絕爲歡，財力侈泰爲矜。然不知聲哀者國必亡，財匱者民必叛也。故隋煬帝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並萃樂府。高熲諫曰：『此樂久廢。今若召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益不悅，而侈靡聲色滋甚。其後復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亡，商鑒不遠，安可復爾？』帝以熲訕朝政而誅之，虐莫甚焉，豈特失德而已哉？唐高祖卽位，孫伏伽言於帝曰：『百戲散樂，大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

崇用，是謂淫風，不可不改。廼者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欲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之，非貽厥孫謀爲萬世之法也。《傳》曰：「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樂定非功成之樂也。請並廢之。』若高顗、孫伏伽者，眞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臣也。嚮使宋之孝文聞之，豈不興愧耶？周宣帝廣召雜伎，增脩百戲，日夜陳之殿庭，令城市妙年有姿容者婦服歌舞，與後庭宮人夜中連臂，踏蹄而歌。觀其施設，豈長世之兆？邪惜乎無高孫之臣，卒於滅亡而已，豈不痛哉！

又《百戲》　象人之戲，始於周之偃師。而百戲之作，見於後漢。故《大子樂》少府屬官承華令典，黃門鼓吹、百戲師二十七人。北齊清商令丞掌百戲及鼓吹樂。大業中，諸夷來貢方物，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動以萬餘人。唐宣宗每幸十六宅，諸王無少長，悉命預坐，必大合樂，列百戲。則百戲之樂，其所從來久矣。然隋皇陳之天津街以詫夷人，唐帝用之內殿以宴百辟，非所以正百官而風天下也，君子無取焉。聖朝雜樂有踏毬、蹙毬、踏蹻、藏挾、雜旋、弄槍、蹙瓶、齪劍、踏索、尋橦、筋斗、拗腰、透劍、門飛、彈丸。女妓百戲之屬，皆隸左右軍而散居焉。每大饗燕，宣徽院按籍召之，亦宜去隋唐之失也。

隋煬帝大業中，突厥染干來朝。帝欲誇之摠，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華林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跳弄之。幷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鼈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令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縱觀之。伎人皆衣錦繡繒綵，歌者多爲婦服，鳴環珮飾，以花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兩京繒帛爲之中虛。三年，駕幸榆林，突厥啓民朝于行宮。及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啓民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海內凡有伎藝，無不摠萃。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摠之，東都以齊王暕摠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弦擫管以上，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爲常焉。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然夷人待以淫樂習俗，導以巫風，是用夷變夏，用邪干正，聖王不貴也。唐高宗嘗惡其驚俗，勑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亦甚盛之舉歟！

又《劒戲　鷹戲》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能鷹戲者，亦謂之燕濯，若今絕倒技也。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以異技干寡人，寡人懽心。彼必聞此而進。』乃拘而戮之。然則元君之舉，其亦過人遠矣。昔隋高帝初不好聲伎，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一切罷去。觀其措心非無元君之舉也。已而從臣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籍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伎淫聲，咸萃樂府，悉置博士弟子，遞相誨導。增益樂人，動至三萬餘矣，無復初學之意也。豈非從臣有以逢君之惡，而長之有至於是邪？



明刻本《隋煬艷史》中的百戲圖

又《毒苔戲》　齊永明中，赤城令鄭義泰按孫興公賦爲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亦省焉，非雅樂也。或謂武帝遣主書董仲民爲之，豈古今傳聞不同邪？

又《角觝戲　蚩尤戲》　角觝戲，本六國時所造。秦因而廣之。漢興雖罷，至武帝復采用之。元封中，既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碭極。李奇曰：《碭極》，樂名。漫衍魚龍、角觝，以觀示之。角者，角其伎也，兩兩相當，角及伎藝射御也，蓋雜伎之摠稱云。或曰：蚩尤氏頭有角，與黃帝鬬，以角觝人，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載牛角而相觝。漢造此戲，豈其遺象邪？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太樂摠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



觝、麒麟、鳳凰、仙人、長虵、白象，舞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長趫、綠橦、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鐘鼓之節。是不知夷樂作於中國之庭，陳禪所以力排之也。



角觝圖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事卷一〇

又《魚龍戲　漫衍戲》　漢天子正旦臨軒，設九賓樂。含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庭，激水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踴而出，耀熀日光。張衡所謂『海鱗變而成龍』也。樂畢，作魚龍蔓延。黃門鼓吹三通，亦百戲之一也。張衡所謂『巨獸百尋，是爲漫衍者』是已。北齊命爲爛漫云。

又《排闥戲》　唐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帝反正，命樂工作樊噲排闥戲以樂焉。

又《角力戲》　壯士裸裎相搏，而角勝負。每羣戲既畢，左右軍雷大鼓而引之，豈亦古者習武之變歟！

又《瞋面戲》　唐有此戲，其狀以手舉脚，加頸上。時劉吃陁奴能不用手而脚自加頸，何其妙邪！

又卷一八七《俳倡》　《春秋元命苞》曰：『翼星主，南宮之羽儀，爲樂庫，爲天倡。先王以賓于四門而列天庭之衛。主俳倡，近太微而爲尊。』然則俳倡之樂，上應列星，蓋主樂府以爲羽儀，非所以導人主於流滛也。故秦侏儒優旃以一笑言之，故休陛楯之士，豈曰小補之哉？唐開元中有黃幡綽，亦優旃之亞匹也。臣觀先王作樂，通天下之情，節羣生流放。故上自天下，下達士庶，未嘗去樂而無非僻之心。及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亂俗先之以怨怒亡國，從之以哀思獘雜。子女蕩悅淫心充，庭萬舞，則以魚龍、靡漫爲瓌瑋。會同饗覲，則以吳趨楚舞爲妖妍。纖羅霧穀侈其衣，疎金鏤玉砥其器。在上班賜寵臣羣下，亦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伎塡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羣。競相誇大，互有爭奪，如恐不及，莫爲禁令。傷物敗俗，莫不在此，可不誡謹之哉？彼張野狐、安不鬧，雖爲俳優之善，亦不足道也。昔衛侯喜鶴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而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泣拜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亦使君之貴優，愛鶴以守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及潰門而出走。翟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然則貴優之害有至於此，爲人君者不可不察也！昔商仲文勸宋武帝畜伎，帝荅曰：『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荅曰：『畏解，故不畜。』由是觀之，宋武帝可謂賢君矣。然則商仲文豈不爲逢君之惡之臣邪！

優倡之伎，自古有之。若齊奏宮中之樂，倡優侏儒戲於前。漢惠帝世安陵啁之類。武帝時，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魏武好倡優，每至歡笑，頭沒杯案中。梁三朝樂有俳伎小兒，讀俳寺子。子遵《安息》、《孔雀》、《鳳凰》、《文鹿》、《胡舞》、《登連》、《上雲樂》歌舞伎。魏邯鄲淳詣曹植必傅粉，科頭拍袒，胡舞，誦俳優小說，則傅粉，塗墨，更衣易貌，以資戲笑，蓋優倡常態也。故唐時謂優人辭捷者爲『斫撥』，今謂之雜劇也。有所敷叙曰作語，有誦辭篇曰口號，凡皆巧爲言笑，令人主和悅者也。苟好而幸之，未有不敗政傷俗者矣，可不戒哉？

又《爛漫樂》　《列女傳》曰：『夏桀播棄禮義，滛於婦人。求四方美人，積之後宮，爲爛漫之樂。』此所謂作爲滛巧以悅婦人，亡國之音也，比於慢矣。晉平公之作新聲，豈溺於此歟？今夫亡國之戮民，非無樂也。雖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雖笑不樂，罪人不歌也。雖歌不樂，亡國之音有似於此矣！不可不知也。

又《獵騎戲　鳳凰戲》　石虎《鄴中記》述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絙、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綠橦，至上鳥飛，左廻

右轉。又以橦着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丈，橦頭安橫木，兩伎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掛。又依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馬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走如故，名爲猴騎。初，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顛騎，自東華門馳至神虎門，皆其類也。其術亦可謂妙矣！奈何戎狄之戲，非中華之樂也。在石虎樂之可也，若眞主樂之，豈所宜哉？今軍中亦有馬戲伎者，其名甚衆，但不諳猴騎爾。

又《叅軍戲》　《樂府雜錄》述弄叅軍之戲。自後漢館陶令石聘有贓犯始也。蓋和帝惜其才，特免其罪。每遇宴樂，卽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釋，謂之後爲叅軍者誡也。唐開元中，有李仙鶴善爲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叅軍，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叅軍』，蓋由此矣。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儉、馮季皐，亦其次也。《趙書》謂石勒叅軍周延爲館陶令如此，豈傳聞之誤邪？

又《假婦戲》　唐大中以來，孫乾飯、劉璃瓶、郭外春、孫有態善爲此戲。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眞者尤能之。後隨車駕入都，籍于教坊矣。

又《蘇葩戲》　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郎中。每有歌場，輒自入歌舞。故爲是戲者，衣緋袍，戴席帽，其面赤色，蓋象醉狀也，何其辱士類邪！唐鼓架部非特有《蘇郎中》之戲，至於代面、鉢頭、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師子、弄白馬、意錢、尋橦、跳丸、吞刀、吐火、旋盤、觔斗，悉在其中矣。

又《教軍士爲訝鼓》　王子醇初平熙河，邊陲寧靜，講武之暇，因教軍爲訝鼓戲，數年間遂盛行于世。其舉動舞按之節與優人之詞，皆子醇初製也。或云：『子醇嘗與西人對陣，兵未交，子醇命軍士百餘人，裝爲訝鼓隊，繞出軍前，虜見皆愕眙，進兵奮擊，大破之。』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七《駕幸射殿射弓》　駕詣射殿射弓，垛子前列招箭班二十餘人，皆長脚幞頭，紫綉抹額紫寬衫，黃義欄，鴈翅排立，御箭去則齊聲招舞，合而復開，箭中的矣。又一人口銜一銀盌，兩肩兩手共五隻，箭來皆能承之。射畢駕歸宴殿。

又《池苑内縱人關撲遊戲》　池苑内除酒家藝人占外，多以綵幕繳絡，鋪設珍玉、奇玩、疋帛、動使、茶酒器物關撲。有以一笏撲三十笏者。以至車馬、地宅、歌姬、舞女，皆約以價而撲之。出九和合有名者，任大頭、快活三之類，餘亦不數。池苑所進奉魚藕果實，宣賜有差。後苑作進小龍船，雕牙縷翠，極盡精巧。隨駕藝人池上作場者，宣、政間，張藝多、渾身眼、宋壽香、尹士安小樂器，李外寧水傀儡，其餘莫知其數。池上飲食：水飯、涼水菜豆、螺螄肉、饒梅花酒，查片、杏片、梅子、香藥脆梅，旋切魚膾，青魚、鹽鴨卵，雜和辣菜之類。池上水教罷，貴家以雙纜黑漆平船，紫帷帳，設列家樂遊池。宣、政間亦有假賃大小船子，許士庶遊賞，其價有差。

又《駕幸臨水殿爭標錫宴》　駕先幸池之臨水殿錫燕羣臣。殿前出水棚，排立儀衛。近殿水中，橫列四綵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棹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又有一小船，上結小綵樓，下有三小門，如傀儡棚，正對水中。樂船上參軍色進致語，樂作，綵棚中門開，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垂釣，後有小童舉棹划船，遼遶數回，作語，樂作，釣出活小魚一枚，又作樂，小船入棚。繼有木偶築毬舞旋之類，亦各念致語，唱和，樂作而已，謂之『水傀儡』。又有兩畫船，上立鞦韆，船尾百戲人上竿，左右軍院虞候監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鞦韆，將平架，筋斗擲身入水，謂之『水鞦韆』。水戲呈畢，百戲樂船，並各鳴鑼鼓，動樂舞旗，與水傀儡船分兩壁退去。有小龍船二十隻，上有緋衣軍士各五十餘人，各設旗鼓銅鑼。船頭有一軍校，舞旗招引，乃虎翼指揮兵級也。又有虎頭船十隻，上有一錦衣人，執小旗立船頭上，餘皆著青短衣，長頂頭巾，齊舞棹，乃百姓卸在行人也。又有飛魚船二隻，綵畫間金，最爲精巧，上有雜綵戲衫五十餘人，間列雜色小旗緋傘，左右招舞，鳴小鑼鼓鐃鐸之類。又有鰍魚船二隻，止容一人撐划，乃獨木爲之也。皆進花石朱緬所進。諸小船競詣奥屋，牽拽大龍船出詣水殿，其小龍船爭先團轉翔舞，迎導於前。其虎頭船以繩索引龍舟。大龍船約長三四十丈，闊三四丈，頭尾鱗鬣，皆雕鏤金飾，楻板皆退光，兩邊列十閣子，充閣分歇泊，中設御座龍水屏風。楻板到底深數尺，底上密排鋭鑄大銀樣，如卓面大者壓重，庶不欹側也。上有層樓臺觀，檻曲安設御座。龍頭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槳，宛若飛騰。至水殿，艤之一邊。水殿前至仙橋，預以紅旗插於水中，標識地分遠近。所謂小龍船，列於水殿前，東西相向，虎頭、飛魚等船，布在其後，如兩陣之勢。須臾，水殿前水棚上一軍校以紅旗招之，龍船各鳴鑼鼓出陣，划棹旋轉，共爲圓陣，謂之『旋羅』。水殿前又

以旗招之，其船分而爲二，各圓陣，謂之『海眼』。又以旗招之，兩隊船相交互，謂之『交頭』。又以旗招之，則諸船皆列五殿之東面，對水殿排成行列，則有小舟一軍校執一竿，上掛以錦綵銀盌之類，謂之『標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見旗招之，則兩行舟鳴皷並進，捷者得標，則山呼拜舞。并虎頭船之類，各三次爭標而止。其小船復引大龍船入奧屋內矣。

又《駕幸寶津樓宴殿》 寶津樓之南，有宴殿，駕臨幸，嬪御車馬在此。尋常亦禁人出入，有官監之。殿之西有射殿，殿之南有橫街，牙道柳徑，乃都人擊毬之所。西去苑西門水虎翼巷橫道之南，有古桐牙道，兩傍亦有小園圃臺榭。南過畫橋，水心有大撮焦亭子，方池柳步圍繞，謂之蝦蟆亭，亦是酒家占。尋常駕未幸，習早教於苑大門。御馬立於門上。門之兩壁，皆高設綵棚，許士庶觀賞，呈引百戲。御馬上池，則張黃蓋擊鞭如儀。每遇大龍船出，及御馬上池，則游人增倍矣。

又《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 駕登寶津樓，諸軍百戲，呈於樓下。先列皷子十數輩，一人搖雙皷子，近前進致語，多唱『青春三月驀山溪』也。唱訖，皷笛舉一紅巾者弄大旗，次獅豹入場，坐作進退，奮迅舉止畢。次一紅巾者，手執兩白旗子，跳躍旋風而舞，謂之『撲旗子』。及上竿、打筋斗之類訖，樂部舉動，琴家弄令，有花粧輕健軍士百餘，前列旗幟，各執雉尾、蠻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變開門奪橋等陣，然後列成偃月陣。樂部復動蠻牌令，數內兩人出陣對舞，如擊刺之狀，一人作奮擊之勢，一人作僵仆。出場凡五七對，或以鎗對牌，劍對牌之類。忽作一聲如霹靂，謂之『爆仗』，則蠻牌者引退，煙火大起，有假面披髮，口吐狼牙煙火，如鬼神狀者上場。着青帖金花短後之衣，帖金皂袴，跣足，攜大銅鑼隨身，步舞而進退，謂之『抱鑼』。遶場數遭，或就地放煙火之類。又一聲爆仗，樂部動《拜新月慢》曲，有面涂青碌，戴面具金睛，飾以豹皮錦綉看帶之類，謂之『硬鬼』。或執刀斧，或執杵棒之類，作脚步蘸立，爲驅捉視聽之狀。又爆仗一聲，有假面長髯，展裹綠袍韜簡，如鍾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鑼相招和舞步，謂之『舞判』。繼有二三瘦瘠、以粉塗身，金睛白面，如髑髏狀，繫錦綉圍肚看帶，手執軟仗，各作魁諧趨蹌，舉止若排戲，謂之『啞雜劇』。又爆仗響，有煙火就湧出，人面不相覩，煙中有七人，皆披髮文身，着青紗短後之衣，錦綉圍肚看帶，內一人金花小帽、執白旗，餘皆頭巾，執眞刀，互相格鬥擊刺，作破面剖心之勢，謂之『七聖刀』。忽有爆仗響，又復煙火。出散處以青幕圍繞，列數十輩，皆假面異服，如祠廟中神鬼塑像，謂之『歇帳』。又爆仗響，卷退。次有一擊小銅鑼，引百餘人，或巾裹，或雙髻，各着雜色半臂，圍肚看帶，以黃白粉塗其面，謂之『抹蹅』。各執木棹刀一口，成行列，擊鑼者指呼，各拜舞起居畢，喝喊變陣子數次，成一字陣，兩兩出陣格鬥，作奪刀擊刺之態百端訖，一人棄刀在地，就地擲身，背著地有聲，謂之『扳落』。如是數十對訖，復有一裝田舍兒者入場，念誦言語訖，有一裝村婦者入場，與村夫相值，各持棒杖互相擊觸，如相毆態。其村夫者以杖背村婦出場畢，後部樂作，諸軍繳隊雜劇一段，繼而露臺弟子雜劇一段，是時弟子蕭住兒、丁都賽、薛子大、薛子小、楊總惜、崔上壽之輩，後來者不足數。合曲舞旋訖，諸班直常入祗候子弟所呈馬騎，先一人空手出馬，謂之『引馬』。次一人磨旗出馬，謂之『開道旗』。次有馬上抱紅綉之毬，擊以紅錦索，擲下於地上，數騎追逐射之，左曰『仰手射』，右曰『合手射』，謂之『拖綉毬』。又以柳枝插於地，數騎以剳子箭，或弓或弩射之，謂之『禧柳枝』。又有以十餘小旗，遍裝輪上而背之出馬，謂之『旋風旗』。又有執旗挺立鞍上，謂之『立馬』。或以身下馬，以手攀鞍而復上，謂之『鵲馬』。或用手握定鐙袴，以身從後鞦來往，謂之『跳馬』。忽以身離鞍，屈右脚掛馬鬃，左脚在鐙，左手把鬃謂之『獻鞍』，又曰『棄鬃背坐』。或以兩手握鐙袴，以肩著鞍橋，雙脚直上，謂之『倒立』。忽擲脚著地，倒拖順馬而走，復跳上馬，謂之『拖馬』。或留左脚著鐙，右脚出鐙，離鞍橫身，在鞍一邊，右手捉鞍，左手把鬃存身，直一脚順馬而走，謂之『飛仙膊馬』。又存身拳曲在鞍一邊，謂之『鐙裏藏身』。或右臂挾鞍，足著地順馬而走，謂之『趕馬』。或出一鐙，墜身著鞦，以手向下綽地，謂之『綽塵』。或放令馬先走，以身追及，握馬尾而上，謂之『豹子馬』。或橫身鞍上，或輪弄利刃，或重物大刀雙刀百端訖，有黃衣老兵，謂之『黃院子』，數輩執小綉龍旗前導，宮監馬騎百餘，謂之『妙法院』；女童皆妙齡翹楚，結束如男子，短頂頭巾，各着雜色錦綉撚金絲番段窄袍，紅綠吊敦束帶，莫非玉鞢金勒，寶鞓花鞢，豔色耀日，香風襲人，馳驟至樓前，團轉數遭，輕簾皷聲，馬上亦有呈驍藝者。中貴人許畋押隊，招呼成列，皷聲一

齊，擲身下馬，一手執弓箭，攬轡子，就地如男子儀，拜舞山呼訖，復聽鼓聲，鬭馬而上。大抵禁庭如男子裝者，便隨男子禮起居。復馳驟團旋分合陣子訖，分兩陣，兩兩出陣，左右使馬直背射弓，使番鎗或草棒，交馬野戰，呈驍騎訖，引退，又作樂。先設綵結小毬門於殿前，有花裝男子百餘人，皆裹角子向後拳曲花幞頭，半着紅，半着青錦襖子，義襴束帶，絲鞋，各跨雕鞍花韉驢子，分爲兩隊，各有朋頭一名，各執綵畫毬杖，謂之『小打』。一朋頭用杖擊弄毬子如綴，毬子方墜地，兩朋爭占，供與朋頭，左朋擊毬子過門入孟爲勝，右朋向前爭占，不令入孟，互相追逐，得籌謝恩而退。續有黃院子引出宮監百餘，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裝飾，玉帶紅靴，各跨小馬，謂之『大打』。人人乘騎精熟，馳驟如神，雅態輕盈，妍姿綽約，人間但見其圖畫矣。

又卷九《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壽》　十二日，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壽大起居。樂未作，集英殿山樓上教坊樂人効百禽鳴，内外肅然，止聞半空和鳴，若鸞鳳翔集。百官以下謝坐訖，宰執、禁從，親王、宗室、觀察使已上，幷大遼、高麗、夏國使副，坐於殿上。諸卿少百官，諸國中節使人，坐兩廊。軍校以下，排在山樓之後。皆以紅面青襖黑漆矮偏釘。每分列環餅、油餅、棗塔爲看盤，次列果子。惟大遼加之猪羊鷄鵝兔連骨熟肉爲看盤，皆以小繩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楪。三五人共列漿水一桶，立杓數枚。教坊色長二人，在殿上欄干邊，皆諢裹寬紫袍，金帶義襴，看盞斟御酒。看盞者，舉其袖唱引曰『綏御酒』，聲絕，拂雙袖於欄干而止。宰臣酒則曰『綏酒』，如前。教坊樂部，列於山樓下綵棚中，皆裹長脚幞頭，隨逐部服紫緋綠三色寬衫，黃義襴，鍍金凹面腰帶，前列拍板，十串一行，次一色畫面琵琶五十面，次列箜篌兩座，箜篌高三尺許，形如半邊木梳，黑漆鏤花金裝畫。下有臺座，張二十五絃，一人跪而交手擘之。以次高架大鼓二面，綵畫花地金龍，擊鼓人背結寬袖，別套黃窄袖，垂結帶金裹鼓棒，兩手高舉互擊，宛若流星。後有羯鼓兩座，如尋常番鼓子，置之小卓子上，兩手皆執杖擊之，杖鼓應焉。次列鐵石方響，明金綵畫架子，雙垂流蘇。次列簫、笙、塤、篪、觱篥、龍笛之類，兩旁對列杖鼓二百面，皆長脚幞頭、紫繡抹額、背繫紫寬衫、黃窄袖、結帶黃義襴。諸雜劇色皆諢裹，各服本色紫緋綠寬衫，義襴，鍍金帶。自殿陛對立，直至樂棚。每遇舞者入場，則排立者叉手，舉左右肩，動足應拍，一齊羣舞，謂之『按曲子』。

第一盞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訖，先笙與簫笛各一管和，又一遍，衆樂齊舉，獨聞歌者之聲。宰臣酒，樂部起傾盃。百官酒，三臺舞旋，多是雷中慶。其餘樂人舞者，諢裹寬衫，唯中慶有官，故展裹。舞曲破攛前一遍。舞者入場，至歇拍，續一人入場，對舞數拍。前舞者退，獨後舞者終其曲，謂之『舞末』。

第二盞御酒，歌板色，唱如前。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如前。

第三盞左右軍百戲入場，一時呈拽。所謂左右軍，乃京師坊市兩廂也，非諸軍之軍。百戲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盤注、踢瓶、筋斗、擎戴之類，即不用獅豹大旗神鬼也。藝人或男或女，皆紅巾綵服。殿前自有石鑊柱窠，百戲入場，旋立其戲竿。凡御宴至第三盞，方有下酒肉，醎豉、爆肉，雙下馳峯角子。

第四盞如上儀舞畢，發譚子，參軍色執竹竿拂子，念致語口號，諸雜劇色打和，再作語，勾合大曲舞。下酒槩：肫子骨頭、索粉、白肉胡餅。

第五盞御酒，獨彈琵琶。宰臣酒，獨打方響。凡獨奏樂，並樂人謝恩訖，上殿奏之。百官酒，樂部起三臺舞，如前畢。參軍色執竹竿子作語，勾小兒隊舞。小兒各選年十二三者二百餘人，列四行，每行隊頭一名，四人簇擁，並小隱士帽，著緋綠紫青生色花衫，上領四契義襴束帶，各執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幞頭、紫衫者，擎一綵殿子，内金貼字牌，擂鼓而進，謂之『隊名牌』，上有一聯，謂如『九韶翔綵鳳，八佾舞青鸞』之句。樂部舉樂，小兒舞步進前，直叩殿陛。參軍色作語，問小兒班首近前，進口號，雜劇人皆打和畢，樂作，羣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畢，小兒班首入進致語，勾雜劇入場，一場兩段。是時教坊雜劇色鼈膨劉喬、侯伯朝、孟景初、王顏喜而下，皆使副也。内殿雜戲，爲有使人預宴，不敢深作諧謔，惟用羣隊裝其似像，市語謂之『拽串』。雜戲畢，參軍色作語，放小兒隊。又羣舞《應天長》曲子出場。下酒：羣仙肫、天花餅、太平畢羅乾飯、縷肉羹、蓮花肉餅。駕興，歇座。百官退出殿門幕次。須臾追班，起居再坐。

第六盞御酒，笙起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左右軍築毬，殿前旋立毬門，約高三丈許，雜綵結絡，留門一尺許。左軍毬頭蘇述，長脚幞頭，紅錦襖，餘皆卷脚幞頭，亦紅錦襖，十餘人。右軍毬頭孟宣，幷十餘人，皆青錦衣。樂部哨笛杖鼓斷送。左軍先以毬團轉衆，小築數遭，有一對次毬頭，小築數下，待其端正，卽供毬與毬頭，打大牀過毬門。右軍承得毬，復團轉衆，小築數遭，次毬頭亦依前供毬與毬頭，以大牀打過，或有卽便復過者勝。勝者賜以銀盌錦綵，拜舞謝恩，以賜錦共披而拜也。不勝者毬頭喫鞭，仍加抹搶下酒，假黿魚，密浮酥捺花。

第七盞御酒慢曲子，宰臣酒皆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訖，參軍色作語，勾女童隊入場。女童皆選兩軍妙齡容豔過人者四百餘人，或戴花冠，或仙人髻鴉霞之服，或卷曲花脚幞頭，四契紅黃生色銷金錦繡之衣，結束不常，莫不一時新粧，曲盡其妙。杖子頭四人，皆裹曲脚向後指天幞頭，簪花，紅黃寬袖衫，義襴，執銀裹頭杖子。皆都城角者，當時乃陳奴哥、俎姐哥、李伴奴、雙奴，餘不足數。亦每名四人簇擁，多作仙童丫髻，仙裳執花，舞步進前成列。或舞《採蓮》，則殿前皆列蓮花。檻曲亦進隊名。參軍色作語問隊，杖子頭者進口號，且舞且唱。樂部斷送《採蓮》訖，曲終復羣舞。唱中腔畢，女童進致語，勾雜戲入場，亦一場兩段訖，參軍色作語，放女童隊，又羣唱曲子，舞步出場。比之小兒節次增多矣。下酒：排炊羊胡餅、炙金腸。

第八盞御酒，歌板色，一名『唱踏歌』。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合曲破舞旋。下酒：假沙魚、獨下饅頭、肚羹。

第九盞御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曲如前。左右軍相撲。下酒：水飯、簇飣下飯。駕興。御筵酒盞皆屈巵，如菜盌樣，而有手把子。殿上純金，廊下純銀。食器，金銀鍍漆盌楪也。宴退，臣僚皆簪花歸私第，呵引從人皆簪花並破官錢。諸女童隊出右掖門，少年豪俊，爭以寶具供送，飲食酒果迎接，各乘駿騎而歸。或花冠，或作男子結束，自御街馳驟，競逞華麗，觀者如堵。省宴亦如此。

又卷一〇《下赦》 開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樓前，罪人皆緋縫黃布衫，獄吏皆簪花鮮潔，聞鼓聲，疎枷放去，各山呼謝恩訖，樓下鈞容直樂作，雜劇舞旋，御龍直裝神鬼，斫眞刀倬刀。樓上百官賜茶酒，諸班直呈拽馬隊，六軍歸營，至日晡時禮畢。

宋・汪藻《靖康要錄》卷一一 十四日，金人來取，內侍司天臺僧道秀才、少府監官吏及冠子、帽子、裁縫、染作、木工、鐵工、銀作、陰陽伎術、影戲、傀儡、小唱等，幷其家屬什物，自此直至二十日方絕，悲哀之狀不可言。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五 優人雜劇，必裝官人，號爲『參軍色』。按《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嘗學縱橫，揣摩弄矢搖丸撦蒲之術，爲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詆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爲京兆，下車而黜之，終於家。至今排戲猶稱古掾曹。又《樂府雜錄》：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令衣白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本朝景德三年，張景以交通曹人趙諫，斥爲房州參軍。景爲《屋壁記》，曰：『近到州，知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違戾改教者爲之。凡朔望饗宴，使預焉。人一見必指曰參軍也，倡優爲戲，亦假爲之，以資玩戲。』今人多裝狀元進士，失之遠矣。

又卷一〇 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虜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傳及此。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互舍衆伎》 雜扮或名雜旺，又名紐元子，又名技和，乃雜劇之散段。在京師時，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百戲，在京師時，各名左右軍，竝是開封府衙前樂營。相撲爭交，謂之角觝之戲，別有使拳，自爲一家，與相撲曲折相反，而與軍頭司大士相近也。踢弄，每大禮後宣赦時，搶金雞者用此等人，上竿、打筋斗、踏蹺、打交輥、脫索、裝神鬼、抱鑼、舞判、舞斫刀、舞蠻牌、舞劍，與馬打毬，並教船水鞦韆，東西班野戰，諸軍馬上呈驍騎，北人乍柳街市轉焦館爲一體。雜手藝皆有巧名：踢瓶、弄椀、踢磬、弄花鼓搥、踢墨筆、弄毬子、棃築毬、弄斗、打硬、教蟲蟻，及魚弄熊，燒煙火、放爆仗、火戲兒、水戲兒、聖花、撮藥、藏壓藥、法傀儡、壁上睡，小則劇術射穿，弩子打彈，攢壺瓶，即古之投壺手影戲，弄頭錢，變綫兒，寫沙書，改字。弄懸絲傀儡，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杖頭傀儡，水傀儡，肉傀儡。以小兒後生輩爲之凡傀儡敷演煙粉

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之類是也。影戲，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彩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姦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戲也。

又《閑人》　又有專以參隨服事爲生，舊有百事皆能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動樂器、雜手藝、唱叫白詞、相席打令、傳言送語、弄水使拳之類，並是本色。

又有專爲棚頭，又謂之習閑，凡擎鷹、駕鷂、調鶉鴿、養鵪鶉、鬥雞、賭博、落生之類。

又有是刀鑷手作，人長於此態，故謂之涉兒，取過水之意也。此等刀鑷，專攻街市阜院，取奉郎君子弟，幹當雜事，說合交易等。

又有趕趁唱喏者，探聽妓館人客，及遊湖賞翫所在，專以獻香送勸爲由，覓錢贍家。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多呈本事，必得而後已，但在出著發放如何也。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録》　關撲螺鈿交椅、螺鈿投鼓、螺鈿鼓架、螺鈿甑物、時樣漆器、新窑青器、乳窑楪碟、桂漿合伏、犀皮動使、合色涼傘、小銀槍刀、諸般斗笠、打馬象棋、雜綵掇毬、宜男扇兒、土宜栗粽、懸絲獅豹、土宜巧粽、杖頭傀儡、宜男竹作、錫小筵席、雜彩旗兒、單皮鼓、大小採蓮船、番鼓兒、大扁鼓、道扇兒、耍三郎、泥黃胖、花籃兒、一竹竿、竹馬兒、小龍船、糖獅兒、簷前樂、打馬圖、鬧竹竿、趕趁船。賣客弟子，撮弄泥丸，鹹酸蜜煎，旋造羹湯，唱耍令，學像生，弄傀儡，般雜班，瓶掇酒，點江茶蔬菜，關撲船，亦不少。

又　十三軍大教場、教奕軍教場、後軍教場、南倉內、前杈子裏、貢院前、佑聖觀前寬闊所在，撲賞幷路岐人在內作場，行七聖法，切人頭下，賣符，少閒依元接上。畚鐍子，吞劍，取眼睛，大裏捉當，三錢教魚跳刀門，烏龜踢弄，金翅覆射，斗葉猢孫，老鴉下棊，蜡觜舞齋郎，鵪鶉弩，教熊使棒，相棒，王宣弄麵，打一丈方餅。喝涯詞，只引子弟；聽淘眞，盡是村人。打硬底，擘破鐵橄欖。戾家相撲，獵戶。賣山風藥鋪：虎皮、虎頭、虎爪。黃顯貴沒眼動清樂，林遇仙聖花撮藥。天武張擎石毬，花馬兒掇石墩。廓介酒李一郎，野呵小說處處分數，別亦有促頭消息撲弄箇瓜漲上桃，婺州角兒。孟秋行幸同前。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五《明禋禮成登門放赦》　宰執百官立班於麗正樓下，駕興，宮架樂作，上升樓，而『扇蓋初臨樓檻外，捲簾敞坐正臨軒，要令祭澤該方國，先示堯民肆罪恩。』丈竿尖直，上有盤，立金雞，銜紅幡，上書『皇帝萬歲』，盤底以紅綵索懸於四角，令四紅巾百戲人爭先沿索而上，先得者執金雞嵩呼謝恩。前輩有詩曰：『立起青雲百尺盤，文身驍勇上雞竿。嵩呼爭得金幡下，萬姓均歡仰面看。』御樓上以紅錦索引金鳳銜赦文放下，至宣赦臺前，通事舍人接赦宣讀，大理寺帥漕兩司等處，以見禁杖罪之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獄卒簪花跪伏門下，傳旨釋放。『湯網蠲除不任刑，聖心仁恕給民生，傳宣脱去花枷後，萬歲聲連快活聲。』樓上簾已垂，徹扇已入，上回內，伶人樂大震，迎駕入內。『赦頒郡邑急翻行，迎拜宣傳廣聖仁。四海一家沾大霈，盡令黎庶慶維新！』

又卷六《孟冬行朝饗禮遇明禋歲行恭謝禮》　教樂所伶工、雜劇色，渾裏上高簇花枝，中間裝百戲，行則動轉。諸司人員如局幹、殿幹及百司下親事等官，多有珠翠花朵，裝成花帽者。惟獨至尊不簪花，止平等輦後面黃羅扇影花而已。都人瞻仰天表，御街遠望如錦。向有朝臣吟二十八字曰：『景靈行駕到和寧，頭上宮花射綵雲。歸向慈嚴誇盛事，誓殫忠力報吾君。』又有恭謝二詞詠之，名《滿庭芳》：『鳳閣祥烟，龍城佳氣，明禋恭謝時豐。綺羅爭看，簾幙捲南風。十里仙儀寶仗，暖紅翠，玉碾玲瓏。鑾回也，簫韶緩奏，聲在五雲中。千官迎萬乘，絲綸疊疊，錦繡重重，聽鳴稍輦路，宴罷鰲宮，瞻仰天顏有喜，君恩霈，寰宇雍容。生平願，洪基鞏固，聖壽永無窮。』《慶清朝》：『銀漏花殘，紅消燭淚，九重魚鑰，韶聲沸奏，萬乘祥曦門外。蓋聖君恭謝靈休，謹訪景明嘉禮。天意好，祥風瑞月，時正當小春天氣，禁街十里香中，御輦萬紅影裏，千官花底，控繡勒寶鞭搖曳，看萬年永慶吾皇，撚指又瞻三載。』《御街行》：『時康三載昇平世，恭謝三朝禮。羣臣禁衛戴花回，齪巷兒郎精銳，戰袍新樣團雕擁，重隘圍子隊。繡衣花帽挨排砌，錦仗天街裏，有如仙隊玉京來，妙樂鈞天盈耳。都民觀望時，果是消災滅罪。』《瑞鶴仙》：『歡聲盈萬戶，慶景靈禮畢，鑾輿遊步，西郊煖風布。喜湖山深鎖，非烟非霧，傳收繡羽，驊騮馳驟絨縷，望彤芳，穩穩金鑾，袞鸞翔舞。雲馭近回天廄，

錫宴瓊津，洪恩均顧，霞天向暮，翠華動，舞韶擧，絳紗籠千點，星飛清禁，銀燭交輝輦路。瑞光中，渺祝無疆，太平聖主。』車駕還內。『后妃殿閣蒙頒犒，併裁高裝數百重，均給隨鑾禁衛士，狼餐皆有喜歡容。』

又卷二〇《百戲伎藝》 百戲踢弄家，每於明堂郊祀年分，麗正門宣赦時，用此等人，立金雞竿，承應上竿搶金雞。兼之百戲，能打筋斗、踢拳、踏蹺、上索、打交輥、脫索、索上擔水、索上走裝神鬼、舞判官、斫刀蠻牌、過刀門，過圈子等。理廟時，有路岐人，名十將宋喜，常旺兩家。有踢弄人，如謝恩、張旺、宋寶哥、沈家強、自來強、宋達、楊家會、宋賽歌、宋國昌、沈喜、張寶哥、常家喜、小娘兒、李顯、沈喜、湯家會、湯鐵柱、莊德、劉家會、小來強、鮑老兒、宋定哥、李成、莊寶、潘貴、宋慶哥、湯家俊等。遇朝家大朝會、聖節，宣押殿庭承應。則官府公筵，府第筵會，點喚供筵，俱有大犒。又有村落百戲之人，拖兒帶女，就街坊橋巷，呈百戲使藝，求覓鋪席宅舍錢酒之貲。且雜手藝，即使藝也，如踢瓶、弄碗、踢磬、踢缸、踢鐘、弄花錢、花鼓、槌踢筆墨、壁上睡、虛空挂香爐、弄花毬兒、拶築毬、弄斗、打硬、教蟲蟻、弄熊、藏人、燒火、藏劍、喫鍼、射弩端、親背、攢壺瓶等，綿包兒、撮米酒，撮放生等藝。淳祐以後，藝術高者有包喜、陸壽、施半仙、金寶、金時好、宋德、徐彦、沈興、趙安、陸勝、包壽、范春、吳順、金勝等。此藝施呈，委是奇特；藏去之術，則手法疾而已。凡傀儡，敷演烟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如懸線傀儡者，起于陳平六奇解圍故事也，今有金線盧大夫、陳中喜等，弄得如眞無二，兼之走線者尤佳。更有杖頭傀儡，最是劉小僕射家數果奇，大抵弄此多虛少實，如巨靈神姬大仙等也。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賽寶哥、王吉、金時好等，弄得百憐百悼。兼之水百戲，往來出入之勢，規模舞走，魚龍變化奪眞，功藝如神。更有弄影戲者，元汴京初以素紙雕簇，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綵色妝飾，不致損壞。杭城有賈四郎、王昇、王閏卿等，熟于擺布，立講無差。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蓋亦寓褒貶於其閒耳。

又《角觝》 角觝者，相撲之異名也，又謂之『爭交』。【略】瓦市相撲者，乃路岐人聚集一等伴侶，以圖摽手之資。先以女颭數對打套子，令人觀覩，然後以膂力者爭交。若論護國寺南高峯露臺爭交，須擇諸道州郡膂力高強、天下無對者，方可奪其賞。如頭賞者，旗帳、銀盃、綵段、錦襖、官會、馬匹而已。頃于景定年閒，賈秋壑秉政時，曾有溫州子韓福者，勝得頭賞，曾補軍佐之職。杭城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賽關索、赤毛朱超、周忙憧、鄭伯大、鐵稍工韓通住、楊長腳等，及女占賽關索、囂三娘、黑四姐女衆，俱瓦市諸郡爭勝，以爲雄偉耳。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角觝》 今相撲也。《漢武故事》曰：角觝，昔六國時所造。《史記》：秦二世在甘泉宮作樂角觝。注云：戰國時，增講武以爲戲樂，相誇角其材力以相觝觸，兩兩相當也。漢武帝好之。

又《俳優》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求倡優侏儒，而爲奇偉之戲。則優戲已見於夏后之末世。晉獻公時，有優施。魯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宮中之樂，有俳優戲於前。此蓋優戲之始也。

又《傀儡》 世傳傀儡起於漢高祖平城之圍，用陳平計，刻木爲美人，立之城上，以詐冒頓閼氏。後人因此爲傀儡。按《前漢・高紀》七年注，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遺遺閼氏。而無刻木事。今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爲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爲也。此疑傀儡之始矣。秦、漢有魚龍曼衍之戲，其事亦粗見。唐李商隱《宮辭》曰：『不須看畫魚龍戲，發遣君王怒偃師。』是以《通典》曰：『窟礧子亦曰魁礧，作偶人以戲，善歌舞。』審此，知其偃師之遺事也。一云本喪樂，漢末始設之嘉會，不知何以爲喪樂。《風俗通》曰：漢靈帝時，京師賓昏嘉會皆作魁礧。梁散樂亦有之，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也。《顔氏家訓》云：古有禿人姓郭，好諧謔，今傀儡郭郎子是也。

又《百戲》 梁元帝《纂要》曰：百戲起於秦、漢曼衍之戲，後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尋橦等也。一云都盧尋橦。都盧，山名，其人善緣竿百戲。

又《高絙》 又曰：梁有高絙伎云。今戲繩者，世謂上索者是也。亦踏索之事云，非自梁始也。又有弄椀諸伎。後漢天子正旦受賀，以大繩繫兩柱，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比肩而不傾。

又《水戲》 《典略》曰：魏明帝使博士馬鈞作水轉百戲，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列騎備，如漢西京故事，今世皆傳其法。蓋其始自馬鈞也。

又《影戲》 故老相承，言影戲之原，出於漢武帝李夫人之亡，齊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夫人無已，迺使致之。少翁夜爲方帷，張燈燭，帝坐他帳，自帷中望見之，彷彿夫人像也，蓋不得就視之。由是世閒有影戲。歷代無所見。宋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緣飾作影人，始爲魏、吳、蜀三分戰爭之像。

又《嗔拳》 江淮之俗，每作諸戲，必先設嗔拳笑面，有諸行戲，時嘗在故臘之末。所作之人，又多村夫，初不知其所謂也。按《荆楚歲時記》有諺語云：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細腰鼓，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除。今南方爲此戲者，必戴面如胡人狀，作勇力之勢，謂之嗔拳。則知其爲荆楚故俗舊矣。

又《合生》 《唐書・武平一傳》曰：中宗宴兩儀殿，胡人襪子、何懿倡合生，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比來妖伎胡人，於御座之前，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即是合生之原，起自唐中宗時也。今人亦謂之唱題目。

又《生花》 今京城有生花種植以戲者。按《前漢・張騫傳》：漢武帝遣趙破奴等破車師，大宛以梨軒眩人獻於朝。顏師古注云：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履火，種瓜植樹，屠人戮馬之術是也，本自西域來。由是言之，種瓜植樹即生花之事也，蓋自漢武時，大宛所獻眩人始云。

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故都戲事》 余垂齠時，隨先君子故都，嘗見戲事數端，有可喜者，自後則不復有之，姑書於此，以資談柄云。呈水嬉者，以髹漆大斛滿貯水，以小銅鑼爲節，凡龜、鱉、鰍、魚皆以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舞罷即沈，別復呼其他，次第呈伎焉。此非禽獸可以教習，可謂異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視。每設大輪盤，徑四五尺，畫器物、花鳥、人物凡千餘事，必預定第一箭中某物，次中某物，次中某物，既而運輪如飛，俾客隨意施箭，與預定無少差。或以數箭，俾其自射，命之以欲中某物，如花鬚、柳眼、魚鱟、燕翅之類，雖極微眇，無不中之。其精妙入神如此，然未見能傳其技者。又太廟前有戴生者，善捕蛇。凡有異蛇必使捕之，至於赤手拾取如鰍、鱔然。或爲毒螫所嚙，一指腫脹如椽，旋於笈中取少藥糝之，即化黃水流出，平復如初。然十指所存亦僅四耳。或欲捕之蛇藏匿不可尋，則以小葦管吹之，其蛇則隨呼而至，此爲尤異。其家所蓄異蛇凡數十種，鋸齒毛身，白質赤章，或連錢，或紺碧，或四足，或兩首。或僅如稱衡而首大數倍，謂之飯揪頭，云此種最毒。其一最大者如殿楹，長數尺，呼之爲蛇王。各隨小大以筠籃貯之，日啖以肉，每呼之，使之旋轉升降，皆能如意。其家衣食頗贍，無他生產，凡所資命，惟視吾蛇尚存耳，亦可仿佛豢龍之技矣。又嘗侍先子觀潮，有道人負一簏自隨，啓而視之，皆枯蟹也。多至百餘種，如惠文冠、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龜、如蟾、如蝟，或赤、或黑、或紺，或斑如玳瑁，或粲如茜錦，其一上有金銀絲，皆平日目所未覩。信海涵萬類，無所不有。昔聞有好事者居海瀕爲蟹圖，未知視此爲何如也。杜門追想往事，戲書。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事卷一〇

元・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一一《優戲録序》 侏儒奇偉之戲，出於古亡國之君。春秋之世，陵轢大諸侯。後代離析文義，至侮聖人之言爲大劇，蓋在誅絕之法。而太史公爲滑稽者作傳，取其譚言微中，則感世道者深矣！錢唐王曄集歷代之優辭有關於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玳瑁頭，凡若干條。太史公之旨，其有概於中者乎！予聞仲尼論諫之義有五：始曰『譎諫』，終曰『諷諫』，且曰：『吾從者諷乎！』蓋一諷之效，從容一言之中，而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者之所不及也。觀優之寓於諷者，如『漆城』、『瓦衣』、『兩稅』之類，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煩乎牽裾、伏蒲之勃也。則優戲之伎，雖在誅絕，而優諫之功，

豈可少乎？他如安金藏之剖腸，申漸高之飲鴆，敬新磨之勉戮疲令，楊花之飛易亂主於治，君子之論，且有謂臺官不如伶官。至其錫敎及於彌侯、解愁具死也，足以愧北面二君者，則憂世君子不能不三嗟於此矣。故吾於曄之編爲叙之如此，使覽者不徒爲軒渠一噱之助，則知曄之感，太史氏之感也歟！至正六年秋七月序。

又《朱明優戲録》 百戲有魚龍、角觝、高絙、鳳皇、都盧、尋幢、戲車、走丸、吞刀、吐火、扛鼎、象人、怪獸、含利、潑寒、蘇木等伎，而皆不如俳優，侏儒之戲或有關於諷諫，而非徒爲一時耳目之玩也。窟磊家起於偃師獻穆王之伎，漢戶牖侯祖之，以解平城之圍，運機關，舞埤間，閎支以爲生人。後翻爲伶者戲具，其引歌舞亦不過借吻角咮聲，未有引以人音。至於嬉笑怒罵，備五方之音，演爲諧諢嘻咂而成劇者也。玉峰朱明氏世習窟磊家，其大父應俳首駕前。明手益機警，而辨舌歌喉，又悉與手應，一談一笑，眞若出於偶人肝肺間，觀者驚之若神。松帥韓侯宴余偃武堂，明供群木偶爲尉遲平寇，子卿還朝於降臣民辟之際，不無諷諫所係，而誠非苟爲一時耳目玩者也。韓侯既賚以金，諸客各贈之詩，而侯又爲乞吾言以重厥伎，於是乎書以遺之。時至正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有三日。

《文獻通考》卷一四七《散樂百戲》 散樂非部伍之正聲，其來尚矣。其雜戲蓋起於秦，漢有魚龍曼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桉、都盧尋橦、丸劒戲車、山車興動雷、跟挂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若此之類不爲不多矣。然其詭怪百出，驚俗駭觀，非所以善民心化民俗，適以滔堙心耳，歸於淫蕩而已。

後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而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輝輝日光，以兩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總名百戲。

江左猶有高絙紫鹿跂行鱉食，齊王捲衣、竿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戲，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伎。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觀，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絙紫鹿，又有天台山伎。

齊武帝嘗遣主書董仲民，按孫興公賦，造蓬苔石橋，道士捫翠之狀。尋省焉。

梁又設跳鈴，劒擲倒獼猴，幢青紫綠，緣高絙變黃龍弄龜等伎。陳氏因之。

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觝，麒麟、鳳皇、仙人、長蛇、白象、白武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人，車高絙百尺，長趫幢跳丸，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鐘鼓之節。角觝戲本，六國時所造，秦因而廣之。漢興雖罷，至武帝復采用之。元封中既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觝以觀。示之角者。角其伎也，兩兩相當。角及伎藝射御也。蓋雜伎之總稱云。或曰蚩尤氏頭有角，與黃帝鬬，以角觝人。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載牛角而相觝。漢造此戲，豈其遺象邪？

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

後周武帝保定初，詔罷元會殿庭百戲。宣帝卽位，鄭譯奏徵齊散樂，並會京師爲之。蓋秦角觝之流也，而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常陳於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

隋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夸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於華林苑積翠池側，帝令宮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幷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透而換易，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絙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赴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綉繒綵，其歌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兩京繒錦爲之。中虛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啓

人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伎藝，無不總萃崇。侈器玩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絃擫管以上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近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爲常焉。

唐高祖即位，孫伏伽上言：『百戲散樂，大非正聲。隋末大見崇用，是謂淫風，不可不改。廼者，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欲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之，非詒厥孫謀之道也。傳曰：「樂則韶武。」以此言之，散樂非功成之樂，請並廢之。』

高宗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帝惡其驚人，勅西域關津，不得令入中國。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於善幻人，至中國後漢安帝時，自是歷代有之。

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極銛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於背上吹篳篥，其腹上曲終，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漢代有橦末伎，又有盤舞；晉代加之，以杯爲之。杯盤舞梁，有長橋伎跳、鈴伎躑倒，伎跳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緣竿伎，又有獼猴緣竿伎，未審何者爲是。又有弄椀珠伎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礧子等戲。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婆羅門樂七，篳篥二，齊鼓一，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餘雜戲變態多端，皆不足稱也。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一四《漫衍角觝》　《西域傳》：『上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兪》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又《張騫傳》：『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軒眩人獻於漢。』註：『眩，幻也。』如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安帝永寧中，撣國遣使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鹽鐵論》言：漢代百戲之目，曰『唐梯追人，奇蟲胡姐』。唐梯，今高竿。追人，今截割人。易牛馬首。奇蟲，卽魚龍戲也。後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獻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翳目而成化爲黃龍，長八丈，遊戲輝耀日光。以兩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總名『百戲』。江左有高絙、紫鹿、跂行、鱉食、齊王捲衣、笑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戲、背負靈嶽、桂樹白雲、畫地成川之技。後魏道武，造五兵角觝、麒麟、鳳凰、仙人、長蛇、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人車、高絙百尺、長趫、幢、跳丸，以備百戲。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後周宣帝，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技，陳於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隋煬帝大業二年，欲夸四夷，招迎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正月萬國來朝於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赴棚，夾路縱觀。伎人衣錦繡繒綺，歌者爲婦人服，鳴環珮，飾以花髦，殆三萬人。六年，於天津街盛陳百戲，凡有伎藝，無不招萃，珠翠錦罽，費鉅億萬，金石匏革，聞數十里外，彈絲擫管，萬八千人列，炬光燭天地。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爲登高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盆器，各於掌上而跳弄之，二人戴竿其上舞，忽騰透而換，千變萬化，曠古莫儔。唐高宗時，天竺獻伎，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至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極銛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於背上吹篳篥，旋復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而轉無已。又漢有橦末伎，衡狹戲、透劒門戲，卷簾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之。張衡所謂衡狹燕濯，胸突鋒鍉也。又有盤舞、杯盤舞。梁有長橋伎、跳鈴伎、躑倒伎、跳劍伎、舞輪伎、透三峽伎、高絙伎。梁有獼猴幢鼓緣竿伎。唐明皇時，每賜宴設酺，敎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丸劍、角觝、戲馬、鬬雞、石虎。《鄴中記》：『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絙、龍魚、鳳凰、安息、五按之屬，莫不畢備。』又梁時三朝大會，有刺長迎華橦伎、青綺橦伎、一繖華橦伎、雷橦伎、金輪橦伎、白虎橦伎、獼猴橦伎、琢木橦伎。案：橦呪願伎則卽漢所謂都盧尋橦，今之所謂上竿也。宋有藏挾、雜旋、弄槍、椀瓶、疑劒、透劒、尋橦諸戲。又有九頭獅子，意錢，跳丸、吞刀、吐火之技。繇此觀之，幻戲之來久矣。《拾遺記》載：『身毒國人屍羅有道術，於指端出浮屠一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絕倫。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眞人矣。又於指上吹浮屠，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一二

寸，俄八九尺。風至雲起，以一手揮之，龍虎復入耳中，又張口而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鴻、螭，直入口內，更張口，則羽蓋、螭、鴻相隨，從口而出。』《述異記》：『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裏，綴金玉羽毛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爲犀、象、獅子、龍、蛇之狀，或變爲虎、兕，或口吐人於掌中，備百戲之樂。展轉屈曲於指間，見人形或長數分，或長數寸，俗謂之婆侯伎，則扶婁之派也。』《太平廣記》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脚痛，求寄鵝籠中，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彥負籠息樹下，書生云：「欲爲君薄設。」乃於口中吐一銅盆、奩子，具諸珍饌，氣味芳美。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自隨，欲暫邀之。」又於口中吐一女子，衣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彥宴飲。俄書生醉臥，此女子謂彥：「雖與書生結好，竊將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又於口中吐一男子，明穎可愛，與彥叙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吐一錦帳，與書生共眠，男子復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將女子同行，口中又吐一女子，譙酌調戲。良久，聞書生動聲，取所吐。女子，還納口中，女子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書生起曰：「暫眠且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別。」復吞此女子，諸銅器悉納口中而去。』《玄怪錄》：隋開皇中，廣都侯遹至劒門，見四廣石大如斗，收藏書籠中，皆化爲金。因市美妾十餘，大開第宅，置良田別墅，後乘春出遊，數伎隨行。忽有老翁載負大笈，坐於席末，引滿嘻笑，曰：『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吾比來求償耳。』盡取遹妾十餘人，投之笈中，亦不覺笈中之窄。須臾失所在，後遹家日貧，十餘年却歸蜀，至劒門，又見前老翁，攜所將之妾游行，見遹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竟不能測。』《說海》：『唐貞元中，揚州有丐者，自稱媚兒，懷中出琉璃瓶，可受半升，表裏通明，瓶項如葦管，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見瓶間如粟，好事者以驢馬與之，入瓶如蠅，行動如故。俄有度支綱至，凡數十車，綱主戲曰：「爾能令車入瓶乎？」曰：「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躍身入瓶，綱主大驚，破瓶，一無所有矣。又張定有道術，常提一水瓶，至庭中，禹步繞三匝，乃傾於庭內，見人無數，長六七寸，官僚、將吏、士女喧闐，滿庭局筵隊仗，音樂百戲，樓閣車棚，無不精審。如此一日至夕，復側瓶於庭，人物車馬，千羣萬隊，邐迤俱入瓶中。取視無一物，每見圖畫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眞無異。』《瀚園》：『山璩生名自忍，少販茶，入天姥山，遇神仙，授變化隱形之術，又曉搬運法，分杯結霧，化竹釣鰡，無所不工。杖頭三葫蘆，大如杯。一日，醉後謂衆曰：「某有奇術，請爲諸君設之。」遂解下三葫蘆，用五彩繩三尺繫之，綰於席端，按亥卯未三方，指南邊者曰：「此天界。」指左者，「此地界。」右者，「此人界。」衆聚觀之，洞無一物，口喃喃誦呪數十語，第三葫蘆陡然震動，見人馬無數，皆長二三寸，官僚將吏，老少士女，隊仗音樂，提攜負戴，從繩上行，踵接肩摩，毛髮分明，細若刻鏤，趨赴於第二葫蘆生，口中仍誦呪，但聞鏘鏘銅鐵聲，鬼嘯非常。須臾，牛頭馬面，獄卒夜叉，種種變相，入第一葫蘆中。又復誦呪如初，則忽湧出天人玉女，珠旛寶蓋，玉皇香案在前，其後擁出諸佛菩薩，帝釋龍神，莊嚴具足，却走進第三葫蘆中。諸頂蓋一時俱下，寂然無聲，視之都無所有矣。嘉靖間，妖僧李福達，一日至蘇州，欲稅空宅，徧閱數處，輒嫌湫隘，後看一大宅，從容袖中出小石函，縱橫不數寸，凡衣服飲食，牀褥臥具，屏障几席，釜甑，一切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又於函中挈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又有十餘小兒，皆衣五彩。將行，還挈諸人並器玩，一一納石函中而去。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一九《角觝》　今小兒俯身，兩手據地，以頭相觸，作牛鬬狀者，即古角觝之戲。後魏道武帝詔修角觝百戲是也。或曰本六國時造，秦因廣之，漢武復用之，兩兩相當，角其伎藝也。或曰蚩尤頭有角，與黃帝鬬，以角觝人。宋時冀州蚩尤戲，其民兩兩戴牛角相觝，即此也。

又《逆行連倒》　今雜戲有名篤叉子者，或即當時跂行繁食之伎。晉咸康中，散騎侍郎顧臻所謂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者，即此。梁、陳時，有曰『擲倒獼猴幢』之流。

清・沈自南《藝林彙考・稱號篇》卷九《巫優類》　《丹鉛錄》：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

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書》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裝服雅麗，歌舞輕徊，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丹鉛錄・呂覽》『楚之衰也，作爲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於楚矣。《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僞飾女伎。今之裝旦也，其褻神甚矣。【略】

《留青日札》今人看街坊雜戲塲曰社夥，蓋南宋遺風也。宋之百戲皆以社名，如雜劇曰緋綠社，蹴毬曰齊雲社，唱賺曰遏雲社，行院曰翠錦社，撮弄曰雲機社之類。詳見《武林舊事》。夥者，方言，凡物盛而多也。或作社火。言如火然，一烘即過也。宋之竦板曰衙前，一火和顧二火。又逐賊被傷全火，見宋乾德詔中。

《丹鉛錄》：教坊家有部有色，部有部頭，色有色長。元周伯清訛呼部頭爲務頭，可笑也。部如法部、胡部之類，色如雜劇色、鬻簫部舞旋部叅軍色之類。諸色以雜劇色爲首。雜劇用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老。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見宋人灌園《古杭夢遊錄》。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六〇《假面》　物原季咸造胡面子，《留青日札》：《西京賦》曰：總會仙倡，戲豹舞熊，白虎鼓瑟，蒼龍吹篪。」注曰：皆爲假頭也。假作其形，即今面鬼兒。《建康實錄》：孫興公嘗著假面戲爲儺，至桓宣武家溫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之，乃興公。《隋唐嘉話》：高齊蘭陵王長恭貌類美婦人，乃着假面以對敵，今之人面是也。《北史》隋柳彧上奏曰：『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階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帶獸面，男爲女服，竭資破產競此一時，請並禁斷。』上可其奏。《老學菴筆記》：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訝其少及見乃是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

清・褚人穫《堅瓠六集》卷四《弄參軍》　《復齋漫錄》：『薛能贈吳姬詩：「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鼉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一作飛似雪，女兒弦管弄參軍。」又本朝張景，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趙諫升，爲房州參軍。景爲《屋壁記略》曰：近制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違戾政教者爲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若人見之必指曰：參軍也。嘗爲其罪矣。至於倡優爲戲，亦假爲之，以資玩笑，況眞爲者乎，宜爲人之輕視而狎侮也。按段安節《樂府雜錄》：戲弄參軍，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掾。唐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年，特授韶州司正參軍。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謫維州司戶參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俳優弄參軍。

戲瑕。唐肅宗筵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爲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恩伏法，其妻配入掖庭，因隸樂工，令爲參軍之戲。公主諫以爲不可，遂罷戲，而免阿布恩之妻。《因話錄》所載甚詳。薛能詩『可證女優妝束矣』。《輟耕錄》：直以參軍爲後世副淨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然則戲中狐酸，皆可名參軍也，豈必副淨爲之哉？

又《堅瓠十集》卷四《優人諧戲》　《群居解頤》：『優人李可及善諧戲，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升座，稱『三教論衡』。一人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金剛經》云：「趺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然後兒坐也？』又問『太上老君何人？』對曰：『亦婦人。』問者曰：『何也？』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又問『文宣是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曰：『何也？』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大笑，厚賜之。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悖拏兒舞》　唐張祜《悖拏兒舞》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唱梁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驚笑悖拏兒。』今有丑喇班，用小童以筋頂椀而轉，升高復下，送葬之家，亦有於前導作此戲者，想亦悖拏舞之遺意耶。

清・金埴《不下帶編》卷六　宣和間伶人焦德，以諧謔被遇。一日從幸艮嶽，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對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

『禁苑花竹，皆取諸四方，用於民力，在途既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鍬、澆、焦、燒』，四時之號。謂掘之以鍬，取水以澆，既而焦，遂以燒。園林之中，免此者寡矣！

又 姑蘇有徐部香者，以滑稽遊士林間，亦一吻流也。適督學歲考按，部香詼語於廣座中曰：『有父子畏考者，百計難免。其子忽得一計，則狂喜曰：「妙甚！妙甚！」父急訊曰「計將安出？」子答曰：「阿爺但假死數日，則考俱免矣！」父亦狂喜，遂詐作死狀，牒報果免，而猶延僧修懺，以飾耳目。一僧手疏詞高聲朗贊「先考某府君」，則其父大驚，躍起譙曰：「所以假死者，求免考耳，乃欲先考吾耶！是眞逼之死矣！」』座咸絕倒。客戲爲一絕云：『歲考難逃父子愁，父裝假斃子丁憂。一聲「先考」追魂魄，眞要修齋眞命休。』

清・袁棟《書隱叢說》卷三《演弄木偶》 雜劇中有演木偶者，木偶本是以假作眞，而演劇者先以眞作假，復以假作眞，輾轉變幻，何異人世之紛紜？

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卷上《戲題傀儡》 偶與錢仲堅、王郁選桓重劇談靜寧軒，一優童至，戲以傀儡品題，三人都肖，予笑謂彼置我何等？徐曰：『冠帶上場，定是正人模樣。』予口占句云：『早被塵埃埋本色，不圖寫照在梨園。』

清・錢泳《履園叢話・雜戲》 按《文獻通考》，雜戲起於秦、漢，門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今世之測變器物及弄缸弄碗諸劇，愈出愈奇，皆古所無也。道光初年，以國喪不演戲，大家酒館，輒以戲法弄碗，雜以詼諧，爲佑觴之具，自此風行一時。同鄉言心香通守嘗置酒招余，戲書二絕云：『空空妙手能容物，亹亹清言欲笑人。謾道世間人作假，要知凡事總非眞。』『踢毬弄碗眞無匹，舞劍緣竿未足多。觀者滿堂皆動色，一時里巷廢絃歌。』惟考元吳淵穎有《碗珠》詩云：『碗珠聞自宮掖來，長竿寶碗手中迴。』似即今之弄碗也，可補古雜戲之缺。

雜戲之技，層出不窮，如立竿、吞劍、走索、壁上取火、席上反燈、弄刀舞盤、風車簸米、飛水頂燭、摘豆抽籤、打毬鉛彈、攢梯、弄缸、弄甕、大變金錢、仙人吹笙之類，一時難以盡記。又有一老人，年八十餘，能以大竹一竿，長四五丈，豎起，獨立竹竿頭上，更奇，不知操何術也。他如抽牌算命、蓄猴唱戲、弄鼠攢圈、蝦蟆教學、螞蟻鬥陣等戲，則又以禽獸蟲蟻而爲衣食者也。



《點石齋畫報》申四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一一《虹橋録》上 井天章善學百鳥聲，遊人每置之畫舫間與鳥鬥鳴，其技與畫眉揚並稱。次之陳三毛、浦天玉、謊陳四皆能之。

又 鳳陽人蓄猴令其自爲冠帶演劇，謂之猴戲。又圍布作房，支以一木，以五指運三寸傀儡，金鼓喧嗔，詞白則用叫頦子。均一人爲之，謂之肩擔戲。二者正月城內極多，皆預於臘月抵郡城，寓文峯塔壺蘆門客舍，至元旦進城。上元後，城中已遍，出郭求鬻于堤上。

又 雜耍之技，來自四方。集于堤上，如立竿百伎。建幟于顛，一人盤空拔幟，如猱升木。謂之竿戲。長劍直插喉嗓，謂之飲劍。廣筵長席，滅燭黑火，一口吹之，千盞皆明，謂之壁上取火、席上反燈。長繩高繫兩端，兩人各從兩端交過，謂之走索。取所佩刀令人盡力刺其腹，刀摧腹幡，謂之弄刀。置盤竿首，以手擎之，令盤旋轉。（腹）〔復〕兩手及兩腕、腋、兩股及腰與兩腿，置竿十餘，其轉如飛，或飛盤空際，落於原竿之上，謂之舞盤。戲車一輪，中坐數女子，持其兩頭搖之，旋轉如環，謂

之風車。一人兩手執箕，踏地而行，揚米去糠，不溢一粒，謂之簸米。置丈許木於足下，可以超乘，謂之躚高蹻。以巾覆地上，變化什物，謂之撮戲法。以大盌水覆巾下，令隱去，謂之飛水。置五紅豆於掌上，令其自去，謂之摘豆。以錢十枚，呼之成五色，謂之大變金錢。取斷臂小兒，令吹笙，工尺俱合，謂之仙人吹笙。登丑秋月，諸雜耍醵資買棹，聚於熙春臺，各出所長。凡數日而散。一老人年九十許，曳大竹重百餘斤，長三四丈，立頭上。每畫舫過，與一錢。黃文暘爲之立傳。

汪某以串客傾其家，至爲乞兒，遂傅粉作小丑狀。以五色箋紙爲戲具，立招其上，曰太平一人班。有招之者，輒出戲簡牌，每齣價一錢。

王大頭尖而不獰，置盌頭上。盌中立紙絹人數寸，跪拜跳踉，至於偃仆，其盌不墜。後改業爲賈，販東郊董家莊所產布帶，以竹筐貯貨戴頭上，反喉穿齒作聲，呼小紅帶子。閭巷婦女，不出門庭，聞聲知名，謂其貨眞價實。其後安慶武部習其技，置燈頭上，謂之滾燈。此技亦羯鼓譋中頭如青山峯之法耳。

北人宋二，貌魁梧，色黝黑，嗜酒。好與禽獸伍，禽獸亦樂與之狎。得一奇異之物，置大桶中，繪圖鳴金炫售，以爲日奉酒錢。一日奇貨盡，以犬納桶中，炫售如故，見者嘲之，謂之宋犬。

兩人裸體相撲，借以覓食，謂之擺架子。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楊用修謂打錢名未知指何事。周櫟園辯爲白戰。蓋此技也。

又卷一六《蜀岡錄》　雕繪土偶，本蘇州拔不倒做法。二人爲對，三人以下爲臺，爭新鬥奇。多春臺班新戲，如《倒馬子》、《打盞飯》、《殺皮匠》、《打花鼓》之類。其價之貴，甚於古之鄒時田所製泥孩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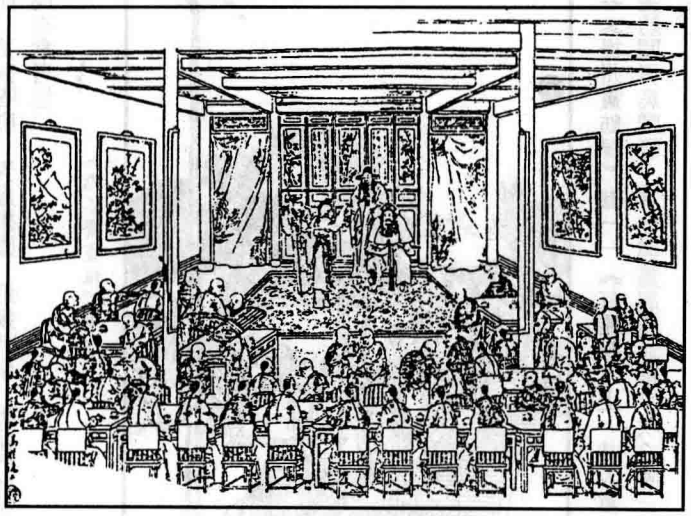
蘇州人以五色粉糍狀人形貌，謂之揑像，鬻者如市。手不停作，截竹五寸，上開七孔，爲簫吹之，謂之山叫子。或以銅爲之。置舌間可以唱小曲諸調。

清・姚燮《今樂考證・傀儡》　王棠云：『魁櫑本喪家樂，漢時嘉會用之。唐時窟儡子一作窟櫑子，唐戲之首舞也，卽傀儡是也。漢高困平城，陳平秘計造木偶人，用機關舞於陣間，樂家翻爲戲。《顏氏家訓》曰：「古有禿人名郭，好詼諧戲謔，今云『傀儡郭郎』。」』

汪汲云：『傀儡，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

翟灝云：『《顏氏家訓》云：「俗名傀儡爲『郭禿』。《風俗通》謂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爲其象耳。」《西河詞話》云：「宮戲本水傀儡，其製用偶人立板上，浮大池面，用屏障其下，而以機運之。杖頭傀儡，以人持其足，俗謂之『捏脚搌』。懸絲傀儡，俗謂之『提綫搌』。」』

又《復莊詩問》卷一三《貓兒戲》　其形至雛，其性至黠。居然自優，能狙能鬻。三寸之燭，八尺之氍。鼓之舞之，其樂于于。幼則用憐，長則用棄。色雖善魔，往將誰媚。貓兒貓兒，假豹之皮。去豹之皮，羣鼠相欺。



清・吳友如《申江時下盛景圖說》貓兒戲

清・平步青《小樓霞說稗・樊噲排君難戲》 戲劇扮演古事，唐時已有。《南部新書》辛云：『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甯殿。上自制曲，名曰《讚成功》。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反正，帝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

庸按：此即《千金記・鴻門宴》一齣之濫觴。若《蜀志・許慈傳》云：『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倣其訟鬥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則仍《左傳》魚里觀優，《史記》夾谷侏儒之舊，非扮演故事，并不得以倡家二字，謂今女戲之緣起也。

《東坡志林》卷一：『蜡，三代之戲禮也。貓虎之屍，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茶香室叢鈔》卷十八引《述異記》『蚩尤戲』，又引《淥水亭雜識》云：『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謂優戲之始。

清・顧公燮《消夏閒記・傀儡之始》 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爲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爲也，此傀儡之始。

傀儡部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録》 御街應市，兩岸術士有三百餘人設肆，年夜抱燈，及有多般，或爲屏風，或做畫，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神鬼，駈邪鼎佛。守歲飲酒，須要消夜果兒，每用頭合底板，簇諸般采果、斗葉、頭子、菓豆市食之類。亦有中樣合裝者，名爲消夜果兒，乃京城鄉風如此。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大小全棚傀儡》 查查鬼查大　李大口一字口　賀豐年　長瓠斂長頭　兔吉兔毛大伯　吃遂　大憨兒　麤日　麻婆子　快活三郎　黃金杏　瞎判官　快活三娘　沈承務　一臉膜　貓兒相公　洞公觜　細旦　河東子　黑遂　王鐵兒　交椅　夾棒　屏風　男女竹馬　男女杵歌　大小斫刀鮑老　交衮鮑老　子弟清音　女童清音　諸國獻寶　穿心國入貢　孫武子教女兵　六國朝　四國朝　遏雲社　緋綠社　胡安女　鳳阮嵇琴　撲胡蝶　回陽丹　火藥　瓦盆鼓　焦鎚架兒　喬三教　喬迎酒　喬親事　喬樂神馬明王　喬捉蛇　喬學堂　喬宅眷　喬像生　喬師娘　獨自喬　地仙旱划船　教象　裝態　村田樂　鼓板　踏橇　撲旗　抱鑼裝鬼　獅豹蠻牌　十齋郎　耍和尚　劉衮　散錢行　貨郎打嬌惜　其品甚夥，不可悉數。首飾衣裝，相矜侈靡，珠翠錦綺，眩耀華麗，如傀儡、杵歌、竹馬之類，多至十餘隊。十二、十三兩日，國忌禁樂，則有裝宅眷籠燈，前引珠翠，盛飾少年尾其後，訶殿而來，卒然遇之，不辨眞僞。及爲喬經紀人，如賣蜂糖餅、小八塊風子，賣字本，虔婆賣旗兒之類，以資一笑者尤多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五 南方好傀儡，北方好鞦韆，然皆胡戲也。《列子》所載『偃師爲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秋千云自齊桓公伐山戎，傳其戲入中國，今燕、齊之間，清明前後此戲盛行，所謂北方戎狄愛習輕趫之能者，其說信矣。

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卷上《戲題傀儡》 偶與錢仲堅、王郗選桓重劇談靜寧軒，一優童至，戲以傀儡品題，三人都肖，予笑謂彼置我何等？徐曰：『冠帶上場，定是正人模樣。』予口占句云：『早被塵埃埋本色，不圖寫照在梨園。』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四《妲己》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記》云：妲己姓鍾，名妲，字己。此說未知所本。按《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韋注曰：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史記索隱》亦云妲字己姓。然則姓鍾之說當是俗傳，不足據也。

《說文》女部：改，女字，從女己聲。此似即妲己之已，乃許君以爲女字，則又不以爲姓矣。

曩聞人言，有用老杜《北征》詩韵者，於妲字竟無他義可用。余按宋周密《武林舊事》，元夕，大小全棚傀儡有麤妲、細妲，又官本雜劇段數有婼賣妲、長壽仙妲，又有老姑遺妲，襤哮店休妲、雙賣妲，但未詳其

名義。

明王志堅《表異錄》云：後唐瓊花公主有二貓，一白而口銜花朵，一烏而白尾，主呼爲『銜蟬奴』、『崑崙妲己』。按妲己之名施之於貓，義亦未詳。

相聲部

宋・周南《山房集》卷四《劉先生傳》　市南有不逞者三人，女伴二人，莫知其爲弟兄妻姒也，以謔句錢。市人曰是雜劇者。又曰：伶之類也。每會聚之衝闐咽之市、官府聽訟之旁、迎神之所，畫爲場，資旁觀者笑之，自一錢以上皆取焉，然獨不能鑿空。其所倣傚者譏切者，語言之乖異者，巾幘之詭異者，步趨之傴僂者，兀者，跛者，其所爲戲之所，人識而衆笑之。有劉先生者，少嘗爲儒，已而遇道人者，教之養生。忽一日盡棄其所嘗學者，日賣一藥，計所得以活妻子，輒閉門不交人事。然其年已六七十歲，肩高於頂，頤隱於臍，貌特異而獨不出聲。每過市，無不爲之絕倒。而其少年者，特工傚之。遇其作場，往觀者必曰『看劉道人』云。計一日之謔雖多端，而其少年傚劉喝藥聲，則必開場。自是三五年，劉出，惡少必隨之。或奪其藥籠，或批其耳，而劉之藥不可售。一日，天微雨，伶人者飲於市，適遇劉賣藥過其前，伶乘醉而詬侮之，以資市人之笑樂，路遏不能行。

清・翟灝《通俗編》　《鄉嬛記》：『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按，今有相聲伎，以一人作十餘人，捷辨而音不少雜，亦其類也。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　像聲即口技，能學百鳥音，並能作南腔北調，嬉笑怒罵，以一人而兼之，聽之歷歷也。

清・李聲振《百戲竹枝詞》　圍設青綾好隱身，『象聲』一一妙于眞。誰知衆口空嘈雜，絕技曾無第二人。

清・捧花生《畫舫餘譚》　起泮宮前，至棘院爲止，值晴明日，百戲俱陳。如解馬、奇蟲、透飛梯、打筋斗、吐火、吞刀、掛跟、旋腹、三棒鼓、十不閑、投狹、相聲、鼻吹、口歌、陶眞、撮弄，凡可以娛視聽者，翹首伸頸，圍如堵牆，評泊優劣，嘖嘖有言。

清・英歛之《也是集續篇》　北京供人消遣之雜技，如昆、弋兩腔，西皮二簧，說評書，唱時調種種之外，更有一種名曰相聲者，實滑稽傳中特別人才也。其登場獻技並無長篇大論之正文，不過隨意將社會中之情態摭拾一二，或形相，或音聲，摹擬仿效，加以譏評，以供笑樂，此所謂相聲也。該相聲者，每一張口，人則捧腹，甚有聞其趣語數年後向人述之，聞者尚笑不可仰，其感動力亦云大矣。猶憶童年聞其形容九門提督出門之威風一段，今述之以供當道之一察焉。（京中雖親王貴胄出門，並無儀仗，且無驅逐行人之事，獨九門提督出，則有囚首喪面，破帽鶉衣之看街兵在前，執黑皮鞭，高聲唱喝云：『大人來了，大人來了！』

相聲者摹看街兵之腔調，喝云：『大人來了，駱駝抱起來（惡其礙路也）。大人來了，驢車趕溝里去（嫌其破蔽也）。大人來了，老太太把孩子摔死（恐其啼聲聒耳也）。』

敦煌變文部

敦煌卷子伯三八四九號背記　夫爲俗講，先作梵了；次念菩薩兩聲；說壓座了。素舊法師唱釋經題了；念佛一聲了；便說開經了；便說莊嚴了；念佛一聲；便一一說其經題字了；便說經本文了；便說『十波羅蜜』等了；便念念佛贊了；便發願了；便又念佛一會了；便回〔向〕發願取散云云。已後便開《維摩經》。講《維摩》：先作梵；次念『觀世音菩薩』三兩聲；便說押座了；便素唱經文了，唱日，法師自說經題了；便說開贊了；便莊嚴了；便念佛一兩聲了；法師科三分經文了；念佛一兩聲，便一一說其經題名字了；便入經說緣喻了；便說念佛贊了；便施主各發願了；

便回向發願取散。

唐・郭湜《高力士外傳》 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

唐・李賀《許公子鄭姬歌》 長翻蜀紙卷明君，轉角含商破碧雲。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五《怪術》篇 望酒旗、玩變場者，豈有佳者乎！

唐・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連錦水濱。檀口解知千載事，清詞堪歎九秋文。翠眉顰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說盡綺羅當日恨，昭君傳意向文君。

《太平廣記》卷二六九引《譚賓録》 乃設詭計，詐令僧設齋，或於要路轉變。

引用書目

引用書目

説明

一、引用書目共一〇九四種，包括本分典使用的主要書籍，部分引用較少者未列入。

二、爲了便於讀者查檢，本分典書目按音序排列，同音者按筆畫多少排列。

三、各書著錄順序依次爲書名、朝代、著者、刊刻年代。新整理標點本順序爲書名、著者、出版者、出版時間。《文淵閣四庫全書》指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續修四庫全書》指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下不逐一標注。

四、校注本一般祇列原著者。

《艾子後語》，明·陸灼，明末杭州雪濤諧史刊本。

《艾子雜說》，宋·蘇軾，明顧氏文房小說本。

《安祿山事蹟》，唐·姚汝能，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

《八家謎語》，清·俞培元，清代刻本。

《白虎通疏證》，漢·班固，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

《白氏長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白雪遺音》，明·馮夢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百戲竹枝詞》，清·李聲振，《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稗史》，元·仇遠，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板橋雜記》，清·余懷，《明清小品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寶劍記》，明·王九思，明嘉靖二十六年刻本。

《抱經堂文集》，清·盧文弨，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抱朴子內篇校釋》，晉·葛洪，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抱朴子外篇校釋》，晉·葛洪，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豹子和尚自還俗》，明·朱有燉，明宣德間刻本。

《鮑參軍集注》，南朝宋·鮑照，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北宮詞紀外集》，明·朱有燉，明萬曆間刊本。

《北紅拂》，明·凌蒙初，明末刊本。

《北涇草堂曲論》，清·陳棟，清道光間刊本。

《北里志》，唐·孫棨，《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第一輯，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北夢瑣言》，五代·孫光憲，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北遊錄》，明·談遷，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四年。

《本事詩》，唐·孟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筆花集》，明·湯式，明鈔本。

《筆華樓新聲》，明·顧仲方，明萬曆間刻本。

《碧雞漫志》，宋·王灼，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碧山新稿》，明·王九思，明嘉靖間刻本。

《碧山樂府》，明・王九思，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賓退錄》，宋・趙與時，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伯虎雜曲》，明・唐寅，飲虹簃刊本。
《泊宅編》，宋・方勺，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博物志校證》，晉・張華，范寧校證，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博異記》，唐・谷神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博異志》，唐・谷神子，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駁五經異義》，漢・鄭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不下帶編》，清・金埴，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彩筆情辭》，明・張栩，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七年。
《驂鸞錄》，宋・范成大，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藏園九種曲》，清・蔣士銓，清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經綸堂刻本。
《曹端集》，明・曹端，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
《曹子建集》，三國魏・曹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草木子》，明・葉子奇，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側帽餘譚》，清・藝蘭生，《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茶香室叢鈔》，清・俞樾，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
《茶餘客話》，清・阮葵生，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長安看花記》，清・楊懋建，《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長短經》，唐・趙蕤，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唱論》，元・燕南芝庵，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晁氏客語》，宋・晁說之，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巢林筆談》，清・龔煒，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巢林筆談續編》，清・龔煒，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朝野類要》，宋・趙升，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朝野僉載》，唐・張鷟，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
《稱謂錄》，鉅，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
《乘異錄》，五代・佚名，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誠齋集》，宋・楊萬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誠齋樂府》，明・朱有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澄懷錄》，宋・周密，續修四庫全書本。
《池北偶談》，清・王士禛，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赤雅》，明・鄺露，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重訂綴白裘全集》，清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重刊增益詞林摘艷》，明・張祿，明嘉靖十八年刊本。
《搜判官喬斷鬼》，明・朱有燉，明宣德間刻本。
《初學記》，唐・徐堅，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
《楚辭補注》，宋・洪興祖，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楚辭集注》，宋・朱熹，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吹劍錄》，宋・俞文豹，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春明夢餘錄》，清・孫承澤，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春明退朝錄》，宋・宋敏求，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春秋繁露》，漢・董仲舒，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春渚紀聞》，宋・何薳，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詞林摘艷》，明・張祿，文學古籍刊行影印明嘉靖四年刊本，一九五五年。
《詞品》，明・楊慎，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詞謔》，明・李開先，《李開先集》，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詞餘叢話》，清・楊恩壽，清長沙楊氏坦園叢書刻本。
《詞苑叢談》，清・徐釚，開明書店鉛印本。
《打啞禪》，明・李開先，《李開先集》，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大戴禮記解詁》，清・王聘珍，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大日經疏抄》，［日］釋圓珍，白化文、李鼎霞《行歷抄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大宋宣和遺事》，元・佚名，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
《大唐創業起居注》，唐・溫大雅，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大唐新語》，唐・劉肅，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
《大學衍義補》，明・邱濬，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九年。
《岱南閣集》，清・孫星衍，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
《丹鉛餘錄》，明・楊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丹鉛總錄》，明・楊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島夷志略校釋》，元・汪大淵，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道山清話》，宋・尤袤，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地圖綜要》，明・吳學儼、朱紹達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帝鑑圖說》，明・張居正，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帝京景物略》，明・劉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帝王世紀》，晉・皇甫謐，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棣萼香詞》，清・宋徵璧，清順治間刊本。
《典故紀聞》，明・余繼登，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典論》，三國魏・曹丕，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琱玉集》，唐・佚名，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釣磯立談》，宋・史□，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丁晉公談錄》，宋・丁謂，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丁年玉笋志》，清・楊懋建，《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訂訛類編・補編》，清・杭世駿，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
《東都事略》，宋・王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觀漢記校注》，漢・劉珍，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
《東京夢華錄》，宋・孟元老，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
《東萊書說》，宋・時瀾，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坡全集》，宋・蘇軾，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坡志林》，宋・蘇軾，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東維子集》，元・楊維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軒筆錄》，宋・魏泰，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東原錄》，宋・龔鼎臣，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一年。
《東齋紀事》，宋・范鎮，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都城紀勝》，宋・耐得翁，《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
《都公譚纂》，明・都穆，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
《獨斷》，漢・蔡邕，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獨醒雜志》，宋・曾敏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獨異志》，唐・李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讀書偶記》，清・趙紹祖，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
《杜陽雜編》，唐・蘇鶚，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
《鈍吟雜錄》，清・馮班，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遯齋閑覽》，宋・范正敏，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多能鄙事》，明・劉基，續修四庫全書。
《爾雅翼》，宋・羅願，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
《爾雅注疏》，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
《耳食錄》，清・樂鈞，敦仁堂藏版，清同治十年刻本。
《耳郵》，清・俞樾，《筆記小說大觀》第三輯，民國年間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
《二如亭群芳譜》，明・王象晉，明末汲古閣刻本。
《二十四史》，中華書局點校本。
《史記》，漢・司馬遷
《漢書》，漢・班固
《後漢書》，南朝宋・范曄
《三國志》，晉・陳壽
《晉書》，唐・房玄齡等
《宋書》，南朝梁・沈約
《南齊書》，南朝梁・蕭子顯
《梁書》，唐・姚思廉
《陳書》，唐・姚思廉
《魏書》，北齊・魏收
《北齊書》，唐・李百藥
《周書》，唐・令狐棻等
《隋書》，唐・魏徵等

《南史》，唐・李延壽
《北史》，唐・李延壽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
《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
《舊五代史》，宋・薛居正等
《新五代史》，宋・歐陽修
《宋史》，元・脱脱等
《遼史》，元・脱脱等
《金史》，元・脱脱等
《元史》，明・宋濂等
《明史》，清・張廷玉等
《法書要錄》，唐・張彥遠，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法言》，漢・揚雄，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法言義疏》，清・汪榮寶，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范文忠公文集》，明・范景文，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方舟集》，唐・李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霏雪錄》，明・劉績，上海涵芬樓影印本，一九二〇年。
《分甘餘話》，清・王士禛，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
《粉墨叢談》，清・黄本銓，清・蟲天子《香艷叢書》，清宣統三年上海國學扶輪社鉛印本。
《封氏聞見記校注》，唐・封演，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
《風俗通義》，漢・應劭，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楓窗小牘》，宋・袁褧，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豐清敏公遺事》，宋・李樸，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馮夢龍全集》，明・馮夢龍，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拊掌錄》，宋・邢居實，元・陶宗儀《説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負苞堂文選》，明・臧懋循，續修四庫全書本。
《陔餘叢考》，清・趙翼，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
《高力士外傳》，唐・郭湜，清宣統三年葉氏觀古堂刻本。
《高僧傳》，梁・釋慧皎，清光緒十年南京金陵刻經處。
《高士傳》，晉・皇甫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歌代嘯》，明・徐渭，清道光間山陰沈氏鳴野山房精鈔本。
《格致鏡原》，清・陳元龍，清光緒二十二年上海積山書局石印本。
《亘史》，明・潘之恆，明天啟六年刊本。
《艮齋雜説》，清・尤侗，續修四庫全書本。
《艮齋雜説續説》，清・尤侗，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
《庚申外史》，明・權衡，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庚巳編》，明・陸粲，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
《孤樹裒談》，明・李默，續修四庫全書本。
《觚賸》，清・鈕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古本山海經圖説》，山東畫報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古今詞話》，清・沈雄，續修四庫全書本。
《古今風謠》，明・楊慎，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宋・虞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古今解鉤沉》，清・余蕭客，陶風樓一九三六年影印本。
《古今事物考》，明・王三聘，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古今譚概》，明・馮夢龍，《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古今小説》，明・馮夢龍，《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古今笑史》，明・馮夢龍，《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古今諺》，明・楊慎，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古今樂府滾調新詞玉樹英》，明・黄文華，明萬曆間刊本。
《古今雜劇》，明・息機子，明萬曆二十六年刊本。
《古今雜劇選》，明・息機子，明萬曆二十六年刻本。
《古今註》，晉・崔豹，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六年。
《古列女傳》，漢・劉向，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古文小品冰雪攜》，明・衛泳，明崇禎間閶門書林張懋先刊本。
《古諺閑譚》，清・曾廷枚，清嘉慶十一年刻本。
《古謠諺》，清・杜文瀾，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

《顧曲雜言》，明・沈德符，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顧誤錄》，清・王德暉、徐沅澂，清咸豐元年北京篆雲齋刊本。
《掛枝兒》，明・馮夢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影印本。
《觀世音應驗記三種》，南朝宋・傅亮、張演，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
《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浙江書局本影印本，一九八九年。
《廣東新語》，清・屈大均，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廣弘明集》，唐・道宣，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九年。
《廣黃帝本行記》，唐・王瓘，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廣列仙傳》，明・張文介，《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九年。
《廣談助》，清・方飛鴻，安固項氏水仙亭鈔本。
《廣笑府》，明・馮夢龍，中央書店總店，一九三六年。
《廣雅》，三國魏・張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廣陽雜記》，清・劉獻廷，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廣異記》，唐・戴孚，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
《廣志繹》，明・王士性，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
《廣卓異記》，宋・樂史，齊魯書社，一九九六年。
《歸田錄》，宋・歐陽修，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歸田瑣記》，清・梁章鉅，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歸震川集》，明・歸有光，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四年。
《鬼谷子》，臺灣世界書局，一九六九年。
《癸辛雜識》，宋・周密，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
《桂海虞衡志》，宋・范成大，《范成大筆記六種》，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桂苑叢談》，唐・馮翊，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
《貴耳集》，宋・張端義，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國朝獻徵錄》，明・焦竑，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四年。
《國老談苑》，宋・王君玉，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過庭錄》，宋・范公偁，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海錄碎事》，宋・葉廷珪，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海語》，明・黃衷，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韓昌黎集》，唐・韓愈，萬有文庫，商務印書館，一九三〇年。
《韓非子》，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韓詩外傳》，漢・韓嬰，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漢・郭憲，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浩然齋雅談》，宋・周密，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河嵩神靈芝慶壽》，明・朱有燉，明宣德間刻本。
《鶴林玉露》，宋・羅大經，上海書店，一九九〇年。
《鶴山集》，宋・魏了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恆言錄》，清・錢大昕，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珩璜新論》，宋・孔平仲，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弘簡錄》，明・邵經邦，清康熙二十七年仁和邵氏刻本。
《侯鯖錄》，宋・趙令畤，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後山談叢》，宋・陳師道，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胡盧編》，明・佚名，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黃山書社，二〇〇八年。
《壺盧山館燈謎》，清・守拙老人，清代抄本。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元・佚名，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虎鈐經》，宋・許洞，叢書集成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花當閣叢談》，明・徐復祚，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華筵趣樂談笑酒令》，明・佚名，明末刊本。
《華陽國志》，晉・常璩，叢書集成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
《畫舫餘譚》，清・捧花生，清・蟲天子《香艷叢書》，清宣統三年上海國學扶輪社鉛印本。
《畫墁錄》，宋・張舜民，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皇甫持正集》，唐・皇甫湜，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皇覽》，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
《皇明十六種小傳》，明・江盈科，岳麓書社，一九九七年。
《淮南鴻烈解》，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
《懷芳記》，清・蘿摩菴老人，《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懷麓堂詩話》，明・李東陽，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懷星堂集》，明・祝允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嵇中散集》，三國魏・嵇康，商務印書館，一九四〇年。
《稽神錄》，宋・徐鉉，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
《雞肋編》，宋・莊綽，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即空觀主人全定西廂記》，明・凌蒙初校注，明朱墨套印本。
《集古錄》，宋・歐陽修，清初謝啟光四留堂刻本。
《集異記》，唐・薛用弱，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籍川笑林》，宋・佚名，宋・曾慥《類說》，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紀效新書》，明・戚繼光，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
《寄園寄所寄》，清・趙吉士，黃山書社，二〇〇八年。
《繼世紀聞》，明・陳洪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夾竹桃》，明・馮夢龍，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
《家世舊聞》，宋・陸游，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
《嘉慶重修一統志》，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甲申雜記》，宋・王鞏，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賈氏譚錄》，宋・張洎，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堅瓠集》，清・褚人穫，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四年。
《剪燈新話》，明・瞿佑，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見聞雜記》，明・李樂，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影印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宋・李心傳，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
《江表志》，宋・鄭文保，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江藩集》，清・江藩，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江鄰幾雜誌》，宋・江休復，上海文明書局，一九二二年。
《江南別錄》，宋・陳彭年，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江南餘載》，宋・佚名，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江西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江盈科集》，明・江盈科，岳麓書社，一九九七年。
《交行摘稿》，明・徐孚遠，清嘉慶間南滙吳氏聽彝室刻本。
《教坊記》，唐・崔令欽，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羯鼓錄》，唐・南卓，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解慍編》，明・樂天大笑生，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戒庵老人漫筆》，明・李詡，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巾箱說》，清・金埴，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今世說》，清・王晫，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今言類編》，明・鄭曉，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今樂考證》，清・姚燮，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影印本，一九三六年。
《金樓子》，梁・蕭繹，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
《金臺殘淚記》，清・張際亮，《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近事會元》，宋・李上交，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荊州記》，南朝宋・盛弘之，清光緒十九年曹氏箋經室叢書。
《經義考》，清・朱彝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精訂陳大聲樂府全集》，明・汪廷訥，明萬曆三十九年新安環翠堂刻本。
《精選雅笑》，明・醉月子，《雅俗同觀》，明末刊本。
《景迂生集》，宋・晁以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景岳全書》，明・張介賓，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九年。
《敬齋古今黈》，元・李治，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
《靖康緗素雜記》，宋・黃朝英，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靖康要錄》，宋・汪藻，清光緒十八年歸安陸氏刻本。
《靜志居詩話》，清・朱彝尊，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清・周祥鈺，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七年影印本。
《九宮譜定》，清・查繼佐，鴛湖散人，清初金閶綠蔭堂刻本。
《九籥別集》，明・宋懋澄，續修四庫全書本。
《九籥集》，明・宋懋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酒家傭傳奇》，明・馮夢龍，明崇禎間墨憨齋刊本。
《舊聞證誤》，宋・李心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菊部群英》，清・半標子，《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鞠通樂府》，清・沈自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劇說》，清・焦循，《焦循論曲三種》，廣陵書社，二〇〇八年。
《劇談錄》，唐・康駢，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倦遊雜錄》，宋・張師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鐫鍾伯敬先生秘集十五種》，明・葉舟，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紹倒錄》，宋・朱暉，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開顏錄》，宋・周文玘，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開元天寶遺事》，五代・王仁裕，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
《開元占經》，唐・瞿曇悉達，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九年。
《看山閣閑筆》，清・黃圖珌，《看山閣集》康熙原刊本。
《可書》，宋・張知甫，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客座贅語》，明・顧起元，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空同集》，明・李夢陽，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孔叢子》，漢・孔臧，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孔子家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〇〇年影印本。
《寇萊公遺事》，宋・佚名，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曠園雜志》，清・吳陳琰，清康熙四十一年至五十一年刻本。
《困學紀聞》，宋・王應麟，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
《括地志輯校》，唐・李泰，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括異志》，宋・張師正，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
《藍橋玉杵記》，明・雲水道人，商務印書館據明萬曆刻本影印，一九五四年。
《攬轡錄》，宋・范成大，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鄉嬛文集》，明・張岱，《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上海貝葉山房排印本，一九三五年。
《浪跡叢談》，清・梁章鉅，續修四庫全書本。
《老學庵筆記》，宋・陸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樂郊私語》，元・姚桐壽，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類說》，宋・曾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冷齋夜話》，宋・釋惠洪，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
《李開先集》，明・李開先，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李元賓文集》，唐・李觀，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李中麓閑居集》，明・李開先，《李開先集》，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李卓吾先生批評古本荊釵記》，明・李贄，明萬曆間刊本。
《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禮疏綱目》，清・江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笠閣批評舊戲目》，清・吳震生，《箋注牡丹亭》，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笠翁傳奇十種》，清・李漁，《李漁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笠翁一家言詩詞集》，清・李漁，《李漁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笠翁一家言文集》，清・李漁，《李漁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歷代詞話》，清・王奕清，清・范辰垣等編《歷代詩餘》，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隸經文》，清・江藩，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蓮社高賢傳》，晉・佚名，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練兵實紀》，明・戚繼光，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兩般秋雨盦隨筆》，清・梁紹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兩淮鹽法志》，清・單渠，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六六年。
《兩山墨談》，明・陳霆，續修四庫全書本。
《聊齋志異》，清・蒲松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列朝詩集小傳》，清・錢謙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列仙傳》，晉・葛洪，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臨海異物志》，三國吳・沈瑩，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麟台故事校正》，宋・程俱，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
《嶺表錄異》，唐・劉恂，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留青日札》，明・田藝蘅，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劉賓客文集》，唐・劉禹錫，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劉鳳川遺書》，明・劉良臣，北京市中國書店一九八三年據重修明萬曆間刻版重印。

《劉盼春守志香囊怨》，明・朱有燉，明宣德間刻本。
《劉子》，北齊・劉晝，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
《柳河東集》，唐・柳宗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柳弧》，清・丁柔克，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柳浪館批評玉茗堂紫釵記》，明・湯顯祖，商務印書館據明柳浪館刊本影印本，一九五四年。
《柳柳州集》，唐・柳宗元，清・胡鳳丹《唐四家集》，清光緒十三年湖北官書處刻本。
《柳南隨筆》，清・王應奎，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柳南續筆》，清・王應奎，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柳毅傳》，唐・李朝威，掃葉山房，一九一三年。
《六十種曲》，明・毛晉，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
《龍川別志》，宋・蘇轍，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龍川略志》，宋・蘇轍，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龍興慈記》，明・王文祿，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
《廬浦筆記》，宋・劉昌詩，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菉友臆說》，清・王筠，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路史》，宋・羅泌，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錄鬼簿》（外四種），元・鍾嗣成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露書》，明・姚旅，明萬曆刊本。
《呂洞賓花月神仙會》，明・朱有燉，明宣德間刻本。
《呂氏春秋》，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呂氏雜記》，宋・呂希哲，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履園叢話》，清・錢泳，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
《綠窗新話》，宋・皇都風月主人，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鸚嘯小品》，明・潘之恒，明崇禎元年刊本。
《輪回醒世》，明・佚名，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
《論衡校箋》，漢・王充，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論災變疏》，宋・劉敞，宋・趙汝愚《宋名臣奏議》，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九年。
《洛陽風月牡丹仙》，明・朱有燉，明宣德間刻本。
《洛陽伽藍記校釋》，北魏・楊衒之，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洛陽縉紳舊聞記》，宋・張齊賢，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毛詩古音考》，明・陳第，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茅亭客話》，宋・黃休復，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梅花草堂筆談》，明・張大復，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梅花夢》，清・汪蕤庵，清光緒十年成都龔氏刊本。
《孟稱舜集》，明・孟稱舜，明・孟稱舜《古今名劇合選》，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
《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夢花酣》，明・范文若，明崇禎間博山堂刊本。
《夢華瑣簿》，清・楊懋建，《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夢梁錄》，宋・吳自牧，《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夢溪筆談》，宋・沈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謎話》，清・古銘猷，晨風閣叢書第一集，清末國學萃編社鉛印本。
《謎拾》，清・唐景崧，得一山房四種，清光緒十九年刻本。
《謎學》，清・唐運溥，得一山房四種，清光緒十九年刻本。
《名醫別錄》，梁・陶弘景，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明道雜誌》，宋・張耒，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明皇雜錄》，唐・鄭處誨，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
《明季北略》，清・計六奇，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
《明農軒樂府》，明・殷士儋，明萬曆六年刊本。
《明詩綜》，清・朱彝尊，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
《明史紀事本末》，清・谷應泰，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
《明僮合錄》，清・餘不釣徒、殿春生，《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明語林》，清・吳肅公，黃山書社，一九九九年。
《冥祥記》，晉・王琰，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默記》，宋・王銍，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墨憨齋定本傳奇》，明・馮夢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墨客揮犀》，宋・彭乘，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墨餘錄》，清・毛祥麟，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墨莊漫錄》，宋・張邦基，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墨子》，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
《牧齋初學集》，清・錢謙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穆天子傳》，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南部新書》，宋・錢易，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南詞新譜》，明・沈自晉，北京市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
《南詞敘錄》，明・徐渭，壺隱居黑格鈔本。
《南詞引正》，明・魏良輔，明・張丑《眞蹟日錄二集》，清池北草堂刻本。
《南村輟耕錄》，元・陶宗儀，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南極星度脫海棠仙》，明・朱有燉，明宣德間刻本。
《南雷集外文》，清・黃宗羲，續修四庫全書。
《南雷詩曆》，清・黃宗羲，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南唐近事》，宋・鄭文寶，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南西廂記》，明・陸采，明・閔遇五《會眞六幻》，明崇禎十三年吳興閔氏刊本。
《南音三籟》，明・凌蒙初評，清・袁志學輯，清康熙七年增訂本。
《南越筆記》，清・李調元，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南越志》，南朝宋・沈懷遠，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南州草堂詞話》，清・徐軌，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內訓》，明・仁孝女皇后徐氏，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九年。
《能改齋漫錄》，宋・吳曾，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〇年。
《霓裳續譜》，清・王廷紹，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
《農桑衣食撮要》，元・魯明善，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農書》，宋・陳旉，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
《農政全書》，明・徐光啟，萬有文庫，商務印書館，一九三〇年。
《汧東樂府》，明・康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彭文憲公筆記》，明・彭時，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埤雅》，宋・陸佃，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品花寶鑒》，清・陳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平江記事》，元・高德基，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
《萍洲可談》，宋・朱彧，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評花新譜》，清・藝蘭生，《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破邪詳辯》，清・黃育楩，清光緒九年荊州荊州將軍署刻本。
《曝書亭集》，清・朱彝尊，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
《七修類稿》，明・郎瑛，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七修續稿》，明・郎瑛，續修四庫全書本。
《齊東野語》，宋・周密，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齊民要術》，北魏・賈思勰，萬有文庫，商務印書館，一九三〇年。
《啟顏錄》，隋・侯白，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前漢紀》，漢・荀悅，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三年。
《潛夫論》，漢・王符，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錢氏私志》，宋・錢世昭，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錢塘遺事》，元・劉一清，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遣愁集》，清・張貴勝，清康熙二十七家刻本。
《俏皮話》，清・吳趼人，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青樓集箋注》，元・夏庭芝，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青瑣高議》，宋・劉斧，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青溪寇軌》，宋・方勺，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青箱雜記》，宋・吳處厚，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清波雜誌》，宋・周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清芬集》，清・劉秉璋，清道光十八年寶應劉氏世德堂刻本。

《清河縣繼母大賢》，明・朱有燉，明宣德間刻本。
《清嘉錄》，清・顧祿，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清異錄》，宋・陶穀，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情史》，明・馮夢龍，《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情郵說》，明・吳炳，明崇禎三年刊本。
《秋水庵花影集》，明・施紹莘，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仇池筆記》，宋・蘇軾，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曲海總目提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曲話》，清・梁廷枏，上海有正書局，一九一六年。
《曲律》，明・王驥德，明天啟四年刻本。
《曲目新編》，清・支豐宜，清道光二十三年樸存堂刊本。
《曲品校注》，明・呂天成，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
《曲洧舊聞》，宋・朱弁，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曲藻》，明・程羽文，任訥輯《新曲苑》，中華書局，一九四〇年。
《全唐詩》，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
《全唐文》，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權子》，明・耿定向，明末杭州刊雪濤諧史本。
《卻掃編》，宋・徐度，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群居解頤》，宋・高懌，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群書通要》，元・佚名，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影印本。
《群仙慶壽蟠桃會》，明・朱有燉，明宣德間刻本。
《群珠集》，清・費源，清乾隆四十五年聽月樓刻本。
《人譜類記》，明・劉宗周，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九年。
《任氏傳》，唐・沈既濟，清嘉慶十一年刻本。
《日下看花記》，清・小鐵笛道人，《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日知錄》，清・顧炎武，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
《容齋隨筆》，宋・洪邁，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
《入蜀記》，宋・陸游，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日]圓仁著，花山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賽徵歌集》，明・佚名，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七年。
《三才圖會》，明・王圻、王思義，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三楚新錄》，宋・周羽翀，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三都賦》，晉・左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墳注》，晉・阮咸注，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三輔黃圖》，漢・佚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國典略》，唐・邱悅，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八年。
《三山笑史》，清・佚名，清・梁章鉅《巧對錄》，清道光二十二年南浦寓齋刻本。
《三先生合評元本北西廂記》，元・王實甫撰，明・湯顯祖等人評，明崇禎間固陵孔如氏刻本。
《三星圓》，清・王懋昭，清嘉慶十五年尺木堂刊本。
《三垣筆記》，明・李清，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山房集》，宋・周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一九二五年。
《山歌》，明・馮夢龍，《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山海經》，清光緒十六年學庫山房仿畢氏圖注原本校刊。
《山海經》（圖繪全像），明・蔣應鎬，明萬曆二十五年聚錦堂刊本。
《山海經存》，清・汪紱，清光緒二十一年立雪齋印本。
《山海經廣注》，清・吳任臣，康熙六年刊本。
《山海經疏箋》，清・郝懿行，清光緒十八年五彩公司石印本。
《山海經圖》，明・胡文煥，格致叢書本，明萬曆二十一年刊本。
《山海經注》，晉・郭璞，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尤袤刻本。
《山海經傳》，中華書局影印本，一九八四年。
《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馮俊傑輯，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山志》，清・王弘，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
《山中一夕話》，明・李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珊瑚鉤詩話》，宋・張表臣，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珊珊集》，明・周之標，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四年影印本。
《善謔集》，宋・天和子，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尚書大傳》，漢・伏勝，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
《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少室山房筆叢》，明・胡應麟，上海書店，二〇〇九年。
《邵氏聞見後錄》，宋・邵博，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邵氏聞見錄》，宋・邵伯溫，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紹陶錄》，宋・王質，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舌華錄》，明・曹臣，岳麓書社，一九八五年。
《涉史隨筆》，晉・葛洪，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神仙傳》，晉・葛洪，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神異經》，漢・東方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審音鑒古錄》，清・琴隱翁，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七年影印本。
《愼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升菴經說》，明・楊愼，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升菴詩話》，明・楊愼，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
《澠水燕談錄》，宋・王闢之，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尸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師友談記》，宋・李廌，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詩辯坻》，清・毛先舒，清康熙毛氏思古堂刻本。
《詩集傳》，宋・朱熹，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
《詩經稗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詩經集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詩藪》，明・胡應麟，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十國春秋》，清・吳任臣，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十六國春秋》，北魏・崔鴻，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
《十洲記》，漢・東方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石林燕語》，宋・葉夢得，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
《拾遺記》，晉・王嘉，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時尚笑談》，明・佚名，《秋夜月》，明刊影印本。
《識小錄》，明・徐樹丕，涵芬樓秘笈，商務印書館一九一六年影印本。
《史記三皇本紀》，唐・司馬貞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史通》，唐・劉知幾，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影印本。
《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事林廣記》，宋・陳元靚，元至元十七年良月鄭氏積誠堂刊本。
《事文類聚》，宋・祝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影印本。
《事物紀原》，宋・高承，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釋神》，清・姚東升，《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九年。
《書斷》，唐・張懷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書簾緒論》，宋・胡太初，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
《書史會要》，元・陶宗儀，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九年。
《書隱叢說》，清・袁棟，續修四庫全書本。
《書影》，清・周亮工，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
《書傳正誤》，明・郭孔太，清李際期宛委山堂刻本。
《菽園雜記》，明・陸容，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鼠璞》，宋・戴埴，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述異記》，梁・任昉，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雙槐歲鈔》，明・黃瑜，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
《雙橋隨筆》，清・周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雙雄記》，明・馮夢龍，《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水東日記》，明・葉盛，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水經注》，北魏・酈道元，萬有文庫，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九年。
《說郛三種》，元・陶宗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說聽》，明・陸延枝，上海育文書局，光緒三十一年。
《說文長箋》，明・趙宧光，明崇禎四年刻本。
《說文解字》，漢・許愼，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
《說文解字義證》，清・桂馥，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說文解字注》，清・段玉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說苑》，漢・劉向，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思舊錄》，清・黃宗羲，明文書局，一九八五年。
《四朝聞見錄》，宋・葉紹翁，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

《四聲猿》，明・徐渭，明崇禎間九宜齋刻本。
《四時悼內》，明・李開先，《李開先集》，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四友齋叢說摘抄》，明・何良俊，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松窗夢語》，明・張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宋季三朝政要》，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搜神後記》，晉・陶潛，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搜神記》，晉・干寶，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
《蘇氏演義》，唐・蘇鶚，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六年。
《涑水紀聞》，宋・司馬光，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綏寇紀略》，清・吳偉業，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隨手雜錄》，宋・王鞏，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隋唐嘉話》，唐・劉餗，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
《歲時廣記》，宋・陳元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
《孫公談圃》，宋・孫升，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太和正音譜》，明・朱權，元・鍾嗣成等《錄鬼簿》外四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太平廣記》，宋・李昉，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
《太平清調迦陵音》，明・葉華，明萬曆間刊青蓮露本。
《太平御覽》，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
《太霞新奏》，明・馮夢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談言》，明・江盈科，《江盈科集》，岳麓書社，一九九七年。
《談苑》，宋・孔平仲，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曇波》，清・四不頭陀，《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曇花記》，明・屠隆，商務印書館據明天繪樓刻本影印，一九五四年。
《譚曲雜劄》，明・凌濛初，《善本戲曲叢刊》，臺灣學生書局據明萬曆間文會堂所輯刻《格致叢書》本影印，一九八七年。
《譚友夏批點想當然傳奇》，明・盧柟，商務印書館據明刻本影印本，一九五四年。
《唐大詔令集》，宋・宋敏求，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九年。
《唐國史補》，唐・李肇，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唐會要》，宋・王溥，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唐語林校證》，宋・王讜，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陶庵夢憶》，明・張岱，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陶情令》，明・楊銘，清鈔本。
《陶情樂府小令》，明・楊慎，明嘉靖間簡紹芳刻本。
《天籟集》，元・白樸，安徽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天祿閣外史》，漢・黃憲，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天啟宮詞》，明・蔣之翹，上海涵芬樓影印本，一九二〇年。
《天問閣集》，清・李長祥，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紹興墨潤堂書苑影印本，一九二九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清・顧炎武，上海書店，一九八五年。
《田家五行》，元・婁元禮，明刻廣百川學海叢編。
《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宋・胡仔，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調謔編》，明・王世貞，《蘇長公外紀》，明燕石齋刻本。
《鐵圍山叢談》，宋・蔡絛，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梹史》，宋・岳珂，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聽春新詠》，清・留春閣小史，《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聽雪書屋廋詞》，清・唐毅齋，清末刻本。
《聽雨叢談》，清・福格，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
《聽雨軒筆記》，清・清涼道人，《筆記小說大觀》，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五年。
《通典》，唐・杜佑，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
《通俗編》，清・翟灝，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
《通志》，宋・鄭樵，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
《桐橋倚棹錄》，清・顧祿，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投轄錄》，宋・王明清，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圖畫見聞誌》，宋・郭若虛，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萬壑清音》，明・止雲居士，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七年。
《萬曆野獲編》，明・沈德符，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
《萬事足》，明・馮夢龍，商務印書館據明墨憨齋刻本影印本，一九五五年。
《萬姓統譜》，明・凌迪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王氏談錄》，宋・王欽臣，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圍爐新話》，清・田嬰，清光緒十九年刻本。
《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保乾圖》，《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感精符》，《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漢含孳》，《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合誠圖》，《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考異郵》，《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命歷序》，《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內事》，《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潛潭巴》，《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說題辭》，《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緯》，《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文耀鉤》，《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握成圖》，《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演孔圖》，《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元命包》，《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運斗樞》，《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春秋佐助期》，《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河圖帝覽嬉》，《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河圖稽命徵》，《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河圖稽耀鉤》，《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河圖絳象》，《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河圖括地象》，《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河圖秘徵》，《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河圖挺佐輔》，《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河圖始開圖》，《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河圖握矩記》，《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河圖玉板》，《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河圖著命》，《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洪範緯》，《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禮斗威儀》，《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禮含文嘉》，《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禮稽命徵》，《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禮緯》，《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論語比考讖》，《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論語摘輔象》，《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論語摘衰聖》，《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論語陰嬉讖》，《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論語讖考》，《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洛書錄運法》，《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洛書甄曜度》，《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雒書靈准聽》，《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尚書帝命驗》，《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尚書帝驗期》，《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尚書考靈曜》，《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尚書五行傳》，《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尚書刑德放》，《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尚書璇璣鈐》，《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尚書運期授》，《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尚書中候》，《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詩汎歷樞》，《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詩含神霧》，《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詩推度災》，《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孝經鉤命訣》，《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孝經威嬉拒》，《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孝經援神契》，《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易辨終備》，《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易河圖數》，《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易稽覽圖》，《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易九厄讖》，《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易坤靈圖》，《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易萌氣樞》，《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易筮謀類》，《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易通卦驗》，《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易緯》，《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易運期》，《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易中孚傳》，《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樂緯》，《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樂叶圖徵》，《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中候勅省圖》，《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中候稷起》，《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中候考河命》，《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中候洛予命》，《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中候握河紀》，《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中候義明》，《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中候雜篇》，《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中候摘洛戒》，《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中候擿雒貳》，《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中候準纖哲》，《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尉繚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猥談》，明・祝允明，明・陶珽《說郛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渭南文集》，宋・陸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魏武帝集》，漢・曹操，《三曹集》，岳麓書社，一九九二年。
《溫公瑣語》，宋・司馬光，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文獻通考》，宋・馬端臨，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文心雕龍》，梁・劉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文章辨體彙選》，明・賀復徵，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子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聞見近錄》，宋・王鞏，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聞見錄》，宋・邵伯溫，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問字堂集》，清・孫星衍，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
《甕牖閑評》，宋・袁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臥病江皋》，明・李開先，《李開先集》，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吳船錄》，宋・范成大，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吳風錄》，明・黃省曾，上海涵芬樓一九三八年影印本。
《吳郡歲華紀麗》，清・袁景瀾，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吳騷合編》，明・張琦，上海書店，四部叢刊續編，一九八五年。
《吳下諺聯》，清・王有光，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吳歈萃雅》，明・周之標，明萬曆四十四年長洲周氏刊本。
《吳越備史》，宋・錢儼，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吳越春秋》，漢・趙曄，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梧溪集》，元・王逢，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無邪堂答問》，清・朱一新，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
《五嶽遊草》，明・王士性，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
《五雜俎》，明・謝肇淛，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武林舊事》，宋・周密，《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西河詞話》，清・毛奇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西河集》，清・毛奇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西湖老人繁勝錄》，宋・佚名，《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西湖夢錄》，明・張岱，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西湖遊覽志餘》，明・田汝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西京雜記》，晉・葛洪，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西堂雜俎》，清・尤侗，清善成堂刻本。

《西塘集耆舊續聞》，宋・陳鵠，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西溪叢語》，宋・姚寬，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
《溪蠻叢笑》，宋・宋朱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嘻談初錄》，清・小石道人，粲然叟參訂，清光緒十年刊本。
《嘻談續錄》，清・小石道人，粲然叟參訂，清光緒十年刊本。
《戲瑕》，明・錢希言，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霞外攟屑》，清・平步青，《香雪崦叢書》，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夏爲堂人天樂傳奇》，清・黃周星，《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文學古籍刊行社據清初刻本影印，一九五七年。
《絃索辨訛》，明・沈寵綏，清順治六年桂森齋刊本。
《閒情偶寄》，清・李漁，《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上海雜志公司，一九三六年。
《賢博編》，明・葉權，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峴泉集》，明・張宇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香研居詞麈》，清・方成培，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香祖筆記》，清・王士禎，《筆記小說大觀》，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
《湘山野錄》，宋・釋文瑩，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鄉言解頤》，清・李光庭，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襄陽耆舊記》，晉・習鑿齒，清乾隆五十三年震澤任氏忠敏家塾刻本。
《消寒新咏》，清・鐵橋山人，問津漁者，石坪居士，清乾隆六十年宏文閣刊本。
《消暑錄》，清・趙紹祖，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
《消夏閑記》，清・顧公燮，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一九二四年。
《小豆棚》，清・曾衍東，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
《小兒語》，清・呂得勝，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小匡文鈔》，清・毛文舒，毛稚黃十四種書，清康熙毛氏思古堂刻本。
《小令》，明・丁綵，明崇禎間刊本。
《小樓霞說稗》，清・平步青，平步青《霞外攟屑》，香雪崦叢書丙集，民國年間刻本。
《小天香生夜朝元》，明・朱有燉，明宣德間刻本。
《孝傳》，晉・陶潛，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笑倒》，清・陳皋謨，清・咄咄夫《增訂一夕話》，清立言堂刻本。
《笑得好・初集》，清・石成金，《家寶》二集《人事通》正續全本，乾隆四年原刊本。
《笑得好・二集》，清・石成金，《家寶》二集《人事通》正續全本，乾隆四年原刊本。
《笑府》，明・馮夢龍，《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笑海千金》，明・佚名，《新刻四民通用鰲頭萬寶事山》，明末刊本。
《笑林》，三國魏・邯鄲淳，古小說鉤沉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笑林》，明・浮白主人，《破愁一夕話》，明刊本。
《笑林》，明・佚名，明・馮夢龍《古今譚概》，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笑林廣記》，清・程世爵，大連圖書供應社，一九三四年。
《笑林廣記》，清・遊戲主人，清乾隆五十六年三德堂刊本。
《笑笑錄》，清・獨逸窩退士，大連圖書供應社，一九三四年。
《笑贊》，明・趙南星，趙南星等《明清笑話四種》，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嘯餘譜》，明・程明善，明萬曆四十七年流雲館刊本。
《諧叢》，明・鍾惺，明・葉舟《鐫鍾伯敬先生秘集十五種》，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諧鐸》，清・沈起鳳，《筆記小說大觀》，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
《諧史》，明・江盈科，《江盈科集》，岳麓書社，一九九七年。
《諧史》，明・徐渭，明・馮夢龍《古今譚概》，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諧史》，宋・沈俶，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諧噱錄》，唐・朱揆，明末杭州雪濤諧史刊本。
《諧語》，明・郭子章，明萬曆三十六年刊本。
《辛壬癸甲錄》，清・楊懋建，《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新編勸化風俗南嶽雅曲五倫全備記》，明・邱濬，韓國奎章閣圖書館藏。
《新編十錯認春燈謎》，明・阮大鋮，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七年。
《新編張天師明斷辰鉤月》，明・朱有燉，明宣德間刻本。
《新編醉翁談錄》，宋・金盈之，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新傳奇品》，明・高奕，清末民初暖紅室刻本。

《新創千金陂記》，唐・柏虔冉，《全唐文》卷八〇五，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新灌園傳奇》，明・馮夢龍，明崇禎間墨憨齋刊本。
《新話摭粹》，明・起北赤心子，《選鍥騷壇摭粹嚼麝譚苑》，明末世德堂刊本。
《新論》，北齊・劉晝，潮陽鄭氏龍谿經舍一九一七年刻本。
《新評警世通言》，明・馮夢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新書》，漢・賈誼，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
《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日〕宗叡，白化文、李鼎霞《行歷抄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新序》，漢・劉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新語》，漢・陸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修中嶽廟記》，唐・李方郁，清拓，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庫。
《徐僕射集》，陳・徐陵，章經濟堂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清光緒十八年刻本。
《徐襄陽西園雜記》，明・徐咸，上海涵芬樓影印本，一九三七年。
《敘譚概》，明・梅之熉，明・馮夢龍《古今譚概》，《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明・邵遠平，續修四庫全書本。
《續墨客揮犀》，宋・彭乘，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續齊諧記》，梁・吳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續世說》，宋・孔平仲，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續小兒語》，清・呂坤，《呂坤全集》，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
《續玄怪錄》，唐・李復言，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續夷堅志》，金・元好問，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續子不語》，清・袁枚，《袁枚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宋・徐兢，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
《宣室志》，唐・張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軒轅黃帝傳》，宋・佚名，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玄怪錄》，唐・牛僧孺，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玄中記》，晉・郭璞，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雪濤閣集》，明・江盈科，浙江圖書館，一九九一年。
《雪濤談叢》，明・江盈科，《江盈科集》，岳麓書社，一九九七年。
《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撰書》，清・毛先舒，《毛稚黃十四種書》，清康熙毛氏思古堂刻本。
《雅謔》，明・浮白齋主人，明・馮夢龍《古今譚概》，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炎徼紀聞》，明・田汝成，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窒經室集》，清・阮元，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檐曝雜記》，清・趙翼，《甌北全集》，清乾隆五十五年至嘉慶十七年湛貽堂刻本。
《顏氏家訓》，北齊・顏之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弇山堂別集》，明・王世貞，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弇州四部稿》，明・王世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演小兒語》，清・呂坤，《呂坤全集》，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
《燕丹子》，晉・葛洪，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燕京歲時記》，清・富察敦崇，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燕蘭小譜》，清・吳長元，《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燕臺筆錄》，清・項維貞，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
《燕臺花事錄》，清・蜀西樵也，《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燕魏雜記》，宋・呂頤浩，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燕翼詒謀錄》，宋・王林，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燕樂考原》，清・凌廷堪，《凌次仲先生遺書》，安徽叢書編印處據《校禮堂編全集》影印本，一九三五年。
《陽春奏》，明・黃正位，明萬曆三十七年尊生館刊本。
《楊夫人樂府詞余》，明・黃峨，明萬曆刊本。
《楊公筆錄》，宋・楊彥齡，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楊文公談苑》，宋・楊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楊忠愍集》，明・楊繼盛，明・沈鍊，《青霞集》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揚州畫舫錄》，清・李斗，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
《揚州夢》，清・岳端，《古本戲曲叢刊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康熙間啟賢堂刻本影印，一九八六年。
《煬帝開河記》，唐・韓偓，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四〇年。
《堯山堂曲紀》，明・蔣一葵，任訥輯《新曲苑》，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四〇年。
《瑤池會八仙慶壽》，明・朱有燉，明宣德間周藩刻本。
《也是集續編》，清・英歛之，清宣統二年鉛印本。
《野客叢書》，宋・王楙，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一夕話》，清・咄咄夫，清康熙五十七年致和堂刻本。
《夷堅志》，宋・洪邁，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
《儀禮注疏》，《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易餘籥錄》，清・焦循，《焦循論曲三種》，廣陵書社，二〇〇八年。
《逸周書》，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
《異伶傳》，清・陳澹然，《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北平邃雅齋，一九三四年。
《異魚圖贊補》，明・胡世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異域志》，元・周致中，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
《異苑》，南朝宋・劉敬叔，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
《藝概》，清・劉熙載，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一九二七年。
《藝林彙考》，清・沈自南，清康熙二年刻本。
《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繹史》，清・馬驌，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因話錄》，唐・趙璘，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殷芸小說》，南朝梁・殷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隱居通議》，元・劉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應諧錄》，明・劉元卿，明末杭州雪濤諧史刊本。
《瀛奎律髓》，元・方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雍錄》，宋・程大昌，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傭中人》，清・唐英，清乾隆嘉慶間唐氏古柏堂刻本。
《湧幢小品》，明・朱國禎，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尤射》，三國吳・繆襲，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迫旃瑣言》，明・蘇祐，明・陶珽《說郛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遊宦紀聞》，宋・張世南，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漢・揚雄，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酉陽雜俎》，唐・段成式，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右台仙館筆記》，清・俞樾，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祐山雜說》，明・馮汝弼，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迂仙別記》，明・張夷令，明・馮夢龍《古今譚概》，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俞樓雜纂》，清・俞樾，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虞初新志》，清・張潮，上海書店，一九八六年。
《虞初志》，明・佚名，上海書店，一九八六年。
《虞東學詩》，清・顧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輿地紀勝》，宋・王象之，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影印本。
《雨村詞話》，清・李調元，清乾隆四十九年函海本。
《語林》，明・何良俊，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九年。
《玉光劍氣集》，清・張怡，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
《玉壺清話》，宋・釋文瑩，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玉鏡新譚》，明・朱長祚，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
《玉台新詠箋注》，陳・徐陵，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玉堂嘉話》，元・王惲，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
《玉堂漫筆》，明・陸深，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玉照新志》，宋・王明清，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玉芝堂談薈》，明・徐應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郁離子》，明・劉基，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御試備官日記》，宋・趙抃，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寓簡》，宋・沈作喆，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寓圃雜記》，明・王錡，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
《鬻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冤魂志》，北齊・顏之推，巴蜀書社，二〇〇一年。
《淵鑒類函》，清・谷應泰，臺北新興書局，一九六七年。

《鴛鴦棒》，明・范文若，明崇禎間博山堂刊本。
《元次山集》，唐・元結，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
《元曲選》，明・臧晉叔，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
《百花亭》，元・佚名
《抱粧盒》，元・佚名
《碧桃花》，元・佚名
《陳摶高臥》，元・馬致遠
《陳州糶米》，元・佚名
《楚昭公》，元・鄭廷玉
《單鞭奪槊》，元・尚仲賢
《東坡夢》，元・吳昌齡
《東堂老》，元・秦簡夫
《凍蘇秦》，元・佚名
《竇娥冤》，元・關漢卿
《度柳翠》，元・佚名
《對玉梳》，元・賈仲名
《兒女團圓》，元・楊文奎
《范張雞黍》，元・宮大用
《風光好》，元・戴善夫
《馮玉蘭》，元・佚名
《漢宮秋》，元・馬致遠
《合汗衫》，元・張國賓
《合同文字》，元・佚名
《黑旋風》，元・高文秀
《後庭花》，元・鄭廷玉
《蝴蝶夢》，元・關漢卿
《虎頭牌》，元・李直夫
《還牢末》，元・李致遠
《黃粱夢》，元・馬致遠
《灰闌記》，元・李行道
《貨郎旦》，元・佚名
《薦福碑》，元・馬致遠
《金錢記》，元・喬孟符
《救風塵》，元・關漢卿
《舉案齊眉》，元・佚名
《看錢奴》，元・鄭廷玉
《酷寒亭》，元・楊顯之
《來生債》，元・佚名
《老生兒》，元・武漢臣
《李逵負荊》，元・康進之
《連環記》，元・佚名
《留鞋記》，元・曾瑞卿
《劉行首》，元・楊景賢
《柳毅傳書》，元・尚仲賢
《魯齋郎》，元・關漢卿
《羅李郎》，元・張國賓
《馬陵道》，元・佚名
《魔合羅》，元・孟漢卿
《盆見鬼》，元・佚名
《氣英布》，元・佚名
《倩女離魂》，元・鄭德輝
《牆頭馬上》，元・白樸
《青衫淚》，元・馬致遠
《任風子》，元・馬致遠
《忍字記》，元・鄭廷玉
《殺狗勸夫》，元・佚名
《秋胡戲妻》，元・石君寶
《神奴兒》，元・佚名
《生金閣》，元・武漢臣
《桃花女》，元・王曄

《鐵拐李》，元・岳伯川
《王粲登樓》，元・鄭德輝
《梧桐葉》，元・李唐賓
《梧桐雨》，元・白樸
《伍員吹簫》，元・李壽卿
《誤入桃源》，元・王子一
《誶范叔》，元・高文秀
《小尉遲》，元・佚名
《瀟湘雨》，元・楊顯之
《謝金吾》，元・佚名
《謝天香》，元・關漢卿
《薛仁貴》，元・張國賓
《燕青博魚》，元・李文蔚
《揚州夢》，元・喬孟符
《漁樵記》，元・佚名
《玉壺春》，元・武漢臣
《玉鏡台》，元・關漢卿
《岳陽樓》，元・馬致遠
《冤家債主》，元・鄭廷玉
《鴛鴦被》，元・佚名
《張生煮海》，元・李好古
《張天師》，元・吳昌齡
《趙禮讓肥》，元・秦簡夫
《爭報恩》，元・佚名
《翫梅香》，元・鄭德輝
《硃砂擔》，元・佚名
《賺蒯通》，元・佚名
《元曲選外編》，隋樹森，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元氏長慶集》，唐・元稹，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元文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愛園詞論》，明・俞彥，上海大東書局一九二一年石印本。
《原李耳載》，明・李中馥，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園林午夢》，明・李開先，《李開先集》，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明・祁彪佳，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五年。
《遠志齋詞衷》，清・鄒祇謨，《詞話叢鈔》，上海大東書局，一九二一年。
《月河所聞記》，宋・莫君陳，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月露音》，明・淩虛子，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四年。
《岳陽風土記》，宋・范致明，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越絕書》，漢・袁康、吳平，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越諺》，清・范寅，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粵風》，清・李調元，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粵劍編》，明・王臨亨，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閱世編》，清・葉夢珠，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閱微草堂筆記》，清・紀昀，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樂府紅珊》，明・紀振倫，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四年。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影印本。
《樂府雜錄》，唐・段安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樂論》，三國魏・阮籍，清嘉慶三年金谿王氏漢魏遺書鈔叢編刻本。
《樂書》，宋・陳暘，清光緒二年廣州定遠方氏菊坡精舍刻本。
《芸窗私志》，元・陳芬，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雲笈七籤》，宋・張君房，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
《雲麓漫鈔》，宋・趙彥衛，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雲溪友議》，唐・范攄，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雲仙散錄》，五代・馮贄，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
《雲煙過眼錄》，宋・周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筠廊偶筆》，清・宋犖，清康熙四十一年至五十一年刻本。
《韻石齋筆談》，清・姜紹書，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本，一九二一年。
《韻語陽秋》，宋・葛立方，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雜劇三集》，清・鄒式金，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影印本。

《雜纂》，唐・李義山，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
《雜纂二續》，宋・蘇軾，唐・李義山等《雜纂七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在園雜誌》，清・劉廷璣，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
《棗林雜俎》，明・談遷，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
《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清・吳任臣，清乾隆五十一年金閶書業堂刻本。
《增訂解人頤廣集》，清・胡澹庵輯，錢德蒼增訂，吳門錢氏刻本。
《戰國策》，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
《張大復小品》，明・張大復，《晚明小品文庫》，上海大江書店，一九三六年。
《張燕公集》，唐・張說，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影印本。
《珍珠船》，明・陳繼儒，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眞誥》，梁・陶弘景，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眞珠船》，明・胡侍，叢書集成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甄異記》，晉・戴祚，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影印本。
《枕中書》，晉・葛洪，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知命錄》，明・陸深，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至正直記》，元・孔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志雅堂雜鈔》，宋・周密，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
《志遠齋詞衷》，清・鄒祇謨，《賜硯堂叢書新編》，清道光十年長洲顧氏刻本。
《治世餘聞》，明・陳洪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智囊補》，明・馮夢龍，《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智證大師全集》，[日]圓珍，白化文、李鼎霞《行歷抄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中國寶卷總目》，車錫倫，北京燕山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中華古今注》，五代・馬縞，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六年。
《中麓小令》，明・李開先，《李開先集》，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中論》，漢・徐幹，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
《中山詩話》，宋・劉攽，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說》，隋・王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吳紀聞》，宋・龔明之，上海涵芬樓影印本，一九二〇年。
《中洲草堂曲》，明・陳子升，《中洲草堂遺集》，清道光二十年南海伍氏詩雪軒校刊本。
《種樹書》，明・兪宗本，清光緒二十三年袁氏漸西村舍彙刊刻本。
《州縣提綱》，宋・陳襄，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周氏曲品》，明・周暉，任訥輯《新曲苑》，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四〇年。
《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晝簾緒論》，宋・胡太初，武進陶式一九二七年影印本。
《朱子全書》，宋・朱熹，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宋・朱熹，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塵史》，宋・王得臣，全宋筆記本，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塵餘》，明・謝肇淛，續修四庫全書本。
《鑄鼎餘聞》，清・姚福均，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九年。
《莊諧選錄》，清・醒醉生，上海尚友書房，一九一五年。
《莊子》，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
《壯悔堂文集》，清・侯方域，清順治間刻增修本。
《酌中志》，明・劉若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
《資治通鑒》，宋・司馬光，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子不語》，清・袁枚，《袁枚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子史精華》，清・張廷玉等，文淵閣四庫全書。
《字觸》，清・周亮工，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足本山海經圖贊》，晉・郭璞，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祖異志》，宋・聶田，元・陶宗儀《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罪惟錄》，清・查繼佐，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醉翁談錄》，宋・羅燁，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